

## 乔贞案卷

---



作者：camg

原发：艾泽拉斯国家地理，加基森作家协会

地址：<http://goo.gl/Fple>

全书收录完成，版本：11.2.10

## 目录

目录 .....	2
整理说明 .....	3
割喉小巷杀人事件 .....	4
苍白的火 .....	32
我私人的向日葵 .....	125
梦的挽歌 .....	201
秘密荣耀 .....	323
外传一：长眠不醒 .....	423
外传二：破碎之花 .....	435
西瘟无战事 .....	454
外传三：最好的时光 .....	587
狗镇 .....	672
河流，上 .....	834
河流，下 .....	926
外传四：过客 .....	1039
激流堡，不设防的城市 .....	1060
破浪 .....	1405
全书总结 .....	1903
论坛讨论摘录 .....	1914
图片集 .....	1935

## 整理说明

《乔贞案卷》首发于艾泽拉斯国家地理“作家协会”版面，以《割喉小巷杀人事件》为开端。不过《割喉》一文与后面连载的故事已经不在一套系统。《苍白的火》可认为是《乔贞案卷》真正的首篇。

出于爱好，为方便自己和其他读者收藏，回顾，自行整理该合集。虽然有 TXT 格式的合集，但是 TXT 无法收录图片，格式(包括为表现内心独白的斜体)也无法呈现。因此用 PDF 制作本合集。目前收录了全部十一篇正文及四个外传，作者及读者的插画，以及作者在每篇结束后的总结。含完整树形标签以及目录。

插画：作者本人及读者均有不少不同风格的插画，这部分在本文档末尾，可通过标签或目录导航进入。如果有绘画达人给每篇都做一套风格统一的题图、插画，就完美了。☺

论坛讨论及回复：原本还收录有论坛讨论精华。由于回复率巨大（尤其是《河流》开始连载后），无力全部整理，因此从版本 11.1.8 开始，从合集正本中移除该部分，有兴趣看讨论的请至论坛原帖。

### 版本号说明：

为便于追踪整理的版本，给本合集加上了版本号。目前全书已连载完成，但是 Camg 并未明确表示是否还会出外传。

A.B.C     A，主版本号，主线故事的编号；B，camg 在收录完结的主线故事后，进行的修改和增加，比如校对，增加番外等，每次主版本号增加，这一位会重置；C，本文档的整理和修订版本，这个数字只会逐渐递增。

比如，9.0.1，表示，更新至第九个故事《河流》，收录后作者无修订，第一次整理发布。

封面为 Ishnuala 为《河流》所做的插画。

## 割喉小巷杀人事件

首发：2007-08-16 05:35

完结：2007-08-16 20:03

### 序

这天夜里，三十一岁的暴风城建筑师奥利弗刚从寡妇坎丝帕家里出来，觉得有些冷，就紧了紧领子。在两人吻别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下次要给她多带些柴火来。

“贵族们给情人送钻戒，我只能送一捆柴火。”他不由得自嘲了一下。自从在皇家建筑师资格考试中失败后，他已经六个月没有工作了。

他只希望回到家的时候，妻儿已经睡着了，这样他就可以偷偷地到地下室抱出一捆柴火来，预先藏在后院荒废已久的马厩里。

要拜访坎丝帕的家，就必须经过旧城区的割喉小巷。这是他唯一向坎丝帕抱怨过的事情，但是却始终不肯向她说明原因。

今天，正如同往常一样，他在经过割喉小巷巷口的时候，停下脚步朝里张望了一眼。寒冷的风从窄小的巷口吹出来，仿佛一个濒死的人吐露着腐朽的气息。

*那儿没有人，奥利弗对自己说，那儿一个人都没有。*

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在矮人区，他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蜷缩在路口。最近暴风城的流浪汉越来越多了，这些人总是让莱顿想起自己幼小的时候，捧着小锡盘乞食，强行给路过的马车擦车轴，然后索来一点小费，或者是马车主人对着自己腹部一脚。

走过那人身边不久，奥利弗突然感觉到脚脖子有一种锐利的撕裂感。他的整个身子向前跪倒，就在跟腱断裂的疼痛迸发出来的同时，莱顿的背部又被刺入了一刀，头部不由得朝后仰去。

有人抓住了奥利弗的头发，然后把匕首顶在了他的下颌。

“这是你应得的。”那人说完，抽动了匕首。

奥利弗看见自己的血喷溅在石墙上，就像一桶鲜红色颜料倾入大海。



坎丝帕，他想。对不起。

## 1

乔贞老了。作为军情七处的探员，能活到五十岁也是不容易，所以这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还不清楚。

在这个淡如泉水的下午，阳光里渗透着温良恭谦的风声，城外的大橡树树冠上干燥着鸟儿的白色粪便，而乔贞却在英雄谷里钓那无趣的鱼。他看着鱼漂在水里浮上来潜下去，幻想那其实是马迪亚斯·肖尔的脑袋，鼻孔汩溜汩溜地喷着水朝他求饶：“乔贞先生，您还能干二十年咕噜噜，不，二十五年咕噜噜。”

嘁，没意思，乔贞心想。他将鱼竿往上一提，却发现鱼钩挂上了一团乌七八糟的东西，就像一块纠结成团状的抹布。

带头发的死人脑袋？

不，不是。乔贞收回鱼线，让那摊破烂玩意趴在岩石上。那是一件破烂的蓝色上衣。乔贞拎起它，展开来打量了一下，发现无法被河水冲刷的血迹，已经渗入布料之内。

“工作经验带来灵感”——这是他在课堂上常常教诲特工后辈的词儿。于是在这自豪灵感驱使下，他脱衣服跳下了水，而且还不忘先做一整套准备运动预防小腿抽筋。虽然运河的水不是那么清，但他还是立刻瞅见了其中无处不在的小鱼，不由得暗自咒骂：“那鱼竿也太不好使了。”

没潜水多久，他就发现了那具男尸。它被粗麻绳绑得严严实实，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河底的一块大石上。河水对视线的扭曲，让它从远处看上去恍然一张扭曲的军旗。在乔贞靠近它之时，一条小鱼从它的嘴洞里游了出来。

尸体正面没有明显的外伤，乔贞游到了后面，才发现那刻在尸体背脊上的两个大字：V3。这两个字大约是用四刀刻成的，刀痕很深。浸泡得浮肿苍白的皮肤，加上这刀痕，就像是产生了断裂的冰层。一缕被拉扯出来的皮肉挂在“V”的最下方。

这时候乔贞憋气已经到了极限，赶忙浮上水面，鼻孔里突然冲入的水让他打了好大一个喷嚏。

暴风城的治安队伍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运走尸体的时候没有引起太多平民的注意。乔贞接过一个卫兵递给他的毛巾，擦了擦脸。

“那个人我认识，”乔贞心想，“那个标记我也认识。”

“乔贞大人，那个你用完了吗？那是治安队的公物……”卫兵怯生生地指了指还贴在乔贞面上的毛巾。

## 2

看着治安队的马车消失在旧城区的方向，乔贞才想起来，今天该到埃林·提亚斯的奶酪店里去取自己老早就订购了的奶酪。

埃林小乔贞四岁，但是却已退休了。几十年来，两人一直搭档干活。

“爸爸在二楼，你自己上去找他吧。”埃林的女儿伊莱恩在柜台前不抬头地说。

“哦。”同事的这位漂亮女儿一向不大爱打理乔贞，他也只好干巴巴地点了点头，便来到店里的二楼。

当乔贞推开门的时候，正好看见埃林手忙脚乱地把什么东西包裹起来，回头说了一声“啊，你来了”，然后马上把包裹递给了乔贞，“这些就是你的份儿，拿着。”

乔贞掂了掂包裹。

“这儿有5磅？”

“你怀疑我没给足量？难道多年的侦探生活让你学会把老朋友也当成嫌疑犯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乔贞……”

“没这意思。你这儿有点东西，埃林。”乔贞指了指埃林的左边下巴。

“哪？”埃林一手指抹上了自己下巴上的奶酪渣，连忙在裤腿上擦了擦，“噢，谢谢。”

拿到了奶酪，但乔贞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进屋拉了一张椅子坐下，说：“你还记得两个星期以前发生在矮人区的那起案子吗？”

“当然记得。建筑师奥利弗被人抹了脖子，犯人用他的血在墙上涂写了两个字——是什么字来着？”

“类似的案子今天又发生了。”

“什么案子？怎么个类似法？”

“运河里发现一件尸体，背上被刻了‘V3’两个大字，字迹就和奥利弗尸体旁边发现的一模一样。”

“背，背，”埃林用左手绕到自己背后，皱着眉头想像那儿被刻上字是什么样子，“噢，那一定很痛。所以呢？你想说什么？”

“这肯定不是独立的案子。恰好，我认识第二个受害者，他名叫莱顿·方达罗恩，是在人口审计处工作的……”

“别说你想插手。这事儿还不一定归军情七处管，更不用说马迪亚斯现在对你的态度了。”

“今早上他很明白地跟我说了，感谢我一直以来的贡献什么的。”

“那个混小子！不过我看他也说得没错。你老了，乔贞，我俩都老了，”埃林说。“记得我俩曾经为了追逐某个巨魔，一口气爬了丹莫罗的两座雪山么？现在肯定是做不到了。老头子该做的事情就是享受生活。”

“我知道，我知道。”

埃林吸了吸鼻子。“恩，我女儿的羊肉汤快煲好了。留下来吃晚饭怎么样？”

“算啦，”乔贞起身了。“我觉得伊莱恩今天对我特别没好感。”

埃林把乔贞送到了店铺门口。夕阳的余晖像淡淡的金色海潮，覆在暴风城民居的顶头上。

“乔贞，知道伊莱恩为什么不喜欢你吗？”埃林说。

“你终于打算告诉我了？”

埃林叹了口气。

“从伊莱恩小时候开始，你身上的血腥气就让她感到不安。”埃林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们俩都是做脏活的人。但是在工作完成后，我必须让自己变回一个普通人，不然女儿不会拥抱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能够明白。”

“乔贞，你是很敬业，很努力。但是你却把为军情七处卖命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你对自己身边的人太刻薄了。看看你！五十岁了，没有妻子，没有孩子。这不是你应得的生活。”

“埃林，或许你不是第一个向我说这些话的人。”乔贞的手指搓着奶酪包裹的边缘。

埃林又叹了口气。

“关于这件谋杀案，作为老朋友，我想劝你，放弃吧，过正常一些的日子。”

“谢谢你的意见，”乔贞点了点头，“还有谢谢你的奶酪。”

然后，他就离开了，随着隐去的阳光一同走进暴风城的小道。

### 3

这天下午，乔贞敲开了坎丝帕的家门。从半开的门缝里，出现的是一张憔悴的女人的脸。

“您是坎丝帕 莫菲利女士吗？”

“……是的。”

“我是为军情七处工作的。关于建筑师奥利弗 山德尔，我有些问题想问您。”乔贞正在努力搜索合适的词汇。

坎丝帕沉默了好一会儿。“你应该去问他的妻子和儿子。”

“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相信我，让我问完问题，远比打发我走要来得方便。”

“……请进吧。”坎丝帕拉开了门。

屋里的陈设很简陋，但是也很洁净。乔贞在屋子中央的饭桌前坐下，坎丝帕没有给他上茶，只是心神不定地坐在他对面，十指绞在一起。

坎丝帕不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女人，远远不及奥利弗那有一头金色波浪般长发的妻子。而且因为在好几处公共设施的食堂兼职，长时间的烟熏火燎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

“那么，”坎丝帕说，“你想问些什么？请快一些，我呆会还有活要干。”

“奥利弗和你，是在两年前认识的，对吧？”

坎丝帕显得很惊诧，然后点了点头：“是的。”

“据说你们在相识一个月后，就开始幽会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追求我。”坎丝帕显得有些不自在，但又没有回避这个话题。“他是一个建筑师，而我只是一个负责大锅饭的寡妇，还比他大三岁。这真的很难……拒绝。”

“你是怎么和他认识的？”

“那时候，我替石工兄弟会做饭，午休的时候再把饭菜分出去。他很引人注目，因为建筑师们有专用的高级食堂，他却每天到我这儿来领定量的午饭，然后和工人们一起吃。我很好奇，就鼓起勇气，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了我。就是这样。”

“他为石工兄弟会工作？”乔贞查过奥利弗的个人官方履历，但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当时是兄弟会的副总工程师。当那次叛乱发生的时候，我非常担心他也会卷入其中……毕竟那么多人都被杀死。太可怕了。”

“是的，范克里夫掀起的叛乱……那真是一场灾难。”乔贞停顿了一下。“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他可以在叛乱中置身事外？”

“先生，您不是在拿我寻开心吧？您可是军情七处的……”

“无论你知道些什么，告诉我。而且，你不会因为你的话而招来任何麻烦。”

坎丝帕磨着自己的大拇指指甲盖，显得非常不安：“奥利弗把范克里夫的计划，告诉了暴风城的一位伯爵大人。当然，他只是告发了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部分而已……在叛乱前，那位伯爵大人把他藏了起来。”

“那位伯爵允诺他什么奖赏吗？”

“他……他没有给我明说过，但是我想大概是皇家建筑师的资格吧。因为在事发前，他曾经对我说了成为皇家建筑师的种种好处，还说自己一旦获得资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我在一起了。”

乔贞皱了皱眉头。“和他的妻子离婚，正式迎娶你？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听到他这么说的時候，我吓坏了。要知道，他的妻子可是一位家世显耀的小姐。”

正因为妻子身份显赫，所以奥利弗才会需要一个皇家建筑师的身份，不要说离婚，至少在面子上过得去。这顺理成章，乔贞想。

虽说如此，但做一个叛徒永远是危险的——无论你背叛的是哪一方。奥利弗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坎丝帕突然激动了起来。“事后，奥利弗说过很多次，他很内疚……他七岁以前一直都靠乞讨和拣垃圾过日子，八岁以后进了孤儿院，才有机会读书，做了建筑师。他总觉得那些领着微不足道工钱的人是自己的弟兄，所以才不用高级食堂，和他们一起用餐。但是……”

“这么说，奥利弗为了和你在一起，甘愿背叛自己多年来认同的弟兄。”

坎丝帕显得很窘迫，不发一言。

最终，奥利弗并没有得到皇家建筑师资格。这是官方档案中无法抹杀的东西，所以乔贞很清楚。这并不奇怪，因为做叛徒的酬劳是不可能被保证支付的。

“非常谢谢你的合作。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乔贞说，“你爱他吗？”

坎丝帕抬起头，面色苍白。她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神望着乔贞。

“我想我问得非常明白了。你爱奥利弗·山德尔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从这微弱的声音看来，如果说她刚刚大哭过一场，也是可信的。

“毫无疑问，奥利弗是深爱你的。他愿意为了你，放弃自己的妻子，背叛自己的弟兄。且不论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对你来说，和皇家建筑师结婚实在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最后，结果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圆满，你心中多少会有那么一些失落吧？”

“你在暗示什么……？”坎丝帕的音调升高了一些。

“事实上，在奥利弗遇害的那一夜，有人看见他从你家……”

乔贞这句话没说完，坎丝帕就把一个茶碟狠狠地摔在了他的臂膀上。她猛地站了起来，几乎要把桌子掀倒，失控地大喊着：

“奥利弗已经死了，先生，他死了！我尽力想把这个事实忘记，但是你却强行要我记起来.....而且你明明知晓一切，却还要问我爱不爱他！什么样的冷酷心肠让你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天哪，你甚至怀疑是我把他.....你是一个恶魔！恶魔！”

坎丝帕脚一软，跪坐在地上，止不住地哭泣，也并不在意乔贞是不是还在自己屋里。

乔贞走出了门。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不认为坎丝帕有足够的动机杀死奥利弗，但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他不得不做。和坎丝帕类似的充满伤痛的眼神，他已经见识过太多。

#### 4

这天夜里，乔贞来到了猪和哨声酒店——他最常光顾的地方，老板是大卫 朗斯顿，当初开这家店子的时候从乔贞那借过钱。不过今天在店里的只有老板娘舍尔莉 朗斯顿和她的女儿妮可 朗斯顿。

“大卫到哪去了？”乔贞对正在柜台前清闲地读着一本小书的舍尔莉问道。

“订购一箱月光酒迟了半个月都没到，他自个儿去催了。今天想点些什么？乔贞。”舍尔莉说。她四十五岁，风韵犹存。而她的女儿妮可，更是公认的大美人，不过这样一个美人二十五岁了还没结婚，多少有些不平常。

在妮可给乔贞上菜的时候，他一直从侧面看着她浅绿色的深邃眼睛。

“别那样盯着我女儿看。”舍尔莉说。“对你来说，她太年轻了。”

“我只是觉得，她和你年轻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乔贞又回头看了看走向另一桌的妮可的背影，然后执起了餐叉。

“恩，真是美味。”嚼着煎肉排的乔贞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

“今天你哪根筋不对了？不仅话多，而且还称赞起我们小店的菜色来了？”舍尔莉说。

“舍尔莉，”乔贞说，“后天是你的生日吧？”

“.....”

“大卫和妮可一定会替你准备一个完美的生日宴会。不过，我想，我大概也能给你准备一些东西.....你看怎么样？”



舍尔莉叹了一口气。“乔贞，你还真有心。是谁说话刺激到你这根木头了？”

“我只是问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准备的生日礼物。”

“如果是二十五年前，甚至十五年前，我会说‘是’的。但现在不同了。我们都不年轻了，乔贞。有的事情过去了，就不该再把它给唤回来。我俩之间已经结束很久了。”

“是啊，大卫从我身边偷走了你。”

“够了，别说了。天啊，我都已经结婚二十五年了，你……”

“舍尔莉，虽然我老了，可是我不蠢。你对我做的事情并不公平！”

乔贞没有预料到自己的音调高到吸引了旅店里的所有人。舍尔莉捂住嘴转过身去，当作没有和他说过话的样子。而妮可那充满疑虑的眼神，更让乔贞感到十分不自在。他连忙离开了旅店。这时候，一阵凉风从狭窄的过道中袭来，他打了个寒战。

*这不是你应得的生活。* 昨天埃林·提亚斯说的这句话，在他大脑中回响。

## 5

近来，达寇总是过得提心吊胆。从军情七处那儿领来的一百个金币已经花得只剩零头，一度依靠这些赏金沉湎于酒色的他，算是再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穷途末路。

这天夜里，他被舍尔莉从猪和哨声酒店里赶了出来——因为没带够酒钱。那是他喜欢的店，因为他可以偷瞄着妮可·朗斯顿，幻想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

“婆娘，什么嘴脸。”他搓着被舍尔莉扭得发红的手腕。

路边有个乞丐将手伸向他，满以为这个曾经大大方方扔给自己一个银币的人会再次展现慈悲，但是达寇一脚踢在乞丐脑袋旁边的墙壁上。

“愚蠢的废物，渣滓。渣滓！”

留下这一句咒骂，他便沿着河岸，摇摇晃晃地晃荡。

他迷糊的眼神不时瞟过河面，那其中有他扭曲的倒影。

突然间，他的眼皮跳了一下。

他看到另外一个影子就在自己的影子后面，几乎就要重叠。

他猛地回头，但是没有看见任何人。

“狗屎——”为了掩饰心中的不安，达寇大跨步向前走去，但是他清楚，困扰自己多时的那个梦魇再次出现了。被他所背叛的人那张血肉模糊的脸，无数次让他在睡梦中惊叫着醒来。

但是他无法阻止自己的眼神时不时地瞟向河面。跟在他背后那影子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他的耳朵根竖了起来，脚步愈发仓促。

“喂，你！”

这突如其来的呼唤声，差点让达寇惊叫起来。当发现叫住自己的是卫兵的时候，他心想：“谢天谢地，是个活人。”

“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卫兵走上前来。

“只是想回家，先生。我刚从猪和哨声酒店出来。”

“看上去你似乎情绪不太正常。报出你的名字。”

“我是……”

卫兵打断了达寇的话。“啊……我认识你。你叫格拉姆……不对，达寇是吧？那个带着我们的军队找到范克里夫藏身地的迪菲亚叛徒？”

“是的，长官。是我。”

“我听说你拿到了一百个金币。那可值得上我半年的军饷。不过你这模样，并不像过得很有余裕的样子……算了，既然是你，那我就不追问了，谅你也不敢惹什么事。”

“那是自然，长官。”

“好了，你走吧。以后不要这么晚在外面游来荡去。”

“谢谢，长官。”嘴上这么说着，达寇心里想的是“又一个空吃粮不会办事的渣滓。”

见过一个活人，他暂时抛却了关于那梦魇的想像，吐了一口唾沫大跨步走起来。在运河区桥段前的拐角，就在他脑袋里算计着怎样用最后的一点零钱去地下赌场碰碰运气的时候，一只手从墙壁的阴影后探了出来，将他一把揪住，蒙住他的嘴，将匕首捅进了他的心脏。

达寇在临死前，死死揪着对方的袖子，嘴巴朝前努着，吐着血沫，似乎是想说些什么。对方割下了他的舌头，刺在匕首上，蘸着血在墙壁上涂抹出两个大字：“V3”。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两个血字会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显得更为鲜烈。

正是在看到达寇尸体的时候，乔贞才将这桩系列谋杀案和范克里夫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因为他认识达寇——那一百个金币的赏金就是从他手里递过去的。

## 6

乔贞来到暴风城人口普查办事处，调查第二名死者——人口审计员莱顿·方达罗恩的情报。他不断的逼问，弄得皇家代理人巴瑟罗尔满头大汗。

“是的，是的！莱顿确实因为犯过错，而被降职。但是这能成为他被谋杀的理由吗？完全没有道理！”

“看起来对于他的死，你感到很不安。”乔贞说。

“不安？是吗？当然，我当然很不安。如果你每天对着这些数不清的逃避兵役人数审查书，你也会不安的。”

“我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了，巴瑟罗尔。而且你知道我是为谁工作的。但是你看，我很有友好地用私人身份来找你打听这些事，所以你最好明智一点。”

这类不动声色的威胁通常都很有效。

巴瑟罗尔搔了搔光秃秃的脑袋。“你保证不会再告诉第二个人？圣光在上……”

“天哪，巴瑟罗尔，你还小吗？难道我们是在玩猜谜游戏，而不是在进行有关于一桩凶杀案的调查？”

“好吧，”巴瑟罗尔说，“莱顿被降过职，是因为他故意误报了石工兄弟会成员的人数。”

又是石工兄弟会，乔贞心想。

“那是在范克里夫那混小子没有扯反旗的时候，石工兄弟会和他们的家眷，一同住在旧城区。当时工程管理处按照人数给石工兄弟会发放生活费，莱顿依照某个人的意思，将兄弟会的人数缩减了再上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这样吩咐他误报的‘某个人’，就能从那笔款子中抠一些油水了。”又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

“我告诉你，那笔款子可不少！不过必须声明一下，我可没有参与。后来事情被捅出来了，遭到惩罚的只有莱顿一人。毕竟某个人是动不得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你是个好人，而且非常诚实，巴瑟罗尔。我需要知道的就这些了，继续忙活你的吧。”乔贞转身打算出门。

“乔贞，等等。”

“什么？”

“呃……”巴瑟罗尔似乎有些犹豫，“你觉得这是范克里夫的余党在报仇吗？”

“我只能说，现在不能否定这个猜想。你看上去有些害怕，巴瑟罗尔。是不是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没有了，乔贞。我并不是害怕。只是这屋子里怪气闷的……”

奥利弗·山德尔，莱顿·方达罗恩，达寇——三个死者都与石工兄弟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乔贞实在找不到第七军情处将这桩系列谋杀案搁置不管的理由。马迪亚斯·肖尔的调查员们仅仅是走个流程，远远比不上乔贞如今了解的程度。

迪菲亚兄弟会的巢穴早已被捣毁，而范克里夫也被处死已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起系列杀人案简直就是对第七军情处的直接挑衅——

“我不能用这种先入为主的结论去考虑。”乔贞暂时中止了自己大脑中的推断。

此时，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小宅子。他没有点蜡烛，苍白的月光从窗口探进来，照射在他养着的黑猫背脊上。黑猫鼻子前的浅底锡盘里有一根干巴巴的鱼骨头。

乔贞肚子饿了。他拿起一块一直搁在桌面上的面包，抹了点黄油就吃起来。吃完后，他拿起了黑猫的浅底锡盘，把那根鱼骨头扔掉了，然后来到水池子前洗那留下了不少小虫排泄物的盘子。

水池前挂着一面小方镜。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前额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嘴角的皱纹已经掩盖了年轻时候留下的一块伤疤。他褐色的眼睛仍然是有神的。

“镜子。”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把锡盘往水池边一扔，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张拓着“V3”符号的纸条，看它在镜子里面的倒影。

他老早就觉得“3”的笔画过于平直，现在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镜子里的纸条，分明写着“EV”两个字母。

Edwin VanCleaf(艾德温·范克里夫)。

## 7

几十年来，乔贞一直和埃林搭档干活，每当有什么独到、有价值的见解，就会马上提供给对方。现在，他忘记了埃林劝他放弃这起系列谋杀案的忠告，兴冲冲地跑到了埃林奶酪店，却发现大门紧闭。

在高喊数次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后，埃林的一个邻居小心翼翼地出现在乔贞面前，告诉他：“埃林昨天晚上在自家店门口不知被什么人袭击了，现在正在医院里呢。”

在医院病房门口，乔贞首先面对的是老朋友女儿的冷眼。

“你来这儿做什么？”伊莱恩·提亚斯双手交叉在胸前，毫不客气地挡住了入口。

“你父亲在里面吗？我想见见他，伊莱恩。”

“你来我家取奶酪那一天，对我爸爸说了些什么？”

“只是一些闲聊。”

“你最好告诉我。”

伊莱恩显得咄咄逼人，乔贞这么多年来也早已习惯了。但是对于好友的女儿，他始终没办法让自己的态度强硬起来。

“伊莱恩，你在做什么？让乔贞进来！”屋内传来了埃林的吼声，然后接着两声咳嗽。伊莱恩一脸不情愿把身子从门口往屋子里面挪。

乔贞进入了单人病房，看见埃林躺在病床上，脑袋上和胸前都缠绕着渗血的绷带。虽然面色不大好看，但比起普通病人，他还要显得精神得多。

“坐这儿，乔贞。”埃林拍了拍自己病床的边缘。

“发生什么事了？”乔贞在病床边坐下，说。在他的记忆里，这远远不是埃林受伤最重的一次，而他也无暇表达累赘的关心。

“乔贞，这……”埃林突然想起了什么，就转过头对女儿说：“伊莱恩，你出去。不要听我们说话。”

“爸爸……”

“听话，乖女儿。”

“……不要太劳累了，您还得休息。”伊莱恩不情愿地走出了病房。

“好了，乔贞，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你看上去肯定不是专门为了探病而来的，除了我的受伤，大概还有别的东西让你觉得更有趣吧？”

“或许是这样没错。”乔贞说。“但我现在需要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埃林稍微坐起了身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袭击。那个人一直隐藏在阴影中，还穿戴着一身黑色的斗篷，似乎是有计划地不让我看见他的脸。我唯一看见的是他刺在我身上的刀——那玩意在黑暗中也闪闪发亮。”

“你被刺了哪里？”

“前胸，幸好我及时截住了。脑袋上这些伤是我后来撞到了墙角给弄的。当时，我身上恰好带着切奶酪用的刀，虽然不怎么锋利，但是却很幸运地把他的刀打掉在了有光线的地方。那时候，我清晰地看到刀面上刻着一个字母——J。我想拿到他的刀，但是却失败了。那家伙速度很快，而且力大无穷。幸好我乘他弯腰拿刀的时候，在他身上捅了一下，然后他就逃走了。如果是在十年前，这家伙能逃得掉才怪——”

“J？”

“是的，J。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看你这副表情——你该不会把我这事儿和那起系列凶杀案联系起来了把？”

“实际上，”乔贞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在把自己的调查结果说出去之后，乔贞面对的是埃林那“难以置信”的表情。

“乔贞，你前面说的我都懂，比如三个死者和兄弟会的关系——但是那个‘反写的 EV’，听上去太不合情理了。”

“它本身确实不合情理，但是它并非独立存在的。埃林，你的思维能力还没有退化吧。”

“你是说有人在为范克里夫报仇，并且留下了艾德温·范克里夫的名字简写做暗示，又出于不知什么古怪的原因，还非得把‘EV’反写成‘V3’来迷惑别人不可？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我要找出这个原因。还有，说实话，我觉得你就是杀手的第四个目标。你没有死，他还会再来的。”

“如果我是第四个，你也许就会是第五个。和范克里夫被处刑有关系的人至少有一二百，你不觉得凶手目前为止的做法太有随意性了吗？”

号称不插手这件事的埃林，此时也不由自主地和乔贞分析起来。

“没错。所以暂且不提及你，至少在那三人之间一定还有别的联系。”

“既然如此，我也不打算阻止你了，”埃林说。“你就好好干吧。小心一些。”

出了医院后，乔贞找到了几个曾在自己手下做事，并且很忠心的后辈，让他们安排人日夜守卫埃林的病房。事实上，埃林的受伤，让他抓住凶手的心变得更为急迫。

他回到家，将到目前为止的情报都详细整理了一遍，然后在一张纸片上写下总结。因为不是要交给官方的报告，所以他用“这样的事件，仿佛让人联想到，某个作恶多端的人成为幽灵，展开了恶毒的复仇”这一个人色彩颇重的句子做结。他将这张纸片揣在怀里，就像揣着一张奖状，然后去了猪和哨声旅店。

舍尔莉似乎不那么欢迎他。非常难得的，乔贞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稀里糊涂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已经被移到了一个不会打扰其他客人的角落。他再次怀着羞愧和失落离开了酒店，回到家后伸手去掏那张纸片，却什么都没有掏到。

纸片丢失了。

三天后，一个关于“范克里夫的幽灵复仇”的流言就从乞丐群体中传遍了暴风城。一方面是平民和部分贵族的人心惶惶，一方面是某些范克里夫暗中支持者的蠢蠢欲动，他们想当然地相信着“某个能继承领袖光荣的人出现了”，就连暴风城周边的迪菲亚残党也开始了新的活动。很快地，暴风城下达了全城禁严令。

乔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犯下了这么愚蠢的错误。



## 8

一个月内，没有发生新的谋杀案。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乔贞家那紧闭的破门被巴瑟罗尔敲开了。

“你看起来气色不大好啊，乔贞老兄。”巴瑟罗尔说。

“你竟然主动来找我，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么一句不大搭边的问候吧？”乔贞仍然记得向巴瑟罗尔询问第二名死者——莱顿·方达罗恩的情报之时，他脸上那副难堪的样子。

“喔，你的猫养得很好呢。胖得就像怀孕了。”巴瑟罗尔逗弄着阳台上睡着的黑猫。

“它是怀孕了没错。”

“我觉得，你这儿应该栽些盆景……”

乔贞猛地把巴瑟罗尔进来后没有关上的房门一摔，发出的剧烈响声吓了巴瑟罗尔一大跳。“够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到底想说什么？”

“对不起，我……只是有一些心不在焉，”巴瑟罗尔显得很尴尬，然后在桌前坐下，“这一个月来我过得很难受，乔贞。凶手还没有抓到，而我的同事整天都在谈论着‘范克里夫的幽灵’，让我心神不定。我一直害怕着，自己会成为下一个……”

“对，那是有可能的，”乔贞一半认真一半自嘲地说，“反正我还没有发现前三个受害人有什么真正的联系。如果凶手的网撒得够大，你是绝对逃不掉的，巴瑟罗尔。有一天，你的尸体会被发现在随便哪个屋檐下，除了墙壁上那大大的红色‘V3’之外，你剩余的血都被放空了，流到阴沟里。”

“我的天哪，圣光在上！”巴瑟罗尔被吓住了，而这正是乔贞想要的反应。

“圣光不能救你。”

“我希望能早日找出凶手，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才知道，我本来是该一直保守着秘密的，但是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说吧，我听着。而且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

“好吧。”巴瑟罗尔咽了咽口水。“艾德温 范克里夫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他叫戈塔罗 范克里夫。”

这是乔贞这么多年来工作中最让他出乎意料的情报。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仔仔细细地吸取进巴瑟罗尔说的每一个字。

在二十七年前，一个让流浪汉难以支撑的雪夜，还未满月的范克里夫兄弟被弃置在暴风城孤儿院的门口。他俩被裹在同一块薄薄的毛毯里，两个人的手指上都套着一个纸环，上面写明了他们的出生日期和姓名。当孤儿院的女工发现他们的时候，两人都只剩一口气了。

女工不知道他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所以就擅自按照重量来划分了。较瘦弱的戈塔罗 范克里夫成了弟弟。

这不仅仅划分了他们的辈分，似乎也划分了他们的命运。哥哥艾德温极其聪慧，被引荐到一家正式的小学，领取了全学年的奖学金。而弟弟戈塔罗却呆笨、愚痴，常常受欺负。

但是，在十五年前，也就是两人年满十二岁的时候，戈塔罗却消失了。

“消失……？”乔贞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千真万确，是真正的消失……！没有任何记录，没有任何当事人……他就这么消失了。我是人口普查处的皇家代理人，如果是连我都要隐瞒的失踪人口记录……天啊，这件事总是让我感到害怕。”

“喝口水吧。”乔贞把一个水杯移到巴瑟罗尔面前。

巴瑟罗尔只喝了一小口，却还是差点呛到。他无法控制自己越来越激动的情绪。

“老实说，当我从你这儿了解到这起谋杀案的时候，我脑子里最初的想法就是‘说不定这是失踪的弟弟在为哥哥报仇’。但是近来，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可怕，我已经失去对它的控制……我会想，我们杀死的那个范克里夫，真的是艾德温吗？还是说在十二岁时失踪的才是艾德温？而连杀三个人的凶手，又是哪一个呢？这一对兄弟到底有没有真的存在过？真相到底是什么？到我被杀的那一天，会是谁把尖刀刺入我的心脏呢？……”

他捧着杯子的手在止不住地颤抖。

“乔贞，帮帮我。我已经连续做了一个星期的噩梦了……”

“我会尽力的。”乔贞说。“巴瑟罗尔，你是皇家代理人。你不能让自己此时的情绪被其他人发现。”

“我说过会告诉你一切……还有最后一件事情。二十七年前将范克里夫兄弟拾回来的女工还活着。一个月前，她刚刚搬回暴风城，继承了死去丈夫的大宅子。她的名字是格申娜·普林斯切，去找她吧，乔贞，或许你可以得到你需要的东西。这样的噩梦，我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

## 9

乔贞不知道格申娜·普林斯切的具体年龄，但看上去她已经有七十余岁了。

替乔贞开门的是一个不苟言笑，身材高大的年轻人。

“他叫提森，是我的仆人。”格申娜以老年人特有的和蔼语气微笑着说。

如预想中一样，乔贞并没有从格申娜这儿得到更有用的情报。这和她是否在撒谎无关。

“我带过不下三百个孩子，但即使如此，”格申娜说，“对范克里夫兄弟，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兄弟俩都是听话的好孩子，虽然弟弟戈塔罗脑筋不太灵光……”

“对于他的失踪，您怎么看？”

“我当时很伤心，哭了好几天。在知道艾德温叛乱以后，我又哭了……简直不敢相信那孩子竟然会成为这样的人。对了，我还留着孩子们送给我的一些东西，其中也许有范克里夫兄弟俩的。您想看看吗？如果对您有用的话……”

“我希望能看看，非常感谢。”

格申娜让仆人提森把乔贞带到了屋子二楼。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小隔间，门上挂着一把腐朽已久的锁。

屋内非常狭窄，并且充满尘灰。洋娃娃，皮球，小纺织品……等等让人联想到童年的东西，全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

格申娜没有上楼来，只有提森在门口等着。乔贞因为他投射在自己背上的目光而不自在。

“乔贞先生，时候晚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提森说，“太太要休息了。不管有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您都该走了。”

“好吧，我……”乔贞无奈地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本堆在木门背面的蓝皮薄笔记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将笔记取到手中，封面的姓名栏上写着：

“戈塔罗 范克里夫”。

他迫不及待地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无法辨认的符号——起初他是这么想的，但是片刻后，他才真正弄明白。

所有的文字都需要用一面镜子才能阅读，就像“EV”被写成“V3”一样。

这是一本全部用“镜像文”写成的日记。

如果这时候有一面镜子，乔贞将会看见自己的表情有多么惊诧。

“先生，你不能把那东西带走。现在，你该回自己的家里了。格申娜太太不希望被打扰。”提森的眼神毫无说服余地。

乔贞有一股打昏提森，然后把日记本偷走的念头，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在回家的路上，两个范克里夫的形象在他大脑里重叠起来。

“戈塔罗还活着，”他心想。“失踪这十多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但是如今他要为自己的哥哥报仇。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找到他的下一个目标……”

## 10

每当觉得案子获得了重大进展的时候，乔贞就会到猪和哨声酒店庆祝一番。这次他没有走正门，而是绕到了酒店后的小巷，正好看见妮可 朗斯顿从店后门出来，往门前沟里倒一盆脏水。

在离她还有十米的时候，乔贞突然心血来潮地想问问她的父亲，也就是大卫回家了没有。他刚刚开口，便发现一个黑影从妮可身后猛地蹿起，把她扑倒在地。

乔贞大喊一声，便朝前奔去。那个黑影站了起来，很快逃掉了，乔贞本想追上去，但是妮可的哭叫声却把他的脚钉在原地。

舍尔莉听见女儿的哭声，也从后门出来了，看见乔贞在场，便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说：“乔贞，你……对我的女儿做什么了？”

幸好，解除这个误会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而妮可除了摔倒在地的时候扭了脚以外，并没有受什么伤。为了安抚她的情绪，乔贞帮着舍尔莉把她搬到了卧室里休息。舍尔莉把客人全部赶走，然后关了门。

“乔贞，你也走吧，妮可只是被吓住了。我来照顾她就可以。”

“那么，我……”

乔贞正要离开的时候，妮可却带着哭腔说：“不，妈妈，你不要赶走他。我有事情要对他讲。”

“妮可……？”舍尔莉满肚子疑虑。

“非常重要的事情，妈妈。我一定要说出来……”

“妮可，说吧。放心，你现在很安全。”乔贞说。

“我知道杀死他们的是谁，他是来报仇的……”妮可抽噎着说，“他确实是‘范克里夫的幽灵’。但不是艾德温的幽灵，而是戈塔罗的……现在轮到我了……”

“妮可，你在说些什么胡话啊？”对舍尔莉来说，女儿这一番话就有若梦呓，但是乔贞却知道其中的意思——虽然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事会把妮可也牵扯上。

“我知道戈塔罗是谁，妮可。他是艾德温的弟弟，十五年前失踪了。你想告诉我什么？一定要说清楚！”

“不，戈塔罗没有失踪，”妮可捂住了双眼，泪水从指缝间溢出，“他死了，是被杀死的……就杀死在割喉小巷里！”

“杀……死？”乔贞努力让自己的大脑思维灵活起来。

“对。我们五个人只是想开个玩笑，像往常那样，欺负他玩玩……但是他却突然拿出一把小刀，挥来挥去……我当时在巷口把风，没有亲眼看见，不知是谁把刀夺了过来，然后就……”

“我的天哪。”舍尔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妮可，你熟悉他们兄弟俩吗？还有你所说的‘五个人’都是谁？再给我详细说说！”乔贞激动极了。

“那时候，戈塔罗经常被我们欺负……因为他又笨，又傻。但是只要艾德温在场，我们就不敢找他来恶作剧。戈塔罗会写‘镜像字’，就是需要倒过来看的字……事实上，也许因为他脑子有问题，他根本就没办法写正常的字。他把所有被我们欺负的事情，都用镜像字写在一本日记里。他非常崇拜自己的哥哥，甚至幻想自己就是他，每篇日记后的署名都是‘V3’，也就是‘EV’……他把这本日记藏得很好，我们找不到，就经常为了这个找他麻烦。

“戈塔罗被杀死的时候，在场的五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奥利弗·山德尔，莱顿·方达罗恩，格拉瀚……第五个人我记不清楚了，在那次事故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

奥利弗，莱顿，格拉瀚——这三个在乔贞脑袋里回旋了整整一个多月的名字，此刻以他从未预料过的方式集结在一起。

难道他们被杀，不是因为背叛了石工兄弟会，而是因为他们合谋杀死了戈塔罗·范克里夫？

难道真如巴瑟罗尔的噩梦一般，艾德温·范克里夫从来就没有死过，他现在要为自己的弟弟报仇了？

乔贞只觉得大脑中天旋地转。

但是，无论凶手是艾德温本人，还是所谓的“幽灵”，他又为何要攻击埃林·提亚斯？

“刚才要攻击我的那个人，虽然看不见他的脸，但我觉得那一定是范克里夫兄弟其中之一的脸，无论弟弟还是哥哥……我是第四个，或者第五个人，他会来杀我……”

舍尔莉推开乔贞，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女儿。

## 11

乔贞头昏脑涨地回到了自己家里。第一次得知戈塔罗这个人时的兴奋，已经全然消散了。如今，对于范克里夫两兄弟谁存在、谁不存在，他已经完全没有概念了。

他试图从别的方面找出被袭击者的联系。很显然，埃林不可能是妮可口中的第五人。那么凶手为什么还要袭击他？

他列了一张表，上面包括了三名死者，以及妮可 朗斯顿的资料。思考了一下之后，他把埃林 提亚斯的名字也加了上去。

这不是灵感，也不是意外。当按照被袭击顺序排列这些名字的时候，他发现了某些东西。

奥利弗 Oliver

莱顿 Raiden

格拉瀚 Graham

埃林 Elling

妮可 Nicole

他很久没有感到害怕了。但如今，一种持续性的战栗感像一条冰冷的蛇，慢慢地从他的背脊往上爬。

他把埃林所说，凶手刀面上刻着的“J”字母放到了这排名字开头字母的前面：

J  
O  
R  
G  
E  
N

Jorgen（乔贞）。

“这完全没有道理，”乔贞自言自语，“这件事不会和我有关系。”

他突然觉得有些头晕，就走到了窗户边，想倒杯水。正在这时候，一只强壮的手臂打破了窗户伸进来，抓住了乔贞的脖子，然后把他的脑袋朝窗户边上一撞。这力量强大得让乔贞来不及做出反应，贴着窗户框架的桌子都震得砰砰作响。

还来不及感受疼痛，他的意识就潜入了黑暗中。

## 12

乔贞醒来的时候，仿佛觉得肉体已经消失了，自己不断散发着隐痛的脑袋下所联结的，只不过是一叠砖块。他被严严实实地绑在一块棺材板上。

屋子里散发着腐朽的臭气。一个苍老、恶毒的声音突然进出，使这臭气显得更为浓稠。



“醒来了，乔贞大人？”

乔贞尽力让自己的眼睛迅速适应光线。他觉得自己大概是身处于地下室内，眼前有两根蜡烛，映照出了两张刚刚认识不久的脸。

“你，是你……”他一张嘴，就感到有鼻血流进了嘴里。

在他眼前的人是格申娜太太，以及他那高大的仆人提森。即使是在烛光下，他们的面色还是如此苍白。

*我早该猜到是你们的，乔贞心想，那本日记迷惑了我。*

“你就是最后一个了，乔贞先生。”格申娜的声音仿佛来自地底。“虽然妮可还没有死，但是你惹怒了我……而且要杀妮可，随时都不成问题。事实上，只要杀了你，我最关键的复仇就算结束了。”

“复仇……？”

“为了我可爱的戈塔罗·范克里夫！他什么都没有做错，多么好的一个孩子，自从把他拾回来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誓要把他养大成人……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他，甚至杀死他？天啊，怎样的邪恶才能让你们做出这种勾当？”

她拿着银箔包着的拐杖一头，狠狠地朝乔贞的腹部戳了好几下。虽然只是老太太的力道，但是足够让已经很虚弱的乔贞感到强烈的反胃了。他干呕了几声。

“格申娜太太，要我现在杀了他吗？”提森毫无表情地说。

“不，还不到时候！我要让这个最大的凶手明白自己的过错！”格申娜的满头银丝颤抖着，她枯朽的双目饱含泪水。

乔贞在这一生中见过无数没有犯罪但是却被严刑逼供的人，如今他也总算知道这些人的心情了。他不知道眼前的老太太是真的疯了，还是仅仅在找理由糊弄他。

“你！还认识这是什么吗？”

格申娜把手掌在乔贞面前展开，掌中有一把闪耀着淡金色光芒的漂亮匕首——刀面上刻着字母“J”。

“这是你交给戈塔罗的，”格申娜完全不理睬乔贞的反应。“你这个混账，竟然把这危险的东西送给他！还怂恿他使用这样的玩意！那些坏孩子就是夺过这把匕首，刺进了戈塔罗的胸膛……如果不是你的话……杀人犯！恶魔！”

疯狂的老太太又用手杖使劲地捣了乔贞好几下。他吐出了鲜血。

一些久远的模糊记忆在乔贞大脑中慢慢组合起来。但是头部和腹部的剧痛，却在阻止他的大脑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像。

“这件事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你，可恶的家伙……我特意让提森袭击了你的朋友埃林，纯粹是玩些小把戏而已，至于你能不能发现那个小字谜，我原来还很有兴趣的，但是现在根本就不关心！”

字谜，名字首字母的排列顺序——原来攻击埃林，只不过是一个戏弄自己的把戏。一想到自己还真的因为字谜的结果而感到害怕，乔贞愤怒极了，但此时却没有任何宣泄愤怒的渠道。

在迷迷糊糊之间，他感觉到自己被提森扛出了那阴暗的地下室，来到了运河边。虽然提森身材很高大，但是体型瘦弱，相比之下他发挥出的力量简直不正常。但是乔贞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

“呆会提森会用这把刀在你身上刻下戈塔罗最喜爱的‘签名’，然后再把它扎进你的心脏，不再拔出来。你就带着它，到地狱去悔恨吧。”

就要这样死去了吗？虽然不能说的不明不白，但总是有些不甘心——乔贞用模糊的脑袋尽力搜索自己五十年的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几个人，但是最后出现的却不多。这不是你应得的生活——埃林的那句话再度浮现在了耳边。

就在提森即将把匕首扎进乔贞身体的时候，从河对岸突然飞过来一支箭，扎进了他的左眼球。

仍然被捆在棺材板上的乔贞，因为无法动弹身体，所以很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片刻后，他艰难地抬起了一点头部，看见数十名军情七处的士兵已经把格申娜和提森包围了。

他们不打算投降。提森身上中了数十刀，却仍然没有倒下，甚至开始用咬人这种疯狂的战法。看上去他是要解救已经被数名士兵架住的格申娜。格申娜不停地挣扎着，最后被士兵的长枪刺穿了一边手臂，而提森更显得疯狂起来。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乔贞便知道了，因为他再次晕了过去。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活了下来。

### 13

这是乔贞第一次呆在病房里被马迪亚斯·肖尔探访，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午后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使他的头部再次隐痛起来。

“你知道那个女人有多疯狂吗？她通过研究黑魔术，把自己的心脏植给了自己的仆人。这就是那小子打不死还力大无穷的原因。”马迪亚斯说。

“就像……亚伯克隆比那样？”

“没错。不过，能硬吃上那家伙几下子，你的身体还真不错。”

“当然，因为第一击后我就晕过去了。”

两人多年来的上司与下属关系，总是充满着一种紧张感。而如今这番谈话，简直融洽得有些奇怪。

这起系列谋杀案就算这样结束了，乔贞想。一个多月内，死了三个人，并不是非常大的损失，至少比乔贞年轻时候经历过的“暮光教徒的疯狂”和“赤脊山绞首者”等等案子程度都要轻得多。

接下来，乔贞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马迪亚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问。

“他们作案次数太多，犯了惯犯都会犯的错误——太过张扬。在你刚被扛出地下室的时候，我的巡逻兵就已经注意到不对劲了。”

“那么，我能活下来全是运气了？”

“可以这么说。当然……这么想不大利于健康。”

“不，你在骗我。”乔贞说。“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整件事。”

马迪亚斯把一只手撑在病床尾的围栏上，用一种专注、丝毫不动声色的表情望着乔贞，不发一言。

“你就是围攻戈塔罗 范克里夫的‘第五人’。虽然你当时还小……我想想看，十四岁吧。但是你已经有能力让一个人从档案中消失，毕竟军情七处的创建者——你的祖父，那时候还活着。”

“了不起的阴谋论。你从哪儿得到这个古怪主意的？”马迪亚斯说。

“戈塔罗的日记。我非常幸运地，恰好翻到了那一页……勉强能不用镜子读懂。‘马迪亚斯，谁也不敢惹他，因为和他吵架都得被关进监狱’，他是这么写的。那本日记你还没有作为证物收起来吗？那可要小心一点了。”

马迪亚斯的脸稍微有些变色。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个小时后才想通的——奥利弗 山德尔本人没有任何后台，妻子虽然是贵族却又不可信任，按照他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他可是能隐瞒着妻子 和别的女人幽会一年多的人——自然不会随意找到一个暴风城官员就把兄弟会的起义计划给透露出去。他唯一认识的为官者，只有你了。

“此外，我并不肯定你是不是从莱顿 方达罗恩误报兄弟会人口这件事中获利的人。但是按照你的身份，做了这样的事情却没有遭到惩罚，那是很自然的。在你统领下的军情七处，掌握了不少官员收取贿赂的资料，这点就连我也知道——仔细回想一下，这些资料还有不少是我弄到手的！如果不是巴瑟罗尔强调莱顿是受命于某个特定的人，我或许还不会想到这一点。

“没错，马迪亚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你掩饰了自己‘第五人’的身份，然后把其他四人的资料透露给了格申娜。不然，格申娜完全没有理由选择在这么多年之后才——找到‘仇人’报仇。你利用她来清除那些证明了自己劣迹的人，因为你凡事都不会自己动手——这样才能保持干净。

“可惜，你的计划出了两个意外。一就是我的介入。你不知道格申娜所认为的‘第五人’是我。二是格申娜擅自刺伤了埃林，目的是为了警告我这个‘第五人’。格申娜做得太过火了，这对你不利，所以希望你借用我来除掉她。不过，我最后也失败了，你不得不出面。说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派人跟踪我的？是我醉酒后丢失小纸条的那一天？还是从我发现莱顿尸体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因为这样的理由得救，实在是让我高兴不起来。”

一阵难言的沉默后，病房里响起了马迪亚斯有节奏，却不带任何感情的双掌合击声。

“我得仔细考虑是不是让你正式重回岗位了，乔贞。”三下掌声后，马迪亚斯说。“比起埃林，我一直更尊敬你。你脑袋里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

“这算对我的赞赏吗？”

“乔贞，说出这番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心照不宣。毕竟该死的都死了，自己只要活下来就好。不是吗？”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这样的话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乔贞说，“就算再三被冠上‘除了工作什么都不知道’的名号，我也认了。我只是想活得诚实一些。”

“既然一直都是一个人活，”马迪亚斯说，“那么现在一个人去死，也没什么问题吧？”

马迪亚斯抽出腰间的匕首，对着乔贞的咽喉。

那正是刀面上刻着“J”字母的匕首，光滑如新的刀刃在乔贞的脖颈上投下阴影。

“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别用那副可怕的表情看着我，”马迪亚斯说，“我说过，我很尊敬你。不然又何必从格申娜手里把你救下？这把匕首本来就是你的，现在物归原主。”

他把匕首搁在了病床头的桌子上。

“我要去工作了，乔贞。或许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会派新任务给你。”

“如果我拒绝呢？”

“‘想活得诚实一些’，这句话是你刚刚才说起过的吧，怎么这一会儿就忘记了？你不会拒绝的，乔贞。一个人生，一个人死，在生死间忙忙碌碌，这就是你。”

马迪亚斯走出病房后不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贞感受到一种很久以来就未有过的松弛感。他觉得脑袋不太痛了。

阳光在乔贞盖着的毯子上照出了明暗分明的一条线。空气中的微尘，在明暗线两侧纷乱地舞动着。

## 尾声

夕阳的余晖，让荒废的田畦更显孤寂。一阵风吹折了悬崖边生长的枯树。

按照马迪亚斯提供的信息，乔贞找到了枯树下的小坟头——埋葬着戈塔罗·范克里夫小小遗体的地方。它看上去只不过是小心踏出的一块泥亘而已。

乔贞回想起了一切。那是关于一把匕首，和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十五年前的那一天，他正在旧城区追逐一名逃犯。逃犯抓住了一个男孩，想利用他做人盾，却被乔贞掷出的刻印着名字首字母“J”的匕首刺中了肩膀，束手就擒。

那个男孩用崇敬的眼神望着解救了自己的乔贞，就像望着一名天神。他是一个口齿不清的孩子，但是乔贞打算将匕首留给他做纪念——这是他第一次由于自己的危险工作，而得到尊敬的眼光，所以这也是他给自己的纪念。

“你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接受它。”乔贞说。

孩子说话有些困难，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在接过匕首的时候，他脸上充满了欣喜，以及希望。

那个小男孩就是戈塔罗 范克里夫。

那是一场神圣的仪式，就像国王传递权杖给王储，就像祖父将古旧的怀表传给曾孙。

在这一刻，乔贞又怎会想到，这神圣的交接仪式，最终成为了一连串谋杀和阴谋的导火索。

他不想责怪围攻戈塔罗的小孩们，因为他们只是太年幼，不知道什么是尊重生命。他不想责怪格申娜，因为她只是一个因为母爱而疯狂的可怜女人。

但是最终戈塔罗还是死在了割喉小巷。十五年后，又有数个人因他而死。

乔贞也不想责怪自己。

“我没有做错。”他自言自语。

他将那坟头挖开一些，挖深一些，把带“J”字的匕首埋了进去，阖上土，再用手给拍实了。

“它是属于你的，现在还给你，戈塔罗。”他说。

风冷了。乔贞站起身来，搓搓手，踏上了回家的路。阳光把他的影子在荒废的田畦上拖得老长老长。

**乔贞案卷-割喉小巷杀人事件**

**END**

## 苍白的火

首发：2007-10-25 06:01

完结：2007-11-23 08:01

### 序

在看见那团苍白的火烟之前，老人正坐在家门前擦拭着猎枪管。五天以来他没有打中哪怕一只野兔，但老人觉得这是老天爷不照应。他和自己的猎枪不会出错。

昨天夜里，他枪击了一个人类。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枪的错。错的是老天爷。他得擦去枪管上沾染的晦气。误击人类之后留下的晦气。虽然他觉得自己击中的也有可能是一匹幼狼，但是保险起见他还得这么做。

当他抬起枪管，检视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正看见那团火烟在不远处的山沟内升起。老人觉得那应当是营火。

他毫不犹豫地提起枪，朝火烟的方向走去。青白色的血管在他手背的皱皮上鼓起。他不喜欢有人在自己的狩猎范围内野餐。他会驱赶这些无知的人。

他花了半小时走进山沟。山沟的左侧是一面令人眩晕的断崖。很久以前，妻子从那儿坠落，老人没有去寻找遗体。他觉得就算去也是找不到的。后来他做了几次噩梦，梦见野狼群把自己的妻子撕裂。而且她还在呼吸，望着他。这个梦没有困扰他很长时间。

他一直走到火烟消失的地方。眼前的一片杂草被烧过，根部化为灰烬。显然没有人会在这儿野餐。老人拨开杂草，看见了前方那直径约四米的深洞。他俯下腰朝里看，眉头稍微攥了一下，又恢复原状。

在洞里蜷缩着一个孩子，浑身是血。老人还以为自己看见的是捕兽夹中的幼狼。很多年后，老人会后悔自己发现了他。

### 1

风暴就要来了。即使是最年轻的打渔人，也能轻易看出这一点，就算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贸然出海。持续不断的疾风骤雨从空中劈落，让南海镇所有要道都变成了泥泞水洼。毕竟在不久前，这还只是一个小渔村。

作为一个从来不用出海的人，狱卒杰奎因同样讨厌风暴。事实上他讨厌一切雨季。每到这种时期，他执勤的地牢里就会变得一团糟。天花板缝里渗下泥浆水，令人作呕的白色虫子在墙壁上蠕动。它们喜欢潮湿。今天午餐的时候，一滴暗绿色的发臭液体落到了面包上，让他咧着嘴诅咒了好一阵子，发誓要杀了那个当初用所谓“工作轻松，在这个艰难时节还包三餐，不容易”的理由，把他从采石场骗到这儿来的中间人。

所以，当那个陌生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探望某个重要嫌疑犯的时候，杰奎因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发泄怒气的目标。

年轻人身材结实，但过于沉着的眼神和下垂的嘴角，却使他显露出一副非常疲劳却要强打精神的样子，让杰奎因联想到一块沾满苔藓的讨厌顽石。何况眼前这家伙穿的衣服，并不比自己在采石场的工作装光鲜多少。

“我要见大卫 朗斯顿，他应该是昨天晚上从临时拘留所转移到这儿来的。”

“你是他什么人？兄弟，债主？你得到了马雷布治安官的允许吗？快些回答，否则就闭上你那鞋跟似的嘴巴给我滚出去。……听着，如果你想给我找麻烦，那……”

年轻人从前胸兜里掏出一块黄铜色的铭牌，在杰奎因的眼前出示了一下。一秒钟前还准备抬高音调继续揶揄的杰奎因，此时就像喉咙里被踢进了一块滚石，还猛地眨了一下眼睛。

“噢。我不知道……原来您……”他咽了咽口水。“要找大卫 朗斯顿是吧？他就在最里面的左侧房间，……”

“谢了。”年轻人收起铭牌，径直走过杰奎因的桌子边。

“按规矩，或许您应该登记一下……”杰奎因掏出蓝色的小簿子，只捻开了半页纸，就自个儿合上了。看来那个人没有登记的意愿；而且从来没有人告诉杰奎因，他这么一个啃着渗泥浆水面包的狱卒，是否有记下一名军情七处探员名字的权利。

“好吧。远离麻烦。享用我的午餐。”他收起了小簿子。

这名军情七处探员丝毫不顾及走道两旁铁栅栏后刺来的目光，快步走向最深处。在最后一间——即第二十间牢房，他看见自己想找的人畏缩在角落，紧紧抱着自己的膝盖打盹，面部被铁栅栏的阴影分成了三部分，就像一排古怪的钢琴键。

“大卫 朗斯顿？”



大卫从浅睡中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用左手两根指头按了按自己额前的一缕头发，然后才睁开眼睛，背贴着墙角慢慢地站起来。他以一种与生俱来的顺从语气，小心翼翼地：“我就是。先生，您找我有事吗……？我不认识您……”

“我叫乔贞，为军情七处工作。我需要对你问话。”

“哦，不。先生，我没有做，我没有杀死他——”

“我不是来定你罪的法官，只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你最好合作。离开那个墙角，坐到床上。这样好说话。”

即使再没见过世面的嫌疑犯，“军情七处”这个词也足以使他战悚。乔贞的语气中没有威胁，却让大卫感到加倍地不安。乔贞能清晰地辨认出大卫眼神中的畏缩和自卑，虽然今年二十五岁的他为军情七处工作还不到一年，却已经见过不下百次这样的眼神。

大卫坐到腐朽木板搭成的床上。床是贴着垂直铁栅栏的墙壁摆放的，所以他此时只有硬梆梆地扭过头，才能看见乔贞。这种不自然的姿态更加深了他的不安。

“乔贞……长官，您不坐下么？我想，您可以找杰奎因要把椅子……”

“你和亨利认识多久了？”乔贞完全不顾大卫的提议。他明白嫌疑犯越是讨好你，就越不应该给他放松的机会。

“二十年了，长官。”大卫嘴里马上进出这个数字，就像已经回答过百万次。“几乎从出生起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像兄弟一样……”

当地富商亨利，一周前被发现死在自己卧室的镜台前。他的喉管被割断了，喷溅出来的鲜血染满半面墙壁。虽然没有目击者，但是大卫立刻被作为首要嫌疑犯抓起来，是有明确原因的。

“我们一起从合伙的行脚小贩，做到今天这一步。艾泽拉斯没有哪一片土地是我们俩没有去过的！可是没想到……”在大卫眼里出现的光芒一瞬间黯淡下去。

“‘做到今天这一步’？他靠买卖布匹成了富翁，而你却破产，到处被人追债。我看你们俩一定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们确实有过争吵，然后整整一年没联系。然后他突然就这么富有了，对于这事，我只能说做生意很需要运气，长官。特别是这时节……，”

乔贞打断了大卫的生意经。“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带到这儿来吗？大卫。你在至少三个人面前说过，如果亨利不借钱给你抵债，就是背叛了二十年的兄弟情谊。”

“我也许是说过类似的话，可是长官，我是在酒醉的时候……”

“对，酒醉。就在亨利被杀死的那天晚上。你在酒店当众说出这些话，然后就离开了。四个小时后亨利被发现穿着睡衣死在卧室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四个小时你在哪儿？”

“我醉倒在了酒店后面……真的，长官。”

“目前还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没有人看见。”

“一定会有，长官。你们仔细找找，”大卫有些坐不住了，“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的。”

好几秒钟，乔贞都没有说话，仿佛也没有听见大卫的恳求似的，只是盯着他。那是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注视，就像看着一片布满疤痕的树皮。这几秒钟让大卫感觉几世纪那么长久，一直扭着的脖子僵硬到了极限，颈椎仿佛被钳子死死夹住一般疼痛。

“他们打了你吗，大卫？”乔贞看着大卫胸口上方的一块淤青。这块青紫色皮肤的下半部被隐藏在了衣服里，所以可以想见如果脱下衣服，乔贞还能看见更多的伤痕。此外，大卫的右眼上方也刚刚消肿。

“是的，在抓住我的时候……关进这牢房之前，我已经吃够苦头了，长官。我真的没有杀亨利。您和那些本地的糊涂治安队员都不一样，我能看出来……”

乔贞丝毫不理会这廉价的奉承，转身离开。再次经过狱卒桌子旁边的时候，杰奎因使劲连人带椅子地往墙边挤，仿佛他这么一挤就能给乔贞让出更宽广的走道似的。

乔贞走出地牢。雨已暂时停了，笼罩在南海镇之上的天空却仍然显得昏黄混浊。衣襟湿透的行人们在眼前的泥泞街道上来来回回。

他来到南海镇本不是为了调查杀人案的。他的目的是亨利本人。军情七处认为他一夜之间成为富翁的神秘过程，和希尔斯布莱德地带越来越猖獗的辛迪加组织有所联系。现在他死了，留下一栋豪华大宅，价值六十余万金币的财产，和一个被指认为嫌疑犯的前任生意搭档。

有些关键的情报，本已降低了大卫的杀人嫌疑，但这不应该是大卫该知道的。其中之一是：亨利那金碧辉煌的卧室中没有丢失任何值钱东西。要么大卫真的醉得只记住杀人而

忘记了自己杀人的根本原因——为了凑钱还债；要么他就不是凶手，或者他就是一个纯粹的蠢货。

总之，还得关他一阵子，乔贞心想。毕竟办案这档子事，关键还得看手里握住了多少东西。

## 2

南海镇的酒店里充满了鱼腥味。对于当地的人来说这是再也熟悉不过的味道，但乔贞进门的时候，还是抽了抽鼻子。这时候人不多，他径直来到老板的柜台前坐着。

“有什么我能帮的吗？乔贞先生。我希望您只是来喝杯酒的。”老板说。

“恐怕你得失望了，”乔贞说，“一周前，亨利被杀死的那天晚上，你这儿的二楼住了多少客人？”

“这个我得查查登记簿看。虽然人不是很多，你知道，我们这儿没什么游客——大部分是一些商人，还有小情侣之类的。可是，您不是已经对所有人都问过话了吗？”

“你不需要担心别的。把登记簿给我。另外，来一杯晨露酒。”

酒比登记簿来得快。乔贞端起酒杯，不动声色地使劲闻了闻，仿佛要从中嗅出自己讨厌的鱼腥味才甘心似地，然后一口气喝掉半杯。当放下酒杯之时，他偶然望见了站在门边的一名穿靛蓝色连衣裙的女子。两人的目光交汇了一瞬间，错开，又在下一瞬间交汇；他们已经认出了对方。

女子走向乔贞，带着一种克制谨慎的微笑。乔贞不自然地挺了挺背脊，手指摩擦着酒杯，眼神盯着地面，直到那靛蓝色裙边进入自己的视线，才抬起头来被强迫似地说：“噢。真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你。”

“四年没见了，你该不会忘记我的名字了吧？乔贞。”

虽然女子的声线有些改变——毕竟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还只有十六岁——但这声音还是立刻攥住了乔贞的心，仿佛有一种温暖的云雾从他的耳畔一直沉到身体里去。我怎么会忘记你的名字？——舍尔莉·马雷布。

“舍尔莉，”乔贞不自觉地笑了，但看上去嘴角还是强迫性地朝两边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工作。”

听见这后半句不合时宜的解释，舍尔莉·马雷布故作夸张地皱了一下眉头。“你忙着解释什么呢，乔贞。再次看见你确实是——一个惊喜，我想是吧。所以我正处于一种不理性的情绪里，不会搭理你的解释的。”

“嘿呵，”乔贞也被自己刚才的蠢话逗笑了，嘴里还含着半口酒，“对，惊喜。没错。实际上我也这么想。”

乔贞看着舍尔莉，说不上与四年前记忆中的容貌相比，她的脸到底改变了哪些部分，虽然他明白她不再是那个青涩的小女孩了。她曾经很害怕打雷，和摇晃不停的小船；如今她已经是成熟的女人了，还会害怕同样的东西吗？

“看看你的下巴，”舍尔莉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轻放在了乔贞的左下颌上，“多久没刮胡子了？这样下去不出一个月，我就认不出你了。你过去可是最讨厌留胡子的。”

乔贞早就知道她出生在南海镇，却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重逢。和两人分别时的情景相比，如今这幅景象平静得有些不自然。

“呃——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老板嘴里这么说，但还是把登记簿直接摆在了乔贞的眼前，然后对舍尔莉说：“怎么了，舍尔莉？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你在我这儿和男人对上眼。”

“不，”舍尔莉显然已经习惯了老板的带着一股子酸气的俏皮话，“我们过去认识。我在米奈希尔那时候。”

“喔——听上去挺有意思的。这本登记簿您尽量拿去看吧，乔贞先生。不用急着还。反正从这上面登记的家伙那儿我最多只能赚到一点零头。”

“你要看这个做什么？”舍尔莉问。

“这是因为我有的一些——”

这时候，酒店的入口突然极尽喧闹起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一群军人打扮的男子挤进了酒店，一个个仿佛将要散尽的宴席上不请自来的饕客，嘴里吐着含糊不清的咒骂和吆喝，刻意伪装出恶狠狠的眼神来吓唬那些安静的客人。虽然是军人打扮，可是他们却都显得邋遢污秽，歪斜穿戴的铠甲上沾满泥渍。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还受了伤，胡乱地绑着泛黄的绷带。

他们很快侵占了好几张桌子，私自搬动它们，围成一圈坐着，以一个独臂的伤兵为中心。独臂伤兵低声谈着话，其他人则兴致盎然地听着，偶尔发出几声干咳似的冷笑。可怜

的女招待怯怯地走近他们，请他们点菜，也不知被哪个伤兵说了句什么，双脸立刻尴尬地涨红起来，不自觉地朝后退了两步。

“这些是什么人？”乔贞问。

“就是一窝子没用的残兵败将呗，”老板手肘紧贴着桌面低声说，“好像是暴风城派去突袭辛迪加的，出去的时候光光鲜鲜，回来了就这幅模样，连一个俘虏都没见抓回来。现在还要厚着脸皮在我们这儿‘休养’。原先还只是驻扎在镇外的，今天终于给放到镇里来了。乔贞大人，或许凭您的身份，能和他们的队长谈谈？这样下去我的生意没法做了。”

乔贞被领导者一般的独臂士兵，和围在他身边的伤兵们散发出来的危险气息吸引了注意力。失去自控能力的败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再也清楚不过了。虽然眼下这不是自己的职责，但乔贞还是决定要多关注一下这些家伙。

辛迪加，败军，被杀死的富翁，嫌疑犯。有那么一小会儿乔贞脑袋里完全被这些东西所盘踞，完全忘记了自己身边还坐着四年前的恋人——直到他感觉到舍尔莉不安地把手搭在他的前臂上。

乔贞立刻发现了舍尔莉面上的阴霾。这让他的心也不由得往下一沉。

“如果在这儿没有什么事要做的话，我送你回家吧？”乔贞一边说，一边把登记簿握在手里。

“好，”舍尔莉比乔贞更快地站了起来。

在两人走出店门的时候，确实也遭到了一些轻浮和恐吓目光的注视。乔贞用身子挡住舍尔莉，而舍尔莉则抱住他的右臂，两人一同从那狭窄的门口走出去。

送她回家的决定是对的，乔贞心想。因为镇上到处都能找到成群结伙的伤兵，而外面这些人比起闯进酒店的人，行为态度上也同样地粗俗、下作，只是缺少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气息。那是独臂的伤兵头子给他们带来的。

舍尔莉显然很害怕，紧紧地抱着乔贞的胳膊，直到两人远离了大道，来到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路。有那么好几次，乔贞产生了挽住她腰部，把她拉近一点的冲动，最终都克制住了。

“我家就在前面不远了，”她松开了手说道，“能不能告诉我，如今你为暴风城做什么工作？”

“一点公务——”乔贞含糊地改口说，“办理一些案子。”

“办案？你现在是侦探？”

“可以这么说吧。”*实际上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工作，有点太过浪漫了*，乔贞想。

“听起来不错。确实值得你离开米奈希尔。”

在听到这句意义暧昧的话之时，乔贞没有从舍尔莉平静的表情上捕捉到什么特殊的变化。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阵子，舍尔莉却突然停步了。

“你说……你是侦探？该不会是为军情七处办事的吧？”

从舍尔莉嘴里听到这个说法，乔贞显然有些惊讶，他不想舍尔莉知道太多，但更不愿意在她面前扯谎。“没错，是军情七处。”他说。

“……你是来调查杀人案的？”

“这不是我本来的任务，但……”

“大卫没有杀人，他是无辜的，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大卫？她为什么会提到那个嫌疑犯？*乔贞疑惑地看着舍尔莉，却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酝酿中的愤怒。

“再说了，他最多只不过是嫌疑犯，你没必要把他打成那样吧？”

“我？我没有打他。”

“那他身上一片青一片紫的是怎么回事？还有一只眼睛肿得都快睁不开了！他说是审讯他的人干的。”

“我不知道，舍尔莉。我没有打他。”如今乔贞就像稀里糊涂地挨了一闷棍：她怎么会认识大卫·朗斯顿，还要为他说话？

“他是无辜的。大卫连一只虫子都不敢杀。我和他一起长大，对他的性格再也清楚不过了。我早听说军情七处的人很蛮横，可是没想到，竟然你……就在这儿停着吧。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再见。”

舍尔莉头也不回地自个儿朝前走去。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话还真像极了降临南海镇的疾风骤雨，稀里哗啦地就把乔贞打了个透湿。他之前就觉得两人的重逢简直平和得不自然，看来老天爷算是听到了他的心声，安排了这么一场戏来印证他的想法。

乔贞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嫌疑犯原来是自己过去恋人的幼年好友，这还真是一团糟。他看着舍尔莉气冲冲离去的背影，这让自己数分钟前体会到的一点点亲密感显得荒谬可笑。他脑袋里开始联想大卫可怜巴巴地对舍尔莉诉说自己怎么被来自军情七处的侦探折磨，那该是怎样一副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

他叹了口气，沿着来路走了回去。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不愉快，但舍尔莉的身影还是不断浮现在他脑海里，侵占了不少他用来考虑杀人案的空间。

### 3

治安官赫尼·马雷布或许是南海镇最忙碌的一个人。这儿可动用的军备力量相当薄弱，装备陈旧、缺少专业护理，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民兵队，甚至不得不用长柄鱼叉来充当巡逻时持在手中的武器。如何运用这烂摊子让整个小镇保持和平，就是赫尼的工作。

今天清晨，他站在镇子里最大的一幢屋子前，突然觉得昏昏沉沉的，脚跟朝前倾，似乎马上就要倒下来。

“赫尼治安官，你没问题吧？”乔贞在他背后说。

“不，没事，”赫尼说，“我马上就开门。”

他睡眠不足。最近那些伤兵队到处惹麻烦，而他都得亲力去处理。毕竟惹怒了暴风城的直属军队可不是好玩的事。

“不过我真的不认为还有什么可看的了，”赫尼把钥匙扭进那巨大的金质门锁，“自从亨利被杀死以后，这间房子已经被彻底地搜查了三遍。”

“彻底地？不，你们至多只是看看有没有凶手的脚印和被翻开的钱柜之类的。”

“那样还不够吗？我们的结论就是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看不出动机。”

“能有这样一个结论很不错。但我想找的是一些别的东西，赫尼。现在我们进去吧。”

虽然赫尼不觉得清查受害者的豪宅能对破案有什么帮助，但是如果说暴风城的伤兵不好惹，那么军情七处的探员也是怠慢不得的。

如今这豪宅已经没有人居住，为了避免被闯空屋，所有窗户都被钉上了横木条，除了正门外的入口统统用铁链给绞上。由于整整一周与外界空气的隔离，赫尼和乔贞一进屋，都感到好一阵憋闷；再加上缺乏睡眠的影响，使得赫尼干呕了好几声。

“这里面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巨富的室内陈设。”乔贞环伺了一下。油画、金烛台、高级家具、精美地毯等东西统统缺席——这房子外表奢华，里面却只像一个空荡荡的仓库。

“亨利先生的脾性有些特别。”赫尼说。“他只会花大钱装饰自己的卧室，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不过他也曾自个儿掏钱免费给镇里的渔船做了一次检修。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被谋杀。太让人沮丧了。”

“听上去你似乎对受害者很有好感。”

“其实这不只是我的想法。镇里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所以……”

“所以你得立刻把大卫抓起来，就算手里没有任何证据。”

“我知道这样做事或许不太合理。可是你想，我们这儿是一个小镇，几乎人人都互相认识，我不能不给这些好邻居一点交代。或许你们暴风城在处理这类案子的时候会更谨慎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非常愿意……”

赫尼自个儿住嘴了，因为他发现乔贞对他的辩解完全不感兴趣，径直上了二楼，朝亨利的卧室走去。赫尼也只好急忙跟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赫尼很不满。乔贞彻底地搜查这栋屋子，从卧室直到大厅、厨房，就好像它不是某个被谋杀商人的遗产，而是重大罪犯的巢穴。赫尼实在看不出那些床垫、书架、衣柜有什么搜查价值，终于憋不住了，开口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亨利先生是受害人，不是嫌疑犯。”

“这屋子有没有地下室？”乔贞完全不理睬赫尼的质问。

“亨利先生没有遗书，也没有任何亲人，按理来说这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将会成为镇子的财产，可是你这样……”

“回答我的问题，”乔贞扔下手中被掀开的一块椅子垫，“这儿有没有地下室。”

“……有。”

“带我去。”



“我简直不敢相信……”赫尼抹了抹额头，尽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好吧。他是军情七处的探员，是行家里手，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破案，我应该配合他。他暗地里发誓，如果这一番不可理喻的行动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他就会彻底地拒绝和乔贞合作。

在前往地下室的途中，赫尼说：“我知道问这些有些冒失，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你发现了一些新的关于凶手的线索？”

“不，没有。事实上我根本不是来寻找什么作案迹象的。我要找的是一个动机，也就是亨利被杀的原因。关于大卫和亨利之间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好好地留意过？”

“两人曾经是兄弟一般的好友，然后亨利富有起来了，大卫却没有，然后两人就产生了矛盾……我只知道这些。相信大卫也是这么对你说的。”

“没错。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亨利为何会突然变得富有？”

“几乎南海镇人人都知道，他做起了规模很大的布匹生意……”

“在来南海镇之前，我和他的第一位供货商谈过。他说‘很难得看见一个年轻人如此大手笔’。事实上，那一批货物绝对不是一个行脚商人能偿付得起的。而在做这一次生意之前的一年，他还和大卫一样是裤子缝缝补补的穷光蛋。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南海镇人人都以为他是靠干干净净的布匹生意发家，可我觉得不是。”

乔贞并没有把关键的讯息全部告诉赫尼，但从对方的表情看来，他明白自己的解释起了作用。赫尼方才那一副眼角紧张、双颊涨红的神色消退了许多，说了句“原来如此”，然后就转过身去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门。

看来他太容易被说服了，乔贞心想。不过这很好，有利于我的工作。

地下室中的空气更是糟糕了十倍。门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古旧的烛台，乔贞不得不把它燃起举在手里，否则无法看见任何东西。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两人绕了一阵子后，跟在乔贞后面的赫尼说。“就是普通的放工具和旧东西的地下室。”

“对，一点儿都不特别。可是据我所知，地下室总得有点用处，毕竟它不是垃圾场。看看这里——渔网？试管？一排只雕刻了一半的木像？你来告诉我一个布匹商，大富翁，留着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看看这些灰尘。如果不是他有收集垃圾的古怪癖好，就是他想掩饰什么东西。”

“也许这是他做行脚商的时候留下来的货物而已……”刚刚多少被说服了一点的赫尼，此刻又觉得乔贞的看法太偏执了。

“来帮个忙，来移开这玩意。”乔贞把左手搭在紧靠在墙边的一个接近两米高，三米宽的大书架上。

“那只不过是一个书架。”

“我左边，你到右边去。快。”

对于乔贞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很不满的赫尼，在无奈地把手指搭到书架侧面上的那一刻，突然明白了什么。他抽回自己的手指仔细看看，再贴到书架上，又抽回来仔细看看，然后抬起头，正好和乔贞的目光相汇了。乔贞稍微点了点头，就好像在说：“你总算开窍了？”

赫尼赶忙用右手紧紧抓住书架，然后蹲下去用左手扣住底部，和乔贞一同把书架抬离墙面。

他的手指没有沾上一点灰。除了这书架，整个地下室都像长久以来无人踏足，盖满厚厚的灰尘。只有书架在近段时期内移动过。

书架非常沉。它被移开后，显露出了一整面新砌的墙壁。

“好吧，”乔贞拍了拍手，“现在我们来找点真正派得上用场的东西。”

幸好地下室里就有几把石锤（当然，它们也不太像“布匹商”用得上的东西），所以在这面墙上砸开一个可通行的洞，并没有花上他们多少时间。

乔贞扔下锤子，从洞口钻了进去。赫尼连忙举着烛台跟上。他在暗自敬佩乔贞判断力的同时，也在设想自己或许会从这密室中见到某些可怕的东西，比如排列整齐的干枯尸体……之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里面是一个颇大的房间——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预想中的可怕东西。

“怎么回事？”赫尼说。“这儿什么都没有。”

“现在没有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儿曾经有过什么。作为每星期到武器库视察两次的南海镇治安官，你不觉得这儿有一种很熟悉的气味么？”

逐渐增长的对乔贞的信任，让赫尼闭着眼睛，认真又缓慢地吸了两次气。随后说：“这……很难讲。或许是……金属？铁？”

“没错，铁的气味。”乔贞从赫尼手中拿过烛台，开始观察四面的墙壁。“到处都有利物的划痕。还有——”他在一处墙角蹲下来，手指在地面上一抹，沾染上了一些黑褐色的粉末，放到鼻子下闻闻，“火药。我想我们接近答案了。”

“私卖军火？”

“你看，还能是什么呢？他用所谓的布匹生意来掩盖这些勾当。现在我们回去吧，找你的人来把这个地下室再好好地翻一遍，把所有能发现的金属碎片和火药粉末都带回去。我们得弄清楚他卖的是什么样的武器，来自哪里，还有，卖给了谁。”

在两人钻出密室后，赫尼说：“呃……乔贞先生，似乎我之前对你的做事方式有一点不理解，甚至有些抵触。但是我想现在……”

突然间，一阵警惕的脚步声突然从地下室阶梯边传来，打断了赫尼的话。他立刻喊出一句：“谁在那儿！”

一阵沉默。

“给我出来。如果试图掩藏的话，那就是你的错了。如果你打算一直沉默到被我抓住……”

“对不起，”一个干瘪的男声回应着，“是我，马雷布大人，是我。我没有恶意。”

“现在走到我看得见的地方。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了。”

“好的，马雷布大人……”

那个人在黑暗中朝后退，出现在通往地面的阶梯上，从上方照下来的光显露出他的身影。那是一个瘦削得可怕的中年男子，双颊塌陷得就像面部两侧都被勺子挖去了一块似的。

“您该不会忘记我了吧？我是亨利先生的管家啊。”

“现在我记起来了。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你还保留着钥匙？我不是说过任何人不经我允许，都不能踏进这个屋子吗？”

“我只是想来看看。我真的很怀念这个屋子。我立刻就把钥匙给您，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管家从前兜里掏出一整串钥匙，扔到赫尼面前，然后说：“这些钥匙，都给您了。抱歉打扰了，两位大人。我立刻就走。”

赫尼拾起钥匙，对乔贞说：“他确实是亨利的管家。我们找他问过一次话，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我现在就走了。两位。”管家转过身，准备离开。

“慢着。”乔贞说。“站在那儿，不要动。”

“怎么了……？我可什么事都没做……”管家的身影僵硬在台阶上。

“我一直站在黑暗的地方，也没有说话。你只听见了赫尼的声音。却说了几次‘两位大人’。好好站着，不要动，如果你不想被此时我手中的匕首扎穿背脊。”他转向赫尼。“看来，现在你已经不能说他没有可疑之处了。”

#### 4

在审问室里，亨利的管家杜尔莫表现得像一块海绵，能挤出来的水分和使用的压力成正比，但至少他根本没有死死守住口风的打算。这就像审问一个内心软弱的惯偷。

“地下室那些武器是‘遗产’？”乔贞说。

“主人……不，亨利的一个祖辈曾经非常富有。他想建立私人武装来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就花大价钱制造了这些武器。全都是特别设计的，上面还有家族徽章呢。”杜尔莫瞪起不安的眼睛，来回望着乔贞和赫尼。“两位大人，你们该不会要让我去坐牢吧？”

赫尼无奈地和乔贞交换了一下眼神。杜尔莫丝毫没有富商管家那种镇定、知礼节的样子。

“那是你现在还用不着关心的事情。”赫尼说。“但是你提供给我们的情报越少，就越不要对自己的下辈子抱太多期望。现在继续。”

“好的，大人。我说到哪儿了……？对了，那个祖辈打造好装备后，开始招募村民组建自己的私人护卫队。一些山贼趁机混进来，骗到了他的信任，把他杀死，卷走了他的财富。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密藏在暗室里的武器。这个家族就从此衰落下去了，一直到亨利这一代。他做行脚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找到这批遗产——最后他成功了。”

“然后他就把它们全部卖给了辛迪加？”

“不，不是的，赫尼大人。亨利很聪明，他知道那样做太急躁，弄不好会人财两空。他慢慢来，从一把剑，一杆火枪开始。他会对那些买家说‘我有一两件好东西’，而买散件武器的人通常都只是小流氓，没有杀死供货人的胆量。他就这样在小买家中积累财富，直到他在这一行中得到了足够的尊重——这时候他才敢和辛迪加做生意。在道上，没人敢杀死一个广受尊敬的供货商。那可是不好玩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他是在成为富豪之后才聘请你的，为什么要向你透露他的过去？”

“这很简单。”杜尔莫显露出一种古怪的自豪神色。“事实上，我是他最早的客户之一。我和他的关系，比二位大人想像中要来得稳固。”

乔贞不由得想：是啊，没错，看来亨利家族还真是有信任不法分子，结果为害自身的传统。真够有远见的。

“他富有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下了那块地下密室的地皮，在上面建立起了住宅。我就是那时候被他聘去管理财务的——你们知道，专门管军火生意的那块账。名义上是管家，不过我可连一个碟子都没端过。可是接这活后的第六个月，我开始明白——亨利的生意做不长久了。存货已经快消耗光了。我劝他趁机洗白自己，老老实实打理布匹生意。但他准备最后做一笔。”

“没有货物，他打算用什么来做生意？”

“他知道所有客户的名字。您在他给我管理的账本上找不到任何名字，收货人都用 A1，C3，K6 之类的代替——名字都装在他的脑袋里。他打算，呃，勒索这些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辛迪加的人，如果您想知道他为什么被暗杀，我敢说，这就是原因。”

“你今天为什么要去地下室？”

“这只不过是巧合，我保证。虽然我事先打听到了乔贞大人的名字，还知道你们两位在一起查这个案子。但今天我去地下室，只是为了趁钥匙还在手里的时候……”

“捞点值钱的东西走人？”

“我承认是有这么个想法，赫尼大人。但我真的没有别的意图了，而且我这人也没什么野心，您看，您一说要我留下钥匙，我马上就放弃了这最后的一点念头。现在我把所有知道的东西都说了，能不能放我走……？我保证马上离开南海镇，永远不回来，两位大人。”

乔贞抢在赫尼跟前开口：“非常感谢你能这么合作。不过我们现在要以偷盗未遂，和以不法途径购买武器的罪名关押你。”

“什么？等等，……赫尼大人，这是您管理的地盘对吧？得您说的话才算数，怎么能让这个外来的……乔贞大人，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可是……”

赫尼挥了挥手招来两名士兵，把一脸慌乱的杜尔莫挟走了。

“乔贞，你怎么想？”

“需要进一步的审问。但不是今天。如果他说的全是真的，事情还没有完。”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只杀死一个可能会透露同伙情报的人就结束，这听起来更像一个黑道上的仗义行为，而不像辛迪加这样有规模，富于攻击性的组织会干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报，和足够的等待。”

“听上去我应该想办法招募更多的志愿兵。”

“你应该的。”

“那么……大卫·朗斯顿，可以把他放了吗？”

乔贞沉默了一下。

“不。不要放他，但也不要给他太大压力。”

“你认为他还是有杀人嫌疑？或者说他也是辛迪加的一员？说真的，乔贞，看他那副连蚊子都不敢拍死的样子……”

“我没有这么说。但要放他，还不到时候。不要给他压力，不要打他，但是也不要给他任何优待。”

*我是不是太没有主见了？*赫尼心想着。但是他明白，如果没有乔贞的话，对案情的了解或许永远不会走到这一步。所以他说：“那就这么办吧。”

接下来的时间乔贞都在治安队的档案室渡过，试图寻找模式化的系列犯罪资料。这天晚些时候，他回到了他在南海镇的临时寓所，没有预料到看门人会说“有人在你房间门口等你”，并且立刻起了警觉心，更没有预料到蹲坐在自己房门口的是舍尔莉。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乔贞说。

“我哥哥昨天给我说的。”

“你哥哥？谁？”

“赫尼啊，赫尼·马雷布。你不是到这儿后就一直和他工作么。”

马雷布兄妹。舍尔莉·马雷布和赫尼·马雷布。我之前怎么就没有注意这个姓氏巧合？就因为这和手头的工作无关？乔贞脑袋中突然浮现出赫尼治安官被他这个外来的探员使唤了一整天后，向自己妹妹吐苦水的可怜情景。

“那么……你来做什么？”

“你不想请我进去坐坐么？聊聊天什么的。”

“呃，这是临时找的便宜房子。脏得要命。我看还是算了吧，”看到舍尔莉面露失望，乔贞赶忙接口说，“不如出去走走吧。”

“也可以。”

乔贞伸出手，把一直蹲坐着的舍尔莉拉起来。看来她没四年前那么瘦弱了。这个想法在乔贞接触到她指节的一瞬间就蹦了出来，自然得像事先排演的台词一般。

“我想先说声抱歉。那天我好像太激动了。”

“没事。干我这行确实挺让人怀疑的。”

“我后来去问过了大卫，他说你没有打他。只是问了些话而已，这是你的工作，我不应该……”

“好了，不谈这个了。”

他们走上街道。今天没有下雨，但地上还是积满了淤泥。当马车要驶过的时候，他们会早早躲开。南海镇没有乞丐，只有拉着破旧小提琴，或者玩着简单杂耍的人，就算你经过的时候不朝里面扔下铜币，他们也不会抱怨，而是继续把玩自己的活儿，偶尔微笑。在和舍尔莉重逢之前，他们是南海镇中乔贞唯一抱有好感的人群。

他们没有说很多话。乔贞了解到的最重要讯息是：在他离开米奈希尔后，舍尔莉也马上回到了南海镇。她现在靠织造、缝补渔网过日子。每周三次到家里的鱼店去帮忙。去年她在镇里的丰收节舞会上拿了第四名。

乔贞对于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舍尔莉也没有刻意去问，尤其是他进入军情七处后的经历。他很想好好地看看舍尔莉，凝视着她的眼睛，就像一个知道自己马上就变瞎的人，想把眼前所有景物都收进心底那样看。但他不敢。

比起四年前，她完全没有变。所有的变化只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成熟。但他自从进入军情七处以来，就有些东西真的被改变了。他怕被她看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凝视就够了。

这情况一直持续着，直到舍尔莉突然说：

“你.....不能让赫尼把大卫给放了么？赫尼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嫌疑了，是你和他一起证明的。”

乔贞有一种突然被淹进水里的感觉。*难道她来找我，只是为了提出这个要求？她是为了大卫才来见我的？*

“不行，”乔贞说。“现在还不能放他。”

他害怕的事情发生了。舍尔莉看着他的眼睛。她眼中显露出疑惑和失望，还有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这不是无意的凝视，而是在找寻你内心深处秘密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我知道了。”

乔贞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那么，我走了。谢谢你陪我。”

*你要去哪儿？*

舍尔莉离开之后，乔贞在原地站了一小会儿，然后回到自己的临时住所。他打开门，进入这其实很整洁的屋子。虽然整洁的关键原因是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一张床，床底下放着他的灰色皮箱，里面有一些生活用具，一点关键资料和两把匕首；还有一面床头桌和一把椅子。

桌子上摆着一个四寸见方的小画框。里面装裱着的是舍尔莉四年前的画像。这是他刚才拒绝让她进屋的原因，他完全可以设想当舍尔莉看见这张画成为屋子里唯一摆设的时候，他该有多尴尬。

那是他四年前亲手画的。他记得，为了是否把舍尔莉的雀斑也画上去，他俩当时还吵了一架。



## 5

治安局里有一个临时拘留室，能关上十来号人。乔贞站在铁栅前，望着里面坐着的两个年轻人。赫尼在他身旁。屋里两个都是面色苍白的小伙子，一个趴在地上睡得死沉，另外一个靠着墙壁打盹。

“他们俩是今天早上在门口被发现的。”赫尼说。“一个背着另一个，说什么同伴中毒了，得快救命之类的。结果只是撒酒疯。他们俩常常玩这种把戏。”

“你认识他们？”乔贞说。

“南海镇是个小地方。这两家伙常常在酒疯过一夜后，一个人把另一个随便扔在什么医院或者厕所门口之类的地方，然后跑掉。不过到我这儿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把门打开。我要进去。”

“不等他俩清醒一点吗？”

“没必要。”

乔贞进去后，拔出了腰带侧面的匕首。这是赫尼第一次看到乔贞握着武器。

他一脚踢向打着盹的人的大脚趾根，那人身子一缩，醒了过来。

“好痛。狗娘养……”

当他眨了眨眼睛想看清楚谁踢出这一脚的时候，乔贞的匕首已经顶在了他的鼻翼下。

“这，这是干什么？你是谁？”他眼珠子左右转着，仿佛要确认自己确实身在治安局而不是某个黑帮的巢穴，然后看见了那面朝墙壁熟睡着的同伴，“天啊，你们对他做什么了？他死了吗？”

“他只是睡着了，你这蠢小子，”乔贞把匕首稍微往上抬了抬，“现在给我放老实点，快点让你那被酒精麻痹的脑袋转起来。我有问题要问你。”

两道细细的血流从年轻人的鼻翼两侧流下来，滑到了他的牙齿上。冰凉的刀刃把鼻孔遮住了一半，让他有呼吸被阻隔的感觉。

“问吧，注意你的刀子……，快问吧！”

“你说曾经看到大卫在亨利被杀死的那天晚上，进了他的屋子？”

这是乔贞来到这儿之前，年轻的酒鬼对赫尼说的话。他带着满嘴酒臭说要让赫尼出一百个金币换取进一步的情报，结果被关了起来。

“是，是的。那天晚上，我们都看到他了。这样行了吧？可以不用这样对我了吧？”

“这是事实吗？如果你撒谎，就割掉半边鼻子。你知道，男人带一点小伤疤没问题，但是鼻子被削掉就不一样了。没有姑娘愿意吻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睛正好对着他脸中央多出来的两个风洞。”

“是真的，我没撒谎。我们看到他了。真的。我发誓。”

乔贞盯着他的眼睛，然后把刀刃往上稍微使劲提了提。这次年轻酒鬼真的感觉到刀面刺进了鼻子根，更多的血流到他的嘴里，牙齿上。他不知不觉地把脑袋往上抬，想远离匕首，后脑勺却正好顶在墙壁上。

“我忘记说了。你不光不能撒谎，也不能说话含糊。我是怎么问的？”

“你问，我，我们有没有看见他……”

“不对。我问你们有没有看见他进入亨利的屋子。现在回答，是，还是不是。”

“不是，不。我们没看见他进屋子。”

“那你们看见的是什么？”

“他，他倒在酒店后面。”

“然后你们打晕了他，抢走了他身上的东西。”

“没，没什么好抢的……我们是打了他。但真没什么好抢的。大卫是个该死的穷鬼。这是实话。行行好，拿开这玩意……”

血越流越多，再这样下去他就像仰起头含着自己的血漱口了。

乔贞把刀子拿开，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走出了牢房。那家伙一边捂着鼻子，一边使劲呕血。

“找个医生来给他缝一下。”乔贞说。

赫尼皱着眉头看了看被逼问的人，然后转向乔贞。“你这是干什么？他好像要被吓出尿了。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样做事。”

“我会的办法还很多，下手已经很轻了。”

“是不是有事情让你烦心？看上去你像是发泄什么似的，没必要对这样的醉鬼……”

“回到工作里面来，赫尼。不要花脑筋去猜测别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之前对你说‘看到大卫进入亨利的房子’只不过是酒疯话。事实上他们做的是打了他一顿。因为酒精的影响，大卫第二天醒来以后竟然不记得自己被打过，然后被你抓了起来。”

“这么说，他有当天晚上的不在场证明了。这样他的嫌疑已经完全洗脱了。可以放了他吧？”

“在把大卫抓起来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注意到他身上的伤？还是完全忽视这一点，就为了赶忙找个人来顶罪平民愤？干得不错啊，赫尼。你很好地保护了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布匹商’的名声。”

“乔贞。你这是在针对我吗？还是说你今天情绪真的不对头？”

“我没有针对你。我对你的人格不感兴趣，只关心你怎么做事。”乔贞停顿了一下。“还有，作为一个治安官你应该很清楚，案件在结束前，是不能向平民透露进程的。包括你妹妹也一样。”

赫尼有一种喉咙被噎住的感觉。“你怎么知道的……你认识舍尔莉？”

“我刚才怎么说来着？给这傻小子找个医生。不然他真的小命不保了。”

赫尼正想继续关于舍尔莉的话题，一个卫兵走过来说：“赫尼大人，那个叫福达尔的侍从又来闹了。他说这次一定要有答复。”

“出了什么事？”乔贞问。

“是不久前一个暴风城来的贵族女子的侍从，说他的主人怎么怎么尊贵，非得让我们给她派私人保镖，二十四小时盯梢什么的。来闹过好几次了。”

“暴风城的贵族来这儿做什么？”

“天知道。据说是，‘要到有海风的地方休养’？连孩子都带来了。”

乔贞跟着赫尼来到会客室，见到了叫福达尔的侍从。他俩一出现，福达尔就大叫大嚷起来，说着“你们不知道芙瑞雅公爵夫人有多尊贵，她的安全有多重要”之类的话，要求赫尼“立刻派至少一百人的部队日夜守候公爵夫人下榻的地方”。

“我们镇子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兵力稀少，装备落后，这还得归功你们暴风城的老爷们不肯派驻直属军队——哦，我差点给忘了，直属军队还是有的，不过是一篓子破烂伤号，还整天骚扰我们的居民。抱歉，我真的不觉得那位芙瑞雅公爵夫人个人的安危，能比整个镇子的安危更重要。”

“不重要？你觉得不重要？我早知道这塞满烂泥巴的渔村都住着些土鳖，可是没想到你这治安官也这么不开化。公爵夫人的命，可比你尊贵一万倍。”

“是吗？说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明她是什么公爵夫人的证据。没有家族纹章，没有证明文件。除了包下一整座旅店还要付三倍住宿费的阔气外，什么都没有。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某些想尝尝假扮贵族味道的走私商人？……”

好一阵嚷闹后，福达尔终于被赫尼给轰走了。他吐出一口闷气，咳嗽了好几声。

“抱歉了，让你看到这种场面。我想在你们暴风城，治安官一定不需要管这类无聊的琐事……”

“是不用。你知道这位芙瑞雅公爵夫人住在哪吗？”

“红鲑鱼旅店。被他们包下来了。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我先走了，赫尼。晚些可能再过来。”

“快到午饭时间了，要不要留在这儿吃？算我请客。”

“多谢你的好意，赫尼。不过我还得有些事要去办。”

离开治安局后，乔贞走上大街，今天仍然没有下雨，脚底下路稍微好走了一些。

他一路上留意着那些四处群聚的伤兵。他们似乎已经成为小镇的一部分了。有的小贩开始主动拉他们的生意。街角有一个姑娘双臂抱在胸前和两名士兵交谈，脸上挂着一丝笑。

乔贞脑中再次浮现出那个独臂士兵的形象。*他脸上带着自信。其他的伤兵都围在他身边，仔细倾听。*但是除了和舍尔莉重逢那一天，乔贞再也没有见过他。

红鲑鱼旅店看上去比乔贞租住的小楼至少好上三倍。乔贞被看门人拦住了，直到出示赫尼亲手写的纸条才放行。毕竟对大部分平民来说，“军情七处铭牌”还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她的卧室在二楼四号房，茶室在七号房，还有什么午睡间，读书房之类的，都是她的仆人给选的。”看门人说。“还把我们比较旧的家具都扔出来啦。虽然有点儿让人生气，不过要是再多包一个星期，我们这个季度的钱就算赚到了。嘿嘿。”

乔贞走到二楼，看见七号房的房门开着，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小孩子突然从里面跑出来，正好碰到了他的小腿上。小孩子倒没什么事，倒是乔贞被他身上那些金属挂饰给撞痛了。他抬头看看乔贞，然后就继续往走廊上跑去。

乔贞看看那小孩的背影，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走进了七号房。

“福达尔吗？我说了这个时候不要进来……”

一名女子从窗边转过身来，看见了乔贞。她的惊讶只持续了一瞬间，然后转化成放松的笑容。

“乔贞？”

“要我说，芙瑞雅这个假名不太适合你，”乔贞说，“达莉亚·肖尔夫人。没想到你把小马迪亚斯也带来了。”

## 6

达莉亚·肖尔的气质和小镇并不相容。她不属于粘湿的海风，层迭的乌云，四处弥漫的鱼腥味。米奈希尔港口的气候更好，她属于那儿。乔贞记得她曾经在晚会上邀请他跳舞，但是他拒绝了。他说这不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看，狄恩朝你伸出手——他才应该是和你跳舞的人。晚会是在船上举办的，船漂浮在米奈希尔港口的水面上，月光下一道船桅的阴影横过船中央。

“乔贞，你怎么会找到我的？”

“福达尔看来很重视你的安全。可惜他忘记了最基本的一条：给他自己也找个假名。”

“他又去闹事了吗？真是的……”暖，快坐到这边来。别站着。”

乔贞在芙瑞雅的对面坐下。

“别开口。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没办法。为了我的工作，也为了私人原因，我非问不可。”

“我想我需要渡个假……暴风城的事实在太烦心。我喜欢海港，但是现在米奈希尔不太平。最近有一支舰队在那儿被击沉了。所以我决定到这儿来。”

“那么，你喜欢这儿吗？”

“恩，还成。除了没什么事可作以外。”

“小马迪亚斯在这儿找不到朋友吧？”

“我太了解你了，乔贞。总是说不了几句就话里带刺。其实你是觉得我没必要把他也带来。我是他的母亲，我需要他一直在我身边。”

“噢，这个原因我还真没办法指责。”

“当然。就算脾气再坏，谁让你是我的好朋友呢。”

“你不会只带了福达尔一个随从吧？”

“还有另外两个人。我想你应该不认识。”

“那么，”乔贞停顿了一下，“你得到老人的允许了？”

达莉亚的身子朝后靠着，双臂环抱在胸前，对着乔贞摇了摇头。“我不想谈他。我有我的自由。”

“那好。我们不谈。”

“有些什么开心的事可以说吗？看来你在这儿的工作不是太忙嘛，还有空来看我。”

“我遇见舍尔莉了。”

“真的？”

“不要显得那么好奇，我自己还不知道这算不算得好事。”

“快给我说说，她现在怎么样了？”

和四年前一个样，只是自然地变得成熟了。乔贞很想这么说，但他发觉自己没办法在别人面前描述舍尔莉。*我知道她是怎么样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但我就是没办法说出来。*他怕说出去了，心里面的东西就保留不住。

四年前，米奈希尔，从十四岁就开始四处流离的乔贞，找到了自己离家出走以来第一份合法的工作：给贵族千金，十九岁的达莉亚做保镖。事实上，达莉亚的家族正在衰败下去，乔贞的薪水只有上次离任保镖的五分之一，但他很满足。一天三餐，有个带炉子的地下室睡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奢求什么。

与其说是雇主和下人，乔贞和达莉亚之间更像朋友。她私下里对他说“雇保镖只是为了让我爸爸放心，其实哪会有什么危险呢”，所以成天到晚给他放假。虽然这样让乔贞觉得有些惭愧，但他还是很感谢达莉亚——不是因为有充足的空闲时间，他也不会认识舍尔莉。

他们最初相遇是在达莉亚家的私有渔船上。这又是乔贞的假日，但他为了不让自己领薪水的时候会有自责，就跑到船上来工作。正当准备启航工作之时，舍尔莉来到了码头边，要求上船干活。

“我不要工钱，”她对船大副说，“我只是想帮帮忙。我喜欢打渔的活儿。”

后来乔贞才知道，当时在米奈希尔做旅店女工的她，实在是太想念家乡的渔船了，所以才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大副自然又合理地拒绝了她。出海打渔是力气活，怎么能让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插手呢？

乔贞最初只是听到了她的声音，但这声音立刻吸引他来到了船边，第一次看见了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她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乡下小姑娘：红发藏在头巾下，瘦弱，十指沾满烟灰。但吸引乔贞的是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面对阻止自己上船的大副，那双眼睛透露出一种执着的温暖。

“我只是想帮个忙。”舍尔莉望着乔贞说。

“上来吧。”

“这怎么行……？”大副用不敢置信的表情看了看乔贞，然后又想伸手拦阻住舍尔莉，却被乔贞更有力的手掌一把扭住手腕。

“上来。”乔贞把另一只手伸给了舍尔莉，把她拉上了甲板。她的身体很轻。

从那之后的一段日子，是乔贞二十五年的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希望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直到达莉亚身边的两个近仆被杀死，她本人被绑架。

“能再次见到她，我真为你高兴。或许我的立场和你一样，乔贞。但是我却没有你那么幸运。”达莉亚的话暂时切断了乔贞的回忆。

“见一两次面也不能说明什么。”更何况还因为某个嫌疑犯的问题闹得不太愉快，乔贞想。

“可是你们至少见面了……我呢？我根本不知道狄恩在哪里。不仅是我，大概这世界上也没人知道。”

狄恩。当年达莉亚被绑架之后，是这个人在乔贞的帮助下，救出了她。达莉亚和他相爱了，直到怀上他的孩子之后，狄恩才说出事实来：他的全名是狄恩·肖尔——军情七处创建人潘索尼亚·肖尔的儿子。他们的相遇并不是巧合，追逐那些绑架者是他来到米奈希尔的本来目的。

但是，他对达莉亚的爱是真心的，决心把她娶回暴风城。除此之外，他还打算把乔贞一起带走，因为：

“你不能呆在这种地方浪费才华。来军情七处工作吧。”

乔贞没有理由拒绝。他不是没有过这样一种简单的梦想：留在米奈希尔，什么杂活儿都做，直到有一天买了自己的渔船，然后迎娶舍尔莉。但他明白，这不是他当初离家出走的时候，心中追逐的东西。如果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他大可一辈子留在家乡渡过。

他和舍尔莉经历了一场让他不愿意回想的别离。他感觉自己一辈子所能承载的感情，都在那一天倾泻而尽。从那以后他成了一个空壳。他只有靠在军情七处疯狂地训练和工作来填充自己内心的空虚。

还好，后来的事情看起来发展得还不是那么糟。他和肖尔夫妇的朋友关系越来越稳固，并且成为了军情七处最受瞩目的新人。然而，就在达莉亚即将生产的前夕，狄恩却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本应继承父亲潘索尼亚·肖尔，成为军情七处的领导人，但他却放弃了这巨大的权力，放弃了妻子，放弃了快要出生的儿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乔贞。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对你说？他就甘愿这样离开我？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达莉亚，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达莉亚无数次充满哀愁和愤恨的逼问，让乔贞感到极致的难堪和愧疚。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达莉亚一句加重语气的话，让乔贞的思绪回到当前。



“现在娶舍尔莉啊，”达莉亚说，“和她结婚。你没想过吗？”

“达莉亚，你不是在寻我开心吧。”

“怎么，这个建议听起来很荒诞么？我看不会。”

“我从来没想到过……”

“我知道，你从来没想到过会再和她见面。但现在既然奇迹般地见到了，你不该有所行动吗？我早知道，你一直都在想她。一直都是。并不是说现在就求婚，但是你可以先带点花束给她之类的……”

“别说了，达莉亚。别说啦。”

“好，好，嘿嘿。今天中午就留在这儿吃饭吧，不准拒绝。就在楼下的饭厅，应该快准备好了，你先下去吧，我换换衣服。”

乔贞走出房间，替达莉亚掩上门，觉得思绪有些乱。他不知道现在心中所想是否属于现实范畴。

他走下楼梯，看到一个黑发的男子左手拿着一把玩具木剑，摆出一副吹胡子瞪眼的样子，双腿大大岔开地站着。小马迪亚斯握着更小号的剑，站在他面前。

黑发男子一边胡乱握剑在空中比划，一边喊：“哈哈！我就是黑暗的魔王！所有生物的吞噬者！我的一个眼神能让麦子腐烂，大豆起火！暴风城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缕沙！就连最强大，最明亮的圣光也无法制服我！你怎敢向我挑战——”

小马迪亚斯握剑冲上前，往黑发男子的腰部一扇，黑发男子立刻倒了下来，就像使劲把自己的身体往地上砸似地。他一边地蹬腿，一边把双手高举朝上，五指曲折，做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继续那无趣的台词：

“啊——！怎么可能？我会被一个凡人打败——不，不是的！这位马迪亚斯少爷，一定是上天派来的天神！他又英俊，又强大，能够战胜我这黑暗的魔王——”

这时候，他发现乔贞也在看着自己表演，马上没了声音。他咧开嘴一笑，露出牙齿，然后立刻起身来对马迪亚斯说：“少爷快去饭厅啊，吃完饭我再陪你玩，不然给夫人看见就麻烦了。”

马迪亚斯从他手中夺过玩具木剑，别进腰带上的剑鞘，然后穿过大厅消失在了房间的另一头。

“哎，哄小孩子真是个麻烦差事，我这么费力他都没反应。腰都扭酸了。”他转过身来说对乔贞说。“最后这句话可别告诉夫人啊。您是她的客人，叫乔贞吧？”

“.....你怎么知道？”

“喔，我刚才在你们的房间门口——稍微——略略——地听到了那么一点点。不想打扰你们，所以就没发声。初次见面，我是埃林·提亚斯。达莉亚夫人的近仆。”

## 7

餐桌上共有六个人：乔贞，达莉亚，马迪亚斯，福达尔，埃林，以及另外一个叫瑞安的侍从。和一脸粗相的福达尔、埃林不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整日打马球，和别家小姐在庭院里玩捉迷藏的公子哥儿。

乔贞觉得自己不适应这个场合。福达尔对他的参与很没好感；瑞安一直很沉默，带着漠然又神秘的眼神；埃林一直在哄马迪亚斯吃东西，就像一个工作热心的男保姆。虽然达莉亚尽力挽留，乔贞还是没吃多少东西便匆匆告退。

如果他知道当夜在这旅店里会发生什么事的话，就不会这么做了。

四周一片寂静。并非没有声音，而是他听不见。海潮拍打海岸，醉鬼在窗边呕吐，看门狗警觉地耸起脑袋，朝黑暗中叫唤。这些声音他都听不见。

但是福达尔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他即将结束的一生中，自己的心跳声从未显得如此清晰。他觉得它就要撞破胸腔，跌落进地板上那滩粘湿的血液中，他会因为心脏破出身体而死。他不知道那只是一个幻觉，想活下去的念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产生了幻听。

他不觉得痛。鼻子却被血糊住了，但他还想吸气。他试图扭动一下头部，让鼻子离自己的那滩血远一点，但是做不到。

*事情失控了，他想。本来一切都应在掌控中的。但是现在失控了。你以为自己的拳头握得够紧，但沙子还是从指缝间滑落下去。*

致命伤在他的咽喉上。一道焦黑色的伤痕。

自从达莉亚来到暴风城，福达尔就一直是她的侍从。他一直觉得，达莉亚是一块纯粹的宝石；为了这尊贵而美丽的女主人，他什么都愿意做。他也曾幻想达莉亚躺在自己怀里，

他手臂难以抑制的紧拥她的欲念始终在折磨他的大脑。既然这不可能做到，他就全心全意地侍奉她。她有一点病痛，福达尔会立刻找来全暴风城最好的医生。她和公公潘索尼亚·肖尔闹了矛盾，福达尔会替她求情——在公认全暴风城最冷酷的人面前求情可不是一件好差事。无论她犯了什么错，福达尔都会原谅她。

他恨狄恩·肖尔。怎么会有男人抛弃这样一个完美的妻子？但是，为了达莉亚，他不能表达出对狄恩的恨。如果和狄恩重逢是达莉亚最大的愿望，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帮助女主人实现这个愿望。

但是现在一切都失控了。*我要死了。我死了之后还有谁能照顾她？谁来保护她的安全？*

清晰的声音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这次不是幻听，是真正的声音。

起初福达尔以为是脚步声，但那声音却在渐渐变得频密的同时，音量逐渐减弱。那不是人类的脚步声。

福达尔撑开左眼，看着打开的房门。他找到了那声音的来源。

一个皮球弹落在门边，不再跳动，在地板上划了一个小圈，然后停住。一个细小的身影随后出现了。他略略弯下腰，抱起那皮球，然后朝福达尔望过来。

即使是在完全的黑暗中，福达尔也能认出来：那是马迪亚斯·肖尔。

*救救我，少爷，*福达尔张开嘴，想说出这些话，却无法办到。*随便叫个人来，我还有救，没人能流这么多血还能撑得住，但是帮帮我少爷我还想活下去我还想留在夫人身边——*

马迪亚斯抱着皮球，转身走开。在他消失在门的另一侧之前，福达尔已经死去了。

第二天早上，治安局办公室。乔贞把赫尼拽进房间以后，猛地关上门。

“你已经把大卫放了？”

“没错，昨天你离开后我立刻就把他放了。你想说什么？”

“你没有问我的意见，赫尼。我的意见。”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关着一个早已洗脱嫌疑的人还有什么意义。这是某种我这样乡下土鳖治安官不能理解的策略？”

“赫尼，不要破坏我们的合作关系。死了一个布匹商我一点都不关心，但是这个人已经被证明和辛迪加有牵连，这也是我被派到这里来的原因。因此在这个案件里，你没有资格独自做主。”

“我没有资格？我是这里的治安官，我管理这里的一切安全事务，十年前我亲手给这个办公室砌上第一块砖。现在你来跟我谈什么资格问题？我原来不知道你是这么专横的人，乔贞。信任你的能力是另外一回事，但我看你才是破坏合作关系的人。”

“你想要理由的话，我给你理由。我们还不知道凶手是谁，如果现在把唯一的嫌疑人放了的话，会引起他的疑心。他会找地方藏起来——假若他还没有这样做的话。这是一种简单的策略。”

“听起来像是你临时拼凑的。”

“……你要说实话，赫尼。这是不是舍尔莉的要求？”

“首先，不是。这次是我自己的决定。然后，既然你不打算谈谈你和我妹妹的关系，我也不打算问——我问过舍尔莉，她也什么都不愿意说。但我能看得出来，你很讨厌大卫。不要骗自己了，乔贞。你坚持关押他是因为你讨厌他，而不是什么鬼扯的迷惑性策略。我也讨厌他，所以巴不得把他抓起来，可是他毕竟是和舍尔莉订婚的人——”

“你说什么？”

“我说，他和舍尔莉早就订婚了。难道不是这个原因让你讨厌他？”

赫尼看见乔贞在调整呼吸，立刻明白自己说错话了。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有那么一瞬间，赫尼觉得自己大概会像那个倒霉的酒鬼一样，被乔贞在鼻子底下添两道难看的疤。

一个卫兵进门来，感觉到气氛不对劲，差点想退出门去。赫尼清清嗓子，对他说：“有什么事？”

“呃……赫尼长官，我们刚刚接到报案。福达尔被杀了。”

乔贞和赫尼的怒气未消眼神立刻盯在了卫兵身上，让他有一种被审讯般的感觉。

“呃，就是这几天一直来闹事的那个福达尔……是红鲑鱼旅店的清洁女工报的案。”

乔贞望了望赫尼，表示暂时休战。没花多长时间，他俩就带着一些随从来到了现场。

福达尔已经冰凉的尸体，在他的卧室中央横着，面部朝下。在他的头部附近，有一大滩表面已凝结的血迹。

赫尼让随从们把尸体翻过来，露出了脖子上的刀痕。福达尔的眼睛仍然睁着，就像天花板上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没有别的伤痕，”稍作检查后，赫尼说。“也是被割断喉咙而死的，就像亨利一样。乔贞，我得说，在南海镇这样的凶案并不多见。”

“别急着下结论。”

“你有什么感觉？”

“他穿着衬衣，但没有外套，——外套还挂在这边的椅背上。他是半夜起床，穿了一部分衣服之后，才遇上凶手。屋子里没有搏斗的迹象。”

“你认为他可能认识凶手？”

“那是可能性之一，但不是我会选择的答案。也许凶手太过老练，让他没有反应的时机；也许他正要起床，准备去见某个人。尽快验尸吧。”

“在我看来死因很明显。”

“即便如此，我想你的法医应该能通过伤痕判断杀死福达尔的刀，和杀死亨利的刀是不是相同类型。这几天我查遍了南海镇的档案，这儿还没发生过系列性质的杀人案件。如果这是第一桩的话，那么一定有犯罪模式可循。”

乔贞在卧室门前蹲下，让视线和地面平行，希望透过窗口射进来的光线寻找一下可能的足迹。最后，他在门槛前发现了两道小小的月牙形泥印。他站起来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让人把惊魂未定的清洁女工叫来，说：“这个房间你一天打扫几次？”

“三次，先生，”女工说，“早饭前，午饭后，晚饭各一次。”

“你今天是在准备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尸体的，对吧？”

“是的，先生。我当时就吓瘫了，哪还记得什么打扫……”

“我明白了。你知道芙瑞雅夫人现在在哪吗？”

“应该在二楼，她的房间里。可怜的夫人，她现在一定很害怕……”

乔贞来到达莉亚的卧室，门是掩着的。他轻轻敲了敲。

“谁？”

“是我，乔贞。”

“进来吧。”

乔贞推门进去，看见达莉亚半躺在床上，眼神疲倦。她抱着马迪亚斯，轻抚着他的头发。

“达莉亚，非常抱歉在这种情况下再见面……”

“不用那么拘束了……我们之间没必要这样。”

“我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

“这四年来，他是照顾我时间最长的人……他之前就反对我来南海镇，但我……”

“也许时候不对，但我现在需要和马迪亚斯谈谈。”

“和这孩子谈？为什么？”

“这很重要，相信我，达莉亚。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是时候……”

“不，没事的。只要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去吧，宝贝儿。到乔贞叔叔那边去。”

马迪亚斯从母亲的怀抱里滑出来，慢慢地走到乔贞身前。他腰间还别着那把玩具木剑。乔贞蹲下来，尽力使自己的表情松弛下来，平静地望着马迪亚斯的眼睛，说：

“昨天晚上你去过福达尔的房间，对不对？”

“去过福达尔那儿……？这是怎么回事？”达莉亚问。

“我在那房间的门口看见了小孩子的鞋跟泥印，而且是昨天晚饭后、今天发现情况之前留在那儿的。”乔贞转过头对达莉亚说。

“真的是这样吗？快回答乔贞叔叔的问题，孩子。”

马迪亚斯看看母亲，仿佛是要得到首肯似的，然后才对乔贞说：“是。”

“那么，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比如说没见过的人，或者听到奇怪的声音？”

问出这句话后，乔贞开始在马迪亚斯的眼睛中搜索值得注意的变化。小孩子的眼神不会撒谎。犹豫，害怕，担忧，这些都是极易捕捉的感情。

但马迪亚斯的眼神似乎有些不一样。乔贞觉得自己正在遭到对抗。小孩子要表示拒绝的时候，眼神会说出一个清晰的“不”字，那是一个“禁止进入”的手势；但成年人表示拒绝的眼神，却往往带着暴力的暗示。

乔贞觉得马迪亚斯的眼神更接近后者。

片刻后，马迪亚斯摇摇头。他说：“福达尔叔叔……死了。”

话音刚落，他马上转回头跑到了母亲那儿，达莉亚一伸手把他抱住，抚摸他的后脑，亲吻他的头发。她用眼神示意乔贞“不要再打扰这孩子”，乔贞也只好表示歉意，退出了房间。

关上门后，乔贞突然觉得背脊有些发凉。刚才马迪亚斯的眼神不仅仅是拒绝，更是要反过来探查他的意图。

“他也许看见了凶手。但我没办法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情报。”他想。

## 8

乔贞找来瑞安问话。在昨天的餐桌上，这个仆从不合时宜地表现出一副男主人似的派头，但此时却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慌。即便如此，他对乔贞仍然没有什么尊敬的意思。

“你以为你是谁？”在说话的时候，他常常无目的地看看左右，“被杀的可是跟随达莉亚夫人时间最长的仆人。像你这样在军情七处正式干活才一年多的家伙，不应该来管这事。还有你那一脸乡巴佬相的当地朋友也是。”

“可惜，现在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你只有和我们合作。”

“合作？哈，我没时间给你们这些乡巴佬浪费。你们还是去找圈里的母猪合作吧，问问它们今年是不是愿意多产几个崽。我要走了，现在就去联系船，离开这个鬼地方……”

乔贞掏出匕首，猛地钉在桌子上。

“坐下。”

“什么？你……”

“瑞安，你也算是暴风城内部的人，该听说过军情七处的‘第一条规’吧？”

“那是什么鬼玩意？”

“那好，我告诉你。‘第一条规’给军情七处探员提供了在审讯的时候，对暴风城内部人员动用私刑，可以免责的权利——只要证明受审对象不够合作。这里所有人都看见了你的态度，如果不是我脾气太好的话，你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如果能听得懂这些话，就给我好好坐下。不要逼我倒数十声。”

瑞安立刻坐了下来，脸色有点发白。“想问什么就快问吧，该死的。”

“达莉亚夫人为什么要带着儿子来南海镇？”

“你们不是老朋友吗，她应该……”

“我要的是你的答案。”

“呃，我只是她的仆人，必须遵从她的决定……她要我们做事不需要理由。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是因为她和‘老人’不和吧。他俩一向不和。”

“老人”是人们私下对潘索尼亚·肖尔的称呼。就乔贞所知，这个六十七岁的老头从未对任何人展露过笑容，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他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活动，他只是一个巨大的黑影，让他精心操纵的傀儡在艾泽拉斯大地上最晦暗、最隐蔽的地方流窜。相比从事军事活动的特工来说，乔贞这样负责民间事务的探员工作压力较轻，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放松神经：“老人”会毫不留情地清除那些不满意的部下。并非用谋杀的办法，而是让他们在暴风城彻底失去立足之地。

敢对“老人”直接表示不满的人屈指可数，达莉亚就是其中一个。“老人”从孙子开始说话前就打算亲手培养他，好让他尽早取代消失的儿子成为军情七处的接班人，但达莉亚却希望马迪亚斯像普通孩子那样成长。

“如果按他那个办法，马迪亚斯大概三岁就要练习肢解小动物了。”达莉亚曾经对乔贞这么抱怨。在安排儿子的生活上，她很多次明目张胆地和老人对抗，甚至可以说取得了一点点胜利。这首先要归功于她的社交能力，嫁到暴风城没多久，她就成为了贵族沙龙上最受欢迎的明星，这让老人难以直接加害她；其次，按乔贞所猜测的，大概老人还有那么一点岳父的自觉，还不算一个纯粹泯灭人性的混蛋。

“她不能一直这么胡闹下去，迟早会输给老人。”瑞安说。“所以她……就把少爷带到这鬼地方来了。可能是想让老人做些让步，不然就怎样怎样之类的。只是我的想法。”



“听起来你的态度真是模棱两可。刚才表现得像达莉亚最忠诚的奴仆，现在又像是老人安插在她身边的虫子。”

“哈！你真幽默。”瑞安干笑了一下。“你别忘记了我是什么身份——一个下人。因为能呆在全暴风城最漂亮的夫人身边，或许让我看上去比叫花子好一点，但我还是一个下人。当主子们闹矛盾的时候，我们这些下人就惨啦。一个主子要往东，另一个要往西，我还真想把自己分作两半来应付。老实跟你说吧，我宁愿没有跟着她到这儿来。”

乔贞把匕首从桌子上拔出，收回刀鞘里。

瑞安四处张望一下，然后把身子向前倾，低声说：“这就完了？你想问我的就这些？不问问我感觉谁是凶手之类的吗？”

“没这打算。当然如果你真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情报，那另当别论。”

“事实上我有。你注意过他吗？”

乔贞顺着瑞安示意的方向，看见了站在大厅另一边，搂着清洁女工肩膀的埃林·提亚斯。看上去他似乎是在安慰她。

“关于他，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他不只是一个会装疯卖傻哄小孩子的好色混蛋。这么说吧，这次乘船来南海镇的计划中，原先只有我和福达尔两个随从。他是最后一刻加进来的，我们对他没有任何了解。不过达莉亚夫人倒是很欣赏他逗乐少爷的功夫。建议你们看管好他，在发生杀人案后，我才发现和这么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家伙睡在一间旅店里，是多么失策的一件事。”

时候快到中午了，乔贞这才发现自己连早餐也没吃。在和赫尼以及随从们在路边的一间小店里吃饭的时候，赫尼问道：“怎样，从瑞安那儿问出什么了？”

“没有太重要的事情，稍后还要找埃林问问话。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你的人有好好看住埃林吗？”

“看住他？不。他很合作，再说，他也跑不到哪儿。不过——嗨，他朝我们这走过来了。”

“两位长官，我得和你们谈谈。私下里。”满面堆着古怪微笑的埃林，走到了乔贞和赫尼面前。

“私下？”赫尼说。

“对。这是因为——”

埃林从胸前兜里掏出一块黄铜色的铭牌，出示了一下。乔贞和赫尼马上认出了那是什么东西。

“你……”赫尼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午餐时间到此为止，赫尼，”乔贞站了起来。“该工作了。”

他们三人进入红鲑鱼旅店里一间空房子，关上门。

“你也是……？”赫尼先指指埃林，又指指乔贞，眼睛却一直停留在埃林身上。

“隶属军情七处的探员。很抱歉现在才表露身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才瑞安对你说了关于我的一些话，是吧，乔贞先生？”

“他说你是‘临时加入’成为达莉亚夫人仆从的。”

“对，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等会再说。首先我要表明的是，我是来协助你调查‘布匹商’亨利的案子的，乔贞。不过现在看来事情真是一团糟。把你们到目前为止的调查结果都说说吧。”

“这是我们的独力劳动成果，你不是我们的上司，哪这么容易……”赫尼说。

乔贞对赫尼摇了摇头。“不必这样。我们军情七处探员的合作原则之一是，情报完全共享。你是案情纸上资料的所有者，你来说，赫尼。不足的地方我来补充。”

赫尼叹了口气，但也没有办法，便把亨利的死、与辛迪加的军火交易、大卫的嫌疑解除等情报统统说了出来，乔贞则补充了关于凶手杀人模式的猜测。

“等等。”赫尼说。“乔贞，你已经认定杀死亨利和杀死福达尔的是一个人了？”

“现阶段看来，这是唯一可能。”乔贞说。

“那么，动机呢？你不是告诉我没有杀人线索的时候，就可以搜索杀人动机吗。我看不出亨利的死和福达尔的死，是出于同一动机。”

“没错，我也看不出。但我想埃林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想法。否则你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表露自己是为了调查亨利而来，对吧？”

“是的。先从瑞安说起吧——他是有前科的，罪名是‘私自购买武器’。而卖家据他供认，是‘一个来自南海镇的人’。考虑到情节不严重，当时没有进一步追究，直到亨利这个人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我们知道，亨利是依靠私卖军备给辛迪加发家的，那么……”

“你是说瑞安可能曾经是辛迪加成员？”赫尼问。

“我是不觉得，但不能排除瑞安和辛迪加有某种联系的可能。事实上，更重要的是福达尔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每三个月都会给南海镇寄一封信。因为他出生在这儿，所以我们最初并不重视这个情况，直到把他和瑞安联系起来。我们本应该阻止他们和达莉亚夫人来到南海镇的，但是他们的行动真的很隐秘，而且……”

“而且他们选择了乘坐地精的船，即使是军情七处也没办法强令停驶。”乔贞说。对于这类情况，他再也熟悉不过了：地精们的交通网络是逃亡分子的最爱。

“呼，没办法。所以我决定干脆跟着他们来，协助你进行调查。能把这些情报传递给你，看来我这步棋是走对了。从瑞安身上我们很难挖出更多的情报，现在应该解决福达尔的信件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他每三个月都寄信给谁，信中是什么内容。”

“寄到南海镇的信件都在哪里处理？”乔贞对赫尼说。

“我们还没有邮局，信件都送到镇鱼商联合会的一个部门。”

“那好，我们现在就过去。赫尼，叫多点人看好这地方。福达尔还活着的时候不是闹着要给红鲑鱼旅店派驻护卫吗？现在他的愿望终于成真了，可怜的家伙。”乔贞说。

## 9

他们出发没多久，又下起了急雨。一种奇怪的闷热气息随着雨点一同压落下来。当接近镇长办公室所在的城镇大厅的时候，雨声和一种不停歇的喧闹声混杂在一起。他们看见环绕城镇大厅的铁围栏外挤了一堆伤兵，正好堵在围栏入口，朝着里面叫骂。有的人甚至抓住铁柱子，不断晃动着，就像要强行闯入。围栏里侧的卫兵们把守着入口，把长矛伸出外面进行威慑。

“这是搞什么鬼？”赫尼加紧脚步跑上去，乔贞和埃林紧随其后。

“赫尼长官，赫尼长官！这边！”一个围栏内的卫兵朝赫尼等人招手。他们跑过去，避开伤兵们的视线，从一个隐蔽的小入口进入了里面。

“发生什么事了？”赫尼问。

“这些家伙突然来闹事，说是我们吞掉了暴风城发放给他们的补给。”

“补给？哪里来的补给？暴风城连一块马粪都没有送过来！”

“我们解释了，可他们完全不听，说是要把镇长……”

“镇长……对了，镇长在哪儿？他没事吧？”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们已经增加了护卫。不过如果他们打算，呃，暴力解决问题的话，我们的兵力也许……”

“这些疯子，”埃林朝闹事者群聚的地方看了看，“大概来了两百多个人。”

“我会让我的人过来。”赫尼说。“对了，这些混账的队长呢？他是打算要放任手下人袭击我们的政府机关？”

“他不在这里，赫尼长官。我猜他大概在镇外的营地。你知道，他对这些人一直不管不顾……”

“狗娘养的，我该去好好揍他一顿。”赫尼转向乔贞和埃林。“看来只能你们两个去调查信件的问题了，这边的事情我不能放着不管。没问题吧？”

“忙你的吧。”乔贞说。“还有，小心。这些家伙一个个像是泥地里打滚的野狗。”

赫尼朝乔贞点了点头，然后将信件收发处的地址告诉了他。

乔贞望着远处这些伤兵。他们吐露着腥臭的气息，头部和臂膀上的泛黄绷带松脱，眼神暴怒，不断嘶喊着临时编造的口号，仿佛受伤而行动不便的部位反而为他们积累了过剩的精力。在苍灰色的天空下，他们就像生在南海镇上的大块锈斑，和谋杀案一同成为混沌的一部分。

*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狂躁的伤兵，乔贞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正在发生。情况还有可能变得更糟。*

“快走吧，乔贞。你还在看什么？”埃林说。

当赶到镇鱼商联合会的信件收发处的时候，乔贞和埃林已经被淋得不成样子。那只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个戴着眼镜的瘦高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前，身后的地板上垒着几个邮包。说明身份和来意后，这个信件管理员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我还以为从暴风城来的探员，会是衣着整洁的绅士。可是没想到.....我不能说我很失望，但是很难想像如此不修边幅的人，会有处理复杂案情的理性思维。我不是有意冒犯，但是.....”

埃林叹了口气，摇摇头，然后上前抓住管理员的手腕往后一扭，让它紧贴在背上，再把他的肩膀往下一压，把他的牙齿在桌面上磕出了印子。管理员呜呜噫噫地叫唤起来。

“绅士？没问题，我可以穿得很绅士，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会变。”埃林说。

“听着，我们处理了一整天的杀人案，午饭都没吃完，还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已经很烦躁了。”乔贞把双手撑在桌面上说。“不要考验我们的耐心。现在直接回答我：你对‘福达尔’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

“呜呜噫呃.....”

“放开他，埃林。”

“不合作的市民是我第二讨厌的人。”埃林把手拿了起来。

“咳，咳！”管理员摸了摸刚才被桌子边缘压迫的脖子，“.....‘福达尔’这个名字我知道，当然知道。我们这儿一个月的信件总数都不到十封，他可以算得上一个‘常客’了。每三个月都往寄一封信过来，都是同一地址。”

“地址是什么？你记得吗？”

“海螺街十七号。呃，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南海镇根本就没有什么‘海螺街’。”

听到“海螺街”，乔贞皱了皱眉头。

“没有？”埃林问道，“那你把信送到哪儿？”

“哪儿都不送。每次都有一个人主动来拿这封信。都是在信件到达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早上就来了，从来没出过差错。”

“详细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乔贞说。

“呃.....最早要说到三年前了。或许快四年了？我不大记得清楚.....总之，这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这个办公室，说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个叫福达尔的人寄信来，地址是‘海螺街十七号’。他让我把这封信留着，他到时候会来取。为这事，他赏

了我不少金币。从那以后，每三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信寄到这儿，然后他就亲自来取。大致就是这样。”

“那个人的外貌如何？”

“他很高大，总是戴着边很宽的帽子，不容易看见面貌……几乎都被帽边的阴影给遮住了。年龄我猜大概三十岁左右。”

“就这些特征？几乎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埃林说。

“两位先生，我不知道你们正在办理什么案子，或许这个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逃犯？最好不是，如果是的话，一联想到三年以来我常常和这样一个神秘危险的人打交道，那我会痛恨自己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尽量帮助你们，事实上我这儿有一封福达尔刚刚寄到的信……”

乔贞和埃林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管理员提供的情报超乎预料。

“稍等一下，我找找。就在这一包里面。……”

五分钟后，管理员翻出了一张淡黄色的信封，把它递给乔贞。

乔贞接过来，打量了一下信封上的字。管理员没说错，寄信人栏上填着“福达尔·明斯”，收信人地址栏则是“南海镇海螺街十七号”。

信口用红蜡封着。一般的信只需要用蜡盖住折到背面的一角就可以了，但写这封信的人似乎特别谨慎，上蜡的范围非常宽阔。乔贞撕开封口，把里面薄薄的一张信纸抖落了出来。只有一张信纸而已。

“上面写了什么？”埃林问。

“近期将入港。务必留意。——就这些。意思很明确，不是吗？”

“福达尔是在联系某个人。他告诉那个人，达莉亚就要到南海镇了。我们得抓住这家伙。”

“你刚才说那个人什么时候会来取信来着？”乔贞问管理员。

“呃，既然信是今天早上到的……那么就是后天。最迟大后天。”

“那好，”乔贞说。“我们会再来的。这封信暂时寄存在你这儿。”

“可是你已经把它拆开了！”

“再用蜡封好就是。别说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信件管理员还没学会怎么封信。”

“可是这封口上的蜡本来就已经太多了，”管理员面露难色，“我没办法把它平平整整地封好。”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可不管你怎么弄，只要让它看起来还像一封信就可以。对了，今天这些事，你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不会的，两位先生。能帮助你们破案，我很荣幸——”

埃林打断了管理员的话：“别做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你要发誓绝不向其他人透露。就算有人威胁你，只有说出去才能挽救你的生命——我劝你还是不要说。你也许会因为背叛这个誓言捡回一条命，但是我们俩立刻会来把你的命收走，最后结果也没什么不同。明白了吗？”

两人走出办公室后，乔贞对埃林说：“你不觉得刚才那最后一句话有点过了吗？什么‘把命收走’？”

“我知道，就算他说出去，我们也不可能杀他。不过这是进入军情七处之后所能获得的唯一特色娱乐项目了。”

回到住所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乔贞随便吃了一些东西，就躺到床上，打算睡觉。窗外很喧闹：摔酒瓶子，狗吠，打拳头架。这种事情似乎没个完。在他的生活中少有宁静的一刻，而这又是特别忙碌的一天。

即便如此，他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却又因为梦见了舍尔莉而过早地醒过来。那不是个愉快的梦。他看见一片黑暗中，火焰朝四处喷吐，好些个五官扭曲模糊成一团的人在火焰的小道中追逐舍尔莉。他一开始似乎拉着她的手和她一起跑，忽然又变成自己在地底看着她跑。最后那些五官扭曲的人猛地朝他转过来，火焰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就在这个时候惊醒。当时还是半夜，他花了好些工夫才进入第二次睡眠。

第二天早上，他来到了治安局，发现赫尼看上去甚至比他还要疲劳。

“昨天的事怎么样了？”乔贞问。

“赶走那些混账花掉了我半个月的精力。我暂时不想谈这个话题了。”

“我昨天得到的情报还算不错……”

“等等，乔贞。我们又要忙了，关于你昨天的收获可以边走边说。你相信吗？瑞安被杀了。”

## 10

乔贞不是没有预料到瑞安也会被杀，他只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总之，瑞安喉咙被割开，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红鲑鱼旅店已经有好几个员工请假，离开这个血气浓重的地方了。

乔贞来到事情发生的房间，蹲下身来，看了看瑞安那双已经死去的眼睛。和福达尔一样，他被发现的时候，那大片血泊的表面已经凝结了。即使到死，瑞安似乎还用上撇的嘴角表达出一副冷嘲的表情。

赫尼站在一旁，显得很焦虑。在昨天的冲突中，他脖子右边被石头砸青了一大块，现在连稍微转一下脑袋都不行。

“旅店周围一共有十六个护卫，后来为了处理那些闹事的伤兵，抽调了五个人。剩下十一个人在旅店的全部四个出入口附近巡逻了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现。乔贞，实话说，你过去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敌人？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却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别急，赫尼。”乔贞说。“这家伙当然是个老手，既然他能不慌不忙地办事，你就不能吗。福达尔的验尸结果出来了没有？”

“当然没有！过去三年来，我们的验尸官一年碰的尸体还不到三具，现在距离他上一次工作已经有六个月了。我只希望他准备解剖的时候，懂得握住手术刀的刀柄，而不是刀刃。”

虽然场合不大对，但乔贞突然有点想笑。他刚开始和赫尼合作的时候，觉得他还是一个刻板、容易被说服的地方治安官，但不知是出于工作压力，还是和乔贞合作所带来的影响，现在赫尼也学会没事就冷嘲热讽了。就像埃林所说，这是军情七处“唯一的特色娱乐项目”。

“无论如何，他的工作量要增加了。把这家伙也送过去。对了，别忘了明天我们要去信件管理处等那个家伙来——如果他真的打算来取信的话。”

“如果他就是凶手的话，我想大概他是不会出现了。就像你说的，信里写的‘近期将入港，务必留意’——既然达莉亚已经到了这儿，他又何必去处理那封信呢？”



“这么说，你已经认定信里所指的就是达莉亚了？”

“还能是谁呢？”

“我都说了不要急，赫尼。我知道你现在很烦躁，但还是不要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看看明天会发生什么。现在我去找达莉亚问问话。”

“那好，去吧。看上去她很信任你。从暴风城来的漂亮贵妇人天生不应该被我这样的土鳖治安官审讯……他妈的，脖子疼死了……”

“得啦，赫尼。你真的没发现自己变得烦人了么。”

达莉亚仍然在自己的卧室里。半个小时前，她把马迪亚斯哄睡着了。

乔贞轻轻敲了敲虚掩的门，得到仿佛不带任何情感和力气的回应后，走了进去。屋子里弥漫着香水的气味，仿佛是要强制性地抵抗死尸血腥气的入侵。他看到达莉亚坐在床上，双腿曲起，面色苍白。

眼前的情景让乔贞想起四年前，他在绑匪的房间中看到她的样子。那时候他和狄恩一同击败了绑匪，闯进了那间充满呛人气息的小密室，她也是以这样的姿势坐在墙角。她似乎花了全身的精力，才认出来眼前的两人是来救自己的。

如果是在四年前，乔贞会和她稍稍拥抱一下，以示朋友间的安慰。但现在不一样了。她不再是经常给自己的仆从放假的贵族少女，他也不再是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生活的毛头小伙子。

乔贞把一张椅子拉到床边，坐下。

“他睡着了。”达莉亚看了看躺在身边的马迪亚斯。

乔贞没说话。

“我不应该把他带来的。我应该一个人来，乔贞。我做错了很多事，我骗了你，……”

“我知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来这里度假什么的……但我当时想没有必要谈论这个。现在我们非谈不可了，达莉亚。我知道你现在情绪很差，但是……”

“我一早就知道会出问题。我怎么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福达尔死的时候，我还欺骗自己，说这是意外……但是现在，瑞安也死了。这一定都是我的错。”

她没有看乔贞，眼神一直落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就好像那儿躺着垂死的人。她的五指蜷缩起来，不平稳地放在膝盖上。

“不要太紧张，达莉亚。你现在很安全。马迪亚斯也很安全。现在，我想知道你到南海镇来的真正原因。”

“瑞安对我说可以见到他。他是这样对我保证的……我相信了。我不该相信他的。”

“见到谁？”

“狄恩。瑞安说他认识南海镇一个叫亨利的人，这个人 and 狄恩有联系……亨利可以帮我找到他。我也许是昏了头才相信了他，可是……”

“你确实是深信他了。否则也不会把马迪亚斯也带来。”

“马迪亚斯还没见过他的父亲。但这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我完全是为了我自己……多么自私。我太想念狄恩了。我既想念他，又恨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开我，把我和肚里的孩子独自留在那个地方？乔贞，就连你也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问题每天都在折磨我……”

“好了，达莉亚，冷静些。也许解决眼下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虽然可能会让你不安，我还是要告诉你：瑞安骗了你。我们对亨利做过了详细的调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认识狄恩——而且，就在你们到达南海镇之前，亨利已经被谋杀了。”

“噢，天哪……”

“这个叫亨利的人，和辛迪加叛军的联系很紧密。根据目前的调查，我们认为他是和辛迪加有了生意上的矛盾，所以被谋杀了。事实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瑞安也和辛迪加有联系。他骗你到这儿来，我想，是因为你的身份——老人最重要的亲属。军情七处这些年来一直对辛迪加追得很紧，辛迪加为了扭转劣势，会采用各种手段。明白了吗？”

达莉亚无力地点了点头。

“现在，瑞安被杀了，无论什么原因，这表示我们当下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你。但是，南海镇的警卫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觉得最有效的措施是——”

“不，乔贞，别这样。”

“……我们必须把你和马迪亚斯送回暴风城。”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你怎么知道瑞安是彻彻底底地骗我？也许狄恩真的就在附近呢？何况现在回去的话，老人会怎么对待我和小马迪亚斯……？”

“这是唯一的选择，达莉亚。留在这儿太危险了。再怎么说明，暴风城也是你的……家。”

“不。不！我一定要见到狄恩，你们不能帮我找到他吗……？我现在绝不能回去！”

“冷静些！看，你要把他吵醒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混乱，但是为了保护好你自己，也为了马迪亚斯，你一定要看清楚眼前的情况。深呼吸，达莉亚。冷静下来。”

达莉亚掩住了脸，肩膀不断地颤抖。可以看得出来，她在很努力地使自己冷静，但这就好像把烫伤了的手指放到冷水里一般，痛楚只会暂时被虚饰起来。

“坐船回到暴风城。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处理。你的安全太重要了，达莉亚。对马迪亚斯，对狄恩，对我都是。即使抛弃掉工作身份来说，我也不能让你在这个地方遇害。如果有了狄恩的任何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的。”

“真的吗？乔贞。你保证？”

“我保证。当然。”

最后，达莉亚还是抱了抱他。“休息吧。等联系好了船，我马上就过来。”乔贞说完，走出了房间。

乔贞没有告诉他关于福达尔，和那封信的事情。他眼下的职责只是要快些劝她离开，说出这件事没有任何好处。

*狄恩。看看，你这么不负责任地离开，留下了多大的麻烦。*

乔贞走下楼，找到了赫尼。赫尼还并不知道狄恩的事情，但是现在为了办案方便，乔贞不得不把大略的情况告诉了他。

“原来有这么复杂的内幕，”赫尼说。“军情七处真是了不得。放弃妻儿和继承权，他是怎么想的啊？”

“我也不知道，但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赫尼。瑞安正是用‘可以见到狄恩’为诱饵，把达莉亚骗来了。不得不说他干得不错，因为就连马迪亚斯也来了。如果在这世界上，老人会看重哪个人的性命，那就只能是马迪亚斯·肖尔，他的继承人。”

“我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真的没想到。我的意思是，南海镇只不过是一个打渔卖鱼的小地方……现在却和暴风城最重要的姓氏之一联系在了一起？这事儿要是搞砸了怎么办？这会引起战争的，乔贞。”

“这事有多严重，我比你清楚得多。我们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破案了，而是保佑这对母子的安全。你能尽快联系到出港的船吗？”

赫尼重重地叹了口气。

“来这儿之前，我们经过了好几家酒店。你没听到他们谈论什么吗？海上风暴已经来了，乔贞。所有的渔船在好几天前进了港，就是为了这一天。按照往年的情况，风暴至少要坚持五天。就连有生意要做的地精也不会冒死出海的。”

## 11

这天天还未亮，乔贞和埃林就来到了信件收发处。管理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却打理得衣冠齐整，仿佛他要参与什么政府会议似的。屋子只有正门一个出口，赫尼提供的十名卫兵已经潜藏在附近。

乔贞吩咐管理员：“如果那个取信的人来了，你只需要回回头，看看窗外，剩下的我们来处理。除此之外，不要做任何事。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我需要，呃，‘稳住他’吗？我曾经业余出演过三场戏剧，我想可以用一些语言上的把戏来……”

“我是怎么说的来着？”

“……除了回头看看窗外，不要做任何事。”

“很好。记住了。如果有差错，让他跑掉了，我们大不了等待下一次机会，但是你就得付出一些代价了。”

管理员紧紧领子，不自在地干咳了一声。

乔贞走出屋子，和埃林一起隐藏在对面一栋楼房的第二层，可以清晰地自上看到信件收发室里面的情况。卫兵们隐藏的位置也经过精确设计，确保可以及时通过手势互通信息。

“那么，”埃林说，“你觉得我们会有收获吗？”

“很难说。不管他是谁，都应该知道了福达尔的信所说的东西。我的建议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进入了军情七处，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抱太大希望。”

乔贞看看埃林。“这句话你从哪听来的？哈克曼爵士？”

“没错，他曾经是我的导师。”

“他也是我的导师。那我为什么以前没有见过你？你是哪一届的？”

“忘记了，这不重要，因为我在训练期结束前被除名了。原因是‘自制力不足’。后来哈克曼硬把我安插进某件大案的工作组，我又很侥幸地做出了一点贡献，才能够呆在军情七处。其实我本来都打算回家继承老家的牧场了。”

“原来那个唯一没有从训练营毕业，还能呆在军情七处工作的人就是你。我以前常说。”

“很糟糕的名号。比起你的称呼差远了：‘狄恩·肖尔亲自发掘的金童’。你还是同届训练营中唯一全项目毕业成绩 A 的人。和我这样一个混吃的一起工作感觉如何，优等生？”

埃林用食指关节敲敲乔贞的肩膀。

“得了吧。每一个所谓军情七处的优等生，对平民百姓来说都是怪物。”

“至少你还是神智正常的。”

“暂时性的。我听说哈克曼爵士后来自杀了，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听起来你似乎和他关系不错。”

“自杀？要我说，那更像一次谋杀。”

“怎么说？”

“他的漂亮老婆和两个女儿都被杀了，”埃林吸吸鼻子，“凶手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因为承受不了痛苦，在自家浴室里把自己缢死了。这该定性成间接谋杀。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我也不该告诉你。不过无所谓，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了。”

乔贞不由得想像，高大、精壮、冷峻的哈克曼爵士，怎样在浴室里把绳索套上自己的脖颈，怎样打绳结，怎样放置垫脚的东西。这个人教会乔贞如何审讯嫌疑犯，再三强调

“要学会操控自己的情绪”，看起来他忘记了如何操控自己的情绪。他会预料到“对什么事情都不要抱太大希望”这句话成为自己死亡的最好注脚吗？

“好了。”乔贞说。“我们还是先关心眼前的事情吧。”

他们等待了一整天，没有任何收获。不要说来取信的神秘人，就连一个行迹可疑的人都没有发现。管理员一直心情紧张地端正坐着，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僵直得几乎都没办法扭转身体关节了。

“回去好好休息，”乔贞对他说，“明天我们还会再来。说实话，你没必要这么紧张。”

“你干得不错。真的。”埃林拍了拍管理员的肩膀。管理员尴尬地笑笑，今天一开始时那种自告奋勇的心情早就烟消云散了。

“那么，”埃林对乔贞说，“白忙活一天。你有什么计划吗？”

“找个地方吃饭，回去睡觉。”

“不愧是优等生——好吧，我再也不用这个词了，不要用那么可怕的表情看我。说不定我回红鲑鱼旅店以后还得照顾那个小兔崽子。请圣光保佑，让我回去的时候马迪亚斯已经睡着了。”

听他这么一说，乔贞才想起来自己有一件关键的事没弄明白。

“难道你已经和达莉亚表明实际身份了？说清楚自己其实是……”

“对，我已经说了。这对她没造成什么影响。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识得大风浪，一个男保姆的背叛根本算不了什么。你该比我更了解她的。明天见，乔贞。”

回到住处的路上，乔贞转进了和舍尔莉再会的那家酒店，打算吃点东西。

“好几天不见了，乔贞大人。案子调查得怎么样？”老板在把鱼汤端上来的时候对乔贞说。

“这和你无关。”

“我的意思是……那本顾客登记簿，你还没有用完吗？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只要找个新簿子来记录就可以了，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不过那本旧的，到了月底结账的时候我还是很需要……”

事实上自从大卫洗清嫌疑之后，那本登记簿就没有任何用处了，乔贞几乎都忘了这回事。

“明天来还给你。我用不着了。”

“噢，那先谢谢了，乔贞大人。好好享受你的晚餐吧，我吩咐厨师给你特别加了佐料。来点喝的吗？”

乔贞并不是很能喝酒，而且出于职业原因，甚至从没有喝醉过。但是今天他突然打算把自己脑袋给麻醉一下。这好几天来的工作和遭遇，确实让他疲倦了。他想暂时地把凶手、受害人、各类线索通通抹去，以后再重新拾掇起来。*遮住自己的眼睛，装作看不见这片一团糟的景象，让黑暗来保护你。*又一句哈克曼爵士爱对学生说的话。

半个小时后，他走出酒店，抬头看看，发现天已经黑了。当视线回到水平的时候，他看见舍尔莉正站在他面前。从舍尔莉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这次意外会面多少有些惊诧——不过更让她惊诧的是，乔贞以一种不合时宜的语气先开口。

“又见面了。”

“是啊，乔贞……你好像喝了不少？真少见。”

乔贞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舍尔莉的不自在。这种“她和我在一起会不自在”的念头，让他难以忍受。

“那当然，你最后一次看见我喝醉是在四年以前了。……真是的，舍尔莉。为什么我们总要说这种废话？”

不等舍尔莉回应，乔贞就捏住了她的手腕，把她拉到远离酒店门的小巷口。

“放手，乔贞。你弄痛我了。”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还用说？你和大卫的事情。或许现在叫你舍尔莉·朗斯顿夫人不算太晚吧？”

“我们还没有结婚。”

“好吧，你来告诉我其中有什么区别。想想那天我们再见面时我说的话，听上去就像‘四年没见，她单身，我还没有迟到’之类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把事实摆出来？你想要我释放大卫，早就该直说‘他是我的未婚夫’。那样就可以，不需要别的暗示。”

*四年以前，四年以前.....我受够从自己嘴里吐出来的这些废话了。我要的是现在。*

“我不知该怎么说，.....”

“那当然了，全都是我的不对，因为我看上去对你还有所求，让你困扰了。这样解释没问题吧？”

“你喝醉了，乔贞。你.....”

“我不关心。跟我来吧，舍尔莉。”

“去哪？”

“回我住的地方。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保存了四年的东西。就放在我床头的桌子上。”

“我不会去的。”

“那当然，我知道你不会跟我走，‘朗斯顿夫人’。说实话，四年前我还没有学会如何逼人做假证之类的玩意，现在我可是什么花样都会啦。怎么，你生气了？我看上去像要伤害你吗？还是说你要打算给我一个和好的吻，或者.....”

乔贞清晰地感觉到嘴角被指根扇过。这一巴掌与其说是打脸，不如说是打在了下巴尖上。

“.....一个耳光。”

“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刻薄了，乔贞？听我说，我和大卫的事你一点也不了解，或许你也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了解我。现在我要走了，还有事要忙。”

舍尔莉转身离开，乔贞并没有追上去。*她说得没错。我在军情七处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如何刻薄待人。对犯人刻薄，对同事刻薄，对自己刻薄。这种处理事情方式的诀窍就是把人逼到极限，那样你就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但我并不愿这样对你，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乔贞想。他只是看着舍尔莉的背影消失，然后在心里涌起一种诅咒自己的冲动。真该死！*



回旅店的路仿佛比过去要长。那一巴掌并没有让他清醒多少，然而在摸到自己房间的门，却发现它竟然是虚掩着的时候，乔贞几乎完全醒酒了。他绝不会犯出门不锁这样的低级错误。

乔贞拔出匕首，先从门缝窥视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推门进去，马上察觉到一个黑色的人影从上方直落下来，几乎在同一时刻，两道利刃一左一右同时袭向他的脖颈，就像一把正在闭合的剪刀。

乔贞立刻把匕首横在自己脖颈之前，袭击他的两把刀刃分别被匕首刀面和握柄的金属部分给截住了，发出清晰的碰撞声。它们的距离已经近得足够在他的皮肤上留下印痕。袭击者正如同信件管理员所说，戴着边沿很宽的帽子，但不妨碍乔贞辨清样貌。

“接得不错。看来你就算喝醉了，也醉得有分寸。”

“果然是你，”乔贞说。“狄恩。”

## 12

狄恩天生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气质，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乔贞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就像出现在英雄史诗油画上的关键人物，可以自然地把他人目光吸引住，无论男女老少。然而，不久后乔贞就了解到，狄恩的内心和他外表气质之间的特殊矛盾。

相隔数年再次见到狄恩，一个老朋友，某种意义上的启蒙导师——乔贞不得不压抑住内心那一部分属于普通人的情感。如果不是深陷谋杀案中，他或许会爽快地邀请狄恩去喝几杯，叙叙旧。他要尽快知道，这个男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很久不见了。上次我们对练的时候，你这招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是你过得太悠闲？还是我的努力有了一点成效？”

“我猜两者都有，乔贞。”

狄恩把双匕首收回刀鞘里。他一身黑色装束，想来是为了方便隐蔽行动，但那顶宽边帽却奇怪地显得突兀。他今年三十二岁了，但看上去并不显得比乔贞更年长。

“不出所料，每三个月取一次信，一直和福达尔保持联系的人就是你。很可惜，我不能事先把这个结论告诉同事。”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还不够明显吗。”乔贞说。“信封上的假地址是‘海螺街十七号’。你现在现身，难道不是为了保护你的海螺女孩？”

“没错，这的确是……很明显。偏偏是你来调查这个案子，让我看上去像个兜售最俗气谜语的白痴。”

狄恩仰起头，微笑着呼出一口气。“海螺女孩”是他对达莉亚的爱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称呼她。

“你看起来更精明了，老朋友。”狄恩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现在正追查的杀人案不是你干的。给我一个回答。”

“不。我没有杀任何人。”

“那好。这样我的工作就轻松得多了。我是很想和你叙叙旧，不过……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事情这么纷乱让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狄恩注意到了乔贞床头桌面上舍尔莉的画像。

“说起来，你和舍尔莉怎么样？虽然我刚才跟踪了你，却没有听清楚你们谈话的内容，真可惜。”

“不，不谈这个，狄恩。我会给你很多话题来选择，但这个除外。我们没有时间。”

乔贞心里明白，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古怪的老友重聚场面。没有寒暄没有拥抱没有握手。但他知道，狄恩突然现身，自然不是来叙旧的。他们都在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情况，这个情况的重要性无需强调，只需立刻用行动来解决。

在四年前，达莉亚被绑架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做的。没有时间去强调事情的重要性；他们要的只是事件解决后的结果。对这种行事方式与生俱来的理解能力，正是让狄恩把乔贞带到军情七处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个问题。你和福达尔为什么保持通信？”

“我需要知道自己离开后，达莉亚的生活怎么样。我真的很想念她……福达尔只需要给我一些简单的词句，比如‘好’或者‘不好’，有时候也介绍一下她的行程。还有……我儿子的情况。”

“既然达莉亚已经到了南海镇，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取信了。”

“没错。而且我也不想多惹麻烦，我知道你们已经盯上了那封信。”

“你为什么不去见她？我相信那对你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这几年来，每当达莉亚问我知不知道你的去向的时候，我都没办法看她的眼睛。还有马迪亚斯，你不想看看还未见过面的儿子吗？”

“不，现在还不行。乔贞，因为现在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而且你的调查还没有深入到那一步。有一些你无论如何都调查不出的东西，才是目前问题的关键。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所以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老朋友。这关系到我为什么离开军情七处，离开达莉亚……”

从狄恩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是一场艰难的谈话。乔贞早就知道，狄恩是一个生错了家庭的人。他拥有无人可及的作战技术，但是性格中却缺少了一种最关键的东西，阻止他成为肖尔家族的真正继承人。当年两人营救达莉亚的时候，虽然行动计划大部分都由狄恩策划，然而最后也是他自己阻碍了营救的迅速完成。

他没办法下手杀人。当预感到自己的匕首即将夺去他人生命的时候，他的手指会不听使唤，同时内心受到强烈的折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就像有人要用铁丝捆住我的心脏”。

“我不会用软弱来形容你，”那时候，乔贞对狄恩说，“你只是……不大适应。”

狄恩并不接受乔贞的说法。作为潘索尼亚·肖尔的亲生儿子，却连杀人都无法做到，用“软弱”来形容已经是再也客气不过了。而且这种软弱还不仅体现在这一件事上。

“我知道自己没办法改变，事实上我自己也拒绝改变。认识了你和达莉亚之后的一段日子，我确实很快乐，可以暂时忘记这个麻烦。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无数次向达莉亚保证，我会让她幸福——但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只要我还是潘索尼亚的儿子，这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最后，需要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我因为自己的软弱付出了代价。”

接下来狄恩所说的事情，是乔贞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他彻彻底底地吸收进狄恩所说的每一个字，让它们在脑海中逐渐形成一副完整的拼图。

虽然狄恩一直掩饰他内心的问题，但对潘索尼亚来说，掩饰什么都是徒劳的。他把军情七处的未来寄托在还未出生的孙子身上，准备用比当年培育狄恩更严厉的方式来养育马迪亚斯。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能再出错。

他精心挑选了三名婴儿，准备让他们陪伴马迪亚斯成长，共同接受最严苛的训练，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在达到适当年龄后，潘索尼亚会给马迪亚斯安排验证他实力的机会——把这些一起长大的朋友——暗杀。

“他把这个称为‘狩猎仪式’。这些婴儿全都是有才干的年轻士官和身体健康的贵族小姐的私生子，”狄恩不得不停顿了一下，“他用一点点金子把他们买下来。当然，没有人敢拒绝这笔生意。”

狄恩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儿子身上。在肖尔家族成长，就意味着出生之前就被卷入了一个由谋杀和阴谋组成的漩涡。他想反抗，不止一次想要暗杀自己的父亲来阻止这一切——但是他做不到。

“就算我真的能把他们杀了，那又如何呢？他的亲信迟早会发现内情，知道我没有管理军情七处的能力。然后我能怎么办，再把这些人也全部杀了？我做不到，乔贞。”

“达莉亚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每当她让我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想像我们的儿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得尽力掩饰自己几乎要崩溃的心情。产期一天一天临近，我的恐惧也一天一天地加深。这就像眼前有一个深坑，里面全是毒虫，你还非得要踏进去不可——同时带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最后，狄恩选择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他带着那些婴儿，逃离了暴风城。

“每次想起这个决定，我都只能嘲笑自己，而且每次嘲笑都会转变成厌恶和诅咒——我厌恶自己，诅咒自己的血统。达莉亚，我的海螺女孩，还有我们的孩子——在我眼里，他们是一体的，是唯一让我抱有希望的东西。但我却这样不负责任地离开了，还欺骗自己说是为了保护他们。”

进入了军情七处，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抱太大希望。乔贞脑海中再次浮现这句话。

“现在那些婴儿怎么样了？”

“他们都寄养在一个我认为很安全的地方。至少目前是的。”

“你带走了他们，难道老人不会重新再挑选一批？”

“这些私生子的父母，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远在我结识达莉亚以前，他就派人在全人类王国跟踪调查了好几年，最后选出了三对男女，无论他们有没有感情，强逼他们生下孩子。从这点上来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不会退而求其次地采用他心中那些‘被淘汰的男女’。何况衰老也不允许他再花时间这样做。”

乔贞眉头紧缩，看着狄恩的眼睛。在米奈希尔的时候，狄恩显得大度、热情，拥有一种自然的魅力，当初也正是这些特征很快地吸引了达莉亚。但是事实上，他却是一个过分坦诚，过分脆弱的人。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老人的拇指下苦苦挣扎，最后选择了逃离。

“不要太自责了，狄恩。我们现在应该……”

“不，我还没有说完。我来告诉你真正让我痛苦的是什么。”

狄恩闭上眼，右手手掌在嘴上覆盖了好一会儿，像是在做一次艰难的心里准备。数秒钟后，他把手放下来，说：

“你知道潘索尼亚‘狩猎仪式’的念头最初从哪儿来的吗？我身上。在我十四岁那年，他发现一个和我从小成长的伙伴，其实是他一个政治死对头的后裔，就让我去杀死那个孩子。这个彻彻底底的疯子觉得这是个考验继承人的好办法，决定变本加厉地应用在马迪阿斯身上。而那个孩子，你应该能想像到的，我没有杀死他，但是取走了他的一只手臂回去交差。他的名字是贾洛·凯密尔，现在还活着，已经成为了辛迪加的头牌杀手，并且无时无刻想着对我复仇。我相信他就是你要找的人。所以，现在的处境，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

### 13

埃林被喧闹声惊醒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抬头去看达莉亚的房间。他当时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虽然红鲑鱼旅店二十四小时都安排了卫兵把守，但他还是没办法安稳地睡在原来的房间里。但是说他打算守夜，却又偏偏睡得烂熟。

埃林感觉到很多东西：达莉亚的房间门仍然紧闭着，很安静。没有问题。随着意识逐渐清醒，喧闹声也同时扩大起来，显然是有不止一个人在争吵。一个女工醒过来了，倚在仆人房间门口，满目担忧地望着自己。桌面上有一个未满的玻璃杯，微红色的酒液在其中颤动。埃林站起身，向大门外走去。

一来到外面，他不由得喊出声：“这是搞什么鬼？”

旅店被一群伤兵包围了。他们手持武器，和卫兵们对峙着。他们一个个眼窝深陷，衣衫褴褛，在黑夜里就如同一堆腐烂得不太完全的食尸鬼，并散发着一股怪诞的狂热气息。有一些人在含糊地咒骂，另有一些人则高声呼喊：

“滚出来！好吃懒做，只会让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的暴风城贵族们！”

“公爵夫人是吗？是不是有位芙瑞雅公爵夫人在里面？你最好自己出来，否则局面会变得很难看。”

“我们已经受够了。为你们卖命，结果却什么没有！”

埃林立刻明白过来。这些家伙一直抱怨南海镇侵吞了莫须有的暴风城补给，前些天攻击了市镇大厅，现在他们来寻找新的发泄对象了。眼前大概有三十多人，但一旦起了冲突，或许还有更多的伤兵参与进来。

“你们有谁透露了这间旅馆的客人是谁？”埃林问领头的卫兵。

“不，谁也没有说。他们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突然？不。埃林看得出来，这是有准备的。他们被煽动了，全副武装来到这里。他们的人数是卫兵的两倍，而且有更好的武器。埃林不希望双方打起来，但他能感觉到空气中那种让人窒息的紧张。他一个人无法控制局面。

“稳住他们，不要起冲突。”埃林吩咐卫兵之后，立刻回头往屋里走。他的目的只是保护达莉亚和马迪亚斯。他打算带着他们从相对隐蔽的出口逃出去，实在不行的话就先把他们锁到地下室，然后等待援军的到来。现在是深夜，他相信乔贞与赫尼立刻就会被惊动，带着手下人赶过来的。

但是他错了。他后来才知道，治安队的主力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被困住，没有丝毫赶过来救援的余力。

他快步回到旅店内，朝女仆人做了一个“回屋躲起来”的手势，然后立刻踏上楼梯。他只踏上几步的时候，情况失去了控制。响亮的武器交刃声，以及玻璃窗破碎的声音同时迸发出来。他回过头，看到自己刚才问话的卫兵被抓住了脑袋，往青铜制的厚重门锁上撞。屋子北面，另一个卫兵从窗外撞破玻璃摔进屋子里。侵入者们高呼着不会在战场上听见的野蛮、卑猥的口号，试图从各个入口挤进来。卫兵们想尽办法阻止他们，武器不能拦截住的，就利用庞大的家具来封锁，希望能暂时截住这狂怒的洪流。

埃林的太阳穴上方流下汗水。至少这些家伙没有举着火把进来，否则我们的人连一分钟也拖不了，他心里想着，开始估算自己能够搁倒几个。这个过程只持续了数秒，因为他回想起来保证达莉亚和马迪亚斯的安全才是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他快步登上二楼，在踏上走廊的一瞬间，月光恰好把他的背影打在正前方的墙上。他看到自己的影子和另外一个更为巨大的影子重叠了。他的心猛然一缩，明白自己身后有一个人。一个出现的时候没有丝毫声息的人在他的背后举起了手臂。

埃林拔出匕首，回身一挥。这一击速度很快，虽然他只是打算威慑一下对手，同时拉开距离。一次尖锐的交刃声后，他的匕首脱手了，掉落在楼梯下，插进地板里。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像那匕首本来就不在他手里似的。在他转过身之前，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那人影瞬间在他眼前消失。“他要去达莉亚的房间，我要阻止他”，埃林心里这么想，却无法移动脚步。遭殃的不仅仅是他的匕首。两道又长又深的刀痕从胸前一直划到腹部，他却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被击中的。他看着自己的血淋在前方的地板上，液体和木质地板接触的声音仿佛是在嘲笑着他的无力。

他瘫倒下来，无法动弹。他的视线盯着大厅某个角落，不能转动脖子，不知道达莉亚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听见了她的尖叫声。楼下双方士兵激烈交战的声音他听不见了。

伴随着痛楚的加剧，他的思绪开始混乱起来。百分之三十的军情七处特工会在任务中殉职，但在探员群体中，这个数字下降到百分之七——这能不能说明我是一个幸运儿？他大脑里闪过了家乡的牧场，然后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牧场的画面陡然变成一片血红。他知道自己眼皮子一直在眨，眼球在略微朝上翻，却无法控制住。鼻子被血糊住了，很难受。

经历了数次短暂的昏迷，他根本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他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死亡的过程真是又长又痛苦*。楼下的喧闹声渐渐减弱，他根本不知道。他听到有脚步声接近自己，心想：好吧，那家伙知道我没死透，要来结果我了。他一定已经杀死了达莉亚。*我的任务失败了，结束了*。

他没料到会再次听见这个声音。

“你受的伤很重，埃林。坚持住。”

“.....乔贞？”

“你是什么生物啊？埃林。这个流血量都没死掉。我带了人来，马上给你包扎处理。不会有事的。”

“.....有个狗娘养的偷袭我.....你背后的人.....是谁.....？”

“是和我们一伙的。不要再说话了。”

“达莉亚的房间.....快去.....”

乔贞和身后的狄恩交换了一下眼色，狄恩立刻往达莉亚的房间奔过去。

那场谈话之后，乔贞说服狄恩，首要的事情应当是去见达莉亚，说出一切事实，直接保护她。对于狄恩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迟迟不首先和达莉亚取得联系的关键原因，也正是因为不知该怎么面对她。

“福达尔和瑞安都是贾洛杀的。”半个小时前在乔贞的房间内，狄恩这么说。“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随时可以对达莉亚下手。另外，瑞安很可能也和贾洛有实际的情报交易。这都是为了把我引出来。为了复仇，他会不择手段。”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时间磨蹭了。现在就去见她，狄恩。把一切都说出来。没有什么好掩饰的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她，现在就是唯一的补救机会。”

当时，乔贞感觉到狄恩的眼神显得痛苦而又隐忍。他已经下决心要面对自己性格中软弱的那一部分。一旦和达莉亚见面，然后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联系他们两人的纽带就会从完完全全的思念和担忧，转变为某种容易断裂的东西。但为了保护她，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们赶到红鲑鱼旅店，遇上了没有料到的混乱景象，很快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战斗。侵入者们并没有集中起来，以狄恩的实力在卫兵的掩护下将他们一一击破，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他没有杀任何人，只是用刀柄击晕，或者斩伤腿部。一旦受了伤，这些被教唆而来的侵入者很快就战意衰退了，就像怒气从伤口泄露出去一样。最后剩下几个没受伤的，也很快逃窜了。

最初乔贞还以为躺在二楼的是一具尸体，没想到却是还在呼吸的埃林。赞叹他生命力的同时，也感到了不安。这样凶恶、残忍的伤口不可能是那些外强中干的伤兵能造成的。

他把埃林交给能够进行医疗护理的卫兵，也奔进了达莉亚的房间。先进来的狄恩半跪在地上，几乎要停止了呼吸。

屋子里没有达莉亚的踪影。在墙壁上，有用鲜血涂写的一排大字：

**我已经等了太久**

这是显而易见的战书。

“他来过了。带走了她。”狄恩的声音在颤抖。

“慢慢来，狄恩。冷静。我们至少知道，这些血不是达莉亚的。贾洛没有伤害她。”乔贞说。

“你怎么知道？”



“血的主人在这里，”乔贞走近写着血字的墙壁，在最后一个字的末笔前蹲下，拾起一颗头颅。他花了一点时间来回忆它属于谁：杜尔莫。亨利的“管家”，军火交易管帐人。

如果说墙上的血字是对狄恩宣战，那么这颗头颅就是对乔贞宣战。作为辛迪加的头牌杀手，贾洛清理掉了贪欲过度的军火商，如今终于轮到他的左右手杜尔莫。

然而，乔贞记得杜尔莫自从审讯后，应该是还被关押在监狱内才对，如今却以死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

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还光顾过了监狱，砍掉杜尔莫的脑袋？这混账做事真是仔细，乔贞想。他说了句“现在，我们应该去找赫尼来帮忙”，同时回过身，却立刻呆住了。

他看到马迪亚斯·肖尔出现在门边，双目惶然地望着眼前的两人，还有墙上的血字。

贾洛没有把他带走。这本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贾洛却没有这么做。

狄恩慢慢站起身来。因为杀手的仁慈和戏弄，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他对之抱持着无限歉意和悔恨的儿子。

## 14

马迪亚斯是来寻找母亲的，结果看见的却是一排墙上的血字和一个身着黑衣的陌生人。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四岁小孩那样，他哭了起来。哭声很刺耳，作为小孩子的特权，他在毫无保留地倾泻自己的恐惧和不安。

乔贞把杜尔莫的头颅藏在背后，望向狄恩。如果没有人提醒的话，狄恩大概会呆呆地看着儿子哭一个晚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甚至还没有放下双手中的利刃，几乎忘记了怎么呼吸。

得打破这个局面才行。乔贞把头颅踢到床底下，在床单上擦擦染满血迹的手，然后上前把马迪亚斯抱起来。“我先把他托付给女佣，让人看守着，”他对狄恩说，“你没问题吧？”

“不，我……做你该做的事吧，乔贞。”

“好。你需要一个人呆一会吗？冷静一下。”

刚说出口乔贞就知道自己的话有多愚蠢。狄恩真正需要的是拥抱自己的幼子，像一个父亲那样对他说话。但他能说什么？你妈妈刚才被一个变态杀手抓走了，现在爸爸要去打败坏人把她救回来？

“没事。我留在这儿，看看还有什么没发现的。”

乔贞到大厅把马迪亚斯交给女佣，然后再回头上楼的时候，小心地避开了埃林留下的那滩血迹。他发现在扶手上两道血痕，间距和埃林胸前两道伤口的间距是一致的。除此以外便再也没有争斗的痕迹。

埃林是在楼梯口遭受到瞬间攻击的，乔贞想。作为一个军情七处的探员，他占据了可以俯瞰整个大厅的位置，却被人从正面造成致命伤，连一点反抗迹象都没有。乔贞觉得自己可以形象地感受到“辛迪加的头牌杀手”这个称号了。

他一回到达莉亚的房间，就立刻避开关于马迪亚斯的话题：“怎样，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很显然，狄恩也在竭力使自己的注意力回到更重要的问题上。

“你说得对，他没有伤害达莉亚。整个场面都很干净。床单的皱褶看上去只是达莉亚被惊醒的时候自然形成的。他只是很快地用击打或者扼喉的方式让她失去意识，在墙上留下这些东西，然后离开。”

“他还利用了那些伤兵制造的骚乱，好让自己快些脱身。”

“这不是必要的，即使没有骚乱，他也可以完成这件事。但是他却选择了一种更稳妥的办法。”

对，没必要。按贾洛的实力，他完全可以把卫兵都暗杀了，再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乔贞想。他接触过很多一流的杀手，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完全相信自己的实力，并且非常沉迷于展示这种只属于个人的实力。只要是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寻求外界的帮助。

除非贾洛还有别的目的。

乔贞想起了前些日子，伤兵们围攻市镇大厅的景象。那个场景和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他们喊着廉价的口号威慑对方，眼神里充满亟待发泄的暴力欲望。只不过今天他们更进一步地地带上了武器——

他想起了一个人。

“狄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说你取走了贾洛的一支手臂。是哪一支？”

“右臂。我不会忘记的。”

乔贞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个独臂士兵缺少的也正是右臂。虽然仅仅见过一次，但是乔贞仍然能清晰地回想起在酒店里，一群伤兵围坐在独臂人周围，仔细倾听的样子。那时候，他们的眼睛都闪烁着激动且危险的光芒，就像一束光打进黑暗的深井中一样。

乔贞猛地把拳头往桌面上一砸。“那个混蛋，我曾经离他那么近。”

“你.....见过贾洛？”

“没错，一定是他。他不是‘恰好选择’在这次骚乱发生的时候动手。这全是他一手策划的。现在他应该.....”

乔贞没有继续说下去，花了几秒钟把脑袋里的东西彻彻底底地整理了一遍。市镇大厅的骚乱。对红鲑鱼旅店的围攻。杜尔莫的头颅。亨利的军火交易以及死亡。和贾洛唯——次碰面，在保护着舍尔莉走出酒店的时候，乔贞确实感受到了贾洛充满挑衅的一瞥。

他立刻意识到，这个严酷的夜晚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得快离开，狄恩。”他说。“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对你复仇。我们得在这一切变得更糟糕之前阻止贾洛。”

“你在说什么？贾洛杀死了福达尔和瑞安，逼迫我现身，绑架了达莉亚。做了这一切，他还想要什么？”

狄恩显然被乔贞的话激怒了。这并不是对特定的某个人发怒，而是在经历了这一切后，乔贞突然告诉他“你不是唯一的目标”，这就好像降低了发生在他身上事情的重要性。

“冷静点，狄恩。我们应该快去市镇大厅，路上再解释.....”

“我需要你现在就解释。现在！否则我不会去什么市镇大厅的，现在无论如何我也要找到达莉亚.....”

“你不是悲剧唯一的男主角，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天啊，狄恩，你的专业素质和耐心哪去了？这样被个人情感控制，只会让我们的目标模糊不清。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但世

界不是绕着你和达莉亚转的。我拯救达莉亚的心情和你一样急迫，这点你一定要相信我，并且更要相信我现在的判断。”

有那么一瞬间乔贞以为狄恩会不顾一切地破窗而出独自行动什么的，但最终狄恩还是把双匕首收回了鞘里，深呼吸了一次，然后说：

“.....你说得没错。就跟着你的线索来吧，乔贞。我想刚才的表现，恰好再次证明了我~~不适合~~领导军情七处。”

*你就是你，没必要强逼自己去适合那个老人才能做的肮脏活儿。*乔贞打算把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话留到解决问题之后再说。

离开红鲑鱼旅店之后，乔贞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闷热。或许又要下雨了。他能想像到数十里外的海面上，灰蓝色的巨涛层层涌起，仿佛要把空中的乌云拖拽下来。

他们借走了红鲑鱼旅店的两匹马，赶到了市镇大厅。情况比乔贞想像得更严重：眼前已是一片战场。伤兵和卫兵们并非只是试图入侵和防御，而是真真切切地厮杀。血液从不同的人身上溅出，和不同的惨叫声交织起来。有人举起了火把，不久后浓烟便从建筑物的数个角落升起。有人着了火在地上打滚，然后被长剑钉在地上。

没有犹豫，乔贞和狄恩立刻投入了战斗。这些家伙比包围红鲑鱼旅店的人凶恶许多，但终究只不过是残兵败将，正好南海镇的卫兵们大多是装备不齐训练懒散的民兵，所以才会一时不相上下。但是当狄恩参与之后，局势立刻变得不一样了。

“你们该觉得幸运，”乔贞看着那些被狄恩制服的人心想，“至少不会死在这里。干脆学乖一点自己扔下武器吧。”

论单人白兵作战的能力，乔贞想像不出有什么人可以超越狄恩。更不要提他甚至还总是避开致命处。*就算是那个贾洛，也没办法和狄恩用武力直接对抗吧？*他奇怪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设想里，使用了疑问句。

相当数量的敌兵被驱赶以后，一小队人马从建筑物里杀了出来。乔贞看见了赫尼，他受了伤，拖着一条手，但也不算不得大碍。当他们汇合的时候，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了。

“那个家伙是谁？”赫尼看着擦拭自己匕首上血迹的狄恩，对乔贞问。

“他是我们的——我的同伴。这个先别问了。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天啊，我真是没办法原谅自己。从第一次被围攻的时候我就应该注意到的。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乔贞。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出去。要是太快传开就完了。”

“说吧。”

“镇长被暗杀了。我知道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说‘暗杀’很奇怪，但这就是事实……我们最初还以为他是把自己锁在了办公室里。咽喉被干净利落地割开。乔贞，你有没有和我想到同一个人？”

“我有的，赫尼。看起来你还不知道红鲑鱼旅店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早些再告诉我吧。我得清理这个残局，还有我自己的手也……你觉得我的手骨头断了吗？没有？那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好消息。天哪，这真是一团糟。”

“你看起来好像对自己的镇长被杀没什么感觉。”

“我一向都讨厌他，虽然没有讨厌到想要他死，但是你猜我刚才在他办公室里发现了什么？一整扎崭新的铸币，还有一份记录了详细款项数目的‘紧急军饷配发书’。这些东西被摆在他的桌面上。是杀手故意让我们看见的。”

“这么说，暴风城给这些伤兵的补给是确有其事，只是给镇长贪污掉了？”

“看来是这样。不过，有件事很让我困惑，乔贞。别告诉我杀手是个为伤兵抱不平的蒙面英雄之类的。他没有拿走那些军饷的一个铜币，就好像为民除害了留下‘恶人的罪证’之类的。”

“不。他的目标是南海镇。我来告诉你我的结论吧：杀手是辛迪加的人，并且因为交易纠纷而杀了亨利，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追查这个案子，而且又有一支攻打过辛迪加的军队留驻在我们这里，这一切都表明对他们来说，南海镇是个威胁。他不需要那些钱。他只要一次对我们的警告。我有一些证据表明他早就潜伏在伤兵队伍里面了，这需要你更多的配合调查去证明。”

当然，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外一半乔贞暂时没打算透露给赫尼。

“我们又晚了一步。”狄恩说。

“……是的。”

天已经快亮了，所有人都需要休息。狄恩说要去红鲑鱼旅店附近，同时也可以暗中护卫马迪亚斯，乔贞没有理由限制他的行动。他回到了住处，在强烈的疲劳侵袭下，倒头就

睡着了。这个麻烦的夜晚最初只是由舍尔莉给他的一巴掌开始的，如今却在一片血腥气中结束。

仅仅睡了不到三个小时，乔贞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所惊醒。他警觉地握着匕首打开门，看见满脸不安的赫尼站在门口。

“发生什么了？你不用休息的吗，赫尼？”

“你能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吗？我处理完现场的事情，马上回到家……，”赫尼停顿了一小会儿，仿佛是在搜索合适的词汇，“然后发现舍尔莉不见了。”

乔贞立刻感到强烈的头晕。

当时在酒店，贾洛看见了他用手臂保护舍尔莉。

既然他已经用杜尔莫的头颅进行了挑衅，那自然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情况看起来很明显……”

剩下的话乔贞没有说出来——*我们输了。*

## 15

“乔贞，这说起来非常尴尬。我的近身格斗考核成绩是 A。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打中我的。如果你想逮住那个混账，来硬的可不行。带上南海镇的卫兵也没用，这些业余的家伙只能添乱。你会用枪吗？”

“按你的描述，就算我能瞄准他，也只有抠一次扳机的机会。更何况我又不是丹莫罗巡山队成员。说实话，我也不打算和他单对单。我有一个帮手。”

“帮手？”

“按作战实力，应该说我是他的帮手才对。看起来是时候告诉你了。”

这天早上，乔贞来到了埃林的病房，把关于狄恩和贾洛的事情说了出来。

“噢。原来有这么多内情……真有趣。没想到你和狄恩还有达莉亚竟然是……啧啧啧。”

“你是不是搞错了重点？而且看上去你不怎么吃惊，这让我挺失望的。这整个事件可以说是军情七处最大的秘密，你是第三个知道的人。”

“我比你混进这个世界更早，乔贞。自从知道连哈克曼爵士这样的人都会自杀之后，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吃惊了。”

“这么消极的说话方式可不像你。”

“被那个混账把我当成木头一样雕了两刀，又要忍受这医院恶鬼一般的护士，我难道还不够乐观吗？”

“随你怎么说吧。”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什么事？”

“为什么要把真相告诉我？你难道不怕我这些事情透露给老人？”

“透露给他有什么用，难不成你还能领赏？最主要的原因是，”乔贞说，“我和狄恩都不一定能活着回来。我们俩失败了的话，达莉亚也会死。必须有一个人记住这些真相才行。”

“噢，这么说你是把自己的担子卸到我身上了？好吧，你们都干干净净地去死，留下我回到暴风城，老人一定有一整套特殊待遇为我准备着呢。”

“所以你还是祈祷我们能活着回来吧。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真相，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成果就这么消失掉。当然，我相信你还是能守住这些秘密的。要是我和狄恩回不来，这些‘遗产’就随你处理了。”

乔贞走到门边，又被埃林叫住。

“我听说了舍尔莉的事了。”

“.....赫尼那家伙实在是多嘴。”

“我不是有意打探，只是赫尼昨天在我面前一直念叨着‘舍尔莉危险了，我该怎么办’之类的话，所以我就.....稍微问了一下。”

乔贞皱了下眉头。起初他和赫尼都希望舍尔莉的突然消失和杀手没关系，但是最终在舍尔莉卧室里发现的一种绿色毛絮证明了一切。整个南海镇，这种毛絮只存在于镇长办公室的地毯上。从杀死杜尔莫，绑架达莉亚，杀死镇长，再到绑架舍尔莉，贾洛每次都领先了乔贞一步。

“好吧，知道了就知道了。虽然我和她也没什么特殊关系，但是从工作原则上来说，她一被卷进这件事，我就应该放弃调查才对。”

“原则是处理公事的时候使用的。现在你和狄恩是在处理个人问题。所以，放手去干你的英雄活儿吧，救出两位美人，把那狗杂种抓回来在我面前赔罪。还有，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对乔贞来说，舍尔莉是最不应该被卷入这件事情的人。她只是个普通人。对军情七处的那一套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她对乔贞很重要，唯独这一点不幸地被贾洛发现了。贾洛用和对付狄恩相同的办法对付他。

那个混乱的夜晚之后，乔贞和埃林找到了管理伤兵的队长，才知道这个蠢货整天就闷闷不乐地缩在自己的帐篷里，竟然对自己手下人的作为几乎一无所知。他甚至连一份完整的队员名单都拿不出。没有人知道贾洛是什么时候混进队伍的，也没有人问过他的名字，但是按照一个士兵所说，“他的话很有说服力，我们都信他，愿意按他所说的做”。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赫尼对乔贞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杀手，还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真该死！我们应当怎么办？到哪儿去找他？”

一流的杀人技术和煽动力，这家伙做老人的继承人倒满合适的，乔贞想。

狄恩说：“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实际线索，但我大概能猜到他在哪。既然他是留言给我的，那么就会在那个地方……”

“等等，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弄明白，”赫尼打断了狄恩的话，对着乔贞说，“乔贞，到现在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一身黑衣戴帽子的家伙是谁，凶手又是谁。我能理解为什么凶手抓走了舍尔莉，因为你在和他作对……那达莉亚被抓走又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人突然出现，你又说他是我们这边的。我对这件案子的了解还停留在‘匿名信’的那个程度，现在已经完全迷糊了。”

“我们俩会去找到凶手的，你不要再管了。这已经超出了你的管理范围。”乔贞说。

“或许我可以给你们派一些人手……”

“不需要。”

赫尼上前一步，抓住了乔贞的领子。



“超出我的管理范围？不需要我的参与？我的亲妹妹被绑架了，乔贞。说实话，我已经不关心你们能不能抓到那个混账。我只希望舍尔莉能回来。现在镇长死了，整个南海镇一团糟，我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都不能睡上好觉了，我没办法承受关于舍尔莉的坏消息……”

“这么做正是为了保护你们。”乔贞说。“但是我不能向你解释原因，因为这和军情七处的内部事情有关，任何外人掺进来都是愚蠢的，你得离远点。好好做你的事，等我们把舍尔莉带回来。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乔贞并没有夸大说法。他和狄恩的计划是直接杀死贾洛，切断所有秘密被传播出去的可能。简单地说，他们希望瞒住老人。一旦带上赫尼的人，那么保守秘密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老人的触爪探出的时候，赫尼也难逃其咎。更何况，现在赫尼根本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人手。贾洛在伤兵的掩护下冲破监狱杀死杜尔莫的时候，放出了不少在押犯人。

赫尼只是一个勤勤恳恳为自己家乡工作的人，就算没有这次事件，照样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虽然缺乏一些“专业素质”，但是乔贞实际上是敬佩他的。他不忍心见到绝望情绪入侵这个老实好人的生活。他看着赫尼的眼睛，能感觉到他在尽力掩饰自己强烈的愤怒和不安。这两种情绪一旦混合起来，产生的化学反应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发疯。

“你爱她吗？”赫尼的声音发着抖。“她被绑架了，为什么从你脸上看不到一点焦虑？”

乔贞没有说话。*焦虑不能驱使我把事情办好。*

“算了，不要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我不想听。我恨你把舍尔莉牵扯了进来，更恨我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带她回来吧，乔贞，我只能相信你能办到。如果失败了，永远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否则我会杀了你。”

*杀了我？不。你太善良了。你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的。”乔贞说。

“还有，不知道你还需不需要这个讯息，”赫尼说，“福达尔和瑞安的验尸报告出来了。他们的伤口上都检查出了可以使身体麻木的毒药，这种毒药在进入血液之后立刻就会发作。而且杀死他们的不是一刀，而是两刀。也就是说凶手在他们脖子的同一位置割了两次。这真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混账。你们俩小心一些。”

“很好，这个情报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得离开了。”

乔贞和狄恩是在清晨离开的。他们打磨了武器，带上了一点干粮。当跨上马背的时候，天正微明。他们知道马匹用不上多久，因为很快就会进入山脉。

“那么，”乔贞对狄恩说，“我们有明确的目的地吗？”

“没有确切的地名，但我不会忘记那条山沟。那是我和贾洛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取下他右手的地方。既然他要找我复仇，却又没有直接在南海镇袭击我，那么就一定是选择在结下仇怨的地方进行。达莉亚也会在那儿的。”

“你有和马迪亚斯说什么吗？”

狄恩摇摇头。“什么也没有。”

“你应该和他谈谈的。当然，不是说出你的身份，只是一些随便的谈话。”

“我总觉得……时机未到，没办法开口。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机才合适。我们还是专注在手头的事情吧。”

两人都心照不宣的是：也许从今以后狄恩和马迪亚斯就再也无法见面，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能丧身。就算顺利杀死贾洛，救出了达莉亚，那也将是新一轮麻烦的开始。狄恩不知道怎么对达莉亚表白这一切。

但是这些都不那么重要。

“那么，出发吧。”乔贞说。在军情七处受训的第一天，他就被告知了“工作必须和个人感情分离”，但此刻他心里想的，却只有一个人而已。

## 16

这天下午，乔贞和狄恩找到了那座山中的小屋。它已经很老旧了，从远处看起来像一根丑陋且腐烂的原木。小屋前有块空地，铺着两块已经生满了虫的毛皮。乔贞认出来那是狼皮。小屋的门紧缩着，有三扇窗户，其中两扇被封住了。乔贞从唯一见光的窗户往里看。

“有人吗？”

没有回应，乔贞又重复了一次，然后一个苍老得难以辨清的声音回答了他。

“什么人？”

“只是过路人。想找个地方歇歇。”

“进来吧。门没锁。”

乔贞在推门的时候，以为它立刻就会倒下去，在地板上化为一片雾气。屋子里几乎没有一点光线。

“我看不见你们。”苍老的声音说。

“我也看不见你。太黑了。”乔贞说。

“已经天亮的吗？我不知道。也许我的油灯里还有油。等等。”

乔贞和狄恩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说话。片刻后，屋子的角落亮起了一圈微黄的光，形状如同一只张开五指的手掌。这光照亮了屋子主人的脸。

这个老人闭着眼睛，眼窝深陷，明显是个瞎子。沟壑交错的脸就像曾经摔在了一整地的锈铁钉上。他坐着，膝盖旁边靠着一支被锯短了的猎枪。

“能看见了吗？”老人说。

“谢谢。现在亮堂起来了。”

老人朝左边垂下脑袋，然后又慢慢抬起来说：“你们是不是来杀我的？”

乔贞皱了皱眉头。

“不。我们只是路过。”

老人张开嘴，就像干渴了一整天后等待落雨的人，沉思着些什么。他随后说：“啊。那你们一定累了。这条路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好走过。找地方坐着吧。”

老人用一顿饭招待了他们。他在屋子中央悬挂起一个铁锅，里面煮着的麦糊表面上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气泡。他左手拿起阔口的铁杯，右手用勺子捞起麦糊把杯子斟满了，然后放在乔贞面前。然后是狄恩的。

乔贞握住杯子的时候，发现老人触摸到了自己的手。老人粗砺的手指尖在乔贞的手背上按了按，然后捏了一下食指和中指。

“年轻人。多少岁了？二十五？”

“没错。”

“你呢？”老人问狄恩。

“三十二。”

老人点点头。“吃吧。”

老人端起自己的杯子，让一口麦糊流进他干枯的喉咙，然后说：“你们不是猎人。”

“我曾经干过打猎的活儿，野猪、野鹿什么的，但已经不干了。”乔贞说。

“你现在猎的是人。对吗？”

乔贞没有回答。

“你叫什么？”

“乔贞。”

“那，这边这位呢？”

“没必要告诉你。”

“我能分辨得出来，”老人点点头，“虽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我就是知道。那些和我一样的人。”

“和你一样？”

“一样都是杀人犯。我们追逐目标，取走他们的生命作为战利品。”

“我想你猜错了，”乔贞说，“我确实杀过人。有必要的話，以后还会杀。但不是像你说的的那样。”

“有什么区别吗？我怀疑。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了。啊，我上一次和人谈话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

老人给乔贞和狄恩说了他的故事。

五十年前，他和妻子在这里安家了。他打猎，妻子把剥下来的毛皮加工，然后担到南海镇上去卖。当然，那时候的南海镇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小渔村而已。现金交易是很少有的事，毛皮和兽肉换来的往往是布匹、针线、鱼肉。

“我们生活了十年，却没有孩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有的男人会因为生不出孩子而怪罪、打骂自己的女人，这些男人都是一些畜生。我的妻子那么地温柔、可爱，为了她过得好，我什么都愿意做。”

他们的毛皮制品质量很好，逐渐吸引来了一些行脚商人。商人们付得起现金，为了最先拿到货物，开始直接拜访这一对夫妻。

没有过多久时间，他就意识到了与其和商人们做毛皮交易，不如直接从他们身上取走金钱。

“这都是为了我的妻子。她身子弱，为了满足那些贪得无厌的商人，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干活。弄坏了她的身体赚来的钱，我不想要。”

“第一次的时候，出了点麻烦。看见这个吗？”老人举起右手手掌，上面缺了小指。“我不得不对妻子撒谎，说是修捕狼陷阱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看见她为我而伤心流泪的样子，我下定决心以后一定不能再失手了。”

他们的日子很快宽裕起来。他每次都把商人独自带到外面，回来的时候揣着一把发亮的铜币。他对她说，皮毛都被带到大城市卖了，所以才能换到这么多钱——这并没有阻止妻子日渐增长的怀疑。

有一天，她跟踪了他，看见了他是如何干已经轻车熟路的活儿。

“她哭喊着，叫我‘恶魔’，‘怪物’。那真是太让我伤心了。无论我怎么解释说这是为了她，她都不听，在我面前跑掉了，就好像我会伤害她似的。我们的婚姻就这样结束——她在那一天坠下了山崖。我不知道她是失足掉下去还是自杀的。我没有去找她的遗体，很奇怪，我明明是应该这么做的。”

“从那一天后，我就再也不干那活儿了。这就是我对她的哀悼方式。然后我就独自生活了二十多年，天啊，日子太长了……我也曾到镇里去找女人，但最后都放弃了。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她。而且，镇里的人也开始因为商人的失踪怀疑我，我就再也不去了。”

他独居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看见苍白色火烟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是看见了。我走到火烟升起的地方，在坑洞里发现了一个孩子。他浑身是血，快要死了。我把他抱了上来，才发现他的右臂，”他用手指在自己右肩靠近脖子的地方比划了一下，“从这里被斩掉。”

乔贞看了看狄恩。他的呼吸略微有些加速，眼睛直直地盯着老人。

“我把他带回家，替他包扎，用上了从商人那儿得到的上好的草药。受了那么重的伤，只过了一个月就能下床走路了，两个月以后开始帮我干活，那真是一个好孩子啊。我开始琢磨着把他收做养子。对了，他的名字叫贾洛·凯密尔。”

“后来，有两个陌生人突然找上了我，说要买下他。他只是一个独臂的孩子而已，他们要买去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想拒绝的，但是早些年挣的钱都花光了，我也一天一天地变老，打猎开始困难了。最后我……天哪，那真是一个让人痛苦的决定。”

“你卖了他？”狄恩说。

“听我说完，年轻人。那天晚上，他们都住在我家里，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就带他走。钱已经付了。我睡不着，心跳得厉害，很难受。我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突然间听到了一个声音。从我体内发出的声音。它在对我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解脱。贾洛会留下来，钱也会留下来。释放我吧，我是你的一部分，无论怎么掩藏。我能带回往日的你。’”

他停顿了半分钟，仿佛是在回味那种感觉。

“我带上了刀和枪，来到那两个买家的房间。就在我要下手的时候，贾洛出现了，对我做了这件事。”

他用两只手的食指抬起疲惫的眼皮。两只眼球所在的地方只不过是深黑的洞穴。然后他放下手，掌心朝下地搁在膝盖上。

“他用刀刺进我眼角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兴奋。我马上意识到，他和我内心里住着同一种东西。两个多月来的和善面容都是假象。现在真正理解他的人来了，他该离开我了。或许没有杀死我，也算是他的谢礼。我在黑暗中挣扎了不知多少天，诅咒他，诅咒这个世界，发誓要杀死更多的人。但那只不过是没意义的抱怨而已。我心中的恶魔已经死了，被更邪恶的东西打败，吞吃了。我再也没有能力去伤害别人。”

他把手掌放在胸口上。

“我多么想把它换回来，但是做不到。就像心已经不会再跳动了。你呢？年轻人。也来把手放在心口上。你迟早会听见那种声音的……因为我们都是无可救药的人。”

乔贞放下铁杯。

*我不是。*

天黑了，乔贞和狄恩离开了老人的家。他们骑上马的时候，老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对他们说：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年轻人。”

“说吧。”

“能不能杀了我？”

老人仰着头等待回答，看上去只是要求别人帮忙做砍柴之类的普通活儿。

“为什么？”

“因为我老得抠不动扳机了，不能自己干这事。你看，就连枪在哪儿都找不到。刚才还搁在我脚边的。”

“不，”乔贞说，“我们不杀你。”

他们策马远离小屋。老人在屋外站了很久。一阵风吹来，把地面上的腐烂狼皮挪了挪。

“按你说的，没想到真找到这样一个人，”乔贞对狄恩说，“他提到的两个买家应该就是辛迪加成员。你看上去气色不大好，没事吧？”

“我没事。你注意到他刚才说的苍白色的火烟吗？”

“我也正在想那是什么。”

“那是我干的。把贾洛扔到坑洞里之后，我点燃了一枚信号弹。”

“为什么这么做？”

“我以为……我以为这样或许就能吸引人来，救下贾洛的命。同时我还要拿着他的一只手臂到潘索尼亚面前，装作自己已经杀死了他。我总是这样，懦弱地选择一种看上去可以两全的解决问题方式。十多年来我丝毫没有改变。四年前我重蹈覆辙，带着那三个婴儿离开了达莉亚，又自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最后还是一团糟。”

“够了，狄恩。说这些没有用。”

“乔贞，我真希望能像你那样，做事没有丝毫犹豫。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选择更直接的方式，要么杀了贾洛，要么带着他逃跑。任何一个选择都比现在这样好。”

“我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丝毫没有犹豫。”与舍尔莉重逢之后的几个场面在乔贞脑海中浮现。“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犹豫的机会了。你一定要下决心，狄恩。对你来说，杀死贾洛，救出达莉亚，这是两个目标，不是一个。你一次只能选择一个目标。”

“那你呢？乔贞。杀死贾洛和救出舍尔莉，对你来说也是两个目标吗？”

“不，”乔贞说，“我还要你和达莉亚也活着。”

他们没有再说话。继续跑了一分钟后，两人几乎同时让马停下来。

在前方不远处的山沟内，一缕苍白色的火烟缓缓升了起来，渗进了暗蓝色的天幕。它看上去就像是空气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仿佛十八年来已经出现过了无数次。

“他在等我们。”乔贞说。

## 17

乔贞和狄恩放了马，走进那条山沟。随着离白烟升起的地方越来越近，乔贞也渐渐觉得步子沉重起来，脚底下踩着草堆的响声如同锯子切割生肉一般刺耳。他幻想自己见到的只会是两具尸体。他把手放在了匕首柄上，拔出一半又插回鞘里，就像害怕它会在关键时刻不听使唤似的。

“任何时候都要把主动权抓在手里。”乔贞想起哈克曼爵士的这句教诲，然而这一次从头到尾紧握住主动权的是贾洛。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山沟左侧是绝壁，一阵风从上直吹而下，带来一种腐臭的味道。乔贞没有观察狄恩的表情，心想他正在和自己遭受着类似的心理折磨。他们也没有说话。在树林间穿越一阵后，他们在火烟升起的地方，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一片开阔地的中央，有一团逐渐散开的白烟，是信号弹使用过后的痕迹。在白烟的旁边，达莉亚和舍尔莉背靠着，被绑在一根柱子上。绳子同时绕过她们的脖子、腰部和脚踝，双手交叉在背后，嘴巴被布条蒙着。在柱子的上方，悬挂着一把三尺多宽的月牙形刀刃。刀刃由一根绳子牵引着，绳子绷得紧紧的，尾端捆在地面放着的一件不知装着什么的灰色包裹上。

乔贞睁大了眼睛，仿佛感到四周的黑暗都在朝自己压来。这是一个行刑台。一旦牵引的绳子断了，或者把沉重的灰色包裹移除，那把巨大的月牙形刀刃就会落下来，让达莉亚和舍尔莉同时丧生。

两个女人看见了他们，并没有挣扎或是求救。因为距离还远，乔贞看不见她们眼神，但立刻察觉到她们没有剧烈的反应，是因为已经被这样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吃不喝，体力已快消耗殆尽。更何况头上还悬着可以轻易把人一分为二的凶器。



乔贞没有能够保持冷静。狄恩感觉到的某种危险，他没有感觉到。他冲了上去，连狄恩的那声“等等”都没有听进耳里。长久以来一直表现出的镇定，以及强行压抑自己心中的真实感觉，让他成了一股拧得过紧的绳。现在这绳终于断了。

乔贞想要立即把两人解救出来。毕竟他和刑台之间只有不到三十米的距离而已。他确实先看了一眼刑台前的地面，确认没有可见的陷阱，并且设想要是贾洛中途杀出的话，他会尽力抵挡。但他估计错了。

离刑台还有一半距离的时候，乔贞突然感觉到右边大腿上被什么东西给捅了一下，然后听见锐利的铁器扎进泥土的声音。他被迫停下脚步，低头看着。一把一米余长的标枪状武器穿透了他的大腿，然后深深刺进地面。

那是乔贞从未体会过的疼痛，一种无法抵御、无法让人做好承受的心理准备的剧痛。他仿佛能看到自己大腿的肌肉和神经被绞得一塌糊涂。标枪上不均匀地分布着倒刺，钩进肌肉里，难以拔出来，更何况另一头还深扎在地面里。他脸色发白，眼前一片昏黑，但是却还要用左脚强撑住，不让身体斜下去——那样会让右腿立刻报废，或者直接让撕裂的伤口延伸到股动脉。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会在行动前冷静规避危险的人。看来我想错了。”

伴随着这个初次听见的声音，乔贞看见贾洛从刑台后的山壁上跳了下来。那并非一个很隐蔽的掩藏位置，这让乔贞不得不诅咒自己的轻率。*要蠢到哪种地步才能在战斗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被敌人制服了？*

贾洛站在了刑台前。他唯一剩下的左臂异常粗壮，正是这左臂朝乔贞掷出了标枪。他腰带上挂着一把弯刀，就像把悬在刑台上的巨型利器缩小重铸而成。

乔贞看到狄恩拦在了自己面前，把双匕首拔出。他感觉到狄恩在强迫性地注视着贾洛，不让自己的视线移到受着折磨的达莉亚身上。但达莉亚在望着他，泪水从她满是沙尘的脸上滚落。蒙在她嘴上的布条强烈地起伏着，因为她想说话却无法出声。

*这就是他俩在分开四年后的重逢，乔贞想，就是这样一团糟的情势。我本来可以让情况不是这么糟的。我对不起他们。*

当然，还有舍尔莉。乔贞和她的眼神交汇了，虽然他并不想这样。两秒钟后他不得不把眼睛移开，因为他觉得舍尔莉是在表达对他的指责和失望——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终于见面了，狄恩。”贾洛说。“我倒还记得你现在的眼神。就像当年你把我扔下山谷之前的眼神一样。就像一个想做坏事却又下不了决心的小孩子，哈。”

“让他们走，”狄恩说，“然后我们来了结。这一切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啧，自大的毛病也没改。我不光要和你了结，还要和你后面那位自信满满的大侦探做个了结。老实说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你是我今天的主菜，他是饭后甜点，明白了吗？”

乔贞伸手去握匕首柄，却发现自己几乎难以并拢手指。腿上的创口在迅速地消耗他的体力。听见贾洛侮辱性的话，他只能尽力使自己不要过于愤怒，因为第一次不理智让他被标枪贯穿右腿，第二次不理智也许就会让他丧命了。

“我并不想对你做那些事。是潘索尼亚逼我的。”

“不要担心。杀死你之后，我自然会去对付他。只不过这需要更多的准备，而且必须和我们辛迪加的伟大事业集合起来，但这并不表示我会让你多活一天。”

“我在你跌下去的地方点燃了信号弹，你知道的。我希望你能够得救。”

“怎么？你想在我被背叛这么多年之后才‘承认错误’？我都快忘了有右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如果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我放过你们的话，那你可就太可悲了。”

乔贞明白，狄恩说这些话并不是对贾洛有所求。狄恩只是在为自己年少时犯下的罪过进行告解。这是自愿的，不需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逃避与贾洛的战斗。

“后来我去过你跌落的地方，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野狼来过的痕迹。知道你也许真的活了下来，我当时真的很高兴。”

“你还想说什么，大可以到地狱之后再说。不用担心，你马上就会有伴的。”

“不，我想说的就这么多。该是时候我们来结束这一切了。”

乔贞能从狄恩的声音中听出他的沉着。这种感觉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强烈地表现在狄恩身上。今天，他已经准备好了在一生中杀死第一个人，虽然这个人早已在十八年前死过一次，并且彻底蜕变。

“啊，等等，这些怀旧的话还差点让我忘记了一件事。”

贾洛朝后退了几步，站在达莉亚身前，举起弯刀。

“不要动，”他说。“否则她会比你先死。我可以现在就割断她的喉管，但是听了你那么诚实的道歉，我打算给你一个机会。你们以为这刑台是做什么用的？这么说吧，这不是我临时的发明，而是我们组织在处决叛贼的时候最常用的东西。”

他一说完，来到了牵拉着刑台顶端利刃的绳子前，把弯刀尖端刺进了绳子绑着的包裹里，然后拔出来。一缕缕细沙从包裹的破口溢出，洒在地面上。

在这一瞬间，乔贞的心脏几乎都要停止了。

灰色包裹是一个沙袋。随着沙子的渐渐溢出，包裹对绳子的牵制力越来越弱，刑台顶端的利刃就会下落劈开被缚在柱上的人。

“明白了吗？有这种刑具在，我们的处决就能弄出很多种变化来，有时候也利用它来拷问。这就是我对你的仁慈。尽你所能地来尝试干掉我吧，在沙子漏掉足够的份量之前。”

达莉亚和舍尔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们虚弱的身体开始挣扎起来，过于紧张而激烈的呼吸预示着另外一种危机——她们很可能在刀刃落下之前，就因为布条吸入太深，窒息而死。

“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乔贞发出无意义的咒骂。他已经渐渐适应了腿上的疼痛，伤口也没有流太多血，但如今看到这一幕，再次让他感到大脑一阵难受的恶心和眩晕。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贾洛左手拔出了弯刀。“如你所愿，狄恩。我们来做个了结吧。”

狄恩回头看了乔贞一眼，然后冲了上去。锐利的交刃声在他和贾洛之间立刻迸发出来。

也许最好的情况就是狄恩打败了贾洛，然后救下达莉亚和舍尔莉。那样一切就完结了，干净利落。但是乔贞明白狄恩最后留给他的眼神是什么意义：准备好，一旦我失败了，一切事情就会把握在你手上。

乔贞深呼吸了一次，尽量让自己平复下来，忘记自己被限制住的右腿，然后伸手去尝试握住匕首柄。尝试几次之后，他的指头终于能顺利合拢了。他不喜欢自己的命运被把握在其他人手中，但是如今他能做的，只是看着这场决斗，然后做好准备。绝对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

## 18

现在乔贞所能做的，只是看着。

从来没有人能像狄恩那样使用匕首。他用不可思议的技巧，让匕首这样小体积的利器变化出海潮一般令人恐惧的攻势。和他对战的人，会觉得自己沦为海上暴风雨中破了帆的

一艘小船，面对着雷云、狂风和波涛，惶然无所作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乔贞不会相信这世界上有人的白刃格斗能力能和狄恩相比。但眼前的事实让他不得不承认，贾洛至少拥有和狄恩对等的实力。

贾洛自如地操纵着弯刀，将异常强壮的左臂的力量彻彻底底传送到刀刃上，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再大的浪潮也无法掀动。虽然处于守势，但这座冰山上那些预示着恶兆的冰棱，却随时都可能割断任何一个鲁莽者的喉咙。

乔贞明白，就算他没有被钉在地面上，这也是一场他难以参与的战斗。他的技巧在这两人面前只不过是孩子的魔术。虽然过去常常和狄恩对练，结果各有输赢，但那时候的狄恩连一半实力都没有发挥出来。但如今，乔贞相信狄恩已经做好了杀死贾洛的心理准备。他已经不需要留手了。

可惜，这不是一场公平的决斗。

狄恩在决斗中精确地捕捉着各种声音：剑刃碰撞，空气撕裂，脚步踏破沙尘。这些声音能更好地指示他的战斗。然而，另一种和战斗完全无关的声音，彻底地占据了他的大脑：沙子一缕一缕泄露的声音。他仿佛能看见那些微小得可怜沙子，一粒一粒地堆积成山丘状；与之同时，牵引着绳子的沙袋却在逐渐缩小下去；紧绷的绳子缓缓松弛开来，放任那巨大的刀刃往下滑落。

这让狄恩成为了首先被击中的人。他的匕首没能完全阻止贾洛弯刀的去向，左上臂出现了一条四寸长的伤痕。虽然只是很轻的伤，却让他自己惊愕不已。他抬起左臂看看，就像不相信那道伤痕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这是乔贞第一次看见狄恩在战斗中受伤。他明明能够避开这一击的，乔贞想。

“怎么，不知道你也是会流血的吗？肖尔少爷？”

面对贾洛的言语挑衅，狄恩再次发动了攻势。事情从这时候开始变得不同了。他因为没法全身心投在决斗上而受伤，这次受伤又使他不再冷静。沙子落地的声音在他脑中越来越嘈杂刺耳，让他好几次不由自主地把视线投向达莉亚那边，结果又受了好几处伤。

“你在做什么？狄恩！”乔贞不由得喊了出来。

狄恩朝后退了一下，和贾洛拉出数米的距离。他比对手要疲劳得多。

“这样下去不行。”狄恩说。

“看来尊贵的肖尔少爷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瞎胡闹了。”贾洛一挥弯刀，将一排血渍洒在地面上。他回头看了一眼刑台，继续说，“放心。我们还有时间……只要不是太挥霍就行。”

悬在刑台上的刀刃已经下降了好几寸。因为沙袋的破口逐渐在沙子的冲力下扩大，刀刃下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达莉亚和舍尔莉再次放弃了挣扎，她们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来做无意义的事。

乔贞只能尽量让自己不朝刑台看。

“狄恩，”他说，“集中精神，干掉那个混蛋。这是你现在唯一该做的事。”

“我还是没办法像你那样……”狄恩说。

“你说什么？”

“……‘一次一个目标。’看来我是不能接受你的忠告了，乔贞。很抱歉。”

乔贞想起了半个小时前他对狄恩的告诫：

“你一定要下决心，狄恩。对你来说，杀死贾洛，救出达莉亚，这是两个目标，不是一个。你一次只能选择一个目标。”

狄恩做不到。他打算延续自己十多年来的行事方式。

沙袋的破口突然间泻出了一大捧沙子，是因为底部塌陷而猛然漏出的。刀刃瞬间下降了一大段距离，乔贞仿佛能听到它割破空气的声音。他再也无法强迫自己不朝那边看——刀刃几乎就要够着她们的头顶了。

如果情况再不改变，她们很快就会死。

看到狄恩把左手中的匕首翻了一圈，用手指捏住刀刃，乔贞明白狄恩要做什么了。他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去阻止。

“换架势了？”贾洛说。“没区别的。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狄恩左手猛地一抬，把匕首掷了出去，同时向贾洛的方向疾冲。贾洛弹开了朝自己喉咙飞来的匕首，猜测狄恩会朝自己做自杀性攻击，便抬手防御，结果狄恩却朝他身旁奔了过去。他跑到了沙袋前，用空着的左手一把绞住绳子，把刀刃往上提回到顶部，然后让绳子在自己左上臂紧紧缠绕了一圈，再把它和沙袋连接的那一截割断。

狄恩要一次完成两个目标。杀死贾洛，救出自己的妻子。没有足够的时间割开缠绕在她身上的那好几道绳子，所以他只能这么做。他就那样抓着绳子，把两个女人的生命系在自己的左手上，把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右手的匕首上。

“你在侮辱我吗？”贾洛突然大吼起来，“你以为只有右手就能抵挡我？”

他朝狄恩冲了过去，接下来的事情在一瞬间发生了。这明明是快得让乔贞的肉眼难以捕捉的一幕，但是后来无论过了多少年，他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在这一瞬间发生的事。

狄恩挥刀斩向贾洛，却被避过。贾洛闪到了他身后。因为左手被限制着，难以转身，狄恩没有抵抗住贾洛的攻击。

弯刀插进了狄恩的背脊上方，然后一直朝下割裂到左后腰。这剧痛让狄恩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贾洛把弯刀扔在地上，迅速解开原先环绕在狄恩左手上的绳子，让它在狄恩的脖子上绞了一圈。

“既然你这么急着用自己的命换她们的，我就遂你愿吧。”

贾洛狠狠地一脚蹬在了狄恩背脊的伤口上。狄恩身子朝前一倾，绳子剧烈地绷直了。

乔贞听到了狄恩颈椎被折断的声音。

狄恩头一低，匕首从手里跌落了下来。他双手垂着，几乎是跪在了地面上，膝盖离地仍有一寸多。他的躯体代替了沙袋，牵拉着那刀刃，不让他落下。

乔贞听到了达莉亚那声让人难以承受的哭叫。布条遮掩下的声音，反而更加强烈地让乔贞感到心脏一阵发颤。好几秒内，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看见狄恩低垂的头颅，没有生命力的双手，还有从背部一直流到地上的鲜血。乔贞仿佛能看见那些鲜血不仅渗入土壤，还淌入了海洋，浸透了天空。

贾洛拿起弯刀，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狄恩的躯体好一阵子，然后又看看乔贞、达莉亚和舍尔莉。“如果没有你们在场，我的复仇也许更畅快得多。现在我并不开心。”他说。

“……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乔贞说，“我们还没有了结。”

“我先前说狄恩是主菜，你是饭后甜点，看来我错了。现在的你，只不过是桌布上剩余的一滩残渣。你和这两个女人都是。看看他这幅模样！军情七处的贵公子，暴风城的宠儿！最后却像个盗窃犯一样被绞死。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命运。”

“不要用军情七处这个词来贬损他。他不属于军情七处。只有我们这些杀了人也不会做噩梦的人才是。”

“够了。这件事情的乐趣已经到此为止，就让我来收拾掉你们这些残渣吧——噢，还有个小马迪亚斯要料理。不过我想我大概会把他留在身边。好了，总之你们是见不到那一天的。”

贾洛执着弯刀，走向乔贞。他的动作很慢。没有什么好急的。

当两人足够近的时候，乔贞举起匕首，却被贾洛长鞭一样挥舞的刀刃轻易弹飞。在下一秒钟内，贾洛就已经闪到了乔贞身后，把弯刀抵在他的脖子下。

“好好看看眼前最后的景色吧。”

朋友的尸体，被绑在柱子上的前恋人，这还真是让人难受的死前景象——乔贞心想。  
*但是我不打算就这么结束。*

在贾洛拉动弯刀前，一种沉闷的破裂声突然从他和乔贞之间迸发出来。他不由自主地朝后退了几步，低头看着自己的腹部，发现有一块焦黑色的印痕在衣服表面扩散。他把手按在那个位置，然后拿起来，上面沾满了乌黑的血。

贾洛抬起头，看见乔贞的背部皮甲的中央有一个小洞，洞口冒出一阵刺鼻的气味。

“枪……？你竟然藏在背后……？”

乔贞把手从背后抽出，握着那把锯短了的猎枪。这正是一直靠在瞎眼老人脚边的那一把，是乔贞在离开的时候擅自拿走的。他从没想过自己糟糕的枪法加上这把古旧的火器可以击中贾洛，但是如果是零距离就不一样了。他一直在等待着贾洛贴近自己背后的唯一机会。毕竟对于贾洛来说，从后割断喉管还是他最擅长的杀人方式。

他没有多说话，开了第二枪。这一发子弹打进了贾洛的心脏。贾洛双臂展开，重重地仰面倒在了地上。他似乎在死前说了些什么，但乔贞没听清。从他身上两个弹洞里流出的鲜血，把他的弯刀浸在了一片红雾之中。

乔贞猛然间有一种全身虚脱的感觉。又或者是什么看不见的压力把他的大脑全部榨干了。

“对不起，狄恩。最初我不应该冲上去。但是后来跑到绳子那儿的应该是我。”乔贞开始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起来。“而且我应该先把这个计划告诉你……我都做了些什么？一次一个目标只是狗屁大话。不能活下来就什么都无意义……”

他看着舍尔莉和达莉亚。然后他又看看自己仍然被钉着的右腿。

“等等我，我马上就来救你们。马上……马上。等我。”

乔贞明白，狄恩背部的伤口仍然在往外淌血——这同样会减轻重量。就算这不足以让刀刃落下，山林中的野狼也迟早会顺着血腥气到这儿来。他必须立刻解救她们，那样事情才算真正结束；要做到这件事，首先就要让自己的右腿能活动。

他试图拔了拔插在地面的标枪头。扎得非常深，他无力的手没办法直接拔出来。但是还有一个办法。

他拿着猎枪，对准地面开了一枪。土壤飞散开来，标枪前端松脱出来了，但这一次震动传递到乔贞的右腿伤口内，他痛得立刻倒在了地面上，几乎要把自己的牙齿都咬碎了。

但是这样还没完。他不能拖着标枪爬过去，必须把它取出来才行。但是上面那些倒刺让他没办法直接拔出，于是他对准从大腿上方刺出的那一端，又开了一枪。

他终于疼得叫出了声来，嘴唇也咬破了。他仰面躺着，腹部随着艰难的呼吸剧烈起伏。眼前的景物开始模糊了。他看了看刑台的方向，又看看标枪——没有击断。只是扭曲成了古怪的形状，并且一片焦黑。

“等等我。……我马上就来救你们。狄恩，等我把你脖子上那玩意解下来……。舍尔莉，多等我一下，一会儿就好……。”

这些话到底说出了口，还只是留在脑袋里，乔贞自己也不知道了。他脑袋里已经没有了过去，没有了未来，只剩下当前这一刻。他摸到一块硬石头，用它去砸标枪上差点就被击断的那一截。每砸一下就是一次难以言说的剧痛，每砸一下他就要失神好几秒钟。砸到第五下的时候，他终于失去了意识。

在合上眼之前的一瞬间，乔贞仿佛看到苍白色的火烟在夜空中飘过。它盘曲着，缠绕着，向山脉尽头和远方的海岸飘去。



海上暴风已经过去了，阳光把南海镇里被雨水泡了很多天的泥泞道路渐渐晒干。渔民们晒出渔网，修补船帆。一排载客船只停留在海岸边。

乔贞登上了其中最大一艘船的甲板，来到普通舱的入口，然后遇见了舍尔莉。

“噢，”她说道，“你来了。”

“我应该来看看。赫尼告诉我，你和大卫会乘这艘船离开。”

“这个地方不方便，我们还是上甲板去吧。”

她说“不方便”的时候，看着乔贞的右脚。普通舱入口的走廊上太狭窄，又人来人往，身体磕碰的事儿常有，对如今拄着拐棍的乔贞来说确实不方便。

上楼梯的时候，舍尔莉伸手扶着乔贞。乔贞想说“没事，我能行”，却没有说出口。

他们回到甲板，把身子倚在围栏边，望着码头上的人群。

舍尔莉先开了口：“你的腿能好吗？”

“得休养一阵子，不过会没事的。再说，这拐棍是借来的而已，迟早我得把它还掉。”

“那就好。”

“听说你和大卫要去暴风城。”

“也是赫尼告诉你的？”

“是。所以说，你哥哥是个会处理麻烦，同时也不知不觉制造麻烦的人。”

舍尔莉笑了笑，然后平静地吐了口气，面对着乔贞说：“我们计划在那儿开个小酒店。然后结婚。”

乔贞点了点头。

“听起来不错。”

“乔贞，我……”

“真的不错。你们的酒店估计什么时候能开张？现在我还得留在这儿帮赫尼一些忙，如果那时候我也回到了暴风城的话，也许会做你们的第一个客人。”

“别这样，你让我觉得难堪了。”

“我不是在发牢骚什么的，呃，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吧，刚才的话我收回。”

“你都在说些什么呢。”

“我自己也不明白。”

在决战之夜的最后，是大卫收拾了残局。他不顾赫尼的劝阻，对他说“我不管这件事背后有什么东西，我只是想找回我未来的妻子”，顺着乔贞和狄恩的马蹄印找到了他们。他在追踪足迹方面是个意外的好手，因为作为行脚商人，他常常需要在偏僻的地方寻找可能成为客户的人群。

他还找到了被乔贞和狄恩放走的马。救下舍尔莉和达莉亚后，他让她们骑马回到南海镇搬救兵，给昏迷的乔贞做了简单的包扎，生起火防备狼群，守候着直到救援的人到来。

“但我明白一件事情。”乔贞说。“这次是我没有办法留住你了。就好像四年前一样，不过立场恰好反过来。”

“乔贞，对不起……但是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你经历了很多让我没办法想像的事。但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姑娘。”

“你是指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不，只是说我真的没办法和你一起承受那些事情。我只是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一个家之类的……我也说不明白。”

“我了解的。”乔贞说。*但是你不需要和我一起承受糟糕事情。难道你不明白我会不计代价保护你？*

“我得回到舱房里去了。大卫会担心的。”沉默一阵后，舍尔莉说。

“好吧。我也得去看望一个人。”

“抱歉上次打了你。”

舍尔莉在乔贞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乔贞没有看她的眼睛。

“再见了。”

“再见。”

舍尔莉转身离开了。当她走下楼梯，消失在舱室走廊的时候，乔贞看着她的背影。还是那件靛蓝色的裙子。海风把她的长发吹向一边，露出颈后一条紫红色的印痕。那是被绑在刑台上留下的痕迹。看到这伤痕，让乔贞的心一紧。

*这是因为我而留下的。*

这不是永别，因为乔贞不久之后会回到暴风城，就会再看见她。但那时候事情已经不一样了。她不再是乡下姑娘舍尔莉·马雷布，而是舍尔莉·朗斯顿夫人。

乔贞使劲深呼吸了一次。他觉得有看不见的墙壁在向四面朝自己逼近，要逐渐把他隔离于这个世界。他缓慢地呼气，想像着自己的气息把这片墙壁推开来，让自己不至于被隔绝于眼前的现实世界。

他必须让自己迅速平静下来。因为船很快就要开了，但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他从甲板另一侧的楼梯进入了贵宾舱。这儿的走廊比普通舱的宽敞多了。他在其中一个舱室的门口，看见了达莉亚。她的面容仍然很憔悴。前几天早上，乔贞把狄恩带着三个婴儿离开暴风城的事情告诉了她。

“我知道你会来送我的。”

“恩，来看看。”

达莉亚示意乔贞进舱房坐着，乔贞摆摆手，然后说：“小马迪亚斯在里面吧？那我不打扰了。一会儿我就走。”

“你和舍尔莉……？”

“我刚才从她那儿来的。我和她之间该说的都说了，不用担心。”

“……我明白了。你还好吧？”

“我没事。”

又一阵沉默。但是乔贞明白，这和刚才与舍尔莉之间的沉默，完全不是一回事。达莉亚右手举起，用掌根遮盖住眼角，突然间流出了眼泪。

“我还是不敢相信。好不容易才见到他……”

“有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

“我真希望那天我就这么随他一起去了……”

“别说傻话。我们都尽力了，达莉亚。”

“我不是那个意思，乔贞。你救了我的命，替他报了仇……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

乔贞看着达莉亚的眼睛。现在就有一件事等着我去做。

达莉亚擦了擦眼泪，她的丝质袖子因为沾上了泪水而从粉红变成棕红色。她说道：“乔贞，有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我。先前我试过问你，但是你总是避着……你把他葬在哪儿了？我只是想以后可以去看看他。你该不会是怕我透露给老人吧？不可能的。老人不配知道这些事。”

“我知道你不会透露出去的，但是在告诉你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达莉亚，你一定要诚实回答我。”

“不管是什么问题，天啊，快问吧。”

乔贞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憋着，右腿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却花了他太长时间来开口。

“达莉亚。”他说。“是不是你杀死了福达尔和瑞安？”

乔贞能够感觉到达莉亚在一瞬间暂停了呼吸，还有她仿佛不经意地瞥向墙边，然后又回到他面前的视线。

“你在说什么啊？”达莉亚说。“我不明白，你把我弄糊涂了……”

乔贞摇了摇头，咬着嘴唇内侧。

“你在骗我，达莉亚。我说过一定要诚实回答的。但是你没有这样做。”

“什么……？我真的糊涂了，乔贞。你到底……”

“我为这一切事情几乎丢了命，现在只想得到一个事实。事实是不能被否认的。”

“贾洛杀死了他们俩，这我们都知道，我不知道你在气恼什么……”

“够了！”

乔贞猛地一拳砸在墙壁上。他知道达莉亚真的被他吓坏了，因为她身子猛地一缩，又流出了眼泪。但是这样的眼泪，对乔贞已经没有用处了。

他说：

“既然你不知道，我就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贾洛杀死福达尔和瑞安的证据，无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也没有。我甚至没有确认他的动机，却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为了引出狄恩，杀死了你的两个随从。达莉亚，我发誓，我真的觉得如果事情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就好了。但是所有事实都在告诉我不能满足于这样的结论。

“贾洛为什么选择先后杀死福达尔和瑞安，而不是一夜间干掉他俩？又或者他为什么不对埃林下手？反正这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凶手之所以这样选择目标，一定是有某种意义的。

“我注意到了福达尔每三个月一次寄给狄恩的信。就算福达尔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不想信件的内容外泄，但那些封口上的蜡还是太多太厚了，而且打开信封后，我发现了一些嵌在蜡底里的纸屑。我开始怀疑这些信封在从暴风城寄出前就被打开过。

“福达尔的死和瑞安的死有两个一致的地方。首先是他们都穿着一些正规的衣服，说明他们不是在睡梦中被杀的。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他们都是半夜里要去见某个人，然后才被杀死。

“但是，最关键的一致处是他们的致命伤。赫尼的尸检报告证明，杀死他们的是在脖子同一位置割的两刀，而不是一刀，同时还检查出了一种可以麻痹身体的毒药。一听到这件事，我就产生了怀疑，在听过埃林对自己被袭击的描述，和贾洛交过手后，我终于确信了：杀死他俩的不是贾洛。他是为自己一击毙命的技术而自豪的人，绝不会用上毒药，或者在要害割上两刀。

“最后，福达尔和瑞安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红鲑鱼旅店周围安排了守卫，却最后没有找到丝毫刺客侵入的痕迹。我们最初把这归结于贾洛的技术高超，但假如他的潜入能力真有这么厉害的话，为什么后来却需要煽动伤兵来制造混乱，再把你绑架走？最直接的答案是——凶手不是他，而是原来就在屋子里的某个人。你想听听我对整件事情的推测吗？”

“乔贞，别说了……”

达莉亚的声音很微弱，但乔贞的声音却渐渐提高了。他难以控制自己。

“无论如何我都会说出来的，既然你不肯承认的话。首先，你早就在福达尔的每封信寄出之前就拆看了，知道他一直和狄恩保持联系。由于狄恩从来没有任何回信，即使福达

尔也不知道狄恩的确切隐居点，就算你亲自过问也没用。所以你打算等待一个去南海镇的机会，直到瑞安的出现。

“瑞安承诺你可以见到狄恩，但是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是想从中捞取某种好处，比如把你的情报卖给辛迪加。你知道他是在骗你，但你表面装作相信，然后来到了南海镇。你马上想到：要利用福达尔引起狄恩的注意，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他。毕竟老人迟早会找到这里，你没有无限的时间在南海镇等下去。

“在夜里，你来到福达尔的房间，他匆匆忙忙地穿上一些衣服见女主人，却被你在脖子上割了一刀。你知道自己没有信心能一击毙命，就在刀子上涂了能麻痹身体的毒药。你用第二刀取走了他的性命。

“福达尔的死引起了瑞安的紧张。你知道他和辛迪加的联系，为了避免他引起麻烦，你就用相同的手法杀死了他。

“最重要的是，杀死他们两人，对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四年前，你的两个仆从被杀死了，然后狄恩走进了你的生活。你希望这一过程会重现——”

“乔贞，……求求你先停一下好吗？……”

“最后，或许四年前的一切都重现了：两个仆从的死，你被绑架，我和他的会面，共同把你救出来——只有结果不一样。这次他永远离开了你的生活。如果我哪里弄错了，请你说服我吧，达莉亚。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就是事实。我唯一弄不懂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天哪，你是怎么想的？为了见狄恩就往无辜的人脖子上割两刀？”

“……别说了，乔贞。我不该这样。狄恩，对不起……我……我都做了些什么？”

达莉亚背靠着墙壁，慢慢瘫了下去，最后坐在地面上，脸深深地埋在双臂里，身体不住地颤抖。乔贞能清晰地看到延续在她手臂上的两道泪痕。

半分钟后，达莉亚站了起来。她用发颤的声音对他说：

“乔贞，你是在什么时候确认……？”

“在我和狄恩出发去救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刚拿到尸检报告，一切就很清楚了。我后来亲眼看到贾洛的战斗方式，再次肯定了关于凶手杀人方式的结论。”

“那么你有没有告诉他……？”

“狄恩？不，没有。毕竟那时候首要的事情是救出你，我不希望有别的事情让他分神。假若他能活着回来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但如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那么，我还是他的‘海螺女孩’，而不是一个杀人犯吧？”

“你永远都是他的‘海螺女孩’，达莉亚。”

“谢谢，乔贞，谢谢你……”达莉亚擦了擦眼泪，“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我是她们中的第一个。”

“‘她们’？”

“狄恩应该告诉过你，老人专门挑选一些年轻男女，强逼他们生下孩子。我是那些女人中的第一个。”

乔贞皱紧了眉头。他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听完了达莉亚的叙述。

达莉亚的家族和肖尔家族是世交。后来因为战乱和分裂，达莉亚的家族没落了，这时候老人出现了，答应资助这个家族，条件是把达莉亚收做养女。

“他教会我很多事情。怎么欺骗，怎么不动声色地下毒，怎么利用别人来达成目标……我学得很快。假如不这样做，他立刻就会停止对我们家族的援助。有很多次我都想逃跑，但是父亲和母亲苦苦哀求我……”

老人认为达莉亚会是狄恩的最佳配偶，能为他生下最优秀的继承人。他策划了那次绑架案，让达莉亚和狄恩得以结识。

“狄恩不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还要想尽办法让我这个欺骗者开心，这让我真地爱上了他。本来不该这样的，老人只要求我引诱狄恩，然后生下儿子而已。但我不愿意这样。我要成为他的妻子，和他永远在一起。”

老人对事情的结局很不开心，但他也不能公开阻挠两人的婚礼。因为出色的社交能力，达莉亚很快就在暴风城的贵族圈子里站稳了脚跟，开始暗中和老人对抗。

“我原来已经下定决心在孩子出生后，把这一切都对狄恩坦白的。但是他却离开了。我的整个生活都成了一片混乱的漩涡……只有小马迪亚斯能让我平静。但是，发现可能可以通过福达尔和狄恩相见后，我发现自己内心可怕的一部分开始苏醒了。你说得没错，一切都重现了四年前的景象，我也变回了在真正爱上狄恩之前，那个擅长骗术和制毒的我……”

乔贞心里突然响起了瞎眼老人的话。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解脱。释放我吧，我是你的一部分，无论怎么掩藏。我能带回往日的你。我们都是无可救药的人。

“福达尔不仅仅是对我忠心而已。他嫉妒狄恩，不希望我和他再见面，所以关于他和狄恩通信的事情，一直守口如瓶；然而又因为不想刺激狄恩来直接找我，不敢中断通信。而瑞安……我曾经骗他，只要他能帮我见到狄恩，我就愿意做任何事。我用类似的理由骗他们在夜里见面，然后杀死了他们。”

达莉亚的泪痕已干了。她表情显得舒缓起来。

“乔贞，我觉得心里好受不少……我终于不用独自受这些秘密的折磨了。”

“你能这样坦白，我很高兴。”

“你一直都是我和狄恩最好的朋友。我和他互相不会透露的秘密，却都说给你听，这是为什么呢？乔贞。你就是这样让人不知不觉吐露心迹的力量……船快要开了。在说再见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想听你说说。”

“你讲吧。”

“在我对福达尔下手的那天晚上，他看见了我做的事……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真地很后悔。要是他变成老人那样的人，那我该怎么办？”

“没事的，达莉亚。他是你和狄恩的血液，一定会长成一个好男人，一个和阴谋啊谋杀啊都不沾边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

“真的吗？”

“当然。我非常确信，而且是有证据的。我凡事都爱讲证据。”乔贞说。“还记得那天早上，我到你的房间去找小马迪亚斯问话吗？那小子给了我一个非常坚定的拒绝眼神。那时候我确实产生了一点不好的联想，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母亲而已。谁能说他不是个好小子？”

“谢谢你……。”

“还有，刚才说的狄恩的事……”

达莉亚摆摆手。



“不用告诉我了，毕竟我一开始没有对你说实话。而且，当我想见他的时候，我明白自己该去哪里找他的。”

她把右手搁在了心口上。

乔贞目送着船只离开了南海镇的海岸。那时候是傍晚，夕阳把平静的海面染成了温润的橘黄色。乔贞只想快些回到旅店，吃点东西，然后睡觉。他必须得睡一场没有梦的大觉，让所有的痛苦、失落不能随着梦魇侵入他的脑海；不然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害怕自己会疲劳得难以为继。

## 尾声

“埃林，你今天晚上去把这个人调查一下。还有这个、这个、和这个。”

“你在说什么鬼话啊，乔贞？你干嘛自己不去？”

“今天晚上我没空。”

“我也没空。磨坊老板的女儿在旅店二楼等着我呢。”

“去你的吧。我们的时间很紧，哪能让你这样浪费。”

“真要这么说，那我们俩分摊。你调查这个和这个……”

“不行，都由你负责。我没空。你不去的话，我就把上次你对马库斯 乔纳森的侄女做的事情告诉他本人。听清楚了没？”

“你……！”

这天夜里，支走了埃林 提亚斯后，乔贞拿着一瓶上好的晨露酒，来到米奈希尔码头的岸边。这是他俩第三次合作任务了。按照老人的安排，他们俩以后也许还会长久地搭档下去。

离那次南海镇事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

乔贞抬头看了看月色。一种很熟悉的温暖感在他胸膛中扩散，却又让他把握不住，很快地消逝了。

他在岸边的石头地上盘腿坐下，喝了一口酒。月光照在酒液上，闪耀出一种清冷的光芒。然后他从皮甲内袋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把它搁在身前。

他闭上眼睛，开始回忆起很多事情。就在眼前的水面上，曾经漂浮着一艘船。在这艘属于达莉亚的船上，他第一次见到舍尔莉，握住她纤细的手腕。后来，也是在同一艘船上，举办了一场舞会，庆祝达莉亚从绑匪手里被救出来。在舞会上，他第一次吻了舍尔莉，不过有点儿分心——他偷偷瞄了一下同样拥在一起的狄恩和达莉亚。那时候，我真希望这舞曲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他不是很会跳舞，但他能够搂着舍尔莉的腰，就这么转啊转啊，直到天昏地暗。

乔贞睁开了眼睛。他拿起长方盒子，打开。

他从来没有把狄恩葬在任何地方。狄恩唯一的家是达莉亚身边，但他已经回不去了。乔贞心想，把你留在这里该不会有异议吧？狄恩，我最好的朋友和战友。

他将盒子中那些灰白色的粉末，慢慢地倾倒在了沙石上。有的粉末混进了沙子中，再也找不到踪影；有的被风吹起，飘掉了海面上。看着它们在绿色水面上形成的景象，乔贞心中又出现了那苍白色的火烟。他曾经想过，或许十九年前，贾洛被割断手臂在坑洞中等死的时候，他看到的那柱火烟给他带来的也是生存的希望吧？

乔贞站起身，一口气喝完剩下的酒，转身离开了。在他背后，粉末最终通通沉入了水中，就像火烟的渐渐熄灭一般。

**乔贞案卷-苍白的火**

**End**

## 小结

camg 2007-11-23 12:28

终于结束了，66000字，好歹摸到了中篇的底线。其实我一开始还以为可以骗到10w字的。

这样的结尾确实会让人有失落感，连我自己也是。乔贞和狄恩奋斗得那么惨烈，结果却是.....所以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寓意，就是想告诉mm们发卡一定要谨慎啊（！？）

冷笑话先放一边好了。虽然我写的 wow 同人都是胡乱 yy（无疤者因为对待遇不满自杀？npc 和 mob 英雄合体？微笑的吉姆其实是个圣骑士？——哦，最后这一个我没有写），但还是尽量以不影响正史为前提。然而写乔贞的故事，却有一点是回避不了的：时间线。“割喉小巷”的故事大致是 wow 元年，也就是以资料片前的世界为背景。但是这次一下子往前跳了 25 年……25 年之前有暴风城吗？——我也曾试图按照 bliz 的历史年表来编故事，最后还是放弃了。没办法，这种“多少年多少年以前的纠葛”是侦探小说的基本套路，离了这个要素，实在很难编出有厚度的故事。而 bliz 的时间线……这么说吧，不太现实。当然这是因为 wow 是一个奇幻世界，按照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去衡量是不可能的。这点和乔贞故事的冲突就大了。总之，既然这篇文章实际上不追求奇幻风格，我就擅自对世界背景做了一些处理。历史考据派打人别打脸！

如果说“割喉”是乔贞冒险生活的最后一章，那“苍白的火”就是第一章。中间还有很多空白，我想去填一填。但是这两个故事基调确实太阴沉了，以后我会尽力尝试一下比较轻松的剧情。

“割喉”的写法太单薄（有一个读者指出格申娜这个角色太突兀了，我当时真觉得立刻被命中了要害），“苍白的火”线索又太多有点拉不回来，而且因为对自己叙事手法的吸引力没什么信心，所以有很多章节风格都很不统一的。因此，大家对任何方面，有任何的批评，请毫不留情地提吧。最后再次感谢大家能抽时间阅读我的小说。

## 我私人的向日葵

首发：2008-01-16 14:35

完结：2008-02-03 08:02

### 序

疲乏的风，将奥伯丁海面上的灰雾吹向岸边。雾气赶着螃蟹往沙坡上退。它们的腿脚越过蛇颈龙尸体的肋骨。银灰色的沙子里还掩埋着别的东西：同样被海浪送上来的，遇难船只的碎片。

多雷斯 斯特莱福在独居的小屋里醒来，从他卧室的窗户往外，可以看见的也只是海，雾。

他又做了那个梦。今天他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但梦多少带走了他的勇气。他飞快地起床，洗脸。他低头在水池前，紧紧闭上眼睛，感受到一阵眩晕。水滴从他的鼻尖往下落。

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声音。

“多雷斯，俺以铜须国王的胡子向你保证，今天是一个钓鱼的好日子。要么快出来，要么放俺进去，俺不会在这里等你一整天儿的。”

多雷斯去开了门，矮人甘迈罗 铁椎嚷着“别关门，你这屋子里闷死了”，蹭进小屋里。

“你还没有吃吗？多雷斯？难道你才刚起床？”

“我正打算烤点面包。”

“那就不要慢腾腾的。我们可以带去船上吃。”

“‘我们’？”

“俺可不打算吃你那木屑一般的面包。俺带了酒，咱们可以钓鱼的时候喝。”

“那么就等等我吧。”多雷斯回身走进了厨房。

屋子里摆着一排木制的架子。它们并不像家具，也不像任何实用的东西。甘迈罗用手指叩叩这些架子，说：“这就是你替火焰节做的东西吗？”

“是的，不过还没完成。最后还要组装起来。”

“多好的木头，都要在火焰节上烧掉，太可惜了。”

“还不都是为了那些年轻人的古怪玩法。”

当这些架子全部组装完成后，会成为平地拔起的一间层式小迷宫，供比赛的参与者们攀爬，夺取最顶端的火种。决出胜者后，他就会用那火种引燃迷宫，把火焰节的狂欢带到最高潮。拿到火种的年轻人，不用说会成为女孩们注目的焦点。

“啧啧，还有花纹呢。你真是奥伯丁，不，卡利姆多最棒的木匠。”

“多谢了。”

“你的感谢好像在敷衍啊。放心吧，俺的话绝对没错的。以后谁要问起你，你就说是俺甘迈罗 铁椎，全艾泽拉斯最棒的，空前绝后的实地考古学家下的定论，哈哈哈。哈哈哈……哈。”

甘迈罗自个笑着没意思了，就坐在了屋子中央的圆桌前。片刻后，他听见了背后的脚步声，说着“面包烤好了？俺怎么一点味都没闻……”，便试图回头，却感觉到脖子一阵火辣的刺痛，喉管被紧紧地压迫住。他反射性地下巴往下一低，瞪大了眼睛，把左手胡乱搭在了咽喉上，摸到了一根粗铁丝。

多雷斯双手收紧了铁丝。矮人出奇坚韧的皮肤，让他想起用线锯锯木头的触感。甘迈罗的手指试图抠进铁丝和脖子的中间，但多雷斯捏着铁丝的拳头在矮人脖子后面使劲顶了一下，他的咽喉就砸在了桌子边缘上。

铁丝陷入肉里了，然后多雷斯就看到了血。这些从桌边淌下的鲜血让多雷斯想起了今晨出现在他梦里的，那无限延伸的火焰。在梦里，他希望自己投身于那股火焰中，因为那儿有人在等他；但是他却做不到，双腿拒绝他的意志，拼命地逃离火焰。

就这样，他逃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将火焰远远甩在身后，然后深深陷入那孤独，凝重的灰雾之中。

## 1

乔贞坐在剧院里，看着“海岸向日葵”剧团的演出。台上是一出喜剧，漂亮的女主角是一位公主的侍从，她假扮成自己的主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揶揄公主的求婚者，而这名求婚者却是另一国的国王。

乔贞知道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国王的侍从也假扮成国王，去追求真正的公主。中间还穿插了一个大臣和一名女山贼的纠葛。在一番阴差阳错后互相表明真实身份，三对新入门当户对圆满结局。他已经看过两次了。今天是乔贞难得的假日，他打定主意来看第三次。

“海岸向日葵”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剧团名称，更别提如今它驻扎在奥伯丁——这儿的阳光永远都被灰雾过滤成晦暗的微光。但乔贞喜欢他们的演出，虽然搭档埃林·提亚斯没少因为这事开他玩笑：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早已过了在海边和少女们泼水年龄的探员，原来喜欢看闹哄哄的浪漫喜剧。”

“喜剧又不是他们演的唯一剧种。”

“就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乔贞。长久以来你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没想到现在成了戏迷。这其中必须要有符合逻辑的解释。”

“你就直说吧。”

“我们都知道海岸向日葵的团长是一个女子。她独身，独力支持起这样一个剧团。真不容易啊。虽然她年龄大了点，不过伙计，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毕竟‘忠实观众’总比‘探员’的身份更容易接近她……不用介意我的，她不是我的类型。”

这类的谈话往往以埃林自讨没趣结束，乔贞会很快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来。

他们俩是两年前被分配到奥伯丁来的。作为人类、矮人、夜精灵混居的港口，乔贞在这儿要学会处理很多新类型的麻烦。人类的居住区域在经历发展巅峰后，正处于严重的衰退期。作为暴风城派驻的探员，他被要求精力更专注于人类一侧的安全，甚于整个地区的治安。这让他很不适应。

此刻，台上的女主角正在对观众独白，描述自己被扰乱的内心。这一段乔贞都快能背下来了。就在这时候，他感觉到有人从后面叩了叩他的肩膀。

乔贞回过头，看见了那个神色慌张的人。他皱了皱眉头，压着声音说：“你这时候来这儿干嘛，多雷斯？我不是说过今天你呆在家里别出去的吗？”

“我也不想的。帮帮忙，乔贞。有人在跟踪我。”

多雷斯 斯特莱福沾满木屑的双掌紧握着，双肩向前收起。

“我只是早上要去交货，你知道的，帮火焰节做的那玩意。然后这些家伙就跟着我了。现在大概就在后排，两个黑衣服的人……我不能回头看。”

“在这儿等我。”

“你要过去吗？等等，乔贞……”

乔贞径直走到观众席后方。那两个黑衣人站在门边，看见乔贞走过来，有些不知所措。

“有什么事吗，乔贞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了。

乔贞没说话，打量了他们一下。这是两个曾经在街上打架，被他教训过的孩子。

“你们俩到这儿来做什么？”

“看戏啊，就像您一样。”

“还有，”另一个男孩说，“这家伙终于下定决心找塞诺妮姑娘要签名。”

“呸，我可没说。”

乔贞严厉的目光让两人掐架的势头很快落下去了。

“有人向我报告，你们在跟踪他。有没有这回事？”

“呃，是这么回事。我们……到了这附近，却找不到入口。所以就跟着那位先生进来了。”

“学乖点。不要闹事被我抓到。”

“是的，乔贞大人。”

乔贞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多雷斯用畏缩的眼神望着他，等他说话。

“你怎么搞的？多雷斯。只不过是两个孩子，就让你害怕成这样。”

“可是他们一直跟着我。”

“你不能这样疑神疑鬼。更不应该在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来这儿和我会面。幸好现在没什么观众。”

“是吗，我……真是不应该。我马上回家去。”

“留在这儿。我警告过今天你不要出门的，什么事都可以放着。现在既然你出来了，那么在埃林完成任务回来之前，你就不要独自行动。”

“好吧。”

台上演到国王表明身份的一幕，但乔贞已没有了继续看的兴致。

“多雷斯，我感觉你压力很大。我理解。但不能让压力影响你的判断力。”

“看来我让你失望了。”

“不，这两年来，你一直干得很不错，帮了我们很多。但这样下去，我们的工作且不提，你自己首先就会遇上危险的。”

多雷斯并没说话。年龄远远大过乔贞的他，此时却像学校里偶尔搞砸考试后，不知如何面对自己错误的优等生。

“我要问你一件事。告诉我实话。”乔贞说。“你是不是想退出了？”

“不。”

多雷斯抬起头，坚决说出的“不”字，并没让乔贞感到惊讶。他从来没怀疑过多雷斯的决心。但是，乔贞不能对这个字表示毫无保留的认同。

“很好。但有一半的决定权是在我们这边。当我和埃林觉得你不再适合这个工作的时候，无论你个人意志如何，我们都会中止和你的合作。明白了吗？”



“从第一天开始就明白了。”

“那好，”乔贞说。“我想埃林也快回来了。现在把戏看完吧。”

多雷斯正是乔贞需要处理的诸多新问题之一。由于海岸线上上古之神遗骸的存在，奥伯丁一直是暮光之锤教徒活动猖獗的地区之一。在经历过数次大型缉捕后，教徒们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无组织性，也越来越难以捉摸。作为一个悔过的暮光教徒，多雷斯仍然呆在组织内，掩饰身份，同时谨慎地向乔贞提供情报。

此刻，埃林正带领着人手，根据多雷斯的情报去取缔一场小型聚会。事实上，乔贞并不真的反对多雷斯来找他，因为这便于埃林回来后双方核对情报。

毕竟，不怀疑多雷斯的决心，并不等于乔贞不怀疑他的行为。

## 2

这幢屋子的主人在镜前刮胡须之时，听见自家房门被撞开，弹在墙壁上。他手一发颤，在下巴上留下了一道半寸长的浅红色伤痕，随后便立刻把刮胡刀扔进脸盆中，再一把撕下贴在墙面上的几张信件，揉弄成一团扔出窗外。虽然明知自己不能阻止什么，他还是跑到了客厅，看见了那些执长枪的卫兵，和领头的埃林·提亚斯。大门已经被撞裂了，仅剩一半和墙壁相连，像个战败的垂死者一般半瘫着身躯。

埃林做手势吩咐手下人进屋搜查，眼神始终未离开站在他面前的屋主。屋主没有表露出哪怕是一点掩饰事实的态度，只是冷眼看着卫兵们把房间搅得一团糟。

“我总是觉得奇怪。”埃林把玩了一下手边桌上的水晶镇纸，“一般来讲，我们在取缔非法集会的时候，被盯上的人总是会说些‘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之类徒劳无益的话。但你们暮光教徒就不一样。看见你这一言不发的样子，我就知道自己并没有抓错人。”

“我们接受所有应接受的，”屋主说。“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在我看来你们只是太过于讨厌自己的家伙，结果都闹不清东南西北了。无所谓了，你们这样的态度，总是让我的工作变得很轻松。”

卫兵们翻找整个屋子，不是寻找关于暮光教徒身份的证明，而是为了找出行动计划书、暮光教祷文一类可以指示教徒行为的东西。当屋主看到一个卫兵翻出窗口又翻进来，手里

握着他刚刚撕毁的一团废纸，然后在桌面上平整开的时候，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那上面记载了他所知道的近期集会地点。

在隔壁搜查的卫兵找到了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门。他们呼唤埃林，埃林转头看了看，然后又面对着屋主。

“说说看，里面有些什么？”

“那只是我堆放杂物的地方。”

“看起来门上有把了不得的锁。把钥匙给我的伙计们，这样那把漂亮的大锁就能保存下来。这个建议你以为如何？”

“反正你们总是会撬烂它的。愚蠢的人只会破坏。”

“被你们这些整天想着让什么上古触须来绞死自己的蠢货指责成‘只会破坏’，还真是让人不愉快。我不是在请求你，”埃林拔出匕首，把尖端对准屋主的脖颈，“现在就去打开那扇该死的门。”

屋主并没动弹，吐出了“我们不会——”四个字后，就被埃林用匕首末端砸在了颈椎上，随后肺部又挨了一下重击，倒在了地上。埃林俯下身对他说：

“怎么样，刚才那一刻很让你有英勇赴死的感觉吧？‘被匕首指着也不畏强权地要拒绝敌人的命令’——听起来真是不错。但我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而已，”埃林从屋主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给手下。“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而这正是你们暮光教徒一犯再犯的毛病。”

察觉到自己被戏弄的屋主嘴里低声诅咒着，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被几名卫兵制住了。埃林从已打开的门钻进地下室，不到一分钟又走了出来。

屋主抛弃了那种古怪的尊严，开始高声辩驳起来：

“你发现了什么吗？我敢打赌，里面什么都没有。你们就这样闯进一个医生的家——”

“确实什么都没有，不过也正如我所料。”埃林看看窗外，“这次行动真的很省事。看来我的临时搭档做得还不错。”

一名和埃林同样穿着便服的探员带领着数名卫兵，把四个身穿深紫色长袍的人押进了屋。长袍上的花纹确实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正在进行某种仪式的暮光教徒。

看见这些被押进来的人，屋主显然很吃惊。他开始不安分起来，被捆在背后的手腕不断摩擦着绳子。

“都抓住了吗？”埃林对那名探员问道。

“一个都不剩。”

“干得好，坎农。你老爹动作大概也没你这么快。”

坎农没有理会埃林这句显而易见的揶揄。他全名是坎农·莫杰坦恩，其父亲马绍克·莫杰坦恩曾经是奥伯丁位阶最高的人类治安官，但如今已经退休了。多年来，坎农可以说是习惯了，同时也腻烦了种种把他和父亲联系起来比较的话语。

“你们怎么搞的？竟然没一个人逃掉，难道你们心甘情愿被这些愚蠢的俗世人羞辱？”屋主对那些被缚的教徒说。

“不是我们的错，”其中一个人回答。“他们的人已经守在出口了。他们早就知道，……”

地下室内有一处暗道通往屋外，当一听到异常响动的时候，这些原先蜷缩在地下室进行小型供奉仪式的暮光教徒就已经往暗道钻了，却没想到坎农早就率人包围了地面的出口。

“这怎么会……他们知道？有人说出去了？应该没有其他人知道这条暗道的事情才对……是你们其中一个人做了叛徒吗？回答我！”

“好了好了。”埃林说，“别那么激动。你该关心的不是这件事。”

“我认识你，”屋主突然转向坎农说，“你和你的父亲都会遭到报应的。而你，”他又对埃林说，“你会遭到天谴。”

“你是说我的待遇更好？”

让埃林没想到的是，坎农竟然在屋主的逼视下略微后退了些，随后仿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猛地一脚踢向一名教徒的后背。那人被踢得鼻翼直砸向地面，整个身子都痛得蜷缩起来。接着，他又踢倒了第二个。

“喂喂，你在干什么！”埃林伸手拦住了坎农。

“他在害怕。”屋主说。

“我没有害怕。”

“我知道是谁出卖我们了，”屋主看了看地面，然后抬起眼睛。“有一个人教过我怎么挖这条地道，才不会引起塌陷。他今天不在这个聚会里。多雷斯·斯特莱福——是他。”

埃林不动声色。只是用眼神示意手下人立刻把这些人押走。

“愿最黑暗的火焰吞噬他，多雷斯——背叛上古之神信仰的人。他将会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他再也没有机会拥抱神赐予的，甜蜜的死亡——”

屋主的声音越来越大，埃林不得不让人封住他的嘴巴，“我就是受不了这些疯言疯语”，他说，“每当他们说出这句话，我就会讨厌自己的工作！我宁愿去抓撒酒疯的醉鬼也不愿意抓这些神经兮兮的暮光教徒。”

坎农正想跟着出门，却被埃林一把拉住。

“你给我等下。我有话要说。”

“什么事？”坎农停在门口。

“你刚才的表现算是怎么回事？”

“你是指……”

“竟然在区区暮光教徒面前示弱。然后还失控，无谓地使用暴力。”

“说起使用无谓的暴力，我明显远远不及你。”

“我和你能一样吗？我揍那家伙是因为他敢对我逞英雄；你踢那两脚是因为你软弱。你在本该对你害怕得要命的人面前退缩了，坎农。你知道这是多大的错误吗？”

“不，我不知道。而且我觉得你在小题大做。你想让我来抓人，我抓到了，还得要如何？”

“我们和被我们盯上的人，永远都在斗争。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时的示弱，你就没救了。你可以问问你家老头……”

“不要提他，”坎农说，“这和他无关。”

“你真是个麻烦的小子。我最搞不懂的是，这世界上唯一会害怕你的，大概就是你家老头子。多余的父爱。”

坎农的眼睛仿佛无目标地左右转动，始终都要避开埃林的眼神。

“听说他还给你安排了十多次相亲，因为他觉得你都快三十岁了还没结婚，作为一个老治安官的独生子，实在不大体面。但你全部都拒绝了。你家老头也真不容易啊。”

“你说够了？”

“以后学聪明点。没有人会需要一个就连自己拘捕的人也不敢面对的治安官。”

坎农并没有回答什么，只是出门去追上了押送犯人的队伍。

麻烦小子，埃林心里想着。事实上，这一次行动本来是该由他独立完成的，但他却临时找上了坎农。坎农老大不情愿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嘴里嘟哝着“那儿不是我的辖区”。

虽然教训坎农是很重要，但是现在有一件更麻烦得多的事情摆在面前。那就是：被捕者竟然猜到了多雷斯的叛徒身份。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点疑虑，充满着怨毒的枝桠就会成长起来。

乔贞和埃林找来多雷斯做间谍式的工作，也是迫不得已。经历十五年前的一次事故后，奥伯丁的暮光教徒就失去了完整、统一的形式：成员间互相不知晓姓名；没有任何成员拥有详尽的教徒名单；每几个教徒划分成圈子独立行动，这让一网打尽成为彻底地不可能。所以，多雷斯的帮助也是很有限的。如果要获取更多的情报，就要冒成倍的风险。

但是，埃林并没想到在今天的缉捕活动中，就出现了多雷斯即将无法继续工作的征兆。他被怀疑了。无法保证这个消息不会传出去。

或许，埃林想，是该让多雷斯退出了。

### 3

这天傍晚，在海岸上一处隐蔽的岩洞口，乔贞看着多雷斯躲在石柱的阴影后，而埃林则站在一旁，两个人仿佛是要逼问多雷斯一般形成一个包围的角度。

“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打包。”乔贞对多雷斯说。“后天，就会有往返东部大陆的船到这儿来。”

“你们要把我送到暴风城吗？”多雷斯说。

“不。事实上，虽然我们会尊重你的意愿，但暴风城是一个太复杂、太显眼的地方。我们会安排一些隐蔽，却又能舒适生活的地方供你选择。这是视乎你的贡献，所应得的。”

“当然，你会有一个新名字，新身份。”埃林说。“过上几年后，你再自己弄个新老婆，就可以安稳过下半辈子了。”

“他们知道我是叛徒了。”多雷斯喃喃自语。

“不，我们还不能肯定。唯一表达出这个想法的暮光教徒，如今已经被我们牢牢地控制住，保证情报不外泄。但是，并非所有的暮光教徒都是罪不可恕，我们总是会释放相当一部分人，这你比我们更清楚。如果是这些会被释放的人透露出你的身份，我们完全无法阻止。”乔贞说。

“而且，”多雷斯望着乔贞，“你们也不会为了我一个人的安全，去改变行事策略。”

“对，”埃林说，“你可以认为这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我们送你离开这鬼地方。你忘记这一切。他们也会忘记你。听起来不错，不是吗？”

“让我想想……”

多雷斯深呼吸一次，双手合掌抚过鼻梁两侧。

“当然，我们还会提供一笔足够你开始新生活的酬金。”乔贞补充道。

“新生活？”多雷斯说，“我已经五十二岁了。现在你们让我离开自己的家乡，就在我撒谎、哄骗，替你们抓住了上百个人之后。我还能有什么样的新生活？”

乔贞和埃林交换了一下眼色。一旦多雷斯表现出超出限度的自责，甚至引出某种自我毁灭的行为，他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他们完全可以立刻把多雷斯作为普通的犯人抓起来，然后销毁一切显示他曾经帮助过官方的资料，让他在监狱的个人牢房里了却余生。那会是最节省资源的办法，但乔贞和埃林并不想这么做——除非多雷斯失控。

“我现在还不想离开。”两分钟后，多雷斯抬起头。

“你的意思是……？”

“我替你们做的工作确实快到尽头了。但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事情要处理，在完成这些事后，我就接受你们的条件，离开这里。”

“什么事情让你还留恋这里？”乔贞说。

“我不能说。”

“这样行不通，”埃林说，“我们不要什么秘密的把戏。”

“火焰节，”多雷斯说，“火焰节的祭典过后，我立刻就离开。就算你们不安排我也会离开。”

“那将是后天。”

“对，我只要求这一点时间。”

“我们不是在和你做交易。你不能和军情七处讨价还价。”乔贞说。

“不，我可以不要酬金，什么都不要。但我请求，请求你们，给我这一天的时间。这是个人问题。我不会做任何给你们惹麻烦的事。”

多雷斯微秃的额头，被打上了一片黯棕色的阴影。他的眼皮子颤抖着，目光却异常清晰，与乔贞对视。他非常清楚拥有决定权的人是乔贞而不是埃林，所以用眼神谨慎地挑战他，同时也是一种恳求。“就一天，”他沉着、嘶哑的声音，再次念出这三个字，就像三粒硬铮铮的石头从沙堆里滚落出来。“除了这一天，我什么都不要。”

在这一刻，多雷斯就像一座雕塑。为了展示自己内心的一瞬间，就矗立了数不清的日夜。

“你要求这一天的时间。”乔贞说。“那么你得到它了。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我瞒不住你们的。”

“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多雷斯踏出岩洞，消失在沙滩的另一侧。并没有做出感谢的表示，他只是对乔贞点了点头。

乔贞转过身，发现埃林刻意摆出一副古怪的神色打量他。

“没想到你竟然会在没有把柄的情况下，和别人妥协。海岸向日葵的浪漫喜剧看多了？或者说是戏迷之间的惺惺相惜？”

“他是个一无所有的人。变不出什么花样来。”

“一无所有的人是最危险的——算了，反正已经这样决定了。我们来想想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等。等到火焰节结束。”

“说不定，他是希望在火焰节上看到自己做的那木架子迷宫被烧掉。他毕竟是一个木匠，这就像，终身成就奖之类的。”

乔贞非常清楚，每当埃林对某件事情的原因没有明确看法的时候，就会用这类轻描淡写的玩笑来敷衍过去。他无法指责埃林，因为他自己确实是做了一个不太谨慎的妥协。

就一天。乔贞相信多雷斯的恳求中没有不诚实的地方。这是个人问题。

他和埃林走了出来，埃林拍拍他的肩膀说：“看看，谁来了。”

坎农来到他俩面前。他看上去有些不安，不停地挤着眼角，就像生怕灰雾会从眼睛进入腐蚀他的身体一般。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自己的工作完成了？”埃林说。

“我不是来找你的，”坎农在对埃林说出这半句略有敌意的话后，立刻垂下眼睛，转向乔贞说，“桑迪斯·织风大人说现在要见你。”

行政上来说，夜精灵桑迪斯·织风仍然是奥伯丁的最高管理人。他的大部分指示，只要不和人类的利益有明显抵触，乔贞都必须执行。虽然桑迪斯自有人数充足的灰谷哨兵队来管理夜精灵居住区，并不需要人类插手，但自从坎农的父亲退休以后，人类区的最高治安官职位暂缺，桑迪斯就成了实际上发号施令的人。

“他说很紧急。请你尽快过去。”

“坎农，我倒有话想问你。”埃林说。“为什么桑迪斯·织风要找你来传话？而且不是第一次了。”

“桑迪斯大人信任我，从我父亲开始，就一直很照顾我们家。我为他做些事也是职责所在。这大概是你这样军情七处的雇员不懂的。从来没有人训练我去怀疑和嫉恨所有人。”

“不要再说了。”乔贞并不想被卷入埃林和坎农的口舌战争，“我马上就过去。”

这时候，坎农却又突然显得有些为难。如果一开始乔贞就不在场的话，他也不敢对埃林说带着敌意的话。他试图开口，却又拿不出什么借口，干脆一句话不说地转身离开了。埃林耸了耸肩。



就像往常一样，桑迪斯·织风站在探出崖边的临海平台上。每天从达纳苏斯来往的船只，都会经过他的眼下。乔贞来到平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远处燃烧着紫色火焰的灯塔，把波状光线投射在航道上。

“听说您正在找我，桑迪斯大人。”乔贞说。

桑迪斯转过身。即使是在暗夜精灵中，他也算年长的一员了。在管辖奥伯丁之前，他一直是一名见证过历史的战士——正因为如此，乔贞可以接受他不时的傲慢。

“你们今天下午组织了一场成效不错的行动。”

“多谢。”

“我代表所有生活在奥伯丁的人民，各个种族，感谢你这两年来为本地治安做出的贡献。或许你们人类，特别是军情七处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如果没有你们，本地会因为暮光教徒而混乱不堪。”

“叫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吧？”

“我想谈谈火焰节的安排。”

“是这样。请说吧。”

“我就直说吧。对于我这样渡过的岁月已经难以计数的夜精灵来说，火焰节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节日。这样的节日，喧闹、躁动，有各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但我们不会反对它，毕竟我们之中一些比较年轻的，在各个种族杂居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夜精灵，也相当喜爱这个节日。我希望明天的祭典上，人人都能够玩得愉快。”

“需要我安排更严密的警备吗？”

“你一向都是这么敏锐，乔贞。事实上，这件事不需要你安排。我手下有足够的人。我是想先告诉你一个决定：为了给所有人提供一个安全游玩的环境，我打算安排搜身。”

“搜身？”乔贞皱起眉头。“有这个必要？”

“我会安排卫兵对每一个进入广场参加祭典的人进行搜身。为了安全，我想这总比你在人群中安插眼线要全面得多，也有效得多。”

“你说过希望人人都能够玩得愉快。但有谁在被搜过身后还能提得起狂欢的兴致？”

“一切都没有保证安全来得重要。兴致？假若生命遭到威胁，还有什么兴致可言？”

“或许有些冒犯，但我想问：您是不是掌握了一些关于暮光教徒将要对火焰节不利的情报，却打算对我隐瞒？”

“不，没有这回事。只是一个普通的安全策略——基于当前的形势所做出的。乔贞，这么长时间了，甘迈罗·铁椎的案子还没有进展——”

乔贞明白了桑迪斯叫他来的真正目的。不是安排任何事。不是分享任何情报。而是威慑，施压。

矮人甘迈罗·铁椎是探险者协会在奥伯丁的领头人，一个月前突然失踪。所有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从来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指出嫌疑犯，在外人看来，这个案子像是被搁下了。

“所有联盟种族都在奥伯丁居住——我好不容易才拒绝那些绿皮的肮脏小矮子进入这里——各个种族之间必须和平相处。假若我们能做到，就能证明整个艾泽拉斯的联盟成员都能做到。但是，甘迈罗的死，带来了一个不详的信息。一个德高望重的矮人，他死了，但看上去竟然没人过问。你比我更清楚，这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这件案子我们仍然在调查。”

“我不怀疑你的努力，但是我不会拿出无限的耐心去等——你明白吧？你看，我能安排这样一次搜身，并且相信这能改善治安状况，这表示我是会拿出行动的。我希望你们人类，来自暴风城的探员，也能够拿出真正的行动来。对于这位让人喜爱的矮人的死，我个人也很痛心，希望凶手尽快得到制裁，也希望他不能再潜伏着，危害我其他的人民。你懂吗？”

*说得真是漂亮。你根本就不关心矮人的生死。*

乔贞厌恶这种心照不宣的文字游戏。桑迪斯一向都很讨厌这些探险者协会的矮人，因为他们总是把目光盯死夜精灵那些分布广大的遗迹。甘迈罗作为协会在奥伯丁的领导人，一向受到高龄夜精灵的忌恨。但是甘迈罗的意外失踪，却又带来了新的麻烦——矮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矛头对准了夜精灵们。

案子未破一天，压力就积聚一天。无论夜精灵还是矮人，都是沉稳、坚韧的种族；正因为如此，两者之间紧绷的绳一旦断裂，将会产生难以修补的伤痕。

事实上，对于杀死甘迈罗的凶手是谁，乔贞不是完全没有线索的。

但是，有一种力量在阻止着他深究下去。

离开桑迪斯的地方后，他经过了准备举行祭典的中央广场。有不少人仍然在黑夜里做着会场的装点工作。北面和西面的夜精灵居住区一片静谧；东边的远处，偶尔可以看见矮人捶打铁器迸发出的火光。乔贞停下脚步，几个工人看看他，又继续手中的活儿。在回家的路上，多雷斯说出的那句话始终在他脑中回荡：

就一天。除了这一天，我什么都不要。

#### 4

乔贞站在塔楼上，环视着中央广场。今天早上他已经盘查了不少从外地来搜集奥伯丁火种的人，这些人被称为“火焰节狂信者”，以在火焰节期间搜集最多的各地火种为乐，甚至愿意为之潜入敌方领地。

事实上乔贞的手下人已经发现了一名背着厚厚一袋火种的兽人，在出于安全考虑收缴了他兜里一把浸过毒药的匕首后，把他送出了村口。那名兽人无辜的眼神，让乔贞觉得自己和强行安排搜身的桑迪斯·织风，也没有什么不同。

阳光已经隐去在海面之下；在白日间，奥伯丁就像被灰白色丝线包裹的茧，但如今，中央广场的篝火从内部把这茧烧得通红。桑迪斯手下的灰谷卫兵在广场的四个入口搜身。这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因为夜精灵通常很反感被其他种族触摸。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执，毕竟火焰节是年轻人主导的节日，这一点意外的安排无法浇灭他们的热情；这热情会感染每一个进入会场的人。

今天晚上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享受欢乐——坎农被安排驻守海岸，防范鱼人被篝火吸引而上岸闹事。埃林，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年轻人了，对这次祭典仍然拥有非同一般的期待，却被乔贞安排在村口巡逻。

正当乔贞试图从人群中搜索多雷斯身影的时候，有人从后面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背脊。

“嗨！”

“你在这里做什么。”乔贞一时被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人闹糊涂了，“我不是让你守在村口吗？”

“那多无聊。乔贞，你不能让我，这个最适合火焰节的人，独自蹲在村口的草丛里喝冷酒。”埃林说，“我找了两个灰谷卫兵代替我，那些家伙真好骗。我就说是桑迪斯的命令。看哪，那火焰升起来了！”

“好吧。你要玩的话，随便你。但是一旦出了问题——”

“我说，你也下去吧。呆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如果有人发现了情况，他们可以立即来这里找我报告。我要工作，埃林。”

“这里人人都认识你，你这个该死的大名人。难道非要让手下人挤出人堆，然后爬到这么高来向你报告，——天啊，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强烈的支配欲。一起到下面去不是更方便吗？无论谁，发现任何问题，立刻就会找到你的。就像我说的，反正人人都认识你。一边接受年轻女孩盛上的酒杯一边工作，和在空无一人、头顶上悬挂着蜘蛛的塔楼上工作，我觉得这真是一次不需要思考的选择。”

乔贞一时语塞。只是因为埃林这段话的前半部分。

“另外，我得告诉你，海岸向日葵的特别演出要开始了。看吧，就是那边的棚子，你这个位置什么都看不清的。一年一次的，免费的，开放式的演出，你真的不想去看看？”

“……”

这是乔贞第一次在工作时间离开岗位。他还有一个理由说服自己：“这是多雷斯可能会发生状况的一天，必须严密关注，但是我从这个地方根本看不见他。还是到人群中更方便。”

起初，乔贞并不后悔自己来到火焰节的人群中来。

他听到擦肩而过的人给他的问候：“乔贞大人，玩得愉快。”“来尝尝我家自酿的麦酒吧，乔贞大人。”“果然，在这一天，就连您也不用当值呢。”他只能尴尬地笑笑，或者用一些含糊不清的单字来回答，“对”，“谢了”，等等。作为军情七处的成员，乔贞从陌生人那儿得到的尊敬，通常是出于恐惧和紧张；但今天不一样。

他看到围绕着大大小小的火堆跳舞的年轻人。他们一边舞蹈，一边把更多的火种投到篝火中，让它烧得更旺。乔贞闻到了木料自然燃烧的朴素香气，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让自己不陷入到关于米奈希尔的回忆中。

海岸向日葵的特别节目还没有开始，舞台上仍然用红布遮着道具。乔贞刚想到“被埃林骗了”，打算骂他两句的时候，却发现埃林早就消失在人群中。

“乔贞大人，您也是来观看我们的演出吗？”

乔贞转过身，对他说话的是向日葵的女团长卡崔娜。

“啊，我就是……随便看看。”

“要不要给您安排一个好位置？您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们，每次新剧上映都会来我们剧院的观众可不多。”

“不了，不需要。”让乔贞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没想到团长还真的注意到了自己从不缺席的事实。

卡崔娜看上去年近五十，但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也没人知道她为什么带领着团员在奥伯丁落脚。作为一个贫穷、种族混杂的港口，奥伯丁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接受了“海岸与向日葵”这个满溢着活力的剧团，但如今，它已经是奥伯丁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要上台了。节目马上开始。”卡崔娜说。

“哦，好的。演出一定会很成功的。”

“谢谢。”

在舞台上的红色幕布掀起之前，乔贞把视线投向多雷斯建造的那一间立式迷宫。年轻男子们的竞争已经开始了，他们一个个向上攀爬，旁边的观众——大多数是姑娘们——在大力鼓劲加油。因为在攀爬过程中攻击对手就会立即被取消资格，所以要想夺得顶上的火种，最关键的还是速度和耐力。

乔贞不得不佩服多雷斯，他实在是一个优秀的木匠。迷宫做得错综复杂，难以直接用肉眼判断通往顶端的路线，而且相当坚固，同时有十五名青年攀爬在上，也丝毫不会摇晃。

但是，乔贞并没有看到多雷斯的身影。按理说，当火种被取下，焚烧整个迷宫的时候，制作人都会在场，并且在比赛过程中就开始早早守候。但是多雷斯并不在附近。

乔贞四处巡查了一会，和混杂在人群中的手下打招呼。并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情况。偶有的争吵也只不过是醉酒者之间的冲突。看上去一切都很平静，自然。

如果这一夜能这样过去就好了，他想。

他回到了戏台附近，却发现表演还没开始。观众们正在窃窃私语。一个小丑站在幕布前玩着杂耍，却被喝了倒彩。

“乔贞大人，请过来这边！”

卡崔娜从后台的幕布中露出半截身子，呼唤乔贞。

“出什么问题了吗？”乔贞说。

“我们的女主角不知怎么回事，十分钟前突然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女主角.....是塞诺妮小姐吗？”

“就是她。难道您看见她了？”

“不，没有。我让手下人替你找找.....”

“不用麻烦了，那小姑娘就是喜欢开点小差，她不会忘记表演的。不过，我还是想请您帮个忙。”

“帮什么忙？”

“您上台来，好吗。”

“我.....？”

“总不能让观众等太久，而且我们也没有别的临时节目.....总之，您先上台来吧。”

乔贞想拒绝，却被卡崔娜一把拉住了，也只好来到台上的幕布后。

“我能做什么呢？”

“您就随便说几句话，观众一定会安静下来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献酒仪式。”

“献酒仪式.....？”

“哎，总之您先出去说几句话吧。”

乔贞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到了台前。刚才还在对小丑喝倒彩的观众们霎时间没声了，而那名小丑也知趣地跳回了幕后。

乔贞环视一下台下的人群，投射到他身上的大多是好奇的目光，但是并没有恶意。

虽然心里还在疑虑“女主角失踪了”这件事，但在这些目光下，乔贞也只好开口了。

“呃。那么，我.....咳咳.....各位.....”

他事后再也记不起自己说过些什么了。总之他觉得自己干得还不错，因为观众们鼓掌了。卡崔娜对他露出感激的笑容。

接下来便是献酒仪式。这并非传统内容，而是“海岸向日葵”剧团在火焰节这一天祈求好年月的独有仪式。当剧团的矮人酿酒师把一杯“特酿火焰酒”递过来的时候，乔贞才回想起来：前年喝下这杯酒的正是桑迪斯·织风，而去年他拒绝参与这个仪式。乔贞很快就明白了桑迪斯的拒绝理由。

刚接过酒杯的时候，那透明的、渗透着淡青色的酒面上，竟然真的飘摇着一小柱火焰。

“这酒非得点燃了再喝，”矮人酿酒师说，“放心，当入口之后，火焰立刻就会消失的，然后你就可以感受那醇厚得无可比拟，可以让丹莫罗的雪山都融化的美味了！哈哈哈！”

台下每个人都望着他。“好吧，”乔贞心想，“夜精灵的食道粘膜，是比人类脆弱得多的。既然桑迪斯都能喝下去，那我也……”

他一仰头，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那青色的火焰和着酒液一起滚进了自己口内，然后便感觉到肚子里生成了一个燃烧的车轮，这车轮发出巨大的声响，从腹部一直往上碾到头部。他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徒劳地期待这动作能制止那股难以名状的辛辣——“糟了，”他心想着，倒在了舞台上，模糊的眼睛最后看见的景象，是卡崔娜急忙跑过来的脚步。

苏醒后，乔贞发现自己躺在治安局公用的休息室里。他从床上弹起来，用手掌握住自己的喉咙，就像要把那杯酒原物退还似地咳嗽。

“你醒了？”埃林开门进来。

“……我以为我死了。”

“你现在该知道桑迪斯讨厌矮人的重要理由了吧？那个酿酒师说，他给你喝的只是‘特酿’，没想到你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其实还有‘顶级绝酿’。”

乔贞抬头，看着窗外漏进来的光线和雾气。现在是白天。

“我睡了多久？”

“总之，火焰节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

“那个女演员没事吧？”

“哪个女演员？”

“就是塞诺妮。昨天晚上她本该是女主角的，就因为她迟迟不出现，所以卡崔娜才把我推上台拖时间……”

“哦，其实她在你发表演讲的时候就回到台后了。但是她们大概不想打扰你的献酒仪式，我猜。”

“.....算了，这个火焰节能平安度过，总算是好事。”

“平安度过？谁告诉你的？”埃林说，“今天早上，多雷斯被发现吊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死亡时间正是昨晚。”

## 5

当看见多雷斯悬挂在自家横梁上的尸体之时，乔贞立刻回想起两天前多雷斯要求“一天”的时候，那恳切的眼神。一意寻死的人是不会有如此眼神的。但现在，他瘦长的肢体从房间中央悬下，脖子上紧紧勒着绳圈，这番景象让乔贞觉得他当时要求的不仅仅是“一天”，而是“多一天的生命”。

他一走进屋，就感受到那种熟悉的气息。一边是僵硬的尸体，一边是忙忙碌碌搜查的探员们；生命和非生命的古怪平衡。

现在，乔贞手里拿着一张信纸，是在死者的书桌上发现的，就在离尸体不到五步远的地方。上面写着：

“十五年前我做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把爱我的人引入了地狱。懦弱和伪善让我多活了十五年，旧的罪孽在积累，而我甚至还不停犯下新的罪。甘迈罗·铁椎发现了我作为暮光教徒叛徒的身份，所以我杀死了他。我很抱歉。该是时候为一切赎罪了。”

这封信被发现的时候，左上角被墨水瓶压着。墨水瓶似乎打翻过，因为从瓶口边缘留下的墨水，把信纸给浸湿了一大片。

“你怎么想？”埃林问道。

“笔迹上和多雷斯本人的看不出什么不同。但遣词未免太过讲究了。”

“伪造的遗书？”

“也许。我们稍后再谈，这遗书是个麻烦.....先看看别的吧。”

“需要把它放下来吗？”一名助手问乔贞。



“不，还不用。”乔贞继续仰头观察了一下尸体，然后转向埃林说：“我来之前，还有什么发现吗？”

“喔，虽然不是很多，但即便是坎农那样的蠢蛋，在看过这些可疑点之后，也会明白这不是自杀。首先，在这里——这边的地板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海沙。这些海沙的位置在书桌后，也就是尸体的对面。”

“死者的鞋底也有一些海沙。或许他当晚去过海滩。”

“这倒不是关键，”埃林指示一下尸体左腰的衣服表面，“看，这儿也沾着一些海沙。”

“他在被吊上去之前，曾经倒在书桌前的地面上。”

“对。他很可能是被击倒在地上，因为尸体没有别的外伤，凶手也许是直接扼住他的脖子，造成昏厥后，再把他吊起来。关于海沙本身，也许说明他本人去过海滩，也许是凶手去过海滩，也许两人都去过——这个我们还不清楚。”

“这个证据不够有力。”

“如果说要靠这个来证明是他杀，那确实不够有力。但我们是在认同这是一起谋杀案的基础上来讨论的，对吧？我们俩之间就没必要说那些套话了。那封所谓的遗书，几乎已经可以下结论了。更何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现。”

埃林从一名助手那儿接过来一小块布料，展示给乔贞。

“这个色泽和图案，我们都清楚是什么，乔贞。”

深紫色的布料，用金丝和黑线镶着边。

“暮光教徒长袍的一部分。应该是袖子部分。”

“有一些线脱掉了，边缘有些破损。你猜如何？多雷斯一直保存着，为我们打探情报的时候所穿的那套暮光教徒长袍，不见了。那玩意一直放在沙发垫层下，至少前天还是如此——但现在已经不见了。再来谈那封信。假若那是凶手伪造的话，那么他显然很了解多雷斯的私人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是故弄玄虚。但是凶手把甘迈罗的案子也牵扯进来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未停止过怀疑多雷斯就是杀死甘迈罗的凶手。”

“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埃林挥了挥手，表示回到当前话题。“好了，现在你知道我们面临一种什么情况了吗？”

“‘漏渔网’。”

“没错。”

“漏渔网”是暴风城的探员们发展出的行话。假如将案件的真相比作大海中的一条鱼，那么线索和证据就是构成渔网的绳，线索越多，就越容易捕到这条鱼。但所谓“漏渔网”，是指线索虽然多，但全都指向不可理喻的方向，如同渔网天生破了洞，永远也捕不住那条鱼。

一遇上这种情况，乔贞都相信：线索都是没错的。只是手中少了最关键的一部分，来把它们联合成一体。

“埃林，”乔贞说，“你注意看了尸体的双手吗？”

“什么？”

“右手平展垂直。左手指却是蜷曲的。”

“喂，老兄，难道你想说尸体死后还有一只手抽搐过？这种细节会吓到女孩子的，虽然在场的都是男人。”

乔贞拔出匕首，用钝面略微移动尸体左手手指，随后又握住中指，把它提起来，用匕首在中指前端像雕刻一般做着微小的移动。片刻后，他把匕首从尸体掌内抽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搁在自己掌上。

“发现什么了？我什么都看不……”埃林说。

“凑近点。这些是从中指的指甲里找到的。”

埃林把脸放到乔贞手掌前，眯起眼睛。

“我看见金色和黑色的丝线。难道……”

乔贞把那块暮光教徒长袍碎片也放在掌中。碎片上丝线断裂的部分，长度正好和方才发现的这一小截一致。

“埃林，你最先是在哪儿发现这块布料的？”

“就在尸体左脚跟下。你的意思是……”

“这块碎片原先是在多雷斯左手中攥着，后来才掉在地面上。”

“所以呢？这条线索更杂碎了。漏渔网还是漏渔网。”

“不对，”乔贞说，“你再想想看。这块碎布片既然是在多雷斯手中的，且不问它为什么会在它手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它是什么时候掉落的？你刚才也看到了那手指的僵硬程度，从那样的手指中，是不会掉下东西的。更别提我们就在尸体的左腿下发现了碎布片。”

“你是说，它是在尸体被吊起来的时候——”

“对。之前无论是海沙，遗书，都无法直接证明行凶过程。但这块布片可以。凶手击倒了多雷斯，写下遗书，再把他吊起来。这听起来很残忍，但凶手却十分不冷静，他留下了海沙，打翻了墨水瓶，在吊起多雷斯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手中的这块布片——且不问它是怎么来的——它正是在尸体被吊起的一瞬间，手指还没有完全冷硬的时候，掉在地面上。总的来说，这是一起很仓促的，意外的谋杀。也许有所预谋，但预谋情况和实现的结果，实在差了太远。”

“我们还得多注意那套丢失的暮光长袍。这块碎布片是不是来自于那套长袍，又会引往不同的结论。当然那玩意不太好找……”

尸体被放下来后，埃林说：“你觉得真的是多雷斯杀死了甘迈罗吗？就像遗书上写的，因为他的间谍身份被发现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多雷斯杀死了他。但就算是，这个原因也显然说不通。矮人不是那么不通情理的种族，而且像甘迈罗这样整天就知道挖来挖去的矮人，更是不会搅进暮光教徒这淌浑水。就算他真的发现了什么，多雷斯也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和甘迈罗谈。”

“那倒是。不过……假如的确是多雷斯杀死了甘迈罗的话，你能想到什么理由吗？”

“不……我们显然还需要更多调查。”

“也许甘迈罗真的发现了别的一些东西。一些多雷斯对我们瞒着的东西——我们对多雷斯的了解实在还不够多。这就得怪你了，乔贞。你对他太友善了。我们不应该让他拥有自己的秘密。你觉得他在地狱里还会感激你吗？”

乔贞没有说话。多雷斯如今躺在地上，眼窝陷落下去，嘴唇不再有一丝颜色。乔贞真想把他摇醒，让他说出在自己索求的“最后一天”中，到底做过了哪些事，而招致了死亡。

*我也许并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乔贞想。假如在火焰节前把他强行遣送，那么他也不会死了吧？*

埃林并不是第一次指责乔贞对多雷斯过于宽容。这样的指责在如今多雷斯死后，显得更有力度。但乔贞自己产生如此态度的原因。

每一次接受任务，多雷斯看上去都很痛苦，承受很大压力，但却又不停地做这些事，从没半句怨言——就像一次长期的自我惩罚。而且他的眼神总是如此诚实。这就像带着易碎的信念，去做那些不能不做的事。

乔贞觉得多雷斯很可怜。由这种怜悯中，生出了一种古怪的敬佩和认同。

“我对他怀着过度的同情心。”乔贞自言自语似地说。

“你终于肯承认啦？”

“对，而且我现在还要做一件看上去更同情他的事。封锁消息。”

“封锁消息？你是指……”

“先做普通的自杀案上报。特别是遗书这件事，绝对不能透露出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的上头人是桑迪斯·织风。但这些情况还不能让他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相信我，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会出乱子的。你也希望保留对这谋杀案的调查权，对吧？埃林。问题是，一旦让桑迪斯知道了，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调查权。我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因为我们一定要抓住杀死他的人。”

## 6

这天早上，一名渔夫在海岸边发现了一具被咬去一半的尸体。起初他以为那只是裹成一团的沉船的帆，但当靠近后，他很快就认出了尸体头部的眼窝和牙床。他并没有吓跑，

因为一具随着海潮送上来的尸体，并算不了什么；但是当认出这是一具矮人的尸体后，他立刻报告给了治安局。

乔贞和埃林到来后，虽然很快封锁了现场，但无法限制消息的传播。不多时，卫兵环绕而成的现场保护圈外，就挤满了奥伯丁的市民。大部分是矮人。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当一名闯入现场的矮人喊出“我认出来他的发色和假牙了，这就是甘迈罗·铁椎”之后，情况显得难以控制起来。

奥伯丁最德高望重的矮人，失踪多时后，以这种模样出现在同胞面前：腹部以下完全消失了，伤口有清晰的咬痕；剩余的部分也只是披在骨头上，被海水泡烂了的皮肉。乔贞理解他们的愤怒。

“安静些！”“有什么最新的发现，我们马上会公布的！——卫兵们试图安抚矮人的言语起不到多大作用。与其指望他们平静情绪，不如祈祷现在没有喝了烈酒的矮人参与进来。

“乔贞，虽然这话很不通人情，但我还是想说：这尸体出现得太不是时候了。”埃林说。

“我也这么想。”

他们发现尸体的双手反扣在背后，被快要烂透的绳索绑着。在检查口腔的时候，一条不知名的小鱼从里面滑了出来。

“这不是一个月来第一次涨潮，”乔贞说，“尸体却在这时候被冲上来。死亡时间已经没办法判断了。看来他也许是被缚着沉到了海里，被浅水区外的蛇颈龙咬掉了一半身子，这才能从绳索里脱开，被海潮冲上岸来。”

“怎么不可以是蛇颈龙一口吞掉了上半身之后，一群鱼人出现了要围攻蛇颈龙，它就使用常用的逃生手段，把肚内的食物吐出来吸引鱼人，然后溜走？”埃林说。

“不可能。尸体上没有蛇颈龙的胃液形成的粘膜，大量毛发也没有被腐蚀。”

“我开个玩笑而已，你别那么认真了……”

“埃林，看着这些矮人们，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不追查甘迈罗的死因，也许并不真的是出于对多雷斯的同情。”乔贞说。“大概，我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而已。来到这儿来之前，我们被要求把重心放在人类方面的工作上。我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执行了这项命令；我以为自己对整个奥伯丁的居民都一视同仁。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对这些矮人的愤怒并没有真正的关心。的确没有。”

“糟糕。”埃林站起身来。“你看谁来了。”

乔贞转过身，看见桑迪斯·织风在数名夜精灵卫兵的护卫下，进入了搜查圈。让乔贞和埃林感到不快的是，坎农竟然也在桑迪斯身边。他不敢直视两人的眼神，躲藏在高大的夜精灵卫兵身侧。

“两位探员，辛苦了。”桑迪斯打量了一下尸体，立刻进入正题。“我听说这正是甘迈罗·铁椎的遗体。”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确认……”

乔贞的话被桑迪斯打断了。“矮人市民们情绪都很激动啊。作为主导侦查工作的探员，你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声明来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呢？乔贞。”

桑迪斯的话，说明无论证据如何，他都认定了这具尸体是属于甘迈罗，并且以此做前提来指示接下来的工作。这样不尊重侦查情况的态度，让乔贞很是反感。

“不行。”他说，“我现在不能提供任何定论。抱歉了。”

“你怎么会跟着他们过来？”埃林质问坎农。坎农没有答话，桑迪斯却开口了：“如果不是他，我现在还不会知道你们已经发现了甘迈罗的尸体。我想，为了奥伯丁，你们两位还是随时对我汇报工作状况比较好。”

“我们不会随意透露任何没有把握的消息。”乔贞说。

“乔贞先生，你的工作是要让奥伯丁保持平静。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你至少要向矮人们宣布：你们已经明确杀死甘迈罗的人就是多雷斯，而这位凶手，也在前天晚上畏罪自杀。要是这样做了，当前这紧张的情况，也必然能得到缓解。”

“我们并没有明确这点，因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证据不是有吗？清清楚楚的证据。那封遗书，乔贞先生。是的，你们似乎是打算封锁消息，这实在是一种不近人情的不合作态度；幸好有坎农在，他虽然是个后辈，但比你们更明白合作的重要性。”

“又是你小子……！”埃林上前想要揪住坎农，却被卫兵拦住。

“桑迪斯大人，”乔贞说，“想必您还没有弄清楚情况。这是我们的案子。我和埃林从来就不是你的直属部下。我们拥有暴风城的行政赦免权，所以可以拒绝你关于向民众泄露案情的无理要求。”

“这倒也没错。”桑迪斯说。“那么就由我来发表这个消息吧。”

“桑迪斯大人——你当真没有思考的能力吗？”乔贞说。

“你说什么？”

桑迪斯略微眯起发着白光的眼。

“你真的以为这样就能平息奥伯丁的冲突？把矮人和夜精灵的矛盾，转嫁到人类身上？”

“你也许误解了，……”

“不，我没有。甘迈罗是探险者协会挖掘队在奥伯丁的队长，这些挖掘队是你们高龄夜精灵最讨厌的东西。他失踪的时候，想必你在偷笑吧。但是矮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是你们夜精灵做了这件事。这一个月来的主要冲突，都是来自于这两个种族，你心中有数。现在多雷斯死了，还发现那样一封‘遗书’，你巴不得立刻把‘是人类杀死了甘迈罗’的消息传出去。我说得如何？桑迪斯·织风大人。”

乔贞并没打算把自己和桑迪斯对立起来，但话已出口了。既然无法约束对方的行为，那就只有用强硬的态度来保证自己的职权不受侵害。

“还有，”他继续说，“这两件案子没有结案。杀死甘迈罗的凶手没有找到，多雷斯也不是自杀。无论你做出什么行为，都希望不要干扰到我的工作。”

“乔贞先生，你应该明确一下自己的身份和态度。你毕竟是在奥伯丁工作，而奥伯丁本质上是属于夜精灵的城市，难道你想把矛盾激化吗？”

“正因为不想，所以我才说明白这些话。暴风城派驻我们到这里来是政治援助，而且我们在大方向上都听命于您，已经算是很大的让步了。鉴于这些原因，希望您不要干涉我们的工作。这案子是我们的。”

桑迪斯的表情很难捉摸。经历年月远远超过人类的他，对“长期利益”这个词是再清楚不过了。被乔贞说破了心中念头，虽然多少有些难堪和恼怒，但他还是能控制自己。

“你说得对。”桑迪斯说。“我的确不应该越权。相对的，也请你们能够尽力侦查，不要让我失望。”

“我们会尽力而为。”乔贞说。

随后，桑迪斯便离开了现场。

“我没想到你真的对着他的鼻子说出这些话。这下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埃林说。“你觉得他难道不会背着我们做出一些行动吗？”

“这几乎是肯定的。但我们管不着他，他也管不着我们能做什么。”

认定现场不再有什么侦查价值后，乔贞让手下人把尸体搬回治安局。就在围观的矮人也渐渐散去的时候，乔贞突然听到海岸的东面，渐渐响起了嘈杂声。

“发生什么了？”埃林说。

“那边是多雷斯家的方向，”乔贞说，“快去看看。”

多雷斯的屋子已经密闭门窗，打上封条，还留着几名卫兵驻守。但是当二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矮人们团团围住，卫兵们徒劳地做出禁止接近的表示，却又不敢做出暴力行动来阻止矮人们进入屋子的企图。即使看到自己长官的到来，他们的表情也没有丝毫松懈。

乔贞和埃林试图挤到屋子面前，矮人们起初朝两边避开，但有人喊出了这句话：

“大家得好好问问他俩，我们的挖掘队长甘迈罗老兄是怎么死的！一定得弄个一清二楚才行！”

话音落下，矮人们开始把乔贞和埃林包围起来。“听说你们找到了一封遗书？”“为什么不早点调查多雷斯？”伴随着这些问题的，是矮人愤怒的眼神。

“情况不妙，”埃林说，“我看见了好几张喝醉的脸。”

“你们冷静些，调查还在进行。”乔贞一时也想不出别的话来应付。

“你们要调查到什么时候！”“要不是可怜的甘迈罗被冲上岸，你们还打算一直拖延下去吧！”“我看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找到是那小子干出这件事的证据！”

矮人们进一步逼近了小屋，已经开始撕去封条，砸烂窗口上的木板。

“你怎么搞的？”埃林说，“亏我还特意提醒你有矮人喝醉酒了，你还试着讲理，这根本就是反效果。现在怎么办？找人来武力镇压？”

“那肯定行不通。”



“总不能让桑迪斯来帮忙吧！……”

就在乔贞和埃林难以掌控局势的时候，一个身披黑色长袍，脸庞遮在阴影中的人突然从人堆中冲到了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四处挥舞，像要驱赶那些矮人。他的动作激烈而急躁，不说话，只发出一些含混的咕哝声。

那些矮人们，竟然就被他用树枝赶着后退了，而这是在他們看清楚此人的脸之后才发生的。一分钟后，矮人自觉地朝后退了一圈，而这个黑衣人则双手撑着膝盖喘气。他朝乔贞和埃林转过身来，露出了那张就如同被熔过的蜡烛一般，极其丑陋的脸。

“你是……”乔贞认得这个人。

## 7

黑衣人把连袍帽朝后翻下来。那是一张严重烧伤的脸。右边脸庞就像失败的陶塑一般糊成一团，嘴唇裂开露出牙床，左眼也有一半眼皮是黏合的。他用只露出小指甲盖一般大小的眼球，逼视着矮人们。

“吉托，你做什么？别拦住我们的路！”一个矮人上前一步，又被那挥舞着树枝赶了回来。“你不想知道甘迈罗是怎么死的吗？”

被称为吉托的丑陋男人丝毫不相让。他的左眼瞪着前方，裂开的嘴角就像风洞一般传出急促的呼吸声，看上去焦急而又愤怒。他狠狠地把树枝在地面上摔断，用长着几个肉瘤的手指指屋子，然后又拍拍自己的左肩上方，做出一系列无法理解的动作。

“喂，吉托要说什么？”有矮人说。

“得找会手语的人来呀。古博·布拉普在不在？不在啊？”

“他出海钓鱼都几天了。”

“你不也会一点吗？”

“我最多只能打打招呼。”

矮人们的围攻制造出的紧迫感，渐渐地消弭在燥热的空气中。

“算啦，吉托要保护他，我们也没办法。”“这么多人闯一间小民房也算不得英雄。”“俺就不信这事儿不会水落石出！”吵吵嚷嚷地来，吵吵嚷嚷地去，不多时，矮人们就成群地离开了。

四周很快静了下来。吉托疲乏地看了看乔贞和埃林，重新用帽子遮住脸，向人类居住区走去。与看上去似乎随时会溃散的外表不同，他的脚步非常有力，虽然右腿有点瘸。

“喂！你……”

“让他走吧，埃林。现在我们也无法对他问话。”

“他叫什么来着……吉托？看来我们欠了他一份情了。他不就是一个人住在鬼屋的那个怪胎吗？”

“那不是鬼屋。那是孤儿院。”

“每一间废弃的孤儿院和医院，都简称鬼屋。这你总该明白。”

在人类居住区的边缘，有一座因为经营不善和疾病丛生而倒闭的孤儿院。全身体表严重烧伤，又聋、又哑的吉托，在那儿长大。如今偌大的古旧建筑物里只有他一人居住。闹鬼的传说，和吉托本人可怕的容貌，都让奥伯丁的人唯恐避之不及。

长久以来，他一直靠自己在孤儿院后院的一小块地里的种植物生活。没有人问候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生意，更没有人雇用他，直到甘迈罗·铁椎率着考古挖掘队到来。他发现吉托对于在地下施工显露出难得的天份，便将他招入了挖掘队。吉托并不强壮，但他干起活来根本不知休息，就好像这是长久隔绝人世的他，表达自己的唯一途径。——最关键的是，吉托不怕死。或者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每当遇到可能会塌方的结构，或者有危险的古文物，他都会第一个冲在前面。渐渐地，甘迈罗将他视为最得力的助手，以矮人特有的豪迈方式保护他。“滚你的蛋，十个你加上一个你爹都比不上吉托能干活”，甘迈罗常常从醉醺醺的嘴里吐出这些话，来反击那些对吉托露出厌恶目光的人。

基本上，虽然生为人类，但他已经被看作是矮人族群重要的一员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埃林说。“发扬公民精神帮我们保护现场吗？”

“不知道。但现在我们欠了他一笔。”

乔贞从未听说过吉托和多雷斯之间有什么联系。

“不过，”乔贞说，“他也许不这样认为。”

“我不懂你的意思。能不能说得直白点？”

“他刚才的样子，就好像在保护自己的家一样。”

奥伯丁的人类居住区分为南区和西南区，南区较富裕——事实上是整个奥伯丁最富裕的地区。而西南区，却破败得让人难堪。第二天早上，乔贞走在南区的大道上，望向西边。他看到远处两区交界线上的废弃孤儿院，如同矗立在晨雾中的一块墓碑。

乔贞来到一座大庄园前。即便是暴风城，也很难找到这样气派的宅邸。牧师雅可逊·斯特莱福是宅子的主人，事实上，他是整个南区土地的拥有者。

当乔贞进入办公室的时候，雅可逊正埋头在一堆账单和报告文件里，搔着花白的头发。听到开门声的一瞬间，他只满面恼容的说了半句“是谁？我说过没有预定的……”，随之看清了来者的身份，立刻改口说：“啊，来了一位了不得的客人。乔贞，非常高兴见到你。”

雅可逊站起来，和乔贞握手。乔贞感觉到对方手很用劲，却有些抖索。

“好同胞，愿圣光护佑你。先请坐吧。在你表达来意之前——我相信一定是很重要的事——要来点新到埠头的葡萄酒吗？花了我不少力气才订购到，它的滋味会让你想起家乡……”

“不需要。放下那个杯子吧。”

“你确定？”

“听着，雅可逊。这类把戏你可以去暴风城的那些沙龙上玩，随你玩到饱。但我不希望自己的时间被浪费。”

雅可逊重新坐在办公桌后，脸上的笑容一成未变。

“你还是那么不友好。你应该试着信仰圣光的，乔贞。那会让你心态平和。”

“我来问问你，关于火焰节那天夜里的几个问题。”

“喔……，我听说了，一位自杀的木匠……真是让人痛惜。如果我的话对你有任何作用的话，就请随便问吧。虽然今天的工作还是很忙，但这点时间我还是有的。”

“很简单的问题。我记得赞助多雷斯建造立时迷宫的人就是你，对吧？”

“我只是把原料提供给了热心的市民代表们。是他们开会议决定让谁来担当这项可敬的工作的，我信任他们，所以也没有过问原料最后被谁所用。”

“所以，你在火焰节当天没有见过多雷斯？”

“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些模糊的投影。我和他不是私交，甚至不能保证我可以认出他来。真是可惜，有这么好手艺的人一定有着美好的心灵，我本应该更了解他的。”

“那么你的回答是‘不’了？”

“对。我几乎不认识他，就算当天见过了，也未必认得出来。”

“狗屎。”

“圣光在上，请不要使用这么粗俗的用词，这会有损于你的人格。难道你怀疑我，一个圣光的侍奉者，在撒关于一位逝者的谎吗？”

再多听一句这样拿腔拿调的话，我今天就别想吃得下东西了。乔贞想着，然后说：“或许你火焰节当天确实没有见过他。或许你看见了，但是记不起来了。不过要是说你不认识他，雅可逊，那就是一个再也愚蠢不过的谎话。”

“我困惑了，乔贞。请你……？”

“就在近一年，他就给你做过三个月的木匠。我猜你屁股底下的椅子就是他做成的。”

“噢……没错。我的居所实在比较简陋，为了不污人眼，所以得雇用一些木匠，时常修补。或许我确实曾经请过他。但是，或许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你也不会记得自己抓捕过的每个犯人吧？”

“我真佩服你，雅可逊。一个人怎么能一连串一连串地撒谎，还完全不用停顿？你是不是还能大声说‘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从来没有过非法放债’？”

“我真地参不透你的意图了，乔贞。非法放债，多可怕的行当！只要保留着些微仁慈之心的人，就不会做这种事……”

“三年前多雷斯向你借了一千个金币的高利贷。当时定下的还款期限正是三年。当然，他只不过是那长长的借贷名单中，不起眼的一个名字罢了。天知道你会做什么。我想，仅仅让他到你家来免费做木工，是无法让你满足的吧？”

雅可逊的笑容消失了，嘴角朝一边挂下来。

“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很简单，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不可理喻，不可理喻！”雅可逊站起来，“恕我不能理解你的意思，乔贞。看，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你还想谈的话，下次再约时间。不过我们之间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你要阻扰我的问询吗，雅可逊？我可以换自己军情七处直属探员的身份来和你谈。那样的话，我的问法就大不一样了，而且你肯定不会喜欢。”

“真是可羞耻的一件事，圣光在上！我竟然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威胁……”

这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名金黄色头发，穿着教士袍的青年走了进来。雅可逊立刻收了声。

“父亲，”这名青年说，“您没事吧？我听见……”

“一点事都没有，我的好莱蒙尼托。”

“我给您带来了一些新的文件……”

“好，放在这儿吧。然后，请送乔贞先生出去。”

莱蒙尼托走到乔贞面前，平摊手掌指向大门。他的脸上带着比父亲真实得多的笑容。

乔贞并不真的觉得雅可逊会因为放债的事情杀死多雷斯，他说出这些话，警告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因此，他起了身，走出了门。

莱蒙尼托走到他身后，说：“我父亲惹了什么麻烦吗？”

“没什么。只是一些普通的问话。”

“如果他做了什么，您一定要和我说。我父亲是个不能自制的人。”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乔贞并不掩饰自己的惊讶。这是他第一次和雅可逊的儿子单对单说话，虽然邻里间对这名和善、正直青年的好评，乔贞倒是时有耳闻，但他从来没想到他会用这么冷静的语调来批评自己的父亲。

“不能自制？你指哪些方面？”

“一切。”莱蒙尼托海蓝色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疑虑；就好像任何说出足以颠破局势的话，却能处之泰然的人一般。

## 8

乔贞询问雅可逊的同时，埃林正踏上海岸边一艘新靠岸船的甲板。在脚底落地的一瞬间，就有一个粗迈的声音，如同一面结结实实的音墙，朝他迎面撞来。

“谁？哪个臭不要脸的家伙竟然敢私自踏上古博·布拉普的火轮号？是偷鱼的人吗？对胆敢打扰我享受欣赏战利品一刻的人来说，只有——噢？是你啊？埃林。”

“喔！看那一大群鲜活乱蹦的鱼！你还是那么厉害，古博。”

“是更厉害了才对，你个傻小子。你来这儿做什么？要不要到船舱里去，来点现烤的新鲜鱼片，配上带劲儿的烈酒？”

“噢，真不错，古博。不过我今天是为工作来的。”

“工作？我都快忘记你有工作这回事了……出了什么大案子需要借用矮人的智慧啦？”古博使劲拉起渔网。

“甘迈罗的尸体被冲上岸了。”

古博的嘴张开一半，定住了。渔网被紧紧捏在手中，不再滑动。

“天哪……可怜的家伙。他看上去如何？我是说……还能认得出他那簸箕似的大下巴吗？”

“恐怕不能了。”

“……这下完了。回到铁炉堡后，我该怎么和他老妈交代呢。对了，你认识吉托吧？他看过甘迈罗的尸体了么？”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好好问问吉托的事情。现在甘迈罗死了，听说能用手语和吉托聊天的人就只有你了。不过，我还是想先和你单独谈谈。放轻松点就行，只是一些简单的问题。”

“我需要烤鱼片和酒来让自个儿轻松下来。我们还是到船舱里吧。”

在低矮的船舱里，古博在烤架上翻动串好的鱼片，在第一片鱼烤好之前，他就已经喝掉了三大杯酒。他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烤架烧黑的边缘，噌地一下抽回手，鱼片也掉在了火堆里。

“该死的……！呼，呼。”他吹着手指，把在火堆里变得焦黑的鱼片踢到一边。

“你看起来精神真不怎么样。”

“老实说，我感觉一天一夜的海上战果都被毁啦。还不都是你混小子……算了，反正迟早都会知道这事儿的。唉，我答应过甘迈罗他老妈，说要照应好他的。你刚才说想问吉托的什么事来着？”

这个唠叨的矮人一旦舍得回归正题，埃林就非得马上抓紧机会不可。

“对，我们谈吉托，不谈其他。吉托是甘迈罗招进考古挖掘队的，没错吧？那么，甘迈罗有没有和你提过在这之前吉托是怎么过活的？”

“还用说，孤儿院养着他呀。后来亏了钱，又染病死了几个小孩子，院长就带着一家子跑掉啦。至于还留在那里的孩子，死的死，走的走，也有被领养的，只剩吉托一个人留在那里。别看他这样可怜，其实那小子根本就不穷！那整栋大房子算是他的哩！”

“这话怎么说？”

“听说还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匿名的人定期寄钱给吉托，让他在孤儿院里有个好待遇。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因为这所谓孤儿院，其实私下里供养着很多私生子，他们的老爹稍有良心的话，就会用假名寄钱过来。我是不知道吉托是不是什么私生子，不过有人寄钱给他是真的。那小子根本不知道怎么花钱，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钱是个什么玩意。只要一天吃上两餐，冬天能加一床毯子，他就啥也不要求了，所以那笔钱慢慢地攒了起来。”

“你别告诉我他用那些钱买下了整座孤儿院。”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那整块地儿是孤儿院院长租赁的，后来急着跑人，想攒点路费，就低价把那些文件全部卖给了吉托。这傻小子还真买！你说，那么空荡荡，又破烂又满是虫子的大屋子，他要独个儿住在里面，又有谁会管他呀？可是他就是脑袋有问题。钱全没了，要不是被甘迈罗看上了，那小子现在天天还是只能吃自己种出来的，小指头般大的马铃薯。”

“还真是个古怪的故事。你帮了我的大忙，古博，干得好。”

“喂，你该不会怀疑是吉托杀死了甘迈罗吧？没这个可能，我说。那小子确实喜欢帮甘迈罗干活，还救过他的命呢。我说真的。甘迈罗都快把他看作儿子了，要把他带去希利苏斯的。”

“希利苏斯？去那鬼地方做什么？”

“那可是了不起的古战场呢，天知道那些虫子巢穴里面埋了多少值得研究的东西。甘迈罗早就对黑海岸没多少兴趣了，公开宣布了自己在火焰节前后就要去希利苏斯，带着最精锐的队员。他还特别点了吉托的名。不过，要真是去了那儿，大概就不能活着出来了。听说最近那些古老的虫子都活跃起来了，成群结队地袭击人。”

“去那样的地方考古挖地道，还真是神经病。”

随便应付着对话的埃林，心里反复想着“甘迈罗打算将吉托带去希利苏斯”这一点。

“有什么办法呢？甘迈罗就是靠这股子劲儿活着的呀。”

古博说完，狠狠咬了一口鱼片，大口嚼着，然后用烧烤叉子指指埃林，意思是“你不来点”。一通不歇气的发言后，他脸上的沮丧神色已经消失了。

“你们要审讯吉托吗？那小子不会说话，得靠我和甘迈罗给他打手语。这是甘迈罗教他的，矮人特有的手语。甘迈罗他有个哑巴妹妹，所以非学不可……后来呢我因为想追求那个哑巴小妹，就学得比甘迈罗还要精。需要我帮你问话吧？需要吧？”

埃林双手按了按太阳穴。“古博，要么我们俩上宽敞的甲板，要么你把声音放低点，否则我的鼓膜就会爆裂，然后双耳流着血倒在你面前。你可能会成为杀人犯的。”

“噢，不好意思。不过我是不想上甲板，这些鱼片还在……”

“恩，我理解。只要把你的声音放低一点就好了。在和吉托交谈这件事上，我们确实得靠你，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不过我还有些别的问题想问。你认识多雷斯·斯特莱福吗？”

“那个木匠？”

“对。你应该还不知道，他前些天早上被发现吊死在屋里。”

“天哪。虽然我和他不熟悉，不过这还真是糟糕透了。这个港口一点都不安全。说起来，我昨天在海上还差点被蛇颈龙咬了，那时候是下午，我在看风向……”



埃林做了个手势，示意古博停下来，回到正题。

“哦。你是想问问我多雷斯的想法吧。”蛇颈龙的故事被打断，古博显得很丧气。

“其实，比较关键的是你对多雷斯和甘迈罗的关系，有什么想法。”

“他们俩……算是不大不小的朋友吧？还曾经一起登上我的船出海钓鱼。不过我不太喜欢那家伙，总是一脸阴阴惨惨地，好像人人都欠他的钱一样，也不爱说话。我这么一想，就觉得这样的人上吊，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为什么这么说？”

“不为啥，就因为他看上去总是不高兴。虽然年纪不小了，搞不好他是因为被姑娘拒绝了就自杀了呢。你们人类不是都爱做这种无聊的事吗。”

“古博，你这句话我不懂了。你是不是喝多了点。”

“不是，我是在火焰节那天晚上，真的看见多雷斯被一个人类姑娘拒绝了。”

“说准确点，火焰节晚上什么时候？”

“记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迷宫争火种的游戏刚刚开始，戏团也没开始演戏。”

“……那个姑娘是谁？”

“名字记不起来了……等我想想看啊，就是戏团的那个大明星……对了，塞诺妮。没错儿。”

埃林回想起乔贞那天晚上的经历。海岸向日葵的演出即将开始，但塞诺妮却不见了，多雷斯也不在视线中。

“继续，你看见他们俩怎么了？”

“我是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总之我看见多雷斯一副凄凄惨惨的表情，——和他平时也差不多，然后那姑娘从胸前拿出了一件项链似的东西给他看，两人交谈了几句，多雷斯仿佛整个人就泄了气。就这么多。”

埃林又按了按太阳穴。“我突然觉得有点头痛……你就看见这些？什么也没听到？”

“对呀。”

“那你为什么对我说是‘多雷斯被姑娘拒绝了’？”

“因为看上去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你们人类难道不就是……”

“好了，”埃林站起身来，“非常感谢你，古博。你的情报很有用，这很难得。我要走了。”

“怎么，不需要我去帮你审问吉托了？我非常期待啊。”

“不急了。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恩，我就吃一口你的烤鱼片吧——很好味道！好了，我走了，千万不要送我。”

埃林急急忙忙踏上甲板，然后跳下船。在耳朵受了一番折磨后，了解到这么多情况，他觉得倒也物有所值。塞诺妮的介入是意外之事，但是关于多雷斯、甘迈罗和吉托之间的关系，他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

*乔贞从固执的老不死雅可逊那儿得到的情报，一定不会有我多。埃林想。*

## 9

“那姑娘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吧？”

“不。就我们所知没有。只是想找她了解一些情况，不会把她带走的。”

“噢……，那就好。她在化妆室里，我马上叫她出来。两位请等等。”

卡崔娜点点头，礼节性地微笑一下，转身走进了红布帘遮着的房间中。乔贞和埃林站在走廊上，剧团的表演刚刚结束，不时有装卸场景的杂工，以及还未卸妆的演员走过。

在交换过情报后，乔贞和埃林立刻就赶到了剧团。得知多雷斯在临死前不久和塞诺妮有过密会，乔贞的脑中回想起了自己从未注意过的一些细节。

最近的例子，就是当他放假在剧团里看戏的那天下午，多雷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神色慌张说自己可能被跟踪了。事实上所谓的“跟踪者”只不过是两个小毛孩子。虽然多雷斯一直压力很大，但乔贞并不觉得他会是这样就被吓倒的人。

也许他那天出现在剧团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和塞诺妮见面，不料乔贞也在场，所以他便临时编出了一个借口。这不是一个有力的假设，但也并非全无可能。

“你在想什么？看你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埃林说。

“只是在想，我们一直以来似乎都忽略了许多事。”

“比如？——啊，别急，我来替你说。比如你没想到自己最喜欢的剧团也会牵涉进来吧？”

乔贞张嘴想争辩，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埃林说得没错。看戏是他难得的爱好，他需要一些似乎属于他私人的，却又和探员生活沾不上边的东西。每当坐在剧院的坐席上，他可以忘记自己经历过的事和手头的案子，感受一下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但如今，塞诺妮作为剧团最重要的女主演，和多雷斯的案件联系了起来。一切事情又回到轨道中。

“好了，塞诺妮出来了。你还是快点摆出平常那副凶脸吧，我听说女明星都不容易套话。”埃林说。

“啊，两位……乔贞大人和……卡林大人，是吧？你们有事要找我？”便装的塞诺妮走到两人面前。她眉毛高高挑起，嘴唇抿住笑意，就像一个玩猜谜游戏的小姑娘。

“呃，不是卡林，我叫埃林。埃林·提亚斯。”埃林转向乔贞说，“她能那么快说出你的名字，戏迷先生，却拼错了我的，真让人伤心。”

“噢，对不起，埃林大人。我不会再弄错了。”

“没关系，对你这样的美人来说，‘错误’是没有意义的。塞诺妮小姐，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即使把你在戏台上创造的所有形象加起来，也比不上你本人的百分之一？你眼前这位老戏迷难道没有看出这点？那可真是不合格……”

“得了得了。”乔贞用手肘把埃林挤到一边。“关于你和多雷斯·斯特莱福之间，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你回答。”

“恩，好的。不过，能去外面吗？这剧院里毕竟……”

“当然。”

他们来到了剧院外的后墙。为了避免埃林又说出什么怪话浪费时间，乔贞直接进入主题：“火焰节当夜，有人看见你和多雷斯见面。没错吧？”

“是的。”塞诺妮干脆而轻快地回答道。“这很重要吗，乔贞大人？”

“你说出事实，我们来判断重要与否，塞诺妮小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谁都不希望美人和谋杀扯上关系，但就像他说的，你来提供材料，我们负责挑选。”埃林接上乔贞的话。“不然我旁边这个家伙可是会咬人的。”

塞诺妮因为埃林的话笑了笑，然后马上咬住下嘴唇，试图让自己严肃起来。

“好了，那么你承认当夜和他见过面。大概是什么时候？”乔贞继续问。

“恩，我想想.....大概就是剧团要表演前的十分钟吧。因为这个我还迟到了。”

“你一直都认识多雷斯吗？”

“不，不能说是认识。只谈过一次话。”

“火焰节那天晚上是你们第一次谈话？”

“不，不是，之前还有一次。最初他到后台来找我，我以为他是一个狂热的戏迷.....他表现得很绅士。他说喜欢我的表演，但我看出来，那只是接近我的借口。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天什么的。”

“借口？”

“我最初是以为他打算追求我。”塞诺妮说。“但后来我发觉他感兴趣的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件东西。项链，对。挂着一枚红宝石坠饰的项链。那串项链我很少戴上舞台，不知他怎么注意到的。他说想看我的那串项链，他曾经坐在观众席上看到，还想再仔细看看。但那时候我把项链送去修理了，因为挂钩断掉了。他不说原因，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非得看看’之类的。我想这也没什么，就答应火焰节晚上拿给他。”

“火焰节晚上，你们俩见面，就是为了让你们有机会展示项链。说一下你们见面的情况。”

“恩，其实也没什么。我们一见面，他连招呼也不打，就急冲冲地问我带了项链没。这让我觉得挺尴尬的。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他的脸变得——恩，沮丧透了，让我当时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难过。”

“我们需要看一下那串项链，希望你带了。”

“我带着呢。真的要看吗？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刚才怎么说的来着？”乔贞说。“你提供事实，我们来判断。”

“好吧。”塞诺妮从裙子腰部挂着的小布袋里掏出了项链来，递到乔贞手里。“您看，这有什么特殊的呢？”

乔贞将项链悬挂在手指上。他发现这是一串没有任何特色的廉价项链。黄铜链子，前端镶着红宝石的坠饰——一块有裂纹，颜色并不纯净，有点儿泛白的红宝石。

“他没有说过为什么想看这项链？”埃林问。“一点儿都没提到过？”

“真的没有，”塞诺妮说，“不过我猜……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吧。”

“它是我在地摊上花了二十个铜币就买到的。多雷斯是一个人住，对吧？可是他以前总该有妻子，孩子什么的吧？我猜，也许这是属于他原来家人的东西。再次看到它的时候，物主已经是我了，所以多雷斯显得那么沮丧。也可能是他认错了，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串廉价的东西。如果他就是因为这样才自杀的话……我……”

“不是这样的，你不用胡思乱想。”乔贞说。“不过，我们需要拿走这项链作为证物，没问题吧？”

塞诺妮没说话，就好像没听见乔贞的要求似地。

“塞诺妮小姐……？”

“这个……非拿走不可吗？”

乔贞皱起了眉头。

“你在担心什么，塞诺妮小姐？”

“恩，不，什么都没有。抱歉了，请拿走吧。”

“好了。”塞诺妮走后，埃林说道。“你怎么想？”

“关于两人会面的情况，她和古博的说法是一致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没有撒谎。”

“怀疑这么个美人真让我没干劲。但是，我得承认她至少在项链的来历上撒了谎。听起来就像一个每次都用‘肚子痛’做旷课理由的小学生。”

“没错。简直是教科书式的撒谎模式。说是地摊上买来的，却立刻又表示出不希望把它交到我们手里。这个单纯的姑娘，连圆谎的意图都没有。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调查有好处。”

“你对她关于多雷斯看过项链后反应的解释，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她确实不知道多雷斯要看项链的意图，因此那些解释应当是她的真正想法。否则她会从一开始就否定一切，根本不会承认曾经见过多雷斯。她认为透露这一点，不会对她不利。”

“一半诚实，一半虚伪。这个小美人还真会给我们找麻烦——喔，这样说太不近人情了。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撒谎。她对我们没有恶意。”

*半真半假，那有什么不自然的呢？再怎么讲，她是一个演员。*乔贞把项链收进口袋里。

“多雷斯向你索求最后一天，你给了他。他就用这一天来看一眼廉价项链，然后被杀死。乔贞，这一天你给得不值。他应该做一些更有贡献的事情再去死。”

“这项链对他有意义。而且当看到以后，他很失望。有两种可能：一，这项链不是他想看的那一个。二，通过这串项链，他能够确认某件事情，某件让他失望的事情。你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

“无论怎么说，现在我们的情报明显还远远不够着呢。而且还要考虑一个可能性：围绕项链的事件，包括塞诺妮的谎言，实际上和谋杀无关。至少，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们有关。这真让我头大。但是非要我现在就选的话，我会选二。”

乔贞脑海中再次回想起多雷斯索求“最后一天”之时的神情。那种一生悬于一次请求的恳切。

既然塞诺妮关于“答应火焰节给他看项链”一事不像撒谎，那么这项链确实就是多雷斯多活一天的目的。

乔贞仿佛看见了多雷斯面对项链的情景。

夜里，廉价的红宝石黯淡无光。多雷斯无比急切地想看清楚它，却又有些害怕。他或许会想，就算自己的眼睛突然瞎掉，不了解自己一直索求的真相，那也没什么不好。但他还是拿出了勇气。

多雷斯会知道那是自己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吗？

不，他不知道。

他在害怕什么？或许是害怕自己的一生被否定。他用一生换来这一天，然后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甚至是绝望。他在绝望中迎来了死亡。

想到这里，乔贞知道自己需要更了解多雷斯的过去。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但乔贞还没拿定主意是不是该探访这个人。

## 10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当坎农打开门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正如乔贞与埃林所想，充满了难得一见的惊讶和愤怒。要是在别的地方，他是不会这样面对二人的。只有在自家地盘上例外。

“调查。”乔贞说。“你以为还能是什么？”

“可这是我家！”

“是啊，你的带花园的漂亮大房子。不对——应该说是你老爸的。反正我们要找的也是你老爸，不是你。现在你准备好从门口让开了吗？”埃林伸出手推了一下坎农的前胸，“算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你们不能就这样进来，看你们的鞋底脏得要命……还有，我父亲正在休息。你们不能去打扰他。”

“有客人吗？是谁？”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突然从里屋传了出来。“无论是谁，我需要见他们。”

“看来我们的前辈老治安官精神好得很呢，”埃林说。“坎农少爷，你大可以去找自家的侍女玩。总之，请不要打扰我们。”

“坎农。”又是那老人的声音。“我需要和客人谈话。让他们进来。”

“不要打扰我们。”乔贞对坎农说，然后和埃林一同进入了里屋。

阔大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药物的味道。虽然有几扇大窗户，但采光仍然很差；晦暗的光线呈平行线状照在床上，显露出一位老人的身影。“乔贞，埃林，”老人从被子里伸出不断抖动的右手，“到这儿来，坐下。”

他是奥伯丁人类区域的前总治安官，坎农的生父，马绍克·莫杰坦恩。虽然儿子只有二十余岁，但他已经渡过八十岁生日了。正是他把多雷斯引荐给乔贞和埃林做线人。如今退休多年，他还剩下一个奥伯丁西南区土地拥有者的身份，但与雅可逊掌握的南区相比，西南区却破败得难以入目。

“感觉怎么样？”乔贞说。

“还不会死。”马绍克要说话并不容易。虽然花了很多治疗费，他的身体还是在一天一天地衰竭下去。坎农继承他的遗产，成为西南区的拥有者，只是时间问题。

“也许你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

“不，我都知道，我都知道。”马绍克指了指自己的耳廓。“我还能听。多雷斯死了。给你带来麻烦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找你的原因。”乔贞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人的历史。你在退休的时候把他介绍给我们做线人，但直到现在，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够多。”

马绍克吐出一口气，仿佛生了睡意，却又立刻使劲张嘴说：“那时候，我认为不需要让你们俩知道太多。毕竟，说实话，我当时觉得你们两只不过是从暴风城来的楞头小子——一看，我有多愚昧？”

“这没什么。”乔贞说。“作为军情七处的人，无论到哪，都不会幻想自己被掌声和红地毯欢迎的。我完全理解。”

马绍克干笑了两声，听上去就像舌头的底部有一条锯子来回摩擦。

“你要喝些水吗？我可以给你倒杯水。”埃林说。

“听起来就像这是你的卧室，而不是我的。”马绍克说。“埃林，我一直都很讨厌你的说话方式。你是一个惹人烦的臭小子。”

“呃，看来你讨厌我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马绍克又令人不快地笑了几下，然后说：“对，没错。我要死了。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也会用不一样的方式说话的……你觉得我那个没用的儿子能继承我的一切吗？”

“我不知道，马绍克。”



“每个人都不知道。有的东西我要带进坟墓了。但关于多雷斯，他的过去不是属于我的，既然你们需要的话，我就交给你们。”

“很好。”乔贞说。“其实一直以来都让我不明白的，是他决心从暮光教徒转变为线人的原因。要知道，信奉上这个玩意的人，然后被转变的例子，只有万分之一。没有什么强烈刺激的话……”

“他杀了自己的孩子。”马绍克说。

“他什么……？”

“他杀了自己的孩子，一儿一女，就是这样。姐姐十五岁，弟弟六岁。在十五年前的那次大型暮光教徒集会上……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他让教徒把那对姐弟绑在了柴堆上，点起了火。没什么好奇怪的。当众杀亲，从来都是暮光教徒在教众中树立威信的最好方式。用这个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已经禁绝于人类。”

“那他的妻子呢？”

“在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暮光教徒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在那场集会之前。”

乔贞和埃林一时没有说话。

“怎么？你们也会觉得震惊？还是说不相信凶恶到愿意杀亲的人，还会走回头路？我给你们听听多雷斯自己的说法吧。他说在看到自己的孩子被绑住的那一刻，看着孩子的眼睛，他立刻就悔过了。但事情已经晚了。他没法阻止火被点燃——然后，我带着手下人赶到了现场。我只记得自己看见了冲天的火焰，暮光教徒们四散奔逃。那真是可怕的一夜。”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死了？”

“噢，无法辨认的焦尸我们找到了不少。也有小孩子的。但那一夜，显然受害的不仅仅是多雷斯的儿女。我这一辈子再也没看过那么可怕的火焰。”

“他自称在那一刻就开始反悔了，你就相信了他的说法？”埃林说。

“这不重要。我关心的，是看他能为我做些什么。作为一个线人，他很尽职，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相信他的说法。”

乔贞不得不承认马绍克说得没错。多雷斯对于暮光教徒身份的悔过之心是毫无疑问的。

有一个念头驱使他问出下面的话。

“他有没有过什么关于儿女的纪念品之类的……？属于他儿女的东西？”

“这是个什么问题？……不，我不知道。当你的儿女都死去的时候，或许世上的一切都是纪念品……”

“比如，”乔贞说。“项链。挂着红宝石坠饰的项链。”

“红宝石项链？这么说起来，我记得他提到过项链什么的……但我没办法肯定了。许多不重要的记忆，早就从我的大脑里死去。你拿到了什么证物吗？……算了，我不该问这些。我不想把一宗未解决的案子带进坟墓。”

“那么，希望你能再回忆一下。”乔贞说。“十五年前的那场集会。据我所知，你主导的抓捕行动非常失败，大部分暮光教徒都逃脱了。”

“那是我的错。但是……”

“好吧。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有两件事要谈。第一件事就是关于多雷斯。现在我要谈谈第二件。你刚才说，不想再把未解决的案子带进坟墓。”

“有什么问题吗……？”

“十五年前，那是人类在奥伯丁扩大居住的主要阶段。人口渐渐多起来，没办法再和夜精灵混住。人类急需自己的居住地。如果有必要的话，要出大钱向桑迪斯·织风购买。最后，有两个人从他那儿分别买来了土地，一是雅可逊，他买下了现在的南区；一是你，你买下了现在的西南区。”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些都不是秘密，乔贞。我们合法地买下土地，合法地租给其他人类。”

“买卖当然是合法的，白纸黑字。当时的文件我都看过了。只不过——那场大型聚会，你是事先得到了内部消息，才组织缉捕行动的吧？”

“那又如何？”

“我查阅了所有相关的档案。”乔贞说。“真是一场糟糕的行动呢，马绍克。虽然早三天就得到了详细消息，却在聚会开始前十五分钟才临时召集人手。最后抓捕的暮光教徒只有十数人。你让四百多人逃掉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

乔贞打断了马绍克。“从我后来和你共事的印象，这不像是你会犯的错误。四百多奥伯丁潜藏的暮光教徒，举行一场泄露消息的聚会，却都大摇大摆地全身而退。这件事发生后，你和雅可逊就从桑迪斯那儿买来了土地——非常低的价格。我想桑迪斯一定很不高兴，但他也没办法。谁让他的土地上充满了暮光教徒呢？他们要是一直潜伏着就好，要是被抓住了也好——偏偏被证明了存在，却没有一只一只揪出来。如果我是他，也会很沮丧的。”

“虽然你和雅可逊的结局不大一样。”埃林说。“他经营得当，现在富得流油啦。就连有些暴风城贵族也会到这儿的南区去度假。至于你的西南区么，打开窗户，看看外面。再闻闻那气味，啧。”

“你打算把这件事带进坟墓吗？刻意搞砸行动，为了低价获得一片土地。暮光教徒平常会尽量装扮成常人的，所以他们也不会拒绝租用你的地盘。他们给你租金，但是从生存意义上来说，你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你们俩……为什么要说这些……？这样羞辱我？”马绍克想从床上坐起来，却很难办到。

“嗨，嗨，小心些，别碰倒杯子了。”埃林说。“你不是说不想把案子带进坟墓吗？那我们可以现在把这项发现上报。你最好活得久些，来应付无穷无尽的侦查和取证。如果你那时候已经死了的话——他们真的会挖起你的墓碑的。”

马绍克还想说什么，却猛烈地咳嗽起来。坎农撞进了门，大声喊着“父亲，你怎么了”，正看见马绍克把一丝脓血吐出口外。他上前疯狂地推挤乔贞和埃林，同时叫着：“滚出去！滚出我的屋子！离我父亲远一点！”

来到门外后，埃林右手肘搭着乔贞的肩膀，大笑了起来：“天啊，这真是太爽快了。你觉得我们有点过分吗？不，肯定不会。早就想跟着虚伪得要命的老头子把话说明了。今天一定要喝酒庆祝！”

“至少我们是在得到多雷斯的情报之后才给他挑明的。”乔贞说。“你觉得他说的那些话怎么样？”

“多雷斯杀死儿女……你猜我是怎么想的，乔贞。”埃林停顿了一下，抑制住笑意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他的儿女，或者是其中之一，并没有死？这听起来很荒谬的，但是……”

“做这个假设，和当前案情的联系在哪里，这个你得说明。”

“好吧。首先，根据马绍克说的，多雷斯的儿女确实已经被绑上了柴堆。然后点起了火，治安队伍就来了，一场大骚乱。假如从那样的大火中逃生，身上也许会有烧伤吧？我

们就假设这个被烧伤的人，他没有作为多雷斯的儿子活下来——也许进入了孤儿院什么的。多雷斯出于悔过，一直匿名给儿子提供经济援助。你知道我在说谁吗？”

“当然。”

## 11

到了这一天，中央广场上火焰节留下的痕迹已经清理干净。那个热情喧闹了一夜的奥伯丁，再次隐蔽在从海岸吹来的灰雾之中。那天夜里有两对青年订婚了，其中有一人是乔贞的部下，他在今晨向乔贞告婚假。他要去创造他的未来了，乔贞想，但我们的工作正相反，是要让过去干净利落地结束。找出犯人，提供证物，合上卷宗，封存档案。铿地一声，让一切终结。

他已经预定好了下午和埃林一同审讯吉托，当然，是要在唯一精通手语的古博·布拉普的帮助下。中午准备赶到治安局食堂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雅可逊的儿子——莱蒙尼托的邀请。

莱蒙尼托特意选中了附近一处格调平民化的餐馆作为会面地点，若非如此，乔贞也不会轻易前往。当他进入餐馆的时候，看见了坐在显眼处的莱蒙尼托。周围的桌子全都沾满会轻易溅上衣服的油水，坐着粗俗喧哗的客人，唯独莱蒙尼托的桌子上干干净净，显然是老板为了这位贵客特意清理过。

“请坐。”莱蒙尼托如往常一般微笑着。“我自作主张替您点了一些小菜，乔贞先生。现在应当是您的午餐时间吧？”

“每个人的午餐时间。”乔贞坐了下来，看了看桌面，然后说。“看起来你是有备而来？这些还真的都是我爱吃的东西。”

“那就太好了。”

莱蒙尼托仍然微笑着。乔贞知道他在刻意回避自己话语中的询问意味。

“需要酒吗？我不清楚是否……”

“不了，谢谢。”

“那么，”在象征性地吃了一点点东西后，乔贞说。“你有什么想和我谈的？”

“首先，我想感谢您为这个港口的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没有您的话，人类居住区都不知道会成为怎样的一番乱象。虽然实际认识您已经两年有余，但这是我第一次说出这些想法。”

“我不认为你约我会面，只是为了这些话。”

“当然不，但这和我的主要目的并非全无关系。我是说，像您这样的人，无论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大家，都更要注重人身安全。”

乔贞把双手搭在了桌面上，盯着莱蒙尼托的眼睛。他的眼睛仍然湛蓝而充满平静感。那不是预谋威胁之人的眼神。

“你要把话说明白。工作所需，我不接受含糊的暗示。”

“我是在说我的父亲。还记得我上次给您说的话吗？我形容父亲是个不能自制的人。”

“他有圣光保佑着。有什么不能自制的？圣光能解决一切。做了几十年的牧师，你父亲的信仰深得很呢。”

莱蒙尼托就像根本没听见乔贞的讽刺一般。“上次您为了多雷斯的事，调查了父亲。他的不友好，您也看见了。”

“你觉得他会对我不利？”

“不，光这一件事，算不上什么。但后来您又调查了塞诺妮，是吧？”

乔贞朝后靠了一点，手肘离开桌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父亲的儿子，而他是奥伯丁最有势力的人，所以我难免了解到很多自己并不真正关心的东西。对于了解到您的秘密侦查，我很抱歉，但是……”

“那不是秘密侦查。我们常常把人带走，然后问些问题，就这样。那么，我调查了塞诺妮，和你父亲有什么干系？”

“在今天约您出来之前，我已经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可是您看，我现在又犹豫了。而且说出这些，对塞诺妮小姐也不好……”

“我是探员，不是医院急诊室的护士。我不会没理由地把工作中获得的个人资料，当作消遣的谈资，因为那样会失去工作。所以，有任何话，你就快说吧。今天下午我还有急事的。”

“嗯……这些话让我很尴尬。事实上，我父亲并不是真正虔诚的献身给圣光的人。”

“这不是什么新闻。我没听说过第二个会放高利贷的牧师。”

“呃，一般来说，圣光的牧师在婚姻这一点上，要求能做道德的表率。但我父亲不是。他喜欢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力，获得多名女性的垂青。”

“莱蒙尼托先生，我看我们能不能用世俗些的表达法？你的意思是说你父亲拥有几个情妇，对吧？”

“可以这么说。事实上，塞诺妮小姐就曾经差点成为那些女人中的一个……”

“曾经，差点。麻烦你说得再明白些。”

“简单地说就是，海岸向日葵剧团来到这儿没多久，我父亲就盯上了塞诺妮小姐。塞诺妮小姐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但她却拿出勇气三番两次地拒绝了父亲。这很不容易。感到尊严受创后，父亲就想用强硬的手段来得到她。但是我阻止了父亲。”

“你阻止雅可逊得到塞诺妮。为什么？”

“虽然长久以来，我一直忍受父亲的种种恶行，但关于塞诺妮小姐的事，他做得太过分了。毕竟塞诺妮小姐只有十七岁，不应该委身于我父亲这样对女性没有丝毫忠诚可言的老人；最重要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天份和热情，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旦被迫投入我父亲的怀抱，她将再也得不到表演的机会了。塞诺妮小姐给奥伯丁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刻，我不希望这份美好，和她本人的未来就这样结束。所以我用自己掌握的一些财产文件做威胁，劝服父亲放弃。”

“他听了你的？”

“虽然很困难，但我还是成功了。父亲在一份财产和一个女人之间做出了取舍。这听起来真的很让人尴尬，是吧？可我父亲毕竟是一个贪婪的人，我无法为他辩护。但是，虽然没有得到塞诺妮小姐，父亲仍然没有放弃对她的关注。事实上，他已经叫人打伤了好几个试图追求塞诺妮小姐的男青年。相比之下，您直接调查塞诺妮，更让父亲感到紧张。所以……”

“那么，你不是代表你父亲，来向我做出警告的了。”

“怎么会呢？在这件事上，我只代表我自己。您千万要小心，乔贞大人。”

乔贞把手放回了桌面。“好吧，非常感谢你能这么做。既然谈到了塞诺妮……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从你刚才的话看来，你对塞诺妮也有一些了解吧？”

“我们谈过几次话。不过，离真正的朋友还有一些距离吧，也许我是在刻意避开她。我不想父亲从我身上找到借口，来加害塞诺妮小姐。”

“那么，”乔贞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关于一串项链的事？”

“项链？”

“有红宝石挂饰的项链。”

“从来没听说过。”

“噢……那么就没什么好问的了。”

“塞诺妮小姐给了您这样的一串项链？”

“是我索取来做证物的。她给我了。既然是你不知道的，那么我也不能再透露情报了。”

“嗯……我也没有什么能告诉您的了。您下午也要忙吧？那么，我就不继续打扰了。”

莱蒙尼托走出门后，乔贞看着他的背影。他的步伐稳健，足径笔直，一如往常。

在刚才的谈话中，莱蒙尼托镇静的表情没有哪怕一丝的改变。但是在最后关于项链的谈话中，乔贞注意到他的繁琐、文绉绉的说话方式，变得短促而又实用。乔贞特意说出“没什么好问”了，却引起了莱蒙尼托的追问。

乔贞早已习惯了面对撒谎的人，习惯了从对方的回答中挑出能相信的成分，过滤掉欺骗的残渣，再从这些残渣中提炼出撒谎者内心真正恐惧的东西。莱蒙尼托没能通过这项测试；他伪装得很好，但遣词的方式出卖了他。因此，乔贞对这一次会谈很满意。

他离开了餐馆，准备回到治安局的时候，迎面跑来一个部下。

“乔贞大人，原来您在这儿。埃林大人让我通知您立刻赶到西南区的治安局分部。按他的要求，马车已经备好了。”

埃林要求备好马车？这还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乔贞想。但如果不是出了什么特别情况，他绝不会这么做。何况，现在距离两人预计审讯吉托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请快些。埃林大人说情况很紧急。”

西南区的治安局分部，离吉托所住的荒废孤儿院并不远。到了当地，一下马车，乔贞就看见埃林从大门冲出来，径直快步走到他面前。

“老天，你终于到了。出状况了。”

“怎么回事？”

“桑迪斯说既然甘迈罗已经死了，那么他生前私藏着的遗迹文物就应该归还给夜精灵族。他派人搜查了整座孤儿院，就在清扫过甘迈罗的住宅之后。”

“你别告诉我主持搜查的人是……”

“没错，还是坎农那小子。文物什么的我们可以不管了，但他竟然在吉托的睡房里找到了那件衣服。别说你不记得了——多雷斯被杀死的那天晚上，从他家里消失的暮光教徒长袍。靠着这个，桑迪斯又在强行要求结案了，如果我们还想好好审讯吉托的话，动作就得快点。”

话虽这么说，但是乔贞和埃林都明白，这件长期失踪证物的出现，给他们带来的是成倍的麻烦。

## 12

乔贞和埃林进入分局之后，看见吉托被两名卫兵拖在地上，往临时牢房的铁栅栏里拽。吉托喉咙里发出古怪模糊的音节，右边的瘸腿在地面上抖动。坎农对着吉托握住铁栅栏底部的手掌狠狠蹬了一脚，迫使他松开了手，然后又踩向他的背部，要把他如一团废纸般踢进牢房。

“嗨！我只不过离开了几分钟而已！”埃林上前推了一把坎农的左肩，正抬脚的坎农一时失稳摔倒在地。

“放开他。”乔贞对仍然压制着吉托的卫兵说。



“可是……”卫兵看了看倒在地上，被撞青了头部一角的坎农，又看看眼前的乔贞，松开了吉托脖子上的镣铐。乔贞按下他的肩膀，示意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休息。吉托坐下后，把双手放在下巴前面，从扭曲的嘴里朝着青肿的手背吹气。

“你这个混小子公开和我作对吗？竟然还给他上颈环？”埃林说。

坎农一把推开逼视着自己的埃林。“抓捕谋杀犯，使用颈环有什么不对？你们不是最喜欢证据吗？那件长袍现在就在你们眼皮底下……”

“够了。”桑迪斯·织风从隔壁的大厅走了过来。“两位探员，抓捕吉托是我直接下的命令。你们不应该太为难坎农，他只是听命行事。”

“桑迪斯，我看你最好把这玩意套在坎农脖子上。”埃林抖了抖手中的颈环。“既然要养狗，至少应该别让它跳出来随便咬人。”

“我说了，不要羞辱他。因为他是直接听命于我。你至少应该对我表示出一些敬意，埃林先生。”

乔贞把一只手拦在埃林胸前，示意他冷静，然后说：“桑迪斯大人，我说过了这是我们的案子。您不应该擅自做这样的决定。”

桑迪斯没有说话，让卫兵把一套叠好的紫色衣物递给了乔贞。

只是随意一瞥，乔贞就认出了这套服装。确实是多雷斯遗失了的暮光教徒长袍。从色泽，纹路到磨得发白的地方，他都认识。唯一不同的是，右边袖口被撕掉了一小片布料。乔贞明白这裂口，和多雷斯的死尸攥在手上的布料是相吻合的。

“证据。这是我从你们人类那儿学来的词语之一。”桑迪斯说。“虽然渡过了数不清的岁月，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类可以不信仰神而活下去？比如你们两位，乔贞和埃林先生。你们不信神，只相信‘证据’。那么我想，这件破烂衣服一定就是你们信仰的东西。被我们发现的时候，它就躺在吉托的床铺底下。”

“你想怎么做？”

“宣布多雷斯杀死了甘迈罗，而一直接受甘迈罗照顾的吉托，为他的矮人‘父亲’报了仇。另外，考虑到他从杀人现场偷走了这件衣服，我认为他同时还是一名危险的暮光教徒。”

“你知道这个说法有多荒谬吗？”乔贞说。“暮光教徒没有人类的普遍感情。他们不知感恩，只会把他人的关心转化成十倍的恨意。他们不会有‘报仇’这种行为。”

“我当然了解暮光教徒的这个特征。我正是基于这个特征，才做的推论。我认为吉托的报仇，意图并不是为了清偿甘迈罗的恩情，而是……同伙之间的互相照顾。你明白了吗，乔贞？”

这一瞬间，乔贞知道了桑迪斯一直阻挠案件进展的目的。不是为了转移夜精灵和矮人之间的矛盾——正相反。

“你要驱逐奥伯丁的矮人，”乔贞说。“你不能做这种事。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夜精灵一同建立起今天的奥伯丁。这也是他们的家。”

“不，我不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既然甘迈罗有暮光教徒的嫌疑，那么一直和他过着集体生活的挖掘队——也让人感觉不那么安全，对吧？或许用一艘船将他们送回铁炉堡，接受自己种族内的详细调查，是不错的办法。当然，对任何敬重我们夜精灵的外族人，我仍然是非常欢迎的。”

“你想引起政治战争吗？”

“不，我不想。而且我非常肯定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冲突。你看，我有证据。在这个基础上，我会以一个曾经经历过流沙之战、兽人入侵，拥有三百余枚荣誉勋章的忠诚战士的身份，正式提出遣送的要求。我非常确信无论铁炉堡，还是你效力的暴风城，都不会有什么异议。”

“天啊，我真不敢相信……”埃林右手握拳按在前额上。

乔贞明白，如果桑迪斯就这样强行结案了，他是无法做什么的。这毕竟只是一起小小的谋杀案，死者无权无势，更别提做过暮光教徒。如果真的放到政治高度，没有人会在意杀死多雷斯的人是谁。

但是，他不能让事情这样发展。有人被杀死了，有人需要赎罪。不是为了所谓的正义，而是为了事物的本来面貌。

“你不知道这几天的调查，出现了多大的进展。”乔贞说。“可以负责地说，我们已经接近案子的核心了。不能现在放弃。更何况，程序上来说，这件长袍需要得到我和埃林的承认，才能成为有效证据。”

“我们不如直接看看，那些外交官员会更相信我，还是你吧。”

乔贞摇了摇头。“桑迪斯，你活了几千年了。我一直很敬佩你作为战士的生涯。但是，在积累过千年的智慧之后，你真的认为把各个种族隔离开来，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吗？

我知道你曾经因为领地经济紧张，不得不把土地出售给人类。你希望奥伯丁能平静地永存下去。但是现在，你正在把事情推向反面。好好想想吧。”

桑迪斯略微抬起下颌，眼睛半闭着。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再给你们三天的时间。三天过后，如果还不能结案，我不会再让步。”

说完后，他带着卫兵离开了。坎农按着被撞伤的额头跟了上去。

“你说服他了，”埃林说，“干得不错。要点是什么？煽动他的自豪感吗？”

“不。只是让他想想。别再废话了，快把吉托带走吧。”

他们把吉托带到了古博·布拉普的船上。看着额头结着血痂、双手青肿的吉托，古博睁大眼睛说：“我听说你们军情七处的人都喜欢虐待犯人，原来是真的啊。啧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少来了，不是我们干的。”埃林说。“又回到老问题了。古博，我们在甲板上谈呢，还是下到船舱里面？”

进入了四个人，船舱显得有些拥挤。

“好了，第一个问题。”乔贞说。“古博，你一定要精确地给我翻译。有不懂的词就诚实点，不要想用个‘差不多的’糊弄过去。替我问吉托：是不是他杀死了多雷斯？”

这只是一个例行的问题，乔贞想借此观察一下吉托的反应。在打着手语的吉托，不时用仅剩的小半只左眼看看乔贞和埃林。

“他说不是。”

“下一个问题。那件暮光教徒长袍是不是他从多雷斯那儿得到的？”

“暮光.....暮光的手势是什么来着？.....哦，想起来了。喔，他说不是，没见过那件衣服。”

“那么，下个问题。”乔贞说。“他的父亲是不是多雷斯·斯特莱福？”

古博扭过头，一脸别扭地看着乔贞，就好像在说“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乔贞瞪了他一眼，说：“你就照直翻译。别的都别管。”

虽然由于古博的手语技术不精，整个过程有些磕磕碰碰，但乔贞和埃林总算得到了不少情报，包括预料中的和预料之外的。

多雷斯不是吉托的父亲，但他的确是吉托在孤儿院成长期间的匿名供养人。在孤儿院院长潜逃的时候，多雷斯突然提供了一大笔钱，资助吉托买来了土地租用权文件。到今天为止，租用期仍然有二十五年。

乔贞相信这笔钱，正是雅可逊三年前放给多雷斯的高利贷。

“吉托说那是礼物，”古博说，“生日礼物。”

“你觉得多雷斯为什么会资助他？”埃林对乔贞说。

“这得看下面几个问题的答案。吉托，你是不是在十五年前那场暮光聚会上被烧成这样？”

吉托明显激动起来。他的手指颤抖着，嘴里随着手上动作发出古怪的鸣叫。

“是的， he 说是。他.....只是一个作为‘种’的孩子。”

“‘种’？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那是指第一个被绑到柴堆上焚烧，好为其他想要献出自己孩子的人做一个.....演示。.....铜须国王万能的胡子啊。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东西。你们不能找别人吗？我不想翻译下去了.....”

“不行，古博，你一定要帮完这个忙。”

突然间，吉托自己不停地打起手语来。他动作短促、激烈，几乎要从凳子上站起来，大粒的汗珠从头顶滑落，整张脸因为焦急而显得更加扭曲、可怖。

“快，古博，告诉我们他在说什么！”

“别急我呀，你们两边都不能先停停？哎，苦命啊我.....好了好了，他说，他说.....红项链！不，有红宝石的项链。他记得这样一件东西，在一个小屋子里.....屋子里很黑.....但是他当时不害怕。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是其他的小孩子。有一个女孩，比他大几岁的，把自己的红宝石项链给了他，说这会陪伴他.....会让他心安。不，不。吉托没有拿到。这时候，门开了。有穿着深紫色衣服的人进来了，他们很高大.....很可怕。他被抓住了，拖出门外.....然后就是.....火焰.....火烧起来了.....很痛苦.....”

“为什么没有拿到项链？快问他！”

“不知道，不是我，是他说不知道。但他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赫……赫……赫莉欧。这是那个女孩。”

吉托狠狠地把拳头砸在自己的大腿上，吓得古博蹦了起来。他如同要碾碎自己的骨头一般，砸了两次、三次，在那只残缺的左眼中，有泪水溢了出来。那是徒劳无益的泪水。他这具残缺、丑陋的躯体所承载的痛苦，是泪水无法传递的。

### 13

塞诺妮睁开眼睛。背后墙壁上挂钟的敲打声，在她模糊的大脑里变得越来越清晰。她试图起身，却引起了背脊处一阵剧痛；因为双手被绑得很高，迫使她的背部顶在了床头围栏上。她转动一下左腿，只稍稍一使劲，那布满芒刺的粗糙绳索就在她的脚腕上磨出了血。

四周没有别的声音。几乎是一片黑暗，只有左面墙壁上有一扇窗户，从厚厚的深色窗帘透过来晦暗的光。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泪水和汗渍已经把她脸上的妆搅得一团糟。她有一天多的时间没有进食、喝水了。

神智越清醒，她就越感到恐惧。就像空气也是这黑暗的一部分，它们随着呼吸侵入她的身体，让她无可逃避。她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只有那片晦暗的光，照射出自己右边大腿的部分轮廓。

“救命，”她无法控制地喊起来，“救命。有人在吗。”

没有任何回音。只有挂钟仍然在回响。

“救——”

突然间，就连那唯一的光源也消失了，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按在了上面。但塞诺妮马上意识到，是一个男人的背影遮住了光。那个男人原来一直坐在床边，如同一具尸体，没有任何声息；而现在，他站起来了，开始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就像是黑暗凝聚成了人形，吞噬了最后一片光线。

塞诺妮惊恐地睁大了双眼。她动弹不得。

男人开口了。他的自言自语就像一条条蜿蜒盘曲的毒蛇，爬满整个房间。

“又一天过去了。很累……”

“你知道吗，姐姐。我什么也不害怕了。因为我把爸爸的藤条藏起来了。就算妈妈不在，他也不能打我们了。”

“好冷啊，姐姐。我能帮你生个火吗？”

“姐姐，我不再怕爸爸了。他够不到藤条。”

“因为我把他吊起来了。”

塞诺妮突然感到床铺的一侧猛然下陷了。那个男人爬上了床，双膝跪在边沿，手掌撑在她的头部两边。男人的脸离她只有三寸远。即使如此之近，她还是无法看清他的五官，仅能辨出脸庞的轮廓，就像戴着一张没有脸的黑色面具。

就在塞诺妮咬住自己下唇不断发抖的时候，男人吻了她。这是一个有力的吻，但充满血腥味。塞诺妮从不知道吻是这么恐怖的事物；也不知道有多少致命的毒素，通过这个吻传递到了她的身体里。

五秒钟后，男人起身，塞诺妮就听到了一种机械碰撞的声音，然后一个冰冷的金属块顶在了她的额头上。

“不要背叛我。永远不要。”男人说。

这一次，乔贞和埃林进入雅可逊的办公室后，没有给他装模作样的机会。乔贞一巴掌把办公桌上的文件堆和墨水瓶扫到桌下，然后说：“莱蒙尼托在哪儿？”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太无礼了……卫兵！卫兵！”

雅可逊把庞大的身躯从椅子上提起来，长袍被椅子腿缠住了，因为正好被乔贞抓住衣领，没有摔倒在地。

一名卫兵冲进屋来，从后提矛刺向乔贞的肩部。埃林用左手从中途抓住了矛柄，然后手持匕首柄砸在卫兵的脖子上，使卫兵倒在地上。埃林拾起长矛，把大门关上，将长矛顶在手把下面做了门栓。

“你们要对我做什么？”

“什么事也不会做，”乔贞说。“只要你好好地告诉我们，莱蒙尼托在哪儿。我们原来不打算打扰你的，可是就算找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还是见不着那小子。或许这样看起来有点粗鲁，可是我们需要赶时间。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你们不能.....”

乔贞揪着雅可逊的衣领，把他背脊朝下地向一张纸牌般甩在桌面上，然后俯视着他说：“快些，雅可逊。你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应该再给自己搭上一条人命。”

“会出人命？莱蒙尼托他怎么了？”

“回答我！”乔贞一拳砸在桌子上，离雅可逊的脸只有一寸远。“我不想问第三次。你不会喜欢我问第三次的方式的。”

雅可逊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牧师长袍的左侧被撕出了很大一条口子。

“你们.....去过他的办公室了？家里呢？也不在？好，好.....我知道还有个地方，我带你们去.....但是请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这一点恐怕还需要莱蒙尼托来告诉我们的了。”

昨天对吉托的审问结束后，乔贞和埃林立刻决定重新审问塞诺妮，打算问出红宝石项链的来历。但是今晨前往剧团后，却被告知塞诺妮没有出现。“其实昨天下午的演出结束后，就没人看见过她了，”卡崔娜这么说。时间真是在乔贞和莱蒙尼托的聚会结束之后。

乔贞后悔自己没有采取措施把塞诺妮保护起来。虽然关于项链的来历，她明显撒了谎，但那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那不是一种会加害别人的谎；一旦有人受害，那将是她自己。另外，对于莱蒙尼托，乔贞也没有足够的警觉意识。在得知莱蒙尼托也行踪不明后，他和埃林就这样闯进了雅可逊的办公室。

雅可逊带着他们来到了离庄园不远处的一座老旧谷仓。

“这里面还有一个房间，”雅可逊说，“是他自己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大门紧闭，埃林试着推了一下，但纹丝不动。

“从里面锁起来了。”他说。

“那不是问题。”乔贞说。雅可逊是这里权势最大的人，如今他被两名探员押着，战战兢兢的景象，吸引了周围一大群农夫。乔贞从其中一名农夫手中拿来了一把斧头，开始劈门。连劈七、八次，再蹬上几脚后，门上露出了可供弯腰出入的洞。

谷仓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漂浮着充满霉味的粉尘，雅可逊开始不停咳嗽。过往日空一切，用虚伪做作的态度对待所有人的他，此时却佝偻着身躯，不敢越过乔贞一步，目光中充满恐惧。

乔贞知道雅可逊怕什么。虽然他是个人渣，但他也有害怕的东西。

在谷仓后方一大堆破旧农具、腐烂草料的掩饰下，隔离出了一间小屋子，从外表看来只像是普通的杂物间。

“也，也许，他就在里面。”雅可逊说。“我就知道他这么个藏身处了，真的。”

“跟在我们后面。也别想逃跑。”乔贞说着，然后伸手去推门。

门并没有锁。但是还来不及把它打开，乔贞就听到了一声巨响。门板上出现了一个大洞，断裂的木片从他脸庞划过；他回过头，看见雅可逊倒在了地上，双掌交叠在一起，紧紧捂住脑袋右侧，鲜血从指缝间涌出。

“他的耳朵被打中了，”埃林说着，把雅可逊拖到安全的角落，然后用纱布给他临时包扎伤口。

“他在里面，噢，他打了我……”雅可逊开始嚎叫起来。

是猎枪，乔贞心想。他从来使用不好，也最讨厌尝试的武器。他从腰间拔出投掷用的匕首，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不想杀死莱蒙尼托。他躲在墙边，用眼角余光朝屋里望，但视线所及十分有限。

改变情势的是一声“救命，救救我”，然后是莱蒙尼托喊叫着“闭嘴”。乔贞立刻进入屋内，一确认了人影，立刻投出了匕首，刺中了莱蒙尼托的右肩。他本想趁这个机会冲上制服他，但莱蒙尼托立刻把枪口对准了缚在床上的塞诺妮。

“不要过来。”他说。

乔贞认得出，塞诺妮仍然穿着一身被弄污的戏服，四肢都被绑着，脸上的妆乱得几乎认不出人来。“别让他杀了我，”从她嘴里发出的声音微弱、沙哑得可怕，就像被扔在沙漠中央，长时间滴水未沾似的。



在那一瞬间，乔贞从莱蒙尼托眼中看到的是完全的癫狂。那双曾经湛蓝的眼睛，此刻变成了盛着浊流的玻璃珠子。这不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看见这样的眼神。

“放下枪，”乔贞说。“你不用伤害任何人。把枪给我。”

莱蒙尼托突然举枪朝向乔贞，然后又放下，再次指向塞诺妮的额头。这一过程反复了好几次，而他的手臂始终在颤抖。

乔贞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这房间内里就如同外表一样破旧，苍白。除了一张床，一座钟，一盏煤油灯以外，没有任何东西。

“我会的，”莱蒙尼托说，“我会杀人的。我把父亲……吊起来了。你们都看见了。但他不值得活下去。他背叛了我们。”

“你在把情况变得更糟。这不是你应得的。放下枪，不要一错再错了。你想要这件东西吗？”乔贞从衣袋里掏出了红宝石项链，“它是属于你的。现在离开那个可怜的女孩，到我这儿来。我把它还给你。”

莱蒙尼托的眼睛回复了一点神采，但很快又黯淡下去。“不，”他说，“我不需要了。已经没有意义了。”

正在僵持的时候，右耳被炸掉一半的雅可逊蹒跚着脚步进来了。他的双手就像握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凭空放着，同时不断发颤。

“莱蒙尼托，我的好孩子，”他说，“请求你，请求你放下那危险的东西吧。我不想看见你伤着自己。”

“我不是你的孩子。我也不叫莱蒙尼托。我的名字是……”

“别这样说，……”

“我的名字是……”莱蒙尼托嘴里模糊地呢喃着，然后再次望着雅可逊说。“……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我不是吩咐过……不要告诉任何人吗？”

“我以为你会做出可怕的事情。”

“你也要背叛我吗？为什么每个人都……难道我就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吗？……姐姐，我让你失望了……”

乔贞想冲上去，但已来不及了。他看着莱蒙尼托把枪口伸进自己嘴里，叩动了扳机。仿佛让整间屋子都震动的声音爆发出来，他的脸立刻失去了全部血色，整个人瘫倒在地。背后的墙上涂满了鲜血和脑浆，塞诺妮的右臂也溅上了乌黑的斑点，她尖叫起来。

不等乔贞和埃林做出反应，雅可逊已经跪倒在了莱蒙尼托的尸体前，把他抱在了膝上。他抚摸着他的脸，又把自己的脸贴上去。“不，不，不，不……”泪水从他充满皱纹的脸上落了下来。

乔贞知道的。雅可逊是个虚伪的牧师。爱财如命。放高利贷。好女色。自大骄横。压榨穷人。陷害对头。

但这就是雅可逊害怕的东西。

“我们搞砸了吗？这样算结案了？”埃林叹了一口气，说。

乔贞没有回答。

## 14

乔贞站在病房门边，看了看坐在房间里侧床上的塞诺妮。她双腕缠着绷带，望着窗外，似乎身形又小了一圈。外面只是一片灰雾。

“她的情况如何了？”乔贞说。

“今天能吃下东西了。我给她喂了一点粥。”卡崔娜回答。

“我能不能……？”

“恩，我想没问题的。不过别太累着她了。”

“我会注意的。”

“乔贞，等等。谢谢你……救了她。我真的很感激你。她一直都是个坚强的姑娘，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那么，我先回剧院了。”

乔贞进了门，在塞诺妮的床边坐下。塞诺妮就像不知道有人接近似地，仍然如同石雕般望着窗外。片刻后，她开口了。

“乔贞大人，您喜欢我的表演吗？”

“非常喜欢。我是个老观众了，你知道。”

“您最喜欢哪个角色呢？”

“呃.....那个假扮成公主的侍女吧，我猜。”

“可是我不喜欢她。”

“.....”

“变成别人，是得不到幸福的。”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吧，”乔贞说，“没有必要瞒着别人，也瞒着自己了。我们就从你和莱蒙尼托怎么认识的开始，好吗？”

塞诺妮把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来到奥伯丁，做了几场演出后，雅可逊牧师就来后台找我了。起初我觉得，跟了他也没什么不好。虽然这样说很对不起卡崔娜，但毕竟我做女演员，也只是为了不用回山村里过苦日子而已。我接受了邀请，到他的宅子里吃晚饭，然后在那里遇见了莱蒙尼托。”

“他当时是什么反应？”

“一开始没什么，我想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父亲把不同的女人带回家。但是那天晚上，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注意我。后来，雅可逊要带我去卧室的时候.....他出现了，把他父亲支走了，然后找人把我送回家。后来还连续发生了几次类似的事，雅可逊也就渐渐地不再找我了。”

“你能感觉到，莱蒙尼托是在刻意阻挠雅可逊得到你？”

“是的。我一直都奇怪他为什么这么做，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来到了我的房间。我以为他.....但事情却不像我想的一样。他没有碰我，只是让我和他聊了一晚上。”

“你们都聊些什么？”

“他大多都是在谈他自己。第一天晚上，我都在听他不停地说，感觉很尴尬。他说自己很累，还说雅可逊是怎样地一个坏人。后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找我。他的话也越来越古怪，让我有些害怕。他说雅可逊只是他的养父。他很小的时候就到外地去游学，如今回到奥伯丁来，没想到还能看见自己的生父。他说生父是他最恨的人，非得有一天报仇不可。”

“他对你说过生父的名字吗？还有他自己的真名？”

“全都没有。但他曾经说过，我长得和‘赫莉欧’一模一样。我问他赫莉欧是谁，他说那是他的姐姐，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人，但如今已经不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哭得一塌糊涂，把我吓坏了。然后……”

“然后，他把那串红宝石项链送给了你。”

“……亲手给我戴上的。我能怎么办？那天夜里，他哭累了，在我膝头上睡着了。我就像姐姐对待弟弟那样，抚摸着他脖子后面的头发。虽然他实际上比我大好几岁。”

“然后，多雷斯发现了你的项链。”

“恩。虽然莱蒙尼托再三嘱托过，一定要好好珍惜那项链，但我还是很好奇……所以答应了多雷斯，把项链带给他看看。我告诉他，那项链是莱蒙尼托送给我的，是他姐姐的遗物，多雷斯显得失望极了。没想到，莱蒙尼托看见了我们的事……他没有对我怎么样，但是第二天听说多雷斯被吊死以后，我吓得浑身发抖。后来，您把项链要去做证物了，当时我心里很奇怪地轻松了许多……直到他把我拖进了那间小屋里。”

*我为了套取情报，把拿走项链的事告诉了莱蒙尼托。是我害塞诺妮遭遇了这种事。乔贞想。*

“他疯了，真的疯了。他说我背叛了他，那红宝石项链不该给任何人……我想，也许……我根本不是他心目中姐姐的化身。那串红宝石项链才是。把项链送给我，只是因为他想看到一个和自己的姐姐长得很像的人，再次戴上那项链……他把我绑在床上，握着枪走来走去，撕下自己的头发，使劲捶打墙壁……还好几次用枪口对准我……有时候又对着他自己……我想我们两个都死定了，只是不知道谁先……”

“好了，好了，别说了。”乔贞轻抚着塞诺妮的头发，让她伏在自己的胸前哭泣。“你是个好女孩，挺过了这么多事。不要再去想了。”

“您能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吗？”

“这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你现在该休息了。”

塞诺妮重新躺下后，乔贞离开了病房，来到了医院的草地上。他从兜里掏出项链，对着微弱的阳光看。现在他觉得，那红宝石上的些许裂纹，也许就是被火焰炙烤后的痕迹。这痕迹清晰地保留了十五年，而多雷斯的人生，就渐渐地隐没在了这裂纹中。

乔贞仿佛觉得自己能看到那一切。的确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他看到了十五年前的多雷斯：一个无可救药的暮光教徒。他用藤条抽打妻子，直到她逃离；虐待孩子，让一对姐弟在黑暗中抽泣。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决定抛弃全部的人性，将儿女献给虚无的上古之神。

姐弟总要有个先后顺序。他也许苦恼过，也许没有，总之，他选择先把女儿绑上柴堆。女儿最爱的红宝石项链已经不在身上了，但他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人世间的事物。正在这时候，他的儿子正在不远处的一间小屋子里，从一个名叫吉托的小男孩手里抢过项链。

火焰烧起来了。他看着自己女儿的眼睛，看着那双美丽的眼睛被大火吞噬。卫兵的来到暂之中止了他的迷狂状态，他开始逃跑。真正在追逐他的不是卫兵，也不是火焰，而是一种强烈的罪恶感。

这罪恶感在他体内慢慢成长。他每天都做噩梦，每天都灌醉自己。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弑亲的罪人。为了让自己不被罪恶感压垮，他选择做一个线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对付自己过去的“同伴”。

多雷斯还发现了那名叫吉托的小孩子。他从火焰中脱逃，烧得不成人样，如今已经长大了。他有一种感觉——或许那个丑陋的孤儿，是自己的儿子。他供养他，让自己能好受一些。他不敢和吉托说话，就连见一面也不敢，因为他怕自己的梦会破灭。就把他当作是我的儿子吧，多雷斯这么想着。吉托又聋又哑，反倒成了好处，因为就算他不是多雷斯的儿子，也无法开口表达出来，梦就不会破灭。为了保护这个梦，他不惜杀掉了甘迈罗·铁椎——这个矮人竟然打算把吉托带去希利苏斯，那个遥远、荒凉、充满危险的地方。

故事的另一边，是他的儿子。他并没有死，而是被那场火灾的最大受益人雅可逊收养了。他被送到外地，受着最好的教育，过着最好的生活，在成年后，再次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从看到莱蒙尼托的第一眼起，他就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在那张俊朗的脸上，他分明看到了亲生儿子的影像。

他心想：也许只是长相而已，没有别的证据。但是，假若长相不算证据的话，他又何来的信心把吉托想像为自己的儿子呢？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某一天，他偶然看见了塞诺妮脖子上的红宝石项链，感觉就像被雷劈中了一般。他和她会面，当把那串项链握在颤抖的手指中之时，塞诺妮轻描淡写地说：“莱蒙尼托送给我的。说是他姐姐的遗物。”

这句话不啻于死刑判决。无可质疑的铁证。儿子还活着！这难道不该是一件好事吗？但他没办法高兴起来。梦已经破碎了，他没有勇气去承认。他已经为自己空想中的感情，杀死了一个无辜的矮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赎罪；罪孽反而加深了。

他疲倦地回到了家。他所不知道的是，儿子也清楚他的存在。他所不知道的是，儿子这十五年来，脑中也只有一个念头：为姐姐复仇。儿子觉得时机已经到了，因为红宝石项链已经被看见，再拖下去的话，他害怕自己会失去勇气。于是这天晚上，多雷斯补偿了所有的罪孽——以死在自己儿子手里的方式。

——这是一个圆满的故事吗？

乔贞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桑迪斯·织风定下的三天期限已到。凶手已死，无需再追查。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案子的所有文件会被集中起来，归入档案。

他把项链收进兜里，走出医院的草地。

## 15

三个月后，奥伯丁为前治安官马绍克·莫杰坦恩举行了公开的葬礼。根据女侍的说法，他是在睡梦中停止呼吸的。七声礼炮过后，他的棺柩埋在了西南区的公墓中。

多雷斯的案子结案后不久，雅可逊就因为放高利贷和骗税，被押解到暴风城进行严密的调查。他是自首的。自从莱蒙尼托死后，他就无心打理事业，仿佛变成了一副行尸走肉；但是乔贞没想到他会走到自首这一步。他控制的南区本该由暴风城的临时官员接管，但出于政治压力，所有权被还到了桑迪斯·织风手中。

吉托主动跟随剩余的挖掘队成员前往希利苏斯。古博·布拉普扔下自己最爱的渔船也一同去了，他是这样解释的：“只有我一个人能和这傻小子说话了，总不能放着他不管吧？”临行前，吉托将孤儿院的土地所有权让给了马绍克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坎农。价格比多雷斯帮他买来的时候还要低，不过乔贞也没办法插手。

得到整块西南区土地的坎农，在马绍克葬礼的前一天，也将地产转让给了桑迪斯，价格和多年前马绍克的购买价一样。这样一来，整个奥伯丁又重新回到了夜精灵的全面管理下。乔贞想，桑迪斯几千年的智慧倒是小事，关键是他有人类不可及的寿命去等待，这才是最关键的。

“你不快去洗个手吗？”葬礼结束后，埃林拍着自己的手，对乔贞说。

“为什么？”

“我们刚才不是都往马绍克的‘套房’上面撒了土么。”

“那又不是淤泥，不沾手。”

“倒不是脏不脏的问题，你知道那是什么行为吗！是对死者‘致敬’啊！给那个臭老头致敬？别开玩笑，我不会用这样的手去碰任何一个姑娘——糟糕。桑迪斯在朝我们这边看。啊呀，他遛着他的狗儿过来了。我先走了，你去应付他们吧。”

一说完，埃林就飞快地闪到了墓场周围的林荫后。桑迪斯带着两名卫兵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一种沉默的自信。坎农跟在他身旁，准确地保持着一个步伐的距离。

“桑迪斯大人。”乔贞先开了口。

“对于马绍克·莫杰坦恩的去世，我感到非常遗憾。我要说，即使是在夜精灵中，也很少见到这样尽职尽责的人。”桑迪斯说。

“没错。”乔贞不置可否地应了下。他知道桑迪斯的客套话，往往是另一个不愉快话题的开端。

“但是，他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一位优秀的儿子将继承他的遗志。”桑迪斯拍了拍坎农的左肩。“以奥伯丁最高行政领导人的身份，我已经任命坎农·莫杰坦恩作为奥伯丁新的总治安官。”

果然如此。乔贞想。

坎农挑衅地笑着，对乔贞伸出手。“以后我就是你新的上司了，乔贞先生，”他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我怀疑。”

乔贞并没有做出行动，坎农知趣地把手抽了回去，并不掩饰自己得胜的笑容。

“时候也不早了，”桑迪斯说，“乔贞先生，你愿意和我们共进午餐，一起讨论一下以后的治安工作策略吗？”

“我现在没心情吃午饭，但是确实有事情想和您讨论一下，桑迪斯大人。就在这儿。”

“哦？请说。”

“关于多雷斯·斯特莱福的那件案子，我想了很多……”

“已经结案三个月的案子，仍然在困扰你吗？”

“没错。我有一些感想。”

“抱歉了，乔贞先生。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还很繁重，不应该再提起这已经结束的……”

“这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乔贞说，“我保证您有时间吃午饭。请听我说完。根据塞诺妮的证词，还有我亲耳所闻，莱蒙尼托在最后的疯狂中，一直重复这句话：‘我吊起了自己的父亲’。这成了他的自供。”

“这也是能把这个案子结束的最大理由，有什么问题吗？”

“哦，有的，很多问题。但因为某些原因，我直到今天才能对您说出。他说的只是‘吊起了父亲’，而不是‘杀死了父亲’。这句话把我带回了最初的杀人现场中：犯人从暮光教徒长袍上撕下了一块布片，让它攥在多雷斯手中，然后带走长袍，作为栽赃吉托的道具。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在吊起多雷斯的过程中，由于尸体手指还未僵硬，布片掉落了下来。既然利用布片栽赃是犯人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他又为何会如此粗心大意？”

“再回到莱蒙尼托身上。由于自小被成为暮光教徒的父亲背叛，他对这类人正是恨之入骨的。他不仅是对父亲个人复仇，更是对父亲的暮光教徒身份复仇。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要带走可以证明多雷斯曾经的教徒身份的长袍，并用它去栽赃另一个人？这不是很不自然吗？”

“我不太理解你是什么意思，”桑迪斯说，“对于人类的疯狂心灵，我了解不多。”

“或许是这样。但有一件事，是无论种族、无论性别，都无法否定的。那就是：犯罪，必然有动机，也就是犯罪者必须获得利益。多雷斯的案件，其实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谋杀多雷斯，二是栽赃吉托。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莱蒙尼托可以从栽赃吉托这件事上得益。总结起来，我认为：莱蒙尼托带着复仇的心去找父亲，却只看见他倒在地上的尸体。这超乎他的预料，驱使着他急急忙忙写了一封措辞有漏洞的遗书，然后把尸体吊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布片从多雷斯手中掉落了，但莱蒙尼托并不会注意，因为他不知道这布片代表的意义。所以他在自白中，只是说‘吊起了自己的父亲’。”

“你的意思是，谋杀多雷斯的另有其人？”

“您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桑迪斯大人。实际上，应该说谋杀多雷斯和栽赃吉托的另有其人。必须有一个人，能同时从这两件事中得利。”



“哦？假若真是如此的话，我希望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否则，我真的不想在已经收入档案中的案子浪费时间。”

“那我就直言了，桑迪斯大人。”乔贞说。“您真的打算让一个杀人犯、栽赃犯，担任奥伯丁的新治安官？”

“什么……？”桑迪斯皱起眉头，望向身边的坎农。

“你疯了吗，乔贞？”坎农说，“我知道你向来厌恨我，不过至于到这地步么？桑迪斯大人，您不应该在这种疯子身上花时间……”

“我希望你立刻收回这无理的话，并且向坎农治安官道歉，”桑迪斯说，“否则，他上任后的第一起案子，就会是你的诽谤案了。”

“您可以逮捕我，不过我必须把话说完。对于这个推论到今天才提出，我也是不得已，因为真正的‘证据’正是今天才出现的。它就是您刚刚签下不久的西南区土地所有权转让书。

“听着，坎农。根据遗嘱，你会得到马绍克的全部土地，但其中少了一部分，那就是吉托所拥有的孤儿院土地。那儿虽然荒凉，但仍占有相当的面积。既然在父亲过世后，你这么快就卖出了土地，很显然是早有此打算的。你不想经营西南区。但是，如果土地不完整，你也就卖不出理想的价格。吉托对那片土地的持有权仍然有二十五年，但又聋又哑还半瞎的他，如果不找个代理人，是无法让他交出那片土地的。更何况，马绍克时日不多了，你也沒辦法等二十五年。

“正在这时候，甘迈罗出现了，并且打算把吉托带往希利苏斯。甘迈罗会手语，正是一个理想的代理人。但是很可惜，他被多雷斯杀死了。虽然这个结论在当时并没有公开，但是能浏览所有案件资料的你，自然能了解这点。你对多雷斯一清二楚，还知道他藏着一件暮光长袍。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毕竟你是我和埃林的‘搭档’。

“火焰节的前一天，我、埃林和多雷斯谈论了关于让他退休的事情。多雷斯提出再停留一天，我们答应了。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假设：你偷听了我们的对话，知道最后的机会来临了，不能再错过。在那天夜里，你实行了预谋已久的计划。

“你杀死了多雷斯，让他躺在地板上，手里攥着布片。后来，借着桑迪斯搜索孤儿院的命令，你把准备好的长袍放到了吉托的卧室下，试图栽赃他为暮光教徒和杀人犯。一旦计划成功，你就可以分文不花地取得那片土地。但是你的计划失败了，因为我和埃林一开始就知道，吉托是被陷害的。

“坎农，你知道我和埃林为什么讨厌你吗？不，不仅仅是我们。几乎所有治安局的人都讨厌你，因为这是一项要求效率的职业，但你呢？总是徒劳无功。这件事发展到现在，你看上去是个胜利者，因为最后吉托还是去了希利苏斯，你还是得到了土地——虽然多花了一些钱，但就谋杀和栽赃两件事来说，确实是徒劳无功了。你本来不需要犯罪，只需要等待，就能迎来圆满的结局，对吧？如果你不把整个西南区卖掉，从而证明了你自己的获利，我也不会说出这些话。你是个彻彻底底的蠢货，坎农。”

“当然，桑迪斯大人，我并没有绝对的物证来支持这个理论，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主观假设，但回到案件的核心问题‘谁能够同时从谋杀和栽赃获利’，这是我唯一能提供的答案。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您认为这是诽谤的话，可以马上逮捕我。”

乔贞盯着坎农。他可以看见坎农的下颌在颤抖。

桑迪斯沉默一下，然后说：“乔贞，我可以接受你的部分说法。就把新治安官的任命推迟吧……”突然间，坎农猛地撞开了桑迪斯，抢出桑迪斯腰间的长刀，向乔贞挥砍而去。他没有砍中，立刻就被一直跟随着的夜精灵卫兵压制在地上。

“那是很差劲的一刀，”乔贞说，“你真的有做过练习吗？这件事又白干了，坎农。”

“别用那种了不起的眼神看我，”坎农呼喊， “别看了！我……为什么所有人都这样？我只是想要一点点的尊重，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起我？……我做错了什么？……父亲，你为什么还要生下我？……既然你毫不关心……我恨你……我恨你们所有人……”

乔贞一直看着这个渺小的人。但突然间，他感到内心一阵刺痛。坎农的犯罪徒劳无功；也就是说，多雷斯的死毫无意义。如果坎农没有杀死他的话，那么多雷斯将和莱蒙尼托见面。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呢？仍然会是父子相残吗？或者以不涉及死亡的方式结束？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回答了。乔贞知道，幻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他的职责。

## 尾声

戏剧散场了，乔贞还坐在观众席上，把玩着手中的一张信纸。信上写着：

乔贞：

马迪亚斯已经到了该接受情报收集和分析教育的年龄。我一向欣赏你在这方面的能力，决定让你做他的私人讲师。马上回暴风城来。至于奥伯丁的工作，我会安排继任者。不要让我失望。

落款是红色墨水大写的“S”。这是老人的亲笔信。措辞简洁，没有官腔，但充满一种不可质疑的严苛感。乔贞已经打点好了行装，预计乘今晚的船回到东部王国。但是在那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他来到后台，找到了卡崔娜的私人休息室。

“卡崔娜，你在里面吗？是我。”

“啊，等等……请进。”

乔贞掀开红色门帘进了屋。卡崔娜坐在屋子里侧的椅子上，显得有些憔悴。

“我听说这是你们的最后一场演出。”乔贞说。

“没错。有些伤感，不是吗？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其实我也是。今天晚上的第一班船。”

“看来不凑巧啊。我们得后天才走，毕竟这么多要打点的。你是作为一个老观众，来说再见的吗？真让我开心呢。”

“那只是一部分原因。”乔贞说。“我还有一样东西想送给你。——不对，它原来就属于你的。”

不等卡崔娜回答，乔贞就掏出了那串红宝石项链。在有些暗的小屋中，它不可思议地发着微弱的光。

“这是你女儿赫莉欧·斯特莱福的东西，对吧？”

“你……”

“你的丈夫——或者说曾经的丈夫，名叫多雷斯·斯特莱福。你们育有一对儿女，姐姐叫赫莉欧（Helio），弟弟叫特洛普（Trope）。而你的剧团，叫海岸向日葵（Heliotrope）。”

卡崔娜低下头，按住前额，然后又把脸转过去。乔贞看不见她的表情。

“你是怎么……”

“你的儿子特洛普——化名莱蒙尼托，亲口对塞诺妮说出了姐姐的名字。这时候我还不  
知道他的本名；但我根据马绍克提供的年龄，查到了生育记录。多雷斯的所有官方个人资  
料已经被销毁了，但是你们当时很穷，是找一个乡村医生接生的，所以他们的名字幸运地  
保留了下来。所以，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但是这个……”

乔贞把项链放在手里，向前递。但是卡崔娜仍然没有转过头，只伸出右手做了一个拒  
绝的手势。

“不要把它给我。我不想看见它。”

“为什么……？”

“请把它收回去吧，随你怎么处理也好。”

乔贞只能把项链收回了兜里。这时候，卡崔娜面朝着他，他能看见她眼角的泪痕。

“有的时候，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反而更容易生活下去。”卡崔娜说。“我只是一个普通  
人，乔贞。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什么也不。我只是……”乔贞对这句有明显敌意的话，不知该怎么应付。

“马绍克已经死了。雅可逊被你送进了监狱。多雷斯，还有我的儿子……求求你，乔贞，  
不要再从我这里带走什么了。”

“你在说什么？我不理解……”

“你不理解？我还以为你知道一切。你不是理智的，万能的探员吗？”

“马绍克病死了。雅可逊进监狱是因为有罪要报偿。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和你有什么关  
系。”

“你真的不知道吗？还是说这是你们这种人的伎俩？”

“我说的都是真的，卡崔娜。请不要……”

“好吧。那我就把你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你。雅可逊的全名是雅可逊·斯特莱福，这个姓  
氏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吗？”

“这是奥伯丁一个常见的姓氏。”

“他是多雷斯的哥哥。也就是我儿子特洛普的伯父。”

乔贞从未想过。

“他一直很关心我，也很爱他的侄子、侄女。他知道多雷斯成为了暮光教徒，还不断鞭打我和孩子，却一直找不到解救我们的办法，直到多雷斯决定参加那次可怕的集会。他对我说了他的计划，并且劝告我先逃跑。两个孩子早就被多雷斯藏在暮光教徒们的一个地下室了，没办法和我一起逃。”

“当时给马绍克提供集会内部情报的，就是……”

“就是雅可逊，”卡崔娜说。“不仅这样，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假扮成暮光教徒，混了进去。他要在集会上找到两个孩子，把他们救出来。马绍克和雅可逊曾经是战友，他们一直很熟悉，所以雅可逊除了提供情报，还要求他特意延迟行动的时间，让他有时间救出孩子们。”

“马绍克拖延行动，不是为了刻意放走暮光教徒来控制地价？”

“你在说什么啊？天啊，不是的。他是为了救我的孩子……”

乔贞顿时觉得一阵眩晕。他回想起自己和埃林在马绍克的病床前，用关于地价的推测，气得他咳血的样子。

“我们知道，仪式上会有一个作为‘种’的小孩子，第一个被焚烧……而那个‘种’必须是孤儿。所以，雅可逊才放心开始这个计划，因为估算到我的两个孩子不会最先被……可是……多雷斯真的疯了。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第一个把我的女儿拉了上去……”

乔贞回想起对吉托的审讯。他表达过自己是“种”，但从未说过自己确实是第一个被带上柴堆。

“……我可怜的赫莉欧没有救下来，但特洛普总算被雅可逊找到了。他把他收做养子，送到了其他的城市，远离那个恶毒的父亲。本来雅可逊永远都不想让他回来的，但是他听说了我这个剧团来到奥伯丁的消息，一定要回来不可。他当然不知道这是自己母亲的剧团，但是……为了能够时刻想起孩子，我给剧团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才让他注意到……”

“他回来之后，你们没有相认？”

“不。我没有勇气。毕竟十五年前，可以说我先抛下了他和赫莉欧，独自逃到外地，把一切事情都交给雅可逊和马绍克处理……我觉得我算不上一个母亲……我成立了剧团，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就好像是说，他们是我私人的爱，是我私人的向日葵；但回到了奥伯

丁，我却又逃避这一切.....谁能预料到，他对塞诺妮产生了那样的感觉？然后还计划杀死自己的父亲？”

“你们不打算对多雷斯做些什么吗？毕竟是他做了那些事。”

“这十五年来，我一直都仇恨他，确实想过把他杀死.....但是回到奥伯丁以后，马绍克和雅可逊都告诉我，多雷斯正在转变，他希望能够赎罪。我犹豫了，不知该怎么办.....我发现自己没有多雷斯那样面对自己的勇气。他来剧团找过我，但我都避而不见。我真的害怕.....我怎么能想到，特洛普那个孩子会那么傻呢？.....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乔贞离开剧院后，在一条没人的小路上停下了。他觉得很累，靠在墙边，慢慢坐了下来。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头发里。他无法控制手指的颤抖。

他明白自己侮辱了马绍克，误解了雅可逊。自己那些无情的话，加速了马绍克的死期；而雅可逊抱着特洛普尸体的悲容，他还以为只不过是一个黑心富商失去了自己人性的寄托，和最好的财政助手的表现。但实际上，雅可逊当时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流泪。他为三个人奉献给怀中这个孩子的十五年而流泪。

“不，不。”乔贞敲打着自己的脑袋。有行人路过，看着他，但他只看着自己脚下的灰尘。

这天晚上，他在甲板上，把那串红宝石项链扔进了海里，因为他相信无论是堆满灰尘的档案室，还是他自己的身边，都容不下这串项链所承载的意义。唯一不侮辱这串项链的办法，就让它留在无限深邃的海底。

后来的日子里，他好几次做起一个相同的梦。他梦见这起案子中被伤害的所有人，带着悲悯的眼神，望着被禁锢在泥土中的他。这不是一个好梦，但他不责怪它，因为他明白：我们可以忘记过去，但过去不会忘记我们。

**乔贞案卷 - - - 我私人的向日葵**  
**END**

## 小结

camg 2008-02-04 00:35

多谢楼上 2 位提出的辈分称呼 bug，硬伤已修改。

乔贞也不是几十年都一直做这种头大案子的，平常小偷流氓啊，飞车抢包啊，酒后闹事啊这种事他都管的，不过写这些不会有人看，所以我就跳过了 😊

这是目前为止编得最累的一个故事，因为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它来自于硬盘里躺了大半年的太监文，概念是一个暮光教徒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他逐渐醒悟，决心毁灭自己所在的暮光教徒组织来赎罪；但是就在他临近成功的最后一刻，并未死去而潜伏在组织内的儿子刺死了他。因为编不下去了，又不想舍弃这个念头，所以就把它套进乔贞的框架里面，塞进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物和线索，然后变成了这个样子。信息量过大了，我最后阶段也写得很赶（想在春节前弄完），因此前后风格不统一，比较后悔。

有争议的剧情方面，比如雅可逊和马绍克，我的意思确实就是：他们救人也是事实，获利也是事实。而他们的原计划中，为了救出斯特莱福姐弟而忽略其他孩子，这仍然是事实。在原剧本中，我设计成雅可逊和卡崔娜有私情，这可以解释他们如上的行为，但是在最后阶段我把这个内容删掉了。这是一个关于道德危机和如何去选择的故事。他们是好人，但不是圣人。

至于下一个故事，也许会更类似一个带有些许悬疑要素的冒险故事，而不是现在这样对话-对话-对话-新人物登场-对话-对话-对话-新人物登场-对话-对话-Boom！的写法了。这样真的累，不仅要求一口气写完，还要求一口气读完，所以下次我想暂时换个风格缓一下，看能写出个什么样子先。

*下面是引用 neverforever 于 2008-02-03 23:58 发表的:*

*我私人的向日葵.....*

*题目的灵感是来自那部《我私人的爱达荷》吗？*

确实如此。作为一个极其疯狂以至于不理智的影迷，我的几篇故事里都有很多电影得来的念头，包括人物、事件和台词，都有。或许某一天等整个乔贞系列完结后，再补个彩蛋集吧。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阅读我的小说，过个好年。

## 梦的挽歌

首发：2008-03-07 02:43

完结：2008-04-07 02:00

### 序

尼尔 杰西明天就要结婚了。

他坐在房间里侧，一边感受着自己的心跳，一边让视线在双手掌面来回驻留。就是这双手，指尖因为自幼练琴而长满厚茧，曾经拥抱她无数回，但是到了明天，一切都会不一样。

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开始担心自己的手会遭到突然的灾祸。比如烧水的时候烫伤，搬运砖头的时候压伤。就算不发生意外，他也担心手会突然就没理由地失去功效：肌肉坏死，骨头碎裂。要是那样的话，他明天该怎么给她戴上戒指？他用什么来承诺，自己会保护她一生？

他做了好几个抓握动作，来打散自己无稽的幻想。就在这时候，伴随着惯有的刺耳声响，铁栅门打开了。

“犯人四零五零九，出来。”狱卒说。

尼尔拖着脚镣，走出牢房，主动把双手抬到狱卒面前。戴上手铐后，他反而产生了奇特的安全感。这样手就不会受伤了。

他跟在狱卒身后穿过走廊。这条昏暗、充满熏人煤油灯气味的隧道，在他心里，如同铺着红地毯的玉石走道一般光洁耀眼。明天，他和她将一起落足在这玉石走道上，走向那立下古老而又神圣誓约的地方。

虽然典狱官只允许进行十五分钟的仪式，但这已经足够了。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暴风监狱中的婚礼，尼尔把这看作是自己的幸运，而不是荣耀。

虽然在仪式过后，她就要离开，但那是戴上戒指之后了。她会把他的一部分，带到自由的世界中去。

现在尼尔要去和圣光大教堂委派的证婚人会面。走廊两侧的牢房里，发出不少为他叫好的话音。



“尼尔，你是咱们的英雄。”

“她一定会是个好老婆，尼尔。”

“我可比你更心急得多，伙计。”

有的犯人从铁栅栏里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碰碰他的手臂，表示鼓励。尼尔为了回应他们的友好，会贴近铁栅栏，用被铐住的手做象征性的拥抱手势。他心想自己是多么地幸运，就连王侯贵族们的婚礼，也得不到如此多、如此诚恳的祝福。

又有一个犯人朝他伸出手。虽然不认识这个人，但尼尔还是靠近了铁栅栏，让对方可以拍到他的肩膀。

这个人双手搭在了尼尔的左右肩上，并没有开口。他充满紫黑色疮疤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属于长期囚犯的真正苦楚，和已经忘却外面世界的漠然。

一阵悲悯涌上尼尔的心头。如果没有她的存在，或许自己很快也会变成和这个人一样。

“谢了，伙计。”

那人并没有放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得走了……”

对方的手突然死死掐住了尼尔的肩膀，然后往铁栅栏上撞去。尼尔感到铁管嵌进了自己左眼和鼻子之间的地方，眼前瞬间一片漆黑，脑中嗡嗡作响。一股急促的热流滑落到了嘴唇边。随后，他又感觉到什么东西深入了他的腹部，向上斜着插进了很深的地方，就像铁钉扎穿木条然后被扭弯一般。

当走在前头的狱卒回过神来，把那人推开的时候，尼尔已经倒在了地上，一截前端磨尖、布满锈斑的细铁棍插进腹腔，把里面搅得一团糟。

无论是剧痛，还是牢房里骤然响起的嘈杂声，都无法阻止尼尔的意识，再次被那害怕失去双手的焦虑占据。他好不容易才在视线里发现了手指，试图做抓握动作，却只成功了一次。噩梦成真了。手不再听使唤。再也无法拥抱她。不能给她戴上戒指。

他的血浸湿了脚镣，顺着走道往下流，流进坑洼地面的小孔，流进其他犯人的牢房，就像一块被撕碎成千万缕的红色地毯。

## 1

还没到中午，乔贞就有些困了。他抬头看了看太阳，估计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便打了一个哈欠。他从未想到过，自己竟然会遇上陪王室贵族们打猎这种无聊事。

这是入春以来的第一次打猎活动，几乎所有王室成员和政治要人都参与了。理论上来说，乔贞的职责是“护卫”，但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护卫的。

在他眼前，一头亮黄色毛皮的野猪冲出草丛，奔逃而过。在它后面骑马跟着的是经验丰富的士兵，他们的职责是拦截野猪，好让跟在后面的贵族少爷们能进行“猎杀”。任何能射中野猪的贵族少爷，在打猎过后的餐会上，都会受到国王的口头嘉奖。

无聊的地方在于：这些野猪都是事先捕捉起来，然后锯掉了牙齿的，攻击性并不比家畜猪强上多少。即便如此，国王还是会称赞少爷猎人们多么多么“勇武”，如何如何“直面危险”。乔贞尽力让自己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当作儿童游戏看待，但实在做不到，很快地昏昏欲睡起来。

如果仅仅是作为军情七处的探员，他是没资格参加打猎的。但如今他的身份是“马迪亚斯·肖尔的情报学讲师”，为了和这个头衔配合，他还必须穿上皇家制衣匠特别设计的狩猎服。这套碧蓝色带着金色镶边的丝质衣装，配上插着不知名生物羽毛的帽子，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家道中落的三流贵族。另外，他要花通常的三倍时间，才能拔出装在小锦囊一般刀鞘中的匕首。

这一切都让他非常庆幸，埃林·提亚斯还留在奥伯丁干苦活。要是被他看见这模样那还得了。

正在乔贞发呆的时候，又一头野猪从他跟前逃过。后面的贵族少爷骑马赶上，似乎抱怨了几句“你这个侍卫怎么没反应”之类的话。

好了，也“护卫”得差不多了，乔贞心想。他计划好和一个人在打猎中独自见面，而约定的时间已经快到了。

他驾着马慢慢离开中心猎场，把空洞的喧闹声抛在耳后，来到不远处的空旷草地上。一名女子骑着一匹白马，平静地望着树林边缘那开阔的天空。

“达莉亚。”乔贞说。

“你来了，”达莉亚·肖尔转过身，“打猎怎么样？”

“一无所获。”

“衣服不错，很适合你。”

“真的吗？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离南海镇的事件仅有五年，但时光却似乎在达莉亚的身上加倍流逝；这并非是外貌的衰老，而是内在气质的变化。如果说五年前的她是一粒真正的宝石，那如今她就是一件精致却又内敛的瓷器。

“那么，”乔贞说，“你的保镖呢？”

“我让他给我一些私人时间。应该就在附近吧。”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马迪亚斯没有跟随老人来。”

“我知道。就算他来了，我大概也没法和他在见面。”

两年以前，老人就把马迪亚斯从达莉亚身边带走，进行严格的教育，并且限制一切军情七处之外的活动。达莉亚仅仅被允许在每个周日下午和儿子见面，而且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达莉亚曾经向高层政治要人抗议，希望他们能对老人施压，增加自己和儿子的会面时间，但总是不成功。

乔贞作为马迪亚斯的情报学讲师，每周有五次课，成为了老人之外接触他最多的人。他常常把达莉亚儿子的表现和心理状况告诉她，并且觉得这是为挚友的遗孀所该做的事。当然，他自己也非常关心马迪亚斯会成长为怎样的一个人。

这简直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战斗。无论是老人，还是他和达莉亚，都希望能从马迪亚斯身上，映射出自己所希望看到的未来。

“他这几天在上课的时候很不错，当然是从吸收知识的方面来说。至少看起来，你不用太担心。”

“他有没有提起我？”

“这个……并没有。你要知道，他在我面前被严格限制说话形式。盯着我们上课的老人亲信，总是一步也不移开。”

“我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我想应该告诉你。他昨天做武器训练的时候，受了点小伤。”

“受伤？严重吗？”

“那倒不，就是手肘那肿了一点儿。不过，老人不允许治疗……”

“他怎么能这样？”

“其实我们这些探员在军情七处受训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这属于一种记住疼痛的训练。”

“可他只有九岁……”

“达莉亚，我不是帮老人说话。不过，我相信马迪亚斯要挺过这些，没什么困难的。”

“我给他准备些药吧，等下个周日……”

岂止是没困难，简直是轻而易举，乔贞想。马迪亚斯表现出来的坚韧，足以让任何一个接受精英教育的贵族少年自惭形秽。只是，他并不确定这算好还是算坏。在任何情况下，马迪亚斯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感情。在同龄小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已经接受实战性质的武器训练，和复杂的情报分析作业了，身边还总有几个老人的亲信在随时控制言行。面对讲师的时候，他会很有礼貌；和母亲见面的时候，他会非常温顺，但乔贞不觉得马迪亚斯对任何人保有真正的关切。

这一点他从来不对达莉亚说破。但他明白，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像母亲对儿女的直觉一样灵敏的东西了。

## 2

两人相对无话，陷入一种亲友间才会产生的沉默之中。如今，达莉亚处于半软禁状态，而乔贞作为马迪亚斯的讲师，丧失了自行离开暴风城的权利。但为了内心的自由，沉默也是一种必需品。

“对了，乔贞。”

“什么？”

“那个日子快到了。”

“你是说……这个月的十五号？”

“嗯。在那一天里，我想和马迪亚斯在一起。”

狄恩的祭日。过去的几年里，乔贞并不知道达莉亚是如何渡过这一天。

“可是那一天不是周日，”乔贞说，“你不能见马迪亚斯。”

“我知道。”

“我希望可以帮上你的忙，但是……”

“只是随便提一提，不用替我操心了。我通常不会想这些事才对……”

“我以为你打算把五年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

“我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我该离开了，乔贞。”

就在达莉亚调转马头的时候，乔贞突然说：“不要动。”

“什么？”

“就停在那儿。别让马受惊。”

达莉亚听到粗糙刺耳的鼻息声，和尘土从草丛中被震荡而起的聲音混合在一起。她转过头，在声音来源处看到了一头野猪。它体型庞大，深棕色的鬃毛富有侵略性地刺入四周的空气，四肢如同黑色船锚一般深深陷入草地。它带着无数战斗伤痕的利齿悬挂在面部两侧，并没有如同狩猎用野猪一样锯掉——这是一头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真正保有斗志的野兽。

狩猎林地应该已经清理过，乔贞心想。但现在不是思考野猪为什么会出现的时候。它在不到十米外的距离瞪视着马匹，锥形头部前方的草丛被它沉重的鼻息吹倒。马匹开始不安起来。

“安静些，”乔贞对达莉亚说。他走下马，拔出匕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猎枪，长剑，甚至铁棍，都远比匕首好用得多，但乔贞从来没考虑过随身携带别的武器。

他慢慢地移动步子。这样的野猪冲撞起来的力量，可以毁掉一驾马车，乔贞希望它能预感到危险而自行逃走。交手并不是第一选择。

乔贞向左移动步子，把野猪的视线移开。当确认达莉亚不在它的攻击路线上的时候，乔贞也无法再接近了。他等着对方做出行动。

野猪把鼻子伏向地面，尾巴急躁地左右扫动。它抬起蹄子，向后退了一小步，再度停下。就在乔贞认为野猪在犹豫，准备略微进逼的时候，它猛地一蹬地，奔袭了过来，断裂开来的草根混合着土壤迸溅而出。

乔贞立刻伏低身子，在野猪离他还有三米左右距离的时候，向右侧翻滚，避开这一次冲撞。就在左手接触地面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了那黑色树桩一般的躯体，在自己耳边卷起一阵呼啸的风。他并没有刻意出刀，只是反手握着匕首，让它留在野猪的攻击路径上。他感觉到匕首刮过了什么东西，并且在强大的冲击力下几乎脱手。

野猪冲到离开他五米外停下，然后嚎叫着转过身，再次冲撞过来。乔贞能看到它的左前腿上裂开了明显的血口子，奔跑的速度已经减弱。再受两、三次这样的伤，它的冲撞就能减速到足以让乔贞刺入它的咽喉。

相同的方向，相同的动作，更慢的速度。乔贞以为他能够顺利避开这一击的。但是意外发生了。那件累赘三流贵族服装肩部的绶带，缠在了地面突出的小树根上。他一抬动肩部，感觉被牵拉住了，动作慢了半秒。

安全距离三米现在只有二米。这瞬间的判断后，他已经做好了硬吃这次冲击的准备。就算不被正面击中，利牙凿穿身体，也有至少断掉三、四根骨头的可能。

就在距离已经极近，乔贞几乎能看到野猪眼睛中翻腾的愤怒的时候，那头黑色巨物却突然发出一声嚎叫，滑倒在地，然后拖出一条数米长，近二米宽的壕沟。在它的右眼和右腿上，插入了两支长箭。当它庞大的躯体停止滑动后，又有数支弓箭扎在了身上。它在原地打了几个滚，但这只能让箭头更深入，于是它很快便不再动弹。

乔贞扯掉那碍事的绶带，站起来。他回头看看，达莉亚仍然安全地坐在马匹上，神情显示她刚刚从紧张和不安中开始恢复。一个神情严峻的男人，带着数名执着短弓的士兵，从树林后驾马出现。

“夫人，您还好吧？”男人说。

“我没事，乔贞他……”

“他的安危在我的职责之外。”

达莉亚不再理会那男人，而是径直下马奔到乔贞身边。

“你受伤了吗？我看见……”

乔贞摇了摇头，然后回视着那男人严苛的责问眼神。

“我尊重夫人的意愿，所以才给你一些私人会面时间，”男人说，“但我看也许不会有下一次了，乔贞。”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话，崔维斯。是他救了我。”

崔维斯 塞隆是老人给达莉亚安排的私人护卫。在外界看来，他怎么都像是老人软禁达莉亚的重要帮手之一，但是他本人的看法却似乎有所不同。

“抱歉冒犯了，可惜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说，他只是使您和他自己都陷入危险。如果您允许我在场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闭嘴，崔维斯，”乔贞说，“都是七处的人，我没空和你来这一套。有话直说，不要沾染那副假惺惺的腔调。”

“你是想逃避让达莉亚夫人陷入危险的责任？”

“我刚来的时候可没看见这大家伙。你不是在附近巡逻吗？又怎么会让它接近我们的？更何况，你的手下人还有短弓这种方便的武器。刚才这两箭倒是很准。”

“我也没有时间和你做无意义的争论。提醒一下你现在的身份，说话收敛一点。肖尔大人不会允许一个连最基本的礼仪都做不到的人，来教育自己的……”

“我不是让你住口了吗？崔维斯！”达莉亚提高了声音。

崔维斯很明显地恼怒了，但迅速抑制下来，一切变化仅仅表现在眼睛里。越过左嘴角的一条巨大暗红色疤痕，有时候让他看上去像有四片扭曲的嘴唇。为了不让这个特征显得过于引人注目，他平常尽量地不苟言笑。

他点了点头。“夫人请回到马上，女士们的聚餐快要开始了。我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主猎官。至于乔贞有没有犯错，无需我来定夺。”

“我建议你直接去报告给老人。”

“你有什么毛病，乔贞？我们也算是同僚，既然你让我‘别来这一套’，那我就明白说好了：我现在还不想和你把脸撕破。”

“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忠诚。”

“你要搞清楚，乔贞。当我侍奉达莉亚夫人的时候，我是全心全灵地为她服务。你可以随便怎么怀疑，但是不要用这些胡言乱语来让夫人烦心。”

“很好。”乔贞回到了马上。“那么，我们之间的交流到此结束。你行使你的职责，我呢打算到附近看看，说不定能发现这是谁的杰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既然事先已经清过场，林地四周又包围着卫兵，而那些打猎用野猪都是让卫兵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那么我还是对一头真正的野猪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感兴趣。”

崔维斯沉默了一下，随后下令手下人停步，自己来到乔贞身边。

“乔贞。”他用耳语一般的声音说话。

“什么？”

“为什么我能容忍你的态度？因为我明白，你想保护达莉亚夫人的意愿和我是一样的。不，或许你的意愿更为激烈。所以我问你，这有可能是人为计划的袭击吗？”

“要弄明白这一点，就是我说要到附近看看的原因。”

“你认为谁会对夫人不利？”

“我还不知道。这种事情很难说。”

“我很希望你能更诚实一点，”崔维斯进一步降低了音调，“你觉得会是老人吗？——不，我不指望你会回答我。无论我站在哪一边，要对其他人回答这个问题都是危险的。”

“这可不是‘站在哪一边’那么简单。你在七处呆的时间比我长。”

崔维斯奇怪地笑了笑。“说得对。刚才我大概反应过度了。看来应该感谢你帮助了达莉亚夫人。”

乔贞希望早日探知崔维斯的真正立场，但是对方的老练程度不在他之下。有很多次，他感觉崔维斯有时候是反对老人的一员，但有时候却又是他最忠诚的部下之一。在这样的同僚面前，说任何实话都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但是乔贞不会抱怨这一点。因为他知道，在许多七处成员的眼里，他自己的立场更加难以捉摸。五年前的事件仅仅以“从山贼手中救回达莉亚夫人”的解释进入官方档案，但有



一些传闻却慢慢地产生影响，其中的部分说法已经触及了事件真相。乔贞对达莉亚的忠诚是人所皆知，然而当他成为马迪亚斯的讲师后，个人形象又开始模糊化起来。

“那么，我和夫人就先离开了。希望你能够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达莉亚跟随着崔维斯，离开这片空旷地。在经过乔贞身边的时候，他对她说：“祭日的事情，我会给你想办法的。放心吧。”

### 3

乔贞沿着野猪的足迹，向树林北部深入，直到接近狩猎场地最外沿。途中遇见了一名卫兵，脚边搁着一个铁笼子，而他坚持说从这笼子里放出的是狩猎用野猪。看着那笼子的尺寸，乔贞相信了他的话，随后继续往北搜索。

野猪的足迹早已断了，而乔贞开始相信这只是一次意外。如果真是有人要受害达莉亚的话，这手段未免过于不可靠了，也不具备威胁性的信息。至少老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么幼稚的事。当然，在弄清楚崔维斯的立场之前，这一切判断都为时过早。

正打算折回头的时候，乔贞已经接近了石碑湖。一种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湖水冲刷着光滑石头的齐鸣中，混合着一个人的吟唱声。那声音极细微，被水流飞溅的声音击得粉碎，却没有停止回响。

乔贞策马转向吟唱声的方向。在湖边，他看到一个身着银亮耀眼铠甲的女子，骑着披挂整齐的战马，金红色的长发披在织着盾形纹章的披风上。

是她在唱歌。没有歌词，只是用随意的发音吟出旋律。微妙如晨露的声音从她嘴里流出，听上去并不是因为她不想放声歌唱，而是这旋律天生具有的易碎特质，使它不想遮掩周围的一切，只想如同万物一般，成为随空气流动的微粒。

一看见女子的装束，乔贞就明白自己应该马上离开，避免多余的麻烦。但是歌声使他没有立刻这么做。当女人停下歌声，转过身来，两人四目相汇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埋怨自己太疏忽了。她很年轻，灰绿色的眼珠里透露出正在消退的稚气。

“谁在那边？”她说。

“和你一样，在狩猎中负责护卫的人，”乔贞说，“你私自离开队伍跑到这地方来，没关系吗？”

“你应该也是一个脱队的人。”

“其实我是在做一些必要的搜索，而且.....我觉得你隶属的部队，更忌讳脱队的行为。”

“你认识我？”

“不认识。但我能看出你是圣光大教堂卫队的圣骑士。”

“别告诉我你一直在这儿偷看。”

“不，我没有。”

既然是圣光大教堂卫队成员，那么不管她多年轻，拥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日常工作是维护教会形象的神圣性，而不是实际在战场上拼杀。虽然大教堂和军情七处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差异，但像乔贞这样的探员，早已习惯了卫队成员的颐指气使。

但是眼前的年轻女子，并没有扎根到骨子里的傲慢。乔贞能从刚才的歌声中感受到这一点。

“那么，你听见一些了。”她说。

“没错。”

“你觉得这歌怎么样？我指它本身，而不是我的唱法。”

“我不太懂这些。还不错吧，我猜。不过，它好像还没有写完。你并不是因为发觉我在场才停下来，而是它就那样突然结束了。”

“是么？你能听出它还没写完？那对于你这样的三流贵族来说，还算不错。”

三流贵族？很好，看来这确实是这套狩猎服给人的印象，乔贞想。他已经决定，下次无论皇家制衣匠怎么哀求“希望获得艺术上的认同”，也不会再穿他设计的服装。

“贵族？不。我叫乔贞，是军情七处的探员。”

女子皱起了眉头。

“那么，你就是马迪亚斯的.....？失礼了。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不该交谈。我要回到自己的队伍里了，请你也离开这里。”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另外，”她说，“我希望你不要把刚才看到的事情说出去。”

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就好像认定自己的话具有威慑效果似的。不用说七处的探员，就连一个普通的街巷流氓，也明白这句话其实正暴露了弱点。你拿什么来保证我会听命于你？乔贞很想对她说这句话，但还是决定不找这小姑娘的麻烦。“没问题，”他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希望你能遵守这句誓言。”

“就这么完了？我还以为你会说‘愿圣光护佑你’。那不是让誓言生效的必要程序吗？”

“对只会投身在卑猥黑暗中的人来说，圣光不存怜悯。”

“那好。”

乔贞不打算进一步激起她的宗教热情，没有再说什么，离开了湖边；一个年轻姑娘在河边唱歌似乎也没什么好值得他追究的。在他身后，女圣骑士从另一条路进入树林。

在乔贞回程中，关于那头突袭的野猪，并没有发现更多的线索。打猎结束的号角响起之时，他正好和军情七处的队伍汇合，一个传令兵很快来到他面前，对他说：

“肖尔大人要见你。快到队伍前面去。”

队伍在缓缓地行进，去往预定聚餐的空地。在队列中央，有人抬着绑上野猪尸体的木杆子，沿路滴下鲜血。潘索尼亚·肖尔骑马走在最前头。他发须皆白，背影仍然宽阔，双颊深深塌陷，灰色的眼球被腐朽树皮一般的眼睑包裹着。那双骨节凸出，猛禽一般的双手让人难以直视。没有人想知道数十年来，那双手下都发生过什么事。

“肖尔大人。”接近他之后，乔贞说。

老人没有停下步伐，队伍仍在行进。乔贞跟在他右肩后约一尺左右的地方。

“乔贞。”

“在。”

“崔维斯说，你从一头发狂的野猪那里保护了达莉亚。”

“是的。”

“你很有勇气。也有判断力。”

“多谢，肖尔大人。”

老人一时没有说话。乔贞仍然只是跟着。

“乔贞，我给你安排的工作是什么？”大概行进了十米后，老人再次开口。

“现在是马迪亚斯少爷的情报学讲师。”

“那么，你还记得自己该做的事。我希望你也知道，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事。你知道吗，乔贞？”

“我知道，肖尔大人。”

“那么你为什么要替崔维斯做本属于他的事？”

“我只是情势所迫。”

“我们不讨论情势，只讨论份内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了，肖尔大人。”

“你保证？”

“是的。”

“这次我不会惩罚你。可以退下了。”

“是……”

“还有一件事。你觉得应该信任崔维斯吗？”

已经放慢步子和老人拉开距离的乔贞，看不见老人此刻的表情。但他明白，即使面对面，他也难以从老人眼里捕捉到有助于判断的东西。而从音调中探查意图，更是不可能。现在，他只能回答：“我觉得应该，肖尔大人。”

没有回应。但乔贞知道，对话已经结束了。

和老人谈话，是世界上最让人神经紧张的事。越是敏锐的人，越能感受到这一点。本应用来交流的词句，在他那儿变成了一张不断收紧的罗网。偶尔发现的缝隙，往往只是陷阱。刚才最后一个问题，乔贞不得不回答，但是回答了就等于默认七处内不同立场的存在。

老人时日无多。靠着大量混合药物维持起来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没有人认为他还能活过五年。伴随着死期临近，威慑力的逐渐降低也是不可避免。这就是所有不同立场者的支撑点。

但是乔贞明白，决定很多人立场的关键要素不是自身实力，而是依赖在对老人衰弱下去的期望上，这一点反而更加证明了老人制造的恐惧，有多强的渗透性。

正在这时候，另一支队伍和七处的队伍碰面。没有比这两支队伍更两极化的事物了：一边是气氛低沉，仿佛笼罩在黑色雾气中的军情七处，另一边是辉煌耀眼，不染一丝脚下尘泥的圣光大教堂卫队。两边队列各自停下。

卫队领头的是大主教本尼迪塔斯。他比老人年轻许多，但也有五十余岁，平和沉稳的面容透露着不容置疑的自信。那身著名的精工金黄色主教袍，据说是十名皇家制衣匠花了一个星期才制成。两名极其高大魁梧、装备繁复的圣骑士在左右护卫，看上去就像两座精金和瑟银打造的移动了望塔。

“肖尔大人，非常高兴能遇见您，和您那让整个暴风城自豪的部队。”本尼迪塔斯先开了口。

“您的话太慷慨了，本尼迪塔斯大人。打猎怎么样？”老人说。

“以本人有限的精力，要关注这种属于年轻人的娱乐，实在是力有不逮。另外，鲜血从无辜的野兽体内喷涌而出的场面，已经足以让本人的内心战栗，不得不掩目相对，实在是很羞愧。”

“那太遗憾了。”

“那您呢？我相信您一定很享受这样的娱乐吧？”

“不会比一场小赌更让我兴奋。”

“噢，赌博和猎杀都不是本人能适应的事物。真希望乌瑞恩国王不要沉迷于这些事。暴风城的人民，也需要更温和、有益的娱乐……”

为了不继续听到这番令人头皮发麻的说教，乔贞打算快点退回到队伍后方去。但是当转向的时候，他在教堂卫队的队伍中看到了刚才见过的女子。

让乔贞感到惊讶的是，她在队伍中的位置，仅仅处于本尼迪塔斯的助手之后。而且，她还是唯一没有戴上头盔的圣骑士。除非有极高的军阶，否则这会被视为不敬的行为。但是无论怎样看，她连有真正战斗经验的人都不像。

她注意到乔贞看着自己，目光和他交汇了一刻，又立刻别开。乔贞能够看出，她因为刚才的意外会面而不安，生怕他不会按照约定守口如瓶。现在，乔贞开始对她唱的是什么歌感兴趣了。

#### 4

虽然老人提出让教堂卫队走在前面，但是本尼迪塔斯却要求并排行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平常很少碰面，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和您多聊一聊。况且这条路还宽敞得很，不是吗？”

“如您所愿。”老人说。

“那很好。”

这个决定一出，七处的成员没有什么特殊反应，但教堂卫队中冒出了一些嘈杂的议论声。倒不是仅仅是针对军情七处，因为对教堂卫队的人来说，很难想像这世界上有能和他们并排行进的队伍，更何况这是一次代表着王国威仪的打猎活动——在他们眼中，充满泥泞和鲜血的战场，无论如何也及不上这安全、清静的林猎场所具有的神圣性。

两支队伍在令人不快的气氛中行进。乔贞并没有退到队伍最后，而是留在能听到两个领头人谈话，却又不显得太引人注目的位置。

“那么，肖尔大人，”本尼迪塔斯说，“您对本人推动的‘推动前线教会繁荣’计划有什么看法？”

“恐怕您得说清楚一些。对于军情七处之外，和国家战略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我总是记不住。”老人说。

“您认为这和国家战略没关系吗？这可真是让人有些失望。这是一项在前线广泛建设教会的计划，三个月前就经过了乌瑞恩国王的批准。我们相信，圣光的抚慰，能够让拼杀在前线的勇士们获得心灵的慰藉，驱策他们以更勇敢的姿态报效国家，却又不至于被暴力行为的黑暗吞噬理智。您应当了解它。”

“噢——现在，我想起来了。大量建筑临时教堂，并且鼓动非士兵们进行战前祈祷，无论他们是不是已经信仰圣光。抱歉，我并不关心。”

“太遗憾了，”本尼迪塔斯加重了语气，“您也许可以不关心，但是这种消极的情感，传播到了前线那些勇敢的七处战士上。他们无一不拒绝进入教堂祈祷。”

“我的士兵也会祈祷，”老人说，“但他们祈祷时心中信仰着的不是圣光，而是自己手中的利刃。他们祈祷刀刃沾染敌人的鲜血而不是自己的，祈祷鲜血流得更多而不是更少，所以，他们并不需要您的教堂。”

“真是太可怕了。肖尔大人，您难道不怕自己的战士失足坠入真正的黑暗吗？”

“主教大人，虽然您看上去不染一丝俗世尘埃，但是您必须承认，大部分人在生活中都是用俗世思维思考。我的战士也一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那些前线教堂的建设经费，是从前往祈祷的士兵的军饷中扣除吧？”

“正是如此，但这都取决于士兵是否有捐赠的意愿。”

“我听说不少在前线皈依圣光的士兵，如果停止‘捐赠’，就会被禁止进入教堂祈祷。而且，由于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参与祈祷活动，他们还会被视为藐视教规，在个人道德评定被记上不光彩的一笔。有这样的事情吗？”

“这是多么可怕的流言！别说您相信了这样的说法。希望您能协助本人，调查这不实流言的源头……”

“您反应过度了，主教大人，”老人说，“我得告诉您，这就是战场。战场会产生成千上万种圣光无法顾及的事情，流言只是其中之一。这正是我让自己的部下们信仰手中利刃的原因，因为它永远不会背叛信仰它的人。我的部下们发现自己被背叛的时候，产生的复仇欲念可是非常可怕的，您明白了吗？聚餐地点就在前头了，国王在那儿等着我们。现在，您要不要先走一步呢？”

本尼迪塔斯此刻的表情，就像一个海运商人，刚刚得知自己满载宝石的货船在大洋中失踪一般。他很勉强地笑了笑，表示“承您好意”，然后带领着卫队赶到前面去。随后他立刻发现，与并排行走相比，让七处的队伍跟在身后，更让他内心不安。他们可都是杀手和刺客！

可容近千人的林间空地中，在一番繁琐的仪式、宣词和打猎成果展示后，聚餐终于开始了。席位紧贴着乌瑞恩国王的，正是本尼迪塔斯，他似乎很快就从刚才的挫折中恢复了

过来。军情七处的人安排在不显眼的边缘位置，但老人除外，他和国王中间只有两个军事大臣的距离。

乔贞四处张望了一下，但是没有发现崔维斯。与其说他跟着达莉亚回去了，乔贞更怀疑他是因为刚才的渎职而被禁止入席。正在这时候，他听到一句话：

“你就是乔贞吗？”

发话者是紧邻着他左侧的七处同僚。乔贞并不认识他。

“我是。”

“我一直都想和你谈谈，但是没机会。”

“是吗？你想谈什么？”

“呃，是这样，”他说，“我是今年才毕业的新手。但是你看，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而你才三十岁，就能做上马迪亚斯少爷的讲师了，我觉得你很了不起。其实我这一期的毕业生里面，有很多人都对你经历过的事感兴趣。”

眼前的这个男人确实像个新手，仅仅从他警觉度不高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

“你叫什么？”

“托尼 罗曼诺。”

“那好，托尼，你觉得我经历过什么事？”

“听说失踪的肖尔大人儿子，和你是生死之交。还有你在南海镇救出达莉亚夫人和马迪亚斯少爷的事情。为这个家族做了这么多事，所以肖尔大人想必很器重你……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机会吧。”

“你羡慕我吗？”乔贞叉起一块厨师分发的烤肉放进嘴里。

“唔，这个有些尴尬，但是这么说也没错。我是挺羡慕你的。”

“我问问你，托尼。你也是探员部门的吧，那么，这一届有多少毕业生？”

“一百五十个。”

“挺多嘛。我那一届只有八十个。看起来，你很庆幸自己能为七处服务，而且在学校里混得还不错。”



“可以这么说，虽然训练像地狱一样难熬，不过我总算挺过来了。”

“既然你羡慕我，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些事。毕业一年后，我去了南海镇。回到暴风城的时候，八十个同届学生里面，少了七个。做了几件案子后，在被派到奥伯丁之前，这些人少了十九个。我在奥伯丁呆了三年左右，回这儿当老师的一年内，又有二十三个人从名册上被划掉了。

“当然，他们不一定是死了，也可能是派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但既然三年内回不来的话，他们就永远回不来了，至少再也不能以自己的真名出现。这是一个规律。另外，我那一届的讲师，在目睹妻女被自己最满意的学生杀死后，把自己吊死在厕所里。那个学生至今下落不明。

“现在，你该知道你这一届毕业生数量多的原因了吧？再过五年后，你不会再有羡慕我的心情，因为这一部分感情已经不存在了。就像这样，”乔贞打了个响指，“烟消云散。明白我的意思吗？”

托尼木然地点了点头，转过身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和乔贞说话。

乔贞知道自己并不该说出这番话。他对一个陌生人暴露了太多感情。当意识到这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后，他把放到唇边的酒杯摆回了餐桌上。

他不知不觉地用目光搜索着教堂卫队的席位，发现了那名女子。她坐在很显眼的位置，似乎并没有什么食欲，像闹脾气的小姑娘似地用叉子捣弄着餐盘里的食物。周围的圣骑士们暂时放下让人窒息的严肃感，三三两两地小声交谈，但没有人和她说话。

聚餐结束后，国王和大主教仍然在席间谈话，数量庞大的侍者们开始收拾东西。老人把乔贞召唤到身前。

“明天马迪亚斯的课，你有什么计划？”

“一切都准备好了。马迪亚斯少爷已经进入了分辨情报真伪的基础课程。”

“很好。我会给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用你自己所选的办法教育他吧。”

“是的，肖尔大人。”

就在聚餐前，老人还对乔贞做了一次让人直冒冷汗的忠诚心询问，现在却又立刻夸赞他的能力，并且表示出交托下一代的信任。每当这种时候，乔贞会发觉自己突然不那么痛恨老人，因为他想从老人身上学到自己所欠缺的东西。

一个七处成员走到老人身边，乔贞自觉地退到一旁。一番耳语后，老人对乔贞做了个手势，说：“正好，跟我来。”

老人带着乔贞和另外一人，来到乌瑞恩国王和本尼迪塔斯跟前。

“请恕我冒昧。”老人说。

“肖尔，我和主教正在进行非常愉快的谈话。你想加入吗？”国王说。

“我们正谈到关于战地教堂捐赠的问题，”本尼迪塔斯说，“而且陛下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认为七处的战士也应当……”

“抱歉，我来这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说。陛下，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希望和主教大人单独谈话。”

“不，就在这里谈，”国王说，“我是你们的君王，不允许你们在我面前隐瞒事情。”

乔贞明白，这就是老人想要的结果。而本尼迪塔斯的脸上，显露出了不安。

“那么，”老人说，“我们将以谋杀罪嫌疑逮捕主教大人的教女，鲍西娅 维斯兰佐。通常我们会直接执行任务，但考虑到嫌疑犯的身份……”

“你在说什么？”本尼迪塔斯的双手抖动着抬到了腰部，“肖尔大人，您是否明白……”

“无论有没有您的允许，我都将逮捕她。这就是军情七处的职责。您的教女，涉嫌用教唆和威胁方式，让暴风监狱中的一名犯人杀死了政治犯尼尔 杰西。我想两位都记得这个名字，尤其是主教大人。”

“肖尔，”国王说，“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证据确凿吗？”

“虽然还没有物证，但我已经得到了非常详细和准确的供词。为了使案件侦查不受阻，我希望能尽快控制住嫌疑犯。”

“这一定是污蔑，陛下，”本尼迪塔斯说，“肖尔大人想必是对我心存不满……”

“我熟悉肖尔，他对王国的忠诚超过任何人，我不相信他会为了小小意见分歧就污蔑你的教女。也请你不要胡乱猜测。现在，肖尔，去把嫌疑犯带走吧。这样的案子，一定要谨慎处理，明白了吗？”

本尼迪塔斯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动口。他紧抿嘴唇，闭上眼睛，汗液从太阳穴滑落。

“多谢陛下。那么，主教大人，我就冒犯了。”

自从老人念出那个名字的时候，乔贞就知道他们要抓的是谁了。他和另外一人来到教堂卫队的席位，把鲍西娅扭出队伍。在抓住她的左肩使劲往后扳的时候，鲍西娅用充满愤恨和迷惑的眼神望着他，但乔贞只是若有似无地摇了摇头。

## 5

乔贞先生，我完成了。”

马迪亚斯的声音把乔贞的思绪唤回了当前。在等待马迪亚斯完成情报归纳训练的时候，他望着窗外随风摇曳的树丛，想起了鲍西娅那灰绿色的眼睛。

他从窗边来到大屋中央的圆桌前。马迪亚斯坐在朝北的一侧，注视着身前的四叠档案。按照乔贞的要求，他将这些档案以不同可信程度归类。在乔贞检查成果的时候，他发现马迪亚斯的左手食指无聊地在右边袖口上敲打，这点倒还算有同龄小孩的样子。

手中的训练材料全部是乔贞根据实际案件改编而成。“做得不错，虽然还存在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他把档案放下，对马迪亚斯说。他知道在七处秘密学校里正规训练一年的成年人，也未必能有这样的成绩。

“您要我再做一次吗？”

“不用了。”

“可是您说还有不周全的地方。”

“那一部分在容错范围以内。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某一条线索后面往往不止一个意义，如果太过于追究可信度的精确性，就可能忽视这一点。”

“我会好好分清楚的。请让我再做一次吧。”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乔贞把档案放到桌子底下，“进度上也不允许。现在来进行下一项……”

这时候，乔贞感觉到马迪亚斯身后的保镖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但是乔贞并不理会他。这些人把“保护马迪亚斯少爷正常上课”，理解成“让讲师对马迪亚斯言听计从”。每次

来这儿，空旷的大厅里总是站着四个保镖，这倒让乔贞想起了自己在学校里做单独测试的时候。

打从一开始，乔贞就知道马迪亚斯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必须每周花四十个小时大量编写、设计讲义和材料，才能满足这个特殊学生的进度。他一方面为狄恩和达莉亚能有这样一个孩子而宽慰，一方面却又感到不安。他常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马迪亚斯，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特殊的迹象，而这小小的迹象将预示着马迪亚斯成为又一个潘索尼亚·肖尔；虽然对一个九岁的小男孩来说，一切都太早。

“乔贞先生，您昨天打猎的时候见到母亲大人了吗？”

听到这句话，乔贞睁大了眼睛，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往前倾。

“啊，当然。我看见她了。”

他第一次听见马迪亚斯在讲课时问起达莉亚。如果把这件事告诉达莉亚，不知道她会有多开心。

“母亲大人还好吗？”

“她看上去很不错，”乔贞犹豫了一下，“你想快些见到她吗？”

马迪亚斯点了点头。

“马迪亚斯少爷，您还在上课，”领头的保镖插话，“乔贞大人，您也请注意一下自己的职责。”

“这孩子只是想谈谈他的母亲，这有什么错？”说出这句话后，乔贞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尽快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好，到此为止。马迪亚斯，把精力集中起来。”

一个九岁的小孩，每天经受着脑力和体力的严苛训练，一周只有周日下午两个小时可以和母亲见面，乔贞相信老人这样安排不仅仅是为了培育合格的接班人，也是为了从马迪亚斯心中抹除同情心，和对弱者的怜悯。但是既然马迪亚斯还会思念母亲，还会渴求凡人的感情，那一切都还有希望。他仍然是一个孩子。

这天的课程结束后，乔贞离开大厅，来到走廊上。领头的保镖叫住了他。

“乔贞大人，请留步。我有话要和你谈。”保镖指了指身旁的小房间。

乔贞先进去之后，听到保镖在背后关上房门。这儿是一个小型的会客室，中间的桌子上还摆放着备用的茶水壶。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你今天表现得太让人不放心了，乔贞。”

“你应该记得肖尔大人给了我完全的自主权。”

“没错，但那只是教学上的。这不代表你能和少爷随心所欲地说话。肖尔大人有交代……”

“闭嘴。然后从我面前滚开。”

“你说什么？”

“别假装没听到，你这没胆的野狗。”

“看来你还不知道，”保镖双手各自拔出一把匕首，“肖尔大人也给了我警告你的自由。放心吧，我不会让伤势重到不能来给少爷讲课的。”

乔贞没有武器。每次进到这大宅，他都会在门房被搜身。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故意激怒保镖，仿佛只有这样突发性的、不理智感情支配着的行为，才能让他感受到自己和老人是有不同的。

保镖是个好手，虽然并不打算致乔贞于死地而限制了动作，乔贞还是很勉强才避过他冲过来的第一击。右手紧随其后的第二刀，在他的左臂上划出了五寸长的一道口子。他俯下身子想利用桌面来制造障碍，但是对手保镖立刻用刀柄末端往桌子侧面狠狠一捣，把它整个掀翻在地，再一刀刺入乔贞毫无防备的右肩。他握着匕首往上一提，但没有拔出来，乔贞立刻感到一阵剧痛。

“也许你不知道，我六年以前曾经接受过狄恩大人的训练，”保镖说，“能有这种经验的人可不多。”

保镖说出狄恩的名字，更加激起了乔贞的怒气。他不顾右肩的疼痛，捏住了对手小指末节，猛地往逆方向一推。在这突然的刺激下，保镖膝盖一软倒地，乔贞立刻拔出匕首，用刀柄朝对方的下巴和鼻梁骨狠狠揍过去。当保镖回过神的时候，看到匕首已经顶在了自己的颈下。

“我和他并肩战斗过，让死神悬在各自的脑袋上。所以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而且当我和他的儿子说话的时候，你也不要插嘴。听懂了吗？”

脸庞下半部被血污弄得一团糟的保镖，勉强开了口。

“你会……后悔的。”

“决不。有人迟早会后悔，但那个人不是我。”

乔贞把武器扔掉，离开了会客室。从目瞪口呆的门房那儿取回自己的匕首后，他走出大屋，感受到迎面吹上来一阵冷风。这间专门为马迪亚斯建造的大宅坐落在半山腰，被茂密的树丛围绕，从山脚下很难发现。他回头看着已经进入过数百次的大宅，觉得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巨大的囚笼。

为了不让任何人都能找到大屋，下山道也设计得错综复杂。乔贞的右肩仍在流血，伤势比预期要严重。他只是用衣服的一角简单包扎了一下。

他开始眩晕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伤势，更是因为胸中积郁的怒气。这种无法控制、找不到出口的愤怒，正在他脑中制造危险的幻觉。他仿佛觉得树林中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的背脊；又有无数张嘴巴在可耻地嘲笑。

——母亲大人还好吗？

只是这样一句话而已。这就足以掀起他的心，让他知道狄恩、达莉亚和自己的生活会不会被老人完全控制。只是为了这一句话，表露出一点点希望，就要在半身染满右肩流下的血。他第一次在这树林里迷路了，进入了误导入侵者的路线。四周分布着捕捉失足者的陷阱，树干上涂着有毒的混合物，散发着能让人知觉混乱的气味。而他闻到了这种气味。

渐渐地，乔贞沉入了幻觉中。他不再想下山，只想四处游荡，这样总有一刻，他会找到来看马迪亚斯的老人。他会带着这满腔的愤怒把匕首刺向老人，而不顾任何后果。在注视着想像中的目标，把手探向腰间匕首的时候，他失去了知觉。

他做了一个梦。一条闪耀着金光的河流，被站在中央的女人分成两条支流。他站在岸边，呼唤那女人的名字，但他再也记不起那个名字如何发音。女人转过头来，她有着一对灰绿色的眼眸。她奋力对他说了什么，但根本无法听清，因为河水开始逆流，带着庞大的轰鸣漫上了岸来。

当苏醒的时候，乔贞的四周几乎一片漆黑，只有两盏烛灯发着微黄的光。他意识到自己躺在冰冷的石床上，瞪着五米余高的天花板。他以为自己被老人关进了地牢，直到两个牧师装扮的人走到他身边。

“您醒来了，乔贞大人。”

乔贞坐起来，感到头部一阵眩晕。他按着额头深呼吸好一会儿才开口。

“.....我在哪？”

两名牧师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才犹豫着说：“圣光大教堂的地下室。”

乔贞动了动右肩，阵阵刺痛让他回想起来自己受了伤。仔细一看，不仅仅右肩，全身大大小小的伤口都经过了仔细处理。

“既然愿意帮我包扎，为什么不给病人提供一张能保住体温的床，”他说，“受了凉伤口又疼了。”

“非常抱歉，在圣光大教堂里，对不信仰圣光的人，我们只能提供这样的休息处。”

“.....算了。我只是没想到第一次进入圣光大教堂，竟然会是这种地下水道一般的经历。还是说更重要的事吧。既然我不记得在山脚下晕倒是什么违背教义的事情，”乔贞说，“那怎么会带到这个地方？”

“我们奉命去接您，却发现您倒在了山坡下。”

“奉谁的命？”

“本尼迪塔斯大主教。他有事要和您商谈。”

## 6

乔贞跟随着两名牧师，经过蜿蜒盘曲的走廊和梯道，向地面层行进。大教堂的地下部分比他想像中要深得多。广阔的空间内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响。

“请跟好我们，不要四处张望，”引路者说，“您会迷路的。”

职业习惯让乔贞试图记住自己所走过的路线。“没问题，”他说，“我想，这样的地下结构还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您说什么？”

“没什么，别在意。”

“如果您以为能发现宗教刑房之类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您有什么意图，我们这儿没有那种东西。”另一名牧师说。

十余分钟后，他们拐进了一间比较大的屋子。

“这里似乎还没到地面。”乔贞说。

“的确没到，不过大主教在这儿等您。”

屋内仍然只有晦暗的烛光。通过这些烛光，能看见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艾泽拉斯地图，上面分布着一些拇指般大的小徽章，标注出圣光教堂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反常地穿着红黑色长袍的本尼迪塔斯由两名教士陪同着，站立在房间一侧的烛台前，看上去不像在等候人到来，反而像目送着队伍远行。

乔贞走上前去。“本尼迪塔斯主教大人，”他说，“真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和你私人会面。我是指，圣光大教堂……的地下室。”

本尼迪塔斯显露出典型的宗教领袖型笑容。

“称呼我主教就可以了，乔贞先生。对你伤势的处理还满意吗？”

“很感谢您让手下给我治伤，不过，我们能不能快些进入正题？”

“把那种态度收起来，弄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一名教士说。本尼迪塔斯用手势阻止了他，然后对乔贞说：“私自违背你的意愿，把你带到这冷暗的地下室，确实不太礼貌。我想我只是不大适应你们的行事方式。既然你也不想在这里留太多时间，那么我就直说了。你还记得鲍西娅·维斯兰佐吗？”

“当然，您的教女。我们也算见过面。”

“是的，我看着你把她从教堂卫队的队伍里带出来。我听说她已经被关进审讯重犯的特别牢房了。”

“奉命行事。”

“我并没有怪罪你。那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将鲍西娅看作教唆杀人的嫌疑犯……”

“我现在没有发言权。这件案子不归我管，我连她被指控教唆了谁，杀了什么人，都不太清楚。”见本尼迪塔斯沉默着，乔贞继续说下去：“您是不是希望我替您弄清楚这事？”

“不归你管？原来是这样……那么，你知道是谁在负责这件事么？”

“看来您不太清楚我们的职责分配。除了肖尔大人外，谁都不可能掌握所有案件的安排情况，更何况我只是一个探员。”



“我跟您说过他不可靠，”方才斥责乔贞的教士说，“怎么能指望七处的人……”

这些人磨磨蹭蹭的态度，让乔贞感到有些烦躁。如果不主动打破局势，天知道还要在这里耗掉多少时间？

“主教大人，您觉得您的教女其实是无辜的，”乔贞说，“希望我给您找到证据。是这么一回事吧？”

本尼迪塔斯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正是这样。就算她不是无辜的……”

“主教大人，抱歉冒犯了，但我要把话说明白。鲍西娅是否无辜并不重要，您无论如何都要让她恢复自由身，这才是您的真实想法，对吧？”

“圣光不会宽恕教唆杀人的罪恶，但是如果抛开主教的身份，”本尼迪塔斯说，“必须承认你说得对。我希望她能恢复自由。这是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现在我已经对你坦白了，是对鲍西娅的溺爱让我这么做。没错，我想让你想办法，使鲍西娅恢复自由，无论用什么手段。”

乔贞点了点头。“‘无论用什么手段’……，这听起来可不普通。您应该知道对于军情七处的成员来说，‘手段’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词吧？”

“我知道你们会做一切为圣光所不容的事。如果你打算帮助我的话，那么我也没有理由用教义来束缚你。另外，我和你的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如果你想从这一点做联想的话，请自便，当我只是想让鲍西娅重获自由。”

“就昨天以前，我还不知道您有一个叫鲍西娅的教女。我必须多了解一些情况才能做决定。”

本尼迪塔斯用左手推了推眉头，叹了口气。“鲍西娅的父母是我在成为主教前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圣骑士，比任何人都更忠心于王国，主动执行一切最危险的任务……直到不幸战死。在那次行动前，他们把还只有三岁的鲍西娅托付给了我。这十八年来，与其说教女，不如说我是把她看作亲生女儿来看待。说实话，很多人觉得只是因为和我的关系，她才能通过圣光大教堂卫队的选拔。卫队的人永远不用上前线，我以为她能这样平稳地生活下去。但是……”

“那么，关于那个叫尼尔·杰西的受害者，你知道些什么？”

乔贞想起了昨日老人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特地对本尼迪塔斯做强调的神情。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民间歌手。他用自己有政治意图的歌曲非法聚集民众，所以被作为政治犯投狱。就这些。我认为他和鲍西娅没有任何关系。”

乔贞不认为本尼迪塔斯在这一点上说了实话，但是这并不算出人意料的事。

“乔贞先生，我觉得已经足够对你坦白了。所以你务必要答应。”

“那么……为什么是我？我并不比任何一个七处成员看起来更接近圣光信徒。”

“我不愚蠢，乔贞先生，请不要再这样刻意套我的话，”本尼迪塔斯说，“关于你，有很多传言。它们让我觉得，你是唯一可以拜托的人。相信你自己最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关于你的传言。”

“您觉得我可以替您做背叛肖尔大人的行为。”

“是的。当然，我不会让您白白涉险，虽然我也许只能用金钱这种最俗气的手段来报偿你。”

*金钱？我要那些玩意有什么用？*乔贞现在才知道，原来在七处的敌对势力里，他已经成了可以背叛老人的人。老人不会不知道这点。

“你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了。如果你拒绝的话，相信我，”本尼迪塔斯说，“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乔贞从不认为自己会这样怀揣着五年前的秘密，作为普通探员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总有一天，他和老人会算个总账。看来这一天已经接近了。

马迪亚斯的脸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看见这九岁的小男孩坐在窗边，望着大屋外迷宫一般的下山小路。他又听见达莉亚说：“在那一天里，我想和马迪亚斯在一起。”

于是他决定了。

“我有一个要求。”乔贞说。

“尽管说。”

“每个月的十五号，让达莉亚夫人可以和她的儿子见面。”

“就这样？我可以跟陛下说说，让他要求潘索尼亚给他的孙子更大的自由。但是……你想要的就这些？”

“并不仅仅是这些。但这是我能从您那儿得到的一部分。至于别的报偿，我会靠自己的能力赢得的。如果您不能做到这件事的话，我立刻会停止所有行动。”

“这样的要求，倒也印证了一些传言……不过，非常公平。”本尼迪塔斯从一个教士手里拿过了一个小木盒，把它打开。里面躺着一块纯金制，刻有大教堂图案的徽章。“请收下。它能证明我们的互助关系成立了。”他说。

“纯金制？我要这玩意做什么？”

“这并不是金钱报酬，只是也许会对你有帮助的东西。把它出示给任何一个教堂卫队的成员，他们都会在能力范围内协助你。当然，只要这件事还在进行，你就不用归还它。”

“那好。”乔贞从木盒里拿出徽章，打量了一下，收进兜里。“我会立刻开始调查的。”

“你们把乔贞先生送上地面。”

“还有一件事，”乔贞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的教女脱离肖尔大人的控制。没错吧？”

“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很好，这样的行动目的让我心里好受不少。我就当作实情如此吧。”

乔贞没看本尼迪塔斯的反应，走出了房间。最让他在意的是大主教面对这件事的态度：如此焦急，自称连自己的教女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却仅仅是第二天就主动联系可以用特殊手段解决问题的人。

走出了大教堂，他才发现已是深夜了。送他的教士在教堂门口停步，然后急急忙忙地退了回去。

虽然要求的报酬只是保证达莉亚每月十五号都可以和马迪亚斯见面，也就不会错过狄恩每年的祭日——但乔贞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毫无私心。他不希望出现第二个老人，而这件事只是一个契机。永远跻身于军情七处这巨大的阴影下，又如何能威胁到阴影的源头。他也不指望通过协助大主教，获得圣光大教堂的庇护；他现在真正想做的，就是了解更多，掌握更多，无论听命于谁，使用何种手段。

鲍西娅·维斯兰佐坐在垫了草席的石床一角，背靠着墙，闭上眼睛。有那么一刻她睡着了，后颈传来的酸痛又让她醒了过来。她睁开疲劳的双眼望着天窗在地板上投下的一小块光亮，无奈地发着呆，却闻到了一股带有血腥味的腐坏臭气，她站起，坐下，这味道却还是随着她，直到她发现那是来自于方才在自己肩后被压死的一只小虫。

她掐住小虫尸体，厌恶地擦在墙壁上，然后甩动右手，就好像那样能快速扇走臭气一样。正在这时候，她看见那个在河边偷听她唱歌随后又把她扭住的男人，出现铁栅栏外。她赶紧把手藏在身后。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她说。

乔贞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这里是七处总部内的地下牢房，专门临时关押身份敏感的嫌疑犯，无关探员通常不允许入内。他等了好几天，直到一个相熟的狱卒当值，才能混进来。

“你在背后藏了东西？”乔贞说。

“什么也没有。”

“手伸出来。”

鲍西娅不情愿地把右手探出。

“我说过什么也没有。”

“上面有些血迹。你受伤了？”

“没。就算有又关你什么事？”

“只是想排除一下犯人自杀的嫌疑。这个屋子里关过一些犯下不光彩事儿的贵族小伙子，他们因为让家族名誉扫地，或者是知道已经被逐出家门了，就在这小屋里自杀了。他们脱下袜子挂在天窗上打个结。”

“我才不会做那种事。”鲍西娅抬头看了看天窗，随后立刻别开视线。

“那最好。这几天你都没睡觉？”

“我只能坐着。怎么可能睡得着。”

“那不是有床吗。”乔贞刚说完，就看到了上一个男性囚犯在床头和附近墙壁上的涂鸦。那足以让鲍西娅这样的姑娘退避三舍。“我明白了。其实可以你可以叫人来清理那块地方的，毕竟这里是特别牢房。”

“.....你到底来做什么的？取笑我吗？”

“我是来帮你的。在你教父的命令下。他认为你是无罪的，希望我能够替你找到洗刷罪名的办法。”

“不可能，主教大人他怎么会.....”

“这玩意可不是我偷来的。”乔贞拿出纯金徽章给鲍西娅看。

“你竟然.....你叫乔贞对吧？不就是七处的人吗？我知道主教大人会找人帮助我，但是他怎么会.....”

“正因为我是七处的，所以主教才会找我帮忙。我没有时间废话了，在下一个狱卒来换班之前必须离开。现在把你这几天来接受过什么审讯，你怎么应对，总之一切东西都简单扼要地告诉我。”

鲍西娅坐回床边，低头沉默着，左手拇指一直在右手沾上虫子血液的地方摩擦。“我是无辜的，”她说，“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好吧，我来引导你，”乔贞说，“死者叫尼尔·杰西，一个歌手，还是政治犯。对吧？如果有人要诬陷你，想必不会选择完全无关的人物。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

“你以前和他是什么关系？恋人？”

“不是。”

“我指的是一切接近恋人倾向的东西。”

“我不知道。”鲍西娅连续摇头好几次。

“那好，”乔贞在膝盖上摊开手掌，“现在我知道的事情是：尼尔·杰西在上周周五被同牢的盗窃犯托托罗用磨尖的锈铁管杀死。直接死因是凶器刺穿腹部隔肌，造成穿透性损伤和胃部脱出，以及.....”

“别说了！”

“我还没讲到最关键的部分。”

“别再.....说下去了。”

“那么，现在愿意承认你和他有暧昧关系了吗？”

“我不知道。也许只是单方面的。”

“很好，这样我们算取得了一点进展。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尼尔在周五被杀死，而他预定在周六和一个叫嘉蒂·尤维尔的平民女子结婚。在狱中举行仪式。你知道吗？”

“我知道她们会结婚的。但我从来没想过去打听日期。”

“所以，现在这起案件被定义为情杀。你被指控教唆了那个叫托托罗的犯人行凶。”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人。”

“他供出了你。称他如果不合作，那家人就会受到生命威胁。”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鲍西娅站起来，“我为什么会遇上这种事？我早就劝他不要唱那些歌了，可他就是不听.....第二次被抓起来，我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早就准备好面对可怕的事情.....可是.....”她捂住了嘴，尽力抑制着将要倾泻而出的悲伤和愤恨。

“你想哭的话可以哭出来。我就当作没听到。”乔贞说。

鲍西娅重新坐了下来，转过身背对乔贞。“我不会为他哭的。他伤害了我，又把我拖累进这个地方。”

“那么，准备好跟我讲讲你们的故事了吗？这是必要的，对你我都是。”

“我两年前，”鲍西娅开了口，“两年前第一次看见他。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侍卫，还没能通过教堂卫队的选拔。他和别的街头艺人一起到监狱做演出，是主教大人安排的。”

“主教安排？为什么？”

“要求艺人们表演歌颂圣光的圣歌。是一项让犯人获得心灵平静的计划。”

“那为何不使用教堂的圣歌团，而要找街头艺人？”

“为了安全吧，我猜。直到尼尔上台之前，一切都还好的.....”鲍西娅微微垂下头，“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了些不该唱的东西。那都是旋律很好的歌，但是喧闹极了，当然主要是歌词.....他在用歌来说故事。”

“比如民间故事一类。宝藏，恶龙，善恶天注定。”

“不，不是。我记不住词，但是我永远记得那些犯人的表情。他们真的为他疯狂了。有一个犯人跳上了台，似乎是个狱头儿，他紧紧搂住了尼尔的肩膀说，‘他唱出了我们的故事，是我们的好兄弟’之类的。然后整间屋子都沸腾了。不管是狱卒还是我们，都害怕起来。犯人们跟着他唱起来，那些从来都是脏兮兮、表情阴沉的人，显得是那么兴奋……激动。狱卒和我们这些侍卫都有些害怕了。”

“你害怕他？”

“对。我们都怕，怕现场会失去控制。怕犯人们会在那样的歌声下暴动……所以我们用武力清了场，然后把尼尔抓了起来。我们不敢在犯人面前抓住他。我亲手把他压到了禁闭室……我第一次和他说了话。他身上满是大卖力表演流出的汗。他笑着对我说‘你喜欢那些歌吗’。我……”

——你喜欢那些歌吗？

——你唱这些东西会惹麻烦的。已经惹上了。

——他们都喜欢。这些遭罪的兄弟，只要他们喜欢就好。

——不要回头看。走好前面的路，你现在是要进牢房，不是去海滩度假。

——我就知道像你这样的人不会喜欢我的歌的，太可惜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很伤心，我是假装不喜欢的。他唱的那些，要是按照主教大人的说法，都是粗俗、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些歌很真实。而我们赞美信仰，日复一日吟唱的圣歌，在他的面前，都失去了力量。我们花几十年都无法圣歌来感召的顽固犯人，只在二十分钟内就为他疯狂了。我从来不知道，这世界上有远远比圣光的教义，更能直接打动人的东西……我想了解这个陌生的世界多一点，就做了一件任性的事。”

“你拜托了主教？”

鲍西娅点了点头。“如果不马上放出来的话，他一定会遭罪的。那些狱卒都恨死他了，因为犯人们开始很难管教。然后……我和他呆了一段时间。”

“我在河边听到的那首歌是他教你唱的吗？”

“你这样寻根究底真不礼貌。”

“我道歉，”乔贞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只是好奇。”

“是他教我唱的，没错。没有词，非常优美，真的让我很着迷……和他让犯人们疯狂的歌不是一个类型。但他说那歌没写完。”

“这是两年以前的事。那么后来呢？”

“后来……他去了月溪镇，说那里的人民需要他。我没法说服他留下来……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暴风监狱了。我听说他的歌词成为了民众非法集会的暗号，他们集合起来抗议镇长课税太重，最后引发了流血。我知道这次已经没办法拜托主教大人了。就在那一次会面，他对我说……”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

——鲍西娅，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应该这样。这会让我动摇的。

——你这是自暴自弃吗？别说傻话了，尼尔。我会想办法让你早些出来，然后你的头脑才会清醒些……

——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接受你的恩惠了……确切地说是大主教的恩惠。这让我感觉背叛那所有为他们歌唱的人。我和你，是硬币的两面。不，这样说也不对，因为我们是不能背靠背互相支持的。

“在立场上说，鲍西娅，”乔贞说，“你和他是敌对关系。革命家和教会秩序的维护人。我不是攻击你的信仰，能理解吧？”

“我不蠢，”鲍西娅说，“我知道他的意思。真正让我伤心的是，他隐瞒了和嘉蒂订婚的事。她是他在月溪镇认识的乡下姑娘。一个在月溪镇参与了驱散集会行动的朋友告诉了我。”

这时候，鲍西娅转过脸面对乔贞。她似乎是感觉到眼眶里有泪水，刻意昂高了下巴不让她落下来，却又不愿干脆地用手去抹掉。

“这不是很讽刺吗？要‘打破藩篱’，要‘平等’。这都是他唱的。但他自己都无法做到，哈！离开我，就因为我是一个……圣光的信徒。一个已经不再虔诚的信徒……”

“冷静些，鲍西娅。”



“我冷静得很！”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可是如今，我知道能让自己平静的不再是圣光，而是他。但他却……”

乔贞后悔自己把谈话带到了这个局面。鲍西娅的想法比他预料中要复杂得多。他意识到狱卒的换班时间快到了，已难以再久留。

“我得离开了，鲍西娅，好好听我说。他们现在除了托托罗的口供，没有任何证据，而且你也并没有对他们坦白什么，对吧？”

“……我对那些人一直都是沉默。”

“你表现得很不错。没有物证，再加上你的特殊身份，他们不能把你关得太久。我会把这些通知大主教，让他来交涉。虽然就算你暂时出去了，也不能脱离调查和控制，但至少先离开这地牢再说。千万记住，紧闭口风，不要被他们恐吓住，我立刻就会去调查那个叫托托罗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好。”

“等等，乔贞。还有一件事。”

“什么？”

“你们七处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鲍西娅提高了声音，“是因为主教大人的关系吗？”

“我的任务是让你无罪释放。解释这些并不是关键。你必须做好永远不清楚内幕的心理准备——这样也许对你更好。”

“可是，”鲍西娅摇了摇头，“我不信任你。”

## 8

当传令兵走进屋子里，大声说出有一位军情七处探员来访的时候，典狱官赛尔沃特正把一大堆文件从桌面捧起，准备转移到背后的柜子上。他像抱着古董花瓶似地抱着这沓纸堆，膝盖顶在下方保证不会洒落。他的视线越过纸堆，只能看见传令兵的上半身。

“什么？你说什么人要来？”

“军情七处探员，典狱官大人。”

塞尔沃特忽然觉得浑身无力。

“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他刚刚才来的，典狱官大人。”

“给我拦住他。随便什么理由，我需要五分钟时间准备。”

“可是……”

卫兵进来后小心半掩上的门打开了。乔贞走进了屋。

“典狱官大人，我有些话想和你谈谈。”

虽然之前没有正式会过面，但塞尔沃特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人。“还在看什么看，快过来帮我，你想让这位探员等多久。”他对传令兵说。在和传令兵处理好那一堆文件后，他才吐了一口气，坐回椅子上，双掌合握搁在桌面，带着尴尬的笑容面对来访者。

“久等了，乔贞先生。”

“你太紧张了，典狱官大人。”乔贞在桌子另一面坐下。

“呃，通常早上我都忙得没办法会客。那么，你有到这儿来，是为了……？”

“尼尔·杰西的案件”。

果然，塞尔沃特想。当下他面临着很多麻烦，包括牢房紧缺以及食物供应不足，但是这些都不如尼尔案件让他更心烦。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乔贞先生。你是代表肖尔大人来的吗？”

“作为七处的一员，从原则上来说我总是代表七处领袖的意志，但我今天并不是因为他的命令而来。”

“那么，恐怕我不能和你谈些什么。毕竟暴风监狱不受七处管辖，没有向七处提供资料的义务，而且……”

“你非常年轻，”乔贞打断了他的话，“但看来也非常谨慎，典狱官大人。”

“家族遗传。我十六岁的时候就给父亲做助手了，所以当我二十一岁继承他的职位的时候，已经对这一套再熟悉不过了。你知道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吗？‘小心军情七处’。我还有很多事要忙，既然你不代表高层，那么不介意的话……”

“我是代表另外一个人来的，”乔贞把教堂徽章放在桌面上，“本尼迪塔斯大主教。当然，暴风监狱同样不受教会管辖，但是监狱犯人的道德改造评定却是教会负责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合作。”

塞尔沃特看着徽章。

“这让我有些难以领会了，乔贞先生。”他说。“你为肖尔工作，但是……”

“典狱官大人，你知道我们这次谈话将是什么性质吗？没有人看见我到过这里。我们从来没见过面。这次谈话根本不存在。你不需要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徽章，只需要和我合作，然后我会把这一点告诉大主教，让他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至于别的事情，从来都没发生过。”

塞尔沃特考虑了几秒钟。“那好，”他把来访者记录表上刚刚写上的“七处探员乔贞”涂掉了，“你想知道些什么？”

“托托罗，杀死尼尔·杰西的人，”乔贞说，“我必须知道他的个人情况。”

塞尔沃特找到一本犯人档案册，翻到托托罗那一页，递给乔贞。“不能带走。也不要翻到其他页。”

上次能面会鲍西娅，已经是侥幸了。乔贞无论如何也不能接近关押托托罗的七处重刑牢房，必须换个途径来收集情报。

托托罗的资料很简略。全名托托罗·艾莫瓦，四十五岁，闪金镇人，盗窃犯，因为同伙在作案过程中杀了人所以加重判罚。入狱已经四年。亲属一栏是空着的。

“他没有家人？”

“有，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犯人一辈子都不会有家人来探望，一旦在狱中死亡，也不会有人来收尸。托托罗就是那样的人，我们曾经怀疑他入狱是为了逃避债务。留着那一栏不填，也是为了降低行政工作压力。”

“他和尼尔互相认识吗？”

“这个很难说。按牢房的安排来说，他们没有接触机会。但是在放风，或者做劳役的时候就说不准了。不过，如果他们之间的仇怨大到会引致谋杀的话，我不可能不知道。”

“我相信你非常尽责。”

“我是很尽责，这也是父亲教给我的。或许你们七处的人有不同的办事哲学？你们来把鲍西娅和托托罗带走了，关在私家牢房里审讯，稀里糊涂地出来了一个‘鲍西娅教唆托托罗’的结论。你们根本没有在暴风监狱里做详细的调查。所谓的物证收集也是草草走个过场。你知道这给我什么感觉吗？”

乔贞放下档案，看着塞尔沃特。“请继续。”

“我的话也许越权了，但我要说，你们根本不关心案件的真实情况。”

“很好，”乔贞说，“我就是为真实情况而来的。也许还有一些我该知道的事情？”

塞尔沃特沉默了一下，身子略微朝前倾。“刚才怎么说的来着，我们今天的谈话不存在。对吧？”

“当然。”

“肖尔不会知道？”

“只要你交代好刚才的传令兵。”

“那好，”塞尔沃特说，“在尼尔两次入狱的间隔，肖尔来找过托托罗。”

“详细说说看。”

“在尼尔第一次出狱后，托托罗似乎发生了一些事。他变得很暴躁，在犯人里不断闹事。然后你的领袖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他说要因为一件重要的案子询问托托罗。”

“没有把他带走？”

“没有，因为我不允许他带走托托罗。我必须守住自己的底线。最后他只是用了监狱里的询问房间。我可以肯定，托托罗被用刑了。但是，他身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精神损害才是主要的。肖尔来过几次以后，托托罗变得非常衰弱，神智涣散，就像半边身子已经埋进了泥土。到了放风时间，他甚至都不愿意出牢房，不得不让狱卒把他拖出去。我不得不说，你们的领袖折磨人的本事非常高竿。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谈话的内容……”

“没办法知道。在尼尔第二次入狱之前，托托罗几乎成了一个哑巴。会吃，会睡，别的什么都不能做。我不得不把他转移到单人牢房，因为这里的大部分犯人还是希望活下去的，接近托托罗会让他们意志消沉；他们躲避他，就像躲避传播绝望的瘟神。后来，他终于杀人了。杀了一个第二天就要结婚的人。这次肖尔要带走他，我没有再阻止。我算是真正知道了父亲让我‘小心军情七处’的意义。关于托托罗，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

乔贞点了点头。“我明白了。现在，来谈谈别的。尼尔的婚礼，是你批准的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暴风监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吧？”

“这种事是第一次。但我认为他值得。”

“我听说他在犯人中的名望太高，让你们很难管理。”

“一般来说，政治犯的名望都比较高，但他们同时也会制造派系，引发暴力。但尼尔不一样。以我的身份说这些话很不应该，但我觉得，他的歌有着他自己都不了解的力量。他不主张任何非法行动，只是因为崇拜他的人情绪失控了，所以才把他拖下了水。在这一点上，我敬佩他，所以批准了婚礼。”

乔贞不由得笑了笑。“你坐在这个位置还真是不应该呢，典狱官大人。”

“噢，我妻子也这么说。她觉得我应该干艺廊赞助人之类的活，而不是被这九千多个误入人生歧途的人牵着鼻子走。”

对话的紧张气氛略微舒缓了。“你见过尼尔的未婚妻吗？”

“两次。本来应该摸清一下底细，但是既然她只打算进行十五分钟的仪式就离开，所以我就没有太过注意。可怜的姑娘，应该已经回到月溪镇了。”

“那么，”乔贞说，“你觉得她会是一个好妻子吗？”

“乔贞先生，我不知道你想探究什么，但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想到啊。”

“当作闲聊就好，反正我们这次谈话……”

“不存在。噢，好吧。她只是一个民女，让我这样在贵族圈子里长大的男人做评判，很不公平。但我妻子曾经见过她，同为女人，从她嘴里说出的话也许可信些。”

“你妻子？”

“呃，我把狱中婚礼的事情告诉了她。一听见这类仿佛吟游诗人题材一般的爱情故事，她兴奋得不得了，非要我让她和嘉蒂见个面。我还能怎么办？乔贞先生，按七处的标准来说，这算不算滥用职权呢？”

“算。不过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总之，她很喜欢那姑娘，她们在一起喝了茶。临别的时候，我妻子把手放在嘉蒂的腹部，然后和她耳语，随后两个人都笑了。我想这是指嘉蒂有了身孕。当然，凭我的眼睛是完全看不出来。”

“我明白了。”乔贞点了点头，站起来。“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想知道的就这么多。在我走出门之后，我们都会忘记这次对话。”

就在乔贞准备把门拉开的时候，塞尔沃特叫住了他。

“乔贞先生。”

“还有事吗？典狱官大人。”

“只是个人的看法。我从没想过和一个军情七处成员能这么顺利地谈话，当然，这也许只是你的技巧，毕竟我说出了很多不愿意透露的事。但如果再和七处的人打交道，我希望对方是你这样的人，而不是肖尔。”

“我有一个还呆在奥伯丁的七处朋友，你和他打交道会更轻松的。只是要小心他打探你家女仆的私人情况。”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说。”

塞尔沃特犹豫了一下，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同是为了维护王国律法的尊严而工作，我的方式是让一切服从于秩序，肖尔却是让一切归于混沌。’你对这句话怎么想？”

“我想，”乔贞说，“也许只是生存方式不同吧。”

乔贞走出办公室。他穿越走廊，沿途能看见鸟笼一般并列的牢房，前线军营一般简陋的食堂，满是淤积水潭的放风地。各式各样的犯人们充塞着这些污秽、臭气熏天的场所，他们有的明天就能离开，有的将在此渡过余生。他想：塞尔沃特，你的父亲高估了自己。这些东西也不是秩序。

来到外面后，他正好遇上一支圣光教堂卫队，骑着马沿城中河道走来。鲍西娅在队伍中央。经过大主教在乔贞指导下的斡旋，她已经被暂时释放了。

当马队路过乔贞身边的时候，鲍西娅看了看他，然后立刻把头偏过去，不让别人发现她认识乔贞。刚刚从黑暗潮湿的牢房里出来，她的头发仍然有些乱，额角有青灰色的污渍，盔甲也不那么光鲜，但这都不是问题，因为她的眼瞳仍然明亮有神。乔贞知道，她回到圣光大教堂后，会在侍女的陪伴下，在热气腾腾的水池中洗净泥污，在光亮、弥漫着诱人熏香的房间中进餐。有专门的匠人会把盔甲打磨得光亮如新。夜里，当她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或许会因为想念尼尔而哭泣，但最终她还是会暂时忘记这几天经历的一切，沉入无梦的睡眠。

这时候，乔贞回想起塞尔沃特讲述托托罗如何被老人的折磨，变成一具行尸走肉。“我希望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说出这句话时，塞尔沃特眼里有他自己未能察觉到的恐惧。

*可怜的姑娘，你还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乔贞望着鲍西娅远去的背影，心想。

## 9

“马迪亚斯，你在看什么？”

“树，母亲。还有那些鸟儿。”

“你连那些都能看见吗？我可看不见。马车走得太快了。”

“我能。”

达莉亚抚摸马迪亚斯的头发，然后替他弄平衣领上的褶皱。他没有回过头来，只是把双臂交叠在车窗边，垫着下巴，望着道路旁不断移出视线的高大绿树。车轮行驶的震动，以及从车窗外吹过的风，让他细密的头发在前额飘起。

领在队伍最前面的崔维斯·塞隆回头看了看，然后说：“马迪亚斯少爷在做什么？一直盯着窗外，不大理会达莉亚夫人。”

“他在计数。”跟在崔维斯稍后位置的乔贞说。

“计什么数？”

“树上的鸟雀。每看见一只，他记在心里。”

“别告诉我这是你给他准备的奇怪课题。”

“不是。他只是喜欢这么做。小孩子总是有些怪癖。”

“看来你很适应你的工作。”

“你是指情报学讲师？”

“不，我是说男保姆。达莉亚夫人也未必知道儿子有这个怪癖。你觉得肖尔大人知道吗？”

这句话从崔维斯嘴里说出来，带有一种奇怪的攻击性。乔贞没有再搭话。

今天是十五号。多出来一个母子见面的日子，达莉亚却突然不知该怎么做才好了。今天早上，当她在楼道看着马迪亚斯在保镖的护送下跨进门的时候，念叨了几次“我想多花点时间和他独处”，但或许是出于贵族的习惯性，还是变成了带上大量侍卫和仆从的野餐。在她的邀请下，乔贞放弃了前往圣光大教堂的调查计划。

他回头看看马车，和艾尔文森林北侧的这条僻静小道。“休假，”他暗自琢磨着这个词，“对，这叫休假。”

在接近禁止平民进入的野餐地之时，崔维斯喊着“停，停”，举起手示意整支队伍停住。“看来，有人要找麻烦了。”他说。

在队伍前方十米左右，一个流浪汉打扮的人从路边的草堆里走出来，跪倒在地。他无法辨明年龄，身体污秽不堪，就像从杂草和泥堆中滚出来的一块黑色石头。

“发生什么事了？”达莉亚从马车里探出半身。

“没事的，夫人，您不要出来。马上就可以继续行进了。请别担心。”

崔维斯下了马，朝流浪汉走去。乔贞跟随在后。他看了看周围，并不像有敌人埋伏的环境。

当两人来到流浪汉身前。他抬起脸，仿佛埋在煤堆中的眼睛就像不适应强光一般不断眨着。他的双手环抱在胸前，上面搭着一块还算完好的薄毛毯，毛毯上方洒出黑色的血迹。他的脖子下方也染上了血。

“你受伤了？”崔维斯说。

流浪汉摇摇头。



“那毯子下是什么东西?”

没有语言回应。

“打开它，”崔维斯拔出长剑，“我说，打开它。”

“照他说的做。这对你没有害处。”乔贞说。

流浪汉还在犹豫的时候，崔维斯一剑挑在毯子上，把它掀开。流浪汉似乎是以为剑砍在了自己身上，含糊不清地叫嚷了一声。在毯子下是一只死去的野兔。它的喉咙被整个撕开，沾染在毛发上的血液散发出强烈的腥臭味。

“怎么回事？我听见什么了。”达莉亚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没事的，夫人。您只需要在马车里等等就好。给马迪亚斯少爷讲个故事吧。”接下来，崔维斯对流浪汉说：“站起来。”

他把剑锋指向流浪汉的脖颈。对方对这样的威胁不太敏感，但还是抱着兔子站了起来，途中身子歪了一下，似乎不大站得稳。他的右腿也在流血。不是兔子的血，而是一道锯齿型的伤痕。

“我明白了，”崔维斯说，“到平民禁足区里面去找吃的东西，结果踩中了陷阱。是吧？”

流浪汉犹疑了一下，然后急促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那些二十年不换一次的陷阱还真能起作用！大新闻！对了，你是怎么弄死这兔子的？难道是牙齿？乔贞，你说呢？这家伙可真了不得啊。”

崔维斯在笑。笑得就像在马戏团逗弄痴愚艺人的醉酒观众。他把剑锋指向流浪汉的嘴巴，说：“张开。让我看看，什么样的牙齿才可以咬开野兔的喉咙。”

流浪汉张开唇边生满烂疮的嘴巴。他的下颌往下沉，同时朝脖子的方向后缩，就像被铁丝勾住然后再扳开一般不自然。

“天哪，臭死了。啧，那是我看过最丑陋的牙齿。上面沾着什么，兔子毛？真恶心。你抖什么？放心，我不会杀死你的。你不配。”

“让他走。”乔贞说。

崔维斯并没有理会他。“把舌头伸出来。”流浪汉把如同一截烧焦木头般的舌头探出来后，崔维斯将剑锋抵在了舌头和下排牙齿之间。流浪汉抖得更厉害了。

“你不说话，”崔维斯说，“也就不需要留着它。”

“够了。”乔贞按住崔维斯的手腕。“你在想些什么？”

“他闯进了平民禁入区，偷走了东西，留下了恶臭的血。而达莉亚夫人会在那里野餐。必须给他一些惩罚。”

“那么你想让夫人的马车从他的鲜血上驶过？”

“我没有这样想，但听起来很不错。啊哈，你说得太好了，乔贞。这种人生来就应当被践踏。让我们来看看……”

崔维斯不再说下去了。乔贞的左手反握着匕首，按在他的咽喉上。

“喔，乔贞，我一直听说你有多余的良心，但是没想到严重到这地步。你愿意为了这个没有名字的人朝我动手？这是叛乱的行为。”

“良心？不，你太高估我了。只要你敢动手，我就会杀了你，而且不受追究。我能做到这点。”

“有趣，说来听听。”

“所有人都在我们后面。没有人见证这一幕。我会在你割下他的舌头后动手，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哑巴。这会是一次意外，你太愚蠢，被眼前的人袭击了。看见我匕首末端的锯齿了吗？我会让你的伤口看上去像是牙齿咬成的。”

“你这套鬼话不会有人信的。”

“不会有人信？也许吧。但是，这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已经死了。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个人不会关心我说的是不是鬼话，只关心活下来的和死掉的，哪个对他更有用处。偏偏有决定权的是这个人。更何况，无论是被流浪汉袭击而死，还是被同行杀死，你都死得没有价值。或许会有少得可怜的人提起你，他们会说，‘啊，崔维斯·塞隆，那个弱者和懦夫’。如果不要这样的结局，就把剑放下来。”

“乔贞，你在吗？”达莉亚的声音。

“我在，没发生什么特殊的事。只是路中央洒了点石头。崔维斯已经把它们清理干净，马上就能继续前进了。”

“浪费时间。”崔维斯放下长剑，回头上马。

“走。”乔贞对流浪汉说，然后看着他抱着死兔子，拖着受伤的腿，隐入道路右侧的树林中。

在打猎那天，乔贞还曾设想过和崔维斯成为某种谨慎的盟友。*看来我亲手毁掉了拉拢一个盟友的可能。*他把匕首入鞘，驾着马，避开了流浪汉滴落在地面上的黑色血液。

他们本打算中午野餐过后就回到暴风城，但是马迪亚斯却躺在达莉亚的膝上睡着了。他们的顶上是一片树荫。达莉亚朝乔贞挥手，把他唤过来在自己身边坐下。

“这样好吗？我可不想吵醒他。”乔贞说。

“没事。他睡得挺沉的。”达莉亚把一只手平放在草地上。“他平常也都会午睡吗？”

“我不太清楚，也许会吧。不过他这周的体能训练课程比较紧，大概累了。”

“可怜的孩子。”

乔贞看了看远处的崔维斯。他正指挥着手下人收拾东西，没有朝向这边。

“谢谢你，让我这一天能和马迪亚斯相处。”达莉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

“这没什么。”

“你没有因为帮我，惹上什么麻烦吧？”

“当然没有。”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没告诉马迪亚斯。”

“什么？”

“没有告诉他这是特殊的一天。”

“不用心急。总会有机会的。他还没到能接受那些事情的年纪。”

“我觉得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和他相处了。现在他还小，但是再过四、五年……”

“就像普通的母亲那样就行。”

“普通的母亲应该是怎样的？比如说，你的母亲是怎样对你的？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些事。”

“呃，嗯……”乔贞把视线移开，“不记得了。真的。”

“对不起，我不该问。”

“只是不记得了而已。我已经忘记了……太多事……”

“你和崔维斯刚才发生了什么？”

“有点小争执而已。你也别问他了。”

“他心肠可能坏一些，不过还是挺护着我和马迪亚斯的。”

“别忘记他是老人给你安排的保镖。”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回想起刚才崔维斯望着流浪汉的眼神，乔贞打断了达莉亚的话：“达莉亚，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活在什么世界？安逸的贵族生活让你忘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你决不能轻信一个人。”

“我不是轻信他，只是不想随意怀疑。”

“你没有别的选择，达莉亚。只有怀疑别人才能让你和马迪亚斯生存下去。我们的周围都是欺骗和凶杀，软弱和轻信只会自取灭亡。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杀过多少人了，而你，为了自己的目的也曾经……”

乔贞意识到自己失言，不再出声。达莉亚直视着他的眼睛。他转过头去。

“没错，那你为什么不顾一切地帮我？”她说。“你怎么知道我以后就不会再欺骗，不会再杀人？为了马迪亚斯，我会这么做的。”

“……别说了，他会醒来的。”乔贞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松掉的匕首皮套。“我也不能总在你附近的，学会保护自己，达莉亚。”

“你也一样。”

乔贞踏着盘旋楼梯，向上行进。他的脚步声很轻，但仍然在楼道间产生清晰的回响。即使最擅长潜入的刺客，也无法登上这楼梯而不留下任何痕迹，这都是为了保证楼梯顶端房间内的七处领袖的安全。

老人在深夜召唤他到总部。在踏上楼梯之前，就有一名黑衣护卫在台阶上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当乔贞抬步后，黑衣护卫也动起步子来，一直以相同的速率走在乔贞前头。跨上四、五级台阶后，另一名黑衣护卫从阴影里走出来，跟在乔贞后面。他们的步调、身高、甚至呼吸声都完全一致，都戴着盖住整张面孔的面具，就像同一只手操纵下的两具无生命的黑色木偶，逼迫着乔贞向上前进。

他们被称为“送葬人”。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展示过真面目，传说也不是固定的两个人。当老人准备严厉处罚部下，或者是会见危险人物的时候，就会让他们送上去，确保“客人”不会逃跑，同时也保证自己的安全。

来到顶层后，送葬人给乔贞打开了门，然后留在了外面。

乔贞进入宽敞的房间。老人坐在客厅尽头的长桌后，背后墙壁上挂着一张绘制在黑色龙兽皮内面的艾泽拉斯地图，龙兽的头部标本悬挂在地图上方。老人说：“到前面来，乔贞。”

乔贞在桌子前两米左右停住。

“肖尔大人，找我有什么事？”

老人抬起头，望着乔贞沉默数秒才开口。

“你紧张吗？乔贞。”

“有一些。”

“你应该紧张。我在深夜把你叫过来，让送葬人领你到我面前。很多人见到他们之后就抬不起步子。没什么好羞耻的。”

“我并不觉得羞耻，肖尔大人。”

“是吗？”

“是的。”

“承认自己的恐惧是正当的。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把你叫来？”

“我不知道，肖尔大人。”

“任何从你脑里出现的答案。既然你承认了自己的恐惧，那就会有导致这恐惧的原因。把它说出来。”

又是这种感觉。言辞的陷阱。如果老人直接问“你和大主教有没有交易”，乔贞只要坚决否认就是，作为受过防止逼供训练的探员，即便是老人也无法从乔贞的表情变化上看出他是否在撒谎。七处很多探员都有这样的能力。因此老人会从言语本身来引诱对方出错。乔贞并不知道老人掌握了什么，可能是一切，可能是零。但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是如此难应付。

“我想，也许是因为马迪亚斯少爷的事。”

“噢，马迪亚斯。继续。”

“我和少爷的保镖起了点小冲突。”

“什么样的冲突？”

“他认为我的教学方式有违您的意志。我们有了一点肢体冲突。”

“好，”肖尔说，“继续。”

这个善欺的老赌徒。乔贞只是想抛出和保镖在会客室里打斗的事来试探一下，但是发觉自己走错了一步棋。老人知道这件事。他在引诱乔贞放弃更多的领地。

“你还在等什么？我说了，继续。”

如果现在说出“就这些了”，那么老人必然会知道他刻意隐瞒了一些事。乔贞只能大胆地走出下一步棋。

“还有达莉亚夫人每个月多获得一天见面日的事情。”

“那是大主教劝说我的结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乔贞。”

老人在逐渐地把他和本尼迪塔斯联系到一起。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走失的一步。或许开脱的方式有些卑鄙，但乔贞不得不这么做。

“不，我只是为达莉亚夫人和马迪亚斯少爷高兴。”

“母子每个月多相会一天，是件好事。你为他们高兴也是好事。为什么会让你恐惧？”

“因为我觉得这违背您对少爷的教育方针。”

乔贞试图把话题引回到老人的身上。就算态度有冒犯的嫌疑，也在所不惜。

“你认为我过于严厉吗？”

“是的，但马迪亚斯少爷是您的继承人。”

“继承人——说得对。在马迪亚斯之前，我还有一个继承人。你知道他是谁吧？”

“知道，肖尔大人。”

“知道的话就说出来。”

“狄恩·肖尔。”

“你认为他发生了什么事？”

“就像传闻的那样，我认为他失踪了。”

“你很照顾他的妻子，达莉亚。”

“您交托给我的工作是教育好马迪亚斯少爷。为了这一点，我必须了解他更多，所以和他的母亲培养良好关系也是必要的。”

“你这么认为？”

“是的。”

“你不是他的丈夫。管好份内的事。”

“我会的，肖尔大人。”

“你这么一说，我认为达莉亚需要一个丈夫。”

乔贞有些迷惑了。

“我不太清楚您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是你的话提醒了我。多一天的母子见面日确实违背了我的教育方针。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让一个我信任的人做达莉亚的丈夫，也许就能避免她对马迪亚斯灌输一些不适的思想。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知道，肖尔大人。”

乔贞觉得自己最终还是进入了老人的陷阱。老人把他建立起来的对话中心打散了，让他无所适从。现在他无法揣测老人到底要刺探出什么。

“你认为崔维斯怎么样？”

乔贞有些动摇了。他想起野餐日半路发生的那一幕。崔维斯将要割下流浪汉舌头的时候，那癫狂而又自得的眼神。达莉亚竟然说不愿随意怀疑这样的人。

“你看起来不大自在，乔贞。”

保持冷静，不能失态，乔贞心想。他发觉自己刚才手抖了一下。心跳有些加速。老人不会错过这些迹象。

“我对他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下判断。但是您说您信任他，所以我没有什么意见可以补充。”

“我没有说信任他，而只是说，也许会安排一个信任的人做达莉亚的丈夫。但他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他毕竟是七处的成员，而达莉亚夫人是贵族……”

“你别忘记了我也不是贵族。崔维斯是在贵族面前出现得最多的七处成员。你和他有什么个人间的矛盾吗？”

“有的。我认为他太过残暴。他会在执行任务之外，引起多余的麻烦。”

“非常有用的意见。我会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乔贞。”

“什么？”

“你说他太过残暴。那么当他危害到达莉亚和马迪亚斯的时候，你会为我清除他吗？”

“我会的，肖尔大人。”

“毫不犹豫？”

“是的。”乔贞说。

“那好，你可以走了。”老人说。“另外，马迪亚斯的情报学讲授课程已经可以结束了。”



“您的意思是……”

“他将进入实际训练阶段。我有更合适的人选，你不用给他上课了，乔贞。”

“明白了，肖尔大人。”

从屋子里出来后，乔贞松了一口气。老人最初的目的或许是刺探他和大主教的关系，但最后焦点转移到了崔维斯的身上。毫无疑问，他在怀疑崔维斯的忠诚心。虽然突然解除乔贞的讲师职务这一点值得注意，但这正好也给了他更多的自由时间。老人已经警觉起来了，他必须立刻加紧调查尼尔的案子。

鲍西娅把全身紧紧裹在深棕色的长袍里，使劲蜷起身子，好让盔甲的棱角不会在袍子表面显得太突出。即便如此，马车一移动起来，她身上的物件还是不断发出磕碰声。身边一个妇女揭下了怀中婴孩的尿布，鲍西娅没法抵御臭气，不得不掩住鼻子，张开嘴呼吸。

“你真好看。”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男人说。他在马戏团做小丑，面部因为长年反复刷涂厚重油彩而滑腻不堪。男人用舌头舔了舔上唇，鲍西娅感到一阵恶心。

这一辆载着民间艺人的马车，正在逐渐接近暴风城门。他们要赶赴闪金镇，参加暗月马戏团的临时应聘。鲍西娅用五个金币换来了上车的资格。她不知道这已经足够这些艺人休假一个月。

鲍西娅不愿再在暴风城呆下去了。她用各种方式向大主教询问自己是不是被利用了，但他总是闪烁其词。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对她指指点点，比以往更为冷漠。她不希望自己就这样被蒙在鼓里。虽然明知自己离开暴风城违背了身为嫌疑犯的管制命令，但为了了解更多，她还是愿意赌一赌。

鲍西娅套上大号的深色长袍，掩饰圣骑士的打扮。即便要逃亡，她还是不愿舍弃这装束，因为她不知道怎样作为一个平民来保护自己。踏上民间艺人的马车，买通他们把自己带走。对鲍西娅来说，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车子在城门口停下了，准备接受检查。保卫暴风城的真正重要关卡是分布在艾尔文森林周围，而城门的守卫并不是那么严苛，鲍西娅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一点上。她听见卫兵和车夫交谈，然后慢慢走到后车蓬这边来。

她略微转过头去，看见了卫兵的脸，随后立刻移开视线。

卫兵打量了一下车内的景象。

“里面很黑。有多少人？”

“六个，长官。”小丑说。

卫兵点了点头。

“都是老实做派的人，您一看就明白了。”

“是，是，你们这些家伙都这么说。”

“但您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吧，大人。要不您打算进来看看？”

“没这打算。里面的气味会毁了我一天的好心情。”

“那，您最好让我们顺利离开，不是吗？要不然气味会留在这儿的。”

“别和我谈条件。”

卫兵仍然没走。鲍西娅紧紧闭上眼睛。

“那是什么？武器吗？回答我！”

几秒钟后，鲍西娅意识到卫兵在指着她。她发现在长袍下，自己长剑的一端露了出来。

“是道具剑，长官。”小丑说。

“就是那种看上去刺到喉咙里，但其实缩进了柄里的玩意？”

“这是行业秘密，长官。”

“少来了。你们的把戏我都懂。所以我从来不会到马戏团浪费钱和时间。”

“但是，我们还是得吃饭呀，长官。可以走了吗？”

“这么热的天气，你为什么裹着长袍？”

鲍西娅张开嘴，却什么话都说不出。

“她是哑巴，长官。”小丑说。

“是个女人？”

“生下来就不会说话。跟我们很多年了。”

“摘下长袍给我看看。”

在那一刻，鲍西娅几乎要放弃了。

“您还是别看的好，她……她有些毛病。”

“你这家伙倒挺护着她。她是你老婆？”

“不是的，长官。而且这姑娘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成为别人的老婆。”

“为什么？”

“嗯，假若您真打算让她摘下长袍看看的话，就会知道了……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还是说您非得看看不可？”

卫兵考虑了一下。

“算了。你们这些家伙就靠着骗术和恶心的东西来赚钱。快走，走！我可不想为了好奇心做一个月的噩梦。”

马车驶出了暴风城，进入艾尔文森林，速度放慢起来。鲍西娅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你不谢谢我吗？”小丑盯着她说。

“……谢谢。”

“那可不够。我救了你。”

“我给了你们五个金币。”

“我们不只是为了钱帮助人，姑娘。别把我们想得太粗俗了。别人都说我们是不上台面的戏子，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呢。你不打算用更体贴一些的方式来报答我吗？”

“去死吧。”鲍西娅起身，跳下了马车。“我就留在闪金镇，等你改变主意”，小丑的声音渐渐远离。阳光从树叶间照下来，繁茂青草的苦味钻进鲍西娅的鼻子。直到这一刻，她才回想起车厢内的臭气和小丑油腻的脸是多么让她不适。她撑着树干，弯下腰，开始干呕起来。

把马交给马夫照料，并且给出一个铜币的小费后，乔贞来到了闪金镇的大街上。虽说曾经随队伍路过很多次，但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城镇停留，不由得使劲踏了踏双脚，感受土地的坚实。因为暗月马戏团将在附近演出的关系，这儿比平常还要热闹得多。乔贞的目光越过远处的树丛，能够隐约看见林地里的空地上竖起彩色的旗杆和顶棚。有些古怪的吠叫声从那边传过来，但是镇民们已经习以为常。

有卫兵来询问乔贞的身份，并且怀疑在暴风城派出的队伍里见过他，但他都否认了。“我听说暗月马戏团的名字很多次了，这次就想来亲眼瞧瞧”，他这么说。他离开了暴风城，但是没有向任何人报告行程，这是会被惩罚的行为。但他从未指望在这一次事件中全身而退，如今只是想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和自由。

乔贞来到旅店里，要了一杯酒，在柜台前坐下。这是没有酒伴，也不愿意久留的人常呆的位置。

“没见过你，先生，”柜台后的老板说，“第一次来？”

“是的。”

“暴风城来的？”

“为什么这样问？”

“我只是看出来你没走多远的路。”

“你的眼光还蛮准的。”

“只是做这行的基本功，帮助我分辨那些连一杯酒的钱都没带够的叫花子。这不是打探，别在意。”

“我想打听一些事。”

“请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叫托托罗·艾莫瓦的人住在这里？”

老板眯起了眼睛。

“你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回答？”

“有这么一个人，先生。托托罗·艾莫瓦，一个小偷。我记得他已经被关进监狱好几年了。可惜了那些酒杯，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里。”

“他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儿？”

“一个老婆，一个女儿。你想找他们？”

“我找她们有点事。”

老板搔了搔下巴的胡子，显得有些为难，几次张口都没有吐一个字，似乎是在努力选择合适的词句。

“冒昧问一下，你也许是扮成平民的贵族，或者官员？要么，是托托罗死在监狱里了，你来通知他的家人？”

“不，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不会有普通人来找他们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老板把双掌平放在柜台上，撑起身体。

“先生，你不是来找麻烦的吧？”

“在我来看找麻烦的人是你。我因为私人原因要找他们，但是你却一直质疑我的身份。不过，没问题。这点小麻烦，我们很容易就能解决了。”

乔贞把一个银币放到柜台上。老板看了看他，然后伸手去拨银币，乔贞却用食指把它按住。

“告诉我他的家人住在哪儿。你不愿意的话，我就去问其他人。”

老板奇怪的态度引起了乔贞的警觉。他希望尽量在不惊动任何官方人物的情况下完成这件事。如果是以往，他早就出示军情七处的铭牌了。

老板抽了抽鼻子。“这里出门后往右转，走过铁匠铺后的第三间。”

乔贞移开食指，老板立刻用右手掌把银币拨到自己的围裙里，而左手早就在围裙下接稳了。

“有一个请求，先生。不管你要做什么，别让她们知道是我告诉你的。”

正在这时候，一个女招待来到了柜台前，对老板说：“那边有一个奇怪的客人。”

“怎么回事？”

“她一个人坐在那边，随便点了些东西，却什么也没吃。付钱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个金币。我都快吓死了。”

“金币？她点了些什么？”

“焖土豆和冷酪。”

“就这些？一个金币够买五十人份了。让她换些小额的来。我可找不起。”

“我和她说过，可是……她说只有金币。”

老板双臂搭在柜台上，身子往前倾，脸都快碰到了女招待的鼻子。

“到底是哪一个客人？”

女招待指了指角落一个披着遮盖全身的深色斗篷的人。乔贞回头去打量了一下。

“她有一个布袋，”女招待放低了声音，“里面全是金币。真的呀，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金币垒在一起。不如建议她买下我们这店怎么样？”

“别收她的钱了，赶她走。这种人会把抢劫犯招过来的……”

“真的要赶她走？真可惜啊，我不知该怎么对她开口……”

“我去替你问问，”乔贞说，“说不定她是我认识的人。”

“先生，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别在店里闹事就好。让我把刚才的酒水费退给你也行，请和她一同离开我们这儿吧，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赚点小钱。”老板说。

“放心吧。”

乔贞走上前去，站在那客人的身旁，然后用手指关节敲了敲桌子。对方抬起头来和乔贞的目光相接了，立刻转身就跑。乔贞追了上去，在拐角处扯住了她的斗篷，朝自己身边拉了过来。

“你跑什么？”

“放开我，”鲍西娅掐住乔贞的手腕，想推开他。

“我不是来抓你的，别闹了。你想被那些卫兵注意到一个女圣骑士在这边和人干架？”

鲍西娅看了看望向这边的卫兵，放松了手上的劲，拉上已经松脱下来的帽子，遮住头发。

“你真的不是肖尔派来抓我的？”

“到这儿来说话。”乔贞把鲍西娅拉到大街上看不见的墙壁后。“如果我是的话，你现在大概已经晕乎乎地被装在麻袋里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私自跑了出来。你什么时候离开暴风城的？”

“今天早上。我买通了一些艺人，坐上他们的马车出来的。”

说出后半句的时候，鲍西娅显得有些得意，乔贞不由得叹了口气。“你真的不懂在外面生存的常识吗，圣骑士小姐？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不要主动对任何人说，就算是熟悉的人也一样。还有，听说你只带了一整包金币，没有零钱？那你花了多少来买通那些人？”

“要你管。”

“我必须知道你给的数目，会不会引诱他们带上人来对你下手。”

“我可是圣骑士，他们敢吗？”

“就算你是一国的公主也没用。老手懂得分辨什么是安全的目标。说，你给了他们多少钱？”

“.....五个金币。”

“五个？你.....”乔贞摇了摇头，仿佛是在劝告自己不要发怒。“算了。五个已经足够把他们砸晕，暂时想不出什么长远计划了。不管你逃出来是不是侥幸，你这样缺乏生存经验，在外面也呆不过一个星期。”

“你这么说我很生气啊。我再怎么说也是经过了实战训练的圣骑士。”

“还有，你这底下穿的是什么？一整套的骑士铠甲？”

“别扯我的袍子。反正你说的，我没有生存经验，所以得穿着这个来保护自己，行了吧？”

“算了，这些事以后再谈，”乔贞说，“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逃出暴风城。你知道这样会招来惩罚。”

鲍西娅低下头，显得很不安。有一刻乔贞以为她又要准备逃跑。但最终，她还是开口了。

“我为什么非告诉你不可？一定要什么都让你知道么？就在这里分开好了，你就当作没看见我，这样行吗？”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冒着反叛七处的罪名，把你暂时救出来？我已经下了赌注了，而且这一把是不能赌输的。你也是这牌局的一部分，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不能不顾其他人，就这么自顾自地抽身出来。不可能。”

“所以我是所有人的麻烦咯？我连自己的一点自由都不能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教堂卫队成员都要宣誓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圣光的。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没有自由了，因为你不再代表自己。我也不能准确地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但是鲍西娅，你现在面临的不是个人的麻烦。失去自由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明白了吗？”

“我.....实在是没办法在大教堂呆下去了。我想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尼尔又发生了什么.....身边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我。我只好靠自己。”

“我来帮助你，鲍西娅。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其实，我到这里来也没有经过允许。现在，我知道你是逃出来的，你也知道我是逃出来的，在我们这行里，这叫情报交换。有了情报交换，表示双方愿意合作。明白了吗？”

“.....这说明我们该互相信任？”

“不对。这表示我们不能背叛对方，因为那样必然会被对方报复。这就是军情七处探员的合作关系。你要调查真相，就按照我的办法来。圣光和祷告那一套行不通。”

“感觉怪怪的.....合作竟然只是因为避免被背叛。”

“其实这种事，并没有听上去那么无情。这取决于合作的是什么人。我刚刚打听到了托托罗家人的住处，正打算去找他们谈谈，这里的行话叫收集情报。既然我们的合作关系成立了，你就要和我一起去，这样可以互相保证安全。别再想着逃跑。明白了吗？”

“我从没想过逃跑。”鲍西娅把手紧按在了腰间的佩剑上。



按照旅店老板的指示找到托托罗住处的时候，乔贞还以为自己被骗了。它残破不堪，而且占地还挺广，就像一截腐烂的树根，突兀地占据着这干净、整洁的市街一角；又像是让行人流连的花园里，平白无故地竖起一块漆黑的墓碑。

“就是这？”鲍西娅四处张望了一下，“你没弄错吧？”

“如果弄错了的话，回头找那个老板算账就是。不过还是得确定一下再说。”

乔贞上前推了推门。上着锁。试探性地敲了敲，没有任何回应。

“你看上面。”鲍西娅说。

乔贞抬起头，发现一块充满裂纹的上漆木板挂在顶端，上面有一些难以辨认的字迹。

“艾……莫瓦……”鲍西娅读着那些字，“文身店？”

“那就对了。托托罗的全名是托托罗·艾莫瓦。看来这家伙原来就擅长用尖东西在人的身上戳戳刺刺，不过，用锈铁管把肠子挑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能不能不再提那些事？”

“不好意思。当我没说。”

“现在怎样？我们进去吗？好像没有人住在里面。”

“有的，你可以看到锁孔附近很光滑。这说明常常有人进出。鲍西娅，你现在能不能在附近看到卫兵？动作不要太明显，就站在我背后看。”

“没看见。”

“那好。”

“你打算怎么做……”鲍西娅转身过去，发现乔贞已经打开门踏进去了。

“还在等什么，快进来。”

“你……怎么打开门的？”

“这是探员的基本功，这种简单的锁很容易打开，只是要使用一些小工具。让你站在我背后观察，除了起到放哨的作用外，同时也可以掩盖我手上的动作。这就是两人行动的好处。记住了，以后还用得着的。”

“给我看看你用了什么工具。”

“不行，这是七处成员专用。何况看见了你也弄不清它是怎么使用的。快进来然后把门关上。”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微弱的光线从灰尘层积的窗户透进来，让他们可以勉强看见四周的摆设。这的确不像住家的客厅，而是接待客人的房间。两边的墙上，贴着展示文身式样的图画。两张床摆放在角落，铺着几乎已经看不出原色的床单。床之间相隔一米，放着一个小柜子。柜面上有久未使用的烛台。

鲍西娅打量着那些图片。“这些图案……很美丽。不过，刺在这种地方没关系吗？要挨那么多针，只是为了让自己与众不同……”

“你们圣光信徒为了表示虔诚鞭打自己的背脊，直到没办法躺着睡觉，我觉得更不值得。说话轻声些，不要碰任何东西。我们得继续到里面看看。”

走出接待客人的房间，两人来到了一条走廊上。走廊连接着几个敞开的房间，包括卧室、厨房，以及通往二楼的楼梯。房间里都没有任何人。

乔贞想起旅店老板的话：托托罗有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但眼前并不像是一对妻女的家，而是流浪汉们聚集的废屋。

“要上楼看看吗？”鲍西娅说。

“跟在我后面。”

一踏上台阶，鲍西娅习惯性地想把手搁在扶手上，却看见一只古怪的黑色小虫从上面爬过。她把手抽了回来。

“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

“能的。没有不能住人的地方。”

“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为什么你好像一直都在针对我？”

乔贞想了想。“这是情报不对等的结果。我了解你们大教堂圣骑士的生活，但是你不了解我们这些能在沟渠一样的地方过夜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不要再‘你们圣骑士’了行不行。上次我就说过，我不再认为自己是虔诚的圣光信徒了。”

“没错，你说过。但你还是需要穿着一套圣骑士的铠甲来保护自己。”

“我现在很后悔对你说了那么多。情报不对等？这样是不是意味着你可以背叛我，但是不怕被报复？”

“别闹了。”

“是你说我们的合作关系成立了的。既然那样，你难道不该把我当作同伴看待？”

别闹小脾气了。乔贞这么想着，但转过身想告诫鲍西娅安静点的时候，却看见她灰绿色的眼睛里，显露着一种不能容忍戏谑的执着和尊严。这个小姑娘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怀着无法动摇的决心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神。

在这一瞬间，乔贞想起了曾经在他面前赴死的两个男人。为了知道自己曾经的爱人发生了什么事，也为了了解自己的命运，鲍西娅拥有了同样的决心。

“那好，现在告诉你，为什么我能适应这样的地方。我是在马棚里出生的。生下我的女人用稻草把我盖起来，免得那些跑来跑去的老鼠咬掉我的耳朵。现在我们平等了。”

乔贞一说完就转过身去。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些话。

他们默默地调查完了二楼的所有房间，仍然没有发现。

“还有一个地方，”乔贞说，“阁楼。”

“我怎么没看见？”

“入口就在楼梯附近的天花板上。也许是用绳梯什么的爬进去，然后再把梯子收到上面。”

他们找到了阁楼的入口，离地面大概有三米。“我先上去。”乔贞说，然后跳起来攀住边缘，把身体拉上去。四周一片漆黑，但他能看见微弱的光芒从不远处的一面木墙下透射出来。他俯下身子，把手伸给鲍西娅。“上来。”

鲍西娅的铠甲太沉重，所以这件事比乔贞想像中要困难。“一定要找个机会把你身上这多余的东西给弄掉。”他看见鲍西娅露出奇怪的表情。“抱歉，你别误解。”

“那边的是烛光吗？”

“也许墙后面有人——肯定有。我看见影子了。把手放在你的剑柄上，但是没有我的命令，就不要出手。现在跟着我过去，动作一定要轻。”

乔贞拔出匕首。离墙足够近的时候，他看见墙的右侧是一块厚厚的门帘。除了浊黄的光线外，还有一种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情况不妙，他心想。那是嘴部被紧紧封住的人在挣扎或者乞命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更让他精神紧绷的，是不知名药水混合的刺鼻气味。他能分辨出其中某种消毒药剂的味道，但有更多杂乱的东西搅浑了他的嗅觉。

“把剑拔出来，”他说，“和我一起进去，不要超过我的位置。不管看见了什么，都不要出声。”

鲍西娅点点头。也许是因为带了一个生手，乔贞比往常要紧张。他的紧张显然感染了鲍西娅。

乔贞把左手按在了门帘上。那粗糙的表面在刺激着他的手掌。手掌慢慢地使力，拨开门帘，越来越多的浊黄色光线透了出来，就像从古墓里蹿出的瘴气。然后他们闯了进去，看见这小隔间四周摆放着的蜡烛，映照来自深渊的扭曲图景。

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房间角落，绳子收得是如此之紧，以至于薄衣上浸出了血痕。她的嘴里塞着布团，右边裙子被撕开，露出刺着繁复文身的大腿。另有一个中年妇人蹲在她身前，手执利刃，在文身的上方划出了约四寸长的一道口子，并且正让刀锋走着直角，将继续朝下割去。血液从刀刃滴落在了中年妇人的膝盖上，但她似乎毫不在意，只盯着刀刃的走向，眼神中透露出专注和疯狂。

“停手！”虽然事先告诫过，但鲍西娅还是不能自制地发出一声惊叫。中年妇人转过身来，起初对两人的闯入似乎完全不以为意。

“你们来了。是觉得这个位置不好吗？我照着那位大人的要求精心准备的……”她的话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尽责的工匠，在尽心解答顾客的质疑。

“把刀放下来。”乔贞说。

中年妇人对当前的情况显得很困惑：“你们……不是那位大人派来的？”这时候，被割伤的女人开始挣扎起来，把头扭向乔贞和鲍西娅的方向。“别吵闹，艾娜，”中年妇人说，“妈妈有正事要谈。”

“……你说什么？”鲍西娅几乎要握不紧剑柄了。

“放下刀，”乔贞说，“现在。”

“好吧，好吧。”

刀刃落在地上的声音，又激起年轻女人全身的颤抖。

“站起来，退到我指着的地方。快！”

妇人按着乔贞的指示退到了房间的角落。她丝毫不显得害怕，仅仅是对当前的状况感到不解。乔贞明白，这是疯狂的真正表现。

“你别呆着了，去把她救下来。这女人我来看着。”

鲍西娅反应过来，收起剑来到被称做艾娜的女子身边。她起初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只是解下绳子，把她慢慢地放下来，然后取出塞口物。艾娜满脸尽是污渍，眼神涣散，喉咙深处发出不能理解的声音，仿佛刚才的求救已经是她唯一的人性表现。

“那旁边有止血药，给她用用吧。我都准备好了的。”妇人若无其事地说出这句话，让鲍西娅感到一阵恶心。

“你们两位到底是什么人？我可什么事都没犯。”她继续说。

“你是托托罗·艾莫瓦的妻子，而她是你们的女儿，对吗？”

“是的。”

“你刚才在对自己的女儿做什么？”

“都是那位大人的吩咐，”她说，“今天是取货的日子。你们二位不介意的话，可以先离开一下吗？有别的事，明天再过来吧。时间已经不多了。”

## 13

艾娜搂住了鲍西娅，手臂无力地发着抖。鲍西娅尽力忍受住艾娜身上的恶臭，用妇人所说的止血药剂给她擦拭起来。

“这姑娘很虚弱。”她说。

“艾莫瓦夫人，你最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是从你丈夫那儿来的，如果你……”乔贞说。

“我丈夫？他还活着？”

乔贞回答“是的”，但他明白其实这件事并不确定。他还没有看见过活着的托托罗。

“他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世上。他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麻烦！要不是有那位大人帮忙的话，那些债务早就把我们可怜的母女俩逼得走投无路了。”

“债务？”

“他偷走了合伙人一大笔钱，然后就从我们面前消失了。”

“看来你不知道，他已经进了监狱。”

“监狱？监狱！”妇人拍了拍自己的额头，“难怪那些人都找不到他，只好来刁难我们母女俩。这个混账！竟然抛下我们进了监狱！”

在那一刻，她显得狂躁而神智不清，蹬了好几下地板。艾娜被吓得揽住了鲍西娅的脖子，鲍西娅不得不把她的手拨开一些。

“不过没关系。那位可亲的大人已经替我们还清了债务。”

“谁？”

“名字？不，不。从来就不知道。像我这样卑微的人，也没有资格知道他的名字。文身是得不到尊重的活儿，而我的丈夫又是一个小偷。能够得到那么尊贵的大人协助，我真是太幸运了。——艾娜，等妈妈招待完这两位客人，好吗？乖乖地不要动。”

“她疯了。”鲍西娅说。

“那好，不管他是谁，为什么要替你偿还债务？”

“他说欣赏我的手艺——能够被那样的大人称赞，真地像做梦一样。他还说我剩下的图案，就算上千金币也买不到，他非常愿意收藏这样的艺术品——最好的图案，要搭配最好的材料才是真正的艺术品。这都是他说的。”

“这种事你做了多少次？”

“三次。虽然会流一点血，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取走巴掌大的一块皮，很容易就能生长回来的。艾娜，你也很喜欢妈妈的手艺，不是吗？那位小姐，你可以看看艾娜的背后，我在那儿取过两次，现在已经长得很好了，不过要献给那位大人，色调还是不够成熟。”

鲍西娅脸色发青，尽力抑制呕吐的冲动。“她是不是一直把你关起来？”她问艾娜，但是得不到回应，就对乔贞说，“她好像哑了。”

“被长期关在暗处遭受折磨的人就会这样。小心不要刺激她。”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不能让她乱吃会让皮肤粗糙的东西，不能到外面风吹日晒，更不能被那些下流的男人触摸，不然大人会不满意成品的。”

“你说取走了三次，是在什么时候？”

“两年前。那位大人刚刚提出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些被吓到了，但是他说服了我。他是多么有魅力的人啊，虽然挺老的，但是充满智慧，让人不得不服从他的话。之后的半年内，他派人三次，我奉献了三块艾娜身上美丽的……”

三次。时间段正好在尼尔第一次和入狱之间。乔贞想起了典狱官的话：老人用不折磨身体的手法对待托托罗，让他在数次会面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神智涣散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典狱官当时这么说。

一块亲生女儿的皮肤，上面有自己妻子刺上的文身。没有男人能看见这样的东西还能不受刺激。“是老人，”乔贞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他就是这样威胁了托托罗。”

“威胁他做了什么？杀死尼尔吗？”鲍西娅说。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乔贞转向妇人说。“你说今天是‘取货的日子’？”

“所以我才急着要取皮呀，隔了一年多，那位大人才愿意再次光顾。为了报答他的恩情，多少次我也会取的——你不会不同意吧，乖女儿？毕竟他救了我们的命。”

“帮助你的人今天会亲自来？”

“应该不会吧，真可惜。我多想再见他一面哪。他总是派两个让我很害怕的人来，都穿着黑衣服，戴着古怪的面具。一看见他们，我就浑身打抖索。他们正午肯定会过来的，也许已经到附近了吧？”

乔贞想起了什么，立刻走到阁楼的窗户边，朝外张望。他的视线从屋子门口延伸到前方的街角，片刻后，两个双胞胎一般的黑影出现了，径直朝这边走来。乔贞缩回身子。

是送葬人。情况不妙。

“他们来了吗？天啊，请你们离开，让我做完自己的事，不然我会受罚的……”

“你闭嘴。”

“现在怎么办？我们不能把这姑娘留在这儿。”鲍西娅说。

乔贞从没有独自和送葬人战斗的念头，就算带上一个鲍西娅，也不值得冒险。但如果自己孤身一人的话，或许有更方便的解决办法，但是按当前情况来看，剩下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没错，我不打算把她留下，”乔贞握紧匕首，对鲍西娅说，“你转过身去，闭上眼睛。最好把耳朵也遮起来。如果打算活下去的话，就不要阻止我现在做的事。”

送葬人踏进屋子。虽然视野被面罩禁锢住，但他们不需要四处张望来确定四周的情况。他们很少使用眼睛，除非为了确认足迹。他们能听见门缝下漏进来的风，把厚厚的灰尘卷起，掠过自己的鞋跟和衣角；闻到在十数分钟前，有人在这里停留，并且留下汗液。前几次来取货，艾莫瓦夫人都会站在这个房间，故作镇定地等待他们。但今天她并不在这里。

他们来到走廊上，分头观察房间，搜索人的痕迹。确认没有人留在一楼后，他们跨上了楼梯。一只老鼠从他们的脚边爬过，消失在二楼的墙角。

一来到二楼，他们并没有搜索房间，而是直接攀上了阁楼。那浊黄色的光仍然在摇动不止。止血剂，血液，防腐药品混合起来，也无法掩盖人类的气味。至少对他们来说是这样。除此之外，他们也捕捉到了呼吸声。

他们来到那块隔板后面。一个女人被绑在墙角，口里塞着布团。是艾莫瓦夫人。布团上有鲜血滴落。看见这两人，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送葬人之一走上前蹲下，把手伸向她。她感觉那掌间的黑暗，覆盖了她所能感知的一切。

“你还好吧？”乔贞说。

“我……我没事。”虽然嘴里这么说，鲍西娅还是用深呼吸来平静自己的心绪。艾娜在一旁搂着她的手臂，眼睛盯着地面的沙石。随后，前方暗月马戏团帐篷中传来的野兽吼叫，把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他们利用阁楼上的绳梯从窗口逃了出来。因为绳梯不够长，他们不得不在离地还有近三米高的地方跳了下来，鲍西娅又因为身上的铠甲吃了一番苦头。

“这是唯一的办法，”乔贞说，“我只能割掉她的舌头。”

“我知道，不然她就会告诉那些人的。而且这也是她对艾娜做了那些事的惩罚。”



“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要一副受惊吓的样子。快些适应过来。”

“可是.....我是第一次看见.....”

“我已经警告过你不要看的。算了，现在想想看艾娜怎么办吧。这姑娘看样子已经没办法照顾自己了。”

“不能先带着她吗？”

“你开什么玩笑。”

“在大教堂里，有能收容她的地方.....”

“可惜，现在你回不去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但是.....”

就在这时候，艾娜拉住了鲍西娅斗篷的一角，望着她，摇了摇头。

“艾娜，”鲍西娅说，“你还能明白我们说的话吗？我们在想，现在该怎样才能让你安全。”

艾娜点了点头，然后脚跟朝后移了第一步，犹豫了一下，又慢慢朝后退去。

“她要离开了。”乔贞说。

鲍西娅拿出腰间装金币的布袋，正想走上去，艾娜却一转身跑开了。她跨越树丛，回到了街道上。

“那些人应该还在镇里.....”鲍西娅说。

“别再管了，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帮助了她。”

“是啊，用割去她母亲舌头，把她留在那里等着被杀的办法。”

“你还在计较。对这种事，根本没有万全的办法。我们逃了出来，她活了下来，还要怎么样？”

“我知道你是对的，我只是.....刚才那一幕，你的样子让人看了很害怕.....”

鲍西娅的话，让他想起了野餐日的崔维斯。当时，崔维斯把剑放到流浪汉舌头下的眼神，让乔贞感到恶心。而现在，他自己也做了类似的事。但是，他相信两者是有不同的。

“如果轮到你这么做的时候，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他说。

“.....我将来也有可能做类似的事情吗？”

“也许不会亲手去做，但肯定会看到更多。或许自己还会体验到类似的痛苦。你随时都要做好准备。你可以发抖，可以大哭，但是却逃不掉。怎么回事，你真的在发抖？”

鲍西娅蹲坐在了地上。“.....我没有参加过。”

“参加什么？”

“实战。只有有实战经验的人才能参加圣光大教堂卫队的考试。每个人至少要在前线服役两年。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伤过人，更没有见过.....”

“那么大主教把你直接安排进教堂卫队的传闻，不是假的了。”

鲍西娅不再说话，乔贞知道这是默认的意思。一个完全在他人庇护下成长的女孩，现在要和能够教唆囚犯妻子割下自己女儿皮肤的人抗争。这听上去是天底下最荒谬的事情。

“如果你想回暴风城的话.....”

“不，我一点都不想回去。不要赶我走。我们不是.....同伴吗？我一直在骗自己，觉得卫队里其他人看待我的眼光都是不公正的。但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我不能放弃。”

## 14

换上这些。”

乔贞右手托着一沓衣物，递出去。鲍西娅迟疑了一下，然后接过来，说：“这都是男人的衣服。”

“我不关心你穿起来像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保证跑起来不会绊脚就行了。还有这个，”乔贞又将一大块包袱布交给鲍西娅，“用它把你的铠甲都包起来。”

“真的要这么做吗？”

“都说好了的，快去换掉。我就留在这儿，别跑太远。”

鲍西娅把这一大堆东西抱在怀里，然后来到附近的草地，四处张望一下寻找遮掩物，直到看见一株两人多宽的大树。她回头望了一下乔贞，确认他不是看着这边，然后才跑到了大树后面。

离开闪金镇后，乔贞一度想过回暴风城。大主教给他的任务是洗清鲍西娅的罪名，而不是查清尼尔是怎么死的。现在他能肯定托托罗是在老人的影响下杀死了尼尔，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已经足够了。他只要把老人拷问过托托罗的事实告诉大主教，大主教就可以用这一点公开质疑老人抓捕鲍西娅的正当性，找来活生生的人证艾娜，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无限地周旋下去。最后的结局是不了了之。

但乔贞无法满足于此。他要知道老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却又谨慎的手段，谋害一个没有实际威胁的民间歌手，同时嫁祸给一个连实战经验也没有的圣骑士。所谓托托罗欠下的债，也许根本不存在。无论这是为了掩盖某些事，还是又一项攫取权力的计划，又或是两者皆有，老人的行为说明他害怕自己会失败，并且极力去避免。这说明他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弱点：恐惧。乔贞要抓住老人的恐惧。

这恐惧的起点，就是尼尔·杰西。他必须更加了解这个男人发生过什么事，这和鲍西娅的目的是一致的。

昨天夜里，他们在闪金镇外不远处扎营的时候，鲍西娅说：“我要去月溪镇。”

“为什么？”

“他离开我后，在那里过了一年我不了解的生活。那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你已经了解了。他的支持者在那里引起了暴动，而他自己和另外一个人订婚了。”

“那不是‘了解’，只是‘知道’。而且，你不觉得那个叫嘉蒂·尤维尔的女人很值得怀疑吗？还是未婚妻呢，结果尼尔一死，她这么快就离开了。”

“她也许受到了威胁，或者感觉到危险。”

“你怎么在帮她说话？”

“我没有帮她说话，我只是在分析。因为她怎么看都像是被迫离开的。更何况，你现在也知道老人会做出什么事了。”

“就说你愿不愿意去吧。”

“不久前还吓得发抖的，现在暂时安全了，你的态度就转换得这么快？——别那样看着我，随便说说而已。你的喜怒表现得太明显了，这样对行动不利。月溪镇么，我当然会去的，原来就有这个计划了。”

“那好。”

“要去西部荒野，就必须通过西泉要塞的关卡。”

“这个我知道。”

“你没法就这样过去。”

“可我还不是从暴风城出来了？”

“暴风城真正的城门，是艾尔文森林周边。像西泉要塞这样的岗哨，检查过境者非常严格。披着斗篷就想混过去，根本不可能。明天我回镇里去给你找几件合适的衣服，把铠甲都换掉。对了，还要把我寄放在旅店的马弄回来，另外给你准备一匹。”

“非这样不可吗。”

“我们要做的事不仅仅是过境，还要穿越西部荒野，到最南端的月溪镇。要想穿着那身铠甲，在一路上隐瞒身份——这不可能做得来。”

鲍西娅默默想了一阵子，说：“那好吧，就按你说的做。”

这之后，两人沉默了很久，注视着中间那堆篝火，直到鲍西娅打了一个呵欠。

“困了就去睡。明天开始要赶远路了。”

“你呢？”

“我还不困。”

“我听说你们七处的人都不会在有人看着的时候睡觉，因为那样会让你们感觉不安全。”

“你那个传说已经不流行了，我听过更棒的故事。其实七处的人每次睡觉都是在泥地里掘个洞，把自己埋进去，上面铺上树叶，因为那样就真正安全了。”

“你们真是一群怪人啊。”

“我们只是不怕被说成是怪人。”

鲍西娅把斗篷垫在地上，躺了下去，闭上眼睛。片刻后她翻了个身，背对着篝火和乔贞。

“你刚才说我的喜怒表现得太明显了，会对行动不利。”

“很简单的道理。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力，还会让对手提前摸清自己的意图。总之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麻烦。”

“在同伴面前也不应该这样吗？”

“在同伴面前无所谓，但是你现在需要适应。”

“比如恨一个人，你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出来，让他知道你讨厌他？”

“这是大忌中的大忌。你恨的人，往往是你的敌人，所以不能预先表露出来。但是有一个例外。”

“例外？”

“就是在你下一秒就要杀死敌人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爱一个人呢？也不能表达出来？”

乔贞沉默了一下。

“通常都不能。”

“那样活着多累啊。”

“与其想这些无关的事，你不如快点睡着。”

“.....晚安。”

鲍西娅穿过草丛的声音，将乔贞的思绪带回了当前。她站在他面前，右手提着装满铠甲的大包袱。

乔贞打量了一下。“还算合身。这样就可以了。”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女猎户，除了没有背上弓。”

“女猎户？不对。你有一点太不像了。”

“哪点不像？”

乔贞刚想说“你的头发太长，也太漂亮了”，但还是住了口。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进，她的头发会染上足够的尘灰，就改口说：“无所谓。现在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大包袱里的东西。”

“你不会想让我把它扔了吧？”

“只是临时的，如果我们能安全地回到这里来，这些东西还用得着。现在它也要学学我们七处的人，该掘洞睡觉了。”

乔贞在附近找了一块松软的泥地，开始挖坑。因为除了匕首没有别的工具，他只能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浅坑，再把铠甲的部件一件件摆放进去。

“这个坑的形状……”鲍西娅说。

“形状怎么了？”

“很像坟墓。”

“世界上没有这么浅的坟墓。而且到时候要再拿出来，这样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埋在野外……没关系吧？”

“意外总是有的。但是，你现在也只能祈祷没有人发现了。”

他把包袱布展开垫在排列好的铠甲部件上面，正打算用泥土和树叶封起来，却想起了一件事。

“还有一件东西你没给我。”

“什么？”

鲍西娅意识到乔贞在看自己腰部的佩剑。

“这个不行。”

“如果是普通的长剑倒还算了。你那剑上面可是有黄金和宝石的。就这样过境，他们会以为你是谋杀了一个商人才搞到这东西。快给我。”

鲍西娅解下长剑，递给乔贞。乔贞把它放进坑里，用包袱布盖住全部东西，然后开始把挖出来的泥土踢回去。

“那发生意外怎么办？我总得有件武器吧？”

“用这个，我备用的匕首。”

他拿出皮甲内的匕首，抛给鲍西娅。鲍西娅接住后，将匕首从鞘里拔出来，端详了一下。

“这真的你备用的匕首吗？”

“怎么不是？”

鲍西娅翻转着匕首，让阳光滑过刀刃表面。“这最下面有个凹刻的‘J’字母。这不就是你名字的首字母吗。”

“那又如何。”

“有纪念意义的武器，才会有这样的名字标示吧？”

“就因为它是纪念物，所以是备用的。一年以前我偶然救下了一个武器匠，他就做了这把匕首送给我。”

“真锋利。还挺顺手的。”鲍西娅试着挥舞了几下。

“你会用？”

“没参加过实战又不等于没有武器训练。”

“你这样说让我放心不少。”

乔贞心里明白，那把匕首比自己常用的匕首做工要好得多。但是，J字匕首还没有伤过任何人，刀刃上没有染过一滴鲜血。这样干净的武器握在手里，他总觉得缺少一种实在感。

鲍西娅和乔贞一起，掩盖好包袱布下的东西。临走的时候，她还蹲在铠甲掩埋地旁边，注视着泥土好一阵子。在那下面的，不仅仅是她的护身物，更是长久以来，她唯一能够全心全意去信任的东西。在遭受卫队成员冷眼的时候，在尼尔离开她的时候，在呆在令人窒息的地牢里的时候，都只有这身铠甲陪伴着她。她把手放在泥土上，让草屑与碎石扎在掌心，在心里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然后站了起来，对乔贞说：“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跨上了马，沿着大道，远离了因为马戏团的开张而越来越热闹的闪金镇。那些热闹地谈论着马戏团的镇民们，不会知道就在附近，曾经有一对母女被逼疯；就像乔贞和鲍

西娅不会知道，就在他们掩埋铠甲，鲍西娅说出“像个坟墓”的时候，艾娜正在把自己的母亲掩埋进真正的坟墓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太忙碌。

乔贞很快发现，自己不需要为了照顾鲍西娅而减慢速度。鲍西娅的骑术很不错，她在全力地奔驰着。鲍西娅，你这样很好，乔贞心想。此刻他们只能一心赶路，没空去考虑什么时候能再次回到铠甲掩埋处，又或者，能不能两个人一同回来。

## 15

乔贞和鲍西娅在大路边的小山丘上，看着不远处的西泉要塞。两座兵营就像巨大的界石，把通往西部荒野的桥梁夹在其中。

“你准备好了吗？”乔贞说。

鲍西娅点了点头。

“等会该说什么都记得了？”

“全都记得，我们快走吧。”

“别太紧张。”

“你看出我哪里紧张了？”

他们骑马冲下小山坡，回到了大路上，在接近西泉要塞的时候放慢了速度。他们看见兵营上方飘扬的旗帜，高墙边的空地里对着假人做剑术训练的士兵，路边的草地上甚至还有小孩在和宠物狗追逐。这是一个适应了平静的地方，但是并不等于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这里的守卫们会不知所措。乔贞已经在思考，如果计划失败的话，该从哪条路线逃离。

两名前哨兵把他们拦在离桥还有十余米的地方。如果他们发现情况不对的话，就会立即给桥的两端的卫兵，以及哨塔上随时准备射杀渡河者的弓手发出信号。乔贞和鲍西娅遵照命令，下了马。

“要过境？”哨兵说。

“是的。”乔贞说。

“合法过境需要相应的文书。你们知道吧？”



“情况有些特殊，”乔贞把手探进皮甲内，拿出了代表七处探员身份的黄铜色铭牌，“我是七处探员乔贞。她是我要保护的一个重要证人，必须和她一同过境，然后进行一些后续调查。”

哨兵犹疑了一下，然后对兵营方向大喊：“快叫少校过来”。

鲍西娅不安地看了看乔贞，但立刻意识到自己太过紧张，转过头望着马匹，靠抚摸它的脖颈来掩盖自己的情绪。

这是一次赌博。毫无疑问，暴风城中的人不会没注意到鲍西娅的意外逃脱，但乔贞认为自己也离开了暴风城并且和她同行的事，应该还没有暴露。他自信没有在闪金镇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让送葬人确认自己的行踪。从闪金镇回到暴风城，和前往西泉要塞所需要的时间大致一样，所以就算老人通过送葬人而得知了，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知西泉要塞，禁止两人过境。

哨兵显然是位阶和经验不足，认为自己不能判断当前情况的真伪，便叫来了上司。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少校来到了两人面前，听过哨兵介绍过情况后，对乔贞说：“原来你就是乔贞先生，我听说过不少关于你的事情。很高兴能见面。”

“恐怕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少校。我们有路要赶。你应该知道现役高级七处探员有不需文书过境的权利。”

“虽然事实如此，但每天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个过境情况报告。或许你不知道，上司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就连有一只老鼠爬过桥，我们也不得不写出来。”

“看来你们这儿对军备的要求，并不如对文书工作的要求来得严格。”

“说得是，不过幸好现在王国还算太平。我听说你不是正在给马迪亚斯少爷讲课吗？”

“课程结束了。我现在恢复了身为探员的工作日程。”

“是这样……据说那位小姐是你要保护的证人？”

“对。”

“小姐，请转过身来，不要再一直盯着那匹马。”

鲍西娅不得已转过身，正好和少校四目相对了一刻，随即低下头来。

“请说说话。”少校说。

这人是个谨慎的老手。虽然一开始显露出“久闻大名”的态度，但乔贞看出少校的心里根本不这么想。他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友善却神秘的微笑，但双眼却在仔细地观察着，丝毫没有因为对方是七处探员而丧失警觉性。

对于少校的要求，鲍西娅沉默了一阵子。这是危险的行为。任何犹疑的态度，都会引起他更深入探究的冲动。就在乔贞几乎要给鲍西娅打暗号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你要我说什么？”

“没什么。这样就可以了。”

“她不哑，少校，”乔贞说，“只是有些紧张。在我找到她之前，她的生命可是一一直都处在危险中。”

“我了解了。那么，小姐，能请教你的名字吗？”

“维尔娜·基德。”

应答得太急躁了，乔贞心想。有两个音节听起来就像口吃。

“嗯……能告诉我怎么拼写吗？”

“我不识字，长官。家里只有我弟弟上过学。”

每句话的音调都不适当。乔贞只好打断了鲍西娅的话：“抱歉了，少校。为了保护证人，我不能让她说太多。”

“问题不大吧？我不会把刚才听到的写进报告，即便写了，也不会有任何可疑的人看到……”

“这是七处的行事原则。”

“看来我们哨站的原则，和七处的原则，有不小的抵触。”

“但那不是你和我错。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避免掉这个麻烦。”

少校点了点头，然后说：“你真的很急着过境，不是吗？乔贞先生。”

“工作要求我争分夺秒。”

少校仍然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个动作让乔贞以为对方的怀疑已经延伸到了自己身上。但接下来对方说：“我没什么问题了，抱歉浪费了你们的时间。”

“多谢你的合作。”

“不过，还有一件事。我们要对维尔娜小姐进行搜身。请别介意，不是怀疑她的身份，只是一项安全的程序，确认有没有带什么危险物品，不用除衣，而且有女兵来负责。”

“那请快些结束。”乔贞转过去对鲍西娅说：“维尔娜，你太紧张了。没有人会伤害你的。”

搜身的女兵发现了鲍西娅腰间的匕首，但是并没有发出什么疑问。但是当手掌按在她锁骨附近的时候，却轻轻拍了好几下，然后从她的衣领里拿出一件串在细绳上，呈十字形状，发着淡黄色光芒的东西。看见这东西显露在众人眼前，鲍西娅似乎有些急躁起来，向乔贞投以求助的眼神。

“别取下来。”她说。

女兵看了看鲍西娅，然后把那东西捏在手指中，对少校说：“少校，是一把黄金制的钥匙。”

乔贞皱起了眉头。他从没听鲍西娅说过，除了铠甲和剑，她身上还带着这样一件东西。任何不符合身份的物品都会带来麻烦。

“黄金？”少校说。

“是的，我肯定。”女兵说。

“乔贞先生，看来你带着一位相当奇特的证人。这么昂贵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和维尔娜小姐的衣装不太相配。或者说为了保证她的安全，你给她换过装？我想这种事没必要瞒着我们吧？”

“是啊，钥匙……”乔贞失误地在没有组织好答案前，就吐露了一些字。少校举起了手，后方的卫兵警觉起来。

举起的手久久未放下。乔贞知道，如果放下的话，这个命令就完成了，卫兵们会冲上来。少校的脸上仍然在微笑，但他的眼神显示出他不会手软。

“请给我一个解释，乔贞先生。不然我只有照章办事了。”

乔贞转过身看了看鲍西娅，本来想示意她立刻上马逃跑，但鲍西娅却开了口，把少校的视线吸引了过去。

“是他送给我的，”她说，“我本来不敢收下……就在他替我戴上的时候，我就有不好的预感。我和他身份相差这么多，一定会给他带来不幸。现在噩梦成真了。”

这些不是乔贞给鲍西娅预定好的台词。他看着鲍西娅右手握拳举起，按在嘴唇上，遮掩住了脸的下半部分，眼神闪烁不定。那些自然流露的话，让她像是陷在了深深的困惑中。

这时候，女兵放下了钥匙，回头为难地看着少校。少校犹豫着，微笑从脸上消失了。他撇起嘴角，抬着的双手朝后面的卫兵做了个解散的手势，才放了下来。

“抱歉耽误你们的时间，”他说，“要不是我过分敏感，也不会被分配到这地方来。你们可以过去了。”

“你做得对，少校。”乔贞转向鲍西娅说，“走吧，维尔娜。别愣着，快上马。”

他们的马匹慢慢地步向桥梁。卫兵逐渐散到两边。

“做得不错。”乔贞说。他知道鲍西娅并非完全是演戏。

鲍西娅并没有接乔贞的话头，而是说：“能休息一下吗？”

“稍等等。他还能看见我们。”

在默默无语地跨越桥梁，向左拐入大道后，鲍西娅在一棵枯树边停了下来。她下马，坐在了地面上。乔贞站在她身边。

“你还好吧？”

“我没事。”

乔贞接下来想问些什么，但还是鲍西娅先开了口。“我刚才说的是尼尔的事。”

“我听出来了。不管怎么样，用在刚才的场合很有效。”

“别挖苦我了。”

“那倒不是。”

“你不问我为什么瞒着你这件事吗？”

“如果暂时不想说，没关系。不过，我确实奇怪这东西的来历。”

“这是他第一次出狱，要前往月溪镇之前我向他要来的。”

“你要来的？这和刚才说的可不一样。”

“是不一样。那时候，我怕他一去不返，就想要走他一件东西做纪念物。他给了我这个，答应总有一天会回来取走的。”

“那么他给了你一把金钥匙……还真是有心思的小子。”

鲍西娅没再答话。她右手捻着那小小的淡金色钥匙，让它在指间来回摆动，而目光则掠过远方那一片枯朽且静默的黄土。

少校回到了兵营的休息室里，一名侍卫给他端上茶杯。他抿了一口热茶，然后说：“你离开一下，顺便把传令兵给我叫来。”

“是的，长官。”

侍卫出去后不久，一名精瘦的传令兵进了屋。少校把茶杯放回桌面，对他说：“我给你备最快的马，回暴风城去通知肖尔大人，就说鲍西娅·维斯兰佐刚刚过境，身边有一个自称乔贞的男人。对了，还要告诉他，在鲍西娅的身上发现了一把黄金制的钥匙。”

## 16

崔维斯站在书架前，借着微弱的烛光，翻阅着一本青色封面，金线装帧的书籍。他先后听到急促接近的脚步声，大门被打开然后又合上，和在这生冷僻静的密室里显得极为清晰的呼吸声。他抬起头，说：“《圣光信仰与心灵牺牲》，大主教本尼迪塔斯著。这类玩意你一年能出七八册。告诉我，这行好赚吗？”

本尼迪塔斯站在五米外的房间另一端，身边有两名侍卫。

“把它放回去，不要试图评判你无法理解的东西。”本尼迪塔斯说。最近他陷入了持续的失眠，为了在教堂活动中保持精神饱满的形象，不得不求助于化妆师，来掩盖黯淡的额头和疲惫的眼眶。

崔维斯把书扔回架子上，然后抚摸着自已长剑的剑柄。

“你的手下人要拿走这东西，才让我进来。我拒绝了。”

“你应该听从他们的话。这神圣的房间，并不适合染血之物。”

“没错，这把剑取走过很多人的性命。高贵的，卑贱的性命。你在害怕？”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崔维斯。唯一能让我战栗的东西，就是圣光的威严。”

“算了，你还是少来这一套。直说吧，为什么要在深夜把我找来？”

“近期不要再主动联系我了，”大主教说，“无论任何事也不要。你离圣光大教堂远些，越远越好。”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不能主动联系你，那怎么让你知道我的最新收获？”

“我不需要你的材料了，至少暂时不要。这件事暂时放下来。”

“你在害怕。”

“别妄自猜测。”

“又有七个小家伙被我挖出来了。四个是私生子，两个是有继承权的长子，一个长女。全都是王国议会成员的后代。罪行包括逃避兵役，非法吸取资金，致人重伤等等。这些小家伙花样真多，不是吗？你不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不想知道那些疼爱他们的有钱爸爸付给肖尔多少金币，平息事端？”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不，我没有听见你说的话。我只是想要你保证，不要再主动联系我。”

崔维斯狠狠地用拳头侧面砸了一下书架。好几本书散落了下来。

“你是不是太早泄露什么了？”他说。

“你提供的材料我一直很小心地处理着。我相信没有泄露给任何人，倒是你……”

“你知不知道我冒着多大的危险来调查这些东西？每天夜里我都得防范着被不明不白地砍下头来。而且那还算愉快的了。现在我把自己生命换来的东西交在了你的手上，你竟然怀疑我的谨慎。”

“我只是想暂时放一放这件事。还没到时候。”

“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好意提醒你，还有一个月，你的法案就要在议会上表决了。”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

“没有我的材料，那狗屎法案得到的赞成票会是零。只有神智不健全的人才会同意你的前线教堂强制征收赞助计划。你这是在从王国所有人的口袋里直接往外掏钱。”

本尼迪塔斯的下巴颤抖起来，他仿佛感到有一条蜈蚣在他体内爬行，从心脏往上，缠住了他的大脑，让他眼睛底部一阵刺痛，眼前的景象也模糊起来。

“太无礼了，”他说，“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侮辱。为了普救世人，鼓励前线战士，教堂需要更多的……”

“这套鬼话你留在议会上再吐出来就好了，可惜这不可能说服任何议会成员。相反，只有我的情报才可以。你还不明白我是在尽力帮助你吗？”

本尼迪塔斯很想调头离开这房间，但是他做不到。

“我明白了。”崔维斯说。“是因为鲍西娅。她失踪了多久了？我想想看……六天。已经足够让你吃不下饭了吗？”

“我不允许你谈论我的教女。”

“看来就是这个原因。你怕她会永远回不来。”

失眠是从鲍西娅被捕的那一天开始的。她失踪后，本尼迪塔斯很想调动大量人手寻找，但是他做不到。他能实际指挥的只有圣光大教堂卫队，而卫队是为了维护教堂威严而存在的。如果是十八年前，仅仅是一名普通教士的时候，他会为了保护鲍西娅的安全而放弃一切。但现在他做不到了。

他记得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鲍西娅的父母抱着正在熟睡的婴孩，来到他的房间。这对夫妻不仅仅是他的朋友，更是他的神学院生活资助者和救命恩人。年近四十才生下的女孩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珍宝，而能替即将出征的他们照看这女孩，本尼迪塔斯认为这是无上的荣耀。

本尼迪塔斯没有想过他们会战死。他想，他们是那么地善良而又勇武，圣光会保护他们不受死神眷顾。当得知噩耗的时候，他看着摇篮中的鲍西娅，下定决心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十八年过去了，本尼迪塔斯达到了自己年轻时候从未想像过的地位。他开始享受教堂拱顶上工期半年的巨型壁画，纯白银制的餐盘，长袍上的华丽金线。他打破年轻时候的誓言，和年轻的贵族女子密会。有时候他会在梦中惊醒，回想起年少的自己，感到强烈的自责。但是这自责永远没有强烈到足以让他放弃眼前这些蛋糕上的奶油。

唯一让他相信自己还没有从内心深处变质的，只有鲍西娅。纵然十八年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他还是记得当时那纯粹的奉献自己人生的激动。一旦她消失了，那一部分回忆也会彻底消失。他知道自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当鲍西娅失踪的时候，本尼迪塔斯还以为肖尔会立刻责问他。但肖尔没有这么做。这让本尼迪塔斯想到了一个更令人颤抖的可能：让鲍西娅失踪的人正是肖尔。她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但如今，他发觉自己无法用整个大教堂的威严，来和鲍西娅的生命做赌。

“怎么，不说话了？”

“你知道鲍西娅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小姑娘似乎在肖尔眼皮底下跑了，听起来就像一个奇迹。如果事实如此的话，我可真要夸奖你教女有方了。”

“她的事我会处理。你不需要关心这些。”

“怎么这时候反而不提你那一套大道理了？别告诉我你真地觉得一个女圣骑士，能比那法案来得更重要。”

“不要装得像一切都在为我考虑，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我们都知道的，肖尔已经七十一岁了。没有人能保证他还能活多久。在这种时候打算扩大自己影响力的军情七处成员，不止你一个人。当然，你能提供的材料确实很有用，所以我才选择和你合作。”

“你难道不觉得我们的互利关系很成功吗？”

“没有互利这回事，”本尼迪塔斯说，“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有帮助我的义务，没有向我讨要好处的权利。你要明白，在这件事情中，我站在明处，是接受材料的人。没有人会质疑我对王国的忠诚。而你——即便肖尔失去了地位或者生命，你也不可能从这件事里得到尊重，因为因为这长远却愚蠢的计划，你会被视为七处的背叛者。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那就是彻底听命于我。质疑，顶撞，拒绝，你都不能做。只有这样，或许我会考虑在肖尔消失后，提供你一个栖身之地。你只不过是一只没有退路的老鼠。听懂了吗？”

崔维斯尽力抑制住拔剑的冲动。他似乎感觉到有数不清的铁针扎进他的指尖。在数天前，那个护送达莉亚打猎的日子，在被乔贞用匕首抵住喉咙的时候，他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乔贞当时说，崔维斯·塞隆，那个弱者和懦夫。而如今大主教说他是没有退路的老鼠。

他告诫自己要冷静。这都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他相信自己的计划很完美，提供情报给大主教，帮助法案获得通过，同时也重伤肖尔的政治声望，加速他的下台。而他自己会



成为揭露腐败的王国英雄，轻易地获得七处的高位。事情就应该这样发展才对。现在，他要先忍住。手从剑柄上放了下来。

“那好，”他说，“我走。你记住还有一个月就行了。”

本尼迪塔斯招来两名卫兵，让他们把崔维斯送出去。当崔维斯就要走出门的时候，本尼迪塔斯说：

“崔维斯，我在你出生前就认识肖尔了。我知道他为了扩大军情七处的影响力，都做过些什么事。从我对他的了解，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成为他。或许有人会，但那个人绝对不是你。”

崔维斯什么也没有说，随着卫兵离开了。

本尼迪塔斯知道自己走了一步险棋。他不想把崔维斯逼到绝路上，但是打算把他彻底控制住。如果肖尔真地掌握住了鲍西娅，那他也要有自己的一张牌。在回到卧室的路上，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内心已经把鲍西娅看成了一个干扰着自己未来的模糊幻影，而不是十八年前曾经发誓要保护一生的婴孩。但是他并没有觉得不安。他躺在床上，很快睡着了。

## 17

在进入月溪镇前几天的夜里，鲍西娅常常会望着篝火陷入沉思。乔贞知道她花了不少时间来想像当见到尼尔曾经的未婚妻之时，会说些什么话，有些什么反应。但是看来这些设想都是浪费时间。现在，鲍西娅站在墙角，心神不定地看着前方小屋子里那个黑色长发的女人，已经好几分钟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她正在打扫房间。

“鲍西娅，不如这样，”乔贞说，“你回旅店去，我先去找她了解一下情况。你觉得自己足够冷静了再过来。”

“不行。”

“听着，我是来调查事情，不是陪着你发呆的。我现在要去找她说话了。”

“别总是一副我在拖你后腿似的口气。我准备好了。走吧。”

“你不要随便表明身份。懂吧？”

“当然。”

“那好。”

乔贞走上前去，敲了敲门。鲍西娅站在他身后。

“谁在外面？”屋里传来了那黑发女子的声音。

“我是暴风城来的，有些事必须和嘉蒂·尤维尔谈谈。就是你吗？”

“是……是的。”

“请把门打开。”

“稍等。”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中要长。鲍西娅想贴近窗户往里看，乔贞拦住了她。他右手放在匕首把柄上，示意鲍西娅再退后一些。

一阵门栓的响动声后，木门朝里面打开了。和鲍西娅年纪相仿的黑发女子，说了声“请进”，很快退回到屋子中央的木桌旁。

“谢了。”乔贞跨进屋子一步，然后用刀柄猛地一砸门板。木门朝后弹去，撞到了什么东西，又弹回来，同时传出一个男人的叫唤声。乔贞又砸了一次，这次藏在后面的男人倒了下来，上半身从门后的阴影现出，手中的柴刀掉落在地。

乔贞知道这只不过是平民的自保行为。那男子的呼吸声沉重得在门外就能听见。这算不上什么的一点攻击，就让他蜷在地上，一副害怕遭到进一步打击的样子，不停发抖。乔贞警告黑发女子不要擅自动弹，然后和鲍西娅进了屋，关上门。他环伺了一下，发现相比普通的民居来说，这还是间不错的屋子，但四周的墙壁旁都堆满了一些颜色、材料各异，形状古怪的小部件。

“老实回答我。你真的是嘉蒂·尤维尔吗？”乔贞把注意力转到女子身上。

“是的。”女子点了点头，焦虑地望着倒在地上的男子。

“那这个男人是谁？叫什么？”

“他是我哥哥，希塞克。”

“你可以扶他起来了。”

嘉蒂连忙上前扶起希塞克。他的左额上出现了一块明显的淤青。乔贞说“到那边坐好”，他们才回到了桌子旁边坐下。他们显得很害怕，小心翼翼地看着乔贞。

“放轻松些，”乔贞说，“我没有恶意。倒是你们俩，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你说自己是暴风城来的，还要找嘉蒂。我以为……”希塞克说。

“以为我们是来找麻烦的？”

“请原谅我哥哥。我说过不想他伤人的，可是他不听。”嘉蒂说。

“放心吧，姑娘。他这样伤害不了任何人。听好，我们从暴风城来，是为了调查尼尔·杰西的事情。你们俩为什么会有这种过度防范的行为？是不是有人在威胁你们的生命？”

兄妹俩互相看了一眼。希塞克开了口：“我不知道。但是，自己妹妹的未婚夫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杀了，而且还是在监狱里——”

“所以就要袭击任何一个从暴风城来找你妹妹的人？说不通。就我所知，嘉蒂并没有接受任何调查，她从暴风城回到这地方来没有遭到任何阻拦。一定是有些别的原因让你们有这么大的戒心。”

说到这里，他回头看看鲍西娅。鲍西娅一直在打量嘉蒂，但是当发觉到乔贞看着自己的时候，她转过头去，双臂抱在胸前，望着灰褐色的墙角。很显然，嘉蒂并不认识她。鲍西娅开始觉得，或许尼尔从未在嘉蒂面前提过她的事。

乔贞觉得鲍西娅表现还算正常，就继续对兄妹俩说：“听好。我们暂时还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是，无论谁会对你们造成威胁，那都不会是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明白了吗？”

兄妹俩还是犹疑不定。希塞克说：“你们到底是……”

“别问。你们诚实回答问题，然后我们才会诚实地解释。没有别的选择。我不会做出任何危险的事，除非你们俩还要找麻烦。懂了吗？懂了的话，就回答第一个问题。详细说一下你们俩和尼尔的关系。特别是你，姑娘。”

鲍西娅竖起了耳朵。她感觉似乎乔贞是特别为了自己，才选择这样发问。

“我们从小就认识了，”希塞克说，“几乎是一起长大的。尼尔和我妹妹同岁。他从十三岁开始就到处游荡卖唱，偶尔才回月溪镇一次，甚至试过偷渡到另外一块大陆去，还好没让他得手。十七岁那年他回来，呆了一个夏天，然后和嘉蒂订婚了。”

“什么？”

鲍西娅的声音把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她连忙把手搭在额头上，别过脸，但不自然抿起的嘴唇把内心的不安暴露无遗。

“继续。”乔贞说。

“啊，好……我当时是反对的。因为我根本就不觉得尼尔的态度是认真的……”

“哥哥。”嘉蒂说。

“事情就是这样，嘉蒂。这难道不像是儿戏吗？他立过誓言以后又离开了，这次一走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回来了，又开始闹事，结果被关进监狱。这都是事实。有谁会希望自己的妹妹在监狱里举行婚礼？”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

“等回答完我的问题后，随便你们兄妹怎样吵都可以。上面这些话不能解释你们为什么对暴风城来的人这么防备。”

“但是……他是在那儿被杀的。”

“还有呢？”

沉默片刻后，希塞克说：“这位先生，你说过不会伤害我们的，对吧？”

“我和你们没有个人恩怨，也不是听命于任何人到这儿来的。所以只要合作，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是我最后一次强调了。”

兄妹俩为难地对视了一下，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妥协，然后希塞克开口了：“尼尔并不是我们身边第一个这样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有我和嘉蒂的养父。我们兄妹从小就被遗弃在村口，他不光收养了我们，还教我们能够吃饭的手艺，——做玩具。这比种地要好生活得多了。”

现在乔贞知道堆满房间四周的小玩意都是什么了。

“父亲有一个朋友，”希塞克继续说，“至少……我一直以为他们俩是朋友。那个人每次来，父亲都要把我们俩从屋里支走。大概是从我们能记事的时候，他们俩就有来往，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名字是什么？”

“我们俩从来没接近过他，因为他看上去很可怕。名字也不知道，父亲在我们面前只用‘我的朋友’来代替。他为那个人做了这辈子最用心的一件玩具。”

“玩具？”

“一个音乐盒，用发条钥匙的那种。我曾经偷看过部分设计图……那样精密的设计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后来父亲对我说，那是一个设计成不能拆卸重组的音乐盒。不仅如此，就连使用方法上的失误，比如钥匙的转动次数和角度不准确，都会让这音乐盒从内部销毁。最后当我看到成品，听到从中传出的音乐的时候，我相信即使花一千个金币，也买不到那样的艺术品。凭我父亲的积蓄不可能买得起那么昂贵的材料，所以我认为也许是那个人提供了资金。盒子四角镶着钻石，就连钥匙也是纯金的……”

“纯金？”

“对。整把钥匙都是黄金打造的。”

鲍西娅的右手按在了颈下。尼尔送给她的黄金钥匙，即便隔着衣服，还是让她的掌心感到一阵灼痛。

“父亲一直很小心地保存着音乐盒，而钥匙总是随身带着。可是后来有一次，他在外面醉倒……然后钥匙就这么不见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被偷走的，还是掉在哪儿了。他回到家来，气得几乎把整个屋子的东西都摔坏了，被碎片割伤了双手和双腿，无论我们怎么制止也没办法。他说自己再也不可能做出同样的一把钥匙了，然后当我们的面撕掉了设计图。没有相同的钥匙，音乐盒就无法使用。我和嘉蒂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怀疑那个提供资金的人会做些什么，但是没想到……”

希塞克没有说下去。他闪烁不定却又悲哀的眼神，和苍白的脸色，完全显露出当他看到养父尸体之时的震动。

“……而且，那个人还拿走了音乐盒。”

“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

“两年多以前。父亲收养我们的时候都快五十岁了，我一直以为可以让他安享晚年的……”

“那么，”乔贞问，“他的‘朋友’多大岁数？”

“应该和父亲差不多。我想，七十岁左右吧。”

## 18

黑色的幕布从天际降落，把整个西部荒野掩盖在了下面。

鲍西娅倚坐在窗台旁，右手肘搭在曲起的膝盖上，指节托着下颌，视线落在数十米开外的一个街口上。黑夜中的小飞虫在窗框附近无目的地飞舞，就像大海中随着浪潮沉浮的木屑。她已经沉默很久了。

乔贞坐在房间的另一侧，隔着墙壁，他能听见希塞克在工房里忙着熔炼材料、制造物件的声音。

这天早上，他让鲍西娅拿出钥匙，结果希塞克认出了它。他焦急地问鲍西娅从哪得到钥匙的，但是她始终不愿意说。乔贞也没有强逼她表明身份，并且阻止了希塞克的深入询问。“这些还不是你应该知道的，”当时他这么说。

“乔贞。”鲍西娅开口了。

“什么？”

“我没法再想下去了。这么伤脑筋的事情。”

“那就别再想了。”

“你总是得要考虑这么多事吗？”

“这是我的工作。不如这样吧，鲍西娅。把你在想的事情告诉我。我来替你整理。”

“所有被你强逼着要说出心里话的人，一定都很痛苦。”

“未必。人们害怕心里话被其他人随意评判，所以才不愿说出来。但我从不评判，我对待它们就像木工对待一枚钉子。给我说说那枚钥匙的事情。”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他第一次出狱，要来月溪镇之前，我强要过来的。”

“如果是昨天，我还能满足于这个答案。但是今天，听过希塞克那些话以后，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把关于钥匙的全部事情告诉我。比如，他从哪里拿到的？”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鲍西娅使劲扇开飞到她眼前的小虫，“一有机会就要打探别人心里的东西，像豺狼一样。总是情报，情报，情报。你最好永远都被锁在一个地方，和一群不会说话的石像呆着。”

乔贞没有答话。片刻后，鲍西娅不由得提升音调开口了：“被别人这样说，你一点也不生气？还在等着我回答问题？假如我不回答的话，你是不是也要把匕首搁在我的喉咙上？”

“我会。你觉得有什么理由让我可以不对你逼供？”

“天啊，你……我受够了。”

鲍西娅一脚跨出了窗台，开始奔跑起来。这条静默的街道上回荡起她急促而又不规律的脚步声。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是觉得有这样一股冲动。她登上了老旧房屋紧靠着的山坡，忍耐着碎石磕在脚底的不适感，让自己的视平线逐渐越过小镇的屋顶，延伸到远处的海滩。她险些摔倒一次，用左手撑在地面上，感到有什么坚硬的东西猛然扎进了手心。就在这时候，乔贞追上来，拉住了她。

“放开我，”鲍西娅说，“让我离开这里。”

“你打算跑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

乔贞松开了手。“好，你跑吧。实话告诉你，要逃避这件事，也不是那么难的。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新开凿的矿洞，你可以去那里工作。他们不会让女人下矿，但是你能在一个大坩埚里替那些矿工搅拌食物。你可以嫁给一个矿工，他会藏好你的。不愿意？那再往南，去荆棘谷，靠自己打猎来填饱肚子，每天找个山洞盖上兽皮睡觉。二选一。相信我，这样过上两三年，你会忘记这一切的。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圣骑士，爱上过一个就知道唱歌的傻小子。你会变成另一个人，肖尔也不会再追踪你，如果他还能活那么久的话。你能做到吗？”

鲍西娅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用没有沾上泥土的手掌侧面遮住自己的眼睛。

“看，你做不到。鲍西娅，有的麻烦是没办法一逃了之的，像你这样身份特殊的人更是如此。我做这一行，见过了太多逃不掉自己命运的人，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如果说靠自

己的力量走出了第一步后，你选择逃跑，我是不会阻止的。只要越过这山头，就能看见矿洞附近的光。还记得我给你取的假名吗？你完全可以让它陪伴你一辈子。”

“别再说了……”

乔贞叹了一口气，不再直视着坐在泥地上，藏起面庞的鲍西娅。他等待着。树木和野兽毛皮一同腐烂的气味传到了他的鼻子里。

“他自己也不知道……”鲍西娅开口了。声音很轻微。

“什么？”

“尼尔，尼尔自己也不知道钥匙是哪来的。他说是出狱前一天夜里躺着，觉得有东西磕着背，就把囚服脱下来看……结果发现囚服的背面缝了一道小褶子，里面藏着这把钥匙。”

“他怎么把它带出监狱的？”

“他用细绳子的一头绑住钥匙，吞下去，另一头绑在牙齿根上，这样才把它带出来的。”

“这一点好理解。但他有没有说过为什么囚服的褶子里会发现钥匙？”

“那衣服不是他的。在发现钥匙的前一天早上，轮到他去洗衣房值班，负责把洗好的衣服按编号分发。尼尔说，也许就是那时候弄错了……”

乔贞想起了典狱官的话：在尼尔第一次出狱后，托托罗变得暴躁起来。然后就是老人对他的拷问。

“鲍西娅，看来你选择继续追查下去。那很好，因为这件事，已经快要清楚了。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件事，为你自己。”

十数分钟后，他们回到了屋子里。乔贞把兄妹俩叫了过来，然后对鲍西娅说：“好了，开始吧。”

鲍西娅犹豫了一下，然后轻声唱起了尼尔教给她的那首无词歌。因为有些尴尬，所以音符不太连贯，但兄妹俩还是立刻就认出了那柔畅却又易碎的旋律。

“就是这个，”希塞克说，“那音乐盒的演奏只听过一次，但我绝对不会忘记这旋律。小姐，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乔贞说，“是尼尔教给她的。”

“尼尔？对了，这样就不奇怪了……尼尔和父亲的关系很好，而且他能记住任何旋律，所以父亲会让他给自己别的音乐盒编曲。一定是父亲也让他听过这曲子。”

鲍西娅发现嘉蒂在注视着她，但是在嘉蒂眼中的，并不是责问，而是悲哀。鲍西娅深深吸了一口气，此刻在她脑中回响的旋律，并非是自己哼唱而出的。她回想起那个下午，在阳光彬彬有礼洒在水面的湖边，尼尔将这些美丽碎花一般的音符，小心翼翼却又充满饱含感情地送到她耳边。音符一个一个地排着队，从他的唇间送出，它们互相推挤、碰撞，就形成了旋律。当时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如此地单纯，但是如今一切都不同了。

鲍西娅觉得自己就快沉入一个关于往日的幻梦里，直到嘉蒂递了一块手帕给她。她这才知道，自己落泪了。她不接入手帕，只是像小孩子一样用手背去抹。嘉蒂的手放在她脸上给她擦泪，鲍西娅把自己的手重叠其上，起初是想把嘉蒂的手移开，但她很快就被两只手的不同给吸引了。一只虽然握过武器却仍然白净细腻，另一只则粗糙厚实，布满小小的裂纹。然后，她看着嘉蒂诚恳的眼睛，突然领悟了自己不能和尼尔在一起的真正原因。她觉得嘉蒂也理解了她。

停留几天后，乔贞决定回到暴风城。他知道，按照现在掌握的东西，让大主教动用政治力量免除鲍西娅的指控，已经绰绰有余了。这件事情的一部分，在他心中有了比较清晰的脉络。

从兄妹俩的养父那儿偷走钥匙的是托托罗，随后他因为别的罪行入狱。就像所有犯人会做的那样，他也将可以保证自己监狱生活的东西带了进去——黄金钥匙。他细心地保存着它，却在某一天阴差阳错地落到了尼尔手里。

就在这时候，已经拿到音乐盒的老人为了找回钥匙，追查到了托托罗身上。托托罗自然无法交出钥匙，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订造使用不当就自动销毁的音乐盒，并且杀死制作人，很明显是为了独占其中的东西——那首歌。虽然还没有证据，但乔贞认为老人在尼尔第二次入狱的前后，偶然地发现他也会唱这曲子。他不能容忍这件事，决定杀了他——只是作为一石二鸟之计，为了达到和大主教对抗的政治目的，才将无辜的鲍西娅卷入。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鲍西娅能戴着老人寻找的钥匙，安然无恙地从监狱里出来。乔贞记得鲍西娅说过，她在狱中拒绝合作，并且不发一言。如果老人知道钥匙在她身上的话，就不会容她这么做。

或许问题的关键是那歌曲扮演的角色，以及兄妹的养父与老人的关系。但乔贞知道，这些问题也许永远得不到解答了。音乐盒已经落入老人手里，而可怜的玩具匠人早已死去。

乔贞现在想做的，只是让这姑娘从整件事里解脱出来，然后再考虑自己的下一步策略。这些都需要安全回到暴风城后才能实现。

在离开月溪镇的那一天，当看着站在村口道别的兄妹俩，乔贞突然开始思考自己做这些事的原因。他很久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了。自己探究出来的这一切，对鲍西娅的意义，要远远大过对自己的意义。但他很快停止了这些想法，因为他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不能回头的了。

## 19

崔维斯将剑拔出一半，看着刀面上的反光，回想着曾经被自己斩断的生命。那所有的哀嚎、呻吟、乞命之声，仿佛都溶成了一滴凝重的血液，在刀锋上来回滑动。还是一个山贼的时候，他就杀过很多人，而自从成为七处的一员后，他为老人杀了更多的人。但现在，他内心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焦虑。

前天夜里，老人召见了崔维斯，当着他的面念了一份材料。全都是他提供给大主教的议会成员贿赂情报。他一度以为自己就要丧命，但老人只是几句旁敲侧击，然后就放走了他。

当老人问“关于这些东西，你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崔维斯回答“我不知道”。当时那几乎要冲破胸腔而出的恐惧感，现在还蔓延在他的体内。这不仅仅是害怕失去生命，更是害怕发现自己的双手根本握不住任何东西。

为什么老人没有杀自己？崔维斯想过有两个可能。一是大主教终于妥协了，放弃利用那些材料，但出于仅存的一点道义，他并没有将情报提供者的名字告知老人。二是老人已经知道他就是内贼了，但是仍然盲信于自己的威慑力，没有当机立断处决背叛者。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结果都是一样的。崔维斯明白他的计划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大主教始终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老人正面对抗，而老人根本不把自己当作一回事。他就像一只在并不隐蔽的地方织网的蜘蛛，以为自己的网会结得阔大而又坚韧，却不知道周围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将它的卑微成就整个摧毁。

他将剑收回鞘内，回头看看坐在远处树下的达莉亚。而在空地的另一侧，是正在和侍从们训猎犬玩的马迪亚斯。这场景他已见过了许多次：渴望着能和儿子多接触的母亲，以及缺乏常人感情，总是忙着自己事情的小男孩。崔维斯听过很多关于达莉亚丈夫的传言，这些传言没有一个是精确的，但是却让崔维斯觉得自己和她有相同的地方：不得不依附于

老人，却又不甘于此。不知多久以前，他开始发觉自己希望看到达莉亚的笑容，为了这件事，他很愿意打马迪亚斯一个巴掌然后把他拖到母亲那儿。

他努力使自己平静，然后走到达莉亚面前。她抬起头定睛看着他，就好像有所防备一样，这让他不愉快。他知道，如果是乔贞走到达莉亚身边，她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有事吗，崔维斯？”

“没什么，夫人。”

这句话似乎反而让她产生了戒心，身子朝另一侧挪了挪。

“很多天没有见到乔贞了。”崔维斯说。

“真奇怪，你会问起他。”

“不仅仅是在您这儿。我在马迪亚斯少爷的寓所那也没见到他。”

“不奇怪。他已经不用给马迪亚斯讲课了。”

这句话引起了崔维斯的注意。乔贞消失了。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消失？如果已经不用讲课了，他应该会更频繁地出现在达莉亚附近才对，崔维斯想。

“崔维斯，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一直站在我旁边好吗？我想休息一下，而你让我觉得紧张。”

“夫人，我在想，你不觉得乔贞的行为很可疑吗？”

“你在说些什么？评判他不是你的工作。”

“我的意思是……”崔维斯注意到达莉亚的眼神中充满了对自己的嫌恶。他不再说话，转身离开。

崔维斯感到曾经希望看到达莉亚笑脸的自己，就像一个笑话。自己在她眼里始终不过是碍眼的东西。他一度想对她说，达莉亚夫人，你不应该这样信任乔贞，他如此可疑，就像是老人安插在你身边的棋子。天大的笑话。

他的焦虑要达到顶点了。进入军情七处多年，出入于各类讲究礼节的官方场所，让他慢慢成长出了一副整洁、虚饰的人类外壳。如今这无法抵御的焦虑化为一双焦黑色的手爪，把他的外壳剥离开来，露出腐朽而又嗜血的内核。

他回想起被迫加入七处之前的自己。一个直来直去，做事很少考虑行为后果的山贼。他那时候相信真正能让一个人类屈服的，只有面对面的死亡威胁，而不是言辞。什么长远计划，都比不上刺穿一个人的心脏，然后攫取他的钱袋来得直接。对女人也是一样。

那才是适合自己的做法！生命中要考虑的东西本没有那么复杂。什么前途，策略，在过去脑袋中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明明活得更愉快。想到这里，崔维斯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对自身力量的信任重新滋长起来。他心想，老人前天夜里不立刻杀了自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会为这个错误做出沉重的报偿。

崔维斯观察了一下四周。卫兵们分散在空地外缘，而他作为这些人长期以来的指挥者，自然没有被付上过多的戒心。马迪亚斯和一名男仆从在前方的树丛附近，手中捏着一块兽皮，让一头幼小的猎犬嗅着。

崔维斯走上前去，对男仆从说达莉亚有事要找，把他支走了，然后蹲在马迪亚斯身边，左手攀住他的左肩，说：“有些无聊，不是吗？”

猎犬伏下前半边身子，对着崔维斯叫了起来。他用右手一把抓住它的颈环，拖到自己脚下，折断了它的脖子；与此同时，他的左手蒙住了马迪亚斯的鼻子和嘴。

“安静些，”他说，“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驯兽表演，但是时间比较紧，你大概没法和妈妈说再见了。”

乔贞仔细考虑过了偷偷渡河，而不是再次从西泉要塞通过的办法，但是现在看来，这一轮思考要成空了。仅仅在穿越西部荒野的半程，当他在熄灭的篝火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鲍西娅已经被近五十名军人重重包围了。

“别害怕。”对着投过求助眼神的鲍西娅，乔贞这么说。这是一句心里话。既然包围自己的是暴风城军队而不是一群刺客装束的人，那鲍西娅确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军队们对他俩还算友善，没有动用任何强制限制行动的手段，让他们骑着自己的马，夹在队伍中，回到了西泉要塞。那名少校仍然面带着微笑地迎接他们，而那笑容甚至比上一次更和蔼。

“欢迎回来，”少校说，“乔贞先生，以及——鲍西娅·维斯兰佐小姐。”

“不用那样笑了，少校。”乔贞说。“看来我们是互相欺骗的敌对关系。如果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那我会往你的脸上狠揍一拳的。”

“不，不。毕竟我们都是顺着上面的意思做事的人，而且你似乎误解我了。事实上，我是接到了本尼迪塔斯大主教的命令，才派出军队接回二位。”

“大主教的命令……？”鲍西娅说。

“是的。他非常担心你们二位，用亲笔函叮嘱我一定要将你们安全送回暴风城。我至今还是不知道二位为什么要假扮身份闯过关卡，但这不重要，因为我只关心能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现在请到城堡里稍事休息，我让人尽快准备热水和食物。”

乔贞和鲍西娅下了马，跟随着勤务兵在城堡里穿行。

“乔贞，这是什么情况？”鲍西娅凑到乔贞身边说。

“我说过，你会安全的。”

“我是说，大主教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到了西部荒野？”

“别小看那个少校。当然我们也可能留下了别的一些迹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会护送你回到暴风城。我就说不定了。至少，他们是不会允许一名女圣骑士，和一名军情七处探员同时进城的。”

“我希望你也可以安全……”

“听好了，鲍西娅。我的安全不是你能掌握的。”乔贞放低了声音。“你要做的事情是：回到暴风城后，你就把我们俩经历过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诉给大主教。只说给他本人听，他知道该怎么做的。你不会再被肖尔关起来了。”

“肖尔会知道你打探了这些事的。”

“正因为如此，你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让肖尔难以对我下手。”

“你果然和他有个人纠葛。”

“远远不止是个人纠葛。我是要和他斗到底的，这已经不怕说给你知道了。”

他们进入了一间休息室，屋子中央的桌子上还摆放着盛有残余酒液的杯子，和一堆混杂的纸牌。勤务兵走了出去，关上门。

鲍西娅站在房屋中间，四处看了看。

“这屋子里面很闷。”

“你是不适应了而已。这么长时间，一直在野外呆着，那些民房又都是处处漏风的。”

“也对。”

乔贞走到了屋子里侧，在桌子前坐下。鲍西娅仍然站着，但是转过了身去，背对着他。看着四周色调清冷的石墙，她感觉自己提早回到了圣光大教堂的厚厚墙壁中。她抬起头，一束经过玻璃而增强的阳光照射在她的眼睛上。头发上积累多日的灰尘飘落下来，让她打了个喷嚏。

“我知道你肯定会说‘这只是工作’，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她说。“让我知道了这么多事。关于尼尔的，还有许多其他。”

“这只是工……，”乔贞改口了，“算了。”

“过去和你搭档的同伴，在案件完成的时候都会说什么？”

“什么也不说。”

“比如说，‘合作愉快’。”

“这类套话从来不提。更何况和你这样的外行，哪里谈得上合作愉快。”

“‘再见’？”

乔贞没有说话。鲍西娅转过身，看见乔贞站了起来，眼睛直盯着大门。

“你在看什么？”

“过来我这边，鲍西娅，”乔贞说，“别站在那里。”

他听见了一种节奏独特的脚步声。这声音只要听过一次，就不会忘记。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的脚步声。

“快些，别愣着。到我后面来！”

鲍西娅退到了乔贞身后，充满困惑的望着他，直到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她才把视线转移向前方，心脏立刻剧烈跳动起来。

是送葬人。这两具高大的黑色傀儡，无论在黑夜还是白天，都让直视着他们的人呼吸紊乱。站在稍后的一个人关上门，回响过后，整个屋子陷入一种难以捉摸的沉默，而他们扭曲面具下的呼吸声却在这样的环境里放大。

乔贞拔出了匕首，但他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做。他面对过很多穷凶极恶的敌人，但他至少知道对方将要做什么，并且依次选择自己的策略。但送葬人让他无从下手。他看不见他们的眼睛，手掌，甚至武器。

*我太疏忽了，也许我高估了鲍西娅对主教的重要性，也许他已经和老人达成了一些妥协。*情况已经不容乔贞多想了。第一个送葬人走上来，抬起右手。其中并没有握着武器。乔贞挥出一刀，目标是敌人的前胸。

他先是听到类似金属崩裂的声音，然后右臂感受到强大的冲击力，仿佛有铁锤击打在了匕首上，力量从五指一直传送到肘底。右手上的重量变轻了。他抬起来手臂一看，发现自己信任、使用了好几年的匕首已经粉碎。

送葬人紧握着的右拳上沾着一些金属碎屑。他扭动了一下手腕。他用拳头打断了乔贞的匕首。他略微昂起头，面具的表情变得更为扭曲，似乎正在嘲笑乔贞。

乔贞扔掉刀柄，回身去拿挂在墙壁上的剑。但在他的手指接触到剑鞘之前，一枚四寸多长、小指一半粗细的钢针深深地扎入了他的右肩。仍然站在门边的第二名送葬人放下了手臂。

他无力地垂下手臂，眼睁睁看着前方的敌人再次挥出一拳。当侧腹接触到拳头的时候，他立刻感觉到那双手似乎已经不是肉体，但难以形容的剧痛彻底切断了他的思考能力。他瘫倒下去，眼前一阵昏黑，鼻子很快闻到了自己口里鲜血的腥味。

乔贞的眼皮在发抖。他看到送葬人逼近了无处可逃的鲍西娅，伸出了手，并且说：

“钥匙。”

与其说是人类的话语声，那听起来更像伤口被硬生生扯开。

*别给他们，*残余的意识掠过乔贞的大脑。他还能看见鲍西娅因为恐惧而颤抖，就算她想主动交出钥匙，也无法做到。送葬人伸出手，抓住了她脖子上的细绳，狠狠地把钥匙抽了出来。她洁白的脖子被绳子划出了一道血痕。那股红的鲜血在乔贞的视野中逐渐扩大，和自己的血溶了起来，最终归于一片黑暗。

潘索尼亚注视着桌面上那张沾着血的羊皮信纸，右手大拇指在食指侧面缓慢地摩擦。半个小时前，一个十指被切断的七处秘密学校学员倒在了大门口，而一把匕首将这张信纸钉在他的背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崔维斯承认是他绑架了马迪亚斯，并且要求潘索尼亚带着所有议会成员贿赂资料，到闪金镇外的暗月马戏团场址和他见面。

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次大起大落；在经受这所有的考验后，才得到今天的地位。但是竟然有人选择在这个时候挑战他。

他放任鲍西娅离开暴风城，以此来扰乱本尼迪塔斯的心志。虽然对方的强硬态度保持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屈服了，交出了所有的材料，并且供认雇用了乔贞来洗清鲍西娅的罪名。两名送葬人已经奉命杀死乔贞，带回鲍西娅，对于这一项任务的成功率潘索尼亚并不担心。但没有立即处理崔维斯，是他必须承认的一个失误。

崔维斯曾经是穷凶极恶的山贼，这并不重要，因为这类人反而容易控制。但是潘索尼亚的疏忽点在于，他没料到崔维斯在七处工作了多年，竟然真地长出了一点脑子。贿赂材料是否被曝光并不重要，马迪亚斯在他手里，这就让他占了上着。

潘索尼亚一直很满意马迪亚斯的成长。达莉亚试图软化儿子人格的努力他都看在眼里，但他认为这都是徒劳。经历一次惨重的失败后，他觉得自己终于培养出了合格的继承人，虽然如今马迪亚斯仍然是九岁的小孩，但只要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也许不到十年，他就会真正成为潘索尼亚自身的延续，军情七处的未来。而现在，一个卑微的山贼竟然要威胁这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绝对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潘索尼亚站了起来，拔出腰间的匕首，把它摆放在桌面上，左右手分别按住尖端和刀柄，注视着闪耀着银光的刃面。他回想起来，在他十四岁接下第一桩暗杀任务的时候，也是这样注视着武器，就像在施行庄严的宗教仪式。五十七年后，虽然这双手不再如年轻时有力，但他仍然记得当时心中所想的：将一切阻碍自己的东西碾为尘灰。

乔贞醒过来的时候，有点惊讶于自己还活着。可以把匕首击为粉末的拳头，竟然没有一拳打碎自己的五脏六腑，他不知道这是出于幸运，还是送葬人控制了力度，或者是匕首的金属疲劳已到了极限之类的。他突然发觉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愚蠢的，简直是脑袋撞坏了的表现，便开始观察四周的环境。



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石墙囚室。可以容纳十多人，墙壁上一米左右的地方有一排固定的镣铐，但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背靠墙角坐着。他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没有任何束缚物，便试图站起来，却立刻遭到剧痛的侵袭，根本无法动弹，而早已耗尽的体力让他连动弹一下手指也很困难。他宁愿再被那使钢针的送葬人多刺几下，也不愿意再吃一次这样的拳头。

这不是军情七处，或者暴风城的任何一间牢房。乔贞明白自己还在西泉要塞。

他想到了鲍西娅。送葬人的第一目的很明显是黄金钥匙，但是不知道自己昏迷后，她还遭到了什么事。他希望她已经安然回到了暴风城，这是最好的结局。想起送葬人狠拉绳子，在她的脖子上留下无情的血痕，这让他感到一阵徒劳的愤怒。

乔贞很快再次疲倦起来，打算躺一躺。就在他思考怎样有效地挪动身子而不引发剧痛的时候，牢门打开了，少校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浅底盘子，里面盛着一些石灰色的糊状物。他在乔贞面前蹲下。

“你醒来得比我估计的要早，”少校说，“好身子骨。当时我进了屋，还以为你已经死了，至少魂已经跑掉了一半。要吃一些吗？”他把盘子抬到乔贞身前。

乔贞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这个少校让他完全捉摸不透。他明明是陷害了自己的人，但如今却表现得像是一个热情的探监者。

“不想吃？也好。估计你现在吃下去也会反胃吐掉。”他把盘子放了下来。“你好像很恨我。看看这眼神。”

“不，我不恨你，因为你只是照上面说的办事。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砸碎你的鼻子。”

“喔，我打赌你会的。不过等你恢复力气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你眼前了。”

“我不一定活得了那么久。鲍西娅怎么样？”

“放心，她很安全，现在正在刚刚铺上新床单的大床上睡觉。她的待遇可比你好多了。”

“我不是问这个。”

“那两个黑家伙没有对她动手。一根指头也没有。”

乔贞松了一口气。片刻后，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立刻说：“送葬人呢？”

“他们还在城堡里。仔细听我说，乔贞。他们很可能要杀死你，带走鲍西娅，因为他们对他们已经没用处了。”

“噢，天大的新闻。我从昏睡里醒来一次就是为了让给你宣布这个。”

“乔贞，相信我，虽然我不得不听命于老人，但我不希望你被杀死。”

乔贞原先已经移开去面对着墙角的眼神，此时回到了少校的脸上。“为什么？”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记得我怎么说吗？‘我听说过不少关于你的事，很高兴能见面’。这都是真心话，虽然当时我还不确认你是不是真身。”

“那样的套话，我听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狄恩·肖尔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九年前他从暴风城消失的前夕，把我从一群山贼的围攻中救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看到的情景，他击败了接近二十人，却没有杀死任何一个，甚至连重伤者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

就在这句话的一开始，乔贞还以为少校是再次试图表现欺骗了他两次的高超演技。但是他说出了狄恩不会杀人的特征，立刻让乔贞明白，这并非撒谎。

“当得知眼前的人就是潘索尼亚·肖尔的继承者后，我立刻产生了为军情七处做事的决心，自愿成为了老人安置在西泉要塞的眼线。多么天真哪。现在我感觉身边的一切已经被逐渐控制了，无法退出这工作。”

“这不能怪你。狄恩是不一样的。他根本就不属于军情七处。”

“我早就听闻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也包括那些关于南海镇事件的传闻。你真的在那儿见到了他吗？问出这些真的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

“我不能告诉你。”

“我理解。那么……能不能回答我，狄恩是不是还活着？”

乔贞看着少校恳切的眼神，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相信他。他摇了摇头。

“是这样……我明白了。”

“为了你自己的性命，最好不要再问别的。”

“既然你愿意告诉我这些，那么就等于是相信我会帮助你了。我不能直接地做出背叛老人的事，但我也不希望你就这样被送葬人杀死，那就好像是死在了我手下一样，所以我决定帮助你。我和鲍西娅谈过了，她说你把她的铠甲和武器都埋在了闪金镇的某个地方。”

“对，我和她一起埋的……”

“不，不对。从现在开始，她不知道埋藏的地方，只有你才知道。我和送葬人也是这么说的。”

“你和他们说……？”乔贞突然有些不能接受送葬人还能对话的事实。

“他们不大说话，但是自然能理解我的意思。现在看来，老人确实希望送葬人尽量不伤害鲍西娅，我猜这是顾虑到大主教方面的情况……”

乔贞认为少校说得有道理。既然老人一开始就掌握了他们的去向，那么现在要带回鲍西娅而不是伤害她，很有可能是因为和大主教达成了某种妥协。

“……既然如此，”少校继续说，“我就试图劝告送葬人，让他们一定要让鲍西娅打扮得像圣骑士，千万不能穿得像个女猎手就进城。那样是非常不敬的行为。他们认同了，并且决定要带着你一同去挖出鲍西娅的东西。”

“这么说，我至少还能活到闪金镇。”

“中途找个机会逃掉，乔贞。这就是我希望你做的。狄恩救了我的命，我不能让见证了他生命的人死在我手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在大主教的教女呆在一起，也不知道你们陷入了什么样的局面，但只要能活着进入暴风城，我相信你就能通过鲍西娅获得大主教的庇护。马匹已经备好了。”

这只是有限的帮助，而不是纯粹的奉献，否则他大可以直接把乔贞和鲍西娅暗中送出城堡，但那样少校必然会自身不保。而这有限的帮助，正是乔贞需要的东西。他从来不对别人要求那么多。

“谢谢你，”乔贞说，“我会好好把握的。能不能说说你的名字？”

“雷纳·马维因。”

“我记住了，雷纳少校。希望以后还能活着见面。”

“一定会的。”

六个小时后，当清晨的雾气刚刚从西泉要塞四周散去，乔贞跨上了马。虽然他双手被粗麻绳绑住，连同马匹的缰绳一同牵在送葬人手里，但是能再次呼吸到新鲜空气，还是让他的精神振奋不少。鲍西娅没有被施加任何束缚，驾着自己的马，不安地望着乔贞。送葬人相信她就算有独自逃跑的念头，也无法实现。他们没有怀疑自己追踪猎物技术的可能。雷纳少校站在城堡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目送着这支四人队伍在大道远处消失。

## 21

“我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他们的脸。”

借着照进洞里的月光，乔贞能看见鲍西娅的脸色有些发白。这几天来，他们连续行路两天才能休息一个晚上，但乔贞相信鲍西娅当下的脸色是看到送葬人面容之后的反应。

“我看见他们掀开面具吃东西。”

“我们该庆幸他们至少会吃东西，而且还是吃烤熟的。那么，他俩长什么样？”

鲍西娅斜睨着岩壁上的石块，沉默了一下，使劲回想刚才看到的東西。突然间，这番想像让那个她觉得胸口有些不适，便放弃了用言语再表达一次的努力。

“算了。我还是不说了。”

“我也不是真的那么关心。”

“睡觉呢？他们不用睡觉的吗？”

乔贞看了看坐在洞口的送葬人。他们背靠墙壁坐着，身体略微朝向内侧，高大的身体就像两道黑色的绝壁，封住了洞口的大半。那面具仍然完完整整地扣在脸上。面具下的呼吸声像是寒风从被烧穿的焦黑树洞中穿过。

“我猜他们现在已经睡着了。”乔贞说。

“你猜？”

“别问这些没用的话了。难道你想趁他们睡觉逃走？”

“这样想不对吗？”

“对，太对了。就是因为人人都会这么想，所以真正专业的押送者根本不可能给你这个机会。看他俩在门口的架势，现在要走过去，不可能不惊动他们。而且其中一个家伙手里还捏着我身上这绳子的另一头。”

“你给我的匕首还在这儿。我可以帮你割断。”

“不是现在，鲍西娅。明天就到埋着你那些玩意的地方了。那才是我们的机会。到那时候，一定要听准我的话。现在你最好睡一下。”

鲍西娅朝后退了一下，坐在岩洞的另一边，和乔贞相对。她合上眼睛一会儿，又睁开了。

“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那是最不需要表现出来的东西。说是这么说，但如果你经验丰富一些的话，还是能看出我现在也正在害怕明天会失败。”

“我看不出来。你脸色没变，呼吸还这么轻松，说话也流畅得很……”

“从这一点能看出来：我劝你快睡觉，这样有利于我自己平静下来，而且这也是不希望让你继续观察我的表现。啧，我不该告诉你的。现在你知道了。”

“从哪里才能学到这些知识？”

“一个你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于经验。这一行做久了，就能渐渐从人身上看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包括他们不想表现出来的。”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能感觉到了。你真的在害怕。”

“你要惹我发怒是不是？除非你是故意这么说来让我放下包袱，那我还得感谢你。”

“能从别人身上看到想隐藏的东西……如果我也有这种能力的话，大概也就不会因为尼尔而烦恼了。”鲍西娅停顿了片刻，然后说。“我现在心里有想隐藏的东西吗？你能不能看出来？”

“能。”

“告诉我，那是什么。”

“你在想自己该睡觉了，不再和我磨嘴皮子。就这样。”

“说谎……”

无论怎样，乔贞这一招很有效，两人不再说话。鲍西娅闭上眼睛，很快睡着了，身子略微倾斜下去。乔贞只松了一口气，便立刻感到心脏加速跳动起来。他不能死在送葬人手里，至少不是明天。他还有很多事要做。

乔贞在接近天亮的时候也睡了一小会儿，然后立刻被身上绳子的牵动给弄醒了。接近了目的地，送葬人似乎也有些急着上路。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闪金镇外的空地。不远处能看见暗月马戏团的大帐篷尖顶，他们在此的停留已经接近尾声，而喧闹程度也达到了顶峰。颜色各异的火烟，渐渐升上天际，在阳光下消退。这一切都让乔贞觉得很讽刺。如今，他正面临着生命威胁，而眼睛内所看见的却是一派热闹欢愉的景象。他甚至能听到帐篷内的观众们，随着表演而发出充满节律感的呼喊。

他和鲍西娅一同被赶下了马，一眼就认出了埋下铠甲的地方。显然附近没有多少人来过，覆盖其上的泥土连脚印都没有。这样很好，乔贞想。一旦里面的玩意已经被过路人挖出来的话，那他现在能选择的也只有尽量往树林里跑了。能跑多远是多远。

他俩一步一步地接近，乔贞位置稍前，速度很慢，但最终还是站在了埋藏点旁边。那个当初还拿来开了几句玩笑的浅坟形状，现在看起来是如此地不详。

乔贞回头看了看。两个送葬人都站在他们背后，一个距离较远，一个还不到二米。他放弃了靠眼睛辨认哪一个是使用飞针的，哪一个又是使用拳头的，只能凭常理来推断，并且希望自己没有猜错。

他望着近处的送葬人说：“就在这里。”对方就像当初打碎他匕首时一样，略微昂起了头。

鲍西娅看着乔贞，强烈的紧张感让她的呼吸明显地加速。她略微张开口，似乎要说些什么，但都没有出声。或者是无法出声。

“掏出匕首挖吧，”乔贞的后半句话放低了声音，“镇定些。”

鲍西娅半跪下去，拿出J字匕首，双手握着，从上臂开始就略微有些颤抖。大概三秒钟后，她把匕首扎了进去。腐烂的树叶和松软的泥土从刺入点飘起，粘在了她的手上。她

迟迟没有把匕首拔出，也没有开始挖掘。乔贞蹲下来，用平静的音调对她说：“继续。别害怕。”

鲍西娅使劲把匕首朝自己身体的方向扳出来，带出了一大捧泥土。她看上去就像初次动手的屠宰场学徒，很努力却又小心翼翼地剖开生猪的肚腹。一想到等自己的铠甲露出来后，乔贞就可能面临死亡，这让她几乎使不上力气。刀刃深深扎入泥土的声音在她大脑中放大、变形，那些泥土和树叶在她脑中仿佛渐渐变成了破碎的血管，腥臭的肉渣。如果不是乔贞就在一旁鼓励她冷静，那她大概就会因忍受不住这可怕的声音而停止动作。

送葬人并没有上来接手挖掘工作，仅仅是看着。乔贞认为自己赌赢了一半。他对鲍西娅说：“停手，就挖这么深。别再往下刺了。现在往左一点，对，就那里。不要刺，用平面一层一层地把泥土削去。不要急，动作自然点。”

鲍西娅照着乔贞说的做，突然领悟了他要做什么。铠甲的其他部分仍然掩藏在泥土下，最先露出来的是她的长剑。即便埋在土里这么多天，这把圣光大教堂卫队专用的利刃仍然光洁耀眼。

乔贞立刻转过身，背对着鲍西娅，被绑在后面的手腕使劲把粗绳结撑开。“割断它！”随着这一声呼唤，鲍西娅扔下匕首，举起长剑，朝乔贞合并起来的两腕中央割去。这绳结又粗又厚，即便再锐利的匕首也不可能在瞬间割断，但鲍西娅的长剑能做到。

在乔贞感觉到绳子裂开的同时，近处的送葬人已经跃了过来，挥拳砸向两人。乔贞立刻把鲍西娅推开，自己则朝左侧打了个滚，避开送葬人这一击。那黑色影子如同巨岩一般降落，泥土在他的拳头下如同水花一般高高溅起。整个浅坑都被破坏了，铠甲的好几个部分飞散出来。

乔贞双手握紧一截绳索，绷直，从后面套在了送葬人的脖子上，然后使尽全身力气把敌人拉倒，让他背部朝下，并且用自己的膝盖狠狠顶住敌人的脊椎，同时在脖子上加力。这是一个拳头无法直接挥到自己的位置，送葬人右手肘朝后甩了一下，试图攻击乔贞的太阳穴，但是却落空了。

鲍西娅执起长剑，正要斩向被乔贞制住的送葬人，但是远处敌人掷出一枚飞针，打在了她的剑柄中央。鲍西娅掌心一阵酸麻，长剑掉落下去。

乔贞很快明白了，靠自己双手的力度，没法就这样折断送葬人的脖子。他冒险腾开右手，紧握住了鲍西娅落在泥土上的匕首，刺向敌人的咽喉。

他几乎预料到了送葬人接下来的行为：倾力挥出左拳，击向匕首。在右手感受到强大冲击力的那一刻，他猛然觉得自己终于还是失败了，匕首的碎末还未从空气中散尽，他就会死在这里。

但这次不一样。他发现 J 字匕首仍然完整着。它仍然握在自己的手中，悬在送葬人的咽喉上。他没有犹豫丝毫，把它刺了下去，感受它切断所有血肉模糊的东西，刺到很深的地方。乔贞右拳接触到了突然涌出的滚烫鲜血。

他抛下沉重的尸体，还没站直身子，就感觉到自己的心脏附近遭到了冲击。远处的送葬人拔出飞针袭击了他。

那一针的位置就扎在乔贞心脏中央，丝毫不差。鲍西娅惊叫了起来，然后捂住了自己的嘴。但她接下来看见的，却是乔贞轻易拔出那飞针，反掷而回。另一名送葬人同样没有预料到会遭到反击，被飞针打中了面具。虽然没有受伤，但是金属狠狠击打在面具上给内部造成的巨大回声，让他俯下了身子，嘴里发出奇怪的嚎叫。

“别愣着，快走！”乔贞不得不强拉着惊呆了的鲍西娅，朝树丛中跑去。大概在一分钟后，鲍西娅才回过神来，望着他说：“你怎么……会没事？”

“这可不好，”乔贞从皮甲下拿出那金色的大教堂徽章，中央多出了一个小洞，“看来我欠大主教一个人情了。”

## 22

在走进马戏团空地的时候，潘索尼亚身边并没有手下人。他观察了一下左右：做占卜的豺狼人，表演吐火的食人魔，吸引了一堆小孩子的蒸汽坦克玩具，以及各式各样色彩斑斓的东西。正前方有一些分离开的棚屋，在它们后面能看到能容纳好几百人的大帐篷，以及挂着彩旗的尖顶。他立刻就分辨出哪些地方可以隐藏人，安排眼线，但今天他是一个人来的。

当潘索尼亚刚刚达到闪金镇的时候，崔维斯让一个马夫给他送来了第二张纸条。内容不外乎如果看到他并非一个人，就会立刻对马迪亚斯动手，还另外约了一个确切的会面地点。因为对手是军情七处长期的成员，几乎认识暴风城每一个七处同事的面孔，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外地抽调手下，所以潘索尼亚至少二十年来，第一次独个出现在了公众区域。



潘索尼亚觉得这样不错。并不是最谨慎的行为，但是他喜欢这种感觉。他不怕遭到任何角度的狙击，因为崔维斯不擅长弓箭和投掷匕首。光是“擅长”也不起什么作用，自从第一次拿起武器以来，能狙击中他的人屈指可数。

一个提着一整簇气球的小丑在他面前停下，说：“带一个给您的孙子？孙女？”

因为面部油彩，特别是嘴角附近涂得又厚又腻的鲜红色的关系，小丑看起来永远都是在笑的。而眉头上的倒三角形蓝色块，又让他看起来像是在哭。他撇起嘴巴，双眼尽力睁大，却因为难以抵制眼底浸入油彩的搔痒而不时眨眼。从脸上的皱纹，可以看出他已经四十余岁了。

潘索尼亚看着这小丑，想像着他是怎样将自己卖给马戏团，怎样靠着一张即便被当众吐唾沫也不会愤怒的脸来逗笑别人，以及怎样厚着脸皮兜售气球来讨生活。小丑知道自己也许问错了一位顾客，但是却不肯放弃，即使他开始害怕眼前的人。

“我全要了。”潘索尼亚掏出一个银币。小丑连忙接过，在裤子上擦擦放入口袋，弓下身，将握着气球绳的左手向前伸。

潘索尼亚拔出匕首，在小丑的左手表面上抹过。感觉到皮肤一阵冰凉的小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见气球已经争相涌向天空。他抬起头，双臂高高举起，像是要拥抱那视线中逐渐缩小成一团的彩色弧线。有一些孩子被他的动作吸引了，来到他身边。他们仰面注视着气球消失。

在空地左侧，有一个方形棚子，招牌上漆着“镜子迷宫”。入口处有一面纸板公告，写着“私人租用，勿擅自进入”。潘索尼亚拿开纸板，走了进去，看见倒在收银台前的尸体。是马戏团的镜屋管理员，在脖子的脊椎上有一道整齐的切口。身下的鲜血还没干透。

这就是预定会面的地方。所谓的镜子迷宫，是由很多可以临时拆卸的等身大木质隔板拼接，每一面木墙上都挂着真人等大的镜子。顾客们每次花五个铜币，在这些镜子的夹道注视下从屋子入口走到出口。他们不会真正地迷路，只是会因为在一个又一个转角后看到自己的倒影而困惑，并且享受于这种困惑。于是，像所有顾客一样，潘索尼亚看见很多个自己，在视线中延伸下去，似乎无穷无尽。

崔维斯靠在镜面上，一听见脚步声，就喊道：“你来了吗？肖尔。”

“是的。”

“不要动。就站在你现在的地方。”

这里是迷宫的中心地带，一个宽阔的矩形，提醒着顾客他们已经到了半程，无需再回头。通过脚步声，崔维斯判断出潘索尼亚刚刚进入这儿。他自己则藏在最前方的镜墙后，对着帐篷顶部说话，让自己的声音被扩大到覆盖整个矩形。他认定在这个距离，潘索尼亚暂时还无法判断他声音的来源。

“带了我想要的东西来吗？”他说。

“在这儿。我手里。”

崔维斯听到了老人翻动一沓纸张的声音。他原来的计划是用马迪亚斯换来那些贿赂材料，然后逃走。但很快，他觉得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因为靠他而不是大主教来散播这些东西，用处不大。所以，他有了一个更让自己满意的想法。

“你觉得我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不管往哪看，看见的都只是自己。这很适合你，对吧？你这个愚蠢的老骗徒。我建议你的棺材也在里面全部摆上镜子。”

“你是要开始我们的交易，还是在那儿耍嘴皮子。”

“嗯哼，开始担心可爱的小孙子了。他正睡得香呢。”

“他在你那儿？”

“也许在，也许不在。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最好别想自己找到他。”

“这不是做交易的办法，崔维斯。”

“可是你没有别的选择，肖尔，真的没有。”

崔维斯一回想起很多人，包括他自己，曾经怀着敬畏而讳称他“老人”的情景，就感到一阵恶心。现在他叫他“肖尔”，是因为深信自己将做的是毁灭这个傲慢者的一切，是这个姓氏后的全部意义。他握紧了剑。

“我们来谈谈，崔维斯。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刚进七处那会，你可要聪明得多，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一钱不值。你现在就在做一钱不值的事情。”

“闭嘴，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他，或者只剩一堆碎肉。”

“听上去他现在不在你那儿，对吧？”

“闭嘴！”

“你没法跑掉的，崔维斯。就算杀了马迪亚斯，杀了我，你甚至都没法离开艾尔文森林。为我工作了这么久，你应该很清楚。当然你可以选择住在那些荒弃的山洞里面。不过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做回那个脏兮兮的野蛮人？”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现在你……”

潘索尼亚打断了他的话：“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替我把马迪亚斯带回来，回到暴风城去。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谁会相信你这些鬼话。”

“鬼话？不，不。这是一个很好的承诺，而且我还没说完。我可以把达莉亚嫁给你。”

崔维斯没有说话。潘索尼亚继续说：“我老了，崔维斯。你也知道，我就是因为这样才看重马迪亚斯。但是他要想能干事，至少还要七、八年。我没信心活到那个时候。所以，我希望他的母亲，能有一个能干的丈夫，可以一同辅佐马迪亚斯。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才让你做达莉亚的保镖？再好好想想吧。更何况，我知道你对她的想法。”

“你让我发笑了，老狐狸。如果你当真打算这么做的话，谁都看得出乔贞是更好的人选。”

“乔贞？你知道乔贞的什么？他被大主教买通了来对抗我。我已经让两个送葬人料理他了。你这样嫉妒他可要不得。说‘好’，崔维斯，然后我们是两赢的局面。仔细想想你策划这可笑的绑架，是为了什么。权力？拿去。我要的只是军情七处的未来。”

当意识到自己真的在认真考虑潘索尼亚所说条件的时候，崔维斯开始害怕起来。他坚信这是一派胡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被吸引住。太阳穴附近开始疼痛起来。奇怪的鸣叫在耳边响起。

片刻后，他终于开口了，开头几个音节还显得有些模糊。“向前走十五步，放下材料，然后转身退回去，我才会告诉你马迪亚斯在哪儿。”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快些！”

“那好。如果你坚持的话。”

崔维斯握紧了剑，数着潘索尼亚的步子。从一到十五，这样离他藏在后面的那道隔板，就只有一尺左右的距离。当他弯下腰放下纸片的时候，崔维斯的长剑就会从两道隔板结合处的缝隙刺出，扎进他的身体。或许是从锁骨附近进入，直到胸腔。或许是头部。即便他不弯腰，这样的距离也足以刺中他的腹部。

十三，十四。十五。最后一次脚跟踏地的声音。他立定了。不再移动。“我放在这了。”潘索尼亚说，然后是纸张成沓掉落在地的响声。

崔维斯把长剑猛刺出去，用了双手。他杀人很少使用双手。利刃穿破筋骨的悦耳声音迸发出来。剑锋略略朝上斜，他看见鲜血从镜墙的那一端沿着剑刃，穿过缝隙，在自己的小指前滴落。凭感觉，崔维斯知道自己刺进了心脏。比设想中还要好——一击毙命。

崔维斯绷紧的全身在一瞬间散下来了，就像刚刚偷了面包然后脱逃的小孩子一般。他的心脏还在剧烈跳动，回应着刚才那十五步的节奏。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不早些找机会刺杀他？

他打算拔出剑，然后去料理马迪亚斯。就在双手重新握住剑柄时候，一片阴影笼罩住了他。他抬起头，看到潘索尼亚刚刚踏上了镜墙，站在那窄小的边缘，握着匕首，俯视着自己。

崔维斯知道自己刺中的是什么了——他留在屋子入口的管理员尸体。潘索尼亚将它带了回来，抵挡了袭击，然后踏着尸体登上了无法攀爬的光滑镜墙顶端。

崔维斯放弃了拔出剑抵抗的意图，疯狂地朝着出口跑去。他听到潘索尼亚在自己背后从镜墙跳了下来，追逐着自己。当逃到出口外的那一瞬，他不知道自己就像一个初次上了战场，但是却在漫天箭雨下调头逃命的新兵。他差点忘记了自己还有马迪亚斯一个后盾，于是奋力冲向那正在表演着大型马戏的中心大帐篷。

“他应该不会追上来了吧？”

“不好说。”

乔贞和鲍西娅逃到了马戏团场地中。周围的人流让他们觉得安全了许多，但是乔贞并不愿掉以轻心。

“我快累死了，有一半是被你吓的，”鲍西娅喘着气说，“要不去镇上休息？”

“太显眼了。闪金镇至少有一半人都留在这里。”

“那，那儿如何？”鲍西娅望了望不远处的中心大帐篷，“人多，而且还能歇歇。”

虽然逃命一番后跑去看马戏似乎很奇怪，但是乔贞不得不承认鲍西娅的提议实际很不错。“也行。”他说着，回头看看没有送葬人追上来的迹象，然后带着她走向大帐篷的入口。

## 23

中央大帐篷有三个入口，乔贞和鲍西娅从北面进入，最先看到的只是其他观众的背影，一时不知该往哪处去。与其说是帐篷，不如说是环绕式座位的大型剧院，由暗月马戏团出资建设和维护，每次离开的时候只会把最贵重的东西拆走。他们在人群中挤过，直到最上排座位一个较易于观察周围的位置。

“就留在这里？”鲍西娅说。

“什么？”周围的嘈杂声让乔贞一时没有听清。

“我说就留在这里吗。”

“我能从这里看到另外两个入口。”

“这么远，我不信你也能看清。”

“没错，如果一个人站在那儿，我没法看见他的长相。但如果是送葬人就不一样了。那家伙很好认。”

“我是说，这里看不清中间在表演些什么。”

“你……算了。好好呆着。”

乔贞看了看鲍西娅，发现她脸色还是有些发青，便明白了她这些话是刻意让心情平静下来，让方才那包含着血腥和死亡的场面从大脑中尽快消退。无论她原来是多么不成熟的女孩，在短时间经历了失去恋人、诬告、逃亡之后，如果能用看马戏的方式多多少少平复心情，乔贞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坏事。他相信送葬人追到这里的可能性不大了，便开始考虑找个机会去收回鲍西娅的铠甲和剑。

现在的节目是训狮。一头雄狮顺应着驯兽师的要求蹲坐在窄小的台子上，在它身后的大型铁笼里还关着四、五头狮子。为了惊吓观众，铁栅之间的缝隙比较宽，细瘦的人侧着

身子可以挤进去，而狮子们能把爪子甚至肩部轻易探出。蹲坐在外的狮子张开嘴，让驯兽师的助手把脑袋伸到它的两排利齿中央，观众们惊呼起来。

没什么好看的，乔贞想。对刚刚才靠着运气活下来的人来说，眼前这一幕实在没有什么刺激可言。他的视线慢慢朝上移动，然后发现了不寻常的事情。对面的高排座位上，产生了一些混乱。起初乔贞还以为是观众间的争吵，但立刻发现那是一场追逐所致，两人一前一后，推搡着阻碍自己的观众，距离逐渐拉近。

“你在看什么？那家伙追上来了吗？”鲍西娅问。

“没有。你安心盯着底下那些玩意吧。”

乔贞很快明白自己下半句说得也太早。那场追逐起了变化：前面的人突然消失了，跟着第二个人也消失了。随后，他明白他们爬上了一道梯子，然后在梯子顶端的平台再度出现。约一米宽、十米长，悬在高空二十米处的平台，是给做空中杂耍的艺人使用，而乔贞这边有一个相对应的平台，通过一条表演用的钢丝和对面连接在一起。

乔贞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有人从对面平台上坠落。一个活人。他在哀嚎，但是不会有人听见。他仰面摔下，双手死死往上直伸，似乎想抓住不可见的东西。在他离地面还有十米左右的时候，最高处的部分观众注意到了，有的人沉默不语，有的人惊呼起来，但仍然没有破坏整个帐篷热闹的气氛。但是当那人狠狠地摔在了铁笼上，现场在很短的时间内静默下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引起了恐慌：他的一半身体伸入了铁笼里，显然已摔断的手臂以奇怪的角度甩动着；一只狮子跳起来，咬住了他悬挂在下方的头颅，然后撕开。然后，第二、三只狮子也跳了起来，争抢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原先还卡在铁笼外的下半身，因为脊椎和骨盆被扯碎，就像一块烂抹布似地漏了下去。尝到了血腥的狮子恢复了被禁锢的野性，其中一只开始狠狠地拍打、撞击铁笼。任何人都能在一瞬间看出，这不是表演的一部分。

刹那间，一切陷于混乱。观众们观赏刺激马戏的有惊无险心情，转化成了真正吞噬心灵和理智的恐惧，而那染上鲜血的铁笼子瞬间成为了这恐惧漩涡的中心。只希望来消磨空闲下午的观众们，变成了遭遇海难的船员，拼尽全力地游离那产生制造的漩涡。对一个要逃离的人来说，阻碍他的水流就是别的陌生观众，所以就像踏水前进一样，为了逃出帐篷，他不关心自己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什么伤害。第一个人被推倒，踩得口吐鲜血后，又产生了第二、三、十个受害者。

乔贞想仔细观察平台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暂时已没有机会了。他看见一个人在自己身前倒下，然后右耳被几只脚踏过。头骨碎裂的声音迸发出来。他一把拉住鲍西娅，随后紧

紧揽住她，一同朝最上排通往平台的梯子移去。那儿是离出口最远，逃生的人最不想接近的地方。埋头在他怀里的鲍西娅似乎说了些什么，又好像是被挤痛了的叫唤，他已经分辨不清。

靠近梯子后，人流少了一些。乔贞看看出口，庆幸自己没有往哪儿跑，因为那儿有更加混乱的一片惨景。帐篷中央，马戏团的人正在尽力安抚狮子，但是因为散落在铁笼中央的那团碎肉，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

“留在这儿。”乔贞对鲍西娅说，然后握住了梯子，正要往上攀爬，却发现她扯住了自己的衣服。“乔贞。”她只是念出了他的名字，但眼神中的不安并不需要更多解释。她的双肩正在发抖。

“我说呆在这儿别动，也别跟上来！”他甩开她的手，爬上平台，向前走了不过几步，就看到了自己所没料到的东西。

崔维斯正站在对面平台的最边缘，老人则在接近梯子的地方。他们脚下的长木板是如此窄小，只要左右移动一下就会坠落。乔贞起初还疑惑着两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这个问题被他置之脑后，因为他看见崔维斯从平台上拉起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马迪亚斯。

当老人和崔维斯在镜子迷宫里周旋的时候，马迪亚斯正躺在这平台上，在药物的作用下陷入昏睡。有千百万种可能性，让他在崔维斯和老人解决之前就摔下去，但那对崔维斯来说不重要。他从来就没打算一手交人一手交物——但是当刺杀计划失败之后，他就能利用马迪亚斯来做出最后的顽抗。

崔维斯仅仅用右手抓着马迪亚斯的衣领，让他的头肩都悬在了木板外。

“不要过来，”崔维斯说，“不然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个可怜家伙的下场你也看到了。”先前掉落下去的人，只是他随手抓上来的一个观众。

“这样做非常愚蠢，崔维斯。你在堵死自己的后路。”老人说。

崔维斯的右手又往外移了一些。接下来要做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是想尽全力阻止老人接近自己。

马迪亚斯醒了过来。他很快知道自己身处在什么地方，死死地搂住了崔维斯的胳膊，几乎是使劲推了一下，而崔维斯也因为他这一推摇晃了一下身体。他的左脚掌有一半踏空了，立刻俯下身子降低重心，让自己的位置调整过来。

“别乱动，小鬼！你真想早死没关系。最好也别出声，别急着和你爷爷打招呼。”

“崔维斯，这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我看到了那个人的死法，你也看到了。再好好想想吧。”

现在把崔维斯逼入绝境的只是他自己。他的视线稍稍往旁边移动，看见了二十米下铁笼子里的那滩碎肉。吃了肉的狮子在铁笼里来回走动，用鲜血印上清晰的脚印。他觉得自己快没有选择了。从镜屋出来的时候，应该跑出马戏团，而不是来马迪亚斯这儿。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有那么愚蠢。他笑了起来，虽然喉咙中发出的只是石块摩擦一般的声音。

老人知道崔维斯现在会做任何事来打击他。什么贿赂材料，什么前途，都不重要了。为了避免陷入绝境的人对自己产生任何伤害，他以往的做法都是立刻毁灭对方，但是如今自己竭力培养出的七处的未来，却攥在崔维斯手里。马迪亚斯没有求饶，没有哭，甚至还在抑制自己的恐惧，这就是他的教育成功的明证。不能让一切努力毁于一旦。

就在这时候，老人看到了乔贞。他已经走到了对面平台的最前端，站在钢丝绳前，脱掉了上身的衣服，撕下两块布料，包扎手心。

乔贞知道老人看见了自己，深信他会配合自己的行动。他舒展了一下十指，确保它们活动自如。在先前和掘墓人的战斗中，他怀疑自己扭伤了小指。

当看到马迪亚斯醒来的一瞬间，他就知道自己会怎么做。这和老人无关，和崔维斯无关，甚至和他自己无关。他放低身子，布条缠住的双手握住了钢丝，让自己吊在半空中，朝十米外的对面平台移动。

老人把视线放回了崔维斯身上，为了不让他注意到背后的变化。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用言语拖延时间。

“给你派第一项任务的时候，我就能看出你是个有才干的人，不应该做一个山贼。就像现在一样，崔维斯。有更多适合你的事，等着你去完成。非你不可的事情……”

他说了很多，但效用不大。崔维斯始终在自顾自地冷笑，视线没有焦点，抓着马迪亚斯的手一直在颤抖。一个被自己逼疯的人。

“我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崔维斯说，“但真正可悲的是你，潘索尼亚·肖尔。这世界上有的东西是不能算计的，让我证明给你看。”

当崔维斯松开右手的时候，乔贞离这边平台还有近一米的距离。这只是数秒间的事，但是从他看见崔维斯沾上血污的手指离开马迪亚斯的衣领开始，直到马迪亚斯的脚跟悬空，



这世上的一切仿佛都放慢了速度。一件很多人誓死保护的东西，就要在他面前化为雨中的飞沫。

他尽全力探出了右手，那力度让他感觉到要是再多伸出半寸，肩膀就会脱臼。首先碰到的是衣服的一部分，在他手掌侧边滑落；接下是细小手臂的一节。最后，他发现自己抓住了马迪亚斯的手腕。

马迪亚斯往下望了望，然后抬头看着乔贞的眼睛。乔贞在他眼里看到了自己永远无法解释的东西，就像地下水的流动，树木内部的腐朽一般，是他无法以自己的力量去体察的神秘物。

“六，六只。”马迪亚斯说。他的声音很微弱，乔贞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产生了耳鸣的原因。

“什么？”乔贞说完，立刻明白了马迪亚斯的意思。他喜欢数动物，比如上个野餐日，同时是狄恩的祭日，他在半路上数着树梢上的小鸟。现在他也在数，数着那些分享人类血肉的狮子。六只。

崔维斯转过身来，本指望见到马迪亚斯坠落的景象，并且把这一幕带去地狱，但他看见的却是单手捏着钢丝悬吊着，另一只手抓着马迪亚斯的乔贞。

“乔贞，你……”太多的东西在一瞬间撞入崔维斯的大脑，让他没法再组织语言，只能重复着自己大脑中最先窜出的话语。

“值得吗？值得吗？值得吗？值……”

老人刺穿咽喉的匕首，终止了崔维斯的癫狂。刀刃拔出来后，崔维斯的躯体像黑夜中被猎人射中的大鸟一般坠落。乔贞的视线追踪着崔维斯下沉的躯体，直到他四肢张开，碰撞在铁笼子顶上。狮子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咆哮。

乔贞使劲把马迪亚斯往上提，直到老人接住了他，抱在怀里。这是乔贞唯一一次看见老人会拥抱另一个人，虽然只有短短两秒钟。随后，他自己也爬到了平台上。右手缠着的布条已经浸染上了鲜血。

老人放下马迪亚斯，站起来，看着乔贞，举起匕首，对准他的咽喉。乔贞只是看着对方，极度疲累且受伤的右手已经让他没办法拔出匕首对抗。要这样了结一切吗？

马迪亚斯站在了老人的脚边，注视着眼前这一幕。老人把左手搭在了马迪亚斯的肩膀上。

“干得好。”他说，然后转身，带着马迪亚斯离去。

在这一瞬间，奔波多日以来积累的疲劳仿佛猛然迸发出来。乔贞并不想躺下，只是弯着上半身，双手撑在膝盖上。

他回头看看。鲍西娅站在对面平台上，看着他。片刻后，她咬着下嘴唇，对他摇了摇头，但没人知道这个发自内心的动作意味着什么。

## 24

乔贞从未想过，自己还能在没有被束缚的情况下走进老人的会面室。黑色龙兽皮地图，遍布着小凹坑和划痕的木桌，两张壁挂油画，一张是老人的肖像，一张是不知名的山谷。乔贞将这些特征在记忆中归位，确认自己没有带进另一间屋子里。

“右手恢复得怎么样？”老人说。

“问题不大。”

仍然包扎着右手比想像中伤得严重。在握着匕首承受送葬人那一拳的冲击后没有及时治疗，又靠它在半空悬挂马迪亚斯的身体，让乔贞现在连刀叉都握不住。老人给他安排了七处最好的医生料理伤势。

老人点了点头。

“庆幸自己还活着吗？”

这个意外尖酸的问题让乔贞思考了一下。

“是的，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但不仅仅是为了这几天发生的事。”

老人稍稍抬起桌面上的一沓文件，而后又放下。“这是今天收到的死亡报告。一个探员，二十五岁，刚从学院毕业，全部科目核准 A 级。他在酒吧庆祝一宗案子调查结束的时候被刺死了，因为一个醉鬼认定他抢了自己的座位。他没有警觉，更来不及反抗。你怎么想？”

“一起意外事件。我为他感到遗憾。”

“不，乔贞。我们从不谈意外事件，只谈行为导致的后果。他不该没防备地喝个烂醉，这就是后果。我做了很多事，才建立起军情七处。你做了很多事才活到现在。没有意外。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

“来开诚布公吧，在某一时刻，不止一次，我希望你从军情七处消失。这是你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但你做了别的事让我放下了这个念头。乔贞，你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那么留在七处，直到你把它找出来。你可以退下了，伤势康复后我会派新任务给你。”

“是的，肖尔大人。”

潘索尼亚看着乔贞走到门边。他确实不明白乔贞想要得到什么。这个男人精神坚韧，工作严谨，不惧怕死亡——简直就是一个理想探员的模板，但是却处处和他作对。潘索尼亚曾经以为乔贞想要的是权力和金钱，但是他却从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需求。后来觉得他是要从内部坏灭军情七处，但是他如此地保护达莉亚和自己的继承人，又让潘索尼亚百思不得其解。

他永远不会知道乔贞想要什么。

如今，潘索尼亚觉得还是应该暂时让乔贞活着。有一部分理由是出于好奇心，更多的是预感他有可能成为马迪亚斯未来最有力的帮手之一。既然如此，他就算不上自己真正的威胁。

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来到隔壁稍小的房间。在关上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眼前发白，同时一阵剧痛从大脑内部扩散开来。有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的右半边身体失去了知觉，就像血肉突然变成了薄薄的一张纸片。十余秒后，他恢复神智，发现自己呕出了一点血。

命已经不长了。潘索尼亚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靠药物支撑起来的身体有多么脆弱。他不明不白地吐血已经很多次了，但暂时丧失知觉还是第一次，他想这应该是和崔维斯之间那一场追逐的后果。医生们早就让他放下一切工作，找个清净的度假地休息，预防那些不可避免的老年疾病，但他拒绝了。他不能容忍自己老死在一张病床上，身下是洁白的床单，床头摆着鲜花。而一想到死后可能被本尼迪塔斯追认为圣光信徒，然后葬在大教堂的墓地，就让他一阵恶心。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需要自己的心灵平静。

这屋子和外面的暗色调完全不同，更像一个精致的小书房。半个多世纪前，当他还是旧暴风要塞贵族少爷的时候，每天会在这一模一样的书房中消耗十二个小时，把正在争吵的父母和烦人的家庭教师挡在外面。即便在战火中举家跟随洛萨的军队迁移到洛丹伦，即便陷入了战场，即便在阴暗的下水道里用匕首挖出自己身上的毒箭头，他都不会忘记这个房间。当他第一次坐在军情七处军营顶层的房间中央时，第一件事就是让人秘密复制了它。

潘索尼亚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直到发现还少了最重要的东西：一个精致的音乐盒。独一无二的旋律和构造，没有任何一个工匠可以复制。就在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他找到了失散五十多年的亲弟弟——隐姓埋名，在月溪镇做一个玩具匠人。弟弟早就知道哥哥的一切功绩，但是希望远离那纷杂的一切，这让潘索尼亚花了不少时间才重新获得对方的信任，说服他复制那拥有唯一旋律的音乐盒。

潘索尼亚本不想杀死弟弟。这都是弟弟行为的后果。他提供了全部昂贵材料，甚至超过了需求量，但是当交货日来临的时候，他却发现烂醉的弟弟要把音乐盒用二十个银币交易给一个过路的商人。

他把他们都杀了。刀斩下去的感觉是一样的，无论对方是陌生人，还是自己的亲弟弟。但是他随后把刀扔在了草地里，而且明知自己的行为被弟弟的学徒看见了，却没有如往常一样灭口。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疏忽。

更疏忽的，是他后来才知道钥匙已经被偷走。虽然找到了犯人托托罗，但是即使用最残忍的方式逼供，他也说不出钥匙的去向。尼尔第二次入狱后，他偶然听到一间牢房里传来了那熟悉的旋律。

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把那首歌唱了出来。这让潘索尼亚感到被愚弄了。旋律是音乐盒的灵魂，它应该被永远禁锢在盒中，供他一人所有。但这年轻人竟然在轻松地哼唱他索求了几十年，本已永远遗失在过去的东西。正在这时候，大主教掌握了对他不利证据的消息也传了出来。为了一次解决两个麻烦，虽然还不知道钥匙就在尼尔手里，但他还是对托托罗这么说：

“我已经知道是谁拿走你保存的钥匙了。折磨你的人不是我，是他，托托罗。是他让你的妻女遭罪。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人是谁，让你对他做任何你喜欢的事——但是有一个条件。认识大主教的教女鲍西娅吗？”

已经精神错乱的托托罗接受了这交易。

认定自己疏忽了太多的潘索尼亚，从没想到还能找到那把钥匙。当从西泉要塞的传令兵那儿得知“鲍西娅有一把黄金钥匙”的时候，他难以掩饰自己的狂喜。命运还站在他这边。

如今，黄金钥匙就握在他手里。今天早上，就在和乔贞会面之前，存活的送葬人回来了，将钥匙交给了他。他终于有机会使用这把钥匙了。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这个属于自己过去的房间，会真正地成为一个整体。

潘索尼亚将钥匙插进匙孔，转动。

音乐没有响起，替代的是一种微弱却古怪的撞击声，就像锯齿状的刀刃磕上了石头。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潘索尼亚知道有地方不对劲。他想把钥匙拔出来，但是却做不到，似乎有多余的零件塞住了匙孔内侧。然后撞击声变成断裂声，不是单单一次，而是很多件微弱物体断裂的鸣响。有银色的液体从匙孔流出来。

片刻后，所有噪音都停止了。永远不会再响起的歌曲，宣告了他记忆之梦的终结。

潘索尼亚一巴掌把失去功效的音乐盒打到了桌外。它摔落在地面，虽然仍然闪闪发光，但是却残破不堪，就像一个穿戴着珍珠项链和貂皮大衣死去的人。潘索尼亚的右手在桌面上紧紧地攥成拳头。

片刻后，他想起了什么，转身拾起了那把断裂出来的黄金钥匙。就在这时候，他的眼前又开始发白起来，大脑一阵剧痛。鲜红的血液滴落在那一片金黄上。

## 尾声

黄昏时分，当乔贞来到英雄谷桥边的时候，鲍西娅已经在等着他了。她俯视着桥边的雕像，当听到乔贞脚步声的时候，就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她身上不再是圣光教堂卫队的装束，而仅仅是一名普通骑兵的模样。

散落在送葬人尸体附近的圣骑士铠甲遗失了，乔贞猜想已经落在了某个民间武器匠的地下仓库里。鲍西娅并不打算找回来，而是以此为理由，主动提出接受圣光大教堂的惩罚——剥夺圣骑士身份，并且一再坚持，拒绝大主教的斡旋。随后，她成为了要补充到前线的骑兵。

“什么时候出发？”乔贞问。

“还有十分钟就要集合了。”

乔贞点了点头。

“知道要去哪吗？”

“要先到港口的军营再分配目的地。你得到哪儿比较好？”

“呃，我呆过的地方也不多。西瘟疫？希利苏斯？我不知道……”

“你觉得我到了那些地方会害怕吗？”

“这得看你自己。”

“时间不多了。”鲍西娅看了看雕像在湖面上的倒影，然后直视着乔贞，把脖子上挂着的细绳拿出来。“看。”

绳子前端的黄金钥匙，在夕阳光线的照射下，变成了温润的琥珀色。

在月溪镇停留的那些天，乔贞让希塞克打造了一件赝品钥匙，挂在鲍西娅的脖子上。真品则按照尼尔的办法，让她吊在牙齿根上，悬在食道里，确保不会被送葬人发现。

希塞克无法完全精确地再现钥匙，并且特意留下一些制造上的错误，保证它能自然地毁灭那遇上些微机械误差，就会从内部崩溃的精密音乐盒。乔贞最初不期盼希塞克会答应这件事，但是玩具匠表示，既然养父的作品再也拿不回来了，那么他很愿意用这种方式给杀父仇人一些打击。

乔贞直到现在也不明白老人抢夺音乐盒的意义。他隐隐约约感觉自己也许破坏了对老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或许会重新激起谋害他的欲望，但是这不重要。就像老人所说，乔贞会承担自己造成的一切后果。

但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打击老人。

“你还是决定把钥匙带着。这样很好。”他说。

“为什么你觉得好？”

“这需要我回答吗？是尼尔留给你的。”

鲍西娅摇了摇头。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一直对他抱着太多幻想。既然他从老工匠那儿学来那首歌，那么一定见过钥匙。或许什么在衣服褶子里偶然发现，也是骗我的。他认出了这把钥匙，

从托托罗那儿偷来，然后为了更好地保护它，把它交给了我，并且不让我知情。这样更说得通，不是吗？”

“鲍西娅，你……”

“你知道的，对吧？这么明显的事情，我都能考虑到，你还会没发觉？尼尔从来没有信任过我。他只是利用我而已。不光是他，大主教也是。我感觉自己二十一年来都活在一个梦里，所有我看见的东西，只不过是别人想要我看见的。从我听见尼尔唱那首歌开始，这个梦就结束了。”

“我不希望你这样想，鲍西娅。或许你之前是有些天真，但你也没必要那么快把想法彻底颠倒过来。”

“事实已经没办法改变了。我醒过来了，乔贞。从现在开始，我要依靠自己了。但是我还要留着这钥匙，因为它是你给我保留下来的。所以，不要再把我当成非保护不可的小姑娘了，行吗？否则我会改变主意的。”

鲍西娅紧握着钥匙，看上去像是害怕它会消失，又像是随时会把它扯掉扔进护城河里。她似乎要根据乔贞的回话，来决定选择哪个行动。

“留着它，”乔贞说，“留着它。而且你也不用完全依靠自己的。在前线战斗是集体的活儿，不会再有我这样一个人扯着你去冒险的蠢事……”

鲍西娅抱住了他。虽然隔着冰冷的铠甲，但那仍然是拥抱。她的脸埋在他胸前，双手按在他的背脊上。乔贞用左手回抱，右手的伤使他只能让手掌边缘搭在她的肩膀上。他本不想表示什么的。

“我回来之后，”鲍西娅说，“你还会见我吗？”

乔贞起初想说“到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但立刻发觉鲍西娅的情况也是一样，便说成了：“会，当然会。”多余的伤感是不必要的，他不介意为此撒点谎。探案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不要和保护对象产生感情，这往往会引致任务的失败。乔贞从不否认这一点，现在他拥抱着鲍西娅，但任务可算是失败了，因为他最终没有了解老人抢夺音乐盒的动机。这很公平，他想着。

鲍西娅离开后，乔贞尽力不去回想自己再也熟悉不过的暴风城新兵伤亡率。数天前，当老人问他“你真正想要得到的什么”之时，他回答“还不知道”。那是一句实话。但是现在，他明白自己至少想要活着再见到她。很想。

天色暗了下来。新兵部队离开后，暴风城门紧紧闭上了。英雄谷中很安静，但是却始终有一种微微的鸣响在空气中流动。它难以捕捉，就像从海面上飘来的歌声。

乔贞案卷---梦的挽歌

END

## 小结

camg 2008-03-25 13:37

一般来讲不太应该在一个故事没完成的时候谈创作论，不过这次还是讲一下比较好。在连续三个短故事后，《乔贞案卷》的世界观和主要人物已经比较明确了。就像我之前提过许多次的，原本只打算写独立的故事集，现在扯了一条主线出来，说起来挺像少年漫画的连载模式。这种模式在写作中的表现，就是：5-10w 字的中篇，如果任其发展，是很容易“失控”的。作者是最关心自己笔下人物会怎么发展的人，而这种放纵的关心会让人物失去控制。当失控产生后，作者不会再像一开始设计人物之时，心想“哦，这里应该设计个剧情，表现主角怎样怎样”，而是想着“主角碰上这种事情了，他这样这样地反应，我要把他体验到的事情讲出来”。这种理论听起来很假，不过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

要避免这种失控也简单，就是强迫自己按照既定计划写作。每一步的大纲，行动，规划得明明确确。但是看来我这次是做不到了。实际上，《乔贞案卷》每个故事的剧本和成品，都是有很大不同的。而按照既定计划写作，远远没有放任人物失控来得有乐趣。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主线故事，未必再是过去三五万字完完整整结束一个案件，乔贞长篇大论一番后“真相只有一个”的固定模式了。以“凶手是谁”做引子的特色会保留，但是案件会如何解决，会是谁来解决，甚至到底会不会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不能简单归纳成“乔贞来解决一切”了。这些已经成为次要要素，而主要的东西变成了乔贞和他身边那些人的命运。

说起那篇绕场文，也是一个人物失控的例子。我构思的时候只是想用第一人称写着玩，但是现在发现它可以塞到乔贞的世界观里面。但不是目前这个故事。

话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一节里的 J 字匕首还在哪里登过场 🤔

camg 2008-04-08 13:32

做完自我检讨的人回来了.....



这次有意改变剧情结构，探案过程基本在十八节就结束了，并且在那一节的末尾让乔贞强调“也许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答”。在转移了重心的六节剧情后，末尾突然摆出老人的动机，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是仓促了，准备不足。下一次我会更慎重考虑剧情平衡的。

虽然这样看来最终结果不太稳定，但是改变结构来写却是必须，因为同人小说还是需要乐趣来做动力。太模式化就丧失乐趣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看过一套挺出名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作者写了一辈子，但几乎每一本的模式都是：私人侦探男主角接下委托；很酷地说一句我做这行没有定价，你自己看着给；寄钱给分居的老婆；开始到处找人对话调查；中途会遇见小混混，两拳三脚把对方打跑，还要抢别人的钱包，表现一下何谓硬汉；一次稀里糊涂的艳遇；继续对话；完。每次都是，**三十年都这么写！**就像邦德一句“The vodka martini, shaken, not stirred”说了三十年。当然，这是他的工作，是不得已的，但是我没办法想像同人也这么写。特别是我现在不玩 wow 也有段时间了，不搞点变化很难维持动力。编稀奇古怪的人物卡和画涂鸦也是这个目的。这一段是一点个人的牢骚。

写到现在发现每次的成品，离剧本都越来越远了。这次甚至有一半事件是临时设想，搞得成天害怕被抓 bug。原剧本中不存在的东西包括：文身人皮，送葬人的全部戏份，J 字匕首客串，希塞克不是玩具匠人而是统治月溪镇的黑帮头目（……），末尾的战斗是乔贞潘索尼娅崔维斯三人拿着马戏团的大量道具匕首互掷（……囧），等等。

下一次的故事是要花些时间来准备了。本来已经有了模糊的念头，但是经历这一次几乎不遵照计划的更新后，发现到了结尾，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关系与设想中都有些不同，所以只有重新考虑走向了。

鲍西娅以后还是会有戏份的。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身份，什么状态出场，就不能剧透了。不过当然不会是在东瘟疫变成了诅咒教徒或者被遗忘者之类的 😊

再次感谢大家的阅读和意见。 😊

## 附注

### C 大暂离

在完成本篇后，camg 因某些原因受到沉重打击，出现过一段时间的 AFK。读者纷纷表示慰问并致以衷心的祝福。本系列的发展，也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

数月后，camg 抖擞精神重新回归，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一篇：《秘密荣耀》。

## 秘密荣耀

首发：2008-07-15 02:09

完结：2008-08-02 13:27

### 序

只有被黑暗包围，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布雷戈·血喉就从剑术导师那儿听来了这句话，但却花了大半生来理解。

如今，期待已久的决赛近在眼前。他让卫兵熄灭了选手室里的灯，身处在如此的黑暗中，大刀平放在膝上，右手指拨动颈项上的那串念珠。离开家乡时，他曾经发过誓，每杀死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就在念珠上划一个十字。但是这么多年后，他放弃了。不仅仅因为念珠上早已没有容纳新划痕的位置，更是因为他明白，计算杀敌数量只不过是自负的夸耀。没有任何意义。

十年前，最为自己的计数感到自豪的时候，布雷戈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失败。如今，身处在密闭的暗室里，那压倒性的黑暗将他带回那段记忆。在同样暗不见光的山洞中，周身湿冷，染满鲜血，就像被一条巨蟒所缠绕；你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等待死亡，悲戚于自己不能作为一个光荣的兽人战士，安息在故乡的土地上。即便念珠上有成百上千的十字划痕，也不能抵消一次愚蠢的失败。

外面很喧闹。毕竟有好几千人在古拉巴什竞技场里躁动，即便隔着数寸厚的墙壁，布雷戈还是难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没有这个必要。对他来说，能看见，能听见，能呼吸，都无法证明自己还活着。只有一件事可以。

门慢慢打开，光线涌进来，击碎了布雷戈的回忆。他结束冥想，睁开眼，提上大刀，直起身，来到场内。

随着他出现在竞技场中，观众席里掀起一轮新的躁动。有欢呼，也有嘘声，在圆形的竞技场外围形成一道音墙。这音墙能压碎荆棘谷令人窒息的热气。他只是随意地活动手腕，大刀随之小幅度挥舞起来，这样就让欢呼声更增进了一级。他不讨厌这种感觉，虽然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虚荣。没有战士可以抵御得到万众瞩目的诱惑。但是，布雷戈更希望在这些各个种族的观众中，有来自于自己出生小村庄的兽人。哪怕一个也好。他需要见证人。

在他正对面，数十米外的选手准备室，也打开了门。一个巨魔走出来。一股不同的声浪在观众席中升起。和光着上身，仅持大刀的布雷戈不同，这名巨魔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备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和物件。匕首，锤子，短柄斧，图腾，毒药罐，不同式样和色彩的面具，有的绑在腰上，有的收纳在肩上骨架制成的容器槽里，有的贴附在小腿外侧。但对布雷戈来说，最显眼的还是巨魔右边那支断掉了一半的獠牙。

那獠牙本该像左边那支一样，朝外侧突起，然后向上卷曲，直到牙尖几乎和眼珠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但如今它只剩下不到两寸长，就像咬在嘴里的一小截椅子腿。但正是这样一截断牙上，却雕刻着大量古老的巨魔巫医语言，形成盘曲繁复的花纹。

十天前，当他第一次看到这名巨魔的时候，就认出了他。在他眼里，别种族的人长相都容易混淆，但他不会忘记这断裂的獠牙，和这名巨魔的名字。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名字一直在被广泛的传播，不仅仅是作为巫医，也作为角斗士。人们从一开始就不断谈论，在这场角斗大会中，能不能出现可以阻止这名巨魔得到冠军的战士。

随之，关注者们惊讶于布雷戈的出现。这位没有任何名气的兽人冲入决赛的过程，不比迈开双脚跨越一道小沟渠更困难。观众喜欢看到惨烈的拼杀，一线生机中的反扑，甚至是遍体鳞伤者下跪求饶，但在布雷戈的比赛中从来看不到。每次入场费两个银币，却只能看持续不了一分钟的比赛，让他们感到不满，而这不满足正是布雷戈力量的证明。到了决赛，流行的论调渐渐变换成：那名巨魔能不能阻止布雷戈得到冠军。

巨魔抬起头，朝观众挥手。很显然，他比布雷戈更享受于观众的注目。布雷戈可以接受这种差别。

如果得不到家乡的承认，那么至少也要得到救命恩人的承认。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获取这荣耀。

两名战士朝对方走去。

## 1

雨下得太大了。

乔贞一把抹掉右眼皮上的泥水，然后睁开眼。视线只清楚了一瞬间。积在眼睫毛上的雨点浸到眼窝里，让一切物体都裹在了一团气泡中。左眼的情况也差不多。总比什么都看不见要好，他想。三十秒前，树冠上垂下的一根藤蔓打在了右眼上方，幸好他预先撇过头，使得它没有直击眼球。

雷雨之夜中，在荆棘谷雨林里全速奔跑，很难不给自己添一点新伤口。锐利的叶片，粗韧的藤蔓，以及掩埋在泥壤中的动物碎骨，这些只不过是大自然最平凡的陷阱。幸运的是，在暴雨浇淋下，那些真正危险的肉食动物，大多窝藏在巢穴中。

但是，雨实在是太大了。乔贞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如果不时常用手背擦擦鼻子，那么连呼吸都难以进行。在身体右方的远处，乔贞能不时瞥见古拉巴什竞技场被闪电照亮的轮廓。他努力使自己不去注意那庞然大物。就在白天，它还热闹得像一个集市，城墙外布满了一圈小摊贩。但如今它只是一座黑色的巨大雕塑，仿佛随时会借势于狂风暴雨，朝这片林地压下来。

乔贞正在追逐一个人，而这个人显然比他更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奔跑。三番两次，目标都离开了乔贞的视线，好不容易才追回来。有时候乔贞以为这其实是雨帘造成的假象。但无论如何，他都得全力以赴，逮住这幻影。

当进入树冠特别繁茂沉重，遮挡了大量雨珠的林地中时，乔贞感到右腿开始不好使了。自从七年前的一次负伤以来，右腿就再也没有彻底恢复。如果不是足以竭尽体力的奔跑，这旧伤痛的后果就不会显现出来，但乔贞仍然痛恨这种身体不完全听使唤的感觉。

随着继续深入，打在身上的雨滴越来越少，乔贞开始看见逃跑者的脚下动作，能听见他的喘息声。他似乎比自己更疲累。两个人的步子都放慢不少。

“站住，伊多利，”乔贞说，“没必要跑。”

前面的人脚掌勉强挪动着，就像被糊在了泥土上。十秒钟后，他终于完全停了下来，弯下腰大口喘气。

“你做得对。不用再跑了。”乔贞说着，右手拔出匕首，一把甩掉从刀鞘口渗进去，然后挂在刀面上的水珠。

“别杀我，”伊多利转过身来，“你拔刀了，别拔刀啊。把那家伙收起来。不要杀我。”

“这是为了安全，我不会动手的。只要你老实些。”

“你想要我做什么？”

“金币，伊多利。五百个金币。你我都知道，它们不是你的。你把它们藏在哪儿？”

“我好不容易才挣到那笔钱。”

“挣来的和骗来的是有区别的。不要和我争论。你跑不掉的。那些地精不会让你上船。”

“天啊，只是五百个金币！对你们军情七处来说算得了什么？但那是我的所有了。你一辈子总该做一件好事吧？”

“我很佩服你的有趣逻辑。但犯罪就是犯罪。”

“如果把钱给了你，我会怎么样？”

“再也不用逃跑了。你犯的只是轻罪，更何况还没有动用那笔钱。只要合作些，我担保你不到三年就能重新自由了。如果现在逃跑，你就一辈子都没法回东部王国，而且不能动用五百个金币的一分一毫，因为我们迟早会找到它的。现在是我给你的机会。”

“我会化妆，就算削掉鼻子都行。就为了让地精认不出我。然后就能上船了。”

“就算能偷爬上地精的船，没有被他们绑上石头抛进海中央，一文不名地逃到卡利姆多，有什么意义？一个藏了五百个金币又不能动用的欺诈犯，和一无所有的欺诈犯，在我看来是一回事。你想就这样过一辈子？”

“你怎么知道我会一辈子都回不来？”

“因为你得罪了所有能帮助你的人。你心里比我更清楚。五百个金币远远不能填满赊账和贷款缺口。你这辈子已经完了。”

片刻的沉默中，乔贞听到雨声在逐渐减弱。即便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试图投掷匕首还是不明智的。

伊多利低下头，然后又抬起来。“你说的还是有点道理。我受够了。不想再逃跑了。”

“对，这样就.....”

“但是我不會回到牢房的，”他说，“一分钟也不。”

话音未落，伊多利又转身奔跑起来。*该死的！*乔贞只能一拍右髌骨，追上去。

这第二轮追逐没有持续多久。伊多利在一棵大树下停住了，望着自己的脚下。他踩中了一样东西。起先乔贞以为伊多利是被圆石头磕绊了一下，然后才发现那是一枚枯叶色的圆卵。不，不止一枚。它们在树根附近绕成一圈。伊多利抬起头，不知所措，此时乔贞听到了一种急促的踏步声。他默念了一声*糟糕*，因为那足音不属于人类。

还来不及发出警告，乔贞就看见一头迅猛龙从密林中蹿了出来，跳起两米余高再落地，把伊多利扑倒，从他的咽喉中央撕下一条肉来。它仰起脖子把肉吞下去，然后再撕下一条，这一次是猎物的前胸。它没有立刻吃掉这一大块血肉，而是往前一抛，让第二头蹿出的迅猛龙咬住。接下来出现了第三头迅猛龙。它咬下自己喜爱的一部分咀嚼着，抬起头，粗厚的脖子中央因为食物滑入食道而微微凸起。

在被看见之前，乔贞尽量不作声地隐没到附近更茂密的树丛中。迅猛龙并没有追上来，这并不让他感觉到有多幸运，因为要活捉的目标竟然误入迅猛龙巢穴，踩破了产下不久的龙蛋，招致愤怒的家庭式报复，很快就将化为一堆白骨。

他把匕首放回刀鞘里，水珠从鞘口渗出。他知道自己不应该选择在这样的雷雨夜进行追踪。这两年来，已经没有比任务失败更让他烦心的事情了。

## 2

乔贞从不在大清早饮酒，但是今天他破例了。或许是因为昨天夜里淋了雨后就入睡，今天早上起来，身子很凉；一些酒液可以让身体暖和些，也可以掩盖水手之家旅店窗外有人剖鱼的臭气。他举起酒杯，略微低头，一片树叶残渣掉落下来。

昨天夜里实在太疏忽了。过早露出匕首，惊吓到了诈骗犯伊多利。说服过程也太急躁。再加上不那么灵活的右腿。这两年来，一切都在变。老人急速地衰老下去，几乎不再出现在社交场合；达莉亚愈加深居简出；马迪亚斯被送到了远远超过乔贞权力所及的地方。乔贞明白自己也在变。这变化影响他的生活有多大，还不清楚，他只能让自己竭力工作，仿佛能让工作压力把这些变化压榨得消失。

对任何军情七处探员来说，藏宝海湾都是一个积聚工作压力的好地方，这是因为除了他们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是来这里寻放松的。这种享乐情绪起着微妙的平衡作用，让没有任何势力能够独占的藏宝海湾，不会完全沦为各种族犯罪者的天堂。这里的建立者，地精大财主们，与其说管理这里，更乐于用自己的财力来引导游戏规则。

最近召开的古拉巴什竞技场角斗大会正是引导方式之一。但是，目前它还不是乔贞要关注的重点。

“客人，来些新鲜的鲨鱼肝吗？刚刚才剖好的。”一名女地精服务员走到乔贞身边。

“不要。”

“这位客人，您吃得很少呢。”

“比起鲨鱼肝，我更愿意用别的东西填肚子。”

“可是您吃得真少，这几天都是。”

地精对于消费习惯是很敏锐的。乔贞发现她在用充满疑虑的眼光打量自己，虽然嘴边还挂着笑容，尖耳垂上的硕大贝壳耳环发出黯淡的光。一个居住了一星期，把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几乎没有参加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来访者的独身客人。这不利于掩藏身份。

“我要留些钱看竞技大会决赛。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

“一张决赛门票不值多少钱吧？”

“决赛可不只是一张门票。还有连带的东西。”

“那您说，还有什么呢？”

“你说呢？”

“哎，我可不知道。您看我整天有多忙啊。”

“是这个，这个。”乔贞做了个投骰子的手势。

“噢——那您好好玩。”

服务员离开了。乔贞不知道这个谎言是不是足以解除她的疑虑。她也许很快会把对这个客人的怀疑，通知旅店老板。昨晚的失败，让乔贞对当前的自己不太有信心。如果要假扮一个竞技场地下赌局的参与者，他觉得自己或许还少了一种邈邈、神经质的感觉。

今天他打算在早饭过后，立刻加紧对伊多利在藏宝海湾行迹的调查。但是有一件事情打乱了他的计划。

三个年轻人出现在水手之家门口，他们先在门边观望了一下，确认里面没有什么比自己更狠的角色之后，才迈开脚步踏进来。这类人大多是坐着下等舱，从各地来到藏宝海湾，以成为专业扒手集团或者是赌场保镖的一员为志向的小混混。为了被真正“内行”的人看中，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现出一定的蛮横和嚣张，但又不敢太过招摇。

乔贞啜饮了最后一口酒，准备离开，但是三个小混混站在了他的桌前。

“什么事？”他抬起头。

领头的小流氓神经质地抽了抽鼻子，右手食指和中指来回在桌面上敲动。为了引起注意，这些人会找上看起来没什么靠山的人下手，如果真是那样倒好解决，只要找个阴暗角落教训他们一顿就是。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他坐了下来，对乔贞说：“我好像见过你。”

乔贞盯着对方。

“我不认识你。”

“你是暴风城的人，对不对？我见过你，一定见过你。班杰，你说是不是？”他回头对较瘦小的跟班说，“就是那次，治安局到运河区抓人，我和你都吃了不少苦。”

“我记得，记得有那件事。”班杰说。

“你这家伙就在那儿，”领头流氓指着乔贞，“站在最后面，给手下打信号。一定是你。”

乔贞回想起来，三个月前他确实指挥过对运河区黑帮聚会的取缔活动。

“你是给暴风城做事，专门抓人的，对吧？”

流氓故意提高了音调。另外几张饭桌上，有客人望了过来。

“给暴风城抓人？小兄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少来这一套，我知道就是你。当时还对着我们乱开枪，打中了好几个兄弟。”

一派胡言，我从不带枪，乔贞心想。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找碴的流氓，认定要找他的麻烦。小流氓想收拾掉眼前这“给暴风城当差的”，好提高自己在道上的声望。无论有没有收拾错人，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认定了对方如果真是暴风城的密探之类，就绝对不敢在这里暴露身份。

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军情七处成员愿意主动到藏宝海湾执行任务的原因。在这里，你永远都是守势。相反，犯人们要逃过追击却很容易，只要能登上暴风城没有搜查权的地精船只就行。

两个跟班一左一右地站在了乔贞身后。

“怎么不开口？心里有鬼？”领头流氓说。



乔贞不想把事情闹大。他必须寻找一个办法，中止流氓的骚扰，又不让周围的客人怀疑他的身份。柜台里的地精老板，一边擦洗杯子，一边把视线投向这边，高高翘起的嘴角显得饶有兴味。

就在这时候，酒店里突然黑了下来。伴随着沉重的踏步声，一个高大的身影几乎把门全部挡住了。他弓腰挤进店里之后，不再处于逆光位置，人们才看清楚来者是一名兽人。他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像久经磨砺的岩石，脖子上挂着一串带有无数十字划痕的木雕念珠，背后背着接近一人宽的大刀。当刀刃把阳光呈放射状投射在酒店各个角落的时候，屋子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暂时停下了手中的活，谨慎地望着这名来客。背对着门口的流氓转过头，然后身子明显后缩了一下。

乔贞认得他。现在，几乎藏宝海湾的所有人都认得他：角斗大会的夺冠热门，布雷戈·血喉。当他在竞技场中央的时候，这屋子里至少有一半的人会在观众席上不顾一切地对他欢呼，为他的残酷、狂热和血性而疯狂；但是在现实中，不再有观众席的隔阂，这些人就万分惧怕布雷戈，生怕他身体周围的空气会刺伤自己。人们喜欢把斗士囚在竞技场中，享受安全、无害的娱乐。

“布雷戈大人，要用早餐吗？”就连地精老板的声音也显露出一丝犹豫。据说，布雷戈每天凌晨都会去可以眺望藏宝海湾出海口的山顶静坐一个小时，然后才回来开始一天的程序。

“和昨天一样。”布雷戈把两个银币扔到柜台上，然后在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在那个座位附近的人都不自主地挪了挪椅子。老板给服务员打了个“快些”的手势，不到半分钟，一大碟鲨鱼肝和一整壶酒就送到了布雷戈的桌上。人们知道用目光打扰布雷戈进食是不明智的，便纷纷忙自己的事去了，但弄出来的声响比布雷戈进来之前小了很多。

眼前的小流氓还在发怵，乔贞想利用这个机会。他站了起来，朝门外走去。如果小流氓识趣的话，就应该理解其中“有麻烦的人在这里，要解决问题就换个地方”的讯息，偷偷跟着他。

但他显然比乔贞想像中要愚蠢得多。

“嗨，你要去哪？我们的事还没完。”他一把拉住了乔贞的手腕，身子没完全站直，膝盖后方还顶在椅子边缘，眼睛瞪得非常大，说话声音尖锐得不自然。

这小子吃错药了，乔贞想。看来他想朝周围表达这个意思：就算有布雷戈在，我也不会退缩，因为我有真胆子，你们这些人都好好看着。他直直地盯着乔贞，眼神却摇荡不定。

乔贞把手腕往回收，小流氓又使劲拉住。看来他是蠢得没法会意了，那么就让他吃点苦吧。

硬物叩击桌面的响亮声音，把客人们的视线都引向乔贞那边。他们看见乔贞隔着刀鞘握住匕首，把刀柄垂直砸在小流氓的右手拇指上。乔贞手腕旋转了一下，一种让人不快的扭曲声从刀柄下传出。小流氓嚎叫一声，跪倒在地上，右手肘撑着桌面，手掌在桌子边缘外抖动。

乔贞略微弯下身，对他说：“你选错地方，也选错人了。只有聪明人才能活到闯出名声的时候，可惜你不是。要是听懂了就快滚出去，如果没听懂的话，藏好你的下一个手指。明白了吗？”

满头大汗的流氓点了点头，跌跌撞撞地朝门外走去，两个跟班连忙赶上。

这时候，乔贞发现店里的大部分视线都投在了自己身上。他能读出这些人的意思：他要么是一个纯粹的暴徒，在布雷戈面前也不要命地装横，要么是一个真正有来头、有靠山的家伙。不管怎样，他不是轻易惹得起的。

这样虽然不会完全排除他们对乔贞的怀疑，但是让恐惧压抑住怀疑，也很不错。但是，乔贞发现布雷戈也望了过来。他们的眼神交汇了。

那是一对充满野性的危险眼睛。布雷戈在打量他，但乔贞明白，他并不是会对周身一切有威胁的事物横开杀戮的兽人。所有观众都低估了他，把他仅仅视为暴力的化身。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他会谨慎地选择对手，并且充满敬意。他不在乎周围弱小的人群是不是害怕自己，因为他不屑一顾。

布雷戈转过身。乔贞坐下来，拿起酒杯。

### 3

夜里，乔贞仰躺在床上，双臂枕在脑后，望着天花板。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在夜间的藏宝海湾进行调查是愚蠢的行为。黑色的浪拍向石崖，把水珠碎裂的余音，抛进藏宝海湾每个黑暗、肮脏却又充满狂喜的角落。

有人在叩门，那是乔贞熟悉的节奏。他一起身，打开门，一个瘦小的身影蹿进屋，立刻把门闭上。

“您为什么要把他的指头给弄断？他会拿我出气的。”这个人说。

“就因为他现在和你一样了？”

“这事一点都不好笑。乔贞大人，您该多考虑一下我的处境。”

“没事的，班杰。你是安全的。”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在这个地方，就连您也不安全。”

对方正是白天的小流氓跟班之一，班杰。像乔贞接触过的大部分线人一样，紧绷的肩膀和充满疑虑的眼珠，让他在任何环境下都显得格格不入。他们都是无法把握自己未来的人。

“正好，让我看看你的指头。”

乔贞捉起班杰的右手，观察他的大拇指。虽然和皮肤颜色很接近，但那明显是一截假指。

“关节附近都熏黑了。怎么回事？”

“用‘晚餐’的时候不小心烧到了。”

乔贞瞪了他一会儿。“下次把手收进口袋里再用那玩意。”

“我能坐下吗？”

“坐吧。”

班杰慢慢坐在椅子上，呼出一口气。他眼窝深陷，太阳穴边的毛细血管很突出，显得皮肤很薄。典型的“晚餐”上瘾者。

在所有控制线人，和他们进行交易的方式之中，“晚餐”是乔贞最不喜欢利用的一种。这种用特别培植的幽灵菇粉末、墓地苔根茎，以及极少量丧命草制成的灰绿色粒状物，经过烘烤后，会发出让人产生强烈幻觉和快感的烟雾。因为有让人临时失明数分钟的副作用，为了避免麻烦，上瘾者们总是在夜里享受它，因此称为“晚餐”。一般来讲，军情七处为了逼供，可能会强行让犯人染上这玩意，但是不大愿意把这方法用在线人身上——他们需要相对理智的头脑。但是班杰，远在接触七处之前，就已经是上瘾者了。

“乔贞大人，我妈妈怎么样？你最近有去看她吗？”

“你问题太多了，班杰。今天你情绪很不稳定。你到底是来给我情报的，还是来找我麻烦的？”

“我只是问问。上次您答应要给她送些药去……”

“放心好了，我们给她请了个护士。不要怀疑我，班杰，你负担不起这后果。等这件事结束了，我找人护送你回暴风城，你就会知道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

班杰那早就对儿子失望透顶的母亲，独居在暴风城。五年前，班杰硬要拿走家里最后几件珠宝的时候，被愤怒且绝望的她切断了大拇指。这个让充满悔意的儿子记挂着的母亲，从乔贞的工作角度来说，只是控制线人的双重保险而已。

“好了，我们开始正题吧。赌场里有没有什么发现？”

“乱极了，乱极了。都是因为角斗会的决赛快开始了。每天都涌进大量赌金，包括现金和抵押物。现在的押注情况大概是五五分，但是支持布雷戈的人增加得更快……”

“我对押注情况不感兴趣。我要找的是伊多利从暴风城骗走的五百个金币。”

“这可太难为我了，乔贞大人。说实话，五百个金币在这样的赌局里，只是这个。”班杰抠了抠小指的指甲盖。“您是不知道那些地精大户有多疯狂。而且，伊多利可以用假名，还可以同时把赌金分成一百份。更别提他可能已经赢过上一次的赌注，钱生钱了。”

“他不会有这个时间。”

“也许是没有，但是我只是想举个例子。我在赌场干了这几年，从来没见过这么混乱、可怕的赌局，而且……竟然有角斗选手在用假名给自己下注，买输赢的都有。赌场上头的人根本不关心这些事，因为他们只要能从赌资里抽取费用就好。这方面我没办法追究进去，乔贞大人，我没那个能力。我说了这么多，只是想告诉您，从这样的赌局里找出只属于一个人的五百个金币，根本不可能。”

乔贞知道从地下赌场寻找突破口，是不大可能的。他只是猜测，生性冲动的伊多利，会赌这么一把，好有足够的财力来保证自己的自由。

“你还是要继续给我留意。另外，昨天我跟踪伊多利的时候，看见他拐进夜鲷巷口的一栋白色小房子里，又很快就出来了。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班杰思索了一下。“是不是旁边有个小药铺的白房子？”

“没错。”

“您没有进去看看吗？”

“我知道怎样做才安全。”

“那是‘死神女士’的地盘。您竟然不知道。”

“‘死神女士’？听起来像装模作样的无聊帮派。”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那是一个人的绰号。那个地方我没进去过。夜鲷巷在藏宝海湾的最下层，我通常不去那儿……如果您想进去那屋子，小心一些。”

“我现在就打算去。你也跟我一起去。”

“为什么？”班杰耸起身子。

“为了证明你没有胡扯。”

“如果您坚持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如果有人看见我和您一起行动……”

“我们保持些距离，你只要带我回到那屋子的门口就行。然后你爱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可是……”

“班杰，”乔贞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深棕色的小布包，只有半个拳头大。“你今天很多多余的问题。不想要这玩意了？”

班杰的喉头蠕动了一下，太阳穴附近的血管更加突出。每当这种时候，乔贞就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一些错觉。在军情七处工作这么多年，他从未失去过方向。但这两年来，忙碌的他开始有些厌倦自己的所作所为。*伤害和操控他人本是家常便饭，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负罪感？*

不能想太多，他对自己说。片刻后，他和班杰走出了旅店。

藏宝海湾就像悬挂在海崖外的巨大鸟笼，而且还在不断扩建。水手之家旅店在中间层，无论白天黑夜都很热闹；但混乱和疏离，却逐渐渗透入鸟笼的下层。越往下走，房屋越简陋，脚步下的木板越不牢靠。随处可见各类鱼的残骸，都是在运输过程中落下的，它们让每一根木头都沾染上永远不会消逝的腥味。在狭窄的过道上，如果随便落脚，很可能就会踢中流浪汉或者醉鬼。大部分住户用低劣的鱼脂点灯，从海面上望过来，就像一头有千百对幽白眼睛的无名海兽，攀附在海崖上。最下层几乎都是打渔人居住，各个种族的人都有，

他们把一网兜一网兜的新鲜鱼货送到中上层，供通宵不眠的享乐者们食用，或者是送到船上。乔贞觉得，即便把整个暴风城的兵力都调过来，也无法管理藏宝海湾。它几乎是纯粹的无序，它的生存准则脱离于任何成文的法规。

班杰走在乔贞前面近十米处的地方，他一路上都小心翼翼，左顾右盼。终于到了目的地，夜鲷巷口的白色屋子——最下层照耀不到多少月光，在黑夜里，它变成了墨蓝色。班杰突然回过头，再也不顾有没有人目击，径直走到乔贞面前。

“乔贞大人，那个……”

乔贞再次掏出棕色小布包，打开，里面还分成两个小袋。他把其中一袋递给班杰，班杰用双手捧住。在把剩余的一袋收回去的时候，班杰盯着乔贞的手指。

“我还会呆一段时间，不久之后会再找你。你要更卖力些，才能得到另外一半。”乔贞说。

班杰急促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快步离去。“记得不要又烧到手指”，乔贞说，但不确认班杰是否听到了自己的警告。

他抬头看看眼前的屋子。没有门牌，没有招牌，只有一道小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右手放在随时可以拔出匕首的位置。这不是安全的做法，但是他没有选择。到藏宝海湾执行任务，是没有后援的。

里面首先是一道走廊。乔贞弄明白了，这里面的结构类似廉价旅馆，窄小的走廊两侧分布着一些房间。某些房间里幽暗的光，把走廊照亮了一小部分。

乔贞走进不去远，就看见三个人蹲坐在墙边。他们闭着眼，眼球在眼皮下转动，脖颈软弱得似乎抬不起头颅，双手屈在胸前打抖，嘴里不知在念叨着什么。是刚刚用过“晚餐”，并且进入了失明状态的人，乔贞想。这三个人看上去几乎没有区别，既像畸形的三胞胎，又像墙壁上突出的三座残缺的雕塑，或者三个僵死的幽灵。走过他们的身边的时候，乔贞觉得他们的眼睛正透过紧闭的眼皮来打量自己。他一点也不想了解“晚餐”会让人产生什么样的幻觉。

在接近第一间发出微光的房间之时，乔贞闻到了消毒药水的气味。他往里看，这摆放了三张小床的房间里，睡了八个人。最中间的那张床上，一个孩童夹在父母中间躺着。他没睡着，略微抬起身看看乔贞，头上围着一圈染血的绷带。乔贞转过脸去，继续走向下一个房间。

接下来的几个房间都是这样。各个种族的人，在带有强烈消毒药水气味的屋子里休息着。从衣着来看，他们只能是属于藏宝海湾最下层的居民，毫无疑问。看到乔贞，他们大多没有任何反应。

乔贞以为这里是诊所或者收容所，但并不肯定，因为接下来他闻到了尸臭。

#### 4

乔贞抽了抽鼻子。这尸臭显然来自于类人生物，而不是海鱼。他继续往前走，在走廊转角处，一个黑影突然蹿了出来，乔贞反射性地抓住对方的手腕，把他的背部推在墙上。举起匕首后，他才靠着微弱的光芒，辨认出对方尖锐的下颌上面探出的一对獠牙。那是一名巨魔。

“喔，兄弟，你要干嘛？”巨魔盯着几乎竖在眼球上的匕首，脖子猛往后缩。他右手握着一把镊子，腰间围着已经很难看得出来是白色的医用围裙。

“这是什么地方？”虽然对方极力畏缩，但乔贞并没有减轻手上的力道。

“你不知道？谁带你来的？.....小心点，我的牙齿，你要割到它了。嗨，你看上去不像‘晚餐’瘾头上来的样子.....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

“图沙，说过多少次出出进进不要那么大声响，你总让我安不下心.....”一名人类女子从最里面的房间探出身来，对眼前这一幕显得迷惑不解，但并不特别惊慌。“喂，这是在做什么？你是谁？”

“我发誓，不是我带他进来的，歌洛卡小姐.....”

眼前这两个人似乎已经适应了类似的场面，身上却不带什么危险气息。歌洛卡三十岁左右，穿着比巨魔那件要干净不少的白围裙。她盯着乔贞，那眼神就像是要把胡乱闯入花园的顽固小孩赶走。唯一令人不安的是，有一些尸臭从她身上传出来。

乔贞有些想明白了。“这里是.....医院？”

“不是，但我这儿比医院包办的事儿多得多，也更需要安静，你这家伙闯进来的时候难道不看看两旁边？有多少人在睡觉？现在把我的助手放开。”

歌洛卡压抑着嗓门，语调却很严厉。乔贞把压着巨魔图沙的手放下来，周身不自在。他觉得自己看上去一定就像胡搅蛮缠的鲁莽酒鬼。

“兄弟，你的手可真有劲儿。”图沙说着，揉了揉方才被压住的胸口。

“图沙，你给我回去干活。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是的，歌洛卡小姐。兄弟，你的灵魂真是愤怒得吓人。放轻松，有什么要帮忙的就尽管对她说，呆会儿见。”

图沙溜回了他走出来的那间房。乔贞把匕首收回鞘里。

“那么，”歌洛卡打量着乔贞，“你是什么人？那身衣服真干净哪。不是这儿的人吧？”

这么直接的问话，反而让乔贞不好开口，而且方才那一幕多少搅乱了他的思维。

“不回答的话，我只好请你出去了。不过奉劝你把外套留下，在夜鲷巷穿这东西出没，会被打劫的。”

歌洛卡话语里古怪却又直白的诚意，让乔贞放弃了谎言。“我叫乔贞，为维护暴风城的法律而工作，有些话想问你。”

“暴风城？”歌洛卡停顿了一下，皱起眉头。“跟踪伊多利的人是你吗？”

“看来我没找错地方。是的，我跟踪过他。你是他什么人？”

“进来再说。”

歌洛卡走进房间，乔贞跟了过去。他知道尸臭是怎么来的了。这间稍宽大的屋子中央，有一具人类尸体摆放在长木桌上。那是一个瘦弱得不像话的中年男子，胸腔到腹部几乎是垂直着凹陷下去，周身布满大大小小的瘢痕。尸体上插着一些管子，把血液导引到木桌旁的容器里。简单的防腐处理步骤。

“你应该也是看惯了这种东西的人。”歌洛卡拉动木桌前的黑帘子，把尸体遮住，然后打开侧面的一扇小门，走进里屋。“到里面来。”

那是一个没有什么色泽，而且特别拥挤的小房间。工作桌上摆着大量的文件，文件后面埋着医学书籍，还有几个脑颅模型。靠着墙边的是勉强可以把脚缩上去的小沙发。消毒水的气味非常重。桌沿上有一支烟管，歌洛卡把它拿起来，抽了一口，然后又放下。乔贞发现她的步伐和整个身体动作，总是显得匆匆忙忙，仿佛奔赴重要约会之前做各种无聊小事来平静心绪的人，说起话来也非常急躁。他想起班杰的话：“那儿是‘死神女士’的地盘。”死神女士？指的就是眼前这个人吗？这个绰号也太不贴切了点。



“这尸体是哪来的？”乔贞问。

“这个月第二十宗了。没有图沙在的话，我连三分之一都处理不了。”

这个似乎省略了太多步骤的回答让乔贞不解。歌洛卡注意到了他的表情。

“你听不明白？果然是外人啊。告诉你好了，这些尸体都是藏宝海湾下层地带过日子的人。”

“他们的亲属支付得起防腐费用？”

“亲属？别开玩笑，他们全都无亲无故。到这儿谋生，死掉了，尸体不能放着不管，那些地精商人们就会出面。”

“我还不知道地精商人也会搞慈善活动。”

“慈善才怪了。他们觉得，埋进土里嫌太麻烦，扔到近海又会让鱼群的肉质下降，所以就这些尸体带进远航货船的舱底，到大海中央再扔掉。在这之前，就要雇佣我这样的人做些简单的处理。”

“那些睡在走廊房间里的都是什么人？”

“刚到藏宝海湾没多久的。当然啦，都是下等舱和货舱来的。他们的老板委托我暂时安置他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会变成尸体回到我这里。我把活着的他们接上岸，又把死着的他们送上船。这触犯了你们暴风城的多少律法？”

“那可不少。不过，我们管不着。”

乔贞本想说“原来你‘死神女士’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但还是忍住了。歌洛卡显然不享受于这样的生活。没有人会。歌洛卡有着直爽有神的眼瞳和飞快的语速，但是乔贞能在她的眉间找到深深的疲惫。

“我明白了。还是说伊多利吧。”

“他提过有人跟踪他。我就知道有人会找上门来，那混小子总是给我带麻烦。不过，幸好你是帮暴风城办事的人，不是债主什么的。说吧，你把他怎么样了？抓起来了吗？那样最好……”

“他死了。”乔贞打断了她的话。

“什么？你说他……”歌洛卡的眼睛垂下一小会儿又抬起来，方才的滔滔不绝变成语无伦次。“你这么说……可是……”

“我跟踪他到了雨林里，然后……”

歌洛卡用一个耳光打断了乔贞的话。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让乔贞惊愕不已，不是为自己被打耳光，而是因为这一巴掌没有任何愤怒，只是显露出歌洛卡的不知所措。

“不要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她低着头，“我不准你告诉我。”

“你想一个人呆一下吗？”

“不用了。”她深呼吸了一次。“这事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总会有这一天。这傻小子。”

“那么，他是你的……”

“弟弟。”

歌洛卡抬起头来，眼神不安地在屋子里游荡，有时又好像思索东西一样盯着某个角落。从表情看来，她并不显得悲伤，甚至有些冷漠。但在乔贞看来，她这样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消息的结果。

“从不听话的弟弟。从小就是。”她说。“其实，我本来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你们的人是不是早就想抓他了？”

“他是诈骗犯，名声很不怎么样。”

“我早就知道他会干上这一行。小时候他就能想出上百种办法从爸妈那儿骗零钱。”

“我们一直在观察伊多利，因为他和不少比他更危险的人有联系。但这次我们打算行动了，因为他骗走了非常敏感的一笔建设资金。”

“有多少？”

“五百个金币。”

“怪不得他兴奋成那个样子。”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盯着乔贞说，“你是在怀疑我拿了那笔钱，对吧？”

“确实如此。就算你不提和他的亲属关系，我也会怀疑的。我会不会现在把你带走，要取决于你接下来的发言。而且，不要说谎。”

“不说谎？好，我能做到。告诉你一件事吧。刚才我还后悔着不该打你一巴掌，但现在我不后悔了。”

“随你怎么想，现在的焦点不在我身上。”

“他没有把那笔钱交给我。也没有告诉我藏在哪里，其实我也没有问他。”

“那他和你谈了些什么？”

“他就说，他有钱了，要出头了，不过情况还不太稳妥。告诉你吧，伊多利总是在利用人，虽然方法很笨拙。他才不会为了分享骗到五百个金币的喜悦什么的，就跑来找我这个姐姐。那天下午，一见我听烦了他的牛皮，他就把找我的真正目的抖出来了。”

“要你帮着他登上地精的船？”

“对，你怎么知道？”

“我们对地精的船只没有搜查权。”

“原来是这样。他想让我用运送处理过的尸体的机会，把他一起送上去。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他？”

“首先是做不到，风险太大；然后是不愿。主要是我不愿意。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主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件事，但是……”

“那我现在也只能说这些了。都是实话。你相信我刚才说的，还是要用镣铐什么的把我带走？”

“我不打算把你带走。”

“那好，如果没有别的事，你能不能先离开？我今晚必须忙完这件活。反正我是离不开这个地方的。”

乔贞假装成考虑的样子。他看出来，弟弟的死讯给歌洛卡带来的焦虑情绪，正慢慢浮现出来。她要尽快把眼前的陌生人赶出自己的生存空间，赶得远远的。

“那好。今天就先到这里。”

乔贞走出房间，替她关上门。穿越走廊的时候，他朝图沙的房间看了看。正在缝合一具尸体的图沙，朝乔贞挥了挥手。原先走廊上三个进入失明状态的“晚餐”上瘾者已经不见了，就像幽灵潜入了空气中。拥挤卧室的房客们在熟睡。乔贞的脚步声很轻。

他现在更加不确信伊多利会把金钱投入赌局了。如果偷渡离开此地，那么他是无法拿到赌金的。在推断这个结论的时候，乔贞发现自己把歌洛卡说的话全部默认为事实了。按道理来说，他完全不该相信她。她是为黑暗工作的人，和伊多利是亲人，而且也没有经过任何逼供手段。

但乔贞就是很难怀疑歌洛卡。她化了一点点淡妆，大口吸烟解除焦虑，急匆匆地奔赴在无名者的尸体之间，努力抑制天生的高音调和快嗓门，免得吵到熟睡的人们。三个瘾君子选择了她屋子的走廊来享用“晚餐”，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便眼睛暂时看不见，他们在这里也是安全的。

走出充满浊气的屋子，乔贞觉得似乎咸腥的海风也变得清澈起来。他发现，自己竟然急切地想回到藏宝海湾的中上层去，回到水手之家旅店的卧室里。像歌洛卡一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尸体，就这样沉浮在藏宝海湾的最下层。

## 5

离决赛还有两天的夜里，乔贞第一次来到了藏宝海湾最上层。一栋船首式样的阁楼突出海崖外，在四名地精卫兵前后陪同下，他沿着红檀木楼梯，攀了上去。这是藏宝海湾的建立人，同时也是角斗大会的主办人，地精大财主宾其修克的住处。半个小时前，他派出这四名卫兵，在水手之家旅馆找到了乔贞，将他带来。

虽然武器被收走了，但是乔贞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如果地精想解决一个人，是不会这样大费周章。任何种族都有把杀戮仪式化的行为，比如繁复的公开处刑，又比如用特殊的方式进行个人报复，但地精没有。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处理一切事物，都像现金交易那样干脆便捷。

乔贞进入阁楼顶层，看见宾其修克坐在矮小的办公桌后，双腿交叠搭在放着一大碟焦糖色布丁的桌面上，鞋面上的宝石非常耀眼。在他身边，站着另外一名打扮类似的地精。一看见乔贞，宾其修克把嘴里的勺子拿出来，放回碟子里，用手指弹了弹，让它旋转着发出清脆的声音。

“啊，乔贞先生，”他指示卫兵离开，“谁能想到您也会光临此地？如果这也是我举办这次角斗会的成就之一，那真是太……里维加兹，你说我该怎么形容？”

“激动人心。”他身边的地精说。

“对，激动人心。上次我俩见面的时候，您的面色要好得多。军情七处真不是适合工作的地方。”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比现在还要高一些。”乔贞说。

一年前，乔贞带领十数人到藏宝海湾港口搜索藏匿了逃犯的可疑船只，但是被宾其修克阻止。“先生们，我万分支持你们的工作。但是这批货船十分钟以后就要离港了，所以我只能给你们十分钟的搜查时间。这些都是贵重的粮食，要尽快运往艾泽拉斯各地饥饿孩子们的口中呐。”发表着奇怪演说的宾其修克，背后有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地精卫兵，乔贞只能与同伴撤退。这只是军情七处无数次在藏宝海湾吃亏的例子之一。暴风城曾经派出官员来交涉，要和宾其修克订立批准搜查船只的协议，但屡次遭到拒绝。

“不是做交易，就请不要上我的船。”每次谈判的最后，他都留下这句话。

这时候，乔贞看见四名卫兵都走出了房间。

“怎么，宾其修克，你的谨慎到哪去了？”他说。

“我可是很看重人身安全的，不过，我不需要他们。因为我有更好的保镖人选。”宾其修克提升了声音。“沃苏瓦，来和乔贞先生打个招呼。”

屋子侧面的拉门打开了，一名巨魔从小房间里出现，来到地精的办公桌前。他右边断裂了一半的獠牙非常显眼，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

“您不认识他吗？断牙的沃苏瓦，一位广受崇拜的巫医，将在决赛中迎战布雷戈·血喉。噢，应该说是布雷戈挑战他才对。”

乔贞自然听说过这个名字。在布雷戈以连串压倒性的胜利引起注意之前，沃苏瓦是被讨论得最多的夺冠热门，因为他已经至少有二十年的名声了。据说他一直游历在艾泽拉斯各个荒僻的角落，许多冒险者都以能和这位同时具有猎手、刺客、巫医身份的巨魔会面为荣。也曾有人猜测过他已经在荒野死去，但如今又如此高调地出现在藏宝海湾，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沃苏瓦，你在七处的档案上。”乔贞说。“听说你一直是个不合群，只喜欢呆在山洞里花一整天磨毒药的人。从没有人想到你会和宾其修克走在一起，你知道，地精可都是些派对狂。”

沃苏瓦走向乔贞。即便弯着身体，他仍然比乔贞高出一个头。他伸出右手。

“你好，乔贞先生。我们来按照人类的礼节，握个手。我诚心欢迎宾其修克大人的每位贵客。”

乔贞握住沃苏瓦的手。他身体周围有乔贞所闻过最复杂的药草混合味道。

“对，就这样。现在，让我们再像人类一样，摇一摇。”

他的指节紧紧压在乔贞的虎口上，带着他的手慢慢上下摇动。

“你的灵魂必须要非常谨慎，千万别急躁，乔贞先生，你的手腕太紧绷了些。让我们以礼相待；手不要晃得太快，也不要太用力。否则，我拿不准自己指甲里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溢出来。它们都非常不听话，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藏着。它们会游进你的血管和脊椎，那可不怎么好受。所以，现在我们再小心地把手放开。别急躁。”

沃苏瓦放开了乔贞的手，回到办公桌前，略微伸展一下身子，俯视着他。

*非常聪明的威胁方式，乔贞想。*

“看，这就是沃苏瓦，一位重礼节的绅士。”宾其修克说完，干笑了两声，舀了一勺布丁吃掉。

“你还没有说为什么要叫我来。该不会就为了让我们俩认识一下吧？”

“当然不，乔贞先生。”宾其修克把腿放了下来。“我有重要的话想和你谈。”

“说吧。”

“你选择了错误的时间来到这里。”

“哦？刚才你还说欢迎我，不是吗？”

“里维加兹，把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念给乔贞先生听。”

里维加兹从背后拿出一份文件，开始阅读起来。那是一系列简单的支出报告，涉及巨大的数额。交易内容主要是武器装备，以及关于角斗大会的支出。两分钟后，宾其修克挥手示意他停止。

“这是我三个月以来的主要支出，里维加兹大概念完了一半。您有什么感想？”

“大家都知道你是有钱人。你不需要单独给我证明这件事。”

“别装模作样了，乔贞先生。为什么你们军情七处的人都不会直白一些说话？你注意到了我在交易什么东西，乔贞先生。你都听到了。”

乔贞暗自计算着交易记录里武器装备的总额。“在我听来，你在组建一支军队。”

“对，军队！我喜欢这个词。不是保镖，不是警卫，是军队。不瞒你说，我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积蓄——差点连这栋阁楼的养护费都扔出去了。我做了非常大的牺牲，乔贞先生。”

“你要和谁开战？”

“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艾泽拉斯，大家高高兴兴赚钱。即便那不可能实现，我也希望至少能有这么一块不受世间纷争的地方，一处凡间的天堂，让所有人可以平等地交易。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建立了藏宝海湾。”

“平等，天堂？藏宝海湾？宾其修克，我从来没听过这么无趣的笑话。定时收集无名无姓的尸体到大海中扔掉的地方能叫天堂？”

“这就是我们之间认知的不同了。在这里，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为之负责，这就是最公平的律法。不管你信不信，在下层的人，是他们选择到下层去的。我宾其修克，作为这样一个世间奇迹的创立者，有义务保卫它不受愚蠢的种族纷争侵害。”

“说得简单些，你想做一个国王。”

“谈什么国王！你低估了我的心智，人类！”宾其修克突然激动起来。“我的名字，和我的军队，会把藏宝海湾带向永远的繁荣。不远的将来，你们会渴求着进入这个天堂，即便整日跪拜磨破膝盖也心甘情愿。强大的保护力量，需要强大的领导人，非常不幸的是，世间的人们用他们鄙俗的眼光看待我们地精，认定我们缺乏勇武、威严的形象。我想到了天才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点，那就是这次角斗大会。沃苏瓦会轻易获得冠军，他的威名会广播天下，让他拥有我的军队未来领导的真正素质。”

“毫无疑问，宾其修克大人。”沃苏瓦说。

乔贞知道宾其修克的话并非妄言。从班杰说出的地下赌场投注金额，就能推断出这次角斗会影响有多大。从表面上来看，它仅仅是藏宝海湾的一项大规模娱乐，但是在全艾泽拉斯的地下世界，它的影响会是空前的。不过，让乔贞真正惊讶的是：一名地精商人竟然起了做独裁者的念头。

“嗯……真是了不起的规划，我打心底佩服。为什么我有幸得知这些？”

“现在正在藏宝海湾最繁荣的前夕，而你，一个军情七处的人，却出现在这里。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虽然还不清楚你来做什么，但是我想：军情七处，暴风城，不希望看到我们繁荣。这让我非常，非常愤怒。但是，我的心仍然是博大无比的。这是我给你的选择：视乎你的表现，你或许有机会成为将我的伟大信念传播出去的第一个人类，又或许成为一具尸体，而我的这番话已经足以让你的灵魂得到救赎。这个未来的天堂，会不会有你的一席之地，就看你自己的了。”

“我从没想过竟然有被地精拉拢的一天。”

“你和普通的人类不一样，乔贞。内心里，你其实是认同我的。虽然有了沃苏瓦，但我还需要别的人，来体现藏宝海湾将是所有种族天堂的概念。老实说，一年前我们那次不愉快的相遇后，我曾经想过，不愿第二次见到活着的你。为了确保不会失手，我派人调查了你的背景。你的经历可真是辉煌，乔贞，而且你并不是军情七处那老不死的走狗。”

“不要信任我，”乔贞说，“我警告你，不要信任我。”

“没错，你还远远没有赢得我的信任，那就是我给你时间的原因。你需要一个天堂，乔贞，因为你是一个孤独的人……非常孤独。我知道有人曾经让你不那么孤独，但是……那也只是过去。”

宾其修克的话越来越超出乔贞的预料。他觉得大脑深处有一种沉重的声音在回荡。自从和沃苏瓦握手开始，事情就开始变得古怪起来。

“你自以为知道些什么？”他有些激动。“关于我，你什么都不了解。”

“给你一点提示，”宾其修克说，“我想想看……糟糕，我又忘了。里维加兹，那个名字怎么读来着？”

“鲍西娅·维斯兰佐。”



这个音节像钉子一样刺进乔贞的大脑。

“对对……！漂亮的名字，我喜欢。不要装模作样了，乔贞。你一直像所有低俗的人类一样，用鄙夷的眼光望着我，但是这一刻我在你的眼底看到了光芒。若不是这大量的军火交易，我还不会找到她……简单地说，我知道她在哪里。”

军火交易。地精的军火交易，绝不会是什么正规的官方渠道。这个不详的词和鲍西娅连接起来，让乔贞的大脑一片混乱。两年前鲍西娅抛弃圣骑士身份奔赴前线，理应已经成为一名普通的步兵才对。

“她呆的地方不是那么安全……我不应该说更多了。”

乔贞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几步。沃苏瓦上前拦住他。

“你的灵魂要谨慎，乔贞先生，我已经提醒过你了。”沃苏瓦右手放在腰间的短刀上。

“选择的机会给你了，乔贞。决赛后不久，我就会要你做出回答。我会提醒一下水手之家关照你，特别是那个女招待员，她再也不会嫌你每天早上不吃新鲜的鲨鱼肝了。我看得出你很为难，没关系，我理解。现在你可以离开了，我的人会把武器还给你。回去吧，好好睡一觉。”

乔贞走出门后，从卫兵手里接过J字匕首。在把它收回鞘里前，他产生了握着它冲回屋里的念头，虽然只有一瞬间。为了避免思绪回到两年前，他用刀柄拍了拍太阳穴。

*你错了，宾其修克，错得很离谱*，乔贞想。疯狂的地精商人知道他不是老人的走狗，却没推断出他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走狗。

乔贞走下阁楼，站在木板边缘，俯瞰着藏宝海湾。眼前所见，就像一棵成长于海底，从根部开始坏死的巨树；上层到下层，逐渐灰暗、腐败下去。这绝不是什么天堂。*宾其修克，在看见天堂之前，你或许该好好看看身边，那全是地狱的景象。*

## 6

决赛的日子到了。乔贞在喧闹声中醒来，往窗户外一望，看见人流从各处涌出，在藏宝海湾巨大且繁杂的木质结构中穿行，直到出口，就像血液在血管中急速流动。只是下层区域和码头附近，还是比较安静。有一些侏儒在过道处临时兜售望远镜。决赛地点是古拉巴什竞技场，而即将前行的观众，大部分都不是藏宝海湾本地人。

乔贞不打算去看比赛，他没有这个理由，虽然宾其修克赠送的决赛门票还搁在桌面上。布雷戈·血喉的房间就在他房间的正上方，他非常奇怪这名身体庞大得可怕的兽人，在进入房间后却总是悄无声响。

昨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他陪同一个看不见面容的人在封闭的小屋子里坐着，那人用枯骨一般的手指擦拭着一把生满锈斑的长剑。长剑的四周摆放着很多残破的小盒子，乔贞把这些盒子一一打开，直到从其中发现一把黄金制的钥匙。他想拿起来，但是擦剑的人又一把盒子关上，乔贞有一种强烈冲动要按住这个人的手，但是在梦里，他却伸不出手，只能静静地看着。醒来之后，他回想起那把黄金钥匙意味着什么。

宾其修克到底了解自己多少？联想到其中的可能性，乔贞就感到厌恶。无论怎样，疯狂的地精商人把他的过去当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要以此换取他的忠诚。即便老人也没有这样做过。宾其修克的行为超过了底线。乔贞抬起头，看见高耸在藏宝海湾顶部的宾其修克阁楼，就像一截被挂在山崖上的蛇颈龙头颅。

他没有吃早餐，走出旅店，跟着最后一拨人流行走，观察着这些人群。一个急冲冲的男人撞了他一下，他看见了那人的侧面，立刻跨前一步抓住他的肩膀。

男人就像要掷下骰子却被阻止的赌徒一般，不耐烦地回过头来。但是看到乔贞后，他一时愣住了。

“乔贞？”

乔贞的反应并不比对方差多少。

“你怎么在这里？”

“啊，好久不见。”

“给我解释一下，埃林。”

眼前的埃林·提亚斯打扮得就像一个旅费已经耗尽的游客，脖子上挂着简易望远镜，睁大了眼睛看着乔贞。三年前，自从乔贞成为马迪亚斯的教师后，埃林就接管了他在奥伯丁的工作。

“需要解释吗？我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别瞪着我，你瞪人还是那么厉害。四年没见，你就这样对待老朋友吗？”

“你没有回七处报道过。驻外人员回归本部的名单上也没有你。”

“嗨，那就是文书处工作效率的问题了。也可能是为了节省欢迎晚宴的费用，谁说得准呢。你知道吗，我离开之前，海岸向日葵做巡演临时回到奥伯丁，卡崔娜和塞诺妮还向我问起你呢，说让我替她们问好。啧啧，你这家伙。”

在说话的时候，埃林两三次回头看看人流，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落后到了最末端。

“你该不是要去看比赛吧？”乔贞问。

“当然是。你看，我今天起晚了些，动作再慢些的话就抢不到好位置了……”

“等等。你到藏宝海湾来看角斗大会？”

“是啊，有什么不对劲吗？”

“你没有回暴风城报告，直接坐船到了这里？”

“报告的事情又跑不掉，决赛的时间可是不等人的。你也知道，回到老家伙那里，我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了，所以想预先轻松一下，把在奥伯丁干苦活赢来的假期花掉。我的工作和休息总是分得很明确的，难道三年没见你把我的这个最大优点都忘掉了？”

“我不相信你会喜欢看这种民间角斗会。而且说起要轻松一下，我知道你会选择什么地方。给我说实话，埃林，否则我会把你的行为作为严重渎职上报。”

“太过分了，乔贞。你怎么能这样逼一个曾经和你同生共死的人哪。你把我当成犯人了。我清楚得很，一个犯人要对付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些，而不是遮遮掩掩。所以我直说好了，不过你要先保证，不要评判我的行为。”

“我不评判你的行为。老实说那没什么意义。”

“好吧，事实是，”埃林停顿了一秒钟，“我做了投资。”

“你的意思是‘你参加了赌局’。”

“我选择投资这个词……我们的工作规章上注明了‘不允许参加赌博活动’。所以，投资。”

“好吧，你投资了多少？”

“不多，只是尝试性的……都是我平常的一些积蓄……”

埃林竖起右手的中间三个指头。

“.....三个金币？”

“不，”埃林把中指和无名指慢慢曲起来，“一百。”

“一.....那是你一整年的薪水。”

“对，所以你能看出来我的日常生活是多么清苦，否则也不会节省下这么.....多。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乔贞。但是你刚刚才答应过不评判我的行为。我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沃苏瓦是不是赢了，不管是赢是输，我接下的日子肯定都会大受影响啦，所以我得早一步做准备。你住在哪？”

“水手之家。”

“噢，好地方。那里的鲨鱼肝不错，等我的投资得到收益，就回来请你吃。再见。”

埃林立刻转身，小跑着跟上了队伍末尾，尽力在人群缝隙中往前挤。

虽然这样的重逢很怪异，但是乔贞很庆幸能遇见他。不管怎么说，他们仍是最相熟的朋友，就算埃林说两人曾经同生共死也许是有有点夸大其辞。虽然在如何对付宾其修克的问题上，乔贞并不打算把埃林也卷入，但在这需要做艰苦抉择的时候能遇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总是好的。

从方才的对话中，乔贞听出埃林把赌金压在了沃苏瓦一方。*虽然那巨魔是我的敌人，但希望他能赢过这一次。*

他走到了码头。比起一年前，保卫宾其修克货船的卫兵数量又增加了，而且都身着崭新的装备。地精天生的神情，让他们看起来总是在冷嘲着一切。曾经用枪口指着自己的卫兵，以及水手之家催促着客人加菜的女招待员，神情都没有不同。乔贞觉得，即便是真正友善的地精，他们也是精确地计算着自己善心的付出和回报。但转念一想，自己作为军情七处的成员，无时不在欺瞒、威逼、算计，实在是没有什么资格鄙夷地精们。

在一艘小船的登船板前，他看到了歌洛卡。白日下的死神女士，长发包在头巾中，太阳穴和脖子都挂着汗珠，正试图把一个带轮子的担架推上甲板。担架上有一大堆块状物，用白布覆盖着。

歌洛卡发现了他。

“嗨，”她说，“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没什么。”

“你不是在跟踪我吧？”

“没有。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你不会发现。”

歌洛卡打量了他一下，似乎不相信这句话。片刻后，她说：“我看你无所事事嘛。别站在那儿傻看，来帮帮忙。”

无所事事？乔贞差点就苦笑出来。从来没有任何人这样形容他。他走上去，把手按在担架的另一侧，对它的沉重有些惊讶。白布下的绝不会是人类的尸体。对歌洛卡的手臂来说，这个负担太大了些。

“图沙呢？他怎么不在这儿帮你。”

“噢，他去竞技场了。”

“看比赛？”

“他倒是真的能在最近距离看比赛，而且还不花门票钱呢。”

“我不明白。”

“这次比赛招募现场急救医师，要求通晓诊治巨魔和兽人的方法。他去报名，给选上了。”

“我一直以为这比赛是不计较生死的。”

“决赛不知怎的，计较了。”

*宾其修克不希望其中任何一人死亡，乔贞想。*

他们合力把担架推上甲板，然后进入最下层的舱室。以军情七处的名义，无论如何也上不了的船，如今随意地推着尸体就进来了，乔贞不由得觉得这真是可笑的讽刺。

“你的新助手？”舱室门口的地精守卫打量了一下乔贞，对歌洛卡说。

“没错，新助手。是吧？”她用手肘碰了碰乔贞的胳膊。

“我没听说宾其修克大人允许你聘用新助手。”卫兵说。

“谁说是聘用的？今天图沙不在，我临时找来的人。不然你看，这是我一个人弄得进来的玩意吗？”

地精掀开了白布，看了看下面的东西，眯起眼睛。

“噢——是这么回事。进去吧。”

歌洛卡和乔贞进入了舱室深处，在角落的一处铁栅栏内，胡乱摆放着十数具尸体。

“这就是他们的伟大发明，”歌洛卡说，“连着栅栏的这块板子，可以打开。等船驶到海中央了，尸体就从这儿直接掉进海里。挺方便的吧？”

他们把白布掀开。那是一具魁梧的牛头人尸体。牛角被拔掉了，棕黑色的毛发也所剩无几。两人合力把担架的一面抬起来，让这具尸体滑落到铁栅栏内。

“为什么尸体会这样？”乔贞说。

歌洛卡没有回答。她用右手背擦着汗。

乔贞又看了看原先在栅栏里的尸体。它们或多或少都有被取走的部分，不分种族。他转过身，望着歌洛卡。

“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这都是你做的？”

“是，都是。死人可以利用的部分太多了。反正都死了嘛。假发，毯子，餐具，甚至化妆品，都能用它们剩余的部分做。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死神女士’吗？不光是因为我送了它们最后一程。”

“你把取下来的东西都卖了？”

“对。”

“我没想到。”

“怎么，你看不起我？刚才我还抱怨地精用这种办法弃尸，你觉得很虚伪，是吧？要不要把我拷起来，带回你们暴风城的法庭？”

“我只能说，暴风城是不会允许死人制成的东西在市场上流通。”

“噢，了不起的洁癖！没办法，谁让暴风城是人类最大的城市。你应该看不起我才对，没什么。”

“我没有这么说，歌洛卡。”

歌洛卡转过身来，上身前倾，左手紧紧地抓住担架边缘。

“你的表情在这么说。‘这肮脏的女人，用死人的身体换钱。’不要掩饰了，你们都是这种眼神。我习惯了。你知道和我做交易的都是什么人吗？”

乔贞说出了唯一的答案。“下层的居民？”

“对，你聪明得很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死人做成的东西，我没有拿它们充什么好货。只有下层的居民们会用，他们也只用得起这个价位的货物。而这些尸体也曾是下层的居民。明白了吗？他们生在那儿，死了也要留一部分在那儿，帮助活着的人继续过日子。这就是我的工作。看你的那副表情！下次不用再来我这儿上班了，‘新助手’。”

乔贞无言以对。歌洛卡的眼瞳闪烁不定，左手捏得更紧了。

## 7

到了下午，人群陆续回到了藏宝海湾。早上最后一批达到竞技场的埃林·提亚斯，却是头一批回来的。乔贞坐在水手之家自己常用的位置上，看见埃林拖着疲惫的步伐进来，坐在他对面，双手平放在桌面上，不断用右拇指擦拭左拇指跟。

乔贞自然已经从周围听来了比赛的结果。

“都输光了？”

“这是一次不明智的投资，但我会重新站起来的。相信我吧。不过，看来今天不能请你吃鲨鱼肝了。”

“埃林，那可是一百个金币……”

“不要再强调这个数字了，乔贞，打住。你看，我现在情绪很平稳，不像那边的家伙，”埃林指了一下酒店角落抱着脑袋，身体不断打抖的人，“我要保持这种平稳状态，好计划接下来的生活。”

“说归这么说，你看上去还是很不甘心。”

“甘心？当然不！这是我不能控制的事情。谁能想到决赛会是这样？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花了一整天才回来，我以为他们拼杀了好几个小时。”

“没有这回事，乔贞。花了一整天，是因为赛前的准备，比如宾其修克花了一个小时做演说，又花了一个小时介绍嘉宾。赛后又是一片乱摊子。至于有多乱？就像是火灾疏散和黑帮械斗恰好撞在了一起。至于比赛过程？咣——！裁判敲响了锣，然后，”埃林的右手掌劈向左手掌心，“啪，完。”

*是啊，你的一百个金币也这样啪地一下就没。*“两个人的实力相差这么悬殊？”他问。

“不，绝对不可能。再怎么说我也是受过训练的人，如果没有看过两人之前的比赛，仔细评估他们的实力，我不可能做这个投资，对吧？没错，布雷戈一刀就结束战斗了。但那一刀很奇怪。”

乔贞注意到，一些客人也注意到了埃林的话，纷纷转过头来。

埃林看了看周围，压低了声音。

“我是说，首先，那一刀是试探性的。我带了望远镜，看得很清楚，那不是布雷戈用来杀人的力道。但是，沃苏瓦没有反抗。”

“没有反抗？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站在那儿，像一个假人，还是快要散架的假人，吃下了这一刀，倒地。宾其修克马上中止比赛，让医生进入竞技场进行检查后，宣布沃苏瓦死亡。然后，自然，整个会场就炸掉了。更奇怪的是，那一刀似乎是划过脖子才致命的，但是我怀疑沃苏瓦的颈动脉到底有没有被割断——因为根据我的目测，出血量不够。”

乔贞回想起宾其修克在谈到要让沃苏瓦做军队统领的时候，自信满满的样子。更不用提沃苏瓦原来就具有的广大名声。这种在冒险者中流传起来的名声，是只能靠实力来获取的。埃林的观察力非常细致，乔贞相信他的话，但这件事也太离谱了点。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挨着他们位置最近的客人说，随后又放大声音重复了一遍。“这是阴谋！是欺诈！断牙的沃苏瓦不可能这样就……”



另外一桌的客人说：“不要自欺欺人了，输了就是输了，认栽吧。不管你输了多少钱，都别给我怀疑布雷戈大人的实力。至于那个巨魔？我早就知道，他玩玩杂耍捉捉虫还可以，碰上真正的战士，就露出原形啦。”

一个酒杯从没人知道的角落朝他飞过去。他被敲中了脑袋，诅咒了一声，把自己的酒杯砸向高声呼唤“欺诈”的人。场面立刻变得混乱，几个地精卫兵冲进来。把这一幕参与的人数扩大数千倍，乔贞就想像到了竞技场当时乱成什么样子。

“不管事实怎么样，”乔贞说，“冥其修克有麻烦了。”

“谁知道呢，也许这其中是有欺诈的嫌疑。但是他请来的嘉宾们，包括艾泽拉斯各地的大商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失控的反应。”

“听你的口气，你很想调查这件事？”

“不，怎么会呢？早些脱离这件事，我就能早些忘记失败的投资……等等，”埃林身子往后一挺，“嗨，我怎么现在才想起这件事：你又为什么在这儿，乔贞？”

“你真的要我在这地方谈吗？”

“把酒水拿上，到你的房间去。”

就在这时候，整个屋子出现了乔贞很熟悉的安静。他望向门口，看见布雷戈·血喉就像往常那样，如同深色大山石一般离在门外，然后弓下背，勉强挤进来。客人们显露出比往常更强烈几分的畏惧，有的人已经想离席，却不敢挪动身子。

例外也是有的。一名客人非常兴奋地高声喊：“布雷戈大人，祝贺您赢得胜利！”然后高举酒杯。布雷戈并没有看他一眼，他仍然举着酒杯，用睁大的双眼紧随着兽人的身影。

但是布雷戈并没有在往常的位置坐下。

“喂，”埃林低声说，“他过来了。朝我们俩。”

乔贞抬起头，眼神和布雷戈的交汇了。虽然刀割一般的眼角和深深下坠的眉弓，让布雷戈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那么严酷、不近人情，但是此刻，乔贞能在其中找到急切与焦虑。

“你叫乔贞？”布雷戈站在两人的桌子旁边说。

“是的。”

“我听说你为暴风城工作，查案。”

既然宾其修克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那么身份被藏宝海湾的任何人说出，也不会让乔贞感到惊讶了。”可以这么说。没错，我查案。”他说。

“我要你替我调查一件事。你是收钱办事？”

埃林给乔贞使了个“很不对劲”的眼神。看来，唯一一个不为决赛过程感到疑惑的人，也许只有已经去和先祖灵魂会面的沃苏瓦。

“这样吧，”乔贞说，“先到我房间里去谈。”

布雷戈点了点头。乔贞站起来的时候，布雷戈指着埃林说：“他是谁？你的朋友吗？”

“是我的同事。”

“那你也一起来。多一个人更好。”

埃林耸耸肩，端起酒水，也站了起来。乔贞走上楼梯，埃林跟上去，布雷戈走在最后。一楼的客人们呆呆地望着他们的背影，等他们消失在楼梯转角处后，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进入乔贞的房间后，布雷戈的身形让屋子看起来又小了一圈。

“我听说你是个能手，”布雷戈说，“我只需要能真正办事的人。”

“这一行我做了快十年了。”乔贞说。看来，布雷戈并不清楚他是来自于军情七处。不过，就算他知道，也不会关心。他要找的只是“查案的”。

“你放心，我们绝对经验丰富。”埃林用私家侦探一般的口气推销着。

“最好如此。”布雷戈说。

“那么，”乔贞说，“你希望我调查什么事情？”

“我要知道，沃苏瓦是怎么死的。”

“这……他不就是你斩死的吗？”埃林说。

“不。远在我斩下那刀之前，他就已经死去。或许已经死去很久，很久了。是的，是我斩下了那一刀，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不会被斩中。”

有意思，乔贞想。“你把情况说详细一些。这样我们才能决定怎么帮助你。”他说。

布雷戈自述的时候，声音就像黑夜中在河滩上回响的厚实脚步声。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他，是在十年前。我在千针石林锻炼，闯进了鹰身人的巢穴。我斩尽了一个岩洞里的所有鹰身人，很累，在洞里睡着了。”

在千针石林，无论白天黑夜，峡谷里都是一片昏暗。而岩洞里更是没有丝毫光源。那种彻底的黑暗，反倒让当时浑身是腥臭血液的布雷戈，感到非常安心。

“我犯了一个错误。大错误。我斩死的只是这个族群的一部分，更多的，那天早上就到峡谷里猎食了。它们把山犬和人马的肉带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睡在他们的巢穴里。我在疼痛中醒来，看见它们啄食着我的右臂。”

没有人愿意亲眼见到那样一番景象：凶残的异族享用自己的身体。即便是布雷戈·血喉这样的人，当时也感觉到了恐惧，惊慌地大吼起来。

“我左手握着刀驱赶它们，把已经从这儿断掉的右臂夺回来，”布雷戈左手按了一下右臂的中间，“在腋下夹着。伤口上沾染着鹰身人恶心的羽毛，和寄生在那些羽毛里的小虫。我逃跑了，那是我成为战士后，唯一一次逃跑。少掉一只手臂，我很难平衡身体，滚下了山沟。”

布雷戈停顿了一下，放慢了语速，似乎要把回忆的碎片一同捏进话语中。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的右手已经包扎起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动，你的手还需要继续用药熏一段时间。我看见了救治我的人的脸，那是一名巨魔，有一颗断裂的牙齿，上面满是花纹。他治好了我的手，然后离开，没有留下名字。他救的不仅仅是我的一只手，而是我整个作为战士的生命。十年后，我终于在这儿听到了他的名字：沃苏瓦。得知他不仅仅是医生，还是一名优秀的斗士后，我找到了报答他的最好办法：在比赛中打倒他，证明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战士。这是我应得的荣耀，如果我得不到，那么我还是那个在鹰身人的洞窟里，犯下愚蠢错误的弱者布雷戈·血喉。”

乔贞和埃林交换了一下眼神。这种仅属于兽人的荣耀观念，他们并不陌生。

“可是，今天的比赛……”布雷戈的右手紧按在膝头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以一个死人的姿态出现。我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半点战斗意志，而他的双眼没有丝毫神采。他就像完全看不见我的刀……就那样倒下了，带走的不只是他自己的生命，还有我的荣耀。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听明白了吗？”

“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含糊的查案要求了，”乔贞说，“这么说吧，可能有这些情况：一，他因为某些原因，不在状态；二，他被人下了药，或者以别的方式，受到不良影响；三，

他早已不是那个曾经救下你的沃苏瓦，他已经变了。也许还有别的情况，都有可能。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想知道确切的原因。是这样吗？”

“没错。无论情况是什么，我都要知道。如果你能替我解决这个疑问，”布雷戈右手按在腰侧垂悬的大布袋上，“这是我的冠军奖金，我把它全数作为你们的酬劳。这些金币对我没有丝毫意义。”

“一共多少个？”埃林问。

“七百。你们愿不愿接下这工作？”

“让我们商量一下。”埃林碰了碰乔贞的肩膀，两人走到到房间外面。

“不管你怎么想，我觉得他要给出七百个金币，简直是疯了。”埃林说。

“这不像你的口气。”

“我觉得，试试也没损失，是吧？好了，你知道我是不遮遮掩掩的人，我是想要这笔钱来挽救我失败的投资。我三你四，怎么样？”

乔贞想了想。“这个要根据情况来定。”

“你这话什么意思？”

乔贞把关于伊多利的事情告诉了埃林。

“喔，这可了不得啊，乔贞。我还以为我弄丢一百个金币已经够糟了，你竟然……”

“情况还会有改变，说不定我会找到那笔钱。”

“三年没见，看来你好不容易学聪明一些了。要是以前你绝对想不出这个主意。”

“不管怎么说，我的任务不光是拿到五百个金币，还有活捉伊多利。任务已经失败一半了，我至少可以补偿另外一半。而我自己，不需要额外的钱。”

“也就是说，如果替布雷戈办好这件事，我有很大的可能性只拿到两百，但也有很小的可能性拿到全部七百？乔贞，你把我推到赌局里面了。这样可不公平。”

“不公平？如果我愿意的话，你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一毛钱都拿不到。你得记住，布雷戈要委托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你已经占了很多便宜了。”

两人回屋里后，乔贞看见布雷戈显得有些不耐烦。“我们接受你的委托。”他说。背后的埃林一脸无奈。

乔贞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样发展，但他把这看成是一个机会。这一次奇怪的决赛，和宾其修克脱不开关系。如果就这样趁决赛后的混乱偷偷摸摸离开藏宝海湾，不给地精商人一些惩罚，乔贞会难以原谅自己。宾其修克必须为窥探和试图交易自己的过去，而付出报偿。

而且，如果事情发展很顺利的话，那么也许——*也许能通过宾其修克得知，她在哪儿。*乔贞清楚这是一种乐观得荒谬的预测，但他没办法把这想法从脑中抹除。

## 8

乔贞望着古拉巴什竞技场那爬满藤蔓，砖块间布满各类小虫巢穴的墙壁，不由得回想起追逐伊多利的那个雨夜。黑夜中的竞技场就像一头蛰伏在雨林中等候猎物的巨大海兽，阴郁而危险。但白日中的它，阳光和树影交织在墙壁表面无数深浅不一的绿色纹路上，让人移不开眼睛。无论这其中流过多少血，滋生了多少恨意，古拉巴什竞技场都用它沉重的身体承受下来。

像所预料的一样，宾其修克的人并没有立刻找上他。但今天早上离开藏宝海湾的时候，乔贞感觉到有两个人在跟踪自己。那是两个非常懒惰、不坚定的跟踪者，虽然也可能是假象，但乔贞顾及不了那么多了。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好好做自己的事。

他和埃林商量好，自己从竞技场方面开始调查，寻找直接的疑点和线索，埃林则负责进入地下赌局，寻找相关的讯息，同时进一步确认伊多利的五百个金币的去向。这样的安排应当是合适的，因为埃林比他更容易融进赌场——或者说，本来就是赌徒。另外，因为乔贞的身份已经在宾其修克眼下暴露了，所以通过不用和太多人接触的方式来寻找线索，也更安全。

观众席下方的通道，连接着选手们的准备室。一共有四个房间，东西南北各一。乔贞走在潮湿的走廊里，两旁的墙壁上的火炬都熄着，因此这其中几乎完全漆黑。黑暗中，不停传来小虫潜伏、爬动的声音。

沃苏瓦决赛当日从南门进入竞技场，布雷戈则是北门。乔贞来到走廊南端的尽头，沃苏瓦的房间外，拉开沉重的铁门。门把上缠绕着一些铁链。

他走进去，发现这其实是个很局促的房间。屋子中央有一把巨魔风格的石椅，除此之外再无它物。通向角斗场地的铜门由机械装置制动，选手没办法从屋内打开。而通向走廊的一侧门，则可以从外面封住，例如，用乔贞看见的铁链锁住门把。

乔贞把走廊门关上，屋子里成了一个纯粹黑暗的空间。选手们就是在这样的房间里，视力被封锁，只能用耳朵和皮肤来感觉观众席上的震颤。两侧的门都紧闭着，让他们无法逃避，直到通往残杀的大门打开。有一些光从铜门的下端透进来。乔贞起初不理解这样设计的用意，这根本无利于选手平静心态——但即刻后意识到，在这里发生的不是体育比赛，而是无序的阴郁厮杀。

就在这时候，他闻到了一种熟悉的，让人不快的味道。就像灼烧昆虫表皮一样，一种刺鼻的辛辣。此刻，这味道非常淡，但黑暗的环境利于乔贞集中自己的嗅觉。起初，他联想到了那天晚上和沃苏瓦对质时，从他身上传来的混合草药味；但当下的味道更单纯一些。

是焚烧“晚餐”的气味。

虽然嗅到一天以前留下的味道并不会会有不良反应，但乔贞还是闭住了气，转身准备离开房间。就在这时候，伴随着铜门升起的声音，他发现从门缝渗进脚底的那片淡淡光线逐渐扩散开来。有人在外面打开了通往角斗场地的门。

“谁在里面？”打开门的人身体逆着光，让在黑暗中处了好一阵子的乔贞完全看不见他的面容。

“藏宝海湾的人。”乔贞回答，同时缓缓地接近来者。

“不要动，就站在那。”陌生人说。“没见过你。你来做什么？腰带上还带着武器。”

乔贞逐渐看见了对方的面容。那是一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类，猎户打扮，但衣着的材料和武器都是非常精致的高价品。他一边警告乔贞，一边把右手卷成拳头慢慢抬起，仿佛握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想来看看沃苏瓦的准备室。昨天的比赛，没办法让人服气。”乔贞选用了折中的回答。不编造，也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不服气？你输了钱不服气是不是？那到这儿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不光是为了钱，这位先生。我非常敬重断牙的沃苏瓦。我不指望自己能发现什么，但就是来看看……不然内心总有些不安。就这样。”

陌生人沉默了一下，把右拳放下。乔贞这才发现，他的拳心原来捏着一根极细、约一指长的木管，现在落进了他的口袋里。

“出来说话吧。”他说。

乔贞从铜门下走出房间。照耀在椭圆形角斗场地上的阳光，似乎比落在树冠上的时候还要强烈几分。

“你叫什么？”对方问。

乔贞临时编造了一个假名。随后，对方报出了他的名字：“我是奇纳·玛兰多，到这儿来的目的和你一样。”

乔贞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奇纳……半决赛里沃苏瓦的对手？”

“啊，你还记得。这次比赛的两名决赛选手太突出了，我还以为所有人都会忘记我的名字。我是不会忘记沃苏瓦的，他给留下了这个。”他举起左手，无名指和小指的皮肉仿佛都溶化掉了，只剩下骨头外薄薄的一层，呈现出腐坏的黄绿色。“我自认也是用毒的好手，但他完全是另外一个层次。”

“冒昧问一句，刚才我看到你的拳头里面……”

“这是我的武器。虽然作为一个猎人，使用这样的东西有些奇怪，但是……”奇纳把那小木管又拿出来，做了一个吹出的动作。“如果我刚才真的这么做了，毒针就会插进你的脖子。”

“噢……原来如此。你用它来对付过沃苏瓦吗？”

“完全没用，真是惨痛的回忆。他似乎不需要做什么真正的努力就能闪避我的攻击。我输得心服口服，而且很庆幸他给我留了一条命。布雷戈的半决赛对手就可怜得多，连全尸都拣不着。”

“那可真不幸。你是冒险家？打扮和普通的猎人不一样。”

“没错，你可以说我是冒险家。我想那就是我使用这种奇怪武器的原因。当然，弓箭的损害还是最大的，但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拉弓的机会。这玩意我训练了十多年了，射程不逊于短弓……只是现在我也没那么自豪了。你也看了决赛吗？”

“当然，不然我也不会到这儿来。说‘看了’不是太准确，因为我们都没有真正看到什么东西，比赛就结束了。”

“一刀倒地，我是不知道你怎么看的，有的蠢货还为这样的结果而兴奋……他们不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实力有差距的结果。我和沃苏瓦战斗过，有绝对的资格提出怀疑。我是说……他似乎毫无目的地站在那儿，就是为了等着那一刀斩在自己身上！”

“他站在布雷戈面前，就像一个快要散架的假人。”乔贞借用了埃林的比喻。

“没错，你说得太好了。不过，我也许比你看得清楚一些，作为半决赛选手，我能得到比较好的位置。沃苏瓦还是往常的沃苏瓦，只是……缺乏真正属于他的活力。老实说，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不屑于躲避那一刀，有更简单的应对办法，没想到……”

“沃苏瓦打败过你。但听起来你丝毫不怨恨他。”

“怨恨？怎么会呢，老兄。崇拜他的冒险家多得数不清，我原先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但如今能和他在同一个竞技场上拚斗，这可是非同一般的经历，有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能弄到不少免费酒肉，接到不少好工作呢。两根手指不算什么，虽然这让我现在不太拉得开弓，但也给了我机会好好锻炼吹箭的工夫。”

乔贞明白奇纳的意图了。以后当奇纳在别人面前高声说出“我曾经和断牙的沃苏瓦决斗过”的时候，他希望别人的反应是“就是那个被陷害而死的英雄断牙沃苏瓦”，而不是“噢，那个决赛里才一刀就败阵的巨魔”。

“那么，你有什么发现吗？”奇纳问。

“没有，我也只是来随便看看，不指望能发现什么。”

“准备室里面呢？”

“就那样，黑黑的，什么都没有。”乔贞不打算把“晚餐”气味的事情透露出去。

“是吗？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些泄气。可能我们俩做的都是徒劳的事吧……不过，能认识一个和自己想法类似的人，还是很不错的。我该回去了，再见。”

话毕，奇纳从观众席上的出口离开了竞技场。

他仅仅因为陌生人的话，就泄气放弃了搜索？虽然他不像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但这一点还是很奇怪。



乔贞确认奇纳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才回到准备室里，希望找到“晚餐”焚烧后剩余的灰烬。但是他发现，准备室正对着走廊的墙壁上，竟然亮起了白色的光。那儿本应是漆黑一片的。

他皱了一下眉头。也许是太专注于和奇纳的谈话，他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他穿过准备室，来到走廊上，发现地面上有一枚火把亮着，看起来像简易的低明度照明弹，昏黄的光晕照亮了这狭窄的区域。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

枪弹出膛的声音在走廊中爆发得极为刺耳。乔贞站在亮光里，他是唯一的目标。子弹打在身侧的墙壁上，碎石飞沫迸散出来，乔贞感到右侧腹一阵刺疼。他连忙下伏，正好瞥见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影子出现在右腿后方。他用脚底做重心迅速回过身，看见一名地精执着斧头劈过来。

乔贞往右边一滚，但是没有完全避开这一击。地精的重心和攻击点都非常低，下伏的人也在他们的攻击范围内。他的斧头劈在了乔贞的腰带上，匕首脱落出来，滑落在不知远近的黑暗中。

*我还以为他们放弃了跟踪，真是大错特错了。*执斧的地精再度冲过来，与此同时第二发子弹射出，擦过了乔贞的肩膀。黑暗中的枪手根本不在乎是不是会误伤同伴。或许对会派出自杀炸弹小队的种族来说，谈论保护同伴是没有意义的。

乔贞左手沿着墙壁往上一伸，探到了缠绕在门把上的铁链，使劲一拉。铁门打开来，坚硬的额角撞在了冲过来的地精面部。一些鲜血溅到了乔贞的手上，更多的洒在地面。第三发子弹也被铁门阻挡，在黑暗中迸发出火花。

面部毁损的地精瘫倒下来，乔贞拿到了他的短斧。非常不顺手，斧柄上雕有宾其修克船队的徽章：一艘商船正面破浪而来，船体两侧的水花溅到空中变成金币的形状。一直掩藏在铁门后不是办法，虽然枪弹无法穿透，但是乔贞不能让对手逃跑。

走廊是有弧度的，所以枪手不可能离得太远。根据乔贞对来路的记忆，敌人应该在二十码左右的地方。接下来近十秒内，枪声都没有再响起。地精也在考虑应对方式。如果他打算逃跑的话，无论怎样危险，乔贞也只能选择追上去。

他看了看身边已经奄奄一息的地精。

二十码外的地精枪手，通过火炬照出来的影子，判断铁门后乔贞的动向。影子已经有近半分钟没动弹。宾其修克下的命令是：“一旦他走到了竞技场，或者更远的地方，立刻射杀。”无奈的是，他们半途跟丢了乔贞。既然幸运地再次发现了，就不能让他脱逃。

他决定主动接近。只要影子不动弹，他就是安全的。接近铁门后，就算乔贞突然冲出来，地精相信优势也在自己这边，因为乔贞必须花多余的时间压低身子，才能用那把短斧砍中他。但对执枪的地精来说，近距离的人类实在是一个不费力气就可击中的目标。

地精慢慢地移动步子，端着枪，并没有刻意压低脚步声。当离铁门还有八码左右距离的时候，他才注意到，一滩暗红色的浓厚液体从阴影里溢出，覆盖在了火炬上。

是同伴的血。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火炬已全然熄灭，走廊一片漆黑。他一时慌神，胡乱开了一枪，然后转身想拉开距离，但已经来不及了。斧头砍进了他的背部，把脊梁骨断成两截。

乔贞没有拔出斧头，他不需要地精的武器。方才他一直等待着，在估算枪手的距离足够接近后，迅速割断了第一个敌人的脖子，大量放血，熄灭了火炬。

他伏下身来，想寻找自己的匕首，但是右腿却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险些摔倒在地上。枪手最后的一发子弹击中了他本打算好好保护着的右腿。这一仗打得真是太难看了，他想。

## 9

嘈杂的赌场里，充满了各种难以辨明的气味。埃林深呼吸了一次，环伺周围，大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毕竟这曾经是他熟悉的环境，只是在加入军情七处后，就很久没有到这类地方来了。他摸了摸左边口袋里少得可怜的几个筹码。方才，门口的保镖拦住他，说不兑换筹码的人不准入场。为了能在赌场里呆多一段时间而不招致怀疑，埃林玩了两次轮盘赌，谨慎地在外围下注。他赢了。准备第三次下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把多出一倍的筹码扔回了口袋里。

这座赌场位于藏宝海湾中层和下层的交界处，是庞大的地下赌博网络中最显眼的一间，也是角斗大会赌局的主要投注站之一。上层的居住者们自然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这也是埃林决定从这儿开始调查的原因。乔贞认定伊多利参与了赌博的理由是：即便五百个金币，也无法偿还他的债务，如果他把金币掩藏起来，逃到外地，那么无论过多少年再回来，他的境况也不会因为这五百个金币而得到好转。在短时间，甚至数天内赚取足够金钱的办法，只有把它们投入赌局。

但是埃林想，伊多利的钱未必就投入了角斗大会的赌局中，乔贞太执着于此显然是个错误。伊多利虽然是个蠢货，但作为一个还算成功的诈骗犯，他喜欢对自己的金钱保持着

控制力。投放到自己完全无法影响比赛结果的角斗大会中，显然不应该是伊多利会做的事。也许大会过于显眼，再加上乔贞没什么做赌徒的经验，让他产生了误判。只要想赌，方法是无限的。

换句话说，需要调查的路线也是无限的。乔贞，你给我安排的好工作！

埃林打算好好考虑开始调查的方式。

直接抓个赌场工作人员来问：混小子，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伊多利的人到这儿来？他的长相么，嗯，比你更没出息一些。

在某些阶段，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一上来就这样，等于是找死。首先要做的，是确认伊多利可能接近的人群。根据乔贞共享的情报，伊多利出生于下层，神经质，内心软弱，贪图小利，极度畏惧暴力——看来，从和他类似的人开始着手，最为有效。在地下赌场里，这类人会群聚在一起，相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然后战战兢兢地互相吸食对方的骨髓。

埃林的目光投向赌场的外缘。凡是没有多少赌资，或者不敢投入太多赌资，却又想一尝刺激的人，汇聚在这些地方。植根于下层阶级的地下赌场，也并不会为难这些人，在设立了相当低的投注上限后，任他们在灯光昏暗的地方，用微薄的成本，买来奢华的梦。

很多桌子都空着。看来在角斗会空前的大赌局完结后，有收获的人不会再来这个地方，而失败的人已经没有踏进这儿的余力。

埃林注意到了一名独自坐在牌桌前等待对手的女性。首先，一名女性单独坐在赌场外缘，就很不寻常了；而且，她竟然还化了淡妆。来自下层的女市民常常用浓妆艳抹来掩饰自己的疲乏，但她化的却是对自己颇有自信的淡妆——可是在昏暗的赌场外缘，又有谁会注意到？更奇特的是，她身边的一圈桌子上，没有任何赌客，仿佛那些远比她肮脏、缺乏活力的人，都在避开她。

埃林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袖，上前在她的对面坐下。

“你好，女士。你在这儿等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大概一个小时吧。”她说。

“那可不太寻常。我是说，像我这样的游客，总是迫不及待地要见识这样一位引人注目的女士，拥有什么样的牌技。”

“你真的这么想？”女子抖了抖右手中烟管的烟灰。“那么，你是打算这样坐着奉承我呢，还是来玩一把？”

“玩哪一种？”

“侯得伦。”

“侯得伦？”埃林掩饰住带有讥刺意味的笑意。拥有五张共用牌，两张暗牌的侯得伦，通常是上层住民们进行不设赌注上限的豪赌方式，在仅有两人的小额赌局中，它的刺激度和魅力都会像洪水冲破堤坝一样下泄。

“怎么？没有和我玩牌的诚意的话，就尽早离开。”

“不，我只是很久都没有机会玩侯得伦了……今天能和你玩一把，很幸运。开始吧。”

“小盲注十个铜币，上限二十个银币。两位接受吗？”发牌员问。根据赌客的穿着来确定投注额，算是发牌员们给赌场外缘赌客的特别服务。按照平均水准来看，这样的小盲注还算合理，上限就有些不切实际了。

“接受。”

“没错，接受。”

第一轮开始了。埃林看了看手中的两张暗牌：4 - 8，没什么意义。女子翻看自己的暗牌后，盖回桌面，把十个铜币的小盲注用食指和中指弹到桌子中央。埃林跟上二十铜币的大盲注。发牌员亮出前三张共用牌：3 - 6-Q，埃林仍然没有任何机会，但还是跟注。小额赌注的好处就是可以花时间试探。要是在不设上限的赌注中，拿到4 - 8，他可能会在前三轮加注的时候就弃牌。

第四张共用牌是5，赌注增加到一个银币。现在埃林有机会凑成一个顺子，而女子似乎正在犹豫。最后她决定加注。最后一张共用牌是8，她把赌注加到四个银币。

手里只有一对8，但埃林还是跟了注。两人摊牌，女子的暗牌是一对K，拿走了全部八个银币。

“喔，你的牌玩得很大胆。”埃林说。

“这只是第一局。”

女子有个看似大胆的策略：靠着一对 K 的暗牌来逼迫埃林弃牌。如果是在不设上限的牌局里，这样的做法要么是有勇无谋，要么是拼死一搏，但现在的情况下，这只是非常欠考虑的多余技巧。埃林笑了笑，这种幼稚的策略，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通晓了。

接下来的牌局里，埃林确认了：她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初学者。战胜别的初学者没问题，但面对他这样的老手，就只有离席的份。她滥用太多不稳定的技巧，情绪也外露得很明显，致命的是她掩饰情绪的动作更明显。

第二局女子继续进攻，但是在赌注达到八个银币后，她的一对 2 和一对 J 败在埃林的一条 J 之下。第三局埃林采用女子第一局的技巧，加上更合理、稳定的加注方式，靠着一对暗牌 A 逼迫女子弃掉了手中的顺子。接下来埃林只丢了寥寥数局。女子比较精彩的一局是靠着最后出现的方块 A 凑成同花打掉了埃林的葫芦，但显然她自己都很惊讶于这次胜利。

一个小时后，埃林手中的暗牌是 5-6，而前三张共用牌则是 4 - 8 - 10。女子压上了剩余的所有筹码，因为没有再加注的可能，两人必须现在摊牌。

埃林把暗牌摊开后，女子睁大了眼睛。她的暗牌是两张 10，加上共用牌成为三条。埃林的唯一机会是凑成 4 - 5 - 6 - 7 - 8 的顺子，即便如此，女子还是很有可能用三条 10，加上两张 4 或者两张 8 的葫芦击败他。

第四张共用牌翻开了——7。女子身子往后一摊，嘴唇抿起。当看到最后一张牌是无关紧要的 K 的时候，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肩膀松了下来。她抽了一口烟管，抖抖零零落落的烟灰。虽然埃林这最后一把纯粹是靠着运气，但眼前这名激进的初学者，终于认识到自己就算逃过这一劫，也是不可能翻盘的了。

“你打得很有趣。”埃林说。

“哎，我得走了。”她离开席位。

“等等。”当她接近埃林座席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我想请你喝一杯，怎么样？”

“为什么？”女子瞪着他。“就因为你赢走了我的钱？”

“因为我有失礼之处。我是外地游客，而你是本地的女士……看来今天运气都在我这边，我应该提出分摊金计划，却没有这么做。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我想向你道歉。”

分摊金计划指的是牌局结束后，拿走全部筹码的胜者，分出少量金额给所有败者，是一种降低心理压力、保住一定财产的策略。假若明显占优势者提出这个计划，那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礼节。

“分摊金？”女子笑了，片刻后继续说，“你在这种地方玩上限二十个银币的侯得伦，还想弄分摊金？你其实是上层的人，闲得无聊了乔装打扮到这儿来解闷，是吧？”

“那么，愿意还是不愿意？”

“好吧，你挺有趣的。老实说，因为和你打了这一轮，我下个月的生活得伤脑筋了。就陪你喝一杯吧。”

两人来到赌场里的吧台坐下。这里的酒，即便在并非什么贵族的埃林看来，也只能对付着喝而已。当然，它们的价位也足够让兜里只有八十个银币的埃林喝到天亮。他指示酒保按他的办法调好两杯酒，送到两人面前。

“你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啜饮了一口深琥珀色的酒液后，她说。

“其实，我一直在到处旅游。至于我的出生地……不说也罢，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去了。”

“怎么，你玩起神秘来了？”

“那倒不是。四处游荡的时间长了，一旦觉得故乡不再重要，就不太愿意把它提起。反而是藏宝海湾，对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地方。”

“这里的神秘，你一定不想了解得太多。”

“比如说？”

“比如……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要在牌桌上等一个小时？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许会等一个晚上。”

“噢，这个我非常渴望知道。是在等一个人吗？”

“不。”

“那是为什么？”

“他们害怕。”

“我不明白。”

“他们害怕。”女子闭上眼，把酒喝掉一半。

埃林对这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他想拐弯抹角继续追问的时候，女子开口说：“那么，你都靠着什么来生活呢，游客先生？”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梦想成为吟游诗人，”埃林故意清了一下嗓子，“我知道听起来很可笑。不过，等我长大一些以后，才发现这行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自由。大部分做这行的人，都只能长时间呆在有固定观众的地方。但四处旅游着生活的梦想，我从没有放弃过。所以我做所有事情来支付旅费：抄写书信，保镖，牧马人，什么都有。还有……玩牌。”

这些话要是让乔贞听见，不知道他会露出什么表情。不过……反正这远远算不上我最脱离实际的搭讪谎言，埃林想。

“啊，你把我的生活费卷走用作你的旅费。”

“所以，我现在不是正在赔罪么。话说回来，你说我让酒保调的这两杯酒怎么样？”

“不知道。”

“噢，少来了。我急着想知道你的评价。”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奇怪地显得有些无奈。“尝起来就像它应该是的那样子吧。”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埃林不断提醒自己：我应该是来查案的，但思绪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集中到眼前的女子身上。从第一眼看见她独自坐在牌桌上开始，埃林就觉得她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她化淡妆，香水却过于浓烈，像是为了掩盖某种气味；她的手指纤细，指尖上却布满小伤痕，而且指甲都挫平了；她大口大口地吸烟，但似乎并不真正享受烟雾在喉中缭绕的滋味。

“我得说，现在我觉得你也是藏宝海湾的神秘之一了。”埃林说了一句实话。“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歌洛卡。你呢？”

“埃林。”

“好吧，旅游家埃林。”她望着他的眼睛。“我还有一个名字，你想知道吗？”

“当然。是什么呢？”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或者说……光是嘴上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

“啊，这可真折磨人。我要怎样才能了解？”

“你知不知道夜鲷巷在哪儿？”

“当然知道。作为一个旅游家，这一个星期我已经快把藏宝海湾的街道都走过了一遍。”

“夜鲷巷口，有一栋白色的屋子，是我的家。今晚九点到那儿去，我就会告诉你。”

“这可真是古典式的……邀请。”

“那么，你会来吗？”

“荣幸之至，歌洛卡小姐。”

“不要失约，否则你会永远失掉你想知道的秘密。埃林。”

她放下酒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离开。

歌洛卡，歌洛卡。埃林思虑着，这或许是他无数次类似的经历中，最奇特的一次。从坐上赌桌开始，他就一直掌控着主动权，但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慢慢失去了它。自己的谎言似乎并没有对她起多大作用；她对自己真实的一部分更感兴趣，却不愿拆穿他的谎言。她的神秘和矛盾性，深深吸引了他。虽然调查没有实际进展，但是埃林相信自己今天会有不一般的收获。反正，时间总是有的，他想。

## 10

晚上九点一刻，埃林在歌洛卡的带领下进入了白色屋子。穿越走廊后，他们来到了歌洛卡房间的门口。

“稍等。”歌洛卡推了一下埃林的胸口，让他止住脚步，然后把半个身子探进房间说：“不好意思，我有客人来了。……对，是男人。你还挺爱多管闲事的。先到图沙那边吧，让他给你治伤。”

“不好意思，”她回头对埃林说，“是我的一个病人。”

“噢。”埃林心不在焉的回答。但是当屋内的男人走出来的时候，他瞪大了眼睛。

“乔贞？怎……你也在吗？”



当他发现乔贞裸露着上身，还打着赤脚，衣物都抱在手里的时候，表情显得更别扭了。

“啊，埃林。我倒不奇怪在这里看见你。”乔贞的眼神在埃林和歌洛卡之间来回了一下。“看来我打扰你们了……不过，我不是让你到赌场做调查的吗？只要把报告交给我，接下来你就可以做自己计划中的事。”

“你们认识？”歌洛卡说。

“歌洛卡，这家伙怎么跟你介绍自己的？游客，诗人，还是牧马人？”

歌洛卡转向埃林，盯着他。“每样都有一点。”

“埃林，这一套你用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有进步。”乔贞说。

“乔贞，别说了。歌洛卡，我可以解释……嗯，如果你把我的话当成纯粹的谎言，那是很不负责的……”

“噢，不是纯粹的谎言？那你要我怎么看待？”

歌洛卡打了埃林一个耳光，然后立刻转过身奔回自己的房间里。

“她生气了，真的生气了，埃林。这一巴掌连腰劲儿都用上了啊。”乔贞暗自想，这比自己挨打的那一次要用劲好几倍。

“糟糕，乔贞，你说了些什么？我好像暂时听不见了。”埃林的左手按在自己的耳垂下。

“我说，你到底在做些什么？赌场的调查呢？”

“噢，我确实去了赌场……话说回来，她到底是什么人？”

“伊多利的姐姐。”

“你竟然没有告诉我。”

“埃林，就算我告诉你，你还是会做今天这件事，只不过会事先考虑怎么不让我发现。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这儿、这儿，都缠着绷带？”乔贞指了指腰部和右腿。“有两个地精要打爆我的脑袋，挖出我的心脏的时候，你却不把调查当一回事，只玩你自己的那一套。这三年来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乔贞，不要对我发火。对，这是我的错，不过也是一个意外……”

“埃林，到此为止。你要面对这个事实：我是你的上级。我让你执行的任务，你不能不当一回事。在赌博里扔掉一百个金币是天大的笑话，按道理来说，我不应该和任何做出这种蠢事的人合作。现在又给我来这一套。三年前你勾引女子妨碍了调查还可以容忍，可是现在你已经二十八岁了。我老实跟你说，现在暴风城和七处的局势变化得很厉害，再不清现实，会吃苦头的。我要去对面房间里上药了，给我好好看着歌洛卡，她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证人，不要让她情绪太激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乔贞不再理会他，径直走到图沙的房间里。似乎手里永远都执着镊子的图沙，指了指屋子中央的病床：“坐到这里来，乔贞兄弟。”

乔贞坐上去以后，图沙用镊子夹着一片沾了药液的纱布靠近他，抽了抽鼻子，发出很大的嘶嘶声。

“啊，这气味.....”

“什么？”

“我闻到了‘晚餐’.....非常浓烈，纯度非常高，乔贞兄弟。它们缠绕在你的身体周围，只是暂时还不能侵入灵魂。你这是打哪儿来？”

“我这些天口袋里一直收着半包，但不是我用的。”乔贞还留着支付班杰下次工作酬劳的份量。

“不，不。我早就知道你带着十二克半的‘晚餐’，但那只是品质非常低劣的成品。没有充分滤走杂质，烘烤火力也不够。这种难受的气味让我的鼻子痒得厉害。但今天.....你沾染到了一种品位非常高的‘晚餐’，纯得像血浆，浓得像鱼脂。看看，我手背上的汗毛都因为这另一种气味耸起来了。”

乔贞试着闻了一下。除了总是环绕在这房间里的消毒药水气味，他什么都闻不到。

“你说这些很有趣。我今天确实呆过一个焚烧过‘晚餐’的房间。”

“噢，那就不奇怪了。用得上这个品质‘晚餐’的人，无论是谁，一定是位幸运的富豪。”

“为什么你对这些东西特别熟悉？”

“我想，首先因为我每周都要治理五、六个过量使用的中毒者，”图沙一边给乔贞擦药一边说，“更关键的是.....你不知道‘晚餐’是我们巨魔的一个支系发明的吗？”

“没听说过。”乔贞多少有些惊讶，虽然他知道这种危险的粉末远在他进入七处之前就存在了。

“那原本是我们族群的神官在进行灵魂仪式时，为了更好地通灵而使用的药物，用它烧出来的烟雾也可以加速伤口愈合。当然，那时候它有一个神圣的名字……啊，都是过去了。老实说，现在看见它沦为人们用来逃避心灵的东西，我真是伤心得厉害……好了，乔贞兄弟，现在我们来把你腰间的石头碎粒都拔出来，请放松。”

加速伤口愈合？“我听说沃苏瓦曾经用烟雾来给布雷戈熏伤口……他用的会是‘晚餐’吗？”

巨魔突然停下镊子的动作，笑了起来。

“失礼了，乔贞兄弟，我真没想到你会问这个问题。是啊，沃苏瓦不使用‘晚餐’，还有谁会使用呢？”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乔贞警觉起来。

“这本不应该说出来的，但你对歌洛卡女士那么友善，我就告诉你吧。在我们族群里，‘晚餐’的配方本是个秘密，由一名神官和他的后嗣代代相传。你觉得沃苏瓦为什么要四处游荡？他就是神官的直系子孙，应该死守配方的人，但是却把它从通灵的重要材料改造成毒物，卖给了你们人类。到底是怎样的恶灵占据了他的心灵，让他做出这种错事？为了逃避责任，他只有从族群里离开。乔贞兄弟，你的肌肉为什么突然紧张起来？我正在处理最麻烦的伤口呢。”

“你和他同一个族群，”乔贞说，“那么你也痛恨他做出这件事。”

“怀疑我做过些什么，对吧？虽然知道你会这样想，我还是抖露出这些事情来，到底是为什么呢？唉，实话说吧，我希望我有那个能力。我们是个非常弱小的族群，只剩下不到两百人，而持有配方的神官，几乎是唯一训练有素的战士……这也就是沃苏瓦为什么能轻易逃脱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能被冒险者们讹传成英雄的原因。但是，见证了他的死亡，我确实很开心。遗憾的是，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回‘晚餐’的原始配方了。”

“我听歌洛卡说，你是当时在场的医生之一。”

“正是。”

“你怎么看待他的死？”

图沙抬起头。“我的回答也许会让你失望，乔贞兄弟。”

“我没有什么特别期望，也就不会失望。而且听了你刚才那些话，我已经觉得很值得了。”

“当时倒地后的沃苏瓦，和现在的你有同样的气味。你今天去过的地方，是沃苏瓦的选手准备室，对吧？”

“老实说，我现在很佩服你的鼻子。”

“可能会让你失望的就是：沃苏瓦死得平淡无奇。他在赛前使用了过量的‘晚餐’，布雷戈的一刀虽然不致命，但是加速了高纯度‘晚餐’在他血液里扩散的速度，引发中毒猝死。你也知道，每个人在用过它之后，都静静地坐着，躺着，等待失明的到来……沃苏瓦却要去面对那个可怕的兽人。噢，这连我自己听了都很失望。他应该有更配得上罪人身份的死法。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好了，乔贞兄弟，都包扎好了。对了，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

“说吧。”

“他的断牙。作为巨魔，让自己的牙齿被折断显然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大脑和身体的机能。”图沙敲了敲自己的牙齿。“你看我的，多结实。如果说他就是因为牙齿折断才脑子坏掉，犯下这么多罪过，那我倒可以理解。”

图沙高声笑了几下，乔贞没有再说话。即便沃苏瓦真的死得这么窝囊，还有一个疑点：他在准备室里是自愿吸下“晚餐”的吗？那是完全的密室。此时，图沙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无论如何，祝愿你的工作获得成果，乔贞兄弟。”虽然这已经算不错的成果了，但乔贞暂时并不打算把这些情报共享给埃林。出了今天这件玩忽职守的事，他怀疑埃林会带着这些情报去找布雷戈，称已经结案了，立刻索要七百个金币的报酬。

他穿上衣鞋，回到走廊上，发现埃林还站在歌洛卡的房间前。房门紧闭着。

“她什么也不回答。”埃林说。

乔贞上前敲了敲门，说：“歌洛卡，是我。你没事吧？”

屋里还是很安静。

“不管我的同事说了些什么，我代他向你道歉。”

“道歉？有什么好道歉的？”她在屋里说话了。

“因为他……”乔贞有些语塞。“骗了你。”

“就因为骗了我？说得真轻松。”歌洛卡猛地打开了门，妆已经洗掉了，目光直逼埃林，埃林不由得身子往后斜了一下。“我靠处理尸体生活，他们都叫我‘死神女士’，这就是我的另一个名字。听起来没什么魅力，对吧？我厌倦了每天埋在尸堆里，偶尔也想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生活，找些乐趣。这下倒好，我改头换面到赌场，模仿那些中上层女人的姿态，希望能等到一个不会用带偏见的眼光看我的男人，却遇到了你，不光拿走了我的钱，还要继续欺骗我。而你呢，”她转向乔贞，“突然就这么出现，告诉我伊多利死了，现在又心安理得地到我这儿来治伤。一定是得罪了人，不敢上正规的医院，对吧？滚你们的吧，两个混帐男人，再也不要在我面前出现！离我越远越好！”

她再次摔上了门。图沙从屋子里探出半个身子看了看，又缩回去。

“她把你也捎带上了。”埃林说。

“是谁让这件事开头的？”

“我能怎么办，乔贞，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约会了。”

“埃林，听好，”乔贞盯着埃林，让他还不打算收敛的戏谑态度完全给惹怒了，“你最好学着改变一下态度，现在就开始。不然你很快就会付出代价。”

埃林皱起了眉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在威胁我。你说我三年没有改变……在我看来，你也许是变得太多了，乔贞。”

“没错，我改变了很多，那是因为我这三年经历了很多。你不适应？没人关心，至少我不会。”

乔贞转身大步离开。走出屋子后，他感到伤口又痛了起来。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些黑色的脊背翻腾出层层波浪。此时，乔贞的内心中不仅有对埃林渎职的愤怒和失望，还包含着导致歌洛卡情感崩溃的自责。完全彻底地孤独两年后，重新回到人心中的他，有些手足无措。

## 11

乔贞站在一栋废楼的二层，朝外窥伺。这里曾经并排着几个房间，但如今墙壁都已经打掉，材料让迁居的住户带走，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大屋子。虽然久已无人居住，淡淡的

鱼腥味还是从废旧的木板缝间，和墙上腐烂着的渔网中发散出来。高高探出的屋檐把乔贞的身影笼罩在阴影下。其实，他已经在这里藏了两天两夜了。自从杀死地精刺客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水手之家。

这里的视野很不错。只要略微探出身子，就能看到这条杂货街的开端和尽头。但乔贞不能这么做。他必须藏在阴影里。

熟悉的身影出现了：班杰。他按照乔贞一贯的指示，装成闲逛的模样，从杂货街的西端往东端前进。他掂量掂量糕点铺里奶酪的重量，又到附近的渔具店拿起廉价鱼竿摆弄。*动作夸张了些，但还算挺有效的*，乔贞想。为了确认有没有人跟踪，他目光的焦点放在班杰身后的一截路段。

接近乔贞呆着的废楼后，班杰加快了速度。在他后面二十码左右的地方，一个身披灰色斗篷的人吸引了乔贞的注意力。从身材来看，他像是衣服下加了大量衬垫而显得大一号的人类，但步伐非常不自然，又像是身形较小的兽人或者巨魔。他的面部完全遮在斗篷帽下，双掌也缠满厚纱布。这时候，班杰走过了乔贞所在的楼下。乔贞快步移到十五码外的下一扇窗，看见不光是班杰，裹着灰斗篷的人也移动了相应的距离。虽然人群熙攘，但他的目标非常明显：要跟着班杰，因为他总是和班杰保持在一条线上。

这不像是通常会为难班杰的那些小混混，因为让他们做坏事的时候遮住脸不让人看见，不显露一下自己的威风，这比吃一顿老拳更让他们难受。裹着斗篷只有一个原因：即便自己的行为暴露了，这名跟踪者也绝不允许自己的身份也一并暴露。

乔贞走下楼，沿着墙壁，掩藏在街道的拐角处等待着。数秒钟后，班杰出现在视线内，他没有发现乔贞，继续快步朝街道东端走去。乔贞要等待的是跟踪者。

他预估的时间是二十秒，但三十秒过去后，跟踪者仍然没有出现。乔贞从拐角后闪出身，发现对方已经折回，身体被人群所遮掩，只能看清楚灰色斗篷的顶端。

跟踪者发现自己了？如果事实如此的话，乔贞现在就要搞明白跟踪者往回撤，是为了逃跑，还是要把自己吸引进陷阱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乔贞都只能追上去。他不能再让可疑的人知道自己在藏宝海湾的动向了。他追踪着斗篷的灰色影子，在人群中前进。

因为要时刻注意附近的地精卫兵，并且躲避他们的视线，乔贞的反跟踪并不顺利。但幸好这是一条没什么岔路的大街，所以即便临时跟丢了，也还能比较快地赶上。

穿灰斗篷的人一刻也不放慢步子。他显然要快些远离此地，只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才没有放开步子全力奔跑。在接近街道出口的时候，一架由好几个人拉着，运用大型鱼货的车

子拐进街道停下，他趁机闪躲到了后面。等乔贞绕过这辆车子的时候，面对着前方分叉的两条小巷，对方已经失去了踪迹。

乔贞并不打算就此放弃。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左方小巷里，穿着灰色斗篷的人正踏上路边的一条楼道。乔贞奔跑起来，接近楼道的时候，对方察觉到自己被追赶着，想加快脚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乔贞将匕首连刀柄一同投过去，砸中目标的腰部，让他身子一歪，缩在斗篷里滚下好几层阶梯。

乔贞上前把他的手腕弯到背后，压住他的背脊，然后掀开了斗篷。眼前是一个苍老枯瘦、面部满是污垢、牙齿像田地边的篱笆一样歪歪斜斜的人。他不记得自己见过此人。

“啊，你要做什么？”那人说，“要抢走我的毯子吗？我的毯子……咳、咳，这是我的。可恶的家伙，放手。”

乔贞这才意识到，自己压制着的脊梁就像烘烤过的鱼骨一般软弱无力。虽然没有使用多少力量，但眼前的人已经快透不过气来。这绝不可能是刚才那敏捷、警觉性高的跟踪者。他放开手，对方艰难地翻个身，盘腿坐在地面上，就像一座捏得松松垮垮的泥塑。

乔贞明白过来了。“你身上的斗篷是谁给你的？”

“斗篷？我没见过什么斗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急躁的年轻人？”他用手拍了拍地面。“没有斗篷，只有我的毯子。一个好心人要送给我，但我不能白收好心人的东西，就把我的锡杯送给了他。啊，我在一分钟之内遇见了最好心和最讨厌的人！这是怎样的一天！”

“那个人什么样子？告诉我，这个就是你的。”乔贞掏出一个铜币。

“你把我的老骨头都快打散了，又想用一个臭钱打发我？”他吸了吸鼻子，斗篷裹得更紧了。“还是那个年轻人好，和你年纪差不多，就比你教养好几倍。”

乔贞知道自己不能从这个疯疯癫癫的老流浪汉得到更有用的情报了，就把铜币扔下，转身离开。至少，他知道了跟踪者是一个人类。这个跟踪者必须直接或者间接了解自己的长相，而且动作敏捷，擅长在拥挤的地方藏身、活动。

对于追踪者的身份，乔贞心里的人选并不多。

四十分钟后，他来到一处搭建在凹陷山壁内的鱼料加工作坊。在作坊的后墙和山壁之间的封闭小空间内，班杰正等着他。

“乔贞大人，你怎么现在才到？晚了半个小时，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我要和线人见面，是从来不会失约，因为我知道守信有多重要。倒是你，班杰，你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了？”

“跟踪？”班杰立刻紧张起来。“我自己觉着没这回事，乔贞大人。”

“你不知道也好。因为你还不会应付这种情况。不过放心，我已经把他收拾了，所以才晚来了三十分钟。”

乔贞不得不撒这个谎来让班杰放心，因为班杰的神经，正在随着毒瘾的加深，一天一天地脆弱下去。比起上次见面，他的眼窝陷得更厉害了，眼球像是突兀地安放在底部烧得焦黑的茶盘里。他用右手的假拇指抠弄着下巴的胡茬，小指头则神经质地抖动着。

“你之前用过‘晚餐’？”

“不是。已经没有了。”

上次给的份量，乔贞本以为足够他凑合着用半个月。在他的工作历程中，很多线人都毁于他人的报复，而眼前的班杰将毁于自身。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考虑他命运的时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

“把赌局的情况告诉我。”

“赌金的结算已经结束了，还有少部分没有兑现的，主要是因为不少人破产。”

“破产？”

“对，这些人的赌资是借贷的。他们大都是资金周转不过来的中小商人，不要命的家伙啊。在我们这行里，这些人投的钱都叫‘死钱’，为了规避风险，常常不会接受这样的赌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所有人都太疯狂了……”

“宾其修克的情况怎么样？”

“噢，他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些大商人的赌金结算起来都很复杂，因为他们压上的往往不只是现金。我没有参加宾其修克的结算，详细情况不太清楚，不过，他至少失掉了两艘大型货船。当初他非常高调，一开始就在沃苏瓦身上下大注，而且还不断宣传……可以说这次赌局的规模是靠他炒起来的。这下子可摔得难看了。”



这样看来，也许宾其修克是真正信任、倚赖着沃苏瓦的胜利，乔贞想。他目前还找不到宾其修克谋害沃苏瓦的理由。

“对了，除了大型货船，还有别的。听说有些军火商人找上了他。详细的我不明白，但听说他们进行了非常紧张的谈判。”

如果宾其修克因为赌局欠了军火商的钱，那乔贞大概就会后悔自己曾经认真看待地精商人的威胁。

“乔贞大人，我打听到的就这些了……”

“怎么，想要剩下的那一半？”乔贞说。虽然震惊于班杰的消沉面容，但事情还得按规矩办。

“那个，是您答应我的。”

“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让你去做，班杰。”

班杰的身子颤抖了一下，使劲眨了眨干涸的眼睛。太阳穴附近的血管更加明显地突出。他似乎本以为说出了刚才的情报，就能够立刻拿到“晚餐”，获得解脱。

“这是真正最后的一件事。完成之后，我会把你送回暴风城。”

“为什么？”

“你已经支持不下去了，班杰。看看你。我甚至有预感这最后十二克半的‘晚餐’会要你的命。”

“噢，不，乔贞大人，你该不会是要食言吧。”

“当然不是。替我做完这件事，我会给你‘晚餐’，但我奉劝你永远不要再使用它。”

“不管是什么事，请快说吧。”

“奇纳·玛兰多，这个名字你认识吗？”

“当然，沃苏瓦在半决赛的对手。”

“我要你查出他有没有参加赌局。如果有的话，又是怎么安排赌资的。”

“这很困难啊，乔贞大人……”

“我知道他也许会用假名，但无论如何，尽量查出你能知道的。”

“我也许做不到了。你看，我这些天眼睛老发黑，耳朵也一直响……乔贞大人，你说我这是怎么了？你真的会把我送回暴风城吗？我想回去……如果我回去了，请先不要告诉我妈妈，她一定会又把我赶出来……”

班杰开始胡言乱语了。乔贞知道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即将精神崩溃的人。为了稳定他的情绪，只有最后一个办法。

他把那十二克半的“晚餐”拿了出来。

“现在拿走，”他说，“用一点点就可以，解解瘾，回复点精神。然后再替我做事。”

乔贞本以为班杰会用双手立刻抢夺过去，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是盯着那小小的布袋。乔贞看得出，班杰在畏惧其中的东西，却又无法抗拒把它焚烧，再吸入自己枯朽身体内部的冲动。为了抑制冲动，他给自己上了脚镣，然后又自愿拖着脚镣朝地狱迈步。乔贞只能亲手把“晚餐”塞进了班杰的上衣口袋里。“就这样。”他说。

班杰沉默着，因为乔贞的“慷慨”而不知所措。他点了点头，盯着地面，转身离开。

看着班杰歪歪斜斜的背影，乔贞回想起最初诱使他做线人的会面。那时候的班杰，坐在牢房的草垛上，没长脑子，粗暴野蛮，活力十足。他不叫乔贞“大人”，而是用“走狗”“苍蝇蛆”之类的词来发泄愤怒。每拉拢一个线人，乔贞都会给对方“稳定生活”“保证安全”的允诺，但是在漫长的工作后，无论是乔贞，还是线人自己，都会把这些允诺当成虚无、浮在云端的东西。乔贞也不记得对班杰说过多少次“送你回暴风城，而且瞒着你的妈妈”了，但他们总是在重复这些对话。

也许没有下一次了。如果顺利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回家的，班杰。

但是如果不顺利呢？

乔贞瞒住了一件事情：他认为跟踪班杰的人，如果不是某个和自己没打过照面的，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奇纳·玛兰多。现在让他去调查奇纳，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说这么多年和线人打交道，有什么心得的话，乔贞就只说得出一句：不得不作出牺牲的情况总是会出现的。至于牺牲值不值得，只有活下来的人才会去评判。

多少年来，布雷戈·血喉的睡眠都是无梦的，但最近他反常地多梦起来。

今天，他又梦见自己回到了那黑暗的洞窟中。断牙的巨魔出现了，燃烧灰绿色的粉末，升起一阵紫色烟雾。布雷戈把右手伸到烟雾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臂色泽逐渐暗淡下来，肌肉溃散，露出白骨。接下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了竞技场中央。场内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他站起来，穿过选手准备室回到地下通道，在其中穿行，身边有看不见的追随者在喃喃自语。他有一种预感，在黑暗走道的尽头，将看见久别的家乡。这走廊最终没有走到底，因为他在中途醒了过来。

布雷戈从地板上坐起来。自从住进水手之家，他从来都是睡地板，因为那张床他只要一坐上去就会吱嘎作响；反倒是他的大刀总是躺在床上，避免老鼠接近。他试图打坐冥想，尽快清除大脑中梦境的残余，但却徒劳无功。

他知道自己无法彻底摆脱心中嗜血的欲望。每当万分焦虑的时候，他就感觉需要战斗和杀生来让自己平静。看着鲜血从刀口滴落，全身紧绷的肌肉也会舒顺下来。而这一次，亲手战胜救命恩人的荣誉就这么烟消云散，让他的焦虑快要突破极限。但现在还是需要忍耐，因为他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托付给了两个人类。如果他们搞砸了的话，他仍然会尽力抑制自己的嗜血欲望，因为就算这荣誉消失了，他也绝不会允许自己输给内心过于黑暗、暴烈的一面。

敲门声响起，非常微弱。布雷戈打开了门，看见了像往常一样，总是低头缩肩面对着他的女地精服务员。她第一次来打扫布雷戈房间，要平整床单的时候，为了不让她碰到自己的大刀，布雷戈立刻把它从床上抄起来，结果吓得她后退好几步，盯着大刀在床单上留下的印痕，不知所措。

“做什么？”布雷戈说。

“布雷戈大人，这个。”服务员右手递出一封信。信的边缘夹在她的两片指甲之间，随便一点震动就会飘落。

他取过信的时候，感觉她似乎整个身子都蹦了一下。

“谁给你的？”

“两个卫兵。他们说，寄信人，里面有写着……布雷戈大人，我能不能先离开？”

“走。”

服务员快步冲向楼梯。布雷戈回到房间，关上门，撕开信。

这封信以兽人语写成。兽人语的字体本是古朴、沉着的，在此却非常奇怪地多出了大量华丽、飘逸的飞钩和连笔。

勇武无匹、广受敬重的布雷戈·血喉大人：

让本人以十二万分的诚挚祝贺您赢得角斗大会桂冠！毫无疑问，您在此次大会中展现的风貌，是如此地震撼人心，让所有观者见识到了战斗艺术的终极，足以成为人人称颂的现代传奇。是您让大会充满光彩，区区七百冠军赏金，不足以表述本人感激心情之万一，更不足以表彰您功绩之万万一。假若不让您赢取应有的荣耀，本人怕是要承受藏宝海湾万人唾骂、踩踏，被亲手建立的伟大城市无情抛弃，郁郁抱憾终老。当前情势，亟需本人与您会面，共同商榷真正适合您丰功伟绩的奖赏。另有不情之请，关于藏宝海湾的未来，本人实在迷茫无措，也希望您能以通今博古的睿智，来指点一二。因此，请务必于明晚八时光临寒舍，届时有专人至水手之家迎驾。恭候光临！

您最诚挚、最卑微的地精商人、航海家、博物学家、美食家、戏剧作家宾其修克  
惶然敬上

布雷戈把信翻过来，用大拇指压在桌面上。对宾其修克，他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但他非常在意沃苏瓦和宾其修克来往密切的传言。考虑到这一点，他决定赴约，无论这封信的措辞有多么让他反胃。

他出了房门，走下楼。乔贞的房间还空着。空着很多天了。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会放下承诺逃跑的男人，自从看到乔贞在酒桌上教训小流氓的那一次，他就从这个男人的眼里看见了和自己相似的地方。但现在，布雷戈非常想找他谈谈，他想在赴约之前了解自己委托的调查有何进展，并且以此做依据，来决定自己如何应对地精商人。

乔贞来到夜鲷巷的时候，看见图沙两手撑着白屋子门框的两边，身子挺得直直的，一名强壮的中年男子和一名中年妇女正直逼着他。

“给我把那个可恶的女人叫出来！”女子高声说。

“女士，歌洛卡小姐不在家，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看门的巨魔不撒谎’，这句谚语你没听过吗？”

“少废话，让开，我们自己进去看。”

“这可不兴，我们有很多病人在休息，休息。”

“病人？这屋子里凡躺在床上的不都是那女人拿去换钱的尸体吗？还真有活人呢？”男子说。

“先生，你这样说真是过分啊。歌洛卡小姐救治过很多人。你的灵魂真是急躁得可怕，要放松……”

男人抓住了图沙抵住门框的手腕，要把它掰开，然后又抬掌去推他的前胸。乔贞上前按住了男人的肩膀。

“这儿出什么事了？”他说。

“啊，乔贞兄弟。”图沙说。“快帮我劝劝这两位，他们要强闯进来。你看我都满头大汗了。”

“啧，又来了一个？这谁啊？没想到那女人裙子底下的摇尾巴狗还蛮多呢。”女子说。

“一看就知道是一伙不要脸的。都给我让开。”

男子说完，再次探出手去推图沙，却中途停住了动作，因为此时歌洛卡移开图沙的手臂，走了出来。她看见乔贞，并没说什么，移开了视线，盯着那一男一女。

“终于出来了？怎么不继续躲着？”女子说。

“吵死了。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歌洛卡说。

“哈，你还装傻？这身衣服倒新得很呢，是抢走我丈夫的钱去买的吧？给我脱下来！”

“臭女人，到底把我弟弟卖了多少钱？”男子接口说。

“我想起来了。”歌洛卡说。“我在杜曼雷的工地帐篷里见过你们。”

“我们是他的妻子和哥哥。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就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女子这句话说到一半，就让歌洛卡一耳光给中止了。这一巴掌那么突然，就像乔贞曾经见识过两次的一样，让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

“妻子？哥哥？这一套我见得太多了，一开始还觉得挺有意思，现在我是笑不出来了。”歌洛卡用责问的眼神来回逼视着男子和女子。“我只收无亲无故的死人。什么叫无亲无故？杜曼雷这样的就叫无亲无故，他就死在工地帐篷里，都没人拿块布去盖一下。你们

这两个家伙我还认得呢，我用草席把他卷起来的时候，你们就在帐篷角落吃饭，也不知在嘀咕些什么，都不肯望过来一眼。为什么那时候你们不装出点妻子和哥哥的样子来？非要在我把他的尸体放完血、涂上药水、送到船舱最下面的铁笼子里后，才出现在我面前，找我讨要什么不存在的遗产？实话告诉你们，他身上什么东西都卖不掉。因为他全身都是病痛，是活活累死的。听懂了就不要在这里碍眼，‘妻子’和‘哥哥’。”

“你也该狡辩够了，不吃点苦头不行。”男子说完，两手伸出去，要掐住歌洛卡的脖子。乔贞用匕首柄由下至上猛击他的手肘，在他捧着手臂发抖的时候，又用柄底砸在他的人中上。男子朝后倒地，痛得眼白朝上翻起，迷迷糊糊地用双手去捂嘴巴，却有两颗带血的门牙从指缝间掉落出来。

“喔，好惨哪。”图沙说。

“你……你竟然打人……下手还这么狠！我记着你了……”女子语无伦次，双手捏着裙边。

“不，你不会记得。你会连今天发生的这件事一并忘记。永远都不想记起来。”

乔贞说着，把刀柄甩一下，鲜血滴落地面。他逼视着她的眼睛，很快就让她仓皇地扶起男子离开。

“你至于这样吗……”歌洛卡转向乔贞，但突然想起来自己本是不该和他说话的，急忙转身回到走道里。

“乔贞兄弟，那一下真有效，下次教教我如何。”图沙模仿了一下匕首柄砸人中的动作。“这样他们再来，我也能对付了。”

“改天再说吧。”乔贞说完，跟随歌洛卡回到屋里。歌洛卡先他一步走进自己的房间，伸手想推上门，但是乔贞左掌按在门板上，阻止了她。她若有似无地叹了一口气，回到屋子中央坐着，把头别过去。乔贞进了屋。

“我不是说过不想再见到你吗？”她说。

“我不会因为任何私人原因就来找你。”

“别自以为刚才是帮了我的忙。我可没打算道谢。”

“这样的事常有？”

“我想想看……一个月总会有两、三次。很奇怪我还能活着，对吧？尸体掉进海里了，这些所谓的‘亲属’就一个个冒出来了。”

“如果他们真的是死者亲属呢？”

“你没听懂我刚才的话吗？在我收尸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表露出一点点亲人的样子来？流泪就不用了，就说几句话好吧？哪怕只有一句，能表示他们真的看重眼前这个死人，我就不会把它带走。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所谓‘亲属’，我才不会承认。”

“你这个‘死神’倒是很通融。”

“噢，你……算了。”歌洛卡抚抚额头。“我就知道让你这种人缠上，怎么都跑不掉。说吧，今天又有什么坏消息要告诉我？还是想让图沙给你换药？”

“沃苏瓦也是无亲无故的人，对吧？”

她转过头来。“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我知道你真正想问什么，我的回答是：不，他的尸体没有送到我这来。”

“为什么？”

“在藏宝海湾干这种活的又不止我一个人。而且，他原来也算是个大人物，宾其修克应该不会把他扔进海底了事。他有专门放置这类尸体的地方。”

“那么，带我去看看。”

“等等，你不只是来调查伊多利的事吗？为什么会把角斗会的决赛选手也扯进来？”

“现在还没法直接解释……但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我也没有说这和你弟弟的事有什么联系。怎样，有没有改变主意？”

歌洛卡无奈地抬起头。“改变主意？我根本就还没答应带你去。不过，你刚才真的打得太重了……”

## 13

歌洛卡带着乔贞，来到码头一艘看似久未出海的不起眼小船上。没有船帆，没有缆索，没有渔网，船体一大半用黑色帆布遮掩。它所处的位置也很偏僻，要踏过几块遮掩在货箱后的水面浮板才能找到。

“有卫兵会来定时巡查，动作快一些。”她说。

他们来到了下方船室，看见一个约八十岁的老头静静地坐在门口。冰冷的白色气雾从房间内溢出，笼罩着老头的全身，让他看起来像眉毛上结着霜的泥塑。

“他看守这儿已经有十年了。每天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上十八个小时。现在好像睡着了，从旁边小心些跨进去。”

两人抬腿跨越老头的右半身躯，进入房间。乔贞先进去，歌洛卡紧随其后，但是还未完全进入门的时候，她惊叫了一声。乔贞回过头，发现老头枯瘦的手掐住了她的脚腕。

“谁？”他的嗓音听起来就像冰窟里的冰菱慢慢碎裂。

“是歌洛卡，你还记得吗？塞吉先生，原来你醒着，请把手放开。”

但是老头没有任何动静。乔贞把他的手从歌洛卡的脚腕拿下来，放回他的膝上，老头还是没动静。

“又睡着了。”歌洛卡说。

“现在来做正事吧。”

这个大房间由水手舱室改装而成。有近五十张带着编号的床，有的显然躺着尸体，用白布掩盖。每具尸体的两侧都放置着切割整齐的方形冰块。

“都在这儿了，”歌洛卡说，“在藏宝海湾多少闯出过名气，但死后却没有亲属认领的人。比如在赌场一夜间赢来一支船队却又输掉的人，海难中沉船的唯一生还者，钓鱼大赛七连冠之类。如果沃苏瓦不在这儿，那我也帮不了你了。”

“宾其修克留着它们做什么？”

“听说他打算开一个海上蜡像馆，把这些人都仿制成蜡像，用‘藏宝海湾历史名人’之类的名号做世界巡回展出。天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主意。”

*历史名人？宾其修克，你自称自己创造的是天堂，那么作为天堂的展品而陈列的应该是圣徒，而不是什么名人。*“就算他想开的不是蜡像馆而是人形标本馆，我也不会奇怪。”乔贞说。

“宾其修克夸口都是从诺森德弄来的永冻冰块，我才不信，不过他确实不舍得给普通的尸体用这些冰块。小心别碰到，会冻伤的。”

剧烈的冷气让乔贞皮肤一阵刺痛。他看看歌洛卡，她似乎完全不为所动。



“你不觉得冷？”

“我习惯了。”

“那更好，”乔贞点点头，“现在我们分开来找沃苏瓦的尸体吧。我从左边开始，你从右边……”

“等等，乔贞。这个得你自己来。我在这儿看着就好了。”

“怎么？”

“我哪知道沃苏瓦长什么样子？”

“你没见过他？”

“你知道，我没空闲，也没那份闲心去看什么角斗大会。”

“那么我告诉你：首先他是个巨魔，又是个红色头发，右边牙齿断掉的巨魔。你从右边开始，把所有符合这些特征的尸体床位号告诉我。怎样？我相信你不会找到太多的。”

“我真搞不懂你是怎样厚着脸皮使唤一个讨厌你的人。”

“这很好懂，歌洛卡。我在学院的时候，有一门重要课程叫‘调查人力协作学’，概括起来就是教我们怎么使唤人，特别是那些不合作的人。现在我们快些结束这件事，我记得你说过有卫兵会来巡查。”

歌洛卡一言不发地走到房间最右侧，乔贞看着她的背影。*歌洛卡，我一定会为我给你带来的麻烦做道歉和补偿，但不是忙碌的现在。*他转过身，走向左侧。

乔贞一张一张床位地查看，重复着掀开遮尸布又放下的程序。这些尸体来自于各个种族，都没有大面积毁损。乔贞非常意外地看到了自己曾追捕的一名贵族私生子，他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在军队中获得要职，然后遭到亲生父亲的揭露和贬损，被迫成为罪犯。还有一名矮人，因为不满拼酒大会的结果，在卡拉诺斯引起火灾。乔贞不由得联想这些人是在藏宝海湾取得了如何的成就，才进入这冰窟中的“名人堂”。他想，如果伊多利能有个全尸的话，他也应该有进入这儿的资格，头衔就是：“被所有地精拒绝登船的诈骗犯”。

“乔贞，你来认认。”歌洛卡说着，从自己所在的床位移开了两步。乔贞朝她走去。

躺在三十七号床位上的，正是沃苏瓦。双目紧闭得几乎看不见，突出的下唇死死地顶着上唇外缘，僵硬挺直的头发和胡须上都结着霜，断牙的断面显露出结晶一般的色泽。在

宾其修克房间里见面的时候，乔贞记得沃苏瓦是一张充满恶意和紧迫感的脸，似乎每吐出一个字，面部肌肉都会不自觉地抽动起来，而毒气更是迫不及待地要从每一个毛孔中渗出。如今的沃苏瓦，面部的紧张感仍然存在，但看上去就像吃了败仗后独自品尝苦果的军人。

“没错，就是这家伙。谢了，歌洛卡。”他把尸布往下揭开到腹部。

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口。在乔贞的知识范围内，也没有发现中毒而死的迹象。埃林所说的，布雷戈砍在脖子上的一刀，确实非常浅，虽然伤口很长，但离动脉还有相当的距离。当奇纳和他的吹箭出现在乔贞大脑中的时候，他把左右手分别放在尸体脖子两侧，忍受着寒冷，慢慢地抚过皮肤。歌洛卡在他身后静静地看着。

“有别的伤口。”乔贞说。

“什么？”歌洛卡探过身子想仔细看看的时候，一个乔贞熟悉的尖锐声音从门口传来。

“噢，我真搞不懂你们俩，为什么在这种地方约会？外面就是明亮暖人的海滩呢。乔贞，把尸布盖好，慢慢来，千万、千万不要伤害到我的收藏。你赔不起。”

他们转过身，看见宾其修克带着里维加兹，和三名卫兵一同站在门口。除了大财主外的四个人都端着枪。

“不管我来过多少次，还是觉得这里冷得要命，”宾其修克搓了搓手，“你们俩在这里和尸体呆在一起，怎么能热乎得起来？乔贞，不要碰你的武器。就算我不认为你能从这个距离，用一把匕首威胁到我最好的四位枪手，但还是要奉劝你，把手移开些，放好。”

“最好的？你不总是宣称自己的每份货物都是最好的吗？我相信前些天被我砍断脊梁的那个蠢货，也是你手下‘最好的’一员。”

“你真是跃跃欲试，不是吗？七处探员啊，总是嫌自己的境况不够危险。算了。歌洛卡小姐，介意给我解释一下吗？我知道你早该谈婚论嫁了，但为什么偏要和这样的男人混在一起？相信我，和这样死板、丝毫不知道什么是浪漫和品位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你不会幸福的。”

“我只是帮着他来找些东西……”

“噢，不要急着辩解。这么说吧，等我解决他后，就要考虑是不是把分配给你的尸体处理工作，让给别人。如果不想那样的话，就好好看着，别插话。”

宾其修克清了清嗓子。“好了，乔贞先生，我们现在进入正题。我这些天实在太忙了，来不及处理你的事情，抱歉。在比赛前，我给了你两个选择，并且怀着对你的衷心信任，等待你自行作出让我满意的回答。可是你却背叛我的信任，在竞技场杀死了我的两个部下。哎哎，那尸体……歌洛卡小姐，如果你能亲眼见识到这个男人有多残暴，就一定会对自己选择伴侣的品位产生怀疑的。他让两位孤苦伶仃的地精好母亲痛不欲生呢。做出这件事之后，你又偷偷摸摸来到这里，要染指我宝贵的收藏品——那是沃苏瓦的床位，我没看错吧？能不能解释一下你在做什么？我听说巨魔死后也能给侮辱自己尸体的人下诅咒，乔贞，你想遭遇这样的厄运吗？”

“不，不想。可是我觉得，沃苏瓦更关心自己是怎么死的，而且一定远远超过关心尸体的程度。”

“啊，典型的七处探员怀疑论！让人烦躁得要命！我快受够了。对于我给出的两个选择，看来这就是你的回答了。你太不谨慎了，乔贞。里维加兹，瞄准他的脑袋。”

“可是，”里维加兹说，“那样会损坏面部完整程度的。您不是说要把他也放进蜡像馆吗？”

“噢，我差点把这事忘了。你不会进入‘名人堂’的，乔贞。我会另辟一个展区，展出阻碍藏宝海湾发展的恶人。里维加兹，你说我该给乔贞先生设立什么样的头衔呢？”

“心智被蒙蔽，置宾其修克大人慷慨援助于不顾的七处探员乔贞”如何？”

“非常好！里维加兹，要是少了你这个助手我该怎么办啊？不过这次，我改变主意了，”宾其修克眯起眼睛，“比起变成蜡像……我想鲍西娅小姐更需要一份礼物。乔贞，你希望装着自己脑袋的礼品盒用什么颜色的缎带？”

“歌洛卡，趴下。”乔贞一说完，就潜伏到床位下。歌洛卡仍然不知所措地站着，乔贞只好拉住她的手腕，把她拽下来。子弹打在光滑的冰块上，反弹开来，在墙壁上击出一个个窟窿。

歌洛卡感觉自己的手让钳子死死夹住了一般，痛得叫出声来。“快放开我。”这时候，她从乔贞的面容中看到了一种让她心惊胆颤的愤怒。宾其修克说出一个她无法理解的名字，也许正是这个名字让他涌起怒火。乔贞转过身来一把揽住她，让她蹲着的身体往前倾斜，然后抓住床位的边缘晃动，让冰块滑落下来。坚冰坠地的巨大声响吓得她身体猛地震抖了一次。

“躲在冰后面，不想死的话就别乱动。”留下这句话后，乔贞就从侧面冲了出去。歌洛卡死死闭住眼睛，双臂抱住脑袋，子弹四处弹射的响声让她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动。她不敢动弹，但前倾的身子又僵硬得让她背脊生痛，于是试图朝后仰一下。当背部贴到冰块的时候，那剧烈的寒冷刺痛又让她缩紧身子。她脑子乱得无法思考，就像有无数大头针突然坠落在她的思维中。

乔贞把身子尽量压低，闪到另一张床位下，把尸体拉了下来，趁地精装弹的间隙出脚猛踢最近一张床的床角，直到又一具尸体和冰块一同滑落下来。一发子弹击中他背靠着着的尸体头部，从眼眶射出，险些擦中他的脸颊。他连番弄下来四、五具尸体和附带的冰块，掩护着自己，一步步朝门口推进。

“宾其修克大人，这样不行，”射击了一阵后，里维加兹说，“乔贞在用冰块和尸体做盾牌朝我们靠近。为了打中他，您的藏品也许就……”

“靠近了又怎么样？你们四个都站到前面来！他只有一支匕首而已。”

“可是这样不值得啊，大人。为了杀他一个人……”

“啊，里维加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罗嗦了？你去把卫兵叫来！叫上五十个，全部带好近战武器。快去！其他人除非乔贞出现，不然不要开枪！”

“遵命。”里维加兹把枪扔在原地，回头跑到船室外。在正准备从楼梯攀上甲板的时候，一只脚从梯子上踹下来，正中他的面部，让他滚落在地。

听到动静的宾其修克一回头，看见梯子上走下来一个男人，连忙让一个卫兵调转枪口对着他。

“你是谁？”

“让你的人把枪收起来，然后离开。杀了乔贞，你连后悔的时间都不会有。”

屋内的乔贞听出来，是埃林的声音。

“原来还有同伙……但是你救不了他，也救不了你自己。”宾其修克说。

“你想让布雷戈知道这件事吗？就说你杀了他的人类朋友？我听说他今晚就要到你那儿去，要商讨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你想让他带着好心情去，还是做出一副朋友被杀的惨淡表情？你知道，这个兽人是非常不好惹的。”

“这都是怎么回事？突然出来一个陌生人类称自己是布雷戈的朋友！乔贞，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们这些人类到底在搞什么鬼？啊——，说了这么多，我的舌头都快要冻掉了.....你，不管是谁，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埃林提高音调说，“‘地精商人、航海家、博物学家、美食家、戏剧作家宾其修克’。布雷戈说，他不喜欢你的字体。——这边这个在睡着的老头子是谁？喂，你还活着吗？”

“啧.....算了。乔贞，我再给你最后一次选择机会。歌洛卡小姐，如果还想活下去的话，你非得小心地挑选来往的男人不可。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他带着卫兵走出房间，跨上楼梯。里维加兹爬起来，跟上几步又折回屋里，拿回自己扔下的枪，再急忙跑向楼梯。

乔贞起身，活动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的手背、腰部因为直接接触冰块，都冻得很厉害，有些行动不便。歌洛卡也站了起来，双手刚刚从脑袋上滑下来，压在脸颊上面。

乔贞对埃林点了点头，然后走向歌洛卡。“你没受伤吧？”

他发现歌洛卡直直地盯着沃苏瓦滑落在地的尸体。

“我见过。”歌洛卡的声音很轻。

“什么？”

“我见过这个巨魔。伊多利离开的前一晚，我看见他和一个巨魔在屋子后面争吵.....起初我还以为是图沙来着。不，那不是图沙。是他，沃苏瓦。”

## 14

第二天中午，乔贞站在前些日子一直隐藏着的废楼中，等待埃林。这不是一天中最适合行动的时间，但是不得已，因为他必须在晚上八点之前，了结许多事。

宾其修克要和布雷戈会面的消息，并不出人意料。从埃林复述的请帖措辞来看，他们之前没有见过面。地精商人迟早会找上这名手刃自己未来军队统领的兽人——无论事实如何，至少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说，他们将口耳相传的角斗故事，结局必然是这样的：“兽人布雷戈一刀就结果了断牙的沃苏瓦”。沃苏瓦的传奇将逐渐僵死，被布雷戈·血喉的角斗场奇迹所代替。如果没有意外，这将是在历史上留下的真相。乔贞心里最合理、也最直接

的推断是，为了结束比赛后的烂摊子，也为了挽救自己的军队梦想，宾其修克打算拉拢布雷戈来代替沃苏瓦的位置。

*那样就再好不过了。*

倒是歌洛卡所说，伊多利曾经和沃苏瓦会面的事情，让他十分惊讶。用歌洛卡的词来说，他们在“剧烈地争吵”。这是一个无法单独处理的情报，乔贞希望在八点以前找到解决它的办法。

昨天的事情，让歌洛卡受惊程度很深，背部也有明显的冻伤。当她回到家，趴在病床上让图沙用热水袋敷背的时候，乔贞想详细地问一下伊多利与沃苏瓦的会面情况，她别过头去，不发一言。毕竟，习惯了处理尸体是一回事，但在枪林弹雨中缩了好几分钟又是另一回事。熟悉死亡，并不等于熟悉了对死亡的预感。这使乔贞的负疚感加深了。

后来，图沙和乔贞一起走出屋子，关上门，让歌洛卡休息。图沙开始抱怨起来，像往常一样把手中的镊子挥来挥去：

“乔贞兄弟，听说你是为暴风城的律法工作的，我当然是不敢管你的事情。不过，老给歌洛卡小姐这么带麻烦，总不大好吧？有很多人排队等她照顾呢，活人竖着排，死人横着排。我一个人倒是想全部接手过来，但是有些活只有歌洛卡小姐纤细的手指才能做……”

“听好，图沙。我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这件事？”要在一名多舌的巨魔面前坦诚自己的歉意，乔贞还是做不到。

图沙眯起眼睛。“你，和那位埃林先生，我看其实是为军情七处工作的。这么神秘神秘的人类，又是为律法工作，那还能是哪个机构的？”

“小心些说话。”

“没关系，因为出生在藏宝海湾下层的人大多都没听说过军情七处，歌洛卡小姐也不例外。不过，她总有权知道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是什么人吧？”

“……你不要没完没了的。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沃苏瓦中刀倒下的时候，你作为现场医师首先检查了尸体。除了刀伤，还有没有在脖子上注意到别的伤口？”

“那可没注意到。不过就算有的话，那又怎么样呢？现场医师不止我一个人，我们的共同结论是，沃苏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把这个报告给裁判，我们就收工领赏了。财主，观众，赌桌上一堆堆的金币，不都是在睁大眼睛盯着谁的心脏先停止跳动吗？只要沃苏瓦

的灵魂不再依附于肉体，一切了结。所有的掌声、欢呼和哭泣，是不值一文的。你说是不是，乔贞兄弟。”

虽然图沙的话自有他的道理，但乔贞心里明白：有别的伤口存在。他的手指感觉到了，眼睛捕捉到了。

“不过，我还真怀疑像他这样背叛族群的人，早就被自己的灵魂遗弃了吧。”图沙说。

现在，乔贞坐在房间角落，用匕首削着一小块木头，慢慢把它整理成牙签一般的形状。埃林在房间门口出现的时候，他把削好的牙签放进上衣兜里。

“埃林，你晚来了十五分钟。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详细地址了？”

“这儿很难找啊，既然是你拿来做隐蔽的地方，我早就有一时半会找不到的觉悟了。得啦，我们从现在开始多赶赶时间不就行了吗。”

乔贞把刚到嘴边的“你还记不记得团队行动的准则”咽了回去。他已经懒得评价埃林的心不在焉了。如果他独自在奥伯丁磨练三年，就是这个结果的话，那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毕竟，能决定他未来工作和命运的人不是乔贞。

“走吧。”乔贞站了起来。

天气不太好。厚重的雨云积聚起来，空气潮湿得让人难受。这让乔贞想起追逐伊多利的雷雨夜之前八小时，景况一模一样。在上一个雷雨夜里，他看见迅猛龙把人类撕碎、分食，而今天，他预感会有同样浸润着血腥气息的场面出现。

他们在人群中快步穿行，赶往上次和班杰会面的鱼料加工作坊。乔贞吩咐他调查奇纳·玛兰多的投注情况，今天就是预订的见面时间。非常及时，乔贞感到自己很幸运地选对了日子——前提是班杰会如约出现的话。

“班杰这个人……我见过他吗？”途中，埃林问。

“你没有。他是我去年才发展的线人。”

“在这种鬼地方做埋伏，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吃苦头。和奥伯丁不一样。”

“乔贞，你在讽刺我吗？我在那边也没那么清闲……不，不对。这听起来像真心话。你怀念那个地方，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讽刺你？”

“因为你看起来很累。累极了。”

“我们到了。”乔贞说。

他们转到了鱼料加工作坊后的凹陷山壁内。在这一刻，乔贞明白自己关于血腥气息的预感成为了现实。

班杰面朝下趴着，脊梁骨上插着一把短斧。鲜血染满了他的整个身体中段，旁边的岩壁上也有血。那把钉住他的斧头，就像漩涡的中心一般，要把班杰原来就瘦弱得可怕的躯体收拢起来，最终消失在血泊中。

“原来这位就是班杰。”埃林说。

乔贞没理会他，蹲下去，翻开班杰的面部看了看，替他阖上眼皮。按皮肤的冰冷和僵硬程度来看，死亡时间并不长，或许就在他们到来之前不久。背脊上的短斧，雕有宾其修克的船队徽章：豪华商船，以及飞溅到空中形成金币图案的海浪。

这是模仿乔贞在竞技场杀死地精的方式。同样的斧头，同样留在脊椎上。只有跟踪过班杰，才有可能知道他将在这里停留。等班杰到了会面地点才杀死他，明显是为了确保乔贞看见尸体。

*他在挑衅我。*

“有多少次了？”乔贞说。

“什么？”

“有多少次我们答应会给线人一个稳定的生活，然后变成这个局面？”

“我不记得了。”埃林说。“我记得的只有这个：‘无论是生是死，你要确保他们对任务的完成提供价值’。哈克曼爵士关于和线人打交道讲座的第一句话，还在我保存的课堂笔记上。”

“你说得对。”乔贞捏住班杰的假拇指，掏出刚才在废楼里削好的牙签，插进假指的关节处往上一顶，再用手指一旋，把它卸了下来。从假指的接合面里，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夹出一张折叠过的纸条。“这就是他留下的价值。”



他展开纸条，仔细读了读，然后和假指一同收回兜里。他看着班杰的尸体，心想该怎么处理。“让内行的歌洛卡帮个忙”的念头刚浮起来就沉了下去。他对自己说，就算这次不遭难，班杰也会很快死于“晚餐”过量，但他立刻醒悟到，这两种死法的源头其实都是一样的。看来尸体只能暂时留在这个角落，等一切都结束以后再回来打理了。

“乔贞，我有事想问你。”埃林打破了沉默。

“说。”

“我虽然在奥伯丁，但也不是一点你的消息也没有。我听说你升职了。”

“没错。”

“你现在的职务是……潘索尼亚·肖尔直属探员。治安部门探员的最高阶级。”

“怎么，你觉得他非得除掉我不可？”

“不，我不是要质问你如何获得这个职务的。我也不打算打听这三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想问：老人会让自己的直属探员，仅仅为了五百个金币就潜入藏宝海湾，而且还不提供援助人手？”

“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你似乎在做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昨天歌洛卡要找你说话，你把我支开了。还有班杰这个人，你现在才告诉我……”

乔贞站起来，面朝着埃林，手指上沾染上了班杰的血。

“埃林·提亚斯，背诵七处探员情报分享准则。”

“你有什么毛病？”

“这是我，肖尔直属探员下的命令。你决定抗命？”

此刻埃林深信自己在乔贞眼里看见的，并不只是一层坚冰。他能看见乔贞尽力地掩饰着永远摆不掉的疲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把自己逼得太过头了……乔贞。而我不打算为难你。*

埃林开口了：“探员 A 要和探员 B 共享情报，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A 与 B 处理的是同一案件，要分享的是该案件的直接情报。二，A 的位阶高于或者等于 B。”

“你还记得。既然如此，你就不该问那些话。”

“那么，我要问一件和案件无关，也算不得什么‘情报’的事。”

“从来就没有人可以让你闭嘴。”

“我们还是朋友吗？”

“无论是不是，”乔贞沉默了一下，但突然急促地吐出这句话，“既然还在执行任务，我们就需要合作。现在要去活捉一个人，他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

“谁？”

“奇纳·玛兰多。”

## 15

这栋海崖边上的大型旅店，有着整个藏宝海湾上层最舒适的客房。四楼的一间房里，奇纳·玛兰多正躺在金线镶边的大床上，刚伸到枕头边准备抓取“晚餐”的手，又收了回来。他告诫自己不要完全上瘾，可是完全上瘾是什么概念？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跨越那道危险的红线。奇纳的房间是“黄金套房”，他期待着自己能在半年内住到“钻石套房”去。他相信只要自己顺着宾其修克的意愿好好干活，要实现这个梦想并不难。他很快就将和风餐露宿的冒险者生活，说永远的再见。

他抬起左手，皱起眉头看着自己腐蚀了的无名指和小指。丑陋，让人恶心。沃苏瓦的杰作。奇纳深信自己是有道德、有义气的人，因为他用的毒药都是致命性的；而这名巨魔巫医，却喜欢使用制造大量持续性痛苦的毒药，毁损对手的肢体，碾碎他们的尊严。这是怎样的不可饶恕！沃苏瓦的死，毫无疑问是对他最大的报偿。他将利用沃苏瓦死后留下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牺牲这两根手指，是值得的。

敲门声响起。

“谁？”

“是我。”女人的声音。

“怎么这么慢？”十五分钟前，他差遣她到前台去拿些酒。他上前打开了门，看着她抱着自己双臂，站在门外一尺左右的地方，嘴唇别扭地抿着。

“酒呢？”

“这儿。”

话音刚落，乔贞从门后闪出，把酒瓶砸向奇纳的脑袋。奇纳反应非常快，抬起右手腕防御，酒瓶在上面砸得粉碎，但脑门还是挨了一下。他踉跄地后退，险些摔倒。埃林跟在乔贞后面，一同冲进房间。奇纳举起右拳，用绑缚在掌中央的吹箭射出一枚毒针。乔贞连忙推开埃林，自己也同时闪开，毒针穿过已经吓得不知所措的女人肩膀上的长发，钉进走廊墙壁。

奇纳跑向床边的窗户，途中再次转身用吹箭攻击乔贞和埃林。虽然因为有通过拳眼瞄准的动作存在，面对面地躲避吹箭可以说轻而易举，但这让二人不得不放慢了步子。窗外并非平地，而是处于藏宝海湾最高层的海崖，当奇纳双手攀在窗框上翻出去的时候，乔贞还以为他要自尽，但转瞬就看见他像壁虎一般脚蹬着墙壁凹陷处往上爬，身影消失在窗户的上方。乔贞赶到窗边的时候，突然看见奇纳的脚尖朝玻璃踢过来，连忙下蹲躲避。粉碎的玻璃落在他的背上。

奇纳攀在墙壁外等待乔贞接近，然后发出这一击拖延时间，才继续往上爬。*有技巧有头脑，这是一个专业的逃亡者*，乔贞想。“你走楼梯。”他对埃林说，然后把身子探出窗外，仰头看见奇纳翻进上一层房间的窗户中。现在追上去有中途被吹箭狙击而且无法躲避的危险，但乔贞却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明白假若他和埃林都走楼梯的话，奇纳会轻而易举地又爬回这个房间，然后逃走。

他翻出窗外，因为没法像奇纳那样空着双手攀爬，就用匕首扎进墙壁石块之间的接合处。海风从岩壁吹上来，连带着波涛撞击岩壁的声音，挤压着他紧绷的神经和四肢。一旦失足，会在中途就碰撞到岩壁上突出的棱角，等坠落到海里已经是一团残破的碎肉了。深知自己没有奇纳的灵活度和稳定性，他只能加大动作幅度和力度，争取用尽量少的步数攀到上层。

当乔贞的双手攀到上层窗户边缘的时候，奇纳的身子探出窗外——他又用了同样的等待伎俩。在不到一尺的距离内，用吹箭瞄准着乔贞。身体不能左右移动分毫，无法可避的乔贞，选择迎头撞向奇纳的面颊。吹箭从手中松脱出来，坠入大海，奇纳不光鼻子流出鲜血，而且被自己的拳头压迫到了右眼，后退了好几步。乔贞立刻翻入房间，但奇纳再次夺门而逃。

*头部受到两次打击，动作应该不会那么灵活了。*但事实证明乔贞估计失误。出了房间后，他继续在走廊中追逐奇纳，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会逃跑的人。

不仅仅是速度和步伐。奇纳会真正地动用全身来奔逃，超常的反应能力让所有环境障碍都无法阻止他。他的脚步没有一丝一毫停顿的迹象；在转角处用墙壁间三角跳跃来缩短距离；一名服务员推着餐车迎面走来的时候，他手掌按住服务员的肩膀纵身一跃就翻过了餐车，速度丝毫没有减弱。

乔贞没法追上他。要拉近和奇纳之间的距离，比在雷雨夜中追逐伊多利要困难百倍。现在他只能指望埃林在相对窄小的楼梯截住奇纳，但没抱太大希望。既然在平地上都能越过人类肩膀，那么奇纳越过数级台阶下的人，更是轻而易举。

当奇纳冲到楼梯的时候，乔贞离他还有二十米左右距离。他尽力往前赶，考虑着当逃亡者还在视线范围内的时候用匕首投掷。在楼梯口，他听到了一阵猛烈的碰撞声，心想大概是奇纳突破了埃林的防线，便急步踏下楼梯。但是当下到楼梯拐角的时候，他一时半刻没看明白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块巨大、无法在楼梯平放着的白色物体把奇纳压在下面，埃林则站在白色物体之后。

“这是什么东西？”乔贞放慢了步子，才感到右腿一阵酸痛。

“隔壁房间抽出来的高级床垫，”埃林说，“够大够厚又有弹性，在这种窄地方拦人最好用了。”

“……噢。”乔贞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也懒得去考查埃林怎么学来这一招的。他蹲下去，看见奇纳双目紧闭，一动不动。

“大概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脑袋，晕过去了。”埃林说。“现在怎么办？”

“很可惜，他不会有什么休息时间。快些弄醒他，然后把我們想知道的东西都问出来。时候已经不早了。”

布雷戈·血喉踏进宾其修克房间的时候，积累了八个小时的雨水终于开始从天幕坠落。黑沉沉的海平面上起伏着一种阴郁而又急促的咆哮。下层的居民们纷纷拿出各式容器拿到屋外，等雨水满盈后，倒进各家的，或是共用的储水缸，再重新接上。于此同时，处于天堂顶端的宾其修克，正在发表着他精心酝酿的演说：

“啊，雨水！我就爱这洗涤一切的气势，没有力量能阻止雨滴的汇聚，也无法预知它们的走向，就像谁也不能预知自己的金币下一秒会流通到谁的兜里。这真让我难忍引吭高

歌的欲望。布雷戈·血喉先生，恕我冒昧形容一句：只有聚成洪流的雨水，才配得上您波澜壮阔的命运和伟绩。都记下来了吗，里维加兹？”

“是的，大人。”里维加兹正在小蓝皮笔记本上速记。

“非常好。布雷戈先生，请别误会，我让他记下的不仅仅是我的言论而已，因为这代表着我和您会面的历史性时刻。”

“你不必特意用兽人语和我说话。”布雷戈说。

“噢。”宾其修克清了清嗓子，换回通用语。“请坐。您用过晚餐了吗？来一些特选麦酒烧露鳕鱼片如何？”

“够了。”布雷戈把刀柄在地板上顿了顿。“说出你的意图，地精。”

“相当直爽，我也算和数不清的兽人打过交道，这么有血气的您还是第一位。”宾其修克踱了几步，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坐下，把双腿搭在桌上。“好吧，我们现在就来谈正事。请帖里我说的第一件事，是重新评估您，作为角斗大会的冠军，应该获得的奖赏。”

“这有什么必要？”

“当然有必要了，因为……”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凭实力打败了沃苏瓦。”布雷戈打断了地精。“奖赏，不实际，我也并不想要。”

“出了什么事让您觉得那不是凭实力？”

“有地方不对劲。”

“我明白的，我明白的。沃苏瓦，确实是个名声了不得的人物，有着如此血性的您，自然期望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我不想冒犯兽人的价值观，但是……这是角斗大会，胜败就是一切。您应该更关注胜败，而不是战斗过程。更何况，虽然沃苏瓦名气很大，但谁又知道那是不是虚名呢？又或者，消失十年后再出现在此地的他，因为年龄和伤病，已经不如往日。我想，一定是这两种情况之一。”

“我不满足。”

地精点了点头。“您的回答，其实在我预料之内。我知道您的右手，在十年前不幸截断过一次，但是由沃苏瓦医治好了，是这么回事吧？”

“你怎么知道？”

“在决赛前，我和沃苏瓦有过长谈，”宾其修克抬起头，“我们谈论到命运……他就提起了这件往事。他说，能够面对你，必然是先祖灵魂对他命运的安排。他很惋惜地对我说，他的武力也许未必能满足您的期望。我想，您还不知道自己强到了怎样的程度，布雷戈先生。相信我：在实力上，您远远超越了救命恩人，他也满足于败在你的手下。即便您仍然不满足，觉得没有得到应有荣誉的话，我有一个办法来解决。”

“说。”

“请帖上第二件事……是我需要您一起来商讨藏宝海湾的未来。沃苏瓦有个愿望：献身给这伟大的自由海港，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它。非常幸运的是，这和我理念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曾经达成某个协议。现在，他是无法履行这项协议了，所以对于他的死，我还是有所惋惜的。我得再重复一遍，我真是个幸运的地精，因为还有您在，布雷戈大人。您想通过战胜救命恩人来获得荣誉，没有得到满足。但是我想，除了夺走生命以外，您还有别的胜过沃苏瓦的方法……”

地精挑了挑眉弓，继续说：“取代他。”

大半生都在离群索居的布雷戈，对地精并没有特别的戒心。他现在所知道的是，叫乔贞的人类，并没有出现。或许他什么都没有发现；或许沃苏瓦的死，确实没有特殊之处。即便有的话，那也不能改变布雷戈失去了荣耀的事实。

但是眼前的地精说，他还有别的办法。取代沃苏瓦？那代表什么？布雷戈明白，宾其修克已经有效地攫取了自己的注意力。

“你让我取代他……那么说说我该做些什么。”

## 16

当乔贞和埃林撞进门的时候，宾其修克整个身子在座位上蹦了一下，险些摔倒。

“乔贞，你未经允许闯进我的办公室做什么？天啊，看你们俩淋成什么样子，知不知道自己脚下那块白虎皮地毯要多少个金币？不过，来得也算巧……布雷戈先生，刚才提到阻碍藏宝海湾发展的蠹虫，我指的就是这两位，他们来自于军情七处，这个艾泽拉斯最邪恶、最具破坏性的组织。啊，看见他们俩就让我担忧万分。”

“你的卫兵不让我们进来，但是我说，我给你们的主子带来了一份大礼，他们就放行了。”乔贞抹了抹眼皮上的雨滴。“你想看看吗？”

宾其修克重新把脚搭回桌子上，仰起头，转动着左手中指上的钻石戒指。

“不要试图迷惑视线，乔贞，还有你背后那个不知道是谁的人类。我和布雷戈先生刚才正谈论到你们。布雷戈先生，您是否也同意除掉这两只窝藏在藏宝海湾的狡猾老鼠？”

“你们俩真是军情七处的人？”布雷戈说。

“是的。”

“我恨军情七处。你们曾经潜入我的家乡，盗窃、破坏。”

“没错，布雷戈先生。而且他们危害的，还远远不止于您的家乡。我相信他们只是七处的先锋，正在为引领同伙大肆破坏藏宝海湾而阴险地筹划着……”

布雷戈站起身。“不过，无论是不是老鼠，我和他们有交易。”

“交易？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啊，您和这种人能有什么交易？不敢想像！恕我直言，无论他们说的是什么，您一定是受到无耻的欺瞒。”

“对，我们之间的交易，准确地说，是你对我们的委托，也已经完成了。我相信你知道结果。”乔贞说。

“说出来。”布雷戈解下腰间装满金币的布袋，让它坠落在地板上，紧贴着左足外侧。他反握着刀，让刀尖紧贴在右足外侧。“然后你将面临由我做决定的选择，人类。”

“很公平。埃林，礼物带进来。”

埃林从门外把奇纳捉进屋，让他跪在地上。他嘴里塞着厚厚的布条，双手反缚，还套上了脚镣，毕竟光限制住双手，根本不能阻止他逃跑。一看见他，宾其修克猛地从椅子上蹿起来。

“不要紧张，宾其修克。你把手放到桌子下做什么？想在我们俩和布雷戈面前拔枪？”埃林说。“听着，我们急着要把自己的发现报告给委托人，这是私活，我们不是以军情七处成员的身份做这件事，所以你最好不要干涉。”

“地精，不要打断他们。”背对着办公桌的布雷戈说。宾其修克跌坐回椅子上，暴躁地转动着戒指：“就说出来听听吧，我不相信两只老鼠的胡言乱语能够影响睿智的布雷戈大人。”

“布雷戈，虽然你斩下了那一刀，但是杀死沃苏瓦的，却是这房间里的另外一些人。”乔贞说。

“里维加兹，去叫卫兵！”

宾其修克刚喊完这一句话的瞬间，布雷戈转身一刀劈在了办公桌上。他用的只是刀背，但高级红檀木桌子几乎从中央完全折断，茶杯、文件、笔墨都从斜面上滑下，掉落在地毯上。

“不会有第二次警告。”他说。宾其修克想说“是的”，但是却开不了口。

乔贞说：“你很合作，布雷戈，让那个地精闭嘴是好事，因为你现在确实需要仔仔细细地听着。从哪里开始说起？对了……竞技场。你应该知道这一次竞技场角斗大会，不仅仅是关于胜负，还关于一个巨大的赌局。”

“我听说过。但是这和我无关。”

“不，即便不参与赌局，你仍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份子。有难以想象的巨额金钱，倚仗着你这样的参赛者们的胜负，进行流通。每个人都想从中得利。先说宾其修克。他需要自己看好的沃苏瓦打出真正名声来，成为自己日后组建的什么天堂军队的统领……”

“我知道这个。沃苏瓦死了，地精希望我继承这个身份。”

“你知道就好办了。作为一个军情七处探员，我明白让一个地精完全信任、依赖他人，是多么不现实。同样，宾其修克，这位地精中的地精，也没法完全信赖沃苏瓦。为了保障沃苏瓦能为他所利用，宾其修克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买通了许多将在比赛中和沃苏瓦对战的人，让他们自愿输掉，保障沃苏瓦能登顶——自然包括眼前的奇纳·玛兰多。埃林，让他说说话。”

埃林把塞口布取出来，奇纳猛地吐出一口气。

“奇纳，把你对我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乔贞说。

“三百个金币，宾其修克给我的。”



“你怎么使用这三百个金币？”

“我.....我压在了自己身上。买输。”

他刚说完，埃林又重新塞住他的嘴。如果不是看到布雷戈的威慑力，乔贞并不会放心地让奇纳开口。

“宾其修克，我相信这是你给他们的财政建议，不然估计他们就会傻乎乎地拿这笔钱去花天酒地了，而不是放在赌桌上让它们再生钱。就算没有他的供述，我也相当肯定这一点，因为我一个在赌场工作的朋友，为我收集到了这拨人的详细投注情况——代价是他的生命。你会为班杰的性命付出代价，宾其修克。”

“我从来没听说过.....”宾其修克说到一半，闭了嘴。他明白现阶段任何急促的辩解都有可能激怒布雷戈。

“这讲不通。为什么地精在比赛前没打算买通我？”布雷戈说。

“这就要从宾其修克为了下保障而做的第二件事说起。宾其修克，我真的佩服你有这样的头脑，”乔贞说，“对那些沃苏瓦的对手，你一掷千金；但有意思的是，沃苏瓦本人没有拿到一分钱去投入赌局。许诺了前程，但不提供定金——你在测试他的忠诚度。布雷戈，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也许不太愿意听，但却是事实。你准备好接受这些事实了吗？”

“说出所有你知道的。”

“你不知道沃苏瓦是什么样的人。他救过你一命，你就不停地美化他。这是很愚蠢的。”

兽人的面部开始紧绷起来。*用词还没有超过他的承受底限*，乔贞想。

“事实是他眼红了。他在想：为什么那些小卒都能拿到钱，我这个未来的统帅却不能？我不知道沃苏瓦有没有朝宾其修克开口要过钱，但结果是，他没有一分钱可以投入相信自己必胜的决赛赌局中。宾其修克，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测试巨魔忠诚度的同时，他也在测试你的诚意？你真的自大到了这地步，以为所有人必定会满意你在‘天堂’中给他们安排的位置？”

“决赛一天天逼近，沃苏瓦开始焦虑起来。虽然想着自己应该能拿到冠军的赏金，但他从宾其修克手中得到的东西，是零。这种情况，就叫做‘贪婪’。布雷戈，抱歉打破你的幻想。你的救命恩人是一个贪婪的人。”

布雷戈握着刀柄的拳头开始进一步收紧。他的胸膛随着粗鲁的呼吸起伏着。

“沃苏瓦想出一个别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贪婪。恰巧，他认识一个拥有五百个金币的人——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或许贪婪的人就是会走到一起。这个人叫伊多利，是我正在追捕的诈骗犯，他正急着让手中的五百个金币变得更多，来偿还债务。他需要一场必胜的赌局。而沃苏瓦——他相信自己有一场必胜的比赛，缺少的正好是现金。布雷戈，你的救命恩人就这样和一个小小的诈骗犯一拍即合。

“非常不幸的是，这件事最终被捅破了。沃苏瓦失去了信任。于此同时，宾其修克真正地注意到了你，布雷戈。这就是他没有尝试买通你的原因。你收到他的请帖，并不是偶然。他把培植沃苏瓦的方法，转嫁到了你身上，那就是保证你能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说谎！一派胡言！”宾其修克忍不住了。

“说谎？你怎样证明你没做过这件事？正相反，我有目击者，有奇纳的供词，还有一个物证，这个稍后再提。你有什么？”

“这……这是诡辩……”地精身子挺得直直的，双目大睁着，汗水从额头流进眼角，也没有眨一下。

“布雷戈，或许你不知道，沃苏瓦和一种叫‘晚餐’的药剂有非常重大的联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喜欢使用它。在和你比赛之前，他照常使用了‘晚餐’，就在选手准备室里，这就造成了他的死亡。不，不是‘晚餐’致死，他死于另外一种毒药。真正的毒药，来自于奇纳的吹箭。”

奇纳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身子猛地超前一伸，但是腿让埃林压住，扑倒在乔贞脚边。

“继续说！”布雷戈吼了出来。

“吹箭，我今天早上还领教过……老实说，不是太有用的武器。只有当使用者在暗处，而且目标位置相对固定的时候，才能发挥杀伤力。不巧的是，在暗室中，坐在唯一的石凳上吸食‘晚餐’的沃苏瓦，就是这样一个固定目标。奇纳在门外，通过锁孔把毒针射进了他的脖子——物证就在你的冰窟里，宾其修克。沃苏瓦的后颈上，有一个和奇纳的毒针等大的伤口。无论是何种毒药，他让沃苏瓦无法再承受接下来的一刀。奇纳是那么执着当时透过锁孔嗅到的高纯度‘晚餐’的味道，以至于要回到现场去搜索剩余的粉末——今天早上，放在他床边的，正是和沃苏瓦所用同品质的‘晚餐’。第一次他遇见了我，看来又去了第二次。这我得感谢另外一位巨魔朋友，替我分辨出粉末的味道。没有这个巧合，我也许就不能确认奇纳决赛当天去过现场。”

乔贞停顿了一下，看着布雷戈的眼睛，继续说：“明白了吗？布雷戈，你把自己的荣耀寄托在一群贪婪得互相厮杀的人当中，是大错特错了。首先就错在把沃苏瓦误认为什么英雄。幸好你一直呆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因为如果带着刀处身在复杂的人群中，你活不到这个岁数。现在，慷慨的宾其修克在邀请你进入这个复杂的世界。你愿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的话，你就只有继续那无意义的，脱离人群的修行了。”

“乔贞，你说得太过分了。为什么要激怒他？”埃林低声说，但乔贞没有回应。

“布雷戈……先生……不要相信他。我是个正直的，有原则的……”宾其修克勉强说着话，就像要被自己的舌头噎住。

布雷戈走近乔贞，俯视着他。

“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些都是真的？”

“我只能回答你，这是我的调查结果。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屋子里陷入一阵让人屏息的沉默。

“导师曾经告诫我，有三种一生都不该忘记的用刀法。”

布雷戈举起了大刀。

“对，杀了他！这个欺瞒你的可恶人类！”宾其修克扯着嗓子喊叫。

兽人的刀刃落了下来，乔贞感觉到半边身体一阵发凉。跪在他脚边的奇纳摇晃了一下，朝前砸在地上，从颅顶到胸腔分成了两半，污血和内脏倾散出来。

“第一刀，惩治杀人者。”说完这句话，布雷戈转身走向宾其修克。在这一刻，他变回了刚刚离开家乡时，以杀戮为粮食的自己。他用左手摩擦着颈子上的念珠，盘算着还有没有刻下十字的位置。眼前的地精吓得全身抽搐，但是现在的布雷戈，已经看不见任何感情，只能看见能切断，和不能切断的部分。

宾其修克抖索着从桌面下拿出一把黄金制的短枪，但是手指根本无法放在扳机上。布雷戈挥刀，把宾其修克连同摇摇欲坠的桌子、黄金短枪一同分为两段。沉重的刀头把地精的一部分头盖骨砸进了裂开的地板里。

“第二刀，惩治欺骗者。”杀死了宾其修克后，布雷戈转向吓倒在地上，手脚并用爬向房间角落的里维加兹。

“住手。”乔贞说。

“不要阻止我，人类。我让你做的事，你已经完成了，现在你最好还是离远些。”

“我们要留一个活口，把这件事传播出去。人们需要知道沃苏瓦的真面目，否则，‘一刀击败断牙沃苏瓦的英雄’这个称号就会伴随你的余生。你希望自己永远和一个贪婪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布雷戈沉默地看着里维加兹一直爬到墙边挂着的雄鹿头标本下。他把刀换到左手，然后说：

“第三刀……惩治自身的耻辱。”

十年前接驳起来的右臂在同样的位置被斩断，坠落在地，从奇纳和宾其修克的血液中溅洒出一大片血花。布雷戈把大刀平放下来，咬紧牙关，从上衣上撕下一条布片，绑紧伤口。

乔贞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人类，”布雷戈抬起自己的钱袋，在左手中捏紧，“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不知是不是出于右手的伤痛，他的声音很低。

“没错。这里是藏宝海湾，天堂。你手中的东西，就是天堂的通行证。很多人都会为它不惜生命。”

袋中的金币在布雷戈骨节的压迫下，互相摩擦、碰撞着。他就这样捏着金币袋，把大刀咬在嘴里，步伐蹒跚地走向办公室的阳台。

“他要做什么，乔贞？那不是我们俩的报酬吗？”埃林说。

暴雨击打着阳台上的布雷戈，在他磐石一般的肌肉间汇成一道道水流。双眼完全被雨水蒙蔽，但布雷戈觉得自己视物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他俯瞰着藏宝海湾，觉得自己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属于各种族的人，他们的表情、动作、服饰，全都一清二楚，这些人在暴雨中穿行，在搭建起藏宝海湾的血管状的木质结构中疯狂地畅游。

他举起钱袋，让一枚枚金币掉落下去，迎接雨水的洗刷。有的落在上层住家的花盆中；有的滑进肮脏的鼠窝；有的被吹远了掉落在商船的甲板上；有的坠在下层打渔人的窗台，打了好几个转才停下。或许等待明天，天气变晴，阳光洒下，人们就会发现这些失去主人的金币，把它们收进兜里，免于消失在尘埃中的命运。

做完这件事情的布雷戈，按着自己的伤口上方，走下楼梯，从乔贞和埃林的视线中消失。在无尽的暴雨中，即便是他这样的兽人，也无法留下任何脚步声。

“.....就这样结束了？”埃林说着，从仍然在漫开的血液中跨出一步。

“不，还没有。”

乔贞走向蹲在墙角的里维加兹。

“站起来。你安全了。”

里维加兹慢慢直起身子，吐了一口气。他眯起眼睛看了看宾其修克已经和桌子碎片混杂在一起的尸体。

“你确认能继承他的财产吗？”乔贞说。

“当然，当然，当然能，毕竟，我是他的哥哥。这个家族里除了我们俩，没有他人。”

“我想你还记得和我们的协议。”

“这还用说。我会如约给你们提供登上商船搜查的权利。不过.....得等这事平息一点再说，对吧？”

“我们会给你时间，但是也会留下人手评估你的行为。”

“噢，请放心。放一万个心。我非常、非常地期待未来的合作，可是我得先把宾其修克欠下的帐务先偿还了，这可是元气大伤.....”

“好自为之。你已经看到了军情七处能做到什么。”

“唉，你要是能替我工作有多好，乔贞先生。这不算失言吧？”

乔贞不再理会里维加兹，转过身走向埃林。

“我们走。”他说。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埃林说。

“我的任务完成了，要离开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是惋惜那七百个金币？”

“.....没有。”埃林别过眼睛，看着地面上的红色。

至少，他明白了为什么乔贞一直在激怒布雷戈。

乔贞走向楼梯，但又停下脚步，转过身，回到里维加兹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问你。”

“啊，请说。”

“鲍西娅·维斯兰佐在哪里？”

这句话把埃林的注意力再次吸引过去。

地精双掌互相搓着，咧嘴看着乔贞。

“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是女士的名字吧，谁呢？”

“不要装傻。上次会面的时候，是你提醒了宾其修克这个名字。”

“啊，是吗？也许有这件事……也许。我当然乐意替你找找这位女士，毕竟你帮了我的大忙嘛。不过，一桩还一桩，我们还是要按照规矩来。这次军情七处要用什么来交易呢？或者说，只是您私人的交易……乔贞先生？”

埃林能从后面看见乔贞握紧了匕首，背部的肌肉紧张起来。但是他最终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所能作的事，就是长时间的角力。没有人能预测我们的得与失。*

## 17

一年前，当乔贞带领人手要求搜查商船，却遭到宾其修克卫兵的阻截，准备离开港口的时候，有一个地精开了枪。子弹没有击中任何人，但一场战斗看起来已无法避免。即便人数占优，宾其修克也没有做好让手下人硬碰硬的准备，为了平息局面，他说：“乔贞先生，虽然我认为那一枪只是走火，你还是可以把肇事者带走。听我一个忠告：不要关押他太久，因为他没有伤到任何人。”

在七处的审讯室里，这名地精说：“我只有用这个法子才能暂时离开藏宝海湾，乔贞先生。我叫里维加兹，是宾其修克的哥哥，他不仅夺走了应该由我继承的财产，还把我囚禁起来。在你们人类的世界，这是不可饶恕的事情，对吧？”

“你要求些什么？”乔贞说。

“帮助我赢回属于自己的财产……我提供给你们上船搜查的权利。”

乔贞走出审讯室，将地精的话报告给了潘索尼亚·肖尔。协议很快达成了，老人找来了几名厌恶宾其修克的地精商人来给里维加兹作保。

“我们会尽量用干净的方式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你。”他对里维加兹说。

“啊，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但是，如果你不履行协议，你眼前的这几位商人，将不再对你供货，同时拒绝你的货物在他们的航路中流通。明白吗？”

“肖尔大人，”里维加兹搓着手说，“这是一门交易，交易要讲信用。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就算您替我解决了问题，我还是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对吧？所以，您大可放心。”

协议虽然订立，但老人并不急于实行这件事。这一次派乔贞孤身前往藏宝海湾之前，他对乔贞说：“做你能做的事。”除此之外，不发一言。在七处的官方任务文档上，也只是记录着乔贞负责追捕诈骗犯伊多利。

这两年来，已经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再会对所有事情进行巨细靡遗的交代。他深知，自己死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保证七处缺少了他也能运作下去。对乔贞的能力进行测试，正是其中重要的程序。乔贞乐于接受这个测试，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工作。

直接暗杀宾其修克是不可能的，就算成功了，也难以让里维加兹逃脱嫌疑。最好的办法是在除掉地精商人的同时，毁掉他的名声。为了达成这一点，需要关键性的机会。

乔贞抓住了这个机会。老人没有强求他完成这项不设期限的秘密任务，但他做到了。

以他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方式。

这个早上，连落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停了，海鸥盘旋在近海的船帆上。乔贞来到夜鲷巷的白房子前。今天这儿很清静，雨水把门口的泥污都冲到了海里。他走进图沙的房间。

“啊，乔贞兄弟，”图沙说，“你真准时。你看，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了给你最后换一次药，我特别准备了今天才到货的纱布和药水。坐过来，坐过来。”

乔贞坐在病床上。

“歌洛卡呢？”

“在她的房间里。今天很清闲。幸好你来了，不然我也闲得慌。”

图沙仔细揭开原来裹在乔贞右腿伤口上的纱布。

“情况很好，很好。我相信最后连疤也不会留下。不过，你的腿可要好好保养喽，别再中了弹以后又跑来跑去。我倒有一套很好的解除肌肉疲劳配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巨魔的配方？算了，我不想每天花八小时在飘着虫尸的液体里面泡脚。”

换完药后，图沙说：“你要不要去看看歌洛卡小姐，说个再见什么的？”

“有这个打算，不过我想先和你聊聊。”

“噢，那太好了。你就这么回暴风城了，怪让人惋惜的。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人人都知道捅出宾其修克角斗场阴谋的大侦探乔贞，可是没人见过你的样子。要是那些崇拜者知道你本人竟然在我这儿换药，那还不把这儿的门挤破了不可。不过，宾其修克竟然找人在比赛前给沃苏瓦下毒针，真是可怕。虽然我希望他死，不过这死的也够没面子的。”

“原来连这样的细节都已经传出来了。”

“这可是藏宝海湾。”

“没错。”乔贞点了点头。“不过有的事情，我希望还是不要传出去。”

“比如哪些，乔贞兄弟？”

“比如.....杀死沃苏瓦的人其实是你。”

图沙把镊子擦了擦，放回工具盘。他干笑两声，扭了扭脖子，说：“乔贞兄弟，我们先不要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把你的手从匕首柄上放下来。”

“那么做的话，我感觉不安全。”

“不，你非常、非常安全，乔贞兄弟。你可是在歌洛卡小姐的白房子里，每个人都来这里寻求安全感，无论活人还是死人。你看，我两只手里都没有东西，我把手举起来啦。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也来问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有机会把真相说出来，即便只是在凶手面前，乔贞也觉得很值得。这不是任务，也没有任何必要。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做这件事。



“沃苏瓦找伊多利借来五百个金币投入赌局，事情败露，宾其修克命令手下人在赛前暗杀沃苏瓦。我相信流传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人人都觉得这个故事很完美，乔贞兄弟。”

“是很完美，”乔贞说，“除了它不是真的。”

“喔？这不是你调查的结果吗？”

“我调查的结果是：沃苏瓦确实和伊多利有谈话，但是伊多利拒绝交出五百个金币。从这里开始，后面的一连串结论，全都不存在。”

存在的是，奇纳等人确实被收买，用三百个金币给自己下注，买输。所以那天夜里，只有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乔贞允许他开口说话。在班杰交给他的投注单上，并没有沃苏瓦的名字。为了确保激怒布雷戈，他编造了故事的另外一半。

“那么，沃苏瓦的脖子后面有伤口，说明了有人通过锁孔给他下毒针，这件事存在吗？”

“伤口是有，但没有人从锁孔下毒针。有两个理由：一是伤口的真正形状，二是沃苏瓦准备室的门上根本没有锁，只是用铁链缠绕门把而已——我曾经利用这些它们来杀死一个地精，所以再清楚不过了。”

乔贞也检查过布雷戈的准备室，门外挂着沉重的大锁。不然，这句话没法骗过他。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听到什么和我有关的东西，乔贞兄弟。”

“你自己也说过，沃苏瓦倒地后，你是第一个跑到他身边的医生，确认他心脏停止了跳动。但准确的停跳时间是什么时候？没人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沃苏瓦脖子上的伤口不是在后面，而是在左侧。不是一枚毒针形成的单个伤口，而是两道并排、互相之间间隔不到一厘米的伤口——这让我想起了你总带在身上的镊子。决赛当天你肯定也带上了，是吧？沃苏瓦因为‘晚餐’的效用和布雷戈那一刀倒地，但是真正终结他性命的，是你。”

图沙又笑起来，身子朝后仰起：“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了，乔贞兄弟。放心，给你上药的时候我用的镊子都经过好几道消毒程序！这玩意真的很好用，很容易可以在中间夹上几滴毒液。不过要靠它扎破皮肤，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了，我可是练习了很久的。”

“你认罪了。”

“没错，是我干的。我手里的东西不是刀或者毒针，而是镊子，只不过在自己口袋装着的毒药瓶里稍微沾了一下。另外几个现场医生也看见我拿着那玩意了，不过，谁会怀疑一名握着镊子的医生呢？”

“通常要指正犯人，我必须说出他的动机。不过面对你，也许没有这个必要。像你这么大胆坦白自己有嫌疑的人，还真不多见。”

“大胆坦白？有这么一回事吗？”

“你说过沃苏瓦是你们族群内的背叛者。这应该不用我来重复了。”

“噢，背叛者……”图沙抬起头，似乎思索了一下，然后说：“乔贞兄弟，你觉得我杀死的是谁？”

“说清楚你的意思。”

“我杀死的人没有名字。另外，他也不是背叛者，充其量是欺骗者。而真正的背叛者沃苏瓦，还活得好好的，和你说着话。”

巨魔看着乔贞，眼神中有难以捉摸的笑意。

“但是，请不要用那个肮脏的名字称呼我，”他补充说，“请叫我图沙。过去几年内是，现在是，以后也是。隐居这么多年，突然出现一个冒充你的人，还真不好受。我是族群的背叛者，他却要利用我所厌恶的名声，可惜选错了展示自己的地方，不知道真正的沃苏瓦和他呆在同一个城市。宾其修克给那家伙安排的护卫还真严密，我可不想打草惊蛇，而且让他死在角斗场数万人的目光下，岂不是更有趣？另外，有这么多人目击，我想‘沃苏瓦’这个身份，应该会永远死去了。这正合我的意。”

“可是……你和死去的巨魔并不那么相像。”

“谁说过要冒充一个人必须容貌相像？乔贞兄弟，我从十年前就消失了，关于所谓的‘传说’，我自己听着都连打呵欠。那个无名的欺骗者，有声势，有地精的支持，还有那么一点点实力，和预订好的常胜比赛——自然不需要相貌来伪装我。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地方，只有口耳相传的东西才是事实。不过，他倒还真的为了模仿我，牺牲了右边的半截牙齿。‘断牙的沃苏瓦’……啧，一听见周围有人谈论这个，我就起鸡皮疙瘩。至于布雷戈，他十年前可没有看清楚我的脸，就算有的话，你觉得过了十年，除了那枚断牙他还能记得什么？”

“你右边的牙齿是完好的。我没听说过巨魔的牙齿也能这样生长。”

“你说这个吗？”图沙敲了敲自己闪亮、光滑的右牙。“乔贞兄弟，你的脑袋有点转不过来。歌洛卡小姐是靠什么维生的？用尸体的可用部分做成毯子、餐具、化妆品，当然还有——假牙。我专门给你提过巨魔的牙齿一旦缺损，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看来你根本没记下来。”

乔贞仔细观察着图沙，清楚自己也正被观察着。他指证过所有类型的犯人，胆小的，懦弱的，震惊的，愤怒的，强硬的——眼前的巨魔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图沙并不在乎自己被揭穿。这是因为*他拥有一些远远超越我的东西*，乔贞想。

“可是……为什么你要隐居在这里？”

“随你怎么想，乔贞兄弟，你可不要以为歌洛卡小姐会伙同我做坏事，那样我会生气的，非常非常生气。”图沙思索了一下，继续说。“这个隐居么，可会让我不得不回忆一些想忘掉的事。不过，念在你保护过歌洛卡小姐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

图沙开始了自述。

“我们的族群，生活在海加尔山脚下封闭的谷地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访客，也几乎没有战争，人口总是在两百、三百之间徘徊。我作为守护通灵药神官的继承者，本应当好好为同胞效劳，但是，我并不喜欢这种封闭的感觉。这个族群每天都在僵死，而我不希望家乡永远一成不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逃离了那儿，并且带上了最能代表族群的通灵药剂配方，希望能让外界更加认识我们。我当时想，就算被视为背叛者，也在所不惜。”

为族群所自豪的药剂，转变成“晚餐”，出乎图沙的意料，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

“可惜的是，我们的药剂，只适合在族群内使用。其他任何种族，就算是不同族群的巨魔吸入，都会产生副作用。改变它的配方，使它彻底转变成‘晚餐’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某一些试用者。关键是加进了大量的丧命草……还剔除了一些更纯净的部分，而且用高温去烘烤。你知道，声明自己是某种新兴毒品的发明人，毫无疑问会遭到过多的注目，甚至危险，所以他们都说是我带来的东西。我不觉得自己遭到了诬陷，因为我是让祖先流传下来的伟大药剂蒙污的源头。那真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乔贞兄弟。”

为了清洗自己的罪孽，图沙开始四处游历，寻找能真正改进药剂的原始配方，让它能被所有种族接受的材料。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救下了布雷戈。经历过长时间的徒劳搜索后，他几乎绝望，最后来到了藏宝海湾。

“我发现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晚餐’使用者，而他们的用药反应各不相同，让我大开眼界。这让我醒悟到，自己过去在野外搜索材料的方法，并不正确。我需要足够的样本，

来彻底研究清楚原始配方和‘晚餐’对各个种族产生作用的方式，才能真正开始改进工作。所以，我留在这里，替歌洛卡小姐治理‘晚餐’中毒者，观察、记录他们的反应。两年前，我听说自己的族群已经几乎灭绝了，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带走了原始配方……但是我不能终止自己的工作。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就算我们族群的血脉灭绝了，只要原始配方能得到接受，我们就仍然活着，因为那其中有着我们的灵魂。我一直把这项工作视为赎罪，但是一旦完成了，我或许会把它看作一点秘密的荣耀，并且为之自豪。乔贞兄弟，你要逮捕我吗？”

“我找不到逮捕你的理由。”

“那太好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什么？”

“千万不要把我的身份告诉给布雷戈。不然要处理一个总是把荣耀视为打打杀杀的兽人……那可麻烦了。”

“‘处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原来的身份已经死去。要是让布雷戈知道了，你觉得他是守得住秘密的人吗？更何况，他绝对会找我这个真正的救命恩人来决斗，还是以生死为前提的，那就由不得我不处理了。我还能死。当然，如果你不保密的话……我们的友谊也只有结束喽。相信我，只要我愿意的话，你跨不出这道门。对了，更不要告诉歌洛卡小姐。”

话毕，图沙又用沙哑的声音大笑起来。在他说自己故事的时候，乔贞从他眼里看到了一种犹豫的沉思，虽然就像蜡烛熄灭前最后的一点火光，转瞬即逝。这名难以捉摸的巨魔，用他自己的一套生存着。

宾其修克最初知不知道自己的“沃苏瓦”是假冒者？乔贞已经没办法查证了。但无论是不是，结果都没有不同。就像图沙所说，在这种地方只有口耳相传的东西才能成为事实。自己让里维加兹散播开的“宾其修克暗杀了沃苏瓦”同样也成为了事实。没有第三个人听到他和图沙的这番对话。它不存在。

乔贞不得不承认，宾其修克是一个天才。他所利用的，并不仅仅是具体的人，而是名声。无论最终获胜者是布雷戈还是“沃苏瓦”，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给他带来名声。在决赛前，他并没有放弃假冒者，只是为了节省操作成本，把结果交给两人的实力去决定。乔贞相信，无论哪个参赛者心脏停止跳动，宾其修克都会欢呼雀跃。虽然布雷戈胜利，会让他经济上有所损失，但他觉得这是值得的，而且这会让他的选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所有假冒者的共性都是爱慕虚荣，沉醉于不劳而获，但是倚仗着欺瞒的手段获得过多利益后，他们会错认为自己拥有了真正的实力。在宾其修克的帮助下，每场比赛得来不费功夫的胜利，让他产生了这种错觉。图沙最初所说“沃苏瓦死得平淡无奇”是部分正确的。一个错认为自己还是会轻易取得胜利的毒虫，吸食了过量的“晚餐”，然后一刀倒地，再由图沙结束了性命。

这样看来，宾其修克的计划几乎是成功了，问题出在他错误估计了布雷戈。谁能想到这个最期待胜利的人，竟然变成了最怀疑胜利的人？如果没有兽人的委托，就没有开始。

藏宝海湾的日子，会一切如常。

乔贞走进门的时候，看见歌洛卡坐在窗台前抽烟。屋子中央没了尸体，似乎一下子空旷了许多。

“乔贞，就你一个人？埃林没跟着来吧？”

“没有。”

“那好。我不想再看见他。”

“你对我也这么说过。”

“我想什么时候说，想对谁说，是我的自由。可惜你这人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图沙给你换过药了？”

“没错。我该付他工钱吗？”

“你来之前他很仔细地准备东西。我看你们满合得来的嘛，要不要雇用他？”

“他太贵重了。我雇不起。”

“这是什么意思，玩笑吗？”

“不是。别在意，当我没说过。”

歌洛卡若有似无地点了点头，别过脸面向窗台。她放下烟管，让右手掌底支在额头上。

“乔贞，我准备好了。”

“什么？”

“告诉我.....伊多利是怎么死的。他从小就是个没救的人，但怎么说也是我的弟弟.....他两岁的时候，我背着他去打工，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子就猛拉扯我这个姐姐的头发。八岁的时候他学会从家里往外偷东西，还好总让我抓住。十三岁的时候我让他学习处理尸体的手艺，他就离家出走了，还说宁愿死在一堆金币上，也不会回到藏宝海湾的下层过日子。都是糟糕的回忆。但是，我就是要知道，乔贞。他还有没有留下来的.....？”

乔贞已经很久没有觉得一句话会如此难以出口。

“.....没有了。他踩踏在迅猛龙的蛋上，引来了.....”

歌洛卡猛地回过头来，左手把窗台上的烟管扫在了地上。

“不要逼我把你赶出去，乔贞。说实话。”

“这就是实话。我追他到了雨林里.....就这么发生了。”

歌洛卡摇着头。“不，不可能。他不会被迅猛龙.....绝对不可能。你在骗我。”

“我发誓，这都是实话。为什么我要骗你？”

“发誓？你用什么来发誓？你就这么隐瞒着身份出现，随便踏进别人的生活，千方百计指使别人干这干那还蒙在鼓里，然后不知怎么回事就变成了大名人，揭穿宾其修克阴谋的大侦探乔贞。天底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你说的话立誓？”

“歌洛卡，如果你想要整个故事，我可以说给你听。但是你至少在这一件事上，必须要相信我。”

“伊多利熟悉迅猛龙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一样。他从小就喜欢不要命地跑到雨林里去玩，迅猛龙爱吃什么爱做什么爱在哪儿下蛋，他全都一清二楚，甚至还想带一只回到家里做宠物养。乔贞，我弟弟能在五十米外就闻到迅猛龙巢穴的气味！现在你竟然告诉我他被.....”

她不再说话，就像突然噎住了一般，然后举起手边的一个锡杯就朝乔贞砸过去。她的手臂明明挥得很用力，却砸不远，锡杯落在了乔贞的脚下。她四下里寻找还能用的东西，但是除了医学工具什么都找不到，于是低沉地呻吟了一声，拿起烟管快步回到里屋，拍上门。两下猛烈撞击门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乔贞觉得那是她的肩膀或者背部。

他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白屋子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用右手盖住眼皮，就这样站了一会儿。没法平静下来。

伊多利的遗言，回响在他的大脑里：“我受够了。不想再逃跑了。但是我不回到牢房的，一分钟也不。”

从刚才歌洛卡的话里，乔贞找到了这遗言失落的下半句。

*我宁愿死在一堆金币上。*

这天下午，乔贞找里维加兹借来几个地精卫兵，赶跑了伊多利死亡地点附近的迅猛龙，从那棵大树下挖出了五百个金币。乔贞猜想，这是在迅猛龙下蛋前埋下的。伊多利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来隐藏自己的战利品。

他把金币袋提在手里。一只手提起来很沉，两只手就很轻了。布雷戈把七百个金币握在手中的时候，一定也是很沉的。当他洒下金币，就轻了。

乔贞回想起图沙的话：“一点秘密的荣耀。”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荣耀。它只隐藏在心底，不为人知，但是对拥有它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取代的。对布雷戈来说，那就是超越救命恩人；对假冒者来说，那是想取代真实的愿望；对里维加兹来说，是静静地等待夺回财富的机会；对伊多利来说，是能够死在一堆金币上。

乔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拥有了它。

解决宾其修克，也取回了五百个金币，这算得上荣耀吗？

带着对自身的怀疑，他再次回到白房子，把金币全部交给了图沙，对他说：“你看着合适的时候，再转交给歌洛卡。就说……是伊多利预先放置在你这儿，让你等风波平静后再转交她的。”

“乔贞兄弟，这个谎言烂透了，而且你在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啊。我替你想个更合理的吧，不会提到你的名字，怎样？”

“随便你。”

“其实说出真相也没什么。歌洛卡小姐会感激你的。”

“她会吗？”

“噢，虽然你或许还是要吃耳光，但她心里会感激你的。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

“那代价还是太大了。”

你说的没错，歌洛卡，我没有可以拿来起誓的东西。但即便有，我也不能补偿自己给你带来的一切不幸。但这五百个金币，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我至少要做到这一点。

临走的时候，乔贞在藏宝海湾的出口，再次俯瞰着这座仿佛摇摇欲坠，却又坚不可摧的城市。码头上，又有一艘大船停泊，各个种族的人在登船板上下穿行。这样的景象将持续下去，因为天堂是不会有终结的那一天，它将永远这样吐纳着鲜活的人类，和游荡的幽灵。

## 尾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荣耀。

在暴风城的一条小巷里，埃林·提亚斯犹豫着，敲了敲眼前屋子的门，门没锁。他推门进屋。

“谁？”一个坐在屋子中央的老妇人说。她双眼是紧闭的。

埃林站在门边，一副势头不对立刻就要冲出房间的架势。“路梅太太，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月的……”

瞎眼老妇人走上来，把双手放在埃林的脸上摸了摸。

“你不是乔贞。到底是谁？”

“我叫埃林·提亚斯，是乔贞的同事。”

“为什么不是乔贞来？”

“噢，他工作忙。以后我来给你带每个月的补贴。”

埃林递出一个只有半拳头大的布袋。老妇人一脸不情愿地接了过去。

“哼，为什么我每个月都要靠那个臭小子拿钱？”

“呃，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的话，可以自行申请取消补贴。这个程序也不复杂，我可以下次就把申请书带来，你只要……”

“埃林，你真罗嗦。算了，坐下来吃个饭吧。”



“这个，谢谢，不过我还是……”

“你不是代替乔贞的吗？他每次都留下来吃饭，所以你也要这么做。”

在饭桌上，埃林苦着脸喝了一口看上去绿不拉叽的杂粮粥，本打算闭气咽下去，但是却突然睁大眼睛，仔细品味起来，然后又急忙喝第二口。

“看不出来，这个味道不错啊。”他说。

“老太婆我看不见，哪里还顾得上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看？只要好吃就可以了。说什么看不出来？你这小子真没教养！”

后来，埃林又添了两碗，边吃边说。

“你比乔贞有趣多了。以后就你来，也不错。”

“只要我还吃得到这个。”

老妇人微笑了一下，然后嘴角的皱纹落了下去。

“班杰最近怎么样？”她说。

埃林抹了抹嘴。“他还好。”

*他已经死了。*

“你们没有太麻烦他吧？”

“没有，没有。我们给他安排的工作很清闲呢。”

*我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你看起来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要是我们家班杰能学学你就好了。”

*路梅太太，我杀死了你的儿子。我用地精的斧头砍断了他的脊梁。*

“我要走了。下个月这时候再来。”埃林站起来。虽然老妇人瞎眼，低着头，但他总觉得她在看着自己。他急急忙忙地冲出门，拐到小巷的角落，突然感到大脑一阵眩晕。他蹲下来，一股强烈的不适在捶打着他的身体，从胃部蔓延到胸膛。他把刚才吃的全吐了。

“噢，天哪。”他用一只手扼住自己的喉咙，喃喃自语。“乔贞，我做的选择是正确的。谁也不要质问我……”

他回想起前往藏宝海湾前，老人对他说的话：

“埃林 提亚斯，你很有天赋。但有的时候，你太依赖自己的天赋，不知道该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选择。我想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前些天我把乔贞派到了藏宝海湾，他将和一个叫班杰的线人接触。这个线人情绪非常不稳定，我认为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乔贞……你知道，他总有些多余的疑惑在大脑里，阻碍他成为更优秀的人。你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疑惑？”

“肖尔大人，我……”

“埃林，根据过去的表现，你和乔贞或许是我手下最好的搭档。但问题是……你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搭档。原因很简单，乔贞的阶级一直高于你，他迁就着自己的身份和你合作。一个探员，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但你似乎非常享受于这种照顾。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依赖自己的天赋，不知道进取，这让我对你本人的评价，一直都在及格线附近徘徊。这样很不好，埃林。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乔贞已经成为我的直属探员，你想和他站在一起吗？是，或者不。”

那一刻，所有和乔贞共事过的经历，重映在埃林的大脑里。

南海镇初次见面的时候，埃林觉得眼前这个人刻板、无趣。比自己年龄大，工龄短。但是当埃林在医院躺着的时候，乔贞却在深山里解决了辛迪加的一个头目。后来的合作中，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乔贞的阶级很快超过了他。无论是出于敬重也好，友情也好，竞技心也好，埃林在渐渐认识到两人之间差异的同时，开始希望能和他并肩前行，但乔贞似乎总是能领先一步。

埃林不能满足。

他回答：“是。”

“很好。那么立刻动身前往藏宝海湾，用别的理由和他会面，然后做你该做的事。”

埃林明白，永远不能对老人放松警惕。他可怕的控制力仍然存在。他不仅仅要求埃林暗杀班杰，更要求和乔贞接触之后再做这件事。他在测试自己在做到何种地步。为了保证七处的未来，老人在给探员做最后的测试。

或许正如老人所料，和乔贞见面后，埃林犹豫了。但是在歌洛卡房间前的那番争吵，让他明白，乔贞对自己的让步已经到了极限。乔贞已经领先太远了，不会甘愿被自己绊倒。

在那一刻，埃林下定了决心。

乔贞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吗？也许。因为用地精的斧头模仿杀人，手段太过于明显和招摇了。但埃林明白乔贞是一个不甘于让真相被掩埋的人。既然，他没有提起，就当作没有意识到吧。

今天早上，他从老人桌前拿到了象征着肖尔直属探员的白银铭牌。这块耀眼的铭牌，让他觉得自己能够鼓起勇气来见班杰的母亲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觉。班杰已死，所谓的线人亲属补贴自然也不再存在，埃林很想往那小得可怜的钱袋里多放几个银币，但又怕班杰的母亲会有所察觉。但即便放入一个，三百个，五百个，七百个金币，又能改变什么？

他直起身，尽力把班杰母亲那双早已失明，却似乎又明晰无比的眼睛从大脑中抹去。他相信乔贞也面临过无数次艰难的选择，自己只不过在经历类似的事情而已。他以后还需要做很多次更艰难的选择，来证明自己犯下这个罪孽是值得的。

埃林掏出白银铭牌端详着，深信这是一份荣耀。并不因为它代表着阶级，而是因为它让自己有机会真正和乔贞站在一起。

铭牌的表面光滑洁净。他能从中看到在夕阳照耀下，不停变幻姿态的云层倒影。

**乔贞案卷-秘密荣耀**

**END**

## 小结

camg 2008-08-03 12:27

这楼写个小结，同时回答一些问题。

这次的故事起源于“我一定要写个部落人物主打的剧本了”。然后，使用藏宝海湾作为舞台也是注定的，因为目前为止的 wow 世界，我最喜欢的城市一是沙塔斯，二就是藏宝海湾。既然选用了藏宝海湾，利用到周边最大的建筑——古拉巴什竞技场，也就顺利成章。当把地精和竞技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名和利，赌局的概念出现了，再一步一步推到现在的剧情。

完成剧本初稿以后我发觉少了些什么。原来，是埃林又没出现。上一次为了突出鲍西娅的形象，我把埃林扔在了奥伯丁。这一次再没出现的话，大概就会被遗忘了吧。但仔细想想，我发觉自己并不喜欢埃林这个角色。他显然脱胎于传统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助手角色，比如福尔摩斯的华生，比如波洛的黑斯廷斯，他们的存在大多是为了活跃气氛和解释剧情，并且智商永远低于主角（智商无限低下去以后的退化状态就是小五郎）。为了和乔贞有对照效果，又给他加上了好色、做事不够上心这些品格。但这样一个人还是很平面化，更别提我其实并不擅长塑造一个轻松搅笑的人物。我就想：这样一个角色，真的会满足于现状？作为有天赋、有才干的人，他真的完全没有竞争心？乔贞对他来说仅仅是朋友？从这点出发，我设计了最后的剧情。即便这一节会让部分读者不适，我也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亟需把埃林这个意念中的第二主角立体化起来。给了他负担，我就不会放弃他。

说说这次的几个配角。我非常高兴大家喜欢歌洛卡和图沙，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他们。先谈谈歌洛卡，我可以这么归纳：她是迄今为止，整个《乔贞案卷》里，唯一完全表现“善”的一面的角色。过往几个主要表现善的角色，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狄恩的优柔寡断，鲍西娅的孩子气，这些缺陷多多少少引发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但歌洛卡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缺陷，她的不幸几乎完全是由外在环境，和以乔贞为代表的外界势力的入侵所引起。她敢爱敢恨，有同情心，不怕表现内心感受，虽然脾气大但只在必要的时候发泄出来，整天和尸体呆在一起但却充满生命的活力。而难以捉摸的图沙，在我的设定里，是目前为止脑力、战力都数一数二的角色。这两个角色我都舍不得放弃，正在想办法让他们再出场。至于布雷戈，我觉得就有些好坏参半了。我想给他一个末路英雄的形象，但最后似乎显得太容易被他人操纵。

最后还有……班杰。线人，无论在小说还是电影里，常常都是一种功能化的角色，他们不需要个性，更多地作为道具而存在。老实说，我最初就是这么考虑这个角色的，所以放心地把他作为埃林人格复杂化过程的一级阶梯。看到他引起部分读者的感情，并且直接导致了对尾声的不适感，这很出乎我意料。这也算是我过去提到的人物失控现象的一个例子，我还需要好好反思一下这类人物的处理方式。初步结论是，我不知不觉间加入的班杰和母亲的故事，还有用大量细节渲染他被毒品摧残的情况，启动了这个人物的情感链。

这次能在最后几次更新的间隔和大家讨论一些有趣又不乏实际价值的问题，也很高兴。

**Post by zqr211 (2008-08-02 13:47)**

那个CAM大 我们期待绷带人和外域~`

抱歉，乔贞应该是不会穿越黑暗之门了。原因和前面提到的故事里不可能有太多奇幻要素是类似的。其实我也很想写外域，也很迷越宅越厉害的恐怖分子绷带人，曾经计划过

一个长篇新坑，背景在沙塔斯，主角是一名鸦人，但还是暂时放下了。因为要是两坑同时更新的话.....我大概连挣饭票的时间都没有了吧.....感慨一下。

现在开始一个外域的故事，或许还会有新鲜感。但是当 wlk 出来之后，外域也很快会和现在的艾泽拉斯一样了吧（只是猜测，因为我没有关注 wlk 的讯息），小号和游荡者依稀可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游戏真正追求的永远都是新鲜和刺激，而不是积累和沉淀。正相反，写作追求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想，这也是我把乔贞的故事限制在六十级以下区域的原因之一，毕竟我在国服测试前就找——哔——服来体验，对情况类似的大量早期玩家来说，只有这一部分才是真正沉淀下来的记忆。

**Post by 加百利(2008-08-02 14:49)**

*我知道这样很没公德心，很没有礼貌，可是。。。让鲍西亚露个脸吧。。。*

这个，我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我看这么解决吧。我有在每个中篇故事间隔增加短篇外传的想法，只有数千字一次贴完的那种，没有推理要素，没有乔贞，而是对我希望更深入发展的角色，做进一步的挖掘和解释。就通过这种形式来.....咳咳。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

**Post by ahshow (2008-08-02 15:11):**

*我有 2 个小疑问:1.图沙怎么能这么肯定决赛中"沃苏瓦"一定会先倒地,让他有机会下手?(万一冒牌货赢了,他的计划又是什么?) 2.伊多利偷的那些金币不是已经是"不能花的钱"了么?再交给歌洛卡会不会引起麻烦?*

图沙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也不需要这么肯定，因为他是一个有头脑、有耐心、有实力的人（他说自己可以“处理”布雷戈，还能让乔贞“跨不出这道门”）。

序章中“一辈子都没法回东部王国，而且不能动用五百个金币的一分一毫”一句，并不是说金币本身不能流通，而是因为伊多利把他藏在了东部王国，然后逃到卡利姆多，自然无法使用这笔钱。而且，金币有很多种使用方式，比如.....重熔再打造。毕竟，在下层区域的歌洛卡不可能大大咧咧地把金币拿出去花掉。

## 外传一：长眠不醒

首发：2008-08-09 03:24

完结：2008-08-09 11:57

### 1

歌洛卡打了个寒战，提了提滑到肩膀下的毯子，然后把手掌轻轻地搭在女孩的额头上。

有些烫。大概是前些天给她擦身子的时候水温不够，着凉了，她想。

药还是有的，只是歌洛卡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给她用药。毕竟到了这时候，任何选择都必须谨慎。她决心先等几天，看看情况，希望女孩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挺过去。

她取下毯子，盖在女孩的身上，吻了吻她的额头。

“晚安，玛芮妮。”她说。

这句话本没什么意义，但她还是要说的。

她端着烛台走出屋，走廊上吹进来一阵冷风。在她转过身准备去关上走廊大门的时候，烛光呈尖锥状地在墙壁上扩散开来，映出了门口的一个黑影。

“谁在那儿？”她说。

起初她以为是*那些人*。如果他们打定夜里来洗劫白房子的话，她并不能做什么。但那身影不属于人类。

“晚上好，女士。”人影跨进走廊一步。

“不要进来。你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她伸手去墙角摸索冬天才拿出来的拨火棍。

对方犹疑了一下，退出走廊。

“放轻松，女士。我没有什么恶意。”

歌洛卡把手往前伸，让烛光照得远一些。那是一名巨魔，右边的獠牙断裂得只剩一小截。这个发现让她安心了些，因为按照她的经验，任何有自尊心的巨魔都会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除非老弱不支，或者是遇到不幸意外。再仔细一看，他的双目很有神，并不像用过“晚餐”的样子。

“你想找地方住？”

“既是，又不是，歌洛卡小姐。”

“你认识我？”

“我听说过你的行当。我叫图沙，曾经做过巫医，但现在只是一个四处游荡的巨魔。我想问问看，你这儿有没有能让我做的工作。”

“工作……这倒奇了。说说你能做什么吧。”

“嗯，我处理各种外伤都很有经验，掌握几千种药草配方，对巨魔和兽人的身体结构特别熟悉，有诊治‘晚餐’过量的经验。不是我自夸，在自己的族群里，我曾经是个名头很大的巫医呢。”

“真正能干的巫医都在自己的祭坛上让人供奉着，不会像个刚下船不久的劳工，跑到藏宝海湾下层来找工作。”

图沙干笑了两声。“这就是我的处境，请不要问太多了，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你只要提供食宿就可以。”

“我不需要助手。”

“你需要的，歌洛卡小姐。我听说你最近失去了一名得力的助手……”

“谁跟你这么说？”歌洛卡突然迈步到图沙跟前，又加重语气重复了一次，“谁跟你这么说？没这回事。离开我的屋子，马上。”

她右手当胸一推图沙，让他后退好几步，随即自己的手腕也感到一阵酸痛。图沙只是点了点头，说“我会再来的”，然后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别再来了。”歌洛卡自言自语着。她放下烛台，关上大门。

回到卧室前，她经过玛芮妮的房间，轻轻推开门看了看。她还是那样平静地睡着，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歌洛卡会好奇，她会不会做梦。如果会的话，她梦见了谁。

第二天早上，歌洛卡端着一盆脏水来到门口，看见图沙站在面前。她把脏水泼在了他脚下，图沙向右跳了两步避开。

“喔，歌洛卡小姐，没必要这样吧。”

“我说过你别再来了。我以为你听懂了那句话，所以没办法看见你站在那儿。抱歉。”

她转身进屋，图沙跟在了后面，伸脖朝走廊两侧的房间里张望。

“你到底想做什么？”她回头说。

“给你做助手。”

歌洛卡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憋住了没说出来。她不再理会他，回到房间去给尸体放血，希望他会受不了冷落自行走掉。但是处理完尸体后，她到劳工和无业者们借住的房间去查看，却看见图沙一边和屋里的人说说笑笑，一边给一个人缝合大腿上的伤口。

“歌洛卡，你怎么想得到请一个巨魔做助手？这个家伙牙不怎么好看，不过还是挺能干的。”屋子里有人说。

“你从哪里把我的工具翻了出来？”歌洛卡没有理会这句话，冲上前想抓住图沙的手，但是立刻反应过来他还捏着伤口上的线头，只好又把手收回来。

“放轻松，歌洛卡小姐。我只不过是在做些小活，不用操心。”

“是啊，”先前开口的人说，“你就去享受生活吧，歌洛卡。有这个家伙在这里。”

歌洛卡把两手掌往前一摆。“从现在开始，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故，都不归我管。”话毕，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图沙把几个供人寄住的房间都转了个遍。两三天后，邻居都知道“歌洛卡雇佣了一个巨魔做助手”。虽然还是很怀疑这个巨魔缠上自己的目的，但歌洛卡不得不承认图沙的手艺很好，对他的态度也从“由他去”转变到“让他做这事也没什么”，再到“让他来帮帮忙”。有一天早上，对图沙说出“把你刚才用过的药膏拿给我”之后，她立刻转过身，掩住自己的嘴唇，好像要把那句话咽回去，心里明白这就像是把他默认为助手了。图沙干笑两声，递过药膏的时候，丝毫不掩饰得胜的神色。

一周过去了，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图沙会在这儿每天用两次饭，但却没有得到住宿的权利。他每天晚上都离开，早上再第一个走进来，浑身带着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据说是



给自己涂了草药泥，免得睡觉的时候被小虫叮咬。歌洛卡并不想欠他人情，但这白房子里实在是没有供他住下的地儿了。

而歌洛卡是绝不允许图沙走进玛芮妮的房间的。每当要给她喂食，擦洗，做清理，或者仅仅是坐在她身边的时候，歌洛卡都把门紧紧闭上。

这也没什么不好。

### 3

歌洛卡不明白图沙为什么总是抢着要治疗“晚餐”过量的人。图沙做这件事的时候，她偶尔能从他脸上看到非常严肃的观察神色。但是她不想去问。当你治疗的病人至少三分之一都有犯罪史或者偷渡经历的时候，关心一个给自己帮了大忙的助手的来历，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不过是个人兴趣，”图沙看出了她的疑虑，这么对她说，“对了，今天晚上吃什么？”

“如果不在半个小时内给那几个小流氓包扎好，就别对今天晚上要吃的东西抱指望。”

对“晚餐”这个词的回避总让歌洛卡觉得浑身都别扭。但她已经习惯这样，无法改变了。其实很多藏宝海湾下层居民都习惯了这一点。

“玛芮妮，”有一天晚上，她坐在玛芮妮的床边，在脑袋里对她说，“有一个古古怪怪的巨魔来替代你的工作了。他看上去不怎么样，不过心眼倒是细得很，还算没有给我添乱。你不用担心。”

很快，她因为自己的想法而苦笑起来。

*担心？我怎么能肯定她现在还能为我担心呢？我连她的大脑是不是还在思考都不知道。*

歌洛卡能肯定的，只有女孩呼吸时身体的略微起伏。

### 4

那些人是在一个阳光惨淡的下午冲进屋的。为首的人四十来岁，进屋后就在走廊上猛擦鞋底，留下一摊又一摊泥印。他们径直走到了玛芮妮的房间，推开门，当时歌洛卡正照往常那样给玛芮妮喂食流质物。

“你在对我女儿做什么？”为首的男人说。

“玛芮妮还活着，活人当然要吃东西。”歌洛卡转过身，尽量张开双臂撑在床边，把女孩遮在背后。

男人抬起下巴，视线越过歌洛卡的肩膀，看了看女孩，就像在看刚刚移交到港口的货柜一般简略，随之再把视线转到歌洛卡身上，死死盯着她。

图沙放下手中的活，走到这群人的背后，往屋里张望。

“疯狂的女人。”男人说。“不要以为你做这些事，我就会轻饶你。你整天触摸尸体的脏手放在我女儿的身上，让我恶心。”

“你的手倒是干净得很，可惜没有抱过自己的女儿一次，拉山德。”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在下层地带扮成牙尖嘴利的样子，一点好处都没有？长话短说，宾其修克大人答应下周见我。他会做出公正的裁决，对你这个害死我女儿的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玛芮妮？看！看这儿！”歌洛卡急促地把右手指放在玛芮妮的鼻翼下，左手按住自己的心口，“她的呼吸吹在我的手指上。她还活着！你怎么可以一直把那个字推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拉山德沉默了一下。

“她不说话，也不动弹。她不能穿上婚纱，和自己的丈夫在我面前舞蹈。她什么事也不能为我做，那就是死。”

“相信我，她可以的。就算她醒不来，你也可以把那所谓的未来女婿拉到这个房间来，只要你做得到，我就不会再管。那家伙有胆子来下层吗？玛芮妮有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你……”

歌洛卡突然语塞了。

“生活？你还真有胆使用这个词。夺走我女儿生活的人就是你。啊，你的手指在打抖了。你知道我说的没错……我要走了，设计师还有一个小时就会赶到，要见宾其修克大人，我得有一件更体面的衣服。我是个节俭的人，做这样的事，也是为了确保你为我女儿的死而得到惩罚……”

“别再用那个词形容她。”

拉山德摇了摇头。“真可惜。其实你情绪激动的样子很美丽……只是那离疯狂只有一步之遥。不久就会再见的，歌洛卡。”

他和手下人一同离开屋子，并没有把一丝一毫的目光落在擦肩而过的图沙身上。

图沙看见歌洛卡把玛芮妮脚上的毯子扯扯平，然后坐在床角，一动不动，双手交叠搭在膝盖上。黯淡的光线晕染在她的侧脸上。

图沙替她把这道门关上。但是在门完全紧闭之前，歌洛卡说：“不要关死。这里的空气要流通。”

“如你所愿，歌洛卡小姐。”于是，他给门留了一道小缝，让光线和空气流动在封闭的小屋子和走廊之间。

## 5

这件事发生以后，图沙能感觉到歌洛卡一天一天地焦虑起来。她做起事来手忙脚乱，有一次差点在处理过尸体后不清洁双手就去治理病人，还有一次甚至割到了自己的手背，发了几天高烧。如果不是图沙在，她连工作的一半都完不成。

但是图沙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些事的真正关心。他一直沉迷于对“晚餐”使用者的医治和研究中，而他加大力气给歌洛卡帮忙，看上去只是为了尽快清除杂事，好忙自己的活儿。

这一天夜里，图沙正在收拾着器材，就像往常一样，准备离开寻找睡觉的地方。但是他突然听到走廊传来一阵急促、混乱的脚步声，然后是歌洛卡说了些什么，再来是撞开门的声音。他来到了走廊上，看见玛芮妮的房门洞开着，一个陌生的背影刚刚蹿进去。

图沙一进门，看见这个陌生的人掐住歌洛卡的脖子，把她往墙角推。当她的后背撞到墙上的时候，他的手也松开了，她遮着自己的喉咙瘫坐在地上，手掌流着血。男人仿佛为自己的行为而不知所措，双手颤抖着举起来，让图沙给扭在背后。

男人开始疯狂地甩动自己的身体，要挣扎开来。他扭过头尽量朝向图沙，力度大得就像要折断自己的颈骨。他的下颌大张，舌头顶在牙床上来回摩擦，双目翻起。一个过量使用“晚餐”后，在癫狂幻觉中完全失去自我的人，图沙心想。他瘦弱得像食尸鬼，但动作却极凶猛，挣扎再挣扎，就像不把身上的肌肉和骨头当成是自己的，而是可以随意摔打、折损的武器。

不来点硬的是压不住了。图沙就这样反制着男人的手臂，把他的脑袋侧面往墙上撞。撞第三下的时候，歌洛卡遮住了耳朵，墙上留下一滩血迹。他拖着失去力气的男人回到一个空房间里，把他绑在病床上，抓起一把自行配制的草药，在手中捏紧，让药液滴在男人的鼻子下方。几分钟后，发狂的人终于平静下来，昏睡过去。图沙给他简单地处理了头部的伤口，再回到玛芮妮的房间。

歌洛卡仍然瘫坐在墙角，双目无神地望着地面。图沙上前去，蹲下，看了看她流血的手掌。

“去消毒。那家伙咬了你。”

她点了点头，身子不稳地站起来。她看了看玛芮妮，确认她没有受伤，才出了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清理伤口的时候，图沙站在她背后。

“歌洛卡小姐，你知道这样的人很危险。为什么不叫我？”

“为什么要叫你？”

“看看你，手背上有一排牙印，脖子的皮肤也擦破了。我刚才能看见你的灵魂在发抖。噢，幸亏我没有晚来三十秒。”

“你没多管闲事跑来这儿之前，我一直都是自己做所有事情。”

“也许你很幸运，到今天才遇见这类深中毒的人。不过，恐怕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你也不能全倚仗着运气。”

“我的运气从来就没好过。而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如果我总是胆怯的话，玛芮妮会怎么想？她一直以为我比她勇敢，可惜我不是。”

“我完全不知道你整天照看着的玛芮妮小姐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你不如好好照看一下自己，歌洛卡小姐。我呢，无意窥探你的隐私，但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助手，有权利知道自己的雇主发生了什么，整天心神不宁，因为这也有关乎我的工作。是因为那个叫拉山德的男人？”

“你知道了有什么用？”

“对，一点用都没有。一个游荡的巨魔，怎么会希求为你这样的女士分担烦恼呢。但是，一点点尝试也没有什么害处。不管接下来几天会发生什么，我想没有人愿意看见你又

在处理尸体的时候伤到自己，或者是被疯子袭击。恐怕这些事情，才是更会让玛芮妮小姐担心的。”

“无论她怎么想，我都只能接受。”歌洛卡坐了下来，双膝僵硬地靠在一起。“因为是我害她变成这样的。她从十三岁开始就在我这儿干活，但我……”

“她是那位拉山德先生的女儿？”

“他在过去几年以来一直都不承认，玛芮妮自己也不承认。没有人知道她的母亲是谁……拉山德自从四年前发了一笔财，搬到上层去以后，就抛下了她。现在有一个布匹商想和他攀亲，他就说什么自己有一个一直好好培育着的女儿，可以嫁给那商人的儿子，然后到我这儿来要人。”

“喔，真是一个要不得的父亲。”

“我做的事比他更糟。如果拉山德真的能够带她回去……她至少可以过上真正像样的日子，而不是整天陪我泡在消毒水的气味里。我觉得这是为她好，就下狠心辞退了她。但那女孩不愿离开。我不想动摇，就回到屋子里躲着，还锁上了门，把她一个人留在外面。然后，那个人进来了……等我听到响动跑出门的时候，她已经倒在地上，而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也趴着，屋子里一塌糊涂。我抱起玛芮妮，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被迫吞下了大量燃烧过的‘晚餐’灰烬。她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但那呼吸是真实的。她还活着。”

“歌洛卡小姐，这不是你的错。谁也没办法预料一个疯子有多危险。”

“这就是你们巨魔的想法吗？这和是谁的过错无关。真正要紧的东西，是谁受害了。那个人不是拉山德，不是吸毒过量的疯子，更不是我。是躺在隔壁房间，不能动弹，不能吃东西，不能笑，不能说话的玛芮妮。你还不明白？”

图沙自然是明白的。

他所不明白的，是自己为什么要急切地了解这些。雇主关系到我的工作，也就关系到我的研究……他知道这个理由还不够有说服力。

*把通灵药剂配方带出部族不是我的过错。真正要紧的，是谁受害了。*

三天后，拉山德再次出现在歌洛卡的面前。不光是图沙，很多住客和病人都看见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这可以说是拉山德想要的效果。

“和宾其修克先生的会面，真是一大惊喜。”拉山德说。“他是一位和善的绅士，但是为了给我可爱的女儿一个交代，我不得不请求他做出可怕的裁决。你猜他怎么说？”

歌洛卡不发一言，双臂抱在胸前，盯着拉山德。

“宾其修克大人说：‘她是个好女人，这些年为维护藏宝海湾做了不少事。但是，我有一大堆更热忱的人想得到她的工作。所以，不用顾虑。’他把处置你的事情交给了我。”

“我一点都不惊讶他会这样说。”

“我不打算给你用私刑什么的，放心。毕竟，就算你对这件事有异议也好，我的女儿是不会回来了。而且那婚礼也已经取消。我是一个有建设性的人，这也是我能从下层这滩烂泥打拼到上层的原因。所以，或许你会发现，所谓的惩罚其实是你能拒绝的奖赏。首先，我会把这间屋子连同所有的器材都收到我的名下——”

住客和病人们发出一阵骚动。“我们怎么办？”“我以后晚上该呆哪？”我们，我，我们，我。他们这样说着。拉山德的手下大喝了一声“安静”，他们立刻悄无声息，甚至捏紧衣角，免得它在地板上擦出声音。歌洛卡无表情地面对着这一切。她身后的图沙，看着这些围观着的僵死者们，回忆起了一些他宁愿忘记的东西。

“——抱歉各位，我也曾是你们中的一员，所以清楚你们的感受。”拉山德继续说。“但是人要知道该怎么样去进步。这间屋子仍然会发挥着过去的作用，但是不再收容恶心的尸体，而且也会装修得更像样，添置更好的设备。当然，住进来或者寻求治疗，不再会是免费的。世上万物都有它的价格，你们必须学会这一点，不然永远不知道付出努力去获取财富的道理。而你，我的女士……”

拉山德走近了歌洛卡，把手抚在她的脸颊和脖颈上。他中指上的红宝石戒指磕得她生痛。

“你还是可以留在这儿管理，以不同的身份。不会再有人用什么‘死神女士’来称呼你。歌洛卡，我说过，你是很美丽的……虽然我们之间有过很多不愉快，但我一直都很想更进一步探究你独有的美丽。我想，完成这两件事，我也许就可以从丧失女儿的痛苦中慢慢恢复过来……”

歌洛卡使劲一甩拉山德的手掌，让它打在了他的脸上。红宝石的棱角在他嘴唇上划了一道口子，鲜血流了出来。

“万物都有价格？这就是你给玛芮妮估的价吗？”歌洛卡的声音在颤抖着。“拉山德，听好。她值得更多。更多。”

拉山德抬手阻止了手下要冲上去的行为。“你们不把我说的当一回事？这样一位女士，应该环绕在天鹅绒和花瓣，而不是血污之下。歌洛卡，有时候我会喜欢女人强硬一些，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限度.....特别是你，那么接近疯狂。这几天，你就好好等着，我很快就会派人过来。而你们——”他环伺了一下围观者们，“在我对这屋子动工之前，尽早离开。看来我带来的都是一些好消息，对吗？”

他离开了。在半个小时内，住客和病人们也纷纷离开。屋子里只剩下歌洛卡，图沙，玛芮妮，和几具没处理完的尸体。

歌洛卡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背靠在墙上，却没有找个地方坐下来的意思。

图沙站起来。

“你也要走了吗？”歌洛卡说。

“这个么，要看拉山德是不是愿意继续雇佣我。”

“他也许会。你是个好助手，要求也不高。”

“噢，谢谢。这是你第一次赞美我，歌洛卡小姐。”

“不过我总觉得欠着你的。我想付你工钱。”

“工钱？你不用勉强自己，歌洛卡小姐.....”

“跟我来。”

她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很坚决。“来”，她吐出这个字，就像小石子入水后，沉入浅浅的湖底。

歌洛卡给图沙补上了一枚新的右牙。

开始补牙前，她对图沙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个，但这是一枚非常健康的牙齿。你们巨魔怎么考虑接受别人牙齿的事情？不会是当成羞辱吧？”

“不，我不知道，歌洛卡小姐。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但是，哪有雇工会拒绝工钱的？”图沙干笑了两声。

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歌洛卡开始自言自语。图沙没办法说话，只能由着她。

“我还自以为让拉山德带走玛芮妮，是为她好。更好的生活，不是吗？.....现在我面临和她一样的情况了。拉山德会给我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我不愿意。一点也不愿意。”

“我想留在这里。”她暂时停下手中的动作，将手背按在眼睛上。没有眼泪流下来。“可是我把她锁在了门外。让她遇到那种事.....”

图沙又想起了自己的族人。这让他烦躁而困惑，但他强迫自己接受这并不好受的思考。为什么自己当时会肯定，带走药剂配方，散播出去，就能给族人一个更好的生活？

*歌洛卡小姐，你是人类，但我能听见你灵魂的声音。这个声音，正在唤醒我自己灵魂中逐渐消亡的那一部分。我们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我们都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手术结束后，歌洛卡一言不发地回到了玛芮妮的房间里。图沙从手术台上坐起来，从镜子里看了看，又动了动下颌。有些痛，不过作为一个巨魔，让新牙和牙床完全结合起来，花不了多长时间。

他来到走廊上，在玛芮妮房间外停留了一下，并没有朝门缝里看。跨出白房子的时候，他摸着右牙，心想该是做正事的时候了。

## 7

三天，一周，一个月过去了，拉山德都没有出现。有人说他出远门去做大生意，有人说他淹死了，有人说他花大价钱买到了爵位，再也不会回到藏宝海湾。没有一个推测是有根据的。他永远地消失在了海雾中。

住客和病人们慢慢地回到了白房子。宾其修克的尸体处理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图沙消失一周后，也回来继续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人在白房子里提起拉山德的事情。

冬天快要结束的一个早上，玛芮妮进入了真正的、无法醒来的长眠。趁着海水退潮，歌洛卡把女孩的身体送进了大海。她拎起浸湿的裙子，回到沙滩，穿上搁在沙面的鞋。图沙蹲在那儿，用手指按住脚边爬行过的一只小螃蟹的蟹壳，放开，让它爬一小段路，再按住，再放开。

“歌洛卡小姐，要回去了吗？”图沙说。这一次海葬，歌洛卡不允许他插手，但是没有阻止他跟着来。



“对，回去。”

图沙站起来，挺挺脊背。螃蟹爬过他的脚边。

歌洛卡走在前面。片刻后，她说：

“回去以后把那间屋子打扫一下。你就住那儿吧。”

“啊，谢谢。歌洛卡小姐，你的灵魂真是友善。”

她没有再回话，也没有回头。

**外传-长眠不醒**

**END**

## 外传二：破碎之花

首发：2007-10-25 06:01

完结：2007-11-23 08:01

### 1

鲍西娅正要点燃火绒，一枚飞溅的石子打中了她的手腕。火镰掉在战鞋的脚尖上，弹进投石车下的杂草堆里。她伏下身寻找，但是却没办法集中精神，因为她能看见投石车另一侧那两双在战斗中不断踩踏、换位的腿，一双属于人类，一双属于龙喉兽人。锐器拚斗的声音激烈，刺耳。

她告诉自己要冷静，然后伸手在杂草堆中来回摸索。散落的骨骼碎片扎在她的掌心，在她摸到了弯月状火镰的同时，正好看到投石车前的战士背部着地倒下，不由得惊呼了一声。

兽人一锤砸下，战士扭动头部避开，然后挥剑格开铁锤。那是一个黑发女子，在翻身爬起之前，她的眼神和鲍西娅的交汇了。

那双眼角浸入了鲜血的黑眼瞳，仿佛在对鲍西娅说：不要犹豫，做自己的事。

鲍西娅抽身出来，用火镰点燃了火绒，把它们一同扔在炸药的引线下。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她感觉左耳后方传来一阵拉扯的痛楚，原来是一缕长发缠绕在了投石车的车轮上。在强烈的焦虑下她用手去拉扯，随后才意识到用剑割掉才是最好的办法。

她立起来后，黑发女战士仍然在和龙喉兽人缠斗。低头看了看，引线已经燃了起来，即将引爆足以让投石车消失无踪的炸药。

兽人此时背对着鲍西娅，再次挥出一击。鲍西娅不知道这一下有没有直接命中黑发女战士，只看见她捂着额角，几乎要瘫软下来。

鲍西娅奔上前，一剑斩进兽人的侧腹。那紧密结实的肌肉即便撕裂开来，还是像岩壁一样夹住了剑锋。她用尽全身力气让它再深入半寸，乌黑的鲜血从切口喷涌出来，顺着剑槽淋到了她的手指上。黑发女战士的另一把剑从前方刺穿了兽人的咽喉，他倒下了，铁锤仍然紧紧握在手中。

“凯吉拉，你还好吗。”鲍西娅拔出剑，说。兽人倒下的一瞬间她感到全身无力，但是火焰继续在引线上蔓延的声音很快唤醒了她。

“别傻站着。”凯吉拉朝鲍西娅跑过来，几乎要把她撞倒，然后一把拉住她的手臂。两个女战士向最近处的壕沟奔去，虽然离投石车越来越远，但引线燃烧的声音仿佛一直缠绕在她们耳边。

炸药在她们跳进壕沟之前引爆了。强烈的气流像巨人的手掌一般把鲍西娅推进壕沟，她浑身酸痛地落地，感觉自己仿佛卷入了尘灰的中心，眼前一片迷茫。她喊着“凯吉拉你在哪”，但是完全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耳中只有爆炸后的阵阵余响。她胡乱摸索，却按到了一具腐烂尸体的口腔上，连忙收回手来。

在灰尘散开之前，她感受到了片刻的寂静，一开始她害怕自己聋了，但随即回想起来，这只是从混乱中赢回生命后大脑必然经历的片刻消寂，就像曾经在闪金镇的树林中经历过的那样。她咳嗽几声，自觉冷静不少，然后发现凯吉拉就坐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背靠着壕沟壁。

鲍西娅仍不敢冒险站起来，俯着身来到凯吉拉身边，按住她的肩膀。

“我们成功了。”她说。“我们完成任务了。”

凯吉拉没说话，只是在用一种奇怪的节奏喘着气，斜过头，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鲍西娅。这时候鲍西娅看见了凯吉拉的伤口：一截木刺从她的右腹部穿出，在它破出皮肤的地方能看见粉红色的渗血内脏。爆炸气流卷起断裂的车轴，刺中了她。

鲍西娅的第一反应是捂住那伤口，用自己的手。扫除了这个荒谬无稽的想法后，她的大脑几乎变得一片空白。医务兵，她琢磨着这个词，有没有医务兵在附近？她抬起身来，但是凯吉拉揪住了她的手，把她拉回自己身前。在这一刻，恐惧才开始涌入鲍西娅的大脑。那温热、致命的出血点，仿似怒放时遭到践踏的花朵，离自己的身体只有数寸。它属于另一个人，但死亡足以侵蚀任何一个接近它的人。

“我去找人来帮忙。”她说完，再次抬起身，但是又被拉了回来。

“这，这个。”凯吉拉的另外一只手伸向自己的腰部，从铠甲和衣料之间掏出了一件东西，整个动作就像由完全没有章法的杂耍人牵拉着的木偶。

那是一把黄金制的钥匙，用细绳挂着。她想把它放到鲍西娅手里，但是中途就掉落下来，鲍西娅连忙接住。黄金钥匙因为沾染了鲜血而变得湿滑。

“是我藏的。”凯吉拉说。

“嗯。”鲍西娅点了点头，然后说：“放开我，一下就好，我去找……”

去哪里找医务兵？这是一个荒凉的山头，而同行的另外三个士兵都已经死了。但驱使着鲍西娅尽快动身的，不仅仅是想找人实行救治的愿望。她还没有做好在垂死之人身边守护到最后一刻的思想准备。在这一刻，她因为内心深处逃避恐惧的冲动而厌恨自己。

“祝福，”凯吉拉说，“我能获得，祝福吗。告诉我。”

“什么？我不明白，凯吉拉……你想说什么？”

“我害怕。告诉我……圣光……我能和他一起看见吗。告诉我。”

“当，当然，你能的。你们会在一起。”

凯吉拉的眼睛黯淡下来，但仍然以临死者最后的期待看着鲍西娅。*她不喜欢我的回答，我的话让她害怕*，鲍西娅想。她深呼吸了一次，没有拒绝空气中的血腥气和尘灰，然后说出了她已经没有资格说，也曾发誓绝不再出口的几个字：

“圣光保佑。”

凯吉拉的眼神缓和起来。鲍西娅继续说：

“你这一刻的受难，是圣光信仰者的至福，凯吉拉。痛楚很快就会消失，你将踏着辉煌的阶梯，进入圣光永存的福地……”

她使劲回想，但只记得这么点祷词了。当还是圣骑士的时候，说出它们就如同呼出气息一般轻易。她曾经那么决绝地把所有祷词都忘掉，但如今又不得不拼命翻弄记忆的深处，好让它们来安慰垂死的战士。她惊讶又恐惧地发现，虽然自己的声音很低，但还能完美地重复句子中的抑扬顿挫，这在圣光大教堂是有严密规定的，而她扎实的口音由本尼迪塔斯亲自传授。这是一种无论垂死者性别，身份，死法，都必须完美再现规定音调的祷词念法，其中的理论是：圣光对信仰者一视同仁，给予平等的爱。

“我的儿子……会饶恕我吗？”

“当然会，”鲍西娅停顿了三秒钟，“他，他会和你一同在永不会有花朵凋零的圣光花园里，享用着……”

她忘记了下面的内容。享用着永远喝不尽的黄金醇酒？不对，这是安慰丧偶者的悼词。安慰曾经丧子的垂死女人应该怎么说？快想起来啊，鲍西娅·维斯兰佐！

三分钟后，她站起来，抹了抹眼睛，将黄金钥匙重新戴在脖子上，跨出壕沟。她看见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投在眼前一片狼藉的战场上，才回想起那句话：“……一同在圣光花园里驻留，信者与他的血亲作为得到祝福的园丁，享用着取之不尽的花香和花蜜，就像大地在永不消逝的太阳光芒下得到温暖。”

这有意义吗？当有人渴求着这一句话来安抚死亡恐惧的时候，它就是有意义的。但是鲍西娅没有及时说出这句话。

她注意到自己身后传来的难闻气味，原来是头发烧焦了很多。也许是让燃烧的投石车碎片打中了。她右手伸到后颈，拢起一束头发，犹豫了一下，把剑锋立在下面，将它们削掉了。然后是另外一束。曾经在阳光下耀眼夺目的金红色长发散落到尘土里。

她朝山脚下走去。

## 2

随军牧师安杰罗并不喜欢做调停士兵纷争的事情，但这次不一样。他加紧了步伐，走进出事的女兵帐篷，围观者自觉给他让路。

在帐篷一侧的是鲍西娅，紧皱眉头，咬着自己嘴唇内侧，脚跟不安定地在地面摩擦。三十二岁的黑发女战士凯吉拉站在帐篷另一侧，表情像是等待刁蛮女学生承认错误的女教师，而另外几个共享帐篷的女兵也站在她身后。

“牧师你来了？太好了。快来看看这张可爱的小脸蛋。”凯吉拉说。“她刚才还说什么‘别惹恼我’。可是你看，这难道不像是富家姑娘因为小情人夜里没有敲门，在生闷气呢。”

“尊重，凯吉拉，你要学会尊重。圣光不会保佑贬低同伴的战士。”安杰罗转向鲍西娅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拿走了我的东西。”

“拿走你的什么？”

鲍西娅紧闭嘴唇。

“鲍西娅，我在对你问话。”

她还是不说话，一直死盯着凯吉拉。

“凯吉拉，你说。”安杰罗说。

“我说？牧师，你别护着她，我没事拿小姑娘的东西做什么？她就是在无理取闹。”

“我没有。”鲍西娅说。

安杰罗走近了鲍西娅，低声说：“是不便说出来的私人物品吗？”

鲍西娅点了点头。

“你得告诉我，否则……我帮不上什么忙。我是随军牧师，会为士兵保守任何秘密，你必须信任一个牧师。”

“是……”

“是什么？”

她又闭上了嘴。

“看看，牧师，她一早上都这样。”凯吉拉说。“这算不算诬陷？是不是该把她送到军事法庭啊？”

“住口。你对新兵的态度一直都很有问题，凯吉拉。”

“噢，牧师，就算她过去身份特殊，你也用不着这样。而且我对她的态度很好呢，一点也不生气，还好心问她到底丢了什么东西，方便一起帮着找找。可是小姑娘非要和我卯上。”

“你们在这里安静些，哪儿都不要去。”安杰罗说。“鲍西娅，你跟我来一下。”

他俩走出帐篷的时候，听到了背后带着嗤笑的窃窃私语。

“到底发生什么了？”安杰罗在帐篷后面对鲍西娅说。

“她拿了我重要的东西，不愿意还给我。”

“你要把关键的说出来。士兵们允许带一些私密物，老实说军中的偷窃，目标也常常是这类私密物。如果你……”

“不用说了。我会自己找回来的。”

安杰罗叹了口气。

“如果那隐私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在圣光面前也要遮掩住，那我没什么话好说了。只是，记住不要和凯吉拉发生什么冲突，她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兵。老实说，我不希望你和任何人发生冲突。本尼迪塔斯大主教他也……”

“不要提起他。我觉得恶心。”

“你不要太过分，鲍西娅。没有人应该这样说当世最伟大的圣光传道者，更别提他还是养育你长大的人。我不会追问你为什么选择放弃圣光大教堂圣骑士的身份，但是看到你这么激烈地背弃往日的信仰，让我很伤心，也很担心。放弃信仰，可以，因为圣光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千万不要放弃自我。”

鲍西娅能看得出来，安杰罗确实在真正地担心自己。但这仍然无法让她开口。

自从进入队伍以来，她一直把黄金钥匙戴在颈子上，遮掩在衣领下。今天早上起身后，发现它不见了。唯一可能盗走它的就是同一个军帐内的凯吉拉，队伍里资格最老的女兵，听说曾经做过几年中士，又降职为普通士兵。自从离开暴风城以来，她就一直在找鲍西娅的麻烦。老兵欺负新兵很正常，但她的理由却特别明显，从她揶揄鲍西娅的话就能听得出来：“听说你过去是大教堂圣骑士？那么你们平常都做些什么呢，早上练习仪态，下午学习泡茶，夜里脱下铠甲换上漂亮的晚礼服到某栋豪宅里去？”

一路上，无论是刻意的挤撞，还是和其他女兵一同高声议论，又或是在领餐时要的小把戏，鲍西娅受了凯吉拉不少气。她自然也明白新兵适应期的道理，只是，黄金钥匙的丢失，超越了她的底线。安杰罗离开后，她快步回到帐篷，面对凯吉拉的眼神，非常无奈地发现自己并不能做什么。那是她最珍贵，同时也是最危险的物件，当初几乎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将它留在身边，如今却像一把无关紧要的木梳一般随意地遗失了。乔贞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但是鲍西娅想，乔贞应该会说，为了自身安全，把它遗落在毫无关系的人手里，远比时刻佩戴在身上要好，而她相信乔贞会更看重她的安全。这是合理的推断，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即便如此，这天夜里她还是难以入眠。她所不知道的是，难以入眠的还有安杰罗神父。他双手打着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然后跪在祷告用的垫子上，喃喃自语中混杂着祷词和杂乱的思绪：

“圣光，请指引我……怎样才能让她重回正轨？……大主教，您也正在为她祈祷吗？噢，请不要让大主教亲自培育的最美丽的花朵，在我眼前凋零，因为我将罪无可恕。愿圣光保佑你，鲍西娅。”

### 3

在赶往米奈希尔，然后分批登船赴前线的部队中，鲍西娅属于最晚到达的一支。前两支队伍分别去了西瘟疫和凄凉之地。因为海上气候问题，最后一艘运兵船并没有准时到来。在这支主要由新兵组成的队伍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流言：船只在风暴中倾没了，或者是遭到了纳迦的袭击，又或是计划更改了，他们将调转头前往守望堡。最后一个流言显然最不切实际，因为让新兵们驻守诅咒之地是不可能的，但它还是造成了一些恐慌。正是这种恐慌，让很多新兵聚集在了凯吉拉，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身边。

“为了尽量节省军力，通常会用大型弩车一类兵器去对付诅咒之地的恶魔守卫。但是，每次战斗，都至少有一半敌人需要靠步兵近距离解决。阻挡一只恶魔守卫通常需要六至八人的小编队，”凯吉拉双臂展开，“因为它的刀刃，比你们几个人的腰身叠起来还要宽。要是遭到直击，小姑娘们，你立刻就尸骨无存了。”

围坐着的新兵中，有的低下了头，还有的发起抖来。鲍西娅并没有坐在附近，但她也同样仔细听着凯吉拉的话。

“但是如果有好的策略，还有好的小队长，就不用太担心。像我带领的小队，只需要五个人就够了。”

“凯吉拉，你立过很多功吗？”一个新兵问。

“我立过三等功，有几枚勋章，但是知道最让我自豪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几乎到过所有的前线，然后活到了现在。所以，在初次上战场之前，你们最好从现在开始祈祷能和我一同行动。”

“既然立过这些功，为什么你还是一名步兵？我听说你做过中士，对吗？”



还是刚才的新兵说的，但这次她问了错误的问题。当周围很快安静下来的时候，她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凯吉拉站起来，走到她身前半蹲下，凑近她说：

“你知道些什么？一无所知。在战场上要学会挑最有用的话来说，最好现在就养成这个习惯。你看，我一直在教你们有用的东西，免得像你这样的小兔子第一次上战场就做了炮灰，但是你却在问我没用的问题。看来你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变数了。”

新兵茫然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不经意间和鲍西娅的眼神交汇了。鲍西娅能看出来，她的眼睛仿佛在说：糟糕，我搞砸了和凯吉拉的关系，我也会和她一样，让大家给孤立起来。

但是，所谓的变数总是存在的。

这天夜里，安杰罗把鲍西娅叫到了自己的办公间里。

“鲍西娅，最近怎么样？”

“你说哪方面？”

“那件东西……凯吉拉还给你了吗？”

“没有。”

安杰罗点了点头。“不过，我相信她很快就会还给你的。我一直在观察着，感觉你们的关系正在好起来。”

“那是因为她忙着找别人的麻烦。”

“嗯……总之，互相谅解吧。”

“你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

“关于你的事情，我考虑过不少……”安杰罗按了按左边额角。“不过，放心，我不是在打探你什么。我只是在想……圣光会照耀每个人应走的道路，虽然你暂时放弃了信仰，但我相信属于你的路还是光明笔直的。只不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正走在那条路上。我直说好了，鲍西娅，有没有想过回到暴风城？”

“我离开那儿只有一个月。你想让我做逃兵？”

“不，不，当然不是。仔细回想一下吧，鲍西娅，当以大教堂圣骑士的身份和装扮站在大主教身边的时候，你是那么光芒四射，是坚定信仰的化身。有多少人光是仰望着你就能得到力量，然后投身到传播圣光的伟大事业中。但是现在，你却要把自己投身到战争的泥泞地中。我不是贬低战争无可取代的意义，只是想，也许战场并不是最适合你奉献自身的不地方。”

“你真的没有打探过我？安杰罗，本尼迪塔斯是不是给你承诺过什么，比如某个新教区的主教？如果是因为这样你才来劝服我回去的话，那么我奉劝你，不要相信他。”

“圣光啊，鲍西娅，你在说些什么！是的，本尼迪塔斯大主教，我是考虑到了他，但你不能怀疑我做了亵渎教义的事。我怎么能不考虑大主教呢？圣光是唯一能完全拯救世人的东西，而他自然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一个人。大主教除了坚守信仰之路别无所求，唯独你的离去，让他伤心万分，你不知道就在你离开暴风城的前一天，他患上了急病吧？如此一来，不仅是他个人，所有信众的福祉都会遭到影响——鲍西娅！不要那么自私……”

“我要走了。”

“等等！好好考虑一下，鲍西娅。这事情并不难。只要受点小伤，做个报告，我想大主教就一定有办法把你接回去的。但是一定要在离开米奈希尔之前。一旦到了前线，就没办法了。你比那些出身低微又缺乏信仰的士兵们贵重太多了，不应该去面对那些危险……”

鲍西娅离开了这屋子。虽然她不指望能在短时间内就摆脱过去，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遗失了钥匙，还有一个大主教的狂热侍奉者呆在身边，这算什么？让她心绪最难以平静的，是她过去确实曾经为自己的身份无比自豪，而安杰罗的话提醒了她这点。在回到帐篷的路上，她看见了凯吉拉，脸上带着一贯的冷嘲。

“好一副恼人的表情，”她说，“夜里跑到牧师的屋子里做什么呢？想借他的肩膀哭一下，然后给拒绝了？”

“少来这一套。”

“什么？”

“有人非要把我从这支队伍赶回暴风城不可，和这些人的意志比起来，你对我所作的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噢，这态度，圣光小宝宝今天不太一样呢。别误会，我一点都不想赶你走，只是……”

“老兵，你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对吧？”鲍西娅打断了凯吉拉的话。“那你何必又要吓唬那些新人，好让自己显得镇定。你也在因为不知会到哪儿去而感到不安吧？”

“你是说我在撒谎。你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圣光花瓶有资格指责我撒谎？”

“不要再把我和那个词联系在一起。你老爱把圣光圣光的挂在嘴上，也许你才是那个离不开它的人。”

凯吉拉突然发怒了，呼吸急促起来，这一发怒就失去了她一直以来的优势。要隔离和作弄一个人，就要假装对她不屑，表示出无论她做什么都影响不了自己的样子。发怒是大忌。“住嘴。”她这么说着，同时挥出一巴掌打中了鲍西娅的面颊。但那个挨打的人，仿佛是她自己。

“你知道什么？”她的眼瞳在不安地闪动着。“我不需要它。我甚至不想从嘴里吐出这个词。这么虚伪的东西，我……”

城墙外爆发出来的轰响打断了两人的争执。随后又是第二，第三声。新兵营中骚乱起来。从米奈希尔的哨兵口中他们很快了解到，这是龙喉兽人近期的第三次用重型武器拆毁，或者封闭米奈希尔通向外界大桥的尝试。他们用投石车进行攻击。当地卫兵奋起反击，新兵也有一小部分参与了战斗。今晚两次让鲍西娅心烦意乱的谈话，驱使着她奔向城门外，即便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

她看见大量石块横在了大桥的中央，龙喉兽人从石块的另一侧朝冲上桥的卫兵们射出弓箭。有的兽人从两端桥墩攀爬上来，在人群中砍杀。

“守住城门，”有矮人卫兵高声喊着，“守住城门。”

该怎么办？鲍西娅不知所措起来。眼前发生的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暴动。没有队列可言，指挥者的声音在兽人的怒吼中淹没。飞溅的血液在黑夜中难以辨明，有人一边砍杀一边咒骂，然后又会不会没有预兆地变成惨叫。大量箭矢的来处和去处几乎无法判断，不知是因为龙喉兽人并不害怕伤害同伴，还是因为他们纯粹只是想制造混乱。

鲍西娅站在左侧的桥栏边，眼前不远处有一个卫兵陷入苦战。该上去帮忙吗？还是守在原地？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她发现一个身躯庞大的黑影浮现在桥栏外。那是又一个攀爬上来的兽人，她看见了他的眼睛，在微弱的月光映照下就像快要熄灭，但是却预兆着不详的烛火。兽人用左手攀在桥栏上支撑身体，右手举起大斧砍向鲍西娅。

她没能躲过这一击，只是抬起剑拦住它，但是她对兽人的力量实在是缺乏认识。她感到双掌一阵酸麻，剑锋弹了回来，切在了兽人攀着桥栏的左手上。他嚎叫一声跌了下去，四截僵硬的瘟疫虫一般的手指滑落在鲍西娅脚下。

是偶然，她知道这只是偶然。要是在过去，她会对自己说：“这是圣光保佑”。她看着自己的双掌，两边的虎口都震裂开了，几乎完全对称的血迹流了出来。她回想起乔贞因为大主教的黄金铭牌而从送葬人手下捡回一命的时刻。那也是偶然。他当时显得多么平静，因为他就是在无数次的偶然中活下来的。如今她自己也要经历这种偶然了，如果这就是远离过去所需要面对的考验，那么她愿意接受它们。

她冲上前去，帮陷入苦战的卫兵砍中了眼前兽人的肩膀。这才算得上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击中敌人。她拔出剑的时候，脑袋自然地往右斜了一下，随即感觉到一支弓箭从左耳下飞过，几乎就要触及皮肤。又是一次偶然。她阻止自己去思考“如果我刚才不扭过头的话”之类的问题，因为她很快明白，乔贞一定从来不会这样想，为了能在战场上活得更长一些，她也不应该这么想。

兽人倒下来，她挥剑刺进他的肚腹。他倒在自己身前也是一个偶然，但深入他内脏的这一剑不是。不需要事先在大脑里对自己说“杀死他”，然后才做出行动。战斗，对一些人来说是本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精密的计划和实行，当然也有可能只是自我保护的行动。鲍西娅仍然在寻找战斗对自己的意义，而首要第一步就是要挥剑，斩出去，让敌人的血液挣脱肌肉和血管的束缚，尽情地喷洒出来。

她接下来的战斗也并不顺利，仍然磕磕碰碰，但她的大脑渐渐清醒。她发觉即便在战场上，还是有可能听见呼吸声，无论它属于友方还是敌人。她明白自己应该把所有非偶然的要素，紧紧控制住，包括把在大教堂卫队中练习过的剑招，以及专门针对异族人培训的战法，都真正地运用起来。逐渐领悟到这一点后，她感觉眼前的兽人不再那么可怕，虽然蛮力十足，但他们的拚斗缺乏章法。剩下的，就交给偶然去决定。

在协助以及单独杀死四个兽人，受了两处轻伤后，鲍西娅发现周围安静了许多。敌人们正在撤退，有的卫兵要跨越石块追过桥。她也正要追上去的时候，一只手臂把她拉了回来。是凯吉拉。

“你疯了吗？别去追。快回城里。”

凯吉拉带着鲍西娅往回狂奔，强壮的手臂让她难以挣脱。她这才发觉，空气中除了血腥，还有另外一种刺鼻的味道。

“有炸药。”一个卫兵的声音从背后远处传来，但这是一个太晚的警报。兽人们在撤退的时候，点燃了埋在石块后的大量炸药。巨大的火光撕裂了湿地的黑夜，音波像剃刀一样在水面扩散，一部分飞石打在了哨塔和附近的小山头上，更多的则把卫兵和兽人们砸成肉浆。远处，山崖边的镰爪龙因为爆炸而睁开眼睛，耸起脑袋；淤泥中的沼泽兽浮了起来，拍打身边的水草，然后突然像雕塑一般静立。半边大桥溃散了，虽然没有完全倒塌，但爆炸中心点的中段，只剩下只能通行二人的石块连接着两侧。

“放开我。”安全回到城门内，鲍西娅甩开了凯吉拉的手。

凯吉拉瞪大眼睛看着她，一言不发。

“你在看些什么？”鲍西娅说。

“去洗洗脸。快去。”

凯吉拉的眼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冷嘲的神色。在军营里找到一面镜子后，鲍西娅理解了凯吉拉的想法。血，染满了她的面部和上半身。她用手背抹抹眼睛，额头上积累的血珠流下来挂在眼睫毛上。它们都属于别人，兽人和人类，生者和死者。为什么在战斗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仅仅因为当时是黑夜吗？

她脱下手甲，捧了好几把冷水清洗，揉搓眼角和耳朵后面。再度睁开眼的时候，脸颊旁侧和脖子还有血，快凝结了，她又使劲搓掉。再看，虽然血迹已经全冲掉了，但还是不对劲。她说不出哪儿不对劲。这时候，那些几乎碰到自己脖子的斧头，划过耳边的箭矢，最后的大爆炸，以及所有她当时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开始在她的脑中浮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在第一场战斗中活下来了，她这么对自己说，然后蹲坐了下来，遮住双耳，徒劳地想隔绝那些肉体撕裂、骨节破碎的回响。

## 4

半个月以前，米奈希尔的主力部队出发征讨龙喉兽人的怒牙营地。敌人破坏大桥，是为了把米奈希尔孤立在水面上，同时切断主力部队的退路。全权负责这座港口安全的矮人斯托菲队长承认了决策失误，决心把自己送上联盟军事法庭，但在这之前，他想解决当前的困境。

大桥几乎已经全部毁坏，再从最近的联盟据点调动军力，显然不现实。他只能把希望放在这一支本该已经离开的暴风城队伍上，和作为领导人的上尉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整天。

这天夜里，全城都加强了警戒。鲍西娅和凯吉拉分配在水边区域巡逻。没法掉以轻心，前半夜已经有别的卫兵抓住了六名从水面潜入的敌人。

至少，鲍西娅眼前这片水域还是很平静的。直接汇入大海的米奈希尔河每年都会定期泛滥，冲走一些建筑、谷物和生命，但这儿的人民已经学会了怎么和它相处。但如今，港口遭到孤立，这条河仿佛露出了压制已久的恶意，像套索一样勒住所有居民的脖子。

鲍西娅回想起艾尔文森林的溪水，她曾经在那儿唱着那永不结束的挽歌。眼前是一条汇入大海的河流，再洪亮的歌声都会让海浪吞没。但这就是她以后将面临的東西。她有些庆幸，自己在登船漂浮于海洋中央之前，经历了第一次战斗。

“小姑娘老盯着水面做什么？像让男人给抛弃了，老念叨着投河又不敢挪步子似的。”凯吉拉说。这句话虽然听上去还是在嘲弄，但是却少了原来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如果不是已经安静了半个晚上的凯吉拉主动开口，鲍西娅几乎都要忘记她站在自己身边。

“你怎么不叫我‘圣光花瓶’之类的？”

“我现在没空，也没精神和你吵架。你也别主动惹我。”

“随你便。”

沉默了一会儿，又是凯吉拉先开口了。

“你昨天像疯了一样。喂，小姑娘，你该不会是一直在装乖而已吧？”

“我装给谁看？你吗？”

“当然不是这么说，”凯吉拉忽略了鲍西娅话语中的敌意，“因为我以前从远处看过圣光大教堂卫队的队列，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你。很难想象打扮成那样的圣骑士，也会真的上战场。”

“昨天就是我第一次上战场。而且我已经不是圣骑士了。”

“按我的经验，你比一般的新兵要有拼劲。昨天只有你一个新兵敢上去硬拼龙喉兽人。嗨，其实你的剑法不错。”

“虽然没有实战测试，但是大教堂卫队的训练比普通步兵的困难得多。我在其中当然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也不是最差的。”

“多少人想得到在大教堂工作的机会。小姑娘，你竟然放弃了。”

看鲍西娅沉默着，没有接受自己的暗示，凯吉拉就补充了一句“是和男人有关吗”，但是立刻又说“好了，我不问这些讨厌的问题”。

“你真那么想知道？”

“我才不会强迫你告诉我，小姑娘。不过，你这么一说，倒是很有趣……”

攻守交换。鲍西娅心想：以前和乔贞说话，总感觉不知不觉被引到他想要的方向上，看来我多少也学会了这么一点技巧？离开暴风城以来，她第一次发现自己遇上了点开心的事儿，但还是必须把这想法藏久一些。昨天夜里她一时激动指责凯吉拉靠吓唬新人来掩饰不安，看来是正中凯吉拉心底的某处。三十二岁的老兵，未必就能够把战场当作自家后院一般看待。

“以前有人教给我这么个词，”鲍西娅说，“‘情报对等’。这表示两个人分享秘密的时候，必须交换等量的信息。能明白吗？”

虽然鲍西娅修改了乔贞对这个词的定义，但很奏效。凯吉拉慢慢点了点头说：“好……明白。”

“那么，我把为什么放弃圣骑士身份告诉你，你也要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老就着我做过圣骑士这一点找我麻烦。”

凯吉拉考虑了一会儿。在说“好吧”的时候，语气也不那么确定。“但是你要先说。”她补充。

“行。”

这就像小孩子之间的交换真心话游戏。它不应该出现在战场上，但没有人可以阻止它出现在战争开始前最平静的一刻。

但是，鲍西娅注定要在这个游戏中作弊。即便要说出所有真话，也不知从哪儿开始。从她在监狱中和乔贞说话？从第一次听见尼尔·杰西唱歌？还是从本尼迪塔斯收养自己的第一天开始？她不打算去回忆这一切。她只是对凯吉拉说，自己曾经爱上一个公开反抗圣

光教义的人，他最后遭到陷害而死，这整件事动摇了她的信念，而圣光已经不足以解释她的疑惑。这个简单的故事里没有乔贞。因为尼尔已经是死去的人，而乔贞还活着，就活在当前，也许是暴风城的某处——鲍西娅不能容忍自己用回忆的口吻说起他。

凯吉拉相信了这个故事，至少是没有表示怀疑。

“接下来到你了。”

凯吉拉抓了抓耳朵后面的黑发，这个动作在片刻之间让她看上去像鲍西娅的同龄人。

“我确实曾经是一个中士，但是却私自连续参加了三次圣骑士资格选拔考核。不光全失败了，而且还让上司给发现。”

“你就这么给贬回步兵？”

凯吉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休了一年产假，生下一个儿子，在镇上做民兵教练来养活他。这么说吧，他没有爸爸……所以都是从我一个人这儿受到影响，所以，他刚懂事不久，就念叨着长大了要成为圣骑士，从来不错过镇里教堂的每一次活动。

“他六岁的时候，镇子里出了一个掉进蛇窟里，给咬得浑身肿胀溃烂得不成样，但最后竟然活了下来的人。他自称这是每时每刻都在念诵圣光护佑的结果，还到处演说筹资，要在镇子里建立新的圣光教堂，闹得很轰动。这事把大主教都引来了，当然，他带上了大教堂卫队。那是七年前，鲍西娅，你那会儿多大？”

她不知不觉第一次直呼了鲍西娅的名字。

“十四岁。”

“怪不得当时队伍中没你。你可以想象，我的儿子知道能看见最知名的圣骑士队伍，该有多高兴。但是我发现自己在嫉妒：他马上就要知道真正的圣骑士，和自己的母亲有多大差别了……所以我不准他出门，还把他锁在了阁楼。为了大教堂圣骑士的队列，他拿张凳子攀到窗台外，然后摔了下来。”

“……噢。”

一开始，鲍西娅有些惊讶于凯吉拉能够这么流畅地说出这句话。但是，自己不是也很直接地说出了尼尔的死么？虽然她深知不能把曾经的恋人和亲生儿子放在一个天平上，但是每个人都无可避免这样一个阶段：从拒绝接受现实，直到让他们真正地死去。



“你能理解了吗？我并不是特别针对你。甚至也不是在针对圣光的信仰，因为那曾经是我追求过的，也曾是我儿子向往的东西。但是.....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一个你这样放弃信仰的圣骑士，就不由自主地说出那些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

鲍西娅摇了摇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凯吉拉放低了声音。

“问吧。”

“按照教义，所有有虔诚信仰的人死后，都能在永恒圣光照耀的世界中再见面。是这么说的没错吧？”

“没错。”

“如果.....我死在战场上，按你过去的经验，你觉得我会在那个世界里见到儿子吗？因为，我想.....他一定在那个地方。他是个虔诚的小圣徒。”

“我想，也许可以。”

“也许？”

“首先，你自己一定要足够虔诚。但你毕竟没有受过正式洗礼，所以需要有圣光的侍奉者，比如牧师，在最后一刻用至诚的祝福引导你。”

“要是死在战场上的话，身边通常都没有牧师吧.....圣骑士能做这种祝福吗？”

“凯吉拉，你.....”

“我就随便问问。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身份，再说，你也丧失了资格嘛。好了，不说了。”

虽然不再说话，但鲍西娅能看出来，凯吉拉是真的在考虑这件事。水面的光芒映照在她黑色的眼瞳里，荡漾不止。

第二天早上，军事会议结束了，做出决定：上尉从暴风城队伍中挑选出一些人，破坏附近小山头上的投石车，尽量防止对大桥的进一步破坏。下午挑选志愿者的时候，鲍西娅第一个站了出来，队伍中一片低语。但是凯吉拉也随之站出来的时候，低语变成了骚动。

“肃静，肃静！”上尉说。“很好，鲍西娅·维斯兰佐和凯吉拉·斯迪威尔，我赞赏两位的精神。如果完成任务，我会给你们申请勋章。现在，我需要更多的勇士……”

有一个人最为激动，那就是安杰罗牧师。他努力让自己不喊出声来，但鲍西娅能清晰地看见他手指的颤抖。他高昂头部，紧闭双目，然后又张开，眼角竟然噙满了泪水。隔着这片泪雾，他用愤怒却又惊恐万分的眼神直盯着鲍西娅。她知道他想说的：为什么？鲍西娅，为什么？这不是你该去的地方！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那泪水有多少是属于真正的担忧，又有多少是属于狂热的灵魂，鲍西娅无法辨明。

临行之前，她对前一天夜里没有找凯吉拉要回黄金钥匙，有些后悔。不过，没关系，她想。以后还有机会的。

## 5

次日清晨。

削去颈后长发，重新戴上黄金钥匙的鲍西娅，在走下山脚的时候，使劲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事。有多少是必然？又有多少是偶然？假若凯吉拉的死是偶然的话，那么她暂时恢复圣骑士的身份给凯吉拉以引导的祝福，就是必然。

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引导，会把凯吉拉带到哪里去。

她很累，很困，眼睛中有未拂去的沙尘。当安杰罗牧师的身影出现在视界内的时候，她还以为那只不过是一株快要枯死的树。牧师瘦削的身体是枝干，而展开的双手是孤单地分隔在枝干左右的分杈。

“赞美圣光！鲍西娅，终于找到你了，我的脚底都开始渗血了。看看你，你的头发，你的手！来，让我扶住你。圣光啊，这一定不会是你的血……”

虽然并不情愿，但是鲍西娅还是不得不暂时抓住安杰罗的一边手臂，好缓缓气。

“你立功了，鲍西娅。大主教会为你骄傲的。”

她挣脱他的手，独自朝前走。

“鲍西娅，你能自己走路吗？不要勉强。你有没有哪儿受伤了？快告诉我。”

她头也不回地说：“不好意思了，安杰罗。我没有受什么伤，没法遂你的愿。我不会回去。不回去……”

片刻后，她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回过头一看，却让安杰罗给撞倒。她背部着地之后，看见安杰罗拔出一把匕首，朝她的肩膀扎过来。来不及思考这是怎么回事，她抓住了他的手腕。

“松开手，鲍西娅，”安杰罗说，“为了大主教，让我扎一下就好，肩膀上，就一下。不然腿上也行。你得受伤啊，不然怎么才能回去？立了这个功，那个不知好歹的上尉更不会放人了……”

鲍西娅的眼里出现了一张比送葬人更丑恶的脸。那只不过是一个人类，一个事实上五官俊秀的男人，但此刻有什么关键的东西从他的脸上被永远地抽走了。

“大主教需要你的光芒，鲍西娅，自私是恶德，你的身上应该只有美德……听我的话，松开手！我不会扎得很深，放心吧。”

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要摆脱这样一个男人的袭击并不太难。她用膝盖猛击他的腹部。安杰罗抱着腹部弹起身子，又让她踹了一脚，朝后摔倒在倾斜的岩壁上，随之整个身子滑到悬崖边缘。

鲍西娅站起来，奔到悬崖边。安杰罗用双手死死抓住石块，支撑垂悬的身体，但是没有力气把自己拉上去。即便他没有求救，她还是趴下来抓住了他的手。

“鲍西娅，”安杰罗望着她说，“回到圣光的怀抱吧。”

那是一个奇特、令人不安的笑容。

话音刚落，石块裂开了，鲍西娅赶紧抽回了手。安杰罗的身体很快消失在山谷里。有时断时续的风声从下面吹上来。

鲍西娅跪坐了很久。刚才发生了什么？这就像硬生生挤到大脑中的噩梦片断，没有理由，不会提供思索的时间。她的大脑此刻一片空白。

她站起来，把安杰罗掉落的匕首踢到悬崖下。一个疯子。为什么而疯狂？无论如何，这身着高级牧师服，手执圣典的疯子是自己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类。

在山脚下，能看见米奈希尔的断裂大桥之前，鲍西娅停住了步伐。加入军队，成为普通步兵，是为了摆脱过去。但这样的做法能够奏效吗？她有名字，有编号，在军队的一切行动都会有记录。只要愿意，本尼迪塔斯和他的崇拜者们，比如第二、第三、第五个安杰罗，随时都能找到她，除非她战死。或者消失。

她隐藏了起来，直到队伍离开米奈希尔才重新出现。在低价卖掉铠甲换取民用船票的时候，她不由得回想起自己遗失的那一套大教堂圣骑士板甲，并没有在内心否认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但是，剑，是一定要留着的。启航那一天，她披上一件亚麻斗篷，遮住全身，就像一个真正的东西大陆间游荡者，踏上甲板。

她想起乔贞对自己提过的建议：嫁给矿工，或者在荆棘谷做一个穴居人，一定能避免所有麻烦。但是，就这样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也不错，不是吗？从今往后，乔贞没有途径寻找她，她也没有途径寻找乔贞。但她并不真正担心：因为她已经明白，有的事情，只能交给偶然来决定。

船只破浪前行。两周后，它停靠在了塞拉摩。

**外传-破碎之花**

**END**

## 小结

camg 2008-08-24 18:59

我承诺过鲍西娅再出场的时候会怎样怎样来着，因为当时觉得自己肯定会把她雪藏到和乔贞会面的时候。不过，既然外传说了她的一部分故事，所以这个承诺的实际意义（又！？）有更改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 西瘟无战事

首发：2008-09-01 02:00

完结：2008-10-01 05:03

### 序

杰迈尔用剑支撑着身子站起来，吐去嘴边的泥土。瘟疫之地的土壤触感很奇怪，就像浸满了油的棉花，刺鼻的腥味取代了天然的泥臭味。

前方十米处，召唤者阿拉基抓住一个士兵的头部，把他抛了出去。在落地之前，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冰雕，然后摔得粉碎，未冻结的体内组织粘在冰块上，就像案板上等待解冻的一堆碎肉。那是杰迈尔的最后一下。在这战场上正和阿拉基战斗，以及试图战斗的，还有很多人，但所有和他穿着同样制服的士兵已经死尽。

耳边满是厮杀的声音和气味。三个战士砍倒了一只憎恶，然后朝它的头部一阵剁砍。憎恶安装了钩子的右手高高抬起，仿佛要抓住空气中看不见的物体来给自己陪葬。食尸鬼在废墟的阴影间爬行，伺机跳到一个大意的士兵背脊上，咬断他的喉管，从伤口周围开始啃吃。骸骨士兵挥舞着双刀，试图砍杀一切接近的活物，直到两把长矛穿越肋骨，把它钉在地上，一把带刺的钢槌随之敲碎了它的头盖骨。和天灾的战斗总是混乱且疯狂，而杰迈尔早已熟悉了这疯狂的图景。

他再次朝阿拉基冲过去。绝对不能让它的手指直接接触自己，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的常识。他避过了阿拉基的第一次挥击，横置刀锋准备卡进它的肋骨，但是却在强烈的寒气下失了准头，仅仅在肋骨外侧磕了一下。阿拉基吼叫一声，像对付上一个士兵一样五指张开抓向杰迈尔的脑颅。他把剑竖起来挡住了这一击，同时身体朝后疾退。

脚步还没站稳，杰迈尔就发现左眼看不见了。上眼皮有一半和下眼皮冻在了一起。虽然没有直接中招，但是似乎让阿拉基的枯指尖端碰了一下。而且不仅仅是眼睛，左耳也听不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不敢去摸。虽然双腿完好，但是他却迈不动步子。阿拉基在逼近，是冲上去主动迎击还是先逃跑？无论大脑选择哪个指令，他的身体都无法执行，并不是因为左眼和左耳受了多大的伤，而是因为这一瞬间的接触，让他明白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和巫妖的差距。

阿拉基因为险些吃了一刀而愤怒，眼窝中的冰蓝色光芒骤然增亮了。它环伺了一下，身边的天灾近卫队已经几乎全灭了，越来越多的联军士兵试图接近。它发怒了。你如何能

看出一个骨头架子在发怒？没有人说得明白，但所有目睹过巫妖姿态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它无限的负面情绪，无论是愤怒还是杀意。

无论如何，他深知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取下阿拉基的头颅，即便代价是肉体不复存在也好。

就在杰迈尔迈开步子，准备拼死一击之前，十数支火箭从他头顶飞过，扎进了阿拉基的长袍，以及它脚下的地面。这点火焰对巫妖来说不算什么，但那耀目的亮黄色却激起了杰迈尔的希望。在阿拉基挥手折断火箭的时候，他想，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一个只剩独臂的骸骨士兵从废墙后蹿出来，正好在杰迈尔左眼看不见的死角内，挥刀划中了他的头部。他踉跄了几下，倒在地上。方才寒冷刺骨的肉体表面，如今因为血流如注而温暖起来。长剑脱手了，他仰望着西瘟疫那腐败牛肉一般颜色的天空，大脑中一片空白。

不知怎的骸骨士兵没有来结果杰迈尔的性命，他猜大概它是自身难保了吧。眼前的景象和耳边的喧闹渐渐淡去，他无奈地陷入昏迷。

黑暗中，杰迈尔有两次短暂的苏醒。第一次是看见一个执战锤的男人在自己身前蹲下，那张脸熟悉却又陌生。第二次，他发觉自己躺在了担架上，而扛着他的两个人在对话：

“为什么要救他？把一个血色十字军带回营地不是自找麻烦么。”

“上头的意思，少罗嗦。”

“这家伙好沉哪，真想把他扔这儿了。”

“你倒试试看。”

再次沉入昏睡前，杰迈尔想：扔下我吧，我不介意，这就是一个败者所应得的。而且我很累了，想一个人静静地躺躺。

## 1

弗林特·沙多摩尔凌晨四点就醒过来，随便吃了昨晚剩下的一点面包，就一直工作了八个小时。在归档、批注眼前这一大堆情报材料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是某个地精贸易集团的雇工，而并非军情七处战略部门的特工。助手送进来一杯咖啡，弗林特喝了一口，把

杯子放在桌上，又赶紧把它拿起来。已经晚了，咖啡杯底部有积水，弄污了一份材料左下角的字迹。他咒骂起来，发誓绝不会给这名助手写推荐信。

自从攻陷安多哈尔之后，他的工作反而比过去更忙碌了。在鏖战阶段，他的主要工作包括协助制订战略，策划并参与小规模奇袭和暗杀，打探天灾军情。这都是更符合他个性的工作，事实上他当初就是为了能在前线战斗，才拼死拼活地进入战略部门。但如今，联盟和部落各自占据了安多哈尔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地带充斥着冒险者、难民和未清剿的天灾，更别提银色黎明、塞纳里奥议会等等组织的介入，而为了确保暴风城在安多哈尔的控制力不受威胁，这所有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都需要得到密切的注视和分析。雪崩一般的情报量砸得他晕头转向。

弗林特按摩了一下额角，觉得眼前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开始模糊了。很好，一个二十九岁就戴眼镜的七处战略部门特工——他最不希望的一件事就是被迫回到总部做全职文员。为了把这个可怕的想法从大脑中扫去，他决定下午出门去打理一下需要活动手脚的工作。

在这之前，还有一样东西要准备。

他打开抽屉，从里侧拿出一个黑色手帕卷成的小包裹，握紧，掂了掂。助手进来了，他赶紧把它塞进皮甲的兜里。

“弗林特大人，有两位从七处总部来的先生要见您……”

一开始弗林特还以为总部终于决定给他送来能干活的同事了，但助手的下半句话打消了他的希望：

“……是治安部门的。”

“治安部门？治安部门的人就该窝在酒吧抓醉鬼，到前线来做什么？我不见他们……不对，你回来！就先随便给他们安排个地方呆着，说我忙完了手上的事情再过去。”

“可是……他们有‘银牌’。两个人都有。”

弗林特还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要知道整个七处只有四个人拥有代表肖尔直属探员身份的银色铭牌——只是据说，因为具体情况从来没有公布过。他本打算出去迎接，但是处理了一早上文件的怨气让他决定摆出一点战略部门的尊严。

“送他们进来。”

半分钟后，两个直属探员走进了办公室。看见眼前两人和自己年纪相仿，弗林特坚决不从椅子上站起，用审视的眼光看着他们说：

“我是主导安多哈尔情报工作的一级特工弗林特·沙多摩尔。两位是……？”

棕色头发的人说：“我是乔贞，这位是埃林·提亚斯，来自暴风城的肖尔直属探员。”

两人出示了一下银色铭牌。这是弗林特第一次亲眼见到，样式比他想象中要朴素得多。虽然呈现出耀眼的银色，但作为一个几乎见过所有式样武器的战地特工，他竟然分辨不出那是什么材质制成的。这两人和自己的年龄差距是多少？三年？五年？其中黑发的或许还比自己年轻。在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愤懑的同时，他也开始想像自己掌握着一块银色铭牌会是什么感觉。

“我知道你们的身份了，请问……”

“你知道了？很好。”埃林打断了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作为一个直属探员，提醒你注意一下同事间的礼节。从那傻兮兮的高脚椅上把屁股抬起来。”

弗林特不得不立起身子。眼前的两个人，一个非常专注地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在盯着一个犯人，而斥责过自己的人似乎把大部分注意力全部放在屋内的摆设上，不时地四处张望。两个人都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抱歉，失礼了。”他说。“我第一次接触直属探员，所以没法揣测两位从舒适的暴风城到这乱糟糟的前线来的目的。不管是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这句浅薄的挖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你似乎工作得很努力，弗林特。”乔贞说。“但是工作方法并不聪明。看看你的桌面都成了什么样子。这样的效率可不会高。”

很好，你们是专程来挑我毛病的，这就是我这一周总共工作了一百个小时的回报。弗林特说：“两位，你们是直属探员，是最有资格指指点点的人，但说实话，没有任何一条成文的规章规定我必须接受直属探员的全部意见。不过，有一条规章却是清楚得很的，那就是战略部门和治安部门不互相干涉。这里是前线，和治安部门的工作环境不一样，所以行事办法也不一样，这一点你们总该明白。”

“你很擅长自我辩护，弗林特。但是你弄错了一件事。”乔贞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直属探员的含义是：我们对外代理肖尔大人的意志。懂了吗？”



弗林特能感觉到，这个男人的音调很平静，却有一种不容反驳的力量。作为七处成员，无论对工作有什么不满，底线都是：当提到潘索尼亚·肖尔的时候，必须保持敬意。出于这一点，就算很不服气，他还是只能回答：“懂了。”

“很好。你可以放心，我们不是专门来找碴的，而是和你一样，来工作。你有一句话说对了，战略部门和治安部门不互相干涉，我们到这里来其实也只是行使治安部门的对内职能。”

“可是，这里是前线……”

“在和召唤者阿拉基的决战中，我军俘获，或者说救助了一名血色十字军的重要成员，并且在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和埃林就是来解决这个分歧的。”

这句话让弗林特浑身乏力。他还宁愿两个直属探员只是来找碴的。

## 2

作为行动的第一步，乔贞和埃林在弗林特的带领下大略参观了安多哈尔的联盟控制区域。在这之前，当乔贞提出“我们自己去就可以”的时候，弗林特说：

“两位，安多哈尔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后城市。这儿是一片混沌。即便是在占领区内，还有很多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存在，虽然我丝毫不怀疑两位的能力，但还是让我先带领你们熟悉一下已经划分的安全路线比较好。请跟我来。”

等弗林特走出一截路后，埃林对乔贞小声说：“你怎么看，他是一个会合作的人吗？”

“站在他的角度想想吧，埃林。他是一个战功显赫的人，特别是使用火攻的好手，要知道决定燃火点和预测风向都不是简单的工作，所以至少在认真负责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他。而且我只能说，如果是你处于他这种情况，那态度大概会恶劣一百倍。”

“噢。这话有些伤人。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先邀请来访者好好喝一顿？”

“我说的态度恶劣一百倍就是这个意思。跟上去吧。”

于是，在头顶上浑浊的空气，和脚底下腐败的土地之间，乔贞和埃林审视着这一座“光复的城市”。

天灾的长期盘踞，让安多哈尔如同风沙中侵蚀了千万年的古迹一般破败。原有的建筑残迹大多是无法利用的了，不光毁损严重，更麻烦的是谁也不知道那些阴暗的角落中隐蔽了多少瘟疫感染源，于是遭到干脆彻底的大面积拆除，经过检疫后，留出空地搭建临时帐篷和活动房屋。

“不用拆除的房屋也是有的，”走在两人稍前的弗林特说，“都是曾经作为天灾将领的居所和会议室的地方。这些屋子内部整洁得可怕，看上去甚至都不需要做检疫工作。天知道这些骨头架子是怎么想的。”

“很简单，”埃林说，“如果你战死了，也会希望有一副体面的棺材。”

弗林特没有接话。

在一处拆除场地，他们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士兵远离正在干活的同伴，独自坐在一块大石上哭泣。弗林特走上前去，还未开口，那士兵就吓得肩膀耸起，连忙站直了。

“你在搞什么？为什么不干活，反而在这里像小姑娘一样掉眼泪。”

“报告弗林特大人，这是我……”

“说大声些。”

“这是我家的房子。”

弗林特打量了一下他，然后说：“你是安多哈尔后裔？”

“是的。我的爷爷和爸爸就是从这栋屋子里逃出来的，那时候还没有我，但他们都给我说过房门上的家徽……看，那就是我家的家徽，交叉的火枪和白色灰谷雄鹿……”

“说明你一家人都靠偷猎灰谷雄鹿糊口？没见过这么没品位的家徽。不过，看不出你还是个贵族小子。抱歉，安多哈尔的贵族暴风城不承认。干活去。”

卫兵并不在意弗林特的挖苦。“我参军就是为了能收回我家的老房子，现在好不容易把安多哈尔攻下来了，为什么又要亲手把它毁掉？这是属于我们人类的城市啊。弗林特大人，我不懂……”

“你不懂？”弗林特逼近了他。“那我说一些你听得懂的。我不管你爷爷和爸爸在里面引诱过多少村妇存了多少地租，现在那里剩下的只有瘟疫和腐肉蛆，这些玩意会杀人，会杀死你。现在拿斧头去把那块丑不拉叽的家徽劈掉，然后再和大伙一起拆剩下的部分。要么

抹掉眼泪留在这里当个士兵，要么回家去你妈妈怀里哭个够。这次懂了吗？要不要我去找随军的识字教师来给你翻译一下？”

“.....是的，弗林特大人。”士兵吸了一口气，抠抠眼角，转身拖着腿离开了。

“该死的娘娘腔。”弗林特说。“我就讨厌这样的，本来就不该到前线来。两位不会觉得我刚才的行为有失礼节吧？”

“当然不，你不用太拘谨，弗林特。别把我们俩当成什么贵族审查官。”乔贞说。

“那就好。”

“其实我也讨厌娘娘腔，”埃林说，“你的处理方式还满合我胃口的。”

“.....谢谢。”

乔贞看着那名士兵，高举斧头劈向自家家徽的底部。汗水流过他背部的剑伤。亲手建立的城市，好不容易夺回后，又亲手毁掉。讽刺吗？乔贞不这么认为。自从经历藏宝海湾的事件后，他就深信，城市是人，而不是石砖。

“水源怎么解决？这附近不能挖井吧？”他说。

“这附近确实不能，光靠雨水也不实际，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从达隆米尔湖引水。过去一直盛传那湖水里充满瘟疫，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水质不怎么样，但至少能用，推测是因为诅咒教徒，特别是通灵学院的学生们也需要干净的淡水，所以天灾没有在其中散播瘟疫。”

“诅咒教徒？那对天灾来说是可以舍弃的东西。”埃林说。

“的确。所以我们一直在密切监测水质。麻烦的是，有一个地精集团到这儿来推销淡水，在他们的宣传下，很多士兵也不再信任达隆米尔的水是可用的，甚至联名上书要求购买淡水.....对了，好像叫什么里维加兹水业集团.....”

乔贞打断了他：“带我们去看看联盟和部落的军事分界线。”

弗林特苦笑了一下。“没有分界线。”

“没有？”

“很难直接解释。总之，看到了就明白了。”

弗林特带领他们往西走了一截路，已经可以看到远方哨塔上飘扬着的部落旗帜。但是眼前的一片土地，并没有哨兵，没有战壕，除了两个了望塔，没有一切抵御对方攻击的设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纷乱的帐篷聚集地，就像是太多的人拥挤到一个露营地来野餐。在帐篷间行走的人来自于各个种族，形成了一个个小交易市场和聚餐地，向南北延伸，直到双方军队控制下的城市边缘，正好把联盟和部落的占领区分为两半。

“搞什么鬼？”埃林说。“这些家伙的装扮……都是冒险者？”

“没错。”弗林特说。“有的家伙在我们对阿拉基发动总攻之前就呆在这里了。我们和部落每攻下一片地盘，他们都会占用一点，最初主要是协助我们的雇佣兵，所以不能用武力驱赶，但人越来越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除了雇佣兵，还有志愿者，和我最讨厌的修行者，一群总是神经兮兮主动找憎恶送死的人。”

“这可是一条不错的军事缓冲带。”乔贞说。

“有他们在，我方和部落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空间，但相应的也多了很多麻烦。不要说天灾瘟疫了，要是这儿爆发了传染病怎么办？”

“这点你可以放心。他们选择留在这里，自然会懂得生存的。”

“但愿如此。我只希望以后城市正式重建的时候，他们还能在这里帮上忙。现在，该带你们去见我军的领导人，谈谈正事了。这边走。”

乔贞注意到有的联盟士兵在和冒险者们交谈、交易，看到弗林特后赶忙逃开。但弗林特并不训斥或者追赶他们。

离开冒险者聚集地后，他们从另外一条路往回走。乔贞看到在一片开阔地的中央，有一座孤零零的长屋，像是马厩改造的。这房子附近没有任何建筑物，也没有士兵靠近。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

“这个……总之，请别自行靠近。我把负责人叫出来给你们解释。”弗林特说完，独自走近屋子。

“他在搞什么鬼？”埃林说。

弗林特在门口数米外停下，高声喊起来：“艾米。出来，艾米。”

片刻后，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护士打扮的年轻银发女子走了出来，衣服上的小配饰表面了她的圣光信徒身份。她在门口和弗林特说了几句，然后跟着他走近二人。

弗林特说：“她是随军护士艾米。这两位是从七处总部来执行任务的乔贞和埃林。”

“两位好，愿圣光保佑此地的污浊之气远离你们。”

“圣光一定在保佑我们之前，就已经把你身边的浊气都驱散了，美丽的小姐。”埃林说。

“请别这样说，圣光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噢。那么是我失言，抱歉。”埃林因为发现眼前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信徒，而有些泄气。

乔贞注意到艾米似乎不愿意直视他和埃林的眼睛。弗林特则一直专注地盯着她。

“艾米小姐，”乔贞说，“那屋子是做什么的？你居住在里面吗？”

艾米欲言又止，看了看弗林特。弗林特说“没事，你就照实说吧”，她才开了口。

“在直接面对阿拉基的战斗中，有一些战士和百姓非常不幸地感染了瘟疫。圣光保佑，大部分感染者都及时地得到了诊治而痊愈了，但还是有十五个人病情难以好转，又或是出现了我们暂时还不能理解的病征。这些人，现在由我看护在那间房子里，等待进一步的治疗。”

“你的意思是，这房子是瘟疫隔离区？”

“您这样说太冷酷了，乔贞先生。他们还没有放弃希望，我们也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希望。”

“我理解了。”

“你就这样和感染……我是说，和病人们朝夕相处？这真是令人佩服的工作。”埃林说。

“请别这样说。他们都有独立的小隔间，一般来说我不会和他们有身体接触，只是做病情观察而已，药物也是混合在食物中送进去。而且他们都还保持着清晰的意识，完全可以照顾自己。作为一个圣光信徒和一个护士，我为他们所做的是真的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了安全考虑，两位还是不要随意接近这屋子比较好。”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事要交代的话，我们还是先走吧。”弗林特说。

“两位再见，愿圣光保佑你们。”说完后，艾米回到了屋子里，乔贞和埃林跟着弗林特离开了。但是走出了没多远，弗林特突然停了下来，显露出隐隐约约的焦虑。他突然开口：“两位在这儿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不等乔贞回应，弗林特就往回小跑到了隔离屋前，追上了准备进屋的艾米。他拉住了她的手，她挣脱了，上前打开屋门，他又到门前拦住她，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一件东西，往艾米手里塞。

“啧啧，乔贞，我们看到什么了？小情人吵架？”

“未必。”

“你别那么认真。这两个人怎么可能是一对。”

三番两次推托后，艾米把弗林特给的东西勉强接过去，然后进了屋，紧闭房门。弗林特在门前站了几秒钟，才折回走向这边。

“他给了她什么，你能看见吗？”乔贞说。

“看不清，大概是这个小包裹……？凭我的经验，多半是情书。”

“真要是情书的话倒好，因为没必要担心那种东西。不管怎么说，看来我们俩的合作者是个有趣的人。”

### 3

和周围大量沾满泥灰的临时帐篷相比，三人眼前这座追求对称美的华丽宅邸似乎根本就不属于这里。

弗林特说：“这是保存得最好的大屋，在陷落前是一座伯爵府，当然，如果不是聘用了大量工匠修缮，它也不会呈现出这个模样。”

“聘用工匠？谁出的钱？”乔贞问。

“大部分是教会收到的捐赠。两位，我知道你们会想什么，但这暂时不关我们这些七处成员的事，对吧？而且它将长期使用下去，可能成为未来安多哈尔重建后的中心政治建筑。”

“你这话真有意思，弗林特。刚刚说完不关七处的事，然后又马上替它辩护。”埃林说。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住在里面的人有享受这个待遇的资格。他应该在二楼的书房，我带你们上去。”

屋内的设施几乎会让人立刻忘记，这房子的坐落之处在不久前还是天灾占领区。乔贞几乎能想象夜里在此举办贵族沙龙的景象。但是它也有有别于贵族宅邸的特征：设计和用色都融入了圣光教堂的风格，备有小型祭台。他们从旋转楼梯走上二楼的时候，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宅子后面还有一个建设中的小庭院，有园林工人正在翻耕土壤。这些土壤明显是从外地运来，显露出健康、肥沃的棕黑色。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任何一种树种可以在瘟疫之地的土壤中顺利成长。

*重建安多哈尔？你怎么重建一个连土壤都在拒绝生命的地方？*乔贞意识到自己的思绪飘得太远了，这不是他该担心的事情。有人会为这些事情伤脑筋。

在二楼的书房前，他们停下了，弗林特推开门说：

“打扰了，尼赫里主教。从暴风城有两位……”

“你的助手已经通报过了。”屋子里侧的人说着，转过身来，把手中的书本合上。“那么，两位就是来自七处的直属探员。请问哪位是乔贞探员？……啊，是你。那另一位就是埃林探员了。”

尼赫里·查洛斯图主教，虽然早知道他只有三十二岁，但样貌还是比乔贞想像中更年轻。他没有穿着主教袍，反而打扮得更像一个圣骑士。他确实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圣骑士，但是却为了“更投入地侍奉圣光”，放弃了前一个身份，依靠惊人的毅力和感召力成为暴风城史上最年轻的主教。而且他还不顾教会的习俗，坚持在前线作战，被称为“执战锤的主教”。因为这两点，他在年轻一代的教会成员中声望仅次于本尼迪塔斯，虽然老一派的教士们抱怨他攻击性太强、缺乏圣职者的礼数、有损教会传统，但是在他的显赫战功和广大人望面前也只能哑口无言。

而这一次的决战中，也是他亲手用战锤粉碎了召唤者阿拉基的头颅。这把他的声望带到了顶峰。乔贞只能承认弗林特说得对：这个人有享用这座宅邸的资格。

“弗林特已经带两位参观过这座城市了，不知你们有什么感想？”尼赫里说话的时候，轮流观察着乔贞和埃林，但是他的目光让人感觉是关注，而不是窥探。

“缺乏秩序，规划混乱，防御工事薄弱。”乔贞说。“虽然对一个从天灾手里夺回的城市不应该太苛求……但是我只能照实说。”

尼赫里笑了笑。“那你觉得如何，埃林探员。”

“让我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补充一点：是谁让一名可怜的小护士管理十五个瘟疫感染者的？这点还是次要的，关键是那隔离屋位置显眼得要命……不管是谁安排的，他以为那屋子是做什么的？木偶小剧场？”

弗林特说：“两位要考虑到这儿的实际情况，这样苛刻的说法也太……”

尼赫里打断了弗林特的话。“你的同事说得很对，弗林特。既然两位是肖尔直属探员，我希望得到的正是成熟、诚实的意见。我们的工作确实很困难，但并非无意义的。两位可以看看这屋子里的藏书。”

“数量很惊人。”乔贞说。

“对。这其中甚至有暴风城皇家图书室都找不到的珍本和原稿。真正可贵的是，它们都是遗落在安多哈尔，没有遭到天灾毁灭的书籍，我们非常小心地把它们从废墟中一册一册地拯救出来。重建城市也是一样，需要一砖一瓦地进行。”

“城市和你的私人图书室是有不同的。”乔贞说。

“我得澄清一下，尼赫里主教已经宣布这个图书室以后将成为公用财产。虽然你是直属探员，我还是要说，你的发言有些越权了，乔贞。”弗林特说。

乔贞发觉，弗林特显然还没有理解直属探员的定义。

“不，不，没有这回事。作为圣职者，永远都不能让个人欲望胜过圣光的旨意。我接受一切合理的督促。对了，虽然现在才问有些失礼，两位需不需要先缓解一下旅途疲劳……？”

“打招呼就到此为止，主教。我们要去见杰迈尔，由你俘获的血色十字军。他在哪儿？”

尼赫里把书放回书架上，沉默片刻才开口。“我这就带你们去。但是在这之前，我想明确一点：如何处理他需要我们之间达成共识，所以，请不要让他太激动，也不要独自和他商讨任何协议。弗林特，你去忙自己的事，我带两位去就可以了。”

虽然弗林特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转身离开了。尼赫里带着两人走到了屋子后方的一处小径上。

“我们把他单独关在经过检疫的地牢里。那里曾经是天灾关押人类俘虏的地方。”尼赫里说。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遭俘的。”乔贞说。

“他率领一支血色十字军小队，在混战中率先冲到了阿拉基的面前。很令人的惊讶，不是吗？可惜的是，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有勇无谋。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公平地说，在面对天灾的时候，血色十字军比任何人都勇猛善战，但是我实在无法了解杰迈尔出现在这个战场中央的原因。两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他是血色圣者德米提雅的护卫。这也是我们到这儿来的原因。”

号称有预言能力的血色圣者德米提雅，总是在九名护卫的保护下，出没于提尔之手和斯坦索姆之间的道路。她的护卫之一来到了安多哈尔战场的中央，不得不让人产生疑惑。暴风城一直在谨慎处理和血色十字军的关系，各个政治势力都不愿独自冒风险承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共同商议再做决定的默契。

“最初只是从服装和脖颈后的刺青辨认出来的，他自己并不承认，但我们在东瘟疫的驻军证实了这一点：德米提雅的身边只剩下了八个护卫。虽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补充人选，但这一点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地牢就在前面了，记住我刚才说的话：不要让他激动，也不要有什么商议。”

地牢门由四名卫兵守卫，对看守一个犯人来说稍微多了些。三人从窄小、黑暗的通道往下走。即便已经多次清洗检疫，但墙壁上的裂纹、天灾刑具留下的古怪痕迹，都无法消除。没必要消除，因为过不了多久，它们原有的位置就会换上人类设计的刑具和镣铐。

下层有八间牢室，但只有一间关着唯一的人。当乔贞走到铁栅栏前的时候，看见他要找的血色十字军在正对外面的石床上坐着，双肘搁在大腿上，两掌合抱支撑着下巴，用毫不松懈的眼神注视来者，仿佛他才是审讯人。

“杰迈尔，这两位是从军情七处来的探员，乔贞和埃林。他们想和你谈谈。”尼赫里说。

杰迈尔不发一言，也不动弹。

埃林小声对乔贞说：“看他的手指。”

“注意到了。”乔贞说。杰迈尔有七个指头没有指甲，显然是在酷刑中失去了。除此之外，在他的手臂、锁骨等暴露肌肤的地方，也随处可见已经有相当年份的烙伤和割伤。

“谁把你拷打成这样？”他问。

杰迈尔仍然不出声。

“他一直都是这样，非常不合作。”尼赫里转向杰迈尔说。“你在放弃自己为自己说话的权利。虽然理念不同，但同作为圣光信徒，我希望能和你有进一步的交流。”

“尼赫里主教。”乔贞说。“能不能请你先离开一下，留下我和埃林就可以。”

“这个……理由是？”

“如果他一直这样不合作，那么事情就无法继续。我们七处探员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不应当透露的程序。所以，你最好离开。放心，我们不会用刑——这个男人已经沒有可以用刑的地方了。”

“来这里之前，我们有过协议……”

“放心，我们不会让他过于激动，也不会私自走出下一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收集情报。”

“那好。”尼赫里说。“我相信你们。办完事后，请回到我的宅邸里来。”

尼赫里离开后，埃林舒展了一下手脚：“这家伙不在我轻松多了。他能装成年龄是他两倍的人也不容易。”

乔贞说：“他走了，杰迈尔。你可以说话了吧？”

数秒后，杰迈尔第一次开口了。“为什么？”

“虽然看着我们，但你的注意力一直在他身上。我不管你和他之间有什么鬼把戏，现在我只想說：我们来自七处，和他不是一伙的。”

杰迈尔冷笑了一下，却笑得像咳嗽。“相对军情七处，你们难道不觉得一个血色十字军会和圣光大教堂的人更容易亲近？”

“不觉得。因为你们对待自己人的方式都这么难堪。看看你身上的伤。检察官，拷问官，随便你们内部怎么称呼。这些伤就是你进入血色十字军的代价。”

“必要的程序。”杰迈尔说。“我出身不太好。必须经过考验。”

“啧，真是把受虐狂的艺术提升到一个新层次了。”埃林说。“听好，杰迈尔。如果说有哪个暴风城组织最把你们当人看，那就是军情七处。和你们来往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圣光大教堂那样，用油腔滑调的信仰做理由，也不会像暴风贵族一样讲什么人类共同利益的大道理。我们只关心情报。老实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我在地牢里，戴着脚镣。还需要更多解释吗？”

“不，你现在躺在案板上，有的人还拿不定主意是把你烧烤还是慢炖，但不要指望你有什么好下场。那个主教大概是去拿胡椒粉了，很快就会回来。现在能帮你的只有军情七处，当然这要视乎你的态度。”

“你们能怎么帮我。”

“我直说好了。你给我们情报，我们保证你在这一次权力斗争中活下来。”

“让我做七处的走狗？”

“不，不。现在的关键是，你想不想继续活下去。”

杰迈尔把手放下来，按在膝盖上，身子朝后倾斜，上半身隐没在了牢房内侧的黑暗中。他说：

“我是败者。是一个必死的人。”

谈话到此结束了。两人往地面走去。在楼道中，乔贞问：“你有什么看法？”

埃林说：“这倒有趣，不是一个典型的血色十字军。羞辱他的组织，没反应。问他不想活，回答模棱两可。我还真看不出那股子傻得不知道什么是妥协的狂热劲儿。”

“那么，你觉得他相信你的话吗？”

“不。他应该知道我只是试探，没真指望七处给他用情报来换性命。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保持模糊的态度。他希望我说的是真的。”

“但是没有相当的狂热，就不可能承受那种拷打成为十字军。”

“天知道，或许他就是突然开窍了？别硬把你自己都想不明白的东西扔给我来回答。”

“不管怎么说，你至少问出了一点。孤军到安多哈尔挑战阿拉基是自杀性的行为，需要非常可怕的狂热才能做到。作为一个十字军，如果他不具备这种狂热，就说明做这件事是违背他意愿的。当然，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属于那套血色十字军制服。”

## 4

“这就是召唤者阿拉基的骨灰盒，和它的长袍。”尼赫里说。

墨蓝色的光滑小木盒搁在房屋中央的白银台柱上，由方形的玻璃罩和外界隔离，屋子四周的烛光透过玻璃映照在木盒表面。垫在木盒下的是折叠整齐，但是多处已经残破的巫妖长袍。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战已经必败，所以它把骨灰盒备在了身上。一个想模仿一些英雄气质的巫妖。”

“战胜一个巫妖不容易，主教。我想这个玻璃罩里的东西很好地说明了你的功绩。”乔贞说。

“是的，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做到了。”

“那么，它的骨灰还有没有危险性？既然你把它和外界隔离起来……”

“基本上没有，但是有一点也许你们不知道的。”尼赫里说。“巫妖骨灰的接触，会让濒死的天灾士兵再度活性化。当然，在这间屋子里，它十分安全。现在正在等待圣光大教堂派人来把它取回去，毕竟在这个地方，没有条件举行净化仪式。在必要的仪式之前，如果骨灰盒落入天灾之手，那么阿拉基就可能复生，所以也可以说它非常危险。”

乔贞点了点头，继续端详着骨灰盒表面仿佛火焰边缘一般流动着的光彩。如果不是因为里面装着的东西，它完全可以成为贵族客厅里一件引人注目的装饰品。

“是时候用餐了。”尼赫里说。“两位请随侍者到餐厅去，我在这儿还有一些事要处理。当然，这不仅仅是晚餐，也是我们讨论杰迈尔问题的会议。我非常期待两位的意见。”

乔贞和埃林走出去以后，侍者关上了骨灰陈列室的房门，让尼赫里一个人呆在里面。

“你说他独个在里面做什么？”埃林问。

“没有人会对巫妖的骨灰做什么的。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偷看。”

“我就当他是在偷笑着回忆自己的战功好了，有我们在他不好意思表现得太露骨。”

餐桌上的菜肴虽然不至于丰富耀眼，但仍然有许多不可能在西瘟疫找到的食材。或许有的是找地精收购的也不一定，乔贞想。

“乔贞，有五份餐具。我，你，尼赫里。再算一个弗林特好了，那也是四个人。我还漏算了谁？”

“没有了。看来还有一个要参与进来的人没露面，我们只要等就好。”

片刻后，弗林特进来了，在侍者引领下坐在餐桌另一侧。他显得很疲乏，只是简单问候了一下两人，就不再说话，有些闷闷不乐。两分钟后，尼赫里出现了，坐在主席上。

“人还没到齐吗？”尼赫里说。

“我们还不知道第五个人是谁，主教。”埃林说。

“弗林特，你今天下午没有带两位探员去见雷纳中校？”

“没有，雷纳中校下午在新兵营做训话，所以就不去打扰他了。”

“我想问一下这位雷纳中校是……”乔贞说。

“雷纳·马维因，一位勇猛善战、令人敬佩的年轻贵族，也是出色的战略家，如果不是他的作战建议，我们大概现在还没有接近阿拉基。他当前负责总体监督安多哈尔的重建工作，所以我认为他绝对有权利参加关于杰迈尔的讨论。两位探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提出见解的人越多会议才会更有效。”乔贞说。*雷纳·马维因？我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这是多余的思考，因为当金黄色头发、面带微笑的雷纳中校走进餐厅的时候，乔贞立刻想起来了。

那充满自信又难以捉摸的微笑，仿佛独立于此人的情绪而存在，他怎么可能忘记。三年前驻守在西泉要塞，两度欺骗乔贞和鲍西娅，让他们落入送葬人之手，但最终给乔贞提供了逃生机会的雷纳·马维因……少校。如今是中校，这有些出乎乔贞的预料。当时乔贞对他说过“希望以后还会活着见面”，而他回答“一定会的”，与其说是出自于极端环境下的友情，不如说是分别给自己鼓劲，体现生存欲望的对话。

“抱歉，我来迟了。”雷纳说。

“不，我们也只是刚刚入席。”尼赫里说完，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

“非常高兴能和两位直属探员合作。”雷纳说。当乔贞的目光和他交汇的时候，雷纳丝毫不动声色，乔贞甚至看不出他是否还记得自己。三年前他就是隐藏情绪的好手，这一点乔贞自知不如，三年后他更加精进了，然而就是这一点让乔贞因为意外重逢而产生的一点激动，最终淹没在疑惑和警觉之下。雷纳曾经受老人的控制，在违背老人的意志放走乔贞后，他不仅调到西瘟疫，还长了军阶，是否说明他已经不再是老人的一枚棋子？他出现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议。乔贞给埃林传了一个“更谨慎些说话”的讯号，埃林有些迷惑不解，干脆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合起来在餐桌下做了一个“我闭嘴”的动作。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乔贞想。

一番简单的进食和寒暄后，尼赫里进入了正题。

“两位直属探员，在我们正式开始前，希望你们能说一说下午的问询有什么结果。”

“结论很简单，”乔贞说，“我们非常怀疑他率领小队进行自杀性质袭击的合理性。这一点对如何处置他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怎么做，我们都要考虑到血色十字军对我们行为的反应。假如他真的是执行十字军上级的命令来发动袭击，那除了把他送还十字军之外，也许没有别的办法……”

“送还他？为什么？说实话，血色圣者身边少了一个护卫，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弗林特说。

“难道你在主张处决他？”雷纳说。

“雷纳，难道我这种想法很奇怪吗？不管怎么说，他是血色十字军，他闯入属于我们的战场……”

“你的论断不实际，甚至有些不负责任，弗林特。”尼赫里打断了他。“乔贞，请继续说。”

弗林特因为遭到各方反对而感到意外，靠在椅子背上，皱着眉头盯着手中餐叉和牛排接触的部分。

为了避免多余的麻烦，乔贞隐瞒了“杰迈尔可能不是血色十字军”这一个仍然缺乏证据支持的推断。“这里我要提出一点：他是不是血色圣者德米提雅的卫兵，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对这样一个卫兵在十字军中的地位并不了解。真正重要的是，袭击阿拉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十字军在西瘟疫的终极目的之一，如果对杰迈尔没有绝大的信任和信心，就不可能安排他做这件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地位相当重要，处决他也许就等于对十字军发出了全面开战的讯号。我想这种情况各位都不愿意看到。”

除了弗林特没有反应，尼赫里和雷纳都表示赞同。

“他的奇袭确实给我们接近阿拉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至少可以认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士。”雷纳说。

乔贞点了点头。“但是，现在回到我一开始的观点：他未必真的是接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命令，才来到战场上。一个真正的血色十字军，从来不吝啬于炫耀战功，也不会羞于散播他的狂热信仰。从杰迈尔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两点。这样来看，他袭击阿拉基，很可能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人原因，这样也可以解释一个本来巡游在东瘟疫之地的十字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有没有可能他在执行十字军的秘密任务，所以才显得很收敛？”雷纳问。

“雷纳中校，你经历了那场战争，应该比我更清楚：杰迈尔的部下全灭，他本人也倒在阿拉基之前，这都是事实。用袭击阿拉基来掩饰真实的目的，这个风险也太大了点。”

“这点我可以证明。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受了非常严重的冻伤和割伤。这么一说，你觉得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实在太少，以至于难以做出决定，是吗？”尼赫里说。

“没错。”

“那多了解一些就可以了。”弗林特说。“这有何难。他在我们的地牢里。”

“弗林特，你有没有好好看过杰迈尔身上的伤？”憋了很久的埃林终于找到机会开口了。“他就像是曾经给放到洒满铁钉的烤架上来回打了一个滚。在拷问人这一点上，你永远不会比血色十字军做得更好，更别提一旦行使拷问，且消息传出去了，血色十字军就很可能借用这一点来攻击我方。所以你还是说些更有用的话吧。”

“你们……”弗林特身子挺直了，靠近桌沿。

“我也不提倡用拷问的办法。作为一个圣光信徒，同时也是安多哈尔地区的总负责人，我可能不得不动用权利来阻止你这么做。”尼赫里对弗林特说完，然后转向乔贞和埃林。“我得说，能有你们两位的帮助实在是太幸运了。有很多观点我过去都没有考虑到。”

“有没有可能把他送回暴风城，等待上级决策？”雷纳说。

“我们花不起那个时间，而且那要冒更大的风险。”尼赫里说。“乔贞，我希望听听你的解决意见。”

“光靠我们自己，是难以进一步了解他了，所以需要借助外力。”乔贞说。“让我们的信使正式知会血色十字军，告诉他们杰迈尔的下落，然后等待十字军的反应。如果这个人真的很重要，那么他们必然会有所回应。如果长时间都不回应的话……那么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值得为区区一个血色十字军开这场会议。到时候送回国，逼供，还是处决，就请留

在安多哈尔的各位自行决定了，因为当内部纠纷的解决方式不再重要的时候，我和埃林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已经身处在回到暴风城的路上。”

“我觉得可行性很高。”尼赫里略微沉思之后说。“雷纳中校，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乔贞探员的提议非常不错，暂时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弗林特，你呢？”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好，就这么决定了。我会让信使连夜出发。再次感谢两位的帮助，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享用饭后甜点了。”

乔贞明白，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放下心的。满面怒容的弗林特且不说；雷纳似乎在整个过程中都有意地做了一个摇摆不定的事外人，他“送杰迈尔回暴风城”的提议简直是一句敷衍，但猜测杰迈尔在执行秘密任务的推测却有一定合理性；而尼赫里这么容易就接受了意见，也出乎乔贞的意料。在这场暗中的角力里，或许就连阿拉基，也在墨蓝色小盒子中蠢蠢欲动。

## 5

尼赫里给乔贞和埃林安排在另一间房子夜宿，但是对他们来说，现在还远远不到休息的时间。走出主教的宅邸后，乔贞看见雷纳站在前方十米外的一个帐篷前，望着他。

“我和他有事要谈，”乔贞对埃林说，“你随便找些事做去。”

“你认识他？我刚才就一直在怀疑这个。”

“没错，认识。详细情况我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埃林说。“我就去探望一下艾米……当然是出于工作原因。”

埃林说完，转身拐到了另一条小路上。乔贞走到了雷纳面前，雷纳非常郑重地伸出了右手：“能再次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乔贞。”

“刚才在会议上，我还真不肯定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乔贞和他握了握手。“你这次不会再把我的位置报告给老人，对吧？”



“不，当然不。既然你现在是直属探员，代理他的意志，我又有何必要拐弯抹角送一个探子回暴风城？应该报告的人近在眼前——只是开些玩笑。就在我和你相遇后不久，老人身子一天一天垮下去，有很多像我这样七处体制外的棋子，都脱离了他的控制。或许只是因为他无力再管理我这类人，当然，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说不定我该做好准备为你工作了？”

“别开玩笑。”这未必是玩笑。乔贞不得不惊诧于雷纳对七处行事方式的透彻理解。“我还没有做好相信你的准备。”

“啊，我也没有。就等时间来裁决一切吧。”

“关于杰迈尔，你还知道些什么？”

雷纳沉默了一下。“跟我来。”

两人在一排排的军帐之间穿行。每个金字塔形的小小栖身地之中的烛光，把人影投射在薄薄的帐面上。这些模糊的影子，加上影子主人发出的声响，让乔贞得以了解帐篷之中一个个士兵的形象和行为：有的在擦拭着长剑，有的在颓丧地低语，有的因为赌博结果而愤愤不平。他们确实和驻守暴风城的士兵不一样，他想。

目的地是帐篷群边缘一间不起眼的小泥屋。虽然简陋得像在几个小时内临时搭成的，但木门上却非常不搭调地配上了一把大锁。雷纳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门。“我们进去。”他说。

漆黑一片的屋子里充满了血腥味和霉味。雷纳点燃了左手边的一盏煤油灯，火光慢慢地扩散开来，顺次照亮了墙上靠着的十数套联盟军制服，下面则堆着铠甲部分。每一套制服都残破不堪，血迹斑斑，而且带有洞穿、焦灼和完全撕裂的痕迹。如果这些制服是穿在身上的时候受到这样的损害，那么也可想见制服的主人下场如何了。

“这些是什么？”乔贞问。

“乔贞，你有没有想过，杰迈尔带领的血色十字军小队，是怎么穿过联军的阵营，最先达到阿拉基面前的？”

看着眼前的一排联盟军制服，乔贞明白了雷纳带他来这儿的意思。

“他们伪装成联盟军。”

“对。我们是在清点尸体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原来把血色十字军战袍穿在了里层。关键的是，这些制服和铠甲都不是伪造的，而是属于我军士兵的遗物——这些士兵没有死在战场上，但是尸体现在还没有找到。”

“你是说杰迈尔的人在进攻天灾之前，首先偷袭了我们的人。”

“正是这样。或许我们可以说，考虑到战略问题，对于一个血色十字军俘虏必须谨慎，更别提这个俘虏为我们打败阿拉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在这之前他对我方做出了严重的敌对行为。你该不会认为制服的主人都还活着吧。”

“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处决杰迈尔。”

“就算不处决，养着一个曾经虐杀我方人员的血色十字军，必然会遭到士兵的抗议和不满。你想为什么这事还没有传出去？”

“有人下令封锁消息。”

“是尼赫里下的命令。他还曾经要求掩埋这些制服，理由是血色十字军使用之后它们不再纯净，但是我坚持要留下来，因为如果找不到士兵的尸体，就必须有一些别的东西埋进地里。在我的争取下，它们最终保全下来了，代价是向尼赫里承诺，消息一旦传播出去，他就可以直接问罪于我。我只能遵从他的命令，同时我也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你，但多的我就不再说了，你自行判断。”

尼赫里似乎在尽力保全杰迈尔，让这名血色十字军看上去不那么有害——刚才会议上对乔贞意见的认同，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谢谢。”乔贞说。“这是一个透露给我之后对你不利的情报。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生来就是一个军人，乔贞。自从两年前调到西瘟疫之地，我每天都看着士兵们在这块连喝干净水都困难的土地上战斗。我看见在这儿的土壤上睡觉时暴露了部分肌肤的士兵，白天醒来就患上了无法根治的皮肤病。我看见憎恶撕开我们的士兵，把只剩一半的躯体缠绕在锁链上当作武器。老实说，虽然我明白要考虑大局这个道理，但我心里确实想亲手处决杰迈尔。既然不能这么做，我至少可以把这问题交托给能置身事外，以公平的眼光看待情报的人。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明白了。”乔贞说。即便三年之后，他对雷纳还是没有真正的了解，但是当年那个不顾危险协助他逃离的人，如今说出这样一番话，并不奇怪。

有另外一件事跃进了乔贞的大脑。再三考虑后，他决定说出来。

“你两年以前来到了瘟疫之地？”

“是的。”

“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鲍西娅·维斯兰佐？”

“鲍西娅？噢，我想起来了，当时和你在一起的大主教的教女。为什么问这个？她到这儿来了？”

“她放弃圣骑士身份成为了普通士兵。”

雷纳皱着眉头看了看乔贞。“我不打算打探什么，只回答你的问题。答案是她不在这儿。不管放不放弃圣骑士身份，只要她还使用这个名字，就逃不脱注视，而我作为指挥官之一，更不可能没注意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士兵。还有，虽然这样说出来不太对劲，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在阵亡名单上也没出现过这个名字。”

“好的。”乔贞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你帮了我很多，雷纳。”

“我很乐意。”

他们走出小泥屋后，分别离开了。乔贞明白，自己对雷纳问这件事之前，就没有奢望过得到满意的回答。他更像是为了确认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才这么做，因为雷纳透露了会让他自身置于危险的秘密，那么乔贞也该透露相应的东西给他。“情报对等”才能建立信任，就像他三年前教过鲍西娅的一样。

埃林站在隔离屋外十余米的地方，打量着这座没人敢接近的长屋。他所在的这一面没有看到任何窗户，微弱的灯光从最左侧唯一一扇门的门缝透露出来。在黑夜中，眼前所见让他联想到一条巨大且僵死的腐肉虫。他揣摩屋内的结构应该类似牢房，艾米在最左侧的独立房间里居住，而感染者们的小隔间则并排在右侧。

今天下午弗林特和艾米之间的一幕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倒不完全是因为对男女之事的敏感，更因为对他和乔贞不那么友好的弗林特，竟然会在他俩面前做出这种可能会让自身显得可笑的举动。递给女性小包裹，遭到拒绝，然后死皮赖脸推到别人怀里？像什么话？这是任何一个七处成员都不会当众做的事，更别提好厮杀、好纵火的一级特工弗林特了。埃林自觉这是值得调查一下，或者至少是适合他而不是乔贞调查的东西。

该不该就这样上去敲门？他还没拿定主意。晚餐后弗林特比谁跑得都快，埃林怀疑他在屋里面。

他琢磨了一下，绕到屋子后方，仍然在十余米外站住。瘟疫，瘟疫。老实说我根本不了解那玩意。不过这种东西如果不亲身体验一下，恐怕是永远无法了解的。他终于发现了一扇窗户，应该是属于艾米房间的，因为他能看见窗玻璃后有一小盆绿色植物。埃林很久没见到绿色了，虽然这植物在屋内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泛黄，逆光处则是一片漆黑。

埃林走近了一些，视线移向隔离间那一侧，继续寻找窗户。没有，没有，没有……有了！他看见了唯一的窗户，但同时也吓了一跳，身子不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与其说是窗户，不如说是屋檐下凿开了一个洞，然后用木条封住。在木条的那一侧，他看见了一双眼睛。漆黑的，直视着他的眼睛。披散下来的长发和木条的阴影挡住了眼睛后的脸庞，一开始他还以为在屋里站起来一个两米余高的感染者，但继续走近后，他发现那是一张稍显稚嫩的少女的面容。她也许是用什么东西垫着脚，然后从这唯一的窗户往外张望。

感染者？埃林没有从她脸上看到任何疮疤或者溃烂。除了沾满泥污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但那双眼睛有些难以捉摸的地方，攫取了埃林的注意力。也许是生命力，和好奇心。无论如何，埃林从未想象过瘟疫感染者会有这样一双清澈的眼睛。为什么这个少女占用了唯一——间有窗户的隔离间？

她不说话，也没有别的举动，只是平淡地看着他。但那双眼睛，让埃林无法理解。感染了瘟疫，关在小屋子里，不知死期何时到来的人，为什么眼瞳中没有丝毫的恐惧？

埃林再次转到屋子前面，上前敲了敲房门。没有回应，他加大力度又敲了几次。

## 6

埃林先听到屋子里传来一阵凌乱、断断续续的脚步声，然后是艾米的声音：“谁在外面？”

“埃林，下午随弗林特来访的七处探员。你还记得吗？”

“呃，噢……记得。有事吗？”

“请开门，艾米小姐。”

“对不起，太晚了。”

“是急事。如果你不开门的话，恐怕我只有用自己的办法了。等等，我先找找工具都放在哪了……”

艾米打开门的时候，埃林恰好装模作样地把右手从皮甲兜里拿出来。“幸好你开门了，原来我忘了带自己的工具。”他说。

她迷惑不解地望着他，门只打开了一半，她把右边身子藏在后门，似乎随时都准备把门摔上。

“你穿着外出的衣服。”埃林说。“是打算要去见什么人吗？看来天色并不像你对我说的那么晚。”

“我准备就寝了。当然是要来给你开门才穿上衣服。”

“那也用不着把头发都束好吧？”

“埃林先生，你深夜到这儿来不仅有损礼节，而且也不安全。不是说有急事吗？如果不马上说明一下的话，那我只好请你离开了。”

“是这么回事，我受命到安多哈尔来，目的之一是为了调查评估前线瘟疫感染者的待遇和治理情况，其中也包括像你这样的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我也不想这么晚来打扰，但是明天就要寄出调查报告了，要不是尼赫里主教实在太热情好客……这倒不是抱怨什么。总之，希望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谎话速成教程第一章：因地制宜。埃林用一副期待理解的眼神望着她。

“可是，这种事难道不是应该由圣光大教堂的视察员来做吗？”

“看来你对七处的工作还不够了解。我们也在进行诊治瘟疫的针对性研究，和圣光大教堂的方向不同，我们更侧重于有限条件下的治疗方式，西瘟疫这样的前线就是一例。所以，了解你的这间屋子，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这和大教堂的工作不相冲突。”

谎话速成教程第二章：真假交替。当艾米说出“明白了，请进来”之后，埃林暗自松了一口气。对一个独自从事最危险工作的女圣光信徒说太多谎话，他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屋内的结构和他想象中类似。正前方是艾米的房间，右手边一道铁栅门封锁了通向两排小隔间的过道。

“先看看你的工作间吧。”埃林避免了使用“卧室”这个词。

“抱歉，这儿窄得很。”艾米带着他进入了自己的房间。一张小床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而像艾米这样身材比较娇小的女性，大概也得缩着脚才能完全躺上去。除去床对面的立柜，窗台前的煤油灯和盆景，床头的几本书，几乎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埃林要把身子侧过来才能在立柜和床之间走动。

他伸过头观察了一下那盆景——这个词其实不正确，因为那只不过是小陶瓷盆里长着的几棵草而已。窗外就是腐蚀严重的土地，这一点点的绿意在如此的环境中并不显得珍贵，而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久违的绿色还是让埃林忍不住伸出食指，想去触摸一下那叶脉。

“请不要碰，”艾米说，“它很脆弱。”

她话语中的激动让埃林赶紧缩回了手。“不好意思。对了，药物和医疗工具在哪？”

“柜子里。”

柜子的门是推拉式的。如果是扇叶门，根本就没办法在这屋子里打开来。埃林别扭地转过身，正要推开门从右边开始查看，但艾米按住了他的手。

“那边是我的衣服。”

“噢。”埃林停顿了几秒钟，又说出一声“抱歉”之后，艾米的手才从他的手背移开。埃林把门往右推，查看左半边。里面分三层，分别放着档案、医疗器具和药物。他随手打开了最大的一个药盒，其中是分支装的药剂。他发现这些药剂有的有联盟专用药物的正式标签，有的没有。

“你这儿的药品品种很齐全。”他说。

“不，”艾米摇了摇头，“不够。真的不够。你现在要去看看病人们吗？”

“看病人？”埃林差点就忘记了让自己得以进入房间的谎言。因为还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瘟疫感染者，他犹豫了，但是如果表现不正常的话，谎话就会露馅，所以他只能说：“好，当然要去。”

“不过，我不能让你进入隔间直接接触病人。”

“没事，没事，我理解。”

艾米从柜子里拿出一串钥匙，走出屋。在她准备打开铁栅门前，埃林说：“我刚才在外面，发现这些隔间都没有窗户。为什么要这样做？瘟疫又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为了安全。假若……假若他们没有挺过去，最终变成了天灾的傀儡，那么他们就可能破坏窗户逃出来。如果使用铁窗，虽然可以防范这一点，但是外面的人会看见他们的姿态，然后害怕……甚至害怕得将火把从窗口投进来，也不管这屋子是不是还有别的还有救助希望的人。”

“但是我看见有唯一的一扇窗户。而且里面有人。”

“……你看见了？”

“是的。一个小女孩，大概只有十三、四岁吧？”

“你想知道为什么她能拥有一扇窗户？”

“当然。这对我们七处的研究非常重要……”

“你自己已经把原因说出来了，埃林先生，”艾米望着埃林的眼睛，“因为她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有人要求封上那扇窗户，但我说如果真这么做，我就辞去这个职务。现在，我们进去吧，请小声一些，他们应该都已经睡着了。能多睡觉是好事，因为要是感染者突然变得狂躁、极度兴奋，那他的结局也许已经无法改变了。”

她打开了铁栅门，右手执着油灯走进去，埃林跟在后面。虽然只是一盏油灯的光亮已经足以照到走道的最里端，但是相对于从屋子外看起来，这窄小的瘟疫走廊此刻显得要长得得多，埃林不清楚这是不是心理压力造成的幻觉。空气中的古怪气味让他联想到了海岸边腐烂的鱼骨。耳边飘来一些熟睡的人发出的声音，但和普通人不一样，这些声音中充满了极度的疲惫。

每扇门上都有观察用的小窗，在膝盖的位置还有另一个半月形的开口，都可以从外面关闭。埃林说：“这些送食物的出入口为什么安排在膝盖的高度？如果为了方便，应该大致齐胸高，要是为了安全的话，就应该干脆贴着地面才对。”

“埃林先生，你……”艾米停住了。

“呃，我怎么了？”

“你根本不是来了解什么治疗环境的，对吧？这些出入口不光是为了送食物，也是为了方便病人伸手出来接受注射，开在这个高度是为了让他们在注射的时候能坐着。这是常识，看来要么是七处的研究实在太落后了，要么是你骗了我。”

“好奇心让我对你撒了谎，”埃林知道现在最好的补救方式是坦白，“非常抱歉。不过说真的，艾米小姐，我确实很想弄明白你这样一份工作……”

“算了，没什么。能多一个人愿意了解他们总是好的。这儿一共有十个男性，五个女性，我有他们的全部资料，如果你真有心赔罪，我就把资料借给你看，请记住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你能做到吗？”

“我尽量。”

他们走到了小女孩的房间面前。

“你刚才真的看见她了？”艾米问。

“当然。”

“那她也许还没睡着。”她从观察窗看了看，然后说：“噢，睡着了。埃林先生，你想看看她吗？她的屋子里有月光。”

埃林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的。”艾米移开身子，他把眼睛凑了上去。

长发女孩闭着眼睛躺在窗口正下方，月光正好照耀得到。在她身边有一个破旧的高脚凳，埃林心想这应该就是她用来攀上窗口的东西。他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少女和瘟疫感染者这个词联系起来。鲜血，脓液，哀嚎，溃烂，这就是一般人听到“瘟疫”这个词会立刻联想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面庞苍白，安稳地睡在月光之下的少女。

埃林觉得已经看够了。“我们出去吧。”他说。

两人回到艾米的房门前，埃林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在和阿拉基的战斗中感染瘟疫的吗？那这小姑娘怎么会……”

“她是一个例外。我们是在拆除一座房屋的时候发现她的，那座屋子布满了污染源，她呆在情况最严重的地下粮仓，似乎已经至少在那儿生活了几个月了。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在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呆了几个月？可是，我刚才没看出她有任何症状。”

“瘟疫在每个人身上的潜伏期都不一样，但是也许……”艾米沉思了一下。“我还是不要妄下结论的好。请回吧，埃林先生。对了，还有一件事，在这儿等着我。”

她从屋子里拿出一沓资料，递给埃林。



“刚才说好的，当作你欺骗我的赔罪。要求不高，请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也许会死去，也许会变成更可怕的东西，但是……希望能够多一些记得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类。”

埃林只有立刻接过资料。

“晚安，埃林先生。愿圣光保佑你。”

走出屋子后，埃林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和那屋里比起来，就连西瘟疫的空气都显得清新怡人。艾米就是日复一日在那样的地方工作，他丝毫不能理解为什么她看上去完全不显得消沉，那好像她身处的是一座有着彩色玻璃窗的明亮教堂。

迈步走出一段距离后，埃林突然发现右边十数米外站着一个人影。非常高大，胸部以上完全笼罩在了身旁一株病树树冠的阴影下，让埃林最初以为这是另一截树桩。卫兵吗？不，从黑影的轮廓看来，对方身上似乎有繁复的装饰。

对方似乎意识到埃林发现了自己，转身奔跑起来。埃林追了上去，同时把艾米给的资料塞进皮甲内侧，确保这重要的东西不会掉落。

## 7

埃林跟随黑影跑进了前方的树林。严格来说只是树状物的排列，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植物的大部分机能。干裂的表皮只要承受些微震动就会撒下灰烬似的粉末，让人大脑发晕的强烈霉烂味如喷泉一般从树木根部涌起。在这样的环境里剧烈奔跑让埃林非常辛苦，而好消息是对方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样也是步伐蹒跚，跌跌撞撞。

树林里可见的瘴气让月光能照亮的地方更为有限，虽然相距只有二十余米，但埃林还是无法看清逃跑者的轮廓。他只是跑，没有反击的倾向，也不会用树木来隐藏自己的走向。这怎么看都像一个业余的小偷，就算放跑了也不会有太大害处——如果不是他之前注视着瘟疫隔离屋的奇怪举动，那么埃林已经放弃追逐了。监视那样一个地方，必然是有特殊目的的。

埃林回忆了一下今天早上经过的路线。这片树林出去之后，就到了冒险者帐篷区，到时候就不可能再继续追了。必须在树林里抓住对方，这个目标似乎不那么困难，因为两人的距离在逐渐接近。他拨开了匕首鞘的皮扣。

前方的树冠逐渐稀落起来，埃林发现，对方的轮廓怎么都不像一个人类。在他辨认清楚之前，人影突然凭空消失了，沉重的脚步声也变成了轻盈快速的奔跑声。一束月光照亮了一头大型猫科动物的棕黄色背脊。

*闹了半天我在追一个德鲁伊！*埃林最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习惯带枪，这一次追逐让他心里再度浮起这个念头。逃跑者捱到这时候才变形，显然是为了急于拉开距离。作为治安部门的探员，埃林只有寥寥一二次面对德鲁伊犯罪者，但他不太担心他们利用变形猎豹来逃跑，因为虽然形态改变了，但是整体体能并不会提高，猎豹形态下速度的增加后果是短时间内精疲力竭。如果是在平原或者城市里，变形并不利于逃跑，然而眼前这名德鲁伊目的只是尽快离开树林，进入冒险者聚集地。他不需要竭力跑很远。

这样的情况让埃林很冒火。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想到对方的逃跑目的？只要呼唤卫兵在对面包抄就可以轻松解决了。如果是乔贞，他一定会用这个策略。但是现在埃林除了加快自己的脚程，别无他法，就算跑得心脏撞出胸腔也要坚持下去，虽然还得考虑到接下来可能的搏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会进入冒险者营地清查，虽然在夜里这么做是极端危险的。*我要对得起兜里这块银牌。*

对方的奔跑声消失了，但埃林相信两者之间的距离绝对还没有拉到听不见脚步声的程度。那头大猫隐藏起来了，埃林想。逃跑者在准备反击。

他把匕首拔了出来，放慢速度接近。野兽比人类更难抑制自己的生命迹象，无论是呼吸声还是心脏搏动声。埃林知道，对方没有变回人形，就潜伏在正前方不远。他听见了大型猫科动物气管里独特的嘶嘶声，还有掌面匍匐在地，因为紧张而慢慢朝下压，泥土陷进爪子和指节之间的声音。这些声响都来自于地面，对方似乎不打算偷袭，而是正面冲突。

但更近一步后，这些声音都消失了，转化成一种粗鲁且疲乏的喘息声。埃林加快步伐冲上去，发现逃跑者变回了原形，侧躺在地上——一名女性牛头人。埃林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开始把她误认为装束古怪的高大男性人类了。

她像是承受着看不见的巨大压力一般，双眼紧闭，一只角深深插进泥土，粗重的气息把鼻孔前的泥土往前推开，腿部因为痛苦而在泥土表面无目的地慢慢来回挪动。怎么看都像是丧失了反击能力。

埃林把匕首收回鞘里，因为这意外的胜利而莫名其妙。他蹲下去对她说：“能说通用语吗？”

她艰难地念诵着一些让埃林无法理解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对问题的回答。

埃林发现自己无法辨认这是不是牛头人语。他换了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能的话就点点头。”

她花了五秒钟才费力地点下了这个头。泥土沾染在她的下巴上。

无论发生了什么，这名德鲁伊正在承受痛苦。或许巨魔会装死，但牛头人不会，考虑到她除了夜里私闯军事领地，并没有做什么真正值得惩罚的事情，埃林打算到不远处的冒险者营地去搬救兵。没有人愿意免费帮忙，他雇来了两个人，买下一张土制的担架，把这名德鲁伊抬了回去。

随军德鲁伊给她诊断了，结论是：在错误的地方变了形。德鲁伊的变形依赖于自然之力，而那片枯朽树林是遭到严重污染的自然，在变形过程中伤害了她的肉体 and 神经。

“问题不大，只要休息一晚上就好，但是在睡着之前她可能会非常痛苦。”这名夜精灵说。

“非常痛苦？怎么个痛苦法子？”

“您是人类，对自然之法没有丝毫了解，解释起来没有意义。我只能说，今晚上肯定是没办法审问了。除非您想现在处决这位可怜的自然之女，否则请明天早上过九点再来。”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对同行的关心。

“那你给我看好她。”埃林离开了，但并不那么放心。这名牛头人显然能预料到自己在那片树林中变形的后果，但她为了逃跑愿意做出这种自杀性的行为。她一定是在做着什么重要的事。

第二天早上，埃林找来乔贞一起和他进行审问。

“我想去雷纳那儿办些事，你自己去就行。”埃林刚刚开口时，乔贞回答。

“去吧，什么时候找雷纳不行。你不觉得审问一个牛头人德鲁伊的经验是很可贵的吗？”

“她深夜在树林边站着，你追她，她跑。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情况，我找不到在这件事上花太多心力的理由。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再来找我吧。”

“可是我的牛头人语成绩是 C。而且我作了弊。”

“.....那好。”

随军德鲁伊坚持审问要在病房里进行，因为“既然她还不是犯人，就有接受进一步调理的权利”。当两人进入房间的时候，女牛头人从病床上坐了起来，眼神在两人之间游走，并没有显露出胆怯和敌意。

“两位长官好。”她说。乔贞一听见，立刻望向埃林。

“我也是到现在才知道她也会说通用语。”埃林说。

“是的，我会。”牛头人说。

乔贞不打算计较这个小状况，拉了张椅子在床脚旁边坐下。

“我们不是这儿的什么长官。”乔贞说。“是外来人。按程序应该把你的事情报告上去，但是假若你好好合作，而且证实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行的话，为了节省麻烦，我们会放你走。说出你的名字，身份。”

“温狄·鹰羽，如两位所见，是塞纳里奥议会的德鲁伊。不过我现在基本上脱离议会，独自行动。”

“居住在冒险者营地？”

“对。您可以去问问，很多人都认识我。”

“我不怀疑。”乔贞说完，看了看埃林。

作为昨晚事件的亲历者，埃林明白该轮到 he 问话了。

“那昨天晚上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准确地说，你站在离一栋长屋距离不远的地方……”

“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病人，瘟疫感染者们，住在那儿。我就是知道这一点才来的。”

“说详细些。”

“我是为了泥土而来的。”她停顿了一下，用非常认真的眼神看了看二人，就像生怕他们不理解什么叫泥土。“整个安多哈尔，各个采样点的泥土。我研究土地的腐化状况，研究让土地重新复苏的可能性。”

“泥土在任何地方都有。为什么半夜里要去那个地方？”

“我要取那栋屋子周边的泥土。不光是瘟疫本身，瘟疫感染者也会污染土壤。每个感染者都是污染源。”

这句话让埃林有些冒火。他无法把昨天夜里所见，在月光下熟睡的少女，和污染源这个词联系起来。他能接受那栋隔离屋里的感染者对土壤有害处的说法，但是难以接受把他们非人化。

“污染源？你的意思是，那屋子里住着的不是人，是巫妖留下的染满瘟疫的粮草袋之类？那屋子里住着的是我们的人。你这句话，可以判断为对他们有敌意。再加上夜闯军事领地，乔贞，要不要把弗林特叫来把她扔进地牢里去？”

“我只是说出事实。”温狄平静地说，似乎她只关注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结论有什么看法。“我能听见大地母亲在哭泣，因为安多哈尔在逐渐复生，但这个过程是那么地缓慢和痛苦，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感染源没有完全清除。”

“好了好了，你到底是牛头人德鲁伊还是用一层厚毛皮伪装起来的血色十字军？地牢里也许有一个你的伴儿……”

“埃林，出去一下。”乔贞说。

“做什么？”

“出去。我有话和你说。”

埃林不情愿地和乔贞出了病房。乔贞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个人情绪带进去？她说得没错，瘟疫感染者同时也是新的感染源，这是一个常识。”

“我觉得她明显是有敌意。或许她半夜在呆在那儿，是打算要做什么。听见她用的词了吗？‘清除’。”

“我们说要审问她，并不代表我们认为她是犯人。她是一个训练有素，用词非常精确的德鲁伊，你还没看出来？我不觉得她真打算做什么激进的事。”

“你想释放她？”

“没错。”

“乔贞，我不知道你这么急着找雷纳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没办法把心思放在这位牛头小姐上面，那好，去忙你的，我自己来。”

“我和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情绪不太对劲。关于那些病人……难道你看见什么了？”

“不。什么也没有。”

“作为一个探员你应该知道，从目前看来，这个牛头人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疑的地方。让她暂时离开是最好的办法，要是真这么扔进地牢里，首先你就要面对弗林特，交代你晚上到艾米那儿去做什么。你就不怕多余的麻烦？”

埃林不得不承认乔贞说得对。他昨晚上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进了隔离屋。温狄并没有做任何值得怀疑的事情，把她类比成十字军完全属于自己头脑发热。

“那好吧。听你的，放她走。但我总是有不好的预感。”

“预感？”乔贞皱起了眉头。

“我是说，这儿是瘟疫之地。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我们眼皮底下有一间屋子住满了很多人巴不得他们死去的瘟疫感染者，地牢里面有一个神经兮兮的血色十字军，尼赫里主教跟阿拉基的骨灰睡在一间大屋子里，现在又出来一个牛头德鲁伊让我大半夜的跑断了腿。这就是所谓前线吧？要是在暴风城或者奥伯丁，哪里会出现这么多古怪的情况。如果真有事要发生的话，说不定就是让每个人都只能傻眼看着的大事。”

## 8

安多哈尔的原市政大厅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经过检疫和简单的修缮后，这儿成了存放各类资料的地方。在放走温狄·鹰羽后，乔贞要求雷纳带领他进入市政大厅的主档案馆。

“你想寻找什么？”雷纳说。

“安多哈尔原有住户的原始资料。比如地方志，家谱。没有这儿任意一个指挥官的同意，管理员不允许我进去。”

雷纳沉思了一下。“乔贞，我可以带你去。不过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要做的这件事和谁有关？”

“如果我回答和尼赫里主教有关，你会怎么想？”

“我很为难。我想帮助你，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在这个地方的最高指挥官。有关尼赫里本人的资料，如果不经他的同意……”

“这也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因为不可能直接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也许你还不知道，作为圣光大教堂的主教之一，他享有对七处的调查赦免权。这是相对的，条件是大教堂不能对军情七处的高级成员进行宗教谴责和裁判。那天晚上你说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军人，并且为那些至今找不到尸体的士兵鸣不平，所以希望能把这问题交托给能公平对待情报的人。现在是你兑现这句话的时候了。有没有听说过，尼赫里·查洛斯图主教是安多哈尔后裔？”

“说真的，我第一次听说。”

“这在圣光大教堂的教士里不是秘密，所以告诉你也没什么。”

“你还真是毫不含糊，乔贞。不过我知道你一向如此……好吧，我带你去。”雷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是不要从那儿带走任何东西。”

乔贞并不想在雷纳面前显得步步进逼，但也是不得已。埃林说得对，这儿是瘟疫之地，要发生任何事的话，都会有各种难以估计的要素把问题扩大化。主教已经送出了知会血色十字军的信使，在他带消息回来之后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变，乔贞必须在这之前尽量多做一些事情。

雷纳带着他来到了市政大厅东角一间类似图书馆的广大屋子里。这儿的大部分东西还保留着天灾袭击之前的样子，仿佛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后，它们仍然在时间中静止，保留着它们在原有主人眼中的印象。最明显的改变是：消毒药水的气味几乎完全盖去了木质书架和古旧纸页的气味。

“这儿收藏了所有仍然可以辨认的官方资料，”雷纳说，“你想从家谱和地方志里发现和尼赫里有关的信息，对吧？我可以和你分头寻找。”

“不用了，雷纳。我自己来就行。”

“信不过我，是吗？”

“因为我是在这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你不是，也许会漏掉有用的东西。你可以去忙自己的工作……或者选择留在这儿。”

“……我留在这儿。有什么要帮忙的，就到门口叫我好了。我可以呆到下午四点左右。”

“谢谢。”

看着雷纳走向门口的背影，乔贞心想：我是不是告诉了他太多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三年前的事情……不行，不能再这样想下去，因为“如果”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做好手头的事情才是实在的。

资料按照类型和字母排列，虽然井井有条，但总量仍然比乔贞想像中大得多。有的时候他怀疑天灾留下这么多属于人类的历史资料，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许是作为战利品，证明那些曾经活生生的东西，如今只剩下泛黄纸页上渐渐消褪的字符。

在家谱中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这些家谱多由贵族雇专人写成，虽然充满了大话空话，但是在家庭要事的确切日期上却一点都不含糊。没有尼赫里的姓氏“查洛斯图”出现。根据他本人年轻时候的说法，他来自于安多哈尔一个虔诚鞋匠的家庭，这个出身为他成为圣骑士提供了重要的砝码。而自从成为主教后，他已经不再需要利用这一点来宣扬自己对圣光的奉献精神。

假若尼赫里真的出生于鞋匠家庭，那么在家谱和地方志中估计都无法找到相关的资料，因为它们只属于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家庭。无论鞋匠、矿工、私人旅店老板还是雇农，都只不过是死亡和出生率统计中的一个小组成而已。乔贞只好寻找别的突破点——尼赫里自称来自于安多哈尔最虔诚的家庭之一，和当地教堂关系密切，是慷慨的赞助人和不知疲劳的义工，那么在教堂的教士笔记中也许会有他需要的东西。

乔贞没有失望。有一名教士在数十年的供职时间里记下了数量惊人的笔记，光遗留下来的就有三千余页。乔贞估算着尼赫里的出生年份，再往前推移十年左右，找到相应的页数，开始翻阅。他找到的第一句话是：

“鞋匠米多斯·查洛斯图先生已经连续三个月把一半的收入捐赠给教堂了。他的慷慨奉献在教士之间有口皆碑……”

他加快了翻阅速度，近一百页后，他看见了这句话：

“今天我负责给米多斯先生的儿子进行洗礼仪式并命名。我花了一晚上反复翻阅圣光典籍，最后选用了‘尼赫里’这个名字，代表着‘传播圣光威名于世的圣徒’……”

又经过了一百页：

“今天米多斯先生给我带来一个喜讯：他的妻子……”

乔贞往下翻，发现下一页不见了。不是脱落、朽化，而是撕裂。有人把它撕走了。非常小心，如果不把书页尽量张开，几乎看不见夹在中央的剩余纸片。接下来一百页，他也不再没有米多斯·查洛斯图一家的任何内容。没必要再往下核对了，他想。



他来到门口，雷纳正背着手站在窗户面前，看着窗外列队行进的士兵。

“雷纳。”

“找到想要的东西了？”

“这里的来访者应该都有登记吧？”

“程序上是这样没错。”

“我要知道尼赫里最近什么时候来过。”

“这要去管理员那儿查看……跟我来。”

在管理员的登记簿上，尼赫里的名字出现在乔贞和埃林到达安多哈尔之前的一个月，也就是这座资料室重新开放后的第二天。他在一周内连续到访三次。

“嘿，射右眼，右眼！右眼算一百五十分。”

“埃林大人，您说哪个右眼啊？”

“蠢货，它右边只有一只眼睛。另外一个像眼睛的是破开的瘤子。”

“噢，看我的……啊，就差一点。”

“那你失去后来居上的机会了。下一个。这次目标是……我看看……左边的第二个手肘子。这个只能算八十分。”

在联盟领地的东部边缘，埃林指使着两名卫兵用弓箭轮流射击不远处的一头憎恶来取乐。这头憎恶的大脑组织已经破坏，无法有任何行动，但是身体还直立着，略微左右摇晃，就像一只吹胖了的丑陋稻草人。它的躯体已经扎上了约十五支弓箭，右前腕带锁链的钩子拖在地面。

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儿的，当卫兵发现的时候，差点发动了敌人来袭警报。它杀过多少人？这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件器具——士兵杀敌可以炫耀战功，可以给自己的子孙留下故事，也可以为之感到悔恨，但憎恶不会。

“埃林大人，我有多少分来着？”

“我想想看。九百分吧。至于你呢，七百四十分。没关系，还有机会……”

“你们在做什么？”弗林特的吼声从后方传来。他疾步走近，正要拉弓的士兵把弓箭放了下来。弗林特对埃林怒目而视，然后经过他们身边，朝还在摇晃着的憎恶走去。

“喂，走那么近有危险。”埃林说。

弗林特不理睬他，拔出了利刃。和探员习惯使用的匕首不同，他的武器是一把短刀。似乎是因为感应到人类的接近，憎恶才有了反应，右手抬起，无力地挥出钩子。弗林特根本无需避开，直接一刀斩向钩子和憎恶手腕的接合处，铁链与钩子一同落地。第二刀斩向憎恶的膝盖，它失去平衡倒下了，弗林特又一刀切下了它的头颅。憎恶的喉管发出了古怪的吐气声，然后庞大的身躯彻底静止下来。弗林特在它身旁的树皮上擦掉刀刃上沾染的绿色体液，收回鞘里，然后回到卫兵面前，一人赏了一个重重的耳光。

“是你让他们做这种无聊的事？”他直盯着埃林。

“无聊？不，我就是看他们俩站岗太无聊了，所以才给他们找点乐子，也算是饭后运动。”

“我不敢相信直属探员竟然会有这么不理智的行为。”

“随你怎么说。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而且我对睡午觉没兴趣。”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同样的事别让我再看到第二次。”

“噢，积了很多怨气是吧，弗林特？希望你不要板着这幅脸去见艾米。”

弗林特本来已经打算转身离开，但这句话让他停下了脚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同事间的关心。我恰好听说你曾经对她求婚，所以，试着在她面前展现你最好的一面，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别看这两个可怜小子，我不是从他们这儿听来的。战地恋情可是危险得很哪，特别是女方必须整天和瘟疫感染者呆在一起的情况下。”

“你……”

“冷静，弗林特。作为直属探员，我可以告诉你，冷静是第一要务，虽然我自己做得不太好……总之，看好艾米。我说的是真的。”

这最后一句似乎完全不搭调的叮嘱让弗林特的情绪缓和下来。他望着埃林的眼神从愤怒转化成疑惑。

“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这和我做什么没关系。我只是随时随地都在观察。眼睛睁大些，如果你真的关心艾米的话。明白了吗？”

弗林特没有回答，转身离去。埃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警告弗林特，自从昨晚的事件后，他那不详的预感都一直存在着。而弗林特在一谈到艾米时那种焦虑和紧张的神色，也对埃林起了作用。*我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别人的恋爱问题了？*

他转过身去，对两名卫兵说：“好，他走了。我们来第二轮，第一个目标是躺在那的大家伙的脚掌心。”

## 9

乔贞来到地牢。杰迈尔仍然像上次见面一样，如同粗糙的铸铁雕像一般端坐在石床上，只是消瘦了许多。

“我听说你在绝食，连水也不喝。为什么？如果想自杀，你应该懂得更快捷有效的办法。”

杰迈尔张口说话之前，喉咙因为干渴而发出撕裂布帛一般的声音。“我要见……尼赫里主教。”

“我可以代你通知他。”

“单独见面。周围不能有任何人。”

乔贞没急着说话，从隔间牢房的铁栅栏前搬来了一张椅子，坐下，看着杰迈尔的眼睛。

“你做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杰迈尔，你在做什么？你的行为让我很难相信你真的是血色十字军派来击败阿拉基的。你会使用装扮成我军的计策，作战的时候也相当勇猛，或许是太过于勇猛了，以至于在真正面对阿拉基本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所有的应对能力。阿拉基和憎恶、食尸鬼不同，不是单凭一把狠劲就能打败的东西。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这件事？现在，你又向我提出单独见尼赫里这个荒谬的要求。如果一个瘟疫感染者要求和大十字军独处一室，你会同意吗？所以，告诉我你的目的。不然你是在把自己往死路上引。”

杰迈尔身子往后靠了一些，没有说话。

“沉默。这就是你擅长的东西。我知道你不擅长什么，杰迈尔。你不擅长撒谎，不会编造理由来为你做辩解，所以你就用沉默来应对一切。非常愚蠢的办法，我得说。我在想一件事情：你承认过身上的拷打痕迹是加入十字军的必要条件，对吧？”

“没错，我为自己身上的烙印感到无上光荣……”

“够了，杰迈尔，你怎么都装不出那种狂热腔调的。你在发音‘无上光荣’的时候就像有人用教鞭赶着你。不如继续保持沉默，反而能少露一点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血色十字军并不会对所有新入成员用严刑拷打来‘考研信仰’。承受苦刑的包括两种人：一，家族有瘟疫病史。二，曾经对感染者表现出同情。三，”乔贞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来自受天灾侵害严重的地区。其中最易招致怀疑，会受到最激烈拷打的是第三种人，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在天灾的环绕下仍然保持了纯洁，基本上让检察官们当作潜在的诅咒教徒来对待。杰迈尔，你是哪一种情况？”

乔贞严密地注视着这个承受了无数苦难的人。地牢中不洁空气的侵袭，和数日的断水断粮，让他曾经厚实的胸膛凹陷下去，面颊上长出了不规则的黑色斑点。血红色的十字军战袍，已经脱色、霉烂，就像在不为人知的橱底压了好几十年。但是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绝望。乔贞很感兴趣，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个男人，让他不至于垮下去。大部分十字军在类似的情况下会用强撑的狂热来掩饰自己的内心脆弱，但杰迈尔不会。他不会撒谎，不会掩饰感情，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沉默是自由的。

可惜的是，仅凭沉默，你抵御不了所有的苦难。“我知道你不会回答。”乔贞说。“没关系，因为我在想别的事情。一个有趣的联想，我可以给你听听。尼赫里主教出生于安多哈尔的鞋匠家庭，虽然难以判断他是天灾入侵之前还是之后离开家乡的，但很显然，这个出身为他成为圣骑士铺好了第一道砖。如果他没有选择圣光大教堂，而是选择了血色的信仰，那又会如何呢？同一个出身，带给他的会是夸耀的资本，还是不信任的拷打？就说这么多，杰迈尔，我已经厌烦了自言自语。多考虑一下自己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除了思考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

乔贞站起来，准备转身的时候，杰迈尔又开口了：“我要和尼赫里单独见面。”

“我会转告的。但是不要期望太多，假若他答应了，在和他说话之前，我们会先把你捆在墙角，除了一张嘴，不能让你动弹丝毫。或许张嘴也有危险，我见过有犯人把一块刀片在舌头底下藏了一个月，然后杀掉讨厌的狱卒……那么再加上金属口罩好了。事实上，我很期待你们俩的会面，所以在那之前吃些东西，不要死得太早了。”

“我不会死的。”

这句话引起了乔贞的注意。杰迈尔略微抬起头，又强调了一次：“不会死。”这是一句有力的宣言，仿佛他长时间的沉默，只是为了让自己有力气说出这句话。

乔贞回到了地面。虽然杰迈尔是他见过的最特殊的犯人之一，但他还是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掌握的情况太少。按照手头的情报，杰迈尔的目的可能包括：叛逃十字军，以及对尼赫里做出某种行动。是暗杀吗？未必。但无论他想和尼赫里单独说些什么，安全措施都是必要的。

埃林再次来到隔离屋的时候，带上了一个用白布遮着的大竹篮。艾米不解地问他：“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先把这个还给你。”埃林从皮甲里拿出了上次借走的病人资料，递给艾米。

艾米接过资料，问：“你都按约定记下他们的名字了吗？”

“当然，我甚至可以按韵脚把他们的名字编成一段歌谣。你可以呆会再考我，现在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他掀开了竹篮上的白布，下面是各色冒着热气的餐点。“这气味太诱人了。你不知道我把它们带过来的路上受了多少折磨。”

“这是带给谁的？我不明白……”

“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我倒是想只有我们俩享受这些东西就好，不过那就违背我的本意了。我想那些……病人们，至少有资格吃一些外界的食物，增加一些营养，不能总是只吞那种鸽子粪一般的稀粥，对吧？抱歉，我的比喻不太学院派，但真的很形象。你看看这些东西，他们吃了不会有不良反应吧？”

“不，不会，但是……你从哪儿弄来这些的？”

“我贿赂了尼赫里的主厨。”埃林觉得没必要向艾米解释自己怎么在主厨面前编造出一次指挥官聚餐，所以干脆这么说。“不要担心，艾米，这是我们官场的那一套，绝对无损圣光信仰什么的。现在要么你帮我把这些美食都分发给病人们，要么就只能看着我在一个小时内解决掉它们了。看，我特意带了餐巾。”

“好吧，好吧。”仍然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的艾米只好打开铁栅门，和埃林一同把这些远远超过前线士兵配给标准的食物分发出去。

“闻起来真香，”一个隔间后的病人说，“艾米小姐，这是谁招待我们的？”

“噢，是军情……”艾米话还没说到一半，就让埃林的声音给盖了下去。“我叫埃林·提亚斯，”他说，“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也知道你们的。我有时候是抄写书信的，有时候是牧马人，有时候是诗人，但现在我只是一个带美食来和各位共享的访客。”

埃林用剧团演出开幕词一般的洪亮声音说出这句话。让艾米惊讶的是，他在给每个病人分发食物的时候，在对方开口前就准确地说出了他们的名字，而且对那些还能说话的病人，他都要聊几句。在他脑子里装着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而已。“乔纳森，你老婆给你来信了，要不手写一张小纸条给我，这样我可以去代领然后送到你这儿来？”“哥斯林，我叮嘱厨师给你取掉了肉排里的骨头。听说冒险者营地有补牙匠，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病人们纷纷回应着他的话。艾米自从管理这座隔离屋以来，从来没有在这儿见过如此多的生气。

埃林最后坐在了十四岁女孩的房间前，说：“科尔斯塔·迪普沙东，你没有在睡觉吧？上次看见你的时候，你还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小睡美人。来拿你的特别餐点……我让厨师用了玫瑰花露来增味。别人都没有的。”

女孩透过小窗口拿走餐点的时候，埃林对她笑了笑。她似乎不太适应这样的表情，张皇失措地低下头去。

“科尔斯塔，味道怎么样？”

“我不知道，埃林先生。”

艾米站在埃林身后，轻声对他说：“她的舌头已经没有感觉了。”

“噢。”埃林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没问题。真正的美食是用心来感觉的，用心！太多的人不理解这一点，不过科尔斯塔小妹妹，我相信你。”

他听见铁门对面的她含糊地应答了一声。

“科尔斯塔，我想问你一件事。吃东西的时候说话有利于细嚼慢咽，也就是有利于消化，所以你可以安心回答。听说我们发现你的时候，你一个人呆在地下室里。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

艾米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但出乎她意料的是，女孩低声回答了。

“我不记得。”

“不记得？”

“在那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记不得了。除了自己的名字。我在哪儿出生，父母是谁，年龄——我都不知道。他们说这叫失忆。”

“失忆？别让他们吓你，这不算什么，我就经常失忆。我十八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叫莎莉的姑娘，然后就对之前所有见过的人都失忆了。有一天你也会有这种感觉的，当你遇见真正漂亮的男孩，比如说，十五年前的我.....”

艾米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翻阅着病人资料。她甚至都不知道乔纳森有个妻子，哥斯林掉落了近一半的牙齿。让埃林一个人呆在那儿叽叽喳喳，她很放心。

大概十分钟后，埃林站在她的门前，左手挎着空空的竹篮。“我要走了，艾米。”

艾米站了起来。“埃林，我不知道该怎么.....我本应该说愿圣光因为你的善行而赐福于你，但我想你一定不喜欢这种说法。所以.....谢谢你。”

“善行？什么善行，在哪儿？我没看见。我看到的只有人们在享受食物，而且我给自己藏了一块奶酪，你看。不过听你这么说，感觉还是蛮好的。科尔斯塔那小姑娘其实挺爱说话的，这个年龄嘛。你可以多陪她说说，她需要一个能干的姐姐来教给她什么是爱心和女人味.....”

“埃林。”艾米突然略微皱起眉头，咬了咬上唇边缘，欲言又止。

“怎么了？”埃林放下了竹篮。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科尔斯塔离开这儿？”

“我？我是外来人，艾米。这种事情.....我不太清楚你需要对谁负责，是尼赫里主教吗？”

她点了点头。

“如果真有必要的话，我会给他提些建议，但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有这个念头。如果只是因为她的年龄.....那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的好。”

“这个我知道，但是.....埃林，你听说过瘟疫免疫体质吗？”

“我只知道，据说非常虔诚的圣骑士和修道士可以避免瘟疫感染。”

“只是据说，没人能够证实。这十五个人里面就有两个圣骑士，一个牧师，相信我，他们绝对虔诚。但是瘟疫免疫体质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真的可以完全杜绝感染，虽然没有  
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官方也不承认这种人的存在……甚至觉得这类人有可能是诅咒教徒，但实际上诅咒教徒也是可以感染的。”

“你是说科尔斯塔属于这类体质？”

“除了舌头失去味觉以外，她的身体完全健康。至少凭我，是找不到一点点感染的迹象……让她留在这儿太可怜了。从来没有瘟疫能在一个人身体里潜伏这么长时间的。而其他人，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人……状况都在失去控制。我什么都做不到……”

她的声音渐渐弱下去。

“好了，艾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向尼赫里说这件事的，但是你现在不要在我面前哭出来。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如果你要哭的话，应该在弗林特而不是我面前。懂吗？”

“我知道。”她低下头，用食指尖按了按右边眼角。

“我走了。”

“再见。还有……愿圣光保佑你。”

埃林离开了屋子。*我在做什么？乔贞前些天还告诫我不要太情绪化来着……算了。*他回头看了看长屋，心里只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些病人想吃的还是他带来的牛排、煎蛋和芝士，而不是活人的血与肉。

## 10

乔贞去见尼赫里的时候，他正在后院挥动绑了加重物的战锤。

“是乔贞吗？稍等，还有五十下。”两分钟后，他把战锤放下来，拿起身边椅子上的毛巾擦汗。

“你的臂力让人印象深刻，尼赫里主教。”

“这里没有足够的训练设施，除了实战之外我只能做这些基本的练习，所以至少也要保证身体不会退化。那么，乔贞，找我有什么事？”

“昨天我去见过了杰迈尔。他要求和你单独见面。”



尼赫里皱起眉头，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准许就去和他谈话了？”

“我不需要你的准许，主教。”

“不，也许是我的用词不太准确……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危险的犯人，无论谁要见他，都应该通知一下我，以防万一。你说他要求和我单独见面？为什么？”

“那我就知道了。我只知道他在为这件事情绝食，这样下去撑不了多少天。”

“绝食是愚笨的手段，不过确实很像血色十字军的行为。我会去的，不过不是现在。”

尼赫里如此轻易地答应了这不合理的要求，乔贞有些惊讶。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一直沉默不语的杰迈尔提出单独见面的要求，也是一种让步，而尼赫里也许一直都等待着他的让步。

这时候，传令兵进入后院，来到了两人身后。

“尼赫里主教，前往知会血色十字军的信使安全回来了，正在大厅等候。”

“很好。”尼赫里转向乔贞说：“事情终于有进展了，不过看来和杰迈尔的单独见面只能放一放。乔贞，替我把弗林特、雷纳和埃林都叫来。一次重要的会议就要开始了。”

这种事本来应该让传令兵去做，乔贞感觉这是主教对自己私自和杰迈尔见面行为的一次反击，就像在说：“这儿是我管事”。但现在乔贞也不能计较太多，这些天来他已经无数次设想了信使可能带回来的消息，以及相关的应对方式，现在终于到了验证这些想法的关键时刻。

二十分钟后，曾经聚餐的五个人，再次集中到了大厅里。站在一侧的信使报告了状况：“血色十字军确认杰迈尔就是血色圣者德米提雅的护卫，并且希望就此事进行谈判。地点在索多里尔河的桥上，西瘟疫一侧。血色圣者德米提雅以及其他血色指挥官，会带领少量士兵驻扎在当地等待，如果七天之内我方还没有出现，他们就会把人撤走，同时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态度相当强硬。”尼赫里说。“那么，他们没有要求我们此行就交还杰迈尔？”

“没有。他们只是要求谈判。”

“下一步行动？”弗林特说。“那些家伙能有什么下一步的行动？发动进攻？荒谬。”

“如果他们真要凭借区区一个卫兵俘虏的理由就发动进攻的话，那他们确实对自己很有信心。或许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血色十字军已经增强了力量。”雷纳说。

“应该不会，”尼赫里说，“血色十字军缺乏吸收新兵源的途径。当然，力量不仅指于兵力。我会下达加强驻防的命令。”

“那是次要的问题。”乔贞说。“不管怎么说，这一次谈判非去不可。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决定人选。第一个问题是：尼赫里主教，你打算去吗？你的选择会直接决定这一次谈判的规格和结果。”

“乔贞，这个问题有必要问吗？”弗林特说。“尼赫里主教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官。对方至少也要让大十字军出面才行，但想想信使怎么说的：‘血色圣者德米提雅及其他血色指挥官’。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德米提雅实际上是做什么的。‘圣者’在我听来是诨名，不是官阶。”

“弗林特，你低估了德米提雅在血色十字军之内的作用。”乔贞说。“就七处目前掌握的资料，她是十字军内的精神领袖之一，她的预言是他们制定策略的重要依据，许多狂热的信仰者为了能够聆听她的预言而不惜生命。”

“预言？哈！那就难怪他们攻打安多哈尔这么久，都没有拿下一寸土地。”弗林特说。

“你搞错了重点。她预言的准确程度对我们一点意义没有，但对十字军来说是不一样的。我们不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相信她，只要了解她地位很高这个事实就可以了。这样来看，一个卫兵让他们就有如此大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杰迈尔不是普通的卫兵，而是侍奉着受敬仰的‘圣者’——也就是说，他本人是‘圣徒’。一个圣徒的缺席，会让圣者的权威性受到打击。信徒们会想，为什么她没有预言到自己的圣徒会成为俘虏。”

“我会去的。”尼赫里说。“因为他们除了谈判之外没有别的明确要求，我们当前自然无法制定出应对策略，一切都需要到场之后再研究。”

“可是，主教，这太危险了，毕竟是要前往有血色驻军的地方……”

“我当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十字军虽然疯狂，在外交层面却是非常遵守礼节和规章的，不会对一个圣光大教堂主教做什么。另外我们自然也需要一些士兵，而且，正是为了安全原因，我决定要求你和我同行，弗林特。虽然不需要你参与谈判，但是你的战略侦察能力可以防范我们遭到意外的袭击。”

“既然您这么说……我遵从您的决定。”弗林特坐回到椅子上，虽然能够同行让他宽心不少，但还是因为“不需要你参与谈判”一句话而闷闷不乐。

“而你，乔贞，也请和我同行。你一直都为处理杰迈尔的事提供着非常有启发性的意见。你觉得怎么样？”

乔贞点点头。“我去。另外，我提议让埃林留在这儿，因为杰迈尔需要有人看管，我认为埃林在这件事上是最好的人选。”

“埃林，我相信乔贞最了解你的能力。”尼赫里说。“那么，你留在营地，没问题吧？”

“噢，当然没问题，我非常高兴能留在这里……”这是一句真心话，因为外交与谈判从来都和埃林无缘。

“雷纳中校，你的意向呢？”

“我对谈判很感兴趣，但是最近补充进一批新兵，没法走开。”

“那么，就这样决定了。”弗林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弗林特，你去安排一下卫兵和别的相关事宜。乔贞也请尽快做好准备。我们争取在今天之内动身。”

弗林特和雷纳很快离开了，尼赫里也回到二楼的房间里。埃林对乔贞说：“你竟然就这么替我做了决定。”

“有什么不对？反正你也会说出类似的话，我是替大家节省时间。”

“那倒是。比起跟着尼赫里在瘟疫之地野餐，我自然更喜欢留在安多哈尔。”

“没人让你留在这儿闲逛，你有工作。杰迈尔那家伙，如果再让他这么饿下去的话，等我们回来，他的眼皮上就已经停着苍蝇了。想办法让他吃点东西，最好是自愿的，要是强逼他吞东西的话，这家伙事后一定会抠喉咙呕出来。”

“很好，你们在和血色十字军的头面人物谈判的时候，我在地牢里哄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吃东西。”

“算了吧，我知道你并不羡慕我们。而且这事还只有你能做到。还有，这地方不简单，多留几个心眼。”

埃林拍了拍乔贞的肩膀。“这句话留给你自己吧，前往东西瘟疫交接地和血色十字军会面，这活儿要苦得多。”

乔贞也离开宅邸后，埃林走到二楼尼赫里的房间前，敲了敲门。

“谁？”

“是埃林。在你离开之前，我有一些重要的话想说，尼赫里主教。”

“进来吧。”

埃林推门进房，看见尼赫里在助手的帮助下，已经穿好了全套铠甲。

“什么事？”

“能不能先……”埃林朝那名助手的位置示意了一下。

“你出去一下。”尼赫里把助手叫出房外，然后看着埃林，等着他开口。

“我想说说关于那间隔离屋的事情。”

“是吗？我还不知道你在关心这个。我相信艾米一直都把病人们的情况控制得很好，不会发生了什么意外状况吧？”

“没有……暂时还没有。我不确定艾米是不是把病人们都控制好了，因为他们的情况一直在恶化。”

“对于瘟疫，我们了解太少。一时的恶化也许是治愈的前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现在我们所能作的，只有悉心的照料和医治，当然我个人作为圣光的信徒，也会为他们祈祷。”

“有没有可能把他们转移到医疗条件更好一些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那间屋子都是由马厩改建的。”

“没时间，而且转移瘟疫感染者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尼赫里停顿一下，加重了语气。“埃林探员，我还是不太了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许这么说很不礼貌，但是你似乎在打探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或许你忘记了我有调查赦免权？即便这样的有些越界，我还是要对你说：没有人比我更关心这些感染者，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信仰，对圣光的信仰，埃林探员。如果你能多少了解一下这信仰是什么，就不会说出这些充满怀疑的话。”

“不好意思，我们七处探员做事只凭证据不凭信仰。我所知道的是，艾米那儿并没有足够的药物和医疗器具。你打算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应该去咨询医务部，而不是我。”

“好，明白，冒犯了。”埃林飞快地吐出这几个字，还没等主教有反应就出了房间。他早就去问过了医务部，但他们说治理瘟疫的药物需要有上级的命令才能定量配给。

埃林向尼赫里隐瞒了自己认为艾米药物不够的证据：第一次到她房间查看柜子的时候，他发现有的药剂有联盟专用的正式标签，有的没有，属于来路不明的药品；他也记得艾米摇着头说“真的不够”的表情和语调。他想，在主教去和十字军会面的时间里，除了看管好杰迈尔，也许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

## 11

那么，雷纳，”埃林说，“你觉得乔贞是真地迷恋上那个叫鲍西娅的小姑娘了？”

“这个问法不太正确，无论她在哪儿，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

“但是他记得的还是她三年以前的样子。三年足够让一个人改头换面。”

“凭三年以前的印象，她除了以圣骑士的身份来说非常不成熟这一点之外，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埃林，我很愿意和你聊聊关于乔贞的事，不过你先从我的办公桌上下来，怎么样？”

埃林从已经坐了五分钟的桌面上把身子挪走。一个小时前，尼赫里和乔贞一行人已经出发了。

“还有，”雷纳说，“你是他的搭档，这方面的事你直接问他不是更方便？从我这儿得不到什么。”

“算了吧，你也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的生命中缺少了一个重要阶段：一群小毛孩儿聚在一起煞有介事地谈论恋爱问题，互相出主意或者嘲笑别人。现在再补充这一个阶段，对他来说已经不可能了。作为七处探员么，随时要面对至少九十九个问题，但他总喜欢给自己再多加上一个。”

“那么他的第一百个问题是那位鲍西娅小姐了。埃林，你的话里面似乎对她有敌意。通常我们不会把朋友想念的女人称为‘问题’。”

“敌意？不不不，我对她的了解是零，现在问这些事主要是出于好奇心。”

“埃林，我就这么问你好了。假若你现在得知了鲍西娅·维斯兰佐的去向，你会立刻告诉乔贞吗？”

“不会。”他毫不思索就回答了。

“但我会。无论她是生是死，保持着原来的面貌还是判若两人，对乔贞还保持着感情或者已经完全认不出他，我都会立刻告诉乔贞。因为我知道乔贞在为这件事受折磨，当他问我有没有见过鲍西娅的时候，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作为一个视他为朋友的人，我希望他尽快从这折磨中脱身。但你不会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你是军情七处探员而我不是的原因。你会跟踪她，调查她，生怕两人的重逢会给乔贞带来不合理的冲击。”

他在下这个结论的时候，只是带着惯有的微笑，完全没有别的感情色彩，仿佛他只是在说着评价菜色一般无关紧要的话。

“我算知道乔贞为什么愿意信任你了。反正会让你看穿，不如直接交托信任。你真的不是老人安排在我们附近的？——哈，开个玩笑。这是什么？”他拿起桌面上的一块镇纸端详，上面雕刻着精致的花卉图案。

“我妻子亲手作的。”

“看来你没有受第一百个问题的困扰。好，我也该走了。”

“等一下。你也看到了，我今天很忙，和你的谈话占用了我不少时间。你不觉得应该补偿一下吗？”

雷纳的话里并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敌意。他这么说，仿佛只是在托老朋友帮个忙。

“怎么个补偿法？”

“我们的士兵常常和冒险者们自发性地购买或者交换物品，当然，有的交易品是必须杜绝的，所以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去冒险者营地边缘转一转，做些监督工作。今天你代劳，如何。”

“当然可以。不过我心目中的违禁品定义也许和你的想法不一样。”

“没关系，就按你的规矩来。”

走出屋子后，直到到达军营和冒险者营地交界处之前，埃林一直惊讶于雷纳这么直接地指出了他对“鲍西娅”这个名字的看法。至少雷纳还见过本人，但她对埃林来说确实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他已经调查过了三年前鲍西娅案件的所有卷宗，毫不意外地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而在圣光大教堂翻阅的她前二十一年的档案，也是平淡无奇。虽然在乔贞面前不会这样说，但埃林对乔贞这么看重一个神秘消失的名字，感到不安。

就像雷纳所说：“作为一个视他为朋友的人，我希望他尽快从折磨中脱身”，埃林又何尝不是这样想。但是，他是军情七处直属探员，做事必须有一条底线：谨慎。他不觉得乔贞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谨慎的。*我应该纠正他吗？*当发觉这种思维方式更接近老人而不是自己的时候，埃林赶紧把这件事情抛在脑后。

他沿着冒险者营地边缘，走了一大截路，确实没有发觉什么应该取缔的物品交易，开始怀疑雷纳只是找个借口把他支出来。大部分转手的都是军营中吃不到的食物。一些虔诚的士兵需求小型的宗教用品。有的士兵买下了可以在帐篷里解闷的小器材，比如扑克牌、棋盘。有一个侏儒在叫卖只长成拳头大的精灵龙，很多士兵围在旁边看，伸指头到笼子里看看它会不会咬，真的掏钱自然是不可能的。有人买下一把雕刻刀，坐在地上随便捡了一节树枝就比划起来。烟卷……该阻止烟卷交易吗？算了，就那一丁点儿，就让士兵们偶尔吞吐一下带有苦味的烟雾吧，毕竟一直以来他们已经让太多的瘴气和腥臭进入喉管与鼻腔。烈酒，看见烈酒了，这个是一定要管管，雷纳看我的！……弄错了，原来是一瓶酱料。有人打起来了，好像势均力敌，两人一同在地上滚得满身是灰，这样上去阻止的话简直像男保姆管教小孩子，所以还是算了吧。*不好意思，雷纳，看来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埃林自己也弄了一副扑克牌，在手里把玩着，正准备结束这所谓的检查，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温狄·鹰羽，占了小小一个角落，不停地左右顾盼。她身前的地面上摆放着两排小小的泥球，每个泥球上都突出一点绿色的嫩芽。一看见埃林，她主动开口了：“埃林先生，第一次在这儿看见你。”

让这么一个自己曾经追捕过的人热情打招呼，感觉有些别扭，所以埃林干脆用更热情的态度去抵消这种别扭。“嗨！温狄小姐！”他挥着手说，“好久不见！呃，其实也不是那么久……你这儿卖些什么？”

“草种。”

“草种？怪不得生意不好，我们这儿都是士兵，不是园艺工。再说了，我们脚下是瘟疫之地，土地里长不出东西，你这样有点像在喷岩浆的火羽山顶推销冰淇淋。”

“这些都不是普通的草种，”温狄似乎是怕埃林听不明白，刻意把每个字音都发得很清晰，“它们就是在瘟疫之地自然生长出来的。”

“是吗？”埃林蹲下去看了看，又站起来。“做生意要老实啊，温狄。这些都是普通的野草。”

“它们是不那么好看，不过能在瘟疫之地生长出来，还保持了绿色，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不光如此，它们还可以慢慢改善土壤质量。或许一百年，两百年后，瘟疫之地会因为它们而重回绿色也说不定。”

“真的？你怎么知道？”

“其实，我的研究还在进展中，所以这个结论还是下得有点早，所以我才想通过这种办法来让这些草种散播到瘟疫之地尽量广的地区，然后定期观察。您上次已经知道我给土壤取样的事情，那也是为了这项研究。”

“那就是你不对了，温狄。既然是为了研究而不是赚钱，为什么不免费分发？”

“可是……我自己的室内培育计划也需要经费来维持。埃林先生，你要买一棵吗？只要一个银币，种植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看着它成长，给这片满是疮疤的土地带来一点绿色。大地母亲一定会感激你的。”

“我非常想帮忙，可惜除了自己的胃以外，我向来养不活任何东西。”看着这些只有小指头宽的野草，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温狄，你说他们是自然长出来的？”

“是的。它们的结构很特殊，能从腐败的土地里尽量吸取剩余的养分。我把一些草种移到了肥沃的土壤样本里，反而不容易成活。”

埃林用右手食指抠抠下巴，有些入神。他想起了科尔斯塔·迪普沙东。她同样在瘟疫腐蚀最严重的地方活了下来，同样没有人能解释原因。但这些草种至少能在开阔的地方吸收着阳光，她却只能躺在那狭小、充满恶臭的隔离间里，透过需要垫脚物才能勉强够到的窗，看着外面的世界。

“温狄，我走了。好好干活。”

“谢谢，埃林先生。你是今天唯一一个向我问起这些草种的人。”

德鲁伊真心实意的感激之语让埃林心口有些闷得慌。自从来到瘟疫之地，已经看过了太多让他一直记挂着的东西。这里应该只有死亡和恐惧才对。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要是能赌一把过过瘾就好了，他心想。

下午，他带着两名卫兵，来到了杰迈尔的牢房。杰迈尔已经饿得没法坐直了，眼皮变成了紫黑色，右肩靠着墙壁，双手无力地耷拉在膝盖上。



埃林望向卫兵，指着杰迈尔，故意把音调提高：“你没搞错吧？我让你带我去关那个血色十字军的牢房，不是来停尸间，蠢货。”

这一句话让杰迈尔起了反应。他半抬眼皮，张开嘴巴，舌头不由自主地在两排牙齿中央舔了一下，暴露了他的干渴难耐。

“开门，让我进去。”

“可是，埃林大人……”狱卒有些为难。

“少废话，他现在连挪一下屁股都做不到。你是在间接侮辱七处探员的作战能力，对吧？不是？不是就快给我把门打开。”

狱卒只好打开了铁栅门。埃林进去，把右手里端着的餐盘放在杰迈尔坐着的石床前，盘子上面有一杯水，一小块鸡胸肉和一碗撒了面包屑的燕麦粥。

“我要见……尼赫里。”杰迈尔发出的每个音都像在石臼下碾碎过一样。

“尼赫里去找你主子串门了，你要有话想对他说，现在说出来，我好记着给刻在你的墓碑上，这样他回来之后就能看到了。这个主意怎么样？还是说你打算吃掉这些东西，多活几天，养好能掐死他的力气，等他回来？”

杰迈尔没有反应。

“乔贞肯定对你说过这句话：‘你不了解自己的处境’。现在轮到我来说了，而且我要教你，作为一个血色十字军，而不是作为一个人，你现在的处境是怎样的。”

埃林从兜里拿出上午从冒险者手里买来的扑克。“那个侏儒开价十二铜币，我花了九铜币拿到手了。赚大了，不是吗？因为这是一套特别设计的绝版扑克，在行家眼里至少值二十个金币。睁大眼睛看着，我知道十字军通常没有机会欣赏扑克这东西的美感。它设计的特别，就表现在……”

他把从 A 到 K 的十三张牌捏在手上，顺次展示给杰迈尔。

“A，牌面图案是圣光大教堂。K，探险者协会。Q，塞纳里奥议会。然后还有 10 的瑟银兄弟会，6 的银色黎明，等等。我搞不懂为什么军情七处是 3，而辛迪加是 4。总之，这些牌面涵盖了艾泽拉斯的绝大部分重要组织。一般认为牌面大小表示了设计者对这些组织的好恶程度。有没有发现血色十字军？没有，是吧？你觉得这是不是说明血色十字军在设计者眼里连个屁也不算？”

杰迈尔表露出兴趣，略微抬起了头。

“我告诉你，血色十字军在这儿。”埃林从牌盒里抽出最后一张牌。“——鬼牌。设计者为什么这么做，有很多种说法，最通用的是他显然不知道血色十字军在心里是什么位置，所以把它设计成了一般的牌戏里都用不上的鬼牌。我可以告诉你它最常用在什么游戏里：抽鬼牌，小孩子的把戏。互相抽牌凑对子，最后谁把单独一张鬼牌留在手里，他就输了。这就是十字军的处境，一张遭到放逐，没有人愿意贴近的鬼牌。但是我告诉你，牌戏里也有谁拿到鬼牌谁就有机会胜出的玩法。所以你会怎么选择，杰迈尔？是就这么饿死，做一张没有人要的鬼牌，还是成为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自己命运的鬼牌？你自己选吧。”

他把那张牌压在了餐盘下，站起来。杰迈尔尽力睁开保留着脆弱光芒的眼睛，望着他。埃林没再说话，走出了牢房，在通向地面的台阶对跟在身后的狱卒说：“两个小时以后进去把盘子收回来，再给他添一点。”

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他本打算先用“你至少见到主教要能说话”的理由骗杰迈尔喝点水，在水里渗药，等他失去意识了再灌流质食物。为什么这么做？他想起了月光下沉静睡眠的科尔斯塔，和温狄掌心那些乏人问津的草种。或许杰迈尔也是注定要在无人知晓的险恶环境中挣扎生存下来的事物，埃林有这种感觉。

## 12

弗林特没能进入谈判帐篷。他在己方阵营前左右踱步，眼睛一直盯着灰绿色的帐篷尖顶。尼赫里和乔贞都将武器留在了外面，可是谁来监督血色十字军？要是他们的人藏着匕首呢？或者说先让替死鬼坐在谈判桌前拖住尼赫里大主教，然后直接用火箭攻击帐篷？他知道这都是一些过激的联想，但假如不想这些，他就会去估计对方阵营的兵力，然后考虑有没有暗中指挥一个小队从侧面袭击，自己趁机率众扣押帐篷中的血色领导人的可能。

帐篷里只有四个人。乔贞注视着坐在对面的血色圣者德米提雅，似乎还不到三十岁，几乎没有表情变化，从来不直视其他人的眼睛，目光总是缺乏焦点地在对话者的咽喉附近游移。如果说预言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么这个因为预言而获得权力的女人确实把这个特点体现得很好。

在她身边的另外一个血色代表是大检察官伊森利恩。他像一个健谈的贵族，对德米提雅的话做出种种补充。他的手上有分散的灼伤和割伤，乔贞猜测那是长期操作拷打器具的后果。他非常直接地观察这两人，无须顾虑，因为他知道对方也在观察他们。

一开始尼赫里就问过了，为什么血色只需要两名谈判代表。伊森利恩回答：“因为杰迈尔是德米提雅大人的九护卫之一，所以这次谈判，她的意见就代表血色十字军的意见。我的到场，只不过是做了一个见证人而已。”

“德米提雅大人，看来你在血色十字军中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尼赫里说。

“作为一个预言者，我有我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我对十字军的忠诚。”德米提雅说。

在一系列官方言辞后，谈判进入正题。十字军的态度非常明确：杰迈尔是一定要取回来的，值得谈的只是双方需要付出的条件。

“尼赫里主教，”伊森利恩说，“让您交还杰迈尔的前提是什么？说得越详细越好，这样我们才能做合理的考虑。”

“我想，也许可以采用一种安全、实效、不需耗费双方太大精力的方式。我很愿意把杰迈尔交还给你们，但是也需要你们的合作。”

在一路上，尼赫里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交还条件”的问题。现在看来，他是干脆抛弃这个问题，直接进入了决定交还方式的流程。这是对十字军的主动让步，乔贞不明白尼赫里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他不打算放弃这个面对十字军的大好机会。

“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乔贞说。“我们一向把杰迈尔当作一个俘虏，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交还’的可能。但是我要对这点提出疑问。”

伊森利恩说话时两手掌朝上平摊，下巴抬起，就像一个充满自信的学院教授。“疑问？请问有什么疑问呢？他在战场上倒下，然后住进了你们的监牢。这就是俘虏——抱歉，德米提雅大人，我不想过多地在你面前提到这个词。”

这是什么意思，避讳？还是为了维护预言者的古怪自尊心，因为她不接受自己的“圣徒”也能成为俘虏的事实？乔贞发觉德米提雅以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朝伊森利恩点了点头。

“我们对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面对阿拉基的战场上有疑问，”乔贞说，“他孤军奋战，没有后援。你方对阿拉基的剿灭行动就是这么粗糙、肤浅？这种荒谬的情况让我们无法信任他的行为和目的，只能做出种种猜测。比如……故意遭擒，他对你们有背叛行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乔贞本想说出“我们很难承认他是普通的俘虏”，但是尼赫里抬手阻止了他。

“为了大局，也为了往后针对天灾的战斗，这些疑问我们也许只能放在一边。我们同意无条件交还杰迈尔。”他接上这句话，篡改了乔贞的意思。

德米提雅不动声色，但是伊森利恩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意见冲突，略微笑了笑。“啊，是的，对天灾的战斗……永远都是在最优先级。杰迈尔本人的行为应该不是这一次谈判的目的，而且我猜这也不是我们双方扩大摩擦的时候，对吧？两位稍等，我和圣者大人商讨一下。”

他凑到德米提雅耳边，两人开始低声说话。乔贞能捕捉到个别的音节，但无法领略大体意思。在耳语过程中，德米提雅的表情第一次有了变化：她皱了皱眉头。

“尼赫里主教，”乔贞主动挑起话头，“为什么在到达这儿之前你不商讨送还条件的问题？”

尼赫里望向他。“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乔贞。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局要求我们先倾听对方的意见。我知道你考虑问题很全面也很独到，但是现在，不要操之过急。”

他放缓了语速，用一种谦虚的教导口吻说话，仿佛已经完好地处理了两人的意见冲突。乔贞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年纪轻轻就能成为主教：他能精心确保对谈的主导方向不落入他人之手。对于要以言语赢取人心，引导缺乏主见者的主教这一行来说，尼赫里是合格的。

血色二人的对谈结束了。德米提雅把头抬起来，第一次直视着尼赫里的眼睛说话：“我们的要求是：你们派出少量护卫将杰迈尔送到此地。相对的，我们的兵力会撤走，但是留下我、大检察官伊森利恩以及少量卫兵，后撤到索多里尔桥东侧等候各位，届时就在桥上接收杰迈尔。”

“我来解释一下。”伊森利恩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希望把它扩大化。一旦交接过程过于繁琐，或者说声势太大，难免会造成很多不利的影响。对我方来说……其实，知道圣者大人的护卫遭此境遇的十字军并不多，我们觉得这个数目越少越好。而我想你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毕竟要是让部落知道这件事，难免会产生新的纠纷。所以我想，这件事就当私事来办，不要惊动太多人。”

乔贞这才发现自己忽略了部落的问题。一宗暴风城势力与血色十字军之间的私密交易，足以让部落对联盟的安多哈尔支配权发出疑问，毕竟十字军和部落的敌对程度更高。伊森利恩的话里暗藏了威胁的意味——这件事如果闹大了，联盟将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想我们可以暂停半个小时，让你们有时间更全面地考虑这些要求。”伊森利恩站了起来，昂着头。“来，德米提雅圣者大人，请随我出去稍事歇息。”

主动规定休息时间。他确认自己已经占了上风，乔贞想。随后，他和尼赫里也一同出了帐篷。弗林特小跑到两人面前，说：“怎么样了？决定要放人吗？”

“要求我们用少量护卫把杰迈尔送到这里来。”乔贞说。

“别开玩笑！乔贞，难道你答应他们了……？”

“和乔贞探员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也没有决定接受这个要求。”尼赫里说。

“他们要么是自大得找不到自己的脑袋在哪了，要么是还有别的阴谋。”

“弗林特，回到你刚才的地方去。我和乔贞探员要安静地谈谈。”

撵走弗林特后，尼赫里对乔贞说：“你怎么想？”

仍然丝毫不提两人刚才的意见相抵。但是考虑到把事情复杂化的后果，乔贞现在也只能认同无条件交还杰迈尔是最理智的做法。毕竟，从杰迈尔身上他们得不到什么。

“虽然索多里尔桥两侧地形没办法隐藏伏兵，但我不觉得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是安全的。”乔贞说。

“这里是瘟疫之地，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安全。”

“尼赫里主教，你这种说法很消极。听起来无论我的意见如何，你已经决定答应他们的请求。”

“乔贞，你也看到了，安多哈尔作为一个重建刚刚开始的城市，还是很脆弱的。我们在这种时候，不应该寻求多余的负担。当然，部落以这件事为理由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等于麻烦不存在。没有从收容杰迈尔开始就和部落方进行商讨，造成了后患，这是我的错，回到暴风城后我会主动提出处罚。但是安多哈尔的重建，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失足而受到影响。”

你接下来想说什么，联盟的利益大于我个人利益？主教如此急促的态度，让乔贞没法相信他没有私人目的。尼赫里问他对血色的二人有什么看法，乔贞只是敷衍过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情报不能轻易地交到尼赫里手里。

他望向十字军那一侧。大检察官伊森利恩在给自己的马匹梳理鬃毛，还不时对它说话，仿佛一个在周日上午和爱马享受悠闲时光的贵族骑师，根本不像在谈判中不动声势进攻的血色将领。乔贞还没法看明白这个男人。

而血色圣者德米提雅是另一个难解的谜。她站在桥头，望着下方浆黄色的索多里尔河水流。方才的谈判里，虽然血色的主要要求都由她提出，但显然伊森利恩才是主导。乔贞听说过，在十字军取得胜利的一些战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女人的功劳：她准确地预言了敌人的兵力、战术甚至面对袭击的第一反应。但是至少在方才的谈判中，她没有显示出任何未卜先知的力量。

再次进入帐篷后，尼赫里宣布接受十字军的要求。这时候，乔贞注意到了一件事：按照礼节，本该双方同时站起来然后握手，但是德米提雅慢了半拍。她的眉头略微动了一下，仿佛是没有意料到谈判这么快就结束了，在伊森利恩和尼赫里握过手之后才站起来。既然杰迈尔是她的护卫，那么她应该是最希望他回来的人才对，但是在这一刻，乔贞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点。

### 13

接到卫兵通报后，埃林从地牢疾步走上地面，看见了刚刚归来的尼赫里和乔贞。

“这么快就回来了？我猜十字军没有给你们开欢送宴。”埃林说。“那么，尼赫里主教，谈判结果如何？”

“你可以询问乔贞探员。现在我必须立刻单独和杰迈尔见面。”

“单独？”

“尼赫里主教，稍等。我和埃林去安排一下安全措施。”乔贞说完直接走向埃林，使了个眼色。

“动作请快一些。”尼赫里说。

“就一会儿。”埃林朝尼赫里举起右手食指，然后转身和乔贞走下地牢。在阶梯上，他问：“情况怎么样？你看起来情绪不大好，乔贞。”

乔贞说出了谈判桌上发生的事。

“这不叫谈判，”埃林说，“听起来不管十字军说些什么，尼赫里只负责点头就好了。”

“不光是这样，他还阻碍我打探杰迈尔袭击阿拉基的原因。这一趟我算白去了。”

“但是他这么做的理由都是正当的，‘为了安多哈尔的顺利重建’，不是吗？”

“我不管他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我知道的就一件事：他有些东西瞒着我们。这些东西让他迫不及待地要看到杰迈尔和十字军重新接触，所以对方的要求无论多不合理，也一概接受。”

“说不定没那么复杂，也许他只是想快些结束谈判，好回到他那栋豪华宅子的羽绒大床上打滚。……开个玩笑，没打算激你的气，放松一些。来，给你看样好东西，我在冒险者营地买到的。”

埃林掏出一本蓝皮封面的小册子，递给乔贞。“读读标题。”他说。

乔贞接过来，看了看书脊，上面印着：密探传奇——藏宝海湾风云。作者坎格。

“这是什么玩意？”

“你上次整治宾其修克的事情不是在藏宝海湾引起了很多传闻吗？然后就有人写了这本小说，听说在年轻冒险者里很流行，已经印到第三版了。当然，在具体事实上有大量艺术创造……别扔掉，收着吧，晚上可以解闷。现在还是先做正事好了。”

再次看到杰迈尔，乔贞有些惊讶。比起最后一次见面那枯黄肌瘦、脸颊下塌的样子，杰迈尔的身体复原了不少，背脊直挺，肌肉重新出现了棱角，眼神带着审慎的进攻性。

“你把他照看得不错。”乔贞说。

“只要他愿吃下第一口东西就好办了，因为这家伙是台机器。吃好几个人份量的食物，然后疯狂地徒手锻炼直到汗水打湿一大片地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肌肉拉伤真是奇迹。这根本不是让身体恢复健康的正确锻炼方法，而是强迫肌肉尽快回忆起战斗时的状态。”

“杰迈尔，”乔贞提高声音说，“尼赫里打算和你独自见面。既然你气色不错，所以我们恐怕也要加强安全措施。”

“我只要能说话就可以。”杰迈尔说。

“很好……我们会使用带呼吸口的金属面罩。”

“老实说，如果是刚认识这家伙，我会觉得用金属面罩是小题大作。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在刑具室收拾东西的时候，埃林对乔贞说。“不如先打断他一条手臂更保险？”

他们在两个狱卒的帮助下，用镣铐、锁链、铁钩把杰迈尔死死缚在墙角。杰迈尔并没有反抗的意思，甚至主动把手抬起，好让狱卒把一根铁链绕过自己的肋骨。在给他戴上金属面罩之前，乔贞说：

“杰迈尔，我见过你的主子德米提雅了。她似乎不太愿意看到你回去，而我们这边的大主教，迫不及待要把你送走。前途不太光明啊。你怎么想？还是不打算告诉我你到底在为何保守秘密吗？”

杰迈尔的喉头动了一下。“我是……一张鬼牌。”

乔贞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想深究了，因为他所知道的能逼一个人吐露秘密的办法，已经用尽。这一次的任务很不顺利，他在体尝着久违的挫败感，现在唯有等待新情况的出现。他给杰迈尔戴上金属面罩，扭紧侧面的螺栓。

走出铁栅栏后，他回头看看。让一堆奇形怪状的金属禁锢着的杰迈尔，就像一头青铜色的怪兽，在黑暗的墙角潜伏过数不清的日夜。金属面罩让他的呼吸声在牢房中形成沉甸甸的回响。

乔贞和埃林走上地面。尼赫里朝两人点点头，然后进入地牢。等候近一个小时，尼赫里出来了。

“两位，”他说，“我们的交谈非常顺利。我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杰迈尔，他非常合作，愿意通过计划中的步骤回到十字军一方。”

“你们谈的就只有这些？”乔贞问。

“没错。还能有什么呢？”

鬼才信。乔贞继续说：“那么，你觉得该什么时候动身？当然还有随行人员安排……”

“我觉得无需急躁。血色十字军给的期限是二十天。毕竟从这儿到索多里尔河并不是轻松的旅途，而杰迈尔目前的身体状况，也许很难承受这样的跋涉，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些休养时间。”

“休养？他休养得很好了。”埃林说。“不然我们不会把他裹了好几层，才让他和你见面。”

“我希望他看起来像一位受到良好待遇的士兵，而不是遭到严刑拷打和瘴气侵蚀的俘虏。”

“尼赫里主教，这一点你要搞清楚：自从到这儿来，没有人拷打过他。没有。”埃林说。

“抱歉，也许是我失言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这一间充满无数天灾受害者哀嚎的地牢，始终是不太适宜休养的。”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乔贞问。

“我的宅子一楼有一个还没有使用过的小客间，他可以暂时住在那儿。当然，我会让卫兵日夜看守。”

“这太荒谬了，”埃林说。“你到底在想些什么？看看，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们把杰迈尔绑成什么样子，现在你竟然要和他呆在一间屋子里？”

“不仅有卫兵日夜看守，而且窗户也会封上，房门加固加锁。我自然是最看重自己安全的人，这点两位可以放心。”

埃林望向乔贞，但乔贞没有帮着开口。他知道说什么都是没用的。拥有调查赦免权的尼赫里，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他都只能看着，无法过问。

“我知道这件事会引起争议，”尼赫里继续说，“所以相对于给他提供别的居所，不如让他留在我的宅子里，反而不会引人注目。所以请两位一定配合，不要把这项决定透露出去。”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一直保持着舒缓的语气，仿佛脱口而出的是三人之间共同商议达成的决定，而不是他个人的独断。在乔贞眼里，这是一种再也明显不过的挑衅。尼赫里在稳步地做着他的事，而且对自己的行为都有非常合理的正当解释，丝毫不担心两个七处直属探员会从中阻碍。他叫来卫兵，替杰迈尔解开束缚，仅仅留下手腕上的镣铐，尽量避开更多人的视线，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宅子里。

“有人大摇大摆地在眼前搞鬼，还没办法过问，这种感觉真不好受。”埃林说。

“很显然，他在地牢里和杰迈尔达成了一些协议。可惜我们没办法知道那是什么。”乔贞说。

“把杰迈尔放到自己的宅子里不是为了让他度假，对吧？尼赫里这么做一定有特殊的理由。”

“或许是因为特殊的東西。”乔贞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白银台柱上的墨蓝色小木盒。仅仅是联想，因为他在阿拉基的骨灰和尼赫里的反常行动之间找不到任何联系。

现在的确已经没有对“持战锤的主教”的所作所为插手的余地了。夜里，乔贞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大脑非常累。实际上自从来到瘟疫之地，他确实感觉身体变得疲劳的过程在加速。那漂浮在士兵们头顶上，环绕在破败建筑物之间的泥浆色雾气，从腐败枝叶上散落的灰烬状粉末，再加上此行将无所作为的预感，让他很久以来第一次想到：我不

如休息几天。那些常驻在此地的人们，是怎么适应这一切的？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才适应下来？通常在一天工作后，他能够立刻睡着，但是在瘟疫之地，往往在闭上双眼后，他感觉眼底干涩得厉害，耳朵出现鸣响，不得不又把眼睛张开。

乔贞掏出了埃林给他的那本装帧粗糙的小说。《密探传奇——藏宝海湾风云》。经历一番心理斗争后，他翻开了内页。第一句话是：

“雨下得太大了。约翰一把抹掉右眼皮上的泥水，然后睁开眼。视线只清楚了一瞬间。积在眼睫毛上的雨点浸到眼窝里……”

约翰……很好。聪明的人名选择。乔贞跳着翻阅这本小说，快速阅读文件的本事让他很快掌握了故事主线：确实是以藏宝海湾事件中对大众流出的故事版本为素材。他很快发现了埃林所说的“艺术创造”成分。在第十一页，约翰和持大刀的兽人角斗士相遇，见面就亮出武器，最后拆掉了半间水手之家。第五十页，约翰在竞技场逃脱了五十余个地精的堵截。第一百二十到一百二十五页，描述约翰和意外救下的美丽贵族小姐共度浪漫一夜。最后三十页，约翰手刃了控制赌局的黑心地精以及他的巨魔护卫，和兽人角斗士结为莫逆之交，但是贵族小姐为了阻挡地精临死前的最后一颗子弹，在约翰怀里咽气。

他又琢磨了一下题目里“传奇”这个词。他不记得从哪儿听过这句话：当事实和传奇相遇，留下传奇。这个作者在写他的故事——只存在于意念中的传奇。在感到荒谬可笑的同时，乔贞的精神也意外地放松下来。他终于睡着了。

沉静的安眠并不长久。凌晨两点左右，乔贞猛然醒了过来，临睡前迷迷糊糊搁在腹部的小说滑落下去。忘记灭掉的蜡烛已经烧到尽头，黑暗的屋子里充塞着让人不快的闷热。没有什么足以惊醒他的响动发生，但他确实听到了一些嘈杂的声音——纷乱的脚步，以及呼喊。

他翻身下床，出了屋子，看见西边的天空一片火红。是隔离屋的方向。

## 14

黑夜中的火灾永远都是令人恐惧的，因为人们希望照亮夜幕的是温暖的烛光，而不是充满破坏和进攻性的火舌。当乔贞赶到的时候，整间隔离屋已经彻底包裹在烈焰中，成为了象征着不详与险恶的火焰棺材，让人难以直视。稻草和木料在高温中焦黑、破裂，发出的惨叫声混杂着屋顶的纷乱火星一同伸进天空。

雷纳也在场，乔贞发现他的脸部和上半身都有熏黑的痕迹，应该是试图闯入火场失败。他紧张地注视着火场，时而回头张望一下。一些士兵提着水桶朝他小跑过来。

“雷纳，”乔贞上前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提高嗓音，“发生了什么？”

雷纳用右手抹了抹耳朵。“不知道。已经烧了十分钟了。”

“有任何人逃出来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雷纳停顿了一下，补充说。“包括艾米。没有人出来。”

没有。也就是说，艾米和十五个瘟疫感染者都在里面。她的房间离门口只有五步之遥，无需十秒就能逃出来——假若她真的还在里面的话。

奉命去运水救火的士兵终于到了，雷纳做手势发令，但士兵们却站在他身后，踌躇着不知该如何行动。

“还愣着做什么？”雷纳说。

“雷纳大人。”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士兵说。“那屋子……不全都是瘟疫吗？”

他的眼神中充满不安和恐惧。一栋满是瘟疫，不该接近的屋子，这就是大部分士兵的想法。要冒着让火舌灼伤的危险去拯救一群瘟疫感染者，他有难言的顾虑，更别提在瘟疫之地水源是多么重要，而根据火势来看，这灭火的尝试多半会徒劳无功。或许……烧了更好。

乔贞回头看看。已经不少人聚集在外围，站得比平常给这隔离屋划定的安全距离还要远。他们不知所措，但是并不担忧，因为只要这样站着，就很安全。如果说瘟疫之地的地质环境有什么优点，那就是地面缺乏引火物，火灾不易蔓延。只要隔离屋烧尽了，火灾也就结束了。忽明忽暗的光源让围观者的面部轮廓显得浮肿、模糊，烈焰的倒影在他们的眼瞳中盘旋扭曲着，仿佛散播瘟疫的幽灵。

雷纳疾步走向方才开口的士兵，夺过水桶，然后靠近了屋子。就在这时候，乔贞闻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不是木料也不是肉体的焦臭，而是更刺鼻的特殊气味。

“回来！”他说完，朝雷纳跑了过去。雷纳离屋子侧面还有两米距离的时候把水洒出，火舌稍微吞回去一些，但是突然又在爆裂声的伴随下猛地探出来，他卧倒在地，一大团烟尘和灰烬从头顶碾过。乔贞上前扶起了他，两人压低身体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雷纳抬起头，咳嗽了几声，右边脸让火星烫伤了几处，还有一些木屑扎进皮肤。

“是爆炸，”他说，“屋子里的药液……”

小规模爆炸不断从屋子的各个角度迸发出来。士兵们更加不愿上前了，而乔贞和雷纳也不再催促他们。救火行动是没有意义的。

埃林朝这边跑过来。如果不是乔贞拉住了他，他似乎也要冲到爆炸的范围里面去。

“你去了哪？”乔贞说。

“艾米还在里面吗？”埃林似乎没有听见乔贞的话，直盯着那一具火焰棺材。“有没有人出来？科尔斯塔呢？”

乔贞又猛地拽了一下他。“埃林，我问你到哪儿去了。”

埃林这才回过神来，乔贞几乎从未看见他有如此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从尼赫里那儿来。杰迈尔失踪了。”

看起来一切不好的预感都实现了。“怎么回事？”乔贞问。

“我原来是打算去宅子里查看一下他的情况，但是尼赫里的卫兵告诉我，他已经失踪十分钟了。原本应该关着他的屋子现在大门洞开。我安排了一些卫兵在附近搜查。”

“那尼赫里呢，他知道吗？”

“当然知道，但是他还呆在二楼，没有下来。天知道他在搞些什么。现在又是这火灾……没有人逃出来吗？真的没有？可是，现在我们总得做些事……就这么看着它烧下去？”

“是的，”乔贞说，“恐怕我们只能看着。”

明知现在立刻去搜查杰迈尔才是最理智的行为，但是乔贞却做不到。这火焰仿佛有一种邪恶的魔力，吸引了所有人，让他们希望目击它是如何肆虐，然后消亡。不仅仅是联盟这边。冒险者营地中也有不少人发现了它，他们从帐篷里探出头来，遥望着天空下的一片血红。更远处的部落哨塔上，兽人哨兵正要把所见之物通报到上级。或许散布在瘟疫之地各处的受感染动物，血色十字军，甚至天灾，都有一些火灾的目击者；但是在他们眼里，这只不过是瘟疫之地每时每地都在上演的无数次破坏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正在这时，从那群受命救火却又放弃的士兵中间，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响。埃林朝那边一看，说道：“我还以为这个晚上不可能变得再糟糕。惹事的家伙来了。”

是弗林特。他空手击倒了两名士兵，其他人都把身子畏缩起来，看着他抢过两桶水，浇在自己身上，然后朝火场走去。

“弗林特，”雷纳跑过去，按住了他的肩膀，“你疯了吗？这种幼稚的行为……”

“不要拦我。”弗林特回身甩开雷纳的手，拔出了短刀，挥向他。虽然只是警告性的动作，并没有砍中，但仍然在士兵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正要上前保护长官，但是让雷纳抬手阻止了。

“你去吧，”雷纳说，“让我们看看你能为艾米做些什么。”

“这家伙要给军情七处丢脸了。”埃林说。

弗林特在走到离隔离屋还有十米的时候停下了，事实上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他们看见了一样东西：一面墙烧得朝内部倒塌，黑色的人影出现在从内部喷出的火焰之中，周身都是火，没人能看明白他的面容。人影蹒跚地走了出来，然后跪倒在地上，倒下。这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是一个逃生后立刻丧命于严重火伤的不幸者，但他猛然又抬起头来，右手往前探出，膝盖摩擦着地面，朝前挪动；随之左手也探出去，按在地面又提起的时候，已经烧成焦炭的手腕断裂开来。

“是个男人吧，他还活着？我们该不该去救人？”“烧成这样还能动？”“我看他已经……”士兵们在争执着，心中有了一个没人愿意说出口的结论。

情况不妙。乔贞向弗林特奔去，埃林紧随其后。

焦黑的人影就这样爬向弗林特。在离弗林特还有一米左右的时候，他再也爬不动了，右手往前伸出，似乎是要抓到对方的脚，却无法伸直。他略微抬起头，下半边的皮肉几乎已烧尽了，露出牙床和下颌骨。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艾米也不会……”

这半句自言自语后，弗林特的刀刃从地面上方一寸左右划过，带着火焰的头颅和身体分离了，滚向左侧，在地面上留下一排散落的火星。埃林超过乔贞一步，扑倒了弗林特，把他的短刀震落在地。

“他还没有变成天灾，他还是一个人！你这个疯子……”埃林朝着弗林特的脸狠狠地来了一拳，然后抓住他的领口，把他揪起来。“他的名字叫乔纳森，他给了我一张纸条，好让我去代领他老婆的信。你听明白了吗？他还是人类！”

弗林特从突然的袭击中清醒过来，抓住埃林的手腕反扭，翻起身，正要反击的时候，又一次小规模爆炸让两人不得不伏倒在地。乔贞和雷纳趁机接近，分别把埃林和弗林特拉开，往回拖。

“你们俩做的事足够上报七处内部法庭，”乔贞说，“都给我冷静下来。”

“好了，放开我，乔贞。我没事。”埃林说。乔贞清楚这是埃林极少有的一时冲动，就松开了手。

但弗林特的反应要激烈得多，雷纳不得不召唤好几个士兵帮手，才终于制住他。手中没有刀，弗林特就取下刀鞘挥向接近自己的士兵，雷纳拔出长剑用剑柄敲中他的脖子，然后士兵才一拥而上把他扑倒在地，死死压住，就像对待一个穷凶极恶的逃犯。刚才挨打的士兵暗中报复，打了他几下。

“放开我！”弗林特声嘶力竭。“艾米还在里面，谁去帮帮她……要不是这些该死的混帐痨病鬼，她也不会呆在那儿……你们都给我听好，我只杀了一个还不够！早就该全部杀光，反正他们迟早都会变成敌人……艾米……”

他一直语无伦次地呼喊，话语中夹杂着艾米的名字，脸上血污和烟灰混成一团。士兵们只能紧紧地压住他，他们相信如有稍有松懈，这个帮助联军取得无数次胜利的军情七处一级特工就会毫不回头地冲进火焰棺材里。

乔贞观察着埃林，看着他把眼神从弗林特那边撇开，低着头，神情低落，双手无力地叉在腰侧。

“你还好吧？”

“我没事。有问题的是那边的家伙，这么多人目击他杀死己方士兵，写个信让老人给军事法庭打招呼吧……”

“别荏开话题，埃林。你和艾米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

“不，没有，一个铜币、一根头发、一声响屁的事情都没有，行了吧？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管闲事了，乔贞。”

乔贞明白埃林在刻意掩饰情绪，而能以这样的语气说话也说明他回到了工作状态，就没有追究。“那好，我相信你。即便有事发生，只要不影响工作，我也不会提多余的意见。这火一时半会还灭不掉，但我们还有事要做，所以冷静下来，别向那边的弗林特看齐。”

“我们得先去屋子后面看看。”埃林说。“那儿有一扇窗户。说不定有人已经逃出来了。”

乔贞还不知道后面有窗户，但他明白那附近就是通往冒险者营地的树林，极可能成为杰迈尔的脱逃路线，所以叫上几名卫兵，与埃林一同前往屋子后方。当视线绕过角落的时候，借着火光，他们看见一个细小的背影，正跪在腐败树林的边缘，一动不动。起初乔贞以为那是艾米，但这个背影主人的头发是深色的。埃林加快速度从他身边跑了过去。

是科尔斯塔。埃林在她身前蹲下，右手搭在她的肩上，说：“科尔斯塔，还记得我吗？有没有哪儿烧着了？”

女孩一言不发。她的脸熏黑了，有一些头发已经烧焦，皮肤上没有明显的灼烧痕迹，但额头和膝盖却流着血，虽然份量并不多。她用仍然清澈却迷茫的眼睛看了看埃林，然后又望向树林深处。埃林越过她的肩膀看着隔离屋后墙，虽然火势不如前方大，但那扇唯一的窗口也在朝外吐着火舌。无论科尔斯塔是怎么逃出来的，都绝不会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她是谁？”乔贞问。

“科尔斯塔·迪普沙东。”埃林说。

“也是……艾米的病人？”

“是，但她没有感染瘟疫。科尔斯塔，说说话。你是怎么出来的？”

科尔斯塔仍然不发一言。

“别勉强了，她看上去像受了一些刺激……”这时候，乔贞突然发现了什么，从一名卫兵手里拿过火把，照亮地面。他看见一排断断续续的血迹，从科尔斯塔的脚边开始，延展到树林中。

埃林也发觉了，侧过头观察血迹，确认不是从女孩身上流下来的。就在这时候，树林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含糊不清的枪响。科尔斯塔惊慌地叫了一声，遮住耳朵。

“你留下来看好她，”乔贞对埃林说，“我带几个人进去看看。”

“小心些。”

乔贞和三名士兵进入树林。为什么会有枪响？无论如何，在这样的黑夜，一个枪手选择隐藏在布满破败树枝、月光无法照亮地面的瘟疫树林中，应该不是为了发动狙击。虽然

乔贞判断枪声是朝这边来的，但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朝站在隔离屋前空地上的科尔斯塔射击，根本不可能成功。也许是一次警告式射击，也许是在树林深处，还藏着什么目前还看不到的东西。

他和士兵分散行动。虽然可见光源很有限，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消除移动的迹象是很难的：树枝摩擦、泥土塌陷的声音不受控制地传出来，而如果放开脚步大力奔跑的话，声响至少在三十码之外仍然清晰可辨。乔贞至少能靠这一点估计枪手还潜伏在树林中。

另外三名士兵都在乔贞的视线范围内。第二声枪响迸发出来，其中一名士兵倒下了，但似乎没有受致命伤。乔贞冒着暴露位置的危险，提高嗓门命令离伤者最近的士兵爬过去照顾他。但是黑暗中的枪手并没有打出第三枪。

为什么？事实上中弹的人并不是一个明显的目标，他在倒下之前，身处于完全暗不见光的位置。他的中弹，要么是枪手的技术实在太高超，要么是一次误伤。乔贞想，无论是哪种情况，枪手不朝暴露位置的自己射击，都是难以理解的——除非他从声音中听出来，这个人伤不得。

考虑到这一点，乔贞冒险把身体抬高一些，加快了步伐。不多时，他听到了前方有人开始疾步奔跑的响动——似乎还不止一个人。他拔出匕首，追了上去，看见了在微弱月光照耀下奔逃的黑色背影——右手中提着一把枪。

要追上这个人并不困难，但是就在乔贞和枪手的距离在数步以内的时候，从右侧冲出另一个身影，把枪手撞倒在地。

是杰迈尔。他挥剑斩向枪手，对方就地一滚避开，把两人的距离拉到三米，然后单膝跪地，将枪口对准了杰迈尔。在按下扳机之前，他看到了乔贞，而乔贞和杰迈尔的眼神也接触了。

杰迈尔穿齐了清理干净的一套血色十字军铠甲，如果不是头发散乱、身上有多处熏黑的痕迹，他就像一个正要出征的十字军。他喘着粗气，对乔贞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但是眼神中却略微显示出疲劳。而那名枪手，乔贞并不认识，装扮上看起来像一个冒险者，此刻他眼睛大睁，汗水从额角流下，托着枪的姿势仍然很标准，但是看不出他有对杰迈尔扣动扳机的决心。

“放下枪，”乔贞说，“做个聪明人。”他明白枪手的目标只是杰迈尔，所以毫无顾忌地逼近他。



随着乔贞的接近，枪手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看看像海边礁石一样站在枪口面前的杰迈尔，又看看乔贞，随之倒转枪口伸进自己嘴里，抠动了扳机。半个头盖骨掀起，脑浆混合着血污溢出，身躯瘫倒在地，膝盖扭曲成不自然的形状。

乔贞和杰迈尔并不会给他带来死亡威胁，他的自杀显然是为了保守自己身份和动机的秘密。这和他身上那套过于普遍化的冒险者装束是一致的，而手中的枪也并非军中使用的类型。

乔贞没有把匕首收回鞘。他转过身看着杰迈尔，这才发现他的左腰上有一个血洞。这应该就是科尔斯塔脚边血迹的来源。他听到的第一声枪响是警告式射击，杰迈尔在那时候就悄悄绕到了枪手的背后。而如今，他明显因为痛苦和疲劳而口腔干涩，喉头动了一下，跪倒在地，但是并没有昏过去。乔贞让跟着自己的卫兵去找医务人员，然后在他身前蹲下。

“能坚持吗？”

杰迈尔点了点头。汗水从他因为拷打而残缺的嘴角滴落到土地上。

“这一夜真是漫长。我现在不会问你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乔贞发现杰迈尔的腰间挂着一个皮质小包。在他伸手去拿的时候，杰迈尔并没有反抗。

皮包掂在手里，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长方形物体。乔贞打开它，把手探进去，然后取出了墨蓝色的阿拉基骨灰盒。

在得知隔离屋起火消息的时候，尼赫里并不特别惊讶。战地火灾虽然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但出事的不是军营，不是武器库，也不是军粮储藏室，而是让所有士兵每次经过都要绕远路的隔离屋，这算不得什么。它不可能成为部落，也不可能成为冒险者的目标，起火要么是意外，要么是偶然闯进的天灾残党——尼赫里不是火灾事故的专家，也不那么关心。

他在卫兵的陪同下来到现场的时候，隔离屋已经烧得剩不下什么了。他对准备指挥士兵扑灭余火的雷纳说：“真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没有准备更全面的安全策略，这其中是我的过失。有生还者吗？”

“目前只发现一个。”

“是艾米护士吗？”

“不，是科尔斯塔·迪普沙东。”

“这么说艾米护士她……愿圣光保佑她已经超越苦难的灵魂。”科尔斯塔是谁？尼赫里记不起来了，但没有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

“尼赫里主教，”雷纳说，“先别急着说这些话。我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面对。到屋子后面看看吧。”

“好的。你的辛苦工作值得赞赏，雷纳中校。愿圣光保佑你。”

尼赫里觉得自己能从雷纳眼里看到敌意。他相信，这位尽忠职守的中校一直为自己压制失踪士兵消息的决策耿耿于怀。但总的来说，他远远算不上一个麻烦。

他走到屋子后方，看见一副担架——上面躺着杰迈尔，有医护人员在给他包扎。

尼赫里怔了一下。即便身边的士兵提醒他“主教大人，他们抓到杰迈尔了”，他还是不迈步。

乔贞站在担架旁边，看见尼赫里，朝他走了过来。

“是你找到杰迈尔的吗？这可真是帮了我一番大忙了，乔贞探员。我太疏忽，竟然让他破门逃走……”

乔贞没说话，接续接近尼赫里，到离他只有一米左右距离，伸出右手。尼赫里这才发现骨灰盒攥在乔贞的手里。

“既然是你辛苦得到的东西，就得看管好不可，尼赫里主教。”乔贞语调平静地说。

尼赫里伸手去拿，但是却感觉乔贞的手加大了力度，阻止他抽出骨灰盒。

“我想问一件事。”乔贞说。“你知道杰迈尔带着这玩意离开了吗？”

“不，不。我确实发觉骨灰盒不见了，但是直到现在，才确定原来是杰迈尔所为。看来我们要重新考虑是否把他送还的决定了。”

“我明白了。”乔贞点点头。“这次，请收好。你比我更清楚，这骨灰盒是开不得玩笑的东西。”

他的手松开了，尼赫里抽回骨灰盒。在这一刻，乔贞从他眼中能看到强烈的不满和疑虑，甚至还有一些恐吓。明明是互相抱有敌意的人，却还要装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一阵营，用充满虚饰的口气说话，乔贞现在突然怀念起和地精打交道的方式了。敌或友，输或赢，生或死，一切都那么简单明了。

德米提雅从噩梦中醒了过来。当回想起这儿是野外的军帐，身边并没有侍女的时候，她才略微放下心，抹了抹额头的汗。要是让那些狂热崇拜她的信徒知道，血色圣者半夜惊醒，神态慌张，那么这些人也会寝食不安，生怕她做了一个关于失败和毁灭的预言梦；而她将不得不托护卫出面解释，谎称自己只不过是略有小疾，所以才会夜间惊醒。

她走出帐篷，发现西边的天空远处有一片红色。安多哈尔再次遭袭？还是联盟和部落之间的冲突？不，这并不强烈的火光，应该只是意外吧。

“圣者大人，”大检察官伊森利恩出现在她左面，“您一直没睡？”

“我刚刚醒过来。”

“这样的情况下，您的睡眠不太安稳，也是情有可原的。”伊森利恩突然毫无理由地笑了笑，然后说，“看那片火光。安多哈尔起火了。您觉得和他有关吗？”

“我不知道。”

“从血色圣者嘴里听到‘不知道’，这还真难得。”

“闭嘴。”

德米提雅仍然望着那片火光。她见过几乎所有类型的火焰：血色叛徒承受的慢慢从脚底烧起的火刑；战争中席卷干枯地面的熊熊烈火；用来烧红拷问烙铁的火柱，等等。她也记得摇曳的烛火，明明是火却有着露珠一般的形状；还有在草地上烘烤食物，伴随着香气一同腾起的篝火；壁炉里把柴烧得噼啪作响，给人带来温暖的炉火。如今注视着远处天空的火光，她很难说自己看到的是哪种火焰：毁灭，或是安抚。

“您看起来有些感伤，圣者大人。没有什么不详的预言在你的脑中形成吧？”伊森利恩说。

德米提雅摇摇头。她自己也不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

伊森利恩又笑了笑，用右手食指敲打着腰间的剑柄。他说：

“放心吧，我会陪着你直到见证这件事终结的那一刻，德米提雅。”

早上九点左右，乔贞站在隔离屋废墟中央，看着四周这奇怪的景色：隔离屋烧毁得彻底底，一片焦黑，而就在不远处，树林、兵营以及帐篷仍然好端端地立着，和每一个有着阳光却瘴气环绕的早上一样，怎么也看不出它们昨夜离一场火焰如此之近。这就像无形的巨人要毁灭这世界，但是在单单踏下一脚后，就改变了主意，带着席卷而上的火烟消失在云层中。气味：腐臭的，苦涩的，刺鼻的。

昨夜发生了太多事，但是首要任务还是要清理现场。内部的无数次爆炸把屋子破坏得十分彻底，所有相对完整的尸体——如果说面部轮廓依稀可见就能算是完整的话——都已经从废墟中掘出，送到停尸房，让唯一见过他们所有人的埃林辨认身份。

在从火灰里往外扒尸体的时候，士兵们非常小心，甚至有些神经质。一支前臂连接着烧掉了一半的焦黑手掌突出地面，在他们眼里就像某种能独立于躯体而存在的活物，会突然探出拽住生者的手，把他们一同拉进那片仍然未完全冷却的土壤中。如果尸体上有没有烧焦，仍然显露出白色的皮肤、红色的血管，那士兵们顾虑就更多了：他在生前已经成为了天灾吗？就算没有，那瘟疫也曾在他的身体组织之内流窜吧？这些毁灭性的、把人变成嗜食活人血肉者的不可见之物，会不会通过这裸露的皮肤侵蚀到我的身体上？关于瘟疫传播原理的教育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但仍然不能阻止他们做出一边要掘出尸体，一边又想尽量远离它们的矛盾行动。乔贞不得不大声提醒一名士兵，让他捡起从裹尸布边缘滑落下来的一节小腿。

雷纳朝乔贞走过来，脸颊和鼻翼上都用胶布固定着药棉。他昨夜的冲动行为让乔贞有些讶异，这个总是一尘不染的男人在西瘟疫过了好几年也没让面部带上什么伤。

“弗林特怎么样？”乔贞问。

“关在独立牢房里，还算老实。好像睡着了。”

“作为他的同事，我应该对你道歉。”

“这没什么。你总不会认为我和他共事这几年，从来没出过任何冲突。”

“但是他杀了一个士兵。”

雷纳沉默了一下。“你会向七处上层通报弗林特的事情吗？”

“我觉得他应该受一定的惩罚，但是……让我对老人通报这件事？那还得考虑考虑。”

“如果我说我不打算追究他的过错，会不会有助于你做出决定？”

“那样的话我会当这件事没发生。”

“好，那就当没发生吧。”

乔贞回忆起雷纳给他展示失踪战士铠甲，说出“我生来就是一个军人”的那一刻。当时，他似乎能看见无名战士的死魂灵在雷纳的眼瞳深处挣扎、翻腾，让雷纳为他们追索失去的东西。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决定。”

“如果没有弗林特在，我们的战争现在也不会进展到这阶段，这我再也清楚不过。而他杀死的人……”他停顿了一下。“不管怎么说，已经没救了。”

当时那裹在火焰中的人，向弗林特探出一只手。他是在求救吗？乔贞蹲下来，用匕首挖掘土地里的一块金属物体。

“而且弗林特也已经受到惩罚了。”

“你是指艾米？”

“对。像弗林特这样的人，曾经对艾米求婚，谈起来多少让人觉得有一些幽默感。不过从今天开始，再也不会有人这么想了吧。”

“我们还没有发现可以指认为艾米的尸体。”

艾米的房间里因为有最多的药液，爆炸情况特别严重。事实上就连最靠近她房间的几个隔离间，尸体也已经乱成一团，很难判断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身处于哪个角落。

“我也知道她也许还有可能活着，但弗林特在那一刻体会到的感觉是真实的。这也算得上是适当的惩罚了。”

“如果她在火灾发生前一分钟离开，进入树林，我们不会知道。如果火灾刚刚发生，还没有蔓延到她房间的时候，她离开了，我们也不会知道。”

“你觉得有可能是她放的火？”

“我只能说目前还没有任何嫌疑犯。”

一个小时前，乔贞已经询问了第一个火灾的目击者。当他发现的时候，火舌已经从屋檐下的木料之间吐出来了。因为整间屋子密封，正面连窗户都没有，所以假若火焰是从内部燃起，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人注意到是有可能的。就算有烟从屋子后面唯一的窗

户冒出来，在黑夜中也很难注意到。这名目击者报告给雷纳，等雷纳赶到的时候，屋子已经全部燃起来了。“当时没有看见任何人”是目击者的说法。

乔贞明白，“没有嫌疑犯”和“有大量嫌疑犯”往往只是一纸之隔。

“我不是专家，”雷纳说，“但是……乔贞，如果火真的是从内部烧起来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人不就是艾米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是一直居住在这儿的人，而且我们还没有发现她的尸体。虽然不能辨认身份的女性尸体一共有三具。”

“我还不够了解这个人。你觉得她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了解她，就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自己的推测很荒谬。她或许是我见过最尽责的战地护士。虽然现在说这些不大合适……暗中倾慕她的士兵不少，当然，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接近这屋子的勇气。不愿和弗林特竞争也是一个原因。”

“不，你的推测不荒谬，只是不负责任而已，而且这和动机无关。没有人知道火灾发生前，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在艾米的房间里。也没有人知道在第一个目击者去向你报告的时间内，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接近屋子，或者从屋子里出来。你这么急着要指证艾米，听起来就像要尽快让我把调查焦点锁定在她身上，这也许会让我反过来怀疑你的。但是我不会。因为凭你的脑袋，真要误导我的侦查方向，就绝对不会使用这么愚笨明显的办法。所以在给探员提供情报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雷纳。”

“好吧，”雷纳笑了笑，“我说过我不是专家。”

“艾米要逃生的话，只能走正门，因为她的窗户封着铁栅栏。但是看这个。”乔贞加大力度，把那块金属挖了出来，捏在手里站起来。

“什么？”

“普通的家用门锁，只能是艾米房门上的。那是一道木门，烧得只剩这点。有人给它加了工。”

雷纳接过金属块。一根细钢条插进了锁眼里，留在外面的部分和里面的部分弯成直角。

“这样她就无法从里面开门了。”雷纳说。

“你可以试试扭这钢条。”

“男人的手劲才能做到。你是说……噢，抱歉。我还是住嘴。得学会在七处探员面前说话负责任才行。”

乔贞环伺了一下发现门锁的附近地点，然后说：“我去看看埃林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你觉得时机合适的话，就把弗林特放出来，最好在今天之内。像这样的人，伤心的时候，干活力气也会加倍。”

“让他干什么活？”

“带他到这儿来，看看他能不能找出最初的引火点。因为弗林特本人就是放火的专家，不是吗？”

在停尸房里，埃林独自面对着七具还算完整的尸体，和它们散发的臭气。他曾经记下所有瘟疫感染者的名字，熟悉程度连艾米都感到惊讶，但是如今他却一个人都指认不出。

“希望能够多一些记得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类。”他仍然记得艾米把病人资料交给他，同时说出的这句话。资料已经烧光了，而埃林的大脑中也空无一物。或许也一并烧光了。

记下他们的资料，给他们带食物的行为，到底有多少是为病人们所做，又有多少是为艾米所做？这个问题没法说清。或许两者不是同等重要，但只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他就未必会做那些事。但是，现在艾米已经——至少能说是下落不明，他就立刻忘记了这些受难者的名字，让埃林为自己感到一阵心寒。

对了，他还记得一个人：乔纳森。死在弗林特刀下的乔纳森。严格来说，是弗林特为他解除了痛苦。要不然，他一时半会还烧不死，还会继续品尝超出生者想像的痛苦。火灾发生前一天埃林还去看过他，给他带去了妻子的信。或许这就是埃林还记得他的原因：除了他和艾米，还有一个可以证明乔纳森人类身份的人存在。信是从西部荒野寄来的。太遥远了。如果把乔纳森的骨灰洒进会注入无尽之海的河流，那么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将随着洋流冲上西部荒野的海岸线？

不，这太荒谬了。他会在半途就成了小鱼的养分。

“有进展吗？”

乔贞的声音打断了埃林的思绪。

“有，”埃林说，“很了不起的进展。没有一个人是艾米。我能申请加薪了吧？”

“是你自称记得他们所有人，所以我才让你做这件事的。”

“我已经忘记了。”

乔贞从墙角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你有多了解她？”

“谈不上多了解。我知道你一向欣赏我和女性打交道的能力，不过我和她相处总时间还不到五个小时，乔贞。别对我太有信心了。”

“五小时就能让你现在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没错，五个小时的了解，让我现在稍微走了一点儿神，简直是太不专业了，是我的错。但我至少不会花三年的时间追寻一个相处了才十多天，现在连个影儿都没有的女人。”

乔贞没说话。十秒钟后埃林接着说：“抱歉，乔贞。我不是有意……”

“算了。既然你在这面对着尸体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到废墟那儿看看。而且科尔斯塔那边也等着你去询问……那小姑娘怎么都不愿对我开口。我相信你对她有办法。虽然我不认为她目击了纵火者，但我们要靠她来解释和杰迈尔有关的故事。顺便说一句，有人在艾米的门锁上动了手脚，让她从里面没办法打开。详细情况等你去废墟调查过再说。”

乔贞说完，独自出了停尸房，步伐很快。

埃林很为自己刚才说的话后悔。但他知道，乔贞在工作的时候，这些不经意的刻薄话根本阻碍不了他的行动。如果它们伤害了他，也只会在他结束工作的时候才显露出破坏力。

他闭上眼睛，抹了抹额头。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离自己最近的一具尸体坐了起来。埃林知道这不是幻觉，因为尸体的眼睛张开了，其中是一团混沌的灰黄，口里流出脓液。它扭头望向埃林的时候，脖颈关节发出粗砺的摩擦声。

这个苏醒的人——不，是天灾——一瘸一拐地朝埃林逼近。在烈焰裹住身体之前不久，瘟疫终于完全侵蚀了此人的身体，并且在火焰中完成了从死者到天灾的转化。如今，它的眼瞳中充满对生者的憎恨，和对血肉的渴望。在离埃林还有两米距离的时候，它的脚踝断裂开来，倒下了，像垂死的虫一般在地面翻滚，喉咙里发出沸水四溢一般的声响。



埃林看着它，直到它完全失去声息。一个再次诞生，又再次死去的天灾。埃林始终都没有拔出匕首，因为他明白它想咬他，但是不可能成功——它的人类名字是哥斯林，牙齿掉落了一半，几乎嚼不了肉的士兵。变成了天灾后，埃林反而记起了他的名字。

我曾经答应给他找补牙匠来着。埃林苦笑，声音憋在喉咙里。

## 17

头部受过的撞击不算严重，但还是不要让她太累，不然可能会引发呕吐。”上一次照顾温狄的德鲁伊对乔贞和埃林说。

“那科尔斯塔的膝盖呢？”埃林问。

“普通的擦伤而已。”

埃林点了点头。“除了这些，她身体一切正常？”

“有些营养不良，但总的来说，就像一个普通的十四岁人类女孩那样正常。我不敢相信这么健康的女孩竟然在瘟疫隔离屋里呆了那么久。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们人类的想法。”

“我也不懂。”埃林转向乔贞。“我们进去吧。”

科尔斯塔仰面躺在里侧的一张病床上，脑袋上绑着绷带。虽然眼睛闭着，但明显没有入睡。她在经历着身体和精神都很疲劳，但闭上眼就会感到额角一阵刺痛以至于无法入睡的状态。床边的窗户开着，风把一枚破败的树叶吹到了她的枕头边。

埃林拖了一张椅子坐在床边，把那枚长满白色斑点的树叶拂掉。

“科尔斯塔，是我。”

科尔斯塔很快睁开了眼睛。

“记得我的名字吗？”

“埃林。”她接着说。“艾米呢？”

“她不在这儿。”

“她在哪？”

“我们还不知道。”

女孩垂下眼睛，咬住嘴唇侧面，没再说什么。乔贞觉得，或许是由于失忆，她的精神年龄似乎比生理年龄要小上好几岁，就像一个亦步亦趋正要接触这世界的孩童，还不知道和人接触以及表达自我的正确方法。实在没有比瘟疫之地更不适宜孩子的成长环境了。艾米的消失让她感到悲伤和不安，如果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她也许会大哭，但是在乔贞和埃林面前，她完全不明白该如何反应。

“我梦见她了。”科尔斯塔说。

“是吗？”

“我梦见她在一团火里，一直‘救命’救命地喊着。还有人在她身边，但我看不清楚是谁。很多人。他们伸手去抓她，她没有躲，但是他们也抓不住。”

埃林和乔贞交换了一下眼色。科尔斯塔以平静的语气说出如此险恶、不详的梦境，有些出乎他们意料。这也许预示着某种心理障碍的存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询问昨夜的事情，很难得到可靠的情报。埃林对乔贞做了一个“我来处理”的手势，然后转向科尔斯塔说：“那是噩梦。”

“我害怕。”

“没什么，人人都会害怕它。”

“你也会吗？”

“噢，我当然会。给你说个故事吧，科尔斯塔。我比你现在还小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一百多只羊。有一天，爷爷让我去山上把羊都赶回来。经过半山腰的时候，我在草丛里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埃林用双手比了一下。“这么大的一个竹篓样的玩意，外面渗着红红的东西，非常醒目，我离它有十米远都看见了。我老想那是什么，越想越觉得，那里面也许装着人脑袋。因为它在渗血嘛。接下来一个星期，每天赶羊经过那条路，那玩意都在那儿。我做了整一个星期的噩梦。在梦里，那东西长出了眼睛盯住我，还能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是后来，从某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做过关于它的噩梦。知道为什么吗？”

科尔斯塔睁大着眼睛，等待故事的下半截。

“因为我决定和它正面交锋。我靠近它，狠狠踢了一脚，差点没把脚趾头给踢断了，因为那玩意其实是油漆罐，外面编了一层竹套，方便单手提起来。红色的东西当然就是油

漆了。科尔斯塔，如果你不想再做噩梦的话，也学学我，和那些害你做噩梦的东西对着干。”

科尔斯塔稍微坐了起来。“我该怎么做？”

“我问你一些问题，你按照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答案回答我。记住，不管你最先想到了什么，千万不要犹豫，立刻回答出来。我只要第一个答案。因为要和噩梦决斗，你的动作一定要快，慢腾腾地就没用了。回答只要慢一秒钟，噩梦在你大脑里也许就会多停留一秒钟。如果是点头和摇头就能回答的问题，那就不用说话了，为了节省时间。明白了吗？”

科尔斯塔点了点头。

“那好，我们开始了。”埃林搓了搓手。“第一个问题：那天晚上你像平常一样按时睡觉了吗？”

点头。

这是一个仿佛和案情不着边际的古怪问题，但乔贞明白埃林能从中得到的东西：当夜是否有异常状态，以及进一步推算起火的可能时间。假若按照传统的方式板一眼地用这两个问题询问科尔斯塔，那么根据她现在的心理状态，很难保证会得到理智和客观的回答。但让她按照脑中的第一印象立刻点头，等于是间接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乔贞想不出七处还有哪个人可以用这种方式询问。

“好女孩。下一个问题，记住反应也要这么快。醒过来的时候，你闻到烟味了吗？”

点头。

没有必要问“什么时候醒过来的”。醒来时就有烟味，时间段必然是在火焰发生后，猛烈吞噬房屋之前。更何况科尔斯塔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确切时间的手段。

“当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你在外面。是从窗户出来的吗？”

点头。

“但我记得那窗户挺高的，你需要高脚凳垫脚才能够到。”

“我用了。”

跳过了“是不是感觉到发生了火灾”的多余问题。她闻到烟味，或许不仅仅是烟味，但火势已经增长到了让她产生逃生念头的程度。

“窗户上钉着木条。如果它们还在的话，你爬不出来。那么木条还在吗？”

摇头。

埃林思索了一下。“你表现很好，科尔斯塔。我们继续。你从窗户爬出来了，跳下来，就这样伤到了膝盖。对不对？”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爬出窗户的时候膝盖在窗边磕了一下。然后我就摔下来了。”埃林一连串的问题，把她带回了那个夜晚。她开始不受拘束地叙述起来。“醒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背上很烫。这儿非常疼。”她用右手两根手指轻触了一下脑袋。“身体自己在动。后来才发现，是有人抱着我。我脖子往后仰，这样就眼睛就可以不让那人的手给挡住了。我看见自己离屋子越来越远。屋子全烧着了……我就哭了。看不见那个人的脸。后来他停下来，动也不动。我想让他把我放下来，就是不敢开口。站了很久很久……”

说到这里，她紧皱眉头，十指捏着被单前端，显得很为难，但是又不得不把噩梦的最后结局吐露出来。

“他一直站着。一直站到……我听见树林里传来声音。很吓人的声音。他这才放我下来，然后跑进树林。”

“吓人的声音？是不是类似这样——”埃林右手盖在嘴上，手背拱起留出空间，然后左手猛地在右手背上一拍，同时喉咙也发音，形成两重的声响：“嘭——！”

科尔斯塔吓了一跳，肩膀不自觉地耸了一下。她瞪大眼睛，立刻点头。

“然后你就看见我了。我跑到你身边。”

最后一次点头。

“干得好，科尔斯塔。你真是个好女孩。这样噩梦就不会再出现了，这点我可以保证。要不要马上睡觉来验证一下？你累了吗？”

科尔斯塔躺下去，双手弯到后面把枕头放平。她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说：“埃林。我想吃上次的点心。”

“没问题。”埃林抠了抠鼻子侧面。

“有玫瑰花露调味的。”

“要是让厨师知道你还这么惦记着那道点心，他会高兴得面包怎么烤都忘记了。还记得那个词吧，失忆。你先躺一会，醒来的时候点心自然就会摆在你面前了。我保证。”

两人走出了病房。

“玫瑰花露调味的点心？”乔贞说。“这又是哪桩？”

“说来话长……别提了，反正那玩意不会合你的口味。”

“把刚才的东西总结一下。窗户，高脚凳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好吧，情况是这样。她逃生的那扇窗户原先是钉着木条的。她醒来后，发现木条不见了。这么说有人在她睡着之后，或者是在火灾发生之后，砍断或者撬掉了那些木条。”

“为了让她逃生。”

“但是，木条是在她睡着之后起火之前，还是在起火之后移掉的，情况又不一样。如果属于前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肯定移掉木条的人，预知到了火灾的发生，那么他有可能是纵火者，或者至少是知道纵火计划的人。假若属于后一种情况，那就复杂得多。可能是纵火者，可能是知道纵火计划的人，也可能是在目击火灾后才临时做出反应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是杰迈尔。”

“当然不是。她爬出来，摔倒，撞到了脑袋，昏迷了一段时间。我想至少五分钟，因为醒来的时候，火已经蔓延到了没办法救援的程度，大概也就是我给弗林特来了那一拳的时候吧。然后，杰迈尔抱起了她，远离火场。如果杰迈尔不这么做，她必定会烧死，或者让烧断的房间部件给压住。我们先把她为什么要救这小姑娘的原因摆在一边。总之，杰迈尔抱着她，走到了树林边缘——站住了。科尔斯塔说‘站了很久’，我觉得未必很久，因为她当时很害怕，没办法，谁让抱着她的不是我，而是从未谋面、浑身是难看伤疤的血色十字军。总之，无论什么原因，杰迈尔就这样站了一段时间。”

“他也许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

“也有可能不得不这样站着。如果贸然行动……会有麻烦的事情。我想是这么回事：他和树林中的狙击手处于一种对峙状态。因为他抱着一个小女孩，狙击手在犹豫该不该开枪。而杰迈尔也有类似的顾虑。总之，对方还是选择开枪，击中了他。这就是那排血迹的由来。杰迈尔知道再这样下去，他自己和科尔斯塔都不再安全，就冲进树林，和击中他的人决一

死战。剩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我觉得可以认定杰迈尔和放火关系不大，我们应该把他和狙击手从纵火事件里分离出来。”

“既然杰迈尔在树林前停下了，等待，那么他应该知道有狙击手在树林里。不可能通过眼睛或者声音判断，而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在跟着他，但是最初目的并不是杀死他。否则在他救起科尔斯塔之前就应该动手了。”

“比如……受命在杰迈尔有背叛行为之后才动手？”

“我们还是不用太早下结论。得想办法从杰迈尔那里挖出些东西。”

“按那家伙一直以来的态度，不能抱太大希望啊。”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救科尔斯塔？他们应该从未见过面。”

“谁知道。”埃林回头往门里瞅了一下，科尔斯塔已经睡着了。“或许是……‘良知’之类的？”

可惜良知从来都是没办法当作证据的。乔贞说：“不管怎么样……你干得不错。那个做梦的故事编得很好。”

“这话太伤我心了，乔贞。那确实是我重要的童年回忆。虽然只有一半是真的。”

“那么，哪一半是假的？”

“结局。那不是油漆桶。表面的红色东西是真的血，因为不知谁往里面塞进了两只死去的山羊胎儿。我当时吓的屁滚尿流，噩梦没有结束，反而又延长了一个月。我们来祈祷这件事情快些干干净净地结束掉吧。”

## 18

“回到老地方的感觉怎么样？”在地牢里，乔贞对杰迈尔说。

杰迈尔仍然不发一言。一般的罪犯在遭到询问的时候，是不敢永远不开口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询问永不会结束，他也就不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但杰迈尔没有这个顾虑：他似乎宁愿一直呆在这地牢里，避免将来面临更困难的选择。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乔贞继续说，“尼赫里再次袒护你。他用‘加强防卫’和赦免权做理由，不允许我进入大宅，调查你是怎么在一夜之间破门而出又带走骨灰盒的。不过没关

系，我不需要实地调查就有结论了：是他把你放出来的。当然，和骨灰盒一起……再赠送一个狙击手。或许不止一个。他要你把骨灰盒送到哪儿？”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你懂。起先我认为他是要托你把骨灰盒送给十字军，而且又可以借‘是十字军盗走了骨灰盒’这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狙击手自然是为了防备你擅自行动。但是这个结论，等于是说尼赫里本人和十字军有秘密协定，甚至是他们的秘密成员——这说不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完全无需大费周章通过你来办这件事。凭他的身份和权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暗中移交骨灰盒。把他个人的目的放在一边，我至少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尼赫里在利用你，杰迈尔。你看上去不像心甘情愿接受摆布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乔贞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难道仅仅因为你们两人的血缘关系？”

杰迈尔望着乔贞。“你到底想得到什么？”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事实。”

“你不是军情七处的人吗？为了暴风城，你们刺杀，暗中破坏，指白为黑——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然后再对付尼赫里？”

“没错，我为军情七处办事，但我也是一个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和决定。而你，杰迈尔，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在尽力消灭自己这个个体，成为十字军和尼赫里之间的交易物。在我看来，这种特性和天灾无异。天灾士兵也不需要自己去思考。杰迈尔，你就甘愿做一个没有大脑、没有身份的食尸鬼？”

“乔贞，不要替我下结论……”

“这是你自己选的。继续这样一言不发，任何人都可以把他的结论强加给你。但我看出你是有自主思考的愿望的，杰迈尔。你救了科尔斯塔。我敢肯定这是十字军和尼赫里意料之外的事。在十字军看来，和瘟疫有接触的科尔斯塔应该是你去消灭，或者至少是见死不救的对象；在尼赫里看来，科尔斯塔的生死对他毫无意义。但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让我对你抱有最后的一点希望。你打算留下一点作为个人的证据，还是又重新把自己埋回永远传不出声音的坟墓里？”

杰迈尔双掌放下来，撑在石床边。

“对你的前一个问题……不，血缘关系不能决定我和他之间的所有事。”

“这么说你承认了。”

“他是我的哥哥，”杰迈尔右手指不断摩擦着左手指关节。“这没什么好隐瞒的。因为这和你真正想知道的事情无关。”

“是不是有关，由我来决定。”

乔贞多少预料到了杰迈尔会承认这一点。除了名字以外，他就像一个隐形人，没有背景，没有生活，没有感情，没有交流。他厌倦了作为一个隐形人，永远承受完全的忽视。发生火灾的晚上，他救了一个女孩，又从狙击手枪口下救了自己，让他的人性找到了释放点。他想有人，一个把他的个人价值当一回事的人，记住关于他的一些事。

“我对你们兄弟俩的不同境遇很有兴趣。”

“这不是我们能掌握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预测，也没有什么可以控制。”

“作为预言者德米提雅的护卫，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杰迈尔以几乎注意不到的幅度摇了摇头。“我们一起从安多哈尔逃了出来，过了二十多天，根本不知道应该往哪边走，因为自从天灾出现后，天空总是让古怪的云雾覆盖着，连太阳都看不见。我们觉得走着走着又回到了安多哈尔附近，索性不走了，在树林里留下来。尼赫里对我说过好几次，会有见到太阳的那一天。树林里，饿了可以抓野兔，但很难找到能喝的水，所以我们总是把兔子血喝干净。但是……因为天灾的原因，就连野兔们也在逐渐染病。有一天，我吃过兔肉不久，就开始发高烧，不停呕吐，脸上和背上都长出了很多流脓的疙瘩和黑斑。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但是尼赫里背着我，说一定会走出这树林，找到医生。我生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让他放我下来，但是尼赫里不肯，背着我继续走，直到一个骑战马，穿教士袍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得救了，因为生于信仰圣光的家庭，教士在我们心目中永远都是和蔼、善良、公正的。”

乔贞盯着杰迈尔，发觉他即便在复述一段痛苦的回忆，也从来没有表露出片刻的软弱和犹豫。

“他对我们说，只能救出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因为他没法供应两份淡水和食物。我对他说，带走哥哥，因为反正我已经活不长了。”

“那么，他带走了尼赫里？”

“不，教士选择了我，把尼赫里留在瘟疫的树林里。他说，病重的我更需要拯救，而且他觉得尼赫里有一颗与外表不符的、贪婪的心。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选择。到了他的住



所后，我发现这名教士养育了好几十个安多哈尔的战争孤儿。他治好了我的病，让我和其他孤儿呆在一起。他本人就是血色十字军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他叫什么名字？”

杰迈尔思索了一下。

“我不记得了。没人记得。后来他在战斗中感染了瘟疫，我和几个一起长大的孤儿就把他杀了。先绑起来，放进麻布袋里，每个人扎上一刀，然后烧掉尸体。我们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净化了教士，他终于进入了圣光永远照耀的福地，因为他每天都对我们说，‘尽早结束瘟疫感染者的生命就是最大的怜悯’。你以为我全身的伤是为了加入十字军而承受下来的？错了。这是谋杀教士行为的惩罚。那时候我对负责鞭打的人说，‘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惩罚我’？换来的自然是更多的折磨。”

乔贞多少有些明白杰迈尔为什么会救一个可能的瘟疫感染者了。他也曾经是一名最最狂热的血色十字军，但这种价值观却在十字军内部遭到破坏。杰迈尔的精神和信仰随着仿佛没有尽头的折磨而支离破碎。

“但是，你至少活下来了。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以为尼赫里已经死去，觉得自己亏欠了他。”

“没错。我坐在教士的马背上，他独自站在原地，朝我招手。二十多年前的这一幕，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无法原谅自己。重新回到这个战场后，我知道他还活着，第一个想法就是补偿自己的罪过。”

“那不是你的罪过。”

“不，是我的。我可以选择和他一起留在树林里，而不是老实听话地坐在教士的马背上。我知道自己当时的真正想法：带我走，让我活下去，我在心里这么喊着，但嘴上说的又是另一套。没错，他利用了我。他把我放出来，给我骨灰盒，还让两个狙击手跟上我。没错，是两个。另外一个也许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

“你和火灾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我救了那小姑娘，是偶然。不如说是命运。命运让我在经过那条路的时候，发现了她。我觉得我该做些什么，就把她抱到了树林边，然后——”

“你觉得这或许是脱离尼赫里计划的好机会。以科尔斯塔作为人盾，脱离狙击手的跟踪范围。”

这个残酷的结论早就在乔贞脑里成形了，但是并没有对埃林提起。

杰迈尔略微低头，沉默着，然后又抬起。“没错。上一秒钟，我救了她，这是一个善念；但是在片刻间善念就转化为恶念。我在血色十字军十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杀死了许多感染者的亲属，或许有上百个，即便他们看起来是完全健康的。我一方面觉得他们真的会得到净化，一方面又为自己感到恶心，但总的来说，我干得很顺手。对这个女孩所作的事也是一样。或许在救她之前，我就产生了拿她做人盾的念头，谁知道呢？跟着我的狙击手是尼赫里的人，我认定他们不会随意地就对那女孩下手。因为，他们是同胞。而我不是。我是血色十字军。虽然我当时犹豫了一下，但是假若狙击手没有先开枪的话，那么我也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

“我明白了。现在还剩一个核心问题，杰迈尔。尼赫里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关于我和尼赫里之间的事情，可以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但是这个……”第一次，乔贞发现杰迈尔显得很为难。

“这么说，你还有顾虑。”

“没错。尼赫里之外的顾虑。”

“听我说。”乔贞放慢了语速。“杰迈尔，你不属于血色十字军。你也不属于尼赫里的私人财产。至于原因，你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明白了。现在我有办法让你从这件事情里脱身：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透露出来，我私下带你回到暴风城，你在军事法庭上为尼赫里的可疑行为作证，当然，以军情七处保护人的身份。或许将来……”

乔贞本想说“将来你可以作为普通人生活”，但还是改口了：“……我们可以等等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的话……”

“不。”杰迈尔说。“抱歉，乔贞。或许你真能帮助我，但是我不能这么做。你会知道一切事实的，但不是今天。有一天它会自行揭露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意义。”

“那么，你选择留在这儿？提醒你一下，只要留在这里，能控制你的仍然是尼赫里。你并没有亏欠他这么多。”

“不，我必须留在这里，等到一切结束。”

他的眼瞳中闪动着不可争辩的光芒。

“想法有改变的话，让狱卒去叫我来。”乔贞转过身，准备离开。在那之前，他听到杰迈尔说：

“谢谢，乔贞。”

乔贞走上了地面。除了最后的问题之外，他得到的东西比想象中要多。但他还是想不明白，杰迈尔愿意把童年经历和在血色十字军里的秘密事件都透露出来，却单单对尼赫里的计划守口如瓶。而他辩称继续隐瞒的原因是和尼赫里无关的。

*也许，我就是那个教士，二十多年后再次出现在杰迈尔面前，给他生存的机会。他一直在为二十年前没有对教士说“不”而懊悔，到了今天，他斩钉截铁地对乔贞说出了“不”。明知呆在这里凶多吉少，但是却因为某个顾虑，去主动切断自己的生存希望。*

*让我等到事实自行揭露的那一天？很好，我等，看在你连生命都可以不顾的份上。*

## 19

在临时当作证物室的小房间里，埃林看着从废墟中收集来的零碎物证。这些火灾中的残存物摆在桌面上，就像没人看中的盗窃战利品。病人的房间是空无一物的，所以它们基本上都来自于艾米的房间：未燃尽的档案页，熏黑的药液瓶，溶掉一部分的金属餐盘，等等。它们曾经环绕着她，和她争抢那窄小房间的宝贵空间，但一夜之间艾米消失在了空气里，将它们抛弃在焦土中。这些经历了破坏和毁灭的物件摆放在一起，让人难以直视，仿佛空气中还存在着无形的火，继续噬咬它们，使它们扭曲、哀嚎。

埃林熟悉火灾。他一直觉得火灾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把无害的事物转变为火焰的同谋。你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火场，心中最熟悉、最亲切的椅子、书本、衣物，通通都因为高温而成为可以杀死你的东西。它们滚烫，面目狰狞，无法接近，直到你自己也因为炙烤而变成有破坏性的事物——他回想起那天夜里的乔纳森。一个受害者，不久前才从埃林手里接过妻子的信笺，但是当他全身是火出现在人群眼前时，激起的第一个感情反应却是恐惧。也许弗林特也是因为这恐惧才下手杀死他。他害怕把这丑陋、骇人的形象和艾米联系在一起。

就在埃林禁止自己往这方面联想的时候，弗林特进来了，身后跟着两名卫兵。他们受命于雷纳监督弗林特，避免他从牢里放出来后，发生什么过激行为。这只是象征性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际表达了雷纳对他的信任，因为谁都知道，两名卫兵是无法阻止他做什么的。埃林转向弗林特，在他脸上感觉到尽力压抑的愤怒。

“怎样，有什么发现？”埃林问。

“有三个位置烧得最彻底，都在屋内的范围，但是不可能凭这些就判断出最初的起火点。你们从科尔斯塔那儿问出些什么吗？比如说她最先在哪个方向闻到烟味？”

“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发觉该逃命了。你别对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要求太高。”

“一点用处也没有，何必活下来。白让艾米那么照顾她。”

埃林尽力抑制住说出“难不成你还吃那小姑娘的醋”的念头。“算啦，弗林特。你就没有更重要的话要说？”

“我找到点火的工具了。”

埃林把搭在桌子上的腿放下来，在椅子上坐直，拍拍桌面。“拿来看看。”

弗林特拿出一块扁平的打火石，用右手拇指按在桌角上。非常薄，换个角度就几乎无法在拇指下发现它。

“对着硬物快速摩擦，再加上一些易燃的引火物，很容易就可以生起火来。”

“不用解释，这类玩意我自己也用过。在哪儿找到它的？”

“离开隔离屋足足有两米的泥土里，和一些木块碎片混合在一起。一定是随着爆炸才飞到现在的位置。”

“那么，你这个放火专家，对纵火者选用这类工具还有没有别的看法？”

“方便携带。但是利用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很大的火焰，那需要成捆的干草，或者油料来做引火物。所以我敢肯定，火焰是从屋子内部慢慢燃起的，要是在屋外纵火，很难保证火焰不在扩散起来之前就灭掉。”

“你是说有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屋子，还自带引火物，干出了这桩事。”

“我不知道，还等你告诉我，直属探员。到这里为止就是你的工作了，对吧？”

喂喂，别急。埃林能看出来弗林特亟需一个答案。他身后的两名卫兵开始紧张起来。

“好吧。”埃林站了起来，面对弗林特，在开口前歪过头对他身后的两名卫兵说：“你们两个回雷纳那儿去。呆在这儿也是浪费时间。”

“可是……”

“回去，回去。别打扰军情七处的内部谈话。等等，帮我给雷纳带个信，就说那瓶玫瑰花露我过几天再还给他。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没有这两个家伙盯着，果然舒服多了。”两名卫兵走出屋子十秒钟后，埃林转向弗林特。“虽然你是特工部的，但现在也算参与到调查里了，所以……”

“我必须知道你和乔贞现在都了解了什么，就算不择手段也好。当然，只是关于火灾。别的我不关心。”

“别老是打断我。弗林特，既然你参与进来了，那么我们就按规矩来。首先你要明白，探案这种事情，是不会因为探员的个人情感为转移的。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会探究所有的可能性。”

弗林特没有说话，表情愈加凝重起来。

“老实说，我很感激你带来了关于这打火石的情报。这可以说是关键性的，干得很不错。作为回报，也为了工作的便利性，我可以把目前的情况分析给你听。但你首先要接受这点，那就是——”埃林停顿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认证为艾米的尸体。”

“我知道。”弗林特有些勉强地说出这句话。似乎光是把艾米的名字和“尸体”联系起来，就足以让他舌根发颤。但是他必须克服这点。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结合你带来的打火石情报，就显得更关键了。你从打火石来判断火灾是从内部燃起的，这和我，还有乔贞早先的推论是一致的。我再强调一次：有人在隔离屋里面点起了火。有隔离屋大门钥匙的人，只有艾米。所以第一个可能，犯罪者是艾米认识的人。他赢得了艾米的信任，她为他开了门。第二个可能，艾米没有锁上大门，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因为我我都知道艾米有多小心。另外，我们找到了大门的门锁，并没有用不正常手段打开过的痕迹，所以也不会是有人撬门闯入。而第三个可能——”

“够了。”弗林特别过脸，左手在空气中毫无目标地挥了一下。

埃林等待了片刻，让弗林特的呼吸重新平静下来。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案情发展，那么就必须接受这点。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不可能绕过。明白吗？”

“可是她为什么会……？”

这句话让埃林明白，弗林特一直也为这第三个可能困扰。或许他心里也是倾向于这个答案的，只是无法说出口。

“我不明白，说老实话，我太不了解她。你比我们了解她得多，你能回答吗？如果能多少提供一点线索的话，那就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我不介意。”

“不，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她最关心的就是那些感染者，看看她怎么对待那小姑娘就知道了。”

搞了半天你还是在嫉妒科尔斯塔。“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埃林提高了音调。“我最后再确认一次……”

“就这些。”弗林特抬起头。“她绝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那好。冷静，弗林特。你不想探讨第三个可能，那我们就把它放一放。第二个可能实际上也已经处于否决状态。那么我们就在探讨第一个可能。你想继续吗？”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听着。”

“我知道的只是零碎的东西。你也许还不知道，有人在艾米的房门锁上动了手脚，用细铁条插进锁孔再扭弯，让门锁没法使用。得需要一个男人的手劲才扭得了那玩意。我试过了，看这儿，手掌中心，红通通的一条。放火的是不是这个人？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他知道纵火的事情，不然他为什么这么做，恶作剧？当然不是。我们来设想一种情况，假若你是艾米——”

“你在说些什么鬼东西？”

“别那么冲动，这叫案情重建，继续听我说。假设你是当天夜里的艾米，听到了敲门声，去开门。一个你熟悉的人，比如我，站在面前。记住，那是深夜。那么，你会把我一个人留在敞开的大门边吗？好好想想。”

“按照艾米的性格，她一定会亲手关上大门。”

“这就对了。先弄明白一点：纵火者，和在她门锁上动手脚的人，未必是同一个人。那么这时候，无论参与犯罪的人有多少，他们必然都是和艾米相识，并且在她打开大门的这一刻同时进入隔离屋的。就像你说的，她不会留着大门，结果让一些陌生家伙混进去。在这军营里，几乎人人都认识艾米，但是能让她深夜放进隔离屋里的人可不多。假若犯罪参与者越多，那么我们的调查范围就越窄，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之中，必定存在着一个让她不得不开门的人。老实说，我和乔贞在调查一开始，心里就有了一个最大的嫌疑。”

“.....是谁？”

埃林用右手食指举起来指向弗林特，但是指头还没有和地面呈水平的时候，弗林特就双手揪住他的衣领，向前使力，让他的背脊磕在桌子边缘。一些药剂瓶和纸片从震动的桌面滑落下来。

埃林双手朝后撑住桌面。“怎么，你就只有这点承受力？如果你认为我是针对你才这么说，那你就没资格留在军情七处。就连看门也不行。”

“我绝不会.....”

“还不明白？我和你说了这么久，没有半个字谈到‘动机’。对，我还没发现任何人有足够的动机做这件事，所以只能从别的方面来考虑。你有成为嫌疑犯的一切条件，弗林特。时间，机会，对纵火这事儿的熟悉。这打火石也许也只是你的编造。要办案，这些东西必须考虑进去。你相不相信乔贞也把我当成嫌犯？因为我和你的条件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做事的程序，懂了吗？如果你还长点脑子的话，就把手放开。短时间内两次攻击同伴，而且妨碍调查，就不光是降职那么简单。”

弗林特双手更加捏紧了一些，然后才放开，转过头盯着那枚打火石，呼吸声变得很沉重。

“打火石不是我的编造。”

埃林整理了一下衣领。“我可以相信你。”

弗林特抬起头，双眼中充满无处发泄的困惑和愤怒。“有一件事你弄错了。除了艾米，还有一个人有隔离屋的钥匙。”

“谁？”

“尼赫里主教。”

说完这句话，他转身离开了，步伐冲动。

埃林按了一下勒得生痛的脖子右侧。他并不后悔告诉弗林特这些事，因为他怎么说也是有专业素质的人，应该不会对调查造成妨碍。至少，埃林觉得可以相信弗林特要找出发生在艾米身上事情真相的强烈愿望。

虽然尼赫里主教也能自行进入隔离屋是比较重要的情报，但是埃林明白，很难利用这一点做些什么。在调查赦免权的保护下，对尼赫里的任何正面进攻都不会有效。

他转过身，将掉落在地面的证物捡起来。当把熏黑了的药液瓶捏在手里的时候，他产生了烫手的错觉，仿佛这些东西还刚刚从余焰未尽的火场中取出来。

这时候，他突然发觉一件事。这些原本都放在艾米房间里，没起多大作用的证物中，似乎少了一类东西。

陶瓷。艾米放在窗口的小盆景。

## 20

“把手伸出来。展开。”雷纳对身前的士兵说。

士兵缩着脖子，双眼不安地小幅度摆动着，抬起右前臂，掌心向上。尺寸如半截小指头的药液瓶躺在掌中，有些浑浊的液体在瓶里晃荡。

“这是什么？”雷纳把瓶子收过来。

“是……预防瘟疫的药。”

“你花了多少钱？”

“十五个银币。我知错了，雷纳大人……”

“不用和我道歉。你该对自己道歉。用辛辛苦苦打仗赢来的军饷，去换这种谁也不知道成分的非法东西。”

“可是他们都说有效。”

他察觉到自己的口误，连忙闭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谁说的？你还知道谁买了这玩意？名字告诉我。”

士兵畏畏缩缩地报出几个先行者的名字。

“好，你可以先回去了。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士兵离开后，一直在雷纳身边看着这一幕的埃林说：“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还会有进一步的正式惩罚。现在让他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义。”

“刚才那玩意给我看看。”



雷纳还没有答应，埃林就把药液瓶从他掌中抄过来，捏在手里。手指尖感受到玻璃表面的轻微划痕。虽然号称预防瘟疫的药物，但瓶面上没有任何标识，更不用提剂量和使用说明之类的东西。

“看起来像海龟尿。”

“我不知道海龟尿是什么样子，但这绝对是假药。”雷纳说。“不为别的，就为价格。装这类药液的瓶子都不止十五个银币。”

“你是说在冒险者营地还买得到真货？”

“当然，其实很多药物都是委托非军事药厂生产，我们收购下来，再贴上‘联盟专用’的标签。但真货的价格不是我们的士兵负担得起的，他们也只能从这些小药瓶里寻找一些安慰。所以我倒不担心他们用了这些药物后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因为假药商也需要回头客。估计只是一些糖水吧。给每个士兵都分配一定量的防治瘟疫药物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不过……真这么做的话，要不了十年，国库就要给掏空了。”

这天早上，埃林和雷纳一同来到冒险者营地边缘，解决了一起士兵和冒险者之间的斗殴事件：士兵认为隔离屋的火灾是冒险者搞破坏，冒险者则指责联盟没有足够能力预防意外。斗殴牵涉了四个人，虽然每个人都有轻伤，但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小孩子的泥地摔跤一般别扭。事实上，他们打起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各自阵营遭到了语言攻击，而是“有瘟疫感染者从火灾里逃出来了，下落不明”的谣言。有人要为谣言引起的恐惧负责任，在这个负责任的人站出来之前，就只能靠打架来派遣烦闷和不安。士兵和冒险者在战场上直面食尸鬼或者憎恶的时候，或许可以毫无畏惧，但是一个莫须有的瘟疫感染者却能在他们的大脑中四处游窜，播下恐惧的种子。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谣言是：“是那个关在地牢里的血色十字军放的火”。当然，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个谣言或许是当夜在树林里给杰迈尔包扎伤口的医务兵最先传出来的，但是埃林不可能去指责这些人。他不可能拍着胸脯说不是杰迈尔干的你们都弄错了，毕竟“血色十字军”这个词是太过敏感。人人都知道，血色十字军痛恨所有和瘟疫沾边的人和事，只要是感染者，就算是同伴，也会立刻清除。装满瘟疫感染者的隔离屋在他们眼里，几乎等同于万恶之源，一把火烧掉天经地义。士兵们通过狱卒知道杰迈尔还活在地牢里，激愤和不满在心中滋生。事实上今天到这儿来之前，埃林经过地牢，就看见乔贞正在教训几个提着剑试图闯进地牢的士兵。

这第二个谣言在冒险者中的效应，是让他们开始怀疑联盟和血色十字军的关系。不用说这些说法迟早会传到部落耳里，到时候——*到时候该吃亏的是负责人尼赫里吧？那倒也不坏*，埃林想。

买假药的士兵，只不过是这两个谣言所引起反应的衍生现象。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他可能同时承受着发热、四肢无力、心律不齐、伤口感染等等病征，并非每一个病征都是致死的，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都能够加深痛苦。在藏宝海湾的时候埃林就见识过了谣言的力量，经受过磨练的士兵和冒险者传播起谣言来，虽然不像平民那样不停加油添醋，但他们会更认真地对待它。

埃林发现前方有一个男性牛头人蹲在地上磨刀。他走上去说：“嗨。刀不错。”

牛头人头也不抬地说：“不卖。”

“谁说要买你的刀？问个事，你认识温狄·鹰羽吗？”

对方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埃林，让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牛头人语哪儿发错了音。

“人类，你找温狄做什么？”

“噢，我是她的一个客户，想多买一些草种……”

“不可能。她从来没有卖出去一株。”

“这么说你很熟悉她了。”

“温狄么，”牛头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突然提高声音，“当然熟悉！你问对人了。大地的暖风带来温狄的消息，我让暖风停驻在肩上……”

“好了好了。你只要告诉我她在哪就可以。”

“……我不知道。”

“你不是说很熟悉她吗？”

“她又出去采草种了，没人知道她会跑到哪儿去。瘟疫之地可还是相当危险的啊，唉。不过我相信她在做的事一项有意义的伟大工作。看，她也给了我一株草种。”

“为什么你不种起来？”

“这个……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瘟疫之地是很危险，不过你可以陪着她去嘛。”

“陪她去？我当然没问题，也不是没和她提过……”牛头人的语调突然变得别扭起来。“但是，人类，你可能不懂，温狄是很独立的，又是德鲁伊，她可能觉得我跟着有些碍事，虽然其实我不碍事……看这把刀，劈开那些拦路的腐败树枝容易得很。哎，我要是能陪着她去就好得多了。”

他突然发觉到了什么，赶紧清了清嗓子说：“总之，她不在。至少得两三天才会回来。要带个口信吗？”

“不用了。我改天再来。”埃林拍了拍牛头人的肩膀。“给你提个小意见。与其把她给你的草种当作纪念品，还不如种起来，也可以多制造一些交流机会嘛。继续努力，再见。”

埃林回到雷纳身前，打量了一下他的脸，说：“你这副表情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说错了请指正：我刚刚看见一个军情七处直属探员在给一个牛头人提恋爱意见。”

“你不是也常常要训练新兵吗？要是那些小子连长枪都提不稳，你会马上纠正他们还是当作没这回事，由他们去？我做的事情也是一个道理。还是快恢复你平常的完美微笑好了，雷纳。这是你树立威信的重要武器。”

一个传令兵疾奔到他们面前。

“雷纳大人，埃林大人。尼赫里主教要召开紧急会议，请二位立刻赶到他的住宅里。”

埃林和雷纳对视了一下。他们已经猜测到了这次会议的议题。

和前几次会议一样，还是那五个参与者。尼赫里先是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因为我的疏忽造成一场不应该出现的风波还让骨灰盒陷入险境云云，然后立刻把话题转到核心：必须遵守和十字军的约定，把杰迈尔送到索多里尔桥上，并且从这一刻开始安排具体事宜。这是乔贞和尼赫里在会议上分歧最小的一次。因为前些天杰迈尔的诺言，乔贞也希望他和德米提雅见面的那一天快些到来。

唯一提出异议的是弗林特，他要求至少等弄明白谁是纵火者之后再考虑送还杰迈尔，但也像往常一样，他的意见受到尼赫里的忽略。

会议最后决定，由乔贞、埃林、弗林特、雷纳四人，带领少量士兵，押送杰迈尔前往索多里尔桥。前三者都是意料中的人选，而且他们也非常愿意做这项工作，虽然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唯独雷纳对于自己接收的命令有些质疑。

“你必须作为我的代理人，去见证这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尼赫里用这个无法辩驳的理由说服了雷纳。

当夜，尼赫里在修复的镇广场对士兵们发表了一次演说。

“在军情七处探员和驻地军官的努力下，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明，”他说，“一只潜伏在树林中的食尸鬼引发了这起悲剧。当然，如今这只罪恶的天灾已经由我们的卫兵消灭在了尘土中。”

不是十字军，不是冒险者，不是部落，不是意外，而是天灾。在台下听着的乔贞等人，不得不佩服尼赫里利用机会收拢人心的能力。他不需要详细解释食尸鬼是怎么点起火的，只需要用激昂的陈辞把士兵们的注意力从逻辑引导到情绪上：

“这起让我和各位都揪心不已的火灾，说明了天灾是多么地凶残、险恶；说明了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胜利的成果得来不易；说明了我们每一天都要更加团结，否则就会遭到意料之外的挫折和祸害。为了纪念这十六位牺牲者，我建议所有帐篷今夜都不要熄灯，而我个人也将彻夜为死者的灵魂祈祷，让它们在圣光的指引下步入应许的福地……”

十六位牺牲者？你确认？埃林突然笑出了声。得把还好端端躺在病床上的科尔斯塔也算进去，才有十六个。他无需掩饰自己的笑声，因为献给主教的掌声开始齐鸣。很多士兵都安逸了，释然了，谣言的源头是天灾这个说法是完美的答案，毕竟事实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满心崇敬地为伟大的宗教领导人鼓掌。黑夜中的掌声轰响着，嚎叫着，就像一个人拔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皮肤，用精神失常的行为来抵御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恐惧气息。当一切都安静下来后，这个人将在凋零衰败的睡梦中与死亡相遇。

## 21

“这几天你吃得越来越少。”乔贞看了看盘子里还留下大半的燕麦粥，对杰迈尔说。

杰迈尔坐在地上，双手戴着枷锁，套着颈子的铁链另一端缠绕在帐篷的支柱上。

“这些就够了。”他说。

“你很紧张。我能看得出来。紧张得吃不下东西。”

杰迈尔不答话。乔贞继续说：“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中午就能到索多里尔桥。”

他发现杰迈尔略微摇了摇头，并不表示否定的意思，更像要躲避飞到眼前的蚊虫。他的右手一直搭在左手指节上，尽量把背部伸直，避免铁链把脖子勒得生痛。作为一名带着枷锁的囚犯，他正在尽力给自己寻找舒服的坐姿。这是小偷、酒后斗殴者、小流氓等轻罪犯通常会采用的态度，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很快就能恢复自由，所以比起闹别扭、逞强，不如老实实在地和牢房湿冷的地面、勒得手腕生痛的枷锁、狱卒的嘲弄目光和平相处。杰迈尔还在地牢里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他曾经端坐在石床上，就像一个遭到禁锢的君王，地底下的黑暗空间是他的领土。

出发已经五天了，杰迈尔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关在地牢里一个多月之后——虽然间中在尼赫里的大宅过了半个夜晚，如今能够走出来，走在不是那么清澄的阳光下，让他内心一些僵死的东西逐渐醒来。他正在接近索多里尔桥，即将和等候自己的血色十字军会面。乔贞能看出来，他在为这一时刻的到来焦虑不安。这让他更像一个普通的士兵，而不是永远藏身在血腥迷雾里制造恐惧的血色十字军。

杰迈尔在琢磨着乔贞的话：明天中午就能到索多里尔桥了。明天中午。明天。他吸了一口长气，喉咙右侧的一条黑色伤疤也随之紧缩起来。

“我带了酒来，要一些吗？”乔贞提起右手中的小酒瓶。虽然本意是想用酒精来缓解一下杰迈尔的焦虑，但是他立刻发觉这个建议的不详意味：特别的酒。审判日到来之前的最后一杯酒。

“不，我不喝酒。大部分十字军都是自愿禁酒的，我也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

“保持大脑清醒。任何时刻都要精神集中，随时可以作战。”

“我知道血色十字军的戒律非常严格，但禁酒倒是第一次听说。也禁烟草吗？”

“当然。还有很多。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阅读圣光经典。吃饭的时候，每个人不能超过两个菜色。不能有超过四人参与的私人聚会，等等。”

“我说过你不适合做血色十字军，从你这些话看来，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

“我非常严格地遵守它们。”

“你遵守，但你不会为这些戒律疯狂。要是同伴打破了规则，你也不会急着报告给上级。我说得对不对？”

“你们这些七处探员真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暗地里会以杀死一个七处探员为荣？因为你们真的带来了麻烦。”

“其实七处探员也会以拉拢一个血色十字军为荣，因为你们是艾泽拉斯最顽固的死脑筋。”

“可是你没办法拉拢我。”

“你也没办法杀死我。”

杰迈尔笑了，自从乔贞见到他以来的第一次。脸别过一侧，嘴角别扭地扬起一点儿，虽然所谓的笑声只是憋在喉咙里的一声闷哼，但这仍然是笑。脸上满是疤痕的他笑起来并不那么难看。

“给我一点酒吧。”他说。

乔贞把酒瓶递给杰迈尔。因为双手套着枷锁，所以要举起酒瓶放到嘴边，对他来说有些困难。但乔贞不打算帮他。他仰起脖子，喝了一小口。有几滴琥珀色的酒液滴落到了枷锁上。他以同样别扭的方式把酒瓶递还。

“杰迈尔，”乔贞说，“你后悔成为一个血色十字军吗？”

“这不是我的选择。”他停顿了一下。“但我绝不后悔。”

乔贞有预感，明天他将知道杰迈尔说出此话的原因。

一个即将在树林里死去的小男孩，面临一连串不由他自身意志的选择和折磨，二十多年后在战场上直面巫妖阿拉基，生存下来后再次遭到操纵，但他说他不后悔。乔贞想知道，杰迈尔的对立面，尼赫里——他会后悔吗？尼赫里对自己的生命有绝对的控制力，还影响着很多崇敬他的生命，他会满足吗？这也许是最不相似，却又最相似的一对兄弟，因为他们在各自的路上都走到了极端。

兄弟俩在树林中面对了第一次关于生死的选择，但却无力影响结果。这让乔贞想起了一些事。非常久远，就像隐藏在海水泡沫中的倒影。马厩。干草堆。一双手，总是散发着刺鼻却并不难闻的气味，在躲避着他——

够了，到此为止。乔贞走出帐篷，吩咐卫兵不要让弗林特接近。他环伺了一下，弗林特在十余米外的个人帐篷前站着，直盯着篝火，把什么东西往火里面扔。见不到埃林的人影，或许是混到哪群士兵里去打牌了。

“乔贞，”雷纳走到他面前，“杰迈尔情况怎么样？”

“情绪还算稳定。你自己可以进去看看。”

“不了，我还没和他说过一次话。而且对他杀死我军士兵的事情，我一直很在意。跟我来一下好吗？想给你看些东西，顺便聊聊。”

两人来到离开营地有一段距离的悬崖边。崖下便是达隆米尔湖浊黄的湖水，在黑夜中摩擦着岩石的棱角，却没有流动的声响。视线的远方，可以看见通灵学院所在的岛屿。破败古旧的建筑物突兀地矗立在月光下，表面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磷光，非常奇怪地让乔贞联想到珊瑚礁。

“还没有攻打通灵学院的计划吗？”乔贞问。

“岛上防守太严密了。而且对它的威胁性，我们还缺乏准确的评估。”

“你让我来看什么东西？”

“稍等，很快就能看到了。就盯着通灵学院。”

十余秒后，散布在学院表面各处的光芒在同一时刻消失了。

“哈，就是这个。”

“我还不明白，雷纳。”

“熄灯时间。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天灾的学生也有他们的规矩要遵守。”

“原来如此。”

“看来你不太感兴趣。”

“不感兴趣？不，也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最初也是这么反应的。诅咒教徒，在天灾控制下，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之一——很难想象，这些人也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作为学生，他们要按时睡觉。我猜通灵学院里面一定也有集体食堂吧？”

“敌人的生活不应该是我们关心的。”

“对。敌人不吃不睡不休息，没有感情，没有个体意识，我们只需要打败他们就好。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只要这么想就可以了。但我就是会忍不住想更多。或许，诅咒教徒也会有他们能够控制的私人生活。就像我们一样。如果说他们没有的话，我们之中的一些人也是没有的。”

“比如……隔离屋里的瘟疫感染者。”

“说起这个，是谁放的火，你有眉目了吗？”

“还没有结论。”

雷纳摇了摇头，随后说：“有一种说法，你也许还没听到过……我也不肯定这和案子有关。”

“说出来听听。”

“瘟疫感染是有程度轻重之分的。这些人或许是因为在和阿拉基的战斗中感染，所以才久治不愈。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治愈的可能。”

“他们迟早都会变成天灾？”

“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医生耗尽力气，也无法让部分感染者恢复正常。但是……根据军事上的法令，收治了瘟疫感染者，却没有阻止他们变成天灾，负责人将受到惩罚。”

“听上去是很不近人情的规定。”

“的确是，这个规定荒谬且死板。但是，幸好还有另一条法令，规定不得以预防瘟疫为由处决感染者。这样虽然减少了很多无益的死亡，但又让很多人更加惧怕第一条法令。只要自己负责的病人不治愈，那么就铁定会受到惩罚。根据实际情况，从降职到坐牢都有可能。”

“你是说，尼赫里也会惧怕这条法令。”

“他会比其他人更惧怕，因为他还笼罩着主教的光环。这道理你应该比我更明白。”



乔贞自然明白。一直在宣扬“虔诚信仰圣光即可驱散瘟疫”的教会主教管理区域下，出现了无法治愈的瘟疫感染者。这对尼赫里的打击不仅是政治地位上，也是宗教地位上的。如果这些感染者因为一场意外而消失——

“我不是引导你去针对尼赫里主教，只是提供这个情况，也许其中会有什么意义。”

“谢谢。我会考虑的。”

“对了，还有一件事。”雷纳欲言又止。“……我一直犹豫该不该告诉你。先说明白，我不会干涉你的任何私人决定。当然，也没人能够干涉。但这件事，你有权利知道，虽说我把它透露给你是不合法的。”

“如果不合法的话，那就不用勉强。”

雷纳低头沉思了一下，然后说：“你也知道，自从到瘟疫之地来，我一直在做新兵的管理和训练工作。所以我到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过去数年内的兵力调遣记录，好加深我对现状的了解。我发现这么一件事。三年前，也就是我到任的前一年，有一批士兵比预定时间晚到位半个月，原因是在米奈希尔参与了对龙喉兽人的战斗。有一些人在战斗中阵亡了，所以我重新核对了一遍名单，发现阵亡共三十六人，——继续听我说下去，还有一个人失踪。我不知道失踪者的名字，因为有人把它从档案里涂掉了。无论是谁涂改的，必然是在我上任之前，所以我也没办法追究。为什么有人想要掩盖有一名士兵失踪的事实？在战斗中失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完全没有头绪，所以虽然烦恼了一段时间，也就抛下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了。也许这名失踪的士兵，身份特殊。重大的意外必须掩盖。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乔贞不自觉地捏紧了右手。三年前。米奈希尔。失踪的士兵。涂掉的名字。

“谢谢你，雷纳。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些？”

“老实说吧，我常常有不能控制自己生活的预感。今天这个预感特别强烈……或许也和明天要见‘预言者’有关吧。”他苦笑了一下，举起左手。“看，婚戒取下来了。每当心神不宁的时候，我就会这么做……”

雷纳不说话了。骤然间，一种不祥、险恶的感觉开始侵蚀两人的大脑。这感觉来自于沿着悬崖边慢慢接近的声音：一种有些虚无缥缈，却又像要强烈得踏碎地面的矛盾声响。铠甲边缘互相摩擦的刺耳声音也渐渐浮现。空气中弥漫着酸腐的气味。

乔贞转过头，看见西侧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影子。明明是在十余米之外，但是又有近在眼前的压迫性错觉。不是只属于一个人的影子。那是一匹骸骨战马，和它背脊上一个持长

剑的男人。月光小心翼翼地接近，勾勒出男人苍白的脸庞，然后在他深黑色、没有眼白的双目中惨叫着归于无形。

## 22

杰迈尔在快要入睡的时候听到了厮杀声。虽然只身坐在矮小、黑暗的帐篷里，但他不需要用眼睛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天灾来袭。与天灾的战斗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一样。除了嘈杂的刀剑交错声、呼喊声之外，食尸鬼喉咙发出的古怪咕哝，骸骨战士骨节交错摩擦的噪音，以及憎恶口中的酸液溅落地面的浇淋声等等，各种怪异、奇特的声响在空气中交织出一片混沌、腐烂的图景。杰迈尔对这种气氛再也熟悉不过了：他能用耳朵分辨帐篷周围有多少士兵在战斗，他们各自的敌人又是什么。眼眶附近产生了轻微的刺痛，全身肌肉紧绷起来。

一只食尸鬼闯进了他的帐篷。这种看上去反应颇慢的天灾士兵往往需要花两、三秒钟时间观察敌人，但是盯紧之后就会穷追不舍。它朝脖子和双手都遭到束缚，上半身无法动弹的杰迈尔冲过来。当距离极近的时候，杰迈尔一脚蹬向食尸鬼骨节松散、肌肉溃烂的膝盖，让它右肩着地倒在地下。第二次的攻击落在它的暴露在外的耳蜗上，随后又是好几下，直到它的脑袋变成肉疙瘩、碎骨片和黄绿浆液的混合物。

幸好这是一只身体已经高度腐败的食尸鬼，不然杰迈尔没把握这样击倒它，虽然他也不打算就这么成为食粮。怎么能死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天，我就能.....*

就在他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行动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攥向他藏身的小帐篷侧面。帐篷的立柱折断了，环绕在上的铁链松脱出来，杰迈尔倒地，背脊压在那只食尸鬼的尸体上。脖子能自由活动了，他从帐篷底下爬起来，眼前所见印证了他耳朵的判断：周围已成为战场。他经历过无数次和天灾的战斗，虽然双手还套在枷锁中，但是当他看见不远处士兵砍断一条腐烂的胳膊、滴落黏液的尖锐牙齿袭向人类的脖颈这些场面，他的首要感觉是兴奋，而不是紧张。他凭经验在一瞬间判断了局势：是一场苦战，但只要敌人没有援军，那么我方会取胜——也许要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是一头憎恶的倒下，冲毁了杰迈尔的帐篷。它右手钩子陷进地里，离杰迈尔原来的位置还不到一码。弗林特的短刀插进憎恶的脖颈，像拉动城门闸一般，把它的脑袋割了下来。他抹去脸上的浆黄色液体，转过身来，和杰迈尔的目光交汇了。

这片刻的对视让杰迈尔明白了，弗林特也是一个习惯杀戮的人，无论对方是天灾还是人类。这类人他在十字军里见过很多：他们抛弃恐惧一路走来，鞋底带着血痕。但弗林特和十字军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他的意志是自由的。他杀死眼前的憎恶，只是因为它是敌人，而不是为了要“净化”什么。

弗林特看了看周围，然后又望回杰迈尔。他捏紧双刀走过来。

这一路来，乔贞一直吩咐不要让弗林特接近杰迈尔的帐篷，而杰迈尔随时随地都能领略到弗林特的强烈敌意。他略微听闻过弗林特和一个在火灾中消失的女护士的故事，虽然作为血色十字军，很多士兵都恨不得杀死他，但是弗林特似乎是唯一有胆子实行这件事的人。现在周围一片混乱，乔贞不见人影。没人会在这种场面下关心一个血色十字军的死活。

弗林特更接近了，眼神和杀死憎恶之时没有什么不同。杰迈尔没有逃跑；他知道体力不足的自己没有办法逃过一个能独力杀死憎恶的人。他期望着躲过第一击，然后再做考虑。如果命止于此的话——

短刀举起，近在眼前——弗林特眼中令人心悸的冷静和冲动同时存在——铮亮的金属碰撞声响——突然闯入眼帘的一个身影。是埃林，他用一把剑挡开了弗林特的短刀。

“这算什么，一起事故？”埃林说。“弗林特，睁大眼睛看清楚。你眼前这个人鼻孔里不会爬出蛆，也不会吐着一口稀烂的牙齿去咬人。搞清楚你的敌人是谁。”

弗林特看看杰迈尔，又看看埃林。他的眼神并不狂热，甚至能用冷静来形容，却同样表露出强烈的危险性。

“这个人害死了艾米。”他说。

“不，他没有。”埃林说。

“你不明白。他会害死很多像艾米一样的人。男人女人。成千上万。听好，杰迈尔，你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或许不是今夜，或许也不是明天。但那一刻很快就会到来的。你和那面让人恶心的血色战旗，都逃不掉。”

他转身，前往敌人最密集的地方。

“你目前还没有受伤吧？”埃林对杰迈尔说。

“我没事。”

“那好。我不能给你解开枷锁，但是也不能一直盯着你。拿好这个，这是你的剑。这玩意在手里握久了我生怕自己也会变成血色呆脑壳。”

埃林把剑抛给杰迈尔，拔出自己的匕首。“啊，舒服多了。保护好自己，因为我还在等着看你明天怎么在主子面前出洋相。走失一个月的流浪狗明天就要回家了。”

杰迈尔把久违的长剑握在手中。它曾经撕裂过阿拉基的衣衫一角。剑柄上的血色徽章凹刻给他的掌心带来熟悉的焦灼感。他看了看周围。战斗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埃林。”他说。

已经走开一段距离的埃林回过头来。“什么？”

“谢谢。”

埃林缩起脖子，摆了一个吃了发馊食物的别扭表情，用左手按按喉咙像要吐出什么，然后回过头，迎战接近他的一名天灾。

*不是谢你救了我一命；而是谢你给了我再次面对敌人的机会。*虽然双手还戴着枷锁，但是杰迈尔觉得这把剑从来没有像今夜一样，挥舞起来是如此地顺手。

当乔贞发觉这名死亡骑士的武器不仅仅是左手中的利刃，已经来不及了。

一条前端带着镰刀的锁链从死亡骑士右手掌心飞出来，在乔贞的左手前臂缠绕了几圈。乔贞将匕首的平面卡在镰刀和左臂之间，避免左臂落地，但由于镰刀的弧度，前端已经刺进肌肉里。鲜血像黑色的藤蔓一样，从那弯月状的裂口疯狂生长出来。锁链有金属的质感，但又仿佛是死亡骑士肉体的一部分，因为乔贞看到锁链上有无数细小的圆孔，喷吐着紫黑色的雾气，如同有生命一般。这些雾气让乔贞的左臂产生剧痛，就像有千万个烧红的针头同时扎在皮肤上。

“达克雷尔大人说得对。”死亡骑士的声音似乎是由一高一低两个声音重叠而成的。“人类不洁的眼睛没资格注视伟大的学院。它们的唯一用途，就是见证人类自身的毁灭。”

在乔贞右侧十码的地方，雷纳刚刚站起来。他的右胸和左肩已经各中了一击，伤口周围化为紫黑色。他的武器是成对的长剑，但此刻两把剑锋前端流的都是他自己的血。乔贞第一次亲眼看见雷纳战斗，这个平常温文尔雅的中校拼杀起来迅疾有力，但还是很难和死

亡骑士周旋。他的呼吸声极沉重，血流得很快，假若死亡骑士现在暂时放下乔贞再度冲击雷纳，那么他将无力防御。

乔贞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剧痛让他眼前一阵昏黑，呼吸困难，左手随时有断掉的危险，右手也无法移开。匕首平面的锋利边缘已经割破了皮肤。

这场袭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乔贞不知道。刚开始和死亡骑士交手的时候，他太过专注，除了眼前的敌人，没有感觉到别的东西。但现在他和雷纳都处于难以反击的状态，大脑思维进入了令人不安的静止，才听见了不远处营地内的厮杀声——算是意料之外的袭击吗？不完全是。因为这儿是西瘟疫之地。上一次安全通过这块地域，不代表这一次也会是同样情况。乔贞不知道达克雷尔是谁，但听起来这名死亡骑士隶属于通灵学院。在血液的流失进一步加剧的时候，他突然希望埃林、弗林特，还有杰迈尔，无需面对更可怕的敌人。

死亡骑士右手朝后一拉，乔贞的身体失去了平衡而倒下，随着锁链的回收在地面上滑了一段距离，突出在地面的锋利石块划破了他的左侧腹。当不受控制的滑动停止的时候，他看见骸骨战马的蹄子正踏向自己的面门。他别过身子避开这一击，马蹄踏在耳边，强烈的声响让右耳暂时失去了听觉。死亡骑士右手往上一提，让乔贞被迫站起来，贴近马腹右侧。

“眼睛。”它说完，将剑锋朝乔贞刺去。

在这一刻，骸骨战马突然猛烈地跳腾起来。死亡骑士的身体朝侧面倾斜，随之落马。失去眼睛的不是乔贞而是骸骨战马：雷纳把双剑刺进了它两个燃烧着幽绿色火焰的眼眶里，深入，然后让它们留在那儿。战马嘶鸣着，先是一对前足跪地，它试图再次站起，但是最终失败，后足也颤抖着跪了下来。

战马不是乔贞首要关心的。他扑上去，让左前臂在死亡骑士的喉咙上猛地按紧，镰刀在其主人的脖颈上开了一道黑色的口子——这一瞬间乔贞意识到死亡骑士是不会因为割喉而死的，就把匕首扎进了——他选择口腔——刀刃由下至上地穿破死亡骑士的口腔刺进大脑。

它仍然没有死去，虽然“死”未必是一个合理的词。它右手中的锁链已经失去了控制，但左手还是试图挥剑斩向乔贞。乔贞拽着它的脑袋朝悬崖边拖动，死亡骑士的长剑脱手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匕首越来越深入，一些红黑色的东西从它的眼眶、耳朵和嘴里溢出。当乔贞的脚几乎踏在了悬崖边缘的时候，这笼罩在黑色雾气中的敌人才没了声息。

乔贞拔出匕首，站起来，甩掉血污。因为刚才带着锁链压在死亡骑士的喉咙上，所以左臂伤势更严重了，有好几处肉皮翻起，但幸好还只是伤在肌肉层。他看看雷纳，他正把两把剑从战马的眼窝里拔出来。

“走吧，”乔贞说，“我们还得回去帮忙。”

“就算回去，你这状况也不可能继续战斗。”

“你流的血更多。不过听这声音，他们那边大概也快结束了。即便不用再打，我们俩也得回去找个医务兵。”

“你先走。”面色苍白、声音颤抖的雷纳尽力让自己显得平静。“我要找一样东西。”

“什么？”

“婚戒。我刚才取下来以后就收好了，看来是刚才交手的时候掉在哪儿了。”

“动作快些。”

乔贞面朝树林的方向，营地中的点点火光从树影之间透过。厮杀声渐渐弱下来。他不是不想帮助雷纳，但他觉得这种东西，雷纳应该更愿意凭借自己的眼睛去找回来。

片刻后，乔贞突然听到了一种锐利的声响。他转过身，看见雷纳站在悬崖边缘，镰刀扎进他的左肋下方，然后撕开。血液的喷溅在黑夜中也是这么明显，月光像刀锋一般滑过他暴露在外的两条肋骨。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血肉之躯，右手抬起，似乎想要靠近那突兀在外的白色管状物，但是又无力地放下来。他最后看了看乔贞，这是第一次，乔贞从这个男人的眼睛里什么都看不到。雷纳的身子崩溃下来，朝后翻下悬崖。达隆米尔湖一向很平静，此刻四周又是那么静谧，所以乔贞清晰地听见了雷纳·马维因的身体坠入湖水的声音。

*不该是这样。你要做的事是找回自己的婚戒，如此而已。*

死亡骑士慢慢站了起来。它用左手掌去摸自己的脸，用指头去按自己喉咙上的裂痕，就像一个还没有摆脱昏睡的人，试图确认自己肉体的存在。它发出一声嚎叫；这嚎叫因为口腔内的空洞而显得更加怪异刺耳，那双黑色的眼睛里透露出生者不能理解的疯狂。在乔贞握着匕首接近之前，它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把手指探到喉咙的伤口下，然后试图揭去自己的面皮。

战斗结束了。疲惫的幸存者开始进行善后工作。捣碎尚存气息的天灾的头颅，轻伤者自行包扎，或者干脆坐在地上歇气，从帐篷里拿出水袋解开口子，仰起头。水在滑入喉咙的时候连同唇边的鲜血一起冲刷下去。

还有两个人没有放下武器：杰迈尔和弗林特。他们相距十码左右站着，注视对方。在刚才的战斗中，两人的体力几乎都消失殆尽，但当敌人杀尽之后，他们之间的互相警戒和敌视却开始膨胀。两个出于不同原因而嗜杀的人，仍然让握着利刃的手紧绷着。杰迈尔对弗林特并没有恨意，但是面对弗林特*我们不如现在解决掉*的眼神，也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没有士兵敢靠近两人位置之间的连接线；至多是瞥上一眼，然后忙自己的活。

埃林接近了他们。

“喂。你们两个把武器放下来。”

弗林特不为所动。埃林明白，从他和乔贞来到西瘟疫之地，弗林特就一直在承受着各个方面的压力。火灾显然让他承受了剧烈的打击，但至今没有人为他的痛苦和忍耐负责。不仅如此，他还要参与调查，现在又护送杰迈尔——这个十字军是他承受一系列重压的根源——前往索多里尔大桥，换句话说，他的职责是“保护”杰迈尔。除去军情七处成员这个身份要素，埃林完全能理解弗林特会有杀死杰迈尔的念头。而杰迈尔，通过他在牢狱中的行为，埃林就了解到他绝不是会对敌意表现出畏缩的人。为了消灭这敌意，他会拿出成为血色十字军的本色，不留任何情面。

埃林觉得自己假若不出手，是无法阻止两人之间的斗争了——当然恐怕出了手也是徒劳。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乔贞的身影从前方的树林中出现，接近他们。

“嗨，乔贞，来管管这两个——”

埃林不说话了。他看见乔贞血肉模糊的左手垂在身旁，拿着一把黑色长剑，右手则拖拽着什么东西，右肩也随之紧绷着。有的士兵看见乔贞接近自己，看见了他拖着的东西，立刻像躲避毒沼一般退开身子，但视线仍然无法从那东西上面移开。

杰迈尔和弗林特也注意到了乔贞，先是古怪的拖拽声让他们转过头去，直到已经能清晰地看见乔贞右手捏着的是一把锁链——锁链另一端缠绕在一只手肘上。手肘的前臂没有手掌。乔贞在三人之前停下，他们这才看清，他拖着的是一具死亡骑士的尸体，脸上没有面皮。

乔贞看了看杰迈尔和弗林特。两人不由自主地松懈下来，注意力从对方身上移开。

“你竟然在和这玩意打架？喂，医务兵，过来，过来……”说到这里，埃林发觉了什么。“乔贞，雷纳呢？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乔贞没说话。他放开锁链，死亡骑士的手臂坠落地面。

“我问你，雷纳……”

埃林的声音突然中止。他明白自己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乔贞把左手中的黑色长剑换到右手，高高举起，然后刺下去。这和他如此不相配的不详利刃，穿透了死亡骑士的胸膛，插进泥土里。他握住剑柄扭转了一下让它扎得更深。死亡骑士的身体突然剧烈跳弹了一下，下颌张开，一种充满腐烂气息的哀嚎从已经裂开一道半月形豁口的喉咙深处迸发出来。左手手指在泥土上乱抓，但躯干没有动弹丝毫。

还是没有死掉。喉咙裂开，面皮揭去，大脑破坏，心脏洞穿也不会死。但脆弱的人类，即使用温和得多的办法对待，那也已经死了。乔贞回想起雷纳坠落悬崖之前那空无一物的眼神；血液和肉碎从他的肋骨边缘滑落在地面。那是死亡骑士的最后一击——偶然的一击，就像人类在求生的时候会伸出手臂一样，最后一次甩出锁链也是为了抓住某些看不见的东西。它再次站了起来，但是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关节碎裂的木偶。乔贞靠近它，轻而易举地夺取长剑，切断它的手掌。正是这种轻易让乔贞难以接受雷纳的遭遇——在瘟疫之地毫发无伤生存了两年的雷纳·马维因中校，就这样屈服于手下败将的临死挣扎。

然后乔贞发现，可以把剩余的锁链从死亡骑士的手腕断口里抽出来。他就踩住它的胸膛，揪住锁链狠狠地往外抽。黑色的血污随着锁链不断地喷溅出来，死亡骑士不断嚎叫、颤动，但就是没有真正死去。原来你也知道什么是痛苦，乔贞想，那再好不过了。尽量活久一些吧。锁链全部抽出来后，他就利用它把死亡骑士拽回营地。

弗林特和杰迈尔已经放下了武器，看着乔贞手中的黑色长剑，以及剑刃压制下的死亡骑士。紫黑色雾气从胸部的伤口窜出来，仿佛有生命之物，饱食了死亡骑士的血液而逃离，沿着长剑盘曲而上。这一幕怪诞得几近恐惧，让他们移不开眼睛。

“杰迈尔。”乔贞说。“你看好。”

他右手松开剑柄，从皮甲兜里拿出一个眼球般大的小布袋，解开袋口的细绳，翻转过来。灰白的粉尘从袋内倾泻，并不多，只过了数秒就泻空了，洒在死亡骑士的身上。它的体力已快耗尽，哀嚎声渐渐小下去，这些白色粉尘要么在它裸露的面部肌肉上形成刺目的斑点，要么浸润于乌黑的血液中立刻消失，并没有引起任何变化。

“你这是做什么……？”弗林特说。



“埃林，还记不记得尼赫里带我们参观阿拉基骨灰盒的时候，他怎么强调的：‘巫妖的骨灰会让濒死的天灾士兵再度活性化’。”他把空荡荡的袋子扔掉，转向杰迈尔。“火灾那天晚上，我从你手里拿过了骨灰盒，还给尼赫里之前，把其中的粉末藏起了一把。就是刚才这些。活性化……你能看见这家伙有任何变化吗？我一直认为假若尼赫里故意放走你，目标是德米提雅的话，就要冒着失去阿拉基骨灰的风险，这是一个太大的赌注。现在我才确认，他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投下任何赌金。这些骨灰是假的。杰迈尔，你承认吗？”

杰迈尔不发一言。

“我答应过等到明天。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宁愿相信你。但是如今你背负的血债太多了，杰迈尔。”

乔贞明白，自己的思维在向弗林特靠近。雷纳的死并不直接是杰迈尔的错。但他始终记得雷纳如何面对那十余件失去主人、血迹斑斑的战袍，从那一刻开始，杰迈尔就已经是罪孽深重的人。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雷纳今天也不会遭遇死亡骑士——这是冲动、不理智的想法，但乔贞已经无法容忍自己继续理智下去。

他拔出黑色长剑，甩去血污。

“乔贞，你要做什么？”埃林说。

“告诉我一切，现在。”乔贞说。“否则，没有明天了，杰迈尔。没有了。很多人都见不到明天。你能，但是我想，你不配。”

埃林感觉有什么生冷的东西慢慢爬上他的背脊。空气中的腐臭气味愈加浓烈。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乔贞：拿着天灾的武器，对一个人类发出死亡威胁。那把剑仿佛已经在他手里挥舞、砍杀了十年，无需片刻犹豫就可以对下一个生命做出灭亡的判决。乔贞很适合死亡骑士的剑，死亡骑士的剑听命于他——这个念头让埃林的额角血管火燎一般地跳动着。

杰迈尔看着乔贞。他自己也和死亡骑士战斗过，更看过其他十字军将领杀死死亡骑士，但眼前这一幕却让他感到陌生。乔贞的神情里有他从未见过的东西，让他觉得——也许还谈不上恐惧，但至少是惊恐：这个男人会杀死我，用死亡骑士的剑。他会毫不迟疑，而我还想见到明天。*我非得活到明天不可。*

就在杰迈尔开口之前，埃林说：“等等。搞清楚你要说什么，我们周围尽是多余的人。去那边的林子里。”

乔贞看了看埃林。“你们都过来。弗林特，缴掉他的武器。”

弗林特一秒钟后才反应过来，上前取走杰迈尔的剑。杰迈尔没有反抗。

他们进入了林子里，离营地五十码左右的时候，乔贞说“就这里”，他们就停下了。

“没错，”走在中间的杰迈尔一转身面朝乔贞的方向，立刻开口，“骨灰是假的。尼赫里让我引出血色圣者，然后跟着我的两名狙击手就会下手。如果中途我有背叛行为，他们首先就会枪杀我。我答应了他……为了赎罪，你知道。”

“为什么尼赫里一定要杀死德米提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埃林问。

“他没有说，但原因之一应该是他曾经数次派人暗杀壁炉谷的血色军官，但都因为圣者的预言而失败。”

“暗杀？尼赫里主教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弗林特说。

“你没有听说过不等于没有。一系列暗杀是在对安多哈尔发动总攻之前实行的，尼赫里应该是要用这个办法来限制我们对战争插手，一口气攻占整个安多哈尔。”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乔贞说。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我对他忠诚，所以用这件事来作为考验。‘一同重振查洛斯图家族’，他是这么说的，并且承诺事成后让我为他工作，掩盖我的血色十字军历史。我被说服了。至少在那一刻是。乔贞，不只你一个人知道我并不适合做血色十字军。”

“他利用了你的罪孽感，而你在见到科尔斯塔的那一刻就开始犹豫了。”

“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时候，我看见了脱离这一切的机会。”

“这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但有一件事还不够有说服力，杰迈尔。用假骨灰引出德米提雅——简直像小孩子把戏。我不相信号称血色圣者的女人会预料不到这个风险。”

“因为……尼赫里相信我能做到。”

“我问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他相信你能做到。”

“因为……”杰迈尔不说话了。他紧皱眉头，眼角不自觉地翕动，即便是死亡的威胁也不能让他如此为难。他从一个从事毁灭的血色十字军，变成了面对裁决浑身无力的软弱罪犯。

乔贞握紧长剑，走向杰迈尔。埃林上前拦住他。

“够了，乔贞！别说你真的要……”

“我已经事先说过，坦白一切，否则，他见不到明天。”

埃林给弗林特使眼色，让他也来拦住乔贞。“你这样有什么好处？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而且尼赫里的事情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血色和杰迈尔的纠葛关我们屁事。你忘记我们的任务了吗？”

乔贞能感觉到，如果他挥下这一剑，杰迈尔也不会有反抗的欲望。长久以来，杰迈尔一直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虽然这折磨的本源是什么乔贞还不明白，但他相信杰迈尔已经精疲力尽了。那双曾经在绝食中仍然强作精神的眼睛，如今几乎丧失了全部希望。他魁梧、满是伤痕的身躯如今不值一提。他要的只是多一天，并且发觉自己也许会守不住这微不足道的要求——这让杰迈尔在这一瞬间，成为了一个弱者。一个任乔贞摆布其命运的人——就像老人操纵下的那些人一样：比如达莉亚，比如崔维斯。比如三年前的雷纳。

乔贞脑内一阵剧痛。腐臭的风从未如此恶心。他不再说话，转身朝林子外走去。

埃林追上他，“还拿着这玩意做什么”，然后夺走死亡骑士的剑，扔掉。

“你发什么神经？没有人愿意看到你这副模样。”他说。

“接下来让弗林特指挥部队。”乔贞说。“诊治伤兵、埋葬死者，这些事情都加快速度。明天必须在预定时间赶到索多里尔大桥。”

## 24

当两方士兵各自列队于索多里尔桥两侧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联盟方在昨夜的战斗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军力，存活者大多负伤，为此乔贞和弗林特已经拟定好了应对计划，预防血色发动攻击。

乔贞站在西侧桥头，身边是解除了枷锁的杰迈尔。处于东侧相对位置的是德米提雅和大检察官伊森利恩。虽然德米提雅的位置稍前，但就像上次谈判给乔贞留下的印象一样，

伊森利恩更像控制大局的人。他下颌昂起，右手从食指到小指顺次在剑柄上反复敲打。两名装备繁重、执长柄斧的血色战士立在他身侧。德米提雅低垂着头，手掌交叠搭在腹部，有些像女信徒祈祷之后的休息姿势。消沉的暮色给了她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就像海平面远处漂浮着的一片孤云。

“行程不顺利吗？乔贞大人。”伊森利恩说。河水冲刷着桥墩，和他的声音形成奇怪的合奏。

“只是一些小磕绊。”

“对此我非常抱歉。我会为这些死去的士兵祈祷的，毕竟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敌人。”

“不如现在就完成俘虏交接。在天黑之前，还必须找地方扎营。”

“好的，好的。你们把杰迈尔照顾得很好，对此我心存感激。您的看法怎么样，圣者大人？”

“.....我也有同感。”

“那么，过来吧，杰迈尔。回到你发誓全身心效忠的血色十字军之中来。”

“走。”乔贞对杰迈尔说。杰迈尔的眼神中虽然有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饱含坚忍的平静，就像不停面对着巨浪冲刷的礁石。他对乔贞点了点头，*谢谢*，然后迈出步子。

乔贞看见杰迈尔的步伐逐渐加快，右手放在剑柄上。德米提雅抬起了头，伊森利恩伸出左手按住她的肩膀，身侧的两名重装卫兵走上前。这两人即将在桥中央和杰迈尔位置接触的时候，摆出了准备用长柄斧进攻的架势。杰迈尔拔出长剑挥向他们，这一击迅速、有力，却仿佛不留退路，好像只要挥出它，一切都会静止下来：他的身体，他的思想，他的时间，他眼中所看到的一切。

一个卫兵用斧柄拦住了这一击，另一个把杰迈尔的右臂斩落，伤口直到肩膀。他们行动起来就像两座钢铁铸成的行刑台。杰迈尔的长剑还握在已经脱离身体的手掌中，卫兵踩着剑平面，把它拨落到桥下。杰迈尔身子向前跪倒，鲜血随之在桥面上溅出一条盘曲的纹路，如同红色的蛇。两把长柄斧的刀面交叉抵在他的咽喉下。德米提雅还没有叫出声，伊森利恩的左手就绕过她的脖子后方，死死捂着她的嘴巴，把整个人揽了过去。血液从他的指缝间流出来，但没人知道这血是来自于她的嘴唇还是他的手指。或许是两者。

“谁让你砍掉他手臂？我之前是怎么嘱咐的？”伊森利恩说。

“因为……他很危险，检察官大人。”

“现在只能替他缝合了……废物。回去以后自行到裁判所接受鞭刑。”卫兵应答了一声，伊森利恩转向杰迈尔。“杰迈尔，重复一遍：你的誓言是什么？”

杰迈尔不说话。他无力也无心开口，汗珠滴落到眼角，让眼中德米提雅的身影变成一团虚影。

伊森利恩拔出剑抵在德米提雅的脖子下。

“消灭，”杰迈尔的词句就像从乌黑的泥泞中挣扎出来，“消灭阿拉基，取得……取得骨灰。获得……神圣的……光荣。”

“对，你是这么发誓。在我，圣者大人，血色战旗以及众多先烈的塑像面前发了誓。你没有完成，在联盟的庇护下无所事事，让我和众位先烈们都失望了——当然，最失望的自然是圣者大人。你同意吗？德米提雅。”

更多的鲜血从伊森利恩的指缝间流出来。

“动手。”

一名卫兵挥起战斧，用前端的尖刺洞穿了杰迈尔的胸口。乔贞看不见杰迈尔的表情；只知道他的身体僵直了一下，然后就这么倒下，和千千万万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没有什么不同。扔一个茶杯到窗外，它会碎。掷一块石头入河，它会沉没。一个人，失去控制身体的能力，然后静止。

“去吧，德米提雅，”伊森利恩说，“你有权见他最后一面。不要太伤心了，至少他死得像一个战士。”

他松开了手，德米提雅在奔出去的时候踉跄了一下，就像险些从窝巢边缘跌落的雏鸟。她把嘴边的血抹在手背上，在杰迈尔的身前跪下，抱起他的上半身。很艰难，杰迈尔的身躯对她来说太过沉重了；他的血染红了她左半边身体，让她衣饰上的血红色十字消失不见。她的右手抓着他的背脊，想要尽量拉近一些，但湿滑的血却使得十字军的战袍一次又一次从掌心松脱开来。她左手掌贴着他伤痕累累的脸，手肘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侧，离那血肉模糊的肩膀更远一些。

德米提雅似乎对杰迈尔耳语着什么，乔贞听不见，也不知道杰迈尔是否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来听闻这些耳语。

伊森利恩走到了德米提雅的背后。

“我很抱歉，德米提雅。但是你知道……誓言就是誓言。十字军的威信就是建立在严苛的誓言之上。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

“我看见了……”

“什么？我听不清，德米提雅。大声些。”

“我看见了血色十字军的末日。”她转过头，仰望着他。刚开口的时候，德米提雅还带着哭腔，但她的声音渐渐变得剧烈、灼热，仿佛一片焦土上刮过的狂风。

“我看见了血和火焰。火焰在无数血色十字军的尸体上燃烧不尽。洪流一般的鲜血汇聚成了一面湖，湖面漂浮着折断的血色战旗。我听见了死者的哀嚎，正是这些哀嚎把血色卷进了地狱……所有来不及求饶就让我们斩首的死者，所有血色的死者，所有因为父母死去而在出生前就死去的孩子，我们俩的孩子……”

伊森利恩拔剑割断了德米提雅的喉咙。他拿出一块手帕，一边擦去剑上的血迹，就像厨师擦拭刀叉一般轻松，一边看着德米提雅的头部垂下，倚靠在杰迈尔的肩膀上。两具尸体互相支撑着，无法完全倒下去，就像星期天的下午，一对在公园的长椅上相依而眠的恋人，唯一不同的是遮盖在他们身上的不是温暖的阳光，而是腥臭的血污。

“啰嗦的女人。”伊森利恩把手帕扔下了桥，然后对卫兵说：“把他们扛回去，别忘了杰迈尔的右手，尽快吩咐医务兵缝合好，残缺的尸体不能悬挂在提尔之手门口。”

“可是……真的要这么做？泰兰大人他……”

“你发誓效忠的人是谁？”

“……是您，伊森利恩大人。”

“我有很多人随时可以替代你的位置。你想有人取代你吗？”

“不，大人。”

“那就照我说的做。”

这名重装卫兵把长柄斧插在背后，把两具尸体分别扛到双肩，右手捡起杰迈尔的断肢，朝桥东侧走去。不知什么时候，一张鬼牌掉落在了他身后留下的一连串血迹里，没有任何人发现。两人汇聚在一起的血流到了伊森利恩脚下，他后退一步避开。

乔贞看看那滩血，然后看着伊森利恩的眼睛。他迈步朝前走。

“乔贞，你要做什么？”埃林说。

“你和弗林特都呆在这儿别动。”

他走到桥中央，接近那滩血的时候，剩余的一名卫兵执斧拦在他面前。

“滚开，我和乔贞大人有话要说。”伊森利恩说。卫兵闪到一边，但防备的姿势没有改变。

两人之间只有五码距离的时候，乔贞停下了。

“我们该握个手吗？乔贞大人。”伊森利恩说。“为了庆祝俘虏交接圆满结束。这可是联盟和血色十字军的历史性事件，虽然多半不会记载在正史上。至少我们的史官不会这么做。”

“请解释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向上级报告。”

“有必要吗？实际上，这是我们血色十字军内部的耻辱……我相信尼赫里大主教不会对这些事感兴趣。”

“除了尼赫里之外，有很多人都感兴趣。如果你执意要隐瞒，我只好把这一次行动描述为十字军的骗局。就像你说的，这也许是历史性的事件，但假若它同时也是一个骗局的话，那就转化成了我们联盟方的耻辱。我们会认为，三番两次让步，郑重地交还俘虏，却让血色十字军当成儿戏。为了消除这耻辱，我不清楚上面的人会怎么做。我知道血色十字军的处境也很不容易，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安多哈尔寸土。是战略问题，还是力所不能及？我们的人倒是在忙着重建那座城市……这对双方都不是扩大冲突的好时机，对吗？”

伊森利恩沉默了一下。“您能说会道，乔贞大人。对于让你们看见这一幕，我也很抱歉，应该负起责任来……好吧。想必您最不解的，就是我为什么杀死有血色圣者之称的‘预言者’德米提雅。要亲自下手，这对我来说也真的很不容易，毕竟我们俩也算老相识了……但是为了维护血色十字军的信念，我非这么做不可。她有罪，乔贞大人。她和杰迈尔共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她怀上了他的孩子。”

乔贞没说话。伊森利恩的眼睛中有一种几近癫狂的神秘。

“啊，没错。男女相爱，让孩子延续他们的生命，没人可以提出异议。我们实际上鼓励战士们在十字军内部寻找伴侣，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的信念更坚固。但是……赋予生命，

是儿戏不得的事情。男人和女人必须负起责任。您也知道德米提雅的地位有多高，她是无数血色战士的精神支柱。这样一个女人，却偏偏选择了身边一个护卫，而且这名护卫曾经有瘟疫病史，还是一起教士谋杀案的主犯。身为圣者，没必要拒绝爱情，但是绝对必须远离和自己身份不符的爱情。当她躺在杰迈尔的怀里之时，作为圣者的神圣性也就消失殆尽。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你知道会对多少血色战士的信仰造成打击？更不用提让这遭诅咒的孩子出生了。不，我们非得在她怀孕的迹象表露出来之前解决这件事情不可。”

乔贞回想起数分钟前德米提雅站在桥头的姿态。低垂着头，双手交叠按在腹部上。

“但是，请相信我们对同伴是仁慈的。知道这件事的领导人里，已经充满立即处死两人的声音，唯独我，提出了一项建议：给杰迈尔一个拥有同等神圣性的机会。没有人会对带回阿拉基骨灰的英雄，以及血色圣者之间的结合提出异议——这会给我们的战士提供空前的精神力量。”

“你知道杰迈尔不可能做到。他只有数十个可以指挥的士兵。”

“那又如何？我们提供了机会，但是不可能迁就于他。既然他做不到，自然就失去了成为圣者伴侣的机会。不过我听说他一度和阿拉基本人对峙……真可惜。您可以想象得到，让我执行对他们俩的裁决，对我是多大的折磨。”

*折磨？在我看来，你一直享受其中，而且这让我恶心。*“圣者生下罪人的孩子，难道比杀死圣者本人更能打击你们那些所谓的信仰者们？”

伊森利恩回头看了看，卫兵已经扛着两具尸体回到了离桥头数十码之远的士兵阵营中。他继续面对乔贞说：“信仰者会得知，杀死德米提雅是叛徒杰迈尔。杰迈尔的尸体将悬挂在提尔之手城门，任乌鸦啄食，直到成为一具普通的骸骨，从所有人的记忆里消失。但德米提雅不一样。我们会给她规模前所未有的葬礼，给她立塑像。一个为了血色的信念而牺牲的德米提雅，就不仅仅是‘圣者’了。她会成为‘不朽’。以她为精神支柱的血色士兵们，或许会经历短暂的低落期，但最终，他们为因为这‘不朽’而生长出十倍，百倍的信念。我等不及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你比我预料中透露得更多。那些血色士兵们要是知道真相会怎么想，我很好奇。”

伊森利恩笑了起来。“别开玩笑，您是军情七处的直属探员，难道不明白如何掌控那些迷茫的灵魂？这些灵魂因为弱小，必须汇聚在一起才能生存，更需要精神上的指引才能产生力量。就算我现在对他们说出真相，他们也不会相信；为了不失去精神指引，他们会把透露真相的我折磨至死，然后继续活在他们的世界里。在那里，‘不朽者’德米提雅会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整个艾泽拉斯，最擅长此道的正是您的上司——潘索尼亚·肖尔。所以，请不要做出这种幼稚的威胁了，乔贞大人。天色不早了，你们需要尽快找地方扎营是吧？那么，我们还是尽早中止这番无意义的谈话比较好。再见。”

伊森利恩走出几步之后，乔贞说：“德米提雅临死前给十字军做出的毁灭预言，你有什么想法？”

“什么……？”伊森利恩回过身来。“您说预言……我有点搞明白了。如果您这些可笑的话不是什么超出我理解的计策，那么我很为军情七处的未来而担忧。”

他的右手从食指开始的四根指头，又开始顺次敲打剑柄。

“根本就没有什么预言。这世界上有意义的东西，只有判断和裁决。德米提雅的所有预言都是我们在收集足够的军事情报后，授意她说出的。我们给了她神圣的光环，她却不知好歹地要做一个普通的女人，从一个有罪的男人那儿寻求廉价的爱情。我们原本应该收回这光环，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准备把它打磨得更耀眼，还有谁能比她更幸运？抱歉，她最后的话只不过是一个疯女人的胡言乱语而已。下次见，乔贞大人……假若还有下次的話。”

乔贞回到桥头西侧后，埃林并没有问发生了什么。他说：

“现在我们怎么办？”

“没什么可做的。”乔贞看了看联盟方的伤兵，他们在长时间的等候中几乎耗尽精力，同时怀着可能会遭到血色袭击的压力，很多人的眼神都张皇无措。他不由得想，那些焦急地等待着德米提雅消息的血色十字军们，是否也拥有相同的眼神。

“任务完成了。”

天色暗了下来。索多里尔河冲刷两岸腐败泥土的声音，开始渐渐膨胀。桥面上留下一滩焦黑的血迹，钉住乔贞的眼睛。他明白，这滩血迹见证了杰迈尔活到这一天的唯一目的：和德米提雅共同承受注定的结局。这结局在杰迈尔倒在阿拉基之前的那一刻，甚至两人第一次共度长夜之时就已经注定。而此刻乔贞发觉，这滩血迹仿佛是通往某个不可归来世界的入口，在那个世界里有无数迷茫的灵魂，用共鸣的哀嚎来歌唱着毁灭的序曲。

清晨，乔贞来到大宅的后院，尼赫里正在做例行的晨练。作为任务汇报，乔贞把所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尼赫里让战锤立在身体右侧，低头看着花圃里的泥土。

“德米提雅怀上了他的孩子……？”

“对。这就是他必须要打倒阿拉基的原因。”

“真可悲。在这样的时代里，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想赢得普通人的爱情是多么困难……我会为他们祈祷的。”

“够了，收起这一套吧，尼赫里。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在这之前我们不如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尼赫里转过身来。“你的态度不太正确，不过相信也是工作压力所致。想谈什么？我洗耳恭听。”

“不要装作你不知道这些事，也不要装作杰迈尔只是一个偶然闯到你这儿的十字军。你利用自己的弟弟——不用辩解，没什么意义。我早就在原市政大厅的资料库查过了你的家族资料，而且杰迈尔也把你们俩的事情都告诉我了。他一直夹在血色十字军和你之间，进退两难——明明知道他和德米提雅的关系，你还要逼杰迈尔去设计谋害她，来证明亲弟弟对你的负罪感。我猜那两个狙击手无论如何都会杀死杰迈尔的，即便是在成功射杀德米提雅之后。”

“这是非常令人不快的揣测。我只能说‘不，我没这个打算’。我会按照承诺，给杰迈尔提供适合他的正常生活。”

“即便如此，那杰迈尔要付出的代价仍然是：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母亲。我只是在想——或许二十多年前，那个教士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应该把你带走，留下杰迈尔。这样虽然可能会多出来一个残忍狂热的血色将领，但同时也会少一个没有丝毫良知的主教。这交易很划得来。”

“说真的，乔贞。你要懂得什么是大局。是的，杰迈尔是我的弟弟，德米提雅是他所爱的女人。但是……他们仍然是危险的血色十字军。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很痛心……”

“一模一样。”

“什么？”

“你和伊森利恩一模一样。他也为他所做的事情‘痛心’。”

“我和一个血色十字军一样？这是我十几年来听到的最无稽的话。我本不该和一个军情七处成员计较，而且这整件事里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但是你这么说就越界了，乔贞。你肯定不会为这句话道歉，但是……由不得你。”

尼赫里突然挥出战锤，击向乔贞。乔贞侧身闪避，但战锤的速度比他想象中要快得多，击中了他的左肩。他单膝跪倒在地上，大脑一阵眩晕，想立刻站起来却做不到。

“一个道貌岸然的军情七处成员，哈！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身边拥挤了太多蠢货。和这些蠢货分享瘟疫之地的浊气……真恶心。放心，我不会杀死你的。不过，说我和伊森利恩一模一样，这句话至少值三、四块骨头。”

乔贞避过了第二次攻击以后，第一次攻击的冲击力仍然在他身上蔓延。左肩连带刚刚受过重伤的左手，仿佛已经不存在了。尼赫里是曾经砸碎阿拉基的人，如果遭受直击，就不会是三四块骨头那么简单。该拔出匕首对抗吗？无论如何，刺伤主教是得不到宽恕的行为，更别提乔贞根本不觉得匕首能够抗衡这把由圣光大教堂最好的武器匠打造而成的战锤。

“良知？”尼赫里仿佛只是威慑性地挥出一击，乔贞朝后翻滚避开。“军情七处探员大言不惭地和我谈什么良知！乔贞，你知不知道我的演说让多少信徒流下热泪，发誓把一生奉献给圣光？知不知道多少绝症患者握着我的手死去，脸上充满安详和满足？知不知道为了消灭阿拉基，我耗费了多大心力，做出了多大的牺牲？现在你谈良知……一个生活在阴影中，靠挟持他人秘密为生的肖尔家族的走狗，你这一生有过什么贡献？只有圣光才能裁决我。我从安多哈尔逃出来，险些成为无名无姓的尸体，却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今天的地位，我是一个奇迹！而你只不过是……卑猥、污秽……”

他没有继续这句话，双手紧握战锤，从上方砸下来。他似乎忘记了那句“我不会杀死你”，目标直指乔贞的头颅。在极度的狂怒下，这成为了凶猛却鲁莽的一击，让乔贞得以看准空隙，并不闪避而是迎面冲上，抓住了尼赫里的手腕。锤柄落在他的右肩上，但他顾不得这疼痛了，用额头狠狠撞了一下尼赫里的鼻梁。战锤脱手了，尼赫里捂着面庞下半部朝后踉跄退去，柱状的鲜血从手指间溢出来。

接下来乔贞又追击了好几下，尼赫里也用拳头和脚回击。场面仿佛变成了两个普通男子的斗殴，毫无章法，首要目的是用肢体冲突来发泄怒气，而不是击败对方。不多时，他们都已经遍身泥泞。最后，尼赫里拦截住了乔贞的一拳，然后一脚蹬中他的腹部，拉开两人的距离。

“够了！该死的……！”尼赫里试图抹去脸上的血污和泥土。“我呆会还要主持一个会议……还要带着暴风城来的一个公爵参观重建进度。到此为止！你和埃林快回到军情七处的窝巢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乔贞调整着呼吸。“最后一个问题，尼赫里，虽然你有资格不回答。隔离屋的火是不是你放的？”

“我早就等你问这个愚蠢的问题了。不，火灾与我无关。但老实跟你说，那天夜里，当我看见隔离屋烧成灰烬的时候，我心里可是轻松极了。教会上头只会不断发‘尽量拯救每一条生命’之类的空话，我非得应和他们不可，每夜每夜地为这些感染源大声祈祷。可惜无论祈祷还是药物，在真正强大的瘟疫面前只是儿戏。我也曾经为无法好转的瘟疫感染者流泪，但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有的东西克服不了，就只能由他去，而教会却会让我承担全部责任。火灾第二天我就把隔离屋的钥匙扔到了垃圾堆里。”

此刻在乔贞面前的尼赫里，完全卸下了圣光代言人的神圣光环。他还原成了一个为沉重的头衔和责任而苦恼的普通男人，就像德米提雅成为一个普通女人一样。他因为能吐露出这些话而感受到了一种释放感，却又因为这释放而不安。

“等等，乔贞……”尼赫里意识到了什么。“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说是协助处理关于杰迈尔的事件，但你为什么一直把焦点放在我身上，而且还到原市政大厅调查我的家族史？”

“因为你有放火的嫌疑。”

“不，不对。这样说不通。你是有备而来，乔贞，这些情况你都要报告给谁，肖尔？肖尔从我这里得不到任何好处……你和埃林到这儿做的事情对军情七处也没有任何好处。我起初以为你们到这儿来，是要从杰迈尔那里套来关于血色十字军的情报，但这样又何必必要参与我的决策……”

他眼睛里流露出疑惑，以及故作镇定。在短时间的思索后，他再次开口：

“——你和埃林的观察目标是我。很好，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两个人和解的传闻看来是真的。你涉水太深了，乔贞。我以后会千万倍地防范你们这些直属探员——现在给我消失。马上。”

“放心，我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对你的评估已经结束：情绪不稳定，滥用职权，至少这两点我会在报告书里面强调。”

“你这个……”尼赫里再次抓紧了战锤柄，但是后方传来了侍者的脚步声，他只好再度去抹脸上的血和泥。“我也曾经有过没有任何人关注的卑微士兵生活，那时候一旦和人结

下仇怨，又暂时解决不了，我会对对方说：‘我们走着瞧’，就像任何一个普通士兵会说的那样。现在记住我这句话，‘走着瞧’，不光是说给你听，你也可以转告给那两位大人物。时代正在改变，你和我年龄相近，却选择了错误的一边……你会后悔的，乔贞。”

他转过身，走进大宅，做了一番仪表整理工作后，主持了一个关于兵力分配的会议，整个过程中反常地几乎不发一言。随后又接待了来自暴风城的公爵，在陪他前往原市政大厅的路上以身体不适为理由，独自回到了大宅的藏书室里，紧闭大门。

尼赫里翻阅着那一本本从安多哈尔废墟中抢救回来，精心收藏的典籍，动作粗糙而焦急，险些还撕下了一页，根本看不进任何字句，然后又一本本地塞回书架的缝隙里，就算封皮弄皱了他也不管。每当在安多哈尔的工作中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他都会回到这间书房，用静心的阅读来提醒自己不要在他人在他人面前意外褪去身上的光环。一想到自己承诺过会将这些图书交付公用，他就有些后悔。但是今天他怎么都无法平静下来。

*带走哥哥吧。反正我已经活不长了。*

这句二十多年前的话，从唇边长出流脓肿块的杰迈尔口里跌落——直到今天才像碎玻璃片一样扎进他的大脑。玻璃片反射着光，照亮了那些他觉得不再重要，所以早就埋葬在记忆深处的东西。他双手插进精心梳理的头发里，抓挠着脑颅侧面，仿佛要凿穿自己的头盖骨，把这句话从大脑皮层深处揪出来，——揪出来后，它会化为一条身躯滚烫的蛇，他会慌慌张张地把它扔出窗外——不，他害怕在把蛇抓出来之前自己就已毒发身亡，一种温暖的、让人感受不到痛苦的蛇毒——

他办不到。第二扎玻璃碎片，第二条滚烫的毒蛇在咬噬着他。二十多年后，弥漫着血腥气的地下牢里，他对杰迈尔说：“你会为了我，为了查洛斯图家族，而斩断这遭到诅咒的爱情，清洗自己的罪孽吗？”而杰迈尔说会。他背叛了这个回答，但至少在那一刻，他说会。*我有罪而且我要清洗这罪孽。那么替我杀了她。杀了她。杀了她。杀了她和她的孩子。然后迎接你的就会是光荣。家族的光荣。我的光荣。圣光的光荣。*

乔贞说我和血色十字军一样。不，不对。我是主教。执战锤的，最年轻的主教。必定有什么与凡人不同的东西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和杰迈尔不一样。他有罪，我给了他赎罪的机会——一个去死的机会。啊，圣光保佑！

尼赫里觉得仿佛有小虫在啃吃着自己头侧的血管。他双手抓在一整排书脊上，猛地一挥，十数本书像雪崩一样跌落下来，在地面上摊开，就像士兵剖开肚腹而惨死。然后是第二排，第三排书。最后是一整个书架。他举起书桌上常备的茶杯在窗玻璃上砸碎。掀翻整个书桌。卫兵听见动静，猛敲房门，但尼赫里不回应。

他跪了下来，不是祈祷者的姿势，而是失败者的姿势：双肩无力地下垂，颈子后缩，双掌贴附在膝头，不断发抖。发抖是因为冷；不知从何而来一阵寒气咬住了他。他用膝盖在地面上挪动，移到了从破碎的窗玻璃透进来的阳光下。仍然抖得厉害。二十多年前，弟弟跟随教士离开后，尼赫里只身在黑暗树林里度过的夜晚，也从未冷得如此彻骨。

临行之前，乔贞和埃林来到了冒险者营地边缘。仍然有士兵在和冒险者们交易着食物，假药，私酿酒，赌博用具等等小物件，而且比过去明目张胆得多，因为已经不会有人每天早上来这里视察了。

他们找到了上次那名牛头人。他独自站着，右手搔搔下巴的胡须，似乎在考虑着什么。埃林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嗨。还记得我吗？”

“喔，是你啊。你又带了一个朋友来。”

“是客户，客户。这位是暴风城来的皇家植物学者，他要和温狄讨论大量收购草种的事情。她该回来了吧？”

“喔喔！是这么回事啊。她回来了，我这就带你们去找她。”

牛头人给他们领路，绕过分布繁杂的冒险者帐篷和临时房屋。不知怎的，他的脚步有些急。

“对了，你那把漂亮的刀呢？”埃林问。

“没，没带在身上。”

他们在一座稍大的小木屋前找到了温狄。她提着一桶水，正好准备进屋，看见了他们，把水桶放在地面。

在离她还有好几步距离的时候，牛头人突然加快了速度，走到温狄面前，对她说：“温狄，早上好。你听说了暗月马戏团的分部要来这儿做夜场表演吗？”

“我知道。”温狄回答。“门票让票贩子炒得很贵。”

“啊，是挺贵的。不过我.....”

温狄打断了他。“索额玛，这两位人类先生是随你来的吗？”

“当然是我带着来的。”索额玛提高了音调。

“他们看起来有急事要和我谈。你要有事的话等会再过来。”

“噢……他们是有急事。这位是皇家植物学者什么的。也对，我不呆这里碍着，走了。你们慢慢谈。再见，温狄。”

索额玛转过身，走回到埃林身边的时候，埃林低声对他说：“又是一步错着啊。那大刀可是最能表露你男性……公牛气概的东西，竟然拿去换取娘娘腔马戏团的表演门票？识趣一些就快去赎回来。”

“多管闲事。”索额玛搔了搔背，离开了。

“乔贞先生，埃林先生。”温狄说。“找我有什么事呢？”

“这事不大不小，”埃林说，“我们要见见艾米。”

温狄平缓地叹了一口气，并不代表失落，而是一种释然。

“还是瞒不住你们……其实前些天我出去采集草种，多少也是为了逃避这一刻。虽说这应该先考虑艾米的意愿，不过……”她提起了水桶。“进来吧。她就在里面。”

屋子里四处挂着一些莫高雷风格的饰品，四张简易病床排列在两侧，只有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熟睡的兽人，右腿上绑着绷带。一只棕白花色相间的猫趴在兽人头顶的窗台上。他们走到房间里侧，温狄掀开一道门帘，乔贞和埃林就看见了坐在小桌子前，埋头写着什么的艾米。从隔离屋废墟里消失的小盆景就搁在桌面上。阳光能照得到她和它。

温狄唤了一声“艾米”，她回过头，看见了两个直属探员。她显然不知该怎么反应，只是左手撑着桌子角，似乎要站起来，却不动弹。

“别紧张，艾米。你气色不错嘛。”埃林说。“我们只是来看看你。当然也会问几个问题。”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这不困难。如果不是有别的事情耽搁，我们可能早几天就过来了。”埃林说。“火灾的废墟里没有发现你的盆景，连一点点陶瓷碎片都没有。也许是有人取走了它，可谁会对那玩意儿感兴趣？不会是温狄，因为盆景里养的草她自己多得是——那么就只能是你自己。我还记得第一次到你房间，想去碰碰那草，你还不让，当然不会忍受它在火灾里消失。这么看重在外人眼里只是杂草的东西，我们自然假定你和温狄是认识的。好吧，那么你带着

盆景从火灾里逃出来了，又是谁在你的锁上动了手脚，掩盖成有人刻意把你烧死在里面的样子，然后又砍掉窗户上的木条好让科尔斯塔逃出来？起先我们以为一定是男人的手劲才能扭弯锁上的铁条，不过，那只限于人类。而科尔斯塔房间的窗户有两米多高，她得垫了高脚凳才勉强够到，那么会是哪个男人解救了科尔斯塔吗？很难想到，毕竟这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她的存在。但是要扭弯铁条，弄破两米多高的窗户，对温狄都不成问题。其实现在想起来，我追捕温狄的那天夜晚，你其实是要去见艾米吧，所谓取土什么的只不过是借口。我说漏了什么吗？”

艾米看了看温狄，又看看埃林。“可是，我们没有放火。”

“我没有说是你们放的火。要是怀疑你们的话，动机太薄弱了。你能帮助我们搞清楚这起火灾是怎么回事吗？至少，我们要知道那天夜里你们经历了什么。”

艾米似乎有些犹豫。温狄说出“都告诉他们吧”之后片刻，她才开了口。

“我夜里醒过来的时候，火已经烧得很大了，虽然还没有蔓延到我的房间。要不是温狄在外面敲窗户，大概我会就这样烧死吧。我开门让她进来，最初想的是怎么救火。但是……我……”

“没事，艾米。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瘟疫感染者病情严重，是没有希望的。这话从尼赫里那儿证明了。所以，我们不会指责你的选择。”埃林说。

“作为一个信仰圣光的护士，我本应该陪他们到最后一刻才对。可是，他们的最后一刻，并不是死亡。那样的隔离间，未必能关得住一个……天灾。我从管理那间屋子的第一天就开始害怕，而且越来越怕，夜里常常惊醒。白天，我很乐意照顾他们，但是一到夜里，我就害怕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会害怕天灾。”埃林说。“能承认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不要太自责了。事实上，火葬确实是他们所能有的最好结局。”

“埃林先生，我也有责任。我希望我的朋友不仅能在那一刻安全，也能在以后的日子里真正过上安全的生活，所以才给她出了逃跑的主意。毕竟，照料过一次瘟疫感染者的人，就很难脱离这样的生活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手他们的工作。”温狄说。

“那时候，火已经烧到科尔斯塔的房间门口了。我想去救她出来，又没有勇气。所以才拜托温狄弄坏了那窗户，希望她能自己爬出来。——埃林先生，科尔斯塔现在怎么样？”

“她过得好着呢，没有在火灾里烫掉一寸皮。你想见见她吗？”



“不了，我没脸见她。毕竟，我把她抛在了火里。那她现在怎么生活？一个孤儿……”

“我和乔贞打算把她带回暴风城，看看能不能找个收养家庭。不会让这孩子留在瘟疫之地的。”

“那就好。”

埃林没有说出来，如果不是因为科尔斯塔的免疫体质，她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军情七处会对她的体质和过往经历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调查。

“可是，艾米，”埃林说。“对于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你真的什么头绪都没有？”

“没有。我只知道肯定是从某一个隔离间开始烧的，当我看见的时候，几乎整个走道都蔓延上了。但是……病人们不可能点火啊。他们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虽然有个人老是念叨着，与其变成天灾，还不如烧死算了，有时候弄得其他病人都不安心。”

“谁？”埃林问。“谁这么说？”

“乔纳森。”

乔纳森。让弗林特割去头颅的乔纳森。埃林想起了弗林特找到的那片极薄的打火石，压到大拇指下几乎就会看不见。要点火，不光需要打火石，还需要引火物。

纸张是最好不过的引火物了。

火灾的前一天我给乔纳森带去了他妻子的信。虽然为了给他取信，埃林需要有乔纳森签名的一张便条，但当时是他自己带去笔和纸，让乔纳森签上名，再从送食物口递出来的。

乔贞看了看埃林，注意到他神情的变化。他记得埃林朝弗林特挥拳时所说的话：“让我去代领他老婆的信”。

埃林明白，那片打火石也许可以藏在任何地方。不过，至少信纸——引火物，是他带给了乔纳森。

最初给感染者们带食物，或许有一半是因为艾米。但是在取信、递交给乔纳森的过程中，埃林觉得自己纯粹是希望想让乔纳森读到家信，才这么做。

埃林知道这不能说是他的错。但是，他还是非得把刚才对艾米说的话，“火葬确实是他们所能有的最好结局”，在心里对自己重复一遍。他想：乔纳森从火场里走出来，倒下，试图抓住弗林特的脚。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在为放弃生命而后悔？

“对了，”艾米说，“弗林特知道我还活着吗？”

“暂时不。你愿不愿意告诉他？”乔贞说。

艾米沉默了一下。“我一直在想，怎样对他才算公平。其实如果不是他的话，病人们也撑不了这么久吧。”

“这是什么意思？”

“联盟的药物早就供应不足了。弗林特见我很担心，就用自己的钱从冒险者营地那儿不停替我买药。他是希望这些病人能治好，让我脱离出来。我都和他说过，有多少药都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不信，还以为是我要摆脱他的借口。乔贞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弗林特给了我一个包裹，你还记得吧？那就是我从他那儿接受的最后一批药物。”

“在这件事里，弗林特没有错。而且他一直因为你的消失而伤心。我觉得……可以考虑告诉他。我相信他不会透露给其他人知道的。”

“可是……我还需要心理准备。”

“没关系，你自己考虑吧。他一时半会也不会离开安多哈尔。”

从提起乔纳森的事情，直到两人离开，埃林除了一句“再见”，就没有说别的话。走出屋子十几步后，乔贞对他说：“你没事吧？”

埃林像洗脸一样双手抹了抹面部。“我再好不过了。”

“能活下去的人都活着。不能的，已经火葬了。没有任何损失……我单指火灾这一件事情。”

“当然当然。咳！”埃林吐出一口痰。“啧，乌漆抹黑的。还是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冒险者营地边缘外，弗林特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双手搭着前额。看到乔贞和埃林走了出来，他马上立起。

“情况……怎么样？”他问。

“推测是正确的。她还活着，和温狄在一起。”乔贞说。

弗林特深呼吸了一次。

“但是现在别急着去找艾米，她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给她一些时间。”

“我现在只要知道她还活着就够了。”他先后看看乔贞和埃林，往常总是充塞在他眼神中的无端的愤怒在此刻消失了。“我.....对你们感激不尽。”

这天下午，乔贞和埃林带着科尔斯塔，乘坐马车离开了西瘟疫之地。昏黄的天空和腐败的树丛渐渐从视线中远去。他回想起来，在离开温狄的屋子前，她带着他们看了屋后的一片小开垦地，两排不那么好看的绿色小草在其中成长着。

“这些都是我从收集来的草种中仔细挑选种植的。”温狄说。

“你觉得它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真正对瘟疫之地的土壤产生影响？”乔贞问。

“至少一百年吧。希望大地母亲会眷顾这些生命。当然，我会尽量改良它们，来缩短这个过程。”

“如果现在西瘟疫之地再度发生全面冲突的话，冒险者营地是没法置身事外的。你得考虑好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它们的办法才行。”

“它们就是在经历战争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西瘟疫之地最好别再有战争。”她笑了笑。“不太可能吧？”

的确不可能。只要有战争，就有事物会遭到毁灭，有人会倒下——杰迈尔。德米提雅。雷纳。但是，也总有事物能够生长出来，比如温狄的宝贝草种，也有人能够站起来——乔贞看了看埃林身边，让他那些在乔贞听来很无趣的笑话给逗乐的科尔斯塔。

血色教士带走了杰迈尔。

我们带走了她。

希望我和埃林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 尾声

乔贞来到圣光大教堂的一间密室里。他已经越来越熟悉这一座外观壮丽辉煌，内部盘曲错节犹如迷宫的建筑物了。

坐在密室中央石桌后的是大主教本尼迪塔斯。乔贞离石桌十码左右的时候站住了，在他身后，两名圣骑士关上沉重的大门。

“我看完你的报告书了。”本尼迪塔斯说。“很详尽。按你提供的情况，我必须再重新考虑是否该把尼赫里列为下一任大主教候选人。你怎么想？”

“我甚至不是圣光信徒，所以无从判断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大主教。”

“还是你一贯以来的说法啊，乔贞。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是虔诚的圣光信徒，很难去客观评价一个主教。或许过些日子我会亲自到西瘟疫视察。潘索尼亚需要的资料我准备好了，来。”

乔贞走到石桌前，从本尼迪塔斯手里接过一沓材料。

“你不看看吗？”

“肖尔大人要求亲自过目。我先翻看属于越权行为。”

“也对。你可以回去了。”

乔贞转过身，走出几步之后，本尼迪塔斯再次开口。

“等等。”

“还有事吗？”

“这一次在西瘟疫……有没有调查到鲍西娅的任何事情？”

“没有。”

“什么都没有？连传闻之类的都没有吗？”

“很遗憾，没有。”

本尼迪塔斯点了点头，身子朝后靠在椅背上。

“这三年来，我的悔意一直在不断加深。我的所作所为，背弃了所有曾经发誓用性命去维护的信念……抱歉，又让你听到这些话。不过我也只能对你说说了。”

“没关系，本尼迪塔斯大人。如果有鲍西娅进一步的消息，我会立刻告诉你的。”

“需要任何人力和财力帮助的话，直接对我说就行。”

“我明白。”

“愿圣光保佑你，乔贞。我能信任的人，已经不多……”

乔贞走出屋子，像往常一样，拒绝教士引路，自行回到地面。适逢美酒节，就连圣光广场也聚满了在彩球和啤酒花之间尽情欢娱的人群。他避开人堆，从小路前往旧城区。

虽然成为直属探员后，为与老人和解的本尼迪塔斯工作已经快两年了，但乔贞还是怀疑着大主教的“赎罪”态度。养女失踪后，他渐渐回归清苦的生活，缩减预算，加倍地工作，仿佛要让年轻时那个除了传播真正的圣光信仰，就别无所求的虔诚教士重新回到自己体内。这样一个大主教值得信任吗？要下这个判断，所需要的时间和情报都不够。所以，乔贞并没有把从雷纳口中得知的有关鲍西娅的情报透露出去。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验证这些讯息。

他记得尼赫里警告他“涉水太深”。如今，作为老人和大主教结盟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尼赫里的话也许还说得太轻了。不是他涉水太深；他将要逐渐变成那难以见底的湖水本身。

乔贞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 乔贞案卷 - 西瘟无战事

END

9月1日开始的这一章正好又是一个月.....我真不是故意的。

睡觉。

## 小结

camg 2008-10-02 22:22

惯例的小结和回答问题。

断断续续写过了四十万字（擦汗）。这一次的配角数量是最多的，包括 5 个游戏 npc：弗林特、科尔斯塔、阿拉基、德米提雅、伊森利恩（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爱与家庭”中杀死泰兰·弗丁的凶手之一，所以.....）。其实最初还考虑加入寒风营地的指挥官阿什拉姆和银色黎明军官普尔哈特，因为过于复杂而作罢。

尼赫里比较特殊。游戏里没有登场，但他是 wowwiki 所记载，圣光大教堂地位仅次于本尼迪塔斯的三个主教之一，也许是出自 rpg 书或者卡片游戏吧。Wiki 里提到他狂热、有进攻性，从这一点出发设计成“执战锤的主教”。

这么多 npc 凑合在一起，剧本完成后我立刻认识到篇幅会比《梦的挽歌》还长（实际多出了一万字）。最接近传统推理小说元素的事件——火灾，缺乏一个足够颠覆性的设计，因为在图沙的类似故事之后，艾米的生死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多少影响了阅读效果。为了淡化这个问题，我分散出许多焦点：兄弟纠葛，血色内部矛盾，瘟疫恐慌，等等等等，同时给后面的故事做一点铺垫。没错，科尔斯塔还会出场的，这点说出来并不算剧透。这些铺垫也包括解释了直属探员的定义：并非“非常厉害的超级探员”，而是潘索尼亚授命下，有政治影响力的情报控制者。

塑造埃林的完整形象真的花了我很多脑筋，很高兴大家普遍认同这个角色；而回想连载《向日葵》的期间，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回帖。这次最后的效果甚至接近于双主角故事，以后两人之间的戏份怎么平衡我还要再考虑，但是《乔贞案卷》肯定只是《乔贞案卷》，这一点坚持不动摇。

连载刚开始，sade8888 读者就问《西瘟无战事》和《西线无战事》有没有联系。这个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了。

一，影片中段一个镜头：士兵翻越战壕，一枚炸弹爆炸，士兵的身体消失，只剩下吊在铁丝上的两只手。作为 1930 年的电影，这一幕的视觉效果相比如今的战争片来说简直是儿戏，但构图上冷酷的对称性，和镜头的短暂停留都让人印象深刻。技术上显得幼稚的道具假手，反而能透视出一种隐喻：手，和眼睛一样，都是人类表达情感的最重要器官；但是当和身体分离后，它什么都不是。这个镜头驱使我写下多个“斩手”的场面：弗林特斩掉憎恶的手，乔贞斩掉死亡骑士的手，伊森利恩的护卫斩掉杰迈尔的手，而且每个受害者都是在失去手臂后，再也没有反抗。

二，影片最著名的镜头：一个士兵伸手想够到战壕外的蝴蝶，中弹身亡。这一场面的主角仍然是手，我们看不到士兵中弹流血，只看到手颤抖了一下，突然往回缩，然后垂落。这个镜头著名归著名，但长期以来饱受攻击，因为这其中的隐喻太明显了。但让我思考的一点是：为什么蝴蝶会停留在一片焦土中央？它的存在难以用常理解释（没看过原著，不知道小说里有没有详细的说法）。受这只蝴蝶的影响，我设计了能在腐败土地里生长的绿色植物，以及对瘟疫免疫的科尔斯塔，同样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她们都是本不应该出现在此时此刻的美丽之物，并不一定象征着希望，但人们愿意把希望投射在她们身上：士兵对蝴蝶，温狄对草种，艾米对科尔斯塔。

当然，最重要的是杰迈尔。他就是那个士兵，德米提雅是他的蝴蝶。经历了一系列来自尼赫里和十字军的巨大压力之后，虽然曾经动摇过，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去够着这蝴蝶——

一然后死去。从这一点出发，再加上他是链接数条故事线的唯一一人，我可以这么说：杰迈尔才是《西瘟无战事》的真正主角。

**[Post by 暗黑流浪者 (2008-10-01 13:42):]**

按照后边尼赫里听到德米提亚怀上孩子吃惊的态度，他应该是不知道德米怀了孩子，但两个人的恋人关系，他是知道的。

既然杰迈尔和德米提雅是恋人的关系尼赫里已经知道了，那他是否应该了解德米提雅的预言其实并不是准确的，我相信杰迈尔和德米是真心相爱，预言圣者的秘密杰迈尔也许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暗杀是否还有意义？

杰迈尔是否知道猎杀阿拉基的任务失败以后，不只是他，连德米提雅也难以幸存？尼赫里是否也意识到了这点，如果是这样，暗杀德米提雅还有必要么？

尼赫里知道两人的恋爱关系，所以才认为杰迈尔能够将德米提雅引出来。但是预言的真相，以及德米提雅的生死问题，杰迈尔并没有告诉他。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乔贞保留的唯独也就是这一点秘密。

**[Post by 古枫 (2008-10-01 19:29):]**

话说那个米港的小队不是要去塞拉摩的嘛？怎么雷纳查名单的时候显示来了西瘟疫~

《破碎之花》末尾提到，鲍西娅一直躲藏到队伍离开米奈希尔，才独自上了前往塞拉摩的船。

**[Post by tyfon (2008-10-02 01:48):]**

说来，不知道马迪亚斯本人会不会在下一部开始登上舞台.....

我也想看到他出场.....应该快了（掰手指计算年龄，他现在多大了？11？12？回头查设定）

**[Post by 海月隐 (2008-10-02 02:39):]**

觉得这个类比有点牵强...

教士是在杰迈尔和尼赫里中选择，而乔贞的选择是带与不带，却也没有太充分的理由不带科尔斯塔走。

于公于私，都应该保护这个孩子的。

其实这句话的重点是这样：

乔贞无需考虑从谁和谁之间选择，他只是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血色教士带走杰迈尔，并不只是为了拯救他。18 节：“到了他的住所后，我发现这名教士养育了好几十个安多哈尔的战争孤儿。他治好了我的病，让我和其他孤儿呆在一起。他本人就是血色十字军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乔贞带走科尔斯塔，同样也不只是为了拯救她。25 节：“如果不是因为科尔斯塔的免疫体质，她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军情七处会对她的体质和过往经历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调查。”

也就是说乔贞发现，他和血色教士的行为有共同之处：带走孩子，让自己效忠的组织得利。正是这一点让他希望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千繁花叶(2008-10-02 18:50):]**

既然预言者没有预言能力 为什么又会说多次妨碍了主教刺杀行动... 而且这一部的巧合也太多了点吧乔贞去调查时间正和主教收复安多哈尔并预谋杀死血色十字军预言者相近 主教兄弟和预言者之间的爱情导致了"阿拉基刺杀"行动与主教攻击阿拉基同时主教兄弟之间的交易和瘟疫感染者决定自杀同时...这么多巧合混杂在一起 确实有点太夸张了吧。

预言的问题在伊森利恩的话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血色十字军自然可以防止暗杀后，再放话说是圣者早有预言。这就是造神的方式。

“乔贞去调查时间正和主教收复安多哈尔并预谋杀死血色十字军预言者相近” 呃.....有吗？

“主教兄弟和预言者之间的爱情导致了"阿拉基刺杀"行动与主教攻击阿拉基同时” 同上，要知道攻打阿拉基不是一天之内的突发事情，而是一场战役，文中已经多次提到。

“主教兄弟之间的交易和瘟疫感染者决定自杀同时” 主教在和血色会谈，确认对方的态度后，才回来和杰迈尔交易。

读细一些的话，这些都不成问题.....



唯一的巧合是杰迈尔在带着骨灰盒离开之时，看见了火灾中的科尔斯塔。

***[Post by deathmew (2008-10-02 19:18):]***

*确定无 bug 后放出 TXT 版...先前的请去这里下载...记得改后缀名...*

辛苦了。

## 外传三：最好的时光

首发：2008-11-07 03:57

完结：2008-11-08 15:04

### 外传三：最好的时光，I

#### 1

即便有钥匙，萨莉还是敲了敲门。卫兵已经通报了她的来临。

“德米提雅。你醒着吗？”

她听到了一点衣裙翕动的声音。再没别的。

“我进来了。”她掏出柄上刻着血十字纹章的钥匙，塞进锁孔，才发现门又没锁。这道门很沉重，只用手指关节去轻敲，根本无法辨认它是锁死了还只是掩着；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道没必要存在的门。它连接着的走廊，不到二十步之外，就有四名卫兵。走廊的尽头，大屋周边，更多的卫兵。

进屋之后，萨莉发现德米提雅坐在镜台前，右手平放在桌面，左手搭着膝盖。夕阳的光挣扎着穿过最近安装在窗户上的铁栅栏，落在德米提雅披散在背部的长发上，就像一排沉默的刀刃。

萨莉走到她背后，看着两人在镜子中的倒影。我今天一定得多睡几个小时。德米提雅，你也是。她曾无数次就这样一边给德米提雅梳理长发，一边聊天；但现在，她的右手在德米提雅的肩上僵硬地悬停，拿不定主意是否去碰触那淡金色的发丝。她咬了咬嘴唇内侧。

“为什么不锁门？”萨莉说。

德米提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听说了。”

“什么？”

“一大早我就听见了。他们叫叫嚷嚷的，说联盟击败了阿拉基。”

萨莉有些尴尬。她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打算把消息亲口告诉她。

“战斗是结束了，不过还没有正式的斥候报告。我们还不知道是谁……”

“你觉得是杰迈尔吗？”

“我不知道。一切还没有定论。”

德米提雅抬起头。萨莉看了看德米提雅在镜中的双眸，连忙把头侧向一边。

“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她继续说，“因为战斗昨晚就结束了，到现在还没有联盟宣称得到了阿拉基骨灰的正式消息，这可不是那些人的行事风格。”

“你是说杰迈尔拿到了骨灰，所以消息才会这么晚？”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是我希望……”

“你希望？”德米提雅打断了萨莉，站起来，面朝向她。“你希望什么？我再也不想听你说出这个词。出去。”她的手掌扶在桌子边缘。“滚。”

你没必要这样。萨莉尽量把自己的气头压下去。虽然德米提雅年长她近十岁，但在两人过去的争执中，总是萨莉占据上风。那都是一些无害，反而会增益友情的争执，但这一刻则是另一回事。萨莉明白，自己的出现让德米提雅感到不安和愤怒。她有这个资格。

“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你。”她甚至在这句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就转身离开了。她走出屋子后，使劲拉上房门，确保它锁好了，然后紧盯着地面，深呼吸。过了好一会儿，才排除了胸口的憋闷感。

她步下楼梯，穿越广场，朝自己的宅子走去。不多时，一个声音在背后呼唤她的名字。她回过头，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走过来，在很近的距离停下，把脚后跟蹬得特别响，用手指尖抹掉衣领上的一点灰尘，微笑着俯视她。

“伊森利恩大人。”萨莉说。这个男人周身散发着一股特有的气味：他专用的香水，加上淡淡的血腥。

“我本打算来通知圣者战役已经结束，看来你已经代劳了。”

“是的。”

“不知我们整日操劳的圣者大人现在情绪如何呢？我最好还是去看一看。”

“抱歉，我想您现在不应该到她那儿去。她情绪很不好。”

“我能理解她承受的重压，也希望能减轻她的痛苦，但是无能为力。这件事不仅是对圣者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所有人信念的考验。你怎么想？”

“您说得对极了。”

“当然，尽量让她保持情绪稳定还是很重要的。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了。”

“我会尽力的。伊森利恩大人，如果没有别的吩咐的话……”

“怎么，你很忙吗？”

“不，只是不想耽误您的时间。”

“那么，替我做一件事。今天抓到了一个探子，骨头挺硬的，我那些没用的部下没法从他那儿得到什么，真是惭愧。我想把这件事交托给你。现在离你的晚餐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没错吧？你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去找我的助手，他会带你到犯人那儿的。”

“我这就去。”

她从他身边走过，但他突然抓住了她的左肩，凑近她的耳廓。

“回答我一个问题，要诚实。现在德米提雅这个处境……你可怜她吗？”

她没有回过头。“……我担心她。但是，就像您说的，这是考验。”

“很好。”伊森利恩松开了手。“这就是我想要的回答。内心缺乏怜悯的人是没办法胜任检察官这个职位的。你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赢得这头衔，但是你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说实话，德米提雅让我很失望，但你最好别让我再失望了，萨莉·怀特迈恩。”

## 2

有人从门缝下塞进一张折了数次的信纸。德米提雅把它拾起来，展开。信上的字体工整得过分，甚至显得有些战战兢兢。

最尊贵的血色圣者大人：

非常抱歉打扰您的休息，但我和我的战友们都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亟需您的指引来清除我们心中的疑虑。您应该已经猜到，正是联盟和部落已经攻占安多哈尔的消息让我们心神不宁。这是说明我们在西瘟疫已经没有复兴的希望了？还是预示着某种更大的局势变化？我们的信念仍然坚定，但是在这一刻，长久以来的努力似乎突然显得徒劳无功。圣光难道不是早就启示过，我们才是唯一有资格净化安多哈尔的纯净力量？长久以来，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如今却无法品尝战果，这让有的战友非常沮丧。您是血色十字信念的具现化，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能不能在这重大的时刻给予我们一些昭示，让我们有力量远离困

惑？当然，不是强行要求您做出预言。如果您认为安多哈尔暂时落入联军之手，是有益于血色十字军未来发展的，请敲门三下。如果您认为答案应当由我们自己去寻找，请敲门五下。

无论是谁写的信——德米提雅相信这是多人合力的结果——并没有给她一个消极回答的选择。要么说联军占领安多哈尔其实是好事，要么不回答。德米提雅熟悉这种感觉。这就是他们想从她身上得到的。

她本不打算回应。但是在烛台前烧信，看着火烟慢慢上升的时候，她回到门边，敲了三次门。门外产生了一些小骚动。卫兵们显然因为回答的迟到而受到了折磨，普普通通的三次敲门声终于让他们振奋起来。德米提雅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三响敲门声，就像三次呼吸，三次心跳，会在崇拜她的士兵间引起共鸣，给他们以力量——即便是错误引导下的力量。

她把灰烬盛在另一张纸上，卷成半月形，两指捏着伸到铁栅栏外，抖了抖。灰烬随着夜雾消失在了夜风中。不能让伊森利恩知道这封信的存在。

也许也不能让萨莉知道。

德米提雅在十七岁得到血色圣者头衔之后的一天，受邀到给年幼的血色后裔们演说。在那房间里她第一次看见了年仅八岁的萨莉·怀特迈恩。她坐在课桌上，瞪视着身前一个垂着头的男生。其他孩子，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拥挤在她身后。那男生在数十双眼睛的逼视下发着抖。后来德米提雅才知道，自己目睹了一场小小的审判：负责清扫的男孩用一面血色战旗做成装垃圾的包袱，在萨莉的逼问下，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如果不是德米提雅及时赶到，萨莉可能就会宣布判决。

很多年后，德米提雅问起萨莉这件事：“你当时打算给他下什么判决呢？”

萨莉笑了。“我没想好。”

### 3

萨莉从拷问室里走出来，剥掉染满鲜血的手套，甩在卫兵双手递过来的锡盘上。随后，这名卫兵锁上了拷问室的门；把一种酸腐的气味混合着血腥气，连同受审者一同锁进了黑暗里。

一无所获。伊森利恩让她拷问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冒险者。但是，萨莉明白伊森利恩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她想，他八成是相信这名冒险者其实是一个守口如瓶的探子。这并非事实，因为她没用多少手段，就从受审者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和软弱：眼神变得浑浊，从喉咙深处呕出的惨叫声拖着细长且微弱的尾音。于是她停了手，暂时让他活下来。

如果是伊森利恩，他会把此人拷问至死。这样的差别，并不让萨莉觉得自己有什么优越感。反正在这间屋里受拷问的冒险者，无一例外都是要死的。即便他们通过了酷刑，证明是“清白”的，但是也不会得到任何治疗。十字军会释放他们，让他们在一天内死在荒郊野外。

一想到伊森利恩明天会怎么用这件事来为难自己，萨莉就很愤怒。她一向易怒，但是在伊森利恩面前，她不能把这感情表现出丝毫。毕竟只有通过他的推荐，才能够正式升任大检察官。

她回家进晚餐。在餐盘上发现了一点多余的油渍之后，积累多时的怒气驱使着她掀掉了盘子。当侍者慌慌张张地清理地面的时候，她看了看地上那块鲜红色的肉排，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完成拷问的一周内，几乎没法吃任何肉食。但现在不一样了。食物是食物，受审者的血肉是受审者的血肉。

她回到卧室里，仍然摆脱不了愤怒感。她在生自己的气，为自己不得不从各方面朝伊森利恩靠近而惴惴不安：从拷问手段，到神经质似的洁癖。她一方面认定这个男人对同伴过于暴虐，但一方面又十分信任他，把他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尺。

这信任强烈得让她足以做出那决定。

#### 4

长久以来，萨莉·怀特迈恩是了解德米提雅和杰迈尔恋情的唯一一人。一年前的夜里，她们两像往常一样在了望台上聊天，身体四周非常难得地洒满了月光。一只黑色的鸟从了望台边缘之外飞起；它就在围栏下方筑巢，暗红色的鸟喙周围浮动着一丝微妙的光。

“萨莉。”德米提雅毫无预兆地说，“如果说我爱上了一个人，你会怎么想？”

萨莉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这不是在她的生活中通常会听到的句子。

“啊，是谁呢？”她惊讶于自己提出了这么愚笨的问题，但德米提雅又很快地回答了，让她更为惊讶。

“杰迈尔。”

德米提雅一口气吐出这个名字。并非因为果断，而是强迫自己这么做，否则也许就永远不会有勇气说出口。

萨莉花了一些时间，才回想起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形象。那个浑身是伤痕的护卫？实际上，这回想的时间太长了，让两人之间的气氛立刻有些尴尬。

“我不了解他。你为什么……？”

“他是唯一能真正听我说话的人。”

“我也一直在听你说话。”萨莉没有掩饰语气中的愤怒。

“不是一回事，萨莉。”德米提雅转过身来，面对她。“不是一回事。”

没有更多的解释，萨莉也没有做更多理解两人之间恋情的尝试。无论如何，德米提雅愿意把这件事告诉她，让她很高兴。她记得自己在一番沉默后，对德米提雅说：“希望你们能幸福。我会给你们保守秘密的。”

这句话是萨莉在缺乏适当经验的情况下脱口而出的，虽然显得孩子气，德米提雅还是对她笑了笑。这时候，黑色的鸟开始飞向远方的山峦。

萨莉尽量在这件事情上帮助德米提雅。她会调查卫兵出勤表和线路图，好给两人在何时、何地会面做参考。她坚信自己是纯粹是为着德米提雅而做这些事，但是又无法抑制地仔细观察杰迈尔，以及他和德米提雅之间的交流方式。

杰迈尔虽然在护卫同伴中并不合群，却因为作战能力而广受尊敬，同时伴随着一些浑身伤痕来历的传言，这就是萨莉对他的全部了解。更多的观察毫无意义，她开始说服自己杰迈尔有着只有德米提雅才能看见的优点。每当要以私人身份和杰迈尔会面之前，萨莉就能从德米提雅的眼睛里看见那神秘却又令人宽慰的光芒。她还看见德米提雅如何拢紧双手，搓着大拇指根，为平复心情而深呼吸。而杰迈尔，眼神会软化下来，仿佛千方百计要抑制住自己那些让人不快的身体特征。

萨莉自幼也见过许多结成伴侣的血色成员，公共程序是双方提出申请，然后在牧师的主持下，以对着血色战旗宣誓为之共同奉献一生的方式完成仪式——官方用词不是“婚礼”，

而是“结伴仪式”。这就是全部。无论从男方还是女方，在双目相对的时候，萨莉怎么也找不到德米提雅所经历的那种激情和焦躁。她觉得帮助两人是值得的，她会想，除了拷打和审问，我今天做成了一些别的事。

有一天夜里，她从拷问室里出来，突然想起自己弄错了出勤时间表，给两人安排了一次危险的约会。她忘记脱去血手套，就朝后山的小园林里跑去。她没有走石砌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树丛间的小径。当靠近园林深处的时候，一些声音让她放慢了脚步。隔着树木之间的缝隙，她看到月光轻触着赤身露体的杰迈尔和德米提雅，铠甲与衣物杂乱地弃在一旁。

他们不知道她的到来。萨莉心跳得很快；她看到德米提雅淡金色的长发染上了灰尘，杰迈尔的背脊上的伤痕仿佛在银色的光晕下淡化。萨莉转过身，不是立刻，而是在意识到自己太过投入于这窥视之后。

“是我。”

“萨莉？”德米提雅的声音。

“你们……快回去。还有十分钟就会有卫兵来了。”

她没有等待回应就快步离开了，踏碎的小树枝在脚底下咯咯作响。她对于人类的身体再也熟悉不过了。在拷问的时候，为了寻找出最能施予痛苦的方式，她在伊森利恩的指导下做过各式各样的人体研究。她清楚所有男女之事，并不觉得有任何神秘感，无非是血肉接触，然后产生相应的反应——无论是用烙铁焚烧皮肤，还是用钉子穿过手指，人体都在忠实地按照天生而来的结构运作着。但是自从刚才那一幕中，她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些肉体之外的，她缺乏的东西。

第二天和德米提雅见面的时候，气氛有些尴尬。

“我不知道你和他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萨莉说。

“你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吗？”

“不，这是你们两人的事……不过，你们不考虑正式提出结伴仪式的申请吗？”

萨莉非常惊讶地听见德米提雅发出了冷嘲似的轻笑。

“这怎么可能？”

“可是，你们总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不，我们可以，”德米提雅直视着她，“你也说了这只是我和他的事。这与你无关，除非你又弄错出勤时间。”

萨莉的大脑一阵燥热，颈椎一阵针刺般的难受。她开始不认识德米提雅了。这个自己看作姐姐，无话不谈的人，似乎已经习惯于她的帮助，把这看作自然而然的事，越来越沉浸于自己的世界。这种倾向已经渗透到了她作为血色圣者的行为之中。接下来两个月，萨莉再也没有和德米提雅说话。她尽量避开德米提雅，这不困难，因为两人的工作本来就没什么交集：德米提雅是安慰与激励，而她则是伤害与恐吓。

有一天，她得到消息：血色圣者出行遭到天灾袭击，队伍打散了，圣者本人和一名护卫行踪不明，上头的人正在组织搜索队伍。

“失踪的护卫是谁？”她问带来消息的助手。

“抱歉，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应该是那个浑身伤痕的人。”

她当即离开屋子，快步走向马厩。伊森利恩在路上拦住了她。

“你要去哪？”

“我要参加搜索圣者的队伍，伊森利恩大人。”

“为什么？”

“因为……”她说不出话。

“搜救工作不是你擅长的。我们有更适合做这件事的同伴。我知道你和圣者大人关系特殊，但是要记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圣者大人也不希望看到你因为她而做出渎职行为。”

“……我明白了。”

“萨莉。”他的右手食指划过她的脸庞。“你脸色很差。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想法吗？”

“您想知道什么？”

“关于圣者大人的。”

“不，没有。我只是担心她。”

“那好。现在，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她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上，搜救队把德米提雅和杰迈尔找回来了。据说两人都受了一些轻伤，为了躲避天灾藏身在一个小岩洞里。萨莉很快在德米提雅的卧室里见到了她，视线不由自主地停在了她右前臂缠着的绷带上。

“不用那么害怕，”德米提雅说，“不是天灾弄的伤。石头给磕的。”

萨莉深呼吸了一次。“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你以为我不会回来了吗？”德米提雅停顿了一下。“这确实是一个机会。好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和杰迈尔在哪。我想趁这机会一走了之，但杰迈尔说不安全。”

“岂止是不安全？就两个人走在东瘟疫……”萨莉突然意识到自己弄错了问题的关键。“你想和他离开？”

“我们留在这儿不会有结果的。”

“你疯了，德米提雅。你是血色圣者，不可能就这样抛下我们。所有这些支持你、崇拜你的战士们……”

“你还不懂？这就是我想离开的原因。”

“我不懂。”她把墙边一个从来没有种植任何东西的精致花瓶挥倒在地。碎片飞溅开来。

这个动作吓了德米提雅一跳，但她很快平静下来，转身面向窗户，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没有回来就好了。”

萨莉明白了，自己的意见对德米提雅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德米提雅会扔下一切，追求只有她和杰迈尔可以享有的自由，哪怕只是片刻。这一次虽然没有离开，但她不会放过下一次机会。她甚至会主动去创造机会，好远离血色的一切，包括身为圣者的荣耀，战士们的崇拜与向往，效忠于血色的誓言，以及我。

离开卧室后，萨莉已经拒绝承认自己曾经因为帮助这对男女而感到宽慰，拒绝承认树林里的那一幕曾经迷惑她的心智，拒绝承认曾经承诺过保守秘密。必须让德米提雅留在这儿。

她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德米提雅和杰迈尔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伊森利恩。三天后，伊森利恩把她叫到了自己的书房。

“你做得很好，萨莉。”他说。“看得出你经历过一番思想波折，但是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十字军没办法承受圣者和一名护卫私自离开的结果。我们会记得你做出的贡献，这对你争取大检察官职位有很大的帮助。”

“你们打算……怎么办？”

“还在商讨，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需要一个把损害减少到最低的计划，尤其是考虑到德米提雅已经怀上了杰迈尔的孩子……”

“你说什么？”

“原来你还不知道。老实说，我曾经以为你想瞒着这一点。没错，德米提雅已经怀孕了。经过检查的结果。别太吃惊，迟早的事，不是吗？”

萨莉原来想，只要把这件事报告出去，然后等上层切断德米提雅和杰迈尔之间的联系，并且封锁消息就可以了。德米提雅会就这样留下来，作为血色圣者，和过去一模一样。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她无法预知到和伊森利恩共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处理计划。血肉的联系，假若要切断，必然会遭受无可挽回的伤痕。她的呼吸急促起来。

“只要处理掉杰迈尔就可以了吧？”她说。

“不，不。这不是可以那么简单解决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方面要考虑，很可惜，凭你现在的经验，无法提供什么真正的帮助。这件事就这样。你可以离开了。”

“等你们有了决定，我能不能知道？”

伊森利恩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在极近的距离看着她的侧面。她能嗅到他身上永远都挥不去的淡淡血腥和高级香水的古怪混合物。

“我说过，这件事算你立了功，这是非常仁慈和宽容的说法。但是要记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在替他们隐瞒。”

“他们只是相爱了。为什么我要……”萨莉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咽下了后半句。

“可你最终还是报告给我了。真是讽刺。如果我早些知道这件事，就可以把它了结得干干净净，不用惊动任何人。但现在……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了。你犯了错，萨莉。非常严重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你的拖延，让她体内生长出了不该存在的东西。现在情况是一团糟。如果圣者大人面临着任何严厉的裁决，你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从没有想过这一点吗？”

萨莉说不出话了。她感到胸口有一种恶臭的气体在翻涌。眼角干涩且疼痛。

“萨莉，萨莉。你这可怜的小东西。我看着你长大，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超越我的期望，让我自豪；而有的时候，就像现在……”他飞快地在自己的左面颊上抹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不过我想，你毕竟才十七岁，还不够成熟。你从圣者大人和杰迈尔的关系中生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嫉妒他们吗？”

“不，我……”

“不要再对我撒谎！”伊森利恩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把尖锐的话语吐进萨莉的耳膜。“我痛恨有人欺骗我，尤其是德米提雅，还有你。她已经背叛了我的苦心，而你不会步她的后尘。不会。”

萨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书房的。当她意识清晰的时候，发现自己背靠着外面大厅的柱子，低头盯着光滑地板上的倒影。双肩仍然抖个不停。

## 5

“杰迈尔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而且还落在了联盟的手里。刚刚得到的情报。德米提雅，看来你的男人让你失望了。”

德米提雅对这句话早有准备，并没有猛然受到重击的感觉。

“你不感谢我给你带来这个消息吗？”伊森利恩继续说。“至少，替我泡一杯茶，如何。”

“茶叶没有了。”

“噢，真可惜。”伊森利恩坐在了床边，拍了拍床单。“这花纹真是百看不厌。还记不记得我们的裁缝为了给你织这玩意花了多大功夫？要是让他们知道它曾经染上杰迈尔的气味，一定会暗自落泪。”

“他没有进过我的房间。”

“我也没这么说过。”

德米提雅明白了他的意思。“下流。”

伊森利恩无声地笑了笑。“到我这儿来。”

她走到他身前。他握住她的右手腕，鼻子凑近掌根，嗅着。

“你几天没有用过我指定的香水了？”

“我已经不需要那些东西。”

“说得也对。”伊森利恩松开了她的手。“你配不上。那香水是为血色圣者才特别调制的。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宁愿……”

“宁愿什么？收起那些屁话，德米提雅。”

伊森利恩站起来，拔出剑，横在她的脖颈下。

“这个世界不像你想像得那么浪漫。你要知道，我现在要花多大的努力，才能抑制住就这么杀掉你的冲动。看，我的剑锋在发着抖。我给了你最尊贵的地位，每个血色成员都羡慕不已的生活——哈，那些可怜的士兵们，你猜他们怎么想？告诉你一件事吧，任何一个稍微瞥过这卧室一眼的卫兵，都会在同伴里大受欢迎，因为太多人都想知道无比尊贵的血色圣者德米提雅，触摸着什么样的茶杯，躺在什么样的床上。看看你是怎么报答我的。”

德米提雅的眼帘半垂，下唇开始抖动。

“想哭的话就哭吧。你也没有什么能做的了。我知道你流下眼泪是因为恐惧，而不是其他。如果这眼泪里有百分之一是悔恨的成分，也许就能打动我。可惜……我不抱期望。”

“你会对我和他做什么？”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德米提雅的泪水垂落在了剑刃上。

“不能让联盟处理掉他。首先要寻求进一步的谈判，然后再做别的计划。别太伤心了，美人。至少你还有希望活下去。当然，这事不光我说了算。”

离开卧室前，伊森利恩说：“我闻到烧过东西的气味。你不打算再给我带别的麻烦吧？”

她摇了摇头。

“很好……晚安，血色圣者大人。我还得去看看萨莉那小姑娘，她为告发了你自责得很，情绪不太稳定。”

“伊森利恩，”她说，“放过她。”

“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止住了脚步，转过身。“你大概弄错了什么。她和你不一样。成为圣者或许不是你自己的意愿，但她可是百分之二百地要志愿成为大检察官。她很有潜力，或许你该考虑抽个时间参观一下她的拷问……假若你能继续活下去的话。”

门再次锁上了。德米提雅用右掌背按了按眼睛；这是小孩子抹泪的方式。她坐在地上。

## 6

第一次见到萨莉之后不久，德米提雅回想起了幼年的自己。两人都打扮得更像男孩，而且比起摆弄洋娃娃，更喜欢用小树枝互相拼杀之类的游戏。这类游戏的参与者都会给自己分配一个角色——作为在血色内部成长的孩子们，他们的选择范围很少超过著名的血色官员。

德米提雅并非最厉害，但却是最不愿服输的，常常否认自己输掉了游戏，继续挥舞小树枝。同伴们只好给她放宽了规则：原来只要脑袋挨了一下就算战败，但她扮演的角色必须要两下才行。但是某一天，她却失去了战斗的意愿，因为根据掷骰子的结果，她分配到了一个最讨厌的角色：克鲁安教士。他授课的严厉，对不听话孩子的重罚都是出了名的。

游戏一开始她就冲到了一个敌人面前。敌人犹豫着该不该出手，因为德米提雅竟然没有挥舞树枝，也没有做任何防备。

“快打呀。”她说。

敌人望了望周围，不知所措。

“我说你快打。想想克鲁安教士平常是怎么打你手心的。”

“那我打了。”敌人说完，用树枝前端轻轻地在德米提雅的前额上落下。她朝后一仰，倒在地面，说：“我死了。讨厌的克鲁安教士死了。狠狠地砍死了。”

游戏的败者从来都只需要宣布“我输了”，而不会说“我死了”。但是一想起克鲁安教士在鞭打自己手心时咧开的嘴角，德米提雅选择用“我死了”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她望着天空，听到不远处有观看着这小孩子游戏的士兵在窃笑。她不知道他们是在笑她，还以为这些大人也在为教士的“死去”而高兴。

一周后，一群由克鲁安教士带大的孤儿，把染上瘟疫的教士装在麻袋里，每人斩上一刀，然后烧掉了尸体。德米提雅自然不知道这么详细的情况，但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

的同伴似乎开始不情愿地远离她。大人们用一种她不能理解的眼神审视她，并且窃窃私语。有一天，一名血色战士在她面前蹲下，按住她瘦弱的肩膀。

“你就是德米提雅？”

“是的。”这个人的神情让她紧张起来。

“真的是你诅咒了克鲁安教士？”

“先生，我听不明白。”

他手指的力度加大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自然不明白所谓的流言是如何运作的。她只知道，这名士兵瞪大的瞳孔里闪动着青蓝色的光芒，干裂的嘴唇微弱地翕动，让她害怕。

“他是最忠诚于圣光的人，不可能染上瘟疫，那些孩子也不会……他们一直以来都那么爱戴他……”

士兵站了起来，抓着德米提雅的右手往前走。他个子很高，步伐很快，把她的关节扯得生痛。

“先生，你要带我去哪？”她不得不用左手捏住士兵的手腕，避免摔倒。

“有邪恶的东西在你体内，”他说，“我不知道是恶魔还是天灾，它借用你的身体诅咒了教士。也未必，说不定你根本就是用人皮来遮掩丑陋形态的恶魔。我要把你的真面目逼出来。”

他拖着她走向有好几个拷问室的大屋。德米提雅从来没有进入那屋子，但她每次经过的时候，都能闻到各种让她作呕的气味，还会看见卫兵架着一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受审者走出来，让她不得不掩上眼睛。

“不，先生，我不要去那儿。”

“收起你的伎俩，恶魔。你欺骗了太多人，该是时候露出真面目了。”

德米提雅徒劳地想抽出手，但士兵死死掐住了她的大拇指根部。手指很痛，脚掌跌跌撞撞往前走的时候磕到了石头，也很痛。她朝后望了一眼，零零散散经过的人并没有给她投来任何注意力。几个一同玩拼杀游戏的伙伴站在路边，和她的眼神交汇后，并没有任何

反应。或许只是距离太远，她看不清。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带进拷问室并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比方说，瘟疫患者或其他敌人的孩子。

还没有进入大屋，恶臭就让她眼前一阵昏黑。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哭，因为耳朵边有很多噪音。她开始怀疑自己体内是不是真的有恶魔，它们就在她耳边嗤笑着，捏着她的耳垂说，德米提雅，你诅咒了克鲁安教士。这名愤怒的士兵就要惩罚你了，他能找到适合你尺寸的刑具。我们不会出来救你的。没人会。你做错了事，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突然间，她听到了上方传来撞击声，随后右手就恢复了自由，整个人一下子倒在地上，灰尘扑进了鼻子里。她抬起头，看见一个戴着白手套的男人站在士兵面前，右手握着一把没有取掉剑鞘的剑。士兵跪了下来，左手抵着自己的下巴，吐出鲜血。

“抬起头来。”那个男人说。

士兵勉强抬头，眼睛吃力地睁开。

“你从哪儿得来这个愚蠢的主意？”

他先用剑鞘在士兵的左边额角上轻拍了几下，就像安慰小动物，然后猛地一挥。士兵倒地了，一些温热的东西溅到德米提雅的鼻翼上。

男人蹲下来，掏出一块手帕，在德米提雅的脸上擦了几下。即便动作很轻，她还是想往后避开。

“德米提雅，我可怜的小东西。你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

“我在问话。你得回答才行。”

“我很好，先生。”

“不认识我？”

她刚想摇头，马上开口说：“不，先生。”

“我是大检察官伊森利恩。记好了。”

“谢谢你，伊森利恩先生。”

他笑着。“真是个好教养的孩子。”



她朝右看了看倒地士兵满是鲜血的脸，然后马上把头别开。

“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他说……我是恶魔。我诅咒了克鲁安教士。”

“是啊，日夜操劳的克鲁安教士……死得真不像样子。不过这和你无关。”

德米提雅点了点头。

“问题是，有他这个想法的可不只一个人。是他的愚蠢导致他第一个做出了行动。小东西，你还不明白你现在有多危险。害怕吗？”

“害怕。”

“我可以帮助你。不过，我一旦插手，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他停顿了一下。“我会保护你，甚至彻底改变你的命运。但是，你也必须有相应的回报。知恩图报才是好孩子。”

“您想要我回报什么？”

“不，也不能说是对我的回报……那是一种更伟大、更壮丽的东西。凭你的小脑袋暂时还没办法理解，所以让你现在就做出决定不太公平。但真要完成什么事的话，就非得尽早准备不可。现在回答我：你希望我保护你吗？”

她又看了看右边的士兵。他还活着，因为血液阻塞鼻腔而发出古怪的呼吸声。

“是的，先生。”

“很好。”伊森利恩笑着拍了一下她的脸颊。“其实你的意见并不重要。”

接下来一个月内，德米提雅都住在伊森利恩安排的房间里，有专门的仆人陪护，禁止出门，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房间在三楼，窗下是十字军集会用的广场。某一天下午，她听见下面先是人声翻涌，随后又是一阵安静。片刻后她辨出了伊森利恩的声音：

“……这是显而易见的误解。那位小女孩——我不应该在此透露她的名字——毫无疑问是我们最优秀的继任者之一，品行端正，谦恭有礼，信仰坚定。只因为孩子之间的游戏，就将她指责为诅咒者，自然是不切实际的。我不得不怀疑，所有轻信这个谣言的人，偏偏证明了他们自身信仰的不坚定。已经有行为出轨的轻信者受到了惩罚。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我个人，也包括和我在一起战斗的……”他列举了一番血色高官名字，继续说，“……我

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她的话并不是诅咒，而是一个警告，一个圣光的启示，而我们忽略了这重要的启示……”

当时德米提雅并不百分之百地认为伊森利恩在谈论自己。这以后，伊森利恩允许她在指定的时间，在护卫的陪伴下出门。周遭的人投来的目光仍然让她害怕，但这害怕只是因为她承受不了这么多充满复杂感情的眼神。

三个月后，在一次专门给孩子上台发言的小型集会上，她按照伊森利恩的授意，“预言”了一次针对血色伐木场的袭击。现场一片混乱，伊森利恩再度把她紧锁在了小屋里。三天后，她的话应验了：血色驻军抓住了五名试图放火的冒险者。伊森利恩并没有对这件事大肆宣传，而是等待它自然渗透出去。又过了一周，当德米提雅战战兢兢地走出屋子，来到广场上的时候，她四处张望，发现自己仍然是众多视线的焦点，只是那些眼神有些不一样了。当时的她还无法领会这变化的含义。

一个士兵快步走到她面前。她有些害怕，捏住了护卫的裤脚。

“你想做什么？”护卫抬起长斧，拦住了来者。

“我只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后退了一步，目光移向德米提雅，然后跪下了。

她吓坏了，完全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对她下跪，也没有人给她解释。但是没关系，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会习惯这样的事。“预言”伐木场的袭击，只不过是构造成伊森利恩所说“更伟大之物”的第一把沙子。她捧起伊森利恩递给她的沙子，高过头顶，慢慢洒在自己脚下，一把又一把，成为沙堆，沙堆再聚成土丘，土丘化成岩壁，逐渐把她置身于一座虚无的山顶之上。

十七岁的时候，德米提雅经历了血色圣者的命名仪式。她注视着山脚下那些拥挤着膜拜她的灵魂，猛然发觉自己哑然失声。

## 7

这一次，还不等卫兵出来回应“您可以见她了”，萨莉就冲进走廊，来到了房门前，掏出了钥匙。她曾经怀疑过伊森利恩为什么要把德米提雅房间的钥匙交给自己，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她把钥匙插进匙孔，发现门又没锁，不知怎的这突然让她感到一阵愤怒。她推开门跨了进去。

德米提雅仍然坐在窗边，面朝着镜台，整个身躯显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静止。萨莉要打破这种静止；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让她已经无法坐视着让这事态持续下去。她掐住德米提雅的肩膀，把她的身子转过来。

和萨莉所想象的不一样，德米提雅的眼神中没有悲苦和激愤。经历了长时间的闭锁和绝望煎熬，德米提雅眼底仍然存有生命力。萨莉一方面为此感到宽慰，一方面又不满于那过于平静的神采。你也许就要死了！为什么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不愿在我面前展现出你的恐惧？

“明天就要出发了？”萨莉说。她的手指加大了力度。

“是的。”

萨莉长久没搭话。德米提雅就要随着伊森利恩，到索多里尔桥上接回杰迈尔。虽然还不清楚高层的人最后决定如何处理这件事，但是她想不出他们会让杰迈尔活下来的理由——以及让德米提雅活下来的理由。光是联想到两人在伊森利恩的监视下重新会面，就让她一阵颤栗。

她蹲了下来，把头埋在德米提雅并合的双膝上。

“你会死的。别去。”她说。

德米提雅把手放在她银色的长发上。“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萨莉抬起头。眼前就是德米提雅的腹部；她很难想象这其中正孕育着一个生命。假若永远也不能面世，它还有资格被称为一个生命吗？她看着德米提雅清澈的眼睛，想尽力分辨出哪一部分是属于一个未来母亲的光芒。长久以来她都认为这未面世的孩子是一个错误，而伊森利恩指责正是她的延误导致了错误的产生。但是在这一刻，她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而悔恨。德米提雅没有错。杰迈尔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萨莉站了起来。“走吧。”

“走？去哪？”

“我带你离开。这很容易，就对卫兵说是伊森利恩让我来找你的，毕竟他给了我钥匙。只要出了这栋屋子……”

“那样做的话，你会……”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她尽力不让多余的思考延缓自己的行动，拉起了德米提雅的手，“快走吧。”

“别傻了。”

“我不能让你死。”

告发了你已经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了。我不想再错第二次。

“这样行不通的，萨莉。”德米提雅使劲把自己的手往回抽。

“骗不过卫兵的话换个法子也行，”萨莉另一只手按住了自己的剑柄，“我把你当作人质，他们不敢动手的。只要坚持到弄到一匹马……离开这儿之后，我也不回来了。”

“你疯了！”

德米提雅一巴掌打在萨莉的脸上。萨莉的动作停住了，她不理解这个耳光代表着什么。德米提雅的指甲在她的右眼下端划出了一道血痕。

“我哪也不去。只要留在这里。”德米提雅说。她的身体颤抖着，说话声就像一枚枚残破的树叶，在大风刮过后悉悉作响。

“你不用怕连累我的。我已经……”

“这和你无关！”德米提雅猛地推了萨莉一把。“别自作多情了！我不是为了你……我要见他，你还不明白？”

萨莉沉默了。她看到德米提雅紧皱双眉，一直都很平静的眼神在这一刻激荡不已，如同浪潮在狂风的驱动下即将撞击礁石的那一瞬。这风暴卷起的碎石块已经击中了萨莉的内心；她拿出最后的勇气，决定背叛血色十字来拯救德米提雅，但现在她不知所措起来，就连一个初次上船出海就面临暴风雨的水手，也比她现在要镇定得多。我自作多情？我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白费？德米提雅，你是如此恨我，以至于可以毫不犹豫地断绝我赎罪的机会？还是说要和杰迈尔见最后一面的念头让你丧失了理智？

“你见到他又能怎么样，”她说，“你们都会死的。如果你现在逃走的话，至少……”

“天啊，别管我们的事了。到此为止好吗？萨莉，你已经把我逼得太累了。我不会跟你走的。现在出去。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萨莉慢慢朝后退。错了。你再也不能看见我——

她低垂着头离开了这栋屋子，顾不得自己的预备大检察官身份，脚步纷乱，就像一个在过于残酷的战场上丢盔弃甲的新兵。踏下最后一级阶梯的时候，她在左脚掌上使了过多的力气，险些朝前摔倒。眼底仿佛有锐利的小针在戳刺着；她闭眼，用手背揉了揉，这些小针却陷得更深了，在她的大脑深处互相撞击，产生出一阵阵轰鸣。夜风像刀刃一般划过广场，尘灰在每个人的脚下无助地翻弄着。

萨莉从未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她作为一个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初识德米提雅的时候，那不仅仅是过早来临，而且是过于强烈的叛逆心理让她对人人崇敬的血色圣者保持着怀疑和幼稚的敌意。那一天，在听完德米提雅给小孩们准备的演说后，萨莉从她身边跑过，装作无意地弄洒了窗台上的一个水壶，把德米提雅的几乎整套衣裙都溅湿了。卫兵们把她抓到了德米提雅面前。

“我没事，你们放了她。”

“圣者大人，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你应该惩罚她一下。”

“只不过是小孩的游戏，算不上过失。”

当时的萨莉，自然不知道德米提雅曾因为小孩的游戏而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这个自己看不上的血色圣者，眼神中透露出薄纱似的温柔；萨莉能感受到这温柔，但她拒绝承认。这不过是故作友善而已，她想。我才不会这么简单就受骗。

“真是的，”萨莉说，“血色圣者不是很能预言的吗？怎么连一壶水泼自己身上的小事都预见不到？”

“无礼！”卫兵举起了手。

“别动手。”德米提雅将手掌放在了卫兵的手背上，慢慢地把它压下来，然后望着萨莉。

“是的，”她说，“这只不过是一点小事而已。但是，我预见不到。”

从这一刻开始，直到两人互相吸引，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萨莉一直都为这句话所困扰。在她原先的预想中，血色圣者应该是一个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甚至于自大的人；但德米提雅似乎总是宁愿别人不谈为她获得无上荣耀的预言能力。正是这一点让萨莉希望了解她。她也曾怀疑过所谓的预言能力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后来，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这个问题对她来说不再那么重要。在别人面前，德米提雅是一举一动都受到瞩目的血色圣者，但是在萨莉面前，她只不过是一个善解人意、温柔，偶尔又如同水面的叶片一般脆弱的姐姐——

这最后的印象正从萨莉的大脑中消失。面对她奋不顾身的行为，德米提雅用拒绝以及一个巴掌来回应，理由是为了那个必死无疑，并且很可能也会导致她死亡的男人。前些天，伊森利恩给她下了“你对事态发展到这地步有重大责任”的判决，而今天，她本来期望着能通过帮助德米提雅逃离，来让这判决无效化，但是德米提雅却说：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她也认为我是有罪的。*

萨莉抬起头。了望台上，那只黑色的大鸟回到了巢穴。德米提雅，为什么你没有预见到这一天？

## 8

德米提雅左手掌贴着杰迈尔伤痕累累的脸，手肘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侧，离那血肉模糊的肩膀更远一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的血很烫。他瘦了。他想抬起眼睛看看我，近在咫尺的我，但是却办不到。杰迈尔，一定很痛吧？你是一个习惯了痛苦的男人。让这一刻快些过去吧。

她抬起头，看到了桥头另一侧的乔贞。除了你的名字，我一概不知，但是谢谢你把他带到我面前来。你一定对眼前的这一幕很不解，就像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一样。死亡让我们在这桥上相遇；仍然活着的你，可以好好地见证我们在这一刻的毁灭；看看你的敌人，血色十字军的圣者与圣徒，在经历着什么。

她的手指尖触到了杰迈尔右额角上一道淡淡的伤痕。很不起眼，几乎已经完全隐没在皮肤中。但是她认识这道伤痕。她留下的伤痕。

就在伊森利恩从疯狂的卫兵手里把她救下的那一天，德米提雅本以为自己可以远离散发恶臭的拷问屋。她错了。伊森利恩说“我想让你做一件事”，让把她拉进了其中一间拷问室。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让铁链给禁锢着，浑身满是鲜血的少年。

德米提雅以为少年已经死去；在发现他还有呼吸的时候，她不由得朝后退去。

“他叫杰迈尔，”伊森利恩说，“杀死克鲁安教士的主犯。德米提雅，拿着这个。”

他把一条皮鞭塞到了德米提雅的手里。她几乎握不住那粗大的皮鞭结节，手心一阵刺痛。

“惩罚他。”

“伊森利恩先生，我……”

“你不敢吗？你已经接受了我的保护，必须对我有所报答——这就是报答的第一步。很简单的事情。只需要挥那么一下就好，朝着任何你喜欢的方向。”

她回头看看伊森利恩。这个男人自称是她的保护者，但她从来没有在第二个人脸上看到更让她恐惧的神色。同样是疯狂，方才要拷问她的卫兵，他的疯狂不过是豺狼散发着恶臭的利齿，粗鲁而肤浅；而伊森利恩的疯狂，却更像黑夜中潜伏在海面下的巨兽，不过是一组鳞片露出水面，就让甲板上的目击者们陷入慌乱。

德米提雅不敢再看伊森利恩，只好把脸转向前方。那少年紧闭双目，血珠子从眼皮上滴下来，胸部随着呼吸而微弱地起伏着。她不明白伤成这样的人，怎么才能多承受一鞭，怎么还会有血可流。她动不了手。

“对不起，伊森利恩先生。”她快哭出来了。“请放我走。您不用保护我了。”

“我说过，你的意见并不重要。”

伊森利恩抓住了她握着皮鞭的手，举起来，往前一甩。皮鞭打在了杰迈尔的右额角上，开了一道口子，血液很快涌了出来。他的头像要避开什么似的猛烈摆了一下，然后再没有别的反应，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好了，”伊森利恩放开了手，“干得不错，德米提雅。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你哭什么？真是难看。来，用我的手帕擦擦，可怜的小家伙……”

德米提雅从来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伊森利恩要让她做这件事。或许是一个对她品性的测试，而她没有通过；又或许只是一项只有伊森利恩才能理解的小小娱乐。但是她清楚，这就像她之后二十年生活的预演：伊森利恩操纵着她的手鞭打杰迈尔，和操纵着她的嘴做出预言，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德米提雅从来没有享受过作为圣者的生活，那将是谎言。视野最好的房间，华丽精致的服饰，特制的香水，暗中和地精商人交易来的最好食材做成的晚餐——为了享用这一切，她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按照伊森利恩的要求动动嘴而已。失去了自由的话语权，得来应有所有的生活。她开始麻痹自己：这样也不错。每天，每天都有人在死去，那些崇拜我的血色战士们，和他们所杀死的人们。但我将这样活下去。如果所谓的圣者，就是要抛弃个人感情的奉献者——那么，我就做这样一个圣者好了。血色圣者德米提雅。我的话给很多人生存和战斗的希望，有什么不好？

但是，她骗不了自己。人群因为谎言而为她振臂高呼的景象，日复一日地折磨着她的神经。她相信自己已经麻木了，可她没有。她常常吃了东西又吐掉，夜里频频惊醒。

二十五岁那年的一天，上层给她增加了几名新的护卫。其中有一个浑身伤痕的人，当他说出“我叫杰迈尔，从今天开始就是您的护卫”之时，德米提雅呆住了。鞭打他是十余年前的事情，她自然无法记得他少年时的容貌，但她记得他右额角上的那道伤痕。她不敢看这个男人的眼睛，但是又止不住去猜测：他还记得我鞭打他的事情吗？他会怎么看待我？无论如何，这个男人见证了德米提雅成为血色圣者的本源，一想到这一点，就让她心神不宁。

她尽量地避着这新来的护卫，当不得不在他陪伴下出行的时候，会把他安排在前方较远的位置，这样就不会产生杰迈尔用仇恨的眼神从后方打量她的幻想。杰迈尔的出现，给她已经脆弱至极的精神加上了新的折磨。这一点反应到了她的容姿上：她眼窝深陷，步伐无力，头发失去了光泽。伊森利恩好几次警告她注意圣者的仪容。

这一天，她到一座军营里视察。她强打精神，挺起胸膛，十指交合自然地垂在身前，希望多少能恢复圣者的状态。她不知道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因为士兵们的眼神都没有变，仍然是往常一般的崇敬和向往。他们崇拜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一个能满足他们狂热心态的幻想。德米提雅的肉身正是这幻想的载体。她感到头晕，四肢发酸，强烈的耳鸣逐渐遮盖了士兵们的欢呼声。

这么拥挤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不算是人。

当那个年轻士兵冲上来的时候，她并没有发觉。他从前方右侧的人群中出现，拔出了剑，朝德米提雅劈来。当杰迈尔把他扑倒在地，反扭双手之后，德米提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军营里一瞬间寂静无声，只剩下暗杀者的高呼：

“什么圣者？你这个下诅咒的恶魔！如果没有你的诅咒，就不会有那次袭击，他也不会死……”

杰迈尔把他的脸压在地上，让他无法发声。他回过头，和德米提雅的眼神交汇了。她打了一个抖。

“圣者大人，”杰迈尔说，“我们得回去了。”

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德米提雅了解到，暗杀者的哥哥奉命增援到某个她“预言”会发生袭击的地区，成了唯一的战死者。“下诅咒的恶魔”——十几年后再次听到这个称呼，德米



提雅望着自己在镜子中的倒影，从喉咙底部发出如同垂死呻吟一般的苦笑。这不是我的错。是伊森利恩让我这么做的。可是.....

她的大脑混乱极了。无论圣者也好恶魔也好，我都在用谎言操纵他人的生命——不，那不是谎言。那都是有确实情报，经过伊森利恩精心设计的话语。但是，当以她为载体，用预言的形式说出来之后，又成为了谎言。这样矛盾的思考让她头痛欲裂，长久以来积累的精神折磨在这一刻喷发出来。她仿佛站在火山口上，经历着熔岩喷发出来之前一瞬间的极度静止。

*只要我不开口就好了吧。*

德米提雅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小刀，面对着镜子，伸出舌头。她闭上眼睛，在那粉红色、不断颤抖着的柔弱之物上割了一刀，随后立刻捂住了嘴，身子朝前倾，小刀掉落在地。一阵温热的铁锈味充满了整个口腔。

她流下了眼泪，不仅因为疼痛，更因为打心底里明白自己没办法真正下手。如果说这是缺乏勇气，那么她缺乏的是自暴自弃的勇气——这是一种多么幼稚的反抗。泪水和从手指缝间溢出的血流混合在一起。她把小刀扔到窗外，拒绝了当天的午餐和晚餐。

夜里，有人敲了她的门。

“是谁？”

“杰迈尔。有急事，圣者大人。”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进来。”

“这很重要，请开门。”

本来就对杰迈尔心存恐惧的德米提雅本不打算回应，但是害怕杰迈尔要通报的事情和伊森利恩有关。她不想在说话也困难的情况下见到伊森利恩，更不想割舌的事情泄漏出去。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

“在您的窗口下发现的，”杰迈尔右手举起那把小刀。“上面还有血迹。能不能解释一下出了什么事？”

她想关上门把杰迈尔锁在外面，但是晚了一步。他跨进了屋，抓住了德米提雅的双腕。

“你要做什么？放手。”

“抱歉，我要保证你的安全。这东西你用在什么上面了？”

她不说话。

“冒犯了。”杰迈尔说完，把她的手腕翻过来看了看，然后又把袖子掀上去，查看她的前臂。接下来，他把她搂起来，放到沙发上，卷起了她的裙子。当他冰冷粗糙的手碰触到德米提雅膝盖的时候，她打了一个抖。

“无礼……”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德米提雅的舌头感到一阵剧痛，她再次尝到了自身的血腥味，从鼻子发出痛苦的哼声。伤口裂开了。

杰迈尔皱紧眉头，伸出右手，用四指托住她的脸庞，大拇指按在下巴上，往下一扳。还没看见舌头，就有鲜血溅到了他的手指上。

“你……”他松开了手。

德米提雅摇了摇头，在沙发上缩了起来。“别说出去。”

“我去叫医生来。”

“不行，”她吐出一个个字音的时候就像吞咽烟灰一般困难，“别管我。”

“你明白要是让伊森利恩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吧？”

她点了点头，随后又摇头。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她猛然间意识到：为什么杰迈尔会明白自己对伊森利恩的恐惧？

“我知道那些谎言在折磨你，但是也不应该这样做。”

她抬起了眼睛。

“这不是你想做的事情，德米提雅。”杰迈尔说。“就像那时候，你不敢用鞭子打我一样。”

她的肩膀突然软了下来。*他还记得。*

“伊森利恩几乎把所有小孩子都叫来对我下手，你是唯一一个违反他命令的人。我怎么会忘记？所以，一听说你成了预言者，我就知道不对劲。我想也许是伊森利恩在利用着你，就像他那时候握住你的手来鞭打我一样。我报名到你的护卫队来就是为了确认这件事。你没有错，不要为别人的罪行折磨自己。”

德米提雅顾不得舌头的剧痛了。“预言都是假的。”

“我知道。”

“可是我要把它们都当成是真的。一切都是伊森利恩的意志。我只不过是……”

“够了，别说了。伤口不能放着不管。”

“别去叫医生……”

“不叫医生。我给你弄些药。”

陷入绝望和麻木的德米提雅，明白了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认识成为血色圣者之前的自己，了解自己的痛苦。在杰迈尔眼里，她不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萨莉也能给她类似的感觉，但她明白，萨莉是无条件效忠于血色十字的，她下定决心要成为大检察官萨莉·怀特迈恩，这让德米提雅对她始终有些隔阂。而杰迈尔不一样。他同样是处于血色十字核心的局外人。

萨莉在德米提雅临行前的一夜，几乎抛弃了血色十字身份，但是德米提雅明白，一切都太晚了。不能再连累她。

现在，她搂着快要死去的杰迈尔，视野里一半是他的脸庞，一半是桥下涌过的河水，内心意外地平静，甚至有些困倦。值得回忆的往事太多，但她宁愿让脑子一片空白。

“我，”杰迈尔说，“我想过逃跑。”

垂死者的声音。就像万丈悬崖底部一点水珠溅落的声音。

“不用道歉，”她对他耳语着，脑中出现了萨莉在挨了她巴掌后，那不可置信的悲哀眼神。“我也想过。”

杰迈尔的胸口再次涌出一柱鲜血，随后停止了呼吸。在这无限沉重、无限宽广的深红色里，德米提雅出现了幻觉。她看见了血和火焰。火焰在无数血色十字军的尸体上燃烧不尽。洪流一般的鲜血汇聚成了一面湖，湖面漂浮着折断的血色战旗。她听见了死者的哀嚎，所有来不及求饶就让血色斩首的死者，所有血色的死者，所有因为父母死去而在出生前就死去的孩子，他们俩的孩子……

她回过头，对伊森利恩描述了她的所见。刚开口的时候，她还带着哭腔，但她的声音渐渐变得剧烈、灼热，仿佛一片焦土上刮过的狂风。

伊森利恩拔剑割断了她的喉咙。

## 9

这天黄昏时分，萨莉来到了德米提雅的房间前，用钥匙打开了门。她跨进去，发现大部分家具都搬走了。她站在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朝四处张望，但是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看什么。

她只是想来看一眼。明天她就要前往血色修道院，负责那儿的检察和拷问工作了。她觉得这个安排不错，因为修道院在伊森利恩的管辖范围之外。

那件事完结后只不过一两天，这屋子就搬空得只剩下镜台和两张椅子。萨莉突然想追究一下是谁下的令，但是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想看看另外几个小房间，比如书房、茶室，还剩下什么东西。

屋子后面的书房也只剩下一个老旧的书架。萨莉回忆起那些难得的清风卷走了瘟疫之地一些瘴气的下午，德米提雅在这屋子里给她阅读诗文。

正准备离开书房的时候，一种让萨莉熟悉且厌恶的气味留住了她的脚步：血腥混合着独有的香水味。

伊森利恩的气味充满了这整间屋子。

他曾经到过这儿。不，他曾经长时间呆在这儿。

但是萨莉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

她回想起了那让她疑惑的细节：自从德米提雅遭到禁闭后，萨莉每次来访，都发现门没有锁。为什么德米提雅要这样做？如果是为了表示迎接她——且不论这个前提如何荒谬——那么又为什么两人每次在这屋内的谈话都以不愉快为结束？“滚”，“不想再见到你”，等等。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语言打击下，萨莉一直处于放弃拯救德米提雅的边缘——而她的最后的勇气也遭到了德米提雅的无情遗弃。

*她想警告我，还有人在屋子里。*

*如果当天我不仅说要放她走，而且还真的做出了行动的话，那么我必死无疑。*

她回到了客厅，在德米提雅的镜台前坐下。夕阳的光挣扎着穿过窗户上的铁栅栏，落在她披散在背部的长发上，就像一排沉默的刀刃。

**--END--**

## 外传三：最好的时光，II

### 1

温狄·鹰羽在菲拉斯的夜空下睁开眼睛。鼻子前端有些凉，是从树叶上滴下来的夜露。眼前燃起了一堆火；索额玛正在往里面添柴。他扔下一块较大的木柴，扑起了一团火烟，不得不朝后退了一步。

“温狄！”索额玛念出她的名字之后就刻意降低了音调，“你醒了。”

“我睡了多久？”

索额玛抬头看着天空。“月亮刚才的位置是在……我看看……”

“算了。”

“噢。”

索额玛把剩余的柴放在一边，又觉得离火太近了，就稍微把它们踢开，然后在一截树桩上坐了下来。树桩旁边搭着一把黑色、布满裂纹的斧头。坐下只一会儿，他略微起身说：“你的腿怎么样？”

“我的腿？”温狄看了看敷上草药，包扎着绷带的左腿，才想起来自己在昏睡前受了伤。“你给我处理的？”

“不及时处理一下不行啊。”

温狄发现索额玛用了过多的草药糊糊。几乎都要从绷带表面渗出来了。

“谢谢。”

“嘿嘿。”索额玛又坐下了。

“对了，这些柴是哪来的？我们带的应该已经用完了。”

“我从附近一个山洞里找的。不错的柴吧。”

“……山洞？”

“放心，不是食人魔住的。一个没多大的洞。里面还挂着狼皮什么的。”

“该是有什么人住在里面吧？你不应该就这样把别人的柴拿走。”

“没事的，没烧多少。等那人来了我们把剩余的还给他就是。而且既然他是住在野外的人，一定会体谅在野外过夜的旅行者。肯定没问题。”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索额玛拍了拍手臂下部毛皮上的烟灰。

“温狄，我说啊……是不是该回去了？”

“我们还没有找到他。”

“我们已经转了一个月了。菲拉斯这么大，羽月要塞的人也说没见过他……谁知道他是不是已经……”

“要找的不是他的人，而是他带着的东西。”

“可是，那不是更困难了吗？那玩意能有多大？”

“抱歉，索额玛。我们还不能回去。我必须负上这个责任，如果你想先回去的话……”

“没这回事儿，我也要负责的，要不然以后不会再有人要我当保镖了。不过，补给真的不够了。明天想办法找到大路，去羽月要塞补充些东西，再折回头来找，行吧？噢我忘记了，你的脚受了伤不该多走路，还是休息几天再说。对，就这样。”在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做决定后，索额玛又想起来自己还没有征求温狄的意见。“你说呢？”

“没事，我能走。明天就回到大路上。”

“噢，好吧。”

虽然牛头人从来就不是顽固的族群，但是温狄还是觉得索额玛太容易让其他人给说服了。他的意见就像是平地上一粒圆滚滚的小石头，可以随意弹出来推回去，就算打到谁的身上也不会伤人。唯独他自告奋勇地给她当保镖这件事，无论温狄怎么拒绝，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三个月前，温狄发现自己种下的无名草种在大面积地枯死。联军占领安多哈尔已经两年了，空气中的瘴气成份在慢慢减退，带来了一些气候上的变化。光是一想到这也许就是草种枯死的原因，温狄就寝食不安。种植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环境，但是假若它们只能在瘴气环绕的腐败泥土中才能拥有生命力，那么这又有什么意义？

这只是一个可能的答案，一个她最不愿意接受的答案，而温狄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条件和学识来验证它是否真实。她不得不离开西瘟疫，回到月光林地，从塞纳里奥议会寻求帮助。她找到了自己的德鲁伊导师。

“你想让我申请人手和设备来协助你研究。”导师说。

“是的，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们是大地母亲的馈赠。我们应该善待这份她送给我们的礼物。虽然现在证明它们改善土壤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

“不，我相信它们确实有你说的作用。我也相信你能证明这点。但我还是要问你：它们为什么重要？”

“抱歉，我不明白您的问题。”

“你培育它们是为了改善瘟疫之地的环境。我这么理解对吗？”

“是的。”

“问题就在这里，温狄。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改善瘟疫之地的环境成了第一要务？”

“保卫大地的自然生命力难道不是我们的天职吗？”

“听好了，温狄。”导师放慢了语速。“瘟疫之地是前线，你的努力随时可能在一场战火后就徒劳无功。更何况，那不是属于塞纳里奥议会的前线。即便面对着天灾，联盟和部落之间还要继续愚蠢的争斗，更不用提血色十字军这些让局势进一步混乱的势力。控制着他们的，是占有欲。议会不打算涉及到这荒唐无稽的争斗里。我们有更宝贵的土地要守护：费伍德森林，希利苏斯，等等。在局势紧张的现在……”

温狄打断了导师。“可是，艾泽拉斯的每一片土地对自然的守护者来说都应该是同等重要的。”

“我赞赏你的精神。没错，是同等重要的，但那是从整个历史的层面来说。在现阶段，议会不会在西瘟疫之地投下太多精力。我不要求你理解，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议会的局外人，独自行动，独自思考——这样不好，温狄。议会是一株大树，你作为一枚树叶，不应该私自从枝头剥离。由于你长时间私自行动，上层已经在考虑把你除名，而我一直替你把着最后一关，因为我知道谈起拯救大地的热情，谁也比不上你。但这并不等于给了你蔑视



议会行动方针的权利。我诚心劝你，放下这没意义的研究吧，温狄。只能在瘴气中勃发的生命力，也许本质上也是一种不洁净的力量。”

温狄沉默了。她有些走神，视线不知怎的越过导师身侧，落在栏杆外的月神湖面上。一些小小的昆虫落在水面上，停留了几乎察觉不到的一瞬间，然后绕着圈飞离。

“如果你想继续从事拯救土壤的工作，我可以替你给翡翠议会写封推荐信，到费伍德去吧，那儿需要你。”

“感谢您的好意，”温狄停顿了一下，“我想明白了。”

“是吗？那就好……”

“我要退出议会。”

导师叹了一口气。“你在给我施加压力。”

“我没这个意思。我相信每一片土壤都是平等的，都有受到保护，远离腐化力量侵蚀的权利。既然我的行动方针不为议会所接受，那么我只有彻底独立行动了。”

“我真的不建议你这样做。”

“等我写好申请书后，希望您能尽快提交上去。我得快些回到西瘟疫去照顾它们。”

“等等，温狄。”

导师低垂着眼睛，右手指前端在栏杆上轻轻地敲击。片刻后，他说：

“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个局面……而且一直以来没有和你好好沟通个人理念，我也有过错。不如这样，这事我不打算申报给上层，你也别离开议会。我可以提供私人的研究器材，再找三名学徒给你做助手。如何？”

“谢谢您，这已经超过我所要求的了。”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做一件事，来证明你仍然有心服务于议会的整体。”

“既然您觉得我需要证明这点的话……”

“你知道净化之匣吧？”

“知道。能够密封邪恶物质的珍贵容器。”

“我将一个净化之匣交给一位下属，让他到厄运之槌寻找一块魔藤碎片，封在匣子里带回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期限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他还是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消息。看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仍然滞留在菲拉斯。我想让你找到他——准确地说，找到净化之匣。制造这种容器的工艺已经失传，现存的每一个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我们承担不了这样的损失。”

“我立刻就动身。”

“你不能一个人去，需要有人同行。菲拉斯的树林是深邃、险恶的地方。很抱歉我无法提供作战人手，这在我的权力之外。而且，让我们两人之外的议会成员涉及这件事情，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连你回到了月光林地的事，我都暂时隐瞒着上层，否则你现在可能已经遭到禁足的处分。雇佣一些可信的冒险者吧，温狄。”

虽然温狄也认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同伴协助，但她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几乎身无分文。如果只是一个人在野外旅行，实际上不需要什么资金，但雇佣冒险者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在这时候，索额玛出现在了她的面前。虽然温狄疑虑着他怎么也从西瘟疫到了这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温狄和索额玛先是直接到了羽月要塞四处打探，没有任何收获。看来那名带着匣子消失的暗夜精灵德鲁伊，从来没有到过要塞。他们放弃了潜入厄运之槌，不仅因为只有两人太过危险，而且索额玛对于隐蔽行动的概念几近于零。在这之后，他们在广阔的菲拉斯树林中四处搜索人迹，经历一周仍然徒劳无功。这天下午，他们在食人魔出没的遗迹附近遭到袭击，侥幸逃离。

“索额玛，”温狄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们是怎么逃掉的？”

“你腿受伤了，我背起你就跑咯。”

“我记得食人魔一直跟得很紧的。”

“是啊，但我们还是跑掉了。”

“不对，你的脚程不应该有那么快。我当时闭着眼睛，听见食人魔的脚步声很快就消失了。”

索玛额摩擦了一下鼻子侧面。“我是不快……不过，跑掉就好了，对吧。”

“我不是在说你什么，别在意。”

“没有没有。”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不仅因为没有合适的话题继续，更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既然已经决定明天找到大路回羽月要塞，等于是承认这一次搜索不会有结果了。温狄盯着篝火，思绪不由得回到了西瘟疫之地的夜晚。当她和艾米在帐篷外生起火焰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盯着这金黄色、不断变幻着形体的自由之物；无论是在瘟疫之地还是菲拉斯，火焰都以同样的姿态吐纳着生命的热力。

因为风向的关系，烟往索额玛飘过去，他揉了揉眼睛。

“温狄，”他说，“我想……”

“什么？”

“我们回去以后，你打算……”

索额玛的话突然中断了，他耸起背部，回过头。温狄也抬起眼睛，看着索额玛身后的树丛。

他们听见厚重的脚步声，把落叶踩得纷纷作响。一个几乎和索额玛同样高大的人影出现了。虽然上半身笼罩在树叶的阴影中，但仍能辨出，来者是一名深色皮肤的兽人。他左手提着一把近一人宽的大刀，右手在肘部以下是空荡荡的。

兽人在离火堆还有十码左右距离的时候停下了。

“谁？”索额玛提着斧头站了起来。

## 2

在西瘟疫的冒险者营地，索额玛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给人打磨武器，兼任简单的修理。虽然他一向认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战士，但是却很少有人雇佣他做战士该干的活。按理来说，一个额角坚韧、毛发浓密的牛头人配上刀，很难不让人看成战士，但不知怎么回事，别人总是对索额玛自以为拥有的好战斗勇气质视而不见。有一次，一名地精雇主寻找冒险者保护自己的马队，索额玛上去自荐，地精打量了一下他，用右手小指头抠了抠牙缝，然后说：“你还是算了。回去回去。”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索额玛站到地精面前，把刀头插进泥土。“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本事……”

“就算你是剑圣我也没兴趣，”地精说，“我要走了，让开。”

索额玛正琢磨着地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即刻从他面前让开了，两腿分开往右侧移动再合并——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反应正说明了他为什么无法引起雇主的兴趣。

小时候，索额玛的村里会定期进行年少牛头人的捕猎比赛。在一次比赛中，已经蝉联了三届冠军的索额玛拉足弓，把箭射向作为目标的雄鹿。雄鹿脖子一紧，棕灰色的毛发抖动起来，四肢胡乱地踢腾、踏步，最后左后肢绊到了前肢，它倒下了，眼眶重重地砸在草地上。以为自己已经成为四冠王的索额玛，靠近猎物之后，才发现插进雄鹿身体的箭有两支。这时候另一个参赛者从右边走了过来，宣称是他先射中的。

裁判和观众都围过来了。索额玛看了看两支箭，其中白色箭翎的一支为他所有，准确无误地刺进了雄鹿的心脏。而另一支箭虽然也击中了，但是却卡在了骨头之间。就算是对方先射中的，但是按照规矩，最先造成致命箭伤的才是胜利者。

裁判上前观察了一下，同样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回过头来，先后打量了一下两人，然后说：“白色箭翎的箭属于谁？”

索额玛刚想说“是我”，但是他发现他的对手哭了。这名年长索额玛一岁的浅白毛色牛头人，非常焦虑地想表达些什么，但是却始终没有开口。索额玛回忆起来，这个叫希穆的家伙在过往的打猎比赛中，每次都是最后一名。他内心明白自己不可能胜过索额玛，就算致命一箭真地是他射出的，裁判按照经验也不会相信他。

索额玛抠了抠鼻子侧面。

“是希穆的。”他说。

裁判眯起眼睛看了看他，然后把两支箭都拔出来。

“这一次打猎比赛的冠军是希穆·大地图腾。”

回家后，索额玛的父亲问他：“听说这次的打猎比赛你输掉了？”

这位在长者高地做过二十年的侍卫而广受尊重的壮年牛头人，坐在圆木椅子上，双手握拳搭着膝盖。他的左眼是假眼，并不会随着右眼而转动，这总是让索额玛感到紧张。

“输了。”

“输给谁？”

“希穆·大地图腾。”

“我记得他上次比赛是最后一名。”

“上上次也是，父亲。”

“你怎么会输给他？”

索额玛考虑了一下，把实话说了出来，然后挨了一顿打。当他使劲往自己红肿的左手背上吹气的时候，父亲对他说，“如果不想赢，就干脆不要去丢人。”

这句话像是一个特殊的预言，因为索额玛在接下来的几次打猎比赛中，再也没有拿到过好成绩，这让他对这句话生出了一种始终伴随着他的顽固敬畏，而这敬畏又影响着他的行动，使他畏手畏脚却又不自知。当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已经认定自己没办法成为父亲那样的牛头人，能够眼睛也不眨地面对着席卷高原的烈风。某种对这句话的反抗意识让他跟着冒险者大潮来到了西瘟疫之地，但到头来发现自己能做的事情只是磨光各种利器。

一天下午，温狄出现在他面前，把一块粗麻布包着的弯月状物体递给他：“能帮我打磨一下这个吗？”

索额玛头也不抬地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把生了锈的小镰刀。虽然他奇怪一个冒险者用这玩意能干什么，但询问利器的用途并不是他应该做的。

“四个铜币，明天早上来拿。”

“能更快一些吗？”

“你有急用？”

“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去野外工作了。”

“那今天下午来，不过得加一个铜币。你叫什么？我得给你的刀标个记号。不用说真名。”

“温狄·鹰羽。”

索额玛有些惊讶，这并不像是假名，而愿意留真名的顾客寥寥无几。更让他惊讶的是，温狄接来说：

“你叫什么？”

“我？索额玛。”像往常一样，他隐去了自己的姓氏。因为父亲和祖父的影响力，他拥有一个在莫高雷知名度很高的姓氏，但现在却宁愿它不存在。

“我好像听说过你。”

“不可能吧。”他低下头，把镰刀重新包好，放到身后的木架子上。

“我记得小时候邻村有一个挺出名的小孩，蝉联三届打猎比赛冠军，好像就叫这个名字。”

“一定是你记错了。”索额玛背对着温狄，盯着木架子上一块暗红色的污渍。“那不是我。”他转过身来。“先付两个铜币定金。”

温狄从腰间的小包里掏了好一会儿，才找出两个铜币，递给索额玛。两枚铜币上都沾上了泥。温狄的手指间也有泥。

“你是采草药的？”他说。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突然涌起的想和她多说几句的愿望。

“不能这么说……不过我确实在找一种草。那镰刀也是拿来在野外拨开腐烂的枝叶。”

“其实我猜它就是这么个用处。你在找什么草？”

温狄的反应又一次让他始料不及。她的眼睛在这一刻显得更为有神，说话也提高了音调，显露出不加掩饰的兴奋。“一种非常特殊的草，很难说明白。你感兴趣吗？我可以带你去看看。”片刻后，她意识到自己似乎反应过度，补充说，“啊，我就是随便说说。不应该打扰你工作。”

索额玛沉默了一会儿，时间长到足以让温狄觉得他对自己的话不感兴趣。但他最后还是说：“行，等我把摊子收起来。反正在这儿难得碰到同族人。”

当温狄把索额玛带到她的帐篷。他看见了那些并不起眼的草种；如果是在莫高雷，管理草原的人多半会把它们当作无益的、破坏自然平衡的野草而除去。但是，索额玛同样也注意到了它们在此时此地最重要的特征。

“都是绿色的。”他说。“这些全是你采来的？”

“是。我想自己辟一小块地种起来，不过数量还不够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它们都是在瘟疫的泥土里自然成长起来的。很了不起，是吧？”

虽然听着很新奇，但是从小疏于草药知识训练的索额玛，对植物并没有很大的兴趣。至于瘟疫之地本身，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很多，他只是随着冒险者大潮来到这儿的。土地腐化，瘟疫肆虐——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隐瞒着姓氏，成天只考虑三餐的磨刀人。

他没有说话，并且发现温狄也并不期待他的回答。她望着那些草种入神；仿佛这些谈不上有多鲜嫩的绿色，从一根琴弦上弹出了一个只有她才能接收的音符。索额玛是在往后的交流里，才慢慢明白温狄收集、种植无名草种的原因，但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已经认定了她是与众不同的。仔细想想，作为一个游荡在瘟疫之地的冒险者，无论磨刀人还是保镖，同样都是在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讨生活，只不过在从事的行业上有所区别。而温狄，却在寻找一些别的东西。

起初，他感到惭愧，甚至有些无所适从。但后来，他想帮助她。

### 3

在睁开眼之前，索额玛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他猛然坐起来。火堆仍然燃烧着，温狄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树叶上仍然不断有夜露滴下——他差点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失去意识，直到看见在另一侧盘腿坐着的独臂兽人。

索额玛右手赶紧去摸索自己的斧头，然而手边什么都没有。斧头正平躺在兽人的身体左侧。

“喂！你……”他站了起来，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喉咙发不出声音。

“你最好先躺下。”兽人说。

“照这位先生说的做。”温狄说。

索额玛只得再次躺下，闭上眼睛，一只手握拳搭在额头上。他大略回想起了刚才的事情：面对这名从黑夜里走出的独臂兽人，他警觉地扛起了斧头——温狄让他别冲动，但已经晚了——他挥动斧头——然后——然后？然后，我怎么了？

他不记得看见兽人出手。但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你太急躁了。”温狄说。“这位先生没有恶意。更何况，本来你就该先给他道歉才对。”

他略微抬起头。“道歉？”

“这些柴火是他的。”

“那，住在那山洞里的人是……”索额玛的大脑清醒了不少，他转向兽人说。“你叫什么？”

“我没有名字。”

“噢。”索额玛不打算琢磨这句话。眼前的兽人显然是一名剑圣，对索额玛来说，这个群体就代表着云山雾罩的说话方式，和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岩浆来验证其坚韧程度的修炼欲望。对于自己刚才没看见他是怎么出手的，索额玛倒不是很在意。

“我回到洞里发现有人来过。这边有人生火，就过来看看。”兽人说。

“对不起，你就这么走出来……挺吓人的，我还以为……”

温狄朝索额玛投去一个责备的眼色，他才发觉自己的话太过无礼。眼前的兽人显然已经进入老年，不为人知地居住在菲拉斯密林深处的一个山洞里，而且还是独臂，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

“对不起，我不该动手。还有，这些柴，我陪你……说个价吧。”

“没必要。”

随后是一阵沉默。兽人只是坐着，没有丝毫的表态。说了“没必要”赔偿，但他似乎没打算离开，更不打算和两名牛头人有什么交流。这让温狄和索额玛都倍感压力。火焰从木柴的裂缝间迸发而出的声音，让三人之间的空气更显沉默。

“那么，”索额玛耐不住地开口了。“您是一直住在这儿的吗？”

兽人站了起来。“你们两个，跟我来。”

“有什么事吗？”温狄说。

“留在这不安全。灭了火。拿好你的武器。”

兽人把索额玛的斧头抛给他。索额玛接住的时候，感到手指关节沉重地往下坠了坠。

“什么，什么不安全？”他说。

兽人没答话。索额玛看了看温狄，她也是迷惑不解，但似乎并不算做出更多的疑问，开始收拾东西。索额玛只好把火灭了。



“你能行吗？”他看看站起来后，身子朝左边斜了斜的温狄。“还是我背你吧，快一些。”

“我没事。”

“不用急。”兽人说，“跟紧我的路线。刚才你到我的山洞里，半路上没有踩中陷阱，运气很好。”

十分钟后，他们回到了兽人的山洞。温狄四处观察了一下，对索额玛说：“这儿很明显就是一直有人住着的。你还私自把柴拿走。”

“我都说过愿意赔偿了。”他有些不快。倒不是因为温狄指责了他，而是因为她似乎站着这素未谋面兽人的立场说话。

兽人坐在了狼皮制成的垫子上。“你们也坐下来。”他说。

两人坐下。当他们以为又要经历古怪的沉默之时，兽人朝温狄开口了。

“你的腿为什么受伤？”

“我们早上遇到了食人魔。”她说。“多亏有索额玛，我们才逃掉了。”

索额玛接话了。“那些家伙追不上我。”

“不知怎么回事，明明离我们很近的，突然就消失了。”

“您到底要带着我们避开什么？刚才您说‘气味还很远’……”索额玛说。

“这里的食人魔非常狂暴，也许你从他们眼前逃掉并不是幸运。”兽人说。“说不定，它找上了他们。”

“‘它’？”

“既然你们也身在这树林里，就有权知道这件事。一个月前，我在靠近大路的地方发现了一名垂死的暗夜精灵德鲁伊。”

温狄立刻瞪大了眼睛，背脊也绷直了。索额玛看了看她。

“看来你们对这个词很敏感。”

“请问，您知不知道他叫什么？”温狄说。

“他自称奥伊·夜歌。”

“就是他！”索额玛说。

“你们认识？”

“不能说认识，”温狄说，“但我们是来找他的。”

“我不会问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奥伊浑身都是抓伤和咬伤，好几处骨头露出来，右手已经少了三个指头。这不是我能医治的伤，所以我问他，是否有遗愿，要不要我做一個坟墓。他掏出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索额玛刚想说什么，温狄示意他安静。

“我问他，要怎么处理这盒子。他一开始说让我转交给塞纳里奥议会，但又改口让我别这么做，最后说随便我怎么处理。看他几乎说不出话了，我说，‘我可以安葬你’，但他一直摇头。最后他让我把他安放到四周一棵最繁盛的大树下。我照办了，然后离开。”

温狄能理解这样的做法。虽然时时刻刻都在守护着土地，但德鲁伊总是难以自制地更亲近从土壤中拔起的绿色树丛。如果非要选一个死去的地点，大部分德鲁伊都愿意在广阔树荫的遮盖下化为尘土。

兽人继续说。“三天以后，我回到那棵树下，没有找到尸体。有一些血迹，但是没有野兽、食人魔或者豺狼人来过迹象。在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了几具食人魔的尸体，不如说，一堆血肉残骸。然后，我看见一只四足的怪物从不远处的一堆残骸中抬起头来。一开始我以为是一只黑色猎豹——但菲拉斯没有这种东西。而且那也并不是猎豹，而是一种别的生物，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它嗷叫了一声，然后转身跑进了树丛——这时候，我才发现它的右前肢和奥伊的右手一样，少了三个趾头。后来我又看见他好几次，确认了它在猎杀菲拉斯的生物，任何一种都不放过。”

“这怎么可能。”索额玛终于忍不住了。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告诉了你们。它的骨架看上去最接近德鲁伊变形的猎豹，但还是有很多不同。我不能详细地说，因为它每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间都很简短。无论那是什么——我决定杀死它。”

“所以你现在在树林里安装陷阱？”温狄说。

“不。自从我住到这里来，就一直在设置陷阱。主要是为了捕猎食物，而别的……”兽人没有继续说。

“温狄，这不是重点吧？”索额玛奇怪温狄怎么问起陷阱的事来，明明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弄明白。“他在说奥伊·夜歌变成了一个怪物，可以轻易猎杀一群食人魔的怪物。”他把“这个老兽人一定是疯了”的话憋在肚里。

“看来你们就是塞纳里奥议会的？”

“我是的。”温狄报出了他们俩的名字。

兽人站起来，到山洞内侧，从岩壁上挖出的置物小洞里拿出了一小块狼皮包着的东西，递给温狄。“这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半故事。”

温狄打开狼皮。是一个暗红色、带有斑状花纹的盒子。她仔细地查看着，然后把盖子取开，看看里面。

“温狄……？”索额玛说。

“是净化之匣没错。但是……”温狄把它举起来平着视线。

“但是什么？”索额玛说。

“兽人先生，”温狄说，“我们确实就是来找这东西的。可以交给我吗？”

“当然。我不需要它。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事，但是这附近确实很危险，这点没法否认。既然你们只是来找这盒子的，那么还是尽早离开的好。明早我可以送你们回大路。”

“那您……”

“我是一直住在这儿的。”

温狄看了看索额玛；他很显然在等待她的意见。她又看了看净化之匣。她能感觉到那种特殊的封印力量，掌间有一种微弱的震颤。而真正让她在意的是，匣子侧面有一个裂口，足以塞进人类的小指头。导师给她的任务只是找回匣子，但是在听过兽人的叙述后，她深切地怀疑这是否已经足够。

她不觉得眼前这名兽人是在撒谎。如果他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完全没必要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因为她看到了他是如何轻易地就击晕了索额玛，甚至都没有用刀。但是，武力还是次要的；真正关键的是她从兽人身上感受到的一切。他显然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勇士，每一块结实的肌肉、每一根突出的血脉都像岩壁上的凿痕一般饱经风霜；他随时随地都把刀握在左手中，并不是因为可以即刻用它来砍杀，而是因为那巨大、厚重的铁块已经成为手臂的延伸，未必就象征着暴力。他整个人是一块努力使自己冷却下来，成为某种静

止的岩石，而这岩石的内部却是滚烫的岩浆。他不愿报出名字，温狄也不算去深究，一个兽人为什么要住在远离人烟的菲拉斯山洞里，隐姓埋名，而且还要用层层陷阱来把自己包围住——她无法辨明这是自我保护还是自我封闭。

与之同时，垂死的奥伊·夜歌的形象也在温狄脑中挥之不去。虽然从来没见过他，但她此刻能清晰地想象出他的五官、神态。他背负着塞纳里奥要塞的重任，前往厄运之槌寻找魔藤碎片，虽然温狄还不能确认他是否成功了，但现在他逾期不归，受到挂念的却只是珍贵的净化之匣而不是奥伊本人。导师只要温狄寻回匣子，而把奥伊和魔藤碎片等同为即便失去踪迹，也无需费尽心思去拾回的事物。

*这对奥伊不公平。我要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能要打扰您几天了。”温狄说。

“温狄，不是已经拿到匣子了吗？”索额玛说。

“看来你的同伴不太同意你的决定。”兽人看了看温狄。

“索额玛，”她说，“你可以先回去。我要见到奥伊·夜歌。”

“要留下的话，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兽人说。“不要妨碍我杀死那头野兽。无论它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同意。”温狄说。

索额玛搔了搔后脑，抬起头来。“那，我也.....”

温狄打断了索额玛的话。“你真的打算这么做吗？没必要陪我到这一步的，不能付你多少佣金已经让我很过意不去了。”

“原来你们是雇主和冒险者的关系。”兽人说。

这句话触动了索额玛的某处敏感神经。他不喜欢把温狄考虑为“雇主”，而自己是“冒险者”，但此刻他却发现这是留下来的最好借口：“对，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签下的合同是在回到月光林地之前保护你的安全，所以你不走，我也不走。我倒想看看这怪物是怎么回事，一个战士还怕这个不成。”

“这也是它的脚印。”兽人站起来，后退一步。温狄上前蹲下，观察着已经硬化在泥土中的足迹。

确实类似于月影豹，但是又有所不同。脚趾分得更开，脚掌前部比后部使力更大，脚跟处似乎有另一种起到抓地作用的构造。这是一个完整的左前肢脚印；温狄移开视线，看到了相对的右前肢脚印。脚趾部分有明显的大块缺失。

“你说它右脚掌损失了……”

“三根脚趾。”

从脚印来看，这头猛兽的体型比温狄想像中还要大上一圈。她不认为有哪名暗夜精灵德鲁伊能够变身为这么庞大的怪物。

“很刺鼻。”温狄说。

“他独有的气味，”兽人说，“不容易忘记。”

这气味对温狄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但当她试图把它在自己大脑中分类的时候，却发现找不到方向，就好象数十种草药完全绞碎熬出的一锅漆黑的汤水，再锐利的舌头也无法分辨成分。

温狄站起来。身后的索额玛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四处张望。搜索工作已经进行三天了，虽然已经有足够的脚印证明这样一头猛兽的存在，但是他们无法找出任何指示他所在地的线索。通过分析脚印，可以掌握野兽的大略活动范围，然而他们面对的并非真正的野兽。现在唯一肯定的，就是只要它出现过的地方，必然都能找到一些啃吃得残缺不全的躯体。当然，也许它只是杀掉猎物弃置在这里而已。菲拉斯森林里有太多不拒绝陌生尸体作为食物的生物。

最初兽人说“他不分族群地随意猎杀生物”的时候，温狄还不相信。但现在根据自己所见的骸骨，她完全认同了这个结论。不是为了食物，也不是为了利益，看不到任何目的性——如果杀戮本身不能算作目的的话。如果说它是在利用屠杀来划分自己的地盘，那下手得也太过泛滥了。温狄暗自庆幸在遇上兽人之前，她和索额玛并没有搜索到这个区域。

“天快黑了，”兽人说，“今天就到这里。”

唯一的规则：兽人提出的行动方针，几乎没有反对的余地。但即便他不提，温狄也想回到山洞了。多半因为索额玛当时处理得不够完善，绷带包扎过紧，导致腿伤一直没好透，

虽然自己走路没问题，但不要说那无名的猛兽，要是一头普通的森林狼出现了，她想逃跑也并不容易。她掩饰得很好，以至于索额玛根本就没发现。

她走到索额玛身边，并排行进。这是掩饰脚伤的最好办法之一，因为他在走路的时候总喜欢盯着自己的脚下。

“温狄，你打算找到他为止吗？”

“没错。”

索额玛接上话。“我没打算先离开。”

“我的决定可能太鲁莽了。其实，一直麻烦这位兽人先生也不太好。如果拖得太久的话，就回去吧。反正匣子也已经拿到了。”

“我说，”索额玛放低了声音，“你不觉得他很可疑吗？会不会是犯了什么事才藏在这里？”

“不管是什么，我们都管不着。”

他们继续走了一会儿，温狄的手肘碰到了索额玛的胳膊。他突然身子一缩，闷哼一声，用另一手的手掌去掩住碰到的地方。

“做什么？”兽人回头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踩到石头了。”索额玛摇了摇头。

温狄这才明白过来。“你又找他比试了，是吧？”

“.....昨天下午，这儿挨了一下。”

“你这样很没礼貌。”

“不用那么紧张，温狄。两个战士之间切磋是常有的事。”

“你会受伤的，他强过你太多。”

“呃，那的确是这么回事，不过.....反正我.....”

就在这时候，走在前面的兽人停下了。

“怎么了？”温狄问。

“有东西触动了陷阱。没有中招。”

一根三米余长的树干砸在前方的地面上。

“索额玛，”兽人说，“来和我把它移远一些。”

“噢。”

在两人上前搬弄树干的时候，温狄在原地等待着。她刚才对索额玛说的“如果拖得太久就回去”，是真心话。有时候她觉得，从自己答应让他做自己的保镖开始，这事就不那么正确。她不得不承认，索额玛算不上一个非常可靠的保镖，至少从武力方面看是如此，而且他还具有不自知的鲁莽。让她觉得不正确的，不是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而是她怀疑雇佣索额玛，会给他提供某种错误的讯号，那就是：“你有独当一面的实力”。但是温狄能感受到索额玛对保镖这活儿的热望，或者至少是给她做保镖的热望；这让她难以指责他，也难以指责自己的决定。

就在这时候，那无法辨明的气味突然冲进她的大脑。她耸起耳朵，背脊一阵紧张。她回过头，看见了那生物。

虽然只听过兽人的大略描述，温狄还是在一秒钟之内就确认了那生物正是他们要找的。它就立在不远处的树丛里，庞大的身影乍看上去像一个披着斗篷的黑影，嘴里叼着一截不知属于什么的前肢。它黄色的眼珠子闪了一下，钳住温狄的眼神。他嘴巴两侧的肉皮往上抬了一下，上下齿之间的缝隙喷出一股白色的雾气。

索额玛搬好了木头，回过头，看见温狄呆呆地站立着，背对他们。猛兽已消失了。

“温狄，你在干什么？”

“我看见他了。”

“看见谁？”

兽人猛地回过头来，握紧刀，快步走到温狄身边。

“往哪个方向去了？”他问。

温狄没说话。

“我在问你。”

他转过身，看见温狄呆呆地盯着不远处的树丛，双目毫无神采。她还在发抖。

发抖是因为她听到了两个声音，都来自于那头猛兽。他并没有开口，声音就直接浮现在了她的大脑里。两个声音似乎是来自于不同的人，或者说是一个人在清醒和极其癫狂的情况下所呈现的两种不同的音调，在同一瞬间迸发，撞击。第一个声音来自于暗夜精灵沉厚的声线，它告诉温狄，我就是奥伊·夜歌，你的同僚；第二个声音嘶哑、尖锐，它告诉她，我会从你的骨架上撕下你的血肉。

## 5

索额玛抬起头；斧头落地已经五秒钟了，双掌还在不停地震颤。

“你没有丝毫的进步。”站在前方的兽人把刀扛在肩膀上。“以后不要再找我挑战了。”

这天一大早，索额玛又把兽人叫到了山洞外左侧的一处小空地中。过往几次挑战他都是先手猛攻，却让对手轻松拦截；这次改变一下策略，打算防住兽人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输得却更快。

“你到底想证明什么？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战士，索额玛。”

“谁说我不是战士的。”

“你的攻击没有一点章法，更不用说架势——我觉得你连如何挥动斧头也不适应。”

“哪有这回事？”

兽人靠近他，把大刀插进泥土，捏住他的右臂，然后使劲，再松开，又掐了一下他的关节。

“你足够强壮，”他说，“但这不是常常挥动斧头的牛头人该有的肌肉形状。我和很多牛头人战士作战过，了解你们的手臂构造。就算不谈你的实力也好，一个不诚实对待自己的武器的人，根本不配称为战士。你不会用斧头，承认这点。否则你这样下去，不要说保护你的雇主，就连自己也保护不了。”

索额玛站了起来，低着头，拿起斧子，似乎想要挥动一下，却又放弃了。

“算了。”他说。“我会有进步的。”

“为什么不使用弓箭？”

“弓箭？”索额玛猛地抬起头来。“为什么我要用那东西？”



“温狄说过，你小时候曾经是有名的猎手。”

“她什么时候……”索额玛搔了搔后脑。他不打算承认，也不打算否认。

“我不打算给你做导师，因为我是一个兽人；要想真正得到指导，你应该回去寻找你的族群。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那就是刚才所说的，诚实对待你的武器。首先你要明白到底什么才是你的武器。”

“我有好几年都没拉弓了。”

“不管怎么样，继续拿着这把对你来说毫无用处的斧头，也没有什么意义。它是一把好斧头，但是你辜负了它。”

是这样吗？索额玛看了看斧头上的细微裂纹。其实，这已经是他两年来换的第三件武器了。最初是一把刀，它把他拿去换成两张马戏团的戏票。想借此邀约温狄失败之后，他再次卖掉票打算换回刀，但票已经跌价了，拿回的钱不够把刀赎回，只好买了一把长剑。一年后，在一次难得的协助联军打击天灾任务中，长剑在一头憎恶的铁链上砍断了。他找了个相熟的铁匠，把断裂的剑重新熔铸成斧头。他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仿佛潜意识里认为转化武器，也许可以给他糟糕的冒险者生涯提供转机。他从来不指望自己像父亲一样成为什么战场上的名人，但多多少少总还是认为自己第一身份是“战士”。而如今，这名兽人说他也许连自我保护都做不到。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那怪物？难道你自以为是什么菲拉斯森林的保护者吗？”明明是生自己的气，但索额玛却把说话的目标转向了对方。

“不。”兽人说。“我要杀它，只是因为我把它看作对手，一个不杀死就没办法打败的对手。而对现在的你就不必花这番功夫。”

索额玛用掌背抹了抹鼻子前端。“随你怎么说。我回去看看温狄。”

在回到山洞的路上，他尽量把刚才的想法都抛到脑后。

温狄坐在山洞口。索额玛一靠近，她就说：“又去挑战兽人先生了？”

“是，不过没受伤……”这句话出口后，他才发现他自己适应了自己作为一个败者的立场。反反复复挑战不可能战胜的人，然后反复受伤，这样的行为似乎有些愚蠢。他本等待着温狄像往常那样埋怨几句，但她却什么都没有说。

自从前天看见“奥伊”以来，她就很消沉，话变少了，吃饭的时候常常走神。昨天下午索额玛随兽人除外寻找奥伊踪迹的时候，她第一次选择留在山洞里休息。现在索额玛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就坐在狼皮上，回想着兽人对她说的话：要诚实对待你的武器。

“索额玛。”温狄开口了。

“什么？”

“你那时候为什么也出现在月光林地？”

“我……瘟疫之地没什么好呆的。”

“你是跟着我才去那儿的吗？”

索额玛抬起了头。温狄斜靠岩壁坐着，眼睛一直望着山洞外的树丛。

“我问过了艾米，她说你到月光林地去了。你看，反正我留在瘟疫之地也没什么事做，不管是战士也好磨刀也好，我的活儿在哪都能干……”

“我一直都是脱离议会独自行动，早就习惯了在野外的时候只有一个人。”

索额玛有些摸不准这句话的意思。“反正，这次我至少得陪你回到月光林地才行。”

“奥伊一定也是这样。”温狄并没有跟随索额玛的思路。“相信只要在自然的怀抱里，就一定有办法解决独自旅行中的所有危机。作为一个德鲁伊，这是普遍的想法。”

“你那天看见的……真的是他吗？”

“他对我说话了。那是只有德鲁伊才能互相听见的声音。”

“那，他和你说了什么了？”

温狄沉默了一下。再次开口的时候，她的思路又变化了。“我想他一定拿到了魔藤碎片。他把它封进匣子里，准备回月光林地交付任务——在这之前，也许还打算去羽月要塞休息一下。”

“这些都是他对你说的？”

温狄摇了摇头。

“魔藤碎片是很危险的东西，据说在厄运之槌中是由一群萨特看管，充满了恶魔的力量，”她继续说，“所以非得准备净化之匣不可。但是奥伊的匣子上有一个裂纹——如果刚

拿到手的时候就有裂纹的话，他不可能没发现。也许是在封进碎片后，一次旅途中的意外，让匣子裂开了。他没有意识到，就这样一直贴身带着它。为了确保不会失掉匣子，他甚至都没有再把它拿出来检查过。”

“你的意思是……”

“我那天看见的东西……”温狄挺直了身子，睁大眼睛。“不仅仅是德鲁伊变成的猎豹那么简单。他的眼睛像裂开的黄色宝石。脊背上有火红色的、剑锋一样的鬃毛。脚掌后面有倒钩。还有尾巴……”她停顿了一下，放弃了一一描述。“……这些都是恶魔的——尤其是萨特的特征。魔藤碎片转化了他。匣子里已经只剩下碎片的一丝痕迹；它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也许正是通过他某一处严重的伤口。我听见了两个声音，一个是奥伊本人的声音，另一个是不属于他的声音。一个声音要我杀死他，另一个声音要杀死我。”

即便是从温狄的口中说出来，这个故事还是让索额玛很难接受。他从来就属于看见了才会相信的人；在前往瘟疫之地之前，他也不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碎肉拼合起来的战斗生物。

“我该怎么办？”

“呃？”虽然明知温狄与其是说在问话，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但索额玛还是觉得必须开口。“你知道我们可以就这样离开的。”

“那就算离开好了。回到月光林地以后，我该怎么对导师说？”

“你也可以不告诉他。”

“不行！必须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才行。导师得知道他的命令造成的后果。议会必须知道魔藤碎片可能造成这样的变化。奥伊的亲人和朋友也应该知道他的情况。但是……首先得让他们相信我。”

“他们怎么会不相信你。”

温狄再次摇摇头。

“索额玛，”她说，“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呆会儿？几分钟就好。”

“好吧。”索额玛站起来，走到了山洞口，回头对她说。“你别独自行动什么的。”

温狄没有答话，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和兽人大叔就在那边”，便离开了。

在魔藤碎片腐化下变成恶魔的暗夜精灵德鲁伊，听上去未必就比在瘟疫之地成长起来的绿色植物更可信。这么想着的温狄，突然意识到，导师必然是知道魔藤碎片有某种危害，所以才动用了珍贵的净化之匣。但他是否知道危害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无论如何，至少奥伊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才成为了牺牲品。

温狄明白自己仍要依靠着塞纳里奥议会不可。要透露这件事，并且显得可信，没有一个正式的议会成员身份是很难办到的。导师说，她太过于“独断专行”。但是到头来，为了继续关于草种的研究，她还是不得不求助于议会——而议会并不认为她的研究行为是有贡献的。

她猛然发现，自己已经索取了太多。她有愧于培育自己成长的塞纳里奥议会。

离开瘟疫之地，离开那些心爱的草种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在那片腐败的大地上生活了两年多，再次回到外面的世界，她才回忆起来，虽然艾泽拉斯充满战火，但绿色仍然无处不在，丰富且美好。无论是月光林地幽静的绿色，还是菲拉斯繁盛得如浪潮一般冲撞着视网膜的绿色，都让她回忆起当初正式成为德鲁伊的第一天，那难抑的激动。而自己奉献了两年多时光的无名草种，在这些外界的绿色面前，显得是如此地渺小，甚至透露出一丝让人联想起腐败之气的萎黄。它们在她面前大片大片地枯死，让她付出的心血在一瞬间枯竭。

也许导师说得没错——我的努力是徒劳无功。并不是因为战火随时会摧毁草种，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在瘴气中成长的不洁净力量。我把这力量误认为了生命力。如果只是为了守护大地的绿色……外面的世界有更多，更多，乃至于无限的绿色可以由我去守护。

这个想法一出现在大脑里，温狄就后悔了。她不希望轻易陷入自我否定。

不远处的树林里，索额玛正在寻找能制成一把弓的材料。

## 6

这天早上，三人启程前往大路。前一夜，温狄表达了她想离开的愿望。

“我必须让议会知道这件事，”她说，“除非他们亲眼看到，否则是不会相信我的。羽月要塞就有一些议会成员，如果他们不愿帮忙，我就到最近的议会哨站去，一个一个哨站地找愿意随我来的人。”

“你想活捉他？”索额玛说。

“能这样当然最好，虽然我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一定要拿到确实的证据。让奥伊就这么消失掉，是不公平的。”

“我不会等你们的。”兽人说。“一有机会，我就杀死他。”

“当然，我不妨碍您的行动。”

温狄本想对他说“您不如也一同离开这儿”，但是放弃了。

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她不想辜负任何一方。既然借用了议会的力量，那就要对议会负责；拿走了净化之匣，就要对将此交托给她的人负责；此外，她还要对自己负责。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她把索额玛叫到了山洞外，和他独自谈话。

“等我和议会成员汇合后，”她说，“你就可以离开了。”

“为什么？可是合同……”

“合同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别再跟着我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

“我是自愿给你做护卫的，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温狄能看出来，索额玛说出这句话已经花了很大一番勇气。他就像站在悬崖边，背朝崖外却又无法回头的人，尽量放大声音呼喊，同时还要避免身体失去平衡而坠落。

“我习惯了一个人旅行，毕竟作为德鲁伊……”温狄发觉这个借口和自己打算与议会成员汇合的决定是矛盾的，就没有再说下去。

“果然是因为是我太弱了吧？”索额玛并没有看着她，而是盯在她左侧地面的一个小土丘上。“是啊，你总是在危险的地方一个人做事……我差点忘了在西瘟疫，你也总是自个儿去寻找草种的。那些腐败的树丛里不知道有多少腐尸和受感染的动物哪。这么想起来，这一路上是我拖累了你。那天要不是我用斧头开路的声音太响了，也不会惊动那些食人魔，害得你受伤。”

“别这么想。”

“算了，我想明白了……不知好歹地缠着你是我不对。我早就知道自己很弱小，老去找兽人大叔比试，也是因为要是能和这样的剑圣拼个一招半式，自我感觉也能好一些。但是这对他来说比逗孩子还要无聊。你比我强多了，根本不需要我这种人来保护。”

“别再说了。”索额玛自暴自弃的语气让温狄很不好受，而他显然迟钝地没有感觉到这点，只是在不断地宣泄着自我厌恶。毕竟已经相识了两年多，也同行这么长时间，温狄不希望两人的关系在这种气氛下结束，但如果这是让索额玛走出他自己道路的第一步，那么也只能如此。

“送你回羽月要塞我就离开。”他停顿了一下。“决定了。这么办才是最好的。”

温狄下狠心推了他最后一把。“你能想通就好了。”

这句话还是多少震了索额玛一下。在一大番诚恳得过分的自我剖白后，他显得心神不宁，无所适从。最后他急匆匆扔出一句“那，我回去睡觉了”，转身离开。

因为这番谈话，今天早上自从离开山洞，温狄和索额玛都没有任何言语。兽人引路，她走在中间，一直没有回头看索额玛，但他的脚步声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她大脑中引起回响。这是她熟悉的脚步声，陪伴着她踏过瘟疫之地的腐泥，踢过贫瘠之地的干裂石块，越过菲拉斯丰茂的绿色边境，在数百个日夜之间不停地回响。她就要对这脚步声说再见了。

路至中途，因为前方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响动，索额玛暂时走到前面和兽人一同观察情况，温狄才发现索额玛的背上多出了一把简陋的手制短弓，材料是木料和野兽筋骨。一小捆箭束在一起，包在布袋里。箭头是骨头削制而成的。她知道昨晚索额玛一夜没睡，在洞外打磨着什么东西，现在才明白过来。这也许是一个好的迹象，她想。

他们来到了大路上。

“我就送到这里。”兽人说。

温狄知道兽人是无需太多临别言语的族群，所以她只说了一句“谢谢您的照顾，我们走了”。而索额玛补充了一句“要是以后顺路我来看看你吧，大叔”，这句话虽然有些可笑，但显示出他多少恢复了一些精神。

“路上小心。”兽人看着两人踏进大路中央，回头转进了树林。他已经太久没有和人相处过了，而自己竟然说出了“路上小心”，这让他甚至觉得新奇的话。这十天来的相处，不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是一场麻烦；实际上他感觉还行。牛头人姑娘很尊重他，做菜的手艺相当不错——假若他那老钝的舌头还知道什么叫美食的话；牛头人小伙子虽然鲁莽不成器，但他一再“挑战”的劲头，让兽人很感兴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倒愿意真地教导他一下。只是，这片刻的心境不可能改变他在这密林中独自终老的决定。如果再次回到外面的世界，他疑虑着这片刻的与人相处的惬意感，很快就会转化成一种他曾经惧怕和逃避的东西。

他走了没多远，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道血迹，从小路中间横过。必须是拖动一整具成人大小的尸体，才能留下这么粗的痕迹。他转向右侧，发现了另一道几乎同样粗的血迹，终止在一棵大树下，从树根开始一米余高的树干部分完全染红了，就像有一整桶血泼洒上去。刚才送两人经过这条路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些东西。

这是数种生物的血混合起来的气味，压倒性的腥臭让身经百战的他也屏住了鼻息，额角的血管紧张地跳动起来。这是警告？还是示威？或者仅仅是奥伊一次过于混乱的屠杀痕迹？正当兽人上前几步，打算仔细观察一下血迹附近是否还有其他线索的时候，一种猛烈的冲击力突然传到了他的背部。他感觉到粗硬的毛皮，利爪钩进自己脊梁骨中段的肌肉，然后是一声震得他的右耳不断鸣响的怒吼。

他的第一反应是反握刀柄往身后劈去。那沉重的物体暂时跳开了，着力点是兽人的背部，就像是猛地推了他一下；他几乎向前跌倒，但终于用刀撑住身体。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背脊，但他明白那儿一定已经是血肉模糊。

兽人转过身，在听到自己的血液淋在草地上的同时，看见了数码外的奥伊。它黄色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口唇左右侧朝上翻起，露出暗红色的牙床和挂着唾液的利齿。兽人明白了：他中了陷阱。血的陷阱。奥伊利用强烈的血气掩饰了自己的气味。

兽人发出一声怒吼：这是生死决斗的标志，虽然他知道奥伊并不理会什么一对一决斗的礼节，但兽人必须让自己进入这种状态。他等待已久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菲拉斯沉默却又喧闹的树丛便是决斗最好的见证人。血液在他左臂里加速流动，指尖一阵燥热。有着蓝色尾翼的飞鸟扑打着翅膀飞离树冠。

奥伊并不会说话。虽然牛头人姑娘曾经说过，她能听到奥伊心里的声音，但兽人什么也听不见。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能和眼前的对手有任何交流。战斗间的一挪一闪，一攻一守就是最好的交流。肌肉拉伸和绷紧制造出呼啸的速度和沉重的力量，每一滴溅出的血都是在战斗的曲谱上砰然落下的音符。兽人已老了，但是并没有老到无法捕捉这曲谱的旋律；他要用大刀给这首曲子切割出一个不留情面的终止符。

自从失去右手以来，兽人在战斗中就越来越依赖于攻击。独臂的他，挥刀力度自然大不如前，但要单手执刀来防守更是难上加难，因为那样必须多承受敌人加在刀上的力量。但奥伊不是一味猛攻就可以解决的敌人；它有一些完全无法预测的低空跳跃以及迷惑性的转身动作，潜入到兽人的弱点范围——右半身和背部，然后再发动攻击。而它爪子的力量，也能够通过快速击打刀刃的侧面来拦截它。中距离的战斗本来是兽人最擅长的方式，但现在他不得不冒着巨大的危险，把距离拉到贴身。

他看准了奥伊的半空一个猛扑，把大刀摆在身前，低身向前冲去，靠近了它的腹部。过近的距离延缓了他的挥刀速度，在刀锋刚刚接触到奥伊的腹部皮肉，还没有切深之前，奥伊带有勾刺的尾巴像鞭子一样打在了兽人的侧腹。他朝后退去，背部撞在了一截粗糙的树干上，引来一阵剧烈的痛楚。

奥伊腹部流着血，朝兽人冲撞过来。显而易见的愤怒让奥伊失去了策略式的挪闪动作，这一击凶狠却鲁莽。兽人忍受着背部的剧痛，一刀斩下了奥伊的左前肢，但这并没有中止这野兽的狂怒行动。它用只有两个脚趾的右前肢按住了兽人的左臂，抬齿朝他的脖子咬去。兽人身子勉强往左移动，把右肩牺牲给了那利齿。

双方都已经气力无存。奥伊的腹部和左前肢断口不断地流着血，咬在右肩上的牙齿好几次几乎要失去力气松脱，但是又加紧咬合。兽人的左手无法移开，也没有别的攻击手段，一个僵局：败者将是首先屈服于流血过多和剧痛的人。

片刻后，兽人听到了一种穿透的声音。随后又是第二声。奥伊的身体震动了一下；但第三声过后，它的牙齿松开了，庞大的身躯伏回地面。兽人看见奥伊的背上并不算深地扎进了三支箭；前方的树丛空隙里，是执着弓的索额玛，和站在他身边的温狄。

奥伊低吼着转过身，动作笨拙而弛缓。三支箭只伤到皮肉表层，并不算什么，但是这突入而来的刺激耗尽了它最后的体力和判断力。兽人抬起左臂，把奥伊的身体从脊梁正中砍成两段。血污和碎裂的内脏弄污了他的整个左半身。

索额玛放下了弓。对他来说，射出第一箭是最困难的。奥伊的身躯庞大，从他的方位来看几乎完全掩盖住了兽人的身影，并不是一个困难的目标，而且这短弓射出的自制简陋箭矢也不可能穿透奥伊的身体误伤兽人。但是索额玛在拉紧弓弦后，手指却迟迟无法松开。*我曾经蝉联三届打猎比赛冠军。一，二，三，三箭赢得三次冠军*，他如此默念着，才将三支箭矢射进了奥伊的脊背。

温狄走上前去。是她听见了兽人的吼声，嗅到了奥伊的气味。她看看整理呼吸的老兽人，然后低头，蹲下来。

在她眼前的不是垂死的黑色猛兽，而是有着淡紫色长发和皮肤的暗夜精灵奥伊·夜歌。她不知道在其他人眼里的景象是否也是一样的。那双眼睛，从带着腐化气息的黄色，慢慢变回了应有的银白色，然后黯淡下去。

在这一刻，温狄并没有听见任何声音。



温狄抬头看着夜空。刚懂事不久，她就学会了观察星星的排列来辨识方向。在抬头只有灰黄色瘴气的西瘟疫之地生活了两年多，她庆幸自己还没有对这项技能完全生疏。

她和索额玛越过菲拉斯边境，来到了千针石林。温狄本想多留几天照顾受伤的老兽人，遭到了拒绝。虽然老兽人因为决斗遭到打断而不太高兴，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她留下一些草药之后，再次启程。

奥伊·夜歌的遗体普通的暗夜精灵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件事。现在，他安身在两人给他在大树下挖出的一座小坟墓里。温狄打算回到月光林地后，对导师说，奥伊死于食人魔和野兽的袭击。

她和索额玛的中间仍然是一团跳动着的篝火。

“温狄，”索额玛说，“你直接回月光林地，对吧？”

“是这么打算的。”

“我呢，到了贫瘠之地后，打算回莫高雷看看。”

温狄抬起头来。

“那很好啊。”她说。

“到时候，剩余的柴火和干肉你就带走吧。”

“我也快用不着了。到了贫瘠之地，歇脚的地儿就多了。”

“你嫌带着麻烦的话，就卖了吧。”

温狄没答话。火光把索额玛的鼻子映得通红。

“索额玛。”

“什么？”

“你往旁坐一些。烟往你那边熏去了。”

“噢。”

--END--

## 外传三：最好的时光，III

### 1

管家莱斯顿通知有客来访的时候，克瑞西达正在用小凿子修平花茎的轮廓：一朵凹刻在石质镇纸表面的五瓣小花。她还没有决定给它染上什么样的颜色。

她放下活儿，走到这小工房的西北角，打开门。

“谁来了？”

管家有些迟疑。“杜尔多先生。”

克瑞西达皱了皱眉头，随后取下围裙。“让他等等。我换身衣服就去。”

她先擦掉双手沾上的灰白色粉末，然后回到卧室，换上了一套素黄色的裙子。这裙子今年她只穿了两次：一次是出席镇长专为军属举办的晚宴，她作为留守妻子的代表而发言，还有一次是参加好友女儿的婚礼。

克瑞西达离开卧室，来到客厅。杜尔多·马维因坐在沙发上，膝上横搁着他使用了三十余年的宝石手杖。她出现在屋里的时候，杜尔多并没有转过头。管家直直地站在沙发的另一端，给克瑞西达投去一个求助的眼神。

克瑞西达说：“公公，没想到您来了。”

杜尔多还是没有转过头。“看来你很惊讶。当然，未必是惊喜。”

克瑞西达在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只交流了一句话，她就有谈话难以为继的感觉。为了不致太过失礼，同时尽量把情况调整正常，她在他的对面沙发上坐下，吩咐管家给她上茶。

“太凉了。”杜尔多说。

“什么？您说……”她不由得看了看壁炉。

“我是说茶水，”他用右手食指在茶盘上敲了敲，一枚六角形的钻石在指节上发着光，“温度不够。”

“我这就让莱斯顿给您换一杯……”

杜尔多摇了摇头。“也没什么好喝的。”

管家莱斯顿朝克瑞西达投去一个特别苦闷的眼神，然后离开了。

杜尔多一直低着头，这让克瑞西达可以仔细观察他而又不会难堪。至少已经有五年没见面，甚至没有任何联系了，公公和儿媳之间的对话却是从冷茶水开始的，她想这也算是天下少有吧。

如果仅凭外表，克瑞西达不会说他老去了五年，而是十五年。或许这是衣着光鲜造成的错觉；这个曾经控制联盟和部落之间半数高级布匹交易额的富商，把自己的商业成功完完全全地投影到了穿着上。她曾经听说过一个民间笑话：要是绑架杜尔多·马维因，根本没必要索取赎金，只要扒光他就好了。太过华丽的服饰，让他脸上的皱纹相形之下更为老朽不堪。

但是，虽然如过去一般说话刁钻、难以交流，克瑞西达却在杜尔多的脸上看到了深深的疲劳。

“您专程一个人来的？”

“我想怎么来是我的自由。”

克瑞西达身子往后挪了挪。*他果然是专程一个人来的。*

杜尔多抬起了头，眉间的皱纹分别往两侧展开。他清清嗓子，又为了掩饰这嘶哑的声音吐出一口气。她预感到他要说什么了。

“雷纳不在？”

“他三年前调往……”

“我当然知道他在西瘟疫。”杜尔多打断了她的话。“他最近没回来？”

“去年十月回来过一次。”*十月十号到十五号*，她想，没必要说出详细的日期。

“十月。”他重复了一次。

“您有事要找他？”

杜尔多没回答。克瑞西达突然发现自己的问话挺傻气的，不过要不是这对父子长期疏离，她也不会这么说。“您可以直接去西瘟疫，他的部队在……”

“你说的这些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没去西瘟疫的打算。”

“……噢。”她点了点头。“那您今天是来……”

“有没有信？”

“什么？”

“我说他最近有没有写信回来。”

杜尔多一说完，立刻喝了一口茶。明明脖子都仰起了，但当杯子回到茶盘的时候，茶水的高度只减少了一点点。对他来说，这些平价茶水似乎真的很难下咽，他让它们在口腔里停留了一会儿，腮帮子都鼓起来了，然后才咽下去。他眉头紧皱，流露出很烦闷又焦急的神情，仿佛在后悔说出了这句话，得赶快用茶水漱口，消去它在自己嘴里留下的痕迹。

当克瑞西达意识到自己不小心发出微笑的时候，已经晚了。公公不快的眼神紧盯着她，但出乎她意料的是，这眼神很快就松散下来了。他再次低下头，说：“你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

“有，”她说，“一直都有写信。”

“拿来给我看看。”

“呃，拿最近的一封？”

“全部，”他说，“全部都拿来。”

“我马上就回来。”克瑞西达想，他提起这件事情，是花了一番勇气的，所以才有那喝茶的掩饰举动。她起身，快步回到卧室，打开放在书柜深处的一个木盒子。盒面上有她雕刻的花纹。

当把手探进去的时候，克瑞西达有些犯难了。她意识到这个长期置身于她和雷纳生活之外的刻薄老人，突然要求窥探这三年来他俩联系心灵的载体。这似乎不大公平。一番心理斗争后，她还是把信件拿了出来，理由是如果雷纳在，他也不会拒绝父亲的这个要求。

这一扎信件托在手掌上，总是有一种微妙的实在感。她回到客厅，把它们放在了茶桌中央。数量并不特别多，但每一封都很厚，所以看上去还是蛮可观的。她为这现象预先做了解释：“他们那儿的通讯一直都不怎么方便，所以他每次有寄信的机会，都喜欢多写一些。”

因为是统一的信封，所以它们乍看上去更像一叠军中文件什么的。杜尔多望着它们，略显灰白的眼瞳中浮动着沉默的光。克瑞西达看到他的膝盖抖动了一下，搁在手杖上的手杖沿着大腿滚动了一小截。

“读给我听听。”杜尔多又低下了头。他的这个姿势不代表否定，也不代表退缩；更接近一种努力自我实现的勇气。

“您不打算自己看吗？”

“他的字我一向看不惯。”

天底下最荒唐的借口，她想。她从没见过谁的字能比雷纳写得更加工整漂亮。更何况这些信没有丝毫的修改痕迹，显然是经过仔细重新抄写的。

“您想我读哪一封？”

他随便抽出了一封，递给她。“就这。”

克瑞西达接过来，拿出信纸。她不需要看信封上的日期就知道这是何时寄来的。她吸了一口气，略去了“亲爱的克瑞西达”的头注，开始阅读。她的声音穿透在客厅中浮在阳光下的微尘粒子之间。

“慢一些。”大概经过一行左右的内容后，杜尔多说。

“噢。”她稍微调整了速度。这封信是在到达西瘟疫之地大概三个月后寄来的，当时战况对联军还很不利。雷纳在信的开头大略说了一下自己对工作的适应情况，说“你不用把这儿的景象想像得太糟”。

又读了五、六行后，克瑞西达停住了，捏着信纸的双手往下移。

“怎么不读了？继续。”

克瑞西达看了看杜尔多。他的眼睛几乎闭上了，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神情的变化。

“我说了继续。”

看来没有商量的余地。克瑞西达也不是完全不想和其他人分享这些内容，所以她略微提高声音，继续读了下去：

“.....你可以想象得到，新兵们最爱做的事之一，就是谈论各自的妻子或者女友。他们在这时候最缺少的东西，大概是一瓶啤酒。这类谈话往往会变成善意的互相取笑，要是引

发了小小的争执，我作为长官，必须喝止他们；但事实上，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要终止这类交流让我觉得自己不够诚实。因为，我也总是在想着你.....”

## 2

“宝石剑鞘”酒馆里，雷纳正趴在桌子上，透过酒瓶，看着十码外柜台后的两个女招待。其中矮个一些的背对着这边，另一个高个、黑发的把左手搭在矮个的肩膀上，低声说着什么，不时朝这边望两眼，又马上把眼神别开。

雷纳的右手在桌面下按着腹部。他能感受到胃部里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液体流动感，而他的解决办法是仰起脖子，一口气喝下近半瓶酒。片刻的喉部舒畅之后，肚子里像挨了软绵绵却又沉重的一击，大脑深处发出嗡嗡的鸣响。当然，现在的他也并不打算清醒地度过这个夜晚。

身边很吵，都是在军官学校的同学。也许做不了多久的同学了，对此他并不是十分惋惜，至少没有惋惜到把父亲杜尔多私自给他申请退学的事情告诉他们的程度。

一年前，雷纳十九岁，就在父亲打算正式把家族事业的一部分——位于加基森的大型布匹商铺交给雷纳管理的时候，他离家出走，带走了部分流动资金，以此为学费进入了最富盛名的贵族军官学校。自从五岁开始，他就在阅读这家学校的资料，到了十一岁，该校所出近百位名将的简历他已经烂熟于心。他从来没有把让自己参与到这列名单中的意愿告诉过父亲，因为这显然是无意义的事。杜尔多不让他上学，关在家里进行教育，全部教学内容只有一个中心：如何继承、运作庞大的家业。雷纳的学习成绩远远好过小他一年四个月的弟弟，然而正是这一点，让他明白自己要经过父亲允许进入军官学校，是多么荒谬的想法。

十四岁的时候，雷纳谎报年龄参军，杜尔多抓回他之后，还让手下人把征兵站的工作人员打了个半死。在往后三个月的禁闭里，雷纳想出了先顺应父亲，等自己有一定行动自由后再作考虑的策略。反正军官学校的报名年龄范围在十六到二十二岁，他还等得起。

来到学校不久，雷纳很快就发现了这儿未必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是有志为国捐躯者的圣地。大部分学生都是来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同时也给他们的家人赢得爱国者名号的纨绔子弟，毫无真正的军人的热情。但即便如此，像雷纳这样的理想主义学生还是有的，更不用提堪称暴风王国最完善的教学资源、最优秀的师资力量，这已经足以让他万分庆幸自

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父亲不知哪日会找上门来的担忧，早就让他给遗弃到了脑后。说不定，我就能这样照着自己喜欢的路走下去——他这么想。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觉。杜尔多几乎在雷纳呈交学费之前，就知道他逃到了这儿。儿子的激烈行动让他多少有所反省，而反省的结果是：先观察雷纳一段时间。一年后，他发现儿子不是闹着玩的，这样下去显然会毫无悬念地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便做出了果断的行动：替他申请退学。

虽然整件事情还在交涉中，校方也不大愿意放走雷纳这难得的好学生，但是根据杜尔多的财力和影响力来看，已经难有挽回的余地。

为这事，雷纳已经连续三天到宝石剑鞘酒馆借酒消愁了。做为靠近军官学校的店铺，有这么一个店名也是顺理成章，但其实这儿的格调并不高，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挥霍得起的学生和他们带来的镇中民女，颇有些未婚男性俱乐部的味道。这些学生们就这样过着两重人生：当在家族的要求下约会贵族女子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五百码之外，处于镇中心的“海珍珠”高级餐馆。

雷纳也不敢说自己免俗。他和这儿的女招待爱莲，就是此刻在柜台后背对着这边的矮个女孩，断断续续地交往了半年，终于在昨天对她宣布分手。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许只是为了在同学间关于风流史的话题中获得发言机会，才和她来往。而现在，他又参与了一件让自己在道德立场上更加不利的事情：和同伴们赌爱莲会不会送酒到他们这一桌来。他赌“不会”，五个金币——这赌注是他刻意抬到这么大的，因为他想在离开学校前，至少把当初带出来的那笔钱给花光，也算是对父亲的小小反抗。

“不会？你还真赌不会啊？”一个同伴掐了掐他的肩膀。“你把自己在那姑娘心里的地位看得很重嘛。”

雷纳有些不耐烦地挥开对方的手。“少罗嗦，等着看就是。”

“爱莲，”那人高声喊起来，“还在磨蹭什么。我们这桌要加六瓶酒，已经等了半天啦。”

雷纳看见酒店老板上前催促爱莲。她拿起了托酒的盘子，几乎就要走出柜台了，但是一直在安慰她的高个姑娘叫住了她，取过盘子，朝这边走来。

雷纳知道她叫克瑞西达。他抬起头，视线从酒瓶后面移开，和她的视线相遇了。她没有避开他。

克瑞西达在他们的桌子前把酒瓶放下，然后说：“你们不要太过分。”虽然她是冲着雷纳说的，但口气却是想让整桌的人都听清楚。

“你是来替代爱莲的吗？原来宝石剑鞘最冷漠的姑娘也有可爱的一面。”方才叫嚷的人提起身子，右手探向她的脸庞，但是在中途让雷纳的拳背给打了一下。

“干嘛。”他收回手，望向雷纳。

“是我赌输了，”雷纳没有看他，把拳头展开，里面有五个金币。“另外，这轮酒也算我的。”

这与其说是绅士举动，还不如说是小打小闹的幼稚男性拚斗，雷纳也能看出克瑞西达丝毫不领情。她的眼里有猫一样的神采，让雷纳难以直视。为了逃避这个局面，他身子往后移，别开脸说“你还在看什么？我没打算给小费”，然后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离，淹没在酒馆中央的一片喧嚣中。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雷纳已经醉得分不清方向了。他在路边蹲下，想呕，却什么都呕不出来。当他重新站直的时候，却发现两个人分辨按住了自己的左右肩膀。刚才让他打了手臂的人站在面前。

“你们要做什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雷纳几乎都能嗅到自己喉咙深处涌上来的臭气。

“饯别礼。”

他一拳揍在了雷纳的胃部。雷纳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你打得不是地方，这小子吐到我手上了。”

“我们光荣的母校，容不下你这样用偷来的钱混进来的灰老鼠。”那人揪住了雷纳的头发。“幸好你还有个通情达理的老爸。在他把你领回鼠窝之前……上个学期的格斗训练，你打破了我的鼻子，还记得吗？”

“有这么回事吗？”雷纳因为眼角的酸涩感而使劲眨了眨眼睛。“我想起来了。我道歉，打破了对你那么重要的鼻子，真不应该……我那时候忘记你身上除了鼻子，也没别的地方可以挺起来了。”

雷纳记得这天晚上自己多多少少有回击，但大部分情况下都在挨打。一开始他还在琢磨，是谁把自己的学费来源透露出去的，但立刻想到很可能就是杜尔多。要让校方放弃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证明他道德败坏。他甚至觉得，这些家伙收了杜尔多的钱，奉命来围攻他。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雷纳明白，这就是父亲会做的事。



那伙人离开后，雷纳从满是呕吐物和泥污的地上站起来，用手背抹抹嘴，碰到什么坚硬的东西，痛得他哆嗦了一下。一块小石片扎进了牙肉。他把它拔掉，然后吐出一口鲜血与痰的混合物。鼻子没破。

这儿不是大街，但仍然有不少行人路过。一些好奇的目光落在雷纳身上，他明白这多半是由于他的制服。抬起头，黑漆漆的晾衣绳把星空划得四分五裂。*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烂醉，鼻青脸肿，满身泥水，我就以这样的姿态说再见。*在街道尽头的民房后，可以看见校内教堂的尖塔，就像光鲜照人的贵族子弟站在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身后，互相指责对方的穿着更扎眼。一年前，雷纳初次见到这尖塔的时候，深信自己是属于它，它也是属于自己的。而现在，那就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他摇摇晃晃走了几步，根本没考虑是不是应该回校宿舍，只是试图找回平衡，不知不觉地折回了宝石剑鞘的后门。一盆脏水泼到了他的脚下，他险些打滑。

“啊，抱歉，我没看见……”从后门走出来的人右手提着盆子，一道完歉，声音就提高了。“……你怎么在这儿？”

“嗨，克瑞西达。”雷纳觉得有些晕，按着额头，开始搞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还记得……我吗？我们说过几次话……”

克瑞西达警觉地后退了一步。“你打架了？”她往右侧移，让屋内的光透出来一些，借此观察雷纳的脸。“肿得真难看。”

“我摔倒了……而已。你们店门口太滑了。”

她打算回到屋里。左脚刚跨进门框，雷纳就拉住了她的右手腕。

“干什么。”她挣脱了。

“替我给……爱莲……说声对不起。我不该打那种赌。”

“我不知道你们赌了什么。也对一个醉鬼说的话没兴趣。从正门进来的是顾客，在后门绕来绕去的是醉鬼，我们不接待，抱歉。你不如快些去找个医生。喂，听得见吗？……”

事实是雷纳听不见。他大致上只知道克瑞西达在努力让他理解些什么，嘴唇动得很快，屋内的灯光在她的粗布衣裙上来回游移着。他在大脑里自行组织着她说的字词，把一些明明没有说出来的安慰字词硬加给她。他突然在克瑞西达的身后看见了父亲，这个幻觉在一瞬间变得很具体，就像以夜幕为墙的浮雕。父亲总是略微低着头，这是他构筑威严的方式；

从小到大，雷纳不记得见过父亲的笑容，而此刻幻觉中的他，嘴角微微朝上抬起，皱纹好似蚯蚓般挤成一团，露出一个让雷纳发抖的微笑。

“克瑞西达。克瑞西达。”他要警告她，避开背后那个可恶的人。

“你再不走我就要叫人了。”

后来，雷纳怎么也记不起自己是如何误解克瑞西达这句话的。他回答：“陪我过一夜吧。帮我……忘记……”

他话没说完，整个人就往前倒了下去。克瑞西达飞快地进了屋，关上门。他重重地朝侧面摔在了台阶上，脑内一阵鸣响后，奇迹似地迸出了一个理性的想法：“我不能睡在这儿”。他背部撑在门板上，坐了起来，觉得这样怪舒服的，就没有继续下一步的行动。过了几秒钟，门又往里面打开了，雷纳突然失去支撑点，身体不听使唤地朝后躺了下去，后脑磕在地面。虽然有些痛，但没能阻止他昏睡过去。

第二天中午，雷纳醒了过来，首先看见的是飞在眼前的一只小虫子。他正躺在一张床上，头顶是灰白色、带有裂纹的天花板。在还没有回忆起昨晚发生的事情之前，他听到了有人开门的声音，便想坐起来，却发现身子不大听使唤，脑袋仿佛也变成了一团让人给揉来揉去的棉花。他略微抬起下颌，用眼睛底部的余光看见了克瑞西达。她托着一个茶盘，站在床边。

雷纳闭上眼睛，左手掩住额头。“这是你的房间？”

“想得美，是客房。老板给你记了账。”

她把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桌上。“什么时候想喝东西了，就喝这个吧。”

“谢谢。”

“不用谢，这也是得付钱的。”

“可是……我总得因为什么事谢谢你。我昨晚还以为一定会吹一夜冷风，让流浪汉给扒得赤条条的也无能为力了。是你把我送到这房间里的吧？”

“我可扛不动你。要谢去谢厨子，是他把你搁在这儿的。”

“我记得我的脸很脏来着。总有人给我擦洗过了吧。”

“那只是因为我不想床单给弄得太脏，到时候洗起来更麻烦。”

“那么，至少你没有把我留在外面。”

“要是镇里的巡查看见穿着这身制服的人昏倒在店后门，我们会惹麻烦的。”

“噢，那……算了，我放弃。”

“如果你真感恩的话，就谢谢我没有把你在这儿的事情告诉爱莲。虽然只是暂时的。”

雷纳有些无奈地笑了笑。“我不太在意。”

“什么意思？”

“我说，她要是对我在这房间里有什么想法，我都不在意。”

“是吗？可是她在意。”

“为什么？”

“还用问。你伤了她的心。”

“不，我是说……”

雷纳没有再说下去。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再次试图坐起来，身子刚抬起来一半，就感觉到强烈的恶心，动作停下了。

克瑞西达说：“你还是躺下吧。”

“好主意。”

重新躺下后，他说：“你不用照看我了。我感觉好一些就会离开的。已经是中午了？阳光晒得很厉害啊……”

“没人在照看你，我只是好奇。”她一边拉上窗帘一边说。“在你那伙人里面，我还以为你是头儿。怎么会搞成这样？”

“听起来好像你一直在观察我。”

“少自以为是了。你总是坐在他们中间，就这样。”

“这样吗？我看上去是头儿……”雷纳回想起过去的一年。他人缘还算不错，在不那么富有且诚实苦干的学生里声望尤其高。但是，他不知不觉间却在背离这个群体，频繁地和出手阔绰、早有贵族父母安排好前程的学生们混在一起。昨夜殴打他的人正属于这一群体。

他想，也许是少时在家里过于丰富的物质生活，给自己培养出了倾向于贵族社会的惯性。要想完全消除这惯性，得好好地扒层皮才行。

“像这样的事很少见吗？我是说，学生打架什么的。”

“那倒不是。只不过，你不像挨打的那一方。”

“噢，对了，你刚刚才说我像头儿来着。一帮小弟突然决定把他们头顶上的人打下地面。”

“就这个感觉。而且我暗地里为爱莲高兴来着。”

雷纳虽然很想知道为什么克瑞西达这么关心爱莲，但现在这还不是首要问题。“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要离开这儿了”，他这么说，然后等待着克瑞西达的提问。

他希望她能问出一句“为什么”。然后他就可以说“父亲逼我退学”。如果她再问一个“为什么”，他会说出更多，直到把一切压在心头的东西都吐露干净。雷纳亟需这样的一番谈话，他想要在离开这儿，回到父亲的专制王国前，至少留下一个足迹，一声回音。说出来之后，就算克瑞西达取笑他也好，不置可否也好，臭骂他一顿也好，都不重要。如果她不问的话，他可能会主动说出来，因为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他全部的梦想，全部的失意，全部的努力以及全部的委屈，除了他之外，一定还得有别人知道才行。这个人也未必只能是克瑞西达，只是他觉得，这个在寒夜里给浑身泥污的自己提供了一个避难所的女人，很可能就会是愿意听这番话的人。

但克瑞西达没有问。她说了一句“你躺着，我要去干活”，然后朝房门走去。雷纳再次闭上眼睛，左手掩住额头。*我所要求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吗？*但是，当听见她的脚步声在门边停下的时候，他心中的希望再度燃起，撑起身子说：“克瑞西达，等……”

雷纳没有再说下去。克瑞西达呆站在门侧，不知所措地望着刚刚进屋的杜尔多·马维因。

“这位姑娘，请出去一下，我和儿子有话要说。”杜尔多朝克瑞西达脱帽执意。当那顶装饰着凤凰鸟羽毛的礼帽重新回到他头顶的时候，他直盯着雷纳的眼睛。

“看看你那什么样子，不成器的败家货。”

克瑞西达走出屋子之前，杜尔多就说出了这句话。

“好了，不用念了。”杜尔多摩擦了一下手杖端的宝石。

克瑞西达把信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喝了一口茶。第一封信她念完了四页，剩下七页，而这在雷纳寄回来的信里只不过是中等长度。她发现公公的眼神盯在那堆信的中央。

“您可以自己看。”

“我不看。”

杜尔多站起来，似乎无目的地朝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拄着手杖走到壁炉前。这短短的数码路程，他至少花掉了十秒；明明是踏在光滑平整的地毯上，他却像是在下坡路小心翼翼出脚的登山者。克瑞西达产生了上去扶他的冲动；她也回想起来，最近大雨连绵，宅子前的路一片泥泞。杜尔多说他是自己来的。

他的右手搁在壁炉上方一个突出的木架子上，用三个手指拎起那小小的场景木雕。一个叼烟斗的矮人巡山人坐在圆石块上，托着下巴，和在自己鞋面上站着的松鼠四目相对。他翻来覆去地看。

“你做的？”

“是的。我原来还打算上漆，不过，素色的也很好看。”

“妇人家竟然喜欢这种东西。”

对这句话早有心理准备的克瑞西达，又抿了一口茶。现在，就连她也觉得茶水太凉了。

“你手很巧。”

“啊，”她把茶杯放下，“谢谢您。”

“雷纳喜欢吗？”

“哎？”

“我说雷纳喜不喜欢这个。”

“其实本来是镇里的一位太太订做的，就是雷纳喜欢我才把它留下来。”

“你在哪做这些玩意？”

“我有一个小工房，不过抱歉，不能让您去看。”

“我才不打算去。”

“嗯，那儿空气不好。”克瑞西达已经快掌握了不受这老人的话影响的诀窍。当他表示否定的时候，千万不要反驳，而是顺着他的意思，稍稍敲打那么一下。这样她自己也不会觉得难受。

杜尔多放下木雕，但是没有回到沙发上。他站在原地说：“你们一直都没有孩子？”

“我们打算领养一个。本来已经见过了几个孩子，但是后来雷纳去了西瘟疫……”

克瑞西达飞快地、不带音调变化地说出这句话。*如果这件事你也要冷嘲热讽的话，我只好把你赶出去了。*

杜尔多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克瑞西达也不想。

“您留在这儿吃晚饭吗？”沉默一会儿后，她说。没有等他回答，她又说：“就这样好了，这是一定要的。我去和管家说。”

克瑞西达知道杜尔多不会拒绝，自己也想尽快从那个不愉快话题中逃离出来。她在厨房门口找到了管家莱斯顿。

“帮我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她说。“今天要留他吃晚饭。”

“晚饭？夫人，您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泡一杯茶，就让他看成是毒水潭里舀出来的。我不想给您丢面子。”

“叫唤什么，我自己下厨。”

发觉家里的食材只能做一些家庭简餐之后，克瑞西达打算去买一些东西。她回到客厅，和坐回到沙发上的杜尔多说了一声，就出了门。看看天，乌云在逐渐积累起来，她带上了伞。

离开家门没多远，克瑞西达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她回到自家花园的后墙，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人看着自己，就双脚踩在墙根上，身子稍微往上提，下颌高高抬起，勉强看到了客厅的窗户。投过窗玻璃，杜尔多在沙发上端坐的身影清晰可见。他还是那样低头坐着，手杖搁在膝盖上，眼前的信件仍然原封不动。

十秒钟后还是没动静，克瑞西达把身子放下来，揉了揉有些酸胀的脚踝。

## 4

克瑞西达住在父母留给她的的小木屋里，离宝石剑鞘有两条街的距离。这个冬天的清晨，她刚起床没多久，就发现结了白霜的窗玻璃上慢慢画出一个可以透见外面的圆圈，随后出现了雷纳的脸。他微笑着敲了敲窗户。克瑞西达一打开门，他就闪进了屋，搓了搓手。

“外面好冷哪。”他说。

“别抱过来，”她说，“你想冻死我啊。”

“我来生个火。”他朝炉子走去。

她没有阻止他，双手抱在胸前，对着他满是飘雪的后背说：“你来做什么？”

“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你，”他挑选着柴火，“难不成你要我去酒馆那边？”

“我们说好在考完试前不见面的。”

“还有一周而已。”

“还有一周就可以不遵守约定？”

雷纳生起了火，双掌打开，靠近炉子。“不和你争。等我暖和一些再说，不然说话舌头都哆嗦。”

“算了。”她坐回到床上。“我呆会还要去上班的，别指望让你呆多久。”

“已经快够了，”他说，“再一小会儿。”

也许是看到了雷纳的决心，也许是出于更难理解的目的，杜尔多最终没有强行给雷纳退学。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和他看到雷纳挨打得鼻青脸肿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体罚起来不留情面的父亲，并不会因此就生出对儿子的怜悯。

当然，他也没有突然变成一个百分之百支持儿子梦想的模范老爸。学校每年都会有一次由暴风城军事部门主持的特别资格考试，不分学年皆可参加，通过考试的人可以立刻在军中担任文职，当然他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学校完成学业。杜尔多提出的条件是：给雷纳一年准备时间，在资格考试中夺得第一名。能做到这一点，他将不再过问儿子的人生道路。

“马维因家族的孩子，不是为做第二名才降生到这世上的。”雷纳记得父亲这么说。“你不想继承家业，行，还有你弟弟在。但是你要证明，你的选择不会有辱家族名望。”

有时候雷纳会想，父亲看重的也许是“立刻担任文职”这件事。杜尔多是一个非常厌恶军人的人，准确地说，他厌恶上战场的军人。作为联盟和部落间最大的高级布匹交易商，战争冲突无疑是家族事业的最大威胁，但不知怎的他从来不指责两方的高级决策者，而是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或许是迫不得已而奔赴战场的军人们。在雷纳的记忆里，父亲产生此种厌恶的源头，要回到他四岁的时候。那年夏天，政府征用了他的一间商铺，暂时安置因为调配不当而无法回家的伤兵。结果整个炎夏，无论在客厅中，书房里，还是餐桌上，雷纳随时随地都会听到父亲像喷洒毒汁一般诅咒着那些“肮脏、无礼、丑陋、下流、盲从”的伤兵。当然，这只是雷纳记忆中的源头，他相信父亲的这种厌恶在他出生之前，就是根深蒂固了的。

雷纳指望的就是上战场。他想成为那些伤兵中的一员，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吃一锅饭，背靠背杀敌。他能理解这个梦想对父亲来说有多不体面，也能理解他同意儿子在军中担任文职，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的让步。

但是，克瑞西达倒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想你父亲是知道战场有多危险，所以才不愿你这么。”

雷纳拒绝接受这个可能性。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甚至有些生克瑞西达的气，因为她并不完全了解他曾经从父亲那儿受到多大的屈辱。

和父亲定下协议之后的三个月，雷纳与克瑞西达的恋情慢慢生长起来。最初是雷纳刻意吸引她的注意力：几乎每天都独自到宝石剑鞘去。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上次和杜尔多打过照面后，克瑞西达一直心存余悸，连带着也就不知不觉地躲着雷纳，这让他不能接受。当他终于找到机会，把自己和父亲的协议对克瑞西达倾吐而出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

“那你还有闲心跑这里来喝酒？”

这句话把雷纳推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然这么为这事而烦恼，却又天天独立逛酒馆，好像是满说不过去的，而立刻表露出“我是为了来看你”的念头又时机未到。为此，他的下一步是租下了挨打那天晚上用过的房间，而且同时——立刻且决绝地——戒了酒。这并不困难，酒液对他来说一直是社交功能优先的东西，而自己在学校的社交圈已毁。此外，他把考试所需要的资料全搬到了这间屋子里，当克瑞西达问起的时候，他说：“那些家伙还在盯着我，不会给我安心准备考试的机会。留在这儿比较好。”

她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上下楼的时候最好躲着点爱莲，别当我没提醒过。”



雷纳明白，克瑞西达的女性敏感早就让她感觉到了他这么做的部分意图，在某种程度上也默许甚至配合了他的计划，但是两人关系确立后，雷纳偶尔问起这些事，克瑞西达始终保持着死不承认的态度。“我可不敢耽误军官学校高材生的前程。”她说。“再说，你又没有欠租金。老板没意见，我当然也就没意见了。”

当然，雷纳没有让爱情搞得分不清现实权重。参加资格考试的，大多和他一样，是得不到家族支持，或者出自于不那么富裕的家庭，希望尽快证明自己能独当一面的刻苦学生。“马维因家族的孩子不是为做第二名才降生”，父亲的这句话是雷纳大脑里环绕不去的咒语。虽然一直都成绩优秀，但是要拿第一名，他并没有绝对的信心——而这几乎是他目前绝对唯一的出路。为此，他不断压抑着找借口出屋和克瑞西达见面的想法。他不想回家，那只是一座大得可笑的房子；在这段日子里，他成了没有归宿的人。宝石剑鞘二楼的小房子太过于简陋，以至于难以称之为居所；但是，当不回学校的时候，每天早上，他可以从窗口看见克瑞西达从后门进入酒馆，而深夜再踏着同一条路归家，只是陪伴着她的不再是清晨的雾气而是黄色斑点一般的灯光。这就足以让雷纳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心无旁骛地面对书本和战场推演图——他强求让自己相信这点。

作为房客，克瑞西达免不了要来给雷纳端茶送饭什么的，而老板也乐于让她照顾他，不知是不是看出了两人之间的某种暗示。在零零散散的对话里，雷纳知道克瑞西达没有家人在身边，从十六岁开始，在这儿做工已经五年了。五年前，正是雷纳谎报年龄参军而遭到父亲关禁闭的时刻，可以说他们俩在同一时期进入了人生的分岔口，这联系虽然牵强，但足以让雷纳心神不定。在春末的一个日子里，克瑞西达下班之后，雷纳提出要送她一段路。

“为什么？”她说。

“我也正想走走。”他说。“成天闷在那小屋子里。”

“你那房间通风算很好的了。”

“好了，”雷纳明白又这么争论下去，他必定会输掉这次机会，索性说，“走吧走吧。”

他们踏过水洼，踏过有裂纹的石板路，踏过马车留下的车辙。好不容易有独处的机会，雷纳却有些分心，因为他发觉这一路上，学校的教堂尖塔都没有脱离视线。而克瑞西达也反常地不怎么说话，两人在离她家还有半条街的时候分了手。这样的散步持续了三天，雷纳终于确认克瑞西达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等待的讯号，于是在第四天夜里，雷纳在两人往常分手的那处街口，握住了她的手。

“你干嘛？”她说。

她知道这不是礼节性的握手。他把她的右手拢在掌心，拇指在她的手腕上轻轻地摩擦。

“你知道我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

他吻了她。当这个吻结束的时候，两人的五指交替缠和在一起。

两人的恋情只能保持在秘密状态，主要是不能让杜尔多知道。雷纳听说弟弟已经在杜尔多的安排下，和一个公爵的女儿订婚了，而且弟弟也把家族产业管理得很好，开拓了新的业务。他衷心希望弟弟能做得越来越好，好到父亲没有闲心再来管理他这个前继承人，好到即便大儿子就这么在视线里消失，他也感觉不到。但是雷纳心里明白，父亲可怕的顽固，会至少让他在两人之间的协议上坚持到底。

某一天，他突然满心恐慌地想起来：协议说过，一旦雷纳取得第一名，父亲就将不再过问他的人生道路；但是假若没有得到第一名呢？他又会如何处理？没有说。与其说是父亲忘记这一点了，还不如说，这暗示着他可以为所欲为。对这一点的恐慌，让雷纳不得不压缩和克瑞西达的见面时间，更加专注地准备考试。

克瑞西达知道他的这种恐慌。她知道在这样的重压下，两人的恋情也许很难长久。但和雷纳不同的是，她还有一层顾虑：假若雷纳赢得了第一名，他会选择继续完成学业，还是立刻奔赴文职？如果是前者的话，他会在两年后离开这儿；后者则是立即。虽然她明白他八成会愿意带自己走，但是无论如何，某种重大的变化迫在眉睫了。于是，在互有暗示的三个月，以及亲密相处的三个月后，两人进入了一个煎熬的时期。离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不分心，雷纳回到了学校，面临着最后的考验。这考验只能他一个人去经历，结果却会影响两人的未来，克瑞西达为不能切实地帮助他而自责。所以，在仅剩下一周的时候，雷纳破除誓言来到她家，她并不真正地反对。抛弃全部麻烦的要素，至少会剩下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她想念他。

这时候，雷纳从炉子旁站起来，转过身面对他，打开双手。“来。”

“冻死我了。”贴近他的怀抱里之后，她说。

“胡说。”他拍了拍她的后脑。“我的衣服都烤暖了。”

“你又做了不少小玩意。”过了一会儿，雷纳松开手，走到墙壁上的一排小架子前，上面摆满了各种材质制成的小雕刻品。

虽然对雷纳这么快把注意力放到小雕塑上有些不满，但她还是走到他身边，把自己最新的作品指示给他。第一次把雷纳带回家的时候，他就立刻注意到了这些玩意。克瑞西达

是从做工艺品匠人的父亲那儿偷学来的手艺，因为他认定女孩子不该做这些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和雷纳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恰恰相反。

“考试的时候我想带上一个，没关系吧？”雷纳拿起了一块木质的镇纸。

“那个我还没上色呢。”

“没关系，素色的也很好看。幸运符本来就不该太花哨。”

“我得去上班了。”她说。

“再等等。”他放下了镇纸，回到她身边。“我替你请过假了。”

“.....你什么？”

“我来的时候和老板说了，你今天晚些过去。他答应了。”

“别开玩笑.....”

这天下午，风雪小了，阳光稍微暖和起来的时候，雷纳离开了，带走了他选择的幸运符。克瑞西达把自己紧紧地裹在被子里，有些失神。不压抑自己的欲望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两人已经很久没见面了，以考试迫近为借口来杜绝肌肤之亲多少有些虚伪的味道。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做，能让这看上去比较像是一次普通的短期分别。不就是一周嘛——实际上，一周后，很难企盼会一切如常。临别前，克瑞西达最后说的话是“等你的好消息”。这样一句话就够了吗？难道不应该选择一些更重要、更有意义的话来说？我会不会给了他太大的压力？不停胡思乱想的克瑞西达在被子里哆嗦起来。

但是，变化比克瑞西达预想中更早地来到了。从这天下午开始，一切事情都在让短短的一周无限延长起来。

她来到宝石剑鞘，却发现后门紧闭，叫了几声都没人开门。拐到前门，那儿站了三、四个官员打扮的人，还有一些卫兵。

“请问.....出什么事了？”她说。

一名官员扭过头来。“你是谁？”

“我见过她，”一个卫兵说，“她也是这儿的女招待。”

“是真的吗？”官员说。

“是的。”她说。“我叫克瑞西达。”

“那么你也要接受调查。把她带进去。”

卫兵上前扭住了克瑞西达的手，按住她的肩膀。进入酒馆后，她看见老板站在吧台后，低着头，一个官员一边对他说着话，一边做记录。厨子和调酒师们在房间的东角，而女招待们则在西角站成一排，让几名卫兵看管着。这其中，爱莲用漠然的目光看了克瑞西达一眼。最引人注目的是房间中央，站着一位年约五十的贵妇人，用手帕掩着鼻子。一名官员陪在她身边。

后来克瑞西达才知道，这名贵妇是某位德高望重的公爵夫人，她的丈夫是军官学校现任校长的好友。自从把自己的宝贝小儿子送到学校来之后，她就一直暗中关注着他的行踪。当发现儿子夜里常常先走上大道，然后摸黑拐进这条小巷的时候，她派出了数名探子装扮成顾客，探究儿子过着什么样的夜生活。探子们把目击到的情况如实托出：一位姑娘——或许是女招待或许是民女——在怂恿一群学生扳手腕，胜者可以在今夜得到她作为奖品。公爵夫人的儿子输掉之后，顺手抄起一个酒瓶，在桌子角上打碎了，就要去刺胜利者，最终反过来挨了一顿好打，在酒液里昏睡了一个晚上。考虑到公爵夫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略去了有人朝她失去意识的儿子身上撒尿这一细节。

公爵夫人哭着把这事告诉了丈夫，让他给校长施加压力，“摧毁这个毒害我们最优秀孩子的巢穴”。对于宝石剑鞘的风气，军官学校校长一向睁眼闭眼，因为他明白如果不给这些贵族小子一个廉价的发泄场所，他们就可能会动用手不那么成熟的权力来满足私欲，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这一次，偏偏公爵夫人的丈夫和他有四十多年的交情，他是怎么也逃脱不了责任了，便联系治安局，让他们下达搜查命令。

“你要我们搜查些什么呢？”治安局的负责人问。“哪儿的酒馆不是这个样。”

“无所谓，有任何非法迹象的东西都可以。比如私酒，‘晚餐’，都可以。总之，给我立刻去办。”

问题就出在这儿。私酒和“晚餐”都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并非由酒馆提供。老板再三坦白“我们不监管客人带来的东西”，但在公爵夫人坚持认为“我们的孩子绝不可能自行去接触这些堕落之物”的情况下，办案者们只能不停逼老板承认，他把这些玩意都藏在某个地方：屋角堆放的空私酒瓶和桌底下零星可见的“晚餐”灰烬就是明证。当克瑞西达来到现场的时候，老板几乎已经崩溃了，光光的脑袋上不断冒出油腻的汗珠。

克瑞西达发现她面临着另外一种问题。

这天她没有遭到什么询问，最后放回了家。第二天早上，卫兵们来把她带走了，这一次的目的地不是酒馆，而是治安局里的审问室。当进入这间狭小、灰暗的屋子里之后，她感觉手心一片冰凉。

“姑娘，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们就这样放你走吗？”询问者说。

她摇了摇头。

“因为我们觉得你没什么问题。但现在不一样了。宝石剑鞘有一个叫爱莲的女招待，你和她关系怎么样？”

“她怎么了？”

“回答我的问题。”

克瑞西达本想说“我们是朋友”，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还算熟悉，在这儿一起做工三年了。”

“是这样。”他捻了捻胡子，低头看着手中的资料。

“警官先生，能告诉我爱莲出什么事了吗？”

他抬起头来。“她涉嫌肉体交易。”

“.....什么？”

“卖春，就这么回事。已经有三名学生承认和她有交易了。”

自从与雷纳交往后，克瑞西达也尽量避着爱莲，两人很少有交流。她尽量从记忆中寻找她有这种行为的迹象，但是一无所获。

“另外，”询问者说，“她还供出了你。”

克瑞西达瞪大了眼睛。

“根据她的口供，你有一个固定的客户：叫雷纳·马维因的学生。有话要说吗？”

克瑞西达略微张开嘴，又合上了。现在抬一抬舌头，就让她感觉全身无力。从窗户的缝隙飘进来一粒雪，在她的指甲盖上融化了。

“我不指望你现在就给我答案。”询问者身子朝后靠在椅背上。“我们会去询问那位学生的。”

“请不要去，他现在要准备……”

她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不适当的话，连忙停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哦？准备什么？合作些，说出来。”

“……资格考试。”

询问者点点头，又翻翻资料，仿佛有些失去兴趣。“看来你对这位雷纳先生很熟悉嘛。这种事常有，对客户生出不合适期望的女人……到最后你还是会吃亏的，姑娘。”

看来对方已经认定了她的身份。克瑞西达觉得大脑中有一种不规则的噪音，顺着脊椎一直传到指尖。明明坐着不动，但脖子两侧却开始酸痛起来。虽然明知这句话可能会起到反效果，对她或者雷纳都是，但她还是说：“请暂时别告诉他这件事……等过了这一周……”

对方笑了。“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讨价还价？告诉你，我不喜欢这活儿，也不想坏了这些花钱如流水的小鬼头的风流事，但现在也是由不得我。你得在拘留所里过上几夜了，克瑞西达姑娘。”

这一夜，克瑞西达躺在安置了八个人的女子牢间里，身下除了一层稻草什么都没有，冻得睡不着。实际上，现在就算是洗过热水澡后躺在一张豪华的天鹅绒大床上，她也是不可能入睡的。她坐起来，发现牢间里其他的人都睡得严严实实，看来是早就习惯这种地方的惯犯。虽然和这些人在一起，她有些害怕，但这总比和爱莲关在一起要好。她不想思考爱莲诬陷自己和雷纳的理由——虽然这理由是那么明显。她只是尽量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昨日，今天，未来，都从大脑中隔绝出去。

她在拘留所里呆了十天，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考试应该已经结束了。狱卒把她放了出去，只说了一句话：“这儿没你的事了。”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在黑暗中闭锁了十天，重新回到外面，她不知道是自己的体重减轻了，还是整个世界的重量都轻了；双脚踏在地面的感觉是那么地陌生。回到宝石剑鞘的正面，发现招牌不见了，门口摆着一些破损的桌椅，而门上已经打了封条。她凑近，没有通过门缝听到任何声音。转到后门，情况也是一样。

她朝左右张望了一下。有一些邻居和她目光相对了，立刻把脸别开。她不打算去问他们发生了什么，店里的其他人都在哪。像这样的小店，是没有任何凝聚力的。没有人会以它为根。她有些担心老板，毕竟这家店怎么不入流也好，到底是他十多年的心血；此外，她还想知道爱莲在哪儿，但她并不打算质问或者责备她。

她转过头，看了看永远都高耸在街道尽头之外的教堂尖塔。塔顶的敲钟声可以传遍小镇。雷纳曾经想带她进校区看看，但她拒绝了。她知道那不是属于她的处所。在这一刻，想知道雷纳在哪，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的心情，从未如此强烈。牢间里没日没夜的十天，就像把克瑞西达从现实中抹除了，吹到了一个没有阳光也没有人烟的隧道中；当命运的手把她揪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她和过往身边最熟悉不过的一切事物产生了断裂。

克瑞西达想尽快修补这裂缝，但是站在这儿是丝毫没有用处的。她决定回家。沿着石板路，走到离家门还有二十码左右的时候，她发现门是开着一半的。

除了她之外只有雷纳有钥匙。*能见到他了。*

克瑞西达加快了脚步，推开门，跨进屋。屋里乱得一团糟，就像有洪水冲刷而过，但是却没有留下半点湿气。一个身着黑衣的瘦削身影站在里侧，从地面上拾起一个小木雕，在手里抛了抛。

“奇怪的兴趣。”杜尔多说。“这是你做的？”

她的右手搁在门边。“你怎么进来的？”

“我什么都没做，姑娘。门一直是开着的。治安局的人搜查了你的房子，但显然忘记做善后工作。”

他靠近了她。

“我只是来看看儿子让什么样的姑娘给迷住了。现在想起来，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克瑞西达。我早该注意到你对雷纳的影响。”

“我要见雷纳。”

“在这之前.....你想知道自己怎么从拘留所里出来的吗？”

克瑞西达什么也没说，抱住自己的肩膀，警觉地望着他。

“因为治安局的蠢货认为你是妓女，等于是间接指控我的儿子。我不喜欢这个说法。不过我的抗议似乎来得晚了些，没能阻止他们把你的家弄成这样。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幸运的。那个叫爱莲的姑娘真可怜，又多了一条做伪证的罪名。”

杜尔多的右手放在了她落在左肩的一缕发丝上。她打了个抖。

“你爱雷纳吗，姑娘？”

“.....这与你无关。”

“怎么会无关？我是他的父亲，至少过去的二十年之内都是。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做法有误解，但是.....至少现在可以坦诚地交流一下。我再问一次.....”

“是的，”她说，“我爱他。”

“我正是信任你们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所以才想办法把你救出来，而且把你遭到的待遇对他给瞒着。我想，这是我作为父亲，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这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

克瑞西达的左手按紧了肩膀。“雷纳怎么了？”

“雷纳在资格考试中试图作弊，学校勒令他退学。在我养育他二十年后，这就是他对我的回报。”

## 5

快到家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克瑞西达对穿着那套裙子出门的决定很后悔。一进门后，她绕过客厅，直奔厨房，找到莱斯顿，交代他如何处理食材。

“.....好了，你先把这些弄完，”她用干毛巾擦了擦手，“我去陪着他。一个小时以后回来。”

莱斯顿说：“夫人，您觉得.....”

“什么？”

“杜尔多大人为什么这个时候来？”

“我怎么知道？”

“我倒是听说过一些传闻，说不定您会感兴趣。”

正要走出厨房的克瑞西达转过身，双手抱在胸前。“你做什么都是磨磨蹭蹭的。有话直说。”

莱斯顿用菜刀比划了一下。“是关于雷纳先生的弟弟的。他不是继承了杜尔多大人的家业吗？”



“是，那又如何。”

“我前些天在酒馆里听说……真的只是传闻啊，而且还是冒险者打扮的人传出来的，可信度没保证。大体的意思是，马维因家族的继承人惹了大麻烦，现在军情七处已经找上他了。既然说是继承人，那就一定是雷纳先生的弟弟吧？”

“他惹什么麻烦了？”

“他利用贸易的机会，在联盟和部落之间做双面间谍，捞了不少好处。但是现在这事儿败露了。不光他本人给揪住，整个马维因家族的事业都可能遭到清查。”

“没了？”

“就这些。”

“这和他要来我家一点关系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您看，杜尔多大人就两个儿子，雷纳先生放弃了继承权，他把所有东西都押在小儿子身上，但现在小儿子栽了……”

“闭嘴。”

“啊？”

“再说下去我就解雇你。雷纳就是雷纳，是我的丈夫，你的雇主，不是杜尔多的附属品，更不是什么扔掉了又可以捡回来的东西。明白了吗？”

“……抱歉，夫人。”

“照我说的把活儿干完。”

如果说莱斯顿的话对克瑞西达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那就是谎话。在回到客厅之前，她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在内心深处，如果限制她用一个字表达对杜尔多的情感的话，只能是“恨”。她永远不会原谅杜尔多对他俩的所作所为。在她和雷纳苦苦维持的生活和爱情中，杜尔多曾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冰风暴——但，那也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无论是出于岁月的折磨，还是心灵的老朽，现在的杜尔多已经不复往日的冷酷。雷纳和克瑞西达一同努力这么多年，生活终于稳定下来，而杜尔多却在一直走着下坡路。如果莱斯顿的传闻属实，那么克瑞西达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继承人和家族事业同时遭殃更能打击这个老人。

杜尔多没有勇气到西瘟疫直接面对儿子，甚至也没有勇气看他的信。如果他真的只是通过拜访儿子的家来获得一些安慰的话——算了，我让着他一些，也没什么关系。

克瑞西达回到了客厅，刚想问杜尔多要不要到雷纳的书房去看看，发现他从沙发上离开了，站在窗户边，望着庭院里雷纳和克瑞西达亲手种起的一棵小树。他俩为雷纳下次回家，这棵小树的树荫能生长到哪儿的问题打了赌。

她不喜欢这个赌注。

## 6

那是克瑞西达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夜。她记得自己的脚印陷进雪里有多深，记得当争吵发生的时候月亮在哪个位置，记得寒冷的空气是如何急促地要夺去她脸庞的温度。她相信雷纳也记得。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克瑞西达。我真的不知道。或许是压力太大了，我……”

“压力！和我谈什么压力！我在那个黑漆漆的地洞里呆了十天，一直想着你怎么了。我以为你会好好干，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们……”

“对不起。”他靠近了她，伸出右手。

“别碰我！”她像要撕走两人之间的一块空气一般，身子往后一抽。“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我的吗？妓女。在他们眼里看来当然是这样了。你成天到这儿来花钱，还租下了房子，最后得到了我。看，情况很明显，不是吗？听他们这么说，我很难过，但我不生气，因为我相信你是爱我的。看看你现在做了什么。”

在内心里，她理解雷纳是为了保证能脱离父亲的控制，给两人赢得一个未来，才在考试中动手脚。他没有百分之百赢得第一名的信心，或者曾经有，但是却在日复一日的沉重压力下渐渐磨损，便决定选择一个成功率更大，风险也更大的手段。最后的结果是，雷纳不仅失去了前途，杜尔多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克瑞西达心里明明不想和他争吵，甚至不想提这件事，这失败的欺骗实际上正证明了他爱她，但不知怎么回事，让两人都更痛苦的话还是控制不住地迸出来。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说。“我也是，你也是。从我这拿走的镇纸在哪？还来。说得好听，什么吉祥物.....”

*宝石剑鞘没了，你的军校梦想也没了。但我们还有对方，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还给我以后就离开。”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不要离开。留在我身边。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能，也不愿再说这些话了。不能。不能。*

“我还给你。”雷纳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了那块没有上色的镇纸。“把手伸过来。不然我怎么还。”

克瑞西达探出了手，身子却在往后缩。雷纳右手拿着镇纸，似乎就要在她的掌心里放下，但却用另一只手拍住了她的手腕，把她拉到怀里。她没有挣扎。

“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了，”雷纳说，“但我们也自由了。”

“我不懂。我不懂什么是自由。我不知道自由了该做什么。”

“自由了，就可以去自己想去的的地方了。”他望着她低垂的眼睛。“我们一起走吧。离开这儿。”

“要去哪儿？”

“没有人认识我们俩的地方。这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就像搬个家一样。找到我们都喜欢的地方，就留下来。”

“真的可以这样？”

“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一直都是这样.....来来回回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地方。现在轮到我们的了。”

“你说得倒轻松。出了这么多事，你突然想让我和你一走了之。”

“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除了你。”

“可是我有。”

他有些紧张起来。“你留恋些什么？”

克瑞西达抿着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我要带走我的雕刻工具。”

“这么说你答应了。”

“我刚才……其实都是在说气话。”

“我知道。”

雷纳用食指抚过她的眼角，她才发现自己流了泪。

第二天他们就动身了。

## 7

十余年来事情历历在目。只有两个人参加的婚礼之后，雷纳从地方小治安官慢慢成为西泉要塞的看护人，从另一条路途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年少时意气用事的那一部分性格深深地藏在心里。克瑞西达做小工艺品补贴家用，偶然得到一个鉴赏家的推荐，慢慢有了名气。一些事情的终结，总是另外一些事情的开始。杜尔多，这个在那最寒冷的冬日里亲手终结了两人过往生活的布匹商，现在正坐在餐桌对面品尝着自己做的汤，这让克瑞西达内心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她不知道这个老人十多年来经历了什么。有时候她觉得，他仍然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他们俩的生活，并且试图施加影响。比如说，曾经有一个顾客匿名购买木雕，整个过程都由代理人完成。又比如两人结婚一周年的那天，一架豪华的马车停在了家门口，但是很快又离开了。五年前他来和雷纳打过照面，但她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不管这些是事实还是错觉，克瑞西达都不想再追究。现在，看着一个老人小心翼翼抬起银勺子，把汤送到嘴边，她更关心自己做的菜适不适合他的口味。

“味道怎么样？”她说。

“你做给我儿子吃的就是这东西？”

不怀好意的回答是意料之中的事。“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她说。

“等他回来以后，”杜尔多说，“你的手艺最好进步一些。”

“到时候您再过来。”

他没有答话，囫囵进下一口汤。

虽说是晚餐时间，但天空并没有完全黑下来。夕阳最后一抹红色仍然铺染在云层的尽头。

克瑞西达想起了三年前的一幕。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一碗汤摆放在餐桌上同样的地方，只是坐在自己对面的是雷纳。

“克瑞西达，跟你说件事。”

“什么？”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可以说是敌人吧。我制服了他，没用武力。不过最后我违背命令，把他放走了，而且还说好以后有机会再见面。”

“嗯，没头没尾的，为什么说给我听？”

“我不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走他一样。”

“听起来像英雄情节剧里面的老段子。”

“看，你又要取笑我了。”

“不会的。”她说。“你一直都是我的英雄。”

他们抬起身子，在餐桌上方接了一个吻。

“哈哈，”坐回椅子上后，克瑞西达显然情绪很好，“我不小心有根头发掉进汤里了。”

“是啊。”雷纳笑了。

## 乔贞案卷-外传-最好的时光

END

出于种种原因，抛下主线一次更新了这个 6w 字的“外传”.....好像是有点不务正业，抱歉。不过它们都是我想说的故事。顺便也可以当作这次星座 pk 的绕场文，因为有牛（擦汗）

主线剧本加紧准备中。

## 小结

Camg 2008-11-08 15:46

各位提出的错别字，除 1209 楼无误外，已全部修改，多谢指正。

岳父和公公的问题.....确实是我弄错了。不过“公公”这个词出现太多次的话，总联想到清宫剧（擦汗），所以做了折中，在修改的同时减少使用量。

这一次原计划只是每篇写个七千字左右，但是写完第一个故事的第一节后，发现根本不可能。《西瘟》完成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杰迈尔故事的另一半说出来，不然对德米提雅很不公平，同时出于怀旧情绪，加进了人人都熟悉的怀特迈恩。第二个故事本身不够有趣，偶然决定让布雷戈再登场后才稳定了结构。第三个故事的来源要感谢熊姐。《西瘟》里面提到雷纳的妻子给他亲手雕刻的镇纸，听熊姐说“会亲手雕刻镇纸的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女人”之后，我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从雷纳对镇纸和婚戒的爱护，可以看出他对妻子感情之深，这后面就一定藏着故事。雷纳为了拾回婚戒而招致厄运，我觉得必须写出一个值得他这么做的人。

至于雷纳作弊是不是故意的.....我不能回答。🙄

**[Post by 加百利(2008-11-07 18:29):]**

这三个故事标题的涵义涵义是否有借鉴电影《最美好的时光》？

来自侯孝贤的《Three Times》，通用的中文名应该是《最好的时光》。“好”和“美好”的一字之差在这里还是比较关键的。涵义方面的联系就比较表面化了，电影是说了三个爱情故事，这篇外传也是三个爱情故事（当然两个小牛的故事放到这个分类来有些勉强）。

## 狗镇

首发：2008-12-07 02:00

完结：2009-01-20 21:37

### 序

离开小木屋的时候，贡多雷只带了水壶，柴刀和一捆干肉。有这些就足够了，他想。木屋的上一个主人有一把摇椅，贡多雷很喜欢，可惜他没法拿走。再说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改变主意：除了吃的，喝的，做武器的，真没有什么东西能在他的生活中派上大用场。

这两个月来藏匿在山间小木屋的生活还算不错。清闲，没人打扰，而且让他想起了儿子还小的时候，带着他们上山，传授如何打野味、寻找山泉的日子。唯一的意外是，曾经有人来找过木屋主人。贡多雷躲在树林中，看着他们只是敲了敲窗户就离开了，便心想：他和我一样也是喜欢独自生活的人，谁也不依靠着谁。

贡多雷一出屋，雨点就扑在他的眼脸上，刺人的风也撞了过来。他回到屋里，从衣柜拿出一件大衣，套上。这件衣服也是木屋主人的，贡多雷一直不爱穿，因为它内面的一块血迹总是洗不掉；但是现在也没得选择了。他又走出屋子，回头把门闭上，用手拍拍，说了声“再见”，便转身离开。他抬起头看看雨势，这时候东边的天空劈下一道青色的雷，随后又是一连串，把山的轮廓和大地的背脊都从黑暗中剥了出来。

他开始寻找道路下山。鞋里很快灌满了泥水，天空中的响雷一个接一个，自身的黑影在脚下不停闪现了又消失。树枝勾住了衣服，他挥起柴刀砍下去。走了没多远，他就明白自己决定离开的判断是正确的：泥浆流已经把他最熟悉的下山小路冲毁了。他看见一头幼小的山地狼淌在稠厚的带状泥水中，一对前爪不停地扑腾，后足徒劳地寻找着力点，但整个身体还是失去了平衡，翻倒在泥浆里，就这么掺和着碎石与树枝，朝下滑去。幼狼似乎发出了一声哀嚎，但他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听见了。

贡多雷不得不寻找另外一条路。又走了一些时候，他发觉更安全的选择是往上走，前往山腰的一条平缓的车马道，然后绕到山的另一面。于是他就这么做了。当顶着急雨来到接近山腰的一处平台之后，他回头看看，发现另一条泥浆流已经冲进了远处的小木屋，便心想：这泥浆的冲力可不要把屋主的尸体重新掘出来才好。

他登上车马道，沿路走了十分钟，觉得自己已经脱险了，就坐下来，脱下鞋子，甩掉里面的泥。他能看到山下黑色的树丛向着大地南边不停蔓延，听到雨水在亿万片树叶上奏出合响。视线的尽头有一些摇曳的光，那是南海镇港口外停泊的船只。

看够了眼前的这一切，贡多雷站起来，穿上鞋。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前方传来的微弱人声。起初他以为那只不过是羽毛全湿的小鸟在雨中的啾鸣，但很快发觉是有人在唤着“救命”。

他朝声音来源走去，很快就看见了横在道路中央的，损毁的马车。一只车轮飞脱出来，离车身有近十米远。车子本身让一块落石给砸中了，碎木片溅得到处都是。他先看到了车夫的尸体，面颊在岩壁上砸成血糊糊的一团。拉车的马也死了，一条断裂的车轴扎穿了它的脖子，大雨冲不掉四散开来的血腥味。他小心地跨过去，看到一个小孩躺在马尾巴旁边。

贡多雷上前蹲下。是个女孩，只有三、四岁，虽然失去了意识但是没有明显的外伤。他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很烫。他脱下大衣，给她裹上，然后抱起来，走向前方坐在地面的另一个红衣女子：求救声的来源。

“救命。”那女子说。“有人吗？有谁来了？”感觉到贡多雷的接近，她抬起了头。他发现她的双眼紧闭，鲜血从眼皮下一流出来，就让雨水给冲稀了。

“有人在吗？我看不见。请出出声。”

贡多雷把小孩换到左手抱着，然后右手轻轻地碰了碰女子的肩膀。她震了一下，倒吸一口气，双手胡乱地朝前摸索，抓住了贡多雷的衣角。

“好心的先生。”她说。“您看见了孩子们吗？我找不到他们了。”

“你们这时候走山路，真是犯了大错。”

“是的，可是……我的眼睛真疼啊。睁不开。先生，那些孩子……”

“我看见一个女孩，还活着。”贡多雷拉过女子的手，让她摸摸女孩的头发。

“您只找到了她吗？”

“我没有看见别的孩子了。就这一个。”

“是这样……”她低下了头，缩回手，身子往后沉。贡多雷沉默了一会儿，她感觉不对劲，就说：“您要走了吗？把这孩子带走吧，我已经瞎了，别管我了。马车里应该有一个钱袋，如果您愿意照顾这孩子的话，就拿走吧……”



贡多雷伸出右手，捏住了女子的下巴，稍微抬起她的脸。他知道她在害怕，因车祸、突然的失明、沉默的陌生人和雨水的寒冷而害怕得不能自持。她抖得很厉害。又一道闪电映亮了天空；碎石滑下山坡、栽进树林的声音在雨和雷的合奏中消寂，仿佛沉默的鼓点。

“不。”贡多雷说。“我们一起走。”

## 1

乔贞稍微别开脑袋，躲避从树枝上挂下来的一团纠结的蛛丝。虽然不会有毒蜘蛛突然跳到脖子上，但肩膀和衣领上总粘着透明发亮的细线，还不能徒手去拨弄掉，实在是很烦人的一件事。除此之外，那些和人过于亲近的乌鸦也很讨人嫌，它们会明目张胆地在队伍扎营进餐的时候飞过来讨食。尝到一两次甜头，就会跟上一段路，光是挥舞利器根本无法驱赶它们。

相比之下，暮色森林的昏暗天空对乔贞来说，倒算不上什么麻烦。昼夜交替不明显的最坏后果是让部分士兵作息时间紊乱，只需要一些时间就能适应过来；这不像瘟疫之地，无论住上多久，都会因瘴气造成的胸闷烦恼不已。这一路走来还算平稳，只是前一天夜里有两只人狼靠近营地，很快就给士兵们吓退了。

他回头看了看。后方的队伍有序地跟进着，中段有一辆由四名骑兵护卫着的马车。虽然领头人属于军情七处，但为了避免麻烦，队伍只悬挂了暴风城的旗帜。前方，夜色镇的镇口关卡已经近在眼前。乔贞让队伍停下，一名守夜人走了上来。

夜色镇独有的军事组织守夜人，有自己的一套编制、制服甚至训练方法。乔贞能看出走向自己的卫兵还很年轻，而且一举一动都脱不掉民兵队伍的生硬气质。他通报了来意后，这名卫兵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确认这就是夜色镇镇长已经等候了许久的队伍，便把身子远远地退到一边，在队伍进入镇内的时候，忙碌地转动眼睛，仔细打量。另外出来两名守夜人，负责把队伍领到市政大厅。

在半路上，乔贞听到了几声狗的吠叫。他回头，看见一条毛色杂乱、有些瘦弱的狗跟着马车边跑边叫。那吠声很无力，难以分辨是表示好感还是敌意，而狗不那么稳当的腿脚，又让人觉得它也许不小心就会给马蹄子踏中。随后，他又看见一名大约六十岁左右，身着长袍的老头追在狗后面，一边追一边喊：

“匹克，给我回来。听话，匹克。”

马车旁边的卫兵朝狗挥舞了两下长矛，老头连忙上前把它抱起来。

“是你养的？快些把它带走，”卫兵说，“这是暴风城的马车。不要让那么脏的东西靠近。要是当成野狗杀死了，你可不要抱怨。”

“真是抱歉，大人。再也不会了。”老头按住了狗不停朝前伸，想要跳出他臂膀的身体。

五分钟后，队伍到达了市政大厅前。“我先进去通报镇长。”一名守夜人说，然后小跑着进了屋。

他们甚至没有安排马夫。乔贞下了马，把缰绳交给卫兵，走到马车车厢前，打开门。

“我们到了，达莉亚。”他说完，伸出手。

达莉亚握住乔贞的手，从马车上下来。除了右手食指上的一枚蓝宝石戒指，她打扮得只像一个普通商户的夫人。但即便如此，她还是立刻吸引了许多行人的目光。

“我刚才小睡了一下。”她说。“是狗叫声把我弄醒了。”

“你听到狗叫声了？”

“没错。发生了什么吗？”

“没什么。”乔贞说。“我猜到你小睡了一下。气色不错。”

达莉亚笑了笑。这一路上，她是最受昼夜交替不明显所困扰的人，连续好几天失眠。

“我只是不想自己在镇长面前显得缺乏注意力。”

“他不会注意到的。”

他们走到了队伍前方。刚才做为领路者的守夜人一直盯着达莉亚，当两人靠近了之后才察觉了自己的失礼。这时候，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急匆匆地从市政厅大门走了出来，快步跨下台阶，来到两人面前。他面色有些疲乏，一撮不服贴的头发从额头上垂下来。

“欢迎两位，”他说，“我是夜色镇镇长艾尔罗·埃伯洛克。那么，您就是……”

“军情七处直属探员乔贞。这位是达莉亚·肖尔夫人。”

艾尔罗伸出右手，和乔贞握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掌心有一些油墨，沾在了对方手上。他尴尬地笑笑。

## 2

当夜，镇长艾尔罗在家里举办了一场难得的晚宴。不仅客人来自军情七处这点很难得，更关键的是，餐桌上几乎没有菌类，更不用说蜘蛛腿之类的东西了。对于长日见不到阳光，屋子里总是湿气重重的夜色镇人民来说，各种野生菌类是重要的主食之一，不过它们怎么都上不了正式的贵族菜谱：受过严苛教育的宫廷厨师们往往只采用外观更漂亮的人工培植菌种。虽然达莉亚事先说过不用太费心，只要根据当地习惯的菜色来搭配就好，但艾尔罗还是不敢怠慢，三番两次离开客厅进入厨房鞭策厨师：你别放这些东西！我怎么和你说的？把锅子再刷一遍！.....

乔贞能够理解艾尔罗的过分谨慎。不要说夜色镇这小地方了，达莉亚作为权威的礼仪训练师，几乎任何一个暴风城王国的贵族都会在试图宴请她的时候尽心竭虑。乔贞知道在餐桌上，很多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的动作，潜意识里模仿她的姿态，厨师则在厨房里捏着围裙，生怕达莉亚会在把食物送进嘴里的那一刻皱起眉头。任何在乎名望的主人，要是继续雇佣一个让达莉亚吃得不满意的厨师，等于是宣布自己毫无品味。

四年前老人送走马迪亚斯后，达莉亚消沉过一段时间，开始深居简出，从那时候开始乔贞和她就暂停了联系。但是这两年，她又开始忙碌起来，时间表让一连串事务排得紧紧的：提供宴席安排以及客厅艺术品陈列建议，讲授贵族礼仪，还创办了一个慈善组织，募集物资援助战地孤儿以及战死者家属。贵族们能以置办一场让她点头的茶会为荣，她的肖像画复制品在民间市场上大受欢迎。她一直冠着肖尔的姓氏，但所有接待她的人，都会忘记这姓氏背后的意义，或者暂时把它和军情七处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乔贞在这其中没有发现老人的干涉行为，也许他也乐于见到“肖尔”所代表的形象由于达莉亚的行为而在民众眼中得到软化。

这一次她来到夜色镇，是因为接受了王国议会的委托：正式承认守夜人部队是合法编制，并且举行授章仪式——发放由暴风城设计的统一肩章。一直得不到王国足够兵力援助却又处于各种威胁之中的夜色镇，拥有这支民兵队伍已经好几年了，他们远比王国的士兵更擅长在黑夜中面对狼人、毒蜘蛛、食尸鬼；但直到最近议会才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承认守夜人是暴风城军队的一部分，并且保留自主招募、训练、内部调动的权利。推动这件事的关键要素是：一年前，守夜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抵御住了一伙打算掳掠全镇的强盗。百姓们津津乐道于守夜人的英勇表现，斥责王国军队的反应迟钝，而随后守夜人创建者，艾尔罗的父亲——贡多雷·埃伯洛克的意外自杀，更是让议会面子全失。明明不管不问却还要征收“训练费”，士兵与守夜人产生冲突就斥之为非法武装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的不利事实浮出水面，最后议会终于打算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台阶。

但是，让达莉亚以“军情七处特使”的身份来执行这项任务，在乔贞看来还是很不自自然的一件事。议会要么是和老人有某些交易，要么是打个信号：我们承认守夜人是合法的，但是小心一些，不要得意忘形，因为军情七处在盯着你。达莉亚本人脱离于政治势力之外的人格魅力，显然也在幕后推动者的计划内。

不管怎么说，当老人把保护达莉亚的任务交给乔贞的时候，他很乐意。多年前名叫崔维斯的护卫死于背叛行为的小道消息让达莉亚的拥护者们给挖了出来，这让老人的决策眼光也受到不少质疑。既然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打算，那么显然乔贞正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重逢的那一天是在达莉亚的自家花园里。她亲手给乔贞泡了一杯茶。虽然明知道自己在这类话题上没有什么说服力，但乔贞还是由衷地表示“味道真是不错。”即便乔贞不这么说，达莉亚也能注意到，他在喝下第一口的同时，眉毛稍稍上挑，停顿了一下回味着，吸进更多的香气，然后品尝下一口。于是在那个阳光强烈的下午，他们作为曾经短暂分离的多年好友，而不是因为肖尔家族才联系起来的两个个体来交谈着；而在远处，有吹向山坡的风，和树林中响起的哨声。他们都明白，有的东西虽然一生都逃避不掉了，但是至少可以让它们暂时消融在空气中，就像一枚鹅卵石沉入湖底。

“这次是你做我的护卫。”达莉亚说。“那不就回到你的老工作了吗？”

“什么？——噢。”乔贞没有立刻反应过来，自己十多年前的第一项正式工作就是给达莉亚做保镖。他骤然意识到，她是自己认识得最长久的人，而这一切从涉入军情七处的世界之前就开始了。只有她，见过他活在阴谋、欺骗、仇杀之前的样子；他还有些羡慕她，获得了一些独立于军情七处的自主性。在那一刻，他违心地产生了找借口告辞，回到七处总部那阴暗的旋转楼梯下的想法；因为他生怕阳光的暖意，对往事的回忆，以及红茶难以抵御的香气，会让他怀疑自己到底希求着什么样的现实。

但乔贞很快压下了这念头。

“上次我路过北郡，看见你在主持一个募集书款的活动。你让自己忙起来，我觉得很不错。”他说。

“嗯，那一次是给孩子们募集印刷教材的费用。”

“我捐了五个金币。”

乔贞知道在这类小金额慈善活动中一次捐出这么多是有些不寻常，但金币在他的手里也没有更好的用处。直属探员的年金他根本就花不动，而且执行任务的时候还另有经费补

贴。外地官员得知直属探员前来调查，通常还免费提供食宿。他越是不停地工作，就越没有机会动用私人财产。

“五个？足够印一百多本了。那我怎么没见到你，我让工作人员给每个捐款超过五十个银币的人留名呢。你填了假名？”

“是的。这样比较方便，因为我现在做事情，特别是这种有公众性质的，可能代表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立场。”

“我不明白，乔贞。”

“.....你不知道？”

乔贞这才意识到，达莉亚还没听说自己成为直属探员的事情。也可能是老人有意瞒着她。他只好简略地说明了一下，自己完成了一些重大的任务，得到了这个头衔。

“这么说，他现在十分信任你。”

乔贞回避了这个说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我有更多能利用的条件，坏处是.....我现在开始不能隐藏身份完成任务。”

“那么你知道得比一般探员要多？”

*我把话题带到了一个本不想谈的方面。*“可以这么说吧。”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听着，达莉亚。”反正问题出现了，乔贞打算主动去解决。“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打听，但就是没法知道他把马迪亚斯带到哪去了。”

“即便你知道，也是不应该说的。对吧？”达莉亚望向他。“不过，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工作的时候得欺骗很多人，但是你没有欺骗我。我能看出来。”

“你能这么想就好。”

“抱歉，我不应该提这件事。还要来一杯吗？”

乔贞低头看了看茶杯，还剩下一点没喝完。“行，谢谢，”他说。随后，他们的话题转到了关于此行该如何安排等方面。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不得不回复到统御着自己生命轨迹的角色里，直到太阳下山，茶水冷去。

在埃伯洛克家餐厅的北面墙上，悬挂着贡多雷的大幅油画肖像。今天早上在艾尔罗的办公室里乔贞就见到了此人的肖像，但眼前这一幅更细致，而且画家给了他一个更为可信的坚毅眼神。画框下面的一排小字是：贡多雷·埃伯洛克，夜色镇的英雄，守夜人的创建者，我们的父亲。他一年前死去的时候五十四岁，但是画上看起来不超过四十岁。关于此人的早年，没有确切的官方资料，通常只认为他自从年轻时失去配偶后，就把儿子交给亲戚，外出四处闯荡，过着冒险者的生涯，直到大概十年前带着新的妻子回到了故乡，随之不久就组建了守夜人部队。这其中的前半部分听起来怎么也不像一个有教益的故事，但是如今他的英雄形象，已经让人们不再愿意追究那些过去，或者干脆将之归结于凡人百姓难以理解而英雄人物所必需的神秘性。

“达莉亚夫人，晚餐还合您的口味吗？”艾尔罗说。他今年三十六岁，有着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的颧骨和鼻子。他尽力微笑着，战战兢兢地等待回答。

“这道烧烤酱汁洞穴菇很美味。”

“非常高兴您喜欢。”艾尔罗保持着微笑。那是他差点让厨师给取消的一道当地风味菜。随后他又认识到在这个话题上忽略乔贞是不礼貌的，就连忙也问了问“乔贞大人您觉得如何呢”，乔贞回答了一声“的确很不错”，艾尔罗就笑得更吃力了。

“不用太拘谨，艾尔罗大人。”达莉亚说。“您是主人，我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客人，不是来做裁判的。如果您真的很在意，那么我可以向您保证，这是一道很尽心的晚餐。您有一个好厨师。”

艾尔罗有些拿不准达莉亚的意思到底是“不用太在意礼仪”，还是“太拘谨本身就是违背礼仪的表现”；于是除了继续保持微笑，和挤出几句客套话，他也没有更好的回应方式了。这种让繁重的日常工作给压得焦头烂额，但是在官场气质方面却一塌糊涂的官员，乔贞也见过不少，虽然大多都记不起名字。他不讨厌和这类人打交道。

“莫蒂琪雅夫人不来一起用晚餐吗？”达莉亚说。莫蒂琪雅是贡多雷十年前带回来的第二任妻子，不常在人前露面。

“这个……”

“抱歉，家母今天身体不适。她会改日拜访二位的。”坐在艾尔罗右边一席的约瑟夫·埃伯洛克接过了话。他是这一家的二儿子，二十八岁，现任的守夜人指挥官。除了宴席一开始的自我介绍，约瑟夫一直都沉默不语；现在一开口，却显得比哥哥更适应这样的场合。虽然他全黑的发色和修长的鼻梁都不同于父亲和哥哥，但乔贞发觉，那副油画中贡多雷的眼神，仿佛是直接描绘自眼前这个年轻人的。

## 3

“达莉亚夫人，我有些问题想请教，可以吗？”约瑟夫说。

“请便。”

“不瞒您说，我们对军情七处了解不多，只大体知道它是暴风城情报工作的核心机构。这样说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当然，你可以从乔贞探员那儿得到更详尽的解答。”

“议会承认守夜人部队的合法性，老实说，这对夜色镇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因为这表示我们终于得到了信任，而我们自身也是靠着互相信任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是，冒昧地说，军情七处代表的恰恰是‘不信任’，这应该是所有情报工作出现的缘由……”

艾尔罗想说些什么打断约瑟夫，但是嘴里的一块肉片还没嚼碎，只好暂时把话咽掉。他听说过，一边咀嚼一边含糊不清地讲话是餐桌大忌。

“……所以，让军情七处来正式表示信任守夜人，这让我难以理解。哥哥，你不也这么认为吗？”

“我？……我有吗？”

约瑟夫的目光一直朝着达莉亚的方向，没有移动分毫，但乔贞明白，约瑟夫能感觉到自己在观察他。本来会面对这些质问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第一个说出口的人是守夜人指挥官，这有些出乎乔贞的意料。这似乎是鲁莽的行为，但约瑟夫极度的镇定自若却不像是强装出来的。他知道自己正在吸引目光，并且愿意为话语中的挑拨意味承担一切后果。

“这一点请您放心。”达莉亚说。“虽然我的头衔是‘军情七处特使’，但这只是一个个人的身份。我直接领受议会的命令来执行这项任务，是完全合法的。无论您对军情七处的看法是什么，这都不是重点，因为我实际上代表的是暴风城议会。”

“我明白了。”约瑟夫说。

“约瑟夫，不要对尊贵的客人无礼。”艾尔罗终于咽下了那块肉。

“这没什么，艾尔罗大人。”达莉亚说。“负责解释一切疑问，也是议会交托给我的重要职责。约瑟夫大人的疑虑，我们也已经考虑到了。”

“那么，两位有多了解我父亲？”约瑟夫说完后，也朝乔贞望了一下。

“就说一些我个人看法，这不代表军情七处对您父亲的意见。”乔贞说。“根据书面记录，他是一位非常善战，机智的人。他忠诚于王国，现在是各位守夜人的精神支柱。从各方面来看，他都值得敬佩。”

“就这些？”

“关于您父亲的生平，还有很多未得到充分记载的。这项工作以后还需要你们的协助。”

“我一直以为既然是擅长情报工作的军情七处，就应该了解得更多。我父亲值得敬佩的地方远远不止您提到的这些方面。”

“约瑟夫。”艾尔罗急促地给音节收了尾。

“如果冒犯了两位，我道歉。”

“关于您父亲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公正对待的，议会也正在研究。抱歉，在这一点上我了解得不多。”达莉亚说。

“那么.....也就是说，你们知道我父亲仍然是守夜人的精神支柱，但是在守夜人即将合法化的重大时刻，却连对他的足够认识都没有？”

“约瑟夫！”这一次艾尔罗没有控制住音量。“你太无礼了.....”

约瑟夫露出带着歉意的笑容。“哥哥，请冷静一些，我绝对没有为难两位的意图。只是既然达莉亚夫人表示解答问题也是她的工作，我就放心地把疑问都说出来了。”

他又把球掷回给了达莉亚。乔贞不由得想，假若约瑟夫不是守夜人指挥官，那么他在议会里或者法庭上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他的话听上去是严肃、自然的讨论，但都处在冒犯对方的边缘，同时又把自己可能的话语失控归结成对方的过失。但真正让乔贞感兴趣的，还是约瑟夫为什么如此积极地要把他父亲的问题摆在桌面上。虽然官方资料不多，但是大半生都在做冒险者的贡多雷，毫无疑问从事过非法的活动，这也是他掩饰自己生平的原因之一。而他在一年前的自杀，更是一个从议会到守夜人都极力避免多谈的禁区，在这个合法化守夜人的特殊时刻，于情于理都应该把贡多雷的个人问题搁置在幕后才对。约瑟夫似乎在努力地强调什么，冒犯军情七处倒未必是他的目的。



因为考虑到这样下去可能没完没了，乔贞本想用强硬的态度中止这个话题，但达莉亚先开了口：

“约瑟夫大人，我理解你的想法。你为父亲而自豪，所以在这样的时刻，难免有一些感情波动，这是每一个爱着家庭生活的人都能理解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个人认为不急于对贡多雷先生的生平下结论，这才是对您，守夜人，以及所有夜色镇人民的尊重。在关于守夜人合法化的法律条文上，开首就有‘承认由贡多雷·埃伯洛克建立的守夜人部队为暴风城王国之正式武装’的句子。实际上，在足够了解您父亲之前，把他的名字写进法令，正代表了议会最大的诚意。希望您满意这个回答。”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能理解了。”约瑟夫身子朝后靠了一下，看看艾尔罗。“哥哥，你觉得呢？”

艾尔罗过了一秒钟才发现弟弟在征求自己的意见。“嗯，对，达莉亚夫人说得很不错，很对，很对。我也没有别的问题了。”

乔贞发觉约瑟夫对军情七处的冒犯只是旁敲侧击，他的真正目的是想听到对父亲的承认。乔贞先前那些以个人名义说出的“他善战且机智”的套话不起作用，约瑟夫需要的是实在的证明。达莉亚感觉到这一点，以适切的方式让他无法再纠缠下去。

对这场谈话的结束表现得最宽心的人，显然是艾尔罗。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的他，连对话开始前努力保持的餐桌礼仪也松懈了，咀嚼和吞咽的声音开始变大。乔贞看出来他是真的饿了，在这一刻才开始专心吃东西。

正在这时候，一名仆人进了客厅，掩上门，急匆匆走到艾尔罗旁侧，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艾尔罗眉头一皱，右手落下来，叉子在餐盘上发出响亮的击打声。他尽量压低声音对仆人说话，但桌面上的每个人几乎都能听见：“我不是让你看好她的吗？”

“可是，我没办法……小姐她实在是……”

大门猛然打开的声音不仅中止了他们的谈话，也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出现的人是一个十余岁的黑发女孩，个儿不高，打扮得像男孩子。她右掌五指大展开，按在门板上，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出场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睁大眼睛打量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像他们才是突然闯进这屋子的人。

达莉亚对艾尔罗说：“这位是……？”

“是我和约瑟夫的小妹妹，阿尔泰娅，今年十四岁了。真是抱歉啊，她这副样子……”  
 艾尔罗转向女孩说，“阿尔泰娅，注意你的举止。我们有尊贵的客人……”

“原来是这样，军情七处的人来了。你们都瞒着我吧。”

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到达莉亚的椅子旁边，扭过头看着她。“这么说，你就是军情七处的特使？”

“是的，我是达莉亚·肖尔。很高兴见到你，阿尔泰娅。”

“我听说过特使是个女人，还以为会是女军官呢。啊，失望透了。”

“你给我上楼去。”艾尔罗几乎要从座位上站起来。

“可是我还没吃饭呢，艾尔罗。说起来真少有，你今天吃饭竟然佩戴了餐巾。”阿尔泰娅重重地掷出这些音节，仿佛是为了强调她能够对长辈兼镇长直呼其名。一说完，她抽出右手越过餐桌，从桌子中央的盘子里捏了一块烤鸡翅，送进嘴里。

“我说了多少次要先洗手！不对……，”艾尔罗意识到自己搞错了重点，“总之，你太没礼貌了！谁来把她带上楼去！”

一个仆人走向阿尔泰娅，但是在她的瞪视下止步了。她嚼着鸡肉，突然皱起眉头，把嘴撇直了说“太辣了，你们怎么吃得下”，然后用舌头把一小截还没有吃干净的鸡骨头推到嘴角边叼着。

“如果你敢把它吐到地上，”艾尔罗说，“我会好好整治你的。我发誓这次一定说到做到。”

“我可没说要这么做，你紧张个什么劲。”她把两根手指捏着那一小截骨头，然后吹了一声口哨，乔贞白天看见的那只瘦弱的杂种狗就从门边窜了进来。

“匹克，来。”阿尔泰娅把鸡骨头往前一抛，狗抬起脖子咬住，咬成两半，一半掉在了地毯上。

“对不起了，各位。”艾尔罗取下餐巾站起来，盯着地面，正打算离开自己席位的时候，达莉亚说：“没事的，艾尔罗大人。我一开始就说过了我不是来做裁判的，而且也很想了解你们一家人，所以不用对阿尔泰娅小姐生气。请坐下吧。”

“噢，是吗？你了解我们？”阿尔泰娅说。

“是的。比如说，我现在想知道匹克是不是你养的。今天我刚到夜色镇的时候已经见过他了。它好像很听你的话。”

“那当然，虽然不是我在养，但它只听我的。匹克，来给这位达莉亚小姐行个礼。”

匹克咬着剩余的骨头转过身来，抬起上半身，扑在达莉亚的裙子侧面，爪子在布料上留下了三道黑色的裂纹。与之同时，整个屋子的人都听到了艾尔罗猛地站起来，把自己的椅子撞得倒下的声音。他撩起袖子朝阿尔泰娅走去，女孩转身跑出屋子，匹克也跟了上去。消失在门外之前，她转过头，用宣布似的音调说：

“我讨厌军情七处，你们害死了我爸爸。”

艾尔罗到底没有追上她，只是刚出门就快步走回来，因为对达莉亚赔礼才是更重要的事。先是约瑟夫的言语挑拨，然后是阿尔泰娅的胡闹，一场灾难性的晚餐就这么结束了，艾尔罗的额头上全是冷汗。他让达莉亚一定把裙子留下来好好修补，随后才意识到这个建议的不适当之处，最后还是除了说抱歉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整件事发生的时候，约瑟夫不管不问，看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乔贞和卫兵们送达莉亚离开的时候，他回头看看站在大门边的艾尔罗，与其说是镇长，不如说更像一个刚刚经历了破产的银行家，神情中充满无奈和对自身的不满。乔贞让卫兵带着达莉亚先走，他转身回到艾尔罗面前。

“还有什么事吗？乔贞大人。”

“没什么，只是告诉你不用在意。达莉亚不是那种终日锁在茶室里的贵妇人，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冒犯。”

“您越这么说，我越过意不去。哎，我弟弟和妹妹……他们俩是夜色镇最崇拜父亲的人。父亲为守夜人辛劳的这几年，我一直在外地学习政治事务，是约瑟夫和阿尔泰娅陪伴着他度过。事情会变成这样，也是我这个镇长不称职的表现吧……”

“无论你的家庭事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你把夜色镇管理得不错。而且再强调一次，达莉亚不是来做裁判的，只有对方如此要求的时候她才会这么做，所以放心吧。就这样。”

“好吧，明天见，乔贞大人。如果住宿的安排方面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立刻通知我。”

乔贞离开之后，艾尔罗吐出一口气，回到屋里。在过道上，他遇见了刚才也参加了晚餐的书记员。

“怎么，你还没走？”艾尔罗说。

“镇长大人，您就这么让他们回去了？”

“场面这么难看，我怎可能还好意思让别人在这儿留宿。”

“不，我的意思是……那封信，您打算就这么瞒着？”

“暂时只能这样。你也别多管闲事，只要祈祷不会发生什么不幸就行。别说了，我又开始头疼了……我得去提醒约瑟夫让手下人加强巡逻……”

#### 4

出于安全考虑，乔贞本来打算包下血鸦旅店，但是在达莉亚的坚持下只租用了三层的一半房间。乔贞让其中四间空着，又让几名卫兵封锁了楼层的救火梯，并且监视正门出口。做完这一切安排后，他敲了敲达莉亚的房门。侍女回答“稍等”，三分钟后让他进去的时候，达莉亚已经换了另一套裙子。她站在窗边，手指按在窗前的桌面上，离手指三寸地方的鸟笼里有一只白鸽。夜风从打开一半的窗户吹进来，掠过她衣袖上的边纹，和白鸽脖颈上的羽毛。

“你们回避一下，我和乔贞先生有话要说。”侍女转身走到门边的时候，达莉亚又补充了一句“你们可以回屋休息了”，随后坐了下来。

屋里没有添置、替换任何家具；属于达莉亚的只有鸟笼，两本书，柜子里的衣服。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旅店标准间。

乔贞记得在出发前清点行装的时候，发现达莉亚的东西只有一个皮箱，还以为仆人们弄错了。*连她的私人茶具也没有带来。*

“坐吧，乔贞。”她说。“不过现在不能亲手泡茶招待你了。”

乔贞先倾身看了看窗户外面，然后达莉亚的对面坐下。外面正对着旅店前的大道，往前是一整排民居，几乎没有行人，因为居民们习惯于在夜里归家闭门不出，预防夜行性的野兽偶然越过警卫线后的袭击。但是他能看见一些来回巡逻着的守夜人，有的右手执剑，左手提着特制的灯笼。为了不打扰居民休息，这些巡逻用灯笼的光线不太明亮，但已经足够让经过特定训练的守夜人利用它来发现可疑迹象。据说正是贡多雷·埃伯洛克在早年的山野独居中发明了这类工具。

“你看起来有些累。”乔贞说。

“埃伯洛克一家对我印象不太好，是吧？”

“你？不，他们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是盯上了我们冠着的军情七处这个名号。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我出任务的时候也经常遭到抵制，但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因为害怕。我们是占上风的。”

“但我的确是想让他们接受我个人。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怕的。”

“何必呢？你不是来这儿交朋友，也不是来搞募捐的。你是来执行任务，达莉亚。你在餐桌上的时候对约瑟夫的回答就很好，为什么现在又……”

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执行任务’是怎么回事。做得好，不等于自己想去做，这一点你比我更明白。”

乔贞不打算再次把话题带到达莉亚的过去。“我们不谈这些。你还是早些休息吧，长途马车赶路很消耗体力。我也回房了。”他掌心支在桌面上，把身子撑起。

“等等。今天这些事算不上什么挫折，更排斥的反应我也遇见过……只是……你听我说，乔贞。”

乔贞看着她，再次坐下。“我听着，你说吧。”

“知道我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达莉亚·肖尔’吗？因为我明白，如果不冠上这个姓氏，我就很难举办一次成功的募捐。就像你说的，我们有军情七处的头衔，占上风，他们害怕——我常常想，会不会有因为害怕我而违心捐款的人？就像我其实是在进行某种勒索？还有，在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周围有人低声说‘就是那个肖尔家的女人’。他们是不是担心不邀请我参加，就等于是表现出对军情七处不敬？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靠自己的力量做成过什么事。”

“你知道这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达莉亚。肖尔的姓氏确实有一些用处，但比起你个人的努力来说算不上什么。”虽然明知达莉亚在情绪影响下一时夸大了对自身的负面想法，但乔贞还是想尽力地对她解释。“我见过你的募捐和其他公众活动，非常清楚那是什么样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对你招手，让父亲把他们扛到肩膀上好能看见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肖尔’是什么意思。老实说，议会让你来面对守夜人的质疑，是很自私的一件事。所以你也可以学着自私一些，不要再对这次任务有太多想法。举行完授章仪式，我们回去。就这么简单。那兄妹俩对你有不正确的了解，就由他们去。”

“这不太像你说的话。”

“是吗？可能是因为我们几年没见面了，也可能不是。我只知道，自己在审讯人的时候，从来不会顾及他们对我有什么想法。没有人可以背着这些负担在军情七处工作，这和战场上你不能去负担敌人的想法是一样的。而且……达莉亚。”乔贞不由自主地加重了音调。“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非得依赖着肖尔这个姓氏，却又想脱离它。很多人和你一样。说实话，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也有了脱离出去的机会，比如雷明顿伯爵对你的求婚。”

达莉亚眉头皱了一下。“……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他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也就是说从夜色镇回去之后不久，你就要答复他。”

“你怎么……”

“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知道我们俩很早就认识，所以想让我劝说你。很可笑，是吧？竟然有人求一个七处探员说媒。”

“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你看，我这不是一到夜色镇就告诉你了。”

“完全是他单方面的意愿。我和他只在茶会上见过几次面，几乎连单独说话都没有。”

“这就是贵族婚姻的常态。他家底殷实，在议会里地位稳固，妻子十年前死于脑病，然后一直未娶，私生活很有序，没有什么不好的传闻。于情于理，他这样的人都需要一个体面妻子。他跟我提到的时候，样子倒满诚恳的。只要一订婚，他就愿意把三分之一的财产立刻投入你的慈善机构，这些条件他应该也对你说过了吧？”

“别说你打算替他说服我。”

“不……我只是打算提一些他对你瞒着的事情。”

“什么？”

“他私下里已经征求过潘索尼亚的意见，否则不会有胆量对你求婚。按他的说法，老人的反应是……没什么反应，只说了一句‘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伯爵’。”

“不可能。”达莉亚身子不由得朝后斜了一下。

“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不可能既瞒着潘索尼亚做事，然后又欺骗直属探员。这个国家里没几个人有这个胆量。我刚才说你有了些独立性，就是因为这个。说真的，那个老人……有一些变了。”

“乔贞，你怎么了？你竟然在替他说话？你忘记了他对我们做过什么？”

“别误解，达莉亚。我不是说他突然变得善心了。他仍然是一个什么事都要做到极致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更好地利用自己剩余的时间。他快要死了。不是今天，可能也不是明天，但我任何时间听到他的死讯都不会惊讶。他离不开轮椅，身边跟着的除了送葬人，还多了急救大夫。三年，达莉亚，三年。这是医生最乐观的预测，前提是他每天只工作一小时。在这种时候，我想他已经不再关心你会嫁给谁。说真的，除了姓氏之外，你现在和军情七处的联系并不比活跃的探员要多——假设他没有在暗中瞒过我做了什么手脚的话。你有了脱离的机会。我不是帮雷明顿说话，但我也不会怂恿你拒绝他，因为作为一个朋友，我只能说，接受他的求婚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可是……我不爱他。”

“看，你知道我说的是合理的了，所以不会有这句话。一切客观条件都是合理的，剩下的只有感情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分析，而不是建议。这些分析不会把你的感情问题考虑进去，我也从来干涉你的个人感情……”

“你怎么知道自己没有干涉我的个人感情？你是……唯一一个还认识我的人。”

她看着乔贞的眼睛。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不能解决问题，达莉亚。*乔贞站了起来，把身后的椅子移开。“我想说的就这么多。总之，我知道这段日子你很不容易，如果我有任何帮得上忙的……”

“任何事？”她说。“如果我让你吻我呢？”

乔贞伸出手，把鸟笼挪开一些，关上窗。“时候不早了，休息吧，我去把侍女叫来。”他说着，眼角瞧见达莉亚把头撇开。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用了。别叫醒她们。”乔贞离开房间前，她说：

“你有一点说得不对。至少在马迪亚斯回来之前，老人是不会死的。但是……我现在却有些害怕他回来的那一天。这是为什么呢？”

乔贞出了屋，关上门，没有去叫侍女，带着两名卫兵把这层楼其他的房间全部巡查了一遍，随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边之后，他深知自己已经预料到这番谈话肯定会以

不愉快的方式结束，但是却没有阻止事态的发展，就像看到橡皮筋就要崩断，但自己还要多伸出一根指头加把劲。

*她只是情绪太激动才说出那句话。*虽然乔贞这么说服自己，但他知道情况不那么简单。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两人都过着孤独的生活，但乔贞不可能强求达莉亚像他那样，把这些情感完全地压在繁琐的日常事务之下。她努力地去这么做了，几乎就要成功了，但偏偏这时候唯一——一个可以联结她过往情感的人却出现在身边。在七处做了这么多年，乔贞很明白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当然，她也可能只是让他的话给激怒了，使用这种方式来回击而已。

如果说达莉亚对他没有丝毫吸引力，那就是天大的谎话，但乔贞尽力不在这个问题上分析自己。他心想，两人的接触只要稍稍越过朋友的范围，就会引起太多的麻烦。一系列他甚至无法去列举的麻烦。他现在确实是全心信任她的，但是假若跨越多余的一步，就会触及到达莉亚敏感过去：她曾经为了得到爱而杀人。

保持信任的最关键一步，反而是划清距离。乔贞不觉得这是什么讽刺，按照探员的经验，他对自己说，*这是人之常情。*

他打算睡觉。但是闭上眼后，他却开始回想起达莉亚刚才直视着他的眼睛。那目光，无法忽视的目光——本质上不属于孤独者，而属于求索者——就像覆盖在浪花上的夕阳的光芒，顺着波浪浸染到沙滩上。

半夜，乔贞让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给弄醒了。他立刻就意识到声音来自达莉亚房间的方向。

## 5

第二天早上，当得知乔贞来访之后，艾尔罗立刻把桌面上的文件胡乱堆叠起来移到桌角，好让自己能双肘都平放到桌面上，手掌互握，表露出一种不慌不忙的等待姿态，并且面带微笑。等他进来，我们互致早安，然后我就开始谈今天的天气，在尽量友好的气氛下询问来意——他在大脑里预演着。

乔贞推开门进了办公室。艾尔罗一说完“早上好，乔贞大人，不知昨夜过得怎么样”，就察觉到自己得不到想要的回答了。

“镇长先生，”乔贞说，“昨夜有人扔石头打破了达莉亚夫人卧室的窗户。”



“发生什么了？”艾尔罗站起来。“难道有小偷闯进去了？达莉亚夫人没事吧？”

“一枚石头打碎玻璃，滚进了屋里。就这些。”

乔贞昨天夜里赶到达莉亚房间的时候，已经有两名卫兵进去了。一进屋，他就感到了前方吹进来的冷风，随后看见右边窗户裂开了一个洞，碎玻璃溅在窗边的桌面上，地上有一枚石头。白鸽在鸟笼里扑棱了一下翅膀。达莉亚坐在床上望着乔贞，眼睛里睡意全无，这让他想到，至少在石头击碎窗户的那一刻，她受到了惊吓。一名侍女查看着有没有玻璃碎片溅到她的睡裙和头发上。

“把达莉亚夫人带到别的房间。”吩咐完侍女后，他和卫兵在旅店周围巡逻了一下，没有收获。这在预料之内，而且巡逻只是预防措施，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有了底。

“这种行为太过分了。真抱歉，是我的疏忽，”艾尔罗说，“我立刻让人开始调查……噢，不，立刻给您提供调查助手。”

“不用这么麻烦了。”乔贞说。“我就想问问，阿尔泰娅小姐在哪儿？”

“阿尔泰娅？难道您的意思是……”

“你说这种行为很过分，我不觉得，达莉亚夫人也不觉得。这只是很孩子气而已。而且我们来到这里的的事情还没有对市民公布出去，更别提下榻在血鸦旅店这件事了。但是，你是知道的。”

艾尔罗低下头，把手按在脖子后面，想了想。

“噢，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这死丫头。都是我的错，太不小心了。”

“你想起来什么了吗？”

“乔贞先生，请您在惩罚她之前，先批评我吧。毕竟……”

“够了。”乔贞打断了他的话。“我有些厌烦你不停的自我批评了，镇长先生。你要明白，这些话说得太多，反而会让别人怀疑你的诚意，而且这也很没效率。我现在要知道的就两件事：一，这是怎么发生的。二，阿尔泰娅在哪儿。”

艾尔罗抬起头，逼自己看着乔贞来说话。“昨天夜里阿尔泰娅找到我，说她对晚餐上发生的事很后悔，她想今天一大早就主动去对达莉亚夫人道歉……”

“所以你就‘主动’把我们的住宿地址告诉了她？”

“.....是的。”

该怎么说你好呢？无比信任妹妹的好哥哥。“那么，令妹现在在哪儿？”

“应该在学校，至少昨天我嘱咐过她今天一定要去学校来着，而且她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也带了课本。乔贞先生，我很想代您去找到她，而且也想立刻亲手教训她一下，不过我现在实在是.....”

“能看出来你很忙。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不想耽误你的正职工作。只要告诉我她学校的地址就好。”

“这个.....那地方不太好找。这样吧，我让我的书记员达尔塔带您过去。另外再备一辆马车.....”

三分钟后，乔贞上了马车，达莉亚坐在他身边。昨天夜里乔贞巡逻结束后，她找上他谈了一会儿，当时就几乎确定了是阿尔泰娅所为。

“明天我也要去找她。”达莉亚说。“如果真的是阿尔泰娅做的，那么我得和她谈谈。”

“行，你想去就去吧。”乔贞直接就答应了，他不想再追究达莉亚过于看重这件事的原因。现在，马车在夜色镇的街道上驶过，达莉亚一直望着窗外，两人没有半句话。乔贞双臂抱在胸前，低着头。虽然马车行驶的噪音很大，但他还是能清晰地听到达莉亚平稳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乔贞发觉马车越来越偏离城镇中心，就问坐在前排的书记员达尔塔：“还得走多久？”

达尔塔回过头，先对着两人都笑了笑，然后说：“不远了。我们镇上的学校有些特殊，和暴风城的学校根本就没法比啊，希望不会让两位感到不快。”

达莉亚开口了。“特殊？这里的学校怎么了？”

“说起来挺尴尬的.....不过镇长大人交代过，两位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回答，我就坦白了吧。其实夜色镇根本没有自己的校舍，而是租用了一座已经快荒废的私人庄园。”

“为什么会连校舍都没有，缺乏资金？”达莉亚继续问。

“资金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这不是不能解决的。关键是，夜色镇这几十年来，都没法扩大城镇面积，或者建造新房子。现在镇里的屋子，至少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夜色镇是在两座低矮的山脉之间的安全地带建立起来的，两位都知道，在这之外的暮色森林充

满了危险，所以没办法开拓新土地。如果非得这么做的话，消耗财力只是一方面，还要抽调大量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长时间护卫，直到野兽都认识到那块区域不再属于它们。在守夜人部队建立后，我们有了这个条件，但是……”达尔塔似乎有些为难，停住了。

“说下去。”乔贞说。

“……因为守夜人过去一直没有合法身份，所以任何跨越到镇外的武装活动，都能够判定为对王国土地的侵略行为。至少当时暴风城的官员是这么警告我们的，这事儿就一直拖下来。再说了，我们也没办法聘请到好的教师，谁会想到暮色森林这样的环境来教学呢？所以一般有些财力的镇民，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湖畔镇或者月溪镇去读寄宿学校。那些地方条件好得多，又正规又安全。有的孩子甚至都不想回家呢。久而久之……建立新学校的计划也就搁下了。其实那废旧私人庄园也不是没有好处，它靠近通往赤脊山的大路，巡逻卫兵也比较多……”

“那么为什么镇长大人不把阿尔泰娅送出去？”达莉亚说。

“这是因为……”达尔塔低下头，扶了扶眼镜。乔贞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官阶较低的艾尔罗。“阿尔泰娅小姐自己不愿意。怎么都说不动。我是不该这样说镇长大人和守夜人指挥官大人的妹妹，但是小姐她非常厌学。准确地说，是只对耍弄刀剑感兴趣，野性也太足，连面对比她大一两岁的男孩，也能毫不犹豫地揍下去。你要让她坐下来看看书的话，那比用舌头舔鼻尖还难。有一次镇长大人又计划把她送到月溪镇，她突然出奇地听话，结果送上半路就跑掉了，过了半个月西部荒野的一位边防军官通知我们去领人，原来她饿得不行，偷偷跑到人家的粮仓里面，就给抓住了。这事情过后镇长再也没敢提把她送出去。”

“听起来她想模仿他的父亲。”乔贞说。

“您说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她想像贡多雷大人年轻时候一样做个冒险者受磨练，然后再回来当守夜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十四岁的年纪也太小了。镇长大人打算今年底就让她参加守夜人的训练，看来这是让她安心下来的唯一办法。就算她再逃出去，先积累一点战斗经验也好。”

贡多雷死去以后，艾尔罗的身份就从哥哥升职到了父亲，乔贞想。

“那么，莫蒂琪雅夫人也管不住女儿吗？”达莉亚说。

“那倒不是，小姐只会听夫人的话，但夫人偏偏挺放任她的。她说过，既然阿尔泰娅这么崇拜父亲，想追随他的道路，就由她去。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有夫人在，所以小姐才不

会横下心就逃掉吧。这一家子也真让我这个外人羡慕，就连那些真正的血亲家庭，也很少有感情这么好的……”

“……什么？”

“原来两位还不知道？我还以为军情七处已经把埃伯洛克家的资料调查了个底儿翻呢。其实这也不算什么秘密，镇里的人都知道，我说出来镇长大人应该不会怪罪我……简单地说，艾尔罗和约瑟夫都是过世好多年的前任夫人所生的，而阿尔泰娅是镇长大人和莫蒂琪雅夫人的养女。所以，小姐和这家里任何人都没有血缘关系。这可能也是她老想着外出冒险的原因之一吧，虽然和家人之间的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还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根。啊，我们到了，就是这儿。这地儿过去叫密斯特曼托庄园。”

乔贞和达莉亚下了马车。虽说是“庄园”，但眼前只是几片无人打理的草坪，和几栋灰蓝色小楼房，最多只造到两层。唯有房檐下和墙面上经历岁月磨损的雕纹，才显露出往日可能拥有的一点点区别于民宅的派头。

“密斯特曼托是夜色镇最早定居的家庭，还是唯一的贵族，虽然现在只剩下一个子嗣了。”达尔塔说。“他叫斯塔文，是个怪人。说实在的，我不喜欢看到他呆在镇里的孩子身边，但有什么办法呢？他索要的租金很低。”

## 6

达尔塔带着两人到了庄园西侧的一座平房前。它以前是家庭礼拜堂，现在拆掉了内墙，稍微扩建了一下，成为了十岁以上孩子的教室。透过窗户，乔贞和达莉亚可以看见年龄不等的孩子，每五个一组地坐在长条状课桌前。有的在埋头写着什么，有的在埋头折纸飞机，还有的望着窗外，看见了两人，立刻扭过头去对身边的同伴说着什么。虽然还是上午，但屋内已经点上了两盏灯。

“两位稍等一下，我去把小姐叫出来。”达尔塔说完，走到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随后转回来了，有些为难地说：“斯塔文说她第一堂课之后就溜走了……真是没办法。不过请放心，她不会跑远的，不如两位先回去，等小姐回家了，我立刻通知你们。”

“斯塔文？就是租借校舍的庄园主？”达莉亚说。

“是的。其实他还兼任语文和历史老师。他还算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所以课上得还行，只是根本管不住不听话的孩子。”

“我想见见他。”

“为什么？达莉亚夫人，这好像没什么必要……”

“带他过来吧。”乔贞说。一个把家产低价租借出去成为校舍的人会是什么样子，他也很感兴趣。

达尔塔去叫人的时候，乔贞和达莉亚仍然没有说话。他们就像初次见面的工作搭档，虽然目的一致，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交流方式，只能以专注的沉默来抵御尴尬。在昨夜的那番交谈之前，他们在说话的时候会毫无妨碍地看对方的脸，也会偶然通过肢体接触来提醒对方注意某个要点，但现在却有一层滞涩的空气把两人独立在只容得下一个人的空间里。

乔贞通常都宁愿一个人呆着，在审讯嫌疑犯的时候也会利用适时的沉默来压迫对方，但现在他只希望达尔塔快点把斯塔文带出来，来改变这沉默的局面。

达尔塔出来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乔贞看见达尔塔先转过身走向这边，然后后头跟出了一个打扮整洁，带着单眼眼镜，走起路来腰背挺不直的男人。他右手五指一直覆盖在腹部上方，仿佛要抱住什么东西不让它掉落出来似的。走到乔贞和达莉亚面前的时候，他一直盯着地面的视线看了看达莉亚，然后马上移开，转向乔贞。

达尔塔给他介绍了两人之后，他说：“我是斯塔文·密斯特曼托。阿尔泰娅·埃伯洛克在第一堂课之后，不经我允许，就离开了教室，显然也没有任何同学对她进行劝阻。作为她的老师，我并非置她的任性于不顾，只是我不仅仅要对她一个学生负责，还要对整个班级的学生负责。再者，逃课对阿尔泰娅来说是一项常见的行为，她在这方面屡教不改，所以我选择留在教室里继续下面的课程，尽我的职责。两位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没有让你解释这么多。”乔贞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斯塔文先生，没有人质疑你是不是尽了职责。我们已经多少了解了阿尔泰娅是什么样的孩子。”达莉亚说。“您知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抱歉，我只知道她违规逃课，没有义务也没有精力去了解她抛下学习要务是为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去哪里。这应当是埃伯洛克一家人的份内事。”

“你说不知道就行了，斯塔文。”达尔塔说。“两位大人的时间很宝贵。别总是来那一套。”

“我只是在尽力避免这样一个误解：如果说我不称职，那也只是在没有弄清楚阿尔泰娅小姐为何逃课的这个层面上。而且恕我直言，这只是额外的、在教师义务之外的不合理要求……”

“得了得了。两位大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不如还是回去吧。”

“达尔塔先生，请您务必出言谨慎。您的心境一向很浮躁，不理解完善的理性思维的重要，但是请不要误导两位暴风城的尊贵客人，把你的不正确看法强行灌输给他们。考虑到您的职业是镇长大人的书记员，希望您更多一些符合这身份的自觉。”

“回去吗？”乔贞对达莉亚说。他发觉斯塔文在说话的时候，视线几乎不会落到对话目标之上，就像是面对空气在做背诵练习。

“斯塔文先生。”达莉亚没有回应乔贞。“这间当作教室的房间，采光和通风都很难让人满意，而且离大路也有一段距离，四周也没有什么活动空间。既然镇子已经给你付了租金，那么为什么不给孩子们提供好一些的房间呢？我刚才一路走来，已经发现了别的更好的屋子，而且你似乎也没有使用它们。是因为租金不足够吗？”

“不，不。达莉亚夫人，请您千万不要把我误认为是什么贪财之人。或许您已经听说过，密斯特曼托家族有着光辉的历史，而且是唯一一个有勇气成为暮色森林拓荒者的贵族。现在因为战争变故，只剩下我一人，但即便是如此，我也要维护先人们亲手建立的这座庄园的威严。这一砖一瓦虽然已经因为岁月而古旧、破损，但它们仍然能够象征着密斯特曼托家族的富有前瞻性的勇气，而这一点，是现在的夜色镇孩子们无法理解的。所以，在孩子有足够的学识理解这一点之前，我不能让他们使用庄园的主要房间。实际上，就连我也只是居住在曾经的储藏室里。即便给我十倍、百倍的租金，也不会动摇我的想法。”

斯塔文越说到后面，视线放得越低，音调毫无变化，就像用平均的力度和速度敲一扇破损的木门。

达莉亚说：“你很自私，斯塔文。”

这句话让乔贞和达尔塔都有些惊讶。

“一个对信念非常虔诚的人，在旁人眼里看起来也许就成了自私……但是，像您这样高贵、有学识的夫人，一定很快就会理解我的苦心。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得回去上课了。孩子们已经等了很久了……我是指那些愿意学习的孩子。”

达莉亚没有再说什么，第一个转过身往回走。乔贞跟上了她。

“我讨厌他的眼睛。”她说。“那双眼睛看上去总是在回避你……但实际上却老是在刺探什么。”

乔贞理解她的意思。斯塔文的目光在直视地面的时候，往往会不时地抬起来一下，只在这一刻眼神会突然锐利起来，伴随着神经质的眼角的抽动，然后又迅速移开。这让他联想到蛇蜷缩身子，吐出舌头的姿态。虽然从斯塔文身上感受不到什么威胁性，但却十分令人不快。即便一直用生冷的音调说话，仿佛丝毫不关心对方的反应，他实际上在仔仔细细地观察达莉亚。

半是出于对斯塔文的不满，半是为了照顾达莉亚的情绪，乔贞对达尔塔说：“我想没有孩子会喜欢这个老师吧？艾尔罗从来没有考虑过把他换掉？”

“当然想过，其实最近就提过一次。可是他说……说什么‘教育你们的下一代也是我维护家族尊严的方式’之类的，然后表示如果把他从那教室里换出去，就会把租金提高十倍。”

“这听起来很不正常。”乔贞说。

“我能怎么说？两位已经看到了，他是一个怪人，但偏偏行为上又没什么出格的地方，不然约瑟夫指挥官也许早就找理由把他赶走了。”

“他的虚伪让我恶心，”达莉亚说，“既然说要保护庄园，那为什么就这样看着这些屋子和草坪荒废下来？”

“不愧是达莉亚夫人，只一次谈话就看出了他的本性。这家伙其实是个败家子，下决心把房子租给我们也是因为他实在没活路了，哪里还有钱养护庄园呢。密斯特曼托家族最后的一笔遗产，让他拿去给印刷了好几千本诗集，结果只卖掉了七、八本。”

“诗集？”乔贞说。

“他自己写的呗。您要现在问起他的身份，他的第一回答还会是‘诗人’。我虽然只是个小书记员，但好歹也是在暴风城的大学拿过通用语文学学分的人，我得说，实在是读不下他那些玩意。据说他还贿赂了皇家诗学院，结果人家钱拿了，却没帮他办事，现在那几千本诗集还堆在小屋子里呢。那屋子就在刚才的教室旁边，都是纸张很好的精装本，不知两位有没有看见。”

“你说他干过贿赂的话……乔贞，有没有办法找到证据？”达莉亚说。

“那不难，虽然我们一般不会调查皇家诗学院这类机构，但是我可以安排人手。你想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达莉亚似乎发觉到了突然对乔贞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来，是很不自然的。“我只是.....不想让这个镇的孩子整天坐在昏暗的屋子里，让那样的人给盯着。”

“还是先和艾尔罗谈谈再做考虑比较好。我对斯塔文印象也很差，但是你别忘了，我们不是来管理这个镇子的，达莉亚。”

“可是，乔贞.....”达莉亚深呼吸了一下。“.....不。你说得对。”

在两人之间经历了尴尬后，达莉亚突然提出这样一个有些独断的建议，倒让乔贞放心了不少。虽然无论于情于理，他都不能在处理斯塔文这一点上立刻认同她，但是也并不希望自己的拒绝让她对自身产生“滥用特权”的判断。

“我知道你是为孩子们着想。”他说。“在主要的事情完成后，这些都可以慢慢解决。”

“两位能为夜色镇想这么多，真是太好了。私下里说，我个人也认为最好把他.....”达尔塔停顿了一下。“哎，那不是阿尔泰娅小姐吗？小姐，你到哪儿去了？”

阿尔泰娅正站在离马车不远的地方，双手插在口袋里，朝这边看。当达尔塔跑过去接近她的时候，杂种狗匹克从车轮底下钻了出来，朝他吼了几声。达尔塔后退了一步，阿尔泰娅蹲下身，把匹克抱起来。她没有挪动身子，等待乔贞和达莉亚朝她走近。

“我正在找你，阿尔泰娅。”达莉亚说。

“我看见马车就知道你们来了。”阿尔泰娅右手给怀里的匹克搔着脖颈。匹克有些想挣脱出来，她按住了它的脑袋。“石头就是我扔进去的，怎样？有话想说是吧？”

## 7

乔贞注意到，匹克是一条瘦弱无力的狗。它毛发肮脏，肋骨突出，腹部右侧有一大块烧伤。如果喂养得当的话，它也许会成为一条不错的看门犬，但现在只是阿尔泰娅的手臂就足以让它无法动弹。即便如此，它仍然保持着一种脆弱的攻击性，晦暗的眼神中偶尔可以瞥见芒刺一般的光芒。

“我要你们立刻滚回去。夜色镇不需要你们。”阿尔泰娅说。

“小姐，别胡说了，两位大人是来帮助我们的.....”



“我没有和你说话，达尔塔。镇子一直都是爸爸组建的守夜人部队在保护，大家都过得很好，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这时候来插一脚。”

达尔塔想上去把阿尔泰娅拉走，但是达莉亚先开了口：“让她说出心里的想法吧，达尔塔先生。如果只是想让她以后不再有扔石头这么幼稚的行为，那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

“我的想法很简单，真的需要重复一次吗？——滚出去。把那一箱子什么肩章也带走，不要想用你们的方式来给守夜人贴上标签。”

“你知道我们不可能照做。”达莉亚说。

“我知道艾尔罗有多听你们的话，所以你们真要呆在这儿，我也没什么办法，行了吧？不过这只是目前的情况而已。我会成为守夜人指挥官的，迟早有一天。那时候就有你们这些军情七处的走狗好看的了。到时候我会组织起镇民来，把你们留下的多余脏东西全部拔除。”

达尔塔右手举到了嘴边，用牙齿磕着食指关节，手肘子打着抖。在他的立场来说，现在的情况太糟糕了，而达莉亚似乎又没有改变这情况的念头；他不敢再插嘴，只好对着乔贞，露出求助的眼神。乔贞也没有更多的回应，可怜的镇长书记也只好继续干巴巴地瞧着眼前的一切，思虑着自己是不是回避比较好。

“阿尔泰娅，你想对王国的合法管制宣战？”达莉亚说。

“凭什么让你们来管理夜色镇？我们一直自力更生，没有向暴风城讨过一分一毫，却还要给你们缴税。我们有父亲建立的守夜人部队，从来不怕野兽的威胁，却还要让你们的军队给压制着。一年前那些山贼来袭击镇子的时候，你们这些混帐放手不管，结果在父亲好不容易带领守夜人保护了大家后，又诽谤他犯了叛国罪，逼得他自杀……他没有犯罪，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他没有违反你们的规则，而是因为夜色镇根本就和暴风城的法规无关。大伙们都记得你们的所作所为呢，别以为有艾尔罗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奉承，夜色镇就是欢迎你们的了。”

*这孩子太幼稚了。艾尔罗，你最好重新考虑一下对她的教育措施。*乔贞明白阿尔泰娅在努力地让自己显得强硬，但最后的结果只不过是一架用纸板搭起来的大炮，在戏台之外的地方没有任何用处。她这番话说得并不流畅，虽然是一口气吐出来但是却磕碰了不少音节；乔贞猜测她为了说出这番话，事先已经做了不少准备。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宣告自己会犯下叛国罪？”达莉亚说。一旁的书记员听到这句话，抖得更厉害了，两颊透出了青白色。

“叛国罪？你听不懂我的话吗？好吧，我说得简单一些：我们夜色镇的人民会管自己的事。我们可以不和暴风王国有任何来往，用自己的力量生存。如果你们坚持要污染夜色镇的话，等我成为守夜人指挥官，一定会带领大家把暴风城和军情七处伸进来的脏手都砍掉，到时候你们休想接近这儿半步。为了夜色镇，为了父亲的名誉，我们不会害怕流血……”

达莉亚向前跨一步，打了阿尔泰娅右脸一巴掌。这一个耳光来得很重也很突然，阿尔泰娅抱着匹克的手不由得松脱开来，匹克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身子会突然失去支撑点，几乎是背部朝下地摔在了地面。它发出一声低沉含糊的嘶叫，四肢翻腾了几下把身子撑起来，对着阿尔泰娅叫了两声。

“不会害怕流血？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达莉亚说。“你……还只是一个孩子。我刚才看过了你的教室，那儿有很多和你一样，或者比你小一些的孩子。他们都在夜色镇里过着自己的生活。你凭什么因为自己的幼稚，就下毒誓让他们长大后也陪着你流血？”

阿尔泰娅什么也没说，左手按了一下挨打的部分，随后朝达莉亚冲撞过去。乔贞上前抓住了她的手腕，正准备把她拉开的时候，乔贞才发现阿尔泰娅手里有一把简易小刀。他拔出匕首把小刀劈了下来，然后抓住阿尔泰娅的衣领，让她的背部压在马车车厢上，将匕首尖端对准她的眼睛。

在这数秒钟里，乔贞听见了阿尔泰娅的心跳是怎的在一瞬间猛地加速，看见她充满攻击性的眼神是如何猛然间溃散，就像玻璃在石头上摔碎一般轻易。现在的她，右手因为刚才遭到的一击而发着抖，背部死死贴着车厢，脑袋也尽量往后靠，充满恐惧的眼瞳盯着离自己只有不到一寸距离的J字匕首。在她的左边眼角下出现了极细的伤痕，虽然只不过是—条红色的细线，血液并没有流下来。这是她自己的小刀脱手后造成的伤。

虽然早就知道阿尔泰娅是一个不怕动手的女孩子，对达莉亚的还击在意料之内，但是她拔出利刃攻击的行为还是让乔贞惊讶了一下。这超出了容忍的限度。他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第一次用匕首对准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小女孩。虽然阿尔泰娅显然有过武器训练，刚才的攻击有一定的速度和精准性，但乔贞深知自己没有必要拔出武器；无论是扭手腕或者绊倒她，以及其他无数种办法，都更简便合宜。但他在唯独在那一瞬间选择了最大限度回击的方式。

他看着阿尔泰娅的眼睛。现在她除了恐慌，就只剩下困惑——她大概已经忘了自己是因为什么才遭到这样的待遇。

“乔贞。”这是达莉亚的声音。当她呼唤第二声的时候，他才听见。

“放开她。”她说。“是我先动手的，她有理由发怒。”

“她拔出了刀，而你没有，这就是区别。阿尔泰娅，”乔贞把匕首捏得更紧了，“你说你愿意为夜色镇流血。但那是要在成为守夜人指挥官之后，你现在还没有做好流血的准备。可惜，没有人会给你准备的时间。达尔塔，她刚才拔出了刀，你看见了吗？”

达尔塔大睁着的眼球上，血丝层层浮起。他的两边嘴角都撇了下来，仿佛在两边脸颊上都吊了什么重物。“刀？是的，我看见，看见了。”他说。

“你袭击了接受暴风城议会直接命令的任务执行人。这就是叛国罪的一种。我可以现在就杀了你，只要达尔塔不改变口供，我就不用负任何责任。你口口声声说和法律无关……我现在能对你做的事情，也可以说和法律无关。唯一的事实就是我可以现在就杀了你，而你所谓会陪你流血的夜色镇人民不能拿我怎么样。听得懂吗？”

阿尔泰娅不仅是在不停发抖，她使劲吸气的声音也变成了一种嘶嘶声，就像在绝壁的缝隙间找不到出口的风。她呼吸困难，心脏仿佛要撞出胸腔之外。

“乔贞！”达莉亚提高了声音，但此刻她也不敢靠近。“你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的工作。所谓护卫，就是为了保证要保护的人不受伤害，可以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现在她已经暂时失去了伤害你的能力，但我必须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乔贞明白，如果不是因为阿尔泰娅倾散恶意的对象是达莉亚，他也许不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但是，达莉亚应该是清楚自己不会因为那一巴掌而遭到伤害的，因为他就在身边；然而她现在又认为他做得太过火了。这让乔贞突然联想到了快一年以前在西瘟疫的夜晚：他因为某个人的死亡，几乎就要杀死眼前一名穿着血色十字军战袍的人。那一晚所体验到的，无法控制的愤怒，现在似乎又涌现在了他的体内。

他感觉到阿尔泰娅的恐惧。她身体的颤抖传到了他的手上。她一度野性的眼神在暮色森林昏暗的日光下消隐。她眼睛下的那道划痕因为面部皮肤的紧张而逐渐撑大了，开始有血流出来，就像是从眼角滴下一样。乔贞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但是承认这一点，却无益于止息他内心的愤怒。上次经历这样的心境，是因为朋友的意外死亡，而这次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面对达莉亚的刀刃——

“不要再有下一次。”乔贞松开了手，把掉落在地的小刀踢开。阿尔泰娅就像从昏厥中突然醒来一般，艰难而又猛烈地吸了一大口气。她看了看达莉亚，又看看脚下的匹克，不知该怎么做。眼角的血已经快流到了下巴，达莉亚上前掏出手帕替她抹掉。虽然动作很轻，但是每擦一下，阿尔泰娅就像挨了针刺一般。

“你走吧。”达莉亚说。

乔贞往后退了两步，阿尔泰娅才敢动弹身子，低着头俯下身抱起匹克准备离开。但这次，杂种狗却从她的怀抱里跳了出来，奔向不远处刚刚出现的一个身着蓝紫色长袍的老头儿。老头儿用右手里执着的细木棍敲打了一下地面，匹克顺从地坐了下来。

“各位……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轮流看了看眼前的几个人，眼神显得极小心，似乎是发觉到自己闯入了一个不该涉及的局面。

乔贞认出来，他就是昨天马车进镇的时候，跟在匹克身后跑的老头。

“这里没你事，亚伯克隆比。”好不容易缓过气的达尔塔说。“带着你那条脏狗快走。”

“我就是来带匹克回家的。”

“是啊，这不就得了吗？快走，快。”

“噢。”亚伯克隆比点了点头，把这个音节拉长。“打扰各位了。我回家……这就回去。匹克，走。”

匹克没动弹，亚伯克隆比用木棍抽打了它几下：“整天让那小姑娘带着跑，都忘记是谁给你喂东西的了？”

“亚伯，不准打它！”阿尔泰娅终于说出了一句话，嗓音却是嘶哑的。

“阿尔泰娅小姐，我也不想打它。可是哪有不打狗的主人呢。”他又敲了一下地面。“走，匹克。”

他转身离开了，匹克跟上去，没有回头。阿尔泰娅回复了活动身子的力气，她环伺一下众人，眼神和乔贞稍一接触就立刻移开，然后朝庄园的方向快步走去。

## 8

乔贞把匕首收回鞘内，从地上拾起了阿尔泰娅的小刀。从刃面上的划痕可以看出来，它已经陪伴了主人相当长的时间。他把刀托在掌中，伸到达尔塔的面前：“拿着，有机会的话还给她。”

达尔塔接过来，用一块手帕包好，收进口袋里。他想说什么，却难以开口。

乔贞注意到了达尔塔的神色。“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告诉镇长的，你放心。我想阿尔泰娅自己也不打算说出去。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也不要谈论。听见了吗？”他明白，像阿尔泰娅这样好强的孩子，是不可能把这样有损于自尊的事情宣扬出去的。

“知道了，乔贞大人。那么，两位现在……”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地方想参观的话就回去了，达莉亚。”乔贞说。他意识到自己采用了命令式的语气。

达莉亚没有回答，径直上了马车。在回到旅店的路上，她一直望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天上下起了小雨。雨点一粒一粒地穿过暮色森林的紫色雾气，打在低矮房子的屋顶上，残破墙砖的缝隙间。天色变得更为灰暗，有的屋子里亮起了烛光。那些处于较高地势上的屋子，就用窗户透出的光芒把半空中的雨幕给照亮了。

乔贞拉上了自己这边车窗的窗帘，转头望向达莉亚，雨点从她身边洞开的窗子斜着飘进来。水珠子打在了她的鼻尖上，额前的一道金色发丝因为沾湿了而贴伏着皮肤。

“达莉亚，把窗帘拉好。”

她没有回应。

“我说拉上窗帘。”

她仍然不回应。一滴雨水顺着她的颈子慢慢滑下来，让衣领边的花纹给吸收了。

*别说你也和阿尔泰娅一样，闹孩子脾气。现在我的可没有心情管顾那么多。虽然很想这么说，但考虑到前排坐着的达尔塔，乔贞把这句话咽下去了。在镇长秘书面前，他们已经表现出了过多超越受保护者与护卫关系的迹象。虽然达尔塔并不像心机复杂的人，但还是尽量避免他产生多余的联想比较好。*

乔贞只好探出身子，自行去拉好达莉亚那边的窗帘。因为他在席位左边伸出右手，所以是背面靠近达莉亚的，他只想尽快做完这件事，抑制住用眼角余光观察她的冲动。达莉亚身子尽量往后靠，给乔贞留出活动空间，但两人的距离还是近得足以让乔贞的面颊感受到她的呼吸。他没有看见她的眼睛，但是却难以避免地瞥见了她紧抿的嘴唇，和滴落在上唇的一粒透明的水珠；它沉湎于那一瓣鲜亮的淡红色。把乔贞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如此小心翼翼，在这一瞬间他突然回想起来，即便十多年前两人初次认识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尴尬的局面。

他右手摸到了窗帘钩子，拉了一下，但似乎卡住了。他稍微加大力气拉第二下的时候，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前排的达尔塔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然后立刻下了车。

方才带走匹克的老头亚伯克隆比突然从小巷角里拐出来，拦在马车面前，车夫不得不立刻停下。他浑身沾满了雨水，用右手抹抹眼睛，朝车厢走过来。

“死老头，你要做什么？”达尔塔走上来，抓住了他的长袍颈口。“不想活了吗？那就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烂掉！别这样跑到马车面前拖累别人。”

“你让开，我不是找你的……”亚伯克隆比想拉开达尔塔揪住自己的手，但是他软弱的手指几乎使不出力气，人也迈不出半步。

“怎么回事？”乔贞下了车，走向纠缠在一起的二人。

“我，我要见达莉亚夫人。”因为喉咙让袍子颈口压迫住了，亚伯克隆比的声音显得更为嘶哑、含混。“我听说她是暴风城议会派来的，是位好心的夫人。请一定让我见见她。我有话非说不可。”

“今天是什么日子，麻烦事一件接一件，你这死老头也给我来找麻烦……”达尔塔终于吐出了这一早上积压的怨气，然后用右手推开亚伯克隆比贴得很近的下巴，让那把肮脏、湿漉漉的胡子远离自己。“快回家陪你的痨病鬼老婆去！”

亚伯克隆比推撞不过达尔塔，脊梁都朝后倾斜了，开始高声喊起来。“达莉亚夫人，达莉亚夫人。我想和您商讨一件事，很重要，我……”

乔贞本想上去询问，但达莉亚下了马车。

“放开他，我想听听他要说什么。”

已经知道她不可能听从自己劝告的达尔塔，只好松开了抓住亚伯克隆比的手。老头一下子扑倒在了地上，站起来之后，他在袍子两侧使劲擦掉泥水。他朝达莉亚靠近一步，但识趣地停下了，和她保持着八码左右的距离。

“达莉亚夫人，我刚刚才听说您是从暴风城来的特使，而且是一位慈善家。不，我不是说现在才知道……其实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名字了，受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和孩子敬爱的达莉亚夫人……嘿嘿，我只是花了一点时间才回想起来，然后就跑回来了。我早就想亲眼见到您，要知道……”

接下来，亚伯克隆比说了一大串奉承话。他语速很快，但是发音却不流畅，前后两个音节常常绞缠起来；他尽力睁大眼睛，即便雨水已经挂在了眼帘上也不介意。他的双手合握在一起，放在腹部上方，一对大拇指神经质地不停互相击打着。

“你有什么目的就直说。”乔贞说。“否则达莉亚夫人就得一直淋雨。”

“喔……抱歉，万分抱歉！其实是这样……也许二位还不知道，我可以说是夜色镇最受尊敬的炼金术学者，真的，十五年前还参加过暴风城的一次炼金术学者年会呢。我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非常重要，已经接近完成，我几十年的学识都全部倾注进去了，其实可以说已经是成功了。不过……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从镇里的商人图纳德斯那儿收购研究材料，他还欠着我一瓶麻醉剂，只要拿到它，我马上就能完成研究。但是没想到这个可恶的图纳德斯……竟然在这最重要的时刻，不光不给我早就允诺的麻醉剂，还诽谤我长期以来都欠着他的钱！我不怪罪他这样的俗人不能领会研究的意义，但是他趁机勒索我，实在太让人气愤了，完全就是诈骗犯的行为……”

“你想让我做什么？把他送进监狱？”达莉亚说。

“不，不，不。我只是想拿到属于我的麻醉剂。所以……假若您愿意和他面谈的话……不，不！这种阴险可恶的人没有和达莉亚夫人交谈的权利。那么，我的意思是……”

“你想让我资助你？”

“啊，对，不过我不要求那么多，因为等研究完成以后，我一定会加倍报答您的……”

“寻求资助的学者必须做登记，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书，然后在所属的学会里申请。这些准备你都做好了吗？”

“我参加过学会的沙龙，递交过论文……有很多人都认同我的研究，相信它一定是开拓性的……”

“这么说，你没有炼金术学者的正式资格。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她往回走到了车门边。“乔贞，达尔塔先生，我们走吧。”

“不，正式资格不是关键的啊，达莉亚夫人。您一定明白。请再等等。”

“听见了没，让你快走。”达尔塔推了一把亚伯克隆比。“真是浪费时间……”

乔贞和达莉亚都回到了车上。马车再度起步的时候，亚伯克隆比呆站了一会儿，在车子驶过身边后又跟着跑了几步，嘶哑的噪音在雨水中渐渐远去。

“凡人没法理解，但您一定可以的，达莉亚夫人……为了我的研究，我的妻子……”

亚伯克隆比的举动，并没有引起行人的过多注意。他们看了看他，就移开视线。夜色镇的人对于这疯老头的行为已经不会感到惊讶。

马车回到旅店前的时候，雨停了。乔贞先下车，打算给达莉亚那边开门，但她已经自行下来了。他们回到了她的房间，但侍女们上来要给她换掉湿衣服的时候，乔贞说了声“你们在外面等着”，就把侍女赶了出去，关上房门。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乔贞说。“你今天表现得很不正常，达莉亚。”

屋子的窗子没关，雨水把白鸽的羽毛打湿了。达莉亚把鸟笼移向桌面的边缘，白鸽扑棱了一下翅膀。

“我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倒是你，竟然对十四岁的孩子做那种事。”

“这其中的道理需要我说吗？护卫，这就是我的工作。记住你现在的身份，军情七处特使。也记住我的身份，直属探员。竟然那么幼稚地闹脾气，你觉得镇里的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这一点是我不对，但是……她不会真的刺我。”

“你怎么知道不会？一个这么快就能拿出武器的人，可不是想吓吓你那么简单。而且就是你的话激怒了她。她冲过来的时候，你害怕了，知道自己有危险，后退了一步。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是，我是害怕了。但她呢？她给你吓得魂都没了，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流血，乔贞。你心里明白没必要做到那程度。十四岁的女孩不应该遇上这种事……”

“你是不是做了太久的慈善工作，忘记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回事？十四岁又如何？已经足够操起武器杀人了，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孩子八、九岁就成为了童兵，他们不也正是你搞募捐的帮助对象之一吗？十年前的你不会对这点事这样大惊小怪……”

这句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乔贞就意识到了它暗藏的破坏性，但他还是说了出来，因为他深信自己是对的，也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其实不想和她争吵，一点也不想。但越是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就越不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倾向滑到令他动摇的那一侧。

“也许是吧。”达莉亚看着乔贞的眼睛。“我相信十年前的你也不会做这件事。现在，请你出去，我应该换掉湿衣服了。”



## 9

这天夜里，乔贞走下血鸦旅店一楼的时候，店里很多人暂时性地中止谈话和进食，把目光投向他；大多都是小心翼翼的窥视，带着一些好奇心。他转过身坐在酒台前，要了一份主餐，和一杯月光酒。身后一度冷却的喧闹气氛又慢慢活络起来。

虽然到这里才两天，但看来自己的身份在镇民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是封闭的镇子，居民们就越容易分享一些共同的兴趣。乔贞不由得想起阿尔泰娅所说的“夜色镇和暴风城的法规无关”，现在他觉得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无论是在暴风城，闪金镇，藏宝海湾，还是西瘟疫，他都能感觉到居民们纷杂各异生活状态的冲撞，他们为着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停争斗；但这些总是笼罩在暗雾中的小镇居民们，却有着非常一致的生活步调。也许是因为在一个经常黑得迈不开步子的地方，人们实在是找不到很多的事可以做；也可能是日夜概念的模糊，让他们就像地洞中潜伏的蛇鼠，无所谓“明天”“今天”的概念之分。

过了一小会儿，一名年轻女子坐在了乔贞身边。“怎么，一名军情七处探员不懂得品味月光酒的正确方法？这我可没料到。”

乔贞转过头，发现了女子脸上挂着尽量想看起来自然一些的，取悦式的微笑。当他和她的目光相接的时候，她似乎动摇了一下，不经意地眨了眨眼睛，但还是保持着右手背撑住脸颊的姿态，熟练地让脖子和锁骨交接处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曲线。几乎所有夜色镇民都选择棕色、灰绿色之类的保守衣着颜色，但她却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亮红色裙子。

“我不是酒类专家。”乔贞说。

女子笑了几声，就好象这是什么值得琢磨的笑话。她说：“我可以教教你，让你知道‘月光’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愿意请我一杯，好让我示范一下么？”

“不，没这打算。你从哪来的就回到哪去。”

“嗨，不用这么不客气吧？还是说你喜欢慢慢来？”

“离开，现在。”

女子明白了乔贞是认真的。她眉头抖动了一下，但还是尽量保持着平和的表情，留下一声“再见”就离开了。

“乔贞大人，可能我是多管闲事，”在用白布擦着杯子的老板从柜台另一边走过来对他说，“不过幸好您把她给赶走了。要是给那姑娘缠上是很麻烦的。”

“这话怎么说？”

“她总是试着勾引外地来的客人，特别是像您这样身份尊贵的，然后让别人带她离开，不过从来都是到了第二步就没有成功过。这次竟然敢找上军情七处的大人，胆子也太大了。不过您别误会，我们镇里的姑娘都是老实的好姑娘，没有再像她那样的了。七处的大人一定是规矩严明的，怎么可能上她的套呢？不用想也明白嘛。”

未必，因为你没见过直属探员埃林，乔贞想。老板的这番话驱使着他回头看了一下，那名红衣女子已经独坐在一张圆桌前，身边的客人都和她保持距离。在周围人群灰暗着装聚合而成的滞重色调中，她那鲜艳的红色是如此地不合时宜。如果她只是想离开这样的地方，那么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意外地想起了另一个在最阴暗的地方生存着的女人，虽然她考虑的不是离开，而是尽力守住自己已有的东西。

“帮我送一杯酒到她桌上。”乔贞对老板说。“不要告诉她是谁。”

这是埃林过去硬要说给他听的手法：匿名送酒，观察对方反应，然后再决定是否去显示身份。但乔贞只打算做第一步。当看到女招待把酒放到女子的桌面上，她显得有些意外地抬起头的时候，乔贞立刻转过身来。他明白这是一种极笨拙，让埃林知道了足够笑半个小时的行为；也许只是一种非常勉强，在别人眼里甚至有些虚伪的歉意在起作用，但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为了把这些多余的念头赶出脑袋，他决定向老板了解一些问题。

“你听说过亚伯克隆比这个人吗？”

“当然了，这个镇里没有不认识他的。他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吧？”

“我听说他在研究炼金术。”

“那只是他自己这么说，谁知道到底在弄什么鬼东西呢。不过，估计是和他那个出不了屋的老婆有关。”

“出不了屋？”

“对，这一年都没人见过那个叫伊丽莎的女人出屋啦。倒不是我说话难听，说不定已经死在里面了，只是谁也没那个多余心思去管这件事。应该还是没死，因为我还没在他家屋外闻到过臭味，哈哈……。”老板很快明白这根本算不上有品味的笑话，便闭了嘴。

乔贞想起来早上马车从亚伯克隆比身边驶过的时候，确实听到他说了声“为了我的妻子”。

“她是得了什么重病吗？”

“那女人和亚伯结婚已经四十年了，一直心脏都有毛病，到底是怎么个严重法我也不明白，反正听说为了治她的病，亚伯弄得倾家荡产，连炼金术学会成员的会员证都给卖了，但没有一个医生能诊断得了。说起这个，就不得不提贡多雷大人的好心肠啊。他组建夜色人部队不久，就雇佣了只能做些简单活儿的伊丽莎当仆人，给一个月五十银币的工资呢。亚伯根本不干活，要不是靠着他老婆挣的钱，两人早就饿死了。一年以前，快要和那群强盗打起来的时候，贡多雷大人考虑到伊丽莎呆在自己身边不安全，就让她回家休息，工资照样发。明明自己的妻子都已经不知死活了，却还能想到身边地位这么低微的人……贡多雷大人实在是太让人敬佩了。只可惜……”

老板发觉自己快涉及敏感的话题，就住了嘴。乔贞对他的某句话产生了兴趣。

“你说一年前贡多雷的妻子怎么了？”他还记得这个名字：莫蒂琪雅，埃伯洛克家晚宴上的缺席者。

“唉，说起来真是让人心里不舒服。莫蒂琪雅夫人虽然年轻漂亮，但是眼睛看不见，身世也不明不白的。我这么说也许不太好听，但或许贡多雷大人是因为忍不住帮助穷苦可怜的人，才娶她为妻。在那场大战开始之前，夫人带着一些下人到镇外采草药，结果半途走失，让那伙强盗给掳走了。要不是眼睛有毛病，就未必会出这样的事。虽然战斗结束后，约瑟夫好不容易把她救了回来，但这时候贡多雷大人已经没气儿了，两人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乔贞所知道的是，议会以组织非法武装为名逮捕了贡多雷，将他暂时关押在镇内的牢房中，等待押回暴风城审问。他就用自己的囚衣当作绳子，把其中一端绑在天窗的栅栏上自缢。

“你们一定很崇拜他，”乔贞说，“我看见你这儿就挂着贡多雷的肖像。”

“我给您这么说吧，乔贞大人。我的第二个儿子就要出生了。只要他一懂事，我就要说贡多雷大人的故事来给他做教育，让他知道什么是好心肠，什么是男子汉。以后有了孙子，我也打算这么干。镇里愿意这么做的人多得是。”

镇民们对贡多雷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似乎总是对他不正常的死亡轻描淡写。乔贞想，也许这就是英雄们的传说得以延续的方式。他们有明有暗的人生，在众目睽睽下缩成了一个点。

就在这时候，店里突然喧嚷起来。有人在喊着：

“斯塔文，终于又见到你出庄园啦。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火焰节还是万圣节？”

“大诗人，你是要出来寻找灵感吗？我还等着你的新作，好送给我老婆做生日礼物呢。”

乔贞回过头，看见斯塔文·密斯特曼托走进了酒店。他像白天表现出的一样，眼睛盯着地面，绷紧的身子别扭地前屈，仿佛周围总是有看不见的空气墙在压迫着他，让他寸步难行。周围的人们不断起哄着，话题集中在他的诗作上。他们有的用古怪的音调念出一些混乱或者淫秽的句子，自称是“背诵你的大作”；有的表示自己因为读不到斯塔文的新作而食不知味。每一句揶揄，都能引发几乎是音量相等的大笑。这些笑声仿佛变成了有形的硬块，砸在了斯塔文的身上，但他没法回避也没法回击，只能像仓皇的游街罪犯一般尽快走过这一段距离。

斯塔文终于来到柜台面前，看见了乔贞。他并没有打招呼，对着老板敲了敲柜台表面，然后说：“东西，东西给我。”

“早就准备好了。”老板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大包裹，双手递出去。斯塔文用双手捧住，包裹上方的突出尖端扎着他的下巴，他不得不扭开头。

“嗨，你怎么不清点一下。”老板说。“别过一阵子又来抱怨我少了这样少了那样。”

“不点了。真少了我会来找你。”斯塔文搂着包裹转过身，突然想起了什么，补救似地对乔贞说了一声“乔贞大人，晚上好”，便迈出步子，朝店外走去。

“你给了斯塔文什么？”乔贞问。

“噢，您也认识他？基本都是吃的，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您说这哪像有贵族血统的样子？阴森森的，从不出宅院，每半个月到我这儿来领一次必需品。还好这部分钱算在镇议会要付给他的租金内，不然我才不想做这人的生意。”

斯塔文很瘦弱，那一大包裹东西让他的步伐变慢了。于是在走出酒店门之前，他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揶揄和嘲笑。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伸出脚，但并不打算真的绊倒他，很快就收了回去。在他终于走到店门口，嘲弄几乎就要消僵下去的时候，一个坐在店中心的男人站了起来；他开嗓子的声音响彻店面。

“斯塔文，给我站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 10

斯塔文停住了一会儿，没回头，继续朝外走，但是在门口让另一个人给拦住了。屋内的哄笑声已经消散，人们知道将要有事发生，一些或许会比单纯的嘲弄更有趣的事。他们盯着斯塔文，一双双眼球就像露出黑色海面的礁石尖端，突兀而缺乏生气地等待着。

在这些眼睛的注视下，斯塔文转过身，看着那名喝令他站住的男子。

“那是谁？”乔贞问老板。

“他是铁匠鲍尔。”

“戴钻石戒指的铁匠？这倒很少见。”

“这家伙可是镇里少有的有钱人呢，比埃伯洛克一家都富裕得多。他的工房包揽守夜人武器的订制、修理都好几年了，还用这一点来做宣传，搞得名声很大，已经在外地开了几家分店。”

乔贞注视着鲍尔。他大概五十来岁，有着铁匠特有的结实体型。刚才下楼的时候，暂时把目光移向乔贞的人之中也有他。既然他在镇中是个名人，那么不可能没听说过乔贞的身份。现在明知七处探员在这儿，却还要做这么一番演出，虽然有一些喝醉了的迹象，却仍然是非常不小心的行为。他要以这行为表示这是他的领地，证明周围的人会为了取悦他而嘲弄斯塔文，或者是试图傍着他来获得一些虚无的力量：只有他才是黑暗中唯一一堆篝火的拥有者，而其他人都只能立在寒冷的泥浆里，乞望着能够分享他所拥有的光和热。

“有事吗，鲍尔。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我得回家了。”斯塔文说。

“你很不友好，斯塔文。我看见你做了一件非常不适当的事——也许别人没注意到，但我可见着了。鉴于你是可敬的贵族大诗人，也就怪不得一举一动都得让我这种干粗活的人

关注着，我可真想从你那儿学来一些真正的绅士举止呢。要知道，下个月我得到外地参加一位伯爵的晚宴，得学会表现得像个斯文人才行。可是你让我失望了。”

“我不明白，鲍尔。你的话完全没有逻辑。我建议，不要浪费我们各自的时间……”

“好吧，我直说了。虽然放着不管也可以，但是既然你这么不知趣……”鲍尔走到方才试图诱惑乔贞的红衣女子身前，把她拉了起来。“你进来的时候非礼了内拉妮小姐。你在这里——”他拍了一下她的臀部，“捏了一把。”

店堂里一阵哄闹。有嘘声，也有口哨声。内拉妮不知所措，对自己为什么会卷入这件事情没有丝毫准备。她一直独自喝着酒，并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甚至没有听清楚鲍尔指控斯塔文的罪行。

“你在说什么……？鲍尔。”她瞪着他。“你又喝昏头了。”

“不要太关心我，内拉妮小姐。你这样说不定会让我没法原谅斯塔文的行为——当然，我只是认为一个绅士不该做出这种事，才试图矫正而已，倒不是说我羡慕他。内拉妮，你说呢？我没有什么可羡慕斯塔文先生的，对吧？”

“你真是无聊。”

内拉妮一边说，一边试图把手腕从鲍尔的掌中抽出来，但鲍尔加大了力度，同时把手举高了。比他矮小不少的内拉妮，脚后跟几乎就要提了起来。

“噢，我无聊？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鲍尔说。

众人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内拉妮身上，哄闹声又高了一重。斯坦文说了句“我，我刚才根本就没有从她面前走过”，但是因为噪音的含混和时机不当，完全让众人发出的噪音给淹没了。

“鲍尔，你不怕你老婆听见这句话吗？”有一个人说。他是和鲍尔较相熟的人，试图用这个虚假的问题来活跃气氛，同时宣扬自己拥有拿鲍尔婚姻生活开玩笑的特权。

“当然不，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婆，不会不经我同意就溜出厨房。”

这句话如果出自戏台上，由喜剧演员念白，或许是还不错的讽刺和自嘲；但是在如此情境下，让鲍尔这样的人说出来，就只不过是一句低劣的男性笑话而已。它得到了鲍尔预期的效果：一阵可谓是哄堂欢闹的笑声，有的人用手掌，甚至空酒瓶瓶底砸桌子。

“小心些别弄坏了东西，”老板尽量扯开嗓子。“双倍！记住店里的规矩，赔双倍！”

“别这么大惊小怪，”鲍尔回头对老板说，“大家难得这么开心，你为什么偏要扫兴？真要弄坏了什么我包赔。”

接下来是一阵针对鲍尔的鼓掌和欢呼声。这些镇民们仿佛戴上了统一订制的面具，他们看不见还僵在门口，抱着包裹试图用不起眼的声音给自己争辩的斯坦文；他们看不见手腕让鲍尔给捏得发紫，失神无措却又心怀愤怒的内拉妮。

眼前的一切证实了乔贞的猜想。鲍尔的目的不是斯塔文也不是内拉妮，而是展示他自己。他的行为，类似于强盗集团的头目在手下面前挥舞武器、斩杀俘虏的把戏，只不过他并没有在镇民的心中植入恐惧。但是，用非暴力的行为笼络起来的人心，往往不容易遭到背叛。他能从鲍尔上翘的眼角、饱满的双颊中能看到他的满足。

刚才鲍尔回头对老板说话的时候，瞥了乔贞一眼。他把方才接触过乔贞的内拉妮卷入风波的行为，就算谈不上宣战，至少也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挑拨。争夺异性是最原始的宣扬权势的方式，只不过鲍尔的行为至多是地穴中的虫鼠，而不是草原上的雄狮。

但是乔贞不打算应战。他没有理由。*我能怎么做？上去说请放开这位淑女，因为你让他陷入了窘境？*那只会成为一种迂腐的见义勇为——也就是说，多管闲事。镇民们是对这处戏的三个主角有一定了解才会这么投入：斯塔文的阴郁，内拉妮的私生活，鲍尔的自我显耀都在他们的预料之内。如果乔贞上去阻止这实际上没有违反任何法规的事，只会让他显出对小镇生态的无知——更重要的是，会让散播恐惧的军情七处这一概念变得滑稽起来。

乔贞不打算冒这个风险。他没有理由为斯塔文和内拉妮出头。他对斯塔文的印象并不好，达莉亚更是十分厌恶他；而内拉妮，他为她买了一杯酒——那又如何。

但是，如果彻底地置之不理，也许会给鲍尔提供错误的讯息，让他误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在七处成员面前撒野。所以，乔贞打算利用“过于喧闹会影响楼上的七处特使休息”的理由，把这些闹事的赶出去，让他们到外面解决。这是唯一一种守住自己的领地，又不显得过分迂腐的办法。

*没错，就该这么做。丝毫不偏颇，只站在军情七处的立场。*

但是他没有马上这么做。他在犹豫；脑袋里有个低沉的声音在告诉他，看看斯塔文和内拉妮的眼睛，看他们紧绷的身体。他们并不是模范镇民，各自都怀揣着一些肮脏的东西，但这样就真的足以让两人成为群鼠中的牺牲品？酒味、汗味、食物的气味在空气中融合、变质成一种见不得光的，潮湿的腐臭。

*假若还有更好的办法——*

就在这时候，阿尔泰娅进了门。屋子里静下来不少，许多人把目光转向了守夜人指挥官的养女。她看了看自己身后的斯塔文，又看了看仍然抓着内拉妮的鲍尔。

“阿尔泰娅小妹妹，这是大人的聚会。你怎么还不回家？难道是迷路了？”鲍尔说。

“不，我是在外面听见了你的声音，才专门进来看看的。不出所料，你又在玩那些下流的鬼把戏。”

“下流可不是小孩子该用的词。而且我只是和自己的熟人玩玩……是吧，内拉妮？”

“斯塔文先生，你可以回去了。”阿尔泰娅说。“知道我为什么不爱上你的课吗？就是因为你总是让这样的家伙给唬住。”

斯塔文一言不发，最后环伺一下现场，钻出了门。

阿尔泰娅走到了鲍尔面前。

“放开内拉妮小姐。”她说。“你是在骚扰她。”

“噢……我们的阿尔泰娅小姐又在玩正义的守夜人游戏了。内拉妮小姐交情和我好得很，相信在座就有几位休息中的守夜人可以证明，不过让她走也不是不可以。我唯一担心的是，你要代替她，恐怕还早了点。过两年再来找我吧。”

话毕，他再次因为自己毫无品味的笑话大笑起来，并且试图以此来带动观众们，但他失败了。一是因为只有少部分的人应和他，二是阿尔泰娅接下来的行动让这少部分人也噤了声。她一脚踢中鲍尔的胫骨，身躯庞大的铁匠跪倒在地上；内拉妮终于恢复了自由，慌忙退到一边。

鲍尔嘴里爆出一连串脏话，剧烈的疼痛加上酒劲，让他没法站起来。“好你个小鬼，怎么敢……”他上半身往前倾，想去扑住阿尔泰娅。阿尔泰娅亮出了小刀，用刀柄底端击中了鲍尔的鼻梁。他捂着鼻子，身体朝侧面倒去，撞倒了酒桌，嘴里喊着：“……天杀的！我……竟然敢打破我的脸……我会向镇长投诉！……别再想让我给你们打造武器……”

“随你怎么说吧。”阿尔泰娅擦了擦刀柄上的血。“不给守夜人打造武器？谁会相信你有这个胆量。在座的各位，是他先扑上来的，你们看见了么？”

有一些参加了起哄的守夜人，生怕惹怒指挥官的妹妹，影响自己的前程，便连声说“是”，“是鲍尔先下手的”。

“那么我做的就是正当防卫了。不用负任何责任……”



就在这时候，阿尔泰娅偶然和乔贞的眼神接触了。乔贞从她明显的惊讶表现看出来，她原先并不知道他也在店里。

阿尔泰娅立刻别开了眼神，动作有些别扭地把小刀收好。

乔贞突然有些想笑，因为阿尔泰娅学来了今天早上他的那一套：如何让自己有正规理由伤人，不负责任。

但他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今天一大早，鲍尔就特地换上了新衣服，小心翼翼地整理发须；因为这是他很重要的一天，他要见很重要的人。

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这会变成自己特别幸运的一天。

但是几个小时前，在血鸦旅店的众目睽睽下出了丑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运气。

为什么会在这么重要的一天让小姑娘给打破鼻子？

虽然很不忿，但他一向自认为是一个能够自我调整的人。也许是因为玩得太过火了，他想。他打算尽力补救，好让自己在见到那位重要的人之后，把运气扭转过来。

他错了。

现在，他躺在自家的后院里，几乎看不见天空，因为鲜血灌进了眼眶里。

他能听见对方用那玩意砸向自己的脸的声音，能听见空气受到压迫俯冲而下，随后是视线的完全黑暗——

*太痛了我为什么会遇上这样的事血很多血流出来我听见了血的声音*

这一次把他的鼻梁骨完全砸碎了。他还能呼吸，还能看见那东西从自己的脸上移开，眼前又出现了暗红色的天空。然后又是一次黑暗的下沉——

*不要再打了我会死的你还不明白吗我要活到明天，我要打造更多的武器还有赚更多的钱*

他的右眼球碎掉了。两颗牙齿掉进了喉咙里，又顺着咳出的鲜血滑落出来。这次他听到了击打他的武器抬起，扯起了黏糊的血浆丝线的声音。

谁来。救我。救。我。救。

鲜血浸过了他右手上的钻石戒指，然后渗入土地。

夜雾中传来几声狗的吠叫。

## 11

乔贞揭开尸布看了看。除了头发的颜色，他完全认不出这是昨天夜里见过的鲍尔。守夜人从院子的各个角落把身体的其余部分找回来了，临时性地拼凑在担架上。他能理解第一个目击者——鲍尔的妻子为什么立刻晕了过去，结果是铁匠的学徒在几个小时后报的案。

并没有人通知他这件事。在旅店外听到镇民间的传闻后，他找上了镇长。一开始艾罗还搪塞是小案子不用麻烦您，但乔贞以“作为达莉亚夫人的护卫，我必须了解夜色镇现在的安全程度”为由，来到了现场。夜色镇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治安局，而守夜人在处理罪案现场方面的经验和效率显然不可恭维，当乔贞赶到的时候，眼前仿佛是屠宰场的一角，喧闹且混乱。

虽然现场破坏得乱七八糟，但好歹致命的凶器找到了——不过，谁会看漏那样的东西？

守夜人指挥官约瑟夫·埃伯洛克站在工房外，吩咐两名手下把凶器斜靠在墙壁上，清除掉上面的血迹和残余组织。乔贞走到他身边。

那是一块金属制的招牌，上面凸出的大字是“鲍尔铁匠铺”，下面接着一排小字“提供上等武器装备。守夜人的最爱，也是你的选择。”因为采用了花体字，表面上有很多凹凸和装饰纹，所以乔贞能想象出鲍尔面朝天看着这东西击打下来的时候，内心有多恐惧。

“乔贞大人，”约瑟夫说，“您是专家。见过用这种东西杀人的吗？”

“我见过更糟的。不过，我得承认这也已经很有新意了。”

“但是鲍尔还给分尸了，腹部也有致命的刀伤，会不会是先用刀杀死了他……”

“不会。从鲍尔面骨塌陷的情况可以看出，他遭到的是正面连续多次的打击，但四肢的切割倒是很俐落——一个有经验的凶手，偏偏选了这么笨拙的方式来毁坏面部，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想折磨他至死。让这东西对着脸面砸了一下，人是不可能有清晰的意识呼救的，但也不会立刻死去。”

“既然你说目的是折磨他至死，那么又何必要在死后再分尸？”

“说明他没有打算掩盖自己的罪行。”乔贞听到背后传来扑倒的声音，回头一看，是一名收拾现场的人踩到了因血液而湿滑的草地，摔了一跤。“不光是分尸，他把血液溅洒得到处都是，让人人都能看见。他要告诉目击者，这儿经历的是一场大屠杀。”

“鲍尔的个性的确不怎么样，招来了很多人的忌恨……但我不觉得这就足以让人用这么恐怖的办法杀死他。按你这么说，凶手好像是要把这一幕展示出来，就像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炫耀战利品是次要的，这同时也是一个警告。”

“警告？”

“他可不是临时才决定用这块招牌来砸死鲍尔的。也许，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是说……凶手杀死他，是为了打击守夜人。”

“这样下论断有些偏颇，因为任何对夜色镇镇民的犯罪行为，都可以看作是对守夜人的打击。但不管怎么说，鲍尔是你们的武器提供商。说起来，鲍尔的老婆还没醒过来？”

“没有。”

“她已经睡得够久了。等她醒来之后立刻通知我。”

约瑟夫转向乔贞。这位指挥官的脸有一种特殊的苍白，并没有带上丝毫憔悴或文弱的气质，反而愈加衬托出他目光的锐利。

“乔贞大人。”他说。“您似乎是在对我下命令。这是否表示军情七处已经接管了这桩案子？”

乔贞这才回忆起来，约瑟夫当初是怎样在餐桌上用连番的严密语言来质疑达莉亚。当时那些话，全部都围绕着守夜人的自主权，围绕着他父亲的尊严。

“我知道七处的高级探员有接管地方案件，对治安官下达命令的权利。”约瑟夫继续说。“但我们是守夜人。不是什么治安局下属组织。”

乔贞察觉到，这是一种狡辩，一种身份上的混淆。他并不认为约瑟夫挑战权威成瘾，而更像是随时要让对方注意到守夜人的独立性。

“议会倾向于让夜色镇另设治安局。在这之前，我是不是应该涉入你们的内部安全工作，确实没有法律依据。但是，是你先开口对我咨询关于凶杀的意见，所以你可以把我当成是志愿者。我相信我这个志愿者远比你的手下人，和你本人有经验。我刚才不是下命令，而是提出能让我尽最大程度帮忙的条件。你可以选择不满足这个条件。”

“您的观点真是直接明确，乔贞大人。我得承认，一看到您进入现场，我的第一直觉就是试图寻求您的帮助。老实说，在我们这样封闭的小镇子，这么残忍的凶杀还是第一次见。我还真的有些无从下手。”

“那么，你接不接受我的帮忙？”

“劳烦了，乔贞大人。我会尽力满足您的要求。”

约瑟夫身子微微前倾致意，不如鞠躬的庄重，但比点头更正式。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露出丝毫的笑容，但很难说是不友好的。

“那么，我有这些要求。”乔贞说。“第一点已经提过了，在鲍尔的妻子苏醒后立刻……不，确认她思维清晰，说话没大碍之后通知我来询问。第二，马上清点鲍尔一年以来的交易账本，看看有没有可疑之处，比如巨额的赊欠。第三，讯问每一个学徒，让他们说出昨天的行程，并且确认工房有没有失窃。暂时就这些。”

“第二件事我不太理解……清点账本，想必是为了判断这是否经济纠纷引起的谋杀，那为什么要把时间段限制在一年呢？”

“为了经济纠纷而犯案的人会尽量掩饰自己的罪行，而不是这样安排一场展示效果夸张的屠杀。更何况，他是做实战武器交易的，没有人会因为一、两把铸铁长剑的价格就行使这种残杀；假若有必要的话，凶手就会是有一定实力的大客户，而这类人不会将经济纠纷拖得十分长久，才决定下杀手。总之，调查交易账本只是为了保险，所以不用花费太多精力和人力，调查一年份就足够了。”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乔贞并没有说出这一点：一年前也正是夜色镇遭到强盗袭击的时候。他相信约瑟夫能够察觉到他的刻意疏漏。无论如何，乔贞倾向于这件杀人案是和守夜人有密切联系的，但在还不清楚约瑟夫信任他到何种程度的情况下，只能暂时在态度上有所保留。

他开始回忆昨晚上的那一幕。作为守夜人武器的供应人，鲍尔在镇民中建立起虚假权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不是首次在公开场合嘲弄斯塔文，让内拉妮难堪；这些行为的破坏性，也许不会招致如此的仇恨——但它确实有可能在斯塔文阴暗的人格中放大。

但那块招牌对斯塔文来说，稍微重了些。昨夜的闹剧和鲍尔的死应当只是巧合，乔贞心想。

更何况，尸体是在成直角相邻的工房与住宅之间的院落发现的。院落的另两侧让山壁围绕，要进来必须经过工房或住宅其中一处。

“约瑟夫，目前有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迹象？”

“不，所有门锁都是完好的。”

这么说凶手很可能是经过鲍尔的同意才进入屋子。

“乔贞，”约瑟夫打断了他的思考，“我理解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对达莉亚夫人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在这点上，我要替哥哥……不，代表整个夜色镇对你道歉。”

乔贞注意到，自己先前不经意间略去了对约瑟夫的敬称，而对方也做了同样的事。这并不是表示亲近的行为——至少从约瑟夫石膏像一般线条精确的表情上看不出——更像是他又一次对守夜人自主地位的强调。乔贞觉得没什么，因为在意识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合作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自己如今的身份是个累赘。

“道歉？为什么？”他说。

“因为……这件事应该只有哥哥，我，还有书记员达尔塔知道。因为哥哥害怕会影响到达莉亚夫人对夜色镇的评价，所以决定瞒住你们。现在看来，这是非常不谨慎的行为。我建议你去看哥哥的办公室，让他说清楚，毕竟我了解得不够详细。你就对他说，我已经把那封信的存在透露出来了。”

“信？”

“没错。一封在二位来到之前，送到政府大厅的信。你现在就去吧，越早了解越好。这里的事情我会按要求处理的。”

二十分钟后，乔贞在艾尔罗的办公桌前，看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拉开抽屉，把右手探进去。信放在最里面的一大堆文件下，艾尔罗肩膀几乎碰到了桌子才掏出来。他尴尬地笑了笑，又觉得这笑实在是不合时宜，无奈地合起嘴唇，把信递给乔贞。

“什么时候送到的？”

“您二位到夜色镇之前的三天。就塞在大门的门缝下，一大早就有人发现了。乔贞大人，我实在是没法表达自己有多深的歉意……”

“那就免了这一步。”

乔贞把信展开，内容非常简单：

**一旦让军情七处的走狗踏进夜色镇，噩梦将降临。会有不幸的事发生。**

所有字母是从印刷物中裁切下来，再拼凑上去的。

“艾尔罗镇长，你以为这是什么？一个恶作剧，不值得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所准备，不想留下笔迹。就算真是恶作剧，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抓住，因为这可算得上是非常恶劣的骚扰行为。”

这番话自然而然又引起了艾尔罗没有止境的道歉和自我批评，但乔贞只当没听见，开始琢磨威胁信的语气。写信人在警告“会有不幸的事发生”的同时，也暗中指涉“军情七处的走狗”就是“噩梦”。达莉亚以特使身份探访夜色镇的消息，早就在一个月之前就通知过了，可以说这封威胁信似乎出现得十分匆忙。

鲍尔的死法倒真的称得上是噩梦，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倒不是乔贞现在首要考虑的。他把信收进兜里，打算立刻去找到达莉亚。

## 12

“这么说，你们都不知道夫人到哪儿去了。”

乔贞尽量压住自己的语气。侍女和卫兵们在他的注视下一个个紧绷着肩膀，不敢大声呼吸。

“我刚从一个杀人现场回来。有个铁匠给人把脸砸没了，身体分成了十多块碎片。做这件事的人就在镇子里，而你们就这样让夫人独自出门。你们在行使议会交付的任务，却把这当成一个玩笑。”

“夫人说过她马上就回来……”一名侍女说，“她只是想出去体察一下民风。到别的城镇做募捐活动的时候她都会这么做。”

她是最亲近达莉亚的一名侍女。虽然无法直视乔贞，不安地咬着嘴唇，但她仍然挺直身子，站在达莉亚的立场说话。

“你是说，作为贴身侍女，你一直允许她这么做。是，还是不？”

“.....是。可是达莉亚夫人让我给您传话，说她不会有事的，请您别担心.....”

“很好，至少你还记得传话。回到暴风城后，你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好东西，离开夫人的府邸，而且不会拿到工作推荐信。其他人也会各自收到正式的处罚通知。现在我去找夫人，如果她先回来了，不要再让她离开半步。能听懂吗？”

只有先前那名侍女没有应答。她低声哭了起来。

乔贞转过身，走下楼。在作出这一番训斥后，他发现最让自己生气的还是达莉亚本人的行为。在密斯特曼托庄园之行后，她不可能不知道夜色镇的危险，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会在惹怒他的同时，让他万分担忧。“不会有事，别担心”这样的留言，简直像是欺骗小孩子的梦话，显得敷衍而不切实际。

在快步踩下楼梯的时候，鲍尔那张仿佛肉贩子卖不掉而丢弃的下等杂碎肉一般的脸，威胁信中组成“走狗”与“噩梦”的装饰意味字体，还有昨夜跟随着起哄的夜色镇镇民双眼中那可疑的兴奋，在乔贞的大脑里组成了一副环绕式的壁画，而他的意识就孤立在这些疯狂凌乱的笔触里。乔贞发觉自己也犯了错，那就是小看了这个地方。这是在如此心境下一种自我强迫的想法，但是他却难以摆脱。

他在一楼问了问旅店老板和几名客人，没有任何收获，随后来到马厩，发现达莉亚骑走了备给她的马。最低限度，乔贞认为她没有在“很快就会回来”这一点上欺骗众人。他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正准备跨上去的时候，看见内拉妮朝自己走来。

和昨夜不同，她穿着朴素、陈旧的工作装，右手提着一只草料桶。她在乔贞的面前停住了。

“请问.....您和那位金发的夫人是一起的吗？”

“我正要去找她。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

“果然是这样。那我昨晚不应该.....”

乔贞跨上了马。“我没有时间谈昨夜的事。”

“.....她问过我，亚伯克隆比住在哪儿。”

“那个养一条狗的炼金术士？”

“是的。她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您好像很着急……昨晚我还以为，您是一个情绪不会有变化的人呢。”

随后，乔贞向她了解了亚伯克隆比的住址。

“谢谢，”正打算驱马前行的乔贞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金币，俯身递给内拉妮。“这是您应得的。”

她有些犹豫。“太多了。”

“我没有时间了。拿着。”

内拉妮放下草料桶，先用左手的两个指头捏住金币下端，却因为使力不够而差点滑下来，于是右手垫上去，让金币落在自己沾了污泥的掌纹间。乔贞离开后，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在到达亚伯克隆比的家之前，乔贞尽力让自己脑子里不多想事情。作为一名探员，他总是不断地对大量事物想着“为什么”，但他并不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达莉亚的行为。

*她在这之前应该和亚伯克隆比只见过一次面对，那为什么——*

他强行让自己的思维中止在这里。因为假若继续思考下去，他会按照工作上的思维习惯，给这件事贴上“欺骗”的标签，并且随着后续的证据来决定这标签是撕掉，还是保存。他认识一些无需给他们贴上标签的人，但这些人全都没有参与到此行中来，所以假若他不得不对达莉亚这么做的话，他在夜色镇将陷入彻底的孤立。冷风带着路人们昏茫的眼神，在他身后刮起一阵尘烟。

亚伯克隆比的屋子在镇子最外围的一处小土丘上。从远处看，那只像是树木中的柴火房，用有蛀洞的木头和生锈的铁皮搭成。乔贞在土丘下发现了达莉亚的马，缰绳绑在树上。他把自己的马也绑好，准备走上土丘的时候，一个住在邻近屋子里的老太婆抓住了他的手。

“等等，先生。您不就是那位暴风城来的大人？是来抓亚伯克隆比的吗。”

在这种情况下遭到阻碍，乔贞抑制住怒气，不多做理会，朝土丘上走去。老太婆跟在他后面，用零乱的音节说着“亚伯克隆比就该受教训，我的狗昨天晚上不见了，一定是让他给偷走了”；因为得不到回应，她低声咒骂着往回走。



一来到屋子前，乔贞就看见了匹克。它瘦弱、充满瘢痕的身子趴在地面上，发现乔贞之后便立起来，对他做出充满敌意但是却嘶哑无力的吼叫。乔贞丝毫不明白阿尔泰娅到底喜欢上这条杂种狗哪一点，成天要从亚伯克隆比手里抢走对它的饲养权。

乔贞正打算跨过匹克接近门口的时候，达莉亚从屋子里出来了，右手提着她常备的小手袋。亚伯克隆比随后也出了屋，弓着背，双手互相搓弄着，带着紫红色血丝的眼睛显露出笑意。

“谢谢，太谢谢夫人了，”他说，“我就知道您的心肠有多么好。请您慢走。”

达莉亚转过身来，看见乔贞，睁大了眼睛。她的头发和肩膀上都落下了一些屋内的尘灰。不等达莉亚说话，乔贞就上前拉住了她的手，把她带到土丘下的马匹旁。他松开手后，达莉亚的腕上留下了红色的掐痕。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

“抱歉，我还是应该先告诉你的，可是……”

“不要对我道歉。这从来不起作用，而且最近这句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我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还记得他说的研究吧？我给了他一些钱……他的研究和妻子的病有关，而我见过了他的妻子，伊丽莎。”达莉亚似乎回忆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乔贞，我必须帮忙。那个女人太可怜了。”

“就这些？”

“没错。为什么我要骗你？现在我们回去，别谈这件事了，行么？”

达莉亚一说完，就要去解开坐骑的缰绳。

这个动作让乔贞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一次他没办法中断自己的思维了。

“如果你要施舍他，让卫兵或者仆人送钱过来就是，何必独自到这地方，还要瞒住所有人。”

“因为……”

她没能继续说下去。

“把你的手袋给我。”乔贞说。“我要看看里面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她后退了一步。

“你和他交易了一些东西。对不对？”

我难道不是想说看见她没事，所以就安心得多了？

“没有。”

“那就让我检查一下手袋。”

“我说了不行！”

达莉亚的身体几乎靠在了绑着缰绳的树上。她捏着手袋的右手搁在身后，虽然目光有些不稳定，但对乔贞的直视并不退让。乔贞从她眼中看见了毫不掩饰的防卫神色——就好象面对着一个局外人。

“在这儿等着。”他留下这句话，回到屋子前，一把抓住亚伯克隆比的衣领。匹克开始吠叫起来。

“乔贞先生，请放开我。”亚伯克隆比说。“我做错什么了？”

“达莉亚夫人从你这儿买了什么东西？”

“没，没什么……您别大惊小怪……”

“最好在我有所行动之前自己说出来。这对你好。”

“只是……一些多余的炼金材料，还有草药。咳，我已经很老了，请您别这样……我会没法出气儿的。”

乔贞松开了手，亚伯克隆比咳嗽了几声，额角处浮现出深紫色的血管纹路。

“达莉亚夫人给了我十个金币，就这些，没更多了，乔贞大人。真的。我是不是太贪心了？该退还一些儿么？可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些钱……我妻子她……啊，”他睁大了眼睛。“伊丽莎在叫我了。您听见了吗，乔贞大人。她一声声地叫着‘亚伯’呢。我得回屋去照顾她。”

乔贞什么也没听见。

“伊丽莎，别嚷嚷了！我在和乔贞大人说话呢！”亚伯克隆比回头朝着漆黑的走廊喊了几下，又回头面对着乔贞。“真是抱歉，她总是这样……一点也不会看场合。可是我得照顾她呀，乔贞大人。您听，她又叫嚷呢……”

乔贞仍然什么都听不见。他只能闻到走廊里传出来一种潮湿、沉重的臭味。

“没你的事了。”

他走下土丘，回到达莉亚身前。她右手撑在脸颊上，扭过上半身，并不看着他。

“他说是炼金材料和草药。是这样吗？”

沉默。

“回答我。”

“是。你还想搜查我吗？”

“不用了，我相信你。既然他是镇里唯一的炼金术士……我也猜到他只有这类东西才值得交易。”

她没有回答。

“你买这些东西做什么？”

“你能不能别再问了？这是我自己的事。”

“达莉亚。”乔贞长久以来，都没有觉得一句话如此难说出口。“你还在研制毒药？”

她终于转过身来，望着他。从她的表情里，乔贞看不出否认的意思。或者说，这是明知自己的否认不会起作用，而放弃争辩权利的姿态。

第一次，这个在乔贞眼中总是能给周围带来生气，增添色彩的女人，沉默得像一块死火山口的岩石。这沉默不是因为她不愿意和他交流，而是因为害怕和他交流。

*她在害怕。害怕我把她当作犯人。但我不会这么做。达莉亚，我不会。*

“怎么了？”她说。“为什么不继续追问？这难道不是你最擅长的事？”

“达莉亚，你……”乔贞觉得嗓子里仿佛有凝成团块的烟雾在翻动着。“我不打算问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你不应该再碰那些东西。确实不应该。狄恩一定不愿意看到这些事。到明年，就已经十年了……”

“你不要提他的名字。不要装作只有你才记得过去了多久，更不要用狄恩来做挡箭牌。”

“我没有，……”

乔贞想继续说，但是却看见达莉亚的右眼流出了一滴泪。

“你一定觉得自己这样说是为我好，”达莉亚的声音就像紧捏在手上的冰块，逐渐融化，滴落在凹凸不平的沙地上。“但是，用他的名字只不过让你的话变得好听而已，所以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变了，乔贞。这种控制人的手段，我再熟悉不过了。每个人在你面前都守不住自己的生活，都非得把心掏出来让你随意摆弄。你总是说老人放弃了控制力什么的，但是现在我才开始相信你。因为，”她说，“你正在慢慢代替他。”

这是达莉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乔贞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没法回答。

## 13

鲍尔的妻子背靠在床头，喝了一口棕绿色的药汤，随后两手捧住杯子。她的右额还有些青肿；那是两天前晕倒后，撞在墙边的痕迹。

这名妇人自从苏醒后，就惧怕和任何人有身体接触，所以乔贞虽然坐在卧室里，但是离床很远；约瑟夫站在他身后，倚靠在门边。

妇人咳嗽了一声，挤挤眼睛，轻碰了一下自己的伤口，便很僵硬地把手放下，就像一只关节不太灵活的扯线傀儡。

约瑟夫低声对乔贞说：“不需要再等一些时候吗？这样能问出有用的东西来？”

“没必要再等。”

乔贞明白，如果等个十天半月让目击者心绪稳定，那么到那时候无论她是否自愿，都会自我保护的心理下遗忘很多细节，甚至刻意撒谎，并且让自己去相信那些谎言。

“夫人，”他说，“我们需要你回忆些事。”

铁匠妻子把杯子放到床边的玻璃台子上。杯子没有马上立稳，一些药汤溅了出来。她将左手搁在右手背上搓着。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都不记得。”

“我还没说需要你回忆什么。三天前的事情，你一定能想起来，因为我就能——那天夜里我在血鸦旅店遇见了鲍尔。除我之外，至少还有好几十个人可以回忆起来当时发生的事。你不想知道他在旅店里做什么吗？”

“不。不想。”

“鲍尔离开旅店后，回到家，和往常有些不一样：他的鼻子破了。你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妻子会看不见自己的丈夫带着一个打破的鼻子回家。”

铁匠妻子很密集地眨了眨眼，然后摇摇头，就好象有要把掉进眼里的沙子甩落出来。十秒钟后，她开了口：

“.....鲍尔一回家就朝我大嚷大叫。我给他的鼻子擦药，他却说我弄痛他了。”

“你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受伤吗？”

“不想。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因为他在旅店里和人吵架。不是什么大事，但不管怎么说，让人把鼻子给打破了总是不大好。但我没想到他回家以后竟然指责你。”

“是的，他总是这样。我不该嫁给他，这二十年多我总是这么说，我不该嫁给他。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看看他给我留下的麻烦.....”

她原来毫无神采的眼睛开始睁大了，嘴唇动个不停，细数着自己多年受到的委屈。乔贞常常必须让死者在受审者心中的形象负面化，引导他们通过发泄不满来排除胸中积郁，以此来防止死者的形象在生者心中无限美化。否则对方往往就只会哭哭啼啼，什么都问不成。

“我问鲍尔在哪儿给闹成这样，他不说话。我就故意奚落他，是不是在内拉妮的床上让她的另一个情人给抓住了。我在他背后说个不停，一心想吵起来。我当时想着今天一定得吵个没完了，但他不作声——为什么会这样？不管我怎么骂，他都只是想打发我去准备最好的茶叶，两人份的茶具，还嘱咐着我非得把杯子再擦三遍不可。老实说，我什么也不想为他做.....我最近累得厉害。”

“为什么准备茶具？他深夜里还有客人吗？”

“我不知道。他不说话。但那是他自己几乎从来不喝，就算镇长来了也喝不上的茶叶。我不喜欢那玩意，太苦……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来买这些难看又难闻的叶片？——反正，我随随便便地把他要的东西都搁在客厅的桌子上。那时候他在厕所里。要是等他出来了，我还想和他吵一顿……但是我累了，就回屋睡觉。”

“听起来你丈夫要和很重要的人见面。”

“我说过不知道。我管不了。他也不会告诉我。”

她又开始喃喃自语。“好好休息，夫人。”留下这句话后，乔贞和约瑟夫走出了房间。

“你觉得他是想要见什么人？”约瑟夫说。

“这个问题不应该先问我。他是镇里的名人，你该比我更熟悉他。我只能说，他当夜有一个重要的约会，这让他从血鸦旅店闹完事回家后，连和老婆吵架都顾不上，一心让她帮着自己做会面的准备。”

“那么……是商业性的会面。他本以为和这个人有一大笔生意要谈。我倒是听说过他的名贵茶叶，只有在和大市镇来的贵族见面，或者是谈大桩生意的时候才用得着。这一点他的学徒也证实了。”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有多可信。但至少，我倾向于认为要和他会面的，并不是村里的人。鲍尔把一些人带进了屋——有多少人我们还不知道——他妻子已经睡着了，没有听到动静。客厅里也几乎没有挣扎的迹象。或许他是非常信任对方，然后遭到偷袭；或许对方在一瞬间就制服了他。但是，要讨论这一点，首先你得记住验尸的结果：最初的打击就是正面攻击。挥舞那样的东西，力气再大的人，攻击速度也不可能很快——直接砸向面门，这就是第一击。鲍尔是身强力壮的人，但是他在那天夜晚，可以说是任人宰割。”

“你是说，也许凶手不止一个人。”

“对。不过，你说也许是商业性的会面，这一点还是有启发作用的。凶手可能利用商人的姿态和他接触，让他消除警觉性。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先从最近进入镇内的陌生人开始调查，重点放在所有身份可疑，以及有能力使用那件武器的人。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的一周内，封锁夜色镇的所有出入口。任何想出镇子的人都要递交申请，必须经过批准才能离开。”

“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试过封锁镇子。”约瑟夫放慢了音调。“也许夜色镇是很小，很封闭……但实际上，我们是欢迎外来人的。而且这样做难道不会引起镇民不满么？”

“你不会希望能干出这种谋杀案的人在村子内外出入自如。如果他有能力对鲍尔这个地位的人做出这种事，那他也能对镇里所有的其他人这么做——当然，你的家庭也许是例外。”

这句话并不是赞美，而是一种古怪、非常勉强的挖苦。同时拥有镇长和守夜人指挥官的家庭，自然有权利享有更高一级的安全权，但这句话却在强行把埃伯洛克家庭和民众剥离开来。约瑟夫似乎不大在意。“乔贞，为什么你不建议调查村内的人？鲍尔为人有多遭人忌恨，你也看在眼里。”他说。

*我不相信所有那些眼神灰暗的人，能有胆量做出这件事。*

乔贞并没有直接回答。“这都是我的个人意见，你可以不接受。”

“你越是强调‘个人意见’，我越觉得应该照你说的去做才是正途。因为这样会让我联想，是不是这些意见的背后，有一些只有军情七处探员才明白，但外人难以理解的理由。”

“你只是缺乏经验——办案不是守夜人的专长。”

就在这时候，两人身后的卧室里传来了一阵发颤的哭嚎，就像将生锈的铁链在玻璃碎片上拖动而过。是鲍尔的妻子。在经历长时间的喃喃自语后，丈夫成为血肉碎片的图像再次无法避免地控制了她的大脑。由此产生的恐惧，而不是悲哀，使她情绪失控，开始撕扯自己的头发。

无需下令，守候在旁边的医生立刻冲进了屋，尽力使她冷静下来。在这时候，乔贞第一次看到几乎总是面无表情的约瑟夫，眉头皱了一下。那非人性的哭嚎让他不适。

“我们到外面去吧。”约瑟夫说。

两人走到了屋外，他再次开口：“我决定了，乔贞。就照你说的办。封锁镇子，调查外来人。不过后面一项工作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因为我们不会给每个外来人做登记。”

“以后可以学着这么做。”

“那么，”乔贞说，“我到市政厅去一趟。这两项工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可以找我。”

在乔贞刚刚转过身，约瑟夫说：“等等。”

“还有什么问题？”

“我只想问……为什么要这样帮助我们？”

约瑟夫的神情并非不信任，而只是善意的好奇心。

“这个问题你好像问过。我说过自己只是志愿者，就这样。或许只是连带着进入了工作状态，所以才显得过于热心。”

“‘热心’可不是军情七处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

“同样，缺乏主见也不应该是守夜人首领给我留下的印象。”

约瑟夫稍微抬起下巴，仿佛让这句意思非常浅显的话给难倒了。“看来是我全盘接受了你的意见，所以才显得缺乏主见？”

“我只是从档案上了解到你的父亲，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管守夜人成为了什么样的组织，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在没有暴风城的允许下走出第一步，确实是很勇敢的行为。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晚宴上，你全力维护他的名誉，所以我本以为你会非常坚决地拒绝我的帮助。”

“如果这样可以称为没有主见的话……我真有些不能理解。不过，我确实从没有想过拒绝你的帮助。”约瑟夫停顿了一下。“就像你说的，办案这事不是守夜人的专长，我现在开始学习也晚了些；不管怎么说，我没办法容忍这样狂暴的杀人犯继续潜伏在镇子里。虽然一直以来都很封闭，连自己的妹妹都不能在像样些的地方上学，但我必须保护夜色镇。为了这个目的，广泛接受一位七处直属探员的意见，我不觉得自己有所损失。而且你刚才提到我的家庭也可能受到威胁，这就让我更加看重这件事了。”

“说起来，虽然现在问这个问题有些不大合时宜……不知什么时候莫蒂琪雅夫人有时间？达莉亚夫人很想见她。”

“就快了，乔贞。我保证。”

## 14

乔贞敲了敲门。

“谁？”

“我叫乔贞。听说图纳德斯住在这儿，我有话想和他谈。”



门上的小铁窗打开了。一双眼睛出现在门的后面。

“我不认识你。”

“是艾尔罗告诉我这个地方的。”

对方沉默了一下。

“乔贞？那个军情七处的人？”

“对。”

“你得证明一下。”

乔贞给他看了看银牌。

“第一次见到这东西。过去我也只是听说过……算了，你进来吧。”

虽然嘴里这么说，但是打开门之后，此人只稍微后退了一小步，仿佛只是允许乔贞跨进门槛。乔贞进了屋，他才再次后退，然后伸手关上门。

屋子里漂浮着令人不快的揉杂气味，就像走进了废弃多年的药房。墙面靠着的木架子上摆着各类小器具和装着不同颜色液体的瓶子，正前方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个剥制粗糙的狼人头部标本。而图纳德斯本人，看上去就像误入密教巫师房间的醉汉。

“就你一个人？”他说。

“是的。放轻松一些，我来只是想问你一些问题。你做什么活，和我无关。”

“生意难做啊。”图纳德斯摇摇晃晃地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到这儿来谈。随便坐。”

乔贞进去之后，在靠着窗户的一张短沙发上坐下。图纳德斯说：“我没有茶水或者咖啡什么的，想要一点这个吗？”

他右手捏起桌面上的一个小锡盘摇了摇，展露出盛在其中的“晚餐”粉末。

“不了。你的待客之道还真是特别。”

“你不会因为这些东西逮捕我吧？因为我听说这玩意其实是七处最先造出来的……算了。”他仿佛旁若无人地窃笑了一下，随后坐在了一张摇椅上，把锡盘放回去，将搁在旁边的半块面包塞进嘴里。“那么，你想谈些什么？我有很多时间，就像刚才说的，生意难做，闲得慌。”

“你应该已经听说了铁匠鲍尔的事情。”

“噢，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我真好奇他老婆看到他那副样子的神情。十年前我本来和他老婆有机会上床，但是却缩起来了，不管你信不信。要是放到今天.....可是，我不该和寡妇鬼混。会染上霉运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你说呢？”图纳德斯又神经质地笑了笑，用一根指头把漏出嘴边的面包屑沾起来，放进嘴里舔了舔。“告诉我，你是怎么办到的，我是说.....去捡鲍尔的断腿之类。你一定看过很多人的尸体。我就办不到，其实我一看见血就头晕.....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鲍尔的那玩意也给切掉了吗？哈哈哈哈。”

“我们初步认为是外来人做了这件事。”考虑到直接的询问对这个大脑极端混乱的人可能不会有效果，乔贞开始思考别的办法。

“噢，好，嗯.....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批发旅游纪念品。”

“我知道你大多都是和外来人做生意，因为本地镇民们大多不需要这些古怪的东西。他们太老实，太容易满足了，不需要你的毒品，致幻剂，赌博作弊工具，私酒原料，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小玩具。其实，你还算挺有名气的。”

“那当然，当然。我赚的钱虽然没鲍尔那么多，不过说起门路之类的.....”

乔贞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需要知道你这一个月以来和谁交易过。”

“那是商业机密。而且，”他身子前倾，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他们都在我的脑——袋——里。”

“这类生意主要靠常客，了解他们兴趣的变化很重要。你肯定明白，自己的脑袋根本放不下那么多复杂的东西，一定有别的办法来记录。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恐怕我就得在这里花更多的时间了。”

“难不成你还打算撬开我的脑袋？”图纳德斯从摇椅的后方拿出了一把猎枪，对准乔贞。“好吧，你想在这儿花更多的时间。多长？永远够不够？.....不，一小时好了。我有一种很畅销的东西，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把你整个人溶得只剩骨头。要说服别人相信自己杀死了一个七处探员，说不定比我想象中要难.....”

“你的枪没有上子弹。”

“真的吗？你怎可能看出来.....”

他竟然真的去检查装弹匣。乔贞确信，图纳德斯本人就是他贩卖的各色致幻剂的最大消费者和受害者之一。作为一个地下非法物品商人，这是他最不谨慎的一件事。不过，要是让这样的人误伤，那也实在是多余的麻烦，所以乔贞把他的枪夺了过来。

“还给我。”图纳德斯说。

乔贞卸掉子弹，搁在身后的窗台上，把枪递回去。“我常常想……这样会是什么感觉？”图纳德斯说着，把枪口塞进自己嘴里，抠动了扳机，浑身夸张地颤栗了一下，取出枪来。“一定不会很好看。不过还是比鲍尔好。”

“好了，继续说正事。我需要接触过你的客人名单，还有他们买了什么。如果你拒绝提供的话，下一次我会带着手下人和搜查令来。这屋子里的东西足够让你蹲上二十年。”

“你别唬我。你们从来不抓我这样的商人，因为会有……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对了，连锁反应。总得有人干我干的活。”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们的工作细节，有没有考虑过和我们合作？要是你的熟客们都知道你在七处都有门路，也就会更放心地到这儿来拿货了。”

“真的吗？嗨，你再详细说……”图纳德斯停住了。他弄懂了乔贞的真正意思。“……行，我明白了。客人名单和交易目录是吧，给你就给你，不要对我做多余的事。不过，我真的是一直用脑子记着的。让我先去找笔和纸……该死的我都把它们放哪了？”

图纳德斯把纸垫在椅子手把上，就这么埋头写起来，中途完全没有停笔，只是偶尔会啃啃大拇指上的死皮。半个小时后，他把密密麻麻的四页纸交给了乔贞，不仅按要求写上了交易人、货物清单，甚至还有交易时间、价格，单位精确到铜币。

“我得事先说清楚，”图纳德斯说，“这里面肯定没多少人用真名。”

“这是预料中的事，不过这玩意已经很有用处了。”乔贞略微翻看了一下。“你干得不错。不过，我还有一件事得问问你。”

“问吧。反正我这个下午不会过得更糟糕了。”他把一条腿盘到了椅子上。

“我最先是从亚伯克隆比那儿听来你名字的。他说想从你这儿买麻醉剂……”

“那个死老头对您说什么了？我收了货款不交货，是不是？乔贞大人，那是绝对的谎言。在这一行里不老实的话，只会自毁名声。他在我这儿弄过很多东西，早先我照顾他是

本地老头，才给他赊账拿货，但他竟然得寸进尺起来。我只是想把剩下的帐都算得一清二白。”

“他主要从你这儿买些什么？”

“一大堆我自己也不知道用处的东西。甚至包括我眼中绝对没有用处的破烂。不过，炼金术士的玩意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不过呢，倒不是非要对自己的货物了如指掌，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

“那所谓的麻醉剂呢？”

“就是医用的呗，效果非常强，价格也比正路子的便宜。和麻药不同，你非得按正规程序来，弄个针筒打进去。基本上买这玩意的都是地下医生，要给去不了医院的强盗头子做开颅手术什么的。亚伯克隆比昨天带了几个金币来，但我还是没卖给他。这点钱还远远不够以前赊的账。”

“把它在你清单上的名词告诉我。”

“就叫‘麻醉剂’。我只卖这一个品种。”

“很好，”乔贞站起来，“你帮上了大忙。继续忙你的生意吧，图纳德斯。”

“喂，等等。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报偿我的吗？比如……帮我介绍一些客户？我有一些迷幻蘑菇卖不掉，都是自己培植的……噢，算了。我早该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下次来的时候，记着带上手下和搜查证！再见。”

乔贞离开了这间隐蔽的小屋。他本想买一些麻醉剂的，但还是改变了主意，因为夜色镇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分析这类东西，更不用提检测鲍尔的尸体里是否含有类似成分了。

他翻看着那四页纸，粗算了一下，大概有五十个不同的名字。他来寻找图纳德斯的理由，是因为手段残忍的凶手，只可能是习惯了犯罪的地下世界生活者。而实际上，凶手在这名单中的可能性并不高，也许还不到百分之十。

他非常清楚自己做的是耗费精力，而且可能收效不大的调查。这起案子他本不用参与，但是他决定做到这一步；因为昨天约瑟夫所说的“无法容忍狂暴的杀人者在镇中潜伏”，对乔贞来说也同样适用。

不过他并不是为了小镇才这么做。假设特意点明军情七处的威胁信，确实和凶杀案有关的话，那么他保护着的人无疑会成为目标。

清晨五点半，市政大厅的管理员就醒过来了。为了工作方便，他和妻儿就住在大厅一楼的宿舍里。

他从床上坐起，身边的妻子翻了一下身，似乎没有醒来。

这并不是一件好工作。在外地的一个表亲正等着他攒出本钱，好一起做家具生意。还有两个月积蓄就够了，但他却开始犹豫起来，因为自己并不熟悉这一行。

在梳洗的时候，他尽量不弄出声响。随后，他出了屋，关上门，沿着走廊走向前方大厅。鞋跟在老朽的地板上踏出疲倦的声响。

在打开大门之前，他需要做一些屋内清洁工作。这花了他大概十五分钟的时间。随后，他掏出钥匙，插进门上的大锁。锁孔似乎有些生锈，他摇晃了好几下才听到匙孔内部传来清晰的机械滑动声。

他把门打开了；眼前是一片黑暗。上半年他去过闪金镇，在那儿，早上一打开门，就能看见一片阳光。他很喜欢那感觉，心想自己应该搬到那儿去。当然别的地方也不错。

就在这时候，他看到了地面上的一个信封。他把它拾起来。信封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写。

他突然意识到其中可能是什么内容。

他想打开这封信，但却做不到，手指不停地发抖。他猛地抬头朝前方，以及门外左右张望，但除了不远处正在换班的守夜人，他什么都看不见。

## 15

乔贞读着第二封威胁信。艾尔罗双手撑在办公桌上站着，视线不敢离开乔贞一点儿，仿佛要等待他下达什么裁决。发现信件的管理员站在右侧。

**你们无视我的警告，鲍尔的死就是后果。事情还没有结束。**

**让它停止的唯一办法是：赶走军情七处的走狗。**

第二封信也是从印刷物上剪下字母拼贴而成的。

“乔贞大人，您怎么看？”艾尔罗说。

“比上一封信意图更明确，”乔贞说，“但是仍然没有承认自己是凶手。而且他如此强调鲍尔的死，反而不大可信。如果他的目的是赶走军情七处，那么杀死鲍尔纯粹是事倍功半的行为。”

“这怎么说？”

“矛盾点太多了。首先，杀死鲍尔，直接受到打击的是守夜人和夜色镇。如果他是要展示自己有威胁军情七处的能力，为什么不直接对血鸦旅店的人，比如我安排在周围巡逻的卫兵下手？相对于鲍尔，他们是更明显，也更能对我们产生威胁作用的目标。另外，他强调‘赶走军情七处’，目的似乎是为了保护夜色镇，这就又和杀死鲍尔的行为矛盾了。总的来说，只剩下三个解释：一，他要保护的，并不是夜色镇本身，而是某件恰好出现在夜色镇的东西，而我们的到来对这东西产生了威胁；二，他的目标同时包括夜色镇和军情七处；最后一个……”

这封信就是一整个闹剧。虽然艾尔罗等得很焦急，但乔贞并没有把这个选择性的结论说出来。

他从兜里掏出了一直保管着的第一封信，连同第二封摊在桌面上。

“是同样的字体。”他说。“这和普通文件和书籍的字体都不一样。”

“大人，”管理员发话了，“我好像……见过这种印刷字体。”

“在哪儿见过？”艾尔罗比乔贞更快问出来。

“斯塔文的……诗集。”

“你确认？”乔贞说。

“那批诗集刚运到庄园的时候，我去帮过忙，翻看了一下。而且当时也听运书的人说，这些精装书价格很贵，因为连字体都选择了印刷费高昂的式样。不过那也是挺久以前的事情了，不保证有没有看错。”

“镇里有谁买过他的书？”乔贞问。

“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买过。他好像也没有卖的意愿……”

即便艾尔罗不回答这个问题，乔贞也能想象到，在这个镇子里，拥有斯塔文的诗集简直就是一种自我侮辱的行为。这和诗的质量没有任何关系，只和斯塔文本人在镇里的地位有关。

“乔贞大人，”艾尔罗说，“我知道这样并不等于说斯塔文就是写信的人，但是他多少应该和这件事有关吧？”

艾尔罗摒住呼吸，瞪大眼睛，在等待乔贞的意见。

乔贞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做。天底下并不是只有斯塔文的诗集才用这种字体印刷。这是一个过于牵强的联系，在缺乏可信的动机，缺乏和鲍尔之死的有机联系的情况下，它只不过是浮在湖面上的一块鹅卵石：就算抓紧了他，你还是会溺水。如果你能游泳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这块石头。

但是现在他没有更多的选择。虽然通过字体的一致来确定威胁信作者，听起来并不比从黑市商人的客户名单中找到凶手更荒谬，但这至少是当前就可以采取的步骤。

此外，乔贞必须有所反应。两封威胁信实际上暗含挑拨夜色镇与军情七处之间关系的意思。他在暗示着，夜色镇最好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外来者赶出去。虽然艾尔罗总是对自己言听计从，尽量让他和自己显得是在一条战壕内，这样才是更谨慎的做法。

“无论如何，至少得确认一下。”乔贞说。“约瑟夫在吗？”

“他今天到镇外巡逻了。您要动用守夜人的话，下令就可以。”

“我带来的护卫必须守卫血鸦旅店，所以我得向你们借些人。还有.....现在是上课时间。我尽量不想惊动镇里的孩子。”

“没事的，”管理员说，“今天上的是数学和美术，都不是斯塔文的课。不用上课的时候，他肯定只会呆在自己的屋子里。”

“那就好。镇长大人，我需要十五.....不，十个人。虽然我不认为斯塔文有反抗能力，但是必须避免他逃跑，同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搜查屋子。只要给我在休息中的守夜人就行，我不希望让这件事影响全镇的治安。先让他们都集合到这间屋子里。”

“乔贞大人，”管理员说，“如果字体的事情是我搞错了，您不会惩罚我吧.....？”

“不会。不过你要记住，不要对任何人透露第二封信的存在，也不要透露抓捕斯塔文这件事。镇长大人，恐怕您也得做到这点。”

斯塔文住在宅子侧面的一间小屋里，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过去的储藏室”。屋子西面不远处就是存放诗集的房间，再往前走二十码就是孩子们的教室。乔贞带上两名守夜人，让剩余的守在庄园周围，随后上前敲了斯塔文的屋门。

没有人应答，但乔贞能听见衣衫翕动的声音。他发现门没锁，就推开它走了进去。

屋子里有一股霉臭味，屋子角落积着一大堆生活垃圾。斯塔文正坐在屋里的书桌前，背对着大门，双手抱着后脑壳，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笔。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着。

“斯塔文。”乔贞说了一声。

没有回应。

乔贞上前几步后，斯塔文猛地转过身来，椅子脚和地面发出尖锐的摩擦声。他眼中显露出意外的张皇，面容带着一种枯竭的苍白。

“你们怎么进来的？”

“门没有锁。”

“不，我一定锁了。但你们还是打开了我的门……”斯塔文的声音渐渐小下去，然后转回身埋到桌头前，恢复了双手搭在后脑壳的姿势。“你们打断我的思路了。”他说。“不管是什么事，请在那儿等等，别出声。这一句该用‘壮丽’还是‘庄严’……？让我再想想……”

“我想让你打开收藏诗集的屋子门。”

斯塔文喃喃自语了一小会儿，然后用左手猛地锤了一下桌面。“我说过在那儿等等。”

乔贞示意两名守夜人上前抓住了斯塔文，把他按在桌面上。他并没有做什么挣扎。

“不管你们要做什么，”他说，“能不能等我完成这一句。”

“你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知道了又有何用处。”他说。“你们……有资格做任何想做的事。你刚才说要打开哪扇门？”

“你收藏诗集的屋子。有人可能利用你的作品来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我必须调查一下。有钥匙吗？”



“不要碰我的作品。你们已经打扰了我的创作，难道还想糟蹋那些书？它们都是我的。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们想拿走，就付钱。这是我应得的。”

乔贞注意到斯塔文的右边口袋缝里有一件铜色的东西在发光，就吩咐守夜人把它拿了出来。那是一把钥匙。

“这是不是开那扇门的钥匙？不说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试。听好了，我知道那几千册书对你很宝贵，你希望他们得到礼遇，这就是我没有直接破门，而是到这儿来找你取钥匙的原因。既然你这么不合作……嘿，你，右边的那位，把钥匙拿过来。”

乔贞没有破门而入的真正原因，是想尽量低调处理这件事，能瞒住越多人越好。如果让不远处的镇里的孩子们都知道这件事，那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这时候，斯塔文突然从守夜人手里一把抢回了钥匙，吞进肚里。这个动作几乎把一名守夜人惊得松开了手。

“它们是我的财产，”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进去破坏一切。你一定会这么做的，我清楚得很。付钱给我，一本三十五个银币。你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它们。”

乔贞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自从进入夜色镇，他已经见识了各式各样的疯狂，但他没想到成为众人揶揄对象，几乎没有伤害他人能力的斯塔文，竟然能够极端到这个地步。

“乔贞大人，”一名守夜人指了指右手边的桌面小书架，“这里面有一本。”

“拿出来给我。”

那人把一本靛蓝色封皮，有些陈旧的精装书抽了出来。斯塔文又想把它夺去，但这一次早有准备的另一名守夜人立刻把他的手和面颊都在桌面上压得死死的，让他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

乔贞接过书，皮革质的书脊上是书名《斯塔文诗选》。正文前的保护页上有斯塔文的签名。乔贞随便翻开一页，掏出两张威胁信，——对比字母式样。随后，他把信件夹进书里，对守夜人说：“把他带走。”

“还给我，我的作……”斯塔文没说完话，因为守夜人用布条塞住了他的嘴巴。随后，还要给他带上头套遮掩面部，避免在带进拘留所之前让路人给认出。这是乔贞预先交代的任务要求。他让三名守夜人留下来搜查斯塔文的书房——同时也是卧室和厨房，带着剩余的人从小路前往拘留所。

在出屋之前，斯塔文猛烈地扭动着瘦弱的躯体，就像粘在蜘蛛网上的苍蝇使劲拍动一小半没粘上的翅膀。这并不像是希望能自由行动的反抗，而是一种绝望的、类似从高崖上跌落的过程中双手抓挠空气的行为。虽然已经戴上了黑色的头罩，乔贞看不见他的脸，但他却能想象斯塔文此刻的表情有多癫狂。不是五官位置所展示的癫狂，不是口吐秽言自尊且辱人的癫狂，而是内在的、理智消隐在混沌之下的癫狂；他在鲍尔、亚伯克隆比、图纳德斯的身上都曾感受到的癫狂。

“我们不会去搜查破坏你存放诗集的屋子。”

在听到乔贞这么说后，斯塔文渐渐平静下来。在这次行动之前，乔贞自觉对一个没有实际罪名可指证的人做这样的事，似乎有些不妥。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现在对笼罩在黑暗中的斯塔文没有一丝一毫的负疚感。

## 16

对斯塔文的审讯只持续了十分钟，这是乔贞所主持过的最短的审讯，因为他并不期望能得到什么。当他提到鲍尔之死的时候，斯塔文略微抬了一下眉毛，随后表示刚刚才听到这件事。

“他是怎么死的？是刺死的吗，还是别的。请您告诉我。”

他这句话说得急促、不通畅，颤抖着的下颌仿佛要咬碎刚刚吐出口的音节，双手在膝盖上弹跳起来，连带着枷锁发出金属碰撞声。

“淹死的。”乔贞说。

“喔。”斯塔文低下了头，对这个答案很失望。他甚至没有考虑一个铁匠怎么会在自家的后院里淹死。“他是一个污秽、下作的人，”他说，“我真希望他是在自己的污血里溺毙。”

发现乔贞沉默地盯着自己，斯塔文补充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乔贞大人。您也明白，我和他有些小过节……我能坦诚自己对他完全没有恶意吗？恐怕不能。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我完全有权利让自己在表达这些负面情感的时候，进行一些修辞方面的夸张和饰染……”

“闭嘴。”乔贞合上了记录用的小本子，站起身。

“能放我走吗？我以密斯特曼托家族的名义担保，那些毫无格调的威胁信，还有鲍尔的死，都和我无关。我一直都是严正、守法的好镇民。”

“不能。这里很安静，你可以花上足够的时间考虑该用‘壮丽’还是‘庄严’。”

乔贞不认为斯塔文能下狠心剪坏自己的诗集来做威胁信，更别提怀疑他杀死鲍尔了。仅仅从恶意来判断的话，他不会比小镇里的成百上千个人有更深的嫌疑。但是，暂时关他一阵子还是必要的。这一方面有利于快些彻底洗脱他的嫌疑，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来观察各方的反应。如果凶手对此事有所反应的话，那就再好不过。

在约瑟夫的配合下，登记外来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大概百分之四十，暂时没有异常地发现。乔贞的工作是从约瑟夫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出值得怀疑的人，然后再进一步深入追查，少部分则需暗中监视。询问他们的个人经历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没法判断他是不是在撒谎，所以还不如关注他日后的行动更为实际。

因为守夜人的数量和处理凶杀案经验所限，这是负荷极大且效率非常低的办案方式，但乔贞也没有更合适的办法。他到此地的任务本是“护卫”，假若为了地位微妙的夜色镇向七处征调人手，不光不切实际，在时间上也不允许。

不过，他有这样的预感：和鲍尔案件有牵涉的，不仅仅是一、二个凶手而已。或许还有更多的人，或许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发生。因为鲍尔这种活祭一般的死亡，不大可能是个人化的、独立的行为。独立的杀人案，凶手会尽力掩饰一切，包括尸体本身；他惧怕目击者，希望所有人尽快忘记这个凶案。而杀死鲍尔的凶手，却正好相反。他在说，我来了，我可以这么做，我还可以再做一次，甚至做得更好。在这个前提下，大范围监控外来人也有其特别的好处。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达莉亚给守夜人举行授章仪式的日期延迟了两次。但是，不可能一直让她随着案情的僵持而滞留在这儿。乔贞在和镇长、约瑟夫，以及达莉亚本人讨论过以后，决定将计划中在广场进行的大规模仪式，地点改为市政大厅，并且只挑选四十名守夜人代表来让达莉亚亲手授予肩章，剩余的由约瑟夫自行负责发放。

在仪式举行的前一天，乔贞和达莉亚受邀来到了埃伯洛克家，和莫蒂琪雅夫人见一面。在名义上，这只是一个礼节性的会面，因为要给守夜人举行合法化仪式，怎么说也得和创始人遗孀事先交流一下。但是在经过这一系列事情，和艾尔罗、约瑟夫都熟悉起来之后，乔贞对于莫蒂琪雅是个什么样的人，也非常感兴趣。

这一天可以称得上是夜色镇的“晴天”。空中沉重的紫雾，仿佛让风给吹走了一部分——阳光透过雾气，潜进树叶与枝杈的相交处，屋顶瓦砾上的缺口，以及泥地上干裂的足迹之间的空隙。在约瑟夫的带领下，乔贞和达莉亚来到了大屋二楼。

这些天来，达莉亚和乔贞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就像他们在和对方说话的时候目标不是本人，而是本人在镜子中的倒影。他们谈了仪式的安排，谈了案情，但是没有交换任何个人信息。为了安全考虑，乔贞不得不限制她的行动；如果她想离开旅店，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乔贞对达莉亚亲口宣布这些安排的时候，她并没有反对，只是说了句“这是你的工作”，随后便不发一言。

——这是你的工作。

乔贞知道达莉亚是在讽刺他。但这是无害的讽刺，就像声称要用一桶凉水去冲破坚冰。她虽然生他的气，但两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成为无法挽救的疏离。

乔贞宁愿不多考虑这些。他还是做他该做的事。不管怎么说，今天达莉亚终于得以离开血鸦旅店的小客房，来拜访她早就想了解一下的莫蒂琪雅夫人，对她来说是一件可以多少改变心境的好事，而乔贞也能从她的眼底捕捉到轻轻跃动着的期待，如同一只鱼跃出水面，阳光在它背部的银色鳞片留下的光芒。

约瑟夫在他们俩面前领路。在登上二楼楼梯的时候，他们听见了钢琴的声音。

“是莫蒂琪雅夫人在弹奏？”达莉亚问。

“是的，”约瑟夫说，“她每天至少会弹两个小时——不光是爱好。因为她不能常常出门，所以医生也说演奏乐器有益于她的健康。”

“我们不会打扰她吗？”

“当然不。我早已通报过了，她也很期待见到二位。”

流畅的乐声在走廊间回响着，就像一个小女孩穿着雨鞋，在大雨过后的清爽街道上独自跳着随意而欢愉的舞蹈。这样走向莫蒂琪雅的房间，让乔贞有一种乐声引领着他们的错觉。原先和他并肩行走的达莉亚，略微加快了脚步。

他们来到了房间门口。几乎就在乔贞等人看见莫蒂琪雅背影的那一刻，琴声就轻柔地中断了。

微明的光从落地大窗飘散进来，渲染出钢琴的乌木色，然后轻轻地敲击在琴键上。莫蒂琪雅站起来，手指离开琴键，合上琴盖，把游荡的光线封缄起来。她转过身，说：“看来我等的人到了。是达莉亚夫人和乔贞大人吗？”

她的双眼是闭着的。就像在清晨浅睡着的眠者，眼帘自然而又恰当地落在下眼脸上，还没有决定是否应该睁开来迎接新的一天。

这时候，乔贞才回想起来*她看不见*。他不大懂音乐，但是刚才的琴声让他完全忘记了这个事实。

除了这一点之外，意外的是莫蒂琪雅比他想象中更年轻。虽然早就在旅店老板那儿了解过一点儿，但是眼前的女人明显要比艾尔罗年轻，或许比达莉亚还要小两、三岁。

“是的，我把他们带来了。”约瑟夫说。他走到莫蒂琪雅身前，握住她的手，把她领到两人之前。

乔贞和达莉亚想见这个女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作为贡多雷遗孀的神秘性。而现在见到了本人，达莉亚突然产生了一种心理准备不足的感觉。

莫蒂琪雅先朝达莉亚，然后朝乔贞分别问了好，就像她能清晰地看见两人的位置一样。

*她通过脚步声判断我们到了。然后又是怎么分出我和达莉亚的？*乔贞在想着这些事的时候，发现达莉亚在用眼神催促他回礼，便不打算继续追究。这些是无聊且无趣的问题，因为他不可能去感受一个盲人的世界。或许，也是一个无礼的问题。

他们分别在屋子中央的茶桌两侧坐下。另一点让乔贞没料到的，是这间有一位盲人的客厅里，竟然没有安排侍女。当他们进来的时候，屋里只有独自弹奏钢琴的莫蒂琪雅。现在他们坐定了，准备开始谈话，仍然没有侍女出现。桌面上有一整套茶具，莫蒂琪雅亲手给他们泡了茶。虽然她的动作不像常人那么直接，需要触摸茶碟边缘、杯盖顶端等部位来确认位置，但是在把热水浇进茶杯的时候，没有一滴水溅出来，每个杯子里的水面都保持一致的高度。

眼前的一切都如同一个宁静的祈祷仪式，这让乔贞在托起茶碟的时候，仿佛感觉到手中多了一份重量：不是沉重、多余的滞重，而是让人自愿去领受、体会的事物质量。

“莫蒂琪雅，是吃药的时间了。”约瑟夫说。

“麻烦你了。”她说。

乔贞回想起来，在第一天的晚宴里，约瑟夫称呼她为“家母”的时候，吐字非常含混。现在他能理解原因了：面对年龄和自己相仿的继母，要真按照辈份来称呼，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场合下约瑟夫不得不这么说，但是现在既然乔贞和达莉亚已经见到莫蒂琪雅本人，他也就没必要再沿用那样的称呼。

约瑟夫走到一旁的柜子前，拿出两个小纸包，分别倒出其中的药粉，在茶杯里用热水混合起来，放到莫蒂琪雅手边。她端起杯子，喝一口，皱了皱眉头，但还是很快就咽了下去。

两个纸包里的药粉气味是相同的。这是她没法自己做的一件事。

## 17

莫蒂琪雅右手抬起杯子喝药，袖口稍微下滑。乔贞看到淡红色的印痕在她的前臂上环绕成一圈；这是曾经遭到粗糙物质的束缚，皮肉再也无法恢复原状的结果。

乔贞想起一件事：她曾经落入强盗之手。

在她把药喝尽之前，约瑟夫一直看着她。

“莫蒂琪雅夫人，”达莉亚说，“刚才您弹奏的曲子是亲自谱曲的吗？”

“谱曲谈不上，只是一些自然流露的念头。”

“或许您应该把这些谱子记下来。”

对一个盲人说这句话，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她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尴尬的气氛出现。达莉亚语气很真诚，集中在莫蒂琪雅本人以及她的音乐，而把“盲人”这个事实自然地隐藏在无需窥探的帷幕之后。这是两位年龄、气质相近的女人在进行着地位平等的谈话，而不是一个女人小心翼翼的和一个女瞎子接触。

接下来她们谈论了一会儿音乐、茶艺、达莉亚的慈善事业等方面的话题，把这一场本该是带有政治目的、冷冰冰的会面，变成了温和、愉悦的茶话会。与其说是刻意避开凶杀、市镇安全这些麻烦事，同时缓和气氛，还不如说——她们俩很合得来。一个最简单不过，也最真实的理由。至少，乔贞从她们的话语中完全听不出虚饰的成分；虽然他没法加入这些话题，但是当下的情况，让我也想稍微放轻松，后背靠着沙发，做一个微笑着的聆听者。

约瑟夫就是这么做的：他双手搭在膝盖上，而总是缺乏感情温度，像大理石一般的脸庞，此刻也平和起来。

乔贞也见过很多盲人。他明白，眼睛是表达情绪最重要的工具，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给人提供强烈的在场感；而盲人在这方面的缺憾，就使他们看上去失掉了一部分生气。有的人在长时间面对一个盲人说话的时候，甚至会感到恐慌，因为他见证着一个残缺的生命，一个让他联想到无光世界的个体。这不是歧视性的话，而是残酷的事实，人们通常只能尽量忽略。

但是，眼前的莫蒂琪雅，却似乎完全不受这缺憾的困扰。她有一种自然的光采——绿草不需要眼瞳来证明自己在吸收雨露，海潮不需要眼瞳来证明自己能够涨退，月光不需要眼瞳来证明自己能够照亮屋角，而莫蒂琪雅也不需要眼瞳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能给周围带来生气的女人。她每说出一个音节，每一次细微的表情变化，每一个恰到好处的动作，仿佛都在宣告着：我在这里，我活着，我虽然看不见，却有着和你们同样丰富的灵魂。

这生气毫无疑问地感染了达莉亚。沉寂了很多天的她，自从来到夜色镇后首次展露着毫无防备的微笑，甚至话语间还出现了一些语法错误——作为贵族礼仪的权威，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完全是她太专注于自我表达，抛弃了那一系列贵族交谈的繁文缛节的结果。朋友和朋友谈话，只需要全心全意地自由交流，而不需要那些冷冰冰的修辞和敬语规矩。她成为了自己，而不是所谓的军情七处特使。

乔贞为她高兴，感觉和莫蒂琪雅会面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尽量不让自己的思绪回到几天前，她在亚伯克隆比的屋子附近流泪的那一幕。

*我必须做好我的工作。但我怎么能说，让她哭泣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为了把思绪从这些自我疑虑中引开，乔贞尽量把注意力放在莫蒂琪雅的话语中，收集有用的讯息。

——并没有太多的收获。对于自己的身世，和贡多雷之间的故事，失明的原因等等，都只字不提。其实乔贞明白，这也是很正常的。*你不能指望一个眼盲的寡妇在陌生人面前完全透露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个冷酷的思索在乔贞脑中浮现，把这场会谈的愉悦气氛在他身上造成的影响完全抹除了。他又恢复成了军情七处的直属探员乔贞。

“您会参加明天的仪式吗？”达莉亚把话题转移到了这次会面的本来目的上。

“我会的。”莫蒂琪雅说。“你说呢，约瑟夫。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这只是一个简短的仪式。”

“对。最主要的过程，是我给四十名守夜人发放肩章。”

“我想约瑟夫已经挑选好了这四十位守夜人。不过，我想再推荐一个人。”莫蒂琪雅略微提高了嗓音。“进来吧，阿尔泰娅。你还想在那儿站多久？继续偷听下去可是很不礼貌的。”

众人随着她的话语声回过头。起初门边并没有人影，在莫蒂琪雅再次呼唤阿尔泰娅的名字之后，小姑娘才出现。

“抱歉，妈妈。”她望着墙壁旁的烛台，避开乔贞和达莉亚的视线。

“到这儿来。”

“我想先回屋……”

“我说，到我这儿来。”

阿尔泰娅咬了咬嘴唇内侧，走到母亲身边，一直望着她，没有坐下。虽然还是一副男孩子的打扮，但是在莫蒂琪雅面前，乔贞完全看不出她是那个曾经想抽刀袭击达莉亚，又用计搁倒了铁匠鲍尔的野性小孩子。她的眼神变得柔和，双手安稳地放在腿侧。

“坐下来。”莫蒂琪雅说。等女孩坐在她身边后，她说：“我知道这孩子给两位带来了一些麻烦。我想让她正式道歉。”

“可是……妈妈。”阿尔泰娅有些为难。她侧过身子，用眼角偷偷瞄了一下达莉亚和乔贞，又赶快移开。

为难的不仅是她。达莉亚说着“没这个必要，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时推了推乔贞的手，示意他帮着说话。

“那只是一一些小误会，而且我的处理也有不当。”乔贞说。“我们不想让小姐感到难堪。”

正是看到了在母亲身前，希冀得到亲人的庇护和谅解的阿尔泰娅，乔贞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用匕首恐吓她的行为是多么不当，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达莉亚会因这件事和他闹脾气。先前他只明白，对方虽然是小孩子，但仍然有攻击性，*我也许反应过度，但算不上错误*——然而，在达莉亚所具有的母性面前，这就是一个错误，无需解释。

“真的，”想到这里，他补充说，“实际上应该道歉的是我才对。职业上的习惯，让我对阿尔泰娅小姐有了不适当的冒犯行为。阿尔泰娅，希望你能谅解。”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为作为军情七处探员造成的意外损害而公开道歉。以往，他对自己利用、误伤、欺骗的无辜者所怀抱的歉意，总是完完全全地掩埋在黑色的坚硬泥土之下，就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用匕首恐吓阿尔泰娅，只是这些意外损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而阿尔泰娅眼角下的那道小小的伤痕，已经完全愈合了。但是，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乔贞第一次掀开了压在那片流血的土地上的巨石。

“阿尔泰娅，”莫蒂琪雅说，“乔贞先生在和你说话。”

“噢。”女孩抬起眼睛，右手在裤子边缘捻了几下。“好吧。”

虽然是母亲的要求，但她至少含糊地接受了道歉。

莫蒂琪雅摸了摸女孩的头发。“你听见了我们说到授章仪式的事，对吧？”

“听见了。”

“我正想推荐你，接受达莉亚夫人带来的守夜人肩章。你说怎么样？”

阿尔泰娅沉默着。她进退两难，特别是在乔贞和达莉亚都等待着她回答的情况下。毕竟她过去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守夜人不需要暴风城的承认，而那些肩章可以说是议会试图控制守夜人的奴役象征。她的眼神显得不安而迷茫，就像是石棱上的一小粒冰，遇上了一阵暖风，却不知是该顺从地融化了滴落在雪地里，还是继续悬挂在半空中。莫蒂琪雅，一直在“看”着她，方才温柔、体弱的盲眼女子，已经成为了一个显露必要权威的母亲。不过这样的权威不是威压，而是关爱。

“回答我，阿尔泰娅。你愿意吗？”

“不用勉强她……”达莉亚说。

“这孩子或许说过一些不适当的话，”莫蒂琪雅说，“但请别误解，她不是那么不懂事的。她完全知道两位带来的肩章对守夜人的意义。没有人像这孩子一样，那么崇拜自己的父亲，那么希望他亲手建立的守夜人部队，能够成为合法的、能得到人人称颂的组织。阿尔泰娅，你做了错误的、违心的事，这就是你的补救机会，也是向父亲表示你真正决心的第一步。难道你想错过这个机会？”

“不，我……”阿尔泰娅使劲吸了一口气。“好吧，妈妈。”

“那么，你答应了。达莉亚夫人，乔贞先生，你们同意这个安排吗？”

“当然，我非常乐意为阿尔泰娅小姐做这件事。”达莉亚说。

“我没有任何意见。”

“到时候你的表现可得好一些。”约瑟夫对妹妹说。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无论有多少是出于真心，多少是对母亲的顺从，至少从阿尔泰娅的表情看来，她不反对这个安排。

“好了。现在，为了庆祝我们达成这个协议……”莫蒂琪雅凑到女孩的耳朵边，低声说了什么。

“不。”阿尔泰娅急促地说。“不行。”

“听话，别又这么不礼貌。”

莫蒂琪雅捏了捏阿尔泰娅的手。女孩经历了好几个难堪的时刻，但她似乎慢慢释然了，或者说终于卸下了武装。“好吧。”她说完，就拉着母亲的手，两人一起来到了钢琴面前。她们负责不同的音阶，合奏了一首曲子。

两人手下流露出的音符，把带有微妙渗透性的光线送到房间的每一处，送到每个人的耳边，送到屋外的走廊上，送到墙壁之外晦暗的空气中。

“她们每周至少都会在一起练习三次。”约瑟夫对达莉亚和乔贞说。“这还是阿尔泰娅第一次在客人面前弹奏。”

二十分钟后，乔贞和达莉亚走在从宅门口前往马车停留处的石头小径上。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她们真的是很爱对方。”

虽然这句话说得很轻快，乔贞能听出她语气中难以捕捉的失落和羡慕。他尽量让自己不去注意这一点。

“乔贞，你……”达莉亚说。

“什么？”

他等着她下面的话。

“不，”她说，“没什么。”

第二天的仪式开始前，在市政大厅的休息室里，乔贞打开装满肩章的箱子，拿了一枚出来端详。

整枚肩章是黑色底纹，中心图案为一盏样式朴素的灯，作为皇家设计师的作品，显得意外地收敛和简洁。无论设计者是否了解守夜人，他这样处理是花了一番心思的。雄鹰、利刃等等充满攻击性，闪耀光芒的图案，适合出现在贵族的家徽上；但守夜人，作为黑夜中的潜伏者和护卫者，他们需要的只是能映出脚下道路的灯光。这灯中火光的热度不足以让他们取暖，但足以让他们握着武器的五指，在漫漫长夜中不至于僵化。

莫蒂琪雅夫人不打算参加仪式。一是由于医生的建议，他不赞成她参与任何人多、嘈杂的场合；二是由于她自己的决定。今天上午，在用手指抚摸过肩章表面之后，她说：“这是一盏灯。守夜人和灯一样，离开了他们，我们就没办法在黑夜里放心地睁开眼睛。这个意思没法由我来传达。”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就好象只不过是说某件衣服不合身，有些小小遗憾而已。随后，她在仆人的领路下离开了，留下这离自嘲只有一步之遥的话语在房间中回响。虽然如今在众人面前，失明仿佛完全影响不了她的心态和生活，但是乔贞能够想见：在她做到这一点之前，也一定有过长时间的、难以摆脱的对黑暗的恐惧和挫折感。失明，或许是天底下最不公平的事情之一。一个人在尚未死去之前，就进入了永恒的黑暗——她需要勇气和毅力来让自己继续根植在人世间。

“乔贞。”这时候，约瑟夫出现在门边。“我来得晚了一些。达莉亚夫人呢？”

“她还在更衣室准备。”乔贞把肩章放回箱子。“你能不能保证阿尔泰娅老实实在场？我刚才从大厅回来，没找到她。”

“谁也没办法保证。不过既然是她母亲的要求，阿尔泰娅多半不会违犯。”

乔贞注意到他的衣衫上和手指间都沾了泥。

“你从哪儿来？”

“我们失去了一个人。”约瑟夫说。“就一个小时前。他中了蜘蛛毒，心脏麻痹了。我决定回来参加完仪式，再去通报家属。”

“这样的事常发生吗？”

“不。因为他太缺乏经验，让蜘蛛靠近了前胸。毒汁注入的地方离心脏太近。其实光是让蜘蛛给咬中，就能说明他经验不足了。三个月以来，他是第一个死于蜘蛛毒的人，这和运气一点关系没有。实力不足的士兵死于战场，就这么简单。你可以放心，他不是今天应该来参加的四十个人之一。”

当说这些话的时候，约瑟夫一贯地不动声色，音调虽然放得很低，却没有丝毫语气沉重的意味。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明？”乔贞说。“真正的军队长官，不会把对于部下之死的看法随便告诉一个无关的人。”

“只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迟到。”

乔贞注视了约瑟夫片刻，然后说：“去换一件衣服。至少，把右边那一大块泥渍擦掉。”

约瑟夫低头看了看衣角，“你说得对，”随后走出了屋。

乔贞想，在参加庆典之后，他立刻就要参加葬礼。他了解过一些贡多雷始创的守夜人紧急情况应对方法，比如在中了蛛毒后，要立刻借助手提灯的火焰来烧灼创口，避免肉体遭到进一步的腐蚀。他能想象出这样一幕：约瑟夫和另外一个人死死压住中毒者，他正因为剧烈的痛苦而抽搐不已，并且睁大眼珠子，死死盯住正接近自己伤口的火把。那明明是救命之物，但却与舒缓、温暖等词毫无关系，反而让人更进一步地联想到充满焦虑和恐惧的死亡幻象。即便幸运地活了下来，那么当火焰接触到伤口的时候，他身为守夜人所应有的坚强和尊严——这些不近人情的战士品格，也会在难抑的惨叫声中暂时性地死去，除非他以后能用双手再把它从深黑的硬泥地里一把一把地掘出来。到那时候，他曾经因为蛛毒而颤抖不已的自我，也已经腐烂生蛆。

半小时后，仪式开始了。达莉亚和侍女跟在乔贞身后进入大厅，无可避免地吸引了已经列队站立的守夜人的目光。她换上了一套专门为这场合准备的衣裙，比前几日穿的素色裙子样式更繁复，色彩也更丰富，但离宫廷宴会上常见的满溢空气而出的华丽着装风格，仍然有不少距离。此刻她就像因为晨光初升而染上丰厚色泽的第一朵云，相对于仍然在黑暗中的大地，她是明亮而耀眼的，但是却并没有丝毫的招摇；因为只要太阳继续升起，属于她的光和色也会同样地属于覆盖大地的厚土。

在守夜人部队领头的自然是约瑟夫。衣角的泥印消失了，留下些许水渍。艾尔罗在前台上，不停地整理领结。仪式的第一步是由他发言，于是他拿着讲稿，发表了一通仿佛出自于官方宣讲教科书的演说；只要调换一些关键名词，就完全可以用在从新兵宣誓到婚礼

祝词之类的不同场合。他念得还算流畅响亮，但却少了应有的激情，语调也几乎没有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贡多雷”这个名字他只是一带而过。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专心；实际上正因为他太看重这件事了，所以才非常，非常认真地贯彻他一贯以来的态度：中规中矩。在充满倾斜感的夜色镇，他能成为镇长，多少有一些讽刺意味。

只有三十九名守夜人在台下，阿尔泰娅没有出现。这让艾尔罗在发言的时候打了好几个结。从达莉亚的表情上，乔贞无法看出她是否因此而失望，虽然凭他对她的了解——

然而，我又了解她多少？

达莉亚的发言只有艾尔罗四分之一的长度。

“.....对于夜色镇来说，我只是一个新的到访者，还没有熟悉这里的生活，也不熟悉各位为夜色镇所作的事。我虽然带着特使的身份，却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害怕着普通人都会害怕的事情，比如黑夜——因为它总是让人联想到寒冷、饥饿、孤独。必须有一些勇敢的人，不怀畏惧之心地和黑夜这头怪兽做斗争，驯服它，缚住它的爪，捆住它的牙，让它不能再去伤害别人——这就是各位守夜人所完成的工作。虽然到这儿没多久，但是每当我看见窗外黑暗树丛中的灯光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夜色镇中受保护的一员，像成百上千的镇民一样。所以，”她拿起了一枚肩章，“我不是来‘赠予’或者‘发放’，而是来‘献上’这一份谢意的。它们不仅仅代表我，也代表所有夜色镇民，所有曾经留在夜色镇的人们.....”

她说完之后，艾尔罗带头鼓起掌来。很显然，他主要是因为原以为阿尔泰娅的缺席会损害达莉亚的情绪，但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乔贞也曾在募捐活动上听过达莉亚的演说。她从来不用准备讲稿，而且总是把话语中属于“官方”的生硬成分，转化为一种可以让所有人都感受到的东西。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倾向于认为这是在不同场合下的谈话艺术，就如同他自己在审讯罪犯时所做的那样；但是，他现在非常想知道，达莉亚的话语中有多少是属于她的真情实感。无论如何，一定是比我要多的。

接下来，就由达莉亚负责给守夜人们——别上肩章。她对每一个人都会说些不同的话，语气和手势也并非一成不变，就好象她和眼前的人不是初次见面一样。对方身子绷得太直，她会提醒他不要太紧张；对方情绪高昂地表陈志愿，她会适当地鼓励；对方因为能够接近她这样的女人而激动且尴尬，她会巧妙地缓和他的情绪。这一切都让本应是重复、枯燥的过程，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吸引力。部分后排的守夜人难掩自己的期待，期待着她走到自己身前，然后说出仿佛只有自己才能完全理解的贴心话语。

乔贞明白，这就和刚才的演说一样，是达莉亚独有亲和力的证明。一个贵妇人的画像复制品能在百姓家庭中畅销，可不是光靠容貌和礼仪就做不到。但是他突然发觉，自己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亲和力中，有多少是出于真心。

*我不想分析她。我不应该解剖她的行为。*

二十，二十三，二十八，三十二。三十九。达莉亚给最后一名守夜人别上肩章后，立刻转过身，往台上走。这个动作格外迅速，而且她在同时刻双眼无意地注视着地面，让乔贞捕捉到了她的失意。她一直在等着阿尔泰娅。

就在这时候，所有人都听到了门口传来的踏步声。达莉亚回头一看，阿尔泰娅出现在门边，喘着气，似乎经过一场奔跑。

“阿尔泰娅！你怎么才……”艾尔罗刚喊出这一声，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住了嘴。

“阿尔泰娅，”约瑟夫说，“归队。”

女孩吐出一口气，看了看周围，随后把视线放在达莉亚身上。

“正好轮到你了。”达莉亚说。她微笑着。

“我妈妈呢？没有来？”

“没有，她在休息。”达莉亚说。“那么，整理一下你的衣角，还有袖子。”

阿尔泰娅没多说什么，站到队伍的第四十个位置里，右手捻了捻头侧翘起来的一缕头发。

达莉亚来到她身前，稍微弯下腰。

“我很高兴你来了。”她说。声音很低。

“快些吧。”阿尔泰娅说。“是左肩吧？”

达莉亚拿出最后一枚肩章，平放到女孩的肩膀上。

“那么，这就是……”

达莉亚的这句话并没有说完。乔贞看见她往后退了一步，肩膀耸起，按住自己的右手。

阿尔泰娅把肩章猛地往地上一摔，连同攀附在上面的小毒蜘蛛，一同踩在脚下。她的眼神扫过所有回过身望着她的守夜人，然后说：

“你们竟然真的接受军情七处的脏东西。别忘记了，就是这些混帐害死了我爸爸！”

话音一落，她跑出了大厅。

## 19

阿尔泰娅一直在跑。

并没有人追着她，但她一直跑着，也不敢回头。

有的时候，即便知道一件事是绝对的错，即便知道它并不会给自己和任何人带来一丁一点儿的益处，你也会忍不住去完成这件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切都是态度问题。这是小孩子都爱做的，也是所有成年人中的不成熟部分都会驱使着他们去做的。

就在进入市政大厅前的半个小时，阿尔泰娅还在想着，不如就这么进去接受肩章，回家以后把它撕掉——不，还得等母亲看过了再下决定。总之，她本打算顺服地去参加仪式，当作是对众人的一个交代。虽然心里总有一点不甘心——当然，这不甘心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自我强迫情绪。然而，当她在树枝上发现那只小蜘蛛的时候，这小小的，像一粒棕色种子一般的“不甘心”，在她的心里猛地生长起来。

只要不接触到肉体，这类蜘蛛就愿意好好地呆着，没有任何害处。她用一片叶子把它移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它浅灰的色泽正好和自己的衣服颜色接近。

从这一刻开始，她在潜意识里就知道自己做错了；从这一刻开始，她就能联想到众人会因为这事而产生多大的反应。阿尔罗会气得说不出话。约瑟夫会忙着平息场面，而不是生我的气，等大家都安静下来了他也不会对我做什么了。而妈妈……她让自己的联想中止在这里，并且如此说服自己：“我是给达莉亚一个选择。不是我要伤害她，而是看她自己的运气。蜘蛛可能咬，也可能不咬她。要是她挨了咬，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把蜘蛛放在肩膀上而已。她挨了咬，中了毒，是她自己不小心的错。我没有错。我对每个人都会这么说……对。就这样。”

这个想法，在她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演变成：“我没有见过这只蜘蛛，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爬上来的。它咬了谁，就是上天要惩罚谁。它也可以咬我，只要往这边移动几寸，就会咬到我的脖子，那才致命呢。”她持续地对自己说着谎话，直到谎话彻底地攫取她的心灵，胁迫着她将虚妄转化成真实。这是撒谎者和欺诈犯保全自尊的唯一方式。他们

在知罪的自我之上，构建第二个不知罪的人格来承受一切；就像蜘蛛吐丝织网，让自己得到食物和安全。

阿尔泰娅看见了达莉亚在那一瞬间的表情。达莉亚也许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至少也感觉到遭受了袭击。在那一刻，她的眉头猛地皱起，就像突然看见了什么厌恶的东西，身子朝后退去。这只是一个人遭遇意外痛楚时的正常反应，但在阿尔泰娅看来，却成了一个证据：看，她面露厌恶之情，所以她的微笑只是虚伪的面具而已。如果你真的有包融一切的心，又为何会惧怕一只小小的蜘蛛？蜘蛛咬了你，而不是咬我，是老天的安排，也是你应得的——就像我预料的那样。所以，我没有错。这是撒谎者的第二件武器：在一方面降低自己道德敏感度的同时，又把对他人的道德容忍度提高到不切实际的水平。

现在，阿尔泰娅一直在跑，踏过脚下的污水和沙尘。她回想起过去曾经逃到西部荒野，在那儿的谷仓里藏了几天几夜。她又冷又饿又乏，开始想家；于是她开始欺骗自己，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磨练。今天，她又做了类似的事。

她明白，那种蜘蛛在成长之后，可以轻易地用毒液让成年人心脏麻痹。

不过，那一只不过是幼年的……问题应该不会很大。

也许达莉亚只是手指会麻一下而已。就像针扎一般。

——可是，谁又能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

如果情况真的很严重……达莉亚应当受到那样的对待吗？

*她是军情七处的，可是她并没有真正地做什么。她……非常友好。对我和妈妈都是。*

阿尔泰娅发觉自己脑袋里甩不掉这些问题。她在考虑可能的后果。

一个开始为后果而担忧的欺骗者，已经对自己虚饰的心灵投降了。毫无价值的得胜感化为乌有，现在阿尔泰娅心里只有恐慌。她仍然不会当众承认自己做错了，但她无法掩饰自己的害怕。她害怕艾尔罗害怕约瑟夫害怕守夜人，害怕乔贞，害怕莫蒂琪雅知道这件事。没有人会替她瞒住。

她转进了一条小巷的拐角，哭了一小会儿，走出来。这时候，她听到了熟悉的吠叫声。匹克从不远处跑到她的脚下。



这条狗越来越瘦弱、肮脏了。阿尔泰娅抱起它，突起的骨节和纠成一团的毛发扎得她生痛。匹克想舔她的脸，但她把它的脑袋拨到一边，因为实在是太臭了。即便匹克又脏又臭，她也不讨厌它，因为它双眼里总有一些吸引她的东西。

就在这时候，拿着一根棍子的亚伯克隆比走近了。

“把它放下来，阿尔泰娅小姐。”他说。“它脏死啦。”

“难道你在故意饿它？”阿尔泰娅说。“这样瘦下去它会死的。”

“没这回事，它一直都是这样，长不出肉。我给它吃的都是好骨头，给伊丽莎熬过汤的骨头。它就是这么瘦，我也没办法。”

阿尔泰娅盯了亚伯克隆比一会儿，然后把匹克放下来，动作很慢，先让它情况比较好的那只腿着地。站起来之后，阿尔泰娅发现自己的前胸和两臂上接触过匹克身体的地方，都沾染了一些血迹。

“你怎么了？”她连忙俯下身，想抬起匹克的前腿查看，但亚伯克隆比用棍子往匹克前面刷了一下，把它赶回自己那边。

“我们得回家去了，阿尔泰娅小姐。”他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等等。它在流血！你……”

阿尔泰娅上前揪住亚伯克隆比的长袍边缘。按照过往的经验，她预料老头儿会一脸为难地抽开袍子，连声道歉然后离开。但是，亚伯克隆比回身挥了一棍子，正刷在她的手背上。阿尔泰娅往后一退，捂住自己的手。

“别跟过来了，阿尔泰娅小姐。”亚伯克隆比说。“匹克是有些毛病……一直都有。不过我正琢磨着给它治呢。原来我一直没有钱，但现在有钱了，就可以给它治了。只要治好，就不会总是这么又脏又臭了。它会有精神的。您得等等……匹克，回去。跟我回去。”

阿尔泰娅站着不动。她的手背渗出了血；视线里，老人和瘸腿的杂种狗一同渐渐消失。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唯唯诺诺的亚伯克隆比，竟然用棍子抽打了她。就在不久之前，她还毫不费力地击倒了鲍尔，从打算动手到结束，没有一刻的犹豫。但是如今面对老炼金术士意外的这一击，她完全没有反击的想法，而是像一个从来不敢对他人有攻击之心的软弱小孩，站着一动不动，任凭鲜血从自己的手背滴下。

她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莫蒂琪雅进入大门的时候，险些绊了一下。侍从赶紧扶住了她。

“夫人，您慢一些。”侍从说。

但莫蒂琪雅反而加快了脚步。她知道医务室在哪儿，就算没有人引导也能自己去。侍从不得不跟上步子。

十分钟前，她听说阿尔泰娅带来一只小毒蜘蛛，咬了达莉亚。如果这是恶作剧，那么显然超出了可容忍的程度。虽然阿尔泰娅跑掉了，但是现在全镇处于封锁状态下，莫蒂琪雅并不太担心她的去向。她担心的是达莉亚；她很清楚让暮色森林的毒蜘蛛给咬一口——即便那只是一只幼蛛——会产生什么后果。通过昨天的会面，莫蒂琪雅对达莉亚已经建立了足够的好感：她第一次遇上对盲目的自己没有丝毫防备或区别对待之心的贵族妇人。如今，在这好感驱使之下生发而出的歉意，让她不得不让步子迈得更快一些。

经过了两个转角，沿着走廊走上二十步，莫蒂琪雅知道自己已经站到了医务室面前。她正想敲门，但是身边却传出来一个声音：

“别打扰她。”

乔贞正站在门边。莫蒂琪雅起先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现在她花了几秒钟时间，才把这突然冒出来的声音和脑中“乔贞”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印象重合起来。

她把快要搭在门上的手放下来，对他说：“达莉亚夫人……怎么样了？”

“我说，别打扰她。”

莫蒂琪雅不再说话了。乔贞的语气让她害怕，就像荒漠上静止不动的沙丘。她咬了一下嘴唇内侧，心跳有些加速。

阿尔泰娅跑掉以后，大厅里最不知所措的是艾尔罗，直到约瑟夫提醒他赶快去叫医生。在毒液起作用之前，达莉亚只是站着，并不清楚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惊慌。乔贞上去扶住她的时候，她还在说：“我没事。只是破了一点皮。快去找阿尔泰娅……”

“让她躺下来，别乱动，”约瑟夫在安排守夜人离场的时候，对乔贞喊，“不然毒素会扩散。”

“毒素？”达莉亚说。“他在说什么？”

这时候，即便不太明白约瑟夫的意思，但她已经有些害怕了，便听话地躺下来。等几分钟后医生带着急救包来的时候，她已经在不停地颤抖，没法说话，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就像从垮掉的坑洞底层传上来一般。让蜘蛛咬了的手指头，长出黑黄色的斑疹。

乔贞不知自己能做什么。他受过针对中毒的训练，但无法辨识达莉亚的症状，更无从谈应对方法。事情从这里开始，进入了夜色镇的领域。现在，医生还在屋里观察达莉亚的情况。为了不碍事，乔贞只能出屋，做一个看门人。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我……”莫蒂琪雅欲言又止。

“过来一下。”乔贞拉住了她的手，把她往走廊的另一边拖。

“您要对夫人做什么。”莫蒂琪雅的侍从想追上去，但是乔贞回头望了一下，他便止住了脚步。

把莫蒂琪雅带到走廊的尽头后，乔贞松开手，说：“告诉我，为什么阿尔泰娅这么恨军情七处。”

“因为，她……或许，还不至于用‘恨’这个词来说……”

“这就是恨。”乔贞说完这半句，放低了自己的声音。“光是贡多雷的事情，根本没办法解释。她恨军情七处恨得入骨，不然不会对达莉亚做出这种事。达莉亚什么也没有对她做。”

莫蒂琪雅沉默着。当乔贞再次强调“回答我”的时候，她的肩膀震抖了一下。

“我非常抱歉，我……”莫蒂琪雅仿佛就要说出什么，但却又立刻改变了主意，吞吞吐吐地说出几个无法形成意义的音节。

“我会自己问她。既然你不打算帮忙，我就只有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了。”

乔贞转过身，就要离开。但莫蒂琪雅叫住了他。

“什么？”他看着盲妇人的脸庞。此刻的莫蒂琪雅，就像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海中央以独舟航行的人，无论怎么选择接下来的行动，都几乎没有安然返航的希望。

“那孩子……经历过一些事情。这些都该她自己来说。您要审问她的话，请让我呆在她身边。行吗？”

在艾尔罗的配合下，乔贞占用了市政大厅里的一间小屋子，当作临时办公室。每天他都会在这儿呆两个小时，分析约瑟夫提供的小镇外来人情报。现在，他左手搭在桌面上，注视着拇指下一张文件边缘的空白部分。约瑟夫站在桌子对面。

“乔贞。”

没有回话。

“乔贞。”约瑟夫略微提高了声音。

“什么？”

“我在等你的回答。”

“回答什么？”

“要不要监视这两个人。”约瑟夫敲了敲乔贞手指压着的那份文件。

乔贞把视线移到纸张中央。“没必要。不，不对……”他说。“等我再考虑一下。”

“那么……我继续等。”

乔贞捏起文件，把它稍稍抬离桌面。他刚才走神了。现在，就算强迫自己盯住这些文字，也很难把它们都在大脑中还原成一个整体，成为有前后联系，能让他延展、判断的事物。

今天早上，医生来传话，说达莉亚要见他。他在进入病房之前，稍微摆弄了一下领子，才打开门。

达莉亚躺在病床上。晦暗的光线充塞着屋内的每一寸空间；这些光线压榨着含混的空气，在达莉亚的眼角、颧骨上、脖颈周围投下深深的影子。虽然她性命无虞，中毒症状基本消失，但仍然很疲劳，脸色发青。一位虚弱、需要休养的病人，就如同庭院里的一株绿草，即便挺过暴风雨没有折断，但它始终保有的脆弱性还是会让人担心：是不是晴空下温暖的空气也会在不经意间把它碾碎。

乔贞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既然从来不会对达莉亚说“早上好”“请”这些客套词汇，那他觉得也不该说出“你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吗”这些太过零碎、模式化的问候语。

最后，还是达莉亚先开了口，说出他的名字。“乔贞，”她微笑着说。这是一个无力，但是却具有渗透性的微笑：唇线向两侧展开，在苍白的双颊下形成淡红色的小凹穴，整张困乏的脸在这一瞬间就有了些许光采。这不是虚饰的、烈日烘烤下的光采，而是迎接等候已久的来客的，最自然的光采。它们附着“乔贞”这两个音节，就像树叶表面的露珠聚合在叶脉上。

乔贞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医生在他身边说“不要谈太久”，然后出了屋。

“等你身体好了，”他说，“我们就回暴风城。”

“为什么？”

达莉亚，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乔贞决定说出最直接、合理的原因：“授章仪式结束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回去了，但我的还没有完成。”

“你要继续调查杀人案吗？”

“不，我到这里来只是给你做护卫的，暂时协助调查案件也只是为了保证在仪式开始前，夜色镇能有个安全的环境。现在，我没有必要做这件事了。把你送回暴风城，我的工作才算完成。”

“是这样吗？”虽然表面上是发出疑问，但达莉亚并不期待回答。她知道乔贞说得没错。

“我没有义务帮助守夜人的工作。更何况，我自身的工作并没有做好，甚至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你遭到了袭击。总之，我不能再花精力去关心自己职责之外的事情——”为了不让这句话显得过于情绪化，他补充说，“这才是符合规定和做事程序的。”

“这不是你的错……”

“达莉亚。”他打断了她。“这和你的看法无关。你也知道在军情七处，这类话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不谈它，就这样。”

乔贞没有任何恰当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自责，所以他只能尽快把这个话题结束掉。他也不想看到达莉亚对他的“失职”显得很在意；实际上，他不希望一丁点儿的情感因素牵涉到对这件事的看法之上，无论这情感属于谁。回到暴风城后，他会在任务报告里提到自己的失职，详细描述事情经过，剩余的就由老人和议会去处理。一切都按照程序来，明白无误。他希望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和她能完全成为陌生人。

然而，在经历一连串事件之后，看到病痛中的达莉亚微笑着欢迎他进屋，如果必须用一个最朴素、最基础的词来形容乔贞的心情，就是“高兴”。它不够精确，但却是唯一的选择。乔贞知道自己是高兴的，是乐意见到这一幕，听到她的问候的。但是当他坐在椅子上之后，却开始尽力阻止这情绪的蔓延，更别提露骨地表达出来了。

在这一刻，乔贞发现达莉亚略微皱了一下眉头。她感觉到了他刻意中止话题的意图；此刻的达莉亚，就像一个人明知道前方沉重的铁门不会打开，却还是要伸出手，去触摸一下那把锈迹斑斑的铜锁。她脸上的光采，立刻消褪在了阴影里。

*她在失望了。*

乔贞心里涌起一股冲动。见到关心的人躺在病床上，你会想了解她感觉是不是好些了。你会想轻声对她说话，表达自己心里曾经有多么焦急。你会想对她笑。你会想触摸她的脸，期盼着经过一场病痛之后，她的皮肤能够尽快恢复往日的温暖。你会想握住她的手，把自己的体温和她分享，感受她手掌中血液的流动。你会比往常更渴望和她建立感情上的联系。这些都是最自然不过的，普通人都会产生，并且自然而然去接受的冲动；而当它们出现在乔贞心里的时候，他不得不压抑下去。为什么是“不得不”，他自己也不明白。

“阿尔泰娅已经回家了，”他说，“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恨军情七处。莫蒂琪雅也同意我询问她。”

“噢。”

达莉亚无力地应答着，仿佛这是和她完全无关的话题。现在，轮到她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想和乔贞，而不是和一具雕像说话。*

“不如这样……”乔贞说。“那小姑娘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她好像让自己做的事情给吓着了。与其说我要询问，不如说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并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逼问她。而且，你一定也有话对她说。我看，再等几天，我把她带你这儿来。怎么样？”

达莉亚有些惊讶。“当然……可以。”

乔贞对阿尔泰娅是怀有戒心的。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他不可能主动让她再次接近达莉亚。他这个决定，是对刚才把达莉亚锁在高大铁门之外的微不足道的补偿。一个尴尬的表态。

他正是回想着这些事，所以才在约瑟夫面前走了神。现在，他把文件放下来，说：“这两个人都没有监视的必要。”

我已经对达莉亚说过自己不打算再管谋杀案，但现在我又在做什么？

“好吧。”约瑟夫说。“你看起来有些累。不打算休息一下吗？”

“当我想休息的时候，自然会去。”

“对.....我没有给你提供参考意见的权利。不过，乔贞，我非常感谢你帮助了我们这么多。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你快要离开了。”

乔贞很难捕捉到约瑟夫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你们没必要继续沿用我设计的调查方案。”他说。“而且，我也不建议这么做。虽然有利于整个镇子的治安，但是就抓捕杀死鲍尔的犯人这个任务来说，效率非常低。”

“你还有别的建议？”

“你希望我留下别的建议吗？”

“既然你要离开，那么留下这些东西也无妨。当然，我既没有回报你的办法，又再次提出这种要求，也许会显得有些贪心。”

乔贞沉思了一下。“好吧。你记住，我现在要说的话，只代表我这一刻的意见。尽量不要让它影响你们日后的工作。假设现在非得给案情下一个总结的话，我会回到最初的结论：这是一个对守夜人的报复行为，而且只是某些事情的一个开始。它一直都是合理的，这些天以来并没有新的线索足以让我改变这个结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谁要报复守夜人？他们所作的事，只不过是保护夜色镇而已。‘保护’这种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才能成为‘冒犯’。你父亲一年以前对强盗的剿灭性质打击，对他的敌人来说，就是‘冒犯’。”

“你是说.....是那伙强盗的残党做出了这件事？”

“对。动机且不提，这和凶手是惯犯的推论也是符合的。但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作为有群体性质的报复行为，凶手所做的事太过有针对性了。一年前你和贡多雷一同参加了战斗，对吧？”

“是的。你认为这和我父亲个人的行为有关？”

“这就是我不能下结论的范畴了。我缺少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一年前的讯息。所以，我对你说的一切，都是在我现有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也没办法给你留下什么有针对性的办案建议。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尽力去回想，一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我相信当时鲍尔和你父亲已经很熟悉，现在他死了，等于是少了最重要的了解情报途径。”

“乔贞，最重要的了解情报途径是我父亲本人。可是……他也已经死了。不过，我还活着。如果你留在这儿的话，计划中的下一步是审讯我吗？”

约瑟夫无意识的停顿，让这句表面上冷酷的话语，显露出了暗含的收敛的伤感。

“不。”乔贞说。“我有别的事要做。现在，我想休息一下了。”

## 21

亚伯克隆比怀里揣着一把匕首。

这是一把好匕首，对老炼金术士枯瘦的手掌来说有一定负担，必须两手重叠紧握刀柄才能保证它不掉落下来。正因为如此，他可以用它来从上往下扎，或者来回横向地割断什么东西，但是要往前刺出去，就有些难度了。他试过反握刀柄，但是却生怕它会从掌心的缝隙中滑落，更别提在空气中挥舞它了。有的时候，他不小心把伊丽莎脚腕上的绳结绑得太紧，徒手解不开，就只好用这把刀来割。为了不割伤她的皮肤，他忙得满头大汗。

今天夜里，亚伯克隆比带上了匕首，是因为觉得自己也许用得着它。我今天可能要杀人，他想。他已经太老、太虚弱了，需要借助自己不信任的武器来杀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他的长袍有两个兜，一个右边，一个左边。匕首在右边兜里，他反复试了好几次，确保右手一伸进去就能摸著它。冰冷的匕首贴着肋骨，仿佛刀锋上那锐利的恶意已经渗入皮肤。而左边的兜里，是十个金币，在黑夜里也能发出亮光的金币。十个金币可以让人做很多事，对人做很多事。这些都是达莉亚给他的。自从那一次见面后，亚伯克隆比就常常想：那位夫人真是好心人。不过，如果她不是随便就能拿出十个金币的贵妇，估计也就不会有好心肠了。一个人要是穷了，就只能记挂着胃，没空去理心肠。

于是，亚伯克隆比右兜里有可以杀人的匕首，左兜里有可以使唤人的十个金币。他生出一股奇特的满足感，以至于当跨出家门的时候匹克不停地吠叫，他也没有打它，踢它。他觉得自己多出了一些重量，这重量让他脚下步子稳当起来，眼睛也明朗起来。他甚至都有些想笑了。

夜里很黑。亚伯克隆比不怕黑，他怕亮光。他怕黑漆漆的一片里突然闪现出来的亮光：这种光会让他眼前一片模糊，不敢移动身体，两手抖索起来。它们总是突然地攫取让亚伯克隆比非常安心地置身于其中的黑暗，揭示出他脆弱、老化的躯体。他宁愿看不到自己的



朽躯——虽然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想肉体的存在形式并不重要，但他仍然在不知不觉地驱动于不灵活的躯体带给自己的挫败感。这种让他恐惧的光，往往就是守夜人的手提灯。

要是在往常，亚伯克隆比会尽量避开夜巡的守夜人。但今天却不一样。一个守夜人走过他身前，没有说话，只是撇了他一眼，就带着自己的光线离开了；这让亚伯克隆比意外地很不开心。他觉得这家伙至少应该随便问问话，比如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之类的。为什么要忽略我？难道因为我兜里的金币和匕首？一定是的。他虽然看不见我兜里的东西，但是只要看看我的脚步子，听听我踏出来的声音，就知道今天的炼金术士不一样。钱币和刀子，刀子和金钱，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不是吗？

在下一个守夜人经过的时候，亚伯克隆比主动打了招呼，还抬起左手，好让兜里的金币能发出声音来。咣啷，咣啷。他怎么不看我一眼？他假装没听见，一定是这样。等我走过去以后，他一定会后悔没停下步子，好好地听听我这十个金币发出的声音。他可得好几个月才能挣这么多呢，怎么可能不动心？不过我警告你，就算动心了也别想打我的主意，因为在隔着金币只有一寸的地方，就是我的刀子。它可以切开你的皮肤，挑出你的血管，把你浸成红色，红色，发黑的红色。所以别想打我的主意。

*可我不是爱财，亚伯克隆比咽了咽口水。我只是需要金币为我做一些事。感谢老天爷让我怀里揣着它们，感谢美丽的达莉亚夫人……*

于是，在到达目的地——一座小酒馆之前，亚伯克隆比已经有了一年以来最好的心情。这心情在他看到酒馆里坐着的图纳德斯之时，稍微打了个咯儿。

这间小馆子，正是图纳德斯这类人喜欢光顾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能放心地让金币发出响声的地方。亚伯克隆比左手探进兜里，死死地捏住金币，连袍子表面都绷得紧紧的。有几双眼睛看了看他，但很快失去了兴趣。在亚伯克隆比的意念里，这些人在想：只不过是那个老疯子。

亚伯克隆比走到图纳德斯身前。

“我……来了。”

图纳德斯抬头盯着他，过了好几秒才说：“坐，坐。”

老头儿坐下来，看了看图纳德斯面前放的一杯酒。酒面映出了天花板上一根横梁的影子。

“你在喝酒，”他说。

图纳德斯低着头，把眼球朝上转，让眼帘的阴影遮盖住大部分眼瞳，就这样看着老头。

“那个.....带来了吗？”亚伯克隆比说。

图纳德斯拿出一个小瓶子，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着，摇了摇。

“别摇。”

“你紧张什么？”图纳德斯说。“又不会溢出来。”

“噢.....是不会。”

“它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图纳德斯把瓶子搁在桌子上，用食指按住上方，继续摇晃着，让瓶底和桌面保持着六十度左右的角度。

“你还在等什么，快掏钱。”他说。

“可是.....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好怕的？你可是坐在图纳德斯的前面。”

“喔。”亚伯克隆比一把抓住金币，掌心一阵刺痛。他把它们掏出来，就像从海底打捞附满海草和鱼卵的座钟一般困难；随后再松开手指，看着它们一枚一枚地落在桌面上，仿佛粘上了掌心的血肉一同淌落，而那清脆的碰撞声也成了用锯子割断骨头的嘶嚎。

图纳德斯只看了一眼金币，就重新盯着亚伯克隆比。

“只有八枚。”

“还有，还有。”

老头把剩余的两枚一同摆上桌面，图纳德斯便一挥手将它们都收拢过去。

“说好的，十枚。你可以点点。”

“我可不是瞎子。”

“那么，”亚伯克隆比看着在图纳德斯指下不断晃荡的小瓶子，“这个，我要拿走了。”

图纳德斯的手指停住了。

“你有什么资格拿走这玩意？”

“不是说好的吗？只要付清十个金币……”

“十个金币只是你过去欠下的账，”图纳德斯把小瓶子收回去，“要买这玩意，你得另外付钱。”

“说好不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我做的是风险大的生意。商品行情每天都在变。最近有个加基森来的人找我订了一大批这玩意，听他说整个卡利姆多都缺货，行情看涨啦。现在十个金币只够还你过去的债。”

“你……”亚伯克隆比的右眼皮抖了一下。“我还得付多少？”

“不多，再给五个金币就好。你可以拿到这三十毫升，而且我附赠注射器一个。”

“我现在拿不出啊。”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图纳德斯似乎要站起来。

“等等，我不还以前的债。我就买这一瓶，不要注射器了，你退给我五个金币。”

“等你有钱了再来找我。”

“不，不！我不用你退五个金币了，十个，十个你全拿走，只要给我这一瓶东西就好。以前的债，我以后再还你。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它，”他的声音发着抖，就像大雪重压的一截树枝，在冷风吹袭之下不停摇摆。“求你了。”

“蠢老头儿，还以为你活了六十多年终于知道什么叫欠债还钱了。早先看你是同镇人，我才让你赊账，但是没想到一欠就是这么多年。我不准你再来搅乱我的生意了，所以现在先把和你过去的杂务都两清，以后不管什么我们都明着算。现在你以前的欠债已经到帐，要想继续和我做生意，就得再拿现金。就这样。你没有钱了？再见。”

图纳德斯转过身。他把瓶子收进衣兜。

“求求你，”亚伯克隆比说，“求求你。”

图纳德斯走出了酒店。

亚伯克隆比站了发一小会儿的呆，随后跟上去，和他保持着二十步左右的距离。

“我一定得拿到药剂，”他说，“就差这一件东西了。”

“那就付钱。”图纳德斯头也不回地说。“别跟着我。”

老炼金术士盯着眼前这男人的背影，右手握紧了匕首。我试过很多次，就这样肘部使劲一抽，就可以把匕首拿出来了。然后用两只手握住，往前跑几步，刺他。刺他的脊背。这个可恶的，狡诈的，下流的男人，没有资格这样对待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愚蠢的行径毁掉我伟大的研究。只要跑几步，刺上去就好，我的手很有力气，刀也这么利，一定能刺进他的身体。到时候是死是活，我就不管了。我知道他把药和十个金币放在哪里，我得取回来。它们都是我的东西，我今天夜里带出门的东西。图纳德斯，你这个不得好死的恶棍。我要.....

他拔出了匕首。

他正想往前刺，手一抖，匕首掉落在了石板路上。

清晰的碰撞声把亚伯克隆比吓得后退了一步，图纳德斯也转过身，看见了匕首。

“你.....你竟然想动手？老骨头，你也不怕刺到自己？”

他朝亚伯克隆比走过来。老人感觉到，他是要夺刀。图纳德斯很愤怒，他一定会把刀抢走。就算他不来杀我，肯定也不会再和我做交易了。

*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伊丽莎，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就在这时候，一个黑影从路边的树丛里蹿了出来。亚伯克隆比看见黑影撞了一下图纳德斯就跑开了，而图纳德斯发出沉闷的叫唤，倒在地上。

老炼金术士在原地占了一会儿，才走上去，蹲下来。图纳德斯俯卧在地上，腹下流出黑色的血。他在含糊地呻吟着。

“老，老头，”他说，“帮我叫人。那狗娘养的要杀我。”

一阵寒冷的夜风从树叶缝隙间掠过。亚伯克隆比打了个抖索。随后，他从图纳德斯的身上摸出小药瓶和金币，装回自己的兜里，起身离开。

“你回来，老头。”图纳德斯说。“你要去哪.....”

亚伯克隆比继续走着。在回家的路上，他尽量避过守夜人和他们的手提灯。

在得知图纳德斯遇刺之前，乔贞从阿尔泰娅那儿得知的事情，让这起新发生的凶案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他已经很难把夜色镇，守夜人，鲍尔之死当作一个个独立的问题来处理。等达莉亚康复了，就一起回暴风城，把本地的事留给本地人来处理——这个简单的计划因为掺和进了新的情况而失去了适用性。他很后悔同意让达莉亚和阿尔泰娅谈话。

这天上午，乔贞把莫蒂琪雅和阿尔泰娅引进了屋子。女孩牵着盲妇人的手；这一对儿分别属于成熟女子和少女的手，曾经共同在琴键上灵活且充满韵律地拂动、敲击，它们是放松的，又是一致的；而现在，它们紧紧地交织着，像一个坚固的绳结，以更原始、更直接的方式融成一体，没有谁是更使力的那一方。莫蒂琪雅的大拇指稍微抬起来，避免压中女孩手背的那条伤痕。

一进门，阿尔泰娅就遇着了达莉亚的目光，身体不由得朝后缩了一下，即便达莉亚显得非常友好。这几天以来，她一直在后悔，就好像几年来强装叛逆的脾性，在这一瞬间反过来击中了她，如同一个狂奔的人终于扭伤了脚踝。她生发出了从未有过的自我怀疑，并且试着询问自己：“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孩子气？我一直以能惹他们生气而自豪，而这种自豪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从来没承认过自己不成熟的阿尔泰娅，允许这个想法在自己内心深处播下种子；她试图去摸索从别扭、不自知的少女，跨越到会思考行动后果的成年人之间的那道钢索——从峡谷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有的人从未走出过这个阶段，大部分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出了这阶段，而阿尔泰娅却意识到自己正在通过一个契机而尝试改变。她已经走得太远了：让一位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有好感的人，经受了生命危险。

在前来探望达莉亚之前，阿尔泰娅已经对乔贞承认了，威胁信就是她拼凑的。虽然不是主动说出来，但乔贞也没有施加太多力气。她曾经打破斯塔文储存室的玻璃，伸手拿出了几本堆在窗边的诗集。在做这件事之前，她从来没有考虑过可能的后果。她想，家人可能会生气，如此而已——那个不承认自己是小孩，却还要利用成年人对小孩的纵容来自我防卫的阿尔泰娅，发觉自己无法面对乔贞提出的问题。

“这是恐吓和公共妨害的罪行。坐牢？不会，因为你只有十四岁，而且哥哥是重要的政府官员。但是，”乔贞加重了语气，“你写威胁信的目标直指军情七处。我们和普通的治安局不一样，有权力动用一些额外的防备措施。你做过这件事，我们就会把你划归到某个类别——你不需要知道准确的名称，只要简单理解成黑名单就好。对在这个类别里的人，和他的所有亲朋好友，就可能遭到全方位的监视，行动也会受到限制——一种‘半软禁’的状态。你不能向任何机构要求解除这种监视，直到我们认为你不再有害。你准备好接受这样的生活吗？你能不能明白你做了多愚蠢的事？”

阿尔泰娅沉默着，交替而无目的地望着左右的墙壁，尾指不停抠弄裤子边线。

“回答我的问题。能够决定是否按这个程序来处理你的人是我。”

“我知错了……乔贞大人。”在补充下半句话的时候，她的发音打了咯噔。“请不要处罚我。”

这仍然像是小孩子在应付对逃课一类小事的指责，但对阿尔泰娅来说，已经是不错进步了。乔贞不打算继续吓唬她，更何况教育不懂事的孩子也不是他的工作。

“这件事……我是说，信这件事。”阿尔泰娅说。“请不要告诉达莉亚夫人。”

乔贞看着她闪烁着的眼睛。有一种还不能安心大方展示自己的，小心翼翼的真诚，从阿尔泰娅的眼瞳中流露出来，就像一只幼鸟在耀眼的阳光下，试着扇动自己还未完全长齐的翅膀。她不想自己给达莉亚造成的印象进一步加坏，这虽然仍是欺骗，但却是善意的。

“行，”他说，“我不会告诉她。”

乔贞并不打算把阿尔泰娅逼得太紧，也不希望还需要静养的达莉亚情绪过于激动，便答应了他。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从自己提出让两人见面的那一刻开始，达莉亚受到感情冲击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相比之下，威胁信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这之前，乔贞下令释放了斯塔文，因为嫌疑已洗清，也不再有作为饵的价值。

这会成为让乔贞后悔的第二件事。

但是，当下这一刻，在达莉亚的病房里，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窗外的光线非常难得的并不晦暗，而是显露出如同静止海面一般的柔和。达莉亚用微笑迎接着莫蒂琪雅和阿尔泰娅，这微笑是那么得宜，即表达了自己的友好，又不会让对方抱有的歉意继续加深。为了表示自己做出这个安排的诚意，乔贞站在门边，让两位访客坐在床边。

阿尔泰娅还没有坐定就哭了。她记忆中这位光彩照人，一直很友好地对待自己的夫人，现在就如同孤身在荒漠中央行动了数天数夜一般，从肤色到气息，都带着无法掩饰的衰弱，即便她已经康复不少了。在阿尔泰娅心里，眼前的达莉亚和自己见过的，一些守夜人受到蛛毒折磨的可怕画面重合了。

“对，对不……”她的手背搁在膝盖上，忘记了是不是应该抬起来抹眼泪。

“别哭。”达莉亚说。

她没有说更多的话，或者是说了但乔贞没有听见。无论如何，语言在此刻并不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她们眼睛的情感，皮肤的情感，手指的情感，渗透进空气中沉默着的光线里，然后融合，互相吸纳。而这一切，如果不是立足于达莉亚的包容心，就不会起作用。

乔贞不能完全理解达莉亚的态度。仅仅用对晚辈的关心，以及普遍的母性，是无法完全解释的；因为阿尔泰娅所作的不是小小的恶作剧，而是能引起生命危险的恶行。他发觉自己可以轻易地判断一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伤害他人的念头，但是却不能判断个体什么时候可以去谅解他人。当然，他的工作从来不要求他去研究什么是谅解以及宽恕。

在这样的气氛下，乔贞失去了对时间流动的敏感性。当他发觉的时候，阿尔泰娅已经停止哭泣了。按照原定的计划，是乔贞负责“审问”，达莉亚在旁边听着的；但是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他成了旁观者。

“我确实想知道阿尔泰娅为什么对军情七处这么反感，”达莉亚说，“但我不能，也不想决定你应该说什么。”

莫蒂琪雅用单手搂了搂女孩的肩膀。

“阿尔泰娅。你决定了吗？告诉达莉亚夫人？”她说。这是真正的征求意见，而不是大人给小孩提供虚伪、毫无效用的发表意见机会。

女孩点了点头。“好的。”

“那么，我先来说吧。行吗？”

“嗯。”这次声音更低了。

“达莉亚夫人，”莫蒂琪雅说，“我们准备说的一些事，原本是打算对所有人保留一生的秘密——就连约瑟夫和艾尔罗都不知道。不，我不是想让您发誓不透露出去什么的。如果只是为了给您道歉的话，我们也许也不会决定说出来。只是，阿尔泰娅一直在受着一些东西的折磨。没错，这和军情七处有关，我自认为现在在两位面前把这些都透露出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事情已经决定了。不这样做，我们可能永远也没办法解决一些可怕的困惑，而作为军情七处成员的两位，说不定也能帮得上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吧……两位都知道我是贡多雷的第二任妻子，对吧？他在地方的时候，把我和阿尔泰娅一同带回了夜色镇。”

达莉亚点点头。

“但是……阿尔泰娅并不是我亲生的。”

女孩的肩膀颤动了一下。莫蒂琪雅握紧女孩的手，继续说：

“在认识贡多雷之前，我在一间孤儿院工作，那地方在希尔斯布莱德山脉下。虽然我从六岁开始就在那儿帮工了，但了解得并不多。院落里常常有一些古怪的人出没，比如驾着非常豪华的马车而来的，又或者是全身连同脸面都藏在黑袍子后面的人。其实说它是‘孤儿院’，也只不过是我自己的判断而已。我作为普通女工，只能做上面的人吩咐我的事，甚至没办法自由行动。”

“那么，阿尔泰娅……”

“她是我照顾着的一个孩子。大概十三年前，那时候我十六岁——一个男人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孤儿院，其中之一就是阿尔泰娅。那是一次非常神秘的来访，院内上头的人还特别警告我们这些女工不准透露出去，否则性命难保。当然，我也就没办法知道这个男人叫什么了，虽然有一些流言说他是军情七处的人。我甚至没有机会看清楚他的样貌，就算看见了，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也没法详细回忆了吧。我只记得他非常高大，戴着一顶黑色的宽边帽。当看见他还带着两把匕首的时候，我非常害怕。”

她在说什么？

乔贞第一反应是望向达莉亚。她睁大了眼睛，仿佛眼前的空气在一瞬间凝缩起来，成为了某种强制吸引她注目的、无可理解的黯淡实体。他能听见她的呼吸。

## 23

达莉亚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假若莫蒂琪雅能看得见，必然会注意到达莉亚的神情改变而中止谈话。

“作为普通的女工，我不能随便发问，更何况在那个地方表达好奇心并不是一件好事。我要做的事是负责照顾阿尔泰娅，仅此而已。”

“你说那个人带来了三个孩子。”乔贞说。“但是你只见到阿尔泰娅？”

“另外两个是男孩。除了他们来到的那一天，我再也没有见过另两个孩子。也许是送到别的区域了；孤儿院很大，我又不能随意走动，所以也没办法肯定他们也留在那儿。至于那个男人，我也只见过两次而已。一年后，我从洗衣房回来的时候在小路上遇到他，他问我阿尔泰娅过得怎么样。我还是害怕他的，非常紧张，什么也没说。他正要追问的时候，就让一位负责人叫走了——他们不希望看到他和一个女工说话。这一点很奇怪……上面的



人不让我接触那男人，也不愿意给阿尔泰娅提供好一些的床铺和吃的，但是同时又要求我就算豁出生命也要保护她。”

“我讨厌那个人。”阿尔泰娅说。“虽然自从把我留在孤儿院之后，就几乎没有见过面，但我知道他不可能是我的父亲。我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好像我曾经躺在一个绑着红色丝带的摇篮里，有一个女人在为我唱歌。她用会旋转的灯罩围住蜡烛，我就能从墙上、天花板上看见很多老在变幻着的影子。有骑士，有花车，还有……”

她摇了摇头。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毕竟那时候我还不到两岁。但是，我能感觉到一个戴黑色帽子的人把我带到了陌生的地方。好象某一天突然睡觉醒来，发现横梁上有壁画的天花板突然消失，变成了昏黑的一片。那一定是夜晚。能让我安然入睡的灯影，变成了树杈的影子。我当时一定是哭了——我有印象。但他就像没听见似的。他跑着，一直在跑。我不知道——”

乔贞听着阿尔泰娅的叙述，视线却放在达莉亚身上。她并不平静；然而由于身体仍然虚弱，略显苍白的脸色掩盖了大部分激动之情。她不仅仅是在听——她捕捉两人描述中的每一个字句，每一次语气的转折，将它们在沉默中搓成一根根色彩几近的透明的丝线，再循着她大脑的回忆轨迹编织出一个人的形象来。一个去世已经快十年的人，从这两个对他所知甚少的女人口中解脱出来，就好象初次来到人世间；在她们的话语之外，他并不存在。他成为了无法解释、无法归纳的时光回溯的剪影。就连乔贞也无法解释这个人物形象的性质。没错，他是狄恩，这是唯一的答案。但这两个女人以担忧、困惑混杂着些许恐慌的语气描述出的“戴黑色帽子的人”，并不是乔贞和达莉亚所了解的那个狄恩。这并非是因为他表现出了不同的人格，而是因为她们尚没有机会去认识他，只能碰触他的表层——军情七处的原定继承人。拥有这样一个头衔的人，本来就是该和威压、恐惧等词相连的。莫蒂琪雅和阿尔泰娅看到的是有可能和这些让人精神紧缩的词共生存的，从狄恩的心灵表层剥落的那一部分。

阿尔泰娅继续叙述着自己对童年模糊记忆的惋惜，以及坚认自己是从亲生父母身边给带走的念头。她叙述这让幼年的她无法理解的谜团，是怎样慢慢地统治了她逐渐成长的内心恐惧。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摆布，心智越成长，她就在这个问题上设想得越多，恐惧和困惑也就加倍。和这种内心焦虑抵抗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把将自己带离摇篮来到这深山中孤儿院的黑帽子男人，当作是可以触及的罪恶源头。这样会好受一些——承认有实际的、可以触摸的人在搅乱你的人生。

“你们是怎么遇上贡多雷的？”乔贞说。

莫蒂琪雅显得特别为难。就像雨云掠过，把山腰上广袤的绿色树林染成了铜灰色一般，她的表情也蒙上了阴影。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已经照顾阿尔泰娅三年了。

“我不得不带着阿尔泰娅离开孤儿院，那儿遭到了袭击。我完全不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是那天半夜，突然就让一阵接一阵的噪声给吵醒了。我睡觉的屋子没有窗，但我马上听出了燃烧和惨叫，就知道不对劲了。刚出门来到走廊，就有一泼血液洒到了我的脸上。原来是两个卫兵在我眼前杀掉了入侵者。那时候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找到这孩子。”

莫蒂琪雅非常节制地描述出了孤儿院的惨景。在这个过程中，她打断自己很多次，右手一直紧紧地按在膝盖上，左手大部分时候拇指和小指都会不安分地来回摩擦，但偶尔也会平顺地安放在阿尔泰娅的手掌下。幼年的阿尔泰娅发觉自己让狄恩带到了荒郊野外的時候，眼前是一片混沌；而在孤儿院的劫难中四处奔走的莫蒂琪雅，同样面临着深不见底的混沌。她看到了血和火。她听到了血，闻到了火。她踏过死人的股骨，活人的手指头，一件又一件无人再拾起的，失败者遗下的铁剑。带着腥味的浓烟嘶叫着掠过她的身边，在她的手腕上留下灰烬的指纹。

乔贞听见她这么说：

“我看见了当初要我发誓保护阿尔泰娅的负责人。他右手和右腿都断了，但没有死。他也许是疯了，抓住我的脚腕，不停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得不踢他的脸，让他松手……因为一个很可怕的人在走近。他全身都是黑色，我开始还以为就是带来阿尔泰娅的男人，但很快发现，并不是的。这个人戴着一副奇怪的铁面具，身上明明着了火，他也不在意。他没有武器，但右手的拳头是金属制的，上面还滴着血——他的整个右半身都有血。我当时吓得快疯了，使劲踢负责人的脸，踩他的手腕，直到他放手。也许是我杀死了他，但我当时一点也不在意。因为……”

她遮住了眼睛，仿佛双目因为这回忆中恐怖的一幕而复明；在强迫性的回忆中，她只能看见让她痛苦的事物。

“……因为，他是从孩子们的寝室里走出来的，带着身上那些血……我没法想象他是什么人，做了些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必须带着阿尔泰娅离开。即便负责人没有让我发过誓，我也早就下定决心非得保护好这孩子不可。”

她最终找到了阿尔泰娅，并且幸运地追上了一架车夫本打算独自离开的马车。马车冲出了孤儿院，但是却在当夜引发山洪的暴雨中跌落悬崖。在下坠的过程中，她紧紧抱住女

孩，但是落地时的冲击力还是把两人颠开了。撒手的那一瞬，她就晕了过去。当醒来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因为眼前一片黑暗。我想这就是死后的世界，是我刚才杀死了一个人的惩罚。但后来我摸到了自己的裙子，摸到了座椅垫子，舌头尝到了雨水的味道。我用手指尖轻轻碰了一下眼皮，痛得我全身都打了个抖索。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瞎了。”

她艰难地说出“我瞎了”这个短句，就好象每个音节都是淤泥中渐渐下沉的顽石，不耗尽力气便不可能把它们都拔出来。这十年来，一直隐藏在她内心的痛苦，凝缩到了对“失明”这个事实的自我认知上。当她承认自己在那个满是血腥味的雨夜成为了瞎女人，一切与之相关的记忆就开始倒流，冲撞着从那一夜开始就沉积在她内心深处的余烬。

随后，就是她和贡多雷的初识。

阿尔泰娅也有自己的记忆。尚且年幼的她，当时经历的是更原始的畏惧，但这就像对黑帽子男人的恐惧心一样，这些回忆在她心中逐年蔓延起来。她坚信这是军情七处带来的灾难，而那个男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部分是推论，一部分完全是臆断。在贡多雷和莫蒂琪雅组建成的家庭中，在守夜人手中灯笼的光芒下，她渐渐得到了幼年时所缺乏的平和——即便是一种让她过于任性的平和；而与之同时，对军情七处意念上的仇恨也随着时间也加深。当贡多雷受到七处调查，随之自杀之时，今天这个写措辞恶毒的匿名信，用小刀和毒蜘蛛攻击达莉亚的阿尔泰娅，已经形成了。

达莉亚稍微坐起来一些，让背脊的上半部分靠着枕头。屋里的光线在灰色和深紫色之间微妙地变化着。

乔贞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

自从莫蒂琪雅和阿尔泰娅离开后，他们还没有开口。

无话可说。

乔贞早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忘掉过去是毫无意义的事。十年，十年很久了。但是太多的回忆，太多的过往，都有超越当下这一刻的力量。每当完成一桩案子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件事结束了，可以做下一件”，但现在他有一种错位感：我一直在原地踏步。一直摆脱不了自以为已经结束的事。十年前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在他脑中自然还是模糊一团，

而且这也未必是他们现在必须处理的情况。但是，总是有那么一张大网，会逐渐收紧，把他们带回本以为能忘却的过去——阿尔泰娅的出现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他明白，达莉亚的错位感只会比他更甚。狄恩死后近十年，她终于拥有了一些独立性，虽然自己并不十分享受；但是今天听到的东西，又要把她拉回那个世界。他说过多少次，来到夜色镇只是执行一个任务，特使只是一个称号，发完徽章就回暴风城去——多么愚蠢的承诺。

“莫蒂琪雅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先开了口，“我们应该已经离开南海镇了。”

*孤儿院的袭击紧接在狄恩的死之后。*

乔贞点了点头；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个动作无稽得可笑。“是。”

“我还是记得的，狄恩带走了三个婴儿。”

“听着，达莉亚。”

她没有等他说完。“阿尔泰娅是其中一个。她是老人亲自选出来的。她本该……”

乔贞站起来，朝床边走去。

“……本该和马迪亚斯……”

要是在往常，乔贞会想：达莉亚这样的反应，会激发出对阿尔泰娅的进一步怜悯。但是这一次，他抛下这些惯常的分析，俯身抱住了她的肩膀。她转过身来，左手抓住他的外衣，前额枕着他的上臂。

乔贞能感觉到达莉亚的左手越捏越紧。如果不是有衣料隔着，她的指甲已经刺进了手掌心。他抚摸她的长发；发丝像夕阳映照下云层的边际一般在他的指间浮现。

“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她说。

“快了，”乔贞说。“快了。”

图纳德斯在接受救助的时候，不停地要求医生反复清洗他的伤口，因为凶手在袭击的时候把他腰间藏匿着的一瓶腐蚀性药液刺破了。他强忍着痛楚喊道：“医生，不能就这样包扎。不然我会死的。虽然现在看不出，可是三天以后我的肚子就会变成像蜂窝一样了。”

“我怎么知道你说是真的？我可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

“该死的，因为那些玩意是我的货！我清楚它们能干些什么……你听明白了吗……？”他持续叫喊着，不多久就因为疼痛而昏了过去。

“没见过给人扎破了肚皮还能这么嚷嚷的。”医生说。“毒虫就是毒虫。”

“照他说的做。”乔贞说。“他的确是一只毒虫，但不会对自己的性命撒谎。”

后来，当乔贞询问图纳德斯的时候，他坚持说自己没有看见凶手的样貌。虽然很不符合实际，但基于他狭隘、扭曲的个性，乔贞同样相信他没有撒谎。

“那时候黑着呢，那人还戴着面罩，”图纳德斯说，“而且我注意力都放在臭老头儿身上。乔贞大人，医生到底有没有仔细给我洗伤口啊？我觉得有些痒得厉害，这好像是那药水要起作用的兆头。唉，看来我是活不长了。真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帮我立遗嘱。”

乔贞注意到的是凶手刺得并不深，仅仅停留在肌肉层。如果说是杀人失手的话，这失误也太离谱了点。而且既然图纳德斯没有还击、反抗，凶手完全可以再补上一刀。虽然当时亚伯克隆比也在场，但他显然不是足以影响当时情势的人物。

“乔贞大人，您还不快去抓亚伯克隆比吗？”图纳德斯说。“我看一定是他和伤了我的混帐串通好，把我引到那个地方去。老头子抢走了我的麻醉剂，而另外那个家伙……”

“另外那个人怎么样？”

“当然是为了杀我呗。我得好好查账了，想想还有谁赊过账，会和那臭老头串通。我说，您快去抓他呀，不然要祸害别人……”

“你不要试着告诉我该怎么做。”

话虽这么说，但乔贞的下一步确实只能是抓捕亚伯克隆比。已经有四个以上的目击者证实了图纳德斯的话：亚伯克隆比追着他，半途掉下了刀，随后从遭袭倒地的图纳德斯身上搜了什么东西，急忙离开。黑市商人说那是老头儿乞求已久的麻醉剂——合情合理。

经历了昨天的交谈之后，乔贞明白现在想劝服达莉亚离开是很困难的了，而他自身也有了新的想法。连续的杀人和伤害案让整个小镇的人都陷入了危险，在确认莫蒂琪雅和阿

尔泰娅能远离这一切之前，达莉亚是不可能离开的。这已经不仅仅关乎于两人的安全，更和达莉亚内心的焦虑有关：十年前两人经历的事，和现在正发生的事，虽然未必有——按照乔贞的意见来看，毫无联系——但它们都是一个更深刻、更广阔的主体的构成部分。他们的生命，就像玻璃瓶掉在地面，分裂成无数细微的碎渣，它们会冲进下水沟，或陷进泥土，或隐灭于火焰，各自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要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求些什么，唯一的方法是捕捉每一块碎片，即便已经不可能再拼合成原状。所以，乔贞先继续处理着这一系列案子，不管能不能解决掉，如果只要了解到它确实和十年前的事件没有关系，那也已经是很值得的了。

乔贞不明白十年前发生的是什麼。从两个女人的叙述中，关于孤儿院，关于袭击，他得到的有用资讯很少，甚至没办法确认这件事和七处有联系。按莫蒂琪雅的说法，这像是一起规模庞大的总攻计划，假如说只是为了找到失去的三个婴儿的话，未必太过于鲁莽，不像老人的做法。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狄恩和他所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有联系。老人是否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没法肯定，但假若有的话，他不可能独自带着这些秘密死去。现在乔贞是这样认为的：老人确实在把自己掌握着的东西逐渐托付给他人，但目前还没有人能掌握全部。他对不同的人交托不同的遗产，比如与藏宝海湾的交易，和本尼迪塔斯的妥协、合作，这些部分交给了乔贞——这是他独一人所知的秘密，没有对任何人，包括埃林透露；而其他则掌握着别的部分。

*假若十年前对孤儿院的袭击也是老人的遗产之一的話，那么必定也有人将它继承到了手中。*

乔贞坚信阿尔泰娅出现在自己和达莉亚面前，并非是什么“计划中”的事。这是一个意外，一个疏漏；假若阿尔泰娅没有把毒蜘蛛放上肩头，假若她没有从孤儿院逃出——不，没有必要——列举这些假设。既然事情出现了，就要好好把握住。从这一点来说，乔贞认为这一次夜色镇之行绝对是值得的：他和达莉亚亲眼见证了老人计划中一个漏洞。他们本来永远也不会知道十年前狄恩死后发生了什么，也不会再想起他带走的婴儿。但是就如同水渍蒸发成为雨云，没有在泥土上留下一丝痕迹，然后又成为落雨而打湿了曾经存在过的地表一样，这些事实完全偶然地再度浮现。乔贞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能够捕捉到这些偶然。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种种偶然，他也走不到今天。从很多年以前，一股如巨大手术刀的力量就试图操弄他和达莉亚的一切，他们必须和它争夺着脚下的每一枚碎片。要想赢得这战争，唯一的方法就是了解，并且抓住从这股力量的指缝间溜走的偶然。

乔贞带着人手来到亚伯克隆比家门口的时候，没有在门口看见匹克。它总是趴着的地面，散落着一些粗短的狗毛。门是关着的，虽然那只不过是一块遮风雨的木板。从木板侧

面的缝隙，可以看见几乎完全见不到光线的走道。从外面看来，这只是一间数十秒就可以步行绕一圈的破烂遮身处，但是对这走道的窥视，却能让人产生它深不见底的错觉。乔贞联想起来：上一次亚伯克隆比是如何回头望望这走道，然后耸起脖子说“伊丽莎在唤我”，即便乔贞什么声音都没听见。

他叫了两声“亚伯克隆比”，从深黑的走道里传出了嘶哑的回应声，如同暗红色肢体的蜈蚣从泥洞里爬出。

“谁呀？”

是女人的声音。

但乔贞做出反应之前，他就听到了亚伯克隆比在屋里说着“是找我的，找我的”。那女人的声音就像坟墓中模糊的呜咽，很难听清说了些什么，并且很快让老头儿的声音给遮住了。在一连串不稳定的脚步声后，亚伯克隆比推开木板，出了屋。他一看见乔贞身后的几名守夜人，额角的神经跳动就跳动了一下，仿佛总是揉着一些泥沙的眼珠子发出黯淡的光。

“乔贞大人，您找我。”

“图纳德斯遭到袭击，有人证言你当时在场，还拿走了他的药剂。我必须把你带回去询问。”

“噢。”老头儿在袍子边角上擦掉手指尖的泥。“是，是有这么回事儿。我这就跟您回去。”

他拉开嘴缝，露出一个难堪的笑，就像尖锐的石头在沙滩上滑行，把沙堆切开了一道口子。按他的古怪脾性，这么干脆地就承认了，并不出乎乔贞的意料。他还记得当初他在雨中拦下马车，对达莉亚乞求施舍的时候，那仿佛要把自己的身体重重投掷在地面一般的迫切情感。但是现在，他虽然仍然有些紧张，但总的来说情绪很放松——乔贞隐隐约约觉得他已经完成了什么。他所谓的最重要的实验——

“乔贞大人，我先回屋跟伊丽莎说说，还得给她准备些东西。她手脚不大利索。我要是不在的话，她一个人不方便生活……”

“动作快些。”乔贞说。在亚伯克隆比回到屋子里，随后再出来的几分钟之内，他几乎就要下令搜查房间了。但是，他来寻找老炼金术士，并不是因为他有谋杀的嫌疑；他只不过是从小黑市商人手里偷走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更何况这也是对方逼迫下的结果。如果仅仅为了想知道他做过什么，我就下令搜查房间——乔贞的思绪里再次浮现这句话：

“你正在慢慢代替他。”

他无法忘记达莉亚当时的表情，也不想再听见这句话。凶手毫无疑问不是亚伯克隆比。没有理由搜查他的屋子。

亚伯克隆比出来了。“可以走了，乔贞大人。”他看了看乔贞，又看看守夜人，再次露出那难堪的笑容，仿佛是要等待别人给他上铐。

“跟着。”乔贞说。

在他们走下小土坡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什么东西踏上沙地的声音。乔贞回过头，看见了匹克。它和往常一样充满敌意，毛发凌乱，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过去，它尽力装作凶猛，但是却难掩眼底的疲劳；但是现在，它的眼睛却透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采，就如同冰凌包裹着的黑色石块。它也不再进行沙哑的嗷叫，而是从喉咙底部发出压碾碎物一般的低吼。

“啊，不好意思。我把它赶走。”亚伯克隆比挤过身边的守夜人，站到最前面。“去！匹克，去。”

匹克没有动，只是背脊稍微挺直了一些。

亚伯克隆比拍了拍长袍边缘，仿佛是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把赶狗的棍子带出来。他弯腰捡起一枚石头，喊着“快滚开”，然后掷出去。

石头落在了匹克的右足边。它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惊吓，慢慢地挺起身子。

“别跟着我们，”亚伯克隆比说，“你这畜生。”

它看着老头儿的眼睛，抖了抖脑袋，转过身，慢慢地往坡上走。它的四足稳稳当当地落地再抬起，沙尘从脚爪落下之处飞散开来。

## 25

这天早上，约瑟夫来到了乔贞的房间。

“乔贞，”他说，“出问题了。”

“什么？”



“我们的一个监视对象和负责看住他的守夜人一同消失了。他叫摩尼茨，”约瑟夫递出一叠文件，“是珠宝商，至少自称如此。他是图纳德斯的客户之一。这个人，至少在我们第一次调查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足以杀人的武器。”

乔贞翻看了一下文件，并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此人从图纳德斯那儿购买的也只不过是一些走私的烟草叶而已。虽然所有需要加入监视名单的外地人都经过乔贞亲自审核，但是对这个不怎么特殊的人，他已经失去了印象。

“你说监视他的人也不见了。”

“对。摩尼茨的可疑级别并不高，没有专人负责跟踪，只是让附近的守夜人例行巡逻的同时关注一下。这个人每天夜里都会去喝酒，然后回旅店，但昨天出去之后就没有回来。在他居住的旅店周边有一名守夜人，现在和他同时失去了踪迹。我们是在巡逻换班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我已经让手下人找了两个小时。”

“他们也许是离开夜色镇了？”

“不可能。在图纳德斯遇刺后，我下令加大了边境封锁的力度。”

“那么，走失的守夜人履历可信吗？”

“绝对可信。守夜人对成员背景审核的严密程度，并不会输给皇家卫队。我有没有必要下令搜索附近的民房？夜色镇不是一个藏人的好地方。如果说躲，也只能躲在屋子里。”

“失踪，失踪。”乔贞低声默念着，随后提高声音。“如果失踪的守夜人可信的话，那么他现在可能会有麻烦了。这个摩尼茨未必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失踪地点大略在哪儿？”

“密斯特曼托庄园附近。斯塔文的庄园，也许是镇里最难隐藏的地方。那所谓的园林已经荒废太久，地表也实在太空旷了。”

“也许他藏在庄园的房间里。”

“我们已经仔细搜索过了，除了所有上着大锁的房间。现在斯塔文正在上课，我准备等他讲完课后索取钥匙，进行第二次搜查。”

“希望不大。就算他真的带着一个守夜人消失了，也不太可能选择藏在……等等。你说斯塔文正在上课？”

“是的。”

乔贞站了起来。“约瑟夫，你现在能召集到多少人？”

“尽量不让例行的巡逻工作缩水的话，三十人把。”

“把他们全部都带上，快去庄园。我也去。”

“全部三十个？为什么？”

“无论能不能找到这个摩尼茨，也无论他和我们的案子有没有关系，都必须尽快给庄园提供最大额度的保护。凶手的第一次行动是用活祭一般的手法杀死鲍尔，由于他和守夜人武器供应的关系，杀死这一个人实际上产生了全面性的警告作用。如果凶手再次行动的话，应该也会沿用这个模式——抓住一点来进行全面性的打击。整个夜色镇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庄园里孩子们的教室。你先把手下人集合起来带过去，我用点时间去简单询问一下图纳德斯，看他对‘摩尼茨’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

“我马上去。”约瑟夫转过身。乔贞注意到，往常喜欢对他的探案建议追根究底的守夜人队长，这次没有提出半点意见。

“约瑟夫。”

“还有什么吩咐？”他在门边停下了。

“阿尔泰娅今天有没有去学校。”

“我不知道。”约瑟夫从门边消失了；乔贞能听到他的脚步声逐渐加快。

他努力回忆“摩尼茨”的样貌，收效不大。既然消失的只是他以及一名守夜人，那么动用三十个人似乎有些小题大作。但是他明白，人数的对比，不会自动成为作恶者以及防御者之间的力量对比。现在种种情况都显示杀死鲍尔的只是一个人，至多两个；但就算三十个即将面临战争的士兵，也未必能拥有这名凶手所散发出的暴戾气息。无论如何，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不会对独立的、影响微弱的目标感兴趣。虽然这些对凶手行为模式的推导是乔贞早已完成的，但“孩子们的教室可能成为唯一目标”，并非他长时间深思熟虑得来的念头。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孤儿院的故事在他心中突然激起的联想。十年前的事实和当下的疑虑之间的连接点，就是阿尔泰娅。

昨天对亚伯克隆比的审问并没有实际收获，所以乔贞很快就把他放走了。既然连和凶手迎面撞上的图纳德斯都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就更不能指望亚伯克隆比能提供什么有建设性的东西。

他还在思考对图纳德斯的袭击所代表的意义。那一刀扎得很浅，刺破了受害者的玻璃药瓶，随后刺客就离开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酒醉的人突然决意报复，又因为壮胆子的酒没喝够而手腕子发抖，失了准。很难说这件事情和鲍尔的死有关，而目前可选的答案，比如老头儿联合他人整治图纳德斯，又或者确实只是醉鬼的失败袭击——它们就算不是荒谬的，至少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从结果看来，这就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袭击，并不比小混混用酒瓶打架更值得注目。乔贞决定把这件事先放一放，先确认了摩尼茨的行踪再来考虑。

乔贞出了屋，在走廊上的窗户边看见了达莉亚。她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比医生预想的来得快，但是两名侍女仍然紧张地守在她身边。她的精神并没有因那一次谈话而遭到真正的打击——和乔贞一样，她从所有遗失的碎片中所得到的力量，要远远多过让它们扎伤手指而流失的点滴鲜血。

“发生了什么事吗？”她说。“我看见约瑟夫走出去，很急的模样。”

乔贞本想说没什么。要是在往常，他一定会顾虑到不想波及达莉亚，而用这一句话来把她排除在事件之外。你没必要知道，这是为了你好——一种不会揭穿，但双方都心知肚明的欺骗：它在自以为保护他人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伤害了互相的信任。但今天，乔贞说：

“我们要去斯塔文的庄园做调查。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好的，”她说。“一定要小心。”

乔贞离开之后，她静静地站立，望着窗外，抚摩着右手食指上的蓝宝石戒指。

阿尔泰娅不知道自己这一年来做过多少次噩梦。

这事她从来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就连莫蒂琪雅也没有。

噩梦的内容都是类似的。或者说，都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普遍要素。

养父贡多雷。

在阿尔泰娅梦中出现的时候，他有时是活人，有时是死人。

多数情况下，是死人。

在梦里，她会若无其事地和脖颈上有一圈勒痕的贡多雷谈话，一起做剑术训练，踏上某片未知的土地，等等。那勒痕是如此之深，甚至四周的皮肉已经溃烂。在梦里，她想转开视线，却做不到。只有醒来之后，她才能够回想起刚才经历的一幕有多可怕。

但是，这一类的梦并不会让她半夜惊醒。下面这一类才会：

她走进地底之下的一道走廊。有时候是地牢，有时候是城堡地下室，有时候是溢着黑色浆液的藤蔓状植物互相纠缠而成的墙壁。她不知道自己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只是往下走而已。

走了一段路，她不由自主地望向旁边。透过眼前的栅栏，她可以看见屋子里面的贡多雷。一根破布条状的东西，或许是撕裂的衣服，一头缠住了他的脖子，另一头扎在天窗上，把他吊了起来。

然后贡多雷可能会睁眼，可能闭眼。可能张口对她说话，也可能只张口却不发声音。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梦中的幻影都不能证实自己的生命，更不能真正地断气。它一直在阿尔泰娅的脑海里，无生无死。

每次让这梦给惊醒之后，就算只是半夜三、四点，阿尔泰娅也没法再睡着。无论睁眼闭眼，她都没法把方才的影像抹去。这恐惧至少会保持到凌晨，然后才暂时放过阿尔泰娅，在她昏沉的大脑活动中隐藏起来。假若正好是该上课的日子，她是注定没法精神饱满的起床了。这时候她往往会选择逃课。

但是今天，阿尔泰娅还是来到了教室里；她对自己说，*不能再做让妈妈担心的事了*。这仍然是单纯的孩子的承诺，但至少她今天能够坚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忍着不打瞌睡。在斯塔文的历史课上她就已经开始昏昏沉沉，到下一位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她几乎已经睡熟了。无论是周围的学生还是老师，都没心思去叫醒她。按照过往的经验，这样做纯粹是自找麻烦。

趴在桌面上的她，在半梦半醒间听到了一些声音。有脚步声，撞击声，沉默中骤然响起的低语，还有毫不掩饰的喊叫。这一切只发生在一分钟内。随后，她让什么东西跌落地面的声音给惊醒了。

她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跪倒在自己座位边，四肢着地的斯塔文。然后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她就是埃伯洛克家的女儿？”

循着这个声音，阿尔泰娅发现了斯塔文后面站着的一个男人。他身材高大，左手执着一把长刀，灰蓝色的眼珠子瞥着她。那眼神让她脊椎一阵刺痛，就如同在每个因噩梦而惊醒的夜晚所感受到的一样。她不得不别开脸，逃离这让她恐慌的视线；随之整个教室内的情况都进入了眼内。

有二十多个陌生人站在屋里，每个人都带着武器。他们的打扮杂乱无章，并不像统一的组织，但无一例外都很轻便。这些人和大部分学生都在望着这边，还有一些学生在哭，但是不敢发出声音。方才讲课的老师趴在讲台上，鲜血溢满了台面，沿着木纹流下来。血是那么多，但他还没有死——一个陌生人用短刀穿过他的口腔，把他的脑袋钉在台面上；嘴里的血泡在冰冷的刀刃表面浮起。

灰蓝色眼睛的男人踢了一下斯塔文的后脑壳。阿尔泰娅先听到了斯塔文的额头撞击地面的响声，然后是他不停颤抖着的话语，就像老树上剥落下来的朽皮：

“是，就是她。阿尔泰娅。请不要，不要杀了我。啊，我流血了……”

## 26

“有多少孩子在里面？”乔贞说。

“五十二……不，不，五十四。”书记员说。

乔贞看了看身侧的约瑟夫，他正用望远镜观察着教室里的情况。

和入侵者之间的对峙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他们带领守夜人一来到庄园就包围了教室，但是入侵者押出了三个孩子，以割下他们的头颅为威胁，逼迫着守夜人后退了五十码。为了在制定战略的同时防备弓箭和火枪的袭击，乔贞和约瑟夫等人集中在一栋可以望见教室的宅子里。

约瑟夫把望远镜放下来，递给乔贞。“斯塔文也在里面，还活着。”

乔贞接过来进行观望。他没有找到阿尔泰娅，并且相信方才约瑟夫也没有找到，但不能确认这是否是因为视线的遮挡而造成。斯塔文蹲坐在墙角，脚边有一滩血，没有人看守。敌人的数目没法测定，屋子外面只有五个人警戒，但屋内的应当在十五至二十人之间，守住了每个窗口和走道——即便他们的人质是五十四个成年男性，也没有丝毫反抗的希望。虽然入侵者们没有可以辨识的统一着装，但从他们的神情、身体状况看来，无疑是一群习

惯了战斗的人。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武器极不统一，大都不是遵循标准的范例而制造，充满着异类的特征，很多人携带武器不止一件。至少从表面看来，这是一群山贼。

艾尔罗在他们两人身后回来踱步，呼吸声短促而激烈，右前臂僵硬地抬起来，仿佛是为了躲避飞溅的泥水。突然间，他快步走到约瑟夫身前，说：“镇子的防御线真的没有出漏洞？”

“没有，到现在为止都一切如常。”

“那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艾尔罗右拳猛地砸向自己的左手心，连续好几次。“难道这些家伙一直潜伏在镇里？你非得给我个解释不可，约瑟夫。”

“我可以确认他们之前没有隐藏在镇子里。这个数量，再加上他们的武器，不可能集中隐藏在一个地方。如果说巡逻的安排有什么疏漏的话，那就是在庄园附近巡逻的守夜人失踪后的十数分钟，他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集合起来，所以也不会是分散地隐藏着。况且我说过，自从发生凶杀案以来，所有守夜人在日常巡逻中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

“可是，总该有……”艾尔罗左手裹住右拳，在自己的腹部前方颤抖着。从冷静、不动声色的弟弟口中得不到什么答案，他便转向乔贞。“那么……乔贞，”他第一次省略了敬语，“你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就像约瑟夫所说，现在很难判断他们是如何出现的。我可以用外界观察者的身份告诉你，守夜人的巡逻路线非常严密，不可能在一瞬间发生这个规模的入侵。”

“他们……会不会就是藏在密斯特曼托家的老屋子里？那房子那么大，也没住人。”

“我们的人刚刚才打破所有的门锁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人驻留过的迹象。毕竟要隐藏这么多的人，单单提供藏身的空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补给。”约瑟夫说。

艾尔罗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恐慌和失望。如果有这其中愤怒的话，也已经隐藏在对当前形式的担忧之下，如同几乎已经燃尽的柴火，反而让残破枯叶一类的引火之物给扑灭了一般。他看看窗外，视线一接触到让歹徒占领的教室，就立刻转过身，急促地吐出一口气。有汗水从他的额角滑下来。

“艾尔罗先生。”乔贞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考虑他们的来历，而是如何应对。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伤害性行动，这说明他们要么没有完整的后续行动计划，要么内部发生了争执。我倾向于后一种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该做的是观察，等待，并且预测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在他们如何出现的问题上伤脑筋。我相信约瑟夫也会同意这一点。”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行动。怎么知道在这该死的望远镜看不到的地方，房间的角落，他们已经——”

“不可能。刚才你也看见了，他们是真正会利用人质的人，不会鲁莽地在我们视线外伤害他们。”

艾尔罗听出了乔贞这句话里暗含的残酷性：如果对方要伤害人质，必然会需要观众，让他们为之颤抖并屈服，然后从中得利。这让他陷入了自己也许很快就要目击到什么的焦虑之中。

“我们还是有优势的。”约瑟夫说。“他们集中出现在远离大道的庄园，没有惊动镇民。至少目前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他们要面对的，完全是有战斗能力的守夜人。在没有镇民干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定更有效率的战略。就像乔贞说的，我们现在必须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为每种情况做准备。”

“约瑟夫，我只要你告诉我这件事。”艾尔罗按住了弟弟的双肩。“假若——假若他们现在打算立刻对孩子们下手……”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所以我说是假若！我是镇长，你要等我把话说完！……这情况要真的发生了，你能够阻止他们吗？”

约瑟夫看着哥哥的眼睛。他比艾尔罗高一些，而艾尔罗此刻又缩着脖子，所以这成为了俯视。“不能。”他说。

“你……”艾尔罗的手在弟弟的肩上按得更紧了，片刻后就无力地放下来，回到房间后方继续来回踱步。“你们俩先谈，让我好好想想，”他说。他在失望，但并非只是失望于上面的回答，而更是失望于弟弟的冷静，和在此对比之下自身的焦躁与无能为力。

约瑟夫同样也是焦躁着的。或许艾尔罗看不出来，但是乔贞能。他看见约瑟夫是怎样专注地望着远处的教室，仿佛该忘记了怎么眨眼，只有当眼睛不能再继续积累压力的时候才合上那么一瞬间。他也注意到约瑟夫双手放在背后，左手大拇指是如何紧紧地压在右手腕上。

乔贞也了解自身的焦躁。“阿尔泰娅也在那些孩子里”这个事实，对埃伯洛克家的人来说，会立刻和家族血脉内的危机感连结起来；但在乔贞心里，它连接着另外一些无法忽视的人和事。如果这是在暴风城，事情会好办得多，因为可以立刻召集起有纯熟潜伏袭击能

力的七处成员，但显然无法指望专精防御和警戒的守夜人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就算发生全面直接的冲突，他也不认为现在手中的三十个人能够获胜，更不用说保护人质了。

“乔贞，你怎么想？”约瑟夫说。“我必须承认自己没有处理这类情况的经验。到目前为止，已经麻烦了你不少事，但是我仍然需要你的意见。他们可能会做出的行动是……比如，要求赎金？”

“他们会提出一些要求是肯定的，这才是获取人质的意义。我不得不说，假若他们知道阿尔泰娅在手中，自然有更多提要求的理由，并且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发生内部分歧，直到现在还没决定该做什么。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是一次随意的袭击。他们在酝酿行动的时候，把扣押孩子做人质定位第一目标，但是当发现阿尔泰娅的时候，他们的计划不得不更改。索取赎金是有可能的，这是普遍性的答案。你不能指望一群强盗除了金币，更看重别的。”

乔贞刻意在对话中反复提到阿尔泰娅，强调她身处危险，以此来观察约瑟夫的神情。这并不是残酷的戏谑，而是和判断埃伯洛克一家在这起事件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夜色镇并不是那么富裕的地方。既然他们行动这么精密，为什么偏偏……”

“很简单，”乔贞说，“因为掠夺夜色镇，成功逃离之后，多半不会遭到暴风城官方军队的追击——这只是守夜人的事。别说你连这最基本的一点都忘了。一年前的事不也是一样吗？当然，我这样说，是假设眼前的入侵者目的在于金钱。”

约瑟夫望向乔贞。“你想说他们和一年前的那伙强盗有联系？”

“我不确定。你说呢？你是和贡多雷一同参与了那场战斗的人。”

约瑟夫想说什么，但是注意力立刻转移向了窗外。他说：“有人出来了。”

听见这句话，艾尔罗走到窗户边。

出来的人是斯塔文，脸上沾着血迹，脖子上缠绕着一条锁链。当他走出十余码后，人们才发现铁链子的另一头让一名入侵者给握着。他喊着“继续走”，并且同步跟上，而斯塔文就像一条因为厌恶主人而不愿意出来散步的狗，拖着脚步往前挪动。当离开房子约二十码后，他停住了，从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在眼前展开，开始念起来。

“你，你们。所有……所有……”



斯塔文仿佛噎住一般地没了声音。后方的人说着“重新来”，然后猛拉了一下锁链，让斯塔文整个身体都往后倾斜了一下，同时因为脖颈受到的压迫而发出模糊的咕哝声。他咳嗽了一声，尽量把嗓音往上拉扯，仿佛要急于抽出钻进喉管深处的一条毒蛇。

“所有人听清楚了。你们必须在半个小时以内集合所有夜色镇议会成员，和一百名以上的镇民来到这里，然后我们会提出释放人质的条件。每超过一分钟，就……就杀一个人。集合到的人如果数量不够，我们认为少了多少，就会杀掉多少人质。这些话，即刻……生效。”

斯塔文刚放下纸条，后面的人就牵拉锁链，让他倒在了地上。他爬起来，双手捂着喉咙往回走。

乔贞明白，让斯塔文这样来传话，一是为了保证入侵者本身不进入攻击距离，二是能够显示自身的残忍性。对他们来说，人质已经不再具有人的属性，而是可以像野狗一样牵出来的东西。

这毫无疑问对艾尔罗产生了作用。“半小时？他说半小时？”他转向书记员。“快，快去……”

“等等，你决定就这样答应他们的要求？”约瑟夫说。

“不然还能怎么样？约瑟夫，刚才说不知道这些家伙从哪儿来的是你，说没办法保护这些孩子也是你。难道你现在想出什么妙法子了？没有的话就在这儿好好呆着，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也认为为了人质安全考虑，应该立刻执行这个要求。更何况，我们仍然能得到至少半个小时的思考对策时间。”乔贞说。

“你们俩在这儿留着。”艾尔罗说。“达尔塔，跟我来。”

他离开了；达尔塔追上去。

“他们……需要我们召集见证人。也许不是赎金那么简单。”约瑟夫说。“我得去配合哥哥，安排守夜人的重新部署。”

乔贞看着约瑟夫走出屋子。入侵者的要求出乎他的意料，并且完全破坏了守夜人暂时拥有的没有非战斗人员打扰的优势。至于这些要求的直接目的为何，乔贞有两个揣测，并且相信约瑟夫也能考虑到，只是没有说出来。宣告或者当众处决，他想。没有别的可能。

“阿尔泰娅，阿尔泰娅。外面很吵闹。来了很多人。你想他们都是为你而来的吗？”

阿尔泰娅看着灰蓝色眼睛的男人，没有说话。一分钟前，在离半小时的期限还有三分钟的时候，他们把一个孩子带了出去。她宁愿想象那孩子可能的死亡，也不愿意直盯着这男人的眼睛。

“我不知道。”她说。

“答案是不。夜色镇的人在为一些更重大的事情聚集在这里，你一个人的性命相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反正，你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男人说。“怎么，想哭？”

他的右手覆在阿尔泰娅的面庞左侧，大拇指前端划过她的下眼睑；一滴泪水落在指甲盖上。她浑身震抖了一下。

“你这儿有道小小的伤疤。怎么弄上的，打架？一定是。身上没有伤痕的人，不能称为战士。可是光这一点儿——还早得很。看那边。”

他把她的头扳向右侧，强迫她望着一个戴面罩的男人，然后说：“凯拉曼，让小姑娘看看你的脸。”

“真是无聊。”那人把面罩掀开，展示了几秒钟，然后重新遮上。“这样可以了吧？”

阿尔泰娅猛地吸了一口气。

“看见了吗？”男人把她的脸扳回来。“凯拉曼的伤疤好像把你吓到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称呼他‘丑人’。这一年来就连妓院也不欢迎他。这都是因为你父亲，贡多雷。他欠下了太多血债。凯拉曼没有死，但是把脸给毁了，很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你最好习惯这样一张脸，因为在你死的时候，不会比那样子好看多少。”

他拍了拍她的脸。阿尔泰娅努力不哭出声音来。泪珠积累在她的眼角，视线变得扭曲而模糊，远处地面的一滩血迹在模糊的眼界中逐渐扩散开来。

“你不太爱讲话，姑娘。和我听说过的不一样。你最好表现得高兴一点，这样我心情也会好些，说不定就能给你一个对家人传达遗言的机会——假设我没有把他们全部杀死的话。”

“头儿，”门边的一个人说，“时间到了。他们的人好像也齐了。那个小孩儿要不要杀掉？”

“不用害怕，阿尔泰娅。没说你。”他站起来，转向门边的人。“暂时不用，把他带回来。现在该是做正事的时候了。”

阿尔泰娅看着灰蓝眼睛的男人走出了屋，然后是一个人把刚才押出去的孩子带了回来。这个男孩子盯着地面，无论头部、脖子、眼珠都没有丝毫动弹的迹象，仿佛是失去了控制自我的意愿，就连脚也忘记了该怎么走路。匪徒拎住他的前襟，把他扔在地上。

阿尔泰娅心里几乎一片空白。方才听到的话语声，只有百分之二十在大脑里转换成了正确的语句，而剩余的只不过是充满威胁意味的噪音，就像石头砸进泥潭所溅起的大量泥石硬块。她尽力想让自己看上去不是最害怕的一个人，但是做不到，因为这恐慌不仅来自于个人生命所受到的威胁，还包括许多别的东西。如果说她全部的世界是稻草搭起来的一个小棚子，这些入侵者就是一辆轮子在燃烧着的马车，在一瞬间就能把她内心关注的一切碾成灰烬。

在几名护卫的跟随下，灰蓝色眼睛的男人走出了屋子。他环伺了一下周围，对眼前所见很满意。数十码外围绕着镇民和守夜人，站在前方的是镇长艾尔罗和守夜人队长约瑟夫，这两个人他都能认出来。艾尔罗在强装镇定，约瑟夫的眼神中带着一些警告和寻求对峙的意味，但这算不了什么。这两人身旁的是镇议会成员，队伍朝两边延展开，直到渗入普通镇民。他能感觉到这些镇民经过挑选，基本上没有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他们的眼神缺乏焦点，不停交头接耳，显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当下发生的是什么。当他把长刀支在地上的时候，一些镇民立刻噤了声。

还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人在约瑟夫身边，眼神中充满毫不掩饰的观察意味，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才不受当前情势的影响，可以置身事外地揣摩眼前的敌人。他记得这个人是从军情七处而来的。*那又如何。*

他看见艾尔罗上前一步，履行镇长应负的责任——一个他不得不实行，但是却难免地产生逃避幻想的责任。

“安静。”艾尔罗重复了几次，等待话语声基本消失，然后对他说。“你们是谁？想得到什么？”

*该是我开口了。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带着恐惧和困惑。这就是我一年以来等待的东西——*

“我的名字是摩尼茨。”他说。“而我们，是凭着手中武器来打拼一切的人。强盗，山贼，绑架者，随便怎么称呼，虽然都不是正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要和夜色镇做一个交易，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先解释一下交易的准则。只有一个要点：信用。没错，讲信用，说到

做到，这次交易就能顺利完成，不会有人受害。而与之相反的，就是——背叛信任。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点，是因为在一年前，曾经在此地遭到过背叛。如果没有那一次可耻的经历，我今天也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摩尼茨停顿了一下，等待自己的话语在听众之中慢慢传播、渲染。他小时候曾经梦想过成为一名军队统领，尤其着迷于自己在一群即将奔赴决战的士兵前发表演说，鼓励士气的幻想。他不幻想得到掌声，只要得到注目就好，无论是怀着崇敬还是恐惧之心，都没有问题。自从在军队中杀了人逃跑之后，他知道自己是无法得到崇敬的目光了，便转而追求后者。他喜欢对将要杀死的人说一大通话，每当受害者误认为自己的生命有机会延长，眼中稍微有了一些光明，他就会非常兴奋，百倍地期待着稍后将要施加与其上的痛苦。刚才在对阿尔泰娅说话的时候，他强忍住了扼住她的喉咙，并且在窒息之前一瞬间用长刀刺穿她的冲动。不能破坏预定计划是他唯一的底线。

现在，摩尼茨已经成功地让听众都紧张起来。他看见他们不安地搓着手，揉弄眼睛，脚掌轻微挪动扫起沙尘。他们在焦灼地等待着下面的话，怀着一种将会面临某种无法承受之物的恐惧。但是有两个人——约瑟夫和他并不知道名字的七处成员，无法归类到这人群中。这让摩尼茨不大高兴，但是并不影响他继续讲话。

“没错，一年以前，我们在这里遭到了背叛。我说的正是那一场战斗。贡多雷·埃伯洛克经过这一战，成为了你们的英雄。我不关心夜色镇为他生造了多少传奇故事，但事实是这样：他在回到夜色镇前，曾经是我们的一分子。他承诺要将夜色镇作为献给组织的礼物。‘我会为你们进入夜色镇扫清道路’，这是他亲口所说。但是在一年前，本该是计划实行的时候，他却把我们的部队引入了他所设置的伏兵陷阱中。这是不可能得到容忍的背叛。没错——你们的英雄贡多雷，是一个狡猾，贪婪，完全没有信用可言的阴谋家。噢，还有，他最后的自杀，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要让军情七处揭露的事实。”

人群在一开始是沉默的。十余秒钟后，摩尼茨期待着的混乱发生了，仿佛一块巨大的玻璃彻底破裂，碎片纷纷摔落在泥水中。围绕在镇长等人的政府成员的喧闹声，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声音。十余个人轮番质问艾尔罗和约瑟夫，揪他们的衣服；守夜人不得不把一些反应过度的人拉扯开。但是谁又能保证守夜人在履行护卫职责的时候，自身完全没有怀疑。摩尼茨听到了一些“骗子”“他在骗我们”的叫嚷，但是在此刻有多少人相信，这并不重要，因为他还有接下来的话要说。

“在那一场战斗里，贡多雷几乎把自己昔日的同伴赶尽杀绝。我能成为其中存活的一员，所感受到的耻辱多过幸运。但是一年后，当我回到这里的时候，才明白到自己拼命活下来是多么正确的一件事。当时知道贡多雷计划的，还有其他人。首先是铁匠鲍尔——他

同样也曾是我们中的一员。现在，你们该明白他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死去；这是他应得的。至于贡多雷的其他家人是否也是阴谋的参与者——这应当是各位夜色镇民去弄清楚的事。”

一轮更大的骚动。镇民们的反应逐渐大起来，有的人试图冲破人群前往几个领导人所站的位置。而且，摩尼茨还看见有更多风闻此事的民众来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就在眼前了。*

“没错，可以简单认为我是带着幸存的同伴们来复仇的。现在我们手里有五十四个孩子，只要我下令，他们会在一分钟内就全部死去——以各位难以想象的方式。但是老实说，这样做没办法抑制我们的愤怒，想必也不是夜色镇的人民愿意看到的。所以，我给你们提供两个选择。贡多雷的背叛是剥夺了我们的生存基础，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一点上进行补偿——提供五万个金币。这是第一个选择。而第二个，更接近复仇的本质意义，那就是把埃伯洛克一家人交出来。对了，阿尔泰娅小姐在我们这儿，不用再找她了。”

最后他补充了一句“我更倾向于第二个选择”。他对自己所说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在他手指间、额角上蔓延起一阵阵兴奋感，以至于他怀疑是否还能把大脑中不断涌出的杀意压抑下去。

摩尼茨看着那些试图冲到镇长和守夜人队长身边的市民，以及不知所措的政府议员。*我扔出了一根骨头，你们自己决定怎么抢吧。*他想。

## 28

市政大厅的门窗全部闭实了。会议室里弥漫着腐朽、阴沉的气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爬满蛀虫的树洞之中。有的人在抽烟，图望着用阵阵烟雾和喉间的辛辣感来分散过于焦灼的注意力。仍然可以听见少部分镇民在大楼外抗议的声音。

乔贞坐在会议桌的东侧。他看着医生给艾尔罗的额头包扎——刚才一枚石头掷中了他。在约瑟夫和守夜人的保护下，这些政府成员好不容易才回到市政厅。有的议员虽然很想当众质问埃伯洛克一家，但是在民众的眼里，所有政府成员都成为了冲击对象，所以这些议员也不得不随着众人撤离。

摩尼茨给了他们三天的时间。三天内，必须给匪徒提供食物——不包括学生们的份量。“我相信那些孩子会希望你们尽快答复的。”他说。

约瑟夫站在艾尔罗的右侧，但两人完全没有交谈。兄弟俩对一年前的事在认识上的差距，使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虽然民众的靶子大多指向艾尔罗，但实际上当时他并不在夜色镇；如果那个扔石头砸他的人再思考多一些，就会把目标对准约瑟夫。摩尼茨的这番话对镇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思维负担已经转化成了情绪和身体的双重疲劳。他的汗淌到脖子两侧，双眼时常无意义地盯住桌面上的小凹坑。但是乔贞很难看得出约瑟夫在想什么。他那双和贡多雷一模一样的眼睛，表面上仍是百分之百的镇定，虽然其中似乎有一些疑虑——就如同一个试图在大雨天中判断雷声来源的人。

一个年约五十岁的议员开口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他说。“夜色镇是我们每个人的，而不是单属于埃伯洛克家族。我，相信还有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受到了欺骗和侮辱。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把这屋子里贡多雷的肖像画摘下来。和这样污秽的东西共处一室，没办法解决问题……”

虽然他不停用双手做着大幅度的手势，仿佛自己说的话已经代表了所有人的意见，但是反驳的声音立刻就出现了。另一个议员说“这样幼稚的行为没有意义”，还有一个几乎同时说“我们并不知道真相”。宣言遭到挫折的议员便独自走向北墙，想去摘取肖像画，但是让护卫拦了下来。他没有动用武力的意思，如同预料到自己会遭到阻拦并且非常乐意去接受一般，快步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十指紧紧按着桌面。有人低声说“愚蠢”，引起了争吵，很快蔓延到整间屋子。参与这番吵闹的人并没有直接把说话目标转向埃伯洛克兄弟，仿佛他们只具有作为话题核心的价值，毫无参与其中的权利。

“不管真相如何，他保护了夜色镇，不是吗？”一名较年轻的议员说。“我们应该解决当下的难题……”

另一人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跌进了新的陷阱？那些家伙开口要的是五万个金币！五万！这和洗劫整个镇子没什么两样。”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把人交出去？”

“别说你已经把这个选择项给排除了。既然贡多雷是为夜色镇牺牲的英雄，我倒指望他的血亲们也能学到他的一些优点……”

这句明显的挑衅本该引起更大的争论，但艾尔罗开口了。

“安静。”他说。“我并不知道父亲的事是否属实。但是，光是这‘不知道’，已经足够成为我的过错。我愿意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负一切责任，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把我交出去会解决一切，那就这么做吧。来吧，把绳子拿来，把枷锁拿来，马上。你们可以现在就把

我绑起来，什么时候想把我交出去了，只要多打一个结就好。怎么没有人动手？这是镇长的命令！把绳子和枷锁拿来！”

艾尔罗拍了一下桌子。他的手指仍然在颤抖，两颊仍然在流汗，但乔贞能感觉到，艾尔罗正在努力地把那个小心翼翼、过于保守的自己抛在脑后。做为镇长，做为埃伯洛克家的主人，无所逃避的他决定把自己的脚跟站稳，就像近海风浪中的礁石。

“我和约瑟夫会负责任，但是也不要忘记了你们的责任。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要么现在对我动手，要么相信我和约瑟夫，同时考虑别的解决方式，你们必须选择一条路。没有人动手？也没有人有别的看法？”

沉默片刻后，是几名议员的争论。

“他们给了三天的答复时间。我们一定能用这三天做些什么。”

“让孩子们饿三天肚子？”

“饿三天算不了什么，更何况考虑的时间根本没有三天那么长！如果决定给赎金的话，现在就得开始筹集金币了。”

“五万个金币，换五十多个孩子，啧。我说，那些有孩子遭到绑架的家庭一定得多出钱！就算花掉全部家当也是合情合理的。”

“闭嘴，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混帐。我的外甥也在那些孩子里……我看你也是那些匪徒的一分子，而且比他们更可恶。”

让这些人争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乔贞走到约瑟夫身边，对他说了一些话。约瑟夫点了点头，随后提高声音说：

“所有议员立刻离开这里，到二号会议室去讨论。我们要和军情七处的专家交换意见。”

“军情七处”这个词起到了作用。虽然有人还是提出抗议，但是当执着长剑的守夜人站在他们面前，就闭了口。几名守夜人把他们全部赶出去，随后守住了门。屋子里只剩下埃伯洛克兄弟和乔贞。当四周终于安静下来之后，艾尔罗沉重地吐出一口气。

“抱歉，乔贞大人。”他说。“让您看到这副景象……我为夜色镇而自豪，但从来不为自己身处的机构自豪。”

“现在我们可以说些有意义的话了。”乔贞说。“我不关心一年前发生过什么，至少现在不。我留在这屋子里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看起来，摩尼茨倾向于把目标放在埃伯洛克家族，而不是五万个金币。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假如真的交出五万个金币，会是什么情况？”

“他们会……离开？会吗？”艾尔罗说。

“问题就在这里——如何离开。敌人也许可以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庄园里，但是我不相信他们带着这么多金币也能做到无声无息地离开。进一步想，他们更不可能带着五十多个人质消失。假若拥有这种超乎想象的能力，根本就无需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了。”

“就算能带着人质或者五万个金币离开夜色镇，也不可能短时间内走得太远。这至少需要马匹。”约瑟夫说。

“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许绑架者们可以再次消失，但是加上人质或者战利品，情况就不一样了。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地只给我们三天时间？”艾尔罗说。

“不，我们只看见摩尼茨一个人。只有他是自信的。他是什么样的领导人，提出的两个条件是否在绑架犯内部得到了共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虽然他们不可能带着战利品或者全部人质逃走，但是却很有可能选择带走唯一——一个人，并利用她来继续周旋。我希望两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了。”艾尔罗低着头说，然后转向约瑟夫。“不要告诉她母亲。暂时不要。”

“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这三天来施加压力，或者策划袭击。”约瑟夫说。“乔贞，守夜人部队能够尽力围堵敌人，但是要实行有效的打击就不容易了。更何况只有三天时间，不可能叫来援军。湖畔镇也许会帮助我们，但就算最快的马赶到那儿……”

“我有办法在三天内召集适合袭击的人手，但这需要你们绝对的信任。”乔贞说。

“怎么做？”

“我不能详细解释。而且，为了让我的人手能尽快且顺利地进入夜色镇，必须全面解除镇边界的防卫状态。”

“这样做……夜色镇短期内会失去外部防备。如果突然有另外一支势力袭击的话……”艾尔罗抬起头说。

“但是，也就有了更多的人手可以用来包围庄园。”约瑟夫说。



“利害关系两位都很清楚。人一旦到齐，我会立刻和你们联系该如何安排行动。现在，就看你们是否愿意信任我了。补充一句：一旦决定这么做的话，就没法走别的路了。当然你们也可以同时准备五万个金币以防万一，这和我计划不冲突。”

乔贞在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并且清楚埃伯洛克兄弟也在想，只是没有透露出来。双方的立场都一样：比起为什么而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选择。约瑟夫并没有苦恼太久；他自我认同式地微微点了一下头，并不急着表态，开始等待艾尔罗的意见。

艾尔罗是真正受到折磨的人。他用大拇指撑着前额，两颊因为咬紧了牙关而略微鼓胀起来。他就像沙滩上的一块遍布裂痕的石头，在涨潮退潮之间不断承受冲刷，但是却找寻不到自己的位置：空泛的陆地，或者黑暗的海洋。

“乔贞。”他说。“你的意思是，要我把所有镇民的安危，包括那些孩子，包括阿尔泰娅——全部交托给曾经禁锢我父亲的军情七处？”

“是的。”乔贞说。*没错，你生命中的一切。*

“我明白了。”达莉亚看了看窗外。“真难相信，现在镇里还能这么安静。”

“即便是绑架犯，也不会在暮色森林的夜里贸然行动。”乔贞说。“太危险了。”

“我还是没法想象，阿尔泰娅她现在……”

“别想了。”

她望向他。“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明明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却无能为力。”

“你安静地等着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些事，不是为了让你抱怨自己没办法帮得上忙的。情况也许会变好，也许会变坏。希望一切顺利吧。”

乔贞打开鸟笼，把鸽子放出来。“你终于派上用场了，”他把一张小纸条折成半截小指头粗细，塞进了它颈项上金属环的夹层里。

他捧起它，正要放飞出去的时候，又放了下来。

“你来吗？”他对达莉亚说。

“我……也行？”

“已经给它下好指令了。”

“那好吧。”

达莉亚捧起鸽子，双手略微探出窗外。一阵冷风正好吹进来，像山坡上传来的音符一般，吹进了鸽子的羽毛，她的衣袖，发丝。虽然手背很凉，但掌心却是温热的。一松开手，鸽子就飞离了，扑进夜空——渗透着野狼嗥叫，与幽灵歌声的夜空。她坐了下来，但那一瞬间的温热还留在掌心，就像微小的繁星能在黑色天幕中闪烁一样。

“至少我能做这件事。”她有些自嘲意味地说。“它飞得快吗？”

“很快。”

## 29

阿尔泰娅回想起在西部荒野的谷仓中躲藏的夜晚。地上散落着米粒，背后是磕得皮肤生痛的篓子。从窗户上的蜘蛛网孔间蹿进来的月光，把没有人影的走道照亮了。当时，这唤醒了她对独自一人呆着的恐惧感，不得不闭上眼睛。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屋里人多得是，但她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不可抵抗的孤独，就如同内心遭到流放，陷入了沼泽地，而冰冷的淤泥开始爬上她的肌肤。有人在看她；左边的一个男孩盯着她已经很久了。

“都是你的错。他们只是想抓你。”男孩说。他的声音很低，但就像挂在墙上静止不动的刀也能让人不敢接近一样，这句话让阿尔泰娅感到失落和恐慌。她曾经欺负这个男孩，把他的课本一页撕下来折纸飞机，但现在却连他说话都不敢听。

“是你害了我们。”他说。

阿尔泰娅把脑袋埋在双膝里。这句“你害了我们”是如此的真实，仿佛这就是这起事件的唯一核心。无论起因，条件，还是可能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害了他们*。

她自小就有这样的幻想：陷入一个不利的境地，比如说，遭到绑架——然后抓住机会夺取武器扭转局势。这类幻想并不特殊，每一个听英雄故事长大的孩子都曾经有过。但是，如今阿尔泰娅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幻想也许永远就要埋葬在大脑深处。并不是消失，而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她觉得睡觉是个好主意，但是却没法睡着。闭上眼没多久，就再次看见了死去的贡多雷。

*我的好女儿，拿起武器。战斗。*贡多雷在对她这么说的時候，脖子上的伤痕张合着。血红色的细线扩大成两侧特别尖锐的菱形，然后恢复原状。

阿尔泰娅听说了对贡多雷的所谓“曝光”。她不相信。

她回忆起八岁以前用木棍随贡多雷练习剑法，曾经很多次击中他。但是从九岁开始，就再也没有击中过。她一直都想着“下次一定能打中”，下次，下下次。每次都成空。原因在哪里，她从来不追究。到了十二岁，贡多雷拒绝再陪阿尔泰娅训练。她给自己的解释是：父亲能教的就这些。我都学到了。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或许八岁以前，贡多雷只是一位父亲，得偶尔让女儿打中才行。

阿尔泰娅抬起头望向窗外，看见摩尼茨和“丑人”凯拉曼站在十余码外交谈。即便他们没有注意到她的视线，她还是立刻转过了头。父亲，*如果你想让我和这些人战斗的话……*

她没法听见两人在说什么。假若可以，她也会蒙住自己的耳朵。

在屋外的冷空气中，凯拉曼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

“原来的计划是什么？我在问你。”

“拿到钱，或者报仇，或者两样一起完成。这对你来说很难理解吗？”摩尼茨说。

“你对他们开口要五万个金币。原来说的是五千。”

“因为五万比五千更多，这个你总能明白吧？数数你自己的手指，是九只还是十只？”

“别耍花招了。我们就算有翅膀，裹上了五万个金币也飞不走。我知道你在逼他们交出埃伯洛克一家人。”

“噢，看来那一场火没把你脑子烧糊，反而让你更会想事情了。实话告诉你好了：拿到区区五千金币然后就逃走，从来就不是我的第一选择；而且夜色镇也不可能就这么拿出五万金币的现金。”

“摩尼茨。不是所有人都想着报仇。我们干的活儿就是杀人，如果总是念叨着给死人报仇这档事儿的话，还怎么混下去。去他妈的什么战士的尊严之类的狗屎——很多人只想拿了钱，喝好酒，吃饱肚子，买一两个女人，舒舒服服过日子。”

“过舒服日子……这和你有关吗？你现在吃东西都要用手遮住脸上的洞，钱再多也是补不上的了。”

“去你妈的。”

凯拉曼刚刚把手放在斧柄上，摩尼茨就已经挥出长刀，一刀背抽中他的手腕。接下来是直击在脖颈侧面的一脚，把他踢倒在了地上。

摩尼茨将刀尖对准凯拉曼的咽喉。

“你要尊重我，凯拉曼。别忘了现在的头儿是谁，我说的话就是一切。你过去不会这么愚蠢，看来贡多雷那把火真的把你烧傻了。钱什么时候赚都可以，但要偿清耻辱只有眼前这一个机会。如果总是想着‘拿着钱走就好’，你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一群软脚虾，到最后只能捕野兔过日子。想站起来？等等。触犯了首领，照规矩应该怎么做，总还记得吧？”

凯拉曼没说话。他仅存的左眼透过面罩盯着摩尼茨，滞重的呼吸声在空气中下沉。

“快些，”摩尼茨说，“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凯拉曼咬紧牙关，抓住自己的左手小指，把它扭断了。他颤抖了一下，但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下一次会是无名指。你可以站起来了。”摩尼茨收回了长刀。

凯拉曼按住自己的左手，在站起来的时候身体稍微抖了一下。

“你没办法保证……其他人不会有和我类似的想法。”

“那又如何。脑筋不比你好使的，自然不会怀疑我们的行动会有任何纰漏。在我说出‘五万个金币’的时候，他们高兴还来不及。至于比你聪明的，就不可能做出违背我的意志这种蠢事。但是，除去你的态度不说，我承认当前的计划确实有风险。不管最后得到的是五十个人质还是五万个金币，都很难脱身。”

“你打算怎么办。留着埃伯洛克家小姑娘一个人？只带着她离开是没有问题的……”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艾尔罗和约瑟夫可是贡多雷的亲生子，只要能继承他十分之一的性格，就绝对会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麻烦的养女。我就是一开始考虑到只把目标锁定在阿尔泰娅一个人身上，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才要连带着抓住这么多小鬼，通过整个夜色镇的人给贡多雷的两个儿子施加压力。”

“复仇或者赚钱，你总得带我们选上一条路。不然到时候冒犯首领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不用你说。我逼着斯塔文那家伙透露了一些东西……非常有用的东西。现在我有了新的计划，能够解决一切的计划。虽然有不同的风险，但只要成功了，我们得到的就不仅仅是金币和复仇，还会有难以想象的额外收获。你就等着看吧，凯拉曼。到时候你会更加明白，鲁莽地冒犯我结果断掉小指，是多么的不值得。”

“你最好别让兄弟们失望。”

第二天，主要的政府成员和乔贞再次集中在了庄园里。摩尼茨并没有要求镇民也到场，因为没有这必要。很多镇民已经自愿地在这儿呆了一天一夜了。

“经过一晚上的考虑，”摩尼茨说，“不知镇长先生是否有结论了？”

艾尔罗看看乔贞，在得到他点头授意后才说：“我们正在筹集金币。”

从摩尼茨的表情，乔贞可以看出他并不相信。但是，让他相信本来就不是主要目的。对绑匪提供准确真实的信息是愚蠢的事。

“噢——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应该会很高兴。”摩尼茨说。“尤其是阿尔泰娅小姐。”

“五万个金币不是小数目。我希望你们已经考虑好了带走它们的办法。需要我们准备马车吗？”

这句话是由约瑟夫所说，同样是一次试探。

“这并不是我今天把各位叫来的原因。”摩尼茨说。

他回避了这个问题。乔贞想。但是对方接下来的话，把他脑中的进一步分析给打断了。

“我已经说过，这一件事完全因为一年前贡多雷的背叛行径而起，这和我们扣押着的五十多个孩子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不希望各位把我们当作是只知作恶，不讲道义的匪徒。既然你们已经开始准备金币了，那么我们也会表示一下诚意——在金币交付前，就把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

议员中引起了一小阵骚动。埃伯洛克兄弟和乔贞只是在等待着下文。

“不过，我们必须保留至少一个人质——”

果然来了。乔贞看见艾尔罗捏紧了拳头，等待着预料之中的变故。

“乔贞。”他低声说。“我该怎么保证阿尔泰娅的安全。我能不能做到。”

“冷静些，艾尔罗。我们包围着他们的优势并没有改变。”

话虽这么说，但乔贞已经考虑过——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非要有牺牲——一个阿尔泰娅，总好过她再加上五十多个孩子。议员和镇民们不可能为了一个阿尔泰娅而同意交出五万个金币。如果这让他们和埃伯洛克一家的矛盾继续深化，很可能造成更毁灭性的终局。为了避免这样的终局，阿尔泰娅，这块他和达莉亚好不容易找寻到的碎片，也许会永远地消失；埃伯洛克一家会遭受难以想象的打击。但乔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他暂时无法告诉艾尔罗和约瑟夫的最后一步战略。他要做的只是等援手到来之后，组织袭击。如果事态愈加混乱，比如艾尔罗无法接受不保证阿尔泰娅安全的袭击，导致事情不可能解决，乔贞会毫不犹豫地回归到自己的最初任务：保护达莉亚离开。

摩尼茨故意延长了话语间停顿的时间，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再次进入了自我满足的状态。他深信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缺，虽然存在风险，但是真正完美的计划总是存在着阻力。他对自己昨天那番演说的效果很满意；现在，他期待着内心即将产生的，难以把持的兴奋，和超越昨日的满足感。他深信自己即将吐出的每一个字，没有人能以同样的方式和感染力说出来：

“我们要以现在的全部五十四个孩子，包括阿尔泰娅，交换一位人质——达莉亚·肖尔夫人。我知道她在夜色镇。筹集金币的时间可以酌情延长，但这件事情必须明天就实行。注意，这是要求，而不是选择。如果拒绝的话，我们会立刻杀死除阿尔泰娅之外的五十三个孩子。”

## 30

达莉亚安静地坐着，手背搭在膝盖上。她没有看着任何人，而乔贞也看不明白她正在想些什么。刚才在进入市政大厅之前，一个镇民突然冲向她，但是让卫兵给拦住了。他努力地在脚跟使力阻止身体向后滑去，上半身前倾，右手像攫取东西一样探出，又缩回来卡住护卫的手臂，如此反复。

“达莉亚夫人，请答应他们的请求。”他说。“我想让我的儿子回来。”

虽然这个人对情况有所误解，但他的冲动却是合理的。摩尼茨的这个要求，首先是对所有人道德选择的一个考验。无论是否照他说的做，都会滋生出无数的问题。如果说先前他是将埃伯洛克一家置于漩涡的中心，但现在把作为外来人，但是身份极为特殊的达莉亚

牵涉进去，更是一个极端大胆的举动。至少按当前情况看来，这一招见效了，因为当约瑟夫再次要求议员们离开，只留下兄弟俩和乔贞解决问题的时候，遭到了意料之外的抵制。虽然面对守夜人的刀剑议员们有些犹豫，但他们深知不能在涉及军情七处的重大议题上做一个局外人——这关乎生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尽量避免议员做出偏执的决定，乔贞不得不建议把所有问题都摊开来谈：关于一切的可能性和利害关系。在这样的会议中，达莉亚自然是不能缺席的。

无论乔贞如何客观地分析问题，他都没能找到绝对合理的解决方式。决定一切的关键已经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才想尽力从达莉亚的表情中观察到什么。然而达莉亚静谧地神思着，就像是遮在大雾之后的一片树丛，即便有风吹来，也没办法知道叶子飘往哪个方向。

“我直说好了。敌人们要的东西非常简单：让我们陷入混乱。”乔贞说。“在提出第一个要求的时候，姑且不论其中提到的一年前的事是否属实——他要在埃伯洛克一家和整个夜色镇之间制造矛盾。这一点在昨天的会议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而且我们已经初步决定，首先忘记过去，解决当下的事情。我希望这点共识仍然存在。”

“等等，”一名议员站起来说，“这儿大部分人都为了歹徒说的话而苦恼。照他所说，我们长久以来都生活在对一个骗徒的盲目崇拜里。而且这个骗徒的儿子，占据了夜色镇的两个最重要职位。老实说，这让我怎么相信当前参加的会议是公平有效的？我又怎么知道镇长和守夜人队长确实是受害者？不要再说放下无端的怀疑，我相信在场的许多人都存在着这样的怀疑，只是不敢当众说出来。现在有没有人敢坦白自己心中一点疑虑也没有？我给你们十秒钟报名。——看，没有。我不得不站起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能忍受让有阴谋参与者嫌疑的人，主导这次关乎夜色镇全体的会议。镇长大人，约瑟夫大人，你们能不能提出一点儿能证明自己清白的东西？昨天我们全体议员让步了，但是今天决不能再这么做。”

“这就是摩尼茨想让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浪费时间。”乔贞说。“把昨天经历过的一切无用争论再重复一次是愚蠢的事情。我现在不仅仅是观察者，也是牵涉到其中的人；而作为直属探员，我正式宣布这是一起严重的、即将在七处归档的案件，必须立刻进入高效率的办理流程。所有阻碍我顺利办案的行为，都视作对七处的冒犯。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肩膀颤抖了一下，连续眨了两次眼睛，开了口但什么也没说。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可以坐下了。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他环伺了一下。屋子里安静了许多。

“现在，各位要听清楚我说的每一个字。有疑问可以提，不愿意听的人可以离开，但是再也没有权利干涉会议。匪徒的要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双重保险：他们至少能保留达莉亚夫人或者阿尔泰娅小姐其中一个人质。‘如果拒绝就杀死另外五十三个孩子，只保留阿尔泰娅’，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首先——我已经说过了所有话都摊开来讲——埃伯洛克一家再也摆脱不了在座各位以及镇民的忌恨和猜疑。这会将夜色镇引致什么样的情况，完全无法预测。或许某些在座者会心中有数。再者，我和达莉亚夫人，作为军情七处的代表，也逃脱不了类似的情况。当我们内部混乱不堪，完全不可能建立起合作信任的时候，阿尔泰娅还在他们手里。他们会彻底占据主动权，甚至可以说‘复仇’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像是默认达莉亚必须同意歹徒的要求，乔贞补充了一句“这是假设人质交易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他看看达莉亚；仍然不明白她在想什么。

有人发问了：“但他们控制达莉亚夫人，会得到什么好处？既然是号称复仇，或者得到赎金——这样做似乎两者都没办法达成。”

“这是一个风险很大，野心也很大的计划。现在已经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没办法安全地带走五万个金币。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在给下三天期限之后，又急急忙忙地提出要交换人质，这是非常不自然的一件事。我猜测是他们内部对于计划如何实行有不一致的地方，而我们考虑到的问题，他们终于也考虑到了，比如如何逃离，以及阿尔泰娅作为人质的价值——于是便有了这第二个计划。他们不直接索取赎金——”他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只要带走达莉亚夫人，就是得到了一笔最丰厚的赎金。他们能利用她从七处这里获取金钱或者名声，并且同时在夜色镇和七处之间制造了矛盾。这就不仅仅是五万个金币可以解决的事情了。没错，风险很大，但时时准备着拼死一搏，就是这类人的生存方式。如果只带着阿尔泰娅离开，他们什么也得不到。阿尔泰娅出了夜色镇，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姑娘。当然，在加上三天——现在是两天不到的期限后，这个计划才有了价值。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人质交换，匪徒都会得利。”

乔贞看见艾尔罗捏紧了拳头，大拇指指甲掐进了食指的侧面。约瑟夫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对于一直没有强烈感情外露的他，这是内心极为纷乱的证明。整个过程中，他俩都一言不发。在座的其他人并不比他们更轻松。现在能同时概括所有人心理状态的唯一一个词，就是：进退两难。但是用最残酷，最机械的想法来思考当下的问题，受害者始终是阿尔泰娅，因为歹徒让一切可能的坏情况都和她紧紧联系上了。她成了牵涉着达莉亚和其他五十三个孩子的唯一一人，成了一个不得已的罪过。这罪过会彻底地污染埃伯洛克这个姓氏，最终使得贡多雷的人格问题不再成为问题的焦点。

“乔贞大人，不知您所说的援军……”有人问。



“明天正午之前应该会到了。”

“那么就是没法保证了……”一个人小声说。

“那……乔贞大人，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乔贞没有回答。在把一切都分析完毕之后，不能因为这些分析而做出决定，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力。

“各位，我必须和达莉亚夫人私下商讨。”他说。

达莉亚一言不发地站起来。他们进入隔壁的房间后，乔贞把随从都叫了出去。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清楚了吗？”他说。

“是的。”

“我们——我指的是‘我们’。”乔贞用右手食指点了点胸骨正中央。“还是可以选择现在离开。——先别急，我知道你不会主动选择这条路。但我有权利强制带着你离开，远离这一堆烂摊子。你放心不下阿尔泰娅，这都写在你的脸上了。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想让我同意把你送到匪徒那儿，是不可能的。在援手到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后备计划。”

他能看得出来，她在苦恼：眉头微皱，眼睛注视着自己搭在桌面上的手掌，肩部和脊背略微显出疲态。但这苦恼似乎不是在留下来或者离开之间产生的，而是一种乔贞还没有探查清楚的苦恼。他继续说：

“我刚才把一切东西都对他们摆出来谈，现在也要和你这么谈了，达莉亚。首先，我也觉得发现阿尔泰娅，是件很幸运的事。但是她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他找不到合适的名词了。人？东西？统统都苍白无力。

“她不比你……重要。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这样。”

“不仅仅是她。还有另外的五十三个孩子。”她看着他说。

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滥俗的牺牲精神。但乔贞知道达莉亚经历过什么，知道驱策着她行动的并不只是同情心和母性。她更复杂得多，不会承认自己选择留下来有着任何高尚的动机，而是为了面对曾经的罪过——怀着无可逃避的自我放逐的倾向。

“记住，一旦你同意进行人质交换，就算没有在敌人那儿受到任何伤害，也已经造成了我的再次失职。第一次是让毒蜘蛛给咬了，然后是绑架。我的两次错误——而第二次是由你的……任性，不顾全大局的行为所造成。明白吗？”

这句话建立在他们之间任务目标与保护者的官方关系上，冰冷无情，没有回转余地，但乔贞还是说了出来，因为他不希望达莉亚在不清楚一切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就做出选择。

达莉亚更为难了，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尖毫无目的地在桌面上来回划动。在她开口之前的一瞬间，乔贞心中的想法是达莉亚，说你要离开。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她举起了右手，掌背朝向乔贞，让食指上的蓝宝石戒指凸显出来。

“乔贞，这个……”

她碰触了一下戒指的侧面，一枚小针从蓝宝石的下方出现了。

乔贞看看那锐利的突起物，然后把视线转向她。

“……毒针？”

“抱歉，一直没有告诉你……”

“足够杀人？”

她没有回答。

乔贞此刻的思绪和那些不愿再回忆的往事连结起来了。

“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带着这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用它……，相信我。”

“我没问你有没有使用过，”乔贞拍了一下桌面，茶杯和茶碟互相撞击的声音迸发出来。“我问你明天打算用它做什么。”

“交换的时候……我用它来制造混乱。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有摩尼茨一个人出面，应该能说明他真的是整伙人的核心。我想，只要他出了问题……”

她要冒险攻击他。乔贞看着那枚小小的银针和蓝宝石之间相互映衬、反射的光芒，那不会让人感到愉悦，反而只能沉默的光。达莉亚也一样；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是对是错，

这个女人总会在某处和死亡相遇。她拥有让人不得不注目的光彩，但这光彩越是耀目，就越会把她身边的血迹和毒藤照得一清二楚。

## 31

在预定的人质交接之前两个小时，援军来到了，并且在见到他们的政府成员中引起了一阵波澜，甚至还有一点儿恐慌；所有人都理解了乔贞要求暂时解除边境守卫的原因。即便是约瑟夫，也说了句“他们会听从命令吗”，而乔贞回答“他们到这儿了，这就是证据。”接下来，他立刻挑出了昨晚预备好的几个部署方案，它们拥有一些相似性，能根据现场情况的不同而局部修正。

他不得不承认，达莉亚的计划是可行的。如果成功地通过攻击摩尼茨而造成了混乱，将部分敌人引出屋子，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在敌人提出交换人质的要求之前，乔贞原打算组织援军配合守夜人进行夜袭，这并不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计划，而且依赖于太多不稳定要素。相比之下，新的计划只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不稳定要素，那就是人质交接的一瞬间。乔贞只能希望，无论达莉亚是否成功地攻击了摩尼茨，敌人都不会对她下手——如果稍微理智一些的话，就不会。绑架肖尔夫人已经够冒险了，而伤害她，更是把自己往绝路上赶。当敌人因为这顾虑而行动不协调之时，援军切入的机会就到了。这便是讽刺之处：你要和一群疯狂的亡命徒战斗，但是获胜与否，却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有片刻的理智。

离预定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乔贞把达莉亚带到了庄园一幢屋子的后方，最后一次询问她的意向。

“你真的要这么做？”

“是的。”

“让我看看你的手。”

乔贞抓住她的右手，略微抬起来，估计毒针的伤害角度。

“不要有太明显的攻击动作。还有，不要勉强。如果摩尼茨不靠近你，你也不要主动靠近他。无论情况如何，假若他们把你带进了屋子，就不要有任何反抗的行动。明白了吗？”

达莉亚点了点头，没说话。她想把手抽回来，但乔贞仍然捏着她的指头。

“你在发抖。”他说。

她有些为难，但不是因为在乔贞面前显露出了不安。

“抱歉，我……”

“这些话昨天已经说够了。既然事情已经决定，只要想着怎么去顺利完成就好。”

乔贞这句话说得平泛、直白，仿佛他从来没有强烈拒绝过达莉亚这个鲁莽的决定。或许正是在承认计划的可行性后，工作上的天性让他把情绪问题搁置在了幕后。他到达夜色镇以来对达莉亚产生的所有复杂的感情变化并没有真正得到释放，而是如同水珠没入土地一般暂时消隐，或许哪一天就会因为地表受到冲击而重新漫上来。但现在，他只是在想：“顺利完成这一切。”

“如果摩尼茨攻击你，就逃。别的什么也不用管。听明白了？”他说。音调仍然没有变化和起伏。

达莉亚看着他的眼睛。比起因为她私自找上亚伯克隆比而怒不可遏，但同时又难掩担忧的乔贞，还有抱着虚弱的她说着“我们很快就快回去”的乔贞——眼前这个不带感情陈述任务的七处直属探员，才更接近于她熟悉的那个人。她坚信在乔贞的心里，也极希望能保存阿尔泰娅这块碎片；而在帮得上忙的情况下，抛下埃伯洛克一家人受苦，也有违他的天性。如果只是因为考虑到了计划可行性才同意她这么做的话，那么一开始两人就不应该有争吵。她觉得自己多少窥见了内心深处，让他并没有真正成为潘索尼亚复制品的东西。她想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当然，不是现在。

“我在问你。刚才说的都听见了？”

“你让我要是遭到攻击，就逃。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包括阿尔泰娅。”

“……包括阿尔泰娅。”

“好。”他放开了她的手。

时候到了。

这一起事件已经传遍了夜色镇，约瑟夫不得不抽调更多守夜人阻止镇民进入庄园外围。有的议员并没有到场，因为预料到可能发生的战斗，他们为自身安全放弃了见证这一幕的机会，在自家屋子的角落祈祷着匪徒们不要反攻到镇里。

摩尼茨从屋子里走出来，环伺了一下，最后望着站在艾尔罗身边的达莉亚。他已经让斯塔文指认过了。

“废话不多讲。现在开始交换。”

“你还没有把孩子们都带出来。”艾尔罗说。

“你们难道想让我先放走全部的孩子？这多不公平，我也没有那么愚蠢。听好，我们这么做：这边每放走一个孩子，达莉亚夫人就朝我这儿走出一步。五十四步之后，我应该能够到您的手了。不过，别想着磨蹭，也别心急。一个孩子走一步。如果中途后退，或者多走了，每弄错一次，我就杀掉一个孩子。”随后，他回头对屋子里的人说。“来吧，第一个。”

情况不妙。乔贞不得不承认，摩尼茨比想象中更聪明。在通过两次宣言，让所有人都产生压力之后，他为了确保优势，还要在这一刻给达莉亚施加压力。每走错一步就是一次死亡——他揣测到了达莉亚对孩子们生命的重视，做出这强迫性的暗示。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在达莉亚进入足够近的距离后，耍别的花招，比如在抓到达莉亚的同时，再保留部分孩子。更可怕的一点是：越是接近摩尼茨，达莉亚就越不可能毫不犹豫地回头。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构思别的应对策略了。

第一个孩子从屋子里走出来。他抱着自己的双臂，惶然无助，如同在无光的坑洞里行走了数十天。一个议员高声喊了起来；是他的孩子。男孩背后让人给推了一把，才动起僵硬的双腿，朝这边走来。他慢慢加快脚步，最后变成跌跌撞撞的奔跑。

“怎么了？达莉亚夫人。现在，该轮到你走出一步了。”摩尼茨说。

达莉亚的眼中充满犹疑和不安定。她就像一个正在面对着一片浓雾，完全看不见脚下路途的人，慢慢地跨出右脚，确认自己踏上了坚实的东西，再把左脚跟上。

“好了，不要动。现在轮到咱们这边——第二个。”

“乔贞。”艾尔罗说。“他们会把阿尔泰娅放在最后一个，是吗？”

“恐怕会是这样。”

“我.....不应该同意让你们帮忙。这太危险了。我没有理由要求达莉亚夫人为了夜色镇.....”

“别再说了，好好看着，等我的信号。”

“镇静些，艾尔罗。”约瑟夫说。“只要一切顺利，所有人都会安全的。”

“噢，好吧。”艾尔罗深呼吸一次，“一定会顺利。”

这五十余步是无法想象的漫长。达莉亚仿佛走在一道冰壁上，两侧都是万丈雪崖。走错一步，就杀一个人。为了不让自己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冷静消失，她一直在深呼吸。又一个孩子出来了。我该再走一步。右脚踏上，然后是左脚。不能后退。她尽力不去注意前方摩尼茨的视线，甚至也不敢看放出来的孩子。她更愿意想象在背后看着自己的那些人；在背后看着她的乔贞。这提醒着她，任务的第一步是不出岔子地接近摩尼茨。乔贞帮助过她那么多，她必须有所回报，而不是让情绪的软弱把她碾碎。她不自觉地碰触了一下食指上的戒指，又赶紧把手放下来。

紫色雾气中隐约可闻的风声围绕着达莉亚；她的身体越过一道道由空气微尘反射的晦暗光芒。

七，十八，二十六。

四十一，四十三。四十七。

乔贞明白，达莉亚已经进入了摩尼茨的攻击距离。

五十一。

五十二——

达莉亚抬起头，看见了仅仅六码之外的阿尔泰娅。摩尼茨按住女孩的肩膀。

“看，”摩尼茨说，“达莉亚夫人来救你了。回去吧，阿尔泰娅小姐。回到你家人那边去。”

阿尔泰娅没有动。她看着达莉亚，眼神中充满困惑和无可抑制的歉意。她就像一株面临着即将涌下的呼啸山洪，尽力抑制恐惧挺直躯干的小树。

“怎么了，小姑娘。”摩尼茨说。“你得先过去。”

“阿尔泰娅，快走。”达莉亚说。她身子稍微前倾，但是又极小心地不迈出多余一步，因为摩尼茨的长刀就在女孩的身体右侧竖立着。

就在这时候，乔贞发觉自己忽略了一件事情。

他考虑到了摩尼茨，达莉亚，援军等等要素，唯独没有考虑到阿尔泰娅。进退两难的不仅仅是埃伯洛克兄弟、夜色镇众议员、达莉亚，还包括阿尔泰娅。她既是受害人，也是罪过的承担者——眼前这位好几次宽恕自己的妇人，又再次因为她而陷入险境。摩尼茨利用了每个人所共有的责任感和道德心，把他们互相之间的情感转化成罪责。

“阿尔泰娅，你快回去啊。他们都在等你。”达莉亚几乎就要走出那一步了。

“听话，姑娘。”摩尼茨把阿尔泰娅推了出去；女孩以快要跌倒的体势从达莉亚身边越过。她转过身看着舍身维护自己的妇人，咬住嘴唇内侧。

乔贞知道如果不快些反应的话，他们会输。约瑟夫先他一步，开了口：“阿尔泰娅，”这是乔贞第一次听见不动声色的守夜人从嗓子深处吼出声音来，“快跑过来！”

阿尔泰娅并没有迅速地反应。摩尼茨上前几步，抓住了达莉亚的手腕，往后一甩，让她摔倒在地上。这时候阿尔泰娅才明白过来，蹬起右腿，但是已经晚了；摩尼茨奔到她身后，挥动长刀。她倒地了，鲜血从小腿侧面涌出来，浇淋在黑色的泥土上。摩尼茨弯腰捏在她的伤口附近，她还来不及因痛苦喊出声就给拖了回去，地面的碎石扎进手掌、前臂和腿部。

因为没有考虑到阿尔泰娅，造成了第二个失误：敌人或许不敢伤害达莉亚，但是对于伤害这女孩，却完全没有顾虑。

达莉亚撑起身子，看见了提着阿尔泰娅的小腿往回拖的摩尼茨；那一刀割到了骨头，回流的鲜血把她的整只右腿都染红了。达莉亚明白了现在的情况，她知道不能让两个人都落在敌人之手，便做出了似乎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如果说这个决定有些鲁莽，那也是因为阿尔泰娅流出的鲜血搅浑了她的理智。她站起来，按出了右手食指上的毒针，走上前去。

达莉亚把手探向摩尼茨；摩尼茨放下阿尔泰娅，然后立刻抓住了她的手腕。

“这是什么……毒针？我就知道你会玩一些鬼把戏，但没想到是这不起眼的玩意。”

他剥下戒指，扔在地面上，然后用长刀抵住了她的咽喉。

“交易完成了。”他说。

乔贞没有时间去想*我们失败了*。他给潜伏的人以及约瑟夫打了预备信号，准备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摩尼茨把两个人带回屋子，避免陷入陷入无望的劣势。他已经做好了牺牲阿尔泰娅的准备，无法顾及埃伯洛克兄弟会有什么反应。现在女孩不能动弹，而摩尼茨的注意力在达莉亚身上。必须想办法把他的注意吸引开，无论什么办法也好——

“让她走。”阿尔泰娅勉强地稍微转过上半身，用嘶哑的声音说。“我留下来就行了。”

“安静些，小姑娘。”摩尼茨踩住了她受伤的腿；这让她痛得快要失去知觉。随后，他把刀从达莉亚脖子下移开。

乔贞几乎就要下令了，但摩尼茨和达莉亚的位置还是太近。他在此刻回想起了自己对狄恩做过的告诫：一次完成一个目标。你不能在试图拯救人的同时杀死敌手，这样做会自寻毁灭。现在轮到他自己面临类似的情况了——不能在救下达莉亚的同时，拯救埃伯洛克家族。如果非要有选择的话——

摩尼茨把刀尖对准阿尔泰娅。*如果他这时候对她下手，也就是转移了注意力*。但是在乔贞无法判断这个残酷的预见能否实现的时候，一个棕灰色的影子从侧面荒废的草丛里蹿了出来，撞向摩尼茨——

是匹克。这时候，还没有人能想到这条长久以来都朽病不堪的杂种狗，是如何能把身高近两米的摩尼茨撞倒的。它的前肢踩在他的胸部上，张口咬了下去。

## 32

如果只是首领遭到一条恶犬袭击，那么也许还不足以把匪徒们诱出来。但这时候，达莉亚做了一件事情。她并没有看还在和匹克纠缠的摩尼茨一眼，上前在阿尔泰娅身前蹲下，对她说“忍着点”，然后右手抱住女孩的腰，把她的左手拉到自己的脖颈后方，两人一同站了起来。刚起身的时候，阿尔泰娅的右足尖碰触了一下地面，受伤小腿随即猛地往上缩了一下，但她忍住没有出声，尽力保持住身体平衡。

“再靠紧我一些，”达莉亚说，然后扶着女孩往回走。基本只能左腿触地的阿尔泰娅，明白不能仅仅依赖达莉亚拖曳着自己，便尽力把注意力从伤口上移开，左足加大力气朝前蹦跃，好让带着她的达莉亚也能走快一些。如果因为单足行进的负担而造成不平衡，她就忍痛临时用右脚掌前端着地，避免摔倒。



达莉亚因为明知无力抱起阿尔泰娅逃离才选择这个方式，但没走出多少步，手臂和背部便酸痛起来，相伴而来的是一阵强烈的恶心，以及仿佛有带锐钩的利物刺进大脑后方的不适——她仍然处于不应过多使力的恢复期。但是她没有别的选择；而身边的阿尔泰娅也正和她互相激励着，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互相倚靠着的身体，和代表着生命力的呼吸声。

达莉亚往前望去，寻找数十码外的乔贞。她很快就找到了，并且在这一瞬间就意识到：*我做了正确的事*。这个念头给她带来了更多的求生欲和忍耐力，和阿尔泰娅配合着尽量加快速度。两人明明是走在平地上，却如同攀登不断有淤泥流沙滑下的陡坡一般艰难。但她们必须继续。

摩尼茨顾不及发令。他一拳砸在匹克的眼眶上，把它打得在地面上翻了一个滚，才有机会站起；但是匹克又仿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立刻跳腾起来咬他的咽喉。摩尼茨来不及想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跳跃力，本能地用前臂铠甲护住身体，因为过长的刀刃派不上用场。匹克咬在了护甲上，摩尼茨甩手把它扔了出去，随后转过头，发现两个女人已经离开了十余码。他刚想对屋子里的人发令，但是匹克再次扑了上来，咬住他的肩膀，撕下一条肉。当他听到血肉分离的声音从头部左侧传出来的时候，才终于意识到这条狗不对劲。

这时候已不需要他下令了。凯拉曼率领着手下们冲了出来。如果让两名女子回到那一侧，他们就输了，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不得已的行动。但是不能忍受首领在眼前遭一条野狗袭击，也是匪徒们终于涌出来的重要原因。他们会暂时忘记胜负，忘记可能的后果，放任杀戮之心和残酷自尊的混合物控制身体——亡命之徒的本能。凯拉曼和另外两人帮助摩尼茨，剩余的朝两名女子追了过去。

*达莉亚，你做得对。*乔贞的右手高高举起，准备下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必要用隐蔽的手势。约瑟夫已经和部分守夜人上前接应两人，但乔贞还必须等待；他努力让自己不去看达莉亚和阿尔泰娅，而是观测着她身后那些匪徒的步伐和距离。即便如此，他的视线还是会无法避免地涵括住阿尔泰娅一路滴来的鲜血，和达莉亚吃力而又不失坚实的步伐。*坚持住，你们俩。再多走五步。五步就够了。*

从匪徒们离开房间开始只过了数秒钟，但这数秒钟在乔贞眼里分割成了数百个瞬间。他希望两人能再走五步，但是这过于冒险，在第四步刚刚迈出的时候挥手下了令。

两旁的低矮草丛中站起许多矮小的身影。一枚枚制作简陋的标枪投了出来，扎进敌人的阵营。它们刺得并不准，但是有效地阻止了劫匪的步伐。他们停下望向两侧，看见的是一群破碎者。这些矮小的异族吐出含混的叫声，各自用木棍顶着一张张黏着海草的渔网，在空中旋转几次，向前抛出。对追求暴力的劫匪来说，瘦弱、阴郁的破碎者是最厌恶的下

等种族，许多人因为先前的标枪攻击而难抑愤怒，正想上前砍杀这些不起眼的袭击者，却又给渔网罩住。在他们试图砍碎这些充满湿气的渔网之时，另一排破碎者发动了第二轮标枪攻击。虽然同样没什么准头，但面对静止的目标，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枚标枪从达莉亚的背后扎下来，削掉一小缕头发，把裙角钉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阻碍让两人都失去了平衡，险些就要跌倒。一名追到身后的匪徒伸手抓住达莉亚，但是前臂立刻就给砍了下来。是约瑟夫；他和守夜人赶到了阵前。他拔起那枚标枪，扶住两名女子，把她们交托给身后的同伴。

乔贞暂时没有上前参与战斗，他的主要责任仍是观察和下令，而眼前的情况很符合他的预想。按照原定计划，守夜人把敌人包围住了，并且集中力量砍杀让渔网限制了行动的匪徒。因为无人下令，还能活动的匪徒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整体性：有的人试图冲向两侧对破碎者报仇，有的人面对守夜人，有的人试图协助同伴脱离渔网的纠缠。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部分匪徒攻击性仍然很强，但战况很快就倒向擅长集体行动的守夜人一侧。渔网中的敌人急速减员后，守夜人们制造出了很多个二对一，甚至三对一的局面。

让两名守夜人保护着的达莉亚和阿尔泰娅回到了这边。早已预备好的医护人员把阿尔泰娅扶到担架上，而达莉亚并没有理会医生伸出来的手，奔到乔贞身前。乔贞扶住了她。

“你做得很好。”

达莉亚额头抵住他的前胸，呼吸声很沉重。

“我……有些头晕。”

乔贞把医生叫过来，但达莉亚仍然紧紧抓住他的上臂，一动不动。医生面对这一幕，有些尴尬。

“达莉亚，现在这里还是战场。让医生照顾你。”

她抬起头来，眼角有一些泪，神情远非单纯的悲或喜。她带着对死亡的全部恐惧和全部敬畏慢慢走向敌人那一侧，但是最终压制住了屈服于消极自我的不安定欲望，扶着活生生的阿尔泰娅走回来。乔贞意识到，虽然她连续有好几次鲁莽和任性的行为，但这不等于她自己不会背负因此引起责任。她超越了这自身的责任。

达莉亚的眼神在向乔贞索求着什么，而且不仅仅是一句鼓励或安慰那么简单。这并非完成任务的战士索要酬金的眼神，而是在寻求更深刻的东西，如同搜索荒凉的平原下不知名的矿藏。乔贞能闻到她身边混合着血和风沙的气息。

“我去去就回。”乔贞说完，把达莉亚交给了医生。她仍然什么都没说，或许什么都没想。乔贞拔出匕首，走向战场中。

一名破碎者突然拦在了他的身前。

“嗨，乔贞哥儿。库米沙帮上大忙了，是吧？”

“看起来你带来的人都没有受伤，可以把他们都撤走了。”

“谁说没受伤？你没看见，一个蠢货的标枪扎中了他前排的人。”

“可是怎么连一点骚动都没有。”

“因为他们俩都是真正的破碎者，心智早朽坏成一团海藻了，连生死的意义都不明白。当然，库米沙可不是破碎者，而是德莱尼人。记住了。”

“说好的一百块德莱尼水晶碎片，你自己到守望堡去领取。”

“一百块？库米沙都说死了人啦，你这无情的家伙。”

“一百零五。我现在没空和你讨价还价，就这样。双赢？”

“算你狠。还有，别让库米沙发现碎片里掺假假货，否则库米沙就用这鱼叉……”

“用鱼叉如何。”

“没什么。哎，什么时候这帮破碎者才会明白库米沙为了让大家能回到故乡，做出了多大的人格牺牲。库米沙可要带着白痴们撤了，你慢慢收拾吧，乔贞哥儿。别死掉。”

库米沙在转身离开前，从阔大的绿色牙齿间抽出了一根白色羽毛，吐在地上。“呸，还说什么东西一直在塞牙……回去了，你们都给我回去！”

在这番谈话进行的时候，战况已经没有扭转的余地。约瑟夫和守夜人们包围住了剩余的两个主要敌人：摩尼茨和凯拉曼。摩尼茨的左肩仍然在流血，凯拉曼的双臂上也有几处刀伤。乔贞赶到包围群中，看见匹克躺在六、七码外，一动不动，内脏从下腹部的一条巨大伤口里流了出来。乔贞大脑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还好阿尔泰娅不在这儿*。这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可以说是匹克扭转了局势，但乔贞无法对它产生怜悯之情，更不用提感激了，因为它刚才所表现出来的异常攻击性，同样也让他很在意。

摩尼茨和凯拉曼的身前躺着三名守夜人的尸体，无一不是因为大块血肉撕裂的破坏性伤口而死。这显然对守夜人产生了一些威慑力。他们慢慢缩小包围圈，但是凯拉曼挥动一下斧头，就谨慎地退回去。

“应该避免更多的牺牲。”乔贞对约瑟夫说。“我来试着说服一下。”

“不，他们杀了我的部下，必须偿命。”

这毕竟是夜色镇的事情。乔贞不打算阻止他。

约瑟夫让两名守夜人做掩护，接近站在前面的凯拉曼。他率先挥剑砍下，但是让敌人一斧子震开了，长剑从右手中脱落。他皱了一下眉头，把剑拾起，换到左手再度攻击。又有两名守夜人上前帮忙，形成了五对一的局势。凯拉曼前胸因为不停地全力吸气而鼓起，挥斧的力量仍然很足，却没有什么章法，仿佛只是在挥霍自己充满伤害性的生命力。他的绝望是有理由的，因为五对一很快变成了七对一——匪徒们基本已经全灭了，更多的守夜人可以来帮助约瑟夫。最终，他毫无目的性的一次挥击让约瑟夫找到机会砍断了他的前臂，血肉连同沉重的斧头一起掉落在地，斧柄把手指头压碎。凯拉曼开始挥拳，但是没有击中任何人。三把守夜人长剑几乎同时刺进了他的脊背；他倒在地上，右腿靠近自己的断手，不再动弹。约瑟夫把刀扎进他的脖子，拔出来。

只剩下摩尼茨一个人了，而他并没有强烈的反击欲望。他背靠在墙上，双手垂落，刀尖抵着地面。匹克的那一咬不仅挖出了他肩膀的肉，伤口甚至延伸到了脖子表面。他已经流了太多的血，刚才尽力斩死两名守夜人，更让他加速衰弱下去，而背部和侧腹又多了两道伤口。他下颌稍稍抬起，环伺着慢慢缩小的包围圈。

乔贞把匕首收进鞘。他已经不用做什么了。摩尼茨和凯拉曼毫无疑问是实力非同一般的战士，但这并不等于他们能有符合其身份的耀眼结局——这点乔贞最明白不过。

“就这样……？”摩尼茨看看匹克，又看看凯拉曼的尸体。“我……输给了一条狗。”

“我很想佩服你制定的孤注一掷、没有后备的战术。但输了就是输了。”乔贞说着。“要放下武器吗？”

“不。”摩尼茨尽力站直身子，举起长刀。“你们，”他把长刀指向约瑟夫，随后朝着乔贞，“你们是比贡多雷……更狡猾的狗。我不是。我是……”

约瑟夫正要接近，摩尼茨双手握住刀刃，把刀尖扎进了自己的胸膛。他倒了下来，但没有马上死去，仍然在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身体慢慢蜷缩起来。在血液漫到脚掌侧面的时候，他死了。

结束了。乔贞回头看看那些死在渔网中的，死在泥地上的匪徒。守夜人大概损失了十个人。即便如此，这仍然可以称为一次完全的胜利。自从鲍尔之死以来，所有积累在小镇上空的、紫黑色的压迫感，仿佛都消融在了血液中；仿佛那些夜色镇、埃伯洛克一家、军情七处之间的互相猜忌、疑难、煎熬，都失去了存在的证据，只有这一刻的杀伐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过程。

正在这时候，乔贞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骚动。他转过身，看见几名本打算收拾摩尼茨尸体的守夜人都后退了几步；而肚肠破裂的匹克，正在摩尼茨的脑袋边嚼食着。

它在吃他：咬下鼻子，吸出眼球，舔食地面的鲜血。它自己的内脏挂在地面上，但还是若无其事地分解、吞咽摩尼茨的尸体。它扭过脖子望向乔贞，嚼着一块肉，血汁从嘴巴侧面流出来。

### 33

乔贞回想起前些天抓捕亚伯克隆比之时，老炼金术士那满意的神情和顺服的态度。当时他已经完成了什么；这就是他完成的东西。虽然乔贞不明白它能把血肉都咽到哪里——它自己破裂的胃部明明还挂在外面——但匹克只是在专心地进食，没有表现出主动攻击的意图。

打扰一头野狗进食也是有危险的，更不用说这种东西。但乔贞不打算为这个花费太多时间，他还要去找一个人。

“你们两个现在去找亚伯克隆比。不要送去约瑟夫那儿，把他带到我这来。”他分别对身边守夜人下令。“剩下的人看住它，不要主动攻击，也不要让它跑掉。”

“乔贞大人，如果它攻击呢？”

“杀了它。随便什么办法。”

说完话后，乔贞走进教室。他皱了一下眉头；屋子里充满了血液、呕吐物、排泄物的气味。很显然，三天以来没有孩子允许走出这里。血液主要来自于讲台上，这儿曾经躺过一具尸体。

乔贞在屋子西边的角落下找到了斯塔文，他面朝墙壁蜷缩着，如同一只身体完全藏进壳里的黑色蜗牛。

“斯塔文。”

没有反应。

“斯塔文·密斯特曼托。”

他慢慢转过头来，神情空茫，凌乱肮脏的额发把睁大的眼球分割成几部分。他显得更瘦了，两颊下塌，手指骨节像一枚枚纽扣似地突出在干瘪的皮肤上。

“你还认识我吧？”

“乔贞大人，外面发生什么了。我听见砍杀……还有惨叫。”

“一场战争。把你关在这里的人已经死了。”

“死了？”他盯着脚下，仿佛是要亲眼看着这个词掉落下来，撞击地面发出响声，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死了。”

“站起来。”

斯塔文站起来，看看窗外，又立刻回过头来。

“那么，我要回家了，乔贞大人。”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您在说什么……？”

“摩尼茨从第一次提条件的时候就只说‘五十四个孩子’，忽略了你的存在，就好象你不应该是人质的一部分。所以我以为你死了。但是没想到，你在这儿活得好好的。”

“我实在是非常幸运，当然这一切都仰仗于您的……”

“小屋子的钥匙在不在你身上？”

“我……我没带着。”

“最后给你三秒钟，把钥匙拿出来。”

“乔贞大人，我真没带着。”

乔贞用左手臂弯勒住了斯塔文的脖子，拖着他走出教室。斯塔文无法挣脱，双脚忙乱地在地面磨蹭着。他想说话，但是只有破碎、未成形的音节从喉咙底部呕出来。他们一直这样走到了堆放诗集的屋子前。

“我，我有钥匙，”斯塔文说，“这就给您。”

“没必要了。”

乔贞抓住了斯塔文的后领和一只手，把他的脑袋撞向窗玻璃；玻璃一碎，就把整个人都抛进了屋。斯塔文虽然用另一只手遮在前方，但玻璃碎裂后的残片还是划伤了额头和下巴。他没有滚落在地，而是撞上了高高的书堆。这波及到了周围的书堆，千百本蓝色小书散开、跌落、撞击，无数纸页快速翻动的声响在空气中互相抽打着。乔贞从窗口跃进来，环伺了一下，走到屋子中央，把洒在地面的诗集都踢到角落。半分钟后，他看见了脚下可供两人同时出入的地洞，一截绳头挂在洞口。

他叫来屋外的几名守夜人带着光源入洞调查。它并不深，守夜人下去之后，发现了必须弓腰行走的坑道。

“是新近才挖的。”站在坑口传递情报的守夜人。

“继续深入，看它通到哪儿。如果有危险就撤回来。”

乔贞下完令后，抓起缩在书堆里的斯塔文，这一次把他抛向了坚硬的墙角。斯塔文摔得很重，比疼痛更重要的是，这唤起了他过度的自我保护态势——捂住后脑，把脸藏在膝盖里，发出微弱、颤抖的咕哝声。他又变回了那只黑色的蜗牛，只是这一次仿佛因为有人拿着火柴接近而恐惧万分。

“他们给了你什么。”乔贞说。“或者，他们答应给你什么。”

斯塔文急促而沉闷的呼吸声慢慢平缓下来。他稍微抬头露出眼睛，看看坑洞，然后盯住乔贞。他的眼神显露出一种诡异的兴奋，混合着能够证明绝望尚未从内心消褪的阴暗光芒，就像认定自己会得到大赦的死刑犯，或者蛛网上的苍蝇，眼睁睁瞧着一只螳螂捕走了正要接近自己的蜘蛛。他一方面因为乔贞发现了这坑洞而恐慌，另一方面却又得到了负面情感的释放。他开口了，比往常要低沉的声音中甚至显露出模糊的自信：

“他们同意把我带走。”

“这听起来很可笑。你没办法成为这类人的一份子。”

“只要能跟着他们离开就好，”斯塔文慢慢直起身子，“无论成为什么……都没关系。就算只能帮他们挑东西也行。”

“你甘愿做奴隶？难道说你为了做奴隶就背叛夜色镇？”

“没有背叛！”他吼了起来，紫黑色的血丝浮现在眼球边缘。“我是斯塔文·密斯特曼托，不是能让这些下等人随便嘲弄的叫花子。夜色镇，这个丑陋、臭气熏天的地方……我厌透了这里。我该是有自由的人，听听看——自由的诗人斯塔文·密斯特曼托，而不是什么该死的文学历史老师，给一群小孽种讲课！看看他们，还有他们的父母，是怎么对待我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斯塔文完全站了起来，但背部还是靠着墙壁，膝盖蜷曲，双脚紧紧地钉在地面。确实，夜色镇的黑色泥土长久地把他钉住了。他想离开，但是已经失却了自己离开的勇气，甚至需要借助一群亡命之徒。而这类人善于用暴力行使征服的习性感染了他，让他误认为自己也沾染上那么一点儿，从而永远背离这个让他承受着耻辱的小镇。

无论怎么选，你都是一个奴隶。乔贞想。但是斯塔文宁愿成为一群长于掠夺的猛兽的奴隶，也不愿意继续做夜色镇这无限晦暗、静止的紫黑色天空的奴隶。这一点儿也不像听上去那么光荣，而是自我毁弃的愚蠢和疯狂。他不再掩饰自己的罪行，并且正是用这疯狂来粉饰它们，妄图将混乱的情绪伪装成崇高的激情。

“还有……复仇。对。看看他们对我最珍视的孩子做了些什么！”他拿起一本诗集，时而缓慢时而急促地翻阅，手指头颤抖着。“这些诗，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之间的空白，都是我的心血，是我的全部……而那些凡俗庸人不光自以为有评价它们的资格，甚至还取笑、羞辱它们的创造者。我要让这些畜生感受一下，自己的血肉陷入深渊，那是什么感觉……”他猛地把诗集往墙上一摔。“我每天每夜都承受着这痛苦，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这样！但那些畜生只不过承受了三天，看看他们就失魂落魄成什么样子！他们还不懂什么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

“够了，闭嘴。你想靠别人的力量离开，这个目标还是达到了。只不过带你走的人是我。”

“每个时代都在不竭地抹杀天才——庸人们放出猎犬四处嗅探——在泥土里翻出那些闪耀光芒的种子——喂养它们污秽的爪和恶臭的舌。看，我的诗句终于在我自身上印证了。带上我吧，把我带到军情七处，这个下流、卑鄙的组织的核心去。无论什么样的折磨都来吧，我会让你们看看所谓自由的精神是什么，我把血肉赋予这些诗节让它们成为杰作，而这些杰作又会回报我以力量……”



虽然斯塔文癫狂地陈述了全部罪行，但是乔贞料想他劲头一过，可能又会回复成那个神经质、缩着背脊走路、低声说话的颓丧诗人。虽然明知不应该在办案中带入个人感情，但乔贞确实对他产生了正规范围外的愤怒和厌恶。眼前的人因为得不到认同，而试图从严重伤害他人的行为中赢回一点点虚伪的自尊。等这自尊消耗尽了，乔贞怀疑斯塔文会在七处的审讯室里否认自己说过的这一切动机，甚至表示对劫匪将地洞挖到自己屋子里并不知情，或者自称是受到威胁。后面这一点未必会是谎话，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只要和劫匪一接触，他自然会遭到生命威胁。再考虑到歹徒全灭以及夜色镇的自治性质，乔贞不知道通过正规的程序，能不能给予斯塔文足够的惩罚。老人也不会允许他在这事上面花费太多时间。

*可是看看这双充满恶意的眼睛。*乔贞看到的是腐败到底的根须，枯叶燃尽之后的余灰，寄生虫的巢穴。眼前的斯塔文，是一个你会庆幸他没有更大力量的人。现在的他瘦弱，没有丝毫肢体抵抗力，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事。

*现在杀了他吗？为了避免麻烦。*

乔贞看到斯塔文突然噤声并且往后退步，脚跟踩到诗集，整个身体晃动了一下。*他看出来我想杀他。*乔贞的确可以这么做，屋子里只有他们俩。就算有一两个目击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他没有拔刀。有一条钢索悬在那儿，让乔贞可以掌握住，不致下沉。他现在拔刀杀了斯塔文，这条线会磨损一些；下一次做出类似的事，又会磨损更多。钢索之下是不可见底的深渊，但是要坠落下去，花不了一秒钟。深渊的底部没有致死的剑山，只有会把他污染成另一个人的弥漫毒液的河流。他不能沉下去；至少现在不能。

后来的调查显示坑道出口在小镇外树林中的一个岩洞里，远离守夜人的视线。这是耗费了一个月的工程，远在达莉亚接到前往夜色镇的命令之前，这让乔贞得以确认匪徒只是临时更改计划才把目标对准她。他不由得想象斯塔文是怎么说服匪徒把出口引向诗集小屋的：那儿都是我的烂诗，没人愿意靠近，而且书堆在周围还有隐蔽作用——也许是这样？无论如何，事实证明这个出口选择得很成功。至于斯塔文有没有意识到他号称为“最宝贵的孩子”复仇的行为，同时也让诗集沦为了一文不值的犯罪工具，就不是乔贞所关心的了。他只希望在把斯塔文押送回暴风城之后，会有别的官员能够注意到他的癫狂，从而有途径采取较重的惩罚措施。

匹克在把摩尼茨的脑袋啃掉大半后，突然失去了生命力，在众多守夜人的面前溃散成互相分离的血肉和骨皮。至于亚伯克隆比对匹克做了什么，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是民间普遍流传他用黑魔法把别的狗心脏移植到匹克体内，将它变成了非生非死之物。这个答案乔贞可以接受，一是因为老炼金术士的身份，和他拿走的麻醉剂——手术必需品；二是乔贞回想起来，在他前往破屋子寻找达莉亚时，曾经有一个老太婆向他抱怨亚伯克隆比偷走了她的狗。亚伯克隆比在见到匹克分裂的尸体之时，脸上同时显露出兴奋和惋惜，这让乔贞联想到也许老头儿只是在利用这条狗来尝试着什么。对黑魔法和炼金术并不熟悉的他，并不打算深究下去。至于夜色镇会怎么对待这个多少制造了一些恐慌的老头儿，那就由他们去。

这天早上，乔贞和达莉亚在离开夜色镇之前，前往埃伯洛克家的宅子告别。艾尔罗因为继续着一天十八个小时的善后工作，并没有出现；而阿尔泰娅也不在家。事实上自从事件结束后，她一直避着乔贞和达莉亚。他们并不怪她，这个女孩还需要很多时间来学会平衡自己的情绪，而且她乖僻的一面也不会就这么凭空消失掉。好不容易从一场灾难中生还，她需要通过唤回往日的自己，来尽快从沮丧中走出来。

所以，只有约瑟夫和莫蒂琪雅在放钢琴的屋子里和两人见面。这样也好，乔贞想。如果艾尔罗在的话，这会面就可能变成让人生倦的客套话陈列。他们像上次相聚一样，在茶桌的两侧坐着。屋子里的光线也像上次一样，虽然永远也不会明亮起来，但却倾向于调子低沉的柔和，让人愿意置身其中。

莫蒂琪雅已经从约瑟夫那儿得知了事情经过。

“我让约瑟夫详细告诉我了。虽然他怕听这些东西对我的身体不好，但我必须知道阿尔泰娅身边，还有你们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我没帮上忙，但至少不能做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夜色镇人，我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们；但我最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母亲，会永远记住你们为阿尔泰娅所作的事。”她缓缓地呼了一口气，继续说。“我只能说这些，即便我知道它远远不够。实在是发生太多事了……”她把右手按在心口。“这甚至都不像是真的。你们就要离开了，但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话说。”

“没关系，”达莉亚说，“我也一样。”

乔贞看见达莉亚是笑着的。这不是灾后余生的笑容，没有一丝的强制性。她因为和莫蒂琪雅心底产生的共鸣而笑。

“我非常希望夜色镇能够尽快摆脱这件事的影响。”乔贞说。“虽然严格来说，这一切在一年前就埋下了种子。作为探员的天性，让我非常想知道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些职责外的兴趣，毕竟不比工作重要。和一年前的事直接有关的人，要么死去，要么……”

“乔贞，怎么这时候说这些话？”达莉亚看着他。

“没事的。”莫蒂琪雅说。“乔贞大人，请继续。”

“……我想说的很简单。一年前的事情仍然在七处有备案，而现在和那起事件直接有关的只有你们两位了。所以以后我一旦重新办理这件案子，回到这儿来调查的时候，希望两位能够配合。当然，现在说这些不合适。不过我还是应该先打个招呼。对了，约瑟夫。”乔贞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册子，递出去。“前些日子安排搜查工作的同时，我记下了一些关于夜色镇防卫工作安排的笔记。你拿着，可能会有一些有用的意见。我原来想交给艾尔罗的，但是先给你应该更合适。”

“谢谢。”约瑟夫接过本子，开始翻看。“噢，这些路线图非常详细……”

“图纳德斯的遇刺……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背后的意义。最低限度，它能够说明现在的夜色镇仍然不够安全，巡逻路线的安排也有问题——数名目击者中没有一个守夜人。而且，虽然它看上去像是独立的事件，但有时候我总觉得它和所发生的一切有关。约瑟夫，你可以翻倒四十页左右，有我对这桩案子的注释。”

约瑟夫按照乔贞所说的去做了。他看了一眼，左手按在纸页上，随后抬头望着乔贞。

“两位女士。”他说。“我希望能和乔贞先生暂时离席，讨论一下这个案子。”

“约瑟夫？”莫蒂琪雅说。这不像是询问。

“就一小会儿……利用乔贞先生离开之前的最后一点时间。”

“好吧。不过，现在应该是……”

“噢，你得吃药。那么，乔贞大人，稍等。”

约瑟夫把小册子合上，走到一旁的药柜前。片刻后，众人听到了茶杯和桌面碰撞的声音。

“怎么了？”莫蒂琪雅问。

“没什么……马上就好。”

乔贞站起来，走到约瑟夫身边。杯子弄倒了，半杯热水倾洒出来，而一些药粉撒在了他的右手上。

“你的手在打抖。”乔贞用两个女子听不见的声音说，然后一把抓住约瑟夫的右手腕。约瑟夫捏紧拳头，想用左手肘推开乔贞，但因为不敢弄出太大响动而没成功。

乔贞能感觉到达莉亚在沙发上转过身，想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他靠近约瑟夫，遮住桌面上发生的事，然后摘下了约瑟夫的右手手套。在面对凯拉曼的战斗中，敌人只是随便的一击就把约瑟夫的长剑从右手中打落，让他不得不换到左手。当时乔贞目击到的时候就心存疑虑，现在他终于明确了原因。

约瑟夫的右手掌仿佛经受了种种酷刑，又像是木偶匠人遗弃的半成品。大部分皮肤变得很薄，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某些部分的骨头清晰显现出来。指甲都消失了，掌中央的主要纹路加深成黑色的裂缝。

乔贞看着约瑟夫，掐住他的手不放。是你刺伤了图纳德斯。他只是在心里说着，但是约瑟夫已经理解了他的意思。方才的笔记本第四十页上，列出了一系列巡逻区域可能和图纳德斯遇刺地点重合的名字，其中包括约瑟夫。但这不是关键；凶手当时刺破了图纳德斯腰间装有腐蚀性药剂的瓶子，药液溅到了他的手上。这就是那一击只给黑市商人留下轻伤的原因，也是约瑟夫右手变成不堪入目的畸形物的原因。他并不知道自己右手溅上的是什么东西——只有观看了图纳德斯治伤过程的乔贞才知道。

乔贞略微回过头，看看两名女子。达莉亚转过身，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右手覆在沙发上，似乎就要站起来。莫蒂琪雅仍然背脊挺直地坐着，低着头。

约瑟夫想把右手抽出来，但是办不到。他在强忍痛苦，但是眼中并没有敌意。他呼吸很沉重，却百般抑制自己的声音；总是坚毅得几乎不近人情的眼神深处，有一种易碎却又滞重的东西在扩散。

他对乔贞慢慢地摇了摇头。这不是警告，而是请求。这请求不仅仅是恳切而已，还是面对绝望前景的本能防卫，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在快要溺水的时候也不会终止扑打四肢一样。

乔贞在考虑该怎么做。和达莉亚来到这宅子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就当作一场普通的告别见面，不要额外生事。对发生过的事有任何疑问，可以等待更合适的场合来解决。但怎样的场合才更合适？和约瑟夫一对一？不，那是糟糕的选择。首先，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机会；而且他考虑到莫蒂琪雅的在场对约瑟夫的可能影响，暗自想这就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实施了。但接下来呢？

约瑟夫左手去拿自己的手套，乔贞并没有阻止。他把第一支手指的前端套进去的时候，就颤抖了一下，仿佛有人很迅速地在他手指前面划了一刀。再进一步往里面套，他抖得更厉害了，眼睛紧紧闭上。

“约瑟夫。”莫蒂琪雅说。

“抱歉……就……一会儿。我不小心把水洒了。”

“我想，”莫蒂琪雅停顿了一下，“我们还是不要瞒着乔贞大人了。”

“莫蒂！”约瑟夫回过头。

“我刚才说过，作为夜色镇人，作为一个母亲，我会永远记住乔贞大人和达莉亚夫人为我们所做的事，但我不希望身为一个骗子来行使这些事。艾尔罗和阿尔泰娅正好不在，况且，乔贞大人应该也已经多少心里有数了，我们没法长时间掩饰下去的。他刚才不是已经暗示过了吗？过来，约瑟夫。到我身边来。”

乔贞松开了抓住约瑟夫的手。约瑟夫回到莫蒂琪雅身边坐下。

她轻轻按住了他的右手。“我能感受到你有多痛苦。或许……这都是我们应得的。我总是在想，这一年来我们是不是已经逐渐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也许乔贞大人可以帮我们看得更清楚，引导我们接下来的选择。”

“我很累。”约瑟夫说。“再累也只能坚持下去。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更好的话，我不会反对。”

“乔贞，”达莉亚站了起来，“你做了什么？”

“没什么。”乔贞说。他能从达莉亚眼中看到失望和难以抑制的激动；虽然她暂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看到自己建立了感情联系的人，突然间又卷入了不详的严酷气氛中，这让她难以接受。她和乔贞都熟悉这气氛，也经历过很多次，而且总是不得不去经历更多。

“达莉亚夫人。”莫蒂琪雅说。“一切都是关于一年前的事。虽然这实在谈不上什么饯别礼，但我希望你能让你了解。”

“乔贞，”达莉亚说，“你必须对我解释，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的语气很急切，带着不快和不可靠的预感。她不想成为局外人。

“就像我刚才说的，”乔贞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一年前埋下了种子。和当时的事情直接有关的人，只剩下约瑟夫，莫蒂琪雅夫人，鲍尔和曾经给贡多雷做女仆的伊丽莎。酒店老板对我所说的，贡多雷在战斗即将开始前辞退了伊丽莎，据说是考虑到她的人身安全，这个理由的真假并不重要。约瑟夫参与了战斗和策略制定，莫蒂琪雅夫人落入敌人之手，鲍尔是武器供应商。这些仍然是零散的信息，但是和摩尼茨的叛徒说法联系起来，才有了意义。我不认为他在撒谎。不得不说，自从战斗结束以来，我们一直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贡多雷到底是不是靠背叛昔日同伙才赢得的胜利？当这个问题为‘是’的时候，问题才清晰起来——有四个人一直在隐瞒这件事。约瑟夫要扎伤图纳德斯，首要目的不是黑市商人，也不是亚伯克隆比，而是伊丽莎。刺杀发生前的一天我正好对约瑟夫提过，为了进一步的搜索，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一年前的事情；而你，生怕我去询问伊丽莎，就利用陷害亚伯克隆比来转移我的目标。”

“在做过这件事情后……莫蒂和我吵了一架。”约瑟夫看看身边的女子。“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举多得。图纳德斯和亚伯克隆比都是最好不要留在夜色镇的人，‘这样总比直接杀死伊丽莎好得多’，我这么对她说。或许我在替父亲掩饰罪行的时候，也在慢慢代替他。不，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们活在谎言里已经太久了。”

“谎言……？”达莉亚说。“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贡多雷是英雄吗？不管怎么说，既然他救了夜色镇也是事实，你们俩又何必这样责问自己。”

“不，不仅如此。他的英雄形象，是一个公众的谎言。但我和约瑟夫，更多的是为了私人的谎言才这么做。”

莫蒂琪雅边说边给约瑟夫戴上手套。她动作轻柔而微妙，用指尖感受约瑟夫残破不堪的腐坏皮肤，尽量减轻手套质料给他造成的痛苦。这件事完成后，她把他额角垂下的一缕头发抹到后面，就好像他在她眼里总是清晰可见一般。

“乔贞，如果你要以任何理由对我们俩执法的话，只要把我带走就好。”约瑟夫说。“莫蒂没有错，犯下重罪的是我。我早就知道父亲做过山贼后才回到夜色镇，而且还和那些人保持着联系，也参与了整个制定骗局的过程。伊丽莎偷听到了我们的话，父亲想杀她，但我阻止了他。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底线：欺骗往日的山贼同伙没有关系，但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人。父亲也是这么对我保证的，所以我才参与他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像摩尼茨说的那样，把他们引入陷阱。后来莫蒂竟然遭到那伙人绑架，更坚定了我配合父亲狠狠打击他们的念头。”

这一部分乔贞基本能猜想到。他最关注的，还是贡多雷那么不合时宜的死亡——莫蒂琪雅从敌人手中逃离回夜色镇之后，还未来得及见面，他就死在了监狱里。

“战斗结束后的半个月，我陷入了绝望。父亲因为七处的怀疑而入狱，莫蒂仍然行踪不明。但是在这时候……”

约瑟夫停住了，闭上眼睛，仿佛有什么令人厌恶的噪音在他大脑深处迸发。说到这一步，他已经无法中止，但是每多说一个字都需要更多的勇气。

“……这时候，莫蒂回来了。那是半夜，我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树林中的她。与其说喜悦，不如说我脑袋一片混乱，赶忙把她带回家，然后就去牢房里找到父亲，告诉他这件事。但他的回答是……”

约瑟夫使劲地吸气，仿佛将要说不出的音节在贪婪地吞食着他赖以生存的空气。这是一种无药可医的进退两难，把对人内心的破坏力融入到简单的陈述过程中。

“够了，约瑟夫。我来吧。”莫蒂琪雅说。“贡多雷让他杀了我。”

虽然乔贞和达莉亚多少预料到了这个答案，但是当它莫蒂琪雅亲口说出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一种让人大脑刺痛不已的现实力量。她的语调是如此平泛，平泛到几乎让人会误以为其中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负面情绪。

“我曾经非常感谢、崇拜贡多雷——他救了我 and 阿尔泰娅。对于嫁给他我是毫无怨言的，因为作为一无所知的女瞎子，我没有别的办法来报答。当然，我没花多长时间就发现了他的真正脾性……虽然他在现实中把这些性格都掩饰得那么好，仿佛只有我一个人是受害者。他要打我，从来不需要理由，而且总会伤在阿尔泰娅不会发现的地方。我没法对任何人说，也没法求助，而且心里总会在想：他是救命恩人，不应该只因为脾气不好就背叛他。在客人面前，我仍然是夜色镇民眼里最幸运的妻子——这么有成就的男人，竟然选择了一个失明的乡下女人。而在阿尔泰娅面前，我总要对她灌输，她有一个多么好的养父。这一切都奏效了，我认为自己下半辈子就这样过去也没什么不好。直到……我找到了能听我倾诉，给我安慰的人。”

她右手轻拂约瑟夫的左肩，然后慢慢下移，握住他的手。

“两位可以想见，我们之间的事情不可能得到容忍。”约瑟夫说。“我也曾想过带着莫蒂离开。但是去哪儿？阿尔泰娅又怎么办？”

“……当时，除了继续这么得过且过，我们好像没有别的选择。贡多雷似乎察觉到了我们俩的事，但是从没有公开说出来。但我相信他是知道了的。我没有遭到绑架，乔贞先生。是贡多雷为了博取山贼的信任，也可能怀着报复心，把我送给了他们。我是非常幸运地逃回来的，在他的预料之外。他害怕事情败露，就要求约瑟夫……”

“那个混帐竟然这样骗我！”约瑟夫突然右拳不顾疼痛地砸在膝盖上，仿佛陷入了一年前的幻觉中。“他凭什么……”

“别再说了。”达莉亚说。“请别再说了……”

她无意义地睁大眼睛盯着茶杯里的水纹，抱着自己的双臂，手指颤抖着，仿佛这些事实中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正在渗透到她的身上。她经历过事事遭人控制的生活，而约瑟夫和莫蒂琪雅的遭遇更甚：他们要给控制、伤害自己的人维护一个光辉耀目的形象。他们每为贡多雷说一句谎言，都非得从中抽离出自身的痛苦不可。

乔贞也认为没必要再说下去。但他没有开口。

约瑟夫站了起来，走到挂着贡多雷肖像画的墙壁前。

“你在看什么？”他说。“你有什么理由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们！”

他取下了画像，把它砸向壁炉，砸向地面。画布瞬间撕裂开几条大口子，画框的木屑飞散开来，贡多雷的脸扭曲成一团难以辨认的色块。没有人想去劝阻他。砸完画后，他开始砸其他的东西：家具，茶杯，镜子。他举起钢琴前的座椅，想把它砸向琴键，但是中途停住了，手垂落下来。

“乔贞，我杀了自己的父亲。但这是他……应得的。”

他跪在地上，下颌抬起，望着空白的墙角。他仿佛失去了生气，那种不动声色的冷静从他的头发上、皮肤上、手指间流走，整个人如同从地面延伸出来的一座未完成的雕像。为了守夜人，为了夜色镇，他不得不为贡多雷粉饰出一个光荣的形象，还继承守夜人的事业，成为他最痛恨的人的化身；他把痛苦压抑了太久，以至于这一刻的爆发连他自己也难以承受。当发泄强烈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自我毁灭；约瑟夫正处在这毁灭的边缘。

莫蒂琪雅走到约瑟夫身边，抱住他。约瑟夫左手不自觉地在地面上捏起一块肖像画的碎片，又放了下来。那些因为他发狂砸碎东西而波及的空气微尘，以不可捉摸的路线在淡紫色的光线里游动。乔贞和达莉亚都感觉到他们是真正的局外人：约瑟夫和莫蒂琪雅所共有的痛苦，拒绝着一切试图理解或是安慰的外来者。无论破除贡多雷的虚伪幻想，还是继续将他伪称为精神支柱而活下去，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将永远束缚在暮色森林的紫灰色雾气中，得不到成为自己的自由权利。



离开夜色镇的时候，乔贞本应骑马在前领路，但是达莉亚却要求他也在马车厢里坐一小程。

“这样不符合规矩。”乔贞说。

“反正这一趟破坏规矩的事情已经做得够多了。就一小会儿。”

乔贞把坐骑交给护卫，登上了车。

启程之后，乔贞突然发觉车窗外有一个棕灰色的矮小影子追过来。他探出头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心想自己也许只是认错了车轮的影子。

他没有逮捕约瑟夫和莫蒂琪雅，但是也帮不上什么忙。达莉亚鼓励他们俩和艾尔罗好好谈谈，然后想法子离开夜色镇，莫蒂琪雅非常平和地说他们会考虑。

“终于可以回去了。”达莉亚说，语气中并没有抱怨。

“你还是没办法适应这个地方吧。”

“但是，我也不想念暴风城。”

“我也一样。”

马车出了镇口。

“可惜没有最后和阿尔泰娅见一面。”达莉亚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乔贞没有搭话。

马车继续走出半哩后，乔贞说：“比预定回去的日子晚了快一个月。雷明顿公爵要急得不行了吧。”

“雷明顿公爵？谁？”

“就是那个……等你答复的人。”

“他是伯爵。”

“噢。我忘了。”

乔贞看着窗外从树枝悬挂下来的蜘蛛丝，还有那些乌鸦，考虑了很多事。过了一段沉默的时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车厢上呆得太久。

“达莉亚，我该……”

他转过头去，才发现她靠在自己肩头上睡着了。

低矮的树枝擦过车厢顶；一头幼狼从草丛里窜出来，踏过马车留下的车辙，在道路的另一侧消失。

## 尾声

阿尔泰娅有些后悔没有去给乔贞和达莉亚送行。

但她给另外两个人送行了。

当马车驶出夜色镇的时候，阿尔泰娅正站在小土丘上，看着小破屋的门口。在她周围，和她形成一整个圆圈的，还有许多镇民。他们站成一层一层的。

亚伯克隆比一从小破屋里走出来，就有一枚小石子砸在了他脑袋上。

“恶魔。”

“滚出去。”

“堕落的炼金术士。”

他们说。起先是两三个人说，然后渐渐变成很多人的声音，让人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话音，哪些只是回响。

“带着你的痨病鬼老婆离开。”

“胡说什么呢，他老婆早就死了。”

“没死吧。”

“死啦，早死啦。”

“说不定也和那条狗一样给换了心脏了？”

他们在争论着。

亚伯克隆比右手摸了摸石头砸中的地方，然后拍拍袍子上的灰。

“亚伯，别忘记把你老婆的尸体扛走。”

“亚伯，你老婆的下场是不是和那条狗一样？”

阿尔泰娅看看周围，身子稍微往后退一下。她不太希望老炼金术士看见自己。

亚伯克隆比转过身，把一只手伸进屋子里，像是要取出什么东西。又或是要把人牵出来。所有人都盯住了他，等待着小破屋的漆黑走廊里会出现的任何事物。

有的人抓紧了事先备好的简陋武器：斧子。割草的镰刀。锄头。

一名老妇人走出来了。她和亚伯克隆比年纪相仿，一样的瘦弱，或许小一两岁。她身上的衣服比亚伯的袍子干净一些，全白了的长发非常随便地扎着。

“原来没死，……”有人说。这是围观者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伊丽莎”，亚伯克隆比说，“要走远路了。你走不动，我背你。”

“你哪能背得了我呢。”

“谁说的。”

老头儿蹲下来，手放在背后。他没有看任何围观的人，并不是因为不敢看，而是因为那儿根本就没人。

伊丽莎跨到亚伯的背上；亚伯双手勾住她的小腿，刚想站起来，身子就歪了一下。

“唉，说了你已经背不动人了。”

“能背，只是……”

“行了，我走路吧。”

亚伯拉起伊丽莎的手腕，朝土坡下走去。他右手里有一个小包袱。

“对了，我们是要去哪？”伊丽莎说。

“搬家。”

“又要搬家了？”

“看你说的。这是我们四十年来第一次搬家。”

“那……搬去哪？”

“先走走吧。我以前在乌鸦岭有个做实验的小屋……”

“我不喜欢那里。”

“走吧，走吧。”

他们走下了土坡，把小破屋和上百个围观者留在身后。

有人发声了：

“乌鸦岭？”

“他们怎么可能走到那儿？”

阿尔泰娅捏紧了拳头。她看看小破屋门前匹克躺过的地方——那儿比周围的泥土颜色要深一点——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乔贞案卷 - 狗镇

END

## 小结

camg 2009-01-25 14:40

**[Post by loveicetea (2009-01-2112:29):]**

莫蒂琪雅仍然背脊“停止”地坐着，低着头。

**[Post by angone (2009-01-2123:02):]**

抓个小虫:莫蒂琪雅仍然背脊停止地坐着，低着头。

已修改为“挺直”，多谢指出。

例行小结一下，然后回答问题。这次是阶段性的。

过去每一个故事完成的时候，我都会想“终于结束了”，那是一种混合着喜悦的释放感，每个完成繁忙工作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一次，我按下发送键之后，像往常一样打老游戏休息脑子的时候，却在想：“我在做什么？”

一直等待着那种让我可以放心去睡觉的释放感，但是它始终没有来。第二天早上醒来，仍然是这样。

我发现完成故事的喜悦感消失了。

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我必须明白为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是动力丧失的表现，虽然我没花多少时间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在重新审视全文，回忆写作过程，询问墨水湾众，细看大家的回帖之后，我大致上找到了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乔贞案卷》始终是追求好看和娱乐性的类型小说，但是在具体的手法上，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我个人的写作追求。摆弄剧情是充满乐趣且容易获得成就感的，而考虑人物心理和追求有效的细节表现则不是。写出一句模式化的“凶手就是你！”是简单且迅捷的，但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形容词则不是。鲍尔在酒馆里羞辱斯塔文的场景，我只要写“镇民们纷纷应和他”，在表达剧情上就已经足够了，但我没有这么做。阿尔泰娅用蜘蛛伤了达莉亚，我只要写她刁蛮得过分就能解释了，但我却写她怎么从一开始的自我怀疑，到自我欺骗，再回到怀疑，给她一个道德挣扎的过程。看到读者特别指出喜欢“夜风从打开一半的窗户吹进来，掠过她衣袖上的边纹，和白鸽脖颈上的羽毛”一句，我很高兴，因为这句连形容词都没有，但是却花了我二十分钟才写完，直到形象和音律都完整。这些思考过程本身是很疲劳的。

再者，就像大家都已发现，贾兄直接指出的那样，解谜越来越龙套了。这个倾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最先想到的是《梦的挽歌》，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冒险故事，而非悬疑小说。但是真正的转变应该是出现在《秘密荣耀》完成后，我开始为两位配角写外传的那一刻。为什么要给他们写外传？故事难道不是说完了吗？——故事说完了，但人物本身还没有“完成”。在下大功夫深化人物后，他们不再是功能化的角色，而是反过来——《秘密荣耀》的经历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之所以说这是关键的转变，证据是：在这一章之前，没有读者提出想看配角们更多的故事。

于是，种种写作上的追求，和传统侦探小说的要求背离了。系列侦探小说往往让人觉得是仿佛在平行空间中进行似的，主要角色的年龄进行模糊化处理，性格（和外貌）保持不变，功能化的角色迅速出现迅速退场。看过一个侦探的某个故事，不会有助于理解下一个故事。我最初对《乔贞案卷》的构想就是这样，但是这构想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因为我打算把这些互不关联的故事分散在乔贞 25-50 岁的年龄段中。有了年份跨度，就不可能不考虑“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整体性，而不是同一个侦探在不同位面上的经历。从这一点慢慢发展到现在，《乔贞案卷》成了“一个侦探做主角”，而不是“一个侦探破案”的故事。

在《最好的时光》完成后，这个倾向已经确凿无疑，无法回头了。相信现在大部分读者更关心主要角色的命运，而不是个别案件的结局。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关键的解谜成为了一个负担。过去抖出最后的包袱后，文章的核心完成了，我写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一刻，于是自然会有释放和喜悦感。但现在，它成了强迫性的一部分。为了保持悬念，而强迫自己在最后一章把大量资讯一股脑儿抖露出来，开始变成一种不愉快的行为。它是侦探小说的追求，但不是我个人的写作追求。我开始难以忍受让乔贞说出“你就是杀人凶手，因为如下几点……”的句子。因为这句话不真实，现实中没有人这么说话。《狗镇》的结局我干脆不让他这么说，而让约瑟夫和莫蒂琪雅自述，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事实上后面这些故事在解谜上远比《向日葵》《苍白的火》这些早期章节要复杂，却失去了同样的“释放”感。这里的次要原因是审美疲劳，而主要原因就是全文的整体性对侦探小说语境的背离。《西瘟》结尾伊森利恩的大段解说如果放到早期章节的环境里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放在这里的位置，各位读者都觉得它不自然。回头想一下，难道《向日葵》末尾女戏团长卡崔娜的坦白不是也很不自然吗？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向日葵》按现在的方式写，恐怕我也得加个二万字的外传来解释卡崔娜背后的故事了，就像我对德米提雅和伊森利恩所作的那样。

此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疲劳。如今全文已经达到 57w 字，是我过去写过的最长小说的三倍，而且时间线才推进了 10 年。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那种简单的“完成的喜悦”消失了，转化成某种更复杂的东西。认准这一点，有助于我确认新的动力。在有这么多角色能够活在案件之外的情况下，独个章节只能是高度的“未完成”状态。

之所以解释这些，是因为我以后也许不会强迫让自己按照传统侦探小说的方式去抖包袱。如果为了保持整体性，就不得不去牺牲一些模式化的，不自然的东西。看到很多读者都在关心案件以外的故事，给了我这样做的动力。这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让欣赏《乔贞案卷》早期特色的读者失望，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见。

**[Post by 贾兄 (2009-01-21 00:09):]**

阿尔泰娅的心理变化。小说的前面部分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但是高潮之后却几乎不见踪迹了——她对匪首的那番颠覆性的陈述是什么感受？对危急中达莉娅的挺身而出和舍身相救是如何理解的？真相，她到底知道了没有？

匹克知恩图报，阿尔泰雅去送它的主人，那么对达莉娅活生生的行为呢？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无法忽视的内容。

小人物或者说支线故事的主角的出场和谢幕。老炼金师的故事很完整铁匠鲍尔的经历也通过绑匪之口表达清楚了。但是贡多雷呢？经历似乎由后人说明了，但是似乎略欠铺垫——或者说，这个答案来的太快了，我还来不及从绑架事件的惊险中解脱出来，“繁漪和周萍”就开始不太自然地讲故事了——因此我认为结局部分收得不是最理想的。

最后就是斯塔文的故事，我感觉是他在这里已经怪异到了相当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游戏故事中恋爱不成激愤杀人的状态，在那个故事中，他在被称为“长辈”之前基本还是正常的，没有表现出太过出格的东西，不是吗？（当然，这里有个小说和游戏的关系问题，作者设定最高。不过，我觉得老炼金师那样的谢幕更符合他后来的行为。）

阿尔泰娅是否知道真相是我选择不表达的内容。对于她为什么最后去见亚伯而不是达莉娅，或许本应有更详细的说明，但是在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章抖包袱”的强迫性影响下而忽略了。连同结局部分的收束问题，上面已经详细解释。非常感谢提出这两点，这确认了我对目前风格问题的判断。

斯塔文在游戏文本中的表现是：他对自己和受害者的关系有不正常的幻想，而杀人的导火线仅仅是受害者对他年龄上的揶揄。正是因为他被称为“长辈”之前还是正常的，才体现出他已经变态到了一定程度：普通人不可能因为一句“长辈”就起杀心。他在这之前，日记中彬彬有礼的“正常”自述，是一种自我人格抑制。

所以我的构想是：既然男性人生价值两件事——事业和求偶，那么斯塔文首先是在事业上遭到挫折(本章节中他失败的诗人生涯)，这时候他还是只借助他人之手来报复；但是当进展到游戏里，求偶失败后，他丧失了一切自我，发展成狂暴的杀人狂。这应该说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Post by Ishnuala (2009-01-2120:13):]**

老头儿蹲下来，手放在背后。他没有看任何围观的人，并不是因为不敢看，而是因为那儿根本就没人。

这句我没太明白==.....恕我愚钝，请问到底有没有人？还是说，亚伯无视了围观者？

这句话我曾经反复写上去又删除，最后还是决定保留。

那儿是有人的，阿尔泰娅和围观者不是幻影。但这话本身的意思，我就不提供标准解释了。

再次感谢各位在这越来越困难的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从下一章开始，乔贞的人生故事而不是破案故事逐渐进入了核心阶段，希望各位能接受可能出现的风格转变，同时非常欢迎就这一点提出意见。“最好的时光”是不错的外传模式，考虑继续写下去。

最后，祝各位新春快乐，过个好年。🤪



## 河流，上

首发：2009-03-20 00:00

完结：2009-04-16 00:00

### 1

塔楼正上空的云层飘走了，阳光得以从天窗照射进来。屋子的中央站着马迪亚斯·肖尔，他同时也是屋内所有人视线的焦点。在他对面，是一名个子稍高的男子。两个人手里都拿着套在鞘内的匕首。他们身处在略微高出地板的矩形石台上，整个房间只有这一部分可以得到直接的阳光。所有立于周围的观者，背影多多少少都和阴影模糊起来。

乔贞站在东侧，注视着马迪亚斯。一进屋的时候，乔贞就认出了他，因为那和达莉亚相同颜色的眼睛。马迪亚斯发色变深了，肤色也变暗了，这是乔贞所能说出的改变。至于剩余的，因为变化太过明显，反而没有归纳的必要。毕竟从九岁到十四岁，是人生跨度最大的转变期之一。这种感觉是：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他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陌生人。乔贞脑里从马戏团的天桥上救下马迪亚斯的记忆，开始变得不真实。回忆主体的变化，把这回忆本身给逐渐剥离。

无论变化多大，眼前的马迪亚斯仍然不像经历过真正的伤害。从他的皮肤，头发，眼眉来看，他没有经历过数不尽的风吹雨打，粗砂磨砺。明亮的光线和他是合拍的。如果不是因为黑色的盗贼装束，他也许更像一名受人瞩目的少年骑师。

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伤害人，毫无疑问。他的对手——一名十九岁的七处秘密学校学员，发动了进攻。马迪亚斯挡住朝自己挥砍下来的匕首鞘，然后把对手绊倒。他没有追击，移到了和原来相反的位置，盯着倒卧在地的对手背部。

“有效攻击，”场地边缘的教官说，“马迪亚斯·肖尔，第六分。”

七处的格斗能力考核讲求制服犯人，所以假若仅仅是击中头部、腹部，并不一定能成为有效攻击；击倒和压制才是关键。在实际考核中，常常出现双方已经大量失血，但是没有取得足够分数通过考试的情况。乔贞认识马迪亚斯的对手，他拿过两次季度近战考核的冠军。三分钟过去了，他失去六分，得到零分。对于大部分学员来说，在一次比试中失去超过五分就可以说是侮辱性的打击，而现在离规定时间结束还有两分钟。

对手爬起来，鼻子流着血。

“鼻梁断了，”站在乔贞身边的埃林说，“摔得真难看。”

“不是摔的。”乔贞说。

“什么时候下的手？我没看清。”

“马迪亚斯右手挡住攻击，收回来的时候顺势用刀柄划过了他的鼻子。”

埃林用左手大拇指搓了搓下巴新长出来的胡茬，斜过眼看看乔贞，然后再望向马迪亚斯。“作为一个十三年前在近战格斗考核中拿到 A 的人，我得说这一下可真是多余。还是我已经赶不上时代了？”

乔贞没有答话。确实多余，完全没有必要。通常是在无法取得有效分数的时候，才会用这种办法消减对方的体力。在比赛已经一边倒的情况下，这样做有何意义？

如果简单概括成羞辱对手的话，那也太过低估了眼前这件事。来观看这场比试的人，除了重要的七处成员，还有部分军队官员，以及暴风城议会成员。他们并非普通的高官，而是和七处一向来往密切的人。他们有的在七处留有把柄，有的则是七处在公共场合的形象鼓吹者。换句话说，如果马迪亚斯在未来的某一天执掌大权，他们将是他所要接触的第一批外人。

发出这一系列请帖的人——潘索尼亚·肖尔，正坐在房间的西侧。他眼帘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低垂的，似乎并不关心眼前这场比试的过程。乔贞心想，展示接班人的武力，只是老人计划中处于起始阶段的一步。要让那些高官们仅凭一场比试就接受仅仅十四岁的马迪亚斯是不可能的，但这极可能只是一次预热；是因为形式的单纯，反而使人起疑的警告。

“第七分。”教官说。这一次，马迪亚斯勒住对方的脖子，夺下了武器。他松开手，把夺来的匕首抛在地上。对手犹豫一下，上前拾起，而站直的时候身体有些晃荡。他已经非常疲乏，失去大部分斗志了，似乎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多年苦练在此刻显得一钱不值的现实。让侮辱不那么伤人的办法，就是把它和着怨言一起吞下肚子里。

“我倒不同情挨打的小子，他和科尔斯塔呆过一个训练营，好几次欺负她。当然，我是指学业方面的。不过，这也太无聊了。”埃林把搓胡茬的手放下来。“一边倒的比试从来都没有趣味，依我看老头子不如多想些办法展示一下马迪亚斯的头脑。”

“他迟早会的。”

“我还是没办法想象，这小鬼说不定哪天就会呼喝着让我们干活。如果他在十七……不，十八岁之前就上台的话，我不会听从任何命令。到那时候我索性辞职。你说老头儿还能撑三年吗？”埃林渐渐压低自己的声音。

“我们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刚从夜色镇回到暴风城，乔贞就从总部得知马迪亚斯已经回来了。这并不突然，但却是不合时宜的。五年的消失时间，不足以长到人们忘记他的存在，也不足以短得让人对过往的印象保持新鲜。乔贞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老人会突然死去，而马迪亚斯也不再出现——这听上去很幼稚，但曾经确实是事情可能的发展迹象之一。毕竟马迪亚斯的消失实在是太彻底，仿佛是要隔绝于世界，乔贞依靠直属探员的身份也没有打听到丝毫线索。他把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瞒着达莉亚，虽然曾经想过一旦有些微痕迹，首先就会告诉她；但现在，消失的人就在眼前了，把这件事告诉达莉亚的念头却显得是如此荒谬。

达莉亚，当我上次见到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马迪亚斯还坐在草地上，身边搁着你的手编午餐篮子。但现在，他把一个成年人打得满脸是血，丧失意志，而自己的裤腿几乎都没有沾上灰。我该告诉你什么？

“第八分。”教官说。

让乔贞真正意外的一点是，将马迪亚斯护送回来的人，是拉文霍德庄园的副首领法拉德。就乔贞所知，庄园领袖乔拉齐·拉文霍德，和老人有着一定的渊源。马迪亚斯不可能在那里接受了五年的训练，毕竟那儿的主要事务是培养冒险者盗贼；而在他使出的招式中，也见不到什么不存在于七处格斗教程之内的东西。在联盟和部落各自的情报机构逐渐壮大的过程中，拉文霍德的生存空间无疑遭到了一定的挤压，因为相当一部分有实力的盗贼，比起做漂泊不定的冒险者，更愿意供职于官方。目前考虑这些事情还在乔贞的职责之外，但他怀疑自己不久就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事务。

不知为何，法拉德一行人并没有出现在这屋子里。

“乔贞。”埃林说。

“什么？”

“你和达莉亚在夜色镇发生了什么？”

“很多事。我还在编写报告。她让蜘蛛给咬伤，而我差点杀了一个诗人。你暂时知道这些就行了。”

“不，不。我是指‘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乔贞转过头。“什么意思？”

“自从你们回来以后，看着对方的眼神.....有点.....不一样。”

乔贞没说话。他听到教官说“第九分”。

“好吧，我知道这个场合不大对。不问了。”

一秒钟之后，埃林又开口了。“达莉亚她.....”

“你就不能闭嘴？”

“别那么激动。我是说，眼前这件事.....你打不打算.....”

“如果马迪亚斯回来的事情能够公开了，我来告诉她。”

“嗯.....好。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还是你比较适合。噢，看看，他站起来了。看架势也许是要做最后一击。这事也该完了。”

时间只剩下不到十秒。对手最后一次朝马迪亚斯冲了过去，似乎是意识到自己至少应该给观众留下一个勇猛的形象。这是一次连失败也谈不上尝试。马迪亚斯在匕首靠近自己之前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腕，扳弄他的拇指，再次把武器夺走。随着这不可避免的败局，对手不再强撑身体，而是放任自己跪倒下来。他不再考虑这个姿态是不是有自我贬低的意味，只希望能尽快解脱，得到休息。就在这时候，教官宣布了比试结束。

但马迪亚斯的动作还没有完成。他左手握着战利品，右手握紧自己的匕首，双手同时发动了攻击。两声几乎同时发出的闷响后，对手朝前倒在了地上，不再动弹。血从他面部和地表之间的阴影里流出来。如果马迪亚斯手中是真正的利刃，他涌出的血会染满整个平台。

埃林吐了口气。“你想和这小子打吗？我不想。”

乔贞没有说话。

在这最后一个动作里，他看到了狄恩的影子。

## 2

比试观摩结束后，大部分人离场，马迪亚斯也在护卫的陪同下离开了。老人的一名护卫走到乔贞面前，对他说：“请在此等候。肖尔大人要和您谈话。”

乔贞往老人那边看了看。一些观摩者，主要是七处之外的人，正在和他交谈。从表情就能判断出来，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他们急于要吐露观感，尽量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安全的立场上。他们睁大眼珠，嘴角下陷，挂着消极的笑容。有的人在对老人说了几句之后，又和其他人交换意见，但实际也是各自在重复相同的话。老人没有点头，也没有动口，只是静静地坐着。

“明白了。”乔贞说。他估计围绕在老人身边的人一时半会是不会散开的。

“肖尔大人要和乔贞谈话？只和乔贞？”埃林对护卫说。

“他只让我通知乔贞大人。”

“你确认？”

护卫没有再说话，转头离开了。

“看来，老家伙还是不喜欢我啊。没关系，我也不喜欢他。我先走了。”埃林拍拍乔贞的肩膀，但手没有马上放开。“你看起来情绪不怎么样。不要想太多了，我会想办法保证不让达莉亚听到任何风声。”

“谢谢。”

大部分人都离开后，这间位于塔楼顶层的屋子，开始变得空旷起来。有人跪在平台上，清理那滩血迹；空气中的腥味没有立刻消散。乔贞是相信天才的存在的，他知道狄恩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不会对马迪亚斯用这个词。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凶残的东西，会压榨“天才”这个词所具有的正面意义，把它转化成一种让人难以直视之物。

十五分钟后，老人把乔贞叫到自己面前。在他身边还站着一名贵族打扮的中年男子，双手放在背后，低着头，在乔贞接近的时候视线略微瞥了他一眼，就赶忙望向别处。

“肖尔大人。”乔贞在离老人的轮椅还有五步左右距离的时候停下了。

“你怎么看马迪亚斯的表现。”

“非常精彩。动作准确，而且……”

老人抬起右手打断了他。“说一些我没有听过的。我需要你以直属探员的身份来评价。”

“太多不必要的伤害性打击。考虑到实际情况，这可能在制服犯人过程中激怒对方，引发更多的危险。而在抓捕行动完成，进入审讯环节后，犯人也可能因为自己受到的侮辱而拒绝合作。”

“你一向都不太相信武力的威慑力。”

“不，我只是觉得马迪亚斯少爷还是太年轻。给予足够的时间，他能够把武力转化成威慑力。”

“太年轻？”

这个疑问让乔贞有些意外，但他还是照实回答了。“是的。十四岁，还是太年轻了。”

“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老人对身边的护卫说。“‘太年轻’。多么明显的结论，但直到刚才，都没有一个人愿意指出这一点。这么简单的事实，我还需要直属探员才能诚实地告诉我。乔贞，我再问你。为什么那么多观看了比试的人，就是不愿意在我面前指出这一点。有的人甚至用‘成熟老练’来形容他。”

“我想，正是因为‘太年轻’几乎可以等同于‘不成熟’，”乔贞说，“而他们显然不希望给您留下坏印象。”

还有一个原因，是乔贞不能说的。认为马迪亚斯“太年轻”，也是怀疑他是否能在老人屈指可数的剩余年月里，成长为适任的接班人。

“说得很好。乔贞，走近一点。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乔贞走近了一些，在老人身侧的贵族男子抬起头来，对他露出不安的笑容。

“他是史坦伯爵，暴风城议会的议员。”

“你好。”乔贞伸出右手。对方在握手的时候，望着地面。

“到这儿来之前，史坦伯爵提议对你做出暂时停职的处分。”老人说。

“不，我只是……”史坦说。

“是吗？”乔贞打断了史坦。“为什么？”

“不，那只是误解，我的误解。我是说……”

“他说因为你判断失误，在夜色镇的任务中没有以议会特使达莉亚的人身安全为先，致使她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所以理应接受停职处分。这都是你说过的话吧？史坦。”

“是的。那只是一个很不成熟，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提议，肖尔大人。”

“你现在看见了，在这么多人里面，他是第一个说出实话的。你在提议我处分他，七处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一名敢于说出自己想法的忠诚探员。”

后半句出乎乔贞的意料。如果仅仅是为了威慑叫史坦的可怜人，老人完全没必要这么说。但他接下来补充的话，却把情况推向另一个方向。

“而你的处分理由，仅仅是一个女人受了点皮肉伤。”他说。

一个女人。老人甚至都没有提到达莉亚的身份，更不用说名字。他像是在谈论一个从未谋面，也注定不会产生任何联系的陌生人，仿佛点明性别就已经是一种恩惠。而正是这“一个女人”，爱过他的儿子，哺育他的孙子，仍然和他有着相同的姓氏。这不像是说给史坦听的。老人想让乔贞听到这句话。

“我对我的鲁莽和粗浅报以万分歉意，以后不会再提这件事了。”史坦说。他急促的语调就像一块石头砸进泥浆里，溅起的那一串泥珠子。

眼前的这个人误判了局势，而他还不明白自己的错有多严重。犯下这种错误的人，最好还是和七处站在一边比较安全。他不是错在要求处分乔贞，而是错在预先认定老人会认同自己的价值观念。达莉亚·肖尔远比探员乔贞更重要，所以必须处分乔贞，这是他的观念。但是把这个想法提给老人，就等于他认为老人也认同这观念。这个结论简单、明晰，但是却让乔贞感到不安。简单地归结于老人很信任他，只不过是逃避问题。

“乔贞，”老人说，“你接受道歉吗？”

乔贞本该说我接受。

“您不用道歉，史坦大人。我确实应该以达莉亚夫人的安危为先，但毕竟每个人都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老人用灰白的眼珠看着乔贞一会儿，然后对史坦说：“你可以走了。”

史坦似乎还想做什么表示，但是一名护卫把他带了出去。

“肖尔大人，我能离开了吗？”乔贞说。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他有些急于离开。

“你应该已经知道，把马迪亚斯带回来的人是谁。”老人说。

“是的。是拉文霍德庄园的法拉德。”

“和他们的人打过交道吗？”

“没有。我还没有执行过涉及他们的任务。”

“他们一直以来都花很多精力和辛迪加交战。那么，你和辛迪加的人接触过吗？乔贞。”

“不。”乔贞停顿一会儿后，补充说。“完全没有。”

“乔拉齐·拉文霍德曾经是我的朋友，法拉德则不是。他要求一场谈判。”

“是关于什么的？”

“我要你做两件事。”老人没有回答乔贞的问题。“明天早上，带上足够的人手和车辆，把庄园的人都秘密护送到总部来，不能走漏风声。当谈判开始的时候，你也要参加。”

“我明白了。”乔贞察觉到了法拉德今天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作为独立性的盗贼组织领袖，他是不适宜在有很多官方人物的场合出现的，但真正的原因是：他需要一次和七处首脑的秘密会面。

老人身边的护卫，把地址告诉了他。

“不过，”乔贞说，“我对拉文霍德不够了解。您确认需要我参加谈判？”

“这是命令，而且我相信你会知道该怎么做的。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乔贞后退几步，让老人和随从先离开。

这个命令下达得太突然——这是老人第一次允许他参与首脑层面的谈判。刚才一番对话中隐隐约约的刺探和敌对成分，乔贞也只能暂时忽略，包括所有涉及达莉亚的对谈。他离开了塔楼，开始着手准备。

第二天早上，他带着护卫和遮盖上黑帘子的马车，来到了城西一座不显眼的公馆面前。他向七处安排的门卫报出了来意，随后便开始等待。五分钟后，一行人出了屋。领头的人年约四十，步伐沉稳。乔贞在七处内部的资料肖像上见过这张面孔。

“法拉德大人，”乔贞上前说。“我是七处首席探员乔贞，奉命来把各位接到总部。”



比乔贞高出不少的法拉德略微抬起头，以一种意外的姿态打量对方。

“你.....就是乔贞？”他说。

“是的。”

法拉德还在继续打量。这种不自然的态度中暗含的挑衅意味，让乔贞不由自主地伸出了右手。他想看看法拉德愿不愿意牺牲一点盗贼的警觉心，来和素未谋面的人握手。但是在下一瞬间，一个黑色的身影突然从法拉德背后闪出，用什么坚硬的东西猛击乔贞右手腕关节。这一击相当沉重，他差点失去平衡倒下。

“啊，抱歉。”法拉德说。“我的保镖总是反应过度。”

乔贞的整个右腕都麻掉了，大脑一阵眩晕。他吸进一口气，抬头，看见了袭击他的人。他周身裹在黑衣中，面部戴着难以形容的金属面具，其中传出沉闷且粗砺的呼吸声；用来攻击乔贞的，是完全包裹在钢铁中的右拳。一切都和他记忆中的送葬人毫无二致。

### 3

“把它留在这里，”乔贞说，“我不能让它进入肖尔大人的会议室。”

“这么说，你知道它是什么了。”法拉德说。

乔贞并不知道。即便曾经亲手杀死过一个，他对送葬人仍然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它有多危险。

“把马迪亚斯安全送回来的人可是我们。你至少应该在邀请我们几个人进入七处总部的时候，表现出一些适当的信任.....和胆量。”法拉德说。

乔贞明白自己让对方占了上风。从法拉德的立场来看，他带着一些危险的东西显然是合理的，虽然老人不大可能设计埋伏，但法拉德也有必要表明自我保卫的立场。

“时间不早了，这边请。”乔贞说着，转过身。在这时候，他听到法拉德说了一句他暂时没有理解的话：

“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小。”

乔贞没有回头，也没有太在意这句似乎表面上极幼稚的挑衅。当听到送葬人的沉重脚步声在背后响起的时候，他回想起了莫蒂琪雅·埃伯洛克给他描述的景象：十年前，不知

名孤儿院的一场屠杀；从孤儿们的睡房里走出来，金属拳头上沾染鲜血的面具人。当时他只是对这一段描述感到困惑，但现在，他似乎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这个故事的连接点。送葬人并不是七处才拥有的东西。

在走向坐骑的这一小段路途中，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拉文霍德庄园真的和十年前的事件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法拉德要和老人谈什么？还在夜色镇的时候，他和达莉亚都自以为拾到了从老人手里遗落的一块碎片，这让他们多少感到欣慰：生活在他够不到的地方，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拉文霍德庄园的法拉德——也许是他毁灭了狄恩曾经寄养三个孩子的孤儿院，他出现了，要和老人谈话。

一场老人特地要求乔贞也在场的谈话。

他领着队伍，十分钟后来到了七处总部。

会谈的房间并不宽敞。拉文霍德一方有五个人，但只有法拉德才真正有发言权。当然，七处的情况也是类似。虽然乔贞只能站着，但他的位置却离老人很近，近到如果他想要拔出匕首刺进老人的喉咙，是完全可能的。他意外地发觉自己竟然产生了这个想法，听起来莽撞而又愚蠢，这让他强烈地意识到一种黯淡的内心焦虑正在迅速蔓延。在各人安排座次，会谈正式开始之前，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如果法拉德真的说出什么意料之外的东西，那该怎么办？

屋里有些闷热，乔贞感觉到后颈流下汗珠。他希望这完全只是因为温度，而不是别的什么——比如，恐惧。对他来说，这种感觉预示着不可挽回的丧失。虽然探员生涯中遭受过无数次生命危险，但他几乎没有关于恐惧的记忆。或许只有两次。一次是十年前山谷中那一场战斗，一次是不久前，当达莉亚落入敌人之手的那一瞬间。但现在，他只是站着，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经历。

他看了看老人枯萎的手，那是无法抵挡任何攻击的。这几年来，他从未对老人产生过真正的杀意，也不觉得自己会有某一天需要这么做。但是当这件事变成可能的时候，他却希望不要让自己拥有这么做的理由。他曾经痛恨老人，老人也曾用匕首对准他的咽喉，但两人却不可思议地建立起了稳固的上司和下属关系——这其中不可能一丁点儿信任成分都没有。关键在于这种稳固，是乔贞整个生活相对稳固的基础。他不想这么突然地就了结一切。

更何况，乔贞明白如今自己的人身安全，是和另外一些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幸的是，话题没有从让乔贞焦虑的地方开始，这给了他整理心境的时间。

“乔拉齐最近如何？”老人说。

“他很好。”法拉德说。“我会传达您的问候。”

“那么现在庄园的基本是你在管理了。”

“大部分事务，但不是全部。当然，我是和乔拉齐大人商讨后达成了一致意见，才来进行这一次会谈的。”

老人身子稍微往后倾了一下，看着法拉德，不再说话。简短的寒暄已经结束了。真正的谈话内容必须让法拉德先开始——让他成为那个急于有事相求的人。

“您对马迪亚斯少爷的状况还满意吗？”法拉德说。

“我能看得出来，你给他提供了足额的实战训练。”

从接下来的一段对话里，乔贞了解到马迪亚斯在庄园呆了三个月左右，学习和熟悉冒险者盗贼的作战方式。或许这就是他在比试中表现出多余残忍的原因之一。

“总之，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法拉德说。他的话语里一直有着难辨真假的恭敬。

“我把马迪亚斯托付给庄园，是基于我和乔拉齐的过往友情。”

“当然，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庄园的确为马迪亚斯少爷制定了一个不错的训练计划，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不是吗？”

老人没有说话。乔贞能从法拉德脸上看出来，他对于自己在谈话中处于被动位置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法拉德说，“这套计划很值得推广。我是说，更稳固的，长期的合作。”

“继续。”

“拉文霍德可以定期接受七处学员，进行训练。”

这完全没有道理，乔贞想。再怎么说明，拉文霍德也是培育冒险者盗贼的组织，而相当一部分冒险者都是给军情七处找麻烦的。虽然拉文霍德尽量保持中立，但是也绝对不可能和七处分到一条战线上。

老人的一名随从脱口而出“荒谬”，但老人抬手中断了他。

“让我听听你们想得到什么。”

“您误解我的意思了。”法拉德说。“定期接受七处学员，就是拉文霍德所需要的酬劳。为了得到这份酬劳，我们所能提供的是：情报。一旦得知名册上有冒险者参与对抗七处、破坏联盟的事务，我们会立刻通知贵方。”

屋子里仍然很安静，没有人敢小声议论。

乔贞看了看法拉德的眼睛。他是在提出一个似乎不可理解的要求，但眼神中却有着令人不安的沉稳。方才的表面恭敬态度，因为这一个要求而充满讽刺意味。从表面上来看，这是要争取让庄园成为七处的分支机构，但核心却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紧密、拥有多种发展方向的联系。这不是臣服，而是宣布一项挑战。七处之所以能够壮大，最关键的就是意识到垄断和操纵情报的重要性。而法拉德正在要求某种程度上的情报共享。从一个生活没保障的线人那儿花小钱买来情报是一回事，接受拉文霍德的情报又是另外一回事。一旦建立起这样的合作体制，然后拉文霍德试图提供误导性情报，那么没有人能预测事情会往哪个方向变化。

“这是乔拉齐和你共同商议决定的？”老人说。

“是的。即便您不信任这一点没关系，因为我也不指望这一次就能谈判完成，立刻开始走文书工作什么的。我是来询问意向，回去以后还会和乔拉齐大人进一步商讨。”

在乔贞看来，老人的这个疑问，表现出了警戒心——他感受到了这个提议的危险，感受到了法拉德的危险。这个年龄只有老人一半的盗贼领袖，正坐在七处总部的核心地带里，试图挑战它的根基。

方才说出“荒谬”的七处成员，忍不住开口了。

“拉文霍德的学员数量一直在下降，而且还不时遭受联盟和部落双方的报复性打击，同时承担着野心过大的冒险者的叛乱风险，别以为我们都不知道。日子不怎么好过，是吧？”

“你说的我都不否认。”法拉德说。“但是请考虑到这一点：乔拉齐大人，我，还有其他拉文霍德的领导者，毕竟都是人类王国的后裔。这就是我们考虑这项合作的根本原因。所有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只有和七处合作才能解决。”

这句话难以判断是真是假，但乔贞倾向于相信是真的。毕竟，拉文霍德庄园一直在和人类王国的叛乱组织辛迪加做斗争。作为一个领导者多为人类的组织，如果非要选择站在

某一边的话，也只能选择联盟。这个堂皇的理由，让法拉德有机会去游说七处以外的重要人士，来推动这项计划。他是有备而来。

“你的想法很有趣。野心很大。”老人说。

“多谢您的赞赏。”虽然已经夺取了对话的主导权，但法拉德仍然保持恭敬的语调。

“我不能马上答复。”

“完全理解。当然，我不会做出限定答复期限这么不礼貌的事。看来我还得在暴风城多逗留一段时间了。我喜欢这里的空气和水，并不比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差。”

既然老人已经表达出了考虑的态度，那么无论随从们有什么异议，也是不可能说出口的了。就在所有人——包括乔贞——以为这次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法拉德再次开口了：

“对了，假如您同意这件事的话，我还有一件附加的礼物。是私人性质的，和乔拉齐大人无关。”

“请说。”

“这件事……也许不适合在这个场合下说。不如……”

“现在就说出来。”老人说。“既然这也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那么有必要让所有在场参与会议的人都知道。”

“那好，”法拉德略微抬起头。

“我知道您失踪十多年的儿子狄恩在哪儿。”

没有人出声。每个人都在等待法拉德接下来可能会说的一切。

乔贞觉得眼角有些刺痛。空气的流动变得不真实。

*他在说什么？我亲手洒掉了狄恩的骨灰。洒在米奈希尔河面上。*

“而且，您也有手下人知道狄恩的去向。但是看来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透露这么重要的事。我也知道这个名字。”

法拉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乔贞一眼。

## 4

乔贞回想起今早刚和法拉德见面时，他说出的那句话：“你就是乔贞。”当时他并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值得深究的地方——作为首席探员，法拉德听过他的名字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回想起来，十年前的那场战斗还有别的目击者，是有可能的，毕竟整个希尔斯布莱德丘陵都少不了拉文霍德的渗透。乔贞也在南海镇留下了名字，法拉德如果想追查的话，花不了多少力气。

乔贞努力不让眼睛移向别的方位，毕竟无论会谈的内容是什么，盯住法拉德预防意外始终都是他的第一职责。但现在让他一直看着法拉德，是纯粹的折磨。在任何场合下都尽量保持冷静是他的第二天性，但现在他明白，任何人都会从他的眼里看到极不稳定的东西。

法拉德是个老手。他没有看乔贞，目光中没有任何暗示的成分，只是以平淡得甚至有些乏味的神色面对这一切，像常人一样每隔几秒眨一下眼，等待老人的回应。乔贞相信法拉德能够注意到自己的不正常反应。一旦法拉德朝这边望一眼，或许一切都会确凿无疑了。讽刺的是，乔贞需要站在法拉德的立场来考虑，才能让自己平静一些。*如果我是他，也不会把目光移到老人之外的任何人身上。那样只会引起怀疑。*

“如果我同意这项合作计划，”老人说，“你就会告诉我狄恩现在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陷阱：现在在哪。法拉德没有入套。他摊开双手，似是而非地点点头。法拉德的谨慎回避，让乔贞抱着一丝希望：他是在胡扯。这一切都是谈判策略。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法拉德不可能亲身来到七处总部只为了作弄老人，但乔贞宁愿忽略这一点。

“没错，我还会把那位知情不报者的名字提供给你。”法拉德说。

“为什么你觉得我需要这个名字？”

“看来，您至少认为了解狄恩的下落是很重要的。”

老人没有说话。

“我是这么想的。”法拉德说。“那个人连七处原定继承人的去处都要瞒着，他对您能有多少忠诚心？如果他某一天骗得您的信任，身居要务——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已经达成了这一点——那很难说是对七处的发展有利的。他能在您眼前瞒这么多年……也挺了不起的，不是吗？但就是这样一个有手段的人，一直在骗取您的信任。这是第一点。”

“继续。”

“第二点，这个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瞒着您，他可是要试图阻断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当然，受害者还有达莉亚夫人，她承受着丈夫失踪多年的痛苦。我认为这个人对您的家族，有很强的敌对意识。”

虽然和现实情况完全无关，但从表面逻辑来看，这个判断确实难以辩驳。乔贞无法辨认法拉德到底是在真正地分析，还是用如此简单的论断来掩盖真实目的。对于不知道老人做过什么的人来说，法拉德传达的讯息很明确：知情不报者对七处非常危险。

“谁又知道，”法拉德更进一步说，“这个人会在马迪亚斯少爷和您之间做出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老人说。他的应答，并不是针对于法拉德提出的两个方面。

没有人知道法拉德得知了多少东西，假若他真的知道狄恩的事情，那么也有很大的可能性知道老人的所作所为。他是否知道，知道多少，都会对这次谈话的意义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一点上，老人和乔贞都只能揣测。法拉德占据了主动。

乔贞明白还有一个夺回主动权的办法。这非常简单，也充满危险。数秒钟后，老人提出了乔贞心中所想的同一个问题：

“有什么能证明我可以相信你的话？”

“我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法拉德说完，往后靠了一些，似乎在思考。

这就是他的弱点，乔贞想。假若法拉德一直在胡扯，那么便过不了这一关。假若他真的知道狄恩的事情，也不可能透露任何证据，毕竟拉文霍德庄园的主要活动范围限制于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只要稍微提供线索，那么老人很快就能自己解决问题——他知道十年前乔贞和达莉亚都在离希尔斯布莱德丘陵最近的南海镇。法拉德提出的条件会变得一钱不值。无论是否回答，法拉德都不可能赢。

但乔贞想错了。

“我知道一件事，”法拉德说，“狄恩失踪的时候，带着三个孩子。”

屋里没有多少人弄明白这句话，就连法拉德的仆从也面露疑惑。但乔贞理解，他知道老人也理解。法拉德这个回答，完全表明了他知道的比想象中还多，而且也丝毫没有透露实际线索。

乔贞看了看老人的侧面。墙面把灰黄色的光线部分折射到他的面部，这让他陡然下陷的眼窝和面颊上的沟壑，仿佛成为了一尊未完成泥塑的一部分。他眼球上的高光更像是灰

白的斑点，并非涣然无神，而是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法拉德的危险话题毫无疑问抓住了他的注意力，逼迫他思索问题的解决方式。乔贞突然产生了自以为有些荒谬的想法：或许老人也并不想再涉及十余年前的事。那已经过去了，不存在了，而他在余下的生命里还有更多要关注的东西。但现在，法拉德的出现和言语，正在把他拉回那个已死的世界。

“我会考虑你的提议。”老人说。“在这之前，就请继续在暴风城休息。”

“我之前已经说过，不会设置答复期限。”法拉德说。“我相信您会把握好时间的。”

最后这一句话有些讽刺老人时日无多的意味，但是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在众人纷纷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乔贞有些走神，片刻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有把法拉德一行人送回去的职责。离开房间后，他正要走到法拉德的前面，但是老人的一名随从却突然叫住了他。

“肖尔大人要和你谈话。”

“但是我应该……”

“这件事会派另一个人负责。”

乔贞回到会议室，老人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

“出去。”他说。“只留下我和乔贞探员。”

没有人反抗他的命令。随从们一个个走出屋子。当乔贞听到门锁上的那一声响的时候，他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把右手抬高到了匕首柄的位置，而老人肯定看到了这个动作。他把手放下，站着。

屋里没有其他入。老人没有立刻开口。这沉默也许持续了五秒，也许是十秒，而在这段时间里，乔贞已经想到了这件事：如果老人试图询问他知不知道狄恩和三个孩子的的事情，他就会拔刀，连考虑掩饰性回答的想法都不要有。不能让这扇应该永远闭锁的门再次打开。要做这件事，就不要考虑什么心理准备，而只是简化成设立条件，完成目标的简单过程。不要考虑后果。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老人说。“对这个计划。”

“风险很大，而且没法预测我们能获得多大益处。如果您要拒绝的话，我们就应该想办法限制法拉德在暴风城的行程，避免他接触更多人。”

“他听起来信心很足。”



“因为.....非常明显的事情，”乔贞说，“他在用一些和计划无关的信息来影响您。”

乔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等于是主动把话题引向危险的方向。

“无关的信息.....”老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狄恩。我上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

乔贞没有说话。也许我自己也在期待事情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他还在的时候.....你和他是朋友，对吧？”

“是的。狄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他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那么，对法拉德说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这就是乔贞明明不愿听到，但是却又暗自等待着的话。他吸进下一口气的时候，本该同时右手上移，拔出匕首，就这么冲过去。老人甚至都没有望向这边。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不知为何，当老人继续说话的时候，他发觉自己的右手没有移动半分。

“你最好的朋友，成为谈判的筹码。”老人很快补充了这句话，仿佛原本就没有期待乔贞回答。

“我不知道，”乔贞说，“感觉不好。可以这么说。”

老人左手往上碰了一下脸侧，又立刻放下来，就像一个放弃思考的人扔下手中笔头的动作。

“这个名字消失了十三年。十三年.....很久了。”

老人说得很慢，语调沉缓、模糊，一个个字符就像要慢慢渗透进充满雨水的泥浆地里。乔贞从来没听过老人这样说话。在他的印象里，老人的话语不是按在皮肤上的烧红的刀刃，就是腐蚀进肌肉里的毒液。而如今，他却沉入了一种不拒绝听众的自言自语中。他左手再次抬起来，食指和中指碰触在稀疏的眉毛边缘，然后又放下。

“你可以走了。”

“是的，肖尔大人。”

乔贞出了屋。老人的随从在进屋之前，瞥了他一眼。

他站在楼梯旁，疑惑自己为什么没有出手——不如说，更疑惑于老人的话语。他本该怀疑我。我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杀了他。事情就应该这么发展的。乔贞仍然不确认老人是否在怀疑自己，但这不再是事情的唯一焦点。或许不希望那扇门再次打开的人，的确不止他一个。

## 5

乔贞来到矮人区的一家铁匠铺。店主亨里克·斯通放下手中活计看着他，说了一声“你来了”，但似乎却没有做下一步反应的念头。

“我收到了你父亲的信。”乔贞说。“他让我来的。”

“噢，是的。我知道他给你寄了信。”亨里克吩咐伙计看好店面，然后对乔贞说：“跟我来。我们给他换了通风更好的房间。”

他带着乔贞，上到这栋屋子的二楼。打铁声掩盖了他们踏上楼梯的声音。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写信这种办法，”亨里克说，“让人捎个口信就行。”

“霍尔迈并不知道我的住处。他只能寄信到七处总部。”

亨里克含糊地应答了一声，然后停下脚步，放低声音说：“他有没有告诉你……”

“我都知道了，”乔贞说，“很抱歉。在这时候来访。”

“没什么。毕竟这也是他的意愿。”

他们来到了走廊中央的房间前。亨里克没有敲门，直接扭转门把，但是没有立刻打开。他说：“我就不进去了。不过我还是留在这儿，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出了什么状况……”

“打扰了。”

乔贞进了屋，掩上门。虽然亨里克说这间屋子通风较好，但是窗外不远处的街景，仍然让如同潮汐一般爬上墙面的浓烟所笼罩。屋子中央的床上，躺着一个头发稀疏，面容苍老的人。他瘦削得可怕，缺乏生命的实在感，仿佛随时会消隐在床单的缝隙之中。屋子里弥漫着酸腐的气味。

“霍尔迈，”乔贞说，“我收到了你的信。”

对方没有反应。

乔贞提高声调又说了一次，霍尔迈才睁开右眼，略微偏过头部说：“你来了。坐。”

屋子里除了床就空荡荡的，只剩门后的一张矮脚椅。乔贞拉过椅子，坐在床边。

霍尔迈把身子撑起来一点，动作迟缓而艰难，仿佛要撑起的不是自己的上半身，而是装满泥沙的厚实麻袋。乔贞把帮他立起枕头，好让他背靠住。

“谢谢。”霍尔迈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

其实一点儿也不快，乔贞明白。收到这名将死之人要求见面的信，已经是一周之前的事情了。他想过把这件事就这么拖过去，毕竟在等待着老人给法拉德回复的日子里，他不希望再给自己添加上更多的思想负担。

霍尔迈就是曾经打造 J 字匕首来报答乔贞救命之恩的人。这几年来，他们每年会见个三、四次面，让霍尔迈养护匕首，顺便聊聊天。乔贞知道他们算不上朋友，但是在收到那封措辞直白的信的时候，他并不觉得突兀。霍尔迈是这么写的：“我病重了，无法治愈，希望能在撒手人寰之前再和你会一面”。看得出来，他的笔迹很吃力。

他明明只有五十四岁，皮肤却黯淡得像柴火烧尽后的余灰，并且满布仿佛要硬生生割开脸膛的皱纹。乔贞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这并不重要。虽然他见过的非正常死亡要比病逝、寿终正寝之类的情况多好几十倍，但他仍然能轻易判断出：眼前的人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气息还留在人世间。因凶杀而死的人无法预知自己的死期，而让病魔侵扰的人却可以，乔贞并不确定哪一种情况对将死者来说更好受。

“我不想，”霍尔迈整理一下气息，好让自己能一口气说出整句话。“我不想死在医院里，所以才回家来。结果儿子又把我从我的阁楼搬到这儿。”

“他做的是对的，”乔贞说，“阁楼根本晒不到阳光。”

“我这辈子……碰过的火光，要多过阳光。”霍尔迈略微抬起双手。手掌上布满烫伤和烧伤的痕迹。“让我看看你的武器。”

乔贞拔出匕首，递到霍尔迈手里，确认他有力量拿稳之后才松手。

霍尔迈用颤抖的右手大拇指滑过刀身边缘。他略微眯起眼睛，呼吸声变大了一些。

“这是我的杰作。从一开始打造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同意。从第一次使用，就感觉到了。”

“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没办法替你给它做保养。他没这能力。”他把匕首翻过一面。“告诉我，你用它杀过多少人。”

“不知道。如果只是指‘人’的话，也许十来个。”

“但它受过很多伤。不是只杀死十来个人，就能变成这样的。你每结束一个人生命的时候……同时也会拯救另一些人吗？”

“不一定。从长远角度来看，或许是这样。但谁又知道。”

“你也不会去想。”

“不会。”

“我的本意是希望在它的帮助下，你可以救更多的人。”

“不要裁判我的工作，霍尔迈。”

“抱歉。”霍尔迈把匕首递还给乔贞，然后说。“我死了之后，你不用保留它。我撒了谎。它远远不算是真正的杰作，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用一件好作品感谢你的恩情，但看来却变成了无聊的讨好。”

“我做的事远比你在工房里的敲敲打打要危险百倍，霍尔迈。我不会因为什么纪念意义之类的，就留住你打造的这把匕首。它是一件好武器，否则要么我扔了它，要么我已经死了。”

“那么，当它对你不再有用的时候……就扔了吧。”

“我们等着瞧。”

霍尔迈干笑了一声，随后立刻转化成咳嗽。门外传来亨里克的声音：“爸爸，你没事吧？”

“我该走了。”乔贞起身。

“等等。”霍尔迈探出右手像是要拉住乔贞，但是却无力地落在床单边缘。在咳嗽后，他的声音变得更弱、更断断续续了。“告诉他，告诉他我没事。我还有话想说。”

乔贞抬高声音对门外回应“他没事，我们得再谈谈”，随后再次坐下来。

“我还能呆几分钟。等会儿就要回去工作。”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来。”

虽然让乔贞再留一下，但霍尔迈却立刻陷入了沉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拜托我？”

“不……没有。没有了。”霍尔迈的话语声有一个急促的开头，随后让越来越深重的无力感所占据。“啊，我快要死了。那么多的事……没有完成。所有这些事情，要变成与我无关了。乔贞，你有没有想过……不，这只是我的问题。我本来可以为一个人做很多的。但我却没有得到机会，或者自以为没有机会。没有做该做的事，首先在心中留下的该是悔恨吧？这是人间常识。但它是一句假话，乔贞。在我心里留下的……是愤怒。没有理由的愤怒。因为没有得到那机会而愤怒，这真是一种卑鄙的情感……当我醒悟过来的时候，悔恨才从愤怒脚底下冒出来。但是一切已经晚了。”

“你听起来很不好。别说了。”

这时候，站在门外的亨里克又发问是不是出了问题。乔贞无意继续逗留。

“乔贞，”他最后听见霍尔迈说，“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我浪费了它。我真是愚蠢。”

离开铁匠的家之后，乔贞走在矮人区充满铁锈味的小巷里，感觉并不好。他认为霍尔迈的确是想拜托他什么事，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乔贞并不真正关心霍尔迈想说什么。

*但是我为什么要赴约？*

经历这一次自己尝试回避的会面后，乔贞发现自己的头脑似乎突然清醒起来。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段时间以来，他尽量把法拉德所说的话抛在脑后，只是用繁忙的工作来等待着事情的发生。他很快就回到了法拉德来访之前的样子，或者说至少是伪装出了那样的心理状态。无论在大脑里多少次预演可能的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狄恩的死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法拉德真的有什么能提供给老人的，那也只能是这件事。乔贞不觉得自己有插手的余地，他没法在这个问题上对老人施加任何影响。他只能等待。

一个矮人铁匠敲打铁砧的声音从耳边传来。在这有节奏、响亮的声音中，乔贞耳边却再次响起了霍尔迈衰弱的话语声，仿佛它们是依附于铁砧之上的幽灵，因为每一次遭受到的敲打而痛苦呼号着。

没有做该做的事，自以为首先留下的感情是悔恨，但实际上却是愤怒。他发觉自己正在体验这种愤怒的边缘——就像在眼见着狄恩死去的时候，那烧灼胸腔的感觉。他还记得雷纳在东瘟疫的月光下，落入达隆米尔湖，只在崖边留下一滩血迹。随后，他正是倚仗着愤怒割下了敌人的手掌。那种感觉并不好受。

在离开矮人区之前，他在街道旁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刚刚贴上去不久的传单，主要内容是：指责军情七处作为服务国家的组织，不能情报独裁，更不能采用内定继承人制度。

*走漏风声了，或者也可能是法拉德的诡计。*乔贞把它撕了下来。比起思索这是谁的所作所为，他更担心达莉亚是否看到了这样的传单。也许在和老人独处的时候乔贞没有动手的真正理由，正是为了避免愤怒和接踵而来的悔恨，而这是和达莉亚有关的。在回总部之前，他打算先尽快到她的住宅附近去看看。

## 6

达莉亚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赤足踏进一条河流，河面闪着白色的光。河明明很浅，还没有漫到膝盖，但却有一艘小船从她身边驶过。她朝侧面仰起头，看见了划船的人。他们都长着她无法辨识的模糊脸庞，像是随便摸了一把空气，在掌心揉捏而成的。小船的甲板上，有一对男女在跳着舞。她觉得一定有伴奏，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听到。她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在这么简陋的船上跳舞。

她低下头，突然很想找到游过自己脚边的小鱼，却徒劳无功。水里什么也没有。这时候，她听见前方有人说：

“看见他们了吗？”

*看见谁了？*她在心里回应着，抬起头。前方的水里站着一个人。同样的，她也看不见他的脸，但她自觉是认识对方的。湖面过于耀眼的白光让她想蒙上眼睛，但梦里其实是无法这么做的。

“你让我看谁？”她问。

“已经晚了，”他说，“船已经离开了。”

当达莉亚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脚掌不知什么时候伸在了床沿之外。这大概就是在梦中，双足真切感受到冰凉水面的缘由。她把脚掌缩回被子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盯着床头桌上茶杯侧面的花纹，眼球有一种酸胀感。那花纹就像水面的波纹；而梦里的船，突然让她回忆起自己在米奈希尔之时所拥有的渔船。一想到这一点，她便不打算再睡，起了身，拉开一半窗帘。

微弱的晨光还无法照耀到不远处教堂的尖塔。达莉亚放低视线，在宅子外面的围墙边发现一个男人，并且认出来他是在乔贞手下工作的一名探员。这名探员不像是偶然路过，而是守着原地，观察街道两端的一切。

侍女还没有醒来，达莉亚便自己大略梳妆，走出宅子，来到那探员面前。今天气温骤降，当行走时带起的轻风从脚踝边刮过的时候，她又回想起了梦中那清冷的河水。

“早上好。”她说。

年轻的探员转过身来，有些惊讶。达莉亚的出现对他来说显然是个意外。

“早上好，肖尔夫人。”他说。从那双眼角略微呈现暗红色的眼睛看来，他大概从昨夜起就站在这里了。

“你在……做什么？”

“抱歉，不能说。”

“我打扰到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马上就进去。”

“不，”他尽量不直视达莉亚的眼睛，没来由地挤出一个带着歉意的笑。“也不是。”

“是乔贞让你来的。”

他一开始想摇头，但很快犹豫起来，最后还是说了一声“是的。”即便是达莉亚，也能看出他并非经验丰富的探员，不过这样倒也让她放心不少，因为如果真有什么特别危险和重要的事，乔贞是不可能派他这样的手下留在这里的。

“你好像站了一晚上了。”

“说不准。”

“我可以给你带点吃的来。再加一杯咖啡。”

“噢，不，不用。”

“好吧，”达莉亚点了一下头，“我进去了。”

她转过身的时候，探员突然抬高声音说：“我……没有杯子什么的。”

“不成问题，”达莉亚说，“我借客人用的给你。两片熏肉三明治，一杯咖啡。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夫人。非常感谢您。”

达莉亚觉得这个腼腆的探员挺有趣，新的一天以这样的情况开始也不错。她回到屋子里，做好了所承诺的东西，端在盘子上走出来。走到一半的时候，她就看见了乔贞，他正站在低着头的探员面前说着什么。

她停了一下，继续走到两人跟前。两人都抬起头看着她，但年轻探员立刻又把头低了下去。

乔贞看着她，似乎有些疑惑。“你今天起得很早。”他说。

她把盘子递到年轻探员门前。他吸一口气，没有接，偷偷瞥了一眼乔贞。

乔贞看了看盘子里的东西，然后对达莉亚说：“你给他做的？”

“是。”

“你要求达莉亚夫人给你做早餐？”乔贞转向探员，对方支吾不语。

“行了，乔贞。”达莉亚说。“给他拿着吧。很快就会凉了。”

“拿走，然后到那边去。”乔贞对手下人说。“我没有叫你，就不要回来。”

探员小心翼翼地抬起手，从盘子里拿起三明治和咖啡，仿佛是要冒死从滚水里取出什么重要的东西。他急急忙忙道了谢，然后又说“抱歉，乔贞大人”，便转身离开，走向围墙尽头的拐角。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达莉亚能看见他左手把食物送进嘴里。

乔贞看着她。“你不该这么做。他在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

“安全性质的。”乔贞停了一会儿才回答。实际上，他只是让手下防止有人在达莉亚的宅子附近贴涉及七处的传单。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全。”



“那只是你不觉得，达莉亚。”

“任何人工作的时候，总能抽空吃点东西。”

“随你怎么说。总之，下次别这么做。他本来已经到了换班时间，现在我得让他多站十二个小时。这是惩罚。”

“因为我？”

“因为他自己。”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不少，远处的尖塔已经能呈现出淡金色的轮廓了。街道的另一边，传来小店铺的主人为了新一天的生意而清扫门面的声音。

“有阵子没见着你了。”达莉亚说。“最近很忙？”

“我一直都是这样。”乔贞说。自从和法拉德的谈判以来，他们还没有见过面。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协助马迪亚斯熟悉七处总部的工作程序和环境，两人从来没有过任何公事之外的交谈。他不止一次希望马迪亚斯问起达莉亚，就算是无意识地提一下也好，但这从未发生过。当偶然回想起来，无意识地提到某个人，实际上正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之后，他又开始希望马迪亚斯会因为公事而提起自己的母亲。但这自然也没有发生——达莉亚除了姓氏，已经和七处没有任何联系。虽然最初让乔贞一眼就认出成长为少年的马迪亚斯的，正是他和母亲色泽一样的眼瞳，但接触他的时间越长，这个相似点在乔贞的大脑中就越淡化。现在，当他再次直视着达莉亚的时候，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眼睛。

“在去夜色镇之前，你还会抽时间来喝下午茶。”

乔贞没有接续这个话题。“议会的人没有为难你吧？”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的议会成员对我在夜色镇的工作不满。所以，我以为……”

“不，没有。他们只是和我走了那么一套流程，还因为受伤的事情送了慰问品。一条地毯。”

“他们给你送了地毯？这还真像他们做的事，我是搞不懂他们怎么想的。”

“我也不懂。你想进来坐坐吗？我们何必站在这儿。我看咱俩都还没吃早餐。”

“不，我该走了。听好，达莉亚。这段时间你最好少到户外活动。”

“为什么？城里发生了很严重的事？”

“也不是。我也不打算限制你的行程，但是……记着我说过这句话就可以。当一切正常之后，我会通知你的。”

达莉亚慢慢地点了个头。“好的。”

“我走了。”

“再见。”

“我去让那小子把咖啡杯还给你。”

乔贞离开了。他不知道达莉亚是什么时候回到房间的。他找到了那名探员，宣告他还需要站岗十二个小时；对方似乎丝毫不沮丧，反而显得精神振奋，也不知是不是达莉亚提供的三明治和咖啡起了作用。

其实他刚才很想接受达莉亚的早餐邀请，也怀念和她喝下午茶的时光，但是他现在没法定下心来面对她。每和她多相处一秒钟，他就要多做一秒钟的骗子，把一个母亲最为关心的事情死死藏掖着的骗子。他在心里一直说“还没到时候”，但从来没有考虑过，怎样才算到了时候。他对自己说，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这也只是自欺而已，因为他并没有完成那些自以为更重要的事。

昨天，他在法拉德的下榻处附近徘徊了一阵子，最终没有走进去。瞒着老人和法拉德联络是非常危险的策略，更何况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从法拉德那里了解到什么。在这徘徊的过程中，他设想了许多可能的对话，甚至连法拉德要求他背叛七处的对话都考虑到了，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设想可以让他逃出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从未有过这种体验：强迫自己显得步伐轻松，无目的地闲晃，尽量避开行人的目光，偶尔瞥那栋宅子的大门一眼，又立刻移开。无论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发展方向都掌握在老人和法拉德的手里。他没有从中影响的办法。给达莉亚安排一个不成熟的探员站岗也是不得已，因为这算是私自动用七处的人力资源。这个安排，连同在法拉德住宅前的徘徊，在他心里退化成儿戏一般的行为。

*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还在做这样的事。*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再次读了一遍上面的话。纸条是今天清晨一个又聋又哑的流浪汉在七处门口转交给他的，字迹无法辨认。它到底代表着迫近的不可控局面，还是一次转机，乔贞还不明白。他只有靠实际行动去发现它的意义。

上面写着：

“乔贞：如果不想事情无法收拾的话，今晚八点到猪和哨声酒店来。一个人。”

## 7

夜里，乔贞准时来到了猪和哨声酒店附近。从得到纸条的途径来看，对方显然能够掌握他的行踪，所以提早前往侦察是没有意义的。晚上八时本应是酒店生意最热络的时候，乔贞据此判断对方顾虑到自身安全，所以选择在人多的地方见面。他进一步考虑，法拉德显然没有必要这样躲躲闪闪，这让他放松不少；但是这同时表示这件事可能和目前最紧迫的现实无关。所以在步行到酒店门口之前的几分钟，他心情很矛盾。

当看到酒店大门是紧闭着，门缝间没有一丝光线透出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焦虑感驱走了乔贞的内心矛盾。

他问了问街对面店铺的伙计，得到的回答是：“一整天都没开门，也没看见人出来。”

“昨天晚上呢？”

“昨晚？生意好得很呐，比往常还晚半个小时打烊。”

这不对劲。虽然乔贞是这里的常客，也很熟悉酒店老板朗斯顿一家人，但不带感情地说，他们不会是用来要挟他的最佳目标。对方也许是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场所，也许是要展示什么，乔贞都无法确定。他能确定的，只有对方肯定不止一个人，并且试图彻底掌握主动。这一点，在乔贞发觉自己难以考虑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他原先预计这会是一次拥挤场所的隐秘会面，所以按照纸条上所说的，没有带增援。实际上他也没有正规理由动用人手。从收到纸条开始，整件事都显得很奇怪；他无法把它和过往遇到的任何类似事件等同起来。但他知道，不面对这件事是不行的。

乔贞走到酒店后面，而后门也是紧锁着的。他抬起头，看见二楼窗户有光透出来，但立刻发觉那只不过是月光的反射。当回到店面前方的时候，乔贞发现正门打开了一半，里面仍然漆黑。

他想，也许里面的人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监视他一阵子了，正催促他快做出下一步行动。半开的门像是在嘲弄他的犹疑不决。乔贞也无法忍受自己再这么陷落在举步不前的焦虑中，就走上前去，决定把一切交给自己的经验。

乔贞右手握住匕首，左手缓缓推开门。通往大厅的走道比较狭小，月光帮不上多少忙。他走进去，让门开着。刚刚走进大厅，他就知道屋里远远不止一个人：耳边传来鞋跟摩擦地面的声音，和杂乱的呼吸声。他甚至听到了一句“快”。

店堂中央天花板上悬挂的油灯，和柜台前最明亮的一盏烛台同时亮了起来。火光很快照亮了屋内的人，他最先辨出的是埃林，和他身后墙壁上悬挂的一条横幅：

“乔贞，这是你的三十五周岁生日！以及与埃林·提亚斯合作十周年纪念日！”

除了埃林，他还看见了站在柜台后的朗斯顿夫妻俩，几名和他往来较频繁的同事，以及刚刚点好天顶的灯，正从梯子上爬下来的一名手下——今早让达莉亚帮做早餐的那一位。

达莉亚正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桌子旁，微笑着。烛光驯顺地回应着她眼瞳的神采，在她的嘴唇上留下一抹温润的琥珀色。在看着乔贞的时候，她稍微抬抬眉尖，抿了抿嘴，仿佛是要为自己参与这个有些荒诞的计划而表示轻微的无奈。这无奈，只是因为整件事小小的欺骗成分而生，而不是为了它的本质目的。

乔贞收起匕首，望向埃林。“……‘如果不想事情无法收拾的话’。”

“如果你不来，”埃林说，“我们的心都得碎了散一地，那可是没法收拾干净了。”

对方人很多，知道自己的行踪，需要足够大的场所来展示什么——至少这些推论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乔贞想。

站在柜台后的舍尔莉·朗斯顿对埃林说：“我早说了，乔贞怎可能不来？这事能吓住他？”

“别多嘴。”埃林把右手掌伸给舍尔莉，动了动食指。舍尔莉略微叹口气，从围裙兜里掏出两枚银币，让它们落进埃林的掌心。另一个客人也摇着头交给埃林两枚银币。

“你们又赌了什么？”乔贞说。

“我赌你会正正当当走前门，他俩咬定你会爬二楼窗户。”埃林转向舍尔莉说了下半句话。“结果人进来了，又忙着夸别人胆大。女人呐，总是口是心非。”

“你呢？”乔贞对达莉亚说。

“我没参与，我只是等。”达莉亚说。“生日快乐，乔贞。”

“谢谢。”乔贞说。他看着达莉亚，心想 今早我怎么能一点端倪都没看出来。他不知道达莉亚心里也正在想着：“还好早上我表现正常，没让他看出什么来”，并且为之产生了小小的胜利喜悦。

最先接上达莉亚的是刚从梯子上落下来的年轻手下。“生日快乐，头儿，”他说。平常他总是称呼“乔贞大人”，似乎是为了迎合这个私人场合的气氛，才临时改成比较随意的“头儿”。话出口后他有一些尴尬，但并不后悔。接下来，是舍尔莉。十多年过去了，她毫无保留的笑容还是一点都没变；如果不是因为这笑容，猪和哨声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生意。其他人纷纷跟上，到最后没有说祝语的反倒只剩下埃林，因为他在嚷嚷：“你们都不识字的吗？条幅的后半部写的是什么？某某人与埃林·提亚斯合作十周年纪念日。怎么都没人给我表示一下。”

且不谈三十五岁是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生日——乔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在生命的头几年，他甚至不知道“庆祝生日”这种习俗的存在。进入七处训练的时候，他把报名表格上方的编码倒转顺序，填进“出生日期”一栏。这也算不上他和埃林合作十周年，因为十年间两人有一半时间是在分别工作。但这都不重要。“谢谢各位，”他说。

舍尔莉从厨房端出了蛋糕。那是猪和哨声的招牌晚餐糕点，外表朴素，撒着一些坚果仁，做足了能填饱在场所有人的份量，而且已经切成份了。它远比涂满花式奶油的甜腻品更适合这里，也更能让大家满意。除了它，还有别的食物和酒。还有油灯明亮的光。还有一个没有外人打扰的晚上。这儿什么都不缺。

后来乔贞知道，这事最先是埃林的主意，而把地点选在猪和哨声酒店，却是达莉亚决定的。埃林提议选在郊外或者找一栋荒废的屋子，理由是“用猪和哨声酒店骗不了他”，但两样都给达莉亚否决了。至于横幅后半部的“合作十周年”，则是埃林私自买颜料添上去的。他们没有再做别的生日会公式化行为，他们知道这不是“欢庆”，而是“休息”。即便不是只为了乔贞，这些忙碌的人也都需要这样的夜晚；它太珍贵了。

十分钟后，达莉亚在和舍尔莉聊天的时候，埃林来把乔贞拉到屋子一角。

“我听说过法拉德的事情了。”埃林说。

“听说他的什么了？”乔贞把手中盛着一半蛋糕的盘子放下。

“嗨，别那么紧张。我只知道发生了一场会谈，你也参加了。从那以后，你就变得古怪怪的。别的一概不知。”

乔贞看着他，没说话。

“我看起来像在骗你吗？”

“我想没有。否则你根本就不该和我谈这件事。”

“我骗了你一点点。其实我还知道，法拉德也带着送葬人那种玩意。那到底是什么？我看我们哪天迟早也得接触到。说不定老人提供给马迪亚斯的黑家伙，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忙着梳妆打扮。你不好奇吗？”

“我不会称之为好奇。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他们怎么弄来这种杀人机器。还有，怎么阻止继续使用它们。”

“行了，高兴点。别又把脸给扳起来。虽然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知道，你没问题的。对吧？”

埃林右手拍拍乔贞的肩膀。

“我该为这个事谢谢你。”乔贞说。

“别客套了，这一半是达莉亚的功劳，一半是我想找理由大吃特吃这玩意。”埃林右手掐着一小块蛋糕送进嘴里。“呃，有的东西还是略微尝尝，保持模糊的印象比较好。现在我觉得它口感太糙了。”

埃林打了个嗝，乔贞下意识后退一步。他感觉到左侧有目光注视自己，转过头去，看见达莉亚和舍尔莉望向这边，说着什么，并没有回避他的视线。

“女人的小秘密，嗯哼。”埃林说。

乔贞转回头来。“你确认没有人和达莉亚说过……”

“我已经和在场所有的知情人打了招呼，”埃林说，“你放心，她不会知道马迪亚斯的事情。我看最有可能守不住口风的倒是你。”

这句话倒没错。不提这个话题还好，现在作为欺骗者的自责，又试图浸入乔贞的内心。

“真要谢谢我的话，就暂时把这些东西都放一放，这可是你的生日会。现在我们来玩点有趣的。”

埃林走到了酒店中央，用铁勺敲了敲手中的盘子，提高嗓门。

“女士与先生们，作为这次生日会的总策划，我知道你们都很佩服我的精心安排，但是我还有更棒的主意。听仔细咯，这是提亚斯家族内部流传已久的，能让已经接近完美的

生日会，变得更完美的秘方。规则很简单：任何一个人，随便是谁，站到我这儿来，说一个关于生日会主角的故事。必须是真实的，也必须让人一下子都能听出来：‘对，这说的就是乔贞’。很简单吧？谁愿意第一个来？”

## 8

埃林话音刚落，还没有人表示赞同或者反对的时候，舍尔莉就举起了手。

“我第一个来。”

“喔，真没想到，资格最老的一位竟然抢先登台。”埃林说。“不要太下功夫，舍尔莉。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开头，但是你可别把压轴戏抬上来。”

舍尔莉把手中的一杯酒饮尽，走向埃林。在这一小段路途中，她踢到了一张桌子的桌脚，桌面上的酒瓶晃荡起来，站在一旁的人赶忙用手去稳住。

“呃，”埃林凑上去，在她耳边低声说，“你好像有点醉了。”

“那又怎样？”

“这只是一个游戏，悠着点儿，”埃林的声音更小了，“如果你说出什么太过火的东西，乔贞要找麻烦的人是我。”

“埃林，”有人说，“不要影响朗斯顿夫人了。快开始吧。”

“好的，好的。”埃林离开舍尔莉身边之前，最后说了一句：“放轻松点，舍尔莉。哪怕是为了我的事业。”

“十多年前，我还在米奈希尔的时候，”舍尔莉说，“乔贞是我的第一个男友——”

屋子里喧哗起来。站在柜台后的大卫·朗斯顿，笑着摇了摇头。埃林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按住额角，手掌遮住侧面，仿佛是要阻挡他想象中乔贞充满怒意的目光。但乔贞根本没有注意到埃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达莉亚，达莉亚淡淡地笑着回望他，这是一个不代表欢乐也不代表悲伤，而是每个人意外地和回忆相遇的时候，所展露出的理解的笑容。随后，乔贞把视线移向舍尔莉。

“为什么反应这么大？我还以为你们都知道。”舍尔莉继续说。“有一次，一个魔术班子在河岸边搭台，乔贞带着我去看了，还是主动提出的。这可是很不容易的啊，而且，我们

还抢到了前排。魔术师把我叫上台，帮着演一个……你们知道，就是那种看上去切掉了手指的小把戏。表演完后我下了台，乔贞就捏起我的手指说，‘真的没有伤到你吗’？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乔贞，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反倒是你把我的指头给捏痛了。”

“我看这不能怪乔贞。如果你的第一个男朋友是我，自然就不会说出这么没见识的话了。唉，他到今天还是对娱乐业没什么了解。”埃林带头鼓起了掌，“你开了个好头，舍尔莉。那么……”

“等等，还没完呢。”舍尔莉说。“魔术师看见他这么做了，就说：‘这位先生，您很关心她，请问你们是恋人吗？因为我们正好想邀请一对恋人上台表演压轴戏。’我当时高兴得快要晕过去了。结果你们猜乔贞怎么做的？他当着周围几百个人的面，说：‘不是。’我一气之下，一晚上没和他说话，后来还自己回家了。我讲完了，谢谢。”她回到大卫身边，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大卫回吻她，握住她的手。

掌声，跺脚声，口哨声同时响起。埃林似乎评论了一些什么，但没有人听清。乔贞回想起来了：那是他第一次看变戏法。当魔术师和观众们的眼光望向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出了“不是”。他还记得舍尔莉脸马上就沉了下去，不再看着他，咬着下嘴唇。十多年来他从没有回忆起这一件事，但是它就像发生在当下这一刻——他仿佛听见了米奈希尔河水轻轻拂过鹅卵石的声音。这个话题刚开始时在他心里引起的些微尴尬，已经消失无踪。不同回忆的价值总是平等的，因为谁也没办法真正重访回忆了，所以为它们而尴尬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上台的是年轻手下。他用几个挺刻板的例子说明乔贞是怎么专注于工作，没有得到很大回响，但对他本人来说，已经是付出不少勇气才说出口。接下来的故事自然也有好有坏，埃林是第六个上台的。他有一种危机感，假若自己不赶快说些什么的话，他作为活动发起者的重要地位就会遭到遗忘。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扳手指。每用手指计一个数，他就同时念出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的女人名字。因为这个行为难以理解，所以屋子里慢慢安静下来，等待他进一步的解释。

数到十五个名字的时候，埃林停下了，然后说：“我放弃了。乔贞这辈子伤了太多女人的心，而我只能数到十五。”他环伺了一下屋子，但回应他的只是一片沉默。没有人听明白。

“我没听说过这任何一个名字。”乔贞说。



“你当然不会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伤了她们的心。我再说得明白点好了，各位：为了工作，我和乔贞经常在各地的酒馆停留，而对于那些仅仅是表示友好的女子，他一概以冷漠的态度把别人撵走。我回忆起来的十五个，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那你怎么记得她们的名字？”有人问。

“其实有一些名字是我编造的，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就好象我们遇见一个陌生人，就会去想‘他的名字也许是什么’，‘他也许经过什么’一样。所有这些偶然的相遇中，乔贞伤了很多人的心，当然，另一部分名字是我后来了解到的……”

“你是说，让乔贞撵走的女人，你就趁机去接近？”一个人说。

“你真不要脸，埃林。”舍尔莉说。

“不，这样想就搞错了重点……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重点是你的故事很无聊。”舍尔莉说。“你还是快下台吧。”

她的建议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回应，埃林只好退到一边。“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活动策划人的，实在是太贴心了。”他说。

庆祝会结束了。朗斯顿夫妇第二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要起来做准备，而七处的成员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要顾及，他们已经尽力延长了这个特别的夜晚。达莉亚没有带侍从来，乔贞打算让年轻手下把她送回去。在这之前，这名一晚上都很活跃的年轻人还主动要求帮朗斯顿夫妇清理大厅，所以达莉亚先站在酒店外面等待。乔贞来到她身边。虽然还未至午夜，但这条并不繁华的街道，已经安静很久了。

“再等十分钟就好，”乔贞说，“他很快就弄完。”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她说。

“我还有些公事要和埃林谈。”

“他在哪？”

“好像是在给吃剩下的蛋糕打包。”

“你玩得还开心吗？”

“大部分时候。当我拿着匕首刚进屋的时候，肯定不开心。”

“还好今天早上你没有答应我进屋去。我怕自己会忍不住说出来。我曾经很能骗人，但现在看来是退化了。”

达莉亚似乎是不经意地涉及到了敏感的话题，脸上的笑容在这一瞬间变得有些勉强。乔贞连忙说：“还好你否决了埃林的那两个主意。”

“什么主意？”

“说是要把地点选在郊外，或者废屋里。”

“噢，对。我猜要是那么做的话，就太过分了。说起来，我还真没想到你和舍尔莉有过那么一件有意思的事……”

“其实没有听上去那么有趣。我一定是让她很失望。”

“我记得那时候……你曾经问我预约过一次工资。难道……”

达莉亚用带着笑意和好奇的目光看着乔贞。乔贞起初一言不发，在经过一瞬间的思想斗争后，还是点了点头，说：“没错。我就是用那一次的工资去带她看变戏法。她还不知道，你也不要告诉她了。”

“谁会想到七处首席探员乔贞做过这样的事？”

达莉亚似乎不太适应用探员这个话题来开玩笑。她清了清喉咙，继续说：“我为什么就不上台也说个故事呢？”

“其实我也在想着，你怎么不上台。那你打算说什么？”

“太多了。”

“举个例子。”

“没意思，现在又没有听众。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最想说的。”

“说给我听。”

“今天一晚上你笑了很多回，”达莉亚说，“真是太难得——”

乔贞俯下身去吻了她。他的左手抚在她的脸庞上，片刻后，她把自己的手叠了上去。两人分开后，她仍然握着他的手，眼瞳里闪烁着奇妙的光芒；仿佛黑暗岩洞中回响的水滴声，或者花朵败落前的瞬间一般神秘难解，却又让人无法忽视。

“你太慢了。”她说。

“什么？”

“在夜色镇的时候，我就让你这么做。”

“我希望现在还不晚。”

她轻微地摆了摆头。“不会的。”

他们继续接吻。乔贞远在吻上达莉亚的嘴唇之前，就已经无比熟悉它了。他知道它是怎么吸进气息，怎么吐出音节，怎么在喜悦的时候抿起，在惊愕的时候微张，而这一切都立足于他有多么了解她整个人。达莉亚把自己的五指嵌进他的指缝里，他早已知道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搂住她的腰，也早已知道这会是什么感觉。他不是搜索新的事物，而只是在印证回忆。

## 9

乔贞和埃林步行在旧城区的小路上。

“今天可真是长啊。”埃林活动了一下胳膊。“再过一个多小时，我们的合作就要进入下一个十年了。”

“有什么理由觉得我会再和你合作十年？”乔贞说。

“这叫‘乐观’。你这臭脾气，就不会偶尔赞同一下他人的话？”

此刻，乔贞并不真正关心埃林所说的。十分钟前，他和达莉亚道别，并没有互相多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这件事的发生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不可避免——只要两人仍然接触，它就迟早会发生。几乎是在嘴唇接触的一瞬间，达莉亚就在回吻他了。这些天来，乔贞一直因为把马迪亚斯的事瞒着她而产生了心理负担，而他不自觉地以亲密行为来为这个负担找到出口——但后果却是苦乐参半的。他一方面很高兴这件事发生了，一方面又很快意识到：这让他为达莉亚所承担的情感负荷进一步复杂化。这不是一个临时安慰性质的吻，乔贞预料他们还会有进一步发展，到那时候，他就不能再以亡友的遗孀、首领的儿媳、

七处继承人的母亲这些间接身份来看待她了；到那时候，所有欺瞒都会引来数倍的切身痛苦；到那时候，他将陷入理性思考所不能解决的进退两难；到那时候，他会说：*我的达莉亚*。

在七处的长期工作让乔贞太熟悉人心，但是在经过这些几乎是本能化的自我分析之后，他仍然能完满地感受那一刻的美好。他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他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她，而且不会把这一切都当作没有发生过。

当然，现在仔细听埃林的话还是有一个用处：确认他没有看见那一幕。

“嗨，”埃林说，“你嘴边上沾了什么东西？像口红一样。”

“我不知道，”乔贞用手背抹了抹，“没什么怪东西。”

“大概是酱汁吧。我怎么会以为是口红的。”

乔贞没说话。

“真古怪。”埃林说。

“没什么古怪的，”乔贞说，“我想确实是口红。”

埃林停下脚步。“什么？”

“我吻了达莉亚，”乔贞说，“所以你看见的**大概**真是口红。”

*我怎么会说出来的？*

“你……”埃林皱了皱眉，抬起头，似乎在思索。“你吻了她。”

“是的。”

“噢，那好。我明白了。怪不得呢。”埃林继续往前走。片刻后，他又停下了。“等等，你的意思难道是，你们刚刚第一次接吻？”

乔贞没想到埃林是这个反应。他迟疑地说了一声“是”。

“这讲不通。我一直以为你们已经同床共枕一段时间了。”埃林的眼中充满了货真价实的困惑不解。

“没这回事，为什么会这么想？”

“眼睛，一切都在眼睛里，乔贞。”埃林把两指分成剪刀形，指向自己的双眼。“我早就说过，从夜色镇回来后，你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就怪怪的。而且你没发觉，只要你和达莉亚说话，就没人敢上去打断？看着你们俩，别人就会产生这种想法：‘要是上去插话，他们俩会讨厌我一辈子。我可不想背负这种罪过，还是离远些好’。这一晚上都是如此，我猜屋里已经有八成的人都以为你们早就成对儿啦。当然，我属于感觉特别敏锐的那种，说有八成的人和我想法一样，是有点夸张了。”

“不管有多少人这么想，你都别给我宣扬。”

“啧啧……这一招可不漂亮啊，老朋友。”埃林眯起眼睛。“故意留着口红好让我看见，然后再装模作样。这可不是待友之道。你要玩这种把戏，稍嫌老了一点……”

埃林还想说些什么，但马上停住了，举起右手掌说：“行了，我只是开玩笑，不要用那么可怕的眼神看过来。你老是这么没理由就凶起来的话，我们还真合作不了下一个十年了。不管怎么说，我非常高兴你终于这么做了，乔贞——真心实意的祝贺，当然还有一点小小的嫉妒。”

埃林拍了拍乔贞的肩膀。

乔贞不再考虑自己为什么主动说出来，或许面对朋友就是会如此。

“你说嫉妒？”他说。

“呃，只是普遍意义上的……因为达莉亚是大美人，我的小小嫉妒是基于这一点，本能上的，而不是基于她是达莉亚，明白了吗？你总不能因为男人的心理本能就指责我……”

“我们本来决定是利用这点时间来谈谈马迪亚斯和法拉德的事。这样下去，怕是什么也谈不了了。”

“那就不谈了。也别想了。我在真心为你高兴着，也不想考虑别的事，你也应该这么做。我要你使劲想她，乔贞。我打算走另一条路，让你一个人好好想她。这是你应得的……也是达莉亚想要你做的。去他的法拉德，还有……总之，只要想她就好了。”

乔贞希望自己可以轻易地做到想埃林所说的那样，让达莉亚独个儿占据自己的大脑。如果是别的女人，他不知道会怎么样，但对达莉亚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让自己的大脑变得过于单纯，也是对两人之间所发生事情的不负责。太多的事情要考虑，太多……但他仍然感谢埃林提出了这个建议。

“谢谢，埃林。”

“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乔贞吻了达莉亚而且对我道谢！”埃林打了一个呵欠。“太不真实了。我得赶快回家去睡觉，然后看看自己明早是不是会把它当成一个梦。那么，我先……”

就在这时候，两人都听到了一阵细小但急促的脚步声在接近。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她在两人面前站定了，喘着气，然后抬头望着他们。虽然脸、手都很脏，裙子也打满补丁，但她并不像乞丐——她眼里并没有漠然而干涩的期盼。在尘灰之下，她的头发显露出淡淡的金色。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埃林说。“这么晚还在外面晃荡。我不是坏人，可是没法保证我旁边这位也不是。”

小女孩看了看乔贞，然后又盯着埃林。她的高度还不到他的腰部。

“请问，”她说，“你是埃林·提亚斯吗？”

“是……的。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他这么称呼你。”她指了指乔贞。

乔贞看了看小女孩跑来的方向，没有任何人。他暗示埃林提高警惕。

“你是一直在暴风城的吗？”小女孩又问。

这句话说得不太明白的话，让埃林想了一会儿。“是，我一般都呆在这。”

“那你就是暴风城的大奶酪商埃林·提亚斯了。”

“奶酪？什么奶酪？我没……”

“我叫伊莱恩，今年九岁，”小姑娘没有注意到埃林的否认。“是你的女儿。”

乔贞望向埃林。埃林睁大眼睛对乔贞摇了摇头，再猛地朝一旁咳嗽几下，然后说：“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小姑娘。是谁指使你的？快说，否则这位大哥哥就要把你抓进地牢里。”

“可是，是妈妈这么说的。妈妈说我爸爸叫埃林·提亚斯，是暴风城的大奶酪商。”

“行了，我要让你这个小丫头看看拿大人开玩笑的……”

“等等。”乔贞打断了埃林，然后对自称伊莱恩的小姑娘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葛瑞娜。”

乔贞转向埃林。“有印象吗？”

“站在这儿不要动，”埃林对小女孩说完，然后把乔贞拉到一边。“她说她的妈妈叫什么？”

“你没听见？”

“重复一遍。”

“葛瑞娜。有没有印象？”

埃林右手使劲按在下巴上，慢慢搓动。“绝对没有听说过。”

“可是我有，”乔贞说，“刚才你上台念那十五个女人名字的时候，有一个就叫‘葛瑞娜’。”

“……真的？”

“没错。另外我再提醒一下，这小姑娘自称九岁。我觉得她说谎。这大概有利于你回忆。”

“为什么你的记忆力那么好？那么，乔贞，九年以前我在哪里？”

“……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看最好还是回去再问问。”

他们回到伊莱恩面前。小姑娘按埃林所说的，连一寸也没有移动过。她搓着自己的手心。

“嗨，伊莱恩。”埃林蹲了下来。“听好：我是叫埃林·提亚斯，而且住在暴风城，但从来没有卖过奶酪。我从事一种更伟大的职业，一种你还不能理解的职业，但只要记得不是卖奶酪就对了。所以，看来你认错人了，真可怜啊。”

“可是妈妈说，是你自己对她这么讲过的。妈妈说，一走进暴风城，就能看见‘提亚斯奶酪店’的大招牌。这都是你对她说的。”

“叫你妈妈来。我要和她对质，然后让她带你回家。”

“妈妈没有来。是潘奇叔叔带我来暴风城的。”

“那就叫那个什么潘奇……”

“埃林，”乔贞说，“不管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是午夜了。我们不能和一个小姑娘耗在这儿。”

“那你说怎么办？”

“伊莱恩，”乔贞说，“你说的潘奇叔叔是不是在附近？能叫他出来吗？”

小姑娘摇了摇头。“潘奇叔叔不知道我出屋了。他说我再自己跑出来，就要打断我一条腿。”

“我们一定是卷入别人的家庭问题了，乔贞。相信我。”

“先这样吧，我们把她带到教堂，或者治安处的休息室。让她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有空再来问清楚。”

“绝对不行。你看这小姑娘管不住嘴巴的，把她带到这些地方去，明天早上全城的人大概都真以为我有一个九岁的女儿了。”

“逃避不是办法……”

“我没有逃避，天啊。”埃林停顿一下，看看地面，又看着伊莱恩。“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今天晚上很奇妙？看来是奇妙得过头了。依我看，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她去……也许我得征求你的意见，乔贞。”

## 10

经过短暂的商议，两人把伊莱恩带到了达莉亚的家门前。乔贞并不想打扰达莉亚休息；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因为这么古怪的理由再见面，总是有些别扭，但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一看到宅子大门的时候，小姑娘就睁大了眼睛。

“爸爸，这大屋子是你的地产吗？”

“‘地产’？小小年纪的，真是……还有，不要叫我爸爸。乔贞，在进屋之前，先帮我想个理由……”



“这孩子突然出现把你认作爸爸，在搞清楚问题之前，我们得先给她找个住处。就这么照实情说。我不会在这么无聊的事情上骗她的，埃林。不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往教堂走。跟我来，伊莱恩。”

乔贞说完，把右手探给伊莱恩。但她却后退一步，回到埃林的身边，抓住他的衣服下缘。乔贞只好收回手，上前敲门。侍女来应门的时候，显然因为深夜来访而有些不安，在门内低声询问了来者的身份。乔贞报出名字后，门很快就开了。

“乔贞大人，埃林大人，请问……”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侍女看见了站在埃林右腿边的伊莱恩，不由得笑起来。“啊，还有一位可爱的小姑娘。请问有什么事？”

“我们想让这孩子借宿一晚，”乔贞说，“夫人睡了吗？我想和她谈谈。”

“她刚回卧室不久，你们请先进屋吧。”

侍女把他们引到了客厅，然后上楼去通知达莉亚。片刻后，她回到客厅说：“夫人答应马上就下来。她让我先去给小姑娘准备洗澡水。”

“也弄一点东西给她吃。要热的。”乔贞说。

交代完后，侍女出了屋，乔贞坐回到沙发上。在他坐下的同时，伊莱恩站了起来，左手放在背后，注视着桌面上一座小小的素色场景木雕。它刻的是一位坐在圆石上，托住下巴、叼着烟斗的矮人巡山人，鞋面上还蹲着一只松鼠。他左手紧握着长枪前端，仿佛是要随时驱赶松鼠，但却面带笑容。松鼠手里捧着坚果，和矮人四目相对。

“爸爸，我能看看这个吗？”伊莱恩对埃林说。她的右手已经抬起来了。

“不要碰，你指甲缝里都全是泥巴。还有别叫我爸爸。”

伊莱恩把手放下。当她想坐回沙发上的时候，埃林说：“别坐下。你裙子太脏。”

“可是我鞋底更脏，”伊莱恩说，“坐下的话，我就能把腿抬起来。”

“我不管……”

“埃林。”乔贞说。

埃林叹了口气，拍拍沙发。“好吧，把你的小屁股放下来。如果达莉亚进来看见靠垫沾满泥斑，那可不是我的错。”

“谢谢爸爸。”伊莱恩坐下了，往埃林那边挪挪，然后两手托着脸，使劲盯着木雕。

这时候，乔贞听到了达莉亚的脚步声。那声音从远处的楼梯一直延续到走廊上；他几乎能预测到脚步声响起多少次后，她就会出现在客厅门前。其实他一直都很熟悉那楼梯有多少级，她从走廊到这儿会经过多少步，只是到今天夜里，他才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

达莉亚在乔贞想定的时间里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她的目光也首先望向了乔贞，在这短暂的对视里，乔贞丝毫没有感到几分钟之前他所预测的尴尬。

“这就是那位小姑娘吗？”她上前几步，看着伊莱恩。“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莱恩·提亚斯，夫人。”

达莉亚虽然还在微笑，但是同时皱起了眉头。她望向埃林。

“达莉亚，”埃林说，“听好。你在怀疑的东西，和事实没有任何联系……”

“埃林，别在小姑娘面前这样。”乔贞转向达莉亚。“我给你说明白。到外面去吧。”

“你们不能这样无视当事人的意志。”埃林说。但是没人回应他。

乔贞领着达莉亚来到了走廊上。他转过身，望着她。

“发生什么了？”她说着，把一缕没来得及仔细整理而散在耳边的头发往后拨。

“我和埃林正走在路上，这小姑娘就不知从哪冒出来了，叫他爸爸。”

“那么……是真的吗？”

“还不知道。她似乎是从一个叫潘奇的亲属那儿逃出来的。我想让她在这儿先呆一夜，看情况，可能还不止一夜……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我给她安排二楼最好的客房。”

“没那个必要，这会吓着她的。”

“嗯……好吧。”

“那就这样。”

“行。”

必要的话题已经结束了，但两人仍然站在原地，望着对方。乔贞并不真的想说些什么，他只是看着她的眼睛，让时间流逝；而她也是一样。在乔贞的眼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晰：

她简单挽起来的头发，她脸庞的线条，她投射在走廊上的影子。这是独立存在于言语和碰触之外的，无法描述却又再也亲切不过的交流。

“夫人，”他们听见侍女说，“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

“噢，好的。你先带伊莱恩到浴室，我等会也过去。”达莉亚吩咐完，对乔贞说。“你和埃林先等等，我看看能不能问出些什么来。”

“行。你去吧。”

两人回到了客厅；达莉亚拉着伊莱恩的手，把她带出去了。乔贞一坐回到沙发上，埃林就把身子歪向乔贞那一侧，然后说：“你怎么和她说的？”

“就说这个小姑娘突然冒出来叫你爸爸，没别的了。”

“就这么一句？那怎么会花那么长时间？”

“我没觉得过了多久。”

“嗨，”埃林放低了声音，“你们接吻的时候，她有没有……”

“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事情吧。”乔贞打断了他。

二十分钟后，达莉亚回到了客厅，袖子是卷起的，双手因为沾上热水而发着淡淡的光亮。她似乎不太高兴。

“我让人把伊莱恩带到楼上了。埃林，你对自己做过的事情真的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她说。

“她说什么了？”埃林站了起来。

“她今年九岁，妈妈叫葛瑞娜……”

“这些我都知道。根本不能证明什么嘛。”

“还有一点，”达莉亚说，“她说她妈妈和你是在南海镇认识的。”

“南海镇？那是绝对的谎言，我什么时候去过……”

他突然停住了，低下头，左手摸向后颈。

“你该想起什么了吧？”达莉亚说。

乔贞看看露出少有的质问神情的达莉亚，再望向埃林。“十年以前，你的确是在.....”

“停。”埃林还是没有抬起头来。“我知道自己十年以前在哪里。让我再想想。”

十年以前，他们都在南海镇。他们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没人立刻说出来。

“好吧.....大概是这样。”埃林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两人。“那时候，你们先坐船回暴风城了。我因为受伤太重没好全，就在南海镇多呆了一段时间。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呆的医院里有一个女临时工.....”

“行了。”达莉亚说。“剩下的不要说给我听。”

“她妈妈在哪？”乔贞问。

达莉亚朝着埃林说：“我问过了。她不回答，只是说你对她母亲承诺过，可以来暴风城依靠你。你当时的说法是：必须要回来谈一笔大生意，所以才不得不暂时离开她母亲；只要一谈成了，你就会去接她。”

埃林左手按在额角上。“我不知道她怀孕了。”

“知道了你就不会撒这个谎了？天哪，你真是.....”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

“我还问了些别的。”达莉亚说。“带她来的潘奇叔叔，是葛瑞娜的兄弟，待伊莱恩很不好。她身上有很多伤，两手一看就知道是长时间做粗活的。所以你们千万别把她轻易放回潘奇身边去。”

“我们会弄清楚的。”乔贞转向埃林说。“这个潘奇也许是想来暴风城敲诈你，‘大奶酪商’。”

“敲诈？你提醒了我。”埃林说。“那么有可能是他让那小鬼背下这些东西，然后.....”

“她是你的女儿！”

达莉亚这句话几乎是喊叫出来的。她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如此激动，几乎是在说完的同时就屏住了气息。她的眼中流露出愤怒，但那是因失望的逐渐渗透而变得缺乏震慑力的愤怒。即便如此，埃林仍然不敢望着她的眼睛，头转向一边，用右手背敲打前额。

“我们该走了，”乔贞说，“让小姑娘休息，你也好好休息，达莉亚。照你这么说，我们会先去调查一下潘奇。伊莱恩有没有说他住在哪儿？”

达莉亚说出了—个廉价旅店的地址。

“好。—有时间，我们马上会回来优先处理这事情的。埃林，走。”

埃林—言不发地跟在乔贞身后，两人来到走廊上，往大门走去。

“乔贞，等等。”达莉亚跟上来说。“我还有些话要告诉你。”

“你—个人先走吧，顺便好好想想这事。”乔贞对埃林说。

埃林看了看两人，仿佛要说什么，但还是没开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少有的。他独自离开了，步伐越来越快。乔贞转过身，面对着达莉亚。

“有些事我不能说给埃林听。”她说。

“什么？”

“那小姑娘不光是做普通的粗活。她的手有一些……痕迹。你明天能带个好些的医生来吗？”

“烧伤？”

“不是。”达莉亚有一些犹豫，但还是开口了。“她可能在没有保护双手的情况下，处理过毒药原材料。不是什么复杂的工作，就是粗活。比如徒手挑拣叶子那一类的。”

乔贞皱起眉头。“很严重吗？”

“至少干过四、五年了。”

“明白了，我会给她找个合适的医生。”

“你一定要。”

乔贞拥抱她，她双手紧紧按住他的背脊。

“不要想太多了。”

“我只是对埃林太失望……他为什么会这样怀疑自己的女儿？”

乔贞没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在他怀中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多年以来只能无奈地把母爱深藏在心底的母亲。她不能容忍身边的人摧残、怀疑同样的感情；她为葛瑞娜感到不平，即便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给埃林一点时间，他会明白过来的。”

“那么，”她稍微抽身出来，望着他。“你明天一定会来吧？带着医生。”

“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达莉亚。”

“好吧。”

埃林离开达莉亚的宅子不久，又绕了回去，但他没有走向正门。

在屋子东侧围墙之外，有一株大树。他来到树下，朝左右看看，然后很快爬了上去。他蹲在一节较粗的树枝上，拨开眼前的树叶。

从这儿，埃林能看见屋子二楼的窗户。左边有一扇窗户亮着灯；他从中发现了伊莱恩的身影。她半躺在床上，侍女坐在她身边，在说着什么。

“九岁大的孩子才不需要什么睡前故事。”埃林自言自语。伊莱恩平躺下去了，他稍微立起身子来，但也只能看见窗帘上的一点投影。他脚下的树枝发出声响。

接下来，侍女拿着油灯出了卧室；屋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见不着了。埃林揉揉眼睛，打了个呵欠，继续盯了那黑乎乎的窗户一分钟，才跳下树来。

## 11

乔贞隔了三天，才找到时间给伊莱恩带去了一名医生。达莉亚并没有因为这迟来的访问而责备他；她知道他已经尽量抽出了时间。

从达莉亚那儿，乔贞了解到：伊莱恩是一个闲不住的小姑娘。她没完没了地提出帮助家务活的要求，三天以来似乎已经成为了侍女的帮手。“我不想收留一个小女工，”达莉亚告诉乔贞，“但我也没办法让她闲坐着。”在达莉亚起初不大愿意、最后终于许可的态度下，伊莱恩换上了一套干净、适合干活的衣裙，在厅堂走廊里穿来穿去，要是实在没事可做的时候，她就在客厅里盯着那座木雕发呆，很少说话。

现在，医生在伊莱恩的卧室里给她做检查，乔贞和达莉亚就站在走廊上，一边看着一边轻声谈话。

“她觉得这些事很有趣，”达莉亚说，“打扫完一件东西以后，比如花瓶，她就喜欢盯着它好一阵子，就像画家欣赏刚刚完成的作品一样。”

“她大概就是喜欢上了你屋子里的东西。照料它们能让她愉快。”乔贞说。

“我不确定……”达莉亚摇了摇头。“我觉得她像是在说：‘我很能干，看看我’。也许她想让埃林……她爸爸看见。埃林那边的事情有进展吗？”

“他也有手头工作。暂时还没什么消息。”

“噢……”

“不过我留意了一下，这三天并没有儿童失踪的报案。看来那个潘奇叔叔不大愿意现身。”

“但是，一定有这么一个人。伊莱恩肯定没有骗我们。”

“我也不觉得她撒谎了。她还对你透露过什么吗？”

“没有了。她真的很不爱说话。但是有一点……”

达莉亚停顿了十多秒，没有说下去。

“什么？”

“也许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她怎么对你说的？”

“不，我一问起伊莱恩母亲的事，她就不再说一个字。所以，我只是直觉……当然，希望最好不是这么回事。”

“我懂了。我看这事暂时不该告诉埃林。”

“当然不！”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看着医生把伊莱恩的手掌翻转过来，从手指开始涂一种药液。

“达莉亚，我该走了。”乔贞说。

“不等医生诊断完吗？”

“恐怕不行。其实我今天本该一整天留在总部的。”

“好吧。”

“这医生是我的一个熟人，不会问你要诊断费的。当然，你也不要透露他来过这里。如果需要后续治疗什么的，他会和你说清楚。”

达莉亚点了点头。

虽然有一些迟疑，但两人还是以吻告别了。随后，达莉亚望着乔贞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谈谈这件事。”

“是应该。”乔贞抚摸她的脸庞，看见她露出宽心的笑容，随后便离开了。“决定谈这件事”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承诺，但这就是他们目前所能做的。

回到七处总部的时候，乔贞发现年轻手下在等着自己，显得有些不安。一看见乔贞出现在门边，他就迎了上去。

“发生了什么呢？”乔贞说。

“马迪亚斯少爷占用了十四号审讯室，我觉得应该让您知道。”

“他要审讯谁？”乔贞皱起了眉头。马迪亚斯并没有在具体负责某一个案件，所以没有私自动用审讯室的权利。乔贞快步走上通往审讯室的走廊，手下跟在他后面说：

“我在七处门口发现了一个携带一叠反七处传单的男孩，就把他带进来，只是想简单地询问一下。这算不上什么大事，毕竟那孩子也许连自己在张贴什么内容的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少爷突然过来把他带走了……我没法阻止。审讯室的钥匙也是他强行拿走的。”

“有肖尔大人的许可吗？”

“什么都没有。”

他们来到了分布着一成排审讯室的走廊上。每一间屋子的隔音都很完善，除非打开屋门上的小铁窗，否则从外面基本听不见什么。清洁工会定时打扫使用过的房间，让它们保持一种强迫式的洁净感，而不会像血色十字军的拷问室那样血迹斑斑。

“乔贞大人，”手下说，“我……不该跟进去。”

“你回去做自己的事。”



“请千万不要告诉肖尔少爷是我带您来的。”

乔贞没有回答，也不关心手下是不是离开了，径直走向十四号房间。在屋门前，他掏出了直属探员才拥有的钥匙串，但是没有马上开锁，而是打开了门上的小铁窗朝里看。他看见马迪亚斯用匕首柄击中一个小男孩的左眼眶下方；男孩滚倒在了地上，双手捂住面部不停发抖。乔贞打开锁，冲进屋里。

“你在做什么？”他说。

马迪亚斯转过身，立在乔贞和小男孩的中间。“审讯犯人，这还不明显吗？”

乔贞看了看桌面上的一沓传单，正和他在矮人区见过的样式相同。

“他在七处门口张贴这些东西。”

“你不能因为这种事情就这样打一个小孩子，”乔贞说，“这会引发猝死。现在给我让开。”

“我祖父可没有雇佣你来对我大吼大叫。”

“他让我教你怎么做事，而你现在错得离谱。让开。”

马迪亚斯看着乔贞。愤怒、轻蔑和不安以非常古怪的比例在他的眼神中揉杂起来，而他出于某些原因在克制这些负面情感。无论马迪亚斯如何克制，乔贞还是发现自己开始极为厌恶这个事实：他拥有和达莉亚同样颜色的眼睛。

最后，继承人还是让开了。乔贞侧身走过，来到小男孩面前蹲下。他用尽量轻的动作拉开男孩遮住脸的双手。他左眼因为下方的黑色肿块已经没法睁开了，右眼也不停流泪，但情况已经比乔贞料想中好不少：他原以为马迪亚斯已经击碎了他的眼眶。

“请，请让我回家。”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乔贞问。

男孩没有回答，只是以非常微弱的声音重复了一次“请”，然后又把脸捂住，身子蜷缩起来。

“你不能就这么让他走掉，”马迪亚斯说，“他竟然在七处门口张贴这些传单，至少要把谁指使他的给问出来，更何况羞辱七处是莫大的罪行。”

“马迪亚斯，肖尔大人让我特别注意你的判断力。看来我没办法给他报告一个乐观的结果了。”

“你在说什么？”

“你真的以为一个孩子在知道自己手里传单内容的情况下，还敢弄这种不要命的恶作剧？”

“那只是因为他愚蠢。”

乔贞抽了一张传单，放到男孩面前，扳开他的手。男孩因为疼痛哭叫了一声。

“念出来，”乔贞说，“否则我会打你剩下的一只眼睛。”

“不，请别打我了。”

“那就快念。”

男孩使劲睁开右眼，注视着乔贞手中的传单。半分钟过去了，他需要不停用眨眼来挤出泪水才能看见传单，但却一个字也没有读出来。

乔贞站起来，把传单拍在桌面上。当他的掌面和桌面之间发出强烈声响的时候，他看见马迪亚斯的眼睛眨了一下。

“他不识字，”乔贞说，“明白了吗？要普遍散发这种传单又不留下痕迹，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不识字的小孩子。他们为了几个铜币会很乐意做这种事。”

马迪亚斯没有回话，只是使劲吸气，视线不安定地在小男孩、地面以及传单之间来回。他原先握着匕首的右手仿佛不知该如何安放，不停地用指节摩擦裤子侧面。在这一刻，乔贞从马迪亚斯脸上看见了难以压抑的气馁和不甘心——一个真正属于十四岁孩子的表情。

“我要你做一件事，”乔贞说，“拿医药箱来，你给他处理伤口。”

马迪亚斯猛地抬起头。“不可能，”他回答。语气虽然很强硬，但却没有丝毫的严厉感。

“否则我会把这件蠢事告诉肖尔大人。”

“不，你没资格……”

马迪亚斯语气中的气馁愈加明显。虽然乔贞知道马迪亚斯也许最终会屈服，但是考虑到他很可能把这经历视作屈辱，并且认定对小男孩产生报复心理，便不再继续逼迫。

“我带你去处理一下伤口。”乔贞对男孩说。

男孩站起来，从衣兜里慢慢掏出了一面镜子，但镜面已经在刚才的跌打中碎掉了。  
“我没办法，”他咕哝着，然后又哭了起来。

“好了，别急着看自己那张脸。肿成那样真没什么好看的。”乔贞握住男孩的手，把它放回衣兜。他觉得这孩子不仅不识字，似乎脑袋也不太灵光，但他并不想深究。

“走吧，”乔贞说。他带着男孩离开了屋子，没有管身后的马迪亚斯。

男孩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所以乔贞让医务室的人给他简单治疗之后，就让他自行离开了。完成这一切之后，乔贞坐在医务室的椅子上，略微抬起头，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他脑中突然充满了几个小时前见到的达莉亚的影像：她看着伊莱恩，看着他自己的时候，眼瞳中总是闪耀着令人振奋、宽慰的光采。

*达莉亚，听我说。马迪亚斯他.....*

## 12

埃林一进入饭店，就认出了佝偻在角落的潘奇。他神经质地朝固定方向张望，背部弯曲，整个人如同墙壁上的一团巨大污点，或者即将遭到工匠损毁的失败雕像。他看见了埃林，但是又马上把视线移开。*也许光是一件丝绸上衣还不足以表明我是大商人*，埃林想着，然后来到潘奇对面坐下。

“你是谁？我在等人。”潘奇瞪大眼睛，把手中的酒杯往回拢，仿佛是要收进怀里。

“你一看上去就很像孩子走失了，但是却不愿意报案的监护人。”

“埃林？埃林·提亚斯？”

“没错，潘奇先生。”

今天早上，埃林让人给潘奇带了一个简单的口信，他就毫无防备地准时赴约了。一想到眼前的人也许是初次出海就想钓上鲨鱼的九流诈骗犯，埃林开始怀疑自己借来道具服装打扮成商人是否值得。

“你什么都没有点，”埃林说，“我们应该吃点东西，慢慢谈。反正我是饿坏了。”

“不，我有咖啡就够了。”

“我们是来谈正事的，对吧？吃点东西才能好好思考，说话。我请客。”

“那……”

潘奇叫来侍女，点了最贵的一份午餐。埃林暗自庆幸这是一家毫无格调的廉价饭店——这些花费可是没办法算作公务开销的。“很不巧，我到这儿来之前已经在同业工会俱乐部那儿吃了一份点心”，他这么说着，叫了稍微便宜的一餐。在食物上桌之前，他们没有说话。当侍女把油腻得可怕的菜色放在潘奇面前的时候，他便埋头大吃起来，双手中的刀叉急促地戳进肉里。

失去食欲的埃林说：“是你一个人把伊莱恩带来的吗？”

潘奇没有抬头。“只有我和她。”

“你和她母亲有什么关系？我听伊莱恩叫你‘潘奇叔叔’。”

“葛瑞娜是我的表姐。”

“你们从南海镇来？”

“从南海镇上的船。风浪很大。上了岸，又花了一个月才到这儿来。这花掉了我半年的积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伊莱恩该见见她的亲生父亲。”

“这想法可真是高尚。不过我们把话说开了吧，潘奇先生。你想得到什么？”

“埃林先生，我养大了您的孩子。”潘奇抬起头，眼睛瞪得更大了。“为了她，我失去了得到好生活的机会。真的，曾经有人让我投资一项保管能赚大钱的生意，但我拿不出那笔钱，因为我赚来的每一个铜币都花在了伊莱恩身上。我理应得到报偿。”

“我理解，这是正当的。那么不知……”

“八百个金币，然后我再也不会出现在您的面前，埃林先生。这对您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

*少开玩笑。我得吓吓他。*

“八百个金币？那足够雇人杀掉你八次了。”

潘奇手中的叉子掉进了盘子里。

“开个玩笑，别紧张。我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观念的人，而你好歹也是我女儿的半个亲属，所以请别在意。既然你养大伊莱恩……”埃林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那么，她母亲呢？”

“很抱歉，葛瑞娜已经去世了。”

埃林沉默了一会儿，时间长到潘奇提醒他做出反应。

“埃林先生，”他说，“您还好吧？”

“我没事。不得不说，我对她没有太多回忆得起来的事情……但总该问问。八百个金币也不是小数目，我得花个明白。”

“那么您愿意支付了？我一拿到钱就会马上离开，再也不会您在您和伊莱恩面前出现……”

“不要急，我们还有时间。至少午餐还没结束。她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埃林大人，在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家里面，经常有人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过度疲劳？还是得了什么怪病？谁知道呢，反正都没钱看医生，就期盼着睡几天能自然好起来。但是葛瑞娜，她没有好起来……就是这样。可怜的女人。一年前的事。”

“你刚才说是你带大了伊莱恩。但她母亲一年前才去世。”

“葛瑞娜身体一直很弱，没法很好地照顾伊莱恩……所以我……”

埃林非常确信只有“葛瑞娜一年前去世”这一件事是准确的。他觉得暂时不该再朝这个方向问下去。毕竟这一行的主要目的，还是找出把潘奇打发走的最佳方式——至少原定计划是这样的。

“你刚才说，你们从南海镇上船。”

“没错，我为了伊莱恩，特地从二手票贩子那儿买到了一张中等舱……”

“但我之前是问你们从哪来的。准确地说，你们原先住在哪儿。这才是我想知道的。而不是从哪儿上船。”

“不远，”潘奇说，“就在南海镇。”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回答。我还得问一件事。*

“葛瑞娜可能是劳累过度患上了病才去世，我这么说没错吧？”

“我想没错。”

“然后你马上又说她身体‘一直很弱’。”

“呃，埃林先生，”潘奇别扭地笑了笑，“身体弱和太过劳累也不矛盾啊。在我们穷苦人家里面……”

“那她应该是有工作的咯。”

“是啊，她在孤儿院……”

“孤儿院？”

“反正就是，杂工。一个没学问的乡下女人，也做不了什么别的……真的，我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把您的骨肉交还给您。”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伊莱恩的母亲，”埃林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移到潘奇面前。  
“再怎么说……是她生下了我的孩子。喝了它。”

“没错，没错。我能理解。”潘奇把酒喝尽。“关于钱的数额，我们还可以……”

“你等等。让我考虑一下。”

“好。”

埃林用右手抵着下巴，看了看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对潘奇说：“时候到了。”

“时候……？您说什么？”

“你该走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

潘奇话没说完，感到大脑一阵眩晕。他晃晃脑袋，用指甲抠了抠眉毛，然后不明所以地盯着自己的手指尖。他看看埃林，似乎要说什么，但是却倒在了桌面上，双眼紧闭。埃林想，凭潘奇的智商，应该不会知道是他在那杯酒里下了药。

这药并不是专门拿来对付潘奇，而是埃林常备着应付必须情况的。他本来也没有打算使用。但是在他回想起这三件事之后，就改变了主意：南海镇没有孤儿院；他和葛瑞娜相

识的时候，她是在医院做临时工；另外，他从乔贞那儿听来了在雷雨夜遭到袭击的孤儿院故事。要一个人把又脏又臭的潘奇扛出去有点儿麻烦，不过埃林打算找人帮忙。

马迪亚斯一进屋，看见乔贞的年轻手下正站在屋子中央。

“你可以回去了，阿维德。”办公桌后的老人说，“干得不错。”

“非常感谢，肖尔大人。”阿维德说完，转向马迪亚斯简单致意，便出了屋。马迪亚斯上前，站在阿维德刚才所在的地方。他略微一抬头，就看到了墙角和天花板接合处的一只蜘蛛。它静静地不动弹。马迪亚斯知道现在不该盯着蜘蛛看，就把目光放下来。

“马迪亚斯。”老人望着继承人。“他说，乔贞命令他抽空守卫你母亲的房子。”

“我已经听说了。”

“你想见她吗？”

“不。”

“不是时候，还是‘不’？”

“现在我没有见她的理由。”

“乔贞一直很保护你母亲。你怎么看？”

“也许他想得到她。您应该不是让我来讨论这件事的吧？”

“阿维德已经把事情的过程都告诉我了。”

马迪亚斯皱了皱眉头。“您为什么不等我来报告？”

“你可以再说一遍。但是我从这里想了解的，不是事件过程。我要你评价乔贞的行为。”

“乔贞对我施予那小孩的暴力行为表现得非常暴躁，丝毫不掩饰对我的不满。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用您的名号来口头上阻止我的行为。”

“而他成功了。”

“.....我让他成功的。我判断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可以结束了。如果您让我这么做，关键目的是想探查他是否足够忠心的话，那么我可以说：乔贞对七处，特别是对您的忠心是无可置疑的。甚至是.....”

“甚至是什么？”

“是我难以理解的。”

老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盯着马迪亚斯。在眼角的余光里，马迪亚斯隐约见到墙上的蜘蛛稍微往下移动了位置。但他不记得见它爬动过。

“祖父，”他说，“您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做？有无数种手段可以测试乔贞。但您在故意让我难堪。”

“既然乔贞没有发觉，那么即便你当时难堪，也没有表现出来。这值得赞赏。”

“但我感觉不好。我的意思是.....乔贞理应尊敬我。而看见这样的事，只会让他.....”马迪亚斯停住了。

“把话说完。”

“恨我。”

“你希望他最好不要恨你？也难怪，毕竟他救过你的命。”

“不。我只是觉得自尊有损。”

老人把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你可以不理解他的忠心，但是至少要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忠心——否则你没有资格做我的继承人。”

马迪亚斯没有再说话。他略微抬一下眼睛，又放下。*蜘蛛又移动了。什么时候的事？*

“乔贞和任何人都不同。”老人说。“他最恨的人是我。但他最愿意效忠的人也是我。你已经亲眼见过了。他这一生已经和肖尔家族连结得太紧密了.....以至于唯一有效的对抗方式反而是效忠。你能理解吗？”

“不.....不完全能。”

“以后你会的。”



“可是这样让他的负面情绪积累下去，不会有风险吗？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失控。”

“他会找到足够的安慰，从你母亲那儿。”

“是您让他们……？”

“不，我没有强制你母亲做任何事。真正容易失控的是这个女人，而不是乔贞，所以我们只要看着就好了。马迪亚斯，你显得有些焦虑。达莉亚的话题让你不适应？”

“不，没有。”马迪亚斯抬起头。“但我想说，您似乎要把乔贞对您的感觉，移植到我身上。您要乔贞像恨您一样恨我。”

“这个结论太粗糙，但方向没出错。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身为继承人，我不应该只是您的一部分……或者说，分身。”他很快补充。“这样对七处未来的发展不利。”

马迪亚斯在看见墙壁上出现第二只蜘蛛的时候说出这句话。一，二。第二只出现在和第一只位置相对的墙壁另一边。两只不动弹的蜘蛛。他直视着祖父，等待答案。这个过程比想象中还要漫长，但他不准备转移视线。

“那个发传单的孩子，”老人说，“他现在在哪儿？”

“我不清楚，当时是乔贞把他送走了。”

“名字？住处？”

“抱歉，我……他好像脑子不太正常，所以……”

“所以你觉得选他比较安全，但是却没有弄清楚他的底细。”

“我立刻就……”

“在你学会做好这些小事之前，不要妄谈什么七处的未来。现在滚出去。”

“是，祖……肖尔大人。”

马迪亚斯出了屋。在听见“滚出去”的那一刻，或者更早一些，从开始讨论那孩子去处的时候，他看见成千上万的蜘蛛从老人背后的墙面上爬下来；墙壁仿佛在一瞬间布满了蠕动的黑色血管和瘤状物。当他为了从祖父的目光中脱离出来，开始数蜘蛛数目的时候，却

怎么也数不完。这个幻觉只持续了一秒。最后墙壁上仍只有两只蜘蛛。一模一样，丝毫不动弹。

## 13

潘奇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地看见埃林站在自己面前，而在埃林背后还坐着一个人。潘奇觉得有些恶心，似乎食道让什么本该吐出来的东西噎住了，就想摸摸自己的咽喉，却发现手动不了，同时腕部一阵刺痛。他很快发觉自己成了缚在一张椅子上的囚徒。

“埃林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您身后的那位又是……”潘奇话说到一半，注意到埃林换过了衣服。他眯起眼睛打量了几秒钟，然后说：“你不是什么商人。你假冒埃林先生骗了我。”

随后，从潘奇嘴里冒出一连串的咒骂。埃林叹口气，回头对乔贞说：“没想到原来打算做生日会场所的破屋这样派上用场了。不知怎么回事，我有点儿伤心。”

“让他不要再叫嚷下去。”乔贞说。

“行，行。”

埃林手持匕首在潘奇面前划过。潘奇不马上觉得痛，但是能从眼角看见自己的鼻梁上涌出了血珠子，它们滑落在他的鼻孔上，流进他半张的嘴里。他吞了吞口水，一股浓重的铁锈味就渗入咽喉。

“我就是唯一的埃林·提亚斯。但我从来不是什么奶酪商人。”

“我不明白……”潘奇以极度不安的目光盯着埃林。“你骗了葛瑞娜？是这样吗？”

埃林没回答。

“天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时候，埃林刚想开口，但乔贞打断了他。“你可以猜猜我们的身份，或许对你早些离开这儿有帮助。”他对潘奇说。

“你们是……绑架犯？还是杀手？还是说……”潘奇犹豫地停了口。埃林在他眼前晃动了一下染血的匕首，他才继续说：“是法拉德大人派来的吗？”

埃林回头和乔贞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人半天都没联想到七处，反而说出法拉德的名字，进一步印证了乔贞的预感。自从得知失去母亲的伊莱恩长期干过制毒活儿之后，乔贞就怀疑拉文霍德庄园，孤儿院，以及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潘奇与伊莱恩之间是有联系的。他谨慎地把部分关于孤儿院的事情告诉了埃林，要求埃林在和潘奇的对话中，如果注意到类似的内容，就要把他叫来一块儿处理。他并没有提起关于狄恩的任何一个字，但假若为了解那座孤儿院而不得不对埃林透露更多事情的话，乔贞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达莉亚。

“让我来吧。”乔贞说着，走上前去。他能从潘奇的眼中看到恐惧；随着他进一步接近，一种陷入泥沼的窒息感毫无保留地表露在潘奇的每一块面部肌肉上。*他真的很怕我。*

“我错了，请告诉法拉德大人，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不是法拉德的人。但现在看来，你是。你为他做些什么？回答我的问题，不要反问。”乔贞一边说，一边把一截粗糙的麻绳缠在戴了手套的右手上。

“如果什么都说了，你们会放我走吗……？”

乔贞把缠上绳子的拳头砸在潘奇的伤口上面。当拳头离开皮肉后，潘奇发出一种古怪的、断断续续的叫声，紧闭的眼缝中挤出泪水来，一些毛刺残留在黏糊的血液里。

“我说不要反问。”乔贞往拳头上多绕了一排绳子。

“我，我不直接在他手下做事，我只是一个樵夫……”

“在拉文霍德庄园做事的樵夫？”

“是啊，是啊。”

这句话乔贞和埃林都相信。潘奇怎么看都不像庄园的战斗单位。

“就我所知庄园的杂工一般不允许私自离开。”乔贞说。

“我上头的人正好去给法拉德大人准备出行的事情，我就趁机带着伊莱恩逃出来了。”

“你想到这是欺诈‘大奶酪商’的好机会？”

“我一定是脑袋糊涂了才会说出要八百个金币什么的……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只要能在哪儿找个普通活儿干着，我就知足了。真的。庄园里总是阴沉沉的，我才不想在那儿呆一辈子。金币什么的，都当我没说过吧……请放我走。”

“你满意他的话吗？”乔贞对埃林说。

“完全不。我想知道的还很多。乔贞，你肯定也一样。潘奇，你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情况了。所以我们问你的，就一定要完完整整地回答。”在看见潘奇连番点头之后，埃林继续说。“你是个樵夫，不过那似乎不是你唯一的收入来源。你让伊莱恩做过什么活儿？”

“给制毒用的原料做一些初步的处理，比如把坏掉的叶子扔掉之类。很简单，一点也不累，就像普通的农活。庄园里毒药生意特别多，总是处理不完，所以制毒师经常把简单的活儿交给其他人去做。能这样赚钱，伊莱恩也很高兴的。”

“她母亲也做同样的事？”

“葛瑞娜做的要更复杂一点。我也不大懂，就像熬制药液之类的。您看，这是身体弱也能做的活儿，所以我先前没有骗您……葛瑞娜去世了我很难过。我实在不知道病因，当然假如您是指这种工作会损害她身体的话……这类事很常见……”

“她和我见面的时候还是南海镇医院的临时工。虽然也不是什么舒服日子，但我也看不出她要回到庄园去熬毒药的理理由。”

“她原先不是住在庄园里的。孤儿院没了以后，她才到庄园去……”

“我不明白。”埃林说。“你还是说漏了一些关键的地方。”

“先给我们多讲讲这家孤儿院的事。”乔贞说。“我知道十年前，希尔斯布莱德丘陵有一座孤儿院发生了一场屠杀。”

“您连这个都知道。”潘奇尽力提高了声音。“两位大人，我算明白了，如果在这儿不说实话，你们一定会杀了我的。我不想死。但是如果让法拉德……或者任何一个庄园的人知道我透露了孤儿院的事，那我也是死路一条。所以……”

“没有人会知道你在这儿说过什么。”乔贞说。

埃林看了看乔贞，再望向潘奇。潘奇显然没有听出这句话的模糊含义，而是把它当成了生存的承诺。埃林突然有一点可怜潘奇：在拉文霍德庄园呆了大半辈子，却连小心行事，少惹麻烦都没学会。当然也可能是和野心过大的三流冒险者们接触太多，把庄园外面的世界想得太简单。

潘奇说：“那所孤儿院确实是拉文霍德.....乔拉齐大人亲自下令建立的。一开始它不是真正的孤儿院，只是替冒险者们临时照看一些孩子。但慢慢的，开始有富人和贵族把私生子送过来，大概他们相信在拉文霍德的名义下，这个地方很安全。”

“这都是乔拉齐允许的？”乔贞说。

“那儿的管理一开始就和庄园分离了。乔拉齐大人让自己最信任的人担任了院长，一切都交给他。本来只是当成庄园附属的小机构，但是自从有有钱人主动把私生子送来之后，院长发现能挣到大钱，就开始暗地里做别的事。他甚至和那种专门买卖孩子的组织联系上了。说真的，这种组织做的不一定全是坏事，因为有的夫妻没法生孩子，又不愿意公开收养.....”

“你不用解释这些组织是做什么的。”乔贞说。“继续谈孤儿院。”

“.....总之，等庄园的上头人发现之后，这事已经很难处理了。孤儿院对外一直顶着拉文霍德的名头，而且已经和许多大人物有来往，甚至暗地里准备自己的武装.....”

“等一下。”埃林说。“你说有人到那儿去收养.....或者是购买孩子。那么这些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弃儿吧？”

“当然不全是。院长收了订单，就会有姑娘负责生孩子。只要能成交一胎，就能拿到至少相当于三年工钱的佣金。”

埃林走近了一步。“别告诉我葛瑞娜也是其中之一。”

“她是，埃林大人。”潘奇说。“我想，这就是她在南海镇遇见您的原因。”

“你，”埃林想说什么，但却突然住了口。他看着地面，吸进一口气，抬起头来。“是你让她这么做的？”

“不，我.....”

“是你。”埃林要走到潘奇面前，但是乔贞拦住了他。“我还有话没问完，”乔贞说，“等会儿可以留给你处理。”

“我还不想‘处理’他。我还一大堆想知道的事没从他嘴里掏出来。”

“那就不要冲动。后退，埃林。”

“行。把他打成这样的人可不是我，现在你在和我来冷静冷静那一套。”即便这样说，埃林还是后退了。

“哎，我不知该怎么说……葛瑞娜的命，真是猜不透。”潘奇说。“她就是恰好在那个时候去了南海镇，才能逃脱那一场灾难。”

“那是怎么发生的？”乔贞说。

“您知道，庄园不可能永远放着这件事不管，但是也不能这么直接杀过去，把那些大人物的孩子们都给剁了。所以庄园的大人们就仔细计划这件事，找内应，慢慢了解孤儿院内部的所有事情，特别是收集所有寄养孩子的名单、宿舍编号什么的。我装扮成普通的卖柴火的樵夫，到孤儿院去和内应接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事竟然闹到了要搞一场屠杀的地步。我听说就连庄园内部，乔拉齐和法拉德大人也因为这件事争论了不少次。但它最后还是发生了。”

“所以他们没有杀掉所有人。”

“没有，一些应该保护的孩子都没事……当然比起那一夜的袭击，更麻烦的事情是要封住那些扯上了关系的贵族的嘴巴。把孩子完好还给他们不算，还要赔偿一大笔钱。更不用提惹恼了那些专门买卖孩子的组织，他们报复起来，比谁都凶狠。庄园虽然通过下狠心这样做保全了大部分名声，但是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

“这可太妙了，”埃林说，“冒险者们向往的拉文霍德庄园专门培养杀小孩的人。”

“庄园的盗贼们没有直接对孩子动手。动手的……不是‘人’，是跟在法拉德的那些戴铁面具的东西。它们什么命令都能接受。不知您有没有见过……”

“我知道那是什么。”乔贞说。“你说它们是法拉德的。”

“是的。乔拉齐大人不太赞同使用它们。”

“那么法拉德有多少？”

“应该不多，十年前有三个，它们都参加了袭击，但现在法拉德大人身边只跟着一个了。当然，这只是我看见的而已，没法明白说。我猜它们肯定也是有寿命，也会死掉的吧。葛瑞娜逃过了袭击后，回来求我收留她。我也很不容易，毕竟她原来也是袭击的目标。我冒着生命危险把她带回庄园藏好，没过多久，又发现她已经怀上孩子了。后来的事，两位都已经知道了。能放我走了吗？”

“过来一下。”埃林把乔贞拉到隔壁一间屋子，关上门。“看来我们知道的，比原来期望的要多。”

乔贞注意到埃林眼神游移不定，使劲地用手指抹过眉毛，又放下来拍动腰间的匕首柄。

“你怎么样？”乔贞问。

“我好得很。”

“他说的那些……”

“你还记得这个词吗？‘母猪’。”

“埃林。不要谈这些。”

“贩卖儿童的组织对葛瑞娜这一类女人的代称。”埃林说。“我记得在处理这类案子的时候，我总是拿这个词和你开玩笑，然后你给我白眼，我心底里觉得你反应过度——我想那只不过是犯罪分子的蔑称，有什么好忌讳的。他们还把七处的人叫成土狼或者虱子呢。真好笑。”

“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想知道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想问他的吗？”

乔贞扭转话题的尝试不成功。

“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故事，对吧？一个女人，你甚至都记不得名字，在不知哪儿生下了你的孩子，然后……就这么死了。在我多少有一点惋惜的时候，又知道她怀上我的孩子，只是为了钱。我该发火，该咒骂她，对吧？我现在像不像发火的样子？”

“不太像。”

埃林没再说话，站在门边。屋外传来潘奇又一声“请放了我”，埃林猛地砸一下门板，说：“闭嘴。”他似乎是强行撕扯着嗓子说出这个词，以至于并没有发出多响的音节。

“天哪，我真是恨死现在的感觉了。”他说。

“埃林，”乔贞说，“我在这儿的事已经完成了，我把他交给你。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你想让我杀了他？”

“不。我说把他交给你。”

埃林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拍拍乔贞的肩膀，说：“行。交给我。你去忙你的吧。”

## 14

埃林坐在椅子上。他在想。

葛瑞娜。第一次从伊莱恩那儿听来这名字的时候，它是一排完全陌生的音节。乔贞说埃林曾经念出这名字，但即便埃林不认为乔贞撒谎，他还是很难承认这一点。

葛瑞娜。从见到伊莱恩的那天晚上，埃林就反复默念这名字，希望从记忆里寻找它所属的身影，就如同沿着地面潮湿的泥印寻找一条早已干涸的河流。当他在达莉亚的客厅里呵斥伊莱恩的时候，他想：这小鬼的鼻子挺像我的。嘴也有点儿像。眼睛……九岁小孩的眼睛毕竟太稚嫩，不那么好比较。但金发一定不属于我。十年前在南海镇的那个女人，她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吗？假若有的话，它一定也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好看。因为常年干粗糙的活儿，发质变硬，还染上了灰尘，就像伊莱恩一样——

是有这么一个女人。埃林用从伊莱恩那儿感觉来的东西，帮助自己拾掇起记忆的残片。就像用树枝在沙滩上画各种图案的小孩，自从看到伊莱恩，他就在大脑里做着类似的事。他用树枝在经受了十年洗刷，却仍然闪着光亮的沙面上画出一个女人的形状。她个儿不高，头发裹在头巾里。他不知不觉给这女人手中画上了一把竹帚——这是她常常需要握着去工作的东西。埃林回想起来，他习惯先把她手中的竹帚夺下来，靠在墙边，才和她拥吻。有时候她手心有灰尘的味道，有时候是握了抹布，留下潮湿的苦涩味，所以埃林会不知不觉捏住她的手腕，把它从自己的面部拉远。

他记起来了。葛瑞娜。——“母猪”！——不，不。埃林要暂时把这个词从大脑里抹掉。不仅是要从意念上，也是从事实上，因为当他还是二十一岁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词。当时他虽然伤已经不妨碍行动了，但还是使劲搜刮理由好让自己留在医院。额外的假期，谁不喜欢呢？但南海镇，总归是个贫穷，乏味，充满鱼腥味的地方。或许这就是埃林初次见到那名女临时工，就从她的身份牌上念出了那个名字的原因。当时埃林无趣地坐在病床上，脑袋后面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烤得他的脖颈一片燥热。隔壁床的一个病人出院了，葛瑞娜来把床单收走。在干这活儿的时候，她不知道埃林一直盯着自己的背后。

“你好，我想问一下。”埃林说。

她转过身来，没开口。



“他怎么了？”埃林抬头指示一下空荡荡的隔壁床。他早知道邻居出院了，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开始谈话的借口。

“我不太清楚。”她说。“医生只是让我来把这床重新收拾一下。”

“希望是他康复出院了吧。”

“可能是。”她应付着说，然后转身打算离开。

“葛瑞娜，是你的名字吗？”埃林说。“名牌上看见的。”

她停下了，有些不好意思。“是的，先生。”

“第一次看见你。”

“我是临时工，先生。”

埃林仔细打量了一下她。不太漂亮，但是在临时假期里做个伴还是够格的。毕竟埃林不能喝酒，否则医生就会以他已经痊愈的理由把他赶走——不能到酒店去，选择面就窄了很多。接下来他用自己的病号服为主题，拼凑了一个拙劣的笑话，她笑了。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埃林追女人的秘诀是百分之六十的时间惹她们发笑，百分之三十五做一个自负的混蛋，还有百分之五留给真实的自己。他这样做几乎从未失手，就算偶尔遭到挫折，那他的自我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机会可以避免打击。

“你以后会不会常到这里来？”他说。

“我不知道。没经过医生的允许，我不能进病房的。”

“葛瑞娜，你知道这儿的护士有多可恶吗？”

“我不清楚……也不该说，先生。”

“她们粗鲁得要命，就像是故意要搞坏病人心情一样。也许这是医生的策略，这样我们心情好不了，病也久久好不了。而你正好相反。能和你聊聊天，我感觉好得多了。也许这就是医生不让你进病房的原因。”

“这我可不好说。”

“如果我到楼下去散步，那么能不能见着你？其实我也是外地人，独自留在医院里，连个看望的人也没有，真是不好受。”

“可能吧，”她说，“下午我要给花圃洒水。”

“行。医生快来了，我得赶快装睡。下次见，葛瑞娜。”

埃林从未想过能把这件事回忆得如此清晰。他开始怀疑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想象混淆了真实的产物。比如他记得，葛瑞娜一直都表现得比较腼腆，但在他表明外地人身份之后，就放松了很多。也许她要找的就是外地人，这样不容易惹上麻烦——潘奇所透露的葛瑞娜的“身份”，让埃林从主观上补充了一下当时谈话的气氛。

但这不重要。埃林抠了抠膝盖。他继续想。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和他预料中没什么不同；和他在葛瑞娜之前、之后短暂相处过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同。把伊莱恩送到达莉亚家的那一夜，他就已经回忆起了这么多。只是一个女人，和一次错误——但是在从可以看见伊莱恩的树枝上跳下来，回到家之后，埃林失眠了。葛瑞娜。一个十年以前短暂存在过的人。一个不知在什么时候，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然后死去的女人。睡不着的时候，他就记起了更多。

埃林记得曾经给葛瑞娜说了个笑话，然后她说：“我好像听你说过这个。你一定说过。只是换掉了几个词，对吧？”

“什么？”埃林说。他不知该怎么反应了，因为葛瑞娜说的是事实。他有一大堆专门用来勾搭女人的笑话，只要根据对方的兴趣替换关键词就好，当然他会记得不对同一个人说出同一个段子。这些笑话就像小丑面具一样，埃林可以随便掏出一个来戴上。但是这一次，他出错了。

“我没有。”埃林说。

“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葛瑞娜说，“他想当喜剧演员，就每天反复练习说一样的笑话。你也做过这种事吧？”

埃林本该说“没有”，然后坚决否认下去的。但他属于自我的百分之五，在最不合宜的时候跳了出来。

“好吧，”他说，“你捉到我了。”

“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

她贴近他，他注意到她的眼神在那一刻努力地探求着什么。那不是迷恋，也不是困惑。她在等待一个答案，一个理应以诚实使她信服的答案。

“我没想过做喜剧演员。”埃林说。“但我确实练习过说笑话。”

“为什么？”

“小时候，在我从村里学校回家的路上，总会遇见一些结群的野孩子。你知道，我家经营一个很大的牧场……所以我算是零花钱挺多的。”

“他们会找你麻烦？”

“算是吧……总之，如果想零花钱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和这些孩子做朋友。所以我就琢磨怎么惹他们发笑。然后这事慢慢变成了习惯。”

“然后再慢慢变成你哄女孩子开心的工具？”

“我不知道。大概是吧——我恰好发现女生也都喜欢我说笑话。”

埃林从没有把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听。他看着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释放和畅快感，但同时也感到不安。他害怕会对她说更多。她应该只是多出来的假期里一个临时的伴儿才对——外地人和临时工，完美的搭配！谁也没有理由为对方停留下来，不是吗？

他继续想。后来的某一天夜里，他们正躺在医院外的草地上。这是医院所不允许的，但是他们不关心。他这么问：“你为什么要来南海镇？”

这是一个不能问得太晚的问题。要么就在刚相识的时候问，要么永远不开口，因为这等于是在询问对方以后的打算。埃林不承认自己打破了这类短期恋情的规则，但他当时确实是自然而然地问了，没有尴尬和后悔。也许这只是一种理解的交换——葛瑞娜知道了他隐秘的童年故事，那么他也该知道更多。

她很久都没有回答。十年后的埃林，同样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回想起她说了些什么。

“因为一些错误的理由。”葛瑞娜看着他说。“但现在我不再关心那些理由了。”

那时候埃林就知道，她是想隐藏些什么。那又如何，也许他自己藏得更多。

“我不能知道这些理由吗？”

“没必要。不如抓紧时间，给我说说你家的牧场。”她说。“你都做些什么？”

“放羊，挤羊奶，剪羊毛。这些是我大部分的工作，但是我恨死它们了，尤其是挤羊奶。”

“总会有你喜欢的吧？”

“有.....可悲的是，挤羊奶其实是让我又恨又爱的活儿。不管怎么说，这是做奶酪的第一步。那可是我最爱的食物。”

“真的？可是我几乎没见过你吃奶酪。”

“因为没有任何奶酪能比得上提亚斯家出产的风味，我说真的。南海镇的奶酪我尝过一小块，那叫什么啊？发酵的时候加了老鼠尿？”

“你真恶心。”

“但是一点也没夸张。”他握住她的手，在自己的心口上拍了几下。“我不该和你谈的。这提醒了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吃到提亚斯家传奶酪了。”

“既然是家传的，你自己也该会做才对。”

“是啊，我会.....”埃林思索了一下，继续说。“我记得整个制作过程，虽然老爷子不让我插手。我真的记得，葛瑞娜。”

“那你可以做给自己吃。”

“可是我讨厌挤羊奶。”

“你真是蠢得可以。原料可以先买好。”

“好主意。或许我也可以开一家奶酪店，在大城市里开，把提亚斯奶酪的名声传开来。”

“然后人人都会知道那有多美味。它的味道不会只留在你的脑袋里了。”

“是啊。而且我自己也可以每天都吃到了，这真好。”

“你会这么做吗？”

“什么？”

“我说你会不会真的做一个奶酪商。”

“当然会。我可不是说说。我会做暴风城最大的奶酪商。”

“‘提亚斯奶酪店’？”

“没错。‘提亚斯奶酪店’。”

“埃林。”她坐起来。

“什么？”

“太晚了。我该走了。”

这后面的事情，埃林记不清了。他只知道，第二天葛瑞娜就失去了踪迹。作为外来的临时工，院方没有她任何可信的资料。一周后，埃林也离开了南海镇。

他从来没有骗过葛瑞娜，说自己是“暴风城的大奶酪商”。虽然最初也曾因为伊莱恩对母亲言语的转述而困惑，但埃林相信自己的记忆。他只是对她说了自己的梦想。

埃林想，既然在和女人来往的时候，他只有百分之五是自我，那么假若和一百个女人交往过的话，总会有五个能让他坦诚起来吧？但即便有，恐怕也不会对她说出关于奶酪的对谈了。没有人能像葛瑞娜一样，听到埃林·提亚斯说出这些话。一个简单的理由：时间。那时候，他只有二十一岁。如今他已经过了能说出“我要做最大的奶酪商”的年龄了。或许再也没有人可以替代她。两人最初是为什么相遇的，一点也不重要。

他站起来，身子往后移，避开漫到他脚下的鲜血。血是从潘奇裂开的咽喉中流出来的。

所有的回忆都指示他，必须杀了潘奇。葛瑞娜对伊莱恩说“埃林是可以依靠的大奶酪商”，是为了安慰女儿，也在于她希望埃林能实现这个梦想——既然永远不可能再见面，那一些美好的想象又有什么妨害。但潘奇却要利用这一切。在埃林刚听乔贞说“把他交给你处理”的时候，埃林还没有杀死潘奇的念头，只想把他尽快打发走——他相信潘奇没有胆子再找麻烦。但是当回忆变得完满的时候，事情就不可避免了。埃林今生从没有如此庆幸过，自己有杀人的胆量和手段。或许手段太好了，以至于潘奇都没受什么痛苦。

潘奇应该受苦的。为眼睁睁看着毒药害死了体弱的葛瑞娜，弄坏了伊莱恩的手，又想利用伊莱恩来敲诈我而受苦。她们是我爱过的女人，和我与她生下来的女儿。埃林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如此简单的事实。

他把尸体留在屋子里，然后离开了。他想着该怎么把家里整出一个干净的卧室来，好接伊莱恩回家。

这天夜里，乔贞来到了达莉亚的家。“伊莱恩在哪？”他一进屋就问。

“她睡觉了。”达莉亚说。“我让她早些睡的。”

“我本来想和她说些事。改天吧。”

“说什么？”

“埃林打算把她接回家。”

达莉亚看着他，有一会儿没说话。

“你先进屋吧。”

两人来到了客厅。她坐在他旁边。

“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做决定。”达莉亚说。

“他已经开始收拾屋子了。”

“可是这事应该让他自己来和伊莱恩说。”

“他肯定会来的。我是这么想，应该先让第三方的人问一下伊莱恩的意见比较好。直接让父亲提出这个要求，她肯定不会多想就答应了。虽然我想她也不会拒绝.....但给一段思考的时间还是有必要的。”

“你觉得埃林会照顾好她吗？”

“他会慢慢学的。学做一个父亲。”

达莉亚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指尖，再望向乔贞。“那么.....你们找过潘奇，都问清楚了？”

“基本上都弄明白了.....我们把潘奇打发走了，他应该不会再来找麻烦。我们还了解了伊莱恩母亲的一些事情，不过这应该让埃林决定该不该说出来。总之他下定决心要照顾女儿，这是由不得他反悔的了。”

“我想我没必要知道更多的事情。反正你到这里来，也只是为了问伊莱恩的意见。我只不过是给她做了几天的保姆而已。”

“我没这个意思。”

几乎是在话一出口的同时，乔贞就意识到了自己言辞的笨拙。当对方在隐隐约约表示情感挫折的时候，坦诚的否认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理性而直白的回答，实际上是忽视了对方真正的言语目的。这一点他早就明白，但却始终学不会好的解决办法。

“以后伊莱恩还是可以常到你这儿来玩。她一定很乐意。”他说。

“我家不是小孩子的游乐场。”

*更笨拙的补救策略。*达莉亚说完后，把脸偏向一边，脊背直挺——从这样的神态里，乔贞回想起来她其实是一个多么任性的女人。这任性让她做过错事，陷入过关乎生死的麻烦。虽然相比之下她现在做的事根本算不上什么，但这仍然不是乔贞愿意见到的。他心里有一些焦急，因为他明白照顾伊莱恩对达莉亚来说是多么珍贵的体验，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在刚才的谈话里忽略了这一点。他生出了安慰她的强烈意愿，但焦急的那一面还是占了上风，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你不能把她永远留在身边的。”

这不仅是笨拙，简直是愚蠢了，就像对在审讯中顽抗的犯人说出：你没办法永远保守秘密。或者，你没办法逃避制裁。达莉亚转过身来看着乔贞，一种渗透着哀伤的失望浮现在她的眼瞳里，但这哀伤又因为她极力地自我抑制而显得淡漠。乔贞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说，他知道错处但是没法修正，甚至暗地里觉得自己没有说出“你终归不是她的母亲”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他多么希望能找到最合适的言语来安慰她，那自然且有效的言语，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乔贞觉得自己就像妄图滚上山坡的一粒石头。常年的审讯工作让他习惯于坚决而无情的表达，即便是面对达莉亚，情况也相去不远。

“别以为只有你知道这一点。”她说。

*得有一场争吵了。我到这儿来不是和你吵架的，达莉亚。*

“所以你就该好好把这件事情想通来。”乔贞说。几乎和“你懂个屁”意思相同的一句话，只不过更别扭模糊一点。

“我怎么会没想明白？你以为我是什么，硬要把别人的孩子留在身边的老巫婆？”她手指关节压在沙发垫上，把身子稍微撑起来，和乔贞的视线持平。

“我原先的要求只是让伊莱恩寄住几天，就算不扯上埃林，也从来没有过让她久留在这里的想法。”

“这么说你要替伊莱恩下决定了？她是你的犯人？”

“我只是觉得女儿有理由和亲生父亲住在一起。而且埃林已经在准备……”

“他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太难得了。他要真有老老实实当父亲的觉悟，就不该让你来帮他说话。”

“我是自愿来的，和他无关。”

“那好，你考虑得这么周全，以后也千万记得提醒埃林不要随便把酒店认识的女人带回家，如果他真的想好好养育女儿的话。”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以后可以让她常到这儿来玩吗？”

于是吵了一圈，又回到开头。乔贞并不是没有果断结束谈话的办法，但他不能那样做。他太了解大部分情况下争吵都是不会有结果的宣泄，这和他行事必须有结果的原则相冲突。但是——

这时候，听见争吵声的侍女出现在了门前，小心地张望。“不要多管闲事，回自己的房里去，”达莉亚对她说，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伊莱恩醒了吗”。侍女回答“她还睡着”之后，就连忙离开了。屋子里突然变得极安静。他望向她，两人的目光相接了一会儿。达莉亚眼中淡漠的哀伤，转化成理解和失落并存，就如同树叶上的雨珠，不情愿地顺着叶脉汇聚在一起。

我是真喜欢伊莱恩，她想对乔贞说。她说不准原因，但她就是喜欢。可爱？谈不上，她太沉默了。很乖？也不是，她有一股子倔气，并不愿意句句都听。但她很能干，很坚强——可是，这样罗列一个小姑娘的品性也没有多大意义。她是一个达莉亚希望去照顾的孩子，这和品性关系并不大。也许这短短时间的相处中，达莉亚最高兴的还是看见伊莱恩最初略有防备的眼神和态度，慢慢放松下来。一开始她对交代到的事情会毫无保留地立刻完成，说该去睡觉了，她就会躺倒床上，不会再眨一下眼睛或者翻翻身。但是最近她会表露出自己的意愿：“我还不想睡觉”，“我不想吃这个”，她学会这么说了。一个用完全的顺从来讨好提供食宿者的小姑娘，慢慢开始把这栋屋子当成自己所属的地方，把达莉亚当成一个可以偶尔谈谈条件，闹别扭的大人。有时候成年人之间的争吵，也是类似的道理。就像刚刚发生的争吵，目的不在于互相指责，而在于互相容纳，甘愿消化对方的负面情绪。

乔贞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争吵代表着他在她身边可以舒适地呆着，没必要用那些探员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到我屋里来。”达莉亚说。



他本想说“我在这儿等，你去把它取来”，或者“我不想打扰你休息”，但两样都没有说出口。他们上楼的时候，达莉亚说：“不用特意放轻脚步。那孩子睡得很沉。”

进入了她的房间后，达莉亚走到镜台前。

“看这些，”她从抽屉里拿出五个手工缝制的布料玩偶，个头很小，一次能在达莉亚的手掌上摆三个。

“这些是什么？”乔贞走到她身旁。

“山羊，野猪，风蛇，蜥蜴，还有……我想想……斑马？”她把它们摆放在镜子前，因为很难立稳，只能让它们的一侧靠着光滑的镜面。

“我认不出来。只有山羊和野猪比较像。你好像也不确认这个是不是……”乔贞拎起第五只玩偶在手中，觉得它是一只脑袋大得可怕的狗儿。“……斑马。”他把它放回去。

“这都是伊莱恩缝的。”

“她送给你的？”

“有一天她到我屋里来玩，顺手把第一只，山羊，放在了这儿。我问能不能给我，她答应了。后来连续几天，她每天都把一个新的玩意儿放在这里，在我没看到的情况下。我想她是打算送给我更多，但是不愿意直说。”

“你该说说她，不能私自进入你的卧室。”

“我是应该。当然我没有说出口。你注意到了吗，它们一个比一个更不像她想缝的动物。”

“她太急着送给你成品？”

“不是。”达莉亚转过身来面对乔贞，双手在背后把抽屉关好。“后面几个，她只能凭想象做出来。”

乔贞能理解。伊莱恩出生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封闭的庄园，而在来到暴风城的路途中，潘奇显然不会有让她多看看外面世界的念头。

“跟埃林说，不要老把她关在家里。多带她出去玩玩。当然，也许是我十岁以前的生活过得太好了吧……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应该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丰富。等他们长成像我们一样……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也许吧。”

这代表伊莱恩话题的结束。她接受了事实，但是避过了把它直接陈述出来的步骤，就像那场争吵根本没有发生过。乔贞看着她的眼睛：平顺，但并不安静。通过镜子，他还看见她撑在背后，原先伸得很直的手臂，似乎在慢慢放松。

“达莉亚，我有些话想告诉你。”

“重要吗？”

“重要。”

“先等等。”

乔贞看着她，等待她进一步的解释。

“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她说。

“你问吧。”

达莉亚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地摇了摇头，眉间显露出尽力压抑的犹疑和不安。

“马迪亚斯回来了，是吧？”

## 16

乔贞最先感受到的，是极致的安静。安静和无声的沉寂不是一回事：他能听见她和他的呼吸，座钟秒针有规律而微不足道的跳动，一小股夜风在屋外树梢上片刻停留——所有这些声响在互相应和、平抚，一同消解于默默注视一切的空气中。屋子里的烛光变暗了一些，靠着镜子的小布偶仿佛要渐渐溶到镜面的那一边去，只把影子留在现实世界里，好窥视一个也许说不出口的答案。

虽然不确认时间流逝了多久，但乔贞知道自己已经过了必须回话的时间。这个期限早已无可更改了，真话不会得到优待，谎言也没法从中取巧。

“你准备什么都不对我说。”达莉亚的语调没有变。“也不想解释？”

“是的，他回来了。”乔贞说。“他长大了。”

“什么时候……？”

“他到暴风城的时候，我们还在夜色镇。我后来才知道。”

她点了点头，呼出一口气，仿佛是要放弃寻找什么。她在床沿上坐下。

“谁告诉你的？”乔贞说。

“没人。”她抬头望着他。

“你看见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在想，有什么事能让你私自给我安排守卫。”

乔贞能够隐瞒秘密，但他不能把“隐瞒”本身藏起来。他早该想到这一点，可是那又如何。

“他怎么样了？”达莉亚说。从刚才开始，她的声音就变得很细小。

“像其他孩子从九岁到十四岁的变化一样。”*如果不是对伤害他人没有任何顾虑，没准能成长得像他父亲一样。*

乔贞预想中的责备和争吵并没有来到。他意识到达莉亚此刻不会去想这些多余的东西：在这两人离得很近的卧室里，她暂时性地把一切都隔离开了。

“你没法让我见他。”达莉亚说。

“至少现在还不能。”他说。“这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决定。”

这是半句谎言。虽然马迪亚斯没有决定不见母亲，但即便老人做了允许，马迪亚斯也未必立刻会来见她。

“为了……安全？”达莉亚用一种别扭的讽刺口吻说出这句话。

“我可以把整个的理由都告诉你，但这得你愿意听下去。”

“我大概能想到你会说什么。我接触七处，认识老人，都比你早。”

“确实是。”

达莉亚还是显得很平静，但是乔贞宁愿她大哭一场，也不愿意看到她面无表情地坐在床沿，用嘲讽中暗含苦涩的话语来面对现实。他从未见她表现过这样的态度。他想，此刻的达莉亚大概也不知道如何反应才是最适当，最合理的。既然早已猜到了这件事，那么她

应该事先做过一点心理准备，但如今她就像湖面中央漂浮着的一片树叶，看似平静，但却因为不知自己身之所处而陷入深深的困惑。

“乔贞。”她说。“你先前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现在我问完了，你说吧。”

“达莉亚，现在不是时候……”

“要怎样才算到时候？你已经把马迪亚斯的事隐瞒了这么久，现在还想做什么？我连请求你兑现承诺的资格都没有？”

也许事情注定会发展到这一步。乔贞知道自己迟早会伤害她，但从来没有预料过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伤害到什么程度。他原本想告诉她的，是刚了解到的狄恩和孤儿院的事情。这是他俩共同所属的过去的一部分，他觉得她有权利知道。说是“重要”，但在现实意义上，而是象征性的。可是现在，他该怎么开口？

“那是关于……”他停住了。

“说啊！”

“……我们在夜色镇听到的那些事。狄恩去过的孤儿院，还有那次夜里的袭击……前后原因我已经知道了。”

“有哪些是我可以知道的？”

“孤儿院原是属于拉文霍德庄园的，但是因为管理者私自做了太多不正当的事，所以渐渐和庄园对立起来，然后遭到了报复。”乔贞本来不打算把拉文霍德带进这次谈话里，但他不想再继续隐瞒了。达莉亚确实没必要了解这些，但这不重要。他继续说：

“拉文霍德和七处显然是早有联系的。无论狄恩是否了解这一点——我想他是了解的，但无论如何，把孩子送到冠在拉文霍德名号下的孤儿院，一定是考虑到安全。可是他不知道孤儿院和庄园之间的矛盾，又或者是他察觉到了，却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屠杀这一步。拉文霍德的人早就决定了袭击计划，并且长时间收集孤儿院的内部情报，好决定具体的行动时间。他们也许也知道狄恩和孤儿院有联系，所以……”

“所以什么？”

乔贞尽量让自己用任务报告式的精确来说出上面一段话。但是接下来的结论，他却不得不替换了词语。

“所以，他们等到狄恩离开了才动手。”

“你的意思是等到他死了。”

达莉亚主动说出了这个词，这让乔贞觉得自己的保护策略刻意得可笑——或许是可悲的。这表明达莉亚不需要他在言辞上的过分保护。狄恩的死已经过去了十年，但他还假定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是的，”乔贞说，“这样就不容易惹上七处的麻烦。”

还有一个相关的推测是乔贞不能告诉达莉亚的：也许有拉文霍德的人目击了他和狄恩在山谷中的战斗。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在狄恩死去后立即发动的袭击，以及法拉德在老人面前那模糊的说辞——“有人知道狄恩的下落，但是知情不报”。

乔贞已经确定法拉德要指认的人就是他。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明天早上就是老人要和法拉德进行最后会谈的日子，而且乔贞也要在场。即便老人不接受合作条件，法拉德也极有可能说出乔贞的名字来，因为他试图影响七处的意图是如此明显，不可能甘愿空手而归。乔贞明白，自己今夜来到这儿，是因为也许以后不再有机会了。围绕着狄恩之死的最后一些疑惑，他理应替她解除。

*但是现在变成我先告诉她没办法见到儿子，再告诉她有人从狄恩的死亡中得利。*

从乔贞讲述这件事开始，达莉亚就一直看着他的眼睛，没有移开过。她想知道，她无论如何也想知道；但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黯淡的烛光让她的身体轮廓变得模糊，背后的影子仿佛是要慢慢浸染到她的身上，而不是作为忠实的投影而铺散。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说。

“我不应该来这里。”

“不，你……”她仿佛漫无目的地摇了摇头。“你想隐瞒马迪亚斯的消息，却把这件事告诉我。狄恩的事，你懂得让我们俩一起承担……但是关于马迪亚斯……那不也是一样的吗？”

乔贞没有料到达莉亚会这样想。他一直认为马迪亚斯的事，无论好坏，都是达莉亚身为母亲所应该独占的，是他不应该涉及的——这才是他隐瞒着她的根本原因。没错，马迪亚斯也让乔贞担忧万分，但他觉得这必须和一个母亲的个人领域分离开来，否则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侵占。但达莉亚却不这么认为。

“我早就面对现实了，乔贞。在怀上他的时候我就有这个觉悟，这孩子不可能真正地属于我。我怎能忘记他能够来到这世界上的原因？你总是不愿意和我谈这些事，难道也根本不了解我的想法吗？难道你觉得我还会幻想着马迪亚斯会听话地呆在我身边，让我看着

他好好地读书，成长？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学不会真正多关注我一点？每次你一跨进门，我几乎就能猜到你会说什么，但你却根本不愿意了解我的想法，就知道按着你的意愿‘保护’我。我不要你把我用栅栏围起来，我想要你了解我。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我直接告诉你好了：我没有把伊莱恩当成马迪亚斯，因为不会有那个作为我儿子的马迪亚斯了。再也不会了。”

达莉亚终于哭了出来。不是大哭也不是低泣，而是不知所措的，过分坦白后一阵力竭引起的哭泣。没有强忍眼泪，也没有大肆发泄。她就像刚刚从暴风雨中生存下来的小帆船，渴望尽快在有阳光照耀的海港里得到休息，但是却因为遍体伤痕而只能顺着水流默默回航。

乔贞在她身边坐下，然后抱住她。抱得很紧。他明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也不再信任自己笨拙的言辞，所以只能这么做。起先只是抱住她的上半身，但达莉亚渐渐把身子蜷缩起来，双腿搭在他的膝上，近似于胎儿的姿势。

“也不要再用狄恩的名义来护着我。”她说。“你没资格这么做，因为到现在你还是没告诉我他葬在哪儿。我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乔贞……”

这句话让乔贞大脑深处感到一阵剧痛，这痛楚很快延伸到他的胸口，四肢。他呼吸不规律起来，双手颤抖了一下，几乎要松开，但是达莉亚紧紧攥住了他的衣服。

“所以我们以后都要不要谈了。”她说。

乔贞刚想说“对不起”，但立刻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错误。所以他改口：“就照你说的。我们以后不谈这些了。”

片刻后，他们开始接吻；过了一会儿，乔贞让达莉亚平躺在床上。她显得比刚才更疲劳了，闭着眼睛。在除去她衣裙的时候，乔贞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于是她握住他的手帮助他，随后缓缓地把手放回身边。她的身体有些凉，尤其是四肢，但不久之后就热了起来。也许确实是因为太疲累，达莉亚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安静；到了最后，她开始毫无保留地叫他的名字。

乔贞心里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是他很久以前就想得到的；而从达莉亚的回应来看，这也是他希望他给予的。在夜色镇抱着病弱的达莉亚的时候，在两人安静地喝着下午茶的时候，在陪着达莉亚和九岁的马迪亚斯坐在草地上的时候，甚至在米奈希尔河面的船上看见达莉亚独舞的时候，关于这一时刻的念头都或多或少地在他的脑里浮现过。欲望从来就不是罪恶的，前提是能够安然地卸下妨碍实现这欲望的负担。感受达莉亚的身体，就像慢慢展开一张绘满了回忆的地图；他迷失在了这地图中，直到昏昏然陷入沉眠。

第二天清晨，乔贞刚从卧室出来，正好撞上达莉亚的侍女。她身子猛地朝后弹了一下，双手绞合在前胸，用有些惊讶但并非不安的眼神看着他。

“早上……好，乔贞大人。”她慢慢地把手放下来。

“早上好。”

侍女脑袋稍微往右斜，望向还没关严实的卧室门。乔贞反手把门合上，她连忙缩回来。

“夫人还没醒吗？”她说。

“……没有。”

她点了点头，不说话，但是又似乎没有离开的打算。

“你在笑什么？”乔贞说。

“我并没有……抱歉。”她抿紧嘴巴，抑制住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浅笑。“您现在要离开吗？还很早。”

“当然。我要工作。”

“您知道……我其实可以给二位送早餐到房间里……”

乔贞皱起眉头。侍女又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伊莱恩还睡着吧？”他说。

“是的。她估计还得一个钟头才会起床。要我通知她您来过吗？”

“不用了。”

“那么，我可以替您给夫人传些话，等她醒了以后……”

“也不用了。”

侍女低声应答，毫不掩饰失望之情。乔贞突然很想苦笑，思虑着眼前的女子也许读了太多浪漫小说，里面常常有费尽心思给女主人的感情问题出主意、创造有利条件的聪敏侍女。但是他又想：我不在的时候，也能有一个关怀她的人常伴身边，这也不错——

等等，我不在的时候？在昨夜之前，达莉亚也一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乔贞意识到自己像所有爱情刚刚得到满足的男人一样，产生了这样的错觉：我是她唯一且全能的庇护者。这种没法让人指责的自大感是恋人享有的特权，乔贞并不打算徒劳地把它完全驱出脑海。

“好吧，”他说，“你就跟她说我工作完成了就会尽快过来。”

“是。”她眼中露出单纯而愉悦的光芒，连忙点了点头。“我一定替您办到。”

乔贞转身离开的时候，又听到侍女在背后说“也许您下次可以给她带点花儿来”，但是他并没有回头，径直走下楼梯，穿过走廊，来到了屋子外面。太阳还远未升起，天空一片浅灰；乔贞意外地发觉自己感到有些冷。气温明明和前些天没有什么不同，但“冷”这个字眼却清晰而不留情地出现在了他在的大脑里。即便是过去大半夜在丹莫罗的雪地里留守目标的时候，他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它；不是身体感受不到，而是尽力不去注意。但现在，他却强烈地注意到清冷空气扎在皮肤表面的刺痛——和达莉亚的体温正相对，他明白；不仅是体温，她所有的温度。在她呼吸中，在她唇间……在乔贞所有见过，到过的地方所留存的温度。

她让我下次带花来？我这样的人？乔贞没有察觉到自己把刚才的苦笑留到了现在。

先是让侍女当成所谓的“男主人”一般对待，然后站在冷空气里迟迟不移动脚步，回味恋人的体热——真是特别的早晨，但它不应该发生在这一天。乔贞其实没必要这么早离开屋子，毕竟老人和法拉德的会议还有三个小时才开始，但他不想在关于会议的不安预感萦绕头脑的同时陪伴她。如果看着她在身边醒来，看着她的眼睛，他怕会削弱他面对会议的勇气和自信，就像削弱了他对寒冷的忍耐力一样。可是这件事不发生在今天的话，又应该是哪天呢？更早，更晚，还是永远不会发生？如果不是会议临近所带来的不安预感，他还会抛弃谨慎，允许自己在深夜进入她的卧室吗？乔贞不打算再想；但是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她的窗户。窗帘仍然是闭着的。

他来到七处的办公室，开始做一些重复性强的书面工作。他本打算以这类有规则的行为来缓解紧张感，但是心底却不由自主地涌起一阵枯燥和厌烦。他的视线在那些密集的表格和数字中挣扎，大脑里不时出现她的画面，这让他犯了几个小错误。一个多小时后，有人没敲门就进屋了，他猛地用手掌支住身体站起来，膝盖顶到了桌子，桌面上的墨水瓶摇晃了几下，险些翻倒。看见来者是埃林，他松了一口气。

“你在做什么？”埃林说。“简直就像看见老师来了，赶忙往桌子底下藏色情书的学生。”

“没这回事。”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当然有我也不会在意。”埃林走到乔贞面前。“今天有个会议，是吧？”

“你怎么知道？”

“法拉德本人还没到，但他有些手下已经到这儿了。既然上次你参加了……”

“我不能告诉你会议的内容。”

“不要那么强的戒心，不过我确实是想打听些东西。”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

“行，行……我只是想知道，这次会议解决掉以后，拉文霍德的人会不会离开？”

“我不知道。”乔贞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有这个可能。”

“那就行。我巴不得他们越早走越好——因为潘奇那事儿，你知道。曾经使唤过他的人早些儿离开，我也安心一点。”

“昨天晚上我给达莉亚说了一下你打算接走伊莱恩的事，她接受了。你那边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

“还行，我正在找看得顺眼的木匠，好做一张适合伊莱恩的床——”

说到这里，埃林突然停住了，盯着乔贞的右侧，仿佛在看他背后的窗户。

“做什么？”乔贞说。

“别动。”埃林伸手拉住乔贞的衣领，把它拉开一点，然后脑袋侧向反方向，眯起眼睛。

乔贞起先想直接掰开他的手，但还是顺着埃林的视线方向，看了看自己脖子右侧接近肩膀的地方。那儿有一小块接近椭圆形的皮肤变成了紫红色。

“嗯。乔贞。”埃林收回手。“你昨天‘晚上’去找达莉亚。”

“你听好，埃林……”乔贞没有再说下去。辩解？辩解什么呢？有这个必要吗？

“抱歉刚才色情书的笑话。我理解你的表现，完全理解。现在该考虑的就是怎么庆祝，天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闭嘴。”

“没什么好说的。”埃林退向门边。“等会开完了，我就来找你讨论庆功会的细节，可别跑。我多了个女儿，你多了个女人，生活总是不公平的，不是吗？”

他没等乔贞反应就蹿到了外面，最后从开了一半的门缝里留给乔贞一张故意把嘴硬扯向两边的笑脸和两根竖起来的大拇指，才把门关上。

乔贞几乎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原本紧迫和不安并存的心情突然消失了不少，但他还不能称之为放松。他仍然需要谨慎和专注的精神来处理接下来的会议，但他并不责备埃林的临时到访。

*庆功会？行。只要我还有这个机会。还有别让其他人知道。*

过了不多时，有人来通知乔贞时间到了。他把文件都整理好，揉揉眼角，走出了屋子。

相隔这么些日子，再次见到法拉德，乔贞觉得他偶尔望向自己的眼神多少有改变，有了一种审慎和危险并存意识。当然，这也可能是错觉——毕竟在认定法拉德知晓自己身份之后，乔贞没办法再像过去那样看问题。

此刻，他仍然站在老人的身侧，和上次的位置没有丝毫改变。实际上整间屋子里都没有人改变位置，只不过七处这边的参与者少了几个。此外，也没有马迪亚斯。

方才进屋的时候，除了例行的言语，他和老人没有别的交流。如果能在法拉德说出答案前事先知道老人的部分态度，那么也许会有利于保全自我——这个策略看来也派不上任何用场了。即便知道了老人的态度，又能如何？乔贞明白，他的命运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上遭到扭转的实情仍然不会变。

*但是我感觉好了不少。*上一次会议结束之后，乔贞满脑子都是危险的预感，想不出一点点事情会出现转机的理由，并且为这一天的最终到来而怀着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不安。但如今他并没有预料中的绝望感。只是单纯地让愉快的时刻冲淡了内心的黯淡？还是真的从中得到了希望和力量？或者仅仅是一种明知要面对的现实没有改变多少，却佯装不解的自我安慰？乔贞不知道，也不再去想。他只是一点也不后悔这段日子里做过的事。

所有人都坐定后，屋子里一下子沉默下来。接近死寂的沉默，和乔贞在达莉亚房间里感受到的沉默完全是两回事。宁静和看不见的骚动。温暖和森冷。理解的目光和干结的喉咙。

法拉德开口了。

“肖尔大人，这一天的到来比我预料中要晚不少。”他说。“看来我的要求很让您伤脑筋了。”

“这一点不否认，相信你也理解，毕竟我们都是谨慎做事的人。”老人说。

“我很享受暴风城的食物和景色，希望能留久一些，但公事总得优先。那么，我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了吗？”

乔贞明白，法拉德明显在用着占上风，甚至是主客颠倒的语气说话，这和初次会议的情况不同。他并不是一个会满足于言辞优势的肤浅之人，这样做不是为了表示多余的自信，而是给自己预设一个主动进攻的立场。这样无论得到什么样的答案，都便于他进一步反应。或许，法拉德也的确对会议的结果充满信心。

“总的来说，你想用提供情报来交换对七处成员的培训权。”

法拉德以一种略带侵略性，但是又安然自得的眼神等待老人继续发言——就像一头静坐在自己的领地边缘，爪下横卧着半具战利品尸体的公狼。

乔贞背在身后的双手暗自握紧了。就是这一刻了。

老人把右手食指按在桌面的一个信封上。

“答案是不，”他说。“我们不合作。”

## 18

听见这句话，乔贞的双手仍然紧绷着。拒绝合作，会议结束——不可能这么简单。他看了看老人压在指下的那封信。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老人要用它来做什么？

法拉德的目光在那一刻变得有些僵硬，面部肌肉也紧张起来。他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但是也没有放弃进攻性的态度。

“您真的全面考虑过我给出的所有条件了？”

“不用怀疑。”老人说。

“除了能长期得到有利于七处的情报，还有一个潜在重大叛徒的名字——”

“没必要对我重复。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一个警告。”

法拉德身子稍微往后移了一点。“警告？关于什么？”

“正是关于你所认为的叛徒。不要试图把这个名字透露给任何与七处有关的人，无论以哪种方式。不仅是在暴风城，你在任何地方都禁止这样做，否则一概视为你个人对七处的公开敌对行为。”

乔贞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成为了局面的焦点，即便老人和法拉德都没有表示出来。他没有丝毫的解脱感——也许老人是想私下解决，不需要法拉德插手。没有谁比老人更厌恨叛徒，他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和对情况的绝对了解，才能这样强硬地拒绝，甚至提出警告。

*他已经知道了。*

“这可是相当无礼，”法拉德说。“也许您应该解释一下原因。”

“如此明显的问题也需要解释，只会让他人更加怀疑拉文霍德处理情报的能力。它是未确认的情报，是会谈的附加条件，同时包含有指涉七处内部矛盾的内容。如果得不到我的确认，它就只是一个谣言。我警告你不要散播对七处不利的谣言，法拉德。你该听明白。”

法拉德眉头稍微往下压，吸了一口气，尽力掩饰自己的愤怒。经老人这样说明后，先前的提问让他看起来像一个不谙世事的新手。他说：“别说您只是因为不信任这个附加情报，就否定了整个合作计划。”

老人搭在信封上的食指移开了。

“乔贞。”

“是，”乔贞立刻应答了，语调很自然，但那只是惯性。

“过来。”老人把信拿起来。“先看信封背面，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

乔贞上前接过信，老人并没有看他。他把信翻过来，然后说：“盖了拉文霍德的印章。”

“打开来，把内容读给我们听。”

乔贞取出信纸，先大略看过一眼，然后念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能感觉到法拉德盯着这边不放的目光。

“潘索尼亚·肖尔阁下：法拉德此番前往七处，是个人行为。如果他向您提出任何计划或者建议，都是没有经过与本人详细商议而做出的私自决定，无法代表拉文霍德庄园的立场。为了军情七处和拉文霍德庄园的发展前景和相互关系，请对法拉德的言行谨慎反应。乔拉齐·拉文霍德。”

“我想在场的各位都听明白了。”老人说。

“把信拿过来。”法拉德说。

乔贞望向老人，得到点头授意后，才走到法拉德面前。法拉德从乔贞手中夺过信纸时，两人的视线交汇了。法拉德眼中的敌意是如此明显，但那并非是单独面对乔贞，而是对整个过程，以及所有可能的因果所表示出来的强烈抵触和不满。这头公狼的领地遭到了意外的袭击，而他也没办法抛下爪中的猎物去驱赶突然涌现的敌人。乔贞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法拉德只看了一眼信就不再读下去。一个贴身护卫低声地要求想看看，法拉德没有说话，只是两指捏住信件一角，指向护卫的方向。护卫取过信纸离眼睛很近地打量着，片刻后抬起头说：“是乔拉齐大人的笔迹。”

“这封信什么时候到的？”法拉德说。

“三天前。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法拉德。”老人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暴风城的食物和风景，那么请自便——但是不要再来浪费我的时间。”

法拉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我们该走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很遗憾，但我希望七处和拉文霍德未来合作的门并没有关上。”

“当然不。”老人说。“只要你能做到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仍然可以谈。对了，那封信你可以带走。”

“不用了，”法拉德对还捏着信纸的护卫说，“把它放下。”

护卫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人已经站起来了，眼前也没有可以放东西的平台。在法拉德又一句“把它放下”之后，护卫只能让信纸飘落在地面上。他们离开了。

“会议结束。”老人说。“今天的日程表很紧。不能让外人浪费你们的时间，当然你们也不要耽误自己。都去做自己的事。乔贞，你留下来。”

人很快散尽了。乔贞从老人的身侧，转为站在房间中央。单薄的信纸就落在他脚后跟不远的地方。这是他唯一早就准确预料到的事情：今天必然会有单独面对老人的时候。老

人连护卫也没有留下，如果他打算做出内部处分的话就不会这么做，所以乔贞得以认定自己已经脱险了——至少在这一刻。他内心急迫的焦虑，让以沉默自制着的紧张感所代替。不同于上一次，今天他并没有琢磨对老人动手的可能性。

“那封信，”老人说，“是我写的。”

乔贞没有预料到对话会这样开始。他没法选择适当的反应，只能等待老人继续。

“那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我们都还年轻。非常年轻。为了合作行动更方便，混淆敌人可能得到的情报，我们互相学习对方的口音，字迹，行动习惯。”老人按了按自己的喉头。“现在，喉咙已经不听使唤了。但我的手指还能用。看来，你是第三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噢，是……”乔贞仍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按老人的说法，他是在事情并未完全明朗的情况下，冒着一定风险采用了这个计谋。但真正让乔贞语塞的，还是老人的坦白中自然流露的——伤感——他在哀叹着自己身体的崩溃。

“你觉得这封信能产生什么作用？”老人说。

“即便法拉德怀疑信是伪造的，但您仍然在所有人面前展示了一个拒绝他的最正当理由。”

“或许法拉德应该把信带回去对质。”

“他不能，因为这样就会进一步加深乔拉齐和他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您利用到，而且要让它明朗化的一点。用不了多久……很多人都会知道行为审慎的七处，拒绝和有内部矛盾的拉文霍德展开不理智的合作。当然，拉文霍德内部也会产生一些反应，但这就是我暂时无法预测的了。”

得到用脑详细分析当前情况的机会，乔贞的焦虑几乎完全消失了。他完全不打算提起“潜在叛徒”的事情，并且相信老人也不会提起。

“法拉德提出的，的确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出风险的合作计划。但从道义上来看，它却完全正当。所以我需要最合理的拒绝方式。”老人说。“乔贞，你说得都很对，和我想的几乎没有不同，但还是忽略了一点。这个合作计划野心很大，即便接受下来，也需要好几年的准备工作才能正常运作，更不用说后续的一切——我不能在我死去的时候，把它以不成熟的状态留给马迪亚斯。他还远远没有成长到能够接下这东西的地步。”

“我明白了。”在提起身体苦痛后，老人进一步阐述了对死亡后果的担忧。不知道为什么，乔贞突然发觉自己并不希望看到这一幕，听见这些话。他仍然恨老人，但是他这样自我剖白，反而让乔贞难以接受。两人过去的对话总是充满无止境的互相刺探和暗中胁迫，现在乔贞不知该如何反应了。交流变得简单，但事情却变得复杂。

“他还要学很多，向你。你要协助我教育他，成长为可以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做出理智决定的人。除了必然会忽略的那点——当然你也可能是因为避讳才不说出来——刚才的分析很精确，几乎就像是直接说出我心中所想。你要把这些思维方式教给马迪亚斯。”

“我会的，肖尔大人。”也许现在除了简单的附和老人的看法，乔贞并没有什么可做的。但是他有些在意“几乎就像是直接说出我心中所想”这半句。*我没有代替你的打算。*

“我需要的不光是回答，而是行动。你的行动收效如何……日后会渐渐看清的。乔贞，我和乔拉齐年轻时不仅是最好的合作者，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像几乎每个青年那样，认定友情和诚实是成为战友的前提。我相信你也曾有这样的想法。这么多年后，我在乔拉齐和法拉德之间制造了麻烦，但是却不觉得有愧。因为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业想要获得发展，就一定要学会抛弃多余的东西。抛弃过去，抛弃无效的承诺，愚蠢的决定……等等。每个人都应该学会。”

“我理解您的意思。”

“你必须证明这一点。”老人说。“找到达莉亚，替我做一件事。”

## 19

“伊莱恩，学校怎么样？”

乔贞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伊莱恩正在专注地用小炭条在练习本上画着什么。她听见后，稍微把头抬起又放下，并没有看乔贞，继续忙活。现在是午饭时间，猪和哨声酒店里并不安静，但周遭的声响似乎都无法影响她。

“乔贞先生问你话，别不搭不理的。”埃林转向女儿，用右手指节敲了敲桌面。

“学校很好。”伊莱恩仍然没有抬头。

“她比同级的学生普遍大两岁。”埃林说。“不过我在说服校方让她跳过至少一个学年。他们竟然回复要等第一学年的测试结果出来再考虑，真是没话说了。乔贞，你能找人疏通一下吗？”

“我不知道。”

“每次你说‘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事情能解决了。我就是没法忍受让伊莱恩和那些连洗尿布和铺床都不会的小鬼呆在一起。”他摸了摸伊莱恩的脑袋。“听见了吗？乔贞先生答应帮忙了。要是学校有坏学生欺负你了，就去找乔贞先生，保管把那人连同他的爸妈一起吓得屁滚尿流……”

“你在说什么？”乔贞说。

“孩子闹矛盾，最好不要让亲生父母出面解决，你没有孩子，你不懂。”

舍尔莉端着餐盘来到他们的桌子前，先在乔贞和埃林面前分别放下了一杯酒，“这是两个大人的，”随后说着“这是小姑娘的”，在伊莱恩面前放下橙汁。

埃林拿起自己的酒杯，把杯口靠近橙汁。“想兑一点吗？”

“嗨！”舍尔莉皱起眉头。“别傻了。”

“开个玩笑。”埃林放下杯子。

“你以前没有在家里这么做过吧？”乔贞说。

“今天的猪排色泽真不错，舍尔莉你难得下了工夫啊。”埃林没有回答乔贞，用叉子去摆弄刚刚放上桌面的菜肴。

“爸爸，”伊莱恩放下炭条，抿了一口橙汁，然后说。“我不能喝酒。校规是这么写的。”

“学校能教你数学地理，但是却永远不会告诉你陪亲爸爸喝酒是人生多么重要的一部分。你迟早都要学会的，倒不如……”

“乔贞，”舍尔莉说，“你能把这家伙扔出去吗？他会害我保不住营业执照的。”

“早些时候再说。我有点饿了。”

“伊莱恩，”埃林对女儿说，“你刚才还拿着什么东西？再去洗一次手！”



吃完午餐后，他们没有马上离开。乔贞和埃林谈着工作安排的事情，伊莱恩就继续画自己的玩意。过了一会儿，她竖起练习簿，把涂满线条的一面朝向外面，引来了两个大人的注意。她没有说话，用下巴抵着簿子的上端，目光朝向桌面。

“你在画谁？”乔贞说。他能辨认出纸面上一张女人的脸。她戴着头巾，纸页下方有一双几乎和身体连不起来的宽厚手掌。

“妈妈。”伊莱恩说。“画得很像。”

“是吗？”乔贞不知该如何评论。他觉得应该说一些赞美的词句，但却不由得开始以这简陋的五官来想象葛瑞娜的样貌，从而分散了思绪。伊莱恩把背景涂成了厚厚实实的黑色，看来半截炭条都浪费在这儿了。只有画面左上方有一个圆形的空白，也许那是月亮。

“眼睛再大个一些才像。”埃林说。

“不，”伊莱恩说，“爸爸你记错了。”

他们沉默了一小会儿。伊莱恩看看埃林，又看看乔贞，翻开簿子的下一页。

“这次画的是谁？”乔贞说。仍然是一张女人的脸，头发长一些，手掌小一些。

“达莉亚夫人。”伊莱恩说。“也很像。”

一个小时后，乔贞来到了他熟悉的宅子前。一个人蹬在梯子上，对着大门上方横梁的部分敲敲打打。

“你，”乔贞抬头对他说，“让开一下。我要进屋。”

“马上就好了，先生。请等等吧。十秒钟。”

他又摆弄了半分钟后才爬下来，腋下夹着工具，右手抱着一块门牌，上面是镶嵌的铜字：达莉亚·肖尔宅邸。

乔贞看看门牌揭掉以后，和周围色调明显不一样的底面，说：“这样很难看。你能不能重新漆一遍。”

“我不是油漆工，先生。而且您迟早也得换上新的门牌吧？”工人左手抹了一把汗，然后望着乔贞说。“两个银币，先生。”

“你就把这块牌子拿走吧。”

“真的可以？”

乔贞点了点头。

“谢谢，谢谢您。”他笑着打量了一下手中精工雕刻装饰的门牌，又对乔贞连声说了好几次谢谢，才扛起梯子离开了。

乔贞掏出钥匙打开门，进了屋。他在经过客厅的时候遇见侍女，她正要迎上来，乔贞说不用麻烦了，然后走上二楼，来到达莉亚的房间。他关上门，看见达莉亚正站在窗前。她转过身，从窗户透进来的光线越过她的身侧，照亮了屋子中央。她微笑着。

“你在做什么？”乔贞说。

“什么也没做。只是等你。”

“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来。”乔贞走上前去，拿出一张纸卷，递出去。达莉亚望着她的眼睛，接过纸卷，展开来看。

“噢……伊莱恩画的？”

“是的。”

她把画举起来，放在自己的耳边。“像我吗？”

“老实说，不怎么像。”

“她会进步的。”

达莉亚把画放到镜台上。乔贞从后面抱住她；她捉起他的右手，放到自己身前，把左手垫在乔贞的掌心下面，看着他展开来的五指。在中间三根指头的关节上，有一些不太明显的擦伤。片刻后，她抬起头，从镜子里看乔贞的眼睛。乔贞把右手收回来，抱住她的腰部。

微不足道的擦伤。如此不起眼，甚至让人难以联想到痛觉。很多人身上都有这类几乎记不起什么时候弄上的伤痕，但乔贞却记得。他记得当时的刺痛，还有声响——拳头重重撞在门面上的声响，还有它的回声，在一瞬间渗透进了走廊上和楼梯间的空气里，然后又消失。

会议结束的那天，他回到了达莉亚的屋里，她几乎是毫无顾虑地就在侍女面前紧紧搂住他。她抬起头，却发觉了乔贞极不自然的表情。他眉头紧锁，目光暗含着为难的严苛感，仿佛正在和什么难以理解的内心决定做斗争。她还没有问，他就开口了，没有拖延的余地，他也不想拖延。他告诉她，老人决定剥除她“肖尔”的姓氏。她不再是老人的儿媳，马迪亚斯的母亲，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也不允许在任何场合自称和肖尔家族有过任何关系。

她闪着光芒的眼神即刻让无止尽的困惑代替了。她转身跑开来，乔贞没有拉住，在她踏上楼梯后才发觉应该追上去。

乔贞跑到她卧室面前的时候，门已经锁上了。他敲门，叫她的名字，都没有回答。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了乔贞的内心，他用拳头使劲砸门。砸了好几下，侍女急急忙忙地跟来了，掏出钥匙。乔贞这才意识到自己是怎样让极度的焦急弄混了大脑，连找钥匙开门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想到。侍女因为太慌乱，刚碰到锁孔手就抖了一下，钥匙掉在地面上。乔贞比她更快地拾起钥匙，然后听见达莉亚说：让我自己呆一会儿。乔贞停下手中的动作，把此刻已经比他慌乱得多的侍女劝走了，然后背靠着墙面坐下。他觉得应该信任她，就一直坐到了夜里。侍女上来想给达莉亚送晚餐，没有得到回应，就顺便乔贞要不要吃些东西。他看出来她也没有吃饭，于是两人一同到厨房用了点简餐。在收拾餐具的时候，他们听见了达莉亚从楼梯走下来的声音。侍女连忙给女主人热好食物，然后离开了，让乔贞和达莉亚单独呆在一起。乔贞扯了一张餐巾纸，随便地擦掉了拳头上的血丝。他们谈了一小会儿，回到达莉亚的房间，没有再做什么；乔贞抱着达莉亚，看着她入眠，但自己却一夜没睡。他想了很多。

当老人提出这要求的时候，乔贞没法拒绝。对老人来说，他只是抛下了一个无法再影响马迪亚斯的女人；而对达莉亚来说，和肖尔家族断绝关系，从长远来看，其实有利于她自身的安全。当然，所有因为这个姓氏而得来的虚伪仰慕和社交地位都会消失，但它们本来也不是达莉亚所渴求的。而对乔贞，他要抛弃自己七处和达莉亚之间链接点的身份。乔贞明白，也许这样简略的分析是过于乐观了，但他怎能不尽量乐观一些？事情就是如此了，没有改变的余地，而他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此刻瞻前顾后。

老人让他做这件事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如果让别人来通知，乔贞会难以接受。他付出的代价，只是一点没有实际损伤的情感波折。老人想让他更加忠心，这实在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现在，达莉亚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一看着她的眼睛，乔贞脑海中就会再次响起那句话：“我们不谈过去”。*不谈过去？行，也许能做到。但是未来呢？我们有没有谈未来的资*

格？暂时还没有答案，乔贞只知道下午开始工作之前，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和她呆在一起。五十九分钟的未来。

“你这儿。”达莉亚右手拂过乔贞的左肩，把一只不知什么时候停留在那里的小蜘蛛赶走了。

失去了肖尔的姓氏，达莉亚也没有恢复旧姓的意思，因为家族里已经没有其他成员。她像乔贞一样成为了没有姓氏的人。名字不是由亲爱之人口中说出，就只是一个符号。他们俩在人世间的符号是残缺的，但对两人之间来说已经足够了。但乔贞不知道达莉亚在想：如果他们可以像抛弃姓氏一样，那么简单地抛弃别的东西就好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去别的地方。行李箱里不用带信封，因为我们没有家信可写；不用急着赶路，因为没有谁等着我们回去。*

“乔贞。”

“什么？”

“回答我一个问题。”

五十八分钟。

**乔贞案卷 河流(上篇)**

**END**

## 河流，下

首发：2009-04-21 00:00

完结：2009-05-26 00:00

### 前言

这几天好好琢磨过了，决定在更新前先正式说明一下：请将《割喉小巷》看为《乔贞案卷》的雏形，好比一张画的底稿。其中的“主要事件”的确发生了，但是具体的细节，主要是人物性格、对话以及相互关系，与正文未来的发展将有众多不符合之处。

### 1

乔贞把一小铲泥土洒在土坑里深棕色的棺柩上，说声“安息”，就把铲子递给了下一个人，离开队列。他不知道接过工具的是谁，和棺柩的主人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大部分在场的人他都不认识。

这是铁匠霍尔迈·斯通的葬礼。自从两人上次见面以后，霍尔迈又撑过了三个月，超过了医生最大胆的预料。这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正是过于漫长的临终期把人心训练得不再敏感，整个葬礼上见不着几滴眼泪。葬礼就像招待一个麻烦而又挑剔的客人，刚跨进屋的时候让主人提心吊胆，送走它之后才能松一口气，至于这客人有什么可憎之处，反而不那么重要。乔贞抬起头，感觉快要下雨了。等待铲子传到自己手里的人群间，从刚才开始就不停传出低声的话语；乔贞想，现在一定有人正在私下表达想赶在落雨之前回家的愿望。队伍后方有一对年轻姑娘在面带笑容地小声嘀咕着什么，其中一个把手伸到同伴面前，展示手腕上闪着光的链子。

不管怎么说，就一名铁匠的葬礼来看，出席者非常多。相比正规的墓园葬礼，乔贞更熟悉就地掩埋，或者取下有用的部分再扔进海里之类的处理方式。和那些情况比起来，霍尔迈如今作为一具遗体，应该知足了。乔贞不自觉地把右手搭在匕首上，然后又放开——他听说霍尔迈没有签下任何遗嘱，所以有人为如何分遗产大闹了一通，这让他奇怪地怀疑过是否自己的匕首也曾经在某一刻成为争夺的对象。

乔贞本来倾向于推掉出席邀请，所以今天早上他一开始只是对达莉亚说“霍尔迈的儿子让我去参加葬礼”而已。但达莉亚一问“要不要我陪你去”，乔贞顺口回答“不用”，就突然发觉自己在道义上应该来一趟。达莉亚从来没见过老铁匠，既然她马上觉得这是一件正事，并且默认乔贞已经应允参加的话，乔贞也不方便再推掉这件事了。

这次谈话发生的时候，是早上九时左右，乔贞正在把一个水瓶放进箱子里。箱子里还有别的一些小家什，统统来自于达莉亚屋子二楼一间空闲的客房。除了大件的家具，他们和侍女一同把这间屋清空了。事实上，除了达莉亚和侍女的卧室，以及必备的大件家具，所有房间的东西都清掉不少，装满了七十余个箱子。她打算把它们都卖掉。

当达莉亚不再是肖尔夫人之后，事情的变化比乔贞想象中要快得多。七处和议会几乎同时取消了给达莉亚的给养，聘请她教授礼仪的贵族也大为减少，她不再有能维持过往生活的收入。消息传开后，她的慈善组织也难以维持；没人愿意提供赞助，援助孤儿和战死者亲属的募捐活动应者寥寥。在不得不终止慈善组织的活动后，达莉亚甚至发现需要自己掏钱解决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比如没有准时交付的孤儿抚养费。

没有外人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市民们已经接受了达莉亚遭到七处驱逐这个概念——她一定做了些什么对七处不利的，可怕的事，对吧？曾经将她的肖像画复制品挂在客厅里的人们，想把画退货却不可能实现，只好烧个干净，都因为暗地里的传言：七处会盯上那些对达莉亚表示同情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供养这么大的宅子，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如果凭乔贞的存款，倒是可以撑个一两年，但他们都明白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达莉亚已经辞退了大部分仆人，不再聘请临时工，下一步就是卖掉那些不再需要的东西，尤其是装饰品。再下一步呢？卖掉房子？他们俩还没有正式讨论过这件事，但一场避不过的谈话，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么，会有多少人愿意买下“背叛七处的女人”居住过的房子？

这些事情，乔贞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过，但他发现自己的确了忽略一点：七处和达莉亚断绝关系，也等于对所有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再负任何责任。乔贞作为七处的代表性成员，如果想动用个人以外的力量压制这些坏影响，就等同于越权。他不在意越权，但有人在意。有人会看着他。前些日子，联想到自己曾经因为老人放开达莉亚而产生片刻的感激之情，他就会涌起一阵迟疑的愤怒；但这几周来，他已经慢慢说服自己：这样的确更好。达莉亚从来就不愿意做一个衣着华丽的奴隶，只要挺过难关就行。让乔贞后悔的是，没有及时对老人提出对达莉亚提供一些保护措施的要求。如果是在法拉德离开的那一天，他还有争取这些东西的资格；但时间过去得越多，这就越不可能。他尝试趁报告任务的时候和老人谈起，但要么是有不应该听到的人在场，要么老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再理会这件事。

乔贞心里明白，虽然有他在身边，能大幅缓解达莉亚面对这些事情的压力，但是这归根结底来说，是属于她个人的难关。所有关于达莉亚“为何遭到驱逐”的传言，基本上都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她，而不是七处。至于达莉亚听过了多少传言，听了有什么感觉，他们俩从来不谈这个话题，唯一一次谈论却引致了争吵。

那天夜里，他们正呆在卧室里，突然听见一楼有打碎窗户的声音。乔贞来到传出声音的屋子，看到一个手掌大的达莉亚半身雕像掉在地面上，四周散满玻璃碎片。他在小摊贩那儿见过这样的雕像，一个卖三十铜币。他把它拾起来，发现上面用红油漆写了很多侮辱性的词句。达莉亚披上衣服跟下楼来，站在他身后，让他别管那么多，明早找人把玻璃补好就行。而乔贞却一言不发，捏着雕像要从她的身边走过。

“你要去哪儿？”她拉住了他。

“我要去找干出这事的人，应该还没走远。”

“别了，这么晚。”

“明天把玻璃补好？你就只有这些想法？”乔贞转过身面对她。“你一点也不生气？”

“当然生气，可是……”

“那就做出点生气的样子来，至少不要拉住我。”

“那我还能怎么做？你说我该做什么。”

“上去，等我回来。”

“不。你要和我一起回去。”

“行，你就继续站这儿吧。我相信那人现在已经跑掉了。”

“这么晚了你能找到什么人影？又怎么有办法让别人承认干了这么件事？”

“至少我有出去找过，要是让他看见了，也算一种警告，而不是像你丝毫不在意。”

“我在不在意，和你应不应该把我一个人抛在这里是两回事。”

“你就再吼大声一些。现在人人都知道往这屋里砸东西安全得很，因为有你给护着。”

事后乔贞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话，也许他确实太不了解拥有一个伴侣的自己。随后达莉亚说了一声“是你让我再大声的”，就把雕像夺过来，要念上面的字。乔贞连忙抓住她的手腕，扔掉雕像，紧紧抱住她，直到两人的呼吸声都渐渐平静下来。

“现在屋子里太空了，”达莉亚说，“我不想这么晚了一个人上楼。整间屋子都是我自己的脚步声。”

“没事，”他吻她的额头，“我们回去。现在就回去。”

这间屋子是太大，也太豪华了。过去，它的庞大和豪华是一种庄严，因为没有外人敢随意接近。但是当女主人的尊严遭到质疑后，它就成了搁浅的海兽，臃肿的身躯不断引致人们的嘲弄和攻击。乔贞需要两个人手来确保屋子不遭到骚扰，但是他现在连两个人都调不出——就保护达莉亚这件事来说。让人不愉快的讽刺是：作为公开身份的直属探员和马迪亚斯导师，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拥有前所未有的权限和调动力。

今天早上在往箱子里收拾东西的时候，达莉亚把一件准备放进去的衣服先展开看看再叠好，而这舒展身体的动作让乔贞明确地发现了她的消瘦。与之同时，阳光也使得她双目下方半月形的深色小丘变得更加扎眼。她也许昨晚没睡好，但乔贞只能猜测，因为他自己总是睡得很沉——和过去一个人充满警惕的夜间半眠是两回事。一阵心痛和无力感包围了乔贞，他上前对她说：“我还是不去参加什么葬礼了。”

“你得去，”她说，“这种事不是开玩笑的，答应了就得做到。”

乔贞在回话前，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箱子，发现达莉亚把她最喜欢的茶杯之一也放了进去。

“达莉亚，”他把杯子拿起来，“你真的不要这个了？”

“嗯？我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她接过杯子，在阳光下看了一眼，放在旁边。“我真的不知道。”

“你今天还是不要做太多事了，收完这些就歇着吧。我会尽早回来。”

“可是我也没别的事可做。”她关起箱子，把手撑在上面，低着头。“我怎么会把它也放进去的？”

“别想了。”

## 2

“乔贞先生。”葬礼接近尾声，人快散尽的时候，霍尔迈的儿子亨里克走过来说。见乔贞没反应，他又唤了一次。

“什么？”原先望着前面一排墓碑出神的乔贞转过身来。

“您打算回去了吗？”



“实际上，是的。”

“我能看出来您不大适应葬礼这样的场合。”

“你想说什么？”

“抱歉，别误解。您愿意到场，我已经很感激了。因为我知道您和父亲也不是很亲密的朋友。不过，我倒是快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了，母亲和一个叔叔的葬礼也是我操办的。如果以后不做铁匠了，我说不定可以做殡葬业。”

“暴风城的死亡率在上升。但是多出来的这部分人大多没钱给自己置办后事，所以你还是别急着转业。”

亨里克干巴巴地笑了一声，更像是从喉咙底部吐出一股怨气。“乔贞先生，您也曾经给父母送行吗？”

“你问得太多了。”

这一次亨里克无意道歉，仿佛没有听到乔贞所说。“小时候，我总在害怕这件事，心想要是父母死去了，我该怎么做。小孩子对死亡没有一点真正的概念，想象不出该怎么去反应。我甚至幻想父母在我自立之前就死去，这样就可以免去帮他们办丧礼的麻烦了。但是现在……事情总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对吧？我把他们的葬礼都置办得很好。”

“你该去休息一下。”

“也许是。”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就走了。”

“您要去工作？”

乔贞皱起眉头。“亨里克，我能看出来你有话要说。刚才那些只不过是废话，也许你想唤起我同情什么的。这不是做事的好办法。干脆一些。”

“其实……是有事。”亨里克望着地面，左手食指抹了一下鼻梁，然后看着乔贞。“您现在还能接受私人的调查请求吧？我想请您查一点东西。”

“看情况。你先说。”

这时候，亨里克的妻子来到丈夫身边。她用疑虑的眼神看了看乔贞，然后问亨里克：“你们在谈什么？”

“不关你的事。”亨里克说。“你去看好孩子们。”

“这是你父亲的葬礼，亲戚们还没都走掉，你不能这么随着性子和陌生人说话。让别人见了会怎么想？”

“他不是陌生人。他是乔贞先生，父亲的朋友。”

“至少我不认识他。”她又瞥了乔贞一眼。“你们俩到底谈完了没？”

“能不能别烦了，你想在客人面前挨打吗？不想的话就离远一点。”

亨里克的妻子没再说话，双臂抱在胸前离开了。

“真是抱歉，这女人总这样……一点脑筋不长。”

“你刚才说有事想让我查。”

亨里克摸摸下巴，摇了摇头。“这件事真的不该在这个场合下……我是说，在离父亲不远的地方说出口。我不想让他听到。您愿意到我家去坐一坐吗？还是家里说话方便，也能讲得更详细。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下次再说。”

“或许没有下次了。我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会在以后还专门去拜访你的铁匠铺。就在这里先把主要的说出来，我来决定有没有必要继续谈。是和霍尔迈有关的？”

“是。”亨里克停顿了一下。“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某个人的话，我父亲的病就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恶化得这么快。那是一个女人。他们俩的关系……在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应该就开始了。”

“她叫什么？”

“吉特拉。我不确认是不是真名，只是父亲这么称呼过她。”

“那么我看你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

“没有。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我父母曾经的争吵，也许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他们最初是怎么吵起来的，母亲似乎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依靠的是所谓女人的直觉那回事吧。总之，他们吵了起来，父亲没有否认。后来母亲去世了，我才注意到父亲一些不正常的出行规律。每周都有那么固定的两、三天，他会好好刮一次胡子，把脸上的烟灰洗掉，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出门。我问他是不是去见‘那个女人’了，他也没否认。

情况变得很奇怪，虽然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见到吉特拉，但父亲却愿意在我面前表现出对她的看法，而我也愿意听。当然，他不会给我透露任何细节，比如他们呆在哪儿之类的。”

“你怀疑她对你父亲做过什么事？”

“不……我知道的只是，在大概六个月到八个月之前，吉特拉不再和父亲见面了。”

“六个月到八个月，是很长的跨度。看来霍尔迈还是对你隐瞒了太多。”

“我只能这么估计，因为从这段时间开始，我才注意到他会在见面的日子，非常沮丧地提早回来。爽约也没什么，所以我就没问这件事，更何况从心底来说，我不希望父亲再和那女人见面。但是后来父亲忍不住了，主动对我说，吉特拉再也不出现了。他不再工作，砸坏家里的东西，还打他的孙儿——以前从没这么干过。没过多久，他的病就加重了，身子很快垮下去。”

“你知道，这些事可能完全是巧合。”

“这个我当然明白，但我实在是没办法把这些想法从心里赶出去。我并不真地恨这个‘吉特拉’，只是……如果不是她，我的生活可能完全不一样。也许父母都还能活着。我感觉长久以来，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控制了自己的生活。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她，或者只是一些线索也可以。”

“既然霍尔迈死了，吉特拉和你的生活也没有联系了。有时候不了解真相反而更好。”

“我只是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你愿意帮忙吗？”

“你在自找麻烦。”乔贞说。*调查一个死人的外遇？没什么吸引力。*

“我知道。也不需要你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只要有时间的时候留意一下就可以了。我能等，事实上只要我还活着就能等。”

“假如找到吉特拉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不想推动一次谋杀。”

“不，不。不会发生的。我像敢做这种事的人吗？”

“不太像。但谁又知道。”

“那么……噢，最重要的事忘了说。我会提供酬劳的。我知道你……需要钱。”

“谁跟你这么说的？”乔贞望着他。

“关键的只是我会付酬，对吧？而且你要做的，只是有空闲的时候留意一下。我会把遗产里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全部付给你。”随后，他报出了一个颇可观的数字。

“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矮人区的铁匠能留下来的遗产数额。”

“父亲不是那么安分守己的人。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赌博和贩卖私酒的收入。还有别的，我不该说，也不完全清楚。”

“你真的愿意这么做？这是对你很不公平的委托。”

“是不公平。但实话告诉你好了，我不想接受父亲的遗产。我从小就恨他，现在更恨了，恨他为了一个幽灵一样的女人冷落了母亲，恨他容许同一个人折磨自己。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不想再依靠他。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为他遭受的折磨而感到不值。他对我说了很多，比如吉特拉如何使他牵挂而又痛苦，比如他也后悔背叛了母亲，但是却又没办法停止做这样的事。听他说得越多，我就越恨他，但同时也越同情他。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也许我只是想一次性地把这件事，连同他留下来的钱，都抛掉。在抛掉它们之前，我只想多少了解一下这一切发生的根源。那个女人。”

如果光是亨里克的话，仍不会引起乔贞足够的兴趣。即使再加上那笔酬劳也一样——它远远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乔贞和达莉亚的问题。但乔贞却想起了三个月前，在霍尔迈病床前所见到，听到的一切。乔贞记得霍尔迈的双眼深深下陷，仿佛是为了回避对死亡的恐惧；记得他让人难以辨识，甚至有反胃感的沙哑声音；记得窗户外，慢慢爬上石墙的黑烟；记得他这么说：“当我醒悟过来的时候，悔恨才从愤怒脚底下冒出来。但是一切已经晚了。”*卑鄙的情感，他还这么说。*当时乔贞就感觉，霍尔迈也许想拜托他些什么。现在他明白了。

“我得先到霍尔迈的房间去看看，”乔贞说，“找找有用的东西。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也尽快告诉我。”

“现在就送您去。”亨里克并没有表示感谢。

在亨里克家里呆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乔贞必须赶到七处工作。他原先答应过达莉亚今天会回去吃午饭，现在没办法实现了，更不用说那句“葬礼以后就尽早回来”。他想写张小便条说明一下，让人转交给达莉亚，但是却找不到愿意帮他这样做的人。

## 3

乔贞坐在医务室的长椅上。在他对面，马迪亚斯闭着左眼，昂起头，让医生缝合、包扎他额头上的伤口。窗户透进的光照亮了在医生的手背，和马迪亚斯额发之间漂浮的微尘。

“好了。”医生站直了。

“会留下伤疤吗？”乔贞说。

“没法保证，也许会有一些小痕迹……不过再过几年应该就看不见了。”

“你出去。关上门。”

医生没再说话，离开了。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人。马迪亚斯把抬着的头平放下来，看着乔贞；因为伤口就在左眉上方半寸，他仍然不大自然地半闭着左眼。

“感觉怎样？”乔贞说。

“不算什么。”

“你以为我在问什么，那一点点擦伤会不会痛？我在问，你对违背命令，打乱计划有什么想法，马迪亚斯。因为你，一件简单，应该绝对安全的任务，用这么愚蠢的方式结束。无人伤亡和一个人受轻伤之间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伤者是你的情况下。”

“只是擦伤，也许我运气太好了。看来这对你来说是坏消息？”

乔贞没有理会马迪亚斯话语中无趣的反击。“没有运气这回事。我们的做事原则是精确的行动得到精确的结果。如果你训练更有素一些，反应再快一些，就算打乱了计划，也仍然不会受伤。子弹没有打中你不是运气。你没有死，但也不是毫无损失，这就是你实力的反应。”

今天早上乔贞接到报告，有人在闹市中一栋楼房的顶部随意枪击行人。考虑到马迪亚斯没有实践过这样的情况，乔贞让他跟随自己行动。到了事发地点，乔贞发现那是一名老矮人，声称有人类骗走了他所有的积蓄然后跑得无影无踪，他要求乔贞立刻把那人揪来，否则就会不断射击无辜者，直到身边的一整个弹药箱耗尽——当然还要留下一粒子弹自杀。得知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散乱的枪击中受伤之后，乔贞明白过来，这只是矮人以特有的执拗方式追索权益的又一例子。如果对方是人类的话，也许就需要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但他相信能够说服这名矮人。在让手下人封锁周围区域，联系狙击手预防意外情况之后，乔贞

站在二十码以外的地方开始了谈话。矮人似乎也对当前的情况没准备，所以扯了一大堆不相关的东西，过了十多分钟他们的谈话才进入正题。

“我正好听说过那个骗钱的家伙。他是我们正在追查的诈骗犯。你一定能拿回钱的，但是假如我们让他还钱的时候，你却因为打伤人，呆在牢房里了，那又有什么用？放下枪吧。”乔贞说。

“你不要骗我，我可是百发百中的，”矮人没有把枪对准乔贞，只是像拐杖一样在地面上蹭了几下。“我打过仗。”

“我们都知道你百发百中，但实际上你刚才大部分子弹都是往天上打了，对吧？你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事好好解决了，谁也不亏欠谁。”

矮人抽了抽鼻子，露出厌恶的神色，但还是慢慢地把枪放在地上。这时，乔贞发觉本来在自己身后待命的马迪亚斯不见了。在谈判的时候，他暗自进入了矮人身处位置下方的房间，然后从窗户外攀了上楼层边缘，打算制服对方。也许矮人所说的“我打过仗”并不是一句谎话，因为在马迪亚斯的上半身刚刚探出来的时候，他就发觉了响动，立刻拾起枪回头抠动扳机。子弹打在楼面上，飞溅起来的碎石击中了马迪亚斯的额头。乔贞的第一反应是冲上去，眼中几乎已经看不见矮人——他以为马迪亚斯中枪坠楼了。当他冲到矮人身旁的时候，马迪亚斯重新攀了上来，左眼因为浸染了鲜血而紧闭着。

“我打中小孩子了，”矮人说着，“我真打中小孩子了。”

“闭嘴。”乔贞刚对矮人说完，就发现马迪亚斯要拔出匕首。乔贞按住了他的手，说：“丢脸还丢得不够吗？快去一边呆着，等医护人员来。”

从马迪亚斯当时的表情，乔贞看不出是哪一件事让他更气愤：是行动失败中弹，还是那一句“我真打中小孩子了”。

现在在医务室里，看着整个缝合伤口的过程，乔贞才真正感觉到刚才那一幕有多危险。不要说死亡，至少损失一只眼睛是很可能的，而这一切只是始于一次没有人受伤的小骚动。他实在是没法掩饰对马迪亚斯行为的不满。

“听好，”乔贞说，“他本来没有击中任何人，最多只是扰乱公共安全。考虑到对不同种族的应对原则，他只要交纳一些罚款，再拘留几天就可以离开了。但是现在他恐怕得在监狱里呆好几年。谈判的时候我保证过不会让他坐牢。我成了一个骗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求一定要对嫌疑犯提供真实情报了？”

马迪亚斯的反击仍然是无力的。他尽力睁开左眼，不回避乔贞的目光。乔贞突然觉得，也许这缺乏力度的言辞反击，和蔑视谈判直接选择袭击的行动，都来自于马迪亚斯长期以来的特征：不善言辞。九岁以前他就一直如此，现在十四岁了，情况还是一样。在和线人谈合作细节的时候，他也总是立刻抛出利害条件，不会花一点儿时间了解对方的心境。他不相信，或者是没办法依靠言语交流的力量，宁愿选择行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但乔贞今天才想到。

“马迪亚斯。”

“什么？”

“这几年来他到底都把你送到了哪些地方？”

这是一个不该问，可能会带来麻烦的问题。马迪亚斯不回答；但乔贞本来也不期待回答。他继续说：

“我知道，你在拉文霍德呆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在这五年里，你一定还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做完安排的训练，又要离开。而且整个行程还要保密。”

“你想说什么？”

“你太忙碌了，几乎没有开口的机会。有资格和你说话的人太少。你甚至不知道自己都经历了些什么。”

马迪亚斯强行睁开的左眼又微闭上了了一些。他的背挺得很直，呼吸的频率略微加快了，搁在腿上的右手食指颤动了一下。把这些动作都捕捉在眼里的乔贞，明白自己没说错。他想老人也许犯下了一个错误：长期的闭锁式教育让马迪亚斯没有机会学习如何了解人心。而在这方面，*他不是一个天才*。老人比任何人都清楚成为七处领袖需要哪些素质，他要把这些素质当成可拆卸的零件一般安装到孙子的身上，却忘记了马迪亚斯首先是一个人。

乔贞相信老人本身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根据少得可怜的官方情报，老人在成为暴风城的一员之前，是作为已经毁灭的某个人类王国的难民而生存战斗。这样的人，会知道自己为何要成为领袖。而且，他也曾经追索过一件在外人看来毫不特殊的一个音乐盒。而对马迪亚斯来说，成为七处领袖是与生俱来的责任——他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他就像从小就在云端的王座上成长起来的王储，深信眼前一切天地都将是自己的国土，但是却不知该如何降落地面。

但乔贞只是叹了口气。他说：“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没错，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扮演欺骗者的角色，但这不代表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拒绝信任他人。就说这么多。一个小时以内写好任务报告，交给我过目。”

乔贞站了起来，走出屋子。他知道自己在刚才的思考中也许下了太过武断的结论，更何况了解这个结论不能让情况好转。他也意识到，也许自己正是老人最忠实的零件装配工。看到马迪亚斯流血，他首先想到的是：七处未来的领袖，面部最好不要留下伤痕。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小会儿，埃林进屋了。

“我听说小少爷挂彩了。”他说。

“不严重。”乔贞忽然想起什么，翻了翻桌面的工作日程表。“你怎么还在这里？今天难道不是你出发去湖畔镇的日子？”

“我这不是正要走吗。”

这时候，乔贞突然看见伊莱恩从门缝探进小半张脸来。一和乔贞的眼神相遇，她就缩了回去。

“她在这里做什么？”

“我要带她一起去。”

“就我所知你是去调查连续杀人案。你还要带上女儿。”

“湖畔镇风景很好，难得有这个机会。而且明明还是你跟我传话，说达莉亚想让伊莱恩多见见世面。”

“随便，我管不着。只是你得自己承担她那一部分费用。”

埃林拉了一张椅子，在乔贞桌子对面坐下。“湖畔镇真的风景很好。而且也算清静。”

乔贞翻看着文件，没有抬头。“那儿周围有豺狼人的巢穴。东部边境有兽人骚扰。”

“也只是限于边境，哪儿的边境没一点骚动？湖畔镇一直保持人类城镇最低的犯罪率，这次连续杀人案是二十年来头一桩，这些你都该比我更明白才对。”

“所以？”

“达莉亚有没有考虑过搬家？”



乔贞抬起头来。埃林抓了抓脸侧面的胡茬，继续说：“看起来你们从来没谈过。”

“她没有谈过。”

“你也没想到这一点？”

乔贞没有说话。

“好吧，就当作你没有想到。我倒不是想干涉你们这一对儿，不过暴风城已经不再适合达莉亚居住了，这不是很明显吗？”

“她什么都没有做错，不需要逃到别的地方去。”

“这还真是你的风格……放下这些东西，面对现实吧。你知道打仗要学会撤退，但是这件事怎么就变通不了呢？达莉亚留在暴风城，恐怕十几年内也没办法作为一个普通女人而生活。暴风城是七处的根据地，而湖畔镇，我想并没有什么人见过‘肖尔夫人’。我打听过了，湖畔镇有便宜的好房子。当然，如果她现在搬过去，你们俩没办法时常见面，但是……说不定过两、三年，老头儿归天，你也没有留在总部教训小少爷的责任了，到那时候还不好说么？如果我是你，等小少爷上台了，干脆辞职。去他的七处，好好地过自己的日子。”

乔贞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如果让他自己去想，这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荒谬打算，但是从埃林口中说起来，就像订一桌宴席那么简单。

“别用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有在开玩笑。人们总是搬家，搬来搬去，找到合适的地方定居，住不下去了就换地方，所有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你和达莉亚当然也能这么做。这边的房子可以便宜卖了，迟早会有买家的，当然也不是催促你们马上这么干，只是先考虑一下。我这次去，就顺便帮你们调查一下实际情况。怎么样？”

“你……当然可以。行。我会和她说说的。”

“那就这样。”埃林探出上身越过桌面，拍了拍乔贞的肩膀。“乐观一点，我也希望你们俩能过得安稳。我走了。如果我找到了适合的屋子，你要替我报销伊莱恩的旅费。”

埃林离开之后，乔贞才发现自己几乎要站起来。他把身体的重心放回椅子上，吐出一口气。他不知道是自己总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还是埃林把它们看得太简单。至少，他明白自己在这此刻多希望能像埃林那样看问题。

乔贞去过湖畔镇两次。当把脑海中的记忆中拼凑起来之后，他觉得埃林的评语没错：清静，有好风景。他记得那儿的街道和湖水。达莉亚没去过那儿，但是他却在回忆的影像里看见她站在湖边，而他站在她身旁。这影像持续着，直到敲门声再次响起。

## 4

在两名教士的带领下，乔贞走进了大教堂的一间书房。本尼迪塔斯背对着他们，在用掸子清理书架上层的灰尘。

“你想见我？”乔贞说。

本尼迪塔斯回过身来，把掸子放在桌面上。“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人，乔贞。但是那人还没到……迟到是他的老习惯。你先进来，我们可以聊聊。”

“我没有带任何你需要的文件。你应该先让人通知一下……”

“这次不谈公事。来，坐。”

乔贞坐在屋子中央的长椅上。本尼迪塔斯命令教士离开之后，在乔贞对面坐下。

“那么，”大主教说，“马迪亚斯情况怎么样？”

“我不应该告诉你。”

“我想也是。不过，还是希望你能随便说说，就从私人的方面。我们的谈话不会有记录，不是吗？”

“他还是个孩子。正在学习。”

“每个孩子在这年纪都需要学习。”

“我能说的就这些了。”

“你总不能怪罪我有一些好奇心吧？人人都对七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领袖感兴趣。民众们想知道他的长相，眼睛颜色，穿些什么，有多高。另外一些人想知道他怎么说话，做事。”

“有一天，你们自然而然就会知道的。”

“你呢？你自己最近怎么样？”

“我？”

“你和达莉亚夫人。”

“这可不像是大主教应该关心的问题。”

“那样的话，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私下交谈。还能怎么说呢？你是唯一能和我谈话的七处探员，也许也是我接触最多的无信仰者。你整个人，从身体到灵魂，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缩影，而那个世界本该是圣光的敌人。但我们能好好坐在一个屋子里，也算很难得。”

大主教无声地微笑了一下。比起苦笑，这其中多了一份理解和宽慰。每当在祭坛上，或者公共场合，本尼迪塔斯仍然是那个坦然接受无数崇敬目光的圣光代言人，但是在大教堂深处单独见面的时候，乔贞总能感觉到他显露出属于世俗的疲劳。

“我们还好。”乔贞说。

“考虑过结婚吗？”

什么？

乔贞突然有些想笑，但他还是抑制住了。先是埃林建议搬家，然后是本尼迪塔斯提出婚姻的话题——即便不考虑两人的身份，这都让乔贞不太适应。他知道埃林是出自于朋友的关怀，但本尼迪塔斯就说不准了。在这几年的交流中，乔贞觉得本尼迪塔斯对自己的信任，要高过自己对他的信任，但乔贞仍然必须小心决定该如何反应。

“本尼迪塔斯大人，你今天真是让我意外不断。”

“关键是，这样对达莉亚夫人更好。一位妇女，总该有个正规的身份和归属。如果你们有意的话，我可以安排合适的教堂……”

“抱歉，看来你还不知道达莉亚和我一样是无信仰者。”

“是这样……真可惜。因为我对达莉亚组织慈善活动的行为印象深刻，还以为她是在圣光的教益下才培养出这样的美德。”

“不是每一个愿意施舍流浪汉的人都是圣光教徒。”

“是的。”

如果是在几年前，本尼迪塔斯不会对这句话表示出平静的认同。

“大主教大人，”一名教士打开屋门说，“林德主教到了。”

“让他进来。”本尼迪塔斯说完，转向乔贞。“他就是要介绍给你的人。”

他们俩站了起来。片刻后，一名戴眼镜，身高不到乔贞肩膀的男子进屋了。他走路有点跛，但是又走得急，似乎随时都会踩到过长的袍子。他右臂夹着两本厚厚的书，来到乔贞面前的时候，先把书转移到左边腋下，才对乔贞伸出右手。在这整个过程里他都没有看本尼迪塔斯一眼，但并不让人感觉态度轻蔑，而仿佛是忽略了自己太熟悉的东西。

“我是林德·劳特累克主教。”他仰头对乔贞说。“你就是乔贞吧？很高兴见到你。”

乔贞问候之后，和他握了握手，这位瘦弱的主教倒是有着令人吃惊的握手热情。虽然第一次和此人直接会面，但他记得林德和驻守瘟疫之地的尼赫里一样，是下一任大主教的候选人之一。一旦本尼迪塔斯死亡，或者因意外情况不能尽职，他们就必须角逐这空缺的圣光代言人头衔。

“林德也是大教堂下属医院‘救赎之光’的院长。”本尼迪塔斯说。

“我知道，城内最大的教堂医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带着两本药典。”乔贞对林德说。他觉得应该双方都坐下来，避免这样视线不平等的谈话，但是似乎两位圣职人员都没有这么做的意思。

林德拍了拍乔贞的手臂。“哈，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壮。不然也教训不了尼赫里那个死脑筋，对吧？”

这句话从有主教头衔的人口中说出来，让乔贞完全不知该怎么反应。使他更吃惊的，是本尼迪塔斯的反应：保持自然的微笑。

“你在清理书架？继续忙，我要和乔贞先生到外面谈。”林德说。

“两位请自便。”本尼迪塔斯左掌指向屋门。

“请跟我来。”林德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走，步伐比进屋的时候更急。乔贞放慢步子跟上去。从后面看，眼前的人实在不像从事圣职的人，而更像马戏团的领场员。

林德把乔贞带到了屋外不远的一处走廊下，停住了。他在走廊边的石墩上坐下，把药典搁在膝盖上，先扭过头看了看外面的庭院，然后转过来对乔贞说：“你也坐下来吧。外面空气好多了。我就受不了那屋子，呆久了迟早会犯病。”

“那么，”乔贞坐下来，“你想谈什么事？”

林德盯着乔贞一会儿，然后拍了拍自己肌肉萎缩的腿。“没关系，我知道你对这双腿有兴趣，不用遮遮掩掩的。每个人都有兴趣，我在布道的时候台下总是有人说，‘他站在多高的凳子上呀？’一开始我只能当作没听见，后来就习惯了。他们总是期待我讲一个怎么征服这双腿的病痛成为主教的故事，但我从来不说。你对这种故事没有兴趣吧？一定是没有。你是七处的人，不会喜欢励志故事，特别是带上宗教信仰背景的。但是我没得过什么奇怪的病，这双腿小时候摔折过两次，第一次是因为骑马，第二次是因为断过一次已经不太好用，然后就不再发育了。很多人听到真相以后都很失望。”

这一长串话比林德的脚步还要急，乔贞有三分之一没听清楚。“老实说……你真的扩展了我对圣光主教这一行的认识。”他说。

“觉得我说得太多了，是吧？所有教士都要学会在台上说话。我恰好在台下也有话要说。但如果你不是七处的，而是某个议会成员，我恐怕就不能这样了。我至少得慢慢走路，装作这双腿从来没有摔断过。你应该打断尼赫里的腿，而不只是让他鼻子流血。他总是装作没看见我的跛脚，但他越这样做，我就知道他越享受从上往下看人的胜利感。他个子高，更该尝尝瘸腿的滋味。”

“我们还是说正题吧。我不能一整天都耗在这里。”

“好吧，正题。正题。我喜欢直奔主题。达莉亚夫人的慈善机构停止活动了？”

“可以这么说。”

“我作为救赎之光医院的院长，愿意接管所有的事务和资料。办公设备也可以收下一部分。”

“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债务问题……”

“我会一起承担。另外以我的名义，要讨回那些未交付的款项也很容易。当然，达莉亚必须无偿转让。”

乔贞不知该说什么。就在前些天，还让他和达莉亚苦恼不已的一连串问题，突然有好几个人轮着要帮忙解决。亨里克要支付大额酬金，埃林帮助找移居地，而素不相识的林德·劳特累克提出要接管慈善机构——还加上大主教的结婚建议作为彩头。如果他是一个轻信的人，而不是七处探员，早就欣喜得难以表达了。他感觉自己像一条在河滩上晒了好会儿的鱼，突然让人放回了水里，虽然感觉身边的水是清流，却总在疑虑是否已经置身于汤锅。

“你……你该和达莉亚谈。机构的事还是她才了解。”

“嘿！”林德拍了乔贞的胸口一下。“你是她男人啊！而且一看上去就像是随时准备着把每个想接近她的男人都扔到窗外的那种。这是个大事，我需要让你先跟她说说。何况这得你们俩商讨决定吧？如果不先这样的话，我贸然冲到你们家里缠住达莉亚，只怕给你一脚踹出来。”

“我看起来真的是那类人？”

“不要太在意那句话。关键还是你们小两口要达成共识，我再和你们达成协议。明白了吧？就这样，我也要回医院去了，别以为只有七处的人才可以用忙来做借口。再见。有好消息的话，你就到医院来找我。当然得带上达莉亚一起来，我们详谈。”

林德又说了一次“再见”，就急步离开了。乔贞还坐在石墩上，看着庭院里的喷泉。他总感觉应该把这些天发生的事在大脑里整理一下，但是却做不到。

## 5

这天下午，乔贞来到了运河区。亨里克曾经跟踪赴约的父亲，来到此地一个叫红蜥蜴的会员制俱乐部。当霍尔迈消失在那栋建筑物之中的时候，亨里克预感如果自己也踏进门，很快就能见到吉特拉本人，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拿出勇气。

昨天他深夜回到屋里的时候，达莉亚已经睡了。乔贞想，如果她还醒着的话，自己也许不会立刻说出埃林和林德的事。没有明确的原因，但他就觉得没到时候。什么事情没到时候？——不是“安顿下来”这件事本身，而是对它的期待。乔贞还没有准备好带着这样一种期盼去生活。但是，就在他即将以这个理由说服自己的时候，突然考虑到了达莉亚未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躺在自己身边的她，即便睡脸也显露出疲劳，搁在枕头上的手指偶尔会动弹一下。乔贞回想起来，不是因为自己感觉“到時候了”，才有了让一切开始的那个吻。他希望她的眼睛能够再次充满神采，而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疑虑而拒绝这些期盼的话，达莉亚的情绪就不可能有好转。在很多情况下，想着“等到时候再说”的人，并不真的是要等待一个准备万全的机会，而只是为自己的拒绝改变寻找借口。乔贞知道自己在办案的时候绝不是这类人，也无法容忍在和达莉亚相处的时候变成这类人。

乔贞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他的疑虑与其说是出于七处探员的警觉，更多的是因为踌躇不前。不管这结论是不是绝对正确，他都必须接受，因为只有揭示自身的错误，才能学会真正为她考虑问题。他打算尽快主动地回应这些让他疑虑的事，今天挤出半天时间来调查亨里克的委托就是其中一个步骤。

在前往红蜥蜴俱乐部的一整条路上，乔贞进入了途经的所有药店，向店员出示一张购药单。这是他在霍尔迈的房间，从他卧病前最常穿的一件外衣口袋深处找到的。那虽然是一张正规印制的药单，但是药名却以乍看上去毫无意义的编号代替，而且也没有写明出自哪家药店。在衣柜下方找到第二张类似的单子后，乔贞把它们拿给亨里克过目，亨里克称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他在买一些偏方给自己治病？”乔贞问。

“绝对不会。”亨里克说。“父亲在这方面很执拗。他觉得最好的治病方式就是向圣光祈祷，素食和长期洗冷水澡。要不是因为他一开始不肯上医院，情况也不会恶化得这么快。我真的没见过这些东西。你觉得这是他为别人买的吗？”

“你想说吉特拉？不确定。但是这单子我得带走。”

乔贞连续问过了六家药店的店员，有五家找来了店长，所有人都拒绝承认开过这样的药单。从他们看见药单时那不知所以的眼神，乔贞相信没有人撒谎。他来到红蜥蜴俱乐部的地址前，发现俱乐部的门很隐蔽，要走下低于道路平面的阶梯才能看见，只有门牌号而没有别的标识。乔贞在楼梯口站了一下，回头看看街道对面，那儿有另一家药店，门面宽阔而整洁。他穿过街道走了进去，最先看见他的女店员立刻微笑着打招呼。

“您好，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想问一下，”乔贞把药单放在柜台上，用食指按着。“这是不是这家店开的药单？”

店员低头看了看，然后说：“不……不是。我看不明白这上面写的。”

她摇摇头，然后对乔贞说抱歉。

同样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你们店长在不在？”

“他现在应该在货仓，离这儿有一条街。您有什么事？”

“我过会儿再来。”

乔贞把药单握在手里，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对面柜台里的一个中年男性视线停留在他的手上。乔贞停住了，朝他走去。那男人立刻移开视线。

“认识这个？”

“什么？”那男人说。

“这张单子。”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在盯着它看。”

“你又是谁？这是一家有名望的店，我们只欢迎正经的顾客。再这样下去我只能请你出去了。”

乔贞出示了铭牌，而他本不该这么做：借助探员身份处理私人事务。

“你……”男人皱起眉，但没有看乔贞，而是把头低下来，清了清喉咙。

“发生什么事了？”那名女店员说。

“管你自己的事。”男人对店员说完，把脑袋朝乔贞凑近一些，下巴几乎要抵在胸口，眼珠子朝上翻，放低的语气里充满不安。“我被捕了吗？”

“还没有。”乔贞说。“得根据你要告诉我的事而决定。要想避免发生这种事，奉劝你首先不要撒谎。”

男人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到里面来吧。”他走出柜台，招呼女店员看好店面之后，带着乔贞穿过屋子后方的一道门来到走廊，把门关上。

“那张单子是我开的。”

“很好，你坦白得很快。现在继续。”

“您一定要相信我，那不是什么害人的东西。只是药。您看，我们是一家好名声的药店，店长对正规的货源要求很高，这是好药，只是一直没有得到上市批准而已，所以我只能瞒着他做。”

“它是治什么的？”

“管心脏的问题。”

“具体是哪一种心脏问题？”

男人发出一种类似抱怨的喃喃声，然后说：“您看，我不是说过这药还没有上市批准吗……但它真的对各种情况都很有效。要不然……”



“要不然你也不能靠它来赚钱？”

“您这么说，就是吧。”

“这药不贵，相对正规的治疗心脏药品。”

“是啊，一点都不贵。便宜，效果又好，我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推广它，也是为了那些心脏有问题，但是又付不起天价治疗费的人哪。”

乔贞打了他一个耳光。男人还没反应过来，又挨了第二下。

“您.....您做什么啊？”

“打掉你的屁话。你卖的这玩意最多只有临时性的效力，再加上价格便宜，确实容易受普通人欢迎，只不过他们不知道靠这它不可能根治。类似的案子我接过不止一次。贩卖黑市药品，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判处死刑的。你想死吗？”

“不，不想。”

“那就老实回答，实际情况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

“差不多。它真的有效，能养治心脏，而且不害人，我没骗您。要不然也不会总有回头客了。您要不相信的话，我送两瓶给您拿去检查，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倒不用。我更关心的是，你应该有一名叫霍尔迈·斯通的顾客。”

“我都不登记名字，就记长相。何况他们也多半不会告诉我真名。”

“他高个子，五十多岁，黑皮肤，是个铁匠。你应该能从他的手上看到不少铁匠都会有的伤痕。有印象吗？”

“有，有这个人。不过好几个月没见着了。他是大客户，连着买了一年多。”

“他说过是为谁买的吗？”

“我一般不主动问，他也不爱说话。”

“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事？”

“除了他从来没赊过账以外，没别的了。”

“仔细想想。见过他和谁在一起？”

“他总是一个人来。对了，有几次我看着他一出店门，过了街道，往那朝下的楼梯走。听说那儿是一家俱乐部什么的，但我从来没去过。”

“看得出来，你一定很忙。”

乔贞转身就要离开，但是男人说：“难道……您说的那位霍尔迈，因为我的药怎么了吗？”

“他状况不好。至于是不是那些药造成的，过不了多久就会知道了。暂时中止你的交易，否则就随时准备好在牢房里过夜。还有一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外面那个女人你能瞒住吗？”

“您放心，她只是一个新上工的，不敢对店长说些什么。我一定没有犯什么罪吧？”

乔贞不再回应，走出了店门。霍尔迈·斯通，一个相信祈祷和冲冷水能杜绝病魔，拒绝医药的固执男子，长期在黑市为情人买药品，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也许吉特拉是无信仰者，而霍尔迈不得不接受；又或者他骨子里明白光靠宗教的办法不可能有真正的疗效。他希望情人的身体能好起来，但是却又不能完全抛弃自己的信仰，所以选择了折中的方式：买容易见效的黑市药品，而不是带她到正规医院去。对他来说，那些不为正规医疗方式所容纳，在柜台底下悄悄传递的药粒，缓解了他的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他不知道这些药不可能完全根除病根，但只要能让他产生这种期盼就好了。

在进一步了解吉特拉之前，这些结论下得有点早。乔贞越过街道，朝红蜥蜴俱乐部走去。

## 6

红蜥蜴俱乐部格调不高，汇聚着像霍尔迈这样在平民同行里取得一定成就的人，许多生意往来也在这儿酝酿。一般来说到此处来的人都会结伴，但既然霍尔迈是一个人来，那么乔贞想他要找的人应该就在俱乐部内工作。保险起见，他查阅了实名登记的会员名单，发现了霍尔迈·斯通，但是没有吉特拉。

“有没有一个叫吉特拉的女人在这儿工作？”他问俱乐部负责人。

“现在没有。”对方说。“不是每个在这儿打工的女孩儿都愿意留下真名。当然也许您得到的不是真名。她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乔贞只能这么回答。据亨里克说，他从父亲嘴里套出吉特拉个人情况的尝试总是失败——霍尔迈连她的头发颜色都不愿意透露。

“那可难办了。”

“你认识霍尔迈·斯通吗？”

“前不久刚下葬的铁匠？没什么来往，但我记得每一个慷慨的客户。”

“他通常到这里来做什么？”

“玩牌，喝酒，最重要的，聊天……人人倒这儿来都是做这些事。”

“也没有见他带过女伴？”

“很难说。您可以找他在这儿的朋友问问。晚上七点开始是营业时间，到时候……”

“我没时间。这样，你查一下雇佣过的女工名单。吉特拉也许是在半年前左右辞去了工作。”除了的确没时间之外，乔贞也想把知道这项调查的人数减到最低。

“半年前？其实，我挺忙的……”负责人搔了搔稀薄的眉毛上方，然后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档案本。“您自己查吧，这几年来用过的女工都记录在这儿了，包括她们提供的名字和住址。其实我不关心她们住在哪儿，只是怕有人会偷了东西然后跑掉。至于辞工时间，那倒是没有的。我得去吩咐他们怎么布置厅堂了，今晚上纺织工会的人要在这聚餐。”

负责人离开之后，乔贞花了半个小时找到了两个叫吉特拉的女工，抄下了她们的住址。其中一个住得很近，乔贞离开之后顺路去探访，得知她和丈夫开了一家杂货铺，有三个孩子，并且自称一年半以前就已经辞工。还剩下另一个目标，但她住在好几条街道之外的地方，乔贞决定今天的调查到此为止。在走过运河上的石桥时，乔贞看见一名熟悉的探员从对面走过来，就不得不先到附近的街道拐角藏了一会儿。

回到达莉亚住处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从偶尔拜访，到一周内在这儿呆四、五次，乔贞越来越熟悉这大宅会在每天的特定时刻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他知道每天正午，围墙外的那株大树就会把树影投射在屋子侧面。他知道下雨的时候，院子里会有两条小水流从不同的方向聚在一起，然后汇到沟渠里。他知道大风刮起，往往会把屋子东面一扇关上了的窗户吹开——它的插销有点儿松动了，一直没修。他也知道到了深夜，它会显得如此孤立，仿佛是受到周围街巷的排挤而只能抱腿坐在黑暗里的巨人。这是乔贞几个月来慢慢熟

悉它的结果，而达莉亚在这屋子里住了十多年——乔贞能理解为什么卖掉宅子的话题是那么难说出口。

他进了屋，对侍女黛西说：“夫人呢？”

“阳台。”

乔贞来到二楼西面的阳台。达莉亚正坐在一张小圆桌旁，面朝着夕阳落下的方向。乔贞上前在她身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你回来了。”她对他说，双手握着一杯水。那水面容纳不下暗金色和紫色交织的天空倒影，只是在表面闪烁着一点点迟疑的光芒。

“你在做什么？”

“刚才在读报纸。”

乔贞这才发现桌面上有一张报纸。他把它拿起来，展开。《运河晨报》，一份在暴风城平民阶层里比较流行的小报，充满捕风捉影的贵族生活花边新闻和各类博彩的投注指南。

“我不知道你看这个。”

“是黛西拿给我的。”达莉亚说。“你翻过来，看另外一面。”

乔贞翻过报纸，在版头看到了一篇和达莉亚有关的文章。作者以一些自称亲眼观察到的情况描述，加上对民众的访谈，让人读完以后产生这样一个印象：达莉亚经营的慈善机构有贪污善款的嫌疑，而她现在变卖家资要么是为了填补这些漏洞，要么是在给自己寻找后路。文章只字没有提到她姓氏遭到剥夺的事情，显然是不希望有人把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和军情七处联系上。《运河晨报》还没有这个胆量。乔贞看完后，把它折起来，放在桌面上靠近自己的一边，用右手压着。

“黛西为什么给你看这种东西？我得去说她几句。”

“别，她没做错。你看，如果拿到报纸的是你而不是她，那你大概又打算瞒着我了。”

“知道这些事有什么用？这报纸就是这种货色。每个人都知道它不会说实话，还偏要去读。我记住这个记者的名字了，有时间的话我会去找他。”

对乔贞的这个打算，达莉亚没有表示反对。她最初想说些什么，但又放弃了。毕竟因为这些事而受创的人是她，虽然她不希望乔贞为自己过多地伤害别人，但是也知道无条件

的宽容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乔贞回忆起林德·劳特累克对他的评语：会把每一个接近她的男人都扔到窗外。这句话也许真没错。他不能阻止看不见的威胁渗透到空气里——比如报纸上的流言，但是只要能找到散播流言的关键人物，他就能有办法——哪怕是对一般人来说有些粗暴的办法。

“他们想得到什么呢？”达莉亚说。

“大概是十五分钟的刺激。”

“我明白这是他们的一时兴趣，但是……以前我也在这报纸上同样的位置，看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的民间组织为官方不健全的慈善机构做了很大补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看到那些说法，我还是很高兴。现在我知道，他们写下这两篇文章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达莉亚通常不爱用这类分析性的口吻说话，但是随着她日渐显得疲劳，这类话语也多了起来，甚至会带着轻微的冷嘲。她还在苦苦思虑着该如何防备那些看不见的弓箭，至少目前还不能从容地避开它们。

“我们什么时候能走掉呢？”她说。

“什么？”虽然听清了她说出的每一个字，但乔贞还是以为自己弄错了。

“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到这些事影响不了我们的地方。”

乔贞沉默着没有马上回答，而达莉亚似乎把他的沉默误解为了否定。“我只是随便胡说。你怎么能离开军情七处？我在这里也有很多事要处理……”

“那只是现在的情况，以后一定可以的。而且准备工作现在就能做了。其实我也正有事要说。”

这次轮到达莉亚不说话了。她有些意外地望着他。

“你的想法不奇怪，我们不一定要留在这里，不一定要留在这间屋子里。把它卖了。”

“卖了？”

“别说你从来没想过。卖了它，然后我们就能搬到别的地方去。湖畔镇是个不错的地方，我和埃林都这么想。其实埃林刚刚接了任务到那儿，他打算顺便帮我们俩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关键是你不应该再留在暴风城，达莉亚，你得先到更安全、更合适的地方去，越早越好。我现在还不能离开七处，但以后可以。”

“我当然想过卖了屋子，但是还有……”

“慈善组织的事你也不用太操心。救赎之光医院的院长，林德·劳特累克主教，你听说过吧？他和我说过了，打算无条件接下机构的所有事务和资料，再加上部分办公设备。我们俩应该找个时间去和他谈。”

把这一连串话说出来，比乔贞想象中要简单。但是他深知，这些话一出口，他们就回不了头了。达莉亚显得有些困惑，但那不是因为消息本身，而是因为它们来得太快。乔贞知道，这是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的矛盾感受。在把它们说出来之后，困惑会转变成希望，然后以不可阻拦的速度深深根植在他们的心里。这可不是普通的种子，如果不想让它生长了，还能再挖出来，把地面重新填好——它是一枚一旦埋入泥土，就会和大地血脉融合在一起的种子，如果硬生生拔除它，或者是因为干旱而无法发芽，都会撕裂土地，使它涌出血来。乔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让这枚脆弱的种子成长为大树。

“乔贞，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这么一下子……”

“没事。刚听他们说的时候，我的反应也一样。”他把右手从报纸上移开，握住她的手。“一切都会变好的。”

*一切都会变好的。*乔贞也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次。

达莉亚没有马上说话。她望向前方，把视线放远，眼中闪烁着极度自制，而又让人无法忽视的神采，就如同夕阳铺撒在最远处墨蓝色房屋群顶部的那一束光。此刻的阳光远远不是一天之中最明亮、最令人振奋的，而且很快就将倾入黑暗，但它却是最丰富的：它披着云彩的斑斓和城镇的沉吟离开大地，黑夜只不过是它的背影。

“你说怎么样？先到医院去见林德。”乔贞说。

“不。我们不去。”她看着他。

“……为什么？”

“你真是没常识。”她笑了。“别人要帮这么大一个忙，至少该先请他来吃一顿晚饭吧？”

“噢。说得对。”

“那么我先去问问他什么时候有空……”

达莉亚放下杯子，上半身往前倾，和乔贞接吻。随后，两人的前额靠在一起。“我真幸福，”她说。这句话与其说是对乔贞说的，更不如说是喃喃自语。虽然达莉亚近在咫尺，

但乔贞却觉得她的话语仿佛是在越过下沉的夕阳，踏遍暴风城街道的每一块砖瓦之后，才传到自己耳边。

## 7

另外一个吉特拉住在一间不起眼的两层楼公寓里。这天乔贞来到公寓门口的时候，正好遇上一对男女从大门走出来。他们衣着简陋，眼神疲惫地看了乔贞一眼。在公寓右边的墙面上贴有一张反七处传单，看得出来已经贴在那儿很久了，经受风吹雨打，成了陷进墙内的一块灰斑。

公寓的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不出意料的是，乔贞不得不透露探员身份，才能套出话来。

“吉特拉？”她说。“是的，她在这儿住过两年多。在什么俱乐部工作来着……我这儿只收做正经工作的房客。”

“她现在不在这儿了？”

“她死了。哎，我就知道这事儿会给我惹上麻烦。”

死了。听到这个词，乔贞并不意外。

“什么时候？”

“就前些天。您可别说出去，我好不容易才给街坊瞒住这消息，要是有人知道那屋子里死过人，好几个月都租不出去了。”

“她是怎么死的？”

“生孩子出了问题，母子俩都没挺过来。”

乔贞回想起来：吉特拉六到八个月之前不再和霍尔迈见面，如果房东说的话属实，那就是在怀孕的迹象变得明显之前。她辞掉了俱乐部的工作，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看见乔贞沉默着，房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大人，那姑娘是不是犯什么错了？难道说她怀的是什么大人物的孩子？哎，我根本就不应该让来历不明的孕妇留下来，但是又不可能把她赶走。这下可好，晦气得要命……我最近日子过得老不顺，说不定也是……”

“带我去看看她的屋子。”

虽然房东不太乐意，但只得拿出一串钥匙，带着乔贞登上公寓二楼。楼层散发着一股腐朽的腥味，走道上能看见酒瓶碎片一类的杂物。二楼一共有八间屋子，他们来到其中一间的门前。

“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房东说，“而且我还真不想进去。晚上从这儿走过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背后有些古古怪怪的。”

“你可以把钥匙留给我，自己先下去。”

房东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门。乔贞先她一步走进屋里。整个房间比七处的审讯室大不了多少，有柜子，床，一扇窗户，一张小方桌，两把椅子和灶台。右手边的小厕所里放着一个水桶。

“我真后悔把这屋子租给她，”房东说，“不是每间屋都有独立的厕所的。”

窗户是开着的，不断有冷风灌进来。即便如此，屋内的空气仍然陈腐得令人难耐。乔贞不确认自己是不是闻到了一丝不明确的血腥气，就像身处于所有生猪肉和刀具都搬走了，还经过反复冲洗消毒的屠宰房。床上没有枕头，床罩已经掀走了；灶台上也没有任何器具。但是，这儿仍然存在着有人生活过的痕迹。桌腿附近的灰尘积累得很厚，但是极凌乱，明显曾经有脚印留在上面。床头上有一小缕毛发。最关键的，还是人的气息：一个有着温热的体温的人类曾经长时间呆在这儿。如果完全没有人住过，房屋会呈现出一种空白的冰冷，床和柜子就只会是木头的集合体，而不成为家具。

“她没有东西留下来？”乔贞说。

“大人，请医生和买棺材都是要花钱的，而她几个月都不工作了，也没有亲人来过。我把她剩下的东西都卖了，自己还填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凑齐丧葬费。”

“从来没有人来看过她？”

“我这儿的规矩是不准带外人进屋。当然，这些房客们都多少会瞒着我，不过凭我自己的眼睛，这几个月以来只见过医生进过这屋子。当然还有我自己。”

乔贞走到桌子前，在上面发现了一些呈现不规则圆形的焦黑印痕，像是有人在上面摁灭了很多支烟头。

“告诉我她下葬的地方，还有给她接生的医生住在哪儿。”



得到房东的回答后，乔贞赏给她十个银币；虽然她有些不满，但乔贞在现阶段并不愿意为情报提供者付太多报酬。他从无人的房间里走出来，再走出公寓的大门，站了一小会儿，突然感受到一种空虚；而这空虚和他发现自己在调查的人也许已经死了，并没有什么关系。他按照标准的程序和手段来做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结果都没有出乎他的预料范围，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调查，但他却丝毫没有工作顺利进行的满足感。这些事情他做了十多年，无数次把生存、死亡以及和它们相关的一切工整地嵌进自己的办事程序里，对于陌生人的死早已完全失去了怜悯感，但此刻他觉得自己也许是厌倦了——厌倦于这情感的缺席。他很想回家对达莉亚说，我今天调查一件案子，有一个女人不为人知地死去了，这样的事在这世界上每天都发生，我见过了无数次，但绝不会让它发生在你身上。

然而这只是想象。他是不可能说出口的。但是，一定要记在心里。

林德在预定的时间出现在达莉亚的家门，仍然抱着两本药典，没有带任何随从。侍女黛西应门之后，还以为眼前是一个推销书籍的，所以林德只好在门口呆了一会儿，等到黛西把乔贞叫来认人了才进屋。

“我坐马车坐了一半路就下车了，然后走过来的。”从走廊来到客厅的一小段路中，林德说个不停。“散步对身体很好。我喜欢在晚饭前散步，有的人说饭后马上散步很好，那是错误的。问题是这个观念扎得太深了，就算我用医院院长的身份公开说不该这么做，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改变看法。不过，要强行扭转一些传统健康观念也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行为，因为它们有利于建立积极的心理状态，对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的时候一件事情的利弊真的很难权衡，再说了，要全面研究这件事，还得把各个种族之间消化系统的巨大差别也考虑进去……”

他们进入饭厅后，看到了站在餐桌旁边的达莉亚。“林德主教大人，欢迎光临。”她对主教致意。

“达莉亚夫人。”林德上前捉起她的手，然后抬头说：“叫我林德就可以了，因为您说话的时候美若清晨的铃声，而本人的繁冗称呼实在是有害于您嗓音的天然质地。”他吻了她的指背，然后又说，“而且，再也不会另外一个人的容貌，配得上您的嗓音。反之亦然。”

“噢……谢谢。”达莉亚带着有些难堪的笑意，看了看乔贞。

“请先入座吧。”乔贞说。*你会慢慢适应这个人的。希望会。*

在他们都坐在餐桌旁之后，林德说：“这真是美不胜收的一道筵席。我得提醒二位：我是为公事而来的，但是在这一刻不是。只是看看这菜色的搭配，达莉亚夫人就用她的手艺让我忘记了这一行的本来目的。虽然身为宾客，但我实在忍不住要说一句不太符合礼节的话：让我们全情投入地享受这一顿天赐的晚餐吧，不要把公事带上来。”

他说到做到了。乔贞见识到了这位大主教说话最少的时候，而这让他几乎有些不适应。就像走路一样，林德吃得很快很急，然而胸前的餐巾却始终保持完全的洁白。同时是大主教和医院院长，乔贞几乎想不出更让人感觉拘谨的职业搭配了，但林德显然没有把职业性的拘谨带上私人餐桌。他还毫不在乎地对侍女说：“你能把那道菜往这儿挪一点吗？”如果不是餐桌旁还有其他人，乔贞相信林德一定会吸吮自己手指上的汤汁。

饭后，达莉亚和侍女把餐具收走，经过乔贞背后，偷偷捅了一下他。乔贞对林德说“失陪一下，你先到客厅去坐坐，”然后先一步来到厨房。达莉亚也随后进了厨房，把餐具放下，站在乔贞身前。

“他今天吃了午餐吗？还有早餐。”她说。

“这不是很好吗？你原来还老说自己东西做得太多了。”

“他喜欢吃这些菜，我当然高兴。不过，他要是能像本尼迪塔斯那样还好……现在我反倒有些紧张了。”

“没事，放轻松一点，他是来帮我们的。”乔贞替达莉亚拂去落在她额头上的一根丝线。“剩下的东西让黛西收拾吧。我们去和他谈正事。”

他们来到客厅，看见林德站在窗户前，望着外面。他转过身来说：“我们能到二楼阳台去谈吗？我喜欢夜景，让我脑袋更清晰。”

达莉亚有些为难地看了看乔贞。要到二楼的阳台去，必然要穿过一间过去摆放了很多艺术品，但如今却让一个个大木箱给塞满的房间。

“没问题，我们去吧。”在转过身的时候，他低声对达莉亚说：“他不会介意的。”

在进入阳台之前，乔贞从隔壁屋让侍女给林德准备了椅子，还准备了一盏油灯。三人在桌子旁坐下之后，点亮油灯，这散发出一点点淡黄色光芒的阳台也就成了暴风城夜景的一部分。他们三人从这儿能看见近处的树和道路，远处的塔楼和月亮；而他们眼中的景和物，也正默默观察着让温润光芒照亮的他们。

## 8

“那么，林德大人。”达莉亚说。“当乔贞告诉我您打算接收整个机构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激……”

“我当时就从乔贞先生的眼里预见到了。这是我的荣幸。”林德把眼镜取下来，擦了擦，又戴上。

“当然，我希望您是在对这个机构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仔细考虑过之后，才决定这么做。我能告诉您关于它的所有事，但是在这之前，虽然不太礼貌，我还是想先问一下您为什么会有这个打算。”

“理由是多方面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您的机构程序简洁，运转灵活，在这一点上要过好救赎之光医院的下属同类组织。比如说收养孤儿，我们会对候选者父母做非常繁琐的调查和测试，主要是信仰方面的——基本上无信仰的申请者，总是会排在长长队列的末尾，无论他们的申请已经递交了多长时间，这是教会机构的原则。而另一方面，对于能够证明自己信仰虔诚的申请人，无论他们的实际家庭条件、品性如何，往往能够较快地得到满足。而您的机构，主要考虑的只是候选者是否有稳定的家庭和持续的收入，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才是最关键的。在现阶段改革教会福利组织的制度和习惯不大可能，所以更好的办法是直接吸收优秀的民间机构。”

“我见过教会让候选人父母填的表单。”达莉亚说。“一共二百多个问题，大部分都是关于圣光教义的问答。”

“我说的就是这么回事。”林德说。

“从立场上来说，你作为主教，应该支持这种制度才对吧？”乔贞说。

“乔贞。”达莉亚说。

“这个问题问得很对，没什么好回避的。比如说，尼赫里和我在大教堂里地位相等，但是我们俩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点您可以认同吧？他是主教兼圣骑士，而我是兼医院院长。教会里很多人会对他砸碎敌人脑袋的方式有意见，而另外一些人，就有可能对我改革福利制度的念头有意见。您应该远比我明白，一个人的行为会受数不清的方面影响。”

“这也是一种回避，不过我懂你的意思。”乔贞说。

“现在这样的制度基本上是在大主教一个人的影响下确立的，也许你们知道，他收养过一对圣骑士夫妇的女儿。虽然这件事发生在大主教还是一名普通教士的时候，但是如今

它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就成了准则：收养孤儿，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把生命交托给圣光信仰的行为。我给你们说一个让人不太愉快的故事：一个有七年监狱前科的人用贿赂的方式，得到了他所在的教区内牧师的推荐；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是今生所见过的最虔诚的信徒之一。就这样，他得以先后收养了七个孩子，而在三年之内，就有两个孩子死在了他的非法地下工坊里。他坚称这只是‘意外’，整件事的官司打到今天还没打完。最关键的是，如果判他有罪，就要追索当初那些推荐人的责任——整个教区内的六成牧师。也许就是不得不从这件事脱身出来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您的机构。”

“我没听说过……出过这样的事。”达莉亚说。

“看，我现在告诉您了，而且也没什么好尴尬的。非常重视孤儿得到收养之后的生活和教育情况，长时间持续考察，正是您工作中最出色的部分，而教会福利机构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个优点成为了您的负担——它需要消耗大量的经费。”

“那么，教会愿意为您提供这一部分额外的经费吗？还是仍然采用募捐的方式？”

“这一点就体现出教会机构的优势了：我们有大量的志愿者，可以负责这些需要长时间坚持的善后工作。恕我直言，在资金流通不顺畅的时候，您的机构是非常脆弱的；而教会不同，信仰本身能提供高于金钱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你对信仰的看法很实用主义。”乔贞说。

林德笑了笑。“我出生在信仰非常坚定的家庭。当我小时候第一次摔断腿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只要每天虔诚地祈祷，腿一定就会好过来。我照做了，而且还做得更多，成了附近教堂年纪最小的义工。后来有一天，我起早急急忙忙前往教堂的时候，第二次把腿摔断了。我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我做到了一切圣光要求我应该做到的事，却还是要遇上这种倒霉事。她说这是圣光对我的考验——信仰越深的人，越有可能遇上凡人无法理解的考验，而这就是我向圣光证明自己的真正机会。”

“那您怎么想？”达莉亚说。

“别误会，我觉得她说得对。直到今天也这么觉得——但只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每个人都有可能遇上其他人难以想象的灾祸，无论他们有没有信仰。我不享受这残疾，但是却把它作为我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来接受。圣光也是类似的，大部分情况下我很庆幸自己有信仰，小部分情况下才会为它烦恼。当然，医学也是。”

随后，达莉亚拿来了机构的一些资料，和林德讨论细节问题。乔贞几乎没有参与，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看见达莉亚专注地投入于他并不了解的领域，乔贞感到宽慰，但也有

些担心。如果机构顺利交接了，她就要向自己熟悉的一部分生活说再见——和七处不同，这是多年以来给她提供力量和勇气，伴随着她抵抗孤独的那一部分生活。

两个多小时后，讨论接近尾声。林德决定带走一部分关键资料，做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件事，”林德说，“我们一直跳过了这个问题。这和两位的生活有关。”

“请说。”乔贞看了看达莉亚，然后对林德说。

“如果我顺利地接下了您的机构，达莉亚夫人——那么您也不必一定要置身事外。”

“您的意思是？”达莉亚说。

“您可以作为救赎之光医院的一员，继续管理机构交接之后的运转。当然，作为一份工作，而不是义务的。”

两人都没有预料到林德提出这件事，达莉亚尤其惊讶。这意味着她可以不用和自己喜爱的事业说再见。但是她并没有马上回答，只是略微张嘴，不自觉地望向乔贞。

“那么……办公地点还是在暴风城吗？”乔贞说。

“是的。”

“那恐怕达莉亚不会接受了，我们打算搬到别的地方去。”

乔贞握住她的手；她对他笑了笑。

“噢。”林德会意地眯了眯眼睛。“我明白了。这真是一次愉快的会谈，我该走了。还有，再次感谢那丰盛的晚餐。”

“我给你叫一辆马车。”乔贞说。

“不用了，我正好顺路去拜访一位医生朋友，他就住在附近。”

在把林德送出屋门后，达莉亚对乔贞说：“我先前还紧张来着。谁知道他一说起正事的时候，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再怎么说明，他也是主教。”

“我觉得轻松了不少。”

达莉亚叹了一口气。

“你没事吧？”乔贞说。

“我很好啊。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林德最后提的那个问题。希望我不是私自为你做了决定。”

“没这回事，早说好了的，我应该尽快离开这儿。我们不就是为这事才和林德见面的吗？”

“对。但是，这件事的决定权还是在你。如果你打算.....”

“暂时别说这些了。”她轻轻揪住他的衣领。“我们上楼去吧。”

“我忘记告诉你了，今天我还得工作，达莉亚。”

“噢。”她点了点头。“好吧。”

“半夜有一次行动.....”

“这个不用我知道吧？”她打断了他，把手放开。

“对。你回屋休息吧，我这就得出门了。晚安，达莉亚。”

“晚安。”

林德突然觉得有些恶心，在路旁停了一下，手撑着墙壁。今天东西吃得实在太多了。

有两个乞丐走到他身边，伸出手说：“神父大人，有零钱吗？”

乞丐身上的臭味让林德更加难受了。他捂住嘴说：“没有没有。你们走吧。”

“您一定有的，神父大人。行行好吧。”

林德确实身无分文，但他没办法对乞丐说明。他们不仅没有离开，而且把目光落在了他胸前的金制圣光印章上。林德感到有些危险，毕竟他的身高只到两人的前胸。“走开走开，”他提高声音说，刻意露出厌烦的神情，右手抓着药典推了前面的乞丐一把，使他让开路来，然后快步离开。他能感到乞丐盯着自己的背影，但没有再追上来。

又走了一小段路，他听见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他没回头，也相应加快了自己的脚步。但是只过了数秒钟，他就听出来这脚步声不可能属于那两名乞丐。他回过头，看见是达莉亚向自己走来。

“达莉亚夫人？”他说。“您这么晚了还一个人走出来，乔贞先生呢？”

“林德大人，”她站在他身前，耳朵下方有一些汗液。“我想和您谈一件事。”

9

乔贞约见了亨里克·斯通。他们站在铁匠铺外面，亨里克用脖子上挂着的毛巾擦汗。

“那个女人……死了？”

“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是的。”

“她葬在哪儿？”

“你真的想知道？”

“不。不想。”

亨里克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望着地面。沉默片刻之后，他抬起头说：“这么说你还是没有见过她。”

“我见过她的坟墓。上面没有名字。”

“噢。”亨里克似乎在自言自语。“那么她的样子，还是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

“她的长相对你不重要。实际上，现在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了。”

“她为什么离开我父亲？”

“她怀孕了。死因是生产意外。”

“孩子也死了？”

“对。”

“就是说，我原来也许会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死在一个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地方。”

“这句话我持怀疑态度。”

“什么意思？”

“很简单，没有证据说吉特拉怀上的就是你父亲的孩子。当然这也只是可能性的一种。”

“尽量告诉我吧，你得到的全部细节，乔贞。”

“这都是推测，没有完全的结论。而且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吉特拉已经没办法影响你的生活了。”

亨里克突然提高了声音，盯着乔贞的眼神中透出充满困惑的愤怒。“我要付给你的可不是一笔小钱，得每一个铜币花得值。把一切都告诉我。”

话出口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大街，并且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眼光。他站起来，带着乔贞来到屋子后面的墙边。

“首先是这样。”乔贞说。“你父亲一直在给这个叫吉特拉的女人买治心脏病的黑市药品。按照药店的说法，他是大客户。”

“他确实动用了账本上的一些钱，这个我知道。但我没想到……心脏病药？真的？我父亲是个非常不相信医药的人。”

“正因为如此，才能表现出霍尔迈有多么急于保护吉特拉。虽然我不知道她的确切病情，但大部分心脏病病人都是不适合生孩子的，因为生产过程对心脏是非常大的负荷，严重的病人甚至需要中止妊娠。很难想象你父亲会允许吉特拉生孩子——既然他如此关心她的健康。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吉特拉还是决定做一个母亲。她也许就这件事和你父亲谈过，但是谈崩了；也许根本就没有提出来。从你所提供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后者。”

“所以她……就这样离开了？”

“她藏在了一个公寓里。那不是个特殊的地方，所以你父亲应该一直都不知道她的住址，否则没有理由不去找她。这只是一个推测，也是现阶段看起来最合理的。她的死亡也能够得到解释。”

“你还有别的发现？”

“注意一下，亨里克。上面这个推测，和吉特拉是不是怀着你父亲的孩子，是毫无关系的。”

“喔，你是说她还有其他男人。”亨里克沉重地吸了一口气。“这个婊子。”



乔贞能看出来亨里克对自己的父亲是怀着多么矛盾的情感。他痛恨父亲为了陌生女人抛弃家庭，但与之同时又因为那女人可能对父亲不忠而愤懑。虽然乔贞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三番两次建议亨里克不要追究太深，但这些尝试明显是徒劳无功的。

“你必须冷静。否则我不会告诉你什么。”

“没事，我好得很。”

“亨里克，你父亲抽烟吗？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在我出生以后不久就戒烟了。不光是这样，他也不能容忍别人在身边抽烟。”亨里克把右手背举起来。“看见这个伤疤了？我十一岁的时候偷偷学抽烟，他发现了，就把烟头夺走按在这上面——就这样教育我不要碰那玩意。”

“很好。这样就可以肯定吉特拉应当是不抽烟的。一方面你父亲无法容忍，而另一方面，既然她自己打算冒着心脏病发的危险生孩子，那么也不可能愚蠢到会用烟草来增加风险。但是我在她的房间里的桌子上，找到了很多按烟头的痕迹。这是一种表示出极度焦虑的粗鲁行为——也许属于另外一个人。”

“那一定是另外一个男人了。是这个人要她生孩子。”

“这件事没有明确的证据，你也不要把它当作结论来看。”

“吉特拉和这个男人骗了我父亲。”

他显然没有听进去。乔贞说：“不管怎么说，我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我还不知道另一个男人是谁！”

“你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这只是推测，很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吉特拉的房东也说了，没见过特殊的人去见她。”

“有，一定有。你一定得给我找到。我先付你一半钱，剩下一半等找到那个男人之后再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就把公寓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乔贞，你还得继续帮我查。”

“你说什么？”

“我说这事还没有完。”

“你在和我谈条件？你以为我是什么，私人侦探？”乔贞走近亨里克，盯着他。

“不，我只是觉得……”

“不要用你的脑袋来给这件事下结论，你做不到。你只是个铁匠，而不是别的。我已经告诉了你那女人的下场，这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全部了，剩下该做的事就是忘记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女人，忘掉她和你父亲之间的事，然后过自己的日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了。”亨里克把目光移开。他虽然明显抱有不满意，但很快意识到了自己没有资本和乔贞讨价还价。

乔贞不能留给亨里克斯撕毁协议的机会。即便这是一次不能透露出去的私人调查，但他还是需要利用探员的威慑力来避免多余的事情。而且他需要那笔钱，越快越好，尤其是在和林德的那次会谈之后。

早上七点左右，达莉亚就醒来了。她和侍女以及临时雇来的帮工，把一部分装满东西的大木箱运到一家小修道院侧门的草地上。这儿曾经是慈善机构做募捐活动的地点之一。她的人花了几个小时搭起架子，摆好桌椅，拉出横幅，以说明这是一次义卖。达莉亚准备把这次活动的收入全部填补到机构的亏空里去；虽然林德答应了承担一切债务，但她还是想做这件事。

为了能让来的人更多，她已经事先在附近的居民中分发了一些传单。当然，考虑到自己如今的声望，这样做有些冒险。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选择了这个地点——相对僻静，四周居民态度平和的修道院草坪。他们刚到的时候下了一点小雨，但是在东西基本摆设好之后就停了。没过多久，有三、四个人出现在会场上，但他们更像是偶尔路过，因为好奇心才停驻下来。

达莉亚站在会场后方的一张桌子后面，双手撑在桌面，在想着些什么。一名她较熟悉的修女来到她身边，两人问过后，达莉亚说：“多谢您帮我说服院长。否则我今天也不能用上这片草地。”

“我只是说说话而已，跟您的善行比起来不值一提。”

“您不用这么说。”

修女环伺了一下整个草坪。“这些东西……都是来自您的宅子吗？”

“是的。我不再需要它们了。”

“数量真是惊人，还有很多美妙的艺术品。”修女转向达莉亚。“其实我一直以为您是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

“噢。”达莉亚不知该如何回答。修女在笑，笑得很自然，但那仿佛只是因为她的面部肌肉善于表达这种自然感。

“这个真漂亮。”修女上前两步，拿起一个小烛台。“它值多少呢？”

“十二个银币。”

“这可真有点儿贵了。虽然义卖会上，买家付出的主要是善心而不是金钱，但价格平易近人，才能让人们有机会付出善心，不是吗？抱歉，我不是专家，只是说出自己心中所想。”

*她以前从来没这样对我说话。*

“您需要的话可以拿走它，不要钱。这是我的谢礼。”

“噢，真的可以吗？”

“当然。”

“谢谢您。”修女抱着烛台，回到达莉亚身边，左右张望了一下，但是没说话。

“还有什么事吗？”

“我没看见您的爱人到这儿来。”

“他没空。”

“虽然这是您的私事……但是民众都认同，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必须有自制的生活和令人仰慕的正直品性，这才能保证他把自己的事业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这其中就包括以神圣盟誓为前提的男女结合。当然，这不是必然的规律，只是一种通行的观念，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且我相信长期的善行，已经让他人对您的美好心性不存疑问了。但是，一个人总是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完全了解他，这也是悲哀的事实。”

“这和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没关系。”

“我也只是随便说说，请您不要在意。不过还有一件事。哎，这可真难出口。”

达莉亚没有看她。“就说吧。”

“院长提醒过，这是最后一次允许您在这儿举办活动了。千万别误解，我们对您工作的纯洁性没有任何质疑，但是不管怎么说，您也是一个无信仰者，而修道院毕竟是行使圣职的地方……”

“带着那东西滚吧，”达莉亚说，“不要再烦我。”

“您怎么……真是无礼！”

达莉亚听见身边的人快步离开了。她没有抬头，右手的四根指头死死地扣在桌角下方。

## 10

两个小时过去了，卖掉的东西都是便宜的家庭用具，购买者大多是周边的居民。这已经比达莉亚预想中好了不少，至少没有出现什么骚乱；人们只是像在杂货摊前一般，四处挑挑拣拣，小声议论。有人要求折扣，这让那张写了“义卖”大字的横幅变得滑稽起来，但达莉亚还是吩咐帮工们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大件的艺术品无人问津，而且小雨又下起来了，她索性让人用帆布把它们遮了起来。

达莉亚知道有的人什么也不打算买，只是来看她的。她能感受到那些小心翼翼的目光，同时在注视而又回避着她。她早就习惯了公众的注目，但是在此刻，那些注视她的眼睛仿佛不是来自于空旷的草地上，而是潜伏在残破树叶掩埋下的泥土里。她试图捕捉一两双这样的眼睛，了解它们的主人到底在以什么样的情感来注视自己，但一次也没有成功。一粒雨水落在她的后颈，她感受着那冰凉的触点从颈子慢慢滑到脊背中央，就像碎玻璃轻轻划过皮肤：你希望它带来的只是片刻的寒意，而不会留下一道血痕。

*我上次摆摊卖东西是在什么时候？二十多年前，她心想。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已经在用“二十多年”来回忆自己的人生了。任何发生在十年以前的事情，都有些拿不准年份。也许是二十三，也许是二十四。达莉亚听说人老了以后，反而可能会非常精确地回忆起四、五十年前某一天的事情。也许实际的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的跨度。达莉亚把这个跨度定在二十多年，然后想起了自己摆卖鱼摊的事。*

起因起源于和玩伴们的一个赌注。她弄来一套脏衣裙，把头发放进有些油腻的头巾里，在脸上抹了一点泥印。可是她不知道，光是把鱼篓摆在面前，是不能做生意的。至少还要学会剖鱼，但她做不到。市场上有人认出了她，通知她的家人；父亲派人来把她捉走，然后关了她三天的禁闭。第一天的夜里，她躺在床上，使劲闻自己的手，但是一点儿鱼腥味

也没沾上；有的只是高级香水的气味。经历三天后，父亲把她叫到书房，引见给一个高个子、头发花白的人——

达莉亚不敢再回忆下去了。她睁大眼睛，右手按住胸口，对自己说到此为止。她希望那几年的回忆是空白；她想把它们像破败的窗帘一样扯碎，像蜗牛壳一般踏碎，然后把记忆断裂的这一端，和几年后结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的那一端联结起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宁愿掐断自己童年到少年生命的一部分。更多的雨水滴落下来，黛西问达莉亚是不是应该结束义卖了，但她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好吧。”她说。“我们该回去了。”

“夫人，您没事吧？”

“你去把那张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好。”

达莉亚说完了就从黛西身边走开，去吩咐其他的帮工。当她在卷起一张挂毯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达莉亚夫人。”

她回过头，眼前站着一名有仆人撑着伞的贵妇人。

“您好……请问您是？”达莉亚说。

“噢，你不认识我。”

“抱歉。”

“看看你，口红都要让雨给冲化了。”

妇人把手伸向达莉亚的脸，但是达莉亚用右手掌背挡开了。

“你不是曾经讲授贵族礼仪吗，竟然这么粗鲁。假如我是客人，要买这张挂毯呢？你还打算这样对待我吗？”

“你是谁？”

对方自称是雷明顿公爵的夫人。达莉亚几乎不记得这个名字了：曾经在她前往夜色镇之前，对她求婚的雷明顿伯爵。

“噢……他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在上个月。你真的没听说过？我们身后的车队延续了三条大街。”

“你也看见，我们已经在收东西了。如果没有什么要买的，就请离开吧。”

“哎，我是专门来看看你的。其实我想带丈夫一起来，但是他支支吾吾地推托掉了。看来你把他的心伤得很重。”

“我很抱歉这么说，但那只是他单方面的事情。”

“单方面？所以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咯？”

“受害者？不，当然不是。夫人，说真心话，我觉得你是来捣乱的。如果你认为我延误了雷明顿公爵和你结婚的时间，并且怀着报复和警戒心而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刚才所说，雷明顿公爵对我的求婚完全是单方面的；你从我这儿得不到什么，而且我以后不想，也不会和你的丈夫有任何瓜葛。我能帮忙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祝你们婚姻幸福。现在，我再说一次：没有东西要买的话，就请离开吧。”

“真没想到！我和他相爱了四年，但是他的眼光竟然坏到会看上你这种女人！”

“坏眼光？也许吧。他毕竟最后还是选择了你。”

达莉亚明明不想继续纠缠，但还是说出了这句话，而公爵夫人的表情反应也在她意料之中。她已经准备好以漠视的态度接受新一轮的言辞攻击，心想快些收拾东西更重要，而对方只要骂得无趣了，自然就会离开。但她想错了。

“达莉亚，我本来只是想来了解一下你的，毕竟你的确曾经有很高的声名。可是，你竟然这么尖酸刻薄，这么爱侮辱人。慈善义卖？这种好听的词儿看来是掩盖不住你的真面目了。还是让我替你撕下这层伪装吧。”

“你想做什么？”达莉亚警觉起来。

“各位市民，请留步！”公爵夫人转过身，对还留在会场的人们说。“你们都认识德高望重，体察民心的雷明顿公爵。或许没有哪位贵族能像他那样，对慈善事业投入过如此多的关注，耗费过难以计量的精力。作为全心全意协助他的新婚妻子，也作为他的忠实使者，我不得不向你们宣布一件事情：你们眼前的达莉亚夫人，撒了谎。这不是义卖。她从你们手心里夺走的每一个铜币都会落进她自己的口袋，而不是用来帮助更需要它的人。这件事，已经得到证实了，达莉亚夫人的所谓慈善组织，早已经是一个空壳。”

“你撒谎。”黛西说。她望向达莉亚，但是达莉亚不发一言。

“撒谎？不。市民们，你们手中用极其高昂的价格换来的东西，都来自于达莉亚夫人的住宅。何曾有正直、善心的夫人会落到出卖家产的地步，还要冠上所谓‘义卖’的名头？这难道不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吗？我不能肯定达莉亚会用这些钱来做什么，但我能肯定的是，你们刚刚进行的是肮脏的交易！”

“少罗嗦，”有一个中年男子说，“我们都付了钱，拿了想要的东西。你管不着。”

“是的，”公爵夫人提高了声音，“可是想想，你们的辛苦血汗钱，最后都会落到哪儿，派上什么用场？我敢肯定：达莉亚夫人正在策划一次逃亡，而你们在给她提供帮助。可别忘记了，她是遭到军情七处驱逐的女人，而你们却要给她口袋里送钱。更何况刚才我也说过，这些物品的价格其实高昂得可怕。”

提到七处，比先前的内容更起作用。有些刚才准备离开的人停下了脚步。

达莉亚仍然在往箱子里塞东西，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黛西抓住她主人的右手，望着她，但达莉亚说：“快些把东西都收拾好，别管别的。”

“可是……”

“听话，黛西。”

“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有人问公爵夫人。

“留下东西，讨回血汗钱，从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抽身。当然，我相当怀疑达莉亚夫人是否会允许你们这么做。或者，你们也可以选择让自己的钱花得更值……我知道你们都着强烈的正义感，但是这种可敬的道德感，在一个连最基本的妇道都不知如何遵守的女人面前……”

黛西一巴掌打在公爵夫人脸上。“闭嘴，”她说，眼角已经有了泪水。“我不许你污蔑夫人。”

公爵夫人似乎是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她死死地抓住黛西的手腕，让她没办法挣脱，然后又提高了声音：

“看哪，她打了我！达莉亚的下人打了我！为了说出真话，我早就做好了承受辱骂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却会遇上这么丝毫不顾礼数的事。很显然，这个女人已经完全抛弃了羞耻感，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圣光护佑的修道院之前！各位市民，现在受辱的不仅仅是我，也包括你们。难道各位还打算继续无动于衷吗？”

“放开我，”黛西哭得很厉害，手软了下来。达莉亚上前打开公爵夫人的手，把黛西拉到自己身边。她早就预料到了情况会失控，但是没有阻止，也无力阻止。自从义卖会一开始，她就避免说话，希望和所有市民保持距离。试图反驳公爵夫人只会是反作用，所以她只能期望公爵夫人的讲话没有预料中的效果，而这一切就会过去。但她在一听到有市民说“她讲得对”的同时，就明白了：事情就显然在朝无法挽回的方向发展。

第一个人把买来的油灯摆回台子上，然后要求退款。在这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就有另一个人从他身边蹿过，拿走了那盏油灯，然后跑向草坪外缘。然后，更多的人开始试图抢走东西。越来越多。有人开始袭击看守钱箱的雇工。

达莉亚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听到了无数种声音。雨水。纷乱的脚步。横幅扯落。哭声。喊叫声。辨不清的高声说话。辨不清的低语。笑声。草根断裂。玻璃砸碎。推挤。倒塌。帆布掀开。风声。拳头砸在肉体上。泥水飞溅。她听见了一切，但是却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她半睁着眼睛，但只能看清死死缩在自己身边的黛西；除此之外，视线内就只有一些灰色的影子在纷乱地来去。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看见了乔贞，但那只是错觉。接下来，她听到了一声枪响。

## 11

如果说混乱的人群是一整具肢体，那么枪声就是最好的镇静剂。扭打在一起的人停止了动作，却还拉扯着对方的衣服。爬到桌面上的人身子随着枪响猛地朝下一蹲，然后又往上挺回了一些，但膝盖还是弯曲的。有一面镜子掉在地上摔碎了，没人注意到。一直躲在修道院里，不愿涉入这场纠纷的修女们群聚在窗口，急着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又不敢把头探出来。像大部分人一样，达莉亚很快察觉到了枪声的来源，并且把视线投向那个方向。

在草坪东侧的入口站着一个男人，身旁有两名持枪的卫兵。他双手互握在背后，环伺会场。他的目光掠过近处所有人的眼睛，让他们更加沉默不语。在看到达莉亚的时候，他的视线有片刻的停留。

“我看见什么了？”他说。“在修道院面前发生的一场哄抢？”

人群仍然在沉默。即便不是伴随着警告的枪声出现，仅凭穿着和说话的音调，人们也会知道他是一个有资格在这种场合下达命令的人。

“我在等待回答。”男人说着，视线似乎是无意地又回到了达莉亚身上。



“您是谁？”达莉亚说。市民们，包括公爵夫人，目光都集中向了她，仿佛她是最不应该在这个场合提问的人。

“检察官因伐罗修·盖尔芒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您是达莉亚夫人。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我在举办一次义卖。”达莉亚说。“但场面不大好。”

“我知道是义卖……见过您发的传单。发生这样的混乱，一定有什么缘由。——那边的先生，你要去哪儿？请停步，把手里的东西慢慢放下。实际上，所有人在得到我的允许之前，都不准离开这里。”

“不准离开？谁给你的权利？”公爵夫人说。

“是这个女人，”黛西指着公爵夫人，“就是她让这些捣乱的人。是她。”

因伐罗修看了看黛西，然后转向公爵夫人。“我认识你。雷明顿公爵的新婚妻子，是吧？看来你遭到指控了。”他停顿一下，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继续说。“至于你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给我的权利，夫人。作为国家检察院的一员，我不能对这样大规模的扰乱秩序行为视而不见。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是你引起这骚动的吗？”

“我？笑话。我只是来看看，正要离开呢……”

黛西刚想说话，但因伐罗修用右手指示她不要开口，然后身体略微朝左侧，对市民们说：

“各位，有的时候保持沉默也是罪恶。实际上，我是在观察两分钟之后，才决定鸣枪警告。毫无疑问，你们当下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甚至带有犯罪性质，让我有理由立刻逮捕你们所有人。就算你们选择逃跑，回家得到片刻的休息，但也绝对逃避不了追究责任。但是，鉴于你们还没有造成实际损害，所以我能提供一个更温和的解决办法：放下你们手中那些不是用钱币换来的东西，并且在得到卖方的确认后，静静地离开。这是唯一一个让你们避免惩罚的做法。记住，务必要诚实，希望你们都记得自己哪些东西付了款，哪些没有。听好了：只要有一个人继续试图留下不属于他的东西，这件事就会定性为集体犯罪。现在，都照我说的去做。”

立刻就有人因为这席话而行动起来了，比刚才公爵夫人唆使的哄抢要快得多。第一个人先把眼前掀翻的桌子扶起来，然后把刚才藏在衣兜里的一双刀叉平放上去。第二个人交出了一个小茶杯。第三个人不仅交出了东西，还要协助帮工把它好好地放进箱子里。达莉亚这时候才发现，就连他们打算抢走的，也只不过是那些便宜的生活用具而已。盖着艺术

品的帆布虽然掀开了，但是它们仍然好好地按原来的方式堆积着。最奇怪的是有个人交出了几枚象棋棋子——只是几枚。无论是正正当当购买，还是哄抢，这些人都发展不出什么野心，只是想赚点小零头，自然也没有为了可观利益而犯罪的胆量。无论是煽动还是说服，他们都能够很快地接受——无条件地听从地位明显高于自己的人，是他们最熟悉，也最适应的生活方式。

不知不觉的时候，雨再度骤停了。

“公爵夫人，您没有要归还的东西吗？”因伐罗修说。

“没有。”她扭开头，把仆人叫到身边。“我们该回去了。”

“等等。”因伐罗修说。“您看，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正在尽力补救。也许您也该做一件事。”

“我没有什么可做的。都说过了和我无关，你能指望这些愚蠢的平民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向达莉亚夫人道歉。”

“你说什么？”

“公爵夫人，虽然我只在一旁观察了两分钟，但是恐怕您实在太激动，我还在到这里的小径上，就听到了你的声音。没有听清全部内容，但我相信是在你的话音落下之后，骚动的声音才响起。比起新婚蜜月没过多少天就遭到拘留审讯，道歉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如果达莉亚夫人觉得您的道歉足够有诚意的话，我会考虑不把这件事上报。”

“你叫什么，因伐罗修？我会让我丈夫知道你有多么无礼！”

“噢，虽然雷明顿公爵大人也曾经打算进入检察院——很可惜，连续两次司法考试不及格——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认真背诵过法典的人。我相信他会认同我的处理方式。”

公爵夫人昂起头，嘴角往下撇，眼球微微颤动着。她朝达莉亚看了一眼，然后又转过头盯着因伐罗修；从因伐罗修并无改变的眼神，她知道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她走向达莉亚，离她还有好几码的时候就停住了，然后吐出毫无音调变化的音节：“抱歉。”这时候，她仍然高昂着头，脸朝向侧面的一棵树，仿佛自己是在对某片叶子的叶脉图案做出不动声色的评价。

“这样的道歉很难让人信服。诚意，夫人。”因伐罗修说。

原先打算转身离开的公爵夫人只好上前几步，逼自己望着达莉亚的眼睛，然后说：“达莉亚夫人，我对自己的言论，和它们造成的后果……表示道歉。请您原谅。”

“达莉亚夫人，”因伐罗修说。“您接受这道歉吗？”

“不，我不接受。”达莉亚摇了摇头。“但你可以走了。”

她看着公爵夫人的眼睛，明白对方在退缩。这个方才造成一片混乱的女人，在一瞬间就把自身摆在了受害者的立场上。她几乎要哭出来，仿佛家产遭到哄抢的是她而不是达莉亚。她抿紧嘴唇，转身离开。侍从连忙追上去。

达莉亚并不觉得多少消气了；她只是疲劳而烦躁。她招呼黛西去帮忙收拾东西，然后对因伐罗修说：“谢谢你。”这句话出口的同时，她也没有丝毫得到帮助的感激与兴奋。她不等对方说什么，就直接在身后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让椅背撑着身体右侧，用左手抚去脸上的雨水。因伐罗修走近的时候，她也没有抬起头来。

“达莉亚夫人，刚才这一幕真是非常让人不快。冒昧问一句，您和那位夫人难道有什么过节？”

“不。”她懒得说明是“不知道”还是“没有”。

因伐罗修拉来另一张椅子，在她身前坐下。“您认识我吗？”

“你刚才自我介绍过，检察官大人。”

“其实我是专程来找您的。”

达莉亚抬起头，看着他。

“不……这么说太私人化了一点。这些话有些难出口，尤其是经历刚才那一幕之后……但还是必须说出来。我接到检察院的委派，负责调查您的慈善组织在资金流通方面是否有非法行为。对这次义卖进行监督就是我工作的第一步，但是没想到……”

“噢，”达莉亚点了点头，“你是来抓我的。所以必须把她先轰走。”

因伐罗修叹了一口气，注视着达莉亚的眼睛，有一会儿没说话。

“你不是来调查的吗？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能看出来，您伤心劳神已经很多天了。或许现在不是谈公事的好时候。”

达莉亚很想说“有什么不是时候的”，但还是没有开口。在心底，她不是一点儿也不感激因伐罗修的行为，但得知他此行的目标原来是调查自己之后，这一丝感激就让懊丧给深深地掩埋住了。至少我还会感到失望，这是一件好事，她想。要比毫无感觉要好得多了。

“我就直说好了，检察院接到不止一次的举报，认定您的组织在处理孤儿抚养费用，和募捐资金来源方面……”

“不用对我重复。”达莉亚打断了他。“那你还在等什么？要质问我？把我关起来？”

因伐罗修像刚才一样，又沉默着看了她一会儿。达莉亚把目光避开。

“您听好，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我知道您不会做出以善行为掩盖，来谋取私利的事情。在这个调查过程里，我需要您完全的配合，但这样也是为了保证您的权益不受损害；而我也能从中得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那些举报都是诬告。”

“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做出你说的那些事？”

“我做这类讨厌的工作已经好几年了，说实话，比起严守法律程序，我还是更相信人格和经验的力量。虽然您不认识我，但实际上我参加过您的募捐会，还曾经匿名捐款。如果让我用一个词形容那些集会的气氛，那就是：希望。无论是参加者，还是您自身，目光里都是充满了希望的。我见过好几百个谋取私利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拥有那样的眼神，而我相信我的经验。现在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暂时从您眼中消失了，但那只是因为您太疲劳。经历了这么多，谁都会疲劳的。不如这样，我去让修女安排个房间，您该好好休息一会儿。”

达莉亚刚想拒绝，但是却迟疑了片刻，而因伐罗修把左手放在了她搭着膝盖的右手背上。她又想马上抽回手来，还是迟疑了片刻；因伐罗修的手落得很轻，在贴上她手背的时候略微加了一点劲儿，让她感觉到他的拇指从食指侧面略微探进自己的掌底，然后又很轻地放开了。他站起来，朝修道院走去。

## 12

乔贞回到宅子，看见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客厅里翻看着一些文件。

“你回来了，”坐在男人对面的达莉亚站起来说。

“有客人？”乔贞走上前去。

“您好，乔贞先生。”男人放下文件站起来，对乔贞伸出右手。“打扰了。我是检察官因伐罗修·盖尔芒特。”

“我认识你的制服。”他们握了握手。乔贞并不想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但却发觉因伐罗修似乎有把对方的手掌整个拉过去的势头，而且非得等他说完下面一句话之后才放开。

“我接到检察院委派，来对达莉亚夫人慈善机构的金融情况做一些调查。”

“噢。”乔贞说。“我猜想过检察院会接到一些举报。”

“大部分都是无足轻重，缺乏证据的。所以我应该很快就能完成工作了，不会对两位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请放心。”

让乔贞印象深刻的是因伐罗修说“两位的生活”，而不是“达莉亚夫人的生活”。他点了点头，说：“我和达莉亚夫人失陪一下。”因伐罗修报以礼貌的微笑，回到沙发上坐下。乔贞拉着达莉亚，来到走廊上。

“我听说了一些事情，”乔贞说，“昨天早上的义卖会起了骚动。是真的吗？”

“有一点儿小乱子。没什么大事，你不用担心。”

“下次你别自己去了。我也要在场才行。”

“问题是你要什么时候才会有时间？”

“会有的。你还是给我详细讲讲昨天都发生了什么。”

“一个女人突然出来说……反正就是那些话呗。然后场面就有点乱了，有人想不付钱就拿走东西。”

“你是说他们哄抢东西了？”

“不至于。”

“有人打起来了？”

“没有。我都说了没什么了。”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必要对我隐瞒这些，达莉亚。我听到的说法是有人流血了，还有枪声。我好不容易抽出一个小时赶回来，你最好不要不当作一回事。”

“你连一个小时都这么难挤出来，哪里还会有时间和我在草地上陪着那些大箱子站整整半天？”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达莉亚右手稍微掠过一下额头，然后说：“是，挺吓人的骚动。你还记得雷明顿公爵吗？当初对我求过婚的那一个……他的新婚妻子到了会场，然后开始对人们说很煽动的话。有人相信了她，然后就……我根本控制不了场面。他们都像疯了一样，又砸又抢……”

“达莉亚。”乔贞叹了一口气，抱住她。她紧靠着他的胸膛。

“如果以后你还要做这件事，”乔贞说，“我确实不一定能找到时间陪你，但至少可以先给周边的人打个招呼。所以下次一定要先好好跟我谈过，明白了吗？”

“好的。”

“枪声是怎么回事？有人受伤吗？”

“没有，”她略微抽身出来，望着他。“是因伐罗修的卫兵开枪警告。”

“他也在现场？”

“他就是要做那项调查，所以刚好赶到。如果不是他的话，那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拾了。”

“原来是这样。那我得谢谢他。”乔贞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不过，达莉亚，我知道检察院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他毕竟是在做一项针对你的调查，这可开不得玩笑。不要因为他帮助过你，就忽略这一点。”

“没事……我明白。我会小心的。”她在他的唇边吻了一下，然后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别让客人独个呆太久。”

一回到客厅，乔贞就对因伐罗修说：“检察官大人，我听达莉亚说了，你在昨天的义卖会上帮了她很大的忙。非常感谢。”

“没什么，那正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想，该是时候离开了。”

“这么快就走？我还想跟你好好聊聊，关于你手头调查的细节，我能给你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况。”乔贞说。

“我很乐意，但恐怕我和您一样，在从事着让自己太忙的工作。达莉亚夫人，这些文件我必须拿走，好做进一步的研究。”

“请吧。”

“多谢您的合作。”因伐罗修左臂夹着文件，对两人道别，然后离开了。

“他走得还真快。”把检察官送出大门后，两人回到客厅坐着，乔贞就对达莉亚说。“你不觉得奇怪吗？”

“怎么个奇怪法？”

“像要逃跑一样。”

达莉亚盯着乔贞，突然笑了。

“你笑什么？”

“他可能真的是要逃跑呢，”达莉亚说，“你一点儿也没察觉到自己刚才用什么眼神在看他，是吧？”

“什么眼神？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噢，别装傻了。”她愉快地搂住他的脖颈。“看，你自己也笑了。你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好吧，换一个说法：他不是逃跑，只是自知应该让我们两个呆着。谜团解决了，来说说正事吧。他拿走的是什么文件？”

“这一年以来，接收和交托情况孤儿的详细记录。当然还有相关的花费。”

“为什么只调查这一年的？我一直以为检察院的人做事，最大的乐趣就是把结了蜘蛛网的账本都翻出来。”

“他说这和检察院收到的举报材料有关……说我的机构出现问题，主要是集中发生在……这屋子的门牌取下来之后。”

“是这样。”乔贞想，无论举报人是谁，选择这个时间段的意图很明显：将达莉亚遭到七处驱逐这件事，和他的举报材料挂钩。对一般人来说，生活突然遇上剧烈的变动，确实很容易成为犯罪动机的因子。更关键的一点是，检察院和七处因为机构属性的原因，向来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一个让乔贞感到不舒服的推论，就是检察院可能试图以达

莉亚为突破点，找出对七处不利的证据——即便老人已经认同七处和达莉亚之间的联系完全断裂了，也不等于其他人都认同；就算有人把这公开的驱逐视为掩护性的手段，也不那么奇怪。

他不打算告诉达莉亚这一点，也希望她暂时没有想到。

“对了……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全名。”乔贞说。

“你真是。因伐罗修·盖尔芒特。”

“太难记了。不过……盖尔芒特……”

“怎么？”

“我记得这个姓氏。已经退休了的检察院前检察长，叫德萨·盖尔芒特。我听说过他的独子也进入了司法界……看来就是这位因伐罗修了。”

“他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没有私下接触过。不过假如他在办事风格方面多少学习了他父亲的话，那我们就得更加小心应付了。德萨很擅长纠缠，给七处带来过不少麻烦。”话一出口，乔贞才意识到自己又提到了不该提的字眼，但达莉亚似乎并不大在意。

“刚才别人的态度明明好好的，听你这么一讲就变得奇怪起来。”

“没办法，最近工作排得越来越紧，我不能常在你身边。如果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我懂。别说了。”

他们亲昵了一阵子，然后乔贞说：“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

乔贞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埃林从湖畔镇寄来的。”

“埃林？他还会写信？”

“他动用了本来是拿来报告紧急情况的信鸽，我还在发愁怎么替他给糊弄过去。还没拆开。你来读读看吗？”



“既然还没拆封，你怎么知道……”达莉亚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看到了信封上的小字：给乔贞和达莉亚。“好吧，我来拆。”她说。

她拿过信封，划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一张是淡黄色的信纸，还有一张是墨水笔画成的风景画。达莉亚看了看乔贞，然后先把那张风景画放到两人中间；乔贞右手捏住纸张的另一角。他们看出来画上有湖泊，有从铺撒了树叶的岸边延伸到水中的钓鱼台，还有河对岸的群山。天空涂得黑黑的，山和湖泊都留白了，但他们也没办法判断这画的是不是夜景——把背景涂得黑黑的是这位小画家的习惯。画纸的右下角有签名：伊莱恩·提亚斯。

他们没说什么，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桌面上。达莉亚展开信纸，开始看前面几行。“真没想到，埃林的字写得挺好看的。”

“他身上大概还有一千种浪费掉的才能。”乔贞说。“读给我听。”

达莉亚清了清嗓子，然后读起来。“乔贞，达莉亚。你们好吗？日子过得顺心吗？不用反问我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想必你们已经仔细观赏过了伊莱恩的画作。没错，她的主题就是湖畔镇。啊——，”达莉亚刻意拉长了声音，表示埃林在后面加了个很长的破折号，“留在这么美丽，引人遐想的地方，让我感觉能重拾吟游诗人的梦想……”

达莉亚笑着弯下腰，左手放在腹部上，右手则把信纸往乔贞那边推。“我读不下去了。我老在想他是带着什么表情写下这些东西的。”

“忘记说了，没有写作这种才能来供他浪费。”乔贞拿过信，接着往下读。

“伊莱恩爱死这个地方了，我真后悔早一些带她来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也许是想写‘后悔不早一些带她来’吧。不管它，继续。——我呢？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调查连续杀人案的。有我在，案子当然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一个入赘的年轻人丢了工作，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不起自己，于是喝醉酒以后就做了不该做的事。真正的男人是永远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当然，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做，不过我时间多得是，所以正好利用这些空闲时间来替你们俩找房子。乔贞，可别说你还没告诉达莉亚这件事！我已经看中了好几个地方，各方面都好得没话说，价钱也便宜，最多就是有点旧。你们该感谢我不打算把这些讯息独吞掉。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抽时间到这儿来，当然这暂时做不到。不过没关系，我会把屋子结构的草图带回暴风城去，让你们心里先有个底。伊莱恩的画，就

是其中一间屋子可以看见的景致，她说还要画更多，好让你们俩都能见着。所以乔贞，千万记得按先前说好的，替我报销伊莱恩这一次出行的花费。再见。”

“就这些。”乔贞把信折起来，发觉达莉亚看着他，没说话。“怎么了？”他问。

“你真幸运。”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有这么一个朋友。”

“可能吧。说不定他打算帮人推销房子给我们然后收中介费。”乔贞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刚才这句话是胡说的。我想你说得对……不过，”他抚摸她的脸庞，“幸运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他是为了我们俩才这么做的。”

但是达莉亚把脸别开了，望着地面，左手拇指和食指贴在微微颤动着的嘴唇上。

“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达莉亚说。“我们还有很多准备时间，对吧？”

“这些事情不会马上就发生，你知道。一切都还在做计划。”乔贞把身子移开一些，朝后靠在沙发上。“而且具体的东西都没决定。林德的建议我也有考虑过，如果你不想离开的话……”

“不，我想，真的想。我一定要离开这儿，到那边去等你。”她的声音急促起来，但仍然很轻：就像雷雨骤停后的晴朗阳光中，从屋檐边缘滴落下来的雨水。“然后你也要尽快赶过来，别让我等太久。我会一直等，多久都会等，但毕竟等的时间越短越好。”她把伊莱恩的画拿过来，双手拉住画纸两边，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说不定就在这个地方。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站在这儿等你来。听见了吗？乔贞，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当然听见了，我就在这儿。冷静一些，达莉亚。”

“你在说什么？别让我冷静。我不需要你的冷静，不需要。我真想现在就能动身……”

伊莱恩的画已经几乎在达莉亚左手里揉成了一团，但她似乎没发觉，乔贞也不打算提醒她。他抱住她，听着画纸承受压力痛苦地紧缩之后又慢慢展开的声音，然后又听见它掉落在地面上。这一天的后来，乔贞离开了；达莉亚把画纸拾起来展开在桌面上，使劲用手压平，但已经没法看清楚上面画的是怎么了。

第二天乔贞接到任务，前往西部荒野追踪两名逃犯，罪行是以线人身份接近一名探员，在得到信任后杀了他，抢走了他身上的一份关于七处情报网络分布的机密资料。老人特意说明，保证资料不外传才是任务目的，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不经审讯处决犯人。

在面对昨天达莉亚的情绪失控以后，乔贞怎么都不想离开，所以自从进入七处以来，他第一次产生了找理由拒绝命令的念头。当然，这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不仅是紧急任务，也是马迪亚斯的又一次实战训练。乔贞怀疑老人看出了他的想法，因为他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准备时间；当天早上在总部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后就得离开。他很想至少在临行前和林德、因伐罗修谈谈，和达莉亚道别，但最后只能叮嘱助手阿维德通知一下达莉亚而已。

这一去一回，就过去了好些天。刚上路不久，乔贞就对自己说，如果达莉亚以后先去了湖畔镇，那么和她可能还会有更长的分别时间——这种自我安慰实在是幼稚得太明显，以至于乔贞只尝试了一次就放弃了，因为让他心烦意乱的关键不是两人的暂时分别。或许等自己回去以后，达莉亚已经改变了主意，决定接下林德提供的工作；又或者成为了检察院的阶下囚——最坏的想象，但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哪种情况也好，他觉得自己必须在场。而更麻烦的是，他们的目标是逃亡的好手，制造了不少虚假的踪迹，让乔贞一行四个人浪费了不少时间；这让他的焦虑进一步加深。他意识到，情绪的不稳定造成判断失误，而失误的后果又使自己更加焦躁。

他们追踪到了海岸边。一天夜里，在稍作休息的时候，乔贞站在沙滩上，看见了远处海面上的船帆——就像在墨蓝色的曲谱上默默前行的音符，是它们决定了海水涨落的节拍。在那一刻，乔贞意识到自己在经历的，只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普遍的挂虑。在那些船上捕鱼维生的海员们常常几年都回不了家，而前线上的士兵也是一样。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从小就要学会适应这挂虑，但乔贞到了三十五岁才第一次发现它的存在。在审讯人的时候，只要对方表示出想尽快脱身回家的想法，乔贞就知道自己已经赢了：这是放弃顽抗的标志。而直到今天，乔贞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它这会成为这样的标志。

这些想法让他逐渐平静下来。

第二天，他们把逃犯逼到了已经废弃的金海岸矿洞。在整个过程中，马迪亚斯都严格地遵守乔贞的指示，各方面都挑不出什么毛病；事实上自从上次差点失去一只眼睛后，他的态度就收敛了不少。也许是因为老人教训过，也许是马迪亚斯自己学乖了，乔贞倒不大关心是哪种情况，只要让他烦心的事能少一件就好。而且这段时间以来，他也在尽量试着把马迪亚斯看作一名普通的实习探员，而不是她的儿子——这让事情变得简单不少。

经历一番追击后，他们终于在矿洞内压制住两个犯人，绑了起来，让两人跪在地上，中间隔着数码的距离。乔贞用匕首指着其中一个人，而马迪亚斯逼着另一个，另外两名探员在后方守卫。

犯人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而且正利用了这一点，让乔贞等人浪费了不少时间。资料似乎不在两人的身上，而他们又是一对不那么容易坦白的硬骨头。眼看任务就要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个障碍要跨越，乔贞好不容易才压制下去的焦躁又重新浮现出来。*就快解决了，马上就能回暴风城了，他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看来谁也不愿意先开口。”他拿出了一枚铜币。“正面是你；而背面，是你。”他朝马迪亚斯压制着的另一个人示意。“就让它来决定谁来说话。让硬币选中的人，有三秒钟决定是不是说出实话。任何一句实话，无论答案是‘我不知道’，‘我知道’，又或者是‘只有他才知道’，我都无所谓，只要是实话就行。三秒钟之内不开口，就杀死另外一个人，然后再把剩下的也杀了。”

这办法他只用过一次，而在内心深处，他明白现在没有到非这样做不可的时候。但他等不下去了。如果把两人押回去，可能又需要经历一长串艰苦的问讯，而他显然不能在任务真正完成之前回到达莉亚身边。

他左手抛起硬币，让它落在掌心，用四指遮住，然后伸到自己看住的犯人眼前，展开。

“正面。”

犯人猛地抬起头，盯着乔贞的眼睛，但那是一种求饶的对视；颤抖的眼珠子表露出他处在崩溃的边缘。

乔贞开始倒数。三秒钟过去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眼前的犯人短促地呼吸了十多次。

“看来你没有话要说。”乔贞略微转向马迪亚斯那边。“动手。”

从乔贞说出这个办法开始，马迪亚斯的姿势就没有丝毫动弹，非常谨慎地用匕首抵住另一名犯人的脖子，刀尖和皮肉精确地保持着一厘米的距离。但是从乔贞下令后，又过去了三秒钟，他没有做任何事，仍然保持着雕塑一般的姿势。

乔贞皱起眉头，望向马迪亚斯，看见他捏在匕首柄下方的指头略微松开又捏紧，刀身也随之颤动起来，向前触到了犯人的皮肤。犯人屏住了呼吸，头部和颈子都非常僵硬地直起来，但匕首又朝后退了一些，指头再次松开，捏紧。马迪亚斯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眼球不知不觉移向乔贞这边，但目光一接触就马上移开。手指第三次开合。

他下不了手。

“马迪亚斯。”乔贞警告他，但是这就犯了错误。让马迪亚斯逼住的犯人猛地起身，用肩膀撞击他的腹部。虽然马迪亚斯倒地了——毕竟对方体重几乎是他两倍——但这仍然只不过是逃犯的希望反抗而已。另外两名守在后面的探员再次抓住了他。

“杀了他。”乔贞对两名探员下令。但这时候，另一名犯人终于开了口。

“东西在我这里，”他说，“不要对我弟弟动手。”

“第一句还不好说，但第二句应该是实话。”乔贞说。“这是个好的开始，至少我现在能分清楚你们了。那么，做弟弟的，你有没有话要说？”

“不，我哥哥是在骗你们。东西已经埋在外面了，我带你们去挖出来……”

“到此为止吧……别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了。那些玩意不值得让我们两个人都去死。”

“你们打算用那些资料做什么？”乔贞说。

“只是想卖掉而已，我发誓，我们甚至连买家都还没有找到。不管卖给谁都好。”

“那么，它现在在哪里？”

“我已经都撕碎吃下去了，内容全记在脑袋里。但只有我一个人记住了，我弟弟不识字。这都是真的。杀了我吧，剖开我的肚子，你会找到的。只是，求求你，别对他动手……”

乔贞站在一块大岩石边，看着马迪亚斯一个人把两具沉重的尸体拖进大海，另外两名探员也只能呆站在旁边看。这是他对马迪亚斯的惩罚。做完之后，马迪亚斯用海水搓了搓手，回到乔贞面前，看着他的眼睛。

“你有什么问题？”乔贞说。

马迪亚斯没说话。

“不仅违抗命令，还给犯人制造了逃跑的机会。”

乔贞知道自己说的只不过是套话，完全不关乎事情重点。马迪亚斯仍然沉默，乔贞也生不起气来。过了十几秒，乔贞走近他，然后说：“你还没有杀过人。这五年里，也许你做了各种各样的训练……但没有杀过人。”

马迪亚斯深吸了一口气，想望向别处，但是乔贞打了他一巴掌。

“看着我。”他说。“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杀过人。”

“没有。”马迪亚斯用几乎看不见的动作摇了摇头。他在尽力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僵硬，或者对当前的对话漠不关心。

最终他还是一个孩子。他能够把擂台上的对手轻易打得不成人样，也不眨一下眼睛；他能欺负一个孩子，对他动用私刑；他能对一名持枪的老矮人做出鲁莽的攻击。但他还不能毫不犹豫地杀死一个成年人。他应该在乔贞数到一的同时割断犯人的喉咙——三，二，一，取走一条生命，就这么简单。但他做不到。他是军情七处的继承人，一个还没有学会杀人的继承人。这里根本不能考虑到什么客观因素，重要的只是他有没有挥出那关键的一刀。在观察塔楼上那场比赛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矛盾地发现了马迪亚斯和他父亲的共同点；而现在，又一个。他不知该怎么对待这个事实才好。

乔贞突然想苦笑。不远处海浪层层翻滚的声音，仿佛在嘲弄着他。狄恩，达莉亚。我要教会你们的儿子怎么杀人。

## 14

今天早上，乔贞一行人回到了总部。在带着任务报告准备前往老人会面室的时候，他在阶梯前遇见了助手阿维德。

“我吩咐你的事做了没有？”乔贞问起临行前，让阿维德通知达莉亚的事。

“我觉得我不应该和达莉亚夫人面谈，就把黛西叫出来，托她传话。”

乔贞点了一下头。阿维德比他想象中要考虑得更周到。

“后来，我在路过大屋的时候，就顺便黛西见了几次，问问达莉亚夫人的情况。黛西说夫人最近一直过得很平静，而且夜里骚扰宅子的情况也几乎消失了。”

“我没有让你这么做。”

“抱歉，我自作主张了……”

“不用道歉，你做得对。我应该谢谢你。”

“乔贞大人，其实我想，您不必太担心。……噢，我不该说这些。我太多嘴了。”

“行了。”乔贞想拍拍阿维德的肩膀，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他转身走上前往老人房间的楼梯；这番对话让他的步伐安定下来。

任务报告，也比乔贞想象中要顺利得多。毕竟整个行动除了马迪亚斯最后的犹豫，没有出什么漏子，而马迪亚斯的行为显然不是乔贞的错；老人也对两名犯人都已经处决的结果表示满意。

“马迪亚斯的事我会和他单独谈。”老人说。“你可以离开了。”

乔贞刚刚转过身，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停下脚步，再次面对着老人。

“你还有话要说？”

“我想知道，您还有没有别的吩咐？关于我今天的工作。”

老人皱起了眉头，这在乔贞预料之内。他知道自己这句话的语气很奇怪。

“你一向都明白自己的安排。”

“实际上……我今天已经没有需要做的事情了。”乔贞仍然把意思表达得很含糊。

老人身体略微朝后靠了一下，注视着乔贞。他的眼神很少有地不具有刺探意味，而是略带无害好奇心的观察。即便如此，乔贞还是疑虑自己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说了错误的话。

“你可以先回去了，”老人说。“去休息一下，明天再来。”

“是，肖尔大人。”

在踏下楼梯的时候，乔贞的步伐越来越快。方才还算安定的心境此刻起了奇怪的波动：他以非常笨拙模糊的方式向老人请假，而且得到了批准。十年来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不那么寻常，但是只有对乔贞来说才具有意义；在他人耳中听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尴尬而又平凡的工作遭遇。他非常想知道刚才老人从自己眼里观察到了什么，又是因为什么才决定批准这足以让外人发笑的告假——还附赠一句“去休息”。乔贞当然知道自己做出这件事的关键原因是什么，而老人显然不可能错过如此明显的东西。

不过，他现在不愿意过多考虑这件事。他快步走出七处大门，心里除了想尽快回到达莉亚的宅子之外再无其他。于是在这一个充满雾气的早晨，事情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你在出差归来后，想快些回家见自己的女人，于是鼓起劲头向上头人请假。即便乔贞明白，这一瞬间的简单，只是十多年来的纷杂与混乱之中的幻影，就像偶然掉进荆丛的一小块玻璃——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前些天在海岸边上内心涌起的层层焦虑，现在大多消失无踪，精神中只有些许松弛和兴奋感并存。

乔贞在街边站了一会儿，考虑叫一辆马车。这时候，他感觉到有一只手从背后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不仅是拍，简直是蛮横的推。他转过身去，看到两名穿着同样的便服，佩戴同样长剑的人。

“你就是乔贞大人？”站在前头的人说。出手的人就是他，而他虽然用了敬称，但那纯粹只是文法意义上的，仿佛“大人”这个词在他的语气中不存在。

“你们是谁？”

“盖尔芒特家，听说过吗？我们是德萨·盖尔芒特大人的私人卫士。”

乔贞皱起了眉头。眼前的人来自盖尔芒特家，但不代表因伐罗修，而代表他的父亲。他说：“证明你们的身份。”

“看这个，盖尔芒特的家徽。行了吧？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

“少罗嗦，跟我们来就是。”前头的人一说完，就去捉乔贞的领子。乔贞把他翻倒在地；那人的脸撞在路面上，鼻子侧面撕开了一条口子。剩下的一个人看了看乔贞，没有动手，反而连忙指责起满脸是血的同伴来，然后又对乔贞说：“抱歉，乔贞大人。这家伙是新雇的，我也没想到他这么无礼……对不起，对不起。德萨老爷非常心急着要见您，所以才派我们俩来——其实我们都守候您好几天了。马车就在那边。”

“他找我有什么事？”

“详细的我们不知道，可从这一点来看，就一定是挺重要的事。老爷叮嘱了好多次，让我们代表他的诚意，不要惹怒您……”他转向已经站了起来，捂着半张脸的同伴说，“快给乔贞大人道歉！否则你这活可以不用做了。”

受伤的人支支吾吾说了些什么，但乔贞没理会。



“得花多长时间？”

“十分钟就能到，而且老爷也说了，他只求耽误您一刻钟。等事情一谈完，我们会用最快速度把您送回家。”

周围的行人多起来，而乔贞能感觉到大部分视线都落在自己身上。“走吧。”他说。虽然他明白德萨的邀请不能忽略，但正是因为先前和阿维德的那番谈话，才让他现在能多少安心，把回去见达莉亚的时间延后一些。

虽然“十分钟就到”的话稍微夸张了些，但德萨·盖尔芒特的住宅确实并不远。这是一栋曾经无比引人注目，但却已经在时间的洗刷中忘记自身过往荣华的屋子；光从规模来看，达莉亚的宅子和它比起来，只不过是消暑的小屋而已。乔贞也曾经路过这儿几次，他隐隐约约记得在德萨声名最盛的时候，有多少达官贵人把能参加这儿举办的沙龙作为光荣之事。而如今，这栋能容纳上百人过夜的豪宅，却总是空空荡荡。

管家把乔贞引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从大门直到进入这屋子的路上，乔贞除了两名正在擦洗地板的年迈女仆，再也没有看见其他人。

这间屋子就像是酿酒业博览会的一个展厅；靠着墙面的柜子里只有各式各样的酒瓶。德萨·盖尔芒特正站在屋子一角，右掌平放在桌面上。他的身躯以一种稳定却脆弱的态势静止着，仿佛长期身处于瀑布冲刷之下的岩石。因为年迈，他的右眼似乎不大睁得开。

“德萨·盖尔芒特大人。”乔贞说。在他成为直属探员之前，曾经和德萨有过几场谈话——严格来说，接受他的质问。那是一起关于七处用过激审讯手段逼供的诉讼，德萨把两名探员送进了监狱。

“你还认识我。”德萨说完，要往杯子里斟酒的时候，突然停下了动作，然后望向乔贞。“要喝一些吗？”

“不了。”乔贞说。

德萨点了点头，继续刚才的动作，让紫红色的酒液灌满高脚杯。他拿起它，在杯口刚接触到嘴边的时候突然显露出犹豫的神情，一口也没有喝，就把杯子放回了银盘子里。他把双手放在背后，看了看地面，叹口气，然后望着乔贞，眼神中显露出一种纯粹职业气质的威严。虽然已经从总检察长的位置退下来好几年，但他丝毫没有忘记怎样通过神情来让陌生人尊敬自己。只是在乔贞眼里，德萨已经弯曲的背脊和萎缩的双肩，都在毫不留情地消融着它们的主人试图构筑气魄的努力，并且把这虚饰的气魄污染成一种让人厌烦的神经质。

“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

“你是聪明人，乔贞。你是聪明人，该有一些念头。”

“大概……和您的儿子因伐罗修有关。”

德萨没说话，走向窗边，带着一种愤恨的神情看着外面——这愤恨尤其奇怪，因为窗外下方只是空空荡荡，已经多年无人打理的后花园，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他颤抖式地摇了摇头，然后把窗帘拉上，转过来一边在空中挥舞着右手，一边对乔贞说：“是啊，因伐罗修。你一定见过他了。你……觉得我儿子怎么样？”

“只是见过一面，连正规的交谈也没有。很难说我对他有了解。”

德萨点了点头，又望向拉上窗帘的那面窗，仿佛忘记了从那儿已经看不见什么。

“过来。”他咳嗽一声，又重复一次。“过来。”

乔贞上前几步。

“这个，”德萨拿起桌面上的一张报纸，递给乔贞。“去看。现在看。”

乔贞拿过报纸，读德萨展示给他的那一版。一篇占据了大半个版面的文章，先是讲述达莉亚和因伐罗修“频繁会面”，用非常有挑拨性的口吻来渲染私情的存在可能，然后通过强调两人的特殊身份，以此来推测“涉及七处和司法界的隐情”。这仍然是《运河晨报》，而且和那篇诋毁达莉亚慈善机构的文章是同一名作者。

## 15

“我父亲？”因伐罗修说。“该怎么说呢？假如我能在检察院里做出什么真正成就的话，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他。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有机会选择别的道路。四岁的时候，他就教我阅读法典了。在大部分孩子吵着父母要睡前故事的时候，我却必须在他面前完整地背诵出当天学习的条文，才能够睡觉。没错……他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小时候，我只知道照做就行，没有能力去想事情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或者说，甚至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的时间。”他停了一下，继续说。“当然，最容易理解的一点是：我作为独子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了。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年纪已经不轻了，长久以来都想进入政界却因为种种原因只能放弃，又没有贵族头衔，使得‘总检察长’似乎已经成为这一生中能取得的最高也是最后一个成就，那么我的下一步，也只能是尽力培养儿子了。”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因伐罗修朝后靠在椅背上，仿佛随着回忆的深入，身体也略微下陷了一些。他双手十指交叉地悬在大腿上方，当没有看着达莉亚的时候，他的目光就会不自觉地移向自己的拇指。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对她笑笑，然后说：“麻烦的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期望是什么。或许是希望我至少能在和他同等年龄的时候，爬到同样的位置上去。那可有些困难。”

“为什么？”达莉亚说。

“这样说可能会显得我很自大，但是……时代不同了。父亲那一代人——因为年龄的差距，我和他可以说是隔了两代——他们的工作是开拓，而我们要做的是继承。在前人建立的功业上努力，的确是比较容易得到机会，但却很难遇上关键性的机会。父亲作为和新兴期的暴风城共同成长起来的人……噢，抱歉，我的这些话让您觉得无趣了吧？”

“没这回事。”

“可是你不能说，我的这些话里面一点儿抱怨的味道都没有吧？您一定是听出来了的。”

“嗯……或许有一点儿。但我相信没有什么害处。”

“不会在女士面前说适当的话，是我改不掉的毛病之一。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有过两次相亲，对方都来自很有名望的家庭，人也不错，这是父亲给我努力争取到的。但是在她们面前，我都只是围绕着宪法修订和自己当时经历的重要司法考试说个不停，这让两次相亲都成了灾难。有一个姑娘回家以后哭着对父母说：‘因伐罗修让我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张考卷有女人味’，这是我后来向他们家的仆人打听到的，因为我还自以为做得不错——毕竟我努力向她展示上进心，表示自己一定前途光明之类的。这样连着两次让父亲脸上无光，他也就不再管教我的成家问题了。或许我没办法和他在同样的年龄成为总检察长，但是看来在家庭生活这方面，我倒是有希望赶上他了。”

达莉亚能听出来，即便自称不了解和女士说话的奥妙，因伐罗修的语气中也没有半点尴尬和以此为耻的成分。如果说他是在自嘲，那也是一种建立在信心之上的自嘲；取笑自己因为太过于专注工作而忽略女人，本来只是非常迂腐且常常是编造的官场幽默，但是他却有办法让这些话听起来显得新鲜而真实。或许从事法律工作，需要将真话谎话——拆解重构的人，就是具有这样的能力，又或者这只是因伐罗修本人的个性——达莉亚还没办法下结论。

“我想我们都太急着要在这个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我想，您也是一样的。”

“不……我的生活并不怎么忙。”

“或许吧。但是，就像我上次说的，您在募捐集会上表现出来的形象让人难忘。我看见的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女士，知道自己在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所以我很庆幸在那个下雨的早上，我及时赶到了。让那种缺乏自知之明的女人在您的集会上闹事，是让人难以容忍的。”

因伐罗修刚才自称的些许自大，达莉亚多少能感觉到了，但这自大也并不会让人厌恶：这不是一个初上阵的士兵夸耀自己的战功，而更像一名将领，问心无愧地把勋章别在胸前。他把身子挺直了些，继续说：“其实……我对乔贞先生也有一些想法，您应该听听。”

“哦？”这有些出乎达莉亚的预料。“请说吧。”

“事实上，我很仰慕他的成就。我并不向往在七处工作，而且检察院和七处一直都存在大大小小的冲突，但是我敬佩乔贞先生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说真的，他在从事世界上最危险，最需要个人牺牲的职业。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七处的具体理念——这其中也包括我，但人人内心都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能够更安定。当然，有一些人走上了歪路，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任何一项事业的建立和维护，都会存在着一些污点和错谬，而乔贞先生显然是尽力纠正这些错谬的人。”

“我能把这些话转告他吗？”

“噢，千万别告诉我您不是在开玩笑。或许到了一名检察官，可以在大庭广众下公开称赞七处直属探员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找对了自己位置的时候。我还得说，乔贞先生也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他有您这样一位善良、温柔而又独立的女人陪伴着。我相信仅有爱情，是不能成就真正匹配的伴侣的。当然，这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单身状况开脱。”他对她笑了笑，然后继续说。“我也明白，你们的生活面临着一些困难。而我受命来找您的最初目的，似乎也是为了增添你们的麻烦；圣光知道我有多么不愿意这么做。我真心期盼你们能渡过这些难关。一定会的，因为你们是我见过的意志最坚定的一对伴侣，没有人能像你们这样互相支持。当然，如果说这样有什么坏处的话，就是让接触你们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提高择偶标准——比如我现在就想着，我未来的伴侣也一定要像您一样，能够做一个耐心的听众，来忍受我这一番又罗嗦又不知分寸的长篇大论。好了，我该回去了。”

达莉亚把因伐罗修送出大门后，靠在门上，叹了一口气。这番对话起因于她谨慎提出的问题：“你的父亲是怎样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因伐罗修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把焦点转换到自身之上。她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但她试图引出这些话，却不是偶然。

昨天乔贞终于回来之后，似乎不太高兴——至少不像别离半个多月之后的反应。虽然达莉亚为了减轻乔贞的情感负担，有意不把自己重逢时的兴奋表现得太明显，但是乔贞怀抱的僵硬还是让她感觉到：哪儿出了问题。

这段时间以来，林德因为工作繁忙，只偶然拜访过一次。因伐罗修来了四、五次，每次都会从他的调查任务开始话题，但最后会不知不觉地转化到更个人的层面来。这对话虽然从来未达到具有亲密性的程度，但达莉亚仍然不打算把这一点告诉乔贞。即便如此，她还是注意到了乔贞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因伐罗修的身上，提醒她“不要太轻信他”。于是，达莉亚就对他说：

“你又读了那份报纸，是吧？”

她从未见过乔贞如此尴尬的表情。他眼睛不由自主地往旁边移了一下，眉毛刻意地低垂下来，看上去有些烦闷，什么也没说。达莉亚早就读过了那篇文章，但它不比乔贞不在身边的事实更让她心烦；而且她深知自己对因伐罗修的好感仅停留在友好邻居一般的层面上，也就很快抛在脑后了。达莉亚能从乔贞的眼神看出来，他当然不相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作为一个男人，他不会因此而烦心。

“他父亲德萨·盖尔芒特找上了我。是他把那张报纸给我看的。”为了努力不让自己听上去像在逃避责任，乔贞立刻转换了话题焦点。“德萨对儿子小时候管教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他找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把因伐罗修从你身边隔离开来。”

“德萨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件事？”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我花了一些功夫才打听出来，原来他和儿子之间不联系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他不肯说明白，但这时间大概得用年份计算。他已经没办法直接管教儿子了。”

正是这句话让达莉亚今天决定引发关于因伐罗修父亲的话题。当然，她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是她完全能理解因伐罗修的回避。他提到父亲的极度严厉，也算是提供了一个婉转的答案。比起因伐罗修，她倒是更担心乔贞的行为，因为她相信乔贞一定注意到了：两篇诋毁性质的文章，作者都是一个人。乔贞越是故意不提，越表明他会计划些什么。

我多希望你能对我更坦白一些，她想。刚才因伐罗修所说的那句“没有人能像你们一样互相支持”，在她听来是有些过誉了——达莉亚觉得乔贞不知不觉间低估了她能给他提供的支持。但是，终于听到了一个外人对自己说“你们一定能渡过难关”——这句话让她今天剩下的时间里都心情愉快。

埃林坐在后花园的石凳子上，歪着脖子，让达莉亚把一些药膏涂在他左眉头的肿块上。

“轻一些，”埃林说，“还很痛的。”

“这点小伤有什么好叫唤的。”

“等等，等等，好像药水流到我眼睛里面了。我睁不开左眼了。要是失明了怎么办？”

“别瞎说，根本就没有流下去。”达莉亚放下药瓶，掏出手帕擦擦手。“也不想想这都是谁弄出来的麻烦。”

“难道还是我的错？是让你给打成这样的。”埃林用食指关节擦去挂在左眼帘上的一点药膏。

“我有正规的理由打任何一个从围墙翻进我家的人。”达莉亚坐了下来。“更何况，我也不是有意的。”

“帮我擦药，并不等于你就可以推卸责任。”

达莉亚双手搁在膝盖上，看着埃林，叹了口气。“自从带上伊莱恩之后，你越来越像小孩子了。”

五分钟以前，达莉亚来到后花园准备浇水，正好在小径拐角撞上翻墙进来的埃林。她吓了一跳，右手不自觉地抬起来，水壶就撞在了埃林的额头上。对于这件事，埃林的解释是：“很久不见，想给你们俩一个惊喜”。

“真可惜。”埃林说。“你竟然起床这么早，而且乔贞又不在。小时候我曾经热衷过这么一个游戏：溜进旅店的卧室里，掀开盖在情侣身上的被子，然后逃跑。那可真是追不回来的好日子，因为个儿越大，就越难跑掉。当你不能再玩这类游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至少在你们这些老朋友面前，我想显得年轻些。”

“壶嘴没有戳瞎你的眼睛也很可惜。”

“那么，这段时间你们过得怎么样？”

达莉亚想了想。“还挺顺利的……可以这么说。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有人打算接管我的慈善机构。”

“真的？谁？”

“林德·劳特累克主教。他管理一家医院。”

“喔，我认识。那个矮跛子，坐下来要比站着高。每一次看到他捧着那两本大书走过，脸上的汗刷刷地流呀，我就忍不住想上去帮一把……”

“闭嘴。你真一点良心也没有吗？”

“好吧……是我不对，别生气。他人不错，真的，这个我承认。他在教会里是出名的温和改革派。如果现在挑一个人代替本尼迪塔斯，我二话不说就会选林德。他要怎么来着，收购你的机构？”

“不，无偿转交。但他会处理所有债务问题。”

“这倒真像他做得出来的事。你们已经谈定了吗？”

“快了，其实我们说好了明天在这儿见面，最后商讨一下细节，剩下的就是公事公办。”

“你一个人和他谈？乔贞呢？”

“乔贞当然也要在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没错，乔贞也得在。不管林德这个人多么好心，你总是要谨慎为好。只要乔贞陪着你就没问题。有他在，什么事都会好一点。你们明天还准备请他吃饭吗？”

“是这么打算的，我们得感谢他。其实我已经让黛西今天就去准备东西了。”

“听起来会有一桌很诱人的宴席。我能不能也到场？”

“……如果你能有正当的理由就可以。”

“开个玩笑而已。其实，我在信里面说的那些房子的建筑图，今天带来了。你想不想看看？”

“当然想。”

埃林揭开两枚纽扣，从衣服里面拿出一卷图纸，搁在桌面上。达莉亚突然发觉自己还没有做好心里准备。她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至少得有一番开场白，可惜那显然不是埃林的风格。说了多少次的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口头的决定，慢慢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图纸。在这一瞬间，达莉亚让纸张背面的细微纹路给吸引住了：它们就像草地里互相交织穿插的小径，又像静静地搬运着细微泥沙的清流；当埃林展开图纸后，这些纹路就会变戏法似地从纸张背面横越到正面，争先恐后地把她引向那唯一的——或许将让她和乔贞长久容身的地方。

她屏住了呼吸。

“好，这就是……”埃林把手背放在纸卷下面，往上拨开。

“不，”达莉亚按住埃林的手，“先把它们收起来吧。”

“怎么？”

“等乔贞回来，我和他一起看。”

“行。”埃林他飞快地把展开一小截的图纸卷得更紧，像偷东西一样又塞回衣服里。“没错，等他来再说吧。反正这些图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好新鲜的了，这都是你们俩的事。这算不算你给了我一个明天来参加晚宴的理由？”

“完全不是。不过我也没说过不让你来。”

埃林看着达莉亚的眼睛，没说话。

“你盯着我干什么？”达莉亚说。沉默着看人的埃林，是很不寻常的事物。

“你很担心吧？”

“我没有。”

“刚才你按着我的时候，”埃林说，“你的手有些抖。”

达莉亚移开眼神，看着不远处的水池子。水池的中央是一座人工喷泉，虽然现在已经不运作了，但环绕着它的水仍然清亮。达莉亚沉默了好一会儿，但刚才咬住了内侧的嘴唇，逐渐展开，上扬。她转过去，对埃林说：“是，我当然会担心。太多事情要考虑了。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好害怕的。”

“说得对。”埃林说。“你什么也不用怕。不管你，还是乔贞，都没什么好怕的。老实说，这些图纸上的屋子，也不一定适合你们。或者说湖畔镇是不是真适合你们，也很难说，对吧？但现在你们得尝试。别想太多，就是试试。不试试看，是怎么也不会有好结果的。还有一个不用怕的原因，那就是我。我会尽自己所能，帮你们去尝试。任何人想横插一脚，



阻止你们去尝试的人，首先就得从我埃林·提亚斯的尸体上踏过去。任何人都不例外。听明白了吗，达莉亚？”

“你的尸体？”

“对。我腐烂、肿胀、苍蝇在旁边飞来飞去的尸体。”

达莉亚笑了。“谢谢你。”她俯身上前，亲了亲埃林的右脸颊。

“还有这边？”埃林指了指自己的左脸。

“不行。”

“噢，那我只好变卦了。好吧，不是尸体，但是他们肯定得先想法踏过我设置的，各式各样的陷阱……”

后面埃林还说了什么，达莉亚没有听清，因为她暗自一想“没有把检察官的事也说出来是对的”，注意力就松懈下来了。她又朝那水池子看去；水面上四处散落的闪耀光点，如同有一位穿着金色舞鞋的舞蹈家，在透明的舞台上留下恣意的舞姿。达莉亚记得自己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在很多年以前，米奈希尔河面的渔船上。她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即便不是米奈希尔也可以。

乔贞正站在运河晨报报社的门口，打量着这栋简陋的二层楼房。

他知道达莉亚并不希望自己去给报社记者的麻烦，但他不得不去。他无法忍受达莉亚给暴风城的人留下“因为坏名声而逃亡”的印象。他认定处理这件事是他的主要责任，就好像和林德商讨慈善机构交接细节是达莉亚的主要责任。

唯一让乔贞对迈出这一步产生犹豫的，是和德萨·盖尔芒特的谈话。前检察长似乎已经认定了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是事实，言辞激烈地要求乔贞做出行动，虽然德萨似乎更倾向于让乔贞首先把因伐罗修和达莉亚隔离开来，而不是把优先点放在那名记者。如今站在报社门口，让乔贞有了一种和德萨处于同一立场上的错觉——当然，达莉亚和因伐罗修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这只是错觉。是多余的自尊，让这错觉像黑色甲壳的虫一般从泥地里拱出触角来。

不管怎么说，该做的总是得做。乔贞进入报社，不再管顾是否行为正当，直接以七处探员身份来到了社长的办公室。当然，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请问.....您有什么事？”五十岁的社长把身子缩在桌子右侧，仿佛左边还坐着一个看不见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从一个倾斜的角度望着乔贞，就像在不自觉地回避着什么。

“近期你们登载了两篇内容非常值得怀疑的文章——就是这两篇。”乔贞把撕下来的报纸摊在桌面上。“它们用非常恶毒的语言诽谤达莉亚夫人。我知道，你们作为没什么内容的小报，必须想办法吸引眼球.....但这事的坏影响不一定是你们能承担得了的。我要和这名叫斯基尼的作者谈谈。”

“噢.....”从社长迟钝的眼神看来，他似乎不大知情。但是过了一秒钟，他紧紧皱起眉头。“您说斯基尼？”

“是的。怎么，你连自己手下的作者都不认识？”

“斯基尼已经死了。”

“.....死了？”

“就是前不久，斯基尼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也不打声招呼。后来我们派人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经.....上吊了。”

“知道原因吗？”

“说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没家人，也没朋友。我想大概一个四十多岁的独居人，整天阴沉沉的，自杀了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非常抱歉，他的文章造成了您所说的麻烦.....您也知道，我们是小报，有时候审稿不那么严格.....”

乔贞把大拇指按在桌面上，有一会儿没说话，社长也就闭嘴了。

“你说他没有朋友？连一个了解他的同事也没有？”

“您可以自己问，但是我真的没理由骗您。他唯一的优点就是工作起来谁也不答理，否则我也不会雇佣他二十多年。”

“他的办公桌还在不在？”

“在。我还打算等找到人来填空缺了，再去清理他的桌子。”

“带我去看看。”

社长把乔贞带到了办公室角落里一张旧桌子面前。它处在整间屋子最不起眼的地方，从门口几乎都看不见，旁边靠着的墙壁也没有窗。乔贞一进屋的时候，房间里其他人都盯着他看，但是在他站在那桌子旁边的时候，就都把目光收了回去。

桌面上除了一个笔筒，一沓洒满灰尘的稿纸，再没有别的东西。乔贞拉开下面的抽屉，只有别的琐碎办公设备，一本字典，几张色情图片。他把视线移回到桌面，在边缘处看见了很多密集的圆形焦黑印痕。

“这是什么？”乔贞用食指点了点那些印痕。

“喔，斯基尼是个坏习惯很多的烟鬼。”社长说。“比如说，他喜欢随手把烟头按在桌子上面。这可是报社的财产啊。”

乔贞点了点头。他记得在吉特拉房间里唯一一张桌子的表面上，也有很多同样的焦黑圆点。

## 17

第二天，乔贞打算去和给吉特拉接生的医生谈谈。纵然斯基尼桌子上的烟头痕迹只是一个巧合，但这已经足以引起他的兴趣，更何况他并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其实这不是原来的打算——昨天夜里达莉亚给他说了地图的事，所以他今早的第一件事情是找埃林，但是怎么也见不着他的影儿。铁匠儿子早就把调查吉特拉的报酬全额付给他了，但是既然有线索有时间有兴趣，还让这么一件案子悬着，乔贞总觉得不习惯。

医生的家离吉特拉的住处只有半个街区。那是一条不起眼的简陋巷子，就像城市地图上一块抠不掉的泥印。乔贞跨过漂浮着菜叶子的污水，敲开了一扇挂着诊所牌子的木门。这绝对不会是有人愿意托付病重亲友的地方——假若不考虑经济问题的话。

六十多岁的医生一开始很热情，但是得知乔贞不是来求诊之后，就慌慌忙忙要去拿执业证。乔贞叫住了他。

“放心，我对你是不是合法营业没兴趣。但是假若你拿出来的执业证是伪造的——我相信这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那么不做些什么就对不起我的职责了。所以我们还是免了这一步麻烦吧，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你平常主要收治些什么病人？”

“也就是那些……很普通的小病，外伤什么的。您也看得出来了，没人会把垂危的病人往我这儿送。”

“接生做不做？”

“喔，那个常有。不过我可只管接生，不管别的，收费也低。您知道我们这儿住的都是穷人，就算生出来的孩子有毛病……”

“听说你前些时间给一个叫吉特拉的女人接生。有没有这回事？”

医生抬了抬眉毛，刚想说什么，嘴巴张开一半就又合上了。他在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才开口。

“喔……有这回事。我记得这个女人，她死啦。大人，您不是因为这个才来的吧？我没做错什么，那女人的命就是这样了。”

“冷静一些。你对她有什么了解？”

“一点儿也没有。可是，对这种一个人住，还怀着孩子的女人，谁都应该小心一点。她刚找上我的时候，我还真不愿接活儿，因为害怕拿不到钱。现在虽然钱拿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双手里又没了一对母子，总是不大痛快。我自己也是没多少年可活的人了，心想还是以后尽量少摊上这档子事比较好，所以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接生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在考医学院的时候，那是二十多年前……”

“是她主动找上你的？”乔贞打断了医生。“难道不是她的房东……”

“喔，那是两回事。生产那一天急急忙忙把我叫过去的是房东，但是离孩子出生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吉特拉就找我给她做检查了。当然，有出诊费的。”

“原来是这样。你给她做过检查。那她身体怎么样？”

“我得说，她是个健康的孕妇，谁会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健康，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利于生孩子的病痛？”

“没有。”

“别说你的检查只是走个过场，骗出诊费。”

“当然不是，我也算是凭着良心来干这一行。”

“站起来。”

“啊？”

“我说站起来。”

医生不安而又困惑地看着乔贞，慢慢直起身来。

“你刚才说的全都是真的？”

“当然，我骗您做什么。”

“就我所知，吉特拉有心脏病，必须常常服药，但你说她很健康。所以如果不是你本人，就是有其他人在撒谎。假如说谎的人是你——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人让你这么说——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说实话的机会。既然一名身体健康的孕妇死在你的手下，那么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过失杀人，这像杂物房一样的‘诊所’显然没办法帮你逃脱指控。我不觉得你还剩下什么选择。”

林德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或许因为对这一场会面期待要多过不安，所以达莉亚很高兴能够提早看见他。他们到了后花园坐着，一开始林德似乎对晚上有什么好吃的更感兴趣，但是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正事上。达莉亚因为过分心理准备而引起的些许紧张感，很快就消失了。他们谈得很顺利，直到林德提出了一个问题。

“达莉亚夫人，我发觉似乎缺少了一些文件，就是交接孤儿的记录，时间大概是最近一年左右的。虽然并不关键，但是我仍然需要它们。也许您是遗漏在哪儿了？”

“噢，那些……”达莉亚想起因伐罗修拿走了它们，还没有还回来。“是有的。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真抱歉，是我疏忽了。”

“是不是您放在别人那儿了？”

达莉亚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说实话。“一位叫因伐罗修的检察官带走了那些文件。”

“检察官……盖尔芒特家的那一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检察院怀疑我的机构有一些金融上的问题，所以他来调查。”

林德略微低下头，视线越过眼镜上方看着达莉亚。“您没有事先告诉我。这也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而我林德·劳特累克可不会让检察官之类的头衔给吓走。”

“抱歉。”达莉亚的右手不自觉地摩擦了一下膝盖。“我不应该……”

“噢，别太在意，这算不得什么大问题。我相信他的调查，不会比我的研究更完善，而我敢保证您的机构不存在任何问题。有空再联系他，我们先来谈剩下的东西吧。”

“好的。”

半刻钟后，黛西来到达莉亚面前，对她说：“夫人，因伐罗修大人来了。”

“他来了？”达莉亚说。

“是的，我说您在家，然后把他请进了客厅……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做？”

“因伐罗修？”林德对达莉亚说。“是那一位吧？”

“是的。”

“圣光在上，这不是正好吗。”

“那……”达莉亚转向黛西。“把他请到这儿来吧。”

“能现在解决这件事当然好，”虽然黛西已经转身离开了，林德还是放低声音对达莉亚说。“但是得先说，我没办法容忍他留到晚上，和我分享您准备的美味宴席。我会想办法在那之前把他赶走的，您也最好帮我一把。”

“我只能说看着办了。”

因伐罗修来到了后花园，看见林德在场，脸上除了达莉亚预料之中的惊讶之外，还有一种古怪的犹豫。在林德先问好后，因伐罗修慢了半拍才回答。

“请坐下吧。”达莉亚对因伐罗修说。

“真是荣幸，能够意外见到林德大人。”因伐罗修坐下来之后，恢复了常态。“您和达莉亚夫人是朋友吗？”

“您可以说我不仅是达莉亚夫人的朋友，也是秘密仰慕者。事实上，我们在谈一些重要的事情，正需要您也到场才能解决。”林德看看达莉亚，征求同意，然后把他们面前的问题说了出来。

“噢……是这么回事。”因伐罗修对达莉亚说。“我还不知道您和林德大人有这样的约定。事实上，那一份资料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一时忘记带来。不过，达莉亚夫人，恕我冒犯——不管怎么说，检察院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显然不是您交接机构的好时候，可能会引起法律上的麻烦。”

达莉亚从来没仔细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对两个人都互相瞒着。或许是为了避免麻烦。虽然她现在很过意不去，但显然现在不是畏缩的时候。她要解决这件事；在昨天和埃林的那番谈话后，她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解决它。

“您拿走的那份文件，”达莉亚对因伐罗修说，“我现在很需要它。即便您还要继续调查，但是也请先把它还给我。”

“没问题，我甚至可以现在回家拿。可是……”

“因伐罗修先生。”林德说。“或许我比您更关心达莉亚夫人的机构是否存在非法运作的问题。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后——恕我直言，我的仔细程度不会逊于你——我相信它是我见过的最守法有序的民间慈善机构，说是一块无暇的水晶也不为过。我完全理解检察院让您进行这项调查，但恐怕这样做的宣传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我知道检察院一直很看重民众舆论，但是为了达莉亚夫人，也为了真正的公正，这项调查还是尽快中止的好。”

“中止？您可不是检察院的人。”

“我不是，不过这些年来我和检察院也有不少来往，认识了一些朋友。上个月我还参加了检察长的私人茶会。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和您一起到检察院去，把这件事尽快解决了。而且我保证，您的声望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因伐罗修没说话。似乎是在考虑。为了推他一把，达莉亚说：“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务必和林德大人帮我这个忙。实际上……我快要离开暴风城了。”

“离开？”因伐罗修说。

“是的，”达莉亚说，“我想搬家。离开这儿。”

“达莉亚夫人会离开这儿，展开新的生活。”林德补充说。“所以，为了这位可敬女人的心愿，我再次诚心邀请您和我一同前往检察院，消除这无谓的调查对达莉亚夫人的影响，也避免进一步的误会。”

因伐罗修皱起眉头，看看达莉亚和林德，然后望着桌面，眼中除了意外，还有一些让人不解的焦急。为了催促他做决定，林德又说了几句，但因伐罗修似乎都没听进去，也没答话。

“我看，”林德对达莉亚说，“我们还是暂时回避，让因伐罗修先生好好考虑一下吧。”

达莉亚对这个建议有些犹疑，但还是很快起身了。看见因伐罗修为难的表情，她却只能随意地说一句“告退一下”，然后和林德往大屋走去。林德稍微走在她前面，而且慢慢加快了步伐。他们刚跨进门，林德就对她说：“夫人，好像有问题。”

“问题？”

“我能理解他会为难，但是也不至于……这不像检察官的作风。你让他给你看过检察院的调查委任书吗？”

“不……没有。”

“他也没有主动提供给你？”

“没说起过。”

“他一直是一个人在调查，没有带助手？”

达莉亚摇了摇头。

“这不正常，夫人。您好好想想……”

林德话没说完，因伐罗修就站在了门边。他眼神平静地看着二人。

“因伐罗修先生，您考虑好了？”林德立刻转过头说。

“我想，就这样吧。”因伐罗修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那么，您决定……”林德说。

因伐罗修没答话，转身面对着墙角。片刻后，他拿起墙边的银烛台，猛击林德的头部。林德倒下了。

“抱歉，达莉亚夫人。我们好像没多少时间了。”因伐罗修说。他眼睛瞪大了，仿佛站立在即将因为地震而崩裂的悬崖边缘；他捏着烛台的手指在颤抖。“真的……没时间了。”

达莉亚身子退了一下；她的背部磕在桌角上面，很痛——但她没出声，只是右手往后按紧桌面，一动不动地看着因伐罗修。倒在她脚边的林德也没出声。



乔贞仍然记得和霍尔迈·斯通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无论生前有多大名望，老铁匠经历的是极为痛苦的死亡；这痛苦不是来自于身体，而是来自于悔意。他在临死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还有太多事没完成，而这悔意又因身体痛楚而放大。他成了自己手里扔掉的一块用不着的铁，暗红色的锈斑不断剥落，撒落在病床上。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吉特拉是给他生存目标的人，也是把他拽向死亡河谷的人，然而他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甚至还不如现在的乔贞了解得多。

一刻钟前，医生承认是房东付钱让他撒了谎。不要说给吉特拉接生，他甚至都没去过那幢公寓。所谓的检查，只是为了让故事更可信而编造的。除了必须承认自己手下死了一对母子，而且能因为这句话得到十个银币之外，医生就一无所知了。乔贞不认为医生还敢第二次撒谎，但假若是的话，他也逃不掉。

乔贞回到吉特拉的公寓，再次见到房东，从她脸上首先看到了厌烦的神色。她还认得乔贞，但是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慌张，只当是这位探员又来调查吉特拉的生活，但是却不可能把麻烦带到她头上；她没有义务无条件给予太多合作，心想着如果乔贞能尽快离开，那她强装毕恭毕敬的时间也短一点。

当然，让她承认和医生之间有一次关于谎言的交易，并不困难。乔贞不想用暴力对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弱女人逼供，但是却得让她相信：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这么做的。一开始，他站在房东的屋门口进行试探性的询问，得到了意料之中的无力否定。他把只打开一半的门猛地推开，房东惊叫着朝后退去。他跨进屋，摔上门，用椅子的椅背顶在门把手下，上前用匕首尖对着房东的脖子，然后说：

“夫人，你出租的房子里发生了一起原因不明的死亡。我得知那个女人是怎么死的，作为死者的房东，你有义务对我说你所知道的一切，但是你却不知好歹地组织了一个谎言。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听好，吉特拉要么死得很安静，要么有人听见了她的求救声，但是却不当一回事——就像现在这样，这屋子里只有你和我，虽然墙壁很薄，但就算你因为什么原因，猝死在这儿了，其他人也不会马上就知道。这就是你和房客之间的关系：关上门，就可以装作没看到、没听到一切。我非常清楚，你的公寓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地方，但是并不等于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骗过我。我讨厌有人对我撒谎，而且杀死过不少这样做的人；如果我现在杀了你，把血涂满墙壁，你的房客不会知道，就因为门已经关上了。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了吉特拉身上，我不知道；至于事实如何，这得你坦白出来。对我坦白，现在。”

房东紧紧缩在墙边，左手背因为不自觉的颤抖而叩击着墙面。她仿佛从某一次正常的酣睡中醒来，却猛然发觉自己不知为何身处狮笼；又像是一个坠崖的人在离地只有数米的

时候，才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即将死去。在确认她涉及吉特拉的死亡之前，这样吓唬她有一些过头了，但乔贞并不考虑采用更温和的方式，因为那需要更多的时间。在矿洞里面对兄弟逃犯之时的焦躁感，再次从他心底浮现出来。他本以为回家见到了达莉亚，这焦躁就会消失，但是却变本加厉了。

毫无抵抗欲望的房东很快承认自己策划了这个关于接生的谎言，但就像乔贞预料中一样，这本来也不是她的主意。

“是有一个人，一个男人，他给我钱，让我这么做。”

“说清楚，他让你做哪些事？……不，先回答我，关于吉特拉的死，你到底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她死了，而且是在孩子生下来以后死的。对呀，她生下了孩子，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生下来的……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还大着肚子，等看到她尸体的时候，孩子已经没了……”

“你的意思是，你偶然发现吉特拉已经死了？”房东的叙述很混乱，乔贞不得不用自己的推论引导她。

“对呀。我是去催房租，但是却看见……她倒在水缸旁边，头脸都湿湿的，地上还有很多水。她是给溺死的……一定是有人就这样，”她左手抓住自己右腕往下压，“把她……把她摁进水里。就这么死了。我看见的时候，她的大肚子已经没了，所以我想她是在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出了这种事。圣光在上，我吓得要命，真的什么也不想管呀，但不管也不行。我只能找人把她埋了，这事跟您说过，是真的，不过我也把水缸扔了，这个没告诉过您。埋了她好几天之后，才有一个男人找上我，让我掩着这事。收买医生，说她难产，和孩子一起死掉，这都是他出的主意。”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他长什么样？”

“名字当然不知道呀。长相……我也不敢仔细盯着他看，而且他是在夜里找上我的。”

乔贞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问。“那么，吉特拉有没有什么访客？不是说临死前几天，是一直以来。”

“一定有，虽然我没在她房间里撞见过。她桌面上那些烟头印子，原来是没有的，但我想不会是这姑娘抽烟。可是就算有访客的话，我也说不准是谁……因为……”

“因为什么？”

“您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

“你没有资格让我做保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只关心你是不是在吉特拉这件案子上给我说实话。至于别的，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合法的事情，我都不关心。像你这样的人，还有那个医生，完全干干净净地过日子是不可能的，我也能理解。把我想知道的说出来就行。”

“其实……楼上有几个姑娘，是做那个的。我知道她们是谁，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互相帮忙嘛，我也不为难她们。所以，我会常常放一些陌生人进来，只要他们付钱……两个银币，付给我的。老规矩了，只要是给两个银币，我就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就放进去。”

“吉特拉也是……？”

“不，不，她不是。她屋里什么也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明白两个银币的规矩，任何人都可以出入你的公寓，无论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我也知道有的人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上楼去。我真的知道。如果每个人都是客人的话，那几个姑娘的时间就对不上了。可是……您别怪我。”

“这样做可能会害死你自己，这都不明白？……算了，吉特拉死的前后那几天，有没有这一类来历不明的外人出现？仔细想想。”

房东低下头，使劲扭着眉头，仿佛是要故意把自己努力回想的样子展示给乔贞。

“有，”她说，“有人上楼去，而且很快就下来了。就像您说的，其实这一些人我也有些怕，就会在他们出门的时候偷偷注意一下。有一天，有两个人成对地上去了，又一块儿下来……”她突然拔高了声音。“我想起来了，其中一个人空着手上去的，后来出门的时候好像……捧着什么……说不定是那孩子呀！吉特拉生下来的孩子！天哪，他们一定是杀人犯！他们杀死吉特拉，把刚生下来的孩子带走了，您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房东仿佛让自己的话给吓住了，她双手紧紧抓住乔贞的袖子，用充满空洞恐惧的眼神盯着他。

“放手，冷静一点。”乔贞掰开房东的手。“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放了杀人犯进去，”房东十指朝掌心缩起来，眼珠朝下看，不停地颤动，仿佛地面有无数毒虫正在爬向她的脚踝。“他们溺死了她……带走孩子……孩子……他们……”

房东不停自言自语，彻底落进了用自身的回忆与想象织就的恐惧之网里。乔贞知道自己问不出什么了，直起身子，朝后退了两步，视线仍没有离开房东。当下了解的情况仍然混乱无比：他能够确认的只有吉特拉生下了孩子，然后死于谋杀。他想，如果这次调查在霍尔迈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那时吉特拉应该还未死——那么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霍尔迈因为对情人一无所知而充满怨愤和悔意，而依现在事情的复杂程度，乔贞觉得霍尔迈就这么带着迷惑死去，说不定是幸运的。他把最后的生命力给了一个或许过于危险的女人。

“对了，那个让我撒谎的人，我想起来了。”房东抬起头。

“你想起什么了？”

“他六十多岁……说不定有七十岁。讲话的时候喜欢打手势，动作很大，像个当过官的一样。您说他会是大官吗？哎，我到底卷进什么混帐事里了啊？您帮帮我吧……我真后悔得要死……”

她再次激动起来，扯住乔贞的袖子。这一次乔贞没有把她的手掰开，而是直接转过身急步走向房门，甩开顶在上面的椅子，把手伸向门把。在她背后的房东摔倒在了地上。事情的来龙去脉仍然一塌糊涂，但是当房东描述出来的这形象，和吉特拉桌面上的烟头痕迹结合起来的时候，乔贞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回达莉亚的宅子。这一路上，他的双眼有强烈的刺痛，手指头麻木而沉重，思维在极度焦躁的同时又异常清晰。他明知对于如此模糊的线索，应该质疑再质疑，但是如今却不由自主地把它们串了起来，推向自己并不想见到的方向。

他还没有结论；但不用说结论本身，他甚至开始惧怕思考结论的过程。

*赶回去。什么都不要想。*

达莉亚趴着，右手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唇，左手按在右手背上。她能感觉到指甲嵌进了肉里。她用左手食指侧面掩住鼻子，尽量收敛呼吸。

透过矮树丛的缝隙，她能看见不远处的因伐罗修。检察官按住自己流血的左额，围绕着小池子急促地踱步，仿佛是要用脚步划分出一个只属于他的、充满威胁性的空间。五分钟前，达莉亚从房门奔进后院，如果不是因为因伐罗修踩中林德的血滑了一下，她现在大概也没有机会藏在这里。

“你在哪。出来。”因伐罗修叫完，弯下腰，使劲地用手掌拍打水面。

达莉亚不知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往屋里逃；或许她当时并没有思考的时间。穿着这一身不可能跑得快，但是屋子里至少还能用得上家具什么的来阻止他。但是谁又能保证这能有效。当然，现在自己身后不远就是围墙，只要大喊救命，外面的行人一定能听见……那又如何？

她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她仿佛已经失去了自从林德倒地之后的所有理性记忆。只有现在不能让因伐罗修抓住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眼前的人是谁？是她曾经认识的谁？——连这一点也开始模糊了。

“你把他们藏在哪儿了？”那个人再次猛地拍打水面。破裂的水珠飞溅出来。

*他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如果非要做出行动的话，达莉亚想在他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回屋。屋里有她的……毒药。别的任何事，任何人，她暂时都无法去想。什么都没有。她听不见水珠击打池子边缘的声音；也听不见自己脚踝边，数寸之远的地方，有一条小蛇在爬行。

## 19

乔贞赶到半程的时候，下起了雨。起先他只是听见水珠子落在街道两旁的房檐上；但很快的，行人们的脚下就发出了踏过水面的声音。雨水无处不在：窗玻璃上。石墙的缝隙间。马车的车轮周围。浓重灰色天空下的一切。雨水也从乔贞的脸上流下来，仿佛要把他纷杂而焦躁的思维冲刷得更加混乱。

在法拉德离开七处的那一天，老人曾经对乔贞下令：“到达莉亚那儿去，替我做一件事。”在接下来的几秒内，乔贞的心仿佛荒漠上一枚不该出现的石头，片刻间就掩埋于狂风刮起的黄沙之下。那不是绝望，而是断绝；了解到心灵赖以生存的现实将要因为短短的一句话而断绝开来。如果把这几秒无限延长，他就能冷静下来，得出老人绝不可能让他对达莉亚动手的结论。但时间是不会厚待任何人的，所以在这有限的几秒内，乔贞能感受到的只有让人恐惧的一片空白，而在这空白之后，一切过往的关于她的现实都即将断绝，如同沉重的渔网崩断了，坠入海底。在老人说出真正的目的之后，乔贞才得以把装满现实的网兜拉上岸来，在精疲力竭之后重新开始呼吸。

如今，他又体会到了类似的感觉。这一次虽然不那么短促而剧烈，因为他有时间思考——但是在经过几个月之后，那渔网又沉重了许多。如果它再次沉入海底，乔贞怀疑自己不会再有足够的臂力把它拽回来。虽说按照目前的线索，他没有任何理由认定达莉亚会遇

上危险，但如果说老人的那个命令是突如其来的地震，那么当下这件事就是一一直在暗处慢慢燃烧的火焰：它从好几个月以前就开始了，乔贞却一无所知。在和垂死的霍尔迈见面的时候，乔贞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不久之后他就会亲吻她，而所有事情甚至起始在这次会面之前。他仍然有理由认为，围绕着吉特拉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和达莉亚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这实际上是最合理的推测，毕竟他根本没确认让房东撒谎的人、杀死吉特拉的人以及带走婴儿的人这三者的身份。但是“合理”仅仅不够；他亟需见证这推测成为现实。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他想。

刚来到宅子大门前的街口，乔贞便知道也许现实并不遂他所愿，因为他看见黛西站在围墙外，一边不停地用双手去抹掉面部的雨水，一边焦急地来回张望街道两侧。乔贞走上去，黛西看见了他，眼神毫无疑义地表示出：她正在寻找他。她跑向乔贞，然后紧紧抓住他的臂弯，仿佛一个溺水的人要拉住救助者的手臂回到岸上。

“乔贞大人，乔贞大人。”

“发生什么了。快告诉我。”

黛西什么也说不出口，嘴唇在雨水的冲刷下颤抖着。就在乔贞几乎要抛下她独自进入院门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我.....我跑出来了。对不起，我.....那个，我看见林德大人倒在通往后院的门口，地上还有血.....”

“夫人呢？夫人在哪？”

“我不知道，我跑出来了。夫人一定还在屋里.....检察官，检察官先生也在。一开始是他们三个人在后院谈话，我本来打算去送茶的时候，却看见林德大人.....”她的声音哑了起来。“我抛下了夫人！对不起！对不起，我吓得太厉害了.....可是我想起来，最近阿维德先生常常在旁边巡逻，照看屋子，就想出来让他帮忙。我找到他了，阿维德先生！他进去了，但是让我留在外面，留在外面找您.....”

“你肯定林德是倒在通往后院的屋子里？”

“是，就在门口。”

“事情过了多久？”

“十分钟，二十分钟吧。对不起，乔贞大人.....”

“你去到最近的治安局叫人来。随便什么理由，说有抢劫什么的都可以。不要说我和阿维德在处理。回来以后，如果我和夫人还没出来，你就和他们进屋。明白了吗？快去。”

黛西点点头，又擦一次眼睛，转身往大路东侧奔去。虽然波及治安局可能在事后会带来额外的麻烦，但让她花时间到远在暴风城另一边的七处总部去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所谓“事后麻烦”根本不是乔贞现在需要考虑的事。

假如情况的确如黛西所说，乔贞所了解到的也只有两点：林德遭到袭击，阿维德进了屋。他甚至不能确认达莉亚和因伐罗修是否还在里面。

虽然直接从大宅侧面绕到后花园比较近，但他还是选择先穿过屋子。一进屋，乔贞就看见了地面上沾满泥水的鞋印。它们从尺寸来看属于阿维德，而且跨度很大，毫无疑问地指向通往后花园的房间。乔贞沿着走廊奔走的时候，有强烈的冲动想要查看自己经过的每一个房间——如果带着人手，他必然会吩咐他们这么做。但是现在，他只能在每个门口朝里瞥一眼，然后用更快的速度前往走廊尽头。在那儿往右拐，就可以看见通往后花园房间的大门。

一越过拐角，乔贞就看见了阿维德。他趴在地上，似乎要用双肘把上半身撑起来。在他腰部四周，有鲜血流在地面。乔贞在他身旁蹲下。

“乔贞大人，”阿维德翻过身来仰躺着，左手紧紧按在腰部一侧，指背染满鲜血。“是因伐罗修。他……他带了枪。”

“夫人在哪？”

“可能在后花园……我跑到这儿的时候……他站在前面，开枪打了我，然后回头走开了。”阿维德说到这里，右手推了推乔贞的肩膀。“我没事的，伤不重，我自己知道。您快去找夫人。他说什么，我浪费了他的时间……他要对夫人下手！您快去吧。”

“照顾好你自己。我已经让黛西去叫人了。”

阿维德点点头；乔贞站起来，继续往前走。那扇门是半掩的，但既然因伐罗修能用枪袭击阿维德，那乔贞就不能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这就如同要强行把一枚点燃了引信的炸药踏进泥土里，就希望它能消去声息一般徒劳。他拔出了匕首，一方面恨不得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后院，另一方面又因为深知持枪的因伐罗修完全有可能就藏在门后，而不得不放慢脚步。雨声太大了，他听不见什么，而且也没有集中注意力去观察。于是在接近那扇门的时候，他的脚步最终还是在一瞬间加快了；他把门踢开；检察官并不在这儿。

屋子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明显的脚印。而在正前方，通往后花园的门完全洞开着，门槛前的地板上有一滩仿佛胡乱擦拭过的血液。

按照黛西的说法，这应该就是林德倒下的地方。按照血迹混乱的形状，似乎是有一个人曾经躺在上面，然后不见了。雨水从门口刮进来，把一部分血液冲稀，流出了门外。现在乔贞所知道的事，有了很大变化：阿维德受伤。眼前的这些血，未必属于林德——黛西可能因为慌张而看错了。无论第二个受伤的人是谁，他不见了。然而最关键的一点仍然没有变：他完全不知道达莉亚发生了什么。

乔贞跨出了屋，踏进后院。雨水扎进他的眼帘，视线在一瞬间含混起来。耳边的落雨声，突然和风声一同变得尖锐起来。这不是自然的声音；乔贞明白自己大脑深处产生了某种奇怪的反应。他感觉似乎每一粒雨水都变成了一只生着锐爪的手，刮擦着他的衣角，拉扯着他的皮肤，要把他整个人拽到一个除了混乱的呼啸声便空无一物的混沌空间里。在视线范围内，他没有发现任何人。

再也没有计划。没有收集线索。没有理性思考后的谨慎行动。

“达莉亚，你在哪，”乔贞喊了出来。针尖一般的雨水抽打着他的声音，把它撕得粉碎。“达莉亚。”没有人回答。当然是没有的。他从没期盼过有人回应。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做。下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做。下一步。该去找她。后院不大，去找她。握紧匕首。雨太大了。事情不该是这样。不该是这样。即便眼睛里还没有看见什么。

乔贞踏上石块铺成的小径，但是没走多远，从前方右侧的树丛后面钻出一个人影来。那个人冲到他面前，几乎要和他撞上。因为雨水把人淋得很厉害，也因为内心的混乱，乔贞竟然没有马上认出对方是谁。那个人抓住他的肩膀，说：

“没办法，我没办法。她什么也不说。我下不了手了。我不能……”

是因伐罗修。他似乎也是在说出一连串含糊不清的话语后，才认出乔贞。

“你……？乔贞。你到这儿来了。你……”

因伐罗修双手都抓住乔贞，并没有持武器。他的眼神狂乱而缺乏焦点，还带着一些恐慌；话语声很弱，却仿佛如同连续高吼一般嘶哑。看见他这样失去控制的神情，乔贞的大脑猛然间清醒了不少。

“达莉亚在哪。”他说。

因伐罗修仿佛没有听懂这个名字的意义，一言不发，半张着嘴看着乔贞。

“说话。”



“我.....达莉亚她.....”

“说清楚！”

“不是我的错.....她什么都不说！”

虽然这些话让乔贞有强烈的不详感，但无论因伐罗修做了什么事，乔贞明白继续问下去是浪费时间，而且因伐罗修也不像还具有什么攻击性的样子。乔贞打算甩开他继续寻找达莉亚，但是却发现已彻底失去平日神采的检察官，把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捏得更紧了。

“你干什么？”乔贞说，但他突然发现因伐罗修的眼睛此刻不是看着自己，而是朝向他肩膀后面的方向；他还听到了身后传来脚步踏过水面的声音。乔贞立刻转过身，反射性地把握着匕首的右手举起来。这个举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眼前的人攥住了他的右腕。在认出阿维德那双眼睛的同时，乔贞感觉到有锐器刺进了自己的腹部。

## 20

生冷的铁器划破皮肤，切开肌肉；它仿佛是代表着整个外部世界的君王，傲慢地侵入层层血肉保护的人体内部。很多人在意识到承受了利刃袭击的一瞬间，就已经投降，认定自己已经是无所作为的死者。但是无数次战斗的经验，让乔贞在疼痛开始扩散之前就做出了行动。他左手往下抓住了阿维德的右腕，把它往回推，阻止刀子进一步深入。就在这时，乔贞看见了阿维德的眼睛。他首先发现的是迟疑，和试图掩盖这迟疑的凶狠。这其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残酷，仿佛一个用大炮轰平了整个兵营，却掩着耳朵缩在炮身之后发抖的士兵。

在开始感觉到剧痛的同时，乔贞前额撞向阿维德的面部。阿维德鼻子流出血来，但这一下无法阻止他继续往匕首上使力。乔贞撞了第二次，对方有了准备，把脑袋偏开——但乔贞实际上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攻击手段；当求生意识凌驾一切的时候会显得无比自然的手段。他咬住了阿维德的脖子侧面。阿维德惨叫起来，不仅仅是出于疼痛，更是因为面临着让牙齿撕咬所带来的原始恐惧感。他空出双手推开乔贞，捂着脖子往后退去。

乔贞吐掉一小块肉皮，拔出扎在腹部的刀——这也是迟疑的一刀，没有刺中要害。他相信阿维德原来的计划是从后方抹他的脖子。当暂时脱险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怎样一个混乱危险的状况，而达莉亚仍然在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头脑和身体的双重负荷在一瞬间加剧了，他的心脏突然剧烈跳动起来，四肢几乎失去了力量，跪倒在地上。方才还能忍受的疼痛骤然加剧，仿佛利刃仍然在他体内搅动。阿维德冲上来，猛地踢向乔贞。乔贞倒

下了，左手里属于阿维德的武器脱落在地；然后他又遭受了好几次猛烈的踢打，目标都是腹部，这让他找到机会抓住了阿维德的脚踝，把他拉倒在地。

J字匕首还在乔贞的右手中。他刚想用它刺向阿维德，但是在一旁的因伐罗修却抓住了他的右手，把它夺走了。阿维德慌忙站起，一脚踢在了乔贞的伤口上。乔贞痛得四肢一阵紧缩，双眼模糊起来；他隐隐约约看见因伐罗修把他的匕首朝围墙外面扔去；他还看见了阿维德划开了一道长口子的左手掌心。这就是他伪装枪伤的方式。这么幼稚的办法。而我竟然会给骗了，在这绝对不能受骗的时候。

阿维德头使劲偏向左侧，仿佛要试图弥合脖子上那一道暗红色的伤口，咒骂了好几次。他拾起自己的刀，握紧；当这刀子正要劈向乔贞的时候，因伐罗修跨过乔贞的身体，死死揪住阿维德的衣领。

“阿维德，怎么办？你说……你说孩子在她那儿。她不开口。她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说。你没有骗我吧？”

“你没有杀死她吧？杀死了她还怎么说话？你这个疯子。”阿维德说。

“不，我没有……跟我一起去，阿维德。我没法让她说话了。你一定有办法。你要帮我，一定要帮我……”

“滚开。”阿维德推开了因伐罗修。“站着不要动。我先解决了他，再和你去处理那女人。”

“别杀他！你为什么要对他动手，我不懂。他是乔贞，军情七处的人，你不知道吗？你这样做会让我们两个人都遭殃的啊！”

“反正你已经到此为止了。”阿维德说完，用刀柄猛击因伐罗修的头部，把他打倒在地。

“阿维德……为什么这么做？”乔贞尽量提高了声音说。这并不是他现在真正关心的问题，但是他必须尽量拖延时间恢复体力，好在那必然的一刀斩下来之前能够做出反应。如果不是听因伐罗修说达莉亚还活着——暂不考虑“没法让她说话”的意思——他现在也没法采取这策略。

“你想知道为什么？乔贞，你有成千上万种办法逼别人回答这个问题，但你现在得求着我回答，是不是？你问得好，问得好。看你这副可怜样。”即便是在大雨里，阿维德的呼吸声仍然沉重。“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看，你在求着我回答，生怕死得不明不白。你这个……伪善的人，你以为自己是谁，七处的救世主？你不知道我当初是怀着多大的希望成为你的助手，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跑腿的？杂工？不给我任何做

正事的机会，让我花所有时间看管你的婊子，还在她面前羞辱我？你知道别人私下里是怎么称呼我的吗？生日会小丑！噢，直属探员乔贞，我早该知道，拼死拼活要到你手下工作，是葬送了我自己。军情七处需要的是我，阿维德，不是你这让一个女人就搅得不知好歹的废物。看，你竟然还咬我，连一条狗都不如！你玷污了那块银牌。”

“要杀我的话……你没有必要做得这么复杂。”

“杀了你本来就不是我的第一选择。实在要抱怨的话，去怪这位检察官大人不够合作吧。事情本来是不用这么不体面地结束的。但是现在……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在阿维德举起刀的同时，乔贞看见他右侧的矮树丛后面钻出了一个矮小的身影：林德。他双手执着一把园林工用的铁锹，用它捅向阿维德的左膝侧面。在阿维德单膝跪下的同时，乔贞尽力撑起身子，往前扑去，把阿维德撞倒，然后用腿压住了他的胸口。这一次撞击很猛烈，阿维德的后脑磕在地面，这使他没有及时作出反应。

“给我。”乔贞朝林德伸出手，抢过铁锹，然后把尖锐的前端猛地插进了阿维德的脖子右侧。乔贞紧靠住木柄，用整个上半身的力量往下压。血液喷了出来，溅入乔贞的双眼，但他没有去抹，只是紧闭双眼继续使力。当感觉到铁锹碰触到泥土的时候，又过了好几秒钟，乔贞才用右手背擦擦脸，睁开眼睛，看见了阿维德因为痛苦死去而变形的面部。他松开铁锹，站起来，双手一阵脱力，手指颤抖起来。

“乔贞，乔贞。”林德大口喘着气，在他左额上，有一些干结了的血痕。“你受伤了。”

乔贞回头看看林德，又看看还倒在地上没声息的因伐罗修。

“我真想现在对这家伙报仇。”

乔贞并没有听见林德这句话，也不打算问什么，仿佛林德根本不存在。也许林德又说了一句“我去叫人”，也许转头离开了，这都是也许，乔贞并不关心的可能情况。他捂着伤口，沿着小径向前走。雨的势头一点儿也没减；伤口还在流血，不仅是腹部，脸上、手上也似乎有部位在流血，但他并不太清楚。在经历这辈子最难看、最无章法的一场战斗之后，他活了下来，但是所有和胜利相关的字眼没有在他脑中出现哪怕是一瞬间。他走不快，仿佛步伐稍微跨大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而摔倒。雨水在抽打他的眼帘，潮湿的泥沙在阻碍着他的脚掌；这些平日里根本不起眼的自然之物，在这一刻充满了让人颤抖的恨意，针对乔贞一个人的恨意。它们要穷尽污浊的思维，用一切办法消耗乔贞的体力：打湿他的衣服，使他步履艰难；推挤他的鞋底，好让他倒下。但是，乔贞还是要加快步子。他没有别的选择。

达莉亚。在通往后院中央的旅途中，乔贞艰难地移动脖子，朝两边看。没有看见她。仍然没有。仍然没有。仍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看见的是无数迎面扑来的雨滴，似乎每一滴水珠上都有一双眼，蔑视他的愚蠢；又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长出了一张嘴，嘲笑着他的失误。这些蔑视和嘲笑，真实的就成了烙印，虚假的就成了流言。面对着它们，乔贞并没有摇头，也没有挥手。他只是尽量加快步子；他就像沙滩上一枚残缺却仍然厚重的石头，在浪潮起落的带动下不由自主地挪动着身体，在身后留下一条长且疲惫的印迹。

乔贞看见了院子中央的水池子。中间有一座人工喷泉，但是早就不再运作的水池子。虽然水很浅，但是在阳光下却总是一片清亮的水池子。

他还看见了她。她就在那儿。

在那水下。

跨进水池子的时候，乔贞几乎跌倒。他把达莉亚抱了出来；她的头垂在乔贞的肩上，冰冷的脸贴着他的脖子。乔贞在她的头上发现了一处明显但不致命的伤口，开始明白因伐罗修那句“没法让她说话”是什么意思了。他打昏了达莉亚，把她留在水池子里。池子里的水本来很浅，不能漫过一个平躺的人。但是雨一直在下，仿佛从暴风城筑起第一块砖瓦的那一天就在下，也不打算停。它要漫过一切，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

乔贞知道怎么对溺水的人急救；他知道，他知道！所以他做了他能所作的一切，但这又怎么足够。他不敢看着她紧闭的双眼，但又不得不看，因为他心想怎么也不能错过那双眼睛睁开的一瞬。她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所以他给她做人工呼吸，仿佛自己真能代替她呼吸；他给她做心脏按摩，仿佛他能用自己双腕中的脉搏——那代表着生命的韵律——感染达莉亚的心脏，让它也随之跳动起来。

与此同时，乔贞自己的伤口仍然在流血。他知道这一点，因为他看见自己的血流在达莉亚的裙子上，然后让雨水给冲走了。流失的血在带走他的体力，他的臂力。他的一切。然后，就像暴风雪中一块脆弱的树篱，他倒了下来，倒在她身边。

乔贞还有一点点力气支撑自己在昏迷之前转过头，看着她的脸。这张面庞，他注视了多少年，多少天，多少小时的面庞，从未像现在一般清晰。自从能躺在她身边看着她那时候起，又过去了多久？——因为多年来的习惯问题，乔贞总是醒得太早，又不想吵醒她，所以就会躺一段时间，只是注视着她。这件事乔贞并没有告诉过达莉亚，因为听起来让人觉得怪怪的。也许她知道，只是不说。

达莉亚，达莉亚。这张脸从未改变；她从未改变过。他曾经像个真正的迟钝少年一般偷看她，怀着对她身边那个无比优秀男子的一丝妒意；曾经充满愤怒和不解地指责她，不

计一切后果让她坦白为何杀人；曾经以极易动摇的怀疑质问她，就在那深紫色的天空下，两人之间仿佛已不再有一丝信任；曾经面对她的问题，毫不犹疑地说出“我爱你”，就在把伊莱恩的人像画带给她的那一天——所有一切共同相处的时刻，达莉亚都从未改变过。

雨声和风声都渐渐模糊起来。它们裹住乔贞，把他扔进一个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牢屋里。在昏过去之前，乔贞相信自己在方才倒下来的一瞬间——手掌要离开达莉亚胸口的一瞬间——他感受到了——心跳。

## 21

埃林在进入老人的房间前，用右手把一缕掉落在额前的头发抹上去，但它还是不听听话地落下来，埃林也就不再管了。卫兵打开门，他走进去，立在屋子中央，直视着老人的眼睛。屋里没有其他人。

“肖尔大人，”埃林说，“我来向您报告调查进展。”

“说吧。”

“是。呃，整个审讯过程里两名嫌犯都非常合作……”埃林停顿了一下，扯扯衣领，清了清嗓子。“总的来说，因伐罗修是受到了阿维德的利用。因伐罗修有一个情人，名叫吉特拉。她怀上了孩子，但实际上，她在这之前还曾经和一位叫霍尔迈的铁匠有来往，所以我不能断定她怀上的是谁的孩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伐罗修想要这个孩子。他让吉特拉和霍尔迈断绝了联系，藏在一间公寓里等待分娩。”

埃林回想起审讯室里的景象。一直回避他眼神的因伐罗修，突然瞪大了眼睛，手掌猛地拍向桌面。“那孩子是我的，”因伐罗修说，“她爱的人是我。那个老家伙只不过是一直巴结着她而已……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犹疑不定的眼神，表示出他有多么想让自己相信这些话。

“对吉特拉这个女人，我们一无所知。”埃林继续说。“但是，她的想法和因伐罗修不同。我相信她在怀孕的准确时间上欺骗了因伐罗修，所以因伐罗修错过了分娩的日子。这一点推测的佐证，就是因伐罗修对思考这个可能性表现出很大的抗拒。我个人认为这也不太重要……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在因伐罗修不在场的情况下，吉特拉生下孩子，然后也许是在当天就把他们——那是一对双胞胎——转交给了另外两个人。当然，也可能是一次交易，这一点已经没法证实了。至于为什么是双胞胎，又是把孩子交给了谁，请容我等下再解释。

总之，因伐罗修见到了分娩后的吉特拉，当然会问她孩子到哪儿去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伐罗修失控，把她淹死在水缸里，然后逃跑。”

因伐罗修在坦白这一部分的时候，把五指展开按在桌面上，然后死死盯着自己的手指头。起初吉特拉什么也不说，但很快就转化成对他的嘲弄。她承认孩子更可能是霍尔迈的，用这一点来不停刺激几乎一言不发的因伐罗修，让他不要再妨碍她的生活。“我不想杀死她，”因伐罗修的眼神中充满混乱的焦躁，仿佛那些淹没吉特拉口鼻的水，又从他的手指尖漫了出来。“她怎么能这样对我？她……我只是想问孩子送到哪儿去了。这是唯一的要求！我别的什么也不指望。但是她……”

埃林走神了一会儿。当听到老人说“继续”之后，他说：“案件的突破点是一名叫斯基尼的记者，乔贞在事情发生前曾去找过这个人。我认为这其中可能存在联系，就去搜查了斯基尼的屋子。斯基尼在前不久就死了，据说是自杀，但我对这一点保持疑问。总之，他有一个奇怪的生活习惯，就是喜欢不停地把烟头随手按在桌面上。我在他家里，办公室，还有吉特拉的屋里都发现了同样的痕迹。我调查了所有在前两个月里和他有联系的人——这一点不难，因为他过着隔绝人群的生活——我找到了一名保姆。她承认曾经受雇于斯基尼，到他家里照看一对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当时她抱有疑问，斯基尼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养着一对双胞胎？当然，她不会过问。”

“现在那对双胞胎在哪儿？”

“没有找到。我猜想，是阿维德杀死了斯基尼，然后……”

“你是说，阿维德和斯基尼是同伙。”

“对，这是目前唯一可能的结论。这是通过因伐罗修的坦白，结合上面我所发现的一些情况，而总结的推测。不得不说，我并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另外，现在我也无法证实吉特拉是否从一开始就和这两人做好利用孩子来达成某些目的的计划。比如说，勒索因伐罗修，又或者他的父亲德萨·盖尔芒特。”

埃林停了一下，等待老人质疑他工作不力，草率结论。但他得到的只是又一声“继续”。

“这推测的主要根据还是因伐罗修的供词。他说，阿维德找上了他，自称知道他的孩子在哪儿。在这之前，他们素不相识，而阿维德用一个风险很大，但是又非常有效的方式博取了因伐罗修的信任：他承认自己带走了孩子，然后……”埃林眼睛看看地面，再望着老人。“他还说，已经把孩子转卖给了达莉亚夫人的慈善机构。事成之后，他非常后悔，会不计一切代价地替因伐罗修把孩子找回来。他引发因伐罗修通过伪装调查的方式，接近达

莉亚夫人，去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交接孤儿记录。的确是很奇怪的行为，至于他这么做的动机，请容我稍后解释。现在必须联系到另外一个嫌犯：达莉亚夫人的女仆，黛西。”

埃林并不真认为黛西是嫌犯，她八成只是遭到了阿维德利用。埃林了解这个跟了达莉亚好几年的女孩儿，了解她有多么关心女主人，又有多么单纯善良。在审讯室里，他没有铐上黛西，还给她准备了茶水，但她仍然恐慌得不停颤抖。而这恐慌不仅是因为自己涉及了一桩犯罪，更因为得知了当自己不在的时候，宅子里发生了什么。这是最让埃林难受的一次审讯。

“阿维德曾经在乔贞的命令下，在达莉亚夫人的屋子周围巡逻，但这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当控制住因伐罗修之后，阿维德在黛西面前自称接到了长期保护达莉亚夫人安全的命令，然后要求黛西全力帮助他，而且不能让达莉亚夫人知道。无论达莉亚夫人和谁会面，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他都要求黛西向他报告。有时候是会面，有时候是让黛西在一个秘密地点留下信件。正是通过这种办法，他知道了达莉亚夫人和林德主教最后一次会面的日期。因为这次会面之后，慈善机构的交接就会正式启动，因伐罗修不可能再继续那虚假的调查了，所以阿维德认为，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根据黛西和林德主教的证词，我推测出了当天事件的经过。”

对埃林来说，询问头上裹着绷带的林德，也不是什么好的回忆。主教说起话来仍然滔滔不绝，但是声音却越来越弱，到后面甚至开始咳嗽起来。虽然埃林不知道林德和乔贞、达莉亚相处得如何，但从林德塌陷的双目、好几次把眼镜取下来擦拭的动作看来，他也仍然处于巨大的震动中。

“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阿维德知道因伐罗修曾经在失控的状态下杀死吉特拉，了解他心里存在着不正常的暴力冲动。从因伐罗修对两人谈话的一些回忆里，可以发现阿维德一直在试图暗示他用类似的手段对付达莉亚夫人。他很擅长演戏，仿佛在能不能找回双胞胎的这个问题上，他比因伐罗修还要焦急。但他最终所作的一切，仍然只是一个赌局——一半成功，一半失败的赌局。他把达莉亚夫人和林德最后的会面日告诉了因伐罗修，对他说，‘我们没有时间了’，让他去做出‘最后的选择’。根据林德主教的证词，他当场意识到了因伐罗修所谓的调查是不存在的，而这一点就促使因伐罗修下了手。”

埃林深呼吸一次，语速越来越快。

“他打昏林德主教，随后攻击了达莉亚夫人。根据黛西的证词，可以知道阿维德当天一直以巡逻的名义守候在屋外。总之，黛西见到了受伤的林德主教，就按照阿维德过去的指示，立刻逃出屋，把眼中所见的一切告诉了他。可以说黛西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成了阿维德的眼线。阿维德让黛西出去寻找乔贞，然后独自进屋。我想，这时候的阿维德，是

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他无法掌控因伐罗修的行动，也没法确认乔贞会回到屋里。但是很不幸，他的计划得逞了一半。林德主教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时间段应该是在乔贞进屋后不久；他知道自己仍然身处危险之中，所以也不敢贸然四处行走，只是藏在附近的树林里简单处理伤口，同时找到了一把铁锹防身。在这时候，乔贞和阿维德的打斗发生了。林德主教听见阿维德这么说：‘杀了你本来就不是我的第一选择。实在要抱怨的话，去怪这位检察官大人不够合作’，所以我想，阿维德真正的目的，是想让乔贞亲眼看见因伐罗修杀害达莉亚夫人。”

“他期待乔贞做些什么？”老人说。

“杀死因伐罗修。”

“你认为乔贞会这么做？”

“如果他真的看见那一幕的话……会的。毫无疑问。乔贞会杀死任何一个这样伤害达莉亚夫人的人。”

老人略微抬起下颌，目光中多了一些审视的意味。他的右手食指在桌面上以听不见的声音敲了两下。

“继续。”

“从这个角度来说，黛西在这件案子里涉入得更深了，因为正是通过她，阿维德才了解到乔贞对达莉亚夫人感情之深。您知道，爱说话的女仆……会犯这类错误。阿维德的动机在于对乔贞的嫉妒，和不能得到他重用的不满。出于这个动机，他希望引诱乔贞杀死因伐罗修，让乔贞失去现有的地位。虽然乔贞事先调查过斯基尼，并且对因伐罗修有所警惕，但是假若没有因伐罗修的证词，就根本不足以让这起阴谋浮出水面，因为因伐罗修对阿维德的指证是关键性的。阿维德希望胜得干干净净，但是就像刚才所说，他的赌局只赢了一半——因伐罗修中途放弃了对达莉亚夫人的攻击，并且过早碰上了乔贞。跟在后面的阿维德看见了这一幕，明白这对他的整个计划来说是毁灭性的失败，所以就做出了第二个决定：杀死所有人。乔贞，达莉亚夫人，林德主教，甚至可能包括黛西，一个不留。这是唯一不让阴谋败露的方式。在这之后，他可能会选择这样的谎言：因伐罗修杀死了乔贞和达莉亚夫人，而他不得不杀死因伐罗修。当然，这样等待着他的可能也是几乎无限期的调查，但他甘愿去赌一赌——毕竟按照原计划陷害了乔贞，也并不等于他能得到重用；然而，他如果能通过后一种办法，成为为乔贞和达莉亚夫人报仇的英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便如愿的可能性非常小。孤注一掷或者败露，这就是他当时面临的选择。我实在不想说这句话，但是……我只能承认阿维德有很强的能力。他准确地抓住了因伐罗修和黛西的弱点，



然后非常大胆地利用起来，而且还试图利用乔贞对达莉亚夫人的感情。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让得不到重用的他更加心理失衡。”

老人点了点头，但是没说什么。

“当然，这件案子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阿维德与斯基尼的合作关系，而且有证据表明德萨·盖尔芒特曾经在事情发生前不久见过乔贞，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或许他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另外，追查双胞胎的下落也是很必要的工作。”

“做得好。继续追查下去，我准许你在这件案子上自由动用资源。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肖尔大人。”埃林并没有动。“我有些话必须说。”

老人皱了皱眉头。“你讲。”

埃林右手探进衣兜里，拿出银牌，上前放在老人的桌面上，站回原来的位置。

“.....你想做什么？”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毫无疑问会冒犯您；而且作为乔贞的搭档，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对于他遭受这样的苦难，我无法摆脱责任。所以，我在此辞去直属探员的职务，并且愿意接受一切处罚。这件案子的主干调查已经接近尾声，只要有我留下的资料就能顺利进行。但是无论如何，我现在必须把这些话说出来。”

老人并没有回应什么，只是盯着他。

“我认为您为这起案子的发生，也负有责任。阿维德成为乔贞的助手，是经过了您认可的。而且.....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阿维德是您观察乔贞的一个途径，而这毫无疑问为阿维德提供了虚伪的信心。”

“你指控我通过阿维德监视乔贞。”

“.....如果您愿意这么说的话。是的。”

老人身体往后靠了一些。“你想让我怎么做？埃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最好的两个朋友都遭到了巨大的伤害。我会指责任何一个该为这件事负责的人，而现在除您之外，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惩罚。”

“你明白我可以因为这句话把你关进地牢。”

“是的。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埃林毫不回避地看着老人。虽然在这此刻，他知道没办法完全掩饰自己的不安，但那并不重要。这一番话是早就决定要说了的，没有回头的可能。眼前的老人并不是什么庞大而凶残的东西，埃林这么告诉自己——他只是一个驼背、发须完全脱落、眼珠子浑浊的逝去者。然而面对老人的目光，这种心理暗示毫无作用。埃林不后悔说出这些话，但是同样会因为自己接下来可能经历的事情而颤动。

“拿回去。”老人右手食指在银牌旁边敲了敲。“拿走。”

埃林犹豫了一会儿，上前抓起银牌，在手里看了看，收回衣兜里。

“你走吧。继续调查。”

“.....是。”

埃林转过身，走到门边的时候，老人又开口了。

“他们两人.....情况怎么样？”

“林德给他们安排了完善的治疗和护理。”埃林说。“但是两人都还没有醒来。”

老人不回话。埃林知道该是时候离开了。

屋里又只剩下潘索尼亚一个人。他咳嗽了两声；因为屋里没人，所以他可以咳出声来。这一轮咳之后，他觉得脑袋疼得难受。他该按铃叫医生来，却没有马上这么做。

为了权力而孤注一掷。就算自己得不到权力，也要把阻碍自己的人拉下来。这种事情他很熟悉；他一向认为这世界不外乎斗争，和失败之后的再斗争而已。

大概在五年前，有人对他做了类似的事。孤注一掷。带走他的孙子。即便明知不可能获得权力了，也试图要给阻碍者留下永久的伤害。

当时把他救出这困境的人是乔贞。

## 22

在刚睁开眼睛的前几秒，乔贞眼前只是一片灰白，而他的意识比视力的苏醒又慢了一拍。当他转过头看见玻璃窗之后，才发觉刚才那灰白的东西是墙壁；墙壁和玻璃窗两个关

键性的物体把他的辨识力从混沌中带回现实世界，使他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方是“房间”。然后是空气在鼻腔中掠过而带来的微痒，这是一次“呼吸”。这时候，乔贞才明白自己是活着的。虽然他还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曾经经历长时间昏迷，但却明白这不是如日常睡眠一般的苏醒：在那一类每天都会发生的苏醒中，人在入睡前和苏醒后都始终存在于同一个世界，只是意识暂时关闭。而现在的乔贞，却仿佛是用自己的意识重新发现了一个和睡前截然不同的世界。

他清醒了。他发现自己所处的是一间宽敞的单人病房，同时脑袋里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告诉他不应该随便移动四肢。他把头往右转，朝向房门，发现了一个背靠着墙站在屋外的男人。那人回过头，和乔贞的目光相汇了，便赶忙离开了门边。半分钟后，他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带了进来。从医者的装束，乔贞认识到自己身处在教会医院里。

“他醒了多久了？”医生问那个男人。

“就刚才。”

“乔贞先生。”医生站在床头，提高声音说了第二次。“乔贞先生。”

“我能听见。”乔贞说。

“能看见您醒过来真是太好了。”

“我在哪儿？”

“救赎之光医院。我得给您做一些简单的检查……”

“我在这睡了多久？”

“五天了。来，你们俩把乔贞先生扶起来一点……”

一名女护士把手探向乔贞的枕头。乔贞抓住了她的手腕。

“达莉亚……在哪儿？”

女护士有些为难地看了看医生。医生说：

“达莉亚夫人就在隔壁病房，您放心。”

乔贞掌底按住床沿，把身体撑起来。一阵突然的剧痛让他暂时中止了动作，但停歇一秒钟后，他仍然坚持要起身，同时把右腿移出了床。医生和护士赶忙拦住他，想让他躺回去，但是那个男人说：“让他起来吧。别忘记林德大人怎么吩咐的。”说完后，他就去扶着

乔贞。医生只好站在一边，双掌在身前拢合起来。林德曾经嘱托：如果乔贞醒来了，不能妨碍他见达莉亚。

“你是谁？”乔贞问扶他的人。

“埃林大人安排我来给您做临时的护卫。”

乔贞没再说什么，要往门外走。护卫扶着他出了屋。乔贞左右看看，发现整条走廊都非常安静，在不远处还另外有几名卫兵。

他们来到隔壁病房的门口；乔贞看见了躺在病床上，闭着双眼的达莉亚。他推开护卫，独自慢慢进了屋。护卫给原先在屋里的一名护士做了个手势，护士便不发一言地离开了。在她出屋之前，乔贞问了一声“她有没有醒来过”，护士摇摇头，加快了脚步。

乔贞在病床边坐下。自从站在门边开始，他的视线就没法离开她。只是这一刻，他没有特别目的地朝四处张望了一下，仿佛是和要空气中那些看不见的微尘达成一个协议，要求它们为他和达莉亚的整理出一个宁静、不受打扰的空间来；提醒它们不要围绕在达莉亚身边，以免遮盖住内在生命力给她苍白的肌肤所染上的光芒。然后，他便看着她，听着她的呼吸声。

呼，吸。阳光洗刷的，叶脉上飘过的，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永远存在的空气，在人体中经历一段无法言说的旅途。胸部略略扩展，然后平复。一个千百万年来都没有停止过的过程，总有无数人在同时经历的神奇过程。这栋屋子里有两个人在经历它。医院里有几百人在经历它。这条街道上有几千人在经历它。街道交织成的暴风城，有几万人在经历它。而暴风城之外，还有无数人加入到这代表着生命力的协奏曲里，哪怕他们不知道呼吸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但对现在的乔贞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她在经历它。达莉亚在呼吸。她的呼吸是整个世界中无限进行的过程的一小部分，浩瀚和弦中的独一个音符，但却是她一个人的全部。

她活着。

乔贞握住她放在被子外的右手。它是温热的。不是那种在拥抱爱人时希望从对方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热度，但已经足够了。乔贞回忆起了刚把她从水池子里救出来的那一刻，她皮肤上那让人心颤的寒冷——仿佛每一滴雨水在她身上停留，都是为了偷走她生命的热度。那些贪婪、狡诈的水珠子，永远不会满足——只要能比那一刻温暖就好。她的眼睛虽然闭着，但这并不让乔贞感到沮丧。只要有呼吸，手掌心有温度，闭上的眼睛就只是休息的象征，而不代表其它。就让它们闭着吧。

“达莉亚。”乔贞开口了，但没继续往下说。他发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话，并不合适。他打算把话都留着。

过了几分钟，护卫在门口说：“乔贞大人。”乔贞没回话，护卫过了好几秒，再次说：“乔贞大人，有人来见您。”

“谁？”

“德萨·盖尔芒特。其实……他今天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我可以帮您把他叫走。”

乔贞思虑了一下，吻了吻达莉亚的手，放下，出了屋。德萨站在不远处，转过身来。他没有带任何人，穿着也很朴素，那只不大睁得开的右眼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乔贞……乔贞大人。”他开口了，上次两人见面时声音中的傲慢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劳至极的自省，就像一个人经历了惨痛的事业失败，只能用最后的意志力来防止自身崩溃。

“你不需要这样称呼我。”乔贞说。

德萨在回避乔贞的目光。“我希望能和您谈谈，关于……我儿子。不，我请求您和我谈话。”

“你想谈什么？”

“我……我受不了医院的气味，所以一早上我是在楼顶，等您醒过来。我们能再上楼顶去吗？”

“德萨大人，恐怕……”护卫说。

“那就上去。”乔贞打断了护卫。

这栋楼房是救赎之光的住院楼之一，一共有五层，乔贞和达莉亚的房间在第四层。片刻后，他们三人来到了屋顶。德萨走在前面，在上楼梯的时候护卫扶着乔贞。前检察长老迈的脚步并不比乔贞走得轻松。在楼顶上，他们能眺望广大的院区。

“首先……我想为我儿子向您道歉。”德萨说这句话的时候，离乔贞大概有十码。屋顶的风从他身后吹来，把他灰白的头发掀起了一些。

乔贞没有回答。

“还有我自己。我……用非常不得体的手段欺骗了您。”

“说下去。”

“是我让斯基尼写下了那篇文章。就是.....关于达莉亚夫人和我儿子。是我付钱让他这么做的。”

乔贞皱了皱眉头。“我睡了五天，德萨大人。如果你有什么想解释的，都尽量讲明白，否则恐怕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脑力去理清你想说的东西。”

“我付钱让斯基尼写那篇文章，好让我有理由让您注意到我儿子。我盼着您把我儿子从达莉亚夫人身边赶走。因为.....我害怕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知道他会的，我儿子.....”

“你和斯基尼怎么认识的？”

“我们原来根本不认识。有一天他和另外一个人找上我，说我儿子杀了为他怀孕的女人。他们找我要钱。我知道他们说的女人是吉特拉。我早知道搭上这样的女人不会有好事，可是因伐罗修很早以前就.....不再和我说任何话了。”

“你说斯基尼还有一个同伙。”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叫阿维德的人，因为埃林先生把审问我儿子的情况给我说了说。”

“他们说你儿子杀了人，你就这么相信了？”

“我不得不信。”德萨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他用右拳按着脑袋，大拇指在薄皮下凸出的血管上摩擦。“噢，我儿子.....有了他以后，他就是我的一切。但是他为何会这样？几乎是从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离开我。我无论如何都找不出其中的理由。他第一次杀人是在十五岁。当时他想和家里的一名女佣人私奔。那女人朝我告密，他就杀了她。他把她.....溺死了。所以当那两个勒索犯一说他溺死了吉特拉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是真的。”

“你逃脱不了责任，德萨。我对你是怎么带大儿子，他又是因为什么才和你断绝关系的，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但这整件事.....你也要等待审判。”

“我知道，我知道。昨天埃林先生已经审问过我了，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我付了钱给勒索犯，付钱让房东替我遮掩这事儿，又付钱让斯基尼写那篇文章，为了拯救儿子，我愿意付出一切，然而到了最后.....昨天，他还是拒绝和我见面。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可是听埃林先生说儿子免不了死刑之后，我就放弃了。我想告诉他，那一对双胞胎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但是，既然他已经免不了一死.....”

“双胞胎在你那儿？”

“我从斯基尼那带走了他们。为了这个，我又付了一大笔钱，因为斯基尼说阿维德已经和他发生了争执，似乎是对赎金之外的事情有了更大的兴趣。斯基尼说他把孩子交给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还准备离开暴风城。但是，他最后还是死了。您看，这整件事里我所做的只有不停付钱，但它们没有帮上我一点儿忙。但是我不甘心……我想自己还有一件事可以做的。我已经和林德大人签订协议，把全部剩余家产捐献给了现在在他名下的慈善机构。”

“达莉亚不会要你的钱。”虽然明知机构已经不属于达莉亚，但乔贞突然有些激动。“你以为这是什么？赎罪？”

“不，不，不。我连赎罪的资格也没有。就请把这当作我这个自私了一辈子的人，最后的一点私心吧。我把双胞胎托付在这机构里了，我希望他们——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能好好成长起来，不要像他们的父母，更不要像我。当然，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和盖尔芒特家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家族……到此为止了。”

德萨不再说下去，嘴唇紧闭，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那笑容仿佛是在庆祝自己终于完成了什么，无论那是骄傲还是耻辱，这都不重要；他只是为自己经历过了这么一段历程而解脱。

“乔贞大人，”他说，“您的刀子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自从那天下午让你儿子扔到了围墙外，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它。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借来用用。”

“喂，别开玩笑。”护卫要走上去，但是乔贞拦住了他，然后说：“把你的匕首给他用用。”

护卫有些犹豫，手指放在匕首柄上好一会儿，抽出来一半之后，德萨说：“不，不用了。抱歉。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您回去休息吧，乔贞大人。我得一个人呆一呆。”

乔贞最后看了看德萨。那是一张经历极度疲惫和折磨后的面庞，就像一个人在沙漠里绝望地行走数天后，终于找到一个水袋一般，毫不掩饰那瞬间的释放感，即便他明知水袋里只剩下毫无意义的数滴。

“再见，德萨大人。”

乔贞和护卫走下了楼梯，回到原来那一层。乔贞仍然打算去达莉亚的房间呆一会儿，但是在这之前，他发现有一些人开始聚集在走廊边的窗户前。这样做的人有医生，有护士，也有卫兵。他们把脑袋伸出窗外，朝下看。有的人看了一眼，就皱起眉头，急忙走开了。有些听不清的嘈杂声从楼下传来。

## 23

在猪和哨声酒店的厨房里，舍尔莉正在把一些食物小心地放进餐篮。每放一样进去之前，她都要考虑几秒钟，看会不会过于拥挤，或者因为沾上另一种菜色而影响了味道。有几次她把已经摆好的东西拿出来，换个方向，重新放进去；甚至还誊空了一次重新再来。十分钟后，她把餐篮盖上布子，双手按住两边，从桌面上移给埃林：“拿走吧。”

“你真的不去？”

舍尔莉摇了摇头。

“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医生不让吃的……”埃林揭开遮布看了看。

“医生，医生懂什么？真有不让吃的，让他们自己挑出来扔掉。”

“我觉得，至少这个不应该带去。”埃林把一块蛋糕拿了出来。在生日会上大受欢迎的正是这种糕点。

“为什么？太多糖了？”

“你懂我的意思。”

“行。”舍尔莉抓出蛋糕。“我再来看看有什么不能带去的，行了吧。”

她把餐篮从埃林手里拉回自己一边，两手一动不动地捏着握柄，也不说话。

“舍尔莉。”

“我挑不出。这都是他喜欢吃的。照这么说，蛋糕不能吃，这些也都不能吃。都扔了算了。”

“给我。”埃林把篮子夺回来。“大清早的你和我闹什么别扭。”



舍尔莉手掌按在桌面上，仍然低着头。埃林听到了轻微的抽泣声，就像一个夜宿树林的人，忽然听到水滴掠过石缝的声音；它来自于无法辨明的远处，轻渺却无法让人忽视。

“嗨。”埃林身子往前倾一点，放低了声音。“你老公就在外面，舍尔莉。我和你独自在这儿呆着就已经够让他不高兴的了，你还想干嘛？”

“闭嘴。这一点也不好笑。”

“我也不想惹你发笑。我只是想说，别哭，行不行？我是要带着这些东西去医院，又不是要去墓园。你哭哭啼啼多晦气。”

“这事情太.....我受不了。为什么它要发生？”

“很多人都该自责，但不包括你，舍尔莉。”

“我也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你就不能别提那些陈年的.....”埃林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等等。这个说法有问题。你到底在讲什么？”

“我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和他发生什么的.....但是当知道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却不大好受。你刚才说我晦气不是吗？我真的，真的暗自想过会出什么事，把他们分开.....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真是可恨。”

“没什么。你是女人，这完全讲得通。我要走了，你哭一哭也好，不过最好在大卫进来之前把眼泪擦干净。”

“那个人叫什么.....阿维德，对吧？他看上去是个不错的人呀，生日会那天干了那么多活。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你们在那样的地方呆得下去，还那么卖力地工作？周围人人都是表面一个样，内里一个样。如果我的每个客人在点这样菜的时候，想吃的却是另外一样菜，我会疯掉的。我讨厌七处，我想让它消失掉。”

“这可不对了，舍尔莉。”埃林把餐篮提在手里。“表里不一，然后利用这一点来做坏事的人总是会有，就好象每天都会死人一样。正因为有我们在，所以你们才不用花费自己的精力去辨认那种人。只是为了捉住那种人，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变得像他们。阿维德？他只是再也变不回来了。我走了。”

埃林把那块糕点重新放回了篮子里。

乔贞坐在草坪前的长椅上，双手搭着膝盖。强烈的阳光把周围的一切都放置在一种极其耀目，以至于张扬的光晕中——它把嫩绿的树叶变成近似透明的湖水般的绿色，让视平线尽头上的来来回回人影变成模糊的光点——但它并不灼热，只是呈现出极易在轻风的劝服下变得温顺的品质，就像一个爱高声说话，但是却绝不闹事的小孩子。在这样的阳光下坐着，乔贞并没有特意去思考什么，也不大注意得到伤口的隐痛；唯独在风刮过手背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指关节上传来一阵微痒。

在他面前，有一队教士争论着问题走过，虽然尽力放低声音，但仍然难抑激动。在这条林荫道上，更多的是在护士陪伴下出来散步的病人。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人对乔贞致意，乔贞点了点头，虽然他并不认识这个人。过不了多久，他看见一个小姑娘越过草地向他走来，手里提着一个篮子。一个大人走在她稍微后面一些的位置。他认出那是埃林和伊莱恩。

在离乔贞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埃林拍了拍伊莱恩的背。伊莱恩抬头望望爸爸，然后加快步子走到乔贞跟前，把篮子递出去说：“乔贞先生，我和爸爸来看你。这些是舍尔莉夫人给您做的东西。”她停了一下，把篮子再推出去一点。“是好吃的。”

乔贞看着伊莱恩。她抿着嘴巴，似乎是在犹豫应不应该展露笑容。

“谢谢。”乔贞接过篮子，放在身体右边。

“原来你在这儿。护士说你出来散步了。”埃林说着，四处张望了一下。“天气真好。”

他在乔贞右边坐下，和乔贞之间隔着篮子。伊莱恩也坐在了爸爸身边。

“真是个好天气。”埃林双手合握着挂在膝盖之间，转过头对乔贞说。“你不看看舍尔莉都为你做了些什么东西吗？”

“我不太饿。”

“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埃林又朝两边张望了一下。伊莱恩在椅子上挪挪身子，探出头，视线越过埃林看了看乔贞，然后缩回来，用脚跟来回踢打长椅的下部。随便踢了几次以后，她开始这样打起拍子来。

“爸爸要和乔贞先生说事情，你别吵。”

听见埃林这么说，伊莱恩立刻停下动作，把腿悬在半空。

“没什么，让她玩自己的。”乔贞说。

伊莱恩没有继续打拍子。

埃林看看乔贞。他的同伴总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现在他却仿佛存在于一个独立的静默空间里；不仅不说话，连说话的趋势也潜伏在地表之下。现实中的沉默，是对嘈杂世界的一种反抗，而在乔贞如今身处的世界里，沉默是基本美德，是生命的规则。以往埃林早就习惯了把出于工作式冥想的乔贞卷入自己关于酒和女人的不停歇评语里，他承认那会引起一种恶作剧式的愉快感，但是如今他对这样的谈话连想都不愿意想。长久以来，他第一次觉得要从自己贫瘠的词汇表里慢慢挑拣出合适的词句来说。

“那……你的伤怎么样了？”

“给我讲讲案子的进展。”

“噢，好。其实我这部分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现在忙的是检察院那边。德萨当年就是因为贪污丑闻所以才提早退休的，而儿子进入机构的时候又一路上都很顺利，所以肯定免不了有人要丢官了。他们希望这整件事能尽量低调处理。”

“怎么个低调法？”

“比如……”埃林看看伊莱恩，凑近乔贞一些，放低了声音。“昨天已经秘密处决了因伐罗修。在总部的地下室里。”

“没有公开审判。”

“没有。他们承担不起公开审判的后果，德萨自杀的事情已经够麻烦了。如今决定了，对外采用这种说法：德萨为悔过而自杀，儿子因为压力太大而辞职，调到了某个偏远地带从事法律教育；处于安全考虑，他的去向不能透露。所以，从官方角度来说，因伐罗修还活着，户籍履历什么的都不缺，只不过他不存在。下一步是控制住民间媒体，虽然无法完全阻止他们质疑因伐罗修的下场，但凭他们的脑袋不可能联系到秘密处决，最多怀疑他也自杀了。就连议会和王室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知道真相——这事传不到国王那儿。还有，《运河晨报》已经关闭整顿了。”

“检察院有能力做这样的事？”

“没有。这是老头子的主意。一切都由他来安排。”

乔贞皱了皱眉头。“他为什么这么做？”

“最大的理由是占据主动权。毕竟，七处这边也要承担责任，而检察院里面会有聪明人想到利用阿维德来攻击我们，即便他们缺乏阿维德的一切资料。老头子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所以在对方内部意见混乱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些建议。他一说放弃公开起诉因伐罗修，那边的大部分人就都高兴还来不及了。这实际上是让七处和检察院共同保守一个秘密，但是老头子做得就像我们费尽心思帮他们保守一个秘密，是施恩。然后，他还对他们提了个附加的要求：秘密审判的时候，不要求你出场作证；而且，检察院不得在这件事情上用任何方式追查你和达莉亚。永久性的。”

乔贞看着远处草丛上的一片扇形光点，没说话。片刻后，他意识到那是有人在洒水。

“我只是告诉你这些，乔贞，只是把事实告诉你。我不会替你判断老头子的行为的。只是事实。”

“行。”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伊莱恩继续用脚跟打起拍子来，这一次埃林没有阻止她。

“乔贞，我刚才……”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顺便到达莉亚的病房去看过了。她不在那。”

“她在别的地方。”

“……哪儿？”

“另一栋楼房里。”

“噢……换病房了吗。”

“不。她要做一个手术。”

“什么手术？问题不大吧？”

“终止妊娠。”

埃林皱起眉头注视着乔贞，但是伊莱恩踢打长椅的声音突然让他心烦起来。

“你再踢一次试试。”埃林对女儿喊。伊莱恩的动作僵住了，眼睛盯着地面。埃林没有再管女儿，回头朝向乔贞，并且终于注意到他是选择了一个多么刻板的词来描述这件事。没有任何与生命直接有关的词语涉及其中：“孩子”，“怀孕”，“她”。虽然安静下来了，但埃林想不出任何话可以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还留在这儿。

乔贞并不期望埃林说些什么。

林德前天夜里亲口告诉乔贞，达莉亚怀孕已经快两个月了。他第一次受邀到达莉亚宅子里会谈的那天晚上，在会谈结束后，达莉亚追上了他，说出自己心中的疑虑。林德给她安排检查，并且确诊了。

“你得做个决定，乔贞。”林德说。“如果怀孕超过两个月再做手术，对她身体的损害会非常大。”

当时，乔贞感觉到仿佛有一只顽固的怪兽潜伏在他的脑袋里，阻止他真正理解这些话。他知道每个词的意思，也知道它们合起来的意思，但那只怪物把这些话咀嚼了再重新混合，等它们进入乔贞大脑的时候，仿佛已经成了水面上的一道雾气，永远都无法揽过来成为手心里的现实。他并没有感到悲伤，或是激动；他只是无所适从。但他回话的时候，仿佛开口的只是他的逻辑，而不是他这个人。

“你是说……必须这样做？”

“那倒不是，所以我才让你选择。听我说，乔贞。作为一个医生，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不知道达莉亚什么时候会醒来。我已经请来了同行里最好的专家会诊——实际上我想这已经到了我们当前所知的医学极限。这类病例我们遇过不少，也慢慢总结出了一些应对手段，但效果都不理想。直白地说，病人是否会醒，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外。很抱歉。”

林德停了一下，看见乔贞没答话，就继续说。

“当然，为了尽快让达莉亚恢复，我们会在许可范围内尽其所能。让她继续怀孕危险是很大的，而且胎儿也会夺走属于母亲的养分。但是，我们也确实有过失去意识的母亲产下健康婴儿的先例；所以，决定权在你。”

过了好几分钟，这些话才硬生生地扎进乔贞的大脑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达莉亚成为了母亲。女人在胎儿产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是母亲了，但是在守护女人把孩子好好生下来之后，男人才真正有资格共享围绕着孩子的一切痛苦和快乐，真正有资格称为一个父亲。乔贞还不是一个父亲，更何况眼下他将要失去这个机会：达莉亚独自在短暂的时间里成为母亲，然后又要抛弃这个身份，而必须做出决定的乔贞，却只是一个局外人。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问过达莉亚。她说……她也不大明白，只是觉得暂时还不应该说出来，因为你们那時候有太多麻烦事情。她说，只要等机构转交，什么杂事也处理清楚，马上就告诉你。但是在那之前，她不想让你更烦心了。”

随着对这些话的理解，乔贞终于能够降落在现实里。他回想起来给达莉亚阅读埃林的来信，和她一起看伊莱恩风景画的那一天：她那异常的激动。她快等不及，等不及要了结一切琐事，然后在湖畔镇等他。然而那激动，与其说是兴奋和对幸福的期盼，还不如说是不自信。她不知道她能不能做到。她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做到。关于两人在一起安静生活的期盼已经很沉重了，而在事情真正看到曙光之前，她把怀孕暂时作为一个秘密而保留着。当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这秘密的揭露会成为真正幸福的标志，就像艰苦航行后逐渐在眼前海面浓雾中浮现的灯塔；而在那之前，达莉亚宁愿自己承担着它，以增添自身的负担来减轻两人共有的重荷，如同一位敏感温和的车夫，明知道多拉货物才能挣更多的面包，但是却生怕压坏了心爱的马匹。

*可是你做错了，达莉亚。你错了。等你醒来之后，我该怎么对你说？我该怎么指责你？我得怎么样才能让你知道，你错了？醒过来吧，达莉亚……等你醒来之后，我首先要说的，就是你曾经错得多么离谱……*

一刻钟后，埃林和伊莱恩来到了医院外面。临行前，乔贞在他们面前吃了半块那特制的蛋糕。

医院大门不停有人进进出出，街道上也有很多人。埃林拉着女儿的手，走过一个拐角，在比较僻静的小巷里停住了。

“爸爸？”伊莱恩说。“我们不回家？”

“回。”埃林说着，在街边坐下，仿佛毫无目的地看了看道路两侧。

*任何人想横插一脚，阻止你们去尝试的人，首先就得从我埃林·提亚斯的尸体上踏过去。任何人都不例外。*

伊莱恩站着，看看埃林，右手拉了拉裙角。

“来陪爸爸坐一会儿。”埃林把女儿揽到身边，让她的前额靠着他的右脸颊。

*我腐烂、肿胀、苍蝇在旁边飞来飞去的尸体。*

“伊莱恩。”

“爸爸？”

“爸爸告诉你一个道理，你一定要记住。”

“什么道理？”

“别胡乱发誓，发了誓就一定要做到。不然的话，就成了世界上最蠢，最讨厌的人。记住了吗？”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埃林并没有看着伊莱恩，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回答。他总觉得自己本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在事情发生前的一天，他对达莉亚说，会去打扰她和林德的会面，然后就是那一通誓言。此刻，他的大脑完全让这影像占据了：达莉亚亲了亲他的右脸，然后笑着说“谢谢”。面对这一番埃林虽然说得很过瘾，但是自知是大话的誓言，她说：

“谢谢。”

## 尾声

深夜，林德把一个人领到了住院楼里。林德已经习惯了在走路的时候，身边的人屈就他的跛腿而放慢脚步，但这个穿着黑袍、用连衣帽遮住脸的人却丝毫不顾及这一点，不时地赶在林德前面。

“慢一些，脚步轻点。”林德说。“你想给人发现吗？”

这叮嘱只产生了几秒钟的效果。林德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赶上他。前些天，为了不引起过多的注意，七处在这一楼层的护卫已经撤走了，但仍然会在楼层下巡逻。林德是从一个楼房后方运送尸体的应急过道里把这个人带上来的。

他们来到了四楼。林德抢先脚步，在一间病房前站住了。那人也随之停下。

“就是这儿。”林德把门推开了一点点，收回手。

穿黑袍的人从门缝看看里面，然后指了指林德身后的隔壁房间。

“他就在那屋子里……？”

“我不能告诉你。你只能进我手边的这扇门，事先说好的，三分钟。关于这件事情，我在一间办公室的门上已经贴了纸条。如果十分钟内不赶回去把它揭掉，值班的人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无非是带了一个人进病房却没登记而已，院长有资格这么做，但是你可能就会有麻烦了，这个你自己明白。所以，三分钟。”

“你很不相信我。”

“噢，我当然相信你，不过……二分五十六秒。”

穿黑袍的人不再说什么，推开房门，进了屋。他听见林德在外面说“不能锁起来”，就是把门掩上。随后，他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屋里没点灯，只有一小片沉着、僻静的月光。它是透过夜空中灰蓝色的云层，在教堂的尖顶前绕了一圈儿，随着夜风掠过了窗户粗糙的木框之后，才最终潜进了这房间。随后，它从窗台漫步而下，顺从地趴在床沿上，映亮了达莉亚的面庞。这毕竟不是能让一切阴影无所遁形的阳光，所以她显现在月光中的脸仍然有大部分显得比较暗，但这反而突出了她五官的总体特征：此刻，她比月光更安静，以至于后者不得不掩住呼吸，以免打扰她的睡眠。

那人把连衣帽朝后掀起；面部的阴影朝上退去，也有一丝月光小心翼翼地照向他。他是马迪亚斯。

马迪亚斯看着母亲，一动不动。片刻后，他从袍子里拿出一把匕首，平放在右手里，稍微朝前伸，让晦暗的光芒能把刀身上的字母 J 映现在他的眼里。他把匕首翻过来又看看，然后视线再次移向母亲。

事情发生后的当天夜里，他就赶到了达莉亚的宅子前。负责封锁现场的人不让他进入，也没有人愿意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即便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马迪亚斯。他在房子围墙周围无目的地瞎转，遇上了一个小孩。当时马迪亚斯只是觉得这小孩有些眼熟，但是当他不大在意地从小孩身边走过的时候，却遭到了袭击。那孩子掏出一把对他的手来说太大了些的匕首，朝马迪亚斯刺过来。马迪亚斯避开这一刺，同时认出对方就是自己曾经在乔贞面前痛打过的那孩子；他还认出了他手中拿的是乔贞的匕首。

后来他才知道，乔贞的匕首在当天的打斗中遗失了，没有人找到。但当时他感受到的，却是极度的困惑和怨愤，这几乎让他没有避过下一次攻击。在第三次胡乱的挥砍发生的时候，他冷静下来，夺去了匕首，但是那孩子的斗争之意却丝毫没有消除。他像个真正的小孩一样，从地上捡起小石子砸过来。马迪亚斯早知道这小孩脑袋不太好使，然而他此刻却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种无可置疑的仇恨；如同头脑清醒的人情感失控后的真正仇恨。

马迪亚斯想，你不应该这么恨我。上次打你，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只是奉命，只是……他觉得有义务解释这件事，但是却说不出口。他知道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小孩子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他继续捡石头，继续砸。手边没有石头了，就往回跑几步，重新找来。所有这些袭击里，只有一枚小石头砸中了马迪亚斯。一点儿也不痛，但是当马迪亚斯看着手中那把匕首的时候，却有些眩晕。他回想起乔贞如何用这把匕首指着那名犯人的脖子，同时命令他动手。乔贞平淡的语气表明这该是多么简单的一项任务，随后他杀死其中一个犯人的情景也再次印证了这行为的轻而易举，但马迪亚斯却失败了。他下不了手，并且因此遭到了惩罚。他感觉仿佛自己亲手拖进海里的那两具尸体，如今也从海里浮了起来，用腐败残缺的嘴唇拼出几个音节：“你杀不了人。”

马迪亚斯又看了看那把匕首。他不止一次亲眼看见乔贞用它来杀人；而且他知道在过去好几年里，它一直都是乔贞的武器。在那一刻——他觉得有它在手里，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起来。

他握紧它，刺向那孩子。

——没刺中。完全不是技巧的问题：马迪亚斯知道这不是失手。他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那孩子吓呆了，丢下石头，回头跑开。虽然匕首仍然没有沾上鲜血，但马迪亚斯却有一种释放感。他能下手了，而且内心是完全的冷静；正是这冷静告诉他，杀死这脑筋不灵光的孩子是愚蠢行为。

今天早上，他杀死了一个顽抗的暴力犯，用的是自己的匕首，而乔贞的匕首收在他皮甲内侧。这一切都发生得很自然，平淡无奇。他相信以后的一切，都会很顺利。

马迪亚斯隐约听说过，自己的生父没办法下手杀人，这也是他逃离七处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从好几年前开始，如果不刻意去思考，他就记不起生父的名字了，更不用谈回忆他的样貌。生父仅仅是一个符号，好比为了抓捕一名犯人，马迪亚斯必须和很多陌生人合作，而他的生父就是那些陌生人中的一个。你知道这些陌生人在你的人生中起着作用，但却只是微不足道的作用而已。

但无论何时他都能记起乔贞的样貌，和他说话的方式。孤身在外锻炼的几年里，他随时都能想起乔贞是如何教他收集、辨别情报，如何在野餐的时候陪在他和达莉亚身边，尤其记得清晰的是：当他身体悬挂在半空中，下方有吞噬着人肉的狮子对他嘶吼的时候，抬头看见的乔贞的眼睛。而且这些思维片段总是伴随着对母亲的回忆——他们俩总是在一起的。马迪亚斯永远不会向别人承认，在那些孤身在冰原或是沙漠上入眠的夜晚里，他曾多少次梦见那些阳光下，草地上的野餐。马迪亚斯更永远不会承认，当祖父教导他要乔贞身上引出仇恨的时候，他虽然表面上只能应承，但心里却在问：我该怎么做？

他讨厌成为一个局外人。然而，似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把他当作局外人。他注定要掌控一切，但是却隔离于一切。他没法向任何人打听任何事；知道乔贞和达莉亚在一起，也只是通过酒馆里的小道消息。他的第一感觉是愤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为了置身于外而愤怒。他毕竟是个早熟的人，虽然尽力对自己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主上，以及一个和肖尔家族没有任何关系的女人”，但他明白只要这愤怒存在，他就无法欺骗自我。这些感情一旦泄露出去，就是无可挽回的耻辱；然而，只要把它们留在心里，马迪亚斯就能知道自己是谁。否则，他就会完全变成一个符号：军情七处的继承人。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是了。或许就像生父当年一样——他揣测出了生父逃离七处的第二个理由。

林德在外面敲门了。“还有三十秒。”他说。

马迪亚斯把匕首收进鞘，藏回袍子里。这仍然不是他的武器，它还是属于乔贞。但是他已经不再拥有它了。马迪亚斯想，这把匕首会长久地留在他身上；下次要杀一个人，但是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动手的时候，他也许还用得着它。

“他们俩都不能保护你。”他说。“但我不一样，妈妈。”

他站起来，最后看了看达莉亚闭着的双眼，重新用帽子把面孔遮在阴影里，走出了房间。屋子里的月光仍然沉着而僻静，只专心地映亮着达莉亚的面庞，就像一条除了她之外再也无人踏入的河流。

**乔贞案卷--河流**

**END**

## 小结

camg 2009-05-30 01:46

例行小结。最后一章的错漏处全部处已修正，除了大家提到的还调整了一些细微的地方。

先说一下，近期开始看的读者可能还不知道，两个长故事的更新间隔至少是一个月。如果有空的话，中间会写一点外传。

依据优良传统，小结的开头还是倒编剧过程中的苦水😓。上次说过，《西瘟》完成后总觉得很不对劲，在写了有正文一半长度的所谓“外传”之后，才觉得故事算讲完了。而《狗镇》结束之后，这情况变本加厉；我发现自己丧失了完成一个故事的喜悦感，然后在帖子里噼里啪啦地分析了一大堆原因。分析归分析，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正确的原因，更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不幸的是这种找不回足够写作喜悦的担忧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导致《河流》的剧本编写过程及其漫长——整整两个月——和困难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原因是：《割喉》给《乔贞案卷》定下了一个关键性的时间点。虽然早有计划突破《割喉》的限制，但要完全放弃它，我做不到。在这个时间点里，马迪亚斯，乔贞的匕首，埃林的女儿都必须同时发挥作用。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必须首先解决马迪亚斯如何回到暴风城的问题，把J字匕首更换主人的故事压后(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思维顺序)，所以初稿剧本讲述的是乔贞和埃林奉命到拉文霍德庄园把马迪亚斯接回来，但是却因为谋杀案滞留在当地的故事。这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乔拉齐和法拉德，而关于十多年前火烧孤儿院的情节(以及狄恩在其中的联系)，也在这儿了结。但是大纲完成后，我面临一个非常麻烦的实际问题：如何在盗贼精英云集的拉文霍德庄园安排一场值得信服的谋杀？

这个困难直接驱使我寻找别的方案。无论如何，从时间点上来说，马迪亚斯和埃林的女儿是非出现不可了，所以假若地点不在拉文霍德而在暴风城的话，我就必须要综合更多的东西(埃林女儿来历的构思实际上在《秘密荣耀》之后就成型了)。然而，我仍然没办法完全抛弃前一个大纲关于拉文霍德和孤儿院的设定，所以就把法拉德移到了暴风城。我开始慢慢的把所有想表达的要素串进来。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因为我把原来准备好的几个独立故事构思都放了进来。给乔贞铸造匕首的老铁匠曾经是独立的故事；“检察官年少的时候想和女仆私奔，失败后把对方杀了”也曾是独立的故事，最后只变成了下篇第22节的一句话。林德，和尼赫里一样都是魔兽rpg书里所说的圣光教堂三大幕后势力之一，我原来预定让他晚一两个故事再出场，但是不知为何也放进来了。所以最后的剧本，变成了一个复杂程度远超过往的庞然大物，而且不得不分为上下篇。当决定主线是乔贞和达莉亚的爱情，而且设想了马迪亚斯的定位之后，我发现这次的故事会决定《乔贞案卷》以后的走向。

就像前面所说，我一直是在找不回原有写作喜悦感的担忧中完成剧本的。眼见它变得这么庞杂，所以对繁重写作任务的预想进一步增进了这种担忧。前两节写得非常难受；但是在写完生日会一章之后，我的心情开始改变。埃林回忆葛瑞娜的那一章写得非常愉快——不是玩乐中得到的感觉，而是只有从有意义的创作中才能发现的满足感。当上篇完成后，我的心情已经完全扭转过来。而当全篇(十六万字)完成，我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写的，而且我写完了；《西瘟》和《狗镇》两章积累下来的不满足感完全抵消。《乔贞案卷》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两个故事是《苍白的火》和《秘密荣耀》，一个奠定了全文

的基础，一个是曾经抛下之后的再拾起，而《河流》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这两章，因为它证明了我先前对于为何丧失写作喜悦感的判断是正确的。

为了解释这其中的原因，我必须首先回到那个老问题，并且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下个结论。《乔贞案卷》最初吸引读者的特征是“推理故事”。在《狗镇》的小结里我已经说过，系列化的推理小说，不讲求人物塑造和性格发展；主角仿佛是在无数个平行空间里经历类似的事。这是类型化商业小说的必然，因为商业化的定义就是你找到一个卖点，然后批量复制。从文学意义上来说，这就是系列化推理小说的死穴。再有一点，我越是读推理小说，就越相信这样一种感觉：除非涉及专业化的知识，否则以“严密逻辑”做标榜的“推理”，语言意义总是大于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要让“推理”可信，关键不是作者“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我自己的写作体验也验证了这一点。“A 的父亲被 B 杀了，所以 A 必然会对 B 复仇”是伪逻辑，推理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伪逻辑变成真逻辑。我特别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来自于位美国政界人物的自传：军机炸毁了平民区，上司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于是让秘书在十五分钟内为“误炸”想出三十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个故事最初讽刺性地激励我只要努力苦思就没有编不完满的剧本，但是如今我也发现，系列推理小说家就是这秘书。此外，浏览了大部分知名推理小说家之后，我发现绝大部分的“推理”，关键词都在于“替换”：某种身份上的，或物质上的替换。几乎没有例外。我最后看的一本推理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推理”：某某人剃光脑袋在法庭上扮作另一个人，但是没人发觉。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把书合起来，放回书架上——它们不再有我需要的营养。所以综合这些原因，很不幸，我不能去做那个秘书。我是一个认定自己应该去苦心追求文字可能性的人，这辈子的没法改变了，作为兴趣写作和创作练习的《乔贞案卷》必须服务于这个目的。如果我要靠这些文字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否则，我不能把人生中这么多的时间花在一个不能自我提高的写作项目上。前面有读者说乔贞可以成为波洛那样的存在，我听了当然很高兴，能和这么著名的人物联系起来——但是，还是让波洛继续做波洛，乔贞继续做乔贞吧。乔贞现在不关心是不是可以把一屋子的人集合起来然后当众破案，展示自己的从容智慧；他只关心如何收拾眼下这受创的生活。一切的关键词是“发展”。我非常高兴看到有读者说《乔贞案卷》写到这里像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角们像是可以相处的朋友，因为这只有发展才能体现。时间，环境，人物关系，心境，它们都需要发展。我不能把它们重新塞回系列推理小说的平行空间里。

换个话题。这一次有几个简短的句子大家在回复里引用，认为它们写得很美。能够得到这样的认同我很高兴，因为它们确实都花了我很多心思。有时候二十来个字，我要花十多分钟去排列。而最后马迪亚斯的那句台词，在更新前的两分钟还在回复框里修改。提起这点的主要目的是：既然大家会认同我在具体的细微表达上经过深思熟虑，那么也请相信我在关键性要素上更是不会马虎对待——比如魔法这个东西该不该存在。虽然早就讲过不

再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但这次因为它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争论，所以我想说这么一句话：希望我增加魔法元素的理由总是“不会影响什么”，但实际上，它会影响一切。至于为什么，我不打算详说，那会涉及太多东西。而“感觉乔贞武功不是很高”的说法……没错，他是“武功不高”。图沙，狄恩，布雷戈，(未来的)马迪亚斯，(过去的)潘索尼亚，贾洛，送葬人，尼赫里，哪个他都打不过，这个手指头还可以一直掰下去。但乔贞就是乔贞，我也不会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变成“武功很高”。但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希望从阅读中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完全理解。只是就像上次说过的，我不会因为读者的意愿改变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前面有读者说结尾没有什么内幕。这就看怎么定义“内幕”了。《乔贞案卷》在末节揭露案情的特征已经完全成为套路，而《狗镇》的小结里我就表达了抛弃套路的愿望。这次就是实践，我对结果并不失望。比起谁谁谁杀了谁，达莉亚对乔贞的隐瞒，和马迪亚斯展露隐藏已久的内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也许是重要得多的“内幕”，也没有读者事先猜出来。我非常高兴看见它们成为大部分读者最关心的部分。

噢对了，还有《割喉》的问题。很明显，我只保留了它的部分设定。至于那个脑筋不灵光的小孩子是不是戈塔罗·范克里夫，我不能说。其实这么做有点作弊的味道，一方面依赖它的基础设定一方面又抛弃它。就继续留着这副粗糙的草图逛骗新读者吧。

完。

## 外传四：过客

首发：2009-07-01 23:39

完结：2009-07-01 23:58

### 1

虽然四周并没有地精卫兵，卡利夫·斯科比斯汀还是贴着墙角，尽量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他右手把一个布袋提得高高的，几乎要与胸部平行；他看看那布袋，再看看右边腰间的短刀，最终决定把它拔出来插进身体另一侧的皮带里，方便左手能及时拔刀。做完这事后，他还是留在原地，注视着前方广场中央的牢笼。

那些分布密集的铁条，呈半球形笼罩着一块直径约四十码的地表；论高度，食人魔可以在其中自由行动，除了铁条倾斜刺入地面的周边部分。与其说它是牢笼，更不如说是小型的斗技场，但铁条之间没有足够的缝隙可以让观众看清楚发生了什么。在黯淡的月光下，它就像有无数手指的巨大爪子，要把掌心下的一切都闭锁起来，以完成一次对加基森的明目张胆的侵略。

虽然看不清，但卡利夫知道那里面是有人的。他能隐约看见有两个人形靠在牢笼相对的南北两侧，他想走近，但意外的踌躇却让他迟迟没有迈出脚步；这踌躇仿佛来得毫无理由，就好象它们只是来自于他脚趾前坚硬的沙粒，而无关乎他的内心。

一名牛头人从卡利夫身边走过，撞上了他。卡利夫感觉仿佛一面巨大的盾牌击了自己的背脊，整个人往前踉跄了两步才稳住身子，而右手中的布袋也落地了。他抬起头，不打算掩饰愤怒，但那名牛头人却似乎根本没察觉到这件事，径直往前走——又或者他察觉到了，只是不觉得撞歪一个人类小子值得他停下脚步。即便按照人类的标准来说，十四岁的卡利夫也稍微矮小了点，虽然这一年来他已经长了三寸。他暗自盘算着，如果这个势头能一直保持到十九岁，那么他应该能不用抬头就能盯着那牛头人的眼睛了。他猛然意识到纠缠于长身体的速度是非常孩子气的行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他拾起那布袋，拍掉沙尘，让心情平静下来。

这一撞，还把他从墙角的阴影里撞了出来。这倒让他下定了决心，走近牢笼。

他先走向北边那一侧。离铁条还有十几步距离的时候，他就闻到了那特殊且剧烈的臭味。那是很多种令人不快的气味混合起来，它们分别来自于干燥的和潮湿的，肉体的和骨骼的，存在的和不复存在的，活的和死的。这让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人是在另一边，但是好奇心让他没有立刻转换方向。

在足够近的距离，他看清了那具开始腐烂的女兽人尸体。卡利夫认识她，在过去她以锋利的斧头让人们心生敬意和恐惧；现在无力的人们仍然纷纷避着她，这次是因为她的尸臭。她身上本来就充满战斗的显耀疤痕，但让她死去的是胸口上一个不起眼的开口——剑刃曾经通过这狭长的走道直抵心脏。

一阵风吹来，尸体突然颤动了几下，乍看上去如同一个千方百计想要入睡的人因寒风而无法成眠。卡利夫很快发现让它动起来的不是风，而是几只蝎子。它们在撕扯尸体的肉，吃它。这些异种蝎即便对于富有经验的冒险者也是有危险的。卡利夫觉得没必要再看下去了，便走向牢笼的南侧。

他要找的人裹在一件破烂斗篷里面，盘腿坐着背靠铁条，一动不动。坐着睡觉是对的；假若遭到蝎子的袭击，至少也不会从脸部开始遭殃。卡利夫的左手在铁条上移动，慢慢靠近那人。只有在深夜才能这么做，因为在塔纳利斯的白天，这些在烈日当下烤热了的金属完全可以烫熟生肉。由于斗篷的裂口，那人的右上臂袒露在外，而那皮肤表面就有清晰的条状灼伤。

“夏尔，”当几乎就站在她背后的时候，卡利夫说，声音弱得就像根本不打算让她听见。事实上卡利夫的确暗自庆幸她没有醒过来，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应该说些什么。

卡利夫从那布袋里拿出了一块用纸包着的馅饼，把它从铁条的缝隙里递进去。竖着的馅饼可以自由出入，但卡利夫的手臂到关节处就卡住了。他本想把它放在她两膝间的斗篷上，但现在看来只能扔在她脚边。如果这么做的话，在清晨之前，那些沙粒下的小虫就会它吃得一干二净。

也许唯一的办法还是叫醒夏尔，让她赶快吃掉。可是卡利夫突然觉得这行为没有意义。她在这铁笼子里呆了整整一个月，杀了曾经是同伙的女兽人然后看着她腐烂，吃的是地精卫兵用剩饭菜熬成的糊糊，解决排泄问题只能到了夜里没有行人的时候，在较远的沙堆里挖出一个坑——而他竟然心血来潮地要给她带一个只值四个铜币的馅饼。如果说这样就能传达什么正面信息，那便太过荒谬了，更何况让她落到这地步的正是卡利夫自己。

在这一瞬间卡利夫突然觉得自己很不值。他不欠夏尔什么。她多么缺乏不法之徒的生存常识，竟然想用男性化的假名来避免麻烦，真正有胆识的女匪徒是不屑于这么做的。而由于不小心提防身边的人而失足，更是她自己的错。她迟早都会遭殃，迟早……

但卡利夫的手臂关节仍然卡着。他想使点劲把它抽出来，然而这样就没法保证馅饼能完好无损。就算不给夏尔吃，他也不想浪费掉，毕竟他自己也很多天没吃饱了。

就在这时候，卡利夫听到背后传来一些预料之外的声音。他回过头，看见一名地精正带着两个卫兵接近。他没有办法，只能猛然抽出手；饼子让铁条给劈成了两半，只有三分之一还留在他手里，剩余的都掉在了沙地上。他很快跑回了原来藏身的建筑物旁边，然后继续沿着小巷跑下去，心中怀着突如其来的懊悔。他不知道这懊悔是来自于没有完成原定计划，还是仅仅因为损失了四个铜币的三分之二。

那领头的地精是加基森水利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沙克斯·比格维兹。他远远地就看见了蹲在牢笼外的影子，但不想劳神做多余的事。如果那个人是来暗杀夏尔的，那倒省了心了。更何况他有八成肯定那影子就是卡利夫，那个出卖了同伙然后找他领赏的小毛贼，就更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好臭，好臭。”在离牢笼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然后抽出一块油腻的毛巾捂住鼻子。就在几十分钟前他还拿这毛巾来擦刚上了油的机器零件，但它的气味总比尸臭要亲切得多。

他让卫兵打开笼门，走进去，先看了看掉落在地的馅饼，然后看着夏尔。

“喂。”沙克斯说。“夏尔，你可以走了。听见了吧？我知道你听见了。你醒着，而且听见了我说的话。”

她没有回应。

沙克斯对卫兵说：“你们俩都看见了啊，我宣布放走她了。到时候里维加兹老爷要是问起，你们俩都得给我作证。明白了？明白了就回去，这儿太臭了。”

一说完，他连忙转身出了牢笼，也不管卫兵有没有跟上。这件事有点儿让他心烦——原先是远在藏宝海湾的主子宾其修克亲自下令把这袭击运水车队的女匪徒关起来的，他只吩咐“看管好她”，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命令。于是在宾其修克死去之后，沙克斯觉得这表示夏尔可以由他处置了，便把她和同时落网的女兽人关在一起，让她们为争夺生存权而战斗。不为什么，只因为沙克斯喜欢看，他一向认为雌性生物之间的争斗比雄性的战争更有趣。虽然他本来想弄个小小的赌局赚点零钱，但是考虑到宾其修克的死就是和一场赌局有关，便觉得晦气，放弃了这念头。

在夏尔生存下来之后，沙克斯并没有遵守诺言立刻把她放走。也不为什么，只因为他懒得管。就这么过去了一段日子，继承宾其修克产业的新主子里维加兹突然发来一道命令，要求沙克斯把她给放了，而且还要“办得干净利索，以后也不要再和她有任何瓜葛”。沙克斯凭此猜测这女贼对旧主来说可能是个特殊的人质，而里维加兹显然只打算继承死去弟弟的财产，而不是麻烦，所以现在要和她撇清关系。这是不是暗示着里维加兹会采用和过去



不同的贸易策略？当然，至少目前沙克斯的收入还没有受到什么负面影响，所以他也不大担心。

## 2

鲍西娅当然听见了沙克斯的话，她也知道卡利夫把一小片馅饼掉在了她的脚边，只是不想做出任何反应。最近她的睡眠分割成了零碎的小片段，一晚上能醒来十几次。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是永远醒着的。她没法记起任何梦境，而这散发着血腥味的铁笼子反倒更像一个无比清晰的梦。这是世界上最恒定不变的一个梦，她活着，靠在铁笼这边，不动弹；那女兽人死了，靠在铁笼那边，不动弹。

最初几天她并不喜欢坐在这个位置，因为一睁眼就能看见正对面的尸体。但慢慢地她就习惯了，现在只是尽量想离臭气更远一点。那名女兽人是临时凑起来的同伙而已，负责对运水车队前方的卫兵进行突袭，鲍西娅和她只相处过半天，没有任何实际交谈；所以在不得不杀死对方的时候，她并没有犹豫太多。何况是她先提着斧子冲过来的，她想。鲍西娅先劈掉了那斧头，女兽人就扑上来拳脚并用，还要去抠对手的眼睛，仿佛斧头只是花俏的小玩意，肉身才是她真正的武器。鲍西娅身上的好几处瘀青到今天都没有消褪。

她知道沙克斯已经走远了，就略微抬起头，首先所见的还是对面的尸体。她发现尸体两臂附近有什么东西在扇动，还以为自己梦见它活过来了，但很快明白过来，那是一些食腐鸟在牢笼外面一边拍动翅膀，一边把鸟喙探过铁条的缝隙去啄食。鲍西娅皱了皱眉头，张开干裂的嘴唇，一丝腥味就从下唇内侧蔓延到舌尖。这名女兽人在活着的时候无法和鲍西娅建立任何感情联系，但是死后却做到了。

鲍西娅知道自己如果不做些什么，迟早也会变成和对方一样，就握着剑站了起来，走出自己如同野兽一般栖身一个月的牢笼。

加基森是没有什么清新空气可言的，但或许是在回到广阔世界的心理作用下，她把遮住头部的斗篷掀开，抬起脸看着墨蓝色天空中的月亮，深吸了一口气。当她低下头后，一阵冷风从脖颈后方钻了进去，摩擦过她的背脊。

自从三年前在塞拉摩上岸的那一天起，她就剪短了头发，再也没有让它长过肩膀。她还非常草率地给自己取了个“夏尔”的男性化假名，对于这显而易见的掩饰身份方式，人们反应不一：在一些塞拉摩的居民前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对方往往会有一两秒钟的犹疑，

但立刻就用缓和的眼神和微笑来表达理解；然而在加基森，假名给她带来的通常是轻蔑和不信任。所以她早就决定，除非不得已，否则不会再次将它说出口。

现在应该去哪儿？她没有主意，就先走走看吧。她希望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因为袭击运水车失败而传开来，要是那样的话她就呆不下去了，又没有分文旅费支持她离开这里。或许最好的办法还是找一个急需保镖的远程商队，但是这得靠运气。

袭击清泉平原的地精运水车队，当初看起来是多么轻易的一件差事，而且老实说抢劫地精的财物是最不会有道德负担的。如果劫匪的要求不高于雇佣保镖的薪水，那么他们往往会选择不抵抗，一边诡异地笑着递出现金，就好象完成了额外的买卖。他们最害怕的情况就是激怒劫匪的破坏本性，如果仅仅为了击退敌人而搞得这一趟没有利润，那对地精们来说就是最愚蠢的行为。

当然，如果有机会全灭劫匪，而且还能保全货物，那就最好不过了。这就是鲍西娅和那些临时凑和的同伙面临的处境。这些人里面，十四岁的卡利夫负责望风。但是他却做了别的事。

鲍西娅没走多少步，停下了。前面不远就是相对热闹的大街，但她现在去那儿根本无事可做。她转过头看了看西侧的一条小道，穿过它就可以出城，踏进塔纳利斯的无边沙漠里——这是一个自杀的选择。最后她还是打算往前走。她认识一名侏儒医生，也许她可以帮上点忙。

这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然从走道旁窜了出来，站在离鲍西娅十余步的地方。

是卡利夫。他紧抿着嘴唇，直视着她，但是颤抖的眼瞳却显露出一种不自然的回避。

“夏尔，”他说，“他们把你放出来了。”

鲍西娅没回应，卡利夫又说：“我刚才带了点东西给你吃。但是你睡着了。你没有吃那块馅饼吧？”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而他们之间的空气也静止不动，屈身于一种奇怪的尴尬。唯一拒绝沉默的，是沙地上钻出的一只细小爬虫；然而只一瞬间，它又钻下去了。它弄出的声响，仿佛一粒小小的弹珠落进鲍西娅昏沉的大脑，唤醒了一些东西。她向前踉跄着走了两步，卡利夫不知不觉地后退两步。

“你站住，”鲍西娅说。她有点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声音——如此无力，仿佛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的远方的山坡。接下来她拔出了剑，卡利夫就猛地转身奔跑起来。

鲍西娅只追了十多步，就知道自己没法抓住卡利夫。他太敏捷了，否则也不会轻松地脱离队伍，向沙克斯的手下人告密；而且对于加基森的道路状况，他了如指掌。

在卡利夫失去踪影的同时，鲍西娅突然觉得膝盖一软，险些摔倒。这一个月牢笼生活对她身体的折磨，因为这突然的剧烈运动而爆发出来。她靠着墙壁慢慢坐下，觉得大脑深处仿佛有狂风吹起的无数沙粒在四处冲撞。她很想呕吐，但是却没有真的吐出来，毕竟她肚子里早就没装什么东西了。

好难受。她抬起头，预料自己很快就会失去意识。在过去的三年里，她也有几次因为疲劳和伤痛而晕倒，但在这一刻，她猛然意识到自己比任何时刻都接近死亡：那女兽人的腐败形象，在她大脑内萦绕不去——蝎子。吃人肉的蝎子。溅在沙地上的血。食腐鸟。食腐鸟的翅膀。尸体的翅膀。旧的伤痕。新的伤痕。致命的伤痕。

“明天，我……”

没有人听见她说了些什么，她自己也不例外。在不远处，一个行人捂着鼻子从牢笼旁边走过。一团浓云遮住了月亮，尸体的影子变得模糊起来。这片云明天会下雨，打湿塔纳利斯的黄沙。

### 3

茨拉比·铜栓举起医用手锯，最后看看咬着一块毛巾，双手都绑在床柱上的病人。

“你真的不打算改变主意吗？我要动手咯。”她说。“我说，真的不改变主意？”

病人点了点头。有汗珠流到那块毛巾上。

“那好。”茨拉比戴上护目镜。这时候病人突然睁大眼睛，急切地要说什么，但是为时已晚。那把手锯朝他严重感染的小腿锯了下去。

在做截肢手术的时候，茨拉比从来不用麻醉药。正牌货的麻醉药太昂贵，她的病人支付不起；而且他们大多都是有一种多余崇高感的不法之徒，把自己看作随时身在战场，能够忍耐剧痛也是气概的证明。不过，这倒不阻碍他们纷纷在手术中途昏过去。

完成手术后，茨拉比取下护目镜，拔出耳塞——有时候病人的惨叫会让她失去准头。她把善后工作留给一名护士，走出手术室，来到另一间屋子里。金红色头发的女劫匪正坐在床上。

“我就知道那家伙嚷得太大声，得把你给吵醒了。”茨拉比说。

鲍西娅看着女侏儒，指了指自己的右颊。“你这儿还有血。”她说。

茨拉比用手背抹了抹脸，然后走到床边说：“我要告诉你怎么到我这儿来的，夏尔。虽然你可能不喜欢听。有一个人，一个你很讨厌的人，背着你来的。你要不要猜猜他是谁？给你一个提示，他还是个孩子，个头比你矮。再给一个……噢，看起来你已经知道了。”

“他还在这吗？”

“在屋外面吃东西。”

“我的剑呢？”

“就在那张椅子上……等等，夏尔，你要去哪？”

鲍西娅翻身下床，拿起剑，走出门外。实际上她醒来已经一个小时了，在吃掉茨拉比留在床头的食物之后，她确认自己完全有体力这么做。她沿着这小诊所的走廊来到外面，茨拉比本来急忙跟在她身后，但是中途却让焦急的护士给拉到了截肢病人的病房里。

她看见卡利夫蹲在街道旁，从左手拿着的面包上掰下一小块儿，逗留一条野狗。当察觉到背后有人接近的时候，卡利夫连忙转过身，但要逃跑已经晚了；她的剑就要落在他的头顶上。卡利夫抬起手来，像小孩子遮挡老师的教鞭一样护住头部，但那块面包还在手里，就好象那能成为一面盾牌似的。

“别杀我，”他说。

鲍西娅还是劈中了他的脑袋——用的剑鞘。她又打了他的手臂，两次，但接下来就又感到无力了。然而，比起身体上的疲劳，更关键的是她找不到这样做的动力。她在惩罚他，因为什么？告密？在真正的强盗世界里，告密的结果就是死罪，而她只是用刀鞘拍打他的脑袋，还不怎么用力。她是在为谁惩罚他，为自己还是为所谓的同伴？那只是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铤而走险的人，互相连名字都记不住。想到这里，鲍西娅觉得自己的行为和受了闷气的小姑娘摔打枕头没什么不同，就停了下来。

过了几秒钟后，卡利夫把手放下，看着鲍西娅。很明显，他还是怕再次挨打，因为他总是在害怕——自从第一次见到这名少年，鲍西娅就发觉他的眼神似乎永远都在畏惧着什么。但在那单纯的、程度不一的畏惧之下，似乎还有一种易于冲动的要素在平衡着，否则也无法解释他的告密行为。他就像一小截木柴上的微弱火苗，似乎光用手指就能熄灭，但只要给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也能把别的东西燃烧起来。

“站起来，”鲍西娅说，“我不打你了。”

卡利夫站起来，扯了扯裤子的皱边，然后说：“是我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我知道。”鲍西娅隐约觉得卡利夫想从她这儿听到“谢谢”，但是她不打算让他如愿。

“一直让你睡在那儿，你肯定会死。所以，告密的债已经算扯平了。”

“大概是吧……得了，你走。扯平就扯平。”

“可是还有一件事，”卡利夫说，“有件东西我还得还给你。你要和我一起去把它讨回来。”

鲍西娅几乎就要把“你是讲什么东西”说出口了。在这一刻，她是真的没有回想起来；那曾经无比重要的物件，已经变成了就算在记忆里不时缺席，也不会让鲍西娅心慌意乱的模糊之物。

#### 4

地精拍卖师摘下单片眼睛擦了擦，重新戴上，然后说：“一切都得按规矩来。”

“可是我定下的拍卖期限已经到了，而且没有人买下它。现在我不打算再卖了，把它还回来。”卡利夫说。

“你得交了保管费再把它拿走。这就是规矩。”

“我刚来的时候你没有说过要收保管费。”

“那是我照顾你，小子。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不像有几个铜板的人，所以我破例准许先把保管费欠着，等东西卖出去之后再扣掉。”

“保管费多少？”

拍卖师报出了一个以金币为计量单位的数字。

“怎么会这么贵。”卡利夫说。

“这也是规矩，”拍卖师说，“我们的保管费都是按照拍卖品的价值来收取的。这些都是明文记着的行规。不得不说，你带来的东西是一件非常美妙的工艺品，而且你定下的起拍价实在太低了。”

鲍西娅从头到尾没有参加这番谈话。她甚至原来并不想跟着卡利夫到这儿来。众所周知，能够在联盟和部落之间交易的加基森拍卖行收取费用高得可怕，所以一直客户寥寥，甚至让部分人怀疑地精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安置这样一个赚不了大钱的拍卖行。但对明眼人来说，原因却很明显：首先他们不希望它影响到地精掌握的阵营间贸易；而且这儿的交易如果太频繁了，可能会让地精卷进一些政治上的麻烦。

除了告密之外，卡利夫还偷走了鲍西娅的黄金钥匙——或者按他的说法，拾到了。至少鲍西娅相信他最初没有“偷”钥匙，只是没有交还给失主。至于卡利夫到底是考虑告密在先，拾到钥匙只是额外红利，还是他因为不想归还钥匙就索性告密，鲍西娅就不敢肯定了，也不想追究。

鲍西娅仍然记得那把钥匙经历过多少故事。它曾经是招致一场风暴的物品，到今天这种力量还是没有消失。面对鲍西娅这名来历不明的游荡女战士，人们可以坦然接受她的假名，以及她看上去和身份不符的、有华贵气质的剑术，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在见到那把黄金钥匙后还能故作平静。怀疑和猜忌无法避免，她甚至曾经因此身陷险境。而到了加基森，这各种族冒险者云集的地方，危险更是成倍地增加。当然，她总是把它藏得好好的，从来未承认过自己拥有这么一件东西，但失误总是难免的，尤其是在她和其他人共同行动的时候。藏好它，不能让人看见——这慢慢从对自我的责任变成了一个习惯。

她知道三年前脱离队伍，踏上米奈希尔的航船，不是为任何人，而是为了自己。这三年，她慢慢和生命头二十年所习惯的环境隔离开来。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光是保全自己，就已经难有余力了。量力而为，不要徒增负担，是冒险者的第一生存准则；而一把黄金钥匙无论曾经保有多少回忆，它本身仍然很不幸地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几乎比她小十岁的卡利夫显然也熟谙这准则，他没有把钥匙卖给喜欢欺骗外行的珠宝商，没有试图通过危险的非法渠道出手，而是把它放到肯定不会惹上危险的拍卖所。有时候一件东西会比生命更重要，但在当下的环境下，黄金钥匙体现的却是其中的负面意义：它很值钱，而来来去去的普通冒险者不那么值钱，如此而已。

在抢劫运水车的前一天晚上鲍西娅发现钥匙不见了，但是并不怎么慌张。她抓起原先放置钥匙和其他杂物的包裹查看，发现它最下方有一道自然裂开的小缝。要在那些刚认识不久的同伙面前大肆翻找是不可能的，而且她也没从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什么异样，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她确实想把它找回来，但内心并不真正急切，就好象退潮回大海里的水珠，不会为那些在沙滩上蒸发的同伴惋惜。而在牢笼中呆的这一个月，她唯一真正挂心的，还是自己能活多久。

“走吧，”她对卡利夫说，“我知道是拿不回来的。”

“你连自己的东西也不想要回来？”

“你还有别的办法？”

卡利夫转过去拍卖师说：“只要交了保管费就能拿回东西，你是这么说的。”

“当然。一切都是按规矩来，没有例外。而且你放心，在你付款之前，我们可以一直把它保管得好好的，这关乎商业信誉。”

“我会交保管费的。”卡利夫对鲍西娅说，但是嗓音故意大得能让拍卖师清楚听见。“我攒钱就是。”

“你靠什么来攒？”鲍西娅说。

“当然是工作，”卡利夫说，“沙克斯已经答应雇佣我了，给清泉平原的水井放哨。他又挖了好几口水井。夏尔，其实你也能到他那儿干活。你也没有钱吧？”

鲍西娅看着他，难以掩饰自己的意外。看来卡利夫不仅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还这笔账，而且还想用这股子势头来影响她这个受害者，仿佛赎回钥匙成为了他们共有的无法逃避的责任。她没有办法拒绝这个提议，因为她现在确实需要一份工作，任何推辞都是违反第一生存准则的——

不要徒增负担！

但是鲍西娅有一点始终都不知道：卡利夫没有因为自己的告密行为从沙克斯那儿得到一个铜板，因为沙克斯觉得提供一个干杂活的机会，就算是对这小毛贼的重大恩情。

## 5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他们两人都在沙克斯那找到了活儿。当然，工作地点是清泉平原的水井附近。卡利夫负责放哨和跑腿，鲍西娅则跟随一小组人专门清除沙漠中那些威胁工人安全的生物。平心来讲，只要适应了沙漠的气候，他们的工作并不烦闷，还能喝到新鲜的清凉井水。

在是否雇佣鲍西娅——夏尔的问题上，沙克斯只犹豫了一小会儿。虽然里维加兹命令不要再和这女人有任何联系，但他毕竟远在藏宝海湾，现在沙克斯把人往清泉平原一扔，里维加兹又能知道些什么？而雇佣她和卡利夫的好处就太明显了：沙克斯可以大胆地压榨工资，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人都欠他一命。

让鲍西娅更加不明白卡利夫在想什么的，是他要求鲍西娅保管他的全部工资，为了“尽快攒起保管费”。实际上，因为长期驻留在沙漠，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花钱，所以这可以说是多此一举。无论如何，在卡利夫的坚持下，鲍西娅还是接受了；她顿时觉得自己变成了把弟妹的打工收入全部收缴，好精打细算持家的劳苦姐姐。有一些工作同伴从发工资的会计那儿知道了这件事，就偶然也开开玩笑，但并没有什么恶意。

有一天夜里，鲍西娅看见卡利夫在站岗的时候直哆嗦，就走到他身边。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迫切的焦虑，呼吸急促，仿佛恨不得立刻闭上双目，离开这里。这表明他不是寒冷，而是因为害怕才发抖。

“你在抖什么？”鲍西娅问。

卡利夫仿佛是听到了这声音，才知道她在旁边。他没有转过头，仍然直直地盯着前方说：“我看见……我看见爸爸了。”

“你爸爸？”鲍西娅对卡利夫嘴里冒出这个词感到很新鲜。“他在哪？”

“就在……右边。”

鲍西娅朝右边看，那儿没有一个人影，但是她注意到了不远处一口已经封死的水井，似乎已经有些年份了。

“他就死在那里面。”卡利夫说。“有人说是事故，还有人说是仇家故意往里面砸石头。他刚才出来了，叫我呢。”

除了随着冷风在废井上方盘旋的黄沙，鲍西娅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他还在那儿，”卡利夫说，“他想让我过去。夏尔，别往那边看。我爸爸讨厌红头发的女人，不要让他看见你。”

卡利夫眼神中的恐惧是真实的，而他的脖子僵硬得像一截木桩。虽然还是什么都看不见，鲍西娅不由得也打了一个抖。她转过脸来，和卡利夫望着同样的方向，然后说：“那儿没有东西。你看错了。”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因为……我没必要回答。你还真是一个孩子。”

“我不……”卡利夫想反驳，但是没有完成这句话。



他们没有再交谈，而鲍西娅陪他一直站到换岗。她所不知道的，是自己一句“孩子”的评语，对卡利夫造成了别的影响。

有时候卡利夫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改不掉的孩子脾气，比如和任何人见面，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对方和自己比照身高。他曾偷偷摸摸地背靠着—面岩壁，用小刀贴着自己的头顶在岩石上划出痕迹，每隔好几天就去丈量—次，但往往却只迎来失望。后来有—伙人习惯了在那岩壁下赌钱，卡利夫就再也没有这么做过。他还有—个秘密是直到十一岁还在尿床，但幸好唯—知道这秘密的人——他的爸爸，已经死了。

无论如何，对于鲍西娅所说的“孩子”，卡利夫产生了理解偏差。或者说他理解错了摆脱这个称呼的方式。

有时候，会有加基森的车队送来—些女人。她们在工地附近搭起—个个小帐篷，买了钟点的人可以进去。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荒漠上的工人来说，她们的到来恍若节日。卡利夫突然打定主意要去光顾，但是却回想起来自己的工资全部让鲍西娅保管着。于是他厚着脸皮去要了钱，但是没有说明原因，鲍西娅也没有问，她看上去对卡利夫打算讨—点零花钱倒很高兴，也对猜测这些钱的用途没有兴趣。

卡利夫在—个帐篷里呆了几分钟，出来了。因为不到时间，所以他还找回了不少零钱。他又厚着脸皮把这些钱还给鲍西娅，鲍西娅皱皱眉头，把它们收了起来，什么也没问。

“夏尔。”卡利夫说。

“什么？”

“大概快能把钥匙拿回来了吧。”

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不是孩子了”。

“可能吧。”鲍西娅说。对这个话题，她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

卡利夫—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面朝帐幕躺着。小时候，他曾经非常想到沙漠的边缘去看看大海。后来愿望实现，但是却让—只几乎可以致命的水母蜇了，差点淹死在水里。他现在的心情就和那时候相似，但是又有所不同，或许多—点苦涩——他没办法准确形容，总之—难受；除了单方面适应它，别无选择。

“不要信任红头发的女人，她们只会带来灾难。”在过去，卡利夫的爸爸时常这样教育他。卡利夫从来没有弄清楚这生活智慧的来源，但是他父亲曾经让—个女人给骗去了全部家产，才不得不流落塔纳利斯，卡利夫揣测大概那个女人就是红头发。不管怎么说，生父

的教诲总是要认真对待的，至少当卡利夫拾到了鲍西娅的钥匙——他甚至目击了它从包裹裂缝掉出来的一瞬间——的时候，正是这句话的影响让他不声不响地拾起钥匙，收进自己兜里。

在向沙克斯告密之后，卡利夫没有立刻把钥匙拿去拍卖所。他盯着它看了很久，心想它的主人会有什么样的往事。

实际上自从鲍西娅刚关进牢笼，卡利夫就会去偷偷观察她了。他看见在最初的几天，鲍西娅把自己的食物分给食量大得多的女兽人；他看见沙克斯宣布两人必须厮杀以赢取生存权之后的第二天，女兽人终于拿起了斧头，而鲍西娅从消极的抵挡，直到一剑刺穿对手的心脏；他看见她做完这件事之后，消沉地慢慢往后退步，坐在地上，仿佛她才是失败者；他看见过了几个小时她才重新站起来，把剑拔出的同时转开了脸；他看见她在剩下的日子里尽力生存着，白天小心翼翼地避开滚烫的铁条，夜里则尽量让斗篷贴紧身体，好暖和一点。

卡利夫还曾看见有一个行人往牢笼里扔进了一块煮过的土豆。她没有动它，卡利夫夜里再去的时候，土豆还在那儿。但是到了第二天，它不见了。

他不是出于怜悯才打算把钥匙给她讨回来。无论怎么看，这个红发女子都没有带来什么“灾难”。他想，偷走钥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遵从生父那句毫无道理可言的教诲。这个男人除了毒打之外，给卡利夫留下的就只有这教诲了；既然生父现在已经没法再打他，那么这句话也没必要留下来。

这仍然只是他决心归还钥匙的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他没办法准确认识到的，因为他还是孩子。

## 6

五个月过去了。鲍西娅自行随运水车回到加基森，为离开塔纳利斯做准备。在这之前，她把手中的钱分成对半，吩咐会计把其中一半交给卡利夫——虽然实际上她赚来的钱几乎是他的两倍。不管怎么说，她弄到了能支撑她走好一段路的旅费，而卡利夫就算非要交保管费把钥匙讨回来，也还能剩下一点儿钱。她觉得这样不错。她没有和他说再见。

为了确认沙克斯不会再对卡利夫做出什么奇怪的压榨行为，鲍西娅打算去和他会面一次，也算正式辞工——她不想给沙克斯留下什么“女劫匪盗取水井资料逃跑”之类的口实。

在沙克斯的办公室门口，正打算敲门的时候，她听见屋里传来对话声：

“我们是奉乔贞大人的命令，”一个男人说，“既然知道他是谁，你就该懂得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

“不要让你自己为难。”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两位先生。”这次是沙克斯在说话。

“根据举报者的描述，你私自监禁并且折磨的那位女士，很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如果事实如此，你的麻烦就大了，沙克斯。你不如……”

鲍西娅没有继续听下去。她尽量压低脚步声，快步走出了这栋屋子。她朝街道左右看看，不知该往何处去，只觉得要尽快离开这里。她用斗篷遮住大部分面部，在拥挤的行人之间奔走。

她一时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逃跑。她听明白了，乔贞的手下人要找她。可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以至于这寻找的原因并不是重点。如果说完全不想见乔贞，那就是一句谎话，但问题是出现在此地的是军情七处，而不是乔贞个人。无论三年前他们俩之间发生过什么，军情七处始终是一个让人没法亲近的组织，而鲍西娅当年所认识的乔贞，并不能代表七处的典型人格。方才听到的这番充满威胁性的谈话，才真正是七处的缩影；更何况，乔贞也可能改变。就像她自己一样。

如果鲍西娅是在当下面对面地看见了乔贞，她未必会迎上去，但肯定也不会逃跑。当面对“七处”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刚才那两个男人的话语里，有对权威的自信，对受审者的轻蔑，还有明目张胆的暴力暗示。她没法毫无保留地就让这样一个形象碰触到自己。

鲍西娅在闹市区游荡了好一会儿，又拐到偏僻的地方。大概两个小时后，她额角跳动的神经平静了不少。

*也许我多虑了？*

毕竟她明白，自己三年前从军队消失，不可能是什么秘密，而顾及到她过去的身份，那么军情七处在寻找她也是正常的。不管目的是什么，七处都只会用他们的那一套做法，再说她其实也不希望他们恭恭敬敬地对沙克斯说话——那家伙就该受点教训。她的不安感也许首先来自于她当前的身份——一个游荡的冒险者，偶尔做一些非法的事。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回避七处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就像漂浮在河溪上的小树枝，顺着水流避开顽石。

想到这里，鲍西娅心情平复了不少。但是让她立刻拐回去，对那些人说“我就是鲍西娅·维斯兰佐，带我走”，那还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他们现在可能已经从沙克斯那儿离开了。她打算先找个地方歇歇，再理清一下大脑。为了尽量节省旅费，她决定还是去那位侏儒医生的诊所。

出乎意料的是，诊所大门紧闭。她敲了好一会门，正打算离开了，门才慢慢展开半边。出来的不是茨拉比·铜栓，而是她的护士。她的眼神中满是警戒。

“茨拉比在吗？”鲍西娅说。

“你走。”护士猛地推了一下鲍西娅的腹部，随后往前跑两步，又推了一次。“快滚。再也不要回来。”

“.....发生什么了？”

“一大早就有几个人闯进来，说医生藏过什么人，非让她承认。我听见他们讲那是一个女人，金红色头发。医生什么也不说，他们就开始到处翻箱倒柜的，说是要‘找证据’，十分钟前才离开，这一下就把医生气得病倒了，我在照顾她呢。他们要找的人就是你吧？我不会把你供出去的，夏尔，因为我不想让医生生气。但是下次你再靠近这栋屋子，我就朝你开枪。我有枪，真的。”

鲍西娅的思绪再次混乱起来。最让她在意的，还是那句“十分钟前才离开”，这表明现在多半还有人在附近监视。她还想继续保持平静，但是非常困难；也许有人不仅注意到了刚才的那一幕，而且还正在捕捉她的表情变化。

*我该怎么做？*

## 7

在夕阳落下的时候，卡利夫就要死了。

行刑人把绳套绕在他的脖子上。卡利夫要求不带头套，所以他能看见绳圈的一半从上方进入自己的视线，然后在下方消失。他略微低头，看不见绳子了，就知道它已经越过了下颌，像一把镰刀托着他的头颅。绳套还没有收紧，他就仿佛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推进力冲向气管，如同攻城车要撞倒脆弱立柱的那一刻。

台下并没有多少观众，这主要因为卡利夫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著名罪犯。倒是有两三个卡利夫认识的人来了，他们是一个小贼头儿和他的手下。他们看看卡利夫，交头接耳着，但明显是在讨论别的事情。卡利夫能看见有小偷乘机在人群里掏包，他想提醒一下受害者，也算临死前做件好事，但是风把几粒沙子吹到了他的眼睛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名小偷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受害者还在专注地望着他，嘴里嚼着什么东西。

卡利夫要求不带头套。他希望能看见夏尔。

当从会计手里拿到钱的时候，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多？”他一边用右手在钱袋里捞着，一边说。当然，所谓“这么多”，只是它们要多过他合同里定下的工资而已。

会计没有搭话，卡利夫转身离开。但是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说：“对了，夏尔能拿到多少钱？”他这么问，只是因为他自己多拿了，那么她大概也能多拿——说不定是沙克斯善心大发了。

“她么？本来是能比你多不少的。但是她把一部分分给了你，所以……”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天以前。她现在应该快到加基森了吧。”

二十分钟后，卡利夫躲在自己曾经丈量身高的岩壁那儿，用拳头侧面砸那些自己用小刀留下的划痕。“我跟你说过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他自言自语着，忘记了自己根本就没有对她说过这句话。

这天夜里他没有睡着。第二天他从工作中逃出来，付钱让一名运水车队的领头人偷偷带上他。在回到加基森后，因为没有听到她的任何音讯，也不可能找沙克斯打探情况，他变得极度焦虑、烦躁。他想念她，但是恨她的不辞而别，因为这好像是不把他要归还钥匙的承诺当成一回事。小孩子常常会提出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身边的大人会笑着说你一定能做到，然后转眼就忘记了这事，卡利夫觉得自己就成为了那小孩。

卡利夫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夏尔还没有离开加基森。在不知不觉间，他把事情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推断。也许，也许——她只是有要事不得不先离开，而且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就把多过保管费的钱币留给我。她想让我赶快把钥匙取到手，然后等她回来。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来到了拍卖所，把记忆中的保管费份额扔在了那名地精拍卖师的眼前。

“这位客人，你在做什么？”拍卖师说，似乎已经不认识他了。

“我是来取回那枚黄金钥匙的。这些是欠你的保管费，快把东西给我。”

“噢.....我想起来了。”拍卖师擦了擦眼镜，开始数钱。

“怎么样？数量没错。”卡利夫说。

“客人啊，”拍卖师说，“我们总得按规矩来。你这点钱，实在是不够。”

“怎么可能。这是你亲口.....”

“我当时是说这么个金额没错。但这只是‘当时’的保管费。现在都过去了五个月，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替你保管那东西，放在每天都会打扫的高级展品柜里，让它不沾上一粒灰尘。所以你得把这五个月的费用都补了，我才能把它交给你。”

卡利夫没说话，把自己剩下的钱全部撒在桌面上，盯着拍卖师。

地精看看卡利夫，低下头，用右手拢了拢那一堆钱币，又把它们展开来。它撇紧嘴巴，从牙缝间发出表示无奈苦思的吐气声。“你五个月只能赚来这些.....？客人啊，你这样干三十年才能把五个月的保管费赚回来，到那时候你要交的就是三十年的费用了。”

卡利夫右手死死压在桌面上，有两枚银币磕得他掌底生痛。从他心底涌起的不仅是怒火，还有一种强烈的乏力感。这些绿皮矮个儿永远都有办法站在别人上头。在卡利夫的生父死去的时候，他们说因为他还太小，就帮他保管赔偿金；一年以后他再去讨钱，他们又说那笔钱早就花在丧葬上了。当时他想，原来是这样，那我只好走了。向沙克斯告密后，沙克斯说一笔小赏金浪费了你的能力，不如来我手下做事吧。当时他又想，原来是这样，那行。但是现在，他不打算再无条件咽下对方的话语。

拍卖师没有看卡利夫，还在不停地自言自语：“老实说，现在就算有人马上拍走钥匙，也不够付这笔钱的。所以，你算是欠下了拍卖所一笔债。不过我当初就照顾过你，让你先欠着保管费，现在我看还是再照顾你一次吧。很简单，不要再来过问钥匙的事了.....”

*不可能。夏尔在等我把东西还给她。所以她才把这么多钱给我，因为她相信我。这么多钱，这么多.....*

卡利夫扑了上去。起初他只是想吓唬吓唬地精，但是却动起了手。在动手后，他只想揍几拳，但是却拔出了刀。在拔刀后，他只想逼拍卖师交出钥匙，但是却把刀插进了他的喉咙。动手之前，他心中满是自己会让夏尔失望的懊悔和恐慌；然而在注视着尸体的时候，

对这贪婪种族的恨意已经完全驱散了那些弱质的负面情感，就像烈火在一瞬间烤干了潮湿的地面。他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恨才杀人，还是因为杀人才恨。

刀还没有拔出来，卫兵就架住了他。他用手肘撞歪了一个卫兵的鼻子。

行刑人在最后动手之前宣读了罪名——远远不止“残忍杀死备受尊敬的拍卖师”一条。基本上所有能和清泉平原的水井联系起来的罪名，卡利夫都占上了，包括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这给他多提供了一些时间等待夏尔出现，一点微不足道的时间。

在这番演说的最后，行刑人提到了卡利夫的生父，说他曾经参与好几起对水井的袭击，而儿子“很不幸地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即便“首席工程师沙克斯以极大的慈悲给他提供了改正的机会”。本来卡利夫已经不再期盼能看见夏尔，思维就要倾空并且闭上眼睛以迎接死亡了，但这句话让他再次看见了生父。他看见他站在人群中，就像无数沙尘拢聚而成的幻影，夕阳的光能穿过他的身体。生父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只有卡利夫能听见：“如果不是给那个女人讨回东西，你就不会死。我早跟你说过了，红头发的女人会带来不幸，你偏偏不听。看看你自己的下场。”

卡利夫睁大了眼睛，猛然发觉他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他才十四岁，至少要活着最后再和生父斗争一次。他要扯断绳索，撞进人群里，把那幻影劈碎。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这么做之后，绝望在一瞬间倾吞了他：他将在生父幻影的嘲笑中折断脖颈死去；而曾经站在他身边，帮助他对抗生父的夏尔却不在场。观众里没有人认识他，也不会有人记住他，他至死都是一个小毛贼，一个孩子。

他听见行刑人把纸张折起来的声音，这表示宣读罪名结束，时候到了。他紧紧闭上眼睛，仿佛要把眼珠子压碎；他用全身力气吸进一口气，憋住，不打算吐出去，因为吸气更像是对死亡的反抗。他尽量把身体重心往上移，避免切实地感受到脚底下的踏板突然消失的那一刻。

他憋着那口气，一直憋着。大脑和胸腔中的痛苦夺去了他的时间概念。到了实在憋不下去的时候，踏板还是没有落下，于是他吐气，再吸一口，又憋住。

接下来，卡利夫感觉到行刑人的手解下了他的绳套。他睁开眼睛。

“你好运气，”行刑人说，“沙克斯大人亲自下令取消死刑。我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应该好好珍惜这条命。”随后，他开始一边呼喝着驱散观众，一边拆掉杀人的器具。

卡利夫在恍惚中走下刑台。刚才的观众一个个走开了，没有再注意他，仿佛他在一瞬间又从死刑犯变回了平凡人中的一分子。他望向刚才生父出现的位置，那儿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再花时间寻找夏尔的身影。不知怎么回事，他现在可以确认她已经不在加基森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见不着她了。他当夜就离开了加基森，打算再也不回来。

## 8

鲍西娅略微把身子探到车厢外，看看月亮。今天晚上气温不是特别低，甚至可以说是凉爽的。从沙丘中刺出的巨大生物骸骨在她的视线里出现了又消失，一些叫声尖锐的大鸟在那些肋骨的尖端飞舞。她往地面上望，发现了一只沙漠蜥蜴；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渐渐远去的马车。

这是一列要前往安戈洛环形山马绍尔营地的车队，由一群侏儒研究员领导着。他们雇佣了一些冒险者来保护物资，但老实说侏儒的那些古怪设备对沙漠强盗们完全没有吸引力；当然，在进入环形山之后就要提防猛兽，但是在当前，这些保镖们简直就成了搭便车的。

鲍西娅在听说死刑后，冒险赶到沙克斯那儿，要求释放卡利夫。作为回报，她将立刻离开，不会和七处派来加基森的人见面。她撒了个小谎，说自己已经知道探员们在哪儿下榻了。沙克斯虽然将信将疑，但他最终还是答应了这要求。毕竟是否杀死卡利夫，也不是很重要的事，而且他也怀疑那名拍卖师曾经用类似的办法私吞货物。

“在见到他们之后，”鲍西娅说，“我不会忘记提起你的。你不想让他们知道你撒了谎吧？”

“行行行，别说啦。”沙克斯马上就叫了一个手下来传话。

鲍西娅把身子收回车厢里。又要离开一个地方了。

在三年前刚到塞拉摩的时候，她做了民兵，当时她还以为自己会在那儿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普遍待她很友好，不会对她的身份追根究底，工作也不特别艰苦。但是渐渐的，她开始想念暴风城——因为这儿的环境和生活节奏和暴风城太接近了。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和自己做思想斗争，把当初出走的目的在大脑中巩固下来，但仍然无可避免地在塞拉摩整洁建筑的每一块砖瓦上看到暴风城的影子。

当时和她关系最好的是海厄尔一家。男主人詹姆斯·海厄尔是个厨师，正在为开旅店而筹措资金。因为突发奇想要把店面开在常常有部落通行的路口，所以筹资的过程并不顺利。但有一件事一直激励着他，那就是他的儿子快出生了。



詹姆斯和妻子都是非常虔诚的圣光信徒，还参与了当地教堂的扩建，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鲍西娅最初才对他们产生了好感。毕竟，她还不能完全摆脱宽慰、支持了自己十几年的信仰。夫妻俩常常邀她去品尝为开店而设计的新菜色，她也曾尽力说服别人给詹姆斯提供资金。在孩子出生后，詹姆斯对鲍西娅说：“明天就是命名日了，我和我妻子都希望你能够到场，夏尔。”

“明天我当然会来的。”鲍西娅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一个多么重大的承诺。这个家庭希望她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如果明天她参加了孩子的命名，那么她肯定还会想看着他长大。她会期待自己在塞拉摩的未来。她会越来越放不下。她会……留在这里，直到身份暴露，或者年老，死去。

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好。但是一设想这样的前景，就有一种无法消除的不自然感在她内心涌起。最后，她只用一种近乎诡辩的方式来说服自己：无论原因是什么，既然现在就会进退两难，那么假若留在这儿，以后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直到自己最终麻木。于是到了半夜，她趁在城外站岗的时候离开了。

有时候她也会想，海厄尔夫妇会如何回忆自己？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也许在命名日当天，他们会因为她的缺席而失望，但这失望自然无法影响到他们面对孩子的笑脸；也许在听说她失踪以后，他们也会担忧，詹姆斯会安慰妻子说“她一定还活着”，但是三年以后的今天呢？

她还会想起她的第一个爱人：尼尔·杰西。她记得自己曾经如何为了他而魂不守舍，当他在牢房里遭到暗杀的时候，她也曾想过追随他而死，但是如今她已经难以理解自己当初对这个念头的执着程度。这三年来她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已经超越了生命前二十年的总和；在这充满不可预知危险的世界里，尼尔在牢房里以歌声煽动狱友的形象，也渐渐变得稀薄起来。当年她认为尼尔有很多天底下只有他一人独占的东西，而认识不到这一点，以冷淡和敌意对待他的人，都是无知而迂腐的。那些曾遭她误解的人里面，就包括乔贞。她记得乔贞用“革命者”来给尼尔归类的时候，她有多么嫌恶，因为尼尔怎么可能像工人、学生、农夫一样归类呢？他是独一无二的！这是让她最初提防着乔贞的重要原因，就算后来在同行中两人关系有了改变，她还是认为乔贞对尼尔的想法是不公平的。现在她终于明白，那只是因为他已经见过了太多具有类似品质的人。

当年她和乔贞之间发生的是不是爱情，她已经不再去考虑了。当然，她仍然保有一点儿乔贞是出于个人原因才寻找自己的美好想象，偶尔这么想一想能让她心情愉快，但她不会期盼什么。乔贞用行动教会了她怎么在外面的世界生存，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知道她

学会为了安全抛下黄金钥匙，小心避开七处，那么一定会默默赞许的——假如他们能以朋友身份再见面的话。

乔贞，我也许学得太快了。

“你喜欢这路上的景色吗？”

鲍西娅听见有人对她说。她顺着声音望过去，看见了坐在自己对面的一名女暗夜精灵。

“啊？还行吧……”对于这个问题鲍西娅有些迷惑。

“因为我刚才看见你笑了。”

“喔。”面对这位态度出奇友好的暗夜精灵，鲍西娅再次微笑。“不是因为景色。是因为别的事。”

“我喜欢这样的旅行，能让我回忆起很多事。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鲍西娅犹豫了一会，随口说了个和“夏尔”不同的假名。

对方显然感觉到了不对劲，毕竟精灵的要比人类敏锐得多。鲍西娅发觉也许就要毁掉一个潜在的友善旅伴了，不由得在暗暗埋怨自己考虑不周。

“我知道了，”对方重复了一遍鲍西娅说的名字，“你好。我叫拉罗沙尔。”

凡听出鲍西娅使用假名的人，无外乎两种反应，一是理解，二是敌意。这名精灵采用了第一种，于是鲍西娅的心情好了起来。“你好，”她说。

“那么，你是第一次去环形山吗？”

她们开始了交谈。

在这三年里，鲍西娅时常觉得自己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沙漠上的月光，转动的车轮，身体感受到轻微的颠簸；一条路，一阵风，一把剑，一位可以说话的同伴，一个可能会陪伴自己好一段时间的新名字。至少在这一刻，她不再需要别的什么。

## 乔贞案卷·外传四

过客

END

## 激流堡，不设防的城市

首发：2009-08-24 23:58

完结：2009-12-26 15:47

多谢各位的耐心等待，接下来是计划中最后两个主线故事的其中一个，估计会很长——长——长——长——《河流》结构和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了，而这次这种倾向更明显。

### 序

如果不是那匹马扬起了头，埃林也许不会发现它。它的毛皮和这贫瘠的山坡同样是灰棕色，只不过更为纯粹；阳光甚至把它的鬃毛染成了高昂的亮黄，仿佛调色板上最纯粹的一抹原色，而它身边的石砂、枯草只不过是画家调色失败后带着愤怒而抹上的斑驳杂点。

如果不是那匹马侧腹上一道四尺长的伤痕，埃林也许会觉得它是很漂亮的。那曾同时遭受劈砍和烧灼的伤痕让人无法忽视，就像同一位绝望的画家用调色刀狠狠地把颜料挖掉了一块，显出焦虑而冷酷的白色。它戴着缰绳，但埃林不知道它有没有主人；片刻后它垂下头，走出了埃林的视线。

埃林揉了揉左眼，抓起坐在他右侧的女人的左手。

“把手往前伸，伸直一点，”他说，“然后把食指竖起来。”

“你要做什么？”

“少罗嗦。伸直！对了，就这样。然后竖食指。行了，不要动，千万别动啊。”

女人用有些不耐烦的神情看看埃林，但有些好奇他要做什么。这种好奇心在往后的日子里会时常从她脑袋里蹦出来，因为她总是拿不准埃林在想啥。

埃林往前伸直自己的左手，同样竖起食指，然后慢慢朝右侧面移动，靠近女人的食指。

“.....你今年几岁了？”她说。

“别搞错，这是很重要的医学检查。”

埃林的食指从女人食指的前方越过去了，他拢起来的其它四支指关节打在了她的手背上。他把手往左抽回一段距离，再慢慢移动过去，这一次他的食指落在女人食指的后方。又抽回去，再移动，这一次他的食指正好贴在了女人食指的侧面。他吐出一口气，把手放下来。

“三次才成功。”埃林说。“以前总听说独眼的人不容易分辨距离，我想那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近大远小吗？现在我明白了。”

“你还没适应，”她说，“会慢慢好起来的。”

“那当然，身残志坚的故事我也听了不少，我只是觉得……”埃林把手掌贴在紧闭的右眼皮上。“这儿本该有一样东西的。陪了我三十多年，想甩都甩不脱的缠人玩意。它本该陪我到死，但它现在不见了，只留下一个……洞。”

“别说这些。”

“我需要安慰。让我在你的大腿上躺一躺吧。”

“不行。”

“喔，我忘记了你不喜欢野外。”

“我不喜欢你瞎了一只眼睛。但我更不喜欢你以为仗着受了伤就可以理所当然表现得更蠢。”

“给点同情心吧，歌洛卡。”

埃林看了看她；歌洛卡因为迅疾的山风而半闭着眼睛，一小粒细砂贴在眼角附近的皮肤上；她把长发末端缠上的一小截断草拂掉了，仿佛是为了强调自己没有听见埃林的话。她很多天以来都不开心，但埃林拿不准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失掉一只眼睛的事实，或者他因此而引发的一连串行为。他明白推断对方的心情好坏完全取决于自己是一种自恋的行为，但埃林倒希望事情真的是这样才好，因为这个世界带给她的不稳定因素总比埃林所代表的不稳定因素要多得多。要让她远离不快的事，埃林相信在这一点上他比整个世界要可靠。

他站起来，向前走了十多步，随后站定了，看着山坡下的小村落。他起先想寻找那匹马，但很快就放弃了这徒劳的努力。眼前的小村子徒步走一圈只需要十多分钟，搭着十数间比棚屋好不了多少的房子——有一些的确只是棚屋，田地里的农作物长势很不怎么样，而且整村只有一口井——但这番景象并不让人沮丧。几年前，这块地儿的名字是诺斯弗德

农场，是辛迪加试图扰乱阿拉希物资运输的据点。自从避难谷地的军队和冒险者们联手赶走此地敌人之后，就有人开始在此定居。没人知道村子的第一批居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他们不用冒太多危险就可以前往容易生活得多的南海镇，更不用提阿拉希的战势远未真正平息，但事实上就是他们把屋子搭起来了，田地耕起来了。它们让这一片山地可以自豪地对天空说，看，我在你的注视下养活了一群人。也许有一天暴雨会冲走这些简陋的房屋，敌人会掠夺这片贫瘠的田地，但在此刻，天空，你能看见这些炊烟飘进你永远不会闭上的眼睛；你该适时地赠予阳光和雨，因为这是你欠他们的。

“歌洛卡”，埃林回头说，“等回到暴风城以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乔贞发给我一副最高级的眼罩做补偿，让最好的宫廷裁缝来做，成本至少得五十个金币的。你该明白吧？就是小孩子爱看的故事书里面，海盗或者义贼用的那种。小鬼们一看见‘独眼大盗’之类的词就兴奋得不得了，你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就喜欢这个。我就要找乔贞给我一副这样的眼罩。以后我会成为‘独眼密探埃林’之类的人物，伊莱恩也会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英雄。”

“伊莱恩已经十二岁了，”歌洛卡说，“她才不信这一套。”

“好吧好吧，我只不过要求在你大腿上躺一下，就要遭这样的报复。”

有片刻他们没有说话。歌洛卡抬头看了看带着些许银灰色的天空，感觉到草丛里有一只小虫爬过自己的右手背。

“乔贞那么抠门，”她说，“价值五十个金币的眼罩？你做梦吧。”

“我用辞职来威胁。”

“你不会的。”

“你敢肯定？只不过是扔掉这玩意而已。”

埃林掏出银色铭牌，抓在手里往天空一挥，让它掉进自己的袖子里。随后他向歌洛卡展示自己空空的手掌，但她显然对这幼稚的把戏没兴趣。

“你不会不干这一行的。”

“我能做的事还有很多。我已经准备了三十五个创业计划……”

“我是说，因为有乔贞在。你不能不继续干下去。”

“什么意思？”埃林刻意眯起左眼。“说明白。”

“没什么。反正就是这样。”

“也许你说得对。”

他转过头，继续看着山下的村落。一阵清冷的山风往上刮来，他避开了，因为不想感受空气冲撞在自己的右眼眶上。这个明显的回避动作突然让他开始暗自咒骂自己，竟然只因为失掉了一个眼球就唠叨个不停。*我不该这么娘娘腔。这不像我。*他想，那些失去手足的人更不幸得多，因为四肢一旦消失，也就彻底消失了；而这只右眼曾看过的所有事物，早就永远留在了他的大脑里。他没有真正失去过什么，而且他还得到了别的。

## 第一章 克瑞西达

### 1

瓦罗卡尔中尉刚想戴上头盔转身径直走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名急匆匆奔过来的女人已经接触到了他的眼神，而且他还不由自主地用微笑回应了。在这个似乎非常自然的微笑之后，他迅速地转过头对一名卫兵低声说：“我不是吩咐过不要让她知道我路过这儿吗？”

“可是我们总瞒不住尼艾丝队长。她要告诉这个女人您来了，我们可不能管呀。”

“这一定是报复……尼艾丝还在为我两年以前拒绝她的约会请求而怀恨在心。女人啊，可叹。”瓦罗卡尔故意提高了声音，但这句话显然没有引起卫兵的兴趣——他牵着马离开了。这时候那名女子已经走到了面前，瓦罗卡尔也只好把头盔夹在腋下，望着她说：“您好，克瑞西达夫人。”

虽然老早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记住，一定要表现得冷酷和漠不关心！但是瓦罗卡尔又不自觉地笑了。

“您好，瓦罗卡尔先生。”

“夫人，我希望您称呼我中……”

“每天都在这最危险的路线上巡逻，真是辛苦您了。”

“为了阿拉索人民的幸福安全，这算不了什么，而且这也是对我个人的历练。克瑞西达夫人，您看，我英勇征战这么多年，意志和气概早已非一般士官可比，然而我不会就此优待自己，因为阿拉索人民不能容忍我一刻的松……”

“我有件事得问您。”

几乎是习惯性的，克瑞西达再次打断了瓦罗卡尔。虽然按常识来讲，这说明对方对自己的谈话不感兴趣，但瓦罗卡尔不这么觉得。他曾听说过，女人一般会对暗恋的心上人说的所有话都很感兴趣，再无聊琐碎的话都能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假若她们太过腼腆，就会通过故意打断对话来掩饰这点。瓦罗卡尔认为自己毫无疑问地在面临这类情况。

“任何事，夫人，只要……”

“加林王子允许我前往激流堡了吗？”

“噢。”短促的字符像是要逃离牢笼一般突兀地从瓦罗卡尔的喉咙里蹦出来。“没有。”

“是吗？真遗憾呢。”

克瑞西达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但还是对瓦罗卡尔笑了笑。这个笑容促使中尉一口气吐出一连串早就计划好的台词来。

“您不要误解，加林王子主要是为您的安全做考虑，毕竟这段时间局势不太稳定。虽然我们的辖区是对普通人民开放的，但是对像您这样有身份的夫人，如果不做好准备工作就贸然请入，那对您和对加林王子的声誉都是一种损害……”

瓦罗卡尔还是没能把话说完，因为克瑞西达突然靠近他，还握住了他的右手。在闻到她发香的时候，瓦罗卡尔觉得脚后跟有点轻，更不用提她手掌的柔软——但这柔软的触感突然变成了一种坚硬冰冷的东西。克瑞西达把五个金币塞进了他的手里。

“我真的很迫切地想前往激流堡，您能明白吗？”

“明……白。”

“那么，也希望您能把我的急切念头传达给加林王子。”

“您可以，不，您一定要信任我能做到这点，夫人。”

克瑞西达把手松开，笑了笑。“谢谢您。”

她转身离开后，瓦罗卡尔把沾满汗水的金币藏了起来。牵马的卫兵回来了，瓦罗卡尔说了句“真是不坦率的女人”，但是卫兵显然没有听明白。

## 2

瓦罗卡尔中尉没有看见的是：克瑞西达一转过身，就略微鼓起双颊，吐出一口气来，还松了松肩膀。她并不厌恶这个男人，她只不过是对自己要临时恢复近二十年前擅长扮演的角色而不适应而已。在宝石剑鞘酒馆做女招待的时候，第一原则就是要对可能的常客适时地表现出暧昧，同时还要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好让那些互生嫉妒心的客人们呆得更久。那时候，她的度把握得很好，从未惹过真正的麻烦，还幸运地在卷入混乱的斗争之前就找到了可以托付自身的人。现在她没法再做得那样好了，但是让瓦罗卡尔这样古板得荒谬而又脱离现实的人心神恍惚，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有适当的阳光，在适当的时刻，避难谷地会很让人意外地呈现出一种悠闲的色彩；克瑞西达想这也许主要是因为零散的小杂货摊，露天熔炉之类的东西所体现出来的散漫气氛。但这气氛只是错觉。她听到一种熟悉的急促步伐在接近，就往旁边让了一下。两名卫兵抬着担架从她身边走过；担架上的伤兵面部已经成了几乎辨不清五官的淤血块，但胸脯还在起伏着。来到这儿好几个月了，她已经快能轻松辨明伤兵或者尸体是遭受了什么敌人的攻击。方才这一个，一定是遇上了食人魔。这些庞大、污秽而又不失狡猾的肉山对用棍棒直击敌人的脑袋有着狂热的爱好。如果伤兵是缺胳膊少腿，那么就是让山地龙给吃了。毒蜘蛛的受害者则会浮肿流脓，仿佛从用针扎了许多小孔的麻袋里榨出灰白色的泥浆来。相比之下死于和辛迪加之间的战斗也许是最轻松的。克瑞西达想，避难谷地士兵的亲属们全部都留在激流堡，不是没有理由的。

激流堡离这儿并不远，克瑞西达只要站在稍微高一些的地儿上，就能望见它。不好看，它一点儿都不好看，至少完全不符合名字所引起的想象。曾经的阿拉索王城，如今从东侧看来仿佛荒凉高地上一座遭人遗忘的无主陵墓，残破且滞重。每当高原上的强风穿越那断壁碎砖之间的空隙，就像有千万只阴郁而枯瘦的手臂探出墙体，为了求助而发出无望的尖啸。而如果从正面或者西侧观望城堡，感受要好得多，因为这些部分经过了一定的修补——以阿拉索人民之手。也许这就是加林·托尔贝恩王子和他的臣民们能缓慢却稳定地夺回部分控制权的原因：对辛迪加和食人魔来说，激流堡只是巢穴、棚窝，和任何一个隐蔽的山洞没什么不同；而对激流堡的原住民来说，这儿是他们的家。

可惜，这个家庭并不接纳克瑞西达——很可能主要是出于加林王子的个人意志。克瑞西达有些后悔自己几年来行事不够低调，以至于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想到这里，她开始担心起来：那五个金币很可能会浪费掉。但是既然现在只能接触到瓦罗卡尔中尉这个层面的人物，她也没有别的选择。不过，一个瓦罗卡尔也够她应付了。毕竟她不再是二十年前的自己。



一个高个子男人走了过来，是跟随她两年的保镖卢麦。他的走路姿势一向很刻意，仿佛要警告脚边的杂草和石块，一个可以践踏它们的人到来了。她突然有些不安。

“夫人。”卢麦说。“我看见你给那个中尉塞了钱。没错吧？”

克瑞西达轻轻地推了推卢麦的肩膀，想让他退到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岩壁旁边，但卢麦并不打算遵从这个请求。

“请小声一些。”克瑞西达说。

“你给了多少？”

“一个。”

“我看不止吧？”

克瑞西达无目的地朝右侧看了看，把一缕头发整到耳朵后面。“三个。”

“三个。”

“对。”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克瑞西达抬起头，望着对方。

“可是今天早上你还说身上已经没有金币了。”

“我以为没有，后来又找到了一些。这些关你什么事？”

“你骗了我还有我的兄弟们。我们不是你的仆人，就算仆人你也该以诚相对，付出应当付出的东西，然后他们才能给你干活。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夫人，不是办法。你把应当付给我们的东西随意扔给了一个不可能为你做什么的男人。”

“你知道我一定要去激流堡，”克瑞西达加快了语速，“而且说好了，我们的合同到那时候就结束，你们可以拿着我的信回到艾尔文森林，从我的管家那儿取到钱。所以你就真的不能再等一等？”

“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兄弟们都不太愿意等了。我当然相信你的承诺，而且还在这儿和你慢慢谈，但不是所有弟兄都这么想。你要知道，我必须忠于弟兄们。”

“.....这是在做什么？别忘记了我是你们的雇主。”

“我只是在说，每个人的耐性都不一样。”

“那就给一点耐性，你们呆在这儿又不用战斗，不用涉险，再等个几天有什么难的。瓦罗卡尔已经对我说……”

“夫人，那个男人不会因为几个金币就为你做什么的。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对这种人我从未看错过。更何况，他从你这儿最想得到的，并不是金币……还是说你想把那作为最后一张王牌？”

克瑞西达挥出左手，但是卢麦抓住了他的手腕。

“永远不要试图在大庭广众下对你的保镖出手，女人。我们是服务者，但是不会忍受任何侮辱。你懂了吗？记住这个词，尊重……”

“我没有话要和你说了。你走吧。”

“行。反正在你身边呆得太久，我只会觉得浪费时间。我刚才就说过了，每个人的耐性都不一样，有的人能等，有的人不能等。而达波努特连等待的机会都没有了。在计算酬劳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忘记他的那一份。”

卢麦甩开克瑞西达的手，用劲很大，让她感觉手腕如同给石头砸了一下。他转身离开了。

达波努特是克瑞西达聘请的五个保镖之中和卢麦关系最好的那一个，一年前当他们留在西瘟疫的时候死于和冒险者之间的冲突。那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件事，关键词是醉酒、赌博、作弊，而卢麦每次提起，就好像那是什么壮烈的英雄之死——这让克瑞西达有些恶心。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确实好好地保护了她两年时间，所以她也不打算抱怨太多。按照现在的紧张关系看来，也许提早结束和他们之间的合同是个合理的选择。

可是在那之后，她该做什么呢？她确实已经没有现金了，而且没有人会容忍一个既不是战斗单位又没有工作的人呆在避难谷地。虽然尼艾丝队长和自己关系不错，但是克瑞西达不想，也不可能太麻烦她。

她突然觉得脚底有些痒，就轻轻地蹬了蹬脚。这个无意义的动作突然引致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沮丧，她在就近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不远处的矮人铁匠举起一把长剑琢磨，正好把一束强烈的阳光反射到了克瑞西达眼里。她用食指使劲按了按右眼球和鼻翼之间的地方。

*我在做什么？*

事情已经失控很久了。从一个为单纯目的所做出的努力，变成了远远超出克瑞西达所预料的局面。

这一切都起源于三年前的那个周一——让人难以去回忆的周一。克瑞西达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了，在工房里呆了四个小时做小木雕，但是完成得并不好，因为她内心并不安定。午饭前她就到屋外等信差来，信差也像往常一样很准时地到了，但是却对她说：“夫人，没您的信。”

她本该在这一天收到雷纳的回信的。这对信差来说也是个意外，他说出这句话之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咬了咬下嘴唇，眼眉却使劲挤出微笑，并且就带着这样一副奇怪的表情离开了。

这一天变得很漫长，但是克瑞西达对自己说没什么，因为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毕竟你不能指望信件总是能顺顺当当地从战场送回来，而且让雷纳每次都准时回信也太过苛求。

信差一周来一次。下个周一，仍然没有克瑞西达等待的信。在她的情绪感染下，有些自责的信差甚至当场翻开信件包检查了一次——徒劳的举动。再下一个周一，没有。再下一个周，信差远远地绕开了克瑞西达的房子。

第五周的时候克瑞西达基本已经肯定雷纳出了些事。她尽量把这事朝好的方面想：也许他受了些伤，可以提早回家了。这个毫无根据的想法给她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更沉重的不安。第八周的时候，她试图做好接到某些军方通知的准备。毕竟根据雷纳的官阶，她作为配偶是能比较及时地得到各类消息的。无论是怎样的消息也好，那至少也是一种释放——但是这释放从没有到来。

到了十五周，她想：雷纳消失了。不是受伤，不是失踪，不——不一定是死，都不是——

一千年前开始腐朽的树木。十年前笼罩在火焰里的木屋。二十分钟前滴落在砂石间的露水。一秒钟前从山泉之上掠过一阵轻风。

消失。

### 3

“尼艾丝，”克瑞西达掀开营帐，弯腰探身进去。“我来了。”

“快进来。”帐内的尼艾丝队长说。在白日里，她的主要工作是给愿意为避难谷地出力的冒险者们分配任务；从事这类无法进行官方定位的工作，让她努力许多年也无法升职，但是却在特定的方面赢得了相当的权威和人望。只要问题涉及冒险者，军队的领导者们都要来咨询她的意见。她和克瑞西达很谈得来，常常在平静的夜里邀她喝茶聊天。为了减轻尼艾丝的负担，克瑞西达通常会自己带茶叶来，但是能这样做的次数不多了——自从给出那五个金币后，克瑞西达就得非常俭省地过日子。

“我听说你今天又只吃了一顿饭？”在克瑞西达坐定后，尼艾丝说。

“啊，是吗？”

“别说这些事你自己都不明白。”

“我最近不太舒服……”

“准确地说，周一、三、五，你会吃两顿，剩余的四天每天只吃一顿。”

克瑞西达仿佛要推卸什么责任似地笑一笑。“你知道得这么清楚。”

“饭堂的分餐员给我说的。”

为了便于管理，也为了增添军资，外来者们只能到避难谷地军方的饭堂里付钱用餐。自行生火煮食是不允许的，理由是“军事安全”。毕竟避难谷地只不过是一个狭小的盆地，所有设施都保留在最低限度，像安多哈尔那样专门给冒险者划出地盘是不可能的。

“没办法，”克瑞西达坦白了，“我还得养四个大男人。不这样的话，就支持不了多久了。”

“他们可不只是吃你的。昨天我看见卢麦在我手下士兵搞的小赌局里掺和。”

“他们几个除了偶尔赌一把，又没有别的爱好。我也不能太苛求了。”

“你这样想就不对，克瑞西达。真正称职的保镖，一定要有非常优秀的自制力，否则在这一行根本干不下去。不要说赌博，就连随便喝酒也不行的。不是我说得难听，比起保镖，你的几个人更像暂时安静下来的暴徒。”

“我也不是没想过的，毕竟和他们相处两年了。可是……我那时候不可能拒绝杜尔多先生的好意。”

当初，在对雷纳的父亲杜尔多说出“我想去弄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的那一刻，克瑞西达就从这位老布匹商的眼里看到了一种沉默的跃动，仿佛试图竭尽全力穿过浓重灰雾的亮光。在中风一次后，杜尔多就很难说出正确的句子，面部也不再能传达感情，因此克瑞西达对他当时的反应印象非常深。如果从一种非常无情的角度来考虑，雷纳的消失给他造成的影响并不如给克瑞西达的打击那样大，毕竟他本来就和儿子断绝关系十多年了；但正是在那一刻，克瑞西达心想：他站在我这一边。我们互相憎恨了这么多年，唯独到这一刻才有了可以共享的东西，也许是晚了一些，但总好过什么都没有。

经历生意上的动荡后，杜尔多的财产已经不多了，当然给克瑞西达提供数年的旅费还是没问题的。事实上他除了主动要求出这笔钱，还要给她提供五个全职贴身保镖。无论怎么考虑他的善意，很难说这其中没有他多年来热衷于摆阔的脾气在起作用。既然无法推辞，那么索性好好把条件运用到位——五个保镖的存在让克瑞西达在某些时刻采取了更为大胆的行动，并且逐渐把她推到了一个预料之外的位置上。

克瑞西达到西瘟疫后，经历了不少徒劳的奔走和询问，而到了第五天，一名士官带着卫兵把她和保镖们赶到了冒险者营地，并且警告她再也不准擅自接近军营。“关于您反映的问题已经在调查中，”士官说，“一有什么发现我们会尽快通知您的，夫人。”从拖沓的语气听来，他根本就懒得掩饰这句话的虚伪。虽然并没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经验，但克瑞西达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您再未经允许接近军方管制区，就可以判定为敌对行为，到时候发生什么就说不定了。”这是士官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克瑞西达从官方那儿得到的最后一句话。

留在冒险者营地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克瑞西达并不这么想。也许是出于直觉，她会在一些较为和善的冒险者那儿有意无意地提到自己的目的，希望能得到什么。有一天，某间私人诊所的一名护士对她说：“我见过雷纳中校，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虽然克瑞西达疑惑为什么冒险者营地的护士会对雷纳有这样私人化的评语，但她也没有追究太多，毕竟她懂得在西瘟疫不能鲁莽地触及他人的过往。那名护士也意识到自己的草率，不愿再深入谈下去。

那天夜里，克瑞西达流泪了——自从不再收到雷纳回信以来的第一次。帐篷外面有人在打架，轻而易举地掩盖了她轻微的哭泣声。有那么一些人，从未谋面的人，试图抹消所有关于雷纳·马维因存在过的证据；克瑞西达这几年来从一封封回信里拼缀出来的关于雷纳的生活想象，在这些人的脚下踏成碎屑。但是，她终于听见了一句重要的证词——“我见过雷纳中校，他是个很善良的人”——短短几个词，其中每个字母都像一枚坚韧而不可摧的钉子，把她快要支离破碎的现实图景牢牢地固定住了。

三天之后，一位老妇人在那名护士的引介下找上了克瑞西达。她也有类似的经历：从军的儿子消失了。在两个月内，克瑞西达结识了十数个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出现在这里的人。她发觉自己经历的也许是一起集体性的事件。在这事实里，让她最为不安的一点是：除了雷纳，其他消失者都是普通的一等兵。消失的人这么多，唯独雷纳，和别人有所区别。在她心里，不安定的恐惧渐渐压过了哀伤。

一名有类似经历的人建议他们联合起来追查这件事，并且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响应。克瑞西达虽然因为疑惑而犹豫不决，但这些人早就把她看作了他们之中最有发言权和代表性的一个。在一种模糊责任感的驱使下，克瑞西达引导着他们为找出答案而努力，包括四处打听，散播消息，联合给军方高层写公开信等等。在信件完成的当天，军方强行把克瑞西达一行人赶出西瘟疫，并且押送了好几十里，在她的右前臂上留下了一道紫黑色的伤痕。这时候她明白，在西瘟疫已经做不了什么了。

但她不准回家——不准就这么算了。首先她强烈地相信，无论雷纳情况如何，他肯定是不在西瘟疫了；而且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也发生在别的地方，西瘟疫这条路封得很死并不等于找不到别的途径。她想，既然无法用寻找一个人的办法来找到雷纳，那么就去试图了解这整件事背后发生了什么，就如同要跟随一只迁徙的候鸟，就要首先找到它所属的鸟群。行事目标朝一个更大的方向置换，也多多少少压抑了她个人的情感——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除了时间之外，人们避免悲伤压垮自己的办法只有把视线移开，克瑞西达正是在经历这样的事。

一路忍受着保镖们的埋怨到达避难谷地后，她结识了尼艾丝队长，并且了解到类似的事情也在这儿发生——甚至更为频繁。辛迪加的人喜欢在杀死激流堡士兵后，夺走并收集他们遗留的激流堡徽章以炫耀战功；冒险者们则会回收这些徽章，还给尼艾丝。尼艾丝发现，相当一部分徽章都找不到主人的尸体，也没有失踪或者战死报告。

克瑞西达并没有刻意把这件事和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因为她知道尼艾丝对阿拉索军民有多么忠诚，绝对不会喜欢讨论这些可能的阴谋论。实际上她们俩从来不谈这些事，至多是尼艾丝感慨英勇的战士尸骨无存，克瑞西达适时地安慰一下。但她们实际上是心照不宣的，因为克瑞西达一到避难谷地，就惊讶地发觉自己的名声已经在这儿传开了——大多是以不那么好听的形式出现，比如“聚众污蔑军方藏匿将士尸体的女人”之类的。按理说尼艾丝应该对她抱有戒心才对，但两人之间却培育出了非常自然的友情，对此克瑞西达猜想：也许尼艾丝在心底里，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她解除疑惑。

毕竟，克瑞西达见过尼艾丝是如何一边统计着染血的徽章，一边默念那些已经消失的名字。

在关于保镖的话题结束后，尼艾丝说：“关于去激流堡什么的，我想加林王子也不是故意为难你。他现在正有麻烦人要接待。”

“怎么？”

“暴风城的军情七处，你该听说过吧？”

“嗯，知道。”

“七处的一个大人物……好像叫乔贞？他前些天到了激流堡，还带了不少人。我讨厌他们，暴风城的情报组织管好暴风城不就好了，真不知到我们阿拉索王城来有什么意图。加林王子一定是在应付他们吧，所以来不及处理你的事情。”

“乔贞来了？那么，也许的确是……”克瑞西达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茶杯，仿佛有些走神。

“难道你认识他？”

“不，怎么会。”她喝了一口茶。

“嗯哼。”尼艾丝有些别扭而又好奇地看看克瑞西达。

半个小时以后，克瑞西达回到了自己的帐篷躺下。像往常一样，不容易睡着。脚后跟又有些痒，她挠了挠。

外面很静。在没有战事的时候，避难谷地夜里会出奇的安静。

克瑞西达开始经历半睡半醒之间的梦境。她知道自己在做梦，知道自己可能会看见并不想见的东西，但是却无法阻止。毕竟只有闯过这一关，才能真正入眠。她听见了揭开帐篷的声音，起初只以为是错觉，但一股直袭脚底的冷风却让她清醒过来。

她翻过身，睁开眼睛，看见一个黑影站在旁边。她刚想出声，一只有泥味的手就捂在了她的嘴巴上。

“安静，夫人。”卢麦说。

克瑞西达并没有马上意识到那是卢麦。真正惊醒她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压在她整个面部下半部的手——大拇指陷进了脸颊，小指钳在下巴侧面，呼吸因为食指侧面直抵鼻翼而受到阻碍。除了这手，剩余的就只是无法辨认的黑色人形。

她从枕头下面掏出藏了好一段时间的小刀——从她给出五个金币的那天开始——刺向卢麦的手臂，但是因为没准头，在皮制护腕表面摩擦了一下就弹开了。

因为帐篷里实在太黑，卢麦只隐约感觉到似乎有锐器擦过手臂，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这让克瑞西达有机会挥出了第二刀。这一次她放弃了攻击对方身体，而是果断地把身侧的帐篷布割开了一条大口子，希望那在静夜中显得刺耳的撕裂声能引起他人的注意。月光从裂口漏进来，让她看见了卢麦的脸。正是这一刻所见到的表情，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于怎样的危险之中。

克瑞西达胡乱地蹬了一脚，让卢麦给拦住了；随后她心脏上方挨了重重的一拳，让她一阵窒息。又一个人影从帐篷口进入了她模糊的视界，即便是在让心神紊乱的剧痛中，她也明白过来第二个人不是来帮助自己的。

“搞什么？你连她都对付不了？”第二个人说。

“我怎知道她这么长时间都没睡着。站在那儿罗嗦什么，还不快来帮忙。”卢麦说。

他们堵住克瑞西达的嘴巴，把她绑了起来，然后塞进了一个布袋里。看着那黑暗的团块慢慢吞噬自己所处的空间，克瑞西达在恐惧中突然恢复了一些力气，使劲地挪动身体，但这也只是无意义的动作。笼罩她的除了黑暗，还有一种无法形容，仿佛能侵蚀皮肤的恶臭——她不敢想这袋子曾经装过什么。她呕出了一点东西，它们淤积在她的喉咙和塞嘴的布块之间，只有一小部分从嘴唇边缘漏了出来。

接下来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腾空了，再压在什么东西上面。也许是卢麦的肩膀或者背脊。她听见有人建议扎开一个小孔透气，免得她憋死在里面，但没有得到卢麦的认同。她知道有人开始扛着她走。出帐篷后不久，她认出了所有四个保镖的声音。他们环绕着她。

一次简单的绑架，就这么回事。克瑞西达想，他们应该不会是要马上杀死她，那样没什么益处。他们一定是要利用她来换钱。这样做可行吗？他们现在可是身处阿拉希高地，要是想讨赎金，得经过长时间跋涉回到艾尔文森林才行——克瑞西达突然觉得自己很愚蠢，竟然在考虑这些事情。也许这些人本来就是干这一行的。也许他们不是第一次对雇佣者下手。也许杜尔多许诺的高额酬金能让他们安分两年，但那也到此为止了。



胸口的剧痛并没有因时间而减弱，反而随着颠簸而愈加剧烈了。克瑞西达感觉不到手与脚的存在；额角上仿佛掩埋进了微小且破损的座钟，毫无规律可言地敲打着，恶臭和眩晕就随着这帮凶似的敲打而扩散开来，渗进她的发丝，指缝，紧紧闭合的膝盖背面。黑暗，不仅遮掩视线，还打乱了方向，切断了鼻息与外界空气的互相流动。克瑞西达曾经想过那些因巨蟒吞噬而生生死去的人是怎样一种感受，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接近了那想象。虽然包裹住她的不是胃壁而是布料，但不再能回到外界机会的恐惧却是相同的。谁保证过卢麦会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她放出去？

雷纳。克瑞西达开始想，是不是雷纳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上一秒钟还在安稳地试图进入睡眠，下一秒就沉入了足以让恐惧吞噬理智的变故。一定不会，因为雷纳不是她。他不像她一样弱小；他是一名战士。一名……不该死去的……战士。

快七年前，雷纳随军出征的那一天，她送他到小镇外的树林边缘。他说按照战况来看，也许一年就能回来。“也许，我是说也许，克瑞西达。”雷纳这样强调。按他的脾性，对将来下一个积极但不稳定的推测是很自然的事，克瑞西达也信了他。可是他哪知道，她当时多想恨他啊。一年的分别没什么，那么就直说一年内肯定回不来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添上“也许”？一年本该是很快就过去了的，但是加上一个“也许”，就把日子硬生生地碾长了。

一年间，他俩总共通了三十封信，这三十封信还按顺序垒在书柜深处的盒子里，盒子和它旁边的玻璃杯一样高。于是一个玻璃杯就代表着他们俩一年间所有交流和思念所能积累的高度。雷纳来了新的信——第三十一封，他说最近有重要的战略部署，还得再呆一阵子。克瑞西达静静地把这封信放在原来那一沓旁边。她也并非整日就知道窝在工房里雕刻小玩意的女人，虽然雷纳没有直接透露，但她早就从街坊那儿得知了战况如何，并且做好了按照年份来分放信件的准备。那盒子很小，三年的来信已经塞满一大半空间了。她想，要是分别四年、五年的话，她也许会选择把最早的一部分信件烧掉，好让新的能挤进去。她无法忍受这暗示着两人分离时间的信堆多得让一个盒子放不下。

她几乎能背得出最后一封信的内容，即便那也已经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然而，能清晰地记住也是因为那封信极其简短，仿佛雷纳只是想谈某件特定的事，而对他自己则没有什么东西可表达。在这之前的去信里，克瑞西达告诉雷纳，一位名叫达莉亚的夫人看上了他最喜欢的那座矮人和松鼠的木雕；当她表示那是非卖品的时候，达莉亚显得十分失望。雷纳在回信里说，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让给她，既然她那么欣赏你的手艺。雷纳的部分语气让克瑞西达有些迷惑，甚至还有一点儿的不快，因为他仿佛认识那夫人，或者至少也曾通过某些途径了解过她。不管怎么说，克瑞西达还是按照达莉亚的要求给木雕上了漆，让仆人给送过去了——她不大想见到那个人。

可是，快七年了。七年，超过了他们相处时间的一半；七年足以让婴儿成长为农活的帮手，让一座小村庄建立起来，让一个以为自己只不过略有微恙的老人在泥土里沉眠。看看，事情变成了什么样子。从听见他说出“也许一年就会回来”，越过漫长的等待，直到现在——虚弱的手指可触及之处除了黑暗别无他物。克瑞西达无比后悔自己回忆起了这么多——

就在完全的绝望将要摧毁克瑞西达的那一刻，她感觉到身体落了地。摔落所引起的疼痛让她一时半会还无法去猜测发生了什么，只有一些难以辨明的杂乱声响透过布料和臭气扎进她的耳朵里。风声。车轮转动。马蹄声。泥沙飞溅。不明物体的碰撞。金属的碰撞。喊叫。渐远的奔跑声。渐近的脚步声。什么东西牵拉了她身处的布袋，什么东西就坠落在离自身不远的地方。

然后是利刃划开布袋封口的声音。布料崩开，清晰而充满张力，剑刃离开裂口的一瞬间，就有一股风灌了进来。

克瑞西达睁开眼睛，看见了尼艾丝。身边士兵执着的火把照亮了尼艾丝焦急的面容，从她的右脸颊直到肩部都溅上了一些血。她蹲下来要解开那些肮脏的绳索，却引发了一阵让克瑞西达抽搐的一阵剧痛，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卢麦打折了她的一根肋骨。

根据幸存犯人的说法(卢麦在交战中失去了脑袋)，实际情况和克瑞西达的猜测大致相同。他们确实是想绑走她对杜尔多索取赎金，虽然也考虑到了带着人质回到艾尔文森林路途太远风险太大的问题，但最终还是决定“先下手再说”，因为生怕一旦克瑞西达去了激流堡，就再也没机会了。“典型的缺乏思考能力亡命徒”，对此尼艾丝评论道。她吩咐卫兵特别注意克瑞西达帐篷附近的动静已经好几天了，只是因为不想让克瑞西达太担心所以才没有说出来。这不是一场困难的救援，尼艾丝手下只有一个人负了伤。

经过护理后，克瑞西达在伤员的帐篷里呆了几天，到了第三天才开口说话。可以百分之九十五地确认她逃过的不仅是绑架而是死亡，因为那些没有耐心的劫匪很可能在达到目的前就杀掉她——毕竟她死去了并不等于劫匪们就会放弃索取赎金。这袭击来得太突然，解决得也太快，让她几乎都没有什么劫后余生的真实感。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过多的沮丧，比起思考以后会如何，克瑞西达在卧床的几天更愿意花时间责怪自己太不小心，日常生活中太过于忽略那些“保镖”的行为，否则她该预料到会发生这件事的。虽然前途迷茫——她现在真正是没有任何依靠，不该出现在避难谷地的多余人了——但她至少没有彻底消沉下来。她从最好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终于摆脱了那些危险的家伙。

这样的心态，让她能比较安稳地接受一周后尼艾丝对她说的话。

那个刮着强风的早上，尼艾丝来到克瑞西达身边说：“加林王子派人来接你去激流堡了。排场还挺不一般呢，真是意外。”

## 5

加林王子送来了一驾马车和四个骑兵护卫。克瑞西达非常庆幸今天瓦罗卡尔中尉不在场，同时也祈祷自己在进入激流堡之后也不要再见到他。在启程之前，尼艾丝在离大路四十码左右的小土坡旁边和克瑞西达说话，确保不会让护卫们听见。

“你要小心一些。”尼艾丝说。

“加林不会对我怎么样吧？”

“倒不是说这个。半路上要是遇见了什么意外，千万别擅自行动，这些骑兵能保护你的。”

“我相信他们可以。至少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比卢麦那群人好多了。”

“还有，阿拉索人民并不排外，但现在毕竟是战乱时期，而你又以这么引人注目的方式进城去……”

“我会把脑袋缩在车厢里面不出来的。”

“还有，我不知道加林王子会怎么安排你。不管情况如何，你可不要抱怨。”

“我当然懂，我不是去度假的。”

“还有，……”尼艾丝略微停一会儿，吸了一口气，“哎，我是不是说太多了？还尽是一些琐碎的，你也都明白的东西。听说军队里有人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保姆’，我可是生气得厉害，但是又找不出是谁最先传出来的……总之我想说的就是，要平安啊，克瑞西达。”

“谢谢。那么，我走了……”

“等等。”

克瑞西达停下刚刚迈出的脚步，等着尼艾丝再开口。这个曾经冷静地割下卢麦的头颅，拯救了她的女人，此刻却眉头微蹙，陷入了一种急欲表达但是却让犹疑所阻碍的沉默中。

“想说些什么呢，尼艾丝？”克瑞西达稍稍靠近了对方。

“.....你觉得.....你真的能在激流堡找到他吗？不，换个说法.....你非要到激流堡去，完全是为了那一个目的？”话音刚落，她又急促地补充，“我听起来很像在打探点什么.....也许本来就是，但不是带有恶意的那种意思。哎，该怎么说呢.....”

“没事的，我懂。你要说我是不是为了那唯一的目的——我能肯定的是只要一见到他，我这几年四处奔走的事情就该中止了，从这个意思上来说没错。但是在这之前，我想的不只是这一件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在我脑袋里转，是这所有的东西让我选择继续这么奔走下去。我没办法——指出它们是什么，但我可以说，其中就有你，尼艾丝。”

“我？”

“不知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说不定根本就不能.....所以干脆说清楚吧。你心里明知道，困扰你的事和我的经历有些说不清楚的联系，但是不仅你不提出来，我也不提出来，我们俩一直互相瞒着，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那些消失的将士尸体让你很挂心，我都看在眼里的。你怀疑着它们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你对军队和人民这么忠诚，以至于没办法让自己光明正大地去做出什么猜想，更不用提调查了。但不考虑它们，并不等于它们不会困扰你。”

尼艾丝最初想打断，但还是选择静静地听着。平静的愁苦和焦躁的矛盾同时浮现在她的眼瞳里。

“所以，这些困扰你的事就由我来考虑吧。到了激流堡，我来打听发生了些什么，毕竟这些东西和我最初的目的有联系的。既然我在做这件事情，就能够尽量地帮上你的忙；我不能替你解决烦恼，但我至少可以弄明白让你烦恼的到底是什么。在激流堡我会一直留意和你有关的事的，毕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对吧？”

“是啊.....你说得没错。都没错。我心里在想的你都知道了。如果不是你先说出来了，恐怕我是没胆量说出口的.....那么就拜托你了，克瑞西达。以后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尼艾丝本来想抱一下克瑞西达，但是想起来她肋骨有伤，就只是捏了捏她的手掌。“保重了。”

克瑞西达坐上了马车。她想，也许在外人看来刚才那一番离别感言有些好笑，毕竟从这儿用肉眼就能看见目的地激流堡了。但有的时候，分别和距离无关，尤其是在战场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突然越过了代表死亡的那条线。踏上马车，才能和脚下的大地隔绝。沿着大路前行，才能和身后的铺路石隔绝。闭上眼睛，才能和车窗外的高原灰绿色隔绝。但是却有千万种办法，能让一个人和生命隔绝。

直到卫兵把克瑞西达请下马车，她都没有打开过黑色的车窗帘。她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时候通过城门的，但那之后的路程则是一片模糊。按理说路过街市，就算光用听的，也能知道自己是经过了闹市还是小巷，但是激流堡内部却不一样。非要形容的话，克瑞西达会以为自己路过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荒弃广场。脚步声和说话声是有的，但在让人心神不定的奇特僻静中却显得如此杂乱无章。让她稍微安一些心的，是转瞬即逝的烘烤食物味道——也许有人在户外吃饭，也许是小摊子——这简单的生活气味让她紧绷的肩膀稍微松弛了。

卫兵们把克瑞西达带进了一座城堡的后门。在城堡外的时候克瑞西达抬头看了一下，但是来不及摸清建筑物的全貌，卫兵就在她的背后推了一把。这一推并不用力但也绝不友好，让她立刻明白了自己在这儿不会获得在避难谷地所拥有的行动自由。她只知道这栋建筑物有相当的年份，但是很难谈得上漂亮——墙壁上有太多的伤痕，而一些明显的修补痕迹非但没有让它变得好看规整，而是显露出非常不调和的尴尬。

没走多久，克瑞西达认识到这长长的通路是给仆人和杂工用的，因为她先后经过了一个存放食材的房间和一个简陋的卧房。卫兵带着她登上一条扶手上沾着油腻的楼梯，把她领进了一间客房里。

“您先休息一会儿，夫人，但是请不要睡着了。加林王子过会儿就来见您。”卫兵说完，出屋，关上了门。

克瑞西达转过身，面朝屋内。这是一间虽然空气不太新鲜，家具破旧，床罩上落着灰尘，但是却大得可怕的房间——就像贵族千金的闺房一样。她想也许自己的确身处一座曾经让无数贵族在醉酒和舞会中眩晕的城堡，只是现在不再有那些鲜亮的人儿来填充它老朽、布满疮痍的躯壳。老实说，这番待遇比她想象中要好上太多了，她从来就没有向加林王子申请什么“客人”的身份，所以这怪异的情况又开始让她不安起来。

*刚才他说加林王子要见我？见我.....做什么呢？*作为一个战事无尽的颓败王国的领袖，还要特意在克瑞西达刚到达的时候来见她。也许最积极的解释是，他也关心着将士尸体消失的问题，特地来询问她的意见——*怎么可能*。克瑞西达吐口气，用右手掌拍拍自己的脸颊。

为了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她走到上下滑动式的窗户边，想把它往上抬一些，但是却发现卡住了。就在要把沾满灰尘的手收回来的时候，一只腿特别细长的小虫爬到她的手背上，她赶忙把它给甩掉。这个小小的挫折让克瑞西达想到床沿上无趣地坐着，但是楼下近处的对话声却引起了她的注意力。

“你见到乔贞大人了？”

“什么大人啊，我对那个什么七处的人可没有一点儿敬意。别说你有。”

“我也没有。他长什么样儿？”

克瑞西达把身子略微探出窗外。正在说话的是两名女仆。也许是不知道这屋子突然住进了人，她们才在下面聊天。

“……什么样儿？普通样儿呗。大概还不到四十岁，不难看。”

“你就只能说出这些？真是白问了。”

“那你想听些什么啊？我总不可能盯着看，只是在给他和加林王子送茶的时候瞥了一眼……”

“有多高，是胖是瘦，眼睛颜色这些你总知道吧。”

“为什么你对他的外貌这么感兴趣？这个外来人可能是加林王子的敌人啊。”

“我就问问也不行？”

“你是让那个传闻给迷住了吧。什么……他有一个沉睡的爱人……之类的。”

“对，对。”克瑞西达从这名女仆的声音里，听到了女学生讨论贵族感情纠葛一般的兴奋。“你不觉得这个说法很迷人吗？军情七处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头目，竟然会不离不弃地守护一个醒不来的女人……噢，下次我代替你去送茶吧，我想看看他。”

“行，老实说在他面前我会紧张。不过你去的话，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负不了责。”

“对了，你有听见他和加林王子谈什么吗？”

“别瞎说！如果真的听了不该听的东西，我怕自己活不过今天……”

克瑞西达从窗边离开了。两个女仆的对话带给她一种不真实感。几年以前，当得知买走木雕的达莉亚夫人出了意外之后，她突然产生了前去探望的念头。因为无法证明自己是安全的探访者，她遭到了医院护卫的阻碍，并且就在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了乔贞。她知道，事实并不像这些远在半个大陆之外的女仆传言那样富有浪漫色彩。她眼中的他——

开门声一响起，克瑞西达像做错了什么事似地猛转过身，右手还捏拳放在背后。她看见一名穿着战甲的中年男子走进来站定，对身后的卫兵说：“你们退下。”

“是的，加林王子。”卫兵再次紧闭了门。

## 6

乔贞不是初次来到激流堡，但上次经过这儿已经是太久远的往事。当时他年龄还没有大到足以对这残破城堡的来历产生好奇心，遗留的记忆也仅有灰白色的碎砖，和深夜高地上寒冷的风。而现在，激流堡的现任主人就在眼前，因为生怕怠慢客人而慌张，用敬语来称呼自己。当然，乔贞明白，假若加林已经知道了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就不太可能还会保持当前的态度。按照原定计划，马迪亚斯也会来的，但是现在乔贞很庆幸他没有成行，因为那必然会引起加林更复杂的反应。

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立刻接受一群陌生人杂糅着尊崇和畏惧的注目，根本无法隐藏自己——有的人是享受这种生活的，包括加林王子，但乔贞很难说已经适应了它。有一次埃林对他说“你会不会怀念那些偷偷摸摸潜入一个地方，夜里偷偷摸摸跑到酒馆的日子”，虽然这句话夸大了饮酒在乔贞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乔贞完全明白埃林的暗示。让埃林这样一个人不直来直去地说话是很难的，那需要一个相当明确的困境，乔贞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接近了这困境。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一个和人身安全无关的境况。

自从两年前开始，他不再采用固定的助手，而是每两个月更换一次。选择助手的时候，他不再考虑他们是否心思缜密，是否能独立思考；他现在只需要老老实实听命，因为意识到自己脑力有限而满足于以武力行使职责的保镖。至于真正的“探员”，除了工作所必需，他几乎不和他们接触。埃林也不例外——方才那句话是埃林在某次报告任务的时候说的。乔贞当时的回答是：“你可以走了。”他不再偶尔代替出任务的埃林到学校去接伊莱恩，也忘记了舍尔莉的生日。

现在，他过得比一生中什么时候都更安全。以及稳定。

离开大屋后，加林给乔贞领路，在一些狭窄的通路间前行，先后穿过了几道有卫兵把守的铁门。他们的位置靠近没有经过修缮的一面外墙，但周边戒备却相当严。

“加林王子，”乔贞说，“方才您是不是在会见一位重要的客人？”

“重要？不，谈不上……事实上，那件事我本不应该急着去处理的，以至于延误了您的宝贵时间。”

“我听说是一个女人，因为涉及那些战斗中失踪的将士而出名。”

“大体是这样。”加林暂时停下了脚步。“您也听说过她吗？”

“到了这儿才知道的。”

“噢。请不要放在心上。那不是值得您关心的事。”加林再度迈起脚步。

远在到达激流堡之前，乔贞就听说过克瑞西达在西瘟疫引起的事件了。他早知道这个女人会做出一些事，但是没想到会引起这样有危险性的广泛风浪来。两年前，在救赎之光医院大楼外见到这女子的一刻，他就看出了她试图尽量感受和影响周边世界的热诚，也就是说她的眼瞳中有灵活跃动的光芒——即便那热诚带着哀愁的气质。克瑞西达表示想见见达莉亚，乔贞给了她三分钟。她从病房里出来之后，按理说就该离开了，但是却突然停下来向乔贞询问关于她丈夫的事情。

“您应该知道些什么，他在出征之前就很多次和我提到过您了，而且在信里也……”

这些话说起来只需要几秒，但是似乎却耗费了她好几天的勇气。

乔贞知道她是谁，也知道她在找谁，但他什么都无法回答。他本该更平和地对待她，但是在那一刻，他下令让卫兵把她架出去。这并非因为乔贞厌恶她，而只是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不能再让另一件让他后悔的往事掺和进来了——一种粗暴但无法控制的心理自我防卫。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他的选择应当会——必然会有所不同。

加林和乔贞来到了一处完全没有平民人迹的军事隔离区。在一面新砌成只有几年的内城墙前，他们通过楼梯登上哨塔，往下观望。乔贞发现，在这面新墙和靠近它的旧墙壁之间，只有仅能供四人并肩而过的走道。走道最南侧是一座简陋的小屋子，屋门让突兀生长着的植物遮挡得几乎看不见，最北侧则通往一个更广阔的地方。眼前这一切就像牢狱——一条狭窄的走道联结着牢房和放风场，城墙上的卫兵也正监视着走道上的动静，即便现在那儿还没有一个人。

“您的防护措施很完备。”乔贞说。

“我想这是必要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合作者一次也没有表现过逃跑的意愿和行为。可以说他这三年以来的表现，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不满的地方。他每天经过这条走道，前往工作的地方，并且不允许把任何资料带回来。这样虽然给工作进度造成了一点妨碍，但也是迫不得已的。”

“能看见这一切的卫兵很多。不担心传出流言？”



“这一点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是最受我信任的，最能把握大局观的士兵，而且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要是真的传出什么，我马上就能查出来是谁的过错，并且立刻处理。”

“我明白了。”

“那么就算以七处的眼光来看，我的措施也是能令人满意的了？”

“下定论还早。我目前看到的部分还算不错……只是为了管理一个人，这样消耗大了些。”

“是吗？这点很难说，因为一旦出了问题，造成的损害……”

加林的后半句抱怨乔贞没有听清楚，因为他看见最南侧的小屋子打开了门。两名卫兵走出了屋，随后是一名巨魔。虽然距离还很远，但是乔贞能看见他手脚上的枷锁和镣铐。

“三年以来你们都这样限制他。而他没有表示出逃跑的意愿。”乔贞说。

“是的。”

“这很简单。对你们，对他都是。”

“在我们引诱他到激流堡来之前，他一直藏匿在藏宝海湾。听说您同一时间也曾在那儿，不知……”

“我从没见过他。”

乔贞皱了皱眉头。他过去不知道那名巨魔在想些什么。现在仍然不知道。

克瑞西达几乎在床垫上呆坐了一整天，只有当仆人送晚餐进屋的时候才活动了一下。她知道门外一直站着卫兵，虽然中间曾换过一次班。吃完饭后不久，她在床上试着躺了一下，但怎么也躺不安定。

晚上十一点左右，她发觉有件事非解决不可，就走到门边轻轻敲了敲。敲到第三次，卫兵才有回应。

“夫人，什么事？”

“其实……这屋子里没有……”

“没有什么？”

“.....卫生间。”

“是的，没有，夫人。”

克瑞西达等着卫兵开门，但没想到对方就这么沉默下去了。她又敲了敲，这次卫兵才把门打开了。他似乎不到二十岁，在意识到自己的迟钝之后，望着地面和克瑞西达说话：“王子白天吩咐过我，我带您去.....请这边走。”

他们下了楼梯，踏上走廊。克瑞西达步伐稍微加快一点，卫兵就紧张地按住她的肩膀。在经过厨房门口的时候，一名端着餐盘的女人突然从里面快步走出，撞上了克瑞西达的肩膀。克瑞西达踉跄了一下，而那女人手中的盘子连同里面盛着的餐具都跌落地面了，食物洒得满地都是。一泼冒着热气的汤液溅到了克瑞西达的脚跟上，她不由得蹬了蹬脚。

女人看看地面，然后看着克瑞西达，丝毫不掩饰眼神中的怒气。克瑞西达多少觉得有些委屈，毕竟谁又能想到深夜里也会有人端着刚做好的饭菜走出厨房。

“对.....对不起。”克瑞西达说。

“你.....”女人捏着裙子的右侧，仿佛是要抑制住可能会做出的冒犯举动。

厨房里走出了一名卫兵，对女人说：“你在搞什么？”

“问我做什么，你看清楚是谁闯的祸。”

“去再做一次就是。这地面不用管，会有仆人来弄干净的。”卫兵说。

“再做一次？告诉你个好消息：酱汁已经用完了。”

“那就别用了，要求那么高做什么？总之你回里面去，不要在这儿惹麻烦。在你眼前的女士可是加林王子的贵客.....”

女人仍然看着克瑞西达，整个谈话过程中都没有望身后的卫兵一眼。“喔.....得让卫兵押送。真的是贵客呢。”

“得了，进去重做，歌洛卡。”

女人折回了厨房，动作并冲出来的时候还要快，但明显不是为了表示对命令的顺从，而是发泄自身的不满。克瑞西达小心地越过地面上那些糟蹋的食物，突然产生了一些奇怪的负罪感。

十多分钟后，克瑞西达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回想刚才的事情。虽然多少有些冤枉地承受了对方的怒气，但克瑞西达并不讨厌那个没看清面容的女人，因为她和自己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只不过是在做非常平常的事——做饭和方便——但行动都受到卫兵的限制。

除了她，还有人在这大屋里让加林给软禁了。按理说这本该是令人不安的认识，但克瑞西达却比几个小时之前平静了许多。这不仅仅是同病相怜，也因为她看到了对方是如何对待监视自己的人。

*看起来，她不害怕。也许我也该试着去做到这一点。毕竟我现在害怕，没有一点儿好处。*

当高地的夜风再次撞击城墙的时候，克瑞西达在不连贯的想象中睡着了。

## 第一章 克瑞西达

End

## 第二章 图沙

### 1

歌洛卡盘腿坐在相对干燥的草地上，皱着眉头，右手搭着左肩，按住掀起来的上衣。一阵刺痛突然从背脊中央传开来，如同尖锐的浮冰砸进了池水。她不由得两肩一缩。

“身子别绷那么紧，歌洛卡小姐。你是一个好医生，但是也要学会做一个好病人。”图沙一边说，一边继续将针线穿过歌洛卡的皮肤，把那道近四寸长的黑红色伤口缝合起来。前天夜里，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一块烧断的木片刺中了她的背部。因为没有第一时间处理，所以注定会留下明显的疤痕了。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它日后会呈现为如同小块胎记般可以忽略的无害之物，而不是噩梦侵蚀皮肤所留下的一道影子。

“快好了吗？”

半分钟后，歌洛卡问道。话音刚落，她就听到了图沙割掉多余缝线的声音。

“好了，不过别急，我给你弄干净。……现在，结束了。”

歌洛卡急忙把背后的衣服放下来。她能明确地感受到布料接触到伤口的那一刻。她听到身后的图沙把工具往腰间的蛇皮小包里塞，浓重的药水味在潮湿的密林里久久不散。

“谢谢你。”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歌洛卡沉默了一会儿。她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刻。密林的湿气是那浓重的烟雾，缠绕着大树的藤蔓是吞噬立柱表面的火焰，远处动物的鸣叫声则化为在高温中压榨成碎屑的人类惨叫。有多少人逃出来呢？没法知道，那些连动弹一下都困难的病人，和昏昏欲睡的瘾君子们，必然是没法逃出来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惨叫声能有人听见。歌洛卡听见了——也只是听见了而已。她在心里默数：一十，一十二，一十三……这些是火烧起来的时候还在屋里的人数。于是她继续数，二，三，四……四个。四个是她亲眼见到逃出来的人数——其中一个浑身着火，他身上的火燃着了拼凑成藏宝海湾下层区的破旧木板，于是更多的火燃起来了——像猛兽在划分领地之时的武力炫示，沼泽深处浮起的恶臭，从黑色云层间呼啸而出的一连串滚雷——更多的房屋烧毁，更多的人死去。

“我是说……这所有的事。”歌洛卡说。

“什么事啊？”

“你救我出来。”

“那好说，好说，歌洛卡女士，你是我的雇主。我还以为你刚才是要解雇我了。”

“现在去做说好的事情吧。”

歌洛卡站起来，然后去提起搁在旁边的一个布袋。弯腰的时候问题不大，但是刚把袋子抬离地面一寸，她就坚持不住了，毕竟她除了背部的伤还浑身酸痛，更不用提那布袋里装着足足四百九十二个金币。

“我来吧，我来。想必你也不用我提醒，是病人就不要干体力活。”

图沙用两手抓起布袋，继续往密林深处走。歌洛卡跟在她后面。

“真没想到，那么大的火就烧在头顶上，你倒想得起来抢救这玩意。”歌洛卡说。

“按照人类的标准，抢救最值钱的东西不是最自然的吗？我在人类身边呆得太久，完全接受这样的概念了。”

“那些人呢？给烧死的人，你怎么看待他们？”

“我只认识你，歌洛卡小姐，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何况他们之中有的人病重，有的人身体已经让‘晚餐’给伤得太深，你应该是那屋子里会活得最长命的人，歌洛卡小姐。所以无论怎么考虑，把你和金币救出来是最合理的。”

“得了。”歌洛卡很想反驳些什么，但说不出口。毕竟她是那个接受帮助的人；毕竟，她没有反驳图沙的立场。

“金币总是很有用的，可惜现在不得不……”

图沙突然停下脚步，做手势示意歌洛卡蹲下。两人立刻缩在一大堆草丛后，歌洛卡还主动抑制住呼吸。这不是第一次要做出这样的行为了，所以她反应很快。

透过草丛间的缝隙，他们看见二十码之外走过了两名猎人。他们争论着在哪里放置陷阱和午餐吃什么之类的话题，很快就走远了。

“只是普通的猎户。”图沙说。“可以走了，歌洛卡小姐。”

歌洛卡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和灰。她没有立刻迈开步子。

“图沙，我想问你一件事。”

“请说。”

“你到藏宝海湾来之前，是不是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活，或者让人给追捕过？”

“这话怎么说？”

“你对逃跑什么的显得很有经验。以前倒没看出来。”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巨魔，歌洛卡小姐。一点点丛林中的求生经验总是有的。和人类相处这么多年，并不等于自幼学来的一些老本也会忘记了。”

图沙给出的答案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歌洛卡并不满意。这个几年来在面对纷争的时候总是畏畏缩缩的巨魔，前天夜里的某个瞬间变成了另一番模样。老实说，当图沙砸开那扇燃烧着的房门的时候，歌洛卡还以为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她本以为他早就窜到海里逃命去了。

虽然心里不大放得下，但歌洛卡还是决定把这个问题抛在脑后。毕竟在刚让图沙做助手的时候，她就对自己说：不要过问他的底细。只要他好好干活，别的都不用管。非要到藏宝海湾谋生的人，是必然有自己的故事的。

他们进入了一个小岩洞。

“就这儿，”图沙说，“够远了吧？这附近没有扎营的痕迹，也没什么野兽的脚印。”

“我想……够了。”

“那么，”图沙把装着金币的袋子往地上一扔，掏出一把短刀。“挖吧。”

“我来。”

歌洛卡蹲在图沙身边，因为没有工具，就把图沙的短刀夺了过来。不多时，她挖了一个足够深的洞，就把布袋放了进去。

弟弟伊多利留下的四百九十二个金币。曾经是整五百，歌洛卡添置医疗设备、修补房子用掉了八个。剩下的，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就暂时收了起来。而现在，她又要重复弟弟的行为：把它们埋起来。因为带着这么多钱上路，是不可能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白房子给烧了，所以刚花掉不久的八个金币，也等于是给熔掉了。当时除了歌洛卡和图沙，屋子里大概还有十三个人，包括病人和临时住客。蔓延的大火至少还烧掉了七、八间屋子，如果不是因为幸运地下起了大雨，烧毁一条街也不奇怪。按照藏宝海湾不成文的规矩——没有人会费心去仔细调查下层区的火灾——逃生的歌洛卡和图沙成了纵火嫌疑犯。他们除了离开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在藏宝海湾，“嫌疑犯”这个词完全缺乏它的本来意义的。地精已经贴出了搜捕令，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方便的命令，因为它和审问、判决等词都是毫无关系的。只要有这一纸搜捕令做保证，那些亲友在火灾中死亡的下层平民们，等于是拥有了在大街上把“嫌疑犯”生生打死权利。

“等一等，歌洛卡小姐。真的全部埋掉？”

“不是说好了的吗？你想做什么？”

“我是无所谓，你总该留一些在身上。拿二十个左右总是没问题的。二十五个也行。钱这东西嘛，能拿就尽量多拿点，不会有坏处，只有好处……”

歌洛卡想了想，很快地打开袋子，从里面抓了几把，捞出二十来个，然后用更快的速度再次把袋子封好。她只是想尽快完成这件事，并且尽力阻止自己去想当初伊多利是怀着

怎样的心情做类似的事。在把袋子深深地埋进土里后，她静静坐着，不动，也不说话。背上的伤从刺痛逐渐变成一种缓慢、沉着，仿佛正要逐渐和她脉搏同化的节律。

图沙没有催促歌洛卡，只是看看她的背影，又看看洞穴外。如果登上稍高一些的山头，还能看见藏宝海湾下层废墟未散尽的浓烟。也许从昨天开始，对曾经认识歌洛卡的住户们来说，“死神女士”这个词有了新的意义。当然，有很多人受过她的照顾，承过她的恩惠，但是很难想象在这一次无比混乱的大火之后，人们还能带着理性回忆她。她出生在这藏宝海湾下层的白房子里，在几乎独力成长的同时也把弟弟带大了，成为非法医生，成为从尸体上取下有用部分的人，成为把尸体抛进海里的人，成为死神女士，成为他的雇主，成为他植牙手术的实施者，成为以复杂的表情接受弟弟遗留的五百个金币的人，成为用八个金币修缮房子的人，成为从火灾中逃生的人，成为一个逃亡者，成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样一场火灾夺去她所有的人。

但是图沙明白。他知道是谁干的。他还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存在，那个人就不会干这件事。

“该上路了，歌洛卡小姐。”

“去哪？”

“先走吧，走吧。”

## 2

图沙和歌洛卡都明白，如果仅仅是为了逃离追捕，并不用走太长的时间，因为地精通缉令上提供的赏金非常微薄。事实上只要出了藏宝海湾，他们就没有结伴同行的理由了。也许正是出于这一点心照不宣的共识，他们找了块干净地儿坐下来，讨论以后的计划。

“就在这里分开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歌洛卡说。“房子，连同里面的东西都没了……我也没有理由再做你的雇主。你走吧，图沙。”

“歌洛卡小姐，你在说些什么呢，我们可连古拉巴什竞技场都没走到，还在地精的势力范围内呐。除非是很有经验的冒险者，否则不会有胆子独自穿越荆棘谷的。你没看见刚才那两个全副武装的猎人也是结伴同行的吗？”

“我知道这附近很危险……有龙啊什么的。但是再稍微走远一些，就应该有人类的城镇或者村庄吧？既然手里有些金币，那么我……”

“人类的城镇？你能说出名字吗？”

歌洛卡没说话。

“那么，你知不知道离荆棘谷最近的人类镇子叫什么？”

“最近的镇子，比如……”歌洛卡把头略微转向侧面，又望望头顶的树叶，没有再说下去。

“哎，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幸好你同意我们俩先坐下来谈谈，而不是立刻就做出什么古怪的行动来。”

“你说谁古怪？”

图沙抓了抓下巴的胡须。“你从来没有出过荆棘谷，是吧？而且，也很不了解外面的事情。”

“我有什么办法。”

歌洛卡把两手抱在胸前。她不太乐意让图沙面对面地指出这一点，但是也不可能反驳。作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呆在藏宝海湾下层的人，她的所见仅限于密林，海滩和残破的木板；她知道暴风城，知道联盟和部落不和，但即便这些东西对她来说也是赘余的知识。这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实际上从外界搬进下层区的人也正是看中这一点：他们要选择一个隔离外界纷扰的小空间来生存，即便这空间本身污秽不堪，但至少比较容易捉摸。

“听好，歌洛卡小姐，最近的人类城镇是夜色镇，它离这儿……假若步行的话，至少需要一个月。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走，但是一路上要面对随时会从草丛里扑到大路上来的猛兽，也可能一不小心拐进了食人魔洞窟，或者又遇上某些巨魔部族——他们是我的同类，可远远不会有我这么好心肠。另外，因为身上带着二十多个金币，你完全可能成为密林中的劫匪以及冒险者的目标。而且，这一切还只是荆棘谷中的危险。等你为了前往夜色镇，进入了暮色森林……”

“我懂了我懂了，不用再说了。我知道我一个人是走不出去的，行了吧？”

“不用在意，这些危险对我来说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我有独自旅行的经验而已。等我们出了荆棘谷，往西走，会到达西部荒野。在那儿有人类的定居点，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在那住下来了。”

“你要陪我走到那儿？”



“没错。”

“为什么？”

“首先这样结伴更安全，然后是因为顺路。反正我也得继续往北走，人类的领地可容不下我。”

“你刚刚不是说荆棘谷就有巨魔部族，那你不打算去投靠他们？”

“哎，那是不可能的，歌洛卡小姐。一两句话实在是解释不清楚，总之我们巨魔部族之间的纷争很是复杂。我要到了他们那儿，就三条出路：做苦役，做祭品，或者先做苦役再做祭品。综合全部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先结伴走出荆棘谷，再考虑以后的步骤吧。你拿不准的话，我可以用树叶占卜一下……”

歌洛卡低头沉默着。图沙又问了一次“怎么样”，但她却突然谈起了别的方面。

“图沙，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是指我能栖身的地方，还是……”

“就是……字面意思。我们先走出荆棘谷，这点没意见。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虽然是个疑问句，但歌洛卡却用着像往常招呼图沙去干活一样的命令语气：“你去看那个病人”，“你去把盘子收好”。图沙明白，歌洛卡知道自己的工作很怪异——至少按照以往两人的交流情况来看，现在她正是用神态和语气尽量掩饰这点。她关心的不仅是图沙“去哪里”，而是他的未来打算。

图沙右手肘撑在膝盖上，身体略微倾斜，眯着眼睛看歌洛卡。这明确的打量神色让歌洛卡有些后悔——如果让她自己解释为什么会这么问，那么除了对这位老助手的好奇心，她也没有什么可供坦白的。

“歌洛卡小姐。”图沙把身子往前移了一点。“你听说过落锤镇吗？”

“没。”

“不出所料。”图沙立刻打断了刚要以不快神情开口的歌洛卡。“落锤镇，是部落的一个据点，在阿拉希高地，离这儿很远的北边。很远很远的另一块大陆，还要跨过一座很大很大的桥。”

“……麻烦不要用这种对小孩子说故事一样的调子。”

“总之，就算一路上偶尔能弄到交通工具，到落锤镇去也需要不少时间。说不定得半年。落锤镇，是我的家乡。”

“从来没听你说过。”

“现在你听到了。我嘛，出来游荡这么多年了，想回去看看。不一定在那留下来，总之要先看看再说。非常抱歉，我不能告诉你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那儿。如果非要说什么打算的话，这就是我的打算。”图沙对着地面点了点头。

“真的那么远？”

“很远。会经过很多地方。所以，如果你不打算留在夜色镇的话，那么出了荆棘谷之后，我俩还能结伴很长一段时间。当然，都看你愿不愿意。”

*他说很远。会经过很多地方。*

歌洛卡站了起来。图沙也要直起身子，但是她示意他先坐着，然后走到不远处的一株树旁边，转过身。她略微低着头，左手撑在腰间，用右脚尖偶尔踏一踏地面，尽量做出在无聊地等待什么的模样，并且希望着图沙不要察觉自己的内心斗争——尽管她知道不可能瞒过他。

在她视线内的密林，包括充满岁月蚀刻痕迹的粗壮树干，和地面上那些纷杂、颜色深浅不一的树叶，一直以来都是无可捉摸的景象——只要一阵风或者一泼雨，就能让它们产生无数种变化，展现出不同的色泽、质地和气味。但是这种不可预见性对歌洛卡来说，已经完全没有惊喜可言。不就是无止尽的绿色？而大海，不就是无止尽的蓝色和白色？她想看看别的東西。每次在码头上看见刚登岸藏宝海湾的人，她会想象他们衣服的布料是在哪儿纺织的，他们携带的口粮是在怎样的土地上生长的，而他们的鞋底又是在怎样的大路上踏过来的。红色的山，焦黄色的土地，紫色的古树林，这都是不那么难想象，但她却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的事物。

藏宝海湾的白房子和里面的东西曾经是歌洛卡的全部。但是歌洛卡从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就注定要在那狭小空间里终老。不是没有预见到这个可能性，而是没有闲暇去思索，而生活的忙碌也很容易让人变得不再敏感。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刚拿到五百个金币的时候，竟然没有想到利用它离开——现在想来，一部分是因为对动用弟弟遗留的钱有疑虑，一部分是因为白房子曾经哺育了她，但现在却在束缚、消耗她。它是她的责任，也是她的负累。

现在，一把火焰不仅烧掉了白房子，也烧掉了“死神女士”带给下层居民的回忆。虽然这样说很对不起那些死伤者，但火焰确实烧掉了歌洛卡的负担。虽然“失去了一切”的想

法仍然让她困扰不已，但这个“一切”，未必就是她命中注定所应得的全部。有的时候她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了厚着脸皮就往走廊里一躺的毒虫。受够了那些明明已经痊愈，却还要找各种理由来呆久一些的懒惰者们。受够了消毒药水的气味，更受够了尸臭。受够了从地精那儿接过微不足道的报酬。受够了每次见到刚登岸的冒险者，就去想象他们从哪儿来，见过什么样的景色。受够了生活没有别的可能。

这一切都只是“想说”，但大火替她说了出来。无论如何，她相信火灾并不是自己的错。她没有真的失去一切；她只是很爽快地卸下了包袱。想到这里，她的沮丧几乎消失殆尽了。这么多年以来，处理了数百具尸体，从未觉得对它们有任何道德负累；所以对在意意外的大火中死去的人，她也无需承担什么——为了能让你自己迎接新的东西，她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看法。

歌洛卡对和图沙结伴同行的忧虑是：两人都心知肚明，虽然表面上看来是“结伴更安全”，但实际上是她单方面依赖他。她仍然搞不清楚图沙的目的，但至少他愿意帮助她走一段路，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总之，她决定暂且忽略这些自尊心上的小小损失。

“动身吧。”她对图沙说，然后快步往前走。“总之，先走出这个鬼地方。别的以后再考虑。”

“别那么急，你还是病人，歌洛卡小姐。”图沙跟了上去。“说起来，你有没有住在暴风城的打算？只要到了西部荒野，离暴风城就不远了。或者说，到那时候你大概也已经适应走远路了。”

“暴风城……我听说军情七处的窝就在那儿？”

“对对。”

“不去。想都不想。”

七处探员带来弟弟的死讯，那是歌洛卡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她不想再靠近那些人，一点都不想。

“那最好，那最好。对一个巨魔来说，暴风城周边可要比这附近要危险得多了。”

从歌洛卡的背影和步伐，图沙明白她已经暂时摆脱了这两天体现出来的紧张和哀愁。虽然这样会让她警觉性降低，但是也没什么坏处，毕竟两人的安全主要是靠图沙的维护的。

更何况，没有那么多敏感的负面情绪，她就不会很快发现图沙在撒谎——一个关于落锤镇的谎言。虽然并没有恶意，但最好还是不要让她察觉的好。图沙顺口说出落锤镇，只是因为想找个理由去阿拉希高地而已。按照纵火者留下的讯息，他非去不可。

带着一个人类女人没什么，虽然图沙明知独行更方便。而且一旦出了什么岔子，昔日的雇主也许会有用处——她可以证明他是没什么来历的“助手”；在最不济的情况下，她还可以成为哪怕是缺乏价值的人质。

### 3

在乔贞解决古拉巴什竞技场赌局事件之后不久，托尼·罗曼诺就受命来到了藏宝海湾。当他刚穿过装饰着鲨鱼骨的通路，进入这充满明烈阳光和鱼腥味的地精城邦，就立刻为它所著迷。残破的帆，厚着脸皮堵塞道路的小贩，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打斗声，伴随着不同语言的助威——一切都如此混乱，真实，充满生机。他想，这就是他要做出一番大事的地方。或许这项任务永远不会为人所知，所赞赏，但他相信真正的功绩无需响亮的掌声，尤其是对七处探员来说。

当时，他站在可以眺望海岸线的看台上，使劲做了一个深呼吸，舒展绷得太紧的身体。一名乞丐上来对他这新的来客行乞，托尼给出了三个铜币。

在托尼的前胸左侧，藏着一枚银色的铭牌——直属探员的证明。托尼知道乔贞也拥有这东西，他成为直属探员的事在七处高层之中已经不是秘密，而知道托尼也有同样头衔的人却只有两个：他自己，以及授予这项称号的老人。或许也可以算上托尼的父亲劳伦斯·罗曼诺。即便已经下定决心，不追求显赫于世的名号，但托尼仍然认为这不公平。他甚至猜想老人只是为了激励他完成这一桩绝密任务，才临时将铭牌授予。

托尼·罗曼诺几乎是命中注定为七处服务的。不为别的，只因为他的父亲劳伦斯不仅是极少数可以用私人身份和潘索尼亚交谈的人之一，而且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长期工作。托尼并不确切了解这工作是什么，只明白那是只有他父亲和老人才掌握着全貌的不可触及之物。事实上就连知道劳伦斯和七处有联系的人，世上也不超过五个。托尼在青少年时期不幸地成为了其中一个人，所以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成为父亲的弱点，长期遭到监控，随时有可能因为显露出泄密的倾向而遭殃；或者成为七处的一员，哪怕是一名杂工。实际上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死亡，这一点他不考虑，但他相信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父亲会琢磨这个选项。所以，他只有唯一可能的选择。

他宁愿在战场上死去，也不愿再次度过在七处特工学院的那几年生活。体质孱弱、缺乏意志力的他，就像是一只疲惫的野兔不慎跳进了一群正在争夺食物的豺狼之中。同期的学员们虽然不知道他父亲的事情，但是从他惨不忍睹的体力项目成绩上就可以轻易辨出来：这家伙是因为有后台才到这儿来的。他们不敢公开欺侮托尼，而是从各方面疏远他，拒绝与他进行合作训练，理由是“会限制自己的实力”——一个让教官不得不接受的理由，因为托尼的无能人人都看在眼里。因此从青少年直到二十多岁，托尼没有一个朋友，甚至也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

幸运的是，托尼有一项其他人不及的才能：伪装。他擅长模仿各式各样的临床病症；他还能极其自由地控制声线，再加上适当的化妆就能成为一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人。在一次实地测试中，五名学员联合起来都没有找到藏匿在酒馆中的托尼，而当时他只不过是扮作普通客人而已。事后，他还对教官复述出了那五名学员所有的交谈内容。这样的能力自然进一步加深了他不受欢迎的程度，但至少他终于能够以实习探员的身份毕业了。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毕业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

在一年的艰苦工作后，他在一次皇室打猎活动上见到了乔贞。对于这名和肖尔家族有特殊联系的著名探员，他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的仰慕，但是却让乔贞一番关于探员死亡率的消极回复憋得说不出话来。当时他想，他还得花多久的时间来适应这个世界？答案也许是永远不可能。

但那都是往事了。现在他托尼·罗曼诺，直属探员，正要依据乔贞泄露的情报去处理一件重要的事。起因很单纯：乔贞在藏宝海湾的时候，曾经和一名擅长治疗“晚餐”中毒者的巨魔频繁接触，但是在事后的任务报告中却忽略了这个人的存在。按照乔贞缜密的行事风格，这不像是意外的疏漏。劳伦斯在和老人交流后，认为该名巨魔很有可能是最初将作为“晚餐”原型的通灵药剂带到这个世界来的人。

“我知道那名巨魔，他的原名应该是沃苏瓦。”劳伦斯对儿子说。“虽然已经有一个自称沃苏瓦的巨魔公开现身，并且死在竞技场上，但那不可能是他。”

“父亲，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劳伦斯对儿子的提问有些不快，而且不打算进一步解释。“因为我知道不是。听好，去弄清楚他是谁，他在做些什么——所有乔贞不肯说出来的事情。我目前的工作非常需要他，包括他了解的东西，如果你能想办法把这可疑的巨魔带到我这儿来，那就最好不过了……”

“我一定能做到的。”托尼急促地打断了劳伦斯。

劳伦斯盯着儿子，沉默了一阵子才说：“是的……你能。那就去做吧。到肖尔大人那儿去，他会给你详细的指令。而且为了让你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他也许会给你一样重要的东西。不要让我失望，更不要让肖尔大人失望……那是你最应该避免的事，托尼。”

这之后，托尼第一次得以和老人单独交谈。他真心认为这是一项无上的荣誉，但是这些积极的心情很快就让无法消解的极致紧张压抑下去。在老人的目光前，他几乎无法动弹一下手指，汗水淌进嘴角。

“劳伦斯会对你失望。而我会对劳伦斯更失望，因为他把你这样一个没用的儿子送到这儿来，还指望我交托极其重要的任务。”

这一句话立刻把托尼关于父亲和老人之间友情的幻想砸得粉碎。但是这种对从属关系的明确划分，却意外地让他镇定下来。只不过是上下级。只不过是任务。只不过是接下任务，然后完成它。

老人的要求比劳伦斯要具体得多，他明确指出只有把巨魔带到劳伦斯所在的激流堡，任务才算成功。当然，托尼不可能凭武力做到这点，而且动用武力本来也不是老人的打算，因为假若对方真的是沃苏瓦，那么明目张胆的暴力只会是反效果。老人没有表明假若失败了，是否会收回铭牌，但托尼猜想这是因为对于任务失败可能招致的惩罚，收回铭牌根本算不上什么。

找到乔贞曾经呆过的白房子花不了多长时间。真正的任务第一步，是托尼为了更完善地伪装，故意让自己感染了当地流行的荆棘谷热疫，还好几天夜宿在肮脏的街道角落。所以当拖着沉重的脚步混进白房子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无数没有人愿意询问其过往的病鬼之一。

在看到图沙的第一眼，托尼就想：这个巨魔隐藏着些什么。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任何复制其体验的可能性，托尼只是用先天性伪装者的本能，自然地辨识出了一个老道的后天性伪装者。比如图沙面对“晚餐”中毒者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为了治疗而观察他们，而是在探索一种更重要、更神秘的东西。托尼能从图沙的眼神中捕捉到这种常存的神秘性。相比之下，那名绰号“死神女士”的女人，却没有丝毫值得注意的威胁性——她只是个普通人。

托尼能留在白房子里做调查的时间是有限的。毕竟他来这的理由是“治病”，治好了就得走，而且这个过程比他预计中还要快得多。于是，他很快做出了行动：某天夜里，图沙外出，托尼撬开了他的房门——一个无后路可走的步骤。如果没有关键性收获，那他的任务也就失败了。

在那间小屋子里呆着的头二十分钟，托尼处于极度的焦虑中，他不仅运用了所有关于如何藏匿物品的知识，也不再考虑图沙是否会事后察觉。他砸开柜子的铁锁，撬开松垮的地板，把没用的东西随地乱扔。在这之前他先打开了窗，确保有人进屋的时候他可以逃出去——虽然假如来者是图沙，他不指望自己能逃得远。

就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托尼在一根中空的图腾柱里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三张纸卷，每一张都写满了极微小的字体，每个字符不超过小指甲盖的尺寸。其中有部分部落文字，还有一部分托尼完全无法辨识，甚至还存在无法理解的语句顺序。没有必要进行无意义的细读，因为从读出的只言片语来看，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图沙多年来对“晚餐”进行研究的成果记录。

证据到手了，但是任务还未完结。想要把图沙引到激流堡看起来很容易，只要利用手中的东西相要挟就行，但这样还不够。托尼明白，必须给图沙一个更直接的驱动力——让他非终结藏匿状态，非离开这儿不可的极端状态。

后来，在看到大火燃起来的时候，托尼有一点儿为那名叫歌洛卡的女子惋惜。她心肠很好，对所有病人都很悉心照料，但是看来她没办法逃离火灾了。除了她之外，还有十多个病人也在房子里。这算不得什么可怕的事，只不过是必要的邪恶而已——早在托尼不得不参与探员训练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一点。那时候身上的无数瘀伤，精神上的连番折磨，也只是为了他今天能完成这件事而经历的必要邪恶而已。

任务的最后一步是给图沙留讯息。为了确保成功，托尼决定亲手交给他。他用泥土抹了抹脸，换上乞丐的装束，藏在观看火势的人群里。这是个不可能万全，但是却不得不去做的步骤，所以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当图沙从必经之路往回赶的时候，托尼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肘。

“这位先生，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他递给图沙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要回你的东西，就到阿拉希来。找到一个名叫瓦罗卡尔的骑兵，对他说‘我要见劳伦斯’。”

图沙盯着托尼，没说话。托尼知道这是决定生死的一刻了。他已经尽其所能地更换了声音和肢体语言，而在逆着火光的黑暗中，图沙不可能看清他的脸。实际上在白房子里，他已经尽量避免了给图沙留下印象。现在他的精神状态就像悬挂在丝线上的一粒污水，随时就会坠落到泥坑里。

“谁给的？”

在图沙说出这句话的一瞬间，托尼尽量掩饰住自己手指的颤抖。图沙也许在怀疑他，也许没有。

“一位不认识的先生。已经不见了。”

“你为什么要替他做这件事？”

“他给了我一个……一个铜板。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图沙没有回答。他把纸条接了过去，但仍然直盯着托尼。

托尼的一大希望是图沙不会在这嘈杂拥挤的地方动手，但他发现自己忽略了一点——图沙可以跟踪他。那注视还在继续：托尼曾无数次从中窥探出危险与神秘的注视。他不知道这注视里还包括什么，但他能肯定那是自己不想见到的东西。

“不行。你还不能走。”

在那一瞬间，就像血管突然在利刃下断裂，托尼意识到自己暴露了。那仿佛无止境的注视说明了一切：图沙在等。在观察。在预告伪装者的命运。

现在托尼还有最后一个办法。他有一句话可以说出来，但是他不期望这句话真的能够救自己。成功率几乎没有，因为对方是巨魔。这句话对巨魔不会有用处。不会，不会。不会。而托尼，直属探员，任务将会失败。并且很可能立刻死去——或者遭遇比死更悲惨的事。那句话不会有用的。说出来以后可能是反效果。不要说。我会死。不要说。不要说。

“先生，我看见火是从那白房子烧起来的。听说那家的女主人还在里面。真不知道她能不能及时逃出来。”

就算先前情况还不明朗，但这句话表示托尼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他的语气几乎是求饶的，像在说：这是我最后的手段。我到此为止了，只能听凭你处置。

眼前的巨魔嘴角别扭地撇了一下，看看火势，再看看托尼。这个完全驱除神秘性，只剩下凶狠的眼神表明图沙知道了一切。就在托尼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压力而快要跪倒的时候，图沙转过身，推开眼前的人群，往不远处的火场跑去。

火势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耀眼了，仿佛要把黑夜的黑色剥离，暴露出它皮肤底下的惨白。此刻的托尼发现自己活了下来——那句话起了作用，对一个……巨魔。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托尼用颤抖的手指拿出银色铭牌来，也不怕周围有人看见，用极致虔诚的目光注视着那让火光耀成通红的光滑表面。他双手把它托到自己唇边，吻它。

他胜利了。

#### 4

歌洛卡左拇指搭在嘴唇旁边，歪着脑袋，上半身不自觉地往后倾斜，仿佛随时要避开什么。

“请，歌洛卡小姐。”十余码之外的图沙伸出右手。

“不。我不会过去的。”

“为什么呢？旅途漫长，而生命有限啊。我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上面。”

“总之，想都别想。”

在她面前的图沙，正牵着一头赤红色的迅猛龙。它左右张望，灵活的脖颈带动着气势汹汹的脑袋前后伸缩，尾巴尖不时拨弄旁边的低矮树枝。它每一次动弹都让歌洛卡心脏一缩，而那双明黄色眼球偶尔的一瞥，更让她感觉如同一枚冰锥卡在了喉咙里。

事情起源于他们昨天晚上“如何尽快赶路”的对话。路过的车辆通常不愿意同时搭载一个人类女子和一个巨魔，而且歌洛卡和图沙都不会骑马。这场对谈是以不了了之收场的。大概出于身体需要睡眠来养伤的本能，歌洛卡今早快到中午才醒来，随后就看见了牵着迅猛龙缓缓走近的图沙。在那一瞬间，她还以为图沙终于决定代替还未出现的强盗掳走前雇主的金币了。

“你们骑的迅猛龙不是都从小关在畜栏里面的吗？可这一只是野生的。”

“蓄养的龙当然更合适载人，可是现在到哪儿去弄呢。另外，我们和迅猛龙自从远古以来就有着合作默契，这是一种灵魂上的联系，所以这孩子虽然是野生的，但同样也会尽心为我们服务。当然，前提是得给它吃饱。”

“.....现在它已经吃饱了？”

“饱了。”图沙摸了摸迅猛龙的脑袋。“看这孩子，多么漂亮的鳞甲和眼睛。”

“我从来不知道这东西允许陌生人骑上去。”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除非有驯服能力非常强的骑师。不过那是就别的种族而言，但现在，是我管着这孩子，所以你可以放心。”

迅猛龙的嘴微微张开，歌洛卡看见了它的牙床和一小截利齿，这让她不情愿地回想起了有些事情。她知道图沙说得没错，人类是可以驯服迅猛龙的——只要方法正确，那么就连少年也没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们对一个人咬下去。

“那么……我骑上它赶路，那你呢？”

“当然是在教会你怎么使唤这孩子之后，我再去给自己找一条。”

就是说我要和两条迅猛龙一同旅行。歌洛卡觉得有些头晕。

“你……你就骑这条，然后我坐在你后面，这样不行吗？”

“这次该轮到我说：想都别想，歌洛卡小姐。它载我可以，再加上你就不可能了。”

“你……”

“我只是简单陈述这孩子载不了两个人的事实，没别的意思，请不要误解。我们都快耗到中午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到了晚上就不能做这件事了。说不定等骑上一段路后，你会非常喜欢这孩子，巴不得给它取名呢。”

歌洛卡皱着眉头往前挪了一步，迅猛龙立刻把脑袋转向她这边。她又停住了。

“来吧，没问题的。这玩意很结实，”图沙拍了拍龙背上用草和树枝编织成的简易鞍具，“坐起来会很畅快的。”

歌洛卡也明白不能这样耗下去。她不想拒绝图沙的好心，但是更不愿意继续听他用哄小孩子上学一样的口吻说话。而且，既然都决定要看外面的世界了，怎么能在家门口附近就绊住。她尽量在脑袋里抹除弟弟少时和迅猛龙玩耍的影像，向那赤红色的生物走近。

当她走到迅猛龙身侧的时候，图沙用口令让它放低身子。歌洛卡把腿跨过去，当她的重心确实地落在迅猛龙脊背上之后，它突然弯过脖子看看她，并且低吼了一声。歌洛卡颤抖了一下，搁在鞍上的双手往后一缩。迅猛龙只是甩甩尾巴，鼻孔里吐出一些气息，然后重新望着前方，把身子抬了起来。歌洛卡意识到这比坐在马背上要离地面近得多，便稍微放下了心。

“看，这孩子很温顺。我说过了没问题的。”

“总觉得有点.....算了，把缰绳给我吧。”

“还不行。我牵着它走几步，你先适应一下。”

“那我的手往哪儿放？”

“可以先抓住它的鳞片。”

歌洛卡稍微往前倾，伸手摸到了几块特别突出的粗硬鳞片，每一块都像生着红锈的箭头。

“就这样.....按着？它不会痛吗？”

“不会，那是野生迅猛龙为了防范敌人撕咬而自然生长起来的部分，就算用烧红的火钳往上敲也没影响。”

歌洛卡四指并拢，拇指张开，把上半身的大部分重力都压在鳞片上。她想，如果是贵族小姐的娇嫩手指，这时候已经割出血来了。

“坐稳了吧？好。”

“等等.....”

图沙牵着迅猛龙，慢慢往前走。那看似凶残冰冷的坐骑确实很听话，虽然还是喜欢胡乱张望，不直视前方，但步伐始终和图沙保持一致。歌洛卡仍然紧张，绷着身体，所以也谈不上坐得舒不舒服之类的。她只希望身后的尾巴不要甩中自己就好。

走了大概五十来步之后，歌洛卡的戒心消除了大半，但是却突然回想起小时候读过的王子把公主搁在马背上牵着散步的故事——自己似乎在上演这类故事的荒谬版本。英俊王子变成了巨魔，高贵白马变成了迅猛龙，而充满清新空气的皇家园林变成了潮湿沉闷的密林，不远处的古树上还盘着蛇。另外，谈情说爱也变成了沉默不语。虽然周围没有其他人，但是她却感到没来由的别扭和慌张。

“得了，我适应了，快把缰绳给我，我自己来。”

“还不行，这只是散步而已。得让你习惯这孩子跑起来的速度才行。”

“那.....要怎么做啊？”

“当然是跑跑看才知道，歌洛卡小姐。”

于是，图沙在一声口令之后，就牵着迅猛龙往前跑。突如其来的加速让歌洛卡几乎没办法坐稳，一只手赶紧松开鳞片，压在鞍具后面，支撑差点倒下去的身体。她很快忘记了自己坐在什么上面，因为迅猛龙那些让人厌恶和恐惧的生理特征，都在单纯的高速运动之中消解成无形。

这速度比歌洛卡预料中还要快很多；但真正超出她想象力的，是图沙在带着他们运动这一事实。她想图沙的速度不可能和迅猛龙相比，但从身下坐骑的步伐和体态来看，它就算没有尽全力，至少也跑出了极速的七成。看着图沙随着跑动而伸缩着的背部肌肉，她再次困惑了。这名巨魔在跟随她的几年里，虽然做事很麻利，但从来没有体现出这样的行动力。虽然心中有些不安，但那更多是针对迅猛龙而不是图沙的。

几秒钟后，歌洛卡拍了拍图沙的肩膀，示意他停下。图沙让迅猛龙慢慢减速，但是在它还没有完全停住的时候，歌洛卡就翻身下来了。她脚步有些不稳地走到旁边一棵大树旁，靠上去，左手按住脑门。

迅猛龙跑起来之后跳腾得厉害。歌洛卡曾经呆在陷于暴风雨的小船上，但也没这么眩晕过。她干呕了几下。

“你没事吧，歌洛卡小姐。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也快到弄午饭的时间了。”

歌洛卡晃晃脑袋，深呼吸一次，回头对图沙说：“把缰绳给我。”

在坐骑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就走出了荆棘谷；但是那之后为了不引人注目，就把两条迅猛龙都放掉了。接下来穿越联盟领地则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有图沙在，他们就必须绕开人类的居住区和交通要道。他们一路上没有遇见什么真正的危险，每当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图沙都说是“运气”，但歌洛卡却有别的想法——她曾经在离野营地不远的地方发现了狼的尸体，还知道图沙常常半夜四处游走。她甚至有两次在夜里跟踪他，但是却一无所获。

歌洛卡一路上见到很多东西，喜欢上了很多东西。西部荒野干燥的焦黄色土地，独耸在烈日底下的哨塔。艾尔文森林不同于荆棘谷的温和绿意，虽然曾发誓绝不接近，但还是让她忍不住从远处遥望了好一阵子的暴风城王城。她不喜欢丹莫罗的寒冷，但是喜欢带来着寒冷的纯白——藏宝海湾绝对无法见到的颜色——以及寒冷带来的僻静。中途有好几次留在人类村镇的机会，但歌洛卡却没有这么做；即便每次经过这些地方时，她都会表现出一点遗憾，回头望望在太阳底下成片发着亮的屋顶。而最后一次机会，是两人来到湿地一处岔路口的时候。

“只要过了北边的大桥，就到了阿拉希高地，”图沙说，“哎，到那儿我就不用躲躲藏藏地赶路了。你呢，歌洛卡小姐，有什么打算？”

“我？继续走呗。”

“听起来你好像没有仔细考虑。往西边，能到米奈希尔港口，我看那儿很适合你。就算你不喜欢，也随时可以从那儿开始，出发到别的地方。”

歌洛卡看看图沙，他正在认真地削一根小树枝。这是图沙第一次明确地向她提出“留下来”——也就是分道扬镳的建议。

这的确是合理的做法。歌洛卡没有理由去阿拉希高地，而且她听说那边战乱不断。米奈希尔是什么样的地儿她还不清楚，但既然图沙都这么说，那应该是个不赖的地方。当然，几乎途经的每一个人类居住点在她看来都比藏宝海湾要好得多。

“米奈希尔是很大的港口？”她说。

“没错。虽然不比藏宝海湾，但是要安静太多了。”

“还是算了，我……再往北走一截吧。”

“为什么？过了那大桥，就接近战争前线了，到时候发生什么可说不准。”

“我看烦大海了。不想下半辈子又呆在一整天都闻鱼腥味的地方。”

“不是说了吗，如果你不喜欢那里的话，可以……”

“不，不去。我说，我要再往北走一段路。就这么决定，不讨论了。”

一说完，歌洛卡就转过身去，望着连绵不绝的沼泽地。图沙知道她只不过是临时编造了一个蹩脚的理由而已。这个全世界最不会撒谎的女人。

这天夜里，图沙准备留下熟睡的歌洛卡，独自赶路。如果还在联盟领地内，那么将她作为人质带在身边，是说得通的。但现在，这个理由快站不住脚了。接下来再一起行动，只会互相拖累而已。

但是他想，如果仅仅是为了行动方便，那么早该抛下她了，何必要结伴走这么远？或者更进一步，早就掳走了她的金币；或者，那一天就不该奔进火场里。在这时候转变为另一个态度，只会表明他也是在欺骗自己而已。

图沙很擅长，甚至乐于欺骗别人。但他不习惯欺骗自己。既然想着“要夺回研究资料”，那么就照着去做。既然心中最直接的念头是“这女人还要走，那就再带她一段路也无妨”，那么就照着去做。

他决定开始例行的夜间巡逻，驱赶游走至附近的野兽。一直以来，这都是为了避免野兽接近歌洛卡而做的，因为她睡得太熟，估计半夜里就算野狼舔到脸上了都不一定知道。不过，他还是先藏到了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后，探出小半张脸看歌洛卡这次是不是又在装睡，思虑着要半夜跟踪他。

今天不是。她真睡着了。

*这样好，这样好。放弃探查我底细的念头吧，女人。如果你想长命的话。*

巡逻回来之后，图沙把手上的血在同一块石头上抹了抹。刚才，他杀死了一只朝这边接近的豺狼人。他发现那一抹红色正好形成横置的弧形，就突然起了兴头，继续用血在弧形上方点出两个圆点，权作眼睛。

“嘿嘿，”他看着这用血画出的笑脸，自己也笑了笑。

## 5

“避难谷地？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激流堡的军队守卫着的盆地，也有一些冒险者和难民呆着。那里大部分时候都是安全的，歌洛卡小姐，而且他们需要称职的，能没日没夜工作的医生。比起激流堡，也许避难谷地更适合你。当然我也是作为一个外人来提建议，决定权还是在你。”

“你也打算去那儿？”

“怎么可能。我忘记说了，阿拉索士兵最热衷的就是捕杀巨魔。还有食人魔。还有别的他们看不顺眼的东西。”

这番对话只发生在十五分钟前而已。而现在，歌洛卡发觉自己就要直接面对避难谷地了。刚才图沙那句“决定权在你”，技术上来说倒不是一句谎话，不过别的选择就意味着歌洛卡要独自走在散布着山地龙、劫匪、蜘蛛、食人魔的高地上。

“走吧，歌洛卡小姐。我只能送你到这儿。马上会有卫兵巡逻到这边的，可不能让他们看见你和巨魔呆在一起。”图沙说。

歌洛卡看看前方百余码之外通往避难谷地内部的下坡路，又看看图沙。图沙右手手指并拢，在半空中上下翻动，示意她快走。

“只要走进对卫兵表明身份就行。他们不会攻击看起来没有威胁的外界人类。至于进入以后怎么样，那就看你自己了。”

“这事用不着你来给我下决定吧。”

“不管怎么说，我只能走到这儿了。我想活命的话，就得折回东边，去找落锤镇。你还不动身，不是在害怕吧？”

“当然没有。”

歌洛卡意识到，这就是旅途的结束。这几个月来，无论看到的、听到的、经历到的，都比她想象中要多得多，但她精神上丝毫不觉得疲劳，还在期盼着能从自己踏过的路上吸收更多东西。但猛然间，就这么到此为止了，她要停下来了——就像一个人闭上眼睛，希求着漫长而香甜的睡眠；但是只不过一次眨眼，窗玻璃就透进了今日的阳光来，把昨日的眠者无情地唤醒。

“那……我走了。”

歌洛卡转过身，迈出左脚，踢中一块黑色的小石子；石子滚了一截路，正要静下来，又让突然刮起的一阵风给吹远。她没有回头看图沙是否还做着那古怪的手势；也没有因为那阵轻蔑的冷风而收紧肩膀。现在她心里，模糊的期待占据了统治地位，就像沉静的暗青色山坡为了能够沐浴月光，等待着云层散开那一刻。

来到阿拉希高地之后，每次当歌洛卡问起“我们走到高地的哪儿了”，图沙总是含糊其辞。“还得再走走，”他经常这么回答。起先歌洛卡对于图沙这样的表现有三个解释：一，他迷路了。二，阿拉希高地太广大，没办法说明白准确方位。三，他其实并不想留在这儿，要拉着她到别的地方去。但在今天夜里，歌洛卡想到了第四个，也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他打算把她护送到避难谷地，为了避免多余的争论，所以才一直藏掖着。

对于图沙在十五分钟前的建议，歌洛卡不仅没有争辩余地，甚至也没有争辩的立场。如果说两人明知道完全没有结伴同行的义务和必要，只是凭着缺乏约束力的内心契合才走到这一天——就像无事可做却还要呆在一起的朋友——那么这契合就到此为止了。实际上歌洛卡早就在怀疑图沙是否真的要落锤镇，因为他很少谈到它，但这引起行动的最初借口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们应当，也必须分开。

歌洛卡离那广阔的下坡路越来越近。当看见有两名卫兵出现在坡口的时候，她却反射式地蹲下来，躲在一块石头后面。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犹豫。并非因为是否决定暂时留在避难谷地而犹豫，因为这是她当前唯一的选择；犹豫的是，她总觉得在进入那陌生的领地之前，似乎还要做一件事。

就像飞鸟归还，把一根小树枝衔进窝里，她很快想起自己的“树枝”是什么了。至少得对图沙说一声谢谢，或者一句稍微正式些的告别，而不光是“我走了”。这是她最直接的念头，而至于这念头和引发它的最初冲动是不是同一事物，她没有考虑到。因为要站起来来回走，因为要睁大眼睛看看图沙是否还站在原来的地方，她无暇顾及那些隐晦的深埋物。只有行动才重要，这行动就是一次恰当的告别。告别她的助手，她的骑术训练师，她的保护者，她的领路人。

于是歌洛卡起身，往来时的路走。没走多久就回到了原地，但是图沙已经不在那儿了。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她曾经希望自己的补偿行为到此为止，就这样折回避难谷地；但她却不甘心，又往前走了一小截路，然后四处张望——她就这样看见了曾很多次想象过，但从来没有期盼着会具体化、增添很多细节之后出现在眼前的东西。

图沙半蹲着，月光在他的背脊上镀上一层高傲的惨白。他的脚边有一具尸体，从着装上来看是避难谷地卫兵，脖颈以上什么都没有，黑色血液浸湿了尸体的半边。还有一名士兵——还活着——正跪在图沙前面，上半身几乎趴在了地上。歌洛卡看清了图沙在做什么：他右手提着死尸的脑袋，左手捏着它的下颌在存活的卫兵眼前一开一合，就像正在玩弄一具木偶。歌洛卡听不见图沙正随着强行赋予死尸脑袋的动作说话：“只要——说出来——就不会——像我——一样——噢，我的身体在哪？你看见了没？”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眼前的卫兵比图沙想象中要嘴硬。既然歌洛卡已经走了，那么他要马上知道纵火者纸条上所写的联络人瓦罗卡尔是谁，没有浪费一秒钟时间的理由。如果可能的话，他倒愿意对卫兵说先生你们好，我想问这个谁，好我知道了，谢谢，再见。但对总是在和巨魔作战的避难谷地士兵来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他决定采用更有效的办法。从卫兵的最初反应看来，瓦罗卡尔的地位还比较显赫，透露他的行踪是严重的军事错误，所以这两名忠诚的人才闭口不言。为了打破僵局，图沙切下了其中一人的脑袋。

“还是——什么都——不想说？”

图沙继续一边摆弄着死者脑袋一边说话，但存活的卫兵似乎是铁了心不说话，浑身发抖，把前额抵在地面上——仿佛是在暗示图沙尽快砍掉他暴露在外的脖颈。图沙有些恼怒，不是因为得不到答案，而是因为他非常讨厌一心求死的同时却还要给别人惹麻烦的家伙。他当然不打算遂卫兵的愿，因为那完全是浪费时间。他把死者脑袋往后面一扔，手伸进腰



间的蛇皮袋里掏掏摸摸，准备想办法让求死者开口。因为这里是旷野，所以拷问不太方便，但办法总是有的——尤其对他来说。

就在这时候，图沙看见了歌洛卡。她就在西边不远处，不是呆站着，而是在接近，虽然那步伐就像要一次落下一滴水，把整沓羊皮纸浸透般缓慢。图沙能看见她的神情；那眼中只有仿佛经过漂白的淡淡恐慌，但是没有厌恶，没有惊讶，没有任何要尖叫或者转身逃跑的迹象。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图沙觉得自己看见的是危险的好奇心，和一种让他无法理解的忧虑。图沙迷惑了；他不知道这女人为什么要折回来，为什么要打破那堵应该永远密封的墙。

图沙的鼻子侧面有些发痒，感觉耳朵附近有一根看不见的银丝，把他的神经都牵拉了起来。每当有必要杀人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感受。现在看见了歌洛卡，这种感受并未消失。他一时没弄明白，这到底是刚杀了一个人所留下的余韵，还是本能在警告他：不要留下目击者。

*女人，不要靠近我。不要在这时候走到我旁边。快折回去，你必须折回去。*

但歌洛卡还是在前行，步伐甚至还稍稍加快了。图沙还没有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但唯一确定的就是不能等着她靠近。这尸首，这头颅，这趴伏的求死者，是属于图沙的现场，是独立于外界的个人领域。不能让歌洛卡走进来破坏这领域的隐秘和谐。就像一个人要挥砍长剑，就不希望有人突然按住自己的手。无论要和歌洛卡谈话或者动手，在这领域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图沙将刀刃穿过求死者的手掌，把他钉在地上，随即起身向歌洛卡走去。他要以适当的步调，来保持可以同时兼顾两侧的距离：预防卫兵或者歌洛卡其中任何一人逃离。没错，他给了歌洛卡折回的机会，但是她没有把握住，所以现在图沙要预防她逃离。首先要和她面对面，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也无法预料。

就在这时候，图沙发现歌洛卡的表情改变了。先前无论如何也寻不见的厌恶和惊讶，出现在她的眼睛里。她上半身往前倾，像要说出什么。就是在这时候，图沙犯了错：他以为歌洛卡终于打算折回了。按照原来的念头，他会抓住她，但是脚没有动——他等待着。这一瞬间的松懈，让他没有立刻感觉到来自背后的袭击。

有什么东西从左边击中了图沙的肩膀；冲击力向急速铺开的蛛网一般从肩胛骨一直传到脊梁。图沙翻倒在地，同时看见了那笨拙却狡猾，庞大却敏捷，无知却残忍的生物：食人魔。

## 6

歌洛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双掌交叠搭着膝盖，不发一言。图沙则蹲在不远处，试着抬起左手，但肩膀只往上提了半寸就不得不放下来。草地上有他滴落的汗水和血。食人魔血迹斑斑的尸体在十余码外躺着，像堆积在屠宰房角落的骨肉废料。那名卫兵逃走了，留下一截自断在地面的手掌。这就是从歌洛卡折回道别开始，事物经历一连串变化后静止的一刻：野蛮，低沉，残破不堪，臭不可闻的。

当歌洛卡看见图沙在折磨卫兵的时候，她完全不害怕。希望道别并不是折回的唯一理由，她并不想就这样永远对他一无所知。在各种族混杂的藏宝海湾生活了半辈子，她亲眼见过不少桩印证巨魔残忍癖性的行为，因此图沙刚提出做助手的时候，她才要百般拒绝。当图沙、尸体、血液、受害者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她视线中，就像打开了一扇密封的门，在门后隐藏着歌洛卡多年以来的疑问。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前不久，她还试图通过夜间跟踪图沙的方式来追寻。认识到图沙的残忍行为对她来说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他如雾一般不可捉摸的性格定了一个型，让歌洛卡看得见，摸得着。她终于能够确认图沙确实是在伪装着什么；再说了，还有比巨魔和阿拉索士兵厮杀更正常的事吗？

即便当图沙朝歌洛卡走来的时候，她心里还是没有任何恐惧的。她想问图沙，他到底是谁。那名曾经逼迫她搬离白房子的富商的突然消失，这么长旅途都没有遭到一次猛兽的袭击，是否都是他的功劳。如果仅仅是为了感谢图沙，那么他把自己救出火场一个理由就够了，但她现在真正想要做的是了解他。

食人魔的出现中断了歌洛卡的思维进程。那生物有一张愚蠢丑陋的脸，却似乎总是在嘲弄着脚下的大地；他的身躯臃肿得恶心，但那同时也是他针对矮小生物的傲慢。他的第一击让图沙的左臂在战斗中不能再使用，但这还算幸运，毕竟挨上那一下的不是脑袋。虽然从这不利的开局直到打倒食人魔，图沙只多了几处擦伤，但歌洛卡能清晰地看见他有多么疲劳。因为暂时失去了左臂，他在耐力和体力上都不可能与食人魔相抗衡，所以只有尽量迅速地进攻。形容这场战斗的词不是激烈，而是混乱。即便双方都全力攻击，但那看上去仍然是在挣扎——泥土和断草见证了他们狼狈的自卫。

每次食人魔的棍棒在地面上留下一个硕大的坑，歌洛卡都会阻止自己去想象，如果那打在人的脑袋上会怎么样。每次图沙挥出一刀，她同样要阻止自己想象，那利刃划过人的脖子会是什么光景。她不能助威，不能尖叫，不能逃跑，什么都不能做——只是看着。当战斗结束后，她方才从心里提上来准备对图沙说出的种种问题又沉陷了下去：她的确是更了解他了，但那显然不是一片她可以安心置身于其中的平原。“你是谁”这个问题已经没必要去问。

图沙仍然在喘着气。这是他和食人魔的战斗历史中受伤最重的一次。在他刚以断牙的称号扬名的时候，同时对付两个这样的敌人也绰绰有余，但是年岁渐长和长期的隐居生活挫钝了他的身体。在这一刻，他突然想起来：离开家乡已经很久，很久了。多年前刚来到外面世界的他，曾对着家乡的方向发誓：要在五年以内让自己的族群名扬天下。但是，多少个五年过去了？虽然研究工作也有不少进展，但他仍不敢说能预见得到成果的那一天，而就在这时候，一个陌生人偷走了他的全部积累，就像高原的风卷走一粒灰尘般轻易。

他还想起了那名穷追不舍要找他分个高下的兽人。在他看来那是一种极荒谬可笑的念头，因为兽人竟然要纯粹为了赌命而赌命——没有对神灵的敬畏，没有对先祖的尊重，没有报答家乡的抱负，完全的个人行为。但现在，身后躺着食人魔的尸体，拷问失败的俘虏逃走了，图沙发觉自己和那名兽人陷入了同样的境地：衰老而疲劳。时间已经不多了。既然连那名愚蠢的兽人都能做到拼上最后的时间，那他觉得自己也没理由休息太久。

图沙决定开始疗伤。左肩让粗糙棍棒直击过的地方烂得像大水退去之后留下的褐红色淤泥，但幸好骨头没断。他从包里拿出一罐清洗伤口的药酒，打开盖儿，右手握着绕到左肩后面，往伤口上淋。因为这个姿势很别扭，所以那一股茶色的液体只有小部分浇中了伤口，大部分都洒在了背脊和草地上。预料之外的痛楚让图沙右手抖索着往回收，于是又有一些药酒溢出来，浪费在他的膝盖上。图沙有些恼，把身体前倾，尽量让肩膀和地面之间的角度变小，好让药酒能更好地覆盖伤口表面。

在他脖子往旁边斜，又要用右手持着瓶子浇淋伤口的时候，歌洛卡来到他身边，握住了瓶颈的另一端。

“我来吧。”她说。

图沙没有说什么，松开手，把身体稍微坐正。歌洛卡自行从他的包里掏出医疗用品，他也没说话。事实上在歌洛卡给他清洗伤口，缝针，上药，包扎的整个过程中，两人都沉默着。

在包上最后一块绷带后，歌洛卡说：“好了。”

歌洛卡简短的话就像飘在两片平静水域之间的浮标——随之而来的仍然是沉默。她在猜测图沙在想些什么。他是不是也有问题想问，比如“你为什么要折回来”。她在心里模仿他的声音对自己说：“你现在是不是开始害怕我了，歌洛卡小姐。”更有可能的是他什么也没有想。

“歌洛卡小姐，”图沙在半分钟后开口了，“我该离开这儿了。那名跑掉的卫兵会带人来的。”

“那就走吧。”

图沙回过头来看她。“你该去避难谷地了。不要再和我行动。”

“现在恐怕不行，那人也看见我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肯定觉得我和你是一伙的吧。”

“也对。”图沙抓了抓下巴。“那先走远一点再说。”

他们朝南侧走，那食人魔的尸体就像遭到旅人遗忘的巨大包裹一般在月光下孤立着。

“实在是太大意了，”图沙说，“竟然没有发现附近的食人魔脚印。”

“别的食人魔看见尸体了不会追过来吧？”

“追踪敌人作为同伴报仇？食人魔没这么崇高的爱好，歌洛卡小姐。估计和那家伙同住一洞的室友，已经在跳舞庆祝不会再有人去偷他藏起来的肉干了。”

“喔……真是难懂，这种生物。”

再也自然不过的对话，仿佛他们只是在旅途中央经历了一场面对食人魔的危机，而那扇现实的门从未打开过。歌洛卡能满足于这状态。巨魔杀人并不荒谬；如果她大叫大嚷地逼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才是荒谬。他们俩从种族开始就注定是有所不同的，而所谓朋友——假设这是形容他们俩关系的最方便的词——就是能互相包容差异性，并且在差异性之外建立融洽共存联系的人。至少歌洛卡觉得没必要发生什么变化；她希望图沙也不打算引发出什么变化来。

“我累了。”走了十多分钟后，图沙坐在地上说。“歌洛卡小姐，想想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吧。”

“刚才不是说了，现在我又不能回避难谷地。”

“我打算现在睡觉。而且，今天也不能生火。你也要睡下的话，可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这很容易解决，”歌洛卡也坐在地上，“今晚我守夜。”

“你？你不睡觉？”

“我就坐在附近，要是有什么意外马上就叫醒你。”

“歌洛卡小姐，那你可要眼睛睁大啊。要是再出刚才那样的事，叫醒我怕也来不及了。”

“我会一直睁开眼睛的。尽量不打盹。”

“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我知道自己喜欢睡觉，不过偶尔熬一次夜总是没问题的吧。”

“那么就拜托你了，歌洛卡小姐。明早见。”

图沙一说完，就侧身躺在了地上。歌洛卡起身到数码外的一块石头上坐下，看着图沙的背脊。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他在打鼾了。

歌洛卡站起来，在四周踱了一会儿步，看看远方夜幕中的群山，又坐回石头上。

*图沙睡觉。而我在探查周围情况。*歌洛卡不会自大到认为自己在“保护”入睡的图沙，但是这意外的身份对调却让她产生了奇特的兴奋感，甚至可以用高兴来形容。图沙睡着之后的呼噜声一向很大，甚至曾经有病人对歌洛卡抱怨半夜让他给吵醒；于是歌洛卡找上图沙，让他改掉这毛病，不然就把他赶出去，对此他的回答是“我的祖先曾经有治打鼾的秘方，可惜已经失传了”。后来歌洛卡渐渐适应了，所以这一路上也没有给吵醒过。图沙此刻的鼾声，还有方才擦药的时候，他身体因为畏惧疼痛而反射性地抖动，都让歌洛卡意识到图沙同样是多么平凡的血肉之躯。

这样的想法让歌洛卡更安心了一些，但安心却催生了她的睡意。她想，就闭眼养养神吧，但是当睁开眼后，猛然意识到自己失去意识至少有五分钟。为了驱赶睡意，她又站起来走走，同时对图沙的蛇皮袋产生了兴趣，因为刚才看见图沙在折磨卫兵的时候，想从里面拿出什么东西来。兴趣归兴趣，私自动图沙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歌洛卡又站在一个能远望的位置，希望冷风和让月亮照得发白的旷野能使她提起神来。

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不远处正有四名骑兵在接近，并且近得已经能看见领头一人马匹的颜色。歌洛卡立刻转过身，却发现图沙已经站起来了。

“我听见了声音。”图沙说着，走到歌洛卡前方，朝来者的方向看。

“怎么办？”歌洛卡说。“我们……走吗？”

“不用了，看不出攻击性。他们应该是来找我的。不过歌洛卡小姐，你这个放哨水准，还不如老老实实睡到天亮啊。”

四人骑兵队来到了图沙和歌洛卡面前。领头的人不仅没有战意，甚至也没有明显的戒备，而他的随从则对图沙表示出毫不掩饰的警戒。图沙竟然一时分辨不出领头人到底是信心太足，还是自以为做着导游一般的轻松工作。

“报上你的姓名和来意。”

“图沙。有人让我来找阿拉希高地的瓦罗卡尔。”

“本人就是瓦罗卡尔——瓦罗卡尔中尉。是的，我知道你会来访。”

“我要见一个叫劳伦斯的人。”

“你很快会见到他的。在这之前我想先表达一下不满：你下手太狠了。如果不是因为上面的命令，我的士兵会对你的折磨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你身后这位女士是谁？要不是她大半夜地站在这么显眼的地方，我还不会这么快就发现你们的行踪。看见巨魔和人类女子一起旅行、露营，对每日都观赏着固定风景的我来说，也算是意外的惊喜。她是你的人质吗？或者……粮食储备？”

瓦罗卡尔从看似愚蠢的客套话突然转成毫不留情的挖苦，而脸上却一直保持着仿佛迎接婚礼车队似的笑容。歌洛卡知道自己应该抑制住气恼，但还是不知不觉地把右手叉在了腰上。

“看来她对我的推测有很大不满。我为自己的失言道歉，女士，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作为阿拉索人民的守卫者，我很难接受人类和巨魔能发展出敌人之外的关系。”

“没错，她是人质。”图沙说。“为了穿行联盟的领地，我总得做些适当的准备。虽说她只是一个普通女人，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头脑，对正在发生什么一无所知，但是她至少可以给试图攻击我的联盟造成一些顾虑。”

瓦罗卡尔放大声音笑了笑。“原来这位女士还不知道？看看她的表情……真是有趣。我倒好奇，图沙老弟，你是用什么办法让她老老实实留在身边的？虽然我在女人这方面一向很成功，但是从来不会拒绝吸收新的知识和策略。”

“很可惜，是只有巨魔才尝试的策略。既然能见到劳伦斯，我的旅途在此结束，那就用不着她了。我不认为她有资格留在这儿听我们谈话。”图沙转过身对歌洛卡说。“你走

吧，女人。如果不是为了维持和这位绅士骑手友好交谈的气氛，我会立刻终结你的性命，因为你已经没用处了。”

歌洛卡看着图沙的眼睛。自从“没有什么背景”这句话开始，她就完全了解了图沙的意图。虽然现在才知道图沙是因为某个特定目的才到阿拉希来的，但她不觉得意外。她还认为图沙反复强调她和这事没关系的策略也太明显了，只希望那看起来不怎么精明的中尉没有发现这点。为了达成更好的效果，图沙还特意适应瓦罗卡尔的浮夸口气，说出什么“绅士骑手”之类的词来。歌洛卡觉得这点很滑稽，但是她笑不出来。她现在只要后退一步，那就是真正的告别。

无论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图沙，只有尽快从这局面里抽身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歌洛卡甚至打算装扮成惊恐万分的样子哭喊着离开了——虽然她明白自己演技极其拙劣——可惜的是，假若瓦罗卡尔真有那么愚钝，就不可能成为这次会面的接头人。

“不，女士，你哪儿都不能去。经历了长时间的旅途，你一定累坏了，更何况把一位人类同胞半夜里留在危险的旷野上，是不可以接受的。现在，我正式宣布：图沙先生，还有……抱歉，敢问芳名？”

“……歌洛卡。”她从来未想过竟然会对说出自己的名字有抵触感。

“那么，图沙先生，歌洛卡女士，你们现在是激流堡的客人了。”

瓦罗卡尔在说“客人”的时候，延长了声调，随后还有一个刻意的停顿，接续着他的微笑。即便没有这样的嘲讽式强调，两人早就知道这里所谓的客人，不会遭遇热情张开的臂膀，不会进入舒适明亮的客厅，不会接过以诚意奉上的热茶。

“真是不好运，今天迎客的马车正在维修，对吧？”瓦罗卡尔突然对身后的卫兵说。

“是，是的。在修。”

“那么，很抱歉，我只能用别的方法把两位带进去了。请一定要合作。尤其是你，图沙先生。”

“只要你能把我带到劳伦斯面前。”

“那当然。”他再次对卫兵说。“把枷锁什么的都拿出来。”

他们收走了两人携带的所有东西，然后铐住图沙的双手，让一名骑兵牵着他，另外两名骑兵防卫在他左右。图沙没有透露出丝毫反抗的意愿，让歌洛卡不由得猜想，到底是什

么事情值得他忍受这样的待遇。在卫兵为了查看牵着图沙的锁链是否牢靠而猛力一拉的时候，歌洛卡说了声“轻一点，他肩上有伤”，但没有人在意她的话。不知是否刻意的，图沙再也没有看她一眼。

“嗯……轮到你了，歌洛卡女士。”在处理好图沙后，瓦罗卡尔说。“虽然我们还有多余的锁链，但我不打算把它用在你身上。你只是一位让人担忧的受害者，理应得到合理的保护。我得想个合理的办法……对了，这样吧。”

瓦罗卡尔从马上下来，对她说：“请用我的坐骑。”

这个举动不仅令歌洛卡惊讶，就连那些卫兵也纷纷意外地望向瓦罗卡尔。不管怎么说，那是一匹属于中尉的军马。

“可是……我……我不会骑马。”歌洛卡差点就把“多谢你的好意”说出来了。

“没关系，请坐上去吧，我自有办法。”

“中尉……”有卫兵说。

“闭嘴，不要妨碍我对这位女士展现应有的礼节。”

他用非常夸张的动作对歌洛卡做出了“请”的手势，就像要把空气中散播的灰尘一把收集起来。

歌洛卡只好走上前去。在经过图沙身边的时候，她朝他看看，但他仍然毫无反应地直视前方。瓦罗卡尔扶着歌洛卡跨上了那匹高大、配备华丽座鞍的军马；她不得不承认，这比在迅猛龙背上要舒适得多。她思维自然而然地回到那一刻，一个男人为她在前方牵住坐骑——但她很快发现产生这联想是极端天真和愚蠢的。瓦罗卡尔跨坐在了她的背后，手臂环绕过她身侧，抓住缰绳。

“如果有冒犯的话，抱歉了，”他说，“但这是我给你提供安全、舒适旅程的最好办法。”

歌洛卡尽量缩起肩膀，臀部往前挪，想在她和瓦罗卡尔之间腾出点空间来，但瓦罗卡尔却把右手按在她的大腿上。

“不要乱动，女士。我的爱马跑起来速度不一般，你不坐稳一些的话会摔下去的。现在，上路吧。”

瓦罗卡尔抓紧缰绳，手臂收拢了一些，钳住歌洛卡。他的马走在最前方，三名骑兵围着图沙跟随于后。



歌洛卡低下头盯着马脖子上的鬃毛，因为不想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她用嘴呼吸，因为不想闻到身后男人的气味。她身处于中的不是怀抱——没有一丝温暖和安全可言，就像置身于泥土和碎冰的混合物里。真正让她厌恶自己处境的，是她意识到图沙就在后面，像野狗一样让人给牵住，低头跟着马尾巴仓促地跑动。

先前对图沙埋藏住的那些问题又回到歌洛卡的大脑里：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来到阿拉希高地。这些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歌洛卡想从当前的境遇出逃——她不理解为什么图沙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她不指望图沙消除她所受的屈辱，但他至少应该重视自身所受的待遇。图沙必然是让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束缚住了；和这件事比起来，她也许真的根本不值得他看一眼。

刚才瓦罗卡尔说她是人质。她心想，在瓦罗卡尔到来之前的整个旅途中，她绝对和这个字眼扯不上关系。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不是图沙的个人人质，而是这整个困境中无足轻重的一件抵押物。自从得知弟弟死于迅猛龙之口以来，她第一次哭了；但那时候她至少能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宣泄，但现在，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这泪水落下的人，正搂紧着自己的身体。为了不让瓦罗卡尔发现动静，她用非常小的动作、非常低的频率来呼气吐气，泪水流到嘴角也不擦一下，任凭冷风把它吹干。视线前方是开阔的旷野和张扬的风，但歌洛卡还从未感觉过自己的生存空间是如此局促不堪。

现在，图沙正坐在一间地牢里，双手仍然拷着。他不知道瓦罗卡尔把歌洛卡带到了哪里；自从她上了那匹马，两人的目光就再也没有相遇过。

自从登上旅途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会面临这样的境况。资料在别人手中，自己除了劳伦斯和瓦罗卡尔两个名字，什么都没有。反抗瓦罗卡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只会把自己推离到目标的反方向。他知道自己不会死，至少在主使者达成目标之前不会；所以，图沙现在只能服从，并且等待，直到接近所需求的东西。

他听见了有人从楼梯下到地牢的声音。只有一个人，缓慢以至于有些无力的脚步声。图沙身上没有任何能做武器的东西，所以他只打算好好听听来者会说些什么。

那人走到铁栅栏前，是个六十余岁的人类男性。他的声音像地牢里的蛛网和尘灰一般，破碎地漂浮在滞重的空气中。

“沃苏瓦。我很高兴你还活着，老友。”

图沙身子稍微挺直了些。“劳伦斯就是你？”

“是的。劳伦斯·罗曼诺，这是我的真名。”

“你拿什么来证明？”

“靠其他人。我身边的，认识我的人。我的儿子，托尼。这些人眼中的我是劳伦斯，我就是劳伦斯。就像你成为图沙的原因一样。把你弄到我这儿的就是托尼，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放心。他当然继承了你装疯卖傻的天分。”

不能说图沙一点也不惊讶。虽然光线很暗，眼前的人比初识的时候苍老了太多，图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曾经磕头在沃苏瓦的毒匕首下求饶。他曾经为了从追击者手里保护沃苏瓦而忍受严刑拷打。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协助沃苏瓦达成目标，但却盗走通灵药剂原始配方然后消失。只有个位数的人知道他的真名；而更少的人，记得他是“晚餐”的缔造者。

## 8

“你替激流堡干活？”图沙说。

“不，这样说不大适当。确实有一个人会给我下直接的命令，但那个人不是加林王子。他还没资格。潘索尼亚·肖尔，听说过吗？”

“这么些年来我可没有躲在岩洞里。看起来我犯了个错误，劳伦斯。两年以前让某个七处探员缠上的时候，我就该换个容身地儿的。我记得他的名字是乔贞……他也在这儿吗？”

“对你来说是个错误，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好事。乔贞不在这，事实上，他和我们今天该谈的事情没有丝毫关系。”

“我现在倒是对七处很感兴趣。一边打击‘晚餐’贩子，限制它的传播，一边又养着你——它的发明人。你看，有的时候我就是没办法搭上人类的思维方式，就像现在。”

劳伦斯笑了笑，从不远处拉张椅子坐下，靠近铁栅栏。

“沃苏瓦，我的老友……”

“不要在我面前说出那个名字，除非你想现在就死。我还不想杀你，因为你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但这不等于我做不到。”

“那么我该叫你……图沙？”

图沙没有回答。劳伦斯看不清老友在阴影中的面容，只能听见他像隐隐浮现在地底一般的呼吸声，因为生于黑暗而低沉，却又因划破沉默而躁动。

“好吧。图沙。”劳伦斯把椅子往后挪了挪，离栅栏远些。“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之间都存在着天大的误会。每当想起这个误会有多么深重、复杂，我就痛心万分。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个误会，坦诚相待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成就一项无比伟大的事业。即便我们两人的动机有很大差异，但目的却是一致的。”

“误会，你说的哪个误会？对我来说，你始终是那个盗窃、亵渎药剂配方，依靠它成为百万富翁，然后消失的人。误会这种东西，是需要两边有通过气，但还是不能互相认同才成立的，所以我和你这个逃窜者之间没有任何误会，又何谈消除它。劳伦斯，你在我眼里只是一片迟早会割下来的烂肉。花多少刀去割，什么时候割，都不是问题。这么多年来，每当我听见雨水滴在木板上，风吹过水面，或者火烧起了一捆柴，我听见的不是水，风，和火。我听见的是我的刀子切开你的声音。明白了吗，劳伦斯？既然你说要坦诚相待，那我就坦诚的走出这一步：一回想过去的事情，我就非常生气，劳伦斯。在我因为这气愤而杀死你之前，你最好尽快想办法让我改变主意。”

“对一个戴着枷锁关在地牢里，而且最重要的东西还让别人掌控的人来说，你的话相当不理智……但是我理解。这么说好了，‘晚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意外。我意外地做出了它，意外地发现它能赚钱。如果不是因为你肯定会杀了我的话，我们当初还可以一起经营这玩意，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经营，只供应给最富裕而又最空虚的人，这样既可以为我们赚到足够的经费，又可以避免它像今天这样危害成千上万的个体。你肯定以为我让儿子取走你治疗病人的研究资料，是因为不想让它们阻拦了我的财路，对吧？”

“至少到现在这一刻，它还是最合理的解释。”

“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除了把你带到这儿来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实际上我有自信这么说：我对这些资料的珍视程度完全不逊于你，而且我有条件给它们提供更好的保护。”

这时候，图沙稍微改变了一下坐姿，劳伦斯就几乎要站起来。这句话等于是指责图沙不热心于保护研究资料。在确认图沙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之后，劳伦斯才继续说下去。

“我刚才说过，我们的动机有差异，但目的是一致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你带出来的药剂能够名扬天下。而动机方面，你是为了传播族群的荣耀，而我只是单纯地让那药剂本身的美好给惊呆了——它有多大的可能性，它以多么不可思议的方式作用于人体，而它本身又是多么难以驯服——它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东西。我不能忍受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它的美，所以和你一样，我也希望它能够完好地作用于所有种族。那时候我还年轻，对你的知识和智慧有着无限的崇拜，我想：和这个人共事，是我唯一的人生目标。如果做不到，那还不如去死。当眼睁睁看见那些人杀死我的妻子，烧毁我的房子，我对自己说：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

图沙记得这件事。当时他的行踪仍是及其隐秘的，但“一个人类学者和那个巨魔有来往”的流言已经在小范围内传播。一群极度仇视巨魔的人试图说通劳伦斯设置陷阱来捕捉图沙，遭到拒绝，便做出了那些行为。

劳伦斯举起左手，其中三个指头是假指。“在我见识到那些惨状之后，天真地以为能够得到你的一些同情……但这就是你对我所做的。你一截截地切下我的手指，问我是不是透露了什么。你比他们还要残忍百倍，老友。但是就连那一刻，我也挺过去了。我做好了即便失掉九个指头，一只手，一条腿，也要赢得你信任的心理准备。但你在三个手指之后就停下来了，还说我可以协助你的研究。我相信所谓人生的狂喜，就是我在那一刻所体验到的一切。但是，我心里明白，你只会给我一次机会；所以当我偶然做出‘晚餐’，第一次通过它得到一个金币的时候，便不可能再次得到你的宽恕了。除了逃跑，我还能怎么办？”

“不要把这一切都说得像是偶然。你贪图那些钱财给你带来的东西……”

“我不否认这一点，不否认。”出乎图沙意料的，劳伦斯提高声音打断了他。“首先我只是一个凡人，不能像你一样抛开一切。失去了妻子和祖父遗下的家产，我只能靠金币换来的东西来安慰自己，否则我怎么能活得下去。更关键的是，我没办法单枪匹马——同样因为我不是你。能力上的不足，就让资源来补偿，这就是我的想法。我曾经和拉文霍德合作，但他们实在没办法满足我的研究需求。我没有主动投靠肖尔；是他在一次抓捕之后接纳了我。除了你之外，肖尔就是我最崇敬的人。我已极致富有，不需要金钱的帮助，但他给我提供了所有别的东西——人力，物力，最关键的是对我工作的理解和赞美。这些年来，我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能够创造成功的一切——但是我错了。对于那最完美而神秘的药剂，我仍然只是一个局外人，只能从成分方面来分析它，而缺乏对它本质上的、灵魂层面的理解；这些是只有你，它独一无二的继承人才拥有的。帮助我吧，图沙。你心里也清楚，我们俩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完成我们共同追求的事业。”

劳伦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话的过程中，离铁栅栏越来越近。现在图沙可以轻易探出手，够到他的面容，把它毁掉。他右手抠了抠下巴。

“虽然你说什么拿走那些资料没有别的目的……但我猜你希望我转译它们。”

“这只是无数你能做到，但我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之一。”

“那么，准确来说，你现在又在做些什么？”

劳伦斯瞪大眼睛，惊讶了一瞬间，然后露出笑容。那笑容同样也是表达喜悦，但却不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暖风和清泉，反倒更接近阳光下皲裂的土地，暖风里散发臭气的昆虫尸体，清泉中游动的一条蛇。他站了起来。

“我先带你去看一件东西。”

歌洛卡躺在床上。她不指望自己可以很快睡着。

这间房空气不太流通，也有些脏，但是特别大。她想去把窗户打开一些，却发现它卡住了。

自从进入城堡之后，她得到的待遇还不错。事实上，一名看起来像是长官的人还严厉斥责了瓦罗卡尔，说他不应该在卫兵面前有如此不雅的表现。她听见有人称呼他为加林王子。她还得到了热水澡和从厨房里端出来的晚餐。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她以为自己当晚注定要在旷野中度过，但没想到现在却躺在了一张很舒适的床上——比她在白房子里的床好太多了。她蜷起身子，脚趾头抠弄着床单，使劲搂紧一个多出来的枕头，感受它的柔软和温暖；她尽量用这些物质上的益处打消内心的不快。瓦罗卡尔不是第一个骚扰她的男人，这问题挺过了就好。

苦思图沙到底出了什么事，是没有结果的。歌洛卡更在意“旅途结束了”这个事实。虽然现在意识到自己会遭遇软禁，但至少暂时性命无忧，更何况这里比起长期实际禁锢她的藏宝海湾来说要好太多了。她希望快点睡着，这样就能快些见到明天。明天之后还有明天。然后还有明天。在然后，还有明天。只要能活着见到这些明天，那她旅途的终止就是值得的。

但她仍然愿意回想这旅途中所经历的一切：仓促的出逃，潮湿的密林，肿胀的脚板，裂开的伤口，让人眩晕的迅猛龙，沾满身体的泥水，阳光下的汗滴，黑夜中小山丘上升起的篝火，向远方天空一次又一次挥出金黄色丝带的灯塔，烧焦了的兔子肉，马戏团搭棚子的

草地，从头顶飞过的一群青鸟，在指甲盖上融化的雪，为了躲避巡山矮人而躲在湖畔的岩洞里，生怕它会袭击过来的黑熊，沼泽地里露出一截尾巴的鳄鱼，枪声，晨雾，桥墩，碎石，晚风——

*我想睡觉了。你一定要平安无事。*

为了不让戴着枷锁的双臂限制身体，图沙将手臂侧面贴着墙，歪过脖颈往窗格子里张望。

“我没有看见什么特殊的東西，”图沙说，“这不足以让我了解你在做什么，劳伦斯。”

“他就在那儿坐着。”

“我能看见有人坐着。这又如何？”沉默了一小会儿，图沙说。“等一下……我看见他的眼睛了。好像很有趣。他在看着我们，但是……”

“他是唯一能达到到这个阶段，但意识还能这么清晰的人。在这之前的所有材料，要么活不过一周，要么成为没有思维的废品。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比如说，他的耳朵还是听不见东西，而视觉则面临着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图沙皱了皱眉头。“晚餐”得名的原因就是会让人短期失明。每次想到这一点成为药剂最为人知的特色，他就很不开心。

“眼睛，眼睛，最麻烦的永远是眼睛。那边的墙上有血迹？”

“墙上有血迹。”

“是他自己的血。他仍然有伤害自己的倾向，但这两周以来频率已经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他叫什么？”

“我从来不会对未完成的作品下定义。过去那些让肖尔当作杀手使用的废品倒是得到了一个送葬人的称呼。加林王子想把完好的成品叫做‘激流堡无畏骑士’，典型的贵族命名癖。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只是我——我们未完成的工作，没有任何名字。”

“无畏骑士？啧，受不了，我喜欢送葬人多一些。不过我问的是这个人的本名。”

“我想想看……雷纳。雷纳·马维因，大概是这个。这不重要，因为以后谁也不会记得。”

## 第二章 图沙

End

## 第三章 乔贞

### 1

乔贞侧身坐在办公桌前，右手夹着一支笔靠在膝侧，左手搭着桌面上一沓经过了好些年份但并不破旧的文件。他盯着深棕色的封皮好一阵子，然后一页一页地翻开，在一天之内第四次浏览其中的内容。他翻到纸卷末尾之后往回翻，停在中间的一页，用食指和中指紧紧压住，更集中地盯着那些细密的字符。

一名卫兵在外面敲门，然后说：“乔贞大人，埃林大人来了。”

“让他回去。”

“可是……”

“我说过了今天不见任何人。”

数秒钟后，乔贞听见了有人渐渐远离房门脚步声。

他不想受到打扰，因为他现在需要思考。手中纸卷的内容是最初的动机，它像暴雨降下之前的最后一声并不响亮的雷鸣，本身是无数要素聚合成的结果，瞬间又成为无数连锁事件的发端。“为什么”和“如何”提着长枪拼杀，“预测”和“影响”在泥地里滚打。就像一场暴雨包含无可计数的事件过程，但人们仍然可以用单纯的“雨”来概括它，现在困扰着乔贞的一切也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这个整体的问题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和尖锐，是在乔贞看见送葬人这个字眼的那一刻。在最初的内容中，老人只是单纯地将他们称呼为“个体”，送葬人的称呼是在七处悄然传开之后他才使用到自己的文件里。

乔贞今天早上从老人手里接过这份文件，虽然当时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就足以说明事件的重要性，但仍然可以说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本以为无论老人再怎么信任自己，也是不可能让他全面接触这个主题的。他这些年来不是没有做过窥探相关线索的努力，但都收效甚微，便早就认定了这些是老人绝不允许第二个人掌握全貌的东西——除了未来的马迪亚斯。

事实上文件中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个猜想。涉及到其中的人很多，几乎要多过七处的任何一个大规模秘密计划，但是绝大部分涉及者都无法知道自己职责以外的任何事。这项计划的实现就是老人为什么能把七处发展到这个程度的缩影：极度精密的情报控制。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自己掌握的片段推测全貌，从而影响到机密性，因为老人往往把这些分散的特殊任务伪装成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作为计划的唯一主设计者和执行者，他要掌握数百个个体的思想、工作状况、相互联系，才能确保不会出错。乔贞知道自己做不到这程度。

送葬人对他说来，曾经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虽然和他们交过手，但他们在他眼里与其说是七处成员，还不如说是桌椅柜一般的设备，只不过是致命性的。他对于送葬人行为模式的猜想，倒是在文件中得到了印证：他们同一时刻只能忠于一个主人——比如老人和法拉德，并对其进行无条件的保护，不接受其他人的命令；他们无法同时执行复数任务，虽然在过程中仍然可以体现出接近于人类的复杂战略，比如在追踪的时候采用埋伏、包抄等计策，但这更接近于动物本能，并非仔细规划的结果；又比如命令是“杀死某人”，那么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追击，但是绝不会折磨到手的受害者。他们的思维和听说能力，完全限制在主人的命令范围内。从这个角度来说，送葬人也可能是有人类感情的，只不过通常不会有触发这感情的开关。

换句话说，送葬人就是已经射出的一支箭。在射手拉出弓弦后，它们的唯一行动就是飞向目标——然而这箭矢却有着可怕的特性，它能拐弯，能改变角度，能加速，为了射中红心，它们甘愿做一切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送葬人扮演的角色大多是保镖，而不是杀手。他们不关心行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不适合隐秘任务。当年拉文霍德孤儿院的那场屠杀，自然就是最用得着他们的场合。

他们对痛苦很迟钝，可以接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强化药物剂量和部分器官改造，且毫无死亡恐惧——也许只是没办法表现出来——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战斗力。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身体不会因此而垮掉。成为送葬人后，他们的剩余寿命往往不超过三年。最大的例外是法拉德拥有的送葬人，他在十余年后仍然存活，对此老人的推断是：拉文霍德缺少进一步研究的技术和材料，但是又不愿意失去这唯一的个体，所以自从那场屠杀之后就只是让他行使保镖的简单职责，把药物剂量限制在最低程度——这和老人不断将手中的送葬人推向极限的做法相反。

另外一个原因是：那是主研究者劳伦斯·罗曼诺做出来的第一个试验品，技术上相对温和。当然老人也没有排除劳伦斯可能瞒着一些什么的可能性。劳伦斯因为不满拉文霍德提



供的条件而出逃，老人赶在追兵之前捕获了他，这当然不会是什么百分之百信任关系的开头。

劳伦斯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探索这种技术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傀儡一般的送葬人，他视之为废品，甚至对老人应用他们而表现出不满。乔贞提起笔，在这一部分内容上加了重点标识。

“您最初为什么要支持这项研究？”今天早上，乔贞对老人说。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做出来的东西都很有用。”

这个回答意外地含糊，似乎不能解释老人为这个项目做出的大量努力。乔贞很想提醒老人，这东西有用到差点在几年前杀了他。不过，他们都已经习惯于心照不宣地忽略过往的一些事；乔贞也习惯了对老人提出疑问，听他合理的解答，而不是像几年前那样一切问题都让“你没必要知道”的话语给堵回去。

“那么劳伦斯想得到这样一种成果：有正常的人类意识，不逊于当前甚至还要更优秀的战斗力，稳定的寿命。但是，仍然要对唯一的命令者绝对服从。”

“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

“您真的确定他不会为了个人的追求，而考虑让成品拥有完全的自由意志？”

“那不可能，乔贞。劳伦斯不会这么做。”

“问题是，既然他只是为了追求更多可能性……”

老人摆了摆手。“你只要和劳伦斯见上一面就会明白了。他没有允许造物从精神上和自己斗争的胆量。一个懦夫。”

在劳伦斯个人资料的纸页上，有一条用红色墨水写的备注，指向两百页之后的内容。顺着这条指示，可以找到图沙的相关资料。乔贞发现自己的名字也集中出现在这部分段落——他在藏宝海湾和图沙的接触，是老人派出另一名探员调查图沙背景的重要原因。亲眼阅览关于自己的调查报告感觉不大好，但一想到老人不打算再把这些事瞒着他，乔贞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图沙。沃苏瓦。看到他和劳伦斯之间的往事，乔贞并不奇怪。早在藏宝海湾，他就知道图沙这样的人可能经历过任何事，其中大部分对常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乔贞真正在意的是，文件里虽然说图沙自从三年前遭到诱捕，就一直很服从地与劳伦斯合作，但这只

是劳伦斯的说法。这三年并没有七处探员实地考察其中的情况，所以可信度有疑问。乔贞明白，弄清图沙的态度，会是自己此次前去激流堡最重要的初步任务。

刚刚把这份文件拿回办公室的时候，乔贞并没有从头开始看，而是立刻寻找送葬人的制作过程。首先，是老人亲自挑选出“原体”。他会从候选者的身体素质、心理状态、生活地点、战斗经验、家庭状况、社会影响等等方面来决定，一名地位显赫的公爵继承人即便身体素质再好，也是不可能选中的——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

接下来，老人会让七处的人暗中监视原体。这里是他控制情报的关键环节之一：他误导自己的手下，让他们以为自己在监视一个详细情况不明的犯罪嫌疑人。监视者们只允许在一个情况下有实际行动，那就是“嫌疑人”因故受伤濒死的时候。因为选择原体的关键之一是极度危险的工作环境，所以这类情况发生率并不低，而且确实有几次老人故意制造这种情况的例子。监视者受命利用一种特殊的药剂——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劳伦斯的研究产物——让原体保持在假死状态，而这就像用酒精清理伤口一样，是制造送葬人的第一道程序。接下来，他们会把原体暗中送往激流堡，自以为这些人会在那儿得到唤醒、调查和审判。负责运送的则是另一批人，他们除了“把东西送到”之外一概不知。

乔贞很快就看见了原体的列表。每个名字上都做了不同的记号，黑墨水划掉的指死于制作过程中——准确死于哪个阶段并不重要。百分之九十的名字都让这样的一条黑墨线划掉了，仿佛地震后倒卧在深坑里的一块块碎裂墓碑。红墨水划掉的指制作成功，但是却死于寿命限制或过量药物反应，旁边会附加一个小数字表示存活天数，从一到九百天不等。红墨水打上叉的，表示制作成功后死于战斗，同样有存活天数标注。没有任何记号的名字，表示还在监视中，或者正在经历制作过程。

列表后的上百页是每个原体的详细资料。乔贞找到了当年追踪自己的两名送葬人，他们作为人类的身份是私人保镖和辞职的七处教官。当看见这两个名字都不认识的时候，他有一种仿佛迟到了好几年的释放感。

乔贞最初是用非常快的速度浏览原体列表的，因为他想发现——或者不发现自己的名字。至少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没有“乔贞”，但他的目光却突然停顿下来。

埃林·提亚斯。

这个名字上也有记号。不是黑色横线，不是红色横线，不是红叉，而是一条红色斜线。整张列表里独一无二的记号。乔贞没法理解。他翻到埃林的详细资料页，找到了答案：

“该原体放弃。无法瞒过乔贞。”

“无法”这个词给了乔贞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这是他在阅读文件的整个过程中唯一所享受的。

他翻回列表，继续浏览。倒数第二个名字是雷纳·马维因。如果不是因为先看见了埃林，乔贞现在会震惊得多。最后一个人是他没听说过的。知道自己不在列表上，乔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甚至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对这个问题有那么大好奇心。

乔贞的思维暂时地回到了几年前的西瘟疫之地。他想起雷纳怎样带着微笑说，老人已经放松了控制，而他又是怎样以积极的态度表示认同。只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情而已，但乔贞却难以忍受当时的幼稚。雷纳虽然也误解了自身状况，但他不是七处的人，不了解老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所以他的疏忽是可以理解的；而乔贞不一样。不仅幼稚，简直是愚蠢。

雷纳的名字上没有记号，这表示他仍然遭到监视，或者处于成为送葬人的过程中——无论怎样，他活着。乔贞立刻翻到了雷纳的详细资料页，但是意识到“他还活着”的些微喜悦，很快就让自己所读到的内容给击得粉碎。将之代替的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不是任何激烈的负面情感，而只是深深的困惑。

“劳伦斯称雷纳是目前为止最接近理想状态的成品。如果情况属实，我将把他交给马迪亚斯。这是我应该留给他的东西之一。”

## 2

“我不需要他。”马迪亚斯说。

乔贞在和马迪亚斯交流之后，带着他来到了老人面前。

“说明白一点。”老人说。

“我的身边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另外，我也相当怀疑这项计划对七处的未来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站在侧面的乔贞看着马迪亚斯。这句话比听上去更有争议性，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所谓七处的未来其实就是马迪亚斯的未来。他从未来领导人的角度来下判断，认定老人这么多年来最精密最隐蔽的计划缺乏意义。

屋子里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老人抬起眼睛，等待进一步的解释。

“我研究了文件里记载的每一项送葬人由执行的任务，”马迪亚斯继续说，“他们在需求高破坏性、极度危险的任务中，确实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也是最优秀的保镖。但是在要求高隐秘性的任务中，一个训练有素的七处探员明显比他们做得更好。更不用说在情报工作方面，送葬人是完全无能的，而这恰恰是七处工作的核心。所以，我认为他们确实有特殊的作用，但是却不值得给予太多的关注。”

“你列出的优缺点我们都明白，实际上这些基本了解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老人说。“但是，马迪亚斯，你在开口之前应该再仔细想想，不要以为这么浅薄的分析能有什么益处。送葬人在情报工作方面完全无能？错，因为他们能做到绝对保密。越是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保密就越困难，但假如让送葬人参与，就可以轻易做到这点。”

马迪亚斯过了几秒钟才接上来。“但是，还有其他方面。如果计划主使人不能保密的话，那安全性就是空谈。您太纵容劳伦斯了，肖尔大人。劳伦斯并不是能绝对保密的人，而且您又给了他过高的自主权，甚至没有通过分享他的技术来制约他。我知道这是不得已的，因为分散这项技术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保密问题，但是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劳伦斯在整个计划中的地位已经超过您了。您这等于是给了劳伦斯一把刀子，命令他‘去杀人’，但是却不限制‘杀谁’。没错，他的研究离不开您的帮助，但是如果他足够聪明到察觉了您对他也有相当程度依赖的话，会发生什么就很难预测了。文件里表明得很清楚，您一直在对他隐瞒成品送葬人的实际应用，让他以为这些‘废品’只不过是杀手和保镖而已。所以，您自己显然也有这个顾虑。”

“乔贞。”老人说。“你对马迪亚斯的话有什么看法？”

“实际上现在技术已经得到分享了，也就是图沙的参与。根据我对他的个人了解，他不会无条件地站在劳伦斯一边。他的行为有很大的神秘性，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劳伦斯的控制力。所以我认为马迪亚斯高估了劳伦斯在计划中的地位。当然，这让情况变得更复杂起来，所以认清图沙的意图是很重要的。”

马迪亚斯正要开口，乔贞继续说：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马迪亚斯的判断也是有道理的。控制一个人，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决定他的生死。可惜的是，由于加林王子的介入，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住劳伦斯的性命。根据您的文件，加林王子是希望得到协助他光复国土的强大战力所以才与我们合作，但是出于自尊心、个人善恶等问题，他不接受缺乏人类思维的送葬人‘废品’。他需要的是能光荣地站在他身边的战士，用他的话来说，‘无畏骑士’。他在很耐心地等待劳伦斯研究完成，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不会允许我们对劳伦斯下手。劳伦斯应该是明白这一点的。没有掌握他的性命，就不能进行彻底的控制。”

“更何况加林王子虽然没表现出什么头脑，但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君，光凭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引导他。”马迪亚斯对乔贞的话补充道。无论他先前要说什么，他现在选择用一条表达得太过急促的浅显理由来支持乔贞。

“你们俩的观点是这项计划风险太大。而不是它缺乏价值。”老人把目光转到了乔贞身上。

“太大的风险降低了它的价值。”马迪亚斯说

这一次乔贞没有表示认同。“我觉得下判断还为时过早。名为雷纳的个体，他的现状比劳伦斯和图沙都更重要。虽然劳伦斯声称他是当前最完美的成品，但实际情况如何？他是达到了劳伦斯的要求，加林的要求，图沙的要求，还是我们的要求？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前，我们不可能制定有效的策略。说到这里我想问个问题，肖尔大人。”

“说。”

“根据文件里的说法，劳伦斯这一次是非常热诚地邀请您去参观他的成果。您是不是给他什么承诺？因为我并没有读到……”

“我的承诺，就是第一个完美的成品会成为马迪亚斯的护卫。虽然你们俩都争辩劳伦斯可能会如何，但是却不了解他的虚荣心。为了研究而研究听起来是很清高，不过‘七处继承人会采用你的成果，你将在历史上留名’这样一句话，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动力。要让送葬人和特定人选之间建立主仆关系，需要经过主人参与的特定训练程序，所以我原来的打算让你们看过资料，随后马迪亚斯去接收成品，作为延续整个计划的第一步。但是现在，马迪亚斯，你对我说‘不’。先不提大方面，我再问一次，马迪亚斯：你认为自己身边不需要送葬人？”

乔贞注意到了老人所说的“延续整个计划”。他是在间接承认自己已经无力继续了。时间和体力都不允许。无论送葬人计划到底是他早就准备好延续给继承人的东西，还是发展得过于庞大而超出了他的生命极限，唯一的事实是：它是老人多年的心血。马迪亚斯不愿意接受这份遗产。

“不。”马迪亚斯说。

“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原因？”

“我想……我认为，一个有自由意志，外表和常人无异的完美成品并不是您想要的，虽然文件里没有提到这一点。您非常重视利用送葬人来散播恐慌，让所有人都更畏惧您。对于不了解事实的外人来说，送葬人的一大象征就是‘肖尔可以控制人心’。我不希望自己也

通过这样的途径建立声望——在身边放一个没有思维的傀儡。时间长了，这种没有实际支持的畏惧心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把七处变成所有人的敌人。七处的未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乔贞听来，马迪亚斯的观点虽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表达方式却更重在感情而非逻辑：他强调了自己的不快，带着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这样的表达很自然，但从老人的角度听来，恐怕多少有些可笑。但出乎乔贞意料，老人并没有为难他。

“你这些话是从过去的送葬人情况来谈的。但是假如新的成品的确如劳伦斯所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除了绝对忠心之外思维与常人无异，这些辩解就无效了。”老人说。

“就算是那样，”马迪亚斯说，“我也不需要。”

“理由？”

马迪亚斯沉默了。在这番对话中，他第一次把视线偏离到没有人的地方。片刻后，他重新望向老人，略微抬高声音说。

“我认为，您方才已经默许了我可以不接受过往的送葬人，但是仍然让我考虑接受新形态的成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决定权已经在我这边了，哪怕我不解释。我的直觉选择就是‘不需要’，没必要多做解释。也许您可以考虑让乔贞继承这计划，但是……我决定放弃它。抱歉。”

“为什么要道歉？”老人说。

“因为……我将要，或者已经违背了您的意愿。”

“你拒绝接受我最重要的心血，而且不打算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我拒绝。而且我认为它并不是您最重要的心血——这样一个风险巨大，而且非常险恶的计划是七处的负担。”

老人身子往后靠了靠，看着马迪亚斯的眼睛。马迪亚斯觉得很不自在，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出于不确定感。他知道自己的话如同强词夺理，是用一种非常笨拙的办法表达意愿，在祖父面前甚至称得上是愚蠢的。“决定权已经在我这边，哪怕不解释”，简直就像抢到了别人玩具就不放手的小孩开始大哭大闹。

“你可以出去了。”老人说。“乔贞留下来。”

马迪亚斯出了屋，一直走到底层楼梯，但是没有再迈步子。他现在才感受到强烈的不安，右手食指在楼梯扶手上不停敲打。当看过乔贞拿来的文件后，他的第一念头就是不想继承这样的计划。没来由的厌恶浮现在他心里，就像尸体的臭气从废屋里飘散出来，但人们却无法确定其来源。一个健全的人，能说，能吃，能战斗，唯独不能……想。即便是所谓的完美品，从本质上来说也没有太大差别。

他回想起自己更年幼一些的时候。他能说，能吃，能战斗，不仅健全，而且远超常人。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他不会想，或者说，认定他的思维只限制在一个范围内——作为七处继承人的范围。所有赞赏或者害怕他的人，都认为他的思维不应该超出祖父的思维。乔贞在对他描述送葬人特性的时候，用了一个“已经射出的箭”的比方。马迪亚斯觉得自己往往也只是射向不同靶子的另一支箭而已。这两年来，他做出了不少努力来向身边的人破除这些印象，但几乎没有效果。送葬人对他来说如同一个暗示：“你的生命只有一个出生前就已决定的目的地。就像我们一样。”

他不希望这样的诅咒永远都留在自己身上。

但是，这样直接地表示反抗，超出了他自身的估计。祖父只把乔贞留下来谈话，让他认定自己的行为必然达成了某些结果，只是还不能确定这结果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过了二十多分钟，乔贞走下了楼梯。

“你果然还在这里。”

“祖父和你说了些什么？”

乔贞能看出马迪亚斯眼中那些因不成熟而引致的焦虑。焦虑总是负面的，但不成熟未必是坏事。

“既然你拒绝接受成品，那么就不打算去激流堡了，是吧？”

“想不出什么理由要去。”

“那就行。肖尔大人让我确认你的态度，然后到激流堡观察了情况再行事。”

“行什么事？这么模糊的命令不像是他下的。”

“他确实有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点，我要把劳伦斯带回七处，并且尽量避免麻烦。还有一个命令是让我转告你的。”乔贞把手中的送葬人文件递出去。“拿着。”

马迪亚斯接过文件，仍然看着乔贞。

“根据这上面的资料，逐步解除对所有存活原体的监控，抹消相关证据。最后，把它烧了。既然你强烈地表示拒绝继承计划，那么这‘拒绝’本身也是一种责任。肖尔大人命令你负起这责任来。”

“他.....为什么？”

“还不明白？放弃送葬人计划。你处理这一部分，我处理激流堡的事情。你的行动不仅要快，而且要足够隐秘，不能让劳伦斯和加林察觉到原体供应停止——至少当我还在激流堡的时候不行。”

“.....明白了。”马迪亚斯说完后，沉默了一小会儿，转身离开。

“等一下，马迪亚斯。”

“什么？”

“这一趟我要离开挺长一段时间，你记得隔周的周六.....”

“代你去医院。这个不用你说。”

马迪亚斯走后，乔贞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发现桌面上有一个小布袋。

“这是什么？”他对替他开门的卫兵说。“我不在的时候，你让其他人进来了？”

卫兵抬抬眉毛，看了看屋子角落，然后说：“那.....那是伊莱恩小姐给您送来的点心。我的确是没让她‘本人’进来，只不过.....”

“行了行了。出去。对了，让人给我泡杯茶来。”

“喔，您要就着茶用点心吗？”

乔贞没有回答，卫兵连忙出屋，关上门。乔贞听到了他呼唤杂工去拿茶叶的声音。

他坐下来，看着那蓝色的小布袋，回想老人刚才和他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情。

在乔贞看来，老人放弃计划也许主要是出于更无奈的原因：马迪亚斯不愿继承，乔贞显然也不愿意，所以不如放弃。这样庞大复杂的计划交到不上心的人手里，只会引致自我毁灭而已。但是在谈话结束前，老人却说了些无关的话。

“那孩子个头超过你了。”

“.....肖尔大人？”



“我说那孩子比你高了。到头来，他还是更像他父亲，和你。”

乔贞觉得自己应该有些回应，但是却始终没法把词句组织起来。

“出去吧。我很累了。”

回想到这里，乔贞解开了系着小布袋的绳子。

### 3

雷纳醒了。

他用左手按了按眼皮。气息吹到手掌心的声音变得很清晰，就像有一片枯朽的树叶从手指尖飘落。有时候雷纳觉得自己的手指只不过是树枝，从一株不知名的古树上艰难地生长出来，而这株古树并非他的身体。他让五指在眼前展开，握拳，展开，握拳，看着从虎口延伸至手掌根部的一条缝合线随着肉体的推挤伸展而改变形状。他忘记了这是作战留下的伤，还是他们为了改变里面的东西而切开的。

他的目光越过手指，看着五码外的墙壁。一条黑色的锁链从墙体上浮现，如同血管裸露在皮肤外。随后是第二条，第三条，以不同的角落排列着。锁链和墙体交界的地方涌出白色的蛆，它们很快爬满了锁链，互相推挤着直到像一滴滴泥水一般掉落在墙脚，朝着雷纳的方向蠕动。没有一只蛆虫成功接近他；它们都在离原地一码左右的地方消失了，仿佛有一道看不见的壕沟把它们吞噬。

雷纳知道眼前的事物并不存在。锁链只是墙壁上的裂纹，也可能是不知何时留下的血迹。蛆虫只是潮湿的霉斑。如果他伸出手去，那么手掌会穿过这些东西，碰到坚实的墙体。但他并不打算冒险去尝试。

面对这样的幻觉，他的两名负责人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劳伦斯会立刻给他注射一次药物，这样至少在十二个小时内不会再犯。而图沙，大部分情况下只会让他挺过去，语气就像评价菜色一样随意。“过会就好，过会就好。好不了再说。”当然，前提是劳伦斯不在场监视。

雷纳很想知道图沙是什么人。在任何情况下，这名巨魔都戴着枷锁，锁链下面拖着沉重的铁块。注射这类小活不用说，有时候他甚至要带着这些负担使用手术刀。虽然从种族方面来看，雷纳对巨魔不太了解，但图沙的行为完全不是种族差异性可以涵括的。他想象不到有人可以忍受这种压力和屈辱，整整三年——

——还是两年？雷纳弄不清。他不知道自己确切是在什么时候恢复意识的。他就像一个感叹时光飞逝的成年人，对婴幼儿时期缺乏记忆，始终触摸不到“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模糊的分界线，只能拾掇起一些残破的画面碎片。然而，普通人脑中的碎片无论多么散乱，无论是否代表着好奇心、温暖和阳光，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指向生命初始喜悦的。雷纳脑中的碎片则是另一回事：恶臭、腐败、污血和绝望。他记得自己曾经漂浮在浆黄色的湖水里，眼前是层层浓雾。他记得有人抬着他的身体，通过一条黑暗的走道，天顶上无数的蜘蛛仿佛要把它们的网织向永恒的尽头。他记得带着利刃的锁链从自己胸前飞离，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血和肉，还有他已经拥有的、希望拥有的、再也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但是，他没法确认这些事物都真正发生过，因为它们似乎会反复地在他大脑中纠缠着重演，就像一个个不断以恶意缠着眠者的梦，意图吸干他的脑浆，嚼碎他的骨头。

在刚恢复意识不久的时候，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他陷入完全的未知，虽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和部分经历，但那仿佛是属于别人的回忆，远远不如锁链、蛆虫和鲜血来得真实。所有难以忍受的幻觉从刚恢复视觉开始就存在了，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确认眼前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刚恢复听觉不久，他听到了劳伦斯和图沙的一番对话，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些话解释了幻觉的原因。

“劳伦斯，劳伦斯。你的前期处理真是一团糟。假死药不完善，给个体的大脑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他们会反复体验濒死幻觉。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不优先解决这个基础问题？”

“可是……以往的个体都没有体现出这么强烈的反应。”

“那自然因为他们都是——按你的话来说，废品。感觉不到恐惧，是因为无法把现实事物和感情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看到一头爬满蛆的死猪和一个美丽女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些废品没有这个。”几下拍打胸口的声音后，话语延续。“所以看见了幻觉又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他’不一样。你要做出完美的成品，至少不要在第一步就搞砸，不过恐怕我现在说出来已经晚了。”

“闭嘴。我那么友善地请你来，是让你解决问题，不是纵容你这样侮辱我的。”

“行，行。问题，当然要解决的。但是你最好先自问一下，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成品，然后再照着这个目标去做。”

对话到这儿终止了。剩下的是铁链拽过地面和开、关门的杂音。

如果幻觉总是离奇可怖的话，那倒好办得多，因为雷纳可以立刻发觉，随后尽力忽略。反而是那些并不可怕的幻觉对他产生了更复杂的影响。有一次他在吃东西，看见一只蜘蛛

从盘子侧面爬出来。他伸手去拨开它，但却什么都没碰到。蜘蛛穿过它的手，在墙角消失。另一天晚上，他突然醒来，看见房屋尽头的门打开了。门的后面是一条长廊，月光透过天窗投射下来。在走廊的尽头，坐着一个女人，手里似乎在摆弄着什么小东西。雷纳直起身，刚刚要踏向那条长廊，沉重的铁门又重新出现在他眼前，仿佛把那些影像在一瞬间封进了棺柩。雷纳明白所见之物是不正常的，但是却没法忽略。

雷纳能记起过往的很多事。他大致能勾勒出自己来激流堡之前的基本生活面貌，甚至记起了失去意识之前是在东瘟疫，和自己说话的最后一个人叫乔贞，是七处的探员，他们之间有过冲突和协作。他试图在记忆中给那名幻觉中的女人寻找确切的位置，但总是不太成功。有时候他觉得那是几个不同女人的集合体。他试图回忆她的脸，但每次的结果都会产生偏差。但最后，他还是在无意识间知道了她的名字。那是在劳伦斯引导的一次谈话中。

“你的名字叫什么？”

“雷纳·马维因。”

“年龄？”

沉默。

“你原来的职业？”

“军官。少校……中校。中校。”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沉默。

“生父的名字？”

“不知道……但他是布匹商人。”

“组建家庭了吗？”

“我结过婚。”

“妻子叫什么？”

“克瑞西达。”

雷纳说出了他从来没有回想过的音节。没有片刻的犹豫和停顿，如同每天太阳从静谧的海平面升起，瀑布总是冲刷入同一汪深潭一般自然、合情合理。在说出口的一瞬间，他就对它产生了无比的熟悉感。比自己的双手更熟悉。比燃起木柴的火焰更熟悉。比流浪者梦中的家乡更熟悉。克瑞西达，水晶(crystal)的一个变体。克瑞西达。他感到意外，不是因为这名字本身，而是因为不明白为什么迟至这一刻才回想起来。

“她是我的妻子。”他补充说。

铁栅另一侧的劳伦斯似乎对这个多余的说明感到不快。他低头看看手里的资料，翻过两页，显露出明确的不耐烦；他没有继续发问，便离开了。

雷纳仍然不能确认幻觉中的女人就是克瑞西达。他记不起她的脸，想不起和她之间的事，并且承认他和这个名字实际上还是脱节的。除了对音节本身的归属感之外，他一无所知。他感觉不到从常识角度来说对妻子应产生的感情。他只能按逻辑推断，他和她是相爱的，但这样的推断就像从湖面观察底部的水藻，用眼睛看得很真切，但是把手探下去却无法准确地碰触到。唯一明确的回忆是，他曾经和克瑞西达通信。不是偶然一次，而是长期持续的过程。他假定克瑞西达，他的妻子，是爱他的。至少曾经是。这不会让他更好受，但至少能让他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普通人，即便他明白自己的身体和失去意识之前已经有太大的不同。

墙上的锁链、蛆虫、血液都消失了。有人打开门，把雷纳带出去。“到时候了，”那些人说。眼前的走廊上曾经出现妻子的幻影，但现在只是他熟悉的地下过道。穿过它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处露天场地内，四周是高墙和卫兵。头顶上照下来强烈的阳光，耳边响着海浪声。现在，雷纳已经熟悉这一切了。而在他刚刚恢复意识的时候，他曾以为天空、海水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展现在自己眼前，而退化为永恒的谜团。

高墙之外是.....就是“外面”而已。雷纳不知道自己身处于哪片土地，他相信自己在失去意识前也没有来过这里。

雷纳右侧一个高台上坐着劳伦斯。图沙不在场。有时候雷纳觉得，图沙比自己受到的行动限制还要严格。在劳伦斯身边，是加林王子。雷纳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知道虽然他并非自己的“医生”，但是却常常观察他。加林会在栅栏外盯着，一边啃咬拇指边缘，一边喃喃自语。“你不能辜负我，绝对不能。”雷纳曾听见他这么说，但是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在场地中央有一只食人魔，体型远超大部分同族，二十多个身体强壮的囚犯环绕在旁，死死拉住束缚他的铁索。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只要铁索一松开，他当即会把那些囚犯一个

个踏得粉碎。正因为食人魔的蠢笨，它们对屈辱完全没有容忍度，更不用提这屈辱的施予者是渺小的人类。

有人把一对双剑交给雷纳。阻止食人魔的复仇，让劳伦斯观测，加林欣赏，就是他要做的事。这不是他第一次做，也不是最后一次。虽然对失去意识前的战斗经历没有印象，但他知道，过去的自己绝对没有这样的能力——而这很可能就是当初会在东瘟疫失去意识的原因。

雷纳仍然不能说了解自己是谁。他也不知道劳伦斯和图沙对他做了什么。所有痛苦的医学过程都挺过来了，哪怕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些。当他握紧剑的时候，城墙上的卫兵都举起了弓，雷纳因为这景象而厌烦，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逃跑的意愿。暂时还没有。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他在了解自己是谁之前，并不想逃到未知的世界里去；而从最实际的角度看，则是因为两点：一，他离不开那些药品。二，如果不能驱散折磨自己的幻觉，那么至少可以通过挥剑减轻痛苦。这和过去的雷纳·马维因中校无关，和克瑞西达是谁无关，他现在只是不得不去杀而已。他需要它。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误杀几个逃窜的囚犯，但不会有人指责他的。

当看见有一群群的蜘蛛从食人魔背后爬到手臂上的时候，雷纳按紧了面具。

## 4

从一开始，乔贞就知道加林王子并不欢迎自己的到来。

作为一国之君，加林当然能在迎接七处重要人物的时候表示出适当的礼节，但那只是程序上的——他甚至没办法维持一个自然、自信的笑容。他在走路的时候，胸膛尽量挺起，但是双手却摆动得过快，在客厅里也不卸下的甲冑则太过自命不凡，强行给他人灌输着一个奋战不息的印象。他这样的态度不仅针对乔贞，而是延伸到周围所有人身上，包括送茶水的仆人。作为极度缺乏外交经验，还要长期和食人魔、盗贼分享家园的王子，加林如同孤岛的统治者，以最铺张的方式表达极不适当的尊严。

而他之所以不欢迎乔贞，还有更明确的原因。以充满热诚的信件请求老人前往激流堡视察研究成果的人是劳伦斯，加林只不过在附信里表示认同这项安排而已。按照老人的资料，加林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享用到成果的人——拥有他的“无畏骑士”，而劳伦斯则更希望完美品首先让马迪亚斯所用。七处人员的到来，在加林来看，指示着事情也许在朝后一个可能性发展。在两人的对谈中，他也丝毫不掩饰这点。

当时在客厅里，加林显然完全没有碰触一下自己身前茶杯的意愿，甚至还要身子后靠，避开茶水的热气，仿佛这一点提神点的凡俗生活物质也会有损他为国捐躯的决心。

“我早已猜想到肖尔大人年事已高，不会亲自远行，”他说，“但是为什么马迪亚斯少爷也不随你同来？”

“马迪亚斯正在处理大量关键而又繁重的工作，并不适应在此刻离开暴风城。”

“我理解，理解。作为一个要负起责任的继承人，这样是正确的。可是，既然此行的目的是要让马迪亚斯查看应当属于他的成品——”

“我将代他对情况作出初步估计。”

“这么说，七处并没有决定这次就让你把成品带回去？”

“不。作为消耗了大量心血的计划，自然也要谨慎对待。”

乔贞很节制地暗示了“这次不带走成品但不等于就会留给你”，但加林并没有察觉这一点，或者说他只是不关心。“我明白了，”他微笑着拍打了一下自己的拳头，首次表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哪怕这喜悦不是会消除他人戒心的明朗之物。

“说起来，乔贞先生，你说你在七处的职位是……”

“直属探员。”

“这听起来不像地位很高的……我是说，你代表着肖尔家族前来，随行的只是下人，在此行中拥有独立的决定权。想必要对七处有非常了不起的贡献，才能得到执行这项任务的权利吧。”

乔贞并不理会加林的刺探。“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劳伦斯？”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无礼，但是劳伦斯正在休息，我想还是不要太早去打扰他。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直到三小时前才回到他的房间。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协助我们走近目标的最关键人物，保证他精密的头脑能够健康运作是极重要的，所以请你谅解。”

“没什么。我们都知道劳伦斯对七处所抱有的诚意和敬意。”

“只是当他知道肖尔家族的人并没有亲临，难免会有不满。到时候还请你……”

“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在乔贞看来，加林希望劳伦斯多多休息养护大脑的态度是真实的，但这并不等于他的确从个人层面关心劳伦斯。他至多是一个看似心软的奴隶主，用表面上的慷慨给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和睡眠，但也就到此为止。关于加林会在这一次任务中成为重大阻碍的先期判断是正确的——即使用高昂的价格赎走奴隶，奴隶主仍然会心怀不满，甚至尽量把奴隶折磨成半死才交货。

“我了解一个问题，加林王子。在这几年的研究中，劳伦斯消耗了大量的尸体——尸体，而不是原体，它们大多来自于瘟疫之地、避难谷和激流堡的战场。事实上，能方便地得到尸体，正是此地适合送葬人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劳伦斯主要是如何利用它们？”

“这个问题劳伦斯可以给你更精确的解答。”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比如……测试药物，器官移植之类。我了解得不多。”

“我听说你们也将它们用作食人魔和野兽的食物。那些为了测试试验品战斗力而蓄养

的食人魔和野兽。”

乔贞早就知道尸体的应用方式，他只是想观察加林的反应。他继续说：

“我知道，他们是尸体。但他们生前是联盟的战士。而那些激流堡战场上的尸体，曾经是属于您的战士……”

加林打断了他。“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让七处的人不快。但是，我想指出两点：一，这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敌人的尸体，比如罪恶的辛迪加成员。对他们来说，埋身于兽腹是适宜，甚至仁慈的惩罚。二，真正的勇士是渴望着死后也能为国家做出奉献的。让遗体平静地在大地里分解，并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在我看来，目的和结果都比过程重要，所以哪怕消化于野兽肚腹这件事听起来有多么让人不快，它仍然是必要的，崇高的牺牲。在这一个观点上，我相信自己能 and 七处的各位能达成共识。”

这个回答流畅得出乎乔贞意料，和加林王子先前过于笨拙的情态表达很不符合，看来是早有准备。话虽如此，这仍然是一句冠冕堂皇但是荒谬无力的视角选择争辩，因为第一点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喂食”本身的残忍和惩罚性质，和第二点完全矛盾，就像在说死刑可以在结束一个人生命的同时让他得到新生。

“尸体的消失在外界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乔贞说，“我听说了西瘟疫的抗议事件。一小群人联合起来，寻找他们亲人的下落……”

“乔贞先生，请问你的意图是什么，在道德上谴责我？恐怕你没有这个权利吧。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双方的合作项目。如果你不把立场摆正的话，我们之间的交流说不定会很困难。”

“……不，请听我说完。我主要是想问问您对这事有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就我所知，这个小抗议团体的领导人——一位女性——已经来到了避难谷地。据说她有意进入激流堡进行调查。”

乔贞还在暴风城的时候已经听到了瘟疫之地抗议事件的风声，来到阿拉希高地之后，确认了那个女人就是克瑞西达。他记得那位女子；敢于直接向他询问丈夫雷纳下落的人。她能够坚持到这一步，丝毫不奇怪。虽然当时乔贞用冷漠的态度拒绝了她，但这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确实无法解释雷纳发生了什么事，对克瑞西达的询问表示出关心只会让她困惑而已。何况他又该怎么说？“死亡骑士把他打下了悬崖”？或者是“他为了寻找婚戒而疏忽了敌人的存在”？

唯一能肯定的是，乔贞现在比几年前更不愿意见到她。这不仅仅是会对她无话可说的问了。

“处理措施？”加林说。“不，直接的措施还没有，但我还在考虑。她的抗议行为，不是不可理喻的——当然也不能就这样听之任之。”

“那么您还是认为应该处罚她的了。”

“视乎她造成的危害决定。老实说，我现在对她在避难谷地的行为确实有些担心，听说她和个别军官关系过于密切。她无视大局的抗议已经动摇了瘟疫之地的军心，我不希望阿拉索的勇士们也遭遇流言蜚语的不良影响。说起处罚……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我会判决对她施以绞刑。听起来很无情，但为了大局，预防她可能造成的危害，这样做是值得的。”

乔贞意识到自己选错了话题。掌握了雷纳资料的劳伦斯，应当知道克瑞西达是谁，乔贞主要是想探查一下加林是不是也知道。但现在看来，这件事引起了加林过多的注意。他对这个问题似乎也有所准备，仿佛早就准备好了他需要用来实施处罚的绞刑架。

就在这时候，一名护卫进屋对加林耳语了几句。加林站起来说：“非常抱歉，乔贞先生，虽然就这样中断我们友好的交谈很是无礼，但现在我需要去见一位刚刚到达激流堡的客人。我和此人之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要处理，所以很快就会回来。”

“时间是您的，加林王子。那么我就在这屋里等待。”



“虽然还不能见劳伦斯，但我回来之后，就立刻带你去见我们的巨魔合作者。我倒很惊讶你到目前都没有问过他。”

加林离开后，乔贞注意到了墙壁上的一副大型油画，内容是处于构图中心的加林王子正在和食人魔与辛迪加奋战，并且处于上风。他回想起来卫兵在耳语的时候，加林所表现出来的神情：同时包含着慌张和兴奋。他还注意到加林当时短暂地瞥了他一眼。

## 5

歌洛卡端着重新做好的饭菜，在卫兵看管下前往走道尽头的小房子。一直以来，这走道的狭窄就很像剥下来的树叶筋脉。她和卫兵，有着血肉的实体，是叶脉中流动的养分。白日里，只有一小节时间段——下午两点二十到三点——阳光可以直射进来。这是万物普照的太阳的极限。而气息奄奄的月亮则几乎永远没有把银亮的触角穿刺进来的机会，只能无奈而狂躁地刮擦两侧高墙的顶端。歌洛卡脑袋里想着一个人：刚才撞上的女子。此人害得歌洛卡要重新把饭菜做过一次。她应当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因为她穿得像行脚商人的老婆，眼睛像看守幼崽的母鹿，诚实而警觉。她身后也跟着一名卫兵。歌洛卡方才在城堡之外，看见自己几年前短暂住过的房间的窗户在紧闭半年之后又打开了，便知道有人住了进去。也许就是那个女子。那是加林王子专门用来软禁人的房间，但歌洛卡并不为那名女子怜惜或者担忧，毕竟人人都有自己的事要管顾。

在小房子面前，一名女兵把歌洛卡端着的盘子接过来，搁在旁边的平台上，然后对她搜身。三年以来，一直都是这名女兵负责做这件事；对人体最枯燥而精确的接触方式，搜身者的手变成类似于熨斗和规尺的事物。三年以来，这无限重复的搜索过程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三年以来，她们俩都这样开始交流。

“为什么今天晚了？”在拍打歌洛卡腰部的时候，女兵说。

“路上让人给撞了一下，东西全洒了，只好重做一次。”

“没事，他不会在意的。”

“你是指什么？直接让他吃洒地上的，或者是让他比往常晚一点吃东西？”

“后面那个。不过，只要你不告诉他饭菜都洒过，他也不会是在意的。”

“……不要那么肯定。”

“进去吧。”

女兵打开门，歌洛卡重新端上饭菜进屋了。随从她的人留在外面。

“我要关门。”歌洛卡说。

“等一下，你……”

歌洛卡直接用脚尖把门顶上了。和这名女兵三年以来的古怪交情让她有资格这么做。然后她转过身，看着图沙。他躺在屋子角落的石床上，面朝里侧。墙上延伸出的一条铁链穿过石床床头的洞孔，连接着套在他脖子上的铁环。房屋中间有一张矮桌，没有椅子，角落有一个便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劳伦斯不允许图沙拥有任何可能成为武器的东西，也不能把任何实验资料带回来。图沙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继续工作，但那只能在大脑中进行，不能笔和纸——为了预防资料外泄。

“吃饭了。”歌洛卡把东西放在桌面上。那桌子如此之小，她把双手放上去的时候，两边手肘都会悬挂在桌面外。

图沙翻身起来，铁链的长度刚好够他坐到桌子前。他盘着腿，双掌搭在膝盖上。

“今天晚了点，”歌洛卡说，“刚刚走出厨房的时候洒了一次，所以重做……”

“有什么关系。”图沙说。“又没有洒在泥潭里。舀起来还能吃嘛。”

歌洛卡有些气愤，不仅仅因为这印证了女兵的看法。即便她知道自己厨艺很不怎么样，但对于一个厨师来说，最悲惨的就是顾客根本不关心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味，甚至新不新鲜。

“如果我们对吃东西的要求也像你这么低，”歌洛卡说，“那吃不饱的穷人至少要少掉八成了。”

“人类的身体太娇气。”图沙把一块肉放进嘴里。

为了不让门外的卫兵听明白，他们一直很小声地说话。

于是接下来，歌洛卡沉默着图沙吃东西。她总觉得那脖子上的铁环有可能让图沙噎着，虽然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铁环明明是死的，形态固定的东西，但它总是给人一种会出其不意收紧的错觉。它不会致死，但是看上去远比较死犯人的绳套更咄咄逼人。经过三年的搜身，歌洛卡早就适应了这无聊的程序，但她始终无法适应一个遭受束缚的人吃东西的景象。享用食物是面向生存的释放，不应该和封闭的锁链结合起来。

“今天加林带乔贞来见我。”图沙边吃边说。

“什么？”

“我说，我和乔贞见面了，歌洛卡小姐。”

“谁？”

“乔贞。”

歌洛卡皱着眉头看了看脚边，然后说：“喔，七处那个男的啊。”

“你看起来一点不兴奋。”

“为什么我要兴奋？”

“人类女性难道不是喜欢意外性吗？所谓的‘惊喜’。”

“.....前提是要让我高兴得起来。那家伙显然不合这个条件，何况我都忘记他的长相了。”

“喔，那算了。”

图沙不再说话，继续吃东西。

过了半分钟，歌洛卡说：“然后呢？没了？”

“你说你不感兴趣。”

“我是对他个人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怎么找上你了。估计不是什么好事吧，七处的人。”

“咳。”图沙喝了一口水。“对比我们现在的境况来看，七处也算不上多险恶。”

“得了得了，快给我讲讲他。”

“他比原来老了一点。”

“.....你故意找我麻烦？”

“不，没有没有.....这些外貌变化很有象征意义，因为他现在不再是那个在藏宝海湾逃来窜去的匿名探员了。他得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次是代替七处领导人来考察我手头这项研究的。”

“那他和加林是一伙的了。”

“也不是这么说。情况比较复杂。”

“他和你说了些什么？”

“那番对话倒是很有意思。几年前在藏宝海湾，我就觉得和他说话是有意思的事，现在这感觉又加深了。他一走到我跟前，就老练地装出一副面对陌生人的样子，我呢，当然也接受这暗示了。虽然加林在整个过程中都在场，但他应该没有察觉我俩原来是认识的。”

“没什么好奇怪的。加林是猪脑袋。”

“他对我参与这计划的过程很感兴趣，还费尽心思打探我的态度……基本上我对他说的都是事实，当然是在不引起加林太多注意力的情况下。老实说吧，歌洛卡小姐，几年前我只觉得他很有趣，别的没什么，但是现在，我想该多多少少提防着他。毕竟，如今的他一声令下，我们俩可能就保不住命啊。”

“既然情况是这样，那我有理由比几年前更讨厌他了。”

“不过，我也打探了一下他。我故意对加林喊，‘今天晚上让歌洛卡早点儿送吃的来’。乔贞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问起你来了。加林王子只能告诉他，‘歌洛卡是一个图沙当作人质带到这儿来的女人’。当时乔贞的眼神真是有趣极了，他很明显地怀疑这个说法。他问加林‘为什么要把一个不知能不能保密的女人留那么久’……先别气恼，歌洛卡小姐，他这语气明显是故意的。加林指着我说，‘是他的要求’。乔贞看着我，没有继续问，只是说了句‘难以理解。我不想在这无聊的事情上花时间，还是谈回正题吧’。你看，在这里停下来是很明智的，因为他已经了解了你的现状，如果再挖下去的话就会引起怀疑了。”

图沙在引用乔贞言语的过程中，一直模仿他的声调。可惜巨魔在这类事情上很无能，所以在歌洛卡听来仍然只是一个嘴里塞满食物的老巨魔的抱怨。

外面的卫兵在敲门。“吃完了吧。”他说。

“就来。”歌洛卡说着，叠起已经吃空的两个盘子。

“歌洛卡小姐。”

“什么？”

“让乔贞把你带走怎么样？”

她的动作停住了。“……你说什么？”

“我暗示一下乔贞，让他带你离开这鬼地方。”

歌洛卡沉默了一会儿。

“你怎么知道他愿意做这种事。”

“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的。他很高兴你还活着。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乔贞现在权力那么大，一定有办法……”

“这件事早就定下了。”歌洛卡从图沙手里抢下了最后一个盘子。“如果你不能走，我也不走。”

“我们以前有讨论出这样的结果吗？”

“反正这次是说要不要让他带我走，决定权在我。假如谈的是先让你离开而不是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歌洛卡端着盘子回到门边，然后说：“快开门。我要回去。这里臭死了。”

门一开，歌洛卡就快步跨出去，让卫兵差点以为她要逃跑。他追上她，抓住她的胳膊。

“你做什么。”歌洛卡甩开卫兵的手，三个盘子中的两个掉落在地。那是木盘子，摔不碎，在地面上转了两圈就安静下来，于是歌洛卡把最后一个也往地上砸去。盘子在地面上弹开，环绕小半圈后回到她脚踝边倒下。她又想去踢，但是卫兵再次抓住她的手，把她往后一拉。

“不要没事撒泼。”卫兵说。

歌洛卡很气恼。*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从来没有人明确说过为什么图沙要求当初的“人质”每天给他做饭送饭，但她心里清楚得很：这是唯一确保她活下来的方式，简单却有效。如果图沙要求天天见到歌洛卡，加林就没有对她下手的机会和理由；为了寻求图沙的配合，这点妥协他还是做得出的。她完全是因为图沙才多活了三年，也许以后还能继续活下去，但现在图沙打算提供另一种形式的帮助，她却不乐意了。道理上讲不通，气恼更是毫无理由，这些她都明白；但她就是没办法背叛自身的感受。

*不要把我当成货物一样，可以随意由你们传递来传递去的。图沙，我至少要还给你三年。*

## 6

在和图沙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乔贞才有机会见到劳伦斯。这名六十余岁的男子在进屋的时候毫不掩饰自己的警觉；他站在原地打量了一下乔贞，才走到屋子中央来。经由加林介绍后，他们三人在圆桌周围坐下。

“乔贞先生，”劳伦斯说，“这样说可能会有所冒犯，但我原先确实以为肖尔大人或者马迪亚斯少爷会亲自前来。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交流，也为了您这一趟来得值，我非常想知道肖尔大人有没有给您什么准确的指示……或者这样说，您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的态度？”

“你多虑了。我并不是代替肖尔大人来对这项研究做最后的裁决，而只是考察，并且把所见客观地记录下来，带回七处。”

“可是那样仍然表示肖尔大人会完全相信你的报告，不需要第三方来监督。”

“是的，”乔贞说，“如果你非要这么想的话。”

“明白了。请别误解，我对您没有任何不敬，只是很惊讶您竟然能得到肖尔大人如此的信任，想必是在这几年内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吧。当您还在藏宝海湾的时候，也许还没有料到……”

“藏宝海湾？”加林说。“乔贞先生也曾经留在那儿？”

“因为工作原因，在藏宝海湾呆过一段时间。”

乔贞看着劳伦斯，揣摩他是否故意提起这个地名。在加林面前，乔贞隐瞒了自己见过图沙的事实；而劳伦斯对乔贞和图沙的过往接触有一定了解。如果劳伦斯立刻在加林面前指出乔贞的隐瞒，那么这一次任务会有一个非常难收拾的开局。更何况，乔贞也觉得自己的刻意回避太明显了一点。

幸运的是劳伦斯没有继续追究——也许是因为他对这个话题兴趣不足。他嘴角稍微翘了翘，做出一次响亮的呼吸，暗示自己已经会意，甚至还有一丝宣告得胜的意味在其中。乔贞立刻坚信，当初在老人面前作出的“还没有任何人完全压制住劳伦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劳伦斯此刻的态度不仅是警告他，也是对加林的轻蔑和忽视。

“那么，”劳伦斯说，“您要现在去观察我们的研究成果吗？这应当是您这次考察的关键内容。”

“我当然希望越早见到他越好，但不是现在。在这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看法，关于个体的完成度……”

“直接用您自己的眼睛确认不是更好吗？”劳伦斯说。

有些得寸进尺了。劳伦斯用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小指顺序轻敲桌面，乔贞看出来它们都是假指。毫无疑问，现在的劳伦斯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这不奇怪，因为他连共同协作了多年的加林和图沙都没有表示出信任，乔贞就更没有理由例外。

“你要弄明白，肖尔大人命令我考察的是计划的整体，那同样也包括你的看法和态度。这就好比调查谋杀案，就算有铁证，并不等于就可以忽略证词。所以，不要干涉我选择的工作方式，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那肖尔大人也会知晓这类行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只考虑怎么配合我的工作，而不是通过随性的看法来从中挑刺。劳伦斯，你要记住：我这样行事是出自于肖尔大人的意愿。”

劳伦斯身子稍微往后靠了靠，左手大拇指翻起来又放下。“我明白了。很抱歉，乔贞先生。”

“我们要讨论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加林王子说，“但是还未开始，两位就对立得这么厉害了。在这样的情绪下，头脑是不可能清晰的，所以看在我的份上，也为了事情能顺利，请两位尽量平和一些吧。”

加林王子的话起了作用，虽然这作用更多的来自于他的身份。对乔贞来说，只有劳伦斯一个人敌视自己就够了，所以他对王子道了歉，就语气平和地催促劳伦斯阐述对于个体的看法。

在劳伦斯的长篇阐述中，乔贞恍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他尽力要把“个体”和“雷纳·马维因”连结起来，但却屡屡不成功。抗药性。剂量。不良反应。手术结果。数据，数据，数据。毕竟医学知识不是他的长项，所以消化起来有些吃力，而且他发现加林王子也是同样。不过加林要激动得多，每当劳伦斯提到战斗测试成果的时候，那一个个字符就像滑过身体的冰凉水珠一样，让他振奋起来。

“那么，他的自我意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乔贞说。

“看来您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劳伦斯说。

“这一直就是我们所有人在关注的核心问题。”

“我得承认，对我来说情况未必如此。我关心的是这项研究能达到的最大可能性。这可能性的边界在哪，必须无止尽地摸索下去，所以在现阶段，很难说我对个体的意识有什么具体要求。”

“没有具体要求？”加林说。“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说的，劳伦斯。”

“加林王子，我想作为学者，思维会随实际研究情况而更新是基本素质……”

“我给你提供地点，尸体，药材，不是为了让你追求什么学者的基本素质，劳伦斯。自从涉及这件事的一天起，我就把态度说得很明白：我需要的是强大、不畏死亡、至忠至诚、知晓礼节的勇士，这也是你允诺会提供给我的。”加林转向了乔贞。“乔贞先生，当初和七处的协议是，我将在实验成功后得到第一批成品。而现在，你们的学者在混淆‘成功’的定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不可能无止尽地支持你们。”

乔贞有些为加林的突然反应感到意外，但明白这样的表现是合情合理的。劳伦斯显然太注重和乔贞之间的斗争，而忽略了加林。事实上加林现在才是最有资格给“实验成功”下定义的人，毕竟研究者、一切资料和个体都在他的领地里。

“请冷静，加林王子。”乔贞说。“虽然劳伦斯有他从研究者方面所做出的考量，但是我可以代表肖尔大人说：您对成品的看法更接近我们追求的理念。而关于您的酬劳，请放心，我们不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言而无信。更何况给您提供第一批成品，不仅有利于阿拉索王国的复兴，也有利于东部王国的整个战局。”

“你们要教明白这家伙到底应该做什么。”加林看着乔贞说，但手指却指着劳伦斯。乔贞能看出劳伦斯在尽力自我抑制。

“总之，还是谈刚才的问题吧，关于个体的自我意识。请继续。”

劳伦斯张开嘴好一会儿，仿佛在等待合适的词汇随着空气微粒飘到舌头上。“如果非要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他说，“这词就是‘再生’。个体曾经失去意识，濒临死亡，但他再生了——不是以婴儿的形式，而是以成人的智力和理解力，重新出生在一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上。他有一些过去的记忆，但那对他来说就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般无法捉摸。他本能地记起一些亲人的名字，但是没有体现出和他们的情感联系。”

“那么，到底能不能说他有感情？”乔贞说。

“他至少拥有‘恐惧’这种感情。至于别的，暂时没法确定。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在重新学习这个世界，就像婴孩不会马上了解亲情、爱情一样。”



“对王国的忠诚，荣誉感，这些东西他能学会吗？”加林说。

“当然可以，但我认为不应该过早灌输这些高层次的感情。加林王子，您可以放心，他学得很快，毕竟他的智力甚至是超过常人的。”

“假若要让他像过去的送葬人一样，对特定人选绝对忠诚.....”

劳伦斯打断了乔贞。“在现阶段就可以做到，当然需要修改一下相应的医学程序。这也是我和图沙的工作重心之一。”

有成年人的自我意识，但是在重新学习这个世界——乔贞对这个概念没有好感。他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哪怕这作法不太谨慎：

“他有没有可能恢复成失去意识之前的样子？”

“理论上有，”劳伦斯说，“但没什么意义。如果放任个体不断学习下去，而不对他吸收的东西加以控制，那么他是有可能无限接近于失去意识前的本人的。我们应当尽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没错，”乔贞说，“否则一切努力就会白费。”

最后，乔贞决定明天去见雷纳，因为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他还有别的事要做。加林先行离开了，自称要视察城堡重建情况，而劳伦斯则追上了还在走廊上的乔贞。

“什么事？”乔贞说。

“真是失态，”劳伦斯说，“让你见到我和加林王子的不和。”

“不用介意。他为我们白出力这么久，抱怨一下是应该的。”

“你说‘我们’？”

“有什么问题吗？”

“刚才的会议上，你的‘我们’好像只包括你和加林王子。乔贞，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我代表七处。你呢？”

“我为肖尔大人工作。”

“那么我们之间没差别了。肖尔大人就是七处。”

“可是，我的研究者本能只是属于我自己的。”

本想离开的乔贞停下了步子。“你想表达什么？”

“我需要得到支持。我有我的目标。如果你们对我的目标不感兴趣……也许有其他人感兴趣。”

“至少我现在对你的话很感兴趣了。”

“我是说，在到这儿来之前，我为拉文霍德工作。现在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那是一段非常愉快和短期合作……”

“不要自找麻烦，劳伦斯。”

“我说过了，我只是想得到支持。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热忱。”

劳伦斯说完之后，立刻转身走开了。一时间乔贞有些想赞扬劳伦斯的大胆——似乎这名学者有足够的后盾使这大胆不至于退化成鲁莽。

## 7

第二天乔贞按照计划去见雷纳。在进入通向那铁屋子的走廊前，他让护卫拦下了打算随行的劳伦斯。

“我和他单独见面。”乔贞说。“不需要有任何人在场。”

“这样是不符合规矩的，”劳伦斯说，“我需要保证他情绪稳定，而且你的行为也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问题就在这里。单独见他的意义，就是我需要获得完全不受第三者影响的直接印象。”

“如果出了什么状况，你负不起责任。”

“先不提我，你不能永远做他的保姆。假若他以后回到了七处，就更没法整天让你盯着了。留在这儿不要动，或者回去睡觉，劳伦斯。”

劳伦斯还想说什么，但是乔贞已经转身往里走了，把护卫留在身后。也许这次来激流堡乔贞有许多不利条件，比如劳伦斯知道他和图沙之间的联系，但幸好还没有人对他和雷

纳之间的过往做出联想。乔贞明白，如果不考虑年龄和经验，马迪亚斯远比他更适合这次任务。

——也可能老人正是考虑到他和图沙以及雷纳的联系，所以才交付任务。乔贞不打算在这个可能性上做过多思考。

眼前是一条窄小的走廊，通向一扇铁门。这就像两道高墙之间的过道通往图沙的住处一样，只是更为局促、黯淡。墙面高处的一排窗户把一束束淡褐色的光抛在地面，就像一整列死刑犯的脚步，牵引着乔贞走向再生者的墓穴。空气中并没有预料中的臭味，而是极其平泛苍白，雾气一般的味道。

乔贞在铁门前停下了。洞开的门是希望和前程，而紧闭的门则是硬生生截断两个世界的暴君。这扇门上有三把锁；你需要一把锁来锁住宝藏，但是却需要三把锁来禁锢死人。乔贞用劳伦斯的钥匙打开了三把锁。在推门前，乔贞产生了踏进这条走廊以来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犹豫。他并没有准备好该怎么去观察，该怎么去说，一切都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他如何对所见物产生反应，也是实际情况未确定的一部分。他为这未确定性而犹豫。随后，他推开门，走进去。

他本以为会见到“送葬人”，但却一眼就认出了坐在屋子后方的雷纳。没有故作声势的面具，没有咄咄逼人的黑衣——至少这一刻没有。雷纳在看着他，就像任何人会对突然闯入自己房间的陌生人所做的那样。

现在乔贞眼中的就是雷纳的脸。他的眼睛，鼻子，下巴，都在昏暗的光线下和乔贞记忆中的印象重合了。也许肤色略有改变，但他还是他——单从外貌特征来说。乔贞还没有机会考察他的人格，但光是在神态这一表层部分，他就感受到了陌生感。缺失的关键物是过去的雷纳自信而自然的微笑，仿佛哪怕环境再严苛，他也绝不相信有什么艰难时日在前面等着；而眼前的再生者，显露出的则是未知和警觉。乔贞猛然回想起当年雷纳向他展示染血的士兵制服时，那隐忍而坚决的愤怒；如今的雷纳，必然不能理解那样的愤怒为何物。

据说是为了不让雷纳产生遭到奴役的感觉，劳伦斯并没有用铁链限制他的行动。实际上一两根铁链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假若劳伦斯的个体战斗报告是准确的话，更何况控制他的关键方式是药物。乔贞注意到了雷纳手上的缝合线，但光凭外表，无法判断出眼前的人拥有据称超过送葬人的战斗素质。当发现自己突然在考虑“个体杀伤力”的时候，乔贞连忙把思维放回当前。

“你是谁？”雷纳说。比起外貌，他的声音变化得更多。

这个问题把乔贞进一步推离现实。雷纳说这句话的方式，和多年未见忘记对方之后的问话不一样，因为遗忘和未知并非同一事物。

“有没有听说过军情七处？”乔贞说。

“我应该回答你的问题吗？劳伦斯说……”

“我们的交谈是自由的。劳伦斯不是你的支配人。”

“军情七处这个词，我记得，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也听他们说过。他们不是说给我听的。”

“‘他们’是谁？”

“劳伦斯和图沙。”

“你觉得劳伦斯和图沙怎么样？”

“他们提供药给我。我需要那些东西。你还没有给我解释军情七处的意思。”

“那是一个……和你目前的状况联系很紧的组织，主要做情报工作。我就来自七处，名字是乔贞。”

“我是雷纳·马维因。他们是这么叫我的。”

“我知道。”

“你叫乔贞？”

“是的。”

“你认识我？”

这个问法引起了乔贞的注意，但他决定暂且谨慎一些。“你刚才自报了名字。”

“我是说过去，失去意识之前的我。因为我记得你。”

资料上没有这条。“我们曾经一起工作过。”乔贞说。

“我记得……在一个……四周有很多废墟的地方。我们在战场上。我们一起做了一些事。”

乔贞明白他想说瘟疫之地，但显然没有抓住该地的关键特征。“是的，我们有合作。这些事是劳伦斯说给你听的？”

“不，我自己记起来的。我没和他说过。”

*他还会对劳伦斯隐瞒事情。*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不知道。”

“我问你想还是不想。”

“不大想。”

乔贞想，这个回答表露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这次会面比想象中要平稳得多，也许也正是因为这消极的存在。带有感情的消极是冷漠，而雷纳并不冷漠——他的感情表达还没有达到这层次。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誰？除了名字之外。”

“我过去是个军官。中校。”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醒来。劳伦斯说我是‘再生’。他说需要经过很多步骤才能让我恢复正常。”

正常的定义是什么，能吃饭能睡觉？能像常人一样思考？总之不会是“像过去一样”。劳伦斯仍然在对雷纳隐瞒这一切实验的目的，这倒不出乔贞预料。雷纳说出这些话的语气，也不表示他盲从于劳伦斯；也许他只是暂时还不知道更好的了解自我的途径。

乔贞沉默了一会儿。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说明白：你是一个人。劳伦斯把你当作实验材料，希望能按他的意思摆弄你的意志。人不能这样活下去。但是，他明白自己没有这样说的立场。他代表的是七处。没有七处也就没有当下的雷纳。对雷纳来说，世界尚且未知；而对他周围的人来说，雷纳也是一个蕴含危险性的未知。

“他们给你开刀，注射药物，还有很多别的事。你对这些都有什么看法？”

“我不想回答。”

雷纳有拒绝的意志。乔贞认为他拒绝这个问题是因为自己内心也不确定答案，就像一个人无法回答为什么会一再犯重复的错误。继续从这里挖掘下去，可能会使情况失控，毕竟这涉及雷纳对自身的基本认识，而且可能会引导他把乔贞看作敌人。乔贞打算考察另外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问题。

“我听说你经历过很多战斗训练。”

“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吗？”

“你也说过了，是训练。另外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

“在训练的时候，你有没有杀过什么东西？”

“食人魔和野兽。主要是这些。杀它们是劳伦斯和加林的要求。”

乔贞皱了皱眉头。“你说‘主要是这些’。”

“我也杀人。”

雷纳在念出食人魔，野兽，人三个词汇的时候，没有任何音调变化。一，一，一。三个平等的并列。

“劳伦斯和加林让你杀什么人？”

“不一定是他们让我杀。其中一种人，叫‘辛迪加’，他们让我杀。还有一些应当是囚犯，在和食人魔、野兽作战的时候，他们如果妨碍攻击，就要杀了。我想那些辛迪加也是囚犯，只是为了和我作战才暂时解开枷锁。”

“杀了人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如果过程麻烦的话，会累。”

这个答案完全偏离了乔贞暗示的方向。一个正常人必然会从道德或者情感角度来回答乔贞的问题，而雷纳却只从物理影响来考虑。也就是说，就算他不是没有感情或者道德观，至少这两者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基本的概念。乔贞回想起劳伦斯的话：他在重新学习这世界。

“你是想说我应该觉得难过？不自在？”雷纳说。

乔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鲁莽地给雷纳灌输“杀人即作恶”的朴素道德观似乎不是好的策略。他还需要进一步测试雷纳的意识成熟度。

“这要取决于你和他们的关系，以及你们双方各自对周围产生的影响。具体到你所说的情况……你大概不会觉得难过，但肯定也不会很乐意做这些事。”沉默了一会儿后，乔贞补充了一句。“如果是过去的你，一定不乐意。”

雷纳点了点头，但乔贞并不确定这代表什么意思。也许他只是示意“听明白了”。

“你好像很了解过去的我。”雷纳说。

“肯定要比劳伦斯和图沙了解得更多。”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说吧。”

“关于克瑞西达这个人，你知道些什么？”

## 8

“克瑞西达？”乔贞想再确认一次自己听到的名字。

“是的。”

乔贞并不奇怪雷纳还记得她。关键是他记得多少。

“你认识她。我能看出来。”雷纳说。

“实际上只见过一次面，所以并不了解她个人。但是我知道她的一些经历。”

“那么你应该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乔贞有些惊讶于雷纳的质问语气。他们之间的审视是双向的。

“首先，她……和过去的你关系非常密切。她是……”

“我的妻子。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

“是的。”

“那你还想从我这儿问出什么？”

“我知道她是我的妻子，可是……”雷纳右眼突然使劲眨了一下，仿佛有铁针在刺他的眉尖。“就这么多了。我和她应当一起生活过挺长一段时间吧？”

“是的。你们共同生活了十一、二年。又或者是十年，我不确定。也许对于天底下的夫妻来说，并不是很长，但也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

“何况什么？”

“你们不是自愿分开的。”

他们沉默了很久。乔贞明白自己打开了一扇危险的门：他在暗示雷纳当前的生活状态是一连串迫害的后果。虽然在进屋之前他告诫自己要谨慎再谨慎，但是雷纳的疑问显然超出了他能掌控的范畴。“我和她应当一起生活过挺长一段时间”——迟疑却带着期待的判断；这是雷纳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的记忆。他有个妻子，那么就应当和她长期在一起。两个人。

“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会曾经失去意识。”雷纳说。

乔贞的右手大拇指按紧了食指侧面。这是他最不希望听到的问题——作为七处探员、劳伦斯合作者的他，不希望听到。雷纳对自己现状的本源做出疑问，是直属探员乔贞的失败。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曾经把雷纳视作朋友和战友的乔贞，却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释放感——他一直在等，等着雷纳问出来，但是又不能大胆地去引导，仿佛一个希望信鸽早早飞上天空，但是又按住它的羽翼不愿松手的养鸽人。雷纳的问题把一个关键选择摆在了乔贞面前。乔贞本以为自己是来做一个单方面的裁决：送葬人或者雷纳，但现在他自己也面临着类似的裁决——七处探员或者乔贞。这不是正或误，黑或白那样幼稚的区分。

“我的确知道，”乔贞说，“那是西东瘟疫之地。离这儿很远，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一场战斗中……”

“你当时在场吗？”

“是的，我在场。我们共同对付一个敌人。我们以为已经把它完全打倒了，但却没有。它做出了反击，目标是你。”

“是我疏忽了？”

“是的，你疏忽了，没有躲过它的攻击。那是一名死亡骑士，攻击非常猛烈。”



乔贞本该到此为止，但他却继续说下去。

“我对你很失望，雷纳。已经倒下去一次的敌人再次打倒了你。在战场上这简直是耻辱，我不希望自己的战友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但是你却犯了。这都是为了你要拾回那枚戒指。你松懈了，完全没有防备。只是为了你要找回战斗中丢失的婚戒。”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天知道。一个人丢失了东西，肯定就想找回来，但那也要看时机，总之绝对不能是危险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战场上。你却这么做了。更愚蠢的是，你到最后也没有找回它，至少我没有看见。就算找到了，它也已经和你一起掉进了达隆米尔湖。这就是一切的开始.....是你要负起的那一部分责任。”

雷纳按了按左眼皮。“你说我犯了愚蠢的错误。”

“是的。”

“我曾经是个非常糟糕的军官吗？”

“不，不是。你非常优秀。但人总是会犯错。只是你在关键的时候犯了关键的错误，那就不能原谅了。”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我.....按你的说法，我是为了克瑞西达才.....”

“不，如果真的是为了克瑞西达‘本人’才犯这个错误，那还可以理解。但你还要愚蠢得多，那只不过是一枚戒指，没有它，你也不会失去什么。你非要把它带上战场，结果弄丢了它，又不要命地去找。这是连续三个错误，三个。”

“可是.....戒指是代表着我和克瑞西达.....”

“如果没有克瑞西达，你就不会这么做——非要下这么个结论也可以。”

雷纳突然站起来往前一跨，在乔贞来得及反应之前就用手肘把他压向身后的铁墙。只有在这一刻，乔贞才回忆起了送葬人的力量。只要雷纳愿意，可以轻易压碎他的胸腔。后脑遭到墙面的撞击，他经历了一阵严重的眩晕。

雷纳并没有看着乔贞。实际上从两分钟之前，他似乎就在和自己的眼睛做斗争。他不想完全闭眼，但是也不想用它来看东西。

“劳伦斯从来不说让我不明白的话。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有哪里……不明白？”乔贞试图尽力推开雷纳的手肘。“如果你是一个人，就该明白。”

“你说我是因为克瑞西达而遭到袭击的。那么我应该恨她吗？她是害我的人……”

“错了。事情正好相反。你爱她，你爱她才这么做。人就是这样，不需要解释，不需要。雷纳，现在的你算不上人，因为你竟然说出这么愚蠢的东西来。你为了拾回婚戒而死，但是却说要恨自己的妻子……”

“死？我……死过一次？”

“我们一直都在说失去意识，但那只是假话，雷纳。也许你的心脏从来没有长时间跳过，但却死过了一次，因为现在的你忘记了所有人的基本。这就是死。我不愿这么说，也不愿听到这些，但你确实死过了一次，而且仍然是个死人。你可以活过来，一定有办法的。你可以活过来。”

“乔贞。”

“什么？”

“肩膀上……你的肩膀上有一只蜘蛛。两只。”

“你在说什么疯话？我什么都没看见。”

“不……忘了吧。我只是……”

雷纳放下手，垂到身前，缓慢地后退了两步。

“你说我爱她。”

“是的。只能是这样。根据你过去的行为，没有别的可能。不是每一个丈夫都像这样，但你是。过去的你。”

“我也想过。我想过克瑞西达是爱我的。毕竟，她是我的妻子。你有妻子吗，乔贞？我的记忆里……”

“没有，我是一个人。但那不表示我不懂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克瑞西达……还活着吗？”

“活着，活得好好的——至少就我所知。她在找你。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雷纳，关于克瑞西达我就知道这么多而已：她还活着，而且她在找你。”

“她一定没法找到这儿。”

“不能。她是个普通人，普通人没法进来。”

雷纳坐回了原来的位置。

“乔贞，你说袭击……杀死我的是死亡骑士。那是什么？”

“一种死而复生的怪物。”

“我也是那种东西吗？”

“不，不要这样想。你和它们相差得远。它们已经……没有变成人的机会了。你还有。”

“为什么你想让我变成人？”

“不要问我，雷纳。你想吗？”

“不知道，”雷纳抬起头说，“但我想试试。我想见克瑞西达，乔贞。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可以信任你。所以，帮帮我，乔贞。让我见她。”

加林起初对于乔贞独自和雷纳见面不以为然，但不久之后就开始焦躁起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乔贞隐瞒了克瑞西达的事。如果让乔贞知道了，情况一定难以收拾——不针对具体的事，而仅仅针对加林欺骗了七处的使者。对这个麻烦问题的思考，让加林开始担忧乔贞会对雷纳说些什么。也许他早就知道了克瑞西达在激流堡，只是故意装疯卖傻，并想利用这一点来控制雷纳——一定有这类可能，因为他是七处的人。而劳伦斯……也是半个七处的人。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没有一个人说实话。

在一番毫无头绪的思考后，加林打算去找克瑞西达。也许和她先谈谈，让她在乔贞面前为自己说些好话，才是最安全的策略。可是他已经对乔贞夸口说要绞死她。无论如何，他必须去见见克瑞西达，赶在乔贞之前。

“克瑞西达夫人在哪里？”他询问走廊上的女仆。

“在浴室，她……”

“带我去。”

“可是……”

“你想抗命？”

女仆赶紧低下头，快步领着加林来到一扇棕绿色的门前，把门打开。

加林进了屋，前方是一小截过道。他走到尽头，掀开沾染上了些许水汽的布帘。

克瑞西达站在墙边的浴盆里面，似乎已经洗完了，但是还没穿上衣服。她背对着加林，透过窗格子望着外面。她右手拿着毛巾，擦拭头发。从头顶，到脖颈，到背部的湿发。毛巾擦过的黑色发丝从充满水分的透亮，化为一种更健康的光泽。一粒粒水珠纷纷涌到发梢末端，让毛巾吸收，或者终于滑落下去，滴在因为热水而色调偏红的肌肤上，展开另一段旅程。

加林第一个念头是：在眼前的就是“个体”曾经拥有的女人，但他很快联想到一些别的事。他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但是却不愿意将它们埋葬在回忆里。不是因为克瑞西达的身体，更多的是因为她的头发，她向窗外望的姿态。第一次见到克瑞西达的时候加林就注意到了那黑发，那时他唯一的感想是“很漂亮”，但是当它贴附在湿润的皮肤上的时候——

*不要再等了，母后。不要往外看了，求求你。这样下去父王会发现的。他很快就会来了。不能让他发现啊，母后。我快没办法保护你了。离开这儿，否则——*

水珠翻动的声音把加林的思绪带回当前。他看见克瑞西达蹲在浴盆里，打着抖，尽量遮住身体，用仿佛在暴风雨里发现礁石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克瑞西达夫人。”加林向前一步。

“请不要过来。”

加林皱了皱眉头。他把右手大拇指放到唇边，但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立刻放下了。他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拉上布帘。

克瑞西达的心跳得很快。她想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是却突然感到左腰一阵刺痛。刚才她发现加林在身后，赶紧蹲下来的时候，墙壁的一处小棱角擦伤了她。不多的一点鲜血在水里洇开，像是孤独地漂浮在空气中的红色蛛丝。

## 9

一看见乔贞进入会客室，加林就明白自己的不幸预感成真了。

“为什么您没有告诉我克瑞西达已经来到了激流堡？”

“乔贞先生，你也是刚刚到来，我们之间的正式会谈只有一次，我不希望让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话题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我不认为这件事不重要。”乔贞说。“我的确不指望第一次会谈就能知道所有事。但是据我所知，您是主动把克瑞西达邀请到这儿来的，这就不一样了。难道您有什么针对她的计划？”

“不，完全没有。可是，乔贞先生，你是在责问我吗？这样很无礼。而且你又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如果是从某些应当替我把守秘密的门口挖出来，那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大了，因为这是在做破坏性的情报工作……”

“我的人避难谷地寻找克瑞西达。那儿的士兵说她已经受邀到了激流堡。您自己也明白，这算不得什么秘密。她现在在哪？”

“好好地住在我给她提供的房间里面，甚至还有侍女。”

“那么您是暂时把她软禁起来了。”

“我选择更合适一些的词。‘收留’。她是一个因为失去丈夫而疯狂，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可怜女人。我收留了她。这是为了她好，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不能容忍她在阿拉索王国的战场上也搞出什么联名信的把戏来。”

方才，乔贞尽量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话。他明白不能过分强调加林王子欺骗了自己——在这种总是双向欺骗的交流中，积极地去把对方掩身的盾牌掀开，从来都没有什么好处。他并不因为加林的隐瞒而愤怒；真正让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隐瞒行为如此之幼稚。加林王子要么是有太多撑不起来的信心，要么是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乔贞决定立刻把话题从“隐瞒”移向更实际的内容。

“我完全理解您的担忧。我看我们还是放下这小小的不愉快，来谈些真正有意义的事。”

“有意义的事？乔贞先生，你刚才的态度实在是有些越线。虽然考虑到你的工作身份，也没什么奇怪的。”加林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右肩舒展开来。“不过你的不礼貌起到了作用。至少我现在是没办法回避关于克瑞西达的话题了。”

“您为什么把她邀到这儿来？我们上次会谈的时候，你说有意把他处以绞刑……”

“那只是一个假设。假如她仍然坚持过往的行为，而且造成了无法忽视的损害，那么我在惩治的时候绝不会留情——我就是持这样的态度。现在暂时把她看管着，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她继续做多余的事，一方面是观察她有没有改正思想的可能。”

“如果她放弃一切疑问，决心不再追查关于尸体和她丈夫的一切事情，您又会怎么办？放她走？”

“说实话，如果她做出这一类承诺，我是不会相信的。她通过谎言愚弄大众来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可惜的是，我认为一个人品德歪斜了，就很难纠正得过来。无论她本人怎么因为失去丈夫而痛苦，她现在的行为是把个人痛苦放在了一切问题之上，甚至还要把这些观念灌输给别人。不过，我刚才说过在惩治方面不会留情，但这并不等于我会积极地把她推到绞刑架上。也许寻找一种折中的方式是最好的——防止她进一步造成损害，又不会引起太大的风波。”

“这样的折中办法也许存在，但绝对不是长期软禁。她越是明确地感受到您的敌意，那就越难收场。”

乔贞发现加林的脸色开始不好看起来。

“我不喜欢你的用词，乔贞先生。‘敌意’？我是一国之君，而她无论在做些什么，也只是一名普通妇女。不要说得像我的慷慨行为对她是一种‘冒犯’。另外，你究竟在担心着什么？”

“和您担心的一样，也许更多。她是个体过去的妻子，为了个体的心理稳定，她离这儿越远越好。”

“但是他们不可能见得上面。”

“凡事都有意外。无论如何，这件事必须谨慎处理。”

“既然你这么想，那能不能协助我？”

“协助做什么？”

“我怀疑她没有完全对我诚实。也许她已经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乔贞先生，也许你可以去摸摸她的底细。比如审问什么的，你们擅长的那一套。”

乔贞沉思了一会儿。这听起来像是天大的良机，但是他不能毫无顾虑地就此接受。在与雷纳的那番对话后，立刻和克瑞西达见面似乎是必要的下一步，但前提是这件事没有加林，也没有劳伦斯插手。乔贞觉得自己不应该过早对克瑞西达表现出太多兴趣，而现在立刻对她说出雷纳的事，也太过激进。

“我把您这个提议记下来了，加林王子。”乔贞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安排的。”

虽然来到激流堡还不久，但乔贞已经了解了这里发生的大致情况。在加林和劳伦斯之间古怪而不稳定的同盟关系影响下，一切都是一团糟，仿佛让暴雨冲进杂草堆的烂泥。乔贞认为自己与雷纳的谈话虽然稍嫌鲁莽，但拖延时间也不见得就是更好的策略。除了克瑞西达之外，在决定这次任务应当怎么去完成之前，他至少还有另一个女人的态度要确认。

劳伦斯在自己的房间里抄写东西。他的眼睛在纸页和笔尖之间迅速来回，而笔下的字则越来越潦草。

他说不明白哪儿出了错，但就是放不下心。自从乔贞把他拦在通向个体房间的走廊外开始，他感觉自己仿佛在坏天气里也不得不出海的老渔夫，即便暴风雨没有真正来临，但空气中的水汽就足以让他战战兢兢。乔贞一定对个体说了一些什么——劳伦斯没有推测的根据，但他却一直这么想。

对于那场会面，劳伦斯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方式询问个体，想找出一下乔贞说了不该说之物的证据来，但是却一无所获。按照个体的说法，乔贞只询问了训练程序、用药剂量等内容，最出格的一个问题不过是“你如何看待劳伦斯”。在劳伦斯看来，有两个可能：要么乔贞的确什么可疑的事都没做，要么他正在摆弄十分精密的阴谋，并且让个体撒谎来替他掩饰。劳伦斯知道个体从来就不会百分之百地说实话，但是假若乔贞能指使他大量撒谎来保住两人会面的秘密，那对于劳伦斯来说就是最可怕的事。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人骗他，更是因为有人要利用他的造物来骗他。他不能让个体去做的事，其他人也不能才对。

自从得知老人和马迪亚斯都没有来，而是让乔贞代替的时候起，劳伦斯就明白会出错。初次见到乔贞，他尽力掩饰了自己的不信任感和厌恶。他懂得对于老人来说，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敌人或者朋友，但是允许这么一个曾经隐瞒图沙相关情报的探员来代表七处，还是

超越了劳伦斯的理解力——或者说想象力。这整件事一定哪里不对。也许老人已经失去了判断力；也许自己早就成了老人和乔贞的共同目标。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保护他的研究。为了应付所有意外情况，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就像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

他完成了抄写，把那一小卷纸揣在怀里，出了门。他拒绝了护卫的随行请求，步行半个小时后走进了北城墙附近一间屋顶烧掉了一半的破败房子。在整条路上，他一直左顾右盼，四处迂回，越是在居民少的地方就越小心。

破房子里的角落处站着一个人，身子绷得很紧地往后靠，仿佛要把自己的脊椎推进墙壁的裂隙里。

“劳伦斯大人。”他说。

“不要一副见不得光的样子，”劳伦斯说，“没有人跟着我。”

“我相信这一点，可是……您得比我更小心啊。至少要小心一百倍才行。”

劳伦斯把刚才抄好的一小张纸卷递出去。对方接住了，但手仍然伸着，即便是在劳伦斯往那掌心里扔了五个金币之后。

“大人，这事越来越难做了。上次瓦罗卡尔发现我中途休息的时候离队了。您想事儿绝对安全，最好还是打通他那一截。”

“怎么可能。就算能说通他，这家伙讨要起来可是没有底的。”

“那您就把他的那一部分让一点儿给我。我来承担责任。”

“不要脸的混蛋。”

劳伦斯又给对方加了三个金币。，那人把纸卷和金币都收进口袋里。

“就这样随便放着？”劳伦斯说。

“没事的，又不会有人来搜。”

“这次是什么时候跟着瓦罗卡尔出去？”

“今天晚上九点。”

“给我小心一些。”



“没事的，我办事一向又谨慎又精细……比如，这八个金币我肯定不会带在身上。我怕拉文霍德的人看见我身上有钱，就会什么都忘了。毕竟他们是盗贼出生，信任不得。事情是您的，命可是我自己的啊。”

## 10

歌洛卡正在给坐在镜台前的一名侍女编发辫。在她的窗边有一盆淡紫色的花，阳光里的空气微粒钻进花盆边沿的裂缝，渗入泥土，藏在明亮叶片背面的阴影里。歌洛卡觉得太阳照得背部有些微痒，就用左手拉一拉上衣贴附着背脊的部分，轻微摆动了一下腰部。

“抱歉又要麻烦你，”侍女说，“她们全都忙得抽不出空来，我自己又做不好。”

“反正我空闲时间多。”歌洛卡盯着手指间的一小缕发丝，说道。“你这样打扮是要去哪？”

“陪我家小姐到加林那儿——唉哟。”

“弄痛你了吗？不好意思，我听到这个名字就神经过敏。你家小姐去他那做什么？”

“约会。”

“约会……？”

“我家小姐很高兴，毕竟老爷好多次请求加林王子，才给她挣到这个机会。其实就是相亲。要我说，肯定没戏，所以今天的场面一定会很尴尬吧……”

“这样的事我好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加林王子光是今年就已经相亲五次了。都是女方家长安排的，都是一两次会面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那他还真是抢手得不得了。”

“他年纪也不小了，再不留下继承人的话……歌洛卡，给你说说我的想法，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你说吧。”

“你不答应我就不说了。”

“随你。”

侍女顺着歌洛卡拉动发辫的动作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我是觉得加林王子可能害怕结婚。毕竟，他人还那么小的时候，就亲眼看见先王把王后和她的情人一块儿烧死……”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对他的印象倒会稍微好一点了。这至少说明他不是脑袋里除了摆架子就什么都不想。”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讨厌他？王子他还是很能干的。”

一名卫兵进屋，打断了她们。

“歌洛卡，有位大人物马上要见你。最好换一套裙子。”他转向那名侍女。“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后再没事往这屋子里钻，小心我把你报告上去。快出去，别碍事。”

“可是我的头发还……”

“找别人给你弄去。”

侍女皱着眉头站起来，回头对歌洛卡说：“我走了。记得你刚才答应我的事。”

“我答应你什么了？……好啦我只是开个玩笑。我不会说出去的。”

卫兵和侍女都出屋后，歌洛卡站在原地，没有接受卫兵更换着装的建议。大人物？该是谁？她很快想出了一个可能性极高的答案，然而当五分钟后看见乔贞进屋的时候，她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呃，你……”她立刻认出了他，但是却不知该怎么开口。事实上，她觉得自己也许不应该随便开口。毕竟对方现在是“大人物”。她把左手撑在镜台前的椅子上，看着乔贞。

“看起来你还认识我，歌洛卡。”乔贞说。“你过得怎么样？”

那天夜里听过图沙那些话之后，歌洛卡对还未见到的乔贞产生了敌意，因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似乎成为了和加林王子一个阶层的人。时隔多年，那个不爱说实话的人又要来打乱她和图沙相对稳定的生活——哪怕这样的活法没什么好向往的。几年前他就是歌洛卡日常生活的外来侵略者，今天仍然是，只不过拥有了更多的权力，所以必然更可恨。从这一点出发，歌洛卡几乎延伸出了一百条理由来反对、厌恶乔贞，但是在这此刻，这些强行塞进大脑里的反感却像气泡降落在水面上一般消失了。除了图沙，还有人认识过去的她，证明着她不是永久禁锢在这城堡里的女幽灵。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歌洛卡说，“但是从看到你开始就不舒服了。这次你又给我带什么坏消息来？”

乔贞环伺了一下屋内。“你的房间还不错。至少在这一点上你该感谢加林。”

歌洛卡叹了一口气，坐在床边，双手朝后撑住身体。通过和记忆中的形象相比较，她发觉五年的岁月在乔贞的面容上体现得很明确；而这时候，她偶然瞥见了自己在镜中的倒影。也许我比他好不了多少。她把眼睛移开。

“你一定不会只是来参观这房子的。我听图沙说过和你的谈话了。”

乔贞在椅子上坐下。“他和你怎么说？”

“我答不出，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上他。乔贞，能不能让我问个问题？”

“你想知道图沙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错。反正别人心里想的你都知道，那还有什么必要开口？所以我才.....”

歌洛卡把“我才讨厌和你说话”咽掉了半句。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表现得这么自在。

“是相当复杂的事，”乔贞说，“牵涉很多人，图沙只是其中之一。但你不是，歌洛卡，你可以和这一切撇清关系。正因为这一点，你还是不要知道得太多比较好。”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讲。不过，我也是一无所知。你们在用人做什么实验，这个我知道。”

“没事。我不会因为这一点就危害你。但是加林王子就说不准了。”

歌洛卡有些警觉起来。“提起他做什么？”

“你呆在这儿不是办法，迟早会出问题。说实话，加林和劳伦斯需要的只有图沙而已。如果不是因为图沙的要求，你.....”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附属品，行了吧？”

“总之.....你想不想离开这里？”

“图沙跟你说的？”

“不。但我觉得他迟早会提这件事。我不是图沙和你的敌人，至少你应该相信这一点。”

歌洛卡站起来，跺了跺脚，走到窗边，看着那盆淡紫色的花。她用指尖触摸一枚叶片的边缘，突然觉得烦闷起来；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起一小搓泥土，在指尖上碾碎，看着它们洒落下去。

“我实在搞不懂了，乔贞。”她转过身。“你像几年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随便说几句话，就要改变我的生活。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非得……受你这样摆布不可吗？”

“不要那么自我中心。我不是为你一个人而来的。无论情愿不情愿，我的工作就是会影响很多人。你这样的想法很不公平，因为同样可以说图沙也在摆布你的生活——假如你知道一切事实的话。”

歌洛卡没法反驳。她知道乔贞说得没错。

“你可以试着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想：你不幸踏进了一个不适合你的世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它。”乔贞说。“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想脱离出来，但是却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在说我肯定能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我现在只是确认你的态度——歌洛卡，你想离开吗？”

“图沙怎么办？”

“我知道你关心他会如何，但这涉及很多复杂的，你不该知道的东西，所以我这么问好了：你希望他怎么样？”

“我说不清楚……像现在一样平安吧，大概。而且，最好也离开这里。”

“像现在一样？你总该明白脖子上套着枷锁生活了整整三年根本谈不上什么平安吧？”

“我知道。”歌洛卡左手攥成拳头，砸了一下身后的墙壁。“我说不下去了，乔贞。反正在你面前说什么都不对。我只是……不希望图沙……”

“冷静，声音也放小一点。”

乔贞当然明白歌洛卡的意思，他也不想从她的话里到处挑刺，但他觉得有必要把话讲明白。

“那么再换个说法好了。”乔贞说。“你希望我帮助图沙。”

歌洛卡右手遮住嘴，朝房间角落轻微地点点头。

“我可以帮助图沙。但你要协助我。”乔贞说。

“让我怎么做……？”

“很简单，离开这里。图沙这三年来一直在尽力保全你的性命，但与此同时，你实际上也成了加林和劳伦斯用来挟持他的人质。这话可能不大好听，但是我得说，你留在这里就只是影响着图沙的不确定要素而已。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图沙会……我不是说他会愤怒，会为你报仇之类，我只是说他会不稳定而已。至于说不稳定，是因为我没法预测图沙的行为，你肯定也不能，但目前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护你。老实说我不理解你做过什么让他值得这样牺牲，然而这就是事实，也是我下结论的唯一依据。这个结论就是：如果你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对图沙有好处。懂了吗？”

歌洛卡沉默了很久。从刚才开始她就一直望着墙角，只是在这一刻才看看乔贞的眼神，却又马上避开。她明白，自己确实没有知道一切真相的资格。这个要求太奢侈了。她只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因为善意的谎言而得到保护的普通女人。当在藏宝海湾的时候，她还能为自己拥有的白房子、照顾的病人而生出些许的骄傲，但她现在却经历着人生中最无力的阶段。面对乔贞的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但她不喜欢回答出来。一点儿也不。

“我懂了。如果你有办法的话……把我带出去吧，乔贞。”

“我会尽力。”

“我还是想知道他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也想知道。”

## 11

又一次，雷纳站在露天场地中央。他看见成捆的乌云把太阳遮住了；哨塔上，卫兵手中的枪尖和强风吹刮下的颤抖做斗争。他听见海浪撞击着礁石；飞散的水沫妄想溅上高处的城墙，一粒紧随着一粒死在半路上，就像那些朝他奔过来的犯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活路，但是至少要对眼前这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发泄一点绝望的愤怒。他能从他们的眼中读出两句话：“老天保佑让我打中他”和“攻击这一次后会发生什么都无所谓”。不过，未必完全是绝望，也许有的人还期盼着通过打倒他，从而得到加林的赏识，不仅活了下来，还得到重用——荒谬的梦。劳伦斯曾经问他有没有做梦。他回答说不知道。梦只不过是入睡后的幻觉。他摸索不到梦境和自己清醒时所体验幻觉之间的边界。在视线越过城墙之后所能达到的最远处，隐约可见一抹红色的光透下来。也许云层和无云的天空就在那儿交界。

他手里握着双剑。一把用来格开敌人的武器，一把割断他们的喉咙。为什么他们每次都给他这样的武器？为什么不是别的，比如说，那无数瞄准他的长弓之中的一把？他最近几天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这是他熟悉的武器。他在瘟疫之地使用的武器。协助他回忆起这件事的人今天也坐在看台上：乔贞。他在加林旁边，劳伦斯离他们俩有些距离，且稍微靠后；他不是一直精神集中地观察雷纳，而是会时常朝另外两人看几眼。乔贞把雷纳模糊记忆中那昏黄的天空和破败的墙垣容纳在一个词里面：瘟疫之地。雷纳曾经模糊地回忆起这个地名，是乔贞把它的含义确定下来，于是雷纳也就能重新想象着把自己置身其中。然后他就回忆起了自己的武器。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可以信任你”，雷纳当时对乔贞这么说，而乔贞的回答中有一句“信任必须是双向的”，并且出于这一点要求雷纳瞒住劳伦斯，不要透露任何两人间对话的内容。他照做了。乔贞离开后不久，劳伦斯来到屋子里急躁、混乱地问询着，但是雷纳什么也没有提供。这不难，因为他不是初次对劳伦斯撒谎。这件事发生之后，雷纳意识到自己是在反对劳伦斯——在乔贞的帮助下。

问题是，为什么要反对劳伦斯？这种敌对关系的基础在哪里？

对于这些给雷纳做训练用的囚犯，加林会分发武器给他们，但是为了防范暴动，这些武器不仅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不足。一名囚犯吸引了雷纳的注意力。他手中没有武器，但是又不愿意逃跑，就从三十秒前刚刚成为尸体的一个人手里取走了一把长柄斧头。他没料想到的是，这斧头太重了，当他刚刚抬起它，还未直腰的时候，斧头就滑落下来砸中了脚趾头。他跌落在地，身子蜷起，右手紧紧按住脚面，用愤恨的眼神看着雷纳。这个男人在临死关头丢丑了。他想死得更更有气魄一些——抬起死人的武器作战——但是却成了一个最糟糕的小丑。*在战场上做蠢事。你不该那样做。你在关键的时候犯了关键的错误，那就不能原谅了。*雷纳能听见位置稍近的卫兵在窃笑。他上前割下了那人的脑袋，在笑声还没结束的时候。无数大小不一的蜘蛛从尸体脖颈的断口爬出来，一只攀附着另一只——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拢成了一个小圆球，就像颈口的血肉里长出了一团发丝。这发丝缠遍了尸体，然后消失在又一个无法摸索的边界。

这就是加林和劳伦斯给他提供的东西。雷纳曾经很喜欢挥剑杀人，他甚至会期待着劳伦斯把他领到这露天场地里来，因为这能最大程度地减轻他的幻觉，但是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脑袋里开始想别的东西，而不是像过往那样，除了利刃和血就是一片空白。眼前这个人，在临死前想放手一搏，反而遭到嘲笑。在杀死他的时候，雷纳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没有必要的事情。杀死一个无力、滑稽的死囚，并且让其他人观看，意义何在？当他开始困惑的时候，幻觉就再次从内脏、皮肤、眼珠子里渗透出来。

乔贞对雷纳说，要不要试试看去成为一个人。雷纳当时确定的只是不想成为死亡骑士那一类怪物，所以他对乔贞说“是”。如今，他发觉自己所做的并不是“人”所赞赏的事。他隐蔽性地观察卫兵们的表情，看见的基本是厌倦和恐惧。哪怕总是一副赞许神色的加林，有时候也会打起呵欠。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劳伦斯给出的答案是“让你恢复的必要步骤”。恢复成……什么？

又一名犯人朝雷纳冲来。他持着长矛，把身体紧紧地缩在长矛末端，希望这样能让自己远离雷纳的攻击距离。在雷纳砍断长矛后，犯人就持着剩余的部分撞过来。雷纳拦住了这尴尬的攻击，并不想马上下手，而是观察对方的眼睛。他想看出到底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让这处于绝望之中的血肉之躯成为“人”——一个他远远没有理解的殊荣。

“我会杀了你。杀了你。”那人说着，往雷纳的面具上吐了一口唾沫。

杀死这个人之后，雷纳抬起头望向远处的乔贞。看着他坐在加林身边——往常劳伦斯所占据的位置，这让雷纳有些困惑。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那一番对话，只是从乔贞当前的位置来看，雷纳会理所当然地猜想他是加林和劳伦斯的合作者，下一个要尝试往自己身体里注射药物的人。他显然知道一切内情，但是仍然没有说明白雷纳到底在经历些什么。也许他也有自己的目的。

雷纳料想自己本不会信任如今的乔贞——假若没有那番关于克瑞西达的对话。这些天来，雷纳尽量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去思索其中的意义。到了今天，他觉得自己已经弄明白这么一些事了：他为了在战场上捡回婚戒而死过一次；这证明了他曾经是爱她的。他理解了这个概念——爱一个人，为对方做出某种形式的牺牲——但他仍然不懂得“为何”会如此。敌人就在眼前，在杀死敌人之前产生兴奋感，这他明白，能感受到。然而这个从婚戒引发出来的概念，他只能强制性地接受，把它笼罩进一个单纯的因果关系里。他试图设想这样的心情：非常重视某样似乎并不起眼的东西，产生出在危险的战场上也要保护它的急躁感，但是却一无所获。这样模拟出来的心境，就像要强行把水和石头糅合在一起。过去的他爱她的妻子，所以有了通信，所以有了为婚戒而遭殃——只不过是一个因加上一连串的果。他想，也许自己和乔贞所说的“人”的关键区别就在这里。乔贞答应会安排他见克瑞西达，他希望这样做能唤醒自己对一些陌生概念的感受力，就像乔贞的出现唤醒了他的“信任”。

克瑞西达。多么不可思议的音节。总是能令他心绪平静的熟悉感。只要这熟悉感仍然保持着，只要……

眼前是最后一个犯人。只要再挥出最后一剑，今天的任务就算完结了。这是雷纳头一次感觉到自己做的是苦差事；疲劳的并不是身体，而是大脑。不可忽视的厌烦感在脑袋深处大肆作乱。

——如果成为人，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脱离这样的生活？

这个想法让雷纳初次有了一些期待感。他把剑举起来。

最后一名犯人呆坐在一具尸体旁边，灰色眼球从沾满泥污的眼皮下望过来。是一个女囚。她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反抗，一直躲在后面，所以才活到现在。最没有求生欲望的人成了活得最长的人，哪怕只多出几分钟。

雷纳曾经杀死过三名女囚，她们都甚至比男性犯人表现得更有攻击性。眼前的女人虽然不反抗，不过雷纳要下手也没什么好难的，毕竟这是今天最后一个人了，他想尽快结束掉，好回到那黑暗的铁屋子里，把更多的时间利用来思考。就割断脖子好了。迅速而且方便。她很可能反射式地用双手遮住上半身，所以可能也会顺便削下来几根手指头。这样也无所谓，因为她的咽喉会在断指落地之前就裂开。

等一下。她.....

雷纳的剑在中途停住了。眼前的女囚，用充满恐惧的灰色眼珠看着他的女囚，腹部有明显的卵状隆起。雷纳明白这个概念。她是一个孕妇。

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个成年的人和一个未成形的人。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和一个还未开始存在的人。一个不打算反抗的人和一个不知道反抗为何物的人。

雷纳看着女人在长期牢狱生活中溃烂的头皮，深陷的眼眶，暗黄中处处透着紫色微斑的皮肤。一个母亲。手脚那样的枯瘦，就像有人像扭毛巾一样把水分和肌肉都榨了出来。难怪她不反抗。她如何，如何能拿起武器来。她的身体周围有蜘蛛在聚集。

他不想杀她。他来不及思考这其中的逻辑，但就是不想这么做。一阵刺痛先从雷纳持剑的手掌心出现，然后像燃着火焰的轮子一般从手臂一直碾压到他的大脑。他听见加林在看台上高声说：

“这充满罪恶的女人曾经是激流堡的子民。为了一点点金钱，她可耻地做了辛迪加的内应，并且毒死了发现她背叛行为的亲夫。制裁她吧，我的无畏骑士。”

雷纳望向看台。加林高昂着头，劳伦斯右手握着笔在记录些什么，而乔贞则皱着眉头，视线直直地望过来。在这一刻，雷纳希望乔贞站起来，通过某种方式来阻止这件事。但他没有。他一言不发地坐着，注视着。

“果断一些，”加林说，“这是你的职责。”



雷纳回过头来看着女人。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这不对。她应该爱他，而不是毒死他。既然乔贞尽力让他接受关于婚戒的逻辑，那么他就把那逻辑套到当前的事情上。雷纳仍然不明白自己刚发现女囚是孕妇的时候，为何会产生刺痛感和抵触感；他打算忽视那些反应，用“人”的逻辑来处理这件事。“人”的逻辑就是，他的克瑞西达不会毒死他，而是爱他。眼前的女人犯了重大的错误。

他挥出一剑，但是却没有杀死女囚。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女人举起手来阻挡，最后有两根手指头落地了，但是却没有砍中脖子。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挥出这么无力的一击。应当再来一次，再杀——

女人痛苦地喊叫起来，双手在半空打着抖。落在地面的两截手指变成了蛆虫。那惨叫声把一群一群的蜘蛛从雷纳的耳朵和眼眶里驱赶出来。满地的鲜血里浮现出肌肉筋条一般的铁链，紧紧箍住了雷纳的双腿，让他跌倒在地。他扔下一把剑，用左手去抠下面具，然后又去抠弄口腔。在数秒钟内，他感觉自己成了蜘蛛的巢穴。这是幻觉，幻觉，幻觉，幻觉——他对自己说，但哪怕这自我解释的声音也让蜘蛛爬行的涌动声给淹没了。现实的边界彻底消失，直到半分钟之后——肩膀上突如其来地传来一阵冰冷的痛觉——女囚拾起雷纳落下的剑，刺进了他的身体。

## 12

加林大步踏在走廊上，啃咬着右手大拇指侧面。十分钟前和乔贞的对话让他很不愉快。出了一连串的纰漏，他不得不承担最终责任，即便它们都不是他的错。

至少，他从没有下令将一名怀孕的女囚赶到处刑场上。狱卒按照固定的编号把死囚们赶出来，没有把其中的孕妇排除，是狱卒的错而不是他的。加林已经下令逮捕当时参与驱赶死囚的所有人，准备处罚。这都是一些没有丝毫大局观，没有思考能力的废物，正是由于他们的疏忽，才让他蒙羞了。

加林并不想亲眼看着个体在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杀死一名孕妇。对妇女和孩子表示关怀，从不让他们参与城堡重建中的体力活动，是他长期以来赢得民心的关键政策。更关键的是，一名孕妇不可能成为辛迪加暴力的象征——这和让个体公开对辛迪加死囚们处刑的目的丝毫不相容。他要的是这样一种效果：激流堡的战士独力勇胜大群最残暴的辛迪加，而不是斩死一个可能本来就活不到孩子出世的虚弱母亲。

当意识到最后的存活者是孕妇的时候，加林面临着一个选择。为体现慈悲，下令中止处决；或是为表明不可动摇的战斗意志，敦促个体挥出那一剑。在最初的三秒钟内，他倾向于第一个选择，但是却意识到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出了错；更何况这一次并不仅仅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做给乔贞看的。同时在低位卑微的卫兵和代表着七处的乔贞面前表露出动摇，那是不可接受的。他当时非常希望乔贞并不是坐在自己身边，因为他需要观察乔贞的面色来判断情况，但是又不能直接转过头去看。在这一连串的权衡之后，他站起来编造了关于女囚的谎言。他并不知道她是为什么入狱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人们希望知道囚犯的入狱原因，是因为能通过这一点来预测他们往后的行为。死囚没有往后。

到这时候为止，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错处。他一定能通过这么做，来完美补偿狱卒们的愚蠢错误。个体会杀死那个女人，乔贞和别的围观者都会赞叹他的决断力，也许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卫兵对于这场面会感到不快，不过并非每个人都看出了那是一名孕妇。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只会记得他下令时的洪亮嗓音，至于死囚的身份又有什么重要。

但是个体竟然失手了。他的无畏骑士不仅没有杀死对方，而且突然跪在地上，扔掉了剑，暴躁地抓抠面具。更可怕的是，女囚拾起剑，刺伤了他的肩膀。这就像老虎趴伏在地面上，爪子掩埋在泥土里，任凭麻雀啄食它的眼珠。激流堡未来最强大的力量象征，因为一名不应当有反抗能力的女囚而流了血——在他宣布这名虚弱的孕妇是可耻的辛迪加合作者之后。

女囚只做出这一次反击，就摔倒在了地上。也许她本来就是站不稳，才无意间把那一剑刺向了个体的肩膀。个体的身体产生了一瞬间的静止，双手从面部放下来了，手掌朝上地搭在膝盖上。这时候，发生了第三件在加林意料之外，并且让他后悔的事情：乔贞抢在他面前下令，让卫兵把两人分开。加林当时只是死死地按着看台围墙边缘，不发一言。他冒着在传闻中成为暴君的危险对孕妇下了当众处刑令，以此来展示决断力，但是在下一瞬间，乔贞就胜过了他，用一种看起来更为仁慈的方式：把无论如何不适合互相厮杀的两个人分开。

这直接导致他在后来和乔贞的对话中处于劣势。“我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深表歉意，”加林说。而乔贞似乎不太相信孕妇的出现是偶然意外。

“我换个问法好了。您心目中理想的无畏骑士，是不是能为了大局，毫不犹豫地杀死孕妇的人？”

“乔贞先生，你到底是在为个体方才的犹豫行为辩护，还是要表明对他很失望？”

“两样都不是。对于个体的实验是否算得上成功，七处还没有定下最终标准。所以我的问题只能由您来回答。”

“我想应该是……是的。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应当这么做。另外，还要看场合。乔贞先生，请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不想和你争论刚才的情况算不算得上‘必要’。这只是一次偶然。”

“您是指，包括怀孕死囚的出现，个体的不正常反应，都是意外。”

“是的。”

“至少后面一点还真不能肯定。应该等待劳伦斯对个体的检查做出结论。不过在我看来，他是受到了幻觉的困扰。您不会希望看见他在实战的时候也出现这类‘意外’。”

乔贞最后的话引起了加林真正的担忧。虽然从没有明确对任何人说过，但他毫无疑问对个体是一直充满信心的，否则也不会再三举行这样公开的处刑仪式。直到目前为止，个体的行为都让他基本满意；他本来已经做好了正式对乔贞提出将个体作为第一份合作酬劳的准备。无畏骑士会跟随着他，建立功业，收复失土。这是他长时间以来付出那么多的期望所在。那些繁琐、有失身份、令人困惑的事，他不得不——去做。命令手下人像蚂蚁一样从战场上秘密搬运尸体。忍受着丝毫没有身份概念，厌烦和诅咒着一切的劳伦斯——他是一只硕大且肮脏的老鼠，实验室则是他的鼠窝。大量的资金投入，本该用来添置武器库的金币。即便有竭尽心思构想出来的安全和保密措施，仍然每一天都遭受着对泄漏秘密的焦虑。不得已地收容一名巨魔——比起辛迪加有更长相互对抗历史的敌人，不仅要供他吃食，还要养着另外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没有人，加林想，阿拉索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为了国家而牺牲到这地步。没有。如果不是看见了实验的显著成果，他没有足够理由坚持到现在。但是所谓的成果正在面临质疑，而从七处又来了一个自以为有仲裁资格的探子，在众行刑场上代替他对王国的士兵下令。

加林觉得胸中有一种逆向的愤怒：不是激烈得让人想发泄出来的，而是从皮肤产生，渐渐往下沉，穿过肌肉，血管，最后像绞索一样在他的身体中央收紧。他想，必然有人会为了让复兴阿拉索的君王感受到如此的不快而付出代价。那些背叛的学徒，傲慢的奴役们。

在路过克瑞西达房间的时候，他站住了。十秒钟后，他让侍女打开门，进了屋。

克瑞西达正坐在窗边，望着外面。即便窗外没有什么景色可言，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也实在没有更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那扇几年来一直卡住，不能完全打开或者闭上的窗户。

这是一种固执。她多少也是一个有些固执的女人。任何人都会有一些坚持，但固执不一样，因为它本身带着一种挫败感。

——你知不知道，你过去的丈夫刚刚做了些什么。就离这儿不远。也许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是这样望着窗户。我曾经对他很满意，但现在不是了。至少是不一定。曾经和你消磨日夜的人，本该在我的引领下一路顺利地走向光荣，但是却闹出了一个大笑话。手指抠自己的眼珠子，肩膀上流着血。荒谬的姿态。那个女人远远比你更瘦小，更不用提病痛和身孕。你曾经爱上他，某种程度上必然是因为他能够征服你，但现在他连一个如此虚弱不堪的生命——对了，是两个生命——都征服不了。你的固执不值得。那样静默地望着窗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总要做出一副等待着一个必然将来到之人的样子？窗户外面什么都没有。风又会把你的黑发吹乱了。我宁愿看见它们软软地贴附在你的脖颈上。发丝末梢的水珠。它们已经消逝了，但我仍然能看见。没有人会来。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母——后.....

“加林王子。”克瑞西达回过头站起来，左手捏着裙子边缘，显得无所适从。

“坐下吧，克瑞西达夫人。”加林说。“就坐在原来的地方。”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让你先坐下。”

克瑞西达坐下了。加林上前，坐在床上离她一尺左右的地方。她挪动了一下身子，但是并没有移得更远。

“我想先为上次的事道歉。”

“道歉？您是说.....喔。”克瑞西达低下头，然后又抬起来。“其实，那次我.....”

“别说其实是你的错之类的。”

“不，不是。我只是说，您没必要道歉。”

“为什么？”

克瑞西达又胡乱吐出几个字，已经完全集合不成特定的意思。加林看起来特别平静，而他的反应更是让她觉得奇怪。他看上去并不生气，也不焦虑。

“你拒绝接受激流堡统治者的道歉？”

“不是的，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算了，我知道这样的对话让你很为难。那这么说好了，我们都忘记上次的事。它从来没有发生过。行了吧？”

“嗯。它没发生过。”

看见加林并没有就此离开的意思，克瑞西达又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她不由自主地把头偏向一边，立刻察觉到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就又转了回来。这时候，加林离她更近了些。

“克瑞西达。”

“王子？”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要进浴室？”

“我们刚才不是说……”

克瑞西达想说“不是说要忘记它”，但是没机会完成句子。加林把左手放在她右耳后面的黑发上，轻而慢地抚摸着。克瑞西达最不想用来形容加林的一个词就是“温柔”，虽然她心里仍然抗拒他此刻的行为，但不得不承认，加林的动作里注入了可称为温柔的感情，而他的眼睛也暂时抛弃了阴沉的焦虑和压抑的傲慢，真正具有了神采。

## 13

“这就像我母亲的一样。”

“您说什么……？”

“你的头发。一样的颜色，一样的长度，一样的浓密……在我指尖下一样的……触感。”加林把一缕发丝托到鼻翼前，闭上眼睛。“一样的气味。”

“我……很荣幸。”

“你在哪儿出生？”

“我记不清了。我十岁以前换了好几个地方住。不过……应该是在艾尔文的北郡附近吧。”

“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父亲是制陶匠。母亲教孩子们画画。”

“那他们一定都是有高雅志趣的人了。”

“我不知道.....他们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吧。”

克瑞西达很想问加林为什么要打探这些。但是她不能。

“父母支持你吗？关于你寻找丈夫的事。”

“他们在我十五岁的时候都去世了。”

“喔.....我很遗憾。也许这样说不合适，但我有个想法。我希望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

加林没有立刻回答，却离她更近了。克瑞西达能听见加林缓慢而有力地吸进她发丝周围空气的声音。神秘而使人紧张起来的单向交流。有人对自己的身体特征着迷并不一定是好事。她不明白他到底想索求什么。像他的母亲？面对亲自下令软禁着的女人产生出母亲一般的怀旧感，就足以让克瑞西达心神不宁了，更何况她比他年轻得多。也许他就是有这样的怪癖。也许他对每个曾经处于阶下囚的女人都做过类似的事。克瑞西达不希望自己在加林眼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宁愿只做一个地位卑微的囚犯。加林每一次的嗅闻，就在她头发下的皮肤上激起一阵轻微的抽动。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她能听见的只是加林的鼻息和她自己越来越快的心跳声，但这样的心跳加速没有任何浪漫意味，就像心脏在用激烈的撞击来敦促她赶快从当前的状况中抽身出来。

“这实在是.....”加林说。“几十年来我还没有见过有另外一个女人能这么像她。我一直坚信她是世界上最特别的女人，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像她，但你却出现在了面前。这太不寻常了。你让我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克瑞西达。上次在浴室看见你，我在想.....也许母后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还留下了一个女儿，那就是你。当然，这不会是真的，但我希望是真的。这样的故事该有多美。除了寻找丈夫之外，你出现在我面前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这是上天注定的。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妹妹，那便是奇迹，但我不需要奇迹。我只要现实。现实就是，你把我以为再也不可能看见的景致，再也不可能闻到的气味带回来了。你真特别。我要感谢你的丈夫。我要感谢他的消失。如果没有他，我一辈子都不会遇见你。”

“请别这么说。”他不是为了这么无趣的原因才消失的。

“你一定很爱他了。”

“是的。”

“给我谈谈他。”

“您想让我谈什么呢……？”

“随你喜欢。比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真的没什么好说，只是很普通的，偶然就认识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很关心周围的人。笑起来很好看。很少生气。他……”

加林看着克瑞西达低垂的眼睛。你的丈夫现在不再关心任何人。他再也不会笑。他还是不常生气，或许是因为他不明白气愤的概念。比起发怒，他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那就是杀戮。你在追逐的只是一个幻影，克瑞西达。你认识的那个男人已经成了抛往漩涡中央的一面破烂渔网，再也不会浮上来。什么，难道你这么快就陷在悲哀的回忆中了吗，克瑞西达？我能看见你下眼睑的泪水，但是你很明显不希望我发现它们，而这让我很生气。我说过你很像我的母亲，说过了你很特别，我已经袒露一切了。但你甚至还不愿意让我看看你的泪水……不，我不想看。那是为他而流的。收起那副悲伤的样子，克瑞西达，否则……

“你们有没有发誓过愿为对方做任何事？”

“有……有过。”

“哪怕杀人也愿意？”

“他……可以说他已经这么做过。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军官……”

加林突然有些气愤。哪怕流着泪，她还要为丈夫做出这样伶俐甚至乐观的辩解。

“不管怎么样，能怀着真心发这样的誓，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也有很多女人对我这么说，但我没办法判断她们是不是真心的。那些让她们的父亲大笔花钱，让人厌烦地四处求情，只为了赢得一个和我独处的机会的女人，她们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后，所以尽全力取悦我。但是她们都不行，不可能。前些天又有一个。”

说到这里，加林按住克瑞西达的左脸颊，让她朝向自己。

“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听我说话。不要总是避开。你这样让我很生气。”

“抱歉，王子。”

“我让你害怕了吗？说实话。”

“有……有一点儿。”

“我刚才说到……对了，又一个想成为王后的女人。她带着她的侍女，在我的会客室里坐了一个小时。你一定不知道那种事有那么无趣。她一直在夸耀着我的功绩，而我赞美她的教养。时间过得很慢。很慢。我想离开，但是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答应了她父亲，给她两个小时。作为王者，不能言而无信。到了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就把所有人都叫了出去，只留下我和她。”

加林还不知道自己的话正好也描述出了克瑞西达当前的感受。她也觉得时间过得很慢，难以忍下去。但不同的是她感受到的不是无趣，而是危险。不是会让肢体流血的可见的危险，而是一团浓密、浑浊，让人不知道后面藏着些什么的灰雾。她在错误的时间，处在了错误的地点，面对着错误的人。这么多天以来，她第一次真正觉得到这儿来是个错误。

“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想成为王后？她说是。至少这点还算诚实……不像有的人说什么‘只是想效忠和服侍您，不求回报’之类的。我又问她，愿不愿意因为这目的而为我做任何事？她没有犹豫，说愿意，听起来有些激动。于是我要求她把衣服都脱掉。对于想成为王后的人来说，这一点应该没什么难的，因为她迟早都要为我袒露身体。她照做了，带着喜悦。绝对的喜悦。她以为自己达到了过去那些和我会面的女人都没有达到的层次。”

克瑞西达想移开面庞，但是加林按在她左脸上的手用了更大的力气。

“看着她的身体，我在想：这个女人将是激流堡未来的女主人吗？不，我没有看见这样的潜质。她对于我只是看着，什么也不做，大概很不理解，就朝我走过来。多么鲁莽。我叫停了她的，她竟突然哭了起来，说很冷。你也认为她太娇气了，是吧？激流堡的精神是坚韧，不能让她这样娇贵的小姐做王后。不过念在她的决心，我打算给她机会。‘床上有一块毯子’，我这么对她说，‘你可以去拿来裹住身体。但是不能走着去。你要跪下来，爬过去，如果你想拿到那块毯子的话。’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受了很大刺激，但还能忍受一阵子。她照我说的，四肢着地爬了两步。我叫停了她的，因为就算她勉强这么做了，那也毫无意义。我的要求并不是羞辱性的，因为我想让她体会一下作为一国的统治者，要明白什么是肩负重担，什么时候要学会低头。从她的眼神里能看出来，她以为我在羞辱她——多么荒谬而愚蠢。所以，到此为止。我对她说，穿上衣服离开，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因为你的身体和行为都让我恶心。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说给你听？”



“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些自以为能成为王后的千金都那么肤浅，愚蠢。她们连自己脱下几层衣服都有困难。也许你刚来到这儿的时候，会觉得我有些无礼……但事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完全让你的精神给震撼了。作为一个王者，我不得不用那样的态度来自我防卫。你对丈夫的忠贞，你的意志力，你的勇气，这一切都令人惊叹。我知道在避难谷地，你差点丢了命，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来到这儿。而且，你的头发，望着窗外的姿态，和我母亲一模一样。你到底是怎样的女人，克瑞西达？”

虽然加林一直盯着克瑞西达的眼睛，但是她却觉得他似乎不是在看自己。他在专注地观察、崇拜着一尊并不存在的神像。克瑞西达知道自己此刻的表情绝对不好看，但加林是如此地沉浸于他的自我观念里面，以至于所见之物中所有负面、相互抵触的东西都过滤掉了。他用语言描述完美，就只能看见完美。

“不要再做没用的事了。一想到你的坚毅精神消耗在一件不会有结果的事情上，我的心就会受苦。你没法找回你的丈夫。”

“您……为什么这么说？”

“他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的东西不值得你这样付出。你应当得到更好的生活，克瑞西达。留下来吧。我不能让你成为王后，我只是……希望你留下来。支持我。看，我说了这么多，什么都没有隐瞒你。母后去世这么多年，我体会着常人不可能领会的孤独。在见到你之前，我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摆脱这种寒冷的孤独了。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心。其实在我进屋之前十几分钟，还经历了一连串非常可恨的事，但是只要一看见你，它们就从我的脑袋里消失了。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一切。放弃没有意义的寻找和等待吧，留在我身边。”

在“他已经不存在了”之后的话，克瑞西达并没有真正听清。她想问“您是不是知道雷纳发生了什么”，但是问不出口。是方才一直就环绕在身边的危险感让她没法说出来。她知道加林现在不会愿意听她说雷纳的事。那样的话语会踩中陷阱，没入泥潭。

“你沉默很久了。这表示拒绝？”

克瑞西达感觉不到自己沉默的时间。他已经不存在了——她知道自己迟早会听见类似的消息，但是从未做好心理准备，哪怕这消息是如此模糊。怎么个不存在法？他的整个人？还是把他和其他人分开，让他成为雷纳的特质？

“您一定要告诉我，”克瑞西达抓住了加林的袖子，“关于雷纳，您知道的……”

加林猛地把手往回抽，站了起来。他往回走两步，视线仍然没有从克瑞西达身上移开，但是那种崇拜式的眼神消失了。克瑞西达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可是这怎么能算是她的错处。她看见加林右手大拇指放到嘴唇边，又迅速放下来。

“我没忘记。你就是为这个才到激流堡来的。你们俩都一样。等待永远不会来的人，有什么意义……没有。你能不能在这一点上不要太像她，克瑞西达。我明白了。我说了这么多，对你坦陈自己的孤独，都是愚蠢的行为。你想知道那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你要去赢得它。既然你都走了这么远，吃了这么多苦了，应该不会拒绝为你的丈夫再多做一些事吧？”

克瑞西达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坐在床上是一种顺服的姿态，而且不方便为意外情况作出反应，尤其在不知道加林接下来会做什么的情况下。

“我命令你脱掉衣服，现在。你早就为他除衣成百上千次了，没理由会拒绝这一次。如果你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就照做。快。在这之后，我再决定接下来你需要做什么。”

克瑞西达回想起加林刚才的自述：他是如何对待脱光衣服之后的那位小姐的。但她觉得自己面临的应当不会是爬行着去抓取一张毯子——也许更糟。

她害怕极了。在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在一间窄小、昏暗的审讯室里面，两名调查者嘲笑着她表露出来的对雷纳的担忧，认定那只不过是做着不干净生意女人的幻想。当时她不发一言，只能默默忍受，但现在的她不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得知雷纳的情况，那是侮辱了他，以及他带给她的勇气——支持着她走到这一步的勇气。

“我不能这么做。”

“你拒绝？你甘愿为他牺牲的就只有这么多而已？”

“不，为了得知他现在的情况，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那要保证我做的事能有成果才行。我怎么知道您不是在戏弄我？”

“你没有立场拒绝。你以为自己在和谁说话。”

加林一脚踢向身侧空空荡荡的桌子。桌面和桌腿分离，砸在墙角上。在这一刻，克瑞西达知道两人之间那令人不安但是却有着古怪稳定感的交流，就到此为止了。他表现疯狂，她忍受他的疯狂；她尽力压抑不快，他不责备她的压抑。这一切即将转换成无法控制的混乱。从现在开始，加林有理由和动机对她做任何事，但她也能尽其所能地自卫。想从激流堡获得雷纳消息的希望，也许已经在此断绝。就在她思考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在手里的时候，急促的敲门声响起。门外有人说：

“加林王子，您在里面吗？乔贞先生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见您。”

“让他等等。”加林没有转过头。

“他说十分重要……到了要争分夺秒的地步。如果您不过去的话，他会到这儿来的。”

加林吐出沉重的一口气，转身离开了。克瑞西达能听见他在外面说“看管好她”。当加林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的时候，她把双手放在膝间，坐回床边；她放任自己的身体倾斜下去，把脸埋在枕头上。她没有哭。

## 14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当图沙给雷纳抽血检查的时候，听见他的病人这么说。

“老弟，这还真是个古怪的问题。要知道，你是根本就不应该对我提问的。”

“那是劳伦斯的说法。”

“劳伦斯定下的规则就是这里的规则。”

“可是你很少遵守。当他不在的时候。”

“是不是乔贞跟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你脑子不太正常。”

“没有。”

“随你怎么说。如果不事先确定你会替他隐瞒，乔贞是不会对你透露任何事的。那家伙就是这样，说话像谈生意一样，而且还非要能把别人说得赔本。”

“你也认识他？”

“勉强算是吧。”图沙放下装着血的试管坐在墙边，双手扶着凳子边沿休息。每隔一小段时间进行这样的休息是他的习惯，否则悬挂着枷锁的手腕会负担过重。“比起他，你不如再多小心一下自己。如果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不是没力气的孕妇，而是一个真正的战士……那就不是肩膀上受点轻伤就能解决的了。当然我不觉得你会死，但至少场面会很不好看。”

“乔贞说我已经死过一次。”

“他这么对你说？那可真是舍不得。等一下，你就这么把他的话说给我？就刚才，你还说‘没有’。”

“他让我瞒着劳伦斯，但是不包括你。你应该也不会告诉劳伦斯的。”

“没错。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你学得很快。话说回来，那家伙有没有用什么大道理教育你？比如爱不爱啦之类的。”

“没有……但是他问我想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就知道他会说这种话。嘿嘿。”

“你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虽然劳伦斯在我面前只是说‘为了让你复原’，但我知道他有自己的目的。加林也有目的，他希望我替他作战。你呢？”

图沙摇晃了一下铁链，让它们互相碰撞发出声响。“看看这个。应该够说明问题了吧。这样把一个人拷三年，就能让他做任何事。”

“我……不相信。你一定不是完全不情愿的。而且你和劳伦斯有很多不同。你从来不会称呼我是‘失败作’，而且还常常和他争吵。虽然我不太明白你们吵的内容，但是至少这说明你和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不要再想了。我只是劳伦斯的助手。你再这么想下去，会有危险。在劳伦斯面前，你会没法瞒住。迟早会出漏子。劳伦斯也快回来了……在那之前，我再问问你。”图沙靠近了雷纳。“在对那名孕妇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是指幻觉产生之前。”

“我想……她会死。因为我会攻击，她没办法抵抗。”

“老弟，这样说不通。毕竟你停手了。你有没有产生……比如说，不该杀一个弱小的女子啊，或者看着她的大肚子就心软啊之类的想法？”

“不。没有这么具体的东西。我只是停住了。”

“有的人不想看到你停下来。加林不想。劳伦斯不想。你让他们失望了。”

“那么你呢？”

“我不在现场。真要说失望的话有一点，那就是你竟然受伤了。即便有严重的幻觉，你也不应该放弃自保能力。你还没办法抵御幻觉造成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幻觉，我想劳伦斯可以欢呼胜利了。你的幻觉是个麻烦事。还得再仔细琢磨看看。”图沙停顿了一

下，继续说。“告诉你一件事，我曾经杀死过一名孕妇。当然情况稍有不同，她和你不是同一个种族。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对你很失望的，因为我能做到的，你没有做到。可是，如果这样辛苦培养你只是为了让你重复我们的行为……那就太无聊了。”

“你曾经杀过很多人？”

“这你别管。”

“我大概明白劳伦斯和加林需要我做什么了。但是你……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我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你现在还不用关心。就告诉你一点：我现在最急着想解决的，就是如何防止你产生幻觉。”

“我也不想再看见那些东西。他们……令我很心烦。”

“很好，很好……至少我们的短期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你得更合作点。经过这件事，总算明白了你在幻觉的产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上一一直没有完全说实话。看你往常在处刑场上那副英勇的样子，我们还以为你一点事儿都没有。现在乖乖躺下来，让我打一针。我听见劳伦斯往这边走来了，你知道该怎么表现，对吧？当你学会欺骗的时候——我就勉强借用一下乔贞的说法吧——离成为一个人就不远了。”

“就是在听了乔贞说那些话之后，情况才严重起来。我自以为会没事的。”

“那又怎样？你觉得他是祸首？他要为你看见的那些蜘蛛啊，蛆啊负责？没有他，你就不会让那连麦秆儿都掰不断的女人给伤着了？”

“不，我没这么想。我只是……很不明白。”

“那不就行了。乔贞那家伙人不怎么样，不过你既然选择了信任他，听他的大道理，你就最好信到底。没坏处的。”

当加林进屋的时候，乔贞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他眉头紧锁，眼神似乎在避免着和一切实在的物体接触，仿佛处处都有针尖会刺伤他的眼珠子，但却又不能闭眼。他的呼吸像是在挣扎，双掌用力过猛地攥成拳头，大拇指在别的指头上不停摩擦。

“王子，”乔贞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什么也没有。”加林抬起头来，做出极为别扭的微笑，仿佛一只蚯蚓爬过淤泥留下的痕迹。这短命的笑容只存在了半秒钟，就陷落在加林难以掩饰的愤怒中。

面对这极尴尬的掩饰，乔贞很不放心。已经有手下告诉他，加林先前是在克瑞西达的房间里。

“您看起来很激动。也许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不是时候？是你找我来的，还说什么要尽快。”加林打断了乔贞。“你希望一位王国的统治者能够招之即来，然后又随便打发走，这是极度的无礼。我不得不说，自从到了激流堡，你大部分情况下都显得很无礼。在行刑场上下令是什么意思？你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客人？就算你忘记这一点，也不该忘记我是谁。”

毫无疑问，他刚刚才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情绪波动。乔贞并没有让加林平静下来的好办法——一个人只要加上了统治者的身份，就很难用常人的情感规律去衡量。为了避免情况恶化，乔贞忍住了旁敲侧击打探加林在克瑞西达那儿发生了什么的念头。

“非常抱歉，我完全理解您的不快。没错，我是有非常紧急的事要和您谈，但是现在我们之间可能缺少一个能平和交流的氛围。对于我一直以来的无礼行为，我愿意全心全意地作出补偿，而当下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是如果您坚持认为……”

“没什么必要往后放。能不拖延就不拖延。坐下来，乔贞。”加林坐在屋子中央的沙发上，喝了一口水。乔贞也坐下了，但是两人没有立刻交谈。加林略微低着头，双手交握搭在膝头上，努力平复呼吸。

“好吧。”两分钟后，加林抬起了头。“有什么重要的事？”

“恐怕是坏消息。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

“无所谓。你到这儿来，还没有真正给我说过什么好消息。”

“我想问一下，劳伦斯现在在哪？”

“在和图沙一起给个体做检查。这事和他有关？”

“是的。”乔贞说。“我们发现他涉及叛乱行为。他至少三次通过巡逻骑兵，把一些关键的研究资料带给拉文霍德的人，并且至少有一次要求拉文霍德做好将他接走的准备。在城墙西边我们找到了一户人家，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缓慢而秘密地挖地道，估计再有三周就会连通到城外。这一家人已经承认收下了劳伦斯两百个金币。”

加林颤抖着的手指停住了，双手慢慢分开。他的眼神中充满困惑，仿佛自以为航行顺利，但是突然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的舵手。这不代表他不明白乔贞的意思，只是他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要面对这些话。

乔贞继续说。“这是需要我们双方来共同解决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但是在这之前，希望您能立刻下令，控制住劳伦斯。毕竟不能保证他没有别的叛乱计划在同时进行。”

“叛……乱？”

乔贞明白加林的疑问并不是针对这个词本身，而是针对它为什么会用在劳伦斯身上。

“这的确应该定性为叛乱行为。虽然拉文霍德并非一定是七处和激流堡的敌人，但是无论加林把这些资料泄露给谁，都是严重有损于我们共同利益的行为。这是双向的、不可饶恕的叛乱，同时危害了激流堡和七处。假若让拉文霍德这样的组织得到了制作个体的技术……我想任何人都承担不起可能造成的后果。更何况，我们都知道劳伦斯曾经短暂地为拉文霍德工作，所以这整件事必然是有长期预谋的。最坏的估计是：对于劳伦斯来说，和我们之间的合作才是‘暂时’的；他利用我们提供的资源来达成目的。事实上，我个人并不希望实际情况会如此严重，但是现在必须考虑一切可能性，才能有效地去应对。”

“这到底是怎么……”

“我就让挫败劳伦斯阴谋的功臣来解释吧。老实说，他的身份会让他的话更可信。”乔贞转向一名手下说。“把托尼叫进来。”

“托尼？”加林似乎要站起来，把更多的力量用在了膝盖上。“托尼·罗曼诺？”

“是的。您知道他和劳伦斯的关系。正是这一点，让他的调查工作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也有了不可置疑的可信度。”

## 15

三年前，托尼怀着期待，把从图沙那儿偷来的资料递交给劳伦斯。

“你做得很好，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劳伦斯不仅这么说了，甚至还谨慎地笑了。之所以谨慎，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话题——关于欺骗的秘密任务。这可不是儿子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交给父亲。这同时是接下来的三年

内劳伦斯最后一次和儿子说话。他握着那卷资料，急促地走向昏暗走廊的另一侧，酝酿着学者全部尊严和疯狂的巢穴；他锁上了门。

托尼站在原地，有一种奇怪的平静感。他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那种期待到底是什么。期待着父亲赞赏自己？对此劳伦斯已经做出反应，假若这样一句话已经足够热诚，托尼会感到满足；假若这太过冷淡，托尼则会感觉失落。但是此刻他的心中除了空白的平静，什么也没有，就像无风时候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块手帕。他想，也许自己本来就没有任何期待。也许他的期待在别的地方。

他回到七处，报告任务。一踏进老人的办公室，突如其来的紧迫感就抓住了他。左胸前那块银色铭牌有恰到好处的重量：不至于让人觉得负累，但是又足以使人感觉到它实实在在地处于心脏上方。在那一刻他回想起来，自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朝着这块铭牌而祈祷，没有哪怕一分钟考虑到父亲。

“托尼·罗曼诺，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直属探员。”老人说。“你完成的事，足以证明你有资格得到它。从这一刻起，你还要持续证明自己有资格保留它。这句话我没有对先前任何一个直属探员说过，除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肖尔大人。”

“因为你的父亲。我们虽然是长期合作者，但是劳伦斯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不放心。你是他的儿子，无论是否愿意，你们俩的行为在我眼中永远都是息息相关。直属探员这个职位，只能授予那些能得到我持续信任的人。身为劳伦斯的儿子，你比其他直属探员更不稳定，因为你有可能为了他而反对我。”

“绝不会的，肖尔大人，我发誓……”

“发誓没有用。何况这样的誓言我已经听过太多次。毕竟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家人是最重要的，而劳伦斯是你唯一的家人，无论你现在如何发誓，也是不可靠的。唯一的办法是用行动来证明。”

“您希望我怎么做？”

“回到阿拉希监视劳伦斯，找出一切他可能正在和外界联系的痕迹。你不用单独做这些事，我会给你安排一些人。在整个任务过程中，要完全避免和劳伦斯接触，避免他起疑。这项任务没有期限。铭牌能在你身上留多久，取决于你能在这项任务上坚守多久。”

“家人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从老人口里说出来就像一个恶毒的玩笑，因为他接下来就要求托尼把“唯一的家人”作为情报工作的对象；或者说，敌人。大部分七处探员都有一个



破碎的家庭或者黯淡的出身，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老人想尽量避免麻烦。对于老人此刻的要求，托尼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和厌恶，他心中只有喜悦和兴奋。他猜想也许老人从来不会下盲目的赌注，或者发布可能会遭到抵触的命令。老人是知道他对监视自己的父亲不会有任何犹疑，才会说出这些话。

再次来到阿拉希高地，托尼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接续别人的工作。前一个探员在一次夜间巡逻中遭到不明原因的袭击，掉了脑袋。无论凶手是谁，他很可能是针对着“七处探员”下手的，因为尸体遗物中一些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消失了。托尼立刻领悟了老人让他来执行这项任务的关键原因：他是一个天生的伪装者。身份暴露惨遭杀害，这么愚蠢的错误他不会犯。一想到老人是利用自己在修补以往用人决策上的错误，托尼突然很难得地生出了一股自信。他命令老人给他安排的手下留在激流堡，关注劳伦斯的行踪，而他自己则每日每夜留在城外的旷野中，留意那些形迹可疑，而且目标似乎是激流堡的人。他常常假扮成难民或者冒险者，混进路人的营地以打探消息。

半年后的一天夜里，他认识了一位独自扎营的女雇佣兵。哪怕托尼是在用虚假的身份交谈，他们聊得还是挺投机；托尼喝着酒，看着在快要燃尽的木柴周围漂浮的灰白色粉末，安心地让露水淋过窗玻璃一般的快意溢满胸膛。他喜欢眼前的女雇佣兵，喜欢她的笑，她一口气喝下太多烈酒后不自主地用拇指按住脸庞的动作，她紧贴在一起，和小腿形成平滑山坡一般弧线的双膝，她听起来不太聪明但是却真诚的话语。他们进了她的帐篷。

在除去衣服后，她发现了她背脊上几乎无处不在的伤痕。

“这都是怎么弄的？”她问。

“只是……我四处奔走这么久了，难免会有些伤。”

这是谎言。所有这些伤痕，都是在七处做探员训练的时候留下的，但并不是因为课程。有一些同期学员长期欺负他，公开的和暗地里的。在午饭的时候故意把热汤浇在他的背上，偷走他的衣服在夹层里藏了铁钉再放回去，或者是毫不掩饰地在对战训练的时候拿他泄愤。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他能够以完全不适任的体质参与七处的训练，不情愿地承担着这条人生道路的一切后果。现在他走出来了，在老人的命令下反制父亲——应当为这些伤痕负责的人，但是它们永远也不会从他身上消失了。也许他接下老人的任务，正是为了抹消它们的存在。

“你在瞎说吧，我看出来了。”她说。“你该不会是间谍一类的人吧？”

她带着笑意说出这些话，可以看出来她对这小小的掩饰并不在意。裸身是一回事，期盼旷野上偶遇的人会完全袒露心灵那就太幼稚了。然而，托尼陷入了恐慌。她在怀疑他的

真实身份了——伪装者走向坟墓的征兆。托尼脑袋中的第一个想法是：杀了她。和这个想法几乎同时蹦出来的则是：我也许做不到。托尼自知没有足够的力量，想扼死这名女雇佣兵是不会成功的，而匕首又离得太远。她的佩剑倒更近一些，但是托尼也不可能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就抢到佩剑然后出手。

他陷入了困境。他下不了手，但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不会成功。他想，如果老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因为他没有杀死这名女人而惩罚他。这样的想法给了他一个转折点——老人一定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我不用担心。作为一个伪装者，他从来不会欺骗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地塑造出不同于自我的人格来。而在这一刻，他明白自己根本不想伤害她。他想沉入她的温暖，而不是用鲜血把眼前的梦境浇熄。“杀了她”是直属探员和伪装者托尼的想法，他忍不住想要暂时抛弃这两个身份。

托尼抱住了她，但是因为刚才经历的恐慌和心理斗争，他什么也没办法做。“没事的，”她说，“你可以留在这儿。”她在他身边睡着了。由于羞愧，他背朝着她，并且在天亮之前就偷偷拾起衣服，出了帐篷。第二天下午，他再次来到这里；她已经走了，除了一小片余烬，什么都没有留下。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尽量从工作的方面来考虑。这是一次错误。伪装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暴露自我。

这旷野上的日子持续了几百天。对于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路线，如何辨认来往路人的身份，他已经了如指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捕捉到那名拉文霍德接头人，并不是偶然。接头人在瓦罗卡尔带领的激流堡骑兵的必经之路上隐藏了好几天，托尼也一直监视着他，直到接头人从一名在休息时间脱队的骑兵手里拿过了小纸条之后才下手。当目光落在纸条上的那一刻，他立刻就明白了：父亲在和拉文霍德联系。他长久以来的等待没有白费。

接下来要做的事，是套出更多的情报来。托尼把接头人锁在一个小山洞里，用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审问他，但是都一无所获。让老人交托给他的手下来帮忙，也毫无用处。他有些焦急了，因为父亲与拉文霍德的联系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如果接头人消失太久，又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情报，那么这项任务很可能会失败。再说了，抓到了重要的线索人物但是却得不到有用的情报——他不敢想象老人得知这件事后会怎么看待自己。

就在这时候，来到激流堡的乔贞找上了托尼，宣布将监督他的工作。对于两人好几年前的短暂会面，托尼仍然记忆犹新：他记得自己是如何战战兢兢地想求得乔贞的认同，但是却让显然心情不好的乔贞给堵了回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听到乔贞说出“我代表肖尔

大人的意志来监督你”的时候，托尼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仰慕，哪怕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嫉妒的成分。

托尼把一切情况都报告给了乔贞，然后带着他来到了锁着接头人的洞窟。

“非常抱歉，”托尼说，“凭我的能力，真的没办法……”

“在外面等着。”乔贞说完，走进洞窟。两个小时之后，他出来了。

“明天晚上九点左右，劳伦斯还会托人偷运研究资料。我需要你装扮成拉文霍德的人。准备时间够吗，托尼？”

“没……没问题。”

“行。这事很重要，好好准备一下。”

嘱咐完托尼后，乔贞对随从下令，让他们去城里的一栋屋子搜查。这是他从接头人那儿得到的第二项重要情报：劳伦斯付钱给一户人家，让他们给他挖逃离用的地道。

“乔贞大人，”托尼说，“我想问问……”

“不用这么称呼我。我和你是同一阶级。”

“喔，好吧。”托尼想说“乔贞”，但是却没法出口。“您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擅长的事情。你也有你擅长的，我做不到的事，托尼。你知道那是什么。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你只要做好自己擅长的事就足够了。你是功臣，托尼。没有你这三年的工作，眼下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托尼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释放感。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不是战士，不是救助者，不是谋士，更没有领导才能。他唯一擅长的就是伪装。只要有人能赏识他，准确利用他这唯一的才能，他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效忠。即便老人那句“发誓没有用”仍然像敲进画框的铁钉一样悬在他的大脑里，他还是暗自发誓效忠于乔贞——知道他位置所在的人。

## 16

乔贞坐在椅子上，看着站在窗前的加林。加林似乎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的侧脸，肩部以上略微往墙角的方向倾斜，右手偶尔抬起来又放下。他在尽力压抑自己沉重的呼吸声；窗玻璃透射过来的铅灰色光芒带着惰性贴附着他的铠甲。自从十分钟前下令关押劳伦斯以

来，他还没有说一句话。乔贞在等，他知道要给加林一点时间，因为他是一名随时都要和自己的情绪做艰苦斗争的统治者。乔贞还能留在这屋子里，已经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了加林的自我控制。

在原来的情况下，为了完成任务，乔贞需要同时考虑加林和劳伦斯的意志。现在无需顾忌一名重罪囚犯的想法了，但工作并不一定变得轻松，因为这同时放大了加林不稳定的影响力。

“现在怎么办。”加林说。这并不是在真的询问该如何做，而只是用怨愤的口气探查乔贞的态度。

“首先，必须谨慎……”

“够了，乔贞。”加林转身过来。“谨慎，冷静。我不需要你每次都对我强调这些东西。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他用左拳使劲敲窗棂，玻璃震颤起来。“看见了吗？这窗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是谁的。是谁把它们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你私自在激流堡里探查了多少次，有没有见过我的人民，他们有没有向你抱怨一句话？一个连谨慎都不知道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而你还是在不停说，说，说。就像你是唯一那个懂这些简单道理的人。”

“那个词只是在提醒我自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并不是要对您说教。如果您非要在这一个单独的用词上浪费精力，我们就什么也讨论不了。我完全理解您的不快，实际上我相信我自己的不愉快程度并不逊于您。因为劳伦斯背叛的是我们双方。”

“你完全理解什么？你什么都不理解。为什么总要强化他背叛了‘我们双方’，你到底想如何推卸责任？我告诉你应该怎样去理解。事情是这样：劳伦斯是你们七处的人，然后他背叛了我。”

“这样说很不理智。我不打算推卸责任，而且也不希望您推卸责任——可惜的是您听起来就像正在这么做。这几年来看管劳伦斯的是您，当初也是您拒绝七处的人长期留在激流堡限制劳伦斯的行动。更何况，他的背叛还有共犯，包括瓦罗卡尔手下一名骑兵，和一户激流堡的人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七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乔贞不打算说抱歉来迎合加林的情绪。刚来到激流堡之时采用的相对平和的态度已经没有好处了，现在是划清界限的时候。作为激流堡的主人，加林已经占据了环境上的优势，乔贞无论如何不能把七处的心理优势拱手让出。他原来还想加一句“您一定不想听到‘他们都是激流堡的人，现在背叛了七处’”，但是看见加林有安静下来的倾向，就停住了。他说的是事实：双方都是受害者，双方都要为各自的错误负责。

“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努力。就这样落进拉文霍德那种毫无存在意义的组织手里。辛迪加固然是我最大的敌人，但是他们有着自己长期坚持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可以保留敬意。但是拉文霍德？除了散播混乱的种子，他们还为此世界做过什么？劳伦斯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加林说。

“按照当前掌握的情报来看，不用过分悲观。劳伦斯已经交给他们的研究资料虽然重要，但是很凌乱。他本人计划中的逃亡才是最关键的一步，偷运资料只是为了他将来在拉文霍德的工作做准备。而且很容易推测，拉文霍德并没有能够利用资料的研究者，这是劳伦斯叛乱计划的立足点——他希望在拉文霍德那儿能得到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自由。就算他们已经有了适任的技术人员，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及时挫败了这起阴谋——当前落到他们手里的东西显然不足以撑起整个研究。当然，这一切只是初步的推测。实际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审问和调查，无论针对的是劳伦斯还是拉文霍德。”

“你打算审问劳伦斯？什么时候？”

“审问劳伦斯是必要的，但是……这件事恐怕不适合在这儿进行，而且也未必应当由我来做。”

“把话说清楚。”

“肖尔大人只授权我到激流堡来对研究计划做出审查，并不包括全权处理这么严重的意外情况。另外，如何开展对拉文霍德的调查，也是我无法独力在此解决的事情。所以，我要求立刻把劳伦斯押回七处。”

乔贞必须先提出这件事，毕竟这是他来到激流堡的任务核心。至于别的更多该考虑的事情，都必须在这之后才确定。他能看得出来，加林对这个要求并不惊讶。加林双眉紧皱，呼吸却平稳了很多；在他的大脑里，思索艰苦地压制着怨怒，就像沙尘在潮湿的空气中不情愿地落在地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加林说，“你要把个体一起带回去？”

“是的，这才是我本来的任务。正因为劳伦斯的叛乱行为，将个体一同带回显得更为必要。我们都知道个体的精神状态并不稳定，现在我相当怀疑这是劳伦斯有意为之——假若他的最终目的是为拉文霍德工作的话。”

事实上乔贞并不相信自己的后半句话。劳伦斯不可能花这么多年时间，只为了有意打造一个失败品来迷惑七处和激流堡。作为一个曾经为了研究而失去家庭的人，本性不允许

他这么做。乔贞也不大相信劳伦斯的反叛行为是长期谋划，这更可能是对自我地位感到不安而采取的后备手段。但是现在，他必须选择有利于完成任务的说法。

“乔贞先生，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我承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我甚至可以用这样的词：一无所获。没错，在这么多年的付出后，研究者叛乱，个体缺乏实用价值，我一无所获。”

“您不必这么想。首先，我想肖尔大人会同意给您一定的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虽然目前出了差错，但并不等于我们的计划已经完结了。在有了适当的新人选后，这项研究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您还会是第一位真正受益人，这点不会变。”

“你拿什么来保证？”

“很简单。我这次不会带走任何研究资料，哪怕是一张纸。而且，劳伦斯不可缺少的助手图沙，也将留在您这儿。”

单从任务角度来看，这个结论确实很简单：让加林以为他仍然拥有除劳伦斯之外的一切研究资源。但是这并非事实。马迪亚斯正在激流堡之外逐步消解研究计划的各个环节，并且中止原体的供应。加林拥有枪支，拥有射手，但是不会得到一发弹药，更不用提剩余的那名射手恐怕不太乐意和他合作。虽然资料留在这儿有些风险，但是经历了劳伦斯的事件，加林对泄露资料会有更深的畏惧，也就有更完好的防备。哪怕最终他得知计划已经中止，那也没有将资料外传的理由。

乔贞提不出更适当的条件。他当然记得自己对歌洛卡说过“我可以帮助图沙”，但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承诺。即便是，它也并非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遵守不可的。乔贞对自己说，把图沙留在这儿算不得什么牺牲，因为这名巨魔从来就没有和任何人站在一边——

*也许除了歌洛卡之外。*

加林走到房间中央，坐在了椅子上。乔贞相信加林再怎么易激动，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会让情绪影响真正关系到国家未来的事。可惜的是加林不明白自己在面临的是一整个骗局。劳伦斯，图沙，雷纳，乔贞，没有人对他说实话。也许按战果来看，他确实有资格成为一匹旷野上的狮子，只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孤立在了大海中央一座仅供立足的孤岛上。乔贞很想告诉他，这是一个骗局，但是对你有好处，对激流堡有好处。你的人民不需要什么无畏骑士。那种研究是我们的解决问题方式，根本不适用于你。现在既然我们放弃了，你最好也及时收场。

“看来我没有更好的选择。”加林说。“但是你要保证七处会告知我审问的结果，同时关于如何继续计划，必须和我共同讨论决定。当然，不是现在。”

“非常感谢您接受这些条件。”

“听我说完，还有一件事。那个跟着图沙的女人，把她也带走。她留在这儿本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你要放了她，杀了她，都是你的事。我对继续供养她没有任何兴趣，而且还总是担心她会有一些秘密透露给我的臣民。有一些无聊的侍女没事就喜欢往她屋子钻。”

“当然没问题。”乔贞本来以为还要再做一番努力说服加林放走歌洛卡。这是自从到激流堡以来，他从加林那儿听来的最顺耳的一段话。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加林王子，我认为在计划中止的这段时间内，最好还是要尽量避免激流堡因为某些传闻而招致过多非议。”

“我同意。应当风平浪静一段时间。”

“那么，我将把克瑞西达一并带走。作为某些传闻的来源，她最好还是不要留在这儿。”

乔贞甚至还没有把话说完，在提到这个名字的同时就注意到了加林神情的变化。那种依靠自我压抑才展现出来的镇定消失了；他就像突然发觉自己踩中了陷阱的人，怀着惊讶、愤怒和对疼痛的恐惧，甚至还有一丝尴尬。当乔贞把句子完成后，这些黯淡而模糊的情感立刻从加林的话语里膨胀起来。

“把克瑞西达也带走？和他一起？”

加林盯着乔贞，左手紧紧按在桌面上。一开始乔贞以为“他”指的是劳伦斯，但立刻明白过来是在说雷纳。

“你会让他们见面？”加林继续问。

“不，没有这样的计划。只是……”

“你在骗我。”加林站了起来。“有什么必要把她带走。完全没有必要。那个女人……她不能留在这里。但是也不能和他一起离开。你听懂了吗？”

“加林王子，我需要知道您这么说的原因。”

“原因？原因。”加林急促地走到窗边，右手举到嘴边又放下，随后立刻走回来。“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我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没有义务回答你每一个问题，你这七处肮脏的老鼠，还想从我这里偷走多少东西.....”

*不对劲。他的每一个用词都不对劲，整句话都没有道理。*乔贞敢肯定加林和克瑞西达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在刚才还算顺利的对话中他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他意识到自己让局面所迷惑，太鲁莽地提出了关于克瑞西达的要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短暂互信面临着破碎的危险。“肮脏的老鼠”是完全越界，无论在任何场合下都不应当使用的指责，但这并不是加林想要表达的焦点。

“你说的我不信，乔贞。什么不打算让她见他.....这样的承诺有用吗？就算你真这么想，又怎么保证能做到？那个女人心里就想着一件事，你把她和他一起带走，她会知道。她肯定会猜出些什么。这样不行。克瑞西达，她.....”

“您希望继续亲自监视她？”

“不。你在暗示什么？你在给我下命令？别开玩笑。我不可能留着她，由她在激流堡散播那些愚蠢恶心的谎言。不光是激流堡。哪里都不行。那个女人.....不应该.....”

加林又把右手放到了嘴边，但是这一次没有很快放下来。他用颤抖的牙齿啃咬了一下指甲盖边缘，在乔贞面前。他躁动而充满迷惑的眼神望着地面，似乎再也没有空闲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宜。

“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他说。“克瑞西达哪都不能去。杀了她，乔贞。她要死在激流堡，因为她的罪过。这是我们之间所有交易的唯一条件。只有克瑞西达死了，你才能带走劳伦斯和个体。”

如果说这句话最让乔贞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加林强烈地表示出一点：他不打算亲手去做这件事。看上去是他不能。

“我接受这个条件。”乔贞说。“这样的措施确实更安全。”

## 17

——风停了，点燃它吧，母亲说。时候正好。



护在烛火前的手指很快朝后移开，掌心已经有些变烫了。亮黄的火苗摇晃着，发出无声的尖叫，掠过指尖。蹲下来，蹲着前进，右手放肆地紧握着蜡烛底部——他知道自己没有捏碎它的力气——把它指向导火索。一滴蜡油落在地面，很快凝结，像一片微小的羽毛。加林，点着以后回到我这儿来。知道了妈妈，他在心里呢喃着，但是没有说出来。火焰一接触到导火索就咬上了它，迸发出散碎的星点。无处不在的战斗：剑和盾。海浪和礁石。火和导火索。摆脱火花对眼睛的迷惑，连忙把手抽回来，回到母亲的裙子右侧。捏着蜡烛的右手朝下，就像士兵在战斗结束后安心地把剑尖指向地面，不再关心蜡油是否还在滴落。左手握住母亲的手——与其说是握不如说是拽着；她的手像沉稳的船锚，但却是柔软和温暖的。站在安全的地方看着导火索燃尽。

片刻的静寂之后是那样的一声——比黄昏时的战斗号角更嘹亮，比清晨时渐渐打开的城门更庄严。他看不见，但是他知道有东西随着这声音冲上了天空。也许人的灵魂在离开躯体的时候也是这样。它能飞多高？千万别飞得太高，别飞到云层的后面——

就在下一秒，红色混合着些微紫色的光亮碎屑在夜空中呈网状散开，骄傲而又热情。焰火的光芒把高墙、屋顶的表面映红了一瞬间，这是它为这些大地上的伫立者而献出的片刻拥抱。

“看哪，”她说，“多漂亮。”

加林略微偏过头，看见母亲的面容也给照亮了。她望着焰火的神情是那样专注，流露出的笑容是那么自然，以至于加林产生了片刻的嫉妒：他无法忍受母亲的目光脱离对他的关注，集中在另一个人身上，哪怕那值得嫉妒的对象甚至都不是人，而只是转瞬即逝的焰火。这情感使他没有看见焰火归于黑暗中的那一刻，因为他使劲拽她的手，希望她的目光回到自己身上。很多年后，加林渐渐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在那一刻对焰火表现出那么热忱的兴趣：当时的她也只是一个大孩子。那一年，加林四岁，母亲十九岁。

每次看着那些贵族们为了成为皇亲而推销自己的女儿，加林就会猜想母亲当年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事，而这种想象让他烦躁不已。那些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不等，衣饰光耀厅堂的女人们，对着他微笑，准备为他做任何事。加林想，她们之中是否有一个人的微笑是发自内心？母亲当年对父王陈列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也展露出了同样毫无生气的笑容？不，她不一样；她必须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才能成为王后。也许她是如此特殊，以至于根本无需经历这样的自我推销程序——是父王追求她才对。加林之所以能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母亲的工具。对那些掩饰恐惧心展露微笑的女人们来说，生下孩子并不重要，生下国王的孩子才重要。加林认为自己的出生绝对不是母亲从纯功利性做出的选择。和她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他如此确信。而正是这想法，让他愈加无法忍受

那些面对自己的推销。当他命令那裸身的女人爬着去取毯子的时候，他先厌恶她，然后开始厌恶自己。他强忍着没有把这一点说给克瑞西达听。

“母后，”加林说，“为什么只有红色？没有蓝色，绿色？”

“这支焰火就只有红色。”

“我还想看别的。”

“下次吧。下次我找找别的。”她说。“很好看吧。”

没有下一次了。加林那天晚上看见的，是自从激流堡陷入领土危机以来唯一的一次焰火。他延续了父亲禁止民间制造和燃放焰火的政策，因为所有火药都应当投入战争，而且在与敌人朝夕相处的情况下燃放焰火是不合宜的。但是四岁的他，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知道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这些只在图画书里见过的东西，兴奋地领着他来到开阔的后院。在应当由谁来点燃引线的问题上，他们还产生了一点争论，虽然母亲的理由是“你还小，这很危险”，但现在加林回想起来，她对没有从儿子那儿赢来用一支烛火照亮天空的权利，有着小小的失望。

几乎就在火光消失，天空恢复静寂的那一刻，加林就听见许多种细微但是繁复的噪音混合着从大地表面升起。它们来自于昏暗的平房，高耸的塔楼，平坦的屋顶。它们并不远，但是也不在加林的视线范围之内。是人的声音。执着长枪的卫兵，准备入睡的平民，双手抓着铁窗的囚犯，所有看见这片刻光亮的人；他们舒展开疲倦的脖子望向天空，衣饰之间互相摩擦，带着疑虑的低语。那是焰火吗？它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是谁点燃了它？它代表着什么吗？我还能不能再看一次？在加林的眼里，那一发焰火笼罩了视野的全部；在这些人共同的眼睛里，它是一次让人留恋的意外事件；而在阿拉希那旷野的眼睛里，它只是黑夜中荒谬而孤独的瞬间光芒，远远不及战火那样明亮。加林很想知道焰火在母亲眼睛里到底是什么，但是由于那尚未消退的嫉妒，他并不想问。

无论如何，加林知道了焰火在父王眼里代表着什么。母亲像往常一样把他带回卧室，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翻开那本讲了一半的故事书，父王就进屋了。他一把攥住母亲的右手腕，把她拽下床。

“你刚才做了什么。”他说。

“我没有。我只是……”

“身为王后却做出这种幼稚的事。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我的臣民们恐慌？你觉得你可以明目张胆地违反我的禁令？”

“加林他想看……”

他打了她一巴掌。

“你想把责任推给我的儿子？这是不是你想说的？你犯了这么愚蠢的错误，然后反过来指责我的儿子？这很过分，女人。你从哪儿拿到那些东西的？”

“仓库。仓库里有。”

“不可能。那儿不会留着这些东西。你在骗我。谁给你的？你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人？”

他又打了她一次。加林的心猛跳起来。

“别，别在这儿。他在看。”她说。

“你害怕了？你让我的臣民都害怕起来，这事怎么算？我再问一次，你从哪……”

他停下来，看看加林，然后把母亲拖出了屋。“违反禁令，在我面前撒谎。这种事你不能做了就算了。”加林能听见父王的声音一直延续到走廊尽头，但还是没有完全消失。两名侍女赶紧来哄他睡觉，但是他到清晨的时候才勉强睡着。他一直以为父王的吼声留在屋内，始终没有消散，并且盖过了母亲微弱的呼吸。他完全迷惑了：焰火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母亲说它们很好看，他也这么觉得。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难道就是那一瞬间的好看所需要的代价？

第二天早上，生活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一整天，加林发现母亲不大愿意对他开口，偶尔说起话来的时候声音还很细微、迟滞。加林以为是母亲因为昨天的事而生他的气，但是这天晚些时候，他在她脖子上看见了一圈青紫色的伤痕。当发现儿子盯着自己脖颈的时候，她对他笑了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把衣领往上拉。

现在让加林形容母亲，他的第一个词会是“喜欢冒险”。对于王后来说，这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品德。或许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父王从来没有过多地在大众面前彰显她的存在。民众知道有一位王后，但是很少有见到她的机会；在加林记忆里，母亲只有两三次在公开场合发言。施放焰火不是母亲第一次冒险精神的表达，但也不是最后一次。她每一次的冒险行为让父王发现了，必然会发生了一些让加林不想见到的事，但是这似乎无法阻止她。

加林六岁的那一年，母亲带着他靠近了禁地——存放着阿拉索王朝最具象征性的遗产托尔贝恩剑的石庙。这把剑向来不允许国王以及王储之外的人碰触，并且严禁女人观看，哪怕是王后也一样。就像当初要看焰火一样，加林从来没有直接对母亲说出自己瞧瞧那把

剑的愿望——成年之前他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母亲知道他的想法，于是就带着他去了。在刚刚能看见石庙大门的地方，卫兵截住了他们。她的苦苦劝说不仅没有让卫兵破例，还致使他直接上报了父王。

从那以后，母亲更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了，因为父王打折了她的右手。虽然让医生治过，但从此以后就很难抬起来，或者转动，或者使劲。她永远地失掉了一部分活力。

六岁的加林知道自己已经过了能让母亲整天抱着的年龄，然而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母亲的左手搂过来的时候表现出抗拒。他还有很多地方想去看，大海上的船帆，天空下的马群，基本上囊括城墙之外的一切。他害怕再一次感受母亲的手指贴上自己的背脊，再一次闻到她的发香，他会忍不住把这些愿望都说出来，然后母亲会千方百计地带着她往这些地方去，无论到时候父王是不是会打断她另一只手。“不要抱过来，”他对母亲说，然后扭过头，避开她眼中的惊愕和失望。

“王子。”一名卫兵进了屋。“乔贞先生希望您尽快赶到现场。”

“我知道。”

“他说，为了您可以亲自确认……”

“说过了我知道。出去。”

加林站了起来。在他的桌面上有一副母亲的肖像画，只有手掌般大小。刚才卫兵进来的时候，他把它面朝下按倒了，现在又再度让它立起来，并且仔细地看。关于母亲，他所能留下的只有这么多了。不能有人知道他还在想着她。他太大意，把这事亲口泄漏给了一个永远不会信任自己的女人。他要去见证这个女人的死。

这副微型肖像画只是摹制品——高三米的巨幅原作已经在母亲死后烧毁。眼前的画像是激流堡曾经的短命王后，但不是加林眼中的母亲。经过两位画家的转译，母亲的黑发，眼瞳，已经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他再也看不见那鲁莽的冒险精神，但这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母亲竟然把生命最后的冒险精神留给了另一个人。

## 18

其实我没实际做过那个任务，一直把数据库的任务名当成剑名了……那么还是按照实际修改成托卡拉尔吧。

可是我得说托尔贝恩的音韵要比托卡拉尔好一百倍。托尔贝恩能连续读一百次，但是能快速准确连续发音托卡拉尔五次而不绞舌头的强者请举起手来。

\*

加林，进来吧，母亲说。你躲在那后面做什么？你可以来帮我洗洗头发。你知道，我的手不大好使。

他看见母亲弯曲着膝盖坐在浴盆里，眼神中闪耀着一种奇妙的谅解，让加林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是擅自跑进浴室，还是进来之后藏在浴帘后面。

“你不该到这儿来的，母后。这么晚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人来找我的吗？”

“是。就我。”

“到我这边来。”

她的黑色长发从头顶直到贴附在背脊中央的部分都是干燥的，只有末端一小缕浸入水里。大腿侧面有一块瘀青，希望这样泡在水里不会疼。要是在平常，会有侍女服侍她入浴，但是现在没有——半夜两点的时候不会有。我知道她在这儿，尽量小心地跟着来了，没有人看见。水看上去很冷，没有白而透明的雾气从她的发丝和皮肤表面升腾起来。空气里有淡淡的咸味。窗户外面黑得很，但还是能看见远处的一点儿灯火。没法分辨是灯火还是悬得特别低的一颗星星。

左手轻放在她脖颈后的黑发上，右手把落在肩膀旁边的一缕拢起来。原先浸入水里的发丝离开了水面，青蓝色的波纹扩散开来，在她的腰部周围消失。用木勺舀水淋湿她的头发。水珠溅在自己的睡衣上，湿掉的布料陷落下去贴着腹部，释放出一丝凉意。

“母后，你要去见那个人吗？”

“你知道是谁了？”

“知道。”

“包括他的名字？”

“不。”

“想让我告诉你吗？”

“不用了。”

加林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要洗完澡，然后去见那名二十四岁的军官。他觉得母亲有权利这么做，因为父王也在这么做。有时候他会把别的女人带回去，每当这种时候母亲就只能睡在别的地方，但是加林不明白的一点是为什么母亲做类似的事就要躲躲藏藏。这些事情最初发生在三个月以前，但这只是从他看到的情形来判断。加林知道自己见过那男人好几次，但再也没能回想起他的样貌来；几十年过去了，他越来越变得像一个扰乱记忆的幻影，就像小说结局中遗失的倒数第二页。加林知道这些事的确发生了，但是却因为对那男人印象的缺失，他的回忆一天比一天都更关注于母亲。

七岁的他已经从书里读过了这么一些概念：伟大的爱情。带有牺牲意味的爱情。不顾一切的爱情。但是任凭他用尽所有的想象力，也无法把母亲和那个男人之间发生的事往这些概念上靠近，哪怕无论他有多希望这是事实。对那男人了解得再多，也未必能改变他的想法。也许母亲的意图和他在书上读过的都不一样。

“你为什么要见他？”

母亲用右手抹去溅在眼皮上的一滴水珠。“为什么不？”

带有抵触意志的回答，即便问话的人是自己的儿子。她不喜欢别人对她的这个选择提出疑问。

“父王会生气的。”

“他肯定会。”

“那为什么……”

“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生气。所以我不再想了。”

加林曾经以为母亲是在用唯一一个她能做到的办法来反抗父王。她弱小、伤痕累累的身体，她那危急的时候不能挥剑、挨打的时候不能逃跑的身体，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几十年后，每当回想起这句话，加林会觉得也许母亲的最初意图要更消极得多。

她站起来，长发从加林的掌心滑走了。我还没有帮你洗完，妈妈，为什么你要站起来？她转过身，望着窗外。你在等他来吗？不要再等了，母后。不要往外看了，求求你。这样下去父王会发现的。他很快就会来了。不能让他发现啊，母后。我快没办法保护你了，因为你在忽视我。父王多少次问我有没有发现什么，我都说没有，他一直问，我一直说没有。他不信，我自己也不信。水太凉了。从你发丝落下来的水珠滴在了我的脸上。离开这儿，

否则我会说出去的。我会说出去你为什么半夜出现在这里。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我就.....

加林走得很快，卫兵迈开步子跟上他。他跨越走廊，从一般人不能用的楼梯下到底层，出了屋。他要前往的是处刑场：一间秘密而窄小的环形石屋，天顶可以打开，就像是突出地面的一口巨大的井。在最初吩咐乔贞处死克瑞西达的时候，他说只需要看看尸体就好，并且用强烈的语气表达这是出于对乔贞的信任。加林对自己说，需要处死的毕竟只是一个和他没有丝毫关系的女人，一个障碍，他作为一国的统治者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亲见——但这同样也能成为督促他去观看的理由，因为他不想对其他人暴露自己的迟疑和畏惧，哪怕他早已明白乔贞不可能没看出来这点。

在处刑场入口，他看见了乔贞。

“加林王子，”他说，“我正在等您。”

“进行得怎么样了？”

“根据您要求的程序，已经用绞刑使她断气了。现在刚刚点起火来。您打算现在进去看吗？”

加林没有马上回答。

“王子，其实我想问问。为什么您不让我直接用火刑？”

“因为那太痛苦。她应该死，但是并非罪大恶极。”

“我明白了。”

乔贞让卫兵打开门，加林走了进去。熟悉的气味。熟悉的封闭感。

在屋子中央，燃着一堆好几层柴薪然起来的火。一根立柱竖在中央，一个人形贴附其上。加林右手一阵刺痛——父王食指上的钻石戒指边缘扎进了他的掌心。这是有生以来父王握自己的手握得最紧的一次，但那不代表包容和保护，而是强制和封锁。加林本以为自己会迈不动步子，但是这样由父王领着一路走来，没有丝毫的阻滞感。他急于想知道父王那句话的意义：“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她应得的惩罚。”父王没有明确地在加林提出过“死”，也许他是想预防儿子拒绝前往观看。

在盯着火焰和火中人形之后的十秒，加林仍然没有理解发生了什么——他的脑中一片空白。他猜想那是自己的母亲，但是却不能把眼前看到的一切在大脑中转换成切实的意义。

“我尽量仁慈地对待他，”父王说，“先用了绞刑，才把火点起来。好好看着。对背叛王族的人来说，这是最适当，最得体的结局。”

适当？得体？这些词就像在形容一副新挂起的窗帘。在离开火堆有数尺距离的房间左侧，躺着一具焦黑的尸体。“这是那个犯下罪行的男人，”父王说，“你没必要看他受刑的经过。你母亲至少也曾经是皇族，不能和他一起烧掉。”接下来，父王就在后面推了他一把，让他稍微靠近了些，开始闻到让人不快的气味。加林完全明白了眼前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她低垂着头，双眼蒙着黑布，很难看得出让火光映红的脸原来应该是什么颜色。火焰正烧到她的膝盖，还在不断往上攀，过不了多久就会吞噬掉曾经孕育他的肚腹，哺育他的胸脯。成群的蚂蚁搬走昆虫的残余肉块。暴雨洗刷掉石头上的泥印露出光秃秃的表面。逐渐屈服于烈日而干涸皲裂的河道。物体消失，化成看不见的东西。他的母亲。

母亲的头发末端开始烧起来了。黑色长发燃烧的速度比肉体要快过好几十倍。曾经柔顺而潮湿的发丝一触上高热就痛苦地蜷曲、皱缩起来。*风停了，点燃它吧。时候正好。*那天夜里我给你洗头发。我想给你洗完。但是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因为你根本就不在意。你站起来等他，那么急切地望着窗外。你根本不在意我当时是不是在你身边。我想让你离开，不要再等他了，但是你听不见。所以我跑出浴室，找到了父王。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对你这么做。真不知道，我发誓——

“你不敢看了？”父王按住加林的脸，让他继续看着前方。“不行。你要看完，要记住。记住了，儿子，以后要是有人这样背叛你，她就该有同样的下场。听见了吗？回答我。回答我说你记住了。”

加林点点头，父王的手略微松开了，他就猛地挣脱出来。但这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更靠近。靠近火焰，靠近她，靠近——

眼前的女人像母亲一样，低垂着头，双眼蒙着黑布，很难看得出让火光映红的脸原来应该是什么颜色。火焰正烧到她的膝盖，还在不断往上攀。她的头发，和母亲一模一样的黑色长发，末端开始烧起来了。他回想起浴室的那一次相遇，以及后来贴近她的发丝仔细嗅闻，突然察觉过来又一连串记忆要在大脑中随着火焰消逝了。这是他的选择，根据父王的命令做出的选择。烟，柴薪烧着的烟，衣裙烧着的烟，肉体烧着的烟混合成一团，从天井上方逃逸而去。不知道外面的人看着这些烟尘会怎么想？他们会猜测它是从哪儿来的吗？还是像几十年前看着夜空中的焰火的那些人一样，开始默默地低语？

一阵猛烈的撞击冲向大脑，仿佛烟尘凝结成团块从耳朵砸了进去，但加林并不觉得痛苦。看着那些在火焰中消逝的一切，他感到一种释放感。再也没有母亲的幻影了。再也没有人有机会知道他在挂念着什么。从今天开始，他只是激流堡的统治者。他打算从前几次



的相亲女子中选一个合适的，让她成为王后，和她生下继承者。他不会允许自己的王后私自带着孩子去放焰火，如果厌烦了这个王后，他会去给自己找几个情人，当然同时要防范她也去这么做。他的儿子会懂得权衡轻重，如果发现母亲有损害王室尊严的行为，一定会向他告发，由他来施予得体的惩罚。这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这就是事情该有的样子。

孤独从内心深处像井口的青苔一样蔓上来。加林·托尔贝恩拾起滚出来的一块柴薪碎片，把它扔回火堆里。

## 19

歌洛卡慢慢推开门，进了屋。坐在屋子中央的克瑞西达望过来，笑了笑。

“你好。你就是……？”

“我叫歌洛卡。你好，克瑞西达。”歌洛卡关上了门。“乔贞让我来……”她抬起拎着小工具箱的左手示意。

克瑞西达点点头。歌洛卡走到她身边。

“还真是巧，不是吗？”克瑞西达说。

“怎么个巧法？”歌洛卡停顿了一下。“喔，你说那个。那天夜里，我们在楼下……”

“对啊。真没想到还会见面，而且还是这情况下。”

“其实也不算巧。我大概有些预感吧。”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加林给你安排的那间卧室。几年以前我刚到激流堡的时候，也在那儿住过。”

“真的？”

“真的。那间屋子，这么说吧，凡是住进去的一定都不是普通的客人。而且乔贞也几乎是同时到了这儿来，我就猜想一定又会有什么事了。”

“你一定和乔贞很熟悉。”

“谈不上。”

“那他为什么会让你来……”

“说来话长了。还没有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在藏宝海湾，就是那时候见到了他，所以他知道我会做什么。”

“噢。”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歌洛卡打量着眼前的女人，不是出于质疑而是带着亲近感的好奇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是呆过同一间牢房的狱友。

“那么……”歌洛卡说。“你希望我现在动手吗？”

“再等一会儿吧。”克瑞西达说。“再等一会儿。”

“行。”歌洛卡放下工具箱，坐在克瑞西达背后的床铺上。她看见克瑞西达低着头，望着在大腿上轻微碰触在一起的手指，用一次深呼吸让肩膀略微耸起。歌洛卡愿意等。她理解克瑞西达需要心理准备；事实上，歌洛卡自己也需要一点时间。

昨天夜里，一名卫兵走进歌洛卡的屋子，说出让她感到特别奇怪的话。

“你难得的机会。有一位大人看上你了。”

“什么？”

“没听明白？一位大人让你去陪他过夜。把握好机会吧，要是能讨他欢心了，你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也说不定。别站那儿傻看着我，动身了动身了。”

歌洛卡顺从地跟着卫兵出了屋，因为她多少预料到了是谁要找她；但是在乔贞的房间里看见他的时候，歌洛卡还是忍不住把双手抱在胸前，上半身略微前倾，皱着眉头对他说话。

“陪你过夜？你就真不能想出更好一点的理由来？”

“这是最恰当的理由。看管你的人不会怀疑，也不会想报告给加林。当然，他也拿到了一点好处。先坐下，我有话对你说。要喝茶吗？”

“你就直说吧。先说坏消息中的坏消息，再说普通一点的坏消息。”

“我要说的是好消息。你很快就可以离开激流堡了。加林已经同意让我把你带走。”

“那图沙呢？他也能走了吗？”

“他的事还没确定。我只能对你这么说。”

“我真想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把戏，但是你肯定不会全部说给我听的。”

“你知道就好。另外，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有没有听说过克瑞西达这个名字？”

“好像听说过一两次。不过，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人。”

“她是一个.....另外一个我需要带走的人。加林在妨碍这件事。为了能够带走她，我需要你的帮助。”

“乔贞，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你做不到，或者说你找不到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来做的。”

“有，当然有。至少在当前，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得好。听我说。”

在乔贞提出要求后，歌洛卡立刻站起来，踱步到椅子后面，右手撑住椅背。

“不，这事.....这太奇怪了。”

“你的意思是你拒绝？”

“我没有拒绝。就算我拒绝，你也不可能允许。我只是觉得.....奇怪。不舒服。”她抖了抖肩膀。

“我相信你能帮我这个忙。”

“她.....克瑞西达，她同意了吗？”

“同意了，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说得没错，我不会允许你拒绝。你非得帮我这个忙不可。”

“我.....我懂了。可是你还得再给我解释清楚一些，这整件事的过程。至少让我在下手之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这真顶用？真能骗过加林？他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也不是个笨人。如果出了岔子的话.....”

“正因为预料能成功，所以才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能成功解决事情的，不叫办法，最多只是挣扎和胡闹。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的话，我可以给你多解释一些。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先答应我会仔细做好这件事。”

“不用那样看着我。我知道这开不得玩笑。好吧，我答应。我会替你办好，行了吧？”

“总之，一切都看你的了。”

歌洛卡并不习惯有人把这种带着负担的话语掷在她身上。但是她知道乔贞一定早就适应了百倍于此的负担——就比如眼下，她只是他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她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要为这个讨厌的男人付出些什么，然而她至少不想成为他的负累。更何况，她知道真正需要她帮助的人，并不是乔贞。

“乔贞说，要让我活着见到他，这是唯一的办法。”克瑞西达说。

“谁？”在沉默中花了一点时间来回忆的歌洛卡没有立刻领会克瑞西达的意思。

“雷纳。我丈夫。”

“嗯……”

“歌洛卡，关于我丈夫，你听说过什么吗？”

“没有。乔贞没有和我说过这些事。”

“是吗……”

在短时间的沉默后，克瑞西达继续说。

“其实今天早上刚见到乔贞的时候，我是高兴的。我等着和他说话，等了很久了。我知道他会给我带一些消息来。我等着他告诉我，‘克瑞西达，雷纳还活着’，而且他真这么说了。奇怪的是，一听见这句话，我反倒担忧起来。我早知道雷纳一定是活着的……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乔贞给我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却……不是说不高兴，是没有那种……真正的喜悦。因为我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

“你的丈夫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用他……做一种实验。乔贞对我说，要去见雷纳，就要做好面对他的改变的心理准备。”

歌洛卡把身子坐直了。虽然从图沙那儿多少听过实验的事，但是她从来不知道那个人叫雷纳。歌洛卡看不见克瑞西达的表情，因为她一直低着头。

“你听说过这些事吗？”克瑞西达说。

“嗯……没有。”

“真是难受啊。哪怕是直接去见他，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立刻这么做。还得保证自己.....有这个机会。”

“我知道乔贞想出来的办法是很怪异，不过他肯定已经尽他所能了。大概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我知道。抱歉让你听我发这些牢骚了。”

“没事。”

歌洛卡站起来，双手放在克瑞西达的肩膀上揉了揉，然后轻轻地抚摸她的黑发。

“那么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开始吧？”

克瑞西达点了点头。

歌洛卡从箱子里拿出了工具。她在这里要做的事，是把克瑞西达的头发全部剪下来。在这之后，她要前往乔贞指定的房间，那儿正躺着一具刚死去不久，和克瑞西达身高、体态相近的女性尸体。她要利用自己在藏宝海湾多年修补尸体的经验，通过切割、填充材料、化妆等手段尽量把女尸的样貌整理得接近克瑞西达，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头发按原样移植到尸体头上。她对这一点很不理解，但乔贞对她说：“我打听到加林迷恋她的头发。当尸体下方燃着火，眼睛用黑布蒙着的时候，头发对加林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可辨认特征。”

“加林很迷恋？那她的头发一定很美吧。你确定一定要用这种.....对女孩子来说特别严重的办法？得了得了，不用再对我说什么‘唯一’之类的话了。我做就是了。不过，难道加林不会想亲眼看见.....”

“他没有胆量从头开始看处刑。就算他突然改变主意，那么我稍微把原定处刑时间私自提前一点，他也不会在意。他是专程去看克瑞西达的尸体，而不是看她是怎么死的。”

“我明白了。你听起来真是有信心。能不能借一点儿给我？”

歌洛卡对于取下死者的东西转移到活人身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她从来没有做过相反的事。她左手捧着克瑞西达的头发仔细地看着，右手握着剪子，迟迟没有动手。

“不是说.....开始了吗？”克瑞西达。

“好。”

歌洛卡做完自己的工作之后，克瑞西达把桌面上的一面小镜子转过来。在刚才的整个过程中，镜面一直面对着墙。她看着镜中的自己，抬抬眉毛，抿抿嘴巴，仿佛是要确认它们没有因为黑发的消失而连带产生一丝一毫的改变。

“我.....有些害怕。”

歌洛卡听着她说。

“这么些年来，我好多次梦见再次见到他。虽然每次梦里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我们俩都没变。他还是刚刚离开家那时候的他，而我也还是。但是乔贞告诉我，他变了。现在我也变了。”

“不，你没变。”歌洛卡右手放在克瑞西达背上。“虽然我才刚刚真正认识你不久，但我刚进门的时候看见的是你，现在看见的还是你。不用担心，克瑞西达。一切都会好的。”

## 20

雷纳坐在椅子上，等一个人来。

椅子，桌子，床，紧闭的窗户，墙壁上的裂缝，角落里无名昆虫蜕下的壳。这是房间里所仅有的东西。但是，这已经足以把它和洞穴区分开来。雷纳知道自己过去几年来度过日日夜夜的铁房子，就仅仅是一个洞穴而已，在那儿只有滞重的空气和幻觉中的铁链和他相伴——连动物能够储存食物的巢穴都不如。他看看窗外，远处有别的房屋和塔楼，它们以他不熟悉的方式堆积在一起，仿佛还将无限延续下去，把视线的尽头远远地抛在后面。他想象如果现在打开窗户跃到屋外，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是否就能最终穿过这些石头和木料集合体，到外面的世界去。激流堡的外面。但是他暂时不会这么做，因为乔贞让他暂时等待。

卫兵来抓捕劳伦斯的时候，雷纳也在场。——你！你！快来帮帮我！劳伦斯一边抗拒着卫兵给他戴上枷锁的行动，一边对不远处的雷纳喊着。我不是叛徒，我赠给你们的王子那么多无价的东西，你们怎敢用这个词来侮辱我.....

劳伦斯不停的叫唤引起了卫兵的担心，他们对雷纳说：“这是加林王子和乔贞大人共同下的命令。我们是奉命而来。”哪怕没有这句话，雷纳也是不会去帮助劳伦斯的。他不知道劳伦斯为什么觉得他会上去干掉那些卫兵，砸坏枷锁。雷纳明白，一个人在求助的时

候通常会显露出恳切和略有不安的眼神，但是劳伦斯当时的神色更接近雷纳在处刑场上面对的死刑犯。因为叫嚷得太厉害，卫兵不得不在他嘴里塞了布条。

后来，乔贞把雷纳带出了铁屋子，告诉他可以离开激流堡了。在那一刻，雷纳体会的不一定是喜悦，而是释放感。每次在处刑场上，他的视线越过高墙所看见的开阔外界，终将不再是只有视觉意义的东西。他有机会了解自己在死去之前，走过什么样的路途，经历过什么样的日夜。虽然乔贞没有明说，但雷纳知道自己暂时还不会有完全的自由。不过在当下，他对这个概念还没有多大兴趣。

“有一件事你必须好好考虑一下。”乔贞说。“你说过想见克瑞西达。现在，我可以安排你见她。这是一件只能秘密进行的事情，因为加林不希望见到它发生。我准备把你们俩都带出激流堡，但这不等于你们有必要立刻碰面。关键在你，雷纳。我必须先征求你的意见，再去问克瑞西达。”

“为什么必须先问我？”

“如果这一次见面发生了，克瑞西达必然会表现得十分情绪化。这不奇怪，但是我会尽力要求她冷静，我相信她也能顾全大局而自我控制一些。但是你不一样，雷纳。你充满了不稳定的要素。任何人都没法预知你看见过去的妻子会发生什么反应——按照劳伦斯的计划，你不应该去见任何一个过去的亲人，他完全没有对这类事情可能给你造成的影响做过研究。至于我，我熟悉过去的你，知道那和现在的你有多大分别，所以也不能把这事简单地看作安排老朋友和妻子见面。让我问你一些实际的问题：首先，你到现在仍然认为非常有必要见她？”

“我想……有的。虽然现在这个想法不是那么强烈，但是第一次和你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确有非见到她不可的感觉。”

“那么，假如在见她的时候幻觉发作，到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会尽力让它不影响我。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同样也看见了一些东西。但是我想我克制住了。”

“那好，我相信你能做到。无论如何，你们俩迟早会见面，所以如果一定要发生在当前的话，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克瑞西达，然后给你们安排时间和地点。”

乔贞刚转身离开，又停了下来。“我原来的打算是当你们见面的时候，要有第三方在场。半分钟前我才改变了这个主意，哪怕我还是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才是不稳定的一方，所以如果你在会面中发觉自己精神状态不适合继续，就立刻让她离开。这一点，我也会先警告她。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

“我做这件事不仅是为了你。虽然没法预见后果会怎么样，但最低限度，你要小心不要伤害她。并不是指精神上的——这方面不可能避免。我会尽我所能让你更接近过去的自己，但是你也要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假如克瑞西达在这次会面中出了什么意外，我只能重新考虑这整件事。”

雷纳明白，这句话不是提醒，不是警告，而是命令。乔贞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雷纳现在还很难有意识地去考虑别人——他连自己都没法把握。在处刑场上对杀死孕妇表现出的迟疑，虽然导致他受伤，但未必不是一件积极的事。他知道自己有必要学会认识到其他人的存在。

就在这时候，雷纳听见了脚步声，从西边的走廊尽头慢慢来到小屋的门前。是一个女人，步伐很轻，软鞋底，不是卫兵。当离屋门三步左右距离的时候，脚步有一段稍长时间的停顿，让这步伐主人的呼吸声显露出来。她在这短暂的停步中总共有九次呼吸，越来越急促，第五次深深的吸气后有两秒左右的静止，然后缓缓地平复下来，直至脚步声继续。雷纳对人类呼吸声的变化很敏感，在处刑场上他聆听、了解着那些死刑犯在各种境况下的呼吸变化：明知徒劳却还要捡起武器反击之前，或者是僵直地蜷缩在后方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或者是了解到自己在下一秒即将死去之时。而现在雷纳所听到的，是他从未感受过的呼吸模式。虽然同样有着急迫和焦虑感，但和战场上的呼吸有一个关键的不同——雷纳没有从中找到绝望。他几乎能看到这样一副景象：一个女人慢慢走过来，眼睛不是望着走廊的前方，而是离她越来越近的房门。在离门还有一小截距离的时候，紧张感让她不得不停下了；她垂下眼睛，也许会把一只手放在胸口，目的不是为了使紧张平复，而是坚定决心。现在，她站在那扇门之前了。

她就是克瑞西达，雷纳想。她曾经只是黑夜中的幻影，一个让他怀念但是却说不出理由的名字，而现在她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不远处的棕红色木门外呼吸、停留着。她是他过去的妻子，对曾经的他无比了解的人。

雷纳站起来，走到门前。打开门，让她进来，应当就这么简单才对。但是门外的呼吸声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更为克制，微弱。一定是她也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知道他正站在门后了。也许她需要更多的心理准备，雷纳想。但这也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乔贞最后的命令突然出现在雷纳的大脑里：不要伤害她。而唯一保证这件事不会发生的办法，只能是不把门打开。



他看见一只蜘蛛从门缝爬了进来，跌落在地面上。

如果没有这扇门在，他们已经面对面了。雷纳想象着门外的女人这么些年来，到底打开又闭上了多少扇门，才终于来到离他只有一步的距离。他的妻子。她的呼吸声。他应当立刻亲手把隔离着两人的最后一扇门打开以迎接才对。开门，雷纳。*你真是让我觉得羞耻，失败的东西。上百双眼睛盯着，你倒开始发起善心来了。她是不是女人和你无关。她有没有怀孕和你无关。让你杀谁，你就得杀，我花了这么多心力不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没用的凡人。我的脸面让你丢尽了。*乔贞说希望我成为一个人。劳伦斯说成为人没有意义，而且让他丢脸。我不相信他。雷纳用右手按了按自己的脸。今天没有带面具。

克瑞西达知道雷纳就在门后。在这一刻，她突然讨厌起乔贞来，虽然她明知这样不对。乔贞对她强调了那么多要谨慎，要小心，可能会发生的意外，她实在不希望把这么多东西钉在脑子里。她是要和丈夫见面，不是出席什么举手投足都要仔细经营的社交场合——她希望无论结果如何，一切都应当发生得自然。大局，计划，她受够了这些东西。乔贞是她最重要的施恩者，但她实在是忍不住要在心里抱怨他几句。和雷纳重逢，无论是简单的狂喜还是无望的崩溃，她都会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不是什么理性的事先计划可以产生影响的。

她最后深呼吸一次，右手抬起，准备敲门。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在她身侧引起了一小阵风。她看见了他的脸。

克瑞西达根本不需要将眼前的男人和记忆中的景象相核对。就好象多年以前，她在为归家的他开门的时候，那种远在见到对方面孔之前就已经满溢脑中的熟悉感。溪流不需要地图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将要汇入大海。飞鸟不需要指南针来引导自己归巢。眼前的人就是雷纳。不能说他的外貌没有丝毫改变——但是，七年。他们有七年没见面。克瑞西达当然不会奢望自己的丈夫会在七年后没有一丝改变，但是他还是他，毫无疑问。

现在她害怕的是雷纳会认不出自己。她尽力从雷纳的眼神中搜索任何暗示，而所发现的东西让她开始心神不宁。她无法归纳那是什么——也许是一种困惑的审视。他的眼睛中有着神采，但远远称不上让人愉快或者振奋。*为什么你不笑，雷纳。我记忆中的你几乎总是带着笑脸。我通过回忆这些笑容来撑过寻找你的日子。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只要你还能认出我，就一定会笑的，我们一起生活的十年里都是这样。*

克瑞西达没有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笑容。她看见的是雷纳伸出手来，探向她的头巾——自从剪掉了头发，她就再也没把它取下来——“不行，”她说，身子猛地朝后一撤，用双手按住它。她稍微平静了的心再次剧烈跳动起来，但这一次不是因为期盼，而是毫无理由的恐慌。她痛恨自己心里竟然浮起了这样的感情。

接下来，克瑞西达发现雷纳表露出了失望。这让她心情更加矛盾，因为也许正是这失望，证明了雷纳还记得她。

## 21

雷纳之所以伸出手，是因为他觉得和眼前这女人相衬的，不应该是一块毫无光泽的头巾。他像流离数年之后重返故宅的旅行者，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事物是否还能和记忆中的影像重合，哪怕他从未真正回忆起克瑞西达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面容。她为什么不让我揭开头巾？她在害怕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困扰雷纳多久，因为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她的五官和神情上。她的眼睛，鼻梁，嘴唇，他把它们——置入到模糊的记忆中去。对于这次会面雷纳本没有期盼或者计划过什么，但他就是不由自主地开始这样做。如果旧的记忆中没有她，那就构想出新的记忆来取代。这不是编造或者欺骗，而只是重构。唯一不能置入到记忆中的，是那块头巾。必须有些别的什么来取代它。

她皱着眉头，眼中闪烁着不安定的光芒，身子往后缩，快要贴着白色的墙，而脸庞也是苍白的。白色。她的姿态，就像经受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寒风。记忆里有她的位置。白色。雪，雪的颜色。她在发抖。寒冷和不安。因为……是在雪地里。她的手很瘦。朝她伸出手，希望她会握紧。我和她在雪地里。她的双脚深深地陷入那片白色。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也自由了。不是头巾，而是黑色的……长发。飘落在上的雪花遮掩不了它们真正的颜色。我们一起走吧，离开这儿。找到我们都喜欢的地方，就留下来。雪地里，她握住我的手。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除了。除了你。

“克瑞西达，”雷纳说，“你是克瑞西达。”

他听见她的呼吸再次停顿了。泪水开始充盈她的眼眶。它们并非单纯表示喜悦或者悲伤，而仅仅是为了七年之后的这一刻而存在。她紧抿嘴唇，点了点头，两次。第二次比第一次要稍微慢一些。随后，她右手揪住他的衣领，整个人贴上去，把额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边，才重新开始呼吸。她松开拉着衣服的右手，和左手一起紧紧抱住了他，按着他的背脊。她也许说了些什么，但雷纳没听清。这样的反应超过了雷纳的预期，他只是想确认一下记忆，但是却没想到她会就这样投身过来。

拥抱。雷纳从未和另一个人有过这类接触——在重新苏醒之后。身处于处刑场上，他偶尔和死刑犯有近距离的身体碰触，但那是一种抵抗，处处透露出互相的厌恶和反感，而不是接受和依靠。她的身体很温暖。雷纳并不熟悉这样的温和的暖意，他熟悉的只有在烈日底下蒸发的汗水，和猛然喷溅到自己手上的灼热血液。也许这就是生为人的感觉，和她

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戒心。雷纳感觉自己应当用拥抱来回应她，但是当他的手轻轻接触到她的身体，她就抱得更紧了，以至于雷纳再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克瑞西达抽身出来，望着他说：“你能笑一笑吗？”

话音落下之后，仿佛是要示范一样，她笑了。也许这示范的确是必要的，因为雷纳清楚麻木，恐慌，愤怒，绝望的人都该是什么表情——尤其是绝望——但是这眼睛稍微眯起，嘴角自然上翘的松弛神情，这几年来从来没有人对他展露过。到现在为止，她已经让他重新体会到了生命中遗失已久的两件重要东西——拥抱和笑容；所以，哪怕雷纳还没有从心理上 and 眼前的女人建立起联系来，他明白自己必须做一些顺和她意愿的事。他笑了，至于笑得怎样，他不知道。她看过之后，擦擦眼泪，牵着他的手进屋。

克瑞西达没有因为从雷纳那儿听来自己的名字就欣喜若狂。乔贞的提醒一直驻留在她大脑里：雷纳缺乏关于你的完整记忆。他很可能还难以真正理解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虽然他有着了解它们的冲动。现在，乔贞这些话的可信度已经毫无疑问。过去的雷纳不可能粗鲁且迟钝地想揭开她的头巾，他在念出她名字的时候用的是试探的语气，更不用提那个强迫性的很难称得上是笑容的表情。但是，克瑞西达同样不想因为这些挫折就消沉——她是来帮助他的。帮助他，并且帮助自己。至少刚才雷纳回应了她的拥抱，她从中吸收了足够的希望和勇气来让自己继续。

“雷纳，关于我，你还记得多少？”

“你是我的妻子……”

“不，不要说这些。我想问的是关于我们俩之间的，具体的事。”

“我看见你在雪地里。我们……有一场争吵。”

“对，对。还有呢？还能不能记起别的？”

“我们之间有通信。很多次。”

“是的，很多封信。那是你在前线的时候，我还留在家里。还有没有别的？”

一定有，她对自己说。

雷纳沉默了一会儿，似乎陷入了复杂的思考。

“我能记起的只有这么多。”

“再想想。再想想。”

“还有一件事。我在战场上，弄丢了戒指。我们的婚戒。当时乔贞在场，他看见了。他说我把婚戒带到战场上是第一个错误，要去拾回它是第二个错误，因为当时附近还有敌人。第二个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我就是因为它才死过了一次。”

乔贞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克瑞西达。克瑞西达不打算因为这一点而责怪乔贞，因为她宁愿从雷纳这儿听到。这不是一个好的回忆，但她终于知道了最初是什么事让她的丈夫再也无法往家里寄信。

克瑞西达猜测自己能问出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么多了。而这最后一件事，雷纳还借用了乔贞的描述。也许他只是伪称自己还记得，以此来让她高兴一些。对克瑞西达来说，这样还不够，远远不够——十年的相伴变成了两三个断续的句子。克瑞西达希望她能和雷纳一同回到过往的家，在那最熟悉的场所里，她会利用一切事物来帮助他回忆。他喜欢吃的菜，她的小木雕，他们共有的空间和时间。这是一种美好的联想，因为她深知离开了激流堡，并不等于就能回家。她甚至无法预测以后她还有多少和他见面的机会。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她必须用所有可能的办法来协助他回忆——没有任何人或者事物能协助她达成这一点，强求雷纳去回忆也没有益处，她能依靠的只有自身。

“你能记起的可真是少。”她说。“还想不想多回忆一些？”

“我应该这么做。可是……”

“我帮你。来。”

她拉着他的手，来到床边。

“我想让你为我躺下。”她说。

雷纳并没有马上照做，而当他躺下去的时候，动作很僵硬，仿佛是要尽量把身体挤进窄小的战壕里。他打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把手放平，或者该不该屈膝，而对于脖子下有枕头这件事也显得很别扭。克瑞西达笑了笑，她能想象出这几年来他都睡在什么地方。在躺下几秒钟后，雷纳还是想把上半身撑起来，但是克瑞西达轻轻地按下他的肩，说：“就这样。这样很好。”

她跨过他的腰部跪在床上，替他解去衣服。在这个过程中，雷纳一直看着她，胸膛开始起伏，这让她终于感受到了一些不含杂质的喜悦。但是当除下他的上衣后，克瑞西达忍不住皱起眉头，双手悬停。在雷纳的心脏附近，有着她所见过的最可怕的疤痕。雷纳注意到了她的反应，抬起下巴去看自己的伤疤，但是克瑞西达俯下身，和他接吻。她没有立刻

在这个阔别七年的吻里投入太多感情，哪怕在接触到他嘴唇的一瞬间，她整个人突然有一种快要崩溃的感觉，比刚才见到他那一刻时的冲击更强烈。她想毫无节制地哭出来，想让两人隔绝了七年的呼吸在这个吻里交融在一起，想不停地诉说自己有多想他——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说这句话——但她最终还是控制住了。

克瑞西达抬起身子，脱掉自己的衣裙。在犹豫一会儿之后，她又取下了头巾。“雷纳，”她说，“我要你记起来。现在你看见的一切，都是你的。”她握住他的右手，按在自己的左胸上。“吻它，好吗。要不然，吻另一边，或者你想要的任何地方。雷纳，我要你记起我是谁，记起和我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我也要记起那些感觉。”

雷纳照她说的做了，同时把另一只手探向别处。接下来，她没有再说话。在此刻，她对贴着自己的男人没有任何陌生感。她回忆起过去两人做这件事的所有场合、时间，把当下融入到那全部的回忆中去，让它显得不那么特殊。她要消除七年之后重逢那让人畏缩的重大意义，让此时发生的事成为爱人之间的平常。从他们在她独居小木屋里的第一次，到他赴前线之前极为情绪化的一夜，再到现在，她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为他所拥有。

后来，克瑞西达躺在雷纳怀里，但是不敢看他的脸。她生怕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成效并不大。而且还有一个事实让她心神不宁：雷纳不能像过去一样在结束后抚摸她的长发。当然，这不是他的错，但克瑞西达就是没办法不在意这点。

当身体终于平静下来之后，克瑞西达突然感到一种剧烈的恐慌——在所能做的努力都做过之后，她一直避免的崩溃终于来临了，就像顽强地挺过了暴风雨的脆弱树枝，却在乌云完全散去的那一刻突然断裂。她趴在他的胸膛上不停地哭，脚趾头使劲掐住床单。

“雷纳，雷纳。我想你。我爱你。那些人……那些人都对你做了些什么？我真想杀了他们。所有让你变成这样的人该死。求求你，快想起我吧……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一定要发生？我什么都没做错。我只是在等你回家，等了三年，然后事情就变成这样了。为什么非得是我们来经历……”

## 22

克瑞西达结束和雷纳的会面后，乔贞必须再次把她藏在离加林的城堡有段距离的一间废屋中。现在，他们在乔贞的房间谈话。他发现，比起会面之前，克瑞西达的步伐轻松了一些，眼睛也增添了神采。她甚至在他面前整理头巾上不平整的地方。

“和我谈谈你们的情况。”他说。

“能谈什么呢？”

“他有没有……”

“他没有发疯，没有打我，总之不管你现在想的什么可怕事情，他都没有做。”

“那就好。在你看来，他的状况怎么样？”

克瑞西达沉默地看了看乔贞，左手有些不安定地划过椅子背面。

“呃，你没有让人监视我们吧？”

“没有。”

“怪不得有那么多问题想问。你不是说要带我到哪儿去躲着的吗？”

“你好像不太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她叹了一口气。“乔贞，我会尽我所能的来报答你所做的一切，但是现在我实在是不想什么事都说给你听。总之，我好好地站在这儿，雷纳没有伤害我，而且你看，我也没有崩溃或者晕倒什么的。知道这些对你来说已经够了吧？”

“行，我不问了。”

“也不要去看雷纳。我知道你肯定在这么打算。”

“我希望你有好好地和他告别。接下来你们会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了。首先，你应该已经知道的，为了避过加林，你不能随我和雷纳一同出城。”

“那……你打算把我怎么办？”

“我会给你安排另一条路线。这会冒些风险，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量振作一些。”

“我这几年已经冒过太多风险了，还差点儿没能活着到这儿来。无论你想用的办法是什么，我都会接受的。”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

“出了激流堡后我能再见到他了吧？”

“不会那么快，这整件事要低调处理。实际上我有几个随从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毕竟你和他重逢的事情，不仅要瞒住加林，也要瞒着我的上级。”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暴风城了。”

“事情非得这样不可，这是我的任务，克瑞西达。也许以后情况会有别的变化，但我必须先完成任务。”

“你也可能永远把他留在七处。”她望着他说。“那……刚才也可能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可能对你保证什么，只能说情况没办法预测。”

“我懂。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很感恩了。”

“我希望你现在不要太消沉。我会在激流堡南边废弃的小码头给你安排一条小船和一名随从，你要从那儿出海，在城堡外西边的海岸上登陆，等我们去接应。这一段水路是危险的，就算没有遇上任何意外，你也要在海面上度过好几天。就我所知，你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你现在精神太差的话，到时候就没法撑过去。明白了吗？”

“不……我不消沉，真的。”她对他笑了笑。“你看，我其实还是很高兴的。不骗你。”

克瑞西达离开后，乔贞在沙发上坐下，回想着到目前为止事情的发展。可以说，一切都进行得还不错。能够如愿带走劳伦斯和雷纳，从任务上来说已经胜利了。同样从任务角度来说，克瑞西达和歌洛卡虽然远离事件的核心，但是把她们带走也能减少不稳定要素。他不觉得想办法让图沙离开是一件正确的事，因为他无论到了哪儿都是无法掌控的不稳定要素，让他暂时留在激流堡也许更有利于先集中精力解决劳伦斯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要带图沙离开的话，他也必然会成为犯人，而不是客人。接下来，只需要最后和加林做一次正式会面，事情就结束了。

对克瑞西达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乔贞并没有明白告诉她在海面上会遇见什么危险。除去不可估计的天气原因，这附近还有海盗出没。当靠岸之后，有可能遇上野兽或者食人魔，而且乔贞并不能保证在约好的时间内接应她。但是就像克瑞西达所说的，她已经越过了死的危险，那么她应当有毅力跨越这最后一步。无论她和雷纳之间发生了什么，现在看来是一件好事。

他站起来，准备带着随从去见劳伦斯。这时候，卫兵把一名七处成员领进了屋。乔贞认识这个人，但他并不是此行的随从之一。

“乔贞大人，”他说，“我奉马迪亚斯少爷的命令从总部赶来。”

在把卫兵叫出屋之后，乔贞说：“什么事？”

来者递出一封密信。乔贞接过来，撕开封口拿出信纸看看，合上。是马迪亚斯的亲笔信。

“你并不知道信的内容吧？”

“当然不，乔贞大人。我只是负责给您一个人送来。另外，马迪亚斯大人还嘱托我告诉您，希望您看过信之后，立刻赶回七处。”

“你到这儿来花了多久？”

“两个星期。我已经尽力了，如果您认为有所拖延的话，我愿意接受处罚。”

“不……你干得很好。”乔贞并不是打探传信人的工作情况，他只是想知道信里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到这儿来的事，加林知不知道？”

“我是正规通报之后从城门进来的，所以他的卫兵可能会上告。非常抱歉，乔贞大人，因为马迪亚斯少爷说必须争分夺秒，所以我不能采用潜入的办法……”

“没关系。但是你现在必须立刻离开，不能让加林的人找到你。”

“明白了。那么我告辞了，乔贞大人。”

“你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任务。回到七处之后我会奖赏你的。”

传信人离开后，乔贞走到壁炉前，把信烧掉了。淡黄色的纸团在火焰中很快地凹陷、发黑，发出微弱的崩溃声。信里的内容很短，只有十来个词。乔贞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信来得正是时候。他本来就打算尽快离开，而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准确地说是不不得不这样做。

在看着那火焰半分钟之后，乔贞出了屋，正好看见走廊上有两名随从朝自己走来。他们步伐急促，神情焦灼，其中一个人右眼角处有一道新的血痕。乔贞皱起了眉头。

“出了什么事？”他说。

“乔贞大人，加林王子把个体带走了，”右眼有伤的人说，“非常抱歉，我们已经尽力阻止了，但是人手不够，而且没有您的命令也不能擅自反抗。有两个弟兄伤得比较重，正在楼下治疗。”

这个消息不能说完全在乔贞意料之外。他设想过一切可能的情况和相应的解决方式，然而这件事来得太晚了。当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就是最难应付意外情况的时候。



“个体表现得怎么样？他有没有反抗加林的人？”

“我们不知道……只看见加林的人包围了房子。而且在我们离开之前，他还警告说不要接近劳伦斯的牢房。”

为了不引起加林的怀疑，乔贞并没有隐瞒暂时容留雷纳的房间在哪里。他让随从守卫门口，禁止任何人在没有得到他同意之前进入，但是现在看来加林无视了这一点。至于劳伦斯，到目前为止仍然由加林的人看管着，乔贞本打算临走之前再去把他接收过来。

无论事情怎么发展，乔贞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发生流血事件。一旦和加林树立敌对关系，乔贞和他的数名随从就等于陷进了无数敌人的包围之中。加林显然明白自己所占有的优势，所以才会毫不顾忌地下令攻击七处的人，哪怕从长久看来这是对七处一个非常危险的挑衅。无论如何，这不像什么精密的事先计划。

“乔贞大人，我们让您失望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叫上其他人，跟我来。”

“需要准备战斗吗？”

“尽量避免，我来处理这件事。但是要提高警惕，等候我的一切命令。”

乔贞领着手下人，向加林的会客室走去。看起来加林要完全违背承诺，重新控制雷纳和劳伦斯。也许他发现了克瑞西达的事，也许他只是单纯地反悔——乔贞并没有时间仔细分析加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立刻亲自去问他。虽然乔贞不认为加林敢攻击他本人，但他还是稍微调整了一下匕首的位置，让它可以更方便地拔出来。这两年来，他几乎没有亲自使用匕首的机会，他也不期望在当下的情况使用它。伤了一两个卫兵或者七处探员，可以说是小冲突，但稍微进一步就会成为激流堡和七处，甚至是暴风城之间的问题。考虑到激流堡和七处双方都想对外界隐瞒实验计划，一定不能让事情发展到这地步。比起无法带走雷纳和劳伦斯，这是更大的，真正无可挽回的失败。

像所有人一样，乔贞不喜欢在事情快要完成的时候出现波折，但他更讨厌的是两件必要的事互相冲突。在当下的任务即将结束的时候，那封信要求他立刻回到总部，这是有积极作用的互相推进；但是现在，两件事对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他不认为现在可以立刻解决激流堡的事情。

当乔贞赶到的时候，会客室所在的楼房大门外已经有两排卫兵在防范，甚至还有几名弓箭手在屋顶，虽然他们并没有拉弓搭箭。

“我要见加林王子。”乔贞对站在最前排的军官说。

“您不能带着这么多人进去，请让随从在此等候。”

“这是加林的命令？”

“不，我们只是尽自己保护领袖的职责。如果您非要带随从进去的话，请把武器留在这里。”

“你应该知道自己提出的是多么荒谬的要求。”

“只是为了安全。”

“告诉他我在这里等他。”

军官迟疑了一会儿，嘱咐一名士兵去报信。在等待的时候，乔贞和他的随从略微往后退，和加林的士兵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五分钟后，加林走出屋，来到中间的空地上，和乔贞面对面。

“加林王子，”乔贞说，“您应该知道这种做法是极端不敬的。哪怕是敌国的使者来求见，也不应得到这样的待遇。”

“非常抱歉，但这其中有些误解。”加林说。“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防范你，乔贞先生。得到卫兵的消息，我立刻就出屋来了，因为我知道在我们之间会有一场重要的谈话。”

乔贞觉得眼前的加林似乎稍有改变——或者说是回到了最初会面时的态度，把一切脆弱和不安定都掩饰在低调的外交面孔之下。这和谈论到如何处置克瑞西达之时那控制不住激动情绪的加林几乎是两个人。

“并不是为了防范我？”乔贞说。“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你的人摆出这样的阵势？”

“只是想确认一下……你的所有随从都在这儿了，是吗？”

“拜您所赐，有两个人受了伤，正在接受治疗。您这样的语气似乎在怀疑我隐瞒了什么。”

“对受伤的人我会给出赔偿的，毕竟这只是意外。另外，我没有在怀疑你，不如说是在为你担忧更恰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看起来，个体并不在你那儿，我说得没错吧？”

无论如何掩饰，乔贞还是从此时的加林眼中发现了一点困惑和猜疑的光芒。

“加林王子，您应该很清楚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您违背承诺，带走个体，打伤了我的人。现在这个说法又是怎么回事？”

“我的人确实准备把他领回原来的房间。但是在半路上，他逃走了。我认为他已经，或者正要回到你那边去，所以才提出这问题。”

“个体逃走了？”

“是的。我应该让更多卫兵看守他才对。”

假设加林说的是真的，乔贞一时也无法预测雷纳会逃到哪儿去。也许他只是暂时藏起来了。这虽然能够说明他有比想象中更强烈的自我意识，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让雷纳完全脱离控制显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

“这么说，您这样也是为了防范他。难道您害怕他把您当作目标？”

加林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已经让一些人去寻找个体了，他并不熟悉周边的地形，我相信要找到他并不困难。”

“找到了又怎么样？您的人能制服他？”

“他们会尽力的。总之，既然他不在你那儿，那这件事就由我来负全责。”

乔贞没有从加林这句话里听到自信。

“除了这个，我们之间还有重要的事要谈，要不然你也不会到这儿来。”加林说。

“没错。就像我刚才所说，您违背了承诺。您应该向我解释一下。”

“很简单。我们之间的交易，无论是对我个人，对激流堡的人民来说，都太不公平了。我作出那样的承诺是一个错误，现在我想纠正它。”

“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已经讨论得很详细了。计划不会放弃，我们只是需要审问劳伦斯，商讨如何安排继任者，在这期间一切资料仍然由您持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劳伦斯的负面影响，让计划重新回到轨道上而做出的必要措施。”

“这些我都明白。我们确实已经讨论得很详细了。不过，这不能改变你从我这里拿走了重要东西，但是却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和抵押物的事实。”

“补偿？希望您还记得，我为您杀死了一个女人。”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很感谢你。但是……远远不够，乔贞先生。一个普通女人的性命能换来的东西太有限了，无论如何也抵不上对劳伦斯和个体的掌控权。我不打算和七处发生矛盾，毕竟这是我们双方共同的计划，所以我想出了一个更公平的解决办法。”

“您说吧。”

“你可以先回到七处，做好足够的准备后，再带着人手到激流堡来审问劳伦斯。我担保在这段时间内，我会好好地看管他，排除一切出现意外的可能。关于继任者的选择，未来的研究计划这些问题，也将在激流堡内商讨解决。也就是说，只要是商讨和计划有关的一切事项，激流堡的大门会永远向七处敞开。当我确实得到七处当初承诺的酬劳——第一批令人满意的成品之后，无论劳伦斯，还是研究资料，就随你们处置。”

非常简单的意图。加林想霸占一切资源直到他得到回馈为止。无论是什么促成他改变主意，乔贞对加林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外。

“您应该知道这样做相当麻烦，会大大延缓计划的进程。”

“没什么，我等得起。我希望七处能拿出这点耐心和诚意。要知道按照最早的计划，现在已经是得到第一批成品的时候了，但是如今不仅没有得到预想的成功，我方的大量资金和物资投入还要持续一段不可预测的时间。所以，用句粗俗的话来说，我想看到自己的钱都花到哪去了。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加林王子，如果是在个体失踪之前，您说的这番话还有些说服力。现在我不得不怀疑您是否真的能看管好这些对计划至关重要的人和物。”

“我必须为自己辩护一下。个体的失踪，并非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他显然不是完好的成品，否则也不会私自逃逸。更何况，你应该还记得处刑场上那让我难堪的一幕。我相当怀疑把他带回暴风城，对我们的研究会有什么用处。”

“有一个想法我不得不说出来。我希望‘失踪’并不是您把个体私自藏起来的借口。”

“我有什么必要这样做？这对我们谈条件没有一点好处，甚至还是不利于我的，刚才你就用这一点来表示了对我监管能力的怀疑。”

“您似乎不想要我帮助寻找他。”

“我接受你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让你的人在激流堡里四处搜寻。更何况，我知道有一名七处传令人刚才和你紧急会面了，看来你在七处还有重要的事要处理。我知道你是多么辛劳而繁忙的人，所以我也不应该在一件事上麻烦你太久。”

“加林王子，您这是在催促我离开激流堡？”

“如果不担心妨碍公务的话，你可以单纯作为客人留下。因为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暂时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就是最终决定：一切研究相关的重要资源都要留在我这里，包括劳伦斯，图沙，所有资料，还有个体。我的人会找到他的。”

加林把谈判的门完全封死，言辞策略不再有效。乔贞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从别的途径来解决这件事，但那需要计划，更多的风险和更多的时间。关键是时间——他现在正好缺少的东西。

从最低限度来说，中止研究计划的任务并不能说是失败。而加林王子提出的条件，还是给以后回来解决这件事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乔贞想，也许现在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

雷纳并没有经过很多关于如何隐蔽的训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他。他藏在阴影里，看着不远处巡逻的卫兵，估算着自己是不是可以不杀人而潜过去。他的目标并不是到激流堡的外面去，正相反，他要深入内部，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当克瑞西达在他怀里的时候，他能投入其中，并且感激她给他带来的一切，但仍然觉得内心有一种滞涩感。他知道克瑞西达在毫不保留地投入感情，他也想这么做，但却没办法做到。有些关键的东西在妨碍雷纳，而他不明白那是什么。他领会了克瑞西达想传递给他东西，但是却不能像她那样毫无顾忌地回报。克瑞西达的敏锐让他惊讶，她明显意识到了他感情回报的匮乏，但是却不愿意直接说出来。雷纳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说，他估计也许女人就是这样。

她就是我的妻子，雷纳想。她的眼睛，她的身体，她的气味。她的存在证明他曾经是人，还将帮助他重生为人。但是有的东西仍然在拖他们的后腿，并且持续地让这名女人煎熬着。当她在哭泣的时候，雷纳心想自己也许正感受到了过去所熟悉的人类感情——痛苦。

我真想杀了他们。所有让你变成这样的人都得死。当时，克瑞西达是这么说的。虽然雷纳明白这更多是宣泄而非要求，但这些话给他提供了一个方向。也许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拖他们后腿的，就是最初把他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人。要作为一个人来完全回报她，就

要摆脱难堪的过往给自己留下的印记。雷纳知道涉及整件事的有很多人，但真正让他觉得和自己当前情况有直接联系的，还是那些亲手给他注射药物，施行手术的两个人。劳伦斯和图沙。

## 24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克瑞西达说。我没有看见他。她捏着乔贞的袖口，指关节上有冷风吹裂的微小伤痕，头巾的尾部贴在右边锁骨上。那时候乔贞要送她出海，于是在黑夜之下的海边上就泊了一只小船，水波掠过船桨上的纹路，散发出一道道青色的光。海洋既慷慨又残暴，它可以容纳这小船在自己体表漂浮，也可以随时把它倾覆在深黑的胃部。这女人面临着危险，为了求生她必须先面临危险，乔贞多少次提醒她要做好心理准备，但她心里始终有些别的东西。

他现在当然不在这里，克瑞西达。我不能带他来给你送行，那样风险太大。你要在海面上度过两天，过了这两天，你靠岸了，就能见到他。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时间很紧迫，你快上船。我的人会好好保护你。

克瑞西达没有再说话，松开了拉着乔贞袖口的右手。乔贞这些话里有一句说了一半的谎言：我不能带他来给你送行。“不能”其实是“做不到”，而做不到并不是因为风险要素。正因为模糊了这个说法，克瑞西达才没有能够确认乔贞在说谎。她接着随从伸过来的手，上了船，坐下，把头偏向别处。乔贞并没有目送她的船离岸。

这是三天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乔贞和他的人在激流堡西部的海岸边，已经等待了一整天。他们还没有发现克瑞西达和小船的踪迹。乔贞不能等得太久，一是因为要尽快赶回暴风城，二是大部分随从都不知道要拯救那个女人的原因。乔贞想，如果埃林在这儿的话，就能编出一个让所有人能够心甘情愿等待，但是又不走漏风声的理由，或者是单纯地转移掉其他人的注意力。可惜他不在。

在离开激流堡之前，乔贞最后和加林王子会谈了一次，但加林的态度没有丝毫转变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乔贞也只能以主动的姿态去接受，如果反复强调带走劳伦斯和个体对七处有多重要，那只会是反效果，让加林以为自己占了上风。乔贞不觉得自己任务失败了，但唯一的成果实际上来自于托尼——他发现了劳伦斯叛变的事实，破除了所有人对劳伦斯的信任，致使加林不得不同意暂时中止研究计划。而乔贞和加林大量没有结果的谈话，至多只是让加林对往后的事情提高了警惕。他打算回去以后协助一下马迪亚斯的工作，把整

个计划在激流堡之外的部分尽快消解。总有一天加林会发现他遭到了愚弄，但现在还没有必要考虑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

如果非要追究原因的话，乔贞认为是自己安排的那场火刑从某方面刺激了加林。当时他看见加林捡起一块木柴碎片，扔进火堆里，眼神里是一种神秘而消极的平静，就像一面从未扬起的帆。乔贞知道一些加林母后的事。也许他当时只是想看那样一场火刑而已，烧死谁并不重要；也许他知道火焰中的尸体并不是克瑞西达，但是出于一种统治者的尊严，他不打算当面指出有人用这么复杂的办法欺骗他，所以在事后用更隐晦、更实际的办法来报复，那就是打破承诺。当然，现在对乔贞来说，这些推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乔贞听见左边传来脚步声。是托尼朝他走来。乔贞一度想过让托尼留在阿拉希高地继续监视工作，但他后来觉得让一个伪装者独立行动太久，也许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更何况一个可以毫不犹豫告发父亲的人，总是难以预测的。他需要把托尼带回七处的环境里，看看他有没有得到进一步重用的潜质。

“乔贞大人，”托尼说，“我有一些发现。也许您想看看。”

乔贞和托尼走了一小段路，直到看到一具躺在黑色泥滩上的尸体。

“刚漂上岸不久。应该是海盗下的手。”

乔贞没有回答托尼的话，蹲下来查看。眼前的死者是在他的命令下在海上保护克瑞西达的随从。他有两处箭伤，分别在右前胸和侧腹。其中一支箭已经不见了，另一支折断了一半。箭伤本身不足以立刻致命，他也许是试图带伤游上岸的时候力尽而死的。乔贞翻了翻尸体的几个口袋，搜出一些小工具，四个银币，和一块表明身份的黄铜铭牌。

托尼说得没错，应当是海盗杀死了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抢劫，也没有别的什么特殊目的，因为他和克瑞西达乘坐的小船显然不会引起海盗的太多兴趣。也许只是一名甲板上的海盗突然在不远处发现一艘小船，打算射两箭解解闷而已。不过也有别的可能。

乔贞握住死者的铭牌，站了起来。“还没有别的发现？”

“很抱歉，没有了。”托尼说。“这附近的海岸线我已经全部搜索过。没有船只的痕迹。”

乔贞点了点头。也许小船沉没了，也许海盗带走了它，连同留在上面的人。总之唯一的事实是它没有靠岸。

“回去吧。”乔贞说。“没必要再等了。必须尽快回暴风城。”

“那他怎么办？”

“没法带回去，你去把他埋在附近。记得要把衣服剥掉，不要留下任何会让别人揣测他身份的东西，然后马上回营地。我们要上路了。”

“遵命，乔贞大人。”

乔贞转过身往回走。背后传来托尼拖曳尸体的声音。于是他又多了一个谎言要编造：这名随从是如何因为任务之外的事情而死的。

当回到营地附近的时候，乔贞看见歌洛卡在等着他。她双手抱在胸前，头部略微朝右倾，咬着下嘴唇边缘，用一种不安定的眼神打探着他。

“还没有找到克瑞西达吗？”她说。

“没有。”

“那该怎么办。”

乔贞能从歌洛卡的神情里看到毫不掩饰的焦急，虽然她们俩严格来说只见过一次面。

“我们回去。”他说。

“回去？为什么？”

“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要回暴风城。”

“可是还没有等到她……”

“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既然情况如此，那也没有办法。我这一趟不是为她而来的。”

“你不能这样，乔贞。她一定快到了。海上的事说不清楚，总是会有些拖延的。要是她上岸了，发现我们不在，那怎么能行。”

“已经超过期限整整一天了。”

“一天，才一天而已。”

“听好，歌洛卡。我没有义务和你争论这些事。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把你和她带出来。实际上正是这些多余的行为，让我没有达成既定目标，所以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很关心那个女人的生死，还是为了图沙的事情来换个办法找我麻烦，无论如



何，我没有时间和你浪费。如果你不想跟我们离开的话，就留在这里等她，我不会拦住你。”

“你还好意思说图沙的事。你就这样把他留在那儿做人质……”

乔贞打了歌洛卡左脸一巴掌。歌洛卡骤然屏住气息，用手背贴住脸颊，看着地面。

“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责任。”乔贞说。“你想帮谁说话都与我无关，但是不要这么无知地批评我的工作，歌洛卡。这是底线。图沙是七处的敌人，如果你是任何一个有官方身份的人，现在就已经犯下了让我能找到理由把你关进地牢的大错误。当然，我也可以对普通人这么做，但我现在只是想让你闭嘴，这不光是最大的让步，也是最后一次让步。从现在开始，你有事和我谈，必须先通报我的下属。等回到了暴风城，我会给你安置一个工作，不接受随你，但从那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私人关系存在。听明白了吗？”

“你想……让我回答什么？”

“我问你有没有明白我刚才的那些话。我不想再重复一次。”

歌洛卡慢慢把手放下来，看着乔贞的眼睛，以几乎注意不到的动作摇了摇头。“我还记得……你告诉我伊多利发生了什么的时，发誓说那是真的，让我相信你。现在你说你救出我们来是多余的，我们妨碍了你，我不信，除非你再发誓。发誓啊，乔贞。你让我把克瑞西达的头发植到尸体上面，给了她一艘小船，欺骗一个国王，这些都妨碍了你。快发誓给我听，不管对着老天或者别的什么也好。”

乔贞右手再次举起，但是只展开了一半，仿佛是拿不准要做什么。

“你还想打我？没关系，随你怎么打都无所谓。但是我要你发誓，说你救下的人都是多余的，你刚才已经说过一次了，再加一个誓有什么难的。五年以前你能做到，五年以后怎么就不能了。这五年来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乔贞猛地捏住歌洛卡的手腕，靠近她，盯着她的眼睛。

“是的，我明白了，大人，你该说的只有这些话，别的都是多余。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为说错话而遭难。今天我可以宽恕你的冒犯，但是下不为例。”

乔贞松开了歌洛卡的手，并没有看见她最后的反应，就加快步子朝营地走去。发誓是没有价值的。无论是怎样的誓言，无非是提醒一个人有什么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到而已。刚才当他看着歌洛卡眼睛的时候，看见的不仅是她一个人。她的愤怒和急切，实际上是出于自觉不会受到背叛的信任。这样的眼睛会让乔贞想起很多事。他也不想在海边停留太久，

因为无边的水域同样会唤起他的一些回忆。飘洒在水面上的白色灰末。水面下的她。现在，一艘再也没有出现的小船。

他觉得有些累。他要回去了。在他背后，歌洛卡右手紧捏裙子边缘，望着那片大海。

### 第三章 END

接下来整合一下剩余的剧本，隔两天继续更新下一章

## 第四章 歌洛卡

### 1

像往常一样，歌洛卡把尸布揭开，看了看。

“怎么死的？”她说。

“好像是修自家屋顶的时候摔了下来。”把尸体送进屋里的小工说。

“用脸着地是不会变成这样的。。”

“喔，他刚摔下来的时候没人发现，附近正好有两条野狗……”

“我看不如直接烧了吧。天知道这些伤口里有多少病菌。”

“不行，他家里人还是要搞遗体瞻仰，不然我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儿来？”

“这张脸我可补不好。”

小工凑到尸体旁边看了看，赶紧缩回身子。“也是。不过，你总得想点办法吧。”

“这样吧……鼻子以下的地方全部包扎起来，里面再填点东西。”

“我可不管你怎么弄，大姐。要是客人不满意，别说是我出的主意。我走了。”

小工离开后，歌洛卡开始着手处理那张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半边脸。为了方便包扎、装进填充物，她得先割掉一些碍事的肉才行。她靠着旁边的桌子，花了半分钟一边抽烟一边打量该从哪儿下手，随后把烟管咬在嘴里，拿起了手术刀。下了几刀之后，她觉得光线

有些太暗了，就走到窗户边，左手捏住灰白的窗帘，往旁边一拉。空气中抖落下来清晰可见的尘灰，她赶忙拿出烟管，打了几个喷嚏。在窗栏外有一盆淡紫色的花，花叶下方的泥土上有一只小甲虫在扇动翅膀。她注意到了它，就把大拇指和中指按在一起，做了个要假意弹开小虫的手势。随后，她重新咬住烟管，回到了尸体旁边。

歌洛卡在这家殡仪馆工作了三个月，做她的老本行：把需要陈列出去供瞻仰的尸体做防腐处理，修整成能摆上台面见人的样子。过去从尸体身上取下可利用部分的事情已经不用做了，不过还是曾在馆长的要求下敲掉一两枚金牙。每个月除了生活必需费用，还能攒下三十来个银币。刚回到暴风城的时候，乔贞给她在医院安排了一个工作，但是她拒绝了。这并不是说比起护理病人她更喜欢摆弄尸体，仅仅是因为不想再次依赖他。乔贞从来没有问过当年的五百个金币到哪儿去了，如果把它们挖回来歌洛卡就能轻易得到远胜于此的生活条件，但是不知为什么，光是设想回到荆棘谷的雨林就令她烦躁不已，便很快地把这个念头抛在了脑后。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是她一生中最多劳动报酬的时候——在激流堡几乎无事可做还能有饭吃有床睡的三年除外。

在割干净多余的肉并且清洗伤口之后，她放下烟管，拿出一卷绷带，比划着要怎么包扎才合适。尸体的眼睛并没有完全闭紧，那向下凹陷的细缝里显露出一点眼白。一只苍蝇飞过来绕了几圈，她挥挥手把它赶开。这个场面让她回想起自己前不久做过的一个梦：她坐在一片旷野的中央，在远方有成百上千不同姿态的人列队向她走来。他们一个个在她面前坐下或者躺下，在互相说几句难以从现实角度理解的话之后就起身离开，朝远方棕灰色的天地尽头走去。其中有一个男人，眼睛旁边一直有两只苍蝇在飞。歌洛卡和他之间的对话是：

“先生，你的眼睛生病了。我见过这种病。”

“是啊，情况一直在变糟，没办法的事。它们俩一直是我的朋友。”

“我把它们赶走吧。不然它们会在你的眼眶里产卵。”

“不用了，我知道，我很好。再见，歌洛卡小姐。下一个，轮到你来见歌洛卡小姐了。日安。”

歌洛卡觉得这些梦的寓意再也清楚不过了，所以不怎么在乎。但是在她手中积累起来的尸体越多，就越觉得自己过去得到“死神女士”的可怕称呼实在是很冤枉，因为人们通常也不会把接受命令在公开场合行刑的刽子手称为死神。这就是她的行当，在暴风城还有很多做同类事情的人，也就是说她还要和同行竞争。“死神女士”曾经给她带来部分人群的敌视和孤立，现在这称号消失了，但至少遭到孤立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远离。作为突然到殡仪

馆找工作的外乡人，加上说谎天赋的极度缺乏使她没能为自己编造出可信的来历，这致使很多人同时用回避和窥视的眼光打量她。有时候言行上的稍微不小心，也给她带来了旁人的猜疑，比如她曾经随口在巨魔的话题上插了一句“每周至少吃一次女人肉？谁说的，它们哪有这种习俗，没有没有”。当时在场的有一个油商的老婆，从那以后歌洛卡再也不能从那名商人手里买到油。

对于这些事情，她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她这辈子还没有哪个时刻是真正受到旁人的欢迎。这又得说在激流堡的那段日子除外了——经常接触的侍女都很喜欢她。过得最闲适的日子竟然是遭到软禁的时候，她偶尔会觉得挺讽刺，但绝不会怀念。

在给尸体包扎绷带的时候，殡仪馆的主人进来了。他五十来岁，穿着接待客人的廉价正装，袖口和裤脚还是像往常一样脏，站在门边高声说话。

“女士，你在做什么？”

“干活呗。”

“停，停，停。停下来。”

歌洛卡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做什么？”

“你不能把这位先生的脸遮住。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很多名人都会来瞻仰，比如史蒂文斯先生，他可是一位勋爵的管家。把脸都遮住太失礼了，你会让他家人颜面丢尽，到时候人人会说我们处理不当，那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我当然不想都遮住，前提是他还有脸的话。”

雇主皱着眉头走到尸体旁边，歌洛卡把身子让开。他看了看，用食指抠了抠耳朵侧面。

“嗯……像这样……”

“原来尸体送进来的时候你还没看过。”歌洛卡说。“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们这行是为别人提供人生最后一次服务，所以一定要态度端正。顾客惹不起，声誉很重要……”

“那你的意思是没有别的办法咯。”

“到时候要对他家人解释道歉的还是我。政府不理解殡葬业的苦衷也就算了，员工还成天给我找麻烦。我跟你女士，这行我最多再干三年，三年以后转行。听说现在卖茶叶

很好赚，还能和很多有教养的人打交道，我一直想去卖茶叶，所以你先给自己想好出路吧.....我说你怎么又在这屋子里抽烟了？”

“死人不会在意的。”

“噢，你又来了。他们不在意，但我在意。总有一天你会烧掉我一些什么东西的，女士，你肯定会.....昨天我小儿子下到这儿来，他把一包弹子带在身上，但是回去的时候却找不着了。你有看见吗？”

“没有。我给你留意一下，要是找到了就给你拿去。”

“真的没看见？应该不会吧，我小儿子从来不骗人，他说就是在这里.....”

歌洛卡正准备重新开始手上的活，这下又停住了。“你能不能讲讲，我有什么理由偷走你儿子的玩具？”

“我没有说你偷.....算了，这样对待雇主对你是很不利的，女士。我去楼上接待客人。安静些，做你的事。除了把他的脸遮起来，难道真的没有.....”

“没有了。没。有。”

雇主最后看了歌洛卡一眼，左右晃动了一下下巴，离开了房间。

在这一天剩余的工作时间里，歌洛卡处理了三具尸体，随后回到住处。在离殡仪馆不远的一栋屋子，她租下了一间卧室。屋主罗莎琳太太八十来岁，据说一生未婚，也从来没有亲人来看望她。她曾经是一个裁缝，但是如今消褪的视力和枯萎的双手都让她没法干活，如果不是因为歌洛卡的房租，罗莎琳自己的生活也会变得很困难，因此两人之间并没有紧张中带一些互相厌恶的房东和住客的典型关系。除了总是在一起吃饭之外，歌洛卡有空的时候也会照顾罗莎琳的一些起居问题，但是并不经常愿意这样做——用总是接触尸体的手去帮助一位老太太，让她觉得有些不吉利。

“歌洛卡，”在吃晚饭的时候，罗莎琳说，“今天廷德尔先生又送给我一块黄油。他人真好。”

“是啊。”

“他问起你来着。他问你什么时候在家。”

“嗯哼。”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一直没有用心听的歌洛卡抬起头来。“您问我这个做什么？”

“他很多次跟我问起你来着。他人很老实，很能干活，心肠又好。”

“请别说下去了，罗莎琳太太。”

“你是很在意他结过一次婚吗？”

“不是。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和你年纪差不多但是还没结过婚的男人不多啊。你是个好姑娘，所以……”看见歌洛卡吃东西的动作停住了，罗莎琳说。“好，我不说了。总之你考虑一下。我就这么和他说了，没关系的。”

这天夜里歌洛卡躺在床上，哪怕从来没有考虑过罗莎琳的建议，但还是冒险式地设想了一下和那个叫廷德尔的男人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是养着两个儿子的鳏夫，高个子，有一边耳朵不大好使。老实，能干活，心肠好，这些描述似乎都对——但也许在老太太看来，几乎每一个对她友好的邻居都拥有这些特质，或者说这是媒婆的典型台词。老实代表着不会寻花问柳，能干活表示能养家和健康的身体，心肠好则表示……就是心肠好，也许部分暗示着不会轻易打老婆。在市井间辛辛苦苦过日子的人眼中，这是一个好丈夫所需要的三大美德，如果再加上不酗酒不赌钱就更完美了，但罗莎琳太太并没有提到这些。歌洛卡自然也考虑过这些事，也许除了单纯找一个能成家的男人，她更大的顾虑是不想在几十年后成为像罗莎琳一样的人。无论她对老太太有多少好感，她不期待这样的下半辈子：做工直到做不动，依靠着救济或者些微储蓄在没有任何亲人的情况下终老。她想象了一下如何给廷德尔做饭，给他的两个儿子缝补衣服，但是在联想两人赤裸相见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下去，就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歌洛卡听见厨房传来一阵不太正常的沸腾声。她赶到厨房，看见灶台上锅里的水溢了出来，而罗莎琳太太在地板上躺着，一动不动。虽然这样的情景让她伤心了好一阵子，但她同时也有一种虽然见不得人但是却非常真诚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结局。

歌洛卡在审讯室里已经坐了一个小时，回答着审讯员不断变着花样表达，但是实质上却完全一样的问题。最先报案的她成了第一个嫌疑犯。她完全看不出老太太的遗体有什么不对劲，所以很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坐进这间屋子里。负责审讯她的两个治安局成员一个用毫无精神的语气提问，握着笔的手贴附在桌面上，偶尔抬起来写一两个字；而另一个人则用右半身倚靠着桌子，不时提醒自己的同伴漏掉了或者重复了什么问题，并且用没有威胁性但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眼光打量歌洛卡。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俩对自己的工作一点儿也不欣赏，只是在尽力压抑自己的烦躁而执行着。

“你们总该告诉我罗莎琳太太是怎么死的吧？”歌洛卡说。“我要知道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怀疑我。”

“罗莎琳太太么……这事还得法医来说。”审讯员转向助手说。“她现在给搁在法医那儿吧？”

“不知道。大概是。”

“那就行。你也听见了，女士。我们的法医正在努力工作，打算查清罗莎琳太太的死因，不过这是他的工作，而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要是等到他那边出结论了我们这才开始办事，那这查起案来就没效率了。”

“当然。我们是执法机关，效率很重要。”助手说。“行事拖沓，会让很多罪犯得到逃出法网的机会。”

“是，会出很多这类岔子。所以我们要讲效率。”

“要讲效率，我同意，我可以帮助你们。”歌洛卡说。“我没有杀罗莎琳太太。这样够了吧？”

“这样的话可别乱说，女士，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指责你是凶手……”

“你有。”歌洛卡说。“十分钟以前，你问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导致了罗莎琳太太的凄惨死亡’。”

“我这样问过？”审讯员看了看桌面上的记事本。“没有吧。”

“你问过。”助手说。“但是没有记录下来。”

“喔.....是这么回事。你当时应该提醒我。”他把笔头在桌面上敲了敲，然后直盯着歌洛卡。“好吧，我就明说了。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问话，是有明确原因的。回答我，女士，你是谁？”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们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

“名字本身说明不了什么，它可以是高贵的身份证明，也可以是险恶的伪装工具。我是说，你的身份太令人起疑了，歌洛卡女士。你说你是从藏宝海湾来的，这就很令人顾虑。”

“是，我从藏宝海湾来，这有什么不对劲？”

“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太多了。你一个人来的？”

“对。”

“没有家人？独自到暴风城来讨生活？”

“有什么不可以的。”

“藏宝海湾可是这世界上犯罪者最猖獗的地方，我不熟悉你，没办法知道你有没有沾上一点儿那地方的习气。歌洛卡女士，你特意到暴风城来，选择了这么一个敏感但是又不起眼的行业，向一位随时有可能倒下的孤寡老人寻租——在我看来确实很可疑。背景不明的外地人，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谋害房东，这种案子可是很常见.....”

“很常见。”助手说。

“.....犯罪分子会有各种手段，比如盗窃，比如在摸清情况后实施抢劫，比如骗取房东信任来谋求利益，而谋杀甚至还不是更恶劣的。歌洛卡女士，你在听吗？”

“我当然有听。你在说的每一件事都和我无关。”

“可不要代替我下断言，这种态度对你没有好处。再说还有些别的更隐晦的作案手段，比如希望通过某种形式来骗取孤寡老人的产业，不幸的是，这比单纯的谋杀更符合你的情况.....”

“行。随便你怎么说吧。”歌洛卡连人带椅子往后退了几寸。“请尽你们的能力调查每一个可能性吧。我非常，非常敬佩你们的认真工作。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家了，麻烦你通知我。”



“回家？这么说你还有别的住处。”

“没有。”

“呃，恐怕你没机会再回那间屋子了。如果没有任何罗莎琳太太的亲人出现，她的房子会归政府所有。”

“可是我还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你可以回去拿。至于别的，就自己想办法吧。”

“喂，你这样说是打算放她走？”助手说。

“我可没下这样的决定。这位女士尽力辨明她的清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当然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至少在尸检报告出来之前……”

在审讯员完成句子之前，一个人打开房门，把他叫了出去。歌洛卡在房间里沉默地等待着，而那名助手的打量眼神一直都没有间断。而更让她生气的，是他会暂时性地避开她充满警告意味的回望，就好象明知自己行为不轨却还是忍不住要犯。

五分钟之后，审讯员回来了。“罗莎琳太太是自然死亡，”他说。“虽然这不能排除整件事里可能涉及的其他罪行，但我决定相信你，歌洛卡女士。你清白了。”

“那我可以走了？”

“不幸的是，我们发现你还惹上了别的麻烦。你的雇主刚才到这儿来了，他反映你的工作态度十分不端正，喜欢自作主张，而且……这一点可不大光彩……而且你还偷过他小儿子的东西。更严重的是，你常常散播不当言论，对某些敌对种族表现出过分的友好态度。我想这和你在藏宝海湾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我衷心希望你仅仅是失言，而不是有目的地做这些事。今天你得在拘留所过一夜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严肃讨论怎么处理你的情况。”

歌洛卡并没有时间生雇主的气。“你们觉得我是间谍之类的人？”

“不，我相信你不是。你看，我在各方面都尽量信任你，但是请你做好离开暴风城的准备。听明白了吗？”因为歌洛卡没有回答，片刻之后，审讯员继续说。“如果你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可以给自己指定一位保证人。这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但你可以试试。”

“我不明白什么是保证人。”

“我们之所以要请你离开暴风城，是因为你作为背景可疑的外来人，没办法证明自己是守法的好公民。既然如此，你就可以找其他人来为你的品德做保证——当然，这个人自身必须称得上是真正的好公民才行。这对他来说是个牺牲，因为一旦你以后做出了违法的事，他也会受到一定的处罚，因为他为犯罪分子做了盲目的保证。总之，他必须品性优良，而且愿意信任你，并且协助我们监督你往后的行为。你有人选吗？”

歌洛卡低下头，双手抱在胸前。

“没有？”审讯员说。

“廷德尔。”

“请说大声一些，我听不见。”

“廷德尔先生。他是罗莎琳太太的邻居，带着两个儿子。”

“嗯，好的。他的全名是什么？”

“我.....不知道。”

“职业？”

“不知道。”

“你连他的全名和职业都不知道，还想请他做保证人。”

“是的。”

“那么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朋友。”

“这可真是含糊的回答。你们常来往吗？”

“是朋友。”

“朋友是有很多类型的。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朋友.....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幸好你说带着两个儿子，我就知道是谁了。老实说，我相当怀疑这件事的成功率，但职责所在，我会帮你问问他的。今天就到这里，会有人把你带到过夜的地方去。”

这天夜里，歌洛卡侧身躺在牢房的干草席上，双手交叠垫着自己的脑袋，使劲回想和廷德尔之间不多的几次见面，从中寻找他可能愿意为自己做保证人的迹象。他的确曾经在

她面前隐晦地表示过需要一个妻子，而歌洛卡深信自己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他想给身边和家里添一个女人，而她想留下来，如果廷德尔能接受这一次的暗示，那么也许事情就会这样发展下去。

歌洛卡翻过身朝另一边睡，开始自问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就决定要留下来，哪怕是和一个并不了解的男人结婚也行。也许结婚不单纯是手段，还是一部分的目的。她知道在荆棘谷的山洞里还有几百个金币，她可以利用它们轻松开始新的生活——但这个念头对她实在是缺乏吸引力。新生活是一个太模糊的概念，在激流堡遭到软禁是新生活，今天不得不平生第一次在拘留所过夜也是新生活。比起这种无法定义的东西，她更希望不再有那么多担忧，而现在内心的疑问也是担忧的一部分。如果和那个男人结婚能让她再也不会因为“公民品德问题”而遭到今天的待遇，那么她非常乐意这么做。

更何况，她一个人不可能深入到那片雨林里。没有人可以半夜为她巡逻，驱赶野兽。没人可以把她扶上迅猛龙的背脊，好让路程能缩短一些。如果已经远离了可以冒险的日子，那么她以后就做暴风城千千万万普通女人之中的一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她想着，如果自己以后有了孩子，有了孙儿，该不该把自己当年的故事说给他们听。和巨魔旅行，协助神秘探员对抗邪恶的王子，逃出戒备森严的城堡。他们也许不会信，但一定爱听得不得了。这些遥远的想象催着她睡着了。

第二天，歌洛卡在牢房里一直呆到下午，才有人来见她。是昨天的审讯员。他隔着铁栅说话。

“我去和廷德尔先生谈过了。”

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等待接下来的话。

“他无意做你的保证人。而且不仅如此，他希望你从这儿出去之后，不要试图接近他。老实说我有预感他会是这样的态度。你应该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就是死于巨魔之手。实际上，他今天早上才得知你说过的那些言论。”

歌洛卡看着他，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不得不说，作为要对暴风城治安负责的公职人员，我认为你留在这里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你自己。即便如此，我个人的影响力总是有限的。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你可以留在暴风城。我希望你以后能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

狱卒打开了门。歌洛卡出了牢房，并没有马上离开。

“你刚才说我因为什么特殊原因……？”

“是另一个部门的要求。我宁愿不谈论这种让我厌恶的越权行为。你出去以后很快就会明白的。”

歌洛卡走出牢房，来到拘留所的大门口，一路上并没有什么人对她投以打量的目光。这里每天都有各类人进进出出，她并不比一个因为撒酒疯而进入牢房的流浪汉更显眼。在门外，一个人在等着她。

“他们终于肯放你出来了？”埃林转过身，对她说。“耽搁了这么久。那家伙有没有对你抱怨什么越权之类的事？我猜肯定有。”

歌洛卡看了看他。

“你是谁？”

### 3

“你真的不知道？”埃林一边说一边脖子往前倾，摇了摇头。

“不知道。”

“一点印象都没有？”

“没有，你是谁？”

“噢，你没必要再强调一次。这里不方便说话，我们得找个地方好好谈谈。你今天还没有吃东西吧？即便有，你也需要一些真正的食物来让你忘掉拘留所特色粥的味道。跟我来。”

“为什么我要跟你走？”

“哪怕你不认识我了，但至少有一件事明白得很。如果我今天没到这儿来，那些家伙就会继续关着你，爱关多久关多久，最后把你赶出暴风城。所以对帮助你的人表示一点基本的友好吧，歌洛卡女士，更何况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事情想问。”

歌洛卡跟着他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家小酒馆。在这一小截路上，他问了一些拘留所的人如何审讯她的问题，就好象在为两人共有的抱怨目标收集罪证。直到他们在木桌前面对面坐下，歌洛卡才突然回忆起了一些东西。

“噢我见过你。”她说。“你是乔贞的手下。”

埃林还没有坐定，双手撑着桌面，而这句话让他又停留了两秒钟才真正坐在了椅子上。

“我完全理解你会这么看。不过我和他其实是在同一阶级……至少头衔上是。我希望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埃林·提亚斯。好吧，你不用就这个问题表态，我已经从你的眼神里看出答案了。”

歌洛卡回忆起几年前和这个男人的短暂会面。那天夜里，在一连串牌局、几杯烈酒和事后证明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交谈后，她把他带回了家，却正好遇上了知晓这男人真正身份的乔贞。她当然明白这类主动找伴儿的行为通常都是由对方爱听的谎言推动起来的，但只要气氛对头，就可以暂时不追究，以后能怎么发展是以后的事。而当时的情况是：一切都揭穿得太快了，让她的自尊不得不介入。这么些年过去后，这整件事里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倒不是最后她打了他一巴掌，而是在这之前他们在赌场里确实有过一段气氛不错的交流。有时候她会和自己的记忆作对，心想那个让自己想带回家的男人和乔贞的手下不是同一个人，而时间越长，这一段回忆就越模糊。但是现在，哪怕仍然无法将眼前男人的样貌完全安置到回忆里，但至少她重新确认了那一夜真正的经历。那天夜里，她想暂时抛弃死神女士的身份，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找一个能让她暂时忘记固有生活的男人，却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陷入了普通的骗局。片刻的愉快和兴奋完全不能抵偿她在给他一巴掌之后的尴尬和愤怒。

“那么，是七处把我弄出来的？”

歌洛卡立刻用这句话把话题引到当前，但是埃林似乎没听见，转头把女招待叫来。他问了问歌洛卡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就自行给两人点了餐。随后他又问歌洛卡：

“你要喝些什么？”

“不。不要。”歌洛卡不自觉地把这里的饮料联想成烈酒。

“嗯，你要一杯酒，但这位女士不要？”女招待说。

“没错。老实说，我最近经常不得不独自喝酒。”

“这对你来说真不寻常，埃林先生。也许下一次我可以来陪着你喝一杯，改善一下近况。”

“为什么偏偏选在我对面坐着一位漂亮女士的时候来提出这个建议？和大人玩这一套可是没有好结果的，不要说我没警告你。在你的厨师老爸往我的烤牛肉里夹老鼠尾巴之前快到下一张桌子那儿去。”

“你放心，我会在爸爸做菜的时候盯着他的。”女招待笑了笑，离开了。

“你很受欢迎嘛。”歌洛卡身子往后倾，双手抱在胸前。“那姑娘比你小二十岁。”

“别在意，小孩子的恶作剧。她准是和她的男朋友商量好了，专门来逗逗我这样的单身父亲找乐子。现在这社会的年轻人，真是。不过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恶作剧？这个理由真牵强。”

“刚才你问我是不是七处把你弄出来的。现在对别的话题更感兴趣了？”

歌洛卡把头转向窗外。“我什么都没说。”她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挖苦很不满意，因为这仿佛是在对埃林传递一个她还没有忘记那件事的信号。如果真要把眼前的人当作陌生人，就不应该去管他是不是和小二十岁的女招待一来一往。

“我仍然在七处工作。”埃林说。“但不能说是七处把你弄出来的。”

“什么意思？”

“这更接近于个人的行为，也是一个巧合。我大致从乔贞那儿知道了你的事，比如你拒绝了他提供的工作之类的。”

“我和他之前已经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了，没理由再……”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这种难听的话肯定是他来开口的，你没必要引用这句话来为自己做解释。他这个人难免总有点口心不一，和他共事这么多年了，这一点最让我恼火。不管在藏宝海湾还是激流堡，你都帮上了他很多忙，所以他那些话最多只是拿来自卫的。”

“他让你监视我？”

“那倒不是。我只是跟他暗示过几次，要不要关注一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他不反对。”埃林竖起一只手指，然后马上又放下。“但也不支持。把他的这个态度翻译成人类的语言，那就是‘你他妈最好老老实实去做不然我会暗中恨你’。”

歌洛卡压抑住了一个快到嘴边的笑，从没有闭紧的嘴唇右边吐出一小口气。

“当然，他只有在处理私人事务的时候才这样，办理公务的时候还是要事事分明的。”

这时候，女招待把食物端来了。她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看看歌洛卡再看看埃林，笑着问你们在聊些什么。埃林使劲挥手把她赶走。

“你想有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我理解，也支持。我相信乔贞也一样这么想。”埃林边吃边说。“但是不可能就这样看着治安局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家伙就这样把你扔到外面去。你应该还不知道，乔贞几次接受你帮助的时候都是在处理非常重要——可以说重要到生死攸关的任务，所以从工作角度来说，七处应该给你一定的回报。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有两件事我从来不会厌烦，一是让治安局的家伙为难，二是帮助一位身陷困境的女士。”

歌洛卡明白埃林这个表态一半是认真一半是开玩笑，虽然的确有一点讨好她的意图在内，但同时因为用自嘲的口吻说出来而显得不张扬。如果没有方才和女招待之间的一段小插曲，他现在说出这句话就会显得过于正直，或许能对不谙世事的富家小姐起作用，但对歌洛卡这样了解现实的女人来说就会骤变成虚伪。也许这个人本性就是如此，她想，看来他并不是在遇上女性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把自己打扮成策略家。就算他要用明确的谎言来讨好对方，但他也深信自己是毫无恶意的。

“谢谢。”她说。

“这句话我等了太久了。”埃林举起酒杯。“为善行得到回报。”

“那么，”在喝了一口酒后，他继续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首先我要回去找雇佣我的人。”

“恐怕他不愿意让你回去工作了。”

“这个我当然明白，而且我也不想为他做事了。还有两天就到发工资的日子了，我可不愿意帮他白干整整一个月。”

“那当然。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行。”歌洛卡明白，凭她自己去做这件事成功率低，而且会引来更多的麻烦。

一吃完饭，两人就去了歌洛卡工作过的殡仪馆。雇主显然没有预料到歌洛卡会再次出现，他本来坚持只给半个月的工钱，但是埃林一说“你必须为诽谤这位女士的行为作出一些补偿”，他也只好放弃了防线。

离开殡仪馆大门后，歌洛卡对埃林说：“刚才那顿花了多少钱？我出一半。”

“不用了。怎么，你很在意刚才看起来会像是一次约会？”

“我没有。”歌洛卡把钱币深深地压进兜里。

“就算这是问题所在，你出一半钱也改变不了什么。好吧，现在你拿到工作所得了，接下来呢？”

“谢谢你陪我来。不过后面的事不用你管了。我要回罗莎琳太太的屋子去拿回自己的东西，我相信这一点不用你站在我背后瞪人也能做到。”

“你已经找到地方过夜了？”

“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先去小旅店呆一两天。”

“再小的旅馆，用你的薪水来支撑，我看一两天也够吃力的。”

“我很快会找到新工作和新房东的。”

“我女儿住校，她的房间一直空着……”

“不。不行。”虽然埃林还没有讲明白他女儿的房间和他自己的是不是在同一座房子里，歌洛卡还是立刻拒绝了。“再一次谢谢你。不过前面也说过，你和乔贞都支持我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最好还是到此为止吧。我不喜欢七处的人随时盯着我。真的不喜欢。再见。”

没有等埃林回应，歌洛卡就离开了。这主要是因为她注意到埃林先前仿佛随意地提到他是单身父亲，现在又强调了一下他的女儿。无论他出于什么理由说这些话，歌洛卡只想暂时离她前不久还寄予虚伪希望的事情远一些。

## 4

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三天，歌洛卡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什么访客。但是当第三天晚上敲门声突然响起的时候，出于没有理由的直觉，她在开门之前就预料到了自己会见到谁。

“嗨，”埃林说，“我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我说过了不喜欢有人监视。”

“放松一点警惕心，没有人二十四小时盯着你。你知道我们七处探员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在夜里敲开一个人的门，一是因为出了谋杀案，二纯粹是因为个人兴趣。”

歌洛卡还来不及问清楚所谓的个人兴趣是什么，埃林就自行进了屋。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只花了十秒钟，毕竟这是很少有人光顾的小旅馆里最便宜的单间。



“这儿渗水很厉害。”埃林抬头看着天花板的角落。“你应该要求换一间。我可以去和老板谈谈。”

“我非常肯定别的房间也好不了不少。刚才如果你在走廊上抬头看看就会明白了。”

埃林坐在唯一一把椅子上，歌洛卡这才发现他手里拎着一个方形小包裹。

“你带着什么？”

“不是多重要的东西，但我很高兴你感兴趣。”他把包裹放在桌面上，像对待小动物似地轻轻拍了两下。“我们呆会儿再揭晓。你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我嘛……”

“歌洛卡，你能不能坐下再说，不用一直站在那儿叉着腰，好像随时都要送客一样。我看你也没打算马上把我赶出去吧。”

虽然歌洛卡有些奇怪为什么情况会变成埃林纠正她的待客之道，但她还是坐在了床边。

“我几家殡仪馆都跑过了，头一家的馆长倒还愿意谈谈，但另外两家听见我的名字就拒绝了。”

“不奇怪。这一行的圈子很窄，他们肯定从你的前雇主那儿听来了一些……他编造的事。你应该考虑换个行当。”

“是啊，我应该。”

“有没有想过去医院看看？”

“没这计划。”

“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地方。别误会，不是事先安排好，只是我用介绍书证明你背景清白，然后剩下的都要靠你自己去争取。”

歌洛卡没说话，摇了摇头。

“你又来了。我知道乔贞最初给你安排的就是医院的工作，你可以拒绝他，但并不等于就要痛恨这整个行业。”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这就好像有人扔给你一根骨头，你说不要，然后自己跑去别的地方衔一根来。我就是觉得不自在。”

“那只是你强迫自己这么去想而已。说真的，如果乔贞有一个孪生妹妹的话，我看那就会是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都擅长帮助别人，而且都更擅长拒绝帮助。区别在于他的拒绝方式是男性化的，就好象这样：我很强壮！我可以单手掐死一头狮子！当我抬起脚的时候，鞋底上的蟑螂不是一只而是两只！我不需要你帮忙！碍事的家伙都闪开！但你呢就是女性化的，比如说：我是女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没有自知之明的男性主义者，不要以为每一个女人都等着你去拯救，至少我不是。你也许有百分之三十的诚心，但更可能有百分之六十是为了占我便宜。我不需要你，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埃林把故意提高了的嗓门降下来。“当然，有时候这些拒绝只是浮于表面，而且你们绝对不会恨那些伸出援手的人。这都是从个人角度来说的，乔贞会为了工作而暂时抛弃这种臭脾气。暂时。让你们主动索求援手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当这类情况发生的时候，援助的一方将要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说不定会重大得要折断他们的脊梁。”

“你这些话不是百分之百没道理，但是……”歌洛卡想了想。“为什么我要坐在这儿听你像解剖尸体一样分析我的脾气？”

“只是证明我到你这儿来完全是个人行为。七处不会付钱让我做这些事。”

“我有点不确定你纯粹是想分析我，还是拐弯抹角地在我面前抱怨乔贞。不管到底是哪样，你都是在找我麻烦。”

“不，这也可以看成是在寻找我们俩的共同点。先抱怨乔贞的是你。”

“既然你知道，那就不要说什么我和他很像。我不喜欢听。”

“没问题，没问题。我本来也没打算说这些。”

“那你有别的打算咯？”

埃林右手大拇指顶着额角，食指抠抠眉毛。

“其实我有些问题想问。因为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古怪原因，我觉得只有从你这儿才能得到答案。”

“我不喜欢这个开场。如果你说出什么太奇怪的东西……”

“放心。这完全健康，因为是关于我女儿的。是的我有一个女儿，上次好像给你提到过。”

“我有印象。”虽然仍然对接下来的话题有些担心，但埃林有些为难的神情引起了歌洛卡带着善意的好奇心。

“我的女儿，她叫伊莱恩。她呢，十二.....十三岁了。她过去挺听话的，我是说非常听话，甚至看起来有些胆小。我知道这两个说法里面好像没有什么逻辑，不过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咳，我说的这个过去，只是几个月之前的事而已。就是说她一直都是这样，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了很多。就好象咻地一下，一夜之间。我也读过一些书，说孩子青春期会变得很快之类的，但她现在简直是处处都抵触我。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这个.....为什么你觉得会从我这里才能得到答案？”

“首先，你是女人。而且我知道你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就过得非常独立了。我还认识其他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女人，但是这事只能和你说说。总之我已经坐在你面前，说出来了。所以不要再问我的动机什么的，我就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不好说.....到了这个年龄会突然变得不听话是很正常的，这你也知道。但是我想我真的并不适合做解答。因为我确实从小就独立了，但那是迫不得已，而且那和你女儿的情况也没什么相似之处。我觉得你最好去问问.....问问那些有女儿的母亲。”

“说得也是。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埃林双手抱在胸前，低着头，在椅子上左右摇摆了一下身体。

“歌洛卡，你是医生，女医生。”

“.....所以呢？”

“我是说，伊莱恩她十三岁了。除了性格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变化，这一点我不需要读书就能知道。但是呢.....嗯.....某件特定的事，可能会主导伊莱恩变化的事，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发生，但是假如它已经发生了的话，又或者没有.....”

“噢。”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了吧？”

“嗯。”歌洛卡看了看地面。

“这事很重要，做家长的不能忽略，对吧？但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女孩儿这事一般要通过母亲来说明白……一般来讲。”

“那当然，可是那孩子没有母亲。我当爸爸的当然不好过问，但是我更害怕她会不知道如何处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因为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什么的。如果它已经发生了，而我却不知道——”

“你可以带她去见医生。你觉得女儿真的会什么都不和你说吗？”

“很难讲。她现在真的和我说不了三句话。”

“你得自己开口。”

“我自己……那该怎么说？你能不能替我想个开场白？”

“别问我了，埃林。她是你的女儿。我是说，你迟早都会和她谈人生中各方面的问题。她不会永远是无忧无虑的小娃娃。这事你来开口当然会有些尴尬，但让她先说，对她难道就很公平了？这辈子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得和她谈，这是第一关。我能看得出来你的确很担忧，如果现在只有一个解决担忧的办法，那就不应该回避。”

歌洛卡看着把脸别向一边，右腿搭在左腿上，仍然在轻微摇晃着的埃林。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面对异性都不会迟疑的男人，却因为无法和女儿说话而来向她求助。

“乔贞有一个老朋友叫舍尔莉，伊莱恩和她关系挺好，整天婶婶婶婶地叫。伊莱恩也可能主动找她说吧。总之……我想我也不该太急。”

*他到底还是没有下定决心，歌洛卡想。*

“对了，这个。”埃林把方形包裹抱在怀里解开来，掀起藏在其中的小餐盒的盖子。“这就是舍尔莉给伊莱恩做的蛋糕。是她最拿手的玩意。准确地说是生日蛋糕。今天是她十三岁生日。”

“今天？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她一直是住校的，我让她今天回家来，但是她不愿意，非要留在学校。我想那儿有不少朋友会给她庆祝生日吧。其实我本来打算把这个给她送去，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我稀里糊涂转啊转的就跑到你这儿来了。”

“你这个白痴。”

“你是说我应该赶快到学校去吗？”

“不，幸好你没去。你把这玩意叫做生日蛋糕？这最多不就是一块点心吗？奶油在哪儿？水果在哪儿？还有，蜡烛在哪儿？我不相信七处探员会穷得连生日蜡烛都买不起。”

“可是我以前每年都给她吃这个。她喜欢，这是舍尔莉最拿手的……”

“怪不得她一到青春期就决定不和你说话了。我不管这玩意有多好吃，它就不是生日蛋糕。我弟弟十二岁的时候，我花掉一整个月的工钱买材料，做出了比这个好看一百万倍的蛋糕。如果我是她，也不想让你去学校。你会让她成为同学们整整半年的笑柄。”

“会这么严重……？”

“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挺聪明的男人，可是没想到你会有这么白痴的想法。而且你竟然还敢说像我像那个谁。真是气死我了。”

“说得也是。”埃林沉默了一会儿。“不过，总不能浪费掉，不是吗？我已经让伊莱恩和你都不高兴了，不想再惹火舍尔莉。一晚上和三个女人闹矛盾，那会破了我的历史记录。”他把餐盒递出去。“来，替我分担一部分吧。味道真的很好。”

歌洛卡犹豫了一下，拿了一块蛋糕放在嘴里。埃林坐在她身边，等她咽下去之后说：“怎么样？”

“还行。”歌洛卡吮了一下手指头上的蛋糕渣。

“我说过的吧。”

“可是这就不是生日蛋糕。”

“知道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埃林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

“其实我还有东西是专门带给你的。”

“什么？”

他打开纸包。“不错的烟叶，估计你会喜欢。”

“放在那边吧。”

“你现在不试试吗？”

“我只有在工作的時候才抽烟。”

“为什么？”

“我处理了成百上千的尸体，但这不等于我习惯它们的味道。”

“不是这么回事吧？”

“我骗你做什么？”

“我是说，你在工作之外也抽烟。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在赌场见面的时候。”

“我不记得了。”

“现在真的不要？”

“我不要。”她看着他的眼睛。

“行。”埃林重新把烟叶包起来，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回过头来，微笑着看她。片刻之后，他抚摸歌洛卡的脸颊，吻她的唇。

直到整件事都结束后，歌洛卡才突然产生出抗拒心。当时她俯卧在他身边，几乎都快睡着了，但脑袋里突然产生了一阵瀑布落入深潭似的鸣响。她猛地起身，使劲推埃林的腰。

“别睡着，你不能睡这里。快给我走。”

埃林有些迷糊地起来，想去抱歌洛卡，但是她用更大的劲推他的肩膀，又一脚踹在他的背上，把他弄下了床。

“你干什么？”埃林在地上拾着衣服，回过头对她说，满脸都是困惑。

“出去。你不能睡在这里。走，走。”

歌洛卡把刚刚套上裤子的埃林推向大门，随后一下子蹦回床上，用毯子裹住整个身体，脑袋埋在两膝之间。在听到埃林离开，房门重新关上之后，她才掀开毯子，把头露出来。她看看埃林在床单上压出的痕迹，捧住自己温热的脸，叹了口气。

*(整理者注：本章发表于2009年11月11日星期三，圣光棍节。赞美Camg。)*

## 5

第二天早上，旅店老板娘找到歌洛卡，递给她一个信封。

“一位先生昨天晚上留下来的，让我转交给你。”

“谢谢。”歌洛卡接过来，打开看看。那是埃林让她带着去医院找工作的介绍信。

“有件事得说明白，”老板娘说，“如果你下次要留男人过夜，得先通知我。”

歌洛卡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信封摇了摇，收进兜里。“他没在这过夜。”

“我知道，昨天晚上没有。我只是讲明白这里的规矩。只要没在这儿惹上什么违法的事，你的私生活就与我无关，但我租给你的是单人房，如果你想和其他人一起用，那另外一个人也要付房租。当然，我不反对出现这种情况。”

“你放心，不会有下次。”

“那我可不管。你弄清楚我说的规矩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

“那就好。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在转身走出两步之后，老板又回过头来说。“那位男士看起来很有风度。”

歌洛卡皱起眉头。她毫不怀疑这纯粹是老板娘表示友好的套话。她回到屋里坐在床边，重新拿出那封在老板娘面前没细读的信。信里用一些正式的官话说明她背景清白，拥有适任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没有署名，真正起作用的自然是末尾的七处印章。另一张叠成指甲盖般大的小纸片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把它展开。

——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喜欢抽烟！

这是完全不同的笔迹，比正信里的字体要潦草得多，甚至墨水颜色都不一样。歌洛卡没办法想象埃林正坐着，在信纸上工整地写下“敬启”“品德优良，为人称道”之类的词句，但她几乎可以看见他是怎么在两秒钟之类就完成了这张小纸条，然后往信封里一塞——也许就在把它交给老板娘之前。她把信收好，附加的小纸条搁在床头柜上，然后出了屋。

事实证明七处的介绍信很起作用，哪怕医院的人在阅读它的时候似乎都显得有些拘束。最后她同时在两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其中一家是白天当班，另一家则是每周只去两个晚上的临时工。这样比在殡仪馆工作少掉了百分之二十的休息时间，但是却能得到多出百分之

十的收入。歌洛卡觉得这样很公平。另外一个好处是通往这两家医院的路上，不用经过罗莎琳太太的老屋和曾经有人认识她的街坊。

傍晚时候她回到旅店房间，琢磨了一会儿是不是该把烟管和烟叶都扔掉，但最后还是把它们包起来，放进抽屉深处。敲门声响起，她迟疑了一下，上前开门。站在门外的是埃林。歌洛卡当然也想象过下次和埃林见面会是什么样子，在她的那些联想里充满着尴尬、不自在之类的形容词，但她从来没想过埃林会在第二天就再次出现在她面前，而且手里还捧着一束花。

“我知道我挑的这束花很漂亮，随你怎么看都行。”埃林说。“不过先让我进去，好吧？”

歌洛卡把身子从门边让开，看看花束又看看埃林，微笑着的埃林，感觉自己成了一只迷失方向的飞鸟，虽然身子轻盈自在，但脑子里却一片糊涂。她昨天夜里明明连踢带打把这个男人赶下床，但他却表现得好像两人定下了什么甜蜜的约定。她睁大眼睛，左手抬起来，不自觉地让嘴唇贴着食指关节。

“这是你的。”埃林把花束递过来。

“我.....我没有地方放它。”

“噢，花瓶。我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多么愚蠢啊。——可惜这不会发生的。”埃林一直藏在背后的左手拿出了一个小花瓶。他把花束插进去，摆在窗台边。“这样就一切妥当了。”

歌洛卡没说话，看着那花束。它们色彩鲜亮却并不显得招摇，因为花瓣、叶片和筋脉互相之间都有着足够慷慨的空间，让夕阳的光在其间自由畅通。一阵风从窗户吹进来，花簇稍微摇动了一下，而她已经开始担心风会把花瓶吹掉下来。

埃林走到歌洛卡面前，搂住她的腰。“你今天用上我留下的介绍信了吗？”

歌洛卡并没有看他的脸，视线越过他的肩膀。“我带在身上，找到两家医院.....”

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突然再次感受到大脑里突如其来的鸣响，就像昨天夜里差点在他身边睡着的时候一样。她赶紧推开他。

“你这是做什么？”她说。

“我来看看你，带了一束花。一个男人给女人送花。这没什么疯狂的吧？”

“不，我是说.....我不.....”



“你好像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歌洛卡。”

“昨天晚上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我也不想让你送花来。还有花瓶。”

“我觉得我们昨晚过得很愉快。”

“反正到此为止。我们本来就不该……谢谢你的介绍信，我找到工作了。就这样吧。”

埃林上前一步，再次抱住她，看着她的眼睛。“你是说昨晚的事是一次性的？看着我，歌洛卡。说实话，把你真正的想法说给我听。你真的希望昨天的事只是一次性的，希望我现在把花和花瓶都拿走，离开这房子？那很容易做到，真的，没什么困难。我可以这就松开手，去拿花瓶，和你说再见。我会走到楼下，把花束和花瓶一起扔到垃圾堆里，因为它们的主人抛弃它们了。我当然可以这么做，但问题是你真的希望这样？回答我。如果你没法下主意的话，我帮你数到三。我要开始了。三。二。”

“我只是觉得不对劲，”她说，“我们一开始只是在谈乔贞……谈你的女儿什么的。我根本没打算和你……我觉得自己犯错误了。你帮了我很多，我很感激，但是没打算……”

“别说傻话了，歌洛卡。那不是什么报偿。”

“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错了。”

“错了？我不知道哪儿出错了。你知道，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到处找别人的错误。证人，证据什么的，我通过它们可以知道对方有没有犯错。当一个犯人认错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释放感。但是你没有。看，你的皮肤绷得紧紧的。还有你的眼睛……不幸的是，你的眼神很不安定，这说明你很可能在撒谎——承认根本没有犯过的错误，就是一种谎言。还有，”他用拇指抚摸她的嘴唇边缘，“犯人在坦白错误的时候，会非常直接地说出来。来看看你的嘴唇会告诉我什么。”他吻了吻她，继续说。“很遗憾，它们什么也没说。你是清白的，歌洛卡。你没有犯错。”

无论怎么告诫自己要小心，歌洛卡还是开始激动起来。她抬起刚才一直垂在身边的手抱住埃林的背脊，但他却在一个短暂的吻之后松开了手。

“我得走了。”他说。“晚上还有活儿。我差点没能找到时间给你把花送来。”

“噢。”歌洛卡后退了一步。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你用上了我的介绍信。接下来也该换个地方呆了，这房间不值它的房租。你已经打算去找别的地方住了吗？”

“我会去的。有时间就去。”

“那就好。对了，还有一件事。过段时间伊莱恩会回家住两天。我想让你见见她。”

“见你女儿……？”

“当然。我女儿。”

“为什么？”

“这种事不需要非常明确的理由吧？昨天关于她我已经和你说了很多，也征求了你的意见，所以想让你判断一下我的看法有没有错误。当然，这只是硬挤出来的一个附加理由，实际上我就是非常想让你们俩认识，就这么简单。”

“可是感觉很奇怪。听着，和你之间是一回事，但是马上又去见你的女儿……”

“你又来了。准确说不出奇怪在哪里，那就说明根本是多余的担忧。不要把这事想得太正式。就这个周末，有空吧？到时候我会来接你，所以暂时不要搬到别的地方去。记住了。”

埃林离开之后，歌洛卡背靠着关上的房门，双手搁在身后。就这样过了好几分钟，她才觉得自己能清晰思考了。她知道埃林在有意地迅速把她拽到一个未知的生活中去。在昨晚的事之后立刻去见他的女儿，这其中也许存在的暗示意味也让她难以马上接受。当埃林的气息随着吹进屋里的夜风消散之后，歌洛卡终于能想明白他用什么办法吸引了她，而且的确也怀疑他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女儿的话题来唤起她的感情——但无论怎么强迫自己，她还是一点也反感不起来，或者说些微的顾虑和她另一方面的感觉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那张在抽烟问题上提醒她的小纸条。还有那束花——它们真的很美，无论单纯是因为自身的色泽和形状，还是有别的要素在起作用。过去自然也曾有男人给她送花，但她从未对那些花束投以这样不可抑制的注视。当埃林说要扔掉它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开始刺痛。她离开门边，坐回床上。歌洛卡知道自己确实希望埃林还在身边，即便她喉咙里还有好几百个不对劲没有说出来。

## 6

“伊莱恩的房间在二楼，”埃林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自己上去参观一下。”

“你要去哪儿吗？”歌洛卡说。

“按说这时候她应该到家了，我去看看。她有时候会在半路上和朋友瞎逛什么的，天黑了都不知道回来。不过今天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好吧。”在埃林转身之后，她接着说。“你有没有和她说过我会来。”

“当然说过了。”

“她……对你说什么？”

“伊莱恩还没见过你，所以她暂时还没有什么可表态的。今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听着，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很高兴今天你能来。”

“我也是。”事实上，今天正好是歌洛卡当夜班的日子。她不得不上班第一周就请假。管事的人嘟哝了几句，但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埃林离开后，歌洛卡在客厅里四处晃了一下。她仔细地看屋里的一切——窗户，桌子，茶杯，但目光并不会长久盯着一处，就像在寻找着什么。把眼前的一切联系起来的是埃林·提亚斯，一个她仍然说不上非常了解的男人，也许她在寻找的就是另一种了解他的途径。

有一面墙贴挂着好几十张画，它们从左至右展现出非常清晰的时间脉络。从景物模糊一团、人物不成比例的涂鸦，到显然是经过训练的素描和色彩画。从巴掌般大的发黄白纸，到真正的画布。每一张画上都署了名，其笔迹也在随着时间变化，但构成它们的字母却从未改变。伊莱恩。

这就是他的女儿，歌洛卡想。她仍然不知道伊莱恩的样貌，但她已经见证了小姑娘的一部分人生。不是什么琐碎的东西，而是她——和她的父亲共同决定应该留在这面墙上的重要事物，是固定下来的时间和空间。她费很大劲从最早的那些画里寻找埃林，但始终没办法确定他到底在哪里，或者说是哪一个看上去有五官有四肢的形象。但是在近期的画里面，她一眼就找到了埃林。以他为主角的画有三张，每一张都是面带笑容。剩下画的是谁，歌洛卡自然都不认识，但其中一张素描她觉得是乔贞。画中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用手扶着右额，闭着眼睛。在他身边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同样闭着眼睛的女人。整张画像是乔贞在探望病人，但是中途因为疲劳而打盹。画面右下除了署名还有日期，这张画是在一个月前完成的。

虽然屋里只有歌洛卡一个人，但不怎的，她突然觉得盯着它们太久是不适当的事。她走到客厅右侧，轻轻推开一扇留了缝的门。这是一个卧室。既然埃林说了伊莱恩的房间在二楼，那么这就是他自己睡觉的地方。她一进屋，就看见床边的地面上扔了一件弄皱的衣

服。她把它拾起来，在自己的膝盖上叠好，看着它发呆。片刻后，她突然想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赶紧把它放在一边，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她听见了接近门口的脚步声，就连忙出屋，把门重新掩住。

埃林进了屋，身后跟着一个低着头的女孩儿。以十三岁来说，她的个儿有些矮，歌洛卡完全能想象她踩着矮凳子往墙上贴那些画。与之相对的是她头发留得特别长，仿佛是要有意遮住自己一样。

“伊莱恩，”埃林把左手放在女儿的头上，“来给歌洛卡女士问好。”

女孩有些不情愿地抬起头来，歌洛卡这才看清楚她的脸，和她额头上属于特殊年龄段的小红痘。

“你好。”伊莱恩一说完就含住了嘴唇。

“你好。”歌洛卡尽量自然地对她微笑，但是顾虑得越多她就越怀疑自己会不会看起来像一个虚伪的大人。她能从伊莱恩的眼睛里看见属于十三岁的眼神：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手里揣着一张张“他不理解我”或者“我要避开他”的标签。不是每一个同龄女孩都会这样，但这就是伊莱恩给歌洛卡留下的印象。

“我刚才看了你的画，”她说，“它们都很漂亮。”

伊莱恩没有答话，回头对埃林说了一句“我上去了”，然后就朝二楼跑，在经过歌洛卡身边的时候低着头。

“你看，我和你说过的，她很少说到三句话。刚才只是两句。”埃林说。

“没什么。她可能是害羞。”

“不到吃晚饭的时候她是不会出屋的。我去做饭了。来，帮我。”

对于下厨这件事歌洛卡很犹豫，尤其是想到伊莱恩会来吃的情况下，毕竟哪怕是不那么挑食的巨魔曾经诚挚地表达过对她厨艺的担忧。不过幸好埃林只是让她帮忙剁菜什么的。这个厨房比她在藏宝海湾和激流堡用过的都干净上百倍，但真正让她觉得新鲜的是身边还有另一个人在忙活。而且他不是什么无名的餐馆厨师。他要给她和楼上的小姑娘做晚饭。

她停下手中的动作，让菜刀悬在高出砧板半寸的地方，瞧瞧身边的埃林。他看起来很专注，歌洛卡很少在别的时候看见他表露出这样的眼神。埃林注意到歌洛卡的目光，便转

过脸笑着对她说“你看看怎么样”，同时稍微朝侧面抬起手中的锅，让她可以看见里面的食材。后来她忘记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因为那并不重要。她想问问关于那些画的事，但最终并没有开口。

数十分钟后，饭菜都弄齐了，埃林回到客厅对着二楼叫了一声“下来吃饭，我只说一次”。伊莱恩没有马上下来，在这段时间里埃林回到厨房，从后面抱住歌洛卡的腰，一边轻轻地摇晃她一边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创造了历史。看这一片辉煌的战果。”

他指的是眼前的菜肴。菜色很简单，但它们在此刻的歌洛卡眼中完全不是食材和调味料的集合。它们是另一种别的东西。雨水渗透进泥土之后，就不再是雨水，而成为了花芽的孕育者。飞鸟衔回巢的树枝也不再是树枝，而是一个家不可缺少的部分。

伊莱恩下来之后，他们坐在餐桌旁，歌洛卡来分发盘子。在伊莱恩伸过手来接的时候，歌洛卡注意到女孩的手上有很多清晰可见的交叉沟壑。它们并不像刀伤，而像曾经有什么带着恶意的东西渗入了她的皮肤。不要说执画笔，哪怕常年的苦工也不会造成这样的痕迹。她的大部分皮肤仍然光滑，但正是如此才让那些痕迹是如此刺眼。过了几秒钟，歌洛卡意识到了自己不恰当的注视，就赶紧移开眼神，微笑着望向伊莱恩的眼睛。

“你的手有股怪味。”伊莱恩说。“像摸过死人一样。”

“伊莱恩！”

埃林这么一说，女孩马上接过餐盘，随便往里面舀了一些菜，端着它跑上二楼。“我回屋去吃。”她说。

“你给我下来。”

埃林的话没有起作用。

“这小家伙。”他皱着眉头，手中的餐叉在盘子边缘摩擦了一下。

“没事。就让她一个人吃吧。”歌洛卡说完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暗自闻闻。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才对，她想。我今天明明准备过。明明在医院用消毒液洗过了手。也许那千百具尸体就是不愿意那么轻易地放走她。

吃完饭，收拾好餐具后，埃林对歌洛卡说：“你到我屋里去坐一下。我去和她说说，马上就下来。”

“没必要骂她，她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是什么？歌洛卡，你说。只不过是是什么。”

“她只是一个孩子。”

“问题就在这里。孩子就不该这么说话。总之你等着我，我不会打她的，放心。”

歌洛卡点点头，进了埃林的屋，在床边坐下。起先她试图集中精神听听楼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有成果，也就放弃了。她开始继续先前中止的对这房间的观察。虽然只有基本的家具，但屋里仍然显得有些局促，尤其是衣柜和书桌离得太近，而且窗户开在另一侧，这样在白天书桌前就得不到足够的阳光。而床铺旁边又有太多浪费掉的空间。歌洛卡想，如果把床铺和衣柜的位置稍微换一下会更好。另外她还注意到了书桌的每一个抽屉都上了锁。也许对于他的工作来说，这样是必要的。

在床头柜上有一个水杯，几张散落的扑克牌，一沓报纸和两本翻旧了的书。其中一本是对城内几所著名学校的介绍和比较，而另一本说的是奶酪制作工艺的。她皱了皱眉头。他看这个做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也想象不出七处探员会看哪种书来做消遣。

十多分钟后，埃林回到了卧室。

“我跟她说过，”他说，“她答应我会对你道歉。我让她现在就下来，但是她死活不愿。”

“这样就行了。”歌洛卡说。

“她还跟我说，想让我把墙上的大部分画都取下来。别担心，她不是对你有想法。”

“那为什么……取下来多可惜。”

“这屋里很少有客人……所以其实看过那些画的人不多。像乔贞啊，舍尔莉啊，他们都是从伊莱恩小时候就看她画画了，所以对她来说很正常。但是她现在可能是……”

“可能是怎么了？”

“你别急，我在想该怎么说。可能是……不满意吧，所以就不希望再这么明显地张贴出来了。她说，她今年六月份之前的画，都没有……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对。”

“你女儿这么说她的画没有灵魂。”

“她是这样说的。”

“你十三岁的女儿。”

刚说完这句话，歌洛卡就笑了起来。她捂住嘴不让声音传出，额头顶在埃林的胸膛上。

“得了，别笑了。我早知道.....养一个喜欢艺术什么的女儿就是自找麻烦。”

“我看见那边的书了。你想给她换学校？”

“算是吧。我想给她找一个更适合她画画的地方。总之我已经可以看见她的未来了，大概是整天画些永远卖不出去的东西，守着我的养老金过日子。不，我改变主意了。我要送她去读法律，或者建筑学。前提是我能说得动她。你还笑？没完了？”

“行，行，不笑了。那你有没有答应她把画取掉？”

“我让她自己来。我说你舍得的话，就自己动手，免得以后反过来怪罪老爸。”

“她肯定不会做的。”

“我想也是。”

埃林靠近歌洛卡，双手轻拍她的脸颊。

“不说她了。我们来说你。今天晚上你会留下来吧？”

“你在说什么？”她捉住他的手。“我哪也不去。”

## 7

“.....她手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

“噢。”听埃林说完，歌洛卡看了看自己搁在毯子上的双手。

“这孩子在我找到我之前根本谈不上一点自由。所以我觉得该让她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十三岁，也快遇上很多需要她来做决定的事情了。还有她母亲的事，我不知道她还记得多少，反正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我是说，她小时候还常常画她母亲，还非常高兴地拿出来给人看，就好象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一定还记得她母亲的。她大概只是拿不出勇气和你谈。”

“可能吧。也许某一天我会忍不住问她。毕竟关于她母亲陪伴着她的那段日子，我也是一无所知。我有时候想，这孩子性格突然变成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开始慢慢理解过去的事情了。她会想，‘我妈妈死了，因为我爸不作为，而他现在还一直对我保持沉默’。这孩子很聪明，她越是聪明，我就越觉得她会暗地里责备我。虽然我对她母亲经历的事没有直接责任，但是……”

“你怎么能说没有直接责任？伊莱恩是你和她的孩子。”

埃林看着歌洛卡。“你知道我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好吧。”

歌洛卡把脑袋转向另一边，沉默了一会儿。她知道埃林的故事里还有很多断层和不详细的地方。他只说当时他和伊莱恩的母亲分开了，但并没有提具体原因。在母女两人遭到什么人利用和虐待的问题上，他也含糊其辞。歌洛卡能理解埃林选择性的叙述，而且她也并不是真的想详细了解埃林和伊莱恩母亲的过去，但无论埃林在这个问题上对她是否足够坦白，她都会感到些微不快——出于不同的原因。

“我问你一件事，”她说，“考虑到伊莱恩现在的情况，如果回到那个时候，你会选择一直和她母亲在一起吗？”

“来了，来了。我早该想到的。我早该想到这话题会带来这样的反应。”

“不要又想笑着糊弄我。”

“歌洛卡，当年我二十一岁。已经是用得上大脑的成年人，我知道，但今年我三十四岁。让我用现在的头脑去揣测十三年前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可不觉得这十三年你会有非常大的改变。至少在五年前，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和现在也没多大分别。”

“真的吗？歌洛卡，我不信。五年的区别是，你从给了我一巴掌，到现在光着身子和我聊天。按照这样的变化幅度，如果是十三年前，你大概会朝我的鼻子来一脚。而假若再往前追溯十三年，你可能就成了那个总是把我从秋千上面推下来的隔壁屠夫的女儿。所以只有现在才重要，不是吗？”

“好吧，虽然最后一句话有点耳熟，不过算你过关了。”



“呼，”埃林假装从额头上抹走一把汗，“女人啊女人，总是能想出那些既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的谜语。这个问题几乎和‘你看上我什么’一样难。”

“你一说这个倒给我灵感了……”

“打住。我警告你。”

“好吧，看在伊莱恩的份上。”她捶了一下他的左腰。“给我说说伊莱恩的画。我看到有一张近期的画里有乔贞。那是他吧？”

“你说病院里的那张？”

“病院？原来是病院吗？那么那女人是……”

“说起这个么。”埃林撇了一下嘴巴。“我知道看见他守着一个女人会引起你的好奇心。但是这不是一件应该经常谈论的事。至少乔贞希望知道它的人越少越好。”

“我也不是真的想打探他什么。我大概是……有点……有点想他吧。”

“也许他知道你这么说会很高兴。他救出来的人原来并不恨他，天大的好消息。”

“你可别把我刚才的话告诉他。”

“放心，我有没有这个机会还说不定。”

“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也没有多少机会从私人角度和他见面。”

“怎么，他现在是你们的大官了？”

“从他去激流堡之前就是了。而现在……他更进了一步。你知道，百姓们会常常谈论，然后想象自己这辈子能不能见上一面。像这一类人，他们只能和处于同一位置上的人保持交流，他们的家人除外。但乔贞没有家人。而我显然也不在能够和他保持时常交流的位置。所以，你知道问题所在了。”

“我还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不奇怪。你只见过他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觉得应该在他面前提一下，就说歌洛卡问你近况怎么样。随便说说，就当是小小的回报，让他知道这世界上又少了一个人恨他。相信我，他在这个职位，正在恨他或者打算恨他的

人成百上千。我不会说成，乔贞！歌洛卡半夜做梦的时候喊你的名字！之类的。没问题吧？”

“好吧。不过你打算不打算把我们之间的事也告诉他？”

“也许等他亲眼见到再说吧。”

歌洛卡看着埃林，把左手放在他的手背上搓了搓。“其实我有点惊讶。在看到伊莱恩的画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不光是同事关系，但是还没想到你这么……告诉我，你们怎么会成为朋友的？我看不出你们会有什么共鸣的地方。”

“歌洛卡，你让我一晚上坦白太多事情了。也许可以留一些东西下次再说。我看咱们不如睡觉吧。”

“可是我想听。”她抓住他的手掌，在他的大腿上拍了一下。

“如果明天我在审讯犯人的时候睡着了，那就是你的错。”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继续说。“我还真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我肯定没有一开始就把他看成是朋友。实话跟你说，我最初还不是非常——这么说吧，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同事来尊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知道这人看上去不惹眼。但是后来时间长了，我不得不暗自承认，好吧，这家伙这方面挺厉害，那方面又比我优秀。最初在一块儿工作的那几年，他帮助了我很多。一个榜样，我可以用这个词。但他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榜样，因为他的个人生活一团糟。我也遇过很多倒霉的事，他比我还倒霉一百倍。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就想，作为一个我尊重的人，你不该活得这么难看才对。我有一种看不下去的感觉，就想帮助他。到底我是因为关心才想帮助他，还是因为先帮助了才慢慢培养出关心来，已经弄明白了。很奇怪的思维过程，不是吗？总之，我到今天还认为这不是他应得的生活。我真想这样，”他握紧拳头砸向空气，“这样给他一拳，跟他说老友，别再摆这副臭脸了，我们去找点乐子。你喜欢什么？打猎？钓鱼？都不会的话，我可以教你。除了抓杀人犯你也可以找别的理由出门，这个道理很难懂吗？”

他停了一会儿，把手放下来。“可是已经晚了，歌洛卡。我该早点想到这些事。现在我和他不是可以自由说话的人。我没法开口跟他说，你能不能把那个长一副死人脸的保镖支开，好让我们能说点真正的人话？我已经帮不了他了。”

“你在说些什么傻话？你们俩都才三十多岁。有什么晚不晚的。”

“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作为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人，他太年轻了，而且正好在适合拼命工作的年龄段。这就表明在他老得做不动之前，会在这泥坑里陷得太久。不过……我

也不太确定自己都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对别人谈过这些事。你说得对，这些话是挺傻的。不说了。”

歌洛卡亲了一下他的脸颊，然后在自己嘴唇落下的地方轻轻抚摸。“没事。你会说这些是因为你心肠好。”

“好吧，歌洛卡，这是你今天晚上唯一一次称赞我，却是因为我帮助了乔贞。你伤了我的心。”

“少来。这一套可能会对你在随便哪个酒吧里遇见的女人起作用，但是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吗？五年前我在一个地下赌场里遇见一个女人，她当时就很吃这一套。”

“现在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麼。一切都很清楚。我知道你说出来的哪些话是真的，有分量的东西。假的骗不了我。”

“你想听真的东西？”

“当然想。你还能说出些什么来？”

“搬过来和我生活。”

歌洛卡的呼吸暂时停住了。就像她自己所说的一样，她从埃林的眼睛里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曾经让她困扰的大脑深处的鸣响并没有出现。她的背脊有一部分袒露在外，窗户缝隙漏进来的风把一丝寒意从她的颈椎一直送到背部中央。她多少预感到他会这么说，但当耳朵切实听到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

“不行。”她说。

“.....为什么？”

“我.....那两家医院离这儿都太远了。我才刚刚上班一个星期而已。如果说只是住在这里.....我不太希望那样。”

“我懂了。”

“抱歉。”

“不过你得找个比那家旅店更好的地方，听见了吗？”

“好的。我那天就已经说过了会去找。”

“睡觉吧。”

歌洛卡没有回答，整个人缩进厚毯子里。偏偏在这时候她才感觉到了寒冷。窗外已经在下雪了。她起先想在雪粒拍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和他的心跳声之间找出相应的节奏，但脑子里很快模糊成一团。她睡着了，思维和落雪一同消融在坚厚而又沉稳的大地上。

第二天早上，她在睡梦中感到有人碰自己的肩膀，不自觉地翻身起来。眼前的人是一只腿跪在床单上的伊莱恩。

“早上好。”女孩说。

“早……早上好。”歌洛卡揉揉眼睛。过了两秒钟，她急忙把毯子拉起来，遮住自己的身体。她望向埃林躺过的地方，那儿没有人。

“你爸爸呢？”

“他去工作了。”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

“噢。”

伊莱恩含了一下嘴唇。“对不起。昨天我不该说那些话。”

“我接受你的道歉。没事了。”歌洛卡摸了摸伊莱恩的头发。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

“你要留在这儿吗？”

“留一小会吧。我还要去别的地方。”

伊莱恩点了点头，在床边坐了一小会儿，又站起来。

“就是说你不会马上走了。”

“对，你有什么事吗？爸爸有没有给你做早餐？”

“我吃过了。”

短暂的沉默。歌洛卡总觉得女孩儿还有什么话要说。

“伊莱恩，你.....”

“我可以给你画一张画吗？”

歌洛卡看着伊莱恩的眼睛，女孩儿低下头。

“当然可以。”

“在这儿等等。我去拿素描本。”

伊莱恩跑出了屋，歌洛卡才想起来也许让自己躺在埃林床上的样子出现在一楼的墙壁上并不是好主意。不过，她仍然等不及想看伊莱恩把自己画出来的样子。希望她以后不会用“没有灵魂”的理由来把这张还没有画出来的画给撕掉。

## 8

伊莱恩确实拿来了素描本，但是歌洛卡却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画像。女孩坐在床边涂画了一会儿，在做观察的时候对接触歌洛卡的眼神有一些犹豫。头十分钟后，歌洛卡听见笔头在纸面上划动的声音开始变得稀疏起来，而伊莱恩偶尔会含着嘴唇看看地面，直到又一个十分钟过去，她说一声“我先走了”，然后抱着素描本跑出了屋子。歌洛卡问“你画好了吗”，没有得到回答。伊莱恩的脚步声在延续到二楼之后才消失。

歌洛卡起身穿上衣服，随手拎着床单的一角抖了抖，弄掉上面的部分铅笔屑。她坐在床边回想了一会儿昨天晚上的事，突然随着窗边灌进来的风打了一个寒颤。她来到客厅，看看贴着画的墙壁。有那么一两张不显眼的画不见了，而且并不是最早期的，歌洛卡回忆不起那些消失的内容是什么。挂钟指向八点十分，歌洛卡很少这么晚才起床。她想上楼问问伊莱恩有没有吃早餐，但她在摸着楼梯扶手的时候改变了主意。从昨天晚上开始，每当伊莱恩想逃避某些情况的时候她就会往二楼跑，哪怕埃林也没有在她上到二楼之后立刻打扰她。虽然因为一丁点摩擦或者困窘就躲藏起来是有些小题大作，但是在伊莱恩的年纪，她完全有权利这么做。

如今，客厅里只有歌洛卡一个人。周围很安静。饭桌，沙发，烛台，屋子里摆设的一切和她昨夜所见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在透过落雪映射进来的阳光里，它们变得更明亮，似乎也更自成一统，仿佛要争着用它们独有的姿态给歌洛卡传达些什么。这是普通的屋子，摆放着普通的家具，但是歌洛卡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她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奇特地点。好比那扇门，在她的经验里，门的主要功用是为了禁锢住某些人，或者遮挡尸体的气味。但当

她看着眼前的几扇门的时候，首要印象是它们是两个房间的连接点，哪怕临时的关闭也是一种交流。

歌洛卡想留在这里，但是当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她开始觉得不自在。她在这间屋子里的位置，是通过埃林来定位的，但是埃林不在这儿。也许未来某一天，她可以不需要埃林的帮助就能和屋里的一切进行真正的交流，这也包括伊莱恩。在一大早起来没有看见埃林的从心底显现出来之前，歌洛卡决定暂时离开。

“我走了，伊莱恩。和你爸爸说我要回去了。”她朝二楼喊了一声，并没有期待回答。她决定暂时离开，赶在一大早没有看见埃林的失望从心底完全浮现之前。

在这一刻她还不知道心中的失望有足够的时间郁积，因为下一次见到埃林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在敲门之前，埃林扯了一下收得过紧的领子。他原打算保持着微笑，但是突然觉得见到她之后再笑更合适，就放下了翘起的嘴角。他对可能发生的对话有过预想，在女人带着怨气说“为什么这么久不见我”的时候，他惯用的应对措施是反问“那能表示我不想你吗”，在一件小礼物的配合下往往能顺利把发言权揽过来，远远比听起来很勉强的“我一直在想你”更有效。但是他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准备礼物，而且突然感觉这个办法不会起作用，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一个月是真的在想她。感情会妨碍一切模式化语言的流畅表达，还会让自己心里过不去。最后埃林把右额上的头发往下拨了拨，免得她看见那一道针脚。他敲了门。

“谁？”

“是我。埃林。”

半分钟之后打开的门给了他灵感。

“你不应该这么久才开门的，歌洛卡。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歌洛卡看了看他，把身子让开。“进来吧。”

没有起作用。埃林一时不知道该不该保持脸上的笑容。他进了屋。

“你答应过我会找别的住处。”他说。“当然，这省了我重新打听的麻烦，但是……”

“我找过，一时没有更合适的地方。而且我住了这么久，老板娘也答应给我折扣了。”

“是吗。从外表上她看起来像坑顾客的头号嫌疑犯。”

埃林在床边坐下。歌洛卡仍然双臂抱在胸前站着。

“来，坐这儿说话。”他拍了拍身边的床单。

歌洛卡没有照办。“你打不打算解释一下？”

“我到外地去工作了。就是这样。出去一个月这种事的确不是常有的，是我运气不好，歌洛卡。当我该在你身边的时候.....”

“既然你马上就要消失一个月，那就不要故意把我们俩的事搞得那么郑重。让我和你一起生活，那可不是一句随随便便能说出来的话。”

“当然不是。明知道要出差这么久还对你那么说，我看起来像那么蠢的人吗？我在问你的时候，百分之百是认真的，只是.....该死的巧合。这次的工作确实让我看上去像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你当然不蠢。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不让人通知我一下。你觉得我们的关系还不值得让你的同事知道？”

“不是这么回事。我以为两三天就能回来的，最多不超过一周。但是麻烦的意外一件接着一件。我们信任的线人竟然做伪证，还有另外一个.....算了，说得那么详细你也不会听。何况我人已经在外面的了，总不能对同事说，‘喂，你别干活了，赶快回暴风城告诉歌洛卡我今天不回家。什么，你不知道谁是歌洛卡，也不知道她住在哪？给我滚。’在回来之前的最后一天，有个不要命的混帐把斧子乱挥，”他掀起右额的头发露出伤口，“离劈开我的脑袋只晚了一秒钟。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非常生气，歌洛卡，所以你绝对不要拿我说的那个问题不当一回事。只是一连串让我看起来像白痴而且头上还多了一道疤的倒霉事，就这样。”

歌洛卡重重吐出一口气，坐在他身边，摇了摇头。“这样挺不公平的，埃林。在开门的时候我紧紧夹着自己的手才没有给你一巴掌。然后你现在对我说你差点没命了。”

“我不是故意想博取你同情什么的，只是事情就是如此。而且我告诉你，通过展示自己可怜之处来平息和女人的争吵是我最讨厌的办法，所以刚才这些话我根本就不打算说的。是你逼得我。如果你现在愿意通过拥抱什么的来安慰我一下，就赶快做，不然我会后悔抖露出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埃林。这样分开一个月让我不得不独自思考我们俩的关系。”

“噢，是吗？你有什么天才般的结论？”

“你听起来像要故意找麻烦。这样的话我们没法谈。”

“我通常不这样。真该死，这是第一次办了一件案子却让我觉得尊严受损。”埃林停了一会儿，望着她。“歌洛卡，我知道你的想法。你肯定觉得我们之间开始得快了些，而且我在这方面名声也不怎么好。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人也许喜欢等待，但我不是。如果我想得到你，想把你介绍给伊莱恩，那么我立刻就会去努力。这不是说我不信时间慢慢培养那一套，只是我觉得时间越长，不确定的东西就越多。那天晚上，首先我们过得很愉快，再一个虽然让伊莱恩完全喜欢你肯定还需要努力，但并不难，既然情况如此，为什么我就不能马上试着把你留在我身边？为什么我非要等到日子长起来？时间算老几，我不需要它来做批准，说我需要留住这个女人。如果最后我们的事行不通，但至少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开始。我知道，很多人说我这样是没有远见，或者贪图一时快活什么的，也许没说错，但我自豪的是我比他们早一步做出努力，早一天接近成功。你能明白吗？”

“你……你真是自私。”她拨弄他的头发，重新遮住伤痕。“这不是赌桌上的事情。你在赌博，还非要拉上我陪你。”

“歌洛卡，我会让你明白我们的事行得通。这本来就是事实，你只不过是还没有看清楚。我今天只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马上就要回去工作了，也许又是好一段日子。在这之后，我能有一个星期的假，到那时候我每天陪着你，你就会看明白的。但这只是我的承诺，如果你不做出你那一份努力的话，那还是不行的。我想让你为我做一件事。”

“你说吧。”

“伊莱恩的画得奖了，学校的奖赏是让她做冬幕节大使，到孤儿院去发节日礼物，而且她自己也有了一份。如果是去别的地方没问题，可是孤儿院……你知道，我怕伊莱恩会想起些什么，会情绪不稳定。所以我想让你陪着她。”

“她更希望你去吧？”

“我说过了，接下来又要出去好几天，肯定赶不上。答应我，歌洛卡。这不仅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我们。这段日子一过，我的假期到了，事情就会不一样。我保证。”

歌洛卡看着他。“你保证。”



歌洛卡把冬幕节的红色三角帽戴在头上，面对着镜子。她试图稍微旋转一下帽子来获得最好的佩戴角度，但很快发现这东西从哪边看都是一个模样——无论她怎么转动，帽尖的白色绒球总是往右边偏——于是便放弃了努力。她看看窗外的庭院，许多戴着这种帽子的孩子们在视线里出现了又消失。三角帽盖在他们的脑袋上正合适，不像歌洛卡要提防着它会滑落下来，因为她戴着的和孩子们的一般大。她翻遍了身后的满满一箱帽子，但它们似乎都是提供给八岁以下小孩的尺寸，而歌洛卡也不大愿意对孤儿院的负责人抱怨“你们至少得给我准备一顶大人用的帽子”。

她相信现在暴风城里受着三角帽尺寸不合之苦的远远不止她一个人。人们乐于给自己贴上属于冬幕节的印记，它不仅是帽子也是一项标语，表示着他准备参与和享受节日带给他的东西，让他无需用言语也能向陌生人传达自己的欢乐——至少是不抵触将自己融合进整个欢乐的气氛里。所有的节日都是这样，用一致的行为来传达一致的情绪。歌洛卡早就知道冬幕节的存在，但她是第一次戴上这帽子。在激流堡，几乎一切节日对公众来说都简化为加林的战争动员演讲。而藏宝海湾下层向来没有什么节日的概念——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社区才能庆祝节日，而那儿的人来去得太频繁，死得也太快。也许正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她在藏宝海湾从未和男人有过什么带着承诺的交往，但她现在却是因为一个男人的承诺才站在这里。有一个孩子来到窗户边，把冷气吐到玻璃上，用手指在上面画出一个五角星，透过它对歌洛卡笑了笑，然后跑开了。歌洛卡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她想这孩子是把她看成了共度节日的同伴——毕竟，她戴上了那顶红色的帽子。

歌洛卡又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她在微笑。那顶帽子仍然不大合适。她记得在藏宝海湾，曾经有一个买卖垃圾的人，他就有一顶这样的帽子。无论它有多么脏，多么破，红色的变成了褐色，白色的变成了紫色，他总是戴着它。他脑子不好使，做买卖的时候经常在数字上受骗，人们都戏称是那顶帽子让他变笨了。现在的歌洛卡也觉得自己变笨了，因为她察觉过去的自己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是多么的少。她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戴着节日礼貌准备去见等待着礼物的孤儿们，就好象暴风城的居民大多无法想象所谓死神女士的生活一样。

她走出门，遇上了凯萨琳娜，孤儿院的老师之一。伊莱恩和歌洛卡正是要给她管理的三个寝室的孩子分发礼物。

“你准备好了吗？”

“也没多少要准备的。”

“确实没有，但是如果要施善行，就要带着一颗积极而包容的心。我看见你在笑，这很好。笑容能给孩子们传达友善和温暖的讯息。”

“主要是伊莱恩来发礼物吧？她才是真正的冬幕节大使。”

“没错，歌洛卡女士。但我希望你能够保持笑容，毕竟你到这儿来了。”

凯萨琳娜用谨慎的审视目光看着歌洛卡。这让歌洛卡有些难以保持微笑。

“歌洛卡女士，这样说也许会有些冒犯，但我想问你一件事。”

“问吧。我会自己琢磨该不该回答的。”

“既然你不是伊莱恩的母亲，那么你和她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换个问法，你和她父亲是什么关系？应该他拜托你来陪伴伊莱恩的吧？”

“我们是朋友。她爸爸没空，所以就托我来。”

“冬幕节可是一个应该和家人在一起的大日子。你的家人对你在这一天来陪伴别人的孩子，难道不会……”

“你不也是一样吗？”

“倒也是。我并不是想打探你的私人生活，不过……我见过很多像伊莱恩这样有天赋的孩子，在他们这个年龄，尤其需要身边的长辈来为他们做出健康的人生表率。我相信你和她父亲之间的友情是非常美好的事，希望它能真正有助于伊莱恩的成长。”

“嗯……谢谢。”

“我去让孩子们做准备了。”

凯萨琳娜离开了。歌洛卡并不想和孤儿院老师闹矛盾，但她实在不想再从凯萨琳娜嘴里听到什么暗示。也许接下来最好避开她。

歌洛卡来到大厅，伊莱恩正在一堆礼盒中间的空地坐着。她跨过去，坐在女孩身边。

“你的帽子会掉下来的。”歌洛卡替伊莱恩整了整帽子。因为头发太长，所以这帽子戴在女孩脑袋上也不怎么合适。

在歌洛卡的手移开后，伊莱恩才摇了摇头，像是一个迟钝的拒绝。

“凯萨琳娜女士马上就要把孩子们带来了。”

“唔。”

“她说他们等不及要见你。”

“唔。”

“也许你可以教这儿的一些孩子画画。你可以做他们的老师。”

她点了点头。

歌洛卡身子往后靠，看着伊莱恩的侧面。在埃林面前，这孩子通常也是这样。既然连埃林做不到的，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理由能做到。她决定想想有什么话题是伊莱恩真正关心的。

“我听你爸爸说，绘画比赛的奖励是你可以向学校指定自己想要的礼物。那么你要了什么？”

“新的颜料，我自己的快用完了，爸爸又不带我去买。”

*一整个句子，不错的进步。*“学校答应你了吧？”

“不知道。他们说不能要太贵的东西。那个牌子的颜料一盒要三个金币呢。”伊莱恩拿起身边的一个淡紫色礼物盒，摇了摇，然后凑在耳朵边听。“就是这个盒子，这个盒子是我的。可是我听不出他们往里面放了些什么。”

“别摇了，小心摇坏。”歌洛卡说。她心想得问清楚伊莱恩要的是什么颜料，然后告诉埃林。三个金币对他来说倒算不了什么。埃林原先是担忧伊莱恩会因为身在孤儿院而产生什么不好的情绪，现在歌洛卡非常高兴看见她除了自己的礼物，似乎什么都不关心。

凯萨琳娜带着孩子们来了，他们年龄都不超过十二岁。歌洛卡发现伊莱恩有一些尴尬，而这情况在凯萨琳娜向孩子们介绍她的时候显得更严重了。她几乎都没有用足够的音量说出自己的名字，来自哪个学校。但是当某个孩子问“你得奖的画里都画了些什么”的时候，她真正开口说起话来。

“那是在湖边，我看见了一只青蛙，蹲在石头上。我想把它和它身后能看见的东西都画下来，包括远处的城门大桥。后来我只画到一半，它就跳进了水里，但是……”

“好了好了，”凯萨琳娜拍手中断了她，“孩子们，到发礼物的时候了。你们已经快等不及了吧？”

伊莱恩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名单。上面是要念的名字顺序，和对应的礼盒编号。她看看歌洛卡，又很快移开眼神。片刻后，她念出了第一个名字。

整个过程比歌洛卡想象中要枯燥得多：伊莱恩说出一个名字，叫到的人来领走礼物，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打开礼盒，其余的孩子们在凯萨琳娜的指引下鼓掌。歌洛卡想，这毕竟是要讲秩序的慈善活动，而不是打雪仗。但不管怎么说，她原来期盼会看到更热闹、更不受拘束的场面。在叫到第八个孩子后，似乎所有人都略微厌倦了这个程序，而表达得最激烈的是那些还没有拿到礼物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花时间为上一个孩子鼓掌，就直接站在了伊莱恩面前。而凯萨琳娜也渐渐不再热衷于维护自己建立的秩序。每一个拿到礼物的孩子，她都拍拍肩膀，提醒他们离开大厅，这让场面更接近于给难民分发救济餐。歌洛卡双手抱在胸前坐着，并没有什么发言的欲望。

也许最有趣的地方是观察孩子们的反应。他们的礼物是由孤儿院指定的，并非总是合他们的心意，或者他们在揭开礼盒之前突然会改变主意。有些人很兴奋，有的很失望，而有的只是抱着盒子，默默地看着。大概只有一半孩子非常高兴地对同伴展示自己所得到的东西。

有一个男孩子得到了一副巨魔面具。他似乎很满意，戴着它在人群里蹿来蹿去，嘴里模仿着古怪的低沉嚎叫，听起来类似很多种生物，唯独不像巨魔。歌洛卡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在一个小时后，礼盒全部发完了，大厅里只剩下歌洛卡和伊莱恩，以及伊莱恩怀里的淡紫色礼盒。

“你打算现在打开它吗？”歌洛卡说。

伊莱恩没回答，摸着盒子上的彩带。

“要不我们把它带回去再说。”

“我想知道里面是不是我要的颜料。”

“那还是在这儿打开咯？”

伊莱恩没动手，但是似乎也没有动身的打算。她用指尖在盒子表面沿着花纹来回抚摸。歌洛卡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她。她非常愿意陪着伊莱恩这样消耗时间。

凯萨琳娜拉着一个男孩子的手，来到两人面前。

“我跟你说过了，”她对身边的男孩子说，“礼物还是有的。”

歌洛卡站起来。“凯萨琳娜女士，出什么事了吗？”

“这个孩子，他没有得到自己的礼物。”

“不会吧。我记得他领过礼盒了。我还记得他拿到的应该是玩具车。”

“是的，这没错……可是刚才有一个孩子闹事，把他的礼物给摔坏了。你看他，眼睛都哭成这样了。歌洛卡小姐，这孩子是孤儿，不能没有节日礼物……”

“你还想拿走这最后一份？”

“那是为孤儿院的孩子们准备的，不是吗？”

“不，这是属于伊莱恩的。谁弄坏了什么玩具车，就让谁赔。你不是老师吗？那你就该教育这些孩子做错了事要赔罪。至于伊莱恩的礼盒，想都别想。”

“请把声音放低一些，你不应该在孤儿院里表现得这么粗鲁。你们是冬幕节大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必须让每个孩子都得到礼物。这不是我强迫你，歌洛卡小姐，这是你自己的道德责任。你不能接下了这么严肃的任务然后又漠视它。”

“得了吧。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反正不可能让你拿走伊莱恩的东西。”

“你这样的态度真是让我遗憾。看来我只能把你们行使职责的实际情况上报给伊莱恩的学校了。这个实情就是你们没有让所有孩子得到应得的礼物。”

“小鬼，”歌洛卡对凯萨琳娜身边的小男孩说，“你真那么不长好心？还是你的老师非要让你来的？”

“我再次要求你注意你的言行，这可是在一位失去父母的孩子面前……”

“我们走，伊莱恩。”歌洛卡拉住伊莱恩的手。

伊莱恩没有动。她的另一只手仍然放在淡紫色礼盒的上面。

“伊莱恩，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凯萨琳娜蹲在女孩面前，“也知道这份礼物对你很重要，可是这儿有一位孩子比你更需要它。发发善心，好吗？学校的老师一定会非常高兴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别听她的。”歌洛卡说完，对凯萨琳娜说。“你能不能离她远一点。”

伊莱恩没说话，看看那男孩，又看看歌洛卡。她的眼神中并没有求助，而只是困惑。

“老师，她不要。”男孩说。歌洛卡一直注意着凯萨琳娜，没能及时发现男孩私自把礼盒夺了过去。他抓着礼盒往后跑了几步，站在大厅中央，一把将包装彩纸扯开了。

“喂！”歌洛卡想上前去，但是凯萨琳娜拦住了她。她们看着男孩打开盒子，抖落出里面的东西来。一支支颜料管散落在地面上。

“这是啥啊？”他说。“我不喜欢。”

两秒钟后，歌洛卡感觉到伊莱恩挣脱了自己的手。她跑出了大门。

“伊莱恩，”歌洛卡刚想去追，但是却觉得自己在这屋里还有没做的事。她扭过腰打了凯萨琳娜一巴掌。

“女士！”往后退了好几步的凯萨琳娜用双手捂着半边脸说。“你在攻击一位孤儿院的慈善工作者！”

“我不关心。还有你，小鬼。我也想打你，可是抽不出时间了。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再说。”

她奔向大门。红色帽子掉在地上。

## 10

歌洛卡对深到脚踝的雪并不熟悉。她不喜欢每次抬起脚的时候，脚背上还沾着一些东西的怪异感觉。她不喜欢冻红的耳垂，就好象让一块砖头给紧紧压着。她不喜欢走路的时候不能大大方方地把双手伸出来摆动，而是非得把它们藏在兜里。她不喜欢看见马车陷进雪里，车上的妇人把头伸出窗外，担忧地盯着车轮。她不喜欢看见流浪汉脑袋靠脑袋地围坐在桥下，注视着他们在铁罐子里生起来的火。

和那些占据了大街打雪仗的孩子们不同，持续运动身体没能让歌洛卡暖和起来。她首先回到埃林的家，拿着他给的钥匙打开门，但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接下来她找了伊莱恩半个小时却徒劳无功，并且逐渐把这个责任归咎于自己：她并不熟悉暴风城的街道。她问了一些行人，给他们描述伊莱恩的外貌和衣着，从其中一个人那儿得到了指引，但那已经是伊莱恩在此人面前经过十五分钟之后了。她心想也许自己刚跑出孤儿院的时候决定往左转，

就已经犯了错误。在这样的下雪天，她想象不出伊莱恩有什么地方可去。她第二次回到埃林家里，仍然没有见人。

天黑下来了。歌洛卡心想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把伊莱恩的手拉紧一点。为什么不节省掉教训那老师的时间。她听埃林说过伊莱恩九岁的时候曾经半夜在街上游荡，如今十三岁的她也这么做，并不会更安全，因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年龄。她开始具有了独立性，但是没有足够成熟到可以真正地自我保护。九岁的小孩不敢下雪天在外面过夜，但是十三岁的孩子却有可能去尝试。

最低限度，在这样的天气里，伊莱恩不可能还在大街上游荡。她一定是躲在了某个能遮蔽风雪的地方。说不定她躲进了某个朋友家里——这个设想对歌洛卡没什么意义，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伊莱恩任何一个朋友的住处，且不谈伊莱恩是否真的有能在这时候提供避难所的朋友。歌洛卡又折回孤儿院附近的街道寻找，因为既然伊莱恩不愿意回家，那么应该会避免留在离家太近的地方。

在半路上看见卫兵的时候，歌洛卡没办法立刻去求助。她不知道能不能说服卫兵帮忙，而且只要一开口，就等于承认了她弄丢伊莱恩的事实。他爸爸在这个节日把伊莱恩托付给她，但是她却弄出了岔子。歌洛卡已经不再去想孤儿院的凯萨琳娜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她只想快些找到伊莱恩。

天黑了也有一个好处：行人越来越少。歌洛卡可以去辨认视线内的任何一个小孩子是不是伊莱恩。她远离大路，专门穿行那些较封闭的小街巷，最后在一间饭馆的背面找到了她。那儿搭了一个棚子，而且正好贴着厨房窗户，一些热气从房子里朝外吐露。伊莱恩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耸起肩膀，脑袋埋下来。

歌洛卡在女孩身边蹲下，抱住她。“伊莱恩，伊莱恩，跟我回去，”她说，“站起来。我们回去。”

伊莱恩站起来，拍拍背上的雪。她没有抬起头来看歌洛卡，而只是无目的地盯着对面的墙壁。

“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歌洛卡没有等伊莱恩回答，使劲拉起她的手。一路上她们没有说话。

一回到屋里，伊莱恩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了。歌洛卡去生起壁炉的火，烧起热茶。她本以为在这个过程里伊莱恩会又跑到二楼关上门，但当她端着茶杯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时候，伊莱恩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壁炉里刚燃起不久的火堆。

歌洛卡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在伊莱恩身边坐下。

“把它喝了。”她说。

伊莱恩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就要把它放回桌面。

“再喝点。”

伊莱恩又喝了一些，然后把杯子捧在手里。她似乎有些拿不稳，两滴茶水从杯子边缘滴落在地面。

“如果我没找到你怎么办？你就打算在那儿过一夜了？”

没有等到回答。歌洛卡继续说。

“你不回答我。看看你自己的手，冻成了什么样子。要是是一直呆在那儿真的会把人冻死，你知不知道？”

“你的手也是。”伊莱恩看看她。

“我在想怎么和你爸爸说这件事。”

伊莱恩摇了摇头。

“你不想我告诉他？”

“他会生气的。”

“那当然。没有哪个父母会不生气。”

“他会气我给你带麻烦了。”

“这事和我没关系。你不能做这么危险的事，大雪天里到处乱跑。”

“他说过让我别给你添麻烦。”

“他说过？”

伊莱恩点点头。

歌洛卡往后靠在沙发上，用右手梳理伊莱恩湿掉的头发，叹了一口气。“你还想要那盒颜料吗？我给你买吧。”



“不用了。”

“我给你买好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用告诉你爸爸。就当作是你拿到了学校的那一份礼物。”

“不行。”

“我也有错，伊莱恩。我应该拦着那小鬼，不让他拿你的东西。但是你都不能就这样在外面到处跑，不回家。无论怎么样，你心情再差劲，这种事就是不能做。我去给你买颜料吧，但是你要保证……”

“真的不用了。”

“那等你爸爸回来了，让他给你买。好吧？不让我买就算了，但你总得要画画的。”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伊莱恩望着歌洛卡。

“爸爸说你可能会搬来和我们住。”

“他这么和你说？”

“是。”

“可能……你爸爸说得没错。是可能。不过我觉得还得征求你的意见。得看你爸爸不在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和我呆在一起。”

“你愿吗？”

“要是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我就不愿。”

伊莱恩把杯子放回桌面上。“对不起。”

“还差一点没喝完。暖和些了吗？”

“好些了。”过了几秒钟，她再次开口。“爸爸说他喜欢你。”

“……是他让你这么说的吗？”

“不是。”

“真的？”

“真的。我问他为什么想让你来我家住，他有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那是应该的。他最好喜欢我。要不然就有够他受了。”

“你会打他吗？”

“打他？不知道。可能不会吧，因为已经不新鲜了。我和你爸爸五年前见过面，那时候他很招人讨厌。我就打了他。现在再做差不多的事，没什么意思。别说你爸爸了，我还没有看过你得奖的那幅画呢。”

“贴在学校教室了。”

“我能去看看吗？”

“外面的大人进学校要先申请。”

“没问题，我相信你爸爸能解决的。伊莱恩，有件事我想问问。你怎么会喜欢上画画的？”

“妈妈教我的。”

“你能和我说说吗？”

伊莱恩看了看杯子的茶水。

“那时候我们整天都留在屋里。有人在门口放了两条狼狗，不让我妈妈出去。每天不用做事的时候，妈妈就用小炭条在地面上画画给我看，还让我照着一起画。但是那些画在第二天早上之前就得擦掉，因为不能让潘奇叔叔看见。妈妈的画没有一张能在纸上留下来。”

“来。”歌洛卡抱着伊莱恩的肩膀，和她一起靠在沙发上。“你想她吗？”

“有一天夜里，她还没有擦掉地面上的画就睡着了。我吓坏了，因为要是让潘奇叔叔看见，他会打我们的。我用手去擦但是擦不掉，想去拿抹布，但抹布又挂得太高了。我想妈妈第二天早上会起来擦的，但是她没有醒。她再也没醒过来。我一边喊一边拍门，没有人来，只听见外面的狼狗在对着房门叫着。三天以后潘奇叔叔才打开房门，和其他人把妈妈扛了出去。我不知道他们把她带到哪儿了。”

*你的手像摸过死人一样。尸体的味道。*歌洛卡把抱着伊莱恩的右手移开，但是过了一小会儿又放回去。

“我想让她的样子在纸上留下来。我上素描课的时候特别认真，因为只有把这个学好了，才能画出她的样子。我现在素描已经学会了不少，可是我已经快记不得她长什么模样了。我以前也画过她，没有一张画得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学下去了。”

“别说傻话了。”歌洛卡用左手食指抹抹眼角，吻了吻女孩的头侧。“你妈妈想让你继续画下去。你爸爸也是。我也是。以后你一定能画出任何你想画的一切。只是一盒颜料而已，我不准你胡思乱想这么多。”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喜欢爸爸吗？”伊莱恩说。

“你呢？”

“喜欢。”

“那我也喜欢。”

“可是他经常说话不算话。有一次他告诉我，什么说了做不到，就是最讨厌的人。但是他自己就常常做不到。两个月以前他还说今年的冬幕节会陪着我的。”

“是他的错。等他回来以后我们一起教训他。他说过马上会有一周的假期来陪我们的。”

“他对你保证过吗？”

“保证过。”

“可是他就是常常说话不算话……”

“我们等等看就知道了。”歌洛卡望着壁炉里的火。“我们等吧。”

## 第四章 歌洛卡

END

## 第五章 埃林

虽然并不是真想做这件事，尼艾丝还是掀开了尸布。埃林侧过头观察着。未完全揭开的尸布在第三具尸体上留下大片阴影。

“什么时候发现的？”

“今天零时，三时和六时。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巡逻位置上。”

“我没必要看得那么仔细。”埃林左掌拍了拍尼艾丝的手腕，示意她把尸布放下来，然后咳嗽了几声。“不好意思，我好像感冒了。也许是因为这里的天气变得太快……”

注意到尼艾丝盯着自己的眼神，埃林笑了笑。

“这些伤可不是几分钟内就能形成的，尼艾丝队长。他们至少经历了三十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的折磨。该不会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吧。”

“这点我当然知道。凶手把他们带到别的地方去……进行这一切，然后再把遗体扔回原来的位置。”

“非常多余的步骤。看起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恐慌。”

“埃林先生，到目前为止你一直没有提供什么我自己想不到的东西。当我知道会有七处探员来调查的时候，可没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别太心急了。我到这儿才半个小时。我们到帐篷外面谈谈怎么样？”

“为什么？我没有兴致陪你散步。”

“要是那样的话我会明说的。现在我只不过想让你给我指示一下发现尸体的大概方向。”

尼艾丝看看埃林，从他身边走过，来到帐篷外。埃林跟了上去。外面是避难谷地的夜晚。尼艾丝抬起手，指向高崖上的三个不同方位。

“范围相当广阔。如果是一个人做的，那他一定下了很大功夫。”埃林说。“除了实际的行凶过程，还要考虑如何隐藏，如何带着尸体经过其他卫兵的巡逻路线。”

“你也认为凶手只有一个人吗？”

“不，我只是假设。虽然杀人的方式确实很一致，但也可能是事先有详细计划的团伙。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够更安全，虽然不一定更隐蔽。他们当然知道你早就下令增强了防守。不过，有任何目击嫌疑犯的报告吗？”

“没有。自从发生这样的事以来，我们看见的只有同伴的遗体。”

“你相信凶手只有一个。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

“不仅是这样，我还非常肯定这一切都是那个巨魔做的。”

“你当然有理由这么想。那些毒药的痕迹，还有胸口上刻下的文字……不是说人类做不到，只是凶手通常都会用这类恐吓性的谋杀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身份。至于到底是不是唯一一个巨魔在一个月里杀死了你手下二十名士兵，这点我持保留意见，但凶手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很明显的。幸好那些文字都还在我对部落语言的了解范围内。他在给你和加林王子施加压力。”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希望他能成功。加林王子停止补给我们的士兵已经两个月了。他说要把激流堡的部队开过来保护避难谷地，但是一直都没有行动。他完完全全地和我们对立了。”

“别那么悲观，尼艾丝队长。你可以试着换个角度看问题。你说得像是加林王子抛弃了你们，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他不希望更多的士兵卷入这一场混乱，但是又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可是这样想有用吗？事实就是我和自己誓死效忠的国家产生了裂痕，造成了很多根本不应该出现的受害者。现在追随着我的人，不仅得不到祖国的认同，非得独力应对这样凶恶的敌人……”

“你后悔了吗？后悔那些示威，那些陈情书什么的。”

“不。我不后悔。”

“可是听听你自己说的。‘我和祖国产生了裂痕，害了别人’。别忘记了，你没有强求那些士兵追随你。他们只是选择了你作为代表。你刚才说的话只是过火的自我怜悯，不符合实际，也对改善现状没有任何好处。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看见你很自信地对他们下令啊之类的，我看到的是一个领导者。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女人。”

“我真不知道你这是要鼓励还是讽刺我，埃林先生。而且我非常讨厌有人用性别做理由来下论断。”

“首先肯定不是讽刺。至于是不是鼓励，应该有一点点吧，不过我是作为一个中立的人来到这儿的，并没有事先决定自己是站在你们这边还是加林王子那边。从这个中立的角度来说，我不能赞赏你带领士兵到激流堡里抗议的行为。也就是说，你肯定在很大程度上

要为当前的情况负责，毕竟一场导致托卡拉尔剑消失的混乱可不是说着玩的。想想看，要是暴风城出了这样的事……”

“埃林先生。”

“什么？”

“我并不觉得你是中立的。老实说，我一直认为七处和加林王子用士兵尸体做实验的行为脱不开关系。我并不真正了解加林王子本人，但我知道至少先王没有做过这类事情，所以加林一定是从别的地方学来的。半年多以前是乔贞先生到了激流堡，现在是你出现在这儿。没错，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但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你不知道？七处的职责就是保证每个人都分到糖果。我告诉你好了，在万圣节的时候，每一个戴着人类面具的人都是七处探员。”

“我真不知道他们派你来，到底是因为你有实力，还是因为你的胡说八道可以保证七处的秘密不会泄漏。”

“如果相处的时间长了，你很快会找到总部派我来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个原因。”

埃林注意到不远处有几名伤兵朝自己望过来。他们围坐在篝火边。在黑夜里，很难分辨他们面部的阴影有多少是烟尘熏过的痕迹，有多少是伤疤。其中一个人在眼神偶然和埃林交汇的时候，把手里的剑抱紧了些，然后立刻转开脸。

“你的士兵看起来对我没什么好感。”他说。

“非常遗憾，我的想法也差不多。我想问一个问题。既然七处派你来，那么你一定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了解了。”

“基本上，我的上司知道多少，我就知道多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能做好事。”

“你说的上司是乔贞先生吗？”

“可以这么说。”

“那我想问问……”

尼艾丝没有马上说话，看着不远处的地面。埃林又咳嗽了几声。

“十秒钟过去了，队长。”

“你有没有听说过克瑞西达这个名字？”

“如果只有这个问题的话，我倒没什么好隐瞒的。听说过。”

“那么乔贞先生一定和她在激流堡接触过。”尼艾丝看看埃林，又把头转过去。“我明白了。这一点你肯定不能回答。”

“看来你很能领会七处的原则。说不定未来我们可以合作。关于克瑞西达，你应该还有一些想说的吧？”

“她半年多以前在这儿，接着去了激流堡。然后我再也没有听过她的消息。”

“噢。你想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你能告诉我？”

“别急，别急，女英雄。关于这件事，现在我当然是什么都不能说的。但是以后，谁知道。至少你表达出了想了解这个问题的意愿，而且我也记住了，说不定以后哪天就能帮上你的忙。说不定。”

“我不应该问的。”

“你和她是什么，朋友？”

“她在激流堡失踪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是说，假如没有这件事，我也不会肯定加林王子真的在用士兵尸体做不该做的事。虽然她最初只是为了寻找丈夫，但最终她想解决的疑问完全超出了她的能力。她只是一个平民，连随从都没有。我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阻止她前往激流堡.....也许是因为我还不愿意抛弃对加林王子的信任。但是现在，我真的什么都知道了。誓死保护国家，完全忠于国君，从我出生直到半年以前，事情一直都是这么单纯。埃林先生，信仰动摇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理解某个信仰和对它实际运用是两回事。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七处讲的是怀疑主义，也许对我们来说唯一不变的信仰就是做完事，活下来。”

“你会协助我们调查凶手吗？”

“我非常乐意，而且抓住了他说不定也就接近了盗走托卡拉尔剑的元凶。但是我还是得先去激流堡见见加林王子。我要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有多少选择。”

“既然你不打算立刻抓住凶手的话，我希望你是去劝说加林交出劳伦斯·罗曼诺。只有这样才是打破局面的最好办法。”

“别那么急着下结论。天知道劳伦斯到底是不是存在。说真的，确实没人能肯定。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确认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帮你的忙。我可能再留一天，也可能明天早上就启程。”

“关于凶手，你不打算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吗？”

“建议？我想想看，加强巡逻？”

“算了。我就暂时当作你没来过。”

“那么，晚安。”

埃林走出几步路之后，尼艾丝叫住他。

“埃林先生，就我所知，七处行动起来都是尽量保证人员精简的。可是除了随从之外，我还看见你带了一个女人来。她并不像是七处的人。”

“嗯……没错。她不是七处的人。但她还是和我来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希望这不会影响你在这里的工作。从某个程度来说，也是为了不影响我们。你知道你是来处理非常重大的事。”

“埃林先生，我非常讨厌有人用性别做理由来下判断！非常非常讨厌！这可是你几分钟前才对我说的，尼艾丝队长。你刚才几乎每句话都在批评我，现在我可终于抓到漏洞了。来一点自省精神吧，怎么样。相信我，你不知道她能做到什么。再一次，晚安。”

埃林离开了。尼艾丝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她看看月亮，又环视一下四周山崖上的卫兵，并且有那么一瞬间幻想自己能这样偶然发现凶手。一名卫兵来问她三具新的尸体怎么处理，是尽快掩埋还是想办法送回激流堡。

“埋掉，”她说。

## 2



埃林回到自己的帐篷。因为一到这儿就急着去见尼艾丝了，所以他还没有机会看清楚自己要过夜的地方。贴着帐篷左侧是一张小床，歌洛卡正抱着双膝坐在上面。当埃林进帐篷的时候，她没有抬起头看他。

“那个人性子真是急。她为什么不干脆把我连同马车一起拽过去。”埃林说着，在床边坐下。“不过她说话不罗嗦，不拐弯抹角，这点我喜欢。”

他并没有坐稳，歌洛卡使劲推了一下他的肩膀，让他站起来。

“你睡那边。”

“什么？”

埃林看了看帐篷右边。那儿有一床简单的铺盖。

“我让卫兵从别的地方拿来的。”她说。

埃林看看铺盖，又看看把头转向另一边的她。

“这样做没意义，歌洛卡。我们不是在家里。知道这种事要怎么进行吗？就像我们在家里一样，你一个人睡卧室，我占用客厅的沙发，有一道门隔在我们中间。你真想闹的话，至少要那样做才有意思。现在哪怕不让我睡在你旁边，我们中间相差的也只不过是一步路的距离而已。说真的，以前你半夜睡着的时候不知不觉翻到床边去，那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都比现在这样子要远。这就像一个人要绝食示威，但他还是在喝水，在吃面包，只不过不去碰火腿。你真的觉得这么做有意思？”

“原来你觉得我还做得不彻底？那你当然可以到另外一个帐篷睡去。”

“说得倒轻巧。这里是战场，有很多伤兵甚至要靠着石头过夜。我已经和他们说了给我俩安排一个帐篷就好，现在难道你又要我去说，非常抱歉，我还需要一个闲置的帐篷，因为和我一起来的女人非要把我踢下床？”

“你再继续大声叫吧。好让这一整块地盘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吵什么。”

“所以这变成我的错了。”埃林停了一会儿，放低声音。“歌洛卡，我早就说过，你可以不用来。‘不要管乔贞怎么说，你自己的想法才重要’，我当时就是这么给你说的，你还记得吧？事实上我更希望你留在家，可以陪着伊莱恩，也好放松一下心情。这件事并不真的和你有关，我不想让你牵扯进来，而且我们俩这么一闹，伊莱恩也受了影响。这我也和你说过，但你全部都当成没听见。”

“伊莱恩不知道。她在家的时候我们没有分开睡。”

“你在骗自己，歌洛卡。你知道她有多聪明，不会什么都看不出。事实上你现在这样为自己辩护，就说明你开始后悔了。我知道你关心她。”

埃林蹲下来，靠近她。

“歌洛卡，听好。为什么说七处的工作不能和生活混在一起，我想你现在也明白了。这种情况不能一直继续下去。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仔细想想，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只是心里很乱。没有想到那么多。”她转过脸来看着他。

“我没让你现在回答。我只是让你考虑。天知道我们接下来还会遇上什么事。不管我们的事能不能行得通，我建议把它放到这次任务结束以后再解决。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所有这些赌气啊，说胡话啊什么的，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了，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七处探员。这里是战场，我要执行的是有危险的任务，而你也涉及进来了，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所以哪怕是为了我们俩的安全考虑，不要再这样故意和我吵架，给我增加烦心事。能接受吗？”

歌洛卡望着自己的脚趾，点了点头。过了一小会儿，又说了句“对不起”。

“现在移进去一些。我想睡觉了。”

歌洛卡躺下来，转过身背对埃林，往靠着帐篷布的边缘挪了挪。埃林脱掉部分衣服睡下去，同样背对着她，把她没完全用上的毛毯拉过来给自己盖上。他们的背脊之间留下了两寸左右的距离。

“我不是真的在生你的气。”半分钟后，歌洛卡说。因为是对着离得很近的帐篷布说话，她的声音就像是出自灌了沙子的贝壳。

“我知道。而且说真的，我大概低估了这件事对你的影响。毕竟你和他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

“那时候我想让乔贞把他也带出来。乔贞说他是敌人。”

“他有他的理由。你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影响他的判断。”

“你什么时候去激流堡？”

“明天中午动身，也可能后天。你不能去，歌洛卡，你要留在这里。”

“我知道。我也不想再回那儿去。大概多久会回来？”

“不好说。不算来回的时间，在激流堡也就呆两三天吧。如果你真的觉得闷，想闲晃一下什么的，小心不要走得太远。记着永远留在卫兵的视线里面。”

“我不是小孩子。我会照顾自己的。”

“那当然，我只是提醒一下。别说了，睡觉吧。”

五分钟后，埃林从呼吸声知道歌洛卡睡着了。他有些想转过身去抱着她，但是为了避免再次激起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争吵，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很难睡着，因为还有很多的麻烦事积郁在心里。

半年以前，埃林也对乔贞到底在激流堡执行了什么任务很感兴趣。但是当乔贞回来之后不久，把一切事实连同大量资料给埃林呈现出来的时候，埃林发觉自己很难平静地完全消化，而这种心境对他来说是极少见的。他从来没有去追究过送葬人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对乔贞说。“你，马迪亚斯，老不死的，这应该只是你们三个人知道的事才对。”

“我失误了，埃林。”乔贞说。“我没有来得及完好地解决这件事。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也许不再有机会回到激流堡来弥补这个错误。我相信它还没有完。所以下一次它再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可能’？你可是把什么底子都揭来给我看了，等于是在说我非去不可。你说吧，我什么时候动身？”

“当然不是现在。这事必须平静一段时间。我这么早把一切都透露给你，只是希望你好好研究一下，多一些事前准备。记住，要保密。”

“是啊，要保密，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想到，果然还是要你提醒我才行……行了，别那样看我。我知道这个笑话很没意思。”

对埃林来说，这些事先研究的最大成果之一也许就是再次结识了歌洛卡。他对她最初的感觉是好奇：一个能得到图沙信任的人类女子会是什么样的？当两人来往后，他很快忘记了这个问题，心想这个巨魔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直到三个星期以前。乔贞告诉埃林，时候到了。

“尼艾丝队长就加林利用尸体的事带着一些人示威，闹到城里，造成了不小的混乱。有部落的人趁机盗走了托卡拉尔剑。据目击者说，那些人之中至少有一个是巨魔。”

“你觉得那巨魔可能是图沙？”埃林说。

“当我离开激流堡的时候，他还是加林的囚犯，而这些盗窃者是从城堡外部进入的。从这一点来讲应该并不是他——但是听我说完。盗走这把剑是对加林的重大打击，然而敌人的目的不仅于此。他们放出风声，说愿意交还这把剑，条件是让加林拿劳伦斯·罗曼诺来交换。”

“这么说不管图沙有没有参与，送葬人的事情泄漏给部落了。”

“还有更糟糕的。敌人对整件事大事宣扬，现在也许阿拉希高地的每个人都听说过劳伦斯这个名字，知道他主导着加林的某个实验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尼艾丝的那些人都会有什么反应。加林王子的第一步反应非常不谨慎——他向公众否定劳伦斯的存在，说这完全是部落的骗局。他的演说起的是反作用，怀疑情绪从避难谷地延伸到了激流堡内部。接下来加林竟然变本加厉，以防止叛乱为由限制了对避难谷地军队的补给。负责替他传信的瓦罗卡尔中尉成为了尼艾丝手下士兵的人质，并且供出了劳伦斯这个人的确存在。至少是曾经存在过。”

“国王果然是苦差事。尤其像他这样的。”

“听着，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就是掌握的情报太少。劳伦斯，图沙，也许还包括雷纳，他们在哪，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整件事里却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有利于我们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到七处。也许有那么一两句流言，但是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敌人盗走托卡拉尔剑来换取劳伦斯，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同时打击激流堡又赢得送葬人的技术，这是很大的野心，但无论什么原因，它还没有危害到七处。我希望你完成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七处不成为任何人的目标，在这之后，你要尽力阻止部落得到送葬人的技术，无论是劳伦斯还是研究资料。保障阿拉索王国的安全和尊严并不是你需要考虑的职责。当然，假如你能想办法卖给加林一点人情，那也不错。”

“总之，在必要的情况下，我可以选择毁掉一切七处涉及研究的证据。我是说，同时包括资料和人证。”

“尽量不要杀人。”

“那当然。”埃林说。*因为人证同时包括劳伦斯，图沙，雷纳，克瑞西达。还有那位倒霉的王子。*

“还有一点，我希望你大致给歌洛卡说一下情况，把她也带去。”

“为什么？”

“她是唯一了解图沙的人。至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已经说过了这次最麻烦的就是情报太少，所以……”

“她是平民，乔贞。她受不了这样的事。”

“我在交代任务的时候不要打断我，埃林。我只关心怎样才能完成任务，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想。”

“她会觉得我在利用她。而且她肯定知道，我们这次是真的要把图沙当成敌人来处理。”

“要么你自己和她说，要么把她带到我这儿来。”

埃林沉默了一会儿。

“行，我自己说。算你欠我的。”

“这是任务。我欠你什么？”

“不知道，反正我记着了。你也最好记着。你欠我，欠歌洛卡，欠伊莱恩。总之算你欠我们全家的。”

### 3

埃林曾经答应歌洛卡，在冬幕节之后会有一周的时间来陪伴她和伊莱恩。他没有完全做到——假期只持续了五天半。虽然不免失望，但歌洛卡当时还是原谅了他，并且说不希望他以后又带着什么斧头还差一秒就砍中脑袋的故事回家来。现在歌洛卡想，那次谅解可能是一个错误。既然埃林承诺了整整一周，那她就不应该为仅仅得到五天半而满足，因为以后一周的承诺可能会变成四天，三天，直到完全失去可信度。也许就像现在正发生的事：他说最多在激流堡呆两三天，但是事实上已经过去了六天。

这里是战场，埃林执行的是危险的任务，所以什么都可能发生——这些概念没有一刻从她脑中消失过。但正因为如此，她宁愿想象埃林只是单纯地没有遵守诺言，而不是因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不能回来。

在避难谷地独自呆着的日子枯燥烦闷，即便她想和其他人交流，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她和七处成员同行，这一点已经足以让很多人提防着她。

有时候她站在帐篷外，看着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碌的四周，会有些后悔没有选择留在暴风城。关于到这儿来的目的，埃林对她解释得很模糊，不过那大概也就是她需要了解的全部了。——避难谷地有人闹事，据说是巨魔，我需要你和我一块儿去，你能帮上我。——帮上你什么？——我们怀疑这个人可能是图沙，他的行为很难预测，所以你对他的了解帮得上忙。——你就直说好了，是乔贞在怀疑，乔贞让你来和我这么说。歌洛卡确实不真正生埃林的气，但是对乔贞就不一定了。

到了避难谷地，听说有卫兵不断遭到杀害的时候，她的气非常奇怪地消了不少。她回想起几年前和图沙到这儿来的时候所看见的一幕：他先杀死了一个卫兵，然后用割下来的脑袋恐吓另一个卫兵。她明白埃林和乔贞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于是内心中曾经属于怒气的地方开始让担忧占据。没错，图沙有的时候是会做出让人害怕的事，但乔贞和埃林并不知道他也曾战胜了食人魔——他当时完全可以一个人逃走，没必要拼得满身是伤。歌洛卡想对埃林和乔贞说，你们不了解他，他有好的一面——但她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辩白是相当无力的。

在前往激流堡的那个早上，埃林曾经对他说：

“图沙有没有对你透露过他的未来计划之类的？”

“什么意思？”

“我想吧，他不可能乐意这样永远做加林的囚犯，和劳伦斯随意大呼小叫的助手。”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没错，是和我本人没关系，但是这和我能不能找到他有关系。你知道我下午就要去激流堡了，无论图沙是不是还在那儿，我希望现在得到一些关于他的提示。这对我的活儿会有帮助。”

“想不起来。”

“别那么敷衍，歌洛卡。我不是说图沙会和你谈人生梦想什么的，只是想让你回忆一下他怎么看待自己当时的状况。一定会有，好好想想，我们还有时间。”

歌洛卡没能给埃林答案。她记得每次一谈到相关的话题，图沙就会立刻说起一些无关的琐碎东西。根据行为来判断他的想法显然是无意义的，因为他让铁链子栓了三年，却没有一句怨言。表现成这样的人要么心智不正常，要么是不愿意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

考虑这些东西让歌洛卡心情不太好，因为想得越多，就越接近这个结论：她也许并不比乔贞或者埃林更了解图沙。她决定出帐篷，到四周散散步。

在不远处，有一间总是由一名卫兵看守着的小木屋。歌洛卡知道这屋子是做什么的。这几天以来，她已经在这附近徘徊了好几次。即便屋子没有窗，她还是忍不住看着它的墙面，仿佛可以通过它们窥探内部。今天，在二十分钟的犹豫之后，她走向了那扇门。

“女士，你想做什么？”卫兵说。

“我想进去，见见里面的人。”

“你有尼艾丝大人的许可吗？”

“我不需要。”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但那不关我的事。我只会行使自己的职责，那就是不能让你进去。”

歌洛卡回想了一下乔贞想让她闭嘴时的神情。要靠近对方到一个有威胁性但是又不会误解成亲密的程度；盯着对方的眼睛，不能有丝毫退缩的迹象，最好不要眨眼；把噪音放慢放低，仿佛是在讽刺对方缺乏基本的理解能力。她希望自己模仿得还算可以。

“你不知道我是谁？”她说。

“我知道你是刚来不久的。你和七处的人一起来。”

“你的眼睛还算用得上，但你的脑子就不一样了。怪不得你只能整天留在这里守门。”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但你的不合作让我没有选择。埃林·提亚斯探员为了你们的事到激流堡去和加林王子谈判，虽然他态度很乐观，但是也事先说过如果超过五天还回不来，那么我就必须为别的计划做好准备。这包括从你看守的这个人那儿得到一些东西。现在是我行动的时候了。”

“尼艾丝队长不让任何人进去。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听好，小鬼。尼艾丝告诉你什么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只需要进去五分钟。我知道你很尽心职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非要坚守这五分钟的话，我保证，你后悔的时间会远远超过五分钟。听明白了吗？”

“什么代价，你说……”

“还没有轮到你提问的时候。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不会再重复。”

“五分钟？”

“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前提是你能够果断下决定。”

卫兵看看左右，掏出钥匙打开门。“快些进去，”他说。“你答应过我五分钟一定会出来。别忘记了。”

歌洛卡进了屋。在右脚踏进门的一瞬间她就知道自己失去了架势，希望卫兵没有发现。如果不是他看上去不到十八岁，个儿比她矮一点，她也不会拿出决心这么做。至于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她暂时不去想。至少埃林的确说过，尼艾丝队长还不知道她是以什么身份到这儿来的。

她的第一个动作是抬起手，掩住鼻子。她闻到的气味和尸臭是另一回事。一个男人背对着歌洛卡坐在椅子上，垂下的前额几乎靠上了墙壁，双手绑在椅子后面，脚踝也和椅子腿绑在一起。虽然没有窗，但还是有不少光线从木料之间的缝隙透进来照射在他的身上，像一道道发亮的鞭痕。

“谁？”他仰起头看了看天花板，然后无力地扭向右侧。“有人来了。我不会再吃那些东西。你们的食物……都是一些垃圾。我是保卫国家的战士。战士不能吃垃圾。”

歌洛卡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听起来像醉了三天三夜的声音和记忆中的印象重合。

“你不说话。是啊，没必要说话……你们这些叛贼。人世间的渣滓。你们很快没有机会说话了。因为我听见，我听见，我听见国王的军队开过来了。我真正的国王。那些骑兵……骑兵……会轻而易举地踏平这里。阿拉索王国的，不可战胜的骑兵。先是这里，然后只咻的一下，军队就，就征服了落锤镇。然后是整个阿拉希高地。然后是别的地方。加林·托尔贝恩，我的国王，他能做到的。”

歌洛卡向前走了两步。她拿不定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办。她根本就没想明白为什么要进来。



“来吧，说说你的感想……作为一个马上就要面临毁灭的叛贼，你有什么感想。说说。”他稍微挪动椅子，把头转过来。歌洛卡可以看见他的右半边脸。他的气色比声音更难堪。“……你是谁？第一次见。一位，一位我没见过的女士。你到这儿来做什么？我等着真正有胆识的人给我松开绳子。我们可以去外面杀死一些叛贼。有很多可供我们杀的。”停了一小会儿，他继续说。“不对。你不是尼艾丝的人。我……我好像见过你。我见过你。你是……你是和那个巨魔……”

“我真没想到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记得我，瓦罗卡尔。”歌洛卡说。

“是中尉。瓦罗卡尔中尉。”他往地上吐出一点东西。“是啊，我记得你……你这个女人，到这来做什么。我不想看见你。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歌洛卡为自己摇了摇头。她还是说不出为什么要走进这间屋子。几年以前，这个男人把她和图沙押到激流堡，采用了让她厌恶的方式，而那并不是他唯一一次对她有企图。在加林把歌洛卡真正软禁起来之前，瓦罗卡尔有好几次试图让她屈服。虽然他最终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但那仍然是歌洛卡最不愿意回忆的一段日子——瓦罗卡尔曾经让她后悔跟随图沙离开了藏宝海湾。这些往事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她对自己说，看他现在的模样，多么不堪，我乐意看他落到这样的境地。但无论怎样强调这些想法，她内心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释放感。她有些后悔走进了这间屋子，但又不愿意立刻出去。

#### 4

“很抱歉，不能早一些接待你。”加林说。“这实在不是一个会客的好时候，埃林先生。”

“没什么，我知道您有很多事要处理。”

埃林在激流堡无所事事地呆了五天才终于得到接见。他希望自己那句谅解的话听起来足够可信，因为明智的策略是不在加林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脾性。他一进会客室就看见了墙上的一副油画——乔贞曾经给他描述过——处于构图中心的王子和食人魔、辛迪加斗争着。埃林想，也许现在画布上要多增加一些敌人了。

“听说你到这儿来之前在避难谷地留了一天。”加林说。

“总得要经过那儿的，不是吗？”

“我想不会有那么简单。你和尼艾丝队长谈过吧？”

“事实上，有。我们谈了一些关于凶手的事情。您知道，就是不断暗中折磨并且杀害卫兵的人。她希望我帮她找到凶手，这一点我不隐瞒您。”

“那你帮助了她吗？”

“还没有。这毕竟不是七处让我到这儿来的目的，至少在我完全了解情况之前不是。”

“我非常高兴你没有过早下判断。尼艾丝犯了严重的叛国罪。不仅组织士兵非法示威，导致了一场使国民恐慌的混乱，还扣押了我的传令官瓦罗卡尔中尉——我听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如果您擅自帮助尼艾丝的话，那么对我们之间的坦诚交流没有好处。”

“您可以放心，我相信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以真正的坦诚来和您交谈。”

“埃林先生，你和乔贞熟悉吗？”

“我们曾经共事过，大概一两次。合作得还算顺利，毕竟不这样做就没办法在七处留下来。但从私人层面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来往。”

“是这样吗？”

“算是互相尊重的同事。”

“那么，这一次是不是他派你来的？”

“我直接从我们的首领那儿得到命令。直属探员，和乔贞一样。”

“半年前他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些小小的不合。我希望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延续他的某些策略。”

“不，当然不是。我代表的是七处而不是同事的个人意志。”

埃林不知道王子会不会相信。但至少他必须清楚地作出这样的陈述。

“那么，”加林说，“我们还是说正事吧，埃林先生。提醒一下，你刚才向我保证过会有诚实的态度。这不是第一次和七处的人打交道，所以我也不想拐弯抹角了。我想要‘杀或不杀’是或不是这样的明确答案。我的国家正面临一场危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你们七处的那些语言游戏上。就直说你到这儿来是做什么。”

根据乔贞提供的情况，埃林不记得加林王子会是一个这样说话的人。也许的确是情况紧迫，让他暂时放下了过去那些把恶意的对抗语言修饰一番的习惯，又或者是在经历和乔贞的斗争后，他体会到与其和七处玩心理拉锯战，还不如直接把牌摊在桌面上。

“既然您这么说，那就恕我直言冒犯了。您应该也已经想到，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计划而来的。现在我们面临着计划泄漏，相关技术遭到窃取的风险。但是，这只是我单方面的判断，因为由于您限制情报，我还不完全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我承认这是一个危机，但不能肯定这危机的性质。我到这儿来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一些关键的情报。”

“那么你想要的情报包括？”

“劳伦斯·罗曼诺，图沙，实验个体。他们在哪里，是不是还在激流堡，他们在做什么，现状怎么样。我需要知道您知道的一切。我们一个个来。首先，半年前乔贞曾经想把个体带回七处，但个体却在城里消失了。您知道他在哪吗？”

加林没有说话。

“劳伦斯，图沙。我的问题也是一样。”

“埃林先生。”加林露出类似自嘲的短暂笑容。“你打算审问一国之君？”

这才是我从乔贞那儿听说来的伟大王子形象，埃林想。眼前的人一遇上麻烦的问题，就很难忍住用身份来压制对方话语有效度的冲动。

“是您让我坦诚的。而且我只是说想知道这些事，并没有强求您回答，更远远谈不上什么审问。”

“不知道他们的现状，你就不能完成七处的任务？”

“也许甚至都不会有开始。我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有一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没有必要协助七处探员完成他的任务。”

“这当然不仅是关于七处，而是关于我们双方的。假如您认为这完全是激流堡王国的事情，完全不需要任何外来人涉及，那行，我不会再问您。但是七处无论如何都会解决涉及自身的麻烦——通过像这样我正式寻求合作，或者是别的方式。”

“这听起来像是威胁。”

“当然不是，这只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合作，那就只能分开来单干。”

“告诉我关于这整件事，你目前有什么想法。”

“我最关注的是为什么敌人会知道这个计划。他们要求得到劳伦斯，这不是什么简单的谣言就能推动他们的事。再加上盗走托卡拉尔剑的窃贼包括一名巨魔，另外正在暗杀避难谷地士兵的凶手也极可能是巨魔——”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您还不知道？”

“尼艾丝甚至扣押了我的传令官。她不可能还和我保证这些信息的流通。”

“我看过那些尸体，通过杀人方式判断凶手的种族。总之，这些事实都让我认为图沙已经不在您的领地内了。实际上是非常确信。您可以继续拒绝回答这件事，但我会默认这是事实的情况下来进行我的任务。研究计划最初的基础是图沙族群所独有的药剂，他一直在为它的实用性做研究，并且仍然希望停滞的研究能继续进行——只不过他已经厌倦了为您服务。”

埃林明白这些事情很容易想到，但是一说出口就封死了加林的退路。如果他继续对图沙的去向表示沉默，那么只会显得尴尬而顽固。如果表示图沙还在激流堡，那几乎能肯定是一个达不成任何目的的谎言，除非埃林能亲眼看见图沙。他唯一的出路是承认事实。

“加林王子，我的看法就这些。您怎么想？”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你打算如何处理？”

“现在麻烦的就是他们提出托卡拉尔剑换劳伦斯的要求，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我们的时间不多，我相信您比我更清楚。假如有什么办法能一举抓捕全部主谋，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不现实，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谁，又藏身在哪。当然，除非您想和阿拉希高地的部落全面宣战，那是另一回事……”

“我有这么做的理由。托卡拉尔剑是王国的象征。我并没有王冠和权杖，埃林先生，但是假如他们偷走的是这两件东西，那也不会让我们损失更多尊严。”

“但您会这么做吗？在和避难谷地的军队不和的时候出征？我当然不会干涉您的任何重要决策，但请别忘记还有对您有利的一点：就我所知，大部分激流堡人民仍然不知道托卡拉尔剑失窃的事。如果现在能拿回它，就能把损失降到最小。”

“部落盗走它，简直就像是他们要主动发动战争的前奏。”

“这一点我没办法和您争辩。虽然这起盗窃似乎是少部分人的行为，但是没有人知道窃贼有没有得到部落上层的支持。我觉得我们偏离主题太远了，加林王子。我们不应该谈到战争。在这个话题上我也没办法帮助您。”

“我建议你开始调查那些窃贼在哪儿。”

“对于掌握他们的行踪，老实说，我不抱什么希望。我们说的可是一片高地，有数不清的山丘和洞穴。更不用提也许他们在落锤镇躲避。”

“七处派来了一个不能做事的人？”

“我不知道您怎么得来这个结论的。我已经说过了，在进行任务之前，我必须了解足够的情报。现在既然已经得知图沙不在城内了……”

“你什么时候确认这点？我没有对你这么说过。”

埃林皱起眉头。“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程度。我以为您默认了。”

“不。你问他在哪里，我没兴趣回答。就是这样。”

“那么您也不打算回答劳伦斯是否在城内了。”

“对。”

“很显然，”埃林站起来，“我们没法谈下去。抱歉，我想是时候离开了。”

“非常遗憾。”

埃林走到门边的时候，王子叫住他。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半年前乔贞离开的时候，说还将继续支持研究计划。那是一个谎言，对吧？”

“您得亲自问他。”

“行，也许我会的。无论你是要去避难谷地还是回到七处，希望你一路上注意安全。毕竟这是战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埃林出了屋，第一个念头就是到野外做几个深呼吸。和加林王子说话太难受。为什么要把劳伦斯和图沙的事情隐瞒到底，这一点难以理解。也许他中途提到开战，并不是随便说说的。毫无疑问，他既想拿回托卡拉尔剑，又想继续研究——哪怕他已经知道了七处不

会再帮助他完成这个计划。但幸运的是，埃林认为王子并不会通过这件事来危害七处，因为比起托卡拉尔剑遗失更能打击激流堡人民的，就是得知他们的国君曾经在七处的指导下利用士兵尸体做实验。加林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他们完全没有涉及这个话题的原因。乔贞的第一个要求——保障七处不成为任何人的目标，埃林认为不难做到。但是至于第二个要求，阻止部落得到送葬人的技术，由于加林的不合作，他完全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也许最方便的办法是索性怂恿他发动战争。当然，这对埃林来说就像是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的差劲笑话。

## 5

埃林和一名随从站在一栋破旧建筑物的旁边，望着正在不远处一个小菜园子里除草的老人。

“就是他？”埃林说。

“没错。库克·菲尔丁，六十四岁，曾经是激流堡海上卫队的指挥官，后来因为误杀同伴而离职。其实最后这一点是他的邻居透露给我的。他们喜欢谈这些事。”

“在这儿等着。”

埃林走上前去。在他的脚离菜地边界还有三四步距离的时候，除草的老人直起身，用镰刀指着他。

“站住。”他说。“胡乱踩进我的土地，你想掉脑袋吗？”

“放轻松一些，库克先生。你不应该胡乱攻击特地来找你的人。”

“你是谁？”

“我叫约翰逊，是加林王子派我来的，来和你谈谈你的女儿。”

“我的女儿？”

“是的。尼艾丝·菲尔丁。”

库克看看埃林，说了一句“跟我来”，转身走向菜地后面的小屋。埃林跟了上去。屋子没有门，只是用两块长木板遮着。屋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在从所谓的走廊通往客厅

的路上要经常抬高腿躲过绊脚的东西。而埃林之所以认为他们进入了客厅，是因为眼前有一张只有一半，像是从火场里抢救出来的沙发。

“坐，”库克说。

“谢谢。”埃林坐了下来，左右挪了挪位置。

库克仍然站着，把镰刀放在身边的一个箱子上。“你和尼艾丝有联系？”

“是的，我负责替加林王子给她传信。”

“我记得是那个什么瓦罗卡尔在做这件事。”

“喔，我接替他了。他比较笨，没我能干事。那么，你知道你女儿在经历着什么吧？”

“我听说了一些。”

“那么你有什么看法？”

“你是不是还会去避难谷地见我女儿？”

“是的。我会和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进行深入而诚挚的交流。”

库克沉默了半分钟。

“我想让你帮个忙。等我一会。”

他离开了这房间。埃林听到走廊上传来翻找东西的声音。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短剑。

“拿着，”库克把剑指向埃林，看上去更像是要刺出去。

埃林把剑接过来，假作认真地端详了一下。“库克先生，请问.....”

“她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教她练剑，用的就是这个。”

“是这样吗？那这可真是.....意义深重。你想让我交给她？”

“不。”库克说。“用这把剑杀了她，再还给我。我要看她的血留在上面。”

“呃。”

“我没有这样一个女儿。我养大她不是为了让她的来反叛国家的。这根本就是恶魔的诅咒，她是恶魔，不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约翰逊先生，先王亲自给我颁发勋章的时候，我怎么说？我说菲尔丁家族会世代代为您服务，为王国的光荣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那个女人竟然给我生下了这样一个恶魔。如果能做得到的话，我就会去亲手杀了她，但是现在……”

“我明白了，库克先生。”埃林站起来。“对了，其实我还要去见加林王子。你说的话我都记着了。再见。”

埃林朝屋子出口走去，渐渐加快步伐。他听见库克又抓起了镰刀，跟在他后面。

“你会帮我这个忙吧？这不光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国家。我不开玩笑，我要亲手杀了她，不开玩笑。想个办法带我出城，我要自己去……”

“下次再说，库克先生，下次吧。”埃林先出了屋，重新用那几块木板遮上大门。库克推开木板，站在门边继续叫喊着。埃林快步走到随从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拐到建筑物的背面。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他是一个疯子？”埃林说。“我不喜欢一个老头儿用镰刀在我背后挥来挥去，喊着让我去砍掉她女儿的脑袋。”

“这么过分？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邻居都没有透露这点。他们只是说库克曾经为女儿当上避难谷地的队长而自豪。可能是现在出了这事，他受了些刺激吧。”

“因为你收集情报工作不力，让上级陷入了生命危险。如果能做到的话，我会扣掉你下个月的津贴。”

“话说回来，头儿，你手里拿着什么？”

埃林看了看手里的锈剑。也许疯老头儿刚才那个用它教女儿练剑的事也是假的。不过他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暂时收起来，否则会觉得自己此行完全没有收获。他本希望通过库克来多了解一下尼艾丝的性格和经历，方便以后和她打交道，但现在得到的只有一把也许根本就是垃圾的锈剑。

留在激流堡的几天，埃林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和随从们收集情报，但成效并不明显。他最想得到的是关于图沙和劳伦斯是否在城内的相关讯息，但事实证明加林王子的保密措施还是很成功，对大部分知道了部落提出交换要求的民众来说，劳伦斯这个名字的突然出现还是一件非常困惑的事。他也派随从调查了一下加林的现状，最后得来的东西虽然谈不上多有用，但至少要比对尼艾丝父亲的访问要成功得多。



“加林王子准备结婚。他已经挑好了人选。”在离开激流堡之前的两个小时，一名随从把刚刚得到的情报告诉埃林。

“这个时候？”埃林说。

“听说计划是加林正式举行登基典礼，头衔真正成为国王之后再进行结婚仪式。这样的话那姑娘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王后。”

“他以前的誓言是王国一天不复兴他就一天不戴上王冠，看来是等不及了。有没有调查过女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见到本人。加林对她的保护措施很严密，说是关起来了也没问题。只查出她父亲是上一任国王的朋友。如果按照原计划，婚礼大概会在两个星期后举行，到那时候她年满十四岁。”

埃林用食指抠了抠耳朵后面。加林的母亲成为王后的时候也是这个年龄。

“按照激流堡王室的规矩，国王的登基典礼必须要用上托卡拉尔剑，比如说要对着它起誓什么的，不过详细步骤我不太明白。”随从说。“加林当然可以选择修改这个传统，毕竟没人真正管得住他，但是这肯定会让那把剑失窃的影响更加严重。”

“这么说，没有托卡拉尔剑，也就戴不上王冠。戴不上王冠，就讨不到老婆。他对于能不能拿回那把破剑应该更紧张才对。你还知道些什么？”

“那位小姐的侍女抱怨加林没有给他未来的妻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听起来虽然从挑人开始就一直是加林主动操办，但他似乎并不很热心。这件事对那位小姐来说也是一个意外，她出身于贵族但是却不太适应这方面的事情。她现在整天呆在屋子里，很少说话。”

埃林想着是不是应该在和王子交谈的时候提到这件事。这也许能够催促他做出进一步的行动，但同时也可能会有负面效果。不过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时间来考虑。因为现在不得不回到避难谷地，而如果以后的事情进展不顺利的话，也可能永远得不到再次和加林谈话的机会。骑马步出城门后，埃林回头看看那面灰白色的墙壁，回想起来乔贞也曾说过他带着任务没有完成的遗憾离开激流堡。他想，虽然加林似乎不善于控制情绪，没有太重的心机，但却也许是他和乔贞都见过的最棘手的人之一。

返程还算顺利，回到避难谷地的时候正好接近半夜，和埃林当初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样。虽然大部分人都已经睡觉了，但是埃林却从周围感到了一种更紧张的气氛，仿佛这地方比前几天更接近即将爆发的战争。有的人用带着敌意的眼神看着他。埃林相信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来自七处，他们的敌意只是来自于陌生。

在进入自己的帐篷之前，埃林站在那儿想了半分钟，但什么应对方式都没想出来。他答应过歌洛卡只会在激流堡呆两、三天，加上往返也不超过五天，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翻倍了。他走进帐篷，背部和一只脚还留在外面的时候就又转过身出来了，因为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他朝左右看了看。燃尽的篝火在泥地上留下的残渣，黑色悬崖上执着长矛的卫兵，不知谁扔在草丛里挂着的废弃止血绷带。在迈出步子之前，他看见尼艾丝朝自己走来，并且在离他还有十步左右距离的时候停住了。

“又见面了，女英雄。”他用右手掌指了指身后的帐篷。“知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埃林先生，非常高兴看到你安全回来了。不过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

“你没有听见我的问题？”

“当然听见了。请到我那儿去，我想和你谈谈。”

埃林跟着尼艾丝前往她的指挥官小屋。屋子里生着火。

“好地方。”埃林说。

“请坐吧。”

埃林在房间中央的桌子旁坐下。

“接下来呢，难道你还打算给我上茶？”

尼艾丝在埃林对面坐下了。

“你这一次到激流堡去有什么成果吗？”

“很难说。我见了加林，也见了其他人，如果你想听的话，等我有空和你慢慢说。我刚才就问了你，歌洛卡到哪去了。”

“我一直很奇怪，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女人，这么难看出来吗？非得要再三问我？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尼艾丝。”

“嗯……出了一点小毛病。”

尼艾丝十指交叠放在桌面上。她没有看埃林的眼睛。

“说。”埃林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

“也许是意外。”她说。“但是……歌洛卡小姐杀死了瓦罗卡尔中尉。”

## 6

“瓦罗卡尔？”埃林说。“你们关起来的那个瓦罗卡尔？”

“就是他。”

“你说歌洛卡杀了他。”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唐突，埃林先生，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是想尽量平静地告诉你这件事。”

“这不是唐突。这是荒谬。是没有人愿意听的笑话。歌洛卡从来没有见过那家伙。”

“你可以这么说。但这一点我想任何人都没法证明的。”

埃林站起来，走到尼艾丝身边。她抬起头来看他，双手仍然放在桌面上。她的棕色眼珠子必然见过很多鲜血和烟尘。没办法从眼神判断尼艾丝是不是在撒谎，因为她是有号召力的领导人，至少是半吊子的演说家，四分之一的政治家。埃林倒是看出了一丝怜悯，只是不知道这属于尼艾丝本人，还是属于她隐藏着的斗争念头。

“什么时候发生的？”埃林说。

“前天。”

“你审问过她了？”

“她不能非常完好地为自己辩解。你想现在见她吗？”

“不。你要先给我把事情经过讲明白，带我去看尸体，见你的故事里提到的所有人。如果发生在前天的话，那你已经关了她两天了。我暂时还不知道你们这里在搞什么鬼把戏，但是明天日出之前我就要把事情弄清楚，亲自去把她放出来。两天是我能忍受一个误会的极限，所以你最好尽力配合我。既然半夜主动来找我这件事，就应该预料到我今天不会那么轻易让你去睡觉的。现在我们开始吧。”

“我愿意配合你了解情况。但是你也知道瓦罗卡尔的死不是一件小事，这给我带来的麻烦可能更大。我完全有资格用强硬的手段让你的女人认罪，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尊重你的身份。希望你也能够尊重我，我想我们大家都不需要更多的敌人。”

“行。想让我行军礼什么的改天再说，现在还是尽快做正事吧。”

“我会直接让证人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尼艾丝把埃林带到了存放尸体的帐篷。

“我让人通报过，他们很快就会来，”尼艾丝说，“你先检查一下尸体吧。”

埃林把尸布掀开。他端详了一下尸体的面部和脖子。

“勒死的，”埃林说，“除非是有我看不见的致命伤。比如中毒。”

“不，你说得没错。的确是勒死的。”

“找到凶手用的绳子了吗？”

“我没有想过一定会是绳子。侦查这一行也不是我干的。”

“瓦罗卡尔手脚上都有绑过的痕迹。这是你们干的吧？”

“只是简单地把他绑在一张椅子上而已。他是人质，但没有犯下什么大错，如果用枷锁的话会显得太无礼了。”

“这句话听起来真没什么说服力。你们曾经拷问过他。看这些伤。还有看这张脸。如果他前天不死，那到了今天就会饿死了。”

“他刚到这儿来的时候态度非常恶劣，所以我的士兵确实曾经惩罚他一两次。绝食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已经这么做一星期了，中途我们给他灌过一点汤水。”

“我估计他一定满口疯话。”

这时候，两名士兵进了帐篷。他们显然对于自己深夜来到置放瓦罗卡尔尸体的地方感到不安。

“尼艾丝队长。请问……”其中一个人说。

“这位是七处的埃林探员，关于这件事，他想听听你们的说法。”尼艾丝转向埃林。“他叫莱利，是几天以来一直负责看守瓦罗卡尔的卫兵。他叫莫瑞斯，负责给瓦罗卡尔煮食和送饭，也是他最先发现了尸体。”

“你每天都给瓦罗卡尔送吃的？”埃林说。

“一天两次。每次都是装得满满一盘子去，要么照原样端出来，要么让这家伙给故意打翻。”莫瑞斯说。

“把你知道的都说给我听。”

“也没多少。我像平常一样送饭到瓦罗卡尔的小木屋……”

“当时是他在看守房门？”埃林指了指莱利。

“是的，这一周的白天都是他负责。我进去了，觉得屋里特别安静，因为往常瓦罗卡尔总是会马上开口大骂，但当时却只是脑袋垂在一边。我以为他睡着了，说真的我本来打算直接出去，因为反正叫醒了他也不过是忍他一通骂，又把饭菜端出来而已。我想了想还是走到他面前，却发现他已经没呼吸了。然后我就跑了出来。”

“你注意到他是怎么死的吗？”

“我只是看了他的脸，没有去检查哪儿有伤。因为他可是瓦罗卡尔，我只想着马上告诉其他人来帮忙，说不定还能救得活。”

“我没听出这么一段和歌洛卡有什么关系。”埃林对尼艾丝说。

“莱利。”尼艾丝看看另一名士兵。

“在莫瑞斯之前，只有那位来自七处的女士进去过。”莱利说。“每次轮到我站岗，第一件事就是先进去看看瓦罗卡尔情况怎么样了。那天早上他还是好好的，下午的时候那位女士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然后过了十来分钟莫瑞斯送饭的时候，就发现出了问题。”

“你为什么让歌洛卡进去？她和你怎么说的？”

“她说她是七处的成员，您到激流堡去执行任务了，那么她也有自己的事要做。我想她的意思是要审问什么的。埃林先生，我一点也不了解七处，但是根据过去所听到的，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招惹你们。所以我就让她进去了，心想如果没出事就算了，要是出了事的话再报告给尼艾丝队长。”

卫兵描述的这件事听起来并不假，哪怕埃林想象不出歌洛卡要这么做的理由。歌洛卡没有见过瓦罗卡尔——这只是埃林刚才随口而出的。她在激流堡呆了三年。她可能见过那里的任何人。

“埃林先生。”尼艾丝说。“歌洛卡女士算不上七处的人，对吧？虽然你说她从来没见过瓦罗卡尔，但是她宁愿欺骗士兵也要进去见他。光是好奇心不足以解释歌洛卡女士的行为。”

“你瞎了吗？”埃林没有回应尼艾丝，而是对着莱利说。

“您说什么？”

“我说你的眼睛到底还有没有用。她哪点看上去像七处的人？到底是你瞎了，还是脑袋根本就没长齐全？”

“我说了我不了解，也不想招惹七处。我的确有错，尼艾丝队长已经因为这事处罚我了。”

“这个送饭的，你看见他进去多久之后出来的？”

“莫瑞斯进去几秒钟之后就撞开门出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去找人来帮忙。”

“也就是说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屋子没有任何人看守。其他人在这段时间里有可能进去。”

“不会的。我们最多一分钟后就和军医赶回来了。军医把瓦罗卡尔从椅子上解下来，很快就发现他没法把人救醒。”

“就这么些？”埃林看了看两个士兵，然后对尼艾丝说。“你们甚至都没有搞懂人是怎么死的，也没有找凶器，就这样判断是歌洛卡做了这件事。”

“我说过了，我们不搞侦查，更不走什么复杂的审问程序。”尼艾丝说。“这里是战场，埃林先生。在我们这里事情要直接得多。歌洛卡女士承认进去过，但我问她在里面做了什么，她一个字都不愿意说。光是这一点就足够我判断她是凶手了，更不用说我的士兵不可能杀死瓦罗卡尔。你也应该知道保证他的安全对现在的局势有多么重要。每一个跟随我的士兵都不会忘记这一点。”

“这倒没错，不过未必所有士兵都把为你卖命当作他们短暂人生中的头号大事。”

“这句话很过分，埃林先生。我要求你收回。”

“少来了。不如我先告诉你们一些有用的事情，比如瓦罗卡尔是让什么给勒死的。他右脚腕上绳子绑过的痕迹和左脚上的不同，像是曾经有两根绳子交叉在了一起。凶手用的就是这绳子，在杀死他之后再绑回腿上去。刚开始我想这掩饰手法是不是太蠢了，因为右腿上的异常痕迹很明显，任谁都能马上发现。但是当我想到他的这个蹩脚计谋竟然成功了，就觉得可笑得不得了。你看，尼艾丝，看看这右腿。你们说找不到凶器，但这情况在我看来简直和杀了人不把刀子拔出来一样明显。你现在怎么让我相信你的判断？”

“我们有不同的判断准则。我不想和你争论，更不想继续这样忍受你的挖苦。你该闭嘴了，埃林先生，更多的恶毒语言会使我改变让你和歌洛卡见面的主意。昨天就有几个手下军官建议我处决她，无论我们和瓦罗卡尔有什么矛盾，他至少还是和我们服务于同一个国家的军人，我不能忍受他不明不白地死在一个七处探员的情人手里。要么你保持平和的态度，我协助你调查，要么我用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做事——这样更适合我。”

“行，我正想离开这间死人帐篷，免得继续和几个从来不思考的迟钝脑袋浪费时间。七处探员一向最厌烦在办案的时候碰上什么都不懂的同事……”

“埃林先生。我刚才说的话不是开玩笑。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她在哪，找一个人带我去见她。还有，让这两个家伙留在这里。我和他们还没完。”

埃林走出了屋子，在外面站着，等人领路。比起凶手是谁，他觉得更值得去想的是歌洛卡为什么要伪装身份去见瓦罗卡尔。

## 7

埃林一进屋，看见歌洛卡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腿侧支撑着身体。她望向埃林，并没有站起来。埃林上前伏下身抱住她。她把手使劲放在他的背上。

“我没有杀那个人，”她说，“真的没有。”

“我知道。我该早些回来的，抱歉。”

埃林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就松开手，发现她的右脚踝套上了脚镣。铁链的另一端拴在墙边一块有突出圆环的方石头上。除此之外，她身上并没有别的成为囚犯的痕迹。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他说。

“没有。他们问过两次话以后，就把我关在这里。”

“那就好。我只是确认一下。”埃林再次抱了抱歌洛卡。他不得不承认作为军中杀人事件的嫌疑犯，尼艾丝对歌洛卡的态度确实很公平，甚至还有一些多余的善意。两人分开后，埃林坐在床前的椅子上。

“他们说你伪装成七处探员，进了那间屋子。”

“我是这么做了。”

“在你出来到下一个人进去之间，瓦罗卡尔死了。尼艾丝都给你说清楚了吧？”

“我在屋里的时候他明明还活着，还不停地疯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现在终于轮到你审问我了？”

歌洛卡双手放回床上，大拇指以外的手指抠住床铺边缘，用一种对现状感到厌烦的眼神望着埃林。她确实非常肯定自己不应该成为囚犯，从办案来说，这样的情绪表现对撇清自己的嫌疑没有好处。埃林有些明白为什么当初仅仅是同住的老太太自然死亡，就弄得歌洛卡差点成了遭到驱逐的外乡人。

“听好，歌洛卡，我知道这事不是你干的，但是现在我要想法子让尼艾丝也相信，这样才能把你脚上的东西取下来。我听过了尼艾丝手下那些人的故事，现在我得听你的。我还有别的事要问，但现在我只要你告诉我和事件过程有关的。你进去以后，在里面呆了多久？”

“不知道。大概十五分钟吧。”

“十五分钟相当长了，确实足以成为把柄。”

“我知道。我本来想看了一眼就出去，但是门锁上了，如果马上出去的话，卫兵会知道我是假冒的。所以我只能留在里面，听他说那些疯话。”

“门锁上了？那后来你怎么出来的？”

“卫兵在外面问我是不是做完该做的事。我说已经结束了，然后随手去推了一下门，发现门锁已经打开了。”

“那个门卫刚放你进屋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观察他？说不定他当时已经明白了你没有说真话。”

“刚发现门锁上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想着可能会有人来抓我了。我没有看他的脸，刚进屋和出去的时候都没看。”



“就是说 he 有可能故意把你锁在里面十五分钟。”

“我不知道。”

“这一点你有没有告诉尼艾丝？”

“没有。我根本没想过说出这个会有什么用。而且尼艾丝只是一直问我在里面做了些什么。”

“那么在这十五分钟里，你什么都没做。”

“我就觉得后悔。留在里面也不是，敲门让卫兵把我放出去也不是。我只能站在门边忍受那家伙说不完的疯话，还有一屋子的臭味。我差不多一直在用嘴呼吸。”

“十五分钟里瓦罗卡尔一直在说话？”

“是的。”

“当时是有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的，对吧？”

“幸好绳子把他绑紧了。我不能让他靠近我。”

“而且当时屋子里没有其他人。”

“整间屋子都很空，除了瓦罗卡尔坐的椅子就什么也没有了，哪儿都藏不了人。你想到什么了吗？”

“那个门卫可能有些问题。另外……”

埃林没有马上继续说下去。他盯着自己的右手指关节快速地敲了几下桌面，略微叹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看歌洛卡的脚镣，再看着她的眼睛。

“我想我大概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想办法把这个结论适当地传达给尼艾丝，并且让她相信，她就会把你放开。但是这个结论成立的前提，是你的确在那十五分钟里什么事都没做……”

“你不相信我？”

“别急，我话还没说完。我相信你，但是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假扮成七处探员去见瓦罗卡尔。假装啊演戏啊什么的你本来就不擅长，更不用提假冒七处探员本身就带着很大的风险，所以你一定是下了不小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我刚才跟尼艾丝信誓旦旦地说在这之前

你没有见过瓦罗卡尔，但是现在我不确定了。你的确没有骗我，但是也没有告诉我所有事情。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你进入那间屋子。”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抓了什么人。”

“这可不好，现在你在对我说谎了，歌洛卡。你的确是因为好奇心才进去的，但我要知道这么异常的好奇心到底是哪来的。一个绝食好几天脑子都不清醒的陌生人，怎么会引起你这样的兴趣？”

“这和你能不能说服尼艾丝又没关系。”

“是没关系，但是现在不仅仅是有关于这件案子。你让自己身陷危险了，歌洛卡。当时我曾经反对乔贞让你来的建议，也反复提过好几次让你仔细考虑，就是不希望你卷入到这些危险的事情里头。而且这还不是个人的危险。瓦罗卡尔是加林手下的人，现在成了尼艾丝的人质，他的死会影响很多事情，那都是一些你完全不应该涉及的事。如果你这一次不让我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那又怎样保证以后的安全？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我只能让人把你护送回去，但这事还没有完。等我回去以后，我们还要谈。”

“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你觉得这是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了？”

“如果你坚持不说的话，恐怕情况会发展成这样。你和激流堡的其他人之间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你最好告诉我。”

歌洛卡把右手搭在大腿上，用左手按着，身子往后斜了一下。她眼神里的烦闷在变得更明显的同时，还带上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自嘲态度。

“你在怀疑我和瓦罗卡尔。”

“这样说就不对了，你别胡乱揣测我的想法。我的怀疑是很宽泛的，并不具体到哪方面。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要不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就好，但现在问题是它已经影响了，所以最好现在我们俩一起来把它解决掉。”

“你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瓦罗卡尔这个人名声不怎么样。这些事真的糟糕到你不能说？”

“不完全是，”歌洛卡低下头，用左手抚了一下额上的头发。“我现在真后悔了，埃林。我不应该进去见他。我一听说他成了人质，就想去看看他变成什么样了……非常想。这是奇怪，我明明应该只想着躲得远远的。”

“看来的确是我不应该听的东西了。”埃林挠了挠眉头。“算了，如果你实在不想说的话，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没这回事。其实我想说出来。我的意思是……我本来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的，但如果非说出去不可的话，那个人就只能是你，埃林。老实说我多少有些高兴他终于死了。我还是很后悔当初进去见他，弄得要回想起那些东西，但是既然情况已经这样了……我不能让它一直就这么压在我们俩心头上。也许它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糟糕。”

“真的？”

“我不知道你在想象什么，但事实很可能和你想的有很大不同，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也不想再一直把这些事憋着……”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这情况我是非听不可了。你说吧。”

歌洛卡搓了搓自己的脸，然后把双手抱在胸前，看着自己的膝盖说话。

“我和图沙当初到激流堡的时候，是瓦罗卡尔来接的，所以他知道加林暂时把我关在哪儿。然后……他会来找我。都是白天来，因为夜里卫兵看得更严。”

“他找你做什么。”

“他想让我……吃东西。”

“吃什么？”

“就是食物，还能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瓦罗卡尔每天款待你吃饭？”

“不，不是这么回事。他会把饭菜带到房间里来，而且都还是做得不错的。一开始我当然什么也不怀疑，只想到自己至少还不是要饿肚子的囚犯，就放心地吃了。我吃完以后瓦罗卡尔甚至还很有礼貌地把餐具拿出去。第一天他来送了三餐，我觉得有些奇怪，就问这种事情为什么让军官来做，他不回答，只说让我尽情享用就好。我也不想惹他生气，所以三餐都吃完了，只是他一直在旁边看着，觉得稍微有些不自在，而且那些饭菜分量也太多。第二天，他又来了。真正让我开始觉得不对劲的是第三天，他来送了四次饭，除了看着我吃以外，还有几次捏着食物送到我嘴边，催促我快吃下去。而且他的眼神……很怪异。我有些害怕，但是想撑过这一天应该会没事了。总之那一天夜里我肚子痛得没法睡着，而且一回想白天的事，开始觉得恶心。没想到第四天他又来了，还带了更多的食物。他看见

我站在窗边，突然很生气，非要让我躺下去。我不愿，他把我按回到床上，想把吃的往我嘴里塞。那时候我真是反感极了，再加上前一天肚子不舒服.....我一翻身，吐在床边。他突然疯了起来，喊着什么浪费好东西啊，不明白他的心意啊之类的话，就要来掐我的脖子.....至少我当时以为他是要这么干。他弄的响动很大，卫兵进屋把他带了出去。后来他们就给我换了房间。”

歌洛卡说到最后一句话，才抬起头看埃林。

“噢。”埃林仿佛毫无目的地点了点头。“就这些？”

“没了。”

“好吧，我大致明白了。是挺让人说不出口的，我说假如换了我的话.....算了，不该做这种假设。怪不得有天晚上你说些什么‘再也不要热狗了！’之类的梦话。”

“你什么意思，竟然拿这事来开玩笑？你是不是在想幸好我没有和他上床？”

“我没有这么想.....唉算了，可能有一点吧。你知道，男人嘛，难免的。”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哪件事更糟糕，埃林。我只知道那是我这辈子最恶心最讨厌的经历。虽然过了这么三四年.....”

“我可以理解他做的事情足以让你在事隔几年后想看看他的落魄样子，但不至于引发真正的复仇行动。没错，这样说得通。我想想啊，好像是听说有些人是有这个爱好，喜欢把人喂胖什么的。该死，加林喜欢看烧死女人还要讨差一点满十四岁的老婆，他的手下就这样。我早就知道，越是封闭压抑的地方越容易出不太正常的人。一想到他们，我觉得我真是特别规矩。歌洛卡，你也觉得我们俩还算规矩吧？”

“别问我。我好不容易把这些说出来了，你就只有这些话？你应该更生气的。”

“我是很生气，可是那家伙已经死了，你想让我怎么办？就当成是你几年前遇上了一个特别狂热的厨师什么的，不要强迫自己往那方面想。更何况你很勇敢地制止了他。别生我的气，来。”

埃林想上去抱歌洛卡，但是她用掌背推开了他。

“我现在没心情。等你把我脚上这东西弄掉再说。”

埃林还是吻了吻她。

“我回来得太晚了。很抱歉。”

“你一进屋就说过了这句话。”

## 8

埃林回到存放瓦罗卡尔尸体的帐篷前，看见门卫莱利和厨师莫瑞斯站在外面。

“尼艾丝长官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莱利说。

“就是说你们俩不太情愿了。尼艾丝在哪？”

“她有别的事要办，说过会儿再过来。”

“那正好。你们俩给我进去。”

“为什么？”

“我找到了另一个证人，他给我提供了别的情报。我要和你们的说法核对一下。”

“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莫瑞斯说。“我不想一晚上和那家伙的尸体呆在一起。”

“因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你们俩肯定也不想。没有别的地方更合适。快进去。”

两名士兵走进帐篷。埃林跟在最后面，在进去之后立刻反扭住莱利的手，把他压在桌面上。

“你做什么？”莫瑞斯说。

“这家伙是凶手，或者说是给凶手提供机会的人。”

“我没有，”莱利说着，想挣脱开来。

“别乱动。如果你现在想对我动手，那么就会罪加一等。”埃林转向莫瑞斯。“送饭的，这家伙倒挺有劲，你最好帮我一个忙。把墙角那边的绳子拿过来，我用得着。他害死了你们最重要的人质，或者说，客人？随你怎么讲，总之你们的尼艾丝队长可有大麻烦了。加林不会看轻这件事的。你要想帮你的队长，最好现在就合作些，或许我还可以替你们在加林面前说说话，比如积极配合抓捕罪犯什么的……”

莱利猛地撑起身子，头部差点撞到了埃林的下巴。埃林再度把他压住。

“看，一个顽固的犯人。送饭的，你到底合作还是不合作？”

莫瑞斯看看莱利，再看着埃林。他的身体似乎随时都会快速动起来，只是不知道将前往哪个方向。他的眼神中充满着不自信的慌张和焦急。

“你还没说，”莫瑞斯开口了，“没说为什么他是凶手。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的女人……”

“哪怕你不愿意帮忙，至少也要管好自己的嘴。勒死瓦罗卡尔的绳子本来就在他的腿上绑了好几天了，又脏又粗糙，更不用提那家伙淌在腿上的小便。但是歌洛卡的手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儿在那绳子上用劲会留下的痕迹和擦伤。我可不相信你们在关起她之前，还特意请她去好好清理了一番。她没有杀任何人，也就是说，你……”

“我没有。”莱利用没有贴着桌面的半边嘴唇吐出话来。

“也许你没有亲手去做，但你知道是谁干的。你把歌洛卡在里面关了十五分钟，是要用这个时间为计划做安排。你一开始就知道歌洛卡在假冒七处探员，所以你可以放心地栽赃她，因为她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力为自己辩护。如果人是你杀的，尽早承认。如果不是的话……”

“是那个女人。不是其他人。”

埃林抓住莱利的头发，把他带到瓦罗卡尔的尸体旁边，用脚撩开尸布。

“仔细看看你害死的人应该可以让你清醒点。”

他用手肘顶住莱利的后脑，让他的脸靠近瓦罗卡尔的脸。莱利紧紧闭住嘴和眼睛。

“埃林先生，你在对我的士兵做什么？”

尼艾丝进来了。她用仿佛随时会拔出剑来的眼神看着埃林。

“还差一点儿，尼艾丝队长。”埃林说。“我已经知道主要犯人是谁了，就差他自己认罪。莱利，他欺骗了我们，在莫瑞斯去送饭之前让其他人进屋杀死了瓦罗卡尔——当然也可能是他自己干的。他会给你和你的军队带来巨大的麻烦，但是现在却不愿意承认。喂，送饭的，你听着！”埃林转向莫瑞斯说。“仍然不打算帮我的忙吗？如果不是正好撞上了歌洛卡，这家伙也可能陷害你。把你在那小屋里和死去的瓦罗卡尔关十五分钟，你同样没办法为自己辩护。”

埃林把莱利的头压得更下了些。莱利的脸快碰到瓦罗卡尔的鼻子了。

“是……”他说。

“你说什么？”埃林说。“我没听清。”

“杀人的是我。是我一个人干的。”

“再大声些。让你的队长和厨师都听见。”

“杀死瓦罗卡尔……”

“够了，”莫瑞斯说，“放开他。人是我杀的。”

“喔？”埃林看看尼艾丝，然后望着莫瑞斯。“说清楚一点。”

“你知道的，不是吗？你本来就知道。”莫瑞斯说。“你还说让我帮忙什么的，我知道你在暗示。你故意这样对莱利，强调他犯了大罪，就是为了想让他供出我。他没有这么做，但我也不会让他为我承担责任的。”

“听好，尼艾丝队长。听好犯人的自白。”埃林说。

“放开他。”尼艾丝说。

“眼前的人可是嫌疑犯，”埃林说，“你不怕我松开手以后两个人一起逃跑？”

“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我熟悉他们俩。”

“可惜你显然没有熟悉到能够预见发生这样的事。”

埃林把莱利往尸体旁边推开。他带着怨恨看了看埃林，然后对莫瑞斯开口了。

“莫瑞斯，你……”

“算了，莱利，别介意。我本来就不觉得这应该是偷偷摸摸的事情。我很后悔没有光明正大地杀死瓦罗卡尔。”

“在叫人进来之前，我要准确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尼艾丝说。“埃林先生，你不打算仔细解释给我听吗？”

“实际杀人的是莫瑞斯，但他们两人是同伙。他们大概已经计划了一段日子了，但直到前天才得到实行的机会。莱利发现歌洛卡在撒谎，认为可以利用，就把她关在屋里十五分钟，用这段时间和莫瑞斯打好商量。昨天他们告诉我的故事里有一句关键的谎话：莱利说莫瑞斯进去送饭，但是立刻就出来了——这不是真的。他在里面花时间勒死了瓦罗卡尔。

至于为什么要用使用瓦罗卡尔身上的绳子然后又绑回去，是为了让他们看起来显得清白，有机会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这之类的屁话，把事情打造成一桩属于别人的阴谋。其实还是动了些脑筋的，可惜你们俩惹错了人。我只需要知道这些就够了，但是我想尼艾丝队长会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更感兴趣。”

尼艾丝的右手紧紧握住剑柄，但不是因为想要拔出它。她的眼神里有着复杂的感情，就像面对着一场她不愿意见到的处决，唯独缺少了可见的哀愁。在屋子暂时陷入沉默的时候，她盯着好一会儿埃林，然后对莱利和莫瑞斯说：“你们俩，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要为姐姐报仇。”莫瑞斯说。“瓦罗卡尔在激流堡害死的一定不止她一个人，所以我们也不光是为了自己才去做。”

“我不知道你们有姐姐。”尼艾丝说。

“那是很久以前，我和莫瑞斯还没有参军。”莱利说。“瓦罗卡尔骗了她，让她怀上了孩子。我们俩知道这不对劲，因为瓦罗卡尔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姐姐一直很相信他。在分娩的那天，她不让我们去叫医生，因为她说瓦罗卡尔承诺过了会带最好的医生来，还会陪着她。但是他没有来。他甚至不敢出现在她的葬礼上，只是托人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金币。这就是她在他眼里的价值。”

“七处的，让你抓住也无所谓。”莫瑞斯说。“但是，队长，我们给您和大家都带来了麻烦。我个人心甘情愿接受任何处罚来尽量消除影响。您要公开处决我的话，我不会有怨言。”

“我也是。”莱利说。“我不能让莫瑞斯独自经历这件事。”

尼艾丝最后看了他们俩一眼。屋子里再度陷入了沉默，只有尸布的一部分慢慢从瓦罗卡尔身边滑下的声音。

在让人押走莫瑞斯和莱利，并且下令解放歌洛卡后，尼艾丝把埃林带到她的屋子里。

“我说过了会在日出前解决的。”埃林自行坐在椅子上。“现在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两个家伙不光给你添麻烦，也给我添了麻烦。”

“我想先对你道歉……”

“不，这个先不急。我要弄清楚你为什么事而道歉。”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们俩是兄弟？别说你不知道。”

尼艾丝一直站着，左手的四指按着桌面。

“这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嫌疑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线索。你明明知道，但不告诉我。这让我想到一些别的事。”

“你在指责我也有份参与。”

“不，不。我没这个意思，别太激进。但你的确有一些.....不太适当的想法。”

埃林走到尼艾丝面前，坐在桌面上，左腿踩着椅子。尼艾丝把脸转向另一边。

“就像我多次强调的，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大事。和加林的关系持续紧张，瓦罗卡尔又死了，这可了不得。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对当前的这种境况并不高兴，不想让它继续恶化——但瓦罗卡尔的死必然会把事情推向你不想见到的方向。你是个好脑筋的人，也许怀疑过两个手下人的证词有问题，但你并不打算去深究。你宁愿接受歌洛卡杀死瓦罗卡尔这一个简单结论，把责任推给外来人。也许这样真行得通，谁知道呢。可惜这事错在.....我刚才也说过，惹错了人。陷害和七处相关的人，来解决和激流堡的矛盾？不是一个好办法，一点都不安全，我得说。你刚才是为这样的行为而道歉吗？”

尼艾丝没有说话。她仍然看着旁边。

“尼艾丝，你在害怕些什么？”

“我没有害怕。”

“就我所知，你现在心里肯定很矛盾，这就是陷入恐慌之前的迹象。你一方面对我隐瞒了他们俩是兄弟，但另一方面又善待歌洛卡，没有真正阻碍我的调查。我得因为这个谢谢你，并且为这之前的一些言语道歉，希望你可以接受——不过更大的矛盾是，你曾深信自己带领卫兵示威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从未想过真正反抗自己的国家。现在加林王子代表着国家来惩治你的军队，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大错事，开始想办法来弥补这还未确定的过错，刚才发生的事就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你整个人就是一个神秘的矛盾集合体，我敢说这对你，对仍然跟随着你的士兵没有好处。如果你根本没办法确定你想要什么，又怎么能领导那些信任你的人？看看那一对兄弟.....”

“别再说了。”

“也许你觉得现在的事情对你负担过重？”

“我说，别再说了。”

埃林闭上嘴，晃动了一下脑袋。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叛国罪’这个词会用到自己的身上。”尼艾丝抬起头。“但是当得知托卡拉尔剑在我引起的混乱中遭到盗窃的时候，这个词就停在我的脑袋里，怎么也忘不掉。我也没想过要把瓦罗卡尔禁闭起来，这是因为他在避难谷地公开羞辱我的士兵，我不得不这么做。”

“你有没有想过要从示威得到什么结果？”

“不知道，大概是希望加林王子能出面说明一下，并且承诺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吧。我只是.....忍不住要这样做。那么多的战士，什么都没留下.....我希望他们至少能得到祖国的认同。当时的我太天真了。”

“天真？不，天真是最不适合形容你的。否则那么多士兵根本就不会跟随你。”

“我早就知道事情不对了。事情过头了。而且我还开始听到一些别的.....听说加林王子要处决我的父亲.....”

“你父亲？”

“是的，我.....”尼艾丝望向埃林，皱起眉头。“你见过我父亲？”

“我？不，没有。”

“你见过。我看见你刚才转了一下眼睛，好像有什么想说。”

“没有。”

“别骗我。”

“好吧，好吧，你也够敏锐的。如果军人这行干不来，我可以介绍你到我们那儿试试。我在激流堡见到了他。库克·菲尔丁，对吧？”

“你和他说了什么？”

“我假装成加林的手下，随便和他扯几句。”

“他关于我说了些什么吗？”

“有。有那么几句。其实我主要就是去他那儿打听你的。”

“告诉我。”

“算了吧。没什么特别的。”

“是.....不大好听的东西，对吧？”

“没错。看来你能预料他会说什么。那么我还是不要复述了吧。”

尼艾丝叹了一口气，走到墙边的杂物柜前，用左手拨弄了一下放置在上方的镜子。

“我从来不记得他对我说过什么好话，但他还是我的父亲，也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如果成为祖国的罪人，又让他也连带着遭殃.....”

她沉默了，把脸转到一边去。

“尼艾丝，你干嘛？你在哭？那我可惹麻烦了.....”

“当然没有。”她说。“我七年都没有哭过了。”

“那就好。听着，这事情虽然一开始是我们之间的矛盾，但是现在显然已经解决得很好了.....”

“好在哪里？加林王子很快就会知道我的士兵杀死了瓦罗卡尔。”

“杀死瓦罗卡尔？谁干的？”

“你.....”尼艾丝重新望向埃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杀死他。他是自杀的。上吊啊，撞墙啊什么的，谁知道。反正他自杀了。”

“.....为什么说这些？”

“我说的不算数。你说的才算。”埃林靠近尼艾丝。“听好，要减轻影响，耍点手段是可以的，但是要选择更聪明的方式。而且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加林王子并不太关心瓦罗卡尔的生死。甚至可以说他也不太关心你这里的情况。我们俩谈话的时候，他的确提到了你，但却是非常俗气的那一套官话——根据我对加林的了解，这表示他没有仔细考虑。他强调了我应该帮助你，但这个焦点是放在我身上的。他真正的关心的东西，你也应该能想到，

是托卡拉尔剑。他明白剑的遗失和你无关，如果向公众强调你在这方面负有罪责，对他自己的形象没有任何好处。总之不要太担心，尼艾丝。而且我也站在你这边。”

“我不明白你的意图。”

“我不能告诉你我到这儿来的准确任务目的，但是就现在来看，我们是没必要互相阻碍的。更何况比起加林那个脾气古怪的人，我当然愿意相信你，而且经历这么一番事情我们之间互相都更了解了。等时机到了，我会再回激流堡找那家伙，但是目前我就暂时留在这里，继续追查那个暗杀卫兵的人。至少在这个短期目标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对吧？”

“你刚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在寻找凶手这一件事上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

“现在不一样了。来，握个手表示我们之间一切都好。天都快亮了。”

## 9

第二天夜里，埃林到卫兵的巡逻路线上进行调查。歌洛卡独自留在帐篷里，直到尼艾丝进来。

“晚上好。”尼艾丝说。“你在做什么？”

“你也看见了，无事可做。”

“你手里有一本小册子。”

“是从医务兵那儿借来的医药工具书，我随便看看。”歌洛卡把小册子夹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间，上下晃了晃。

“你是医生吗？”

“不是。算不上。我在医院做一些护理。”

“噢。”

“你是来找埃林吗？他出去了……”

“我知道。我不是来找他的。其实我来是想向你道个歉。”

“不用道歉。你只是公事公办，又没有对我怎么样。”

“如果完全是公事公办，我就不会那么急着就决定要把你关起来了。埃林和你是带着诚意到这儿来的，但是我的防备心大概太重了。”

“就像你们爱说的那样，这是战场，对吧？而且说起防备心，我可是整天看着一个七处的男人。你防备心再重也比不过他们。”

“这点我同意。说起来.....你们俩是要结婚吗？”

“嗯.....没什么事是确定的。而且我不太想在这里谈这些事。”

“也对。”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歌洛卡心想尼艾丝当埃林不在的时候到这儿来，应该不会只是为了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找我？”她说。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就想打听一个人。”

“打听谁？”

“克瑞西达。”

歌洛卡把那本小册子放在身边。“是埃林告诉你我见过她？”

“是。他说你留在激流堡的时候见过她。”

“只能说见过一两次，没有说多少话。我肯定不会说很了解她。”

“没关系。我只是想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她以前也曾在这儿呆过，我们是朋友。”

“这件事我觉得你问埃林也行。”

“他说如果我想了解得更详细一些，就应该找你，因为他自己三年前不在这儿。”

“抱歉，尼艾丝。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那.....发生了什么呢？”

“另外一个人，把我从激流堡救出来的人，也尝试了救出克瑞西达。他把她带到海边，给了她一艘小船和一个随从，希望她能从近海到激流堡的西边再上岸。这样做是因为加林当时不会允许克瑞西达走出城门。”

“她成功了吗？”

“我不知道。我们在海边等她出现，但是……没有等到。我们当时应该等得再久一些的。”

虽然尼艾丝只简单地把两人关系描述为“朋友”，但她的神情，和她愿意来询问自己二十四小时前的犯人的事实，都让歌洛卡感觉到了真正的诚挚和复杂的感情动力。她知道自己的答复让尼艾丝开始苦恼，回忆和思索。

“也就是说，至少你能肯定她离开了激流堡。”尼艾丝说。

“是的。她到了海面上。”

“那就好。我也去过那片海面，没什么太危险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想总比激流堡里要好得多吧，不然乔贞也不会让她走海路……”歌洛卡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乔贞的名字，但心想本来也没什么必要替他隐瞒着，也就不再计较。“如果到海上的时候，她丈夫在她身边，大概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歌洛卡看见尼艾丝睁大眼睛望着她，但似乎目标并不是她本人，而是那些她刚刚说出的词句。尼艾丝的眼神明亮但是却有些缺乏自信，像是吃了一惊，但是并未因此而紧张。

“她见到他丈夫了？”

“我听说是这样。乔贞安排他们俩见面了。”

“太好了……歌洛卡，谢谢你。”她把头转向左侧，用指关节贴着嘴唇思考了一会儿，随后又补充了一声“真的谢谢你”。歌洛卡能看见尼艾丝的胸口在舒缓地起伏。

“我得走了，”尼艾丝说，“看来你和埃林还会在我这儿留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

“我不打算太麻烦你，不过真有必要的话我会说的。多谢你的好意了。”

“好吧。我回去了。晚安。”

“晚安。”

尼艾丝出了帐篷。歌洛卡意识到刚才对尼艾丝来说并不只是一场闲谈。这促使歌洛卡开始回忆半年前的一切，且不仅仅是关于克瑞西达。她回忆起最后一次在夜里给图沙送饭，回忆起她把克瑞西达的长发捧在手中不知该如何下手，回忆起她在海边挨了乔贞一巴掌却

没能赚回来。在经历过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后，她又再次接近那些事的发生地点了，这让她突然有些奇怪的急迫感，这急迫感把她的思维朝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推，指示着她要么赶快回暴风城，要么立刻靠近自己曾经极度厌恶的激流堡，总之就是不能呆在这僻静的帐篷里。避难谷地和她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

歌洛卡回想起尼艾丝刚才的真诚道谢，对这名女队长的印象好了很多，虽然本来就说不上讨厌过她。但是数分钟后，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开始从她心底浮起，如同海水退潮，露出了缠绕在礁石上的水藻。她走出帐篷，从大斜坡来到高崖上，向卫兵询问埃林的去向。卫兵带着怀疑的眼神告诉了她，歌洛卡就朝着他指示的方向去了。崖上的夜风比她刚出帐篷所感受到的要冷得多，还隐约能听见不远处就有不知名生物在草丛中翕动的声响，而且这些可疑的声音似乎一直都没有远离她。当知道自己已经离卫兵的视线有一段距离之后，她加快了脚步；她不经意地把头转向西侧，看见远处激流堡的黑色轮廓，就又重新盯着前方。大概二十分钟过去了，在经历几次停留、四处张望和对行错路线的怀疑后，歌洛卡看见了埃林。他正蹲在地上查看什么东西。

“埃林，”歌洛卡说着，快步上去。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埃林站起来。“谁带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我问了问卫兵你在哪。”

埃林捏住歌洛卡因为跑动而略微松垮开来的围巾，把它弄紧一些。

“这里很危险，你该回去。没发生什么急事吧？”

“没有。”

埃林看了看歌洛卡背后，又看看她。“你一个人跑得太远了。算了，等我一下。我马上和你回去。反正今天晚上没什么收获，看样子也不会有了。”

他一说完就转过身想再次蹲下，但歌洛卡拍了拍他的背。

“埃林。”

“什么？”

“你都跟她说了些什么东西？”

埃林站起来。“谁？”

“你知道我在说谁。”

“歌洛卡……”

“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就是。”

“她和克瑞西达关系好，想知道人是不是还活着，我就让她来问问你，毕竟你见过克瑞西达。”

“这些事难道不该是秘密吗？我在激流堡呆过的事，我没打算让你随便和任何人都说。”

“这又没什么危害，对你也……”

“你这次说了这些，下次呢？是不是瓦罗卡尔的事也会说给她听？把我在激流堡经历过的都告诉她？”

“那怎么可能，这不用想也知道。”

“而且你什么时候告诉她这些事的？昨天晚上你还因为我的事情和她闹，现在这么快就交流这些东西了？”

“你在胡思乱想，歌洛卡。”

“我没有。我只是不希望你随便把我过去的事情说给陌生人听。”

“尼艾丝算不上陌生人。我们在和她合作，而且她和加林也是对头。”

“我不管。要合作也是你们的事。”

“你说一些和克瑞西达有关的事，可以安慰尼艾丝，让她信任我们，这样对这些合作有好处。”

“你的意思是利用我来讨她欢心？”

“好吧。这话就有点过分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的人老毛病一两天改不掉。”

“行，今天的活不干了。”埃林上前用右手揽住歌洛卡。“我们回去。哎，我也是觉得你们俩之间不应该闹僵，毕竟我们还要在这儿呆一阵子的。你想回去了吗？”



“我不知道。可能吧。”

“我可以让你一个手下陪你回去。但是按现在的情况来看，你肯定不乐意的。还有，这事你自己不高兴一下就算了，别讨厌她。”

“我确实不讨厌她。”

“她挺不容易的，一个女人稀里糊涂顶了一个叛国罪，她老爸还给我一把锈剑说让我去砍她脑袋……”

“我说过我不讨厌她了。不用说那么多东西给我听。”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歌洛卡的视线越过埃林的肩膀，看着山崖下的帐篷，士兵和篝火，听着从那儿传来的各种模糊声响。从崖边突出的几根树枝遮挡了她的部分视线，眼前的景物似乎分裂成了不规则的碎片拼图。树枝颤抖了一下，她以为那是一只黑夜中的鸟儿从上面飞起来。

“有时候我会想。”她说。“我对你来说是不是太普通了？”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说……你的生活状态，这些调查啊，任务啊什么的。这些事我一窍不通，帮不上你的忙，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比如她那样——没有什么很不简单的地方。”

“当然有，你当然有，歌洛卡。光是带队打仗有什么好稀奇的，这世上干这个的人多得是，但你所做的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了。比如你在藏宝海湾的事情，那我们就不说了。说近的，比如在激流堡，你随便摆弄两下，就欺骗了一个国王，救下了一个女人。谁敢说自己能够欺骗国王？不要说实际去做了，大部分人你光让他们去想想就要尿裤子。更何况……看着我，歌洛卡。”他让她一直望着旁边的脸朝向自己。“你今天实在是想得太多了，但我很高兴你愿意说出来，总比埋在心里好。也许以后你还会有类似的想法，当然我希望最好不要有，但是世事难料。要是下次再有这些傻气的东西从脑袋里跳出来的时候，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话：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唯一的那一个。”

他说完后，右手在他们之间的空气里挥过，仿佛是要捞起什么东西，然后用它拍了拍歌洛卡的脑门。

“看见了？我把刚才说的都敲进你的脑袋里了。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

“得了吧你。”

他们吻了一会儿。歌洛卡的左手搭着他的肩膀。

“我们回去吧。”分开之后，她说。“我是说回帐篷。不是暴风城。”

“当然。”

歌洛卡的视线再次越过埃林的肩膀，看看下面的景色。这时候她听见前方传来了一个她曾经很熟悉的声音。

“嘿。两位晚上好。”

她看见图沙站在十来步之外的一块石头旁边。他正在把肩膀上扛着的尸体放下来。

## 10

匕首出鞘的声音像冰块滑入水面一样，在歌洛卡的耳朵里不安地回响。那是埃林，他转身看见了图沙，就拿出武器，把她拦在自己身后。歌洛卡右手抓住埃林的衣服背部，让半边身子露在他的庇护之外。这半年来她一直暗自希望着图沙能够离开激流堡，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假如有机会和他重逢，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和图沙共享情感——如果图沙打算和一个人握手或者拥抱，那是因为他在嘲弄这些礼节。也许最适当的办法是随意地问他去了哪里，他在做什么。但是歌洛卡发现自己的举动是把一半身子藏在埃林的后面——她完全不想贸然接近这名在夜里扛着尸体出现的巨魔，哪怕她无法抑制地盯着他的脸，他那多年以前补上的牙，从中搜索一丝一毫的变化。她实在找不出任何改变，这是因为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她注意到了那具尸体是避难谷地的卫兵。她的右手在埃林的衣服上捏得更紧了。

“歌洛卡小姐，”图沙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你终于能和一个男人情投意合。在藏宝海湾的时候，我总以为自己吓跑了不少你的潜在追求者，现在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你是图沙？”埃林说。

“是的。虽然好几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但老实说，我也不大记得你的相貌了，埃林·提亚斯先生。幸好我听来了一些事情，让我不会弄出认错人的笑话。”图沙用脚背碰了碰尸体的侧腰。“比如这个人说的。”

“你杀了他？”歌洛卡说。

“当然，我杀了他。这不是很明显的吗？这可不像你问出来的话，歌洛卡小姐。我正要把他送回他原来站岗的地方，大概离这还有百来步吧，没想到能碰上你们。”他又碰了碰尸体。“你只能再等一会儿了。”

“看来你就是尼艾丝要找的凶手。”埃林说。

“埃林，别……”歌洛卡说。

“你不要说话。”埃林略微转过头对歌洛卡说，然后继续盯着图沙。歌洛卡从未看过埃林此刻的眼神——他的眼睛仿佛在明确地说：你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我让她先离开。”埃林对图沙说。“然后我们再慢慢谈。我保证她不会去叫卫兵的，你说怎么样？”

“我不走，”歌洛卡低声说，但是这次埃林没有回应。他只是左手更加用力地把歌洛卡拦着。

“你这话真奇怪，埃林先生。你明显是想要抓我，但是却想让我帮忙？不，不行。歌洛卡小姐要留在这儿。或许我们俩需要见证人。可能是证人也可能是帮手，谁也不说。不过你们七处喜欢证人这一套。”

“你准备什么时候收手？等到加林同意交换的要求？”

“我有些厌烦这差事了。也许我该直接杀了尼艾丝，省掉搞暗示什么的这一套。凭我对加林的了解，你不给他足够的刺激，他就喜欢把事情拖着。”

“你做不到的。”

“这很难说。其实，我清理这些卫兵也是为了杀死尼艾丝做准备。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喜欢成功率高的事情。对了，埃林先生，我想问一下乔贞兄弟也到这儿来了吗？或者说他有没有计划来？放心，我一向不关心什么个人恩怨。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必要更改自己的行事步骤。你们都知道他挺能坏事的。”

“这一切总不会是你一个人的计划。”埃林说。

“不，当然不是。凭我一个人是没办法把药剂的研究完成的，在激流堡的几年已经说明我终于弄懂了这个道理。不过，和人类合作，尤其是和加林、劳伦斯合作，有个很大的问题。唉，他们思维太封闭了。你们都知道……那种排外的想法。他们甚至不愿意在实验

材料中使用别的种族。这就有点违背我的最初目的了，我从没想过让自己的药剂只能作用于人类。我现在的同伴更开明一点，利用外族人的尸体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这无关什么部落和联盟之间的纷争，相信我。”

“这些话听着真没趣。我们都知道对正在帮助你的部落同伙来说，这事情还有别的目的。”

“埃林先生，七处还有意愿协助我共同进行这项研究吗？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像加林，做事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你跟我回去，然后和乔贞谈。”

“我想想看。如果我暗中和你们合作，把托卡拉尔剑偷偷拿出来交还给激流堡，这样你们就给加林卖了人情。然后你们再利用这一点，让他把劳伦斯和研究资料都交出来，使得我和劳伦斯一起在七处再次合作……听起来像是大家都赢的局面，我也不需要这样杀这些没什么关系的人类了。”

“不错的计划，”埃林说，“没准行得通。我的确打算给加林卖人情。”

这时候，图沙看了歌洛卡一眼。歌洛卡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做。自从和埃林谈话以来，图沙就一直忽略她。这一瞥是如此短暂，仿佛陌生人的视线随意游移到另一人的视线中，但又有所不同，因为图沙的眼神是十分集中而清晰的。

“可惜，从你们对那个可怜王子做的事，我已经知道七处的意思了。所以我还是继续当前的办法吧。”图沙说。“就像我刚才所说，想让加林行动起来，必须有足够的刺激。其实我一直想着除了杀掉这些卫兵和尼艾丝，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来加把劲……这样吧，我把你杀了。加林一定不愿意在这时候惹上七处。你一死，乔贞会代替我逼紧他的。”

“歌洛卡，快跑。”埃林没有回头，只是反手推了她一把。“尽量跑回营地。一两个卫兵保护不了你。”

“不行，不……”

“别和我争！”

“啊，我也认为歌洛卡小姐不能走。她要为我做见证人。”图沙看着埃林说出这句话。“如果你强迫她这么做，我会先杀了她。你可以试试看我能不能做到。”

歌洛卡抢到埃林前面。“图沙，你不能这么做。”

“他当然可以。”埃林扭住歌洛卡的手，再次把她拽到身后。就在这时候，图沙开始向埃林接近，手中并没有握着武器。看着他逼近的步伐，歌洛卡不由得后退了几步，直到背部撞到一块半人高的石头。

埃林先发动了攻击。他并不以抓捕，而是以杀死图沙作为前提来挥动匕首，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松懈的余地。图沙避过前两次攻击，第三次在他的左臂上留下了一道四寸余长的伤痕，第四次则割断了他脖子上串着兽齿状饰物的项链。埃林没能挥出第五刀，因为图沙抓住了他的手腕，把他翻倒在地。歌洛卡并没有看清图沙此刻做了什么，但她听到了埃林因为疼痛而喊出的声音。她想冲过去，图沙夺下埃林的刀往前一掷，插进歌洛卡脚边的泥土。

“不要靠近。”图沙低头看着埃林说。他仍然扭着埃林的手，分别朝他的腹部和胸部踢了一下，然后踏向他贴着地面的头部。

“不，”歌洛卡说。她以为自己会撕破嗓子喊出来，但实际上却只是极微弱而颤抖的声音。

图沙蹲下去，左手抓住埃林的头发，右手则摸向刚才掉在地面的项链。歌洛卡看见他从项链上拔下什么东西，用它打了埃林头部右侧一拳。

“埃林先生，如果你能活下去的话，”图沙握住项链站起来，“告诉乔贞兄弟，我一点儿也不怨他当初把我作为人质留在激流堡，真的。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决定，我今天也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搞个人恩怨。”

说完之后，他离开了，没有给歌洛卡任何做出反应的机会，仿佛一开始在她眼里的就只有倒在地上的埃林和溅在地上的血。

她奔过去跪下，扶起埃林，让他靠在自己的大腿上。刚把他翻过来的时候，她有半秒钟闭上了眼睛。她最不愿意仔细看的是埃林右眼附近的伤痕。

“埃林，”她说，“埃林。”

“我……没事，我还活着。还活着。”

“他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我马上就去叫医生。现在就去。”

“别……，等一会儿。”埃林用左手抹了一下右眼，然后把沾上东西的手指放到左眼前。“歌洛卡，我怕会看错了……帮我看看，这手指上的东西是什么颜色。是紫色吧？”

“是。可是还有红色。有你的血。”

“好，好吧。怪不得我感觉这眼睛……歌洛卡，替我做一件事。去把我的刀拾回来。快去。”

歌洛卡把埃林的头部轻轻放在地面上，然后去拔出了泥地里的匕首，回到他身边。

“你……你想让我做什么？”

“听好了。先把那上面的泥巴擦掉。……好了吗？现在，现在用它把我的右眼珠挖出来。”

“你疯了！”

“我没疯。他用来刺我的那玩意上面有毒，我知道那是什么毒……它们现在还在我的眼睛里。如果不快，快些弄掉的话，它们到了别的地方，我就没命了。我说真的。只有你能救我，歌洛卡。只有你能。”

歌洛卡看看埃林的眼睛，又看看匕首。

“我做不到。我不能。”

“我……我也不想让你这么做。我想自己来。可是……”他抬起右手。拇指和食指已经折向了异常的方向。“他夺刀的时候做的。只能靠你了，歌洛卡。你比我更懂人体这玩意，你会做好的，不伤到别的地方。这眼睛已经毁了，弄不弄出来都毁了，但现在我要保住性命。只有你才能……才能帮我。帮我活下去。”

歌洛卡看着埃林的右眼。紫色的液体从紧闭的眼缝里流出来。眼球在眼皮底下颤抖。

“动手吧。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这东西是怎么……”

“行。行。别说话。”

歌洛卡把匕首在衣服上干净的地方擦一次，又擦一次。她抬起它，让刃尖靠近埃林的右眼。一阵无法忍受的眩晕冲撞进她的大脑。她看着锋利的匕首在眼睛上方半寸的地方打抖，而且似乎还能听见它在尖叫，这刺耳的声音撕裂她的耳垂，穿透她的肋骨，让她全身逐渐麻木。她用仅剩的一点思维，让自己只想着刀刃和眼球，就仿佛在对待一具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尸体；她选定了下一秒钟下手，因为如果准备时间再多一秒，她就会完全失去对手腕的控制力。她动手了。

事情完成后，她扔掉了刀子，开始哭起来，就好象忍受着剧痛的不是埃林而是她。虽然埃林“干得好，你救了我”的声音模模糊糊地响在耳边，但她几乎无法理解那是什么意思。她甚至立刻忘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只记得埃林折断了两根指头的右手在自己视线边缘颤抖着。

“我口袋里，口袋里有一些止血的东西，还有绷带，”埃林说，“替我简单弄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去。我们马上就能回去了，歌洛卡，别哭了。”

这些事要轻松得多。歌洛卡替埃林做了包扎，包括眼睛之外的伤口，但她仍然是在思维近乎空白的情况下做这些事的，抽噎也没有停止。

“扶我起来，我们回营地去。我的脚没受伤。扶我一小段路大概就行了。”

歌洛卡把埃林扶起来，让他的左手搂着自己的脖颈。她抹抹眼泪，觉得清醒了许多，但仍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脚下的泥土大海上漂浮着的一块木板，不断有海浪泡沫漫到自己的脚背上。

“走慢些，歌洛卡。我们可以回去了。我的眼珠子还在那边，小心不要踩……”

“闭嘴！”

“行，行。我闭嘴。闭嘴。”

## 11

歌洛卡坐在埃林床边，看着他醒过来。埃林的左眼来回转动了几下，在稍微扭过脖子后，他才看见她。

“我睡了多久？”他说。“现在什么时候了？”

“没多久。你就睡了两个小时。现在还没到中午。”

“噢。其实我不想这么快醒来的。”

“你应该多睡一些。”

当时歌洛卡没能把埃林扶回营地。他在半路上晕过去了。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他经历了一连串清醒、昏睡、接受医疗的交替过程。他稍微撑起上半身，歌洛卡就把手轻放在他的肩膀上。

“你起来做什么？”她说。

“我不是要起床。你看，朝这边睡的话我得歪过脖子才能看着你说话。我要换个方向。”

“不要动。我来帮你。”

“这么小心做什么，我自己来就行。这伤又不那么重……”

歌洛卡把埃林的枕头放到床尾，然后扶着他变换方向躺下。

“唉哟。”

“怎么了？弄痛你了吗？”

“我不小心把右手掌使劲按在床上上了。”

“白痴。你还说不用帮忙。”

“这屋子里有镜子吗？”

“你想做什么？”

“镜子还能做什么，当然是拿来看的。应该有吧？”

“有什么好看的。”

“我就不能关心一下自己的伤势？拿给我。”

歌洛卡皱着眉头站起来，把房间另一侧桌子上的一面小镜子递给埃林。埃林用左手拿着它看看自己的脸，然后又稍微左右扭头看看侧面。他把镜子递还给歌洛卡。

“我差点忘记他们把我的左耳也包扎起来了，”他说，“怪不得我转到这头睡以后，虽然能直接看见你，但是说话声音却听得不大清楚。有得必有失啊。”

他记得耳朵是怎么受的伤：当时图沙踩踏他的脑袋侧面。虽然伤到的远远不止是耳朵，但他还似乎庆幸这一击不如胸口遭到的踢打来得严重，他因为那一下断掉了三根肋骨。如果图沙再用力些，或者选择踩踏面部的话，那后来戳瞎他眼睛的步骤也可以免掉了。可见的主要创伤还有右手的两根指头骨折。总的来说他不觉得自己受了重伤，哪怕他体会到了一种非常陌生的无力感。也许上一次产生这感觉是十多年前在南海镇的时候。

“这下怎么办？”歌洛卡说。



“什么怎么办？”

“回去以后我该怎么和伊莱恩说？”

“这个嘛，虽然我从来不和她谈，不过她大致上还是知道干这一行会遇上什么风险。”

“我说不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

“没事，我来和她说。”

“你打算怎么讲？”

“这个简单，我想想看。比如有人从船上掉进了海里，而且那附近有鲨鱼。我从鲨鱼嘴边救下了人，不过让它稍微碰了一下耳朵。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抱着那个溺水的人，从海面下游到上面来。这时候，正好有一只海鸟要冲下来捉鱼。它弄错目标，啄到我的眼睛。接下来我游向就近的小船，划船的人因为太慌张，不小心用船桨打中了我伸出去求助的手。”

“对一个刚睡醒的人来说你脑筋动得真够快的。”

“那当然，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还有这个：我看见一栋屋子烧了起来，然后……”

“得了，你以为我真的是在夸奖你？再说，伊莱恩才不会信这些鬼话。她会想到是我害他爸爸……”

“你在说什么呢？”埃林抬起左手轻抚歌洛卡的脸。“你救了我。你夜里独自跑到那个地方是个错误，但要不是你，我已经没命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他回想起来歌洛卡朝他眼睛下刀之前的样子。他不太适应有人因为自己而遭到这样的折磨。

歌洛卡看着埃林，勉强笑了笑，然后摇摇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谈那个本应无法避免的话题：图沙。埃林明白歌洛卡这个摇头的动作是在否定什么。这整件事根本没有什么简单可言。就在这时候，他的左眼看见尼艾丝跨进了门。

“歌洛卡。”埃林说。“我得和尼艾丝队长单独谈谈。你知道，必须的。”

她看着他一小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出房门。当经过尼艾丝身边的时候，尼艾丝问候了一声，但歌洛卡没有回应。

“非常抱歉，埃林先生。”尼艾丝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应该坚持让两名卫兵保护你进行调查的。”

“不用每个人都进屋来对我道歉一番，我故意连自己的手下都没带去，你看他们就没进来说什么对不起没尽职之类的。这样做只是为接下来的工作徒增负担而已。”

“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我想至少应该对歌洛卡小姐表示一下歉意。”

“行了，尼艾丝。你们俩都是女人，你知道在这种时候去她面前认错什么的，只会让情况更糟。真正值得我们俩单独谈的只能是正事，对吧？”

“所以.....那名巨魔的目标的确是我？”

“我有这么说过吗？”

“你有。他们开始给你治伤的时候，我在旁边，那时候你说的。”

“喔，我忘了。不过那不一定算数。凶手是有这个说法，什么逐渐解决卫兵只是为了制造机会暗杀你。要知道，他是非常狡猾的，所以这个说法只表示他的一个行动可能性而已。这么说可能很难听，但是你和一名卫兵的性命对他来说没什么不同。无论他杀谁，都是为了继续给加林施压。”

“我明白了。那他攻击你，是为了.....”

“他不想让七处出现在这里。”

埃林只能撒谎。刚到避难谷地的时候，尼艾丝就怀疑过他到这儿来的目的。

“听好，”他继续说，“你最好还是加强一下自我防卫，尽量少到谷地外面去。如果凶手把你杀了，那么加林王子也许就再也不能把你宣传成叛国贼。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为国捐躯，甚至怀疑加林插手了。这样的话激流堡既失去你，又失去了更多的主动权。一定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多谢，我会小心的。另外，我把瓦罗卡尔自杀的消息传出去了。听说加林王子暂时还没有直接的回应。”

“我早说过会这样。瓦罗卡尔是个小角色。无论加林计划着什么，他都顾不上瓦罗卡尔。听着，尼艾丝，我想你接下来应该这么做。把我受伤的消息也透露出去，而且一定要提到我和那名巨魔面对面了。不用提到我的名字。就说是七处探员。”

“你有什么计划吗？”

“上一次和加林的会面非常失败，而且他很明确地表示不愿意看见我。但现在他已经没有选择，因为我知道了那名巨魔是谁。这事已经拖延太久了，我会让他没办法拖下去。”

“你想通过这次会谈来达成什么？”

埃林用左手食指抓了一下鼻翼。“我问你，尼艾丝。这件事对你来说怎样才算结束？”

尼艾丝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双手交替抱着自己的上臂。

“我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犯错。没有人趁机盗走托卡拉尔剑。”

“我没让你幻想。我让你面对现实。”

她抬起了头。“王子拿回剑，捉到部落的主犯。没人把我和我的士兵当成叛国贼。”

“这才像话。我没准能帮助你完成这三件事。第二和第三点其实是共通的，假如你能在抓捕犯人这件事上立功，那么加林应该会改变他对你的策略。可以肯定的是让加林拿回剑，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埃林先生，我知道有的东西不该问，或者说没必要知道。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我不打算打听你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但我还是想弄明白一件事。”

“你说吧。”

“按照敌人的说法，有一个叫劳伦斯的人，他协助王子用士兵的尸体做实验。这是真的吗？”

“只想问这个？”

“是的。”

“这是真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隐瞒。假如要了结这件事的话，劳伦斯不可能不露面。问题只是他在哪儿，在做着什么……这些都是我要找加林弄明白的。就说这么多。”

“谢谢。这样已经很足够了。”她说。“我至少知道了自己不是因为不存在的事去质疑王子。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你比我还急，这么快就要把一个病人赶下床了。我大概再休息个两、三天吧。身上有伤无所谓，但不能在加林面前露出一副太虚弱的样子。还有，记得我刚才建议你做什么吧？”

“当然。把一名七处探员和敌人面对面，然后受了伤的事情传出去。”

“是重伤，要宣传成重伤。麻烦你立刻着手去办吧。还有，出去的时候要是看见歌洛卡还在附近，就让她进来吧。我想让她陪我。”

“好的。”

尼艾丝站起来，刚转过身的时候，埃林再次开口。

“尼艾丝。”

“还有什么事吗？”

“我刚才说如果你协助抓到了敌人，那么加林王子会放弃叛国罪的指控……可能是我脑子还不太清醒，这个推测不一定准确。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严格的准则能限制加林的行为。作为一个国君，他也不需要太多良心。我的意思是，你要为任何一种情况做好心理准备。明白了吗？”

“我懂。毕竟我是一个军人。”

“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说完。你知道，我在激流堡见到了你父亲。他给了我一把剑，说是你小时候用过的。你拿走吧，去找我的手下就行。”

“是短剑吗？”

“没错。”

“他和你怎么说，用它砍下我的脑袋？”

“呃。差不多。”

“因为这句话我离开家之前就听过不止一次了。还是谢谢你，我会把它拿走的。”

## 12

“埃林先生，我对你的遭遇深表遗憾。”加林说。

“我上一次离开的时候，您告诫我要小心，毕竟战场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想这些伤正好印证了您说的话。”

“那么……你主要的伤处是眼睛？有没有机会痊愈？”

“恐怕没有了。下半辈子只有左眼陪着我。”

“无论如何，能生存下来就是一件好事。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在和王子见面的时候，埃林还保留着右眼上的绷带。他知道自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刚才进屋的时候还差点撞上了半开的门。

“我听说我的信使瓦罗卡尔自杀了。你是否知道详情？”

“要说详细过程我是不太清楚的，但我的确看到了尸体。他是自缢而死。”

“我对这件事还抱着一些怀疑。瓦罗卡尔是一个严格律己、有尊严的军人，我不认为他会仅仅因为一段时间的关押而自杀。我希望不是尼艾丝的人对他做了些什么。要是那样的话……”

“这很难说，王子。即便真的有，我也不是知情人。但是我得告诉您，凭我的经验，很多人会因为仅仅是为了抗拒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自杀。既然您说瓦罗卡尔是有尊严的军人，那么他就有可能这么做。”

“看来你和尼艾丝队长相处得很不错。她还专门派士兵护送你到激流堡来。”

“我已经有自己的随从了，不过自然也不应该拒绝她的好意。”

“这算不算是一种暗示？说明你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代表她说话？”

“话不能这么说，王子。我和她的确在某些观点上有共通之处，但我和您也有。正是这些共通点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解决这件事情。您看，她现在没办法直接对您表示善意和忠诚，所以只能……”

“忠诚？她当然有办法表达。她可以主动承认罪责请求处罚，不仅向我，也向所有激流堡的人民。我仍然看不出她有为自己所做而悔罪的迹象。”

“我想我们暂时还是不要谈她吧。我再次到这儿来，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其他人没法插手的事情要谈。我想您也有所预感，不然不会让我进城。”

“说。”

“攻击我的巨魔的确就是劳伦斯曾经的助手，图沙。”

“你怎么能肯定？”

“我几年前在藏宝海湾见过他。更重要的是，我还带来了一位能够指证他的人。就算我的记忆不可靠，但这个人的话是绝对可信的。”

“谁？”

“跟随图沙来到激流堡的那个女人。”

“她？”加林把眼睛移向房屋角落一小会儿，然后移回来继续看着埃林。“啊，我想起来了。乔贞当时把她从激流堡带走了。真没想到她还能派上用场。”

“世事难料。”

“如果她仍然留在这里的话，我大概已经把她处决了。那个女人让我恶心。和肮脏的巨魔生活了好几年……你能想象吗？我早知道藏宝海湾是一个堕落的地方，但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些为了情欲连最基本的人类羞耻心都抛弃掉的女人。我为任何一个愿意正眼看她的男人感到不值。这次她也许帮上了忙，但我仍然建议你处理掉她。越快越好。”

“七处不会无缘无故地危害证人……我想我们还是继续谈正事吧。有一件事没法回避：上一次您拒绝透露图沙的去向。现在看来他是早就逃出激流堡了。”

“你指责我上次撒谎？”

“我没说您撒谎，但您的确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刚才您也说那个女人帮上了忙，那么也就是认同我和她所见到的巨魔的确是图沙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埃林认为眼前的王子比上一次看见的时候要焦虑了许多。和加林说话的要诀是不要提到他的一切错误，如果无法避免的话就要尽量把这些错误转换成无害的东西，而现在加林不仅听不进错误，甚至光是一点指涉就足以让他摆出架势反击。

“加林王子，我早就说过了我是来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的，而要完成这件事，我必须先了解一些情况。您当然有不提供情况的权利，但这只会让我们手头的时间越来越少。总之，一切选择权都在你那边，但您早一些提供情报，我们就能拿到多一点的主动权。如果我们之间僵持得太久，到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您要是继续表态‘你是不是在威胁国王’之类的，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你要知道，激流堡的人民根本不需要借助外人的手来解决问题。”

“根据档案里的资料，您当初要参与研究计划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埃林一出口就知道这句话也许说过头了，但他的耐心几乎已经到了极限。问题在于加林不是真的不需要帮忙，否则他早就把七处的所有人直接踢出会客室。把这种只会惹祸的虚伪自负转嫁到人民的身上，只会让他显得更没底气，但他偏偏就是喜欢这么做。

“他的确已经逃出去了。”大概十秒钟后加林说。

*是啊，我浪费那么多口舌就是为了从你嘴里听到一件我早就知道的事情。要说出来一点也不困难，对吧？不如跟我念一下“现在太阳挂在天上”，是不是也很难？你这个要是扔到藏宝海湾连一天也活不下来的混蛋。试试看在没带跟班的时候和毒贩子这么说话。*

埃林清了清嗓子。“好。那么这整件事无疑有他插手了。当然，现在还没法保证他实际参与了托卡拉尔剑的盗窃……除非您还能提供别的有价值的情报。”

“有卫兵说他当时见到了一名巨魔，但不能肯定。”

“那么，图沙当时离开激流堡的时候，有没有带走研究资料？”

“我让劳伦斯检查过。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需要再次和劳伦斯合作了。不过这又带出了一个问题。在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研究计划可信度的情况下，图沙就得到了一些部落的协助，来实行这么危险的计划……”

“你有什么值得一听的推测吗？”

“我相信我们的敌人暂时不是落锤镇，而只是一个小团伙。盗走托卡拉尔剑显然是一件可以引起战争的事情，但敌人目前没这个打算。他们只想得到劳伦斯，而且也并不大肆宣扬。另一方面，这项研究要花费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单单一个部落据点没办法在半年内就让它走上正轨。所以我想，它们的实际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这个小团伙想通过得到劳伦斯，来证明研究计划是可行的，以此得到更多的支持。团伙成员至少要包括图沙，和另外一个相信他的故事，能为他召集起一些人手的中间人。我认为极有可能是图沙的同族人。”

“巨魔？”

“得再细分一点。说不定有个和他来自相同族群的人，在落锤镇拥有一定的地位……”

“他们对我来说都是一回事。总之，你觉得图沙可能是在为别人做事。”

“他在激流堡的时候是为我们做事，到了外面就听别人的。谁知道，也许因为他习惯独来独往，所以对指使他人不感兴趣。那么接下来，我得知道劳伦斯在哪里。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至少当图沙逃离之后的短暂时间内，劳伦斯仍然留在激流堡。”

“他一直在。”

“一直在？”

“从没离开过激流堡。”

“那就好。”埃林庆幸自己不用再走一遍无聊的争论过程。王子偶尔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那么能安排我和他见面吗？”

“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的确是。”

“埃林先生，我得事先说明。我并不想任何人看到现在的劳伦斯。之所以让你见他，只是因为你保证可以协助解决这件事。你最好遵守自己的诺言。我和七处曾经有愉快的合作经历，但那已经是历史了，而且还有一个不那么让人高兴的结尾。如果让你了解了这些情况，但是却没让我得到足够的回报，那么我很难保证激流堡和七处之间会发生什么。希望你记住这些话。”

“那当然。接下来我一定会更谨慎地考虑所有事情。”

“请跟我来。”

在数名卫兵的护卫下，他们离开这栋屋子，通过一些不允许平民使用的路线，来到一栋低矮的建筑物前。乔贞半年前记录下处刑场、实验室、关押图沙的房间等秘密地点的位置，绘制成地图并且交给埃林，但现在埃林发现自己并不身处于任何一个上述地点。他并没有多问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不是时候。

这栋矮屋只是地牢的地面部分。加林带着埃林走下楼梯，进入了在尽头处有一扇铁门的走廊。埃林记得乔贞描述过关押雷纳的地牢，也是有着类似的结构：一道走廊，通向唯一的牢房。这表示遭到关押的人不能有任何同伴，不能和他人保持任何交流。

加林走到铁门前，打开上方巴掌大的铁窗。

“他就在那里。”



王子让开之后，埃林凑着铁门往里看，然后皱起眉头。右眼眶有些痒，他抑制住了去揉揉它的念头。

“他就是劳伦斯？”

“没错。劳伦斯·罗曼诺。你们曾经允诺会全心全意和我合作的人。”

“他出什么事了？”

“图沙和个体离开之后，他利用剩余的资源继续研究，但是没有丝毫成效。他认为是图沙在某些资料上动手脚故意误导研究，就毁掉了图沙曾经接触过的数十份资料，打算独力从新开始。可耻的是，他贿赂了看守的卫兵，让我没有及时发现这些差错……埃林先生，你们安排给我的人不仅是一个废物，还是一个疯子。没有图沙和那一部分资料，他的存在只是浪费我的金钱而已。他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成，就彻底失去理智，烧毁了实验室里的所有东西——你也看见了，还包括他自己。现在，埃林先生。你打算如何解决我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埃林把铁窗合上。

## 13

他们回到了地面上。

“王子。”埃林说。“刚才您提到，个体也离开了激流堡。乔贞曾经跟我说过，当时的情况是他本打算把个体带走，但是没能成功。”

“他是和图沙一同逃离的。”

“我希望可以知道得更详细些。”

“乔贞离开之后一个小时，我就接到了报告。我的卫兵像往常一样把图沙从他的住处押送到实验室，但是半途上出了问题。图沙消失了，只留下已经斩断的铁链。没有目击者活下来。我只能推测是个体协助他逃跑的。”

自从打开关于劳伦斯的突破口以来，加林就不再刻意隐瞒。埃林心想这就像在交代让人难堪的病情，要么绝口不提，要么为了改善现状而诉尽所有症状。麻烦的是，加林是一个一旦治不好病就会加害医生的病人。

“无论是我还是乔贞都不太了解个体和图沙之间的关系。您觉得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没办法回答，而且思考这个问题让我心情非常糟。为了不打扰研究进程，我通常不会进入实验室，也极少在训练场之外的地方见到个体。不得不说这为劳伦斯更够不为人所知地销毁资料提供了机会。多么可耻，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竟然因为表示出尊重而得到这样的回报——或者说是背叛。更让我气愤的是，乔贞也对我隐瞒他和个体之间的交谈内容。不瞒你说，我曾经相当怀疑个体的消失是乔贞一手操纵的。”

“我向您保证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你是他派来的人，能保证什么？我知道他并没有直接这么做，但个体协助图沙逃走是不是乔贞某些语言的间接后果，谁能给我明确答案？乔贞真是有心计，这次不是他自己来，而是让你为他承担责任。我希望这是因为你的确有才能，并非只是因为乔贞不敢再次面对我的质疑。听好，埃林·提亚斯。我知道你肯定会有事情瞒着我，自从你走进会客室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了解七处。但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我还是七处，都不需要更多的敌人，所以我仍然愿意和你合作解决问题。你已经看过现在局面有多失控了。别的不说，光是你只剩下一只眼睛就能说明一切。说说你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小心你吐出来的每个字。你知道说错话会有什么后果。”

“我刚才在想个体和当前这件事的联系，但是事实上这不能影响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现在只能肯定的一点，就是图沙还活着。要么个体不与这些研究者为敌，要么是他已经死了。现在的事实就是代表敌人出面的并不是他。我相信即便没有他的影响，敌人仍然会想得到劳伦斯。我不认为他有能力对这些敌人产生思想上的影响。”

“但是劳伦斯现在已经是这副模样了。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这么久不对交换要求做正式反应。”

“我的想法是不用太担心。假若敌人那方的接头人是图沙，那么他应该还是能认出劳伦斯的。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提出交换要求的？有什么交流渠道？”

“是一支地精商队来送的信。他们在东边有一处营地，说如果有回信的话就交给他们。这些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最的蛀虫，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又不得不委托他们做事。相信七处比我更容易体会到这点。”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没法保证其他任何一个种族在收了钱之后能够保证承诺和保守秘密。那么我们可以回信说同意交换，但是他们一定要让图沙本人出面……”

“这就是你的计划？同意交换，就这些？”

“不，这只是从我们的第一目标来说的。这个第一目标就是为您拿回托卡拉尔剑，而且劳伦斯确实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了，把他交出去并没有损失。”

“你怎么能保证敌人会守信？”

“当然会。因为就像我说的，他们暂时还不想引起战争。得到劳伦斯，交还托卡拉尔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很单纯。”

“问题就在这里。劳伦斯对我们没有用，但对他们也没有用处了。你以为图沙在亲眼看到劳伦斯的时候不会明白出了什么事？”

“我相信他们不会有胆量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埃林先生，夺回托卡拉尔剑的确是我的第一目标。但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在这件事情里成为真正的胜利者。我不喜欢对敌人妥协，更何况图沙同时是敌人和背叛者。也许就像你说的，他背后还有人在发号施令，但图沙必须首先得到惩治。我相信这对七处来说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对你。”

“您说得对。”埃林打算忽略加林王子对他的暗示。“我的另一个任务是保证部落不会得到这项技术。图沙仅仅逃出去半年，不可能已经培养出能理解这项工作的人，所以无论背后是谁在指使，图沙仍然是最关键的目標。”

“我个人不在意他是活还是死，只要能把他捉住。”

“这就又多了一个要求他代表敌人出面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应该仔细考虑一下地点的问题，这关系到整件事怎么进行，如何分配兵力埋伏。我想唯一的动手机会就是交换正在进行的时候。”

“埃林先生，你认为我们这边应该由谁带着劳伦斯进行交换？”

埃林明白，这其实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

“我负责把劳伦斯交给图沙，同时拿回托卡拉尔剑。”

“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多谢您的关心，但我们都知道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这也是我代表七处对给您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的方式。即便计划失败了，那也是我和七处的失败，不会由您承担任何责任。”

“有一项责任我是非承担不可的。我也必须在场。”

“为什么？这事虽然重要，但是您不应该亲自冒风险。”

“首先我应该监督整件事的进行，但还有一点更关键的。这五十年来在近距离亲眼见过托卡拉尔剑的只有四个人：先王，母后，替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以及我本人。仍然还活着的只有我。”

“我明白了。那么我得说，您和托卡拉尔剑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只能为抓捕敌人冒有限的风险。”

“时候不早了，埃林先生，该到用晚餐的时候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必须继续讨论这些问题，比如通告信的细节。到那时候你直接来我的会客室就可以。”

加林王子离开了。埃林没想过王子会出于礼貌而邀请自己共进晚餐。他看了看头顶上呈不规则形状隆起和凹陷的云团，心想也许把它们缩成巴掌般大，也许就和劳伦斯现在的脸差不多。一个可怜又可笑的人。不过，也许到最后还是不得不杀死他，因为虽然他半疯了，不等于他不会再泄漏研究计划的情报。天色渐暗，围墙上的裂缝似乎也在随之加深，仿佛会如藤蔓一样绞缠着陷入这城堡的根基。雷纳和图沙越过了这面墙。埃林希望能告诉乔贞：嗨，那个总是时运不济的雷纳逃出去了，还顺手救出了图沙。你没白安排他和他老婆见面。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但最好希望他不要模仿图沙，那该死的巨魔竟然在我女人面前戳瞎了我的眼睛。我在西瘟疫的时候和雷纳混得还可以，希望他那现在灌满奇怪东西的脑袋还能记得我。

在回到自己房间的路上，埃林一直考虑着晚饭后要和加林谈些什么。在选择好地点后，得考虑交换的形式，还要给加林找个安全的方式让他辨认托卡拉尔剑是否是真货。带多少兵力埋伏，如何保证埋伏有效。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要在交换的时候拖延时间，便于临时调动兵力部署。如何对图沙拖延时间？对了，就说七处还有计划和他合作。在他面前辱骂加林一番，但是不要太过头。我能骗倒那家伙吗？就算骗倒了，也还要想个后路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要是拿回了剑，抓到了图沙，说不定加林会一时兴起朝我背后放一箭。这家伙在说什么战场上这样那样情况的时候，大概已经对我起杀意了。像这种性格的人就不该有任何优越的先天条件。当然假若不是生为王子，他也不会发展到这地步。

说起来，我还对尼艾丝说过她可以通过这件事来转变当前的处境。比如说，让她的部队负责埋伏。要说服加林接受这个安排可能有些麻烦，不过他知道尼艾丝会为了立功而倾尽心力的。可是这就表示我还得依赖尼艾丝！真麻烦，我很难相信一个到目前为止都只是扳着脸和我说话的女人。她曾经笑过吗？有的女人的魅力会像漩涡一样吸走你的理智，尼艾丝也像一个漩涡，但却是我所有想逗笑她的愿望都吞没了。她挺像那种一两次恋情失败后就找出一千万个理由说服自己独身的女人……考虑到在那样的爸爸身边长大，这不是没可能的。算了，我也不是真的感兴趣。

乔贞，我不应该答应你的请求。我不该带歌洛卡来。现在我有一种不知该拿她怎么办的感觉。没错，如果不是她我大概已经死了，可是假若是你的话会怎么选择：索性死掉，还是让你的女人亲手挖掉你的眼睛？我想你会宁愿自己死两次也不会让达莉亚这么做。我当时真想自己动手，可是要是出个什么差错……不对，这个选择的前提有问题，准确来说是在让她挖你的眼睛，和当场死在她面前之间二选一。我想你也会毫不犹豫地选第一个的，只是因为这样输得不那么彻底。图沙这一招真够聪明。而且现在更麻烦的是，我得告诉歌洛卡我要做什么。老实说，如果计划顺利的话，图沙只有两个下场：在交换的时候死掉，或者抓起来之后过一段时间杀掉。我要怎么说才能让这看起来不像是个人的报复？

也许没有折中的办法，因为我的确需要报这个仇。十三岁的时候一个混小子在我第一个女朋友面前绊倒我。我等待下了三天的雨在学校外面积起稀泥坑来，然后在大概一百个人面前把他推进去。你知道，这种事不能让步。该死，如果图沙真的是歌洛卡的情人，那情况反倒好办得多。偏偏他不是。

话又说回来，我有什么必要对图沙仁慈。他才不会领情，天知道他是不是在打算取我性命。这下子加林王子和他可能有共同目标了。

我饿了。那个混帐王子甚至没说是不是有人给我送饭来。怎么，我还得自己去厨房打听？才过去几天，我已经开始对只有一只眼睛的日子不耐烦了……

## 14

一个星期之后的夜里，埃林仰面躺在草地上，四肢展开。草尖从他的指缝间竖起，墨绿色的锐利边缘刮擦着食指和中指内侧的皮肤。眼前飞过一个细小的黑影，他挥出右手，什么也没有抓到。脚底有些凉。一阵冷风把些微血腥气送到他的鼻子旁边。也许是不远处有野兽在享用着晚餐，他想；可怜的低智商四脚动物，它们根本不需要借助月光来分辨猎物哪些部位能吃，只要一口气吞咬下去就好。这就是人类智慧的证明：我们关心饭菜是什

么模样。我们关心一切东西的模样，女人的衣服，马车的轮子，烟囱的颜色，门框的花纹，棺材的设计。听说畜生看见同族的骨头会吓死，就算这是真的好了，可我还没见过一头绵羊因为看见同伴剪了毛而吓得抖索。人类是视觉的奴隶。这是不是表明我现在比大多数人更自由？

“埃林。”尼艾丝走到他身边说。

埃林翻身坐起来。“小心点，尼艾丝。你再往前跨一步就会踩到我的鼻子了。”

“你在做什么？”

“休息。偶尔这样躺一下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在牧场的日子。人们说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会在眼前回忆起他的一生。那么我想假如平常多回忆一下无聊的童年，那么到我死的那一刻，就会省略掉这个步骤，让我能有更多时间回顾更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

“比如？女人，酒，牌局。还能怎么样？天啊，我多么单纯。”

“我想你非常幸运，竟然能找到愿意和你安定下来的人。”

尼艾丝在他对面坐下。她转头看着西侧平缓升起的山坡，它通向预定进行交换的地点。

“你刚才说这些是因为觉得自己会死？”她说。“明天，大概就要在那儿解决一切了。”

“不，当然没这回事。只是巧合。”

“随你说吧。”

“你手下人都弄明白要做什么事了吧？”

“他们会尽职的。”停了一会儿，她继续说。“谢谢你替我们争取到这个机会。”

“和加林王子谈条件的确很容易让人心情烦躁。一切都取决于你们明天会怎么做。”

埃林说服了加林，让尼艾丝的军队执行埋伏和保障安全的工作，最主要的理由是他们熟悉这里的地形，可以有效防止敌人察觉或者逃窜。如果计划能成功，就能缓解加林和避难谷地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林不能永远拿着叛国罪的招牌来引开民众的注意力，也无法承担真正失去这支军队的后果。

“我对士兵们说，要以同样的警觉态度保护加林王子和埃林探员，我们不能让其中任何一人遇害。”

“基本上，能保护我，那加林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毕竟我才是要和图沙面对面的人。”

“我想图沙不会对任何人动手，无论是你还是王子。”

“说说你的看法。”

“风险太大了。既然部落的研究要依靠图沙，那么他无论如何也要活下来。用他的性命换劳伦斯不值得。”

“道理是这样没错，我希望这次能对上他的思维方式。”

“当然，一旦他出现任何攻击动作，我会立刻下令伏兵放箭。”

“只要让他们小心不要瞄准我就行。话说回来，那把剑怎么样了？”

“我会在确认托卡拉尔剑交到你手里之后……”

“不是，不是这个。我说那把短剑。”

“噢。我只是收在抽屉里。还能拿它怎么样？”

“你考虑过回去见见他吗？当然是说这些事结束之后。”

尼艾丝的右手不经意地掐断了一根小草。带着土地湿气的草叶粘在她的手心。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如果平常多想一下糟糕的事……到死的时候脑袋里就只剩下快乐的回忆什么的。”

“不是我的原话，但你总结得还可以。”

“我想我根本没必要特意花时间去回想让我不那么开心的事情。它们每天都在发生。也许是从我参军以来的每一天。”

“这取决于你怎么看了。我敢和你担保七处探员也不是世界上最逗人开心的工作。”

“不过我想，假如我死前也会有快乐的回忆，那大概是在我离开家以前的一段日子吧。”

“那段日子怎么样？”

“十六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斯万，是我父亲的一个下属。”

“我猜猜看，你爱上他了。”

“是的，我想我只能爱上他。我到今天也没见过像斯万那样热情、乐观的人。相处三个月之后，他向我父亲提出要娶我。父亲非常生气……我是说简直要把房子和家里的菜地都掀了。我没弄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失望和不懂事，我一心只想着报复父亲。彻夜不归，到处惹事什么的。最后是斯万说服我安静下来。他说父亲之所以不同意婚事，一定是因为他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战功，配不上我父亲的名声。他还说海上卫队马上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作战计划，他会抓住这次机会赢得功名，然后再次向我求婚。这就是斯万的计划。”

埃林点了点头。他联想到尼艾丝的父亲离开职位的原因。

“既然他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好做的……只能在家里等。过了一段日子，我听说父亲进了军事法庭。再后来，我又听说这是因为他在行动中误杀了斯万。他们没有判刑，只是让他退役回家。他跨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就用一根木柴砸伤了他的脑门。我骂他邪恶，没有人心，千方百计想阻止我的幸福……但他只是否认。他说这是意外。他从来没想过谋害斯万。”

“你相信他吗？”

“我不知道。我不想相信。大概是为了加深他的罪恶感，我跟他说我怀了斯万的孩子。这是谎言，哪怕我曾经希望它真正发生了。他只是一直坐在饭桌旁，动也不动，承受我不停的吼啊，骂啊什么的。他越不辩解，我越深信他确实是故意做了那件事。我只想听他亲口说出来……也许就像你们审问犯人，想让他坦白一样。不同的是我没有证据，也没有证人。我只是用我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语言折磨、诅咒他。可是直到我嗓子都哑了，他都没反应。我就想，这还不够。我得用更有效的办法才能让他承认罪过。所以，我……”

尼艾丝停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主意。”她用双手掌底按了按眼睛。当把手放下来并且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像驱散寒气一样轻轻抖了抖头部和肩膀。

“我离开出走了七天，回家的时候穿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些我通常不会穿的衣服。父亲问我到哪儿去了，我说一个商人把我买走了。我对父亲说，你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你从小陪她练剑，希望她能成才，能报效国家的女儿，最后还是成了出卖肉体为生的人——就像她早死的母亲一样。这都是因为你谋杀了她的至爱，毁了她一生的幸福，让她无路可走。这一次，我父亲终于有了反应……但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拿起刀，一边说要砍下我的脑袋，一边把我轰出门。是我，我把他逼疯了。我实在是想不出如何能再次面对他。”



“埃林。”她看着他。“你刚刚指出谁是杀死瓦罗卡尔的真正凶手，而且揭穿我的谎言的时候，我真是非常讨厌你，因为那实在让我太难堪了。但是后来我开始想，如果我十六岁那时候能有一个七处探员告诉我真相，弄明白我父亲到底是不是有意杀死斯万，那该有多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真相，但我相信真相会尽力去帮助每个人。虽然你没办法帮助十六岁的我了，但你还可以帮助别人。让你死在这里，不值得。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嗯……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你说过了要保证我和加林的安全。这句话一说出来让我觉得怪荣幸的，自己的安全能和一位王子的安全相提并论。另外，探员的工作也不总是那么纯粹，你把我们想得太美好了。我也希望我能永远都只是解决麻烦，而不是带来麻烦。凡事往好的想，尼艾丝，就像你的斯万那样，要乐观积极。好比说，我承认你现在确实不方便回家去见你父亲，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完全掌控个人幸福，我是说你打算去追求的话……毕竟日子还长着。下次看见想要的男人，不会有别人阻止你了。”

“大概吧。”沉默了一会儿，尼艾丝继续说。“我想你该回去了，歌洛卡一定在等你。你今天会有很多话想和她说的。”

“那倒是。不过我可不会搞得像临别演说似的。”

埃林站了起来，拍拍屁股和后腰上的泥。

“你不回去休息？”他说。

“我想在这儿呆一会儿。”

“那行。我走了。”

## 15

埃林回到帐篷的时候，看见歌洛卡坐在床边，搭在膝盖上的右手里夹着一根燃了一半的简陋卷烟。

“你从哪弄来的？”埃林在她身边坐下，说。“尼艾丝对她的手下管得很严。至少我还没发现他们谁有这玩意。”

“今天下午有行脚商人到这附近来。”

“我以为你戒了。”

“我没有。那时候临时戒掉是因为要去医院上班。我都这么久没干活了。”

屋子里没有灯，只有些许月光透过帐篷的缝隙无力地撒落在地面上。歌洛卡吸了一口烟，在黑暗中一点微弱的光亮挣扎着亮起，随着烟卷的燃烧而慢慢爬向她的手指。她把右手从唇边移开，那道光便在一瞬间留下了人眼几乎来不及捕捉的轨迹。埃林听见她吐烟的声音，就像一次特别长而疲惫的呼吸。

“咳，”他用两只手指压住嗓子，“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别闹了，这已经不新鲜了。”她说。“你明天什么时候去办事？”

“正式开始是在中午。不过我一大早就要去做准备。”

“那你起床的时候别吵醒我。”

“没问题。”

“明天.....我就在这里等着吗？”

“那当然。哪儿都别去，说真的。我会留着一个手下保证你不到处瞎跑。”

“啊，呆在这儿真无聊。”

“不会呆多久了。”

她把只剩一小截的烟头扔到脚边，踩熄。

“我到这里来，没有帮上你什么忙吧？”

“你又来了。我上次怎么说的。”

“不.....我是说别的事。乔贞说我可以帮助你了解图沙。但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你。”

“那你现在有什么想补充的？”

“没多少。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他。”

“不奇怪。乔贞也没办法预测他的行动。”

“可是乔贞和图沙只见过几面。我和他.....相处了好几年。”

“你和乔贞不一样。”

她打了一下他的大腿。“你是说我比他笨很多？”

“这是什么样的误解啊，歌洛卡。这只是说明你们看待图沙的角度不一样。”

她发出模糊的表示认同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说：

“图沙一直非常小心地保护我。”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可以不说的。”

“说下去。”

“很久以前，图沙刚到我那儿做事的时候，有一个住在藏宝海湾上层的商人想逼我给他做小老婆。我本来还以为事情不会有转机，但那个混帐家伙却突然失踪了。一开始我以为自己很幸运，然后开始想这是不是太巧了。当时我觉得把这件事和图沙联系起来很荒谬，因为他那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一两个外人来闹事的时候他根本拦不住。”

“我还能怎么说，他隐藏得很好。”

“再后来，他把我从火场救出来，护送着我离开荆棘谷，到了激流堡之后又想办法让王子不对我动手……总之，很多类似的事情。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你怎么想？”

“我希望我能够喜欢他。我想让自己喜欢他。男女之间的。”

“这当然……既然他为你做了那么多事。”

“但是我做不到。”她在黑暗中摇了摇头。“我就是做不到。他身上总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警告着我不应该接近他。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埃林，我在藏宝海湾长大，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每个人都想着从别人那儿夺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但是图沙，为我做了那么多，却不求回报。我给他的东西只有一颗假牙和无数顿很不怎么样的饭菜。这让我很困惑。我想不明白。既然这个想法说不通，我就从另一个方向去想：也许他是为了利用我。现在我知道他是要隐藏身份做什么研究了，这让我倾向于这后一个想法，但这还是没办法解释所有事情。直到那天夜里的事情发生之后……”

埃林能感觉到歌洛卡转过头来看着自己。他听她继续说。

“.....那天之后，我想，图沙过去的确是在利用我，他终于露出了本性。一直阻止着我更接近他的，是危险的预感。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我几乎想通了。然后，就像我曾经希望能够喜欢他一样，我开始说服自己恨他。哪怕不是为自己，我也要为你而恨他，埃林。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很多次回想那天夜里的图沙有多么残忍，多么可怕。但是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是什么？”

她开口，没说一个字就闭上了。她的手掌在床边按紧。

“那天夜里他说.....他不杀死我，是为了留下一个见证人。为什么？这样有道理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的见证在这件事里派不上用处。如果为了威胁或者逼紧七处，他有更好的办法.....我想无论他还是你都能想到，那就是在你面前杀了我。”

“闭嘴，歌洛卡。”

“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到最后，他让我们俩都活了下来。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利用的，而他选择再次保护我。我想恨他.....但是做不到。”

“我让你别说了。这个推断有问题。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他没有资格杀任何人，无论是我还是你。我们俩都活了下来，是因为我们值得，不是因为他的恩惠。你对他心肠软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在这时候用这些东西来烦我。”

“我不想烦你。我只是.....不想你和他.....我们能回去吗，埃林。现在就回去。你可以向乔贞报告一下情况，然后让他来.....”

“别那么天真，我真不敢相信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听好了。”他把右手放在她的脖子后面，稍微使劲。“我是一个七处探员，但恐怕我的行事动力要比大部分同行单纯得多。我是这么看待这事情的，歌洛卡。图沙在你面前打败了我，然后害得你挖掉我的眼睛。我必须报这个仇。而另一方面，这是乔贞交给我处理的任务，这说明两点。一，他信任我。二，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但现在却是他对我发号施令。无论怎么看，我必须做好这件事，让他和所有其他人都知道，我埃林·提亚斯，是那个能战胜图沙的人；我能做到的，乔贞不一定能做到。歌洛卡，你听明白了吗？你以为你真的想要一个在这种时候临阵脱逃的男人？”

“我只是希望你安全.....”

“你现在当然会这么说，但是几年后，谁知道。你会想起来，你身边的男人曾经在保护过你的巨魔面前一败涂地，还辜负了乔贞的信任。这件事会在你的心里留着，留着，留

着，直到某一天你突然发现，你看不起这个男人。你会想，为什么当初你让他逃跑他就逃跑，多么没主见。不要和我争辩，我太清楚女人脑袋怎么转的。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现在不可能退缩。再说，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安全了？我只是去说说话，拿回一把破剑，剩下的是那些当兵的去干……”

“那你不是已经努力过了吗。这些事都是你安排的。没必要自己再出面。”

“我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忘记我刚才全部的话吧，歌洛卡。就一个问题：你支持还是不支持我？”

两人离得很近，埃林能够看见她点了点头。

“那就行。审问结束。”

他吻她，替她脱掉衣服。片刻后，她轻轻推开他，支撑起上半身。

“我感觉不太对，埃林。”她说。“在说过那些话之后……弄得像什么最后一次似的。”

“看，你这么快后悔了。不过没关系，这很好解决。我们做两次就是。”

她想了想。“……好吧。行。”

第二天早上刚过六点，埃林出了帐篷。在起床的时候他把歌洛卡放在自己胸膛上的手拿开，她翻了个身，也不知有没有醒来。

他站在草地上，左右察看了一下。避难谷地的这个清晨比往常繁忙很多。山崖上的卫兵也增加了，确保不会有部落的探子来侦查兵力调动。尼艾丝朝埃林走过来。

“加林到了吗？”埃林问。

“还没。我想应该快了。王子还是挺准时的。”

埃林点了点头。片刻后，他皱着眉头看着尼艾丝。

“你笑什么？”

“你有好好地安慰她吗？”

“这句话从你嘴里听来怎么就那么不对劲。”

“埃林，有件事一直没和你说。我这里接到过一些投诉。附近的士兵会说夜里会听见声音。”

“是不是昨天晚上的谈话让你的脑袋突然……我不知道怎么说。”他用食指指着自己的脑袋，划了两个圆圈。“是谁投诉的，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来，我会为我身边有一个女人而他们没有的这个事实道歉。不过说真的，我和歌洛卡谈了很多，总结出了一些关于图沙的结论。”

“怎么说？”

“他不是一个喜欢临时改变主意的人。无论行为看起来多么偶然，都是长期计划的成果。他是一个有韧性的疯子。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不要勉强抓捕他，因为他肯定已经准备了应对手段。”

“我会注意的。”

“我得去看看情况了。还要第一时间和加林谈谈……真是让人心烦。呆会见。对了，在第一次见到劳伦斯的时候，你不要太激动。”

埃林离开了。尼艾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听见帐篷掀开的声音。她转过身，看见歌洛卡出来了，双手交替抱着上臂。

“早上好。”歌洛卡说。

“早上好。”

歌洛卡望向尼艾丝身后，埃林离去的方向。她仍然能看见他的背影。

“你还有话想和他说吗？”尼艾丝说。

“没什么了。”

“这么早，又冷。你应该再休息一会儿。”

歌洛卡点了点头。

“帮我看好他，”她说，“别让他做傻事。”

“我会的。”

“谢谢。”

她们看着对方，简单地笑了笑。

埃林不喜欢劳伦斯的样子。他不喜欢，是因为劳伦斯的右眼也看不见东西。也不知眼球是不是还完好，总之那一片已经让烂肉给盖住了。

“天才，”埃林扯了一下手中的铁链，铁链另一头拴着劳伦斯的双手。“喂，天才。能听见我说话吗？我们马上就要见你朝思暮想的巨魔了。他打算……”

埃林本想说“打算和你再次共同开创美好事业”，但是却停住了，因为他明白通过嘲弄一个重度烧伤者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实在是不怎么光彩。劳伦斯没有回答，但是埃林相信他能够听明白这些话。他用左眼盯着埃林，目光没有丝毫松散的迹象，嘴里在咕哝着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让埃林有些不舒服。

加林王子就在身后不远处，由相当数量的卫兵保护着。埃林当然让图沙举起剑让加林辨认真伪，为此他们仔细考虑过了交换地点和加林之间的距离。听起来有些笨拙，但为了加林的安全考虑，没有更好的办法。实际上埃林认为敌人应该不会冒险造假，但他暗地里认为加林应该到场，所以没有提出这一点。更何况至少从今天早些时候的谈话看来，王子本人是早就打定了主意要到场的。

“埃林先生，”当时加林说，“我信任你，所以让你负起拿回托卡拉尔剑的重大职责。在这一刻你代表的不再是七处，而是所有激流堡的人民。当然，这项任务是我交给你的，所以我必须在场监督。”

“您不需要这样给我增加压力，王子。我接下了这份工作，就会尽力做好它，至于这背后的意义什么的，恕我没时间考虑。”

“你也许不知道，我已经准备在拿回剑之后迎娶王后，并且正式登基。”

“是吗？那么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您就是国王了。不过我不太确定以后自己还有机会来激流堡。”

“我可以告诉你，婚礼就在今天晚上。”

“……今晚？”

“迎娶王后之时对托卡拉尔剑宣誓是我国的传统。这正是我信任你的证明。我相信我很快就拿回托卡拉尔剑。”

“可是就算您马上拿回它，回到城里，那也至少是落日后的事情了。不是冒犯您，可我真还没听说过国王在夜里迎娶王后的。”

“在人民仍然遭受着战争苦难的时候，我希望一切从简，不要太铺张。也许正式的仪式可以延后到和登基典礼一同举行。”

你的意思是你等不及今晚就要和她睡觉，但是需要托卡拉尔剑来提供一个名义，埃林想。好主意，你是一个擅长用妥协来保护自尊心的奇才，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还能怎么说，王子。为了激流堡，也为了您的个人幸福，我会不惜生命的。”

“我希望你能言行一致。”

做梦去吧。我可以列两张表，一张是“我愿意为他们而死的人”，一张是“我最不愿意为他们而死，或者当他们死在面前我会偷笑的人”。猜猜你的名字在哪张表上？

埃林看了看山坡下面的地方。歌洛卡不在那儿。他知道自己叮嘱过她不要出现，但还是不由得查看了一下。尼艾丝的手下隐藏得不错，但是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转移到最合适的位置。埃林明白自己得想些办法在交换的时候拖延时间才行，虽然他不能肯定什么样的话题才能对图沙奏效。

图沙。在左顾右盼之后，埃林终究还是要向前看的，图沙就在那个方向。在他的身后是一些部落，成员主要是巨魔与兽人，数量比加林的卫兵少一些。埃林注意到有另一个巨魔站在最前面和图沙说话，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好几次用右手握着的手杖底端撞击地面，似乎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图沙多次点头，但目光却并没有放在对方的身上。他双手握着一把剑，用它撑着身体，前端插进地里。埃林能看见图沙腰间的一把短斧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光芒，但那剑却黯淡得仿佛一片粗糙的石头。怪不得它只能用来做诱骗小姑娘成婚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他想。当然，按加林的说法，所有激流堡人民生活饱暖的关键现在都让图沙给捅进了泥土。托卡拉尔托卡拉尔。

时间到了。号角声响起。这声音在埃林听来就像一头陷进沼泽的老牛在求救。随后，他感受到几乎从未体会过的寂静。青色翅膀的鸟飞过天空。一枚小石头从脚边滚下山坡。卫兵们手中的枪尖在冷风中共鸣着。*看看这天气，这本该是用来野餐的日子。要不是太远的话，下次我就带她们来这里。*

埃林和图沙朝两人之间的中点走近。那儿有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选择这里是因为一旦有事发生，埃林可以利用它来和图沙周旋一下。当然，这对两人来说都是有利用价值的，但埃林怀疑图沙是否需要它。



当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劳伦斯开始发出几乎可辨认的声音，锁在一起的双手不停上下动弹。“安静一点，”埃林回头说，但他知道劳伦斯不是唯一紧张起来的人。

他们在相距六步左右的时候停下了。埃林回忆着图沙的攻击速度，心想假若不考虑劳伦斯的话，那么在这个距离是有机会撤走的。

“又见面了，埃林先生。”图沙说。“看来你的伤势恢复得很不错。”

“不。不要再跟我来这一套，而且我不太愿意回想那天的事。我看我们还是聊正经的吧。”

“你带着的这位先生是劳伦斯吧？”

埃林拉扯了一下铁链。“你还能认出来？很好。”

“当然能。毕竟我们俩也算得上老朋友了。”

“叛徒，”劳伦斯说。“叛徒。叛徒。叛徒。”

“看来他不同意这个说法。”埃林说。

“我会让他记起来的。”

“就算这样，我很怀疑他对你还有什么用处。说起来，你不想要那些研究资料吗？”

“当然。我非常关心它们现在的情况。如果劳伦斯没有在我记录下的数据上乱涂乱改，我会很欣慰。”

“呃，不止是这样。他做了更麻烦的事情。”

“怎么说？”

“他把它们全烧了。所以你看，这张脸。”

“太遗憾了。”

“我也这么认为，毕竟在这件事上投入心力的人太多了。既然你能肯定他是劳伦斯，那么关于你手里的那东西，我也要知道是不是真货。”

“你想让我怎么办？”

“我想让你把它举起来，好让加林王子能看见。就这么简单。”

图沙照办了。埃林回头看看，王子说了句什么，然后他身前的卫兵点了点头。

“看来没问题了。”埃林说。“不过，我个人对所谓象征着激流堡的剑长成这副模样很失望。”

“那当然。谁也不会带着它上战场的。我很佩服加林王子的勇敢，因为他愿意亲身到这儿来见证剑的真伪。”

“这算不了什么，他缩在那么多人的后面……”

“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就杀不了他了？”

“……什么？”

图沙把剑尖插回泥土里，笑了笑。

“没什么，埃林先生，我只是开个玩笑。这么远，我不可能杀死加林的。你大可以放心。更何况这对我的研究能有什么好处？”

埃林不知该如何回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协助他判断图沙这些话的真伪。杀死加林的确对图沙本人没有好处，但是可以保证激流堡不能再涉及这项研究。

“那么。”图沙说。“既然我们都确认过了，就安安静静让这事……”

“等一下。我们刚才是说到研究资料的事情吧？”

“没错。”

“为这些资料的烧毁感到遗憾的可不只是你一个人。毕竟，这一开始是七处的计划。”

“是从我开始，埃林先生，从我开始。”

“当然。我想说的是，加林和劳伦斯完全搞砸了这项合作。七处可不太愿意接受这点。不过幸好在暴风城，还有另外一些人在为七处做事。老实告诉你，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大信任激流堡这边的家伙，所以用自己的人在做着独立的研究，而且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料。我想你可以判断这些资料的价值，看看他们能为你的工作节省多少时间。”

劳伦斯开始挣扎起来，嘴里发出低沉嚎叫和咒骂混杂的声音。埃林使劲扯了一下铁链。

“看，这家伙都不想让我说完。”他继续说。“我能理解你为了得到更多的材料和自由，离开激流堡到部落那边去，但是你现在要一切重新开始，而且劳伦斯也帮不上多少忙。我

不知道你的确切年龄，但是从‘沃苏瓦’这个名字的出现算起，也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这话虽然不那么好听……考虑一下你剩余的时间吧。”

“七处能给我什么？除了你们的资料之外。”

“我们没有加林那么多无聊的道德准则和种族观念。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另外，你可以得到独立的实验室和完全的自由——在一定的安全保障下。当然，没办法让你像在落锤镇一样自由，这点我不打算隐瞒。”

“喔，听起来倒是很有吸引力。我得好好想想。你可以多给我一些时间吧？”

图沙说出这句话的语调，让埃林明白自己的努力白费了。

“没必要这样，埃林先生。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在我们说话的这当儿，你们的士兵已经在偷偷摸摸地不知干什么了，对吧？这实在是相当明显，老实说我很失望。就像那天夜里我和你较量之后一样。埃林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如乔贞兄弟。”

“好吧。”几秒钟之后埃林说。“但你总不能怪罪我想尝试一下。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我们的兵力远远多于你们。我想现在你最好的选择只能是不生事地把交换完成……”

“别急着下结论。我的话还没说完。”图沙用左手大拇指刮了刮獠牙。“你和加林做了计划，我呢，当然也和自己的新朋友们聊了不少。有人说，你们一定会仗着地形和兵力的优势搞埋伏，要想办法应对，比如加强侦查啊，我们也搞埋伏啊之类的。不过我和他们说，这都是臭主意，因为我们没那么多人手。不瞒你说，我后面这些人几乎已经是全部了。想从弱势方面来和激流堡对抗，根本就是找死，所以我得教他们怎么利用优势。”

埃林只能听着。他不知道该对接下来的事情做出什么预测。

“唯一的优势就是当交换的时候：我和你面对面，而我远远强过你。所以我对他们说，只有好好抓住这一点，才能获胜。于是他们就照我说的做了。他们一个比一个顽固，我真是花了好大功夫才说服。”

“你做了什么？”

“那天夜里和你较量过之后，我可没有马上回去。看着那个女人哭哭啼啼地扶着你走，真不容易。我弄明白了她的帐篷在哪里，现在我的新朋友们也知道了。当然，不仅仅是知道。她昨天早上在行脚商人那儿买了几支烟，对吧？至少这是我安排的人看见之后报告给我的。现在，也有人在她附近。如果你不希望她出事的话，就要这么做。首先，我会问你

几个问题，你得全部说实话，如果有一点犹豫，她会死。然后，我会让你做几件事，如果有一件你拒绝，或者做出了差错，她会死。那么我可要开始问了。”

## 17

埃林看见图沙笑了。他无法辨认那是什么样的笑容。不是一个人赢了牌。不是初次和一位漂亮女人会面。不是贵族们一致举起酒杯。不是杀人者知道自己成功逃脱了审判。非要形容的话，他只能说那像一个医生满怀信心地对病人说，我很快就能治好你。埃林不理解图沙为何会有这样的情绪表达方式。我埃林·提亚斯，是那个能战胜图沙的人；我能做到的，乔贞不一定能做到。至少我在她面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什么都没做，只不过让别人安排士兵然后就觉得自己能够坐享其成。我根本没想过对方会有什么策略，就认定能够胜利，还和尼艾丝说什么不要勉强追捕图沙。图沙也许在说谎。如果真有人监视她这么久，我的手下不可能没发现。我得想个办法求证。可是该怎么办？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我连眼睛都移不开。她得活下去……我也是。我们不能死在这里。

“刚才你说劳伦斯烧掉了全部资料，这是不是真的？”图沙说。

“是真的。至少加林王子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觉得他没必要……”

“我没有问你的意见。我只需要你回答问题，不需要你代我判断。明白了？”

“行。”

“七处打算把这项研究怎么样？”

“放弃。不允许外传。”

劳伦斯再次吵闹起来，这让埃林觉得非常烦躁。他猛地把铁链往前拉，劳伦斯跪倒在地上。

“这家伙现在就像条犯了病的野狗一样。”图沙说。

“是的。”

“嘿嘿，我没让你回答这个。不过你很合作，七处喜欢这个词，我也喜欢。你知不知道你的部队现在布置得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大概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到达预定的位置。我不能肯定，也许还差一点。”

“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的人，特别是我？”

“尽量抓捕，但是安全第一。如果有非常紧急的情况，他们会立即放箭把你射杀。”

“放箭？你也在这里。这就是说你的性命对他们来说不重要。”

“我当然不如托卡拉尔剑重要。更何况我们预测中的紧急情况，主要就包括你把我杀了。”

“那么你们还讨论了什么其他的情况？”

“没有细谈，但只要我活着，就可以随时用暗号手势给他们下令。加林王子也可以这么做。”

“你会不会害怕加林为了保住剑，现在就下令士兵放箭，顺便把你也射杀了？”

“是，我害怕。加林会很乐意把我们俩一起杀了。”

“你想不想活下去？”

“我想。”

图沙有一会儿没开口。他朝两侧的山坡下看看，抓了抓自己脖子侧面。埃林不知道这是不是图沙正在思考的表情。虽然不能查看身后和草丛里的情况，但埃林知道其他人必然在怀疑这里发生了什么。在他人看来，自从图沙举剑让加林辨认之后，局面就没有任何变化。他们只知道两人正在谈话。埃林明白，僵持的时间越长，加林就越有可能不顾他的生死而发起攻击命令。哪怕就此拿回了剑，加林同样有理由怀疑他。图沙背后远处的部落暗自交谈已经有一阵子了。

“埃林先生，要不然这样吧。你把劳伦斯留给我，我把剑给你。在把剑递到加林手里的时候，你把他杀了。”

“不行。”

“你说不行？”

“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算我能逃脱，歌洛卡也会死。也许是你的手下干的，也许是王子的人干的，总之她活不了。答应下来的话，结果会比拒绝更糟。”

“行了行了。”图沙像擦拭灰尘一样摆了摆手。“放心吧，我没打算让你这么做。我就试试看你是不是脑袋还能想事情。听好，埃林先生，你要做的事是这样。先把那铁链递给我，然后我会攻击你，你可千万不要避开。放心，不会让你死掉的。挨了这一下之后，你趁势滚下这斜坡，记住要自然一点，我知道七处的人擅长装模作样。就这些。”

“.....什么？”

“很好，这个反应表示你听明白了。你今天已经够失败了，别再搞砸这么简单的事情。”

埃林没说话，只是紧紧握着铁链。他看见图沙转过头望了望西边。那儿除了旷野和远方的群山，什么都没有。

“埃林先生，我觉得马实在是没用。为什么人类会喜欢这种动物？”

埃林皱起眉头。“我.....不知道。因为它们跑得快，还能驮东西，大概。”

“那倒是。可是它们不能爬山，而且还常常害死主人，因为它们在受惊的时候会胡乱踢来踢去的。还是我们的迅猛龙好，又灵活，又不挑食。你们人类也知道马这不好那不好，还非要养。我真是搞不懂。”

“图沙，我不明白.....”

“在西边有个地方，叫诺斯弗德。我想你肯定听说过。那儿曾经是个农场，现在是个小村子了。你看，那儿四周都是山，偏偏还有人想养马。找到那匹马，埃林先生。它是那儿唯一的一匹，所以这一点也不难。还有，告诉乔贞兄弟.....”

“告诉他什么？”

“算了，没了。现在照我说的做。”

当图沙靠近并且伸出左手的时候，埃林只能把铁链递出去，因为他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图沙抓住铁链，使劲一抽，把劳伦斯拽到他那边。劳伦斯的脸在地面上滑过，发出了含糊的痛苦叫声。图沙举起托卡拉尔剑，插进劳伦斯的脑袋，拔出来，然后再挥向埃林。哪怕想要避开，埃林也没法做到。剑刃在他的眼前划过。托卡拉尔剑有些钝，但杀人是没问题的，图沙已经证明过了。一道口子从埃林的胸部中央延伸到腹部，有一些劳伦斯的血和脑浆溅在上面。图沙抬起右脚，踢中埃林的侧腹。埃林倒了下去，因为回忆起图沙的话，就没有阻止身体从山坡滑落的势头，在着地的时候甚至用手推了一下地面。他护住面部滚了几圈，才用双腿稳住身体。随后，他抬起头来。

图沙把托卡拉尔剑平放在那块半人高的大石头上，一半剑刃悬在外面。他拔出自己的短斧，垂直劈下去。剑刃断裂的声音。随后，图沙缓缓高举只剩一半的托卡拉尔剑，直到所有人都能明白发生了什么。

埃林望向加林那一侧。在这个位置他没办法看清那儿的情况，但他相信加林已经完成了一件预定的事。一连串嘈杂的声响从埃林的右侧响起。他转向那边，看见已经到达预定位置的弓手们全部现身了，就像计划好的那样。本不应该成功的计划。很多的箭离弓而出。

第一支箭插进图沙脚边，也许射中的是劳伦斯的尸体，埃林看不清楚。第二支箭射中了图沙的手臂。第三支箭命中之后图沙扔掉了托卡拉尔，在这之间还有很多弓箭擦过他的身侧。第八支命中的箭扎进图沙的右眼。他用双手把箭拔了出来，上面连着自己的眼球，然后望向埃林。图沙是不是在笑，埃林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图沙是在第几支箭命中之后倒下去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看见了箭尖上滴下来的血。士兵冲上去，部落的敌人或逃窜或反抗，这一切都看在埃林的眼里，但他一无所知。血从前胸的伤口滑落到他的手指。铁链的冷硬感觉还留在手指间。

黄昏的时候歌洛卡坐在床边，低着头，双掌按着前额。烟已经抽完了，早就抽完了，她后悔没有多买几支。她知道谷地里突然忙碌起来，因为外出的士兵们回来了，但她并不愿意跨出帐篷。

她听见了声音，就抬起头。是埃林回来了。她连忙站起来，看见埃林胸前包着带血的绷带，就没有抱他。

“你还好吧？”她说。“你还好吧？”

埃林没有回答。歌洛卡走近他，看着他的眼睛。

“告诉我，埃林。告诉我都怎么了。这伤是图沙弄的吗？如果现在不想说的话没关系，既然你回来了……”

埃林双手放在歌洛卡的肩膀上，但是手指却弯曲地悬着，并没有贴近她的皮肤。他也没有看她的眼睛。

“埃林，说话。你怎么不说话？你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他说。“我什么也没做。”

歌洛卡千方百计地想用埃林眼里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却徒劳无功。她从来不记得这个男人的眼睛是这样毫无生命力，就像覆盖着一层浓雾的沼泽地。

尼艾丝进来了。

“尼艾丝，”歌洛卡说，“发生什么了？他不说话。”

“抱歉，现在我们……”尼艾丝没有说下去，而是转向埃林。“埃林，你得去一趟。审问俘虏，这事应该你来做。”

“行。我去。歌洛卡，在这儿等着。我回来了。我安全了。你也安全了。这就是你现在要知道的。”他吻了她一下，然后说。“现在我就去弄明白他做了什么。我去了，等我。”

歌洛卡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这个吻枯竭得就像不小心撞上了一块腐坏的树皮。她坐回到床边。

埃林和尼艾丝出了帐篷。埃林用双手搓了搓脸，清清嗓子。

“能从加林那儿留下一些俘虏也真不容易。”

“是啊。”

埃林这么说，是因为加林不允许保留图沙的尸体。他下令将它砍碎了。

“希望你能把审问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尼艾丝说。

“你不一块儿去？”

“我不能。”

“为什么？”

尼艾丝沉默了一下，然后说。“王子……让我现在跟他回激流堡。不让我带上任何人。连剑也不能带在身上。”

“他要做什么？”

“他没说话。我只知道托卡拉尔剑断掉了，我……失败了。”

埃林皱起眉头看着她。看来加林今夜的计划不会是婚礼了，他想。尼艾丝避开他的眼神，勉强笑了笑。



“我不会有事的。你好好做你的工作吧。需要什么的话就说，我的人会帮你的。”

“行。”

“保重。”

“你也是。”

埃林走向关押着俘虏的屋子。

## 18

埃林拿着笔墨和记录本走进房间。一名绑缚着的巨魔坐在木桌的后面。他的肩膀和腿上都有伤。

“出去。”埃林对巨魔身旁的卫兵说。

“埃林先生，为了您的安全……”

“我说安全就安全。出去。”

卫兵出了屋之后，埃林从墙边拉来一张椅子，在巨魔对面坐下，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面上。他抬起头，发现巨魔在盯着它。

“我见过你。”巨魔说。

“当然，当然。”埃林翻开记录本。“你的名字是……森古？”

“谁告诉你的？”

“你的一个手下。”

“我能猜到是谁。他死定了。”

“也许，不过下手的人不会是你。我是说，天知道你和他谁先死。那么，森古，告诉我。这是你和图沙主导的计划，对吧？”

“不要把我和他的假名放在一起。他背叛了所有同胞的信任，践踏了我们的荣耀。”

“这要看你怎么定义了。我想对图沙来说，不是每一个尖鼻子大獠牙的家伙都算得上他的同胞。我想让你帮个忙，森古。”埃林写了几个字，把笔放到一边。“告诉我你和图沙

之间发生的一切。他怎么会为你干活，你们如何做计划，你对他有什么看法，所有的东西。如果这样说太笼统的话，就我来安排问题好了。我问一个，你回答一个。”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听好，森古。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你对你的同伴们隐藏了很多。他们甚至对图沙的来历一无所知。他们，你所谓的共同承担荣耀的同胞，对你来说只不过是负责干苦活的喽罗。你刚才说图沙背叛了你们……这一点谁可以证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鉴于你是唯一了解图沙的人，谁又知道这些背叛行为是不是你在背后摆弄的结果？”

“没有人会这么想。同胞们知道我对落锤镇，对部落有多忠诚。”

“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好了，杀死其他人，就把你完好地交还给落锤镇。放心，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无畏的勇士，什么都没有泄露，那一切乱子都是图沙的个人行为。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老婆和孩子。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看见你活着。既然你不是叛徒，那你的家人，你代表的氏族，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放心吧。”

“每一个七处的畜生在死去之后灵魂都注定遭受永远的折磨。”

“要侮辱一个七处的人，不要谈死后的事情，真是的。你知道我们目光短浅，只盯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好吧，森古，第一个问题。他怎么找上你的？”

森古沉默了一会儿。他稍微低下头。

“怎么了？”埃林说。“难道是很糟糕的回忆？”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回想那么久远的事情。”

埃林皱起眉头，身子往后靠。

“图沙……不，沃苏瓦。在他刚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

“你和他同族？”

“不。但我知道他来自什么样的地方。一个没有丝毫野心的懒惰族群，从来没到过他们居住的山谷之外。那时候的我也刚离开家乡不久，同样带着振兴自己族群的心愿。我看就是因为这共同点，让我和沃苏瓦做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对我来说达成目标的途径很直接，那就是战争。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很多的战争，只要征服战场就能征服一切。而沃苏瓦不一样，他想让家乡独有的通灵药剂得到所有种族的接受。我认为这很荒谬，就耻笑他。我们

打了一架，我输了，但他没有杀死我。他对我说，‘你要活到看见我成功的那一天，到那时你就能以死来抵偿今天对我的怀疑了’。”

“真是两个年轻激进又自负的小伙子。说下去。”

“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都没有见面。我到了落锤镇，靠战功得到地位，在我的计划下死去的激流堡士兵比任何一个落锤镇指挥官都多。我接触了‘晚餐’这玩意，让手下做了一些粗略的研究，虽然很不成功，但至少帮助我察觉到了它对战争的作用。当听说它来自于一种无名巨魔药剂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沃苏瓦。没过多久这个名字出现在藏宝海湾的竞技场大会上，我就赶了过去。是有一个沃苏瓦露面了，而且还死在决赛场上，但我一眼就认出来那不是他。这让我既激动又失望。失望是因为受骗了，激动则是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沃苏瓦必然还活在某个地方，继续着他的事业。”

“你试过让人去找他？”

“试过，我试过无数次，但都没有结果。我想，既然这样行不通，那就引诱他出来。在这几十年里，他的族群持续衰竭下去，已经不足一百人。我让手下的军队控制住这些人，然后把消息放出去。”

“你该知道图沙会生气。非常生气。”

“是的，我知道，但我认为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半年前的一天夜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看见沃苏瓦坐在床边，抱着我的小女儿，用匕首逗弄他。我的妻子缩着身子坐在床边，她也曾经是一个勇敢的女战士，但她却在不停发抖，甚至不敢移开眼睛看我。然后图沙对我说，‘好久不见，森古。在藏宝海湾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和我聚聚’。”

“你一定花了不少工夫说服他。”

“我原来的计划是用更强硬的办法，比如说不合作，就不能保证他家乡同胞的安全。但是最后我决定对他说，这是让你的族群赢得荣耀的最好机会。协助我们得到最强壮、最不惧死亡的战士，你必然会成为整个部落的英雄。”

“你觉得这些东西真能吸引他？”

“这是我的办法。这么多年来，只有靠战争才能闯出名号的想法在我脑里越来越牢不可破，所以这是我能对沃苏瓦提出的最好建议。他同意了。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计划，我必须得到部落上层的支持，但上面愿意提供的东西很有限。他们要先看到一定的成绩。得到劳伦斯就是第一步，让一个外来人证明这项研究的可信度。而且上头下令，如果要进行研究，必须让落锤镇和激流堡之间保证一段时间的平静。”

“你是说，落锤镇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支持战争和这项研究？”

森古没有回答。

“可以理解。”埃林一边说一边做记录。“这对你也挺不容易。我是说真的，森古。剩下的事情.....我大概明白了。情况是挺不妙的。让我问问你，这整个过程里你都不觉得图沙有些不对劲吗？比如他可能另有所图？”

“我当然想过，但是事情已经没办法停下来了。也许最初的发起人是我，但是一切详细计划都是他一个人定出的。没有人会想到盗出托卡拉尔剑这么危险的办法，更不用说去实行。”

“嗯。我猜也是。”

“人类，你叫.....埃林，对吧？”

“没错。很高兴认识你。”

“你想知道让我最怀疑沃苏瓦的是什么事？”

埃林放下笔，盯着森古。森古在笑，同时混合着自嘲和对埃林的嘲弄。

“说。”

“那天夜里，我在场。”森古用大拇指对着自己的右眼，模仿了一个挖掘的动作。“在你碰面之前，我对沃苏瓦说，要不要一起上，毕竟还不清楚这个七处探员的实力。他说不用，他一个人就行。他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两人一起杀死，或者至少杀死那女人。他说，没必要。这个回答我不满意。”

埃林重新拿起笔，低头看着记录本。

“你说这下子图沙的族人会怎么样？”

“你应该能想到。他们全部都会死，哪怕没有我下令。”

埃林合上记录本，站起来。“对了，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想问。诺斯弗德，知道这个地方吗？在西边。图沙有没有去过那里？”

“我不知道。他确实有一段时间会定时外出，每次至少要花掉一个星期，但是在一个月之前突然中断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值得怀疑的。你怎么不找人跟踪他一下？”

森古没说话。

“我懂了。你没那胆子。”

“你打算把我们怎么样？”

“抱歉，我没办法回答。其实这里管事的不是我。你要等她回来。非常感谢你的合作，我是说真的。”

“我为沃苏瓦感到不值，人类。”埃林转过身仍然能听见森古的声音。“他完全可以成为部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成为你们所有人的噩梦。但他却.....”

后面的话再也听不清楚，因为埃林出了屋，关上门。月亮升起来了。月亮照着远处的暗青色群山，因为无风而垂落着的军旗，士兵头上渗血的绷带，砂石堆里遗留下的脚印。从这儿看不见激流堡，也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不知道尼艾丝是不是正在宫廷宴会里享受庆功大餐？我想不是，不过真要能那样就好了。早一些回来，你看这些士兵没了你，什么都做不成。

我感觉还不错。森古是个好脑筋的家伙，不过好像不太有心计，难怪这么容易就让图沙给制住了。该死的，这句话放在谁身上都说得通。也许乔贞除外，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唯一曾经战胜过图沙的人。当然，不是说打架。图沙最后想让我告诉他什么？难道是“教教你派来的这家伙，他还没到火候”？.....不，我这段时间受的打击已经够多了。总之我就把这半句话告诉乔贞，让他自己慢慢去猜图沙想说什么得了。

乔贞，我们俩都忘记了两件事情，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告诉过我，图沙曾经说他因为药剂成为“晚餐”而感到痛苦，认为这是给祖先蒙污。我们来比较一下。“晚餐”，让人上瘾，没精神，夜盲，赚不上钱。就这些了。我可不认为成为毒虫比成为送葬人更糟糕。还有，他当时尽力要隐藏身份，避开那个什么.....兽人，叫什么来着.....总之，图沙觉得把打打杀杀视为荣耀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所以要避开他。我猜想不管是在激流堡还是落锤镇，他都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在为祖先争光。

你该早点得出这个结论的，乔贞，毕竟我和他几乎没见过面。这得负责任。

我想图沙大概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从一开始对森古倾诉什么少年壮志的时候开始。而现在，事情已经由不得他掌控。七处，激流堡，拉文霍德，部落。每一个势力的插手，都增加了他的耻辱。药剂将成为制造杀人疯子的工具，他一个人没法转变这进程，他失败了。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收拾残局。他所做的事情很简单，只不过是把藏宝海湾的事情重复

了一次，用自己的死亡让事情安静下来，所以我说他从来没有变过。只不过，这一次死的真是他本人。

他能做的事只有这些。托卡拉尔剑断掉之后，加林是不可能不宣战的。涉足这项计划对落锤镇来说成了完全的失败。部落不会再对插手药剂的研究感兴趣。既然我们打算撒手不干，激流堡没人手又没资料，拉文霍德这么长时间没动静没成果，我想图沙的目的达到了。当然，“晚餐”还留在这世上，不过图沙也许学会了忍受这一点，要不然他不会就这样去死。啧，我又不是真的了解他，我在下什么结论。

我猜图沙想让我转告乔贞，别搞砸，因为他在做过该做的事情之后，剩下的只能依靠我们。

埃林站在他和歌洛卡的帐篷前。

图沙，我不可能原谅你这个整天不知在笑些什么的混蛋。我是说，那天夜里你完全可以甩掉森古，然后我们不就能友好地交谈了？当然……我不可能配合你的计划。我得保护托卡拉尔剑。我俩总得打一场，这回避不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诺斯弗德。那里一定有什么是你想让我看的……影响你做出这些决定的东西。我得去一趟。我要带着她一起去。就我们俩。其实你本来就想让她也去看看吧？

该死。我还没告诉她这事。图沙，这下子你也要欠我全家了。

## 第六章 尼科洛

退潮，退潮。神圣的泥土。寡淡的阳光。手掌不自觉地捏紧，觅食的小虫随着指间泄露出的泥沙而逃窜。腥味。小腿侧面湿滑得像贴着鱼鳞。冷，但并不像身处于雪地里。风，从海面上吹来的风。裙边破碎的一角，风吹起的是。鼻息里带着海水气味，但不容易发觉。在嘴唇上划出伤痕的碎木片已经成了海里的一粒沙。

克瑞西达睁开眼睛。她最先看见的是左手的食指。她坐起来，扯掉缠绕在小腿肚上的水草。那下面有一道割伤，伤口边缘翘起的皮肤泡得又软又白。不碍事，她这么一想，就站了起来。她摇晃了一会儿才站稳。

她看了看白色的天，然后左右张望。西边是一直延伸下去的海岸，而东边远处能看见激流堡的城墙。鞋子不见了，光脚底踏着泥沙。

我逃出来了，克瑞西达这么想着。但是当昨天夜里看见弓箭射进随从身体的时候，她没想过这句话。也许是海盗的巡逻船，随从在说过这句话后不久就中箭了。他俯下去，尽量把克瑞西达的身体遮住。不要动，不要出声，他们不会对我们这艘小船感兴趣。当他低声这么说的時候，他右前胸的血滴在克瑞西达的肩上，折断的箭矢就靠在她的脖颈边。甲板上的人射出第二箭后，海盗船离开了。

夫人，我们要早一些靠岸了。海盗也许会改变主意。我们不能再留在海上。但这里还不够远，还在激流堡哨塔的视野里。上岸以后你就往西边走。我要把船藏起来。——*但是你的伤我没事。*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你夫人。不能让他们察觉有人从海路离开了激流堡。否则乔贞大人会对我失望。

于是在夜里，克瑞西达离开留在小船边的随从，独自朝西边走。那时候她仍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逃出来了。她只是走，然后因为疲劳而倒地昏睡。

现在去哪里？她对自己说。她习惯性地想用手去拢一下湿掉的头发，但却什么也没有摸到。她回想起自己的头发已经随着另一个女人的尸体而化成灰了。她没法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往西走，因为乔贞说了要让她在海岸上等待的。准确地说，在哪里等？等待谁？我连乔贞到底有没有把他带出来都不知道。

一直没有看见人，也没有别的活物。海边总是空荡荡的。但阿拉希高地上几乎每一种人之外的活物都很危险。不能独自往北走。我还是等，就在这儿等，等他们来。站着很累，我还是坐下来，但不能躺着。坐在潮湿的砂石上，也许看着海水——

克瑞西达发现了一匹灰棕色的马。当她望过去的时候，它正好扬起头来。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克瑞西达也许就不会发现它，只把它当成视线远处可以忽略的一个污点。她走过去，希望那匹马不会离开。它没有离开。

马套着驾具，周围没有其他人。在它的侧腹上有一道四尺长的伤痕，克瑞西达没法辨认它是怎么形成的，以及经过了多少时日。她在离开它几步距离的时候站了好一会儿，看着它的眼睛。它一直都很安静。

“你的主人呢。”克瑞西达这么说着，试着去抚摸它的鬃毛。她注意到马鞍旁边挂着一个布袋，就去把它解下来，打开看看。里面装着马粮。袋子上用歪歪扭扭的黑线缝出了几个字母。

克瑞西达掏出一把马粮，洒在那匹马身前一块平坦的石头上。“尼科洛，”当它低头下去吃东西的时候，克瑞西达说，“这是你的名字，还是你主人的名字？”

她把布袋重新扎好，挂回原来的地方。它把东西吃完了，重新抬起头来。

没有主人的马，带着满满一袋马粮。也许它的主人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才暂时离开。也许他已经离开很久，而且再也不会回来，因为克瑞西达发现布袋受过潮，而最近几天并没有下雨。十分钟后，她还是小心翼翼地跨到座鞍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拉起缰绳，它甩动了一下鬃毛。

“尼科洛，”她说，“带我去别的地方。”

---

一个夜晚。

“埃林。”

“什么？”

“我梦见克瑞西达了。”

“谁？”

“克瑞西达。”

歌洛卡坐起来，盯着埃林。

“你竟然忘记她是谁了？”

“倒也不是忘记。”埃林往火里扔进一根柴。“我又没见过她，印象不深。你梦见她什么？”

“她站在海边。手里牵着一匹马。”

说到这里，歌洛卡将下巴支在扶着膝盖的手掌背面，看着还没有真正旺起来的火堆。埃林把又一根木柴扔下去，溅出一些火星。她不由得往后缩了缩脖子。

“歌洛卡。”埃林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次到底是不是去找她。”

“我没这么说。”

“还有图沙说的，关于一匹马啊之类的.....我们也没真正弄懂那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所以，你就不能老这样想着……”

“我没有老在想。我只是正好梦见了而已，这能怪我？”

“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埃林继续说。“克瑞西达长什么样子？”

“很漂亮。不过梦里看见的有些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说了你也不懂。”

“那倒是。我又没见过她。”

是头发。她的头发都长回来了。不过这都过去半年，也该长了不少了。

“我说啊，歌洛卡，你想的也有道理。”埃林说。“图沙想让我见的，应该是和他的研究有关的事。也就是说，八成和雷纳有关，因为他们俩一起逃掉了。所以，如果情况非常非常非常顺利的话……”

“我们会见到她的。”歌洛卡打断了埃林。“见到他们俩。”

“行。希望如此。”

“不然的话这对她太不公平了。”

沉默了半分钟后，她继续说。

“这世上真不知到底有什么是公平的。”

“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

“但我们会见到她的。”

“是他们，是他们才合理。”

“好吧。”

她靠在他的身边。他搂住她的肩。

“埃林。”

“什么？”

“到底什么叫公平？”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说不准抓不住的东西感兴趣了？”

“我就不能偶尔想一想？”

“那就是你想得太多。”

“怎么和你说些事就这么难？”

“又来了。我才不进这个套，你自己慢慢想去吧。”

她皱着眉头看着火堆。

“我可能是离开藏宝海湾太久了。过去我可不会想这种东西。”

“你想回去看看？”

“不是。大概安稳日子过得太久，所以就会……”

“安稳？你觉得安稳的定义是不是也包括用一把匕首……”

“喂。”

“我什么也没说。好吧，抱歉。”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歌洛卡。”过了一会儿，埃林说。“克瑞西达是很不容易。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我好歹读过档案，所以也许关于她，我比你懂得更多。雷纳也一样，当年在西瘟疫的时候我和他也算关系不错。出了这么多事，他们俩是该好好地呆在一起，再也没有这些烦心事。但是我还能怎么说，希望归希望，多得是人希望加林吃饭的时候给噎死什么的，但他这时候大概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让小王后给他斟酒喂鸡腿哪……”

“是你们的错。”

“这话怎么说？”

“我是说七处。他们俩活得好好的，你们非要给他们带麻烦。还有很多别的人。”

歌洛卡从埃林的身边移开，看着他。

“怎么，你没话说了？”

“你看，不能因为路上有车祸，就去怪罪造马车的人……当然我知道这是借口。你说得对。七处经常插手别人干干净净的生活，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当然，在做这种事的远远不止是七处。这你该很清楚。”

“所以我得怎么想？是他们运气不好？”

“我看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不是答案。”

“这就是答案。而且你最好不要接下去想到底运气是什么。”

“不想。我要睡觉了。”

“你刚刚才睡醒。”

歌洛卡躺下去，转过身，面朝着另一个方向。她能看见远处的山。

“那我运气挺好，”她说，“能活这么久。”

“你真要想睡的话就快些给我睡着。”

---

尼科洛把克瑞西达载到了大路边。它只是慢慢地走，没有跑起来，克瑞西达也没打算让它跑起来。她让它停下，然后考虑着该往哪儿走。

往东边，她很快决定了。她不知道自己在海岸边磨蹭并且昏睡了多久，这还得加上和尼科洛来到这儿花掉的半天，也许已经超过了当初和乔贞预定汇合的时间。没有随从，她不知道准确的碰头地点，沿着河岸往回走又可能进入城堡卫兵的视线。或许往东走，直到经过激流堡，这样就可能中途追上他们。假若行不通的话，继续往东，回到避难谷地去见尼艾丝。如果她不在，或者帮不了忙，就一直走下去——

想到这里就行了，她对自己说。就这么骑着尼科洛回家是不可能的。可是这大脑中的虚妄景象，让她明白自己开始想家了。哪怕是没有男主人，她自个看守了很久很久的屋子，也想。她的邮箱，她的窗户，她堆满半成品雕塑的小工房。雷纳，我找到了雷纳。我成功了。现在我想回家。哪怕我先回去也没关系，因为他会追上我的……不行，别再瞎想下去。不管怎么说，我得先往东边。

她拉了拉缰绳，尼科洛没有掉头。不仅如此，它似乎不再愿意走动。克瑞西达以为它饿了，就掏出一些马粮，它不吃。克瑞西达用尽了所有脑袋里关于马匹的知识，都没办法让它挪动步子。

克瑞西达在原地蹲了一会儿，站起来，把马粮袋系回到座鞍旁边，摸了摸尼科洛的鬃毛，然后独自往东走。走出二十来步后，尼科洛跟了上来。

“不要跟着我。”她说。“我们要去的不是一个地方。”

克瑞西达又走了几步，尼科洛仍然跟着。她想也许它改变了主意，就再次跨上马背，拉动缰绳。它迈起了步子，但却是掉头往西。

“停住。我不去那儿。”

尼科洛用它一直保持的缓慢步伐往西走。克瑞西达回头看看东边，远处有几名激流堡的骑兵正在接近。她是从这些微小人影的颜色辨认出来的。

“随你吧，”她对它说，“只是要走快一些。”

克瑞西达心想也许尼科洛是打算回家，并且把她误认成了主人。他们沿着大路一直往西走。起先她有一种偏离方向的感觉，老想着自己应该回到东边，在这相反的方向闲晃是不对的。但随着路途的不停延伸，她的焦虑仿佛逐渐让经过耳边的风给吹散了。她看着阳光在尼科洛鬃毛上的反光，以及它脚下踏出的尘灰，深呼吸了一次。前方的路不知道通向哪里，而这么些年来她第一次感受不到急迫和忧虑的存在。一次只落下一滴水临时性地浇灭了木柴上的火。她仍然想雷纳，仍然想回家，但是似乎有一道并不会阻挠空气流通的透明墙紧随在尼科洛深棕色尾巴的后面，让那些并未完成的愿望不会再三猛然砸到她身上，逼迫她跛着脚踩着泥前进。一驾马车从身边经过，车厢里的男孩子和克瑞西达的眼神有片刻交接。那是一个无关的人，克瑞西达心想；和激流堡无关，和七处无关，和瘟疫之地无关，和战争无关，和雷纳无关，和我无关。上一次看见这样的人，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无关的风。无关的山脉。无关的路。无关的缰绳和马鞍。也许还有无关的自己。

她无意识地用小指头在缰绳上敲打，深知这一切感受只是对现实的片刻逃离。她的生活不在这些无关的事物里；它们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有伤害她而显得纯洁。还是得要掉头往东的，迟早。但是在这之前，她累了。太阳下山了。

她从未独自在野外露宿，而且身上没带着任何东西，所以只是随便找了一个有两块大石头，看起来比较隐蔽的地方呆着。

“你是不是想马上回家？”她一边对尼科洛这么说，一边把它拴在其中一块石头上，这让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挺自私的事。她躺在草地上，用一只手枕着脑袋，没法睡着。自从乘上那艘小船，她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她看了看缝着尼科洛名字的布袋，闭上眼睛。冷。

半夜里下起了雨。在意识真正清醒之前，她抬起手遮蔽住脸，于是雨水击打在她身体的其余部分。这让她醒了过来，并且听见尼科洛的蹄子踏进湿泥的声音。她仍然闭着眼，双手交叉放在面部之前，仿佛是为了让雨水停下而做出的最后努力。下雨了，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正当克瑞西达这么想着的时候，她感觉到雨水对自己大部分皮肤的击打骤然停止了，同时有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背部，把她托起来。

她睁开眼睛，看见了她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她把手放在他的脸上，像要尽快抹去镜面上的灰尘一般从脸颊使劲抚摸到脖颈。

“雷纳。”她抱住他的脖子，按着他的背脊。

“你睡在这儿。”他说。

“雷纳。”克瑞西达很想多呼唤几次这个名字，但她发现自己嘴里吐出的只有因为寒冷而变得破碎的气息。她明白过来，远在下雨之前，自己一定已经冻得很厉害了。她并不想问他为什么会找到她，而是把视线移向尼科洛。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她觉得自己应当感谢尼科洛，但是却发现在它身边站着另一个人。太暗了，她看不出那是谁，但从轮廓看来显然不是乔贞。

“雷纳兄弟，我早说了跟着那串奇怪脚印会有收获。”他说。“幸好在刚下雨的时候把人找着了，嘿嘿。”

---

一个白天。

“我需要安慰。让我在你的大腿上躺一躺吧。”埃林说。

“不行。”歌洛卡说。

“喔，我忘记了你不喜欢野外。”

“我不喜欢你瞎了一只眼睛。但我更不喜欢你以为仗着受了伤就可以理所当然表现得更蠢。”

“给点同情心吧，歌洛卡。”

埃林看了看她；歌洛卡因为迅疾的山风而半闭着眼睛，一小粒细纱贴在眼角附近的皮肤上；她把长发末端缠上的一小截断草拂掉了，仿佛是为了强调自己没有听见埃林的话。埃林不太明白她又找到了什么生气的理由，但仔细一想，也许这只是因为她不愿意回想那晚发生的事情。她动手的时候，正是让他躺在大腿上。

诺斯弗德就在山脚下，但他们俩却很自然地在山坡上休息，仿佛这只是野外旅行中可以忽略的一站。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俩都拿不准接下来会面对什么。他们持续聊了一会儿，比如回到暴风城后让乔贞提供价值五十个金币的眼罩的可能性，随后埃林终于觉得，是时候了。

“我刚才在那边看见了一匹马。”

“什么？”歌洛卡从草地上站起来。“哪？”

“大概已经下山了。”

“怎么不早说。说不定它就是……”

“我知道。”他回过头来看着她。“你准备好了吗？”

“有什么可准备的。”她说完之后朝山下走去，经过他身边。

“行。”

他们下了山，来到村子边缘。一个提着水桶的老人走过，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加快了步子。

“等一下，等一下。”埃林走到老人面前，拦住他。

“我没有钱。家里也没有。”

“别误会了，我可不是……你觉得我是什么，山贼？”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低头侧过脸，看着埃林腰部的匕首。

“外人一般不来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您，您好。”歌洛卡走到埃林身边，用肩膀把他稍微推开。“我们只是想来这儿找人。”

“这儿没有外人住着。”

“有没有哪家人……养马？还是说不止一家人养着？”

歌洛卡说完后，看看埃林。“是啊，我们首先想找到一匹马。”

老人抬起头来，分别看看两人，嘴里咕哝了一个模糊的音节。

“您说什么？”歌洛卡说。

“尼科洛。”老人说。“是尼科洛。”

“呃……总之，我们刚才在山上看见了一匹马，”埃林说，“它的肚子旁边有一条挺长的伤痕。我们不知道……”

“就是尼科洛。这里只有它。”

“您是说这个村子里只有一匹叫尼科洛的马？”

老人点了点头，然后要从歌洛卡身边走过去。她扶住他的手臂。

“请等一等。我们要找养着这匹马的人家。能告诉我他们住在哪吗？”

老人盯着歌洛卡好一会儿。他的灰白眼球从深深的皱褶里浮起，就像伏在海底礁石上的蟹壳。他抬起左手，指着正前方。埃林和歌洛卡顺着他的指头看了看。

“哪一座？”歌洛卡说。

老人的手伸的更直了些。

“最……最远，最里面的屋子？”

手指放了下来。老人沉默着离开了。

“我看就是那儿，”歌洛卡对埃林说。

“那就走吧。”

他们向前走去。歌洛卡一边走一边朝四面看看。这些屋子哪怕放到藏宝海湾下层也挺难看的，她想。老人给他们俩指示的屋子也不例外，只不过堆积成它的石块和木料看起来

并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风雨吹打。他们在房子面前十来步的地方停下了。正面有一扇木门，但没有窗。

“好吧，总得弄个明白。”

埃林说完之后朝门走去，但歌洛卡抓住了他的手。

“怎么了？”

“等一下。”

歌洛卡深呼吸一次，松开手，慢慢地走到屋子西面。那儿开了一扇窗。片刻之后，她加快步伐回到埃林面前，左手捂住自己的嘴，右手抓着埃林的衣领。

“是她。”歌洛卡看着埃林的背后。“真的是她。她在里面。她在里面。”

---

克瑞西达抚摸着尼科洛的脖颈。她喜欢鬃毛划过手指缝的感觉，特别是在天气晴朗，阳光直射进这小山村的时候。她会幻想自己能从尼科洛的鬃毛里找出那些金色的光线微粒。它身上总有一股泥土的气味。风再大的天，这气味也散不掉，但她不讨厌。因为这不是让人没法迈起步子的淤泥。不是西瘟疫带着烧焦皮肉气味的败坏土壤。能够埋下种子的，热爱浇灌的，留着人的脚印的泥土。最近她觉得它似乎强壮了不少，比起当初在海边遇见的时候。

“好孩子。”她说完抬起头，看着马背上的雷纳。他对她笑了笑。这和克瑞西达记忆中雷纳在前往西瘟疫之前的笑容仍然有差别，但是她没什么可抱怨的。

“我大概六点钟回来。”

“我就当成五点三十好了。”她说。“反正你总是会比说的早一点儿。”

“这没什么关系吧？”

“当然有。你到家，结果我还没做晚饭，也不是一两次了。”

“我可以等。”

“我不想让你等。在饭桌前傻等的男人看起来总是很孤单。”



“那就五点三十。”

雷纳俯下身，克瑞西达和他接吻。

“小心一点儿。”

“不用担心。”

雷纳骑着尼科洛离开之后，克瑞西达回到屋里。她拿起床头的镜子对着自己，略微转过脑袋。头发差不多能盖住脖子了。现在的模样，让她想起二十多年前刚开始在酒馆做事的那时候。成天干活，努力省下钱来，却不知为什么非得这样做。在酒馆听见军官学校的学生们不停谈论剧院上演的一部新戏，于是狠下心花掉三个月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张戏票，但是看门人却说小姑娘不准入场，还怀疑戏票是不是偷来的。独自回到屋里，凭着记忆在木头上雕出招贴画里的人形。白天。黑夜。就像这样。偶然的一点久远记忆从发梢里复苏。

诺斯弗德曾经只是一个农场，后来成为辛迪加的根据地，再后来激流堡的士兵们把辛迪加赶跑了，再后来就成了一个小村子。即便是克瑞西达这样对农事不大了解的人，也很快就能看出这儿的土地很贫瘠。这一点，加上不时仍然有山贼来闹事，让村民们对外人表现出近乎病态的警惕——用谨慎来形容并不合适。哪怕是解决了一伙最让村民困扰的山贼，雷纳也没有马上得到认同，有的人揣测他是山贼的同伙，有的人则只是觉得可以轻易收拾十来个山贼的人本身就值得怀疑。但不管怎么说，他和她还是得到了小屋子，得到了食物和水。现在雷纳每天除了巡逻，还会打打猎，因为他们不能指望一直依靠着村民的谢礼过日子。

克瑞西达知道自己也必须找些别的活儿，但这个封闭的小村子显然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可言。她开始学着种些东西，但离看到成效的那一天还很早。她有别的计划，部分是为了生活，部分是为了消磨时间。她拿出小刀，坐在一张矮凳子上雕刻着小塑像。木材是雷纳给她从山上弄回来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有人敲门。克瑞西达站起来，把小刀握在手里，走到门前从缝隙里看了看，然后打开门。站在屋外的是一个背着大包裹的中年男子。

“夫人。”他取下包裹，从里面翻出一个小布袋，递给克瑞西达。克瑞西达接过来，看了看里面。

“嗯……一个也卖不掉吗？”

“没办法。我已经尽量替你找买家了。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小工艺品什么的没人用得着。要是艾尔文森林那样的地方大概情况好一些，不过我可不会单为你这些货跑那么远。”

“不能再试试吗？”

“你想想看，我怎么会放着生意不做。就算赚不到什么钱，能多认识些顾客总是好事，这实在是没办法。我真不愿意再替你白跑了。”

“抱歉。”

“夫人，你不如做些别的，用得着的东西。”

“比如？”

“比如……木梳？啊，我可不知道你还会做什么，你得自己想。”

“那好吧。谢谢。”

送走了行脚商人，克瑞西达把刚才已经雕得快成型的塑像一并扔进布袋，扎好口子，踢进床底。商人说得没错，她过去做的东西都是在艾尔文那块地儿卖掉的，想到这里她不由得笑了笑自己。我实在是考虑不周。从来没做过木梳，不过可以试试。

夜里，雷纳在说好的时间回来了。克瑞西达给他们俩准备好了晚餐。在餐桌上，她有时候会看着他，忘记自己在吃些什么。曾经的雷纳是一个在二人餐桌上很多话的人，他会把一天工作中遇见的有意思的事告诉她——作为一个军官，“有意思的事”并不常见于每天的生活中，所以他常常会从回忆中寻找素材。现在的他在吃饭的时候不会主动开口；这只是他不同于过去的例证之一。让克瑞西达宁愿不去想，但是又无法回避的是：雷纳在学着该怎么和她相处。比起多年夫妻，如今他俩更像一对因为一时冲动而同住，但突然对生活感到困惑的恋人。她想知道他到底恢复了多少记忆，却拿不出勇气去问。

这些充满困扰的思索常常以克瑞西达觉得自己要求太多而作结。他还活着。他们都活着，而且住在一起。她过去甚至没有想过这能实现。他们的生活终究重新开始了，哪怕是以让人无法摆脱担忧的形式。为了能够感激现状，她首先要让自己忘记过去几年经历的所有事。这小屋子之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

沉默太久了。她想说话。

“雷纳，我给你说过的那个商人……”

雷纳的右掌突然击打在桌面上，打断了克瑞西达。一个碗里的汤汁溅出来。他低着头，紧闭双眼，右手手指慢慢屈起，并且在不停地发抖。

克瑞西达看着他。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能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大概两分钟后，雷纳的右手慢慢放平，不再颤抖。他说话了，虽然还是闭着双眼。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明天图沙又该到这儿来了，对吧？”

“是的。是这个日子。”

---

歌洛卡抓紧埃林的手。她不知该说些什么。在真正见到克瑞西达之后，她反而找不出什么话好说。埃林在这之前从未见过克瑞西达，但现在却是他和她说话，而歌洛卡则成了多余的客人。她一开始小心地四处观察着屋子内部，尽量不去盯着克瑞西达的脸，后来就只能低着头，眼神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自己的膝盖和地面之间徘徊。

刚进屋的时候，是歌洛卡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和你在一起吗”，她说。“他现在不在，”克瑞西达一边说，一边转身过去拉出两张凳子。从那时候歌洛卡就知道自己大概只能沉默了。接下来，克瑞西达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们一直住在这”。

“是图沙让你们到这儿来？”埃林说。

“是的。”克瑞西达说。“我们一开始没有问为什么。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附近的山上有他用得着的药草。而且这里不错。一直没有人来打扰。”

在说“不错”的时候，她笑了笑。歌洛卡不由得也跟着笑了一下，但仿佛觉得有一股滚烫的激流骤然涌进心底。

“这地方是不错。我希望你们已经适应了。还有……”

“你们两位是为谁来的？”克瑞西达打断了埃林。

“就我们俩。没其他人。”歌洛卡说完，看着埃林。“我们俩只是想来拜访一下。”埃林说。

“总该有人把我们住在这儿的事告诉你们吧？”

“是图沙。”埃林说。“他并没有说得很直接。他暗示我们，有这么个叫诺斯弗德的地方，你们该去看看。”

“图沙现在怎么样？”

“他么……”

“算了。”克瑞西达说。“我不太想知道外面的事。”

“图沙他过去是不是常来看你们？”埃林说。

“我不知道该不该回答这些问题。我不想让七处的人到这儿来。”

“不，不会的。我现在只是代表私人身份，否则也不会只带着她了，对吧？”

“你能发誓吗？”

“发誓？克瑞西达，我能理解你的小心，但是……”

歌洛卡突然更使劲地捏住了埃林的手。埃林望向她，她微微皱起眉头，眼里充满着急迫的自我谴责。这谴责正在逐渐流露到埃林身上。

“好吧，是该发誓。我不太会这个玩意。”埃林看着克瑞西达，举起右掌。“我想该对谁……这样吧，我女儿。以我女儿伊莱恩·提亚斯的名义发誓。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七处的人，不，是除了我和歌洛卡之外的所有人，都不会知道这一次谈话的一点儿内容。”

克瑞西达叹了口气。“图沙过去一个月来一次。”

“他是为了协助你们？”

“可以这么说。主要是为了帮助雷纳。”

“刚才你提到这附近有图沙需要的草药什么的。”

“他想治好他。”

“那么……情况怎么样？”

克瑞西达没马上回答。她再次笑了笑。这个笑容不是给任何人看的。它远离它所普遍表达的含义。

歌洛卡再也无法让自己不去注意克瑞西达脸上的那条伤疤。它从下颌跨越右脸颊，几乎延伸到眼睛下方。无论如何，这样的伤痕都不应该出现在女人的脸上，尤其是克瑞西达。虽然长了不少，她的头发似乎不如过去那么浓密了，我是说在我把它们都剪掉之前。如果是那时候，她可以想办法让头发遮住这……不不不该这样我在想些什么，手上还是身

体上都不行！我自己连手指上的伤痕都很讨厌 不能是脸上，克瑞西达的，脸。我不能看 刚见着她我很高兴的 但是 现在 我 不高兴了 不能让她知道我很在意我不能说但是她一定知道。这是谁干的 我想抱抱她但是不敢 是脸啊 脸 她的

她不由得靠近克瑞西达，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在哪？是不是在外面？你不想说也可以。我们不该来打扰你，你想让我们走的话就说，我们马上离开这儿。告诉我，克瑞西达。你想回家吗？你想吗？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会帮你。我和埃林会帮你。说话啊，克瑞西达。”

歌洛卡知道自己说得有多混乱，因为她并不知道到底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深夜里的厨房外，梳妆台前，荒僻山村的小石屋里，歌洛卡觉得自己似乎每次看见的都是不同的一个女人，但她们毫无疑问都是克瑞西达。没有任何人应该在半年内承受这么多的变化，因为这就像充满恶意、毫无法规可循的惩罚，行刑人永远躲藏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在这么近的距离，歌洛卡反而注意不到那条伤疤了。她能看见的只有克瑞西达低垂的眼睛。她回头看看埃林，而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为难。

“我哪儿也不想去。”克瑞西达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想。”

---

雷纳坐在床上。图沙站在窗台边，盯着自己的食指。一只小虫在上面爬动，图沙持续翻弄着手指，不让他离开，但是也不让它掉下来。

“沉默可解决不了问题，雷纳兄弟。”

“我控制不住自己。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什么好说，这种事就是会发生。”

“你是说以后还会有？”

“你自己清楚。我可没整天整夜地跟着你做观察。”

“不能这样下去。你得治好我。”

“不然你能怎么样？杀了我？”

“她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不能……”

“你确定一定要和她过下去？不是因为乔贞给你灌输了什么‘要成为人’的概念？”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爱她。”

“听好，雷纳兄弟。”图沙把小虫在墙上按死，朝雷纳走近了一些。“我可不管这些东西。我不考虑你脑子是不是真的恢复到了可以理解男女之事的程度，因为你知道，那档子事确实复杂得很让人烦心。我只是想让你对现状有更明白的了解，这也算是对你的一点小礼物，毕竟你把我从激流堡里捞了出来。我没必要自找麻烦是不是？这话很难听，但你不要忘记了你自己是一个试验品。所谓试验品就是免不了会出问题的。不管是对那女人说什么你爱我我爱你啊，还是让幻觉给逛骗着割了她的脸，在我看来都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也一样。你脑子里也有我不关心的东西。”雷纳看着图沙。“你必须帮我，至少让我再也不伤害她。”

“你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真的一点自觉都没有？”

雷纳冲上去，用右手掐住图沙的喉咙，把他翻倒在地。

“嘿嘿，雷纳兄弟。”图沙抓住雷纳的手腕。“你的手可真有劲。老实说，我多少有一点儿自豪。”

“少罗嗦。”雷纳用左手抓住了图沙的一只獠牙。“帮助我。否则就死在这里。”

他的左手逐渐朝上方使劲。图沙见过他在处刑场上用这种办法杀死食人魔：就像用一根铁棍顶着牙根往上捣，把那附近的骨头都毁掉。

“好好好。你先松手。听我说完。这样我怎么说话。”

雷纳放开图沙，把左手在墙面上擦了擦。

“这真的很过分，我说。”图沙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颈。“要不是我的毒药对你没什么用……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劳伦斯那家伙针对我，在你身体的抗毒性上下那么大功夫。”

他说完，笑了笑。

“你又在笑些什么？”

“说老实话。持有力量的感觉怎么样？”

“我不关心。”

“你明明很适应这力量嘛。刚才你还说什么来着，不想伤害那个女人？……等等等，我的错。别过来。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

“你活不长，雷纳兄弟。就是这么简单。”

雷纳看着图沙。

“为什么？”

“因为你离开激流堡，失去了那些需要定时注射的药物。光靠普通的食物养分，支撑不了你的身体。你不是自然的产物，没办法给自己找到自然的活法。当然，就算一直呆在激流堡，我也没办法保证你的寿命，毕竟你是一个试验品。半年前，加林已经打算把你扔掉了。他答应让你跟随乔贞回到七处，但是却保留了研究资料，我猜他根本没有对乔贞提到让你活下去所需要的玩意儿。”

“为什么你和劳伦斯从来没有告诉我？”

“告诉你？好让你自暴自弃来场大屠杀然后逃跑？我们没那么蠢。但是根据你现在的思维程度，我很惊讶你竟然没有自己弄明白这一点。什么送葬人也好，无畏骑士也好，七处和激流堡想要的都是同一种东西，那就是能够控制的力量。自由的思维？想和女人睡觉的念头？行，都给你。但你的命在他们手里。很好理解，不是吗？”

雷纳摸了摸自己的额角，然后盯着手指尖。不自然的，他对我说。我没法找到自然的活法。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图沙。你谈的都是他们的事。我只记得在激流堡的时候，你说过首先得解决我的幻觉问题。”

“我俩都是囚犯，雷纳兄弟。我们都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但是这个幻觉的问题是例外，因为消灭掉有害的幻觉，大概是最能接近我原来目标的研究了。”

“那你总该有些成就。我现在就是想让你帮我这个忙。”

“你不管自己还能活多久了？”

“好吧，我还剩下多少时间？”

“雷纳兄弟啊。”图沙咳嗽了两声，继续说。“老实说，我希望你活得越长越好。因为现在你是我唯一的研究材料。如果就这么放着不管的话，你至少还可以活个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另一方面呢，我对于如何消除幻觉确实已经有了很重要的进展，更幸运的是可以用一些能找到的药草完成这件事，但这样做会加重你的负担。在没有激流堡那些缓和药剂的情况下，你的寿命会很快缩短。”

“能预测一下时间吗？如果要立刻治疗幻觉的话。”

“最多两个月。”

“两个月。”雷纳点了点头。

“听好，雷纳兄弟。我想放着你不管，就这么走出去……我是说，逃出去。但是我打算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说清楚。”

“我猜你刚到西瘟疫的时候，一定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脑子里满是升官啦，打仗啦，能赚更多钱啦。后来，你突然就没有选择机会了。你走上了一条你从没有想过的臭路子。哪怕闹出事情的不是你，你还得走下去，不然怎么着，认输？你没有认输，雷纳兄弟，因为你现在想让我帮你。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说不定会后悔当初根本就没有离开家。你哪，还算幸运的，有乔贞兄弟给你撑腰。还有这个女人，连命都不要了，找了你好几年。看你这么好运，我想我也该参一脚，给你选择的机会。有的人可是没有选择机会，而且还成了每个人的敌人，什么烂摊子都得自己收拾。做一个送葬人活三四年，还是做一个无畏骑士活两个月，你选吧。”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敲门声响起。

“让我进去，”克瑞西达在门外说，“我得进去。”

“看，女人真是麻烦。偏偏在这种得好好想事情的时候。”图沙说。

“这是应该我们俩共同决定的事。”

雷纳一打开门，克瑞西达就冲进来抱住他。雷纳低头看着她。在行刑场上他切开过数百个人的身体，任何丑陋的伤口都不可能让他移开眼睛，但她右脸上的伤痕却让他感到一阵从大脑延伸到指尖的刺痛。

“我都听见了。”她说。“我听见了。”



图沙抓抓脖子，转过身去。

“我不想让你死。”她说完，抬起头朝向图沙。“图沙，你没有骗人吧？你喜欢骗人。”

“当然没有。”图沙没有回头，甩了甩手。“真要骗你们的话，我才不会说这么多。”

“雷纳。雷纳。”她看着他，双手摸着他的脸。“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他们都.....”

“不说过去的事。”雷纳按住她的手腕，看着她流下泪来。“也别怪罪谁了。就像图沙说的，现在我有选择的机会。我们俩.....”

“不行，别管什么幻觉了。图沙你快走吧。他还要继续活下去的。和我一起活很多年。”

“克瑞西达，冷静一下。看看我都对你做了什么。我.....控制不住自己。这还会再发生的。我不希望.....”

“把武器都扔掉就好了。刀啊，别的什么东西啊，能伤人的都扔掉。”

“那样没什么区别，克瑞西达。”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她用手掌使劲推打他的肩膀。“我在家里等了你五年，然后又找了你两年。那是七年啊，雷纳。你哪来的胆子和我说什么再过两个月就要死掉。他们真的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雷纳，过去的你不会这么没心肠。我不再爱你了。不爱了。你这个混蛋。”

雷纳捧起克瑞西达的脸，看着泪水浸湿那条红色的伤痕。他知道自己记忆远远谈不上完全恢复，但这几个月的生活让他觉得那已经不再重要。清晨的阳光。晚餐。桌子上摆成一排等着上漆的木梳。偶尔带着她去打猎。她为自己留长而且小心翼翼保护着的头发。夜里她常常从噩梦中醒来，从来不愿意告诉他梦见了什么，而且一谈起这事她就生气。而在这之前，他眼里的东西只有黑的走廊，内脏，铁链，血，蜘蛛。曾经在牢房的幻觉中见到的闪耀着白光的女子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眼前的人才是克瑞西达。唯一的克瑞西达。

“七年。是啊，七年。”他说。“是很长。但是你还有未来，克瑞西达。我不能再伤害你了。说什么也不能。抱歉。”

雷纳看着克瑞西达的眼睛，鼻梁，嘴唇，头发，她的所有，包括那条伤痕。他得切切实实地记住眼中的一切，因为能这样看着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

一个黄昏。埃林和歌洛卡坐在山坡上。

“还不打算往回走？”埃林说。

“等等吧。”

“行。我说你……”

“说过了我还好。”

太阳正在落下。它从云层后方发出足以覆盖这片山脉的号角声。只有黑色的泥土和焦黄色的野草能听见这沉默的声音，它们欣然地结束了对阳光的朝拜，并且把黑夜即将来临的消息传给地里腐败的死人，弃置在战场上的破损盾牌，小石屋窗口里冒出的烟尘。

“这里真是安静。”

“歌洛卡，”埃林转向她，“还记得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和你所说的事吧？”

“什么？”

“我说，转行。不干了。”

“是啊是啊。”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认真的。”

歌洛卡眯着眼睛望着他。“为什么？”

“挺无聊的。又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探子和杀手先生。”

“别瞎说，我没杀过多少人。”

“我不想知道。”

“其中有那么一个……我挺后悔的。他也不算上什么好人，问题是他死了以后我还得照顾他的老妈好一阵子。那不好受。”

“活该。”

“这可是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的秘密，你就这么对我？”

“我只是希望你不会把这些故事说给伊莱恩听。”

“当然没有。”

“那你以后打算做什么？别忘了，光靠我在医院做事可养不了你们父女俩。”

“谢了，歌洛卡，你还真懂得该怎么激励一个男人。我打算开个奶酪店。”

“奶酪？”

“没错。”

“谁来做奶酪，你来？店子开在哪里，要花多少钱，你真的都想过？”

“详细的東西可以以后慢慢讨论。总之我告诉你，我很上道。”

“喔。”

“虽然事情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就不能提供一点精神支持？”

“这事真要上路了再讨论我怎么提供实际支持吧。”

“实际支持，这话怎么说？”

“我可是很有钱的。”

“你？有钱？我怎么不知道？”

“哼哼。”

过了一会儿，歌洛卡继续说。

“你是认真的？”

“当然，你得我怎么说明才信。”

“我猜乔贞大概不会让你辞职。”

“这事不归他管。”

“这样啊。”她从颈背上摸出一小根潮湿的杂草，把它甩掉了。“其实我也在想一件事。”

“什么？”

“我想为你生个孩子。”

埃林看着歌洛卡。她仍然望着落日的方向。

“我.....我见过太多死亡了。就算不摆弄尸体，也还是离不开这些事。整天都听着这个死了，那个又死了。我厌倦了，埃林。‘死神女士’，不管是谁最先想出来的，还真是让他给说准了。我不想要这样。我想自己创造一个生命，我想和活着的东西多一些联系。”

埃林贴近歌洛卡，吻吻她的脸，然后把左手放在她的腹部。

“好主意，歌洛卡。不过说不定这儿已经酝酿着.....”

“不对劲，埃林。”她看着他，皱着眉头。

“怎么不对劲？”

“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还是说步骤有些不对？”

“你是说.....噢。”他用左手食指摩擦了一下鼻子下方。“有道理。”

他笑着看她。她敲打了一下他的小腿。

“嫁给我吧，歌洛卡。”

她忍住笑容，又看了看落日，再把视线转回埃林这边。

“就这样？真没滋味。”

“那是因为没有准备时间，歌洛卡。你突然提出.....”

“我提出？是我提出？真不要脸。”

“难道不是你提醒我.....好吧，话都说到这里，收不回去了。答应是不答应，你说吧。”

“先得你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你要把不赌大钱，不酗酒，不找别的女人说成是一件事的话.....”

“你刚才说了要辞职。说到做到。”她用右手指背抚摸他的脸。“我知道.....这世界上总是有人会无缘无故遭罪的，因为另一些人有权力。我不想你继续做这些人的一份子.....”

“我身上有笔和纸。我现在就能写辞职信。”

“.....刚才这个，再加上不赌大钱不酗酒不找别的女人算作一件事。”

“好吧，我不该提醒你.....”

“你说什么？”

“什么也没有。”他吻了吻她。“我爱你。”

“我爱你。”

“回去吧。”

“好。”

“.....等一下，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我答应’？”

---

克瑞西达站在小屋的后面。她听见了熟悉的马蹄声。从黑夜里，尼科洛慢慢现出它的灰棕色身影。

“我回来了。”马鞍上的雷纳说。“今天是不是晚了一些？”

“有一点儿。不过我正好做了晚饭。白天有些事情耽搁了。”

“什么事？”

“没什么。”

雷纳下了马。马鞍旁吊着两只系在一起的野兔。他把它解下来，右手提着。克瑞西达迎上去，雷纳就用左手抚摸她的脸，吻了吻她。她把他的手指从伤疤附近挪开。

“你感觉怎么样？”她说。

“还好。我知道你肯定还是不放心，但是我越来越适应了。明天，我想试着猎一些别的东西。”

“不用急。吃的还够。”

她拉着他的手进屋。

“今天有谁来过吗？”

“没有，”她说，“没有。”

小山村的夜晚是空寂而单纯的。后来，他俩躺在床上。

“克瑞西达。”

“什么？”

“你的头发有多长了？”

“你摸摸看。”

雷纳伸出右手，找到她前额的发际，顺着发丝摸下去。

“知道了吗？”她说。

“知道了。”他说。

就着月光，克瑞西达仔细看着雷纳的脸。他的双眼是闭着的。永远闭着。他不作送葬人，也不作无畏骑士，而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再也看不见幻觉了，在他剩余的这几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里。他们自由了。还有窗外的风。贫瘠的田地。尼科洛的缰绳。攀附在绿叶下方的小虫。山脉中央的岩洞。破碎的船只残骸。击打礁石的浪花。城堡的哨塔。王宫地毯上洗不净的血迹。月亮，和人，以及人，人，人，人，人。

黑色的发丝落在地上。

**乔贞案卷---激流堡，不设防的城市**  
**END**

## 小结

### 答读者问（2009-09-23 23:59 第三章第六节开头）

关于前几楼提到的问题：

修辞变多变复杂确实是有意的，毕竟我一直在读一直在尝试，确立风格是一辈子的事。两三年前正好是整日读海明威和马克吐温的时候（逛个人版的读者还知道有一个曹乃谦），所以我像躲瘟疫一样躲形容词。不过还是要表明一点，我的比喻和指环王中译本那是一分钱都不像的，那位读者估计也是顺口说说，没有太仔细考虑。随便从指环王里抽几个：

“她那轻盈的脚步宛若一泓清泉，溅在清冷的润石之上，丁东作响。”

“那心情，如同是从冰天雪地里走进春暖花开的地方；又像是久卧病榻的病人一觉醒来，沉疴即愈，生活充满希望。”

“小精灵们那甜美地交织在一起的旋律与歌声如同晶莹剔透的珍珠落银盘。”

看，很老派，加上浓郁的童话色彩。我敢说我没有写过这样风格的比喻。另外我也不可能忍受自己使用“春暖花开”“珍珠落银盘”这些俗套，更从来没有用过“沉疴”这类生僻字词。文章复杂归复杂，我使用的汉字量其实是非常少的。老实说前面几楼那位读者用“说实话”来为他的批评起头的时候，我是不太高兴的，因为这样就把他个人的“看法”提升成了“事实”。我上面随便举了这么些例子，就推翻了这个“事实”。认为比喻“太多太繁复”，这里涉及一个度的问题，既然认为我对“度”的掌握出了毛病，那就应该实际引用一些段落来说明并且分析，这样才是有益有效的批评。不这样做，至少也不要就此裁决这是“事实”。

所以针对这名读者的三个主要观点，简化回答是：

比喻更多更繁复？没错，有意为之。

过度了？原帖没有论证，所以无从回答。

像中译版指环王？No way.原因见上。

对写作者来说认真对待所得到的批评太重要了，遗憾的是当批评本身经不起推敲的时候，对作者就没有什么激励意义了。对于这类批评进行自我辩护是作者的权利，看过某些楼层的读者也知道我从来就不是对任何意见都“多谢建议我会努力改进”的敷衍中庸态度。我一向认为面对批评，我的态度要比无差别感谢流要诚实得多，也有效得多。谦虚是好事，

但是虚伪的谦虚就恶心了。凡是读者发现的正确硬伤，哪怕再微不足道我也会修改，这是旁证。所以，我一贯欢迎批评，但是会发射认真星人天元突破 deluxe 光波来审视批评，并且推翻其中那些无益的批评，或者有益批评中的无益成分。这是对自己负责，对作品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就是这样。

## 答读者问

[ Post by 龙儿仔仔(2009-10-14 11:48): ]

问C 大一句.每天写乔贞大概要花多久?不算前期构思和题纲.单算平时每天更新所花的时间.我猜就是昨天C 大说暂停更新的时间到12 点的3 个多小时.对不?

如果光说“打字”那就是三个多小时。每天需要的“写作”时间是远远不止的。

其实提纲并不是那么详细，绝大部分细节都需要自行增添。构思不仅存在于前期，还存在于每天的实际写作中。比如说前面托尼这一节，在提纲里其实只有这句话后半的八个字：“乔贞给出劳伦斯反叛的证据，转到对托尼的描述”。所有内容都要边写边组织。

还有更细的方面，比如特定的修辞。写了不满意，换掉，不满意再换，这样的程序会重复许多次。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这个绿字是怎么出来的啊，福楼拜花了一个月找到合适的形容词来写一棵洋白菜啊，乔伊斯愁眉苦脸地写了一整天只写了七个字还不知道怎么排啊这之类的故事，要是放在课本上就像专门搞道德教育的红领巾扶老人过马路传说，但其实这种情况对于追求进步的作者来说并不是稀奇的东西。如果要写“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袭击！说是迟那时快，乔贞轻松地避过了这一击！”或者“达莉亚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惊煞众人”那是很简单很快速的，一天两个小时都不要，问题是不能这样写，我猜也不会有人想看吧。

其实就是不能把脑袋里蹦出来的东西直接铺在纸面上，必须经过许多选择，时间大部分都耗在这些选择里面了。写得最快的段落是满是对话的那些，因为基本不用想修辞。每天最难的是考虑怎么开头，头一个小时往往写不了 500 字。

如果我说“这个句子我花了一个小时！信不信嘛！”之类的，就算事实如此，也没办法证明，完全可以指责为瞎说。但是有个明确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些选择的困难和耗时：

大家看乔贞案卷这么久了，记不记得上次读到被动式是在什么时候？他被杀了，他被吓坏了这样的句子。几十万字的小说了这么常见的句子应该出现过很多次吧？



实际情况是自从《西瘟》一章以来(含外传)，“被”字仅仅出现了 13 次(好数字)，其中只有 4 次(又一个好数字)真正用于被动式，分别是《西瘟》中的“被称为执战锤的主教”“我被说服了”，《最好的时光》中的“它还有资格被称为一个生命吗”，以及《河流》中的“我被捕了吗”。剩余的情况下，分别是“被子”“被单”和“被迫”。《激流堡》连载到目前为止这个字还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为了培养风格，我拒绝了最最常用的一种语法。老实说我有怀念早期那种白描很多的写法了，因为写起来远远不像现在这么累。不过除了能够偷懒之外，回到过去的状态也没有别的益处了，所以我还是继续慢慢磨吧。

.....其实这也是顺便说明一点，我停更除了私人原因，还有一类情况是当天的时间实在是不够磨，不如看书打游戏换脑子去。昨天头两个小时只憋出两行，我就不想勉强了。

另外每次兴起写这类较长跑题话的时候又多用掉半个小时。

### 答读者问（2009-11-27，于第五章第四节）

yfl168648 读者的几个问题蛮有意义的，原帖说得比较散，所以我整理成几个要点来回复。

#### 1. 暴风城的政治体制？

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七处的，因为在提到七处地位的时候，yfl168648 读者假定这里描述的暴风城是皇室集权。在《梦的挽歌》刚开始连载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说明：

“为什么七处会有超越地方治安局的职权？我的设定是，它的成长伴随着暴风城王国的建立，潘索尼娅·肖尔具有开国英雄一般的地位。暴风城有三大政治势力互相制约：一是暴风要塞内的核心贵族们，一是圣光大教堂，还有一个就是肖尔领导的七处。在暗处活动的他，手中的王牌并非经济或者兵力，而是大量独占的情报，有对另两方势力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此外，大量接受刺杀训练的特工也成为他的重要威慑工具之一。”

这是很早以前的想法了，不过大部分还是适用的。暴风要塞内的核心贵族就包括皇室。但即便这么一段早期设定，还是没有说明皇室到底发挥多大的作用。全文不是否认这个问题，只是不去涉及它。《梦的挽歌》里体现得很明显，七处是政府机构，有税收，但是也有一些黑色收入。这里说的“互相制约”很重要，比如《梦的挽歌》全章都在讲述七处和教会的矛盾和斗争，回答下面几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会提到这个互相制约。

#### 2. 七处风头是不是超过了暴风城？

没有原文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非常理解读者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全文完完全全是以七处为核心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故事说的都是小地方的小事情，或者仅仅是讲七处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河流》，看起来规模大但实际上只是个人化的故事)。例外的只有《西瘟》和《激流堡》两章。在《西瘟》里，重点强调了乔贞行动处处遭到主教尼赫里的限制。而《激流堡》则可以参看第三章 22 节，乔贞的心理活动：

伤了一两个卫兵或者七处探员，可以说是小冲突，但稍微进一步就会成为激流堡和七处，甚至是暴风城之间的问题。考虑到激流堡和七处双方都想对外界隐瞒实验计划，一定不能让事情发展到这地步。

这里说明了这件事必须瞒着暴风城。七处知道这些事一旦暴露，会招致不妙的后果。而最近的更新里，乔贞也说过了首要目标是保护七处“不成为任何人的目标”。这里“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暴风城内可能对七处不利的人。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上面的互相制约。

### 3. 七处是不是大多数情况由老人个人意志决定工作内容？

事实上完全由老人下令引出事件的只有《激流堡》一章。也许还有《秘密荣耀》，但是老人并没有直接要求乔贞要在藏宝海湾做出什么事来：“协议虽然订立，但老人并不急于实行这件事。这一次派乔贞孤身前往藏宝海湾之前，他对乔贞说：‘做你能做的事。’除此之外，不发一言。”

另外，虽然送葬人计划看起来很像一个个人意志搞得很大的工作，但文章也强调了两点，一是大部分参与者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涉及了这个计划，二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多少成品送葬人。

### 4. 七处是不是世袭机构？

没有原文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七处的成立还不是那么久，这里直接沿用了官方的从第一代到孙子马迪亚斯的设定，而只有两代首领是不能确定七处就是世袭制的。更何况我这里的剧情还没有发展到马迪亚斯成了首领。

当然，假如我把从马迪亚斯以后的继承人写成顺序是杰克·肖尔，约翰·肖尔，大卫·肖尔，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 5. 作为一个立志复国的人，加林是不是太优柔寡断胆小怕事？

我记得前面也有读者提出这个问题。当写到加林的童年和 mother issue 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会给人一种“这样怎么做国王”的印象，所以我事实上没有对加林在治国和作战方面

做任何描述。从另一方面，他绕过暴风城和七处做有风险的合作，其实也正是他决心的证明。一个内心不太健康的人能不能做立志复国的国王？当然是可以的。

yfl168648 读者应该是从激流堡的历史背景考虑，希望我给加林一个更正直、更高大些的形象。要这样写也行，但是游戏里关于他的设定实在是太单薄了，并不能限制我对他的描述方式——他是个怪，没有台词，是个 40 级的任务链，部落小队杀死(还是打晕？)他，拿走了托卡拉尔剑。很多联盟玩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是不是还曾经从精英降成普通怪？

另外从这里可以顺便说一点，大部分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一直在避免采用游戏里的重头历史角色。这样是为了有更广阔的自由创造空间。在前面鲍西娅的外传中，我写过她在塞拉摩偶然见到了吉安娜。这个段落虽然只有百来字，还没有给吉安娜台词，但最后还是删除了。加林是走在“历史人物”和“你是谁啊我没见过”边界上的稀有人物，所以很不幸地被我采用了。

## 6. 加林有没有容忍劳伦斯对他指指点点？

描写加林和劳伦斯直接交流的，是第三章第 6 节。摘录如下：

“没有具体要求？”加林说。“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说的，劳伦斯。”

“加林王子，我想作为学者，思维会随实际研究情况而更新是基本素质……”

“我给你提供地点，尸体，药材，不是为了让你追求什么学者的基本素质，劳伦斯……”

……

“你们要教明白这家伙到底应该做什么。”加林看着乔贞说，但手指却指着劳伦斯。

## 7. 加林是不是对乔贞太低声下气，而且嫉妒他？

可能引起“低声下气”这种感觉的，我想主要来自于第一章第 7 节描述两人初次会面的时候，加林相当有礼貌。那是一开始，他认为乔贞给他带来的是好消息。但是很快他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全文后面完全成了他和乔贞的斗争。“低三下四”绝对是不至于的。

说起“嫉妒”这个问题，yfl168648 读者引用的是诸葛亮和周瑜的例子。那是关于个人能力的嫉妒，也正是本文里的情况。一个国王当然可以嫉妒其他人的能力，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人心就是这样，A 觉得 B 有超过自己的地方，于是暗地里希望自己也能像 B 一样，很自然的反应。加林又没有在乔贞面前立志说“你是我的偶像”，相反，他对于乔贞在行刑场上率先下令的事非常在意，对他发怒。正因为他是国王，所以他因为自己的嫉妒而发怒。

## 8. 七处地位远远超过了激流堡？

结合前面七个问题后，显然不会有这个结论。或者单看我刚刚更新的这一节就行，看埃林如何无法影响加林。

总之，会觉得“七处权力太大”“老人完全独断”是很正常的，但如果纵观全文各方面，尤其是细节，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剩余的问题来自于读者个人阅读意愿和作者创造意愿之间的不同。比如说 yfl168648 读者强调加林的人品应该更正直，对地位不如自己的人的时候应该更骄傲。既然说到这里了，那么我举再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为什么觉得可以这样来写一个“国王”（不仅仅是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塞缪尔·约翰逊是英国民族圣贤，第一部英语大辞典的编纂者。鲍斯维尔为他写的传记普遍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之一。在这部伟人传记的最后几页，作者的结语里包括下面的内容：

他的外观给人有古怪和多少有些不舒服的感觉.....骤发性的肌肉痉挛.....疾病的疤痕.....气质很不健全.....当他行走的时候，走起来恰像挣扎着的上着脚镣的脚的步态；当他骑马的时候，他就不能驾驭和指挥他的马匹，好像在气球里一样发狂颠倒.....多少有些头脑闭塞.....脾性急躁.....他多少可能有点喜欢听恭维话。

第二个例子。英国 17 世纪的查理一世因为暴政罪而受到法庭审判的时候，他说：

记住，我是你们的国王，是法定的国王。仔细想想，你们企图审判国王，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记住，上帝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审判官，我说在你们犯下更大的罪之前你们真该再仔细想想.....

这是绝妙的一段话。它粗听起来不可一世，充满对其他人的蔑视，仿佛表示他随时可以以上帝的名义赦免这些人的罪过。但是后人可以从中轻易读出他的恐慌，畏惧死亡，丧失自信，以及嫉妒——对于法庭竟然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嫉妒。这是一个真实的国王。

### 小结（2009-12-30 01:52）

实际上当时写《西瘟》的时候就是想写成一个规模更大的《秘密荣耀》，到最后复杂程度是超过了，但是整体效果却不好。就像在《河流》的小结里说的，我写了一大堆外传才觉得故事完成。现在它对我最重要的是写作焦点的转移.....以及让我有借口写人见人爱的怀特迈恩。

有一点必须自己揭个底：实际上《秘密荣耀》的探案要素远没有看上去那么丰富。有两个乔贞破案的关键，都对读者藏起来了。

“我所知道的是，沃苏瓦脖子上的伤口不是在后面，而是在左侧。不是一枚毒针形成的单个伤口，而是两道并排、互相之间间隔不到一厘米的伤口--这让我想起了你总带在身上的镊子。”

“我调查的结果是：沃苏瓦确实和伊多利有谈话，但是伊多利拒绝交出五百个金币。从这里开始，后面的一连串结论，全都不存在。”

这两个弱点一直没有读者提出，多少也推动了我认为推理小说不在于展示逻辑，而在于怎么把未必成立的逻辑推销出去的看法。

## 例行小结

影评人 Roger Ebert 是我最尊敬的(活)人之一。他偶尔会有这样一种招致争论的行为：某部影片刚诞生的时候遭到他的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片获得了公认的经典地位，于是他重写新的影评来修正自己的看法。有些人这样责难他：作为一个批评家不能坚持主见，实在悲哀。他的回答是：不会学习，不会更新观念的人才是悲哀的。

先不管上面这段话。

激流堡是我在 WOW 里最喜欢的地点，曾有一个名字里包括这地名的游戏角色。所以刚开始计划写系列的时候，就认定了要把该地作为重头来写，只是当时不可能想到会写成 25w 字的完整长篇。我过去说过接下来哪个人物要出场，还有多少主线故事之类的话，但是现在坚决不说了，因为计划不可信。如果说整篇小说里有什么脑袋里冒出来之后就没有经过再考虑，并且最终实现的构思，就只有一个：埃林会和歌洛卡在一起。在《秘密荣耀》里歌洛卡登场不久之后我就这么想了，让我详细解释原因也解释不了，最多只能说他们俩有很好的化学反应，而且假若联想埃林和其他任何主要女角色成家，都足以把《乔贞案卷》变成恐怖小说。

这是难得成功了的长期计划。具体到这一章，还有两个最终实现的短期计划，第一个还是和这一对有关，那就是挖眼那一幕。这段剧情远在构思《河流》之前就留在脑子里了，只是当时还没有想好把它往哪儿放。为了让它更好地融合进来，我增添了一些隐晦的暗示：歌洛卡在激流堡的房间和殡仪馆停尸房的窗台上都有一盆紫色的花，她在面对后一盆花的时候曾经用手指假意驱赶小虫，而最后从埃林眼睛里流出的毒液是紫色的。当然，比起有

价值的暗示，它们现在更像是“曾经做过计划”的证明。第二个短期计划就是图沙所作的一切，这是故事的核，所以我也认同他其实是本篇实际上的主角。

除了这一个长期计划两个短期计划，《激流堡》的其他一切内容都在连载过程中经历了大量修正。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从我开始写《向日葵》的时候就有了，只是这次因为篇幅而显得最为突出。篇幅不仅是个字数问题，它代表着事件和情绪的积累，对于愿意发展人物的写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这次除了指出图沙的核心作用(当然实际上根本不用我说)，我无法全面地解释构思过程，只能抽几个方面来讲。

第四章纯粹是埃林和歌洛卡搞对象，多少有些偏离激流堡主线的感觉，我曾经考虑不详写这部分，直接第三章接第五章，然后在他们俩的脑袋里简单回闪一下过程。但是权衡之后，我认为这样做虽然有利于本章结构，但有害于人物，最终也有损整个《乔贞案卷》的结构，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必然会大大影响以后的故事，偷懒不得。

然后说加林。作为一个读者，我也讨厌他。但从作者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这里我详细解释一下这个角色的构思，当然不是为了改变各位读者对他的印象，而是想说明为什么从作者角度来说，他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因为这个角度的评判标准不在于角色是否讨人喜欢，而在于写作时是否在他身上花了心思。

考虑到国君的身份，加林很少真正从行动上伤害他人。他对众人的侮辱大多停留在言辞上。杀死图沙是他份内的事，而相比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残害尸体行为，下令士兵当场将其砍碎还算是十分温和的。他先后威胁乔贞和埃林，但却什么都没有做。他没有加害破坏资料的劳伦斯。他遵守和图沙的约定，三年内都没有伤害歌洛卡——他对她的监管是如此松懈，以至于常常会有侍女进去和她聊天。

真正让他人见人恨的，是这三点：下令烧死克瑞西达，侮辱尼艾丝，以及整体体现出的强烈厌恶女性情绪，比如在面对相亲对象时的所作所为。应该解释的就是这三点是怎么来的。

第三章的 17、18 节综述加林在观看火刑前的心理活动以及童年回忆，它们也许是我连载以来写得最困难的两节。他在年幼的时候，读了一些描述伟大爱情的故事(可以想象其中有不少童话)，出于对母亲的爱，他尽其所能地把这些爱情故事的概念往母亲身上套。首先是想象母亲和父亲之间拥有真情：“母亲当年对父王陈列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也展露出了同样毫无生气的笑容？不，她不一样；她必须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才能成为王后。也许她是如此特殊，以至于根本无需经历这样的自我推销程序--是父王追求她才对”。这个幻想因为见证了父亲的暴虐行为而破灭之后，他把遭受挫折的希望投射在母亲和他的情人身上：“不顾一切的爱情。但是任凭他用尽所有的想象力，也无法把母亲和那个男人之间

发生的事往这些概念上靠近，哪怕无论他有多希望这是事实”。这一次的希望因为他自身的嫉妒而再次破灭。当他告密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强迫观看母亲的火刑。在刑场上，父亲这样对待他：

*“你不敢看了？”父王按住加林的脸，让他继续看着前方。“不行。你要看完，要记住。记住了，儿子，以后要是有人这样背叛你，她就该有同样的下场。听见了吗？回答我。回答我说你记住了。”*

这件事发生在他脑袋里培养出正常的善恶观念之前。先王通过毁灭加林最依恋的事物而彻底控制了他的精神。加林继承了父亲的国家和政策，在一条早已决定的路上走下去。但是有两件事是他对先王的一点点反抗，是他希望在精神上独立的尝试：仍然无法摆脱的对母亲的爱，以及对“无畏骑士”研究计划的冒险支持。由于克瑞西达的拒绝和乔贞的计策，这些尝试同时失败了。他再也找不到走出先王影子的办法。在绝望之下，他重演对母亲的火刑，强迫自己戴上多年来一直艰苦反抗的精神枷锁，彻底成为父亲的化身。

*他感到一种释放感。再也没有母亲的幻影了。再也没有人有机会知道他在挂念着什么。从今天开始，他只是激流堡的统治者。他打算从前几次的相亲女子中选一个合适的，让她成为王后，和她生下继承者。他不会允许自己的王后私自带着孩子去放焰火，如果厌烦了这个王后，他会去给自己找几个情人，当然同时要防范她也去这么做。他的儿子会懂得权衡轻重，如果发现母亲有损害王室尊严的行为，一定会向他告发，由他来施予得体的惩罚。这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这就是事情该有的样子。*

回头看一下父母在加林心目中的定位。父亲同时具有严苛的师者形象，母亲一直是他心中的光芒，但是加林已经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只不过是建立在利益上的结合。王后是政治工具，负责生下继承人，是国王手中的肉体权杖。对于父亲来说，她还是可耻的背叛者。

那么，有哪个角色可以和加林分享类似的心境？

——尼艾丝。她父亲同样也是严苛的军人、教育者，而她的母亲是妓女，是“王后”的平民象征。和加林不同，尼艾丝没有皇族身份束缚着，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家，走自己的路。加林没有这样的机会。在第五章的最后，当加林辱骂尼艾丝，让她继承母亲生活道路的时候，彻彻底底就是先王的化身。但是属于他个人的实际行为，却是赦免尼艾丝，让她离开，永远不要回来。他再也无法把自己从先王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所以他潜意识里只能希望尼艾丝成为他的替代而获得自由。可以认为他对尼艾丝同时存在着嫉妒、痛恨和依恋并存的矛盾感情。

我选择杀死加林，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恶人，而是因为他的未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即便没有托卡拉尔剑，也要效仿父亲强娶和母亲结婚时同龄的小王后。他从带着些微反抗，被动地跟随父亲的道路，变成了主动接受。他毫无疑问会效仿父亲当年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王后。这样一个再也找不到自我的人是生不如死的。

最后简单说一下雷纳和克瑞西达。我剧本里还有其他四个版本的结局，但最终我觉得应该选的就是这一个。他们不会再出现了。

说起下一个故事……不说“下一个”，我们说“那一个”。“那一个”表示《乔贞案卷》最后的主线，在它完成之后，除了一些可能的外传，全文就结束了。我计划里“下一个”就是“那一个”，但事实已经证明了长期计划不可信，总之如果确实轮到“那一个”了，我肯定会在开连载之前说明的。我久不讨论侦探或者魔法要素之类的问题，因为它们已经远离了焦点。如果我接下来在推理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当然是没问题的，但事实是这样：推理剧情永远，永远会让位于人物和细节，也就是让位于文字更本质的方面。关于系列侦探小说平行发展不进化的观点我已经表达很多次了，福尔摩斯和波洛之所以被记住，不是因为一两个案件里的巧思，而是因为他们的人物形象；然而这些实际上相对简单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让人记住，是因为有大量系列小说和其他相关媒体作品来不断重复。他们的确都算得上重要的文学角色，但只是在某一个有限的程度上。我接下来强调推理，可以，但是这个强调程度永远不会超越我对别的一些方面的关注，这样就注定得不到平衡。当我想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只能用自己的办法讲完。写到这里才能回去结合开头的那段话：《乔贞案卷》就是我和更新观念的一个过程，它也只能是保持这样的状态，才对我有意义。

小结就这么回事了 😊 明天也许再更新一点不那么严肃的东西

### 不严肃的附录一

[ [Post by 99608133 \(2009-12-05 10:18\):](#) ]

你们猜，图沙和乔恩谁更厉害？

说起这个

A.狄恩在世的时候拥有七处最强的战力，因为顾虑到人质而被辛迪加的头号刺客贾洛杀死。乔贞甚至没能接近贾洛，最后是用藏起来的枪打死了他。

在《梦的挽歌》中，乔贞完全无法直接对抗早期的送葬人，只是后来用计(包括鲍西娅的协助)才杀死其中一人并逃脱。



乔贞在《西瘟》的末尾和战功显耀的“执战锤的主教”尼赫里打过一架，最后平局，但那只是两人发泄怒气，并非真正想杀死对方。

B.图沙千方百计避免遇上兽人布雷戈(双臂 mode)，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隐藏身份，但至少能够说明图沙没办法安静地解决这个对手。

他在为了保护歌洛卡而先遭到一击的情况下，艰苦战胜一名食人魔。后面有提到在年轻的时候，同时战胜两只食人魔并没有问题。

雷纳(送葬人 mode)在行刑场上杀死过许多食人魔，几乎没有受过伤，但那是在占有地利和先机的前提下。《激流堡》终章提到他的身体有让图沙头疼的抗毒性。

幻觉的存在让雷纳无法稳定地战斗，甚至曾经被无力的孕妇所伤。

C.埃林两次提到自己的格斗考核成绩是 A。和乔贞一样，他完全无法对抗贾洛，当然还有图沙。

在《河流》的开头，埃林在观摩马迪亚斯战斗的时候，明确表示不希望和他比试。

另外，马迪亚斯的战斗力成为老人展示自己教育方式成功的证据。

所以在一对一，只用惯用武器，不设计谋的情况下，大致上可以这样分：

第一阶级(排名不分先后)：狄恩、贾洛、图沙、布雷戈(双臂 mode)、雷纳(送葬人 mode)

第二阶级：早期送葬人，并且可能包括当前的马迪亚斯

第三阶级：以乔贞、埃林为代表的七处核心探员。

第一和第三阶级之间相差非常远。当然，现在第一阶级基本已经不存在了。

以前提过一次埃林的牛头人语考核成绩是 C。索性哪天闲了做个七处探员毕业成绩单 🤪

## 不严肃的附录二

我忘记为什么当初突然想用电影名做题目了，就像我忘记了为什么决定定时更新一样。习惯做法是剧本大纲出来后，找一部尽量从名字和内容上都联系起来的电影，当然实际达成这两个条件的情况很少很少。现在这件事越来越难，也许最后一个故事我会抛弃这个做法。下面说明一下每个章节标题的出处，顺便解释一下和该电影概念上的联系(假如有的话)。

《割喉小巷杀人事件》可以说它和电影无关也可以说有关，毕竟这是一个普遍采用的格式。《苍白的火》同样无关，但凑巧和纳博科夫的小说《晦暗的火》英文原名《Pale Fire》近似。总之这两个标题排除。

### 《我私人的向日葵》

电影：《My Own Private Idaho》，1991，导演 Gus Van Sant。描述两个男妓，Mike 和 Scott，在寻找 Mike 生母路途上的经历和变故。

概念联系：非常弱。小说也有“寻找母亲”的要素，但并不明显。

### 《梦的挽歌》

电影：《Requiem for a Dream》，2000，导演 Darren Aronofsky。不同的人因为迷恋毒品而自我毁灭。

概念联系：非常弱。非要说的话，小说和电影里“青春梦想破灭”的概念主要都是通过女性角色来展现的。

### 《秘密荣耀》

电影：《Secret Honor》，1984，导演 Robert Altman。对尼克松政治生涯的再想象，全剧只有扮演尼克松的 Philip Baker Hall 在一个房间里独自表演。

概念联系：较弱。影片充满尼克松对自己的成就得不到认同的咒骂。Robert Altman 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他的复杂叙事对我的写作影响很深。以前用来做头像的那个看胶片老头就是他，后来因为收了好几个“您老贵庚”的 pm 而不得不更换。

### 《西瘟无战事》

电影：《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1930，导演 Lewis Milestone。流行小说改编，年轻士兵在一战战场上的可怕经历。

概念联系：中等。虽然在《西瘟》的小结中提到了对“手”作为暗喻的强调，但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明确的反战影片，而西瘟疫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主旨贯穿其中。

### 《狗镇》

电影：《Dogville》，2003，导演 Lars von Trier。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小镇落脚，似乎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村民们对她的猜疑日渐加深。

概念联系：非常弱，最多只能说同样有着阴暗的气氛。

### 《河流》

电影：《Le fleuve》，1951，导演 Jean Renoir。三个孟加拉少女和一个美国兵之间的爱情故事。

概念联系：较弱。毕竟“河流”是一个几乎可以和一切事情联系起来的比喻。台湾导演蔡明亮也有一部《河流》，但那更是没有丝毫联系。

#### 《激流堡，不设防的城市》

电影：《Roma, città aperta》，1945，导演 Roberto Rossellini。在二战期间的不设防城市罗马，一些人奋不顾身地反抗纳粹。

概念联系：非常弱。激流堡的故事同样也有“反抗暴行”的要素，但那完全是两回事。

#### 外传

#### 《长眠不醒》

电影：《The Big Sleep》，1946，导演 Howard Hawks。改编自侦探马洛初次登场的长篇小说，从一封勒索信引发的一连串谋杀。

概念联系：完全没有。The Big Sleep 指的就是死亡。

#### 《破碎之花》

电影：《Broken Flowers》，2005，导演 Jim Jarmusch。一个老单身汉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有一个私生子。为了解决心中的困惑，他一一拜访多年前的情人。

概念联系：完全没有。电影本身是抒情基调的喜剧，采用这个标题只是因为它能够指代不幸死去的女子。

#### 《最好的时光》

电影：《最好的时光》，2005，导演侯孝贤。三个时代的三个爱情故事。

概念联系：中等。虽然同样也是三个爱情故事，但电影的重心并不在完整的剧情上，而在于截取生活片段。

#### 《过客》

电影：《The Passenger》，1975，导演 Michelangelo Antonioni。一个记者意外地和另一个死去的男人调换了身份，进入了他并不熟悉的生活。

概念联系：较弱。电影有一半是发生在沙漠里，而且鲍西娅也有更改身份的行为。

其实《乔贞案卷》里很多人名也是有意识选用的，不过这个大概要留到全文完结之后再说了。

附录完！

## 破浪

首发：2010-03-30

完结：2010-11-01

### 序

快到中午的时候，鲍西娅走下圣光大教堂门前的台阶。在她眼前，广场的水池闪耀着白色的光；一个姑娘弯下腰，捏起裙子一角，用左手食指碰触了一下水面。

——动作很轻，水面没有泛起一点波纹。随后姑娘抬起带着汗珠的额头，微笑，仿佛是要急着告诉某个身边的人水足够清凉，就像预料的一样。她的眼神偶然和数码之外的鲍西娅对上了；于是向内抿起的嘴唇便取代了笑容。她站直身子，略微低下头。

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回避，是鲍西娅如今再也熟悉不过的东西。广场上超过半数的人都会有类似的反应，而那些还不知她来历的人迟早也会如此。站得稍远一些，或者在她侧面、背后方向的人，则可以安然且不停歇地用目光打量她。

她想，在八年前，这些人大都不会关心本尼迪塔斯的教女是不是叫鲍西娅·维斯兰佐；而现在，他们会很乐意在这短暂的注视中裁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会很乐意对着朋友说“相比八年前，她如何如何”，哪怕他们此前从未见过她。

在来自四周的这些细微的谈话声中，鲍西娅偶然能听见这几个词：叛徒、弃教者、假货。她知道自己的听觉比八年前敏锐得多。这很好，这能供给她所需要的力量。

一个八十来岁的驼背老人靠近了。鲍西娅身后的其中一名卫兵走上前来，拦住他。

“后退。”卫兵说。

老人只是直盯着她。他的双眼浑浊。

“后退。”疑虑着老人也许是聋子的卫兵又说。

“你们给她吃什么？”老人说。“你们给她睡哪里？”

“不关你的事。”卫兵用剑鞘推挤老人。

“她不能住在圣光大教堂里，”老人说，“她不能住……”

他并没有太坚持自己的控诉。在卫兵推了第二下之后，老人就往后连退好几步，站住了，只有眼睛仍然望着这边。

“我们还是别走大路吧。”鲍西娅身后的另一名卫兵说。

“不行。”鲍西娅说着，没有回头。“太花时间了。”

两名卫兵互相看了看，只能遵从。他们都是大教堂卫队的资深圣骑士，但这个不用上战场的职位从来没有给他们带来过什么发言权。

他们的目的地并不远：运河中央人工岛上的治安局监狱。它的历史比城内最大的监狱更久远。很多人认为在这儿建造监狱是愚蠢的，因为在暴风要塞和大教堂的高处都可以望见它，这是很煞风景的一件事。当然也有人抱着相反的想法。我们的城市包容一切，我们的左眼能看见高贵，至福和酒宴，右眼就可以瞧着下贱，镣铐和枯萎。

登船，渡河，上岸。抬头看着监狱两侧塔楼的时候，鲍西娅抹了抹额上的汗珠。这是因为健康阳光的照射而排出，并没有什么好讨厌的。要是在希利苏斯，每一滴溢出的汗液都像一滴血。它们会染红脚下的沙。

“进去吧，鲍西娅小姐。”卫兵说。

登记处接待他们的人在整个置办手续的过程中，只抬起头看了鲍西娅一眼。他用执着笔的右手抠了抠眉毛，仿佛这样能使自己显得更专注。

“你们两位请在此留步，”他对鲍西娅的卫兵说，“这是这里的规矩。我安排人带她进去。”

“能保证安全吗？”卫兵说。

“噢，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这儿的犯人都很老实……我是说行为良好。他们之中有一大半都是肯定会得到减刑的。再说，这位小姐要去的楼层安静得很。”

“那么，多谢两位了。”在引路的狱卒赶来之前，鲍西娅就对两名卫兵这么说。

两名卫兵并没有什么合适的应答词句，也不需要。其中一人简短地对她点了点头之后，他们就返身走向大门。在缺乏阳光的狱墙里，他们金色的肩甲泛出一点儿淡蓝。

半分钟后，登记者对到来的狱卒说：“带鲍西娅小姐到七一四……七一五号牢房。”他再次翻开登记簿，看了看又合上。“七一五。”

狱卒似乎不知道她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他打量了她一会儿。“走，”他这么说。

七一五号牢房在最上层，鲍西娅随着狱卒登上盘曲的石梯。这确实是一座很安静的监狱，鲍西娅耳朵中最大的噪音源自狱卒腰间不断晃荡的钥匙串。钥匙串用松垂的细绳挂着，于是鲍西娅开始想象如果夺走钥匙——这很简单——然后去放走尽量多的犯人，那该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当然，她不觉得自己是做这件事的合适人选，但她知道谁是。

八年前，当鲍西娅第一次在牢房里过夜的时候，她以为这创伤会永远在她大脑里扎根。实际上她当时甚至怀疑过自己是否能挺过那一夜而不发疯。她只能靠着墙坐在草席上，承受着猛然间覆盖皮肤的瘙痒，将悄悄爬到脖颈上的一只小虫误认为隐藏在黑暗中的一把镰刀，害怕它会轻易斩断自己的金红色长发；而隔壁牢屋的一点儿响动，都会给她带来最坏的想象。但她现在已完全不能重新体会当时的惊恐，就像成人不会再去害怕幼时放在床边的布偶。在加基森，她用夏尔这个名字伴随着女兽人的腐尸在铁笼中忍受饥饿和曝晒；在希利苏斯，她用另一个名字承受了另一些东西。当她再次成为鲍西娅·维斯兰佐之后，这个曾经接受大主教本尼迪塔斯祝福的名字就已经浸染了别的色泽。她不为此自豪，当然也不自卑。

他们到了目的地所在的那一层。现在，这一层只关押一个犯人。狱卒给鲍西娅指了指方向；她朝七一五牢房走去。在通道的入口，三排成对站立的卫兵移开交叉在一起的战斗斧。

所有监狱，哪怕是刚刚建成从未使用过的，也会充溢着一种特殊的气息；在它面前，血腥和腐臭都是次要的。在这座历史久远的监狱里面，这气息更是挥之不散。鲍西娅小时候曾经从书上读过，一些暴风城开国之初最著名的囚犯都曾关押在这一层，这曾经给当时的她带来恐惧以及探访神秘的期望；但现在，她完全顾不上这些孩童的念想。她加快了脚步。脚底有奇怪的刺痛。

七一五牢房到了。鲍西娅站定了，左手抚上铁栅，又立刻放下。牢房里没有窗，走廊上的光对她看清楚里面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帮助。

她花了些力气才辨出其中的人影。他似乎是有意坐在光线之外的地方。

“乔贞，”她说。

过了一会儿，因为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见这八年之后的声音，鲍西娅只好再说了一次。

## 第一章 泥土中有一位来访的客人

### 1

在一个夏天的正午，治安局的罪案调查官丁尼生快步蹬上楼梯，直到嗅到血腥味的时候才放慢脚步。一个小男孩突然从楼梯口转出来，差点撞在他身上。小孩看了丁尼生一眼，然后继续往下跑去。

“你在做什么？”丁尼生回头对小男孩喊。“这儿危险得很。”

“捉迷藏。”男孩的声音和他的人影一同消失在阶梯下方。

“喂，你这活是怎么干的。”丁尼生对紧随身后的助手说。“你把这叫做‘已经控制了现场’？”

“头儿，这是自杀而已，所以我想……”

“你想？谁脑袋里想的才算数？你的还是我的？”

“很抱歉，我真不知道还有人在上面。”

“少罗嗦。我已经厌烦教训你了。再有下次你就得滚出治安局，要不然就调到我永远看不见你的地方去。”

他没再理会助手，继续往上走。他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打扰调查。他想象过，要是让自己立法，那凡是破坏现场的就得立刻认定为共犯才好。

二楼有四间住人的屋子和一间杂货房。左数第二间是丁尼生的目的地。木门没有关，他掀开米白色的破旧门帘走进屋去。

客厅里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丁尼生进入卧室。这里死了人。天花板上垂下一个绳结，绳结套着女尸的脖颈。丁尼生无暇立刻仔细观察，因为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熟悉的人也正站在屋里，背对着他。

“潘索尼亚，”丁尼生说，“你怎么……”

“我刚到。没多久。”对方没有回过头，似乎注视着女尸的手腕。

“可是明明一整天都找不到你，你又是怎样知道这事儿的。”丁尼生说完之后给了助手一个恐吓的眼神。

“我有我的渠道。”

“你的渠道？那些个惯偷？还是瘾君子？要不是刚才那个说什么捉迷藏的小孩？别告诉我你让那小孩子帮你做事。”

“现在不是时候，丁尼生。”对方略微转过脖子，让丁尼生能看见他的右脸。“你知道真正该做的是什​​么。”

丁尼生确实不想在这时候和自己的搭档杠上。无论再怎么不满意，他和这个比他年长几岁，名叫潘索尼亚·肖尔的人至少还要合作一两年。现在必须把全部精力都留给侦查，因为眼前这个女人的死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可怜的阿蕾塔，这就是你的结局，姑娘。你曾经……当你穿上那套淡绿色的裙子，你曾经那么的……”

丁尼生一边说着，一边环伺卧室。他并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形容词，因为注意力很快就完全集中在了东侧的墙上。在那谈不上多洁白的墙壁上半部，有血液凝结而成的字迹：  
*我永远是你的*

他皱起眉头。“千万不要是为情自杀。千万别这样，圣光啊。我都快结婚了，这太不吉利了。”

虽然不会承认，但丁尼生潜意识里希望潘索尼亚会对自己的这句话提出一些什么看法。当然，就像预料中一样，他的搭档一言不发。他似乎是在看着女尸仍未闭上的眼睛。

## 2

丁尼生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他没有点灯，尽量不发出声音地进入卧室，脱掉衣服，在床的右边躺下，用大半张脸压着枕头。半分钟后，他感觉到有一只手轻轻地推了推他的腰，就翻过身。他的未婚妻用右手肘撑起身子看着他。

“我还以为可以不把你吵醒的。”他说。

她点起床头边的油灯，然后转回身。淡黄色的光芒攀上她肩头的发丝。

“我是工作……”他又说。

“我知道。要我给你做点吃的吗？”



“不了。在局里吃过。”

“你好像特别累。”

“是啊。伤脑筋。”

“碰上什么大案子了？”

“那倒也谈不上，只是……”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还是不要说的好。你继续睡吧。”

“反正已经醒来了，一下子也睡不着。就陪我说说话吧。”

*我将来会有一个奇怪的妻子，她喜欢我用杀人故事哄她睡觉。*

“好吧。”丁尼生坐起来。“今天早上我接到报告，听说阿蕾塔自杀了。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记得。他是那个萨尔瓦尼的……什么来着。”

“萨尔瓦尼弟弟的妻子。当然，自从三个月前她男人死了之后，萨尔瓦尼就把她逐出了家族。”

“真过分。”

“你期待那样的人做出什么呢？他没有立刻处理她，已经是很让人震惊的一件事了。”

“她为什么要自杀？”

“总之，我接到报告之后，赶到现场，发现她上吊了。但情况不仅是这样。”

看见未婚妻用担忧中混合着期待的眼神望着自己，丁尼生突然有些后悔。接下来，他非得提起那件事不可了。

“她的手腕上有很深的伤痕。看起来是割腕自杀失败之后，才选择上吊的。在房间的一面墙上，有一排用血写成的字。‘我永远是你的’。”

“哇。”

“先别急，”丁尼生不希望未婚妻从这个细节里挖掘出什么浪漫的成分，“我们不知道那血是不是她的。如果是的话……”

“殉情？是殉情吧？是吧？”

“我倒希望是。因为这样的话情况就简单多了，我也不用这么晚才回家。但是联系到阿蕾塔过去的身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在说，皇后区那块地儿本来就是发生什么也不奇怪的。”

“没有其他人在她身边吗？”

“就我所知，她一个人住那间屋子。”

“一个女人单身住在皇后区。”她抬头看看天花板，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拨弄了两下。  
“要是我的话……”

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喂，丁尼生。我觉得有些奇怪。”

“什么？”

“你一开口就和我说出她的名字。听起来你和她好像很熟似的。”

“再怎么说她也是曾经落到我手里三次的诈骗犯。”

丁尼生并不打算坦白长久以来阿蕾塔一直是他和潘索尼亚的线人。可是假若未婚妻继续挖掘，他没办法保证自己不说漏嘴。当发现她显露出一一种充满玩闹意味的怀疑眼神的时候，他说：“喂，不管她留在墙上的那句话指的是谁，都……”

“我没说是你。我只是联想到……你的搭档今天也去了现场么？”

“当然去了。他比我先到，不过还算尊重我，没有在我到场之前动手。”

“前些日子，不是有一个女孩儿为他自杀么？你和我说过的。”

丁尼生盯着床单上的红色斑点，揉了揉鼻子。他常常后悔自己对未婚妻透露了太多工作上的事情，但总是改不掉这个毛病。

两个月之前，潘索尼亚的情人——丁尼生不知道这个词汇是否合适——投河自杀。在事件的最初，那只不过是一具普普通通的从河里打捞上来的尸体，但是卫兵注意到了她从右肩延伸至手肘的文身：潘索尼亚·肖尔的全名和别的装饰性图案交织在一起——丁尼生隐约记得其中有一个眼眶喷出烟雾的骷髅。上头的人介入，潘索尼亚承认女子是他的情人，承认她提到过自杀，于是调查便终结了。没人对自杀这个结论有过什么怀疑，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潘索尼亚要杀一个人，绝不可能把对方推下河就完事，更何况死者的手臂上还留

着那样的文身。据说他付钱收敛了尸体，但没人知道是否有葬礼，而坟墓又在哪儿。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件事，很多同僚都无法想象潘索尼亚竟然会让别人在生活中靠近他。

“我不想回忆这件事。”

“这可真奇怪啊……又一个自杀的……”她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下巴。

“行了，我知道你现在脑袋里一定有些稀奇古怪的理论，但潘索尼亚和阿蕾塔的死不可能有关系。她的行程我还算是清楚的，再怎么说她也是我的……”

“你的什么？”

糟糕。

“……我偶然的情报提供者。好啦，这也不是我的主意，是他开的头。我一向是反对利用犯罪分子的，但这关系到收拾萨尔瓦尼，上头也很重视，所以让我一定配合潘索尼亚的计划。你想得没错，我是在担心阿蕾塔的死和我——和我们有关。我宁愿那是单纯的殉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四处打探，到处寻找那些知道阿蕾塔生活细节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已经快半夜了但是我们俩还没睡觉。就算你不困的话我也困了。”

“这么说的话，你们其实也不知道那个投河的女人到底和潘索尼亚是什么关系吧？”

“没人愿意花时间去弄清楚那女人的来历。”

“也可能是她本身有些什么毛病也说不定。也许你的搭档是受害者。”

“你这都想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突然帮他说话？”

“我只是想，你的搭档说不定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好心肠？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说。难道你希望他是一个坏人吗？”

“不，我不希望。但我是这么想的。那个女人也许是脑袋不对劲，狂热迷恋这么一个怪人，还去私自弄了那样的文身。潘索尼亚知道之后——他当然不喜欢这样的事，决定甩掉她。女人受不了想不开，扑通一下，就这样。”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也没做错什么。瞒着另一半私自去弄文身是很不尊重对方的……”

丁尼生明白这样的谈话没法继续下去，于是转过身去，不再做声。他的未婚妻曾经见过潘索尼亚一面，当时她的评论是“很英俊，还很神秘”。也许这两点就是足以改换一个女人观察角度的奇妙镜片。以后还是不要让她再碰上他……或者任何一个有能力害得女人自杀的男人。

后来，未婚妻睡熟了，他还是没睡着。他听着屋外的细雨声，雨水落进沟渠。缝隙里满是污泥的鞋底踏进积水里。有人好像在笑，又有人好像在哭。前天夜里一架马车轧死了隔壁大妈养着的一只狗。她还有三只狗，它们不停地吠。鞭打不能让它们停下来。从监狱到战场，鞭打不能让任何声音停下来。

在他小时候，暴风城和今天不一样。当时它还只是暴风要塞，主要居民是原籍北方那些人类王国的贵族和军人。一场接一场的大战爆发之后，南下的难民聚居在这儿，把它从要塞变成了一座城市。皇后区是目前暴风城外最贫困、治安最差的一个区，萨尔瓦尼的帮派在那儿是龙头。至少在十六岁以前，丁尼生都坚定地认为所有移民都是敌人，或者至少也是应当严加管理的二等公民。但是自从十八岁分配到管理皇后区的治安局分部工作之后，他渐渐地感觉到这儿不是所谓的前线，而只是很多曾经丧失生存希望的人拥挤在一起的地方。如今，他的未婚妻就是洛丹伦难民。她几乎从来不说她随家人南下时所经历的事情。

丁尼生常常怀疑潘索尼亚·肖尔也具有类似的身份，但没有去确认过。在两人成为搭档之前，潘索尼亚已经在治安局里干了五年，并且依靠一连串的显眼成就赢得了声名；丁尼生此前虽然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从没有见过面。做事干练，不留情面，这是关于潘索尼亚最普遍的评价。然而当丁尼生得知自己将要和他成为搭档的时候，最先想到的还是这个说法：没人够格，并且够胆和潘索尼亚合作。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会主动置身险境，而是来自于他常常不遵守治安局规定的坏名声。传闻他执行任务到现在，至少在对方未主动袭击的情况下杀死了一百个未经审判的疑犯。和他一起干，要么做出成绩来，要么毁了自己的事业，似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不管怎么说，丁尼生已经还算安稳地和他合作了两年。在私人生活方面，他自然还是对潘索尼亚毫无实际了解，但很快就彻底弄明白了搭档为什么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擅长控制罪犯，让他们给他提供所需要的东西；他在审讯的时候常常会动用丁尼生从没见过的折磨方式，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上的。这两点和治安局的工作习惯格格不入，因为这个机构最早的一批成员是皇家侍卫，有着相应的礼数和传统，哪怕它们在仿佛持续无尽的难民潮中已经变得淡薄，但丁尼生完全不认为已经到了必须像潘索尼亚这样行事的程度。然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影响潘索尼亚，似乎也不可能动摇某些上层重用这个人的决心。他只能在不影响任务的前提下，尽量回避搭档的行事办法。

如果说真正让丁尼生不安的，那就是潘索尼亚的武器。治安局调查官按传统是配长剑的，也有人带枪，像丁尼生自己就是一个。但潘索尼亚只用匕首。这是只有刺客或者盗贼才喜欢用的东西——这一点让人们对他的过去充满怀疑。

但今晚，至少在睡不着的这一刻，丁尼生的担忧完全让匕首之外的东西占据了。他心想以后得避免未婚妻和潘索尼亚单独见面才行。很英俊，很神秘……我真希望我也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可是我觉得自己明明也挺英俊的啊。

### 3

潘索尼亚坐在这家地下酒店大厅的后排，等待下一位表演者登上舞台。烟雾缭绕在昏黄的光线中，慢慢升腾向天花板；它们出自暴风城内禁售的烟草，它们从客人们皲裂的嘴唇中逃窜。在不远处，一个人把最后的筹码用两只手指慢慢推出去，眼前的一切在他窄小的视线内逐渐消融。有人群聚在房间中央的圆桌，以地位分明的方式安排座位，为首的人在酒水的刺激下，愈加深信只有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二层过道上有一排小房间，其中一扇门打开了，一个口鼻流血的男人摔倒出来，他以四肢着地的方式找到楼梯。一名侍女在接过小费的时候尽量让自己笑得不那么别扭，因为她知道眼前的客人向来更习惯掠夺而不是给予。这是皇后区的居民通常没有胆量跨入的地方。

大厅左侧，几名衣着完全和这儿不搭调的人占据了两张桌子。他们尽力让自己显得平常，但是衣料的质地和精心打理的发式不会撒谎。领头的是一个看起来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其实倒不如说他是受着身边人的保护。他非常瘦弱，背脊虽然挺直着，却仍然像是一小沓偶然夹在椅子缝中的白纸。他在不断流汗，身边一个人在一分钟内就掏出手帕给他擦了好几次额头。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伺候，但这仍不免使他厌烦。当舞台上所谓的司仪宣告出一个名字的时候，青年用左手背把服侍者的手帕推开，然后咬了咬自己的指甲。

潘索尼亚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了舞台上。从幕后走上前来的是一个女人；直到走到台中央之前，她一直低着头。这里并不是应该向观众们挥手以博得反应的地方，但她懂得适度地微笑。她抬起眼睛的时候，台下某处响起了尖锐而短促的口哨声。仅有一声而已，仿佛这声口哨意识到自己在这儿不能太过招摇，便自行藏匿了。

她开始唱歌。一首多年前曾在洛丹伦民间流传的歌谣。唱那白色的鸟群和叶片饱满的紫丁香。并非酒店里每个人都受到吸引；但对于愿意听的人来说，她的声音是值得他们暂时收敛起平日那些暴戾气息的。犯罪者的奇特道德：他们心中也有最直接的感官刺激无法

填满的部分，他们懂得仅仅为了这一部分而守规矩——就像暴风卷走了战场上的一大片帐篷，却偏偏错过了高高直立的军旗。

这首歌潘索尼亚也听过，虽然在过去从来没有人单为他而演唱。歌曲本身并不是他今天来到这儿的目地；他为了那位女歌手而来的。不过，他倒是记得家里曾有一个女仆天天哼这曲子，结果让他那讨厌所有音乐的父亲给抽打了一顿。

他注意到，那名并非洛丹伦后裔的瘦弱贵族青年是听得最仔细的人。

“肖尔大哥，”四首曲子过去之后，一个矮小的男人拉来一张椅子，在潘索尼亚身边坐下。“真没想到您会来这里。”

潘索尼亚看了看对方，便继续注视着女歌手。

“这儿不安全呀。我听说萨尔瓦尼急着要您的人头。他出一百五十个金币。”

“什么时候的消息？”

“就最近。我今早听说的。”他从桌面摆着的碟子抓了一把坚果放进嘴里，嚼了几口后继续说。“您上次抄他仓库那件事，真把他惹毛了。”

“还有没有听说什么别的？”

“没了。”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小个子继续说。

“您也喜欢听这女人唱歌？您是专门为她来的么？说实话，唱歌什么的我倒不怎么著迷，但在别的地方可看不到这样的女人啊。那脸蛋，身子……想想就觉得可惜，如果她愿意的话，早就成了皇后区的第二个‘皇后’……当然啦，我不是咒她去死。”

潘索尼亚知道小个子的意思。“皇后”是多年前在这街区最著名的妓女，两个帮派为了争夺对她的控制权而结仇。在互相消磨的战争之后，两方决定和解；为表示诚意，他们把“皇后”毁容之后活埋了。同样也是犯罪者奇特道德的一部分。

现在的皇后区，正是因这事件而得名的。如同给孩子取名，这个名字表示希望你诚实勇敢，这个是一生幸福，这个是美貌愉快，而这个是让所有人记得在你肚子里掩埋着无辜者的尸体。

“肖尔大哥，我姐姐又病了。一大早老咳嗽，吐血。”过了一会儿，小个子扯了扯自己的衣领说。“您看看这，红红的一片，就是我扶着她的时候，她吐在上面的。我非得带她去看病不可，但是又没钱。”

“我上周已经给了你钱了。你记得我们的协定。”

“我记得，当然记得，可是这样下去，我姐姐就要不行了。我只有她一个亲人。看在我今天告诉您挺大一个消息的份上，您就帮帮忙吧。”

潘索尼亚拿出两枚银币，小个子接过去之后，仍然用别扭的笑容望着他。他又拿出了两枚。

“谢谢，谢谢，谢谢。您待我真是太好了。那您继续在这儿好好欣赏，我得回家。”

小个子拿着银币起身离开。过了没多久，潘索尼亚也离开了座位。

他在酒店外的一条窄小过道里追上了小个子。“我会把钱寄到你家里。”说完之后，他将匕首刺进对方的心脏。这儿很黑，他没看见那临死的表情。即便不处理尸体也没什么，谁也不会追究一个白天要饭，夜里赌钱和喝酒的人为什么会死在皇后区的小巷里。潘索尼亚避开溢出的血，打算搜出那四枚银币；但是他很快改变了主意。他抹干净匕首上的血液，然后往回走。

这个人是必须死的。潘索尼亚和线人打交道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接受勒索，甚至不能容忍一丁点勒索的迹象，哪怕这个线人再有价值也是一样。一百五十个金币的悬赏令甚至可能不是真的，但无论消息真假，死者已经在试图利用这说法。

回到酒店之后，女歌手的表演已经结束了。现在站在台上的是一个小丑和一头体型很小的猪。“今天，我和我心爱的美人终于结婚了。”他一边说，一边趴着将红色的缎带系在猪耳朵上。“小美人，你爱我吗？有多爱？”猪嚎叫了两声。“啊，大家都听听，她说她就像爱驴尾巴一样的爱我！”

潘索尼亚起身，从大厅外的过道走向酒店的后部。他看见正前方有几个可辨认的人影接近，就躲藏在了楼梯的阴影里。那些人经过的时候，他听见了谈话声。

“……少爷，那个女人太无礼了。她怎么敢拒绝您的礼物。再说了，您本来就不该到这样有损身份的地方来……”

“闭嘴。”

一声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耳光，然后是连续的咳嗽。潘索尼亚能想象仅仅是这样一个动作，就夺取了那瘦弱贵族少年用来站立的力气。

“我会让父亲.....惩罚你.....”

等这些人离远之后，他现出身，继续往里走，最终来到了一扇棕色的门前。门只是掩着；他知道她在里面，就打开了门。

他一进屋，在镜台前卸妆的女歌手立刻转过身来。她的眼神中充满警觉，并且用四肢体现出的镇定掩饰了自己的惶恐。如果不是因为有面对闯入者迅速镇定的能力，她也不可能胆量站上那舞台。

“你.....谁啊？”

“你就是希尔贝丝？”他把门锁上。

“我是。”虽然不情愿，女歌手也只能承认。在舞台上她使用的是假名。“你怎么知道.....”

“我有事想问你。”

“等等，你.....”希尔贝丝盯着对方的眼睛，右手四根指头慢慢在桌面上蜷起。“我认识你。你是和阿蕾塔在一起的.....没错，我记得你的样子。你叫潘索尼亚，是吧？潘索尼亚·肖尔？”

虽然潘索尼亚打算说话，但希尔贝丝显然有着更强烈的吐露想法的意愿。她说个不停。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阿蕾塔.....阿蕾塔就是你害死的。她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她。她什么都跟我说了。她太可怜了，经历过那么多糟糕的事，却又.....”

“对她的事情我很遗憾。我并没有让她去死。”

“你没有！你当然没有！可你给了她那么多希望，又把她像垃圾一样抛弃。我怎么劝她都劝不住。你这混帐.....你这畜生。”她拿起粉盒，把它砸在潘索尼亚的胸口上。“出去。出去啊。滚。”

虽然言辞上很勇敢，但是当潘索尼亚靠近的时候，希尔贝丝还是差点往后跌倒。“别过来。”她的背脊紧靠着桌子边缘。“我要叫人.....”



潘索尼亚伸出左手，按住她的嘴。他的手掌很大，几乎把她的整个下颌都给遮住了。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酒店老板的声音。

“希尔贝丝，你在里面喊什么？出什么事了？我不是说过不准锁这道门吗？给我打开。”

希尔贝丝想甩开抓住自己的手，但没有成功。她无法和眼前的人对抗，这一点在她认出这个男人的时候就预料到了。让他人自行终结生命，远比亲手杀人需要更庞大、更有腐蚀性力量。潘索尼亚右手拔出匕首，按在她的脸颊上。刀锋侧面陷进皮肤。脆弱的，脆弱的，脆弱的皮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作为生活在皇后区的人，她能嗅出那匕首沾染过多少鲜血。

潘索尼亚看着希尔贝丝的眼睛。虽然此刻那灰蓝色的眼瞳中充满了恐惧，但从中仍然能窥见她方才唱的那些歌谣，窥见那些歌词诞生的土地。

#### 4

希尔贝丝把门打开一部分，露出自己的左半边身子。

“你在里面嚷些什么？”酒店老板说。

“没什么。我.....我看见一只老鼠。特别大的。”

“一两只老鼠有什么好奇怪，你当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皇家剧场？还有，我说过不要锁这门的。”

“这没什么吧。我顺手就锁上了。”

“总之这是我的地盘。我说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皱起眉头，盯着希尔贝丝的左脸颊。“你的脸怎么回事？那是不是血？”

希尔贝丝用手背抹了一下那细微的伤口。“我不小心刮到的。”

“就算不是靠脸吃饭.....”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忙别的吧。我收拾一下就得回家了。”

“喔，其实我是专门来告诉你，今天你没工钱。”

“为什么？”

“你竟然还有胆量问我为什么。刚才那位少爷你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他没说。”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号，但一看就知道是了不得的贵客，这多明显。这样的人送礼是你多少辈子都轮不到的福气，你竟然不收？你到底是发什么神经了？”

“我收了才是发神经。你知道他要送的是多大一串钻石项链？如果我就这样收在身上，那恐怕一出大门就得没命了。”

“那简单，你可以暂时寄存在我这里嘛。现在你这么一拒绝，那位大人要是发火了那该怎么办？这事是他的下人告诉我的，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只是在这里干活，可没有把整个人都卖给你，你不能因为这事就扣我工钱，也没资格教训我。”

“没法和你说话，蠢女人。”

老板离开了。藏在门后的潘索尼亚伸出手把门推上。吵过这一架之后希尔贝丝生出一肚子气，把先前的恐惧心驱散了不少。她看了看潘索尼亚的眼睛，又立刻把头低下去。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潘索尼亚说。

“不，我要回家。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我从前门出去。你走后门，往右拐，在裁缝店后面等我。”

希尔贝丝发觉和这个人争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眼里根本没有其他人的意见存在。更不用说他虽然暂时收起了匕首，但没法预知什么时候又会拔出来。阿蕾塔的脸庞突然在她脑中浮现——就像暗红色的墨汁很快浸润海绵一样，对过世朋友的哀思骤然转变成恼怒。*这样的男人应该躲得越远越好，多么明显的事情。无论是死是活，他完全不把你当成一回事.....*

“好吧。”现在她也只能答应。

“别耍花招。”

留下这一句话之后，潘索尼亚离开了。

希尔贝丝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又靠着镜台思索了一会儿。她的确从后门出了酒店，但是没有朝右拐，而是往前方的另一条路直走。她往常回家的时候从来不选择这条路，但是不知怎的，她觉得这样可以避开那个男人。通常从酒店前门出来的话，也是不会经过这条路的。

出于安全，她每天的演出都在十点以前结束，然后立刻回家。在过去，阿蕾塔有时候会和她同行；这位女性朋友是比任何男人都更可靠的保镖，因为人人都知道她和萨尔瓦尼的亲属关系。希尔贝丝很想见阿蕾塔最后一面，但是遗体在治安局那儿，而希尔贝丝发觉自己提不起勇气走进这个机构的大门。

在这不那么熟悉的街道上行走，她的思维开始游离。空气中传来一阵微弱却又缓缓波动着的声音：打碎的窗玻璃，废水沟，燃烧着的柴堆的回响。只有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才能听到的声音。南下的时候，难民队伍里有一位生下孩子不久的母亲；每天夜里，她坐在希尔贝丝的旁边，给孩子喂奶。不知那孩子有没有活下来。越往南，天上的星星就愈加拥挤和明亮，这一定不是错觉。冷……脚踝浸在生养着无数微小寄生虫的凉水里。她没有见过前线，但她是战争的目击者和承受者。不知那孩子有没有活下来。她在篝火前，开始唱歌。她在山岚上，寻找歌词里所说的白色的鸟。她在充盈酒店的烟雾里开始唱歌。不知那孩子有没有活下来。

“我警告过你。”

当她认出这声音的时候，那只阔大的右手已经从后面把她搂住了。另一只手伸到她的面前，她看见其中捏着一个打开了的小瓶子。冰凉而又刺鼻的气息猛地窜进大脑里，就像一条在水草间快速游过的蛇。她觉得自己应该是挣扎了几下的，但身体很快开始不听使唤。有那么一瞬间她害怕那把匕首会穿过自己的脖子。她失去了知觉，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间，和突如其来的死亡没什么两样。

苏醒之后，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而潘索尼娅就坐在离床不远的地方。她很快坐起来，身子靠向墙角，但突然感觉到手腕传来一阵刺痛。她发现双手给绑在身后，但她无法看见绳子另一头拴着床脚。

“我们本来可以到你家好好谈话的。”潘索尼娅说。

希尔贝丝不发一言。

“你很紧张。放心，我没有理由伤害你。”他拿出证明身份的徽章。“我是治安局的罪案调查官。关于阿蕾塔，我有些事情想问你。你有义务合作。”

“你可以白天把我带到局里去。”

“当然可以，但我想你不希望别人知道你去治安局协助调查。尤其是那些每天给你捧场的客人。”

“那至少也把我放开……”

“只要你配合，我很快就问完。你和阿蕾塔认识多久？”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希尔贝丝说。“两个月。”

“那时候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萨尔瓦尼刚刚把她逐出家门。”

“这方面的事我知道得不那么详细，肯定不会比你了解更多，让我回去……”

“我知道的是，从那以后她确实还和家族里的少部分人有接触。关于这方面，你听到或者看到过什么，都告诉我。无论什么都可以。”

“这些事她从来不和我说，我当然也不问。”

潘索尼亚沉默了十数秒。“我相信你。”

“那当然，了解这些事就是自找麻烦。你问完了吧？你说过问完了我就可以走的。”

“我和她之间的事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你……没有。我没有。她让我千万别和别人说，我就答应她了。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的话，很好。我希望你以后也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

“就这样……这才是你把我抓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吧？你答应过要带她离开皇后区，要给她一个什么也不用担心的新生活……我明白了，你只是想利用她来调查萨尔瓦尼。现在她死了，你却想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自私的混帐。”

“我只想问你愿不愿意发誓，永远不对别人提起这些事？”

“发誓？我只愿为一件事情发誓，就是我恨你。我希望你遭报应，希望你……”在诅咒他人方面没有多少天份的希尔贝丝想了一会儿才憋出最后的话。“希望你比她死得更惨一百倍。希望你死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那么，你拒绝了。”潘索尼亚站起来。

“你要去哪儿？放开我。我要回家啊。”

“在这儿有什么不同？你家里也没有其他人。”

“你……”

“在这儿好好呆着。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我什么时候放你出去。不用害怕饿死，必要的时候我会给你送吃的东西来。另外还要提醒你一件事：不要尝试大叫大嚷，希望别人来救你。你也许不知道，这周围是流浪汉们的地盘，他们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突然发现一个绑在床上不能动的女人。当然，如果你把自己害死的话，对我倒是省了一件麻烦。”

潘索尼亚把油灯熄灭，然后离开了。这屋子的窗户完全用木板钉上，所以现在希尔贝丝的四周一片漆黑。

“放开我……让我走……”

希尔贝丝用脑袋左侧敲了两下墙壁，随后把脸埋在自己的膝盖上。她曾经认为自己是完全不怕黑的，因为小时候她多次在地下室或者岩洞里躲藏——但当时有人在她身边。有人告诉她不用害怕。有人告诉她敌人很快就会离开。有人告诉她谁也不会死。

而如今，黑暗是贴附着她肌肤的唯一伴侣，以及唯一的嘲笑者。它们从脚底爬上她的小腿；它们在她的脖子周围勒紧了。

午休的时候，丁尼生一边用叉子吃着盘子里的肉丸子，一边走到潘索尼亚的办公桌前。

“你下午要去调查珠宝店的抢劫案，是吧？”

“对。”

“顺便帮我个忙……和阿蕾塔有关的。”

“什么事？”潘索尼亚没有看他。

“我听说阿蕾塔有一个女朋友，在那附近的一家地下酒店唱歌。酒店叫……嗯……七……七猎手。那个女人的艺名是红鹭。我昨天到那儿去转了转，老板说红鹭已经两天没出现了。我想你是不是应该也去一趟。你知道酒店在哪吧？”

“听说过。”

“你的渠道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在那儿问出些什么。那个老板看见我拿出徽章就害怕得像条死狗，不过我倒觉得他没有骗人。帮我这个忙吧，怎么样。”

一说完这句话，丁尼生思索了一下死狗如何会觉得害怕。

“阿蕾塔是我们共同负责的案子。”

“对，说得对。我在那儿碰了钉子，那现在就指望你了。”丁尼生把叉子含在嘴里，突然用手拍了拍潘索尼亚的肩膀——他不知自己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主意。没等对方回应，他立刻转身离开。走出六七步之后，他又转回去，对已经站起来的潘索尼亚说：“这东西，要尝一点吗？我那位亲手做的。味道不错。”

## 5

潘索尼亚坐在会客室里。他已经等了两个小时。每次来到这间大宅，他都预期着近似的等待时间。刚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名仆人来给他上了茶；接下来的时间内没有一个人进屋。对于大部分到此来访的人，规矩都是共通的；他们知道自己必须等，不能提出别的要求。

在到这儿来之前，他给希尔贝丝送了吃的东西。她仍然什么都不说，仍然处于震惊和惶恐中；这是好的迹象，因为心灵越脆弱，她就会屈服得越彻底。他用勺子将粥喂给她。她小心地含住勺子，上嘴唇下压，用舌头上的气流把粥吸进去，然后略微仰起脑袋，咀嚼。潘索尼亚偶然伸出手抹去她唇边的残渣，她就会摇头。这类本不应出现的体贴会让人困惑然后放弃原有立场，他清楚这一点。既然不能杀死这个女人，那就免不了这些麻烦。他暂时还花得起这个时间。

在他面对着的墙壁上方，放置着一把小提琴。它只是装饰品，因为没有人能徒手够到。——“她是最优雅的乐器。不，不仅如此。她是人类的手能创造的最美丽的事物。”不知怎么回事，他总是记得那位音乐教师的描述；而这样的回忆很快就会让另一番景象取代：断裂的琴桥。飞散的碎木片。火堆里的琴弓。手掌里的血液。

一名牧师进了屋。“潘索尼亚先生，”他说，“科昂公爵在私人花园里等您。请让我带路。”

潘索尼亚站起来。眼前的人名叫海兰，负责这大宅子里的各类圣事和宗教教育。对于一位年轻的圣职者来说，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项工作，这能从海兰总是坚定而沉稳的步伐里体现出来。

“您很幸运，”在带路的过程中海兰说，“今天公爵大人的公务并不繁忙。”

潘索尼亚没有回答什么。

从这会客室走到大宅后方私人花园的大门前，花了五分钟时间。这一路上他们绕过了一个聚会用的小型广场，一片池塘，而在远处可以看见连着山脉的猎场。潘索尼亚曾在父亲的书桌上看见有着类似规划的平面图。“这就是肖尔家将来会有的规模。”父亲说。“除了战争，没有人可以把这样的未来从我们手里夺走。不，哪怕是战争也……”

“请进，”海兰在花园门前停步。“我就送到这里。对了，您的……”

潘索尼亚拿出匕首交给对方。

“那么，希望您和公爵聊得愉快。”

海兰转身离开。潘索尼亚踏上小径，一直往里走。在拐过一个弯之后，他看见科昂公爵侧着身子，给花丛修枝。

“公爵大人。”

“啊，你来了。”科昂转过身。“欢迎。不过可惜的是没法和你握个手。”

他挥动了一下握着修枝剪的右手。剪子的把柄上镶着黄金和宝石。作为王国议会里最有发言权的一名成员，他有使用这件工具，拥有这片土地的资格。而潘索尼亚必须来找他，是因为他也是治安局实际上的领导人，哪怕这从职务上体现不出来。自从学生时代，现任局长就一直接受着科昂的庇护和提拔。现在那位局长虽然偶尔也因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完全施展而苦恼，但他当然明白这苦恼不能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

“你有话就说吧，”科昂继续面对花丛操弄剪刀，“我听着。今天下午我必须把这一边都处理完。”

“这一个月来，整个皇后区的罪案综合发生率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而杀人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萨尔瓦尼家族的犯罪活动已经缓下来了。有明确证据表明他的组织正在分裂……”

“等等，等等。我不需要任何数据。这些东西我可以轻易弄到。我想听的是你看法，真诚的看法，潘索尼亚。”

说到这里，科昂往前走去，寻找下一片需要打理的花丛。潘索尼亚跟上去，和他保持着原有的距离。这样的过程在接下来的对话中重复了好几次。

“萨尔瓦尼的完全覆灭只是时间问题。我可以向您保证，不出三个月。”

科昂没有说话，只是操弄着剪子。

“公爵大人，我对您建议过的……”

“潘索尼亚。”

“大人？”

“你今年多少岁了？”

“三十二。”

“你到暴风城来已经多久了？八年？”

“十年，大人。”

“十年……确实不算短了。我可以想象得出，你为什么这么拼命。”他打量了一下自己的作品，继续说。“我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这一片土地。当然，我谈不上白手起家，但我确实也和你经历过类似的阶段。那种渴望……无论如何都要一定做出成绩来，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冲劲。你很像我。”

“关于建立专门的情报机构这件事，我希望您能给我更明确的答案，公爵大人。”

潘索尼亚不确定这是不是打断公爵的好时机，但他已经说出口了。科昂在数年前就已经承诺要治理皇后区，但是在他重用潘索尼亚之前，这一直是一句没有人愿意提起的口号。

“我确实说过，一旦你能让萨尔瓦尼停止对人民的危害，我就在议会上提出这个议案。我没有改变主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潘索尼亚。你是不是暗示一旦这个机构建立，我就必须将你推荐为领袖？”

“我没有这么说过，大人。但事实上，我相信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还没有完全说服我。”

“您在最初把消灭萨尔瓦尼的重任交给我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我的行事方式。您知道治安局的传统办事方式不起作用，所以必须使用别的力量。恕我直言，治安局的惯例是将自身和犯罪人群完全隔离开来，在不完全了解敌人的情况下进行斗争，而且行事很不灵活……”



“罪恶就是罪恶。正义就是正义。你不认为这两样东西应该严格分离吗？”

“.....这点我没有异议。我只是认为可以动用一切办法，只要目的是让正义完全压制罪恶。更何况，单独分离的情报机构，也有利于保全治安局的自身传统。这样的机构必须使用我的方法来管理——目前为止唯一奏效的方法。”

“这些东西我都仔细考虑过。不过想来想去，我脑袋里总是有一个更直接的答案，潘索尼亚。也许你能够在皇后区取得成绩，只是因为你和那儿的居民都是一类人。”

“您要这样认为的话，那可以尝试换一个洛丹伦后裔来从事我的工作，然后看看他是否还能做得一样好。”

“不.....这样的麻烦就罢了。”科昂把夹在剪子内的一根断枝甩在地上。“要知道，诚实，正直以及富有爱心，是暴风城本土居民所自豪的传统品格。正是因为这些品格，我们的人民敞开胸怀，接收了受苦受难的你们。但是你们带来了什么？自私，欺骗和败坏的道德。看看皇后区是什么样子吧。当然，对于这样的事情我并不觉得奇怪。毕竟你们的王子就是欺骗和恶德的化身，而你们的国王.....我不为他感到惋惜。我只是觉得他愚蠢。君主是这副模样，那他的人民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理说，经历过这样的灾难之后，人应该反省，但你们没有表露出丝毫悔过的姿态，反而还要进一步腐蚀暴风城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和我说起皇后区犯罪率下降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振奋，心里只有悲哀。”

潘索尼亚没有说话。

“你的那些办法，什么收买罪犯，乱七八糟的刑罚，在我看来也是恶德的一部分。没错，它们现在很有效，但是一旦当这些东西渗透到皇后区之外呢？我难道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东西进一步污染我的人民吗？”

“您知道，我做的一切都只是针对罪犯。”

“潘索尼亚，既然来到了这里，你就应该忘记过去，甩掉洛丹伦难民这个丝毫不光彩的负担，真正成为这伟大王国的一份子。”

“我会做到的，公爵大人。”

“我仍有一些担忧，关于你想领导这样一个情报机构的心态。你能不能保证这完全是为了暴风城人民的生活安泰，而不是为了你个人的欲望？”

“我能保证，但我也明白口头保证没有多大价值——我的建议是，您用实际的办法来监督我。在建立之初，它可以只是一个小型的，附属性的机构。我从未要求过自己要有多大的权力。”

“你倒是热心得很。很少有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一口一个建议。”

“我希望自己没有显得太过冒犯……”

这时候，他听见修枝剪落地的声音。

“啊，请帮我拾起来。”科昂说。“我的背最近有些小毛病。”

剪子掉在科昂的脚尖前面。潘索尼亚上前几步，望着地面，单膝跪下。科昂镶着金线的白色长袍像尸布一样垂在他的眼前。

他右手拿起剪子，正要站起来的时候，科昂的声音从正上方传来。

“把上面的灰尘弄干净。”

他身上没有手帕，就在自己的袖子上来回擦了擦刀刃。

## 6

“潘索尼亚，你对园艺有兴趣吗？就比如修枝。”

“我不了解这些事。”

“在外人看来，我只是在随意地修修剪剪……但这实际上一点也不轻松，有许多方面需要考虑。不仅是染上病的枝条必须剪掉，而且太过细弱的，已经枯萎的，以及阻碍健康枝条生长的部分，统统都必须非常细致地除去。然而，如果一次除去太多病枝，整个植株都会因为无法适应变化而败落。下刀的时机也很重要，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季，我常常不得不暂时忍受这些病枝占据我的花丛。让我最苦恼的是，如果有那么一小枝，它自身非常完好，美丽得让人惊讶，却不幸地有损于整座花园的布局均衡——那么我也不得不忍痛把它除掉。园艺是一门伟大的艺术，我正是在这座花园里领会了应当怎么呵护我的人民。这两项工作唯一的区别是花朵不会说话，人民却会寻求发表看法；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人民不会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就像花朵无法理解园丁的行为。你可以站起来了。”

潘索尼亚站起来，将剪子递给科昂。科昂拿过剪子，对着一小簇花丛来回观察了一会儿，剪下一根枝条。

“你也该发展一些健康的嗜好。至少我不希望未来的情报组织领袖有着不尊重女性的名声。你是个聪明人，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了。非常感谢您，公爵大人。”

他刚转过身，科昂再次开口了。

“对了，我想起来一件事，是关于我儿子丕平的。他最近不知怎么回事，对皇后区的一名女歌手非常著迷，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听她演唱。我本应该严格禁止他这样外出的。”他皱着眉头思虑了一下，继续说。“两天以前一个下人告诉我，那个叫红鹭的女歌手不知怎么的不见了，为了这事丕平一直吃不下饭，还给我找来很多别的麻烦。当然，我不希望一个皇后区女人和他扯上什么关系，但是……”

说到这里的时候科昂把头转了过去，完全背对着潘索尼亚，重新抬起剪子但却没动手，像是在等待对方会意。

“我也听说过这个女歌手。”潘索尼亚说。“她工作的地方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我会替您留心的。”

“你应该明白，我现在和你谈的这件事……”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科昂没有回应。潘索尼亚再次道别，然后离开。他所知道的是，科昂在两次婚姻中有过五个孩子，而丕平是唯一的男孩。三个女儿先后出嫁，另一个进入修道院实践禁欲生活之后，科昂似乎把他娇纵女儿的教育习惯以四倍的力度统统抛在了独男身上。幸好这不是武士世家，他也没必要培养一个能够上战场的后代——让丕平随身带着几个保镖就行，再说到了女歌手的后台去送钻石项链也不是多危险的一件事。

在花园门外，潘索尼亚看见海兰坐在一张石凳上，用他圣职者独有的安定稳重的眼神望过来，就像是估准了客人出现的时机。他站起来，将匕首还给潘索尼亚。

“我没想到，它竟然会这么重。”他说。“也许是因为我的手只能习惯于书页。”

“应当是。”

“您知道……负责治安是非常艰苦而且特殊的工作，为了安抚和祝福治安局里的圣光同胞们，大教堂每两周会有一次专为他们而举行的布道会。我常常在那儿讲道，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您到场。”

“我现在不是圣光信徒。”

“您曾经是吗？”察觉潘索尼亚没有回答的意愿，海兰继续说。“总之，我希望能在哪儿见到您。信仰能让人更坚定，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这对您，对科昂公爵都有好处。毕竟您是他信任的人。”

“多谢您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海兰微笑。他笑得很诚挚，就好象他真心觉得潘索尼亚会实现这个承诺；就好象他相信潘索尼亚并非敷衍。但是潘索尼亚明白，这并不表示眼前这位圣职者是虚伪的。圣光的传播者在看待事物时必须有乐观和正面的倾向，并且深信这倾向会成为现实，就好象潘索尼亚常常要做相反的事情一样。

潘索尼亚的确曾经是圣光信徒，至少从他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背熟了好几部圣典的情况来看待。他父亲要求所有家族成员——包括仆人——都必须信仰圣光，这是当年的洛丹伦贵族家庭普遍遵从的原则。这些人民有一位优秀的王子，师从于最伟大的圣光导师，不尊重这个基本事实的人不会在公众领域取得任何成绩。王子的背叛让部分人失去信仰，也让部分人选择了相反的态度，但更多的人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一年潘索尼亚十二岁；比起堆积的圣典，他更挂心自己藏在书房里的音乐盒，但他知道不可能把它抢救出来，带在身上。一个原因是他不能花太多时间和力气去挖掘房屋的废墟；另一个原因是他害怕假若真的去翻动那残砖破瓦，首先看见的也许是父亲的尸体——他拒绝离开世传的大屋，直到它的倒塌。现在回想起来，潘索尼亚觉得父亲从来没有逃亡的想法，因为这个只有对家里人才敢展现怒容的中年人不愿去想象成为难民之后的生活。

和父亲一同消失的，还有潘索尼亚的弟弟。弟弟曾经和老管家一起动手，为潘索尼亚制造了他的音乐盒。现在，从旅途的一开始，他是一个人。

像所有灾难中求生存的人们一样，洛丹伦的难民们尽量集中起来行动，但比追兵更令人恐惧的事物——瘟疫——让人们逐渐分离；几个月之后，逃亡模式变成了互相之间存在信任，或者不得不在一起的人组成一个个小集团南下。无法确定这是否最终提高了难民们的生存率，因为小集团往往容易迷失方向，遇到敌人时缺乏抵抗力；而最有抵抗力的一部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率，开始劫掠他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无法后退也无法前进，抱着绝望中的一丝侥幸藏进山林里，抛弃国籍，抛弃难民的身份，抛弃一切。

潘索尼亚的小集团有五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一名有点瘸腿的士兵，另一个自称曾是乡村小学教师的男人，一个很少说话的老人，和一个比潘索尼亚大十岁左右的女子——失去家人的主妇。在这个集团里，最有权力的是士兵，因为他的战斗和侦察经验能让他们避开那些更具攻击性的团体；而他的瘸腿，又让他在五个人中不会显得过于强大。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必须接受小学教师和女人的意见。形同累赘的是七十来岁的老人，那位和他似乎有亲属关系的女子坚持要带上他。潘索尼亚的地位比老人高一些，但仍然要受其他所有人使唤，因为他只有十二岁。

大概一个月之后，因为粮食短缺，士兵策划了一次对另一小拨难民的掠夺；他们没有杀人，只是用石头和火把将对方三个人吓跑了。教师提不起胆量参与袭击，所以实际上干活的只有士兵和潘索尼亚。在这之后，潘索尼亚发觉自己的位阶移到了教师之上。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可以坐在士兵的身边。教师的寡言程度慢慢变得和老人相当；他在睡觉的时候总是做噩梦，甚至在干嚎一声之后坐起来。潘索尼亚偶尔也会做噩梦，但在梦里他很少见到曾经认识的人。

面对弱小集团的掠夺，自然也不会有太大收获。对于他们五个人来说，饥饿的状况没有得到什么好转。一天夜里，潘索尼亚夜里起来撒尿，偶然看见教师和女人站在不远处的树林里。他靠近，听他们说话。

“你真的有……？”女人说。

“就这。就这。给你，来看。”

教师从衣兜的内部掏出一小块长条状的东西，潘索尼亚看不清那是什么。

“你怎么一直留在身上？为什么不吃了它？”女人说。

“我是留给自己，要留到最后的。”

“你说把它给我……”

“说到做到。来吧。来吧。”

接下来，潘索尼亚就看他们脱了衣服做那件事。女人的背和肩弄得满是泥灰，她的手肘弯起来仿佛随时要推开身上的人，她的脸望着黑色树林的远处。完事之后，她就吃掉了教师答应给她的东西。先是放进嘴里大口嚼，然后舔自己的手，手指头舔了，手背舔了，手腕也舔了。

这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士兵把教师叫到远处，说是有事要商量。十多分钟后，士兵一个人瘸着腿回来了，把染血的刀摔在篝火旁边，确认老人，女人和潘索尼亚都能看见。但谁都没有说什么。潘索尼亚知道士兵和女人从没有，后来也没有做过那件事。

从那以后，他的地位仅次于士兵，然而他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好转多少，因为四个人的团体比五个人更弱小，而且女人也开始很少说话了。她总是静静地坐在老人身边，除非士兵拍她一下，或者抓住她的手腕，她才会有清晰的情绪反应，而那往往只是惊慌。

后来，敌人为了寻找和杀死逃进山林的难民，开始大规模的搜捕。他们四个人在一个岩洞里躲了一个星期，口粮完全耗尽，而搜捕似乎看不到完结的那一天。于是士兵说：

“这样不行。不能都死在这里。我们要来抽签。抽中签的那个人，做其他人的粮食。”

没有任何人提出意见，只有女人低声哭泣了一会儿。

潘索尼亚最后一个抽签。他抽中了。

士兵把老人和女人赶到洞外，拔出刀面对潘索尼亚。

“该认命的时候，就认命。”他说完，刺出手中的刀。

在搏斗中，潘索尼亚的脸上，肩上，手掌上都受了伤。最后他看准时机攻击士兵的瘸腿，然后夺过刀来，取走了对方的性命。

握着刀，他往岩洞外走，正好遇上似乎是要进来查看状况的老人。他就把老人也杀了。

女人正靠着一棵腐败的树桩坐着，眼神中仿佛什么都没有，当潘索尼亚几乎走到她跟前的时候才恐慌起来。潘索尼亚对是否把她也杀了没有明确的念头，但要不是因为她接下来的话，他肯定会杀的。

“不关我的事，别杀我，是他们串通好了的。一开始就决定了是你拿到那支签……别的都做了记号。我替你求过情了，但是当兵的说……”她说。

“别杀我，求求你。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她又说。

潘索尼亚回想起那天夜里看见的景象，他就要了她。他们又在岩洞里躲藏了好一阵子，直到追兵对这片区域的搜捕结束。他们靠烧熟那两具尸体的肉来维生，夜里紧紧搂在一起入睡。每次潘索尼亚进入她身体的时候，他有半数时间会很有快感，而另一半时间会想作呕。他偶尔会回忆起不久之前的日程表：早上六点起床，晨读。七点吃早餐。八点至十二点，文学，历史或法律课。十二点至下午两点午饭以及午休。下午的课程通常是宗教和数

学。周末要学马术，而且如果父亲心情好的话，会允许他摆弄家里从未派过用场的刀剑。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从晚饭之后直到十点熄灯都不允许走出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偷偷上好音乐盒的发条……

他想过就带着她这么走下去，但是没有实现。搜捕结束之前的第二天她生了病，吐血，发高烧，说胡话；五天之后就死了。十三岁的潘索尼亚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然后继续往南走。接下来三年，直到在南海镇——当时还是无法承受难民的小渔村——遇见年龄相仿的乔拉齐·拉文霍德之前，还经历了很多事，但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人的故事，大抵如此。

## 7

在三天之内都分不清白天黑夜的希尔贝丝抬起头，看见潘索尼亚进了屋。

“今天没有吃的东西。”潘索尼亚说。“我打算放你出去。”

希尔贝丝什么都没有说，直到他靠近了，把手放在绳结上，她才开口：“放我……出去？”

“已经没有必要把你留在这里了。”

他解开了绳子，把它攥在手中。“站起来，”他说，“活动一下。”

她慢慢地扭过身子，将双腿从床边放下，直到脚掌贴着地面。她原先是穿着鞋子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给蹭掉了。她上下动弹了一会儿脚趾，然后用手掌支撑着身体站起来。她把额前的发丝拨到旁边，身子不由得左右摇晃了一下。她挪动脚踝，找到鞋子，把脚掌套进去。

就像一条不安分的鱼突然从鱼篓子里蹦出来一样，希尔贝丝突然对着潘索尼亚的胸口推了一把。

“混帐，你……”

潘索尼亚抓住她的手腕。

“我打算把你放走，你倒开始闹了。”

“是啊，怎么样。”

她盯着他的眼睛，似乎反而远比三天之前更有生气。恐怕现在拿出匕首威逼，她也丝毫不会减弱闹别扭的势头，潘索尼亚心想。为了不让科昂公爵发现，他不能以任何方式惩罚她，以免留下痕迹，所以他决定用更有效的办法来让她安静。

“想知道我为什么放你走吗？”

“你不怕我说出去了？你不怕周围的人都发觉你是一个伪君子？你不怕……”

“阿蕾塔很可能不是自杀。”

“……什么？”

“可以推测是萨尔瓦尼的人杀了她。”

就像潘索尼亚预料的一样，希尔贝丝立刻停止了闹腾。她看着他，眼神在柔化下来的同时闪动着不安的光芒。

“原来的看法是，她先割腕，用血在墙壁上写字，然后上吊自杀。我和同事重新调查过现场和尸体上的血迹，发现了两件事。一是她的出血量很大，虽然未必致死，但肯定已经消耗了大部分体力，足够让她神志不清。在这样的状态下，她不可能去系上那非常紧的绳结。就算绳套是在割腕之前就挂上去的，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没有一滴血留在上面。”

希尔贝丝皱起眉头，轻微摇晃了一下脑袋，像是花了些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

“那么……那些血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字，让我推测凶手是萨尔瓦尼的人。‘我永远是你的’，这个‘你’实际上是指阿蕾塔已经死去的丈夫。凶手杀死她，代她写下这句话，表示她永远没办法逃脱这个家族。哪怕是死了，她也属于萨尔瓦尼的弟弟。”

希尔贝丝坐回到床上，低下头，掌底按住眼睛揉了揉，然后用指甲刮了刮让蚊虫叮得红肿的右手肘。

“算了。随你怎么说吧。都一回事。你们……就这样害死了她，当作什么事也没有。我不管是谁。谁都一样。”

“不要坐着。我把你带出去。”

“去哪？”



“我把你带到大路上，然后就随你了。但我建议你回家，把自己弄干净，夜里到酒店去做你一直在做的事。这样对你更好。”

“……为什么？这有什么好的？”

潘索尼娅稍微有些失去耐性。他把她拉起来。

“该说的已经说了，我没有义务替你考虑以后的生活。你现在这样胡闹，但我保证，今晚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回想起这些事，会吓得发抖，害怕萨尔瓦尼的人是不是会找上你。我唯一的忠告就是闭嘴，除了为吃饭而唱歌的时候。或者你也可以下次等那小子找上门的时候，收下他的项链；只是不要打更多的主意，他的父亲不会允许的。”

他们没有再说话；他带着她出了屋。

这天夜里，希尔贝丝回到酒店，光是接受了老板一顿训斥不算，还要接受白唱三天不收钱的处罚。在台上，她感觉自己好几次跑了调，但似乎并没有客人发现。那名瘦弱的贵族青年并没有到场。想到他也许是唯一能听出自己是否走调的人，希尔贝丝突然对自己那天的拒绝收礼感到有些过意不去。

那样的一串钻石项链是她从没有见过的东西，无论在成为难民之前还是之后。所谓将它带在身上不安全，并非真正的，至少也不是唯一的理由；她当时完全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也许比她小那么几岁的青年显得很害羞，哪怕他如何挺直腰板，抬起下巴，但有一个过分刻意的细节还是透露了他的内心：为了在她面前显得充满威严，把这明显是表达情意的送礼假扮成高调贵族对青睐之女子的恩宠，青年尽量不在和她对视的时候眨眼。与此同时，他又非常明显地缺乏信心，仿佛他很清楚从对红鹭的吸引力来看，他远远比不上自己手里的钻石项链。

项链。镶有很多枚钻石的。用耀眼已经没办法形容。很小的时候，希尔贝丝心想假若有一万发的焰火就好了，她可以看一整个通宵，直到太阳升起来遮掩了焰火的光芒。现在她眼前的，正是那拥有一万发的焰火。

收下来，想办法拆开，一粒一粒地卖掉。这样应当是行的通的。依靠这，可以搬到皇后区之外的地方去——何止如此呢。只不过，希尔贝丝能想象到的也就只有这个短期目标。

这有什么不对？这不就是我和她一直都在向往的事情吗？

“告诉你一件事，”她记得阿蕾塔对她这么说，“我终于遇上一个好男人啦。”

——他真的有那么好吗？

“我骗你做什么。真希望我早五年遇上他。”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着？

“他答应了会带我离开。离开暴风城，他说。到萨尔瓦尼找不到的地方去。”

——这样的话……是不是太冒险了……

“总比永远留在这里好。冒险肯定是值得的！希尔贝丝，我知道，我的好日子总算来啦。”

如果说希尔贝丝从来没有对当时的阿蕾塔生出过嫉妒，那就是谎话。但后来的一次对话把她俩都同时推向了感情的另一端。

“他……他还有别的女人。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希尔贝丝……”

——怎么可以这样。那他对你的承诺怎么办？

“他说还是会想办法把我送出去。但是……我能相信他吗？而且那有什么意义？没有他在身边的话……”

——不，往好的方面想，阿蕾塔。让他实践这个承诺。别的就由他去。现在提起来也许有点晚了，但我早就觉得这个人可能不对劲。

“往好的方面想？没有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了。这都是我的错。从我嫁到那个家族开始。他不要萨尔瓦尼家族的女人，这不能怪他。没有希望了。我不如去死好了。不如去死。”

——别说傻话！他不可以这样对你，阿蕾塔。你别说这些东西，我不想听。

那天夜里和潘索尼亚面对面的时候，希尔贝丝说过对于阿蕾塔的自杀念头，她怎么劝也劝不住。这句话有一半是真实的。因为在劝不住之后，她对阿蕾塔说了最后一句话：

——行，随你怎么样吧。和你这样没结果地争下去，我的脑袋会坏掉的。你总是这样折磨自己，那么想死的话就去死吧。反正我又拦不住你。

早先对好友“找到理想男人，并且离开”的那一丝嫉妒，终于在凝聚，空置，压缩之后，变成了这样一句话。她明白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争吵的时候常常把死或者杀挂在嘴边，但对确实透露出自杀迹象的好友说出这些字眼，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刚刚听到阿蕾塔自杀的时候，她几乎哭了一整夜，丝毫不怀疑自己应当承担主要的罪责。后来一和潘索尼亚面对，她几乎是立刻且毫无保留地把罪恶感转嫁到这个男人的身上，而三天的禁闭进一步增强了她的信念——逐渐将她说过的话从记忆中抹去的信念。——错的完全是这个可恶的负心汉！而且我警告过她的！——但是到了今天，听到潘索尼亚那番关于凶手的推测，希尔贝丝本就很脆弱的信念立刻消褪得毫无踪迹。谁都一样，你，你，还有你，是你们害死了阿蕾塔；而我自己也有一份。现在她已经没办法离开皇后区了，而我却……

于是这天深夜，独自躺在家里那张床上的时候，希尔贝丝开始害怕了——就像潘索尼亚预测的一样。她害怕估算自己要为阿蕾塔的死承担多少罪责，害怕遭受了拒绝的贵族青年是否会生出报复的心，害怕萨尔瓦尼的人是否会在演出后的酒店后门外拦住她。害怕……怕……怕……怕……

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而某次翻身过后，她看见阿蕾塔站在自己的床边。这映像只持续了一秒钟，但她清晰地看见了她脖子上的勒痕，手腕上的刀伤，还有她哀愁的脸。唯独是在这样的一秒钟里，希尔贝丝一点儿也不害怕；她仔细地瞧着死去好友的眼睛，从中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

原谅我，好吗？

第二天夜里，希尔贝丝在酒店演唱的时候，丕平没有来，倒是潘索尼亚又出现在观众席里。演出结束后，希尔贝丝在更衣室里比往常多呆了五分钟，随后独自回家。

## 8

潘索尼亚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连着好几天到这家酒店来。治安局的调查官不应该夜里常到皇后区逛，他知道。太过固定的行程会带来麻烦，他知道。萨尔瓦尼的手下人经常在附近活动，他知道。因为不沾烟酒，也不想吃什么东西，所以他通常都是让侍女拿来一杯水，然后用较多的小费换来一个占位的理由。他和身边的一杯水坐在这儿，听完希尔贝丝的演唱，然后离开。这很难称得上是监视。

丕平一直没有出现过。看来科昂终于肯下决心管教一下儿子了，他想。又或者是那位少爷找到了另一个值得他送出钻石项链的女人。

他偶尔会觉得希尔贝丝在舞台上的表现很有趣：她知道他在场，尽量不朝这边望，但是又不想让自己显得冷落了某一侧的观众。

这天夜里，希尔贝丝的演唱进行到中途的时候，潘索尼亚听见酒店大厅入口处传来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接下来自然是拉动桌椅和就坐的声音，但是在这之后，大厅里立刻比先前安静了许多。潘索尼亚转过头，看见隔着四张桌子之外，坐着萨尔瓦尼。他和大概二十来个手下占据了三张桌子。

只看一眼就足够。潘索尼亚重新望着舞台，不自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好遮住自己的面庞。萨尔瓦尼本人应当不认识他，但是那些手下就很难说了。

希尔贝丝看见新来的客人是谁，忘了一个词。幸好这首歌已经快要唱到结尾，而且已经没有任何人真正地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他们从没有到过这儿，至少在她开始在此工作的时间里。联想到潘索尼亚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她不自觉地收紧肩膀。这时候酒店老板走了出来，在经过舞台下面的时候，他给希尔贝丝打了一个“继续”的手势。

继续？下一首歌是……下一首歌是……什么来着？

她不由得把视线投向潘索尼亚，而这时候他已经起身，离开桌子了。她不敢花太多的时间寻找他。

潘索尼亚走向侧门。就算不马上离开，他也至少要换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他知道，如果一旦有人指认他，那他很难逃出这酒店。但是他也不想失去一个难得的近距离观察萨尔瓦尼的机会。

“喂，你，你。”当他走到门边的时候，一个男人突然拦住他。“你要上哪？”

“我钱花光了，得回去，怎么？”

男人轻拍了两下潘索尼亚的肩膀。他不喜欢这样的动作。

“你不知道是谁来了？萨尔瓦尼大人啊，别说你不认识。”

“我当然认识。”

“他一坐下，你就站起来要走，太没礼貌了吧。回去，回去坐着。听见没？”

潘索尼亚转过身，看见大厅里另外几个侧门也站了萨尔瓦尼的人。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酒店老板走到萨尔瓦尼的桌子旁边，和他说了几句，随后转过身对着周围举起双手，仿佛是在庆祝着什么。“各位，安静一些。”他说。“萨尔瓦尼大人有话要讲。”

希尔贝丝正准备下台，但离萨尔瓦尼最近的一名手下说：“小姐，请留下。我们喜欢你的歌喉，像你的其他听众一样。等萨尔瓦尼大人说完话后，还请你继续演唱。”

“好……好的。”她点了点头。于是，她只能站在原地，而缭绕房间的烟雾头一次让她觉得恶心。

萨尔瓦尼站了起来。他比所有手下都更高大。潘索尼亚所知道的是，萨尔瓦尼最初是靠拳头打出名声的。他曾经在皇后区的地下竞技场的决赛里用拳头打死了对手，随后又打死了结群来找茬的输家，以及决赛对手那愤怒的赞助人。这名赞助人是当时一个大帮派的副头目，和他作对的另一派人抓紧这个机会拉拢萨尔瓦尼，并且在他的帮助下赢得了战争；而三年之后，存活下来的人只有萨尔瓦尼。

“我是来和大家一起庆祝的，但今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他开口了。“人们都喜欢庆祝这样那样的节日，比如生日，新年，纪念日。这些东西统统都是狗屎。我庆祝，是因为我高兴，我不需要日历上的一个日期对我说，‘萨尔瓦尼，今天是你妈妈不再抽你屁股二十周年纪念日，你可以去找乐子’。为什么我这么高兴？是因为我刚才突然悟出了一个大道理。我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既然我正好经过这家店，那我就得尽快和各位分享。这个道理是关于皇后区的。我想我比在座的各位都更熟悉它是怎么回事。皇后区就是一个让你又兴奋又头疼的疯婊子。她想各种办法找你麻烦，抱怨这抱怨那，甚至还扇你耳光，让你不得不扇回去。但你还是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你。各位同胞，我们不应该互相嫉妒，互相搞什么阴谋诡计，因为我们都是和这一个婊子玩到大的，以后还得和她玩一辈子，因为我们爱她爱得不得了。”

萨尔瓦尼停顿了三秒钟，环伺周围，然后继续他的演说。

“那暴风城是什么呢？暴风城就是养着我们的皇后区的老鸨。你们知道干这行的老女人都是怎么样的：整天变着法子剥削，控制她的婊子们。让人受饿啊，挨打啊，什么都干。没错，暴风城不把我们的皇后区当人看。暴风城先用鞭子抽皇后区一顿，然后剪开皇后区的内衣，看看里面是不是藏了铜板。我受不了这样。你们也应当受不了。因为皇后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婊子，而我们不希望看到她鼻青脸肿，饿得皮包骨头。”

在潘索尼亚听来，到目前为止这都像是意图引发暴动的煽动性演说，但萨尔瓦尼显然不可能在这酒店里引发出什么大乱子来。不过，也许这是一次预演。看哪，在皇后区，政治家就是这样拉选票的。我们使用各种让这个世界之外的人难以理解的修辞。

“那我们该怎么办？”一个声音从大厅角落发出。

“问得很好。我们该怎么办？”萨尔瓦尼回应。“对我来说，答案很简单。我们要慢慢来，拿出一点耐心，听我们的婊子诉苦，然后替她解决问题。今天我就要示范一下，应该怎么做这件事。”

他的手下把一直挟持着一个男人推到地上。男人身子团缩起来，双手以近似祈祷的姿势顶在几乎贴着地面的额头前，并且不停发抖。

“这个人。这个人。”萨尔瓦尼说。“他是暴风城的税官。他生长在皇后区，是我们的同胞，但是却写了一份报告书，说什么皇后区漏税拖税情况严重，应该怎样怎样地严加管理。没错，他凑在暴风城的耳边说话，说我们的婊子还很有料，还承受得起这样的剥削。”

他卷起右手的袖子，站在跪倒的男人身前。

“你，听听皇后区怎么说。听听你让她多伤心，让她哭了多久。把耳朵贴在她的身上，给我拼了命去听。”

男人的双手抖索着从额头前拿开，悬空在两侧，随后慢慢地侧过脑袋，让自己的左耳贴着地面。一些在远处的客人站起来，伸长了脖子看。

“告诉各位同胞，你听见了什么？”

“我……我听……”

男人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他的确听见了一些东西，那是这房间里揉杂着的恐惧和兴奋；它们通过地底，以响彻空气的噪音形式涌进他的大脑。他也没必要组织语言了。萨尔瓦尼抬起桌子，让一根桌腿压着男人朝向天花板的右耳，随后把握紧的拳头连同前臂一起砸向桌角。木料破碎，骨头崩裂以及其它的声音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先前在远处站起来看热闹的人在响声发出的同时就摔回到了椅子上。靠得较近的客人中，有人突然蹦起来，或者滑到地面上。

“都不要动，给我坐好。”一名手下发话。

男人并没有立刻死去，这也是萨尔瓦尼的意图。他将这个垂死者的手脚，眼球，血液以及颅骨变成自己的陈列品。他能对此人这么做，就能对皇后区的所有人做同样的事。

“——一次解决一个问题。我就是这么办的。”他把袖子放下来。“老板，所有人上一轮酒，算在我身上。”

这时候，希尔贝丝已经跌坐在了舞台上，而老板仍然要让她最后唱一首歌。能从表情看出来，他也很为难；他得忙着收拾尸体，换掉断裂倒塌的桌子，萨尔瓦尼请的这一轮酒也显然补偿不了他往后的客源损失。

希尔贝丝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唱完的。她只觉得至少在自己听来，心跳声几乎都盖过了噪音。

在回到更衣室后，她有些手脚麻木地卸妆，但是过了十多秒才发觉自己怎么还花时间干这个，便拿起随身物品就要出门。

老板在门外拦住了她。

“干嘛？”她说。“我要回去。”

“这……真是伤我脑筋。先别走，萨尔瓦尼要见你。”

“……什么？”

“不，不是现在。他还在喝酒，让我来通知你等着。我也没办法，希尔贝丝。不要问我他想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也不会去问他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不能让你离开。想开一些，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你又没有惹过他……应该没有吧？”

看见希尔贝丝不发一言，老板低下头，从兜里掏出钱包。

“现在想想，我真是一个挺糟糕的雇主。上次说的什么白唱三天就算了，照样付钱。别伤心，我现在就把三天的工钱给你。要不给你算四天好了。你等等，我数一数……”

希尔贝丝脑袋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太突然了。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能不能活下去已经是考虑之外的问题。就算见过萨尔瓦尼之后毫发无损，甚至就算他只是想给小费，对她来说仍然是某些事物的终结。不管结果如何，这已经证明他记住她了。阿蕾塔是怎么和这样的人成为亲属，然后活到……不，她也没有活到现在。

她听见钱袋落地的声音，随后才意识到老板的人也倒在了地上。如今站在门外的是潘索尼亚；她早就忘记考虑他是不是还留在酒店里。

“跟我来。”他说着，但没有伸出手。

“你……杀死他了？”希尔贝丝说。

“没有。”

潘索尼亚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腕；她还不自觉地朝后缩了一下身子。她的腿从老板的脑袋上方跨过，跟随他来到后门。

幸运的是，萨尔瓦尼并没有在后门外面安排守卫，这让他们得以没有阻挠地离开。但这只不过是一时安全而已，对方很快会发现晕过去的老板。最低限度，萨尔瓦尼会知道有人在帮着希尔贝丝和他作对。

潘索尼亚带着她在黑的小巷中行走，途中偶尔会遇见几个不知是否神志清醒的乞丐。他们会是见证人，用不着萨尔瓦尼多少威逼，就会轻易地说出一切。简单的说，在这一连串行动中，他留下了痕迹。他已经把自己暴露给了敌人。

事情出了乱子。当听见萨尔瓦尼高声说出要见女歌手的时候，潘索尼亚就已经做了当下的决定，但暂时把她救出来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他自己的错。他不应该和此刻跟着自己踉跄行走的女人接触，这犯了大忌——试图威胁和控制一个他不能完全将其孤立的人。关键在于她有一个麻烦的仰慕者：丕平。丕平的存在让他从一开始就不能轻易处置她。他出于谨慎，才选择用禁闭而不是匕首来解除她的威胁，但这谨慎实际上是过分的自信伪装出来的假象。

他担不起把希尔贝丝留给萨尔瓦尼的风险，因为她能够指认他。更不提现在还不知道萨尔瓦尼要见她的意图，说不定这从一开始就和他有关。听说你是阿蕾塔的朋友，你们都认识一个叫潘索尼亚的治安局走狗，诸如此类的对话。一开始就应该离这个女人远远的；但现在，他不仅错过了时机，而且还越陷越深。多年来他第一次觉得做了蠢事：把自己和一个会招来危险的女人绑在一起。

潘索尼亚停下来，回头看着希尔贝丝。面对着他的眼神，她抑制出沉重的喘气声。

如今要杀死她，已经太晚了。

“现在……怎么办？”她说。“那些人以后还会找上来的。”

“不要不说话，”由于潘索尼亚沉默着，她又说。“我知道你也有麻烦。”

“萨尔瓦尼的人以前有没有和你接触过？说实话。”

“当然没有。除非你把阿蕾塔算上。”



“所以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你。”

“我哪知道。这下倒好，我连家都回不去了。”

“不要对着我抱怨。”

“抱怨？对，我就是要抱怨。”她甩开他的手，后退一步。“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遇上这一连串事情。谢谢你救我出来，但我知道你也就只会做到这一步了。想想阿蕾塔就知道，接下来我不会再指望什么。你是治安局的人，是萨尔瓦尼的对头，害怕我在他面前说你的事，对吧？放心，我一个字也不会说的，因为那不会让我的处境好一点。这是他的地盘，谁也没办法在他面前保证什么。现在我还是自个儿回去吧，免得幻想着你是出于真心才救我出来。再一次谢谢你，行了吧？再见。”

她转过身，朝来时的方向走。虽然打定心思要从他身边离开，但没走出多少步，方才在更衣室里感受到的恐惧再次攫住了她。她能听见远处不知属于谁的脚步声，野猫蹿下墙头的声音，从建筑物高处吹过的风声，但它们对她来说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噪音：整个皇后区的血管蠕动，毛孔收缩，肌肉逐渐朝她聚拢，以沉默且污秽的威严宣告着迟早会将她碾碎。

“站住。”

听见他的声音，她不由得立刻停步，回过头，以一种她害怕显得太过积极的速度。

“我有办法解决这件事。”

“怎么说？”

“你没必要知道。今晚你先到我那儿去过一夜。”

“……什么？”

“你听得很清楚了。现在你不能回家。我没时间和你废话。”

没有说不的时间。更何况希尔贝丝明白，如果怀疑眼前的男人想打什么别的主意，那就太低估他了。

于是他带着她离开皇后区，来到内城。当走到宽敞的大道上，把那种受到压迫的恐惧感暂时甩开之后，希尔贝丝突然想说些别的东西。

“你也是洛丹伦来的，对吧？”

“是。”走在前面的潘索尼亚回答。

“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才四岁。很多事都不记得了。”

他没有说什么。她为自己的话感到有些尴尬，因为这似乎在暗示她想知道潘索尼亚的年龄。

“你运气很好。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很难活下来。”

“是啊。我爷爷带着我，还有一些很不错的人。不过，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你是和什么样的人南下的？”

没有回答。

“可惜我的运气大概已经用完……”

“到了。”

他们眼前的房子是运河边住宅区的其中一栋。从没到过这附近的希尔贝丝开始左右张望。在这条河边走道的尽头，一个拎着油灯的卫兵慢慢走近。淡黄色的光芒照亮了缓缓冲刷着近处石阶的河水。灯光涉及范围之外是一片墨蓝。这儿很安静。

“你只在这儿留一晚，”在打开门之前，他说。“明天之后，不要再到这附近来。”

“当然。”她一边说一边点头，但是心里却在想别的。*其实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神秘隐蔽啊……何必。*

希尔贝丝跟着潘索尼亚进屋，当听到他在身后关上门的声音，她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犯了错。能从萨尔瓦尼那儿逃离是好事，但是她还没能忘记就在短短两天前她还是多么痛恨这个男人，多么急切地将阿蕾塔身亡的责任统统抛到他身上。也许现在能做的只有不进一步犯错。

通常有人久住的屋子都会有属于这家人的特殊气味，但是希尔贝丝几乎什么都闻不到。她甚至觉得自己是进入了一间空屋。潘索尼亚没有点灯，她也没做要求，只是跟在他身后。少量的月光让她能看见周围，她发觉这屋子里其实有质量上好的家具，而且还在风格上细心搭配过。但不管怎么说，它更像家具店的陈列室，而并非一个人吃，住，放松身体，做梦，思考，发呆的地方。

“这是我的卧室。”他在一道门前对她说。“你就睡在里面。”

“那你呢？”

“我睡客厅。”

“等一等。”她赶在他锁门之前说。“明天……怎么办？我是说早上，我起来以后……”

“留在里面。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我会告诉你的。”

门锁上了。好吧，又给关起来了。希尔贝丝由着身子向后一倒，坐在床上。这比她自己家里的床舒适太多了。

她左右张望了一下。挤得满满的书架，锁好的床头柜，烛台，墙上钉着一张处处画着记号的暴风城地图。对于这房间里还有别的什么，她完全提不起好奇心，更不用提他肯定是明白她不会在这儿找到什么，才不嘱咐任何事——或者说不做任何威胁就把她扔进来。

希尔贝丝花了五分钟时间呆坐，并且听着外面的动静。她听见他在沙发上躺下——或者是坐下，别的再没有任何声音。

她脱掉鞋子，倒在床上，身子朝窗户的方向蜷着。从这个方向看不见月亮。

虽然方才客厅里没有什么长久居住的迹象，但床上不可能一点儿人的气味都没有。希尔贝丝先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联想到也许潘索尼亚和阿蕾塔曾经一同躺在自己此刻睡着的地方，就有些不自在。但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她已经太累了。不只是肢体上的。

她当然明白潘索尼亚把她带到这儿，首要原因不是她的人身安全。她也明白，他选择睡在客厅不是出于什么绅士风度，而是方便看守她。但是，她无法阻止自己去联想一些别的可能性。

一句话，在今晚，他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只是单纯地考虑她的安全？可能性是存在的，她想。

希尔贝丝清楚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也清楚把莫名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男人身上是危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丝毫不会优先考虑别人的想法，尤其是女人。关于阿蕾塔不是自杀的那一番说辞还没有得到证实——也许是完全的谎言，只是他试图拉拢她的手段。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

无论如何，希尔贝丝还是愿意往让她振奋的方面想。记得在南下的几年，她从幼儿逐渐成长为懂事的小女孩，开始有能力思考自己在经历什么事，面对什么样的未来。我们会

找到吃的吗？可能的。我们能熬过冬天吗？可能的。我们能避开敌人吗？可能的。暴风城会接受我们吗？可能的。我能在皇后区安稳地生活下去吗……？

但没有绝对。凡事没有绝对。生也没有，死也没有。她对自己说，先前还以为今晚一定会落到萨尔瓦尼手里了，但现在却有机会躺在这辈子睡过的最好的床上，而且门外有一个很了不得的男人在保护她——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事实就是如此。也许唯一的绝对是自杀，但我永远不会做这件事。没有理由。

于是希尔贝丝睡着了，没有做梦。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窗外已经大亮；她低头一看，连忙擦了擦留在枕头上的口水。

## 10

潘索尼亚走到丁尼生的旁边，用手指关节敲敲办公桌。办公室有另外四名调查官共用，这个动作表示他有话要单独谈。丁尼生站起来，两人来到外面的走廊上。

“我需要你抽调人手保护一个人。”潘索尼亚说。

“谁？”

“上次你让我帮助调查的女歌手。她的真名叫希尔贝丝。”

“噢！噢。告诉我怎么了。”

“她短暂消失了几几天，是因为萨尔瓦尼的人在酒店出没。自从阿蕾塔死了之后，她一直都很害怕。”

“那你有问出些什么吗？”

“她对阿蕾塔和萨尔瓦尼家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多。她只是一个自己讨生活的歌手，偶然地和阿蕾塔成为了朋友而已。要不是这样，她也活不到现在。”

“那么……让我派人到皇后区保护她？不是反对你，伙计，我实在觉得这是不必要的风险。”

“不。她现在已经不住在皇后区了。”

“怎么？说详细一些。”

“科昂公爵有个叫丕平的儿子，你知道吧？”

“当然，当然知道。我撞见他好几次。可怜的小子，上马都得要人扶。”

“可以说是希尔贝丝的幸福，丕平很迷恋她，常常去看她演出，甚至还要送给她钻石项链。科昂知道了这件事，自然不放心儿子夜里去皇后区，所以拜托我想想办法。前些天我把她带出了皇后区，然后去找科昂谈。最后是他家里的牧师海兰提供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她安排到教堂的合唱团。这样做，她可以尽量留在安全的地方，而且就算丕平每天都去看她，也不怕会有流言传出来。”

“这当爸爸的真不容易。她现在住在哪？”

“这是地址。”潘索尼亚将一张小纸条递给丁尼生。“我想让你做的，不是监视，也不是严密保护，只要确保萨尔瓦尼的人近期不会找到她就行。时间长了，他们对她会失去兴趣。”

“萨尔瓦尼在找她？你把她带出来的时候遇上了什么问题么？”

“没什么。”

“行。我明白了。”丁尼生低头看看纸条，然后说。“帮这个忙是应该的，毕竟一开始是我拜托你去找她。没办法啊，潘索尼亚，和女人有关的事情，还是你在行。那么……”

“这件事不要留下正式记录。也不要告诉你的手下人他们在保护谁。”

“行，我完全理解。既然牵扯到科昂，不用想也知道会是这样。我这就去办。”

丁尼生拍拍潘索尼亚的肩膀，回到了办公室。

如果再也不可能把希尔贝丝完全隐藏起来，那么就将她的存在公开化，尽量杜绝会引起麻烦的怀疑。潘索尼亚先是建议科昂在内城区酒店给希尔贝丝找个演唱的工作，但科昂并不满意，便找来海兰并且征求他的意见。在这之前，潘索尼亚还不知道科昂在宗教之外的事情也对海兰如此信任。不管怎么说，海兰的确提供了目前来看最适当的办法。

虽然没有明说，但潘索尼亚看得出来科昂除了避免儿子前往皇后区，显然还是另有期盼。丕平对希尔贝丝的迷恋，显然不仅仅因为她本人，同时也因为这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反叛方式：危险的皇后区，充满非法交易的酒店，属于另一个阶层的女子，来自已经消失的国家的歌曲。如今这一切变成了光滑洁净的教堂墙壁，静心祈祷的观众，希尔贝丝换上遮蔽一切女性身体特征的合唱团制服，她独特的声音也融合在千篇一律的圣诗之中。就算这

不足以让丕平逐渐失去兴趣，最低限度他是不可能在一大群教堂工作人员的注视下到后台去送礼了。

潘索尼亚完全可以安排自己的手下保护她，但是必须要在这件事上表示出对丁尼生的信任。虽然这不能绝对防止他产生疑心，但远远好过完全不让他参与。如果说搭档有什么让潘索尼亚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哪怕观念上有明显的分歧，丁尼生向来都是尽量配合，避免惹出争端。

一个没有多少调查价值的普通女子，只是需要临时保护一段时间，潘索尼亚希望这就是自己表现出来的对希尔贝丝的态度。只要生活稳定下来，那么她也没有理由对别人透露他和阿蕾塔的事情，因为这等于再次让自己陷入麻烦。

下午，潘索尼亚花了一些时间调查那天夜里死在萨尔瓦尼手里的税官。他的家人已经以失踪为由报案。潘索尼亚询问了此人的妻子和女儿，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她们担心一家之主是不是让马车给撞了，或者酒醉摔到河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已经作为黑帮炫耀势力的祭品，在皇后区成了一滩烂肉。潘索尼亚自然不打算说出真相，说到底这起“失踪”不是他负责的案子。如果其他人想挖掘线索，那就由他去。

潘索尼亚认为自己对萨尔瓦尼的组织正在分裂的判断是正确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头目才需要以不寻常的方式示威。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罪案发生率会提高——足以触动科昂的神经。替他解决儿子的问题，不等于得到他的信任。*还是要尽快干掉萨尔瓦尼才行。*

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走过了希尔贝丝新住处的门前。丁尼生的手下似乎还没有到附近来。

他敲了敲门，没过几秒钟门就开了。站在门边的希尔贝丝，脸上看不到一丝警觉。

“你来了。”希尔贝丝说。

“你竟然一点也不防备，就这样把门打开。”

“应该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住在这儿吧。”她右手按着门边，想了想，往后退了一步。

“噢，进来吧。”

潘索尼亚并没有进去的打算。他早先甚至也没有敲门的打算。但他还是进了屋。

屋子很小，是圣光信徒们捐资建设的慈善住宅，提供给为教堂工作但是又无力自行供养住处的人。通常这样一间屋子会住二到四个人，但是在海兰的关照下，希尔贝丝可以暂时独居。

“我让同事安排了人来保护你。你在这儿可以放心。”

希尔贝丝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嗯，”她左右张望了一下，右手蜷起来放在嘴唇下，小指碰了碰嘴角，然后望着潘索尼亚说，“既然你来了，留在这儿吃个饭怎么样。我还没有好好谢过你。”

“没这个必要。”

“呃，我也是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因为如果你很忙的话，肯定不会到我这儿来。你平常都是自己弄东西吃的吗？”

*这就是公开的后果——她会问你这类家常的问题。*过去潘索尼亚和他的女人交流的时候，通常都是处于一种神秘而隐蔽的前提下，那些女人对在他面前说什么话表现得非常谨慎。

“就留下来吧，”她说，“我很快就弄好。”

“行。”

就这一次，潘索尼亚对自己说。把她带到家里过夜，给她安排新的工作和住所，再加上刚才那一句“我让同事安排了人来保护你”——保持距离和适度的冷漠是精神上操控以及限制对方的关键，但这一连串太过积极的行为打破了他一直以来精通的模式。就这一次，然后断绝和她的接触——既然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潘索尼亚不打算让麻烦进一步扩大。

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情人——所有在自己身边会显得很自在的人——都是障碍。不能简单地用匕首解决掉的障碍。至于亲人，他已经不用再考虑这个概念了。杀了士兵，杀了老人，这样简单的生活不会再重复出现。

“教堂挺无聊的，”在把碟子摆上桌的时候，希尔贝丝说。“我想我大概可以去歌剧团试唱一下。”

“在风波过去之前你老老实实这样过着就可以，不要想那么多。”

“我知道。随便说说。”

乐观得以至愚蠢，或者单纯的不知满足，潘索尼亚没心情去琢磨希尔贝丝属于哪一类。她得到的只是暂时的保护。期限？到科昂的儿子对她失去兴趣为止。他认定自己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丕平的存在而和她发生接触，因此等丕平的影响力不存在了，她也不再有任何威胁性。她此刻所拥有的东西都会在一瞬间消失。而且这是迟早的事。

“不知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在开始吃东西之后不久，希尔贝丝说。“我希望离开洛丹伦的时候大那么几岁，那样的话我大概就能记住一些家乡菜谱什么的。做难民那几年，大概把我的味觉完全破坏了。既然你一直住在内城……”

“住在内城，和住在原有的暴风要塞范围内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想也是。所以，你不会吃不下去吧？如果你一句话不说的话，我会这么觉得的。”

潘索尼亚仍然一句话不说。他不知该说什么。

吃东西是人类满足基本需求的脆弱时刻，这让潘索尼亚很难和别人自然地共同进餐。在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他通常都有所准备，比如在同事面前尽量减弱用餐的享受意义，让它退化成枯燥的补充燃料工作。而在他看上或者打算利用的女人面前，他懂得那所有的把戏：用眼神和语言将用餐变成漫长的调情。概括来说，共同进餐对他来说只存在两种场合：社会需求以及欲望的前奏。他无法想象，每天和同一个女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作为人的基本弱点展现给她——婚姻的重要内容。人类享受食物的样子是多么可笑！盯着浮在菜汤面上的油脂，吸吮手指头，扭着脖子试图咬下一块韧性太强的肉，因为食物过热而额头出汗，舌头拨弄夹在牙缝间的碎末——他不可能日复一日地将这副模样暴露给同一个女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都争着做这样的事。

也许现在希尔贝丝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他。或者说，他幻想希尔贝丝看见了这样的他。上次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在几乎二十年前，他和身边的女人分食人肉。但那时候，他们确实只是求生存而已，所以潘索尼亚能容忍当时的丑态。但现在，太多事情改变了。暴露弱点是他首先应该避免的事情。他只想尽快远离希尔贝丝，所以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次，就忍过这么一次……

答案出来了。他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在害怕这个女人。她以酬谢作为理由，希望他共同享用一顿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的饭菜。对此他没有合理的应对方式，哪怕他明白普通人在这类场合只要顺其自然就可以，不需要任何思考。希尔贝丝的行为，是要断绝他惯常的思考，要把他变成普通人，要让他在她身边显得自在。这二十年来他追求所有人都害怕的东西，所以其他人的追求，则让他感到恐惧。



“就这些了。招待不周。如果你下次还有空的话……算了，我知道你不会答应。”吃完之后，希尔贝丝把碗碟端到水槽那儿，背对着潘索尼亚开始洗刷。

在刷盘子的希尔贝丝哼起了小调。她并不特别开心，只是暗地里想能说服这个人留下来吃饭，算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潘索尼亚一句话不说就离开——很可能会如此——她已经对结果足够满意了。这样背对着他，也有利于消解屋子里的些许尴尬。

她放下盘子转过身，却意外地发现他站在她旁边，离得很近。

“怎……怎么了？”她身子靠着水槽往后挪了一下。

“谁把这个教给你的？”

“什么？”

“你刚才唱的。你刚才唱的那曲子。快告诉我。”

他下意识地想要掐住她的脖子，就像过去无数次逼问他人一样，但是手却没有动。

“那再唱一次。”他说。

希尔贝丝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照做。她又哼了一下刚才的曲调，这次声音要弱得多。

潘索尼亚认得这旋律。曾经禁锢在音乐盒中，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旋律。

## 11

“恭喜您，夫人。我真诚地相信，您的儿子在音乐方面是一个天才。”

六岁的时候，潘索尼亚看见他的小提琴教师站在大门边，对他的母亲说。母亲转过头来看着潘索尼亚，眼神中充满自豪，随后从衣帽架上取下小提琴教师的大衣，递给他。他们站在原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一同走出门去。

潘索尼亚回到自己的房间。掌声似乎还环绕在他耳畔；这些声音让他兴奋的同时，也有一点儿心烦。他学习小提琴一年半，而半个小时前，他在离自家不远的小剧场里举行了第一次演出。观众里有许多大人物，至少这是父母告诉他的。他不觉得自己的演奏赶上了练习时的水平，因为坐在观众席最前方的一个人让他难以集中注意力。他一定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因为在演出开始前，所有人都争着和他谈话。在整场演奏会的过程中，他的心思似乎完全不在舞台上，只是不停地和身边的女伴耳语，引起一些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笑声。

从历史书里，潘索尼亚大致了解了天才这个词的含义。如果一个人做事很成功，其他人都愿意为他效劳，愿意在他死后给他写书，这个人就是天才。但是方才观众里的大人物不喜欢他，那么他又怎么会像教师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天才？

他来到弟弟的卧室。小他两岁的弟弟因为发烧，并没有参加演奏会，现在已经睡熟好一阵子了。既然我不是天才，那弟弟以后会怎么样呢？潘索尼亚很多次偷听到父母的争论：母亲希望让小儿子学习另一种弦乐器，但父亲完全反对这样的安排，他说肖尔家族曾经是战场上的精英，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妻子组建家庭小乐队的可笑期盼。

“你会把我的脸丢光的，”父亲这么说。

一只蜘蛛爬到弟弟的睡床围栏上。潘索尼亚把它捻死，然后赶忙去洗手。洗完手后，他在走廊上碰见已经为肖尔家族服务了五十年的老管家史蒂文斯。

“少爷，您的手还是湿的。”他掏出手帕，给潘索尼亚擦手。“我得说，您的演出实在是精彩极了。”

潘索尼亚把手抽回来。这个人总是把一切往好了讲，他的话如何能作数。

三个月以后，父母将一对老夫妻请到家里享用晚宴。母亲告诉潘索尼亚，来的人是洛丹伦最好的艺术学校的校长。“要是你爸爸做生意小心一些，也不用为这点学费发愁了。”在给儿子整理衣领的时候母亲说，“总之，你一定要有礼貌。为校长大人演奏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

从晚宴一开始，母亲的眼神就更多地盯在她的丈夫而不是潘索尼亚身上。她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阁下，”父亲说，“您觉得音乐对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作用？”

“音乐有太多的好处，我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指出。但我一向认为，它最重要的是可以扩展一个人的想象力，提高他的修养，以至于净化他的灵魂。而且说到底，音乐是那么美，让我们不得不喜爱她，不是吗？”

“就是说，音乐纯粹只是为个人的自我满足和享乐而存在了。那么对于一整个国家的未来，音乐教育并不是什么很有意义的东西。”

“您这样说，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个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整个国家也……”

“不，我是很认真的，我只是想提供一下别的观点。在战场上，士兵首先需要的是强健的身体，锐利的长剑，还是脆弱的小提琴弓？在决定国家重要政策的会议上，议员们需要的是丰富的法律知识，善于雄辩的语言能力，还是在钢琴上随意地奏出几个音符？”

“对了，亲爱的。”校长的妻子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晚上神父不是可能会来访吗？也许我们该早点儿回去。”

晚餐比预料中早半个小时结束。老夫妻没有听潘索尼亚的演奏。

在试图预定下一次的见面时间，并且把客人送走之后，母亲回到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了仍然坐在饭桌前的丈夫一个耳光。

“臭婊子，”父亲站起来，“你撒什么疯？”

“我疯？是谁疯了？我不知道……你把这事都当成什么了？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请来……”

史蒂文斯走到潘索尼亚身边，拉紧他的手说。“我们上楼去吧，少爷。”

这一次潘索尼亚没有把手抽回去。

一个月后，他父母的婚姻结束了。母亲想带走潘索尼亚，但是没有得到法庭的允许。后来，他听说母亲和那位小提琴教师一同到了外地去生活；而父亲砸掉家里的小提琴，把废料扔进火堆，是发生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前还是之后，潘索尼亚也没有明确的记忆。不仅肖尔家的大宅子里从此再也没有任何音乐的痕迹，父亲甚至也没办法容忍其他人享受音乐，除了军乐和国歌。他指责嘉年华上的民间曲调太不严肃，而年轻人舞会上流行的舞曲又太淫秽，写信给官方或者发表文章要求取缔这样那样的公众音乐活动。人们暗地里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聋子肖尔”，并且一致认为他完全是因为妻子跟音乐家跑掉才变成这样。

既然无需再拉小提琴，潘索尼亚的生活就让这样那样的课程所填满。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从一开始学琴也不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尽量好的完成父母——现在是父亲——所安排的任务。他不再觉得天才这个词会和自己扯上关系，他只是拼了命去做。

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一件事能难倒他。父亲认为那所称不上有名的公立学校限制了儿子的发展，但是又难以负担贵族学院的学费，便索性让他留在家自学。

至于潘索尼亚的弟弟，则是另外一回事。他几乎学不进任何东西，就连集中注意力读三分钟的书也做不到。他在课本上涂画，和穷人的孩子用小石子赌博，用鞭炮惊吓家畜取

乐。在六岁的时候，父亲索性放弃了小儿子，把他赶到大宅外一间清空了的杂物间里去住。受驱逐的孩子一点也没有表露出伤心，他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就像是没有期限的露营，而且夜里想溜出去也方便得多。

一天晚上，弟弟把潘索尼亚带到了自己的小屋里。刚跨进屋，闷热和臭气就让潘索尼亚感到不适，但他还是留了下来。

“敌人今天晚上会大举进攻，”弟弟说，“我们一定要打退他们，维护肖尔家的荣誉。”

他们爬到小屋屋顶上，共同藏在一张深褐色的毯子下，花了几乎一整夜的时间用弹弓击打行人，偷看着敌人的反应而暗自发笑。但是出于男子汉的荣誉，他们不打女人和小孩。

第二天早上，父亲闯进小屋，把潘索尼亚拉出来，然后又回到屋里，关上门。潘索尼亚突然听见在街对面的一栋房子里传来练习小提琴的声音；这是他曾经熟悉的练习曲，他暗自琢磨着这位演奏者在哪儿出了错。但哪怕是这样做，也没办法阻止父亲教鞭的抽打声和弟弟的哭泣在他脑中逐渐放大，直到他难以忍受。不知为什么，他只是站在那儿一直听，没有离开。人们都说虽然“聋子肖尔”脾气坏，但他实在是一位模范父亲，因为他倾尽全力投资大儿子的教育，而且从不打骂他。还能有什么怨言呢？

弟弟的小屋和仆人们住的地方不远，所以自从禁止进入大宅后，他常常到仆人那儿去玩。史蒂文斯有打造小玩具和工艺品的爱好，而弟弟很快就成为了他的学生。对于聋子肖尔来说，现在才发现小儿子的学习欲望已经太迟了，再说制造玩具实在不是摆得上台面的爱好。

潘索尼亚一直很感兴趣史蒂文斯和弟弟会在小工房里忙些什么。他从来没有得到去了解的机会。

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在小工房外，弟弟将一个不起眼的音乐盒交给了潘索尼亚。

“是史蒂文斯和我一块儿做的，”他说。“生日快乐，哥哥。”

“只有这把钥匙才能让它响起来，”他递出一把小钥匙，继续说。“这样就算给爸爸看见了，他也不会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弟弟的皮肤颜色很深，就像是让他常用的那块褐色毯子给染了色。他的袖子是挽起来的，前臂上有鞭打的痕迹。他身上永远都有抹不去的汗渍味。潘索尼亚快不认识眼前的人了；弟弟就像父亲不让接触的所有普通人家小孩子的集合体——喧闹，顽固，不关心自身小天地之外的一切，但却拥有连他自己也不了解的诚实。

潘索尼亚拿着音乐盒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他把它放在桌面上，正要將钥匙插进匙孔，却又站起来，再次去确认门有没有锁好。他回到桌子前，没立刻坐下去，转过身趴在地上，听听父亲是在楼下的客厅里，还是已经在卧室休息了。第三次回到桌前的时候，他终于坐下了，并且随手把床上的毯子扯过来，将自己的脑袋和音乐盒蒙在一起。

钥匙插进锁孔。黑暗中的音符在他的大脑停泊。乐句简单而纯净，他从未在别的地方听到过。这一点儿也没有让他怀念练习小提琴的日子，因为这是弟弟和史蒂文斯独为他而创作的。G小调是别人的。休止符是别人的。中慢板是别人的。而这，是只属于他的。记住这谱子当然不困难，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回忆这旋律并不能让他找回丝毫当时的感觉，反而会让他感到一阵烦闷。六岁的时候，他用心并且徒劳地为很多人表演；但那音乐盒是只属于他，只为他而举行的一场演出。

潘索尼亚从希尔贝丝眼中看到了恐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打算惊吓她。

“我只是想知道，”他暂停了一会儿整理声调，“我只是想知道，这首曲子你是从哪学来的。”

“我……我爷爷教我的。”

“你爷爷叫什么？”

“史蒂文斯。”

史蒂文斯当然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住在郊外，而他每三个月有一次机会可以回去探亲。这就是潘索尼亚对老管家私人生活的全部了解——多余的了解。

“他是一个管家，也喜欢做一些小玩具。在逃难的路上，他告诉我他把这首曲子编在了一个音乐盒里……”

她皱起眉头，开始用略带好奇的眼神看着他。

“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今天到过这儿。”一说完，他就走向房门。

“潘索尼亚。”她说。

他打开门，出了屋，快步离开。

在审讯室里，潘索尼亚面对着一个叫波鲁纽斯的男子。在前一天夜里对萨尔瓦尼一处据点的突袭之中，波鲁纽斯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帮派成员。

丁尼生站在房间外，透过小窗观察里面的动静。他心想本来明明可以再活捉几个人回来的，但是潘索尼亚太过激进。他在后援部队来到之前就潜进大屋，杀死了四个没有立刻放弃抵抗的敌人。幸好波鲁纽斯一见到治安局的人就马上投降了，毕竟他是这次行动最关键的目标。

潘索尼亚最近似乎有些改变，但丁尼生很难说这是朝着好的还是坏的方向。他工作更卖力，更见成效，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杀戮和不必要的刑罚。这些变化大致发生在希尔贝丝出现的前后，但丁尼生不觉得这个女人对潘索尼亚产生了影响。他更疑虑的是潘索尼亚和科昂公爵之间的事。他知道两人有私下会面，但是并不了解详细内容。按丁尼生的看法，治安局的成员应当具有普通士兵一般的精神，只要关注自己得到的命令就好，不应该牵涉到政治人物。

正是因为如此，丁尼生主动选择在这次审讯中做旁观者。要是在平时，他很难找到合理的理由和机会观察自己的搭档。他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关于一段完全互相信任的搭档关系的想象，但他也不想永远做盲目付出的那一方。

“波鲁纽斯，”潘索尼亚说，“昨天夜里一见到我们，你就趴在了地上。这比预测的要合作得多。”

受审者就像要拂去食物残渣一样，用四只手指在第三层下巴上抹了抹。“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眼睛不太好使，但我耳朵可是听见你们把屋子里的其他人一个一个都杀了。”

“我就不和你拐弯抹角了。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你也要像昨天晚上一样合作。这对你有好处。”

“我不知道啊，老兄。”波鲁纽斯两手一摊，然后在大腿上合拢。“昨天我一定是给吓着了。说真的，你们为什么抓我来？我们只不过是兄弟几个聚一聚，又没扰着别人，谁知道你们这些人突然就……”

潘索尼亚上前，对着他的眼睛打了一拳。波鲁纽斯连同椅子往后翻倒在地上。

“起来，”潘索尼亚说。“我给你十秒钟，看你能不能自己站起来。当时我还真惊讶你可以靠自己的腿走出门。再活个一两年，你就会在梦里让自己的肉压死。”

右眼青黑的波鲁纽斯想用手撑住身子坐起来，但肘关节很难弯曲到合适的角度，因为上臂和前臂的肉很快就挤在了一起。他不得不改为用肘部支撑，然后一点一点地向后挪动

身子，好让自己能靠着墙壁把背弄直。当他的后脑勺终于碰到墙壁的时候，潘索尼亚将右脚踩在他的脖子上。波鲁纽斯吐出一口闷气，脸色很快变得难看起来。他几乎是翻着白眼朝上看着潘索尼亚，一个字也说不出。

“花不了多少力气，你的脖子会折断，但我不用负任何责任。其他人一进来看见尸体立刻就会想，波鲁纽斯因为太胖，椅子承受不住，人往后倒，脑袋撞到墙上，就这样弄断了脖子。这件事一传出去，你就成了萨尔瓦尼帮派或者整个皇后区最大的笑话。这种感觉怎么样？终于有人会记住你了。”

“让我……，起……”

“我可以把腿拿开，让你自己爬起来。但是接下来和我说话的时候不要再装模作样。明白了吗？”

波鲁纽斯费力地点了点头，但看起来只像是他使劲地往下挤自己的眉毛。潘索尼亚把腿拿开，让他得以翻过身趴着，歇了一会儿气，才撑着桌子爬起来。

“我快死了。”波鲁纽斯扶起椅子，小心地放下屁股，确保不会把已经承受了一次冲击的椅子压坏。

潘索尼亚往后退一步，站在桌子侧面。“萨尔瓦尼最近过得如何？”

“我不知道，”波鲁纽斯咳嗽了两下，“我不是经常跟在他旁边的。”

“那当然……因为你动不了。但你是组织里的二号人物。”

“外面都是这么传的吗？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可以称得上是二头目……好日子啊，除了那家伙在一起找乐子的时候也会突然出手打人之外。现在他更疯癫了。他不想让任何有脑袋，愿意出主意的人留在他身边。”

“说他疯了，算不上理由。”

“可是我真的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快些把我扔进牢里，判个十年八年的。反正放我出去的话也活不下去了。”

“你觉得萨尔瓦尼肯定会灭口。”

“那当然，一屋子的人就我一个人活下来，你说换了他会怎么想。就算萨尔瓦尼饶我一命，那皇后区我也呆不下去了。”

“你的态度倒很合作，但是愿意说的东西太少了。”

“那有什么办法？我说过了，我只知道.....”

“波鲁纽斯。”潘索尼亚右手指节敲在桌面上。“你这种已经准备好抛开一切的态度让我很在意。”

“干了大半辈子不干净的活儿，我当然有心理准备，该认输的时候当然就认输了，还是保命要紧。”

“你没有把一切该说的都说出来。比如你女儿的事情。”

“女儿.....？我没有女儿。”

“你有。她十八岁，在暴风城第二国立大学读书。你用她的名字在暴风城银行开了一个账户，里面已经存进了足够她五年使用的学费和生活费。当然，你没有让帮派里的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从这一点来看，我很佩服你的保密能力。”

“不，你都在说些什么东西。”

“我暂时还没有找她谈过，比如她对你这个父亲的了解。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她是你的女儿，并且有权利冻结她的账户，让学校开除她的学籍。”

“没有这样的说法.....你们没理由做这样的事。”

“理由很简单。你，一个皇后区的黑帮头目，是她的父亲；你给她存下的钱是非法收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她，避免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你的罪行产生联系。”

“保护.....？你怎么可以说这样是为了保护她？”

“如果这算不上保护她，那怎样才算？放话给萨尔瓦尼，说波鲁纽斯瞒着你在外面养了一个女儿，现在打算把她托付给你？”

“不。不要动我的女儿，也不要动她的钱。”波鲁纽斯试图站起来。

“坐下。”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受审者身体沉回椅子上，像巨大的蜗牛一样趴伏在桌面上的右手开始抖动。



“因为你的错，波鲁纽斯。我说过了别装模作样，但是你又打算敷衍了事，给我说那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反正女儿的未来有保证了，你又能在牢房里稳稳当当地活下去——美好的未来，你是这么打算的。但我要告诉你，这样的未来不存在，除非你能真正付出一些东西。关于萨尔瓦尼，把你的一切告诉我。现在。”

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内，波鲁纽斯说个不停。萨尔瓦尼最近的活动地点，可能的犯罪计划，组织内部变故，以及潘索尼亚并没有期待会了解到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最让他在意。

“萨尔瓦尼把我这样的人，就是原先的助手从身边赶跑，是因为他在自己身边安插了别的人。外来货。他花了一大笔钱从那个什么……拉文霍德，从拉文霍德庄园雇来的刺客。那个很出名的叫乔拉齐培养出来的。”

潘索尼亚皱起眉头，继续听他说。

“还不都是因为你们的那些鬼把戏很奏效……买通我们的下层人手，又让叫花子盯梢之类的。现在萨尔瓦尼除了他自己，谁也不信了。可是他总得找人干活不是么，所以就弄来了那些刺客。我告诉你吧，就因为我反对这个主意，才让他给踢出来。我当时一看见那些家伙的要价，我就想，这个帮派要完了，自己的兄弟不靠着，却花这么多钱请外人。我向你保证，就算你放着不管，用不了多久萨尔瓦尼就会自己摔死。”

“你知不知道他给这些刺客安排了什么活？”

“不知道，不是说过我已经给踢出来了么。但要我说，萨尔瓦尼大概是想搞出大事情来……他从来就是疯子。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所以不管怎样也要让别人记住自己的名字。你们小心点。我说累了，老兄，而且也没得说了，给我喝口水吧。”

“我的工作只是审讯你。别的事会有人来处理的。”

“怎么，你要走了？我女儿，我女儿的事怎么说？”

“你可以放心。”

潘索尼亚出了屋，锁上门。“你都听明白了吧？”他对丁尼生说。

“还真没想到。原来的心腹都赶走，雇佣别家的刺客来干活？波鲁纽斯说得没错，那家伙生来就是疯子。”

“未必。他当年就是靠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战争上位的。也许这次他想做类似的事。”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别的事情要做，你处理一下波鲁纽斯。还有，冻结她女儿的银行账户，再和她本人谈谈。”

“有这个必要吗？你不是说……”

“我对他没有做什么承诺。还是说你觉得应该我去和她女儿谈？”

“……算了，我去。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她没有做错什么。”

“你又怎么知道？”

“行，行。是我不对。我太早下判断了。不过我建议，如果她是清白的，那么等萨尔瓦尼落网之后，就让她随意动用那笔钱。没问题吧？”

“可以考虑。”

潘索尼亚走出了治安局的大门。关于波鲁纽斯的关键情报，他还需要想办法查证一下，因为在这之前从未听过类似的消息。但是他不觉得这是谎言，因为波鲁纽斯提到了具体的名字：乔拉齐。十年后，乔拉齐·拉文霍德训练的人，正在和他作对。他的名字已经传到了暴风城。

## 13

希尔贝丝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偷偷搔了搔左手腕上的痒处。她曾经幻想过身处于那样一间让人惊叹的大厅里，身着精致的晚装，男男女女们在明亮餐具和烛台映出的光芒中或畅怀或私密地交谈，而侍者会端着摆满甜点的银盘走到自己身边。但如今，当这一切意外成为现实的时候，她却丝毫感受不到舒适和满足。

关键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必须要扮演一个并非自己的人，言行必须非常谨慎，二是因为她的男伴是不平。当然这两点原因是互相依存的。这是暴风城一位军官的庆功聚会，科昂认为在这样的场合不平身边没有女伴是非常丢面子的，便让他从三个贵族小姐之中挑选。不平选择了在名单之外的希尔贝丝。“否则我就不去，然后以后也不会跟着你去任何宴会。”他这么对父亲说。在对儿子让步后，因为不可能让希尔贝丝在宾客面前介绍自己的

真实背景，所以科昂便要求她作为“远方表亲”出现，事先让她背下了伪造的家谱和生活经历，再加上两个小时的紧急礼仪教育。

我今年二十一岁我是某某女子学院的合唱团领队我的爱好是朗诵某某诗人的长篇颂诗。我父亲正在某地管理金矿我和丕平表哥已经七年没见面了我一直很想念他。这些句子像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一样在希尔贝丝的大脑里来回转，以至于她总是焦虑地东张西望，生怕哪个人会突然上来问出一些她没做准备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倒是她自己弄出了一两次答非所问的意外。

她看了看身边的丕平。他转过脸来对她笑笑，于是她也尽量自然地微笑面对他。只要一挽上他的胳膊，希尔贝丝总是会为这个人的瘦弱无力而惊讶；他如同一具只是靠着衣饰的支撑才没有散落在地面的骨头架。她想象如果让丕平拥吻一个女人，他可能在头三秒后就像没有挂好窗帘一样从对方的身上滑下来。希尔贝丝当然知道这不可能是科昂不愿意喂饱儿子。大概他得了什么病，她揣测。瞎猜归瞎猜，她不打算找任何人寻求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是这种虚弱，消沉的气氛永远围绕在丕平身边，没有多少人愿意和他说话，哪怕对话开始了，通常也在三句话内转化成对他父亲的赞美。对希尔贝丝来说这倒是好事，因为话题越远离她，就越不容易露馅。

“希尔贝丝，”他对她说，“你感觉如何？”

“我很开心。”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至少吃的东西味道都没得说，除了份量少点。*

潘索尼亚在大厅的另一侧。希尔贝丝难以从人群的遮拦中看清他。那天发生的事情，她多次告诫自己不要太放在心上。她记起来爷爷曾经说过，他服侍的那家人姓肖尔，有一个很能干的少爷——光是这点信息，没办法让希尔贝丝对潘索尼亚的童年产生充足的构想。爷爷做的音乐盒，大概就是送给他了吧？他大概觉得它很重要，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年之后还记得那旋律。

现在那个眼神常常令人害怕的男人，曾经伸出手，让仆人给他套上衣服。小小年纪就习惯了洒在身上的香水的味道。独自倾听音乐盒的旋律，也许还不由自主地跟着哼上两句——

“你在笑什么？”丕平说。

“啊。”她转过头望着他。“没什么。我只是很开心。”

*糟糕。这句话刚刚才说过。*

“那就好。”

丕平表现得就像完全没有注意到希尔贝丝的走神。她不由得有些为这个青年难过起来。也许他其实比她还要尴尬，只不过哪怕是尴尬，他也愿意试着去享受。

“我们没必要留在这儿了，”丕平说，“和我到庭院里走走吧。”

“呃……好。”

他带着她走出大宅，来到后庭院里的喷泉旁。她每走一步都很小心，生怕刮坏了身上这套裙子。他爸爸该不会打算找我要租金吧？

她能看出来，丕平在尽力让他自己镇定。他挺起胸，眼睛比往常睁大了些，直盯着远处的树丛深处，然后抬起头看看天空，再看着她。

“我想说你今晚真的很美。”

“谢谢。”

丕平努力让自己能直视她的眼睛而不动摇。希尔贝丝从他的眼里感受不到什么自信的魅力，而只有他和自身做斗争的疲惫感。

“我想吻你，”他说，“介意吗？”

“不。”在过快地吐出脑袋里的反应之后，希尔贝丝逼迫自己用尽量合理的原因来辩解。“你父亲会生气的。他……没有允许我……”

“他不会知道的。”

“但是……”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太失礼的话，那就算了。我当然尊重你的想法。”

希尔贝丝很为难，因为她突然想到脸上的化妆品和身上的衣裙都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眼前这个人的。她的眼睛有一瞬间从丕平脸上移开，望向他身后的大宅，捕捉到了它的全貌——像宫殿一样。这不是她所属的地方，哪怕她仍然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经验。皇后区的生存原则在她的心底浮起：你不能期待别人毫无条件地赠予你什么。一直以来对丕平她都是不断地拒绝，但他一定也是有忍耐限度的。再说，就算丕平能容忍，他父亲又会怎么想？希尔贝丝仍然丝毫不觉得眼前的人有魅力，但是如果一个吻可以预防事物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不，我很愿意。”

他吻了她。片刻后，她把脸朝旁边移开，然后再尽量用最自然的微笑面对他。

“你真的很讨厌我，是吗？”丕平说。

在大厅内的潘索尼亚看见希尔贝丝和丕平一同离开，但他并没有时间关注他们到哪儿去。在今天的聚会上，科昂公爵把他介绍给议会中其他一些成员，让他有机会阐述关于独立情报机构的构想，以及它的种种好处。当然科昂也不忘在他人面前赞扬潘索尼亚的功绩和人品。这对潘索尼亚来说是很不错的进展，大部分上得益于波鲁纽斯的落网增进了科昂对他的信心。不过，他还没有将波鲁纽斯提到的关于拉文霍德的情报告诉科昂。刺客是一个太过敏感的词汇。

说服其他官员的过程是否顺利，他现在还没办法判断。很明显，哪怕他说得再详细圆满，也不如科昂公爵的一句话来得有号召力。比起话语，倒是他展现出来的形象更重要，要让其他人相信未来的情报机构领袖是一个有能力，但是又足够听话的人。他不必完全打扮成温良有礼的公子，但也不能表现出太多的攻击性。

除此之外，他今晚负担的另一项工作是警务总管。在这样那样的谈话结束后，他必须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保证安全方面。丁尼生负责大宅之外的警卫工作，并不知道潘索尼亚在大厅里做了些什么。建立情报机构仍然是一个未完全公开的构想，潘索尼亚暂时不打算透露给治安局同僚。不管怎么说，这计划等于是夺走治安局的一部分工作以及管辖权。

“潘索尼亚。”科昂朝他走过来。“你看见我儿子了吗？还有那个女人。”

“不，我没注意到。”

“他们好像不在这儿了。去帮我找。”

“我必须留在这儿监管安全工作，大人。”

“给我少说两句，这里能出什么事？现在就给我去找。”

科昂的要求倒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如果儿子和希尔贝丝正在做什么他不愿意发生的事，那么至少也要让潘索尼亚成为第一个发现的人，预防进一步的危机。将希尔贝丝安排到教堂，通过削除棱角来减弱她对丕平吸引力的办法不奏效，似乎反而更让丕平有理由邀请她做女伴——从这场宴会的一开始，科昂的情绪就不好。

“我这就去，大人。”

潘索尼亚转身朝厅门走去。他还没出门的时候，听到左侧不远处传来一个人倒地的声音。一小群客人很快围聚起来，但别处的大部分宾客并没有注意到。

在拨开围观的人之后，潘索尼亚看见一名中年男子倒在地上，手脚蜷曲打抖，眼睛睁着，嘴里吐出一些带着青黄色的泡沫。他的女伴跪在旁边，向前倾斜着身子伸出手，但不敢去碰他。

“叫负责急救的来。”在略微查看过倒地者后，潘索尼亚对不远处的卫兵说。

“他刚说着话，突然就不舒服，倒下去……”那名女伴说。

“他吃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啊，”她说，“就是前不久，喝了几口酒，还没喝完……”

潘索尼亚看见酒杯落在男人的腰部附近。剩余的紫红色液体洒落出来。

“是酒有问题吗？”围观的一名客人说着，赶忙放下了自己的酒杯。他的这句话使人们骚动起来；很快有人说出了“难道酒里有毒”，这一小群人中生出的混乱便开始迅速蔓延。

“这酒是从哪儿拿的？”潘索尼亚抓住倒地男人女伴的胳膊，问道。在她含糊地组织回答的时候，不远处有第二个人倒了下去。

## 14

潘索尼亚立刻下令卫兵坚守大宅所有出入口，并且来到阳台上吹响警笛，对守候在大宅外围的丁尼生发了信号，让他命令手下提高警觉。有些受到惊吓的客人连忙挤向大门，但宴会的主人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大声劝说所有人都留在大厅里，省却了潘索尼亚不少麻烦。

所有人都放下了酒杯，但还是有第三个人倒下了。在医务员紧急施救的同时，潘索尼亚了解到三名受害者都喝了同一名男侍者送上的红酒。“是一种要花大概五分钟生效的毒药。”医务员告诉他。

“把所有男侍者和他们的总管都找来。”他对同僚下令。

“我在这儿，我是总管。”一个中年人挤过来。

“看看这个，”潘索尼亚将受害者仍然残留着一些酒液的杯子出示给对方，“这些酒都是从哪儿来的？”

总管接过杯子，观察一下颜色，又闻了闻。“这不对劲。要么根本不是我们提供的红酒，要么是有人加了一些东西。我的人一定能看出来，他们绝不会送上有问题的酒。”

“怎么回事？”宴会主人走到潘索尼亚面前，按住他的肩膀，和他来到没有人围观的柱子后面。

“应当是有人伪装成侍者下毒，”潘索尼亚说，“这不像是有特定目标的刺杀。毒药不会马上生效，犯人利用这个时间差尽量谋害更多的人。他应该还藏在屋子里的其他地方。”

“我的客人们留在大厅里，安全吗？”

“当然安全，大人。毒药生效的时候，他肯定已经离开了大厅。”潘索尼亚没有说出下毒者可能会为了逃脱而做出冒险行为。

“听着，我不管谁是你的后台，”宴会主人说，“要是在我这儿死了人——”

“抱歉，我和他有话要说。”科昂公爵走上前来，把潘索尼亚带到另一边。“我是怎么和你说的？我说过让你快去找我儿子，现在怎么办？”

“我相信他们是安全的……”

“住嘴。给我滚。去做你这个蠢货该做的事。我给了你这么重要的一个机会，看看你弄成什么样子……”

潘索尼亚带着两名信任的手下开始搜查。他大略问过嫌疑犯的长相，但是明白这讯息没有多大作用，因为客人不会花时间去记住一名侍者的相貌，更何况对方的伪装很可能不仅仅是换上一套制服。他们经过了所有出入口，但所有卫兵都表示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他下了楼，来到宅子大门，看见丕平牵着希尔贝丝的手快步走进来。

“调查官先生，”丕平对潘索尼亚说，“出什么事了？我父亲有危险吗？”

“令尊很安全。两位快到二楼大厅去，不要随便走动。”说完之后，潘索尼亚吩咐两名手下的其中之一护送他们。

希尔贝丝经过潘索尼亚身边的时候，一直看着他，步子也放慢了。

“你怎么了？”丕平说。“调查官先生让我们快上楼去。”

“没什么。”希尔贝丝转过面对丕平。*他根本不看我。*

一迈出大门，潘索尼娅发觉宅子东面有不寻常的动静。他立刻奔过去，在半途看见一名治安局同僚和一个穿着侍者制服的人搏斗。等他赶到的时候，治安局的人已经倒在了地上，而敌人消失在小径两旁的树林里。

倒地的同僚心脏位置两处极深的刀伤，表明他已经没有希望了。敌人的攻击似乎来得太迅速，让他没来得及吹响警笛。“通知其他人，我去追。”潘索尼娅对跟随着自己的手下说，然后进入了树林。

他隐约能听见前方有人在树林中穿行的声音，便跟随音源追去。这是园林而不是野外，能确保没有别的声音扰乱他的听觉。但是离开这园林后很快就会置身于靠近矮小山峦的小道，敌人可以轻易逃离。

*蠢货。我给了你这么重要的机会，看看你.....*

现在要做的事只有抓住敌人。他试图暂时断绝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思维片段，并且拔出了匕首紧握着。

两人的距离正在接近；犯人脱下了不便行动的侍者外套，扔在地上。当潘索尼娅认定再有不到五秒就可以追上的时候，对方突然停下了，回过身来，做出迎战的架势。潘索尼娅认定这是要打算用最后一搏赢取逃走的权利，便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身上，跨出下一步。

另一个人从身边的树木后面蹿出，将匕首刺进了潘索尼娅的腹部。*有人接应*，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潘索尼娅看见伪装侍者的人笑了。他笑，把手中的匕首抛了一圈，插回鞘里，转过身继续奔跑。

刀伤并没有那么深，因为潘索尼娅及时用左手抓住了偷袭者的手腕。他知道这时候应该解除自身的危险，但他不能忍受敌人的笑容。轻蔑，自得，对于追踪者落入陷阱毫不惊讶的笑容。示威，炫耀，收好武器——这一切他都不能忍受。他将右手中的匕首抛出，刺中对方的右小腿。一秒钟前认为局势已定的人倒在了地上，他回过头来用不可理解的眼神看了一下潘索尼娅，随后立刻去试图拔出扎在腿上的匕首。

偷袭者发觉自己低估了对手的力量。攻击遭到单手阻止后，他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了刀柄上，仍然没能有效地把刀尖往前推。而潘索尼娅继续攻击逃跑者的举动，也使他吃了一惊，但随后立刻激起了他的怒气。他松开左手，往前打出一拳，但再次让潘索尼娅的右手给拦住。



这时候，潘索尼亚从偷袭者眼里看到了一丝恐慌。一个已经成功的偷袭计划，反而同时遭致两个人的失败——也许并没有这么乐观。匕首尖上有毒；潘索尼亚感觉一阵麻痹急速地从伤口朝四肢扩散。趁麻痹还没有渗透到颈部以上的部分，他用额头两次撞击对方的面部，逼得对方朝后退去，刀尖也从腹部脱离。

潘索尼亚打算追击，但是当他试图移动双腿的时候，却立刻跪倒在了地上。伤口并不特别疼痛，然而四肢已经失去了触觉。一秒钟后，他整个人倒下去了，面部贴附着沙土。麻痹感扩散到了脖子，嘴唇，鼻子，开始让他难以呼吸。他尽量抬起眼珠子往前方看，看见远处的敌人已经拔出了匕首，踉跄地往前走，而眼前的敌人却半跪下来——他单手按住了潘索尼亚的头部，要把刀往下刺。

这样的屈辱——就像宰杀家畜一样，先紧紧按在比持刀者身体低得多的位置。潘索尼亚眼里只有灰黄的沙土；他一向以为自己在死去之前的那一刻，眼前就会是这样的景象。不是房间的天花板，不是亲人的脸，而就是如此——从泥土中漫步而来，对死者的问候。

他希望在临死前清除大脑中的一切念头，但是却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背影。他不认识那是谁，但却能听见她唱起了什么——一个接一个的音符，在曲调的间隙隐约浮现的是呼吸——

枪声。枪声的回响借着树叶的震颤上升到黑的天空。偷袭者倒下，三分之一的脑袋不见了，血液和脑浆溅在一簇树叶上。丁尼生放低枪口，命令跟随而来的手下去抓住那名跛行的敌人，自己则一脚把死者的身体踹开一些，然后蹲在潘索尼亚身边。

“你没死吧？你不会这样就死了吧？”他说。“撑着，伙计。我马上把医生抓过来。你不会死的，用想的就知道不可能。”

丁尼生拍了拍潘索尼亚的肩膀，站起来。本是守在大宅内的搭档，反而比他更早地发现了朝外逃的犯人，并且独力阻止两个敌人——丁尼生很高兴自己及时救下了潘索尼亚，但并不因为这救助而自豪。这是他必须做到的事。

这之后，潘索尼亚在医院里躺了两天。对那样的麻痹毒药并没有特效治疗方式，主要靠他的身体自行休养恢复。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个是丁尼生，告诉他活捉的那个人确实就是下毒者，希望等他出院之后再进一步共同审问。另一个人是科昂。他当然不是来探病的。

“看看你。”科昂说。“这算得上是把你自己害成这样的。”

“我很抱歉，大人。”

“你跟我保证过警备很完善的。怎么就让那样的人混进去了？”

“我一直在这儿，还没有调查现场，不能回答您。”

“这就是你的借口？是你做事出了大漏子。偏偏……偏偏是在我对那么多人推荐你之后。”

潘索尼亚没有说话。

“但是你得感谢我。你受伤的事情我都瞒着，没有传出去，否则会让你更显得无能——你无能，别人就会认为我这个推荐人也无能。”

“非常感谢您的关照。”

“能动了就快给我出院去收拾烂摊子。明白了？”

“我会的，大人。”

科昂离开了。

虽然有这么一番对话，但潘索尼亚认为前景并没那么绝望，因为这件事也可以说是证明了他的能力。除了那名治安局成员之外，没有一个人死去——中毒者因为得到了及时救助而存活。视乎对犯人审问结果的不同，这件事反而可能成为建立情报机构必要性的重要证明。比如说，可以在刺客进入暴风城之后探测地形筹划作案的初期……

麻痹感已经完全消失，腹部的轻伤也几乎可以忽略，剩下的只有些许的疲劳而已。潘索尼亚打算立刻出院，回到他习惯的世界中去。

## 15

下毒者正坐在审讯室里。他没有惊慌，没有刻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态度，只是坐着，就好象观众散空后唯一还留在剧院里的人。从一开始，审讯就意外的顺利。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萨尔瓦尼雇佣的拉文霍德刺客之一。

“我们一共有五个人。算上你们杀死的那一个。”他说。

“你们两个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丁尼生说。

“目的？完成合同上的工作。我和萨尔瓦尼完全是生意上的关系，没有必要去关注他的意图。”

“他打算让你的同伴做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合同并不那么详细，具体工作内容是由萨尔瓦尼临时决定的。但是，每个人只做一件事，这一点可以肯定。我已经把自己的份完成了，就算你们没有抓到我，我也不会再造成任何麻烦。”

“你下毒是不是选择了特定目标？”

“抱歉，我不能泄密太多。这有关生意信誉。”

“行，不过我提醒你，我们可不是你的商业敌人。搞明白你现在坐在什么地方。”

“我已经把所有能说的都说了，而且你看，我很合作。我可不想拿拉文霍德庄园的信誉开玩笑。这样回去以后会站不住脚的。”

“你觉得你还可以回去？”

“为什么不可以？”

这一番对话显然让丁尼生有些恼怒。一直在观看的潘索尼亚开口了。

“我问你。你的合同里有没有包括保密优于性命这一条？”

刺客盯着潘索尼亚，摇了摇头。“没有。”

“那好。你要回答我的所有问题，否则我会立刻杀了你。作为一个没有实际身份的人，你的死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

“你不怕庄园找上你？”

“是你自己在工作中失败了。你下了毒，但是一个人都没有毒死。他们不会为这样一个损害庄园名誉的废物报仇。”

“这话真有点伤到我了。我还以为你只是拳脚厉害，没想到.....你都是从哪儿知道这些事的？”

“你没有资格提问。”

“好吧。和你们这么耗下去，对我也没有好处。在能够保全性命的前提下，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事。萨尔瓦尼是一个空有蛮力的人，他想都没想过在合同里加进严格的保密条款。刺客能胜任的工作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是他只看上我们的破坏能力。继续问吧，反正我是不想做你们的犯人。”

“既然你们觉得他很不聪明，那应该也询问过他这么做的目的。”

“确实问过，毕竟我们也不想自己惹上多余的麻烦。简单来讲，萨尔瓦尼就是想在内城区扰乱子。作乱的地点在哪不重要，只要是出名的，人人都知道的地方。至于我毒死的人是谁，也不重要。萨尔瓦尼在听说那个军官要举办庆功宴之后，才临时决定让我和另一个人往那边去。他打算等我们五个人的破坏工作都完成后，立刻放话出来，说这都是他主使的——但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说这是代表皇后区所有人民对暴风城的反抗。”

“他想干什么，暴动？”丁尼生说。

“不，他嘴巴上把这装饰得像起义一样，但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心。他只是一个天生的罪犯和疯子，希望用这种办法来聚拢更多人而已。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给我们一些更有用的情报。我们必须阻止你的三个同僚。”丁尼生继续说。

“噢，这个真不行。一个原因刚才也说了，具体工作内容是萨尔瓦尼临时指派。另一个原因，我不能把自己的同伴置于险境，那样的话从这儿出去之后我是活不下来的。”

“我们出去谈一下。”丁尼生对潘索尼亚说。两人出了审讯室。

“你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除非他实际上签下的是卖命合同。但这只是和一个帮派头目之间的普通交易，并不值得拉文霍德的刺客这么做。”潘索尼亚说。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虽然把人抓到了，但这些家伙的行动确实是太难预防。更何况如果像他说的那样，萨尔瓦尼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那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总不可能禁止全城的所有贵族和官员举行宴会什么的吧。”

这些潘索尼亚都明白，但他还明白也许治安局可以承受多一次的失败，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可以。

“让他透露萨尔瓦尼的位置，我们索性突袭皇后区，怎么样？”丁尼生说。

“他不会说的。这会对他那边的人不利。”

“如果要采取全面的预防措施，那需要太多人手了，更不用说萨尔瓦尼的目标范围都是大人物……”

丁尼生还没说完，搭档已经回到了屋里，他只好也跟进去。

“你们会在哪些情况下撤销合同？”潘索尼亚对刺客说。

“双方谈妥共同决定撤销，或者委托人有违反合同的行为。当然，如果我们自己死了，也就自动不算数。”

“如果委托人死去的话呢？”丁尼生说。

“除非合同本身有保护委托人之类的条款。如果没有的话，只要我们能拿到钱，委托人的生死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提供更多的酬金，能不能让你撤销合同？”

潘索尼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丁尼生用有些困惑的眼神看着他。

“这个么……那你们要和我签订新的合同，内容是中止和萨尔瓦尼的雇佣关系，除此之外不包括任何内容。另外，酬金至少应该是两倍。”

“你执行任务失败，而另一个人死了。就是说现在还有三个刺客和萨尔瓦尼有雇佣关系。”

“没错。不过我至少拿到了定金。”

“萨尔瓦尼给这三个人承诺的酬金是多少？”

“我们每个人的所得都是一样的。那么剩下三个人，就是……”他报出了一个数字。

“我可以提供两倍的酬金，让你们解除和他的雇佣关系。”

“什么？”丁尼生皱着眉头看了看潘索尼亚，然后立刻对刺客说。“听着，如果我们抓住萨尔瓦尼，但是保证完全不波及你的同伴……”

“把雇主抓起来，怎么可能不波及我们，除非你们在抓走萨尔瓦尼之后同样愿意付给我们两倍的酬金……这和你搭档的提议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执行起来还麻烦得多。”刺客转向潘索尼亚。“我对你这个主意挺感兴趣。实际上，因为萨尔瓦尼要从大人物中选择目标，这样对我们也是很不利。不瞒你们了，实际上我是特意选择那些不在社交场上属于中心地位的人送上毒酒，也没有用最猛烈的毒药。总之，你们俩真商量好了？”

“钱很快会筹集起来。我需要你回去通知在萨尔瓦尼身边的同伴。”

“那要先给我定金。另外，我个人的酬劳必须再加百分之五十，因为萨尔瓦尼已经知道我落网了，这样潜回去是要冒风险的。”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安排。”

“我很期待。”

潘索尼亚出了审讯室，快步往前走。丁尼生追上了他。

“你疯了？”丁尼生按住潘索尼亚的肩膀，让他转过身来。“这是什么意思？和刺客做交易？”

“他们是刺客但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最好的办法，几乎不动用人手，能很快解决，还可以把消息尽量压制住。”

“可是，钱呢？哪来这么大一笔钱？上头一听到这样的主意估计会先把我们俩停职，更不用说拨款了。”

“我们有足够的钱。”

“所以我问你，钱在哪。我可知道就算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全扔进去了，也……”

“波鲁纽斯女儿的账户。”

“你……”丁尼生停顿了一会儿。“你在说什么？”

“那里面的钱足够支付酬金。”

“不，少开玩笑。我们不能这么做。”

“有什么问题？那是罪犯的钱，是波鲁纽斯通过萨尔瓦尼挣到的。我们用萨尔瓦尼的钱来干掉他自己。”

“潘索尼亚，我一直都优先考虑你的意见，但是……”

“那么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想出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丁尼生，不要把你那点胡乱同情人的本事看得太高贵……”

丁尼生两手猛地往前推中潘索尼亚的胸口，让搭档的后背撞在墙上。他还想进一步抓住潘索尼亚的衣领，但是却按住了自己的右手。

“我是凭着良心才来干这一行的，”他说，“我有我的良心。”

“别把问题说大了。现在的具体情况很简单，你愿意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女人着想，哪怕牺牲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问你，让那个女人靠一大笔可以随意动用的黑钱养着，这样对她到底有没有好处。如果一天之内你没有更好的主意，那一切就照我说的做。”

说完后，他不回头地离开了。他能听到丁尼生使劲踢了一下过道上的长椅。

回到家后，潘索尼亚打开窗户，坐在沙发上。一些夕阳的光透进来，照亮了他合握在桌面上方的双手：人们祈祷，沉思，或是乞求的手势。他注视着空气中的微尘在拇指的上方漂浮。腹部的伤口不再疼痛，但还是浮现出一种躁动感，提醒着他的全部失败。收买刺客终究是冒险的行为，然而他已经难以等待下去了。

从十七岁到达南海镇开始，他就认识了收取村民佣金来保证他们不受侵害的乔拉齐·拉文霍德。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他们两人同时成为了南海镇的保护者和暗中统治者。起初，乔拉齐更有经验，但潘索尼亚学得更快。他今天所具有的所有知识和手段，在那时候就已经打下了雏形。在当时的他看来，太过注重形式的乔拉齐不懂变通，而乔拉齐则认为他做事激进，不够稳定。而这点分歧，并没有太过影响他们之间的信任——甚至可以说乔拉齐是他的朋友。他们无数次调换身份，互相施救，模仿对方的笔迹以求更好的合作；他们对付山贼，从难民转变而来的掠夺者以及士兵。

潘索尼亚不打算长期留在这小渔村；两人的友情在他打算前往暴风城的时候结束。“这儿什么也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潘索尼亚对乔拉齐说，“但暴风城不一样。到了那，我们可以做完全不同层次的事。”一向自认是奥特兰克王国贵族后裔，并且在没有任何血统证明的情况下自封为公爵的乔拉齐，表示要永远留在看得见祖国的山脉上。在取代钱别的比试中，潘索尼亚很快就胜利了，并且拒绝了几个希望追随他的人。“你们不用跟来，”他用匕首指着乔拉齐的脖颈，对其他人说，“就和这个连跨过那座大桥也不敢的懦夫一同烂在这里吧。”

那是十年前最后的印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没听说过拉文霍德庄园。潘索尼亚自己是一名治安局调查官，坐在病房里把科昂的每一句责难和羞辱完全消化下去。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空气中的震颤摸索到潘索尼亚手指上的皮肤，从耳孔潜进他的大脑。他想起了一些什么同时让他不快却又难忘的事物。紧触地面的脚底有一种难言的闷

热，而眼睛比往常更清晰地查看着光的颜色。他起身，关上窗户，出了门，沿着河边的街道走下去。

## 16

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希尔贝丝用左手掌按住额头，右手撑在腰上思考了好一会儿，才去开门。门外的人是潘索尼亚，这让她的紧张收回去半分，随后又因为他的神情而涨了半分。

“为什么这么久才开门？”他说。

“你不是说过让我要学会警觉吗。”她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嗯……有什么事？”

潘索尼亚用手推动只打开一小半的木门，进了屋。希尔贝丝不得不朝旁边让开。当他反手关上门的时候，她连忙把掐在门边上的手指头放开。

他走到屋子中间，稍微转过头，面朝着侧面窗户透露进来的微弱光源。屋子里多了一个人，却似乎比希尔贝丝自己呆着的时候更安静。她有一点儿想说“我没让你进来”——不仅话没有出口，她还立刻疑虑自己怎么会有对他说这句话的想法。她双手放在背后靠着房门，尽量和他保持着最远的距离。

“这儿已经没有危险了。”他转过身来，看着她。“萨尔瓦尼已经不会再找你。我让他们撤掉了这房子周围的护卫。”

“喔。”思维迟滞了十多秒，她才反应过来这是先前对她关于警觉那句话的回应。“你们抓住他了？”

“没有。”

“那为什么……”

她没有把这句话说完，摇了摇头，仿佛是要提醒自己没资格问这些事。

“我，我以为是那位公爵的人来找我。老实说我挺担心再见到他们的……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所以没马上给你把门打开。要是他们说我弄脏了那裙子要赔钱，那就麻烦了。……对了，你要喝茶吗？”

他点了点头。



在取茶壶和杯子的时候，希尔贝丝能感觉得到潘索尼亚一直看着她的背脊。她倒茶的动作有些僵硬。她用这简短的时间很快地猜测是什么事让他到这儿来……而且还伴随着一种让她异常紧张的气氛。她不害怕，但这情况几乎比单纯的害怕更让她不自在。是因为那天我在那大宅子里做错了什么事吗？我好像没有惹哪位大人生气。还是说不平把我不太愿意吻他的事情说出去了？要不，也许我应该主动问一下他是不是想在这里吃晚饭……可是晚饭时间已经过了呀。我刚吃过不久，碗还没洗……

她拿着茶杯转过身，有些惊讶地发现潘索尼亚已经坐在了桌旁。她把茶杯放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随后觉得自己也坐下去比较好，于是就这么办了。

他拿起茶杯，只喝了一口，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把杯子放回桌面上。他的眼睛像是盯着桌子前方的墙壁根部。

沉默。就连杯底轻轻落在桌面上的声音也是沉默的一部分。希尔贝丝明白和这个男人之间的沉默没什么好稀奇的，但那从来都是因为他觉得没必要和你说话，又或者是他暗示你闭嘴。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她初次觉得他有话要说但是没法说。而这样的印象是从哪儿得来的？他是个一点儿时间都不浪费的人，有目的的时候就绝对不会拐弯子。他今天到这儿来的目的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一言不发地享受她的尴尬。不过与其这样分析，希尔贝丝认为倒还不如追随自己的直觉。

“对了，我听说那天夜里是有人下毒。我没主动问谁，就是在大厅里的时候听周围的人谈到的。昨天在教堂，还有人问我当天看见了什么。我没回答，因为本来就什么都没看见……”

“史蒂文斯怎么样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仍然看着墙壁。

希尔贝丝明白自己的呼吸停止了一小会儿。她打心底里再强烈不过地希望能继续那天的谈话，但从来没有幻想过这真的能实现，还是由潘索尼亚先开的口。她就像是一名想到一座封禁多年的古堡里探查个究竟的冒险者，因为无路可循而焦虑；某一天古堡的铁门突然自行打开，她却根本没办法确认这算不算得上是邀请，也无法贸然一步跨进去。自从来到暴风城皇后区之后，她从来就没有，也没期待过会找到能分享过去的人——洛丹伦的难民再多，又哪里会有人知道她爷爷是忠心的老管家，还拥有一双能制作音乐盒的了不起的手——现在看起来，潘索尼亚的确有话要说，而且他说出来了。

她没办法抑制跨进古堡的诱惑。更何况她自己也曾是它的主人。她知道里面是什么模样，不相信会有害人的陷阱在等着她。

“爷爷他已经去世了。他.....还没能走到暴风城。在湿地的时候，他适应不了那个地方的气候，病死了。队伍里还有一些很可怜的人，陷进了沼泽里。也许还有鳄鱼咬死的。”

“他死了之后路上谁照顾你？”

“那时候我已经八岁了。我可以照顾自己。大人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听我唱歌。我们的队伍一开始有二十多个人，到艾尔文森林的时候只剩下六个。除了我都是大人。他们大概觉得进城后再带着我是拖累，就在离暴风城城门还有挺远一段路的时候把我扔下了。幸好，我还是自己找到路进了城。这五个人里，后来我只和其中一个见过面。我们装作互相不认识.....不过，也可能是他已经不认得我了。”

潘索尼亚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希尔贝丝花了十多秒培养出提下一个问题的决心。

“音乐盒.....我爷爷送给你的那个，怎么样了？”

“我没有带出来。”

“你是说还放在你家？”

“不。在我原来的家里。逃难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

“噢。”

她这才发觉自己的第二个问题有多可笑。难道我能指望着它会把它带在身上？

“真可惜。”她说。“爷爷跟我说过，他做得很用心。还说如果到了暴风城，能有工具和材料的话，他会帮我也做一个。”

“你比我更早到达这里。”他没有接续上面的话题。

“这个，我不知道你.....”

“我中途在别的地方留了几年。等我到暴风城的时候，比起离开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年。”

“原来是这样。”她做了一句自己也觉得没意义的补充。“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心想你一定不是暴风城的原住民。我刚到这那会儿，皇后区还不归萨尔瓦尼管.....”她摇了摇头，告诉自己别提起这个名字。“不过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你在这儿还有别的认识的人吗？我是说，一起从洛丹伦来的。”

当她开始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太过大胆的时候，他回答：“没有。”

“其实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好回想的。”她说。

他站了起来。杯子里的茶仍然是只喝了一口的状态。

“你要回去了吗？”

她稍微挺起身子，但是并没有站直又立刻坐下去了，因为她看见潘索尼亚绕过圆形的木桌，走到她面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左手四根指头一直接触着桌面，随着他身体的运动画出一条弧线。她能清晰地看见他手上的茧和细微的伤痕。

最后，潘索尼亚站在希尔贝丝面前，低头看着她。她抬起头。他的左手从桌面上抬起，手掌轻轻拨开她额前的一缕头发，引导着它贴附在希尔贝丝的脖子右侧，然后移开手掌。她皱着眉头，心跳变快了。

“科昂想让我把你从这儿带回皇后区。”他说。

“.....为什么？”停顿了一会儿，她补充说。“原来你今天是为这个来的。”

“因为丕平太过迷恋你，这让科昂很不放心。丕平告诉他父亲，那天他和你过得很愉快。”

“我不这么觉得。”

“科昂不希望他的儿子再次和你见面。”

“我看出来了。那天散场以后，我自己走回家的。第二天他派人来把衣服取走了。”

“如果你回到了皇后区，丕平就不能再见你了。他父亲已经禁止他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出门。”

“如果我不愿意回去呢？这里很好。我想一直住下去。”

潘索尼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那天夜里和丕平做了什么？”

“你都看见了的。我们在大厅里，和其实一点儿也不愿意和我们俩说话的人见面。那些拼命背下来的谎话，我已经忘记了。”

“我说的是后来。丕平把你带到屋子外面之后。”

“为什么你想知道？”

“告诉我。”

“我们到了庭院里。水池旁边。他说……想吻我。我没法拒绝。他察觉出来我不太情愿，就没再要求什么了。后来，他让我陪他坐在水池边，听他说话。话题不是关于我的。他说很讨厌他的父亲。他父亲的身份，所做的事，所见的人，都很讨厌。他想离开，但是不行，因为他身子很弱，还得了一种病……我没有把它记下来，那是一个很难念的名字。我一直没有开口，只是听他说。再后来，一个卫兵找到我们，说出了事，留在外面不安全。我们就进去了。一进去就遇上了你。”

“就这些？”

“我没必要骗你。”

“不。你没有胆量骗我。”

“随你说吧。”

他的左手食指略微弯起，划过她的脸庞。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她说。

“哪些？”

“全部的。不光是关于不平的事。”

“因为我必须知道。”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

他用拇指和食指略微抬起她的下颌。

“站起来。”他说。

17

她站了起来，初次用挑战性的眼神看着他。屋子里的光线比先前更暗了。

“你……”她说。“也不希望我再见到不平？”

“没人希望你再见他。除了他自己。”

“我问的是你。”

“我没有让你提问题。”

“可我不是你的犯人。我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谁给了你不让我提问的权力？”

“我有更多的权力。”

过了几秒钟，他开始吻她。起初，她没有拒绝。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放在她的腰部，逐渐往上抚摸，她就连忙抽出身子，然后打了他一巴掌。打得并不重，与其说是攻击，倒不如说是过激的拒绝手势。但他的唇角还是流出了一点血；那是她的牙齿给刮的。在移开嘴唇的一瞬间，她大概是咬了他。

潘索尼亚用右手按住她的脖颈。当手掌刚刚抬起的时候，动作很快，像是要扼住喉咙的办法压制敌人。但是当手指一接触到她皮肤的时候，就慢了下来。

希尔贝丝也把手放在了他的脸上。她用大拇指按住他唇边的伤口，然后慢慢朝上方滑动，一直到眼角才停下来，留下一整条长而淡薄的血痕。她看看血痕，看看这个人的眼睛，然后搂住他的脖子，吻他。舌边有血的味道。血的气味就是他的气味。

这一次，是潘索尼亚先分开了。

“唱那首歌给我听。”他说。

“不。”

“为什么？”

“不。”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不。”她再次搂住他的脖子。“以后会有时间的。现在我不愿意。”

潘索尼亚抱起希尔贝丝，来到卧室，把她放在床上。在除去她的衣裙之后，他有那么一会儿跪在床上，看她的身体。她把脸转向旁边，扭过腰，手臂遮住胸部，双腿朝侧面叠起来。

“你在看什么？”不知为何，她突然有些愤怒。“你已经看过不少了吧。”

“别说话。”他俯下身去。

有那么一瞬间，希尔贝丝确实想到了阿蕾塔。但是，此刻对亡友的回忆不再有一丝哀愁的色彩，仿佛阿蕾塔已经死去的事实从希尔贝丝迷迷糊糊的大脑中抽离出来了。她记得阿蕾塔对她描述过，他是怎样一个完美的情人，在各方面都是；如今她思虑着，是不是阿蕾塔诉说的一切都正在她身上重现了，又或者有什么是她仍没有体验到的——这样破坏思念纯洁性的想象，既让她产生了片刻的罪恶感，又让她感受到一阵难耐的激动。为了不让大脑有过多负担，她告诫自己不要再想了。但没过多久，她又开始想，幸好和他之间的第一次是发生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不是他的床上，因为那儿一定还躺过很多别的女人，包括——别想了！

这些无法完全中断的思绪最后引向一个本身再次成为问题的结论：她最后还是和这个男人赤裸着贴附在一起了。可是我发过誓，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我恨他！我恨他！我恨他！——当这些恨意仍然存在的时候，的确很激烈，只不过它们消失得实在太快。或者说，也许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自以为恨一个人恨得入骨，其实不是。自以为爱一个人爱得发狂，其实不是。也许这都是一回事。到了最后一刻，只有欲望，以及欲望催生的行为可以算数。她只知道，和丕平做这样的事情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对于眼前的男人她还可以做很多，以及别的。

希尔贝丝看见了潘索尼亚腹部刚愈合不久的伤痕。她听说过下毒事件中治安局有人死伤；她心想大概受伤的就是他，伤的就是这儿。她把手掌贴在伤口上，使劲往下压。他的身体震颤了一下。没有血从缝合线附近渗出来；不知怎的，她有些失望。一定没有多少人能使这个男人感到痛苦——如果有的话，她希望自己是其中的一个。

而潘索尼亚握住她的手，把它从伤口附近拿开。

后来，当他离开她的身体后，她突然感受到一阵奇怪的，仿佛不是来自于空气的寒冷。她蜷起身子，使劲把毯子扯到自己这边来，背对着他。潘索尼亚把手掌搭在希尔贝丝仍然裸露的肩膀上；这片刻分离之后的再接触，似乎唤醒了她内心一直因为欲望而沉睡着的某个部分。她反抗着遍及全身的疲劳感，猛地转过身去，用手掌和手肘推挤他的胸膛，对他说：

“出去。从我的房间里滚出去。不要靠近我。不要看我。”

“这很容易，是吧？”当潘索尼亚下了床，一言不发地站在床边之后，她继续说。“把一个女人带到皇后区之外，和她睡觉。看看你给我的房子。看看这张床。这有什么困难的？”

你都答应了阿蕾塔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诺言你就不能遵守？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可以？她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生活？……你到底对她……出去。快出去吧。我不想看见你。”

他什么也没说，拾起衣服，出了卧室，把门关上。

这一番突然的情绪激动让希尔贝丝更累了。她不打算追究自己刚才为什么这样做——包括这一晚发生的所有事情——她只想睡觉。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只心想一定是过了午夜了。外面很静。这周围总是很静。她在快要睡着的时候，不自觉地身子挪到了床单上留下他体温的地方。

潘索尼娅坐在卧室外的圆木桌旁，穿上了衣服，但没打算离开。他只是坐着。

在今天到这儿来之前，他没有明确打算过要和希尔贝丝做爱。但这类事情对他来说，向来就没有什么打算不打算的。从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如果有欲望，那么多半就会有女人来满足他；这些事至多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他的燃料，而且还是比较次要的，甚至偶尔会有害处的燃料，因为放纵会让人精神萎靡。他轻易地看出来，虽然希尔贝丝很美，但并不是有很多经验的女人，也没有急着要取悦他；所以按道理来说，他应该不会有少快感才对。但是，有别的事情发生了。一些让他仍然留在这儿，没有马上离开的事情。

他为什么今晚要到这里来？

从这个问题，往后追溯，或者往前延伸，都会引向更多的问题，而他不明白到底哪一个才是问题的核心。为什么要从萨尔瓦尼手里救出她？为什么要问她关于史蒂文斯的事？

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和拉文霍德的刺客达成协议之后？

他那天临死前看见的女人又是谁？

——如果说不知道这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自欺欺人。他看见她。他看见希尔贝丝了。也许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只要能解释它发生的原因，那么就能解释一切。方才，在抚摸她躯体的时候，他并没有将她看作是来自于故乡的投影；她完全全只是一个女人。

能确定的只有一点：掠夺并占有，是他长久以来唯一擅长的表达方式。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而且他的占有欲强得足以吞噬一切。哪怕希尔贝丝让他体会到了某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他也只能——

那些意料之外的，让他留在这里的东西，随着对这些问题的追索而愈来愈强烈。他再次回忆起来，这一切都是从一个不谨慎的错误开始的。在起初，希尔贝丝是一个潜在的威

胁，而唯一消除她的方式却是接近和帮助她。造成这种境况的，是不平的干扰——不知为何，对这个结论的回想突然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奇特的愤怒——而这愤怒，和听希尔贝丝自述不平吻了她时所产生的感觉是一样的。正是这感觉让他在那一刻决定：今晚要占有她。

从这个念头产生开始，他对她所做的一切，和对其他女人所做的，有什么不同？没有。然而，这不想离开的感觉还是产生了。他回忆起那个私自把他的名字纹在身上，不久之后就跳河自杀的女人。在每次和她耍弄之后，他总是以自己的意志选择什么时候离开，哪怕她总是希望他留下。她越是想长久拥有他，就越是要利用自己的身体；而越是成功地把她留得更久，就越是要承受更多肉体分离之后的苦楚。也许这就是她自杀的原因。也许在投河之前，手臂上的纹身给了她一种长久拥有他的错觉。死去之后她无法知道的是：潘索尼亚吩咐殡仪馆在把她装入棺木之前，先把纹身给刮除了。没有什么可怜悯的，做完这件事就像了结一件并不复杂，但是却使人烦扰的小案子。连罪犯的名字也没必要记住。至于阿蕾塔，那只是一个稍微温和，但本质上没有不同的故事。

他知道，如果自己现在立刻离开了，那么这未曾有过的感觉会很快消失，她也会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并不特殊的燃料提供者。烧过了的柴薪。但是，仅仅坐在这房间里，并不是答案。他希望这感觉能存续下来。至于要怎么做到，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他可以慢慢想。慢慢想。

后来，当太阳应当升起的方向泛出灰蓝色的时候，希尔贝丝醒了过来，头脑昏沉。她起了床，用手指稍微梳弄凌乱的头发，穿上衣服，打开卧室的门，发现潘索尼亚仍然留在屋里。他坐在圆桌旁，左手手指搭在桌面上。当发现她出来之后，他也站了起来，转过身面对她。

“你怎么……还在这里？”希尔贝丝说。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独自睡着前说出的每一个字，但是现在心里却丝毫不恼怒。她用一种探索式的眼神看着他，仿佛是初次见到这个男人。

“还记得我昨晚告诉你的事情吗？”

“什么事？”

“科昂说，让我把你带回皇后区。”

“噢。原来你专门留在这里，是为了让我快些动身。”

“不。你不用回去。你可以到我那儿去。”

“你……什么？”



“你听得很明白。”

她不得不自嘲地笑了笑。

“这算什么？同情我？还是说我要么回到皇后区，要么只能做你的……”

“我没有这么说。”他打断了她。“如果你不愿意到我家里，那我会帮你在暴风城找其他的屋子。科昂只不过是不要让丕平知道你的住处而已，不会仔细追究。”

她仍然为自己似乎看到了不同的潘索尼亚而迷惑。当她意识到，也许这是经历昨晚的事情之后所不可避免的，她便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随你安排吧，”她一边说一边搓着自己的袖子，“如果科昂老这么为难人的话……”

“不。关键在你怎么选择。”

“我……怎么？”

潘索尼亚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取下其中一把，放在了桌面上。

“这是我家大门的第二把钥匙。如果你愿意到我家去的话，就带上它去。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把它扔了。假如今天夜里十二点之前还不能见到你，那么明天早上，我会帮你找别的住处。”

她看了看钥匙，又看着他。

“我不打算要求你这么做，希尔贝丝。钥匙就放在这儿。”

他离开了这座房子。

希尔贝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卧室里，重新躺下，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当把手移开的时候，太阳已经稍微升起了。不显眼的光芒在她含着一些泪水的眼珠子里创造出花白的幻影。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了一些泪。

18

还有另外一个潘索尼亚给出一天时间做考虑的人。

丁尼生同意了收买刺客的计划。

昨天两人争执的时候，潘索尼亚从丁尼生脸上看到了一种罕见的怒气和焦急，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屈。这是丁尼生通常在面对非常残忍的杀人现场的时候才会露出的神情。但是今天，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仿佛那争执从来没有发生过。

“伙计，”他说，“其实昨天下班以后，我去找波鲁纽斯的女儿谈过了。我必须这么做。谈话的结果，还真是没想到。她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说自己也根本就不想用那些不干净的钱，专门打着两份工支持着生活。她还说未来的志愿就是到治安局工作，所以我就说你要是来了，我就给你撑腰。当然，我只是说要冻结那些钱，没有说要拿去干什么。所以说……幸好你这么提议了。这样确实对我们好，也对她好。唯独对萨尔瓦尼不好。昨天我可能太急了，抱歉。”

“没什么。”潘索尼亚说。

“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丁尼生稍微眯起眼睛。“昨天晚上没睡好？”

“算是吧。”

“好吧。那么……看来这事只能这么办了。不过，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们就得更详细地讨论明白。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这事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成功的。如果那家伙拿了钱，然后继续帮萨尔瓦尼干活，那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和他签订正式合同，昨天已经说过了。如果他不履行，我们可以通知拉文霍德庄园。他会有麻烦。”

“那，就假设他绝对不会耍我们，但还是有行动失败的可能。比如萨尔瓦尼识破了，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总得有些后备计划，对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潘索尼亚走了一会儿神。当丁尼生提起“昨天晚上”的时候，他的思维立刻让别的一些东西占据了。

“你说什么计划？”

“后备计划。万一收买刺客干活这事儿出了岔子，我们需要的后备计划。你的睡眠不足真是很严重啊。”

“我们可以在合同上对他做一些限制。比如期限，比如规定他在特定的时间和线人接头……这些必须和他讨论之后再决定。”

“那我们现在去找他？还是怎么样？这话可能不好听，但我觉得让那家伙看见你这模样，可不大好……不如你先去洗把脸吧。”

潘索尼亚考虑了一会儿。“让他等一天。我们明天再和他谈。”

“这样也好。我们得准备万全才行。那今天早上也没什么非要忙的事了，你不如去休息一下，养养精神。今天下午还有一次对那个盗窃团伙的突袭……”

“我今天不去。那件事由你负责就可以。”

丁尼生看着搭档，沉默了一会儿。

“这对你很不寻常。该不会是出了什么……算了，我也不该问。总之，如果你非得这样做，那肯定是有理由的。闲下来一天也好，你浪费掉太多假期了。那么，我去干活了。不过你要是有空的话，最好先构想一下和那刺客的合同里需要有什么条款，因为这些事我一点儿都不懂。”

丁尼生离开了。

潘索尼亚明白，如果单从体力角度来说，他今天完全没有休息的必要。多年前在南海镇，他曾经为了刺杀一个警觉性极高的敌人，而在草丛里守候了三天三夜，根本没有合眼的念头。虽然论精力的持久性，如今的他也许比不上还是少年的自己，但通宵工作对治安局调查官来说也算得上常态。让他做出这决定的，是因为工作思维不停地让别的事物打断。关于昨晚以及今天清晨发生的一切，一直有那么几个画面，不停地在他大脑里闪现。她站起来，用挑战性的眼神看着他时。她在他脸上擦拭出一道血痕的时候。她按压他腹部伤口的时候。清晨，她面对着他所给予的选择的时候。要和刺客打交道，必须每秒钟都保持缜密的思维，他明白当前的自己做不到。

最糟糕的情况是让刺客看出来你心里想着一个女人。同样曾经身为刺客的潘索尼亚非常清楚这一点。

当然，今天也不能真的什么活都不干。在做完一些单纯的归档和文字工作之后，他离开了治安局大楼。丁尼生说的话不能完全相信，因为他从来就不能完全相信所有人。

他来到了波鲁纽斯女儿所在的学校，打算自己和她谈谈。他问过学校的工作人员，然后在食堂的窗户外看见了她。穿着简朴，点了最便宜的菜色，似乎确实不像是一个愿意靠黑钱生活的人。但是这也未必——经验告诉潘索尼亚，她也有可能是打算避过风头再说。这就好像有的犯罪者，为了完全隐藏非法收入，便表面上过着清苦的生活。

她和一些看起来处于类似阶级的同学并排着坐在餐桌前。她用叉子在盘子里的肉片表面来回划动了一下，像是在考虑今天该从哪一头吃起。潘索尼亚脑袋里再次出现了希尔贝丝。那天夜里，和她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似乎也做过这个动作。又好像没有。他发觉自己把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和希尔贝丝重合了。这时候，他又犯了一个错；女孩注意到了他的目光。她抬起眼睛，和他的视线相遇。她没有显露出害怕，或者惊讶，而只是好奇，以及看着陌生人的一点儿尴尬。潘索尼亚再次将这眼神，和希尔贝丝初次见到她的眼神混合在了一起。她们之间明明没有一点儿共同点。

他放弃对她的问话，离开了学校。

下午刚过五点，他就沿着河边的走道回到了家。屋子里没有人，也没有谁来过的痕迹。

他记得自己给过的期限是半夜十二点之前。

现在该做的是什么？

等待。

他坐在客厅，朝打开的卧室门看了看。对了，昨天夜里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卧室外守着她。

就这样，什么也不做。

他告诉自己这是弱者的表现。

弱者等待。而他去夺取。

但是，他并非没有体验过等待的心情。

六岁那年的初次公开小提琴演出之前，他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焦虑，但当时的他还没有能力去分析自己的心境，更没有学会任何调整的手段。年幼的他独自呆在小房间，听着观众逐渐群集在大厅里；每一个陌生的脚步声传进大脑，他的焦虑就增加一分。他想着这所有的客人是不是在谈论自己。他们是不是会喜欢自己的演奏。他等待着这所有人的答案。今天，他只等待一个人的答案——这么多年来，他几乎从不给别人选择的机会。如今，他把机会给了希尔贝丝，他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十一点刚过，他听见了钥匙插入匙孔然后转动的声音。她进来了，用他给的钥匙。他走到她面前。

“你决定了？”他说。

“还没有。”希尔贝丝说。“我想让你帮我决定一下。”

“我说过了这是你的……”

“只要你抱我一下就好了。也许这样我就会知道。”

他伸开手抱住她。她把脸颊靠在他的肩上。

“你不擅长把选择权交给别人。”她说。“如果你说，我非住过来不可的话，那么我肯定会答应的。”

“潘索尼亚，”她抬起头，看着他。“用你习惯的办法再说一次吧。”

“留在这。”过了一会，他补充说。“我需要你。”

“一点也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她再次靠在他的肩上。

并不是他没有对别的女人吐露过这些字眼；只是他初次觉得这些话有了一些份量，而不仅仅是为了操弄别人的感受。他心里非常难得地生出了一些感激——他已经不记得上次有类似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了。纯粹的感激，并非因为相互的利益诉求，而只是因为觉得对对方有所负债。

希尔贝丝的手指在发抖。

她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一件多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结果的事情。

今天清晨，当他说出“关键在你怎么选择”的时候，她心想：*说得简单。对你来说一切都太简单了。*昨天夜里两人分开之后她的那几句激烈的责难，像是她把最后的恨意储备一次性地倾空了，与之同时完全抛弃掉的还有对阿蕾塔的负罪感。那已经是最后的挣扎。希尔贝丝不知道潘索尼亚今天一整天几乎无法工作，否则她必然会更快下决定的。

她不是没想过，也许这也是他常用手段的一种；过不了多久，她会成为又一个阿蕾塔。但是她更愿意相信别的东西，就好象初次在这房间里过夜的那天，她相信着他守在门外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一次，他会不一样。我们会不一样。*

在这时候，希尔贝丝最后一次产生了犹豫。为了和这犹豫做斗争，她回想起多年前的一个黑夜，同行的五个大人把熟睡的她留在艾尔文森林里，瞒着她上路。她醒来了；夜空里看不见月亮。远处能听见野兽的鸣叫。恐惧，没有持续多久。她最终自己找到了那条通向暴风城大门的路。当看见城门的时候，她却比刚发现自己遭到抛弃的时候更害怕，因为她不知道门里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这么一路走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如果门是独为她一

个人而紧闭的呢？如果门后比无人的旷野更为荒凉？如果门后等待着她的是一段更为艰难困苦的旅程？不管怎么说，她跨进了暴风城，尽其所能地活着，一直活到了现在。没有人可以否定她自行作出的选择。

## 19

共同生活的第一天夜里，他们没有做爱。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这就像是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段关系的开始有太强烈的欲望色彩，所以必须花一些时间来确认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东西。这种境况实际上对希尔贝丝来说更苦恼一些，因为她对他多少还有一些害怕，所以不可能去成为那个主动的人。第二天夜里，她躺在床上背朝着卧室房门；他上了床之后，从后面抱住她。她紧张地猜疑他接下来会怎么做，但什么都没有。他就这样抱着她睡着了。晚安。她对自己默念。

虽然住到了这儿，但希尔贝丝每天早上仍然还是要去教堂的。潘索尼亚去的是治安局大楼，他们会有一小段相同的路程，但他离开家门的时间要比她早半个小时。两天后，希尔贝丝也比过去早出门半小时，好和他同路。在这一小段路上，她偶尔会紧挨在他身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当到达教堂的时候，守门人还不准圣职者以外的人进去，她就只能在附近转悠或者等待半小时。大概一周后的一天，已经完全调整过来的生物钟催促她起床了，但是潘索尼亚却对她说：

“你可以再躺一躺。时候还早。”

“我们不是每天都这个时候……”

“你的时间，你自己安排。但最近局里没有太多事可做。我没必要过去太早。”

“那好吧。”她缩回到毯子里。

说这些话的时候，潘索尼亚一直都没有看她。从这天开始，希尔贝丝就再也不用为到教堂太早而烦恼。不过，她在合唱团里的排练却开始遇上了别的麻烦。做指挥的神父常常对她这么说：

“希尔贝丝，这是一首严肃、庄重、充满圣洁感的歌曲，已经在教堂里流传了几百年。没有人让你自作聪明地修改它的旋律。跟着你周围的人来。”

“希尔贝丝，我说过多少次了，演唱的时候要让你的心中充满对圣光的敬畏感。教堂可不是什么俗世场所，不需要你用笑容来诱惑听众。”

“希尔贝丝！”

两个人白天都在工作的地方用餐，希尔贝丝要准备的只有晚上的一顿而已，但是这成了另外一件困扰她的事情。她没办法确认潘索尼亚夜里什么时候会回来；哪怕她早上尝试性地询问他，也不会有什么有用的结果。所以她最常的做法是先把材料备好，等他回来之后再开始弄。作为在皇后区成长的人，从来就没有长时间准备精致菜式的必要以及条件，所以她倒也用不着让他等待太久。没过多少天，她就发现他食量非常大，所以通常都不用担心多做了，但是有一句话是绝对不能在他面前说的：“不吃完的话，太可惜”，或者表示出类似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有意——至少希尔贝丝是这么猜测的——留下一些东西不吃，甚至还会赶在她收拾之前就把它们扔掉。这个怪癖，结合其他一些小事情，逐渐让她领悟出一个道理：如果当面提醒潘索尼亚有什么事物是他必需的，那么他立刻会表现出否定的态度。

基于同样的道理，潘索尼亚从来不表示自己喜欢吃什么，所以希尔贝丝只能仔细观察。她非常艰难地得出了两个结论：他几乎是个素食的人，而且非常讨厌辛辣的东西。对于这结论的准确性，她心里当然也没有底。但她坚信，自己至少是第一个试图对他做出这种判断的女人，所以这已经很值得自豪了。

对希尔贝丝来说，和潘索尼亚生活就像在薄冰之上走路，但是哪怕不小心踏错一步，冰层破掉了，她也不会沉进冰湖里——其实薄冰的下面不过是到达脚踝的小水洼而已。他从不，真正地，责骂她。比起皇后区那些一吵起来架来经常酒瓶子桌子凳子乱飞的男女来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

幸福这个词她还是不敢贸然去用。讽刺的是，这同样也是因为他们两人不会有真正争吵的事实。当她不小心惹他不高兴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以完全切断感情交流可能性的姿态，来对她下达改进的命令。“把这盘子里的东西扔了。”“不要穿这件衣服。”“这个时候不要出门。”争吵是太过直接的自我内心暴露，这样的事他绝不会去做。在过去，希尔贝丝认为这是神秘，但是现在她觉得那是他在自我防卫。他从来就不卸下这防卫的姿态，哪怕是在抱着她睡觉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某种方式来压住她的手，就好象生怕她会在睡梦中挥动手臂打中他。

在决定和他生活的那一天，希尔贝丝最担心的就是他那句“我需要你”，只是一个谎言，就像对阿蕾塔以及其他女人所经历的那样。但是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她就越不担心这一点，因为她明白，如果这句话某一天突然作废了，他会立即不做任何解释地把她扔出家门。普通男人分手时的犹豫不定，以及希望分开之后自己仍能在对方心里留下痕迹的自私，是不可能在他身上发生的。既然两人仍然在一块儿，那这句话就是有效的。

工作上的事情，希尔贝丝当然从来不问他，但是每次拿着他脱下来的衣服的时候，她都生怕会发现血迹什么的——而且还确实发现了好几次。她只能试图将它们看作是普通灰尘一般的东西。

一个男人进入了她的生活，另一个则离开了。自从宴会那一晚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丕平。这不仅仅表示他不和她接触，同时也表示他不再去教堂，正是后面这一点引起了很多流言。有的人说科昂把儿子送到外地去读书了。有的人说丕平病得很重，不能出行。当然，这些都只是平民百姓的结论。也有那么一些因为身份特殊，而得以接近事实的人。

一天下午，希尔贝丝准备离开教堂回家。在宽阔的拱廊下，她经过几名群聚着聊天的贵族小姐；其中一个突然身体往后一退，用后脚跟踩了她一下。她疼得立刻蹲下去。

“真是不好意思，我刚才没站稳。”那名小姐转过头，俯视着她说。“噢，这位难道不是丕平大人的远房表姐吗？您怎么在这儿？我还以为您已经回到老家去帮家里人管理金矿了呢——反正那天我在宴会上就是听人这么说的。”

希尔贝丝心里很想打这女人一个耳光，但是为了不刺激她继续宣扬宴会上的事情，便没说什么，拖着有些跛的左脚离开了。

回到家里，希尔贝丝觉得脚已经不太疼痛，走起路来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后来她在做饭的时候，身后的潘索尼亚说：“你的脚是怎么回事？”

“啊？没什么……”

“过来。给我看看。”

她只能在他面前坐下来，把左脚掌搭在矮凳子上，脱下鞋子。在第一和第二只脚趾之间，多出了一个紫黑色的小凹坑。

“怎么弄的？”他说。

“教堂里，有本书从架子上掉下来，我不小心给砸中了。”

“这不像是书砸中的。”

“反正，就是个什么硬东西……”

“为什么不让教堂的人给你治一下？”



希尔贝丝还没来得及编理由，他就站起来，从墙边的柜子里拿出了装医药用品的小箱子。

在帮她处理伤口的时候，他说：“下次看着点，不要让别人那么容易就往你脚上踩。”

“好。”

后来有一天夜里，吃完饭之后，他对她说：

“我记得你说过想去歌剧团试唱。”

“我那时候随便说的。”

“你住在皇后区的时候，有机会到内城看歌剧演出？”

“.....没有。”

“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你就觉得自己能做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口了。”

“今天晚上去。是王后献礼歌剧团的剧目。还有一个小时，你去准备吧。”

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可是.....难道不是要预先买票？”

“普通座席我可以临时弄到。”

“到那儿去，有规定要穿成什么样子的吧？”

“我说过了是普通座席。”

后来，她回到卧室里，关上门换衣服。这件事，到底他是事先有所准备，还是临时冒出来的念头？她不打算追究。

这是两人初次结伴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没办法掩饰自己的紧张，差点还问了他“如果有认识的人看见我们那怎么办”。不过，既然他不事先嘱咐，那就是没有问题。这让她有了一个乐观的推测：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会愿意对治安局的同僚公开两人之间的事。

在歌剧院里，他们没遇上什么麻烦。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她都挽着他的手臂，偶尔会用眼角偷瞄他一眼。对于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他似乎比她要更关注得多。

公主和来自异国的王子相爱了。嫉妒他们的女巫要下咒害死公主，但是却误杀王子。公主依靠自己的才智把女巫送上了断头台，随后自杀。她自杀前的最后一幕是整部剧的高潮，饰演公主的女歌手攫住了所有观众的目光和耳朵。

在过去，希尔贝丝幻想的是自己就是此刻站在台上的女歌剧演员。在台下的不再是胡乱打发时间的犯罪者和酒鬼，而是一些真正关注她，只为聆听她的演唱而到来的观众。但是现在，她不再需要幻想。她更愿意做一个坐在他身边的普通观众，这样就很好。

## 20

在和刺客签订合同后，丁尼生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合同上规定了刺客必须定时和线人接头，而这方面的工作完全是由潘索尼亚负责的。

两个星期过去了。根据线人的回报，刺客已经安全回到皇后区潜伏，但是还没能开始具体的行动。

为这件事，丁尼生再次把自己的婚礼推迟了一个月。这让他显得远比制订这计划的潘索尼亚更焦急。

“一切都正在按着计划表来。”面对丁尼生的追问，潘索尼亚这么说。“没有必要催促。”

“没办法，伙计。镇定不是我的特长。”

另外一件多少困扰着丁尼生的事情，就是最近的搭档似乎有了一些变化。潘索尼亚不像往常那样总是早上提前半个甚至一个小时到达治安局。在非要动用武力时，他当然不会犹豫，但是会更注重自身安全，而且非常反感血液或者别的污渍会溅到衣服上。他在审问女性嫌疑犯的时候似乎不再像过去那么严酷。丁尼生向来就不喜欢搭档某些太激进的做法，但是现在情况稍有改变，他反而又习惯不过来。像往常一样，他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未婚妻。她已经为婚期延迟的事情发了好几次脾气了，所以他几乎完全不敢拒绝分享工作烦恼的要求。

“人变得温和了，而且比以前爱干净？”她说。

“我不是这么说的呀。”丁尼生说。

“概括起来就是这么回事。那么……他大概是有了特殊的女人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天天和他凑在一起，算得上很了解他的，”不自信让丁尼生的后半句话声音变小了，“反正，不会……”

“肯定是的。”她伸了伸懒腰。“我还真想认识一下，是谁能让他……”

丁尼生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便又一次转过头去装睡。对于潘索尼亚改变的原因，他有自己的推测，虽然并不打算拿出来和未婚妻争执。要和潘索尼亚谈论这推测，是比较敏感的一件事。但丁尼生终于还是下决心这么做了。第二天在工作空闲的时候，他问潘索尼亚：

“嗨，我想问一件事。”

“什么事？”

“关于……就从有人下毒的宴会说起吧。那天，你负责宅子内部的安全，而我管的是外面。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进去看看……”

“这是上头的安排。”

“我知道，我知道。那天，科昂公爵也在场。对吧？”

“他很安全。没有出事。”

“这我也知道。不过，后来你受伤了在医院躺着，他去看你……”

“不要吞吞吐吐的。把话讲明白。”

“就是说……”丁尼生花了一些时间来选词。“你和科昂之间有什么计划吗？”

“我帮他处理了儿子的事情。不过除此之外，我们确实还谈了别的。你还是没有把话说直，丁尼生。”

“好吧。我听说了，科昂可能会在议会上提议建立从治安局分离出来的，专门的情报组织。你们的事和这有关吗？”

“是的。”潘索尼亚看着丁尼生说。“他确实在这方面问过了我的意见。”

“你是说……是科昂的点子，他只是问问你的意见？”

“最初是谁提出来的，我不知道，当然也不认为他会告诉我。他觉得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所以找我谈话。”

丁尼生很难判断这句话的真假。科昂作为抛头露面的公众人物，很难想象他会率先产生建立情报组织的念头。而自己的搭档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调查官，按理说不会有胆量和机会对公爵提出这样的建议才对。

.....不，我再想想。胆量，大概是有的。

“你有什么想法？”潘索尼亚说。

“不好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谈了哪些方面。”

“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没什么意义。你一向厌恶，而且不愿意了解各种利用情报的手段。”

“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厌恶，肯定谈不上。我只是不太喜欢.....某些.....算了，你明白我一直以来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情报来源是危险的，不正当的，那多半就是不可信的。”

“不如你给正当的来源下个定义。你觉得我的线人都属于不正当的那一类？”

“酒鬼啦，乞丐啦，黑市贩子啦.....潘索尼亚，你也知道，我们平常在审讯的时候就最不相信这类人。怎么可以把破案的关键寄托在他们身上？”

“一切东西都是有价的。在作为嫌疑犯的时候，为了自保，他们当然不可信。但是有适当的价格，他们就可以表现出值得信赖的一面——或者我们让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这么说，你和科昂公爵提的建议就是要重用这些人喽？那这所谓的独立情报组织会变成什么样？”

“不要自以为是。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

这句话让丁尼生有些上火。“自以为是的人是你。治安局的工作规则，就是用有尊严而且高效的办法来保障所有暴风城居民的安全。你难道不知道你的那些办法，让我们遭到了多少怀疑。”

“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对正当的来源下定义。对你来说，大概只有富商，贵族说的话才称得上正当来源。你总是强调自己要保障所有暴风城居民的安全，但很明显，你完全看不上相比你来说处于更低阶层的人。”

“没有这回事。我的未婚妻就是皇后区出生的。”

“那只是因为你已经把她带出了过去的生活。如果她是你所说的酒鬼，乞丐，黑市贩子的一员……”

“别说了。我不想和你谈论她。”

“没问题。正好我也没兴趣。”

丁尼生并没有想过因为这件事和潘索尼亚吵架——当然，严格来讲只是他单方面感到难堪和气愤。在这次交谈之前，他对于建立情报组织的传言还不是那么敏感；但是从这之后，他开始四处打听相关的消息。他最终从那天的一名宴会参与者那儿得知：这件事是真的，而且科昂有意将潘索尼亚推荐为该组织的第一任领袖。

刚确认这一点的时候，丁尼生感受到的是一种释放感，甚至希望这尽快实现，因为这就说明他再也不用和潘索尼亚合作，而治安局也可以从那些肮脏的办案手段里解脱出来了。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接受这个念头。他了解搭档的能力；一个完全听命于潘索尼亚的组织，又可以把这能力放大一百倍。在丁尼生最糟糕的想象里，整个暴风城很快都会充满盯梢的人；欺骗以及互相算计会很快地从皇后区蔓延到内城。他甚至为此在噩梦中惊醒。

他强忍住冲动，没有把这件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影响的事情告诉未婚妻。但是，他的枕边人似乎越来越为她自己的假说而沉迷。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她对他说。

“什么？”

“明天早上，你早起一些，然后到他的家门口附近守着，看有没有女人送他出门。”

“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

“因为你肯定不愿意直接问他……”

“他到底有没有新的女人，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而且这种事也太丢人了。”

“可是我很感兴趣嘛。就答应我这么一回，以后我再也不过问他了，行吧？”

最后这个承诺对丁尼生起了作用，哪怕并不觉得未婚妻真的会履行。多次推迟婚礼的负罪感，让他还可以承受一次这样的要求——何况他越往深了想，就越觉得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这都是为了她。

于是某一天早上，他比往常提早起床一个小时——躺着床上睡眼半闭的未婚妻对他露出鼓励的笑容——他来到了潘索尼亚的住处附近。到了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答应了一个多么无理和危险的要求：监视自己的搭档。

十分钟后，潘索尼亚的家门打开了。丁尼生看见自己的搭档先走出来；随后有一个女子跟着出了屋。女子伸出手，替他整理衣领，他稍微抬起下颌。

这一刻的发现让丁尼生几乎完全抛掉了内心的不愉快，因为这验证了未婚妻的猜测是正确的。他本打算看一眼就离开，但是却改变了主意——未婚妻的兴趣变成了他自己的兴趣。他跟上了两人，尽量保持着距离。

大概同行十分钟后，潘索尼亚和希尔贝丝分开了。丁尼生又跟随希尔贝丝足够多的路程后，快步赶到她面前。

“您好，”他说，“我叫丁尼生，是潘索尼亚在治安局的同事。”

希尔贝丝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嗯……你好。”

“实际上……我刚才看见你们俩了。我通常很少走这条路的。我差点想上去和你们俩打招呼，不过想想看还是算了。我猜潘索尼亚一定不会高兴的。”

“大概吧。”

“你们是恋人吗？如果您觉得我这样太直接的话，抱歉。我真的很想知道。”

“是。”她点了点头之后又说了一次。“是。”

“果然。也许我好奇心太强了点。我没有让您难堪吧？”

“没事。你们一起干事的人，没有从他那儿听说过我？”

“潘索尼亚这人很多事都是不愿意说的，我想您比我更清楚。”

“嗯。”

“能不能知道您的名字？”

“希尔贝丝。”

“希尔贝丝……那么您就是那位艺名叫红鹭的歌手？”

“……是的。”

看见对方开始警觉起来，丁尼生只能用进一步坦白的策略。

“我从潘索尼亚那儿听说过。说您和科昂公爵的儿子……有那么点需要解决的麻烦。不过，我还没想到……”

“抱歉，我先走了。”

“请等一下。我还有些事想问您。”

这一番问话，丁尼生的目的本来只是想稍微了解眼前的女人，好回家以后对未婚妻交差。但是他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同样也是未婚妻曾经提醒他的可能性。

“您有一位朋友叫阿蕾塔，对吧？请先等等，我马上就说完。她的案子，我也知道。对她的遭遇我很难过。”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那么……因为她的去世，潘索尼亚有没有……情绪上受到影响？因为我听说，他们的关系曾经也不错……”

“不。我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让我走。”

“抱歉，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件事？别把遇上我的事告诉潘索尼亚。其实局里很多人都关心他，所以我不知不觉就这么问出来了……不过我可不想让他发火。您可以答应我吗？”

“好。”

在短促得几乎不能表达这个词意思的回答后，希尔贝丝离开了。

在丁尼生听来，她并没有否定潘索尼亚和阿蕾塔曾经认识。他还记得自己如何与未婚妻争辩，潘索尼亚和阿蕾塔没关系，不可能牵扯上她的自杀，因为未婚妻没有任何证据，仅仅是如此猜测而已。

*也许她又对了。*

他又回想起来，自己当初先行调查名叫红鹭的女歌手，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潘索尼亚很快就把这件事解决了。他已经没法推算，搭档也许还有多少事情瞒着自己。

在原地沉思一会儿之后，丁尼生朝治安局的方向走去。

丁尼生打开了门，但并没有进屋。他的手握着门把，对坐在屋里的潘索尼亚说：

“伙计，要不要到屋顶上坐坐，吹吹风？这儿真是闷死了。再加上早上那些事，我真想多呼吸些夜里的清新空气。”

“你自己去就行。”

“那太没意思了。你看起来也不像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啊。来吧，我去要些酒来，算在我身上。”

“你知道我不喝酒。”

“那就点别的呗。咖啡，茶，随你便。说了算在我身上。来吧。”

潘索尼亚并非真的无事可做。他正根据科昂的要求起草一份情报机构部门设置计划书。但丁尼生有一点说对了：这房间真的很闷。潘索尼亚很难不去注意到充盈在身体四周的酸腐气味。

他把纸笔收好，站起来。

几分钟后，他们坐在这栋小旅馆的屋顶上。丁尼生不仅要来了喝的东西，还有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

“我跟老板说，我们俩要在这办公。谁也不许上来。”丁尼生说。他显露出小小得胜之后的满意笑容。

云遮挡了月亮的一部分。黑色的鸟群从东边飞向西边；地上的人听不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在视野的尽头，在山峦之上的矮树丛后面，可以看见来自暴风城哨塔的火光。因为距离远，它反而会在人的眼里变得更醒目。

这儿是闪金镇。今天早上，潘索尼亚和丁尼生到达此地，追捕一名逃犯。逃犯跑进了猪养殖场，所以他们在刺耳的嚎叫以及臭气之中结束了战斗。小个子的罪犯在猪圈里爬行，希望这样就能隐藏自己的身体；他抬起饲料桶甩出里面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武器，把逼近的丁尼生泼个正着。事情完结后，丁尼生看看只有裤脚沾上一些泥水的搭档，无奈地用手背上一处干净的地方抹了抹自己的脸。

“怎么还是有些味道。我都泡了这么久的澡了。”他低下头闻闻自己，然后喝了一口酒。“管他的。”



“大概是你的心理作用。”潘索尼亚说。“我不觉得有什么气味了。”

“那是因为我们俩之间还有这么一段距离。”丁尼生伸直左手，仿佛是要丈量什么。“不过在回家见她之前，我还有不少次洗澡的机会。”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丁尼生双手握着酒杯，右手食指顺着杯口来回滑动。他从来不是一个能喝酒的人，但他发觉自己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喝掉了这瓶烈酒的三分之一。他放下酒杯，拿起酒瓶摇了摇，然后举到头顶上，抬起头，透过瓶子以及酒液观察变了形的月亮。刚刚摇晃过的酒液不稳定地颤动着，月亮也就一再分散，聚合。

“五次。”

“什么？”

“我已经推迟婚礼五次了。”

丁尼生放下酒瓶，举起右手，五指展开，然后慢慢地把一根一根指头扳下来。

“我有时候想问她，为什么你不离开我？你还愿意等我到什么时候？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问。我想问，又一点也不想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伙计？”

潘索尼亚没有说什么。

“她真是有耐心哪。我真爱她。没有她我什么都不是。没错，我一点用都没有。我是说，你见过几个治安局的人给泼了一身猪饲料？没有吧？除了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吧？但她还是爱我。我更爱她。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杀人……不过大概杀人之后，我得去自首，那样她就不能和我在一起了。她就可以离开我，去和别人结婚了。那样对她好。……不……不对。不是这么回事。”

“你喝醉了。”

“我没醉。人们总是说，一个人喝醉的时候，都说自己没醉。但我是真的没醉。我都不知自己怎么撑过来的，要对她说，亲爱的，我……看来我们不能……我们得另选日子……五次！五次。五次……”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

“伙计，”他望着潘索尼亚说，“你会参加我的婚礼吗？”对方没有马上回答，他又强调了一次。“会吗？”

“会。”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就当作是吧。”他把头转回去，望着前方。“你说的话，我会很高兴的。不过我可不能让你做伴郎。这活让我的一个表兄来干。不过他快出海远航……这是他的工作。我考虑到他不用出海的日子才定下婚期的。已经拖了太久了。潘索尼亚，我……我发现，几乎找不到几个人发出请帖。我没有什么朋友。”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这方面的事情不可能太招摇。”

“不，不。你不懂。我是真没什么朋友。从小到大都是。十六岁以前，我胖得不能行。那时候的我基本就是年轻三十岁的波鲁纽斯。就是这个模样的我，在学校的问卷填上了志愿：治安局罪案调查官。所有人都取笑，作弄我。他们这样做。”他举起木制的酒杯，放开手，让它落地。“把我的东西摔在地上，逼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去拣。那时候的我很难弯腰够着地上的东西，非得跪着。他们说，这叫让我‘取证’。他们还会让我‘调查盗窃案’‘抓劫匪’，你应该能联想到是怎么一回事了。后来，我像发疯一样锻炼身体，在十九岁的时候终于通过了治安局培训学校的体检。”

“你做得不错。”

“是吗？你也这么觉得。你是我的好搭档。终于离开过去身边那些混帐之后，我就想，谁需要他们！丁尼生，是一个全新的丁尼生了，要展开新的生活，交新的朋友。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成功了。我尽量参与别人的话题，哪怕我不喜欢……我每次都和他们打牌，哪怕我也不喜欢。但是还有一点我怎么也改不掉。我还是对女人没辙。十六岁以前，我对女人只有一个想法：当她们在我附近笑起来的时候，那就肯定，绝对是在取笑我。我想她们，但是更害怕……你一定是不可能了解这种感受的。”他朝向潘索尼亚，手指头颤抖式地连续指了指对方。“我得到的第一个吻……十五岁的时候，一个几乎没和我说过话的女孩突然跑过来亲了我的脸，又跑回到她的朋友那儿去。然后她们笑了起来。她们是在打赌，怎么个赌法我不知道，总之那女孩赌输了，得到的惩罚就是必须这么做。然而……我竟然还高兴！我高兴得要命！我心想，她是不是作弄我无所谓，这张脸今天不洗了！我要带着这个吻睡觉。但是那天夜里在睡觉前，我老老实实洗过脸，然后就哭了。”

接下来，他又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与第一个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未婚妻相遇。他强调在最初，他有多尴尬。他强调，她是他的明灯，拯救者，最大的幸运和幸福……他一直在说，并不在意搭档是否回答。

潘索尼亚并不觉得坐在这儿听丁尼生不停地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他也发觉自己不打算立刻离开。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有人将他当作倾吐的对象——是极不常见的。

他不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他一向认为这类酒后的倾诉是愚蠢的行为。出于社会性的礼节，有时候他必须承受这样的愚蠢。

——在过去，他是非常坚定地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似乎也算不上浪费时间。

“我羡慕你，真的。”丁尼生说。“你做事都没失败过，至少我记忆里没有。我真想知道你是怎么锻炼成今天这样的。至于女人方面的事情，那更不用说了。要是我能像你一样，那没有多少朋友也无所谓。有句话说，真正成功的人是雄鹰，他是独自飞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身边谁也不需要。我不觉得这句话总是正确的，但是在你身上应该说得通。刚听说要和你搭档的时候……其实我很高兴。虽然不喜欢你的名声，但我想，自己终于可以和厉害的人合作了。看来，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厉害的人了。”

“你确实做得很不错。你也没有犯过太多错误。”

“有时候我想，也许你的做法真的更正确。也许是我太死板。还有的时候，我真想和你打一架。不过，我一定是打不过你的。那天夜里，能够把你从刺客刀下救出来，我实在是太为自己自豪了。我做了一件特别不错的事。对了……”他看着潘索尼亚。“你还没谢过我。”

“谢谢。”

“不用谢。”丁尼生把酒瓶子喝空了，然后对着瓶口，朝里面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潘索尼亚·肖尔感谢我救了他！是潘索尼亚·肖尔啊！”他放下瓶子，继续说。“总之……如果你真的当上了那个什么情报机构的领袖，咱们就不能合作了吧。我会想念你的。我……真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

潘索尼亚回想起了两个人上次的争论。丁尼生当时并没有提起有关成为领袖的事。

“你知道了什么？”

“我也有耳朵，我也有嘴巴，我也会打听的啊。说是……科昂很可能会把你推荐成第一任领袖。”

潘索尼亚不打算说什么。和已经酒醉的丁尼生谈论这些，并不是好主意。

“到那时候，你就真的成了飞在天上的鹰了。我还在地上滚啊爬的。但这样也好。我会和她结婚……生一儿一女……过得很幸福。我不求更多……你怎么不说话？我是在支持你，伙计。你也表示一下吧。”

“没有什么事情是已经决定了的。”潘索尼亚站起来。“酒已经喝完了。你应该回自己的房间。”

“你……”丁尼生抬起头看着潘索尼亚，右手掌使劲拍在桌面上，然后指向对方。“坐下。我的话还没说完。每次我准备好要信任你了，但你总是要做一些让我改变主意的事。今天也一样。我还是不相信你，伙计。你在骗我……在很多事情上都骗了我。阿蕾塔到底是不是你害死的，今天你一定要给我答案。要不，你至少也要给我承认，你和她有过关系，而且在办案子的时候瞒着我。你一定要承认。否则我……”

他仍然是醉着的。但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 22

丁尼生摇晃了一下脑袋，像是这样就能消解醉意。他抬头望着桌子对面站起来的潘索尼亚，眼神里浮现出奇特的疲劳感。

“阿蕾塔是萨尔瓦尼的人杀死的。”潘索尼亚说。

“我知道。我知道。可你……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说，她曾经是你的女人？从一开始你就没有资格负责这件案子……我不光是说阿蕾塔。所有和萨尔瓦尼牵连的案子，你都没资格去管。因为你把这么重要的情况……瞒着我们。我知道，我知道自己说的都是真的。别说我是喝醉了。”

“你是怎么产生这些想法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耳朵。我有嘴巴。我也会打听。我打听来的。这你可没想到吧……情报！这就是你最喜欢的词儿。我也能用。”

“把你刚才的话说完。假如我不承认，那你‘否则’会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但我……我不会放心的。如果你离开治安局的话，我会想念你的，搭档，但我也不放心让你去干那活儿。你欺骗每个人。我不知道你和阿蕾塔是怎么一回事，但你肯定骗过她。如果得到了权力，你会欺骗……更多人。说真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你把女人都看成什么了。我不理解。我是说，在我身边的女人，我爱她。我愿意为她去死。而你……你……”

他站起来，抓住了潘索尼亚的衣领。

“你不能让悲剧重演。我是你的搭档.....我的话你总该听听。对希尔贝丝好一些，听见了吗.....？我不了解她，也不了解阿蕾塔。我谁也不了解.....我就是知道你不能这么做。该死的，潘索尼亚，你到底有那点特别的？你有什么资格做这样的事.....？”

“你和希尔贝丝谈过话？”

“是的，我有.....啊，本来不应该告诉你的。但我和她说过话了。她什么也不说，看上去有些害怕。一定.....不会是怕我。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叫希尔贝丝的歌手和你在一起了。你是在计划什么吗？还是说某一天，她会变成另一个阿蕾塔.....你早就预料到了这点。不，甚至可以说是你有意促成这类事情的。你不能对她这么做。得有人保护她。”

“管好你自己的事。”潘索尼亚拉开丁尼生的手。

“我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我们俩是在谈你！”

潘索尼亚觉得自己多少需要感谢那瓶酒。他从不觉得丁尼生真的会一无所知，但直到现在他才确认醉酒的搭档到底知道了多少。也许最好的做法，是趁丁尼生判断力不够准确的时候，尽量挖掘出他在不同情况下的真实态度。

“丁尼生，发生在阿蕾塔身上的事，我很难过。在最初，她只是我的线人。我也没有预料到会走到这一步。”

“你很难过？真的吗？”

“你希望我怎么样，大声悔罪？我们做事和对人的态度都太不一样。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尊重她了。不把我和她的关系暴露出来，也是这尊重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一开始说出这件事，那么按你那正直的脑袋，肯定会把我和她的关系想得更坏。你可以指责我没有很好地保护她，但那不是事实。毕竟，她曾经是萨尔瓦尼家族的人，而你也明白萨尔瓦尼现在变得有多疯狂。我已经尽力了。”

“真是这样？”

“假如能抓住萨尔瓦尼，那也就是为阿蕾塔复仇。当然，并不说我要尽快完成这件事，纯粹是为了她；只是说为阿蕾塔复仇，和我们需要做的本职工作，途径是完全一致的。你可以喝得醉醺醺地大声说你爱谁，愿为谁去死，但那不是我的做法。”

“可是.....希尔贝丝又是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不正常。阿蕾塔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和希尔贝丝见过面了。她知道阿蕾塔的死错不在我。至于为什么这次我要把事情瞒住……你也知道，丕平看上了她。虽然现在科昂禁止丕平接近希尔贝丝，但我们一定不能太引人注目。”

“那好……你会和她结婚吗？”

“你真喝多了，丁尼生。想想看，如果我要和她结婚的话，那也不能是现在。原因你也明白。我们俩面临着同样的障碍。现在唯一该关注的事情，就是抓住萨尔瓦尼。我们不能让其他的任何事分了心。想想看，你刚才说的我没资格管这些案子——多么荒唐。事情已经开了头，那一定就要做到最后。要想成功，就需要你现在信任我，而不是在女人的问题上找我麻烦。”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你说的这些话。”丁尼生坐回椅子上，身子朝后摆动了一下。“我们要抓住他。抓住他以后，你大概就要去别的地方做事了吧。对，我们俩一起抓住萨尔瓦尼……别的事情，都没必要管……我是说如果能成功的话。要是收买刺客的计划失败了……我就再也无法相信你了，搭档。你得用行动证明，这一切是为了做好事，而不是做坏事。如果最后，你还是在做坏事的话……”

“我们应该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启程离开闪金镇。在旅店外碰头的时候，丁尼生很难掩饰自己的尴尬。

“嗨，”他把潘索尼亚拉到墙角说，“昨天晚上……我说了不少奇怪的东西，对吧？”

“可以这么讲。”

“有没有关于……什么十五岁的时候，一个女生……”

“有。你说了。”

“真该死。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说出去的。你不喜欢拿这些事开玩笑。”

丁尼生用手指抠了一下耳朵下方的短胡渣。*在回家之前，我得把脸刮干净。*关于胡渣的片刻思考，并没有消除他的紧张。他觉得自己手指的动作不自觉地放慢了，而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沉重起来。一驾马车在不远处驶过，车轮在沙土上留下的阴影让他眯起眼睛。最后，他深呼吸了一次。

“潘索尼亚，”他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知道什么事才是最重要的。我对私自去打扰希尔贝丝，向你道歉。真心的。”

“没必要。”

“呃……还有。我说出的一些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是指昨天晚上，我说过的一切……希望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现在还没记起来的。总之，能不能当成昨天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过？我自己，一定会做到。”

潘索尼亚看着丁尼生，慢慢地点了一次头，但并没有直接回应这方面的事。

“回到暴风城之后，我很快会和刺客第三次见面。计划能不能成功，结果就在眼前。做好准备。”

“好的。我一定会……准备万全。我是说，我已经等不及要揍萨尔瓦尼一顿了。我要把他的门牙敲下来做纪念品。”

卫兵把他们的马牵来了。潘索尼亚朝自己的坐骑走去。

今天一大早醒来不久，丁尼生就回忆起了昨晚自己说过的一切。之所以肯定是“一切”，因为他脑袋里装着的，不应该对潘索尼亚当面挑明的东西，只有这么多。他怀疑搭档对阿蕾塔的死多少负有责任，怀疑希尔贝丝会是下一个遭难的女人，而且对潘索尼亚可能获得的权力产生了莫大的抵触和反感。他不知道潘索尼亚有多大后台，但他已经打算暗自准备资料上报，好阻止他得到那个职位。不过，如果能顺利抓到萨尔瓦尼，他可以当作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这么打算的。

这打算是否还有效，如今的他已经没了主意。

为什么要喝那瓶酒？丁尼生知道自己酒量很浅，喝醉之后经常说不适当的话。他知道这个风险，但还是把搭档邀请到旅馆的屋顶上。甚至可以说他本身就带着一些吐露秘密的预期。也许他一直暗地期待着自己能有和搭档正面对质的机会和勇气。他借助一瓶烈酒实现了这件事——在没有醉得很深的时候，他本可以只说说和自身有关的事情就停下来的。但他还是一直说，说，说……

潘索尼亚如今是什么态度？丁尼生看不出。就像往常一样，他从来没有猜准过搭档的想法。醉意带来的临时膨胀的自我，已经消失无踪。他觉得自己应该在说出“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之后就停下来的，因为那是一句真话。

他深知自己已经毁掉了实现这句话的机会。又或者是机会从来没存在过。

回到家里的时候，是夜里接近十点钟。

希尔贝丝从卧室走进客厅。

“你回来了，”她对潘索尼亚说，“要我给你做些吃的吗？”

“不用了。”

他回到卧室，打开书桌的抽屉，把一些东西放进去。希尔贝丝走到他背后，抱住他，面庞贴着他的背脊。

“怎么了？”他说。

“没。只是.....第一次和你分开这么多天。”

“一切都还好吧？”

“没事儿。”

潘索尼亚的双手按在桌面上。丁尼生暗地里见过她了。*她什么也没告诉我。*

他转过身，看着她。

“希尔贝丝。”

“什么？”

她的眼珠子里是期待的眼神.....她等着他说话。潘索尼亚记得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会因为他的一个动作或者一次注视而产生微小的惊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见不着了。

她不再害怕他。

他应该问和丁尼生有关的事情。没错，必须问清楚。但这一定会让惊慌重新回到她的眼睛里。

“没什么。”他说。

“有话不可以说明白？”她笑了。



潘索尼亚放下了询问她的念头。至少是暂时的。他已经见过了太多惊恐的面容；如今，在抓捕一名喜欢往猪圈里爬的逃犯，并且跋涉数日回到家里之后，他想看见的是别的事物。当他还骑在馬上的时候，在艾尔文森林里穿行的时候，心里就这么决定了。

## 23

夜里，潘索尼亚翻过矮墙，踩着生满野草的土地，进入一栋已经垮掉一半的废屋。这儿曾经是一家钟表店，因此墙壁上还有不少破旧的挂钟。它们已经失去了计算事物流逝速度的能力。时间的尸体。

屋子内部倒下了一面墙，把曾经的客厅和卧室连在了一起。这儿点着一盏油灯。昏黄光线的可见范围内站着三个人。领头的人，是那名曾经装扮成男侍的拉文霍德下毒者。

潘索尼亚进入了这房间。他先后看了看他们。他从其中个子最高的人那儿感受到了敌意。

“嗨，老板。”下毒者说。“他们就是我的同伴。本来没这必要，但我想雇主和受雇的人总该见个面吧。”

“应该还有一个人。”潘索尼亚说。

“他在外面。在确认你没有带别的人来之后，他应该就会进屋的。”

“把情况告诉我。”

“从现在算起，你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下毒者提供了一个地址。“萨尔瓦尼就藏在这个地方。他允许我的同伴们在一天之内共同去侦察任务地点。时间一长了，他就会怀疑。所以实际上，我想大概你的机会就是天亮之后，日落之前。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应当会把一些手下召回身边来做护卫。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必要为你调查。”

“这儿没我们的事了。剩余的酬金呢？”另一名刺客说。

“当然要确认你们没有骗我再说。这也是合同里规定了的。”潘索尼亚说。“明天的这个时候，会有人来把你们带到放钱的地方。”

“要是你在抓捕那家伙的时候死了，我们还能不能拿到钱？”下毒者说。

“这不可能。”

“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一直带着敌意的高个子说。“要不是有人碍事，我们的同伴上次已经把你杀死了。就像杀一条野狗一样。”

“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而他.....治安局通常不会埋葬刺客的尸体。我猜你不会想知道他现在去了哪儿。”

高个子拔出了刀。“让人恶心的小子。我至少要砍掉你一只手。”

“喂。”下毒者碰了碰高个子的手臂，像是要阻止他走上前。“你要这么做，我们会真的拿不到钱的。”

“我那份不要了。在庄园还有两个等着我的委托人，我不缺这点钱。”

“站住。”下毒者提高了声音。“就算你解约，但是我们三个人没有。搞清楚庄园的规矩。”

高个子看看下毒者，又看看另一名同伴，发觉自己是孤立的。他用刀尖指着潘索尼亚说“你迟早会吃苦头”，随后把刀收了回去。

“那么.....明天带我们去取钱的人是谁？”

“很好认。一个盲眼的乞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为别人领路。到时候他来了这儿，敲了门，你们只管跟着去就是。不用怕他会遇上什么事，他已经做了七十年的瞎子，哪怕是在皇后区也不会有人追踪或者是害他。以防万一，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布袋里面有地图。如果不愿意花时间跟着他的话，用你们觉得方便的办法就可以。”

“说实在话，”下毒者说，“我很感兴趣，你在混进治安局之前到底是干什么的？做事还真大胆。”他指了指高个子的刺客。“这家伙还打赌说你不会有胆子一个人来。”

“关于我的情况，知道了也没什么用。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也许会是这样。当然，你可以到拉文霍德来继续给我们提供工作。我们很少有来自于治安局这类机构的客户。乔拉齐大人会十分欢迎你的。”

“这点我很怀疑。”

“看来该说的也就这些了。那么，祝你好运。”

潘索尼亚离开了这间破屋。他花了相当长时间确认没有人跟踪自己，才走出皇后区。他从后门进入一家和治安局有联系的旅店，来到二楼。今天旅店没有营业。丁尼生和一些手下正在等着他。

“怎样？”一看见搭档出现了，丁尼生就对他说。

“位置查到了。”潘索尼亚说出地址。

“那些家伙不会骗你吧？”

“没必要。这样对他们没有好处。”

“可是，假如他们是联合萨尔瓦尼……”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会回到这里来了。更何况这地址上的房子是在皇后街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哪怕是萨尔瓦尼也不会觉得它适合做陷阱。”

虽然早就仔细考虑过了这些问题，丁尼生总是觉得要听着潘索尼亚亲口说出来，才能放心。

“知道他身边有多少人吗？”

“不知道。但我想不会有太大阻力，因为我们已经消灭了组织里的大部分中坚力量。”

“要不然，先等到明天白天，侦察一下，下午再行动……”

“没那么多时间，而且我说过了那儿人口密集。你的状态不对，丁尼生。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记住，这一次我们不是去和萨尔瓦尼战斗的。他没有这个资格。我们只不过是去带回一个罪犯而已。”

“我……我不知道。其实我原来不紧张的。但是和她谈了之后……”

“你和未婚妻谈了？谈这件事？”

“呃，是的。我说，我今晚上要去抓萨尔瓦尼。她很担心，就哭。她一哭，我就紧张了。”

看见搭档只是沉默着，丁尼生补充说：“抱歉。我知道自己犯了错。”

“现在动身。”潘索尼亚说。“天亮前就要把他带回去。”

丁尼生的话突然让潘索尼亚产生了本不应当存在的想象。如果他也把这件事预先告诉希尔贝丝，那她会说什么？做些什么？自从生活在一起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起过阿蕾塔。如今提到萨尔瓦尼，也许会重新让她的幽灵浮现在两人之间。但是，希尔贝丝首先考虑的，大概是希望他平安。有几次，他需要夜里离开家执行任务，她就会有那样的眼神：对意料之外片刻分离的厌恶和不自在。她并没有像过去的一些女人那样，成天急着讨他欢心，使用那些他已经厌倦的手段。希尔贝丝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中止了想象。因为这样下去，他快觉得自己比丁尼生高明不了多少了。

潘索尼亚和丁尼生带领着五名同僚来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栋两层的大屋，有铁栏围护，在皇后区来看算得上是了不起的建筑。房子前后各有一扇门。在前门守着一个人。两名治安局成员在远处弄出声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潘索尼亚得以很快绕上去，将他解决了。从窗户可以看见一楼大厅亮着灯，似乎有一些人围坐在其中；靠近屋子之后，能听出一场赌局正在进行。

他们很快选择了事先确定的其中一个战术。潘索尼亚独自用钩绳攀上二楼阳台。屋子里很黑，但他能隐约透过窗户看见床铺上躺着一个人。对方背对着这边，从身体的轮廓看来那只能是萨尔瓦尼。潘索尼亚转过身，给楼下的丁尼生发了信号。

没过多久，丁尼生带着人撞开木门，冲进了一楼大厅。喊叫，利刃相接，犬吠以及枪声。很快出现了一个人受重伤时的惨叫，但潘索尼亚听出来那不是治安局成员的声音。

他还听见萨尔瓦尼醒了，从床上跳到地面，从哪儿拿出了他的武器。潘索尼亚没看见这一切，不过听起来那像是棍棒之类的东西。萨尔瓦尼平常几乎只用拳头，如果非要使用武器的话，就随便找来什么容易挥舞而且可以抵挡利刃的物件。他还听见萨尔瓦尼咒骂着，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似乎没有立刻下去迎战的打算。他有那么一瞬间走到了通往阳台的门前，并没有开门，而是快步回到屋子中央。

潘索尼亚并不急着下手；虽然最好的办法是伏击自行来到阳台上的萨尔瓦尼，但是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他拿出撬锁工具，探进了锁孔里。楼下的喧闹，会让萨尔瓦尼没法察觉这声音。当他听见萨尔瓦尼碰触卧室门，准备出去的时候，认为时机到了，便打开了门。他的动作并不快，尽量不弄出声响，好让自己在进屋之后有机会从背后靠近萨尔瓦尼。月色黯淡，打开阳台的门应当不会让萨尔瓦尼察觉背后光线的变化。

门半开的时候，潘索尼亚已经看见了萨尔瓦尼的背影；这名追寻已久的敌人站在前方房门外的走廊上，右手紧握着一根长铁杖，探出身子朝楼梯下张望。他似乎是要打算下去助战；潘索尼亚认定自己可以安全地接近敌人。长武器在相对窄小的房间里是比较难使用，

再加上萨尔瓦尼本身异常庞大的体格，潘索尼亚不认为敌人在近距离面对自己时能够有效反击。

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声音出现在背后。直觉让他放低身子往前一冲撞进屋内，避过斩向头部的利刃。

他在身子落地时打了一个滚，稳定身子之后回过头，看见今晚早些时候说要砍下他一只手的拉文霍德刺客，就站在自己刚才的位置。

“萨尔瓦尼。”刺客高声说。“看来我救了你一命。”

萨尔瓦尼回过身，看看身处于屋子一角的潘索尼亚，立刻做好防备的架势，然后对刺客说：“怎么回事？其他几个废物都在哪？”

“你可以问问这小子。他把他们都收买了。我不需要钱……无论是你的，还是他的钱，意思都不大。但我看他不顺眼，所以决定帮你。还有，这个人就是潘索尼亚·肖尔，一直以来和你作对的人就是他。”

## 24

一楼一共有七个敌人，三条恶犬，场面很快变得混乱起来。丁尼生本想带上两倍的人手，但这需要向上司申请——和刺客之间的交易，让他失去了正当的申请理由。自从进屋之后，他只开了一枪，击中了一个敌人，随后不得不使用备用的剑来迎战，因为没法拉开距离并且选择目标。更何况，虽然皇后区的居民已经适应了深夜突然爆发的打斗声，但连续不断的枪声会引发他们强烈的反感——黑帮不容易弄到枪，为了保持派别势力之间的平衡也不会大肆使用。众多居民围堵激怒了他们的治安局成员，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

丁尼生躲过前方劈过来的一剑，然后砍断了对方的手臂。

*冒险一向是他的做法，而不是我的。*更何况潘索尼亚甚至宁愿选择一个人冒险。如果没估计错的话，他正在楼上独自面对萨尔瓦尼。丁尼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但他希望搭档能顺利制服萨尔瓦尼，把这祸首带下楼来，这样任务就基本结束了。趁我们还没有损失人手——

期望没有达成。最后一条存活的恶犬往前扑，咬住了一名治安局同僚握剑的手臂。敌人一刀砍进此人的脖子。他倒了下去。

而在丁尼生眼前，已经断掉一只手臂的敌人并不死心。他捡起落地的刀，再次冲过来。丁尼生没必要躲闪，只是率先出剑杀死了对方，但这并没有增进他的信心。不算上潘索尼亚，我们一共还有五个人。一楼的敌人也还有五个。问题不在于我们多杀了一个，而在于治安局这边没有人应该去死。动作快一些，搭档。

对于这混战中的等待，另一名同僚比丁尼生更焦急。他趁没人盯上的时候，从房间边缘奔向通往二楼的楼梯，踏了上去。这违反了预先的计划，因为可能会把更多人引到萨尔瓦尼身边。丁尼生想高声喊话让他下来，但是已经晚了。这个人的身影在楼梯和一楼天花板的交界之处消失；但是数秒之后，他就滚落了下来，面部烂成一团。丁尼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脑袋里只剩下几个简单的数字。他们死了两个。我们也死了两个。不算潘索尼亚，我们还剩下四个人。不算上二楼的，他们还有五个人。更何况，为什么冲上二楼的同僚这么快就会丧命？因为对方有余力……

潘索尼亚也没有看清楚这名同僚是怎么死的。他正在和刺客缠斗，隐约注意到萨尔瓦尼回头挥动了一下铁棍。萨尔瓦尼似乎不急于参与对他的攻击，而只是站在原地往这边看。这应该是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对从未合作过的人来说，在并不开阔的房间里联手攻击只会互相妨碍，更不用说萨尔瓦尼和刺客都是更擅长单打独斗的人。然而，从偶然瞥见的萨尔瓦尼的眼神中，潘索尼亚感觉到有一些别的事物在酝酿。

他没有机会扩充这一瞬间的推测。无论如何，能暂时一对一是有好处的，因为刺客的攻击十分猛烈。数个来回之后，潘索尼亚没有受伤，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也许是错觉，对手的招式让他联想到了乔拉齐——在刚相识的时候，远比潘索尼亚拥有更全面能力的人。但有绝对不同的一点，就是对手的眼里充满了自信——乔拉齐总是用审慎代替自信。这名刺客相信自己的力量速度不可能输给眼前的治安局调查官。在新一轮攻守之后，潘索尼亚后退到窗边。刺客没有马上追击。

“你不用担心，萨尔瓦尼。”他说。“我只要他一只手。头会留给你的。”

说完之后，他往前踏出一步，挥出刀刃。潘索尼亚用左手扯下身后的窗帘往前一挥，然后伏下身子。窗帘遮住刺客的视线，覆盖住他执刀的手臂，这让他没赶上对手的速度。潘索尼亚绕到敌人背后，匕首搁在了他的脖颈下方。只要这么一拉动，就像他数百次完成过的那样，就可以单独面对萨尔瓦尼，离多杀一个人更近了一步，离胜利更近了一步，离成为情报机构的领袖更近了一步。但他没能杀死刺客；他感受到右肋遭受了剧烈的瞬间撞击。受打击的不只一个人，他和刺客几乎同时倒地。

是萨尔瓦尼挥动铁棍，同时击中两人。“你们两个的头我都要。”他说。“什么拉文霍德，一群废物。来多少个，我就捣碎多少颗脑袋。”

一说完，他再次将铁棍砸下来。潘索尼亚向侧面滚动避开了，而刺客因为身形较高大，躲闪不及时，让铁棍砸中了肩膀。萨尔瓦尼看也不看潘索尼亚一眼，上前踩住刺客的胸膛，双手抬起铁棍。刺客用还能动的手抓住萨尔瓦尼的脚踝，这是个没什么意义的动作，与其说是反击或者求饶，不如说是因为懊悔而想紧紧勒住什么东西。一次委托的佣金，他自认为不大需要；拉文霍德的规矩，他不敢不遵守，但既然离开庄园这么远，他心想完全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尊严和气概，就好象偶尔会梦想某一天能代替乔拉齐一样。但这一切就到此为止了。萨尔瓦尼把铁棍捣进他的脑袋，然后拔出来。

潘索尼亚利用这一点时间躲闪到了房间的另一侧。之所以没有立刻反击，是因为他做不到。事实上，挨了这一下，他几乎没法站稳。肋骨断了。如果不是铁棍前端首先打中刺客的手臂，减弱了些许冲击力，那么也许先丧命的人会是他。楼下的战斗声仍在继续，不能期待有人上来帮忙。迅速潜入，在一楼制造混乱的同时活捉萨尔瓦尼，从而逼迫他的喽罗投降……计划已经偏离轨道太远。

“还有你，小婊子。”萨尔瓦尼转过身。“潘索尼亚，就是你？怪不得阿蕾塔那不知死活的婆娘会看上你，你比你老公漂亮多啦。在吊死她之前，她求我饶命，条件是把你引出来。我可不同意。我从来不和要干掉的人谈条件。更何况，我不需要一个臭婆娘来帮我引诱小婊子。我总是自己动手。”

他挥起铁棍，发动了攻击。在两三轮闪避后，潘索尼亚明白自己低估了萨尔瓦尼的脑袋。他将这样一把武器放在卧室里防身是有理由的；他考虑过了房间的大小以及铁棍的长度，并且通过调整拿握的位置来进一步控制攻击范围，让对手无法靠近。也许在公共场合只用拳头，只是掩饰而已。

幸运的是，铁棍的速度并没有超出潘索尼亚的反应范围，哪怕他已经受了伤。他抓住一个空档，靠近了萨尔瓦尼；在这一瞬间，他突然发觉这是一个错误。萨尔瓦尼这一次是仅用左手挥动铁棍的，急于捕捉机会的潘索尼亚没有考虑这其中的原因。现在他知道了。萨尔瓦尼挥出右拳，击中了他的面部。他的身子一软，腹部又挨了第二拳。他朝后退去，倒在墙角。

潘索尼亚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左边视野一片漆黑。拳头打在了眼眶附近。而腹部的一拳，让他嘴边溢出了鲜血。这是一个陷阱。他出刀的速度比不上萨尔瓦尼拳头的速度。匕首仍然还紧握在手里；但在这一刻，他想着的不再是反击，而是先从左侧的门撤到走廊。他需要更有利的地势……以及助手。

萨尔瓦尼抬起手边大概有半人高的柜子，朝潘索尼亚抛过来。潘索尼亚举起双手护住头部；木柜越过半个房间砸在他的身上。相比先前的两拳，这算不上是太重的打击，但是

却牵动了肋部的伤。他忍着疼痛往旁边抽身出来的时候，没有察觉匕首已经落地。倒下的木柜把他唯一的武器埋在下面。这连番遭受的打击让他大脑深处的什么东西剧烈震颤起来。虽然曾经很多次面临死亡，但他从未有过如此狼狈的时刻——一次反击也没有，败在根本称不上真正武器的铁棍和家具之下。

还没能站起来的潘索尼亚隐隐约约看见萨尔瓦尼靠近了。他用手撑了一下墙壁，朝旁边避开；铁棍划过离他脖子不到一寸的地方，扎进墙里。他拖着站不稳的身子逃离房间，来到走廊上。萨尔瓦尼追上来，由上至下挥击，潘索尼亚避开了，但是再次失去平衡倒在地上。铁棍把走廊的护栏劈碎，破裂的木片飞溅出来。

“小婊子，”萨尔瓦尼的面容上溢着一些汗珠，“看你也像是个干过刺客的。偷偷摸摸的那一套，对别人可能有用，在我面前就是个笑话。”

潘索尼亚的听力恢复了。他听见有人踏上楼梯的声音。随后是两声枪响；第一发打在了墙壁上，第二发击中了萨尔瓦尼的右臂。铁棍掉落在地面。

丁尼生是站在楼梯拐弯处抠动扳机的。焦急和上臂的一处割伤让他失了准头。他身后还有一个人；一楼的战斗已经结束，一共有三名同僚牺牲了。另外一名存活者负责看守活捉了的罪犯。

“不要动，”丁尼生说，“你已经到此为止了。”

萨尔瓦尼转过身，奔向走廊尽头，撞开了那儿的一扇小门，随后消失在了潘索尼亚的视线外。

丁尼生来到搭档身前，皱起眉头。“该死的，那家伙太狠。你左眼球都突出来了。”

“不能让他逃跑。他在别的地方一定还有人。”

“我去追。”丁尼生站起来，对身后的同僚说。“快给肖尔调查官处理一下伤势。”留下这条命令后，他提起枪，追进走廊尽头的那扇门。

潘索尼亚背靠着墙坐在地上，让别人给他止血。他尽量让自己的呼吸稳定下来。但是片刻后，他立刻察觉还没有到休息的时候。他踢开柜子，取出压在下面的匕首，然后朝同样的方向追去。



走廊尽头的小屋子里没有人。房间的角落，有通往屋顶的梯子。攀上去之后，突然吹过来的夜风让潘索尼娅受伤的左眼一阵刺痛。在东面不远处，传来了追逐的声音。他朝那边望去；借着月光，他能看见丁尼生正试图追上在相邻的屋顶之间跨越并且奔跑的萨尔瓦尼。

丁尼生对自己的跳跃力没多大信心。所以在越过两座房子之间的距离之后，虽然为输给身躯明明要沉重得多的萨尔瓦尼而不服气，他还是在原地站定，举起了枪。枪声在夜幕中炸开来。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击中目标；但他看见萨尔瓦尼朝旁边歪了一下，然后不知怎地就消失了。他祈祷着这是摔到了楼下，然后连忙追上去。他的祈祷实现了一半。皇后区的房子始终是不够结实，萨尔瓦尼踩破屋顶摔下去，留下了一个大洞。

“活该。”丁尼生蹲着往里看了看。因为缺乏光线，没能看清什么，但至少视野之内没有萨尔瓦尼的身影。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跳下去。

进到屋里之后，他连忙背靠着近处的墙壁，握紧了枪。但是在他的眼睛适应黑暗之前，萨尔瓦尼就从暗处冲出来，朝他打出左拳。丁尼生把枪竖起来，想用枪管挡住直击，但是失败了。拳头擦过枪管，击中他的心脏附近。丁尼生感觉仿佛是瀑布把下落的他冲刷到了尖锐的岩壁上，痛得快要失去知觉。他瘫倒在地，也不知枪落到了哪里。在他能够思考之前，萨尔瓦尼就掐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拎起来。因为先前右臂中弹，所以萨尔瓦尼用的只是左手，但这对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丁尼生很快就会死。

*犯大错了。我还想赶在他前头邀个功。*丁尼生用双手抓住萨尔瓦尼的手腕，无法使它动弹分毫。这只不过是让他感受到敌人肌肉不停使力的颤动而已；就好象一个人能看见利刃刺进自己心脏之前的每一瞬间。

他往前顶出膝盖，击中了萨尔瓦尼的脸。这一次反击是无力的。萨尔瓦尼举起本不打算使用的右手，给丁尼生的脖子加上双倍力气。丁尼生试图紧闭双眼，因为不希望临死前最后看见的东西是杀人者的脸。他只想这一切快些结束。

在意识快要消失的时候，丁尼生听见了极近距离的一声枪响。箍着脖子的双手松开了。他摔落地之后抬起头，看见萨尔瓦尼鼻子以下的部分几乎完全毁掉，轰烂了的舌头从无遮掩物的黑色口腔里吊出来。失去下颌的萨尔瓦尼并没有死。他最后居高临下地看了丁尼生一眼，然后慢慢地把脖子转向左侧。这一次，潘索尼娅把枪口对准萨尔瓦尼的上半张脸，开了火。皇后区的王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

丁尼生过了好一阵子才能重新说话。“我没想到……你跟着来了。”他抬起头，对搭档说。“不过，你……你该瞄准他心脏的。这下子，别人弄不好不相信我们干掉了萨尔瓦尼，说是随便抓了个看不见脸的死人来凑数……拉我一把怎么样？”

潘索尼亚没有伸出手。丁尼生面对着的，是指着自己的枪口。

“你……你在做什么？”他说。“这不好笑。”

他盯着搭档的眼睛。

“把我的枪放下来。我说真的。别……”他说。

“我什么也没有告诉别人。那天说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已经……我道过歉了。上次的话就当没说过，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的。别这样吓我，潘索尼亚。”他又说。

自从那天夜里的谈话后，丁尼生不是没有过预感。但他觉得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也太荒唐了，所以总是立刻把它压进脑袋深处。再怎么讲，他们俩也是多年的搭档。那些互相救助的经历不是虚假的。他终于发现，他高估了自己的判断力。眼前的人虽然和他合作多年，但两人从来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潘索尼亚更接近于萨尔瓦尼，而不是治安局调查官。

他放弃了。放弃想象，放弃思考，放弃一切。他闭上眼睛，默念未婚妻的名字。

潘索尼亚让自己颤抖的手指稳定下来。他扳动了扳机。枪没有响。弹药已经耗尽。意识到这一点的丁尼生，朝他撞过来。两人一同翻倒在地。

“我不想死。”丁尼生用膝盖压着潘索尼亚的腹部，挥拳打他。“我不会死的。她在等我回家。我……”

潘索尼亚拔出匕首，插进丁尼生的脖颈。丁尼生的动作停下来了。潘索尼亚伸出左手，遮住搭档仍然盯着自己的眼睛，就这样慢慢地把那具快要失去功能的身体拨开，让它倒下。从屋顶破损处漏进来的月光，照着丁尼生的侧脸以及背脊。大片血液漫了出来。鲜血表面的泡沫互相挤撞着，在丁尼生眼里变成了一片片花瓣状的东西。随后，红色也过渡成了白色。白色的旁边，生出了绿色的草叶。没多久，丁尼生就从自己的血里看见了白色的花田。不光花朵，就连泥土也是白的，天空也是白的。如果风有颜色的话，那么风也是白色的。她站在花田的中央，身着白裙，像是要说什么……他没法听见。突然间，天空中裂开了一个洞。这个洞越裂越大，黑色泥污从洞中倾斜下来，压碎花瓣和草叶，要把一切白的物体都污染了。他听见了一声不属于任何人的尖叫；他不理会这声音，向仍然没有受到污染的她奔过去，为了保护她。他必须……哪怕污泥缠住他的双腿，压住他的眼睑，堵住他的喉咙。他要做的事情，始终只有一件。

丁尼生最后动弹了一下嘴唇，生命就从眼睛里消失了。

潘索尼亚没有把匕首拔出来。他挪动着身子，坐到离两具尸体都远一些的墙壁旁边。

这件事是在预料之外的，他想。他从未做过这样的计划，哪怕心里一直无法挥去那次交谈给他带来的不安全感。丁尼生知道得太多了。就像那些曾经勒索他的线人一样。你知道得太多了。你也是。你也是。还有你，也是。他们造成的只是一时的威胁，就已经死去。丁尼生知道的是足以毁掉他整个未来的东西。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应当去死。对潘索尼亚来说，事物的道理，就是这样。关键是他和阿蕾塔的关系——这件事一旦传开，潘索尼亚将失去治安局所有人的信任，科昂更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荐他。

但他真没有过杀死搭档的计划。这只是一时的念头。它出现在……

——枪杀萨尔瓦尼之后的一瞬间。当丁尼生说出“拉我一把”的时候，潘索尼亚突然意识到：有人可以证明是丁尼生首先独自追逐萨尔瓦尼的；更何况，现在这屋子里也没有其他人。“杀”这个字眼并没有真正在他大脑里出现。只是这两点事实，就像从黑色沼泽里探出的两只手，抓住了潘索尼亚的手腕，让他把枪口对准了搭档。这是几乎已经成为他本能的反应——察觉并且利用消除障碍的机会。在看见搭档眼里的恐惧和困惑后，他才明白：*原来我是打算要杀了他。*假若早就有此计划，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弄明白丁尼生是否已经把那些事透露给别人。他错过了这一步。

当意图已经表明，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一直以来的信念以及习惯由不得他反悔。察觉到扳机上手指的颤抖之后，他猜测也许自己的思维和身体产生了对抗，但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产生杀死丁尼生的决定性趋势。最后的撤销机会，是在发觉弹药已经耗尽的同时。潘索尼亚可以趁机假装早就知道枪不会打响，以此作为一次警告，但丁尼生的迅速反击给了他再次动手的理由。无可弥补的裂痕已经产生。需要得出结果的对抗已经存在。他必须让这件事有一个合理的结果。

合理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除了他，现场没有活下来的人。杀死丁尼生的，是萨尔瓦尼。

合理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他立功了。因为搭档死去，他必须接受一些调查，但问题不大。

合理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他履行了对科昂公爵的承诺。科昂公爵推动建立独立的情报机构，将他推为第一任领袖。

这些就是合理的。没错，已经安排好的路就是这样。除了走下去，没有别的选择。

哪些是不合理的？

丁尼生抱有的不正确期望。他曾经用过的词是……朋友。他说希望能成为朋友，并且在说出这句话的前后，努力地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确努力过。

左眼的疼痛一直都没有消失。

潘索尼亚回想起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他杀死了瘸腿的士兵，杀死了没有抵抗力的老人。对于生命中的第一次杀戮，他完全不紧张，也不害怕，仿佛早就习惯了这类事情。但后来，在决定留下女人一命之后，他开始紧张了。再后来，在把病死的女人埋进土里的时候，他更紧张。他觉得自己是在用很慢的速度，第二次把她杀死。杀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埋。他把泥土抛进坑里，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想尽早结束这痛苦的折磨和残杀。冷风在树林里穿行的声音仿佛要撕裂他的耳朵。现在，面对着丁尼生的身体，他产生了类似的感觉。他的身体在往下沉；而这沉落正是现在的他所必须的。他相信，从这往后，他能做的事，该做的事，都会变得更多。在后援到来之前，潘索尼亚站了起来。

## 26

一天半之后的黄昏，潘索尼亚身处于治安局内务部的一间小屋子里。在他面前是上头指派的调查员，以及一名助手。

“根据这份报告。”调查员说，“你在一个月内多次潜入皇后区，借助波鲁纽斯的情报，最终确定了萨尔瓦尼的藏身地点，并且主持了这次突袭。”

“是的。”坐在桌子对面的潘索尼亚说。

“但是你在组织这么重大的行动之前，却不先向上级申报。”

“因为我想那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萨尔瓦尼可以轻易地藏到别的地方去。自从我们公开通缉他之后，他几乎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住两个星期。我考虑过那座房子的布局，还有周边的情况，才做了这个决定。”

“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会是一次安全的行动。”调查员的助手说。

“不。”潘索尼亚看着对方。“我考虑的是行动成功率。”

“所以，你没有考虑过这可能会让我方出现重大伤亡？去了七个人，牺牲了四个，包括你的搭档丁尼生。”助手说。

“您似乎在刻意误导这次谈话的方向。如果您已经认定了我在某些方面有过失，就请直说，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次行动的合理性。最后的结果，证明了它是合理的，而在这之前我就算申报了，也得不到足够的能保障安全的人手，因为上级曾经明确表示过怀疑从波鲁纽斯那儿得来的情报。”

助手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调查员抬起手，阻止了他。“他绝对没有误导的意思。”调查员翻了翻手里的资料。“不过，我们的确有很多别的东西要谈。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倒是希望可以单纯地祝贺你立了功……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希望你可以再合作一些。”

“我理解。”

“我们得往回追溯一下……在一个半月以前，你和丁尼生共同负责一次庆功宴会的治安，当场击毙了一名意图破坏的刺客，并且活捉了在会场下毒的人。根据你和丁尼生当时的报告，这名下毒者在审讯的时候暴力顽抗，所以不得不当场将他处决，以至于你们没有查明他的动机。”

“是的。关于这件事情，调查仍然没有结束。因为当时的一名受害者从事合法的放贷活动，所以初步推测可能是欠债者雇佣刺客的报复行为。我相信，如果对我的询问早一步结束，我就能早一些回到这起案件中。”

“在那次事件中我们损失了一个人。而你自己也受伤了。欠债的人能雇佣有这手腕的刺客……是不是太不要命了？”

“我只是推测。”

“你能不能彻底否定这些刺客和萨尔瓦尼有关？”

“我不能。基本上可以假定刺客来自于皇后区，或者说必须通过皇后区的人联系。想完全瞒着萨尔瓦尼做这些事，不太容易。他几乎控制一切。”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没错，这件事不是焦点。”调查员低着头，按了一下自己的眉毛。“我想讨论另一件事情，潘索尼亚先生。在现场，准确地说在萨尔瓦尼的卧室里，

有一具奇怪的尸体。整个脑袋几乎都碎掉了，所以我相信肯定不是你下的手。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是萨尔瓦尼杀死了他。当时我躲在阳台外，看见萨尔瓦尼和这个人正在争执，随后发展成了肢体冲突。这出乎我的意料……”

“等等，等等。这么说，你不认识这名死者。”

“不。”

“我明白了。请继续。”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打算同时对付两个人。所以，我只能等待。幸运的是，萨尔瓦尼很快杀死了他，我正是选择这个时机给丁尼生发信号，让他带人闯进了一楼。”

“这个人身上有一把刀。老实说，不是普通的刀……我连双手举起来都很费劲。结合任务报告，也就是说萨尔瓦尼的手下统统呆在一楼赌牌，让他们的老板独自在二楼和这样一个带着危险武器的人在一起。”

“是这样。”

“那可真不寻常啊。”

“也许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意外。”

“你怎么想？听了肖尔先生这么说。”调查员转向他的助手。

“我的意见不重要。”助手说话的时候仍然看着潘索尼亚。“非要说的话，大概就是黑帮的内讧。每年至少有一百五十具没有找到凶手的尸体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

“嗯……一个打乱了突袭计划的不应该出现的人。我真希望你能活捉他。”调查员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的。”

“这也许会让你吃惊，但我对这个神秘人的来头倒有点思路，肖尔先生。”调查员稍微坐直，扶了一下自己的眼镜。“他的背上满是纹身。我是说，几乎整个都让花花绿绿的图案盖住了，一直到腰部。在这些图案中央，我发现了奥特兰克王国曾经的国徽。”

“是吗？”潘索尼亚说。“那么他不是本地人。”

“在下毒事件中两名犯人的遗体上，你曾经发现过什么能够帮助辨认身份的印记吗？”

“没有。”

“我真希望能亲眼看看。可惜的是，它们已经烧掉了。”

“除非情况特殊，否则犯人的尸体不会留着超过七天。”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似乎离题太远了，潘索尼亚先生。还是回到关键的事情上面吧。根据你和另外一名目击者的报告，已故的丁尼生调查官率先去追逐逃跑的萨尔瓦尼。你接受了一些简单的止血处理之后，也追了上去。报告书中的这一部分，我认为还写得不够详细。我希望你可以更完整地对我复述一下。”

“我在大概两分钟之后追上去，从楼梯上到屋顶。虽然左眼受了伤，但是我勉强辨明了他们的位置。我朝着该方向追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朽坏的屋顶落到了另一栋无人的房子里。我赶到该地点，跳下去，发现萨尔瓦尼左手把丁尼生按在地上，而右手将一把短刀插进了他的脖子。丁尼生的枪，在萨尔瓦尼身后的地面上。我拾起枪，用两次射击杀死了萨尔瓦尼。而这时候，丁尼生已经牺牲了。”

“他来得及对你说什么吗？”

“他什么也不能说。我很遗憾。”

“我猜也是。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说萨尔瓦尼用短刀杀死了丁尼生。但是在现场，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东西。”

“丁尼生咽气后，我认为刀子留在他的身体上是一种侮辱，就将它拔出来，扔出了窗外。当时我很愤怒，不认为保留那把凶器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扔出去。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在房子附近找到咯？”

“天知道。”助手说。“那条街上一天之内会有五六个拾垃圾的来回逛。更不用说附近的小混混。要是真有这么一把刀子落在附近，这事情都快过去两天了，找也是白找。”

调查员有一会儿没说话。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这么说，”他开口了，“你在一晚上见证了萨尔瓦尼行使的两次凶杀。一名受害者身份不明，而另一个人是你的搭档，丁尼生调查官。第一次，为了行动的安全，你让凶杀发生了。第二次，你想阻止，却没有做到。”

“可以这么说。”

“你能不能推测一下，当时到底是什么原因催促丁尼生独自去追击萨尔瓦尼？”

“首先一定不能让萨尔瓦尼跑掉。另外一点，他认为我的伤势不宜再继续行动。当然，第一点是最关键的。”

“你觉得丁尼生的牺牲可以避免吗？”

“完全可以。这又回到先前的问题了，调查员先生。我们当然可以一个人都不损失，而代价就是让萨尔瓦尼继续作恶。死在他手下的治安局同僚，远远不止那天夜里的四个人，更不用提别的罪行。我们必须阻止他。我相信，他们会安息的。”

“当然。”调查员说。“上级已经决定给丁尼生调查官追授勋章，安排最体面的葬礼，并且破例给他的未婚妻提供抚恤金。可怜的姑娘。你想见见她吗？毕竟……你是最后一个和丁尼生见面的人。也许这么做有些破坏某些道德准则，但或许你可以试着弄那么两句‘丁尼生的遗言’，安慰她一下……”

“我不认为这么做是合适的。”

“你说得对。看我这什么馊主意。那么，该弄清楚的事情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调查员把手中的档案盖起来，用手肘按住。

“潘索尼亚·肖尔先生，”他说，“也许你不知道，但我的弟弟——同样在治安局工作——就在一次对萨尔瓦尼手下据点的突袭中牺牲。当时，是我批准了他提出的行动计划。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就主动要求调到内务部工作。虽然心里很想亲手为弟弟报仇，但是却深知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你的成功，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振奋的一件事。所以，就让我正式祝贺你，完成了这项极度危险并且意义重大的任务。”

潘索尼亚对着他点了点头。

“那么，我想请你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和调查无关。”

“请说。”

“我能完全地相信你吗？”

调查员的眼神很平静，但是却有一种温和得几乎无法发现的感伤。

“工作上，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就像治安局的其他所有人一样。”



“那就行。我很欣赏你的这个回答。”调查员站了起来，绕过桌子，走向房门。助手最后盯了潘索尼亚一会儿，便收拾好东西，跟着走到门边。“对了。”调查员开门之前，在潘索尼亚的背后说。“你在第二国立大学有朋友吗？又或者正在调查别的什么案子？”

潘索尼亚回想起来那一天的事。他前往学校，本打算询问波鲁纽斯的女儿，但是却让别的事情妨碍了。他不记得把这次出行告诉过谁。而关于那位自食其力的女子，是和丁尼生共同决定瞒着所有人的。

“你在那儿看见我了？”

“不，我没有。一名校工报告的，提供了你的穿着和样貌。他还以为是什么可疑的人……”

“我是曾经到过那儿。但这和萨尔瓦尼的案件无关。”

“那就行。我也真够罗嗦，这么一件无聊的小事也拿来烦你。我想你一定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吧。再见。你想继续在这屋子里休息一下也成。”

调查员和助手离开了，掩上门。

潘索尼亚花了一些时间回想刚才的对话。对方已经——找出了他故事里的漏洞，只是似乎完全没有进一步追击的念头。这些事情不能说在意料之外，但奇怪的一点是调查员询问他为什么丁尼生要独自去追逐萨尔瓦尼。*受怀疑的不只我一个人。*

他现在才发觉，对外人来说最可疑的也许不是丁尼生的死，而是在萨尔瓦尼房间里的那具无名尸体。一个爱炫耀的人，为炫耀自己的武力和多余的虚荣而死去，背上有泄露来历的纹身。对内务部来说，要从这里追查到拉文霍德，花不了多少时间。

但是他无法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已经有人盯上他了。周围的人用必须养伤之类的理由，限制他自由行动。而刚才的对话中最让他注意的讯息，就是上头决定给那个女人发放抚恤金。这至少说明有更多人注意到了她的存在。

没法动手。

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过错。错不在于杀死丁尼生。动手的前后，他应该思索更多。他不知不觉地把右手放在了桌面上。夕阳的光从狭窄的窗栏照射进来，像淡黄色的蛇；它往前一蹿，咬住了他的手腕。

自从那天夜里突然要出门，潘索尼亚已经四天没回家了。对已经有过类似经历的希尔贝丝来说，这本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担心的，但那是在她听说治安局已经收拾了萨尔瓦尼之前。

“感谢圣光，”站在门廊旁边的一名牧师说，“暴风城最大的污秽终于清除了。”

“这真让人松了一口气啊。”牧师的对话同伴说。“听说治安局是半夜紧急出动，一举拿下萨尔瓦尼性命的。这样是最适当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审判的必要。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罪恶。不过，听说有四个人在行动中牺牲了。”

“我为他们骄傲。圣光会引导他们的灵魂。”

“你们刚才说什么？”希尔贝丝插进来，掐住牧师的肩膀。“怎么死了四个人？”

“是治安局的勇士。在抓捕萨尔瓦尼的行动中，他们英勇牺牲了。”

“是谁死了？都有谁？”

希尔贝丝这样的问法让牧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礼貌地把她抓着自己肩膀的手移开。

“我不知道，女士。您看起来似乎很焦急……难道您有认识的人参加这次行动吗？”

“……不。没有。我只是突然听到这么大的事，有一点儿……”

“我很理解。”

希尔贝丝离开两人，到走廊上的长椅坐着，两手搭在膝盖上。她收腹，把背挺直了，仿佛是要让刚才听见的东西不受阻碍地从耳朵传遍全身。不到一秒之内，她的心跳开始加速；“萨尔瓦尼已死”这条消息对她来说很快就失去了明显的意义，就像是深埋泥土之下的棺材，“治安局牺牲四个人”则成了竖在地面的墓碑。没有棺材也就不会有墓碑，然而人们在拜访故友的时候眼里就只有墓碑而已。“牺牲”“四”“人”分解为刻在碑上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在希尔贝丝的脑袋里不停环绕。她使劲挖掘这分离的三个词的意义，希望从中清晰地看出些什么东西，但就如同想通过墓志铭来完全了解死者生平一般徒劳。她把四这个数字神秘化了：牺牲四人，他离开四天……而真正的恐慌，是在她回想许多事实的过程中才潜进内心：潘索尼亚曾经从萨尔瓦尼手里救下她。他工作上的主要敌人之一毫无疑问就是那个野蛮的人。对了，萨尔瓦尼还很可能是杀死阿蕾塔的人……那天夜里，他突然出了家门……

牺牲。四。人。

在那一瞬间她有了想哭的冲动：喉咙内突然产生出一股冰冷的风，往上穿过鼻翼，刺激着她的眼窝。蜷曲着的膝盖内侧出现了燥热的疲劳感，有些不知何来的重量压在上面。她抑制住不祥的感觉，从鼻子里发出一种仿似冷嘲的声音，然后站起来。她低着头往东走，走出六七步之后察觉到正确的方向，便转头往西，在排练房找到合唱团指挥请了假——严格来讲，只是她在说出“很不舒服，没法动嗓子，想早些回家”之后，还没得到回应就自行走出来而已。

快步出了教堂之后，她停下了，因为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去哪儿。回家？我请假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我是真的想回家吗？已经来回走了许多次的那条路，突然在她大脑里延长了距离，还生出了许多原来不存在的岔口和弯路。一种奇怪的烦躁突然从心底浮起，把不安暂时压在了下面。两个女人互相交谈着从她的眼前走过，她不知怎的觉得她们必然是在讨论和治安局牺牲四人有关的事情，但后来才察觉别人只是在说修补衣服方面的东西。阳光比早上刚到教堂的时候强烈多了，她仿佛能看见自己的耳廓给晒得发红。她有些厌恶这心情混乱，犹豫不决的自己，便又往前走出了几步。

不应该回家。专门从教堂里跑出来，不是为了独自呆在家里继续担心和烦躁的。她借用这烦躁，将它转化成一小股要弄清楚事实的冲劲——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去治安局问明白。然而在这个想法稳固下来之前，她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困境：潘索尼亚应当还没有把她的事情公开。如果她去了治安局，不知他会有什么反应。但是，这还是在他能够生气的前提下……

这样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思维转到死胡同里，希尔贝丝又有些想哭出来，但她还是忍住了。如果站在原地不停地想，那肯定会受不了，所以她还是打算往前走，哪怕没有决定目的地。走出一小段路之后，有两名打扮很体面的人突然拦住了她。其中年轻得多的一个人对她说：

“这位女士，您就是教堂合唱团的希尔贝丝？”

“我……我是。”她皱起眉头，眯起眼睛，想掩饰快要浮现在眼角的泪水。

“原来就是你。”另外一个较年老的人开口了。“他的女人。”

“大人，这样说不大合适。”年轻人说。“希尔贝丝小姐，您是潘索尼亚·肖尔的亲密朋友，对吧？”

想了两秒钟之后，她点点头。

“今天能在这儿见到您，真是幸运。我一直……”

“等一下。抱歉。”希尔贝丝打断了年轻人。“你们认识潘索尼亚吗？”

“没有私交，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不认识他呢。”

“他现在怎么样了？在哪？他没事吧？”

两个人互相看了看。

“你还不知道？”年老的人说。

“告诉我，我问的这些事。”

“嗯，情况是这样……”年轻人说。“潘索尼亚先生立了功。他给皇后区的恶霸萨尔瓦尼施加了应有的惩罚。我还以为您一定知道了。”

“不，我不知道。你是说他还活着？还活着？”

“当然。”

年老的人斜睨着希尔贝丝，对年轻人说了几句话。希尔贝丝吐出一口气，敲了敲自己的心口，像是要把心底积郁的不安快些打散。片刻之后，她抬起头说：“你们是谁？找我做什么？”

年轻人介绍了自己以及同伴。他们是为议会工作的贵族。

“希尔贝丝小姐，”年轻人说，“看起来您在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之后，还没有见过潘索尼亚先生？”

“没。”

“这样更好。”年老的人说。这句话有些古怪，但此时的希尔贝丝没心思去追究其中的意思。

“啊，怪不得刚才您眼中充满了让人心痛的担忧。”年轻人说。“老站在这儿晒太阳实在不好。希望您能抽出一些时间，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谈谈。当然，会是公开的，非常适合您的高雅地点。”

“你们想谈什么。”

“您应该想象得到，潘索尼亚先生立了大功，极可能会得到国家级别的奖励。不过说实在的，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太过神秘，因此为了确定功绩，先全面地了解他本人，是十分必要的。更不用说无论是在贵族还是平民之中，都会有无数人渴望得知他的故事，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促成他用无比的勇气达成如此艰难的任务。其实我已经认定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解答之一，正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因此，我们真心希望您作为潘索尼亚先生的亲密朋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个人情况。”

希尔贝丝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不能答应。在想出合适的拒绝办法之前，她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希尔贝丝。”

潘索尼亚正朝这边走来。她连忙奔过去，但是一想到身后站着的两个人，便抑制住了拥抱他的冲动，只是一直看着他。见到了活人，希尔贝丝反而比刚才听到他还活着的时候要更担心一些，因为他的脸上多出了新的伤痕。

“不要说话。”潘索尼亚低声对她说。

“啊，潘索尼亚先生，能初次见到你本人真是太好了。”年轻人说。“严格来说，其实以前曾经见过您，但这是头一次有机会交谈……”

“没什么好谈的。”他一说完，就转过身，抓住了希尔贝丝的右手上臂。

“太无礼了。”年老的人说。“注意你的身份。无论如何，现在的你还只是一个治安局调查官。”

“抱歉。”

潘索尼亚回应了这么一句，便带着希尔贝丝快步离开。

“我真担心你。”她说。

“你和他们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连你的事情，也是刚刚才听说。”

潘索尼亚没有回答。在上一次接受调查之后，并没有什么麻烦找上门，也许是科昂公爵的及时表演起了作用。还在潘索尼亚恢复个人自由之前，科昂就举办庆功宴，表示自己当时眼光是如何准确，如何精明地选择了唯一胜任的人来对抗萨尔瓦尼；虽然还没有直说会将潘索尼亚推为未来的情报机构的领袖，但已经明确表示会为他谋求更高的职位——“这

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很好地贯彻了本人关于如何维护皇后区治安的指导性思想。”这种做法，让潘索尼亚没办法从身份较隐蔽的调查官直接过渡到新的职责上去。他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

潘索尼亚不知道那名调查员对上级做出了什么样的报告；至少按现状来看，这并没有阻止科昂支持他。科昂将以消灭萨尔瓦尼这一成绩为基础来推荐潘索尼亚，但是对于议会的其他人来说，光是莫大的功绩并不足够。他们需要把潘索尼亚逼到前台。

希尔贝丝握住他的右手。他看了看她。当初因为忽略不平的存在，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更复杂的情境逼迫着他做出又一个决定。

## 28

回到家，关上门。潘索尼亚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希尔贝丝则站在客厅中央的桌子侧面，一只手放在桌面上，转过头看着他。阳光从他身边的窗户照射进来，擦过他的脖颈和肩膀，经过两人的身高差距，照亮了她的侧脸。在刚才的路途中，希尔贝丝一直紧挨着他，但是现在回到了屋里，她并没有拥抱他的冲动——或者说是一种逐渐生长的不安将这冲动消解了。屋子里很安静，仿佛关上门之后，它和外面就不再属于一个世界。

“我杀死了萨尔瓦尼。”他说。

“我听说了。”她抿起嘴唇，点点头。“我一直担心你来着。”

他走到她面前，吻了吻她。虽然吻在唇上，但并不像是情人之间的吻，而是一种沉默的致意。她在他的唇边回吻了一下，然后搂住他的脖颈。过了一会儿，希尔贝丝把握成拳头的左手搭在潘索尼亚的肩膀上，用横过来的食指压着自己的上唇。潘索尼亚的右手放在她的后腰，左手只是垂悬着。大概一分钟之后，两人分开了。

“那么，”她说，“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知道刚才的两个人怎么对你说的。”

“他们说想了解你，所以要和我谈。我什么都没说。他们是可疑的人吗？”

“不。那两人都为议会工作。”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潘索尼亚明白，等着私下找希尔贝丝谈话的，自然不止这两人。在当前的情况下，他已经没有必要向希尔贝丝打听丁尼生的事。这算得上是唯一一点好处。

“希尔贝丝。”他说。“我们必须分开一段时间。”

“.....为什么？”

“因为会有更多人找上你，问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这并不能阻止他们。”

“你说让我们分开是什么意思？而且这又怎么能阻止那些人了呢？”

“我会给你安排别的住处。除此之外，你必须辞掉教堂的工作。”

她看着他，眼神里满是困惑，这困惑不仅指向对方也指向自身，就像本不应出现在乐谱上，打破了和声规则的音符所具有的感情。她没办法弄明白他提出这个要求的逻辑。一直以来，她也默认两人的关系最好暂时不要公开，所以她不会对潘索尼亚试图将她隐藏起来的举动有任何异议。但刚才的要求则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明明已经有人找上她了，而且还是为议会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补救措施是有效的？其中一定有些原因，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试图在这片刻的沉默里努力去猜测这些原因，却怎么也无法理出清晰的头绪来。因为他说的是分开。她等了他这么些天，最后等来的是这个词。

“不，我不明白。你不能这样，刚一回来，就.....”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些人到底想做什么，我也不完全清楚，所以不能告诉你。你现在应该知道的，只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不，这样不够。你说的东西全部都稀里糊涂的。分开是什么意思？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吗？”

“这和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无关。我只是需要你避避风头。不要不讲道理，希尔贝丝。”

“不讲道理？你才是不讲道理。这和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无关，那到底和什么才有关？”

“闭嘴。你什么都不懂。”

潘索尼亚并没有提高声调说出这句话，但每个词语都具有先天的穿透性，锐利而粗糙，就像偶然飞溅在裙角上的砂石。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看着她的眼睛。阳光把她的睫毛照成白色。奇怪的是，在最初心往下一沉的感觉之后，希尔贝丝并不特别难过。正相反，这

句话似乎打通了积郁在她内心的障碍，让她头脑突然清晰起来，比先前更能有效地思考。她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是因为……阿蕾塔，对吧？”她说。“你不让别人知道你和她有关系。她曾经是萨尔瓦尼家族的人。”

他没有马上回答，但显然是默认了。长时间以来，希尔贝丝一直把亡友的名字和印象都深深掩埋着，以此来增进对未来的信心。现在，她重新把这个名字从地底挖了出来，而一些腐败的事物也随着泥土来到了地面。在希尔贝丝眼里，潘索尼亚似乎比一秒钟之前变得有些陌生了。这只是一时的错觉，她想。过去的已经过去。如今不得不再次面对这问题，错的确不在他们俩。

“能说明白一些也好。”她继续说。“这样，我也能理解。无论那些人怎么问，我肯定是一个字也不会讲，但既然他们是上面的人，那大概就有办法查出来。”

“并不只是这一件事。”

“那还有什么？”

“议会的人找到了你，但还暂时没有确定你的来历。你曾经出现在那次的宴会上，作为丕平的远方表亲。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和‘科昂的亲戚’住在一起，很不适当。”

“为什么我们要担心那个人？”

“因为有了这次的功劳，他会给我安排一些新的工作计划。这些事需要得到议会的认同，所以议会的人不仅盯着我，也正盯着他。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出我和科昂之间的联系。他们希望可以解释你的存在，希尔贝丝。他们想知道你在其中产生了什么作用。”

“我什么都没有做。参加那次宴会也不是自愿的。”希尔贝丝用右手碰触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然后说。“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总之，我会给你们带麻烦。这就是你想说的吧。”

“你也很清楚，这些事很复杂，而且不是你能帮得上忙的。”

“那就算和你分开，又有什么作用……？如果把我藏起来，不是会更受怀疑吗？”

“受到怀疑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现在要做的是限制损害程度。认识你的，还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不会公开向我或者科昂打听你的去向，因为目前为止你对他们来说还没有到达非常可疑的程度。暂时藏起来对你也有好处，希尔贝丝。阿蕾塔在认识我之前，首先



是和你关系亲近的。不能让他们顺着阿蕾塔的案件追查到你。要是那样，你也很难和萨尔瓦尼撇清关系。”

潘索尼亚并没有把所谓的好处解释完全。他必须让希尔贝丝远离他人的焦点，至少在议会同意建立独立的情报机构之前。

“那……要是有人再找上，我该怎么说？我到底是谁？”

“你仍然是丕平的表亲，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透露。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来自于皇后区。科昂会在公开的场合提醒他们不要打扰你的生活。凭他的地位，他们会逐渐相信关于你来历的说法，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件事不会持续多久。”

“你打算把我送到哪？”

“到了那儿你就会知道了。生活方面不用操心，房东会照顾你。需要解释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希尔贝丝。去卧室里拿一些衣服，现在就跟我走。别的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会让人给你送去。”

希尔贝丝的表情平静了不少，但潘索尼亚并不觉得已经到了可以完全放心的时候。他希望她从现在开始一句话也不说，一个问也不要提。这没有实现。

“我还以为那个混帐死掉，你也回来了，我们还可以庆祝一下。”

“以后还是可以的。现在不行。”为了让自己更有说服力，潘索尼亚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现在，先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那么……以后你会接我回来吧？”

“是的。”

一句很简单的应答，而不是承诺。毫无感情倾向可言的独一个字眼。明确的肯定，但没有定下实现的期限。

“等我一会儿。”

“动作快些。”

希尔贝丝走进卧室，关上门。

毫无疑问，他说得很在理，至少让她没有反驳的理由。这些道理也确实起了作用：比起刚听到“要分开”的时候，希尔贝丝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不少——并非平静。不是夜风停下

来之后毫无阻碍地面对月光湖水，而是一块突然落下的大石头把较小块的砂石压进泥土深处。

希尔贝丝打开衣柜，把手慢慢伸进去，抚摸着手边最近的一件裙子的面料。对了，要挑选……

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刚才他说的所有话语，都只引向这唯一的结论。

不管和阿蕾塔也好，与丕平之间的关系也好，都只有她自身才是问题的核心——至少对潘索尼亚来说是这样。过了一小会儿，希尔贝丝才意识到自己无意识抚摸着的裙子，正是两人初次去歌剧院的时候她穿上的。这只是一个偶然，她手上的动作里原本并没有什么回忆的成分，但现在却有些刺痛渐渐渗进她的手指。无论理由如何，时间多长，她已经答应了分开一段时间，这就是最后的事实。

她回想起自己用钥匙打开了这屋子的大门，同意和他生活的那一夜。她相信，这一次他会不一样，他们会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过程？还是结果？没办法确定。对了，和他以及阿蕾塔之间的情况不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尔贝丝认为这一点是已经可以明确的了，并且为此而感到幸福。但是现在，她仿佛觉得阿蕾塔的幽灵正站在背后，贴附着她的背脊，用看不见的双手抚着她的臂膀。潘索尼亚为了避免阿蕾塔可能带来的麻烦，决定离开她。

*我也是一回事。*

“希尔贝丝，你准备好了吗。”他在门外的声音。

“没有。”她说。

## 29

在丁尼生的葬礼上，潘索尼亚发了言。他这么概括搭档的品格：谦虚，热情，勇敢。他还曾经考虑加入“乐观”，但是改变了主意。主持葬礼的牧师站在讲台旁边，半低着脑袋，眼角的皱纹透露出熟练的稳重以及哀思。在他身后，成排的墓碑延续下去，像是一群白色的候鸟，游荡在生者的悔意和死者的沉默之间。

“作为治安局的工作伙伴，不得不说，我们对可能会参加对方的葬礼是有所觉悟的。但是，这并不能丝毫消解我此刻的沉重心情……”

参加葬礼的大概有五十人，绝大多数都是治安局的同僚。丁尼生的未婚妻坐在前排右侧，由一名家人陪同。很久以前，潘索尼亚曾经和她见过一面，但是现在除了头发的颜色，他已经完全认不出她的模样。从面容很容易看出来，过去的几天内，她都在痛哭，对食物的厌恶以及不停打断的昏睡之间度过。这便是人们在丧失爱人时的常见反应，潘索尼亚理解这行为，只是不认为自己也会体验类似的东西。更何况，他认为决定一个人在这种场合下如何表现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感情，而是社会环境，以及此人在特定环境中的位置。治安局破例给她发放了抚恤金，她应该证明自己有值得这笔钱的感情深度。感情是真的，需要以此来获得帮助也是真的，两者共存未必可耻。

她低着头，双手紧紧按在膝间，躲避一切和潘索尼亚目光交接的可能性。她在想什么？她到底听说过些什么？潘索尼亚并没有明确的头绪。按照过去的经验，丁尼生会把和他自身有关的事情告诉她，但至于同僚的私人情况，应当还是有所保留。在杀死丁尼生之后，潘索尼亚很快就想到了杀死这个女人，现在实施这一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在逐渐远去——当然，永远不会消失。既然希尔贝丝的事情已经无所谓了，那关键就在于这女人是否从丁尼生那儿得知了阿蕾塔的事情。在近期内和她接触，显然是不安全的。如果有机会制造一次事故，又或者装扮为自杀……

他暂时放下这些念头，完成了自己的发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前面一排，坐着科昂和他的家庭牧师海兰。科昂是如此信赖在教会里地位并不算高的海兰，这让潘索尼亚不大理解。他相当怀疑在科昂关于情报机构的决定中，海兰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他曾经想从海兰嘴里套出点什么来，但这名学识渊博的牧师总是用惯有的自谦态度把问题一带而过，随后再次开始微笑着劝服潘索尼亚信仰圣光。

潘索尼亚看着海兰的后颈，在他的头发和衣领之间，发现了一块烧伤。伤处的皮肤像雨水打过的泥沼一般坑洼不平。也许这烧伤还延续到了更多的地方。潘索尼亚记下了这个发现。或许将来这会把他引向一些别的东西——事到如今，他必须非常了解科昂，以及他身边的人。

十分钟后，人们——在那深坑之前走过，传递着铲子，将泥土泼洒在棕色的棺木上。为了明确死因，治安局解剖过丁尼生的尸体。他的未婚妻不知道这件事。丁尼生在生前和死后都经历过好几次切开以及缝合的身体；她爱着的，为了工作而将婚期推迟五次的男人的躯体，将在黑暗里成为并不比泥土更复杂的东西。在出自己的那份力之前，潘索尼亚犹豫了一秒钟，然后将泥土抛向棺木仍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的部位。掩埋。让人们不再看见它。二十年前在树林里埋下的那具女人尸体，二十年之后的丁尼生，对他来说也许都是一样。

葬礼结束后，潘索尼亚快步出了墓园，但还不能离开。科昂会和他谈话。在等待的过程中，丁尼生的未婚妻出现了。

她站在他面前。

看着他。

他点头致意，没说什么。

她的眼神一点也不勇敢，有的只是陌生，就好象两人是初次相见，并且只是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偶然会面。或许她本来有别的东西要表达，但是在经历葬礼后，这一部分已经从情感里抽离了。

随后，她的家人带着她离开。

科昂出来之后，让潘索尼亚上了他的马车。他们在马车的移动中交谈。海兰静静地坐在马车的前排，似乎完全对后排的谈话不感兴趣。

“在下个月的会议上，我就会正式提出建立独立情报机构的议案。”科昂紧捏着自己的手杖。

“这真是个好消息。”潘索尼亚说。

“听着，这早就不只是关于你一个人的事。我选这个时候，是因为已经在很多人面前承诺过了，不是说这绝对就是最好的时机。老实说，我有些对你失望，潘索尼亚。在前些天的庆功宴之后，我才读到关于你的调查报告。虽然干掉了萨尔瓦尼，但你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又在这过程里干了些什么，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怀疑。你是不是太自大了，都忘记了我是你的担保人？做事也不能做得明白一些？我不追究，不等于别人不会追究。”

“但是，对我的行为的质疑，正说明了我们需要独立的情报机构。为了暴风城的未来，我们需要在另一种体制里工作。”

“不要说‘我们’。不要把我也混淆进去。”

“抱歉，我没有这个意思。”

科昂转过头望着窗外，右手指在手杖上敲动。“该死的，海兰，让车夫换一条路走。这一整片街区尽是臭味。”在车子拐过一个弯后，他继续对潘索尼亚说。“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和我是连在一起的。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我好不容易替你说服了议会的那么多人，不要做糟蹋我好意的事。”

“我明白，科昂大人。”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话的矛盾，潘索尼亚想。刚刚才强调过不要说“我们”，马上又说“你的名字和我连在一起”。也许那一份调查报告确实让科昂心烦。不过，他显然没心思弄明白其中的详细内容。

“女人方面的事情也是。要玩谁不好，偏偏玩上那个希尔贝丝。弄得现在我还要继续撒那个什么表亲的谎，在议会的人面前说什么她希望有平静的生活，请各位理解……非逼得我为一个皇后区的女人说好话，就因为你把她搞上了床！”

“我确实没有谨慎对待和她之间的关系。请您放心，等风头过去之后，我会自行处理她的事。”

“这句话什么意思？”科昂转过头看着他。“这么急着说要自己处理。这根本就不是你现在应该关心的事情。别说你真的对她动感情了。”

“我只是说，您不必特别在意她。”

“不愿直说？……算了，你也是个知道事情轻重的人。我相信自己不会错看上一个会让女人坏了大事的废物。潘索尼亚，你的问题在于，你想让我直接把你推荐为领袖，但是却表现出丝毫的领袖气质。”

“我毕竟仍然是一名治安局的调查官，并没有……”

“我说的是气质，不是领袖的权力。干掉萨尔瓦尼，还真的让你自大起来了。要懂得一些上得了台面的礼仪，在和地位比你高的人说话的时候多注意一些，你要从这些小方面开始来培养。你见过国王吗？如果见过就知道了，他的举手投足都让人非低下脑袋不可。而你呢？你就像一条雪地里的野狗，除了动武或者恐吓，就没办法让任何人信服。我说服议会里的人，靠的是什么？当然，你做了太多年难民，没人指望你突然就转化过来，但是……”

科昂的话语还继续了一会儿，内容几乎完全是表达对潘索尼亚的不满。自从下毒事件之后，科昂私下里就一直用这态度对待他。潘索尼亚想，也许这位担保人已经为自己的决定而生出了一些悔意，只是在用庆功宴大力夸赞消灭萨尔瓦尼的功绩之后，科昂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我没什么要提醒你的了。在下个月的会议之前，你做事都小心点。下车去。”

马车停住之后，潘索尼亚刚要下去，听见海兰说：“科昂大人，我也先在这儿留一下吧。我希望能和调查官先生谈谈。”

科昂同意了。海兰也下了车，和潘索尼亚一同站在路边。

“你想说什么？”潘索尼亚说。

“我只是想告诉您，也许公爵的话有些严厉，但他没有恶意。”

“恶意，我相信科昂公爵是没有的。他有理由，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

“作为侍奉他多年的人，我明白您的意思。因为有太多繁琐的事要处理，所以科昂大人不可能总是保持良好的情绪，但他做事从来都是遵从既定的原则，所以您请不要担心对前景的预期会有什么变化。”

“你到底知道多少？关于我和他说的事情。”

“具体情况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只知道，在侍奉他的这些年里，他很少把如此的重任交托给亲属之外的人。所以，我衷心希望您和他之间能少一些误解。”

“是么？那么你打算为这做出什么努力？”

“这可问倒我了，潘索尼亚先生。”海兰笑了。“我只是一个牧师，在祈祷之外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了。所以，就让我为您祈祷吧。当然，还有那位歌喉优美的女士。”

“你见过她了？”

“您是说私下里？没有。我只是在教堂里，从远处欣赏她的歌唱而已，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信徒一样。虽然没有真正会过面，但我能从歌声里感觉到，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应受到祝福的人。在世俗的歌曲里，歌手可以伪装情感；但是在吟唱圣诗的时候却不可能。她只有表现出完全的真诚，才能让那些旋律进入人心。所以，对于你和她面临的情况，我感到难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您事业上的成功，我相信你们会克服困难的。”

如果是其他任何一个圣职者对潘索尼亚说出这句话，他都不会当真，然而海兰的话语却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权威，几乎让潘索尼亚也可以试着接受歌声体现人心这样的观点。他没法放下对此人的警觉，但是……“克服困难？”这算是什么意思？

潘索尼亚不理解海兰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如果说丁尼生的私下接触，以及议会的窥视，都强行将他和希尔贝丝的关系染上了一层不正当的色彩，那么海兰就是第一个试图祝福他们的人。

“我没有别的话要讲了，”海兰说，“总之，祝您一切顺利。我得回公爵府。再见，潘索尼亚先生。”

牧师离开了。

## 30

潘索尼亚伸出右手，触摸了一下墙壁上钉着的小幅风景画。画框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画布上的杉树显露出懒惰的灰绿色。还有两幅同样大小的画钉在左右：一副是山，一副是海。它们本身没有太多可欣赏之处，几乎只是纯粹为了丰富墙壁的颜色而存在。窗外的天空布满了阴云，也许不久就会下雨；潘索尼亚把原先开着的窗户关上了。

这是一间在内城区算得了中上水准的旅店客房，也是希尔贝丝所在的地方。屋子不久前才装修过，不容易感受到有人在此居住的气息。在丁尼生葬礼之后的第九天下午，潘索尼亚第二次来到了这房间里。至于头一次，还是他选定这儿作为希尔贝丝临时居住处的时候；将她亲自送过来的那一天，他并没有进屋。

虽然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工作中，但预料到情况会发生变化的上级并没有给潘索尼亚指派新的搭档，也没有让他负责可能会陷入长期纠缠的大案子，所以工作量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这让他白天有时间到这儿来，但不知为什么，她不在。

关于独立情报机构的事情，几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再是秘密。在决定性的议会会议召开之前，科昂从说服官员，过渡到了赢取民众支持的阶段。最有力的着眼点，就是萨尔瓦尼的覆灭。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潘索尼亚或者丁尼生的名字，只是强调在他的指导下，一些忠诚勇敢的治安局勇士完成了这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个合适的策略，因为要赞扬几名大众并不熟悉的调查官，远不如进一步强调他自己的权威来得有效。科昂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将情报机构的工作方式含糊地对民众解释为“更专业，更有效地利用各方面讯息”，刻意避开获取情报方式的话题。治安局局长也主动表示支持，并且会“提供最优秀的人才”。潘索尼亚再也没有因为那次突袭的详细经过而受到任何询问。怀疑他的人一定还是存在的，只是他们也明白，现在不是追逐真相的时候——又或者是有其他人要求他们退出舞台。

情况看起来是安全多了。但潘索尼亚之所以到这房间里来，并不是因为安全。他记得海兰的话……那唯一祝福他们俩的人。自从把希尔贝丝送出家门之后，潘索尼亚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在过去独身，或者是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周旋的时候，每天回家之后他都在做些什么？

时间的概念也改变了。在那段日子里，时间是按照希尔贝丝是否在身边来分割的。现在，每一天重新成为了一个整体，然后和昨天、明天模糊地相连起来，就像一条光滑却无趣的长方体木料，遗弃在空荡荡的时间仓库里。他已经连续几天留在治安局过夜，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希尔贝丝没有再去教堂，也就是按照他的要求辞去了工作。那么她在做什么？他让她安安静静地躲着，实际情况如何？潘索尼亚回想起来，希尔贝丝一直都是活得非常忙碌的女人，无论因为境遇还是自身原因，她很少有空闲下来的时候。这屋子里太重的油漆味覆盖了人的气息，铺得很整齐的床单右侧有一处不明显的皱纹。他把手指放在这皱纹上。

有人来了。人的脚步声就在门前。他连忙把手收回衣袋里，转过身。门打开了。是希尔贝丝。她进了屋。她皱着眉头看他，稍微朝后扭的右手还放在门边，过了一会儿才把门推上。

“你来了。”她说。

“你刚才到哪去了？”

“别的地方。”

“说明白。”

“就是别的地方。”

说完这句话后，她低下头，坐在床边又立刻站起来，就好象这不是她自己的房间似的。

潘索尼亚走到她身前。他吸了一口气，回想起过去单手托起她的脸，让她看着自己眼睛的情境，但是并没有这么做。

这段日子你都怎么过的？——这句话只在脑袋里出现了一瞬间就让他否决了。

“议会的人有没有找上你？”他说。

她转过脸，摇了摇头。

“回答我。”

“没有。”

“有没有见过其他可疑的人？”

“没。”



除了进入房间的那一刻，她一直都不愿意看他的脸；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紧迫和焦躁，就好象一个不得不淋着暴雨回家的人。不知为什么，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刚想说话却又咬住自己的嘴唇，胸部随之起伏。她心里必然有些什么事情，而潘索尼亚发觉自己竟然无话可说。在这沉默中，他看着她脖颈的曲线，闻到久违的气息，心底涌起了欲望。他吻她，她只轻轻地回吻了一次就避开了；他按住她的肩膀，让她倒在床上。

“不行。”希尔贝丝说。

潘索尼亚俯下身继续亲吻并抚摸她。希尔贝丝没有反抗，但是一直扭过头，不愿意看他。他突然有些气愤，便抬起身子说：“看着我，希尔贝丝。”

她仍然望着侧面，紧闭嘴唇。

“听见我说什么了吗？”他说着，加重了语气。

“我怀孕了。”她说。

希尔贝丝终于看着他了，眼眶里有一些泪水。

“我有了你的孩子。就在这儿，”她用左手轻轻碰了碰自己的腹部，继续说。“能听明白吧？”

潘索尼亚慢慢松开压着希尔贝丝的手，直起身来。她把脸转过去。

在南海镇的时候，潘索尼亚曾让一个女人怀孕。对当时十八岁的他来说，这件事除了负累，并且可能会遭到乔拉齐嘲笑，就不具有别的意义。女人提出用三十个金币来撇清关系，他还价到二十一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在这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它并不温柔，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插进他的颈椎；但这没有造成流血，只是改变了他看待事物的方式。眼前的女人毫无疑问是希尔贝丝——她的头发，面容，手指，胸脯，腰腹，髋部，小腿，脚跟，都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然而有一种陌生性从这女人的肢体中浮起，像雾一样笼罩着她，让她变得更美，更易受伤害。看着她并不表示喜悦的泪水，潘索尼亚突然体验到了从不可知的角度慢慢逼近的痛苦。他觉得自己的四肢在逐渐缩小，失去实体，却又比过去百倍地想碰触她。

希尔贝丝身子有些不稳地站起来。“你问我到哪儿去。”她说。“我就是从医院回来。”

“你刚刚才确定是这么回事。”他说。

这真是一句无意义又可笑的废话！潘索尼亚这么想，但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代替。好在希尔贝丝回应了；她点点头。

离开潘索尼亚屋子的前几天，希尔贝丝就对自身的变化有了预感。搬到这儿的前几天，因为他强调过尽量不要出门，她也就遵守了。但是，这件事是没办法抛到脑后的。她的焦虑和担忧每分每秒都在累积。当从医生那儿得到肯定回答的时候，她有好一会儿没法思考，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离开医院大门。她的确想象过，为他生一个孩子……但不应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不能做一个遭到驱逐的母亲。

现在，希尔贝丝看着潘索尼亚的眼睛。她知道他在思考，在选择应该说出来的话。他竟然也会困惑。他竟然也会犹豫。如果换了别的任何一个时候，希尔贝丝都会为自己所见的事物而欣慰。

许多零碎的句子在潘索尼亚的大脑里流转，碎裂，但他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说出口。在经历了陌生的痛苦之后，潘索尼亚重新体验到一种全身细胞都活跃起来的感觉，仿佛每次吸气都把一些让大脑舒畅的东西运到了体内——所谓的喜悦。为什么会有喜悦？他，潘索尼亚·肖尔，从来没想过和女人养大一个孩子，因为这就像每天不得不在一起吃饭一样，是完全暴露自身弱点的愚蠢社会性行为。但他明白这的确是喜悦。完成重大任务之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完全不能和此刻的感受相比。喜悦的来源在于她，只有她，唯一的她。他找到了这新奇感受的原因，就像发掘出从来未期待过的宝藏。——不，不，不！对于怀上自己孩子的女人突然爆发出来的几乎无限的爱怜之情，只是弱者的幻觉。所以这既是投降，又是对过去所坚持的一切的反叛。但是，眼前并非其他任何一个女人，而是希尔贝丝——

“你没有什么话想说吗？”她说。“你到这里来究竟是干嘛的？”

“我来看你。”

“你已经看见了。你不打算和我谈这事，对吧？”

“我们……”

过了十多秒，他都没有续上这个词。

“我们怎样？”她说。“怎样？”

“现在不是时候。”

“真好笑。时候什么的，也不是我能管得着的。你后悔没有早一个月把我赶出来？”

“这不是我的意思。”

“那我就懂了。反正我从来没弄懂过你心里在想什么。”

“不要哭。”

“我没有。你……该死的！”她举起右拳又往前落下，砸中他的脖子侧面。“你好歹也说句有用的话。这是我们的孩子啊。”

他抓住了她的手腕。也许是太使力，她的眼神显露出了一丝畏惧。这突然让他无法忍受自己了。

“下个月。议会的事情有结果之后……我就把你接回去。你不应该留在这里。”

“这可是你亲自给我选的地方。还说这样对我有好处。”

“你住在这儿，只是为了临时回避一下而已。你很快会和我一起回家。”

“为什么？把我赶出来之前你可没有用这种口气承诺。我后悔了，不该把这事告诉你的。你就回想一下，我刚进屋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说话的。你只关心自己的那些什么计划……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弄清楚我是不是坏了你的好事。现在听说我怀孕了，就想换个办法稳住我……”

“不。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爱你，希尔贝丝。”

潘索尼亚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样的回应。他明白，在外人看来，在当前的场合下突然这么说，不仅突兀，甚至有些滑稽。但他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向来擅长的是唤起一个人心中的畏惧，而不是驱散它；除了使用些许谎言之外，他在这方面的经验是零。这句话是不是谎言？他觉得不是，因为谎言是必须事先计划的东西。

希尔贝丝的眼里闪烁着脆弱的光芒。她希望自己会因为听到这句话而变得积极，但是却做不到。在搬出来之前，她一直处处随着潘索尼亚，现在似乎也应该自然而然地回应一句“我也爱你”。然而，她初次有了拒绝的念头。*能这样对话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她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另一个阿蕾塔，独自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潘索尼亚始终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帮着稳固她的信念。她再次成为了在黑夜中的树林里独自醒来的小女孩，要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远离野兽的大路。如果眼前的男人只是提来一盏迟早会燃尽的灯，而并非愿意一直伴随在她身边，那她就无法生出感激并且依赖他。

“在你这么对待我之后？”她慢慢地摇了摇头。“我不信。换了谁都不会信的。”

潘索尼亚把手松开。他后退了一步。

“我会把他生下来的，哪怕要一个人养大他。我很快会再去找工作。”希尔贝丝说完，坐在床上，低着头，抱住臂膀。

“希尔贝丝。”

“你可以离开了吗？我真不想再说下去了。”

“这些都不是你的真心话。不要把情况搞得复杂。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但我不会求着你坦白。”

“当然了，你这也知道，那也知道……”沉默片刻之后，她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只想看见行动。所以什么话都不要对我说了，现在出去，让我安静一下，可以吧？”

潘索尼亚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走到门前，把手放在门把上。

“记住……我很快会来接你。不要随便到别的地方去。”

她没有回答。

潘索尼亚走出这间屋子，来到楼下，嘱咐房东随时注意希尔贝丝的去向之后，便回到了大街上。他没法再留在那房间里，因为那句话似乎把他的一切都耗空了。没走出多远，他突然很想折回去，握住她的手，告诉她一切都不用担心；为了驱散这思绪，他逐渐加快脚步，尽量让惯常的理智重新占据他的大脑。无论是情报机构，还是这女人的事，他一定能处理好。会有那么一个合理的方式，一个合理的未来，哪怕他不再那么信任自己推测未来的能力。离开南海镇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他会在暴风城作为一个普通人拼搏近十年。在追逐萨尔瓦尼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匕首会插进丁尼生的脖颈。今天见到希尔贝丝之前，他没有预料到会对她说出那句话；而在这一刻，他自然也不知道，余生中再也没有任何人听他说出同样的话语。

### 31

希尔贝丝坐在合唱团排练房外面走廊的长椅上，熟悉的旋律通过窗口传到她的耳朵里。房门是紧闭的。她第二次回到教堂，第二次遭到合唱团领队的拒绝。“我们不是什么俗世的杂牌戏班子，”十分钟前领队对她说，“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再说，你都离开这么多天，已经有人把位置填上了。”

她对自己能回到合唱团本就不抱多少希望，但是此刻却不想马上离开。思来想去，她还是挺喜欢在这儿工作。光洁的大厅，安静知礼的听众，摆弄着精致器材的伴奏乐队，相比之下表演曲目的单调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日子过得小心翼翼，她在这儿没有交到什么朋友，不过至少无需像在皇后区那样提心吊胆。现在她仍然坐着，集中精神聆听，心想着能否找出那替代了她的新嗓子……听着听着却又陷入了对那天发生的事情的回忆。这些天来，她感觉自己就像腰部绑上了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连着“那一天”；无论她是走，还是跑，还是躺着，总是以那些回忆为中心绕着圈子。

在潘索尼亚的短暂来访之后，希尔贝丝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来整理思绪，直到自认为可以平静下来。她的结论从*我和他已经彻底，完全地结束了稍微有点儿偏向不能干等着他接我回去*，但这不影响她认定必须为肚里的孩子拿出行动来。对于从八、九岁开始就在皇后区讨生活的她来说，内城仍然是充满了希望的地方，只要花时间去了解就没问题。既然不必和一个男人保持无法公开的关系，那可能的选择就大大扩展了。一个人生活并不困难，如果不能回到教堂合唱团，也就算了！总会有别的办法。

她站直身子，看见一名牧师朝她走过来。她对这人的面容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您好，希尔贝丝女士。”牧师说。“果然，您今天也到教堂来了。”

“你是谁？”

“海兰·路德维希。也许您听别人说起过，我多年来一直为科昂公爵服务，主持他府上的各类圣事。”

希尔贝丝点了点头，因为突然从心底升起的警觉而显得动作急促。

“有事吗？”她说。

“我希望和您谈谈……我们先换个地方吧。在这儿说话，恐怕会影响到合唱团的排练。”

她同意了。他带着她来到教堂之外的一座小花园里。在这一小段路程里，希尔贝丝和他保持着四步左右的距离；路上遇见的每一个圣职者都友好地和海兰互相问候。其中一人有长谈的念头，海兰委婉地表示有别的事要办。这些情况一方面缓解了希尔贝丝的警觉，而另一方面却又让她更加紧张。

在花园的小径中，希尔贝丝注意到了海兰后颈上的烧伤。看见这并不悦目的事物，反而让她安心了不少。明亮却温和的阳光，偶尔随着微风轻摆的花枝，一名嗓音沉稳，得到广泛尊敬的牧师，衣服的纤尘不染简直就是圣光典籍中关于心神纯净的最直接诠释——这

样一番景象简直太过积极正派了，甚至生出了奇怪的威胁感。一些异常的事物，这名牧师曾经承受痛苦的证据，让她眼前的一切能够得到平衡，并且更为真实。

“首先，我必须诚实地告诉您，希尔贝丝女士。”在选定一个僻静的地点停下来后，海兰说。“我对您的情况比较了解。”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在您刚离开皇后区的时候，是我建议将您暂时安排到教堂的合唱团。我也知道您和潘索尼亚先生之间的爱情，以及你们现在不得不暂时分开。”

“就是说……科昂知道的，你也知道？”

“是的。”

*那么他不知道阿蕾塔，也不知道我怀孕的事。*

“科昂一定很信任你吧？”

“公爵大人多年以来的信任是我莫大的荣耀。”

“这样的话不用讲给我听。就说你来找我做什么。”

“我想请您去见一个人。”

“谁？”

海兰沉默了一会儿，显露出仿佛是在困境中安慰自己的吃力微笑。相对方才极为稳重的态度，此刻的他变得有些不自在。希尔贝丝皱起了眉头。

“公爵大人的儿子，丕平。”

“为什么我要去见他。”

“准确地说，我希望您去看望他。”

“这样还是没回答我。”

“您应该知道，丕平少爷的身体一直都很弱。他是一个不幸的孩子，自打出生以来，就有许多凶恶的病痛缠上了他。当然，公爵大人一直都尽全力给他提供国内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是……上一次由您相伴的晚宴，是丕平少爷最后一次出家门。最近一个星期，他只能躺在床上静养了。医生认为大概在六个月以内，少爷的灵魂就会接受圣光之地的感召。”

“你是说.....他快死了？”

“他在俗世的旅途，快要走到尽头。”

“噢.....”

希尔贝丝略微低下头，看着海兰身侧的花丛。她觉得自己似乎看见了一只蜜蜂在绕着飞，但又像是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她不知该怎么考虑这消息，更不知道如何回答才是合理的。她选择了一个偏离核心的问题。

“是科昂让你来的？”

“不，这是我的个人行为。而且恐怕关于您和少爷的再次会面，我也不能让公爵大人知道.....”

“等等。我没有答应你。”

“抱歉，我似乎有些心急了。当然，我希望您答应下来，但我不会强求。”

“丕平总该知道你来找我吧？”

“老实说，丕平少爷并没有直接拜托我。在病榻上的他很多次对我说，希望能最后在俗世中和您见一次面。我非常希望能够向他承诺，一定会把您带回去，但如果您并非自愿的话，那也是毫无意义的。”

“他为什么.....非要见我。”

“丕平少爷爱上您了。他说，您是他在俗世中唯一挂念的人，对您的爱远远超过他的所有亲人。作为一个牧师，我没法从道德上认同这句话，但我相信这完全是出自于他的真心，也就是必须得到尊重的。”

“我可没对他怎么样。我没故意去.....”

“我知道，他的仰慕对您来说也是意外。但我相信这爱情是纯洁的，是无可置疑的。他对我说，非常后悔曾经在皇后区试图送给您一串钻石项链。他坦承那是非常幼稚和不切实际的行为，您的拒绝在短期内让他伤心，但最终却更加坚固了他的感情。他还说，在俗世的十九年里，最让他感到心灵满足的事就是遇见了您.....”

在这一番叙述中，海兰逐渐变得激动，就好象他急于抓住机会将丕平的心境分享给他人，这个人是不是希尔贝丝倒不那么重要。

“别说了。别突然说这么多，这种话……”

“抱歉，我只是想尽量准确地把丕平少爷的心境传达出来。我希望能够说服您。”

“你仔细想想，这样做真的对他有好处吗？我并没有接受过他的感情，这你应该也知道。”

“当然。虽然我本人在这方面没什么经历，但总还是明白年轻人的爱情往往是盲目的，尤其像丕平少爷这样的情况。可是，他已经决定将这感情保留到离开俗世的那一天，因此我坚信和您的会面对他是有益处的。”

“说真的，我觉得不自在。科昂公爵讨厌我。现在，你又要瞒着他把我带过去。这件事，总是有些古怪。”

“您放心，我会尽一切办法保密的。请您一定要信任我。”

“你了解我，但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我连你为什么非要自作主张都不知道。”

“这是我必须做到的。无论作为一名圣光的传播者，还是作为一个俗世的人，我都背负着同样的职责。有一件过往的事，本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但我愿意用它来换取您的信任。”在希尔贝丝正要开口阻止之前，海兰继续说下去。“六年以前，我刚到公爵大人府上侍奉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丕平少爷居住的别栋发生火灾，我把他从火场里救了出来，而自己的颈子和背上都留下了永远无法消失的伤痕。凭着这些实实在在的痛楚，我深信少爷会对我感激万分，但是却事与愿违。丕平少爷因为这件事而痛恨我；放火的人是他自己。由于从小就极为体弱，加上和公爵大人之间的一些误解，丕平少爷自认这一生都不会有任何转机，所以希望结束生命。火灾之后，公爵对少爷的看管严厉了许多，这让他更为绝望。这件事让我第一次在教义上质疑自己的做法。作为圣光信徒，无论如何也要把身边的人从自杀这条道路上拯救出来，但我的救助行为却让少爷的痛苦倍增了，也让他更远离信仰。无论救或不救，我都是一个失职者。这么些年来，我为科昂公爵府上的圣事和宗教教育耗尽心力，不仅是为了公爵大人和丕平少爷，也是为了重新印证我的信仰。而在两天以前，丕平少爷终于对我说……感谢我曾经救了他。因为假若在六年以前离开俗世，他就没有机会结识您，希尔贝丝女士。看着少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苍白却又充满光彩的笑容，我终于知道当年的选择没有错，我奉献于信仰的方式没有错。也许私下决定把您带过去，的确是自作主张，但我深信这是重归的信仰对我的正确指引。丕平少爷需要您。”

希尔贝丝咬了咬嘴唇。老实说，她心中的最直接答案仍然是“不”，但这并非是不平或者海兰的错。她现在不想联想到关于男人的感情；除了孩子，此刻的她不想为任何人负责。



她花了这么些天终于让自己的心境独立起来，不能这么快就动摇。她几乎就要回想起来潘索尼亚对她说的话，要开始思索*他是否仍然需要她*。

“让我考虑一下。”她说。“就考虑一两天，可以吗？”

“当然。一开始就提到过，如果强求您，那就失去意义了。”

“如果我决定去的话，就会到教堂来找你的。你白天这时候一般都在吧？”

“接下来的一星期，我都在。”

“那么.....再见。我先走了。”

“请等等，希尔贝丝女士。”

“怎么？”

“我听说了，您希望回到教堂合唱团工作。让我来帮助您。”

“不，不必了。”

“请别误解，这不是什么交换条件。这两件事是没有联系的。有许多信徒都很欣赏您，怀念着您的歌喉。老实说，其实我也算是您最忠实的听众之一。您不会是已经有了别的计划吧？”

“嗯.....没有。”

“那就好。请跟我来吧。”

这个帮助对希尔贝丝来说太难拒绝。虽然海兰强调过两件事没有联系，但希尔贝丝觉得自己要做好再次见到不平的心理准备了。

不平。

她一点也不喜欢他，但是曾经不得不吻他。

*那个晚上，在对潘索尼亚提起那个吻之后.....*

希尔贝丝抬起头，让直视之下太过刺眼的阳光驱散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回忆。

两天之后，希尔贝丝找到海兰，说自己还没有打定主意。虽然海兰回答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准确的期限，希尔贝丝还是从他的脸上发现了些许失望。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她认为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去探望一个过于单方面仰慕自己的人未必是好事，更不用说对方已经垂死。

与之同时，她没有得到潘索尼亚的任何音讯。还有十天，议会会议就要召开了，如果他说的话算数，那么要不了多久就会来见她。无论实际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希尔贝丝希望能在那之前卸下一个负担。

偏偏是在打定主意的这一天，海兰没有出现在听众席里。希尔贝丝询问了一些教士，没有得到有用的回答。她来到上次会面的小花园里，同样没收获，便独个儿发了一阵子的呆。如果到了明天，她未必会改变主意，但是积极的心情一定会消散，她会比先前更害怕见到不平。

下午还有排练。她收起烦躁的心情，离开花园。

在快要回到教堂大门的街道拐角处，一个声音从后面呼唤她。她转过身。

眼前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

“是叫我吗？”希尔贝丝说。

“你就是希尔贝丝吧？”女人说。

“是。”

希尔贝丝看见女人的双掌绞在一起，眼神零乱，像是在病房外等待坏消息的人。

“你有事吗？”女人说。

一个古怪的提问。希尔贝丝摇了摇头。

女人的注视让她有点儿不自在。

“嗯，如果你没事要找我的话……”

“你是肖尔的女人。”

希尔贝丝皱起眉头。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这方面的事情打扰她了。而且按穿着来看，眼前的女人也并不像是为议会工作。她什么也没说，转过身，打算快步离开。

呼唤她的女人站在原地，双掌更紧地绞在一起，指甲几乎都要把皮肤划开。这附近还有别的行人，但她已经顾不上了，眼里只有希尔贝丝的背影。她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奔上去，握着它砸向希尔贝丝的后脑。

希尔贝丝腿一软，倒地了。后脑出了血，但她暂时还感觉不到。回避危险的本能让她转过身，举起手护住面部。这一次石头的尖锐棱角砸中她的手腕，撕开了一大块皮肤。她惊叫一声，手不由得缩了下去。女人第三次举起石头，一挥击中了希尔贝丝的额角。

看着希尔贝丝闭起眼睛瘫下去，女人的耳朵里只有自己剧烈的心跳，大脑一阵眩晕。她不知道石头是什么时候落地的。她发出一声低弱的干嚎，就像是哭到无力的人。有行人朝她看过来，眼里带着惊恐和疑惑。这样的目光扎在女人的身上，突然提醒了她，该做的事还没做。她跪在希尔贝丝身边，左手抓住伤者的头发往后拉。希尔贝丝的脸仰起来，颤抖着的嘴唇半张着，地面上留下了她的血迹。女人右手掏出一个小玻璃瓶，用大拇指顶开塞子，然后将瓶里的液体往希尔贝丝嘴里灌。

也许是头部突然加剧的痛楚，让希尔贝丝从片刻中断的意识里恢复过来。她感觉到冰冷的玻璃压着自己的嘴唇，而有什么液体从舌头流进喉咙。目前这液体还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不适，但她猛然产生了剧烈的恐慌，甚至足以让她暂时忽略自己遭受袭击的事实。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东西要进去。她要保护自己。不能让任何可能侵害生命的东西流进身体……她必须拒绝。为了体内还未真正成长起来的另一个生命而拒绝。

希尔贝丝伸出手往前一推，用力很猛，几乎整个上半身都要往前扑倒。女人手中空了一半的玻璃瓶翻倒了，有一点儿溅到她的衣服上，她连忙站起来，刚想用手去擦掉，却又想起来不能这么做。她低头看了看希尔贝丝——头发散乱，其中凝着一些鲜血，艰难的呼吸声——无可抵御的恐惧突然碾碎了女人的心。她害怕的不是自己的行为，不是受伤的希尔贝丝，而是眼前的一切，导致自己走到这一步的所有事物。她转过身，朝着自己也不了解的方向仓促离去。

一对正好路过的男女停下了脚步。他们看着趴在地上，按着脖颈，使劲要把那些液体咳出来的希尔贝丝。

“那是谁啊？好像见过。”女子说。

“大概是……教堂合唱团的人。”

“她在做什么？”

“不知道。”

“真吓人。那么多血。”

女人的步伐越来越快，脚踝似乎就要断掉了，但是她没办法真正跑起来。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于哪条街道，因为眼前的一切不仅陌生，而且是互相脱离的。每当她的眼睛看见什么，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这事物就从周围的环境分裂开来，失去实际意义。一切在她眼里都化为了几何体和颜色的简单组合。她不知不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摸索，什么也没有摸到，才发觉自己已经把它用掉了。那瓶用抚恤金买的毒药。黑市贩子说那是高级货，很贵。她不知道该怎么和这类人打交道，就报出了全部抚恤金的数字，说这够不够。贩子说足够了。她把它买到了手。不要说用在人身上，保管两三滴就能干掉一头公牛，贩子这么保证着，她没听见。就算玻璃瓶里装的只是清水，她到今天也不会知道。她把手从衣袋里抽出来，突然从掌心感受到一阵刺痛。那枚尖锐的石头似乎还留在手里。她看中了那块石头，才连忙叫住希尔贝丝。唯一的机会，错过了就会失去胆量。手心有擦伤，裂开的皮肉里夹杂着灰黄的砂石。手背有血……不知道属于谁的血迹。

在头几次和丁尼生约会的时候，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接受这个人的求婚。她一向都更欣赏对周围有一定攻击性的男人，丁尼生却不是。他太缺乏自信，太依赖她了。但是只要和他在一起，就能永远从皇后区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几乎所有当地普通居民的梦想。这并不困难，她只要适时的关心就能维持丁尼生对她的迷恋，而偶尔的热情更是让他为她而疯狂。

在接受丁尼生的求婚之后不久，她第一次见到了潘索尼亚。她早听闻过有关他的传闻，而这次短暂的会面挑起了她更大的兴趣。潘索尼亚显然是连皇后区也无法驯服的人。她的眼睛没法从他身上移开。在那一刻她突然希望丁尼生对她说，你是我的女人，不准那样看着他；但丁尼生什么都没有做，哪怕表情毫无疑问地暴露了他的不自在。从这一天开始，她时常要求丁尼生给讲述工作中的故事；他说得越多，越强烈地表现出和搭档的分歧，她就越无法自制地幻想和潘索尼亚在一起。她不打算解除婚约，但在很多时候，与其说丁尼生是未婚夫，倒不如首先是她了解另一个男人的渠道。当她让丁尼生去找出潘索尼亚身边的女人是谁的时候，她心中并没有太多嫉妒。她只是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让潘索尼亚动心，而自己又需要如何成为她。

然而，对危险感和神秘感的追求，对她来说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她需要让她心跳不已的危险，而不是真正指向心脏的一把尖刀。从未婚夫的叙述中，她渐渐感觉到他和搭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丁尼生不愿解释任何详情，但有一次，他说：“如果在行动里遇上

危险，他首先愿意救的人大概不是我。”过了一小会儿，连忙补充“对他来说完成任务才是最优先的。”

这次谈话让她的心情产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她希望丁尼生能够平安地陪伴着自己的，这一点从未改变过，而对这真实想法的挑战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当她意识到潘索尼亚可能会真正危及这个长久以来带给她安全以及关怀的人，便抛弃了让她发抖的幻想。在得知丁尼生将要抓捕萨尔瓦尼的那个夜晚，不祥的预感让她惊恐万分；而一天之后见到未婚夫的遗体，让她完全地崩溃了。她把自己长久以来对丁尼生的所有感情，无论是犹豫，轻视，担忧，依赖，统统都转化成了再也坚贞不过的爱情；就连让她遭到取笑的五次婚礼延迟，也成为了奉献的证明。在回忆中，她远比真实的自己经历了更多的幸福。

内务部的调查员找上了她，提出一些模糊的问题，比如丁尼生在那一天之前是否有异常的行为，他是如何看待搭档的。虽然没有从调查员那儿得到任何结论，但这让她的猜疑得到了印证。潘索尼亚必须为丁尼生的去世负责，要为剥夺了她的生存意义而负责，哪怕不是他本人下的手。对他曾具有的迷恋，百倍地转化为憎恨，而这些憎恨又是与恐惧并存的。

在葬礼上，她不敢看他的脸。葬礼结束后，她和他有短暂且无言的会面，这耗尽了她的所有的勇气。看着他的眼睛，她用丧失亲人之后的漠然来掩饰极度的不安——就算手里有一把枪指着这个男人的脑袋，她也未必有力气扣下扳机。直接报仇是不可能的。她只有从他的女人着手。她想让潘索尼亚尝到自己背负着的痛苦，哪怕只是百分之一。

她没有考虑过接下来的事。该做的已经做了。也让人看见了。她明白过来，也许永远不会有办法知道，她痛恨的男人是否真的会因此而经历内心的震动。她双手使劲按着自己的脸，手指陷进眼窝。没有一点儿满足和欣慰感能从枯竭的内心里挤榨出来。这让她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丁尼生，而这复仇也是无意义的。她想把属于自己的罪过也完全推到潘索尼亚身上，通过伤害一个陌生女人的手段。

不.....不那么陌生。

她记得曾经在别的地方见过希尔贝丝。

在皇后区。

她是酒馆里的歌手。

她唱的歌是.....

女人继续往前走着，什么都看不见，对肢体也失去了感觉。她觉得周围太嘈杂，打扰了她的回忆，就摇摇头，跪在地上，希望这样可以避开那些从四处压过来的噪音。她不知道自己停在了大路中间。一匹马车驶过来，车夫注意到意外情况，但是已经晚了。马蹄踢倒了女人。后车厢上的乘客因为突然的颠簸吓了一跳，紧紧地贴着座椅，一动也不动。

## 33

到处都是雾。忍受着海浪缓慢冲刷的船只残骸。像箭簇一样直立的水草尖儿上。留下脚印的淤泥堆里。没法看见天空。从远处传来不知属于飞禽还是走兽的鸣叫，这叫声似乎也像雾一样，模糊却无处不在。希尔贝丝脖子上挂着一个水袋，独个儿走在小路上。进入湿地之后不久，她的头发就像海草一样滑腻腻地贴在脑袋上。有时候她怀疑灰白的雾气是不是也从自己的脏兮兮的指甲缝里飘出来了。

在她眼前不远处的地面上，出现了一道阔大的阴影。她停下了，心跳加速。在原地呆了两三分钟后，阴影没有任何动静，她才走上去。那是一条鳄鱼的尸体。一条在活着的时候可以轻易把她吞下去的大鳄鱼。在路过的时候，她用脚踢了踢它的肚皮。

两个男人骑着马迎面而来。虽然带着武器，但他们看上去不像是经验丰富的冒险者。

“先生，两位先生。”希尔贝丝快步走上去，抬起头望着对方。“请等等。”

“嘿，看着点儿。”两个人拉住马停下之后，其中一人对她说。“要不是我眼睛够尖，这家伙早就一脚踹在你脑门上啦，小鬼。别在这地方瞎晃悠。”

“对不起，先生。能不能帮个忙？我爸爸的货车在那边陷进泥地了，推不出来。”

“是吗？真可怜。我俩急着赶路，你找别人吧。”

她走到马匹的前头拦着。

“就帮帮忙吧，好心肠的先生。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一天了，谁也没有经过。就一会儿，就在这条路上，是顺路的，不会太麻烦二位。”

“我们是生意人，小姑娘。多做一件无聊的事，就少了一些可以拿来赚钱的时间。夸咱俩好心肠，听着是挺美的，不过没用。你还是等着牧师什么的路过吧。”

“我会报答二位的。”

“报答？你多大，八岁，九岁？太早咯。”一直没开口的人说。

“你这畜生，别吓着小姑娘。”最初应答的人作势踢了一下同伴的小腿，然后继续对希尔贝丝说。“不说报答，要说报酬。你愿意用什么来换我俩帮忙的力气？”

希尔贝丝双手捧起脖子上的水袋，往前举。“我有水。把水给你们吧。”

“我俩看起来像是缺那点儿水的人吗？”

“我可以给你们唱歌。我唱歌给爸爸赚了不少钱。”

“唱一两句听听。”

希尔贝丝就唱了。两分钟后，对方阻止了她。

“行了行了。真没意思。”

“别这样。她唱得挺不错的啊。”

“那又如何，难道你想整天站在湿地中央听这小姑娘唱歌？别忘了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驿站。”

“请帮帮我。”希尔贝丝说。“爸爸已经等了好久了。”

“小姑娘，老实说你这样很可疑。我觉得你是小偷，只是撒个谎想跟着我们俩，趁机下手。”

“我不是。”

“那好，回答我，为什么不是你爸爸来找人求救？”

“他要守着车上的货。”

“运的是什么货？”

“烟草。”

两个男人低声商量了一下，随后其中一个说：“好吧，小姑娘，你带路。你这么有礼貌，那当爸爸的肯定也是明白人。既然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帮帮忙也没什么。”

“谢谢。谢谢。”

“用不着，这事你爸来负责就行。”

希尔贝丝往前走，两个男人骑在马上慢慢地跟着。两分钟后，她带着他俩来到了另一条左右野草生得更密集的小径上。两张渔网从道路两旁的雾气里抛出来，分别把两个人罩住，刮在地上。六个和希尔贝丝同行的难民出现了，他们用鱼叉和生锈的刀吓唬渔网中的人，把他们绑起来，堵住嘴巴。一匹马受惊跑掉了，他们得到了另一匹马以及它背着的包裹。

“希尔贝丝，干得好。”领头的难民一边说，一边把从战利品里翻出来的一块硬面包递给她。

“我不要这个。”希尔贝丝接过面包，塞进显得太小的衣袋里，从用愤恨的眼神盯着她的两个可怜男人之前走过，自己去翻掉在地上的另一个包裹。

半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山脚下的营地休息。他们带走了大部分东西，给那两人松了绑，留下一些食物和水。在这一路上，他们的队伍没有杀过人。

希尔贝丝来到了紧挨着两块大石头，相较不那么潮湿的一块草地上。她的爷爷史蒂文斯躺在这儿，身子下铺着亚麻布垫子。他已经躺了一天半了。

“爷爷。”她在他身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药瓶似的东西，递出去。“这上面的字我不认识。”

史蒂文斯接过瓶子，略微撑起身体。他咳嗽了几声，瓶子险些从掌心滑落在地。随后，他慢慢地在眼前转动它，念出了标签上的词。

“这是什么？”她说。“是一种药吗？”

“是。”

“它能不能治你的病？”

“恐怕不能，希尔。再说了，有的病没法治。比如把我们从洛丹伦赶出来的东西，瘟疫。”

“可你得的不是瘟疫。”

“当然不是。还有一种类似的病，叫变老。”

“那不是病。”

“对，不是。”



“我也会变老的。大家都会。”

“有的人不会。”

希尔贝丝把瓶子从史蒂文斯手里拿回来，收进衣袋里。

“唱首歌给我听吧，希尔。”

“唱什么？”

“你自己选。”

于是，希尔贝丝就开始唱了。史蒂文斯闭上眼睛，右手搁在自己的胸膛上，用食指打着发不出声音的拍子。

潘索尼亚进入病房。希尔贝丝是这房间里唯一的病人。她躺在中央的床位上，头部和脖颈都包着绷带。窗外很近的地方，生着一棵树。有一些树叶飘进了病房里。

她尝试转动脖颈，但暂时只能转到微小的角度，恰好足够让她看见坐在病床旁边的人。脖子表面没有外伤；疼痛来自于内部。她等着潘索尼亚进入自己的视线。

潘索尼亚在床边坐下了，看着她。起先，他的双手合握着；她慢慢抬起没有受伤的右手，他就立刻把它握住了。

“希尔贝丝。”他说，但是却续不下去。

他们对视了好一会儿。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潘索尼亚觉得希尔贝丝是在单方面观察自己，不由得避开眼神。当重新望着她的时候，他在她的眼角发现了一些泪水。它们没能滴落下来，他也没有伸手去擦掉。

希尔贝丝把右手抽出来，去摸索床头的小柜子。那儿有一本半个手掌大的小册子，一只笔，一瓶墨水。潘索尼亚伸出手帮忙，但这时候希尔贝丝已经捏紧小册子的一角往回收了，所以潘索尼亚并没能真正帮着传递，只算得上是用手掌轻轻托着它的底面而已。希尔贝丝把小册子翻到空白的一页，放在下巴面前，用翘起来的被子皱褶托住，随后又去够那只笔。这一次潘索尼亚帮上了忙：他拿到笔，沾沾墨水，然后送进她手里。她在那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母——因为纸张离眼睛太近，手弯得很别扭——然后手指间夹着笔，把小册子

递给潘索尼亚。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过不必确实把它拿到眼前，他就已经辨认出那简短的字句。

为什么？

潘索尼亚很快转过眼睛，再次看着她。他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并且因此而慌神。希尔贝丝要寻求一个答案……什么问题的答案？

在来到医院之前，潘索尼亚已经听过所有目击者的证词，并且见到了丁尼生未婚妻的尸体。事情再清楚不过。如果这就是希尔贝丝想寻求的答案，那么他该如何回答？

我该早些对那个女人下手！他心中确实暂时生出了这个想法，但很快就和伴随它而来的怒气一同消失了。是原因出了问题：当初想干掉丁尼生的未婚妻，以及今天突然后悔没有动手，完全是出于不同的缘故。这是一种哪怕连他也难以忍受的虚伪。在两个似乎相同的杀人念头之间，他以自我欺骗的方式转换了立场。过去是为了保护自己。现在是为了保护她。

希尔贝丝的眼神变得很坚定。她在等待回答。

潘索尼亚开始思考更多。也许希尔贝丝想问的，并不是仅仅关于这件事。她想问的，是造成两人共同生活，分离，然后又以这种方式相见的一切。能肯定的只有一点：她问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的来源。

无论问题是什么，答案都指向潘索尼亚一人。

对不起，至少应该这么说。但是有一种来自自身的阻力，让他没办法说出口。在过去的每一瞬间，从童年到今天，那所有潘索尼亚·肖尔的身影重叠起来，像是一块磁铁，要把他喉咙里的那句“对不起”吸走。至少也该先承认自己有责任。但是只要开了一个缺口，就会有不可能阻止的无限回忆，带着千百个不同的问题以及回答，如同黑色云团之下的山洪一样把潘索尼亚的自我从他熟悉的躯壳冲刷而出。

“你受苦了，”他最终这么说，“这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在吐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突然有些呼吸困难。他低下头，看了看垂悬的床单，然后再看着希尔贝丝。

希尔贝丝笑了。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笑。这笑容中没有真正的欣慰，也没有解脱；也许她只是庆幸，他至少能给出一个答案，哪怕这答案和真实没有一点儿关系。

受苦？

怎样的苦？

要承受多久？

“她的生命和肚里的孩子都没危险，”在进入病房之前，医生对潘索尼亚说。“但是声带让毒药破坏得很厉害。她大概没法再说话了。”

### 34

潘索尼亚抓起嫌疑犯的衣领，让他的后颈顶在水槽边上。嫌疑犯双手缩起来，发着抖的手掌面朝着潘索尼亚。

“有两个人能够证明你在三点钟的时候进了那间屋子。”潘索尼亚说。“到目前为止，我还能肯定屋主是你杀的。但是如果你继续抵赖……”

“我真的，真的没去过那儿，调查官大人。我知道您说的两个人是谁……卡雷和德拉特，是吧？他们俩欠了我的钱。他们在撒谎……为了不用还钱……”

“那么这下子你成了受害者了？”

潘索尼亚照着嫌疑犯的脸打了好几拳。对方想说话，吐露出几个含糊的音节，但他又打了两下。嫌疑犯没声了，头往后垂下去，鲜血滴进水里，在共同的流动中慢慢变淡。

“够了，”在一旁看着的助手上前按住潘索尼亚的手臂。“他真会死的。”

潘索尼亚看了看助手，把拳头放下来，松开了嫌疑犯。在受伤的人倒下来之前，助手连忙扶住他。

“这样没办法继续问话，”助手说，“得给他治一治。”

“那就带他去。”

助手扶着嫌疑犯，刚走出两步便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潘索尼亚。

“我说，呃，不如你去休息一下……今天也没多少事……我只是随便提个建议。你不用真的花时间考虑。”

就像预想中一样，没有得到回应。助手便带着伤者离开了。

潘索尼亚抬起拳头看了看，然后把它浸到水槽里，洗掉指节上沾染的血液。血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事物，但是在前些天的某一刻，他仿佛是初次认识它。在希尔贝丝遭到袭击的现场，地面上有一块干结的血痕，其中凝着一缕头发，已经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看过无数残破的肢体，烧焦的骨头，腐烂的内脏，但从没有过面对着这片血迹的感受。它不显眼，从远处看起来只像路面上一处暗色的斑痕或者洒泼的咖啡，但是在近处盯着它的时候，他便感觉到那暗红色在自己的胸口扩散，并且不停地腐蚀下去，让他难以呼吸。根据希尔贝丝的伤情和目击者的证言，他能推断出整场袭击的准确经过：用石头从后面袭击……击中……倒地……再一次……再一次。他可以心中毫无触动地重构这个过程，但是唯独是这血迹让一切变得真实，它让这场袭击活化了，并且不断在他大脑中重演。

然而，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无法在大脑中重演的过程：毒药如何侵害她的舌头表面，口腔，喉咙，所有那些柔弱的部位。他抓住了和丁尼生未婚妻做交易的贩子。那个女人花大价钱买下的，并不是适合暗杀的高级毒药，而是让人痛苦，却不易致命的腐蚀性药物。这些天来，希尔贝丝一直没办法咀嚼和吞咽，只能通过导管或者针剂来接受营养——和她肚里的孩子共同接受。

“毒药并没有进入体内。”医生说。“虽然现在希尔贝丝女士身体虚弱，但是在能够正常进食之后，就会加速恢复。到时候，尽快出院到外面休养，对她更有好处。离孩子出生还有七个月，回到外界有利于她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如果一直在这儿住着直到分娩，会让她过于消沉。不过出院之后，希望您尽量给她提供最舒适的生活环境；另外，我知道您工作繁忙，但还是要多抽空陪陪她。这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老话了。问题在于希尔贝丝女士特别需要这些，因为……虽然她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但是心理上遭受的打击可能会慢慢显现出来。遭到袭击已经十分不幸，更麻烦的是失去了……”

“我知道。”潘索尼亚说。

——知道些什么？

关于希尔贝丝如何看待这些遭遇，潘索尼亚一无所知，也不能逼迫自己去了解。他没办法开口去问。他厌烦等待，在把笔和纸递给她之后，对歪扭字迹拼凑而成的回复的等待。有那么一刻，他甚至开始厌烦她——为什么不更小心一点。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而这样的厌烦很快反射回了他自己身上。他心中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怒气，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沮丧压抑住，哪怕愤怒的对象就是自己。在审讯的时候，他比过去使用更严酷的暴力，但是每当拳头打在嫌疑犯身上，他就觉得自己是击打一面坚硬的墙，而这墙壁上有的只是自身的投影。

希尔贝丝怀了孕。他会有自己的孩子了。他一度以为已经看清楚了这件事，可以顺利地去应对；但是现在，她经受的痛苦，反而让他开始疑惑。一个孩子，一个像希尔贝丝这样的女人，以及她将要承担的角色——母亲，在他的生活中到底会处于什么位置？而对她们来说，涉入他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如今的潘索尼亚·肖尔是从谋杀和互相残害之中生长起来的，从今往后也将一直在这样的世界里活着。也许唯一的办法是，将她和孩子藏起来，永远地藏起来……藏在他巨大得以至无限的阴影中。

在最初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希尔贝丝。渐渐地，他做不到了，变成三四天去一次。直到最近一周，他完全没有去见她。他忍受不了她的沉默。忍受不了墨水笔在白纸上划过的声音。忍受不了再也不能听见她开口的预想。他需要一些独自占有的时间，来好好考虑以后该怎么做；他明白这更像是逃避不断积累的罪孽感的借口。

还有一件事，也是借口的一部分。议会的会议结束了，关于是否建立情报机构，并没有立刻下定论。潘索尼亚对自己说，这件事会影响以后如何安置希尔贝丝，所以先耐心等待，把它解决再说。他不会去想，这根本不能成为切断对她的探望的理由。

科昂终于在一个无风的夜晚会见了潘索尼亚。大宅后的池塘边，黯淡的月光像蛇一样从石阶滑入互相挤撞的水纹之中。

“首先我要说恭喜你，潘索尼亚。议会已经决定建立独立的情报机构。当然，这也算是恭喜我们两人，以及暴风城所有受益的市民。”

“这太好了，公爵大人。没有语言可以描述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那就免了这一套，我们都知道你不擅长。至于情报机构的运转方式，会先根据你提出的计划书试行三个月，不过暂时只能是十人的编制。在城东有一座治安局弃用的仓库，会有人负责把那儿改建成适合办公的地点。”

十人的编制只是潘索尼亚初步计划所需人数的三分之一，但这并不重要。再说，他也不认为在当前的治安局中能够挑选出九个完全认同他的人。只要得到了权力，他就可以慢慢地培养以及发展未来所需要的一切。

“再一次感谢您，公爵大人，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先别急着说这些东西。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机构是由你来领导？”

潘索尼亚沉默了一会儿。他从科昂眼中看见的只有烦躁。

“既然您说了，机构决定按照我提交的计划书来试行，而这一定是只有我才能完好地掌控……”

“你怀疑我不够支持你？”

“不，公爵大人。”

“有别的声音存在，潘索尼亚。有人强烈地反对以你作为人选。他们几乎都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因为你审讯手段残忍这一点是出了名的。我敢说这些人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实际上只是为了反对我而已，你的行为就成了他们的工具。什么只有你才能实现计划书上的东西，他们不信。他们觉得只要有稍微长点脑子的人，照着那计划书做事，就没问题了。”

“难道他们有别的人选？”

“治安局局长竟然提出了另一个人。简直是一派胡来！也不想想是谁给了他说话的权力！”

亲手提拔出来的人带头反对自己——这似乎才是科昂面露愤恨的真正理由，和反对的确切内容无关。

“那么……是谁？”潘索尼亚问。

科昂报出了名字。在消灭萨尔瓦尼之后询问潘索尼亚的内务部调查员。

“他们对他评价非常高，什么办事态度细腻严谨，尊重正当办案流程，人格优秀，经验丰富……但这些根本就是用来充塞台面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有人害怕，不信任你，潘索尼亚。他们要选择一个能和你对抗的人——那份调查报告证明了这一点。看过它的人并不多，但几乎每一个看过的人都坚决反对让你成为情报机构的领袖，哪怕只是出于一时冲动。如果不是早就认识你的话，我大概也会是这些人其中的一个。”

潘索尼亚没有说话。

“没错，我都看过了。实际上那份报告现在就在我这儿。我不在乎你为干掉萨尔瓦尼做过些什么，但有的人在乎。一群不知衡量轻重，目光短浅的人。但也不能只怪罪他们。你引起的麻烦确实太多了，潘索尼亚。我为你解决了很多麻烦，但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这对我们双方都没好处。如果当初该知道有一个女人为你投河自杀的时候，我就放弃对你的

支持，那自然就可以省了当下这些麻烦；但我是懂得大局的人，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消灭萨尔瓦尼的紧迫性。我仍然会支持你，潘索尼亚。如果情报机构的领袖不是你，那我长期以来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因为它会变成浪费税金的多余东西。”

“您认为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要消除这份调查报告的影响，对我来说不难做到，问题是这样做值得不值得。萨尔瓦尼的覆灭，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也许你应该再次证明，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人。”

### 35

“希尔贝丝，有人来接你出院了。”

护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希尔贝丝双手搁在窗边，望着由于繁密树叶遮挡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月亮。她听见月光的脚印落在树叶上，在纠缠难解的树枝之间迷失，随之朝着它们永远无法完全照亮的黑色土地跌落。一只蜘蛛伏在她的右小指旁边的墙面上，她没有发觉，也没有惊动它。

她转过身，看着护士，随后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好的*。这段时间以来她常常这样——听见自己留在脑子里，本该说出来的话语声。每次要用笔和纸交流的时候，她也总是在书写的同时默念。不过，她没办法在脑子里唱歌。那和说话是完全不同的事，无法通过想象来实现。她将会遗忘自己的歌声，所有人都会遗忘她的歌声，孩子出世以后没有机会听着她哼唱的摇篮曲入睡，但她至少希望能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在脑子里尽量留得久一些。

在护士之后，潘索尼亚进了病房，向她走过来。这些日子里，她看明白了他在经受煎熬，也看明白他通过逐渐疏远来掩藏自己的心境。不能说话的事实，奇怪的从另一方面给她增添了信心：她觉得能看透他了。也许这是因为不能用语言交流，对方也就失去了欺骗和误导的最有效途径。虽然潘索尼亚一直不提起，但希尔贝丝明白袭击自己的女人是和他有关联的。有一次，她梦见那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就是阿蕾塔的幽灵。幽灵是在复仇：并非因为和特定对象之间的仇怨，而是为了安抚它残破不堪的自我。仇恨本就是没有理性可言的。实际上，希尔贝丝宁愿潘索尼亚不说出真相，因为如今她在看着他时，仍然能感受到感情的慰藉。就当这只是一次意外。就当这不是他的错。她仍然希望他把自己接回家。

“我来带你走，希尔贝丝。”他说。

她点了点头。她知道自己是高兴的。

没有什么东西要拿。也许只有床头的小册子和笔。它薄了不少，因为用过的纸张已经全部撕掉了。潘索尼亚刚把手覆在上面，希尔贝丝就轻拍他的肩膀，摇摇头。于是他把它留在桌面上。

医生嘱咐过了以后要注意的事情。关于希尔贝丝，以及胎儿。他牵着她的手出了院门，两人坐上了等候着的马车。关上车门。车夫挥起鞭子。棕色的马匹扬了一下脖颈。车轮转动起来，碾过月光的尸体。沉闷的叹息，希尔贝丝听见逐渐远离的医院发出这声音。她张了张嘴，又闭上。她的口腔内有一部分已经不再是完整，光滑，适合音符从中流动而出的粉红色腔壁。没有人愿意展露不请自来的伤痕。她看了看自己的腹部，突然联想到一些还未发生的事。跟着我念，妈——妈，要叫……妈——妈——微闭的嘴唇轻快地张开——哪怕是联想这些，也好过去琢磨到底是谁犯了错。马车路过一栋矮房子，屋门前坐着一个身体粗壮的女人。她右手抱着一个孩子，左手把一盆脏水泼向门前的下水沟。希尔贝丝女士，关于胎儿的情况，您尽可以放心。说出这句话的医生，在那一瞬就像她最忠实的听众，用不停歇的掌声祝愿她。随着风从车窗灌进来的，还有属于整个暴风城的人的声音：将油灯点燃的一瞬间，在手中渐空的酒瓶，扎破手指的缝衣针，钱币互相挤撞——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她把思维集中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只要想着孩子，她就能挥去所有愁苦的思索。哪怕千百次在心里重复“他不会听见我的声音”，也丝毫不能减轻她的幸福预期。希尔贝丝看看潘索尼亚，握紧了他的手；并不是因为他是帮助自己孕育生命的男人，而是因为他要带她回家。她可以忽略一切事情——只要——能够，回家——

在一路上，潘索尼亚什么也没有说，她不在意。当马车驶入熟悉的街道，逐渐接近家门的时候，她的心跳开始加速。这时候跳得再快也没关系，她等待着马车停下，脚踵落地之后的释放。

马车驶过了家门。没有停下来。

她皱起眉头，转过身，抽出握着他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还有一段路。”他说。

还有一段路？

要去哪？

经过通向教堂的大路。没有停下。

经过她不得不独自居住的旅馆。没有停下。



她看看窗外。在内城区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她的活动范围有限。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很快就到了。”他说，并没有看着她。

哪儿？她把他的衣袖抓皱了。哪儿？除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她能听见潘索尼亚的心跳也在加快。

马车最终停在了一片小树林里。潘索尼亚下了车，走到希尔贝丝那一侧，打开车门。“下车。”他说着，把手伸给她。她没有接，自己下了车。

在前方站着的是海兰·路德维希。他身边有两名侍卫。

“晚上好，潘索尼亚先生，”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继续说，“希尔贝丝女士。”

潘索尼亚抓住希尔贝丝的上臂，带着她往前走。她不想动弹，但是却没办法停下脚步。她扭过头，只能看见他右侧面庞的一部分。没有任何表情。他们在离对方还有五步左右距离的时候停下了。

“今天夜里很冷。”海兰对身边的侍卫说。“去给希尔贝丝女士把披肩围上。”

侍卫之一走上前来，把准备好的披肩覆在希尔贝丝身上。潘索尼亚松开手，往后退了两步。在他的手离开自己身体的那一刻，希尔贝丝感觉有什么东西永远地离自己而去了，如同一艘暴风雨中的小船，带着再也不会有人将自己打捞上来的预感沉入海沟。侍卫半推半拉地把她带到了海兰身前。

“希尔贝丝女士，”海兰看着她说，“我会把一切解释清楚的。请您……”

他没有说下去。

希尔贝丝回过头。潘索尼亚已经转过身，走向马车。她没能看见他的脸。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心里明白过来，这就是最后了。不是情感的终结，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包括一段时间，一处空间中的所有事物。就在不久前的幸福幻想，始终只是幻想而已。在下一瞬间，她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因为她早已失去用来思考的语言。她突然站不住了；海兰仓促地扶着她。

“抱歉，希尔贝丝女士。请原谅潘索尼亚先生……”

他想说“也请原谅我”，但是没能说出来。

潘索尼亚没有回去。他来到准备作为情报机构临时办公地点的仓库，在里面四处转了转，然后登上堆着许多废弃杂物的房顶。他在一张有高靠背的椅子上坐下。椅子边缘有烧焦的痕迹。

他就这样坐了一晚上，目视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我们不得不谈谈那个女人。”那天夜里，科昂说。“她现在是你最大的麻烦，而且是你自找的。丁尼生的老婆想杀她，而且还真的动手了，这是摆在桌面上的事实。除此之外更严重的是，她怀上了你的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照顾她。

“照顾？想让她留在你身边？愚蠢。我们一直以来把她伪装成我的远方亲戚，都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养着她，那这么长时间以来要让她退出焦点的努力就白费了。再加上袭击的事情，人人都会想知道你和丁尼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那份调查报告的影响。难道你真的没想到这一点？”

沉默。

“你还年轻，让一个女人搅坏了大局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现在你的愚蠢也会影响我的声誉。在下毒事件之后，我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只有一个办法能挽救你的信誉。”

什么办法？

“让那女人嫁给丕平，给她一个正式的身份。过程不会招摇，只是在我房子里举行一场小仪式而已。这对我儿子也有好处。他整天都念着她.....虽然很让我心烦，但我怎么说也是做父亲的。你要明白，我帮了你这么多，如果你连帮我儿子一个小忙都不愿意，那我如何能信任你。”

可是.....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没错，她怀了你的孩子。但这不重要。在她生育之后，我会把孩子还给你。”

潘索尼亚从一开始就明白，科昂没有把真正的目的说出来。希尔贝丝已经不能说话，对她的任何追查难以得到结果，因此她的存在不再是问题。科昂真正想要的是人质。杀死

萨尔瓦尼，只能赢得临时的信任。将怀着自己孩子的女人送出去，则是另一回事。科昂嘴上说不在意潘索尼娅做过什么，但却害怕类似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拒绝，失去了科昂的支持，那他就不再有任何机会。他十年以来，或者说从离开洛丹伦之后所做的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他就是这么计算的。希尔贝丝在他的生命中，只占用了几个月而已。这点时间抵不上这许多年。更何况，他不缺女人。希尔贝丝给他带来了那么多麻烦；他很轻易就能找到别的女人，小心翼翼地取悦他，绝不可能拒绝他的任何命令。

几个小时之后，太阳快要升起来了。在凉风吹袭的一夜之后，暴风城将迎来温暖的淡金色阳光。在这之前，人和动物的声音已经随之复苏。躁动。

潘索尼娅站起来，准备下楼。这时候，在第一缕阳光和垂死的夜空接壤的地方，他看见了像退潮一般涌动着的，无限广大的灰蓝色。它带有透明感，却又沉重得似乎要倾覆下来。他回忆起来，那天夜里他守在希尔贝丝的卧室外，不停地思考着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直到日出之时才决定——他看见了同样的灰蓝色。同时象征着启示以及死亡的颜色。

希尔

希尔贝丝

他突然跪了下来，左手手掌朝上放在地面，像是要从沉重的海沙底部捞起什么东西。一阵不可解的冲动让他拔出匕首，刺进了自己的手臂。刺得很深。然后慢慢往下割……往下割……往下割……拉出了一道几乎延伸到手肘的口子。

肌肉撕开，一小截骨头暴露在外。血伴随着剧痛涌了出来。他对杀人太熟悉了，他知道这不会致死。但是，看哪——这就是人的秘密，既繁复而又单纯。他，潘索尼娅的皮肤下，似乎隐藏着思维，力量，但其实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丑陋的血，肉，骨。但他总觉得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在里面，看不见的毒液——

他举起这像是要裂开两半的左手，狠狠地往地上一砸。他痛得眼前一黑，肺部有一种紧缩感，匕首也从右手中掉落了。更多的血溅在地面……他还想看见别的东西。割开血肉，让它们流淌出来。但是它们隐藏得太深了。——在哪？在哪？在哪？一定有的。他再度抓紧匕首，在那截裸露的骨头上划了一刀。还是没有。没有东西从骨头的白色划痕里逃窜出来。

他大概永远也找不到它们了，哪怕毁了这只手，又或者是挖出心脏。它们将永远伴随着他，在他血液内流淌，在他耳边低语——

它们是恐惧，以及怯懦。承认是自己害了希尔贝丝，这个念头让他恐惧；而他又因为太过怯懦而不可能向她坦白。或者更早一些，从杀死丁尼生的那一刻开始.....

然而他不明白，这两者本身并非可怕的情感。是它们警示着所有的人，什么才是最不应该伤害的东西。

他站了起来，脚步踏在由自身的阴影所吞没的鲜血之中。一阵又一阵的尖啸从那暗红色，定义生命的液体中挣扎着逃窜出来，但永远无法传递到他的耳畔。

这就是潘索尼亚·肖尔的故事。

很多年后，人们会在他面前无法控制地暴露自身的怯懦，并且因此而恐惧得不敢直呼他的名字。他体内并非不存在这两者，只是没有人能看见。

很多年后，只有一个人还记得，这也是希尔贝丝的故事。

很多年后。

**乔贞案卷——破浪**

**第一章 泥土中有一位来访的客人**

**完**

===

休息十天。25号恢复更新。

## 第二章 我见过的唯一鬼魂

### 1

又一次余震传来。跪在床尾的修女不由得低下头，右手紧抱着床脚，脸庞贴在上面，哭了起来。这一股泪水她已经忍了很久，仿佛是为了这一刻而特别准备的：她一直害怕会有余震，却又期待着脚底传来的震颤把自己击溃，就像一个人打算在最危险的时候才放声呼救。她不敢哭出声，使劲抽噎一下之后就闭住气，生怕更猛烈的震动会在泪水把自己搅得昏头昏脑的时候袭来。

“别哭了。”站在床头旁边的大教堂医师略微伏下身，朝着那名修女的方向说。“把手拿开。这太无礼了。”

另外两名修女连忙把哭泣的人扶起。

“如果你此刻留在这里，只是为了接受他人的扶助和安慰，那不如趁早离开。”医师说。“你们俩不要再扶着她。”在修女们互相依靠着的身體分开后，他继续说。“都跪下来。祈祷。你们该做的只有这件事。”

修女们照他说的做，分别跪在床的两侧，低头祈祷。

医师同样害怕余震，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从眼角的余光里，他发现不远处桌面上的茶碟似乎从中央往左侧移动了六公分。在重要的时刻，反而追究起这些无趣的琐碎事物，这让他有些羞愧。

这是圣光大教堂内部，而大教堂是全暴风城最坚固的建筑——在医师看来比暴风要塞更坚固，因为砌好这些巨大石块的不仅是以血肉表达的人，更是具有无比凝聚力的圣光信念。医师坚信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更是绝大部分暴风城人民的共识。一周前的那个夜晚，第一次地震刚袭来的时候，附近有成百上千的人要涌进圣光大教堂避难；在剧烈的晃动中，在死亡的威胁中，这些信徒首先想到的就是教堂的大门，光是求生意志无法解释这件事。他们知道，只要怀着坚定信仰踏进大教堂，那么无论是多么猛烈的地震，他们也将毫发无伤。光是联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医师胸口中都会升起像晨露一般纯净的感动。当然，当时大教堂的门是紧闭的，但这些人宁愿拥挤在石阶上共同祈祷，希望从地底袭来的灾难会逐渐远离，甚至都不愿意留在开阔得多的广场上。地震时不应留在紧贴建筑物外部的地方，他们当然懂得这常识，但常识永远及不上真理：代表着圣光信念的大教堂，不可能以它的身躯伤害任何虔诚的信徒。医师听说，在头两次最剧烈的震动里，暴风城一共失掉了

超过一千个灵魂，但聚拢在大教堂周围的避难者之中，只有十数人受伤；而事后的检修，显示大教堂仅仅损失了几面玻璃——这就是奇迹。

然而，在这一刻回想奇迹，反而会让医师察觉自己的懦弱。圣光的恩典既是无限的，也是最为合宜的，信徒在感恩之余不应当有过多的要求；但医师却发觉，他在此刻的确对圣光有所求，这要求又是如此强烈，甚至像小孩子哭闹着要求已经卖光的糖果那样无耻——这就是他的懦弱。矛盾的是，他确信假如此刻心中没有这索求的念头，那他就根本算不上一个足够热忱的圣光信徒。

他祈求圣光能够彻底驱除病魔，让躺在床上的人恢复健康。

大主教本尼迪塔斯。

医师无法形容大主教面容是如何苍白和消瘦，因为如果非要准确描述，他就非得用上一些并不神圣的可怕词汇。哪怕是用医学名词来描述大主教的症状，也会让他从脚趾头到脊椎都感受到一阵刺痛。眼前的人可是所有信徒的良师和指路人啊！他就是光——圣光中央最纯粹的白色构筑而成的毛发，肌肉，血管；而在此刻，另一种白，来自黑暗中央，那属于腐尸和蛆虫的白色，却紧紧攫住了他：呼吸困难，无法进食，血管黯然僵化，知觉无情地背弃肉体。这一切并非发生在一瞬间，而是折磨了他好几个月。在头一段日子里，大主教仍然不停地工作着，直到因为病痛而连一支笔都不能握紧。这一切过程都深埋在医师的眼球和大脑里。

有生以来头一次，医师心里产生了恨意。他恨那些暴风城最顶尖的医生。他们学识和医术都远远超过自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拯救大主教。了解到自己无法避免地将要接受圣光感召之后，大主教选择在大教堂的这间屋子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随后，医师痛恨的目标从他人转向自我。他敢说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崇敬大主教，而那些空有满肚子书本知识的医生，要是能够拥有他十分之一的虔诚——

——不！对信仰的自负是罪过。每个人的信仰坚定程度会有不同，但只要一心向着圣光，个体的信仰之间便没有高下之别。炫耀自己的信仰超过他人，是一种试图把物质虚荣带入信仰的腐坏企图。这是大主教的教诲，他怎么能忘记？

大主教左眼紧闭，右眼皮略微张开，显露出一点儿变成灰紫色的眼白。他的嘴成了海底岩层的一道裂痕，象征的不再是开放的表达，而是朝向死亡自我封闭。在过去，那些言语，那些无比精确而又深邃的教义阐述，最能抚慰人心并且绝无急促感的祷文，就是从这口舌中缓缓地诉出；当然，这并非指大主教的话语只有一种音调，而是说在医师听来，

这些言语说出口的方式总是最合宜的，就像圣光的恩典一样。而那三个人，那三个得到教会认同，有资格继承大主教的人，他们又怎么及得上——

这个念头再次提醒医师，自己最敬仰的人确实快要面临最后的时刻了。他再次感受到一阵激烈的痛苦；他必须提醒自己因信仰而产生的痛苦也是圣洁的，如此来支撑已经脆弱不堪的精神承受力。

医师想不明白，为什么地震偏偏要选这个时候袭击暴风城？为什么非要是大主教在人世间的最后日子？医师知道，这两件伤害整个国家的灾难同时发生，让许多人对信仰产生了疑虑。更糟糕的是，大主教是在到西瘟疫巡查回来之后不久病倒的。不用说，无知的人们粗鲁地联想到了最可怕的事物。谣言，谣言，更多的谣言。在把这三件事关联在一起的神秘驱动力中，圣光到底处于哪个位置？又或者它只是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它完成了自己护佑普通信徒的奇迹，但是却眼见着大主教躺在床上，气息奄奄，修女不自制的眼泪，不远处桌面上的茶碟移动了六公分……

在这时候，医师发觉自己也落泪了。为了不让低头祈祷着的修女们发觉，他站起来，同时把眼泪抹掉。在床头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些医药用品，其中有一管针剂。他拿起针剂，再度跪下来。

针筒里的墨绿色液体称不上是任何药品。

那只是一种可以缓解临死痛苦的东西。

在这方面，它的效果几乎是最好的——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在整个大教堂里，只有极少数高层圣职者知道医师拥有这东西。他得到了特别许可，将它用在大主教身上。那些同样领受着大主教恩典，处于更高位置的人，以地震为理由而放弃持续守在这病榻边，将一切事务交给贴身医师，四名修女，以及这墨绿色的针剂。三天以来，他已经为大主教注射了四次。虽然他始终怀疑这是否最终延长了病痛折磨，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使用它。灵魂上的安详，没有人可以为大主教代劳。而肉体的安详，则是医师可以协助达成的。

这时候，本尼迪塔斯举起了右手。

肘部留在床上，前臂慢慢抬起。

手指伸展开来，像老鹰痛苦地打开让箭矢洞穿的翅膀。

以最轻微的幅度左右摆动。

也许那是一次挥手，也许那是无知觉的颤抖。

无论是什么，这动作在医师看来都拥有万分的尊严。

十年的侍奉，让医师对自己的阐释抱有信心，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

他不由得把针剂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本尼迪塔斯像海沟一样深藏着痛苦的嘴唇，动弹了一下。

不仅是动弹。

他发了一个音。

三天以来的第一个字。

医师连忙凑近，拳头搁在大主教的右肩旁边。他顾不得礼数了。

“您想交代什么？”他说。

开口.....

.....

没法听清。

医师更接近了一点。侧过耳朵。他深信他将要听到的东西，伟人的遗言，会是圣光在当世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开口.....

.....

海兰

他听见了。他知道这个名字，只是暂时没法确认它的明确所指。他要听清，他一定要听清.....

于是本尼迪塔斯就说了。此刻的他看见了许多东西。他不知道自己的听众是谁。

海兰神父

请饶.....恕



我

十分钟之后，暴风城又经历了一次余震。并不强烈，对大部分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扶正一下桌子，注视着桌面上的漩涡状纹理，仿佛这样就能将双眼中的惶惑抽离。他们回忆起最恐怖的那一夜，经历过战争的人联想到了炮火，未曾经历战争的人就什么也没有想。他们不自觉地掩住酒杯的杯口，虽然有酒液洒了出来，但不立刻抛下杯子已经证明了他们好不容易才拥有的镇定。至于死去的人，棺材里的尸骨或许会摇晃一下，而那些未曾收殓的尸体则继续沉默地静止着。在废墟里。在土地上。在干结的血泊环抱中。

方才哭过一次的修女走到医师身边，对他说：

“大主教……刚才留下了什么遗言吗？”

医师直盯着屋子对面墙壁上的裂缝。

“很遗憾。”他说。“我听不清大主教说了些什么。”

## 2

裁缝的女儿双手交叠放在背后，靠在店铺门边，转过头望着大街。街上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几乎没有行人。太阳晒得厉害，屋檐的阴影和白亮的街道之间有一条太过分明的边界，如果长时间盯着它，眼睛会受不了。她耳边隐约响起了前天夜里舞会上乐队演奏过的一支曲子。有两个小伙子和着那旋律和她跳了舞；第二个在舞会结束后把她带到屋子后面，两人吻了一会儿，但她实际上觉得第一个小伙子长得更好看。只可惜他太腼腆了，她回忆着，然后用右脚尖为脑袋里的旋律打拍子。她裸露的脚趾好几次跨越那条刺眼的分界线。

她早就注意到了站在街边的那个独眼男人。他已经站了大概三分钟了，大部分身体背对着这边，不时左右张望一下，像是在等待谁。当他朝向右面的时候，裁缝的女儿能看见将他右眼覆盖住的黑色皮革眼罩。因为一直没有机会看清楚另一边，她对男人左眼的模样产生了兴趣。这个男人的世界该是多么微小，她想：右边看不见了，而在这么强烈的阳光下，左眼也肯定是眯着一条缝吧。

片刻后，男人的背部稍微扩大了一些，然后随着肩膀的下落恢复原状，像是叹了一口气——他的等待已经结束。裁缝的女儿心想只要他朝某个方向迈动步子，那就能看见他的左眼长什么样了，但是没想到独眼男人朝右转过身子，正朝着六七步之外的她。她如愿看

见了他的左眼：它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满是疲态，而是充满神采，仿佛是为自己能够负责双倍的工作而自豪。当她意识到自己的注视有些无礼，准备移开眼神的时候，男人展露出笑容，然后走到她面前。

“下午好。”埃林·提亚斯说。

“你好。”为了消除尴尬，裁缝的女儿继续说。“先生是要订做衣服吗？”

“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看来不行了。我刚才一直站在这儿等人，你大概也看见了，但她没有来。”

“是你的……”她看了看他的无名指。没有婚戒。“女性朋友？”

“她常常抱怨我浪费太多相处的时间，我想这也有她一份功劳。不过所谓的伴侣当然就是这么一回事。说起来，在这个时候，像你这样穿戴的女孩子很少见。”

“我不是孩子。我十七岁了。”

“当然，当然。我是说，大主教去世不到十天，太多的人都打扮得像是要用整个下半辈子来服丧。而你，这紫红色的裙子……”

“你觉得我这样不对？”

“不，我觉得这很棒。不管街上的人怎么穿，我注定要用一半的视力成天盯着黑漆漆一片，至少剩下的一半视力该看看鲜艳的，让人心情愉快的事物。”

她笑了笑，看着旁边。“这是我爸爸做的。他可不希望客人看见我穿得太寒酸。”

“这还用说。我想，单是你本人或者你身上的这套裙子，都足以让他自豪了。而这两者搭配起来，他就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父亲。我能不能见见他？”

她又笑了一会儿才回答。“你还是要订做衣服吗？”

“其实，我打算独自到这儿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你父亲有一些普通人不具有的智慧。我想向他请教。”

她用右手按了按喉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今天对我来说真是不顺当。我等的人没有来，为此晒出了一身汗。正是你让我的心情好了不少，别说你又要亲自把它摔到地上去。”

“嗯，那为什么不直说？你只是想找我爸爸而已。”

“在刚见到你的时候，我心想，眼前应该是一位友好的姑娘，她不会拒绝我见她父亲的要求。随后，你的笑容让我相信这一趟不会白跑。要我说，你犯了个小错，因为等到现在才想用冷漠把我赶走，已经晚啦。要不然我先回去，下次再来拜访的时候，你可以从一开始就坚决地拒绝我，也许下一次就会成功了。噢，你又犯了一次错误……你的笑容很美。”

“行了，行了。我带你去。跟我来吧。”她转过身去，朝店里面呼唤自己的弟弟。片刻后，一个十一二岁，戴着眼镜的小男孩走出来。

“干嘛？”他说。

“我带这位先生到爸爸那儿去，有些要紧的事。你看一下店面。”

“我在做植物学的功课呢。呆会还要写校庆的演讲稿。”

“少罗嗦。浪费时间学这些有什么用，你迟早还是要继承爸爸的活儿。”

“哼，没见识的蠢女人。早点儿随便找个男人嫁掉吧。”

“你说什么？”

这争吵倒是埃林意料之外的变故，但是弟弟一背过身，裁缝女儿就不再追究。似乎是为了排解不满，同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介意，她在上楼梯的时候主动拉住了埃林的手。

裁缝房间的门是掩着的。她让埃林在门外等着，自己先把半个身子探进去。

“爸爸，有人想见你。是想来听你说一些事的。”

“他有没有表示一定要了解真相的诚意？”

她抽回身子，对埃林说：“我忘记说了。来听爸爸说这些事的，都得……”

“噢，当然。”

埃林拿出钱袋，解开。当他的手指刚刚伸进去的时候，裁缝的女儿踮起脚，凑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一般两个银币就够啦。我会告诉爸爸，你有足够的诚意。”

“那好。”埃林将两枚银币先后放进裁缝女儿的手掌，让他们互相碰撞发出响声。她刚要把手收回去，埃林握住她的手腕，示意她再度张开手指，随后放下了第三枚银币——这一次没有让它发出声音。“这是用来谢谢你的，”他也靠近她的耳旁，“别让你父亲知道。”

裁缝的女儿握紧拳头，在半空中轻轻甩动了一下。“你人不错。”对埃林说完之后，她敲敲房门，朝里说了一声“爸爸，行了”，然后返身朝楼梯口走去。

埃林走进了屋子。这是一间书房，但两面书架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空着的。在屋子中央的躺椅上，裁缝仰着头，闭着眼睛，右手垂在椅子侧面，手指间夹着自制的烟卷。椅子边的桌面上摆放着用来卷烟的纸张，以及两小堆烟草。埃林认出来，那是明令禁售，只能用作医药的品种。酸腐的苦味充满整个房间；很明显，窗户已经很久没打开了。

“请不要把门锁上。”裁缝没有改变姿势，仍然闭着眼睛。“请坐。”

埃林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了。“他们都叫你‘了解真相的人’。”他说。

裁缝睁开眼睛，稍微直起身子。

“您是一位商人？从您的衣服看出来的。我的坏习惯，不用介意。”

“没关系。就快是商人了。我正打算开自己的店。”

“打算做哪一行？”

“奶酪。每个人都喜欢的东西。”埃林环伺了一下周围，然后说。“看来地震对你的店铺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确损失了一些餐具。不过总的来说，这一片街区的状况还好。我们很幸运。这是我家传了三代的店铺。据我父亲说，我祖父一生的愿望，就是将全家和这铺子一同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那时候，这儿还叫皇后区，是暴风城最难做生意的破烂地方。我父亲没能实现这遗愿，我也没有做到，但现在看来反而成了好事。冒昧地问一下，您的眼睛，该不会是……”

“噢，这个是快一年以前的事故了。和地震没关系。”

“那您的家人还好吧？”

“没人受伤，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家人是最重要的。”

“没错。”

裁缝把烟卷在桌面上摁灭了。

“没错，就像您先前说的那样，我是‘了解真相的人’。既然您提到了这个，而又不是来委托我裁剪衣服的，那一定就是为了打听那些事了。”

“我很感兴趣。”

“请问，您是圣光信徒吗？”

“不是。准确地说，在我人生的头几年算是吧。家庭的影响。”

“所以.....您不会因为听到一些也许违背圣光教义的事情而受到冒犯了？”

“当然不会。”

“那么您是为什么才想要知道‘真相’？如果仅仅是因为好奇心的话，我还是建议您立刻离开。”

“就算好奇心，也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别。我是为着非常正当的理由来的。我想，您知道的‘真相’，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目前还没法公开在民众中传播，但这是迟早的事。或者说，这一切必然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

“看来您已经决定了。”

“当然。我准备好了。”

“真相.....都是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东西。只有为它付出些什么，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重要。”

“我在门外已经给了你女儿.....”

“那是测验您的诚意。我要透露的事情相当危险，先生。”

“好吧。我明白了。”

埃林把手放进钱袋，思索了一下，然后拿出五枚银币，放在桌面上。看见裁缝似乎还不打算开口，他又补了五枚。*反正呆会还能收回来的。*

“这样就够了，先生。”裁缝将钱币整整齐齐地垒成两小堆。“我会把这双眼睛看见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您。”

## 3

第二天早上，埃林来到圣光大教堂。当走向那扇大门的时候，他注意到自己一步一步踏上来的石阶清理得十分干净，没有经历过任何灾难的迹象。在大地震的那一夜，一共有超过六百名住在附近的信徒涌上这石阶，希望得到大教堂的庇护，造成了严重的挤撞和踩踏事件，致使二十四人死亡，其中有一个躺在母亲怀里的两岁婴孩。如果只是留在教堂前的广场上，他们也许会毫发无伤。为了调查这起事件是否有人暗中煽动，埃林成为了第一个来到现场的七处探员。当时，石阶之上处处可见血迹，呕吐物，残破的衣料以及毛发。那不仅是灾难的缩影，更完全可以算作另一桩血案——并非无可避免的。在那一天夜里，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初次包围了大教堂。

调查的初步结果：完全自发的行为。在石阶上得以生存的人，大多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相信，如果当时留在家，或者呆在广场上，那他们必死无疑。他们为石阶上的死者祈祷，深信他们是在圣光的照耀中安然离世的。互相踩踏造就了一些颇为可怕的尸体，但似乎完全没有人记得自己的脚底曾经踩在那些骨头和内脏之上。

现在，埃林登上石阶顶部，走近那扇大门。门口有数名圣骑士守卫着，埃林表明身份后得以进入。教堂内部比过去朴素一些：为了继续悼念一周前病逝的大主教本尼迪塔斯，所有彩色的布帘都换成了纯白。而那些耀眼的事物，比如黄金白银器具，都是必须保留的——金色和白色是圣光的具体象征。埃林穿过几个房间，来到了一间会议室门前。他对卫兵通报来意；卫兵打开门，进了屋。在短暂的等待中，有五六名圣职者穿过走廊，几乎每个人都在经过埃林身前的时候加快了步子。埃林心想，大概教堂里有不少圣职者记住了他：一个曾经在石阶上折断掉的手指头的七处探员，独眼，很好认。

“太不礼貌啦。”对着最后一个经过的背影，埃林说。“我可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门开了。乔贞走出来。在乔贞重新把门关上之前，埃林透过门缝看见了坐在屋内的林德·劳特累克主教。这不容易，因为他的胸部只略微超过桌面一点点。

“你在和他谈些什么？”埃林用卷曲起来的右手食指敲了敲乔贞的肩膀。“至少在他屁股下面放个垫子吧。”

乔贞没有理会，径直走到过道对面的一根大柱子下。埃林跟上去。

“现在大教堂对外来人员很敏感。”乔贞说。“你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只能是有重要的事情向我报告。我和林德正在等人，在这之前大概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是的……当然有重要的事。我抓住了一个人。上次跟你说过的，传播谣言的那个裁缝。”

“关于大主教的谣言？”

“对，就那个。你肯定不会信，为了他的破故事，竟然拐走了我十二个银币。我很久没干乔装卧底这事了，你也知道我现在做不来这个。不过我想，既然这家伙并没犯什么大罪，所以不如冒个险，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撬来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他都说了些什么？”乔贞打断了埃林。

“简单地说，瘟疫。他说自己曾经来到大教堂，替本尼迪塔斯量身裁衣。接下来就是编出来的一套故事……说明本尼迪塔斯患上的病是瘟疫。他还推算什么这和地震也有关系，不过我没全听明白。”

“主教从来不会让教堂之外的人做衣服。”

“当然，可就是有人会相信他。我想，他大概和别的一些趁乱子闹事的组织有联系。”

“‘你想’？审问的结果怎么样？”

“我还没开始审他。”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不是来通知你了么。我觉得你会感兴趣，打算自己去审什么的。”

“我没兴趣，埃林。至少现在没有。你只不过发现一个人在散播谣言而已。关于他造成了多大危害，有没有同谋，有没有进一步的破坏计划，没有任何一件事弄明白，就来打扰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你的判断力到哪去了。就像你说的，那个人为了十多个银币，就愿意把编造的故事一说再说，完全不考虑后果，似乎也不追究听众的来历，我相当怀疑这样一个蠢货有值得追查的价值。愿意审讯他的话，你就自己去办，如果的确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明天通知我。”

没有等待回答，乔贞走向会议室的大门。

“好吧。”埃林对自己说。

其实他明白，这不大像是直属探员应该优先干的活。裁缝只是一个趁着混乱打算用愚蠢办法敛财的三流骗子。但是他来之前想象着，乔贞在答应回七处亲自审问之后，他可以

顺便这么说：“嘿，这是不是有点儿像十年前，我们在奥伯丁那时候？抓那些整天扯大话的暮光教徒。”——这猜想让他觉得到大教堂来尝试一下是值得的。如今看来这就好象一个人打算设计恶作剧捉弄朋友，认为这一定能奏效，而且会十分有趣；但事情的结果却不遂人意。

他不大喜欢教堂里的空气。清冷，混合着永远不会散掉的熏香，再加上书本的气味。既然到这儿来是一个错误，那么还是尽早离开才好。

在离开这走廊之前，埃林看见十数名圣骑士以整齐的队列朝他的方向走来。他认识领头的人是谁：暴风城驻守瘟疫之地军势的总指挥，“执战锤的主教”尼赫里·查洛斯图。当然，埃林不认为对方还会记得自己。

所有站在这走廊上的圣职者，都很快退让到两侧，按紧手中的圣书，位阶较低的还低下了头。埃林靠在柱子旁边，等待队伍走过。如果尼赫里就是乔贞和林德要等的人，那就有好戏看了——埃林这么想着，随后预测就成为了现实。尼赫里带着两名圣骑士进了会议室的门，其他人留在门外。埃林产生了打探一下情况的念头，但很快就把它抹消了。

他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也明白这些事他管不来。

本尼迪塔斯去世了，那么他生前指定的三名候选者将竞争大主教的职位。这件事不能拖太久，因为国王已经公开表示，为了国家稳定和人民的福祉，选出一名最合适的圣光代言人继承者，其优先度甚至超过地震后的重建——“假若没有坚定的信仰支撑，重建工作是很难顺利进行的”，他这么说。在三名候选者之中，虽然整天抱着药典的林德·劳特累克算得上对七处态度友好，但与其说这是林德主动选择的政治立场，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医院看护达莉亚多年，连带着他本人和七处扯上了紧密的联系。林德心肠好得过分，拒绝主动招惹别人，以此来保证自己能清静地研究医药；哪怕是出于医生的职责，他也不可能放弃照顾达莉亚，因此也就不会把自身摆到七处敌人的位置上。问题在于，在医药之外的领域，林德实在太缺乏好胜心了——这正是他的对手之一，尼赫里·查洛斯图最为自豪的东西。

尼赫里很不喜欢七处。哪怕没有六年前的西瘟疫之行，埃林也清楚这一点。并不是说尼赫里不喜欢情报组织；作为成功的军事领袖，他自然了解这方面工作的重要——他只是不喜欢不听话的情报组织。要是这样一个极度好战的反七处人物成为新的大主教……埃林将会期待老人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高度机密的行动命令，让他累死累活。

但是，尼赫里的头衔同时也是他的弱点。本尼迪塔斯正是从西瘟疫前线探视回来之后患病的。尼赫里要对大主教在当地的安全负全部责任。目前还没人证明尼赫里有疏忽，致使大主教患病；但让人们永远不讨论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名候选者，长久以来过着隐士生活的海兰·路德维希，埃林是一点儿也不了解，除了听说他拥有全教会最丰富的宗教学识，以及年龄似乎和老人处于一个层次。教会高层的人十分敬重他，但普通民众了解得极少。这样看来，大概只能是林德或者尼赫里二选一吧。我们只能全力支持林德.....

埃林止住了脑袋里不切实际的简陋分析。圣光，还有政治，都和我没啥关系。这是乔贞的事，不是我的。将要在老人的委派下，和林德，尼赫里这些教会大人物谈判的人，甚至也不是马迪亚斯，而是乔贞。事实上，从激流堡回来之后，乔贞几乎已经不再执行独立的任务。且不用说乔贞，就连埃林自己，也极少负责凶杀案一类的事情了。现在埃林的活儿，主要是维护这一连串灾难之后的社会稳定——当然，通过获取和控制情报的方式。出于这样一个工作目的，他必须尽量避免暴力。

该是回七处的时候了。对裁缝的审讯总是必须的。在离开教堂之后，他走过一条至少有半数房屋完全倒塌的街道。他听说有的犯人在地震中从暴风城监狱逃跑了。相比之下，七处的拘留室和地牢全都安然无恙。事实上，地震对七处总部造成的损害十分轻微；他还将继续呆在这建筑物里工作，不用担心余震会让天花板塌下来。

他还没办法实现辞职的承诺。

#### 4

就像乔贞预料中一样，埃林的审问没有获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裁缝曾对作为顾客的埃林说过，自家生意在地震中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只是一个谎言。他最重要的三个长期客户之中，有两个死于地震。他也曾想过，编造大主教的故事来牟利可能会引来麻烦，但他大脑中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这样的人甚至不值得关押。在警告一番之后，埃林就释放了他。

比审问本身更无聊的，是写相关的报告，而更让埃林烦恼的是得把它递交上去。七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老人，乔贞以及马迪亚斯；这样一份无意义的报告交到谁手中都是自找麻烦。最后他只能把它撕掉。

傍晚，埃林回到家。歌洛卡正半躺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看书。她用左手撑住左脸颊，光着的脚掌贴在一起。埃林走到她身后，轻轻地按着她脖颈和肩头之间，容易发痒的柔软部位。“别吵。”歌洛卡说着，坐直了身子，没有回过头，翻过另一页。埃林双手撑着沙发靠背，略微放低上半身，看着歌洛卡刚刚翻开的那一页，故意用一种夸张的声调念出来：

“要是伊丽莎白能听到这些话就好了！父亲对克莱太太容貌的这种夸奖话可能会使她警觉起来，尤其是，在安妮看来，克莱太太脸上的雀斑根本没有减少……”

歌洛卡把书合上，搁在手边的一张软垫子下面，起身走向厨房。“我去弄吃的。”直到身影消失在厨房的那扇门之后，她都没有回头看他。片刻之后，埃林也走进厨房，靠在门边，看着她在灶台前的背影。

“要帮忙吗？”他说。

“不用。”

埃林没有立刻离开。透过歌洛卡前方的窗户，他发现街对面的转角处聚集了一些行迹可疑，不停左右张望的人。为了看清楚一些，他走到她身边，仔细往外瞧。“你挡住我了，”片刻后，歌洛卡碰了碰埃林的手。埃林连忙移开，好让她去够着放在另一侧的酱汁瓶。那些群聚的人离开街角，埃林没法再看见什么，就出了厨房。

到吃饭的时候，伊莱恩从二楼的卧室里下来了。埃林不太清楚女儿整天憋在屋里会做些什么——大多情况下会是画画，但伊莱恩一向不太愿意和父亲分享这个话题。因为部分校舍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学校正在停课。她的额头右侧有一处微小的疤痕，用头发遮住了。地震发生的时候，她急忙从宿舍的床铺上爬起来，随后滑倒了，脑袋在墙上磕了一下。这是歌洛卡从伊莱恩的室友那儿打听来的故事，因为她不愿意说。

十多分钟之后的餐桌上，在慢腾腾地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吃掉三分之一之后，伊莱恩开口了：

“爸爸。明天我要和几个同学到外面去写生。”

“外面？哪个外面？”埃林说。

“当然是城外。”

“出了暴风城？”

“不会离开城门太远，就在附近靠着山的小树林……”

“不行。”歌洛卡说。

“我们已经说好了。”伊莱恩说。

“你们有几个人？”埃林说。

“六个。”

“我觉得没问题，”埃林把嘴里的土豆块咽下去之后继续说，“学校还不知哪天才复课。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废墟和破屋子，老这样呆着换了谁也会觉得闷的，到外面逛逛也好。”

“没问题？”歌洛卡看着埃林说。“现在太乱了，外面什么人都有。更不用说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地震，这时候怎么能去爬山。”

“我们不是要爬山……”

“总之，靠近那种危险的地方就不行。”

每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也对，”埃林对着伊莱恩说，“学校停课就是想让你们安全休息一阵子。出城风险是大了点。”

伊莱恩没有回应。

“你能不能安排一些人保护他们？”歌洛卡说。

“这个么……恐怕不能。”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今在家里，歌洛卡更像是下决策的人。埃林很清楚这样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激流堡回到暴风城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歌洛卡一直等待着他的行动。埃林确实起草了两份辞呈，没有一份递交上去。实际上，两份都没有写完，因为他拿不准主意该写什么理由。他是直属探员，而老人明确说过直属探员即是代理他的意志——老人的意志里大概是没有辞职或者退休这些字眼的。他得到了一周的假期，这是他做出行动的最好时机，但是却错过了。新的任务交托到他手里。在假期结束的那一天夜里，他躺在卧室里，对身边的歌洛卡说：

“明天我一大早就出去。”

“去哪？”歌洛卡背对着他。

“你知道，干活呗。”

“七处的活？”

“是。”

她没答话。片刻之后，埃林把身子撑起一点儿，继续说：“我主要是想告诉你，明天夜里我不回家了。”

“行。”

“那就这样。”他再度躺下。“晚安。”

在熄了灯的卧室里，埃林看着歌洛卡的背影，以及落在她肩上的头发；虽然她身子一点儿都没有动弹，但他能从呼吸声判断出她很久都没有睡着。埃林回想起小时候的经历：在学校闯了祸，明知这祸事已经传到家里，挨一顿打是少不了的了，但回到家后还是要强装镇定。眼见着父亲拿出尺子，命令他伸直了手，却仍然无法使他坦白。“我没犯错，不应该挨打”，他会这样欺骗自己。非要等到尺子在手上劈出一道又一道血痕，他虚饰的自尊才会随着血液的流出而溃散；当体罚结束之后，他是否愿意主动承认自己犯了错，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审判后的惩罚。面对着歌洛卡的背脊，埃林产生了类似的感觉——他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暂时无法遵守承诺。歌洛卡似乎毫无情感波动的简单回答，就是对埃林的惩罚；是惩罚反过来定义了他的错误。

埃林并非不记得，在阿拉希高地的山坡上，因为和歌洛卡在一起才激发的开始新生活的冲动。在那一刻，他的确觉得自己已经看够了：凶杀，阴谋，欺骗，背叛，以及所有因为这些事物而联系起来的人群。这冲动，在回到暴风城的路上几乎百分之百的保存着，直到他再次站在七处总部的大门面前。从近处看，这栋建筑物拥有和朴素设计不相符合的庞大体格；视线艰难越过墙壁边缘看见的灰色天空，仿佛是一面布满尘埃，却又无比厚重的帐幕。埃林就这样站着，抬起头。一名同事带着刚抓捕的犯人从埃林身边走过，犯人的头侧留着干结的血迹，眼球一直盯着脚底下的地面。同事没有从背后认出埃林，路过的时候撞了他一下。这随意的一撞打断了埃林带有些许怪异怀旧之情的注视，他明白过来：那些灰暗的事物，并不会因为他眼里暂时看不见，就不存在。七处是最接近这些事物本质的地方，也是他长久容身的地方。他从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享受这份工作”之类的话，但在那一刻，他很清楚自己希望再度跨进那大门，而不是永远离开。他等待着新的命令下达；命令到了，他就去做了。

凶杀，阴谋。

欺骗，背叛。

他，埃林·提亚斯，自知是可以掌控这些事物的人。

有的工作必须有人去干。没法将它们彻底忽视，并且抛弃。哪怕出于本性，他从未真正享受过这些事。

他幻想过也许会有折中的方法——既保留在七处的工作，但是又不让歌洛卡失望。这幻想只存在了不超过一分钟。他承诺过会辞职，这就是事实。他没法——暂时还没法兑现承诺，这就是结果。

从那一天之后，歌洛卡逐渐在家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埃林明白，事情迟早会往这方向发展，但负疚感让他主动促成这情况的加速形成。他会尽量优先考虑她的意见，在她不自行表达意见的时候就主动去问。在兑现承诺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必须让歌洛卡成为他和伊莱恩生活中的必须。让她对父女俩负起责任。

今天夜里，歌洛卡半躺在床上，继续读着那本书。埃林进了屋，坐在床边，背对着她，双手撑在大腿上。片刻之后，他转过身对她说。

“我想了想。安排一两个人保护他们，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吗？”歌洛卡翻过新的一页。

“能找到明天没什么重要事情的下属。”

“你可得想好。”

“当然，我决定了。就让伊莱恩出去玩玩吧。”

“那你去和她说说。”

“行。”

埃林来到二楼，敲敲伊莱恩的房门。

“进来吧。”伊莱恩说。

埃林进了屋，女儿正坐在书桌前，似乎还没有睡觉的念头。

“我们俩商量过了，”埃林说，“明天你就放心去爬山。”

“是写生。”

“噢，写生。”

“歌洛卡是为了你好，所以才那么说。”

“我知道。我又没有不高兴。”

“那就最好不过了。因为后来你一直都不说话……”

“也没什么好说的。两个人都不让去，那就不去咯。”

“总之，虽然我们改变了主意，你还是要注意安全。要不然，又像上次一样……我看看好了多少……”

埃林伸出手，想揭开伊莱恩额前的头发，查看一下伤痕。伊莱恩歪过脖子避开了。埃林收回手，站起来。

“没事了。”他说。“早点儿睡觉。”

当埃林半边身子离开房门的时候，伊莱恩说：

“爸爸。”

“什么？”

“你们俩还是快些结婚吧。”

埃林退出屋子的时候稍微弯下腰；如果只看上半身，就像是模糊地点了点头。“早点儿睡觉。”他说。

## 5

在跨出教堂大门的时候，林德·劳特累克脚步稍微有些不稳，差点滑了一下。守卫在门前的圣骑士上前扶他；眼见着这名身材高大，披挂重甲的卫士俯下身来，伸出的双手之间形成一个不规范的环形，就像是要抱起跌倒的小孩或者捞起篮子里的婴儿，林德突然有些不快。他挥了挥右拳，示意对方不用费心，继续走下阶梯。

有些麻烦他已经适应了，比如上台布道的时候，助祭会在讲台后放一个垫脚的小凳子。又比如他的书房里备有一件特制的长杆器具，前端有个夹子，方便他把堆在高处的书取下来。身高只是外在的麻烦。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常常觉得自己肌肉萎缩多年的双脚没办法真正在大地上踏实。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自然地摆臂，自然地交替踏出双脚，以最合宜的姿态运输自己的躯干，而林德做不到。他的双腿得略微分别往左右两侧使力，还要更多地利用脚拇指的力量。在早些年，他可以不管顾这些事，甚至还故意加快速度走路，让自

己的毛病更突出，因此来显示自己并不困扰。而这一两年，他做不到了。他觉得自己的脚掌连接着看不见的漩涡，这漩涡的力正在逐渐扭曲和腐蚀他的身体。他瞒着所有人，开始研究腿残疾的代步工具，但是他不需要身边的人提醒自己身体的缺陷。

有的人不让林德遂愿。尼赫里正骑着战马，停留在阶梯下，并且显然不打算立刻离开。这么一来是绕不开路了，林德只好抬起头，加快脚步。越靠近那匹腿部肌肉同时暗示着弧线美以及爆发力的战马，林德心跳就越快；多年前，正是这样一匹马把他掀下来，造就了他自己难以正视的躯体。

“林德主教。”尼赫里说。“您要去哪？”

“回去。”

“不需要人护送？”

“我习惯了。叫一辆马车就行。”

“我知道，您一向喜欢来去自由。但现在城里很不安全。”

“我信任暴风城的卫兵们。您从西瘟疫回来不久，对这儿不会比我更了解。”

“这倒没错。比如我怎么也没想到，作为一名主教，您竟然和七处的人形成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他们是最远离圣光教义的一群人。”

“您在军事上也一直和七处有合作。如果没什么要事的话，我先告辞了。”

林德没等尼赫里回答，从马匹身边走了过去。战马甩动一下鬃毛，他不自觉地短暂闭上左眼。心跳还没有恢复过来。

“请一定要小心，林德主教。”尼赫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圣光必然会引领着我们走向那唯一正确的路，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最虔诚的信念来呼应它。”

作为主教，林德是认同尼赫里这句话的，但是他深知自己世俗的那一部分遭受到了威胁。

在马车上，林德回想着前天的短暂会议。严格来讲，那是他以及乔贞联合对尼赫里做出询问。本尼迪塔斯极可能在西瘟疫的时候就染上了病，回到暴风城之后才显露出病征，因此林德从医护角度，而乔贞从安全措施角度来调查尼赫里是否有失职之处。这是非正式的，没有留下任何笔录，因为教会面临着一个困局：本尼迪塔斯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

出三名候选者的，如果在这敏感时刻公开调查尼赫里，那么将影响如今已成为圣人的本尼迪塔斯的名誉。而另一个事实，就是确实没有查清大主教的病因，所以也没有确凿的根据质疑尼赫里。这就好像眼前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就是暂且留在门外。

在这短暂的询问里，尼赫里几乎不掩饰对乔贞的敌视。也许是因为他明白在乔贞的观察力面前，没必要装模作样；也许是因为他决定表明反七处的立场。与之同时，林德却感觉自己没必要参与，因为负责治疗大主教的人并不是他而是暴风要塞的御医，他至今也没有拿到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所有资料。

林德确实因为自己没能出力而懊悔。他相信尼赫里出于不同的原因，必然也是心怀悔意的。一联想到这共同点，他就不那么讨厌尼赫里太过热衷于炫耀军姿的脾性了。当然，他还是害怕那匹军马。

回到住处之后，管家通知他乔贞来访了。这让林德有点儿担心，却又有些期待，因为他现在急需见一见曾经狠揍过尼赫里的人。他很快来到会客室。

“林德，”坐在沙发上的乔贞说。“海兰有没有露面？”

“没。”林德坐下了，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喝干之后才继续说。“我非常，非常想见到海兰主教。上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八个月以前了。他请我喝茶，给我看了看他最近的手稿，很美好的一个下午。和海兰主教泡的茶比起来，这玩意……”他看了看留着一些残渣的杯底，然后把杯子放回桌面。

“对教会的人来说，想见他也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

“你可千万别想去打扰他，乔贞。办不到的。而且海兰主教正在进行的研究，要比过去更艰深重要得多，我本人作为一名主教也不能认同让你私自拜访……”

“行了。还是谈谈更重要的事情。本尼迪塔斯的遗嘱都说了些什么？”

今天，在皇家公证人的主持下，大主教的遗嘱第一次在少数教会高阶成员面前公开了。林德略微低下头，右手指伸进左手的袖口，抓了抓手腕附近的地方。他拿出决心看着乔贞的眼睛，但是又很快把目光移开了。

“乔贞，我觉得这不合适。我并没有承诺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因为，你也知道，这只是内部的……”

“我是想帮助你，林德。如果遗嘱会影响到局势，那我们就要尽早做出应对。”



“应对……应对什么？”

“协助你成为下一任大主教。战胜海兰和尼赫里。”

“不要用‘战胜’这个词。这让我感觉不好。”

“那行，我们不提它。只要关注你一个人就可以。为了成为下一任大主教，你必须尽快行动。”

“我还是觉得谈这些不合适。我刚刚才听完大主教的遗嘱，就好像是又经历了一次葬礼。”

“海兰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尼赫里必然已经行动起来了。从那天的询问就很容易看出来，哪怕身为目前最受争议的候选人，他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还这样没目的地逛来逛去，浪费时间，那我没办法帮助你。”

“我没有让你帮助我。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关七处的事，乔贞。本来就是这样才对吧？教会的事情不应当让没有信仰的人来插手。”

乔贞没有立刻回答，身子稍微往后仰了些。林德用左手揉揉自己的眉毛，叹了口气。

“这话不像是你说出来的，林德。几年前，我没有圣光的信仰，今天也没有，这对你来说应当没有区别。我直说好了，当时的我要比如今更频繁地在工作中伤害别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你还是愿意帮助我，而这几年你对我的帮助也没有停止。我打算回报你，用这个最好的机会。更何况，你自己也希望成为大主教，否则当初你就应当拒绝本尼迪塔斯的提名。”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现在，情况变了。”

“有的情况的确变了。比如，尼赫里已经因为我们的合作关系而盯上了你。哪怕不提这点，你也应该认同他那样的人不适合做大主教。关于海兰的立场，我暂时还没有了解，但还有一些情况是没变的。比如教宗对教义做诠释的绝无谬误原则。”

“……你听说过这个？”

“别忘记了，我也许是在教会之外和本尼迪塔斯接触最多的人。大主教对教义做出的诠释，只要无法从圣典上寻找出矛盾点，那么就是绝无谬误的。这是认同圣光代言人地位的基本原则之一。过于热衷武力的尼赫里不应当得到这样的权利。而你希望，也应当得到它。我知道按照现存的教义，医学上存在着一些禁忌。每个人都有着信仰圣光的趋向，因

为他的体内某处深埋着圣光的种子，而这些种子可能因为药物，手术刀，以及他人的血液而遭到污染。我知道你希望消除这些禁忌。毕竟，假若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话，也许你已经治愈了本尼迪塔斯。”

林德双手抱着脑袋，掌底在额角摩擦着。

“对一名主教说这些话是很过分的，乔贞。”林德没有抬起头来。“这些禁忌正是经过本尼迪塔斯大主教的诠释才形成的。你是在扰乱我的思维……试图损害我对他的敬重。”

“我们认识也已经好几年了。我只关注事实，这一点应该不需要重复……”

“行了。”林德打断了乔贞。“让我再想想。”

乔贞没有回话。他只是看着眼前这名遭受折磨的圣职者。当年初识的时候，林德远比现在更世俗。也许是本尼迪塔斯的死震动了他，也许是他实在不习惯和别人竞争，因此只有一些余力来自我防卫，然而这防卫手段却又使他变得脆弱。承认自己需要成为大主教，对此刻脆弱的他来说实在太困难；这就像他的前进道路上出现了一张蜘蛛网，虽然可以轻易闯过，但是他却仍然难以摆脱用手掌碰触蛛丝的厌恶。

“我明白了。反正，遗嘱的内容迟早也会做一定程度的公开。毕竟圣光代言人的遗言，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后的悼言。”林德抬起手，手掌抚过脑后的头发。“有那么一部分内容，我确实想问问你的看法……这和你有关系，乔贞。”

“说吧。”

“首先遗嘱分为两份。第一份，主要是关于大主教个人的财产分配，对教会工作的建议和安排……这一类。这一部分完全不涉及下一任大主教的竞选。”

“那么第二份如何？”

“第二份……”林德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它是一个上了锁的小盒子，一只手就能握着，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在第一份遗嘱的末尾，大主教提到只有一个人才有资格打开它：鲍西娅·维斯兰佐。如果她二十年内没有回暴风城行使职责，那么就必须将盒子销毁。”

## 6

“皇家公证人当场将盒子贴上了封条，将它保存在教堂的一个房间里，安排卫兵全天看守。因为大主教的个人财产确实已经在第一份遗嘱里分配完毕了，一半捐给教会，另一

半捐给民间的福利组织，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对盒子的内容感兴趣。当然，鲍西娅是弃教者，而且已经消失好几年了，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出现在圣光代言人的遗嘱里，但是一切都以大主教的遗愿为重，不应该干涉。也许里面只是一些鲍西娅离开暴风城之前留在大主教身边的东西。至于那些恨不得马上就拆开盒子来看的人，有的只是因为崇拜大主教，希望尽量了解接受圣光感召之前的他，而另一些人……我可说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如果不在二十年内经过唯一的一双手打开，那么就一定要烧个干净？”

“如果是和宗教事务有关的东西，那没有理由不把这权利交给下一任大主教。”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只是私人化的东西，没必要去追究。比如说，是鲍西娅父母的遗物之类的。我知道大主教曾经委托你把她找回来，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件事你是不是已经撒手了？”

“她本应前往西瘟疫，但是从来没有到达目的地。她所属的部队在米奈希尔牵涉进面对龙喉兽人的战斗，随后她本人就消失了。如果是战死的话，应当会有记录，但是在西瘟疫的士兵名册上却没有她的名字，像是有人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职，消除她曾经在这支队伍里服役的证据。我猜测她脱离部队，乘船到了卡利姆多。我让手下人顺着这线索寻找了四天左右。”

“然后？”

乔贞没有立刻回答。林德睁大眼睛，以沉默的急迫感注视着他，肩膀也紧张地缩了起来，像是一只正要开始学习捕猎的小型猫科动物。几十年来只有那么少数几次，乔贞认为自己确实成为了言辞上的猎物：总是严厉责问对方的他，成为了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那一方。

在最初，寻找鲍西娅与其说是因为大主教的命令，倒不如说是乔贞的个人行为。他不否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哪怕他认定当年在英雄谷大桥上的拥抱，只不过是共同经历生死之后必然产生的互相怜惜而已。而这之后对她踪迹的追寻，又反过来深化了他的信念。他在工作的时候不容许出现无疾而终的情况，于是过程和目的逐渐融合起来，成为统一的念头：必须找到鲍西娅。大主教的支持只不过给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无关乎他已经确立的决心。在这过程中遭受的挫折，同样转化成让他坚持搜索的燃料。

某一天，这信念突然开始松动了。一是因为久无结果。二是因为本尼迪塔斯对他这么说：“看来我真的给她造成了太大的伤害，乔贞。在当初，我觉得是非如此分明，根本没什么疑问：我养大了她，培育她的信仰，但她不仅离开了我，甚至还背弃了教义。但是……我从来没相信过我们之间的裂痕，会让她就这样完全消失好几年。她过去绝对不是

愿意这样冒险的孩子。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强烈地牵引着她，而我当年对她表现出来的恶意，一直没有停止对她的折磨。我不应当强求你继续搜寻她，乔贞。我有过错。强迫她接受我弥补错误的行动，没有任何意义。事情的关键是她原谅我，而不是我原谅她。如果她真的不愿意回来……那么我祝愿她能在别处过着安稳的生活……”本尼迪塔斯沉默了一下，补充说。“在圣光的保佑下。”

这是乔贞认定的两个理由。实际上还有一个方面，他潜意识里承认它的影响，但从没有将它清晰地心里确立起来。作为七处直属探员的人性，让他拒绝着那些更普遍的人性。在夜色镇的旅程结束之后，关于鲍西娅的回忆开始模糊起来。英雄谷大桥上的那一幕，以及相关的许多情景，在他脑海里渐渐变成了舞台布景一般的投影，而曾经投入其中的感情遭到抽离。就像一个人难以理解自己幼年时期为什么会对一粒小石子如此执着，并且一旦试图准确回忆，无法抑制的尴尬就会从心底浮起，和鲍西娅短暂的相处过程淡化了；真正关键的东西只剩下具有实质的那把黄金钥匙。那是他们之间唯一还存在着联系。所以得知手下在加基森的拍卖所里发现了那枚黄金钥匙，但是却失去鲍西娅踪迹的时候，乔贞骤然间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了。为了不引起老人的注意，他命令手下将钥匙抛进了海里，随后中止了搜寻。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寻找她；既然本尼迪塔斯也打算放弃，那么就到此为止吧。真正需要他保护，而且立刻能够着手保护的女人在眼前，而不在塔纳利斯的沙漠里——

“没有结果。”乔贞回答林德，随后把大主教的那段话简单复述了一下。

林德皱起眉头看着乔贞，起初乔贞以为他是看出了自己的犹豫，但林德很快仰起头，明显是在思考别的事情。

“也许这样就说得通了。”林德说。“大主教希望鲍西娅自己做出选择。只要她还活着，就迟早会知道大主教去世的消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不愿意回来的话……”他的声音突然弱了一些。“这样不太公平，乔贞。无论如何，鲍西娅是弃教者。大主教将自己的遗愿交到弃教者的手里，让她做裁判。我不那么了解她，也不了解过去的事，不过说真的……”

“我看你还是不要这样深入考虑本尼迪塔斯的想法了。这样是自找麻烦。”

“你应该重新开始寻找她，乔贞。我明白大主教的意思，但是他的一半遗嘱不应该遭到忽视。最后一次发现她的踪迹是在塔纳利斯，对吧？那么你能不能多派一些人手，扩大一下范围，比如说张贴布告……”

“这不可能。”乔贞打断了他。“太过张扬的行为也许会逼迫她藏得更隐蔽，更不用提她的失踪本来就是必须保密的事件。你想让艾泽拉斯所有人都知道本尼迪塔斯有一名弃教的教女，还有那第二份遗嘱的存在？”

“我说错话了，乔贞。我毕竟不是干这行的。我实在是太希望她现身。她必须现身。你一定要重新开始搜索，乔贞，哪怕不强行将她带回来，至少也要掌握她的行踪。至少.....要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林德的态度，和这最后一句话，让乔贞多少回忆起当年极希望找到鲍西娅的紧迫感。他已经不太记得她的容貌了——更何况八年已经过去，回忆不值得依靠——但他还是无法干脆地接受她也许已经丧命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他开始回想手头还有哪些关于她踪迹的资料。一定没有再次进入暴风城管辖的军队。在塔纳利斯似乎过着雇佣兵的生活。在当地活动的冒险者除了出海，往往会搭上西行的车队——

在乔贞思索的时候，林德突然重重地把头沉了下去，肩膀开始颤抖。

“你还好吧？”乔贞说。

“我好得很。”沉默了十数秒之后，林德抬起头来。“我这样子在你七处的人眼里看起来一定很可笑，但是我终于想通了，乔贞。其实我早就明白自己的意愿，只是特别不想在他人面前承认。不过，既然你是最远离信仰的人，那么在你面前谈谈我世俗的一面，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反正我从来就没想过可以感化你.....我非常，非常强烈地希望成为下一任大主教，继承本尼迪塔斯大人的意志。至少不能让尼赫里抢走这头衔，我可以从教义上说出一大堆理由，但是在你面前，就这么说吧：我对他成为大主教的未来怀着恐惧。我平常就没办法忍受和他待在一块儿。今天我从教堂走出来，他一定是故意骑着军马在那儿等着.....就是为了从精神上削弱我。肯定存在的还有另一种感情，那就是.....嫉妒。对，嫉妒。我终于说出来了。你得知道承认这感情的存在，对主教来说有多么不容易。虽说是嫉妒，但并不是嫉妒他的优点.....他得到的尊重，超过他所应得的。我嫉妒的是一个假象。圣光啊，这些词竟然会从我嘴里冒出来。不要告诉任何人，乔贞。”

“那当然。这么说，你是准备好和我们处于同一条战线上了？”

“不，不是战斗。没有谁需要打败，或者伤害谁。这是和平，受到圣光赐福，代表着秩序的竞争。如果你有什么计划的话，我会配合，但那必须是在圣光认可的范围之中。还有一点，我不会对海兰主教做出任何不利的事。我的对手只有尼赫里。如果海兰主教最终胜出，我会全心全意地祝福，并且侍奉他，不会有一丝不满。”

“要说这些还早。”

“不，你不了解海兰主教。我说的都是认真的。所以，一旦七处有任何伤害海兰主教的行为，我们的合作关系就立刻中止。”

乔贞明白林德是认真的。在相识的几年里，林德从来没有如此急迫而坚定地表达观点。

“我理解。老实说，你这样暗示七处也许会伤害你的对手，是很不负责任的，当然我不会介意，因为你一直不太了解我们的运作方式。其实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正是保护他。明天，我们会下大功夫保障他的安全。”

海兰即将在教堂前的广场上进行公开演说，听众不仅包括教会和皇室人员，自然也会有大量平民涌来。哪怕是在大主教的葬礼上，他也表现得很低调，而明天将是他十余年来第一次真正面对民众。

“你能不能理解明天将是多么重要的一天？”林德说。

“当然。你可以放心。”乔贞说。

*抱歉，林德。是否需要对他做出行动，不能让你说了算。*

## 7

第二天早上，聚集在大教堂广场前的平民是预料中的两倍。大教堂卫队，治安局以及七处都参与到了保障安全的工作之中。演讲台和贵宾席设置在教堂大门前，阶梯由一列圣骑士把守，而阶梯之下围着身份平常的圣职者以及政府官员，另有两排士兵将这些理应无害的观众和他们身后的平民区隔开来。平民中安插着七处的眼线，他们整体受命于站在人群前方的乔贞，埃林则在后方外围巡逻。

因为这样的工作安排，埃林没法看清教堂阶梯上发生的一切，不过既然事先浏览了贵宾名单，也就减弱了他绝大部分的好奇心。虽然对于海兰的谈话内容有不少预测，但理应不会有什么影响局势稳定的内容：贵宾包括了能代表暴风城各方面的高层人士，甚至马迪亚斯也作为七处的代表而接到邀请。至于为什么老人不出席，埃林心想这很好理解，一是出于健康原因，一是为了提高马迪亚斯的名望，确立他作为下一任领导人的声誉——一项已经进行了四年的策略。*幸运的小混蛋*，如今看见马迪亚斯的时候，埃林偶尔会这么想。十八岁，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他。虽然在同龄贵族之中能找到两三个地位相近的人，但他们显然不愿意和马迪亚斯并排站立，因为实在无法构筑起任何精神上的优势——武力上的就更不用说了。

埃林抬起头，远远地望见马迪亚斯坐在贵宾席的最右侧。

如今，只有极少数的七处成员才知道这样一段历史：老人三十来岁的时候建立起七处的前身，当时它还只是如同治安局下属的微小机构，成员不过十余人。数年之后，当初支持老人的贵族垮了台，在民众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已经无法离开情报机构的暴风要塞装模作样地把它解散，等风头过去之后临时虚构出“军情七处”，伪称它已经暗中为国家服务了十数年，将老人和他的人手全部纳入其中。自然，整个过程只有“解散”对民众做了大范围宣传。以欺骗作为工作最重要一部分的七处，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谎言重复说了四十多年，已经成为了事实。将要把这谎言续讲下去的人，正和暴风城那些衣着最光鲜的人坐在一起；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和他比起来就像是华服包裹的黯淡柴薪。

*要不是那死老头子拼死拼活，你今天还得像他年轻时候一样躲躲藏藏——*

发觉自己竟然为老人感到不平，埃林打了一个嗝，然后连忙拍拍胸脯。

在民众开始聚集之前，他从近距离看见了海兰。这名极少在人前露面的主教显得很苍白，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现在暴风城里和老人年龄接近，但是却仍然处于高位的人已经不多了，很难想象海兰一生没有和七处产生过联系——这让埃林对演说的内容产生了极大兴趣。无奈的是演说开始后，他成了距离最远的一名听众，还要不停走动探查情况，所以很难有机会听清一个完整的句子。

海兰的声音经过侏儒制造的扩音器放大之后，参杂了一些噪声，但是噪音中厚重平静的特质也放大了。自从下一任大主教的人选成为全国最受关注的话题之后，许多民众心里都对这位号称最博学，同时也是最神秘的候选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这让他们从地震之后受损的生活中暂时逃离；这就是满足想象力的一刻，他们为此而集中注意力，保持着最大程度的沉默。站在较前排的信徒们几乎拿不定主意应该更关注海兰的面容还是他的声音，对海兰声名的一知半解加深了他们的敬畏感。他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他是最博学的人。据说本尼迪塔斯大主教私下里最敬佩他。他从来没有组建任何形式的家庭，一心治学。他关于圣光的著作极艰深，需要教会里最权威的学者才能解读。据说二十年前他因病退出竞选，本尼迪塔斯才得以成为大主教。也许他就是有资格的那个人。

在一开始，海兰的主题自然是对本尼迪塔斯的悼念。但是他并没有对逝者表达毫无保留的赞美；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对于演说实际内容的关注逐渐地压制住了民众心中单纯的好奇心。

“我比本尼迪塔斯年长，因此他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我在一些场合成为了他的导师。很快我就发现，在追寻圣光的道路上，我们不仅是师徒，同伴，也是竞争者。圣光的种子，

到底应该如何播下，如何浇灌，我们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认同。他认为圣光的第一特质是威严公正，因此在传道者和教堂的仪容上都表现出这些特质是非常关键的。但我的信念是，只要有清廉的心，就能驱散在暗处隐藏的邪恶；而只有朴素节制的生活，才能培育起这样的心灵。这近二十年来的隐居治学生活，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清廉朴素，正是能让圣光的种子完好成长起来的最神圣的土壤。”

听到这里，埃林停下脚步，抬起头往远处的演讲台上望去。人人都知道本尼迪塔斯喜爱华丽繁琐的仪式，精致昂贵的器具，只是到近两年才渐渐收敛。海兰利用这次机会来宣扬自己的信念是很正常的，只是没有人想到他会从隐晦地批评本尼迪塔斯引入话题。

“有的人说，过分的清廉节制，会给人带来痛苦；圣光崇尚坚忍，但并不推崇自我折磨。也许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痛苦；我曾多次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能领略克制欲望和痛苦之间的区别。现在，我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真正领略了痛苦的意义。不知痛苦，就请用清水洗净你的双眼，看看这些在震动中倒下断墙的残垣。不知痛苦，就请借助传播一切的风，听听那些一夜之间失去父母的孩子的哭泣。不知痛苦，就请毫无保留地展开手掌，让它贴近这饱受创伤的大地。相信我，你会看见痛苦的形，听见痛苦的声，碰触到痛苦的颤动。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圣光的引领下，拒绝痛苦的进一步侵蚀，保卫我们的心灵，从而生出重建暴风城所最需要的，热切而纯洁的勇气。在要跃入水中拯救一个人的时候，圣光信徒不会介意自己的穿着。在要为国献身于战场之上的时候，圣光信徒不会介意自己是否饥渴难耐。在要为受苦的人伸出援手的时候，圣光信徒不会介意自己是否承受着同样甚至更深重的苦难……”

听到这里，埃林感觉到有人从后面拉了拉自己的袖子。他转过身。是散播谣言的裁缝的女儿。

“我没认错人。”她说。“果然是你。”

“呃……你是谁？”

“别装傻了。你一定记得我的。你一定不是普通人，对吧？那天我爸爸跟着你走，回家之后，吓得两天都没说话。你到底是谁？”

“不要找麻烦。我在干活儿。”

“其实我从远处看了好一会儿了。你像是在巡逻什么的，你是治安局的人吗？还是……告诉我吧。我身边见不着你这样的人，他们只会围着我说很没趣的东西。”



她靠近埃林，笑着伸出手放在他垂下来的右拳上，想把他的手指从掌心掰开。从职业出发，埃林明白应该立刻摆脱这个突然缠上来的女孩子，但多年以来的习惯让他犹豫了一会儿，没马上把手甩开，只是把拳头重新握紧。这样似乎反而激起了裁缝女儿更大的兴趣：她以为他在和自己玩初级的肢体游戏。

“你的手很有劲。一点儿也不冷。”她说。

“别闹了。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埃林说完，转过身。也许这拒绝太过暧昧，又或者这十七岁的女孩子脑袋里充塞了太多幻想，她再度追上去，用比先前更故作亲密的声音对他说：“我站在这儿什么都看不见。能带我到前面点儿的地方去吗？我想看看贵宾席上都有谁，好吗？”

就在这时候，埃林突然停住了。在前方二十来步的人群之中，他看见了歌洛卡。她双手抱在胸前，朝着演讲台上看，但是并没有完全抬起头，就好象并不在意有人遮住视线。

埃林不记得听歌洛卡说过她会到这儿来。他立刻转过身。

“怎么样？”裁缝女儿说。“你会带我去好一些的位置吗？”

“快走。”埃林抓住她的手往回走，然后找了个空档挤进人群里。虽然脑袋里想的是避免误会，但是当裁缝女儿抱住他前臂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强烈的不自在。他从来没想过十七岁少女裸露的光滑手臂竟然会让他这么难受，就像是紧挨着一大块腐烂的树皮。

他找到了一名混在观众群中的七处成员，对他说“照看她一下，别把人给丢了，直到演说结束”，然后赶忙撒手，想要重新钻出人群。他立刻找到歌洛卡。虽然心想她刚才应该没有看见和自己和女孩子在一起，但埃林却产生了掩饰过错的急迫感：他必须立刻到她身边，拉住她的手，对她说“你怎么到这来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从刚才开始，埃林就完全没听见海兰在说些什么了。当他还没挤出人群的时候，身边的人突然开始挤撞起来；有的人往前推，又有的人往后撤。也许是演说结束了，又也许是海兰说了什么引起震动的东西，埃林来不及考虑。他只想快些回到她身边；透过人群的缝隙，他能看见歌洛卡面容的一小部分。接下来，人浪的挤撞变得更剧烈，把埃林撞退了好几步。当恢复平衡的时候，歌洛卡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又或者是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站在哪儿了。他回想起地震当夜造成二十四人死亡的踩踏事件。也许是过分担忧，但他还是伸出一只手，向着想象中她应该站着的方向，也方便为自己开道。大教堂广场从未如此喧闹，仍未闯出人群的埃林突然感受到了莫大的困惑，他突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又是为什么才陷入了难以前进或者后退的境地。

广场上的民众几乎全部散空之后，埃林才从同僚那儿了解到海兰谈话的最后内容。本尼迪塔斯病逝前的最后一段日子无法进食，非常痛苦，海兰将为了纪念他——“我多年的挚友，共同求道者，竞争者”——禁食十五天，只以少量的面包和水维持生命。他认为本尼迪塔斯的病痛必然是有更深刻意义的，其中融合了所有信徒在地震中承认的苦楚，而不是仅属于个人的折磨。通过这苦修，他可以知晓自己是否拥有和本尼迪塔斯等同的坚韧精神，他会试图领悟本尼迪塔斯临终前感受到的一切，从而在圣光的传道方式上达成最终的共识。

这个决定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在信徒之中。一夜之间，他从神秘的隐士变成暴风城最受关注的人。他的演讲虽然提到了和本尼迪塔斯信念上的不同，但还是倾向于承认逝者的圣人地位，并且以一种谦虚的方式将自己带到了近似的地位上。完全不提到自己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仿佛是在暗示从一开始，和他具有同等修为的人就只有本尼迪塔斯而已。禁食苦修是一种神圣的，不应当受扰的行为，再加上海兰年事已高，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因此在接下来的十五天里，林德和尼赫里只能沉默——任何太过明显的举动都会遭致非议。

在埃林看来，这算是情报战的方式之一：制造令人瞩目的事件来控制舆论焦点，限制对手的动作。当然这样不足以概括海兰的行为性质，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会为他下跪，哭泣，并且祈祷。如无意外，十五天后海兰就占据了先机，同时会因为禁食的结束而得到新的扩大影响力的机会，比如又一次公开演说。苦修期间不会允许无关的人拜访，也就是说七处——不仅是七处，所有教会之外的人都不能接近他，哪怕是国王。没办法尽快了解海兰，而关于他的个人资料又太少，对七处造成的是致命伤：缺乏情报。

当然，海兰还没有对七处的存在表态。他提倡的清廉节制，以及对痛苦的慨然承受，和七处的行事方式也有微妙的契合之处，所以没必要太早认定他是敌人。如果能得到海兰的认同，那么比依靠着林德更能保障七处的未来稳定。

至少对埃林来说，考虑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天他回去之后，发现歌洛卡先一步到了家。埃林心想她应该没有看见自己和裁缝女儿短暂的相遇，因为她是不可能把这些事憋着不说的。他也没有问她为什么会到广场去。也许仅仅是出于无聊。当初为了和埃林前往避难谷地，歌洛卡辞去了医院的工作，本来估算着回到暴风城之后很快要准备婚事，所以她也没有复职，于是便一直闲到现在。无事可做对她来说是很难熬的，但出于明显的原因，埃林也不能主动建议她回去工作。他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问问她的想法。

广场上的事让埃林心里又多了一层不自在。如果歌洛卡当时不仅发现了他，而且还误解了，说不定反而是好事，因为埃林有机会解释，在自我责备和懊悔之间徘徊的情绪就能找到出口。对埃林来说，不自在的定义就是随时担心对方想些什么，随时疑虑自己行为适当。过去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在关系变得不自在之前把它结束掉。但以这样的习惯来决定自己当下的行动是不可能的；考虑这样的可能性让他觉得荒唐，就好像它是这辈子刚刚接触到的外来概念。事情迟早要解决，只是时候还没到——这个想法对他没有起多少安稳心绪的作用，因为这完全就是何时辞职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另一种说法。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发现并且制止各种谣言的流传，保障民众情绪稳定。曾经短暂聚集在他家屋外街道上的那些人，夜里偷偷摸摸往附近街区的门缝里塞传单。埃林逮捕了他们，并且跟着传单上的线索，在一天傍晚来到了一家小型酿酒厂。

自从失去一只眼睛之后，他就不太适合做潜入和伪装的工作，和裁缝女儿之间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但不知怎么回事，他心里生出了少有的固执，不顾手下劝阻，决定亲自打探一下情况。也许通过这样做，就能把和裁缝女儿的第一次见面变得正当化，从而也让广场上的一幕显得不那么错误。

在厂房之中一处酒窖的门口，埃林对守门人说出经过审讯得到的暗语，进了屋。低矮昏黑的大屋子里根本没有酒，倒是挤了一百多个人。最里面搭起了简陋的踏脚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上面，穿着的红色袍子就像裁剪得一塌糊涂的教士服。他右手高举，食指朝向屋顶，随着说话声音的时高时低而不停颤抖：

“……是的，我贝德罗看见了！我发誓，不仅对着照耀一切的圣光发誓，也对着生育一切的大地发誓。我还愿意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在那天夜里，剧烈的震动将我惊醒。惊慌只持续了片刻，我立刻跪下来，望着圣光大教堂的尖顶祈祷，心里明白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我是为他人的生命，而并非自己的安危祈祷。所以你可以说，当时我的心灵是完全纯洁而无私的……”

埃林观察了一下屋子里的听众。从衣着看来，他们基本都是下层市民。他们为了听清楚话语声而保持的沉默，并不显得庄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令人畏缩的混合体味，更是由于他们面容上的诡异期待。这不是在期待善良美好的东西，而像是盯着从远方的黑色海面升腾而起的幻觉。有那么少部分人身体有伤残，显然是地震的受害者。没有人注意到埃林。

“也许正是因为这完全朝向圣光的心灵，让我看见了那神圣的一幕。”贝德罗把脑袋抬到脖子无法再后仰，并且闭上眼睛。“一道淡淡的，仿佛雾气的圣光，从教堂的屋脊往上升起。与之同时，正上方的云层中也出现了金黄色的光——不仅仅是光而已，那是光形成的一双手。对，就像人类一样，但是却无比巨大且威严的圣光的手！这双手温柔地展开，

而那团明亮的雾气慢慢上升，最后完全容纳入了手的环抱中。只在一瞬间，天空就恢复了原状。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仍然能感觉到当时的震撼。我全身因为幸福而颤抖，激动得流下泪来。这件事发生在夜里十点三十五分——也就是本尼迪塔斯大主教离开人世的同时。我看到的，正是大主教的圣洁灵魂回归圣光的那一刻，我看见了圣迹。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看见的一切，碰触到的一切，全都不一样了。后来我才明白，我获得了超越凡人的神圣力量。”

他伸出手，把一个老头子引到台上。

“这位齐灵渥斯大爷，就住在两条街外，邻居们对他再熟悉不过。他已经做了二十年的聋子。见证神迹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到他家去送牛奶，在把瓶子递出去的时候，碰触了齐灵渥斯大爷的手臂。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一股无法形容的温暖力量从我的心底发出，经过手指传到了大爷的身上。一天之后，他的耳朵竟然能重新听见东西了！”

老头子附和了几句：他现在耳朵是多么灵，明明没有治疗过，确实感受到神圣力量注入他身体之类。

“自那以后，我又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治疗了好几个医生治不了的病人。”贝德罗继续说。“这力量也许和圣光有不同，因为你们都知道，神父们并没有这种治病的神奇力量。一定是亲眼见到大主教回归圣光的神迹，唤醒了我体内沉睡的东西。随着不断地集中精神，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我开始明白，这是天赐的责任。我必须引领这世上的人远离苦难。”

“贝德罗，”前排的一个人说，“地震以后，我不停闹头疼，起初是一天好几次，现在是根本就没有平息的时候。我现在就疼着哪，像有人往我眼睛后面撒钉子一样。看过两次医生都没用，白花钱。你替我看看吧。”

“请到这儿来。”贝德罗挥手示意老头子回到人群里，把自称头疼的人引到身边。“跪下来，闭上眼睛。”

那人照做了。

贝德罗站在他身后，伸出右手，搁在此人的额头上，自己也闭上眼。

“请大家安静，再安静一些，不要分散我的注意力。另外，这位先生，请您完全抛开杂念，让神圣和纯洁的信念充盈你的心灵，只有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接受我的力量。记住，不要有杂念，尤其是自私的欲望。如果只是想着治好疾病，而不是为了洗涤心灵，那么你就把心封闭起来了，从而生出拒绝我力量的邪恶屏障……”

表演持续了几分钟。自称头疼的人睁开眼，站起来后，说自己的毛病确实减轻了，但语气似乎有些不确定。贝德罗告诉他，神奇的力量不会在一瞬间就完全生效，就好象那个老大爷，在接受力量之后的第二天才恢复听力一样。

“最关键是一定要保持内心纯洁，否则很可能和我的力量相抵触。”贝德罗把这句话换着法子说了好几遍，在大量听众要求上台接受治疗之前换了话题。“这还不只是我唯一的力量。现在的我，可以轻易看见事物的真面目，预见它的未来……”

埃林心想，假如这些人之中有圣光信徒的话，那就属于海兰无法打动的一群人。也许海兰关于苦修的演说对于他们还是太深奥了。他们需要更直接，更世俗的精神救赎。眼前发生的事并不比本尼迪塔斯感染了瘟疫的谣言更有坏处。按照原计划，埃林应当离开，通知在酿酒厂外不远处等候命令的部下，但是他却生出了强烈的玩闹念头，就像当初不直接把裁缝带回七处，而是先扮作顾客一样。他挤开眼前的人群，朝前方走去。

## 9

“贝德罗，贝德罗先生。”埃林走到了最前面。“既然您可以治好耳聋，那请看看我这只眼睛吧。”

从穿着和神情来看，埃林都不同于绝大部分听众，也许是这一点吸引了贝德罗。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先生。神圣的力量是不可滥用的。如果完全为了自己的私利，毫无顾忌地表现出过多的欲求，那么恐怕我的力量帮不上你的忙。你现在能立刻静心祈祷吗，先生？恐怕不能，你的态度是如此急躁。”

“我知道，但在这屋子想静下心来，实在是不容易。也许我可以邀请您到我家去。当然不是现在，这儿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你。我是一名面粉商，在整个东部王国已经开了三十家店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的，但唯独这十多年前在战场上失去的眼睛让我心烦。如果您愿意帮助我，那我必然会毫无保留地感谢您。”

“原来是这样。”贝德罗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等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详谈。不过请记住，你将要感谢的并不是我，而是我身体中神圣的力量。它显然有着自己的意志，只是选择了我作为代言人。”

埃林能从贝德罗眼中捕捉到一瞬间的犹豫。这个自称获得了神力的男人，正是在通过这些话语而寻找一个机会。埃林自愿成为机会的提供者，对于贝德罗来说也许出现得早了些，以至于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噢，我完全明白。”埃林说完，转过半边身子朝向听众。“贝德罗先生是多么友善而又坚定。”他再次朝向贝德罗。“对了，我似乎粗鲁地打断了您的演说……您说您可以看见事物的真面目，预见它的未来。请详细解释一下吧。”

“就像力量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一样，我从每个人身上所能看见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看看我吗？”埃林说。“无论是预知，还是别的什么，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教诲。”

埃林对着贝德罗笑了笑。他并没有让自己看起来显得过于诚实，而是留有一丝挑战的意味。“相信大家都像我一样，”他回头对观众说，“等不及想了解贝德罗先生的另一种力量了。”

最前排的观众们开始附和起来。后排的一些人左右调整位置，又或是伸长了脖子。

“好吧，先生。请站到我身边来。”

埃林上前一步。他俯视着矮半个头的贝德罗。贝德罗抖抖衣袖，抬起右手，放在距离埃林额头一寸的地方，闭上眼睛。片刻后，他放下手，重新面对听众，低着头。

“先生。”贝德罗说。“我的确看见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看什么，而是只能看到你的心和我的力量产生感应的部分。”

“很好。不过您该不会就打算说这些吧。”

“我可以说出看见的所有东西。”贝德罗抬起头，还是没有看着埃林。“但是，这一定会涉及你的隐私。我有两个选择：完全不说，或者全部说出来。体内的力量告诉我，我看见的东西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不容许以模糊的方式来对待的。”

埃林察觉到，听众们已经十分安静了。他们在等待着奇迹，又或者是一个可以当作奇迹的假象。也许理智的方式是离开，因为已经可以用传播邪说的罪名带领手下清理这块地儿了，但埃林很难抑制自己的好奇心。这个人迟早会成为囚犯，不过这样的闹剧可不常见，埃林这么想。

“请您把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吧。”他说。

贝德罗点了点头。

“面对这样诚实的请求……我没有理由拒绝。先生，在你这个年龄，又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却还没有结婚，这实在不常见。”

怎么又是这一套？埃林回想起裁缝也说过类似的话。只要看看无名指，就很容易弄明白这一点，更何况在贝德罗看见的“本质”里，他还真是一个商人。“请继续。”埃林说。他想知道贝德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编出什么故事。

“虽然没有结婚，你养着一个女儿。你非常爱她。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主要是工作上的，你不能完全将父爱付诸行动。这一点有时候会使你困扰。”

后半句明显都是废话，不过埃林想弄明白贝德罗是怎么判断出自己有女儿的。也许是猜测，因为他没有说“只有一个女儿”。哪怕是弄错了，他也可以用“你的心不够纯净”之类的理由来搪塞。

“啊，请继续。”

“当然，你也有一位女性同伴。你们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稳固。”

这和三流占卜师的技巧没啥不同，两成的推理加上八成随便什么场合都能凑效的说法。埃林稍微有些失去兴趣，但贝德罗不打算停下来。

“根据我看到的事物实质，你对她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挚。你认为如果对她坦白，也许会损害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让你获得成功的人格。你必须维护这人格，否则会失去自我。”

仍然是废话。

“但是你没必要自我责备。与其说错在你，倒不如说在她的身上。先生，你深知一个女人不应当束缚你。身体里的力量告诉我，那女人在你心底的真实形态，有时候是一滩乌黑色的淤泥，将你深深陷在其中，有时候又是有着深绿色皮肤的毒蛇，放肆地朝你血肉中倾注毒液。请尽快抽身出来吧，为了维护自身本质的完好……”

后来，埃林揣测起贝德罗这么说的动机，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是贝德罗早就明白了他的真实意图，于是用这些话来报复。二是贝德罗想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试探以话语操纵人心的能力。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现在，埃林一拳将说个不停的人打倒，然后用单手掐住他的脖子。

“你被捕了，要是敢动弹，我就拔掉你的脏……”

接下来的词儿是“舌头”，但埃林没有说出来。有人使劲用木条之类的东西敲中他的后脑。随后，脑袋旁边又挨了一下。他不由得松开了手，身子转过去。下手的人是先前号称曾经耳聋的老头儿。打得不算特别重，但前排的大部分人都开始涌上来。捣乱的家伙，恶徒，他一定是个骗子，把他的另一个眼睛也戳瞎，这是他们说的话。眼下自保是最重要的事，但埃林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思索自己怎么突然就沉不住气，用这最愚蠢的办法执行任务。因为没有直接的答案，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把这家伙抓回七处之后，大概就没办法为私人理由揍他了，所以还是现在就揍吧。还有，如果有人在他面前这样说伊莱恩，那也肯定是类似的结果。想到这里，他用手拦下了朝自己劈过来的椅子腿。

疑虑着埃林花了太多时间的七处探员们，在贝德罗开始讲述“本质”这些玩意的时候就已经进了酒窖。看见埃林竟然在台上，他们不方便擅自行动，也就等待着。埃林一出手，他们便冲了上去，否则事情也不会这么顺利地解决。包括贝德罗，一共有十个人被捕，其他人都驱散了。

还算顺利吧，埃林心想，除了脑袋包上了绷带之外。现在，他躺在七处医务室门口的长椅子上，直到乔贞走到他身边。乔贞俯视着他。埃林坐起来，搓搓手，然后站直了。

“你这是在做什么？”乔贞说。

“追一条线索，有个混帐想趁这个机会搞神神鬼鬼的东西骗钱……我没注意，受了点伤。你真该看看他的表现。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

“过程我已经全部知道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你要做这种蠢事。你带去的人告诉我，当时那屋子里至少有一百个人。你就这样直接袭击他们的头子。”

“我大概激动了一些。”

“为什么？”

“我……不知道。突然就特别来气。”

“他对你说了什么？”

“什么真理，真实之类的东西。你这么一问，我发现自己还真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脑袋后面挨了一下的后遗症。”



“你觉得我会相信这种说法？”

“.....当然不。”

“你可能会就这样死掉，埃林。在那样的情况下，就算你突然表明身份，也不会有人信。哪怕他们相信了，也不等于拿不出胆子杀了你。你想死吗？”

埃林抹了抹自己的脸。

“不想。”

“这样的错误很可笑。”

“我明白.....如果要处罚的话，看着办吧。确实是我搞砸了。”

“我不知道处罚是不是还有必要。也许你已经不适合以直属探员的身份来工作了。又或者，你完全就不想工作。”

埃林没说话，也没看着乔贞。

“刚从激流堡回来的时候，你把我拉到酒馆，说是有重要的事，但是最后什么实际的东西都没说。现在我觉得你当时想说，你不干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别乱猜，我就是想找个理由拉你去放松一下而已。听着，我最近脑袋比较糊涂而已，你看我激流堡的那事儿不是办得很干净吗？再说，这一次除了我自己差点儿丢命之外，倒也谈不上有多么坏的影响吧。”

“我会告诉老人的。”

“.....告诉他什么？”

“你不想干了。”

“喂，乔贞。这算什么话？我已经道过歉了。还说过，要处罚也随便。”

“埃林，你知道七处只需要什么样的人。有了决定之后，我会立刻通知你。”

乔贞离开了。埃林坐回到长椅上。

*估计他早就看明白我的想法了，只是不愿意明说。他是在帮我。找机会把我放走。*

回想乔贞刚才的目光，埃林觉得这是一个荒唐的推断。也许他再也没办法对歌洛卡说，我遵守诺言辞职了。无所谓，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想法没能将他解脱出来。必须立刻离开七处的可能性，让他感受到一阵陌生的不适。脑袋上的伤口附近开始发痒，他忍不住用手背蹭了一下。

## 10

夜里，下起了雨。雨点飘进屋里，在地板上留下浅灰色的微小痕迹。歌洛卡走到窗前，把它关上。她低着头转过身，注视着半握起来放在鼻子前面的右手，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儿之后才走回来，在床上坐下，仍然保持低头盯着右手手指的姿势。

“你在看什么？”注意到歌洛卡这不寻常姿势的埃林往床左边挪一挪，脑袋凑过去。

“那窗户。”歌洛卡的右拇指顶在中指内面的第二指节附近，轻轻搓动了一下。“好像有根木刺儿扎进去了。”

“我看看。”

埃林再凑近一些，但是还来不及看清歌洛卡的手指尖，她就把半边身子移出了床。她左手别扭地打开床头柜，从里面摸出了一把小镊子。

“我来替你弄。”

埃林右手从歌洛卡的脖子旁边绕过去，想够着那把镊子。“别多手。”歌洛卡说完，右手往后挥了一下，本意是想把埃林赶开，结果手肘却撞在了他脑袋的伤口附近。埃林咕咚了一声，背部往后仰，掩住伤处，闭上左眼忍受这意外的片刻疼痛。

“谁让你乱动的。”歌洛卡回头看看他，就把注意力继续放在自己的右中指上，使左手中的镊子尖头朝它靠近。在金属和皮肤相接触之前，埃林夺过了镊子，并且几乎在同一时刻握住歌洛卡的右手腕。“说了我来就我来。”他说。这次歌洛卡没有反对。

“在哪？你看准了没？”

“就在我大拇指按着的前面一点儿。”

埃林往后挪了一下身子，让自己的投影从歌洛卡的手指上移开。他看见了那枚灰黄色的小刺。它比猫的胡须粗不了多少，长度是缝衣针的三分之一，正努力要成为歌洛卡皮肤上一道不起眼的纹路。埃林用镊子夹住木刺暴露在外的一端，将它拔出来。这只是一瞬间

的事，但他却觉得自己用了很慢的动作，慢得足以他看见木刺从皮肤之下朝空气中滑动，就像一把极微小的匕首从透明的刀鞘里拔出。木刺完全离开手指尖之后，破损的表皮中央泛起淡红：用一滴来形容也显得太多余的微量血液。他刚把镊子搁回抽屉里，就已经忘记木刺是哪个方向扔掉的了。

“行了。”歌洛卡把右手指并排起来，朝上面吹了一口气，然后很快躺下去，望着天花板。一部分窗户反射进来的光照射在上面；这片黯淡而沉默的光晕之中不断掠过雨丝的阴影。

埃林并没有躺着。脑袋旁边的疼痛已经消失。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歌洛卡。”

“什么？”

“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没什么好失望的。”

*男人好不容易压下面子道歉，女人觉得还不够解气，所以装作没那回事的戏码，今天终于要在我身上上演了？*

“我答应过，回暴风城之后就辞职，我们准备新生活，该干嘛干嘛。这事暂时还办不成。不要说你没感觉，我知道你一直心里不顺。”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也是。情况变成这样，我得负责任。”

说到这里，埃林不知该怎么接话了。承认错误，然后应该就是表明补救的意愿和方式，问题是他还不知道未来几天会怎么样。到底是去是留，乔贞也没保证什么时候告诉他结果。看不见未来，就没法做准备。

“你没听见我说什么？”歌洛卡坐起来，看着他。“我不失望。”

“别故意为难人，我这么认真地道歉，你总得当一回事吧。”

“我是说真的。在阿拉希那时候，我俩都乐观了些。谁都知道你不会那么快就能脱身。就像闹着玩一样……”

“闹着玩？你觉得我们俩当时说的话是闹着玩？”

“听清楚我在说什么，白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在藏宝海湾的时候，其实我也成天想着有机会要离开那总是放着尸体的屋子，但要不是有人一把火烧了它，我到今天也许还留在那儿。你现在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更不用说七处那鬼样方。在遇见你之前我就经历了很多事。我早就明白了，有的东西没法说有就有。”

“这话不对劲，像是你放低了期待值似的。……好吧我这是瞎扯的，先别躺着，我错了。那么……总而言之，你还是生气，但是没有我想象中气得那么厉害。对吧？”

“随你怎么想。刚才打中你的脑袋，不是故意的。如果我真的非常，非常生气，那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点不用特别说明，我早就有足够的经验了。那么……”埃林撇撇嘴，然后稍微放平了音调。“我在七处还有些事要解决。所以还得让你多等一会儿。”

*这句话多简单，我竟然到今天才说出来。*

歌洛卡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膝盖，再看着他。

“我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你愿意等多久？”

“我不知道。一个月。三个月。一年？这个别问我，很不公平。”

“如果期限到了，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她摇了摇头。“我没有这方面的计划。除了……从你那儿听来的承诺之外，我没有为任何事做准备。所以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没问题。我看我还是不继续问了。”

他吻了她。

歌洛卡睡熟了之后，埃林开始回想一些事。其中有一些几乎每天都会没有任何预警地从脑袋里蹦出来，有的已经快要遗忘。他想把它们都拾起来。

大概四年以前，带着伊莱恩到医院看望乔贞之后，埃林就预料到乔贞会改变，而他自己也会。在为乔贞和达莉亚的遭遇感到无比难过和自责的同时，他也不希望类似的情况会

发生在自己身上。人类道德中最合理，但是又不能说出来的部分：关怀他人和保护自己是可以分离的。埃林想要有一个家庭。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伊莱恩。

见识过太多女人，他早已不再抱有“唯一”的幻想。找到一个愿意和他结婚的人不成问题，但同样也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犹豫。如果他非要有一个妻子，伊莱恩非要有一个女性监护人，那么她必须是特殊的——只是埃林自己也没办法给这特殊性下定义。

当听说乔贞把歌洛卡从激流堡带回来的时候，他花了一些时间回想数年前和这个女人的短暂遭遇，随后心底浮现出一种强迫感。他必须去见见她。对他来说，歌洛卡象征着一个出发点：藏宝海湾的那个夜晚，乔贞在歌洛卡面前揭穿了埃林的把戏，随后又质疑了他的办案能力；这是埃林初次觉得在不同的女性之间游走，不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实际意义。除此之外，虽然当时歌洛卡生活得又苦又累，但至少也是能够稳定掌控自身的女人——在他和乔贞到来之前。七处对很多人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变动，歌洛卡是其中之一；如果非要让埃林做出结论的话，他会说达莉亚也是一样的。

他和乔贞共有的罪孽。

埃林不知道宗教上的赎罪是什么概念，但是当再次见到歌洛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心里应该产生了类似的感觉。他想尝试着保护她，让她成为对自己和伊莱恩都具有特殊意义的人。

一开始，他对歌洛卡并没有多少浪漫的冲动，有的只是责任的冲动。最初引起歌洛卡欢心的行为，他也曾对别的女人用过。他尽自己所能地对她好，把她引向安稳的生活——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洗清他和乔贞的罪过。

他还记得当时内心的迷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事情会变成又一次纯粹追逐女性的行为。他努力让事情不朝这方向发展。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但偶尔也能从歌洛卡眼里发现困惑的神情。毕竟她自己不会撒谎，却又见识了太多人与人之间的诡计。

渐渐的，埃林习惯了有歌洛卡在身边，伊莱恩也很听她的话。埃林能感受到事情在慢慢转变；他不再对自己强调她是受害者。和她成立家庭的展望，从或许是虚妄的可能性变成逐渐接近的事实。

在执行激流堡任务的时候，带上歌洛卡是乔贞为了对付图沙而提出的建议。为了平静的未来，埃林更希望她留在家里。他从来没有把这当作一次可以增进两人联系的远行。但后来，事情一再发生变化，而且远超埃林的预想。

歌洛卡替他挖掉眼睛的那一刻，他拼命掩饰着惊慌。这惊慌不是为了他的伤痛，而是害怕她会承受不住。

事情即将结束的那天，图沙利用歌洛卡的性命来威胁埃林。就是在那时候，埃林终于确定歌洛卡对他来说早已不是过往罪孽的象征了。她是一个哪怕他丢下任务，抛弃生命也非保护不可的人。拜访过小山村之后，在山坡上的承诺是如此自然，而他曾经以为需要有十分彻底的自我蒙骗，才能说出这些话来。

现在，埃林看着歌洛卡熟睡的侧脸；她呼吸的节奏，身体因此而产生的细微律动，埃林再也熟悉不过了。他明白这段内心变化的过程永远也不可能告诉她，哪怕她也许早就察觉到了类似的事。这都不再重要了。只因为贝德罗的胡言乱语，就忽略身后还有一百多个潜在的暴民，打出了那一拳，这就指示出对现在的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而二十分钟前的这番对话，则表示歌洛卡完全理解了他。此刻埃林没有一丝悔意，只有感激，最初“赎罪”的想法则让现在的他觉得可笑。他一定会保护她，并且实现诺言；他想，也许事情的过程和人们喜欢谈论的，年轻人向往的那些玩意儿有一些不同，但一切这既然是他埃林·提亚斯经历并且认同的爱情，那就必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爱情。

## 11

禁食结束之后的第三天，海兰没有做面对群众的公开演讲，而是在大教堂的花园中主持了一次小型会面，参与者也就是演讲中位于贵宾席的人，以及他们的少数随从。受邀者环绕着一张大石桌坐下，随从站在各自的领导者身后。让乔贞特别不愉快的是，在他和马迪亚斯对面，坐着尼赫里。他们的左边，隔开三名政府官员，是海兰的座位。他的声音比大半个月以前沙哑了许多。

“其实昨天我就想和各位见面。”海兰说。“但我的医师不允许。禁食的最后六个小时，我在不间断的祈祷之中度过。我通过这方式来提醒自己，我承受的苦痛实在是微不足道……”

他花了十多分钟时间，从信仰的角度来阐述自己在禁食过程中的感受。这些言辞对乔贞来说没什么情报意义。他借这个机会观察众人的神情。

光是再次将当天的贵宾聚在一起，就足以表明海兰的号召力了。他的嗓音，平和的目光，微小的手势细节，无一不表现出莫大的控制力。他深知自己人格和学识的力量，不留痕迹地利用它们，就像一名拥有绝对自信，但是在作品完成之前不会松懈丝毫的雕刻家。对于乔贞而言，这让揣测海兰的实际意图变得更困难。也许他确实只是一切依照信仰来行

动，乔贞有好几次倾向于认定这个答案；否则他只能是达到了和老人相似的境地——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这些天以来，乔贞对林德的信心进一步减弱。林德几乎没法掩饰他对海兰的崇敬。他尽量坐直了，像努力学习中的年轻教士一般，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海兰的话语上，时而点点头，表达的意思不是赞同，而是“我懂了。”有时候乔贞确实觉得，非要将林德卷进这还未确认的斗争，是太过冒进的一件事。

如果真正的敌人只有尼赫里，那就再好不过。在听海兰讲话的过程中，尼赫里双手合握搭在桌上，头部略微朝向海兰的方向，但眼睛一直没有真正望着谁。在乔贞的记忆中，尼赫里是一个厌恶竞争者的人，这态度未必会因为身处教会而有所改变。前往瘟疫之地领导军队之前，尼赫里和海兰关系如何，乔贞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情报。

除非在国家处于紧急危难的情况下，暴风城议会无法直接指导教会以及七处的行动。这一次大主教选拔，他们最看重的应当是民意。乔贞能感觉到，在场的议会成员聆听海兰话语的精神集中度，完全不逊色于教会的人。如果是四年前，议会应该会倾向于支持在瘟疫之地立了大功的尼赫里，而到了今天，他们不得不把关注点首先放在海兰身上，因为他是地震之后第一个证明了自身对民众号召力的候选人。这十五天内，一些民间组织纷纷推行海兰的清廉节制理念，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两三本谴责部分贵族在灾难重建之中仍然奢华盛度日的小册子。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兰不利用禁食的结束再次公开演说是明智的策略，因为这样会显得过于招摇，和他提出的信念相抵触——

这只是乔贞以七处的方式做出的推测。他还无法了解海兰是从什么角度来考虑问题。

海兰的自述完结之后，一些官员开始和他对话。都是些没意义的东西，这些人都太死板了，乔贞一边这么想，一边计划着有效的探查方式。他没有预料到海兰接下来的话语。

“马迪亚斯大人。”海兰说。“我有些事想和您谈谈。”

当然，觉得出乎意料的不止乔贞一个人。几乎所有在场者都将视线投向了马迪亚斯。虽然十多天以前他就出现在了贵宾席上，而七处也参与负责了演说集会的治安，但这是海兰第一次和七处的人直接接触。

尼赫里看着马迪亚斯，右手放在身旁，留在桌面上的左手半握着。他的目光和乔贞相遇了一会儿，就移开了。

“请说，海兰主教。”马迪亚斯对海兰点头示意。

“既然您的祖父潘索尼亚·肖尔大人身体欠佳，我希望在这特殊的时期内，七处的工作仍然能顺利进行。”

“多谢您的关心。虽然一些事情不能亲历亲为，他仍然有效地统管着七处的关键工作计划。”

“因为大主教的去世，以及自然灾害，暴风城有许多人民陷入了迷茫，我们无须掩饰这一点。有些人的迷茫超过了理智可允许的限度，致使城内出现了一些影响安定的谣言，内容常常是和大主教有关。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和处理，是七处的任务，是吗？”

“是的。我们必须保证重建期间的社会稳定。”

“我很感兴趣，肖尔大人是以什么样的思想主导这些工作的？”

“抱歉，我们的具体工作安排通常不会在这样的场合下透露给七处以外的人。总之您可以放心，我们对工作不会有半点松懈。”

“这是当然。谣言，尤其是针对大主教的谣言，确实让人痛心。不过，坚决的圣光信仰，是一点儿谣言绝对无法撼动的。大主教一直很提倡对教外人士及其言论的宽容，因为圣光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人步步紧逼的信仰。”

“我理解。不过，我们并不是依据圣光信仰，而是照着最合理的程序来工作。”

“听说针对散播谣言者的搜捕行动，造成了一些平民伤亡，是这样吗？”

虽然没有其他人开口，但人人都知道桌面上的气氛改变了。有的人不自觉地挪了挪身子。方才分了心的人，重新把注意力放回到海兰和马迪亚斯身上。

海兰说的是事实。四天以前，七处突击搜查一处民宅，逮捕了正在其中非法集会的人。他们自称“真实祈祷会”，认为本尼迪塔斯不仅确实患上了瘟疫，而且这是他早已背弃教义，失去圣光护佑的结果；教会的极力隐瞒，更是证明当前的信仰体系已经全面腐坏。他们建立这个组织，是为了尽力传播“真相”，重建真正纯洁的圣光信仰。在行动中，一名祈祷会信徒拒捕，随后自杀。

这是目前唯一一例压制谣言造成的死亡。问题在于，海兰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虽然死亡的事实无法隐瞒，但乔贞已经做足措施限制这件事的传播，尤其确保不要让教会的人知道。乔贞不认为海兰是在随意猜测。他明确地提到了“死”，但必然是有肯定的消息来源。



“的确，出现了一名死者。”马迪亚斯说。“但是您得明白，首先，他是暴力抗法。另外，他是自杀。这件事证明了严格的行动是必须的。”

答得好，乔贞想。不否认造成了损害，但同时也不退步，并且坚决强调七处的权威。多年以来，老人在公共场合都是这么表态的。

“也就是说，您的祖父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七处的做法相当合理。”海兰说。

“是的。”

“抱歉。”海兰稍微抬了抬搁在桌面上的右手。“我无法苟同。”

终于来了。乔贞想从海兰的神情里找到敌意，但是却不成功。看起来海兰的确只是很自然地表达一些观念上的不认同，但这场合，时机都不对劲。眼前都是暴风城各方面的高层人物，而海兰在这之前没有明确地反对其他任何人。他希望能代表整个暴风城的人都看见，他和七处有分歧。

“人民已经遭受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您说他是自杀，但自杀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怜悯的行为。在这世界上，最不应该出现的就是人民因为缺失信仰而自杀。现在的确是一个容易迷失信仰的特殊时期，过分的高压，以暴力控制言论，实在不是暴风城所需要的。”

“恕我直言，您做了多年隐士，对于国家现状中的某些细节，不会那么了解。然而七处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在街头巷尾保护着人民，因这样的实践制订出来的策略是十分有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同的。您根据一名嫌疑犯的意外自杀，就指责您并不熟悉的工作理念，我认为并不合宜。”

除了稍微表现出太多的侵略性之外，乔贞对马迪亚斯的这个回答也是满意的。眼下唯一明显因为这句话而不愉快的人是尼赫里，他此刻的眼神，让乔贞回想起多年前和尼赫里在西瘟疫对话的时候。至于教会之外的在场者，他们对海兰也仍然存在戒心，因此这番话应当不会造成太多不良影响。

海兰笑了笑。

“我希望肖尔大人对于您的接任工作感到满意。不过，我这个疑问确实不是临时提出的。各位很容易从年龄推断出来，从军情七处建立初期，我就开始了解它了。甚至是在这之前，我和肖尔大人就有了接触。不得不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太认同他的一些理念。哪怕是在过了这么多年的隐居治学生活之后，七处的存在仍然迫使我不停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服务方式对人民才是最好的。我想趁这个机会，邀请肖尔大人对话。”

“我会替您问问他的意愿。”

“这个提议很重要，一定要实现。”尼赫里说。“我想在座的各位也很感兴趣，两位在暴风城初期就协助它成长发展的人物，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交谈？我倒指望着一场精彩的辩论。”

尼赫里的突然涉入并不像是在真正支持海兰，而只是针对七处。

“公开辩论是个不错的主意。”一名议会成员说。“议题，‘灾后重建期间的舆论管理方式’。在海兰主教和肖尔大人之前，我们这些后辈应当能学到不少。”

“各位先不要说得太远了。”海兰说。“毕竟，这要看肖尔大人的意愿。”

“既然如此……如果祖父同意，我会立刻通知您。”

这最后一句话，马迪亚斯提高了声音，但所有人对于七处的关注已经就重新回到了创始者身上。

二十分钟后，马迪亚斯乘坐等候在教堂之外的马车离开。乔贞正要跨上马，站在教堂石阶上的海兰叫住了他。

“乔贞先生。”他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和你谈谈。”

乔贞思索了几秒钟，踏上阶梯，走近海兰，最后在比对方站立之处低一级阶梯的地方停下了。

“海兰主教。”

“也许这么说有些冒昧，但我听说你是肖尔大人最得力的助手。对两位肖尔大人来说都是一样。”

“我只是尽力完成任务。”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四十多年前，我就知道了要和肖尔大人共事是很难的。”

“您有这样的经历吗？”

海兰略微低下头，慢慢地摇了摇。与其说是否定，更像是从大脑里挥去让他犹豫的记忆。

“在很多人眼里，尤其对那些最近才初次见到我的人来说，我就像什么珍奇事物，比如说一个可以和他们交流的幽灵。我太久没有见到肖尔大人了。在你眼里，他是什么样的人？”

“七处的领导者。”

海兰笑了笑，再次摇头。

“真是让人没办法的回答。不瞒你说，对于再次和他见面，我心里不是一点迟疑都没有。”

“无论您想了解什么，我不能对自己的上司下判断。我该走了，海兰主教。”

## 12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名下属敲响了埃林的房门。

“进来。”埃林说。

“埃林大人。”下属进屋之后说。“已经确认了，那家店铺确实是非法集会点。”

埃林站起来，通过半开的窗户朝外看了看。他身处于一家酒店二楼的客房。经举报，街对面的一家灯具店里不定期有人集会，散播关于大主教的谣言。自从上次的事件以后，埃林不再亲自潜入这些地点调查，而是监督和指挥下属进行相关工作。

下属报告了调查情况，请求他下达指示。

“今天就到这里。”埃林说。

“不采取行动吗？”

“不。要抓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按你提供的情况，为首的几个人都是拥有实业，在附近街区中间有一定声望的市民，不用怕他们会跑掉。”

“正是因为他们有地位，如果不立刻行动的话，会不会……”

“急什么。想一网打尽当然好，只不过还不到时候。”埃林打断了下属。“你们继续监视，直到他们散会，然后追踪调查一下几个为首的人。我有别的任务，先回总部了。有什么情况，明天向我报告。”

留下指示之后，埃林离开了酒店。

在前些天的搜捕之中，一名传播谣言者自杀了。虽然这是由另外一名探员负责的，但埃林也必须把类似的突击行动放缓，因为这事儿竟然传到了教会里，引起海兰的强烈反对。光是反对还不算，他当着许多暴风城要人的面，提出要和老人交谈，“探讨最适合这特殊时期的执法方式”。详细情况埃林不太明白，但这事儿就放在今天。不出意外的话，教会的人已经前往总部正式邀请老人了。正是想到这件事情，埃林才打算尽快赶回总部。虽然严格来说不关他的事，但这必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必须实际了解一下将会发生什么。

多少年来，都没人愿意就“七处的方针”这个问题直接质问老人，而海兰在禁食结束之后首先着手的就是这件事。考虑到海兰的年龄，埃林猜测也许他多年前和老人就曾有某种程度上的斗争，如今在得到新的支持后打算继续。老人还没有就这件事放出任何话来，显得有些不平常的消极。

关于是否会遭到辞退，埃林还没有得到消息。他仍然执行着十天前就制定好的工作计划。他觉得乔贞并没有把这事儿告诉老人。不为别的，就为现在得处理更重要，更麻烦的事。

最近，埃林觉得暴风城逐渐变得陌生起来，而这远不止于地震带来的城市面貌变化。太多的事情凑在一块儿发生了。本尼迪塔斯的民众认知率仅次于国王，他的意外去世远不止是信仰问题。三名候选人之中，无论是谁继任大主教，首要受到关键影响的区域是政治而不是宗教。而在这之前，加林王子遭刺杀，年幼的女王统御激流堡，这也将大大影响暴风城的外交战略。大地震则把这一切混沌中的事物形象化了，并且更加扩大了它们的影响。那些地面上的裂缝以及倒塌的房屋，都是这片土地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有没有准备好，变革正像黑夜之中的浪涛一般朝堤岸袭来；看不见白色的浪花，看不见拥有起伏美感的水纹律动，有的只是无法抵御的力量。而那些散播谣言者，就是第一批在巨浪冲刷之中拼命挣扎的人。

埃林相信，七处没有理由能够完全规避这导致变革的力量。多年来的内部独裁，让它一直出奇稳定地发展着。直到今天，才有一个人正式向它的领导人提出挑战。埃林突然发现，他对自己将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什么角色很感兴趣。他自我提醒着，那天夜里对身边的人下过的承诺必须是最优先的。他一定会有办法，让歌洛卡和伊莱恩躲过浪涛的冲击。

在能看见七处总部围墙的时候，埃林皱起眉头，加快了脚步。前方的街道两旁，许多民众从屋子里走出，或者放弃赶路而停下来，还有的人从楼房的窗户里探出大半个身子。他们都望着七处大门的方向，使这路段几乎无法通行。

埃林穿过人群，来到前方。由大教堂圣骑士和皇家卫队组成的队伍在主楼大门外排列着，与其说是迎接的阵式，倒不如说是包围。埃林走上前去，卫兵拦住了他。

“让我进去。我在这儿干活。”埃林说。

“所有人不得出入。”

“这是在做什么？”

“无可奉告。请后退。”

埃林只能退到围墙之外。他朝左右张望，发现一名同僚，便上去问问，但仍然没有结果。

“该不会是要抓人吧。”同僚说。

埃林抬头看看了主楼的屋顶，再看着站成一圈的士兵们。他们耀眼的铠甲比往常看上去有更多的威胁性。他等待着，右脚不时在地面上踏动几下。

大概十分钟后，阻拦着最前方的卫兵朝两边让开，一名军官从总部大门走了出来。他带领着两名卫兵，卫兵之后跟着乔贞。起初埃林以为这是要代替老人去和海兰会谈，但他立刻发现了乔贞双手上戴着镣铐。另外四名卫兵走在队伍的最末。

埃林快步上前，靠近队伍。一名卫兵朝埃林横向挥动盾牌。埃林后退一步，随后想再次接近，这一次两把长枪同时对准了他。

“不要妨害执法。”领头的军官说。出手的两名卫兵留在原地，禁止埃林动弹。军官往外走，把乔贞送上等候着的马车。在这简短的路程中，乔贞没有朝埃林的方向看一眼。埃林最后看见多年的朋友低下头，把身子挤进马车里，镣铐中央的铁链在他身体侧面晃荡了一下。马车启程后，包围七处的卫兵也列队离开了。

埃林走到围墙外的大路边，推开一个行人，看了看马车和队伍离去的方向，然后立刻转回身，进入总部大门。大厅里只有三四个七处的人在走动，又或是坐在长椅上，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以往统治这房间的阴郁的紧张感，让内敛的迷茫所代替。

“马迪亚斯。马迪亚斯在哪？”

埃林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首先高声说出这个句子。屋内所有人都以担忧而又空洞的眼神看着他，就像面对一个偶然闯进来的陌生人。

我在这里做什么？

埃林转身走出去，到马厩取了一匹马。在跨上马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就好象这棕色的马匹只是一个幻影，而他也是第一次握紧缰绳。

他朝马车离去的方向直追，在接近那支队伍的时候，为了不遭到制止，他放慢了速度。队伍在一处城内运河码头停下了。军官和士兵将乔贞押送到了船上。埃林仍然骑着马，在岸上跟随着船只，直到眼见着它驶向运河中央的人工岛。那座岛上唯一的建筑物，是暴风城最古老的监狱，曾经关押过许多开国之初最著名的罪犯。船靠了岸，因为建筑物的阻挡，之后的事情埃林就没法清楚了。他只看见白日的光，使得监狱投下的阴影遮盖并且越过运河，就连河对岸的行人和建筑物也覆上了一层青灰色的帐幕。

一个小时之后，埃林去见教堂卫队的指挥官，得到这样的回答：潘索尼亚·肖尔已经死去八个月之久。乔贞隐瞒领导人的死讯，藏匿尸体，独揽七处的决策权，并且威逼马迪亚斯合作。在海兰主教的压力下，他只能选择自首。

埃林回想起来：八个月前，正是乔贞从激流堡回到暴风城的时候。

这家旅馆的小工很不情愿地朝马厩走去。工作三个月，他几乎包办了旅馆里所有的杂活，从每天的两次清扫，到给大厨洗衣服，再到照顾客人寄养的马匹。这段时间到闪金镇来的客人又特别多，大多是想前往暴风城瞻仰大主教下葬的墓园，哪怕他们心里明白没有特殊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如愿——至少近期内如此。

小工牵出了一匹马，打算把它交给一位将要离开的住客，然而客人却没有像说好的那样，在店门口等着。他心里升起一股已经很熟悉的怨气，但是很快把它压了下去，因为他突然觉得自行寻找这位客人不是什么坏事——能趁机和她说话也不坏。

他牵着马，左右晃悠了一下，很快发现要寻找的人正半跪在大路之外的草地上。这并不难，她金红色的头发十分好认。

“客人。”他走到她身后。“我把您的马牵过来了。”

这位客人的右手轻轻地放在草地上，像是要寻找什么熟悉却又太过微小脆弱的东西，生怕手指会在发现目标的同时就把它弄碎了。

“您在做什么？”

“很久以前。”她站起来，转过头望着他。“我曾经把一些东西埋在这里。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一块草地。”

“您要把以前的东西重新挖出来？”

“没这打算。它们早就不在这儿了。”她转过身面对他。“对了，你知不知道暗月马戏团什么时候会到这里来？”

“按理来说下周就会到了。不过我听说这次可能会晚一些，甚至取消。大主教刚死没多久，镇长不愿看见太热闹的东西。”

“是这样。”

“您该不会是专程来看马戏团的吧？”

“不是。我该走了。”

她伸出带着些微泥土气味的手，掌心放着三个铜币。小工拿过铜币，递出缰绳。她翻身上马，便已经能看见远处暴风城塔楼那熟悉的白色。也许仅有颜色是熟悉的；由于地震，塔楼破损了一部分。她离开闪金镇，踏上自己早已不再熟悉，但是却愿意重新去感受的林中路。

## 乔贞案卷——破浪

### 第二章 我见过的唯一鬼魂

完

### 第三章 我曾在那宏伟的柱廊下久居

#### 1

回到暴风城之前的两个月，鲍西娅从米奈希尔的邮局大门走出来。她寄出了一封信。收信地址是希利苏斯塞纳里奥要塞，所以她不能只是把信封投入邮箱，而是必须先问个明白，邮局近期是否有安排职员前往希利苏斯的工作计划。就算有，他们也不会真正踏入那片沙漠，而是把邮件交给环形山和希利苏斯交界处的卫兵。邮件能不能送到，何时送到要塞，到达该地的时候是否完整，全看卫兵的心情和运气。没人会因此指责邮政系统。良好运转着的，必须根据地域实际情况稍做变通的系统。希利苏斯：死亡与枯竭的象征。试图送信到希利苏斯：在其拉虫人张嘴的时候把脑袋伸进去，指望着能安全地抽回来。

这一切事情，鲍西娅都知道，凭她在那儿生活三年半的经验。她记得，每次有邮件到达要塞，人们的反应不是欣喜，而更类似于面临一次意外的突袭。什么，邮包？下一波沙暴快要来了。在这时候？简直是发病。他们会说这样的话，然后很不情愿地放下手边的活儿，聚集到发放邮件的人面前。领到邮件的人多半会立刻皱起眉头，因为他们不知道手里的东西已经迟到了多久。失去时效的邮件，就像徒然地伸展开来悬挂在半空中，但是许久都没有人愿意握住的手。如果是坏消息，没有感受悲伤的冲动。如果是好消息，没有庆祝的理由。一是因为信里描述的事情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是因为希利苏斯的生活，让他们明白了一切事物都是来得快，去得快。有的人索性拒绝领取邮件。

不过，既然信已经寄出去，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要后悔，那就得从下笔写信开始，而不是追究投递这个步骤。

离开邮局，鲍西娅回到旅店客房，打开窗户。不远处是米奈希尔的鱼市场，再远一些能看见教堂。眼前所见的一切，没有什么记忆中的影像可与之比较，因为八年前随军驻留在此的时候，她看见的东西很有限。大海在另一个方向。鲍西娅特地选择了不会看见大海的房间。看见海，就会看见船；看见船，也许就会改变主意。当初上了去塞拉摩的船，只是偶然。她想去灰谷看看，听说那儿很僻静，而这八年里她生活中最缺少的就是僻静。不过，她已经到达这儿了。如果现在改变主意，那么离开希利苏斯的关键意义就会消失。

这时候，有人敲着门说：有人在吗。是老板娘的声音。鲍西娅开了门。

老板娘五十来岁。她边笑边搓手，从鲍西娅的身侧挤进房间，看看地面又看看床角，最后盯了一会儿打开的窗户，才转过身来对着鲍西娅说话。



“客人，这窗户是一直打开的吗？”

“不是。我刚从外面回来，开窗透透风。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每位客人一登记，我总是马上叮嘱他们外出之后一定要关紧窗户。这儿的小偷太狂了。就算人在屋里，如果不是没办法的话，也最好别开窗，因为那些人总是从别的地方往这里面瞅，看准了才下手。”

“我会注意的。”

老板娘轻轻地拍了拍手掌。进屋以来，她微笑的表情还没有改变过。

“对了，能不能问问你打算在这儿住多久？”

“说不准。应该还会待一阵子吧。怎么了？”

“像你这样除了一把剑，身边没什么东西的客人，通常都是留一两个晚上就走了。”

“如果你是担心收不到房钱的话，我可以预付两周的份。”

“别误会啊姑娘，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有点儿好奇随便问问。而且如果你打算住久一些的话，吃东西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喜欢加些什么料，也最好先让我知道一下，这样住得舒服点嘛。”

“不用麻烦了，我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不用不好意思。偶尔来吃一次饭的客人，我们卖什么他们就吃什么，但是订了房的就不一样了。我已经照顾这店子四十年了，谁在这儿住下，那就像在我家里过夜一样，一定得招待好。”

“现在我一时也说不出来。如果想起什么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

“还有，姑娘你是圣光信徒吗？”

“为什么问这个？”

“我们这儿的教堂，每个星期三的下午是专门为外地人开放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去看看吧。我也是那儿的义工，所以有时候我不在店里，如果你那时正好有事的话就告诉我丈夫也没问题。好吧，我得去洗衣服了。圣光保佑，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老板娘出了房间，在木门完全关上之前对着鲍西娅挥了挥手。她的笑容里几乎察觉不到什么生意气，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也没有改变。不过，鲍西娅心想自己独身女剑士的身份，以及对圣光信徒问题的回避，一定多少引起了老板娘的担忧。

她回到窗前，正要把它关上的时候，注意到视线下方桌角上的墨水渍。那是她今早写信的时候从笔尖甩落的。它曾经是完整的一滴，现在已经让桌面的纹理分割成了不规则的细丝。和它曾经呆在一个瓶子里的漆黑的同伴们，在纸张上形成了字符，字符化为意义，意义躺进薄纸袋，成为了一封信，而它将在这粗糙的桌面上逐渐干涸。鲍西娅回想起来，自己把第一个笔画写进纸面之前，经历了多长时间的犹豫。她关上窗；屋子里马上变暗了。

这天半夜，她让房间外走廊上的一些声响惊醒。至少有两个人在来回走动，并且在她的屋门外停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的声音。剑就在床边立着，随手能够到的地方。从无法彻底关紧的窗户缝里透进来一丝亮光，略微照亮了剑鞘大概两寸长的一部分。

她回想起来，作为雇佣兵在野外睡觉的时候，曾经发展出把剑握着，甚至抱在手里睡觉的习惯。后来她明白这样其实对自保没什么好处，而且稍微动弹一下就可能把自己弄醒，就改掉了它。

当年离开加基森之后，她随着侏儒研究员的车队到达了环形山的马绍尔营地。最初，她认为那儿的环境比起加基森友好得多，但在两周之内看法就彻底改变了。首先，环形山是她所见过的艾泽拉斯最臭的地方。遍布四处的焦油沼泽。因为高热而加速腐烂的植物。暴龙遗下的如同科多兽一般大小的粪便。除此之外，她觉得从整个群体而言，她和侏儒合不来，尤其是这些侏儒研究者们。他们对自己的各方面研究是如此充满热情，以至于认定他人只要一接触到研究成果，就必然会拥有同样的热情；这样的思维让他们对酬劳这东西不敏感。鲍西娅应着他们的要求，从环形山各处找来水晶，恐龙鳞片等等研究材料，但他们几乎从来不主动付酬，而是立刻让研究材料所焕发的常人看不见的光芒攫去了心智。如果不为侏儒工作，就只能从地精那儿接活儿，这又是另一种折磨——她早就受够了地精。

只在环形山待了三个月，鲍西娅就打算离开了，不过长时间无法动身。没有决定目的地，也没有机会。如果往东走，无论如何也要经过加基森，但她不知道七处的人是否已经离开了那儿。往西是希利苏斯，卡利姆多的尽头，艾泽拉斯最危险的地域。听说那儿雇佣兵很容易找到工作……出于多方面并且很明显的原因。

自从离开暴风城之后，鲍西娅心里第二次充满了充满矛盾的束缚感。第一次是在刚从米奈希尔驶出的船上。她在阴暗的船舱里坐着，脑袋中仍然回想着不久前和龙喉兽人战斗的场面——她初次靠自己的力量面对死亡，而波浪冲刷船体的声音则让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做出了怎样的决定。这本该向着自由的决定却让她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掌控，至少在船

靠岸之前。而这一次在环形山，已经成为惯性的半流浪式生活使她没法回头，但是也未必已经磨练出了足够的力量支持她继续前进。

有一天她醒过来，从帐篷里探出身，抬起头，突然发现自己这数个月来一直都看着同样的景象：几乎完全让茂密树叶以及纠结藤蔓遮断的天空。那太过浓密，并且散发着恶臭的绿色不再象征着活力和生命。环形山成了和她曾经待过的牢房几乎完全等同的事物。她登上那艘船，不是为了要留在这样的地方。她不喜欢。带着这厌恶催生的勇气，她动身前往希利苏斯。

事情的开端比想象中简单，因为希利苏斯和环形山交接处的哨站随时欢迎愿意成为雇佣兵的冒险者，友好得让鲍西娅意外。比起塔纳利斯，希利苏斯的沙漠颜色偏白，第一眼看上去有种诡异的恢弘感。天空本该是连续性的事物，但这儿的天空却独自沉寂着，像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脑海中掘出的缺失记忆。她还觉得自己数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太阳远不如塔纳利斯来得毒辣，但是更明亮。

“你选了好时候。”领路的卫兵对显然太过于关注这番景致的鲍西娅说。“再晚一个星期就是沙暴季节，到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这日子没法估准，我们得动作快些，不然这条命能不能留到塞纳里奥要塞再花掉，还是个问题。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她本该惊诧于自己竟然在那样的地方生活了接近四年，但是如今却更在意她不仅离开了希利苏斯，而且还往那儿寄出了一封信。凡是寄信的人一定都想得到回音，她也不例外，只不过因为收信地址实在太特殊，所以是怎样的回音，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次要的。她必须在米奈希尔等待一段时间。这么一来，她发现自己似乎又给矛盾束缚住了：离开希利苏斯，却又为了得到来自那儿的回音而停留。

走廊上的脚步声应当不是出自什么可疑的人。她听见他们朝右边走下去，打开了大概相隔三个房间之后的一扇门，而在关门声之后，走廊重归寂静。鲍西娅翻过身，背朝着那把剑。这多余的紧张也许只是不够适应环境的问题，她想。只要愿意去接受，有很多事物都可以为她带来使人易于熟睡的安全感，哪怕是吹过希利苏斯的夜风。

## 2

这是一个存放着食物和些许武器的岩洞。因为没办法在希利苏斯广泛建立哨站，所以塞纳里奥要塞军队选择或是挖掘了数十个较隐蔽，安全的岩洞，为执行任务的人提供落脚点。

矮人塔曼拉·石须用双掌使劲拍打了两下自己的脸，随后摇晃脑袋，于是满头满下巴的细密辫子左右甩动——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从头发和胡须中清理沙粒的麻烦，他索性将它们全部编织起来，半年内都不会拆开洗一次。他捏住酒瓶，把所剩无几的酒液往嘴里倒干净，抹了抹焦炭色的嘴唇，然后说：“来吧！阿涅斯小哥，干掉这畜生。给我五秒钟之内解决掉，听明白了没？不然塔曼拉·石须亲自动手，那场面就难看啦。”

“要我提醒多少次？不准叫我‘小哥’。”鲍西娅的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侧面之间夹着手术刀和镊子，弯下腰，凑近塔曼拉的面部。塔曼拉的左眼紧闭着，在眼眶靠近鼻翼的地方有一个紫红色的肿块。

“有什么区别？我可不把人类的小姑娘当女人看。你有塔曼拉两只手都搂不全的厚实腰儿吗？有酒罐儿一样沉的大奶子吗？哼，你不管哪样都差远喽……”

“闭嘴。如果伤到眼球我不负责。”

“行行行。”

鲍西娅的手指刚接触到肿块下方，塔曼拉就抖了一下。“别绷得那么紧。”她说完，小心地往下使力，拨开塔曼拉的眼皮。在不停颤抖的眼皮遮盖下，是翻上去的略呈浊黄的眼球，而在眼球下部和眼睑之间，生着肿块的来源：扇状的多余软组织，就像有人把一小团染血的棉花塞进眼眶里。她用经过简单烧煮的手术刀在组织表面划了一下；这玩意的表面比想象中更有韧性，所以她稍微加力才把它划开。

到这里，她停了一下。

“完了？弄掉了？干净了没？”

“我说了闭嘴！”

她放下手术刀，改用镊子，探进那细微的裂口，夹住了什么东西。这触感再次让她有些恶心。“我不知道会不会痛。总之你忍着点就是。”她右手慢慢朝上使力，把隐藏在肿块内部的东西拽出来。

那是一枚透明的白色虫卵，形状如同两枚谷粒拼接在一起。她没有细看的打算，立刻把它扔掉了。两天前，塔曼拉开始不停地揉眼睛，起初以为只是沙粒，但眼眶下方一夜之间就肿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细小的其拉飞虫在他眼角产了卵。根据多年来的先例，再过三天幼虫就会孵化出来，将眼球作为它进入这世界的第一顿大餐。而宿主意识到的时候，幼虫也许已经钻进了他的大脑。

鲍西娅随后给塔曼拉上了一些药，至于能不能保住眼睛，只能看他的自愈能力了。

“那畜生呢，你把它扔哪去了。我要亲手把它劈成两半，竟敢在塔曼拉大爷的眼睛里安家。”

“我也不知道。反正已经死了。”

“真可惜。谢谢你啦，阿涅斯好伙计。”

“也不准叫我‘伙计’。”鲍西娅失去了和塔曼拉争执的念头，躺在紧挨着岩壁的石床上，左手背按着额头。在继续执行任务之前，她必须稍微休息一下。

“你躺下来干啥？我眼睛都治好了，可以出去干活了。要是遇上碍事的家伙，不管是暮光教徒还是虫子什么的，我们俩砍他个痛快。”

“让我歇半个小时再说。”

“别磨蹭，有什么好歇的。快，快，快……快陪我出去砍人，阿，涅，斯……”塔曼拉一边说，一边应和着吐字的节奏，用斧头的背面敲打小木桌。

鲍西娅拾起一块石头朝塔曼拉砸去，打中他身后的墙壁。细砂飞溅出来，把他耳边的辫子染上灰白色。“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吵我。”说完这句话，她躺回床上，背朝着塔曼拉，再次闭上眼睛。直到她睡着之前，岩洞里静得就像没有别人。

除了喜欢挖掘遗迹的矮人探险者协会，几乎没有民间组织驻留在希利苏斯，雇佣兵只能为军方干活。塞纳里奥要塞的两大敌人是其拉虫和暮光教徒，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不得不以完全相异的方式去对付。虫子实在是繁殖得太快，随便杀死那么几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军方委托雇佣兵的工作大多是勘察和搜索。至于打击缺乏集体攻击性，而且自我毁灭欲强烈的暮光教徒，则主要通过暗杀首领和盗取情报的方式。两相比较，鲍西娅知道自己还是更适合参与到对付其拉虫的工作中去，哪怕这听起来多么让人不愉快。暮光教徒多半不会是凶狠强韧的战士，但狂热让他们的行为难以预测。许多其拉虫的身体力量远大于常人，不过却存在着明显的战略弱点，因为它们通常都有非常精准，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开始第一次任务之前，鲍西娅首先领到的是一本军方小册子，上面说明了许多种其拉虫的特征，习性，以及如何去应付。喜欢在人眼睛里下卵的飞虫出现在第五十八页。“应当在四天以内”——这是五十八页的尽头——“移除寄生在眼眶内的虫卵”——这是五十九页的开端。军方的人说，如果不把这小册子里的内容了解个七七八八，那么在希利苏斯活不过一个月。经过不少次实践，鲍西娅已经把其中的内容基本记熟，可以适时应用了，并且已经在希利苏斯生存了超过一年，但这不能成为有效的例子。到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

的仍然是个人生存能力，就好象小册子本身就积累了不知多少人以死亡换来的经验一样。当然，对付虫子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好处：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在这里，她的名字是阿涅斯。名字是一个人在世时必须背负的指称，使得人的生命在共有的交流方式中得以具体化。这些年来三番两次地更换假名，让鲍西娅开始忽略属于名字的特殊意义。当自己还是圣光大教堂卫队成员的时候，每当听见有人念出鲍西娅·维斯兰佐，那不仅仅是呼唤她本人，更是一种对她的肯定；仿佛只是通过名字，人们就看出并且赞许了她的教育经历，以及圣光信仰。而现在，“名字”对她来说和桌子椅子没多大不同，最多只能到达“你”的亲切程度，而永不会有“我”的私密性。有时候，一想到自己某天可能会作为一个不存在的人而死去，她会难以自控地感受到莫大恐慌，就好象一个人深夜在大海中央的小破船上醒来，视线尽头看不见地面，头部上方无限远处是即将迎来暴风雨的黑色天空。幸好能闲下来想这些事的时间并不多，不然她会深深怀疑选择这生活方式的理由。

今天她从军方接到的任务，是侦查当前所在地区是否有新的虫巢出现。希利苏斯看起来过分地辽阔和空旷，但实际上几乎每一寸沙漠和岩山都拥有主人。通行的说法是：没有军方驻扎的地盘，就一定有虫子群聚；如果两者都不存在，那么该地就属于暮光教徒。鲍西娅受命到这里来，正是出于这听起来像是开玩笑，实际上很有指导性的结论。已经长期没有军方经过此地了，也没有接到暮光教徒在此扎营的报告，那么就有可能虫子正在砂石中挖掘新的巢穴。

这次和她搭档的矮人塔曼拉·石须，自称曾经是洛克莫丹一个小矿场的监工，因为在那儿“出手阔绰，太受娘们欢迎，没时间成大事”，所以才到希利苏斯来。他是在这儿干了八年的老前辈，不过能得到的佣金也不见得比鲍西娅丰厚。直到最近鲍西娅才了解到，在这儿的头五年，塔曼拉都只是留在要塞维护武器而已。她必须承认，认真干活的时候矮人是好伙伴，但想在清醒着的矮人身边为自己赢得安静休息的机会，实在不得不撕破脸皮才行。

半个多小时之后，鲍西娅醒过来，发现塔曼拉和他的斧子都不见了。看来在她睡觉之前，塔曼拉呼喝着等不及要出去杀一番痛快，不是在开玩笑。*再怎么有劲头，我不信他的眼睛这么快就能派上用场。*她披好防沙斗篷，戴上护目镜，走出岩洞。

外面刮起了时强时弱的风。鲍西娅偶尔能听见飞沙打在自己斗篷上的声音。据说力度特别不规则的风也许是巨大的其拉虫用翅膀掀起来的，所以遇上这样的风就表示要小心行事；这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证明，不过不妨碍很多人把它当作求生要诀之一。希利苏斯所拥有的只是通向死亡的迷信和传言，从没有人说过某某迹象将预示着能够安全地完成任务，回到要塞，得到洗热水澡的机会。

岩洞周围百米左右的地方，他们昨天已经调查过了，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没有看见塔曼拉。原本不时减弱的风速突然增大了不少，随后稳定下来，能见度很快不足二十米，明亮的阳光只剩下一些灰白的残余触及地面。出于经验而不是迷信，鲍西娅知道这是一个死亡正在逼近的天候。

一分钟后，她听见塔曼拉的声音从西边传来。无法辨别是惨叫还是呼救——那略带嘶哑的声音因为风沙的阻隔在一瞬间沉陷下去。鲍西娅朝西边加快脚步。她知道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继续追查是危险的，但她仍然相信有那么一段安全距离，能让她尽量接近塔曼拉，弄清他的现状。这判断背后没有真正的经验可言，非要说的话只是她得以生存到现在的一切所知所感。

走出了大概三十米，风速进一步加强，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找不到回岩洞的方向。到目前为止，她没有发现塔曼拉的任何痕迹，而根据刚才声音的远近，他不太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带着令人焦虑的挫败感，她转过身。这时候，她的脚尖前方突然传来强烈的震颤，并且很快扩散，遍布了整个足底，让她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后退了一步，搁在前面的右脚却突然往下滑落——眼前的一大片沙地迅速下沉，在十数秒内凿出了一个深深没入地底的圆锥形，使得鲍西娅滑倒在斜坡上。她忍受着越来越刺耳的噪音，尽量撑住身子，避免继续下滑。片刻后，她看见一个青黑色的三角状物体从沙坑底部钻出来；那是一只其拉虫的头颅。接下来出现的，是它比鲍西娅手中剑要粗一倍的前爪。

### 3

这只其拉虫两米余长的身子像一枚巨大的箭头，拥有两面盾牌一般坚厚的背甲，在同类别之中属于极富侵略性的掠食者。它完全钻了出来，借助深深刺进陡峭沙坡的爪子往上攀爬。鲍西娅好不容易制止了下滑的去势，虫子就挥出左前爪横向袭来，打算把猎物斩成两半，右前爪则继续钉在沙里稳住躯体。

鲍西娅从没有单独对付过这类敌人。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不寻求躲避，而是率先斩断虫子脆弱的关节，但在自身还半躺着的情况下断开的前爪也会随着惯性击中她。她只能双手把剑竖着插进沙坡，紧紧握住剑柄，希望这样能抵挡冲击。她眼见着长着无数倒刺的粗厚爪子逼近自己，在这可以轻易致死的攻击和她的身体之间，只有半没入沙坡的银灰色长剑阻拦着。

在爪子撞击剑柄的一瞬间，她觉得要么剑会断掉，要么会脱手刺中自己，但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一击没有致命，虫子把爪子往回收，像是要用同样的办法再袭击一次。鲍西

娅忍着刚才的冲击给手腕带来的剧痛，拔出剑，终于在沙坡上站了起来。躲开虫子的第二次挥击后，她一剑砍向短暂暴露在眼前的黑色关节。这一剑挥得没什么章法，就像在砍伐木柴，但很有效。关节断开了，墨绿色的血液喷溅出来，打湿了鲍西娅的小腿。从身体脱离的前爪滑落下去，越过虫子的身体，掉进它后面的沙坑底部。

虫子感受到了痛苦；它张开上颚，发出和外形不符合的尖锐嘶嚎。鲍西娅本打算趁机离开沙坑，但是却注意到了一件事。虫子的颚部张得极大，几乎能看见食道的底部。在那令人恶心的紫红色血肉坑道之中，鲍西娅能隐约看见一只戴着手套的右手。她认得这只手是谁的。

它把塔曼拉吞进了肚里。

鲍西娅感到强烈的不适，就像一大带着恶臭的毒雾从自己腹部升起，直冲大脑。她突然没站稳，身子再度倒下，滑落。她逐渐靠近的是虫子洞开的口腔。

她试图再次用剑稳住身体，手掌边缘却磕中了沙粒中的一枚石头，剑脱手了。虫子似乎并不满足于猎物自行滑进自己的嘴里，它刺进沙坡的右爪一使力，让上半身往前冲。鲍西娅抬起右腿，踩在虫子脑袋前方的甲壳上，临时阻止了去势。她想使劲在甲壳上蹬一下，让身体偏离到虫子的侧面，但显然遭到激怒的虫子把脑袋缩回去，再重新朝她咬过来。

就在这时候，一只手握住了鲍西娅的手腕，把她拉起来。她朝旁边看，那是一名在要塞见过几次，并不熟悉的雇佣兵。哪怕是拉起鲍西娅，让自身重心改变了，他仍然在沙坡上站立得很稳。

“别再往下滑。”雇佣兵说完，立刻跃起，落在虫子背部的甲壳上。他将脚掌顶在甲壳间的缝隙里稳住身体，然后转过来，把手中的剑刺进虫子的头颅前端。那是一把古怪的剑：呈紫色，带着不规则的尖锐突起。刺穿大脑之后，剑的前端从虫子的口腔上部穿透出来。雇佣兵跳到旁边的沙坡上，等着因为垂死而狂乱甩动身体的虫子没了声息，才上前把剑拔出。鲍西娅终于看明白，那是用其拉虫的骨骼和甲壳做原材料打造成的武器。

从沙坡回到平地上之后，风势比方才小了不少。

“谢谢你帮忙。”拾回自己的剑之后，鲍西娅对他说。“我见过你几次。请问你叫……”

“巴萨利奥。”

“回去以后，我会把酬劳分给你一半的。”



“不必了。我的工作就是来援助你们俩，有自己的一份钱拿。听说和你一起来的是塔曼拉，他到哪去了？”

“他.....这虫子把他给吃了。”

“吃了？”巴萨利奥的反应并不是特别惊讶。

“嗯。我看见.....”

“整个吞进去还是嚼碎？”

“.....你问这个做什么？”

“算了。”巴萨利奥走向虫子的尸体，朝它的上下颚交接处劈了一剑，随后转过身说。“别傻站在那儿。来帮忙。”

“帮忙.....做什么？”

“照我说的就是。”

他们合力剖开了虫子的半个身体。忍受着恶臭，鲍西娅猜想这是因为巴萨利奥想要让塔曼拉的遗体得到应有的待遇。虽然塔曼拉算不上好搭档，但他最大的罪过也就是吵嚷着她没法睡觉而已。就这样葬身虫腹，也太不值了。

看着剑锋和斗篷上沾染的绿色虫血，鲍西娅回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她大概五六岁，正经过一条小巷，看见路边有一个厨子在杀鸡：抓住鸡脖子扭了一圈，扯断。身边的本尼迪塔斯立刻蒙住了她的眼睛。

巴萨利奥把矮人的身体拉出来，平放在地面上之后，鲍西娅原本担忧着会看见破坏得一塌糊涂的面目，但却并非如此。黏稠的胃液确实布满了塔曼拉的全身，把他的衣服消融了四成，但他暴露着的面部和一只手却几乎没什么受到损伤的迹象。更重要的是：他在呼吸。

“你的斗篷拿来用用。”巴萨利奥说。鲍西娅脱下斗篷递过去。巴萨利奥割下一小块面料，用来给塔曼拉擦去脸上的胃液。

“也就吞进去这么一小会而已。”他继续说。“矮人的皮肤能承受得了，这你总该知道。不过要是再久一些，他大概就憋死了。”

“我.....我来。”意识到自己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注视这一幕，鲍西娅上前去，接过那块面料，继续擦去胃液的工作。虽然皮肤没事，但塔曼拉的毛发就没那么强的生命力了。他花八个小时才能编起来的发辫和胡须辫，剩不下多少。鲍西娅发现自己竟然从这件事里找到了奇特的乐趣：替原以为已经死掉的人清理胡须。

“到希利苏斯来没多久吧。你叫什么？”巴萨利奥说。

塔曼拉在回到要塞的两天之后苏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剃光了脑袋，胡须也只留下一点儿。鲍西娅听说之后，到医务室来看他。得知救出自己的人是巴萨利奥，他懊悔得厉害。

“那家伙把我拉出来的？这下完蛋，没脸见人了。阿涅斯伙计，你怎么不努力一点儿，非得等到他来了才动手。好吧，私自溜出去是我不对，可你不是让我别吵醒你么，我人都出去了那保管吵不着你，而且我真的忍不住想找些东西来砍砍.....要是天气好一点儿，塔曼拉大爷还能干不过那样一只小臭虫？哎，说来说去，还是让土生子给救了.....”

“土生子？”鲍西娅说。

“你不知道这个？”

“我知道。”

土生子，用来代称在希利苏斯并且成长的人。这些人数量极少，要么是雇佣兵的后代，要么是从暮光教徒巢穴里捡来的孤儿。作为在此资历较浅的雇佣兵，鲍西娅并没有和这些人有过太多接触。一个打铁匠的学徒。一个几乎整年都呆在高塔上的气象观测员。一个厨师。储水仓库的看门人。他们全都瘦弱，面色暗黄，躲在角落里做着不起眼的活儿，时刻露出惶惑的眼神。他们之中还没有任何人曾经离开希利苏斯。这并不是对环境险恶的故乡拥有什么归属感。在这儿成长，没有多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多是童年时期开始学一门维持要塞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手艺，以此养活自己。很少有人告诉他们希利苏斯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因为不得不困在此处的人并没有什么好听的故事可讲。更何况对大部分人来说，让一名土生子对外界产生兴趣，也不是什么好事。在别人眼里，这些生在风沙之中，玩耍着其拉虫壳成长的孩子，永远和这片险恶的沙漠联系在一起；土生子的生命，像是希利苏斯用来迷惑外人的假象，使人暂时遗忘它关于死亡的主调。他们就注定扎根在希利苏斯，直到化为风沙的一部分——这是外来者强加给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保持着令人沮丧的稳定。

正是因为如此，鲍西娅从来没想到还有土生子能成为雇佣兵。巴萨利奥外貌不像，行为更不像。若无其事地从其拉虫肚子里救出活人，这需要非常值得依赖的判断力和胆量。

“我出不了任务了。以后还是呆在要塞里继续干守着那些武器的老活儿吧。”塔曼拉继续说。

“为什么？”

“以后人人都会在背后说我，区区对付一只虫子，还得让土生子帮着出手。”

“你自己对付不了，不要怪别人。而且我觉得你是害怕了，所以打算找个理由藏在要塞里。”

“害怕？塔曼拉大爷会害怕？”塔曼拉双手在膝盖上捶打着，使劲昂着脑袋，抬高嗓门。但是意识到鲍西娅瞪着自己之后，他就低下头来，高喊变成了絮叨。“啧，我的好名声啊。土生子……长得像人，内里像虫的怪种……”

“说话干净些。他救了你的命。”

“那又怎么样？不就是知道虫子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大爷我消化干净么。他就生在这里，住了二十八年，当然什么都知道。要是走出希利苏斯，他肯定就什么用场也派不上了。这可不是歧视。塔曼拉是胸襟大得很的明白人，从来不搞这些玩意。巴萨利奥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你没听过他小时候的事吧？还有他是怎么出生的？还有啊，他那把难看得没法说的剑，上面依附着不知多少虫子的亡灵……”

鲍西娅突然扯住塔曼拉残余的一缕胡子。

“他救了你。那把剑救了你。不过我希望他没有这么做。你又脏又臭，整天说大话，就那么一点儿胆子还用错地方。为什么我要帮你把虫卵弄出来？”

她使劲拽了拽手中的胡须，塔曼拉发出类似那天遭虫子袭击时的痛叫。她走出这房间，狠狠地把门摔上。

#### 4

这天下午，闲暇的雇佣兵们群聚在要塞的一个大厅里。指挥官玛尔利斯站在屋子中央，拿着一沓任务布告；他会照着上面的内容念出每个任务的目标和酬劳，等待志愿者报名。

协助加固防御工事。捕猎可食用的沙漠生物。为军方试验侏儒新研制的炸药。按照惯例，玛尔利斯总是先宣布这些不必直接面对敌人，理所当然酬金微薄的任务。根据雇佣兵中肉眼看不见的荣辱体系，长期只是满足于这类任务的人，得到的尊重会越来越少，最后在要塞成为杂工一类的角色。鲍西娅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类事了。在雇佣兵的世界里，身为女人，她必须更加关注自己可能获得的真正尊重。

“下一个。”玛尔利斯科抖了抖手中的纸张。“在北面靠山的地方有一座废弃很久的哨所，现在已经成了虫子的窝巢。我需要有人把它给烧个干净。路不算远，具体位置这上面都讲明白了。这事情很危险，因为现在正是它们准备加固巢穴，集中产卵的时候。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非得尽快动手不可。酬劳五十个银币，这星期最大的一宗，不过我看至少得两三个人分享。谁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们两分钟考虑……”

“我来。”其他有意向的雇佣兵们刚刚开始细声商量，巴萨利奥就做出了回答。他站在离玛尔利斯只有一圈人的位置。一些还在试图打定主意的雇佣兵用极不友好的眼神望向他。整个大厅安静下来。

“巴萨利奥。”玛尔利斯把头转向左边，看着报名者。“你，还有谁？”

“我一个人。”

“没这说法。你能不能一个人独享五十个银币与我无关，这是一项必须成功的紧急任务。只有一个人就不能保证成功率。其他人，还有愿意的吗？至少两个人合作……”

“我和他去。”

鲍西娅举手说。她在人群的外层，话一出口，很多人回过头看着她。她的声音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其中自然也包括巴萨利奥。他看了看鲍西娅，眼神中只有非常随意的好奇心，然后就把头转回去。

“这不行。”他对玛尔利斯说。“她没什么经验。”

人群中掀起一小阵骚动，夹杂着揶揄和属于雇佣兵的冒犯式喧闹。“真可惜，宝贝儿，看来土生子也有他的标准。”站在鲍西娅右侧的一个人说。她没有理会这一类话语，而是注意到了那些始终沉默着，看上去很不愉快的人；他们似乎无法忍受一名土生子成为当前场面的中心。巴萨利奥并没有回头。

“那位……”玛尔利斯的身高让他只需要略微转动脖子，就看见了几乎站在屋子边缘的鲍西娅。“……女士。抱歉，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

“阿涅斯。”

“噢。阿涅斯，我看你和巴萨利奥并没有商量过这件事。你们之间隔得这么远。是吧？”

“没商量过。”巴萨利奥回答。

“那我就不能批准。合作任务需要互相信任，至少先好好打商量，更何况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在这一步耽搁太久了，如果没有别的人接下来，那任务撤销，留给我的士兵……”

这时候，巴萨利奥第二次回头望向鲍西娅。上一次他只是想弄明白谁在说话，但这次则看着鲍西娅的眼睛，进行了一瞬间的交流。除了一种肯定的情绪之外，并没有表达太多。

“不过，”他对玛尔利斯说。“我们合作过，感觉还不错。这事我俩接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管不着。还是先前那句话，如果不能确保成功的话……”

“她是缺一些经验，但是别的方面都还行。更何况，看来这屋子里也就我们俩才有做成这活儿的信心了，你也没有看见其他人站出来吧？”

他这句话引起了新的喧闹，这一次则渗透着压抑着的狂热。有那么两三声口哨，表明并非所有人都因此恼怒，但仍然是蕴藏着冲突性的不愉快主导着整体气氛。在所有的抱怨和辱骂声里，少不了对土生子这个词的强调。

“安静。”玛尔利斯说。他的话十分有效。无须重复，一切喊叫和私语就同时得到制止。“他说得对。任何做不成事，还想赖在要塞过日子的，我随时可以赶走。巴萨利奥，阿涅斯，这项任务属于你们了。有谁再说一句让我听着不顺耳的话，就会立刻登上我的警告名单。拿去。”他把任务布告递给巴萨利奥。“先到军需库那儿领取必要的东西，再填饱肚子，然后立刻动身。清晨的时候你们应该可以到达目的地。不要让我失望。如果死在虫子的巢穴附近，没人会替你们收尸。你也听清楚了吧，后面的那位？”

“明白了。”鲍西娅说。

玛尔利斯点点头。“那么，下一件……”

离大门较近的鲍西娅首先出了这闷热的屋子。片刻后，巴萨利奥也出来了。他看着她，刚想开口，却让她抢先了。

“就算五十个银币分成一半，我也没接过过酬劳这么高的活。而且你需要一个帮手。”

“这可说不准。”

“等着瞧吧。”

巴萨利奥拍拍她的肩头，从她身边走过。“总之，我们先去领东西。”

鲍西娅走在他身旁。在半路上，一个她没记住名字的雇佣兵迎面走来，右手里提着什么东西，随着摆动手臂的动作而摇晃。晃到正面的时候，她认出那是女人的脑袋。

“巴萨利奥。”他停在两人的正前方。“急着要去哪儿？我把一周以前接到的悬赏解决了，正等着找人和我一起庆祝。”

“去干活。”巴萨利奥举起手里的任务布告，又放下。“你什么时候担心过没人陪你赌一把？”

对方笑了。鲍西娅发现，他的下嘴唇右侧有一条无法愈合的竖直裂伤，随着笑容而现出了牙床的一部分。

“她是谁？”他看着鲍西娅说。

“这次任务的搭档。”

“我见过你几次……应该早些看明白。你不像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喜欢冒险是吧，女人？学聪明些，不然就会变成像这个暮光守护者一样。”他把头颅往上提，看看它，再朝向鲍西娅。“她还是很漂亮。但她已经不再是她了。她是我手里值一个金币的东西。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想，这儿容不下你。”

鲍西娅没答话，绕过他往前走。他把手伸向她的头发，没够着。

“尊贵的小姐，不管你是来自辉煌的教堂，还是哪位伯爵的后花园。”他的声音在她背后逐渐远离。“我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感激，欢迎你光临寒舍，希利苏斯。恕我不能陪伴，我和身边这位美丽的女士有些私事要谈谈……”

鲍西娅想问问巴萨利奥这人是谁，但是生怕会引起他对自己来历的注意，就没开口。回想起男人盯着手中头颅的样子，她并不觉得特别恶心，但十分烦闷。这是自从改换身份以后，第一次有人怀疑她的出身；她不喜欢多少看透自己的人恰好是一个打量死者头颅的狂热杀人者。

“他是拉霍尔。”巴萨利奥主动说。“脑筋不太正常。不用介意，当然也别主动接近他。”

“你和他是.....朋友？”

“大概正好相反吧。”

他们连夜步行。从马匹，山羊，座狼再到科多兽，所有艾泽拉斯常见的坐骑都不适合在希利苏斯使用。和这些难以自保的生物共行，只会让虫子的袭击更容易成功。据说军方正在试验，让驯服的其拉虫成为坐骑，它们能十分轻盈灵活地在沙漠上跑动，不会引起同类敌人的注意。不过就算这东西普及到了雇佣兵之中，鲍西娅觉得自己也需要一些时间克服心理屏障。

这天夜里很平静，只不过对于希利苏斯的居民来说，他们通常习惯并且忽略了远处虫子群聚飞舞的声音。在他们俩的东边，能看见希利苏斯最高的山峰，同时也是受腐蚀侵害最严重的地方：虫群之柱。除去落雨的稀有日子，这些无可计数的飞虫总是像不停流动的黑雾一般笼罩着山顶；鲍西娅还记得到这儿来的第一天，虫群之柱是如何完全而永远地毁坏，同时决定了她对希利苏斯的印象。没有别的事物能像虫群之柱一样，能往人心底同时深埋进恐惧，厌恶以及自觉渺小的种子。玛尔利斯总是在说，今天我们要毁掉这个虫巢，明天要毁掉那个，甚至也不忘记攻陷希利苏斯三大地面虫穴的计划，但从来没提到过该拿虫群之柱怎么办。它本身就是一座太过陡峭，无法攀援的山峰。这就像一个人要拆掉头顶上的一个炸弹，但它永远都漂浮在远离他手指的地方。只有拒绝谈论它，才能阻止它成为这场战争也许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的象征。

“大概还得走两个小时。”巴萨利奥说。

鲍西娅点了点头。随后，她还是问出了计划已久的问题。

“巴萨利奥，我听说.....你是在这儿出生的人里面唯一的雇佣兵？”

“你想说土生子？”

“.....对。”

“不是。但现在只有我一个还活着。先前的一个，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简单来讲，土生子不爱干这一行。”

“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他们归他们，我归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在得到这东西之后，”他碰了碰挂在腰间的紫色虫骨剑，“就多了一个理由。只有从一种很稀有的巨型其拉虫身上，才能取到适合做武器的原料。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必须做下去。”

鲍西娅很想弄明白这里的“他们”是单指其他土生子，还是包括雇佣兵，而“东西”是否不仅指这把剑。最后她认定自己考虑过头了。

“以后你会不会离开希利苏斯？到外面去。”

巴萨利奥停下来，转过身。“你是从外面来的，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他说。

“我……还没想好。”

“外来的人也总是回答不了。”

## 5

清晨，他们到达了目的地。所谓哨站，是建在半山腰上的单间木屋。他们藏在稍远的地方观察。木屋残旧，但还算完整，六面窗户的玻璃都保留着。屋子的外墙根部和屋檐下都有一些暗黄色的凝结附着物，这是它已经成为其拉虫领地的证据。屋内很暗，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不太对劲。”巴萨利奥说。“附近没有突击型其拉虫守卫。它们通常都会保护正在加固的幼虫巢穴。”

“情报错了？”

“那不可能。看这房子的情况就知道，外部有它们的分泌物，但外形又保持得这么完整，所以里面一定有巢。人类用来自我保护的东西，他们也喜欢。就算现在还没有，虫巢迟早也会筑进去，我们总得把它烧掉。靠近一些看看。”

拉近一半距离之后，事情确定无疑了，因为他们可以听见一种持续不断，仿佛两股气流在互相挤撞的轰鸣——无数其拉飞虫在空中盘旋的声音。它出自木屋内部。

“在屋子周围放火就行了吧。”鲍西娅说。

“你不敢进去？”

“……为什么要进屋。”



“如果不在离巢穴本身近一些的地方点火，就未必能把它烧尽，甚至会有虫子把它从火里搬出来。”

“我没听说过。”

“当然没有。只不过干了一年多，就非要接这样的任务，你是第一个。”

这句话没有什么夸赞的意思。

“好吧。照你说的来。”

“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你可以……”

“我说了要进去。”她打断了他。

他俩放低身子，朝屋门接近。当屋檐就在头顶上的时候，那轰鸣声已经使人难以忍受。半跪在地上的巴萨利奥推开门，回头对鲍西娅做了个伏下的手势。他们几乎是匍匐着进入屋内。虽然早就闭上鼻子用嘴送气，但光是看到的東西就几乎让她达到了忍耐呕吐感的极限。

天花板完全让黑色淤泥一般的物质所覆盖，就像是一潭沼泽地悬挂在脑袋上，让人觉得随时都会倾覆下来。这些黑色物质之间，可以见到一些如同血管，不规则动弹着的暗黄色半透明管道。它们朝中央集聚，交缠在一个灰白色，接近成年人躯干大小的卵形物——巢穴的表面。巢穴有成百上千的洞孔，细小的其拉飞虫集成一束又一束，在这些洞孔之间不停歇地穿行，又或是聚合到环绕着巢穴飞行的同类之中，形成密集的虫幕。

有那么一阵子，两个人都没动弹。这些飞虫没有功能完善的眼睛，辨识活物主要靠气味——或者说研究者们目前只了解到这个程度。他们俩披着的斗篷都在药液里长时间浸泡过，可以遮住人的体味，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他们不直接碰触到飞虫就不会有事。但是这不能阻止鲍西娅心跳加速，感受到侵入全身每一个毛孔的厌恶。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更不用说让这东西几乎贴附着皮肤。她又回想起五六岁那时的事：教堂后面的墓地是最可怕的地方。光是想象着在那儿待一晚，就能让她哭个不停。本尼迪塔斯会试图安慰她，比如给她说墓碑下的谁曾经是伟大的人，在他的墓前应当感受到庄严而不是恐慌……可惜从来不奏效。

“动手吧。”巴萨利奥转过身来对她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话声很难听清。他又重复了一次，然后打手势示意分工和步骤。

他们在必要的地方都泼下了燃料。看似很简单的工作却花了他们半个小时，因为除了放低身子，尽量轻地行动之外，那虫幕稍微有动静，比如噪音的频率改变，飞行轨道变化，他们就必须立刻趴伏在地，让斗篷遮住全身。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发现飞虫对巢穴围绕得更紧了，这让他们退到墙边之后可以把身子直起来。

巴萨利奥掏出并排绑在一起的几根火柴，点燃，扔进前方有燃料的角落。火在一瞬间就照亮了三分之一的屋子，并且继续迅速蔓延。天花板上的黑色物质接触到高热，融化着往下滴落。许多飞虫一瞬间变成灰烬。

“快走。”

说完这句话，巴萨利奥正要把腿跨出屋外，一只白色的掠食型其拉虫突然从旁边冲出来，脑袋和前爪挤进了屋门。因为身体没办法完全闯进来，它不停挥舞着爪子，发出尖锐的叫声。透过窗户，他们俩看见有更多的其拉虫正在接近木屋，几乎每一只嘴里都咬着什么团状物。

“怪不得不在附近。是去收集加固巢穴的材料了。”巴萨利奥后退一步。

“怎么办？杀出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鲍西娅都不知道该看着哪里好，是屋外群聚的其拉虫，屋内就快蔓延到身边的火焰，还是那些开始变得狂乱的飞虫。一只体型稍小的其拉虫爬过前一只虫的甲壳进了屋，巴萨利奥拔剑斩开它的头颅，然后把还未立刻死去的虫踢到屋外。“不能这样。”他说。“这边敌人太多。”

关于其拉虫，有太多人们还不明白的事情，比如它们互相交流和组织行动的方式。鲍西娅意识到，屋内的飞虫并没有因为火焰而完全失序。它们意识到了屋内的入侵者，朝这边逼近。它们不是群聚成一团，而是形成了波浪一般的形状，逐渐横跨过整个屋子。这是它们自然具有的防卫方式，完全没有智力层面的合作可言，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可怕：中途不断有飞虫遭到烧灼而消失，并不会影响它们对入侵者的复仇。也许是因为斗篷掩盖气味的作用，它们没有立刻发现目标的准确位置，但毫无疑问会在数秒内贴近。每一只飞虫都可能是致命的，他们俩要面临数千只的攻击。

放低身子已经没有意义了，鲍西娅背部紧紧靠着墙壁，右手搁在剑柄上——为了什么？在左侧，白色的其拉虫把门劈碎，使得身体又挤进了一截，它身后还有十数只等着涌上。屋内充满火光和浓烟。已经遭到焚烧的飞虫巢穴，慢慢变得焦黑，向内皱缩，同时有一些类似浓液的东西滴落，这没让鲍西娅感受到一丁点儿胜利感。无法从门出去，而飞虫群已经遮断了通向最近一扇窗户的道路。她咳了两下，终于开始忍受了许久的作呕，但什么也没有呕出来。大脑内部疼痛得不可能思考。饱受虫类侵扰的木屋在火焰中崩溃的声音。黑

色物质不停滴落，表面随着高热而呈现沸腾状。一次不够小心的吸气就把浓烟吸进了身体里。喉咙内部烧灼起来。黑色的阴影从四周挤压向眼瞳，但她既不想完全闭上眼睛，也不想一切都看个明白。

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也快要忘记自己出现在这里的目的。不单指这木屋，而是指希利苏斯，环形山，以及她离开暴风城之后到达过的一切地方。这状况把当下的她，和过去的她完全遮断了。意外死去的人，不会幸运地拥有回忆过去的时间——假若临死回忆真算得上人类幸事的话。所谓安详的落幕不存在。右手仍然搁在剑柄上。拔出来，对自己……这不能保证什么。如果火焰不把躯体完全烧焦，那么死后仍将成为其拉虫的食物或者巢穴。作为使用虚假名字的无形人，从世上消失——

“燃料。”她对巴萨利奥说。“剩下的那些。用它们。”

“什么？”巴萨利奥听见了，等待鲍西娅补充她的意思。“把这东西烧起来……”她捏起斗篷一角说道。“……冲出去。”

“我一发话，就和我一起冲。”明白过来的巴萨利奥说。他把自己的斗篷取下来，同时披在两人身上，主要遮住脑袋和上半身，再掏出装燃料的小瓶子，举起来。面部已经完全盖在斗篷之后的鲍西娅看不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的左手紧捏住巴萨利奥压着自己肩膀的上臂，另一只手则协助着把斗篷抓牢。接下来，她的确听到了这个字：跑。他们一同躲藏在斗篷之下，奔向最近的窗户。剩余的燃料泼洒在了斗篷上，并且在这短暂的距离中接触到旁边的火，立刻引燃。他们穿过飞虫组成的阵势，从窗户撞出去。鲍西娅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随后身体就悬空了，斗篷飞散开来。

落地之后，眼前就是山坡。完全没有什么道路可言，他们也没考虑回头去找上山时候的路，就这样踏着零乱突起的大小石头往下奔走。这时候鲍西娅发现自己的斗篷上面也燃着火，就把它掀掉了。希利苏斯的山都是裸岩，没有减弱冲击力的植被，没多久脚底就疼痛起来，但鲍西娅顾不上这些。她只知道自己身边又是空荡荡的一片了，没有浓烟，没有火光，没有飞虫。她甚至感受到了愉悦：并非所谓绝望之后求得生机的兴奋，而只是从一个封闭，恶臭的处所回到广阔天空下的释放感。临死之前来不及回忆，逃生之后也没有理由回忆。人面对生和死，永远也不可能做出足够的准备。从眼角，她看见身边的巴萨利奥面部几乎完全熏黑了。她心想大概自己也差不多。仍然能听见身后焚烧，崩溃，断裂的声音，但这已经和他们无关。

终于到达了山脚。巴萨利奥突然仰面躺在沙子上，双手大展开，望着天空喘气。他的右手指和额头都烧伤了一点儿。鲍西娅整理了一下呼吸，在他旁边坐下。

“我……”她缓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想出来的办法。”

“不要得意。”他举起右手，展示手指。“是我掩护你。看看，烧着的是谁。”

“至少你没死掉。”

“你想说什么，扯平了？”

“没这回事。上次就算你不出现，我也能对付那家伙。”

“五十个银币到手了。一人一半。”

“没那么多。”

“怎么没有？”

“斗篷给烧了。”

“喔，对……每人扣掉五个。”

沉默了半分钟之后，巴萨利奥起身。

“我们回去吧。”

鲍西娅领了酬劳之后，玛尔利斯把她单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和他合作，你感觉怎么样？”

“我们完成任务回来了。这不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吗。”

“有的事我不打算问他，因为他肯定不会认真回答。我要问你。为什么你们带去的两件斗篷都没了？”

“烧掉了。”

“怎么会……？我的确是注意到巴萨利奥有一些烧伤。”

鲍西娅大致说了事情的过程。玛尔利斯的右手食指在桌面上击打了两下，看着鲍西娅，摇摇头。

“真是可怜的姑娘。我还以为你对他已经有了足够了解，才非要接下这任务。”

“怎么了？”

“你们根本没必要到屋子里去放火。巴萨利奥从来都是这样，总是选择最危险的办法来做事。所以你也看见了，没有人愿意和他搭档。去好好休息吧，斗篷的钱这次我就不扣了。”

## 6

借着夜色，鲍西娅隐藏在一块大岩石后面，观察着前方一个岩洞的情况。那是塞纳里奥士兵在沙漠中的藏身处之一，但是现在有三名暮光教徒站在外面。他们交谈了一会儿，便一同进去了。鲍西娅犹豫了数秒钟，然后保持警觉走向洞口。当还有五步左右距离的时候，她听到洞里传来砍杀的声音，就立刻冲了进去。

战斗在她来得及参与之前就结束了。在洞内，躺着两具暮光教徒的尸体，只有一人手里握着武器。第三个穿着暮光教徒服装的人把头罩掀下来。是巴萨利奥。

“结束了。”他对鲍西娅说。“附近没有别的敌人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你只引一个人进洞来，留一个在外面让我对付，尽量两个都生擒。这是原来的计划。”

“计划归计划。我没法把他们俩分开。”

“我不信。就说让他留在外面把风就行。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尝试。”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实在要抓活的，我们再去找一个就是。不愿意麻烦的话，任务也已经完成了，玛尔利斯又没说非留活口不可。我们到外面去。”

鲍西娅把剑收回鞘内，盯着巴萨利奥，没有挪动步子的势头。在地面上漫开的血液灌进了一个凹坑。

“玛尔利斯告诉我，你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故意冒险。”

“这是没有道理的话。他可从来没有和我一起出来干活，能知道什么。”

“也许，但现在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你老实告诉我，我们去烧虫子窝那次，你说非要进屋去放火，是不是胡说的？”

“当然不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鲍西娅皱起眉头。这只是一个为了避免正面回答的无力反问。

“问你自己。因为玛尔利斯说没必要进屋。”

“他是指挥官，但在现场的可是我们。实际情况是要靠我，不是靠他来判断。”

“好吧，那假如我没有提出那个逃出去的办法，你打算怎么办？”

“那算做你的功劳，没问题。但是不那样做，照样也能逃出去。”停了一会，他继续说。“只不过大概会多受一点儿伤。我有分寸，送死的事不会做。”

“这.....不光是死还是不死的问题。我们说的是危险。小心提防着尽量不受伤，这有什么不对。这一次，我知道你对付两个暮光教徒一点问题没有，但谁知道他们发起疯来会做什么？还有.....”

“行了。我们不一样。老实说，放火那一次我真没觉得有多危险。但对你来说不一样。你是女人，脸上随便有一点儿刮擦都受不了。所以我就顺了你的意，把自己身上给点着了。到最后，你哪都没伤着，应该满意了吧？今天我更是直接替你解决掉两个人。我不知道你还非要抱怨些什么。”

“你是说我做了多余的事？或者是想说我是为了自己不受伤，所以才拖累你？”

“听着，我.....”巴萨利奥似乎在话到嘴边的时候换了词。“我只是习惯一个人干活。我有自己的办法，至于合作这种事，随时要考虑到另外一个人的行动，我还不习惯。”

“你现在只是在挑好听的话说。你就是不把自己的安全当一回事。”

“该死的，你这叫什么脾气.....”

鲍西娅的确越说越来气，但争吵没有继续下去。“你后面。”巴萨利奥突然高声说。鲍西娅感觉到背后出现了什么东西，立刻往前滚倒在地，右手不小心按在了尸体的脑袋上，赶紧抽回来。潜入岩洞的是又一名暮光教徒，手里的斧头挥空了。当他准备追击的时候，鲍西娅已经拔剑刺穿了他的咽喉。

她避开倒下的尸体，站起来，为这讽刺性的意外而有些尴尬；这场关于安全的争执，使得她自己遭到偷袭。她皱起眉头看着巴萨利奥，像是在说“我明白你要讲什么，不过刚才的话题已经结束了”。

“干得漂亮。好一个尽量留活口。”巴萨利奥说。

鲍西娅出了岩洞，独自往要塞走。

在储水库前，鲍西娅将自己的水袋递给负责分水的人。对方接过去，从一个大木桶往袋子里灌注。这是一名土生子。他从来没有直视过鲍西娅的眼睛。

“装好了。”他把袋子递回去。

“好像比往常少了点儿。”鲍西娅掂了掂。“再灌满一些吧。”

“不行的。”分水人低下头，对着鲍西娅身边的空气摆摆左手。“灌过了就不能再加。”

“哪能这样……”

“喂，做事灵活些。”另一个声音从鲍西娅身边响起。“照她说的做。每天多省那么一丁点，玛尔利斯也不会给你加工资。”

她转过头，看见旁边的人是那天提着头颅的拉霍尔。拉霍尔紧闭着嘴对她笑了笑，嘴唇上的裂伤挤成粗粗的暗红色线条。她把头转回去，这时候分水人急忙把她的水袋夺走，灌到稍微溢出来一点之后还给她。

“这才像话。”拉霍尔说。“这位洋娃娃脸对你们土生子还挺有好感的，不要做傻事糟践自己。”

鲍西娅什么也没说。她把水袋封好，转身离开。

“嘿，等等。”拉霍尔按住她的肩膀。“就这样？连随便一句‘谢谢’都没有？”

“我本来想说的。”她仍然没有朝向他。“听见你最后一句话，就改变了主意。”

他走到她面前，又笑了笑。那是一种带有习惯性嘲讽的笑容。鲍西娅感觉出来，这并非因为他厌恶或者打算愚弄眼前的人，而只是他已经无法从肌肉神经和每一次呼吸之中拔出这种态度。

“你还真是可爱，或者这么说。”他更换了一种吐字清晰，更顺畅，更明亮的口音。“美丽的小姐，您的容姿和礼仪已经令我感受到如清晨吹过山顶的风一般纯净的快意，而您将宽容和正直融于一体的心灵更是让我沐浴到了冬日的阳光，我心中令人难堪的愚钝从此化为无形。”

这像是两个人在说话，差别要远远大过潮腥的海风和沙漠上的热浪。不提太过刻意的语句组织，鲍西娅明白拉霍尔的后一种口音绝不是一名流浪多年的雇佣兵可以说出的。这个人受过非常严苛的贵族教育——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刚才那句话没多大意思，只不过是九岁时候的家庭作业而已。陪我喝喝酒怎么样。我很长时间都没和女人碰杯了。”

这种古怪的格调跳跃让鲍西娅脑袋有点儿跟不上，但拒绝的词语还是脱口而出。

“不。”

“只是喝酒，聊聊天。没别的。”

“没兴趣。”

“酒钱当然我出，另外……”拉霍尔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这个送给你。”

和遍布地精水商的塔纳利斯不同；在希利苏斯，水远远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拉霍尔手中就是因此而出现的特产：洗澡卷。只有使用它，才能进到洗澡房，得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一个雇佣兵每个月只能从玛尔利斯那儿领到三张。对鲍西娅来说，时常要从饮用水里节省出一部分，哪怕是随便擦擦身子也好。

她看看洗澡卷，又看看拉霍尔。

“我不怎么喝酒的。”

“放心，没打算把你灌醉。我自己酒量也不大。”

“到哪儿去？”

“我的帐篷，这个我不能退步。一点点交流战友感情的私人时间。下次要是有机会一起出任务，我就更有理由替你看着后背了。”

鲍西娅看看附近，没有人望着这边。她抿抿嘴，把纸卷抽到自己手里。



“我以最谦卑的心，感谢您接受了我的无礼请求。我为我的粗鲁而感到万分抱歉，但正是因为您的……”

“行啦。”

十分钟后，两人在帐篷里相隔一块当作桌子的木板，坐在地上。在拉霍尔准备第一次碰杯的时候，鲍西娅说：“不要再用那种口音了。绝对不要。”

“那么，为了我们活过了这个月。”

他和她碰了碰杯，她几乎没伸出手。把杯子放回桌面的时候，他再次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你真是很努力想回避自己熟悉的东西，不是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想象这是一张真正的圆形餐桌。我们都穿着晚礼服。想象你戴着钻石项链，我胸前是军事奖章和绶带。我们身边站着一位仆人，他四十年来干得最多的事就是替别人打开酒瓶。想象……”

“我没经历过这样的事。”

“是吗？也许我弄错了方向。那么你生长在军官家庭？又或者是教堂……”

“你说的这些通通都不是我。我和你就见过这么两次面，你老这么瞎猜，非要给我定下角色。你自己的想象，别强加到我身上来。”

“何必呢。我只是想……给我们俩寻找一些共同点。而且我知道，这不会是瞎猜。并不是我特别有洞察力，而是你有根本隐藏不住的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自己的事我自己清楚。”她烦闷起来，喝了一口酒。也许是错觉，她觉得这酒似乎有虫子翅膀的气味。“你又是谁？那口音总不该是专门学着玩的。”

“你看，这多不公平。不允许我猜测你，但是……有个词叫‘情报对等’，听说过吗？”

鲍西娅立刻抬起头看着拉霍尔，难以掩饰自己的意外。她记得这个词。七处使用的词，乔贞向她解释其中的意思。

“啊，看来你明白。放心，我这辈子从来，从来没有和七处合作过。至少没有直接打过交道。所以，如果让你隐藏身份的原因之一是七处的话，这和我没什么关系，不要把我想成和他们是一伙的就行。”

出生于军官家庭，成长在教堂，和七处有纠葛。虽然是猜测，五分钟内这个男人几乎已经套准了她的经历范围。然而现在主导着鲍西娅的情绪，不是对于身份暴露的担忧，而是奇特的亲切感；就好象小孩子玩猜谜游戏，在尽力把题目出得刁钻的同时，实际上也期待着对方可以猜出谜底。

## 7

“再继续瞎猜也没用。”鲍西娅说。

“没关系。我只是随便说说自己的看法，更何况比起挖根究底，我对现在的你更感兴趣。不乐意别人注意到你的过去，却又做出主动和巴萨利奥执行任务这么引人注目的事。这我不觉得奇怪，本来嘛，要是你举止变得像一个男人，我就不会想着请你喝酒了。不过，因为你盯上的人是那小子，情况又有不同……关于他，你是不是听说过什么？”

鲍西娅直觉上明白不应该和拉霍尔说太多，但同时又想通过这个奇特且敏锐的人了解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很难从拉霍尔的面容判断他的年龄，鲍西娅只能猜想是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不过她记得初次见面的时候，拉霍尔曾经自称希利苏斯是他的“寒舍”。这应当不仅仅是玩笑话。

“为什么没人和他合作？就因为他是土生子？”

鲍西娅用这个迂回的办法来验证玛尔利斯告诉她的事，顺便进一步打听土生子的含义。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她喝了一口酒，眼睛盯着酒杯的边缘。这酒对她来说过于烈了，使得掩饰性的动作很快无法持续。她望向拉霍尔，而他仍然在以轻微嘲讽式的眼神观察她。他放下酒杯，双掌不出声地叠在一起，做出准备认真说话的架势。鲍西娅意识到：拉霍尔当然看出了她的意图，但还是打算顺着她的意思来。

“看起来，你觉得其他人对待土生子的办法很不公平。”

“不是所有人。玛尔利斯和他的士兵都不那么介意。只有你们这些雇佣兵才总是对他们……”

“别忘了你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份子。不过，你说得对。我们不喜欢土生子。”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惹人讨厌了。出生在这儿又怎么样？他们又没说希利苏斯是他们的地方，也没和你们抢活儿干，更没有……”

“土生子，有两类。”他打断了她。“第一类，是雇佣兵的孩子。你也明白，没有哪个雇佣兵真正想在这里留一辈子。哪怕他们想，也不可能，因为希利苏斯一直是前线，不能供养对战斗起不了作用的人。自然，这里不是养大孩子的地方。在这里生下他们是个错误。真正想成为父母的人，已经和孩子离开了。你可以想想，仍然留在这里并且长大的，属于什么情况。而第二类，数量更多的一类，是暮光教徒的后代——至少是从他们的藏身处拣回来的。暮光教徒崇拜死亡，把小孩子送上火堆也不会迟疑。不过，我们和玛尔利斯的士兵，可不会杀死小孩。你弄明白两种土生子的共同点了吧？——当然，我想你一定明白，但还是我替你说出来吧。我们所见到的土生子，一来到这世界上，就成了弃儿。他们清楚这情况，所以通常都很自卑。”

“所以……难道不是应该对他们好一些吗？”

“为什么？我们来到这最危险的希利苏斯做雇佣兵，都有不同的理由，但如果自认是弱者的话，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这条路。在希利苏斯，不怕没有活干，收入也比别的地方高，只是需要我们每天都拼命，为自己赢得尊重。我们没有时间，也不能去关心这些人。这是我们的战场，至于一生下来就在父母眼里成为废物，认定自己是弱者的土生子，是这战场上的累赘。雇佣兵需要的是力气和胆量，善待弱者只会降低身价。不要说你不清楚这道理，你只是还没有完全接受。我刚才说过你有怎么也隐藏不住的东西，那就是同情心。你受过的教育，告诉你应该善待弱者，这是在雇佣兵的世界里没什么好处的态度。”

“我明白了。巴萨利奥是土生子，但不是弱者。玛尔利斯宁愿信任他，也不信任你们。所以你们就尽力孤立他，免得你们不能安心歧视那些不能作战的土生子了。真恶心。”她一口喝掉了半杯酒，补充说。“你们在害怕他，不是吗？”

“这个词让我听听没关系，小心不要说到外面。也许你是对的。且不说害怕，我们有理由提防着他。他的剑，对希利苏斯来说代表着很糟糕的回忆。那把丑陋的剑本不属于他，而属于另一个土生子雇佣兵。”

鲍西娅回忆起巴萨利奥说过的话：土生子之中，除他之外的最后一个雇佣兵，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她这么说，并且希望故作强硬的态度能起作用。

“那是十五.....十六年前的事，亲身经历过那段日子的雇佣兵，只剩下两个人，也就是巴萨利奥和我。其他人要么死掉，要么已经离开。嘿，你又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再次斟满自己的杯子，然后把酒瓶递给鲍西娅。她没有马上接。

“已经商量好了。你至少得喝五杯。”他轻轻晃了晃瓶子。“你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是吗？”

鲍西娅接过酒瓶，斟满第四杯。酒液从杯口溢出来一些，而她没有马上发觉。她把脸朝向另一边，闭上眼睛，感到自己的呼吸变得沉重。这片刻的休息只不过是让脑袋变得更模糊而已，所以她赶紧喝了一口，尽量不去体验酒液的味道，然后说：“告诉我。”

拉霍尔又笑了。在鲍西娅迅速浮起的醉意中，他的笑在她眼里除了嘲讽，竟然多出了一种体谅的意味，就好象在鼓励她安然克服酒精的影响。她认为这只能是误解。还有一杯.....一杯半。

“曾经有一个土生子，名叫何塞。在他大概五岁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还不在这儿——有人在暮光教徒藏身的洞穴里发现了何塞，把他带回来。他在这接受训练，成为了雇佣兵，而且是最一流的。那时候和现在并不一样，土生子还没有成为弱者的代名词，实际上有不少人都很敬佩何塞，他也成为了土生子的榜样。二十年后，他带头抓住了几名试图到要塞附近安放炸药的暮光教徒。这些人之中，有他的父母。”

鲍西娅摇了摇头，尽量打起精神，但总觉得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吵闹。她暗自掐了一下小腿，挺直身子。她必须听下去。

“.....一开始，他只是充满怀疑，为关于二十年前身边一对男女的模糊记忆伤脑筋。他试探性地去询问这两名暮光教徒。自己问过之后，又拜托别人去问，最后终于得出了答案。他们坦白，二十年前逃脱围捕的时候扔下了一个孩子，就扔在我们的人发现何塞的位置。所以何塞明白了，自己的父母，这些总是说着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古之神的暮光教徒，在不顾孩子的死活把他抛下之后，又继续活了二十年。”

“他.....接着呢？”

“他杀死了那对男女，不久之后就自杀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但对雇佣兵来说，原因不重要，结果才重要。也许他最初杀死父母是为了划清界限，但这没有为他赢得任何尊敬。他杀死了两个只有对他来说显得特殊的敌人，然后自己也成了其他雇佣兵的敌人。哪怕是雇佣兵，有些事还是绝对不能去做的。这之后的自杀，又是第二件错事。从那以后，没有人记得他曾经怎样克服困难，从弃儿成为最优秀的雇佣兵。在所有人大脑里留下来的只有一句话：他杀死亲生父母，然后自杀。很多人不觉得这完全是个人行为，土

生子的身份一定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对亲生父母做出这样的事，那对其他人也可以.....土生子也许天生就是不值得信赖的。毕竟，希利苏斯就是最不应该信任的一片土地。土生子不是任何人，而是希利苏斯的孩子。必须防备着他们，不能让剩余的土生子有做出类似事情的机会。现在.....对间接知道这件往事的人来说，巴萨利奥很可能就是何塞的替代者。不管怎么说，他不仅接受了何塞的训练，也继承了他死后留下的剑。你还在听吧？”

“在听。”鲍西娅说。酒精让她话语中的情感倾向变得更明确。“你们.....不能这么做。都是你对吧？既然十五年前，你就已经在这里了.....你因为这事仇恨土生子。后来的雇佣兵，也跟着你一同去恨。”

“真可惜，我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那时候带头表态的人，就像我先前说的一样，死的死，走的走，留在我这里的只是一个故事。这故事造成的后果，任何人都没法让它消失，这已经是注定的了。因为人们痛恨自杀的何塞，所以曾经以何塞为榜样的土生子只能变得软弱，以此自保，而这又为他们招来新的仇恨。这就是你现在身处的世界。你的同情心，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希利苏斯。你想冒险，没问题，但你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不，我.....”这是第几杯？四，还是五？“没做错什么。错的是你们。还有其他人。你说，有两种土生子，出生不同.....那么巴萨利奥是.....”

“这个问题.....”拉霍尔非常难得地在话语间隙停顿了一下。“如果实在想知道的话，去问他本人，而不应该由其他任何人说。你的酒量比我想象中还要差得多.....还有一杯，阿涅斯。再喝下一杯你就可以离开了，我们说好的。也许你应该考虑走得远一些。光是对巴萨利奥的兴趣，不值得让你留在这里。你的同情心还在，但你会慢慢改变。”

“一杯。”她把杯子斟满。“没有什么会变的。”

“当然会。一切事物都会变。你已经在变了。看看你，显然喝烈酒不是你能做的事。但你还是做了。为了在这里得到一次洗干净身子的机会。在外人耳朵里听起来会很荒谬，但是在这里并不是。”拉霍尔把鲍西娅手里还没有喝下的第五杯酒夺过来。“这一次，你付出的代价是喝烈酒。也许有一天，仅仅是为了那张纸卷，你会很愿意和我，或者是其他人睡觉。在那之前.....”

鲍西娅打了拉霍尔一巴掌，但是一秒钟过去之后就忘记自己是不是真正击中了。她伸手往衣兜里掏，过了一阵子发现弄错，就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了洗澡券，按在桌面上。“我不管你是谁。我.....”

她起身，摇晃着走出帐篷。拉霍尔语句中有那么几个词一直在她大脑里流转，放大，似乎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 8

希利苏斯的景观似乎永远保持着只存在于表面的静止。组成这景观的微小元素不停地迁移和变化。风吹走了一粒沙，又使得另一粒沙填补了空缺的位置。今天看见的沙丘不再是十天前的那一座，虽然形状和大小没有不同。虫子从无法预料的地方出来掠食，在回到沙下之后，一度散乱的沙面又会恢复原状。如果有一个人的面容永远不会变化，身体永远不会留下疤痕，那他他就是希利苏斯的化身。他的大脑仍然在思考，他的血仍然在流动，但是所有真切体验到的喜悦和痛苦，对时间流逝的焦虑，对他人的嫉妒，都不能表现在他的眼神以及皮肤皱褶之中。阳光使得他背后投下阴影，这阴影的色泽浓淡和外轮廓总是那么精确，甚至反过来定义了他身体占据的空间。

鲍西娅能理解这奇特的静止。雇佣兵的生活本是无法预测的，但希利苏斯本身的稳定性却限制了混乱和无序的发生。战斗中的喧闹只能存在一时，急着赶往既定位置的风沙会很快掩盖一切。把一个个白天黑夜贯穿起来的，并不是身体的疲劳，而是内心的——她确实惊讶于自己竟然感受到了这个词——平和。希利苏斯当然是危险的，但这危险又伴随着一种平衡力，恰恰可以平抚它造成的恐慌。

在雇佣兵之中，鲍西娅找不到一双整日惴惴不安的眼睛。他们就是永生者希利苏斯血管里的血液，按照既定的规律流动着；他们带着涉险以及死亡的预测试图入侵这片沙漠，时间长了之后却也就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人生有限，对其拉虫的战争却看不见尽头，他们总有一天都会离开或者死去，随后那无法抵抗的平衡力量会带来新的沙子，毫不慌忙地填补空缺，于是一切再度回归原状。

自从离开塞拉摩之后，她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无序的，直到希利苏斯情况才发生改变。然而希利苏斯的有序和暴风城或者塞拉摩不同，没有经过人手操弄，完全来自于天地之间的力量。

偶尔的摩擦，并没有阻止她和巴萨利奥的频繁往来。她最初对他产生好奇心，是由于他在别人眼中的映射，比如矮人塔曼拉以埋怨回报救命之情，其他雇佣兵对土生子的不满，以及玛尔利斯的结论：“总是选择最危险的办法来做事”。渐渐的，她发现从这些标签着手去了解他，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仅仅满足于他人的结论，那么她也只需要成为又一个歧视土生子的普通雇佣兵就行。尤其是必须忘记玛尔利斯的话——这位指挥官从来没有和雇佣

兵共同执行任务，他的判断只是从其他雇佣兵提供的讯息概括而来的，那么为什么要相信他，以至于放弃自己的判断？就像那次关于如何对付暮光教徒而争吵一样，她脑子里因为前置了玛尔利斯的话，所以认定巴萨利奥的解释只是借口。

经过一段时间，关于巴萨利奥的为人，鲍西娅有了自己的初步结论。首先，巴萨利奥实际上是这里最有经验的雇佣兵之一，伴随而来的是不同的判断方式，以及些微的过分自信。他比谁都更了解希利苏斯的静止特性，在他眼里没有意外状况的存在。如今回想起来，当初共同执行烧掉虫窝的任务，当大群突击型的其拉虫突然阻塞房子出口的时候，他立刻对她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随后对于她提出的逃生办法，反应也很快捷。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作为土生子而对希利苏斯产生的亲切感，使得他对于其拉虫没有什么真正的仇恨。在和其拉虫作战的时候，鲍西娅偶尔观察巴萨利奥的眼神，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理解它们。*

至于面对暮光教徒，又是另一回事。这应当和拉霍尔告诉她的故事有关：巴萨利奥少年时期的训练者何塞，杀死作为暮光教徒的父母，并且自杀。当然，鲍西娅还没有就这件事亲口问过巴萨利奥，但很清楚，暮光教徒在巴萨利奥眼中只是任务目标。如果对完成任务有好处，他会干掉实际上可以放过的暮光教徒。审讯他们之类的事情，他从来不会去做。他不愿意花时间了解这些人在想什么。

将这些特性结合在一起的，是巴萨利奥多少和年龄不符的——*天真，还是孩子气？*鲍西娅始终无法决定该使用哪个词。总之，这是他固执，不愿让步这些不讨喜表象的根源。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在非常完整的社会结构里生活过。这个想法突然出现于某一天黄昏。鲍西娅看见巴萨利奥用一块布片擦拭染血的剑刃，然后把它翻转过来，花了几秒钟注视布片上的暗红色污渍，就好象上面形成了什么从未见过的图案。

这副不自然的景象成为一个契机；突然间，鲍西娅就能够把他和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联系起来了。政治犯尼尔·杰西和巴萨利奥，都无法在周围的人群中隐藏自己的存在，区别在于尼尔得到崇拜，而巴萨利奥则是嫉恨——如果没有多年前何塞的事件，现状应当会不一样。在初次主动要求和巴萨利奥执行任务的那一天，她从人群中感受到的针对巴萨利奥的抵触，和囚犯们对正在唱歌的尼尔体现出来的狂热，是起因相同，结果相反的事物。他们都是不受限于所在群体的人。对鲍西娅来说，接近尼尔和巴萨利奥，就意味着要和他们共同经历危险。这危险必须是有节制的，存在着一个她自己把握不准的度。哪怕是在加基森，她当作弟弟一样照顾的卡利夫，也多少有着和这两人类似的脾性。

乔贞则完全是另一类人。他尽力隐藏自己，并且很成功。如果不是出于职业，他实际上不会主动追求危险。鲍西娅还能回想起来，乔贞非常善于保护别人，就算受保护者放弃生存念头也没关系。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安心，但同时也觉得自己变得软弱。如果让

心里只留下软弱，她大概连离开暴风城都做不到。当然这也可能是错觉，因为相较今天，二十一岁那年的她当然是软弱的。无论如何，她不觉得自己对乔贞真正产生过和对尼尔一样的感情。

“你想冒险，没问题，”这是拉霍尔说的话。从那以后，她一直避着他。拉霍尔就代表着超出了她忍耐程度的危险，但这句话实在有利于她认清自己。十六到十九岁之间，有好几个贵族少爷通过本尼迪塔斯表达求婚的意愿，她都拒绝了，理由是必须专注于圣骑士的训练。从那以后开始她就一步一步地远离教父安排的生活——从内心进展到行动。爱上政治犯，弃教，从军中逃离，直到现在。这些行动的可能性一定远在和教父闹翻之前就存在了，但她回忆不起过往生活中有什么可见的触发原因。*我就是这样的人，就这么回事*，她对自己说。

“你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这也是拉霍尔说的话。“你的同情心还在，但你会慢慢改变。”这也是。因为当时脑筋让酒精搅浑，她回忆不起拉霍尔说出这些话之时的神情了，但似乎觉得他是扮演着一个已经腐坏的劝导者。他现出体内的毒瘤，以此告诫他人不要步其后尘，同时容忍病根越钻越深。

有一名比鲍西娅稍大一些的女雇佣兵，在这个男性的世界里非常受欢迎。有一次，鲍西娅看见这名女雇佣兵正在和其他人玩牌，因为旁人的某句玩笑话，笑着掀起衣服，露出一边乳房，片刻之后重新遮住。几个男性牌友为这吵嚷亢奋了一小阵子，便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牌面上。鲍西娅知道，这并不代表这名女雇佣兵会胡乱找伴，也不代表那些男人不尊重她。根据本尼迪塔斯的教导，这毫无疑问是淫秽的行为，但在当前的环境来看，这只不过是这名女雇佣兵向朋友们抛出一点小恩惠，顺便对别人提醒一下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已。她得到的是众人的注意力，体会到自身吸引力的存在。鲍西娅现在不会做这样的事，但已经能理解这样的做法。在围绕着另一种道德的环境里，她——或者任何女性——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做目的相近的事。拉霍尔正是在警告，长久下去，她会适应希利苏斯的道德。和她的过往相抵触的道德。

“光是对巴萨利奥的兴趣，不值得让你留在这里”，他说。

鲍西娅不能简单听信这句话。正因为来历不明的拉霍尔把她看得太透彻了，所以反倒不能去信任。她想更了解拉霍尔，但没办法付出行动，因为会更多地暴露自己。

——就像现在。这是在雇佣兵们休息和娱乐的大厅里。因为这几天有沙尘暴，没法外出执行任务，所以他们大半天的时间都会在这通过喝酒以及赌博消耗掉。她朝隔了五六人的拉霍尔望一眼，还没看清他在做什么，就立刻移开视线。



巴萨利奥正和几名土生子玩骰子。鲍西娅对这没兴趣，也不想当前的场合下靠近他。赌博这回事，比起参与，她宁愿闲在旁边看着。十分钟后，斗蝎比赛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雇佣兵们将自己养着的沙漠蝎放进铁笼，引导它们互相攻击。在这样的比赛中，双方先后死去是常见的事，所以比的其实是谁能存活得更久。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因为轮到绰号“冠军”的雇佣兵放出自己的蝎子。这称呼来源很简单，他很少会输掉斗蝎比赛。鲍西娅刚挤到人群中，立刻有一名脖子上缠着绷带的雇佣兵把她拉到外围。

“你没下注，就别拦着别人。要下注吗？”他说。

“不了。”

那人没再答话，转身离开，找别人投注去了。鲍西娅留在外围。她看见冠军提起铁笼，向周围展示自己的蝎子。那深黑色的丑陋生物用一只螯肢紧紧钳住笼子的细铁条。在它朝向这边的时候，鲍西娅发觉，已经适应了和其拉虫战斗的自己，反而对关在笼子里的蝎子感到害怕。

## 9

在两名参赛的蝎子主人之间，摆放着一个半球形的大铁笼，上方有大面积开口方便观看，底下铺上了沙子。这便是斗蝎场。鲍西娅回想起自己在加基森经历过的事。曾经在铁笼子承受那样的酷晒和干渴，并不等于愿意忍受对现今大厅里人流聚集形成的热浪。自然环境造成的不适，和人为的不适性质有很大不同。她稍微拉起衣领，给自己扇了扇风。

斗蝎场相对的两个顶端各有一扇小铁门。蝎子主人打开铁门，将开口和自己手中铁笼的开口对接，把蝎子赶进去。“开始了。”裁判说完，用一根铁棍激怒两只蝎子，并且让它们靠近。和冠军的深黑色蝎子对抗的敌手，体型更大，呈金黄色。两者都警觉地高高翘起尾巴，但没有立刻显露出争斗的意愿，直到裁判将一小块生肉扔在它们中间。

希利苏斯有着艾泽拉斯最凶猛和迅捷的蝎子：它们因为虫巢的影响而变异，还要应对可以轻易杀死它们的大型其拉虫。金色蝎子为了夺取肉块做出试探性冲击，冠军的黑色蝎子很快将对方逼退。虽然有着强有力的螯肢，但它们无法直接撕裂对方的身体。螯肢的碰撞，肢体的谨慎移动，都只是为了赢取将蝎尾刺入对方体内，灌注毒液的机会。在这之前，蝎尾一直保持极度稳定的状态，呈现出让人畏惧的弧形，就像甚至能制服鲨鱼的鱼钩。在这样的比试中，一旦蝎尾刺下去，很少有落空的时候，而战斗往往就这样结束了。如果以

人类的道德逻辑来裁判，这些蝎子的战斗方式具有奇特的礼数和尊严：它们以自己的身体做盾，固守着唯一的致命武器，且并不滥用它，只求一击定胜负。纵然带着这些尊严，它们也只能不情愿地成为人类满足赌博欲和兴奋感的工具——

在鲍西娅生活的头十几年，她非常习惯于这些浪漫化的解释。毒蝎和其拉虫一样都是她的敌人，在当下保持着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可以这么想一想，但是在沙漠中又是另一回事了。蝎子单一的攻击方式并非什么礼数，只是身体特征决定了它们应该如何战斗。它们的确成为了人们赌博的工具，但没有什么“不情愿”，也谈不上遭到利用，因为人类并没有从它们那儿真正剥夺什么。蝎子纯粹是出于本能而厮杀着，观众将它们看作人类，给它们加油，也许这实际上才是尊重。

触发战斗的生肉，现在已经撕成了好几块小碎片，也不再成为两只蝎子当下关注的焦点。斗蝎子鲍西娅看过四五次，已经发觉蝎子的行为并没有多少战略性可言，就像其拉虫的行动一样易于预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其中一方退到铁笼边缘，蝎尾都让铁条给卡住的情况下，它并不会立刻转移，而是在这尴尬的位置防守好一阵子。决定胜负的只是各自的身体条件和凶狠程度。

*观看以强大压制弱小的搏杀，并且从中得到愉悦感，是与圣光信仰相抵触的行为。*鲍西娅意外回忆起本尼迪塔斯的话。幼年的她看见咬着老鼠的猫，都会把眼睛遮住，生怕心中对于世界上又少了一只老鼠的欢呼，便是所谓观看以强欺弱而生出的愉悦。她不知道自己从蝎子的争斗中感受到的是否是愉悦。因为没有下注，更对饲养蝎子没兴趣，所以她现在不会给任何一方加油。在加基森和女兽人在铁笼中决斗的时候，周围挤满了观众。有的人支持她，有的人则让女兽人下手再狠一点，这两方都不停大呼小叫。另外还有那么几双眼睛，没有任何激动的情感倾向。她想，现在的自己也许就有着那样的一双眼睛。并非淡漠，而只是在自己并不真正希望参与的娱乐中消磨时光。

随着战况的变化，观众们愈加喧闹。有两个刚刚才下注的高个子挤到鲍西娅面前。她看不见了，有些不愉快，但是不打算再费力气挤进去。她刚转过身，就从突然响起的喊叫声中辨出了胜负：冠军的黑色蝎子胜利了。欢呼，辱骂，忙乱地分发赌金，这一部分她无需参与。一个人进入大厅，通知沙尘暴已经过去了。鲍西娅打算看看外面的情况，朝大门走去。

因为斗蝎的结束，聚集成一群的人分散开来，从她旁边挤过。她朝右侧的一个空档移出去，经过蝎主人“冠军”的身边。片刻之后，她发觉什么东西停在了右臂上；还没完全把头转过去，她便认出了那只刚刚赢得胜利的黑色蝎子，正附着在她的肘关节附近。冰冷且粘腻的触感穿透布料入侵皮肤，蝎子的螯肢动弹了一下，鲍西娅突然感受到远超面对其拉

虫的厌恶和瞬间惊恐。她使劲一甩右臂，把蝎子摔在地上。落地的蝎子摆出作战架势，尾巴再度僵硬地弯起，这促使鲍西娅拔出剑，朝它刺下去。这一连串行动来得太快，是面对突然袭击最直接的反应；当她明白过来的时候，剑刃已经刺穿了蝎子，它的身下流出青黄色的汁液，尾巴绷紧到极限之后跌落下去。

鲍西娅把剑收回的时候，心跳仍未平复，但四周却安静下来。她朝左右看了看，在一片惊讶或者别扭的似笑非笑中间，只有冠军显露出了愤怒。“你干了什么？”他说，同时朝鲍西娅跨近了一步。她将剑竖起来，阻止他接近，这让场面变得更加紧张。一些原来只是表现出意外的面孔，开始对鲍西娅和冠军之间的局面产生警觉。这并不是简单的冲突——严重损害其他雇佣兵的所有物，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鲍西娅回忆着刚才的细节：蝎子爬上自己手臂之前，她眼角的确看见了冠军转向她的方向。按照规矩，在比赛后蝎子应该立刻放回主人的笼子才对，但冠军左手中的笼子却是打开着的。

“这是你自找的。”鲍西娅说。“你把它扔到我身上。”

“笑话。”冠军一边说，一边用眼神向旁人寻求支持。“扔到你身上？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是你突然撞上我的笼子，它掉了出来。你知不知道你杀死的是多值钱的玩意？它帮我连赢了六场，谁也拿它没办法。你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但我是讲道理的人，没心情和你闹。你要赔偿。这六场，它一共给我赚了五个金币，再加上我捉它养它费的劲，你欠我十个金币。”随后，他朝向旁边的人补充了一句。“就不该把女人放到这地方来。”

“没什么好赔的。你没看好自己的蝎子，我只是自卫。”

“自卫？你在这儿干活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怎么还会怕一只蝎子？如果你是妓女，我看也不会拍一下屁股就大呼小叫的吧。”

鲍西娅没有回应，只是把剑放下来，眼中没有一丝退步。场面有些陷入僵局。冠军显然没有赢得他想象中的支持。他刚刚才赢得一场比赛，他的对手和所有输钱的人并不会急着站在他这边。而且从他似乎早已做好准备的神情来看，除了鲍西娅，还有很多人怀疑这并非单纯的意外。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地面上蝎子的尸体，在尴尬的沉默中等待局面出现转机。不管怎么说，这场戏他们一定要看到底。

“开口，小妞。”冠军说。“钱不够？我可以考虑，让你用别的东西来付。当然，还先得让我看看你值什么价位。”

与其说这真的是冠军的打算，倒不如说他决定激怒对方来打破僵局。鲍西娅仍然没有回应。她的眼神之中没有畏缩，也完全不显得激动，有一种面对闹剧无动于衷的冷静。相

比之下，冠军单方面的不停挑衅变得太过刻意。一些人感觉到这戏演不出什么高潮，开始散去。毕竟对雇佣兵来说，没法很快发展为冲突的争端是无趣的。

冠军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现在的关键已经不是他能不能从鲍西娅那儿占到便宜，而是他能不能保持作为雇佣兵和斗蝎子好手的尊严。这所谓的尊严，就是让他人意识到必须站在他这边。

“你们的脑筋是不是都让虫子吃光了？”他对周围的人说。“这个小妞到这儿来还没多久，你们就容得下她破坏规矩？在这地方，要是偷了别人的东西，至少也要砍掉一只手指。你，还有你们这边几个，都靠我的蝎子赢了钱。现在她随随便便就把替你们赚钱的东西弄死了。是干这行的，那就拿出像样的脾气来。”

“这句话说得不错。”

是巴萨利奥的声音。他走到鲍西娅的前面。人群找到了新的关注理由。

“土生子。”冠军说。“我还以为你会早点儿出来的。这整天和你混在一起的女人闯了祸……”

“先别急着这么说。”巴萨利奥打断了他。“是谁闯祸还不知道。把危险的东西弄到别人身上，可是比偷东西要重得多的罪过。不要急着狡辩是别人撞上你的笼子，我们都知道这没多大可能。”

“你想怎么样？你打算保着这妞儿，对吧？听好，你真想插手，只有一个办法：拿十个金币来。光是为在了女人面前逞英雄就惹上我，要坏了大家的规矩，这还真像是土生子做的事。如果这一次你们真打算硬撑到底，那以后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小心后背。我知道有很多兄弟，不打算在这里闹事，但到了外面要维护规矩就方便得多了。”

“你不要这么急着替别人下决定。我想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清楚，阿涅斯根本没有必要赔你十个金币，但这样没法把事情真正了结。不如，我和你赌一场怎么样。如果你输了，这事就当没发生过，也不要求让你承认是故意把蝎子扔到别人身上。如果你赢了，我会给你十五个金币。”

“她杀死了我的蝎子，这是明摆着的，为什么我要用这件事来和你赌？”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巴萨利奥停顿了一下，提高声音。“你们都听着。现在有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他一直要求不可能得到的赔偿，也就是实际上什么都不能解决。二是以我和他之间的赌局来决定事实……用的赌法是‘十’。其实，我想增加到‘二十’，因为就像他刚才说的一样，要拿出像样的脾气来。”

什么？鲍西娅盯着巴萨利奥。“十”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赌法，而巴萨利奥要将它的危险程度加倍。

人群开始喧闹起来。“上啊，冠军，别忘了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人说。在这一刻，冠军发现自己先前太过激进的战术失败了。威胁要在战场上暗害对方，远不如巴萨利奥提出的公开决胜负更能吸引人心，哪怕他是土生子。

“巴萨利奥。”鲍西娅使劲拽了一下他的臂膀。“谁让你多事的？我一开始就没必要赔偿，你突然插手，就好象……”

“你该不该赔钱已经不是问题了。他已经盯上你了，不当着所有人的面解决掉，以后会更麻烦。放心吧。”

劝说巴萨利奥不会有用；鲍西娅看了看冠军。他也明白自己没有退路了。

## 10

大厅里很静。巴萨利奥和冠军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以这张桌子为圆心，庄家用沙子画出了一个半径大概为三米的圆形，所有观众都必须留在外面。随后，他分别用黑色布条遮住他们的眼睛，在脑后绑紧了。

桌面上摆着二十个斟满的酒杯。它们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庄家的最后一步工作，是随意选出十个酒杯，各自投进一枚白色的薄片。所有观众，尤其是那些对赌局胜负下了注的，尽力追随着他的手部动作，看着那半透明的薄片离开手指，落进酒液里。

那是从一种其拉虫体内提炼出的物质。将它溶进酒里服下，可以品尝到一种特殊的甜味，并且加强酒液给人带来的兴奋感。但是一次摄入过多，会使人中毒。按照这名助手现在的用量——也就是这类赌局常用的量，喝下三杯就会有剧烈的不良反应，五杯则会危及性命。现在巴萨利奥和冠军必须每轮先后挑出一杯酒，喝干净，等待三十秒之后重复这个步骤，直到分出胜负：其中一方倒下，或是认输。通常的规矩是总共十杯酒，其中五杯有毒，而这一次两个数字都加倍了。

就像各类牌戏一样，这样的赌法除了运气，更需要判断力。参赌者在投毒阶段就遮上了眼睛，不清楚哪杯酒有毒，但他能掌握一个关键讯息：由于明确的口味差异，他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喝进了毒酒，并且以此估计对方的情况，以及接下来再次喝到毒酒的几率。在运气和判断力之外，有更关键的要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逼到什么程度。通常一名参赌者

在喝下两杯毒酒之后，如果对手还没倒下或者认输，那他自己往往会因为痛苦和恐惧而放弃。

这不仅仅是属于两名参赌者的游戏。观众知道投毒的情况，而且也能根据参赌者的面容和神色判断他们的中毒程度。他们不允许说话，并且隔开三米距离，都是为了防止打暗号。他们自然而然地严守这条规则，因为这几乎是两名参赌者之间的生死决斗，在这过程中动手脚严重违反雇佣兵群体的价值观。如果观众有明确的指示行为，庄家可以中止赌局，或者判定其中一方违反规则。但是，这并不等于观众不能施加影响。在场面变得紧张的时候，他们呼吸声的变化，整个人群形成的氛围，对参赌者都是重要的提示。

鲍西娅站在巴萨利奥身后三米之外的地方，并没看清哪些酒杯下了毒，也不想看明白。在赌局提出之后，她就不可能阻止他了，唯一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等这事完了之后就问清楚。他一定是有什么办法……知道自己会赢。

在假设巴萨利奥一定会赢的情况下，鲍西娅清楚自己感情上并不是真的想阻止他。无论起因如何，冠军试图在众人之前侮辱她，这是事实。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巴萨利奥也在场，那他就应当对这事实做出反应。她需要他站在自己这边。

冠军相信自己是个好运的人。做雇佣兵五年，从没有遇上真正的危险，更不用提斗蝎子赢来的称号。这让他懂得把事情往好的方向看。在看到鲍西娅刺死蝎子的时候，他没觉得有多值得惋惜。蝎子可以再抓，但在所有人面前戏弄一下这女人的机会不常见。他甚至相信让她用自身来代替金币的提议会实现——一件并非初次从他脑袋里窜出来的构想。看见巴萨利奥出面的时候，他也相信就算自己一时理亏，到最后所有人眼里看不上的仍然是土生子和那女人。但是当黑布遮上眼睛，他就没法再乐观起来。他能成为“冠军”，是因为他可以很准确地判断自己的蝎子是否处于适合战斗的情况；而且斗蝎开始后，他了解场面上的所有动静和趋势，并因此充满信心。做这些事都需要眼睛。现在，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庄家发话了。第一轮。根据先前掷硬币的结果，冠军先拿一杯酒，然后轮到巴萨利奥。

冠军的手停在中央，然后朝左侧移动，再放下去。刚碰到一个杯子的边缘，他想再次移动，但是意识到不能在一开始就让观众认为他缺乏信心，就拿起这杯酒放在嘴边。庄家宣布轮到巴萨利奥。大概三秒钟之后，庄家再次发令，让两人同时喝掉。在这之后，必须根据规矩把酒杯倒转过来，证明的确喝干了，再将它放下。

冠军使劲用舌头舔上颚和牙齿。没有特殊的味道。五秒钟。十秒钟过去了。喉咙内只有熟悉的酒精烧灼感。三十秒过去了。的确不是毒酒。

“第一轮结束。开始第二轮。”庄家说。这次是巴萨利奥先取酒杯。片刻后，冠军从中间偏右的位置选出自己的酒杯。在喝下去之前，他发现自己非常急切地希望巴萨利奥头两杯都是毒酒。

——他自己的第二杯并不是。观众也没有太大的动静。如果巴萨利奥已经取走两杯毒酒，那么场面不该是这样。也就是说，剩下十六杯之中至少有九杯毒酒。十六比九。十六比九。冠军在心里重复这个数字。

“第三轮。”

第三杯酒，像刚才一样，用舌头仔细品味……仍然没有……不。有甜味。这味道从舌尖往四处窜，大脑之中突然感受到一阵冲击，并不痛苦，而是让他使劲吸了一口气，这气息似乎使得全身开始膨胀。是……毒药。当然，在过分摄入之前，它是好东西。让冠军很想站起来，让自己膨胀的身体和精神充满整个房间的好东西。他摇了摇头，嘴里吐出一个脏字，才意识到没有控制住自己。看热闹的人一定发觉了。他们发觉我喝了毒酒。土生子呢？土生子怎么样了？

三十秒后，巴萨利奥没有弃权，也就是说他目前喝下的毒酒量还在忍耐范围内。冠军再度试着计算。刚才十六杯之中还有九到十杯，现在三轮过后我喝中了一杯，那么接下来十四杯之中，最多有八杯毒酒，最少则是六杯。七分之四，到七分之三的几率。对我，对土生子就是一样。

第四轮。在把酒喝下去之前，冠军不知道该期盼什么样的结果。他很难掩饰自己的犹豫。那些混蛋都知道了。都知道我已经喝下了一杯。如果土生子真的还没有喝到……

甜味。甜味。不，只是上一次残留下来的味道。又或者是舌头已经不敏感了。不，的确没有。这样的毒酒喝下两杯之后，身体不可能不难受。我并没有经历过，但是看过……大部分人认输就是这时候。他们血管变得突出，发黑。痛苦让他们必须认输。但我没感觉到这程度的痛苦。我还好。还可以继续。不能认输……土生子又如何？二十秒。三十秒过去了。第五轮开始，庄家发话了！土生子没有认输！

第五轮是……第五轮是我先取酒。不要催，混帐，我需要时间。我的动作要慢一些。慢一些。我有时间考虑。目前我只喝了一杯。土生子也许是二杯，或者一，或者三，都有可能……已经消耗的八杯里面，他不可能一杯毒酒都没有取走。现在是第五轮，那么十二杯里面，还有六到八杯。至少二分之一。至少二分之一的机会我会取中。他也是。不能耽搁太久，该喝下去了——

第二杯毒酒进入身体十五秒后，冠军立刻意识到了差别。舒畅的身体膨胀感消失了，变成皮肤仿佛要从内部撕裂。颅骨内如同长出了勾刺，要毁坏他的脑组织。耳朵开始断断续续地听不见东西。

——他们这样就认输了？还不到时候。我是冠军。他们都是废物。废物。我.....第六轮。应当是第六轮。不，三十秒还没过。我不能太急。那些人开始吵嚷起来了。安静，都给我安静！我要想明白。该不会是土生子做了什么事，让他们闹起来了？第六轮，也就是说还剩下十二.....不，十杯酒。还有一半。桌面上已经变得很空。三十秒到了？第六轮，是谁在说？是庄家？是。他又说了一遍。这么说土生子还是没有认输。最坏的情况，我要想想最坏的情况，他是零，我是二，那么剩下十杯之后还有八.....不，不可能。这样就等于是我已经输了。这点难受不算什么，我还能忍。五杯会弄死人，我能忍到四杯。一定不会有问题。土生子至少喝了一杯。不可能是零——

不要再嚷嚷了，你们这些婊子养的！该不会.....你们都站在他那边了？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这该死的眼罩。酒.....下一杯酒在哪？这个位置我拿过。旁边也没有。他拿走了。那这边.....有了。找到了。我要把它拿稳。一口喝干。因为这一轮过去之后我就赢了。没有下一轮。土生子，还有那个女人，所有在这儿看着的，所有欠了我钱的家伙，所有碰上我的蝎子就得赔钱的废物，所有打算设局陷害我的人，所有以为冠军会认输，会在土生子面前认输.....所有的.....

第六轮，冠军喝到了毒酒，但这一次脑子里并没有考虑什么。庄家宣布第七轮开始之前，他就像要从地上拔走什么东西似地取走了下一杯，甚至把桌面上的另一杯撞倒了。他在喝到一半的时候停住了，把杯子从嘴边移开。人们看见他脖子和手背的血管变得突出，仿佛要植入他身体的黑色根茎。他仰起头，颤抖的手再次将杯口送到嘴边。在剩余的液体接触到嘴唇之前，他就倒下了。

“结束。”庄家说。“谁快把他抬出去救一下，别死人了。赌金可以过会儿再算。”

巴萨利奥放下还没来得及喝掉的第七杯酒，摘掉眼前的黑布，站起来。鲍西娅上前拉扯他的一边衣袖，观察他的脸。他的血管也有突出的迹象，但不如冠军严重。

“你没事？”鲍西娅说。“不会没事。跟我到医生那儿去。”

“我还好。”巴萨利奥说。虽然从声音听起来问题不大，但她还是抱住他的一边胳膊，多少支撑着他往门外走。在这过程中，她尽量不看他的脸，也不关心周围的雇佣兵如何望着他们。



在接近门边的时候，鲍西娅注意到了拉霍尔。她经过他的身边。他在看着她，眼神里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嘲讽，只有一种节制的严酷。那天他说出“不值得让你留在这里”的时候，似乎也是类似的神情。鲍西娅有一点儿想和拉霍尔说句话，哪怕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没有这么做。

出门之后，走出了十来步，鲍西娅感觉到巴萨利奥靠着自己的身体在变重。

“你喝了多少？”她说。“多少有毒的？快点告诉我。”

巴萨利奥没开口。他艰难地撇撇嘴，露出一个别扭的笑容。他抽出鲍西娅抱着的手臂，往前走了两步，然后倒了下去。

## 11

“还记得我问过你什么吗？”鲍西娅说。

“什么？”仍然躺在病床上的巴萨利奥说。

“喝了多少杯毒酒。”

“我不记得了。”

“还是不愿告诉我？”

“是真不记得。”

巴萨利奥的表情看上去很可信。鲍西娅觉得可以接受这个答案。就算是单纯的醉酒，醒来之后也可能忘记一些事情。关键是她不认为巴萨利奥会用这事和她开玩笑。他没有这个心机。

“你叹什么气？”他看着她说。

“那家伙比你早三分钟倒下去，但是你却比他晚半天才醒过来。”

“没这回事。”

“我才没有骗你。”

“我知道你昨天来过。”

“昨天？”

“是。大概是.....昨天下午三点钟。我醒了一阵子，还是觉得很困，就没睁开眼睛，继续睡。快睡过去之前，有一个人进了屋，坐在这旁边。”

“那又不一定是我。”

“除了你还有谁会来？”

这句话听上去有些自我贬抑。巴萨利奥似乎没意识到这点。鲍西娅明白他一向是不太注意话语微妙之处的人。如果换了别的男人，说出“你昨天也来看过我”，不免会有暗示的意味，但巴萨利奥的话语里却感觉不出这一点。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像雨水忠实地经历着从天空渗入土壤的过程，它并不关心时时观望着天候的农夫心里都在想些什么。这让鲍西娅不必觉得尴尬，但也难免有些不满，因为听上去实在别扭。

“我不知道。”她说。

“没了。”

她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当时你到底有没有事先做过什么计划？”

“我决定和他赌之前还没想过用这个办法。”

“你突然跳出来说要比着喝毒酒，而且还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

“当然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我知道，我的赢面肯定比较大。”

“给我说清楚。”

“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冲动的人，再加上他刚刚赢了钱，还为没了一只蝎子发火，这样毒药在他体内生效会更快更明显，我也就更容易察觉他喝下的哪一杯是毒酒。站在三米之外可能感觉不出，但我和他面对面，只要静下心就能很容易感觉到呼吸变化之类的事。”

“知道这个有什么用。他喝了多少毒酒和你喝了多少一点关系没有。”

“怎么没有。他取酒杯的时候，我先凭着声音估计一下位置，轮到自己动手的时候再去确认一下，就能知道他取走的是哪杯酒了。不管我还是他，每次从桌上拿走一杯酒，我都会记住它们的位置和顺序。因为庄家不会让所有毒酒都挤在一块儿，所以玩到后面，两个人都喝了不少之后，可以推测哪杯酒可能是安全的.....”

“这算什么办法？毒酒喝得多了，接下来能喝到的可能性当然就变小了，你找个不明白这道理的白痴来看看。”

“不光是这样。他这几个月斗蝎子赢了太多钱，很久都没执行什么要点儿体力的任务了。如果他能够撑下三杯，我没理由不能撑四杯。”

“说那么多都是废话。到最后还不是要靠运气。”

“你才说废话。我和他是在赌博，阿涅斯，你弄明白了赌博是什么意思吗？我只是说我的条件更有利，还有一些尽量让赢面变广的办法。这就像我们出任务一样，你老觉得我做事危险，但和这些家伙作战，你能拿得出绝对安全的办法？知道自己在哪些地方占优势就足够了。”

“这都是歪理。我没说要绝对安全，是尽量安全……”

鲍西娅接下来本想说“这和你尽量危险不是一回事”，但是察觉到这样纠缠于语义的争吵根本不会有结果，而且还偏离了重点。她皱着眉头望向旁边，降低声调说：“算了。你躺回去。我不是来打扰病人的。”

过了三秒钟后，因为激动而撑起身子的巴萨利奥重新躺平，望着天花板。

“你有没有想过。”沉默片刻，鲍西娅重新看着他说。“如果你赌输了，会怎么样？”

“我又不会死。”

“当然，我说的也不是这个。那家伙……最初是朝着我来的。”

她没有再说下去。出于她的立场，不能说明白的东西。如果巴萨利奥不能体会，并不是因为她没有解释清楚，而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错。再怎么生长在缺乏正常社会结构的地方，他也没有完全不理解某些女性特权的理由。巴萨利奥如何看待这整件事，鲍西娅必须弄明白。这对她很重要。如果他还非要和我争死理……

“输和赢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说。

“为什么？”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俩算是一伙的了。这事发生之前他们就知道，我站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得更加清楚明白。至于最后是赢还是输，他们不会记得。你到这儿来看我，也是一样。那些人太久没看见土生子和外来人站在一边，就让他们看去。”

“我是外来人，这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

过了一会儿，鲍西娅左手触着巴萨利奥搁在胸膛上的右手，让自己的手指穿过他的指缝，俯下身吻他。在这个吻持续的时候，巴萨利奥的右手缓慢地朝右移，将她朝自己拉近。

起身之后，鲍西娅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她低下头，朝着自己的膝盖，再睁开眼睛，慢慢转向他的方向。接吻之后的注视甚至比吻本身更让她颤抖，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这特殊的境遇下，她需要一些情感上的缓冲才能迎接他的目光。在越过希利苏斯的风沙之后仍然能看清她的目光。

巴萨利奥抚摸她的头发。“一直都没和你说过。我没见过这样的颜色。”他说。“我想知道它们变长之后的模样。”

“也许你会知道。”

鲍西娅想起一件事情，突然略微笑了出来。她闭紧撇长嘴唇看着他，没有掩饰眼睛附近的笑意，左手把他的右手拉起来摇了摇。

“你笑什么？”

“没。”

“一定出了什么事。”

“我想起一句话。差点对你说出来，不过还是算了。”

“是什么？”

“别问。”

方才接吻结束之后，她回忆起来的是两人接下烧毁哨站的任务那天，巴萨利奥对她说过的话。还行，但没什么经验……是这么说的吧？

“那好，那让我问你一些别的。”他说。

“你问吧。能不能有回答我不管。”

“你不知道哪些杯子里的酒有毒，对吧？”

“废话。否则我也不会问你喝了多少杯。”

“我和那家伙赌着的时候，你都在想些什么。”

“想了很多。”

“那不算回答。”

“比如.....我真的不知道。虽然以前听说过，但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赌法.....第一次整个都看过。我不知道怎么弄清楚局势，也看不见你的脸。”

“就这些？”

“也许是。”

鲍西娅确实还想了一些别的东西。她自己也相当意外，还没有准备好和巴萨利奥分享的事物。只不过，她现在还不想离开这房间；停留的时间越长，她就越难以抑制透露的愿望。也许这件事透露出去.....她就很难对巴萨利奥再有所保留。毕竟，她从拉霍尔那儿知道了巴萨利奥的不少事，但他对她还是一无所知。

“你还瞒住了别的事情。”他说。“告诉我，阿涅斯。”

当听到这个音节的同时，鲍西娅感受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压抑，就像含着太多泥沙的水滴忽然溅在太过青嫩的树叶上。她的思维往下一沉，这让她不得不抬起头，故意撇紧隐藏笑容的唇线也放松了。他的手似乎握得太紧了些，因为长期握剑磨出的茧让她产生了手指擦伤的错觉。他的眼神比方才更放松，但同时也更急迫，只是不知怎地在一瞬间就失掉了几分诚意。

“下次再继续吧，巴萨利奥。”她说。“我等会儿要去执行任务，可能明天再回来。希望那时候你已经没事了。”

她把左手抽出，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他手指间的挽留倾向，站起来。“明天见。”她说，然后转身朝门走去。背后没有传来他的声音。

出了屋，关上门。

——明天见！这算什么？

她从来没对他说过这句话。在这一刻突然说出，并不是因为它能表达什么感情，而只是用作它最基本的意义：今天的见面就到此为止了。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背靠着门，右手压在身后；两名雇佣兵路过，她连忙站直，把手放在剑柄上。

这不是巴萨利奥的错，她知道。但她还是无法让自己平静。一个简单的音节改变了一切，这让发生不久的吻也突然远离了，像一个她已经忘记自己何时经历过的梦境。

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巴萨利奥最后的问题。严格来讲，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让鲍西娅更加心神不宁，因为它和名字一样，是代表着她重要根源和认知的事物。她离开暴风城好几年，从一开始就抛弃了这两者，但在此刻却初次强烈意识到和它们的真正分离。

关于巴萨利奥说的那几个提高赢面的办法，鲍西娅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从共同完成任务的经验就知道，巴萨利奥不可能完全没有准备就投入到危险中去。他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但是，这不能将当时从心中出发，贯穿她全身的强烈不安减轻分毫。

这不安，和充满罪恶感的恐惧不一样。它显得光明正大，但却让人没有退路，是判决而不是折磨。鲍西娅怎么做，都无法将它压制下去；她看不见巴萨利奥的面部，但能看见敌手的面部，这反而更让她难以忍受。直到赌局终末，巴萨利奥拿掉遮眼布站起的时候，她的心情才终于得到了平抚，而这时候出现在她心中的第一句话是：圣光保佑。

## 12

这是一个倚着大岩石临时搭建的棚子。身处其中的拉霍尔，一整夜都望着西边远处的沙漠。在他视线的尽头，无数白色的微弱光点从地面泛起，互相挤撞且流通着。那是有着发光器官的其拉虫在聚集。光点之间的黑暗部分有着更多别的同族。它们也许是在做着巢穴的扩建或者迁移。在希利苏斯，只有仅存月光的夜晚才是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光源只有两种可能：暮光教徒燃起的火焰，或者其拉虫的生物光。

这样的景象他已经见过了太多次。这说明近期其拉虫不会发动大型的进攻。新来的雇佣兵往往充满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片沙漠上的任何规律。拉霍尔知道。他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正因为如此，他打算睡一会儿，因为到明天早上事情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他将一块薄毯子折起来，垫在石头的缝隙之上，把后脑靠上去。得坐着睡，因为在野外躺着睡太危险。闭上眼睛之前，他看见脚边的一块石头下面有一件线头似的东西。他伸手把它拽出来。那是小半串项链；银质项链。也许其余的部分断在了石头里面，也许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它的式样表明主人是女性，至少应该属于女性。没有什么原因可以解释它来到了希利苏斯的一块石头下面。拉霍尔将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在私自离开暴风城的那一天，他给未婚妻留下的就是一串项链。他用最精致的词汇，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写成一封告别信，用装着项链的盒子压着。他认为她一定会理解自己的

想法。她是一个非常博学的女人，知道个人意识的重要，所以必然会赞同告别信里的一切并且祝福他，而这就是拉霍尔当时所认定的浪漫，以及远比爱情更崇高的感情。他相信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类之爱是尊严。他实现尊严的重要一步就是从他人规定的人生轨迹里逃脱。

得以进入最好的军校，直到和一位无论容貌和才学都远近闻名的伯爵小姐订婚，拉霍尔不觉得自己曾经努力付出过什么。以最优秀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后他希望上前线，但是父母却将他安排进了暴风要塞皇家卫队。未婚妻的出现很突然，拉霍尔后来通过和她的交流，才知道双方的父母已经就这件事商谈了几个月。在不知不觉间，他就接近了许多人奋斗一辈子也无法接近分毫的未来。他的未婚妻也是一样，自小就为成为一位无可挑剔的贵妇而接受教育。当共同在街上散步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承受着多少嫉妒的目光。

在相识的最初，非要从未婚妻身上找出缺点对拉霍尔来说是件困难的事。随着婚期的临近，拉霍尔却越来越头疼，因为未婚妻已经准备好了拥抱这样的未来，就好像嫁给他本来就是她的理想。从小身边就围绕着仆人，使得她十分缺乏独立生活的技能，但却觉得是理所当然。拉霍尔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他对这世界看得也很少，但从瞒着父母偷偷阅读的书本上了解了许多事情。只要在暴风城街头见到一个乞丐，他就不免感受到一阵不安。眼前的人一定活过了五十岁。他曾经有过梦想，或者只是单纯地想得到更好的生活，并且通过磨练得到他人不曾经拥有的智慧，但最终变成了这副模样。未婚妻对这些人不会看一眼。在不得不经过的时候，她虽然不会直接表达厌恶，但却会轻轻推着身边的拉霍尔，让他走远。

有一天夜里，拉霍尔半躺在沙发上，端详着父亲送给他的黄金怀表。他最近才听说，世界上有一些人以从泥沙中淘金为生；由于收购商的市场控制，花一整天淘出的金子也许只能换来一块面包。他突然生出了强烈的自我厌恶，立刻站起来，连背靠着柔软沙发的感觉也让他心神不宁。他看着卧室里一件又一件昂贵的器具，心中浮现出一些古怪的算式：一位普通的农夫要花多少年才能买下这座烛台，这套酒杯？在这些年月的劳作中他要流多少汗，多少血？随后他意识到，假设一位普通的农夫愿意将这些奢侈物作为购买目标，本身就是荒谬愚蠢的，于是坠入到了更深的危机感之中。他必须离开；否则他觉得自己必然会经历一种漫长的精神死亡。他连夜写下留给未婚妻的信，笔迹有些颤抖，因为那是散发着香气的高级信纸。

离开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将要踏上寻找尊严的旅途。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尊严，而是存在于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每天的劳作之中，一种像大地以及海洋一样古老的精神。他对自己所属阶级的厌恶达到了顶峰，但是同时也有着今生尚未有过的期待和感动，因为他就要真正开始掌控自己的生命了。那些供养着他可鄙的优渥生活的人，他将带着最诚挚的尊重和悔意投向他们……

旅途中，他杀死了三个抢劫犯。在接下来的小镇，他听说死去的抢劫犯之一是镇长不成器的小儿子。剧烈的恐慌让他的旅程变为了逃亡，但无论留在哪儿都没办法消除他的罪恶感，直到藏身于希利苏斯。

“拉霍尔。”

棚子外传来的声音将拉霍尔唤醒了。他起身，走出去。站在眼前的是冠军。苏醒已经五天了，他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精力，每天吃不了多少饭，也提不起劲照顾蝎子。

“你睡觉？在放哨的时候？”他朝棚子里看了看，然后说。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那未必，拉霍尔。因为我来了。假如我没有叫醒你，就这样摸进去刺你一刀，你会知道吗？”

“就说你是来做什么吧。我不记得要过后援。”

“你知道，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但我想你还得再给我一些赔偿。为这意外事件。”

“意外？我没看出什么意外。你非要给那女人不好看，惹得土生子出面了，这都是自找的。”

“为什么偏偏跳过了最关键的事，你心虚？我最能干架的蝎子死了，这才是意外，我不可能遇上这事都还缩着脑袋。如果不是你让我把它扔到那女人身上，这一连串倒霉事都不会让我碰着。五个金币甚至都值不回我的蝎子。”

“假如玛尔利斯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侦察暮光营地，但你非要杀进去，最后害死了自己。你觉得玛尔利斯该不该为你的愚蠢负责？”

“我说的是你。你这个恶心的小人……这算什么，要借别人的手让那女人出丑？难道是你看不惯土生子抢走了她？你是个疯子，拉霍尔，我真的不关心你的脑袋怎么想。再给我五个金币，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它已经结束了。土生子赢，你输。”

“五个金币就了结，否则我会让要塞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不要忘记了，接下这个恶心委托的人是你自己。”



“那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攒够了足够的钱，马上就要离开这鬼地方。但你已经在这干了二十多年。所有人都认识你，记得你。你是这里资历最老，但却是最可笑的人。那个要靠别人的手，才敢去惹一个女人的拉霍尔……”

“你这么说就错了。我倒不是害怕所有人都知道。”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那两个人，对吧？不过这又有什么不同？嘿嘿，竟然嫉妒那个土生子……我听说养大他的人是你的朋友，对不对？这小子一点儿也看不上你这个长辈，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

“好吧，冠军。我付钱给你。不过你要记住，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是因为更重要的事情，才让你这么做。一些凭你的蝎子脑袋没办法理解的聪明事儿。你要承认这一点，我就给你五个金币。”

“无所谓，随你怎么说。反正我也只是要应得的赔偿，没打算让你低头。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金币拿过来，就好聚好散。反正我在这呆不了多久了，何苦记住一个没机会报的仇？”

“那就好。”

拉霍尔拔出剑。冠军刚把手放在斧柄上，就给砍掉了脑袋。

说只是要求让冠军把蝎子扔到阿涅斯身上，没有别的意思，的确是谎话。拉霍尔多多少少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别的事。

他想看阿涅斯的反应。这个出身阶层显然不平凡的女人，到底能将自身的冒险坚持到什么时候，他很感兴趣。他也想知道巴萨利奥会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能比公开的侮辱行为更能揭示受辱者的内心。他看着巴萨利奥长大，这是亡友何塞的养子第一次抛开土生子习惯于自我孤立的情势，为外来人出面，这让拉霍尔同时感到新奇和欣慰。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他不快，因为巴萨利奥和阿涅斯之间的联系比他想象中要紧密，这预示着阿涅斯近期之内都不会有离开希利苏斯的念头。

你应该离开。越快越好。你仍然保存着同情心。当年我发誓一定要找到的普遍尊严，只不过是普遍的同情心化为行动的能力而已。苦难并不一定会催生它，反而可能会消磨它；至少希利苏斯就是一个不停使之消磨的地方。在这沙漠上的二十多年，让我最终成为了空谈家，然后就是现在，看这个倒霉的人。我利用然后杀死他，完全没有什么罪恶感可言。我本希望这点小把戏就能让你离开的。

在黯淡的月光下，尸体的血渗入沙子；每有一粒沙变成红色，拉霍尔就又多了一个留在希利苏斯的理由。

## 13

鲍西娅进入玛尔利斯办公室的时候，发现巴萨利奥已经站在其中了。通常玛尔利斯需要和雇佣兵单独说话，总是在例会上直接点名，而这一次却是私下让士兵通知鲍西娅。这情形以及巴萨利奥的在场，让她觉得将要发生不简单的事情。那次充满意外的会面已经过去了三天，而这是她真正再次见到巴萨利奥。他恢复得很不错，已经看不出病卧好几天的迹象；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对她笑笑，她也用平静的笑容回应。毕竟这是在玛尔利斯的办公室里，鲍西娅不想让那件事情太过影响自己当前的表现，但还是不由得设想呆会儿两人一同出去之后该怎么办。站在他身边，略微侧过头部，从低垂目光的角落瞥见那天抚摸过自己的手臂；从亲密的回忆中浮起的喜悦感让鲍西娅产生了搂住并倚靠这手臂的冲动，为了掩饰这冲动她连忙站直身子，望向玛尔利斯。不过，她太低估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暗夜精灵对人类感情的体察力——他皱起眉头看着她，同时用两指手指弹了弹手里捏着的文件，有点儿像老师敲桌子警告学生集中精神。鲍西娅经历了片刻的尴尬，但并没有不愉快。至少那天由于名字引起的积郁，完全没有在此刻控制她的心情。

“长话短说，我没必要解释为什么要把你们俩同时叫过来。”玛尔利斯开口了。“前些天和你们一起闹事的，叫做冠军的家伙，失踪了。什么蝎子，喝毒酒的赌局，到底谁对谁错，这我不关心。我只是想知道单就失踪这件事，你们有没有想说的。”

“我现在才第一次听说。”鲍西娅说完，望向巴萨利奥。“今天早上有人跟我提过。”巴萨利奥说。“那些还欠着他赌金的人倒高兴了。”

“听好，我没有暗示你们做过什么事。在估计的失踪时刻里，阿涅斯，你还在出任务。巴萨利奥，你刚从病床上起来没多久，一直没有出过要塞。我想问的是之前的事。在闹矛盾之前，你们俩和他有没有什么接触？对他这个人了解得如何？”

鲍西娅回答，对冠军斗蝎子之外的事一无所知。巴萨利奥知道得稍微多一些，但也十分有限，因为冠军属于非常不愿意和土生子接触的那一类人。

“假如他是主动失踪，你们能不能揣测一下原因？”

不能，她说。他也是一样。

“我相信。因为他失踪前，最后有较近接触的人就是你们俩，所以我必须问问话，就算不期待有什么实际结果。实话告诉你们，在清查他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几张暮光密文信。按照规矩，所有雇佣兵不得私藏和暮光教徒有关的任何东西。如果非要留着些什么，一定要向我报备。所以他要么是坏了这个规矩，要么实际上是暮光教徒安插进来的人。既然知道了这些，你们多少回忆一下，比如说关于暮光教徒，他说过或者做过什么。”

“这半年除了斗蝎，我没听他说过别的。你应该去找找那些和他关系更好，比如因着他的蝎子赢了不少钱的人。”巴萨利奥说。

玛尔利斯点了点头，望向鲍西娅。“你呢，有没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五秒钟过去了，鲍西娅在考虑着，什么都没有说。

“看来是没有了。”

“我能不能问一下，那些信件里大概是什么内容？”她说。

“这有关系吗？”

“大概有。”

“那么……这点就是奇怪的地方。假如信里说的是和军事有关的东西，或者表明他在和教徒通信，那肯定是间谍行为了。但那只是一些没多少实际意义的信件，提到的是这些疯子的日常生活安排之类的，还有一些私信，总之是对我们完全没用的东西。当然，还没有翻译完毕，因为他们最近又修改了不少词语的排列方式。”

“也许他是想把这些信带出去卖掉。”她说。

“卖掉？这对暮光教徒之外的人来说就是废纸一堆，能卖给谁？”

“作为军人，您一直只是专注于清剿暮光教徒，但是在外界有人对他们有别的兴趣。比如一些宗教学者，暮光密文信对他们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尤其是那些包括私人信息的信件，他们愿意出高价收购。”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我猜想这些钱多得没处花的学者大多聚集在大城市。”

“的确是。他们不可能到这些危险的地方来收购的。”

“好吧，阿涅斯，这有些说服力。但不管怎么讲，接下来一段时间还是得加强对暮光教徒的防范。刚才这些话，尤其是你说的有人愿意收购这废纸，都不要透露出去，明白了

吧？那就好。还有一件事，我正在计划一次针对西边佐拉虫巢的大规模进攻，需要你们这些人和我的士兵良好合作。因为事情十分重要，将会影响整个希利苏斯的战局，我不会公开招募，而是选择一些我看中的人参与进来。你们俩在我的考虑名单之中，所以做好心理准备，这会是最困难但报酬也最丰厚的任务，不过我不会强求任何人接受。你们可以离开了。”

两人刚走向屋门，玛尔利斯又开口了。“等等，阿涅斯，你留下来。巴萨利奥先出去。”

鲍西娅转过身，虽然没有看巴萨利奥，但是感觉他在自己背后停留了一下才离开。她站回原来的位置，等待玛尔利斯开口。

玛尔利斯把刚才一直捏在手里的文件放下，眼神变得更沉静且深刻。暗夜精灵经由时间沉淀出一种特殊的洞察力，而真正掌控这洞察力的人并不会傲视一切，而是不放弃对细微之物的不停关注。鲍西娅知道他在关注着她。

“你应该是来自于暴风城，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别担心，我不会追究任何雇佣兵的过去，这多少也是你们愿意到希利苏斯来的原因。怎么样，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一份好工作吗？”

“我不知道。但我应该还会留一段时间。”

“我很少对其他人这么说……我拥有的是一份很糟糕的工作。我们的种族曾经在其拉虫面前遭到惨重的损失，我是为这些损失做出补救的人，但并非所有人——且不提哪个种族——都能正确理解我的工作。他们只看见虫子成片成片死去，然后以更猛烈的势头冲回来。我眼里看见的希望，很多人看不见。你能看见吗？”

“我不知道。我对整个战场的局势不了解。”

“这不是我要说的。希望是……一种积极的生命力。我的种族有很长的生命，但生命越长，就越难让每一刻都保持着积极。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在某些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衰败过程。从我的立场来说，这句话也许有些虚伪，但正是从你们之中的一些人身上，我才能真正感受到能够成为希望的生命力。”

“您当然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生命很短，所以一旦有痛苦的事，对我们来说就持续得更长久。”

“看，我事先已经提过这可能显得虚伪，结果你还不顺气了。不过你一定理解我的意思。在我眼里，在希利苏斯生长起来的人，就代表着这样的生命力。对待雇佣兵，我必

须不偏不倚，不能试图去控制你们的价值观，但我非常看重巴萨利奥。他能成长到如此，实在太不容易，而基于你们俩的状况……我就不拐弯抹角了，阿涅斯。我刚才所说的大规模进攻，巴萨利奥必然是会同意参与的。而我希望你也能够答应下来，站在他身边。”

鲍西娅不知该说什么。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里生出信任有多困难，而你们俩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珍贵的。在你之前，他几乎没有真正和任何人合作过。说到这里，我难免又要表现一些虚伪的道德了。我把你们看作希望，但如果不战斗，这希望也就不能体现，哪怕我并不真心希望你们共同涉险。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巴萨利奥必然会参加，所以……这仍然不是强求或者请求，而是希望你能这么做。不管发生什么，有你在身边，都会好得多。你不用回答我。如果愿意的话，现在去和他好好谈谈。你可以出去了。”

鲍西娅离开了办公室。她需要一些时间消化刚才的内容。也许暗夜精灵太过深刻的洞察，实在容易让凡琐之事带上沉重的含义。她并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她只是来到了希利苏斯，再怎么讨厌虫子但还是得努力适应，而且正为某些事情烦恼。

*还说不是强求，这比强求要可恶得多了……*

她抬起头，看见巴萨利奥站在几步之外望着他。

“你在等我？”她走上前说。

“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他不准我说出去。”

“那行。”

“就这样？你就不问了？”

“他不是不准你说出去吗？”

“算了。”

她往前走。

“等一下。”

他在后面拉住了她的手。她没有回头。

“你这两天故意避着我？”巴萨利奥说。

“没有。”

“那你为什么……”

巴萨利奥说到这里的时候，鲍西娅感觉到自己又有听见某一串音节的趋势。她转过身，使劲将他朝自己拉近，然后用右手肘弯钩住他的后颈，嘴唇凑近他的耳朵。

“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叫我鲍西娅。”她的右手加了一点儿劲。“记住，这是我的名字。”

## 14

部队前往佐拉虫巢的一天夜里，鲍西娅坐在一块岩石上，望着不远处的士兵营地。一名随军牧师将圣光信徒集合起来，进行战斗前的布道，并且主持祈祷。他大概五十来岁，言辞激昂却神情疲乏，不时抬起的双手仿佛因为难以承担自己言辞的重量而颤抖。他选择了强调圣光使人坚定的祷词，意在激起士兵们的勇气和斗志，但在他自身虚弱气质的影响下，效果免不了多少转化成面对险境的抚慰。接受布道的士兵有的能领会并且顺从牧师的意图，面容凝重但不过分紧张，有的看上去过于悲观，而有的——根据举止，鲍西娅判断个别士兵其实并非圣光信徒，而只不过是凑个热闹，赢得一些信心而已。

在微弱的月光，和位置安排得不大稳妥的篝火照耀下，眼前这一幕从远处看来并没有什么神圣感，仿佛牧师在传播的并非圣光，而是一种希利苏斯所独有，从白色的沙土和虫的骸骨之间生出来，略显绝望的宗教。无论如何，这景象之中仍然有吸引鲍西娅继续看下去的特质；将它和自己过去经历的宗教仪式相比较，是很有趣的事。当人们身处的是教堂，而不是广阔沙漠的时候，仪式自然而然也就多了一些神圣的意味；也许对强调个人内心的圣光来说，自然景象确实没有成为神圣的资格。

一阵冷风吹来，鲍西娅双手交叉着在臂膀上搓了搓。片刻之后，她感觉到一双手把一件衣服披在她身上。她有些疑惑，因为这种一言不发的含蓄关怀并不是巴萨利奥会做的事，不过还是自然地握住了搭在自己肩上的手掌。接下来一瞬间，她就立刻把手拿开，站起来，转过身。

“请原谅我的无礼，小姐。我自认有一颗坚强的心，但是不承想，您在寒风中的微颤却使它变得无比脆弱。为了……”

“拿去。”鲍西娅扒下那件衣服，右手抓着推给拉霍尔。“还有闭嘴。”

拉霍尔笑了好几声。“看看你这表情。其实我是真心的。”他说。“当然，我早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很好笑吗？”

“当然不，是我不对。”拉霍尔举起左手，从尾指到拇指慢慢地顺序朝中心握紧。“这是好几年来我感受到的最有味的触摸。也许对我的年龄来说有些温柔得过头了。”

“我看你也快开心够了。我很尴尬，得了吧。”

“我倒不是真地想让你尴尬。那么，你们俩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睡过了？”

“没有。”她朝身后看了看快结束的仪式，再回头，避开拉霍尔的眼睛。“再说，关你什么事。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听上去有多恶心。刚刚还说什么寒风，心碎……”

“我只是很忠实地再现某类人常常经历的心理过程而已。比如一个贵族少爷发现心上人早就有了别人，碍于面子他必须礼貌回应，但是私下里谁知道他都骂了些什么话。”

“快要到目的地了，你还在开恶劣的玩笑，想这种无聊的东西。看来这一次我们麻烦大了。”

拉霍尔是这次行动中雇佣兵人类分队的队长。鲍西娅听说他不止一次深入过佐拉虫巢。

“我有我的准备办法，你也有你的。”他抬起头，朝士兵营地里的仪式地点示意。“你想参与的话，不用急。牧师会到雇佣兵这边走一趟。”

“我不想。”

“那你在这看些什么？”

鲍西娅预料到拉霍尔又在试图挖自己的底细，就不再说话，从他身边走过去。

“你不该来的。”拉霍尔在她背后说。她不打算弄清楚他指的是希利苏斯，还是这次行动。

鲍西娅回到巴萨利奥选择的休息地点，靠着他坐下，握住他的左手。是这只才对。他们背后是岩壁，雇佣兵营地中央的篝火让他们的身体周围染上黯淡的黄色。

这附近有不少雇佣兵能看见他们俩，她没觉得有什么好回避的。毕竟在这里，回避就等于胆怯，胆怯预示着失去尊重。哪怕不是为了这些雇佣兵的规矩，她也不在乎，实际上还更倾向于让别人知道她握着谁的手。

在这一段日子里，鲍西娅觉得巴萨利奥的生活变化要比她更大。他现在很少和别的土生子在一起了，而这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原因。鲍西娅能感觉到，对自己亲近巴萨利奥表现出明确厌烦的人，大多都是土生子，哪怕他们没有胆量直接表达这一点。玛尔利斯强调看重巴萨利奥，但并没有提到土生子整个群体，看来是有理由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选择接受自己遭到的歧视，哪怕是个人生活之中积极的部分，也慢慢自行异化为符合歧视的标准。作为雇佣兵的巴萨利奥几乎是唯一不受这一点约束的土生子。现在，鲍西娅就发现，远处有一名管理军粮的土生子看着他们。他紧抱膝盖，蜷缩的脖子转向这边，尽量遮住鼻子以下的部分。鲍西娅直视向那个方向，他立刻就把眼神避开了。她知道这其中存在更原始的嫉妒——土生子很难有机会接触女人。鲍西娅觉得不大自在；她应对不自在的唯一办法就是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至于这正当性是否成立，只有她自己才有资格裁判。

“鲍西娅，你该回帐篷里睡着了。再过三个小时还要赶路。”巴萨利奥说。

“不，我就这么睡。你别动。”她倚着他的肩膀，把腿缩起来，稍微调整了一下臀部的位置，闭上眼睛。

“睡这怎么能行。”

“别动。”

她感觉他在自己额头上吻了一下，就没有再动了。

每次看见小型的其拉虫巢穴，鲍西娅都免不了恶心一番，但面积远远超过塞纳里奥要塞的佐拉虫巢是另一回事。她现在的心情与其说是恶心，恐慌，倒不如说是沉默且持续不断的震颤。

在无云的天空下，入口外围四处突起的高大尖锐物体发出金黄色的光芒，巢穴紫色的光滑内壁螺旋向下，从肉眼无法看见的底部传出持续的低沉轰鸣。它太巨大，对周围环境入侵太深了，以至于不像是其拉虫对这片沙漠的折磨，而更像是希利苏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一只眼睛。刚看见它的时候，鲍西娅就以为眼前是沙漠中的特殊景观，在怔了好



一会儿之后才明白这是目的地。附近有少数其拉虫在游荡，这并不能预示要塞军队将要遇见什么。

这次作战的目的是尽量清剿巢穴中的其拉虫，尤其是母虫，并且用炸药或者其他方式封闭部分通道。这些年来，它的面积并没有持续扩大，玛尔利斯认为这是其拉虫的一个生态发展极限。如果能让它失去主要功效，哪怕只是短期，那么将对更长期的作战计划起到决定性影响。

雇佣兵人类分队的职责是消灭巢穴某个深部区域的其拉虫，为应当放置炸药的地方清场，并且搜索正在向外扩展的支道。鲍西娅看了看站在雇佣兵部队前方的拉霍尔。他的神情比她想象中要严峻。

在能够进入巢穴之前，他们需要和大部队共同对付出口附近的其拉虫。对于敌人的到来，其拉虫的行为似乎表露出一種傲慢；队伍在离巢穴一百米左右的山坡上停留，应当已经进入了它们的视觉范围，但它们并没有摆出警觉姿势，而是继续运送食物，或者进行其他无法理解的工作。

指挥官玛尔利斯站在队伍的最前方。他进行了最后的作战动员。身处后方的雇佣兵队伍很难听清什么。也许这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鲍西娅发觉自己很希望弄清楚玛尔利斯说话的脉络。

她没有得到这个机会。部队前进了。在最前方的人开始战斗的时候，关于这些虫子拥有集体意识的说法再次得到了验证；短短几分钟内，就有数倍于地面已有数量的其拉虫从洞口涌了出来。

当一批虫子开始袭击雇佣兵人类分队的时候，鲍西娅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参与过大规模的战斗了。她仍然在因脚底感受到的震颤而惊愕，心中不合时宜地升起了好奇心，仿佛她现在只是漂浮在空气中的战局观察者。直到看见前方一名战士身体变成两半的时候，她才猛然抬起了警觉。一只外型类似毒蜂的其拉虫朝她疾飞过来，头部前方的尖刺可以轻易将她贯穿。她握紧了剑，摆好迎击架势，但这只是以地面敌人作为目标而生出的反应。

“卧下。”她听到身后传来这声音；这时候已经产生了尖刺就要接触到她头部的感觉。她立刻卧下，一阵疾风几乎贴着背脊而过。她回过头，看见拉霍尔避过飞虫，同时一剑砍下了它的一边虫翼。它跌落在地，另一些战士将它收拾了。

“你想死是不是？”拉霍尔高声对她说。“搞清楚你在哪里。没有想明白的话就给我后退。”

鲍西娅站了起来。这时候，她才发觉自从战斗开始，她都没有看见巴萨利奥。她知道这不是寻找他的时候。玛尔利斯让她“站在他身边”，她不能曲解这句话的意思。

## 15

致命的攻击从左侧发出。致命的攻击在它行经的轨迹上重复着创造死亡的过程。大树在砍伐中倒下，血液慢慢从手腕流尽，暴雨中的泥沙滑下沙坡，它们制造的噪音在虫巢深处得到共鸣；其拉虫的肢体和剑刃的交错，成为同时吞没并且倾吐这些共鸣的漩涡。战斗成为一个遥远的词汇，士兵们要用生命来赢得战斗的权利；在这之前，他们所能做而且必须做的是挣扎。它切断了一个人的脖颈。它咬住了另一个人的腹部。这些人在挣扎中失败，倒下，虫巢生体结构的微光将他们的血映照成铁灰色。

鲍西娅躲过了这来自左侧的袭击；她和这只其拉虫很接近，并且从它的眼球中感受到了恼怒。它有朝前猛撞的势头；鲍西娅闪向右侧，先斩下了它的一只前爪，再把剑刺进它的大脑。她已经熟悉了面对这些突击型其拉虫的作战方法。它们对前方的冲击力很强，甚至经常将防守者的武器和防具弹飞，但是因为关节活动幅度的限制，无法迅速对侧面和背后的攻击做出反应。只要找到机会砍掉一只前爪，它们的威胁性就会大大降低。

再合适的作战办法，能缓解的疲劳总是有限的。鲍西娅双手握住剑柄拔出的时候差点滑倒，就像一个小孩子要尽力拿动长度超过自己身高的东西，却失去平衡。她单膝跪在地上，用剑撑着身体，歇了一会儿气，随后好不容易在左手衣袖上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用它抹抹脸，再站起来。这是在紧附着虫巢内壁的“过道”上。她抬起头，从远处的入口朝外观望，时间已接近黄昏；在入夜之前，他们必须结束主要战斗。实际上，对于负责清剿虫巢上部的队伍来说，战斗已经快结束了。他们开始设置炸药，少部分人朝地面撤退。鲍西娅身处战斗区域的最下层，虽然虫巢仍然在向下螺旋，但那已经是队伍无法进入的太过狭窄且黑暗的部位。

一片破裂的虫翼从上方飘落下来，鲍西娅不再观望，退到旁边，拿出水袋喝了一口。她有机会，也有资格休息一会儿。这片区域已经比较安静，不再有成批的其拉虫涌出，他们只剩下少量藏在暗处的其拉虫需要对付。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巢穴中层，雇佣兵人类分队必须脱离大部队继续往下深入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使用侏儒工匠提供的照明器具，战斗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未知；他们不知道这从未涉足的深渊到底有什么。传说地底深处潜伏着身高超过十米，像人一样双足直立行走的其拉虫人，这可能性随着空间的愈加狭窄而消失了，但他们的确遇上了一些从未见过的敌人。它们并不强大，但是却使得许多人

感到沮丧——并不是作为只需要酬劳的雇佣兵，而是作为有尊严的战士，他们不愿意认为自己多年以来的敌手仍然一无所知。

所有能克服这沮丧，将挣扎转化为战斗的人，都站在这里了。鲍西娅估计分队大概损失了二分之一的人。这一定非常不准确，毕竟这是她第一次将他们视为一个集体。她看着地上的几具尸体，试图回想巴萨利奥和冠军赌博的时候，他们是否在场，又站在哪个位置……越是歇得久，她就越没法阻止这些将自己引向感伤的想象，而虫巢也并不是一个适合回忆的地方。腐臭的气息和幻影朝脑海中的人和物渐渐渗透。

在前方不远处，巴萨利奥从一个低头才能进入的窄道之中穿出，并没有在其中经历战斗的迹象。附近的战况缓解之后，他独自逐一检查这些两人进去就太过碍事的支道，看看是否还有敌人潜伏，又或者是否有还未发现的主要虫穴。他望向鲍西娅，看看她身边的其拉虫尸体，然后上前来。

“你还好吧？”他说。

“不好。”

“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去。”

“不知道。”

他抬起左手，用掌底抹掉她右眼旁边沾上的一点虫血。她皱起眉头，脑袋朝后移。

“别碰我。”

“这只手是干净的。”

“臭死了。”

他一定又以为我生气了。看着巴萨利奥的表情，鲍西娅这么想。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她心里不平静，不高兴，但这和生气是另外一回事，但巴萨利奥也许还不懂得在恰当的时候要给她一定的空间。替她擦掉污渍的举动是私密的，而在现在的环境下一切私密行为都会受到污染。

玛尔利斯所说的“站在他身边”，她做到了。从刚刚进入巢穴开始，他俩就一直停留在能够互相救助的范围内。随着战斗的进展，她开始怀疑这是否有必要，因为巴萨利奥有时显得太过危险的个体行为在集体行动中得到了保护，她从未见他战斗得如此顺利，连带着让她面临的险境也大大减少了。她还回想起来，这支分队是玛尔利斯精心选择的，身边其

他人体现出来的实力——她第一次有机会看见——使得她拿不准自己是否真有资格入选。这不平稳的心境在深入巢穴底部之后得到缓解，因为事实是很多人没能活下来，而她有机会看到战斗结束的临近。如今烦扰着她的，是别人也许会认为她在战场上太过依赖于他，这和玛尔利斯强调的互相信任不是一回事。她不想成为单纯受保护的人，也不想战斗未完全结束的时候，靠他擦去脸上的污渍。并非不乐意，是没到时候。

“我只是……这个地方实在太讨厌了。”为了不让他产生过深的误解，她说。“真希望可以快点儿回去。”

这句话一出口，她感到一种奇特的抚慰。回去。回塞纳里奥要塞。什么时候那个地方也变成值得向往的了？这几年来她数次重复这样的过程：怀着因未知产生戒备到达一个新的处所，又在离开之后开始怀念，但只有两个地方真正让她产生归属感。她曾经非常深入当地一户人家生活的塞拉摩，以及这儿。真要回去了，她必然还是会因为嘈杂和缺水而烦恼不已，但在这一刻它却是吸引人的。能够留住她的不是什么地方特征，而是人。管别人怎么看，我在这次战斗里做了了不起的事，那就是和他一起活了下来。我要和他一起回去。巴萨利奥的表情变得稍微轻松了；她知道他正在理解自己的意思。

“都别歇着。”站在数米之外的拉霍尔对周围所有人说。“刚才突然出现了一批虫子，也许还有漏掉了的洞穴入口。来四个人跟上我到那边走一趟，剩下的把这附近再搜索一遍。别忘了我们光是爬回上面也需要不少时间，谁再磨蹭就得留这洞里过夜。”

就像鲍西娅预料中一样，巴萨利奥第一个朝拉霍尔走去。她随后跟上。拉霍尔朝他们俩的方向看看，再另外伸手点了两个雇佣兵。自从进入虫巢后，他几乎变了一个人，显露出真正符合他年龄的成熟持重。鲍西娅难以想象他就是前一天夜里那样厚着脸皮戏弄她的人。因此引起的好奇心，促使鲍西娅一直尽量注意着拉霍尔和巴萨利奥的关系。他们俩互相之间一句话都没有说，巴萨利奥很遵从拉霍尔作为队长的指示，而他执行这些指示的过程中有着竞争的意图。不习惯下命令的巴萨利奥自然不适合做队长，但是他通过行动表达：没有他的执行力，拉霍尔的命令在实践中就只能是空谈。巴萨利奥的行动常常会超出拉霍尔指示的范围，比如有一次接到严守某个通道的命令，他会尽快解决自己的战斗，然后去插手别的活儿。现在，要不是正先后经过一条极狭窄的过道，巴萨利奥几乎要走到拉霍尔前面去。

“前面没路了。”跟在鲍西娅身后的另一名雇佣兵说。她看见拉霍尔的前方是一道暗红色的墙。拉霍尔用手碰碰这东西，拔出剑，刺进去，再划开；这只是幕布一般厚的障碍而已。他们继续前进。

虫巢内狭窄的走道总是让鲍西娅不安。巢穴本身发出的生体光芒，加上两边墙壁上的粘腻物质，这让她觉得自己身处在巨大生物的内脏之中——也许实际上就是。经过那障碍物之后没多久，他们真正来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尽头的左边，出现了另一个入口，他们还不能直接看见其中有什么。

“你们等等。”拉霍尔说完，伸出手掌示意跟随者停住，独自接近那入口。当他把上半身探进去的时候，巴萨利奥有些耐不住也要上前，鲍西娅不得不拉住他。“别急。”她说。他没答话，仍然保持着随时往前的势头。

大概十秒钟后，拉霍尔抽回身子，看看最接近的巴萨利奥，再看看鲍西娅。“你们俩回去。”他说。

“什么？”巴萨利奥说着，很快挣脱了鲍西娅的手。

“回去。没什么好看的。你，”拉霍尔指着鲍西娅，“拉着他回去。快。”

凭着对拉霍尔队长身份的信任，鲍西娅想再次拉住巴萨利奥，但手刚放在他肩膀上就给甩开了。她没弄懂巴萨利奥非要和拉霍尔争胜的原因，她知道的只是此刻的巴萨利奥对这命令产生了莫大的抵触。他像要撞开拉霍尔一样挤到入口旁边，然后朝里走。

“该死的。”拉霍尔说完，紧随巴萨利奥。这是鲍西娅第一次从他的语气中听到真正的焦虑。他刚才特别强调的是让她“拉着他回去”，也就是说他真正想阻止的人只有巴萨利奥。没有选择，鲍西娅只能快步跟着钻进那入口。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角落和墙壁高处都散发出比通道上更明亮的黄色或紫色生体光芒，它们连同四壁的精细纹路，显露出一种诡异的美感，就像经过人手精心布置。巴萨利奥就站在身边，鲍西娅转向他，但是在中途注意力就让别的东西所吸引了。

在起初，她以为那只是巨大虫卵一般的突起物，属于人类难以理解其用途的虫巢结构。她很快就理解了。这些卵状物由各种固态和薄膜状的物体交织而成，透过它们，可以看见其中的一具具人的躯体。鲍西娅听见左侧上方传来人的缓慢呼吸声；巴萨利奥和拉霍尔都站在右边，另外两名雇佣兵还没进来，她隐约感觉出那边有什么，但由于大脑的停滞和刺痛，她没办法把头转过去看看。

月光僵硬地披挂在虫巢入口的尖牙状突起物上。夜风掠过深黑的洞口，俯视着仍然留在其中的少部分士兵，把附近的虫肢碎屑和血腥气混在一起卷走。沙漠中的任何声响，都让战斗过后的一切人和物更深地陷入疲惫的寂静。队伍还不能离开；他们至少必须等到第二天早上，协助侏儒工匠对巢穴中的主要道路实施爆破封闭。

鲍西娅坐在地上，看了看远处摆放死者的场地。不能说都是尸体，因为有一些只是难以辩认的断裂部分。这些残肢碎肉将堆积起来就地烧掉。在希利苏斯，弃置或者直接埋下尸体是个忌讳，因为这等于是喂养其拉虫。在这里没有所谓的下葬，而将尸体运到希利苏斯以外的地方处理也是不现实的。相对于在沙漠中化成灰，能够回到要塞的焚化炉是一种优待——独自享用火葬，要好过和不知属于谁的肉皮一同在火焰中消失。现在仍然留在虫巢中的士兵，多半就是为了收集死者肢体。他们扛着完整的尸首，或者用布袋装着一堆残肢攀上洞口。由于夜色的遮蔽，手里的死者部位就像是他们自己身体的延展；他们成了一个从疯狂的咽喉里爬出来的怪物。

巴萨利奥躺在鲍西娅身边，仍然没有醒。光线黯淡，她看不清他的脸上还残留着多少痛苦。鲍西娅总是想知道，一个人意外昏迷的时候如果没有做梦，那这算不算得上临时的死亡。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失去意识，更无法估计什么时候会醒来……一个人将睡觉看作乐事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 he 知道自己会在某一时刻醒过来，而且精神状况会比睡前要好。她不希望巴萨利奥正在经历临时的死亡，但也不希望他做梦，因为几乎可以肯定那将是噩梦。

她并不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就在她因为那些遭到禁锢，生死难辩的人而呼吸困难的时候，巴萨利奥突然冲上前，朝着最近的卵形物砍下去。他砍断了那粗壮脉络一般的组织，但是其中的人并没有跌落下来。鲍西娅看见，卵形物内部生长出血管状的灰白色软管，刺入卵中人身体的好几处位置。“人”已经不那么像一个人；表面没有毛发，极度瘦弱，皮肤变得透明，甚至能看见红色的肌肉。右脚膝盖以下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但并没有留下染血的伤口，而更像遭到溶解。但他仍然活着——鲍西娅能看见他灰白色软泥一般的鼻孔在开合，听见嘶哑的气体流通声从中传出。

巴萨利奥抬头看着这个人，眼神中透露出让鲍西娅害怕的极度紧张和激动，就像疲劳至极的水手无望地盯着正要折断的桅杆。他后退了几步，随后冲到旁边，割开了另一个卵。其中什么都没有——不，鲍西娅看明白了，有的只是勉强连在一起的头骨和胸腔。巴萨利奥非常含糊地说了什么，然后使劲把剑朝下挥，动作失控得就像要砍掉自己的一条腿。鲍西娅拿出勇气准备上前，但是拉霍尔拦住了她。你别去，他说。他会伤到自己的，她说。就在这时候，巴萨利奥站在第三个卵形物之前，双手握紧剑柄刺下去，就像要把障碍和其中的人一同刺穿。剑行到半途的时候失去了力量，插在卵形物下方，而巴萨利奥也随之倒

了下去。鲍西娅连忙上前，把他翻过身来，看见他紧闭双眼，额头的血管很明显地突出，所幸身上没有受伤。拉霍尔命令一名雇佣兵背上失去意识的巴萨利奥，吩咐鲍西娅陪着出洞口。

这一连串事发生得太过突然，鲍西娅忘记将巴萨利奥脱手的剑一同带上来了。她开始回想那些卵形物之中几乎完全失去个体特征，只剩下基本形状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看见他们使得巴萨利奥失去控制，然后激动以至于晕倒。她并不担心他的身体健康，但心中却存在着一种更急促的焦虑。

夜风将开始焚烧尸体的气味吹了过来；鲍西娅感到一阵恶心，而这不适感因为对那些人形的回想而加重了。她遮住鼻子，想把巴萨利奥移到别的地方去，又不知会不会弄醒他。片刻后，风改变了朝向，她抬起头，想养一会儿精神，只是一闭眼大脑中就传来刺痛。灰白色，仿佛处于胃袋之中，肉体溶解而形成的瘤状物——

“喂。拿着。”

拉霍尔的声音。他刚刚从洞口上来。他将巴萨利奥的剑递出。鲍西娅抬头看看他，接过剑，搁在身边两块岩石的夹缝里。拉霍尔没有离开，她朝着地面闭上眼睛，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这是怎么回事？”鲍西娅重新看着拉霍尔。

“我当时就跟你说过，把他拉走。”

“办不到。”

“你就不能变通一下？撒撒娇，说不敢进去什么的……”

“别扯了。你在回避我的问题。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才让我把他带走。”

“我当然不知道他会有这样的反应。还在我面前逞了一整天的英雄，现在这样像什么样子。”

“你不想让他看见里面的东西。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该不会觉得这小子在你眼里不那么像男人了？”

“别再躲躲藏藏了行不行。你想保护他，这有多明显，但连在我面前承认一下都做不到。你才是不像男人。”

“对希利苏斯最老牌的雇佣兵说这句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是不是聋了？”她站起来。“我说，你不要躲躲藏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鲍西娅觉得自己也许真的会激怒拉霍尔。她从他眼里看见了疲惫。也许作为队长，他现在比任何还活着的雇佣兵都更需要休息。除了疲惫之外，她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体现他真实年龄的特征，比如面部的皱纹，脖颈略显松弛的皮肤。她发觉，只要一有机会，拉霍尔就会抿紧嘴唇，掩饰那一道会显露出牙床的豁口。和她一样，拉霍尔也一直在隐藏些什么，只是他经历得更多，为遮蔽真实而付出的精力也成倍的多。回忆起他刻意使用夸张贵族语气的模样，鲍西娅突然有些难过，因为那就和现在回避问题的行为一样，都是掩饰自我的挣扎而已。

“跟我来。”他说出这句话的同时，鲍西娅又看了看身边仍然躺着的巴萨利奥。“就让他睡这，不会有事。”他补充，转身走开。鲍西娅跟上去。

他们来到了一处岩壁的下方，周围没有其他人。鲍西娅朝来时的方向回望了一下；从这里看不见巴萨利奥了。

“他又不是小孩子，别老是摆出这幅模样。”拉霍尔说。“说，你想知道什么。”

鲍西娅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她连忙提出问题。

“那里面的……人……都怎么了？”

“这一直都没有定论。它们是不怕吃死肉和腐肉的，所以这应当不只是为了储存食物，也没必要让这么十一二个人占掉一整个房间。这种现象只有在大型虫巢的内部才能看到，这么多年以来我只见过三次。你也看见插进他们身体的那些管子了，也许这是在输送或者取走什么东西……说不定这些大型虫巢本身就是一只我们没办法看明白的其拉虫，而那就是它填饱肚子的方式。它不喜欢吃死掉的东西，所以就让他们活着。这样说你满意了吗？”

“他们真的还活着吗？虽然有呼吸，但是……”

“你希望他们进去那玩意的一瞬间就死掉了，因为这样反而比较好，是吧？可惜，他们的确还会活一段时间。至于要这样活多久，过得开不开心，与我们无关。”

“你有证据吗？”

“当然有。你的小情人就是证据。很难接受？这是事实。他曾经在那玩意里面呆过。准确地说……他和生养他的女人。他运气很好，活到了现在，那女人没有。”



鲍西娅睁大眼睛盯着右边岩壁上的一个斑点，左手遮住鼻翼之下的部位。在弄明白这句话的一瞬间，她的心脏剧烈跳动了一下，像脱落的船锚突然撞击在海底的岩石上。一些最令人难受的联想从大脑中浮起，她必须尽快压制它们。

“这是……怎么发生的……？”

“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当然那时候我不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说的话。”

“告诉我。我想知道。”

“你应该还记得，我说过留在希利苏斯的土生子有两种。一种是暮光教徒扔掉的，另一种是雇佣兵扔掉的。生下巴萨利奥的女人也是雇佣兵，但她没有扔下他。她在这里把他养到三岁，然后打算两人一起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跟上了离开希利苏斯的队伍，半途遭到其拉虫袭击。知道这些也该够了吧？”

“继续说。”

“有人要组织队伍去找他们。当然不光是为了这两人，同行的其他人也需要救助。最后，就是在你今天看见的这种地方找到了他们俩。女人已经死了，在她身边另一个笼子里的巴萨利奥还活着。他只受了一些轻伤……当然我是指外伤。”

鲍西娅不由得反复思考这里的“死”。今天她看见，一个已经只留下基本人形的人还能呼吸，但拉霍尔明确强调了巴萨利奥母亲的“死”。她回忆起巴萨利奥割开的第二个卵形物之中的东西：没有血肉的头骨和胸腔。那不仅是死，而是死之后的状态。在一个无法估计的时间段里，巴萨利奥在卵状物中遭到禁锢，而在他身边……

“不管怎么样，他得救了。接下来快三年，他都没有说一句话。今天应该是从那之后，他第一次看见这些玩意。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这些往事并非拉霍尔亲眼所见，鲍西娅相信这一点。“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她说。

“像你现在一样。听来的。”

“就是因为这些，所以你……”

“我可不愿意那小子看见之后脑子发热，搞出什么乱子来。虽然没想到他竟然会激动成这样，但这至少算不上坏事。”

鲍西娅回想着拉霍尔是如何立即让她制止巴萨利奥进入房间，以及他随后体现出的焦虑。这样看来，他的行为显得很奇怪。他在这么多年后依据着听说来的东西保护巴萨利奥。

之所以奇怪，实际上也是因为拉霍尔本人的不诚实；在刚才的叙述中，他就像只是在讲述一个用来下酒的故事，但毫无疑问，这些事实对他自己来说也必然有特殊的力量。

## 17

鲍西娅想起了一个名字。她对这答案非常确定，没必要作出疑问。

“是那个叫何塞的人。何塞嘱托你保护他。”她说。“我也向其他人打听过。据说你和他朋友。”

鲍西娅理所当然地等待拉霍尔回应。她很熟悉的嘲讽神情慢慢爬回他的面部。

“你还在等什么？回去看着巴萨利奥就是，说不定这一小会儿还真的会有人把他给偷走。我已经告诉你事情的原因，你再问下去那可不是关心他，而变成只是想讲闲话了。”

他已经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鲍西娅确实不想再逼问下去。拉霍尔曾经很快就接近了她的底细，但最后还是给她留下了隐藏自我的机会，现在她也应当以同样的行动来回报。她准备离开，朝后退了两步；在还没转身的时候，拉霍尔开口了。

“我厌透了照顾这丝毫不领情的混小子。你不会真打算一直留在这里吧？”

鲍西娅摇了摇头。

“好好考虑一下，把他带走。我不保证他一定会听你的话，毕竟那得看你们俩，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会试试看。你以后怎么办？”

“我？这个问题也太奇怪了。管你自己的事，最多再管管他。好歹我也是长辈……”

这句话没能说完；拉霍尔望向鲍西娅的背后。她转过身。巴萨利奥朝这边走来。他皱着眉头，步伐显得有一些散乱。接近她之后，他的眼神缓和了，却又在望向拉霍尔的时候变得紧张起来——甚至显露出一些敌意。

“巴萨利奥，作为队长，我命令你把这女人拉走。她缠得我实在够烦。”

“我没有……”鲍西娅说到一半噤住了。她不知道自己打算否定什么。

“怎么，脑袋还没清醒？”拉霍尔继续说。“我还有事要做。你们俩就找个僻静的地方分享一下活着从里面出来的喜悦吧。”

“我很清醒。”巴萨利奥说。“我也记得自己看见了什么。”

“你真是面子丢尽，在战场的深处闹出这种差错。我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不要有下一次。当然，这话是替玛尔利斯，也替我们的阿涅斯小姐说的。”

拉霍尔的语气和神情已经完全恢复了平常的状态。他丝毫不在意这显然会激化巴萨利奥的敌意。

“为什么当时你要阻止我进去？”巴萨利奥说。

“看看你进去之后的表现就知道。我的判断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阿涅斯。她太惯着你了，不愿意和你的抗命行为唱反调……”

又为了回避问题把矛头对准我！鲍西娅产生了强烈的言辞回击的冲动，但在她找出词儿之前，巴萨利奥抢先了。

“这和她无关。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不应该做什么。”

“你需要，太需要了。别忘记，我是队长。实际上在回到要塞之前，一直都是。我命令你们俩现在从我眼前消失。”

“我会看见什么，和你没有关系。”

“不要在这里，在我面前闹小孩子脾气。我算是做了一整天的保姆，得找玛尔利斯至少加个三成的酬劳。”

“别管他。”鲍西娅拉住巴萨利奥的一边手臂说道。巴萨利奥没有抽出手，但身子又朝前一步，离拉霍尔更近了。

“你想怎么样？”拉霍尔说。“在自己的女人面前丢了丑，就想找我麻烦来讨回一点面子？”

“别再说了！你……”鲍西娅不得不提高了声音。她发觉拉霍尔的人格几乎是自我破坏性的，这不体现在战斗方面，而体现在用粗鲁或者侮辱性的言语来模糊自己的真实意图，同时让交流的对方产生误解。她相信拉霍尔也隐藏着赢得信任的意愿，否则他刚才就不会说出那些往事，但不知何种原因，这意愿在面对巴萨利奥的时候就重新深埋进去。

“这副窝囊样，要是让何塞看见了……”

主动提到何塞，让拉霍尔的自我破坏展现得更彻底。鲍西娅心想，巴萨利奥应该是知道何塞嘱托过让拉霍尔照顾他，但不愿意接受。那只拉着巴萨利奥的手，有些失去力气；她渐渐感觉到在这不该发生的冲突之中，没有自己插手的余地。

“你没有资格说他的名字。”巴萨利奥说。

“要是平常，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吓唬吓唬我，不过今天就行不通了。你在战场里晕倒，还落下了他留给你的剑，亏得我把它带上来。怎么，你没察觉？也难怪，我想你突然就发疯了，肯定不会记得。如果我是何塞，现在该怎么教训你这小子……？”

“我最后说一次，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

虽然没有摆出作战的架势，巴萨利奥已经让剑尖朝向拉霍尔的方向。拉霍尔拔出武器，将指着自己的剑刃劈向侧面。在巴萨利奥反击之前，拉霍尔做了一个动作：把刀刃调转成刀背。

接下来的数分钟，鲍西娅只能在旁边看着。从两人使用的力度和速度来看，这本应是足以致命的战斗，但他们从未带着恨意攻向对手的要害，而只是以让对方处于下风，以及击落武器为目的。从一开始拉霍尔就处于守势，在剑刃交错之间显示出少见的冷静。巴萨利奥的攻击动作很大，仿佛他仍然在和体型超过人类的其拉虫战斗，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

起初，鲍西娅因为自己无法插手而难堪，又不能高声叫喊引起太多人注意。渐渐的，她明白了这一幕是巴萨利奥和拉霍尔共同的选择。他们并非为她而战，她自然没有插手的理由。无论如何，她还是希望两个人能尽快停下来。出于她还不理解的原因，巴萨利奥拒绝拉霍尔的保护，而拉霍尔则以侮辱性的话语顺应着巴萨利奥的抗拒。

拉霍尔坚持着防守，哪怕有明显的进攻机会也不夺取。鲍西娅一度认为这是因为嘲讽的心态使得拉霍尔不愿意出全力，直到她察觉了简单的事实：无论技术还是体力，他都明显比不上巴萨利奥。哪怕巴萨利奥挥剑的距离更长，其攻击速度仍然超过拉霍尔。坚守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这是意图杀死对方的实战，拉霍尔没办法坚持一半的时间。也许这仅仅是年龄的问题。

鲍西娅不相信拉霍尔不了解两人的实力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要激怒巴萨利奥，就像一定要通过这样做，来达成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目的。

巴萨利奥将拉霍尔逼退得背靠岩壁，斩下最后一剑；从鲍西娅的角度看来，这就像是要真正砍进拉霍尔的脖颈和锁骨之间。最后，剑尖落在了岩石上，而剑身停在拉霍尔的右肩上方。

“把剑扔掉。”巴萨利奥说。

“你已经赢了。”

“扔掉。”

巴萨利奥的剑慢慢朝下压。拉霍尔抛下手中的武器。

天空中云层的飘动，使得这块岩壁下方几乎已经照不到月光。鲍西娅知道自己不能靠得太近，但是只能大体看见两人的身体轮廓，让她十分不安。

“看见那些玩意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拉霍尔继续说。

“与你无关。”

“换了我，三岁的事情……可没办法记住。我看，你也不想记起来，只是没办法控制住。何塞说过，你的记忆力……”

这句话没有说完。鲍西娅猜测，一定是巴萨利奥再次把剑往下压，打断了拉霍尔。无论自己的立场有多尴尬，她都只能走近。她不能眼看着场面继续失控。

“你还是认为，杀死何塞的人是我。”拉霍尔说。

“他不会自杀的。”

“这就是事实。他杀了生下他的两个暮光教徒，然后自杀。”

“我不信。”

“你最好相信，巴萨利奥。当时你只有十二岁。你没法知道所有大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天夜里，你去了关押着那两人的牢房。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替何塞打开了门，因为他说想和他们见面。一开始我在外面等着。等我冲进去之后，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这就是事实。”

“为什么他一死你就藏起来，好几天不出现？”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放屁。没人知道你去了哪。这是我第几次让你说实话？”

“实话……你希望我现在告诉你？”

“说。”

“先把剑放下来。我想你也快过足瘾了。”

“不行。”

鲍西娅上前，毫不犹豫地抓住巴萨利奥执剑的手臂，将它掰开。立场不再重要，她认定巴萨利奥在做一件错误的事。她的干涉多少唤醒了。他看看她，垂下手臂，朝后退了两步。

拉霍尔左手在肩膀上抹了抹，鲍西娅和巴萨利奥都能闻到一些血腥味。

“后来那几天，我私自离开要塞，是为了给他的骨灰下葬。没错，我把他埋在一个地方了。”

“在哪里？沙漠中是不能……”

“有一片没有其拉虫的地带，想来你还没去过。从这往西北的水晶谷。”

巴萨利奥沉默着。没有否认或者抗议。

“我赶进牢房的时候，何塞已经杀了两人，正要对自己动手。他明白这是非常不光彩的死。他最后告诉我，要让你在别人眼里尽快脱离和他的关系。你看，我没有做到……你非要把这应该销毁的虫骨剑偷出来给自己用。我不能鼓励你这种做法，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如何自我了结，必须尊重他的意愿。当然，我自己也钻了他遗言的空子，因为他没说不能给他造个坟墓。”

“但是这已经过去十六年了。你应该告诉我。”

“看看你对我的态度，混帐小子。光凭这，我就不该告诉你。本来给他造坟也是我自作主张的事。我可不像何塞那么好心。十六年来你一直把我当成敌人。”

鲍西娅回想起初遇拉霍尔之后，她和巴萨利奥之间的对话。*你和他是朋友？——大概正好相反吧。*

“带我去见他。”巴萨利奥说。

“这就是你请求别人的办法？”拉霍尔看了看鲍西娅，再望向巴萨利奥。“也罢。我看，期限快到了。我也很久没有到水晶谷跑一趟。我们暂且脱队，绕个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鲍西娅不希望会显得太自大，但她模糊地觉得，拉霍尔愿意说出这些话，与她先前表明愿意将巴萨利奥带出希利苏斯有关。

## 18

起初，鲍西娅认为自己不应当跟随拉霍尔和巴萨利奥前往水晶谷。“你也一起去。”立刻看出她疑虑的拉霍尔这么说。他们脱离队伍，绕到西北边的一条小径。

在鲍西娅关于希利苏斯的全部记忆里，短暂的水晶谷之行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首先这是因为完全不像处于希利苏斯的地貌。处处充满青蓝色的石头，阳光因为薄淡的雾气而不再那么耀眼，空气中没有一丝虫壳或者鲜血的气味。据说这是因为当地受着另一种神灵的影响，使得其拉虫和崇拜古神的暮光教徒都无法涉足。第二个原因，她在此行中实际上是一名局外人。拉霍尔希望她做一个见证者，并且在这重要的时刻陪伴巴萨利奥，但这最终只是属于他们两人的旅程，而不是她的。

拉霍尔在掩埋着何塞骨灰盒的地方，利用一块扁平石头做了墓碑。墓碑上刻了组成这个名字的四个字母，除此之外别无一物。但是，它至少安静地留在了这里，带着一个名字。在希利苏斯死去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机会。

第一眼见到这墓碑的时候，鲍西娅认为它看上去正在经历非常长久的孤寂，独自立在毫无人迹的山谷中——人活着的时候是群居者，死去之后应当也是。后来经过拉霍尔指示，她才知道水晶谷之中至少还有十来座类似的坟墓。拉霍尔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说，从未遇见过探望其他死者的人。鲍西娅心想，一定有不少人在将他者掩埋此地之后，自身却消失在希利苏斯的黄沙之中。她很快明白了，水晶谷的墓群是希利苏斯隐藏得最深，最不容打扰的秘密。

何塞就是将三岁的巴萨利奥从巢穴里救出来的人，随后便照顾着他，直到他十二岁。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自杀。巴萨利奥大概九岁的时候，拉霍尔到达希利苏斯，与何塞成为朋友。鲍西娅了解到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她当然有着更大的好奇心，但也明白不应该做太多的挖掘。十六年前在希利苏斯自杀而死的土生子雇佣兵，对巴萨利奥和拉霍尔都产

生了莫大的影响，关于何塞的事实，知道这些就足够了。哪怕是在最互相关心的人之间，也不是所有故事都需要分享。

在鲍西娅更熟悉的世界里，探望死者需要留下花束。那是在一个花朵能成长起来，能代表着美丽以及生命力的地方。希利苏斯，没有可以承担这意义的象征物，所以只要有生者的到场就足够了。她和拉霍尔退后一些，让巴萨利奥独自行使着迟到了十六年的探望。他没有说什么；他的眼中没有消沉或是哀伤，只有向着记忆深处，带着奇特振奋光芒的注视。虽然没有多少根据，鲍西娅的确觉得让十二岁的巴萨利奥到这里来，并不是一件好事。

与之同时，她小心地观察着拉霍尔。此刻的他像是另外一个人：平静且疲惫，但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满意，甚至可说是自豪。鲍西娅相信，这是来到希利苏斯之前的拉霍尔，从积累了十数年的黄沙之上现出足迹，得到了说出一句话的机会。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在实现的一瞬间却又显得是如此的理所当然。

这之后过了一个月，鲍西娅才渐渐明白拉霍尔所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意思。玛尔利斯准备在南部的甲虫之墙附近建立重要哨站，需要一些人长期留驻。拉霍尔报了名。鲍西娅和巴萨利奥再也没有见过他。道别，当然是没有的。他就这样随着玛尔利斯的命令突然消失了，连同他嘲讽身边所有事物的神情，刻意拼凑的艳俗贵族式长句，唇边永远无法愈合的那道丑陋伤痕。

甲虫之墙，希利苏斯的最边远的地区。在它重新开启之前，一个人是没法再走得更远了。拉霍尔要在艾泽拉斯找一个地点隐藏自己，他只能做到这里为止。鲍西娅相信，“拉霍尔”必然也是一个假名——世界上的某处一定存在着记得他是谁的人；在他刚刚离开的时候，无比担忧而又困惑的人。但到了这地步，他已经完全成了拉霍尔，希利苏斯资历最老的雇佣兵。这名字将一直追随着他，在失去生命后成为人们记得他的方式——如果的确会有人记住他的话。对雇佣兵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何塞拥有这样的幸运……拉霍尔也会有，因为鲍西娅明白，至少有两个人会记得他。

有一天下午，鲍西娅和巴萨利奥在完成任务回到要塞的路上，看见三个正规士兵，围绕着一名濒死的军官。伤者失掉了一只手，半张脸烂成一团，从喉咙深处发出让人强烈体会到临死苦痛之残酷的声音。救助是不可能的，士兵们只能安静地等待他咽气。除了肉体痛苦，伤者还经历着另外一种折磨，真正让士兵们因为帮不上忙而懊悔的折磨。

经历了佐拉虫巢的战斗之后，鲍西娅对死亡反而更为敏感。士兵们无奈的神情，驱使她拉着巴萨利奥，走到这些人旁边。



“要帮忙吗？”她说。

“你们走开。”一个显然对雇佣兵没多大好感的士兵说。“没什么好看的。”

“带他来……我要……见见他。”濒死者朝着天空——两只眼睛都严重受损，右手紧紧抓着另一个士兵的膝盖。“我必须……圣光啊，我……”

“他要见谁？”巴萨利奥说。

“没听见我说的话？走开。”

“等一等。”另一名士兵对两人说。“你们从哪边来？在这附近有没有看见牧师？他想得到最后的祈祷。”

“牧师？没见着。”巴萨利奥说。

问话的士兵望着地面，摇了摇头。先前态度不好的士兵带着鄙夷，最后看了他俩一眼。

“走吧。”巴萨利奥对鲍西娅说。

一说完，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两人往前走了几步，她又回头看了看。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动，让她回到刚才的地方，对士兵们说：“让我来。我知道全部的临终祷词。”

“别开玩笑。”

“我是说真的。他的时间不多了，再这样下去……”

“也罢。就让她试试看。”先前问话的士兵劝服同伴。“毕竟……”他暗示其他人，伤者的眼睛已不派用场了。

一直表示反感的士兵皱着眉头转过身，走到好几米外的地方站着。

鲍西娅跪在伤者身边，握住他剩余的右手，伏下身子，离那残缺不全的耳朵近一些。此刻，她并不觉得伤者的脸可怕。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从何来的这冲动；自称“知道全部的临终悼词”，其实也只是脱口而出——上一次的诵读已经是好几年之前了。不管怎么样，她必须进行第一个步骤。

“请告诉我，你叫什么？”

按照教义，只有说出真正的名字，祷词才会具有意义。伤者念出并且重复了一个音节；声音微弱而痛苦，但她听得清楚明白。她把它记下了。一个真正的名字，从生到死。没有

遭到遗弃，始终行使着神圣职责的名字。在名字之外，最好还要知道垂死者的年龄，部分经历，以此组织出最合适的临终祷词；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名字也就够了。

临终祷词，是她最初记下的圣典内容之一。那时候她只有六岁，其中大量词汇的死亡联想让她不安，但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本尼迪塔斯说，只有懂得抚慰死者，引导灵魂的重要性，才能真正理解圣光的尊严是什么。现在，她不是为本尼迪塔斯的教导而做这件事，因为她早已弃教，眼下这样做严格来说是对圣光的侮辱。但她喜欢尊严这个词。垂死者希望得到祷告，这是他最后的尊严。陪伴着他的士兵们也并不在意鲍西娅是否穿着白色和金色的长袍。他们只是想尽量减少他人的临死痛苦。这也是他们的尊严。

大概三分钟后，军官断气了。鲍西娅站起来。蹲着的士兵抬起头，用好奇而又困惑的眼神看着她。“谢谢。”他说。而她把脸移开，回到巴萨利奥身边。她不希望他问些什么；他也没有问。身后，她听见一个士兵哭了。

*我做得还行。也许一小部分用词不太标准.....*

两人继续往要塞走。片刻之后，巴萨利奥停下，皱眉头看着鲍西娅，然后伸出右手，擦了擦她的眼睛下方。不知什么时候，她流了一些泪，却不清楚这是怎么来的。如果想哭的话，首先感受到的是喉咙和鼻子，但这两个部分都没有不适感。从离开塞拉摩开始，鲍西娅就再也没有因为风沙和疼痛之外的原因流过泪。她用自己的手去擦，结果把伤者——现在是死者——的血液弄到了脸上。左眼下方，连着同侧的鼻翼和脸颊，带上了三道鲜红的印记。

“你太不小心了。”巴萨利奥说。他从水袋里倒出一些水，给她擦脸。

“你这样真是浪费。”她说，但没有阻止他。

## 19

前些天，一名雇佣兵服毒自杀了。鲍西娅大体记得，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行为比较规矩，虽然谈不上很有实力，但好歹也参与了清剿佐拉虫巢。他留下遗书，请求将他攒下的钱匿名寄到卡利姆多西海岸的某个地址。他似乎没有朋友可以托付，玛尔利斯便吩咐下属处理了这件事。

刚到达要塞的一年内，鲍西娅从雇佣兵群体之中感受到的主要情绪是狂热；毕竟，他们选择在艾泽拉斯最危险的地方以刀剑经营生活。而如今，尤其是佐拉虫巢的战斗之后，她明白许多人的狂热表象之下都深埋着焦虑和困惑，就像火源附近的第一撮灰烬。高风险

的生活方式只有伴随着高回报才能吸引人们继续——回报不应当只是物质方面的。投身于希利苏斯，和雇佣兵职业需求的关键矛盾之处，就是无论杀死了多少虫子和暮光教徒，在外界也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他们不断需求着并且辛苦挣来的战士荣誉，一跨出塞纳里奥要塞，就会让沙漠给吞吃一空。在外界，一名雇佣兵有机会得到广泛敬佩，并且逐渐扩展影响力，但在希利苏斯，摆在他们面前的更接近于无尽的苦行。生活习惯的巨大力量，以及实际条件的困难，又使得他们难以轻易离开。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他们当然会互相这么问。鲍西娅听过的回答包括：出去之后还得重新打拼。还差一笔钱要攒。在好好整治某个看不顺眼的人之前哪能走掉，免得像一个逃兵。有的时候，他们只是扔下一句脏话，就好像这是一个无比荒唐且侮辱人的问题。从未有人问过鲍西娅，她想这显然是因为她还没有在这儿度过足够的时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准绳：准绳上方，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下方，继续老实呆着，确保你变得像我们一样，对这个问题无法做出回答。

——好好考虑一下，把他带走。——我会试试看。实际上，自从拉霍尔消失之后，鲍西娅还没有真正考虑过劝服巴萨利奥一同离开的问题。她怀疑，那些促使其他人长久留在这里的力量，也正从海底深处渐渐爬向她的大脑。她不知道该怎么对他提出这件事。她反复地问自己，离开之后该到哪去，不久之后就发觉这只是类同伪善的谨慎——本就已经习惯了流浪，更何况从环境上来讲，希利苏斯是最不值得怀念的地方。渐渐的，她将关键问题替换为：离开之后，我们会怎么样。这听起来不确定性更强，更模糊，更深入……也就更便于在那看不见的力量完全控制她之前，给她打进足够的麻醉剂。

如果拉霍尔还在的话。如果他在，看见她长久未有行动，必然会毫无保留地嘲弄她，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对“如果”的设想同样也是麻醉剂的成分而已。正因为鲍西娅太了解自己的意识，未有具体行动的事实才让她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她回想过去每次离开一处地点之时的心理过程，希望找到那促使她立刻行动的绝对推进力，但却徒劳无功。希利苏斯白得刺眼的沙粒和过于宽广的天空，正在逐渐截断或者混淆她的记忆。

——如果要从这围堵之中逃脱，今天也许是个好机会，因为希利苏斯下起了雨。每年极度短暂而不稳定的雨季之中，这片沙漠的一致性面临着微弱的改变。每一粒灰色的雨珠，都试图以自身的碎裂来震动那些顽固的沙子。雨季往往也是其拉虫较为沉寂的时节，对佐拉虫巢的破坏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明确。虫群之柱顶峰的黑色环状带，在今天也缩小了许多。至于暮光教徒，则没法在雨中进行他们最热衷的供奉古神的仪式。眼前的一切，是希利苏斯的单色木刻，所有的危险和躁动仍然存在，但是限制在了一个较为内敛和冷静的空间之中。

夜里，鲍西娅置身于要塞外的一处雨棚下，抬头看了看顶上的帆布。她想象着细雨突然变得暴烈起来，在棚顶打出连续不断的声响，而外面的世界变得一片黑暗，再也看不见远近的沙丘。小时候遇到下暴雨，她会将所处屋子的大门打开，然后躲在角落，看着一片一片的雨滴如何逐渐让木门染上青灰色。

巴萨利奥坐在她左边。

“你最近做事小心多了。”她说。

“我有吗？”

“我还以为你昨天一定会把那个接头的暮光教徒抓回来。”

“他停下来的位置太显眼了。可能是诱饵。”

“那周围藏不了敌人啊。”

“玛尔利斯没让我们抓人。我可不想让他找理由扣我酬金。”

“反正你的钱除了拿去赌掉，也没多大用途。”

“是啊。”

在引发这个话题的时候，鲍西娅就有生气的心理预期了；巴萨利奥这句完全不顾她暗示的单纯回答使预期成为现实。她知道自己生气的根源谈不上正当，便用手托着脸颊，遮住别扭的表情，从一小半藏在手掌里的嘴唇念出音节。

“反正拉霍尔已经不存在了。你也用不着再做给谁看。”

到目前为止，鲍西娅还没有和巴萨利奥谈过拉霍尔的事。她一直都忍不住猜测巴萨利奥在这方面的想法，也明白自己迟早会忍不住说出来。她很矛盾：不用过于担心巴萨利奥的安全是很好，但免不了心里生出一点不平衡——拉霍尔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在巴萨利奥的人格方面仍然施加着超过她的影响；而她自己，也总是因为拉霍尔警示他们离开的话语而心神不宁。她没有转过头，眼角窥见巴萨利奥正看向她这边。过了好几秒他都没说话。鲍西娅有些耐不住沉默，偏过眼珠子，仍然没有看他的眼睛，而是让视线落在他的肩膀上。

巴萨利奥挺直背脊，把她遮住脸颊的手移开，使她不得不看着自己。

“以前我是一个人，怎样都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鲍西娅，现在我有你了。我不能总是让你紧张。”

鲍西娅明白，如果说她真心认为巴萨利奥的改变完全是因为拉霍尔，那将是一个谎言。她只是需要他亲口说出来。如果换了一个男人，这句话很可能只不过是顺应她意思的男女游戏手段，但既然对方是巴萨利奥，那一定就是真心实意的——那些太过单纯，没有经过精心选择的词句依然存在。

“这叫什么话？就算是你一个人，也不能说怎样都没关系。活着是很重要的，活着。”停顿之后，她继续说。“幸好你活到了让我遇着你。”

他们吻了一会儿。分开之后，他说：“去过水晶谷……见到何塞之后，我想了很多事。以前没想过的事。”

“比如说？”

巴萨利奥沉思了几秒钟，像是在尽力寻找合适的词汇。

“你去过很多地方，是吧。”

“算得上是。我不会一个一个说给你听的。”

“随便讲讲。”

“我不想。”

“它们全都大不一样？”

“有时候是……还有的时候我觉得哪都一样。”

“为什么？”

“别问了。我不知道。”

鲍西娅的确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先前那句话。对于自己多年来的流浪，她是有一些自豪的；但她毕竟不是苦行者，没法以开阔的心态去迎接旅途中的苦难。目前遇见的一切她都挺过来了，这并不等于她怀念这些经历。*如果每个地方都留不住我，它们不也都是一样的吗？*——她不能鼓励自己这样去想，因为这会永久抵消她的自豪感。

“会有不一样的。”巴萨利奥说。“如果我陪着你再走一遍。”

鲍西娅看着他。她直觉地认为，自己其实早就在期待他说出这句话，而这和巴萨利奥选择的具体词汇无关。

“你是说……你想和我离开这里？”她说。

“我带你走。”

这时候，鲍西娅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了。分析自己的心境，判断巴萨利奥的意志，为两人做出决定，这一切都需要太多的自信；她需要巴萨利奥的自信来分担。何塞和拉霍尔的意志让巴萨利奥成长，同时也让他精神上归属于希利苏斯。她不能强行剥夺巴萨利奥的精神归属。必须是巴萨利奥主动选择她，才能完全消除她的顾虑。

“好大的口气。”她说。“到时候还得我来给你带路。”

“用不着。应该到哪去，我会弄明白的。”

“如果你不弄明白的话……”

巴萨利奥抱住鲍西娅，吻她。过了一会儿之后，她低垂着眼睛说：“你先前说什么……已经有我了？”

“不是吗？”

“当然不。”她侧过身子，右膝从巴萨利奥的大腿上缓慢滑过，跨坐在他的腰上，搂住他的后颈。“你想……要我吗？”她吻了他一次，继续说。“说给我听。”

巴萨利奥开口了。之后，鲍西娅又说了一句话。他们互相说了对方想听到的，以及自己想说的东西。声音很轻，轻到无法传出顶棚边缘挂下的第一道雨帘，但同时又很响亮，足以让对方听清音节之后的所有愿望和痛苦。在做出第一步行动之后，鲍西娅很快变得远比自己想象中要紧张得多；后来，巴萨利奥将自己的衣服垫在地上，让她躺下。

这些年来，她依靠着意志，让身体做过了许多在暴风城时从未想象会去做的事，而现在则是通过巴萨利奥的触摸和探索来认识这身体的另一面。这温柔，脆弱，敏感的一面，自然是从少女时期就隐藏在她的皮肤下了，如今在多年流浪之后获得了更丰富的生命力。作为土生子的巴萨利奥，则是希利苏斯这片死者沙漠上的生命象征，她没有理由不和他分享各自所拥有的一切。她感觉出来，这是巴萨利奥的第一次，所以她很小心地应对着预料中的些许鲁钝和尴尬，让他能自然地感受到这个事实：她是属于他的。

清晨之前，雨停了。鲍西娅从巴萨利奥的胸膛上抬起头；她看见视线范围内雨棚的两根立柱——表面闪现出雨珠的反光——连同棚顶的黑色边缘形成了平衡而又崇高的角度，仿佛它们能共同撑起希利苏斯在稀有降雨之后的天空。她仍然记得圣光大教堂那些宏伟的

纯白柱廊，而自从开始流浪之后，她终于初次看见了同样的东西。无论圣光大教堂，还是希利苏斯，她都在其中生活过，都将最终离开。

## 20

三天之后，鲍西娅和巴萨利奥来到玛尔利斯的办公室，说出离开的打算。玛尔利斯先后看看两人，把原来悬在桌面上一寸左右的手指放下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说。“我当然听过很多人平常不停地说，要离开这里。但是确实到这儿对我提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不会改变主意的。”鲍西娅说。

“能看出来。那么让我实话说好了，毕竟你们是雇佣兵，要到哪去我不能限制，但假若我有这个权力的话，会命令你们留下来。”

这句话的末尾，他看着鲍西娅。鲍西娅想起虫巢的战斗之前，玛尔利斯单独对她说过的一切。他显然对当前的发展有些失望。这不至于让鲍西娅自责，但免不了为他感到惋惜。只要不是在身负任务或者犯了事的情况下，雇佣兵随时可以离开希利苏斯，但实际上不会有人独自这么做——太过危险。他们必须寻求玛尔利斯的帮助。

“有两个办法。”玛尔利斯说。“一，你们自己找到足够的人结伴同行，至少要有十个，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二，我签发许可证，让你们跟随离开希利苏斯的部队。后一个办法可以保证安全，而且我肯定会给你们这个机会，但至少要四个月以后才会有部队撤离。”

鲍西娅惊讶于玛尔利斯立刻就抛掉失望，给他们提供方案。也许是因为工作习惯，也许这正是他对他俩体现赞赏和关注的方式。进入正题太快，她甚至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

“我们会商量的。”巴萨利奥对玛尔利斯说。

“你们好好谈吧。说到底，这是你们自己来做决定的事。如果不想用第一个办法，或者找不到足够的人同行，那么在撤军开始以前通知我。”

“谢了。”巴萨利奥说完，拍拍正在想些什么的鲍西娅的后背，准备和她离开办公室。

“等等。”玛尔利斯说。“其实还有一条路，虽然这么做未必符合你们对未来的计划，不过我还是说说。针对佐拉虫巢的作战计划比较成功，这就是决定缩减一些驻军的重要原因，还促成了另外一件事。上头会有要人来视察，他们有意让我推荐一些表现特别优秀，行为

端正的雇佣兵，给他们在军中任职的机会。这件事有多可靠，我现在还没办法保证，但既然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事，那么应该不会亏待我推荐上去的人。对抗其拉虫不分种族不分立场，他们想传达的就是这个讯息。这件事我还没有公布……老实说在看到结果之前，我都不打算公布，在雇佣兵之中，你们俩是首先听到的。”

“你愿意推荐我们？”巴萨利奥说。

“当然，我原来就有这个打算。”

“你先前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命令我们留下来。这两件事难道不正好矛盾？”

“不，这有很大不同。在军中任职，比起作为无名无份的雇佣兵离开，更有机会走上稳定的道路……除非你们离开希利苏斯以后，还是愿意继续危险动荡，容易到处树敌的生活方式。”玛尔利斯露出一个让人意外的微笑。“年轻伴侣们难道不都是希望安稳地生活下去吗？以暗夜精灵的标准，我也不算年轻了，但我也有过必须考虑这类事的时候。抓紧你们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说这些东西实在是超出我的职责，所以等你们走出这扇门，就不要记住是从我这里听到的。”

离开办公室之后，鲍西娅走在巴萨利奥身边稍后一些的地方，略微低着头，不开口。

“想些什么？”巴萨利奥停下来问。

“他对我们有些太好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谢谢他。”

“别为这些事伤脑筋。”

“你这样也太随便了吧。”

“有什么办法，我都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了。他从来都不喜欢雇佣兵把他当成长官看待。再说，他让我们为他冒过多少险了？”

“那都是付了钱的。”

“总之，只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决定就行。你怎么想？”

“我……”鲍西娅停顿一下，用手指摸摸嘴唇边缘。“如果一定要等的话……我心里没那么急。”

“那我们就等等。还有时间。”

“嗯。”



实际上，巴萨利奥又一次太过直接地理解了鲍西娅的意思。第一个办法，想凑到足够的雇佣兵同行几乎不可能——并不仅仅是数量，还要考虑同行者是否值得信任，鲍西娅曾经听说过结伴者因为觊觎对方的佣金而在半途互相残杀。第二个办法，至少要等四个月，而能够等待和愿意等待并非一回事。至于玛尔利斯补充的第三个办法，至少对**她**来说是根本不用考虑的。

不管怎么说，四个月的等待并不那么难熬。鲍西娅明白，所谓的热恋期，就是用来形容她和巴萨利奥当前的状态，哪怕希利苏斯的飞沙仍然每天都不留情地嵌进他们的皮肤，仿佛要尽力制造间隔和不愉快的摩擦。考虑到离开希利苏斯以后的生活，他们仍然需要花大量时间执行任务赚取佣金。而其中遇到的波折和危险，在平稳的心态——主要看鲍西娅——主导下，会和两人的关系产生一种温和的炼金术反应，从而催生出特殊的乐趣；假若它们带来的只有疲劳和不安，那么又给两人回到要塞后平静相处的时间带来更珍贵的意义。

当一些女雇佣兵问鲍西娅“巴萨利奥怎么样”的时候，她知道她们的意思，但并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一部分是因为不好意思，更多的则是她太重视和巴萨利奥之间的一切，还不打算和他人分享她的感觉。圣光并没有特别强调禁欲的教义，鲍西娅记得本尼迪塔斯主要是从圣职者的道德模范方面来教育她不要放纵身体。这方面的教益总是很含糊，从未具体提过该做和不该做的。“放弃抑制身体是对灵魂的贬低”，她记得这么一句别扭的话，如果一定要根据它来下判断的话，那么她觉得本尼迪塔斯没有理由批评她的行为。从每次做爱之后延续着的拥抱和低语中，她感受到的恰恰是和贬低相反的事物：紧贴的肉体之间涌动着的一种温暖的崇高性。在那一刻她往往觉得不需要世界上别的事物，这也是对希利苏斯恶劣环境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赦免；个体意识成为两个生命共有的意识，她有时候会幻想潜进他的皮肤，通过他的手来拥抱自己。唯一让鲍西娅有些不安的，是她为什么偏偏只在这件事上从过往的圣光教育中寻求宽容对待。后来，她就尽量不让自己想太多。

他们的确会谈论未来。如果说离开希利苏斯后真打算漫无目的地行走，那就太乱来了。鲍西娅能肯定的是，他们必定不会完全延续着她从暴风城来到此地的路线。她给他强调了自己有多讨厌环形山，出去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在那儿久留，然后再简略说了说塔纳利斯，便没有提到别的地方。从塞拉摩开始，就已经太过接近她过去的的生活轨迹了。她曾经在那儿看过最平静的海面，最不张扬的日出，还有旅途中和她交往最深的一户人家——

——会有不一样的。如果我陪着你再走一遍。

鲍西娅不打算冒险回到塞拉摩，但正是这句承诺，让她无法抑制和巴萨利奥共同停留在那白蓝色港口的想象。她甚至为此做了一个梦。这样不停想下去是沮丧甚至危险的，她只能不断对自己说：艾泽拉斯一定还有更安全，更适合我们留下的地方，只是要去找找到。

一定会有。不久之后，她意识到这心理斗争中最重要的内容：*我想和他留在一个地方*。停留，而不是没有止境地游荡下去。停留。停留。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和他在一起。

这个极重要的认识又使得她非常焦虑，因为在顺利离开希利苏斯之前，一切免谈。不知不觉间，就连进入正规军这第三个办法都有了一些吸引力。这几乎是她生命中最矛盾和混乱的四个月：抚慰她的事物恰恰会让她担心，而她厌恶的现实又会反过来平衡她的困惑。但是归根结底，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想从生命中失去的四个月。每次看着巴萨利奥，她都可以肯定这一点。

四个月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数批队伍将会先后离开希利苏斯。玛尔利斯说过的有要人来视察并且接受推荐的人选，也推迟到了这之后，所以鲍西娅和巴萨利奥只剩下第二个办法——和预料中没什么不同。玛尔利斯给他们签发了许可证，他们可以自行选择跟随哪一批队伍。

两人本已计划随着第一批离开，但巴萨利奥接到了一项临时任务。要塞的士兵必须消灭一处暮光教徒窝点，而只有巴萨利奥详细侦查过该地的情况。面对玛尔利斯最后的任务请求，鲍西娅很难反对，因为当初就是她说的想找个办法回报指挥官。她本想跟随前去，巴萨利奥让她在要塞等着。“你好好把我们俩的东西都准备一下，这样我回来以后就可以立刻动身了。”鲍西娅答应了他，准备尽量平静地度过这最后的等待。

巴萨利奥回来之前，她听到了刚刚传到要塞的消息：大主教本尼迪塔斯病危。有人说他患上的是瘟疫。

## 21

紧捏着笔。掌底在充满细小凹坑的粗糙桌面上移动；在这个过程中，一小股空气从大拇指和笔杆之间的空隙流过。下笔之前，不由得有半秒钟摒住呼吸。墨汁凝聚在笔尖，随着手腕的缓慢使力，流动着的光亮黑色就慢慢渗透进纸面纤维中。笔画行到这里，转个弯，形成第一个字符。而第一个单词是.....

——亲爱的巴萨利奥

停顿。“亲爱的”这个词，总觉得不够完满，但又没法用别的词替代。多少年来，无数带着思念的人将它放在信件的开端，使它得到了无限广阔的力量。它永远不会因为滥用而变得苍白。那么接下来，必须阐述事实。这是写信，不是对话，在字符和字符之间没有犹豫的时间，没有眼神的暗示。

——很抱歉，我必须

停顿。脑子里头一个出现的词是“离开”。听起来太过感伤，也远离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先走一步”？也不行，这是暗示死亡常用的词句。最后决定诚实地说明白，用长句表达。句子必须整个改掉。虽然可以暂且涂改，然后再抄写，但僵硬的抄写会让自己觉得冷漠。信纸揉成一团，扔掉，换上一张新的。从头再来。这一次必须想个明白再下笔。同样的开端，“亲爱的巴萨利奥”，随后是……

——很抱歉，出了一些意外。一位教导我成长的长辈病危了，我必须回家乡看看他。

停顿。慢慢想。想好再下笔。必须用平常一些的语气。不能显得焦急。

——关于家乡，我已经离开太久，不知那儿变成什么样了，但它一直都是十分复杂的地方。不管是环境，还是人，都和希利苏斯有太多的不同。我在那里惹上麻烦，所以才离开了它，这次回去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事等着我处理。

停顿。写到这里，心里突然有些慌张。一滴多余的墨水溅落在了最后一个字母的右下方。不过，既然已经决定了要语气平静些，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们要一起离开，一起去看别的地方，我并没有背离这个承诺，只是由于发生了先前说的意外，所以没办法立刻让它实现。我的家乡，并不适合我俩一同停留。我们在那儿是找不到未来的。希望你在希利苏斯多留一会儿，如果打算到别的地方去的话，一定记得给玛尔利斯留下你的目的地或者联系方式。在解决这边的事之后，我立刻就回到你身边。

写下“立刻”的同时，心里一阵颤动。并没有离开多久，但是非常想念，非常想念巴萨利奥。忍不住要写下“我想你”。不能写，忍住。如果在信里表达出后悔，那心中的悔意更会扩大十倍。既然已经到了米奈希尔，已经到了米奈希尔。

——巴萨利奥，请原谅我的自作主张。现在我正在米奈希尔，你也曾听说过的港口。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对你说得太多，我害怕会失掉独自走下去的勇气。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

糟糕。突然发觉偏离了控制感情的原意，但已经来不及了。不想再次把信纸揉掉。这些词句是重要的，而且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完成这个句子吧……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

——我本来想过这么说：这件事是我不对，所以假如你有了别的打算，比如经过玛尔利斯的推荐进入军队，我不会反对。实际上，这些话只能是我因为内疚而找到的借口。我真正想要的结果只有一个：等我回去，巴萨利奥，等着我，别离开。

到此为止了。落款。

——属于你的 鲍西娅

放进信封。

寄往不知何时能收到信件的目的——假若最终能收到——塞纳里奥要塞，希利苏斯。

这天半夜，米奈希尔的教堂响起长久不停歇的钟声。信徒和非信徒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涌往钟声的来源地，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和不同的预期。有的人怀疑是发生了战争；有的人猜中了事实。鲍西娅也来到了教堂。在千百双迷惑而又焦急的眼睛注视下，牧师宣布消息：大主教本尼迪塔斯去世。在人群中，鲍西娅发现了旅店的老板娘，这位先前鼓动她来教堂的妇人晕倒在地。她将老板娘背回旅店，然后收拾自己的东西，结清了房钱，打算连夜离开。老板看出了她的疲乏，建议她睡到白天再说；为了报答将他妻子护送回来的恩情，免掉最后一天的房钱。鲍西娅同意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直到天亮之前，大概只有五十分钟是睡着的。

她本打算在米奈希尔再留一段时间。一方面，从这里再走下去，就会接近曾经熟悉的世界，她还没有完全做好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寄出信之后，她保留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收到巴萨利奥的回信，得到谅解和等待的承诺。而现在，事实已经发生，她没有踌躇在半路的理由了。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暴风城？鲍西娅很难解释。身在希利苏斯，听到本尼迪塔斯病重的那一刻，这股冲动就完全笼罩了她。也许在人生中某个极短暂的特殊时期，她曾经恨过自己的教父。多年之后，恨意消失无踪，留下的只有对他教导自己成长的回忆。自然，这些教导无一例外都是和圣光有关的，然而圣光却不是吸引她去回忆的真正原因。三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接下来的十八年内本尼迪塔斯给了她常人难以企及的生长环境。更何况在接下这养育职责的最初，本尼迪塔斯只是生活清苦的无名牧师。虽然她选择了背离教父，背离圣光，但假若缺少了这两者给予的磨练，她必定无法挺过这么长一段危险的旅途。

听闻本尼迪塔斯去世，并没有给她加上更多的心理压力。她预料这件事是无法避免的，要做的只是去直面这个结果。无论如何，二十一岁的她是幼稚无知的。现在她至少可以肯定，自己不再幼稚。

对于信件的措辞，鲍西娅还是免不了后悔。“我的家乡”，“有很多事等着我处理”，一切都是那么含糊；自称和他在一起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同时又对这自作主张的原因有

所保留。这看上去离虚伪只有不到一寸距离，但她深知并非这么回事。这次回到暴风城，她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涉入多深。就算自己不主动揭露身份，也会有其他人试着这么做，比如军情七处。七处的人曾经追到加基森，促使了她的又一次离开。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巴萨利奥带入这个世界。在身份揭露之后，她必须独自承担一切后果，身边不能有任何人。因为那些属于暴风城的纠纷，使得她失去了第一个爱人，现在她必须让巴萨利奥离得远远的。

回想起自己曾经十分依赖的乔贞——根据在加基森的经历，鲍西娅猜测他已经居于七处的高位。她也曾长久地为他担忧，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他了解得实在太少。这是因为七处始终以一种她还难以理解的方式在运作。如果回去之后，牵涉到和七处有关的麻烦，她不能期待乔贞伸出援手。

快天亮的时候，鲍西娅本来一直在考虑本尼迪塔斯的事，对巴萨利奥的思念却突然变得极为强烈，让她难以忍受。她回想起那些在他怀里醒来之后看见的无限广阔的天空，而眼前只有旅店窗户之外，沾染上鱼腥气的狭小尴尬的灰白。她流了一些泪，这些泪警告她必须立刻动身。她先是到码头待了一会儿；她看着远处的船帆，近处离岸登岸的人群，这些景象似乎和八年前没有太大不同，但她的心情和当年已经不再有契合点了。某一个瞬间她以为自己在人群中看见了巴萨利奥，于是她从这些危险的错觉中逃离，离开了米奈希尔。

港口到暴风城之间的路途，她走得并不是特别顺利。在一路上，她看见了很多同样赶往暴风城的人。离目的地越近，她就越觉得自己有可能提早暴露身份，便不得不尽量绕开人群独自行走。偶尔同行的时候，她从同伴那儿打听关于暴风城经历大地震的消息，这使得她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听说自己成长的地方变成了一副认不出来的残破模样，总是令人不安的；毕竟人和人心也许会有着远远大过环境的变化。

在闪金镇休息的时候，她得知暴风城严防身份不明者进入城内。这一点，加上关于未来的一些考虑，让她决定一开始就自行揭露身份。在暴风城大门外，她向着卫兵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和来历。显然，八年前的事件早就十分淡化了，对于所听到的一切不知该如何反应的卫兵看守住鲍西娅，然后向上司报告。

所有使得鲍西娅在八年前离开，使她担忧，使她认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巴萨利奥接近的事物，在她跨入暴风城大门的那一刻就开始发生作用。当夜，下任大主教候选人尼赫里·查洛斯特下令软禁本尼迪塔斯的教女，弃教者鲍西娅·维斯兰佐。

## 乔贞案卷——破浪

### 第三章 我曾在那宏伟的柱廊下久居

完

目前篇幅已接近激流堡全文，休息。夏天事多。7月26日恢复更新，就是下个再下个星期一。

## 第四章 死亡后的清晨

### 1

圣光大教堂。尼赫里站在本尼迪塔斯无数次主持仪式的显耀位置，双手扶住讲台的左右边缘，试图感觉数百人等待他开口之前的集体沉默。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十秒钟。他对结果并不满意。这不是在西瘟疫，他对整列士兵们发令之前的所体会到的气氛。此时此地的观众中存在着杂质。这些杂质不仅来自于他们的身份，也来自于他们的目的。过于张扬的好奇心，躁动的焦虑和无法集中的注意力碎屑在四处游荡；理应向四周渲染庄严的教堂白色拱顶并不能将它们压制下去。神职者，士兵，少量的贵族，更少量的其他机构人员——包括在他看来，已经不应当负责公务的七处成员——尼赫里并没有向这些听众索求对他个人的信任。他从来不向往，也不追求能让其他人不由自主环绕着他的魅力。他的要求：听众应当表现出和发言者身份所相宜的严正态度。他得到的回应：自从他回到暴风城之后，就一直在面对着的猜疑。这些猜疑，让许多人不再看见尼赫里本人，而是盯着他在水中的倒影。在倒影中，他的身体变矮了，并且随着水纹扭了好几个弯，每个弯都代表着听众们的一个疑问：大主教在视察西瘟疫之后就患了病，尼赫里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失职？如果他要为大主教的去世负一定责任，那么又如何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他将包扎起来的右手大拇指靠近掌心，确保没有任何听众看见。

“众所周知，大主教本尼迪塔斯是一位伟大，高尚的传教者，领导人。无论圣光教徒还是教外人士，无论本国国民还是异国求道者，成千上万的人都曾因为大主教的教谕而心灵受益，从而能更深刻地看待，以及对待自己的信仰以及人生；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名受益者。虽然从出生之时我就是一名圣光信徒，但只是在聆听大主教的教诲之后，我才真正找到能够完全奉献于信仰的正确道路。”

尼赫里明白，相当一部分听众会认为这只是大主教去世之后的惯常个人表态，但他相信这是自己的真心话，也相信会有听众明白这句话深处由信仰支撑起来的真实性。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就必须说出来。

“大主教的去世，毫无疑问是圣光以及人民的巨大损失，尤其是它发生在这特殊的时段……”

说到这里，尼赫里停下了。这是货真价实的陈词滥调，没有任何他希望从个人角度去阐述的东西。他计划中的这些句子只是必要的过渡，但他却无法容忍自己了。右手大拇指的疼痛在不停地警醒着他。听众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些话语的空洞，懒散和失去兴趣的气氛

像完全煮沸之前的水一样震颤着缓缓上升。三秒，五秒，所有人都感受到停顿时间太长了。尼赫里必须转入正题，否则他会对自己失望。

“大主教患病之前，曾经前往我管理的瘟疫之地军事控制区视察。他回到暴风城之后就病倒了，甚至据说在归国的路上就显出了病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是见证大主教从健康转变为患上恶疾的人。而作为西瘟疫的指挥官，我全权负责大主教在视察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这不仅包括防止他遭受袭击，更包括保证他的身体健康。”

尼赫里不由得停了一会儿。这完全是为了他自己，并不是为了捕捉听众的反应，但他还是很快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他已经说出了很多听众希望听到的词句；接下来他们会进一步要求心中的疑问得到解答。尼赫里不打算为了任何听众而更换计划。他要做的只是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小部分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展现过的情绪。

“另外一个事实：在这项工作是否做得完满的问题上，我已经接受了多次调查，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失职之处。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根据大主教的遗愿，成为下任大主教的候选人之一——”

像预料中一样，听众之中出现了一些骚动；他们在听到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就开始了裁判。尼赫里明白自己此刻的话听起来像是完全自我中心的断言，接近于挑衅。他不能停下来。他必须说完，推翻强加于自己身上的裁决。

“我不必因为大主教的患病而遭到惩罚，这是教会和议会的共同决定。但，这不是我自身的决定。作为圣光信徒，必须明白世界上有一些无比重大的责任，只要将它们担负在肩上，那么真正重要的就只有坚实地承担着，无论如何也不让它们坠落。个人做出多少努力并不重要，只有结果才是有意义的。一旦失职，就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辩解，就好象战死的士兵没有机会为自己寻找理由。我先前所说的几个事实之中，只有一个是真正重要的：大主教在离开我管辖的西瘟疫之后就染上重病，并且最终导致他的离世。这是我必须负担的罪过。”

两天前的夜里，尼赫里真正对自己承认了这句话。它就像是一处狡猾而怪异的伤口，可以在他的身体内外四处游动；每次尼赫里因为痛楚而想确认伤口的位置，它就会藏进他够不着的皮肤深处。当时，他独自坐在书房里，注视着窗外远处遮挡在别的建筑物之后的大教堂边缘，回想在西瘟疫的经历。大主教的视察是个意外，但他相信自己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眼前的大主教似乎有所改变；这样想虽然有些冒犯，但尼赫里认为大主教拥有了更胜以往的沉稳和智慧。长时间统御腐坏，混乱的西瘟疫，以及自幼就拥有的过分自信，让尼赫里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对本尼迪塔斯产生了怀疑。而在这次视察的陪同过程中，他的全部疑虑消失无踪。大主教将手伸给伤残的士兵，为垂死者祈祷，对腐败土地表示出的怜



惜，这一切行为都是真实的，就好象.....就好象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不对。应该说自身的死亡对大主教已经失去了担忧的价值。这样一个人，在不久之后就死去了。一定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周全的。一定有什么我必须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一定有.....

*这是我必须负担的罪过。*这句话没有真正说出口，是内心中另外一个真正属于信仰的尼赫里——至少他承认这个个体的存在——一字一句地讲述给他的肉身。他当即跪下，因为不可解的冲动而掰断了自己的右手大拇指。他从未追求过因为信仰而自我折磨那一套，但他觉得不得不这么做，也许因为大拇指不能用，他就不能执起战锤；他要惩罚自己耽于厮杀的那一面，正是属于这一面的尼赫里让他对信仰产生了松懈。

他继续说。

“在一开始，能够成为候选人，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光荣，更不用提这最初来自于大主教本人的意愿。但如今，如何为自己的过失赎罪，成为了我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不仅仅关乎我自己，也关联着大主教对我的信任——遭到我背弃，染上尘埃的信任。我拥有一个各位都知道的称号：‘执战锤的主教’。这曾经使我无比自豪于自己的军功，但我现在发现，这称号之中没有信仰的位置。我拥有它已经很多年，全然没有意料到它正预示着我今日必须负担的罪孽。我记得大主教曾经这么说：‘在以信仰洗脱自己的罪孽之前，不要试图去攫取光荣，以及其他任何耀眼的事物。’下任大主教候选人，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应当攫取的光荣。我在此宣布：尼赫里·查洛斯图，正式退出下任大主教的竞选。”

听众开始真正骚动起来。尼赫里相信没有人预料到他会做出这样的陈词。他做了一个手势，让他们安静。这很有效，绝大部分人立刻中止互相交谈，歇下表达激动的肢体；尼赫里觉得这很讽刺，他在宣布放弃一项权威之后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权威。他必须把话说完。

“退出竞选，并不代表我会放弃对下任大主教的关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我相信每一个拥有信仰的人都应当为它出力，确保称职的人能够继承本尼迪塔斯大主教的事业。这关乎信仰，关乎国家，关乎我们所有人。经过以信仰为支撑点的艰难思索，我决定在退出竞选之后，全力支持海兰·路德维希主教成为下一任圣光代言人。”

海兰并不在场。尼赫里不需要等待消息的传播。这个声明，连同海兰的缺席，是早已做好的决定。尼赫里希望赎罪，认为自己失去成为候选人的资格，只是引发这决定的部分起因。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亲近七处的林德成为大主教。长期以来，他对海兰隐居起来精研学识的态度只是表达着合理的敬佩，毕竟书本不是他自己接近圣光的路径；海兰关于清廉朴素的演说，以及绝食的行为，仍然不是他决定和海兰合作的核心原因。真正关键的是，海兰挖出了足以完全埋葬七处，现在还没有对民众公布的秘密。

新的疑问在听众之中诞生了。在场几百个人所知道的事，很快会让整个暴风城震动。尼赫里把头抬高，让脊背挺得更直，就像他每次做完战争动员演说之后一样。他不得不暂时放下战锤，但那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战争要参与。这是否能通往自身所需要的赎罪之路，他暂时还不需要去考虑。

## 2

鲍西娅将茶杯慢慢放下，看了看轻微撞击杯子内壁的琥珀色液体。她觉得自己已经在这儿坐了好一阵子了，但茶水只不过喝掉了三分之一。在沙漠之中，她也会放慢饮水的速度，好制造水袋比看上去更充盈的错觉，但现在所做的事性质有所不同：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细细品尝，一种她曾经十分熟悉但是却渐渐遗忘的行为。她摇晃了一下杯子，茶叶渣在底部无力地回旋。

她正坐在花园里的石桌旁；遮阳顶棚让她避开过于耀眼的阳光；她甚至能在不远处的浅黄色花瓣上方看见一只天蓝色的蝴蝶。有两名侍女立在她身边，准备随时听从吩咐。而在周围还有四名卫兵，他们规划出一个局促的矩形，以至于无论鲍西娅将头转向哪边，都没办法将他们的铠甲和武器完全赶出视线。

这是规定的下午茶时间，她没有别的选择。现在每天用餐，洗澡——对，每天都可以洗澡——以及睡觉的时间也都不能自己做决定。最初几天下午，她不停地喝茶，不停地续杯，心想着要是把侍女手中的一整壶都喝完了，就能提早从这强制性的花朵观瞻之中解脱出来。后来她明白自己必须在这里消耗掉固定的时间，而激进的做法除了让肚子涨得难受之外就没有别的影响，因此她只能选择放慢节奏去适应。

回到暴风城的当天夜里，士兵们撞开她下榻的旅店屋门。在那一刻她拔出了剑，预感自己免不了要到监狱里过一段日子。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如果不考虑身边永远存在的卫兵，她这几天就生活得像一个因为犯了事而遭到禁足的贵族小姐，也就是说在无所事事中浪费时间。她终究为自己争取到了拒绝穿裙子的权利——如果某一天想要逃跑，好歹也少一些障碍。

那只天蓝色的蝴蝶飞起来，在一名卫兵的头盔之后消失了。卫兵的眼神像遭到遗弃的木桩子一样僵硬。茶水还剩下五分之一。今天还得在这儿坐多久？半个小时？五十分钟？从给巴萨利奥写信开始的紧迫情绪一直挤压着鲍西娅的内心；现在身体的行动不得不停滞下来，而那紧迫感却完全得不到释放，伴随着愧疚——*我明明在信里写过，解决这边的事，就立刻回到他身边。不管怎么样，我不是为了回到暴风城喝茶才离开他！*

在又一次尝试想象夺走卫兵佩剑的时候，鲍西娅听见了一个总是有力而急促的脚步声。她知道这声音属于谁。尼赫里走近了，他挥动左手，让侍女和卫兵回避，然后坐下来。在十来岁的时候，鲍西娅和尼赫里见过几次面。她曾经仰慕他作为指挥官的声名，这也是八年前她对于前往西瘟疫并没有产生多少抵触情绪的原因之一。在这软禁期的前两次会面中，尼赫里只是简单地询问一下她对生活安排的满意度，没有给她提出问题的机会，这对她来说显然体现着傲慢，以及将她视为局外人的态度。尼赫里让她不得不浪费时间。这是第三次见面，她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让事情有所进展了。

“尼赫里主教，你还打算把我关多久？”她说。

“看看你周围都有些什么。这不是关押。另外，你要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论八年前发生了什么，许多人只记得你是弃教者，甚至割断了和大主教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敏感时刻，他们很容易把这些事情朝对你不利的方向去联想。已经有人在抗议我对你的安置了。”

“我们能不能进入正题？这套把戏……”

“告诉我，鲍西娅。你为什么回到暴风城？”

“我听说大主教去世了。”

“你回来是为了哀悼他？”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因为早就预料到自己不可能自由来去。我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做打算，而现在的情况就是你限制了我的行动。”

“前些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试图从你的眼神里寻找失去亲人的悲伤，当时我没有找到，现在也没有。”

亲人这个用词让鲍西娅有一些不自在，但她把这一点忽略掉了。“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谁也不能立刻把一个陌生人看明白。”

“我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参观你在教堂卫队中的训练情况。当时我想，这是一个有天赋，肯努力的小姑娘，但是她太缺乏攻击性了，永远不适合上战场。现在，我改变了看法。说说看，你都去了哪些地方？是什么经历让你改变了？”

“我只是到处走走。”

“到处走走？你消失了八年。”

“没错。”

虽然听起来很生硬，明显是在掩饰，鲍西娅也只能这么回答。不能让对方有机会追查这几年和自己相处过的人。

“这消失，是从私自离开部队开始的。一个大错误。”

“是他们扔下了我。你应该知道，在米奈希尔我们经历了一场战斗。我离开港口执行任务，花掉了超出预料的时间，和我同去的人都死了。我想他们一定是以为我也死了。我回到米奈希尔，队伍已经不存在了。”

“就算这是真的，你也不应该选择擅自行动。光凭这一点，就随时可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特别是在你不愿意透露这八年行程的情况下。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八年来，你也许犯过罪，杀了人，以暴风城士兵的身份。更严重的情况是，你也许已经成为部落的间谍。事实上，你在这个特殊时段出现，恰好加强了间谍的嫌疑。你应当接受最严酷的拷问，直到把这八年来的经历吐露干净。在这之后还不算完，你会一直留在地牢里，直到我们核实情况，确认你无罪。到那时候你也许可以出狱，但往后的人生已经毁了。现在，你坐在花园里，享用着热茶，还要对我十分友善的提问遮遮掩掩。如果让那些希望惩罚你的人知道这情景……”

“你在吓唬我。”她打断了他。“审判，拷问什么的绝不可能。你们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付大主教……曾经的教女。”

“这是过分自信，还是在试图利用去世的大主教？如果是后者，那么我必须考虑用别的方式来对待你了。”

“我只是明白你们会怎么办。”尼赫里刚刚皱起眉头想要回应，鲍西娅又继续说下去。“我相信想要严厉惩罚我的人大有人在，但你显然不会这么做，多半也不会容许别人这么做。在闪金镇的时候，我听说你已经成为了下一任大主教的候选人。候选人不能推翻或者曲解前任大主教的遗志。没错，我是弃教了，但是大主教从未表示要惩罚我，候选人也就不能做完全相反的表态。对你来说这尤其重要，因为大主教在视察过你的辖区之后，就患了病……”

尼赫里抽出一一直藏在桌面下的右手，用手背打了鲍西娅一个耳光。劲头很大，她在挨打之后不由得扶住一边额头，紧闭双眼，等待大脑中的嗡鸣声消失。尼赫里并没有站起来。他在她睁开眼睛之前，将因疼痛而颤抖的大拇指藏回掌心。他用折断一只指头来表示自己的悔意，而这个女人却不停谈论着大主教的去世如何能够保障她的人身安全。他是有罪过，但这罪过不需要她来提醒。

“你……”他将右手放回桌面下。“你的消息已经晚了。我已经退出了竞选。”

她的眼中只闪过一瞬间的惊讶。

“这不影响我刚才的结论。总之，如果拷问和审判我对你们有好处，我早就已经待在地牢里了。我不是圣光教徒，不知道刚才这些话应该怎么用教义表达，如果你听着觉得不愉快，我可以道歉。”

挨了打，反而让鲍西娅更想从言辞上激怒尼赫里。

“我会全力支持另一位真正有资格的人竞选大主教。不久之后，你就会见到他。至于你刚才的话……没错，你从出现在暴风城的那一刻，就卷入到整件事之中了。你会产生影响，这是我早就有打算告诉你的。大主教留下了一份只允许你开启的遗嘱。”

尼赫里停下，观察鲍西娅一会儿，继续说。

“也许你真的是一个我不能马上看明白的陌生人，我只能希望这时候从你眼中看到的不是贪婪，或者别的什么可憎东西。教会尊重大主教的遗愿，但还得看你是不是有承受这遗愿的资格。就像我先前所说，你没有摆脱罪犯或者间谍的嫌疑。也有人认为你是冒名顶替……为了遗嘱而来。说实话，关于你要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有那样的特殊资格，还没有人会给出答案，但你最好利用仍然过得安稳的日子来好好想想。今天下午，你只不过对我证明了你的攻击性而已。改天我会再来。”

尼赫里站起来。他看见鲍西娅低着头，沉思着。他明白，这显然不是因为令人兴奋的消息而动坏主意；她陷入了困难甚至痛苦的思索。

“回答我。”他俯视着她。“你回到暴风城，真正的愿望是什么。”

她抬起头。他看见她右脸颊擦破了一小块皮。血丝挣扎着从微小的皮肤沟槽中渗出。

“我会在大主教的墓前跪下，先为自己过去的鲁莽和幼稚道歉，请求他谅解我，然后为他的灵魂祈祷。我也许会引用一些他最喜欢的祷词，但这一部分只在心里说出来，这样就不算是侮辱圣光教义。最后我会说，再一次感谢他养育我长大，但是我必须离开了，因为我毕竟有了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不要有任何观众。我会谁也不打扰，就这样离开暴风城，再也不回来。”

“哪怕在知道他有留给你的遗嘱之后？”

“是的。”

“这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我知道。”

尼赫里不想再多花一秒钟看着她的眼睛。他转身离开。

### 3

马迪亚斯的双掌分别搭在膝盖上，背脊挺直。这是一种将上半身像盾牌一样呈出，把自己的呼吸节奏和强度完全展露的坐姿。内心的弱点和情绪的波动在这姿态下没有掩身之处。它可以代表着压迫，也可以代表着服从。马迪亚斯明白，眼前的听众需要他表达出后一个意思。

在他前方不远处有一张长桌子，八个由议会指派的调查员坐在桌后看着他，偶有那么一两个人向身边倾过去，低声交谈。坐在中央的领头人名叫汉密尔顿，是皇室的法律顾问。他显然拥有其他七人所不及的权威，坐在边缘的人会通过中间人传话来询问他的意见。现在是下午，从汉密尔顿正后方的窗户射进的淡金色阳光滑过他的双肩，使他的面容显得黯淡。

对于仅有的九个人来说，这是一间太过空旷的屋子。没有卫兵，虽说这样有利于保密，但想来实际上也不需要他们。七处的审讯室建造得极为狭小，除了建筑空间的限制之外，也能够给受审者制造无路可逃的感觉。现在马迪亚斯的背后有极其广阔的空间；议会无需让他觉得无处可逃。一个人落难在大海中央，太过广阔的洋面不会允许他自由游动，他拥有的只是身体紧紧贴附着的船只碎片。

审讯。七处对探员的训练，包括让他们扮演嫌疑犯应对质问。他们要学会关于编制和撕碎谎言的一切法则，无论身处于哪种位置。马迪亚斯当然也做过类似的训练，但他仍然对当前的情景感到陌生。他作为领导人出生，对于真正成为受审的一方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对方猜疑的目光。不得不使之僵硬的双手。空荡荡的房间等待着互相批驳，厮斗的话语来填满。自尊无力地退向阴影中的角落。他心想祖父年轻的时候必然也经历过类似的事，而且挺了过来……他突然发觉自己曾经随时随地都在接受祖父的审讯。无关于感情，只是从心理逻辑上接近对方，这就是祖父对他，以及对所有人的说话方式。他记得自己在训练或者做任务报告的时候，试图掩饰那么一两处微小的失误，而事实证明这些举动在祖父——某些情况下，乔贞——的眼前是多么无趣，无意义。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平静了不少。

*我仍然是七处未来的领袖，必须控制局面。控制局面，表示一切都要遵照既定原则来处理。*

汉密尔顿将手中分散的资料竖起来，整成一沓，放下去。在他用纸张底部轻捣桌面的时候，屋子变得更为安静。其他调查员不再说话，端正身子，望向接受审问的人。

“马迪亚斯·肖尔先生。”汉密尔顿说。“我想先通知你一个好消息。国王已经决定给你的祖父安排一场符合他身份的葬礼。具体日期还有待决定。”

马迪亚斯点了点头。

“这就恰好引致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了。八个月来，七处一直借助侏儒炼金术士的防腐技术，将潘索尼亚先生的遗体秘密保存着，没有下葬也没有火化。这是为了来日给他置办真正的葬礼吗？”

“是的。”

“这就说明，七处有计划公开他的死讯。”

“他对这国家有重要贡献。他的去世应当是国民必须知道的事。”

“你不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和现实很矛盾？”另外一名调查员说。汉密尔顿抬起手掌，示意此人安静，然后继续说。

“在我手里的这张纸上面，记下了应当向你提出的问题。有的非常关键，有的是因为不想遗漏这件大事的任何一个方面。有一系列问题，我曾经标记为‘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它们是关于潘索尼亚先生的准确死期以及详细死因。”

“这些东西，你可以从祖父的私人医生那儿得到详细的记录。”

“我知道。我是说，皇家法医正在解剖遗体，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但这项工作也许不会得到实质结果，因为八个月来的防腐处理让很多事都发生了变化。鉴于取证手段的缺乏，我只能选择相信七处的诚意，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太重要了。我有更多的东西需要通过你来了解。潘索尼亚先生去世的时候，乔贞正在阿拉希高地，你用密信将他召回国内。也就是说，你完全有自行处理这件事的时间，更不用说权利了。无论乔贞在哪些方面产生影响，至少事发的当时，你完全可以自行做决定，因此严格来说首先隐瞒死讯的人是你，而不是乔贞。不管怎么说，去世的人是你的祖父，是什么原因让你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亲人送行，而是召回乔贞？”

“处理遗体，并不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也许你们无法理解，但祖父的灵魂一定会认同我的做法。我真正需要和乔贞共同讨论的，是祖父去世之后的工作安排，而何时以及如何公布死讯，正是这些工作安排的重要方面。应该不用我提醒你，本尼迪塔斯患重病的消息，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公布。”

“那么，你认为至少在乔贞回到暴风城之前，你对这件事的处理没有任何不当之处。”

“是的。”

“为什么共同商议的人必须是乔贞？”

“他是祖父生前最信任的探员，也是我在许多方面的导师。在祖父身体渐渐衰落的过程中，我们——包括祖父，我以及乔贞，已经通过讨论决定了针对这情况的处理方式。因为七处相当一部分重要工作已经由乔贞实际主持，所以在祖父去世的时候，和乔贞的共同商议是必要的。”

“他的官方登记身份一直只是七处的探员。”另一名调查员问道。“根据你的这些话，早在潘索尼亚去世之前，乔贞就已经得到了远远超出他头衔的权力。”

“你不了解七处的工作分配方式。乔贞主导了一些重要工作，但对于七处的决策方向并不能产生影响……”

“我们当然不了解，”先前的调查员打断了马迪亚斯，“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一切事情都弄得这么神秘。乔贞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你需要和他讨论老肖尔死后的事务，但同时你又说他对七处的决策没有影响？不光是我，大概在座的各位都不会信服。”

“我们今天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学习七处的工作流程。”汉密尔顿说。“马迪亚斯先生，请讲述一下你和乔贞是如何做出长期隐瞒死讯这个决定的。”

“在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持续八个月。我们的确需要一些缓冲时间，所以我才立即下达给遗体做防腐处理的命令。当时我的预计是需要大概三个星期来处理相关事务，是乔贞逐渐使它变成了八个月。不得不说，祖父和我都过于信任他了。趁着我因为祖父的死而精神松懈的时候，他拿到了一些由祖父全权掌控着的关键资料，夺取一些原本不属于他的工作管理权，并且利用它们来迫使我推迟公开死讯的时间。”

“他威胁了你。”



“这和我的人身安全无关。他利用的是我必须维护七处未来的责任感。在最初的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怀疑他的意图。而当大主教病重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意图？你第一次用这个词。什么样的意图？”

马迪亚斯沉默了一会儿。

“当时我已经明白，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七处将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不要误解我使用这个词的意思。我并非是说看穿了他的什么长期谋划，而是说他显然要利用大主教病重之后的混乱，来延续当时的状况。”

“无论如何，八个月的时间并不短。我很难想象，在这八个月里，你完全没有抵制乔贞，将事实揭露出来的机会。”

“我并不是说在整件事中我没有过错。祖父去世之后，我最关注的事就是七处的稳定，并且因此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乔贞曾经是我和祖父最信任的同事，但现在我必须说，他辜负了我们，以至于整个七处的信任。”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乔贞的确需要负关键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把他投入了监狱。你认为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吗？”

“海兰主教要求和祖父辩论之后，我明白事情没有拖延的可能，就说服乔贞自首。结果如你所见，他照做了，随后也没有抗法。关于他到底有没有永远独揽七处领导权的想法，我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只能说一旦时间拖得越长，就越有可能引起不可挽回的混乱。乔贞把祖父的心血和重要的国家机构引向错误的道路，他应当得到适于这罪行的惩罚，否则就难以使七处回到正常的运转状态。”

汉密尔顿会如何理解并且对上级诠释这句话，马迪亚斯不知道。强调七处应当继续存在并且发挥作用，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只要能让议会的人相信这一点，别的都不再重要。他不知道牢狱中的乔贞会说什么，但他应当会认同最后这关于七处的陈词。

马迪亚斯深知八个月的时间实在太长，无论如何解释对议会的人来说都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他不可能透露。

昨天夜里，埃林找上了他。如果是在过去，马迪亚斯可以借助祖父的名义来回避埃林的质问，但如今却不可能了。

“我知道你们这是在搞些什么鬼。”埃林说。“八个月……这真是太倒霉了。麻烦事都紧挨在一块儿。议会的人会审讯你吧？想好怎么说了没，小少爷？我可是一转脑袋就弄明白了。乔贞那家伙犯傻，你也就这样看着他犯傻？”

“我没必要对你解释什么。”

“当然没有，因为我早就弄透彻了，不需要让你告诉我。想来你是不可能把送葬人计划给议会透露个详详细细的吧？老头儿为什么不早死或者晚死半年，偏偏死在激流堡的事情还悬着的时候？当时你们用老头儿的名义哄着加林，说是送葬人计划还能继续下去，要是让加林知道发话的人死了，那肯定就镇不住他了。不光是加林，那事还牵连了劳伦斯，拉文霍德庄园……这只能是乔贞才想得出来的主意。老头儿一死，你肯定慌张了，慌得不得了是吧？只有乔贞才能想到，只能这样瞒着，至少等到……把激流堡的事处理完。加林一死，大主教的事和地震又接着来。到现在，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加上海兰那老头儿逼着，损害不可避免，就只能牺牲乔贞。”

“妄自猜测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不要试图到处去宣传。”

马迪亚斯知道自己不该继续这样对埃林说话，他只是不愿意沉默。埃林走近，朝他的腹部打了一拳。这拳算不上多快多狠，但马迪亚斯并没有躲过。他弯下腰，护住挨打的位置，看着地面。

“还要和我耍花招。乔贞是很蠢，你也蠢，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也难得蠢了这么一次，这些事就发生在身边还一点儿没发觉。就因为这个，我很生气，所以你不要再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胡乱猜测之类的话。我现在就去那什么河中监狱……”

“你想做什么。他们不会允许你进去的。”

“管你自己的事！”

埃林离开了。马迪亚斯抬起头来。他，七处的下一任领袖；眼前这位属下从来就没有真正尊敬过他。他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只是因为祖父才生出恐惧，只是因为乔贞才对七处抱有信心。他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眼下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

#### 4

八岁的马迪亚斯跪在地上，试图寻找掉落的训练匕首。雨太大了；他一俯下身，就仿佛有无数小碎石在敲打他的脊背。紧闭的眼睛里除了水，还有泥，试图睁开它们只会引起

一阵刺痛。他认为自己摸索到了刀柄，正要将它握住，胸部就遭到了一次踢打。他滚倒在地，随后听见有什么东西蹭过积水的地面，预感到这是又一次攻击的前奏，不由得蜷起身子，用双手遮住前方。在接下来的半秒钟内，他略微睁开眼，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石亭子下方那高大，沉默，因雨水而变得破碎的黑色身影。那是祖父潘索尼亚。他从一开始就看着这场战斗。

马迪亚斯心想，祖父至少可以说些什么。当作为成年人的格斗教官将他面朝下按在泥水中的时候，以及用脚踢他腹部的时候，并不需要征求祖父的意见。马迪亚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终结当前的处境。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快，足够狠了，但他的手和脚与对手比起来是那样短小无力；他每次刺出匕首，就像是站在高耸的悬崖边缘朝大海里投入一枚石子，连一点水花也无法掀起。他希望祖父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为了从这不停挨打的屈辱中脱身，他可以做更凶狠的事。他也希望祖父说一句，你不必这么踢他，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但现实和马迪亚斯的愿望无关。黑色的身影仍然只是站着，像是海岸边熄灭已久，无人看护的灯塔。

一年之后，他终于在练习中夺下这名格斗教官的武器，制服了他。祖父还是站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态，什么也没说。这之后不久，他就把马迪亚斯送到了暴风城之外，一个又一个有七处成员渗透的冲突地带。在这不停辗转着进行实地训练的五年中，头两年是最为艰难的。从十二岁开始，身高和体能的迅速增长，让马迪亚斯很快就冲破了许多曾经让他苦恼的障碍。他相信，只有军情七处继承人才能拥有的一些特质，已经毫无疑问地出现在他身上了。

十四岁的马迪亚斯回到了暴风城。他长高了许多，却发现那黑色身影不再高大。祖父长久地坐在轮椅上，总是有医师跟随着。他衰老了，无法战斗了，马迪亚斯心想；然而在五年之后重新开始和祖父交谈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就慢慢接近曾经在泥水中四处打滚的小孩子。每从祖父身上找出一处衰老的特征，都会有另一种充满压迫和威胁感的事物将之抵消，使得身体衰老带来的羸弱感最终成为错觉。重重皱纹在他灰白的眼球上方颤动；他的眼神仍然有深刻的洞察力，看穿一个人就像从湖面捞起树叶一样简单。说话时间稍长就会使他声音嘶哑，并且咳嗽；下属在听他说话的时候仍然小心翼翼，生怕一个误解，一处遗漏就使得自己陷入没有止境的苦楚。他的整个骨架似乎在逐渐向内坍塌，撑不起那一副灰暗无力的皮囊；贵族们仍然要放低身段和他见面，仿佛俯视这难以站立的老人是一种公认的可怕罪过。在这段时期内，对于那些打量自己的眼神，马迪亚斯总是很容易生出怒气。那无数双眼睛显然不是在真正关注他。它们试图通过马迪亚斯，寻找老人年轻时的形象。

三年之后，乔贞前往激流堡，留在暴风城的马迪亚斯发觉祖父的身体变得更为衰老弱小，对于生活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缩减。大部分时候，他都是躺在病床上，闭着双眼。他

的面容是如此枯朽，以至于从远处看去，几乎察觉不到眼球和嘴唇的存在，就像未打造完成就遭到遗弃的木偶。他不再听报告，不再看资料，除了马迪亚斯和护理之外不见任何人。

有一天，马迪亚斯撞上了刚刚从祖父卧室出来的护理。护理显得很尴尬，低声地说句抱歉，紧贴着墙壁离开。他手里有一个篮子。马迪亚斯看见篮子里堆着一团床单，在那白色褶皱之间粘着暗黄色的东西。马迪亚斯能猜到这样的事已经持续很久了，但只是在亲眼见到的这一刻，他才猛然意识到，人的生命是从完满的零发展到坚定的一，再从单调的一回归空洞的零，而祖父的生命即将沉进零的中央那无底的黑色深渊。马迪亚斯心想，也许在暴风城的某个角落，正有一个人因为回想起潘索尼亚·肖尔的神情而颤抖；如果让这个人知道，他害怕的人如今会无法控制地在床上大便，那他是否会立刻将自己昔日的敬畏视为最可笑的事物，随手扫进内心角落的垃圾堆？

老年人濒死的时候常常丧失近期记忆，并且回想起很久远的事情。当意识到这变化发生在祖父身上的时候，马迪亚斯就尽量抽时间留在他身边——这货真价实是一种窥视，因为祖父有时候甚至意识不到有人坐在自己床边。马迪亚斯实在是想知道得多一些，这无关他还能从祖父身上学到什么，而只是关于祖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成为那个眼看着孙儿不停遭到踢打，并且限制他和母亲见面的黑色灯塔之前。

在多次关于过往幻觉的目击之中，马迪亚斯尽力寻找着自己能理解的讯息。有一次，他深信自己在祖父眼中成为了那个放弃七处首领地位的人。

祖父握住他的手。

“狄恩。”

马迪亚斯沉默着。

“回答我。”

祖父的手捏得紧了些。他越使劲，马迪亚斯反而就越感受到这手指的无力。他感到很困扰；他不知道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是如何与祖父交谈的。但他还是决定试试。

“我在，父亲。”

吐露这个从来就用不上的词，让马迪亚斯有些别扭。

“记住，记住。”祖父说。

“记住什么？”

“你是谁？”

“我.....我是狄恩·肖尔，父亲。”

“不。名字不重要。你是.....我的.....继承人。责任.....记住。”

马迪亚斯慢慢地把自己的手抽出来。他不希望在祖父的回忆中沉入太深，更不用说这是一个让他对自身意义产生怀疑的回忆。

也有一些马迪亚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经历。有一次，祖父睁着眼睛，左手朝右侧绕过胸口，带动整个上半身向右微弱地转动，似乎是要够着床头桌面上的什么东西。这个十分费劲的动作让马迪亚斯有些看不下去；他望向桌面，那儿除了一只座钟，就只有一支笔。他拿起笔，放进祖父的手里。

祖父的手指像无力的细布条一样把笔杆卷进手掌，随后又将它换到右手，再让左手向前上方慢慢抬起。这时候马迪亚斯可以清晰地看见祖父左臂内侧那一道即宽且长的伤痕；这是很多年前留下的，大概切到了骨头，他一直想知道是谁造成的。不仅伤得深，位置也很特殊，如果能在手臂内侧造成这样的伤，那这个人应当有机会取走祖父的性命才对。这应当是一次长时间折磨的后果——他停止了揣测。

接下来，马迪亚斯看见祖父捏着笔的右手慢慢贴近左手掌，而左手蜷起，就像是握住什么东西，而笔尖在就要接触这不可见之物的时候停下了。停了多久，马迪亚斯不知道。他只知道在这段时间内，祖父的眼神慢慢发生了变化；从进入幻觉之后的空茫，变成贴近现实的临死颓丧。他转动眼珠，看了看马迪亚斯，然后把笔放下，闭上眼睛。他的呼吸，濒死者的呼吸，每多持续一秒都像是驮着千钧重物在荆棘中毫无目的地爬行。

*他醒过来了。他知道有的东西不能让我看。*

这件事之后大概一个星期，护理在半夜敲响了马迪亚斯卧室的门。几乎是在睁开眼睛的同时，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人会在亲人濒死的时候日夜陪伴，为了不让他孤独离去。马迪亚斯没有这么做，但他这段时间一直住在七处顶层临时腾出的一个小房间里，离祖父的卧室很近。三分钟后，他看见了预见无数次的情景。

马迪亚斯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痛恨着曾经属于这具尸体的那个人；他们希望潘索尼亚·肖尔以极凄惨的姿态死去。事实上是，他在睡梦里终止了呼吸。但马迪亚斯不能说这是平静，无痛苦的死亡。没有什么死亡可以杜绝痛苦。就算死亡的确是所谓的安眠，这安眠也是经过漫长而充满折磨的濒死期才换来的。

他不觉得自己曾经恨过祖父，哪怕是在不停遭受踢打而又得不到援手的时候。也许这是因为在祖父对他的教育体系里，感情是缺席的——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除了所谓的七处领导人素质，他还给我留下了什么？

一定有别的事物存在，否则他也不会窥视他过往的回忆。

窗外，离天色亮起来至少还得有两三个小时。马迪亚斯的周围是黑暗。他意识到在这一刻，所有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已经坠入了黑暗。

他靠着门边坐下，一只腿放直，另一只腿撑起来，想着。

十分钟之后，他明白过来，必须通知乔贞。

## 5

林德的支持者们自愿为他组织了一次宣传集会，地点选在接近主要医院和学府的一座小公园里。马迪亚斯穿着类似普通学生的服装，站在不远处的一株大树下观察着。他相信只需要这微不足道的乔装，就能避免身份暴露，因为这些集会者在别的场合记下他容貌的可能性很小。他们的主要组成是学生，医务工作者和资历尚浅的圣职者，年龄大多在十八至三十五岁之间。马迪亚斯没能找到商人，军人或者贵族的身影。但总的来说，他觉得过去低估了林德支持者的数量。

在一些支持者代表轮流上台演讲之后，马迪亚斯更加确信林德在候选人中处于最微妙的位置。眼前这些人，不像贫困虔诚的信徒那样容易摆布，在重视精神层面的同时也不会脱离现实，拥有对抱负的执着——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如重建暴风城的建筑工人显得有行动力。有部分演说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便强调林德成为大主教之后对医学发展能产生可观的推动力，从而在未来的自然灾害中避免惨重的伤亡。这样做实际上忽略了大主教竞选的实质：要选择的是宗教领袖。对于在地震中遭受苦难的普通信徒来说，给他们描绘医学发展的前景，远远不如强调向圣光祈祷驱散黑暗来得有效。

马迪亚斯从一开始就知道尼赫里不可能胜出，而现在他想不出办法让林德占得先机。最后下决定的，只是教会的一小部分资深成员，只有暴风城人民的宗教倾向可以影响他们的决策——这还是在他们不会只考虑教会内部需求的前提下。

看来现在就应该考虑海兰成为大主教之后的策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海兰目前还没有对尼赫里的退出以及对他的支持做出公开回应。也许他是不希望人们认为他容纳了尼赫里的侵略性。实际上，自从乔贞入狱之后，海兰就一直沉寂着。在以最快的速度赢得人心，

压制七处，使尼赫里放弃之后，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对马迪亚斯来说，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弄清楚海兰的行为动机。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表现出任何针对林德的行为，这是个好迹象。这表示就算让他成为大主教，事情也有回旋的余地。

林德在台上的演讲显得有些散漫。他有时候会遂支持者的愿，说一些他们期待的话，有时候又仿佛陷入自言自语。他一直不像对整件事有所准备。

集会结束，人群散去大半后，马迪亚斯在小径拦住了快步行走的林德。

“你要去哪？”马迪亚斯说。“我说过有话要和你谈。”

“你.....说吧。”

马迪亚斯看看林德抓着书本的手，又看看他的额头。

“你在流汗。没必要这么紧张。”

“人太多了。我是说，很挤。”

“他们都是支持你的人。”

“我知道。我应该谈一下海兰和尼赫里主教.....我有这个计划，但是一时忘记了。”

“为什么要谈他们？这整件事是关于你的。”

“比如说，我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像在排挤别的候选人。支持我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容易激动。这不是一件互相敌对的事，他们应该明白。”

“但是你不应当显得消极。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大功夫才说服你参加这次集会。不能让他们失去对你的信心。”

“信心这东西没办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我已经在争取支持了，用的是我自己的办法，请你不要干涉。”

“虽然尼赫里退出，但是你不应该这样就松懈下去。”

“这和他无关。”

“当然有关。尼赫里怎么对待你，你对他有什么看法，这在我们之间都不是秘密。你不需要和他为敌，他已经自行成为你的敌人。他退出了，并不等于他的威胁不存在。他说以后会全力支持海兰。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他当然不会支持我。”

“不仅如此。他不可能胜出，这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确了。所以他宁愿选择放弃，通过试图影响海兰来接近他的目的。既然不能成为大主教，那么索性早一些和最有可能成为大主教的人结盟。”

这只是没有证据的推测，但马迪亚斯决定通过这种方式把林德逼紧一点。马迪亚斯承认林德前面一句话说得没错，信心没办法强加于人——要试图给林德注入信心，还不如强迫他行动起来。

“我不喜欢七处这种恶意揣测他人想法的习惯。尼赫里确实有很多让我反感的地方，但他仍然是得到教会认同的主教。哪怕我有一些个人的不满……”

“林德。”马迪亚斯打断了他。“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等待海兰和尼赫里下一次出面表态，或者发生一些别的什么事情。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结论，一切就等情况更明朗之后再说。怎么样？”

林德没有回答。

“在这之前，你至少不应该表现得太消极。没人让你带着支持者公开反对海兰，但你要知道，这仍然是一场对抗。”

“马迪亚斯，我有话想问你。”

“说。”

“听说在接受审问的时候，你做出了不利于乔贞的陈词。你表示他应该对七处的混乱负责任，必须受到惩罚。真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你不用关心。”

“大主教竞选也是教会的内部事务。”

“我明白你在怀疑些什么，林德。乔贞是让你和七处联系起来的人，也一直是他在维持着这联系。你关心着他的处境，这一点我非常感激，因此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和大主教竞选不同，因为七处内部并没有发生斗争。暂时不公布我祖父的死讯，乔贞在八个月的时间之内一直负责主要事务，这是事实，是我们权衡利弊以后共同决定的处理方式。这八个月来我们平稳运作，没有引起任何危害，是外界对我们的斗争，让整件事成为了一个听



上去可怕得多的阴谋。用不着我提醒你，正是尼赫里和海兰的介入让事态恶化。对于怎么应对，我们也已经做过计划，你不必荒唐地认为我是在排挤乔贞。”

马迪亚斯拿出一个信封，递出去。

“乔贞预料到在他行动受限之后，你会对我产生怀疑。他让我保管这封信，在合适的时候交给你。”

“这是……他入狱之前写的？”

“还要更早。大概写在大主教病危的时候。”

林德接过去，抽出信纸。在他低头读信的时候，马迪亚斯看着他。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让林德相信马迪亚斯的安排。

接受议会调查组的审问之后，马迪亚斯连夜完成了这封信。祖父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搭档乔拉齐互相模仿笔迹；半年以前，马迪亚斯和乔贞也掌握了这项策略。这谈不上是欺骗，因为乔贞确实口述过信中少数内容，而且马迪亚斯相信乔贞一定会认同这个做法。

对于马迪亚斯来说，承认自己影响力及不上乔贞，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现阶段，他不得不借用乔贞的名号来做事。他突然意识到，他和入狱的乔贞，以及乔贞和去世的祖父之间，成了同一种事物的循环。

林德读完信，用不稳定的眼神看看马迪亚斯，随后低下头，把信折成一个小方块，拿在手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过了几秒钟，他将它展开一层，放进书本里夹着。

“照这么说，他是自愿入狱？”

“是。我没有任何理由逼迫他。”

“我仍然不明白七处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做法。无论是不是正确的事，都要先打扮成另一副模样。你说得没错，马迪亚斯，七处的内部事务不关我的事，因为我永远也不能理解。”

“这是七处的危机。你也将面临危机，虽然性质不同，但可以说是同一部分人造成的。我们只能合作，没有别的选择。”

“有一个看法，我对乔贞也表达过。如果七处有任何伤害海兰主教的行为，那……”

“我知道。这不会发生的。我该走了，林德。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不要太消极。”

“等一下。最近有一件事……必须先征求你的意见，实际上也许你应该转告乔贞。”林德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打算给达莉亚夫人换病房。”

“为什么？换到哪？”

“七处的变故会慢慢传开，再加上直接涉及了乔贞，所以一些听到传闻的人可能会产生无聊的好奇心。她在我的医院里住了这么多年，这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秘密，所以我难以保证一个没人打扰的环境。至于换到哪……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从医学方面，我们已经尽力……”

“你要放下医治她的责任？”马迪亚斯打断了他。

“不，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你也知道，‘医治’的过程前不久就停止了，我们所做的只是尽量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让她得到最好的照料。马迪亚斯，请相信我，在这阶段不要将你的母亲作为一个重症病人来看待。你应当这么想，她已经最大程度地好转了，只是还没有真正痊愈。她要怎样才算痊愈，我们都明白，但痊愈需要的时间是没办法预料的，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除了一直在睡着之外，她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不应当一直禁锢在医院里。我希望你给她安排一间合适的屋子，周围要尽量僻静，有一定的隐蔽性。”

“行。办好了以后我会通知你。”

林德点了点头。马迪亚斯这才意识到，从开始谈论达莉亚开始，林德时常疲惫而困惑的眼里现出了一点振奋的光芒。有时候医院会把没有医治希望的病人赶出去，马迪亚斯相信林德并非这个意思。

这应当是一个好消息。

但他暂时还不能转告乔贞。

## 6

海兰抬头看着墙壁上本尼迪塔斯的巨幅肖像。它完成于五年前；海兰不清楚它是否忠实捕捉了画像主人当时的面容。画师也许是想赋予人像一个洞悉一切的眼神，但最后的效

果却像是因为太过自信，而失去了对事物的专注。这和海兰记忆中更熟悉的本尼迪塔斯不同。

接近三十年前，在给年轻修士本尼迪塔斯做导师的时候，海兰仿佛看到了往日的自己。不停地追逐新问题，从不满足于粗浅的解答，这是打心底里相信圣光信仰能解决一切疑问的结果。但是本尼迪塔斯的学习行为，有一种焦躁的特质，甚至像是在发泄愤怒。撕毁文稿，受疑问困扰的时候拒绝进食，以及彻夜不眠，对他来说都是常事。几乎没有别的圣职者愿意主动接近他。海兰认为，自幼选择追求圣光，是本尼迪塔斯的幸运；如果人生行错一步，同一种愤怒的求知方式也能够使他成为暴风城最难容下的罪犯。

没法浇灭这愤怒的海兰，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失职的。对本尼迪塔斯来说，圣光信仰就是一堵墙，高度和厚度都已经不会变化；他要做的就是将墙砖一块一块地拆毁，越快越好，直到一劳永逸地展现出直通真理的道路。要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到那时候他将发现墙壁后实际上是一潭没有边际的沼泽，他没法前进，且再也找不到可破坏的墙壁来发泄他的愤怒。他会失去追求。

这样的过程就在海兰的眼前发生。有一天，本尼迪塔斯烧掉了自己十六岁之前所有研究教义经典的作品，其中包括得以陈列在教堂图书室的小册子。海兰来不及阻止，便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愚蠢的见解没必要留在世上，他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提醒自己往日是多么幼稚。他看着那些飞散的黑色纸屑，眼神中是疲惫，以及仿佛醉酒者从昏睡中醒来的漠然。接下来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谁也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悔意存在。

改变这一切的是同为圣骑士的维斯兰佐夫妇。他们资助本尼迪塔斯学习，将他视作亲人看待，让他主持两人新生女儿的命名仪式。渐渐的，本尼迪塔斯停止了向暴躁和焦虑的进一步倾斜。海兰问过这对夫妇，为什么要帮助本尼迪塔斯，他们的回答要义是：这孩子很有才华，而且我们都很喜欢他，但是他再这样下去可不行。海兰大可从信仰角度诠释这对夫妻的动机，却从未这么思索过。他也不打算弄明白本尼迪塔斯的哪一点在他们俩眼里转化成了魅力。正确引导本尼迪塔斯是他的责任，既然他做不到，那就更应当为有人能够做到而欣慰。

这对夫妇出征之前，将年仅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了本尼迪塔斯。让本尼迪塔斯全面照顾她的生活起居是不可能的；他用夫妇留下的抚养费雇佣了保姆，自己主要承担教育任务。因为父母并没强调要引导女儿走上圣光的道路，本尼迪塔斯就用一些流行的童书来教她认生字。从小贩手里购买童书，对圣职者来说是尴尬且异常的事，但他还是这么做了。海兰曾经见过这样一幕：小姑娘太过著迷于书里的插画页，不停前后翻阅，还左右手分别捏起

一页反复比较；本尼迪塔斯则试图把书页压平，好解释某个生字，并且因此显得有些忙乱。他正在为难，但还有的是耐心，海兰心想。

许多人都以为维斯兰佐夫妇一年内会回到暴风城。三个月之后，两人牺牲，遗体无法找回的消息传到了教堂。据一名修女说，她初次看见本尼迪塔斯哭了。不仅是流泪，她形容那是靠着坚强信仰和祈祷苦苦支撑才不至于崩溃的恸哭。海兰很难想象这是真的，哪怕他知道叙说者没有理由编故事。但他知道，接下来好几天，本尼迪塔斯都没有和成为孤儿的小姑娘见面，直到战死者出征前留下的遗嘱得到公布。他们将他指定为女儿的监护人。

海兰一直没有机会和本尼迪塔斯谈论这件事，也没有弄明白他此刻的想法。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揣测，本尼迪塔斯因为突然担负到肩上的重任生出了一种决心，这决心让他试图接近一些并不熟悉的事物，以求不辜负战死者的信任。

生活简朴的维斯兰佐夫妇给女儿留下一笔并不丰厚的遗产。在那段日子里，本尼迪塔斯到暴风城最著名的几所学校了解情况，同时征求他人意见，最终得出痛苦的结论：这笔钱也许不足以让小姑娘得到足够好的教育。

当小姑娘一位从商的亲戚出现的时候，本尼迪塔斯看到了事情的转机。这名亲戚表示，他有一笔稳赚不赔的大生意要做，只是还缺一些流动资金。如果能暂时借用那笔遗产，不出一个月，小姑娘就能得到数倍的报偿。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极为廉价的骗局，但本尼迪塔斯相信了。海兰一向认为，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本尼迪塔斯的尊严，促成了他后来的一些变化。一直埋头于本职工作的人，认识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幼稚；这损害的往往不仅是此人在这方面的信心。

亲戚的确是有一笔很容易赚的生意。他对于报偿的承诺，也未必不可信，但这永远都得不到证实了。三个星期之后，七处的人来到教堂，审问了本尼迪塔斯。事实上，所谓的生意是指联盟和部落之间的走私。那笔遗产作为赃款，全数没收。

这一次，无需任何人主动去发现，本尼迪塔斯陷入极度的沮丧成为了整个教堂无人不知的事。七处没有将他视为共犯，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宽待，而这不能安慰他分毫。他过往常常表现的愤怒和焦灼，完完全全转化到了另外一面。他的眼睛黯淡得仿佛无法面对阳光。他无所事事，有时候独坐着翻阅书籍，却表现不出一点儿正在阅读的迹象。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后，他终于主动找上海兰谈话。此刻他的神情已经充满决心和专注，没有一丝不安。

“我决定成为她的教父。海兰神父，请您替我们主持仪式。”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不仅关系到她，也关系到你的一生。你觉得自己的确是在神智明晰的情况下，并且经过严肃考虑做出的决定？”

“我曾经有过非常困惑，消极的阶段，但那都已经过去了。我当然知道这件事的神圣性，就更必须这么做了。何况，从法律上来说我已经是她的监护人，所以在宗教上我也应当负起相同的责任。”

“我不会阻止你，但我不赞同这件事。在照顾她的过程中，你犯了一个大过错，而且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在这种时候，寻求成为他的教父……”

“海兰神父，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承认：我希望补偿罪过，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强制自己肩负起更重的责任。在接受维斯兰佐家族的恩惠之前，我一心以最偏执的方式追求信仰，完全没意识到这让心中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并非血腥的想象，使用暴力的冲动，而是隐藏得更深的东西。一个人在大海中央为求生而游动，在最初也许他还心存希望，但渐渐的他身体变冷，腿脚麻木，而仍然找不到一丁点海岸线的迹象，类似的恨意就在他心中产生了。他恨看不到希望的未来，恨多余的反复劳累，最重要的是，他恨明白这一切的自己。是维斯兰佐家族抹消了我的仇恨，让我真正看得见信仰。现在，发生了这件事，反而让我看得更明白了。保护鲍西娅·维斯兰佐，让她得到最好的教育，远离这世间的一切邪恶和黑暗，是我接近信仰的重要道路。到最后，我究竟是真正的圣光追求者，还是不停自我欺骗的盲目者，就由她的成长来判断。”

“我相信你是怀着诚意说出这番话的。但是你要知道，不能把信仰的实现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信仰应该是博大的。”海兰说出最正确，但是此刻并非存在于他心里的答案。“我希望你能再仔细考虑……”

“不必再考虑了。如果您不愿意主持仪式，很遗憾。我会找其他人的。”

在这一刻，海兰明白扭转本尼迪塔斯的打算，已经不可能了。最终，他选择信任以及祝福自己的学生。

卫兵敲响了门。海兰转过身，背对着本尼迪塔斯的画像。他知道鲍西娅就要进来了。他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她说。

紧闭的门打开了指头一般宽的缝隙。

从那时候开始，人和事已经变化了太多。当了解到鲍西娅弃教，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之后，海兰回想起自己在主持仪式之前和本尼迪塔斯的对话。也许那已经预示了很多事情的结局。

“关于她父母遗产的事情，也许未来某一天你应该告诉她。她会原谅你的。这也能表示你对她的信任。”

“我考虑过。”本尼迪塔斯说。“她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更好。”

## 7

鲍西娅初次和海兰见面，是在本尼迪塔斯成为她教父的仪式上。三岁的她很快就忘记了仪式细节，快四年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教会里人人尊敬的海兰神父就是那一刻的见证者。自然，她生出一股自豪，偶尔有机会和海兰说话的时候，就对自己的举止十分小心。本尼迪塔斯是她唯一的家人，教堂是这只有两口人的宗教家庭栖身的地方，别的圣职者们是邻居——有时候鲍西娅会把他们想象成仆人，而海兰则是使教堂里的一切能够良好运作的关键人物。在鲍西娅的想象中，海兰通过魔术师一般的行为来完成他的责任：他抬一抬手，给翻得乱七八糟的书本就会自行合起来，按顺序摆满书架；只要他在场，夜间祈祷点燃的蜡烛就不会因为窗缝透进来的风而熄灭。作为自己的教父最敬佩的人，理应拥有一些神奇的能力才对。

在鲍西娅十一岁左右，海兰开始了隐居。今天是从那以后她头一次和他见面。童年的一些感觉复苏了，只是它引起的情绪从好奇转化为些微的不安。十多年后初次回到公众视野，立刻就成为了教堂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而且揭露了七处隐藏着的秘密——眼前的老者比鲍西娅记忆中的海兰神父还要特殊得多。*要小心，要小心。毕竟还不知道他的意图——*鲍西娅的心跳有些加速。应对暴力总会有合适的办法，只要训练充足，反应迅速就不必害怕其拉虫，但面对权力则是另外一回事；它可以忽略个体特征来发生作用。

海兰开口了。

“想说的话，都对本尼迪塔斯说了吗？”

鲍西娅愣了两秒钟，随后才不大有自信地回答：“嗯……说了。”

“那就好。他的灵魂会很高兴的。”

鲍西娅昨天得到许可，前往本尼迪塔斯的墓地。虽然有卫兵看护着，但她还是做了自己承诺过的事：道歉，祈祷，告别。第一眼见到那块墓碑的时候，她感到十分矛盾，一方面有些迈不动脚步，而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一直这样注视下去，哪怕直到天黑。除此之外，整件事带来的冲击力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大。自从回到米奈希尔开始，她就不断听到关于本尼迪塔斯去世的谈论，早就习惯了这个事实。在暴风城浪费掉的时间，和因为遭受软禁而生出的疑问和苦恼，让她的心境接近了刚开始适应希利苏斯，却还没有熟识巴萨利奥的时候。她不会后悔主动揭示身份回到暴风城的决定，但也不打算因此夸赞自己。

想到这里，她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可能性。

“准许我去见他，是您安排的吗？”

“是的。”

“那么，给我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也是……？”

“我和尼赫里交谈过。他同意这样做是对的。”

也正是从昨天开始，鲍西娅无需再遵守既定的时间表，甚至可以由卫兵陪伴着离开宅邸，在暴风城的一定范围内活动。这些决定是由侍从转告的，但他没有说明是谁下达的命令。从一开始鲍西娅就不觉得是尼赫里起了宽容的心，她估计是教会高层的共同决定。现在看来，两件事都是由海兰主导的。

“我知道尼赫里为了支持您，退出竞选。看来他的支持真是全心全意的。”

“也许你是想问，他是否也是经过我说服后才决定退出？为了这件事，我们的确有一次长谈。很显然，作为从不同的道路追求圣光信仰的人，我们还是有很多分歧。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尼赫里执着地认为这些分歧大部分是他的过错，所以他希望清除这些过错造成的阻碍，更好地为整个教会共同追求的事情服务。”

他看出了鲍西娅的意图，然后立刻解答，从而避免了使她尴尬。

“那么上一次大主教竞选的时候，您是不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才退出了和我教父的竞争？”

“当时我病得很重，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挺过来，活到这个岁数。这是一件公开的事，既然你知道我退出竞选，那么应该也记得这个说法才对。都快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你一直想找机会问我这个问题吗？”

“不，不是……”

鲍西娅本没有打算询问过去的事，这和她要小心谨慎的心理准备是相违背的。也许是因为海兰对她的帮助，以及微妙的关怀理解，让她的思维方式暂时接近了过去，那个教堂的白色对她象征着一切的年代。小孩子提问没有什么暗示的成分，往往只是缺乏思维逻辑的联想；她突然问起海兰当年为什么退出竞选，也正是依据海兰关于尼赫里的解释而引起的联想。

“今天告诉你这其中的缘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当时觉得自己会一病不起，失去胜任大主教所要求的体力。而更深刻的原因是，我当时十分害怕死亡，这促使我重新看待信仰和生活中的一切。放弃竞选只是一个开始，随后一直在僻静的地方寻求解答，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现在，我不觉得自己当年失去了什么。本尼迪塔斯曾经是一个遇上重大变故，就会陷入比我更专注的痛苦思索的孩子，而他在灵魂受圣光感召之前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我希望他最终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答案。”

孩子。海兰的这个用词让鲍西娅心里震动了一下，就像一粒微小松散的泥块在没有人碰触的情况下，毫无预示地裂开。在孩子之前，他还使用了曾经。和海兰的曾经比起来，她自己的曾经太过薄弱，简短，渺小。这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

她不由得以当前的心理，去回忆当年的本尼迪塔斯。在她三岁，五岁，八岁时候的教父。严格来说，他算不上一个最优秀的监护人。在想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或者是试图在生活而不是宗教的方面给鲍西娅树立榜样的时候，他往往是数倍的努力只换来微薄的成就。这样的人也的确曾经是一个孩子。她突然很想念他，比昨天在墓碑之前更想念。此刻在海兰身后油画之中的本尼迪塔斯，则是当年和她断绝关系之时的面容。那双眼睛之中没有任何人，只有他自己的幻影。

他们说死得痛苦。他们说痛苦得像染上了瘟疫。人们希望能够平静地离开，他在地震中断绝呼吸。

“不要再站着了。坐下吧。”海兰说。

鲍西娅坐在身边的椅子上。她用左手大拇指边缘碰了一下眼眶，然后马上把手放下。她觉得可以和海兰谈论一些不能和尼赫里谈的问题。

“他……给我留下了遗物？”

“是的。用一个小盒子装着，只有你拥有打开它的资格。”

“您觉得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鲍西娅。那应当是一些只有你才能理解它们意义的东西。”

“我.....我不想要它。就算拿到了，我也不想打开它。”

“你不必急着考虑这些事。因为许多复杂的原因，教会暂时还没有决定把它交给你。”

鲍西娅知道自己是因为情绪消沉才说出这样的话：从言辞上拒绝可能会使得自己陷入更深困扰的东西。她完全设想不出其中会是什么。本尼迪塔斯临死前，带着她某一天会回到暴风城的希望，留下遗物。这负担也许太沉重了。她原来只是打算回到这里来，做唯一一次的探望，然后离开。她曾经弃教，如今假若抛下这遗物，则是又一次离弃：圣光信仰是本尼迪塔斯生前交给她的，而遗物则是死后的托付。如果将它拿到手，就需要借助于另一种责任感才能将它打开。其中不可能是什么曾经属于她的小物件，而本尼迪塔斯也不是会以特殊形式留下资产的人。根据嘱托，假如她二十年内没有回到暴风城，盒子就会销毁，这暗示了内容物有多么重要。最终她还是希望能得到教父的遗物，只是现在她希望暂时在自己的话语里躲藏一下。

她回想起和巴萨利奥简单得多的生活，以及同样简单的承诺：一起到别的地方去。肩上唯一的负担只是希望对方能够快乐。雾状的屏障遮挡在她的现状以及希利苏斯之间，而屏障那边的一切都逐渐变得单薄；她惊恐地发现这变化也包括巴萨利奥的形象，便立刻压下这些想法。她必须用不涉及感情的问题，消除刚才那句逃避话语的影响。

“为什么不能交给我，因为我是弃教者？”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这也和七处的现状有关。乔贞的事情，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

“.....听过了。”

“在弃教之前，你有一段共同和他对抗七处以及本尼迪塔斯的经历。在这个乔贞成为重大嫌疑犯的敏感阶段，有人建议对你和他的关系做更详细的调查。甚至有人认为你当年在米奈希尔消失，是因为接受了七处的工作。我相信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他们的确有调查的权利。这些年来，乔贞经历了很多事，我打算现在告诉你其中一些重要的，然后你可以决定是否和他见面。”

铁栅栏将黑暗分割。最顽固的黑暗从自身织就的牢笼里渗出，慢慢爬过栅栏上的锈斑，在一阵颤抖之后失去气息，倒伏在地。走廊上的光亮是自大而又散漫的征服者，来回踱步，踩着遍地的黑色血液，但从未下定决心侵占铁栅之后的土地。鲍西娅站在光线所及之处；她自身是教会的囚徒，现在则是征服者不请自来的客人。她在等待一个回音。必须以勇气而并非耐心来等待的回音。它将来自于黑暗之中依稀可辨的人形。看不见此人的面部，只有一侧肩膀以及手臂的轮廓。如果他说话，那组成音节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声音，还包括监牢之中长久积郁的沉默。

“是谁。”

这一秒间说出的话语落进鲍西娅的大脑，然后持续坠落，试图准确嵌入八年之前曾经属于它的某个位置。最后的结果就像是试图用掌心两次捞起同样数目的河沙，鲍西娅需要给自己心理暗示，才能确定过往和现今听到的声音之间没有区别。她从一开始就不期望对方立刻认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更隐约觉得他没有望向自己。

“鲍西娅。”她说。“我是鲍西娅。”

接下来是持续大概十秒的沉默。她很想知道对方的大脑里出现了哪些影像。有一些事情对她自己来说也已经很模糊了，比如回忆起来，初次见面似乎是在牢狱之中——不对，某次王室狩猎活动之后的宴会上——也许还要提前一些？闪金镇的好几次危险经历我都记得，戴面具的追杀者和剥皮的女人，甚至包括这样的细节：受害者的名字是艾娜，以及昏暗阁楼中的恶臭。但我是为什么在那里和他相遇，又是如何谈妥了共同前往西部荒野？在这段旅途的某一天夜里，我感到后悔和逃离的冲动，他用一些谈不上体贴的话语阻止了我，具体的措辞实在是记不清了。在英雄谷大桥上的一幕当然不会忘，无奈象征着两人当时所有感受的黄金钥匙已经不在在了。

“你回来做什么？”

这是对方的回答。鲍西娅发觉自己对这样的说话方式很熟悉，甚至生出了古怪的亲切感。她没有期望过他会谈论回忆，尤其在他经历这些年的波折之后。她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正常地交谈了。

“我听说大主教去世，所以就……”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他打断了她。

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这句模糊的话。这个地方指的是哪，暴风城还是运河监狱？为什么她不应该出现，是没有出现的理由，还是会造成困扰？她感觉到这句话之后的驱赶意味，突然有些难过。按他现在的处境，应当没有余力驱逐他人。

另外，还是看不见他的脸。鲍西娅今天能够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何况也许以后再也没有到这儿来——甚至是再次见到他的机会。她仍然很熟悉八年前的自己；面对对方的这句冷淡的打断，她会就这样憋得说不出话，或者认同他的结论，再以求助似的言辞为自己辩护。现在的她不希望浪费时间。

“我知道这些年你花了大力气找我。”

“是本尼迪塔斯的要求。现在他死了你愿意出现，但如果真有这份心，早就不应该躲躲藏藏。你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时机。”

“可是，寻找我也包括你自己的意思。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见对方没有回应，鲍西娅继续说。“在塔纳利斯的时候，就差一点儿……我几乎和你派去的人撞上。后来我还是决定逃掉。”

“鲍西娅。”

突如其来的唤名让她怔了一下。

“这么说，你后来一直留在希利苏斯。”他继续说。

她想弄明白他是否看着自己，就没说话，点点头。片刻后，她还是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这么想？”

“肤色。你长时间留在阳光强烈的地方，而且刚刚才说过从塔纳利斯逃跑。另外，我的人从没有去过希利苏斯。所以没有别的可能了。”

非常简单的答案。鲍西娅突然觉得刚才的问题让自己显得不太聪明。不过她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在黑暗里，抬起头看她，认出了她的变化。

“你在那里做雇佣兵？”

“是。”

“能看出来。”

为什么？我甚至没有带武器。

鲍西娅把这疑问放下。

“是谁让你到这里来的？”

“海兰主教。”

“告诉我你回来之后大概的经历。”

“为什么？”

“你可以不说。”

“那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说真话？”

“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会再听下去。”

鲍西娅知道，对两人来说，回忆的阶段都已经结束了。他试图用他习惯的办法来判断形势；作为铁栅栏之内的人，审问暂时拥有自由身的她。

“我不想只是偷偷溜回来，所以一进城就表明了身份。教会发现之后，把我关在一座宅子里。我从很多人那儿听来了关于大主教和遗嘱的事，又从海兰那儿……听说了你的事。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你见个面。”

“那么你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包括他们为什么要把你抓住。”

“为什么？”

“你……想让我重复一遍？”

“说。”

“老肖尔八个月以前就死了。你隐瞒他的死讯，占据了他的位置……大概是这样。”过了一小会，她补充说。“不光是对我这么说。这是他们公开的说法。”

“你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鲍西娅明白，他听出了她最后一句话暗含的意思。

关于真假，鲍西娅实在没有自行判断的条件。她对于七处的状况从来就缺乏清晰的概念。她宁愿认为不是真的，但也只是从感情上来谈。

“我当然想。”她说。

“情况就像他们说的一样。”

“那么……为什么？”

“你没有必要知道。”

“凭什么这样说？”

“我收回刚才这句话。你有没有必要知道，不是问题。真正存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资格。你也许在希利苏斯经历了锻炼，但和八年前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单纯，幼稚。”

“实在不愿意和我谈，也用不着这么说。我是最清楚自己的人。我一点也不介意你说八年前的我单纯幼稚，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

“现在又如何？海兰建议你来见我，你就来了，然后不停地问这问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海兰要让你来？对你的软禁是教会的共同决定，海兰如今是教会里势力最大的人。更不用说一回到暴风城就要自曝姓名这种事，这表明你根本就没有学会什么。”

“为什么这样说，你想表达你对我很失望？这次无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没有考虑过和谁一条阵线，所以你不用急着装成给我指路的人。说真的，为什么你会想要占据那个人的位置？这说明现在的你和老肖尔想法已经是一样的吗？八年前，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但我实在不觉得你会为了七处首领的头衔欺骗所有人。如果的确是这样，那我真的会后悔今天到这儿来了。”

“你可以走。”

直到现在，鲍西娅还是只能看见对方一侧肩膀和手臂的轮廓。它们的位置从来没有改变过。她觉得自己在和一口几近干枯的深井说话。事实上，她不觉得他的话语足够强硬，甚至显得十分急躁，像要用模糊的攻击性语句尽量将她推开。她不能忍受如此的交谈。

“我当然考虑过海兰的目的，但这次回暴风城，我早就知道自己会忍不住来看你。既然他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接受了，动机什么的暂时不想去考虑。那把金钥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我最重视的东西。我现在时常还是会后悔让它留在了加基森。另外，随你怎么说寻找我完全只是本尼迪塔斯的想法，无所谓，我不会信。现在我们俩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存在了，但是我至少可以要求得到更真心实意的对待。”

“别忘记了我们在哪。监狱。在这样的地方，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就除了你说的这一件，真心实意。”

“我知道你不是老肖尔，也不会变成像他那样。八年前我就知道，现在也这么相信……尤其是在听说你这几年的一些经历之后。你过得很辛苦。站起来，乔贞。站起来走到我这儿，让我看看你的模样。过去，你救了我好几次，让我觉得只要有你做决定，就一定没问题。现在，至少要让我知道，我真的是在和八年前认识的那个人说话。”

鲍西娅靠近，抓着铁栅栏。从现在开始，她才注意到乔贞的呼吸声。她的右手略微探进那片垂死的黑暗，像是无力地垂悬着，又像是请求另一个人握住它。她等待着一直坐在不可见之处的人影站起来，真正面对她。

## 9

离开运河监狱，回到对岸之后，鲍西娅注意到前方不远处站着一个戴着半边眼罩的男人。他剩余的左眼一直望着她。当她和卫兵正要经过的时候，男人倒退几步，赶在他们面前。

“喂，走慢些儿。”他说。

“让开。”一名卫兵说，做出准备拔剑的架势。

“这可不合适。海兰演说的时候，我包下了半个广场的护卫工作，这样算起来我们可是同行，你不能随便把剑对着同行。”

“你是七处的人？”

“嗨，后边的女士。你就是鲍西娅·维斯兰佐，对吧？我叫埃林·提亚斯，是乔贞的朋友和前辈。看这个。”埃林拿出银色铭牌在头顶上方晃了晃，确认它吸引住鲍西娅的眼神。“这玩意表明我不得不常常和他一起干活。当然你应该没见过它，我主要是表示一下诚意。我想问问，乔贞在上面住得怎么样？他们怎么都不让我进去。”

“请停止你的行为。”卫兵说。他知道不应该让这情况继续，但更明白不能对七处的人动手。

“我可什么都没做。”回应卫兵之后，埃林继续对鲍西娅说。“我不是想问你们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只是想知道他好不好。就像问候一个病人过得好不好，一样的意思。有没有饿肚子，气色怎么样之类。”

“还……还行吧。”鲍西娅说。“里面太黑。我说不清楚。”

“有没有给铐上？总不至于会挨打吧？”

“都没有。他只是坐在牢房里。至少我没看见什么伤。”

“行了，先生。她是大教堂重要的客人。请不要继续打扰她了。”一名卫兵这么说的时  
候，另一名则利用大教堂卫队圣骑士的权力，打手势将附近的巡逻兵召集过来。

“客人？我持怀疑态度。但我问完了。”埃林退向一边。“非常感谢，女士。下次再见面，就请让我直接称呼你鲍西娅吧，这对我们俩都更方便。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照你这么说他没有受苦，很好。我得把这消息通知别人。也许你想象不到，希望知道他平安的女人可要比男人多得多，甚至还包括我家里一大一小呢。而你们两位，”他转向卫兵，“感谢你们的耐心和宽容。以后要是在旧城区丢了钱袋什么的，欢迎找我帮忙。”

“请走吧，鲍西娅小姐。”一名卫兵催促着。

他们继续向前走。离开十来步之后，鲍西娅回过头，发现陌生的独眼男人仍然在望着自己。一开始她保持着戒心，但他的询问方式让她觉得透露一下乔贞的情况不会有什么问题。更何况，他还强调过不必详细知道说和做了什么，显然是一种暗示。现在，虽然仍保持着刻意让她看明白的微笑，独眼男人眼里的情感和好奇心已经让微妙的专注所代替，就像因山谷间的风而不停作响的树叶随着日落的接近而静默下来。他向她点头；接受这致意后，她的视线回到前方。

鲍西娅能够相信乔贞会有这样一个朋友。这一番相遇不会是偶然的，他必然有所计划，而且从一开始的言论，就能明白他对她已经有一些了解。他最后的致意，是感谢也是认同。

知道还有人关心着乔贞的安危，更使鲍西娅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从海兰那儿听说过乔贞的一些经历之后，她没有生出多少真实感，因为故事中的任何人她都没有接触过，身处于牢狱中的乔贞投射在她眼里的隔绝感便完全没有减少。而现在，虽然之前没有了解埃林·提亚斯这名字，但她感觉自己终于接触到了一个多年来和乔贞有共同经历的人，这让海兰叙说的故事开始了从幻象变成真实的过程。

有人站在他这边。

有人站在我们这边。

想到这里就行了。鲍西娅告诉自己，这并不表明局势变得明朗，或者不像预料中那么令人苦恼。她不想再让乔贞判断为单纯幼稚。

当卫兵带着鲍西娅经过教堂广场附近一条小巷的时候，二十来个人先后从不同的方向出现，随后呈前后包围的态势朝他们走过来。在这些人之中，鲍西娅认出了今早在广场遇见的一个老人。当时他不顾卫兵的阻拦强行接近，表示不该让她住在圣光大教堂里。

两名卫兵一前一后护住鲍西娅，摆出因为缺乏实战磨练而显得刻板的防御架势。她能感觉到两人无法掩饰的紧张。事实上，这些人的目标显然是她，紧张的应当是她才对，不过她却丝毫没有心跳加速。她经历了佐拉虫巢的战斗，而眼前的人群甚至连战士也不是。看看这些充满胆怯和猜疑，只因为群聚起来才将恶意表露得更明确的目光。像今天早些时候一样，她又许多次听见了从背后和两侧传来的低语：叛徒，弃教者，假货。叛徒，弃教者，假货，以及其他扔在她身上的刻薄标签……

见证了两名卫兵的张皇，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遭受软禁的时候，看管她的圣骑士有四名，且并非教堂卫队成员，而是直接听命于尼赫里。尼赫里不会任用缺乏丰富实战经验的士兵。如果是他，一定会意识到这样的两人无法保障她的安全，或者防止她逃跑。无论这一次运河监狱之行实际的负责人是谁，这也许表明他并不介意一路上会发生什么。

*他们不希望我拿到遗物。我要是死了，或者逃跑，就永远拿不到了。乔贞让我警觉海兰。他是*对的。

“让路。”卫兵之一说。“妨碍圣光大教堂卫队执行任务，不仅有违暴风城律法，对圣光信徒来说也是叛教行为。”

“只有圣光才能决定叛教的人是谁，任何敢于代替圣光进行审判的凡人都是愚蠢，充满褻渎之心的。”围聚者的领头人说。“很显然，圣光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裁决。看看本尼迪塔斯的下场就知道了，患上瘟疫，浑身脓肿腐烂着死去。他才是最大的叛教者，而现在的暴风城教会，倒不如说是容忍侮辱圣光行为的最大窝巢。”

“住嘴，你知道自己在说多么疯狂的话吗？”卫兵说。

“是真实祈祷会的人。”站在鲍西娅后方的卫兵低声自言自语。

真实祈祷会。鲍西娅从海兰那儿听说了这个组织。他们相信本尼迪塔斯是教会腐坏的根源，并且因此遭受圣光离弃而患上瘟疫。在七处的搜捕过程中，一名该会成员自杀身亡，引起对于七处行事方式的争议。



“不，疯狂只有在叛教者枯竭的心灵中才能停留。”领头人说。“你们两人，穿着象征着荣耀的圣骑士铠甲，却庇护着本尼迪塔斯曾经的教女，这难道不是疯狂？至于你，女人。”他指向鲍西娅。“本尼迪塔斯已死，而你却又来填补他的位置。圣光不会容许这样的污秽……”

鲍西娅感觉到这些人似乎并不以暴力作为目标。没有人带着真正的武器，冗长的开场白，似乎都表明他们只是想进行声讨，表明立场。她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一点传达给卫兵，以免惹出麻烦，但已经晚了。对方的言语显然超出了前方那名卫兵的忍受力。他大喊一声，踏前挥出一剑。发言者向后倒在地上，双手按住面部右侧，大量鲜血从指缝间流出。

“可耻，可耻……”动手的卫兵说。他眼里似乎没了其他人，只想赶上去给出致命一击。有人扔出一块石头，砸中了他的头盔左侧。就在他分神的时候，好几个人涌上来将他扑倒在地。一个人紧紧抱住他握剑的手臂，并且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加在上面。他们开始踢打卫兵，其中一些觉得这样没用，便捡起石头来砸。挨打的人把左手抬高，五指张开，指望着任何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看见；有人就砸断了他的两根手指。

在鲍西娅身后的卫兵前后张望了一下。那一边参与围攻的人超过十个，而自己这边至多只有六个人堵着，而且还没有人动手。他冲向它们，想砍出一条路来。离他最近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她缩起肩膀蹲下去，但卫兵不打算停手，他只想着砍倒一两个人肯定就能起到威慑效果，让他得以逃脱。再说，这些人首先攻击教堂卫队，理应受到惩罚。

在此人造成伤害之前，鲍西娅夺去了他的剑，将他绊倒，随后立刻到另一侧推开几个围攻得最起劲的人，再挥剑把剩下的赶走。有人想利用对付卫兵时同样的办法，寻找空隙一同扑上去，但是却没有机会。

“所有人都不要动一根指头。”说完这句话，鲍西娅看看脚下躺着的卫兵——他如今的模样很难看，但是不会有生命危险——再看看前后。另一名卫兵遭到夺剑和绊倒之后，刚刚才站起来。两个方向上的围攻者都散开了不少，有三四个人已经逃跑，剩余的人只能看着她。他们眼中的恶意从充满侵略性变成了畏缩，哪怕鲍西娅手中的剑没有触到任何人，更没有染上血。

四周安静下来了，只剩下伤者偶然的呻吟。

鲍西娅知道，在场的人都等待着她的下一步行动。除了逃跑，他们没有别的自作主张的可能。这让她能够利用五秒钟的时间来回忆。

数十分钟之前，她将右手探进牢笼，因为害怕得不到回应而无力地垂悬着。片刻之后，她听见黑暗中一连串声音：脚底向地面使力，粗糙的衣料之间互相摩擦，在站直身子的

一瞬间变得明显的呼吸，然后则是脚步声。只有四五步距离；她仍然能够区分每一步之间的远和近。

乔贞靠近了铁栅栏，以及走廊上的光，以及鲍西娅。她略微抬起头，看清了他的面容。现在她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直在对着黑暗捏造的幻影说话了。

他握住了她的右手，但只是手腕。他将那只同时表示着救助以及求助的手，慢慢地推出栅栏之外。鲍西娅感觉到手指边缘慢慢摩擦过冰冷而又粗砺的铁锈表面。

“回去。”他说。“无论你是从哪儿来的。回去。”

他的声音不光是充满疲惫和厌倦，其中还隐约存在着一些她更熟悉的，在八年前总是能让她安下心来的事物。

鲍西娅不是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更不是没有能这样做的机会。现在她手中有剑。周围是两名失去战斗力的卫兵，以及十数名因为胆怯而压低呼吸声的普通市民。一阵风吹过小巷，将永久游荡的灰尘从一些人的脚下带到另一些人的脚下。

她没法动身。

## 10

我坚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我对他怀着深深的敬佩。

我希望他在世的时候能多了解他一些。他总是充满毅力和决心，令人惊讶。

在葬礼开始前以及结束后，不同的人对马迪亚斯说着类似的词句。马迪亚斯的回应只有表示感谢，以及点头。他记住谁主动来问候他，谁在有意避免和他说话，而又都是伴随着怎样的表情；这一切将在未来成为判断朋友或敌人的辅助证据。他知道，对方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议会决定将潘索尼亚葬在一处老旧的国家墓园中央。在他周围是和他大致属于同一时代，但是并不算出名的贵族以及军官，并且避开了生前和七处关系紧张的死者。一块只包括姓名和生卒年月的墓碑，没有墓志铭可供铭刻。空中密集的云层以自身的阴影，遮盖着这一场注定不会有人落泪的葬礼。

到场者中，来自七处的只有四人：马迪亚斯，托尼·罗曼诺，以及两名探员训练学校的年老教官。近来，七处受到议会监管，日常工作限制为保护治安以及从正当渠道调查罪案，据说至少要在审判乔贞之后才能逐渐恢复原状。马迪亚斯必须将大量案卷呈交议会审查，同时所有七处成员还要做好随时接受询问的准备，以清除不利于国家行为的嫌疑。议会显然给了马迪亚斯一些做准备的时间，让他能够销毁或者藏匿送葬人计划这一类资料——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理解的。没有人告诉他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判断局势。在收拾资料的时候，他一度非常愤怒和不自在，觉得这是在毁灭一些应当由自己保存的重要遗物；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这是因七处当前的情势而不得不去做的事，是领导人的职责。

其余的来客主要由贵族，官员和议会代表组成，地位最高的便是调查组的负责人汉密尔顿。没有教会的人到场，考虑到这是无信仰者的葬礼，并没有什么好奇怪。虽然整件事没有对民众公开，卫兵还是临时封锁了墓园，确保没有不受邀请的人，尤其是平民打扰葬礼。最后，亲眼见到潘索尼亚棺木的一共有二十五个人。这仅有的二十五双眼睛见证了潘索尼亚一生之中最后也是最诚实的时刻。

马迪亚斯的致辞很简短，不足两百个词。他用程式化的语言讲述了一下祖父作为七处领导人的功绩，然后强调自己将会继承他的事业。他知道在场的人都在利用这一刻裁判自己。四年前，他刚回到暴风城的时候，从注目者眼光中得到的敬畏似乎比当下还要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作为继承人的素质退步了，而是事情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并非他想象中从祖父手里接过权杖的情景。他原本希望祖父在活着的时候，公开宣布将权力交付于他，再引退；这样他就能顺利地维护七处的声誉，在没有人敢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完成工作过渡。这只是希望，祖父从没有承诺过会这么做，但马迪亚斯一直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事实上，自从祖父病重之后，就没有对交接权力做过任何明确的表示。

*当他将送葬人计划完全透露给乔贞的时候，我就应该察觉到了。他希望我和乔贞竞争。*

这样的想法是最近才出现在马迪亚斯脑中的。一个多么合理，浅显的答案。马迪亚斯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就像是躲在下层船舱里坚信不会有任何风浪的水手，直到第一次踏上甲板，抬头看见低沉的乌云。他回想起来，祖父在垂死前的幻觉中只是将他的生父称为继承人。自从回到暴风城，他有四年的时间证明自己可以掌控七处的一切，但他没有做到。在这整整四年之中，他几乎仍然是乔贞的学徒。

他曾有过最后的机会。在祖父死去的那一天，乔贞远在激流堡，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如果他当时立刻宣布死讯，接管七处，并且刻意加速消息的传播，那么加林不会轻易让乔

贞安全离开。七处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激流堡以及拉文霍德的目标，但他的领导人位置也必然就此稳固。

*这才是七处的行事方式，不对吗？*

当看着棺木慢慢沉入深坑的时候，马迪亚斯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七处向来惯于预估最坏而不是最好的情况；祖父不会乐观看待他剩余的时日。也许他在临死前将乔贞派往外地，正是一个暗示——这是你的机会，马迪亚斯。乔贞已经拥有太多权力，你没法和他正面对抗，所以我死的那一天，他将不在场。你有全部的时间以及条件，保证你的位置……

棺木落到底部。深坑内壁泥土震落的声音。在这一瞬间，马迪亚斯终止了所有关于过往可能性的想象。只有结局才是重要的。

结局是他主动通知了乔贞。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他毁掉了自己最后的机会。

现在，乔贞入狱，再也没有谁和马迪亚斯竞争，也没有谁能提供意见了。如今的他是七处真正唯一的继承人，要维护的只是七处的稳固。祖父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如何考虑，那么他就该如何考虑。

*祖父不会再顾虑注定不能回到七处的乔贞。*

直到最上层的泥土覆盖严实，马迪亚斯一直在思索这些事。

葬礼结束后，人群散去，汉密尔顿找上了他，要求单独谈话。

“恕我直言。”汉密尔顿说。“你的致辞并不那么合适。有一些……未必能达成共识的讯息。”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将继承他的遗志，稳固七处的事业。这一点，并不是议会的态度。或者说，这些事还在需要讨论的范围内。”

“我已经说过，乔贞应当为这些混乱负起主要责任。七处内部的运转是良好的，这段时间以来你的调查结果应该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保持怀疑，而且作为议会调查组的代表，这并非我个人的态度。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七处的体制容忍了一个可以说是针对整个国家的骗局的存在。马迪亚斯先生，我必须提醒你，受骗的人包括国王。欺骗国王，哪怕是出于正确的原因，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

是相当于叛国的重罪。更何况在这欺骗的背后，真的有一个考虑到国家利益的正直理由吗？很难说有。”

“不如直接告诉我，你们的决定。”

“现在还没有做决定所必须的条件。虽然在这特殊的日子说这些很不合适，但我必须提醒你，对七处做全面的整改，甚至将之取消，都是有可能的结果。所以在情况明朗之前，请你不要在公共场合作出类似今天这样的发言。”

“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发生的。”

“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另外，我想从个人角度说一些话。四十多年前，我从报纸上读到潘索尼亚先生收拾了当时暴风城最凶残的恶棍萨尔瓦尼，心里非常雀跃，因为这让我相信世界上还是有公义存在的，为我研读法律注入了更多的信心。现在我会说那是一个天真的思想过程，但我始终认同，你的祖父的确为这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谢谢。”

汉密尔顿离开后，马迪亚斯突然感到尴尬。尴尬通常是面对人群的时候才出现的事物，而现在它却在没有任何一束目光的情况下紧紧抓住了他。他觉得自己又慢了一步。一错再错。他依据自己接受的教育，一直等待着七处领导人的地位。在他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几乎失去它之后，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稳固七处，而变成如何保存它。

该怎么做？

乔贞没有教过。

祖父也没有教过。

他回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墓碑，尽力将这样一个想法逐出大脑：

潘索尼亚·肖尔就是七处。

他的葬礼，也就是七处的死刑。

接下来的几天，议会和教会都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动作。马迪亚斯认为，汉密尔顿在葬礼那天提到的共识，正是指这两方的共同意见。他必须在葬礼之后的短暂平静期尽量了解局势，但是身边并没有多少能用的人，或者说有能力逃过议会监管者的眼睛收集情报的人。

一个是托尼。在马迪亚斯眼里，托尼是七处唯一——一个工作狂热程度超过乔贞的人，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任务没有选择性，从来不会争辩。哪怕是让他连续清理一个月的废墟残渣，他也必然会去做。马迪亚斯命令他扮作平民，并且渗透真实祈祷会，直接应用他得到的情报或者依次制造一些假象，强调灾后重建阶段七处对于治安的重要性。这也许会造成主要职能与治安局混淆的局面，然而重点是让议会相信七处关怀国民。

另一个是埃林。他纯粹是因为想救助乔贞才留在七处，这一点马迪亚斯早已接受，并不考虑因为那一拳而惩罚他。埃林已经接触过鲍西娅，在大教堂也有一定的人脉，他据此收集他自己感兴趣的情报，恰好也正是马迪亚斯所必须的：大主教选举的进程，以及教会对七处事件的态度。他带来的最重要消息是，海兰很有可能和乔贞见面。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也许海兰是像当初的禁食和广场演说一样，利用出人意料的举动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不过，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必然是让议会对乔贞的审判推迟，马迪亚斯看不出这如何会有利于他的竞选。

难题很多，马迪亚斯知道这是好事。让脑子和身体为当前保持忙碌，就用不着反复考虑葬礼上那些让他心神不定的问题。

一天上午，一名助手进入他的办公室。

“马迪亚斯大人，有客人要见您。”

“除了议会，下午三点之前我不见任何人。”

“可是……这位客人自称是拉文霍德庄园的乔拉齐·拉文霍德。”

## 11

马迪亚斯能感觉到，自从葬礼之后，这是头一次有人来到祖父的墓前。

乔拉齐·拉文霍德左腿微瘸，握着一根手杖。他只带了一个随从。在收缴随从身上的武器之后，马迪亚斯依照要求，亲自将两人领进墓园。现在，乔拉齐站在墓碑前方三步左右，双手撑着手杖握柄；他后方身着黑衣的随从，似乎比他更适合墓园里的静默。过了一小会儿，乔拉齐弯下腰，随从连忙上前扶住，脱下自己的外衣垫在草地上，再帮助乔拉齐安稳

地盘腿坐下。他脖颈向前倾，背脊形成无力的弓形，让手杖斜靠着自己的右肩；墓碑离得很近，但他的眼睛却似乎望着更深更远的事物，就像一辈子在沙漠中守望风沙的人初次看见大海。

马迪亚斯知道，既然是乔拉齐独自到来，那么就没有什么威胁性。四年前，法拉德背着乔拉齐，自作主张到暴风城来试图和七处达成协议，潘索尼亚利用一封伪造的信件破坏了这个计划。法拉德回到庄园之后，真正开始了和师傅乔拉齐之间的权力斗争。近来，庄园已完全属于法拉德的说法传遍了冒险者的圈子；马迪亚斯并没有多余的人手调查其真伪，但眼前这一幕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他知道乔拉齐比祖父更年长，不过前者远不如后者病危时显得衰老。另外，乔拉齐身上也缺乏渗透到周围空气中的压迫感——这并不像是从未拥有过，而是已经从他的皮肤上凋零了。

“马迪亚斯·肖尔。”乔拉齐说，眼睛仍然望着墓碑。“我想问你一件事。”

“问吧。”

“他死得痛苦吗？”

“我想……不。他是在睡梦中停止呼吸的。”

乔拉齐转过头，看着马迪亚斯的眼睛好一会儿，像是在猜测这句话之后是否有别的意思。

“梦。你怎么知道？”他嘴里吐出类似轻蔑的声音，重新朝向墓碑。“潘索尼亚，你的孙子真是有趣。或者说，孝顺？他说你死在梦中，没有痛苦。他希望你没有受太多苦。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看看我和你杀死的那些人就知道。我也活不了多长了，每天在睡觉之前，我就能感觉到让我杀死的人，他们都是如何挣扎着不让自己闭上眼睛。我在和他们斗争。他们一个个伸出手，要把我的眼皮子按下去。我不能让他们得逞。斗争和厮杀，潘索尼亚，我们干了一辈子的事情，肯定是要干到底的。”

乔拉齐的声音很不稳定：句子的开头往往读得强烈沉重，到了中后部音节之间的分界线会逐渐模糊，伴随着与生俱来而并非仅属于老年特征的嘶哑。这时候，马迪亚斯发觉自己在尽力地拿他和祖父做比较。遗憾的是没法比较身高，因为他只记得祖父坐上轮椅之后的模样。为了进一步地比较，他必须更加了解乔拉齐，哪怕只能是通过他的声音。

“五十八年了，从你离开南海镇算起。一开始，我说我们也许活不过那个冬天。后来，我又说我们活不到二十岁。再后来，我觉得自己肯定活不到二十五岁，但我不打算再告诉

你这个想法。我可算是长辈，还得让你说成懦夫，我厌透了这件事。现在，我倒觉得自己已经活得太长了。不过你大概没有类似的想法。总是贪得无厌的混帐。

“现在你死了，可算是毁掉了我的一个愿望。我是乔拉齐·拉文霍德公爵，奥特兰克血脉的继承者，你这洛丹伦的三流贵族难民竟然不愿意承认我的头衔。我一向觉得这是出于嫉妒。你嫉妒我有一个战斗的理由，而你甚至连稍微谈一下祖国都不愿意。一开始我们就不该合伙干。我应该像对付别的难民一样，把你杀死，因为你和我不是一类人。但是这么些年过去了，奥特兰克仍然是废墟，而洛丹伦……从这点来看，我们都是一样的废物。

“啊，还有一件事，我终于有机会说出来了。想不想知道你的第一个儿子下场怎么样？就是你花了二十一个金币，让女人自行打发的那一个。天哪，他多么努力想成为我手下的刺客，但他实在是太无能，第一次出任务就死在了辛迪加手里。我可没有故意害他。没错，辛迪加杀死了你的两个儿子，既包括你最看重的那一个，也包括你当成野狗扔掉的那一个。感觉怎么样？”

停了一会儿之后，他继续说。

“我以为告诉你这件事，心里会很痛快。看来我估计错了。”

乔拉齐看了随从一眼。随从把他扶起来。他握紧手杖。

“马迪阿斯·肖尔。七处有一个叫乔贞的人，是吧？”

“有。”

“法拉德给我说过这个人。激流堡的事我也听过一些。替我安排一下，我见见他。”

“不行。他入狱了。”

“入狱？为什么？”

“与你无关。”

乔拉齐没有回应马迪阿斯，继续俯视着墓碑。

“墓碑真是无聊的东西。这五十八年来，我想看的只是你的尸体，而不是墓碑。在这之前……你一直幸运，好几次该死掉，又活了下来。这运气到此为止了。衰老而死，潘索尼亚，想想看，这就是你的结局。也许是因为你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玩女人，也许是因为身边都是蠢货，让你不得不做多余的事。我猜两个原因都有。你早该休息，却还非要干过火。法拉德很是聪明，他有办法有本事把我挤出来，我想对于庄园的未来，真是没有什么



好担心的。再看看你的孙子，和你十八岁时一样自以为是。我先前稍微参观了一下七处，你所谓的心血……竟然让议会的人监管着，稍微有些能力的人又入了狱，实在是可笑。我们的斗争到此结束，可我还有好几年好活，潘索尼亚。我是最后的赢家。而你，是一事无成的废物。”

他将一口唾沫吐在墓碑上。

“我想，你大概已经说完了。”马迪亚斯说。

在墓园外，乔拉齐撑着手杖往前走；他的随从站在马迪亚斯面前，伸出右手。

马迪亚斯左手掏出先前收缴的武器。一把匕首。

“给我快些。”乔拉齐停住步子，回过头说。

马迪亚斯并没有立刻将匕首交还。他看着乔拉齐随从的眼睛，用口型不出声地说：

*我会杀了他。*

“还在磨蹭些什么？”乔拉齐使劲用手杖蹬了一下地面。

“马上就来。”随从说。

马迪亚斯将匕首放进对方手中。随从一拿回武器，就发动了攻击。马迪亚斯避过挥舞而来的利刃，同时拔出了自己的匕首。他一刀划过对方的双眼，随后将之击倒在地。他抓着对方的头发，确认数米之外的乔拉齐能看见匕首搁在随从的脖颈上，然后动了手。两秒钟后，他松开手，让死者面朝下倒地；血液溅在墓园外侧的白色围栏上。之所以等到现在，是因为他不想在墓碑之前做这件事。

乔拉齐保持着半边身子朝向这边的姿势。从这短暂战斗的开端，他就一直盯着马迪亚斯，没有看随从一眼。他的眼神突然让马迪亚斯感到熟悉。带有渗透性，杜绝感情的观察。

“接下来，”马迪亚斯说，“你打算到哪去。”

乔拉齐转过身，拖着微腐的左腿走过来。在这个过程中，马迪亚斯思考着自己应当怎么做，而这思维随着乔拉齐的接近而愈加急迫，直到他发现自己竟然后退了一步。

在随从的尸体旁边，乔拉齐艰难而缓慢地半跪下来，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老年人在做费劲事情之时的啧啧声。他右手撑着手杖，左手摸索尸体的外衣内侧，找到了一个钱袋。

他将它拿在手里，用比跪下更慢的速度站起来。他打开钱袋看了看，再把它系好；这个过程中，近在眼前紧握利刃的马迪亚斯似乎根本就不属于乔拉齐的感觉范围。

“我出来这一趟，没打算回庄园。”他将钱袋收进衣兜，说道。“这些钱足够我找一个称职的仆人。帮个忙，”他踢了一下尸体的手臂，“把他扔到城外山上不容易发现的地方。拉文霍德的刺客不需要下葬。”

乔拉齐离开了。起初小心地挪动左腿，走出一小段距离之后适应了，速度便稍微快了些。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马迪亚斯有两分钟的时间可以杀死他，只是这样做没有意义。

马迪亚斯深信自己眼前的人是一个失败者。遭到放逐之后，来暴风城探望旧知的坟墓，究竟是为了什么，乔拉齐没有真正想明白。最终，他活得更长，有一个更长于权力斗争的继承者，并且将之视为胜利——他自己必然知道这只是一个谎言。从只带一个随从，到对墓碑的侮辱，都是充满自我毁灭意味的行为。他也许想让过往的回忆来阻止自我毁灭，却没有成功。

*也许他一直等着我杀死他。*

马迪亚斯通过乔拉齐，看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结局。

如果他能用自己不具有的武力和权谋早一步控制七处，那么现在眼中的乔拉齐，就是祖父将会成为的模样。

突然之间，他头一次对自己的现状生出了感激。对，*我不是最理想的继承人*。但哪怕七处死去，他也愿意维护一座坟墓的尊严。

## 12

乔贞很多次想象过身处于铁栅栏之后的感觉。他将自己作为特定的嫌疑犯来想象。审问的过程从踏上监牢走道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他的脚步声就是向受审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他们将不得不回答。答案是他们自己的内心：恐惧，期待，困惑，以及一切可以在压迫性的黑暗中生发的感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无需开口，因为乔贞会在和他们目光接触的那一刻读出答案，并且将之与自己先前的设想做比较，得出结论。到这时候，审问会如何进行，问题以什么样的顺序提出，中途是否会有波折，他已经有了心理预期，这样就不会表现出任何迟疑。要想在语言交流中支配他人，迟疑是大忌。

他认为自己对入狱者的心境早有足够了解。现在，他处于暴风城离地最高的牢狱之中，仍然对身周的一切感到陌生。在这里，他只是一个遭到禁锢的人，并非会接受调查和审问的嫌疑犯。议会的人从没有到这儿来。到目前为止，除了狱卒之外只有一个人在铁栅栏前停留，这个人并非是他的审问者。

那一天，鲍西娅呼唤了两次才得到回应，而且还是对来者身份的疑问；但实际上在看到她的第一眼，乔贞就认出她了。在那一瞬间，他回想起八年之前审问的片断。她是最无力，最容易攻破的那一类嫌疑犯：战战兢兢，对情势没有正确认识，出于高贵身份而故作坚强。八年之后，铁栅栏仍然让她不安：她在走到七一五牢房之前放慢了脚步，因为没有立刻看见坐在黑暗中的乔贞，就皱着眉头朝旁边望了一下，像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号码。她从一开始就迟疑了。这就表明她不是敌人。

后来，在把鲍西娅的右手推到栅栏外的時候，乔贞能看明白她的失望。他不希望她干涉任何事，她为此而失望。实际上乔贞知道，认定鲍西娅不应当插手，是一个没有明确理由的自大判断，因为他当前了解外界的途径只有向狱卒借来的旧报纸。他说鲍西娅仍然单纯无知，并非出于准确的观察，而是强行给她贴上的标签。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暗自希望她没有任何改变。

他知道自己当时想略微把手伸出去，抚摸她的面庞。但这样做意义何在？既然已经表达了让她离开的意思，那么就不应当再放出别的讯息。

接下来这几天，他不容易静下心。鲍西娅的出现，说明事情有了关键的变化，而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只有一个可预知的未来：议会对他的审判。今天下午，他见到了最初将他推向这个未来的人。并不是意外。

海兰在狱卒事先备好的椅子上坐下。

“爬到这顶层，比起禁食十五天更能让我体会自己的衰老。”他说。“昨天，我探望了潘索尼亚先生的坟墓。地址选得不错，很僻静。度过他那样的一生，的确需要无人打扰的休息。”

“你有多熟悉他？”

“在我们的时代，我和他的确有一些回避不了的联系。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一个人在给后辈讲述故事或者道理的时候，会使用这样的说法：在你出生之前。这就好象强调对方的相对年幼，就能使自己显得更有智慧。但是如果重新回顾那些过去，就能发现自己在当时也是很幼稚的，犯过那么多希望倒转时间去补救的错误。他和我，就生活在一个所有人比现在要更容易犯大错误，错误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的时代。许多东西都等着建设，

我们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也许你不会想到，我初次和潘索尼亚先生见面的时候，试图说服他参加我的圣光讲道。我知道他是洛丹伦人，多半有修习圣光的历史，只是因为一时迷惘而抛弃了它。当时，作为一个花大力气让更多的人亲近圣光的修道者，我对于自己的态度没有丝毫迟疑。”

“他怎么回答？”

“他什么也不说。”海兰笑了笑。“你比我更清楚，他不需要用语言来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不过到了今天，我也不觉得那时的邀请是一个错误。”

乔贞突然意识到，自己最初的戒备心有所消解。他相信海兰这次来访一定有很强的目的性，就像他的广场演说一样，但此刻的他似乎只是在分享着略带感伤的回忆：他和潘索尼亚也许是敌人，但至少也是共享着一个已逝去时代的敌人。乔贞自我提醒着，不能让海兰影响自己的思维。必须提高警惕。*老人常用的策略是威慑和引出恐惧，海兰则相反。*乔贞觉得自己必须进攻。

“在那天大教堂花园里的会面上，你因为真实祈祷会成员自杀的意外指责七处，随后提出要和肖尔大人对话。这整件事在我看来太巧合了些。”

“我理解你会这么想。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七处不公布这些伤亡事件，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担忧。你要知道，对于七处来说，真实祈祷会的害处主要是妨害治安。但对于教会来说，它则是一个危害要大得多的组织。成为大主教候选人，尤其是在教堂广场演讲之后，我必须关注所有与圣光信仰有关的讯息。有的需要我自己去注意，有的则是自行来到我的案头。我是因为一封匿名信得知这件事的。”

假若海兰真的是想掩饰真相，那么匿名信实在是一个太粗糙的谎言。无论如何，乔贞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

“你认为是谁寄给你的？”

“非常礼貌的措辞。字迹很规整。他强调七处的不当行为可能造成更广泛的危害，但我隐约觉得他本人和真实祈祷会有一定的联系。他们主要是由于瘟疫的谣言而抹黑本尼迪塔斯大主教以及他的宗教政策，也许在他们眼里，长久不参与现任教会事务的我倒还算得上是信仰坚定的人。当然，他们归根结底是犯罪分子，比起教会自然还是更害怕七处。你有什么想法？”

根据对真实祈祷会的了解，乔贞觉得海兰的话有一定可信度。但是突然间，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现状。他作为囚徒，等待着一次审判。外界一个狂热宗教组织的行为，和他实在关系太远。

“关于这个我没有什么好说。不如还是谈谈别的。谈谈尼赫里。我从未想过他会这么忠于一个人。”

“不瞒你说，这些天来我回答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些帮助尼赫里主教建立战场声誉的品性，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显得不合宜，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信仰。他并不是忠于我，而是忠于信仰，忠于他补救错误的强烈愿望。事实上他知道，大主教将他选为候选人，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鼓励。也许未来某一天，暴风城将面临更大规模的战争，到那时候更多的人就需要以他的方式来追随圣光。而在当前，他愿意为了大局后退一步。他能有这样的想法，其中也有你的功劳，乔贞。”

“我希望这不是什么古怪的套话。”

“当然不是。他和我有过好几次长谈。他提到，为了战功上的利益，他曾经利用自己的亲人。这件事遭到揭露之后，他非常懊悔和痛苦，发誓再也不为了功利而背离信仰。他明确地提到了你的名字，当时正是你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你似乎一直想淡化我们之间的敌对关系，海兰。”

“你认为谁和谁是敌人？”

“我在牢房里面。你在外面。这再清楚不过了。”

“你一直很小心，乔贞，我能看出来。从一开始，你就尽量不在感情上认同我的话。我相信长久这样做，一定十分疲劳。你希望我像一个敌人那样对你说话吗？”

乔贞没法回答。他发觉，认定海兰是精心组织每个词来达成目的的敌人，就类似于前些天非要将单纯和幼稚强加在鲍西娅身上。事到如今，他看不出海兰从刚才的对话中能得到什么好处……更不用提他仍然不确定海兰需要的好处到底是什么。

“你到这来是有理由的。”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无论你想知道什么……”

“乔贞。”海兰打断了他。“你现在很急躁，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身在监狱。你在为即将来临的审判而苦恼。”

“并没有什么值得苦恼的。监牢，审判，都是我熟悉的东西。选择了自首，就说明我有所准备。”

“你希望我有理由，有目的……那么就先问一件我想知道的事。你为什么要自首？”

“我不觉得这需要解释。”

“当犯人认为注定无法逃离的时候，为了得到宽大处理选择自首，我问的不是这么浅显的东西。我想知道真正的理由，乔贞。你承认自己要在这个骗局里负主要责任，马迪阿斯对议会也是这么表示；你们共同的策略是牺牲你一个人，保全七处现有制度，以及马迪阿斯的位置。前面我们谈到忠于他人，我想太过忠于潘索尼亚·肖尔以及他确立的一切，就是你自首的原因。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十分忠于一个人，对他的错误视而不见，或者看作是必然可以纠正，不影响大局的东西。你该想想身边的人为此受了多少苦，乔贞，这是当年我认清现实的方式。”

### 13

海兰意识到自己稍显激动。他并不是维持着完全平静的心到这儿来的。古旧监狱之中的空气让他的大脑变得沉重，呼吸道似乎洒满了粗砺的铁锈。他已经违反了足够多的医嘱，既然这副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那么至少必须确保控制心绪的能力。

在这些对话的一开始，他试图隐藏自己的意图。当看到潘索尼亚坟墓的时候，选址很适宜以及墓中人是否能不受打扰地安眠，并不是他主要考虑的事。当时，控制他的情绪是持久不散的不安。他不觉得自己正看着一块白的石碑和一片绿的草地。他看见的是前不久才终止喷发的火山，隐藏于海面下的巨礁，淹没在战场血泊里的一把砍出缺口的剑。这一小片可以轻易翻起的泥土，如何能容得下他生前造成的所有罪孽。在人生中的某些场合，他的确希望潘索尼亚得到极度痛苦的死亡，并且无人送葬，在断送呼吸的那一刻就变得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如今他明白，这样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可笑；就像虔诚的圣光信徒不需要特定的器具和仪式来唤起对信仰的敬畏，区区一座墓碑也无法消除潘索尼亚在他人心中的植入的恐惧。

除此之外，他还感受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孤独。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也将成为墓园中矗立的一个标记。比起潘索尼亚，他应该能得到更昂贵的棺木，更精致的墓碑，更拥挤的人群，占用更多的泥土。但最终，这些区别是没有意义的。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他将一边驱使身体加快步伐，一边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等待总是让人倍感孤单。

“你应该已经见过鲍西娅了。”他让语气平静下来。

“不要装模作样。她到这儿来是你放行的。”

“我给了她许可，但自那之后还没有和她交谈过。你大概认为我希望通过她从你这儿得到什么。”

“我和她实际上是陌生人，而且她对当前的情况显然没有清晰的认识。你想通过她问的事情，不如直接问我，倒还有可能得到一些提示。”

“你现在没必要这样和我敌对。你在等待议会的一次审判，到时候也许会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许没有。选择了自首，就说明你不希望进一步扩大事态。如果我对议会说，你在牢狱里没有一丝悔罪的意愿，并且充满敌意，他们会怎么想？还是说这就是你本来的意图？我问过一些人，看过一些记录，我知道你的历史，乔贞。出于他人难以理解的执着，你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投入困境。这一回，如果所谓的执着是对潘索尼亚和七处的忠诚，那么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八年前，他曾经想要杀了你，那也是鲍西娅选择流浪的开始……”

“鲍西娅的问题是她和本尼迪塔斯的矛盾。”乔贞打断了海兰。“另外，我不想再听见你谈论她，因为这没有意义，而我们都没有时间可浪费。”

“行。不谈论她没问题，但我还有别的很多事情要提醒你。在建立七处之前，潘索尼亚的行事方式就已经确定了，远在你加入七处之前，他就一直在制造他人的灾难。你有对弱者的同情心，他没有。一切示弱行为，反而只能唤起他进一步攫取和破坏的意愿。在这样的情况下，示弱的人只能服从并且承受折磨，或者是逃离。你知道，他的亲生儿子就选择了这条路。但是没有人能逃得长久，狄恩也不例外。我并不十分清楚事情的过程，但我了解它的开端。狄恩是个善良的人，这在当时的暴风城并不是什么秘密，他承受不了走上和父亲相同道路的重负，甚至为此离开了怀孕的妻子。”

乔贞沉默着。海兰预料会是这样的反应；他要做的只是继续说下去，直到清晰传达自己的意图。旁敲侧击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当潘索尼亚控制住一个人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放手。想想你爱的人……达莉亚。潘索尼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她的控制。为了摆脱他的影响，你们俩曾经共同努力过，但最终没有成功。你们计划在湖畔镇买一座房子，在那儿摆脱七处的一切束缚；现在她是没办法以自己的意志做到这件事了，而你似乎也忘记了当初曾有过离开七处的承诺。也许你会因为听见这些话而怨恨我，这就说明你并不反对这些事实。除了他们俩，你还曾试图将更多的人从潘索尼亚造成的漩涡中打捞出来，但现在却在自行往下跳。这是一个让那些人痛苦的举动，而使人痛苦实际上并不是你愿意做的事。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气氛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铁栅栏阻碍，海兰明白自己无法这样对乔贞挑明。并不是说乔贞会以暴力来表明拒绝的姿态，而是海兰难以忍受和他共处于一个没有分隔的空间。此刻他们经历的沉默，就像一道刺眼得慑人的闪电出现在远方的黑夜中，而雷声尚未响起之间的沉默：在不详和破碎的预期中煎熬着，直到乔贞开口。

“你想说服我做什么？”

“对议会作证，隐瞒死讯确保马迪亚斯接班，是潘索尼亚预先制定的计划。他有一些办法让你服从这个决定，至于是什么，相信你能找到合适的说法。如果需要一些工作来配合这说法，我会帮你准备。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也将向议会强调潘索尼亚本人以及七处制度上的错误，争取让他们放宽对你的处罚。”

“你在要求我做伪证？”

“我不知道整件事的过程。当然，除了你和马迪亚斯·肖尔，谁也不会知道了。马迪亚斯给议会提供的显然是经过考虑的答案，没人指望对你的审判能完全基于事情的真伪来进行。所有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不容易引起争端的处理方式。”

“潘索尼亚已经死了。你也明白，他丝毫不会关心死后声名。林德对你的威胁有限，你成为大主教，几乎已经没有妨碍。无论你们过去发生过什么，我不认为你还能从这件事里得到补偿。”

“如果七处保存着过往的体制，那么他的死就算不上结局。当然，总有一天他的影响力会慢慢消散，我只是希望这个过程能快一些。越快，就越能避免更多的人陷入缠绕一辈子的危难。你一直在强调我的目的，我希望你多考虑一下保全自己。你隐瞒国家重要机构领导人的死讯，并且占用他的权力长达八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独自背负的罪名，至少是欺骗国王。如果有人试图将七处的干涉和加林王子的死联系起来，那么情况还会严重得多。要考虑到对于议会来说，你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乔贞。你没有任何可追溯的背景，纯粹是潘索尼亚意志的执行者，没有人能为你求情，更没有什么家庭联系能减轻可能会遭到的刑罚。他们可以施加任何判决而不顾虑后果。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刚才说过，想想你身边的人因为七处受了多少苦。现在再想想，你为了帮助和拯救他们，付出过多少努力。而在这一切都将要结束的时候……”

海兰停下了。他等待自己的话完全渗入乔贞的知觉领域。他相信乔贞不会没有思考过这些推论。无论议会是否打算整改七处，严惩一个没有多少背景的人来消除负面影响，是他们乐意去做的。



无论如何，海兰已经把准备好的话全部说出口了。在这并不算漫长的又一次沉默中，他突然意识到也许以后真的不再有到这里来的机会；如果说潘索尼亚对他有过什么正面的启发，那就是一旦确认目标的正确，为它努力之时就要不留余地。他明白经过刚才的对话，他此刻在乔贞眼里应当不再是大主教候选人，而是一个为着凡俗的感情以及理由而心神不宁的劝说者。那些因为广场演讲而激动万分的民众看不见他。教会中捧着他的著作每日研读的人看不见他。数十年来，所有见证他犯错误的人此刻看不见他，而其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了沉眠。

*也许没有做保留的必要了。*

“乔贞，我不能强求你接受我的提议，但我必须让你知道所有应当知道的事。刚才我说过，对于议会，你的背景是一片空白……对我则不是。我认识你的父母。从很久以前就认识了。萨姆和埃斯特，这是他们在离开暴风城后使用的名字。我不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机会了解，但你父亲的真名是康华尔，母亲则是雪尔薇亚。他们都曾经是潘索尼亚的受害者。我猜测，这一点并不能让你对他们两人产生多少同情……”

海兰觉得很难继续。他希望乔贞能回应一下，无论什么内容都行；交流能帮助他控制自己的情绪。乔贞并没开口。*他知道我还没有把话说完。*

“有些人受到迫害之后，会无法控制地将内心生出的恨意倾泻到无辜的人身上。我不得不说，你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误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从潘索尼亚造成的恐惧之中解脱。生在这种充满恨意的家庭中，你本来应该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人，你会蔑视这世界，缺乏同情心……但幸运的是，还有另一个人看着你成长。我坚定地相信，是她让你成为今天的乔贞。虽然不曾亲耳听到，但是你知道她的名字。她叫希尔贝丝。你所不知道的是，她曾是潘索尼亚的恋人，狄恩的母亲。”

说到句末的时候，海兰必须提高声音，好听明白音节之中保有着怎样的情绪。他最初为何来到这监狱，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在他心里禁锢了太多年的事实，似乎也只有铁栅栏围绕的情况下才能说出口。有的人因为潘索尼亚而一辈子活在苦难和困惑的监狱里无法逃离，海兰知道自己仍然是其中之一，但他相信是自身的过错筑起了监狱的大部分墙砖。

运河监狱等待着日落。它焦急地等待着，直到石墙内那些微弱的光亮和它们刺探而来的秘密一同溺毙在黑暗中。

乔贞案卷——破浪

第四章 死亡后的清晨

完

## 第五章 在人迹罕到的小路上

### 1

康华尔跨出家门。黑夜中，一驾马车正好在眼前驶过，掀起一阵冷风。他在门前站了几秒钟，等待哆嗦劲儿过去，才把门合上，走下门前的台阶，然后紧贴着路边往北走。他希望自己要去的地方，已经有人在壁炉里生好了火。

今天是他妻子的生日。半个小时前，在两人不发一言的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康华尔将一个小首饰盒放在桌子中央。“这是给你的。”他低着头说。他的妻子伸出左手按住首饰盒，慢慢朝她的方向挪过去。“是胸针，”一听到盒子打开的声音，康华尔就站起来说。“我要出去。局里还有工作。”接下来，他将自己的餐具拿到厨房洗干净；五分钟后，他梳头，换上新的外套，走向大门。他左手放在门把手上，视线穿过走廊，看着饭厅里的妻子——她托着餐盘站起来，眼神和他有一瞬间的交汇。就在这时候，康华尔转过头，打开门，看见了那驾因为融入黑夜而比实际模样显得更大的马车。

这一整个过程里，妻子都没有说话，康华尔也不期盼她说什么。这样更好。自称夜里还有工作，只是一个必需而又没有实际意义的程序，就像官僚机构的表格里谁也不会去仔细读，但仍然要打上勾的栏位。在二十五年的婚姻之后，妻子丝毫不关心康华尔夜里出门去做什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康华尔已经讲不明白自己仅有的二人家庭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但从挖根究底的角度来说，这一切始于新婚之夜。他们都出生于严苛保守的家庭，订婚之前只在媒人安排下见过两次面，婚后多年无子的事实让他俩受尽家人的冷眼；当几乎所有习惯指责他们的长辈都去世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永久失去了一些尊严和勇气——曾经让他们能够为对方也为自身着想，终止现状，开始新生活的勇气。一方面，他们两人联系得越来越紧密，隔着稀少的亲友筑起了环形的围墙，拒绝所有影响和操弄。另一方面，两人之间也越来越疏离。他们成为了一块木桩上两枚并排的铁钉，从一开始经过他人之手而紧邻在一起，经过二十五年之后，自身的意志已不再重要，并且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和机会分离。

另一驾马车驶过。康华尔又停了一下。这一次不是因为冷风，而是他产生了马车几乎是擦身而过，稍微一点偏转就会撞上自己的错觉。如果它真的撞上来，那么很可能不是意外……马蹄声已经远去，他却无法摆脱这些想象和揣测。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下午，他站在摊贩面前给妻子选购胸针；身后的人流之中，有一件坚硬的东西撞上了他的背脊。他立刻转过身，仓皇地左右张望，虽然明知那应当只是一个莽撞行人的手肘，但他还是难以

摆脱一把尖刀刺入自己身体的印象，哪怕完全没有能够佐证这印象的血迹和痛楚。而在回家的路上，邻居那一向十分老实的狼犬，突然对着自己不停吠叫……尖牙外露……似乎就要挣脱它脖颈上久经磨损的项圈。这又让他脑袋里缠绕着利用猛兽来谋杀的想象。

康华尔知道自己对于遇害产生了妄想。这在他身上间断出现已经好几年了，最近变得极为频繁。至于这其中的原因，他也明白，然而这就像他明白自己失败婚姻的源头一样，唯一的后果只是引发无力感。

七年之前，如今的独立情报机构领袖潘索尼亚·肖尔通过一次损失惨重的突袭，剿灭了皇后区最大的黑帮头目萨尔瓦尼。在这次行动中存在着许多疑点，康华尔作为治安局的调查员对潘索尼亚进行询问，同时进行了一些私人调查。他最终整理出了一份足够客观，但可能引致危险结论的报告书，指出潘索尼亚有利用谋害同僚，以及其他不法手段来赢取荣誉的可能性。不出一周，上级将他调离到别的工作组；那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几乎成了一个填补空缺的普通文员。后来他意识到潘索尼亚背后的人应当是科昂公爵，但为时已晚。关于遇害的妄想开始在他大脑里扎根。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科昂公爵从议会最具民众知名度的人物，成为了暴风城官阶最高的罪人。大量非法私人财产。贿赂法庭操纵判决。甚至雇凶暗害政敌。由于一系列的指控，他已经遭到软禁，而他不再居住的豪宅每天都有一些治安局调查者逗留，寻找罪证。康华尔的确设想过潘索尼亚会随着当年的主子一同倒下；他随后了解到，这个国家的一些要人显然已经无法离开潘索尼亚领导的情报机构。他们正在重新构造它的建立背景，完全撇清和科昂的联系，其中最大的传言是使之更名为军情七处，给民众造成它已在暗处服务国家多年的印象。表面上，潘索尼亚和他的手下没有涉及对科昂的调查，但对于是谁以足够的证据引发了这一切，议会含糊其辞。康华尔也是少量得以进入科昂的宅邸的调查者之一，这应当是长期停滞的职业生涯中的一点进步，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愉悦和慰藉。越来越恶化的妄想症，使他认为这工作安排恰好说明自己进入了视线。

当初为什么要完成那样一份过分敏感的报告书，康华尔已经没有印象了。也许是因为既然私人生活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他至少还能在工作中找到一些尊严。而现在，对于连黑夜中路过的马车都会惧怕的他来说，唯一的尊严，只延续在他无数次夜里离家之后走过的这同一条小路上。短暂离开妻子，前往他想去的地方，是他仅存的反抗方式。

沿街直走十多分钟后，他拐过一些行人稀少的弯路，进入了一条另一头已经封死的巷道。萨尔瓦尼死后不久，皇后区的称呼禁用，该区域内大部分街道的名称都经过改动，割喉小巷则是其中的残余。不祥的名称并没有预示着混乱和暴力，实际上它只是一处因为封闭而相当平静的居住区。年代久远而残破的建筑混乱地拥挤和堆积着，使得哪怕在白天这

里也相当昏暗；康华尔经过一些流浪汉身边的时候加快了步子。他早已熟悉得记住了他们的容貌和乞讨方式，但还是不由得去联想某个持着匕首的人正隐藏其中，等待着他转过身。他深呼吸，努力克服这些试图剥夺他唯一尊严的幻觉。

当接近那座屋子的时候，康华尔整理衣领，挺直背脊。在屋门前，他直接掏出钥匙，开了门。*这是我的地方。我想进去，就进去。*

一个长发女子坐在屋子中央，背对着他。油灯昏黄的微光像是在努力挣扎着向外伸展，尽量占据这窄小房屋的每一寸空间，却始终都无法逃出女子伸手可触及的地方。

康华尔轻轻地走到女子背后，把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雪尔薇亚。”他说，随后一边左手摸索她的面庞，一边俯下身嗅闻她的发丝。当他试图亲吻她脖颈的时候，女人突然把头扭开，站起来，以不愉快的姿态走到桌子另一面。

“别碰我。”

“怎么了？”康华尔说，靠近她。

“我今天没心情。”

“是你让我来的，雪尔薇亚。我说过了，今天是我妻子的生日，但你坚持要让我过来一趟。”

“噢，是吗？”女人转过身，面对着他。“这可真难为你了。有谁非要强迫你扔下二十多年的老婆，来见我这个可怜人？另外，不要一进屋就急着想干那事，真是恶心。我让你来，是因为我有了烦心事，想和你商量商量，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知道我没这个意思。”

康华尔再次试图抚摸她的脸；她将他的手打开。

“我说过了，别碰我。”

“好吧，抱歉。”康华尔坐在桌子旁边，仰头看着她。“有什么麻烦，坐下来慢慢说。”

“我辞职了。”她仍然站着说。

“又辞职了？为什么？”

“因为不顺心。”

“这已经是今年内的第三次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干一阵子？这对你，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我不想在酒店工作，康华尔。我可是第二国立大学毕业的。更何况，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整天撒酒疯的醉鬼？你知道他们有多讨厌吗？”

“这也是难免的，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噢，长些良心吧，康华尔。你真的没听明白我的意思？那些人整天想着找机会对我动手动脚，我夜里回家总是提心吊胆的。你真的希望事情变成这样吗？”

“我可以和酒店老板打声招呼，让他多注意一下店里的秩序。”

“这怎么可能有用？照你这么说，只要‘打声招呼’，那些抢劫的杀人的一夜之间都会消失了。更何况，我已经辞职了，再也不会回去。我不是那种不要脸的女人。”

“说实话，你让我很为难。我不知道接下来该给你找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还未必有机会。”

“好吧，我是为了不让你担心才辞职的，但你竟然就这种态度。你越来越自私了，康华尔。”

“别这样说。”他站起来。

“你自私，而且越来越不关心我。无所谓，索性以后也不要管我了吧。”

“我会想办法的，雪尔薇亚，我保证。这些你先拿去交了房租，如果还有别的急着要用钱的地方，明天我再过来一趟。”他掏出一些银币，放在桌面上，然后轻轻上下抚摸她的双臂。“别伤心了，我不想看见你这副模样。”

“以后再也不要像刚才那样对我说话。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我记住了。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爱你，宝贝儿。”

康华尔开始吻她，抚摸她的臀部。过了一会儿，她拉着他的手进入卧室，给他展示所有他期盼着的事物。

在雪尔薇亚面前，他对于除去自己的衣物总是心存犹疑。他从来就不是引人注目的男性，而如今五十二岁的他在她面前，实在无法摆脱一种超越性别的身體自卑感。她年龄只有他的一半，而且有着完好保有青春的天赋；至少在他眼里看来，相比数年前两人初次相

遇的时候，她只有一些可以忽略的局部肤色的改变。当然，这也许是因为他总是无意识地将雪尔薇亚和自己的妻子做比较。

能够在黑暗中拥有雪尔薇亚，就是康华尔现在唯一的尊严。哪怕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错误的事。

## 2

还不到中午，海兰走出教堂。一个小时前他开始讲道的时候，听众有五十个人。过了二十分钟，只剩下八个人。他原计划讲道结束后协助给流浪汉分发救济餐，一位助教阻止了他。“这里有我们就够了，”助教说，“你今天不如早些回去处理事情。”这个人语气强硬，让海兰有些尴尬，但他最近经历过糟糕得多的情况。譬如一位曾经关系良好的牧师对他说：“你应当退出教会，海兰。想想看你的存在，会给信徒们带来什么样的感觉。现在如何让他们相信，教堂只会庇护那些善良而虔诚的人？”

科昂公爵成为了罪人，海兰作为长期侍奉于科昂家族的圣职者，其判断力和道德准则遭到质疑。经过多次审问和调查之后，他基本洗脱了涉及非法活动的嫌疑，但他在教会里失去了大部分发言权。很多人曾经认为他有成为主教的潜质，同样的一批人如今认为他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并不限于逐出教会。

他不会单单因为这些指责，觉得身后教堂的白色墙砖太过刺眼。他不会因为纷纷起身离开座位的信徒们那疑虑的目光感到失落。他深信圣光是一个人的自身追求，不应当受到社会地位和周遭环境的操弄。但也正是同样的思想，多少促成了他的错误。一个他自身承认存在的错误，哪怕是微小得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就足以让他考虑自己是否偏离了圣光之道。

海兰当然知道科昂一直都有不法行为。科昂太过信任他，往往会围绕着不法行为之中的合法步骤询问他的意见。他曾经将科昂的儿子丕平救出火海，这在他的背脊和脖颈上留下了永久的丑陋伤痕，同时也坚定了他的信仰：圣光的救赎是不分对象的。他救出的人可以是丕平，也可以是皇后区里的无名孤儿；受救者本身的品德，并不应当影响圣光的善意得到执行。正是科昂的罪恶，让海兰觉得自己有必要忠实于他，让圣光指正他的道路。现在看来，这一切努力已经失败了，或者是失去了继续尝试下去的机会。

教会里一直有人认为海兰的宗教研究太过玄奥，在传教过程中缺乏实际意义。他们认为圣光鼓励强硬公正的存在，纯粹精神上的传道并不总是有效。海兰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的意见。关于科昂罪行的深度和广度，他得以了解的只是一小部分，主要是礼仪遮掩之下

的权谋斗争。他认为这些事情是可以通过善行矫正的，而且本身也是政治世界的必然。现在通过治安局的调查员，他知道了更多。科昂曾经有过一些完全不能以合法成分做掩饰的罪行，其中存在着海兰无法忍受的成分。譬如说，科昂的一大政绩是治理皇后区，为此他不惜贿赂法庭，制造伪证，将大量无辜的人送进监狱。又譬如，他曾经将几名妓女从皇后区救出，却又让她们在内城从事同样的行当。这些事都是海兰所不知道的，但他至少目击过无数怀揣着金币，坐在大厅里焦急等待科昂的贿赂者；他应当早就从这些事实推断出来，科昂只是需要一个与其地位相符的圣光象征物而已。投身于深奥研究，宗教声望日隆的海兰就是这个象征物；与之同时，海兰过去在教会里的地位和科昂的庇护也不无关系。

海兰意识到，从结果看来，他和科昂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只是利益交换。

他只能承认自己的失职。

一个小时后，他回到科昂的宅邸。大门开着。进了屋，没有看见管家和侍者——他们绝大部分都离开，甚至不辞而别了。屋子里很空，华贵的家具和摆设消失了不少。科昂其中一个出嫁的女儿——另外两个受到案件波及——叫人搬走一部分，治安局以调查罪证为由没收了另一部分，也许用不了多久剩余的一切都会充公。一些窗户破了，碎玻璃散落在脏得扎眼的地面：遍布泥灰，树叶，人和野生动物的脚印。屋外，马厩里的马已经全部牵走，所有宠物都不知去向，只留下一些沾着毛发的项圈。显然，无论科昂的下场会如何，议会是不打算让他回到这里来了。

十多年来，海兰一直寄住在这大屋中的一个小房间。他不会说科昂是他的家人，但也许这屋子就是他的家。现在他的感伤，不是由于富贵的败落，而是熟悉事物的消失。他已经明白了，正是居住在这里，让他多年来对于前往贫民区传道总是存在着犹豫。他从未预料到，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清晰地看到一个又一个关于信仰的弱点在自己身上浮现。

海兰来到二楼，见到一名治安局的调查员。他正在指挥几个人拆下墙上的大幅油画。

“调查员先生。”海兰说。“一定要让一楼的大门整天开着吗？”

“进出方便。马上就要把这几张画搬出去，过一会还会有我的同事过来。”

“这样会把小偷引进来的。”

“不会，他们没这个胆子，而且周围有人看着。”调查官转过身来，看着海兰。“这些事和你无关吧？还是说管家跑掉了，你就想代替他照顾这地方？把它打扮得漂亮整齐，好迎接科昂回来？”

“不。我只是不希望有多余的损害。”



“如果真的这么想，你在十年以前就该揭露科昂，那时候这屋里还没这么多该没收的麻烦玩意。”他回头朝向拆除油画的人。“该死的，小心点！你知道这是谁画的吗？它至少值五千个金币。”

海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明白对方没有继续和他说话的意愿，就转身走开了。片刻后，他站在走廊上的窗前，望着近处的喷泉，稍远一些的花园，以及更远处曾经属于科昂家族的广大猎场。他想象着，科昂曾经是以怎样的心情观赏这一切——视线所及之处都是自己的财富——又是否预料过，它们终有一天会很体面地从手中消失。

另一名调查员从左侧走来。

“海兰神父。”

“下午好，康华尔先生。”

“才刚过十二点呢。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是原来的打算。看来现在教堂不太需要我。”

康华尔会意，显露出稍显苦涩的安慰笑容。

“这是个敏感时期。等这一切结束之后……”

“对我来说，它永远不会结束了。作为圣职者，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教训。”

“宗教辩论什么的我就不擅长了，我只是希望您可以尽快度过难关。”

“多谢关心。”

康华尔曾经审问过海兰，他的报告书证明海兰对科昂的主要罪行毫不知情。海兰认为这位调查员是务实，值得信任的人，这不仅仅因为他帮助自己洗脱了嫌疑。在这整个案件的调查员中，康华尔是年龄最大的，并且表现出与之相应的经验和心态。多年得不到晋升，也许正是他拥有不容于科昂的正直，海兰试着凭自己新近增长的政治常识去考虑。

“康华尔先生，关于那件事……”

“我尽我所能地去打听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处理意见。现在的工作焦点，仍然放在收集科昂公爵的罪证，并且如何据此来定罪。”

“那么，您有什么看法？”

“很难预测。不过，我认为您不必太担心。毕竟，科昂的三女儿以及她现在的家庭，还有您都洗脱了嫌疑，这就能充分说明我们是在秉公办事。这是一次非常重要严肃的调查，容不得半点差错，自然也就包括绝不会波及无辜。要是发生这样的事，那不就等于重复了科昂的罪行吗？如果希尔贝丝夫人的确是无辜的，自然就没有什么好担心。”

“你们会不会审问她？”

“没法保证，但近期内应当不会。我的上司已经考虑到了她的特殊情况……如果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调查解决问题，就没必要为难她了。在这方面，如果您能够提供更多的讯息，那么会很有帮助。”

“讯息？”

“比如希尔贝丝夫人的背景。我们现在只知道，她来自于皇后区，也许是洛丹伦难民，除此之外都很模糊。”

“很抱歉，我实在补充不了什么。”海兰说。“当年，丕平少爷不顾他父亲的阻止到皇后区游玩，结识了她。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这婚姻对所有人都是意外。”

海兰只能这么说。七年前，潘索尼亚将希尔贝丝交到他手中，可是他的确不了解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交换。很难想象治安局不知道潘索尼亚和希尔贝丝之间存在着联系；既然康华尔不主动提起，海兰决定也不谈这件事。

*谎言。在打算重新思考圣光的同时，我仍然在撒谎。又或者是在拒绝承认一个过去的罪过。*

希尔贝丝仍然住在这大屋里。实际上自从嫁过来之后，她几乎就没有走出过它的大门。

“您一直很关心她。”康华尔说。“我相信，这表示您认同她是无辜的。”

“毫无疑问。”

“关于她是否涉案，倒还是小问题。我认为您应该考虑她洗脱嫌疑之后的事了。科昂的家业极有可能会全部没收，而就我所知，她的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对她来说，未来的日子可能会很艰难……”

海兰长久没有回答。康华尔意识到自己不应当提起这问题。

十分钟前，他刚从希尔贝丝的房间出来。自从得以进入这大屋，他已经有很多次试图和她通过纸笔交谈。一开始他心怀恐慌，因为这是在接近潘索尼亚过去的女人。她谨慎的友善也难以让他态度松弛下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持续做这危险的事。

这时候，前方突然响起重物跌落地面的声音。是那大幅油画的画框砸在了地面上；随之而来的是治安局同僚的叫骂。就像面对所有突如其来的刺激一样，康华尔吓了一跳，甚至后退了两步。在他的妄想里，地板裂开并且陷落了，他会随着建筑废料一起跌下一楼。他用右手按住心脏，发觉海兰正看着自己。

“抱歉，我该回去了。要是进一步的，我会尽快通知您的。”

他低着头走过海兰身边，快步离开大宅。

### 3

海兰记得，希尔贝丝和丕平的婚礼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那是在丕平的房间里。病重的新郎躺在床上，希尔贝丝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海兰作为主持者，念诵了一段祷文，宣布两人结为夫妻。交换戒指。她吻了他。两人嘴唇分开之后不到十秒钟，一直在房间门口沉默着的科昂挥动手臂，命令仆人把新娘带出去。丕平需要二十四小时的专业看护，不需要一个自身还处于创痛中的虚弱妻子。

他记得更清楚的，是这对新人紧握着的手；是他们对视的眼神。这是违反双方意志的事，但他们并没有生出恨意。他们像是即将沉没的船舶之中，最后一对还未卷入风浪的陌生人，愿意共享仅存的勇气。海兰相信在那一刻，丕平终于长大了。他曾幻想着以无望的爱情来反抗父亲；如今父亲拱手将新娘送给他，单方面的爱情消失了，另一种更成熟的感情生长起来，那就是能看见并且理解他人的苦难。希尔贝丝的目光很平和，海兰几乎忍不住想将之误解为她的确期待这一刻，来让自己心安。

往后的三个月，两人一直分住在不同的房间，只有早餐时间能短暂见面。在希尔贝丝遭受意外袭击之前，海兰曾经告诉她医生预测丕平的寿命不足六个月，但实际上那一天来得更早。丕平的葬礼几乎和婚礼同样冷清。他的四个姐姐，只有两个到了场；这主要是因为科昂没有通知任何人。海兰终于明白，科昂过去对丕平的过分保护并不是父爱，而是自我保护措施——他不希望注定不会有未来的儿子给自己带来多余危害。但是，海兰还是不懂科昂的父爱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搜索记忆，他明明记得有这些画面：这位公爵非常有耐心地教导儿子学习骑术；安排盛大的生日会，善待儿子仅有的少数朋友；因为儿子的体弱而愁眉不展。他还记得，自己将丕平救出火场之后，赢得了科昂毫无保留的感激。正是

从那时候开始，海兰决意忠于科昂。也许，丕平实际上从来没有走出那场大火。他终于化为灰烬，如愿以偿。

葬礼之后，科昂对希尔贝丝的看管松懈了一些，让海兰能够开始和她交流。比起过去，希尔贝丝对他生出了明确的戒心。这是理所当然，因为甚至海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只知道强迫希尔贝丝来到这大宅里，是一件错误的事，而他推动了这错误的形成。他旁敲侧击地询问她，是否还有别的亲人；根据她的回答，海兰心想，她至少在这里能得到稳定的生活。他不和她交流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的事物，只是尽量帮助她住得舒适，强迫自己忘记事实：铺着华贵地毯的监狱仍然是监狱。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海兰觉得自己称得上是希尔贝丝的朋友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别扭的词汇。作为圣职者，通常总是期许着从宗教方面来和对方深层交流，所谓的朋友则太过世俗。但是自从他几乎成了希尔贝丝和外界的唯一稳定联系，这称呼反而显得过于美好。起初，他推荐许多书籍给她消磨时间，然而这需要太多的言辞交流，对她来说不方便，后来他就常常和她下象棋。希尔贝丝的棋艺进步很快；作为一个习惯于程式和传统的人，海兰太过依赖书上学过的寥寥数种作战方式，渐渐地力不从心起来。

她的是的确很喜欢下象棋。她放下了决定终局的一枚棋子，做出“将军”的口型，然后对海兰露出得胜的微笑。伴随着口型，她的喉咙会发出微弱的残缺音节，像是将军这个单词生了锈，又浸泡在海水里。胜利的喜悦让她忍不住发声庆祝，哪怕这样会暴露她最痛苦的伤痕。海兰能看见希尔贝丝的声音，这无论在皇后区还是大教堂都能慰藉他人的声音，始终挣扎着不让自我消失。在这种时候，海兰只要有时间，就会表示再来一局。她的声音让他难受，但他不能回避。

在希尔贝丝分娩前不久，海兰找到科昂，打算谈论孩子出生后的抚养和教育。这时候他才知道那些早就决定的事。

“孩子一生下来，就会交给潘索尼亚。”科昂说。

“为什么？”海兰说。

“不需要原因。一切已经联系好了。”

“希尔贝丝夫人需要她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我不关心她和你‘说’了些什么，海兰。让我出钱养大潘索尼亚的孩子？我不会做这种可笑的事。另外我提醒你，没有人知道她生过一个孩子，明白了吗？”

海兰当然明白。希尔贝丝是不平的遗孀，她和潘索尼亚·肖尔没有任何联系。他的确没有和希尔贝丝谈论过这方面的事，不应当替她做决定；他从日常生活中察觉到，希尔贝丝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走向。

为了保密，科昂临时租下了城区里的一座房子，让希尔贝丝搬进去，再雇佣医生前去接生。这一次科昂没有征询海兰的意见，没有让他插手。在那一天，海兰十分焦虑，甚至在好几年来第一次向教堂告假。他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事。仅仅交出婴儿，比起其他可能的变化也许算不了什么。

几天以后，仆人们带着生完孩子的希尔贝丝回到了大宅。腹部的骤然平坦让她更显虚弱。海兰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婴儿不在她身边。这就好像怀孕经历的一切痛苦和负担从未发生。这就好像她从来就没有成为母亲。

一段时间后，潘索尼亚·肖尔得到一个儿子的消息传了出来。没有任何人提到母亲是谁；大部分人都相信是领养而来的。海兰觉得该是时候和希尔贝丝谈论这件事了，就来到她的房间。

“许多人已经知道，”他说。“潘索尼亚·肖尔有了儿子。”

“名字叫狄恩·肖尔。”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

一直看着窗外的希尔贝丝转过头，朝向他。海兰觉得她看的并非是自己，而是藏在刚才这些话语之中的事物。她的眼神平静而神秘，超越了她的年龄，像是一个能看清百年内潮汐涨落的预言者。随后，她在常用的小本子上面写了一句话，递出去。海兰犹豫了一下，接过来看。

*我给他取的名字。*

海兰抬起头来；希尔贝丝已经再次望着窗外了。对于那几天之内发生过什么，海兰放弃了推测。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应该满足于做一个局外人。

“真是个好名字，希尔贝丝夫人。”他说。

这以后的几年，可以说过得很平静。重大的事情了结之后，无论是出于失落还是疲劳，人们会更愿意去适应生活。科昂逐渐习惯了对希尔贝丝不管不问，只要不是外出，她的生活就由海兰负责安排。希尔贝丝曾经在皇后区独自生活，也曾打算靠自己养大孩子，因此身体大致恢复健康之后，她对过于全面的照顾开始厌烦。她开始做家务，洗晾自己的衣物，下厨，照顾花草，当然前提是不要让科昂发现。仆人们渐渐习惯了她的越权。有时候得知科昂回来了，仆人会立刻通知在花园里浇水的希尔贝丝，让她赶紧回到房里去躺着，装作

一整天都没有挪动过。海兰的心理负担得以减轻；他希望她能真正地渡过难关。时间长了，海兰发现科昂开始对希尔贝丝的行为睁眼闭眼，便有了更多的理由想象一个平稳的未来。

——科昂放弃对她的控制。她能和儿子见面。而潘索尼亚·肖尔……

对潘索尼亚的些微了解，不足以海兰做出预测。但是至少，*他用了她取的名字。这是一个好迹象。*

在那段日子里，海兰发现自己头一次这么关心世俗生活。他知道一种正确的事物在引导自己的灵魂，而这种事物是不需要去翻阅古籍，引证经典来确认的。在他眼里，真正的至福是圣光赐福，它代表着对自身苦难的容忍和宽恕，对道德的不断拷问，对公正的无止尽追求；但对于希尔贝丝，他只希望她拥有俗世的幸福——多一些自然的笑容。

后来一个闷热的下午，科昂回到宅邸，面色阴沉地宣布不见任何人，然后进入书房，晚餐时间才出来。自从丕平去世后，有机会和科昂共同用餐的人只剩下海兰。当时在餐桌上，海兰就明白情况不对劲。

“希尔贝丝在哪儿？”科昂说。

“在她的房间里。”海兰回答。

“一整天都是？”

“我早上在教堂，所以不大清楚，科昂大人。”

“那个女人……你最近太放纵她了。”

科昂紧接着低声说了些什么，海兰没听清，也没做回应，因为科昂开始猛往嘴里塞食物，然后喝了一大口酒。这是他不希望在餐桌上继续交谈的习惯性动作。

用餐快结束的时候，科昂再次开口。

“难以置信。”

“发生什么事了吗？大人。”

“我说难以置信。议会那些混帐……”

“我必须提醒您，这样说很不恰当。”

“你知道些什么？”科昂并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看着海兰。“竟然绕过我……会见潘索尼亚。他们都忘记了谁才是这个地方的主子。一群阴险小人……”

晚餐过后，海兰明白此时应当让科昂独处，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从听到潘索尼亚的名字开始，不安就笼罩着他。他几乎忘记了，在关于希尔贝丝未来生活的预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只能是潘索尼亚。这几年来，科昂并没有主动制造和昔日的受保护人之间的矛盾，但这不表示他不会对外情况作出反应。

海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考虑是否应该主动接触一下潘索尼亚，了解对方的近况和意图。二十分钟后，经过走廊踉跄奔跑而来的侍女猛敲他的房门。他出了屋，和神情焦急的侍女简单对话之后，就朝希尔贝丝的房间奔去。

房门是紧锁着的。侍女也有钥匙，显然是因为不敢自己去干涉，才把海兰叫来。海兰拿出钥匙，屋里传来的声音让他紧张得第二次尝试才将它准确插入锁孔。

打开门之后，海兰看见科昂把希尔贝丝压在床上，左手掐住她的喉咙，右手抓住她抬起来踢打的左脚脚踝。希尔贝丝的裙子左面撕破了，露出腰部和大腿侧面的皮肤。

“臭婊子，我养了你这么久。”科昂对她吼叫。“不要反抗我。没有人能反抗我。”

海兰的身体僵住了。他的大脑知道什么事在发生，但就像所有很少涉及意外情况的人一样，他有一瞬间不知如何动弹。随后，他看见科昂抬起左手，试图按住希尔贝丝的肩膀，把她翻过来。作为一个年过半百且并不算强壮的人，科昂遭到了抵抗；希尔贝丝的手捶打在他的脖子侧面，又想顺势推开他。这时候海兰冲上去，向来远离暴力的他使用了最不经考虑的方式，用肩膀和上臂撞击。

科昂从床的另一面翻下去，头部磕在柜子角。他用手捂着同时渗出血和汗的额头，喘着气站起来，看了海兰一眼。他的眼神愤怒且困惑，但并没有仇恨，就像他也在思索自己刚才做了什么。这让人难受的沉默经过了三秒钟，科昂拾起地上的一件外套，从海兰的身边挤出了门。海兰能听见侍女试图跟上他，结果遭到怒骂驱赶。

暂时的，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了。希尔贝丝坐起来，背对着他，左手抓起撕破的衣服残缕，贴住裸露的皮肤。他能看见她在发抖；她的呼吸十分急促，并且偶然地带出了那嘶哑低弱的噪音。

一种刺痛从海兰剧烈起伏的胸部朝双臂扩散。他产生了拥抱她的冲动……抚平她凌乱的头发，告诉她没事了。但他没有资格这样做。刚才，当看见希尔贝丝自己的反抗动作之

后，他才终于出手解救她。哪怕是现在，回想自己竟然对科昂动了手，海兰仍然有一种使大脑眩晕的不真实感。

海兰回过头，看见先前的侍女担忧而惊恐地看着他。照顾希尔贝丝夫人，他对侍女说——用自己也没听清的破碎音调——然后逃出了这房间。他继续逃离，逃下楼梯，逃出这牢狱的大门……是否终于在门外不远处的小径上停下，他已经不记得了。

从那一天开始，科昂的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而海兰意识到了自己到底是充满着怎样可笑的妄想。长久以来，他自行定义希尔贝丝应该得到的幸福，希望它能就这样凭空实现，并且因此来摆脱自己的罪过。然而，他曾经是科昂的帮凶；无论有多少关于信仰的思索，多少美好的期望，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当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以一种非常紧迫的方式出现，他却又如此无力。

圣光啊。

眼前的一切变得含糊不清。路面上灰白的石子，狂风刮落的腐败树皮，因看不见的脚印而折断的枯草，他对着这些东西，以及自己说。圣光啊。

#### 4

一个男人给雪尔薇亚倒酒。她看着酒液从瓶口流出，如同细微的蜂蜜色瀑布冲刷着酒杯内壁，再渐渐从杯底漫上来。她等待男人斟满他的杯子，然后和他碰了碰杯。她并没有把酒杯探出去，而只是略微倾斜地轻握着，等待对方的杯子凑过来，发出几乎听不见的撞击声。她喝了一口，视线越过玻璃杯边缘，看着前方桌子上一对凑近了说话的年轻男女。

在她身边的男人三十来岁，有一双在暗淡的灯光下显得很不安定的眼睛。她知道，自己一进入酒店，这个人就注意到她了。他独自喝着酒，过了五分钟之后才下定决心接近她。

“那么，”他说，“你是做什么的？”

“前不久还是学生。”雪尔薇亚说。她毕业已经超过四年了。

“你在学校里一定很引人注目。你知道，不是所有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儿都愿意喝这么烈的酒。”

“我在那儿会惹很多麻烦。”



“我完全理解。你是个爱冒险的女孩，我能看出来。更何况，你有一张值得男人们争斗的脸。”

“这表示你也会这么做咯？”

“没必要，因为我已经坐在这儿，和你说话了。不过，我会毫不犹豫赶走想要打扰我们的人。现在我很有兴趣听听你在学校里经历过什么麻烦事，你知道，有关于冒险的。”

“你想错了。只不过是有些人和我合不来。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值得说。”

“一定是别的女孩儿，对不对？该不会有男人会和你过不去吧？”

雪尔薇亚喝了一口酒。她记得许多没意思的事情。一个人坐在学校食堂的角落；一些刚刚领餐的学生从她背后经过，往她的餐盘里吐口水。许多陌生男生骚扰她，因为他们相信任何与萨尔瓦尼帮派有联系的女人，都谈不上拥有什么自尊。这些男生的女友把她围堵在小巷里，揪掉她的头发。打工的店铺里凡是丢掉了什么东西，老板就首先责问她，最后终于把她辞退。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身份暴露之后。她的父亲，萨尔瓦尼曾经的重要助手波鲁纽斯，入狱不久就因心脏病死去；治安局允许她领回骨灰。一些泄露的消息，关于巧合的猜测，以及她自己的不否认，使得她在他人眼里立刻成为了另一个人。一直以来为了自立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成了犯罪者后代欺骗天份的展示。

“怎么，不愿和我说？”

“别问了。”

一天夜里，她回到寝室，一个双亲因为萨尔瓦尼帮派冲突而死的新生藏在门后。他胡乱挥动小刀，在雪尔薇亚护住自身的手臂上留下了十一道割伤，然后扔下武器逃走。从那之后，她最害怕的事物就是黑夜中一扇没有锁紧的门。校方建议她退学，防止更多的意外，她拒绝了。还有两个月就能毕业，如果她这时候放弃，那些欺侮她的人就得逞了。她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却立刻发现这无法证明什么。她是波鲁纽斯的女儿，这是身边的人们唯一会记得的。在学校附近找不到工作，她前往另一部分城区，孤独和屈辱仍然缠绕着她。她常常因为夜里突发的惊恐而失眠，逐渐习惯了用酒精来使自己镇静；当没钱买酒的时候，就去找那些愿意请她喝酒的男人。在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怀抱里，她至少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波鲁纽斯的女儿。

“行，既然你不愿意说。”男人并没有表露出不快；他仍然急着取悦她。

“你呢？你是做什么的？”

“我做工艺品和首饰之类的东西，时兴什么我就能做出什么来。比如说，现在万圣节快到了，我做了很多面具。”

“什么样的面具？”

“各式各样，包括客户订做的。有些人的要求会特别怪异。也许暗地里每个人都想尝试一下变成自己害怕的东西是什么感觉。恰好我身上带了一个。”

男人立刻从外套内侧拿出一副面具。雪尔薇亚看出来，他是故意把它留在身上，就等着今晚和某个陌生女人说话的时候派上用场。她把它接过来。女性血精灵的脸谱。

“做得不错。”

“谢谢。这个在不到十岁的小姑娘之中很受欢迎。成年女人就不爱在万圣节戴这样的了，她们通常更喜欢兽人，牛头人的脸谱。”

“我从没有注意过。为什么会这样？”

“小姑娘都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变得漂亮，也总是等不及要长大，血精灵的模样更符合她们这时候的幻想……比如最白的皮肤，特别瘦的脸。而已经长大的女人，故意戴上和人类差得远一些的面具，好在摘下它之后让身边的男人更加注意到她们本身的漂亮。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你不需要这种无聊的小把戏。”

男人用手指轻抚雪尔薇亚的脸。她没理会，把面具翻到背面，再翻回正面，盯着那双挖空的眼睛。片刻之后，她把它戴上。耳朵里自己的呼吸声变得清晰很多。她看看做面具的男人，他在对她微笑，那种她很熟悉的关于欲望的微笑。她再看看周围，没有人注意到她。在万圣节前夕，一个试戴面具的女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她谁也不是。

“留着它怎么样？”男人说。

“不了。”雪尔薇亚把面具摘下来，递回去，然后说。“我觉得没趣了。我们换个地方吧。”

她抓住那瓶喝了一半的烈酒。出门之后，男人伸手搂住她的腰，她抬起头来给自己灌了一口酒。

“别喝那么多。”他说。

“怎么，你害怕我会睡着了？”

“不是。嗨，注意些儿。别踢着那家伙。”

他指的是睡在街边的一个流浪汉。随后，他把雪尔薇亚拉到小路的另一边，让她背靠着墙壁，尝试性地吻了她一会儿。

“我们到哪儿去？”雪尔薇亚把头移开，又灌了一口。

“到我家去。顺便说一句，你还真是离不开酒瓶子。”

“不如你背我一会儿怎么样？我有点累，歇两分钟就下来。”

“没问题。我倒是很乐意就这样把你带回去。”

雪尔薇亚左手按着男人的肩膀，绕到他背后，吩咐男人蹲下来一些。对方照做了。她把剩余的酒一气喝光，然后将酒瓶在男人的后脑上砸碎了。男人倒下之后，她朝他的耳朵踹了一脚。“忘记告诉你，我已经有男人了。”说完后她跪下来，翻动男人的身体，使之正面朝上。他不会死，只是一时醒不了。雪尔薇亚拿走了他的钱包——康华尔给她交房租的钱大部分已经花在喝酒上了，她得想办法填空子。

离开昏倒的男人十来步之后，她又往回走，翻出那一副稍微有些压扁的面具，将它的系绳套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上。这时候，她注意到先前那个躺在路边的流浪汉抬起头，朝这边望过来。他显得有些害怕。没什么好怕的，雪尔薇亚想着，然后离开。

雪尔薇亚曾经以为自己在酒精和不同的男人之中找到了一个作为一个平凡人——哪怕是消极——的生活，直到三个匪徒绑架了她。他们认定她作为波鲁纽斯的女儿，一定有一笔隐藏着的钱财。这钱财的确曾经存在，直到某一天她主动将之放弃：经过一个名叫丁尼生的治安局调查官的游说，在强烈的自尊心驱使下，她允许丁尼生将这笔钱用作对付萨尔瓦尼的资金。她的确后悔过，而在三名劫匪拷问她的时候，后悔转化成没有止境的恨意。这恨意是针对自己的。想要做一个普通人，但又要和波鲁纽斯的女儿这个危险身份做对抗，实在是一件矛盾而愚蠢的事。

最终，康华尔带领一些下属救出了雪尔薇亚。她对这个中年男子有一些印象：在自己和丁尼生谈话之后不久，这个人曾经来过学校。在后来的交流中，她得知康华尔注意她的行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校方听说自从事情泄露后，你吃了很多苦，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预防措施。不管怎么说，波鲁纽斯帮上了治安局的忙，而你更是没有任何过错。”他这么说。

雪尔薇亚从来不觉得自己真正爱过康华尔。她最初投身于他，一部分是由于她的感激，另一部分和康华尔并不那么高明的暗示有关。康华尔知道她过着混乱的私人生活。这不是

以爱情报答拯救者的幻想故事，而是突发事件之后的利益交换。但是对雪尔薇亚来说，能留在他身边好几年，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了解康华尔的大部分人生之后，她从康华尔身上看见了和自己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欲望。康华尔有一段长期而失败的婚姻生活；他在治安局的未来一直遭受着一个人的压制，而这个人雪尔薇亚的遭遇也是有关的。

她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离开，也不会背叛他。

## 5

一个月之后，海兰不再因为科昂宅邸的日渐败落而感伤。自己多年的家遭到外来势力的掠夺，这类似受害者的想法已经从他的大脑里消失。没有任何关于科昂近况的官方消息，治安局的调查员也拒绝向他透露情况，这使得海兰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无关的人，这是一件好事，他应当为能洗脱共犯的嫌疑而庆幸。尤其是在回忆一些科昂的所作所为后，每次看见工人们将家具从整日洞开的大门搬出，他感受不到惋惜。他长期服侍着一个罪孽深重的人，现在此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而他也必将接受生活的变化。

要不了多久，海兰也会离开暴风城。考虑到他长期以来潜心研究以及传道的功绩，教会没有将他逐出。他们命令他轮替着在偏远和战争地带的教区服务，重新证明作为圣职者的资格。当不再挂念大宅之后，他对这决定心怀感激，认为它并非惩罚，而是难得的机会。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因科昂的青睐而过上了相当舒适却封闭的生活，从来没有直接了解暴风王国其他地区人民信仰和生活的状况。外地不会有圣光大教堂那么完善的藏书，不会有轻轻敲门提醒他用餐的女侍，但是有一切他现在最需要的事物：磨练和改变。

他现在正研究着的一些孤本典籍，大教堂不会出借。在经过一天十八个小时，连续一周的伏案做好手抄本之后，海兰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除了一件事。另外一个仍然住在大宅里的人，生活也需要改变。海兰不知道这改变会朝向哪个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施加有益的影响。

这天傍晚，海兰给好几天没人照顾的花圃浇水，算是饯别仪式的一部分。他希望这些无数次在清晨让他心情明快的花草，不会遭到连根拔起的命运。许多天未见的康华尔朝他走来。

“海兰神父。”

“你好，康华尔先生。”对方来到跟前之后，海兰补充说。“请别这样称呼我了。”

“我听说过教会要把您派出暴风城。他们还降低了您的位阶？”

“是的，现在我只是初阶教士。这是很正确的决定。我正需要一些有意义的激励。”

“这方面的事我不大明白，但既然您这么说，那就祝您好运了。”

“谢谢。那么您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

“我得知了一些内部决定。其中包括您应该知道的。当然，实际上把它们透露出来是违反规定的事，但既然我已经答应过您了，就不会食言。”

海兰一直等待着这些话。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康华尔先生。”他说。“我会保密的。”

“首先科昂公爵会遭到严惩，这是确定无疑的了。对他来说，最乐观的结局应当是在运河监狱里渡过余生，全部财产没收。这座房子，”康华尔回头看了看大宅，“没收之后大概会拍卖，或者拆除。另外，他的几个女婿，无论是否涉案，今生都不能再晋升军阶或者爵位。这个家族到此为止了。”

海兰压抑住心中升起的一些同情。*不了解的事情，不应当去做裁决。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关心。*

“那么，关于希尔贝丝夫人……”

“她不会受到波及。严格地讲，议会将她当作不存在。不惩罚，不追究，同时也不会补偿。很快，她必须强制性地迁出这大宅，准许带走基本生活用具，此后一切事情议会都不再干涉。”

“那么可以说她脱离了这个家族……得到了自由。”

“是的。”

“她以后的生活会很困难。她没有别的家人，脱离外界已经很多年了。”

“要这么放下她不管，离开暴风城，我知道您心里不好受。如果我有发言权的话，一定会试图说服上面的人……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最大让步了。”

*她是受害者*，海兰把这句话咽下去。和作为传话者的康华尔进行争辩是多余的。要是过去，海兰可以拜托教会照顾希尔贝丝，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心中再次浮起曾经

抛弃的念头：联系潘索尼亚·肖尔，确认他的想法。但是伴随这念头儿来的，还有一阵难以自制的<sub>不安</sub>，甚至是畏惧。

“其实……告诉您这些事情，倒还是次要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说。和希尔贝丝女士有关。”

“请说吧。我需要所有关于她的意见。”

“您不是唯一希望帮助她的人。从我和她并不多的几次交流中，我已经了解到为什么她理应得到帮助。对于这个她偶然进入的世界来说，她太过善良了。哪怕不提这一点，任何普通女性都不应当经历这样的事。这次对科昂的调查是为了除恶，但是如果不能帮助最主要的受害者，又有什么意义。我决定临时接下照顾她的责任。”

“你要怎么做？”

“我和妻子商量好了，让她搬到我家来。当然我们没打算让她干活什么的，不过只要渡过了不安定的时期，一切都遂她个人的意愿。”

“这……真是太意外了。”

“的确是，我自己也很惊讶，但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老实说，这对我们夫妻俩也是有益处的。这么多年来，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从年龄来看，希尔贝丝女士就像我们的女儿一样。我只是想对您坦诚，哪怕这样说出来也许会让您怀疑我们的动机。”

“没有这回事。我觉得……”

海兰停住了。他没能好好地消化这个消息。他从没有朝这方面想过：除了自己，还有人愿意在此刻照顾希尔贝丝。他很快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自私和嫉妒的表现。他回忆起自己愚蠢地在大脑里给希尔贝丝设想幸福未来，以及在阻止科昂的行为之后，因为体会到自身的无能而在奔逃中耗尽力气。他感到焦躁和惭愧；在某些方面，他的认知幼稚得可笑。不过，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对康华尔的提议放心。

“我信任您和您的妻子，”他说，“但是希尔贝丝夫人的意愿最重要。”

“当然。这目前还只是我们单方面的决定。实际上，我打算现在就去和她谈谈。没问题吧？”

“现在？”

“您觉得不方便？”

“不，我的意思是……并不是不方便。我能不能先和您的妻子谈谈？”

“这个您放心。为着双方考虑，如果我妻子有一丝不满，我也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我还不知道您的家在哪儿。”

“您可以到治安局要地址。”

海兰知道自己并非希尔贝丝的监护人，没有资格提出这么多疑问。一直以来，康华尔对海兰提供了很多帮助，此刻说的话也很在理，但是当他转过身朝宅门走去的时候，海兰突然觉得不安。这并非出自经验或者推测，而仅仅是预感。他照顾了希尔贝丝好几年，虽然先前感受到的惭愧仍然存在，他还是不能放手不管。

“康华尔先生。”他追上去。“我和您一起去见她。”

“这样不大好。恕我直言，这是我个人的事，而且在和她交谈的时候，会涉及我们家庭的一些私人情况。”

“我并不打算妨碍您。毕竟希尔贝丝熟悉我，有我在场，对她做决定应当有帮助。”

康华尔似乎不再愿意答话，也没有停住脚步。他的肩膀撞了海兰一下。海兰赶到他面前，拦住了门。

“抱歉，希尔贝丝夫人需要一个真正能让她安定下来的环境。明天我到府上拜访，多了解一些情况，再谈这件事。现在，请您回去。”

说出这句话之后，海兰意识到一个重大的错误正在发生。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而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矛盾。在关于如何照顾希尔贝丝的商谈之下，隐藏着别的东西，而他的这句话打破了那些真实事物的屏障。康华尔一拳打倒海兰；在海兰站起来之前，对方用双手掐住他的脖颈。他感觉到康华尔一开始就用上了全部的力量，又因为不确定手中的感觉，而略微松开手指，再掐紧。海兰本以为会看到一张愤怒而凶恶的脸，康华尔却显露着恐惧，仿佛他不是要掐死一个人，而是紧紧抓住一节崖边的树干，下半身却已经悬空在深谷之中。

这也是事物的变化，海兰用仅存的思维告诉自己。他不愿意再看着康华尔这张痛苦的脸。他把视线移开，看着三楼希尔贝丝房间的窗户，但很快就没办法清晰地看见东西。

康华尔并不想做这件事。他甚至没有考虑过会这么做。他想经过友好的交谈，尽量不受怀疑地带走希尔贝丝。可是海兰却让他回去，关键是怀疑已经产生了。康华尔没有时间

耗下去。他经过了足够长的自我折磨才下定决心，今天已经到了最后期限。他发觉，动手杀人，远不如自己遭到杀害的幻想来得可怕。

四天以前，康华尔回到家，发现他多年以来最不愿意见面的人正坐在客厅里。他不敢继续往前走。他不敢坐下。他没有去想为什么妻子不在家。

“你知道我是谁。我有事情和你商量，康华尔。”那个人说。“在这之前让我先告诉你，科昂昨天夜里已经死了。这是杀死他的武器。”

他把入鞘的匕首放在手边的桌面上。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看，科昂公爵软禁期间试图逃跑，暴力反抗，遭到捕杀。这证明了他蔑视国家法律的邪恶本性，是他应得的结局。这个故事，会在善后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对民众公布。你也是善后工作的一部分。

“不必慌张。没有人打算杀了你，至少现在没有。只要你合作，就能活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活得很好。

“几年以前，你的一份报告几乎让我没法坐上现在这个位置。科昂利用你的报告来勒索我。都是些糟糕的回忆。现在科昂死了，立刻杀死你应该是最简单，最合理的事，但我不这么做。毕竟，现在你有了一个来头不小的小情人。如果没了你，她大概会发疯。不管怎么说，波鲁纽斯也算帮过我不少忙，我没有必要，也不打算把那小姑娘逼上绝路。但是至于你，总得有个处置办法，因为你知道一些多余的事。

“接下来我就告诉你应当怎么做。你没有提问的权利。只要我没有让你说话，就把嘴死死闭着。

“我会派人把你和雪尔薇亚送到别的地方。对于暴风城的人来说，你和她是突然失踪了。在西部荒野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栋已经准备好的房子在等着你们。卧室的地板下面藏着足够的金币。你们要在那里以别的身份开始新生活，忘记过去的一切。对于你来说，实在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你不仅能够活下去，和那小姑娘整天在一起，还能甩掉这个烦了你二十多年的老婆。至于她，我会另外处理，不必你费心。

“要想过上这样的生活，你还必须为我做一件事。带上希尔贝丝，照料她。当然，她也会有别的身份。记好，她的一根指头比你们俩的生命加起来都重要。我的人会长期监视你们的情况，所以不要耍花招。也许有一天，你们可以回到暴风城，但是在那之前，就照我说的去做。都听明白了？”



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警告，康华尔已经提问了。也许议会并不会公开调查希尔贝丝，但难免会有个别人愿意这么做。与其说他会暴露七年前的事，倒不如说希尔贝丝对这个人的威胁性更大。在过去，康华尔并不了解此人和希尔贝丝之间的情况，现在更是无从揣测他提出照料她的动机。

但背后的一切都和康华尔无关。除了照做之外，他什么都不用考虑。他甚至发现，自己从心底感激这个人。

## 6

这是雪尔薇亚第一次身处于远离暴风城的山林中。她并没有因为环境的陌生而担忧。她朝右侧躺着，略微转过头，看着树叶遮掩之后的夜空。她想象着身体越过这些墨蓝色的网眼，漂浮在最高一株大树的顶端；风从所有方向吹来，带来所有那些站在高处才能听见的声音。她向来惧怕黑暗中一扇未闭紧的门，但林木之间开阔的黑暗却让她感到慰藉。她将它们看作一条条人迹罕到的小路，每一条都通向值得她留下脚印的地方。

她该睡觉，却睡不着，因为她有个计划。应当为之兴奋和精神集中的计划。

她让视线回到地面。围绕着微弱的篝火，在她右边三米之外，康华尔以他习惯的姿势熟睡着：仰躺，一只手放在腹部偏上的位置。从强迫自己闭眼，到真正入睡，花去了康华尔不少时间。

雪尔薇亚慢慢转过身子。在她左边不远处，希尔贝丝背对着她躺着。雪尔薇亚不知道希尔贝丝是否睡着了，也没有兴趣知道。从一开始，她就避免进一步了解这个女人。潘索尼亚曾经的情人，不会说话，目前有这两点认知就够了。

相对着他们三人，在火堆的另一面还有两个潘索尼亚的手下。其中一个后背靠在石头上，闭着眼，另一个非常清醒地坐着。这一路上，他们交替监视着，每天真正睡觉的时间不到五个小时。

雪尔薇亚慢慢地起身，朝对面走去。一越过篝火的位置，清醒的看守抬头盯着她。

“要去哪？”

“抱歉，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到河边去提些水回来。我们已经没有水了。”

“这时候去做什么。回去睡觉。”

“我很口渴，从今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喝过水了。而且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现在把水弄回来，明天我就能早些做吃的东西，不就更方便快些赶路吗？”

“她要做什么？”闭眼浅睡的看守醒过来了，对同僚说。

“突然说要去打水。”

“跟着她去就是。剩下两个人我替你管一会儿。”

“啊，谢谢。”雪尔薇亚在行李堆中拿起水桶。

“放下，”第一个看守说，“我没有说可以让你动手。”

“算了。”他的同伴站起来，低声对他说。“记得肖尔大人怎么说的吗？不要吓到那个不能说话的女人。这样下去会吵醒她。你就和这女人快去快回。”

“到我前面来。”第一个看守皱着眉头对雪尔薇亚说。“别耍花招。”

再次对两人道过谢，雪尔薇亚就提着桶前往白天曾经路过的山间溪流。看守紧跟着她。她跨进了那些黑暗小路中的一条，树枝在她身边掠过。

大概三分钟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道最窄之处还不足两米的小溪，溪水几乎无声地打湿两侧的石头。

“动作快些。”看守说。

雪尔薇亚在溪边蹲下来，近距离看着黑夜中呈现出浅灰色的水纹。她还有回头路可走；给桶里盛满水，回到休息的地方。但她早就有了决定。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在旅途开始之时就已经做好的决定。现在她只有激动，并不紧张。

她站起来，转过身，对看守说：“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想到那个地方去。”

“该死的，我就知道。我说过，别耍花招。说好是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我不为难你，你也别给我找麻烦。”

“听我说，就几句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康华尔就突然这样告诉我，我得跟着他离开暴风城……”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原因。”

“你们的上级其实只是想让康华尔和哑女人到别的地方去吧？而我只是……康华尔非要我跟着他走。”

“你找错了打听的对象。除了把你们送到那村子里，别的一概管不着。”

“应该还有别的吧。听说到了那儿之后，你还要监视我们一段时间？康华尔是这么说的。要不然，这样一路上防着我们逃跑，也就没意义了。”

“闭嘴。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不，请等等，再等等。就让我说完吧。”

雪尔薇亚后退了一步。而看守停下了。这是好的迹象。

“我没打算逃跑，接下来一路上我都会老老实实的。但是，我不能在那个地方和康华尔生活一辈子。我和他并不是……他年龄大得足以当我的父亲。我太愚蠢，犯了错误，但现在我真的后悔了。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

“那并不是我的问题。”

“我知道。”雪尔薇亚朝他靠近了一些。“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助我。我说的是在到达那儿，生活一段时间之后。等风头过去了，你的上司也逼得不那么紧了，我想请你帮我离开他。真要和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简直不敢想象。”

“放心，他至少会比你早死二十年。”

“可是到那时候……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他已经毁了我好几年的生活，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更不用提他以后还要照顾那个哑女，他不会再有一点儿关心留给我了。”

她上半身略微前倾，语调变得急促。看守没有打断她。

“我希望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你一定能的。和他在一起，最初是我的错，但我不想错一辈子。以后，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我一定会逃跑的。不管逃到哪都行，只要能离开他的身边。希望到时候，你能迟一些向上司报告……让我有机会逃久一些。我想让你帮的忙，就只有这件事而已。我不打算和另外一个人说，因为我觉得只有你愿意听完这些话，事实证明我没想错。”

“就这样？就算我真答应帮助你，那也是很长一段时候之后的事。我随时都可能改变主意，把你逃跑的想法报告上去。”

“我知道。但我早就下了决心，也已经说出来了。到了那村子之后，根本不用你们插手，康华尔自然会死死地看管着我，那时候我就没了和你单独说话的机会。其实……我没想过，你真的会答应这个请求。我只是非说出来不可。”

“这对你没一点好处。”

“是啊。就算不听见你这么说，我迟早也会后悔的。”

“跟我回去。”

“你拒绝了吗？”

“我不可能给你任何承诺。”

“至少，你没有再说这和你无关。这给了我一点希望。现在，我有这些希望就够了。谢谢你。”

她靠近他，双手搭在他的脖颈上。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多要求些什么……能抱一下我吗？天哪，我真是蠢话一句一句地说个没完。”

犹豫片刻之后，看守有些僵硬地抱住雪尔薇亚的腰。她叹了口气，头部紧靠着他的肩膀。过了一会儿，她用自己的嘴唇贴住他的。看守避开了，反应并不激烈。

“抱歉，我只是……想暂时忘记康华尔。”说完之后，她看着他的眼睛，确认他并没有确实的反对和厌恶，就再次吻他。这一次对方回吻了。雪尔薇亚最熟悉不过的仪式的开端。

“我们没什么时间。”他对她说。

“就一会儿，好吗。我不想这么快就再看见康华尔。”

“不要在我面前说他的名字。”

“抱歉。”

他们躺下了；他压在她身上，手很快朝她的裙下摸索。在前几天的路程中，雪尔薇亚通过观察和偶然的身体接触，知道他是两个看守之中比较合适的那一个。每次她故意靠近康华尔，这名看守都不会直视过来。有几次她碰触他的手指，并没有立刻拿开，从微不足道的皮肤接触中感受对方动摇且困扰的气息。对她来说，男人头脑的信号太容易读出，她不再需要别的心理准备来实行这计划。

雪尔薇亚突然狠咬住了看守的舌头。在最初痛苦引起的震颤之后，看守要把右手从她的裙下拿出来，拔出腰间的匕首；雪尔薇亚紧闭大腿，夹住对方的手臂，利用这样争取来的时间紧握先前摸在手中的尖锐石头，用它砸向对方的额角。砸了两次之后，她松开牙齿，把嘴里半截恶心的东西吐掉，使劲把他压着自己的身体推开。看守神智没能立刻回复，本能性地挥动拳头，打在她的嘴巴旁边。这一下立刻让她涌出了泪水；此刻她还不知道两颗牙齿掉进了自己的咽喉里。她感到一阵愤怒，用石头猛砸看守的左眼球；在听到奇怪的破裂声之后，她才意识到更关键的事物，就扔掉石头，拔出了对方腰间的匕首。经过半秒钟的犹豫，她将刀刃插进了对方的咽喉侧面，用双掌压着刀柄，掌背顶着自己的前胸上方，像是要把整个上半身的力量都加在上面。

十五秒钟之后，她松开手，站起来，胸前尽是血污。除了嘴唇之外，她此刻才从腰部感觉到剧烈的疼痛，原来看守最后挣扎的过程中掐破了她的皮肤。

她看着这具……是尸体？他已经死了吗？……她回忆起来，幼年时期和父亲波鲁纽斯的短暂相处过程中，她见过不少父亲极力隐瞒的事情，但直到十二岁才大致明白他做着什么行当。假若父亲有机会见到这一幕，他会怎么想？雪尔薇亚很想继续设想下去，但她没有时间。事情还没结束。

她能听见有人快步接近。另一个看守朝这边来了。就算没听到骚乱的声音，时间也让他有理由这么做。

雪尔薇亚思考了两秒钟，拔出匕首，稍微擦了一下，把已经破损了不少的衣裙上半部割开，露出身体。她抹掉胸前太多的血，将匕首藏在背后的皮肤和布料之间。脚步声越来越近；她也跌跌撞撞往前走，做出哭声来。哪怕是一秒钟也好，她要让对方以为她才是遭到袭击的人。最低限度，不能让对方很快发现尸体。

根据声音，她知道赶过来的不只一个人。为了防止目标逃跑，看守肯定还带上了康华尔。这就给了她更多的机会。她不指望康华尔主动做出什么勇敢的举动，只希望他学聪明一些，不会眼睁睁看着她陷入困境。

为了跟随康华尔，雪尔薇亚到哪儿去都是可以的，但这必须是出自他俩的真实意愿。潘索尼亚·肖尔已经间接操纵了他俩多年的生活，她不能就这样过完下半辈子。就算失败了，只不过是回到所有人都会途经的大路上而已。

乔贞案卷——破浪

第五章 在人迹罕到的小路上

完

## 第六章 他们走过低地，后来又返回高地

### 1

马迪亚斯使用了祖父的办公室。屋子里的一切摆设都没有更动。他像祖父一样，坐在同一张古旧的桌子后面，听着门外螺旋楼梯传上来的脚步声。同一个夕阳的光从窗户照射进来，偶然有飞鸟停在窗口，它的身体剪影就会出现在渲染成淡金黄色的地面上。唯一改变的地方，是马迪亚斯拿掉了桌面上久未翻动的日历。门开了。护卫将埃林引进来，随后出了屋。埃林站在熟悉的位置：任何一名七处探员都会选择停留的位置。

“我来报告，”埃林说，“海兰昨天到运河监狱见乔贞。”

马迪亚斯将视线从桌面的文件上抬起来，看着埃林。埃林有些不自在地皱着眉头。这表示他仍然没有做好准备，把马迪亚斯当作老人一样来面对。在乔贞入狱后不久，埃林打了马迪亚斯一拳；现在他没打算掩饰两人之间的矛盾。

“他很秘密地去做这件事。”埃林补充。“没有事先宣传，也没有和教会里的任何人讨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

“想打听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得到和乔贞会面的许可。”

“在审判之前，议会禁止任何七处的人和乔贞见面。就算得到特别许可，能去的人也只有我，而且会有议会的人在场。”

“还有一个办法是让我和鲍西娅见面。毕竟，她见过了乔贞，和海兰一定也有联系。从她那儿能打听到有用的东西，然后再进一步推测……”

“要向大教堂申请见鲍西娅，你能拿出些什么正当的理由？”

“比如……调查她遭到真实祈祷会围攻的事件。”

“我已经试过。他们拒绝了，说她必须安静休养一段时间，恢复因为这意外造成的精神疲劳。”

“这算什么理由？”

“很无力的借口。从一开始，私自软禁鲍西娅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缺乏议会支持的事。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证明鲍西娅有过对暴风城，对教会不利的行为，这出戏演不了多久了。他们迟早会放人。”

“可是我们要赶在乔贞的审判之前去见她。”

“时间上的安排，现在还没法保证。关于海兰的事，既然是你的发现，那么就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埃林。”

“海兰从没有把乔贞作为目标。他的矛头向着整个七处。我看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海兰想尽量从乔贞那儿打听七处的情报，为了他反对七处的目的提供更多证据。二是现在看来，乔贞遭到严惩的可能性很大，海兰也许是想说服他做出一些妥协，来赢得减轻处罚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这次会面才必须是不声张的。”

“你认为哪个可能性比较大？”

“从现有的情报来说是第一个。如果要支持第二种说法，那么必须假设海兰对乔贞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私人了解……我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哪怕是这样，我仍然倾向于第二个可能性。”

“凭的是你的直觉？”

“有一部分是。不过也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海兰已经见了乔贞，但从来没有表露出愿意和你见面的念头。不管什么原因，他在避免和你接触，而且我看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在外人看来，这似乎表明虽然海兰反对七处，但出于年龄辈份等等原因，他并不想为难你本人。我觉得这实际上说明他已经有了既定目标，不希望在实行过程中受到意外要素的影响。相对的，和乔贞见面，对海兰来说算不上意外要素。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你还是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来解释这些看法，但我想这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屋内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救他，马迪亚斯。”埃林说。“而且我觉得你也应当这么想。”

“我知道。”

“就把话说明白了吧。这么多年以来，乔贞就像你的父亲一样。我应该没必要对你重复他都做过些什么。这一次，他一个人扛下责任，关于你们俩是如何商讨这样解决问题的，我已经不想打听了，因为反正这就是他会做的事。现在就一个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在接受议会调查的时候，我对汉密尔顿说，乔贞应当得到适于他罪行的惩罚。”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马迪亚斯能清晰地看见埃林神情的改变。处于困惑和愤怒之间，或者说还未决定表达愤怒的方式。

“既然你能接受这整件事是我和乔贞共同决定的计划，那么就应当同样接受我要求惩罚乔贞的说法。如果做不到，只能说明你还是没有把情况想明白。如果我在议会面前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那整件事就会徒劳无功。为了七处的未来，必须有人受罚。”

“这不表明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这儿等着审判结束。”

“我只是告诉你，在看待这整件事的时候不要双重标准。我这方面的策略，也是得到了乔贞认同的。你的错误就是只把乔贞作为你的朋友，而不是七处最重要的成员来看待。你对我的祖父有什么想法，我都清楚。你没有看见，存在于我祖父身上的特质，在乔贞身上其实也有。”

“我当然看见了。那又如何？”

“记住你的身份，你站在什么地方。你想用七处探员的身份和便利条件去救乔贞，那就要按照规矩做事。到我面前来，强调你如何坚定地把他视为朋友，这没有什么好处。”

埃林奇怪地觉得马迪亚斯的音调改变了。不再是刻板无力的自我辩护，而是非自信可描述的，裁决式的发言，就像在强调一个他人应当早已熟记的事实。埃林还记得这应当已经躺在坟墓里的说话方式。

“听着。关于海兰和乔贞见面，你根本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现在离大主教选举越来越近，做出任何直接针对教会的行动都是不理智的，所以不要期待你还有机会和海兰或者鲍西娅单独见面。你想救乔贞，却又非要往死路里面钻，我不会因为这愚蠢的决定，浪费现在七处已经受到极大损失的资源和声誉。不过，你可以在别的方面做出努力。先前因为真实祈祷会的人拒捕并且自杀，七处的调查权遭到很大限制，但现在由于这些人对鲍西娅的袭击，又出现了新的机会。事件发生在教堂广场附近，显然是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甚至使得一名圣骑士受伤，这说明他们的威胁比想象中更严重。在大主教选举的前后，他们极有可能会试图闹出大乱子。治安局方面的调查一直没有取得成效，议会为此放宽了对七处调查这件事的限制。”

“你是想尽快端掉这个组织，给教会卖人情？”

“不是这么简单。托尼已经收集了许多祈祷会的情报。他们发展得很快，对大主教和教会的批评非常激烈。虽说大部分成员在大主教去世之前，就对教会有不满，但他们的观

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化得十分极端，是很不自然的事。根据托尼的总结，祈祷会的关键人物甚至认为他们的看法有权威性，而不仅仅是出于猜测。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有教会内部的消息来源。”

“都骂成这样了，按老规矩，教会应当会公开谴责他们污染信仰的传播，应当取缔才对。是很让人怀疑。”

“下结论还早，但如果你真想做些什么，就去参与这方面的调查。”

“想让我怎么做？”

“听好，埃林。你不能带着通过这途径去救乔贞的想法来执行任务。你要作为七处探员去做这件事。你可以做出承诺，但我有理由不相信你。你不会直接从我这得到命令。去见托尼。他主导整个调查。你的任务，由他安排。”

“让我做托尼的下属？”

“想参与这件事，这是必要的条件。你必须遵从他的一切命令，不得有任何私自行动。明白了吗？”

“没问题。”

“现在就去。”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说明白。”

“什么？”

“这大概会是我在七处最后的工作了。”

“那就把它做好来。”

埃林离开了房间。

在这并不长的谈话中，天色暗下来许多。马迪亚斯望向窗口。*也是祖父无数次见过的同一个日落.....*他尽快将这想法抹除。祖父见过的也就是无数人曾经见过的。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没有预料到埃林会这么干脆地答应请求。哪怕是对于普通探员来说，在表面十分不起眼，完全不在乎是否得到尊重的托尼·罗曼诺手下做事，也是相当不愉快的。埃林这样的表现倒是和七处成员的要求相符，讽刺的是，这恰恰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帮助乔贞。

假若埃林没有立刻答应，马迪亚斯本打算增添一个用来说服的句子。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质铭牌，看着黯淡的光线在它边缘磨损出来的微小凹坑中驻留。

曾经属于乔贞的东西。

军情七处直属探员，定义是潘索尼亚·肖尔意志的代理执行人。现在它已经不再有意义。

## 2

鲍西娅站在庭院里，手中握着练习用的木剑。这是她为了试探卫兵的态度向他讨来的。听到这要求的时候，卫兵怔了一下，说要请示尼赫里主教。

“就为这点小事？”她说。

“总之，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武器。”

“要说那算武器，还比不上我回屋里抄一座烛台，或者找出火钳来。我没这么做，而是直接明白地问你能不能帮忙，这不正好说明了我没打算闹事吗？”

“我知道，并不是说你会闹事……”

卫兵停住了。说出这想法是个错误。鲍西娅又说了句“我只是想活动一下”，卫兵没有回应她，而是转过头，命令一个仆人去拿她想要的玩意。

“谢谢。”她说。

“别打中任何东西。”他避开她的眼神。

自从遭到祈祷会围攻，并且救下了当时的两名护卫之后，鲍西娅感觉到活动自由度提高了不少。这并不是尼赫里的直接命令，而是来自于卫兵和仆从日常态度的改变。她有难得的机会，却没有逃跑，还帮助了我们的人——鲍西娅能从他们小心翼翼的眼神中读出这些话语。关于她如何弃教，其细节几乎对所有人都十分模糊，只要不像祈祷会那样刻意丑化，就远远比不上本尼迪塔斯的教女这头衔在人心中的影响力。遭到软禁以来，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具有敌意的行为，而这么一则具有些许传奇色彩的解救故事的传播，使得她身边的人放下了很多不必要的戒心：不愧是大主教的教女，他们想。

那一天，鲍西娅的剑没有伤到任何人。她没有进行真正的攻击。围攻者们认定鲍西娅背离信仰，必须惩罚，但是在她拿起剑之后，却又不希望成为她的敌人。他们只是僵硬地看着她，少部分人开始退出包围圈；附近的卫兵都赶来之前人已散尽。鲍西娅没有想过，如果这些人真的冲上来，那她该怎么办。她一开始就觉得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眼前这些人在经历地震造成的损失之后，将自己打扮成信仰的裁判者，只是灾难暂时引起的行动力在起作用，比起试图矫正他人倒不如说是自我保护。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不会愿意看见自己的血染在剑刃上。十多年以前，鲍西娅受到的教育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优先保护平民。现在她仍然认同这原则，但只要上了战场，开始攻击他人，就不能再依赖平民身份。祈祷会的围攻者没有胆量踏上她的战场。

如今，把木剑拿在手里，她试图设想眼前的土地里钻出一只突击型的其拉虫。大脑内的战斗演练很快就有了结果：她只能扔下这东西逃跑。如果换成祈祷会的人，她还是可以放心支持着。这样的对比，让她突然觉得自己离开希利苏斯已经太久。*如果这时候他还没读我的信，那么也许就永远不会了。*为了驱逐这想法，也为了给同意她摆弄木剑的卫兵一个交代，她随意地挥动了几下，习惯木剑的性质，然后以一个假想的敌人练习攻击动作。她能感觉到不远处的卫兵集中精神看着她。倒未必是提高警惕。

“鲍西娅。”

这声音听的次数并不多，鲍西娅已经产生了厌倦感。她放下握剑向前刺出的右臂，转过身。尼赫里很少见地没有显露出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

“是谁把练习剑拿给你的？”

“是……是我，尼赫里大人。”卫兵说。“鲍西娅小姐说希望活动一下。我觉得没什么危害……”

“所以就自作主张了？”

“非常抱歉。我失职了。”

卫兵这句话说完之前，尼赫里把注意力放回鲍西娅身上。

“那并不像是曾经的圣骑士应该使用的动作。”他说。“当然，我不觉得意外。”

“我知道你接下来会说什么。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要告诉我，那就别浪费时间了吧。这东西是我非要拿到手的，别责怪他。”

“再去拿一把来。”尼赫里对卫兵说。

“大人，您打算做什么？”

“现在就去。这是命令。”

有些困惑的卫兵离开之后，尼赫里又对鲍西娅说：“不管这是从哪些地方学来的剑术，它帮助你从那些人的围攻下脱身了。因为繁忙，今天早上我错过了自己的锻炼。就借机会和你对练一下，如何？”

“你已经让他去拿东西了。做了决定以后再装作会考虑别人的意见，是很惹人厌的一件事。”

“如果这的确让你不快，那么恰好有发泄的办法，只是看你能不能做得到了。”

卫兵拿来练习剑，交到尼赫里手中。在站回原来的位置之前，卫兵看了鲍西娅一眼。

尼赫里把剑握紧。他的大拇指还没有痊愈，如果让她发觉这一点，那就是自己的失败。

“有什么规矩吗？”鲍西娅说。“既然你都那样说了，我可是会猛攻的。”

“什么时候结束，由我决定。别的你不用担心。”

鲍西娅认为，尼赫里是利用这情况来武力示威；不惩罚自己的部下，只是压制她竟然敢在软禁的环境下练剑的行为。在尽量保护自身的前提下，她没有必要畏手畏脚。她首先发动了攻击。

尼赫里连续拦住鲍西娅的几次挥砍，而每次拦截之后，他都立刻拉开距离，准备下一次的防守。

“这是做什么？”鲍西娅说。“你说是对练来着。不是让我一个人做杀敌练习。”

“这里不是真正的战场。我有时间先了解你是怎样的对手。”

话音刚落，尼赫里向前冲出，砍出一剑。鲍西娅拦住了，立刻明白哪怕是木剑，在尼赫里手中也有相当的力量，直接击中身体之后少不了长期的伤痕。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假若没有避开或拦住其拉虫的攻击，哪怕只有一次，后果也可能是致命的。其实他说得对，这是一个报仇的机会；回想起自己曾经白吃过尼赫里一个巴掌，鲍西娅就加强了攻势。

尼赫里的本意是想通过交手推测鲍西娅经历过什么样的战斗和训练。从祈祷会的围困中解脱，并且没有伤到任何平民，已经说明了她对突发情况有明晰的处理能力。如今，她的攻击中没有犹豫和慌乱的迹象，进一步说明了她战斗经验的丰富。在鲍西娅一些特定的

剑招中，尼赫里仍然能看出正规圣骑士剑术训练的影子；在她多年前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全以实战为基础的对抗模式。在尼赫里看来，鲍西娅的攻击十分迅速有效，但防守方面算不上恰到好处。她常常会过于谨慎，以至于没法立刻恢复先前的攻击节奏。

——尼赫里渐渐发觉，这不是害怕受伤的表现。

她应当是习惯了和基本体能远超过人类，并且十分敏捷的族群战斗。

在瘟疫之地，尼赫里的军队必须常常面对的强大敌人是憎恶。它们破坏力强，很难倒下，但是行动比较迟钝，缺乏头脑。对付这些东西，多人围攻是最有效的办法。只要能克服恐惧心，保持镇定，那么按照类似的战术——击倒它们并不十分困难。鲍西娅曾经面对的敌人，则有所不同。尼赫里不认为鲍西娅如今的实力能和他抗衡——更不用提他手里拿着的是木剑，而不是战锤——但她似乎有过对他来说比较陌生的战斗经历。

他拦截了一次攻击，后退几步，然后说：“告诉我你到底去过哪些地方。”

“又是这个问题。”她说。“问多少次都是一样的。我从来没做过什么间谍，别的与你无关。不过，这一次你是真的想知道，还是因为大拇指不好使，想找个借口结束掉？”

尼赫里不记得鲍西娅曾经见过自己大拇指包扎起来的样子。他把手中木剑递给卫兵。“就到这里。”他说。“把她的也拿走。”

“我觉得快能为上次你打我的那一巴掌报仇了，偏偏在这时候停下来。”把自己的剑交出去之后，鲍西娅说。

“这不是什么公平的战斗。对我来说，甚至也谈不上是练习。但是我能理解那天你为什么能脱身了。让我问你一些别的，鲍西娅。假若大主教看见今天的你，你认为他会怎么想？会自豪还是震惊？”

“我不想谈这种假设。该对大主教说的，我在他的坟墓前都已经说了。如果现在的他能看见我，那么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我说，你又如何？大主教把你提名为候选人之一，是非常严肃的事。但现在你却抛弃了这责任。他要是能知道这件事，也许会后悔生前的决定。”

“这就像必须把你留在这里一样，并不是个人意愿就能概括的。我必须这么做。”

“必须……那么你乐意吗？”

“我已经说过，这无关个人意愿。”

这时候，将木剑拿走的卫兵回到了庭院里。“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尼赫里对卫兵说，然后转身离开。回到屋子里，穿过厅堂的时候，他才回想起来自己忘记了一件事：他本想询问鲍西娅和乔贞都说了些什么。

如果继续交谈下去，尼赫里会生出更多的自我怀疑。刚刚拿起练习剑的时候，尼赫里甚至想过给她一些实际的小教训。这念头不知什么时候就完全消失了，仿佛那一瞬间的曾经存在也是荒谬的。在最初，他对鲍西娅的定义很简单：叛教者。无论是否危险，都必须严密控制住。对她越来越多的了解，使得简单粗暴的概念即将遭到推翻。把最后对鲍西娅提出的问题，用来问问自己，他内心首要的答案是：本尼迪塔斯至少不愿意看见他继续软禁鲍西娅。

从瘟疫之地回到暴风城之前，尼赫里的生活轨迹一直都简单得多。年轻一些的时候，他设想过以后如何竞争大主教的职位；当它们明白无误地逐渐变为幻想的时候，他却发觉自己成为了候选人。他发觉自己还是更尊崇看得见的信仰，否则就不会背弃已故大主教的意愿，全力支持似乎唯一能取代本尼迪塔斯的海兰。正是从发表退出竞选演说开始，他知道自己再次进入了曾经犯过大错的世界。当斗争不直接涉及武力的时候，他是缺乏自信的。

对于海兰，他已经表现出了所有的信任。海兰安排鲍西娅和乔贞见面，并且只安排两个护卫，不选择较为隐蔽的路线前往监狱，这一切都没有和尼赫里商量过。不过，尼赫里并没有就此询问海兰的打算。在缺乏自信的领域，就交给自己选择信任的人好了。至少目前不要给自己寻找多余的烦恼。

在屋门外，负责整栋房子警备的卫兵队长找上了他。

“尼赫里大人，最近几天夜里出现了一些异常。”得到尼赫里的示意后，队长继续说。“一些士兵报告，夜里在这附近站岗或巡逻的时候，感觉自己遭到监视，甚至跟踪。”

“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证据，实际上也没有谁真正看见什么。他们都是根据声音来判断。”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我没有遇上。以后我会更加注意的。”

“收集一下这方面的报告，总结跟踪者可能出现的地点，交给我审阅。”

“好的，大人。”

尼赫里走向自己拴在屋子附近的战马。他打算增加警备的人数。这件事暂不通知海兰。

## 3

海兰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但他却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完成。

看这双手。它们无力得就像是从提线木偶身上拉扯下来的。淡紫色的血管在皱缩的皮肤下蜿蜒。骨节在右手背上的食指和无名指之间划分出清晰的三角地带，其中生长着一个不比指甲盖大的小瘤子，会随着手指的伸缩而略微前后移动。多少年来，这双手接触得最多，最亲近的事物是书页，但近来海兰读书的时候，开始尽量不让双手长时间接近纸张。他常常用左手托着书脊，右手的手指在纸页边缘轻轻一抹，在翻过新的一页之后就立刻移开。他认为书籍有着比人旺盛得多的生命力，不应当让自己日渐枯朽的手指污染它。有时候他甚至觉得，那些明晰的黑色字体会在接近他手指的时候，颤抖着想要离开纸页。

如果时间要让这双手变得无力，那就由它去，毕竟它们从来就不具有值得他依赖的力量。而语言表达力就有所不同了。大脑选择字符的组合方式，随后将之转化成空气振动的一整套系统，几乎是海兰全部个人精神的载体。人们因为他的话语声而沉默，领悟，聚拢，追逐。他可以无力写作，却不能失去精确表达自我的声音。

和乔贞的对话，让他意识到自己这方面能力的衰退。他至少说错了一句话，犯的是他一生都在尽量避免的错误：并不了解实际情况，却妄下判断。他对乔贞说，康华尔和雪尔薇亚是一对心怀恶念的失职监护人。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机会见到雪尔薇亚。她对海兰来说，是一个仅仅存在于第三者口述，以及零碎档案中的影子。他急于说服乔贞多考虑一些希尔贝丝的遭遇，以此放弃对七处的维护，这种急迫使得他一时忘记事实，从劝服者变成了鼓吹者。

这句错误的话会如何影响乔贞最后的决定，海兰没法预测。他只知道，乔贞本人的决定也许并不重要。明天，议会设立的秘密法庭会对乔贞进行审判。这实际上只是单方面的仪式。不会有辩护律师，不会有证人，由汉密尔顿主导的审判者们会给乔贞提供自我陈词的机会，以此来衡量最后的裁决。假若议会已经决定严惩乔贞，保全七处，那么乔贞按照海兰的要求进行抗辩，很可能是反效果。但是，如果乔贞本人不反抗，海兰就连为他说情也做不到了。汉密尔顿先前已经以微妙的方式询问海兰，为什么不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大主教竞选事务之上。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可以轻易越过宗教影响力的防线来怀疑他。



“海兰主教，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您。”前天早上，汉密尔顿对他说。“国王不乐意见到当前的僵局。您和您的同僚，都应当注意不要让宗教争端优先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鲍西娅·维·斯兰佐作为逃兵接受国家军事部门处理之前，你们就软禁了她，并且私自允许她前往关押国家要犯的监狱，在我看来这就是教会行为失当的例子。请别忘记，您所属的教会全称是暴风王国圣光教会。为了大局，至少在新一任大主教诞生之前，议会将尽量在各方面满足教会的需求。请不要将这临时的处理方式，视作理所当然的特权。也许您应该学习一下林德主教。他和存在问题的七处联系太紧密，这一点确实让人担忧，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超出本职的事。他只是兢兢业业地传道，做医学研究。作为暴风王国的大主教，首要考虑的应当是国家稳定，然后才是信仰追求。希望这样的坦白，不会让您认为我是缺乏宗教素养的人。”

在漫长的传道生涯中，有太多人都将海兰视为他们的拯救者。海兰很多次都想对这些人说，不要将我理想化，不要把我看作神化的人，却始终无法做到。对大部分人来说，找到一个值得崇拜的虚幻人物，就是他们接近信仰的极限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神学偶像其实要受到更多的世俗限制，并没有什么好处。曾经对海兰直接施加限制的人，正包括过去的科昂，今天的汉密尔顿。

以及潘索尼亚。

海兰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恐慌，出现于数十年前在病床上醒来的那个下午。他睁开眼睛，完全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大脑内部环绕着一阵不断反复膨胀收缩的痛楚。身边有一位护士，在他来得及问话之前就出了门。不久之后，一串脚步声渐渐接近病房，打断了他徒劳无功的回忆。他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期待，心想无论来者是谁，对他的回忆过程应当都会有帮助。逐渐走近的人骤然停下，海兰便听到了走廊上的话语声：“是的。海兰已经醒来了，肖尔大人。”随后是脚步声的继续。那个人将要在他的屋门前出现。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海兰回想起了一切。康华尔打算带走希尔贝丝，他上前阻止，遭到袭击。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他来不及自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也来不及为自己的愚蠢轻信而心情低落；他完全让恐慌所笼罩，就像跪在一小块裸露的黑色岩石上，眼睁睁看着火山爆发的岩浆从所有方向包围而来。最让他害怕的，并非不知希尔贝丝的情况，而是他会从潘索尼亚那儿听到关于她的消息。

在乔贞接受审判的前一天深夜，无法入眠的海兰再次听到了当时的脚步声。只是这一次，它并非从远处朝他的房门接近。海兰能感觉到那个人出现在门前，试图说些什么，却沉默着渐渐远离，消失在他所归属的黑暗中。

马迪亚斯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接下来，按七处的行为习惯，就是等待符合预期的结局的到来，并且为应付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但是当前的他无法预期事物的结局是什么。

依照林德的建议，他找到了一栋适合休养，周围相当僻静的房子，让达莉亚从医院迁出。在乔贞接受审判的前一天，他去看望她。能给她换一个新环境，他的确心情愉悦，但是在面对着她的熟悉沉默中，他回想起来这最初不是自己的主意。

长久以来就是如此，所有关于照顾她的事。在过去，只要马迪亚斯不主动询问，林德就只会对乔贞透露达莉亚的病况。治疗计划无需得到马迪亚斯的认同。所有看望的时间都由乔贞安排。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一年后，马迪亚斯才感觉到不满。这不满除了对自己外，不针对任何个人。祖父还在世的时候，马迪亚斯对自行探望母亲存在顾虑。既然祖父明显信任乔贞，所以只要顺着乔贞的安排，那么应当就不会有问题。另外，作为七处下一任继承人的压力，使得他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行为。祖父是一个不展现丝毫弱点的控制者，那么他也必须如此。

与此相关的，有一件他认为应当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事。他曾经好几次借助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和闪金镇的一个女孩见面。在她面前，他的名字是卡尔，一个正在尝试融入社会，选择前途的学生。自从祖父病危，他就断了和她的联系，因为他知道要不了多久，自己的面容会让更多的人知晓。

在祖父去世，乔贞入狱之后，马迪亚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谨慎是缺乏意义的。手下人并没有因为他探望母亲，而觉得他缺少领导者的素质。近来，虽然七处的职能受到极大限制，但并没有出现管理上的混乱。没有什么事情背着马迪亚斯发生；在说服埃林听命于托尼之后，马迪亚斯意识到七处领导人的更替在非常平静的情况下完成了。

也许未来某一天，七处将不再是散播恐惧和猜疑的代名词，哪怕必然会伴随着影响力的减弱。有时候马迪亚斯会想，也许这正是乔贞的预期。

*埃林说*

*就像你的父亲一样*

除了母亲的康复情况之外，另一件马迪亚斯已经做出了全部努力，却仍然无法预测结果的事情，是议会对乔贞的审判。埃林对马迪亚斯提醒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海兰从来没有表现出和他见面的意愿。海兰要和七处对抗，却偏偏忽略了七处现在的实际领导人。埃林认为这是因为海兰希望避免意外因素，马迪亚斯不这么想。实际上，他也不想和海兰见面。

出于不可知的原因，海兰希望保全乔贞。海兰和他不得不斗争，但是也许他们并不是敌人。斗争的结局，将由议会决定。

这天夜里，马迪亚斯在祖父的办公室里留到深夜，研究托尼和埃林交上来的报告。事实证明，只要心甘情愿，埃林和乔贞之外的人也能合作得很好。根据调查结果，祈祷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地震中损失严重的平民，容易轻信是他们的天性。大地震的那一夜，在大教堂石阶上发生的严重拥挤踩踏事故，是他们用来证明教会信仰败坏的关键例子之一。托尼和埃林正在接近祈祷会的高层，初步结论是他们拥有大部分平民所不及的自我意识和思考能力。在确认他们的据点之后，就可以安排突袭。

*假若能够有多出一周的时间，马迪亚斯心想。*

这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他感觉到一个人站在屋门外。没有沿着螺旋楼梯拾级而上的脚步声；那个人已经站在那儿了。马迪亚斯意识到，也许那就是使得他和海兰开始斗争的人。他感受到一段骤然静止的时间；这一刻，这七处顶层房间之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马迪亚斯等待着敲门声。他等待着熟悉的声音唤出他的名字。两者都没有等来。静止的时间，假若能计算的话，并不长久。虽然最终什么都没有听见，马迪亚斯并不失望。十分钟后，他完成了对调查报告的分析，熄灭油灯，走出房间。

#### 4

汉密尔顿走进会议室。他带着秘密法庭的审判结果而来。屋子里只有三个人：海兰，林德，马迪亚斯。他们各自坐在长方形桌子的不同方向，在汉密尔顿进屋之后都站起来，看着他。

眼下三个人，是有资格最先知道审判结果的。汉密尔顿没有召集退出竞选的尼赫里。让他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三个人恰好分别是青年，中年，老年人。*青年和老年在激烈斗争，而中年人没法完全朝向其中一边——*汉密尔顿中止了这过于牵强的联想。他更应当从自己所属机构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长久以来都有人认为，暴风城的议会，教会和情报机构是相互制约的。汉密尔顿觉得，任何人只要能够站在他的位置，就不会这么想。他看见教会最受崇敬的人计划着对七处的重大打击，七处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消极反抗，至于斗争结果则完全由议会决定。两者的极端区别，注定了他们是必须斗争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胜利。

看哪，海兰·路德维希和林德·劳特累克。我能看见他们的疲惫和紧绷的神经。他们俩其中之一，将会成为大主教……许多民众眼中最神圣的人。这些人等待着在大主教的引领下走向至福；运转正常的教会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但是他们不知道，圣光是一种教义过于谦逊，拘谨的信仰。假若一个人弃教，最大的惩罚也就是所谓失去圣光护佑。他们无需承担信仰缺失的恐惧。相比起来真实祈祷会的口号倒还聪明些，他们宣扬背弃圣光会患上瘟疫。海兰，林德，也许你们真的能让瞎子重见光明，但要是缺乏夺去一个人视力的力量，就始终是不值得依靠的。

马迪亚斯·肖尔。你的祖父所做的，则是完全相反的事情。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播种恐惧。只要别人不敢正眼看他，他就满足了，这就注定缺乏长远的眼光。马迪亚斯，你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七处的混乱是潘索尼亚本人欲望过于放大的结果，他一死，这欲望自然也就无法维持。他希望控制一切，却忘记了自己不是这国家的主人。潘索尼亚·肖尔……至多是幸运地混进了国家机构的匪帮。

这一时期的暴风城议会，教会以及情报机构互相制约——汉密尔顿深信这种幼稚的结论不会长久留存。又或者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证明了这说法的完全破灭。许多年后，人们会将这秘密会议看作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议会代表的汉密尔顿，到底做了些什么，维护了议会的权力？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会为此争论不休。能够负担这样的责任，他感到自豪。

“各位请坐。”众人都坐下之后，他继续说。“我知道每个人都想尽快了解审判的结果。请保持耐心，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有别的话要说。这一切事情都十分重要，我们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谨慎。”

汉密尔顿做了一番关于各方协作，维护国家稳定的演说。他强调这一连串突发事件，实际上暴露了教会和七处之间的长期积怨；在这特殊时期，有必要尽快消除各方分歧的负面影响。他看出来，三人不得不细听这番话，从中寻找痕迹判断议会对他们的态度。

*该进入正题了。*

“两个小时前，我们结束了对军情七处前成员乔贞的审判。对于隐瞒国家机构领袖死讯，独揽权力的罪行，他供认不讳。这样的结果，我个人并不觉得奇怪。这是乔贞入狱之后就一直保持的态度。”

他停顿了数秒钟，略微观察三人神情，随后继续说。

“不得不承认，他攫取权力的八个月来，并没有给国家造成太多意外的损害。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议会认为这是由于七处现存内部制度的严格和完善，对乔贞个人野心

造成有效限制的结果。与其说是乔贞利用了七处的制度特点，还不如说利用了其成员对机构建立者潘索尼亚的·肖尔的敬畏，以及潘索尼亚本人的隐蔽生活……”

没有提到马迪亚斯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这是已经决定了的。

“……经过特别法庭全体成员商讨，决定宣判：乔贞，犯欺骗国王罪，破坏国家机构罪，处以绞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对于军情七处的处分如下：三年内国家提供经费减少百分之二十，并且派驻由议会挑选的监督员，确保其正常运转。另外，作为加强双方互相信任的措施，教会必须建立专门的传教分支机构，为所有希望信仰圣光的军情七处成员提供帮助。”

*就是这样了。马迪亚斯，从你的祖父再到你自己；海兰，从过去的你到当前的你，这就是你们互相争斗最后得到的东西。看起来只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表面措施，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过去，议会对两者的干涉确实不够严格。两者偏偏在最需要国家稳定的时候闹出事来，这就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在议会工作多年，汉密尔顿熟悉了这样一种表情：失望，不仅仅是出于违背意愿的结果，更是出于自己不得不对这结果妥协；而与之同时又尽量掩饰，显露出自己的忠诚和崇高来。他期待着在海兰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因为作为圣光的信仰者，这就是他目前应当表现的。但汉密尔顿没有如愿。海兰的确失望，然而这失望几乎以激动的形式表达出来，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并不健康的激动。他抬起塌软而多皱褶的眼皮，眼神黯淡地颤抖着，嘴唇因为硬憋住质疑的话语，而显得像要浸入海水一样。汉密尔顿想知道海兰是因为哪一句话而激动。他不满意这样的处理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是觉得为七处成员进行专门传教，有辱他的信仰？还是因为看穿了议会并不打算真正惩罚七处？又或者是死刑宣判……这就远离了汉密尔顿能够推测的范畴。乔贞如何认罪并不重要，只要他没有什么足以转变局势的情报可提供，那么他的死刑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也许作为最初的揭露者，海兰觉得自己如今成为了乔贞死刑的间接执行人，所以才为之不安吧，汉密尔顿想。

相比之下马迪亚斯要冷静得多——汉密尔顿不太喜欢这样的神情。这毫无疑问是从潘索尼亚那儿继承来的态度，无论是否处于逆境，都要试图掌控一切，让人觉得他早有准备。恰恰是因为对七处的温和处分，才让马迪亚斯此刻的冷静显得另有意图。

“既然事情已经决定，那么接下来就是完成大主教的竞选。我多次提起过，国王亲口表示必须加快这件事的步伐，当然也不要忘记过程的顺利和完满。有人建议，鉴于情况特殊，这次应当让部分议会成员参与大主教的选择工作。不过最终我们认为还是应当遵从传统形式，由除候选人之外的教会高等圣职者投票决定。从开始投票，到大主教加冕仪式，必须在十天之内完成。另外，乔贞的死刑也会在这十天内执行。为了不影响大主教竞选以

及暴风城重建期间的积极情绪，这件事不会对民众公布。按道理来说，我应当告诫各位，不要把死刑的事外传。但是考虑到乔贞多年以来对军情七处的贡献，国王决定宽大处理；不立刻执行死刑，而是给出十天的时间，实际上正是国王的命令。各位可以通知乔贞的亲友，并且允许他们在有监督者的情况下前往探望。还有别的问题吗？”

“汉密尔顿大人。”林德说。“有件事我必须提一下。”

“请说。”

“您知道，鲍西娅·维斯兰佐现在还没有能够见到前任大主教留给她的遗物。换句话说，前任大主教的遗愿还没有得到完全知晓。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大主教竞选，十分不合适。”

“您的意思是？”

“我建议立刻将属于鲍西娅的遗书交给她。这并不会延误事情的进程。”

“认为她是叛教者，没有资格拿到遗物，是教会的决定。据我所知实际的执行人是尼赫里主教。海兰主教，您有什么看法？”

“继续扣押大主教的遗物，于情于理都不大合宜。但是，这也并不是我个人所能左右的。大部分在竞选中具有投票权的教士主导着这件事。如果要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您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我会和其他议会调查组成员讨论一下，如果一致同意的话就以议会命令的形式，要求将遗物交给鲍西娅·维斯兰佐。”

会议结束了。汉密尔顿走出房间。

一开始，他认为这应当是让自己得到荣誉感的重要历史时刻。但是现在他觉得有某些违背预想的事情在进行。

始终沉默着，对死刑和处分决定都缺乏情感反应的林德，突然在最后一刻提出关于鲍西娅的要求。这不像是毫无计划。

马迪亚斯在冷静之余，没有提出关于乔贞的任何问题。这和他最初接受议会调查之时的态度有所不同。当时他是主动要求对乔贞进行惩罚的。现在事情如他所愿，却没有丝毫得胜的模样，也不沮丧，就好象这件事已经不再是他关注的焦点。

走出十来步之后，汉密尔顿暂且把这些疑问抛到了脑后。无论如何，他个人的任务完成了。国王下令不立刻处死乔贞也许是一个错误——这超出了他允许思考的范围。

## 5

埃林停下来，后退一步，确保身体隐藏在墙边的黑暗中。他这样做，是因为前方的那个人停下来了，和准备打烊的杂货店老板交谈。埃林没法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不过很明显的是，杂货店老板因为能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和这个人聊天而心情愉快。

三十一岁，牙医，曾经为一些政界人士服务。家境宽裕，没有因地震受到太大损失。为人友善热情，几乎整条街的人都与之相识。一直是万圣节游乐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很受孩子欢迎。另外一个身份：真实祈祷会的高层。埃林觉得这个说法未必恰当，因为祈祷会内部并没有明确的等级制度。不如说是精神导师。或者鼓吹者。从过往的经历中，找不到预示着他会进入这个角色的迹象。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连续五年给教堂做义工，后来突然中止，也不再以圣光信徒自居。

埃林很久没有做跟踪的活儿了，幸好目标没有什么反跟踪的意识。不过警觉性还是有的，体现在这条自身居住的街道上几乎没有祈祷会的成员。杂货店老板不知道，眼前的人半个小时之前正在秘密集会里高声谴责教会的腐败。祈祷会不再是单纯的抗议组织，导师们开始有选择性地引用圣光典籍，以证明其立场的正确。他们开始在暴风城以外的地方发展成员。

这是连续跟踪的第三天。埃林的目标是弄清楚此人在祈祷会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可疑活动。他不知道自己到了明天，是否还有耐心继续这同样的工作。他必须强忍住把这人拖回七处揍一顿，逼迫他抖露祈祷会所有情况的冲动。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乔贞会面临死刑。并非脑袋里没有这个概念，而是不会说服自己*情况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在工作中遇险，有可能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向来不允许自己沮丧，避免悲观的预期在心里积压。他相信自己能挺过去：眼下的事还不如在酒店里试图搭讪的时候遇上旧情人，那倒更可怕些——自从和歌洛卡在一起之后，这就成了单纯的修辞而不是比较。如今的问题在于面临死亡的人不是他而是乔贞。可能的死因，不是罪犯的袭击，而是踏上因国家法令而设置的绞刑架。

“不能让这事发生。”刚从马迪亚斯那儿听来这个消息的时候，埃林说。“不能就这么算了。马迪亚斯，你必须做些有用的事。你脑袋里总该有些点子吧？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去做什么。”

“继续你的工作，埃林。追查真实祈祷会。”

“不，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冷静一些，多想想议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秘密执行死刑，议会从中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多。民众看不见，他们能得到的观众就只有七处以及教会而已。处决乔贞是一个单方面的警告。如果公开执行，那等于是朝我们正式宣战，这一点他们还做不到。这就说明事情有回旋的余地。”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想让他们踩在七处头上。但这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很快就不属于这鬼地方了。我就想弄明白一点，马迪亚斯，现在让我做的事，和救出乔贞有关吗？”

“这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十天的时间不长，而且议会有可能改变计划。正是因为情况紧迫，所以你就更不能自作主张。”

事情照做。结果没法保证。出于必要的责任感，埃林改变原有主意，将事情的进展告诉了歌洛卡。

“绞刑？”她说。

“没错。”

他们沉默了几秒钟。歌洛卡已经戒烟很久了，但是她用手在桌面上敲了敲，左右张望，好像正在找烟叶盒一样。

“这真是……我早就说过，不再想和你们做的事有任何瓜葛，看看你给我带来什么消息。”

“按照马迪亚斯的命令，我现在得去跟踪一些整天嚷嚷着大主教变成食尸鬼的疯子，这样就能帮助他。绝妙的计划。”

“别再把责任推到那小孩身上了。这也够他受的。我也不想说你，埃林。你自称是乔贞的朋友，一直以来如何想帮助他，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你竟然没发现……”

“看，你还是说出来了。”

她的右手越过桌面，握住埃林的手。

“对不起。你现在怎么想？”



“把所有我和他照应过的小流氓聚集在一起，劫狱吧。”

“说认真的。”

“这是绞刑，歌洛卡。你知道这种死法有多丢人吧？双手绑在背后，身子挺得像一根胡萝卜。我应该难过才对，可是实际上现在我心里非常冒火。要是乔贞不小心让人给一刀捅进心脏，那还好说，但是绞刑……再听听这个，欺骗国王罪，破坏国家机构罪。这算什么狗屁玩意？如果乔贞做的事，真称得上这么堂皇的罪名，那他们就应 该给他戴一顶镶着钻石的王冠，绳子里编着金线……”

“你真不该拿这事开玩笑。不过我知道这是你让自己脑袋冷下来的办法。”

“说实话，马迪亚斯说还有回转余地，我也这么想。但假如完全没希望了，你猜我会怎么做？我会到监狱里，对他说：‘我很失望，乔贞，看来没人救得了你了。不用说，这其中也有你自己的原因。你该早点把事实告诉我，你这个混蛋。现在你只剩下一件事可做，让场面不那么难看，也别让议会的人太自以为是。自杀吧，乔贞。’让我更生气的是，他很可能真的会听从这样的建议。”

“但是你不必这样做。你还可以救他。”

“至少不用闲着。”

“我……能去看看他吗？”

“可以申请，但我不想让你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申请的性质是死刑之前的探监。见他最后一面。”

“我懂了。”

“就是因为如此，还有一些该知道这件事的人，我也没通知。所以要是最后没人救出来，那我已经事先把这些见最后一面的机会给毁了。”

“别想那么多。我也只是随便提一下，乔贞现在一定谁也不想见吧。总之……”

“等我们把人救出来之后，你大概就不会急着想见他了。你一直讨厌他。”

“这可难说。”

“别告诉伊莱恩。”

“不用你提醒。”

聚集人手劫狱，以及劝乔贞自我了结，并不全是用来驱赶烦恼的玩笑话。这些想法埃林只会对她说出来。

说不定他真的会选择其中一个做法。

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埃林明白自己并不是做跟踪工作的最佳人选。只有一只眼睛，而且不够冷静，尤其是在当前的心态下。埃林对马迪亚斯向来不服从，还打过他一拳；马迪亚斯完全有理由更换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选，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埃林才有了为救出乔贞而努力的机会。

*也许乔贞这么护着他，不完全是瞎了眼。*

目标结束了谈话，迈起脚步。埃林跟上去，踏过在黑夜中流逝的，所剩无几的时间。

=====

托尼穿着比自身宽大一号的黑色斗篷，走在小路上。在他身旁和身后，跟随着五个人——这样说不准确。他们只是物体，协助托尼完成任务的道具。在托尼眼里，只有独立且气质强烈，才称得上是一个人。他们不是。

现在，军情七处的很多同僚都认同托尼是伪装的大师。托尼自己不这么认为。*他们误解了我擅长的事。*酒店里用最廉价的酒独醉的客人，街边的流浪汉，靠赌博过日子的小混混，这一类身份是托尼能够伪装的。他常常不需要复杂的化妆。他将他们视作物件。物件没有意志，顺着本身的性质以及他人的推挤而移动。他能在一瞬间融入其中，成为物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托尼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和他们同样低劣。

对他来说，真实祈祷会的下层成员，正是典型的物件。在秘密集会的时候，他们的面容，手势，精神——没有半寸皮肤和人格不是受着诱导的。要混入其中，花不了多大功夫。

“还有多久能到？”身后的一个人说。

“快了。”托尼说。

“真的不会有危险吗？”另一个人说。

“我从来没这么保证过。谁又能？我只知道圣光教导我们，不要因为行为的结果，而为了引发这行为的信仰而接受磨练。”

磨练。当这个词解释成肉体痛苦的时候，托尼是很容易理解的。工作至今，他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是曾经有一个黑帮小头目抓住他，要砍掉他的大拇指，作为赌博欠款的抵偿。托尼不能失掉任何一个手指头，那会让他的外表特征太过明显。所以他夺过刀，刺进了自己的腹部。“这样就行了吧。”他一边说，一边因为痛苦而颤抖着。“这么多血……够还债了。请让我留着手指头吧。我以后还得干活。”逼债的人带着恶心和惊恐的神情，立刻离开了。他们觉得遇上了疯子。托尼不觉得自己是疯子，他只是做着他唯一擅长，唯一对七处有帮助的事情而已。

乔贞在牢狱里。乔贞不仅称得上一个人；是他最初让托尼坚信自己做着有用的事。要把乔贞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计划，也是马迪亚斯大人的计划。为了救出乔贞，牺牲多少个物件都不重要。

他们继续走着。目的地是本尼迪塔斯下葬的墓园。

## 6

鲍西娅坐在浴盆里，脑袋后仰，注视着天花板上未完成的壁画。一名教士和一名贵族互相行礼，漂浮在上方的圣典发出光芒，将两人环绕。贵族的衣物还没来得及上色，这让画面看上去更像教士在祭拜幽灵。软禁她的这栋房子，原是为了接待来到暴风城大教堂修行的外地贵族而建造，因为花销太大，受到民众质疑，不得不放弃进行了一半的装修工作。鲍西娅记得，这是本尼迪塔斯成为大主教之后不久发生的事；他亲自设计了屋内的部分装饰，并且因为项目的中止而脸色阴沉。在那之前，鲍西娅还不知道教父有这样的爱好，仿佛大主教的头衔伴随着如何搭配家具之类的问题一同塞进了他的大脑。现在，这栋房子成了大主教多年前摸索权力限度的遗物，作为遭到遗弃的半成品静止着，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

今天夜里，她花掉了过往的两倍时间来洗澡。侍女没有催促她。明天就是接受遗物的日子了，她有理由做一些准备。

软禁期间通常都是无所事事的，这使得她厌倦了时间的缓慢流动。除了和真实祈祷会对峙之外，她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影响外界的事情：探望大主教的坟墓完全是个人行为，而和乔贞的见面缺乏实际意义。但是在一切事物突然临近终局的时候，她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她几乎显得像这栋房子一样迟钝。

决定下一任大主教的实际过程已经开始了。十二名高等圣职者在临时封闭的大教堂中进行讨论，原则上必须最终达成共识，并且——在大主教任命书上签字。出结果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大教堂，或者对外界透露消息。候选人则禁止一切公众活动，出于防止节外生枝的考虑，他们通常也会暂时自我静闭。除了讨论本身往往繁琐而激烈之外，统一意见之后还需要起草长达万字的任命书——字句斟酌又会引起争议——所以这总是一个漫长，消磨外界耐性的过程。鲍西娅记得有过持续半个月的例子。不过这次国王定下了十天以内举行新任大主教加冕典礼的期限，那么应当讨论不会超过五天。这是第一天的夜晚，鲍西娅可以想象圣职者们身心俱疲地回到卧室，仍然对争论中的某个观点愤恨不已。

鲍西娅希望海兰能成为大主教，哪怕自从遭受袭击之后，她对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她听侍女说，许多信徒聚集到大教堂广场上，为他们心目中的正确人选祈祷，而海兰的支持者至少占七成。从人生经历来看，没有人比他更适宜成为宗教偶像。年轻时就赢得广泛声誉，后因为赞助者的犯罪行为而遭到波及，降格为初阶教士。辗转于前线和贫困地区传教，重新赢得尊重，却因病放弃大主教竞选。隐居多年，在国家最需要稳固信仰的时候出现。对于鲍西娅来说，需要的理由只有一条：海兰曾是本尼迪塔斯的导师。不过如果林德当选，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尼赫里已经主动退出，这一点就足以让她放心了。

——她对尼赫里那天所说的这甚至谈不上练习很在意。关键是她没法确认这句话是出于面子，还是在阐述事实。一个男人主动提出要和女剑士比试，随后又嫌对方水准不足，这要放在希利苏斯可是自毁名望的白痴作为。今天尼赫里并没有来见她，这很好，因为假若他在他拿到遗物的前一天出现，必然不会是什么好事。

今天下午，从教堂的传话人那儿得到这一连串消息之后，鲍西娅抱着微弱的希望，询问乔贞的情况。对方没有回答。再追问，他表示这不属于他能知道的事。鲍西娅相信这说法。自从见面之后，她不满于他的冷淡，却又十分挂心他的现状。这恰恰是因为她明白自己对乔贞来说，已经成了局外人。等大主教竞选结束以后，找海兰问问情况吧。

鲍西娅站起来。温热的水珠从发梢，指尖和小腿滴落回浴盆里。她低下头，右手轻放在小腹上。在肚脐右侧，有一道两寸长的伤疤。它并非她身上最显眼的伤痕，却是让她印象最深的一处。看着其拉虫的钩爪刺进身体，和让剑刃砍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人造的武器终究是排斥生命的，虽然锋利，但是却阻隔了来自于敌手的部分恶意；而且使用类似的武器拼杀，等于是认同了经过历史积淀的斗争规则。受到其拉虫的袭击是另一回事。将身体当作武器的攻击更野蛮无情，完全远离所谓的战争道德。它不仅撕裂肉体，同时还会将受害者降格到和其拉虫同等的程度，仿佛主掌着这场拼杀的人类精神并不存在，剩下的只有猎食与反猎食。鲍西娅叹了一口气，并非因为看见伤痕而消沉；实际上她心里十分感激

和欣慰。能够作为那些战斗之后的生还者，拿到教父留给自己的遗物，这不仅是她的幸运，也是她应当负担的责任。

她每天都会花一些时间想象遗物中有什么。她做过了好几个相关的梦。既然只有她能看，那么内容物就应当是她个人才能理解的。实际上她十分确定，其中应该有和自己亲生父母相关的东西，比如信件。本尼迪塔斯暗示过类似的事。他曾说，会在她真正成熟的那一天，把一些有利于引导人生道路的重要东西交给她。随后她入狱，叛教，显然谈不上成熟，也就没能在离开暴风城之前拿到这些东西。而现在……

还是不要继续想了。再这样下去，肯定一整夜都没法睡着。她希望在接受遗物的时候能够精神饱满。擦干净身子，穿上睡衣后，侍女像往常一样把她带往卧室。

“希望您明天能得到好消息。”在走廊上，侍女说。

笨拙的表达。再怎么说，那也是遗物。不过鲍西娅不会误解她的意思。

“谢谢你。”

“那您是不是快要离开这儿了？”

拿到遗物之后会如何，鲍西娅从没有回避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没办法准确推测，那倒不如只是期待着将它拿到手的那一刻。如果不考虑外在因素，她的确有自己的打算。

“大概吧。我希望能是。”她说。

侍女打开卧室门，说了声晚安，留在屋外。鲍西娅进了屋，正要关上门，突然意识到：要是在往常，门外应该正站着一名卫兵。她立刻转过身，途中一只手从后方进入她的左侧视线，先她一步把门关上了。另一只手从后面捂住了她的嘴。

鲍西娅经历了半秒钟的惊慌；当背后的人右手使力，将她拉近的时候，她听见了他的呼吸声。生命的气流隐蔽在黑暗中，反而变得更有活力，带着自信轻轻地贴附在她的后颈上。这呼吸声中没有一丝威胁。在这一刻，她就知道身后的人是谁了。遮在嘴上的右手——它的气味，手指头的力度，指丘上的厚茧——都是她如此熟悉的。指缝间有风沙的味道。她抬起右手，搁在那只手腕上，身体微微朝后倾，使得背脊贴住他的胸膛。他的心脏有力而均衡地跳动着，一如过往两人赤身相拥，或者背靠背面对敌人的时候。屋内的黑暗包裹了她，但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了一次一次踏在黄沙上的脚步，帐篷顶上久违的雨珠，水晶谷石缝间吹过的风声。黑暗成了包容温暖以及色彩的事物。

“鲍西娅小姐，您没事吧？”门外的侍女说。

“没什么。”遮在嘴上的手自行移开了，让鲍西娅说话。“我太累了，不小心撞了一下门。”

“噢。那请好好休息。”

鲍西娅听见侍女脚步渐渐远离，随后转过身，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推着他往前走，来到月光能照亮的地方。她看见了一直希望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去回忆的面容。由于光线黯淡，他的某些面部线条变得模糊，另一些则显得更锐利；不过无论是它们还是它们之间的阴影，都没有鲍西娅不熟悉的成分。她开口了。意外的激动，以及防止外人听见的警觉，让她的声音显得微弱而破碎。

“巴萨利奥。”

他没有立刻回答。片刻之后，他紧紧地抱住她。

“你说过会和我一起走的。”他说。“知不知道这花了我多大功夫？”

他的声音并没有显露出特别的责怪。但是，听闻大主教病重之后的内心挣扎，在心中反复给信件措辞的折磨，以及对于信封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消沉期望，对此刻的鲍西娅来说突然失去了回忆的价值。她脑海中只有对他做出承诺的那个夜晚。无论什么原因，她破坏了承诺；而来到暴风城之后陷入本来和她无关的争端，整日在这屋子里浪费时间，这样的认识进一步加重了她的懊悔。在心底她仍然明白，回到暴风城并非毫无意义，只是至少在这一刻，这看上去就是最愚蠢的决定：抛弃必须维持的重要事物，去寻找自己未必真正需要的东西。“对不起。”她这样说，然后吻他。这个吻没法不急切；在两人的唇分开之后，她担忧地注视着他，害怕他会将这个吻看作缺乏诚意的道歉。

“鲍西娅，你这……”他低头看看她的睡衣，再看着她的脸。“……穿的什么？这个我喜欢。我们可以带着它上路。”

“……傻瓜。土包子。”

## 7

鲍西娅曾想象，如果巴萨利奥留在希利苏斯等待她，那么一旦两人再会，解释这一切变故的缘由对她来说将十分尴尬，充满无法摆脱的懊悔。然而现在这一幕，则更让她为难。她从来没设想过他会追到暴风城，出现在这栋房子里。不管怎样，这件事带给她的惊喜大

大压过了消沉的情绪；她必须镇定下来，以免这从未期盼过的夜晚随着她的思维一同陷入自责的泥沼。他已经站在面前了，至少别让他觉得我不高兴。

“幸好我早知道你的真名，也见过你给那些士兵做临终祈祷什么的。暴风城大主教病危，你突然消失，我想到这也许不是巧合。外面世界的消息传得实在是快。在米奈希尔，不管我走到哪，都听到人们谈论本尼迪塔斯的教女回到暴风城之类的事。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想法没错，而且要找到你并不难。你本来的身份比我猜测中还要有意思多了，鲍西娅。”

“那么，你……收到我的信了？”

“信？你给我写过信？”

“我在米奈希尔的时候写的。我……我想解释发生了什么。想让你放心，因为我会……”

鲍西娅想说“因为我会回去”。巴萨利奥打断了她。

“为什么都过了海才给我写信？你知道它多半寄不到我手里。要是想让我放心，怎么不在要塞托人给我留话？”

“我当然想过，还考虑过等你完成任务回来再商量。可是一听说大主教病得很重，坚持不了多久……当时我心里很乱，只觉得如果不立刻动身的话，可能就永远也做不到了。我还担心托人留话会引起怀疑。离开希利苏斯之后，我一直没机会给你写信……到了米奈希尔，我才做好了谈论这件事的准备……”

鲍西娅没法解释明白。靠着一股冲劲离开希利苏斯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样挂念巴萨利奥。直到坐在前往东部王国的船舱中，她才明白先前平缓的心境是一个错觉——重要的人生决定带来的庄严感，或者说责任心，临时性地压制了她的情感需求。为了躲避可能会认出自己的地精或者塞拉摩卫兵，她也花了很多心思，没有完全属于自我的时间。她就像一个急于建立功勋的战士，赴战场之前对于家人没有止歇的担忧感到厌烦，又因前线的激烈战况而无心回顾，直到一个难得的平静夜晚才焦躁起来。身处于米奈希尔，已经越过海洋的事实，提醒着她必须抓住最后的表达机会。在信里终于写下“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使她感到宽慰和释放，而同时也对自身决定的正确与否产生了真正的怀疑。

证明她心情的信件，看来是永远消失了。她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做出第二次表达。她知道，这一切确实都可以避免。她没有从巴萨利奥的神色里看到太多责备。这未必是好的迹象。

“你就这么独自上路，我真的很担心，也很失望。我们说好了，你准备行李，等我完成任务之后回来，再一起出发。我花了很长时间琢磨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

“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一开始我只是想到，也许这件事和暴风城大主教的消息有关。如果要查明你的去向，就必须往东部走。后来我又有了别的想法。无论什么原因，你不能和我一起上路，并不是说我不能自己动身。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离开的。假如大主教的事实际上和你无关，假如我没有得到你的消息，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这一路上我都在想，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离开这些地方，跑到希利苏斯去？相比之下那儿根本什么都没有。”

巴萨利奥一向都过于诚实。这段话使得鲍西娅心里一阵刺痛，却没办法生出抱怨。他说得没错。既然她本来就指望他会找到这儿，那同样也就没理由期望他一直留在希利苏斯。没有她在身边，巴萨利奥也不会彻底失去值得追寻的目标。在鲍西娅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像即将融化的冰片一般微小而脆弱的另一个自我，渴望听到这样的话——我不能没有你。我是为了找到你才离开的。就算今天没有找到你，我也永远不会放弃。让她害怕的是，也许正是这另一个自我，以其残酷的任性和天真伤害了巴萨利奥，将他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

鲍西娅紧紧地抱住他。

“我不想道歉了。”她说。“再多的道歉也没用。那封信里我是这么说的：希望你留在希利苏斯，等我回去。这是因为我不想长时间和你分开。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想你，巴萨利奥。”

“没事了。我就在这儿。”

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信里还写了什么我该知道的？”

“没了，只剩下一些傻话。我还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看来我弄错了。你连这屋子都能找到。”

“这有什么难的，沙漠上有路标和门牌这种东西吗？不过，听说这些人是强行关着你。”

“是。我带着原来的身份回来暴风城，让很多人不高兴。”



“那么动身吧。”

“什么？”

“当然是离开这儿，总不能等到天亮。你还没有非要处理的事？”

“明天，我……”

鲍西娅停住了。大主教留下的遗物。一直在她心里缠绕不去的东西。也许其中有父母留下的珍贵痕迹，也许……

——我刚刚才说过，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没有。”她摇摇头。“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了。我们走吧。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她可以找到最理性的原因来支持这个决定，比如一旦拿到遗物，极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麻烦。她也明白，以后也许会为这最后一刻的放弃而产生悔意。但是她不能再等，也不能再要求巴萨利奥等下去了。

“穿这一身可不方便。”他说。

“废话。我这就换衣服。”

“你的剑呢？”

“他们收缴了，不知放在哪儿。”

“没关系。可能根本用不着。实在必要的话，抢一把就是了。”

“就像在希利苏斯一样。”

鲍西娅松开手，走到衣柜前，选出一套适合行动的衣物，扔在床上。当正要除去睡衣的时候，她说：

“巴萨利奥，你先转过身吧。我可不想让你在这时候产生什么奇怪念头。”

“我怎会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

“别说了，快转过去。”

巴萨利奥照做了。鲍西娅背对着他，换掉衣服。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哪怕只有一秒钟，她需要在没有他注视的情况下，确认自己的决心。在目前并不算长的人生里，她很多

次选择独自离开，忽视那些关心她的人的意愿；哪怕有种种理由，这始终是自私的行为，而她无意再为此自我辩护。也许事实就是没有人可以把她永远地拴在一个地方——她对日渐熟悉的生活总是会逐渐厌倦。这的确不是多么值得夸耀的品性；但只要和巴萨利奥在一起，就不必压抑倾向于冒险的意愿。这一次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

这时候，鲍西娅听见屋外响起一连串由远及近，然后保持在一定距离的嘈杂声响。有人在聚集。士兵。她立刻转过身。巴萨利奥略微朝向窗户，同样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最初的杂乱声音消失了，让一种在沉默中暗暗躁动着的氛围所代替；它由许多人无法压抑的呼吸声，以及手掌握紧武器的声音所组成。

“巴萨利奥，外面……”

“他们包围了屋子。看来是一个圈套。我说怎么今天夜里的守卫变少了。”

“怎么回事，难道他们跟踪了你？”

“我只知道，如果今天晚上不动手，那么也许就没有机会了。不管怎么说，这些家伙比暮光教徒精明得多。鲍西娅，听着……”

屋外传来的高声喊话打断了他。

“入侵者，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带着鲍西娅·维斯兰佐一同从正门出来。时间一到，我们会冲进去。做好接受制裁的准备。”

尼赫里。愤怒和担忧同时占据鲍西娅的内心，而后者占了上风。她按住巴萨利奥的肩膀，直视着他。“巴萨利奥，我照他说的走正门，你找机会从别的地方逃出去……”

“这样做没什么意义。既然他们已经有所准备，后门说不定有更多的卫兵。更何况，我说过今晚要带你走，你也答应了。要冒一点儿险，是预料中的事。”

“这可不是什么冒点儿险！刚才喊话的人是暴风城军队里的大人物。我十多年以前就认识他了，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但是你……”

“冷静些，鲍西娅。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共同完成的任務嗎？要燒掉虫巢，却让其拉虫给包围了。还有别的很多情况都比现在危险得多，更不用说在佐拉虫巢里杀了一整天的那次。只要脑袋灵活些，就不会有事。你想和我一起离开吗？”

“想。”

“那就好。”

巴萨利奥的眼神很冷静，但鲍西娅知道这和预感得胜的自信并不同。这只是他在面对危险之时的习惯态度。问题在于，他们要共同面对的并非其拉虫以及暮光教徒，而是陌生的敌人。

“入侵者，”尼赫里再次警告。“你还剩下三十秒。”

## 8

一随着巴萨利奥走出正门，鲍西娅就觉得根本没有可行的脱逃计划。士兵太多了。在月光难以顾及的黑暗角落，也能看见盔甲金属表面的反光。空气中充满着同时预示侵略以及严守的冰冷气息。更重要的是，尼赫里在指挥着他们。他站在前方队列的中央，看了鲍西娅一眼，然后把注意力放在巴萨利奥身上。起初鲍西娅认为会从尼赫里的眼中看到轻蔑，但很快发觉那是极其谨慎的观察。

“入侵者。”他说。“把武器放下，然后表明身份。”

鲍西娅站在巴萨利奥身前。“尼赫里，”她说，“让他走。他只是想找到我而已，别的什么都没做。我会解释清楚的。”

“你有解释的机会。在我确认不会有意外发生之后。”

“巴萨利奥。”她转过身，左手放在他的右臂上，看着他的眼睛。“目前就照他……”

她没有把话说完。面对敌人不做出反抗，反而把何塞留给他的虫骨剑放下，对巴萨利奥来说将是陌生的体验。他皱着眉，紧握剑柄的右手没有丝毫松懈的势头。鲍西娅不知道他否还在考虑逃脱的计划；她只希望他不要冲向尼赫里。

尼赫里观察了一下陌生人手中的紫色利刃。他不能准确辨明制造它的材质，也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形状；而他一向认为自己见过所有在战场上得到实际应用的武器。陌生人的气质和身形都表明他久经战斗，因此这把武器不会只是噱头。尼赫里故意减少一些守卫，只是为了引诱他出现，却没有想到他立刻利用这机会进入了鲍西娅的卧室，则说明他毫不迟疑。他的眼神充满挑战意味，却并不凶恶，也没有丝毫将领式的自负；那只代表他忠于自身因艰苦磨练才拥有的力量，并且在任何人面前，任何环境之下，都不会怯于将它展示出来。从鲍西娅放在他身上的手指——虽然只是不大用力地轻覆着——以及她的眼神，尼赫里能看出依赖和担忧；两人的关系十分明白。陌生人对她此刻的依赖和请求并没有明显的回应。一个非同寻常的战士，尼赫里想。虽然陌生人不至于会安全逃脱，制造一场混乱却

是有可能的。能最终捕捉入侵者是好事，但如今在大主教竞选的实际过程中，他不希望手下精锐士兵出现伤亡。他们无一不是虔诚的圣光信徒。

“入侵者。”他说。“看来你很敬重手中武器，不打算轻易抛弃它。我佩服这一点。从立场上来说我们是敌人，但这并不表示有必要互相残杀。我是尼赫里·查洛斯图，圣光大教堂主教，暴风城西瘟疫驻军总指挥。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巴萨利奥。”

“巴萨利奥，我认为你并不属于任何正规军队……回答我一个重要的问题，你到这儿来和鲍西娅·维斯兰佐见面，是不是出于个人目的？”

“我来把她带走。”

“那么，没有别的势力或者组织干涉这件事？”

“没有。”

“我明白了。非常遗憾，我不知道鲍西娅有没有把情况和你说明白，她暂时还不能离开暴风城。她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完成。”

“他说的事是不是真的？”巴萨利奥对鲍西娅说。“你告诉我在这已经没有什么好挂念的了。”

“不，我……”

鲍西娅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她原打算横下心，抛弃一切可能的麻烦。

尼赫里看出了他的苦恼。“看来你们只是一时鲁莽才做出这决定，”他说。

“明天……我要领取大主教留给我的遗物。”她终于对他开口。至少不能由尼赫里来说。

“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觉得……和我们无关。而且你已经在眼前了……”

“也许是和我无关，但是我等待一天没关系，鲍西娅。我们有的是时间。”

“不，那不重要……”

“不重要？他是养育你长大的人，他留下的东西不重要？那你当初又是为什么不声不响地离开我？”

这一次，他是真正地在责怪她了。方才两人在卧室中，他也没有表现出当前的激动。他的眼神充满烦恼和不解，但是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让真正的怒气所代替。

看着巴萨利奥的眼睛，鲍西娅的手指开始颤抖，慢慢地从他手臂上滑落下来。在开始觉得呼吸很难受的那一刻，她理解了巴萨利奥从最初的镇定——仿佛完全没有受到伤害——转变为当前态度的原因。

鲍西娅几乎就要忘记，巴萨利奥是希利苏斯的土生子。在熟悉她之前，他拥有并且珍视的只有整片沙漠的历史，以及沙漠生存者的共同意志。从探望水晶谷的墓群，再到方才无论如何也不忍抛下紫色的虫骨剑，就能看出养育者遗留的事物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何塞，以及拉霍尔——哪怕对于后者，巴萨利奥未必会承认——他们永远都是他最深层信念的来源。不因鲍西娅的突然离去而发怒，正是由于他以为鲍西娅能够理解和分享他的心境：对养育者和传授者的敬重。如果是为了这么重要的事，不得不突然离开，那他能够谅解。如今她的言语，不仅让他的体谅失去了支撑点，也在两人之间从未注意到的区域制造了裂痕。

除此之外还有更糟糕的事。

鲍西娅并不是妄想。她能从他的眼里看见这一切变化。

*巴萨利奥*

她说遗物不重要。那么巴萨利奥再如何率直，也难免会想——

关于离开的原因，她在撒谎。

*不要怀疑我*

“我再重复一次。”尼赫里抬高了声音说。“鲍西娅目前不能离开。而你，巴萨利奥，希望你和我们走一趟，回答一些问题。虽然闯进了屋子，但你没有伤害任何人。鉴于情况特殊，我并不打算处罚你。请放下武器，避免生出别的事端。”

“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么做？”

“这也是为了她好。我相信，她一定不会愿意看见你受伤。”

“跟你走没问题。这把剑我要留在身边。”

“抱歉，这不现实……”

“那就自己来把它取走。”

尼赫里明白过来，再三强调放下武器，引起的只是反效果。巴萨利奥此刻态度也不像是要保护鲍西娅；他一定已经知道，她必定是安全的。他在利用这一点。

当下的确不能伤害他们俩其中任一个。尼赫里并没听清他们的交谈，但鲍西娅显然精神变得不稳定，完全失去了刚才主动站在巴萨利奥身前的劲头。哪怕不是考虑到她，尼赫里也不打算就此让士兵一拥而上，杀死巴萨利奥。这个人一定可以告诉他，鲍西娅到底经历了什么——自从那场使用木剑的比试之后，就一直环绕在尼赫里大脑中的问题。

尼赫里明白，巴萨利奥在挑拨他使用武力。也许是逃跑计划的一部分。鲍西娅又说了些话……大概是在劝服他，不过看起来没效果。要夺走他的武器，同时尽量不制造双方伤亡……还有一个办法。也许会冒一些险，但没有理由不成功。尼赫里先前报出了名字，巴萨利奥并没有特别的反应，看来是从未听说过——这倒也解释了他当前的勇气。尼赫里要让这个拿着奇怪武器的人明白，不早些放弃抵抗，反而妄想利用当前局势，是多么无知而愚蠢的事。

鲍西娅看见尼赫里握着战锤走过来。她已经不知该说些什么了；所以当巴萨利奥让她退后一些，她只能照办。他持剑迎上去，并没有回头看她。她意识到，也许这是巴萨利奥发泄不愉快的方式。在希利苏斯，两人真正相恋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忽略她的意见，独自选择危险的方式——直到现在才破了例。

她没办法看下去。她转过身，闭上眼睛，蒙住一边耳朵。完全隔绝武器互相撞击的声音是不可能的，然而她的大脑让更多来源不明的噪音占据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

为什么

也许是三十秒，也许是一分钟，对鲍西娅来说都是毫无区别的长久折磨。中止她的思维，让她睁开眼睛的，是从四周传来的另一种喧闹，包括急促的脚步声和高喊。她看见尼赫里单膝跪着，身体僵硬，战锤落在旁边；巴萨利奥左脚踏着战锤的把柄，虫骨剑刃贴着尼赫里的脖颈右侧。士兵们就要涌上来；尼赫里抬起右手，阻止他们。

“行了。我跟你们走。”巴萨利奥把剑拿开。

士兵们带走了巴萨利奥。至于有没有取走他的武器，鲍西娅没看见。其他一些卫兵和仆从涌上来，把她送回屋里。跨进大门之后不久，尼赫里叫住她。她回过头。她能隐约看

见主教右边额角的血痕。虽然事情解决了，但他仍然有些恼怒和尴尬；毕竟过程和预料中不一样。

“.....你还想说什么？”

“明天就能拿到遗物，你却打算就这样和他离开。”

“我记得你是最不愿意让我得到遗物的人。”

“因为我不信任你。不过，既然议会已经下了命令，我就必须服从。我可以相信你没有犯过叛国罪，但是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根据今晚的行为，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接受大主教留下的东西。”

“议会？没人告诉我这是议会的决定。”沉默片刻之后，鲍西娅说。

“在新的主教上任之前，一切事情都必须解决。包括七处的事情。包括你曾经见面的乔贞。”

“他会.....怎样？”

“绞刑。”

后来，鲍西娅回到卧室，关上门，坐在床上。她发觉那套换下来的睡衣还扔在旁边。就在除下它的时候，她还在想：不再犯错。

她用手掌遮住双耳，哭了起来。

## 9

奇林沃思醒了过来。他不是通过眼睛所能见到的事物，而是通过触觉意识到这一点。粘合的眼皮如同难以愈合的伤疤一样张开，给眼角带来极不舒适的紧张感。面部贴着冰冷的墙壁——又或是地面——在黑暗中的长久挣扎和昏睡，早已让他的空间感混乱不堪。稍微挪动身体，脚腕就传来一阵剧痛；仍然能感觉到脚镣带来的痛苦，至少说明他还没有永久失去身体的一部分。他觉得有老鼠咬过自己，只是没法确定咬在哪儿。睁开眼之后一分多钟，他辨出了在黑暗中紧密拼凑的几何形体：墙壁以及地面交接的部分，以及一个小盘子。一看见它，他的腹部就会产生介于恶心和饥饿之间的反应。他从来就没弄明白，自己从那盘子里吃到的是什么。

他不想死。他也不想祈祷。他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清晰意识来祈求圣光。在这地下狭间里不知囚禁了多少日，他已经成为黑暗和臭气的一部分。不再是大教堂医师，本尼迪塔斯的护理，而是从地底浮起的肉和骨的组合。亲眼见到大主教咽下最后一口气，曾经几乎摧毁了他的信仰；但现在他感受到的痛苦，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折磨。并不是信仰消失，而是圣光为了自保而远离他的周身恶疾。

他仍然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当回忆那些事的时候，他不再有谴责或者愤恨的冲动。在黑暗中仿佛变得无序的时间流动，把他的情感反应揉弄成一团废纸。

大主教去世之后，身为最后一刻伴随在病床边的人，奇林沃思发觉自己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注。那些人的问题无外乎大主教是否有最终遗言，又或者当时是否发生了可称为奇迹的异象。对于这些疑问，奇林沃思一律回避，并且因此得罪了很多。他并不在乎。他们就像是市井间的奇闻轶事追随者，罔顾这整件事的神圣意义。让奇林沃思痛恨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圣职者。

他们怀疑他隐瞒大主教的最后话语，这是多么虚伪而可憎的念头……哪怕它并非完全不实的指控。奇林沃思的确听见大主教临死前念出了一位候选人的名字，但他不会将之传播——那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多余猜测。同样一批人，在大主教活着的时候就已制造了太多的误导和混乱。他不能让这些人得到新的诽谤机会，哪怕这会使得自己成为教会的局外人。

——局外人也罢。三个候选人，没有一个及得上大主教分毫。奇林沃思不期盼这国家的圣光教会得到一个正直的未来。那天夜晚，仅仅由于害怕地震，没有一个高等圣职者守在大主教身边，就已经预示了这点。

奇林沃思有一个好朋友。牙医，已经多年不前往教堂，但奇林沃思明白这并不是因为缺乏信仰，而是和他具有共同的理念：如今的教会已经不再足以代表圣光。他是奇林沃思唯一可以分享苦恼和愤懑的人。

“真抱歉，奇林沃思。”他说。“恐怕我没法真正体会你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大主教在眼前离去……又正是地震之夜……太令人难过了。我希望能够帮助你。”

“帮助我什么？说这话没有恶意，但只要你有这份心，我就很感激了。”

“有办法的。也许在教会中，你是孤军奋斗，但这并不表示外界也是相同的情况。”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说，你的生活比较封闭。这也难怪，因为你长期以来必须全心全意关注着大主教的健康。实际上，在暴风城中，和暴风城之外，都有着和我们理念接近的人存在。如今的教会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深信这一点，而那些看法相似的人可以证明你并不是疯子。”

“我从没听你说过这些事。”

“因为我得到了非告诉你不可的时候。地震，大主教的去世，让人失望的候选人……这国家的信仰正面临着最大的危机，同时恰恰也是将它修正的最好时机。真正信仰坚定的人，在这一刻，是必定会站起来的。”

“我在哪可以见到这些人？”

“仔细听好，奇林沃思。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不要透露出去。扭曲信仰操纵之下的国家机器会非常乐意将你作为目标，尤其是在你已经惹火其中一些人的情况下。”

“你知道我是值得信任的。”

“当然，我并不怀疑你。只是事情重大，必须提醒一下。这么说好了：我和一些合作者，决心把所有享有共同理念的圣光信徒集合起来，并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你是指结社一类的东西？”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暂且还没有很正规的组织制度，只是大家聚一聚，共同探讨问题。如何揭露教会中的邪恶势力，如何树立这国家真正需要的信仰……我们的目标是推动一些正确的改变。”

“我很感兴趣。”

“那太好了。说实话，我今天的打算就是说服你加入我们。对于这项也许会催生伟大善行的事业，你的帮助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需要一个见证人。他将代表着权威，以及事实真相。”

“如果这又是什么让我透露大主教遗言的那一套，恕我不奉陪。”

“不，当然不是，不过我们的确需要你提供一些讯息。你的观点是，大主教染病，是因为负担了他人的罪孽。我需要在集会上阐述这个概念，以你作为大主教最后一刻见证人的身份。不必立刻答复，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奇林沃思。这些讲话只是为了坚定我们的信仰，并不会传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其中的风险。”

朋友这么说话，像是在暗示他仍然看重在当今教会中的职位。这不再能代表圣光的教会。奇林沃思必须答应。

前两次集会，人数不到二十人。虽然有些失望，奇林沃思仍然感到激动和宽慰，因为他首次可以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人们确实会听——眼神中充满虔诚和专注。

——尼赫里耽于杀戮和权力斗争；林德以侮辱灵魂的所谓医学研究来冒犯圣光；海兰常年隐居，丝毫不关心这国家的信仰状况。大主教因为他们的罪而患上重病，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大主教越是痛苦，他的信念就越纯洁。那些愚蠢的主治医生们，从来没有足够虔诚的信仰，又如何能拯救这伟大的人。而这一切我都看见了，以我自己的眼睛！

奇林沃思说出了他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当然，除了大主教临终前说出的话语。他已经开始怀疑，那说不定是自己的幻听。

听众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五次集会之后，奇林沃思必须随着好友的安排，到暴风城各处的秘密地点进行演说，且每次都有超过百名的参与者。他看见了希望，看见了值得期盼的未来，只要这些人民都能够站起来……直到他发觉，自己不再是集会的中心。牙医，以及他所谓的合作者们，占用了大部分演说时间。奇林沃思的工作缩减为展示身份，提供一些真实所见，然后就不得不退到后台，让主持者们分析解说他表达的讯息——或者说是随意将之扭曲，误读。

“那不是我的意思，你一向都知道。”一次集会之后，奇林沃思对牙医朋友说。“教会正在偏离圣光指引，但大主教仍然是圣光的代言人。他是因为承担他人的罪才患病。他本人是完全无罪的。”

“那是你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就是真理。也许你太接近大主教了，看不见他的缺点。始终记住要信仰坚定，奇林沃思。不要让感情将它蒙蔽。更何况，你知道的真相只是一部分。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证明了大主教有过以权谋私的行为……”

“这都是诽谤。荒唐至极……实在不堪入耳。你骗了我。你说这些人和我都有共同的信念……”

“是的，我们都信任圣光，这难道称不上共同信念？你太自大了。你知道部分真相，但你永远不会是圣光信仰唯一的诠释者。关于大主教的恶行，我有证人，你可以和他们谈谈。”

“不。不要试图污染我。我看透了，你们比教会的人更丑恶……至少他们不会欺骗我。我不干了。”

“你不干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真是愚蠢。这是……邪教的行为。那些眼睛并不是追求真理的眼睛，只不过是崇拜疯狂而已。我有我的理智。我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候选人身上。”

“站住。你不能走出这扇门。”

“我再也不会见你们了。目前我会保密，但是假若你们做出什么危害国家的行为……”

在地下室禁锢生活的第一天，奇林沃思的心境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方面他为自己的正直和坚定而自豪，另一方面为现实而感到无比恐惧。当时，他还准备坚持计算天数，分辨日夜……直到昏睡以及清醒的边界变得模糊。有那么一瞬间，他认为自己经历了和大主教同样的事——为他人的罪而承受苦难。这个念头并不让他兴奋或者自觉神圣，而只是使他的思维以相对平静的状态进入空白。

这时候，奇林沃思听见了声音。他抬起头。地下室阶梯之上的暗门打开了。他起初以为会是牙医朋友，但是他看见了黄色的光，眼前一阵刺痛。来者带着油灯。曾经的朋友从来不会往这里带进光亮。

“下面有人吗？”那个人说。“看来是有。该死的，旁边那是什么玩意……我当作没看见，也没闻到好了。下面的，如果你还活着，就敲一敲地板……算了，我本来就没指望可以自己走上来。”

## 10

鲍西娅坐在客厅里。尼赫里走进房间，坐在她对面。直到他开口，她才抬起头来。

“我从未想过，你竟然会逃到那样的地方去。任何人都不会想到。”

她看着他，没说话。

“很多年以前大主教告诉我，你是一个不容易教育的孩子。聪敏，学新东西不费力气，但缺乏集中力，以及对庄严事物的敬重。正因为如此，他并不期盼将你培养成真正的圣职者。说实话，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你的印象就很不好。你是他的教女，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幸运，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不能当面说出这点，因为大主教认为这是他对你太过溺爱造成的。这就让我很矛盾了。你应当不会有胆量前往希利苏斯才对，更不用说在那里长住。”

“因为别的地方更糟而已。巴萨利奥怎样了？”

“他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我向他了解了许多事。关于你们在希利苏斯的经历。”

“你愿意相信他？”

“他不像是能在短时间内编造大量谎言的人。更重要的是，我有证人。我认识一位军官，曾经在希利苏斯参与了两年的战斗。他见过巴萨利奥，告诉我他是那儿最优秀的雇佣兵，还是所谓的土生子。这些事我本应写信给要塞指挥官玛尔利斯来求证，但时间紧迫。我可以相信巴萨利奥说的话。你们是恋人，战友，你曾经答应会和他一起周游艾泽拉斯各地。”

“他竟然一点都不防着你。”

“也许对他来说没有必要。毕竟他已经当众打败了我……大概这就是雇佣兵的行事逻辑。他说了一件对你非常有帮助的事。因为希利苏斯缺乏牧师，你不止一次给濒死的士兵进行临终祈祷。无论知不知道这件事，我都必须遵照议会的决定把遗物交给你，但这让我更容易接受事实。哪怕经历弃教，逃避兵役，八年的消失，大主教仍然愿意信任你，这一定是有理由的。你在希利苏斯的经历，也许就能说明这点。”

“不要太乐观了。你一定是从圣光信仰的角度去理解的。事实大概简单得多。”

“无论如何，只有你才能亲眼看到那些遗物。我必须警告你，假若遗物中有能够影响大局的东西，这一次不要再放下责任。”

尼赫里站起来。

“你和巴萨利奥有十分钟的交谈时间。然后，我会把遗物带进来。当你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这房间里不会有其他人。记住，无论发生过什么，目前我可以认同你的内心是纯净的，但不要做出任何会使我改变看法的愚蠢行为。”

尼赫里出了屋。鲍西娅站起来，右手撑着沙发边缘，略微转过身，直到看见巴萨利奥走进屋门。

他走到她面前。和那天夜里不同，这是她长久以来初次在明亮的光线下看见他。

“他就是你们暴风城一整支军队的总指挥？”他说。

“西瘟疫驻军。那儿所有的事都归他管。”

“那我大概也能管一块地儿才对。”

“让他爬到这一层的是军事指挥能力，不是单打独斗。不过我知道你是在胡说。”

“尝试一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打算参加正规军？”

“不。我是在胡说。”

巴萨利奥靠近一些，揽住她的腰。

“那么……”她说。“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得对，这里不太适合我。至少目前我还不习惯这么拥挤的地方。虽然尼赫里给我安排了临时住处，但我打算马上出城。”

“……你不愿意等我了？”

“有了前面一件事，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弄清楚自己的打算。拿到了遗物，事情也许会有变化，你自己也这么说过。”

“这次不一样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瞒着你。”

“我相信你，鲍西娅。但我还是不应该留在暴风城。你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还和原来一样，愿意和我一起去见见别的地方？”

“我不知道能不能拿了遗物就立刻动身。不过，我们之间的承诺，实际上不就是我们一定会在一起吗？”

“没错，但我想到别的地方去，这也是我们最初为什么决定离开希利苏斯。我不会放弃这个打算。”

“那么这样吧，这样。你在暴风城留一天，最后一天，就在尼赫里安排的地方。这一天内，我肯定已经知道该为遗物做些什么了。我会把所有情况告诉你，我们再好好商量以后的事。别急着决定。”

“好吧。”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巴萨利奥说。“不过要是时间拖得太久，我先走一步，那可别怪我。”

“假如你真的这么做……那么这一次就轮到我去找你了。”

“找我？要找我找你难得多。”

“你总是会留下痕迹的。你和你的剑。”

---

当巴萨利奥说出也许会先走一步的时候，鲍西娅尽力使自己镇定。根据巴萨利奥的性格，这不会是玩笑话。不过她也明白，这同样不是暗示他打算和她分开。这番对话中没有提到她的错误；看来巴萨利奥不想在同样的问题上继续责备她。正是这坦然的态度，让鲍西娅产生了不安。也许这并不说明他完全谅解了她，而只是他不再那么关心。他们的未来有了更多的不确定要素。鲍西娅发觉内心之中那个促成过往错误的自我，在期待着一场争吵。她将它压抑住，并且从巴萨利奥那儿借来类似的态度回应他。巴萨利奥的想法很直接，他不能忍受暴风城的麻烦事，所以也许会独自上路。*那好。你先走一步，我赶上去就行。*无需太多的揣测，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沉重。*我想和你在一起。仅此而已。*

巴萨利奥离开后，在尼赫里的注视下，公证人将遗物——托在垫子上的木盒，以及一把钥匙带进屋子里，放在鲍西娅身前的桌面上。阅读必要的法律文件后，他揭掉盒子上的封条。

“鲍西娅·维斯兰佐。记住我都说过些什么。”

留下这句话之后，尼赫里和公证人一同离开房间，锁上门。

鲍西娅坐下来，看着棕色的盒子以及暗铜色的钥匙。尼赫里一行人不仅是离开这房间而已，渐渐远去的脚步声表示他们走出了整栋屋子，周围立刻安静下来。还不仅如此。手边的桌子，身后的沙发，墙角的雕像，不远处的窗帘，一切都失去了制造声音，或者与声音产生回应的能力。阳光并不是将外界的讯息传递进来，而是形成了隔绝的屏障。屋外偶然的行人漫步，树叶飘摇，车轮滚动，和坐在屋内的鲍西娅仿佛完全处于不同的大地上。

*终于要面对这一刻了。*经历了许多波折——无论是自身，还是别人的原因——鲍西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尽量让呼吸声放平缓。在等待着的人远不止是她。教会在等。巴萨利奥在等。安息在墓园中的本尼迪塔斯，在等。最漫长而艰难的等待，则属于木盒子中的一切——并非是本尼迪塔斯病重之时，它们从更久远的过去进入尘封。长久封闭在黑暗中，并不会使它们沮丧；因为它们不是赠品，而是遗物。它们不必随着原有主人的灵魂一同消失；它们即将和光亮以及人的注视重逢。

鲍西娅双手托了托盒子。重量比不上同等厚度的书本，而且大多来自于盒子本身。这点发现，奇怪地让她心里平静了不少。她将它放回桌面，用钥匙插进锁孔。

将它打开的一瞬间，鲍西娅知道自己预感成真了。那是一封信。信封表明收信人是本尼迪塔斯，寄信人是她的父母。她将它拿出来，发觉下面是另一封。因为紧张感的突然消失，她不打算把它们一次性全部拿出来。她有时间。她要慢慢地读。

最初，她的父母并非住在暴风城。他们是通过教会的信徒笔友会和本尼迪塔斯认识的。当时的本尼迪塔斯是一个前途光明但是生活困难的神学生，维斯兰佐夫妻自愿资助他。后来，她们搬到了暴风城，生下鲍西娅，也开始了和本尼迪塔斯的正式接触。虽然住在同一城市，他们仍然会常常通信，以补偿没法见面的日子。

年轻的本尼迪塔斯专注，虔诚，然而态度激进，对周围环境和年长学者的不满往往渗透到信件中。维斯兰佐夫妻无意和他争辩；这必然会掀起他的反抗心理。他们只是安慰和支持他。根据字迹，信件有时候由丈夫，有时候由妻子下笔，不过其内容表明几乎每一封都凝聚了两人的一致意见。

在阅读部分段落的时候，鲍西娅发现自己微笑了。她原以为海兰是唯一有资格教导本尼迪塔斯的人。看来她的父母在这方面是先驱者。这些字迹并没有在她心里唤起多少过往记忆——它们大部分写作于她出生前——但她还是能感到平静的亲切。当然，也不免少许嫉妒。

最后一封信，寄自她父母随后牺牲的战场。他们极少提到战争，而是询问女儿的近况，并且嘱咐本尼迪塔斯不要因为担下这责任而太过紧张。鲍西娅读过之后，双手捏着信纸边缘，让它平放在自己的膝上，就这样继续看着它好一会儿。

这些并不是遗物的全部。信堆的下方，出现了一张薄木板，把盒子分为两层。鲍西娅将整理好的信件放在身边，移开那层木板。她皱起眉头。她将右手食指放进去摸索，感受到的是未曾预料到的陌生和遥远。

## 11

“外面有多热闹，你也能听到一些吧？”埃林说。“凌晨四点出结果，早上九点不到就整个传开了。我要是国王，那一定会很沮丧，自己的生日大概都比不上现在这么热闹。他可没有宣布这是国家假日！还在忙着干活的，大概只剩下卖平装本圣经的书店了。据说现在在尼赫里霸占了教堂走道，挨个嘲笑曾经支持林德的可怜家伙们。”

“海兰的情况如何。”铁栅栏后的乔贞说。

“他还没有出面，大概是想等场面冷下来一些，免得惹出心脏病。我能到这儿来也不错，清静。现在只要到大街上走一趟，我的头发丝里面都会让‘赞美圣光’塞得满满的。”

新一任大主教结果公布的这天早上，埃林终于来到了乔贞的牢屋前。他并没有夸大这一路上的见闻。在欢呼的不仅是支持海兰的民众，甚至也不限于圣光信徒。大地震，以及本尼迪塔斯去世之后，暴风城终于迎来了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座城市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处于阴沉和消极状态，所有的墙砖和屋顶仿佛都像劳作过度的肌肉一样紧绷着，直到今天才好不容易得到休息的理由。有人携着妻小在自家屋门前流泪祈祷。有人四处分发抄录着海兰过往演说词的小卡片。而那些在大白天喝酒庆祝的，多半已经忘记了海兰清廉节制的教导。

这一瞬间爆发出来的集体积极情绪，对埃林来说就像是传到马戏团帐篷之外的喧闹——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感染。他今天唯一的目的，就是对眼前的朋友说出该说的话。他没有事先组织语句。再次见到乔贞的那一刻，他对自己说，*今天有得是时间*。

“照我看，你气色不错。如果换作我处在你这境地，那肯定差远了。比如，我肯定没心情刮胡子。议会的计划是在新一任大主教加冕之前将你处死，这你知道吧？”

“我知道。前天下午，狱卒问我最后一餐想吃什么。”

“真有这回事？”

“但是那天夜里，我吃到的东西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

“能不能别用这么平静的语气说出来。当然，期待你一脸悲惨地跟我说，那更不实际。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你现在还活着。因为这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我的功劳。”

为了救出乔贞，马迪亚斯安排托尼和埃林做出不同方面的努力，但核心工作都是围绕着对真实祈祷会的揭露而展开。最初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线，正是海兰和乔贞之间关于如何处理祈祷会的争议，因此从这里着手，远比强调乔贞对七处的贡献来得更有效。托尼打入祈祷会内部，引诱一些骨干成员破坏本尼迪塔斯的坟墓；马迪亚斯事先安排陷阱，将他们全部围捕。埃林跟踪祈祷会的创始者之一，意外地获得重大发现——在目标的地下室囚禁着大教堂医师奇林沃思，见证本尼迪塔斯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经过调查和审问，得知祈祷会创始者利用奇林沃思的言论来提高组织的权威，而在观念上的严重分歧暴露之后，便将他囚禁。

依靠着这两方面的行动成果，马迪亚斯找到汉密尔顿，和他交涉。



“现在选举仍在进行，正在激烈辩论着的圣职者们不需要更多的烦心事，所以我并没有把祈祷会试图侮辱大主教坟墓的事告诉他们。另一方面，人民在等待一个具有公信力的选举结果，我想这只能出自一个光明磊落，而且考虑周全的教会。奇林沃思对三名候选人有非常强烈的敌对情绪，将他这样的人安排在大主教的病床边，实在是有些可笑。他还有机会将自己的看法传播出去，更说明教会的不谨慎。大教堂的人恰恰是祈祷会核心思想最早的提供者，您难道不觉得这很讽刺？汉密尔顿大人。”

“这只是一次不幸的巧合。”

“的确是巧合。但问题在于，教会隐瞒了奇林沃思的失踪，没有向七处或者治安局报案。我相信这只是因为事情太过敏感，并不是说教会内部还有未曾揭发的阴谋，然而你觉得人民会怎么想？”

马迪亚斯开出的条件是永不公开这些调查结果。他要求撤销乔贞的死刑，且不得改判为长期徒刑，同时保证至少五年不会让他回到七处工作。议会还没有做明确的回答——他们也许是在期盼大主教上任之后得到新的筹码，但目前看来已经没有执行死刑的胆量。他们的原计划是利用此机会让教会和七处相互削弱，夺取主导权；然而假若七处和教会的争斗激烈到了一定程度，或者出现一边倒的迹象，议会就不得不参与调解。在选举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承担不起人民普遍怀疑教会权威性的可能性。

“我想他们不会马上把你放出来。说不定还会把你关个十年八年的。”埃林说。

“只有等等看了。”

“看来你会错过我的婚礼了，乔贞。下周我就和歌洛卡结婚。大主教加冕典礼之后的第一天。这件事也不知拖了多久。终于……”

“恭喜。”

“谢谢，不过我真希望你能站在铁栅栏外面说这句话。实话告诉你好了，以前每次考虑婚礼宾客名单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想起你的名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假若我的婚礼你没到场，简直就像我和歌洛卡都不出现一样荒谬，这类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什么好伤脑筋的。但是自从你入狱之后，我的想法就开始有了改变。我愿意承认马迪亚斯还是挺能干的，但这真的值得你连命都不要了？你的命换不了钱，不过对有些人可是重要得很，老朋友。别的不说，要是这时候你一上吊，蹬了腿，我这婚又没法结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但我又懒得追着你问。尤其入了狱之后，你这不大合作的态度，让我很失望。你不知道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但我告诉你，除了我找到奇林沃思以外，外面还多得是人绕着你打转。把一个

人从绞刑架上救下来，恐怕是最劳累的一种活儿了，而我们现在竟然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我很惊讶你们可以让死刑取消。我从没说过愿意做议会的死刑犯。”

“你这样说也不怎么好听，不过好歹不是我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假如你又忽略自己的事，问我教会还有没有打马迪亚斯的主意，那我现在已经走开，再也不想在这儿来了。为什么你非得拼命扶植马迪亚斯，这事我不问，但我还有一件事非问不可。你决定就这么投入监狱，一定还有别的理由。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做的事都已经完成，没有什么必须留下来的理由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假若就这么上了绞刑架，你应该后悔，后悔得不得了，乔贞。我希望你有负罪感。前面说这么多，就是因为我希望你了解到，你给我们和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至少想一想，你为了扶植马迪亚斯进监狱，但他就是想出主意救你的人。今天到这里来，我还有最后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差点就成了这世界上最不会挑时候去死的鬼魂。”

早上六点，马迪亚斯见到了林德派来的传信人。在这之前，他本打算先去见林德，讨论海兰加冕之前的行动策略。现在看来，这件事要延后了。他带着一名随从走出七处大门，跨上马背。

这时候，选举结果还没有广泛传开。阳光微薄，在墙壁与墙壁之间缓慢地渗透。早起的人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将要在眼前发生；他们延续着地震之后未曾改变的生活轨迹。经过广场的时候，马迪亚斯看见教堂的门已经打开了一半。一些圣职者站在门外交谈。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不少。这是由马迪亚斯亲自选择，他所熟悉的地方，处于一片小树林的边缘。有时候他会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七处最近事务太过繁忙，他也许可以选择一个类似的住处。他下了马，走进这栋房子的大门。

直到这时候，马迪亚斯的心情还是平静的。记住自己的身份。由祖父指定，本应属于他父亲，最后在乔贞的帮助下才能保留的身份。对于所有见到他的人，他都必须保持和这身份相应的举止。

他踏上楼梯；淡金色的光线从窗格透进来。他看看窗外，就着玻璃的反射稍微整理衣领，然后继续往上走。

来到二楼之后，一名护士上前来，和马迪亚斯说了几句话，便站在走廊边缘。马迪亚斯继续往前走。在那房间前，他站住了。

——这时候，他完全记起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不需要他人授予或者维护，也不会有人夺取的身份。

马迪亚斯走进房间。一直在后面的随从知道自己不能跟进去。他朝里面看了一眼，转过身，背对着门边的墙壁，等待着。

**乔贞案卷——破浪**

**第六章 他们走过低地，后来又返回高地**

**完**

## 第七章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 1

达莉亚·华顿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窗外传来海水轻微涌动的声响；她知道一定又有散落的船只残骸顺流而下；而在天空中，海鸟的双翼一次又一次地向上抬升，形成弓状，以决心和天性开始滑翔。关于沉没舰队的幽灵传说，又会再度在渔夫之中流行。在撒下渔网的时候，他们会变得小心翼翼。

双眼下方都有一小块稍显黯淡的区域。昨天夜里没睡好。达莉亚知道，她的容貌并不会因为这一点点无法隐瞒的疲态而受损。

父亲曾经对她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造物主有它的偏爱。大部分人哪怕劳累一生，也没办法证明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心灵。而极少数受神宠爱的人，他们生就这样一双眼睛：只需要偶然的一次注视，就能征服他人的灵魂。你就拥有这样的双眼，达莉亚，我的小公主，你是天生的艺术品。她不知道父亲是否自认为这番话之中的第一类人。他画了那么多油画，没有一张卖得掉，也许这就是所谓缺乏征服灵魂的能力。

母亲的爱好，是把打扮好的达莉亚带出去散步。每当有人说“你的女儿和你以前一模一样”，母亲就会难掩笑意；她似乎专门为这样的场合而发明出了一种自豪而又故作腼腆的笑。达莉亚认为这只是母亲修补心中窟窿的办法，因为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称赞过母亲，包括容貌以及其他任何事。暗地里，达莉亚也觉得母亲年轻的时候不会和自己长得太像。

无论是否有自私的成分，他们都是在为能拥有这样一个女儿的自豪。多年的仆人不辞而别，在社交场合遭到忽略，饭厅里出现了一只赶不出去的老鼠，两人又在吵架的时候摔坏了一套餐具，这一切都改变不了这事实：他们的女儿达莉亚是一个美丽，美丽的人。这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担忧以及慰藉。

关于她的容貌，另一个人有完全不同的表达。

*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诱惑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男人*

达莉亚站了起来。用劲很大，椅子和地面摩擦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响声。如今，镜子里只剩下她脖颈以下的影像。她能看见右手腕上的暗红色勒痕。仅有一串珍珠手链，没法将之掩饰。

“华顿小姐。”管家在门外说。“客人已经等了您很久了。”

“我就来。”

她弯下腰，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耳边的发丝，站直。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这时候，窗外的海浪声随着一阵强风而变得激烈，仿佛树叶的悄声飘落转化成树枝的互相碰撞。这使得她注意到一件事。桌面上，离右手小指头不远的地方，摆放着一只分布有淡黄色条纹，套着紫色细绳的海螺。她拉开抽屉，把它塞进深处，走出房间，面对管家焦急的面容。

“幸好，他是一位很有耐心的绅士。可是您这样实在……”

“昨晚没睡好。我需要好好整理一下。”

“别说了，您快下去吧。希望他不会听见这些话。”

达莉亚走下楼梯。她早已熟悉，在走下第四阶的时候，一楼大厅的客人就能通过楼梯扶手的间隔看见她的身影。几乎每一个客人，无论男女，都不会错过这样的窥视过程：从轻轻走下楼梯，藏在裙子下面的双腿，到她的腰部，肩膀延伸至上臂的曲线，再到他们慕名已久的面容侧面轮廓。达莉亚知道该怎么利用这个过程。步伐的轻重，背脊挺直却又不显出丝毫僵硬，半垂的双眼应当何时抬起，望向客人的方向——这就是父亲所说的造物主的偏爱，母亲失落的青春幻想。经历了这沉默的仪式，当她脚掌落在楼梯底部，注视着客人，面露微笑的时候，那古老的人类吸引力法则就已经在发挥作用：客人们渴望引起她的注意，得到她的称赞。她是身处于上方的人。

然而对于今天的客人，达莉亚不知道是否该期盼着同样的反应。他出身不一般。在达莉亚心中，永久驻留着一个随时随地能让她双膝发软的黑影；她不知道眼前的客人，是否称得上那黑影的延续。这会两人初次正式见面。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达莉亚希望自己在这一刻不要表现出猜疑和担忧。面对那黑影对她生活的每一次摆布，她都尽量在最初提醒自己，这是偶然而不是注定，她做出的决定是出于自信而并非服从命令。这就是让她在夜里得以安睡的策略。

客人站了起来。他很高大。他也很英俊，这没能让她觉得安心。他在看着她。有那么一瞬间，达莉亚的确从他的五官感受到了那黑影的存在，只是那微笑抹除了所有让人感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她想从这微笑中找到经过摆布的痕迹；也许是训练，也许是天然的伪装，就像她学到的关于魅力的知识一样。

“早上好，华顿小姐。看来我必须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狄恩·肖尔，来自暴风城。”

面对他人的问候，需要因为当时情景和双方地位而做出适当的反应，但达莉亚错过了最正确的时机。她多花了半秒钟来观察他。没有。这面容中没有任何不自然，或是有备而

来的痕迹。至少达莉亚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他是肖尔大人的儿子。一对自己强调这个事实，达莉亚的心跳开始加速。肖尔大人说，他的儿子并不知道这一系列计划。这是真的吗？如果说这都是肖尔大人对我忠诚心的最后一次测试，我该怎么办才好？

达莉亚说出了问候语，可是她甚至都没有听见自己的话。她伸出手，让他吻手背，随后才意识到这在当下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举动。两人一同坐下的时候，她的大脑里几乎已经一片空白了。她告诉自己，必须忘记所有的计划，将这一切看作偶然的事。至少要自然地给他留下第一印象。假若不从他的身份去考虑，那么他看上去就只是一个和善知礼的青年。这样的想法并没有立刻让达莉亚平静下来。她仍然希望淡黄色花纹的海螺能放在手边。

---

海水退潮。乔贞从浅滩上拾起一把断裂的锈剑。剑柄上缠绕着早就泡烂成如同水草的布条。

“看看这附近都成什么样子了？”他对身后的中年人说。

“嘿，米奈希尔的港口常常都是这样……”

“今天不行。让你的船员把附近水面上的东西都清理干净。”

“问题不大吧？反正舞会是在夜里。谁会盯着水面看呢。”

“下午两点我还会过来一趟。如果到时候还是这副模样，你就有麻烦了。”

“嘿，好好说话行不行？给我付工资的人可不是你。”

“没错，付钱的人是华顿小姐。不过我就是来确认她的钱没有白花的。听明白了就快去干活。还有这个。”他把锈剑递出去。“拿去扔掉。当然，不要让我再在水里看见它。”

对方接过锈剑，转身离开了，嘴里仍然暗自嘟囔着什么。走出五六步之后，他略微回过头，发现乔贞还在盯着他，就闭上嘴，加快了步伐。

为了夜里的舞会能顺利进行，乔贞还有很多事要准备，不过他现在打算先回去一趟。他离开港口，沿着海边朝北走。过了不久，他听到背后出现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有人踩过水面奔向他。他还没有回头，就感觉到左臂和肩膀因为另一个人的拖拽而往下一沉。那是一个瘦弱，有着棕色大眼睛的女孩。

“乔贞。”女孩说。“我朝你挥手，你都没看见吗？”

“没有。”

“胡说。你明明看见了。你看见了但是又装作没看见。”

“别吵，舍尔莉。我今天很忙。”

“很忙？忙什么？”

“达莉亚要举办舞会。”

“为了庆祝你和那位暴风城的少爷把她救出来吧？”

“是。”

“其实我知道。我就是看看你会不会对我说实话。”

“既然知道就不要碍着我做事。”

“等一下，别走啊。舞会，我也能去吧？”

“应该可以。”

“应该？你就这么回答我？”

“真要想参加，到时候过来就是了。”

“我是说，难道不应该是你邀请我吗？”

“跳舞是客人做的事。我是保镖，不是客人。”

乔贞甩开舍尔莉的手，继续往前走。“你怎么这样？”他听到她在背后说。

三分钟后，乔贞回到了米奈希尔最大的宅邸。华顿家曾是当地最著名的望族，但是不知为何，现任主人和他的妻子在外地滞留多年，只留下他们十八岁的女儿达莉亚和一些仆从。自从到了米奈希尔，乔贞就一直为华顿家工作。现在，他的正职是达莉亚的保镖，居住在这栋宅子的地下室里。

刚跨进大门，他遇上了一名女仆。

“轻声一些，不要走进客厅。”她对他说。“华顿小姐和那位少爷谈得很愉快呢。”

乔贞放轻脚步；在走过客厅门的时候，忍不住朝里面望了一眼。他看见的是狄恩的背面，以及正在微笑着说话的达莉亚。出于礼貌，他尽量让自己不去听清话语的内容，但是看来女仆的话没错。

## 2

夜里，船上的灯光照亮了港口北侧的一小片水面。墨绿色的水波掠过柔和的淡金色光芒，将音乐和人们踏动舞步的声音传递到岸边，以及近海小岛的浅滩上。

说这是单纯为了庆祝达莉亚得救而举办的舞会，并不恰当。达莉亚本来只打算在自家办一次晚宴以答谢狄恩，但是米奈希尔的副镇长说服她，组织一个含义更广泛的庆祝活动。那伙匪徒的受害者不只是达莉亚；他们在此地潜伏了数月，犯过至少五桩绑架案和三桩命案，使得不少当地居民陷入恐慌。副镇长觉得这是一个安定民心的好机会，不过考虑到死者家属心情之后，还是没有大肆宣传，舞会场地也仅限于为华顿家服务多年的一艘中型渔船。

甲板前端是灯光和音乐声环绕的地方；身处其中的达莉亚并没有跳舞，而是和一些镇里的长辈交谈着。此刻，乔贞正站在船尾。一些和舞会无关的小孩子从岸边跑上船来，转了几圈又跑下去。起初乔贞还提醒他们不要在船上乱跑，也不要打扰客人，但过了一会儿就放弃了。严格来说，他也许从来算不上一个称职的保镖。

他看见狄恩朝他走来。

“我想你至少应该过去吃点东西。”狄恩说。“毕竟要是没有你，大概也就不会有这庆祝会。”

“你到船尾来做什么？副镇长很喜欢和你说话。不光是他，这里还有很多人等着了解你。”

“别说笑，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什么从沙漠里运过来的珍稀动物。副镇长刚才的感谢词说得太过火了。一个虔诚圣光信徒能得到的最大恩赐？我只不过是来执行任务而已。”

“看来他还不知道你不信仰圣光。”

“实际上，我常常要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不过从能记事的时候，父亲就让我明白，我这一辈子是不能接近任何宗教的。”



“他通过什么办法让你知道的？木棍？”

“用棍棒来教育孩子，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非常可笑而且软弱的概念。他有他的办法，不过我们还是别谈这件事吧。”

又一个小孩上船来，在一个木桶旁边蹲下，身子缩成团。他看了看不远处的乔贞和狄恩，站起来，跑下船去。一次失败的捉迷藏新地点尝试。

“你为她做保镖，已经多长时间了？”

“两年左右。不过我到这里已经快四年了。”

“很难想象这里是一个需要雇佣保镖的地方。我查过资料，米奈希尔的犯罪事件基本都是少部分外来人所为。他们不打算在这里定居，只是下了船，为了攒旅费而弄一些小偷小摸，然后离开。”

“没错。在她给我这个称呼之前，我为华顿家做的事也没有多少不同。”

“听起来她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你能够更稳定地生活。”

“这么说也行。”

“华顿小姐有一种天赋，能很快让别人希望成为她的朋友。虽然她努力回应这些要求，但一个人能付出的友情和关心总是有限的。到最后，她只能选择信任极少数的人。我想你是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乔贞没有回答。

“到米奈希尔之前，你都是做些什么？”狄恩继续说。

“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因为你刚刚才主动对我提到，在这儿住了四年。这么问是很自然的。”

“在别的地方，做别的活儿。这里也有很多祖辈从外地来的渔民。同样的问题你拿去问他们，也会得到类似的答案。”

“这其实是我早就想问你的事，现在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让这问题听起来不那么可疑，你还是不愿意回答。我还是直说好了。需要有大量的实战经历，才能拥有你这样分析线索和使用武器的能力。”

“你在怀疑我过去是不是一个罪犯？”

“罪犯不是我想使用的词。我不是来做法官的，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要知道，我在暴风城的很多同事都缺乏你的实力，尤其是在临机应变方面。”

“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冒险者。就这么多。”

“行。我可以接受这个答案。”

“既然如此，你也有义务回答我一个问题。”

“尽管问。”

“你真的是暴风城治安局的调查官？”

“你们都见过了我的证件。”

“我也见过和你碰头，把犯人带走的那些人。他们和你说话的模样，不像只是单纯地面对同事或者上级。假若你的确拥有别的身份，那么这一次你到这儿来的目的，看来也并非只是为了追捕那些绑架犯。”

“这下可好，乔贞。我本来是打算和你互相多了解一下的，结果变成互相猜疑了。”

“不是我挑起的话题。”

乐队换了一首节奏更快的曲子。达莉亚摆脱了两个镇上的官员，朝他们这边招手。

“你该过去陪陪她了。这舞会本就是为你才办起来的，非要假扮成这副模样。”乔贞说。

“我是应该过去。我也的确期望着她跳舞，这没什么好掩饰的。刚才的话题还没完，乔贞。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诚实地回答你的问题，不过这取决于你的选择。我工作的地点，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在这太过平静的港口度过一生……决不会是你真正想要的。”

乔贞看着狄恩回到舞会中，拉起达莉亚的手。

实际上，他还很多理由来怀疑狄恩的实际身份，只是没有必要说出来。就乔贞所知，治安局的人普遍显得较为刻板，十分重视办理公务的程序。相比之下狄恩反而更像偶然游历到米奈希尔，偶然和他联手救出了达莉亚。用冒险者来形容也不大适合；狄恩身上并没有那种太过随意以及往往是自我膨胀的气质。在最初两人计划救助达莉亚的时候，由于陌生，乔贞对狄恩保留着明确的警惕，但是随后不久便发觉自己不得不认同他的安排。在和

顽抗的匪徒正面对抗的时候，狄恩显然可以轻易取走对方性命，却没有这么做。这个举动给他增加了一种微妙的权威性。

对于狄恩留下的断言，乔贞仍然不太乐意接受。是否应当继续在米奈希尔生活下去，并不是他人能强加于他的。之所以会有不服气的感觉，也是因为乔贞的确曾经这么考虑过。曾经的流浪生活——无论独自一人还是有人结伴——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就这样留在相对平静的米奈希尔……他还真没考虑过会有更好的选择。他不觉得自己和在米奈希尔祖祖辈辈打渔为生的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他只是这么活着而已。

学会了杀人，不过是一个偶然。

某一天，他不得不拾起了一把匕首。该不该杀人，是来不及考虑的事情。就像渔夫在收起渔网的时候，不会考虑那些滑腻生物的生命和感受。

他看着舞会场地的中央；狄恩和达莉亚毫无疑问是所有人的焦点。灯光以及伴奏乐队是为他们俩才存在的。所有尝试和达莉亚跳舞的男性，无论怎样给自己鼓劲，都难免显得尴尬和稚拙——并非是单指舞技或容貌，而是他们总是意识到，自己在观众眼中成为了欣赏达莉亚的障碍。狄恩不一样。就像突然作为拯救者出现在米奈希尔一样，他以同样的自信和控制力出现在舞会上，出现在达莉亚的身边。和她一样，他也是站在上方的人。

达莉亚看上去的确很快乐。乔贞所知道的她，有两种常见的笑容。一种不仅很真诚自然，而且还有难以摆脱的孩子气——当然，现今的她也不过十八岁而已。另一种同样也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同时还表达出对当前情况的关注，甚至是隐蔽的担忧。现在他在她面容上看到了一种相对陌生的笑。乔贞很难解释此刻的感受；他发觉自己似乎在无望地拒绝那笑容的感染力。

“乔贞。”

随着这声音，他看见舍尔莉上了船，站在自己左前方。船首照过来的光芒照亮了她脸庞和左肩的轮廓。

“你傻站在这里做什么？”她说。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我刚刚才干完今天的活儿。”

按照过往相处的经验，接下来应当是舍尔莉的抱怨，乔贞便等待着。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扭过头去。乔贞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碰触她的脸，想让她朝向自己。

“你在做什么。”她说。“非要我说出口吗？”

“我们去跳舞吧，舍尔莉。”

“听起来可真是不情愿呢。我知道，你是保镖，不是客人……”

*我从来就只是一个名不副实的保镖。*

说服舍尔莉和他一起进入这古老甲板上的舞池，并没有花乔贞多少时间。他们俩暗地里都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像不远处的狄恩和达莉亚那样，成为让人不得不羡慕的舞伴；这一点无法改变，但也不重要。他们就像伴随着南海镇渡过所有日升和日落的闪光鱼鳞，带着海风气味的泥沙，迟早布满锈迹却始终坚固的船锚。他们选择，并且乐意成为这样的一对。

至少在那一年，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

### 3

“昨天晚上，他吻我了。”

达莉亚转过头，看着身边说出这句话的舍尔莉。她俩坐在港口附近的一张石凳上；不远处有人在修补小船，海风中一次次传来响亮的敲打声。

“你是说……第一次？”

舍尔莉点了点头。

“你俩约会多久了？”

“都快两个月了，如果从他说愿意做我男朋友那天算起。不过我们都没有多少时间在一起。你也觉得这太晚了，对吧？”

“没这回事。我觉得挺好的。”

“我原来以为他只是想低声和我说些什么……我都没准备好。想让他请我跳个舞，他老舍不得开口，但做这事儿却又不先问我的意见……这男人怎么这样。那地方又亮堂，一定有人看见我们了。如果我早知道他会吻我的话，那天夜里就不会穿着……”

“好啦，舍尔莉，你喜欢他吻你吗？”

“喜欢。”

“那就别胡思乱想了。”

“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次，要是能更顺利一点就好了。嗯，他吻了一会儿之后不是分开了吗，那时候我就想，如果他接下来还会吻很久的那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先咽掉原来就有的口沫子？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把嘴移开的。可是假如我这么做，让他听见了声音，那就太丢人了。天啊，我的初吻原来就是这样子的？都怪他没有先说一声，要不然……达莉亚，你在笑我吗？”

“我没笑。想想你自己都胡说了些什么吧。”

“你的初吻一定很浪漫美好。”

“我跟你说过，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都忘了？”

“没说过吧。”

“现在你脑子里一定什么都装不下了。舍尔莉，我是谁？看看这，有几根手指头？”

“好吧，也许你说得对，是我想太多。可是，我妈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结婚了……”

这次她终于为自己的话感到不好意思，低下头去。

“你总是担心他不够喜欢你。这下子能安心了吧。”

“我不知道……我想他过去一定有别的女朋友。毕竟他都十九，二十岁了，见识又广。他有没有和你说过……？”

“从来没有。我也没想过去问。那是自找麻烦呢。”

“我总觉得我不像你一样了解他。”

“别担心，你们以后的时间还长着。”

“你和那位肖尔先生怎么样呢？”

“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我很感谢他，又不等于说我非得和他约会。”

“他好像还不打算离开米奈希尔。”

“随他吧。镇长倒很乐意他留在这里。”

“说不定是为了你才留下来吧？”

达莉亚没有回答。她不想和舍尔莉谈论任何与狄恩有关的事。舍尔莉完全是属于米奈希尔的一部分。这世界上有太多她无需知道的东西。

“你敢肯定，乔贞真的一点儿也没有喜欢你吗？昨天我们跳舞的时候，他好几次朝你那边看。”

“我不留在这陪你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放不下心，就直接去找他问明白，不要弄得好像一切都成了我的错。”

“对不起，我没那个意思。”

“我真的要回去了。”达莉亚站起来。“乔贞现在应该在市政厅里，镇长要和他还有狄恩一起谈事情。他们下午会回来的。你马上就可以再见到他了。”

达莉亚离开了。这样也许有些粗鲁，但却是在这件事上对待舍尔莉的最好办法。她向来就是一个喜欢为小事情惴惴不安的姑娘，却又偏偏习惯把达莉亚当作对照的镜子。

舍尔莉特别关心的问题——乔贞之前有没有女朋友——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没有，达莉亚这么深信。对于十六岁来到米奈希尔之前的乔贞，她所知甚少，但是却可以根据回忆来做出一些推断。这就像不需要事实，就能断定一个乞讨者在流落街头之前是否过着顺心的生活。

第一次见到乔贞，是在四年前，举办舞会的同一艘渔船上。那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捕鱼季节，船长征得达莉亚同意，新雇了几个临时工。他们大部分都是从未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本地人，身份介于短工和流浪汉之间，在达莉亚看来也算不上生面孔。但在这些好几个月也未必会认真刮一次胡子，永远把半瓶喝剩的酒当作眼前最关键人生目标的失落者之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通常对于临时工来说，工作完全是得到微薄报酬之前的必然折磨，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寻找一切机会偷懒和抱怨，并且坦然而又恐慌地接受船长的一次次喝斥。这个名叫乔贞的年轻人不一样。他干起活来很老练，考虑周全；既然从实际行动上挑不出刺来，那么他的沉默寡言以及外地人的身份就成了人们产生警惕的原因。他没有一双似乎总是贪图昏睡的眼睛，以及烂醉之后倒苦水的爱好，临时工们就不将他看作同

伴。他不需要别人的指挥和吼叫来提醒应当做的事，对多余的责骂总是态度冷淡，也就让急于体现自身地位的老船员们心怀不满。

当时，船长把达莉亚带上甲板，召集临时工，警告他们正在为尊贵的华顿小姐工作，一切怠工和不当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惯常的，也是达莉亚向来讨厌的程序。一方面，船长在利用她为自己增加权威；另一方面，她很讨厌这些临时工的眼神。她完全能想象这些人私下里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她。在她的记忆里，当时的乔贞虽然也站在临时工之中，但完全不像是应当出现在这里的人。这和容貌与衣装无关。在镇定的同时，他也显露出冷漠；达莉亚不由得观察他好几秒钟，而他避开了她的眼神。不是因为心虚和不安——渔船临时工应当具有的反应——而是他在强烈地拒绝她的好奇心。

“辞退他？为什么？”两周之后，达莉亚对着面露难色的船长说。

“您不觉得他很可疑吗？看上去就像会做不规矩的事。”

“我不是留在船上的人，但是就我看到的几次，他干活是最用心的一个。”

“可是您不知道，他几乎从来不和别的临时工说话。”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不会受那些人的坏影响。”

“呃，您这么说也的确是，但凭我的经验……”

“你说不出理由来。我父亲把这艘船托付给你，就是相信你能它为它找到最好的船工，不是凭你自己的喜好来摆弄。”

“抱歉，华顿小姐。不是我有意冒犯，不过不清不白的外地人，总是得提防着的。为了您的安全，请您离他远一些。我也只能一边做自己的工作，一边祈祷他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事儿了。”

麻烦事还是发生了。一个月之后的某天下午，管家通知达莉亚立刻赶到海边。渔船刚从稍远一些的海域回来；她看见三个面带青紫伤痕的临时工给捆成一团，跪在离船不远的浅滩上。大部分船工留在船上，而船长，乔贞以及几个老船员则站在这三人面前。

“发生什么了？”达莉亚问。

“这三个混帐在船上和另一个人赌钱，闹了起来，把他打晕推下了海。人没捞起来。杀人的事情暴露了，他们还朝大伙儿动手。您说该怎么处理吧，华顿小姐。”船长说。

作为贵族的长期雇工，发现了犯罪事件通常不会直接报警，而是先征求主人的意见。达莉亚同样不乐意处理这样的境况。三个绑起来的人没有在她面前哭诉，这就表示认罪了。他们用绝望而又充满怨毒的眼神看着她。她不得不转过头去。

“是谁发现这件事的？”

面对达莉亚的问题，船长看着身旁的乔贞，回答道。

“一开始发现人失踪了，我们都在怀疑出了什么问题，一个一个轮流盘问了，没结果。然后他说，他能弄明白。”

达莉亚稍微上前一些，望着乔贞的眼睛。船长摆了摆头，示意乔贞开口。

“他们三个当时显得很紧张。我问过一些人，对照了一下时间。那人失踪的时候，只有他们和他在一起。”

这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就这么回事。”船长对达莉亚说。“这小子当时的那一套罗嗦，我也没彻底弄明白。不过既然这些混帐承认了，那就是没问题。您下决定吧，华顿小姐。”

“嗯.....我想问问你的意见。”她对乔贞说。“你觉得该怎么办？”

“华顿小姐。”船长几乎想拦在她和乔贞之间。

“我想听听他的想法。要不是他，也不会把人抓住。”

“行。随您吧。”

船长自觉而又心怀不满地后退一步，让达莉亚不必歪过身子就能看着乔贞说话。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处置这类事情的规矩。不过，”乔贞指了指其中的两个人，“他们俩不会是第一次把人推进海里杀掉。”

那两人对着乔贞吼叫起来，磨蹭着膝盖朝他挪动。哪怕恶意明显是针对乔贞的，达莉亚还是不由得后退了两步。

她眼中的乔贞，没有丝毫动弹，仿佛相信他和杀人者之间拥有永远无法拉近的距离。虽然是俯视，但他的眼神并不是得胜者的居高临下。他已经看惯了眼前的景象：泥沙之中的挣扎。



回忆起这些最初的往事，达莉亚不由得想：能成为这个人的女朋友，舍尔莉还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 4

今夜下起了雷雨。达莉亚坐在床上，双手捏着毯子，盖住后背。远方，雷电刺进墨蓝色的海平面；它允许港口的居民们对它施以安静且敬畏的注视。米奈希尔上空的雷电则使人抬不起头来。达莉亚能从悬挂在窗玻璃上的雨滴中看见那枝杈一般白色光带的倒影。每当炸雷响起的时候，空气中就会生出看不见的惊慌，渗进一个人的发丝，手指，胸腔，成为引发下一次轰鸣的火药。达莉亚觉得自己不害怕雷雨。她只是不想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然而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她扔开毯子，下了床，带上雨披和雨伞。她轻声走出卧室，下到一楼，通过仆人使用的后门，出了大屋。玻璃和建筑石料形成的屏障一消失，雨水似乎就浇落得更为猛烈了。双脚下只有浅浅一层积水，已经给步行带来了令人不快的沉重感。每一粒逃过屋顶，砖墙以及雨伞边缘，最终打在达莉亚面庞和手背上的水珠，都会使她更接近那些从来没有变得稀薄的回忆。

正是在雷雨中，父母曾经带着达莉亚逃离这栋大宅。当时她刚过了十岁生日；对于要理解发生了什么来说太过幼小，然而又已经足够成熟，不会轻信父母试图安慰她的谎言。没有带仆人，甚至也没有足够的行李。坐上老旧的马车，车厢里充满让她难以入睡的臭气。落脚在村民临时出租的小石屋里，紧靠着畜栏。这当然不会是旅行，也不是搬家。从双亲的神情和举止，她感觉到他们正处于漫长且没有明确目的地的逃难中。母亲时常都紧抱着她，多少超过了她这个年龄的需求——这样的举动是在安慰女儿，同时也是安慰自己。父亲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很少看着母女俩，就像一个偶然坐上同一驾马车的陌生人。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不知道，宝贝儿。希望不会耽搁太久。你可以和妈妈一起祈祷。”

“可是还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留在屋子里。”

“妈妈也是一样。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能把它们都取回来。现在……”

“不，不要这么告诉她。”父亲说。“我们再也不会回去了。趁早忘记米奈希尔的一切吧。”

“闭嘴。你不能这样和我的女儿说话。明明一切都是你的过错，还想让情况变得更糟吗？”

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再次抱紧了达莉亚，而且转过身子，像是要从恶徒手中保护自己的女儿。达莉亚看见父亲朝自己望了一眼，然后立刻移开了。那是充满懊悔，彻底放弃争辩，但是却又潜藏着怨愤的眼神。

在偏僻小村庄住下之后，母亲一直不愿意跨出屋门一步，并且禁止达莉亚这么做。父亲则会每两三天出一次屋，带回食物和必须的生活用品。他只是使用匆忙逃离时带上的稀少钱财，不到一个月手头就紧起来了。双亲似乎根本不打算谈论以后的计划；至少达莉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母亲都避免和父亲说话，同时在达莉亚试图接近父亲的时候阻止她。无神的双眼，时而吐露的荒谬言语，表示母亲渐渐进入了一个和外界杜绝的小空间，并且想让女儿和自己一同封闭于其中。这让达莉亚开始害怕起来，同时生出了对父亲的同情心，无论母亲如何重复当前的境遇完全都是丈夫的错。

达莉亚希望和父亲说话，问清楚发生了什么；希望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因为她一定会全力帮助他。她最终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有一天下午，达莉亚从闷热，不踏实的午睡中醒来，发现母亲背对着自己，仰头看着站在门边的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

“你女儿醒来了。”他看着达莉亚说。

“请……请不要吓唬她。她多么可怜，要遇上这些事……我的女儿啊。您真的不能帮帮忙吗？您和我的丈夫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没办法影响什么。这段时间联盟和部落一直有小范围交战，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私自倒卖矿产，赚取大量非法收入，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你自己也很难避免。毕竟你不仅是多年一直在他身边的妻子，也和他一同做出了潜逃的决定，称得上共犯。”

“我也上法庭？会坐牢？不，不能这样。我的女儿该怎么办呢？她才十岁而已。我自己也不能……都是他逼我的。我真的没做错什么。”

“这些话不是应该说给我听的。但是，没错，你和你的女儿有机会得救。她以后甚至还能回到米奈希尔，继承那栋屋子。华顿家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我不在意这些财产。这个家族的未来也和我无关。我只希望女儿能平安无事。看在您过去和我丈夫的交情上，看看这可怜的孩子，请您救救我们吧，肖尔大人。”

达莉亚看不见母亲的脸；但她发觉，无论是强行把她和父亲隔绝开来，又或者是当前朝着黑衣人求情——母亲从来没有问过她的想法。从一开始，达莉亚就不知道为什么要逃

亡，为什么要疏远父亲，更不知道当前正在发生什么。她是母亲抱在怀里的一件活生生的行李。

*我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但是假若你除了求救，还能有自救的决心——*

这句话决定了达莉亚之后数年的命运。在完整地将它回忆起来之前，她到达了目的地。那是港口南部一座小桥的桥洞下。有一个男子在等着她。

“你来晚了。”他说。

“看看这雨吧。”

“噢，我忘记了你是一个沾上一点泥巴就会哭叫个不停的贵族小姐。要知道我的时间安排是很紧的，不能让肖尔少爷发现我夜里离开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说你应该说的事情。”

“那天晚上，他和我跳舞了。昨天下午来和我聊天。我想他没有怀疑我……他应当真的觉得我和他是偶然见面。除此之外，我实在不知道该报告些什么。”

“他对你感兴趣吗？”

“我该怎么说？他对我很友善。但他几乎对所有人都这样。”

“我认为你不够合作。”

“怎样才算合作？你是在让我直接求他和我睡觉？”

对方上前一步，单手掐住了达莉亚的脖子，并没有使劲。

“说话给我耐心点，达莉亚·华顿。你的话都是要报告给肖尔大人的。看来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你忘记自己是为什么才活下来的了。肖尔大人当然可以直接命令少爷和你结婚，但那样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你要明白肖尔大人的苦心。他希望他唯一的儿子对你产生自然的感情，这是你这辈子能得到的最大的荣耀。”

“既然我都是在演戏，那又怎么能让他产生自然的感情。”

“最后一次警告，不要和我玩文字游戏。”他松开手，奇怪地换了一个语气。“我说，十八岁的美人儿，年轻人的那套把戏我也经历过。你当然懂得怎么让他注意你，这种事谁也用不着教。我想要提醒你的就两件事。一，不要让他觉得情况不对。二，尽量把他在这

儿留久一些。能做到这两点，就没什么问题了。至于你自己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我管不着——没人管得着。说不定等事成之后，你才是最感激的那个人。”

“我该回去了。我不想留在这里。”

“我会一直盯着你。”

正要抬起雨伞，离开桥洞的时候，达莉亚突然停下了。

“我想……问一件事。”

“给你一分钟。”

“能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吗？”

“这事我们谈过多少次了，达莉亚。不要以为替肖尔大人办了这件事，就以为你有了做交易的权利。在肖尔大人做决定之前，你问谁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少可以告诉我她是不是还活着……”

对方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她。达莉亚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她重新走进大雨中。

她知道父亲在经历审判后就遭到了处决。而将她亲手交给肖尔之后，得到口头性命保证的母亲下落不明，这几年来内只有一封七处人员带来的信件能证明她的存在。信中除了希望达莉亚照顾好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内容。

刚才和达莉亚会面的人，曾经用三年的时间教授她如何编造和辨识谎言，炼制并且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利用毒药，但她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偶然称呼他教官。至于为什么要教会她使用毒药，教官最初的说法是这是唯一适合她的自保方式，但如今她觉得这只是肖尔在测试她服从命令的程度，以及胆量。这个人曾经压住她的手，掐着她的下颌，强迫她观看一个人痛苦死去的过程——在服用她受命配置的毒药之后。也许有了这样的经历，用谎言去诱惑一个男人就实在谈不上值得犹豫的事。她听说过，除了她之外，自然有没法通过测试的小姑娘。

雨稍微小了些；她加快了脚步。在拐上直通大宅的道路之后，她看见前方不远，有一个人站在路边的屋檐下。她起初只打算用雨伞遮住面容，随后发现那是乔贞。她停下了。他走到她面前。

“这么晚，还下着雨，你在外面做什么？”乔贞说。

“没什么。正打算回去。”

“刚才去了什么地方？”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她把伞推给他。“替我撑伞。回去了。”

乔贞接过伞来，和她走了一段路，什么也没说。达莉亚感觉到一种对她来说非常困窘的气氛。

“你故意不说话，对吧？”她说。“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了？”

## 5

“我看见你站在桥洞下，和肖尔手下的人在一起。”乔贞说。

达莉亚沉默了。她原本是出于急着打破窘境的情绪化念头才开口，然而现在听到乔贞说出她隐瞒的状况，却开始后悔。这是应当向所有人保密的会面才对。

“你跟踪了我？”她说。

“我是你的保镖。你半夜下着雷雨的时候要到屋子外面去，我必须警觉。”

“你一开始就可以直接叫住我。用不着偷偷摸摸地跟这么久。”

“假如你要做的不是什么危险的事，那么我也没必要阻止，只要保证你能安全回家就行。”

“既然明明都看见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在合适的距离看见你们在说话，实际情况当然不知道。”

“你这样很让我难堪。太过分了。”

“所以我刚才没有继续追问。是你自己非让我说出来不可的。”

“我不和你说了，乔贞。”

“这件事管家还不知道。为了你以后不再这样做，他一定会安排人每天夜里守在门边。”

“这算是在威胁我吗？”

“威胁？不。会伤害对方的行为才叫威胁。我这样是为了你的安全。假如你能证明刚才的会面既没有，也不会给你带来麻烦，那么这件事我可以当作没看见。”

“说到底，你还是在盘问我。”

“在回到屋子之前你还有时间考虑说不说。”

“这样真没劲。”

达莉亚停下了。

乔贞也停下来，回过头。

“你不打算回家了？”

“无所谓。反正那里根本称不上我的家。”

达莉亚知道自己又说出了一句危险的话。*我明明不应该让他心里产生更多的疑问。*她低着头，使劲抹一抹自己的脸；她希望自己能一口气说出所有实话，就像抹去雨水一般轻易。然而在停雨之前，面庞根本没有变得干燥的机会。别的雨滴从发丝上落下，从空气中飘过来。

乔贞拉了拉她的右臂。“走吧。”他说。

达莉亚在原地站了一小会儿，随后继续躲在伞下往前走。

“我可以告诉你。”她说。“但是你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没问题。”

“我去找那个人，是想向他打听……狄恩的事。”

“为什么要打听这些？”

“我想知道他对我有什么看法。”达莉亚停顿了一会儿，等待乔贞的反应。“因为我喜欢他。”片刻的沉默后，她继续说。

*至少，这不完全是谎言。*

“他长得不错，还很会关心别人……”她又说。

*——也许有些过火了。*

“他们做这一行，保密很重要。我不觉得他的手下会轻易给你透露情况。”乔贞说。

“我就是想试一试，不行吗？就是因为他们神神秘秘的，所以我才……等等，你这前半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做的哪一行？”

“治安局的调查官。这我们都知道。”

达莉亚隐约察觉乔贞和狄恩也许有了进一步的交谈。这是一个危险的区域，她必须把话题引开。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你猜对了，那个人没告诉我什么有用的东西。他说他和狄恩只是普通的同事而已。”

“如果你真这么想知道，直接问肖尔本人就行。”

“别傻了。还没到这时候。”

雷声不再响起，雨水也小了不少。他们走过街道的拐角。已经能看见大宅的南面墙壁了。

“舍尔莉告诉我，她害怕你不够喜欢她。”达莉亚转过头，看着乔贞。“你到底怎么看待她的？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想做你们俩的传话人。”

“那何必操这份心。”

“我只是问一问，提醒你不要伤害她的感情。如果你打定决心要对她一直这么冷淡，那从一开始就不应该……”

“不管我怎么做，她都停不住抱怨。”

“才不会。她也许是有一点……太容易紧张，但那是因为她喜欢你啊。你偶尔也应该放松一些，我知道在她面前你也经常这样绷着脸。”

乔贞皱起眉头，望向侧面，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刚才又没有追问你的事。”

“那又怎么样？我又不是在和你做生意，一句话换一句。你的事当然和我无关，但舍尔莉不是第一次找我诉苦了。她当然可怜，可是这样闹多了，还连带着让我也心烦。既然你觉得你们的事和我无关，那就自己处理好，不要影响我，行了吧？”

“当然行。我明天就和她分手，这样你再也不会受打扰了。”

“噢，省省吧。总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宁愿惹火更多的人。就是因为你这种个性，舍尔莉才一点都不快乐。更何况你没有资格这样对我说话。别忘了，我是你的主人。我给你住的地方，让你有钱买礼物送给她。我不是雇你来对着我发火……”

达莉亚也弄不明白自己的怒气是怎么一下子蹿上来的。这就像本该熄灭的柴堆中突然跳出几大粒耀眼的火星。她回想起刚才教官掐着她脖子说出的那些话——并非具体言语，而是那种不顾对方尊严，尽力展示自身权威的势头。火星在碰触到乔贞之前，就先烧灼了她自己的胸膛。她低下头，盯着脚掌前方因不停溅落的细雨而布满动荡水纹的地面，有一种就此停步，从乔贞一直撑着的伞下离开的冲动。她没有这么做；他们继续走近大屋。

“灯亮了。”乔贞说。

“什么？”达莉亚抬起头。

“看上面，你的卧室。灯亮了。”

除了乔贞所说，达莉亚还能听见一些熟悉的话语声从楼上的窗户后面传出来。

“这下可好。用不着你说，管家已经知道我夜里溜出来了。”

“只要告诉他们我和你在一起就行。从大门进去吧。”

他们在屋门前停下了。有屋檐挡着，乔贞放下雨伞。达莉亚转过身，站在他面前，背靠着大门。

“对不起。我刚才说的那些……”

“没什么。”

“我心急了些。因为你突然说要和她分手什么的。”

“先别谈这些事了。”

“我还有些话想说。”

“说吧。”

“我们是朋友……对吧？如果不愿意回答，你点点头就好了，我是说假如你也这么认为的话。”



“是。”

“既然如此，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他看着她，等她把话说完。

“每个人都会撒谎。而我.....也许我在这方面，比其他人要更严重一些。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明白。你需要一个人管着这些.....”

“听我说完。非得撒谎的时候，我心里不好受。但是我却很讨厌别人对我撒谎。我.....简直是痛恨这样的事。你是我的朋友，对吧？我希望你能尽量对我诚实一些。没有什么很重要的理由，不要骗我。当然，我知道你从来就不喜欢骗人，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想法。”

“进屋去吧，达莉亚。”

“你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现在你需要休息。”

---

两天之后一个缺乏阳光的下午。乔贞站在镇教堂的门口，等待舍尔莉。他们有约会。这是舍尔莉选择的见面地点；教堂正好在进行慈善方面的活动，大门不停有人进出。这让似乎毫无目的站在一旁的乔贞很不自在。他知道舍尔莉非要选择这里，就是为了让镇里的人都发觉他们俩。

舍尔莉来了。她远远地看见他，就对他微笑着快步走来，在还差五米左右距离的时候变成了小步的奔跑。她没有迟到；只是乔贞早到了。对于两人的约见，他通常都是准点到场，偶尔因为工作不得不延误，而今天却有意识地早出门半个小时。他不大愿意承认，达莉亚的话对他产生了作用。

从那天以后，他们俩只有过寥寥几句交谈，内容完全没有超出主人和受雇者的范围。

“你早到了。”

站在乔贞面前的舍尔莉，使她和身形一般细小的声音尽量上扬。她的目的达到了；的确有一些行人朝他们望过来。认识舍尔莉的人并不多，但凡是知道达莉亚·华顿的镇民，通常也就认识，或至少见过乔贞。对于这样的眼光，通常乔贞会略微转过身，尽量把面庞朝向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今天他没有这么做。他看着舍尔莉的眼睛：她很开心，哪怕两人的约会并没有真正开始。

——可是，难道她不是一向如此吗？乔贞明白，对于舍尔莉的积极态度，他从来没有真正觉得烦心，否则此刻两人也不会一同出现在这里了。也许该对她说一句，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

“我们走吧。”

乔贞说着，拉起她的手。对于今天的计划，虽然早已决定，但他还是有些犹豫。在到晚餐时间之前，他会带她去看木偶戏——一位小有名气的木偶师来到米奈希尔演出。演出场所选在小学的礼堂，这显然已经说明了主要观众群。小学礼堂不会是适合乔贞的场所，但既然舍尔莉等不及地搂住他的一边胳膊往前走，那么他就有了出现在那儿的理由。

## 6

乔贞关于自己不适合木偶戏表演场所的预期，并没有完全应验。观众的确大部分是小孩子，不过在后排聚集了不少年轻人，也有少部分总算找到新奇方式来消磨一段时间的中老年。黑布遮住了礼堂的所有窗户，几盏精心安排的烛光让前方的木偶戏台笼罩在明亮，没有产生太多干扰性阴影的光晕中。木偶师的手掌穿过后方悬挂的布帘，它们轻握木偶的脖颈，或者操纵连接在关节上的长棍；当木偶表现出最生动的姿态，往往也就是这双手的存在和影响最明确的时候。这并不影响观众们的投入，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戏台上进行着一出童话，但并非完全是充满糖果和童趣式滑稽的幻想。一位公主因为咒语而倒地死去，在身体完全不动弹之前她的一只手指向天空，有着绿色透明翅膀的精灵在半空中无望地回旋。另一个场景里，深红色的布条成为了吞噬小木屋的火焰，求生者来回疾奔着寻找出路。有的孩子用手掌遮住脸，透过指缝往戏台上看；有的孩子则把头部靠在身边的大人肩膀上。

舍尔莉的表现接近后一类孩子。她抱住乔贞的一边胳膊，歪过身子靠着他。她几乎全程都没有说话，眼睛始终望着戏台上身着多彩服饰的人偶。这就像两人夜里站在甲板或是坐在码头上，来自他人以及水面的低语声让从身边无限延展的黑暗丝毫不显阴冷；而在视线的尽头，那些反射着月光的船帆出现在海平面边缘。每当这样的时刻，乔贞会觉得舍尔

莉的体温不仅传到他的皮肤上，仿佛也柔化了黑暗的棱角，让它们能安稳地包容远方的光和热。木偶剧演到中后段，乔贞产生了一些睡意，视线变得模糊，有那么两秒钟还因为意识中断而低下头；这并不是因为戏台上的事物太无聊，而是他感觉到一个适合休息的环境——温暖而安全。在野外独自求生的时候，他多少次在寒夜里无法入睡，仿佛为了取暖而升起的篝火也是潜在的敌人，也许随时都会喷出一条火舌烧灼他的双腿。现在，他不得不抬起头和睡意对抗——毕竟这样会让舍尔莉以为他不愿意和她在一起，而事实正好相反。

表演结束后，两人走出礼堂。舍尔莉显得很兴奋，不过没引导乔贞和她讨论这出戏的故事。从这一点来看，乔贞认为她肯定注意到自己打了个盹，只是不打算因此表露不满。他明白，舍尔莉虽然通常很黏着他，对于有意无意的冷落爱发牢骚，但常常也会害怕将这一点表现得过火。也许今天他的提前赴约，已经让她有足够的理由忽略发牢骚的习惯。

“离晚饭还有些时间。”他说。“有别的想去的地方吗？”

“那些木偶真漂亮。我想知道它们是怎么做成的。”停顿了片刻，她继续说。“能去木偶师那儿看看吗？”

“什么？”

“他总该有个住的，放这些东西的地方吧。我想去问问，不知道他欢不欢迎客人。”

“这种事不合适。马戏团也不会随便允许你进他们做准备的帐篷。”

“陪我去问问就行了。我觉得他肯定是好脾气的人。”

“他也许已经回去了。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你一定是没看见，他的马车就停在学校的另一边。如果不快些的话……”

这是一个出乎乔贞意料的要求。也许舍尔莉并非完全忽略他打盹的事；这是她在寻求补偿。

“走吧。”他说。“但是如果他不乐意，就别缠着人。”

“才不会。”

舍尔莉拉着乔贞往前走。乔贞完全不记得在附近见过木偶师的马车；他们明明是直接进入礼堂的。看来舍尔莉早就把情况都弄明白了。

“就在那。他还没走呢。”

顺着她的声音，乔贞看见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正在把一些木箱子搬上载货马车。他刚才并没有真正见到木偶师，现在能帮助判断的只有挂在箱子外侧的木偶部件。舍尔莉拉着乔贞走上去；但是在接近此人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搬箱子的人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他戴着一副酷似那些木偶面相的白色面具。

“您就是……木偶师，对吧？”舍尔莉说。

对方点了点头。

“嗯……刚才的表演真精彩。我想问问……”

对方似乎是察觉了舍尔莉的意图。他利用黑袍子遮住一个木箱的表面，把它推进车厢深处。舍尔莉不知该怎么开口，因为对方不像是能操控着木偶做出优美舞蹈的艺术家，而更像立在坟地附近的稻草人。她不由得握紧了乔贞的手。

“没人打算弄坏你的东西。”乔贞说。“她就想问问，这些木偶都是怎么做成的。”

“它们不卖……”木偶师说。

“我们不买你的东西。”

“我也不收学徒。”

“算了，还是走吧。”乔贞对舍尔莉说。

舍尔莉看看乔贞，再看看木偶师。她显然不大愿意毫无收获地离开，但又不敢继续提出要求。在时候，木偶师突然抓住了乔贞的左手腕。

“干什么？”乔贞说。他抬起左手，没能把木偶师甩开。

“等等。等等，你。还活着。一定是你，乔贞。我知道你没有死。你竟然在这。”

木偶师的声音急促而阴冷，像寒冬中逐渐断裂的树枝。他的手因为抓着乔贞的手腕而一同抬起，袖子朝下褪去；乔贞看见了此人手臂上的纹身。

“舍尔莉。”乔贞说。“我有事要和他谈谈。回礼堂门口去等着我。”

“乔贞。”她说。

“不要担心。我马上就会过去的。”

舍尔莉看着他；他避开她的眼神，只盯着那副面具。她离开了，途中好几次回过头来。

木偶师松开了手，抖抖袖子，把纹身完全遮住。

“你现在干起这个来了，安提福斯。”乔贞说。

“我是个普通手艺人，靠这个吃饭。是你找上我的，乔贞。我不想惹麻烦。刚才我只是太惊讶了。”

“没有人跟着你？”

“有，只有我的老婆。这就是我现在的的生活，带着她还有这些玩意，在这儿，那儿做几场表演。但有些地方我是绝对不会去，也不会经过的。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也不想再和以前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乔贞。我后悔到这来。我一直都觉得你还活着。几年了……？五年还是六年？要是再过些日子，我大概就认不出你了。”

“你在害怕什么？还有这副面具……”

“这是为了让孩子们不要怕我。”

安提福斯摘下面具。一张近七成严重烧伤的脸。

“我不担心会有人找麻烦，乔贞。当年的伙伴全都死了，只剩下你和我。我敢这么肯定是因为亲眼所见。另外四个人已经烧死了，我看见他们的尸体。我本来也应该是其中一具的。那些家伙把我围起来，看着我慢慢烧成这样。如果我要冲出去，他们就拿长枪刺我。后来恰好有军队经过，他们才把我抛下。我猜这些事你至少也看见了一部分，然后你逃跑了。我曾经怀疑是你出卖了我们，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能亲眼再看到你……我有那么一点儿高兴。”

“过去从来没见过你摆弄这些玩意。”

“当然。在那样的群体里，有的事绝对不能表现出来。既然好不容易逃生，我就不想孤独地死掉。所以我结婚了。她是一个瞎子，不然这亲事肯定也不能成。而你……你看起来不错，不错。那是你的女人？”

“一个朋友。”

“一上来就给我说好听的话，是个好姑娘。听着，我得回去了……”

“你打算在这留多久？”

“大概再演个四五场。”

“我希望你尽快离开。”

“我早说过不是来找你麻烦的，乔贞。刚才的事是我的错，不该这么大声叫你。我该当作没这回事的。”

“只要你老实一点。”

“还想让我说多少次？我现在是一个烧得不成样的丑鬼，带着瞎子老婆混口饭吃，这样过日子我很满意，不想再碰上倒霉事。演那么四五场，没人爱看了我就和她离开。别断我的活路。”他挥动一下面具。“这玩意能让人们少来烦我，但也不至于吓跑他们。”

乔贞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钱币，递出去。

“拿着。就当是我给你们买了船票。”

安提福斯伸手接过去。“看看……从你这要钱。一切都变了。你以后打算一直留在米奈希尔？”

“这和你无关。”

“那些年，虽然口头上狂妄得很，但我们都知道那大多是空话。我是说除了你之外，我们那一伙。现在他们都死了，这样算起来我倒是混得最成功的了。一个大房间里，上百个小孩子等着我露面……也称得上出人头地了吧。我好歹能随自己的意思活着了，不知道你会怎样。说一件本来应该对你保密的事吧，乔贞。”

“什么？”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遇上你的。一位大人物出了钱，吩咐我们收容你。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我们都很怕他。光是这样的事，就足够提醒着我们，有的人天生就注定要发号施令，而我们不管怎么努力向上爬也是徒劳的。最后那一年，不知怎么回事，他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所以有些人就考虑要杀你。虽然到底还是没那胆子，但我得说，幸好你找到机会逃跑了。和我们继续混下去……迟早会有很难看的场面。”

“关于那个人，你知道多少？”

“在遇上你之前，他就吩咐我们做过不少事。每次都是通过他的手下来联系……那都是一些很可怕的家伙。交易起来非常讲规矩，当然我们这边也就不敢偷懒。就这些了。我一点也不想了解你的身世，但看起来你和一些了不得的人扯上了关系。有人在控制你的生活，同时也控制我们的。这样回想起来，也许最后会遭到袭击……我不想再说下去，也没什么

可说的了，乔贞。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会怀疑你早就知道这些东西……而我又给自己惹了祸……不是这么回事吧？”

“不，我第一次听说。你走吧。”

安提福斯戴上面具，再次成为了木偶师。他驾着载货马车离开了。米奈希尔的人们看见那用黑袍撑起身体的白色幽灵挥动长鞭，穿过街道。

乔贞发觉不该这样轻易把安提福斯放走。为安全着想，至少也弄明白他住的地方。不过，既然他会继续演出，那就还有机会。

九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加入了一伙冒险者——更接近于匪徒。虽然并非是以抢掠为业，但常常接不干净的任务，同时得罪了不少人。乔贞跟随着他们，最初只能干杂活，后来逐渐通过不光彩的途径学来了关于战斗和求生的知识。现在回想起来，安提福斯说出的秘密不是没有迹象的：他一直觉得那些人对自己太过容忍了。到了十四岁，他明白过不了几年，自己要么因为同行者的嫉妒而遇害，要么成为这小集团新的领导人。这两条路他都拒绝。他知道，有些事是一定不能做的。他找到一个机会离开了。他本可以把敌人正在逐渐包围的消息告诉同伴；那些不快的回忆，以及对于安全逃离的考虑阻止了他。他不是真的想引导他们去死；但是他必然不情愿和他们一起丧命。

不知不觉间，乔贞走回到大门紧闭的礼堂面前。观众已经散光了。舍尔莉抱着自己的一只手臂，看着他。

“乔贞。”

“天快黑了。去吃饭吧。”

两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后，乔贞说：“没什么事，我以前偶然和他见过。”

“嗯。”

“我和他说过了，关于那些木偶你有什么想问的，下次演出我们来找他。”

“好吧。”

在随后的晚餐中，舍尔莉一直显得有些局促。她希望用笑容和挖掘话题来消除尴尬，却始终不大成功。乔贞熟悉这样的她。他明白，其实舍尔莉一直都害怕他的某个方面。把达莉亚救回来后，舍尔莉也不大愿意问这件事；她不希望听到关于他如何杀人的部分。毕竟，她是一个因为渔船上的纠纷就会胆战心惊的小姑娘。

晚饭过后，乔贞送她回家。他们穿过两排树木之间的草地；白天时常会有民兵在这儿操练，到了夜里，这就成了她喜欢走的捷径。四周听不见海浪的声音。在树枝之间偶尔会传出细小生物的鸣叫。

“今天真开心。”她说。

至少有一半是善意的谎言。她希望自己拥有的心理状态。每当她这样做的时候，乔贞就感到难以忍受的不自在。这不自在并非唤起他的怒气，而是让他急切地想要改变现状。这就像在那天的舞会上，他必须说服面带愁容的舍尔莉成为他的舞伴。

“舍尔莉。”

她停下脚步，看着他。她眼中的担忧还没有完全散去。只不过是一点小意外，就引起了她太多的联想。类似的想象出现得太多，最终会成为腐蚀信任的猜疑。乔贞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

他看着她的眼睛好一会儿，随后开始吻她。在一开始，这对舍尔莉来说是个意外，但片刻后她就搂住了他的脖子。他们都感觉到这是和过去有所不同的吻。舍尔莉逐渐鼓起勇气，握住乔贞的手，让它搁在自己的右边乳房上。当乔贞的手探进衣服，碰触到她皮肤的一瞬间，她身体一抖，几乎就要后悔这个决定。和达莉亚那场谈话的回忆突然浮现在大脑里，让她放弃了自己的畏惧。乔贞不够喜欢我。他喜欢你。这是一个她给自己加上的咒语，而破除咒语的办法也许只有一个。妈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结婚了，这句话则让她给自己的选择赋予了更多的合理性。

他们先坐下，然后躺在草地上。在月光下，舍尔莉面部的绯红化成了一种更神秘，沉默的颜色。这些色泽逐渐布满她身体各处。

乔贞打算在这一刻，心里除了她，什么都不要想。这样的自我强调反而产生了反效果。

——那天夜里

他们杀了一个与之纠缠多日的敌人，让他的女人继续活着。乔贞坐在离火堆最远的地方，难以入睡。后来，他看见当时的头目站起来，对身边的人说：“那小子还是个童男。我们来帮他一把。”

乔贞的确尽力拒绝了，哪怕在那样的集体里，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他的理由是对那女人没兴趣；在其他人眼里这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按住他，逼迫光身子的女人趴到他身上。无需暴力相威胁，因为女人身上早已遍布瘀青了。

“好好干，别想敷衍。”头目说。“两个人都是。”

乔贞胸部剧烈起伏着，但不是因为兴奋。女人看着他；那目光充满着一种柔和，沉静却更加致命的绝望。她知道，他不想伤害她。他也是火焰和剑刃之下的受害者。乔贞看着女人头发里凝结的血痕，脖颈上方的一块破皮，乳房上的泥灰——无论瞧着哪里，比直视她的眼睛都好不了多少。而他不能闭眼。在表现出恐惧或是受辱的那一刻，那就是对这些同伴的屈服。

后来，他听到一种熟悉的破裂声。大量血液开始溅落在他的胸膛上。他最后看了一次女人的眼睛：那些微自我抑制的柔和光芒完全消失了。在这一刻，他成为了所有人的共犯。

“没意思。”头目说完，将剑刃从女尸的脖颈里拔出来。他转过头去——似乎也在懊悔——

乔贞，怎么了？

他再次听到舍尔莉的声音，看见她的眼睛。她显得很困惑。

“对不起。我……”

他说着，起身走到一边，背对着她。他透过黑夜中错乱交叠的树叶，远望树林外的街道灯光，尽力平抑自己的呼吸。大概一分钟后，他转过身对她说：“抱歉。穿好衣服吧，舍尔莉。我们……”

舍尔莉坐在地上，把头转向一边，用双手遮住胸部。他能看见她在颤抖，听见她低弱的哭声。

他们眼中的世界陷入了僵局。

## 7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夜里，达莉亚躺在床上，用右手背遮住额头。她晃荡挂在床边的小腿，脚跟使劲踢了踢床铺边缘；沉闷的声响回荡在房间里。要是在往常，管家或者侍女就会来敲门询问女主人出了什么事，但是今天谁也没来打扰。

她坐起来。听不见海浪的声音。沉默的月光避开她，小心翼翼地照射着墙角的两个旅行箱。这是她亲手筛选之后的结果；原先仆人们替她准备的行李有六倍之多。他们认为更多的东西能证明她的身份，但她要去的是一个原有身份已经不再重要的地方。更何况，华顿家族实际上早就不存在了。父母亲当年救下的并非让姓氏得以承续的权利，而只是她个人。

至少在当前，睡觉是不可能的。达莉亚也不愿就这样瞪着眼好几个小时，然后在随着清晨来临的困倦中陷入多梦的短暂睡眠。那会多消耗她一个白天来恢复精神，对出远门来说是很不利的，更何况她希望自己尽量以清晰，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即将开始的一切。

她走出卧室。在这大屋里，她总是能听明白自己的脚步声。平日里仆人们走路都尽量轻，从天花板，到楼梯，壁炉，存在着的只有达莉亚自己踏出的回响。这一整栋大屋子曾经属于华顿家，如今是她一个人的，但她从未真正需要眼前的每一块墙砖，每一张地毯，每一座烛台，更不用说那些高高悬在头顶，几乎永远不会有人触及的闲置空间。有时候她觉得这屋子是一座剧场，而她是唯一的演员和观众。

离开大厅，来到通往仆人房间的走廊上，然后转进一道朝下的楼梯。这里通往地下室，乔贞住的地方。达莉亚走下楼梯，来到那扇布满沟壑以及刻痕的木门前。淡黄色的微光从旁边以及下面的门缝里透出来。他在里面，而且醒着。她敲了门。

门打开了。乔贞看上去不太欢迎她的来访。

“什么事？”他说。

“让我进去。”

乔贞侧过身；达莉亚进了屋。这里非常低矮，烛光能在天花板和地面同时造出一个人的投影。顶部稍微高出地面，在东边墙壁的最上方有一扇铁栅式的小窗。

达莉亚四处张望。在这里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轻轻摆头就可以。屋子里的摆设，至少比她当年和父母在逃亡时期住的小棚屋要丰富一些。

“你没收拾行李？”她说。

“没多少可拿的。”

达莉亚坐在床边。乔贞拉过一张椅子，在她的前方左侧坐下。

“你怎么样？”乔贞说。

“什么？”

“我说你准备好没有。”

达莉亚点了点头。“算是吧。”她说。“狄恩告诉我，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地方让我待着。如果少了什么东西，暴风城又实在找不到替代的，那让人送过去就行。”

“你该去睡觉了。明天要……”

“没这回事，明天不用早起。我们中午才出发。”片刻后，她意识到了什么，继续说。“我打扰你了吗？如果你要休息的话……”

“不。这是你的地方。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别说这样的话。”

达莉亚没有离开。她望着右侧的烛光。

“你知道他喜欢称呼我什么吗？海螺女孩。”

“他和我提到过。因为你不肯告诉他那个海螺的故事。”

“我才开不了口。把那东西留在身边只是习惯。我不希望他把我看作小孩子。”

小时候，父亲曾经给达莉亚讲过一个童话故事。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母乘船出海，途中遇上暴风雨，风浪把女孩打进了海里。女孩醒来后，发现自己孤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海滩上。她心想父母肯定遇难了，于是大哭起来；哭声招来了荒岛上唯一的居民，一只巨大的食人魔。食人魔没有吃她，而是让她整天干苦活，打扫自己在山洞中的宫殿。食人魔脖子上总挂着一个有着浅黄色条纹的海螺，它对女孩说，如果胆敢碰这东西，就吃了她。有一天夜里，女孩趁食人魔醉倒了，偷走海螺，鼓起勇气吹响了它。原来这是一个法术道具，其中囚禁着蓝色水滴凝聚而成的精灵。精灵杀死了食人魔，并且为了报答女孩，在海中卷起风浪，引导小女孩父母乘坐的船在这小岛靠岸，一家人终于团聚。达莉亚非常著迷于这个故事，然而在多次听父亲讲述之后又十分害怕，因为这听上去会是可能实际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暴风雨和海浪对她来说都不陌生。为了安慰她，父亲给他买来了这个海螺，说它和故事中的海螺拥有同样的效力。哪怕作为小孩子，她也从未相信这样的说法；但是比起这一栋房子，它更像是父亲真正留给她的东西。

她不打算把它带上路。

“当初也不该说给你听。你不要告诉他。”

“我没兴趣和他说这些事。”

沉默片刻之后，达莉亚继续说。

“我有些害怕，乔贞。”

“害怕什么？”

“这整件事。来得这么快。”

“既然是你们俩共同决定的，那么就是好事。”

“结婚可不只是我们两人的事。”

“听说他父亲很快就回信同意了。”

“他只是答应看看我。”

“无论如何，你没什么好怕的。”

“你不明白。”

达莉亚心里再次产生坦白的冲动，但是不可能继续说下去。两人决定在一起之后，狄恩写了一封信，询问父亲是否能将这名女孩带回暴风城。收到了言辞肯定的回信，狄恩难以抑制兴奋，将信件拿给达莉亚看。达莉亚当然认得那是谁的字迹；她必须将当时自然生发的恐惧掩饰成愕然。“这真是太好了，”她这么说着，同时抱紧狄恩，下颌搁在他的肩膀上，让他没法看见自己的表情。

“你也会害怕吗？要不，担心？要去那地方接受训练。”

“没什么好担心的。据说每年的学员都会有上百人。”

“训练结束之后，你为七处工作，而我应该已经成了他的妻子。然后再过几年，他成了七处的首领……”

“那是以后的事。”

“……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又变成了你的雇主？”

“没必要想这些问题。”

“我要想。因为也许以后我们会慢慢疏远，没机会这样聊天了。”

“你还是太紧张，达莉亚。”

“我是。”

“那你该去睡……”

“你怎么老想把我赶走？睡觉，睡觉。要是谁说的话让你烦心了，你要么说别人蠢，要么赶别人去睡觉。我真是受够了。”

“那还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

“不知道。别的吧。新鲜一些的。”

“你快要结婚了。不要半夜待在其他男人的房间里。”

达莉亚转过头看看乔贞，笑出了声。

“乔贞，千万要告诉我这是你在开玩笑。哪怕是这样，这还是我听过的最烂最尴尬的笑话。”

“随你怎么想。”

“其实你也有些紧张，对吧。我进来之前，这蜡烛就是亮着的。”

乔贞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达莉亚继续说。

“你……和舍尔莉现在怎么样？”

“我和她说清楚了。”

“说清楚？什么事？”

“我一定要去接受训练。”

“那么，以后你们……”

“我们不会再联系了。”

“这是你单方面决定的吧。”

“反正想让我现在彻底说服她，也是不可能的。”

“我……我想打你，乔贞。这样对她太残忍了。”

“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你应该……至少……”她停顿了一下。“算了。这是你们俩的事。而且我怎么对你生气也没用。我早就知道你们俩之间已经别扭很长一段时间了。”

“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懒得说服她？因为她觉得我是为了追随你才去暴风城的。”

达莉亚看着他。

那么……

“她不该这样想。”她说。

“当然。”

你是吗？

一个过于自大且自私的想象。

“你知道，紧张也可以是高兴的表现。”

“什么？……我还以为我们已经不谈这个了，乔贞。”

“现在你安不下心，睡不着。但只要上了路，你很快就会明白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知道。军情七处听起来是个有些可怕的地方。”

“你是嫁给狄恩，不是七处。”

达莉亚明白，她暗地里在期待乔贞能用言语使她平静，而乔贞的确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乔贞实际上并不知道她害怕的真正原因。

她站起来。

“我该回去了。”

他送她到门边。

“晚安。”他说。

“晚安。”

达莉亚登上楼梯；乔贞关上门，听着她的脚步声逐渐消失，然后坐回床边。

刚才，在给她开门之前，乔贞往桌子藏了一件东西。那是某一次和舍尔莉约会的时候，请画师给她画的小幅肖像。他仍然点着灯，就是在考虑着要不要把它带上。

自从那天夜里草地上发生的事之后，他和舍尔莉经历了一段较为疏远而尴尬的日子，但最近两周见面又开始频繁起来。虽然对当天发生的事始终不谈论，表明伤痕仍然存在，但乔贞知道他俩之间从未丧失互相接近的期望。也许对通常腼腆而胆小的舍尔莉来说，非要冒着引发新一阵苦恼的危险去谈论那件事，还不如静静地等待着它的坏影响渐渐消失。这实在不是分手的正确时机。她不想让他离开。他只说自己必须去暴风城；而且这件事没有重新考虑的可能。

安提福斯夫妇离开米奈希尔的那天，乔贞将他们送上了船。也许就是在那一刻，乔贞觉得自己必须离开了。狄恩说成为一名七处探员，必须服从命令，但是只要表现出能力，那么在具体工作程序上就有很大的自由。安提福斯认为乔贞的生命曾经遭到控制；他不想追究这件事——毕竟完全没有途径——因此他向往狄恩描述的前景，哪怕他并不追求自由这个字眼。当他做出这决定的时候，心里仍然对那一夜的事充满懊悔；这懊悔不仅出于伤害了舍尔莉，更因为他发觉自己仍然难以面对一些不快的回忆。也许在米奈希尔的这几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改变。如果有办法将下决定的那一瞬间，转移至为是否带上舍尔莉的画像而犹豫的此刻，那么结果会有所不同。但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想象。

达莉亚说得没错；他也很紧张。甚至可以说，害怕。乔贞能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人们为了抗拒这种感情，燃起火炬，握住利刃。而他要做的，首先是离开米奈希尔。在随着匪徒们四处流窜的那几年，考虑未来是一件虚妄的事。但他现在能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想想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毕竟，这是谁也没法预测的事。

---

一天上午。军情七处大楼顶层。

“父亲大人，我把他带来了。”

“让他进来。你在外面等着。”

“是。”

潘索尼亚坐在办公桌后，看着儿子走出房门，而另一个站在门外的年轻人擦过他身边，进了屋。

“肖尔大人。”在屋子中间站定后，年轻人说。

“你就是乔贞？”

“是的。”

潘 索尼亚已经见识过太多要来七处效力的新人。他们通常都尽力镇定，希望显出自信，而又不过分热切。也有不少人很难掩饰直接面对他的紧张，甚至是恐惧。极少数人会表现出野心，仿佛从第一天就开始考虑自己迟早会是这房间的主人。潘索尼亚觉得眼前的人有一些特殊：他显然是一个坚定的人，但却显得太平静了。无论出身 如何，愿意来到七处，都必然怀着一些期望，无论是效忠还是赢得声名。眼前的人缺少这种急于表现自我的自然流露。

——当然，也许这只是期待引起的错觉，潘索尼亚想。毕竟他对她承诺过，好好照顾这曾经的孩子，让他得到应有的生活。

*我用我的办法，提供足够的机会。结果由他自己去争取。*

“狄恩探员认为你潜力不错。但在有机会表现这一点之前，你必须先通过学院的训练。我希望你已经有所准备。”

“我想是的，肖尔大人。”

“你可以出去了。”

年轻人离开后，潘索尼亚离开办公桌，走到窗户边。对大部分暴风城的人来说，这会是稍显阴冷的一天。但他觉得这样正好。他有很多重要的计划在进行着；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人能够插手。

---

乔贞案卷——破浪

第七章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End



## 第八章 现在是向堤岸唱终曲的时候了

手中的几个餐盘掉在厨房地面，摔碎了。舍尔莉瞪大眼睛看着埃林。

“是真的？”她说。

埃林慢慢地点了两下头。

“噢。”沉默片刻之后，她继续说。“你告诉乔贞了吗？”

“说了。让我先问一下，这些盘子都是我怕婚礼晚宴的时候不够用，所以自己出钱买来的吗？”

“对。”

“那么又多了一笔开销。”

“不……不好意思。”

舍尔莉蹲下去，想要拣出最大块的碎片。过了两秒钟，她突然站起来，捏着自己的右手。

“我给划了一下。”

“你在开玩笑吧？舍尔莉，你做了多少年酒店老板娘了，竟然还会犯这么老套的错误。伤得深不深？算了，你去擦擦药什么的，这里我来。”

舍尔莉离开厨房。埃林发现有一块盘子没打碎，只是崩出了小缺口；思索一番之后，他还是把它和别的碎片一起扔进了垃圾桶。过了两分钟，舍尔莉回来了，右手中指简单地包扎了一圈。她在凳子上坐下，以专注而又困惑的眼神望着前方。片刻之后，她突然站起来。

“我……我该去看看她吗？埃林，你说……”

“别激动，坐下来。冷静些。”埃林轻按她的肩膀，让她坐回去。“现在除了马迪亚斯和医生，谁也不能见她。她刚刚才醒过来，情况怎么样还很难说。”

“那么你也没有……”

“对，我也没有见到她。这事儿是马迪亚斯的手下人通知我的。她醒了，我现在知道的只有一句话而已。那小子觉得我们这些熟人应该知道，但是暂时还不能传出去。这是完

全的私事，舍尔莉。我们不能让某些人有机会拿这个做文章。”“拿这个做文章？这是什么意思？”

“没办法，总之必须预防。一切风波好不容易过去了，我们要尽量低调些。”

舍尔莉双掌搁在膝盖上，挺直背脊，缓而重地呼一口气，随后整个身体随着气息的向下流动而放松。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而是她希望平静心绪做出的努力；她的目光依然不安定，不过比起担忧，它更接近谨慎的喜悦。

“四年啊，埃林。”

“差两个月四年，大概是。”

“听你说了之后，乔贞怎么样？”

“意外。很高兴。当然，以他的方式来表达。”

“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说的人是乔贞，而且他还在监狱里，所以不能期待他捏着拳头像赌徒赢了一把大的那样大叫大嚷。但如果你在场，就能看出来了。还记得我们夜里把他骗到这里来，然后揭晓这其实是生日晚会的那一次吧？他当时的表情？大致上就那模样。但我当时不应该留在那，所以说出来之后我很快就离开了，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他们还要把他关多久？”

“现在还不好说。关键是要七处和教会尽快修复关系，让议会看上去像是谁也不爱搭理，偏还要到处横插一脚的白痴。我猜你不爱听这些事。”

“他一定很不好受吧。达莉亚都醒过来了，他却还在监狱里。”

“不用太担心，舍尔莉。我可是给他带去了两个天大的好消息，在这之前他还是一个死囚犯，气色也不至于太糟糕。他有什么挺不过来的。”

“很多年前，他和我分手的时候，说希望我以后过得幸福。当时我觉得这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再也没有可能……反正就是小女孩会想的那些玩意。那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用同样的话祝福他。现在，我有了关心我的丈夫，能干的孩子，酒店的生意也一直不差，这样看来他的话算是成真了。但是……”

---

“别这样想，一两句话没这么大的作用。”“我知道。总之，我希望这一切平静下来，达莉亚也尽早康复。至于你……”

“怎么？”埃林双手朝后伸，手掌交叠贴住后脑。“我，埃林·提亚斯，即将举行婚礼，并且丢下了这世界上最让人心烦的工作，即将开展自己的奶酪事业，生活前景一片美好。很让人羡慕，是不是？”

“要开奶酪店什么的还早。面对事实吧，你是一个失业的新郎。”

“我有足够的积蓄，舍尔莉。至少从这点来说，我还是该感谢肖尔一家的。但你说的还是有道理。比如，婚礼晚宴那天要是有生人到酒店里，看见了我，心想这是他所见过的超过三十五岁的新郎中最英俊的一个，那么顺理成章地就会希望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这时候如果你在场，那么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刚刚辞掉了工作。”

“嗯……看来乔贞是肯定不能到场了。你真的不打算邀请你的家人吗？”

“他们大概早就以为我死掉了。根据离开家的时候，老爹在我屁股上那一脚留下的伤疤的愈合速度，我不觉得他现在会想见我。再说我也没有时间上门去邀请了，只能寄请帖，我不保证这能有用。”

“虽然我不那么清楚实际情况，但是父母对孩子的怒气不可能持续这么多年的。再说，他们当时只是想强迫你结束那种游手好闲的日子吧。他们肯定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不要对我道德教育，舍尔莉。这是一条法律。”

“这不是什么道德……那好，换个角度想。你说要开奶酪店。不光是卖现货，还说要自己做奶酪，要精心选择原料，这可都是你说的啊。那么，你家有牧场，而你父母在这方面做了一辈子，他们有经验……”

“你非得说服我不可吗？”

“我只是觉得，这是你们的婚礼。假如你和歌洛卡都没有别的家人到场，那太可惜了。”

埃林把交叠在脑后的双手移到前面来，盖住眼睛两秒钟，然后放下，在裤子上搓了搓。

“行。你赢了。”

---

“这又不是为了我。”“当然。我想通了。不过想让他们婚礼到场是不可能的，时间不够。结婚之后我带歌洛卡去见他们，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瞎了一只眼睛，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儿，还不是我俩的孩子。听起来前景黯淡，但我老爹应该已经没力气踢我了。”

“说起孩子……”

“那是什么表情？现在你心里想的和我想的是一回事吗？”

“你们俩有没有计划？”

“我们的确打算要一个孩子，考虑到实际情况，也只会再生一个。回头想一想，伊莱恩的学费也越来越多了。就是说我得尽早让奶酪店的事上轨道。”

“不管怎么样，你要说到做到。”

“舍尔莉，把你的右手给我。我得谢谢你，让我提早感受到了本来应当在婚礼之后才压在头上的责任感。”

“你想做什么？”

舍尔莉伸出右手。埃林将它握住，在手背上亲了一下。

“除了家人，这会是埃林·提亚斯在这世界上最后一个留给其他女人的吻。好好保存。”

“……我去洗手了。”

舍尔莉转身走向水池。“小心不要冲到伤口。”埃林对她的背影说。

他离开了猪和哨声酒店。现在是黄昏；平静的运河表面偶尔因为小舟驶过而泛起水波，它们将带着枫叶色泽的温厚阳光朝四周传递。大主教竞选结束在全城引起的狂热气氛已经逐渐消退；它正在以更平和而有效的方式发挥影响力。一个小孩子走过埃林身边，给他发了一张传单，内容是附近街坊正在自行组织公众祈祷仪式，为新一任大主教的顺利上任而祝福。这也许正是让真实祈祷会得以出现的同一种效应，但埃林如今不打算考虑这些东西。

这番谈话，让埃林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事。他几乎身无分文地离开了家；为了彻底地将那广阔而人烟稀少的牧场山脉抛在身后，他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饿着肚子。多少次想中途折回家去，他都放弃了。现在回想起来，他找不到非要那样做的理由。他没有对未来的期望，没有想去的地方；然而心中越是懊悔，他就越提不起折返的勇气，直到路程已经太远，想在重新攒起一些路费或者干粮之前回家，毫无疑问会饿死。

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小村子。虽然没有离开山脉，但是在确认这里的村民和自己的家乡没什么往来后，埃林就暂时留下了。一对儿女不在身边的老夫妻给他提供住处和食物，他则帮着做家务，管理牲畜。一个月之后，他偷拿了这家人二十个银币，留下一封道歉信，继续上路。他在信里说以后一定会回来报答。

这是让埃林后悔的错误之一。他犯过很多错误，有的让他不愿意回忆，比如那所有始终没能兑现的承诺；也有的错误最终让他觉得幸运，比如来到他身边的伊莱恩。他转过身，看着酒店大门口；再过几天，这里会举行他和歌洛卡的婚礼。因为两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加上他过去的敏感职业，所以仪式和宴会的流程都避免张扬。这多少有一些抵触他的个性，但算不上什么问题。他没法分辨，到底是哪些人生中的错误产生了作用，将他引到她的身边来。也许现在要做的，只是感谢所有这些错误，并且告诫自己以后做一个尽量远离错误的人。

---

尼赫里跨进房门。海兰坐在书桌前，前后翻阅着一本典籍，挑选片段抄录在资料卡片上。

“海兰主教。”

“请进，尼赫里主教。”

“我不希望打扰您的繁忙工作。”

“不，没这回事。这只是我在计划之外的一点小兴趣。《论乡村地区传道仪式的演变》，三十年前一位无名教士的著作，据说他只是自行印刷了二十本，用来赠予朋友。一周以前我才从旧书商的捐赠中发现这一册，正在尝试给它加注。”

尼赫里走进来，立在书桌前。

“我以全部的诚挚和喜悦，恭喜您赢得大主教选举。圣光终于对无数教民的祈祷做出了回应。”

海兰放下纸笔，站起来。

“非常感谢，尼赫里主教。现在请坐下吧，我们不必在我的书房里继续这样正式的发言。”

两人先后坐下了。

“明天就是大主教加冕典礼了，许多人都渴望在那之前能够当面恭喜您。另外，关于典礼程序的安排，虽然已经有了定式，选举委员会也打算和您商讨一下，询问您是否有个入所希望的……”

“只要遵照传统就行。我不止一次出席过大主教加冕典礼，在我的记忆中，那已经非常完善了，更何况其中的形式并不重要。”

“那么您今天打算一直留在书房里？”

“晚饭过后，我会去散散步。正因为明天的典礼很重要，我还是不要在今天太过繁忙为好。”

“您说得对。是我考虑不周。”

海兰重新翻开书本。沉默片刻之后，尼赫里再次开口。

“乔贞的死刑日期已过，他仍然活着。有迹象表明议会将撤销他的死刑。”

“我已经知道了。”

“您是否认为这是议会的失职，以及对国家法律的冒犯？这样一名罪责重大，而且完全没有悔过表现的国家级犯人，如此轻易地得到了赦免。我暂时还不了解议会和军情七处之间是否有利益交换，但是……”

“尼赫里主教，我相信议会是综合考虑到了各方面的情况，才做出这样的决定。除此之外，我只能说这是政治，而我的专长是宗教事务，所以并不适宜判断议会是否失职。不过请您记住这一点：最初裁判乔贞的，也是并非严格遵循特定法律条文的特殊临时法庭。”

“但临时法庭是经过国王批准而设立的，拥有同样神圣的权利。关键在于，这开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先例。如果每一个有叛国之心的人都通过这件事，发觉自己有得到赦免的可能，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番景象。更何况，这表示出议会竟然会对七处这样的恶性机构低头……”

“您话说得太重了，尼赫里主教。”

“也许是这样，但我认为我没有误解事情本质，只有措辞不同的问题而已。处死乔贞，目的并不在于惩罚他个人，而是传递出任何人都必须对暴风城王国绝对忠诚的讯息。以欺骗作为行事手段的七处，正应该接受这样的警告。乔贞入狱，是许多人民都知道的一件大

事，如今想制止他得到赦免的消息的传播，显然不可能。这么一来，议会的威望会降低，而七处则获得了更加猖狂的资本。”

“我想不至于，因为七处还在其他方面遭到了惩罚。”

“请问，在成为大主教之后，您是否会继续坚持对七处那些妨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斗争？”

“欺骗人民的确是最难以容忍的行为，无论是否来自于七处。毕竟在一个欺骗和混乱大行其道的国家，信仰无法得到传播。继续监督七处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会保持一直以来的态度。”

尼赫里明白，海兰并不热衷于这个话题。但他还是有话要说。等到海兰成为大主教之后，他就很难有像这样随意和他单独交谈的机会了。

“我和您保有着相同的态度，海兰主教，那就是七处的不当行为必须得到制止。现在看来，他们逃脱了关键的处罚。但是圣光的祝福，命运的眷顾，让我们又得到了一次揭露七处邪恶本质的机会。”

“您指的是？”

“我得知马迪亚斯的母亲达莉亚从多年的创伤昏睡中苏醒过来了。她本人的不幸经历，完全是七处所造成的。如果能将她保护起来，劝服她为七处的种种暴行作证，一定会是十分有利的。”

“尼赫里主教。您不该去刺激一位重病患者。”

“我并没有说现在就开始行动。实际上，等待一段时间是必要的。至少要让她知道过去的情人乔贞因为七处而几乎丧失性命……”

“尼赫里主教。”

海兰站了起来。

“我真不敢相信您竟然有这种念头。我们要做的是监督七处，而不是蓄意攻击，更不用说利用这样一位女子。这是非常可怕，完全违背圣光教义的做法。”

“海兰主教，我得问一个让我好奇已久的问题。”尼赫里站起来说。“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乔贞的死刑？”

“我不是特别法庭的成员，对他个人也没有仇恨。我所做的只是指出了他的错误行为。”

对于擅长雄辩的海兰来说，这样的回答太过模糊了。尼赫里看着海兰，回忆起自己经过他劝服后如何退出竞选，又如何为悔罪而掰断一只手指。

“最初选择退出大主教竞选，完全支持您，是因为我觉得您不仅是最适应的圣光代言人，也因为您和我在其他方面的理念也有相同之处。至少，我们面对着同样的敌人。也许我错了。”

尼赫里转身朝大门走去。这并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他不希望在这里留下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说出了刚才这番话。这不是他今天到这里来的本意。

“站住。”

海兰此刻的声音，尼赫里从没听过。并不如在集会演讲时响亮，但却拥有同样镇定，且更加紧迫的力量。他停下了，没有转过身。

“尼赫里·查洛斯图，你信仰坚定，凡事以大局为重，这些都毫无疑问。但是我知道你如何处理潜在的瘟疫患者，如何看待战俘，如何持续不断地言辞侮辱林德主教，现在又表现出如此令人害怕的想法。很显然，对于信念不同的弱者，你没有丝毫同情心。作为圣职者，这是你最失职的地方；而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则造成你一生最大的困扰。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能不能还怀着这样的心态，在侍奉圣光的路上走下去。”

尼赫里没有回答；他离开了书房；离开了海兰的住宅。

经历了这一番争论，海兰的喉咙有些难受。他坐下来，喝了一口茶。早在前往监狱探访乔贞的时候，他就知道尼赫里会对他产生疑虑。虽然当初退出竞选，完全是尼赫里自己的提议，但是……

*也许我的确利用了他。*

晚饭过后，他带着一名仆从出门散步，并且罩上一件斗篷，遮住大部分面容。

海兰早已听说，许多市民自发庆祝他竞选成功，情绪非常热烈。在入夜不久之后走上街道，这样的氛围已经不明显，但他仍然能感觉到空气间情绪的改变。他想这应当是由于自身心态的变化。过了明天之后，他成为大主教，事情会不一样。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再是一位地震后突然出现，以自身思想振奋民心，引导路途的智者；视乎不同的人群，他或许成为一个更世俗的祈求者，又或许成为一个更神圣的宗教偶像。研究宗教史多年，他相



当明白自己必须从和以往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开始这个过程，他希望自己的双眼和双手还能承担如此的转变。

他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了大教堂广场上。

“海兰主教，”仆人说。“您打算到教堂里看看吗？”

“不了。他们大概在忙着布置，现在不应该去打扰。”

“我听治安局的人说，明天的典礼预计会有超过一万名市民到场。”

“太拥挤了。希望不会出什么意外。”

“不，当然不会。”

仆人有些后悔提到这个话题。

海兰看着教堂的大门，随后视线朝上移。今晚天空布满云层，没有月光可以借助他辨识夜空中的尖顶，但他当然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又是什么样的形状。他的一生都是围绕这一栋巨大的建筑物而展开的，现在他即将成为它的主人。他回想起自己由于赞助人的政治垮台而遭到波及，不得不离开暴风城，到各个边远教区服务的那些年；此刻的他，也许并不如那时的他在心灵上更接近大教堂。他经历的事已经太多了。

“我们回去吧。”他对仆人说。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了住宅前。在离大门还有二十余米距离的时候，海兰让仆人先回去，他打算到花园的亭子里坐一坐。这是他常常采用的夜间放松活动；仆人答应了，朝房门走去。随后，海兰拐进通向屋后花园的路。

走出十步，他听到背后传来声音。

“海兰主教？”

他转过身。前面站着一个人。从借助稀少光源辨明的部分面部特征看来，他不认识对方。

在他开口问话之前，对方举起了手；他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但还是用手遮住了面部。一件坚硬的东西打在前臂上，没有发出多大的声音。疼痛尚不明显，他作为一个仅仅是受到惊吓的老人跌倒在地。那个人再次举起手，在这一刻海兰不知是该呼救，还是躲避。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只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脆弱。

经历五天五夜的颠簸，马车终于在这山村里停下了。车夫说，一路上没有碰见狼群，实在是一个奇迹。我表示自己时常为我们的旅途顺利而祈祷，却在他心里掀起了积郁已久的不满。他抱怨，如果我真有这份心，还不如为我们安排一些教会卫兵。我辩解自己没有这份权力，随后却惭愧地发现，我认同他的看法。教会应当尽量创造条件，让传教士和他的领路人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这不会是无理的索求。

负责接待我的屋主人非常热情。他们是一对年近五十的夫妻，在村里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农家。至少，他们养活了八个孩子，这是勤劳和乐观的证明。为我准备的晚餐非常丰富，包括这户人家的传统拿手菜。显然，他们一向乐于用这道菜为客人接风洗尘，只可惜猪肉内脏向来不是我能够消化的食物。我不能拒绝这样的盛情，所以最后还是把它吃掉了八成，随后肚子里充满着……我实在不该用某些词来描述主人家款待我的东西。明天我会想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再吃那些食物。晚饭过后，我和这对夫妻以及八个孩子之中的四个在客厅交谈了一个小时，首先要试图回答的仍然是那最单纯，也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远离家乡，到偏远地区来传教。

现在，我面对着油灯，拿起笔开始书写，才真正体会到这个事实：我离开暴风城已经七年了。这两千五百多天里，我无数次面对这个问题，无数次因为无法诚实地回答而懊悔。我不完满的回答对传教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他们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那么就不会信任我；但归根结底，这始终是我自己铸成的错。

七年前，刚刚开始旅程的时候，我甚至难以对教区人民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现在，我能够在讲道的过程中承认自己曾经辜负圣光，让大教堂的圣职者同事们失望。这算不上进步。我要做的，仍然是通过传道，来尽量洗刷自己的罪孽。教区人民只需要一个好的传教士来印证自身的信仰；我寻求的却是成千上万双看着我的眼睛，聆听着我的耳朵。对于北郡个体真知学派的圣职者来说，我在做的是一件极其虚伪自私的事。我不认同他们的理论，但也不能说对自己怀着绝对的信心。

您打算何时结束四处远行传教的生活，回到暴风城？——这是我害怕的第二个问题，因为答案完全脱离我的掌控。我至今没有提出任何返回的要求，也不了解大教堂目前对我的看法。我始终在等待一个裁决。我是一个犯人。囚禁我的不是圣光，是我自己的短视和愚蠢。

作为到达这里的第一篇记录，也许写下这些并不合适。疲劳总是容易让我变得消沉。有趣的是，相比在暴风城的时候，如今我讲道的主题通常更高昂，更有激励性。也许这的

确是我需要的，是教区人民需要的，也是教会希望我去做的。不得不承认，每到一个新教区，我总是在寻求机会说出她的故事，而且总是能引起良好的反应。愿意听我讲道的人民，都理解生活中那些无法挽回的丧失意味着什么，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确信，勇气而坚韧总是能克服所有使人变得脆弱的苦难。

但是，她的故事也并非完全真实。每次在讲述的时候，我将它处理为古老典籍中的传说，不是我的亲眼所见。如果要自我辩护，那么一句“为了有效地传播圣光”就已足够。然而我已经是一个犯人，我的自辩不会有说服力。

也许我寻求的不只是一次赎罪。我心里同时怀着更单纯的目的。

这家主人真是慷慨。我还是不为自己的怀疑而浪费他们的灯油了。

———海兰·路德维希 九年限行时期日记 编号：2376

---

“我来吧。”鲍西娅说。她从仆人手里接过水杯，走进屋里。

海兰盖着毯子半躺在床上，背部靠着枕头。鲍西娅走到他身前；海兰挥挥手，示意她把杯子放在一旁的桌上。她照办了，然后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您觉得怎么样？”

“在这方面我不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既然医师说没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么，您还是打算……”

“暂时不要通知任何人。必须让明天的典礼按预定进行。”

四十分钟前，当看见道路前方一个人突然靠近海兰的时候，鲍西娅没有花时间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人用短木棍击倒了海兰，但是在第二次下手之前，鲍西娅扭住了他的胳膊。现在袭击者已经给绑住，关进地下室，由两名卫兵看管。此人似乎是对真实祈祷会的猖獗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几名候选人不作为的结果。在经历一个烂醉的夜晚后，他偶然发现了外出的海兰，就一直跟踪到此。

“您为什么在仪式前一天晚上还要独自出门？哪怕不是遇上这样的事，要让拥戴您的人看见了，也很麻烦。”

“实际上有一位仆人陪着我，只是到了家门前，我才独自往花园走。”

“成为大主教之后，夜里出门，一定会有教堂卫队……”

“我知道。也许我正是想最后一次在没有卫兵跟随的情况下，看看暴风城夜间的景象。请把杯子递过来。”

海兰接过鲍西娅手中的杯子，喝了一口。

“你已经完全自由了？”

“没有人看守我了。只是我回暴风城的时候随身带着的一些东西，还没拿回来。也许要找到尼赫里主教才行。听说他今天早上来见您了，但是后来一直不知道人在哪。”

海兰回想着和尼赫里之间的谈话。希望他仍然愿意出席典礼。他又喝了一些水，然后把杯子递给鲍西娅，让她放回刚才的地方。

“你已经拿到了本尼迪塔斯的遗物。”

一直看着海兰的鲍西娅把视线往下移。

“是的。”

“那么，祝贺你。为这件事，你经历了不少波折。”

“谢谢您。至于波折……许多都是我自己的错。”

“当然，我不是在向你打探遗物的内容。”

“呃，不，我当然知道，您不是……其实也没什么好遮掩的。只不过是我和他之间的通信。”

“那相当不错，鲍西娅。就我所知，在这之前你没有多少了解父母的途径。”

“是的。我现在……心里很感激。老实说，在这之前我已经多少预料到了，所以打开盒子以后……”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至少，在看他留给我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先前想象中那么紧张，或者难受。”

说到这里，鲍西娅重新抬起眼睛，看着海兰。当发现海兰也正望着她的时候，她不由得怔了一下，把刚刚吸进去的小半口气憋了一会儿。

“鲍西娅。你今天为什么会到这来？”

“海兰主教，我.....”

“你有事要和我谈。”

“是的。抱歉，现在我开始紧张了。”

“我能看出来。也许因为刚刚拿到遗物，你还是容易激动。无论是什么事，如果觉得  
自己还没准备好，那么明天之后，你可以选适合的时间来找我。”

“这不行。我想.....必须在典礼之前跟您说。他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他？”

“我的教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鲍西娅能从海兰的眼中看到一些预感。她站起来，走到房门前把它关紧，将手掌贴在门上站立了一会儿，像是在确认说话声不会外传，然后回到椅子前坐下。

“海兰主教。”

“说吧，孩子。”

孩子。鲍西娅太久没有听见海兰这样称呼自己了。当她受到软禁，怀疑着海兰行事目的的时候，是难以接受这个称呼的。但现在不一样了。这让她更有勇气说出下面的话。

“那些遗物之中.....有一件不属于我的东西。教父把如何处理它的决定权交给了我，而我认为，立刻把它送到您手上，是最正确的选择。”

鲍西娅从腰间挂着的小皮袋里拿出那件东西，用双手轻轻托住其边缘，将它抬高到海兰的肩膀侧面。海兰稍微转过身子，看看鲍西娅手中的东西，再看看她的眼睛，然后将它接过来，背脊随着一次沉重的呼吸重新靠在枕头上。

那是一个只有手掌一般宽大的小本子。黑色封皮遍布沟壑，在特定角度反射着微光。朝不同方向卷起的页脚，如同经历了没有胜者的互相斗争。那疲乏且古旧的纸页气味，让人不得不集中精神。海兰用左手托着本子背部，右手大拇指轻轻划过上百纸页粘合而成的略微扎手的侧部，仿佛感觉到那些年代久远的墨汁就此渗进了他的指纹。他没有将它翻开。

“它并不属于我。也许已经不属于任何人。”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对鲍西娅说。“你看过里面的内容了？”

“不，不。我没看。我翻开了第一页，明白过来是什么，然后立刻合上了。我没见过它，我的意思是没见过这一个本子，但我知道它的用处。这是那位不能说话的……”

“希尔贝丝。这是我和她对话的工具。”

“嗯。她的笔迹……我还记得。还有，还有教父给我交待事情的一封短信，我读过以后就更清楚了。这封信，现在也必须交给您。就在这。”

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信纸，展开，递给海兰。海兰将小本子放在身体右侧，接过信纸，看了看开头。

“收信人是你。”他说。

“您往下看吧。”

在海兰默读信件的时候，鲍西娅一直望着旁边，双手按在双腿侧面的椅子边缘，像是要随时站起来或者往后挪，却一直下不了决心。她觉得，也许在海兰放下信纸的那一刻，她的这一番旅程就会真正到达终点。

---

鲍西娅：

我希望这时候，你已经大致浏览了那些信件。我无法预知它们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心情，只希望你不会沮丧，失落，或者失去勇气。我相信，将近八年没有见到你，并不会使我对你的印象失效；但我无法估计经历更长岁月的你，会成为怎样的人——毕竟，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看见这些文字。

作为一个人，作为圣职者，我犯过许多错误。你弃教，以及离开暴风城，是我长期以来错误慢慢积累的恶果。在那段日子里，受到挑战 and 质疑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印证信仰的方式。这些方式让我成为了一个腐坏，不诚实的人。在宣布和你断绝圣光父女关系的一瞬间，我心中充满冷漠，认定这是对你所犯下罪过的公正惩罚，但这一切实际上都只是错觉，是为了维护自我而构造的幻象。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你的努力，只是背后的理由随着时间而产生了变化：从愤怒，到懊悔，到更单纯的——如果你认同我这样说——作为父亲的职责。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在这里，让我先说一句：鲍西娅，抱歉。我没有正确对待你，辜负了你亲生父母对我的期望。这无法简单归结为一时迷惑。

也许让一个简单的目标占据心中的重要位置，那么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就会更直接。这并不表示他会变得愚钝，而是他有了分辨那些多余烦扰事物的能力。我相信这就是这几年来，逐渐在我身上产生的变化。靠着大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力，我曾经贪婪地追求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逐渐化为平原上唯一的一头野兽，远称不上圣光的传播和培育者。这让我的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哪怕是在我自认最得志的时候，也充满无法排遣，无法坦白的恐慌和忧虑。正是必须找到你的这一个单纯目标，让我有机会抹除长久积郁在双眼前的泥沙。时间越长，我对于过往的回忆就越清晰：永不知疲劳地治学，努力将你养育成人，所有这些单纯的回忆。在你离开暴风城的第四年，我偶然找出了和你父母之间的通信——在这之前，我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放地。在看见它们的一瞬间，巨大的恐慌从心底升起，使我难以呼吸。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又是为了什么而站立在地面上。那是远超信仰崩溃，动摇一个人生存根本的危机感。我不能花了一半人生去建立自我，又花余下的人生去摧毁它。

接下来这几年，我一直试图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许多错误无可挽回，比如我铺张浪费，过于重视繁琐仪式程序的不良声名，已经在许多教民的脑中根深蒂固了。但我要做的并不是强行改变他人的看法。至于我改变了多少，是否有足够的成效，让我下断言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方面的预测让我感到悲哀，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疾病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在无可避免地化为尘灰之前，我只希望自己尽过了最大努力。

然而，有一个错误是我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纠正的。我需要你的帮助。仔细读下去，并且好好考虑，鲍西娅。

我作为圣职者的所有令人可恨的转变，远远发生于你离开暴风城之前。想为它们找个真正的源头是不可能的，但有这样一件大事，它是一个关键性的腐化过程，并且使我赢得了能够纵容自身错误的权力。

四十岁那年，我参与了新一任大主教的竞选。另一位候选人是我曾经的导师，海兰主教。毫无疑问，他的智慧和人望都远胜于我，竞选结果应当没有疑问。接下来的故事，你也很清楚。海兰主教突发重病，临时退出竞选，我得以戴上大主教的冠冕。

这并不是事实。我从海兰主教手里偷来了这项荣耀——通过盗取重要私人物件，并且以此相威胁的方式。

你应该记得，海兰主教一直十分照顾一位不会说话的女士。她一直借住在教堂的房间里，称不上是圣职者，虽然别人时常也会称呼她为修女。她和别人的交流方式，往往是通过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在上面写下语言。你也曾这样和她交谈。

她和海兰主教有一段长而复杂的历史，我向来很感兴趣，而这好奇心逐渐变成恶意的窥探。选举开始前不久的某一天，我盗走了她和海兰主教单独交流时使用的一个特殊小本子。倚仗着其中透露的内容，我逼迫海兰主教退出竞选。这就是我的行为。这就是我往后十余年全部光荣的来源。我勒索了自己曾经最崇拜的导师。

既然已经读到这封信，那么你至少已经看见了放在它下面的黑色小本子，也许还读过了其中的内容。实际上，从这些实际内容来说，我无法真正威胁海兰主教，因为它们完全是私人的交流文字，不涉及足以影响大局的利益纠纷。但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的可恨计谋成功了。我仍然记得在海兰主教面前展示这件东西，引用其中段落的时候，他的眼神有多么黯淡。和这位女士的过往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个人折磨，而我却表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开他的伤痛。

现在我认为，让我的恶毒计谋得以成功的，不是海兰主教的恐惧，而是他对这位女士的保护以及负罪心。而对当时的我来说，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成功了，没有人觉得四十岁的本尼迪塔斯可以击败海兰·路德维希，但圣光选择了我！我是圣光的代言人！就算你的父母当时仍在世，并且目击了这一切，他们也无法阻止我的行为。

鲍西娅，你一定会想，假若我真有悔罪的心，为什么不亲手将这重要的东西交还给海兰主教。这些年以来，海兰主教一直拒绝和我私下见面；托中间人交付是很危险的，而且由于他的主教以及候选人身份，我不能像对你一样，以隐蔽的方式给他留下任何遗物。假若必须归还，我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在那些尚且健康的年月，我没有尽早醒悟；现在时日无多，太多的眼睛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加剧着我的恐慌。重病之人的决定也许会出自精神的不稳定，但我相信自己的决定是谨慎的。

关于我罪过的证明，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在此，我将非常重要的事物托付给你，带着当年那对圣骑士夫妇将你托付给我的全部诚意，忧虑，以及希望。如何处理它，由你决定。我给这些遗物设立了期限，一旦超过期限就会销毁，因为假若时间太长，当事人已经不再存在，而你的心灵变化也可能会超出我的预想。黑色本子中的文字，无论你阅读了多少，请务必不要外传——至少是在和其中当事人交流之前。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可以信任你，是因为其中涉及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人；假如你还是我熟悉的鲍西娅·维斯兰佐，就不会肆意将其中内容泄漏。

我想这就是最后了。这些来自于坟墓的字迹，总归会属于永久的沉默。海兰主教曾经教导我，不要将信仰的印证寄托在单独的个体之上，但我似乎还是这么做了。鲍西娅，愿圣光永远照耀你前进的路途。



海兰把信纸放下。他看见鲍西娅右手撑着额角，手肘支在紧紧闭合的膝盖上，左手横置贴紧腹部，像是要尽力回避什么，却又难以找到退路。

“教父他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我是说，托付给我……”

“我想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在重病的时候他必须选择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完成心愿。那个人是你。”

“我差一点就……辜负了他。我犯了太多错误。”

“我们都会犯错误，孩子，而且你还很年轻。看看我，就说今天晚上吧——一个险些造成严重后果，而且毫无价值的错误。更不用说你带给我的东西。说实话，我多少有一些害怕再次见到它，因为它让我必须去回忆，然后思考自己这么多年来到底有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什么。”

鲍西娅抬起头，用掌底抹了抹眼角，然后看着海兰。

“把它交还给您……是正确的吧？”

“当然。”

“我代教父向您道歉。但是，我不会代他求您宽恕。我没办法体会这件事对您的伤害有多深。”

“这一切在很久之前就结束了。关于这本子的内容，你感兴趣吗？”

“说完全不感兴趣，那就是撒谎了。毕竟教父特别提到了关系到我熟悉的人。不过，我绝对不会打听和外传。”

“没关系。实际上，你有了解它们的权利。我也不打算把它们永远放进坟墓，否则就不会为它回到我手中而感激。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本尼迪塔斯在信件中提到的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人，是乔贞。”

“乔贞？”

“对。在典礼过后，只要有机会，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些别的。然后，也许我们还能一起讨论怎么处理这一段历史。我相信还有许多错误正在等待纠正和补偿。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海兰主教，我原来已经做好了忘记这件遗物的心理准备，但是现在您这么一说，如果真的不能继续了解，我会很遗憾，心里老挂念着的。”

“从回到暴风城开始，你看起来就太沮丧了，孩子。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你可以扔下一些多余的苦恼，而对未来的期待能在这一点上帮助你。最低限度，可以把这当作我对你的谢礼。要知道，你从暴徒的袭击中救助了我，也完成了本尼迪塔斯的遗愿。”

“也许我只是太幸运了。在外面这些年，我见过了那么多应该生活得更顺利的人.....如果他们也有机会在大教堂长大，一定会比现在的我做得更好。”

“这一点我会怀疑，孩子。你在希利苏斯的事我也听说了。记住，你比你想象中要更勇敢。人们都愿意把事物托付给有勇气的人。虽然这样做会有冒险的成分，但冒险毕竟不是赌博。我相信本尼迪塔斯会为你自豪，就像我现在为你自豪一样。”

鲍西娅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又产生了自我否认的冲动，而且也许是回到暴风城来最强烈的一次，但是她知道假若拒绝海兰的判断，她就再次进入了没有止境的自责循环。

——也许真的能这样去想。

*我犯过错误，这一点不会变。但无论纠正错误的机会是别人提供，还是我自己赢来的，关键是我最后抓住了它。就像教父所做的一样。*

“.....我不该继续打扰您了。地下室的犯人，请让我来看守吧。明天合适的时候，我会和您的卫兵一起把他带到他该去的地方。”

“你夜里不休息？”

“不，今天我肯定没法睡着。而且在希利苏斯，我就习惯了这一类事情。”

“那就有劳你了。”

“晚安，海兰主教，还有.....谢谢您。明天的典礼一定会十分顺利，而且.....”

*总不该说“无比盛大”或者“令人难忘”吧？*鲍西娅发觉光是预祝顺利，也太过平淡了，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补充。海兰察觉了这一点。“去吧，孩子。晚安。”他说，让鲍西娅可以在离开房间的时候再减少一些负担。

屋子里安静下来。不只是说话声的消散。鲍西娅带走了充满房间的活力，哪怕她的确情绪消沉。海兰相信年老病弱的人无论如何提高嗓音，气质总是静谧而稳重的。当他演说

的时候，这些气质会让人联想到矗立在哨塔上的军旗；而当他像现在这样，独处于无人可交流的房间，那么它们就更接近于墓志铭上的尘灰。

黑色的小本子陪伴着他。他将它从身边拿起，再次把大拇指放在封面。想要翻开它，是很困难的。他知道其中都谈了些什么。说当年退出大主教竞选是因为突发重病，并非完全是谎言。黑色本子里记录了他无法补救的过错；本尼迪塔斯将它盗走，并且作为嘲弄和威胁的载体，这使得当时的海兰失去了可以胜任大主教一职的精神状态。

明天就是加冕典礼了。他应该平静地休息。但是让他完全杜绝回忆去入睡，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决定尝试着主动这么做。回想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就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他心想，也许自己赞扬鲍西娅的勇气，并不是偶然，或者单纯表达对她的看法。如果这枯瘦的手指只能无力地贴附在黑色本子的封面上，那么也许明天它也无法举起无数人注视的大主教冠冕。

---

也许我终究是一个自私而虚伪的人。我远远称不上圣职者。

一年前收到大教堂的复职通知，我以希望继续苦修的理由拒绝了。我一度以为这是发自内心，诚恳，根植于信仰的理由，它完全解释了我放弃回暴风城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在一个个小村庄里驻留，是为了传播她的故事。我相信只要传播得足够广，那么总有一天我会再次得到她的消息。一位曾经有着最美丽的歌喉，但是却失去了声音和几乎全部未来的女信徒，如何在圣光的引领下继续坚强地生活——这是我九年来打动了最多信徒的故事，但它只是对事实蹩脚而粗暴的虚构。我这样传播，是因为我想找到她。

而这件愚蠢的期望竟然成为了事实。

我看见她了，以及她身边的一个孩子。

当村民告诉我，村子里也居住着一位哑女的时候，如果说“也许会是她”的想法完全没有在我大脑中出现……不，这样没有意义。我已经因为谎言而坠落得足够深了，再怎么坦白也不会拯救我。

村民说，她一直和妹妹以及妹夫生活着。妹妹叫埃斯特，几年以前已经死去，埃斯特的丈夫名叫萨姆。这些陌生的人是谁？她肯定没有这样的亲戚，那么这两人会是康华尔和他的情人吗？

圣光啊，我该怎么办？

我手足无措。再次见到她，丝毫没有让我感到欢欣.....因为我发觉自己竟然不知道寻找她的目的何在。

至少，请告诉我，现在的我是否还有资格向你祈求指引.....

———海兰·路德维希 九年限行时期日记 编号：3017

---

**乔贞案卷——破浪**

**第八章 现在是向堤岸唱终曲的时候了**

**End**

## 终章

### I 我们不在坟头游戏

康华尔跪在地上，双手反绑，低头注视着膝盖前方的血迹。他的血。小屋里光线昏暗，但他坚持认为可以从血泊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有的人在受伤之后会盯着创口出神，仿佛要弄明白这些裂开的皮肉以怎样的方式储存自己的灵魂，而康华尔正在做类似的事。他看见了一面破碎的暗红色地图；那些因粗糙地面形成的微小沟渠和粒状突起都让他着迷。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血可以形成这样复杂细致的景象。他原以为它们应当是更加野蛮丑陋的事物。

许多年来，他都尽力避免成为受害者。既然意识到活不过今天，眼中这些受到伤害的证明反而让他忘记了痛苦。

——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

虽然已经感受不到伤口的疼痛，但是当这句话在脑海中浮现的时候，康华尔的身体剧烈摇晃了一下。他记得那声音。它断断续续流过苍白的舌尖，在空气中疲乏地坠落，如同徒劳拨弄断裂的琴弦。让他最难以回忆的，是音节中包含的唯一情感：失望。

康华尔睁大眼睛；在血泊中他看见了别的东西，就在自己的面部倒影附近。积聚在凹坑中的血珠是她的眼睛。那一道浅浅的波纹是她的嘴唇。他看见了雪尔薇亚。这同一个女人的面容和身躯，无数次让他充满对自身的怀疑以及痛恨，无数次让他短暂地希求一个从来没有遇见过她的生活。

在雪尔薇亚头几次对他裸露身体的时候，康华尔因为自卑而迟迟不敢伸出手指。他不敢略微低头看看自己脖颈以下的部分，甚至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手放在她的皮肤上——哪怕是在不得不进入僵死的婚姻之前许多年，他也没有想象过能见到这样年轻，充满活力和光泽的躯体。看看他自己的手：轻微的动作就会挤出一条条分布着淡褐色斑点的皱纹，不齐整的指甲周围积累着泛白的死皮。这双手本应只能碰触早已让他厌恶的妻子才对。在难堪的沉默中逐渐变得丑陋的不仅是康华尔的身体，也包括他在治安局失去晋升可能之后的生活。他怎么能够不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资格得到她，但是他的大脑已经无法思考她是否另有所图。

后来，在那一天夜里，康华尔看见雪尔薇亚的身体染满了鲜血——来自于她杀死的两个男人，也有一部分属于她自己。直到她抹去脸上的血，露出注视着他的眼睛之前，康华

尔都无法动弹。他后来的确帮她擦洗了身子，并且把尸体推到山谷中，但是在整件事中他根本不觉得身边的人就是曾经以柔软的肌肤使他头晕目眩的雪尔薇亚。他察觉，原来那具躯体不像他想象中那样完美。她的手臂，背部，大腿都有无法逃过肉眼的伤痕。在他眼前杀过了人，她就重新成为了波鲁纽斯的女儿，而不是一个曾经需要他拯救的弱者。

为什么不顺着肖尔安排的计划，而是杀死他的守卫并且逃跑，雪尔薇亚从来没有做出解释，康华尔也不敢问——正是这始终没有弄明白的原因，让他逐渐开始恨她。他想以消极的方式——厌恶以及冷淡——把她赶走；当意识到这样的策略毫无成效之后，他的恨意就表现得更明显。在终于找到了可以定居的村庄后，为了能得到工作，雪尔薇亚时常到处奔走；每当看见她与别的男子对话，康华尔就会强制性地想象她和对方睡在一起。他已经认定她就是这样的女人。现在他已经无法照顾她，那么她就会去和别人睡觉，得到所需的东西。康华尔咒骂雪尔薇亚，用椅子砸她，将她赶出家门，随后又因为察觉她也许可以轻易杀死自己而恐惧。她从来没有报复他；只需要带着怒气的沉默就足以让康华尔畏缩。不久之后，他明白另外一件正在产生的事物限制了她的愤怒。她怀孕了。

这一次，康华尔对自身的恨意来自于雪尔薇亚隆起的腹部。在二十五年的婚姻中，康华尔夫妻没有生育，哪怕连一点征兆也没有，因此他认为这孩子不可能属于他。他想，这个女人不仅切断了他安稳生活的可能，逼迫他成为逃亡者，还要进一步加深他的耻辱。在十分不顺利的生产之后，她的身体很快衰弱下去，而他却有意无意地拒绝照顾她。

雪尔薇亚在生下孩子之后的第三年去世。那天夜里，康华尔守在她的床边，怀着不安以及向着自我退缩的恐惧，勉强地握着她的手。他几乎已经不认识她了：他曾经无比热切渴望，然后又极其恐惧的那双手，仿佛在他的掌心中慢慢皱缩，僵硬成一小团揉碎的叶片。

*我从来没有 背叛过你*

——门开了。在来者踏进房间之前，康华尔没有听见任何脚步声。他抬起头来；视线和注意力离开血泊的同时，大脑立刻感到一阵眩晕。他再次意识到自己是无法脱逃的猎物，彻底地缺乏力量和计谋，没有猎手会以捕捉他为荣。

猎手坐在屋子中央的椅子上。血泊在离他脚尖一米左右的地方停止，无法再向前漫延。

“我可以找人来给你治治伤。”潘索尼亚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康华尔感觉到血液浸满右眼窝。他不知道血都是从哪流出来的，也不知道在那暗红屏障之下的眼球是否还完好。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听觉上。他觉得有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只是

弄不明白是哪边。这些知觉上的模糊，让他奇特地不再害怕眼前的人。如今他唯一的恐惧是无法答话，无法以从未有过的平静心态和对方交流；幸好他还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话语声。

“对你的意义是临死前少一些痛苦。对我来说，我还有一些话想问你。在问完之前，我不想看见你倒下去。”

“我很好。我能说话。能和你谈谈……也不错。”

“能躲过我这么多年，你应该觉得自豪。”

“不是这样。”康华尔把头稍微抬高一些。“我不算什么。雪尔薇亚救了我。而且她永远地逃走了。你再也没办法……抓住她。她自由了。肖尔，你也有对付不了的人……”

“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沉默片刻之后，潘索尼亚说。

“是我害死她的。是我。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她。雪尔薇亚，对不起，我……”

在含糊的自言自语之间，康华尔断断续续地抽泣起来。实际上他是在努力使自己这么做，因为面部的伤口让他已经失去了顺利哭泣的可能。他更加吃力地抬起头，眼皮因为难以完全展开而颤抖着。

“你打算对乔贞怎么样？我求你，放他一条生路。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我不怕死，但是这孩子……我不能让雪尔薇亚更加失望。我不能再做让她难过的事。求求你，让乔贞活着吧。”

“我不知道这种临死前的牺牲精神是从哪来的。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但你表现得尤其不可信，康华尔。村民们都知道你从来没有照顾或者教育那个孩子。”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肖尔，至少……看在希尔贝丝的份上。乔贞是恨我的，他只听希尔贝丝的话。是她把他带大。如果你杀死乔贞，希尔贝丝会受不了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找她才到这来。让我害苦的人不光是雪尔薇亚。答应我会让乔贞活着，不然就马上杀死我吧，肖尔。我活得太长了。我不值得活到今天。”

康华尔向前挪动，膝盖和小腿淌过自己的鲜血。他试图站起来，完全使不出力，随后放任身体摔倒，仿佛是忘记了双手绑在身后，误信它们可以往前支撑自己。他的侧脸贴着湿滑的地面，尽力抬起双眼，勉强看见潘索尼亚站起来并且转身的脚踝动作。意识到无法从对方那儿得到任何回答之后，他让疲乏的眼瞳滑落到眼眶正中，视线里只剩下从面部下方延展出去的一小片血迹。在那一片狭窄的暗红色中，他再次看见了雪尔薇亚。康华尔渴

望再次听见她的声音，却又感到恐惧；他没法闭上眼，伸出手或者挪动脚步；他失去了逃脱这最后一次恐惧的机会。

潘索尼亚走出小屋，命令站在门前的一个手下进去收拾。前方不远处，海兰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按着前额。潘索尼亚走到他身前；海兰抬起头来，因为阳光的方向而难以看清对方的脸。

“你.....杀死他了？”

“不必我动手。”

“圣光饶恕我.....”

潘索尼亚抓住海兰的衣领，把他揪起来。

“不要在我面前祈祷，海兰神父，尤其是我还有话要说的时候。”他松开手，继续说。“你在发抖。看来祈祷没有起作用。”

“我不该这么做。”

“我要交待你一些事。我知道你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所以不会不明白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要立刻回到暴风城大教堂，接受恢复圣职的命令，然后安静地等着。听见了吗？”

“让我等待什么？”

“希尔贝丝。我的人会把她送到教堂。你要收留她。”

“为什么由我.....？”

“我没有让你提问。你只能这么做。记住，在她面前，你是不了解这整件事的。另外，乔贞不会和她在一起。”

“你不能.....”

“我不会杀他。现在他正在村外的山上，等他回来的时候，那间屋子里已经不会有别人了。我对他另有安排，但是他不会死.....只要他不做愚蠢的事。你要关心的，只有回到教堂，恢复职位，然后收留希尔贝丝——和你曾经做过的事没什么不同。我上一次是把这任务交给康华尔，但是他背叛了我，我相信你比他更通事理。”

“我真弄不明白你是怎么看待她，肖尔。你要把她从这地方救出去，却不亲自照顾她，还要把她和乔贞分开。你还是打算保护她的，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办法？科昂的事情已



经过去这么久，她不会为你引来任何敌人了，你当然知道。再考虑一下吧，肖尔。你一定还没有和她见面，对吧？你亲眼看见她了吗？到那间屋子里，好好地和她见一面吧，你会改变主意……”

潘索尼亚拔出匕首，用刀柄砸在海兰脖颈侧面。海兰跪倒在地上，没法说话也没法抬头，却感觉到对方的话语声在自己的耳中放大。

“没错，科昂的事已经过去太久了。所以我可以放心地杀掉康华尔，然后再杀掉你，但我决定让你活着。你应当感激我；为了我留你这条命，你必须做一件事来回报。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并不困难，你曾经做过，而且做得很好，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在这里等着。我的人会给你安排回暴风城的路线和马车。”

潘索尼亚离开了。过了几分钟，海兰站起来，回到石头上坐下。他稍微转过头看看关押着康华尔的木屋，又立刻把视线移开。他没有期望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明白自己在期望着什么。

从村民那儿了解到希尔贝丝和乔贞生活得很艰难，康华尔有着无能以及恶意对待家人的名声之后，海兰经过将近一周的苦思，决定通知潘索尼亚。当时，他觉得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作为四处游行的传道者，他丝毫没有干涉他人生活的力量。做出决定之后，他采用了非常幼稚的预防措施：在寄到七处的信件中，他没有标明地址，要求潘索尼亚在回信保证希尔贝丝的安全，否则就拒绝透露准确地点。他还来不及因为长期等待回信而焦虑，七处就通过信件来源追查到了他。当时，对于在这么做之后康华尔可能的下场，海兰尽量不去考虑；最低限度，他认定潘索尼亚不会伤害希尔贝丝，以及由她带大的孩子。他的信心，一部分来自于久远而黯淡的回忆：在科昂公爵府邸之外的小树林里，潘索尼亚将希尔贝丝交到他手上，然后立刻转身离去——在那一瞬间的身影中，海兰能看见潘索尼亚的迟疑以及自我厌恶，哪怕他不确定这厌恶是更多的来自于放弃希尔贝丝，还是来自于不得不服从科昂的屈辱。海兰的另一部分信心，来自出于圣职者天性的积极判断：希尔贝丝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曾经那样维护她和潘索尼亚之间的关系，毫不犹豫地排斥外界干扰，一定是有原因的。只要潘索尼亚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潘索尼亚·肖尔的确没有变，只是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在更让人恐惧的同时保持着某种残酷的诚实。杀死康华尔；将希尔贝丝送回暴风城；模糊地表示不会对乔贞下手，似乎要干涉他今后的成长道路——这都不是出人意料的选择。

海兰的脖颈仍然很痛。也许请求潘索尼亚去好好和希尔贝丝见一面，然后再做决定，是得寸进尺的要求。毕竟海兰自己也没有这么做。他害怕在当前的情况下见到希尔贝丝；只是他从未想过，潘索尼亚竟然也会有类似的顾虑。

他听见屋门打开的声音，就朝那边望过去。有人把康华尔的尸体拖出来。海兰明白，从最单纯的因果来看，他帮助潘索尼亚杀死了一个人。也许当年在侍奉科昂的时候，他间接害了更多的人——至少是没有试图阻止。

然而事情不能这样考虑。只有蹩脚的圣职者才会用伪道德来解释问题，并且最终把自己绕进那没有出口的迷宫之中。海兰发觉自己不再害怕那具尸体。他从未设想，也不希望康华尔能得到好的下场。康华尔曾经是受害者，也是一个罪人；他在军情七处掌控的世界中犯了错，就只能顺应规则接受惩罚。

至少，希尔贝丝安全了。

潘索尼亚没有亲自将她带走，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甚至超出了海兰那从未确定的期望。

回到暴风城后，海兰发觉自己一年前对大教堂复职通知的拒绝，反而成为了使自己地位很快牢固的资本。大部分教堂同事将他看作毅力和决心远超常人的苦修者——从来没有哪位圣职者能像他一样，八年内在这许多贫困或是处于争乱的地区传教。再也没有人提到科昂的事；过往那些很快遭到压制的政治丑闻并没有长达八年的生命力。教士们敬佩海兰，争相研究他的宗教文章；信徒们将亲身参与他的讲道会视为虔诚之心的证明。海兰知道，为他赢得这一切的是他长期以来在各方面的努力，而不是那出于个人目的编造的故事——失去声音的歌女如何在信仰扶持下坚强生活——在静心接受荣誉的同时，他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再在公众场所谈起它。

潘索尼亚的话实现了。一天下午，助手通知海兰，说有供职于政府的人要见他。这个模糊的说法，显然是因为助手相信来者的权威性，但是却不清楚他们的实际身份。带着不安的预感，海兰来到教堂侧门之外，看见了两名七处成员，以及希尔贝丝。

就算这是一次完全在预料之外的会面，也不会让海兰感受到更多的震动。很显然，希尔贝丝早就知道她要见的人是谁；她的双眼显露出经历疲惫之后的漠然以及隐蔽的担忧，就像她当年嫁给丕平之后不久，海兰还难以和她交流的时候。

上一次在小村庄里，海兰没能仔细地看看她；这次她就在他身前了，让他无法避开眼神。希尔贝丝曾经如同囚徒一般在科昂的宅邸中生活了七年，其间海兰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从她和躺在病床上的丕平的婚礼，直到科昂垮台，房子里的贵重物品一件件遭到查抄，海兰始终不觉得她的容貌有太明显的变化。而这一次不一样了。毕竟她年过四十，过去八年内一直生活在每年冬天都会有不少人因寒冷或者饥饿死去的小村庄——当然，海兰自己更适宜作为时间流逝的例证——但从她的眼睛里，海兰仍然能看见当年在教堂唱诗班之中

那拥有最自然情感的歌者，以及在豪华而僵冷的房间中和他下棋，借此临时忘却痛苦的女囚。他再次回想起一件往事，和当时的感受：即将走投无路的科昂试图对希尔贝丝施以暴行，海兰虽然及时赶到将其阻止，却极其无奈地感受到自己的弱小无力。

——这一次不一样了。

他是海兰·路德维希，广受尊敬的神父，有希望很快晋升为主教。圣光大教堂将成为他的堡垒；这是政客和七处成员都不能轻易出入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比暴风要塞更为安全。

而潘索尼亚显然知道这一点。大教堂可以将希尔贝丝和一切危险隔绝——包括他自己。

海兰心里还有很多疑虑，大多是关于希尔贝丝对于整件事了解多少，以及乔贞的去向，但他必须暂时忽略。为了和潘索尼亚之间的协议，也为了不触及那些自己还无法预见的伤口，他扮作毫不知情，也不打算问她。他相信，只要希尔贝丝还记得他的处事个性，那么就不会产生怀疑——当年在科昂的大宅内，他也从来没有向她问起和潘索尼亚相关的事。

从此以后，希尔贝丝寄住在教堂，时常做一些普通修女的工作。像海兰预料中一样，没有人问起她的身份，只知道她受着他的保护；教堂里的人更不会打扰一个哑女的生活。事情安稳下来之后，海兰成为了主教，随后又在两年内进入了下一任大主教候选人的名单。他远比以前更繁忙——主持本尼迪塔斯将鲍西娅认作教女的仪式，只是其中一段微小的插曲——在不断的工作和传道中，时间以静默而又沉着的步调流逝着。海兰的日程表从未排得这么满，但他也从未感受过如此值得他尊重的安宁。

十一年过去了。海兰明白自己成为了这样一种圣职者：在别人眼中，花白的头发和面部的皱纹正象征着他的智慧和经验。他拥有了只有年近六旬的人才能得到的权威。从某个角度来说，希尔贝丝也得到了类似的尊重——许多人都知道这位并非圣光信徒，却在教堂里服务了十一年的不能说话的女士。他们俩成为了大教堂的一部分，互相之间关于过去的联系日渐减弱；而在这些年月里，他们一次也没有见到潘索尼亚，更加证明那充满谎言，鲜血和背叛的过去，已经完全消散在三千五百多个日夜竞相奔走之后掀起的尘灰中——至少海兰是这么认为的。他想象，无论他和希尔贝丝谁先去世，当其中一人站在另一个人墓碑之前的时候，不会再因为那些动荡日子的些许错误而懊悔。

正因为如此，在大主教竞选前夕，当希尔贝丝选择安静的地方和海兰单独见面，将那句话写在黑色小本子上并且递出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我看见狄恩和乔贞了*

希尔贝丝已经不再那么明亮的眼睛，显露出了海兰早已遗忘的目光：那隐藏在静默之后的疑虑和不安。很久以后海兰才知道，当时正是乔贞跟随狄恩来到暴风城接受训练的那一年。城东有建筑群遭到焚毁，希尔贝丝随一些修女去发放救济物资；七处认为这是系列纵火案的一部分，狄恩带着乔贞前去进行现场调查实习。在那之前，希尔贝丝从未见过出生超过三天的狄恩，他从别人的呼唤中认识了那张陌生的面庞。而乔贞——在偶然听见名字之前，她就认出了他。虽然已经十一年没有见面，但她坚信那不会是别人。

如果事先知道会有这么一次偶遇的可能，应该出手预防吗？海兰没有答案。显然，希尔贝丝并没有怀疑他当年隐瞒了什么；她只是非常不安地和他分享这个发现。她早已知道狄恩成为了七处的继承人，所以倒是乔贞更让她挂心。她告诉海兰，当年潘索尼亚托手下告诉她，乔贞会得到妥善的安置，只是她从来没有得知详细情况。她不止一次地想象他已经死去。她不会否认：对曾经养育过的乔贞，她才真正怀有母亲的感情。

这时候，所有那些掩埋过去的幻想在海兰大脑中破灭了；他意识到自己十一年以来持续地说着同一个谎言。他对希尔贝丝坦白了所有他必须坦白的事，没有保留。八年之内通过传教来寻找她。为了救她而通知潘索尼亚。亲眼见到康华尔的尸体，以及和潘索尼亚之间关于照顾她的协议。当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在结束的一瞬间，他立刻开始后悔，如同当年刚刚将事情通报给潘索尼亚的自己。

希尔贝丝没有明确表示乔贞是否看见或者认出了她。也许她是在避免谈论真正痛苦的事。海兰期望她在听说这一切之后能够发怒，但事情完结得比他想象中要平静很多。她坐下来，握住他的手，看着他——这没能持续多久。海兰能感受到她的手指渐渐失去自信和力气，目光也随之黯淡，就像教堂钟鸣的回音在城郭边缘消散。半分钟之后，她松开手，站起来，转身离开。

海兰明白，这是一次没法完成的安慰和谅解。毕竟她是真正受伤害的人，不可能像他一样，将抛弃一切过去视作使心灵平静的必需——更不用说那两个孩子就在离她这么近的地方。只因为潘索尼亚对希尔贝丝的个人安全做出了正确安排，就试图忽略他在其他方面造成的后果，几乎是一种可耻的逃避。

希尔贝丝随后将当时和海兰交流的黑色小本子，扔进了教堂外一处堆积废弃物的角落。

——站在不远处的本尼迪塔斯等待她离开，然后上前将那属于过去，却会一直影响到将来的记录拾起，抖落上方的尘灰。

教堂里有上千双眼睛注视着海兰。在教堂外，还有数万人在为他祈祷。

他已经结束了演说，即将戴上属于大主教的冠冕。

出乎海兰意料的是，尼赫里到场了。他没有带卫兵，站在一排高阶圣职者队伍的末端，神情平静。

经历昨夜的事情以及回忆之后，海兰能够确认，导致尼赫里和他发生争吵的，是关于目标的分歧。尼赫里对七处的敌意非常直接，没有回旋余地。海兰的确不希望看见七处尽力延续着潘索尼亚人格中残酷的一面，但是当乔贞的性命陷入危险的时候，他就必须调整事物的优先级。

仪式助手将冠冕呈上；海兰双手将它捧起，抬高。在演说过程中一直很肃静的教堂，此刻更是除了衣物的摩擦和抖动，几乎听不见别的声音。他突然觉得左手前臂有点儿吃力。昨天晚上，他用它挡下了一次袭击。

在尽力让手腕伸得更平稳之后，海兰看着冠冕，在视线范围边缘则是始终注视着他的人群。只有服务于大教堂圣职者和少数受到邀请的官员能够参加典礼。他相信所有这些人不会对他的举动漠不关心。大部分人敬佩或者向往他，也有人将他视作对手或敌人，甚至怀着仇恨。

在七十五年的生命中，他早已习惯了独自面对书籍和光线微弱的油灯，将与外隔绝状态下的研修视为通往信仰的必要途径，以及长久心灵满足的来源；但是在理应迎接最高荣耀的一刻，他却初次切实地感受到了孤独。

毕竟，真正了解海兰·路德维希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到场。

## II 只是些根与叶

“哎，鲍西娅。过来，过来。我和你说说话。”

顺着声音，鲍西娅看见了站在前方店铺旁边的埃林。他边打招呼边慢慢往后退，同时搓着手并且看看头顶上打开的窗户，像是要尽量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把她引过去。鲍西娅皱着眉头在原地停了几秒钟，然后走到他面前。

“什么事？”

“别站那，再进来点。”埃林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到一块晾晒在狭窄巷道之中的床单后面。“就你一个人吧？没人跟着你？今天太阳真是刺眼。”

“有话快说。我还有事。”

“你真是越来越冷淡了，看不上我们这些做小本生意的。难得从教堂出来一次，抽时间帮善良市民解决一点小问题不是很好吗。”

“那好，市民先生，请问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先耐心听我说。前几天我载货进城的时候，恰好遇上一个老朋友，和他聊了一阵子，谁知刚好让一个店里的常客看见了，还把这事告诉了歌洛卡。现在她非和我过不去……”

“我没听明白，她生你的气了？为什么？难道你所谓的老朋友是女人？”

“不，不是。他是……供应公职的人。那个告密的家伙大概以为我犯了事，在接受审讯，这完全是误解，可是歌洛卡又不听我解释。”

“我还是不懂。聊天不可能看起来是在接受审讯。要不就是你在瞒着一些事。”

“关键是地点。我们没有在路边聊。其实是在……”

“你还打不打算说明白。”

“……一个私密，又带有危险性的地方。”

“七处。”

“对。”

“你又趁着出城的机会给七处收集情报，对不对？”

“这不是为了私利，是为了国家机构能够良好运作，更何况马迪亚斯非要我帮忙……你看这人，都多大了，一点独立办事的能力都没有……开价也还行，过得去。告密的家伙是恰好到七处去指认一个嫌疑犯，然后……”

“等一下，埃林。这么说，你是收了酬劳的。”

“当然。难不成还让我做慈善？”

“那么这笔收入你也瞒着歌洛卡了？”

“不，你这样说起来就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一样。她暂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笔钱，但这是为我们一家人存起来的。要是遇上什么麻烦，比如店里资金周转不济了，我就可以拿出来急用，到那时候她可不会抱怨钱的来源。”

鲍西娅叹了口气。

“好吧。你都瞒着她，当然是你不对……不过应该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这一点我可以相信。那么你想让我帮什么忙？总不能让我代替你去坦白吧？”

“这样，很简单。最近教堂卫队训练营不是丢失了一小批装备吗？你就跟歌洛卡说，我其实是去协助调查这件事的。”

“不可能的，埃林。我不会帮着你一起撒谎。”

“撒谎，这哪里是撒谎？这不等于是让我承认了偶尔为七处做事吗？我只不过是想让它听起来比较神圣一点，她的气也能消得更快些……”

“不，你自己解决，用正确的办法。我本来就不应该插手你的私事，唯一的例外是假如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你还在瞒着她，那么我就代替你说实话。”

“我诚恳地求你帮个小忙，怎么就反而把你变成敌人了。听着，这可不只是私事。她不快点儿消气，我就没办法好好工作，店里的办事效率会掉下去，多少暴风城人民每天离不开的奶酪质量也就……”

“别瞎说了，要是你真有那么宽广的心胸，还不如先为你们的孩子想想。在他这个年龄，最不应该看见的就是父母整天闹别扭。”

“……噢，这就是在教堂干活的人最擅长的道德罪恶感战术。我早该预料到你会用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埃林继续说。“好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提的要求是挺愚蠢的。我不烦你了，让我先去找个酒店好好反思一下。”

“我刚才可不是开玩笑的。假如你还继续瞒着她……”

“我知道，知道。”

“另外，说真的，别再帮马迪亚斯做事。”

鲍西娅离开了，没有等待埃林的回答。她经过花店，取走了预订的一束花，带着它走在街道上。当她和一些相识的圣职者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互相点头致意。她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好奇：她为什么拿着这样的一束花，她要去哪。当然，他们不会冒失地寻求答案。

和巴萨利奥一同四处游历两年之后，他们平静地分了手。鲍西娅再次回到暴风城，成为教堂卫队的训练官。得到这个职位的三年来，她尽力改变这支队伍缺乏实战经验，不擅长处理突发事件的情况，并且提议削减不必要的仪式开销。她时常因为埃林偶然为七处做事而责怪他，但她暗地里认为自己的选择本质上也没什么不同，只是不必对谁瞒着。她暂时没有改变当前生活状况的想法，然而有人给她提供了一个过于特殊的机会。

一周以前，辞去了瘟疫之地的的工作，计划前往另一个战场的尼赫里向鲍西娅求婚——她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提出可能性*。

“我知道你不是会开玩笑的人……但是这个……听起来实在太突然而且太古怪了，尼赫里。”当时站在教堂内院的鲍西娅朝左右看了看，放低声音。“你也想想，我们从没有……约会，之类的。”

“就让我百分之百的对你诚实，鲍西娅。我不是寻求一个安安稳稳留在城里养育后代的家庭式结合。我谈论的是作为战士的伴侣。我认为在心智，能力和背景上，我们之间的婚姻对各自作用的发挥都很有好处。”

“……准确地说，你的打算是什么？让我跟着你上战场？”

“那只是一个可能性，当然要看你的意愿。”

“我可记得好几年前你是恨我的。”

“当时你以非常不合宜的身份和状态干涉暴风城事务，说我恨你是不正确的。我只是谨慎，并且不想看见你影响大局。现在，你已经正式成为大教堂的一员了，我对你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才确定这样做的理由。”

“我有点儿理解你的意思了……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还是觉得这太突然……”

“我不会强求你做出决定，那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你好好考虑，在任何你觉得合适的情况下回答我。如果当时我已经不在暴风城，就给我寄信。当然，我们不应该，也没有时间像少年那样经历让双方都丧失判断力的所谓热恋，但是你可以相信我的承诺：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

这番对话之后的第二天，鲍西娅才意识到尼赫里进行的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仪式：相亲，通过门第和对未来的现实考虑来决定人生伴侣。根据对尼赫里个性的了解，她能明白从他的角度来说，这的确不是什么古怪的提议，只是要让鲍西娅下定决心去认真考虑，还需要不知多久的时间。至少在当前，她对尼赫里说到的*没有时间*很介意，这其中的暗示让她不自在，虽然她知道这应当不是尼赫里的本意。



——十分钟后，鲍西娅来到一处属于教堂管辖，主要为平民准备的墓园。因为靠近一座小山，它并没有得到在今天覆满暴风城的明亮阳光。在经过铁门跨进园内的同时，她略微抱紧了手中的花束。

墓园里有许多缺乏访客，甚至遭到遗忘的坟墓。在它们十分集中的一些地方，管理员已经放弃了剪除野草的工作。鲍西娅无需从这些让时间所淹没的墓碑前走过；它们只是无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视线边缘。

鲍西娅接近了目的地。离那块墓碑还有十多米距离的时候，她看见了摆放在它面前的一束花。会来拜访这座坟墓的人寥寥无几，所以鲍西娅已经知道是谁在她之前放下了花束。

*他们俩今天已经来过了。*

她加快步子，走到墓碑前。

今天是希尔贝丝的忌日。鲍西娅记得，她大概在海兰退出大主教竞选之后的第三年去世。她不是以本名下葬；后来，他们就更换了她的墓碑。

她慢慢地将自己的花束放下，并排在先来者的花束旁边。两束花，来自于三个人，这大概是它当前所能得到的全部纪念物了。鲍西娅知道，虽然来访者不多，但它决不会孤独地度过每一年。

出了一会儿神之后，鲍西娅把身子转向右侧。在不远处，有一株大树；它繁茂的枝叶不仅延伸到希尔贝丝墓碑上方的天空，也同样把周围的其他一些墓碑遮盖在树荫下。围绕着树干根部，躺着成百的花束。它们不得不堆叠在一起，有的散落在周围的道路上。

一个月前，海兰大主教去世了。根据遗嘱，他的遗体经过火化，骨灰洒落在养活这株大树的土壤上。圣职者和政府官员们为之经历了激烈争论，最后决定必须遵从逝者的意志。

没有人知道海兰为什么要永远留在属于平民的墓园，并且放弃墓碑。一些向来反对他的人，认为这是他试图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地位的最后一次宗教手段；也有传闻说，有人动了遗嘱的手脚。这些流言都是鲍西娅可以轻易忽略的；看看那些花束就明白了。不过要是让鲍西娅准确解释海兰的选择，她也难以组织起句子来。幸好不会有人要求她这么做；了解事实的人无意将属于过去的回忆外传。

*他们俩放下的花束看来给埋在了最下面。*

现在是秋天。树上落下一些枯叶，将不少仍然色泽鲜活的花瓣给遮住了。鲍西娅觉得有点儿可惜，但毕竟这就是一切事物所经历的过程。树芽总会找到办法，在有水和土的地方生根。根生在哪，落叶就会留在哪。



乔贞案卷

全书完

## 答读者问

camg 2010-11-4 00:00

### 1.现在来看割喉小巷杀人事件的剧情算个啥？

其实在《河流》的连载过程中就已经说明第一个故事完全作为雏形而存在了，和《乔贞案卷》正文没有任何实际联系。这不仅仅是一个声明而已，因为当前的剧情安排已经不可能发展成割喉小巷一章的可能。比如说，非常了解乔贞经历过什么的埃林，显然不会对他说出“你都五十岁了还没老婆”之类的台词。

更关键的是这个：割喉小巷故事的发端，是马迪亚斯杀死了头脑不正常的小孩戈塔罗，夺走了后者由乔贞赠与的 J 字匕首，并且利用祖父的力量将其掩饰。这一段剧情在《河流》末尾出现了，但是发展明显不同。

*马迪亚斯又看了看那把匕首。他不止一次亲眼看见乔贞用它来杀人；而且他知道在过去好几年里，它一直都是乔贞的武器。在那一刻——他觉得有它在手里，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起来。*

*他握紧它，刺向那孩子。*

*——没刺中。完全不是技巧的问题：马迪亚斯知道这不是失手。他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那孩子吓呆了，丢下石头，回头跑开。虽然匕首仍然没有沾上鲜血，但马迪亚斯却有一种释放感。他能下手了，而且内心是完全的冷静；正是这冷静告诉他，杀死这脑筋不灵光的孩子是愚蠢行为。*

### 2.最终章说了些什么？乔贞和达莉亚怎样了？

鲍西娅来到希尔贝丝坟墓前的时候，已经有另一束花放在那了。她立刻想到“他们俩今天已经来过”。了解相关往事的人寥寥无几，直到第八章结束就只有鲍西娅和海兰两个人，而海兰已经去世。

还有一点可以推测：埃林显然也不知情。他在这一天偶然见到鲍西娅，只和她谈论自己的麻烦。

如果一定要在结局写他们两人的情况，随便透露一小段的话内容上不过关，而写得太多的话结构又不对了(至少需要一个中等篇幅)，所以不如留给大家想象。想象至少可以依赖这两点：醒来之后，达莉亚需要长时间来复健；显然没有住在湖畔镇。

### 3.武力排行榜武力排行榜武力排行榜

榜单人物的范围限制于有戏份有名字的角色(不然路人阿拉基憎恶食人魔就会上榜了)。为了避免“但是某某可以用计”“某某会用毒”“某某不怕死”这类争议，也为了不让人物的战斗力不会因为一个榜单变得枯燥，这里的武力定义是：**无 BUFF 打木桩极限 DPS**。😏另外，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一生中最能打的阶段。

布雷戈·血喉 100  
 送葬人雷纳 98  
 图沙 96  
 萨尔瓦尼 95  
 狄恩·肖尔 94  
 巴萨利奥 92  
 贾洛 91  
 马迪亚斯·肖尔 89  
 潘索尼亚·肖尔 87  
 乔拉齐·拉文霍德 85  
 尼赫里·查洛斯图 84  
 拉霍尔 82  
 弗林特·沙多摩尔 78  
 杰迈尔 77  
 索额玛 77  
 鲍西娅·维斯兰佐 76  
 乔贞 75  
 丁尼生 74  
 埃林·提亚斯 72  
 雷纳·马维因 70  
 (若干人之后)  
 雪尔薇亚 42  
 歌洛卡 15  
 托尼·罗曼诺 3

#### 4.尼赫里几岁了？是不是想吃嫩草？

准确年龄我的确有设定，但是忘记有没有在正文中暗示了。

他比乔贞小一岁。

## 全书总结

2010-11-12

还是说一下我原来不打算说的的问题，以免被问很多次总不回答引起误解。实体。事情光有我自己的意愿是不够的，有许多阻力需要克服。总之，跳过各种紧张刺激的黑幕八卦(细节包括一次高速公路追车和我背对着油桶爆炸不回头慢慢走远)，直接讲结论：如果有什么值得说的消息，我肯定会通知大家的。

---

《破浪》完成得比我预料中要早，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补充更多的章节。整个故事的主要戏剧矛盾——乔贞入狱和大主教竞选——其实在第六章末尾就结束了，我并没有留下未解释的伏笔，乔贞，潘索尼亚，海兰，希尔贝丝等人的人生经历已经完全交代。综合这些原因，跳到数年后的终章更像是一个新的开始，因此读者也许会觉得“没说完”很正常。实际上，要在这一百四十万字之后出现一个“一切都透彻明白再也没有想象空间”的结局，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乔贞案卷》写到中后期，几乎完全抛弃了全知视角，哪怕是在交代过往事件的时候也总是从个体角度去描述。明显的例子比如《激流堡》中加林关于母亲的回忆，和《破浪》末尾海兰的日记。历史只有一个过程，但是个人的故事和感情是说不尽的。我当然可以把鲍西娅和巴萨利奥的分别，埃林的家庭生活，以及乔贞达莉亚的现状交代明白，但是这样也不会改变“故事还在继续”的感觉，而且还会出现新的进展。那会是一个乔贞隐退，马迪亚斯成为最重要人物的未来，所以仍然可以说《乔贞案卷》的确是完结了。

如果说《乔贞案卷》在“WOW 同人”这一点上有什么非常明确的坚持，那就是地名。除了不可避免地要生造店铺和街道，我从来没写过游戏中不存在的地点。这样当然给故事造成了一定限制；人类居住的地方，说来说去就是南海镇，暴风城，米奈希尔，最多加个奥伯丁，别的只能模糊处理。但是和它有联系的不仅只是 WOW 而已，除了电影标题之外（《破浪》和《狗镇》同样来自于 Gus Van Sant 的电影），也有许多其他文艺领域的影响。最明确的就是人名来源，这方面我接下来会详细说。如果《乔贞案卷》不是作为同人而是作为出版物来写作，那么必然就不会有这么多影射其他作品和人物的内容(以免招骂)。比如一些群里的读者也知道，潘索尼亚和希尔贝丝故事的部分灵感来源于一支舞蹈。

以前的每章故事都有比较详细的独立总结了，而《破浪》把整部小说串在一起，不宜独立出来说，所以下面的总结采用这样的方式：按照(不严格的)出场顺序，来逐个解说

主要人物。主要关注构思，影射，以及在正文中没有点明但是却暗地里产生作用的设定，顺便也透露一下未来的自然发展。人物性格以及曾经特别详细说过的东西都不重复了。

## 乔贞

对于大家最熟悉的角色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暴雪不断推动 WOW 剧情，乔贞这个 NPC 肯定也会遇上改动，或者完全消失。也许就是出于这一点预感，我最终没有把他在河边钓鱼的场景写进主线里；这样更让他显得像我的角色，而不是暴雪的。

花絮：《苍白的火》中，他和狄恩在山上遇见盲老头。这个盲老头请求他们杀死自己。这段剧情模仿了 Tommy Lee Jones 导演的《The Three Burials of Melquiades Estrada》(2005)。

《我私人的向日葵》前半部分，说到乔贞十分喜爱剧团的一部轻喜剧：“漂亮的女主角是一位公主的侍从，她假扮成自己的主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揶揄公主的求婚者，而这名求婚者却是另一国的国王”。这段子改编自莎士比亚喜剧《爱的徒劳》。而在最后一节末尾，乔贞的感想“我们会忘记过去，而过去不会忘记我们”，来自电影《Magnolia》(1999)的重要台词：“We may be through with the past, but the past is not through with us.”

《西瘟无战事》一章中，乔贞阅读以自己为题材的流行小说的时候，有一句心理活动：传奇和事实相遇，留下传奇。它改编自西部电影《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1962)的著名台词：“This is the West, sir. When the legend becomes fact, print the legend.”

没错，乔贞同时也是最大的电影彩蛋制造机。

## 达莉亚

最初构思这个角色时，我打算选择一个和死亡有联系的名字，最后采用“Dahlia”(大丽花)，来自洛杉矶四十年代著名的悬案 The Black Dahlia；这个主题多次出现在电视，电影，文学，音乐甚至游戏中。另外，大丽花是通常代表着优雅尊贵花卉，这也涉及了她的外形和气质。单看《苍白的火》这一个故事，她是五十年代黑色电影中常常出现的蛇蝎美人角色。如果说《乔贞案卷》还有什么特别能出戏但是没有写的剧情，那首先就包括从她嫁到肖尔家，直到狄恩出逃的那段日子。从《破浪》的第七章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和狄恩之间的感情是存疑的。从这一段剧情直到南海镇事件，她的心理状态有了很大的转变，至少可以判断狄恩的私自离开很残酷地打击了她，而失去了保护者，又使得她的心在七处环境的影响下变得阴沉。话虽这么说，但我并没有写这一段故事的打算。她经

历了太多，而在《破浪》结尾，一切可以阻止她安定生活的障碍终于消失了；我不打算再次把她再次拉回那个世界。

达莉亚的本姓“华顿”，取于《纯真时代》的作者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破浪》第七章，在她记忆中的海中落难童话，灵感来自于莎剧《暴风雨》。

### 埃林·提亚斯

我不可能不把他写成一个喜剧角色。开着奶酪店的特工，还是独眼！从游戏里遍地都是的提亚斯家族成员，以及那枚达拉然硬币来看，说不定以后暴雪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会交给他。

他并没有特别复杂的过去，在希尔贝丝和海兰的故事中是一个局外人。他最终不知道乔贞的身世。这样更好。

### 狄恩·肖尔

狄恩的名字和部分形象都来自于传奇影星 James Dean：英俊且早逝。狄恩是一个并没有全面发展的角色，这和他的重要地位有些不匹配(毕竟就连雷纳也是他引进故事中的)。在写《破浪》第七章的时候，我曾经打算从他的角度重点描述，最后出于结构考虑还是取消了。

在《西瘟无战事》中，提到“据说”只有四名直属探员得到银牌。对于这类高度机密，传言是不可信的，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第四个人是谁，或者是不是真的只有四个人。设定里，第一个拿到银牌的人是狄恩。这就是为什么银牌最初的含义是“七处首领意志的代理人”。

### 马迪阿斯·肖尔

如果按照《割喉小巷》的发展路线，马迪阿斯会是乔贞的最大敌人。当然，现在设想走这条路线会是一样，已经没有意义了。虽然对《破浪》事件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进入最主要的角色行列，这和一直留在我大脑中的“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的想法有很大关系：他可承担的剧情力度还不能和海兰与乔贞相比。结局只是通过埃林来侧面描写了他，不过可以透露那五年间发生了这么一些事：法拉德加大了暗中



对抗七处的力度；地震中七处少部分建筑遭到损害，马迪亚斯在舆论大致平静下来后决定进行修复和扩建，在此过程中认识了新手建筑师范克里夫。

### 潘索尼亚·肖尔

如果现在才开始写《乔贞案卷》，那我肯定不会把潘索尼亚写成男性了，但是现在这个差错倒很合适。一个中性，发音特异的名字给他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暴风城以及其他人类居住地的犯罪者们害怕且痛恨七处，但他们对其首领潘索尼亚却保留着矛盾的看法。从某个角度来说，潘索尼亚是所有身份得不到认同，遭社会遗弃者的帝王。他失去了祖国，成为逃亡者，利用几近犯罪的手段在暴风城建立起情报机构，将那些经历和背景都处于边缘地带的人训练成为探员。故事中没有强调这点，但七处的存在，显然让惯于铤而走险的人看到了另一种希望。可惜这希望通常是虚幻的，因为潘索尼亚总是处于控制者的地位。

文中没有直说他对暴风王国是否怀着忠诚心，但经营七处显然接近于个人行为。而且从希尔贝丝和音乐盒来看，他是非常念旧的人，对暴风城不会有什么归属感。议会应当庆幸他在国家尚且安定的情况下去世。

### 鲍西娅·维斯兰佐

在曾经的“墨水湾阅读俱乐部”帖子里，我提到过真正让我对文学产生兴趣的，是一本为儿童编写的莎士比亚喜剧故事集，它收录了《暴风雨》《驯悍记》《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四个故事（现在我认为《驯悍记》对儿童来说太过古怪）。当时我厌恶《威尼斯商人》中的大反派犹太商人夏洛克，著迷于机智，美丽，有主见的女主角：鲍西娅（Portia）。说她是第一个让我留下印象的文学女性形象，并不为过。很多年后我阅读原著和相关研究，了解到《威尼斯商人》中最复杂的角色是夏洛克，而鲍西娅身上有着浓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这使得她的行为性质常常遭到学者质疑。但这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她永远是文学史上最具感染力的女性角色之一，广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

我借用的不仅是鲍西娅的名字。她出身高贵，曾经女扮男装，对信仰的虔诚，在油画，剧院和荧屏上多次被描述为红发，这几点都化用到了小说里。我给她定下的基调是“在风险和错误中成长”，这非常粗浅地影射着我对《威尼斯商人》之中鲍西娅的认知变化：从孩童时期对她表现出的普遍美德的喜爱，直到将她作为更复杂的形象来看待——这就是对一切文艺作品的学习过程。《乔贞案卷》中的鲍西娅，的确是我怀着私心对待的角色；最

初是对 WOW 的爱好让我开始写这个故事，但鲍西娅的存在却表达了真正让我持续写作的动力和目的。

### 尼尔·杰西

作为鲍西娅的第一任男友，尼尔(从未直接出现)实在是非常类型化的一个角色：摇滚民谣歌手。

### 雷纳·马维因&克瑞西达

雷纳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来源。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都写过《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故事，但《乔贞案卷》中的克瑞西达只是取用了这么一个名字，没有任何别的联系。我不打算生造名字的时候，就往往这么做：翻开手边随便哪本书，点一个合适的。

《最好的时光 III》是我自己最满意的短篇之一，《乔贞案卷》之中再没有这样自然发展十分搭配的一对儿——直到七处干涉他们的生活。雷纳做事很有分寸，克瑞西达只有再关键或者突发情况下才显得冲动。最终雷纳的人格特质被强迫改变了，克瑞西达却不会变。

### 歌洛卡

用中文去创造西式名字可以是一件非常取巧的事，因为你可以同时利用两种语言的优点。放在末尾的开放式读音“卡”可以让名字显得外向，鲜烈；“歌”这个字则利用了它能在汉语中引起的广泛联想。在我最初的构想中她的外貌具有拉丁风格，后来逐渐觉得希腊血统更适合她。

歌洛卡出身并成长与逆境中，但并不放弃享受生活的努力，具体表现在《秘密荣耀》中她和埃林的相遇——她对男女交往并不矜持——以及在房子遭到烧毁后，她又将跟随图沙北上看作一次拓宽人生的机遇。但是接下来，她不幸在气氛相当压抑的激流堡遭到了数年的囚禁——哪怕在厨房也有人看守。随后虽然在乔贞帮助下逃离到了暴风城，但极度沉闷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改变。适时出现的埃林，的确是了解到她的这一串历史，知道这是恰当的机会才行动。这样算是作弊吗？重点就在于埃林说过，他根本不会等着事情“自然而然发生”。最后他们(比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从这个结果来说，他的一点小作弊，其性质和记住对方的生日然后准备惊喜也没什么不同。

## 图沙

另一个巨魔森古的描述暗示着图沙——沃苏瓦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老道的一个人。劳伦斯的故事，以及曾经的“断牙”传说，也说明当年的图沙更喜欢表露残忍的一面。毕竟刚刚离开家乡的他，对外界斗争几乎一无所知。我曾经计划过描述他如何离开家乡的外传，但没有决定写出来。

图沙有时候把歌洛卡当成可以逗着玩的小妹妹(例如骑迅猛龙一幕)。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历史，几乎所有相遇的人类都是图沙的敌人；歌洛卡是他了解人类正面情感的重要窗口。

没能在完全原创背景的小说里初次写出这个特征强烈的角色，多少有些可惜。

## 布雷戈·血喉

布雷戈的形象受益于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戏份的兽人。我很猛！我很能打！在兽人中并不是十分特殊的品质。最终成为隐士，对他来说是比较黯淡的结局。

## 尼赫里·查洛斯图

曾经说过，“三名大主教候选人”的构思来自于 WOWRPG 资料中三位支撑起教会，各自发展势力的主教。官方设定是：Hylan，年纪最大，学识渊博，极度虔诚，不关心无信仰之人的死活。Leander，矮小的胖墩，比较宽容，不喜欢活动，总是窝在图书馆。Neheri，最年轻，高大强壮，擅长战斗，认为为了保护教会的神圣性可以对无信仰之人怀着偏见，寻求一切机会和 Hylan 相抗衡。

除去这最后一句，《乔贞案卷》的尼赫里在三位主教中和官方设定是最接近的。通过最后一章，他的形象复杂了几分，也多了一些吸引力。看待他的一个有趣角度，是将他视作乔贞的邪恶双胞胎：同样固执且外表冷淡，除此之外行事手法，目的，性格几乎完全相反。如果整个故事从他的角度来复述一遍，也会很有意思。当然，他始终不值得赞赏的一点就是忽视弱小，只对强过自己的人怀有敬意。想想看假若巴萨利奥在单挑中输给了他，他会如何对待当夜试图出逃的两人吧。

——至于以后？在他等待鲍西娅回音的时候，这求婚的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因为海兰去世不久，所以有人怀疑尼赫里是在联合与上两任大主教关系密切的鲍西娅来重振势力，

压制有希望顺利继任大主教的林德。为了不扩大坏影响，尼赫里只能当面澄清，这使得不说暴风城，至少整个教会都在等着看鲍西娅是否会答应嫁给他。经历了这么多事，他仍然只适合战场而不适合政治。

### 杰迈尔&德米提雅&萨莉·怀特迈恩&伊森利恩

如果是在现实世界，无论如何对外表示虔诚和坚定，血色十字军必然是一个内部非常压抑阴暗的组织。伊森利恩是《乔贞案卷》中第二号性虐狂，杰迈尔等人都是他的牺牲品。作为 60 级做蓝本的“WOW 同人”，涉及西瘟的时候把怀特迈恩写进去几乎是必然，我曾经很有兴趣继续发展这个角色：经历数年，她出现在正章之中。这时候的她已经十分冷酷，最终达成了对伊森利恩的复仇。

### 科尔斯塔·迪普沙东

实际存在的 NPC，来历神秘，瘟疫免疫体质——显然就是一个“以后还会出场”的角色。可惜当剧情进展到《河流》之后，已经很难有她的出场空间，我最终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她对回到七处不久的马迪亚斯产生了兴趣，这使得保护她的埃林非常苦恼。

### 阿尔泰娅·埃伯洛克&斯塔文&亚伯克隆比

在游戏中作为守夜人队长出现的阿尔泰娅，显得十分坚强，尤其在考虑到会有缝合怪到夜色镇肆虐的情况下。继萨莉和科尔斯塔之后，她是另一个我有兴趣继续描写，但是没有找到机会的角色。斯塔文在《狗镇》中最后被压到暴风城进行审判，多年后由于其诗艺终于得到一位贵族赏识而提早出狱，并且回到夜色镇。亚伯克隆比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清楚了；让我希望描写他的，是任务线中背景完全没有交代明白的伊丽莎。远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硬盘里就有一篇叫做《亚伯克隆比日记》的底稿。

### 林德·劳特累克

林德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劳特累克这个姓氏，以及年少时两次从马上坠下导致矮小腿瘸(1.52m)的经历，都来自于我最喜爱的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影射虚构人物还好，这个直接联系历史人物的做法有些过头了，导致我在写他的时候一直很小心，要不然《破浪》中他还能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他和七处的合作，一直

都存在着被挟持的成分。在达莉亚苏醒，尼赫里放弃教会斗争之后，林德渐渐赢得了真正属于他的广泛尊敬。

### **因伐罗修·盖尔芒特&德萨·盖尔芒特**

姓氏来自于《追忆似水年华》。

### **尼艾丝**

在游戏里，她的定位和阿尔泰娅以及科尔斯塔都比较接近。幸好在我的版本里后面两者都还没到年龄，避免了雷同。她曾经的恋人斯万，名字取自《追忆似水年华》（另一个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情况）。

### **托尼·罗曼诺&劳伦斯·罗曼诺**

这对父子都曾在某一时刻和图沙斗争，都曾经得到暂时的胜利。根据《激流堡》中对托尼个性的详细描述，以及他在《破浪》中解决矛盾起到的一定作用，他同样是一个似乎应当得到更多戏份的角色。妨碍这一点的关键要素是，几乎没有任何角色和他有私人关系。乔贞隐退，埃林辞职之后，他在七处的威望逐渐提高，成为马迪亚斯最重要的两三名助手之一。

### **丁尼生**

我有意在《破浪》第一章的最初把潘索尼亚-丁尼生写成像另一个版本的乔贞-埃林，但实际上如果说潘索尼亚和乔贞的性格的确有相似点，丁尼生和埃林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丁尼生有时候的确会表露一点幽默，但这和埃林真正享受其中的性质并不同；他是在苦中作乐。另外，他大概也是《乔贞案卷》中最不畏惧表露正义感的角色。

作为生活在灰色地带，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他的最大弱点是轻信，也就容易受到控制，无论这控制力是来自潘索尼亚还是他的未婚妻。这个“未婚妻”角色，我刻意没有给她取名（造成了很多叙述上的麻烦），有比较特殊的理由。在整个故事中，希尔贝丝一直对昔日朋友，曾经做过潘索尼亚情人的阿蕾塔的死怀有惋惜和恐惧，幻想着自己会遭到阿蕾塔鬼魂

的忌恨和报复。丁尼生的未婚妻——同样是为了离开皇后区才和丁尼生在一起——袭击希尔贝丝，在某种程度上使后者的恐惧成为了现实。

顺便一提，暴风城的皇后区，命名来自于纽约皇后区--特产是 Rapper，毒品交易和出版商(一定还有一些我忽略掉的东西，因为它的 wiki 页面被墙了)。

## 希尔贝丝

这个名字的写法是 Gilberth，修改自《追忆似水年华》中“我”曾经的恋人希尔贝特 (Gilberte)。她是一个非常迟才出场，但是却对整部小说都极端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必须确认在她身上使用足够丰富的笔墨。在所有角色中，她是详细心理描述占文字总量比例最大的角色。

她随康华尔逃离暴风城直到去世的生活，并没有直接描写，这和我没有对达莉亚苏醒之后的情况做叙述的理由相类似，只是情况却更明确。我可以用一个两万字的短篇来浓缩达莉亚苏醒之后的五年，但是却至少要花十万字来叙述希尔贝丝无法说话之后的人生。可惜的是，《乔贞案卷》已经到了必须完结的时候。

## 海兰·路德维希

本质上，海兰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苦行者，但整个故事里他都处在强烈的矛盾中。扶助大众的信仰，以及拯救身边的人，单纯投入其中一方都让他觉得是在对另一方的背叛。是诚心传教还是寻找希尔贝丝；是惩治七处还是救出乔贞；就连他对下葬地点的选择也体现了这一点。妨碍他同时成全两者的原因之一，是对暴力和冲突的厌恶让他缺乏自信——哪怕是在戴上大主教冠冕的那一刻。这种不自信，部分解释了他为什么希尔贝丝去世多年之后才展开对七处的斗争。

他对希尔贝丝的感情超越男女之爱。在那多年远行传教的过程中，希尔贝丝几乎和他的信仰追求成为了同一层面的事物。他曾经教导本尼迪塔斯“不要将信仰的印证寄托在单独的个体之上”，正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造成困惑。当海兰对希尔贝丝坦白是自己通知了潘索尼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第二次给她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第一次是在多年前，他从潘索尼亚手里将她带到科昂家——而这两件事都是顶着要保护希尔贝丝的名义。他认为这是自己必须偿还的罪过，就像本尼迪塔斯对于夺走大主教职位的想法一样。

## 巴萨利奥

Bassanio，《威尼斯商人》之中向 Portia 求婚的威尼斯绅士——和借用这个名字的土生子巴萨利奥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巴萨利奥一直是作为神秘的急需认知的对象出现在鲍西娅面前；文章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巴萨利奥的视角或者心理活动。为什么喜欢铤而走险，只有鲍西娅的猜测；靠什么赢过了生死赌博，不知道；在暴风城重聚的时候心里如何想，也没有透露。就连在养父何塞墓前那一幕，也只有鲍西娅的视角——相比之下，倒是拉霍尔拥有完全属于他个人的心理活动章节。巴萨利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一个偶然闯进舞台中心的局外人，最终注定会说再见——他离开希利苏斯，希望去游历的世界，在《乔贞案卷》之外。

何塞是墨西哥名字，拼作 Jose。

## 拉霍尔

在剧本第一稿之中，把蝎子扔在鲍西娅身上随后又和巴萨利奥赌博的雇佣兵，和拉霍尔是一个人：最初他只是作为鲍西娅和巴萨利奥之间恋情的障碍存在。这个点子很快显得无聊，我就重新设计了他。他的丰富人生经历使得他可以同时理解巴萨利奥和鲍西娅(哪怕这种理解有自以为是的成分)；虽然对后两者的自我认识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不能说拉霍尔本人的心理状态是健康的。他仍然有离开希利苏斯的意愿，但宁愿选择更加深入地驻扎在沙漠地带，放弃追随那一点自己不再看重的希望。

## 贝德罗

.....还有人记得他是谁吗？曾经号召群众围殴埃林的邪教领袖。名字和身份都来自于《堂吉诃德》里的著名神棍。

## 乔拉齐·拉文霍德

这世界上本来没有《乔贞案卷》，只有一篇关于拉文霍德庄园历史的草稿。在这个草稿里，一个叫潘索尼亚的洛丹伦后裔和乔拉齐互相竞争，最后两败俱伤。这个故事写个五百字就坑掉了，因为我觉得写《割喉小巷杀人事件》更有趣。

## 康华尔

要澄清一点，乔贞的确是康华尔以及雪尔薇亚的孩子。康华尔二十五年的婚姻不育，是他妻子方面的问题。康华尔是一个受害者，但他后来的作为却难以引起同情。越是弱者，在压迫其他弱者的时候就会越显可耻。

## 雪尔薇亚

名字取自莎剧《维洛那二绅士》。理解雪尔薇亚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将她视作一个浪漫化的黑帮女性。康华尔在她完全失去人生希望的时候救了她，她以长期的忠心作为回报；后来康华尔不再值得她报以忠诚，她却因为肚里的孩子而失去了反击的意愿。她和拉霍尔，都属于在简短的篇幅里尽量把人物写得强烈的尝试。

## 奇林沃思

本尼迪塔斯病逝那一刻留在旁边的医师。名字来自于《红字》中意图复仇的草药医。

最后一个值得说的问题：《破浪》的小节标题哪来的？

——全部都是我喜爱的诗人部分诗作的首句。其中，“泥土中有一位来访的客人”“我见过的唯一鬼魂”“死亡后的清晨”“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我们不在坟头游戏”出自艾米莉·狄金森。“在人迹罕到的小路上”“现在是向堤岸唱终曲的时候了”“只是些根与叶”出自惠特曼。“我曾在那宏伟的柱廊下久居”出自波德莱尔。“他们走过低地，后来又返回高地”出自 T.S. 艾略特。它们是从几百条候选里挑出来的。在读过该章节后，选择标题的原因就会变得明确。有读者认同，就算脱离文章内容，它们也值得回味。这就是诗，最纯粹的文学形式。诗人们辛苦多少年，只为把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单字组合在一起，让它们散发出魅力。我想在最后一章选用它们，能够清楚地表明我的写作动力和目标，也很能说明既然《乔贞案卷》告一段落，我便不应该把太多写作时间留在游戏论坛这不是特别理想的环境。

总结就这么多。这应当是很长时间内我在这帖子里的最后一个回帖了。书里八十年，书外三年，感谢大家陪伴这些角色和我一同走过这段旅程。

完全没有理由地大白天戴上墨镜坐进车里驶向夕阳！



## 论坛讨论摘录

(讨论太多，而筛选的主观性太强，暂停收录，过去的保留。)

### 时间点：《割喉小巷》发表

camg 2007-11-07

下面是引用 lilybbs1983 于 2007-10-29 13:36 发表的:

提个建议，这里逻辑上似乎有些和前面冲突了。

格申娜要杀死乔贞前就明确地说，杀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把匕首送给了戈塔罗·范克里夫，从而间接的导致其死亡，而不是认为他就是一起参与杀害戈塔罗·范克里夫的“第五人”。再说，从年龄上看，也不会有这种怀疑。

当然，如果格申娜以为当时合伙欺负戈塔罗·范克里夫只有4个人，所谓“第五人”是指她认为该负责的“第五人”，那也能说得通，但这样感觉十分别扭。

谢谢意见，这个其实是我特意安排的一个重点。格申娜是一个疯子，设定成黑魔术使用者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她的道德价值观是扭曲的。从文中的对话可以看出，她非常爱戈塔罗，形容他的词语是“可爱”，她对戈塔罗懦弱的性格完全不在意。她就希望戈塔罗就这样成长下去，对懦弱性格的庇护是她不正常母爱的表现。但乔贞试图打破这一点：他给这个懦弱的人提供了一个改变的可能，并间接造成了戈塔罗的死亡。

乔贞说的“第五人”，只是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格申娜其实不知道一共有五个人围攻了戈塔罗，她对乔贞的概念不是“第五人”，而是“罪魁祸首”。打个不严肃的比方：一个母亲的儿子彻夜网吧不归家，结果被小流氓抢劫了，这个母亲首先归罪于网吧对她孩子的诱惑。这是一种可理解的思维模式。

这些东西并没有一字一句地细述出来，而是潜藏在字句中。如果显得不太明晰的话，也和剧情进展太快有关系。这篇文章确实在几个角色的性格构建上比较潦草，所以接下来的故事我打算写丰满一点。

当然，如果读起来觉得这个理由别扭，那也很正常，这和我个人的写作目的和习惯有关。作为不太重视证据推理的侦探小说，对犯罪目的的诠释就是文章的关键。有的人喜欢解释得清清楚楚，采用十分简洁明快的道德逻辑，大多体现在少年漫画和少年向的侦探小说中，但有的人却喜欢让解释出现在灰色地带中，比如丹尼斯·勒翰的作品。我想我大概

是选择了后一种方向。不是说它比第一种方向更优秀，而是说这种灰色的、难以直接诠释的东西让我着迷。这一方面有大量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生活案件中得来的经验。比如说：马加爵。对他为何会杀人，各方面专家已经做出了成吨的解释。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和他有类似经历，却待人友善的人。再比如说，我居住的城市今年的第一起下判决的谋杀案：一个入赘的农村人，对自己的岳父和丈母娘不满。有一天他正在喝酒，岳父跑到隔壁墙上朝外喊，让他觉得心烦，他就当场抄起砍刀把岳父砍死了。听起来也很不合理，很愚蠢，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有的时候犯罪动机就是这样：不合情理，不明显，说不清楚，换了一个人在同样情况下就未必去做——你只知道有些东西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 时间点：《苍白的火》发表

camg 2007-11-14 07:15

**下面是引用 eushar 于 2007-11-13 10:08 发表的:**

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想到了《神探阿蒙》不知道，camg 大大有没看过哦，感觉阿蒙和乔贞有那么点点点。。。像。

同样的洞察力强，但前者比怪异很多（恩，一个有严重洁癖，畏高、等等心里病外加神经质的天才）。。。现在听说出到第五季了

虽然没有看过这部剧集，但是因为我受美式悬疑和侦探故事的影响太深了，所以会有些相似吧，没有消耗在这类电影和小说上的数百个小时，也就不会有乔贞这个角色了

大体上现代美式犯罪故事的主角都存在人格缺陷，遵守一些似是而非的古怪原则，在处理个人感情生活的时候很无能之类的，这些东西乔贞多多少少都沾染了一点--

cclynn 2007-11-14 11:32

早上看完一直不敢回复,怕把 camg 的名字遮住,大家看不到是更新了。

近两个月才开始在作家协会上逛，把 PK 大赛所有评委过去的文章都翻了一遍，camg 的是最后一个看的.....因为你给的评论太学究，所以生怕自己看不懂。不过.....不过，和

想象得不太一样，象我这样很少看侦探故事的人看起来也不觉得吃力。而且超快的更新速度，不用 FANS 以泪洗面地哀求。

最近在拼命地把朋友拉来看作家协会的帖子，都没有成功，我打算用这个故事来引诱他，保佑我成功吧。

PS：很开心埃林还活着，看到和福尔达死时一样详细地描写，以为是要把他送走，心中暗惊。虽然只是配角，也是个可爱的看上去不象要死的配角啊。

再 PS：在这里写回复有点儿象给语文老师写信.....

期待下文中.....

### 时间点：《我私人的向日葵》发表

camg 2008-01-22 01:52

**下面是引用躲起来的小纱于 2008-01-21 18:56 发表的:**

camg 好勤快。

可是为什么男猪脚是乔贞呢，这老头真的好猥琐。

心目中侦探片的男主角，怎么都该是哈里森福特，或者，杰克鲍尔，或者.....😍

已经没办法了，wow 的人物男性模组基本上就是猥亵的，不过怎么换脸也.....

我想像中的乔贞，大概差不多是 Daniel Day-Lewis 的样子吧😏

(见图片集)

karl\_sw 2008-02-03 21:29

一对懦弱的父母，造就了 3 个家庭的悲剧。不过两个老人被误解得挺深啊，虽然他俩都教子无方。我还是宁愿相信俩人都是有私心的，毕竟那土地和金钱并非虚妄。这种.....人性弱点导致的悲剧，乔贞把自己当局内人陷进去，真是自信。如果他就这样干

了几十年，那神经真得够粗的。或许这就是灰色的魅力吧，当我们深陷其中，它就是令人窒息的；但出来一看，无非也就一黑一白而已。

不过肯陷于灰色，乃是理性之人唯一高尚所在。这或许就是乔贞与老头的不同之处了。因此当向乔贞致敬。

因此下篇应该会更精彩。灰色与黑色，血统与教育，权势与信念。Camg 大，你似乎很不幸掉入了自己掘的深坑中，好好加油，鼠年吉祥。

**camg 2008-03-07 02:38**

我编着编着故事，结果慢慢扯出了一条主线来，而这个帖子本来是作为各自独立的中短篇集存在的.....不过，这样也不错。说是侦探小说也好，说是悬疑小说也罢，它们本质上属于有模式可循的类型小说，但我又很怕自己会写出换汤不换药的故事。整理出一条主线，也许能降低类型化的程度。希望接下来的故事大家还会喜欢读。

### **时间点：《梦的挽歌》发表**

**柳林猪猪 2008-03-07 10:01**

CA 大~来请教几个设定上的问题：

1. 乔贞最多能够指挥多少普通的作战士兵？
2. 七处的某个普通工作人员，犯下渎职罪。他将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是什么？
3. 情报共享原则是否对七处所有人都适用？
4. 暴风城本身是有治安处的。这个具体的职责是什么

THX~

**zxw8888 2008-03-07 11:29**

我个人觉得啊：

1. 七处是相对独立的，估计没有什么特殊命令函乔贞是不能调动军队的.....
2. 任何处罚最高的都是死，不过死法不一定了，尤其是机密部门.....
3. 应该是同级之间吧，或者直接上级有权利取得下级的情报（单只处理同一个任务或事件的），其他情况恐怕只能等报告了.....
4. 就是治安吧.....

呵呵，以上是个人胡说，哈哈

camg 2008-03-07 16:39

问倒我了。其实我没有仔细规划过这些念头，只是在编故事过程中会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就连我自己，也时常会想“这样乔贞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借这个机会，我试着按照目前文章里的内容来归纳一下吧。

首先，七处分为对内治安部门和对外战略（特工）部门。战略部门在故事中还未出现，这里先放一放，就谈治安部门。

七处治安部门地位高于各地治安局，可以直接接管各地的案件，自由调动地方治安局的资源。乔贞隶属于治安部门，位阶较高（有多高？这个详细的等级划分就没有思考过了），能够作为七处的代表探员接管地方案件。

要成为一名七处探员，必须在秘密的专门学校进行非常严酷的训练。所有新学员由现役探员从民间发现、挑选，不能自主报名。肖尔的理念是培育出精神坚韧、实战经验丰富、对政治不敏感、具有高度服从心和执行力的工作机器，所以学员全部出自生活环境严苛的下层人士，比如退役士兵，民间保镖（乔贞），没落贵族后代，甚至轻罪罪犯（埃林）等。

无论在七处工作多久，也无法获得军阶和爵位。但是在学校的教师中，却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贵族。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年老军官。

在这些基础上，对四个问题：

1. 乔贞无法指挥军队士兵，只能指挥治安局的下属人手。虽然能够自由调动，但是在办案的时候，必须仔细协调和当地治安局的关系，所以也不能无限制地使用。就是说怎样吃霸王餐还不遭致嫉恨，也是优良探员的基本功之一。例外的情况是有的，比如当地发展程度太低，机构管理混乱等等。在《苍白的火》中，乔贞使用了民兵团。补充一下，七处内部也没有士兵之类的编制。
2. 视乎情节严重程度，可以判处死刑。如果对七处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例如不可挽回的情报泄露，则除了生命之外，他在人间的存在证据也会被完全抹消，家人和亲友会遭到长时间的威胁和监控。
3. 在七处内部，探员 A 要和探员 B 共享情报，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A 与 B 处理的是同一案件，要分享的是该案件的直接情报。二，A 的位阶高于或者等于 B。当接管地方案件的时候，探员可以自由调用当地工作人员获取的情报。在七处内能够无条件调用所有情报的人，只有潘索尼亚·肖尔。
4. 就是地方公安啦。和七处的关系见开头。因为七处治安部门并不是很庞大的组织，所以人类领地内的日常治安还是靠治安局来维持的。

（其实简化一下和 zxw 说的意思差不多）

为什么七处会有超越地方治安局的职权？我的设定是，它的成长伴随着暴风城王国的建立，潘索尼亚·肖尔具有开国英雄一般的地位。

暴风城有三大政治势力互相制约：一是暴风要塞内的核心贵族们，一是圣光大教堂，还有一个就是肖尔领导的七处。在暗处活动的他，手中的王牌并非经济或者兵力，而是大量独占的情报，有对另两方势力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此外，大量接受刺杀训练的特工也成为他的重要威慑工具之一。也就是说，他依靠贩售恐惧而生存（这一段剧透好多……）。真是风雨飘摇的王国啊。不过，我觉得要比国王被绑架然后大蜥蜴控制政权还是轻松不少。

camg 2008-03-08 03:16

Postbykarl\_sw(2008-03-07 21:08):

另：肖尔家族的相关情况是有根据还是 Camg 大设定的？我记得好像在哪看过一个七处由来的帖子，貌似写七处是肖尔他妈办的。忘了。

是根据 wiki 找来的这两段生发出来的。

SI:7 was established two generations ago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Alliance, as a covert organization for the Stormwind monarchy.

The guild is currently led by Master Mathias Shaw, grandson of Pathonia Shaw, the founder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a former master thief.

取用了两点：一是军情七处的存在开始得比较早，二是它由一个叫 Pathonia Shaw（我音译成潘索尼亚·肖尔）的人所建立，马迪亚斯是此人的孙子。没有提到马迪亚斯的父母辈，所以我生造了狄恩和达莉亚两个角色。不知道官方规则书里面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即便有，也不大想去翻了，自己都已经扯了十五万字了……

## 人物卡，乔贞

camg 2008-03-12 12:53

每当剧情到 4 - 7 节热身阶段的时候写起来会比较郁闷。

无聊了编个人物卡玩玩--

（辐射规则）

**乔贞（25-40 岁阶段）**

力量 5 感知 9 耐力 7 魅力 7 智慧 9 敏捷 7 运气 9

**技能：**小型近战武器，口才

**额外技能：**

百折不挠，就算在逆境中，你也决不会放弃。当你 HP 不到最大值的 20%时，所有属性+1。

快速恢复，你能比别人更快地恢复。

独狼，你是一个孤独的人。当你没有任何队友的时候，所有技能+10%。

异性保护者，当队伍中有女性的时候，所有属性+1。

**特征：**

情报瘾，你能把最平庸的日常语言归纳成情报。明知这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大麻烦，但你还是以此为乐。

工作狂，你极度渴求工作，在你眼中工作没有讨厌与不讨厌之分，只有解决难度的区别。

枪械恐惧，你讨厌枪械，这些能喷出火舌的铁管会让你丧失准确判断力。讽刺的是，损坏或劣质的枪械反而会对你有帮助。

舍命，你喜欢呆在危险的地方。安逸的环境会让你的属性全面下降。

快速入睡，在工作完成的情况下，你从闭眼到入睡的时间可以和某漫画主角的 0.93 秒相匹敌。这让你更有效率地恢复体力。

天然好人，虽然主观上并不是独身主义者，但你的所有行为都在减少你获得异性伴侣的可能性。

纪念物收集家，你在完成任务后常常得到象征性的纪念物。但你很少保留它们。

camg 2008-03-13 12:25

Postby 猫牙(2008-03-13 03:03):

*看上一集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故事应该是在 20 年前左右*

*那时应该是第一次兽人入侵旧暴风城被推到的年代.....那时候应该不存在收集火种的“部落”兽人，人类也不知道暗夜精灵的存在，和人类打交道的应该都是高等精灵*



*更别提血色十字军和被遗忘者.....洛丹伦的覆灭，血色十字军的建立和被遗忘者的觉醒差不多是在近4，5年内的事*

多谢指出，第5节里的不合适词句已经改掉。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把血色和被遗忘者牵扯进来的计划，只是一写到大教堂地下室立刻就联想到了那个十字军，所以让乔贞顺便吐下糟。

不过，更多的内容已经不能按照官方历史线来修改了。在第二个故事完结后，我就提到过全文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遵照官方年表，主要原因是这里面并没有多少奇幻要素。现在的情况可以看作是把tbc开始之前一年的游戏内容拉长到五十年左右。

### 人物卡，狄恩

camg 2008-3-14

*Postbyzxw8888(2008-03-12 14:25):*

*给埃林和迪恩也做个卡片吧，哈哈*

埃林这个人物还没有定型，做了张狄恩的。

不过暂时不敢再多玩这些东西了，有点本末倒置，昨天就是因为玩人物卡上瘾了所以没写更新--

#### 狄恩·肖尔

力量8 感知7 耐力6 魅力9 智慧7 敏捷10 运气4

**技能：**小型枪械肉搏小型近战武器抛掷力潜行野外生存

**额外技能：**

冲锋，你在战斗中赢得先手的几率+10%。

敏捷体质，当HP在最大值的80%以上的时候，敏捷+1。当HP不到最大值的20%时，敏捷-1。

夜间视觉，在晚上和暗处，你的视力比别人清楚得多。

斥候，你是个了不起的斥候，野外生存+10%，而且能够发现10km以外的特殊地点。

幽灵，潜行+20%，并且可以在黑暗中闪过别人的目光——只要你处在黑暗中，就不用受到别人的注意力修正。



游刃有余，围攻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当身边有两个以上敌人的时候，闪避+10%，命中率+10%。

双匕首大师，你在双匕首上的造诣已经达到了顶峰。当双持匕首的时候，没有命中惩罚，且射程+50%，威力+50%，暴击率+10%。

### 特征：

血统诅咒，你极度厌恶自己的血统，在战斗中如果有单位（不分敌我）以姓氏称呼你，则有可能使属性全面下降，并且使你一个回合不能行动。一场战斗只能生效一次，持续三个回合。且如果连续三次不生效，那么整场战斗都不会生效。

敬畏生命，因为不可解的心理因素，你无法杀死敌人。所有致命性的攻击都会判定失败。

一骑当千，作为一名刺客，你却反常地擅于大规模混战，并且很少受伤。

传说，你的名字被广泛传播，并且制造了无数引人遐想的传说，这让你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行动不便。

牺牲意识，你有强烈的自我牺牲勇气。当队伍全面崩溃的时候，所有敌人的攻击目标都会转向你，你的闪避率将降低，致命性攻击将判定成功，直到敌方全灭，或者你死亡。

命运承担者，冥冥中总是有一些不可知的东西在影响你，改变你的处境和行为结果，但你却丝毫不会发觉。

## 时间点：《秘密荣耀》发表

### camg，回归，涂鸦

camg，2008-7-15

感谢所有人的关心和问候，我厚着脸皮回来更新。为什么不？我有时间。

多的也不说了，不过，贴正文前，先贴几张涂鸦，让拖延了两个月的更新显得稍微特别一点。我画技很差（大家准备被雷吧），所以这些概念图能说明的只有一点：《乔贞案卷》对我很重要，乔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作为说书人，不能放过他。

(见图片集)

乔贞(33岁),服装是军情七处所有,用后需归还。

潘索尼亚·肖尔(72岁)在书房里。做恶人必须饱读诗书。

鲍西娅。服装是魂铸+t6混合,如果这也算戏服的话.....

这个其实算还没出场的,执手杖的马迪亚斯·肖尔(16岁),与送葬人二体。

ok 雷完了!下面是正文。

camg 2008-07-27 11:53

Postbyloveicetea(2008-07-27 10:52):

不知道为啥,特别想知道鲍西亚现在的情况。从割喉那集故事就知道,乔先生最终是没有跟鲍小姐走到一起。

其实,大家不用太依赖着用《割喉》来揣测故事发展方向。毕竟我当初只是想写个短篇玩,然后过了一个月才有了写成故事间互相没有联系的短篇集的想法,但最终发展成了复杂的、联系紧密的长篇。虽然我一直尽力让剧情符合《割喉》里的设定,但矛盾还是出现了:十四岁的马迪亚斯真的会和一些小鬼头欺负一名弱智儿吗?要知道,他是个早熟得可怕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痛苦地把少年马迪亚斯出场的时间押后。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割喉》中占重要地位的埃林的女儿,按理说现在也该出世了.....可埃林其实目前也是单身状态,我又非得想一个复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

所以说,《割喉》与其说是故事的最终发展形态,不如说是一个概念。如果它对整个故事的限制太大,我也许不得不对它做出改动。在现阶段,大家不用过于在意它。

camg 2008-07-28 13:35

Postby 加百利(2008-07-28 09:26):

这是不是意味着,鲍西亚最终还是有可能会到乔贞身边,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让乔贞寂寞的一生,终于有个幸福的结束。

不过,毕竟这样的解决,不大符合目前的故事氛围。谁知道呢。camg 大说了算。:)

嗯.....现在说这些确实为时过早。我最初计划五、六个故事,现在都第五个了,离《割喉》的年代还有十七年呢,从《苍白的火》乔贞故事开始时的二十五岁,只推进了八年。虽然具体细节还要大量时间规划,但是基本的概念已经形成了,我唯一能保证的只有

两点：鲍西娅会有非常重要的、不愧于第一女主角身份的戏份（注意是戏份而不是篇幅）；当她再出场的时候，那将会是非常震惊、超越想象的形式。

不谈这个了，还是把重心放在当前比较好

camg 2008-07-31 12:06

**夜空的蓝(2008-07-31 05:10)**

吹箭脱手之前射出了，击中了乔贞的腿，埃林还是很能干的，他接下来的表现会继续让乔贞吃惊，地精最后会死在兽人面前，不一定是兽人动的手，可能是逃跑时失足之类的，毕竟他曾经授意手下杀掉沃苏瓦，死在兽人手里也勉强可以算是兽人替救命恩人报仇，图沙不简单啊，“看门的巨魔不说谎”，图沙=“屠杀”？？看来他还知道更多的事情，做死神女士的助手只是让自己不引人注意的手段，他告诉乔贞沃苏瓦和死神女士弟弟吵架一段是为了让乔贞的侦破方向产生偏差。

沃苏瓦和图沙在赛前有一次谈话，而不仅仅是传纸条那么简单，这次谈话使..

这个.....其实我建议这样过于详细的分析，还是最好留在大脑里，不要在更新未结束的时候摆出来。

无论中不中，能中多少，我想都会对其他部分读者的阅读带来一些困扰，因为这样的分析虽然很有趣，但是会把读者的思绪从文章的内在逻辑中拉走。毕竟这篇小说是一个整体，有人物有环境有感情有发展，而不是细分成一条一条的逻辑。否则我把它写成推理杂志上面那种“答案请来信优胜读者下期公布！”的短文就可以了。而且说实话，这段分析使用了很多根本不存在于我小说里的前提.....可能会让路过的读者大脑里的信息混淆起来。

我担忧自己文章的核心会被预测出来吗？不。那么目前为止的分析有没有触及核心？我不会说。我从来没有在回帖里说你们看这里有一条线索那里又有一条线索猜猜会怎么样啊之类的。**我把一切留给文章本身去解释。**这是悬疑小说保持神秘感的重要性所要求的，也是这类小说的魅力所在，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揣测剧情的时候，不要把太纠缠于细节的东西摆出来，从而破坏了读者心中的神秘感。

**xiaowu(2008-07-31 09:55)**

PS：LM 与 BL 之间的语言是不通用的。算是小瑕疵吗？看到人类与兽人、巨魔直接对话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恩，其实用游戏中的方式来处理是我的首选，但是反复斟酌后，还是放弃了这一点。毕竟这篇小说完全是对话主导的，如果语言不通的话，太难处理了，不能总是在旁边摆一个翻译。而且，游戏中联盟部落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明显主要是出于游戏性的设计，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有人学习外语的，而不像游戏中这个权利只属于 npc。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更接近现实，而且可以让故事保持流畅的处理方式。

我对自己说：乔贞和埃林是军情七处的，当然要学习外语。地精会外语自无需解释。藏宝海湾是个种族大杂居的地方，互相之间产生语言融合也很正常，好比一个朝鲜人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区开小超市，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习。这样盘算下来，只有几乎一生都在离群索居的布雷戈·血喉最有可能是不会外语的人。但是我让地精用兽人语给他写信，是有意图的，不仅仅是为了搅笑。而且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一节中，布雷戈和地精会面时说的：“不必特意用兽人语和我说话”。然后，地精“换回通用语”。这说明布雷戈并非完全不通他族语言，不愿意地精在语言上对他“区别对待”，算是一点小小的性格塑造。而且，我有意把布雷戈的每句台词都写得非常简单，“是”“不”“说”这样的，也是暗示他语言功底的不足。总的来说，我最终的处理方式在为剧情服务的基础上，仍然考虑到游戏设定来做了一点小小的妥协。

camg 2008-07-31 19:23

[Post by holmes1214 (2008-07-31 17:59):]

orc 作为一个颇野蛮的崇尚萨满教义的原始部落民族，语言能这么丰富么？  
会有这么多虚词来修饰句子么？

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 orc 的语言不能丰富。语言是可以发展的东西，特别是当一个文化和另外一个文化相碰撞的时候，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兽人作为部落的领袖种族，更是有丰富的和其他种族接触的机会。奇怪的是，在游戏里，tauren 的语言就要比 orc 优雅得多。道理在哪里？他们远比兽人更远离其他种族。

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例如兽人野蛮，精灵优雅，侏儒趣怪这些“种族特色”，完全属于传统奇幻式的设定，很容易造成同种族内千人一面的印象。而 bliz 为了吸引玩家对每个种族都产生不一样的兴趣，非常夸张地强化了这种种族特色，所以我们看到了几乎完全不融合的文化，生活战斗在一个世界里。如果随便谈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说：“啊，游戏而已嘛。”但是如果认真探讨这算不算一个合理世界的话，我会使用这个词：“荒谬至极”。

这是我放心在那封信里使用大量修饰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比较复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来看看部落任务“缅怀英雄”的奖赏：

部落的地狱咆哮

"由托尔文·战歌撰写.....纪念英雄格罗姆·地狱咆哮"

节选一段英文原文：

His name will not die.

His sacrifice will always

serve to show the way.

Shackles once that choked

the inhale of honor's breath

no longer bind us.

而企鹅的翻译是：

他的名字永不磨灭。

他的牺牲将永远地照亮我们的道路。

桎梏了我们荣耀的气息许久的枷锁已被打破。

中文翻译就要比原文书卷气得多。而原文，显然由兽人撰写，虽然朴素，也远远超过“野蛮”这一印象。但这都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着一种非常吊诡的情况——为一门并不存在的语言做翻译！“兽人语”的原文在哪里？所谓的原文是英文。以不存在的文字为基础来讨论语言学 and 修辞学，甚至细化到虚词数量.....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为想像中的语言注入个性。这就是我在那封信中所作的事：用我的中文，来为那封“兽人语写成的信”注入个性，来体现地精的爱慕浮华、咬文嚼字。综合这两点原因，我非常放心地把那封信写得华丽拗口。

..... 这东西跑题好远，还是说回故事，本周内就结束了。

**夜空的蓝 2008-07-31 21:49**

感觉这篇作品作为 wow 的同人缺了点东西

借用了 wow 的地名 npc 名种族设定还有节日

但是没有 wow 中的职业设定

一般游戏里见到对方第一反应

哦，这是一个法师，那是一个贼

每个人都有个职业

当然在这部作品的世界里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冒险者

但是明确的 wow 中的职业几乎没有

见到的一般都是

医生，家庭教师，商人，旅店老板，探员，村长，贵族，仆人

而不是法师，盗贼，德鲁伊，术士，牧师，圣骑士

那么能逃跑的家伙为什么不能是个精通逃脱大师的侏儒呢

一对匕首使得出神入化的家伙竟然没有提到他是一个盗贼？

感觉是作者故意不采用 wow 中的职业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案件中罪犯调换了一个法师的施法材料让他在施法时死于非命

是不是比在食物中下毒这样无聊的手段要有趣得多呢

或者一个德鲁伊用藤蔓来搬运尸体最后变成一条蛇逃离现场（变鸟被设定成极少数高等德鲁伊才能使用的法术）

但如果这样写的话会和前几个故事格格不入吧

总之就是之前的故事设定太传统了

奇幻元素少得可怜

改几个名字就可以变成一个发生在现实中近代欧洲的故事

虽然用毒的巨魔，尚武的兽人，贪财的地精也是奇幻文学的一部分

要是改成来自两个不同部族的土族和一个贪财的人类老财主相信也不会影响剧情的发展

而最令人着迷的部分，魔法啊

那些现实中不存在的手势和咒语所产生的匪夷所思的效果才是奇幻文学最吸引人的地方

试想

你是希望在文章中看到两个剑术精湛的剑士的殊死搏斗呢

还是两个法力高强的法师的斗法呢

或许对魔法的偏执只是出于我的个人喜好

而楼主你不让魔法出现在文章中总有些原因吧

是怕难以掌握，主角难以处理相关问题

还是因为楼主更喜欢贵族平民探员镇长这样的模式而不希望魔法出现呢

不管怎么说《乔贞档案》都是我最喜欢的 wow 同人作品

有机会和作者版聊真是太好了 XD

**camg 2008-08-01 01:**

这个确实是一个缺点，也有很多读者提到过，我也没有回避。第一个转载这篇小说的人就说，这是一个披着 wow 外皮的悬疑故事，我到现在还是认同这点。虽然其实第一个故事里出现了魔法，但存在感是几乎为零的。

把游戏逻辑塞进现实逻辑，难，太难了。我很久以前在墨湾的群说过，如果哪个读者问我抓不到凶手为什么不开人形侦测，那我就傻了。

我确实喜欢写平凡百姓的故事，也刻意把重心放在这里。游戏中的 npc 也大多是没有明显游戏职业的，提到一个人物，立刻把他“职业化”，纯粹是为了迎合游戏设定，我看不出这样做在人物塑造上是必要的，或者进一步说，是有任何优点的。造成 wow 要素不明显的原因，可以说回避难题，和我个人爱好，前者占四成，后者占六成吧。很多楼之前



我提过，因为已经不玩 wow 了，要全靠对游戏的热情撑起这篇伤脑筋的复杂小说，做不到。所以我不得不多用自己的东西来撑起它。

说到魔法.....其实魔法对我吸引力还是很足的，但前提是我从一开始就在创作一个关于魔法的故事。我过去几篇关于圣骑士，安其拉，南风村的故事，奇幻味就很足，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是以奇幻的逻辑为写作前提。但《乔贞案卷》不是关于魔法，而是关于人心。

我真的很难想象，怎么写才能让乔贞在一个抬手就能呼唤陨石的人面前生存下来。我想过很多次，但最后都是这种场景：

场景 1：

犯人 A 把乔贞变羊然后火球。

任务失败。

场景 2：

犯人 B 用魅魔魅惑乔贞原地跳舞。

任务失败。

场景 3：

犯人 C 面对乔贞奥爆。

乔贞吸收了全部伤害！

乔贞：哼哼哼，我刚才喝的其实不是毒药，而是奥法吸收药剂。

任务成功！

..... 大致如此。这些例子虽然有些夸张，但多少可以说明问题。其实，这五个故事发展下来，从全人类到多种族，从清一色联盟到部落人物主打，我已经试着改变了不少。至于魔法和其他奇幻味更明显的要素该怎么表现，该占什么样的地位，我还是在尽力想办法解决，并没有放弃。只不过，在奇幻要素和现实相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我毫无疑问会选择保存本文固有的特色。

泰兰德 mm 2008-08-01 09:07

我感觉，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小说的代入感。



只是不要说这个作品或者作品里的某个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某些场景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是作者要给我们看的。不是我们告诉作者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

还有语言的问题。从一个人物说话的语气，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难道非要和某个种族一样？那样还能看出来性格么，直接看他的种族就行了，如果一个种族只有一个性格，或者永远只有一种语言文化，那也太可怕了吧

况且这些种族正如 c 所说，blz 无限扩大并且限定的每族人的性格，我们不要局限于游戏

还是安静的看吧，每篇文章都应该随它本身的特色来选择人物的性格和其他东西，

侦探型的更适合以游戏为背景写平凡的人的故事，，感觉很真实，而不是奇异的魔法、固定的语言模式和逻辑思维

鲍西娅，期待他和乔再次见面的情景。~

我也喜欢歌洛卡。还有布雷戈。性格都非常鲜明~

camg 08-08-05 10:13

**Post by xiaowu (2008-08-04 14:23):]**

那个那个，camg,其实我一见到歌洛卡就觉的她和埃林有戏，会吗？期待

现在只能透露他们俩还会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出场

**Post by 古枫 (2008-08-04 20:02):]**

我觉得秘密荣耀写得没前面几篇写得好,也许是审美疲劳,几篇都在结尾处制造意料却又情理之中的尾声有点厌倦...

例如图沙吧,我在中篇就觉得对他的描写过多,也怀疑他就是杀假沃苏瓦的凶手,因为图沙第一上去,这个情节在太多悬疑故事出现,个人比较敏感,觉得图沙肯定是狠角色.

班杰的死,当看到描述他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猎人杀的(因为乔叫班杰小心猎人),可是顿时有觉得不妥,觉得肯定不是猎人杀的.

我希望可以看一下例如<七宗罪>一样的故事编排,还有我觉得也安排个乔贞的死对头也不错.

没错，悬疑小说作为类型小说的一种，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预防读者审美疲劳。但是由于悬疑小说的特性所在，它永远不可能骗过所有读者。可以做这样一个游戏：五个读者读一篇悬疑小说，每个人在所有角色登场后，立刻选择一个自己所认为的幕后凶手，不需要提出任何逻辑解释。在小说结束后，必然会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即便在不需要任何剧情思路做辅助的情况下。如此一来，他面临的阅读经验是：对小说的失望。“果然是这样，”他说。

这里涉及一个读者对小说的内容预期问题，即读者希望能在小说中得到的东西。悬疑小说（或者进一步说，悬疑小说中的推理要素）从体裁上来说，会让读者产生的最典型预期就是：谁是凶手。但是，这未必就是读者心中的唯一预期。有很多读者关心《乔贞案卷》中主要角色的命运，而不仅仅是独个案件的调查结果，这正是因为不同预期的存在。

就像前面所说，要骗过所有读者是不可能的，必然有人会猜中重要讯息。我所能作的，只是尽量让它不为大部分读者所窥见。猜中的读者感到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读者恰好把“谁是凶手”作为他心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预期的话，那么失望的程度就会很强烈。但是，很多情况下，悬疑小说揭开谜底的关键要素，不在于是谁，也不在于如何，而在于为什么。是谁提供单纯的答案，如何提供线索逻辑，为什么提供人物形象塑造。到目前为止，我给每个凶手都提供丰富的背景故事，给他们内心纠结，都是为了突出这个为什么，因为从文学角度来说，我对它的重视必然甚于前二者。你看，你猜疑的原因是“敏感”和“不妥”，在这个基础上因为结局符合了“不妥”而失望，就是把“是谁”作为心中最重要预期的必然效应。

请注意这帖不是批判什么的，而是借此机会分析一下悬疑小说会面临的典型读者心理反应。当然，作为作者，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不把眼光仅仅注目在上述三个要素的一、两个层面上，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承认每个读者都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从不同的角度获得阅读快感，一个作者必须永远是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读者，所以我必须积极应对这方方面面的挑战。你说得很对，每次的尾声转折确实显得有些模式化了，但目前来看应该还是符合大部分读者预期的，因为我在《梦的挽歌》中取消了这样的设定，结果是不少读者感到不满足。事实上，为了避免审美疲劳，我每个故事的尾声在立足点上都是有很大不同的。《割喉》最为传统；《苍白的火》构建起长篇的基本架构；《向日葵》把乔贞作为看似“正义”的一方，是否永远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问题摆出来；《挽歌》重点放在主要角色之间的斗争，推理要素退居幕后；而《秘密荣耀》，是把三件互不关联的案件并置起来（注意：“沃苏瓦”的死，班杰的死，五百金币的去向，确实是完全、完全不关联的三个案件），然后找出共同意义。说它们雷同的话，我是难以接受的。没错，如果所有读者都能感觉到尾声在实质上的不同的话，那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看出来很多回过帖的读者都能

感觉到，但我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去感觉它。这么一说又回到本段的开头了。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努力探究新的表现形式的。之前说过考虑增加没有推理要素的短篇，也是想起到一些缓解审美疲劳的作用。

说起《七宗罪》.....在我初中的时候给我影响满大的。事实上，那样的故事结构已经模仿过了，那就是《割喉小巷杀人事件》。一系列通过吸引眼球的要素联系起来的离奇谋杀后（《割喉》是人名字母，《七》是七罪的单词，极为相似），一个似乎脱离于故事元素之外的杀手最终显现。现在回头来看，这第一个故事我有一万个不满意，因为就像《七宗罪》一样，它是关于 trick，而不是 skill。作为一个特加大号影迷，我一直在从电影中吸取营养，不过恐怕从《七宗罪》这级别的电影中我已经得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好吧不谈电影了不然这帖子至少要跑题一万字

多谢意见。

**[Post by woshiluoshu (2008-08-04 22:39):]**

其实个人觉得，好像没有结尾似的，不过作为中、短篇小说集这样也很好了。。。。。

确实是还没有结尾啊--

**donkeyiii 2008-08-05 11:30**

有时候，模糊了正义和邪恶的界限，会带给人更真实的沧桑的感觉.....

奇纳.玛兰多 和 班杰，这两个角色在这个故事里基本上是无辜的，他们称不上正人君子，但是他们在自己的道德世界里生存，所失所得一概自负。

但是他们却不幸的成为了乔贞和埃林行动的牺牲品，而且，还是在主角的主观意识下，导致他们死亡的。

这无疑是一种邪恶的行为——但它是无奈而又行之有效的，就像那些在战场中，英雄背景后面偷偷倒下去的无名士卒一样——为了暴风城，为了军情七处，奇纳和班杰被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邪恶让我觉得真实，主角不是英明的福尔摩斯，不是聪慧的工藤新一，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胸有成竹每次都能揭开事实的每一个细节的神人，而是一个充满了无奈，沧桑，自责，迷茫以至于有些麻木的乔贞。

仿佛在黑暗与荆棘的世界中，只有远方一盏微弱的烛光在指引，给你前进的动力——那不一定是彼岸，也不一定是光明的结局，那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我只有对作者百拜顿首了.....

**十字军之魂 2008-08-05 11:41**

不多说什么了.....很好的文。

只是对于埃林的结局不是很喜欢，觉得这样太.....但是想了想，貌似 C 大从没说过老乔埃林一伙是什么绝对正义的一方，相反倒是说过老乔不记得这么多年自己的双手沾过多少无辜者的鲜血。只是我们从传统的心理觉得主角总是正义的罢了。所以这样想，埃林这样做就没什么了.....

继续期待下篇。

（附图片，见图片集）

**时间点：《外传：长眠不醒》发表**

**时间点：《外传：破碎之花》发表**

**camg**

-\_-誓与乱码斗争到底

不知不觉这帖子一周年了，虽然在更新的时间连三个月都不到吧.....

外传没有加入推理要素的打算，主要是拿来做口味调剂和丰富人物。这一轮外传暂时到这里，下一次再更新就会是正篇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写外传给了我贴涂鸦的借口-v-

**附件：**凯吉拉&鲍西娅&龙喉兽人&矮人卫兵（见图片集）

**时间点：《外传：最好的时光》发表**

时间点：《狗镇》发表

时间点：《河流·上》发表

时间点：《河流·下》发表

## 图片集

**Camg : 想像中的乔贞 2008-01-22 01:52**

我想像中的乔贞，大概差不多是 Daniel Day-Lewis 的样子吧 😊



### 乔贞鲍西亚肖像

camg , 2008-3-19

贴两张丑丑的鼠绘

乔贞



鲍西娅



### 游戏中的乔贞

微安布罗，2008-04-17 1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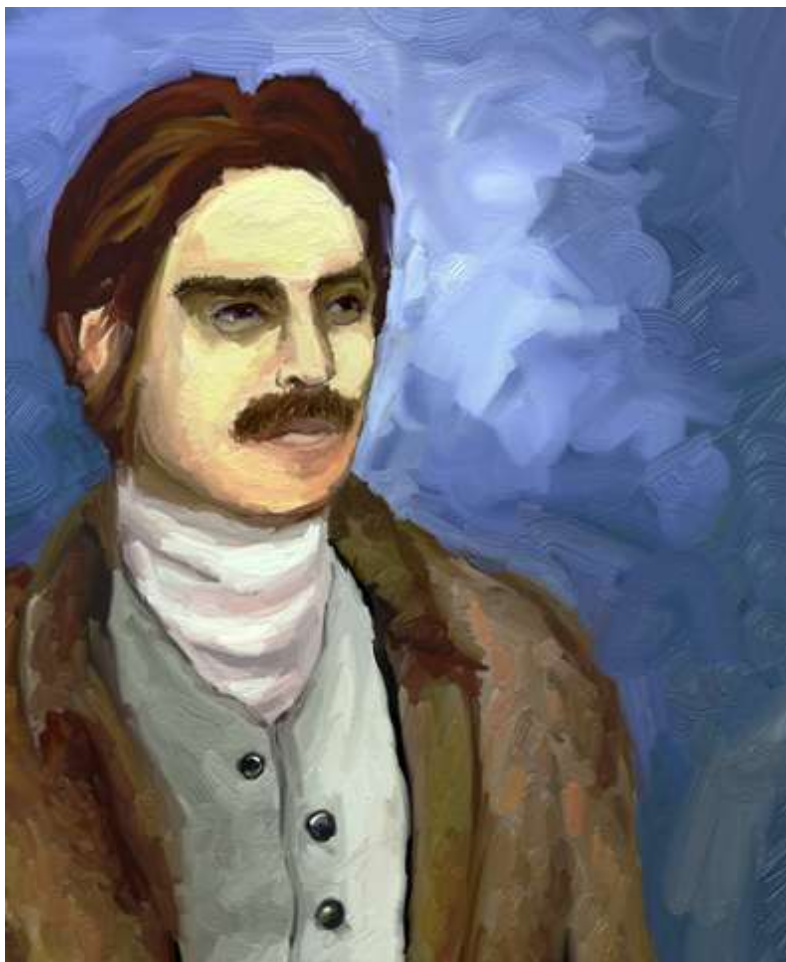


**Camg：涂鸦，肖像众，2008-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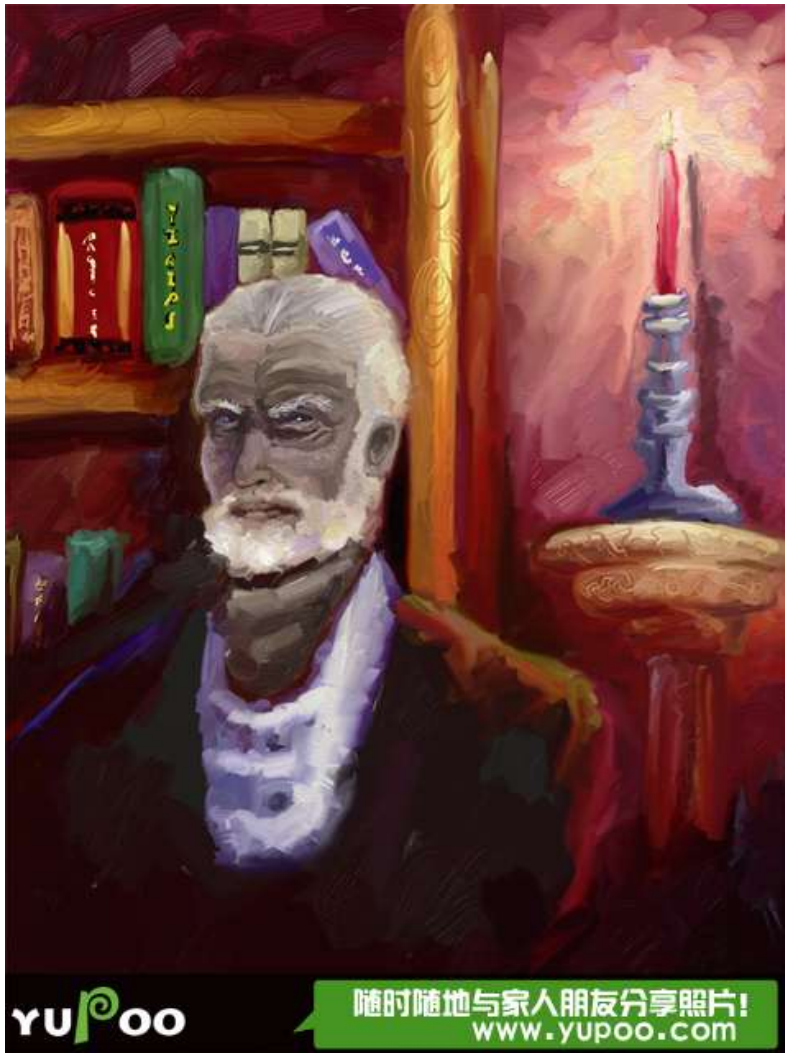
感谢所有人的关心和问候，我厚着脸皮回来更新。为什么不？我有时间。

多的也不说了，不过，贴正文前，先贴几张涂鸦，让拖延了两个月的更新显得稍微特别一点。我画技很差（大家准备被雷吧），所以这些概念图能说明的只有一点：《乔贞案卷》对我很重要，乔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作为说书人，不能放过他。

乔贞（33岁），服装是军情七处所有，用后需归还。



潘索尼亚·肖尔（72岁）在书房里。做恶人必须饱读诗书。



鲍西娅。服装是魂铸 + t6 混合，如果这也算戏服的话.....



这个其实算还没出场的，执手杖的马迪亚斯·肖尔（16岁），与送葬人二体。





ok 雷完了！下面开始是正文。

### 十字军之魂：科尔斯塔 2008-08-05 11:41

PS：自己玩小号在西瘟疫做任务，碰到个 NPC，调查血色十字军的任务。做完系列之后，她说了句：“这样就好了，就能向埃林.....啊，太感谢你了，冒险者！”似乎是 7 处的人，而且还是埃林的一个冒失手下吧？这样的话埃林可能还没退休 😊

那老乔？

现在提供这个给 C 大，也许以后写血色的什么东西有用呢！是啊，血色十字军该出来了吧？鲍西娅不是去了北方么？

给个图片：（见图片集）



(整理者注：科尔斯塔果然在下一个故事中出现了啊)

### Camg：《长眠不醒》

发表《长眠不醒》同时附赠歌洛卡及图沙像



camg : 凯吉拉&鲍西娅&龙喉兽人&矮人卫兵





**Ahshow : 插画 2008-11-19 23:52**

闲来给时光 I 画了个同人,德米和萨莉...厚着脸皮发上来,大家见笑~~

(发现模型提取器里的德米提雅是银发哟= =不过还是按 C 大的故事画了个金发的...否则 2 人看上去太像了...)

构图来自<最好的时光 I>:

有人从门缝下塞进一张折了数次的信纸。德米提雅把它拾起来,展开。信上的字体工整得过分,甚至显得有些战战兢兢。

萨莉从拷问室里走出来,剥掉染满鲜血的手套,甩在卫兵双手递过来的锡盘上。

**附件:**





### 午夜飞行者：人设 2008-12-08

一直以来看 C 大的小说是我上班开电脑以后第一件事 🤪，总是在看着，却不曾为 C 大做过什么，最近画了一些人设，希望 C 大喜欢

额.....如果不符合大家的想象，大家看过算过哈

狄恩和达丽亚，苍白的火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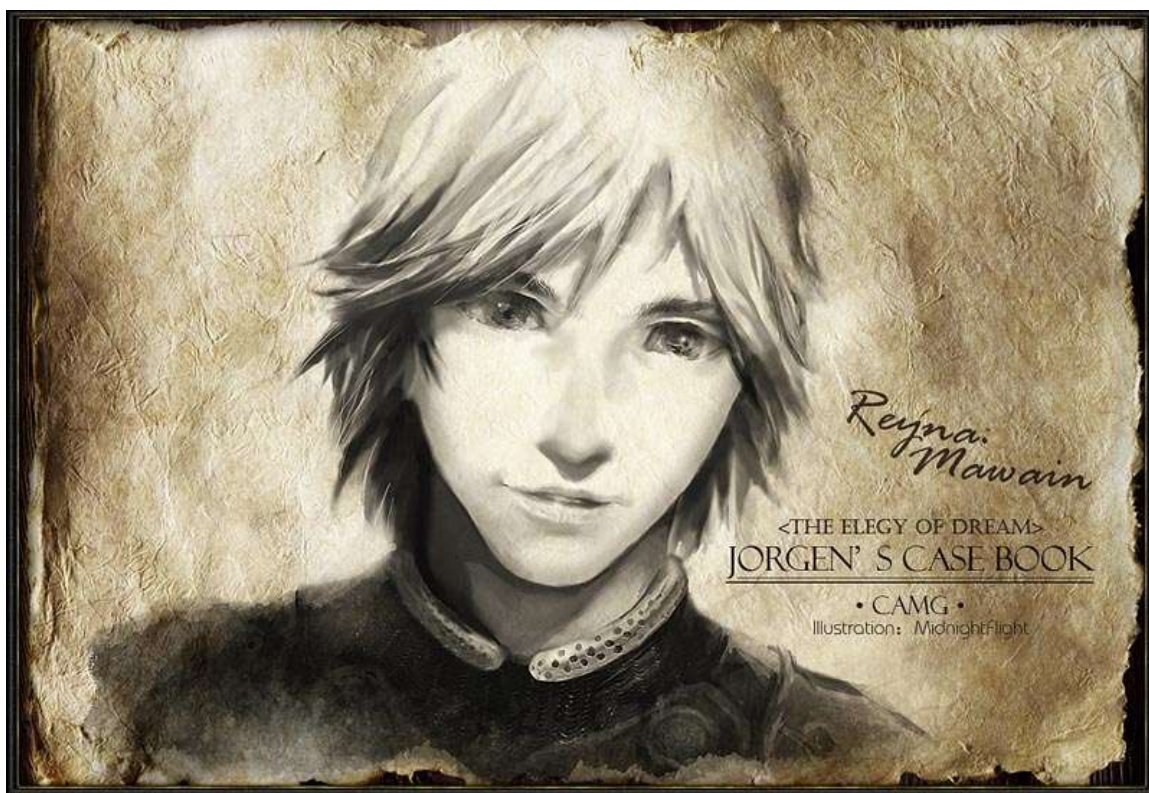


C大在白天出现了！

其实埃林的长相却比我想象的奔放多了

我再悄悄发一张不扰屏吧。。。。

恩，没错，雷纳.....-\_-



太小孩了一点，不过算了.....话说 C 大，偶对你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 .....

**Ren21234 : 乔贞 2009-04-04 16:56**

周末又不见更新了，回头去看了遍割喉小巷，乔贞的形象再次浮上脑海。

冲动 ing.....于是画了张乔贞的插图，本身不太擅长素描，所以专业人士看到表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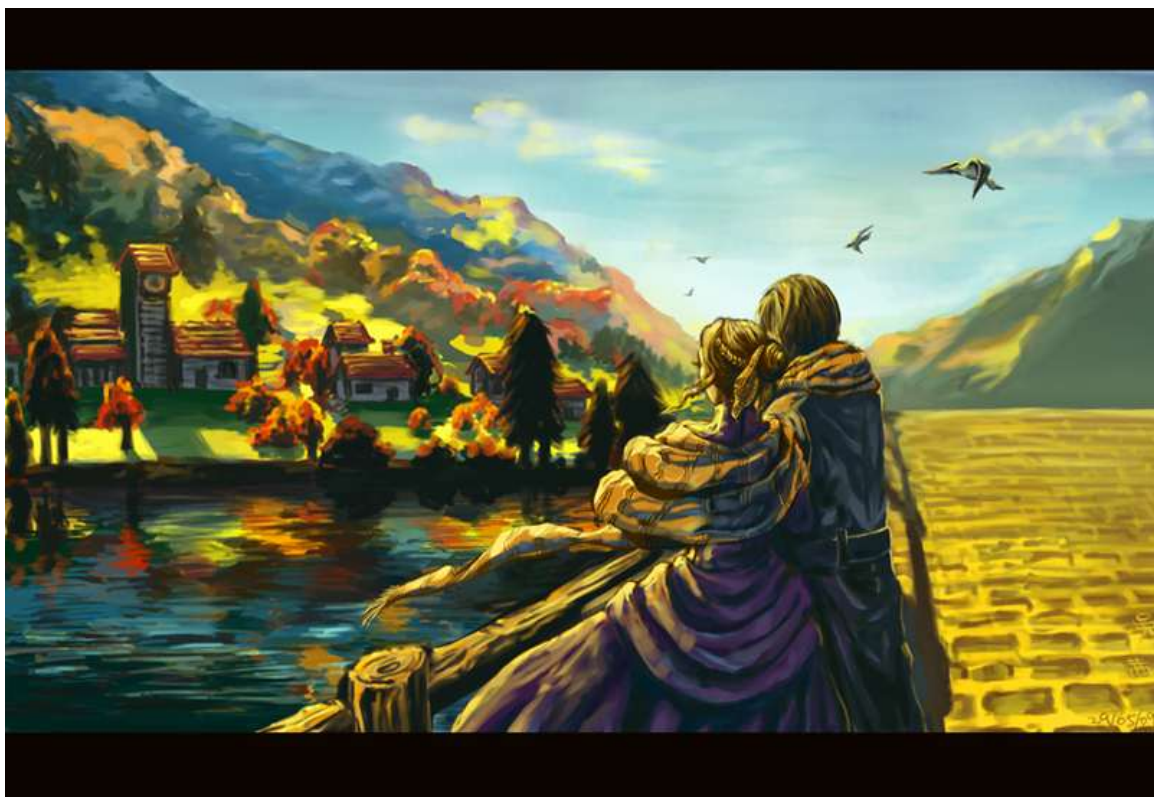
小小的制作一下，这样看感觉比较符合文中的气息。



**Ishnuala 插画系列**

**《河流》, 2009-05-29 11:35**

那个.....这是我对乔贞与达莉亚的祝福。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的。



**迅猛龙王子与死神公主 2009-9-29**

另外，一直想画这个场景，终于画出来了。非常喜欢歌洛卡和图沙。也再次感谢创造了他们的 Camg 大~





**终曲，2010-11-08**

话说我也是不会写读后感星人……于是还是以画代笔，贺乔贞案卷完结。小说里每个人物都太真实了，以至于完全不敢配图，怕影响了其他读者心中的形象。所以最终决定只画场景。

不多说了，致乔贞案卷；致 Camg。



原帖[ <http://bbs.ngacn.cc/read.php?tid=3806467& fp=1> ]

ps:画这个的时候我一直在听刺客传的那首风笛+竖琴版的 Amazing Grace.....那首歌既是葬礼音乐，又带着希望，实在是很适合案卷的结尾。(也很适合小希唱~

## 维安布罗 软陶系列

软陶作品，矮人与松鼠的小塑像，2009-7-21







前段时间捏的歌洛卡~，2009-08-28



看过 camg 自己画的歌洛卡和图沙那幅画，貌似歌洛卡的头发是深蓝色(黑色?)的~我给她弄了一头鲜艳的红发，额~希望她多一些美丽少一些悲伤吧~~

嘿嘿，谢谢 camg 和耶米~

### 达莉亚与马蒂亚斯，鲍西娅，2009-08-29

又胡乱捏啦~~没有美术功底，想捏写实风格的东西不大可能了，所以还是来 Q 版吧~好像也不怎么 Q..... 以很可能离原作中的设定不像，大家多原谅吧~(ca 大不是也有好多留白，并且赞成读者自己来想象人物的样子嘛~嘿嘿)

达莉亚和年幼的马迪亚斯在一起~享受少有的午后时光。

马迪亚斯·肖尔在游戏里的形象是棕色头发的男人，而 camg 画的少年马迪亚斯则是金发，我也做成金色卷发了~马迪亚斯和母亲有着同样颜色的眼睛，不过我给达莉亚做了金色的卷发，希望他们母子更像一些吧~其实我想象中的达莉亚是浅棕色头发的，不过既然是这样阳光明媚的画面，也让她的头发更明亮一些吧~~



《梦的挽歌》里面首度出现的**鲍西娅·维斯兰佐**，那时她还是个圣骑士~信仰圣光和爱情的少女~

没有捏后来的鲍西娅，因为不知道这个姑娘被苦难磨砺后会是什么样子。哎~让我回忆一下那时的鲍西娅吧！纯真的少女，你在想什么？



**讨论：**

**Ishnuala**：达利亚和小马那个太温馨了~~很阳光呀~~~说起来我脑补的达利亚也是棕色系的头发，大家想法还蛮一致的呢~  
鲍西娅最突出了，一看就知是她~可能是因为难得 C 大给了个着重描写过的外貌特征(红

发)= =.....

另外，从歌洛卡开始我就想说了.....微安捏的女孩子 xiongbu(羞)都很大呢.....-v-III 你肯定是直接搓两粒圆球贴上去吧？lol

**sade8888**：泥人确实捏的很好，但是鲍西娅·维斯兰佐胸口上的两坨泥是不是有点太伟岸了..... 🤔 让我有种她身体比例不大正常的错觉。

**微安布罗**：咳咳，谁规定 Q 版人就不许性感了.....(只有两个米粒那么大的小球啊小球啊小球.....)。还是不要讨论小人儿了~咱们一起托着腮帮子等着更新好啦！~